

國學基
本叢書
行水金鑑

一

1

MG
TV 70
70
天

書叢本基學國

鑑 金 水 行

(一)

錄輯洪澤傅



3 2167 9844 1

行發館書印務商

序

四瀆。古運河也。沿江達淮。亂河浮濟。禹貢具載之矣。而今之運河。則自元明始。然元創之而不用。明用之以轉運。荆揚徐兗豫諸州。數千百萬之糧。貫於京師。迄於今三百餘年。守之如故。不猶之乎古之江淮河濟哉。然是運河也。亦未始不以四瀆之通塞爲利害。蓋江出岷山。淮出桐柏。河出崑崙墟。濟出王屋。若不辨析其源流。而治之得其法。安能蕩滌垢濁。通百川。赴卑注海。帖然無事哉。然則四瀆治。運河亦治。相因之勢也。夫治之亦甚難矣。黃水湍悍。爲中州病。淮水停蓄。爲高堰危。黃強淮弱。爲清口梗。山左泉源涸。水匱竭。濟汶諸水。俱不足以濟運。而運河淺阻。治之誠難。惟江漢朝宗。猶存禹迹矣。夫禹之治水。疏濬決排。以去民之患。而今也。無日不以壘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提決爲虞。迨一旦有事。耗官家百萬金錢。若填巨海。而治之仍不得其法。今日決於此。明日復決於彼。且今年決。明年又決。勞民傷財。無已時。何哉。隄日高。河身日因之。以俱高。疏濬決排之不講也。僕本固陋。謬爲水官。嘗寒暑風雨於泥滓。春鏹閩者二十餘年。但因人成事。無所建立。深自愧悔。用是積數年心力。目眇手披。漁經獵史。遠稽勝國之實錄。近述世祖聖祖兩朝之訓旨。參以衆說。附之管窺。纂緝成書。凡四瀆運河興廢之由。及疏鑿塞防一切事宜。之得失緩急。鞏然悉備。匪曰學前人之故步。卽能萬無一失也。夫運道有迹之可尋。

存乎時勢。黃淮嘗因地制宜。而修防則不離夫古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願司水政者。三
十月朔。閩山傅澤洪題於淮揚官署之鑄錯草堂。

行水金鑑略例

江淮河濟為四瀆

見風俗通

則三瀆并為一瀆以入海

所而入海見釋名自漢王莽末濟水入河元時河水入淮

入海在揚州淮在徐州

在齊州今江淮之入海也尚與禹貢同而黃河既亂濟又奪淮

故不得以瀆名而河濟猶稱為瀆若與字義不合

宗見前漢書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子傳故先紀河河奪淮

闕入於海漚強而漚見前漢書入河與河相亂不若淮之顯然流見也故濟在江後江固為江漢

亦為江也江漢體勢均見前漢書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江而混其入海之實故於漢於江並書

入海而同為瀆也見前漢書江為南條水之宗河為北條水之宗語云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其跡並行而

不相侔者乎故不得以次言之若今之運河後之人矯揉造作而為之非若四瀆之發源注海也故以

此終焉

漚運自古有之禹貢於各州下皆有達河之路達於河即達於京師也漢漚仰於山東唐漚仰於江淮

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黃淮嘗因地制宜。而修防則不離夫古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願司水政者。三復斯編。雍正三年冬十月朔。閩山傅澤洪題於淮揚官署之鑄錯草堂。

行水金鑑略例

江淮河濟爲四瀆。見風俗通。瀆者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見釋名。自漢王莽末。濟水入河。元時河水入淮。則三瀆并爲一瀆。以入海矣。而江則依然如故也。爰自禹貢以及史書。遐稽近考。四瀆分合之故。瞭如指掌。

江入海在揚州。淮在徐州。河在兗州。濟在青州。今江淮之入海也。尙與禹貢同。而黃河既亂。濟又奪淮。並在徐州入海矣。漢水以入江而入海。故不得以瀆名。而河濟猶稱爲瀆。若與字義不合。

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見前漢書。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見禮天子傳。故先紀河。河奪淮。

開入於海。河強而淮弱。故淮次之。濟入河。與河相亂。不若淮之顯然流見也。故濟在江後。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江漢體勢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於漢於江並言。

入海。而同爲瀆也。見尙書纂言。江爲南條水之宗。河爲北條水之宗。語云。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其殆並行而不相悖者乎。故不得以次言之。若今之運河。後之人矯揉造作而爲之。非若四瀆之發源注海也。故以此終焉。

漕運自古有之。禹貢於各州下皆有達河之路。達於河。卽達於京師也。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

皆有運道。宋都汴梁，轉運便易。元都北平，始終海運。至元中，開會通河，歲運不過數十萬石。迨明永樂後，東南漕運至京，至於今不廢。是錄所述運河，昉於禹貢，迄於皇朝，其於古也不嫌其略，於今也務得其詳。

黃運兩河，自康熙二十三年以前，敵敗已極。是年冬，聖祖南巡，親臨河工，指授方略，首疏海口，以導黃注海。次關清口，閉六壩，築高堰，以障淮敵黃。改新舊中河，浚淮揚裏河，開人字、芒稻、涇潤等河。國計民生，均得利賴。諸凡河湖隄岸閘壩，應修應築，睿慮周詳，盡善盡美。兩河底績，永慶安瀾。誠足上邁神禹，下垂萬禩者矣。謹自隨山刊木之年，迄於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七日上諭而止。始之以禹貢，終之以聖訓，上下千古，並傳不朽矣。

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無不詳備。故古今言治水者，必以神禹爲宗。導水九條，皆治蹟也。茲不錄，其始終四水，而獨錄江淮河濟者，以濟運故耳。

水經所載之水，必表著其出某郡，過某縣，逕某山，某水注之，某水出焉，會某水，過某方，與某水合，入於某處，有源有委，脈絡井然，間有疎闊，鄙道元又從而補注之。班氏地理志所不及也。故昔人謂此書爲禹貢之忠臣，班志之畏友，洵不誣矣。茲以水經亞於禹貢，鄭注附焉。自周秦以至漢魏，參互考索，庶觀者有所依據云。

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以及兩漢、魏、晉、六朝、南北史帝紀臣傳皆摘錄之。新舊唐書、五代史、並不志河渠。然紀傳所有，悉皆登載。宋史備矣。金、元亦稱詳贍。河渠志之外，如紀、傳、五行、百官諸志，擗拾靡遺。諸凡載籍中，有關於河務者，亦悉登載。

明自洪武開國，至崇禎之末，河事頗多。今據實錄、會典、明史稿，以及直省通志、府州縣志、南河全考、北河續記、通漕類編等書，旁及傳記碑版、稗官小說，猶恐未盡搜羅，竊滋愧矣。

禹貢導水皆入河海。孟子言疏、濬、決、排注江、注海。又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又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朱子言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又曰：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又曰：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我聖祖治河，先拆攔黃壩，疏通海口，然後從上面施功。上諭有云：黃河底高灣多，以至各處受險。又云：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刷深一尺，則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則各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行，各壩亦可不用。不但運河無漫溢之虞，而下河淹沒之患，自可永除矣。煌煌天語，直接列聖心傳，大知獨斷，功垂萬世。治河者惟奉之以爲金鑑而已。

勝國治河名臣，若宋尙書陳平江其精神專注，多在運河。若劉莊、襄潘宮保、萬少司馬，兩河俱有成績。莊襄之論，莫不切於水。詳於治，大略於河原其端焉。於淮達其委焉。於治河察其趨焉。於防河審其向

焉。於諸泉輯其出焉。於諸河理其入焉。於諸湖權其蓄焉。於諸閘酌其積焉。其歷久可行者。尤善於六柳之法焉。潘宮保以爲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漕。則治漕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凡四任總河。惟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萬少司馬嘗言。胸有全河。而後可治河。如頭年下埽。爲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爲兩年之用。以舟牽舟。以運濟運。以少淺治多淺。以下水束上水。三閘四隄。五夫八埽。十五治水之器。諸法俱堪不朽。迨我皇朝。唯靳文襄。張文端二公之。行水也。可謂不媿前人矣。文襄經理河工。八疏言言碩畫。文端甫下車。首陳三事。切中肯綮。聖祖皆從之。河乃大治。然二公之功。獨於中河最鉅。張清恪公在濟寧。最有功於閘河。其啓閉之法。精密無比。劉莊襄有問水集。潘宮保有河防一覽。萬少司馬有治水筌蹄。文襄文端皆有治河書。清恪有居濟一得。茲錄登載。頗詳。

河工告成之後。二十餘年。安瀾無事。壬寅間。覃懷黃沁。水不順軌。屢築屢決。迨我皇上。龍飛御極之歲。河伯效靈。功成彈指。然猶彌廬聖懷。勤求善後。特遣大臣。總理一方。開封沿河。又設上下兩丞。分疆贊治。一應工程。俱動正項錢糧。不勞民力。中州八郡之羣黎百姓。無不感頌皇仁。諸凡事宜。當撫拾檔案。另爲一集。用昭近績云。

賈賦出於農田。江浙五府輸將。何啻半天下。其間太湖吞納百川。震澤在在汪洋。受水之利。亦未嘗不

受水之害。若江、漢、鄱陽、洞庭。隄防應修應築。急宜講求。此皆東南水利。至於西北。河渠溝漚。廢弛已久。史漢所紀。西門豹、史起、鄭國、兒寬、白公、李冰之徒。競言水利者。如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蜀鑿離羣。皆溉田無算。何不尋求其故蹟。仿而行之。俾轉運之繁苦。不獨累在東南。此亦萬萬年之計也。編集水利約若干卷。容當續刻。庶爲水政之完書。

行水金鑑總目

卷首

河水圖

併說附古今
黃河通塞圖

淮水圖

併說附高
家堰圖

漢江二水圖

併說附西漢水圖
洞庭鄱陽二湖圖

濟水圖

併說附五
水濟通圖

運河圖

併說附太湖圖清江浦
圖衛河圖禹王臺圖

卷數

河水

第一卷至第六十卷

淮水

第六十一卷至第七十卷

漢水江水

第七十一卷至第八十卷

濟水

第八十一卷至第八十五卷

運河水

第八十六卷至第一百五十五卷

行水金鑑 總目

兩河總說

第一百五十六卷至第一百六十三卷

官司

第一百六十四卷至第一百六十九卷

夫役

第一百七十卷至第一百七十三卷

河道錢糧

隄河彙考

第一百七十四卷

開壩涵洞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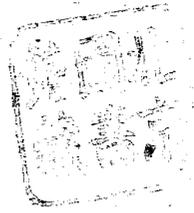
漕規 漕運

第一百七十五卷

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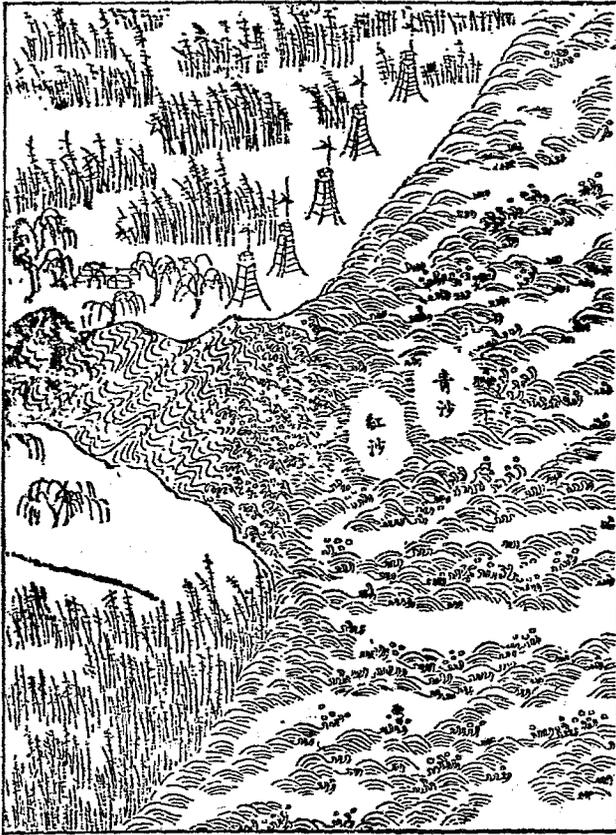
河

圖



行水金鑑
黃河圖

一



行水金鑑 黃河圖





行水金鑑 黃河圖









竹水金鑑 黃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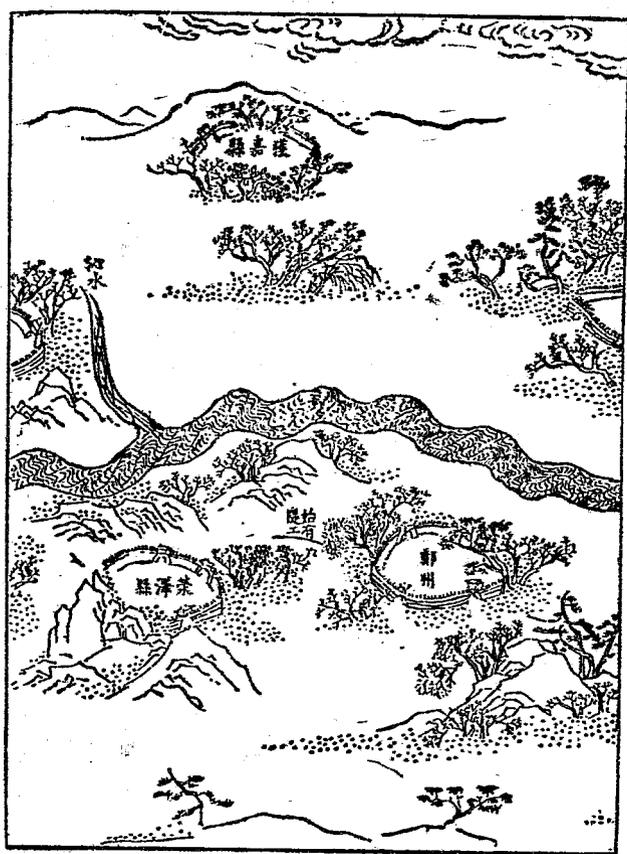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黃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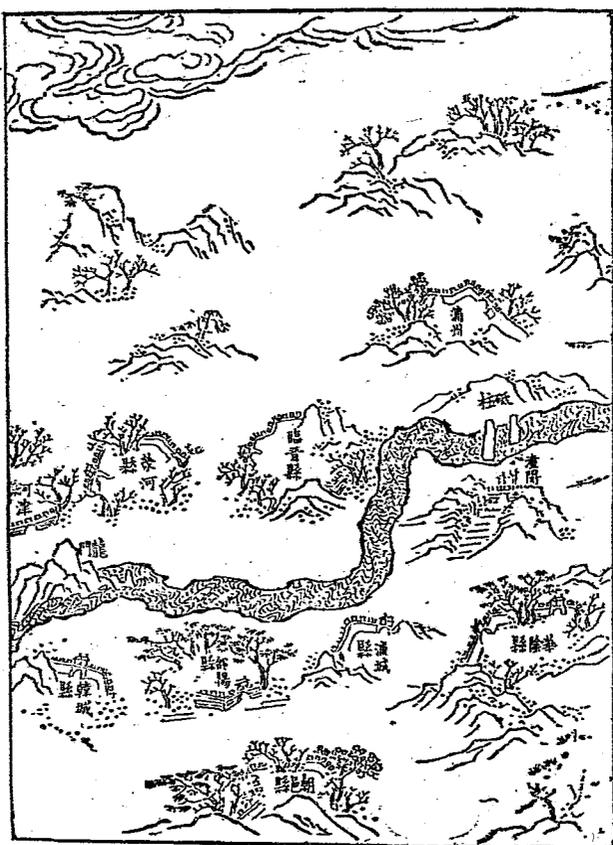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黃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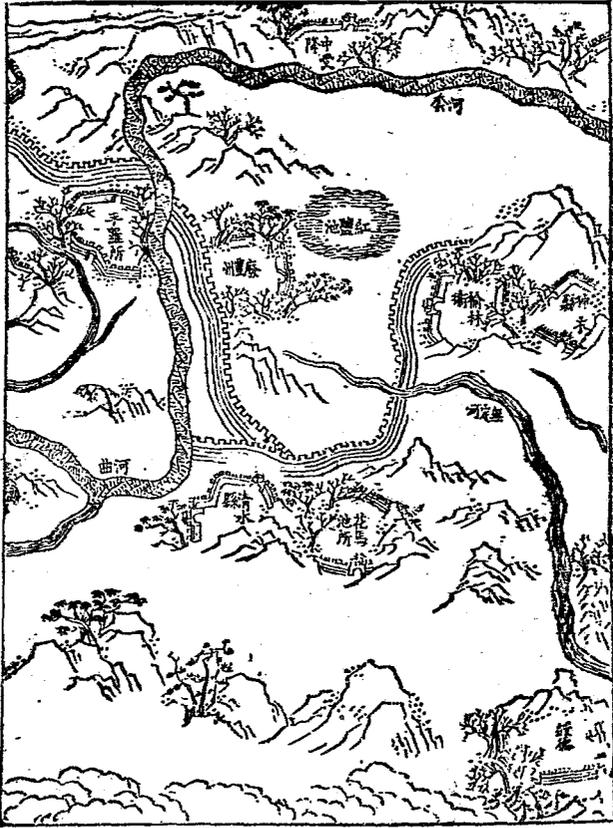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黃河圖





行水金鑑 黃河圖





行水金鑑 黃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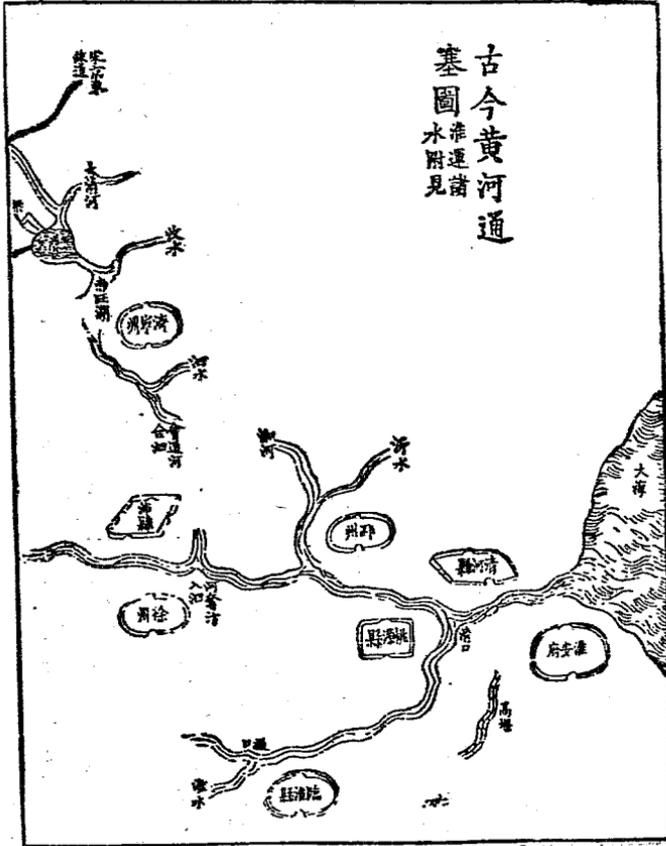
河水金經 黃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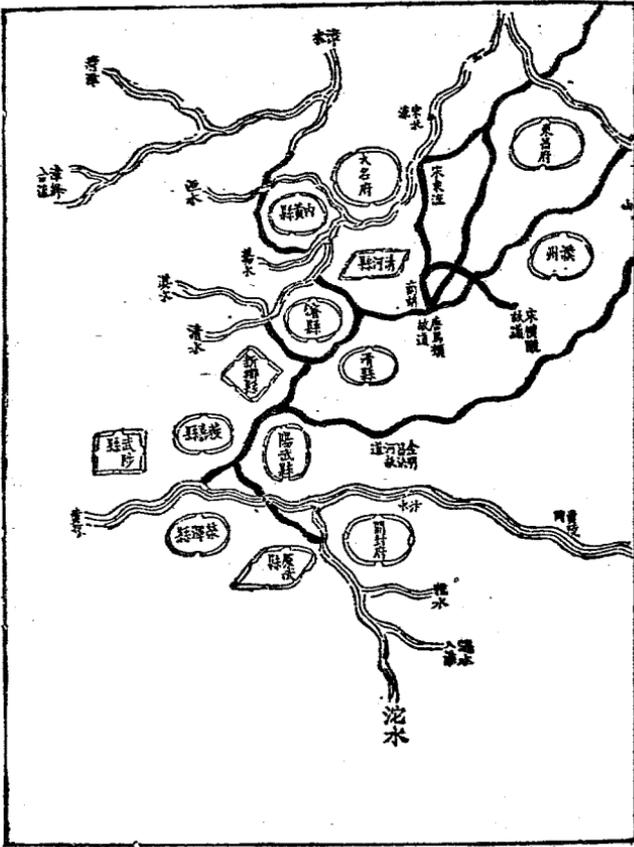


治黃河無他法。逢灣取直。聖訓煌煌。然疏濬亦不可少。禹疏九河。蓋疏其下流之淤塞而已。下流淤。則上流必決。故在宋則有疏濬黃河司官。明天順初。令河道三年一挑浚。嘉靖中。奏准凡臨河州縣各造上中下三等船。并置鐵扒尖鋤。疏濬淤淺。又奏准野雞岡孫繼口等處。各置船器具於河水未發之前。督率挑濬。載在史冊會典。自隆萬間。創以隄束水。以水攻沙之說。而黃河遂不言疏濬矣。先皇帝上諭黃河自決處以下。分沙壅河。河水陡漲。則隄岸之危。非此卽彼。朕知之最爲明切。大哉王言。如綸如綍。司河者亟當加之意焉。

古今黃河通
塞圖
水附見



行水金鑑 黄河圖



周定王五年。禹河初徙。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再徙千乘入海。歷唐至宋景祐元年。決橫隴。慶歷八年復決商胡。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是爲北流。嘉祐五年。北流復決爲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是爲東流。元符二年。東流塞。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東注梁山。灤分兩派。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奪淮。而汲胙之流塞。元至元中。河徙陽武。南奪澗入淮。而新鄉之流塞。泰定元年。改從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卽今通行之河也。元時新鄉雖塞。尙由獲嘉。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徙原武。而獲嘉之流塞。宏治以前。北流猶未塞也。自築斷黃陵岡。而北流遂永塞矣。

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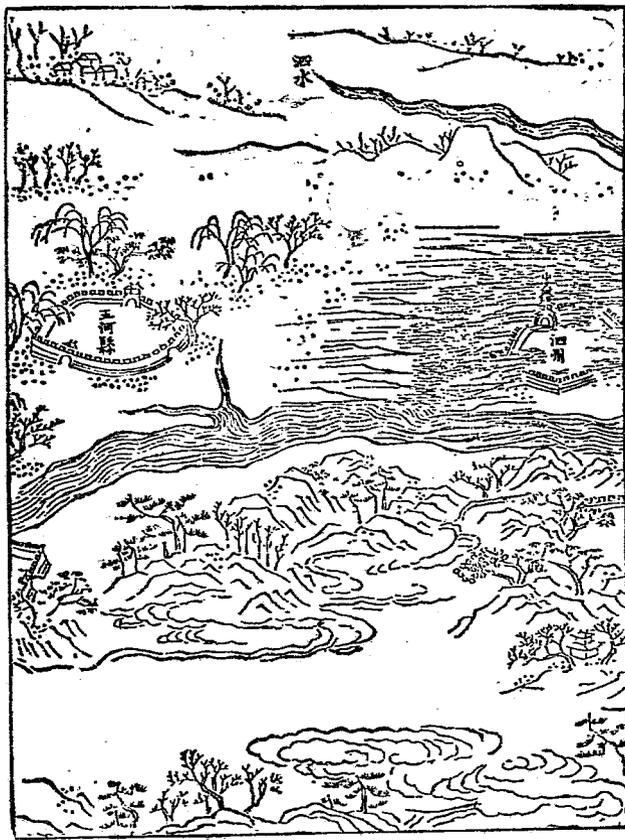
水

圖



行水金鑑 淮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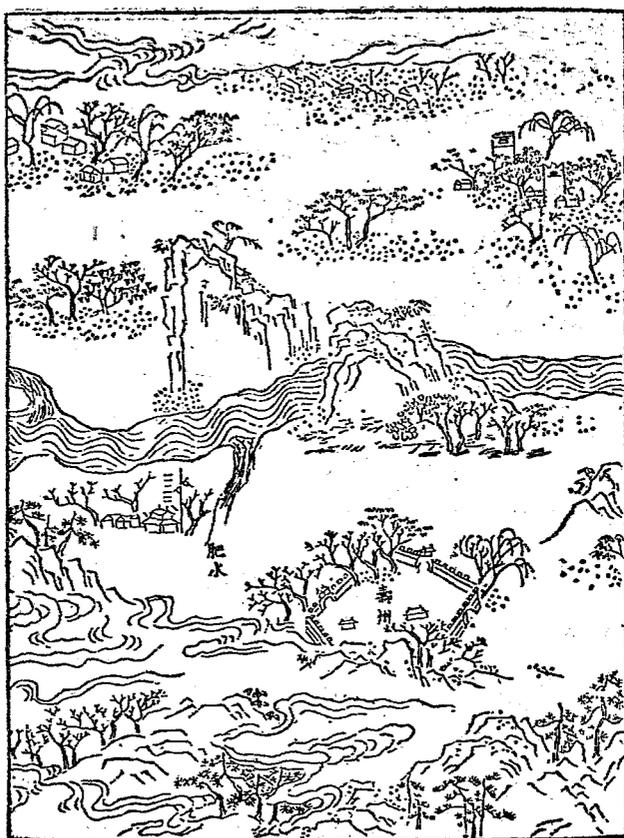




竹水金鑑 淮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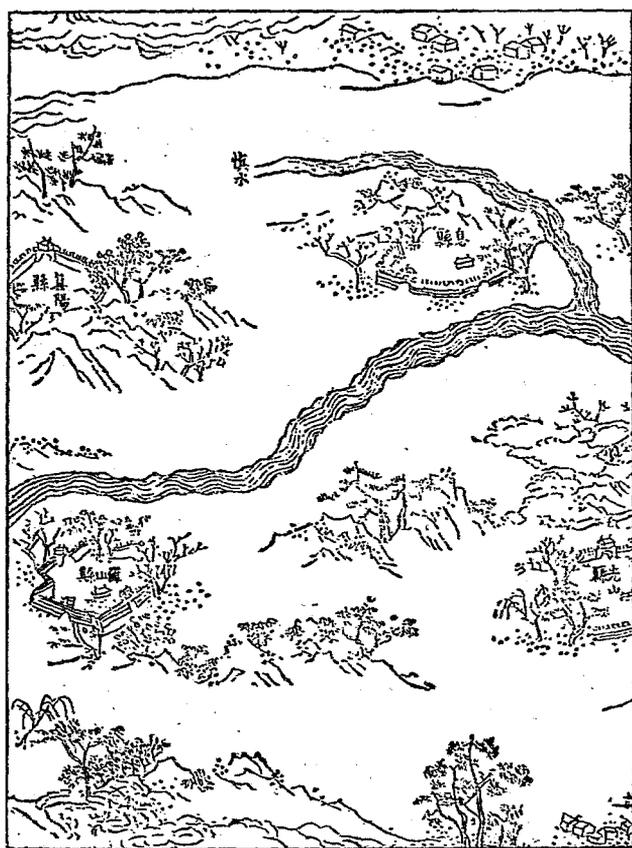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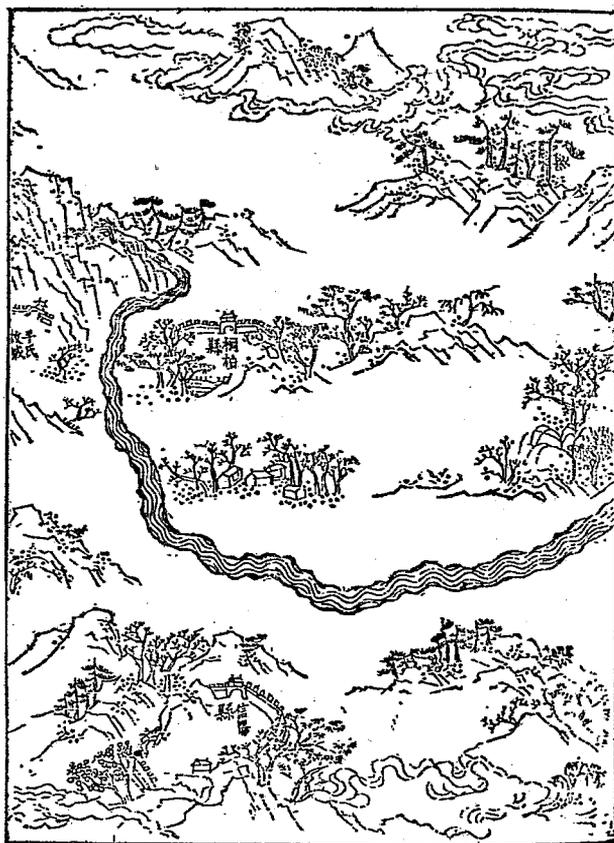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淮水圖



行水金鑑 淮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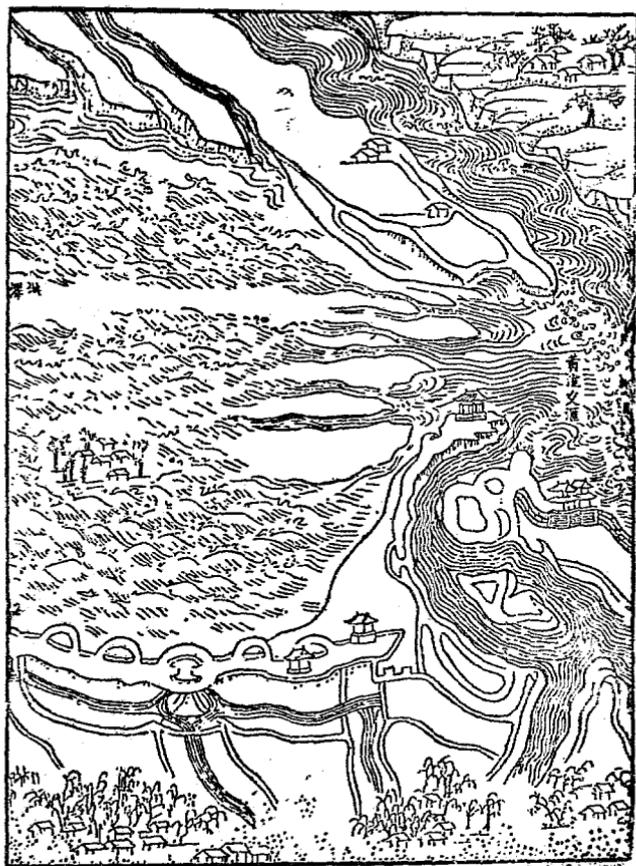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淮水圖





淮水會七十二道山河。滌於洪澤。加築高堰以障之。又堅閉六壩。導淮出清口。以刷黃沙。以濟運道。誠當今之至計也。但高堰愈加愈高。淮揚兩郡終有後虞。所以先皇帝勤勤懇懇。有保固高家堰第一要緊。又有高家堰堤作何保守堅固。更有何修治善策之上諭也。司河者。所當思患而豫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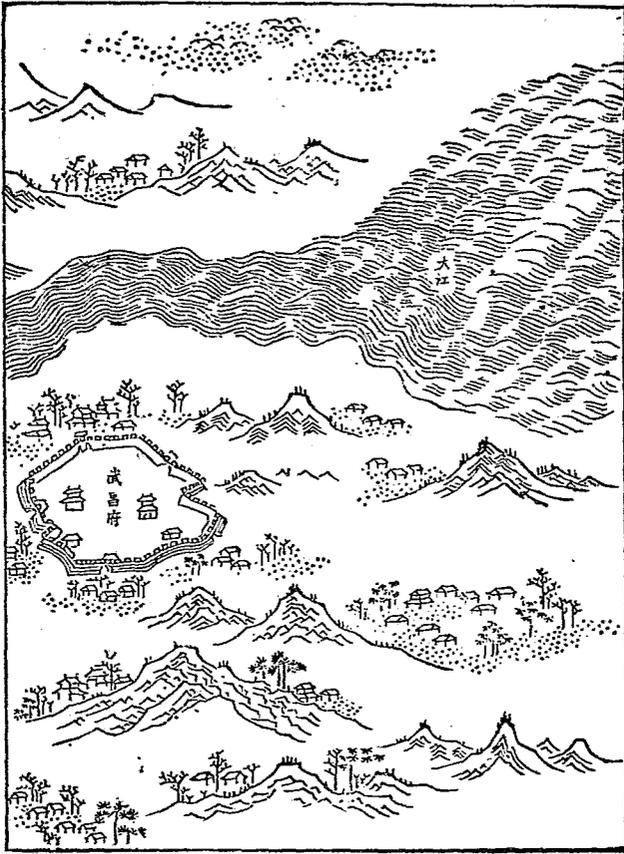
行水金經 淮水圖



淮之所受山源之水。汝潁淝澗濠池爲大。而僅僅於數十丈之漕口出水。蓋用以刷黃。不得不築高堰。蓄湖水以助其出口之力。然堰日高。湖日漲。水漲隄危。防守爲難。則高堰之爲利害亦大矣哉。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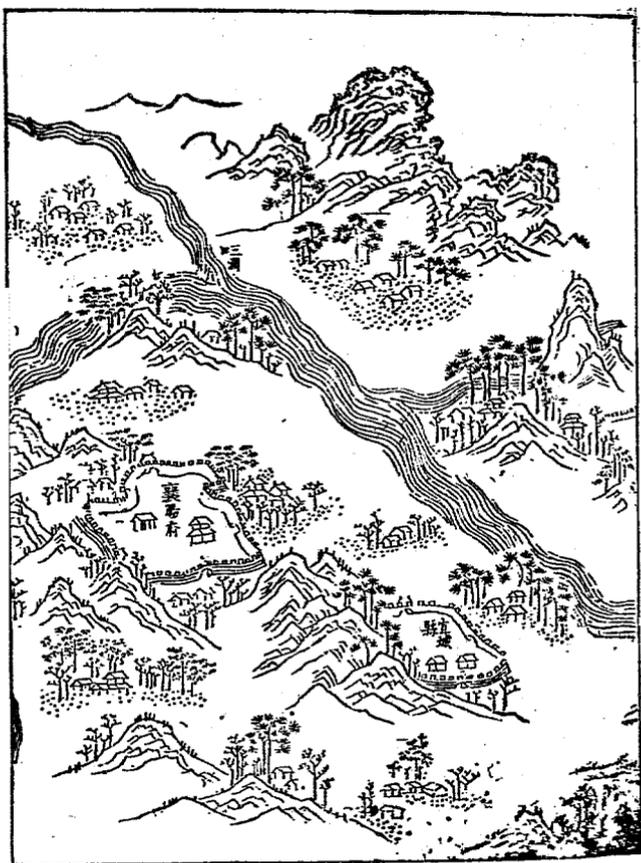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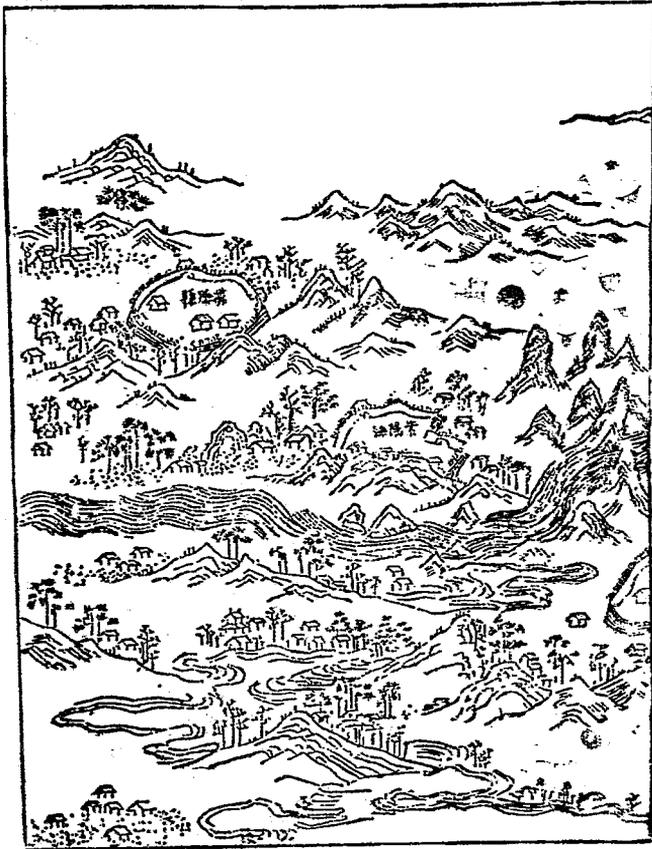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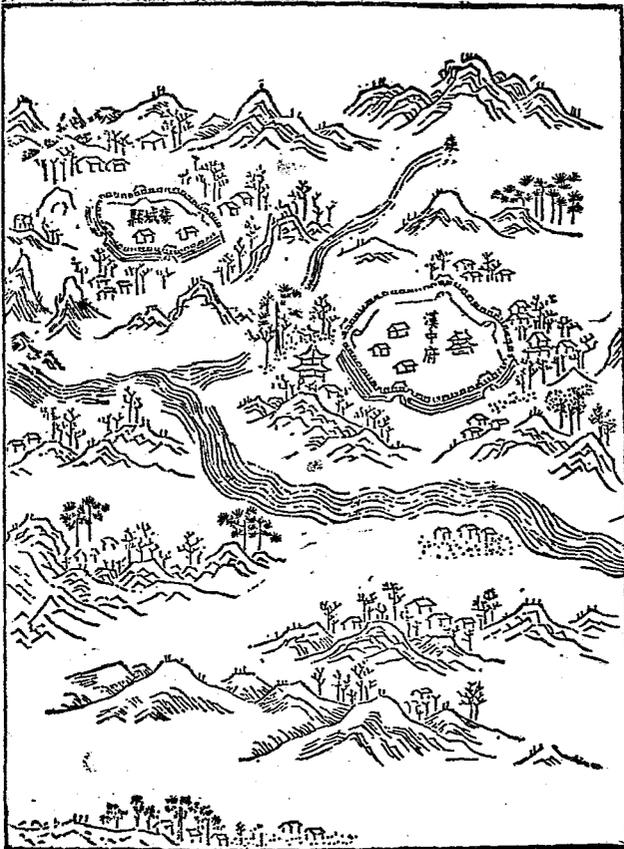






新水全圖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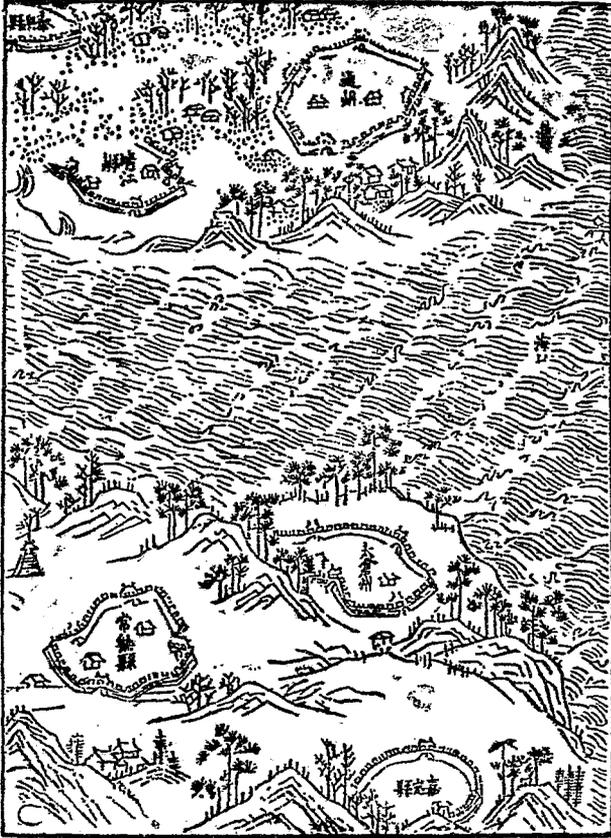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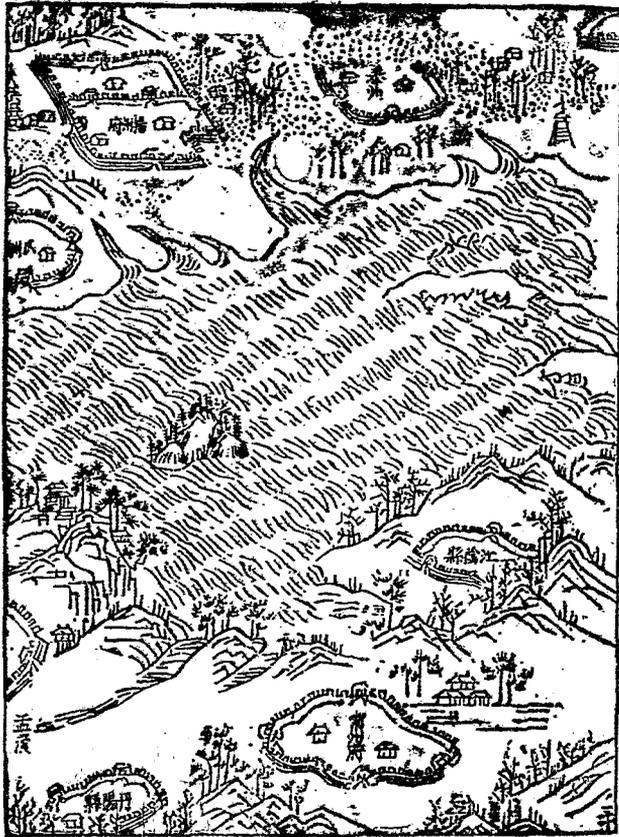
新編金鑑 漢水江水圖



東漢水自嶺家
王武昌府入江



行
水
金
鑑
漢
水
江
水
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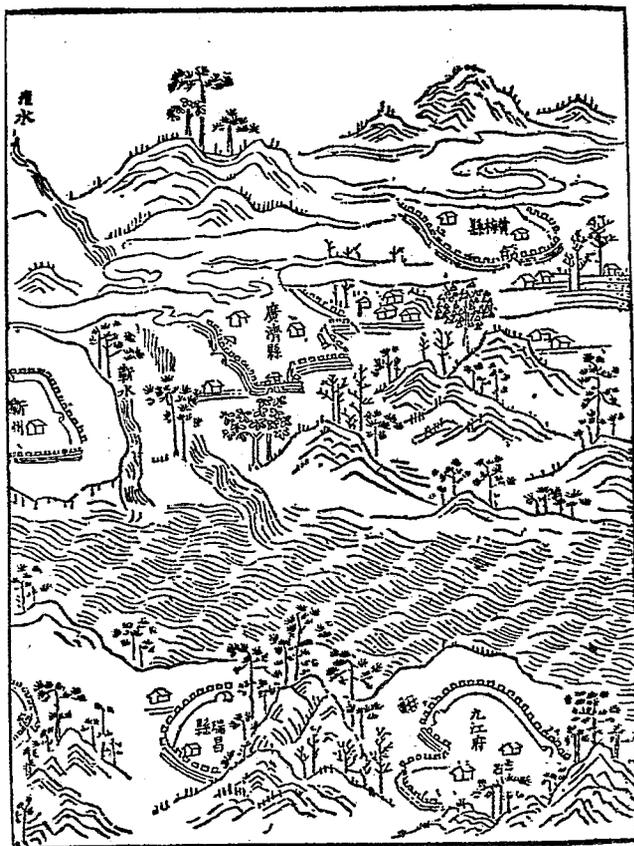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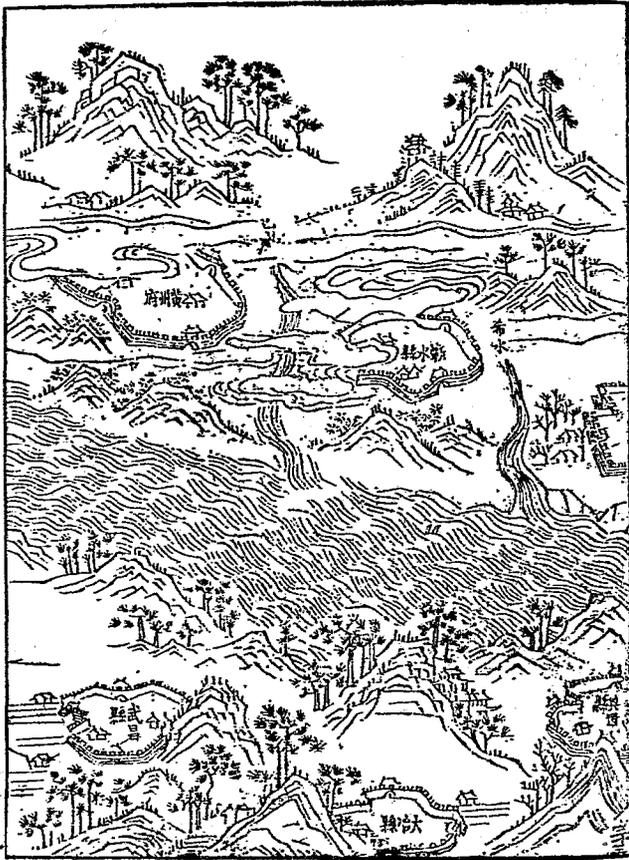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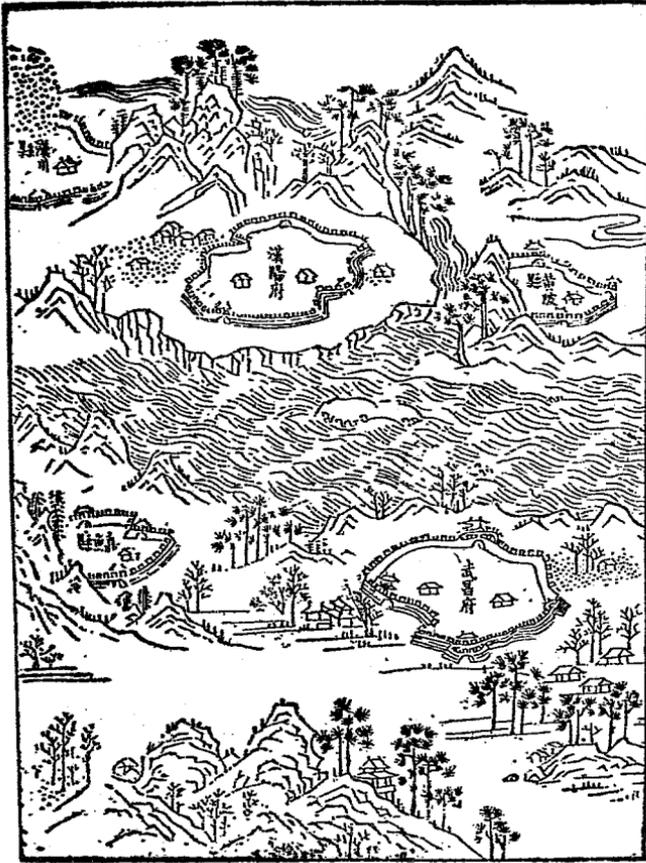
竹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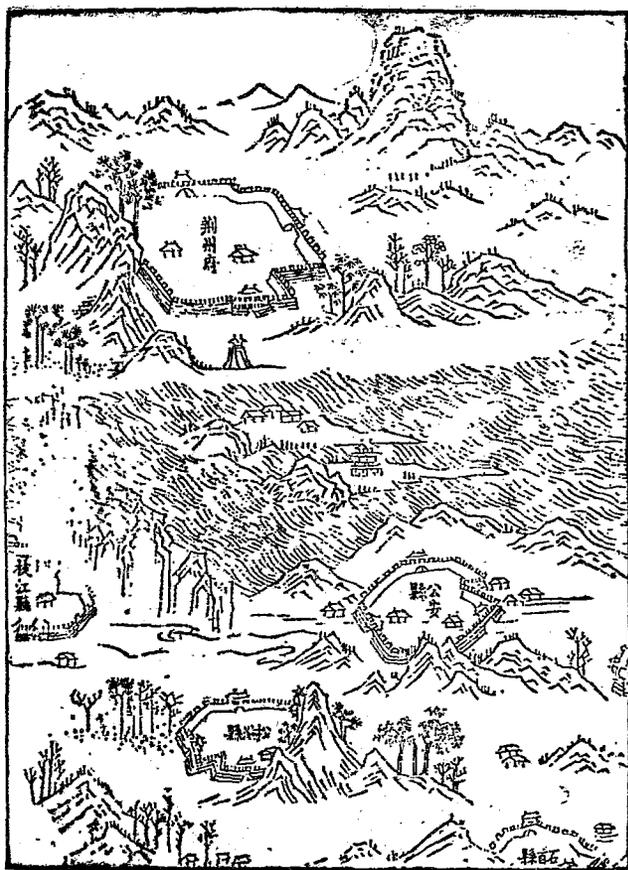
野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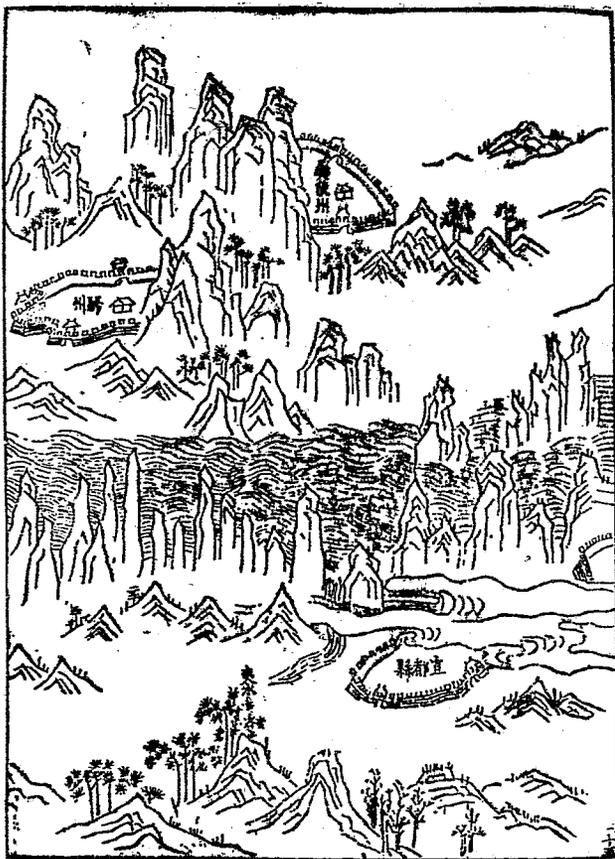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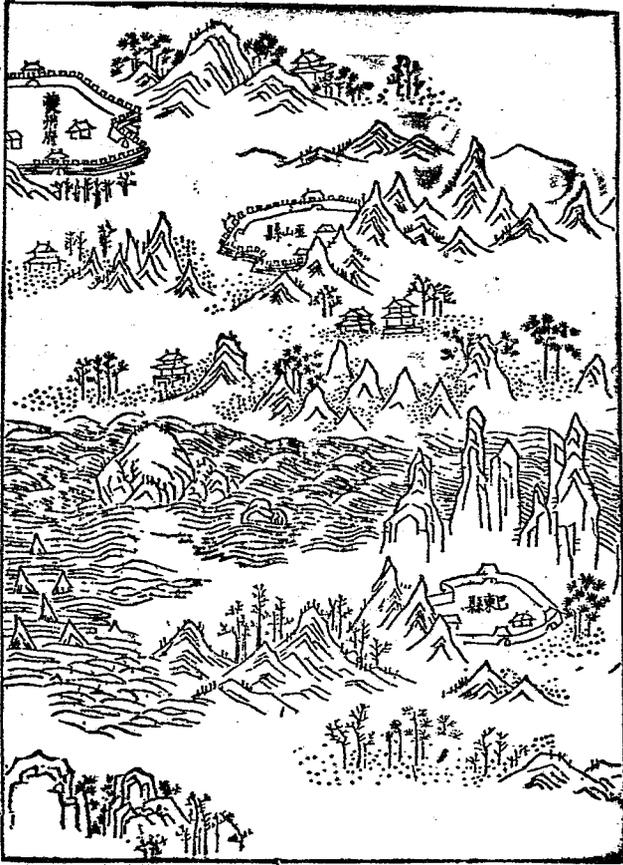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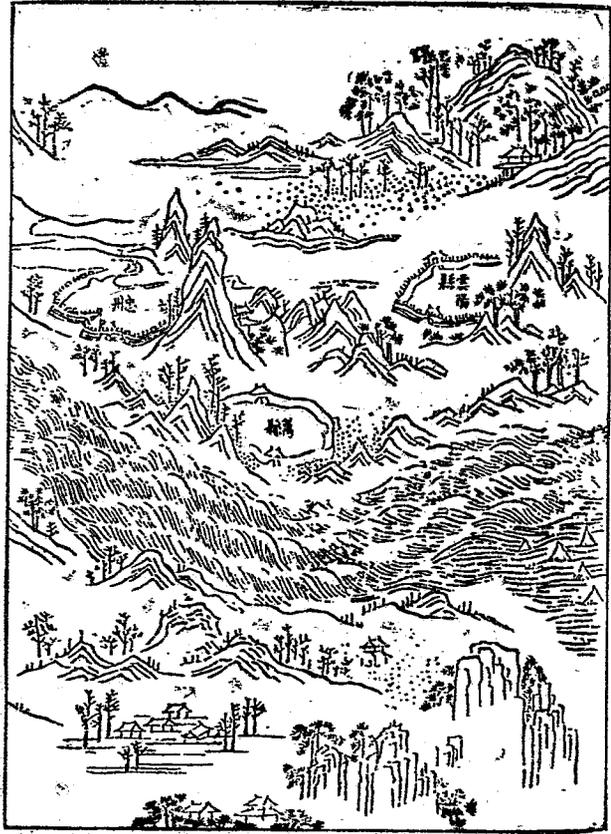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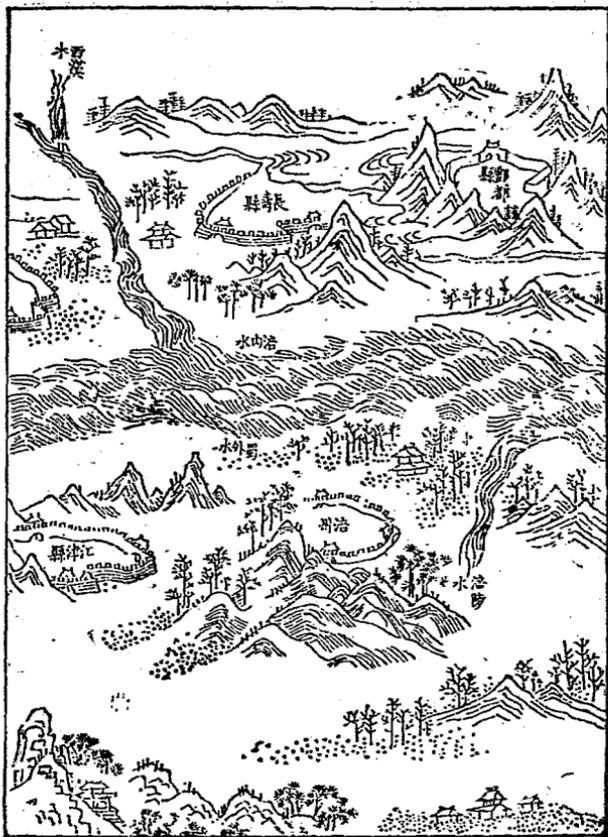
村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冰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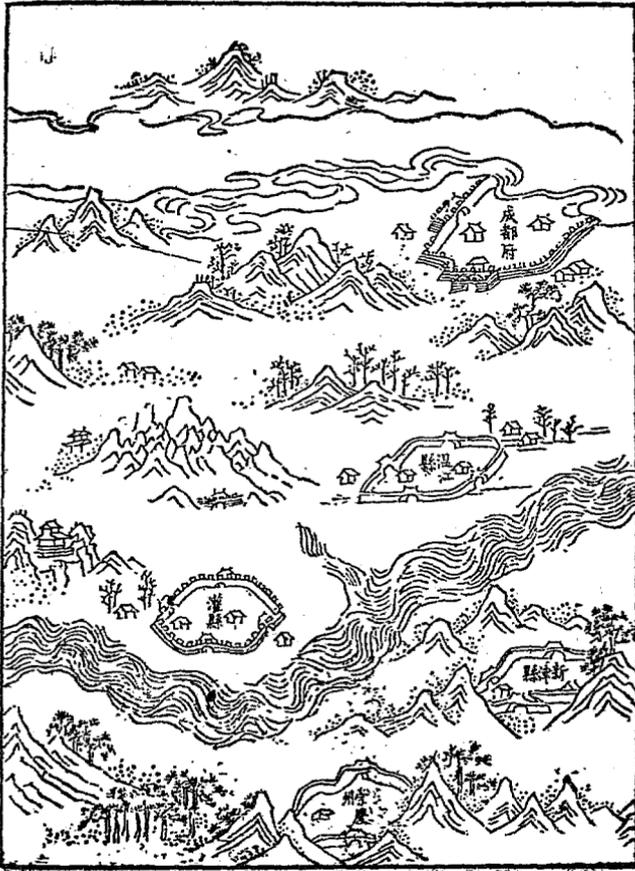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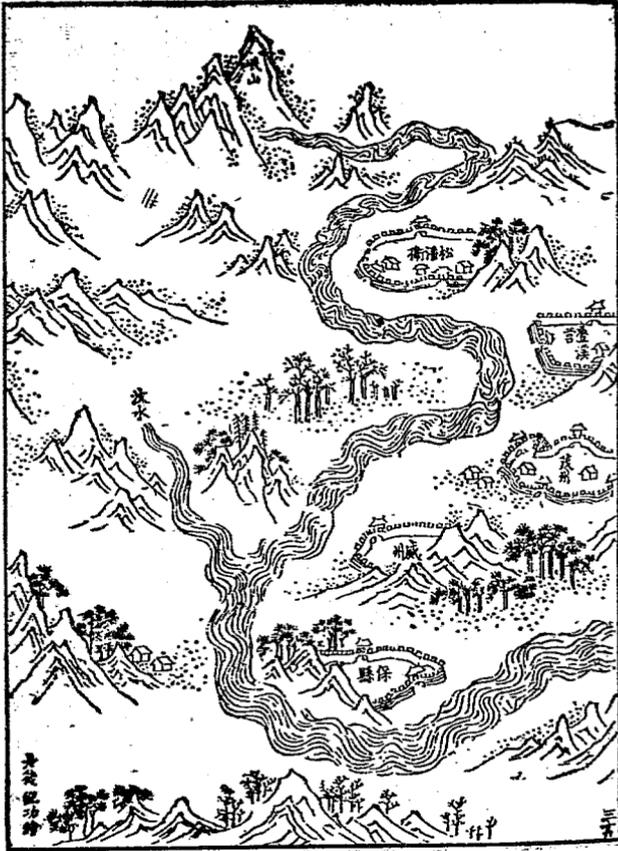


竹 赤 金 鑑 漢 水 江 水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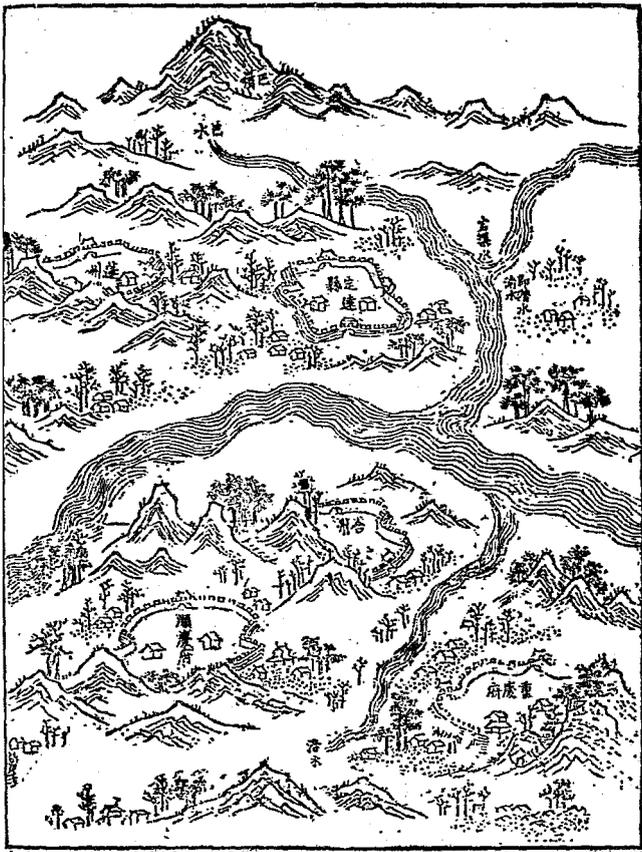
竹永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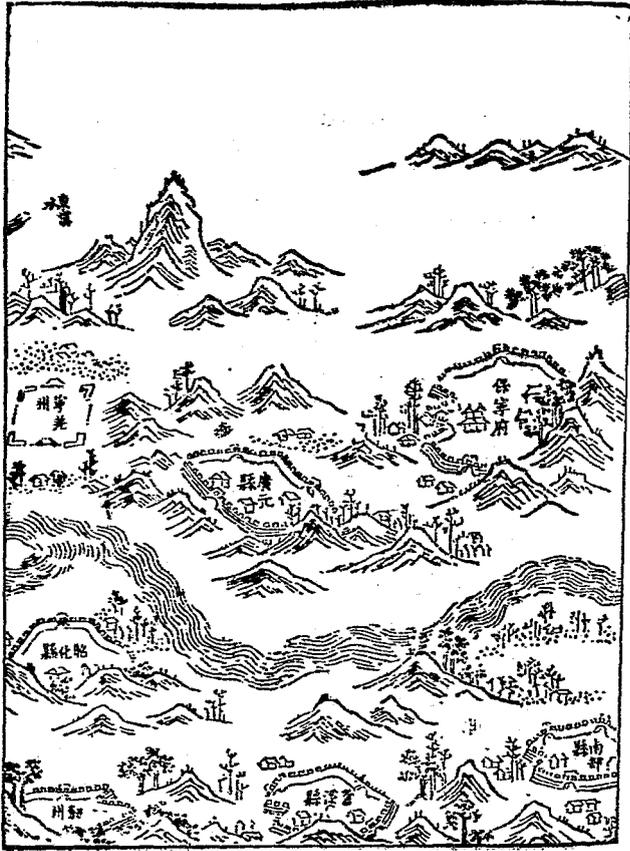
東西兩漢俱出西縣蟠冢。而禹貢但言東漢。不及西漢。蓋漢陽之西縣。漢縣也。漢川之西縣。隋縣也。不知西縣有二。因誤指漾水爲一。說經者至此淆亂極矣。匪特兩漢。卽三江亦千古長夜。鄭康成言。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此說最合經意。並明著之。以爲江漢二川。另開生面。

行旅、金屋、美水江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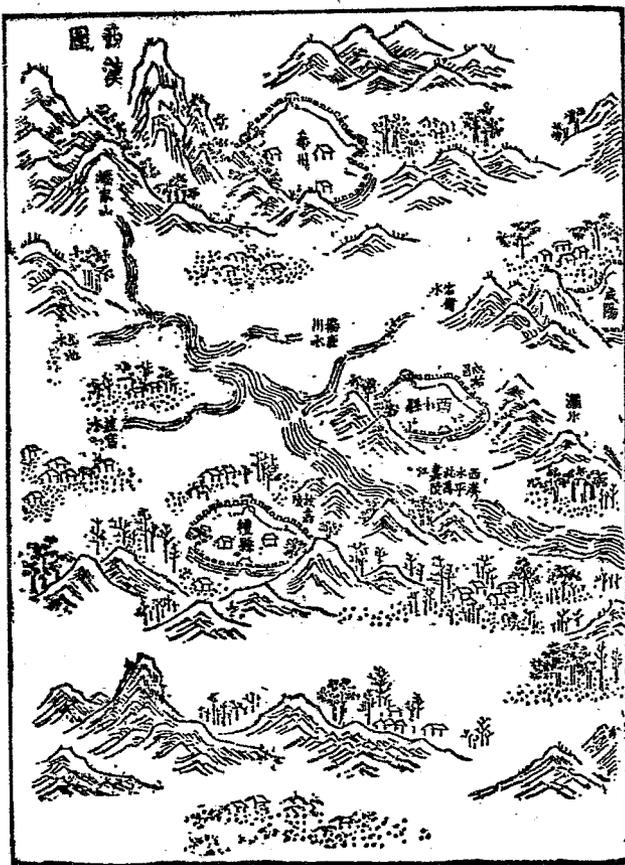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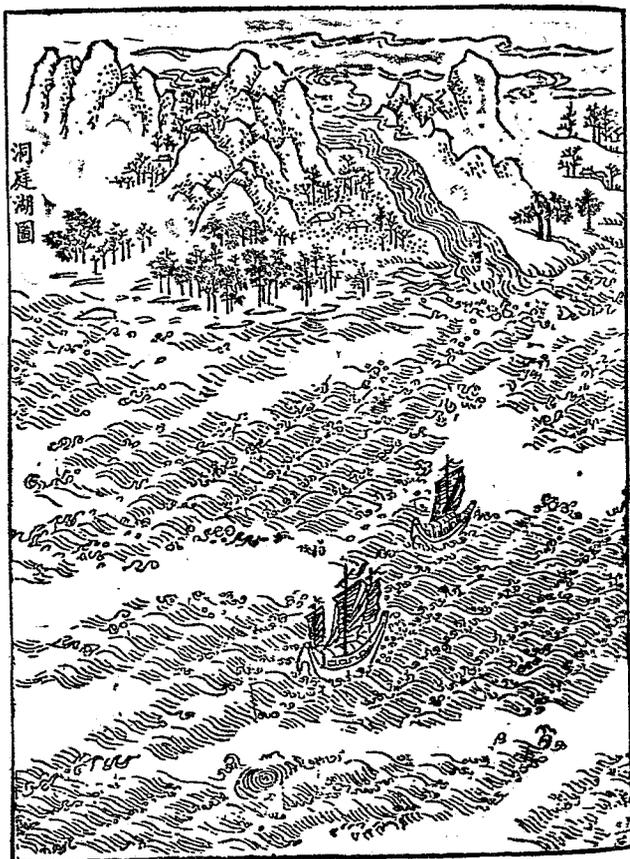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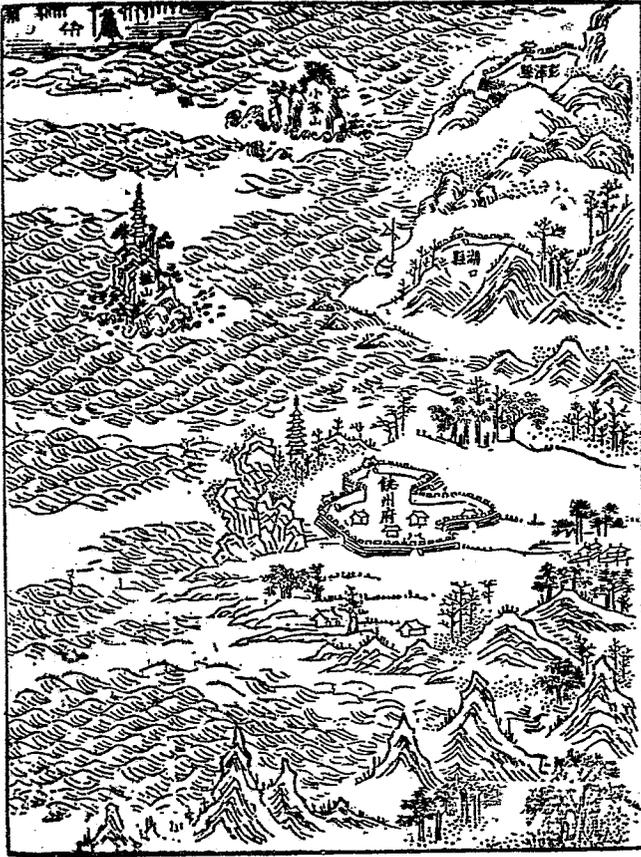




村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禹貢雖不言西漢然必另列爲圖。則兩漢所歷之地。各自了然。洞庭湖在湖廣。相傳爲神仙洞府之庭。卽九江也。禹貢九江孔殷。謂沅漸元辰。敘西澧資湘九水會合。故名。鄱陽湖在江西。水連南康。饒州九江三府。禹貢東匯澤爲彭蠡。卽此二湖。雖各自爲瀾。漫數百里之大川。而總之皆江漢之所瀦也。故並附圖之。

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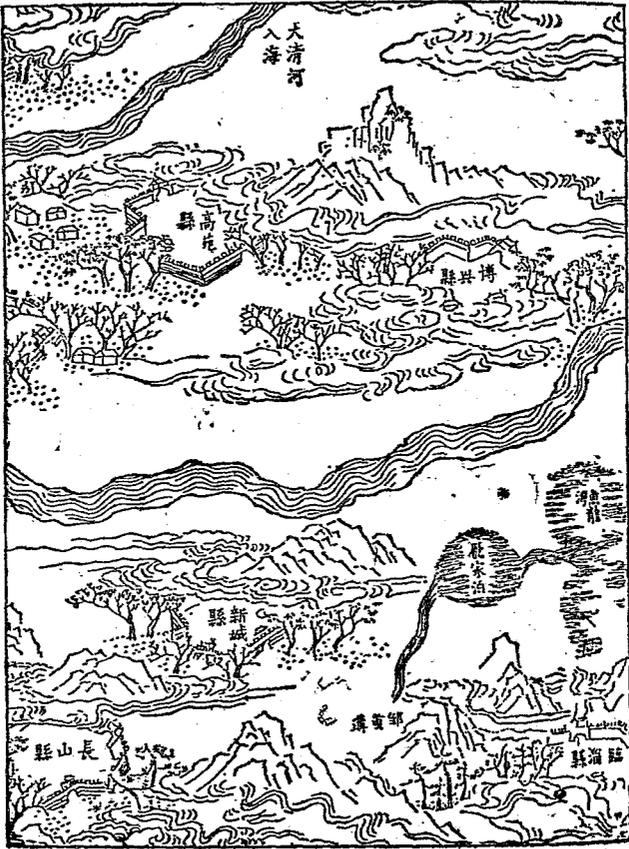
水

圖

行水金鑑 濟水圖

八九







行水金鑑 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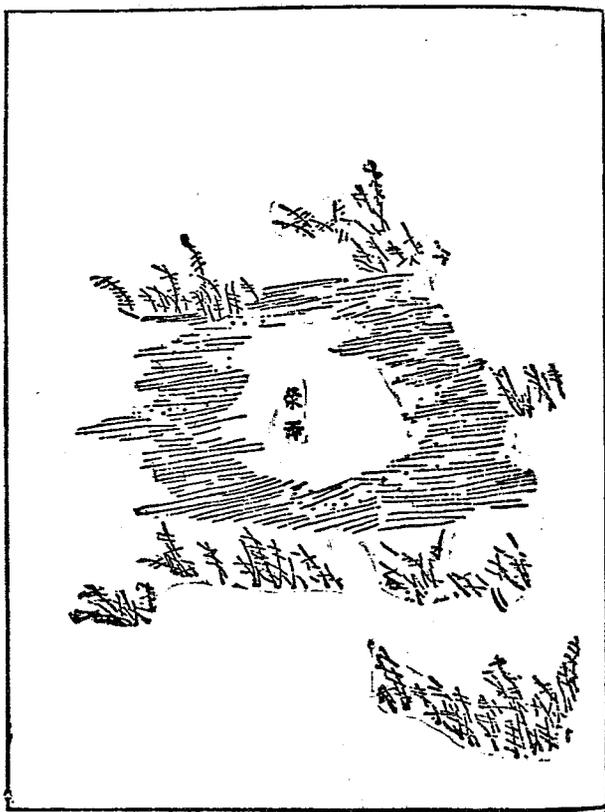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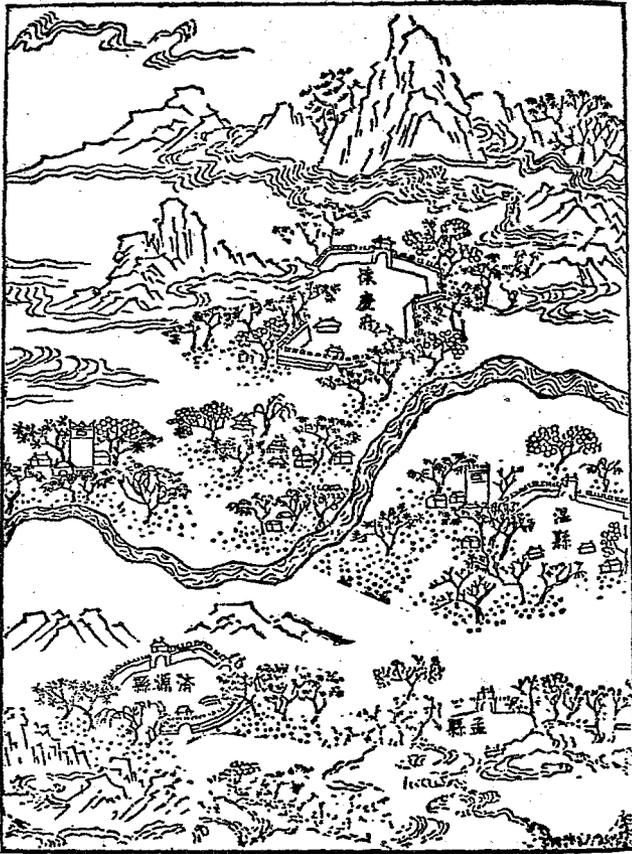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清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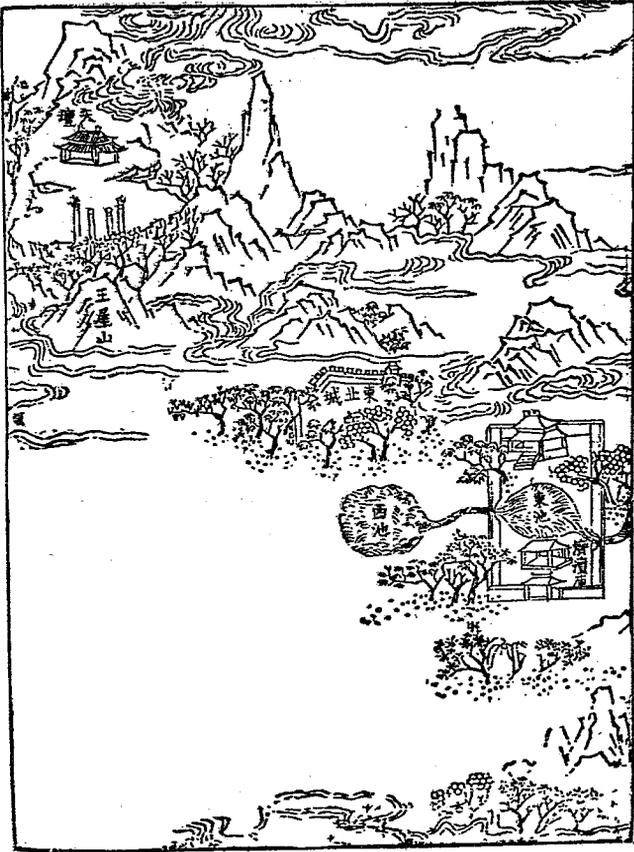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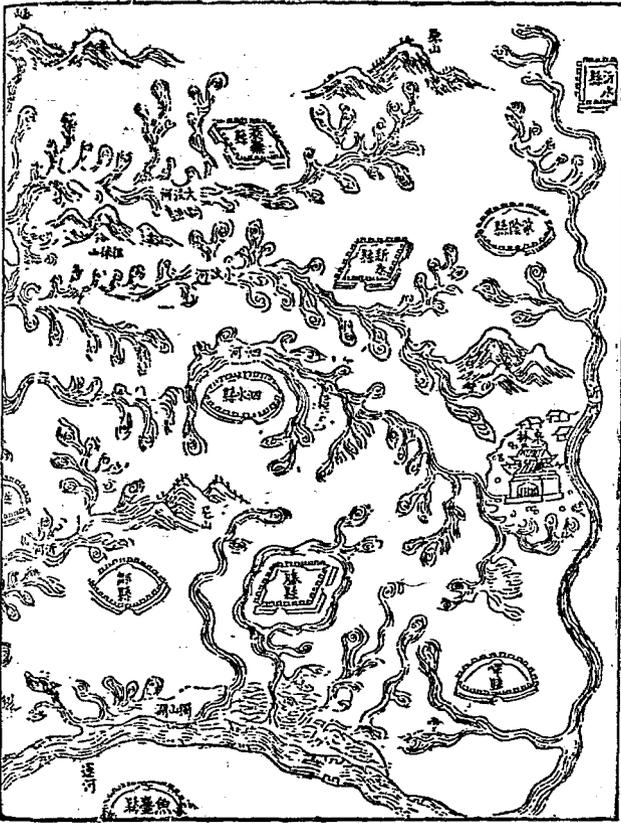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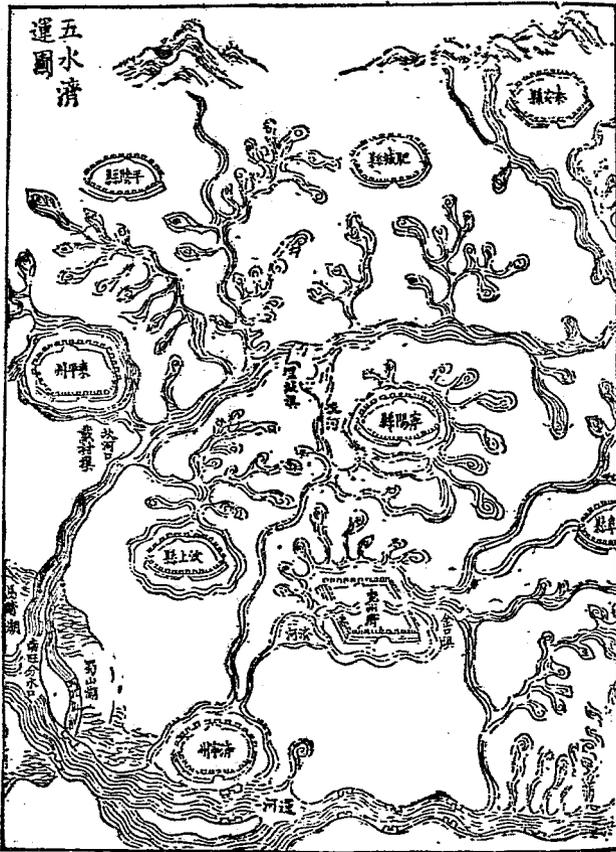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濟水圖





濟水三伏三見之說。由來舊矣。沈存中言。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爲。蔡氏引以證濟之伏見。今濟南兗州二府一十六州縣。共二百四十有八泉。分爲五派。滌之水。匱。以之濟運。自明初至今。興廢不一。恭憶先皇帝上諭。山東運河全賴衆泉流蓄。微山諸湖。以爲漕運。地方官相度泉源。蓄積湖水。俾漕運無悞。正易易耳。然則治山東運河。莫先於治濟。治濟非難事。唯有設官司。專主泉政。恢復水匱。斯閘河運道。自不虞其淺阻矣。





五水者何。汶也。泗也。沂也。洸也。濟也。汶水由南旺入漕。爲分水口。而諸泉之由汶濟運者。凡百四十有四。泗水合洙水過孔林。至兗州府金口閘。沂水零水入之。而諸泉之由泗濟運者。凡六十有四。由沂濟運者。凡二十有七。若濟寧之托基澆筆諸泉。自入運者。不與焉。洸水者。汶之支流也。至濟寧會泗沂合流。同入天井閘。而諸泉之由洸濟運者。惟寧陽之西柳蛇眼等九泉。濟水伏見不常。自有會通河而濟遂不可問矣。今兗州府之府河。俗謂之濟河。而諸泉之由濟濟運者。北則有汶上西北灤澆蒲灣諸水。南則有滋陽關黨諸泉。

運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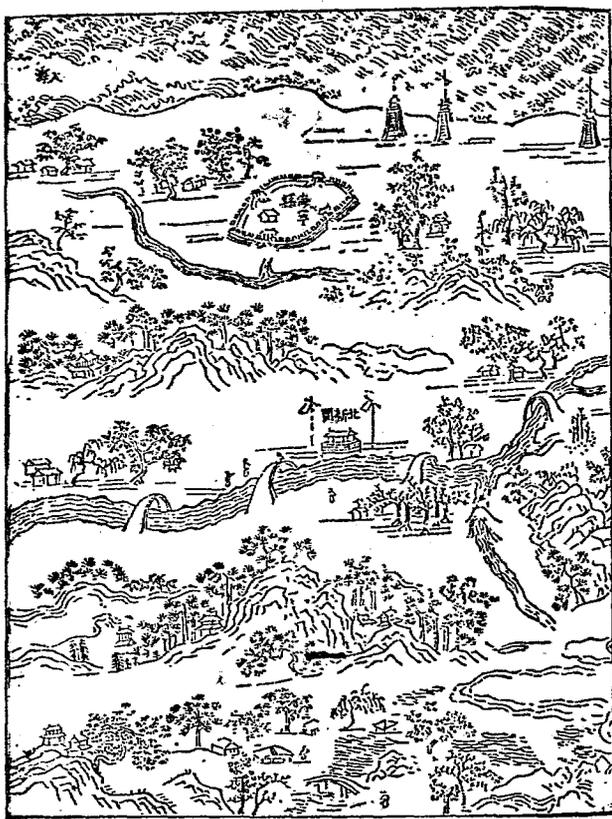
圖

行水金鑑 運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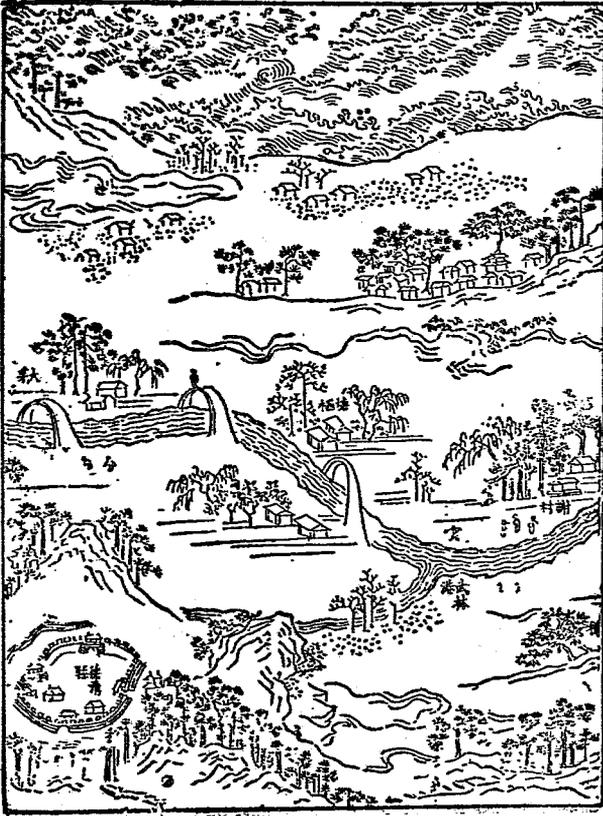
一〇五



野水金鑑 漢水江水面



竹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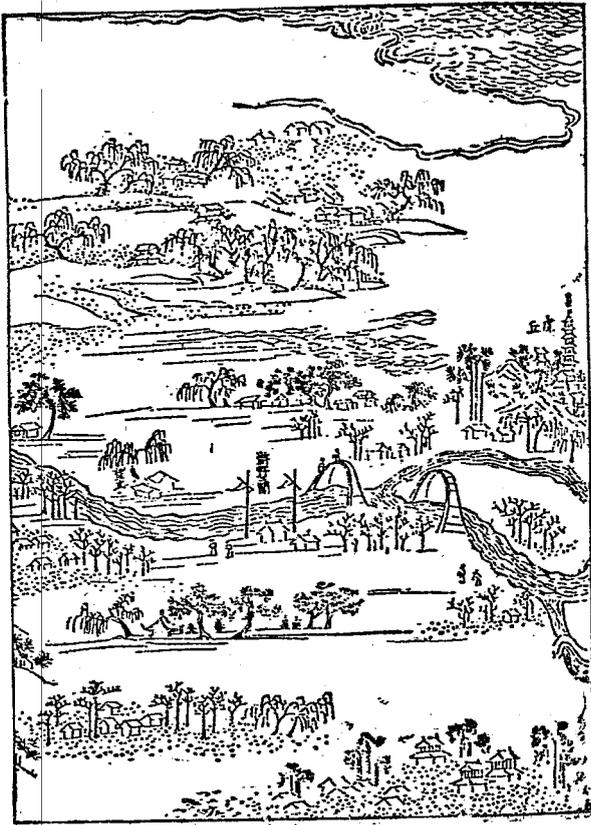
辰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竹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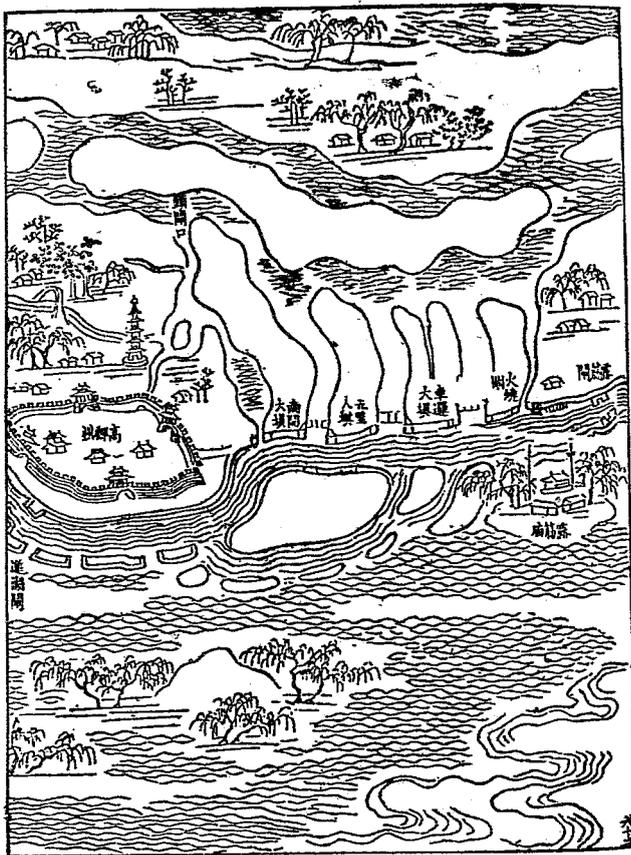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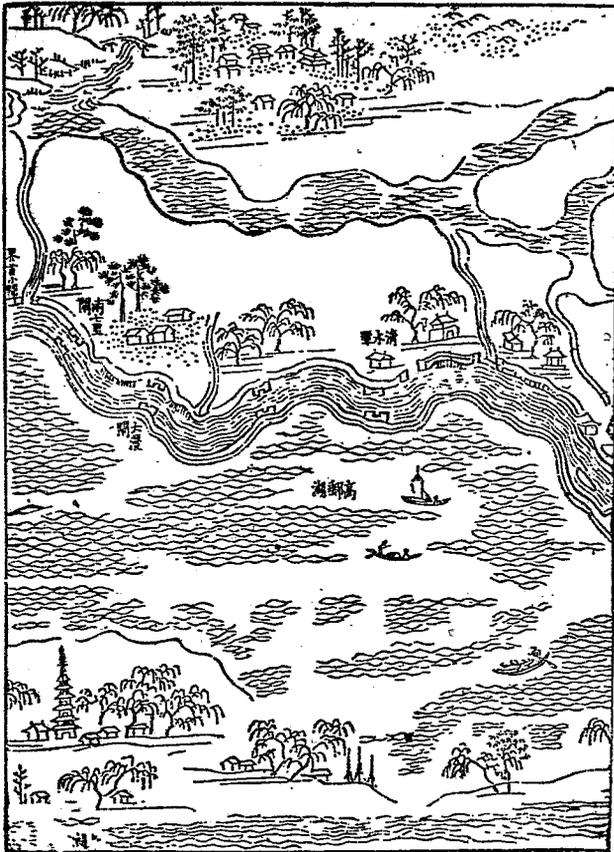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亦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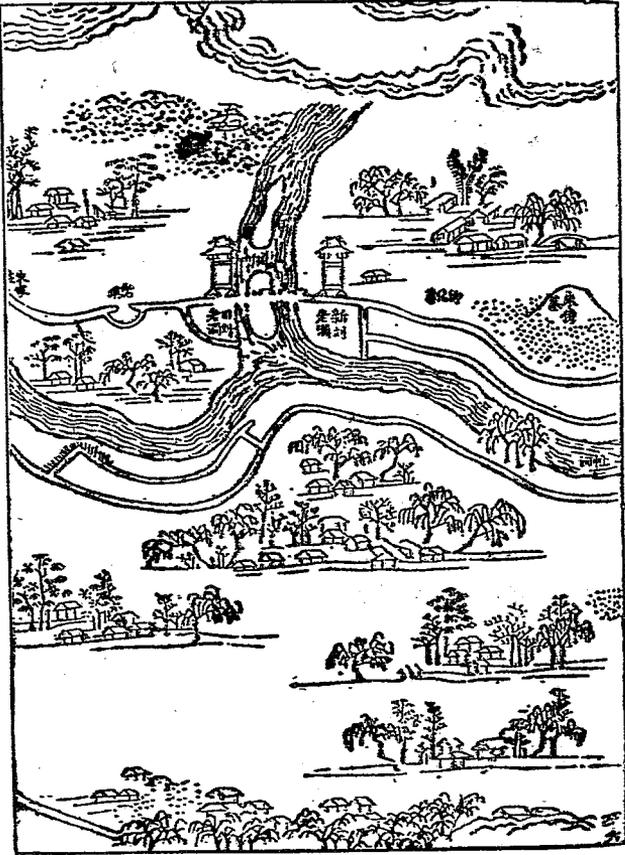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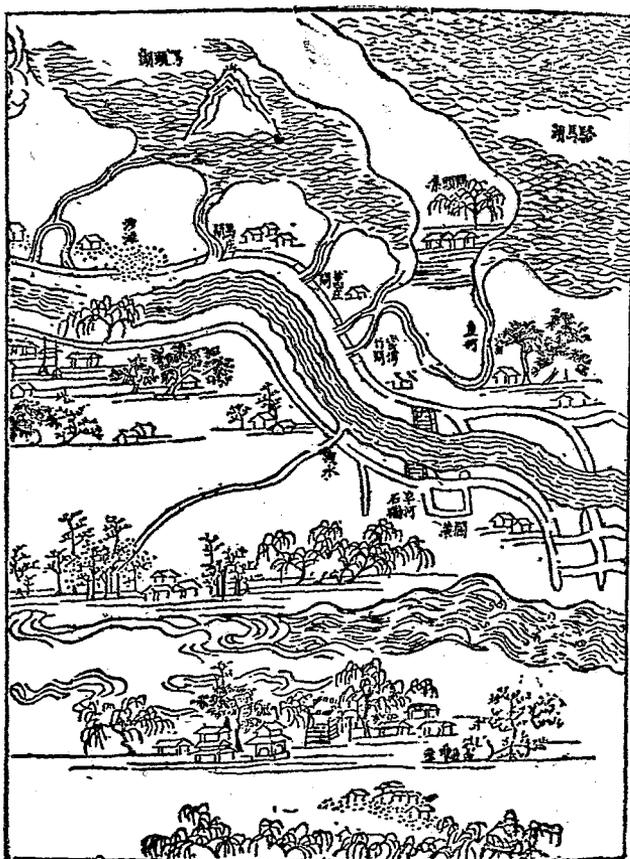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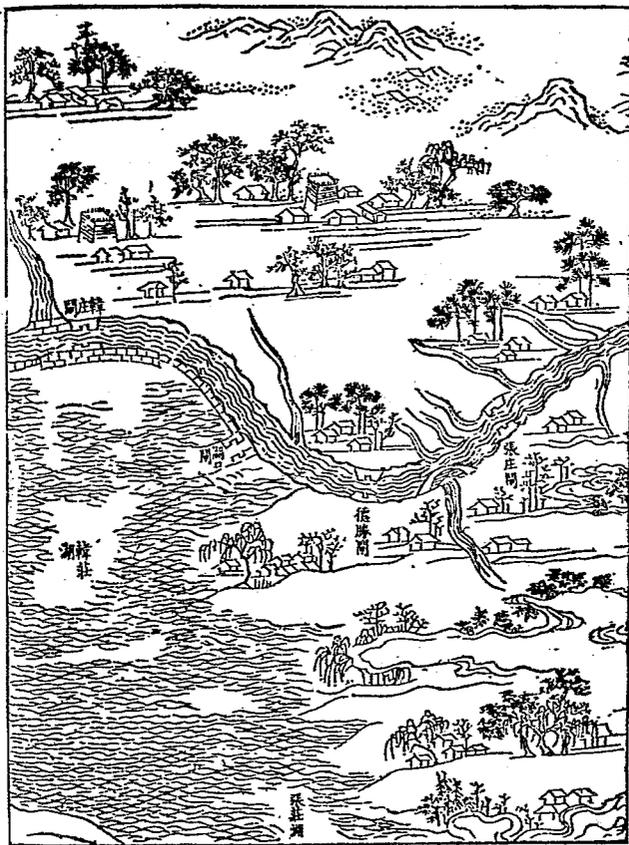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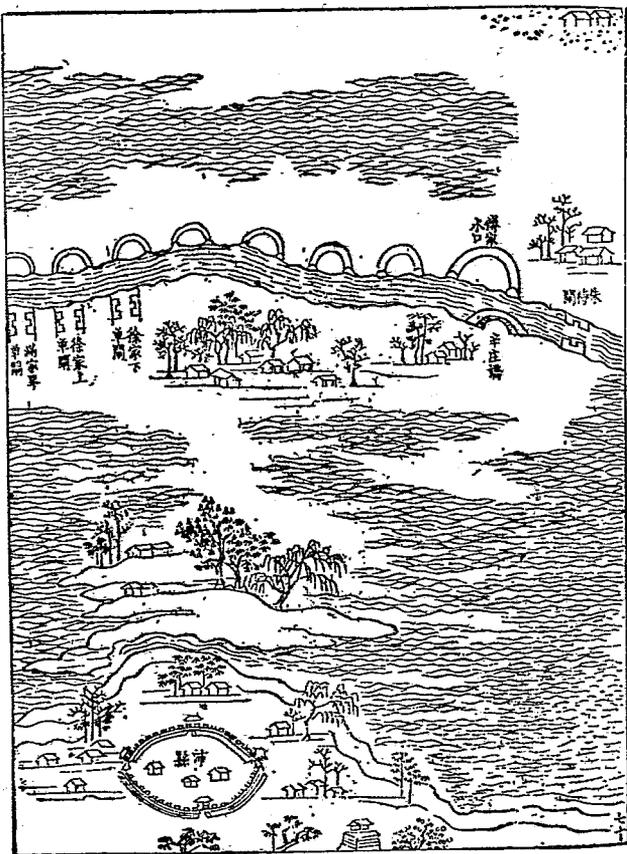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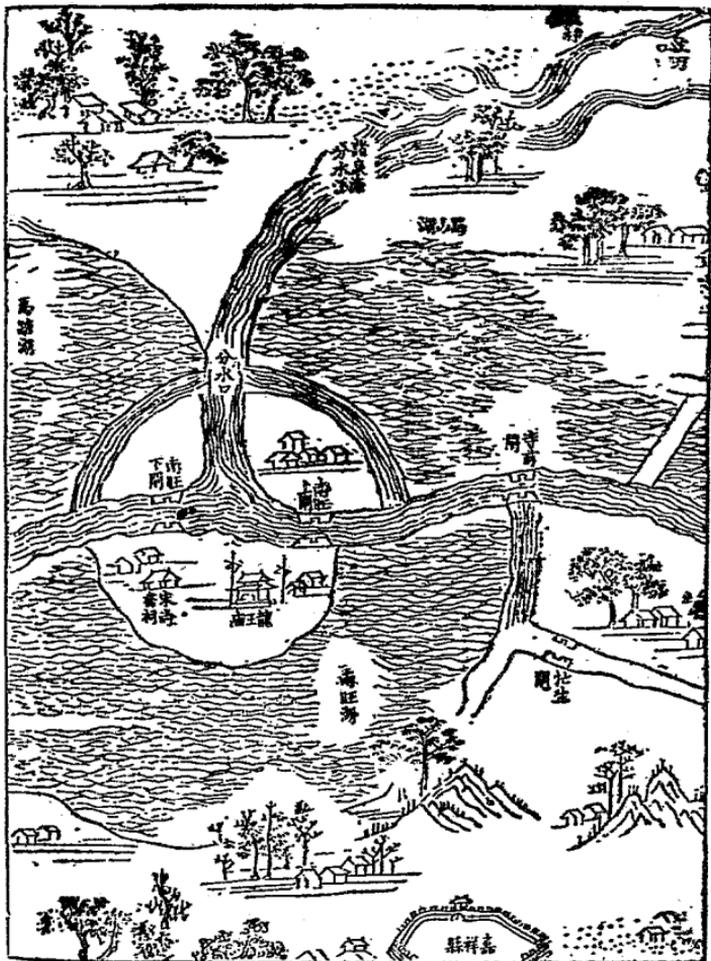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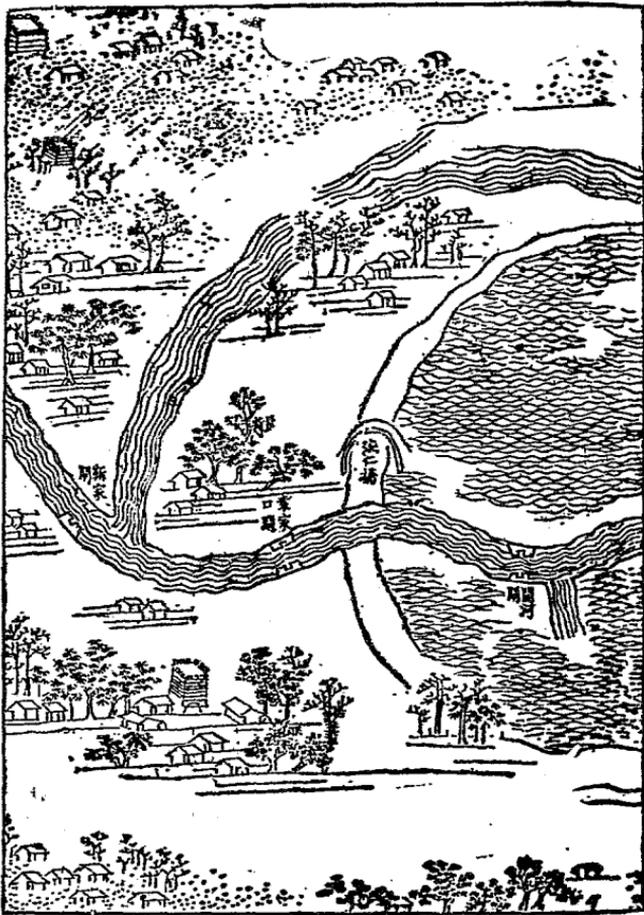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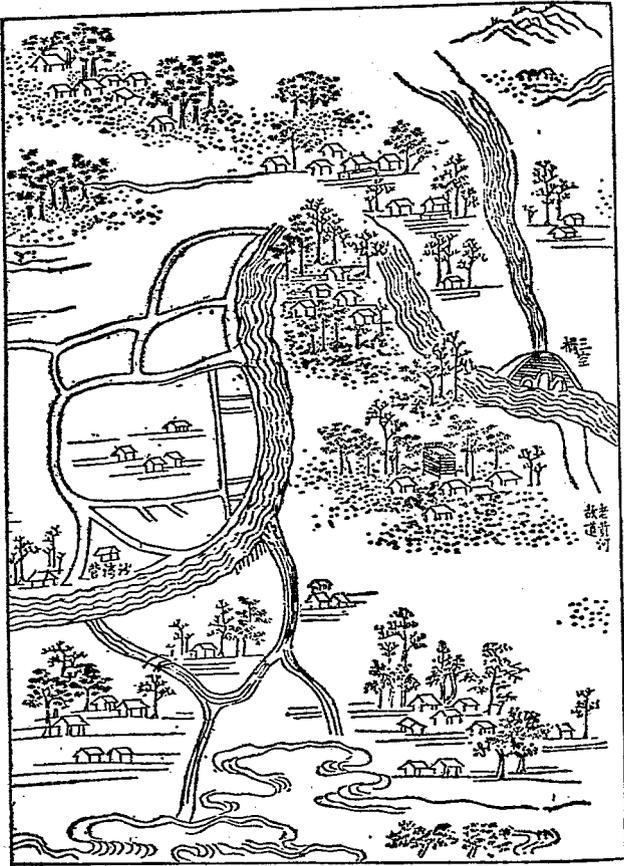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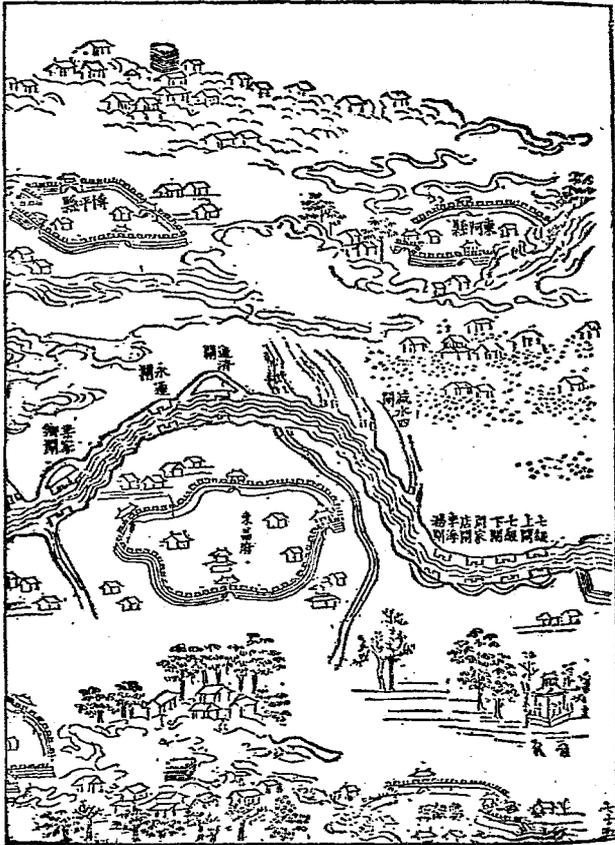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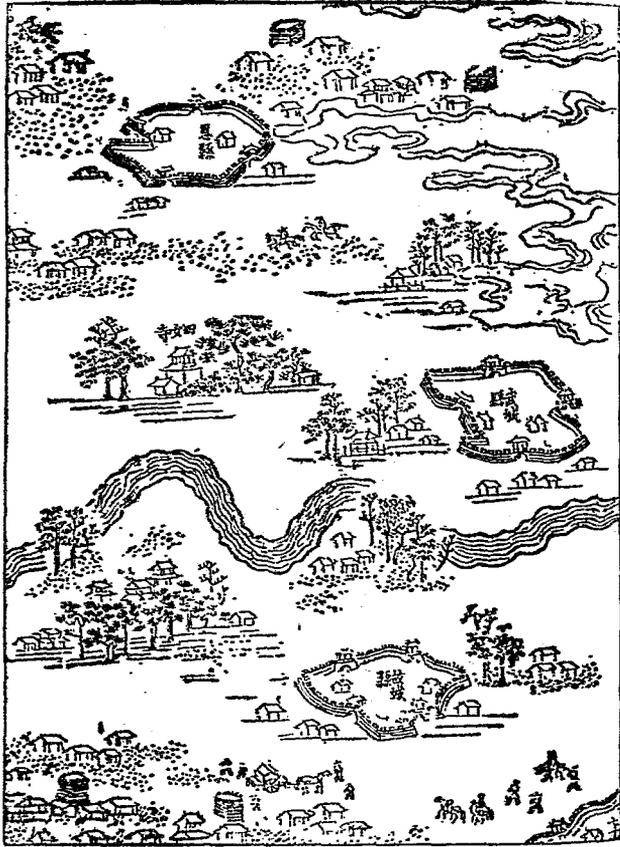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殿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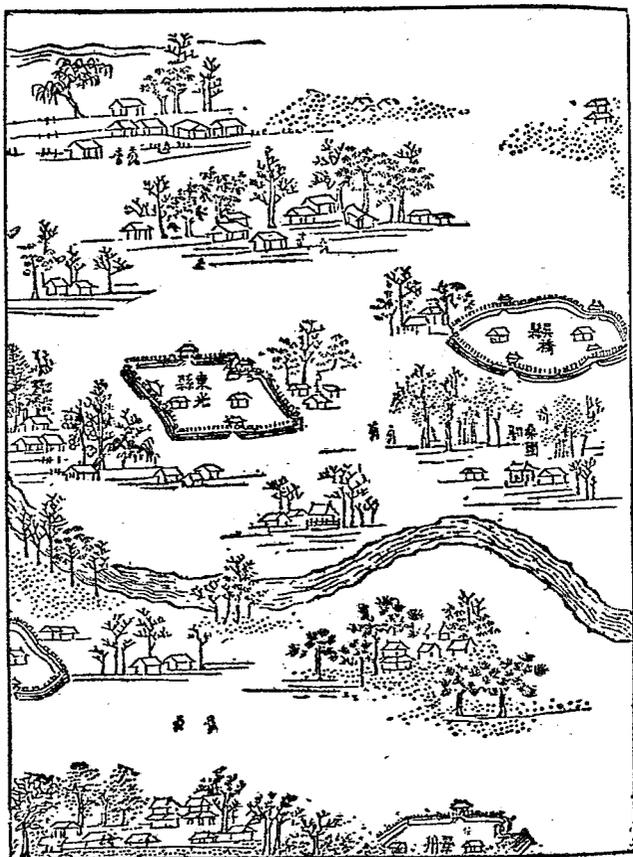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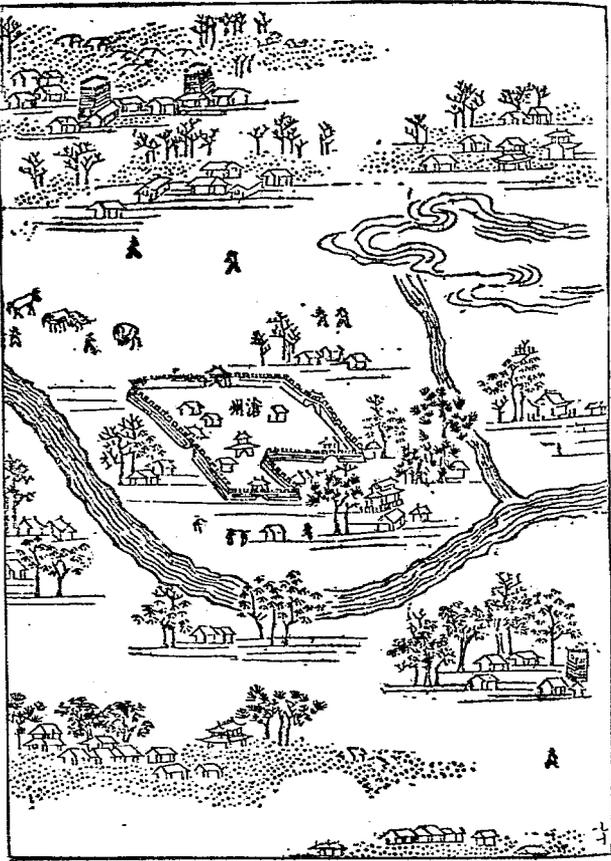


竹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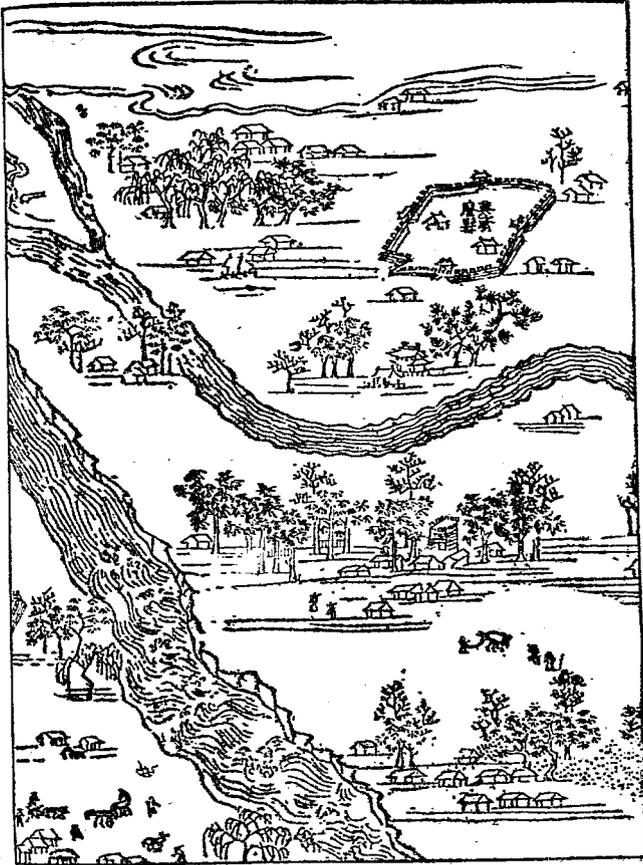




行永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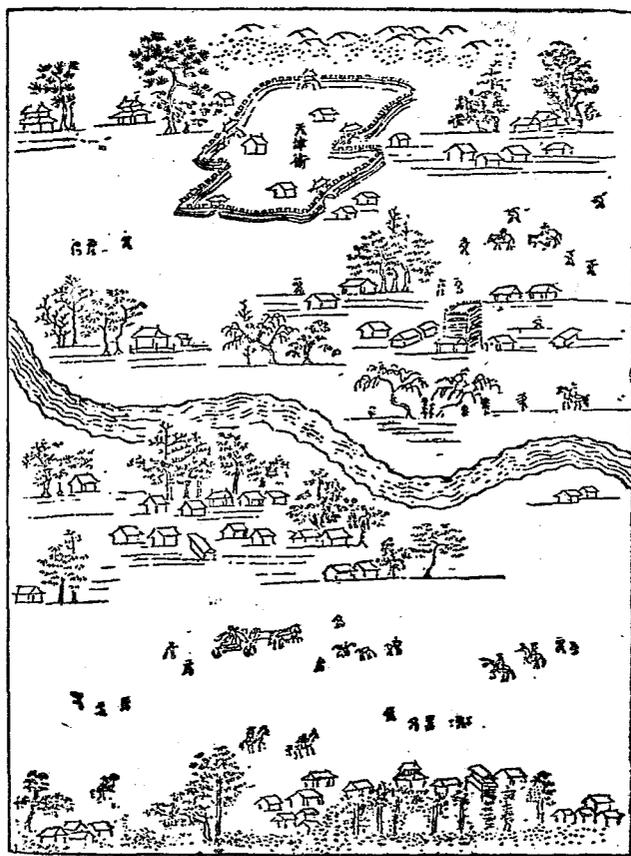


行永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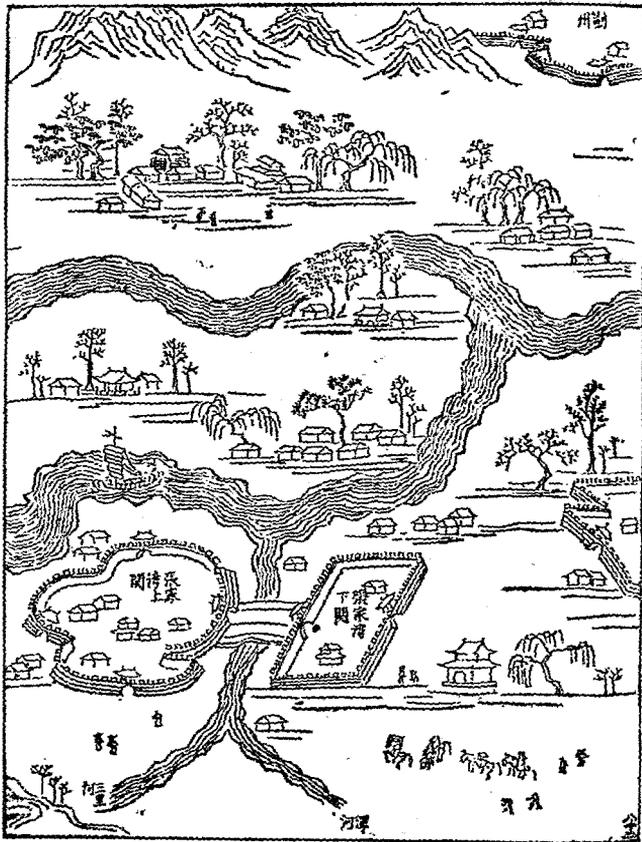
竹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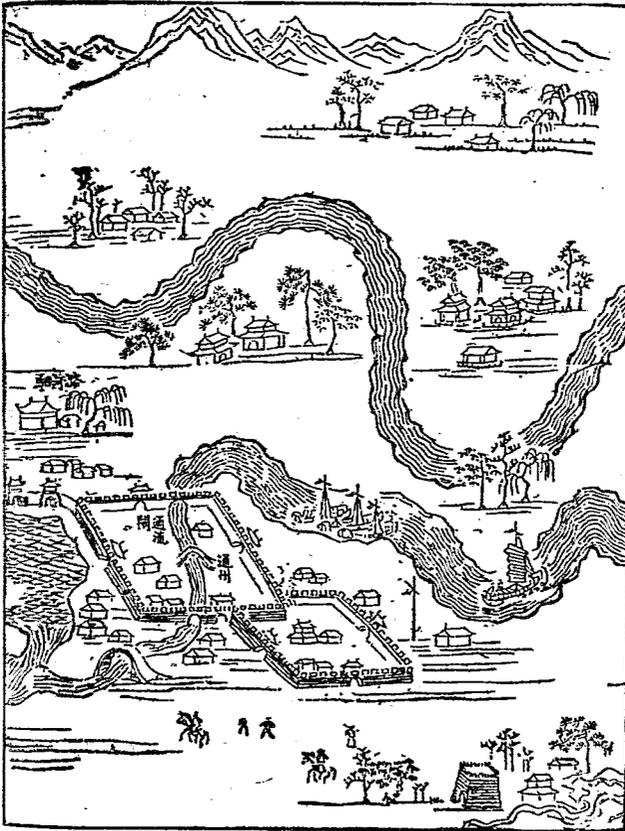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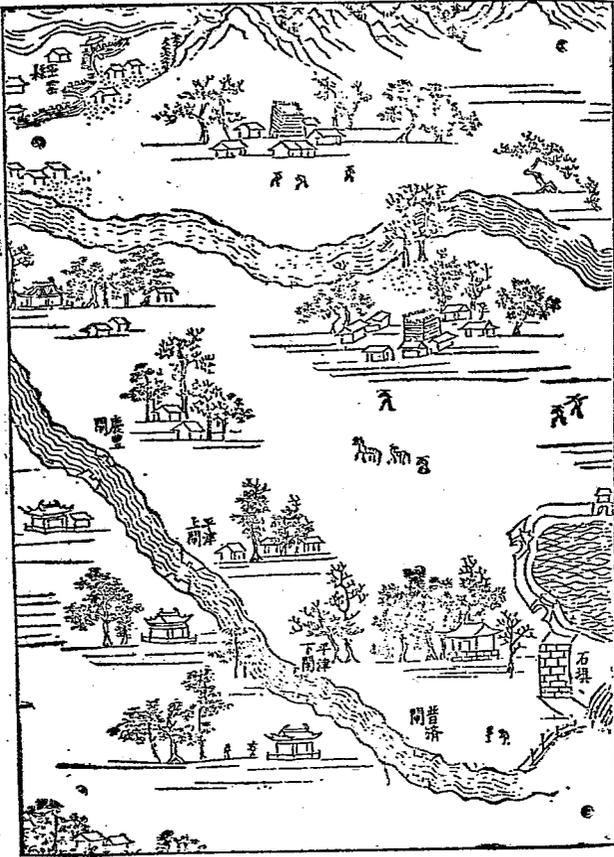
竹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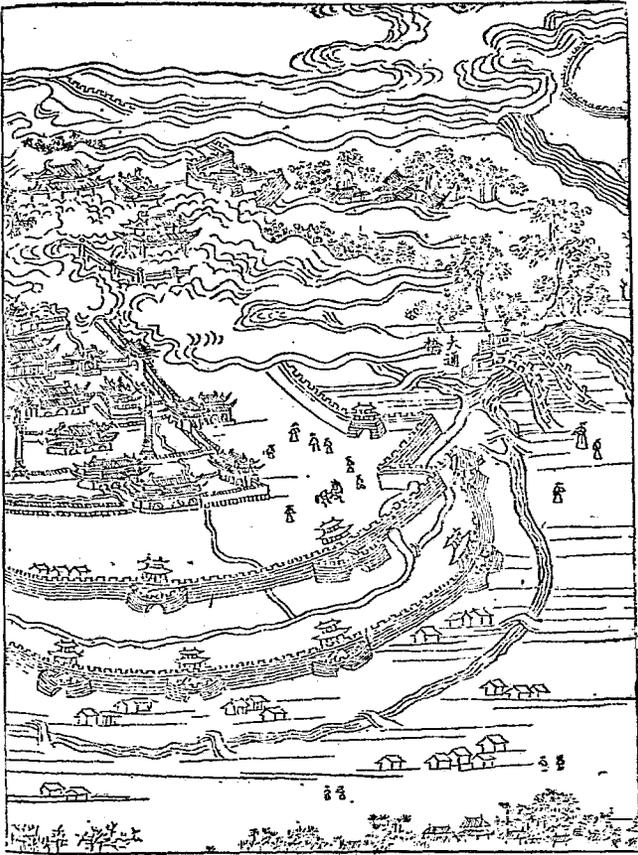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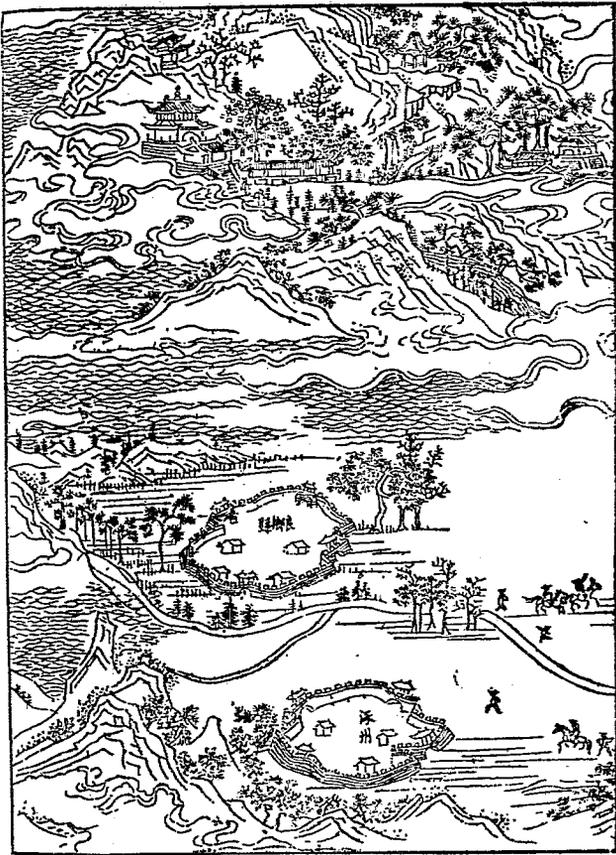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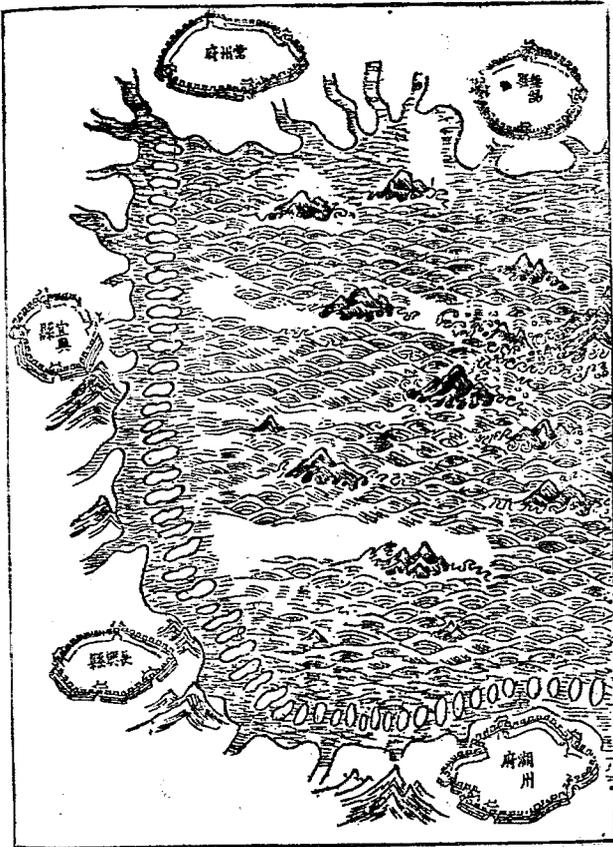
孟子言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則不與水爭。獨黃運兩河不然。而運河尤甚。吳楚王賁。浮江漢自瓜儀逆流而上。渡淮黃入中河運口。繇中河至山東閘河。卽元之會通河也。明初宋尙書用白老人計。於南旺分水。四分南流。六分北流。皆以智力導引之。然猶慮其淺澀。舟不負重。特設水櫃。引泉源。分年挑濬。以濟水之不足。於是南接淮泗。北通白衛。俾糧艘銜尾。依期抵通。今水匱召佃居多。泉源大半淤塞。撈淺夫役盡皆裁去。運道每每淺阻。山東猶循故事。三年一大挑。而淮南運河則自靳文襄而後。三十餘年。不言疏濬矣。淮黃水漲。惟以築堤爲事。蓋黃河挾沙而行。流緩沙停。自淮至江。河身日漸淤高。堤在城堞民廬之上。伏讀先皇帝上諭。有謂治河專以築堤。終屬無益。故居今日而言江南運河之急先務。唯有遵循文襄公濬船之法。置備器具。分地更番。以濬深河身。使水由地中行而已矣。

木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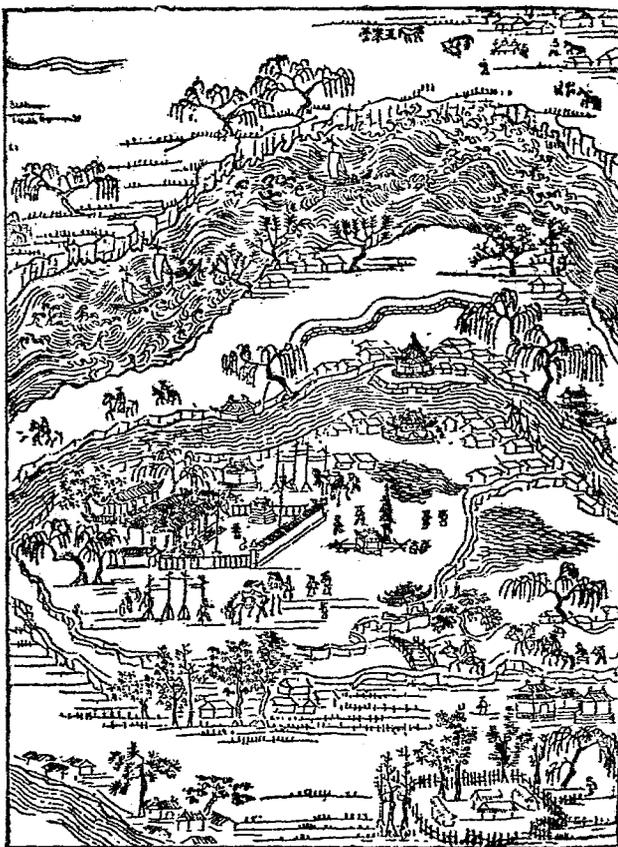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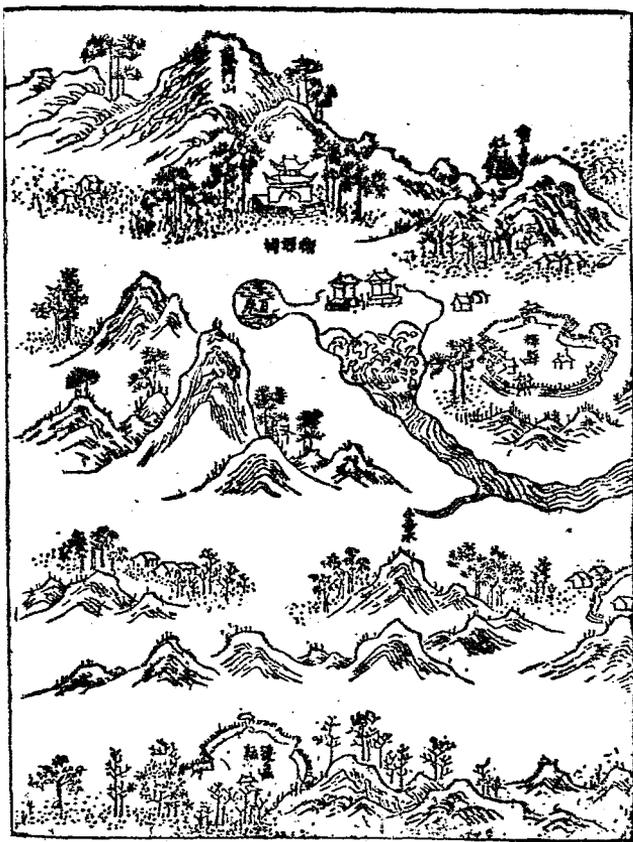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太湖吐吸江海。包絡蘇常湖三州。運河每與湖之消長爲利害。若依古制。沿湖隄各置閘。版以時啓閉。備水旱。官主其事。爲利更溥。不則頗爲三州之害。清江浦。明平江伯陳瑄所鑿。爲運道鎖鑰。總河及道廳諸行署皆在焉。衛河自發源至汶河會流處。約計千里。諸水注之。所歷州縣。皆有工程。自臨清板閘以北。藉以濟運。禹王臺爲減中河水勢而設。里俗傳會神禹治水時。鑿山引沭水。復建此臺。以爲扼塞。沂鄆邳宿諸州縣並賴之。亦要害也。各自爲圖。以殿諸運河之後。

行水金鑑卷第一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法
屯田事務江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加十一級傅澤洪錄

河水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禹貢

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於龍門。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

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又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四海。其

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

於積石為中國河。孔穎達尚書疏。

漢孔氏曰。施功發於積石。或鑿山。或穿地。或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

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林之奇尚書全解。

禹不言河源。惟記積石。吾第論其所記。不必求其所不言也。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為患。禹

功所不加。故不言也。傅寅禹貢集解。

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為施功。故其說多誤。洪水為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關。而先從事於積石。合

近圖遠。無是理也。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漢河關縣在陝西寧塞外。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後漢縣屬隴西郡。志云。積石山在西南河

水出此。禹貢之積石也。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鬪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是皆河關縣西南羌

中之積石。自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即西平郡治湟水。縣。今爲西寧衛治。又於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鄯州西南百五十里。鄯州治化城縣。其故城

在今西寧衛南百八十里。元和志云。積石軍西臨大澗。北據黃河。即隋澆河郡所治。而積石之名。遂移於塞內。杜氏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蔡傳承其誤曰。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闕

百詩爲之辯曰。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梁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爲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況積石又在其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河處。龍支縣

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本漢金城允吾。音鉛。牙。縣地。後漢爲龍耆。音支。城。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音孚。罕縣分界。枹罕今隴洮府之河州。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

又在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縣界之積石乃小積石山。即酈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魏王泰曰。大積石山

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爲大積石，此爲小積石。然則蔡傳當云何？曰：引地志下當云：今鄯州西南塞外山也。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按吐谷渾本遼東鮮卑種也。東晉初，徙居枹罕。宋景平中，其子孫有阿豺者，升西疆四十五里，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觀壑江源，則其地南至西傾矣。又數傳爲參呂，始自號可汗，治伏俟城。在青海當羌亦嘗居之。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皆與吐谷渾接。吐谷渾在河邊之閒，即先零燒當諸羌故地。積石在其西南。南枕陽支河曲。渭按應劭云：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河首積石，南枕析支，則縣距此山亦千餘里。可知矣。自東晉後，縣爲吐谷渾所據，遂以枹罕爲華戎之界。故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後漢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禹導河積石是也。而中葉已知其非，獨杜佑不審耳。宋咸平四年，真宗指甘沙伊涼等州圖，謂輔臣曰：此圖載黃河所出之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蓋亦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迹也。蔡氏承誤以釋經。學者宗之。故元都實窺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爲積石。州即唐積石軍。而至正中，修宋史河渠志，亦云黃河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昔郭景純注山海經曰：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此之謂矣。漢志馮翊夏陽縣下云：禹貢龍門山在北。劉昭注補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今

西西安府韓城縣也。

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

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卽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矣。然經所謂龍門在雍城不在冀城。孔疏謂積石在龍支。又據釋水之文。故云至龍門三千餘里。然其實不止於此。約計有四千三百餘里。若禹貢之積石。更在龍支縣西南塞外一千二百餘里。則自積石至於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也。龍門以下。記河行方向甚詳。而其上絕不言方向。蔡傳云。荒遠其所略也。今按龍門以上。禹功所不加。故數千里之河。總括爲一句。河自積石東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南。方向不一。難於屬辭。故略之。非爲荒遠也。河自積石。至於龍門。所行皆雍州之域。不可謂荒遠。宋人見朔方。西涼不入其版圖。遂以荒遠目之。胡渭禹貢雜指。

河水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水經

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重源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山也。萬物莫不有焉。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中。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徑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東北逕歷敦煌酒泉張掖南。地理風俗記曰。敦煌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酈注。敦煌今肅州西八百里。廢沙州。酒泉今肅州。張掖今甘肅州。

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水經

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南郡。築五縣。周海亭。遂相望。莽篡政。粉亂。郡亦棄廢。通志。金城臨光縣西北塞外。有德海鹽池。古音西與德同。德海即西海也。一名卑未羌海。亦曰青海。又曰鮮水海。趙充國請沿邊陲以西道橋。今可至鮮水左右。王莽請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是也。郡治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里。元和志云。鄯州西至西海三百七十里。龍夷城即今西三百五十里威戎城也。今爲西寧衛西塞外地。臨羌故城在衛西二百八十里浩靈河南。見鑑指。後倣此。

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水經

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賁友代聶尙爲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麥數萬斛。於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其作大船於河峽。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八年。迷唐復與鍾存寇東。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還大小榆谷。迷唐種人以漢造河橋。兵來無時。故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爲警。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川。去迷唐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因戰。迷唐敗走。於是西海及大小榆。無復聚落。險巖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與諸種相傍。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今黨援壞沮。親屬離叛。其餘勝兵。不過數百。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穀富邊。省輸轉之役。上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遂開田二十七部。夾河與建威相首尾。後羌反。遂罷。通注。允川在西寧衛西南塞外。

大小榆谷即唐之九曲也。東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睿宗時。楊矩為鄯州都督。奏請黃河九曲之地以爲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吐蕃既得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復叛。至天寶中。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復收九曲。置洮河洮陽二郡。高適作九曲詞以美其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水經。隴西今隴洮府。河關縣在今河州西。

河水又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段國沙州郡云。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壘山。而此注說洮水。知洮字乃傳寫之誤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

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都不生草木。周迴數百里。沙州於是取驪焉。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

河關縣。蓋取河之關塞也。隴注。

又東北流入西平。經誤作卑。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水經。

水西南出溢瀆。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水。北逕澆河城西南。北流注於河。隴注。後漢建安中。析金城郡。後魏置鄯州。隋改縣曰澆水。其故城即今西寧衛治。元和志云。澆水縣本漢破羌縣地。

東又逕澆河故城北。水經。

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隴注。南涼禿髮烏孤以河南地爲澆河郡。治此城。唐於此復置澆河郡。其東爲積石軍。

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水經。

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即於此也。隴注。後魏石城縣。廢帝改化隆。唐改化城。

又東北逕黃河城南。水經。

又東北逕黃河城南。水經。

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屬注 黃河廣遠二城俱在廓州境內。

又東北逕廣遠城北。又合烏頭川水。水經

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於河。屬注

又東逕鄆川城南。水經

城之左右。歷谷有三水。導自北山。南逕鄆亭。注於河。屬注 襄寧州城東南。有鄆川城。禿髮佛種所置。鄆川護軍也。

又東臨津谿水注之。水經

水自南山北逕臨津城西。而北流注於河。屬注

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水經

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為緣河濟渡之處。北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

遮寒。魏志作於白土。即此處矣。屬注 臨津城在今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隋曰臨津關。大業五年。自將伐吐谷渾。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即此城也。白土城在今西寧衛南。

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水經

水出白土城西北下。東南流逕白土城北。又東南注於河。屬注

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水經

參差夾岸連壤。負險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參

巖若攢圖之托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縣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光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唐述山。下崖有水。導自是山。谿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關注 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有龍支故城。本漢允吾縣地。後漢置龍耆城。和帝以曹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是也。後魏於此置北金城縣。西魏改曰龍支。元和志。積石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西九十八里。河州枹罕縣北七十里。黃河在龍支縣西。南六十里。枹罕縣北五十里。

又東得野亭南。水經

又東北流得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於河。謂之野城口。關注

又東歷鳳林北。水經

鳳林山名。五磴俱峙。秦州記曰。枹罕原北名鳳林川。川中則黃河東流也。關注 鳳林在今河州北。隋志。枹罕縣有鳳林山。元和志云。在縣北三十里。

又東與灘水合。水經

水導源塞外羌中。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嶮絕。對岸若門。疑卽臯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應謂是山之關塞也。又東逕白石縣故城南。又東逕白石山。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又東北出峽。北流注於河。地理志曰。灘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關注 元和中志石門山在鳳林縣北二十八里。灘水西

去縣二百步。枹罕故城即今河州治。白石故城在州西。

又逕左南城。南水經。

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左南城今在西寧衛東南。

又東逕赤岸北。水經。

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於此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夾岸即今臨洮府河州西北赤岸成是。

又東洮水注之。水經。

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嶺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也。嶺臺西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吐谷渾中。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為首類之種號也。洮水又東北流。逕會城北。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又西北逕降狄道故城。東有濫水。馬援為隴西太守。為狄道開渠引水。種秬稻。而郡中樂業。即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逕注於洮水。洮水右合二水。右會大夏川水。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亂。又東逕大夏縣故城南。又東北出山。注於洮水。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曾城即臨洮故城。在今洮州衛西南七十里。元和志云。城東北二面並枕洮水。臨洮縣故城。即今岷州衛治。降狄道故城。即今臨洮府西南狄道故城也。元和志。大夏縣西北至河州七十里。大夏川水經縣南。去縣十步。近志云。大夏河即洮水。謬也。

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水經

金城郡治也。南有湟水。出塞外。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又東南逕卑禾羌海。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湟水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又逕西平城北。又東逕樂都城南。東流又合來谷。包斤流二水。左會陽非流。谿細谷三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又東與閣門河合。即浩疊河也。又東逕允吾縣北。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又東逕枝陽縣。逆水注之。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於湟水。地理志曰。逆水。允吾東至枝陽。入湟河。又東流注於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水名。遼河。亦謂之樂都水。出青海東北亂山中。東南流至蘭州。西南入黃河。今蘭州本漢金城縣。允街枝陽今皆在蘭州境。

又東逕石城南。水經

謂之石城津。闕駟曰。在金城西北矣。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

梁泉注之。水經注。石城在今蘭州西。金城縣故城。即今蘭州治。

又東過榆中縣北。水經

昔蒙恬為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地理志曰。金城郡之屬縣也。水經注。榆中在今蘭州東北。

又東過天水北界。水經

菴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此城川。世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菴。故漢牧菴之地也。有東西二菴。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又北入於河也。注今靖遠衛西有菴川城。黃河自蘭州界東北。流。蓋亂山中二百餘里。入衛界。始瀛落巨川。知澤布然。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廣。衛西二百里。有勇士縣故城。

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水經

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東北入河。注今寧夏中衛西南。有溫圍水。下流入黃河。通鑑晉咸寧五年。馬隆討涼州鮮卑。度溫圍水。胡三省曰。漢武威郡有媼圍縣。此水或因以名。媼訛溫也。又莊浪所。本漢武威郡地。宋元嘉十六年。魏主燕騭伐涼州。李順等請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則此水當出媼圍縣界。縣在河西莊浪之東南。中衛之西南也。

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水經

地理志曰。蒲福也。屬國都尉治。蒲福當作蒲福。前漢地理志。勇士縣注云。屬國都尉治蒲福。水出縣山。世謂之二十八渡。水東北流。谿澗

築曲。途出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於溯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注河。注

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水經

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躡隴。登空同。西臨祖厲。祖厲音。曉。河而還。即於此也。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

出祖厲南山。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於河。注祖厲故城在今靖遠衛西南一百三十里。

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水經

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於河。注麥田城在今靖遠衛北。

又東北逕麥田山西水經

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屬注

又東北逕於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水經

即若水也。水出高平大壘山若水谷。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囂。漢從高平第一城若水谷入。即是谷也。東

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又北出秦長城。又北逕廉城東。又北逕三水縣西。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

高平川水又北入於河。屬注元和志。秦長城在高平縣北十里。今平涼府莊浪縣西二十里。有苦水川。自

又東北逕陶卷縣故城西。水經

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屬注隋卷首旬箇。故城在今寧

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水經

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為青山河。水歷峽北注。枝分東出。屬注富平縣即今靈州

里峽口山是。

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水經

秦置北地都尉。治縣城。屬注今靈州所西。南有富平縣故城。

又北薄骨律鎮城。水經

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洲上。翻注 薄骨鎮城在今蘭州所境。唐朝方節度治所。元和志。靈州迴樂縣本漢富平縣。縣枕黃河。後魏刁雍爲薄骨律鎮將。

上裝請窟窟西三十里。艾山營渠。通河水。燕公私田。迺萬餘頃。人大獲其利。又薄骨律渠在縣南六十里。溉田千餘頃。靈武縣東南至靈州十九里。黃河自迴樂縣界流入。漢渠在縣南五十里。從漢渠北流四十餘里。始爲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師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餘頃。按五代唐長興中。朔方帥張希崇亦引河渠。與屯田。以資漕運。民莫愛之。今靈州所境。田多沃饒。恒無旱涸之患。賴黃河之灌溉也。

又巡典農城東。又巡北典農城東。水經 二城皆上河與農都尉治。參所治也。在今靈州所界。

又東北巡廉縣故城東。水經 廉縣、漢屬北地郡。其故城當在今靈州所西南。

又北與枝津合。水經

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屬注

又東北逕渾懷鄆西。水經

地理志曰。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齊平。徙歷下民居此。遂有歷地之名矣。屬注 元和志。懷遠縣在靈州東北。隔河一百二十里。應靈武城在縣東北。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恬所築。古謂之渾懷鄆。

又東北歷石崖山西。水經

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戰馬之狀。亦謂之畫石山。屬注 石崖山在今平羅所東。

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水經

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十三州志曰。在臨戎縣西一百三十里。臨戎縣舊朔方郡治。屬注 三封屬朔方郡。其故

城在今榆林衛界。廢夏州西南。長澤縣北二十里。

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故城南。水經

枝渠東注以灌田。所謂智通在我矣。元初志。沃野故城在大德軍城北六十里。即後魏六鎮從西第一鎮也。刁雍上表云。臣鎮去沃野鎮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

又北屈為南河出焉。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水經

西部都尉治。有道自縣西北出。雞鹿塞。漢甘露三年。董忠送韓邪單于出雞鹿塞。後漢永元初。實悉出雞鹿塞伐匈奴是也。窳渾縣故城今在廢夏州西北。

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水經。漢元朔二年。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杜佑曰。河經靈武郡西南。梗北流。凡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漢人謂之北河。然北河之名。秦已有之。史記

燕文王後五年。游北河。昭襄王十八年。又之上邪北河是也。

東逕高關南。水經

史記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關。善

能雲氣。望若闕焉。節狀表目。故有高關之名。自關北出荒中。關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關戍。上古迄

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於高關。即此處也。又東逕臨河縣故城

北。高關在廢豐州城西黃河外。劉昫曰。高關北。距大磧口三百里。臨河故城在今榆林衛西北。

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水經

漢書注。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南屈逕河目縣。左北假。地名自高關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

也。史記秦使蒙恬將十萬人，北擊胡，度河所，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北河又南合南河，上承西河，東
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流二百許里，東流入河。臨戎故城在今
臨山也。山在中國之極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四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木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求出
為寇，是其苑囿也。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秦北，建塞徵，起亭障，築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
用少安。計陰山綿亘千餘里，直抵遼東，非河南所能容。益信徐贛之謬。括地志云：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
假在河北，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
青壤殖穀。臨戎縣見前。廣牧縣故城在榆林衛地界。

又東逕馬陰山西。水經

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屬注：安陽縣在
今山西蔚州界。

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水經

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卽此。屬注
朔方郡治。元和志：什真故城在夏州朔方縣理北，卽漢朔方縣
之故城。自漢至今，常為關中根柢，什真之號，蓋蕃語也。

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水經

地理志曰：朔方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又逕西安陽故城。又東逕田辟城南。屬注：朔方中部都尉治，在
陽故城在廢豐州東北。漢志：五原郡成宜縣下云：中部都尉治原
亭。四部都尉治田辟。縣志曰：原亭田辟，蓋皆縣界之地名。

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水經

行水金鑑 卷一

又東逕原亭城南。水經

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屬注

行水金鑑卷第二

河水

河水又東逕宜梁縣故城南水經

五原西南六十里。世謂之石崖城。驪注 驪豐州東有宜梁縣故城。

又東逕稻陽城南水經

東部都尉治。逕河陰縣故城北。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

五原也。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驪注 稻陽城即稻陽塞。在稻陽縣西北。後漢永元初。竇憲出塞

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鄭虔軍錄曰。時人以張仁恩河外築三城。自古未有。歆本城周一萬八百七十二步。墟壘深峻。亦古之堅守。賈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

又東過臨沃縣南。又東枝津出焉。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水經

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鄣。即此山也。自鄣東南流。逕臨沃城東。東南注於河。驪注 臨沃屬五原。當在稻陽縣

西。

又東逕稻陽縣故城南水經

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鄣。河水決其西南隅。又東南枝津注焉。水上承大河於臨沃縣。東流七十里。

北澆田南北二十里。注於河。注五原東部都尉治。在榆林衛廢勝州西南。漢志稻陽縣北出石門郭。得光祿城。降城本秦九原郡地。唐置天德軍。元和志云。武川城在軍北二百里。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也。自北出石門障即光祿城。古入匈奴大路。

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河水屈而流。白渠水注之。南入楨陵縣西北。水經

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南出。余以太和中。為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

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次。注塞泉城在今廢勝州界。楨陵即廢東勝州也。其故城在山西平遠衛西北。河東岸沙南故城在四岸沙陵。漢屬雲中郡。緣胡山在今平遠衛西北。黃河西來。折而南流。處榆林塞外。唐為勝州地。經文當云。又南逕雲中楨陵縣西。又南過沙南縣東。則與屬元所見者符矣。

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水經

定襄郡。漢高六年置。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注今山西平遠衛西有君子濟。

又東南左合一水。水經

水出契吳東山。西逕故里南。而北俗謂之契吳亭。其水又西流。注於河。注

又南樹頽水注之。水經

水出東山西南流逕沃陽縣左合中陵川亂流西南與一水合北俗謂之樹頽水。沃陽漢雁門西

南東

又南太羅水注之。水經

水源上承樹頽河南流西轉逕武縣故城南十三州志曰武縣在善無西百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

水亦藉稱焉又西南流注於河。武縣故城在今繁峙縣界

又左得滿水口。水經

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南流羌人因水以氏之漢冲帝時羌蒲狐奴歸化蓋其渠帥也又西流歷於呂

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其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雷濟雲洩震天

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

尋河乃無遏阻至是乃爲河之巨嶮即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平盧衛西有呂梁山

西北天橋峽也

又南過西河圍陽縣東。水經

西河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圍水出上郡白土縣圍谷東逕其縣南又東逕圍陰縣北東桑谷水注之

圍水又東逕圍陰南東流注於河。酈注今米脂縣西北有圍陰故城。圍陽當在其東北。圍首銀。史記晉文公踐戒程居於圍洛之間。即此水。

又東端水入焉。水經

水西出號山。山海經曰其山木多漆櫟其草多芎窮是多冷石端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酈注

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水經

水出上郡諸次山。山海經曰諸次之山諸次水出是山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乘蛇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谿舊塞者也自谿西去悉榆林之藪矣。酈注上郡即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榆林塞在慶勝州南界。

又南湯水注之。水經

山海經曰水出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礫石下多榛櫟湯水出焉東流注於河。酈注

又南逕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水經

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又東黑水入焉又東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北橋山昔二世賜蒙恬死於此山上有黃帝冢帝崩唯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矣其水東流昔段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聞羌在奢延澤即此處也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其水東北流入長城又東北注奢延水又東

入於河。酈注離石縣今永寧州奢延故城在廢夏州西南。

又南陵水注之。水經

水出陵川北谿。南逕其川。西轉入河。屬注

又南得離石水口。水經

離石北山南流。逕離石縣故城西。又南出西轉。逕隰城縣故城南。西流注於河。屬注 隰城縣故城在今孝義縣界。

又南過中陽縣西。水經

中陽縣故城在東。東翼汾水。隔越重山。不濱於河也。屬注 中陽縣即今孝義縣界。

又過土軍縣西。水經

吐京郡治故城。即土軍縣之故城也。胡漢譯言。皆譌僞變矣。屬注 今汾州府石樓縣有土軍縣故城。

又南合契水。水經

傍谿東入窮谷。其源也。屬注

又南得大虵水。水經

發源谿首。西流入河。屬注

又南。又納辱水。水經

山海經曰。辱水出於鳥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楮。陰多鐵。陽多玉。其水東流。注於河。俗謂之秀延水。屬注

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水經

縣有涪水。肥可糲。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酈注今延安府廣施縣北百里有金明城即漢高奴縣也。

又南蒲川石樓山。南逕蒲城東。水經

即重耳所奔之處也。又南歷蒲子縣故城西。今大魏之汾州治。徐廣晉紀稱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者也。關駟曰。蒲城在西北。漢武帝置。酈注蒲子縣故城在今隰州。

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水經

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關。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湫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魂。其水崩浪萬尋。縣流千丈。湔洪最怒。鼓若山騰。濬波頽壘。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又有燕完水注之。異源合舍。西流注河。酈注今吉州北二十里有北風故縣。

又南得鯉魚。水經

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酈注

又南羊求水入焉。水經

東出羊求川。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即夷吾所奔邑也。酈注

又南爲採桑津。水經

春秋僖公八年。晉里克敗狄於採桑是也。酈注

又南過皮氏縣西。水經

赤水出西北罷谷川東。謂之赤石川。東入於河。酈注今平陽府河津縣西有皮氏故城。

又南合蒲水。水經

西則兩源並發。俱導一山。出西河陰山縣。又東北與北溪會。同爲一川。東北注河。酈注陰山縣今平陽府界。

又南逕丹水西南。水經

丹陽山東北逕冶東。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矣。其水東北會白水口。水出丹山東。而西北

注之丹水。又東東北入河。酈注

又南黑水注之。水經

西出丹山東。而東北入於河。酈注

又南至罇谷傍。水經

東北窮澗水源所導也。西南流注於河。灑注

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派。東南注於河。水經

昔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皮氏縣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延逕皮氏。方屈龍門也。灑注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南七百餘里。

黃河西自塞外流入。經衛之東南。與河州分水。州在臨洮府西一百八十里。西至。又東北逕州北。合灘水。又東北

生番界七十里。有小積石山。兩崖如削。河流其中。西南去大積石山千餘里。又東北逕州北。合灘水。又東北

合灘水。二水已見。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疊水。自西來注之。兩縣所謂金城河也。湟水自州西一百八

里入河。唐書吐蕃傳。湟水出紫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又東北逕州北。夾河有蘇。宜播五穀。又東北逕金縣

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十里。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又東北逕州北。引河灌漑。甚為民利。又東北逕金縣

北。黃河去縣六十里。又東北逕靖遠衛北。舊名靖遠。屬陝西都司。本漢隴陰縣地。後漢建初中。趙冲追擊叛

州。有黃河堰。刺史安歆慮所築。以捍河流。又東北逕寧夏中衛南。精平。河流益盛。衛東南一百五十里。地勢

有鳴沙城。西枕黃河。人馬行經。此沙。隨路有聲。故號鳴沙。又東北逕靈州所北。所在寧夏衛南。少西九十里。自澆河至故關。卷縣率東北流。至富平始曲而

北流。亦謂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衛屬陝西都司。宋為懷遠鎮。乾興二年。李德明城此為興州。以居。景祐中。元

衛界三百五十里。黃河去衛四十里。元和志。保靜縣西南至靈州六十里。本漢富平縣地。賀蘭山在縣西五十二里。東

望靈山。形勢相接。迤邐西北。經靈武縣。又西北逕保靜縣西。又北經懷遠縣西。又北逕定遠城西。又東北抵河。其

田數千頃。可引水灌漑。如靈武地。足以前給軍餉也。顧景范云。自寧夏以上。民多穿渠澆田。而寧夏之利尤博。

蓋上流勢少緩。無溢決之患。又北逕平羅所東。舊名平陵。在寧夏衛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又北逕榆

且泥沙未甚。故引河為宜也。又北逕平羅所東。舊名平陵。在寧夏衛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又北逕榆

林衛西出塞。巡廢豐州西。衛本漢上都魯茲縣地。金元爲米脂縣地。名榆林莊。明正統二年。築榆林城。天順七年。置榆林衛治焉。北至達磨十里。其外皆戰國時雲中九原地也。黃河自靈州所積城。西折而北。逕寧夏平羅入衛界。廢豐州城在衛西北塞外七百里。本漢朔方郡之廣牧縣。後魏爲懷朔縣。隋於靈州治九原縣。明初廢。杜佑曰。豐州西至黃河三百二十里。北至黃河四十里。東北至黃河八十里。

運三受降城南。元和志。二受降城。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營。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

靈夏。仁愿奏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從之。六旬而三城俱成。以

斷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顧景范云。中城在廢夏州北八百里。西城在廢豐州北八十里。東城

在廢勝州東北二百里。今按東城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管郡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韓重華爲振武營田和

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觀漚。轉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

降城。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折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其東岸則平南衛。廢勝州城在榆林衛東北四百五十里。治

榆林縣。元和志云。北近榆林。即漢之榆林塞。雲中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東受降城在縣東北八里。榆林關在縣東三

十里。東北臨河。自夏州朔方縣流入。又經河濱縣東十五步。關一里。不通船楫。即河濱關渡。名君子津。杜佑曰。

勝州東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西北至黃河二十里。平南衛在山西大同府西少南二百四十里。明置。本漢雁門

郡之武州縣。隋唐以後爲朔州地。元和志。黃河在朔州都勝縣西三百里。遼自河西移置勝州於此。曰東勝州。其故城在

今舊西北。元志云。唐徙東受降城於綏遠烽南。即今州治也。明洪武初。改建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河套中。寇益稀

少。二十六年。城東勝。永樂初。移就延綏。其地遂墟。今按自廢豐州西。至廢勝州東。黃河二面圍繞之地。周數千里。已

謂之河套。周曰朔方。秦曰新秦。漢爲朔方郡地。隋唐爲豐勝二州地。明爲榆林衛北境。黃河二面圍繞之地。周數千里。已

失二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外險盡失。寇來莫禦。天順六年。元驍毛里孩阿羅山孛羅出河套之地。南抵漢

塞。屢爲邊患。隆慶中。吉能以俺答內附。亦來款塞。因而羈縻之。本朝屬理藩院。榆林新志曰。河套之部。始入居河

套。北濱黃河。遼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一二百里。唯黃河之南。備家坪及娘娘灘羊圍渡口爲最近云。南抵漢

又南逕府谷縣東。其東岸則河曲縣保德州。府谷在陝西葭州東少北三百四十里。黃河南流逕黃甫川東九里。二

十八里。黃河在縣西北。府志云。自縣東北故東勝州境。轉而西南流八十里。至縣西北平泉村。復轉西流九十里。至

天橋峽。又南流入保德州界。偏頭關在縣東北一百十里。東接鴉角山。西逼黃河。其地東仰西伏。因名偏頭。保德在

府西北五百里。黃迤西逕神木縣南。又南逕葭州東。其東岸則與縣。葭木在葭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去縣
 河在州西北一里。興縣在太原府奇嵐州西一百五十里。黃河在縣西五十里。元和志。嵐州合州縣黃河在縣西二里。按今興
 縣西北五十里。有合河故城。舊志云。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俱鄰陝西。河最狹。而於神木渡河為尤易。
 又南逕吳堡縣東。又南逕綏德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寧州寧鄉縣。吳堡在葭州南八十里。黃河去縣一里。
 州一百二十里。無定河在州城東。即古者延水。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臨縣在山西汾州府西北三百里。黃河去
 縣一百四十五里。定胡縣黃河去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寧鄉在州西五十里。黃河並在其西。元和志。石州平夷縣黃河去
 鄉縣治。定胡當在永寧州界。永寧本石州。明隆慶三年。更名。又南逕清澗縣東。又南逕延川縣東。又南逕
 延長縣東。其東岸則石樓縣永和縣大寧縣。清澗在延安府東北二百三十五里。黃河去縣百里。延川在府東北
 縣三十五里。元和志。延州延水縣黃河在縣東八里。門山縣黃河在縣東三十五里。按延水故城在今府東北一百十里。
 門山故城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石樓在汾州府西少南二百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九十里。永和在山西平陽府隰川西九十
 里。黃河在縣西六十里。大寧在州西南九十五里。黃河在
 縣西六十八里。孟門山在縣西南八十里。與吉州分山。又南逕宜川縣東。其東岸則吉州鄉寧縣。宜川在延安
 八十里。黃河去縣八十里。元和志。丹州汾州縣西南至州七十里。黃河在縣北七里。河岸頓狹。狀似槽形。鄉人呼為
 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石槽長千步。闊三十步。懸水奔流。驚濤魚鼈。所不能游。汾川故城在今宜川縣東
 七十里。孟門山在縣東南二十里。黃河四岸。山勢綿延。與吉州孟門山參差相接。即文成故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石
 槽山也。吉州在平陽府西二十四里。黃河在州西六十里。壺口山在州西南七十里。鄉寧在州東南六十里。黃河在縣
 四七十里。又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韓城在西安府同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十五
 九里。又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韓城在西安府同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十五
 東北二百里。黃河在縣西。元和志云。去縣二十五里。即龍門口。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此導河積石至於
 水陸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遼海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曰龍門。龍門外諸河及沙漢涼水皆於此趨海。雨則
 龍門之所經也。禹貢維指。遼海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曰龍門。龍門外諸河及沙漢涼水皆於此趨海。雨則
 龍門之所經也。俄頃水踰千仞。晴則淺流可涉。糞宇記。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蘇所鑿。據用
 弗開。今名
 錯開河。

南至於華陰。禹貢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孔氏傳。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龍門。則折而南流。至於華陰。則折而東流。龍門之南。華陰之南北。即所謂龍門西河是也。華陰者。華山之北。此山跨梁。豫二州之間。其北抵西河。南則曰華陰也。而說者乃謂河之折而東流。其兩河之旁。有二華故。張平子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屨最。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迹猶存。其意蓋謂河流至於此。華山橫其前。巨靈擘石。分爲二華。使河流出於其間。此蓋好事者爲之也。據經但言南至於華陰。則是河之所經。惟在華山之北而已。安得出於二華之間乎。巨靈之說。怪妄甚矣。孔子之所不語者。爲此也夫。尙書全解。

易氏曰。河至龍門縣。又南流二百里。至陝州。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州。華陰縣本漢舊縣。屬京兆尹。太華山在縣南八里。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陰。地接潼關。故桃林塞。河在關內。衝激關山。故名潼關。王天與

書案傳。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壩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

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當日行之。竟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不亦誣乎。順炎武日知錄

河水自皮氏縣西。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水經

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

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鏽迹。遺功尙存。酈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東南。過管涔縣東。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之。又南過寇府津。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西。又南過大

陵縣東。又南過平陶縣東。又南過平陽縣東。又南過臨汾縣東。又風從縣南西流。又西過長修縣南。又西過皮氏縣南。又西至汾陰縣北。

西注於河。

又南右合陽谷水。又南逕梁山原東。水經

水自谿東南流。逕夏陽縣西北。東南注於河。又南自原山東南出。至河。管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

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此問伯宗。即是處也。春秋穀梁傳曰。成公五年。梁山崩。遏河

水三日不流。召伯尊。遇輦者不避。使車右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因問之。輦者曰。

君親縞素。率羣臣哭之。斯流矣。如其言而河流。酈注。夏陽縣。今韓城縣地。

又南峴谷水注之。水經

水出梁山東南。注於河。昔韓信之襲魏王豹也。以木罌自此渡。酈注

又南，右合陶渠水。水經

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又南逕高門南，又東南逕華池南。池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高門東去華池三里。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太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河山之固，即於此也。關注

又西，徐水注之。水經

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子夏陵北，東入河。關注

又南，逕子夏石室。水經

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即子夏廟室也。關注：今西安府郿縣，縣東有子夏石室。

又南，過汾陰縣西。水經

河水東際汾陰，魏土地記曰：河東郡北八十里，有汾陰城，北去汾水三里，城西北隅曰睢丘，上有后土祠。封禪書曰：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丘是也。又有萬歲宮，神爵元年，幸萬歲宮，東濟大河，而神魚舞水矣。昔趙簡子沈樂激於此，曰：吾好聲色，而是子致之。吾好士六年，不進一人，是過而點吾善，君子以為能謹矣。關注：今平陽府榮河縣北有汾陰故城。

又逕郃陽城東。水經

又逕郃陽城東。水經

故有莘邑。為太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城北有北漢水。城南又有漢水東流。東注於河者。即郃水也。又南。漢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開源。潢泉上湧。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之為漢魁。古人壅其流。以為陂水種稻。與郃陽漢水夾河中渚上。又有一漢水。皆相潛通。爾雅異出同流。為漢水。其水西南流。歷蒲坂西。流注於河。郃注。今西安府郃陽縣東四十里。有郃陽故城。

又南逕陶城西。水經

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為定陶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孟津有陶河之稱。蓋從此始之。南對蒲津關。元注。元和志。陶城在臨晉縣北四十里。即今平陽府之臨晉縣也。

又南過蒲阪縣西。水經

地理志。縣故蒲也。秦始皇東巡。見有長阪。故加阪也。皇甫謐曰。舜所都也。南注。今蒲州東。南有蒲阪故城。

又南逕雷首山。水經

山臨大河。北去蒲阪三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俗亦謂之堯山。山上有故城。又曰堯城。闕駟曰。蒲阪。堯都。事有似而非。非而似。千載眇藐。非所詳耳。南注。

又南。涑水注之。水經

水出河北縣雷首山。縣北與蒲阪分。山有夷齊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其

水亦曰雷水也。西南流。涑水。又西南流。注於河。春秋左傳謂之涑川者也。關注。涑水。涑水出河東開寧縣東山委賈谷。又西過周陽邑南。又西南過其縣南。又西南過安邑縣西。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於張陽池。注云。涑水又西南逕張陽城東。又西南屬於陂。陂分爲二。東陂世謂之晉興澤。西陂即張澤也。西北去蒲阪一十五里。

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水經

漢書地理志曰。舊京兆郡之屬縣也。左丘明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

脚。踢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巖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注之。水出松果之

上。北流經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於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關注。元和志云。關西一里有潼

關。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又北。過襄武縣北。又東。過源道縣南。又東。過冀縣北。又東。過上邽縣。又東。過陳倉縣西。又東。過武功縣北。又東。苦水從南來流注之。渭水又東。過槐里縣南。又東。潏水從南來注之。渭水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就水注之。渭水又東。合田穀水。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水又東。北逕黃山宮南。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而沉水注之。又東。過長安縣北。渭水又東。與沔水枝津合。渭水又逕長安城北。又東。過鄠縣北。渭水又東。過華陰縣北。又東。過驃陰縣北。驃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水入於河。注云。春秋之渭池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有船司空故城。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

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比河西岸。即爲涼肅甘沙四郡。

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是又一折也。豐

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

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程大昌北邊備對。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汾水合。縣志云。河自龍門而南。距郃陽不百里。河壩多客土。遇潦輒潰。又南逕郃陽縣東。

其東岸則榮河縣。臨晉縣。郃陽在陝西同州東北一百十里。黃河去縣四十里。榮河在山西蒲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去縣三十里。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朝邑在同州東三十里。有

七十里。黃河在縣西三十里。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朝邑在同州東三十里。有

臨晉關。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黃河去縣九十里。蒲州在平陽府西南。四百五十里。黃河在州西蒲津門外。又南逕

明萬曆八年。河決。東窺城關。鯨石岸以障之。今漸徙而西。去城十餘里有蒲津關。與臨晉關夾河相對。又南逕

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衛在陝西都司東。明析華陰地置。西至華陰縣界一里。黃河在衛北一里。潼關故城折而

東。是為河曲。春秋文公十二年。秦晉戰於河曲。卽此地。此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禹貢維

行水金鑑卷第三

河水

東至於底柱。禹貢。按底。史記作砥。

底柱山名。在西虢之界。孔氏傳。西虢。今河南府之陝州。底柱在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河自南行至華陰。自華陰東行至底柱。則東字連華陰而言。禹貢集解。

河水。自華陰。潼關。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經。

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黃卷阪。榜絕澗。涉此阪以升潼關。所謂沂黃卷以濟潼關矣。歷北出東歸。

通謂之函谷關。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墪者也。九城志云。

女媧墓在今潼關口。河灘上。屹然介河。有木數株。雖暴漲不浸沒也。寰宇記云。河東縣三里風陵是女媧之墓。南則河濱玉澗水。南出玉溪。北流逕皇天原。西有漢

武帝思子臺。又北逕團鄉城。西北流注於河。關注。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十里。黃卷、潘岳西征賦作黃卷。

又東逕團鄉城南。東與全鳩澗水合。水經。

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述征記曰。全節地名。圖經云。全節即漢書全椒里。袁太子死處。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晉太康地記

曰。桃林在團鄉南谷中。其水入河北。注於河。河北蓋謂河北縣也。關注。全節在今河南南陽府團鄉縣東十里。陂澗西。

又東過河北縣南。水經

縣與湖縣分河。蓼水出襄山蓼谷西南流於河。關注 河北今山西平陽府芮城縣。湖縣今河南南陽府閿鄉縣。

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經

水北出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又南入於河。封禪書稱華山以西名山七。薄山其一焉。關注 今芮城縣北有河

北故城。薄山在今縣北二十五里。

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水經

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冢。魏文侯過其門。式其廬。所謂德尊萬古。芳越來今矣。關注

又會滎澗。水經

水出湖縣夸父山。北逕漢武帝思子宮歸來望子臺東。又北流入於河。關注 湖縣故城在今閿縣東四十里。

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水經

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員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岳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卽此處也。

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其中多馬。湖水出焉。北流注於河。關注

又東合柏谷水。水經

水出安農縣兩石堤山。北流入於河。關注

又東，右合門水。水經

門水即洛水之支流也。東北歷陽華山，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又北逕宏農縣故城東。城即故函谷關校尉舊治，終軍棄繯於此。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縣七里，故名。又東合譙水，二源雙導，同注於壑，而西北流注於河。灋注：元和志：曹陽壩，俗名七里澗，在陝縣西南七里。黃河自靈武東流，入後漢獻帝東歸至陝，譙者欲天子浮河東下。大尉楊彪曰：從此以東有二十六難，非萬乘所當從也。乃止。

又東過陝縣北，又西逕陝縣故城南。水經

河北對茅城津，河南即陝城。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縣水百餘仞，臨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斯水之所以濤波者，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灋注：今陝州治，即陝縣故城，古虢國也。津亦謂之大陽津，與虢山俱在州西北三里。

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水經

地理志曰：北虢也，應劭記：城南大河之陽也。灋注：今平陸縣東，北有大陽縣故城。

又東，沙澗水注之。水經

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孔安國傳：傅說隱於虞虢之間，即此處。巖東北十餘里，即巖輪坂，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巖輪者也。有東西懸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輪橋也。傳說

儲隱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又東南左右合積石土柱二溪。並北發大陽之山。南流入於河。是山也。亦通謂之爲薄山矣。■注

又東過砥柱間。水經

砥柱山名也。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注元和志。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陝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陝石本陝縣地。

河之右則嶠水注之。水經

出河南盤嶠山。歷澗水。東北流。與石嶠水合。水出石嶠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又北。左右合西水亂流。注於河。■注

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經

水南導於千嶠之山。北流注於河。河水翼岸夾山。巍峩岐舉。羣山疊秀。重嶺干霄。康成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按鄭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礙之。自砥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一百三十里。河水竦石架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關流也。其山雖關。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浪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五戶灘名也。■注嶠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元和志。自東嶠至西嶠長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今河南府陝州東一百六十里。有五戶灘在河中。爲湍激之處。自此而東。河流稍爲寬衍。河自西華陰。逡折而東流。以至砥柱。亦謂之三門山。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案道元謂砥柱是禹

之所鑿其說是也。至謂破山以通河，此則過論。河之至底柱，蓋舊有可通之道，禹嫌其狹，於是疏而廣之。故有三門，非是先鑿底柱山以爲三門，然後導河而過之也。漢鴻嘉中，楊焉上言：「底柱狹隘，可鑄廣之。夫禹之治水，未嘗不爲萬世之慮，使底柱尚有可鑄之理，則禹鑄之矣。禹所不能鑄而焉欲鑄之，何其不思之甚也。」蓋河自龍門至於華陰，東折以及底柱，夾於兩山之間，其勢最爲狹隘。故古語云：「龍門之下，河流駛於竹箭，惟其爲高山所束，其勢不得整還，則其漂悍湍激，覆溺舟船，是乃萬世之患也。」豈人力之所能勝哉？酈元謂水流峻急，勢同三峽，破壞舟船，自古所患，此說是也。頃歲建創大興役功，鑿治秦灘，其費不貲。某嘗詢於舟人云：「灘患不減於昔日，以是知天地山川之險，蓋有出於勢之自然者，未易以人力爭也。」底柱舟船之患，雖禹無如之何，而況於楊焉輩乎。尙書全解

河不能決於底柱之上者，河由兩山中行也。出底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水勢益急。虞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於山，降凶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其害，以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侯國爭水利者，築堤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者，亦築堤以鄰國爲壑，隄日多，水日束，日失其性而致怒，決溢之害不小。然決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決而北，則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與曠古言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潼關衛北折而東，逕團鄉縣北，又東逕靈寶縣北，其北岸則芮城縣，團鄉在河南陝州西少北一百

三十里。黃河南去縣七里。靈寶在州西六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芮城在山西解州西南七十里。黃河在縣南二十里。芮伯萬之故壘也。蓋芮城與閩鄉分河。二縣俱在河之北岸。又東逕陝州北。其北岸則平陸縣。又東過底柱。陝州在河南府西三百里。平陸在解州東南九十里。底柱山在黃河中。西去陝州四十里。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屋而立。即所謂三門也。次於其南。有孤峯揭起。峯頂平闊。夏禹之廟在焉。西有孤石。狀如雷。而鬼門尤為陰惡。舟筏一入。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底柱。崇約三丈。周數丈。蔡氏書傳以三門為底柱。州志亦謂底柱即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譌誤若此。按此既與趙賦小異。要之諸峯在當時。拽為一巨石。禹折之以通河。三門亦底柱也。後人強生分別耳。此河水東至底柱之所經也。禹貢鑑

又東至於孟津。禹貢

孟津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孔氏傳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即孟津。非河南府之孟津縣也。

孟地名。津是渡處。在洛陽城北。孔氏疏

林少穎云。河自華陰至於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於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也。

渭按大陽縣南有茅津。秦穆公封殺尸。自此濟河。不待至河陽始可渡。林說非是。大河水濟處甚多。唯

孟津以都道所湊。四通五達之衢。故其名古今特著。禹貢鑑

河水自底柱山東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來注之。水經今孟津縣有五戶灘。有平陰故城。

清水出清康山之西嶺。東南流。逕垣縣故城北。又東南逕壺城東。即垣縣之壺丘亭。又東南流。注於

河。屬注 今垣曲縣西四十里。有垣縣故城。

又東與教水合。水經

出垣縣北教山南。逕平山。其水南流。歷鼓鐘上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經崖秀舉。百有餘丈。峯次青松。巖懸頽石。於中歷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山海經曰。教山。教水出焉。又南流注於河。是水冬乾夏流。實唯乾河也。今世人猶謂之爲乾澗矣。屬注

又與眇水合。水經

水出新安縣青要山。北流入於河。屬注

又東合庸唐之水。水經

水出河南垣縣宜蘇山。北流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河。一水又東北流注於河。屬注

又東逕平陰縣北。水經

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又曰。在平城之南。故曰平陰。三老董公說高祖處。

魏文帝改曰河陰。屬注

西會灤水。水經

水出垣縣王屋西山灤谿。歷軹關。南逕苗亭。西亭。東流注於河。屬注 今濟源縣西有灤水。

又東過平陰縣北。澁水從北來注之。水經澁水篇云澁水出河內緹縣西北山東南流當平陰縣之東北南入於河今濟源縣西南有澁水。

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水經

春秋經書天王狩於河陽。禮注今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有河陽故城相傳潘安仁種花滿縣今其地皆斥鹵矣。

又逕臨平亭北。水經

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禮注後漢明帝紀原陵注云臨平亭南去洛陽十五里。

又東逕洛陽縣北。水經

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禮注洛陽故城漢河南郡治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水經

俗謂之小平也。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

矣。上有夷齊之廟。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

王伐紂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於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晉陽秋曰

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又謂之陶河。魏尚書僕射杜叡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於陶河

謂此也。禮注漢河南郡有平縣即今孟津縣西北小平城也。杜佑曰在鞏縣西北有津曰小平津。

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陝州又東逕澠池縣北。其北岸則垣曲縣。澠池在河南河南府西少北一百六十里。垣曲在山西絳州西南二百十里。黃河在縣南

五里。與孟。又東逕新安縣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孟津縣北。新安在河南府西北七十里。洛陽、河南府治。黃河去縣七十里。孟津、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里。黃河在縣南七十里。與新安洛陽分水。孟縣在府南少西五十五里。黃河在縣南二十里。孟縣南對小平津。廣二里。有南城北城中潭城。河陽三城記曰。北城南臨大河。長橋架水。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濱。中潭表裏二城。南北相望。黃河兩派。貫於三城之間。每秋泛溢。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而中潭屹然如故。此河水又東至孟津之所經也。自古論河患者。皆云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然吾觀孟津以上。亦不能無患。自杜預建浮梁之後。更三百餘年。不開爲水所毀。至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中潭城。始見於史。逮宋而其患彌甚。史不絕書。嘉祐八年。大水。馮襄中潭之城遂廢。推原其故。蓋隋唐以來。底柱闕流之害。倍於曩時。延及孟津。河身亦淺。水暴至。不能容故也。宋世北河淤澱。水不通行。今南岸灘渚更多。非止一中潭矣。潘季馴兩河經略疏曰。黃河經行之地。唯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一經河南。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較八分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也。其所以不至遠汎濫者。徒以夾河之山脈未盡。地高土堅耳。然上流之怒。不泄。則害必鍾於下流。漢明帝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孟津之隄。所謂左右皆彊。則下方傷者也。至滎陽則左隄彊。而右隄傷矣。治河者。從使洛汭以東。永無溢決。其可置孟津底柱於度外乎。禹貢維

東過洛汭。至於大伾。禹貢

洛汭。洛入河處。至於大伾北行。孔氏傳。水經洛水篇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護舉山。又東。戶水注之。又東得乳陽渠。關北。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東與高門水合。又東。松楊谿水注之。又東。康谷水注之。又東北。過盧氏縣。南。逕又東北。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於父邑之南。又東北。入於洛。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又東北。過宜陽縣故城南。又東北。出散關南。又東。枝濱左出焉。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北。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又北。陽渠水注之。又東。逕鞏城北。又東。灑水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於河。又東北。流入於河。

大伾。漢書音義以為今黎陽縣山。臨河是。孔氏疏。今大名府澤縣東北。有黎陽故城。大伾山在縣東南二里。

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程大昌書譜。

自華山東行。為嵩山。伊洛漚澗合為一川。北流入於河。是為山川一都會。周人卜洛。蓋自古以為令居矣。導河南至華陰。折而東行。至大伾。折而北行。所謂千里而一曲也。黃虔尚書說。

黎陽山一名黎山。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為名也。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括地志云。大伾山

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山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顧炎武肇域記云。爾雅。山一成曰伾。孔安國曰。山再成曰伾。今觀山形。當以安國為是。山上有青壇。漢光武平王郎還。至黎陽。築壇祭告天地百神。劉

楨賦。所謂青壇承祀。高碑頌靈者也。禹貢錄。

河水自平縣故城北。又東。過鞏縣北。水經

河水於此有五社津。縣北有山臨城，謂之釜崖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卽是社津。今河南府鞏縣北五里有五

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水經

洛水於鞏縣而東，洛汭北對琅邪渚，入於河，謂之洛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洛，清濁異流，儼焉殊別。注

又東過成臯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水經

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臯縣南，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臯分河水。平臯縣在今懷慶府溫縣東，懷縣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西南。

又逕黃馬坂北。水經

謂之黃馬關。今開封府汜水縣西十五里，有黃馬關。

又東逕旋門坂北。水經

今成臯西大坂，昇陟此坂，東趣成臯。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臯之旋門者也。今開封府汜水縣西南十里，有旋門坂。

東逕成臯大伾山下。水經

成臯縣故城。繫帶亶臯。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翕嶮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晉成公與諸侯會於戚。遂城虎牢。秦以為關。關注。大伾山在汜水縣西一里。有大澗九曲。一名九曲山。上有成臯舊城。呂布嘗據此山之東。蓋於玉門山為汜水入河處。西去洛口城四十里。非禹貢之大伾山也。

南對玉門。水經

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於是處也。門東對臨河。關注

又東合汜水。水經

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方山。北逕虎牢城東。又北流注於河。關注。方山在汜水縣南四十里。

又東逕板城北。水經

有津謂之板城渚口。關注。汜水縣東北二十里。即板城渚。隋大業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陽。入汴。

又東過滎陽縣。蕩蕩渠出焉。水經

漢平帝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詔王景與將作謁者王昊共築堤。修塌。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古淮口。咸曰金堤。建寧中。又增

修石門。以遏淮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關注。古滎陽今為滎澤。河陰二縣地。蕩蕩渠首受河。咸。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是也。河渠書。滎陽下。引河東南為蕩蕩。亦即其處。班志河南滎陽縣下云。有蕩蕩渠首受汴。汴即河也。漢人謂汴水截河而南。故曰首受汴。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濟。宋張洎云。即鴻溝也。蕩蕩渠東南流為滎澤。汴水為官渡。水為陰溝。汴水淺。蕩蕩渠。其在大梁城南者為鴻溝。鴻溝

亦即其處。班志河南滎陽縣下云。有蕩蕩渠首受汴。汴即河也。漢人謂汴水截河而南。故曰首受汴。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濟。宋張洎云。即鴻溝也。蕩蕩渠東南流為滎澤。汴水為官渡。水為陰溝。汴水淺。蕩蕩渠。其在大梁城南者為鴻溝。鴻溝

南流於沙水之目。沙水枝津又為睢水。水名不一。要皆河陰石門水為之。委別而源同也。志家不曉。繁湧溝於今繁陽縣。漢京縣地。繁湧溝於繁陽縣。繁石門渠於河陰縣。似各為一水。原委不相貫者。而又以河陰石門與繁石門混為一處。故詳辨之。若隋煬帝引汴水入汴。即在汴水縣東北二十里。漢成皋縣地。其非古繁陽引河處亦明矣。又按今河陰縣西有石門渠。繁湧受河之處。即萬貫渠。繁水之道。亦曰繁口。蘇代曰。決繁口。魏無大梁。信陵君亦云。決繁澤而水大梁。其後秦王賈果斷故渠。引水東南灌大梁。亦兼繁之稱。晉楚之戰。楚軍於鄭即此水也。建寧中。於故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凌儀渠口。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水盛則通。水耗輒流。即鄭注所云是也。魏黃初中。河濟溢。鄧艾議開石門以通之。晉武帝時。復壞。劉裕伐秦。陽太守造沉築壘。於是宛穰無水患。恒溫伐燕。欲開石門以通水運而不能。既而燕率騎屯石門。斷溫糧道。劉裕伐秦。陽太守造沉築壘。於是宛穰無水患。恒溫伐燕。渠通之。周齊之間。名汴口堰。隋使梁容增築漢古堰。過河入汴。自是又名梁公堰。又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繁澤入汴。唐河南尹李傑奏浚梁公堰以通濟。公私便利。未幾。洛陽人劉宗壽請塞汴水舊汴河。於梁公堰置斗門通淮汴。後周浚汴口。溝河達於淮。江舟楫始通。復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堤。立斗門於汴口。既又令韓令坤導汴入蔡。以通陳穎之漕。胡三省曰。自漢築繁石門。而濟與河合流入海。不入繁澤。

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水經

左傳。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於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於扈。即於是也。扈。鄭地。在蔡陽卷縣西北。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

又東逕八激堤北。水經

漢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卷注

又東逕卷縣北。水經

晉楚之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即是處。卷注。卷縣故城在原武縣西北七里。城東有濟隧。濟水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與

出河之濟會。

又東北逕赤岸固北而東北注之。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之。

水經。武德縣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沁水出上黨潞縣。潞山東南。流逕武

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於河。

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水經

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故班固曰。文壇棗野。武作瓠歌。謂斷此口也。今無水。水經

棗故城在今開封府延津縣北十五里。濟水注云。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漢世塞之。即此。

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水經

是處有靈昌津。昔澹臺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

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恚意。趙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

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沉璧於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

岸。遂斬匠而還。水經注。元和志云。滑州靈昌縣有延津。即靈昌津。在縣東北二十二里。今滑縣西南有靈昌廢縣。津在白馬津之西南。

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濟水自北來注之。水經

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津濟。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晉將伐曹。曹在縣東。假道於衛。衛

人不許。還自南河。即此濟也。水經注。今昨城縣。東有東燕故城。

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水經

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堤。自淇口東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四五丈。又有宿胥口。

舊河水北入也。水經注：淇水出河內陝縣西大轅山。注云：淇水南歷枋堰。淇水南。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淇水口亦名清河口。以淇清二水合流入河。故互受其名也。宿胥口在今大名府清縣西南。遮害亭東。

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孟津縣北。又東逕鞏縣北。洛水入焉。其北岸則溫縣濟水入焉。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

黃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蓋於此入河。今又東過汜水縣至滿家溝入河。溫縣在懷慶府東南五十里。黃河在縣南。新志云。河舊離城二十里。今漸徙而北。逼近城隈矣。濟水古於武陟縣東入河。後徙流。逕溫縣。南至平準入河。今故道盡

中。又東逕汜水縣北。又東逕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武陟縣沁水入焉。沁水在開封府鄭州西一百一十里。黃河南去縣二十五里。武陟在懷慶府東一百里。黃河在縣南十五里。

沁水在縣東一里入河。名南賈口。又東逕河陰縣北。又東逕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河陰在鄭州西北五十里。獲嘉在衛輝府西南九十里。又東逕原武縣北。原武在開封府西一百二十里。又東逕陽武縣北。陽武在府西北九十里。又東逕延津縣北。又

東逕胙城縣北。其北岸則新鄉汲縣。延津在府西北五十里。胙城在衛輝府東南三十五里。新鄉在府西南五十里。汲縣在衛輝府治。黃河在縣東南十七里。又東北至瀋

縣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滑縣在大名府西南一百八十里。滑縣在府西南一百里。黃河舊在滑縣東南。滑縣西北。自金明昌中。河離汲縣。而

遂絕。此河水東過洛汭。至於大伾之所經也。凡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宋元祐初

蘇轍上疏有云：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蓋

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矣。周之衰也。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

其山川以爲己利。於是。有滎陽下引河爲鴻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

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宿孺之塞。實鴻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餘歲而不敝。何獨至春秋。一旦變遷也哉。河自孟津以下。出險就平。象會濟沁伊洛。漸有奔放之勢。然南岸羣至蔡澤。山脈不斷。瀕河地形高。河不能決而南。故廣武以東。無河患。禹但豬榮播而其事畢矣。自鴻溝既開。不惟害及禹河。而豫之東境。亦被其災。漢平帝世。河侵汴渠。歲月逾甚。榮澤塞爲平地。陶丘不辨壤墳。後雖修治。而決溢時有。邊韶榮口石門碑云。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潰。害起不測。此鴻溝之遺患也。故黃文叔曰。滾蕩出河。斷非禹迹。後世之人。妄鑿河爲瀆。或不順地防。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勢易決。蓋非獨滾蕩也。其下濮水通河而酸棗決。瓠水通河而瓠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水更相回注。紊亂渠脈。而禹迹益壞矣。且所謂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荷已通矣。而何更用通瀆蕩哉。其曰禹塞淫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世。商權功利。而忽遠圖。並植私徇欲。而不顧大經。策謀之士。託其名於禹。而世不察也。河渠書云。蔡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其在春秋戰國之際明矣。倖哉此論。善發禹貢之蘊。并可以證徐州達於河之誤。昔漢武帝云。河乃大禹之所導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唯英主能爲是言。周衰列國之君。不明斯義。苟欲便轉輸。資灌溉。則妄引河流。貫注境內。狃於一時之小利。而不顧萬世之大害。穿渠之禍。甚於曲防。真夏王之罪人也。禹貢維

行水金鑑卷第四

河水

北過降水。至於大陸。禹貢。釋文。降如字。

降水。漢書地理志。水經皆從降。漢孔氏但以爲水名。不著所在。唐孔氏以爲在信都。鄭氏謂降讀爲降。而酈道元曰。案地理志。降水發源屯流。下亂章津。是乃與章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尋其川殊無他瀆。而衡漳舊道。遂與屯相亂。乃書有過絳之說。河過絳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寧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語之纏絡。厥勢眇矣。酈氏此言。較諸說差爲可信。今姑從之。尚書全解。漢鉅鹿縣。唐爲平鄉鉅鹿二縣。屬邢州。今屬順德府。鉅鹿故城。即今平鄉縣治也。後山叢談云。某官社子民言。大陸今黎陽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疑即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治也。

按宋張洎云。降水卽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道元引此文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爲大陸。正義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案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西。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鄭以降讀爲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周時國於此。純者。惡言降。故

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涓按襄國今爲邢臺縣界。屬順德府。絕無降源。孔說非是。鄭注濁澤引鄭氏尙書注言降水字不當作絳是也。而讀降爲鄭降於齊師之降。以淇水爲降水。共城爲降城。則謬。又曰。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鄭以爲近是。今考地理志館陶縣下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並屬山東東昌府。景州、南皮、滄州、鹽山。並屬直隸河間府。界中並有古屯氏河。則屯河行清河之東。大河故瀆之西。其爲禹河故道。理或有之。然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地志有明文。禹河旣自宿胥口北行至鄴。豈復東行至館陶而與屯氏相接哉。其非禹迹亦明矣。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又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雅。晉有大鹿。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真禹貢之大陸也。一在河內修武縣。古寧邑。秦置修武縣。其故城在今獲嘉縣西北。左傳定公元年。魏獻子田於大陸。還卒於寧。杜預云。大陸疑卽吳澤陵。近寧是也。一在太原鄆縣。今爲介休縣地。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鄭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斯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今按呂覽九藪旣云晉之大陸。又云趙之鉅鹿。如謂大鹿卽鉅鹿。則一澤不應兩見。故道元以鄆澤當之。蓋晉爲唐叔始封大陸。宜在其境內。而鉅鹿當戰國時。實爲趙地。故分爲二澤也。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大陸。猶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太原耳。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恐是陵字之誤。蔡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阜。

曠然平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之地者得之。今按漢志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不一，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爲大陸縣，有大陸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更名隆平。今在眞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縣志云：大陸澤在縣東北三十里杜家莊。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陸澤縣爲深州治。今在眞定府東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蘆菱蓮魚蟹之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鹹泉，煮而成鹽，百姓資之。鉅鹿本漢南鄉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漢路溫舒，鉅鹿東里人。取澤中蒲，以縣編用爲書。卽此澤也。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卽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大陸，自杜李始，竊謂唐鉅鹿縣東境，亦漢鉅鹿縣地。澤在西北，接昭慶界。蓋一澤跨二縣之境。卽班固所云，在鉅鹿縣北。孫炎所云，今鉅鹿縣廣河澤者也。而志家唯以平鄉爲古鉅鹿，求此澤而不得。遂言今盡爲丘隴。豈知元和志獨詳於鉅鹿，原不在平鄉界邪？宋河渠志云：大觀元年，河決陷鉅鹿縣，遷縣於高地，又以隆平下濕，亦遷之。則二縣地勢最卑，澤在其間，明矣。通典：昭慶陸澤縣有澤。而鉅鹿鹿城無之。可見四澤實止二澤。唐人亦似知漳水卽禹河。故以南宮所出之洚瀆爲北過洚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爲至於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在過降之後，與經適合。故不主鉅鹿而取陸澤。然枯洚乃漢時漳水之徙流，實非禹迹。卽以爲禹迹，此亦是河別爲降，不可謂之過也。大陸在邢趙二州界，而深不與焉。傳同叔云：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

廣縣延千里。皆謂之大陸。是瀛滄亦大陸矣。河自大陸又北。始播爲九河。誠如傳言。則許商所謂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者。將何所容其地邪。程氏禹貢論曰。古洛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而向。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爲合。北過降水之文。又曰。大陸。地志謂在鉅鹿縣。其地遠在枯洛上流。不與經應。當以深之陸澤爲大陸。則古河之行。具冀者。可用枯洛。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於大陸也。今按程氏所稱。故河卽禹河也。據水經濁漳注云。絳瀆北逕信都城東。東連廣川縣之張甲故瀆。河水注云。張甲故瀆東北至修縣。東會清河。淇水注云。清河自修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然則信都之北。爲絳瀆所入者。乃張甲河。非漳水也。安得謂入故河乎。絳瀆合張甲。又東北至修縣。合清河。又東北至東光。合大河故瀆。卽王莽河。又東北至阜城。合漳水。漳水卽禹河故道。漢志所云。東北至阜城。入大河者也。絳瀆至此始入。故河非信都界。深州在阜城西北。縱移大陸於此。亦枯洛之上流。河之所行。仍先大陸而後降水。不與經相應。況大陸在鉅鹿。班固孫炎俱有明文。其可以意爲遷就邪。禹貢鑑指。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水經

出鹿谷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故異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散蓋水入焉。三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爲別耳。元志。發鳩山在縣西南六十五里。長子縣。今屬山西潞安府。灋注散蓋水。今縣志作傘蓋。

東過其縣南。水經

又東逕長子縣故城南。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卽是縣也。秦置上黨郡治此。其

水東北流。入漳水。漳水東會於梁水。梁水出南梁山。北流至長子縣故城南。北入漳水。注。故城在今縣西。

屈從縣東北流。水經注。上下疑有闕。當云。屈從縣東北流。陶水注之。

陶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長子城。東西轉逕其城北。東注於漳水。注。

又東過壺關縣北。水經

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絳水。西

出穀遠縣爲濫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故桑欽云。絳水逕屯留西南。東入漳。漳水又東。

陳水注之。水出西發鳩山。又東逕屯留縣故城北。又東流注於漳。漳水逕壺關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

北。有壺口關。故曰壺關矣。漳水歷鹿臺山與鞮水合。又東北逕襄垣縣故城南。注。壺關屯留並屬今潞安府。發鳩谷一名盤秀嶺。

又名方山、鹿潭山、盤石山。後魏地形志。藍水出寄氏縣盤秀嶺南。北流入濁漳。元和志。絳水出屯留縣西南。方山

去縣不十四里。寰宇記引冀州圖。謂之鹿潭山。屯留新志。盤秀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盤石山。按漢志。上黨有穀

遠縣。在今屯留縣界。寄氏故城在縣西南七十里。藍水卽濫水。絳水之上源也。或分藍絳爲二水。謂藍出其陽。鞮出

其陰。非是。地形志。屯留縣絳水自寄氏界來入濁漳。因名交漳。壺口關今在黎城縣東北太行山。元和志。鹿臺山在

襄垣縣南二十里。濁漳水在縣南二十

一里。襄垣縣故城在今壺關縣北。

又東北過潞縣北。水經

關翹曰。有潞水為冀州。浸即漳水也。故世人亦謂濁漳為潞水矣。漳水又東北。歷望夫山。涅水又東南流。注於漳水。漳水又東。逕碯陽城北。倉石水入焉。水出林慮縣之倉石谿。又北合白水谿。谿水出壺關縣東白木川。又東逕林慮縣之石門谷。又注於蒼谿水。蒼谿水又北逕碯陽城東。而北流注於漳水。漳水又東逕葛公亭北而東去矣。關注。今潞安府潞城縣西有潞縣故城。望夫山在今黎城縣東北。元和志。清漳水在倉石水在林縣西北四十里。碯陽城在林縣北六十里。

又東過武安縣。水經

漳水逕於縣東。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流注之。世謂之交漳口也。關注。元和志。清漳水亦名涉河。在涉縣南一里。今河南彰德府武安縣有武安故城。今涉縣亦屬彰德。西北有故城焉。

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水經

漳水又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在鄴西四十里。又東逕武城南。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為鄴令。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又堰漳水以灌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又北逕祭陌西。又東逕梁期城南。又逕平陽城北。關注。故鄴城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可四十里。西接林也。三戶津在故鄴城西四十里。祭陌即西門豹沉巫處。田融以為祭陌。有太行、林慮、倚陽、天平諸山。漳水之所經也。北五里。梁期城在故鄴城北五十里。括地志云。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有平陽故城。

又東過列人縣南。水經

漳水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卽裴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右合白渠故瀆。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欽口山。東南流。逕邯鄲縣南。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渠道交徑。互相纏縷。與白渠同歸。逕列人。右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列人。入漳是也。魏注。列人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縣北。元和志成安縣濁漳水西自遼陽縣界流入。斥丘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斥丘裴縣並在東昌府丘縣。肥鄉故城在今縣西二十二里。魏分邯鄲縣地置。

又東北過斥漳縣南。水經

應劭曰。其國斥鹵。故曰斥漳。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舊斷

谿東北出。涓流瀉注而已。尙書所謂。覃懷底績。至於衡漳者也。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魏注。今廣平府曲周縣東。

有斥漳故城。元和志。漳水在曲周縣西二十九里。平恩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丘縣西。書在曲周縣東南五十里。金吾入曲周。丘縣志云。漳水今唯經曲周。不入縣界。

以今輿地言之。屯留壺關。襄垣。潞城。黎城。城。並屬山西。林縣。陟縣。臨漳。彰德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直隸。界

中。皆禹貢降水之所經也。漢志雜採古記。故漳絳二水並存。實一川也。漳絳本入河。及河徙後。漳絳

循河故道而下。故酈元云。水流開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也。然漢志信都之絳水則

又有別志云。故漳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卽禹河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漳水

之徙流。酈元所謂絳瀆者也。濁漳注。漳水自南宮縣故城西。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

城南。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又東南逕綠城縣故城北。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城鄉也。又東北逕薛陽

亭。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於信都城。東連於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於海。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入於海也。蓋漢時信都之漳水。徙其縣南。故地志以此為絳水。而目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復北道。故水經敘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北過下博縣。而酈道元云。絳瀆今無水。唐人遂謂之枯淙。通典云。清河郡經城縣界。有枯淙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此渠乃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以為禹貢之絳水大謬。而杜佑據以分冀兗之界。自後說經者。動稱枯淙。以證導河之所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也。禹貢維指。南宮縣故城在今冀定府南宮縣西北。元和志。絳水故瀆在南宮縣東南六里。河水注云。在今冀定府冀州東南。辟陽亭。在今冀州東南二十五里。信都城即今冀州治。廣川故城在今冀定府聚強縣東南三十里。河水注云。張甲河右瀆自廣川縣東北逕其故城西。又東北至修縣。東會清河入漳。修與舊同音條。淇水注云。清河東逕修縣南。又東北左與張甲也。釋故瀆合。又東北逕東光。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浮陽。漳水注云。清河東逕焉。濁漳注云。漳水會漳沱別瀆。又東北入清河。又東北逕南武平舒入海。此即信都絳水入海之道也。

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水經

衡漳故瀆。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又逕曲周縣故城東。又北逕巨橋邸閣西。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服虔曰。巨橋倉名。鉅鹿水之大橋也。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有薄落津。衡漳又逕沙丘臺東。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又逕銅馬祠東。漢光武廟。廟側有碑。述河內修武縣張導字景明。以建和三年。為鉅鹿太守。漳津汎溢。土不隊。隨導披按地圖。與丞彭參。隊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裏。修防挑通。以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

嘉賴題曰漳河神壇碑而俗老耆儒猶謂斯廟為銅馬劉神寺是碑頃因震裂餘半不可復識矣又經南宮縣故城西今漳水既斷絳水非復纏絡矣又北絳濱出焉今無水注南曲縣故城在今東昌府丘縣西北曲周縣故城在今縣東北漳水在縣東

水故濱在縣東志云漳水舊自縣東北入威縣其後自魏縣東出經流遂為枯濱注南曲縣故城在今縣東北漳水在縣東魏收志云平鄉縣治鉅鹿城是也史記項羽故鉅鹿軍漳南括地志云今俗名柳河在平鄉縣南元和志云濁漳水在縣西南十里明成化十八年漳河東決入順德府廣宗縣界是為新漳而舊漳遂涸經縣故城在今廣宗縣東二十里本後漢經縣地後魏析置二縣此為西經漳水自平鄉流入縣界即古濁漳津戰國策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滹落之水後漢初平四年袁紹擊公孫瓚於滹落津郡國志云經縣西有漳水津名滹落津也通典平鄉縣有沙丘臺今在廣宗縣界廣宗唐平鄉地太平寰宇記銅馬祠在鉅鹿縣北七里經縣西有漳水津名滹落津也通典平鄉縣有沙丘臺今在廣宗縣界廣宗唐平鄉地太平寰宇記銅馬祠在鉅鹿縣北七里經縣西有漳水津名滹落津也

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注南曲縣故城在今縣東北漳水在縣東地即今治其後河復南出漳亦隨之故道多塞

禹河自汲縣東北流入黎陽縣界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注南曲縣故城在今縣東北漳水在縣東虛在朝歌界今澤縣西南有古朝歌城本衛邑頓丘在黎陽界今澤縣西有頓丘城本衛邑時河已徙而東宿胥口塞故秦欲決之以

灌二邑水經河水注云自淇口東至遮害亭亭在澤縣西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淇水注云淇水東流逕枋城南在今澤縣西南古合宿胥故濱濱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句北會淇水處立石

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濱而加其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濱也淇水又東北逕雍榆城南在澤縣西南又東北逕同山東在澤縣西南又北逕其城東東北逕帝嚳冢西

元和志帝嚳陵在澶州頓丘縣北三十里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顛頊冢西元和志顛頊陵在頓丘縣西北三十五里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

在澤縣又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湯陰縣志云枉人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與澤縣接界又東北逕石柱岡枉人山北連跨巨岡石柱之類也又東

行水金鑑 卷四

五七

遷內黃縣南爲白溝也。即漢志清河。

今按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太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即酈元所謂

宿胥故瀆也。濬縣舊志故瀆在縣西十里亦曰西河蓋禹迹漢時則流經縣東又縣北四十里有大齊

村相傳亦黃河故道也。然淇水自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而向北之河道不可得聞據本注云內黃縣

故城右對黃澤即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澤大方

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爲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圮

焉而又遷。書序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傳云相地名遷於耿河水所發曰圮。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亶甲

居相即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築此則禹河出內黃安陽之間

明矣自此而北則爲鄴東之故大河洹水注云洹水出山逕鄴縣南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卽位自

奄遷於此遂曰般也據書序盤庚所遷之般在河南與竹書異孔穎達云盤庚後王或有從河南亳地

遷於洹水之南者非盤庚也今按楚語自公子張曰昔般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

亳韋昭云從河內徙都亳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遷於奄者又有自奄遷於鄴南之般者故武丁卽

位時般都仍在河北尋復祖亳蓋亦圮而遷焉。殷本紀曰武乙復去亳徙河北此卽鄴都朝歌也武丁自鄴南復遷於亳至武乙則又自亳遷於朝歌淇水注引晉書地理記謂

武丁遷居沫邑蓋誤禹河行臨漳之東又明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至肥鄉而合漳是爲北過降水也漳紇

至此并爲河矣。及河南徙漳，終循河故道而下。故東川復有漳絳之目。水經注漳水自斥漳縣南至銅馬祠東，皆漢鉅鹿縣境也。昔殷王祖乙遷於邢，杜佑云：卽邢州，今爲順德府，蓋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圯而遷於亳般。書序。祖乙圯於耿。作祖乙。傳云：圯於相。遷於耿。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其說不同。按耿在漢河東皮氏縣。今爲河津縣地。傳直以圯爲遷。未安。從史記較長。契或序圯於耿下。厥遷於邢三字。皇極經世云：祖乙踐位。圯於耿。徙居邢。此說是也。仲丁、河重。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甲、盤庚皆爲遷事作書。祖乙但圯而不遷。何用作書。其爲遷邢而作。無疑矣。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潞縣西南折而北，歷內黃、並屬直隸大名府。湯陰、安陽、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魏縣、屬直隸大名府。成安、肥鄉、並屬廣平府。平鄉、廣宗至鉅鹿縣。並屬順德府。大陸澤在焉。此卽禹河北過降水至於大陸之故道也。

又北播爲九河。禹貢

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孔氏傳。

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旣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馬頰、太史、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蒸

時有故道。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孔氏疏：成平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東光北。弓高故城在河間府阜城縣西南。

禹貢九河故道。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恣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王應麟困學紀聞。

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今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慶雲、海豐界中有土河，志以為徒駭。妄也。漳水不經此，安得有徒駭？且徒駭最北，豈反出鬲津之南哉？今東光、寧津、南皮、滄州、慶雲、海

豐界中，並有胡蘇河。元和志云：胡蘇河在饒安縣西五十里。寰宇記云：一名赤河，自臨津流逕饒安無棣入海。漢志：東光縣有胡蘇亭。水經注云：清河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是也。今寧津縣本東光縣

地，其西有胡蘇亭，蓋即在東光者。齊乘以滄州南之大連澗為胡蘇河，得之。隋書：平原東有豆子航，地形深阻。蓋在漢平原、勃海、河間三郡之交。鬲津最南最長，較諸河差有考據。今德州北有鬲津枯河。漢志：鬲

阻。蓋在漢平原、勃海、河間三郡之交。鬲津最南最長，較諸河差有考據。今德州北有鬲津枯河。漢志：鬲以爲鬲津。通典：鬲縣故城在安德縣西北。元和志：鬲津枯河在德州安德南七十里。按唐德州治安德。今爲陵縣。東逕陵縣北。北接吳橋縣界。元和志：鬲津枯河，南去將

將陵縣南至德州治五十里。其故城當在今陵縣北五又東逕德平縣北。去縣十五里。北接寧津縣界。又東逕樂陵十里。吳橋志云：古鬲津河在縣南里許。亦名吳川。又東逕慶雲縣南。金志：無棣縣有鬲津河，其故縣北。北接南皮縣界。寰宇記：樂陵縣有鬲津枯河。在縣西三里。又東逕慶雲縣南。金志：無棣縣有鬲津河，其故置西無棣縣。明永樂初，改今名。縣又東北逕鹽山縣東南。新志云：鬲津河自慶雲北入縣界。又東北逕海豐縣西北。此元東

也。明永樂初·改今名。又東北入海。渤海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東南接靈化。北接鹽山。齊乘以濱州北土傷河爲鬲津。云卽漢時所輔求代劉雄處。今接輔代雄處爲厭次津。在今武定州南。東漢大河之經流。土傷河在濱州北。蓋卽唐景福後黃河所徙之道。自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東北流逕無棣縣東南六十里。又東北逕馬谷小山西。而東注於海者。見寰宇記。非輔代雄處也。齊乘指此以爲鬲津。未審是否。據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當在此地。海豐新志云。經縣西北五十里。又東北入海。則徒駭鬲津南北相距太狹。殆非也。太史馬頰覆釜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通典云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又云安德縣有覆釜河。按平原郡卽德州治。安德所領有蓇縣。寰宇記云馬頰河逕蓇縣界是也。而又云篤馬河卽古馬頰河。人皆斥其謬。然唐自有馬頰河出澶州新豐縣界。東北流至平昌縣。合篤馬河。二水合流。並得通稱。以篤馬爲馬頰。不可謂謬。謬在一古字。指爲九河之第三耳。元和志馬頰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又在平昌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決。亦名新河。近志平原、商河、陽信界中。並有馬頰河。皆唐之馬頰也。在鬲津之南。與九河無涉。太史河自昔無考。而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北。此臆說。滄州志又云。覆釜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卽鉤盤北派。亦不足信。齊乘以爲太史等河。在漳南清滄二州之間。庶幾得之。元清州治會川。卽今齊縣。滄州治清池。卽今滄州。簡絜鉤盤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絜在臨津。金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按

慶歷亭縣。今東昌府恩縣是也。簡河在此。則出鬲津之南矣。大謬。慶雲新志以縣南篤馬河爲簡河。亦非。鬲津今寧津。北與南皮接界。謂簡潔在此。理或有之。齊乘曰。滄州大連澗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大河。沙河。蓋卽簡潔也。漢志平原有般縣。韋昭曰。音逋垣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鈎般。郭璞以爲水曲如鈎。流般桓也。今土俗用韋音。按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縣南二十里。有盤河。後漢初平二年。公孫瓚破黃巾於槃河。又瓚與袁紹相攻。瓚引軍屯槃河。卽此。後魏志。般縣有故般河。水經注云。篤馬河自西平昌縣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通典。古鈎盤河在樂陵縣東南。元和志。陽信縣北四十里。有鈎盤河。寰宇記。樂陵縣東南五十里。有鈎盤河。金志。將陵縣有鈎盤河。近志。樂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海豐。陽信。霑化界中。並有鈎盤八枝。自鬲津而外。此河亦有可據。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疑卽鈎盤河。按此河自樂陵分爲南北二派。海豐舊志云。南派在縣南。名鈎盤河。東經霑化縣北。又東至久山鎮入海。新志云。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經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今縣北盤河村。尙以此爲名。蓋北派卽齊乘所謂陷河也。或曰。陷河卽篤馬河之別名。許商云。在九河南。齊乘指此以爲古鈎盤。恐非。然商亦就上流言之耳。鬲津出鬲縣。篤馬出平原。鬲在平原之西北。故曰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若其下流入海處。則商固未之悉也。篤馬首受大河。大河潰溢。縱其所之。遇水卽合。安知篤馬下流非卽鈎盤之故道乎。馮質鑑指。

蔡傳引爾雅九河。六曰簡潔。爾雅本作絜。與簡各爲一河。河以一字名者。李巡曰。簡。大也。絜。苦也。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唐孔氏宋邢氏疏並同。卽朱子孟子集注亦曰。曰簡曰絜。然亦譌爲潔矣。至鄭康成嘗齊桓公塞河。蓋據尙書中候春秋寶乾圖之文云爾。蔡傳駁之。謂曲防。齊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爲。亦是尋好話頭。其實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於河。唯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予因思齊桓公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旣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善乎朱子有言。禹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平。得之矣。關若璣釋地餘論。

行水金鑑卷第五

河水

漳水自南宮縣故城西。又北過堂陽縣西。水經

衡水自堰分為二水。其一水北出。逕縣故城西。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

元志。堂陽縣長蘆水亦謂之堂水。在縣南二百步。縣因取名堂陽。今爲新河縣。其故城在南宮縣西北。衡水即漳水。又元志。長蘆水在衡水縣南二百步。

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水經

衡水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又逕西梁縣故城東。衡水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合斯涑故瀆。斯涑水又

東入衡水。衡水又北爲袁譚渡。扶柳縣故城在今冀州西南信都縣即真定府。冀州昌成縣故城在冀州西北。亦曰長蘆水。即濁漳水之下流也。西北去縣六十二里。桃縣故城在冀州西北。元志。信都縣衡水

冀州記。長蘆枯澗在州西二里。漳水在州西北六十里。

又東北過下博縣之西。水經

衡水又北逕鄒縣故城東。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衡水又東北歷下博城西。逕遼東北注。謂之九爭。西

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引葭水注之。鄒縣故城在今東鹿縣東。接深州界。元志。衡水在鹿城縣南。下博故城在深州南。元志。長蘆橋在下博縣南。架長蘆水。樂鄉故城在

深州東北。引葭即長蘆也。自此以下。衡水與長蘆互受通稱。

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學池河會。水經

漳水又東北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武陘縣故城南。白馬河注之。水上承學池。東逕

樂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強淵澗之側。有武強縣故治。衡漳又東南逕武

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漳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又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又

東北左會學池。即漳。故瀆謂之合口。酈注。此阜城當在今武邑縣界。今水經漳池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北三十

界。逕靈壽縣至真定府城南。逕晉州過保定府境東鹿縣南三十里。達於深州。至武安縣柏林里伏流。至洛遠里復出。東逕

南。逕廣平府城五十里。下達雞澤縣界。洛水入之。洛河源在遂州太行山。至武安縣柏林里伏流。至洛遠里復出。東逕

廣平府城北二十五里。至雞澤縣界。入於沙河。沙河又逕鉅鹿隆平二縣。至靈壽縣。匯為大陸澤。過冀州境西北三十

五里。至武邑縣北界二十里。為夾河。逕阜城縣西北為胡盧河。即衡漳之別名也。入於漳池河。元和志。武邑縣長。董

水北去縣三十二里。武強故城在武強縣西南二十五里。今縣南有武強故城二。一魏置。一西晉置。寰宇記。衡漳在武強

縣南五里。元和志。武強故城在武強縣東三十一里。武邑故城當在今武邑縣界。縣志云。漳河在縣西北二十里。樂鄉縣

屬縣。東昌廢縣。在今武邑縣東。

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別出北。水經

衡漳於縣無別出之瀆。縣北者乃羣池別水。分羣池故瀆之所纏絡也。衡漳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又

東北右合柏梁澁水。又東北右會桑杜溝。東南通清河。西北達衡水。春秋雨汎漳。澤。津。渚。今觀津城北。又

方二十里。盡為澤藪。蓋水所鍾也。又東逕董仲舒廟南。又東逕修市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循縣西

北有修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陂。陂水南北十里。東西六十步。子午潭漲。澗而不流。亦謂之桑杜。澗從

陂南出來堤。東派逕循縣故城北。東合清漳。漳汎則北注。澤盛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道。從陂北出。東北分爲二川。北逕弓高城西。而北注柏梁澗。一川東逕弓高城南。又東北陽津溝水出焉。左瀆北入衡漳。謂之陽決口。衡水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城南。府屬。弓高見前。修市故城在今。逕縣

又東北過成平縣南。水經

衡漳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成平縣故城在北。又東。右會楊津溝溝水。又東北逕建成縣。左入衡水。謂

之楊津口。衡漳又東。左會漳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縣注。建成、成平二故城。並在今交河

河。又樂成縣漳沱別水首受漳沱河。東至東光入漳沱河。此漳沱河即漳水。古之徒駭也。漳沱別河故瀆即漳沱別水。自

樂成來者。志云至東先入漳沱河。蓋與成平接界處也。河水篇曰。大河故瀆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是也。

縣界清河。本西漢大河之經流。王莽時河徙。清河由此北會漳水。故酈元云清

漳二瀆。河之舊道也。合口在今青縣南二里。接滄州界。又東北。澗水出焉。

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水經

清漳自章武縣故城西。枝瀆出焉。謂之澗水。東北逕參戶亭北。又逕東平舒縣故城南。又東北分爲二

水。一水右出爲澗。一水北注漳沱。謂之澗口。清漳亂流而東入於海。縣注。章武。漢屬勃海郡。唐爲魯城

今大城縣界。淇水篇云。清河自濰邑北。又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漳沱。又東逕濰縣故城南。入於海。今濰縣在

章武平舒二縣地。縣北有濰榆城。清漳合流。經此入海。寰宇記云。御河自乾寧軍東北九十里入潮河。合流向東七十

里。於濁流口入海。潮河即界河也。縣東北九十里有小直沽。天津衛說焉。本漢章武縣地。元爲靜海縣之海寶鎮。明

永樂二年。築城置衛。本朝改衛爲鎮。小直沽即古沽水。後魏志。章武縣有沽水。水經云。沽水。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

東入於海是也。泉州今爲寶坻縣地。小直沽受南北諸水。東逕天津城北。又東南合大直沽而東注於海。漢志所云。河水東北至章武入海者也。海即勃海。元和志云。在魯城縣東九十里。今在靜海縣東北一百五十里。南接滄州。折而東北接寶坻縣界。禹貢之逆河。後世則爲勃海。亦謂之海也。參戶。漢縣。兼得章武地。宋爲乾寧軍。今爲青縣。縣南有參戶故城。即屬注所謂參戶亭也。元和志云。一名木門。城在長蘆縣西北四十里。青縣新志云。波水東北流逕天津鎮東南十里。爲大直沽。地勢平衍。羣流漲溢。茫無涯浹。故得厥稱。長蘆縣即今縣南七十里。蘆河四岸之長蘆鎮也。

以今輿地言之。漳水自鉅鹿又北。歷南宮、新河、冀州、並屬直隸束鹿、屬保定深州、衡水、武邑、武強、並屬真

阜城、獻縣、交河、青縣、靜海、並屬河間府大城、寶坻、並屬順天府至天津鎮、屬河間府注於勃海。即古徒駭河之故道也。

撰水經者。不知漳水即徒駭。而以王莽河爲禹河。故云。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沙丘堰。至

於大陸。北播爲九河。按漢元城縣故城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沙麓之側。沙丘堰北去鉅鹿尙百餘里。

謂播爲九河自此始。與經自大陸又北之文不合。唐人疑鉅鹿。廣阿東去平原太遠。故又以深州之陸

澤當禹貢之大陸。然自陸澤以東。南距鬲縣可三百里。禹河亦必不至此始分爲鬲津而南入鬲縣也。

且古之九河。並東北出至章武、高城、柳縣之東。高城縣故城。在今鹽山縣南。柳縣故城。在縣東。合爲逆河。至碣石入海。及周定

王時。河徙自東光。南皮、浮陽絕八枝而北。合徒駭。漢人指此爲逆河。是九河之所同。故王莽改勃海郡

曰迎河郡。南皮縣曰迎河亭。而其實非也。以意度之。徒駭大勢北行。亦迤東八枝。太史最北。宜最短。向

南則漸加長。鬲津最南最長。首受大河。當在南宮縣界也。要之九河所在。後人率多附會。其名爲某河

者。未必即古之九河。不名爲某河者。又未必非古之九河。如淡水、浮水、無棣、馮遂云。九河今既滅難明。

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鄜道元云。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斯爲實錄。無事深求。近志雜亂者。勿論。卽如孔穎達。于欽。華許商三河以爲言。亦未可盡信。再買維

黃河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涇洞之際。最爲當機。而扼要也。計初時氾濫乍平。九河必勢均力敵。旣而橫流益殺。更復冬春消滅。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旣久。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於度外。壅遏逾遠。淫潦乘之。河於是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顧祖禹川

余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衝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北流之漳。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澗。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澗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灑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構溝。茲非簡潔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土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此本夏彙蔡氏集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橫之言。引礪石爲證。

謂九河已淪於海。余案禹貢文。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敝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無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兗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爲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爲九厥。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河不兩行。真千古名言。而禹却疏之爲九。或曰。禹第穿成九道。聽河自行其一耳。此妄談。豈有禹輕百姓力。一至此者。惟禹貢合注。頗得其解。夏氏引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卽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聞若璩四書釋地賦。

同爲逆河入於海。禹貢

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勃海。孔氏傳

康成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孔氏

逆河者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於海即渤海也。蘇文忠公集

逆迎也河分復合以注於海迎爲有所受之也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漢武帝時河徙

從頓丘南東流入渤海其後大風逆河故處皆漸於海舊道堙矣。薛季宣書古文訓石城縣唐初析平州龍

三十里

逆河世謂之渤海者也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傾注焉雖其兩旁當有涯岸其實已與海

水相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程大昌禹貢論

禹河自碣石入海此不言已見也逆河碣石今皆淪於海。尚書記

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

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困學記聞閻百詩云按齊都賦旁出爲勃不

亦別有證乎予曰莫妙於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龍蜀尾沒於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於勃碣碣石益明顯矣

碣石之東爲滄溟經之所謂海也其西則逆河後世謂之勃海河渠書曰同爲逆河入於勃海。溝洫志

蓋漢人以勃海為海。而不知其為逆河。遂謂逆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石矣。章武。漢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即今之滄州。故孔疏云。郡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漢字記。滄州東北至平州五百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近世學者。皆宗其說。斥瓚道元之謬。是何也。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離海七十八里。而河欲至此入海。則必自今天津北行。歷寶坻界。轉東自豐潤逕灤州廢石城縣南。又東過盧龍縣南。而南入於海。取道迂遠。地勢益高。無是理也。宋入髮河尾入契丹界。蘇子由曰。契丹之水皆南注於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故據導河無碣石之文。以為河不至碣石入海。是殆未有以蘇薛程黃之解示之者也。誠知勃海即逆河。而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則紛紛諸說。不攻而自破矣。漢志云。河自羌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按水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有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瀋翊、河西、河內凡十六郡。黎陽以下。大河故瀆所過。有魏郡、東郡、濟河、平原、信都、勃海。又六郡。共二十二郡。而班固云。過郡十六。殊不可曉。今考禹河所過。有魏郡、廣平、鉅鹿、信都、而無東郡、清河、平原。過郡凡二十一也。行九千四百里。以經言之。河乃自章武東出為逆河。逕驪城至蠡縣碣石山入海。又過郡二十一。右北平、遼西。并上二。為過郡二十三。行三百餘里也。自禹告成之年。下逮東周齊桓公之世。九河亡其八枝。後數十歲。為定王五年己未。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溝洫志亦云。同為迎河。入於勃海。迎河即逆河。說者謂莽多忌諱。改逆曰迎也。寰宇記云。迎河在清池縣西南二十三里。從南皮來。清池即浮陽。余初不解逆河。

何以在此地。求之數月。始得其故。水經淇水注云。清河自東光縣西。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漳水注云。衡漳自成平縣南。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蓋莽時。大河南徙。清河自東光縣西行。其故瀆。歷南皮浮陽。至成平。與漳水合。水經東漢時作。故指爲清河。實西漢大河之經流也。漢人以九河。播自元城之沙丘。堰東。北至南皮浮陽縣西。仍歸大河。是謂同爲逆河云爾。不知禹河自成平東。逕二縣之北。未嘗由東光而北。歷其西。九河下尾。東北出。抵高城柳縣章武之東。同合爲一大河。以入海。南北廣二百餘里。東西長三百里。占地甚多。非逆河。縱而九河橫。東流至二縣之西。爲逆河所截。而各注之也。總之。大伾以東。漢人不詳禹河之所經。而以北瀆爲禹河。禹河一差。則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所不差矣。逆河以班志言之。似爲橫絕之河。而鄭王以爲迎受之河。其義較長。然終不能指言逆河在某地。至東坡始云。逆河卽勃海。薛士龍又因王橫之言。更定其義云。逆河皆漸於海。而後經旨乃大明。與鄭王之義。亦甚協也。河之播而爲九也。勢至此不得不分。非禹有意分之也。其同爲逆河也。勢至此不得不合。非禹有意合之也。所以名逆者。鄭義盡之。自漢人以勃海爲海。而逆河無所容其地。唐人亦不明逆河在何處。徐堅初學記曰。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此義最優。至宋而謬論迭出。貽惑滋甚。林氏曰。王介甫謂逆河者。逆設之河。非並時分流也。其意以同爲逆河。句釋上文。播爲九河之義。如此則逆河卽

是九河矣。羅泌曰：聖人於冀兗間，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程瑛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收，故謂之逆河。董鼎曰：格言云：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泄，此皆踵介甫之謬。以九河爲逆河，而緣飾其辭也。陳師道曰：逆河者爲潮水所逆行千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按潮河一名界河，在今靜海縣西北，受滹沱、易、巨馬三水。巨馬即涑水。合御河，東至獨流口入海。此河在直沽口西，亦不得指爲逆河。明邱文莊濬又言：當於直沽入海之後，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以逆河爲橫絕之河，承西漢之誤。以上諸說，總由不知勃海卽逆河，而求逆河於勃海之外，遂愈求愈遠耳。大史公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漢書天文志云：一行言山河兩戒，以河濟爲北紀，江淮爲南紀。由此觀之，禹河從勃碣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者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東爲江北，西爲河南，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尙矣。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自王莽時，河徙從千乘入海，而北去碣石遠矣。然猶未離乎勃海也。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河半不入勃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勃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與淮渾濤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二矣。世習爲固然，恬不知怪，愚嘗爲杞人之憂，萬一清

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挾阜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不能支。勢必決入山。鹽高寶諸湖。明隆慶四年。萬曆三年。淮挾湖水以東。兩決於高堰。山陽高寶興鹽諸境。悉爲巨浸。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於曩時。怒不得泄。則又必奪邗溝之路。直趨瓜洲。南注於江。至通州入海。四瀆并爲一瀆。拂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可不懼與。欲絕此患。莫如復舊迹。然河之南徙。日以遠矣。濬滑汲胙之間。無河。新鎮獲嘉亦無河矣。賈讓李垂之策。將安所用之。或曰。金温撒可喜。請於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合清河。至清州柳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今新鄉流絕。欲自武陟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於新鄉縣西。決河使東北流。鑿生地五十餘里。勞費不訾。民何以堪。且滎陽以下。每決必潰右隄。未聞有決左隄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清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河竟將若何。曰。封北以東。地勢南高而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徒以有害於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故吾謂元明之治運。得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策。何也。以其隨時補苴。意在運而不在于河也。設會通有時而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於他所。官給其費。且振業之。兩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諸事已異。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勃海。殊不煩人力也。蓋禹河本有可復之機。一失之於元封。再失之於永平。三失之於熙寧。至明昌以後。事無可爲。居今日而規復禹河。是猶坐談龍肉。

終不得飽也。河之離舊愈遠，則反本愈難。但得東北流入勃海，天文地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之患。斯亦足矣。求如西漢之河不可得，即如宋之北流亦不可得，而況降水大陸之區也。嗚呼！禹河其不復矣乎。禹貢維指。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舊行盜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於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案陸曰：斷，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董昭云：疏決為灑，字音疏。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瓊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於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二年，濬、深通川也。書堯典：封十有二山，濟川，是也。書言濟川，禮言之也。孟子言疏濬決排，分言之也。今之治水者，但知有陸築之能而已。浚則安能，陂、陂、陂，古文，阪也。一曰池也。禹貢：九澤既陂，四海會同。言治水功成也。風俗通義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激灌，夫中古之陂，以激灌也，勝國之陂，以濟運也。後人不知此義，凡遇陂湖水櫃之處，盡請墾科，以致水無蓄蓄，潦則淹沒民田，旱則漕船阻滯，嗟乎！墾科者，徒知案數耳，當國耳。而不知道所以病國且困民也。詳見略例，禹無墾渠之事，亦見略例。

釀二渠引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此說不然。據經但言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初未嘗有二渠之說。況禹之治水，欲使水由地中行，自高而決之於下流者也。今乃謂載之高，無是理也。據經之所載，既無二渠之說，則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言。太史公嘗曰：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

於言河流。則不知取正於書。而自爲此說何也。意者太史公未嘗得真孔氏古文書。其所傳本。或有異矣。今當以孔氏本爲正。尙書全解。曠當作灑。今本漢書作灑。傳寫之訛。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深川。李垂導河書曰。東爲深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

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深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

者也。曠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王應麟困學記聞。

河渠書曰。斯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於禹也。及考之禹跡。河自龍門至於大陸。皆爲一流。至秦

河決魏都。始有二流。子長蓋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跡也。張鑑千百年眼。禹貢原無分渠之說。林氏所

川也。然史漢皆言引河。不言引渠。何得遽以深川實之。蓋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深川。太史公遂錯認爲禹之故迹。班氏從而附會之。注家既知二渠。一爲深川。而又不能明正其非。均失之矣。

周定王五年河徙。周譜見流。書溝洫志。

蔡傳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磻。矜磻不知在何處。按溝洫志。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磻谿口

是也。師古曰。磻谿。谿名。卽水經所云沛水東過磻谿者。阿誰讀誤。本漢書以今爲令。又加石作矜。殊足

使人噴飯。卽以磻谿言之。水經濟水東至北磻谿南。東出過滎陽縣北。又東南磻谿水注之。酈元云。

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卽古馮池。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山。南逕

饒亭北。又東北過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於濟。世謂之磻石澗。卽經所謂磻谿矣。磻谿口卽南磻谿水

入濟處也。古之決口，皆在大伾之東。金元時所決漸西，至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獲嘉之流遂絕，變斯極矣。滎陽今爲滎澤縣，與獲嘉相對。周時河徙寧遠在此邪，唯漢平帝世河浸汴，濟謂徙從礫谿口則可。然亦無礫礫之名也。此說嘗必有所本。頃閱王伯厚河渠考，引程氏曰：周時河徙礫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程氏疑卽大昌，及檢禹貢論，其第十一篇有云：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却無礫礫字。又圖說賁蕩渠口辨，引如淳注，亦作今礫谿口，不作礫礫。則二字明係杜撰，絕無根據。誕妄乖謬，莫甚於此。而學者宗之，以王伯厚之淹博，亦不能正其失。而且累及於程氏地理之學，談何容易。捐禹貢錙

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於底柱。大事記

春秋時，河患見史傳始於此。因學記

行水金鑑卷第六

河水

秦始皇帝八年。河魚大上。史記秦本紀。秦陽曰。謂河水盛。魚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

秦始皇帝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史記秦本紀。

河溝者。鴻溝也。即漢志所謂狼湯渠。據水經注。陰溝本瀆蕩渠。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

梁。謂之梁溝。於是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遂目梁溝為瀆蕩渠。亦曰鴻溝。浚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

即大梁城。魏所都也。自智伯引汾水以灌晉陽。世皆知水之可以亡人國。蘇代云。秦正告魏曰。決滎口。

魏無大梁。其後王賁竟用之以滅魏。按滎口水即職方之滎川。後世亦謂之濟水。水經注。濟水自陽武

縣故城南。又南逕封丘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故亦可決之以灌也。賁所引是瀆蕩渠。非滎瀆。然水不

同。而其地則總在大梁之北。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

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則似謂賁所引者。大河之經流。蓋蘇代述秦告魏。又云。決

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二口一在白馬。一在黎陽。王橫以是謂賁所引者在

此間。決處即白馬口。西山足。即宿胥口也。然史記明言引河溝。則非大河之經流亦審矣。水經注云。河水舊於白馬縣決。

灑漢、濟、黃、濬。故蘇代既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襄成王十二年，楚師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按：黃即外黃，外黃城在今相縣東北六十里。濟陽城在今蘭陽縣東五十里。去魏都尚遠，且蘇代所稱，皆秦恐喝之辭。未嘗實見諸行事。白馬之口，楚決，非秦決也。漢書敘傳曰：秦決南

涯，如淳注云：秦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為溝，入淮泗，皆承橫之誤。近世河徒，經開封城北宋端平元

年，蒙古決寸金淀灌趙葵軍，淀在城北二十餘里。明崇禎十五年，賊決朱家寨隄以灌城，寨在城西北十七里。其所

引者，皆大河之經流也，與王賁地同而水異，嗚呼！不仁者之作俑，禍及萬世，而未有艾，痛哉！禹貢維

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漢書文帝本紀。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皆云：漢興三十有九年，文帝時，河決

當云漢興三十有五年也。

漢武帝建元三年春，河水溢於平原，漢書武帝本紀。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

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

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餼，索隱曰：鄆音輸。韋昭云：清河縣也。蚡居河北，河

決而南，則鄆無水，蚡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

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史記河渠書。

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屬東郡。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史記平準書：河決東郡也。縣在今東昌府觀城縣界。

漢武帝元光三年春，河水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師古曰：頓丘，地名。因以爲縣。本屬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也。夏五月，河決濮陽，汜郡十六。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汎凡十六郡界。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漢書武帝本紀：通鑑考異曰：武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北，恐誤。

因刪去入勃海三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河水從頓丘東南，是一句。

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瓠子，溝洫志言之甚詳，而頓丘之決口，及入海處，與中間經過之地，皆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濱初經頓丘縣西北，至是改流，蓋自戚城西決，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睥觀，至東武陽，奪澤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澤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則東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濱之流微，澤川之水涸矣。及武帝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濱，餘波仍爲澤川，頓丘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略之程大昌以爲元光以後，河竟行頓丘東南，非也。漢世河兩決瓠子，一塞於武帝，再塞於王延世，河自是不復決，而南，輒泛濫入平原濟南，千乘，駸駸乎有向東之勢矣。禹貢錙指。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正義曰：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接縣東北二十里。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漢書無流字。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爲之。天子旣臨河決，悼功之不成。

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肝肝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

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徐廣曰。柏猶追也。冬日。延徐廣曰。延延作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聘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

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汜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水

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蓼長菱兮。沉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師古曰。東郡本衛地。故言此衛人

之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澼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

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史記河渠書。記云。四十有餘年。漢書作三十六歲。蓋自文帝十二年癸酉。至武帝元光三年己酉。是三十六

年也。金隄在今開州界。

漢武帝填河告神玉册文云。洚水爲災。河決瓠子。墮損城隍。漂殘民物。皇帝欽聞。乃齊心罪已。減膳避

殿。命駕臨河。以閱災變。遂刑牲沉璧。以告陽侯曰。朕聞天一生水。潤下爲德。澤及草木。以滋百穀。淮海

安流。帆檣和濟。汪洋之德。功侔天地。何乃逆流洶湧。橫溢爲害。淹沒我田廬。漂流我黎庶。遂致平疇。渥

野。化作鯨波。使我農氓廢畊。爰損百穀。朕之不德。上干天和。今乃責躬罪已。修德肆赦。少邀天眷。乃敕

司農出金。司空調役。下淇園之竹。以爲榑。沉嵩陽之石。以爲基。必使金隄永固。玉海安瀾。神維有靈。鑒

觀不爽。玉隄。古

漢武帝元封二年夏四月。祠太山。至瓠子。臨決河。服虔曰。瓠子隄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鄆城以東。漢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命從臣將軍以

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漢書武帝本紀。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縣北十里。即瓠子河也。濮陽即今東昌府濮州。白馬在今延津縣界。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潰沫流波。凡數十里。西京雜記。

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呼為沙河。沙河西北。其口猶存。土人謂之瓠岡也。陳師道後山叢談。

是時方專匈奴。與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師古曰。史不得其姓。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執

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

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

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

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

室分析州縣。誤以為屯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

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

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漢書漕

于冀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

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勃澤。一名鹽澤。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

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冀。山海經云。河出崑崙。崑崙。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勃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勃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窰州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

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史記大宛傳

禹本紀。言河出昆侖。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

昆侖者。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漢書張騫傳贊注六。放蕩迂闊。不可信也。

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闐之山為昆侖。武帝自案古圖書以名之耳。故史云惡覩。禹貢鑑指。

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隄以玉門。陽關。西則

限以蔥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

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漢書西域傳。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蓋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隨其東南。流入於勃海。又

南入蔥嶺山。又西逕屬賓國北。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南河水與婉羅枝。歸水同注雷澤海。又西逕四木塔北。又西逕陀盧國。北河水又東連皮山國北。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河又東逕于闐北。又東北逕扞鞬國北。又東北逕且末國北。

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疎勒流逕南河之北。又東逕莎車國南。又東南逕溫宿國。又東逕姑墨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又東注於勃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

大國。地方千里。皆為鹽而剛堅。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其中酒滿電轉。為陸淪之脈。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其

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執。皆邪直。貝丘縣。師古曰。直。當也。恐水盛隄防不能禁。

酒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師古曰。清

鳴犢河口也。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

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

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劉奉世曰。河不流行。不字宜爲水字。或衍不字。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尙書。善爲筭。能度功用。師古曰。白。謂白於天子也。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闢。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師古曰。一船爲一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長叔。華陽國志云。延世字長叔。隄爲資中人。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師古曰。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成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

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
如焉且水執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師古曰反壤者水塞不通故令其土壤反壤也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

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孟康曰乘馬姓也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筭能商
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
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願其時庸之平價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漢書溝瀆志

漢成帝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隄師古曰金隄者河隄之名今在滄州界
冬十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漢書成帝本紀

漢成帝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師古曰兗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為河平
漢書成帝本紀

王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
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
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
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堤未決三尺

百姓惶怨奔走。大守身嘗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漢書王尊傳。尊字子贛。高陽人。

漢成帝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因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師古曰。巡行而舉其狀也。財與裁同。其爲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椁槨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文選曰。冗。散也。漢書成帝本紀。

漢成帝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漢書成帝本紀。

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韋昭曰。在平原縣。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師古曰。此九河之三也。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成平東光屬勃海。鬲屬平原。徒駭者。言鬲治此河用功極衆。故人徒駭駭也。胡蘇。下流急疾之貌。鬲津。言其順小。可鬲以爲津而渡也。鬲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城。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執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

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師古曰。謂振贍之。漢書。安處之。

志言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靈鳴犢口又不利。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屯氏河絕未久。宜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此思患豫防之道也。而博士許商行視。以爲方用度不足。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遣王延世塞之。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又遣延世塞之。費更不訖。鴻嘉四年。勃海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邑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此因利乘便之術也。而商以爲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又以谷永。李尋。解光等奏。竟止不塞。遺患八十餘年。至永平十三年。而後已。嗟乎。商以治尙書善爲算稱。故丞相御史白遣行視。而其方略乃如此。欲省費而費益多。欲循九河之迹。

而九河不可復。經術竟何爲哉。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禹貢鑑

綏和二年，哀帝即位，秋詔曰：乃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朕之不德，民反受辜。朕甚懼焉。

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師古曰：舉，其名籍也。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它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

費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師古曰：什四謂十分損四。漢書哀帝本紀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而無隄防，壅塞之

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大守舉吏明能者，莫有應書。漢書溝洫志：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經明丞相。見平當本傳。

刑政修而河伯效順者，上也。簡賢任能，而用得其實者，次也。禹之治水，曰：導曰濬，原無隄防壅塞之文。

朱子嘉平當之奏，故大書以美之。河志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

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浚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隄

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緜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恐，後世治河之臣，皆緜也。非其人之願

爲緜，乃教之使爲緜也。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敦也。日知錄

徐節孝先生言禹之治水。疏河浚川。未嘗有隄防壅塞之義。故鯀治水。績用不成。班固謂禹壅洪水。謬矣。隄防壅塞。蓋起於戰國。戰國之時。不仁者苟於利己。壅防衆川。而遺害鄰國。故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濱山。齊地卑下。齊乃築隄。去河二十五里。又諸侯之國。引河溉田。苟簡一時之利。而禹之故道。浸徙不復。漢興三十餘年。乃有河決之患。至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數塞數壞。當此之時。去古未遠。承文景之盛。求九河之道。復先王之法。豈不易哉。乃以二十年之憂。二十年之勞。卒爲隄防壅塞之計而已。雖復其渠。終不免決溢之患。遂令隨其地勢。東漸於海。使水行地上。而隄防竟作遺害後世矣。上塞則下決矣。南塞則北決矣。今日塞。明日復決矣。今年塞。明年復決矣。此豈水之性也哉。其勢使然也。今濱河郡縣。歲治隄。其費不下萬計。及其大決。則所殘無數。其小決亦不免傷人禾稼。壞人屋廬。殺人性命。故戍卒聞戍河之命。必與其家聚哭。及其行則父母妻子送之於道路。以爲生死之訣。豈不痛哉。戰國時。隄防皆去國數十里。以兩隄相去。則是不下五十里。其水勢尙得往還。而不至迫隘。不至大暴。今之隄防。近者數百步。遠者不過數里。故其勢迫隘。不得息決。長河之濱。浩然之勢。積斗筲之土。以爲禦捍之具。是何異捧土而塞尾閭。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其說甚爲痛快。第其欲遵先王之法。求索九河故道而穿之。未免迂闊。夫當宋之時。九河其烏可復哉。唯如平當所奏。求能浚川疏河之人。而爲決河深川之事。九河雖不可復。而河患庶可少弭矣。河身高。運河身亦高。身既

高矣。而又日漸加築。運河隄之高也。幾與城埒。諺云。黃土接城頭。淮揚一旦休。吁。可畏哉。而況高堰去寶應高一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見潘宮保兩河議。老友周竹岡云。高堰原以障洪澤全湖之水。每每年將隄工加高一尺。則次年湖水亦必加高一尺。仍復漫隄而過。但湖水長至一丈二尺外。再欲加高。修防費大。此康熙二十二年之言也。四十年間。總河張公題奏龍門壩石工。原估九層。必須加砌五層。高出水面。方資捍禦。又於六壩全閉之後。公議修防之法。僉云。通共加鑲柴工。以七尺爲度。如六尺者加一尺。五尺者加二尺。以次第加高。出水面七尺。庶可捍禦風浪。卽此二年觀之。可見高堰之隄。益加而益高矣。今高寶運河沿隄。張公所樹木榜。及歷來碑碣之類。皆埋在土中。臨河市店。悉自隄頂層級而下。更可見一二十年間。運河身與隄亦日漸加高矣。夫以淮揚兩郡諸州縣之城郭田廬。億萬萬生靈。俱在釜底。吁。可畏哉。居今日而言行水。決河深川。事不可緩已。鄭元慶小谷口書表。

行水金鑑卷第七

河水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水。小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塞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灌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西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西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大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師古曰。觀、縣名。又爲

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追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五四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如淳曰。然則隄在郭內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以卜之。如淳曰。今樂谿口是也。音作水門。通水流。不爲害也。師古曰。樂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泚水。東過樂谿者。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

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別也。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師古曰。此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決溢有敗。爲魚蟹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隕。填淤加肥。師古曰。此一利。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師古曰。此二利。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漢書溝洫志。

賈讓治河三策。古今稱之。其上策放河使北入海。是卽禹之故智也。今妨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謂據堅地作石隄。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然自漢至今。千數百年。盡中州大名之境。率爲河所淤。泥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并水門而衝決。淤漫之。濬治無已。所溉之地。一再歲而高矣。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丘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蓋身未經歷。非定論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必決者勢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此則治水者所當審也。賈讓云。隄防之制。起自戰國。然勢不能廢。蓋雖不能禦異常之

水。河底甚高。水易漲溢。且自三門下視中。而尋丈之水。非此即泛濫矣。城郭市鎮。良居。多濱河故也。但不宜近河。而宜遠州。如井然。故雖高厚之隄不能禦。爾歷觀宋元迄今。隄防形址斷續橫斜。曲直殊可駭笑。蓋皆臨河爲隄。河既改而隄即壞。爾已擇屬吏之良者。上自河南之原武。下迄曹單沛。上於河北岸七八百里間。擇諸隄去河最遠且大者。去河四五十里。及二三十里。及去河稍遠者。一二十里。及數里者。各一道內。缺者補完。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絕者連接。創築務俾七八百里間。均有堅厚大隄二重。已經接合。創築蔡家口上下。及曹單八里灣侯家林百餘里。餘當極力完成。雖費不恤。自茲苟非異常之水。北岸固可保無虞矣。劉天和問水集。

或問馴曰。賈讓有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而今治水以障何也。無乃止兒啼而塞其口乎。馴應之曰。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鄰爲壑。是謂之障。若順水之性。隄以防溢。則謂之防。防之者。乃所以導之也。河水盛漲之時。無隄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泛濫。而不循軌。豈能以海爲壑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於海也。譬之嬰兒之口。旁潰一癰。久之成漏。湯液旁出。不能下咽。聲氣旁泄。不能成音。久之不治。身且槁矣。何有於口。故河以海爲口。障旁決而使之歸於海者。正所以宣其口也。再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隄哉。弗之考耳。問者曰。隄以防水。似矣。水高堤高。不將壑隄於天平。馴曰。若謂隄之外。卽水耶。隄外爲岸。岸下爲河。平時水不及岸。隄若贅疣。

伏秋異常之水。始出岸而及隄。然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或旬日。卽復落歸於漕。馴隄成之後。逾十年矣。未嘗有分寸之加。何須隆之於天也。或問馴曰。賈讓有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治隄。歲費且萬萬。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尺寸之地哉。此策可施於今否。馴應之曰。民可徙也。歲運國儲肆百萬石。將安適乎。問者曰。決可行也。馴曰。崔鎮故事可考也。此決最大。越三四年而深丈餘者。僅去口一二十丈間。稍入坡內。止深一二尺矣。蓋住址陸地。非若沙淤可刷。散漫無歸之水。原無漕渠可容。且樹椿基礫。在在有之。運艘僥倖由此者。往往觸敗。豈可恃爲運道。且運艘經行之處。雖襄河亦欲築隄。以便牽挽。乃可令之由決乎。然則讓中策。所謂據堅地作石隄。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何如。馴曰。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淤漫之。且所溉之地。亦一再歲而高矣。後將何如哉。矧旱則河水已淺。難於分溉。潦固可泄。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邱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夫乃身未經歷耶。劉中丞問水集中言之甚詳。蓋名言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決者勢也。爲今之策。止宜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大段湧流耳。此卽馴近築遙隄之意也。故治河者。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救偏補弊之策。不可有喜新炫奇之智。惟當收安常處順之休。毋持求全之心。苛責以最難之事。毋以束濕之見。強制乎叵測之流。毋厭已試之規。遂惑於道聽之說。循兩河之故道。守先哲之成矩。便是行

所無事。舍此他圖。卽孟子所謂惡其鑿矣。潘季馴河防一覽。

賈讓三策。明臣邱濬謂古今治河無出此策。而近有詆其謬者。是二者皆過也。夫論古人者。必論其世。毋泥其所言。平其心。毋逞其所快。然後吾之論。爲不易之論。而天下服之。蓋讓之策。乃專爲西漢之世。黎陽東郡白馬間。數受河患而言。未嘗全爲治河立論也。考黎陽卽今濬縣。東郡白馬。卽今滑縣。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卽濬滑二郡之民。貪近河肥饒。沿金隄而築室廬者。非統言冀州全境之民也。繕完故隄。增卑倍薄。爲下策者。卽濬滑二邑。曲防遏水。使百里之間。河再西而三東之隄。非專謂隄防爲下策也。夫河一折。卽一衝。衝卽成險。彼時百里之間。而河凡五衝。其患安得不烈。故讓欲徙其當衝之民。廢其曲防之隄。而別爲徑直之石隄三百里。東河以北入海耳。夫讓欲束河。而仍用隄。隄而必以石。石而至於三百里。彼之倚隄以治河也。亦至矣。後世不考其時。不詳其地。或欲遵而行之。或欲辭而闢之。不亦過乎。或曰。潘季馴嘗辨之矣。然則潘之言非歟。曰。何可盡非也。其上策徙冀州之民。辯之曰。民可徙四百萬之歲。運將安適乎。蓋漢不行運。而明行運。然未嘗以之闢讓也。其中策多張水門。早開東方。溉冀州。澇開西方。放河流。辯之曰。澇固可洩。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蓋旣傍西山作隄。則東卑而西亢可知。其言是也。至若曰。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并水門淤漫之。夫讓所謂水門。卽今之閘壩涵洞也。河流雖不常。能淤漫。然卽季馴治河。何以不廢閘壩涵洞耶。又曰。旱則河亦淺。無以分溉。則又不然。

蓋讓所云溉。亦止言冀州石隄三百里間耳。黃河挾萬里之源。合秦、晉、豫三州之水而至冀。安得冀州一旱而河卽淺。此一時逞快之論。非通論也。又辯甘州以下濁流不能溉田。亦不可以闢讓。今平心而論之。若所云疆里土田。必遺川澤之分。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誠萬世之至言。無古今之分。南北之異者也。其他所言。則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宜於北者。未必宜於南。何也。前世土滿而人稀。民易徙。後世當水衝者。往往通都大邑。其可徙乎。澹滑以上。西薄大山。地堅而多石。故能據堅地作石隄。今自開歸以至海口。惟徐邳近山岡。餘皆浮沙曠土。地安得堅。石安從取。雖三里亦不能。況三百里乎。且季馴嘗言。河南土最鬆。禹導河止經河南一郡。故當時之水。不甚濁。今河南開歸。河全經之。又距禹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故水愈濁。由此言之。西漢去今千七百年。距禹猶未遠。又河未南徙。則其水亦未必如今日之濁。或尙可引渠而溉田。亦未可知。若今則但能開涵洞。引黃以淤窪。已善矣。安能通渠而引溉哉。然則爲今之策。亦惟有擇老土。築堅隄。束河使不他徙。建閘壩。置涵洞。保隄使不內潰而已。舍此以外。別無奇謀異見矣。故曰。讓之三策。自爲西漢黎陽東郡白馬間言。未嘗全爲治河立論也。鑒古而不膠於古。不亦善乎。自禹貢而後。言治河者。始於賈讓之三策。然卽讓之言。有不能概行於讓之時者何也。地形水勢。隨處不同。讓所言。乃據黎陽東郡百里間之情形而言。使移而行之徐兗中州之境。則已有大謬不然者。而況欲舉千百年以前之論。而行之於千百年以後之河道。則

亦天下之愚人而已矣。夫治河以衛民也。徙民非細事也。在上世土滿人稀。故殷辟河患。至五遷其國。都而不以爲難。後世人民稠庶。今自開歸。以至徐邳而下。皆通邑大都。萬無可徙之理。蓋嘗時黃河從黎陽東郡間北流入海。其地東薄金隄。西逼大山。唯此二邑之中。百餘里間。爲必經之地。而其民貧其近河沃饒。競作室廬。居住其間。又近山多石。互爲石隄。更相抵遏。束河於其中。所謂百里之內。再西三東者是也。夫河自底柱以東。其勢方澎湃而思逞。而咽喉之路。頓值迫束如此。是以抑於北。則潰而南。瓠子一決而汎郡十六。注鉅野。通淮泗。東郡一決而灌四郡三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凡西漢二百年間。河患大抵皆在北二邑間。雖使大禹復生於此時。亦未有不徙民而放河北流者。安得不以爲上策哉。況所謂當水冲者。亦不過金隄左右。及環內黃隄與東邑白馬。故大隄之居民。戶多不過以千數計耳。豈若今日一大村落鎮市。動以萬計乎。今不察時勢。動言賈讓上策。在徙冀州之民。考西漢冀州該今直隸山西二地。其民當不下數千萬戶。使讓果欲徙其民。不知處斯民於何地。兼山西處太行之右。與河全不相涉。不知讓亦何事而欲盡徙之。而讓乃以爲上策。且千百年以來。亦遂無有非之者何也。蓋今人亦但願讀其書。曰其上策。當徙冀州之民。而忘其下猶有當水衝之語。故也。且卽記有當水衝者一言。而忘其但卽濟滑二邑曲防居住之民故也。請得而斷之曰。賈讓徙民在西漢之時。在黎陽東郡之地。眞上策也。若時非西漢。地非黎陽東郡。豈持非上策。是爲無策。至若隄防者。治河之要務。自西

漢以迨元明。治河之臣。未有不用隄防而能道河使行者。近代潘季馴最稱治河能臣。而其終身所守。唯是築隄以束水。束水以刷沙。二語耳。而今之空談局外者。輒曰此賈讓所謂下策也。夫讓誠以築隄爲下策。則前不當云據堅地作石隄矣。是讓誠以築隄爲下策。則必用疏濬。又不當云爲築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矣。詳讓所言。則其築隄以束水之旨。實與季馴同也。蓋隄防之言。乃大概之言。施之得其當。則爲束水以導河。施之失其當。則爲壅土以遏河。齊作隄以遏河之入海而自利。此曲防之隄也。趙魏作隄以遏河。此防患之隄也。皆非以束水導河也。故葵丘之會曰。無曲防。白圭爲隄。障水以注鄰國。則孟子闢之。故讓以爲隄防之作。近起戰國。蓋疾其以隄防爲民害耳。今若不問隄防之是與非。而但以隄防爲是。則是葵丘之載書可無戒。而白圭之功。果愈於禹也。若但以隄防爲非。則是太原岳陽可無修。而九澤可無陂也。今黃河自榮澤而東。水常高於地。開封河面且高於內地者丈餘。掘地旣不能。築隄又以爲下策。而不是。汎漫無束之河。何從而入海哉。蓋西漢之世。文辭朴略。不甚分疏。使人意會。今人亦但順讀其書。曰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患。此策最下。而忘其所謂故隄者。乃卽百里之間。再西三東。濬滑二邑之民。曲防遏水之隄也。今使於雲梯關一帶。築南北隄一道。遏絕河流。人從而非之曰。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吾忿然而與之爭曰。隄防治河之要務。爾安得而非之。不亦大可笑乎哉。亦請得而斷之曰。濬滑二邑。百里之間。再西三東。

之故隄。真下策。而讓所議。起淇口。至漳水。石隄三百里。放河入海之隄。真上策也。若其中策。多開漕渠。張水門。早開東方。溉冀州。滂開西方。放河流。潘季馴雖常辨之。然距今千七百年。其地形既不知何如。

其河流清濁。可概與否。卽季馴所言。已自有前後不同者。不敢妄爲論也。新輔治河書。

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

不隄塞。漢書王莽傳。元和志。王翁孺墓在元城縣東二百步。元后之祖也。

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師古曰。桓譚新論云。並字子陽。材智通達也。並言河決。率常於平

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師古曰。索。盡也。雖時

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

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習灑灑事也。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

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

使河流遲貯。淤而少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

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師古曰。新論云。字子台。善水事。以爲可略於禹

貫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漢書溝瀆志。

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瀆之制廢。而灌溉之事興。利於田。而河則病矣。關中引水溉田。自鄭國渠始。及

漢武時用鄭當時言穿渠引渭以漕且溉南山下用番係言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又用嚴熊言引洛溉重泉以東爲龍首渠宜房既塞用事者益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關中則有靈軹渠成樂國漳渠六輔渠白渠皆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陵山通道者不可勝言故戎以爲言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則淤澱今滎陽之下既有鴻溝華陰以上復有諸渠

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存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容漢人知此者鮮唯戎知之禹貢疏

大司空掾王橫師古曰橫字平中潁邪人見儒林傳中讀曰仲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

風海水溢西南出變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

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師古曰

穿也曰空猶穿也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

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

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迺兩便師古曰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爲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修治河水是爲公私兩便也可以上繼禹功

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漢書溝洫志

王橫所稱西山即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者高地即史遷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者也皆在黎陽大伾一名黎陽東山則上陽三山爲黎陽西山可知矣杜佑曰西山者太行恆山也今接太

行在輝縣屬衛輝府西東距濬縣屬大名府可二百里又東北則在林縣與臨漳同屬彰德府西東距臨漳可一百五

十里恆山在曲陽縣屬真定府西北南距鉅鹿屬順德府可四百里至濬縣則八百餘里其禹河所行在唐

衛相洛邢冀深滸滄諸州之境安得隨二山之足而東北去乎杜說非是程大昌云禹河自澶相以北

皆行西山之麓又云古河在貝冀以及枯降之南率皆穿西山躡趾以行今接澶非禹河所經自黎陽

以行西山之麓不始於相貝冀界中亦更無西山躡趾殊不可解也或曰水性就下載之高地是拂其

性也疑遷與橫之言為妄余曰高地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賈讓云淇水口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

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因欲決是隄放河使北入海則亭北之地固下於河矣其曰高地者特

以大伾之東地益卑以彼視宿胥口則宿胥口之地較高耳高地對上文平地而言非謂高於河之上

流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乎王橫云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其言有可證者十五書序河壘甲居相

相城在今安陽屬彰德府內黃屬大名府二縣界而其後為河所圮證一也楚語武丁自河徂亳注云從河

內徙都亳河內即鄴南殷墟自河徂亳蓋亦為河所圮證二也史記殷本紀祖乙遷於邢其後盤庚又

自邢遷於亳下篇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蓋亦為河所圮鉅鹿界明有禹河證三也殷去夏不遠其所居相殷在漢魏郡界邢在鉅鹿界以殷都證禹最確故首注之詩衛風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迆朝歌之東

故謂之北流證四也禮記王制曰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蓋西河自華陰折而東為南河又東至

大伾折而北。是爲東河。計所行不滿千里。故曰千里而近。若漢河則東過大伾山南。至白馬縣。今滑縣之長壽津。始折而北。西去宿胥口又一百五六十里。則爲千里而遙矣。證五也。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商墟卽古朝歌城。在今濬縣西南。淇縣東北。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河淇之間。故淳于髡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證六也。戰國策。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二邑。在今濬縣西南。酈道元云。宿胥故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證七也。橫言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小谷口。按胡氏篤信河渠禹斷二渠之說。乃據賈讓之言。以證北載。據賈讓言。遮害亭東。地益下。則黎陽西山之足。實爲高地。證八也。漢書溝洫志。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大山卽王橫所謂西山。證九也。敍傳曰。商竭周移。正指定王五年事。固已知武帝所道。非禹舊迹。證十也。地理志。鄴縣有故大河在東。苟非隨西山。下東北去。安得至鄴。證十一也。孫炎曰。大鹿。鉅鹿北。廣河澤。河所經。蓋此澤本禹河之所匯。故亦名廣河。證十二也。水經注。漳水北逕祭陌。西俗巫爲河伯娶婦。祭於此陌。蓋鄴本有河。故以河伯惑人。證十三也。杜佑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曾改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從而漳橫。故謂之橫漳。證十四也。李垂曰。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證十五也。愚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爲禹河故道。亦有可證者。五。漢書地理志。漳水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又滹水東。至文安入

大河。漳。沱。東至參戶。合漳。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水經所敘漳水。自成平以下。至章武入海者。在西漢時猶爲大河。證一也。又成平縣有漳。沱。河。民曰徒駭河。與許商所言正合。蓋漳水自東昌縣會漳。沱。河。又東逕弓高阜城。至成平。世遂謂之漳。沱。然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不言漳。漳。沱。仍曰徒駭。證二也。水經濁漳注曰。鬲。般。峙其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則漳。絳。卽徒駭之上流。通爲一川。證三也。唐書地理志。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是浮陽參戶之漳水。亦古徒駭。證四也。齊乘曰。河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證五也。無徵不信。庶乎其免矣。禹貢維指高地對上文

平地。是發前人所未發。麟明先生作維指時。寓吳閩僧舍。時予亦寓吳。先生以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十五證示予曰。此辨證古事無倫此者。予甚感之。今錄其書。宛如昨日之兩人晤語矣。

行水金鑑卷第八

河水

河水自延壽又東右逕滑臺城水經

有三重中小城謂之滑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此城因以名焉城即故鄭廩延邑也下有延津今時

人謂此津為延壽津林氏據尚書以為禹當日無疆二渠之事胡麟明獨信之謂禹疆一渠自黎陽宿胥口

城故白馬縣治今在滑縣西南即唐濟州治也北直黎陽相距三十里

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水經

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其山上碑曰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也今黎山之

東北蓋黎陽縣之故城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

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鄭鹿即是城也今城內有故臺尚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濟取名焉故

亦曰鹿鳴津又曰白馬濟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

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金隄既建故渠水斷尚謂之白馬瀆故瀆東逕

鹿鳴城南又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北又東南逕濮陽縣散入濮水所在決會更相通注以成往復也

關注 黎陽故城在今滑縣東北。漢溝洫志。賈讓奏言。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碣是也。

自津東北逕涼城縣。水經 涼城在滑縣西南。劉宋置。北齊併入白馬。

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為長壽津。水經

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漢書溝洫志注。二渠。一則潔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

瀆。王莽時空。一作塞。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也。關注 河至此與潔別行而東。北入海。水經謂之大河故瀆。

水經 東漢人所撰。凡稱故瀆者。皆時已無水。咸城以下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又無他水行其中。孟康所

云。王莽時遂空者。唯此耳。故謂之大河故瀆。其自長壽津以西。至宿胥口為東漢見行之河。則鉞入河

水。東光以北。至章武時。為清河漳水之所行。則鉞入清河漳水。並不列大河故瀆。禹貢錙指

故瀆東北逕咸城西。水經

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聩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魏國縣西戚

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關注 杜預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今開州西一有戚城。

又逕繁陽縣故城東。水經 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南。繁水之陽。繁水即春秋之澶淵。杜預云。在頓丘縣南。亦謂之浮水。

北逕陰安縣故城西。水經 故城在今清豐縣北。通典。頓丘縣北有陰安城。寰宇記云。王莽河在頓丘縣北十里。

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水經 故城在今南樂縣西北。元和志。王莽河西去昌樂縣十六里。

又東北逕平邑郭西。水經

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注。今南樂縣。北有平邑故城。

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水經

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縣北有沙丘堰者。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堰障水也。注。水經此文曰。至於大陸。北播爲九河。鄴注云。播爲九河自此始。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瘦陶。貝丘。萬。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今按水經以王莽河爲禹河。故以沙丘堰爲禹迹。推其意似謂古河本東行。禹作此堰以障之。使北而九河自此播焉。不遵其道。是爲降水。唐人云。河自貴鄉縣界分爲九道。宗此說也。然禹河不經元城。此堰必非禹所作。黃文叔云。今澶州臨河有絳隄。自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歷亭皆有之。然則降水者。自元城以北。隄塌之水是也。蓋以堰爲絳所。或曰。元城爲戰國魏地。北與趙接壤。賈讓云。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遏水。使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以防之。沙丘堰者。疑趙所作。以障水。使不得北。而注於齊魏。所謂以鄰國爲壑者也。禹貢雖指。史記趙世家。廉侯十八年。文王十八年。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以趙地高而齊魏卑也。水經清水注引爲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觀爲南陽。東陽。春秋晉地。戰國屬衛。後屬趙。我決河水灌之。惠

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水經

大河故瀆北出爲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縣。分爲屯氏河。其故瀆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地理志曰。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於信成縣者也。張甲故瀆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又東北至脩縣會清河。屯氏別河自信成城南。東北至繹幕縣南。分爲二瀆。其北瀆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北。而東注於海。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謂之篤馬河。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屯氏河故瀆。東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鄒縣。與鳴犢河故瀆合。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爲鳴犢河者也。按屯氏河自館陶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屯音豚。通典。魏州治貴鄉元城二縣。貴鄉有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元和志。王莽河西去貴鄉縣三里。古堰今名恆山。在縣西九里。成帝時河決。王延世募人益運土塞河之處。以其恆當人情。故謂之恆山。蓋卽沙丘堰也。元和志。王莽河在館陶縣東四里。禹貢維指。恆山在今大名府北。今館陶縣西。有館陶故城。信成縣卽今清河縣。廣宗縣卽今廣宗縣。修縣卽今景州。繹幕縣在今平原縣界。陽信縣故城在今慶雲縣界。靈縣在今博平縣界。鄒縣卽今夏津縣。貴鄉縣卽今大名縣。元城縣卽今大名府治。今冠縣四有冠氏縣故城。隋析館陶縣地爲冠氏縣。元和志。王莽河北去縣十八里。

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水經。今堂邑縣西南五十里。有發干故城。寰宇記。王莽河在堂邑縣北十里。

又南逕貝丘縣故城南。水經。故城在今清平縣西南。寰宇記。王莽河在清平縣南十八里。

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水經。

又東逕艾亭城南。又東北逕平晉城南。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爲鳴犢河。故瀆。又東逕鄆縣故城。

東。屬注。甘陵故城在今清河縣東南。風俗記曰。甘陵故城直東二十里。有艾亭城。蓋近今博平縣界。平晉城未詳。疑當在博平縣北。寰宇記。王莽河在博平縣北十八里。靈縣故城在博平縣東北四十里。高唐州西南二十里。漢志。鳴犢河東北至菴。入屯氏河。鄆縣故城在今平原縣西南五十里。

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積。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高縣故城西。水經。

地理志曰。鬲津也。屬注。持地志。平原故城在平原縣東南十里。元和志。王莽枯河在縣南五里。蓋本在其北。縣原縣西北二十里。鬲縣故城在今陵縣北。左傳。麇奔有鬲氏。即其國也。陵縣本安德。唐德州治。州西五十里。有長河故城。州北五十里。有將陵故城。元和志。王莽枯河在長河縣東五里。又在將陵縣西四十里。長河即今德州治。將陵在州東北。州志云。古黃河在州東南二十餘里。今謂之黃河崖。

又北逕修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水經。

本修之安陵鄉也。地理志風俗記曰。修縣東四十里。有安陵縣故縣。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

漳水合一水分。屬注。修縣故城在今景州南。修音條。一作條。持地志云俗名南條城。在今棗縣南十二里。安陵故城在今吳橋縣西北。

大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又東北歷浮陽。參戶。平舒。至章武入海也。以今輿

地言之。瀆縣。滑縣。開州。內黃。清豐。南樂。大名。元城。並屬直隸大名府。冠縣。館陶。堂邑。清平。並屬山東東昌府。清河。平府。

博平。高唐。並屬東昌府。平原。德州。並屬山東濟南府。景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直隸河間府。北接大

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漢末大河之所行也。定王五年。歲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

而北濱遂空凡六百七十二歲。禹貢維指。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至於千乘海口。汴渠即黃溝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故謂之石門在滎陽山北

一里。過汴以東。積石為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所築也。漢書明帝本紀。千乘即今濟南府濮州。曹玉珂曰。千乘北去碭石將千里。河之入海漢之不同於禹貢者如此。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澼澆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曲冀蒙利故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右俱疆則下方傷宜任水執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絮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壬寅車駕還宮。後漢書明帝紀。

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自漢時已有汴渠矣臣按河即黃

河汴乃汴渠也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為兗豫民害今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

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故迹也。丘濬大學衍義補。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楊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

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尙二十餘年不卽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與力役勞怨旣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恆與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水經注修築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執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既文截本字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隄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遷廬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廢蕪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徒漢書王景本傳景字仲通樂浪謁郡人顯宗後景以侍御史卒官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入平原濟南千乘河平二年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雖兩經修塞而水道猶存王莽時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卽平原濟南千乘也蓋自元城循此道東出館陶東武陽絕深

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也。水經所敘長壽至委粟之道。皆在東郡界中。殊不合。常深以爲疑。今按永平十三年詔云。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蓋河自平帝世行汴渠東南入淮。亦行濟。濟東北入海。與後世南北清河之分派。幾相類矣。歲月逾甚。滎陽以下。正流漸微。迄於永平。莽時館陶決口亦必淤淺。故王景治河。棄而不用。河汴既分。遂從漯川導河至東武陽。始合莽時故道。此武陽之西所以異也。然史稱景鑿山開澗。防遏衝要。則其間多所變更。卽武陽以東。豈盡與莽時同哉。東漢之河。起自始建國三年。亦言其大略而已。王景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則其所治者。卽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修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爲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後。汴流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時濟亦決敗。水經河水注載王景事。在滎陽瀆蕩渠下。太子賢曰。汴渠卽蕩渠也。則河水當從此決入。然滎陽以下。南岸山脈已盡。地平土疏。隨處可以決入。不獨石門渠口也。濟隧亦通河。至於岑造入激隄。而其流始絕。莽時河入濟南千乘。則侵濟處更多。故築隄自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十五年。景從駕東巡。至無鹽。帝美其功。陶丘今定陶。無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二渠旣修。則東南之漕。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舻千里。輓輸不絕。京師無匱乏之憂矣。武帝雄才大略。足以有爲。若移其征伐四夷神僊土木之費。以復禹

河故道。當亦無難。而竟不及此。則以疎於討論。執北瀆爲禹河故也。及哀平之世。人始有知禹河之所經者。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橫請徙河緣西山足。乘高地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故道。而國祚陸危。事不可爲矣。永平上距平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遽堙滅。而王景治河。唯從事汴濟。蓋當時所急在運道。就其利便者爲之。不暇遠圖耳。史稱景擊山阜。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費以百億計。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講求禹河故道而復之。則河流歸北。汴濟不勞而治。功施到今。五代以降。潰溢橫流之禍。可以免矣。惜乎其不及此也。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以下。至章武入海。猶是徒駭之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景遂因之。禹迹蕩然無存。君子於此。有遺憾焉。或曰。景卽以復禹河爲難。王莽河新絕未久。豈不可復乎。曰。不可。漳水之東。王莽河之西。既有清河。又有屯氏。河屯氏。別河張甲。河鳴犢。河等瀆。津渠交絡。冰碎瓦裂。若導河行此。不久卽敗。景商度地勢。然後興工。不復禹河。則必用新河。固已鑿之熟矣。禹貢維指。

漢和帝永元十年。春三月。壬戌。詔曰。隄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爲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安發。以爲煩擾。將顯行其罰。後漢書和帝本紀。

漢安帝元初二年。春正月。詔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史記。西門豹爲鄆令。發人鑿十二渠。引水灌田。所鑿之渠。在今相州鄆縣西。二月辛酉。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後漢書安帝本紀。順帝陽嘉中。自汴口以東。

綠河積石爲堰。通古淮口。見前水經注。

漢桓帝永興元年秋七月河水溢。後漢書桓帝本紀。

漢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後漢書五行志。先是建寧中。增修泮。隄石門。以遏渠口。見前水經注。

河水自涼城縣東逕鐵丘南。水經

春秋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登鐵丘望見鄭師杜預曰在威南河南有龍淵宮武帝元光中河決濮陽

發卒塞決河起龍淵宮蓋武帝起宮於決河之傍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也。元和本志。鐵丘在衛南縣東南。本漢濮陽縣地。在今開

州西

司馬彪不志河渠東漢以後無可考據賴有水經注存其所敘當時見行之河有可徵者爲備錄之。

禹貢維指。

東北流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水經

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宣房堰。酈注。濮陽故城在今開州西南二十里。瓠子水注

不通。唯漭潰存焉。

又東北逕衛國縣南又東逕鄆城縣北。水經。漢東郡有時觀縣。世祖更名衛國。今觀城縣地。及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是。鄆城縣故城在河南十八里。今在濮州東二十里。

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水經

春秋經書築臺於秦者也。注今范縣東南有范縣故城。

又東北逕委粟津。水經

、大河之北。即東武陽縣也。注襄字詔。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蓋與津相近。東武陽即今朝城縣。

左會浮水故瀆。水經

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縣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

秋襄公二十年。經書公與晉侯齊侯盟於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

浮水焉。注頓丘縣在今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繁陽縣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六十里。今開州城南五里。有澶淵城。

東絕大河故瀆。又東北至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溧水出焉。水經

溧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為東郡所治也。注

又東北逕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水經

東阿縣城北門內西側阜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嘗羨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

俗有阿井之名。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魏土地記曰。津在武陽縣東北七十里。津

河濟名也。注漢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范縣即今范縣。倉亭津在縣西北。

又東北過在平縣西北。逕碭礪城西。水經

述征記曰。鬲。礮。李云當作礮礮。津名也。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為津也。魏立濟州治此。即故在平縣也。應劭曰。在名山。縣在山之平陸。故曰在平也。今在平縣南有濟州故城。即古鬲礮城。縣西二十里有漢在平故城。

又東北逕四瀆津。水經

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涉水。受河也。然自河入濟。自涉入淮。自淮入江。水經週通。故有四瀆之名。通典。盧縣東有漢臨邑故城。盧縣今為長清縣。四瀆津當在縣界臨邑故城東北。

又東北過楊墟縣東。商河出焉。水經。此上下相接處。不與水經相符。從維揆也。

地理志曰。楊墟。平原之隸縣也。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經次於此。是不北也。商河首受河。亦漂水及澤水所潭水也。涸而不流。世謂之清水。自此雖沙漲填塞。厥迹尚存。歷澤而北。俗謂之落里坑。逕張公城西。又北。重源潛發。世謂之落里坑。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元和志。漢揚嘉四年。河水泛溢。河隄都尉許商鑿此河通海。故以商為名。商河行大河之南。漂水之北。

河水又東逕高唐縣界。水經

河水於縣漂水注之。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然則漂水亦或武水也。漂水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門有馳道。絕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東門側有層臺秀出。魯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者也。水經。漂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右與黃溝同注川澤。

又東運文鄉城。又東南運王城北。黃溝又東北。運左與漯水際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迤東注漯水矣。漯水又東北。運援縣故城西。又運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經深陰縣故城北。又東北。運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運崔氏城北。又東北。運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北。運漢徵君伏生墓南。又東北。運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運界東鄒城北。又東北。運建信縣故城南。又東北。運千乘縣二城間。又東北。為馬常坑。又東北。運楊墟縣東。又東北。運平原縣東。又東北。運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運昌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運般縣故城南。又東北。運樂陵縣故城南。又東北。運初鄉縣故城南。又東北。運富平縣故城北。又分爲二水。南水。謂之長聚溝。北水。流運馬營城西北。而流風。而東注。南轉運城東。又東北。運富平縣故城北。又分爲二水。南水。謂之長聚溝。北水。世謂之白溝。注云。東北流注於海矣。

又東北運高唐縣故城西 水經

京相璠曰。本平原縣。齊之西鄙也。大河逕其西而不出其東。經言出東。誤耳。注。城在今禹城縣西四十里。本齊高唐邑。齊趙以河爲竟。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渝於河。即此河也。

又北運張公城臨側河涓 水經

有津焉。名之曰張公渡。注。張公城今在平原縣南六十里。

又北運平原縣故城東 水經

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也。故曰平原矣。縣故平原郡治矣。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河水北過高唐縣。即平原也。故經言河水逕高唐縣東非也。按地理志曰。高唐平原也。高唐漯水所出。平原則篤馬河導焉。明平原非高唐。大河不得出其東。審矣。注。故城在今縣南。

又左運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運般縣樂陵。枋鄉。厭次。縣南爲厭次河。水經。今陵縣治。即安德故城。縣東南有故鹿角關。以津爲名。

輿臨邑縣接界。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樂陵故城在今樂陵縣界。枋鄉故城在今南河縣西北。厭次故城在今武定州東。本當作平。後漢改曰厭次。

又逕深陰縣故城北。水經。此北深陰縣也。漯水下注云。北深陰城。伏深謂之深陽城。當在今青城縣界。漯水之北。

又東北漯沃津。水經。孫云。漯沃。漢志。千乘郡有漯沃縣。接顯文本作漯。或省作漯。後又轉爲漯字也。

漯沃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縣也。屬注。今蒲臺縣東有漯沃故城。

又東逕千乘城北。水經

伏琛所謂千乘北城也。屬注。今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未知是北城否也。

又東北逕利縣城北。水經。本作黎城縣北。今據濟水經文改正。彼注云。地理志。齊郡有利縣。晏謨曰。縣在齊城北五十里。今博興縣東有利縣故城。

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水經。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千乘縣二城間。又東北爲馬常坑。亂河支流而入於海。即此水也。甲下蓋亦千乘縣地。

又東北過甲下邑。又東北入於海。水經

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勃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

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

歸注。河水入海處。嘗在甲下邑之東北。禹常坑之北。按元和志。海在勃海縣東一百六十里。今分屬利津縣。即古千乘海口。利津。金析唐蒲。臺。勃海三縣置。本漢漯沃縣地。蓋南與千乘縣共此海口也。

以今輿地言之。滑縣、開州、並屬直隸。觀城、濮州、范縣、朝城、並屬山東。陽穀、屬山東兗。往平、屬東昌。禹城、平原、陵

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青城、蒲臺、並屬山東。濟南府。高苑、博興、並屬山東。齊州府。利津、屬濟南。諸州縣界中。皆東漢以後大

河之所行也。禹貢鑑指。

行水金鑑卷第九

河水

河自底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有一十九灘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議大夫寇谷帥工五千人歲常修治平河岨底柱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晉泰始三年五月武帝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當有姓氏原闕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衆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漸濟濤波尙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躕難濟故有衆峽諸灘之言水經注

晉泰始七年六月大霖雨河洛伊沁皆溢晉書後又載六年事並同宋書亦載之未知孰是

是年沒民舍千九百餘家秋稼千三百餘頃河南志

華嶠奏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迹置都水官事多施行晉書華嶠本傳

傅祗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沉菜堰至今竟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晉書傅祗本傳

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害重災深隄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鄠潦涵咸入禮典漳釜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

今可得而略。宋書

宋元嘉十八年夏五月甲申。河水泛溢。害居人。南史

冀定數州。頻遭水患。楷上疏曰。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焉。史起晒之。茲地荒蕪。臣實爲恥。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旣危。宣房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竭。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壅。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瀉。泄此波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廳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理。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秬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唯用舟楫。南畝畬菑。徵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饒。臣旣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

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臣丹款。實希効力，有心營燭。乞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士。鄰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饑。靜言念之，朕不遑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道。

魏書楷傳。楷、明帝孝。罷昌中，以股州刺史死節。

北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溢。河南通志。

唐高祖武德七年，治中雲得臣自龍門引河溉田六千餘頃。唐書。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澤。幸白司馬坂觀之，賜瀕河遭水家粟帛。

唐書：河陽即今懷慶府孟縣地。後魏太和中，築北中城。東魏元象元年，又築南城。及中澤城，是爲三城。中有河橋，晉杜預造。魏爾朱榮之亂，及爾朱世隆再亂，與高歡宇文泰相持，皆以三城河橋爲拒守要津。唐高祖世充河陽城，焚河橋。又以舟師襲世充，回洛城斷河陽橋。又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其險要如此。金大定中，州治以河患，因於故城北十五里築新城，徙治焉。曰上孟州故城。曰下孟州。予於己亥客懷孟，從下州放棹南歸。聞所謂三城河橋無有也。其故迹亦不可得而見矣。

唐高宗永徽五年六月，河北大水。十月，齊州黃河溢。唐書五行志。

唐高宗永淳二年七月己巳，河溢壞河陽橋。唐書五行志。舊唐書云：潤河陽城。

唐武后如意元年八月甲戌，河溢壞河陽縣。唐書五行志。唐書稱弘道二年誤。五行志又稱長壽元年。重見。

唐武后長壽二年五月癸丑，棗州河溢。壞居民二千餘家。唐書五行志。

唐武后聖歷元年秋。黃河溢。唐書 河南通志。作中宗嗣聖十六年。即是年也。嗣聖無十六年。

唐元宗開元五年。六月壬午。鞏縣暴雨連月。山水泛溢。毀郭邑廬舍七百餘家。人死者七十二。汜水同日

漂壞近河百姓二百餘家。舊唐書元宗本紀。

唐元宗開元十年六月。博州棣州河決。唐書五 行志。八月丙申。博棣等州。黃河隄破。漂損田稼。舊唐書元宗本紀。

唐元宗開元十四年秋。大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懷衛鄭滑汴濮人。或巢或舟以居。死者千計。唐書五 行志。

八月河決衛州。唐書元宗本紀。

唐代宗大歷十二年秋。大雨水。河南尤甚。平地深五尺。河溢。唐書五 行志。

唐德宗建中元年冬。黃河溢。唐書德宗本紀。

唐德宗貞元二年六月。河溢。唐書五 行志。

唐憲宗元和七年正月。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唐書五 行志。

唐憲宗元和八年十二月丙午。以河溢浸滑州羊馬城之半。滑州薛平。魏博田宏正。徵役萬人於黎陽界

開古黃河道。南北長十四里。東西闊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舊河水勢。滑人遂無水患。舊唐書憲宗本紀。

薛平。田宏正。鑿河十四里。經黎陽山東。會於故瀆。名曰新河。唐書 要。

薛平授鄭滑節度使。始河溢。孤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佐裴宏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宏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導二十里。以曬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

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

唐書薛平傳。

衛州汲郡黎陽縣有白馬津。一名黎陽關。有大岨山。一名黎陽山。有新河。元和八年。觀察使田宏正及鄭

滑節度使薛平。開長十四里。闊六十步。深丈有七尺。決河注故道。滑州遂無水患。

唐書地理志。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薛平治河一事。此外史無所紀。蓋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而事不聞朝

廷。汴河亦不聞有疏通之事。唯鄭畋集載爲相時。汴河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仍令宣武

感化節度使嚴帖州縣。封閉公私斗門。感化。卽徐州也。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蕭做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做徙其流遠去。樹隄自固。人得以安。

唐書蕭做傳。

魏晉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可得聞。而唐少河患。閻百詩云。其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

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所載者。僅滑帥薛

平。蕭做二事耳。渭按伊川之意。欲明宋多河患。以火德故。然東漢亦火德。而河患絕少。何也。且禹功既

壞。河行未久。輒復徙。遠者數百年。近者或百餘年。或數十年。獨東漢之河。垂千歲而後變。則王景之功

不可誣也。豈皆德運爲之哉。肅代以後。強藩跋扈。並帝制自爲。次道云。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是也。而愚

更有說焉。河災羨溢。首尾互千里之外。非一方可治。嘗四分五裂之際。爾詐我虞。唯魏滑同患。故田宏正從薛平之請。協力共治。否則動多掣肘。縱有溢決。亦邊城邑以避之而已。此河功所以罕紀也。據史所書。謂唐少河患。亦未為篤論。馮賈鑑指。

唐文宗太和二年夏。河決。壞棣州城。唐書五行志。

唐文宗開成三年夏。河決。浸鄭滑外城。唐書五行志。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大水汎徐。兗。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接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

唐書社中立傳。

唐僖宗乾符五年秋。大霖雨。河溢。唐書五行志。

唐昭宗大順二年二月辛巳。河陽河溢。壞人廬舍。唐書景福二年。河徙從勃海北至無棣縣入海。唐書五行志。

唐昭宗乾寧三年四月。河圯於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為二河。散漫千餘里。唐書五行志。

梁朱友貞龍德三年。段凝以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駕水。決口日大。屢為

曹濮患。唐同光二年。命婁繼英塞之。未幾復壞。五代史補。

華溫琪。夏邑人。仕梁。歷絳。棣二州刺史。時棣州苦河水為患。溫琪徙新州以避之。民賴全活者甚衆。

河南志。

唐李存勖同光二年八月河溢。五代史。

是年七月壬寅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甲辰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同光三年春正月庚戌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禦決河。是年自六月甲午雨罕見日

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通鑑

唐李嗣源天成四年十二月庚申修治河北岸宣差左衛上將軍李承約祭之張敬詢爲滑州節度使

長興初敬詢以河水連年溢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通鑑

晉石敬瑭天福四年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五代史。

晉天福六年九月辛酉滑州言河決。考異曰薛史紀載九月辛酉滑州河決而不載庚午濮州決高祖實錄載庚午濮州決而

州。考澶州界皆爲水漂溺。史匡翰傳亦云。天福六年。白馬河決。按辛酉滑州河已決。則下流皆潤。濮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州河決。源溢及濮州耳。通鑑

晉石敬瑭天福六年九月丁丑河決中都入於沓河。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五代史。

是年河決滑州東汎濮州民爲水所漂溺詔所在發舟救之。山東通志。

是年河決濮陽之觀城界楚里村隄。圖詠目遊四海記。

晉石敬瑭天福七年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於滑州。五代史。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見彥威本傳。

是年三月己未梁州節度使安彥威奏到滑州修河隄時以瓠子河漲溢詔彥威督諸道運民自家車

之北築堰數十里給私財以犒民民無散者竟止其害以功加邢國公詔於河決之地建碑立廟通鑑
晉石重貴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河決滑州環梁山入於汝濟五代史

是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
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通鑑

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汝水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間
汝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於梁山之北而決河水瀾漫潰溢環梁山會於汝則宋之梁山灤矣穀山筆

羊使君晉開運二年守博州河溢城沒使君祝天冀免生民墊溺願以身代山東通志

晉石重貴開運三年夏六月己丑河決魚池秋七月河決楊劉朝城八月辛酉河溢歷亭九月河

決澶滑懷州癸卯河決臨黃冬十月河決衛州丙寅河決原武五代史

開運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四十餘里自朝城北流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九月丙辰河決

澶州臨黃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為東郡觀縣後魏置臨黃縣

梁晉河上之師德勝楊劉各有南北二城跨河而守皆河津要地也晉人初據德勝為梁人所敗東守

楊劉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師百道進攻迄不能拔而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勝在濮州境內晉史

云德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治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津已而又作浮梁於上是為澶州河橋矣楊

劉在東阿北境，可六十里。黃河舊隄，隱隱可見。墟里人煙，久成聚落。而二城之迹，則不可考矣。夫合兩國之衆，集百萬之師，一旦化爲榛莽平蕪，蒼茫無迹，盛衰興亡，皆如幻化，亦足慨矣。較山筆

漢劉承祐乾祐元年夏四月戊子，河決原武。五月乙亥，河決滑州魚池。五代史通鑑注：魚池，地名。河決之後，謂之魚池口。

漢劉承祐乾祐三年六月癸卯，河決原武。五代史

五代漢，河決鄭州。盧振請修汴河兩岸，立斗門，以備旱澇。目遊四海記：史云河決原武，原武屬鄭州。

周廣順二年十二月丙戌，河決鄭滑，遣使行視修塞。通鑑

周廣順三年春正月庚午，帝以河決爲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九月己亥，義成節度使白重贊奏

塞決河。通鑑

周郭威廣順中，重贊爲義成軍節度，在鎮日，河屢決，重贊親部丁壯塞大程，六合二隄，詔書褒美。宋史白重贊傳

周祖親征兗州，以通爲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二百浚汴口，又部築河陰城，創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世宗卽位，以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東西橫亙數百里，隄塌非

峻不能扼契丹奔突，顯德二年，命通與王彥超復治之，功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爲

靜安軍，四旬而完。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宋史韓通傳

世宗征淮南，爲前軍都監，從征關南，還，會塞澶淵決河，命欽祚領禁兵護役，因命督治澶州城。宋史田欽祚傳

周世宗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宋史河渠志。河大決齊鄆。發十數州丁壯塞之。命穀領護。刻期就功。宋史李穀傳。

顯德元年春正月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

明鎮、原武凡八口。九域志。滑州北馬縣有靈河鎮。魚池亦在滑州界。酸棗津在大梁東北。陽武在鄭州。河陰在孟州之北。五月戊辰。河自楊劉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匯爲大澤。瀾漫數百里。又東北壞

古隄而出。古隄。前代所築以防河者。河隄。故古隄在平地。灌齊棣、淄諸州。至於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捕

魚以給食。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戊戌。帝遣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

畢。通鑑

是年十一月。河隄成。河自楊劉東潰。分爲二派。匯爲大澤。瀾漫數百里。灌棣、淄。漂沒田廬。民捕魚以

食。李穀按視。役徒六萬。三十日畢工。朱子綱目。

穀之治水也。順水性而非塞障也。且工止一月。故綱目書成以美之。河志

周顯德二年。謀伐唐。因浚儀故隄疏導之。東至泗上。四年。疏汴水。北入五丈河。五年。浚汴口。導河流達

於淮。江淮舟楫始通。自註四海記。

楊澈年十六。父思進爲鎮。趙從事。會昭慶令缺。使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鄰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數千。

經大澤中多蘆葦。令采刈爲筏，順流而下。既至，執事者訝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澈以狀對，乃更嗟賞。建隆初，舉進士。宋史楊澈傳。

唐新舊二史五代史皆不志河渠。事多缺略。今按唐有河北道、河南道。以河畫界。其自大伾以東、河北衛、魏、瀆、博、德、棣、滄七州、河南滑、濮、濟、齊、淄五州皆瀕河郡也。謹撫元和志、寰宇記所載各縣界之黃河。略爲銓次。以補史志之闕。黃河自汲縣南。昨城縣北。汲縣即今河南衛輝府治。昨城縣在今直隸大名府滑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靈昌縣北十里。白馬、滑州治。元和志州城即古滑臺城。河去外城二十步。黎陽西南至衛州一百二十里。又東逕頓丘縣南。又東逕清豐縣南。其南岸則濮陽縣。頓丘、滑州治。元和志、黃河在靈昌縣北十里。白馬、滑州治。元和志州城即古滑臺城。河去外城二十步。黎陽西南至衛州一百二十里。又東逕臨黃縣南。其南岸則鄆城縣。臨黃西至濮五里。其故城在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五里。濮陽東至山東濮州八十里。元和志、黃河北去縣十五里。其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觀城縣東南。元和志、黃河南去縣三十六里。又東北逕朝城縣東。其東岸則范縣。朝城、濮州治。其故城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南去縣二十一里。又東北逕朝城縣東。其東岸則范縣。城北至魏州一百里。其故城在今東昌府朝城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東二十九里。范縣西南至濮州四十里。其故城在今東昌府范縣東南二十里。又東逕范縣北。其北岸則武水縣。武水北至博州六十里。其故城在今東昌府治聊城。又東逕陽穀縣北。其北岸則聊城縣。陽穀縣屬山東兗州府。東南屬濟州。元和志、黃河在武水縣南二十二里。又東逕陽穀縣北。其北岸則聊城縣。陽穀縣屬山東兗州府。東南屬濟州。元和志、黃河在武水縣南二十二里。

又東逕臨邑縣北。今濟南府臨邑縣。南至齊州六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七十里。又東逕臨濟縣北。臨濟西南至齊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八十里。今為濟南府濟陽縣地。

又東北逕鄒平縣西北。鄒平東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西北去其北岸則滴河縣厭次縣。至棄州八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十八里。淄首南。今屬濟南府。厭次棄州治。其故城在今濟南府武定州。東四十餘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三里。自此以下有新舊二道。舊東北逕蒲臺

縣南又東北入海。蒲臺西北至棄州七十五里。今為濟南府蒲臺利津二縣地。元和志。黃河西南去縣七十三里。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二里。俗呼為關口。澁。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湖與

濟相觸。景福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逕海縣西北。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而東注於海。西至棄州七十里。其故城在今濟南府濱州東。寰宇記云。黃河在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無棣縣西北至

滄州一百二十里。其故城在今濟南府海豐縣西。接慶雲縣界。寰宇記云。黃河在無棣縣東南六十里。東北流逕馬谷小山而東入海。蓋即景福之改流也。馬谷小山在海豐縣東。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清豐觀城聊城平原陵縣商河

南。昭宗景福。上距李吉甫撰志之年。約六十餘歲。齊東武定蒲臺利津。南接濬縣。開州。濮州。范縣。陽穀。在平。平陰。長。諸州縣界中。皆唐歷五代以迄

宋初黃河之所行也。自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後五十九歲。為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橫隴之決。又十四歲。為慶歷八年戊子。復決於

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百七十七歲。禹貢鑑

黃河。今西蕃宋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

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刺海。東知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朮二河。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

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闕。即曰闕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

乞里馬出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此處有誤。見卷首禹貢維指。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礪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恆被其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爲一。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自立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壘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礮脛。併流於河。故六月終旬後。謂之礮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莢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欲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割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壻岸故朽。漚流漱

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潰，謂之淪捲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竇。音叫。漢衛西京賦。曰。望窅窅以徑延。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披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停，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志。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稍芟薪柴，槌斲竹石，芟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潁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辦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塌場，塌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塌岸。既下，以檝臬閘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塌下非積數壘，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壘水勢，護隄焉。

綠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塌。開封府有陽武塌。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塌。舊有七里曲塌復廢。通利軍有齊賢蘇村凡二塌。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北岡、孫陳、大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塌。大名府有孫村、侯村二塌。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塌。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塌。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塌。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塌。棣州有聶家棧隄、鋸牙、陽成四塌。

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宋史河渠志。志中所言。孟秋預備糴料。及會官吏。乘農隙。率丁夫取粟。何其仁至而義盡也。其掩堵之法。亦甚周密。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壬午。棗州河決。壞厭次。商河二縣居民廬舍田疇。宋史五行志。是年河決公乘渡口。壞

臨邑城。三年移治孫耿鎮。宋史地理志。

建隆二年孟州河決。河南通志。

宋太祖建隆四年八月齊州河決。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乾德元年春正月丁巳修畿內河隄。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宋史河渠志。

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開封府河決。滎陽武。河中府孟州並河水漲。孟州壞中潭軍營。民舍數百區。河壞隄岸石。又溢於鄆州。壞民田。淄州濟州並河溢。害鄒平高苑縣民田。宋史五行志。八月癸卯。河決滎陽武縣。已未

鄆州河水溢。沒田。九月辛巳。河決澶州。宋史太祖本紀。是年秋。河決澶州。命重贊督丁壯數十萬塞之。宋史韓重贊傳。

乾德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潭橋梁。澶鄆亦言河決。詔發兵治之。宋史河渠志。

時諸國尙未一統。正用兵之際。不遣丁夫而以兵治河。宋之重農惜民。有可嘉者。河志。

宋太祖乾德四年六月甲午。東阿縣河溢。損民田。甲辰。觀城縣河決。壞居民廬舍。注大名。又靈河縣隄壞。

水東注衛南縣境及南華縣城七月榮澤縣河南北隄壞八月淄州清河水溢壞高苑縣城溺數百家及鄒平縣田舍宋史五行志閏月乙丑河溢入南華縣宋史本紀八月丙辰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馬步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秋租宋史河渠志

此合兵民而同治之者是年潘美方用兵南漢或以兵之不足而始用丁夫歟河志

宋太祖乾德五年正月帝以河隄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濼滑孟漢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宋史河渠志八月甲申河溢入衛州城民溺死者數百宋史本紀

宋太祖開寶元年六月河溢壞民田廬舍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二年七月下邑縣河決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三年春正月癸丑增河隄十二月癸巳增河隄宋史本紀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乙酉河決原武汴決穀熟七月癸亥汴決宋城宋史本紀六月鄆州河及汶清河皆

溢注東阿縣及陳口鎮壞倉庫民舍鄆州河決原武縣宋史五行志十一月河決濼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

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宋史河渠志杜審肇出知澶州太祖以審肇未嘗歷郡務乃命司

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以左右之未幾河大決東匯於鄆濮數郡民田罹水害太祖怒其不即時上言遣

使案鞠。遂諭恕棄市。審肇免官歸。宋史杜審肇傳開寶初。河決澶州。命守忠副穎州團練使曹翰護役。河決遂塞。忠傳

宋太祖開寶五年正月。詔曰。應綠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莖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莖者聽其孤寡惻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爲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卽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穎川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薦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滯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壅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墜。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嘗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詔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

督工徒未幾。河決皆塞。宋史河渠志五月丁亥。河南北淫雨。澶滑濟鄆曹濮六州大水。六月己丑。河決陽武。八月。衛州河溢。宋史太祖本紀五月。河決澶州。六月。河又決。開封府陽武縣之小劉村。宋史五行志

宋祖之言。千載下猶見其敬天愛民之忱。洵得治河之本者。曹翰之言。雖近於諛。原非虛美。其後河決皆塞。果如翰言。逸人之書。未經赴闕上陳。而帝自聞之。其時朝廷訪賢求言。廣咨博詢。可謂無微不至矣。書雖不傳。然帝善其言。必與詔書導河濬川。未聞力制湍流之旨相合。授官力辭。真逸人也。河志

宋太祖開寶六年春正月癸酉。修魏縣河。宋史太祖本紀鄆州河決。楊劉口。懷州河決。獲嘉縣。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七年六月壬寅。安陽河溢。壞民居。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八年五月。濮州河決。郭龍村。六月辛亥。澶州河決。頓丘縣。宋史五行志

行水金鑑卷第十

河水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孟州河溢壞温縣隄七十餘步鄭州壞榮澤縣寧王村隄三十餘步又漲於澧州壞英公村隄三十步宋史五七月癸未河決榮澤頓丘白馬温縣閏月己酉河溢開封等八縣害稼宋史太宗本紀

秋十月河決孟州之温縣鄭州之榮澤澧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騎置自陝西至滄棣案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水患宋史河渠志正月辛丑浚廣濟惠民及蔡三河治黃河隄宋史太宗本紀五月懷州河決獲嘉縣北注宋史五是年夏河決滎陽詔守素發鄭之丁夫千五百人與卒千人領護塞之宋史程守素傳十月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上閣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八月甲戌宋州河決宋城縣九月己卯衛州河決汲縣壞新場隄九月澧州河漲宋史五九月己卯河決汲縣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徐州白溝河溢入州城宋史五行志是年懷州河決河南通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河中府河漲。陷連隄。溢入城。壞軍營民舍。鄜、寧三州。並河水漲。溢入州城。壞軍營倉庫廬舍。宋史五李神祐爲南作坊副使。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葦未具。命神祐馳往垣曲。伐

薪蒸四百萬。以濟其用。宋史李神祐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六月。河決臨邑縣。十月。河決懷州武陟縣。害民田。宋史五行志本紀以臨邑作臨濟。武陟作武德。並誤。七月。

河決范濟口。宋史太宗本紀是年。河大漲。盛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

宋史河渠志袁廓知鄆州。會河決。溢入城。浸居人廬舍。至冬。月結爲冰。廓大發民鑿取。以竹輿輿出城。散積之。

使者至。謂其有略。致水不入城。乃以狀聞。拜監察御史。宋史袁廓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灑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

於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隄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

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

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

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

用太平加壁以祭。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宋史河渠志六月。陝州河漲。壞浮梁。鄆州河水漲。溢入城。

壞官寺民舍。八月。徐州清河漲丈七尺。溢出。塞州三面門以禦之。是年。自夏及秋。開封浚儀。酸棗。陽武。封

丘、長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縣河水害民田。宋史五蟠知京城陸路發運司事。會河決韓村。大發丁夫

塞之。命蟠調給其餉。未幾。河塞。宋史劉蟠傳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且獻河平頌曰。

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祚。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塞澤者罪。

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逆遜遠役。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蒸民。

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房。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

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之。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

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尙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

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卽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宋史胡旦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

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沉以太牢

加璧。未幾。役成。宋史河渠志三月丁巳。滑州河決既塞。帝作平河歌。賜近臣。獨水所入州縣今年租。宋史太祖本紀八

月。延州南北兩河漲溢。入東西兩城。壞官寺民舍。孟州河漲。壞浮梁。損民田。宋史五是年。河決。壞民田。命

監察御史索湘與戶部推官元玘同接行。宋史索湘傳

宋太宗淳化元年。孟州河漲。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壻使臣經度行視河隄勿致壞墜違者當實於法宋史河渠志

閏月河水盜四月河水盜六月河水汴水盜宋史太宗本紀京兆府河漲陝州河漲壞大隄六月乙酉河溢於浚

儀縣壞連隄浸民田上親臨視督衛士塞之辛卯又決於宋城縣博州河漲壞民廬舍亳州河溢東流汎

民田廬舍泗州招信縣河漲宋史五行志是年宋州河決成務上言河水所經地肥澱願免其租稅勸民種藝

從之宋史柴成務傳趙孚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葛彥恭殿直郭載行視黃

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遙隄以紓湍決孚言治遙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時決

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宋史趙孚傳

宋太宗淳化三年十月上津縣河水溢壞民舍宋史五行志罕知霸州會河溢壞城壘罕以私錢募築民咸德

之宋史丁罕傳

宋太宗淳化四年九月澶州河漲衝陷北城壞民舍官署倉庫民溺死者甚衆十月澶州河決水西北流

入御河浸大名府城宋史五行志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

官梁審上言滑州土脈疏岸善隄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

以防暴漲帝許之宋史河渠志郭贊超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坐河決免所居官宋史郭贊傳高弁爲邢州鹽

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宋史高弁傳淳化中昌言復

知天雄軍。大河貫境。豪民時芻麥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姦利者。屬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視耶。敢不從命。斬衆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宋史趙昌言傳。昌言於淳化四年十月丁丑。自知大名府加給事中。參知政事。趙賀補臨胸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胸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宋史趙賀傳。淳化中。守正擢高陽關副都。明年。護浚惠民河。塞澶州決河。就命知州軍。宋史孔守正傳。

宋太宗淳化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壩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餘里。復合於河。以分水勢。宋史河渠志。右領軍衛上將軍周景。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牟渠。修滑州河隄。累遷至是官。宋史周景傳。嗣宗以祕書丞通判澶州。並河東西植樹萬株。以固隄防。宋史王嗣宗傳。

宋太宗至道二年。七月。鄆州河漲。壞連隄四處。閏七月。陝州河漲。宋史五行志。三年四月。河決鄆州。詔徙州城。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勢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若拙請徙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是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之禁宋史河渠志是年河決鄆州王陵埽遣承翰護塞時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乘傳規度徙於舊治之東南宋史承翰傳

宋眞宗咸平五年六月惠民河漲溢軍營宋史五行志王濟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師大名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濟以爲勞民詔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十六七張齊賢時爲相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宰相苟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邊事宋史王濟傳

宋眞宗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隴埽四年七月又壞王八埽又見五行志並詔發兵夫完治之宋史河渠志九月乙巳河決澶州遣使其舟濟民給以糧餉宋史眞宗本紀石知顯掌親王諸宮事景德中自京抵泗遣徒治河隄命總其役初計工累月及是浹日而畢上面加褒諭授入內都知宋史石知顯傳

李遵勗出知澶州。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遵勗督工徒七日而隄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宋史李遵勗傳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河決河中府白浮梁村。宋史五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梁村河水決

溢。爲南風激還故道。明年。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水河。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八月。河決通利軍大名府御河溢。合流壞府城。害田人多溺死。九月。河溢於孟州

溫縣。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正月。河決棣州聶家口。宋史五行志棣州請徙城。帝曰。城去決河尙十數里。居民重遷。

命使完塞。旣成。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徙於商河。役與隳年。雖扞護完築。裁

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壩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

八方寺。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

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

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於夏。晝過。降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於海。大伾而下。黃

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

石入於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

十里。破伯禹古隄。逕牧馬阪。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逕濟豐大

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卽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漣淵舊渠矣。大鄴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衛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衛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勃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兗汎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宋史河渠志。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進士。

是年春。河決棣州。竊家口。詔免棣州民物入城市者稅一年。免棣州租十之三。山東通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六月保安軍積雨河溢浸城壘壞廬舍判官趙震溺死又兵民溺死凡六百五十

人八月河決澶州十月濱州河溢於定鎮宋史五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詔罷耆遙隄以養民力八月甲戌河決澶州大吳壩役徒數千築新隄亘二百四

十步水乃順道宋史河十一月乙酉濱州河溢於定鎮宋史五

是年詔棣州經水流民歸業者給復三年山東通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小河分水勢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三

迎楊村北治之復開灤河於上游以泄其壅溢詔可宋史河七月坊州河溢民有溺死者宋史五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癸卯雄霸河溢宋史真宗禹珪移澶州會河隄決溢禹珪率徒塞之宰相王旦

使兗州還言其狀優詔褒之宋史張禹珪傳按宋史幸輔表王旦自景德三年爲相至天禧元年七月免旦

宋真宗天禧元年燁爲右正言會歲饑河決滑州大輿力役饑殍相望燁請策免宰相以應天變宋史劉

宋真宗天禧三年六月河決滑州城西南漂沒公私廬舍歷澶州濮鄆濟單至徐州與清河合浸城壁不

沒者四版明年旣塞六月復決於西北隅宋史五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於城

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一卽

遣使賦諸州薪石槎檝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宋史河滑州河決泛澶濮鄆齊徐境遣

使救被溺者卹。八月丁亥，滑州又決。宋史真宗本紀。張惟吉爲殿頭高陽關路走馬承授公事，護塞滑州天臺埽

役，遷西頭供奉官。宋史張惟吉傳。是年，守恩爲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爲修河鈴轄，郊祀召爲行宮使，復還本任。

四年春，河復故道，遷文思院使。宋史鄆守恩傳。王貽永知徐州，河決滑州，徐大水，貽永作隄城南以禦之，改衛州

團練使。宋史王貽永傳。城爲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決灤淵，城視役河上，隄墊數里，衆皆奔潰，而城獨留，自若。須

臬，水爲析去，衆頗異之。遷工部郎中，城復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修河，旣而以歲饑罷役，城

嘗病民者，特撻芻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爲棄物，後復興工，斂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河，河

平，擢樞密直學士。宋史寇瑊傳。蜀經年朽腐，重斂困民之言，何其痛癢關之至也。今之治水者，當三復斯言。

宋真宗天禧四年二月癸未，滑州決河塞。宋史真宗本紀。羣臣上賀，上親爲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

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

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爲河水所經，不無爲害。今者決

河而南，爲害旣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

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易水逕乾

，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

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

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故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陵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醜爲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雁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卽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天禧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壘壻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支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宋史河渠志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勢又築長隄人呼爲陳公隄。宋史陳堯佐傳李若谷爲京東轉運使會河決白馬調取芻槎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谷寬之士倫不悅構於朝徙知陝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累遷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齧韓村隄夜馳往督兵爲大壩至旦隄完

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岸輒圯，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為岸，押以巨木，後雖暴水不復壞。轉給事中，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宋史李若谷傳：若谷字子淵，豐縣人。舉進士，補縣尉。歷知遼州。真宗朝，累遷度支員外郎。出

為轉運。

宋仁宗天聖元年五月甲戌，命魯宗道按視滑州決河。八月乙未，募民輸芟塞滑決河。宋史仁宗高繼勳本紀。

以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齧隄岸，繼勳雖老躬自督役，露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

德之。宋史高繼勳傳。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兼修河都監。既而河未

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

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復為滑州修河都監。君

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且死，論者惜之。宋史張君平傳。李渭官太常博士，

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並為修河

都監，未幾皆罷。宋史李渭傳。冲遷太常博士，河決棗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冲往按視，還言徙州動

民亦未免治隄，不若塞河為便。遂以冲知棗州。自秋至春，凡四決，冲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為樞密

使，卒徙州信陽，而冲坐守護河隄過嚴，民輸送往來隄上者輒榜之，為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冲復上疏論

徙州非便，著河書以獻，為京西轉運。塞滑州決河，權知滑州，參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

策欲盛夏與役冲言徒費薪楫困人力雖塞必決遂罷知河陽宋史孫冲傳是年以滑州決河未塞詔募京東

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柳凋溺死之家二年遣使詣滑衛行視河勢宋史河渠志梅摯進

龍圖閣學士知滑州州歲備河調丁壯伐灘葦擊以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徒

完隄水不為患詔獎其勞宋史梅摯傳崔立通判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楫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用

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民港久廢立教民復治既成既田數千頃

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宋史崔立傳

宋仁宗天聖五年七月丙辰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一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河決十月丙申滑州言

河平宋史仁宗本紀是年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麓名曰天臺埽宰臣

王曾率百官入賀十二月濬魚池歸減水河宋史河渠志郭諮知濟陰縣建言漕滑隄被無以殺大河之怒故

漢以來河決多在漕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沒于山下穿金隄與橫隄合以達於海則害可息

詔本道使者共議弗合宋史郭諮傳諮知濟陰史不記其年當在此時諮之議甚善惜當時未及舉行以致漕滑

漕通判鎮衣軍知諫院歐陽修言諸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諸均農州上奏縣稅以母憂去官用丞相呂夷簡薦起為崇儀

副使提舉黃御河隄岸時富弼使契丹路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楊億敏鄧保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

胡盧浚池後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於海上溢鵝鶻陂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歲歲墮東至

海口西接保塞唯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築砦以兵戍之詔諸用異役會契丹約和而止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六年八月乙亥河決漕州王楚埽凡三十步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宋史五張觀以資政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

州河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

隄完水亦退徙鄆州。宋史張觀傳姚仲孫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孫親總河役隄上埽一夕復完權

知大名府夜領禁兵塞金隄決河是歲澆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禮部郎中。宋史姚仲孫傳韓綜通判鄆州天雄

軍會河溢金隄民依丘塚者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以救已而丘塚多潰呂夷簡

自北京入相薦爲集賢校理。宋史韓綜傳

宋乾德至淳化中屢疏黃河運道天聖七年高弁高繼密等上黃河諸埽圖玉澤

宋仁宗天聖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躍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

視遙隄。宋史河渠志康德輿爲閣門祇候河齧陽武埽詔德輿完築歷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兼領埽事改巡護

開封府等六州黃河隄岸天聖中使夏州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建沿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

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不得溢歷知原州。宋史康德輿傳

宋仁宗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於杜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景祐元年七月甲寅河決澶州橫隴埽。宋史仁宗本紀肅之監大名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功就

弗擾民悅之請爲宰爲御河催綱橫隴之決使者檄護金隄滿歲無河患通判澶州。宋史李肅之傳

宋仁宗康定元年九月甲寅滑州大河泛溢壞民廬舍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慶歷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隄於澶以扞城宋史河渠志陳執中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

商胡走大名程琳欲爲隄不果成而去執中乘年豐調丁夫增築二百里以障橫潰以吏部尙書復拜同

平章事宋史陳執中傳按陳執中同平章事在慶歷五年

宋仁宗慶歷八年六月癸酉本紀丙子河決澶州商胡壩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視河隄宋史河渠志

張燾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胡決燾拯溺救饑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舉河東

又爲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鎮牛皆沒水中燾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爲衝隄石其杪挽出之橋復其

初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宋史張燾傳李璋知澶州護塞商胡會河漲詭言水且至璋據廳事自若人心乃

安河亦不溢徙曹州觀察使仁宗賜忠孝李璋字賜之宋史李璋傳惟吉爲入內都知商胡決爲澶州修河都

鈐轄轉運使施昌言請亟塞崔嶧以爲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誠困財用不足宜

少待之從其議遷如京使宋史張惟吉傳賈昌期判大名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壩昌期請復故道不從語

在河渠志六塔功敗濱棣德博民多水患昌期振救之甚力內侍劉恢往視還言河決趙征村與帝名嫌

爲不祥時皆謂昌期使之以搖當國者宋史賈昌期傳沈立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壩采摭大河事迹古今利

病。爲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悉守爲法。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方與六塔河召與議。立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賢修撰。知滄州。宋史沈立傳。

慶歷中。決北都商河。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壩。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壩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謂壩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壩。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爲三節。每節壩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穴。壓第二節。第三節。舊工爭之。以爲不可。云二十步壩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曰。第一節。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節。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功。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卽上二節。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爲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漉流壩。既定。而壩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河方定。沈道夢溪筆談。

宋仁宗皇祐元年。二月甲戌。河北黃御二河決。並注於乾寧軍。宋史五行志。是年移滑州。會河溢魚池壩且決。

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人比之王尊。宋史陳希亮傳。

宋仁宗皇祐三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口。五行志。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

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宋史河渠志。周沆擢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爲費省。

而功倍。詔流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萬束。纔用功一萬。薪芻二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爲小計。以來與役爾。況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旣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河東轉運使。宋史周沆傳。蔡挺爲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修六塔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於六塔。一夕復決。兵夫菱樵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爲輕。乃貶秩停官。宋史蔡挺傳。魏瓘知廣州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瓘按視。還奏以爲不可塞。宋史魏瓘傳。燕度知滑州。滑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爲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菱樵禦之。埽賴以不潰。復爲戶部判官。宋史燕度傳。張擇行爲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檄將陵塞決河。衆或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爲不可。皆笑其怯。旣而舟果覆。擇行坐隄上。董役埽卒不潰。宋史張擇行傳。

6/23
2433



本國學基
叢書行
水金鑑
二

[

MH
TV-092
70
12

書叢本基學國

鑑 金 水 行

(二)

錄輯洪澤傅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2167 9852 4

行水金鑑卷第十一

河水

宋仁宗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

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至和二年十二月丁亥。修六塔河。宋史仁宗本紀是年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時。執政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

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壩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與一大役。尙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繇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近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況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隄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闕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

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翼之患。何爲尙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歷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

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焉。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楸芟一千八百萬。料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輿。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

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以紓恩冀金隄之患。十二月中書上奏。自商胡決。爲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金隄汎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橫隴。宜令河北北京東預完隄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數。詔下中書。奏以知澶州事李璋爲總管。轉運使周沆。權同知潭州。內侍都知鄧保吉爲鈐轄。殿中丞李仲昌提舉河渠。內殿承制張懷恩爲都監。而保吉不行。以內侍押班王從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蔡挺。勾當河渠事楊緯。同修河決。修又奏請罷六塔之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宋史河渠志。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朝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彥博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何得輒與國家大事。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宋史文彥博傳。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

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旣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宋史歐陽修傳

或問馴曰。歐陽修有云。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而馴之見。舍復故道之外。無有也。無乃不可乎。馴應之曰。修之言。未試之言也。且但云難復。非不可復也。馴嘗考之史曰。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後二十餘年。武帝自臨決河。沉璧投馬。羣臣負薪塞之。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云。夫禹舊跡。非故道乎。堙淤二十餘載。而一塞決。卽復通之。何云故道不可復乎。且卽以神禹治水言之。九河曰疏。濟深曰淪。汝漢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疏通也。淪亦疏通之意。排決皆去其壅塞也。固未嘗有開鑿之說。故孟子謂之行所無事。而他日告公都子者。有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傳者恐人以掘爲疑。卽解之曰。掘地。掘其壅塞也。蓋天地開闢之初。卽有百川四瀆。原自朝宗於海。高卑上下。脈絡貫通。原不假於人力。歲久湮淤。至堯時泛濫之極。禹不過審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壅塞。湮淤之處。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嘗創掘一河也。吾人知識不逮神禹遠甚。乃欲舍故道而另鑿一河可乎。禹無論矣。卽如賈魯治河。亦以復故爲主。傳記可考也。且自我朝以來。徐邳之間。屢塞屢通。如以故道爲不可復。則徐邳久爲陸矣。

藉令欲棄故道而鑿新河。無論其無所也。即使得便宜之地而鑿之。人力能使闊百丈以至三百丈。深三四丈以至五六丈。如故河乎。即使能之。將置黃河於何地乎。如不可置黃河。何擇於新故。故則淤。新則不淤。馴不得而知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修言不足信也。河防一覽

德輿大名府路鈴轄。提舉金隄。至中河決小吳埽。破東隄。頓丘居民避水者。趨隄上。而水至不得達。德

輿以巨船五十。順流以濟之。遂免墊溺。宋史康德輿傳

宋仁宗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命三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譴。宦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于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禹斷非便。詔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於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仍坐取河材爲器。懷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譴。蔡挺奪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宋史河渠志。四月。諸路言沿河決溢。河北尤甚。宋史仁宗本紀五。韓絳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河決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河而患滋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仲昌。人莫敢異。絳劾其盡國害民。罪不可貸。仲昌遂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宋史韓絳傳

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略同。歐陽修所稱京東故道是也。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在今開州東。尋復修塞。

景祐元年。又決橫隴。遂爲大河之經流。迨慶歷八年。河又決州之商胡埽。在開州東北三十里。而橫隴斷流。歐陽修謂之橫隴故道。今濮州東。河去州六十里。自開州入宋橫隴決河。蓋由此東。東平州西。范縣東。河去州七十里。河在州西北。又有游河、金河。歐陽修所謂游河、陽穀縣東南。河去縣六十里。東阿縣北。西南自陽穀縣界來。經編城南。又金、赤三河也。三河俱上接開州界。今埋滅。楊劉鎮在縣北。少西三十八里。楊劉鎮在縣北。有城。舊臨河津。皆有舊黃河。卽宋橫隴決河之所行也。自長清而下。則與京東故道合矣。時黃河在長清縣北五十五里。至和二年。李仲昌議開六塔河引歸橫隴故道。從之。六塔。地名。今清豐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是也。宋時穿渠。自今開州北十七里。引商胡決河流經此地東南。入橫隴故道。是爲六塔河。嘉祐元年。六塔河復決。修河官皆謫竄。自是之後。無復言橫隴者。而京東故道遂廢。後漢書五行志。書河溢者二。一。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而不言某郡。一。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蓋王景治河未久。滎陽以東。至于乘海口。皆安流如故也。魏晉迄隋。史皆無可考。唐書五行志。滎陽之下。有河災。自長壽二年。決棗州。始。開元十年。博棗二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河患由是漸多。唐會要云。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泛滑州。則澶滑之間。禍自此始矣。後歲月逾甚。而所以治之者。不過築隄置埽。開減水河而已。殊不知河之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旣淤。則上流必決。徒治澶滑。無益也。分水愈多。經流愈緩。海沙日進。河沙不出。故太和二年。棗州河決。至壞其城。則蒲臺以東。塞可知已。景福二年。河徙從勃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職是故也。迨宋時滄州海口又淤。故大中祥符三年。決於棗州。五年。大決。河勢高。民屋

丈餘。徙州於陽信界中。而澧滑之間。歲不得寧矣。蓋自唐以來。治河者皆不知此理。故勞而罔功。終有橫隴之決。然河雖改流。而京東故道猶未盡涸。苟疏其壅滯。先自海口。訖於德博。則故道可復。而澧滑之患亦紓。王景千年之舊迹。至今存可也。橫隴既通。又不治其下流。而海口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故復有商胡之決。是時縱欲回河。亦嘗先治其下流。則橫隴故道。復亦無難。而顧從事於六塔。北流一閉。嘗夕而敗。李仲昌之罪。所以不可追也。歐陽公奏云。下流梗澀。終虞上決。爲患無涯。此深得大禹治水之旨。宋議河者。尙有可探。而水官皆不得其人。舌敝耳聾。不見成功。有以也。禹貢雜指。

宋仁宗嘉祐三年。秋七月。丙子。詔廣濟河溢。原武縣河決。遣官行視民田。振卹被水害者。十一月己丑。置都水監。罷三司河渠司。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嘉祐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洫志所謂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於恩。冀。乾。寧。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宋史河渠志。韓贄爲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興。贄言。北流旣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爲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

使相視。如其策。纜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宋史韓

二股河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韓贇言。古大河即王莽河。二股河出其東南。絕王莽河而東北入海。蓋

即唐馬頰河之故道也。考之近志。馬頰河自清豐縣西南。東北流逕朝城縣東。元和志。黃河在清豐縣南

蓋即於縣西南二十里六塔集與開州接界處。歐陽公曰。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濮、棣、德、博之患。是當時已有六

塔河。東北經濮州入海者。六塔河即馬頰河之別名。但李仲昂所開。引南胡北流。絕六塔河。東南入橫龍故道。而二股河則派

於魏之第六埽。東合馬頰河而東北至滄州入海。此其所以異耳。宋朝與今朝城縣接界。又北逕莘縣西。又北逕堂邑縣西。又東北

逕博平縣西北。絕王莽河而北。逕清平縣東。又東北逕夏津縣東南。又東北逕高唐州西北。唐為高

東北逕恩縣南。唐為歷亭縣。又東北與平原縣分水。又東北絕王莽河逕陵縣南。唐為安德縣。元和志云。馬頰河

在安德縣南五十里是也。又東北合篤馬河。篤馬河自平原流入縣界。水經注曰。屯氏別河南。濱自平

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漢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

昌縣故城北。城在今德平縣西南。後魏去四字。元和志。平昌縣有馬頰河在縣南十里。即此也。東北逕西平

城在德平縣東北。德平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五里有土河。自陵縣流入。又東入樂陵界。相傳即古篤馬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

城在德平縣東北。德平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五里有土河。自陵縣流入。又東入樂陵界。相傳即古篤馬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

城在德平縣東北。德平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五里有土河。自陵縣流入。又東入樂陵界。相傳即古篤馬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

城在德平縣東北。德平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五里有土河。自陵縣流入。又東入樂陵界。相傳即古篤馬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

城在德平縣東北。德平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五里有土河。自陵縣流入。又東入樂陵界。相傳即古篤馬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

城在德平縣東北。德平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五里有土河。自陵縣流入。又東入樂陵界。相傳即古篤馬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

舊志云自樂陵至縣界。有古黃河隄。在縣西三里。魏城北至東。北七里而止。蓋爲大河所經。蓋卽宋東流由篤馬河入海處。以今輿地言之。二股河合馬頰河。東北至德平縣。合篤馬河。又東北經樂陵。海豐入海。海豐本無隄。與樂陵俱屬滄州。故韓贊云。二股河自魏。恩東至

德滄入海。禹貢維

宋仁宗嘉祐七年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埽。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嘉祐八年秋。大水毀河陽中潭。

河中一洲。名曰中潭。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迹。中潭由是遂廢。容齊隨筆。今懷慶府孟縣西有河陽廢縣。中潭卽今河中之郭家灘也。見新志。

鄭驥爲度支副使。河決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驥往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而州果無患。宋史鄭驥傳。郭

申錫爲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榜朝堂。稱其欺誣。以儆在位。宋史郭申錫傳。

宋英宗治平元年五月己亥。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壅塞。冀州界

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於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鞏。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

遂興工役。卒塞之。宋史河渠志。河南通志。載治平七年。黃沁二水溢。蓋治平無七年也。不知二水溢於何年。

宋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隄。又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州。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

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

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澇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歷八年。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餘年。自澧州下至乾寧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壅岸屢危。今聚強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隄。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觀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宋史河渠志是年秋七月壬午。以恩冀二州河決。賜水死家緡錢。及下戶粟。癸巳。疏深州溢水。宋史神宗本紀

宋昌言擢都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棗強而北。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流。候稍深即斷北流。縱出葫蘆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爲不可成。不如修生隄。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口塞。光奏昌言獨有功。若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以勸。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汴水漲。昌言請塞警冢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獻倡爲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漢冀二州。河決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隄。靈平壩成。轉少府監。卒贈

絹二百疋。宋史宋昌言傳昌言字仲讓、平棘人。張存禮部尚書家居聚強。河決勢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吾家業所望也。苟輕舉動。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宋史張存禮傳。

宋神宗熙寧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辨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紆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強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隄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尙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隄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隄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闕。滄德隄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隄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塞。上流盛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一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

恩深所創生隄。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月。光與張翬、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錡、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錡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其滄德界有古遙隄。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隄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朱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爲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隄。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爲然。五月丙寅。乃詔立之。乘驛赴闕議之。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翬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隄。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議以上。宋史河渠志。八月。河決滄州。饒安。漂溺居民。移縣治於張爲村。宋史五行志。

八月己亥。光入辭。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爲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爲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爲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滂東決。汎溢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初。防爲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強。釀二股河。導之使東。爲

鑿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爲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澱。防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於洺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與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防議塞之。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盧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於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宋史程昉傳

宋神宗熙寧三年二月。命茂則。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先後。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丑。詔增漳河等役兵。九月丙戌。河決鄆州。十二月丙申。濬河。宋史神宗本紀七月辛卯。

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茂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於河。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閏七月辛卯。帝罷執政。開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

急夫尤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滄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沉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宋史河渠志四月辛未，塞北京決河。宋史神宗本紀願僉鎮寧軍判官程防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防欲勿納，願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防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防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願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願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願，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願命善泗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特遷太常丞。宋史程願

行水金鑑卷第十二

河水

宋神宗熙寧六年四月始置疏濬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卽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卽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

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場官吏。奉給視都水監丞司。行移與監司敵體。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宋史河渠志。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傳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宋史文彥博傳

宋神宗熙寧七年。都水監丞劉瑄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迺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隄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修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

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諸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十月。安石去位。宋史河渠志。程昉以小黃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初。爲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強。釀二股河。導之使東。爲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爲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澱。昉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於洺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防議塞之。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於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御史盛陶言。昉挾第五埽之功。專爲己力。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開其城河。頗廢人戶水禮。久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察訪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邢。洛。趙。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廉。孔嗣宗。錢勰。趙子幾皆嘗論奏其姦欺之狀。則多置磔口。指決河所侵。便爲淤田。其事權之盛。則舉官廢吏。唯其所欲。悻慢豪橫。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刑獄司牒者十二。故有違拒。小人誤當賞擢。驕暴自肆。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王安石以叅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漳河。用工七百萬。滹沱八九百萬。已議體量矣。始安石欲興水利。驟用昉。防挾安石勢。而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誕。亦疎之。以憂死。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宋史程昉傳

宋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丙申。濬河。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十年五月，滎澤河隄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之。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八月，又決鄭州滎澤。於是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費，未嘗增修隄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罄罄籲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宋史河渠志

是年七月丙子，河決澶州曹村埽。九月庚戌，詔河決害民田，所屬州縣疏濬，仍蠲其稅。宋史神宗本紀七月，河決曹村下埽，澶淵絕流。又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凡壞郡縣四十五，官亭民舍數萬，田三十萬頃。河陽河水湍漲，壞南倉溺居民，滄衛河灤暴漲，敗廬舍，損田苗。宋史五行志王居卿爲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苦泛溢爲病，居卿卽城立飛橋，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閉啓。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二埽，以遇怒流，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爲都水法，召拜戶部副使，提舉市易。宋史王居卿傳王克臣知鄆州，河決

曹村。克臣亟築隄城下。或曰：河決瀆淵，去鄆爲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有水患，安事此？克臣不聽。役愈急，隄成，水大至，不沒者才尺餘。復起甬道，屬之東平王陵埽，人得趨以避水。事定，皆繪像祀之。進天章閣待制。宋史王克臣傳。兪充召判都水監，河決曹村，充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槩論水衡之政不修，因循苟且，浸以成習。方曹村決時，兵之在役者僅十餘人，有司自取敗事，恐未可以罪歲也。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易。宋史兪充傳。龔鼎臣留守南京，河決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宋史龔鼎臣傳。黃廉爲監察御史，裏行，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廉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饑，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取無征，算轉行者賦糧，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於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宋史黃廉傳。蘇軾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能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舂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軾盧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請復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宋史蘇軾傳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台北

清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卽今沂泗南流。由徐邳入淮之道。宋元以來。未之有改也。北道自張秋決塞。河不復來。而入淮一水。遂受河之委。條南條北。去海數百里間。而竭國家之力。不能制而一之也。穀山筆

宋神宗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甲戌。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議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筓河入董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隄至龐家莊古隄。袤五十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隄。及於河身。剝立生隄。枉費功力。惟增修新河。乃能經久。詔可。十一月。都水監言。自曹村決溢。諸埽無復儲蓄。乞給錢二十萬緡。下諸路以時市梢草封椿。詔給十萬緡。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宋史河渠志。五月甲戌朔。賜塞河役死家錢。宋史神宗本紀。章丘河水溢。壞公私廬舍。宋史五行志。

宋神宗元豐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淵言。因護黃河岸畢工。乞中分爲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爲名。宋史河渠志。宋神宗元豐三年。七月庚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隄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隄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蹟尙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宋史河渠志。張問提點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

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營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強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爲害。獨可於孫吳兩壩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復爲河北轉運。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灤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爲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入爲度支副使。宋史張問傳。

宋神宗元豐四年四月。灤州臨河縣小吳河溢。北流。漂溺居民。宋史五四月小吳壩復大決。自灤注入御

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大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趣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壩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即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隄。詔覆計之。而言者又請自王供壩上。添修南岸。於小吳口北。創修遙隄。候將來礮山水下。決王供壩。使直河注東北。於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不從。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隄之間。乞相度遷於隄外。於是用

其說分立東西兩隄。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隄身為第一。河勢順流隄下為第二。河離隄一里內為第三。退背亦三等。隄去河最遠為第一。次遠者為第二。次近一里以上為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宋史五行志。

宋神宗元豐五年正月己丑。詔立之。凡為小吳決口所立隄防。可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毋虛設。巡河官。毋橫費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隄以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灤。詔曰。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修汴河隄岸。司兵五千。併力築隄。修閉。都水復言。兩馬頭墊落水面。闊二十五步。天寒乞候來春施工。至臘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廂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之。丙辰。廣武上下埽危急。詔救護。尋獲安定。宋史河渠志。是年秋。陽武原武二縣河決。壞田廬。本紀。八月戊寅。相州漳河決。溺臨漳縣居民。又磁州諸縣鎮。夏伏漳釜河水泛。溢臨漳縣斛律口。決壞官私廬舍。傷田稼。宋史五行志。九月癸卯。滑州河水溢。十月辛亥。洛口廣武大河溢。十二月辛酉。塞原武決河。宋史神宗本紀。宋神宗元豐七年七月。北京館陶河溢入府城。壞官私廬舍。八月。趙邢洛磁相諸州。河水泛溢。壞城郭軍營。宋史五行志。七月甲辰。河溢元城埽。決橫隄。破北京。帥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號叫求救。而錢穀

稟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屬都水監逐司在遠無一得專卒倉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制詔事干機速奏覆牒稟所屬不及者如所請戊申命拯護陽武埽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內殊無緊流旋生灘積宜近澶州相視水勢使還復故道會明年春宮車晏駕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後元祐元年子淵已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修隄開河糜費巨萬護隄壓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年與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降知峽州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與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宋史河渠志李周提點京西刑獄時方與水利或請釀湍河爲六渠以益鉅盧陂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爲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已不貲壺姑鑿其一而試之倘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鄆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宋史李周傳魯有開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有開曰預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其功狀召爲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宋史魯有開傳韓琦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晝夜扞禦神宗念其勞復改官大中大夫宋史韓琦傳按有開、琦二事不知在何年姑置於此惟忠爲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

以爲渠有廣狹。若水闊而行緩。則沙伏而不利於舟。請卽其廣處。東以木岸。三司以爲不便。後卒用其議。
宋史符惟忠傳。按惟忠與富弼同時。亦附置於此。

宋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卽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

小吳之決。旣未塞。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灌迎陽壩。舊河。又於孫村金隄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辯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
宋史河渠志。喬執中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壩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壩成。元祐初爲吏部郎中。宋史喬執中傳。

李南公爲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圖請開迎陽壩。舊河於孫村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子奇以爲可行。且欲於大吳北進鋸牙。約河勢。歸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爲非。云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爲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祕閣。知延安府。
宋史李南公傳。

哲宗立。絳爲北京留守。河決小吳。都水議傍魏城鑿渠。東趨金隄。役甚棘。絳言功不可成。徒耗費國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乞罷之。元祐二年。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
宋史絳傳。

趙挺之通判德州。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往視。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舊。必爲民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召試館職。爲祕閣校理。
宋史趙挺之傳。

宋哲宗元祐元年二月辛酉。以河決大名。壞民田。艱食者。詔安撫使韓絳賑之。
宋史哲宗本紀。

二月乙丑。詔未得。

雨澤。權罷修河。放諸路兵夫。九月丁丑。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十一月丙子。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宋史河渠志。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於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十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急從之。若以爲可回。宜爲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澶州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議。宋史趙瞻傳。初。河決小吳。議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宋史李

爲患三。泛濫停滯。漫無涯涘。吞食民田。未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獨賴御河。今御河淤澱。轉輸艱梗。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卽爲平陸。三也。欲治三患。在選擇都水。轉運而責成耳。今轉運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繆。望別擇人。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爲是。兩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易。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疆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流旣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爲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歷中。因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爲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計也。王巖叟亦言。朝廷知河流爲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旣敕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爲計。北塞之所恃以爲險者。在塘泊。黃河壅之。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橫遏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壑溢於千里。使百萬生齒。居無廡。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窺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

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遼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爲憂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緩。而未治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則奈何。望深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蓋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修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副使。限兩月同水官講議聞奏。十一月。講議官皆言。令圖問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測量得流分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十二月。張景先復以間說爲善。果欲回河。唯北京已上。滑州而下爲宜。仍於孫村濬治橫河舊隄。止用逐婦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夫。漸爲之可也。朝廷是其說。宋史河渠志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肅以河流入濬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曰。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爲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爲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爲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宋史安肅傳百祿改吏部侍郎。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卽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并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濬既壞。界河淤淺。

河且北注矣。百祿言塘灤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奈何妄動搖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宋史范百祿傳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詔言河朔秋潦。水淫爲災。民人流徙。賴發廩振贍。思稍甦其生。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

宋史王詔傳

河性北流。而矯之東。以致中國疲敝。文呂二公。不無罪焉。南河志考

行水金鑑卷第十三

河水

宋哲宗元祐三年六月戊戌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患王孝先等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言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流山擁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今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尙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爲憂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與靈武之師也存宗愈亦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爲患非一淤沿邊塘

泊。斷御河漕運。失中國之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通願。但恐不能成功。爲患甚於今日。故欲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爲。則令沿海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會商量。望賜詳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隄決溢。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戊戌詔書。戶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轍大略言。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樁等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與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壅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旣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壅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壅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壤。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

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尙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淺。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梢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肇之言曰。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殍瘡痍。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修治舊隄。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將安施乎。曾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爲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即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窺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既開掘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則又請以二年爲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又不俟新河。

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理終不可爲，故爲大言。又云若失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卽永無回河之理。臣等竊謂河流轉徙，迺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舊隄，一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釀爲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元祐四年正月癸未，百祿等使回入對，復言修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一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與焉。願罷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隄，以護南決口。未報，己亥，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四月戊午，尙書省言大河東流，爲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澗，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爲深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等言：臣等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百二十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

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塘澌有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卽已澱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爲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尙復何慮。卽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擾之乎。自古朔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澌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慢。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詔撥提舉修河司物料百萬與之。甲午。都水監言河爲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後。汎濫未著河槽。前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爲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決南宮下埽。去三年。決上埽。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豈謂北流可保無虞。以爲大河臥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以爲臥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雖欲不爲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

勢未可全奪。故爲二股之策。今相視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不及。已不候工畢。更撥沙河隄第二口。泄減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爲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較今所修利害。孰爲輕重。有司具析保明以聞。八月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爲名。欲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求無不可。況大臣以其符合己說。而樂聞乎。臣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今所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與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甚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道隄防壞決者。第略加修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功。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不過一月。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是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歌一編。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癸丑。三省樞密院言。繼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煩聖慮。太后曰。訪之外議。河水已東復故道矣。乙丑。李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直隄第三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卽更不須開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渲刷漸成滄道。見今已爲二股約奪大河。

三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爲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旣因撝撝東流。修全鋸牙。當迤邐增進一掃。而取一掃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卽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夏秋霖雨。河流泛漲。宋史五行志。

宋哲宗元祐五年正月丁亥。梁燾言朝廷治河東流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州縣未至受患。其役可緩。北流方悍。邊西州縣日夕可憂。其備宜急。今傾半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隄防無備。臣願嚴責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憫隱之恩。二月己亥。詔開修減水河。辛丑。乃詔三省樞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曠。遠宜權罷修河。戊申。蘇轍言。臣去年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相視不敢直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噪。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旣爲聖鑒所諭。民間迺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名。權罷修黃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工役。民方憂旱。聞命踊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

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爲不便者。此事是也。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隄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八月甲辰。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後。日益暴漲。始由北京南沙隄第七鋪決口。水出於第三第四鋪。并清豐口一併東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爲深快。頗減北流橫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當減落。若不少加措置。慮致斷絕。卽東流遂成淤澱。望下所屬官司。經減沙隄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誤國事。詔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北外丞司。及李偉按視。具合措置事。連書以聞。九月中。丞蘇轍言。修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乞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元祐六年四月庚子。敕竄責李偉。宋史河渠志。堯俞爲吏部侍郎。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億度。然比道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興大役。朝廷遂置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宋史堯俞傳。

宋哲宗元祐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趙偁權河北轉運使。偁素與安持等議不協。嘗上河議。其略曰。自頃司回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

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爲淵潭。其狀可見。況故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夫河流有逆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隄。復修宗城。棄隄閉宗城。廢上下約。開闕村河。開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河事并都水條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職事可舉。弊事可去。四月。詔南北外兩丞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北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內河北仍於銜內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十月辛酉。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倬再仕。宋史河渠志。今水學云。禹河從勃碭入海。此故道也。宋景德。景龍兩決橫隴。爲大河之經流。慶曆又決商胡。橫隴斷絕。商胡決河自魏至鳳

冀乾寧入海。是謂北流。嘉祐河流流別於魏之第六塘。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清入海。是謂東流。主東流者。文彥博。吳安持等。主北流者。歐陽修。蘇轍等。盈庭聚訟。迨後東流斷絕。河竟北流矣。

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闔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微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講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切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

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後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微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請進梁村上下約。東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灤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涿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于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卽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斷絕。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恩州界。爲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雞爪河分殺水勢。呂大防以其與己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視。時范純仁復爲右相。與蘇轍力以爲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是時。轉運使趙僎。深不以爲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僎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

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關村河門。修平鄉鉅鹿。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隄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許將本傳略同。時黃河東北二議未決。故將言之。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聞奏。卽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三月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逐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知章本傳云。知章爲監察御史。哲宗親政。上言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同。而將猶持兩可。乙亥。呂大防罷相。六月。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歎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敕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大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

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與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爲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礮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壩危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壬寅。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中使視之。輔臣出圖狀以奏。曰。由此黃河北岸生灘。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落。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爲簽堤。及去北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八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壩危險。刷場堤身二千餘步。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隄。工力浩大。乞下各屬官司。躬往相度保明。從之。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算。自關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關村下至海口。補築新舊堤防。增修疏濬河道之淤淺者。雖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等具析修閉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第以聞。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還本土。以就振濟。己酉。安持又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修。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與

工欲乞且行疏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癸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雖于內黃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之時。猶有三分水勢。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闕村而下。及創築新隄七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旣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隄損缺怯薄。而闕村新隄。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諸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爲經畫。詔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郭祐。同北外監丞司。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修疏濬。不致壅滯衝決。丙辰。張商英又言。今年已閉北流。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或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宜修緝隄埽。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李仲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何用九年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穴。自爲潛身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支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買種。

民各有河議。乞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宋史河渠志。是年。河入德清軍。決內黃口。宋史哲宗本紀。曾孝廣爲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水丞。入爲水部員外郎。河決內黃。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紆澶。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齧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即日復決之。累石爲防。自是無水患。提點永興路刑獄。宋史曾孝廣傳。馬默爲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于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爲長隄。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宋史馬默傳。

行水金鑑卷第十四

河水

宋哲宗紹聖元年冬十月丁酉河北流十二月己丑漳河決溢浸洛磁等州令計置壩塞宋史哲宗本紀

流閉至是河竟北流至元符二年東流遂斷絕

宋哲宗紹聖二年秋七月庚戌河北流漲沒民田廬遣官振之宋史哲宗本紀七月戊午詔沿黃河州軍河防決

盜並即申奏宋史河渠志紹聖末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帶石岸朝廷命先治岸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

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說愈力文瓘條別利害罷其役宋史謝文瓘傳

宋哲宗元符元年澶州河溢冬十月丁酉以河北京東河溢遣官振卹宋史哲宗本紀

宋哲宗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並先修閉各立蛾眉埽

鎮壓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正夫三萬人其他夫數令修河官和僱三月丁巳偉又乞於澶州之南大

河身內開小河一道以待漲水紓解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向著之患並從之六月末河決內黃口東流

遂斷絕八月甲戌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護隄岸辛丑左司諫王祖

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宋史河渠志六月久雨河北大水河

盜漂人民壞廬舍。

宋史五
行志

十二月壬辰。

詔河北黃河退灘地聽民耕墾免租稅三年。宋史哲宗
本紀

先是治平二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熙寧二年從宋昌言程昉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汜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下屬恩冀貫御河五年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而新隄決口亦塞又以水或橫決散漫常虞逼墜命范子淵於第四第五埽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十年大決於澶州之曹村。在今開州
西南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齊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元豐元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四年澶州小吳埽大決河復注御河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元祐中復議回河久之不決而紹聖初吳安持李偉卒行之然東流堤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共力救護隄岸是後不復開二股矣漳水故禹河也清河行漳水之南大河故瀆之北去禹河最近治河者欲復禹舊迹莫如導黃河入白溝以人力爲之其可也而況商胡自決北流通快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遇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在此時矣爲當日計但能於魏恩冀滄之境寬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則此河雖不逮禹功猶得比王景之所治千年可以無患而朝議紛紜必欲回河使東六埽旣敗二股更興至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

怠矣。王安石委任程昉。范子淵。濬川之杞。幾於以河爲戲。陳祐甫援李垂之策。請復西河故蹟。帝愛惜民力。亦莫之許也。哲宗卽位。復議回河。大略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躡河而南。彼必爲橋梁。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駁之。以爲契丹之河。南注於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淺。勢無徙移。范百祿亦云。界河向去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洶蕩。必無淺灘。河尾安得直注北界。是亦足以解其惑。已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閉斷北口。蓋借河事以伸其紹述之說。意不在河。更無足論。元符二年。河復決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螭鬚沸羹。一唱百和。自慶曆以來。五十餘年。凡發言盈庭之日。皆坐失機會之日也。卒委其地於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濬、滑、汲、胙之間。化爲平陸。豈不惜哉。禹貢鑑指。

宋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卽位。鄭佑、吳安持輩皆用。登極大赦。次第牽復。中書舍人張商英繳奏佑等昨主回河。皆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又嘗論水官非其人。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兒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專功提舉河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掃。三曰。引大河自古澆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曰。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河決蘇村。七月。詔商英毋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宋史河渠志。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爲河間令。值河溢。增堤

謹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葬木亦不免。父老遮道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卽位。爲祕書丞。宋史韓宗武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尙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狗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隄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爲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爲。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宋史河渠志

宋崇寧二年。岳飛生。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壘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宋史岳飛傳。按飛死飛年二十九。逆數至徽宗崇寧二年癸未。乃飛所生之年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卽由西路歷浚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隄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於冀。又北渡河。過遠來鎮。及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況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運糧河隄。爲正隄。以支漲水。較修棄隄。直隄可減工四十萬料。七十一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尙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

霸。莫州及浚邊塘。深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隄。及儲蓄。以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五年二月。詔滑州繫浮橋於北岸。仍築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隄。宋史河渠志。杜常

崇寧中。至工部尙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

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宋史杜常傳。

宋徽宗大觀元年二月。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修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

千四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畢

從之。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彙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爲里八十有七。用緡錢八九萬。異時成功

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夏。大水。河北京西河溢。漂

溺民戶。宋史五行志。

宋徽宗大觀二年五月。霽上免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人夫。修築埽岸。每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池埽合起夫役。嘗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隄埽合調春夫。並依此例。立為永法。詔曰。河防夫工。歲役十萬。濱河之民。困於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其相度條畫。以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峇三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寢久。侵犯塘隄。衝壞道路。蓄損城砦。臣奉詔修治。隄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隄。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有損缺。逐旋增修。即又至墜壞。使與塘水相通。於邊防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庚寅。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宋史五行志。是年八月辛巳。邢州河水溢。壞民廬舍。復被水者家。宋史徽宗本紀。是年秋。黃河決。陷沒邢州鉅鹿縣。宋史五行志。是年八月。詔沈純誠開兔源河。兔源在廣武埽對岸。分減埽下漲水也。宋史五行志。

是年河決清河。淮安府志。

宋徽宗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不勞解拆。

大省歲費。詔許稱賀。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爲馬頭。又有中潭。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爲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爲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千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而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六月癸丑。降德音於河北京東京西路。其略曰。鑿山礪渠。循九河既道之迹。爲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役不踰時。慮無愆素。人絕往來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祇懷柔。黎庶呼舞。眷言朔野。爰暨近畿。舂鍤繁興。薪芻轉徙。民亦勞止。朕甚憫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官吏。令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濬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庚辰。御製橋名。磨崖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嵒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濼云。是月。昌齡遷工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監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爲患。乞移軍城於大伾山居山之間。以就高仰。從之。十月丁巳。中書省言冀州棗強埽決。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事。詔以王仲元代之。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修閉棗強上埽決。

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東隄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口上恩州之地水隄爲始增補舊隄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隄盤固橫截巨浸依山爲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繫之費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旣成願申飭有司以日繼月視水向著隨爲隄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漕臣不輟巡視詔付昌齡宋史河渠志蔡京任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儻然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宋史蔡京傳

宋徽宗政和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隄岸怯薄沁水透隄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霑然一失隄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司貼築同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揚言舊河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潭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不通行止於南河修繫一橋因此河項窄狹水勢衝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南北兩橋從之九月丁未詔揚專一措置而令河陽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宋史河渠志是年瀛滄州河決滄州城不沒者三版民死者百餘萬宋史五行志

唐恪知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急滄

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褒美。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汙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也。願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注之河。浹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儆天戒。宣和初。遷尙書。靖康初。拜同知樞密事。中書侍郎。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儁入城。取推戴狀。恪旣書名。仰藥而死。宋史唐恪傳。

宋徽宗重和元年。三月己亥。詔滑州。濬州界萬年隄。全藉林木固護隄岸。其廣行種植。以壯地勢。五月甲辰。詔孟州河陽縣第一埽。自春以來。河勢湍猛。侵嚙民田。迫近州城。正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兩廣武埽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宋史河渠志。蔣與祖知開封陽武縣。武。古博浪沙地。土脈脆惡。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泛溢。埽具潰。與祖躬救護。露宿其上。彌四旬。隄以不壞。治爲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死難。詔贈朝散大夫。宋史蔣與祖傳。

宋徽宗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三十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下一例生灘。河行中道。實由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宣付史館。詔送祕書省。十二月。開修兔源河。並直河畢工。降詔獎諭。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二年。九月己卯。王黼言。昨孟昌齡計議河事。至滑州韓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就

下未易禦遏。近降詔旨，令就書定滄灣，對開直河，方議開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卽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史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壩，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宋史河渠志。

志：徽宗本紀是年六月，河決恩州清河壩與河渠志異，未知孰是。

宋徽宗宣和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揚言，奉詔修繫三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今累經漲水無虞，詔因橋壞失職降秩者俱復之。宋史河渠志。

宋欽宗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隄防之功，多張梢樁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爲之奧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懼其役，而昌齡道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鉞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與一役，乾沒無數。省都御史，莫能鉤考。陛下方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姦，以正典刑。詔並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揚依舊權，領都水監職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鉤考簿書，發其姦，乃詔昌齡與中大夫，揚揆與中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轉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連年不稔，羣盜

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八千人。宋史河渠志。靖康間。求道判都水監。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宋史陳宗澤傳。

先是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治黎陽。合御河。尋經塞治。至慶歷八年。自澶州東北三十里。商胡埽決。

而北。逕清豐縣西。在今大名府東南九十里。又北逕南樂縣西。在今大名府東南四十里。又北至大名府東北。合永濟渠。即今之衛河。元城縣志。衛河。又東北逕冠氏縣西北。今山東東昌府冠縣。北有冠氏故城。又東北逕館陶縣西。在今東昌府西一百三十里。與平

衛河在縣東北。又東北逕臨清縣西。元和志。永濟渠在臨清縣城西門外。即今臨清州。又東北逕宗城縣東。水經注。白溝東北逕廣宗縣東。其故城在今威縣界。

衛河在縣東四十里。又東北逕臨清縣西。元和志。永濟渠在臨清縣城西門外。即今臨清州。又東北逕宗城縣東。水經注。白溝東北逕廣宗縣東。其故城在今威縣界。

宋宗城即故廣宗。今爲順德府廣宗縣。威縣地。清河在威縣東。又東北逕清河縣東。今廣平府清河縣東有衛河。廣平府志。清河縣有黃

宗縣威縣地。清河在威縣東。又東北逕清河縣東。今廣平府清河縣東有衛河。廣平府志。清河縣有黃

逕夏津縣西北。在今東昌府高唐州西五十里。又東北逕武城縣西。在今高唐州北一百二十里。縣西四十里有東

河在縣南。與清河縣分水。又東北逕棗強縣西。在今真定府東南三百里。棗強故城在今縣東南。又東逕將陵縣西北。將陵。唐屬德州。五代周省

將陵治長河鎮。改屬永靜軍。永靜今爲河間府景州也。元分將陵地。置故城縣。今衛河在其南。與恩縣分水。又東逕

德州入吳橋界。金志。吳橋縣有永濟渠。吳橋本安陵縣。宋景祐二年廢。入將陵。今衛河在縣西二十里。寧津志。縣

西三十里。有古黃河。自吳橋入。又北入南皮。廣可二里。兩岸廢堤。隆然始立。唐人謂之臥龍岡。蓋即永濟渠。爲宋北流之所經也。又東逕核縣南。核縣今爲河間府景州。州

北逕東光縣西。在今河間府東南一百五十里。水經注。清河自胡蘇亭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逕東光縣故城。又東

北逕南皮縣西。在今河間府東南三百七十里。水經注。清河自南皮縣西。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東北逕鹽山。東北入

無樓溝。隋末填廢。永徽元年。薛大鼎爲刺。又東北逕清池縣西。而北與漳水合。水經注。清河自浮陽縣西。又東北浮水故濱出焉。詳見後清史。奏聞之。外引魚鹽于海。百姓歌其利。又東北逕清池縣西。而北與漳水合。水經注。清河自浮陽縣西。又東北浮水故濱出焉。詳見後清

河。又東北逕浮陽縣故城西。按浮陽、漢勃海郡治。唐改曰清池。置滄州治焉。即今河間府滄州。寰宇記云。永濟渠在清池縣西三十里。水經濁漳篇云。衝漳自成平縣北。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今河間府青縣南有合口鎮。

又東北逕乾寧軍東。軍在今河間府青縣南。唐乾寧中。折長蘆、魯城二縣地。置乾寧軍。周置永安縣爲軍治。宋改曰乾寧縣。大觀三年。升軍爲清州。今爲青縣。衛河在縣東。寰宇記云。御河在乾寧縣南十步是也。縣南二里有中山。山岩巒峙。宋時以黃河所經。呼爲礪石。或鑄銘其上。元王充耘據以爲禹貢之礪石。大謬。又東北逕獨流口。又東至劈地口。入于海。水經注。至泉州縣北。入濠沱。又東逕深榆邑故城南。入于海。泉州今順天府寶坻縣也。深榆城在今河間府靜海縣北。按靜海縣本宋清州地。縣境有界河。亦曰潮河。即易、濠沱、巨馬三水所會。自順天府文安縣流經縣西北。合衛河入海。據深既與。文安大城之水。多入白河。其行界河者。唯漳衛耳。獨流口在靜海縣北二十里。九域志云。乾寧軍有獨流北。獨流東二砦。俱在軍北百二十里。即此地也。劈地口在靜海縣東北。又東爲三叉口。蓋即天津衛東北之三岔河。志云。漳衛水西南自靜海縣來。經衛北。其流濁。潞水西北自武清縣來。經衛北。以今輿地言之。開州大名、元城、直隸其流清。至衛東北而合流。又東南出小直沽。入于海。天津亦宋清州地也。

大名、冠縣、館陶、丘縣、臨清、東昌府、威縣、清河、廣平府、夏津、武城、棗強、屬直隸真故城、屬直隸河恩縣、屬東昌府、屬山東濟德州、南府、吳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青縣、靜海天津北接順天府大城寶坻界。諸州縣界中皆宋時黃河北流之所經也。商胡泆後二十一歲。爲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爲元豐四年辛酉。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數歲。爲元符二年己卯。東流斷絕。河竟北流。蓋自仁宗慶曆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歲。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兼混入漳水。河渠志。熙寧元年。河溢瀛州樂壽。

埽。元豐五年。河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元祐五年。南宮等五埽危急。詔固護。紹聖元年。趙僞請修平鄉鉅鹿埽。崇寧三年。臣僚言奉詔措置大河。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隄至深州。又北下衡水。乃達於冀。四年。尙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隄。及儲蓄以備漲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徙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縣下濕亦遷之。又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宣和二年。河溢信都。今按阜城。平鄉。鉅鹿。武強。衡水。樂壽。信都。南宮等縣。皆漳水之所經。御河不入其界。而屢被大河決溢之害。此北流混入漳水之明驗也。今廣平府曲周。平鄉。廣宗。鉅鹿縣界中。並有黃河故道。縣志云。宋元豐中。北流決入漳水。遂爲大河之所經。又清河縣北有黃河故道。北入南宮界。蓋自宗城。清河二縣之御河決入。趙僞言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卽其事矣。其在阜城。樂壽者。則自棗強之御河決而北。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政和五年。孟揆言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是也。然北流雖混入漳水。仍自兩行。其下流至清池縣西。還與之合。故徽宗卽位。張商英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蓋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浮河卽浮水。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稱浮水故瀆也。淇水注云。浮水首受清河于浮陽縣界。東北逕高城縣之宛鄉城北。又東逕章武縣故城。又東北逕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漢武望海壑。又東注于海。應劭曰。潮汐往來日再。今溝無復有水也。今鹽山縣東北七十里。有武帝壑。地勢東高西下。北流屢決而西。導全河入漳。尤合於禹迹。但河由界河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

利而顧欲改從久淤之浮瀆。至鹽山縣界入海。殊爲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是也。時不見用。而宋之北流。實行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隄。令入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許商阻之。而宋之東流。卒由篤馬河入海。蓋許讓遠猶。雖爲人所格。而天必從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惟其言之當於理而已矣。宋君臣論治河。往往有格言。熙寧五年。神宗語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此格言也。然施之於商胡北流。適得其宜。若地平土疏。潰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亦當順水所向。遷城邑以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決二十餘歲。而武帝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侵汴濟。注淮泗。六十餘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橫隴之徙。裁二十年。安見必不可復。但北流實爲利便。不啻更事橫隴耳。蘇轍曰。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觀宋之二股。卽唐之馬頰。以此爲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出賈讓。然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倣戰國爲之曲防耳。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非增卑倍薄。何

以禦之。任伯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北流之合於禹迹者，不妨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邪？此數說者，譬如弈者，必勝之著，而低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而庸醫誤用之，則殺人無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小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有害。

孟子所以惡執一也。禹貢鑑指。

宋高宗建炎二年冬，杜充決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宋史高宗本紀。

行水金鑑卷第十五

河水

金始克宋。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金人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金史河渠志。

按范成大北使錄云。瀋州城西南。有積水若河。蓋大河剩水也。又按宋史。隆興再請和。以成大充金祈請國信使。見范成大傳。孝宗隆興之元二。卽金世宗之大定三年四年也。時瀋州城下僅有剩水。則河離瀋

滑在隆興之前可知矣。朱子語錄一條云。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金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蓋其時河嘗南流。尋復歸北也。禹貢維指。

金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於單州之境。九年正月。朝廷遣都水監梁肅往視之。河南統軍使宗室宗欽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單雖被其患。而兩州本以水利爲生。所害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又卒難成功。縱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又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構爲邊患。而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爲一。如遇漲溢。南決則害於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

被其害。不若牢固南築隄以防決溢爲便。尙書省以聞。上從之。宗敘、梁肅本傳略同。三月拜宗敘爲參知政事。上諭之曰。卿昨爲河南統軍時。嘗言黃河隄壩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凡有差調。吏互爲姦。若不早計而迫期徵斂。則民增十倍之費。然其所徵之物。或委積經年。至腐朽不可復用。使吾民數十萬之財。皆爲棄物。此害非細。卿旣參朝政。凡類此者。皆當革其弊。擇所利而行之。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二年正月。尙書省奏檢視官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日役夫萬一千。期以六十日畢。詔遣太府少監張九思同知南京留守事。紇石烈邈監護工作。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二月。以尙書省請修孟津滎澤崇福壩。以備水患。上乃命雄武以下八壩。並以類從事。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決白溝。十二月尙書省奏修築河隄。日役夫一萬一千五百。以六十日畢工。詔以十八年二月一日。發六百里內軍夫。并取職官人力之半。餘聽發民夫。以尙書工部郎中張大節同知南京留守事。高蘇董役。先是祥符縣陳橋鎮之東。至陳留潘岡黃河隄道四十餘里。以縣官攝其事。南京有司言。乞專設壩官。十九年九月。乃設京壩巡河官一員。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瀾漫至於歸德府。檢視官南京副留守石拔輝者言。河水因今秋霖潦暴漲。遂失故道。勢益南行。宰臣以聞。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滯怒。計工一百七十九萬六千餘日。役夫二萬四千餘。期以七十日畢工。遂於歸德府。翔設巡河官一員。埽兵二百人。且詔頒役夫之地。與免今年稅賦。二十一年十月。以河移故道。命築隄以備。金史河渠志。河決於衛。橫流而東。滄境有九河故道。大節卽相宜。繕隄。水不爲害。章宗卽位。擢中都路都轉運使。金史張大節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八月。河決衛州隄。壞其城。上命戶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馳傳措畫備觀。而寂視被災之民。不爲拯救。乃專集衆以網魚取官物爲事。民甚怨嫉。上聞而惡之。旣而河勢泛濫。及大名。于是遣戶部尙書劉璋。往行戶部事。從宜規畫。黜寂爲蔡州防禦使。冬十月。上謂宰臣曰。朕聞亡宋河防。一步置一人。可添設河防軍數。他日又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實產皆空。今復遣官於被災路分。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曰。今推排者。皆非被災之處。上曰。雖然。必其鄰道也。旣鄰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乎。計其資產。豈有餘哉。尙何推排爲。十一月。又謂宰臣曰。河未決衛州時。嘗有言者。旣決之後。有司何故不令朕知。命詢其故。金史河渠志。是年徙衛州胙城縣。金史世宗本紀。劉璋擢戶部尙書時。河決於衛。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兼工部尙書往塞之。或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唯當徙民以避其衝。璋曰不然。天生五材。遞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璋齋戒。

勝於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召還塔秩。

金史劉琦本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二月。御史臺言。自來沿河京府州縣官。坐視管內河防缺壞。特不介意。若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皆于名銜管勾河防事。如任內規措有方。能禦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疎虞。臨時聞奏。以議賞罰。上從之。仍命每歲將泛之時。令工部官一員。沿河檢視。于是以南京府及所屬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及所屬宋城。寧陵。虞城。河南府及孟津。河中府及河東。懷州河內。武陟。同州朝邑。衛州汲。新鄉。獲嘉。徐州彭城。蕭豐。孟州河陽。溫。鄭州河陰。蔡澤。原武。汜水。濬州衛。陝西。邠鄉。湖城。靈寶。曹州濟陰。滑州白馬。睢州襄邑。滕州沛。單州單父。解州平陸。開州濮陽。濟州嘉祥。金鄉。鄆城。四府十六州長貳。皆提舉河防事。四十四縣令佐。皆管勾河防事。初。衛州爲河水所壞。命增築蘇門。遷其州治。至二十八年水息。居民稍還。皆不樂遷。于是遣大理少卿康元弼按視之。元弼還奏。舊州民復業者甚衆。且南使驛道館舍所在。向以不爲水備。以故被害。若但修其隄之薄缺者。可以無虞。比之遷治。所省數倍。不若從其民情。修治舊城爲便。乃不遷州。仍敕自今河防官司。怠慢失備者。皆重抵以罪。

金史河渠志。

是年十一月甲寅。詔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衛。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

金史世宗河渠志。

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元弼往視。相其地如益。而城在益中。水易爲害。請命于朝。以徙之。卒改築于北原。曹人賴焉。出爲宏州刺史。閔歲。授大理少卿。先是。衛城爲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旣退。

民不樂遷。欲復歸衛。于是遣元弼按視。還言治故城便。遂復其舊。金史廉元弼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隄之北。六月。上諭旨有司曰。比聞五月二十八日。河溢而所報文字如此。稽滯。水事最急。功不可緩。稍緩時。則難固謹矣。十二月。工部言營築河隄。用工六百八萬餘。就用墻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餘萬工。當用民夫。遂詔命去役所五百里州府差願於不差夫之地。均徵願錢。驗物力科之。每工錢百五十文外。日支官錢五十文。米升半。仍命彰化軍節度使內族裔都水少監大齡。攝控五百人。往來彈壓。先是河南路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困乏逃移。蓋以河防差役煩重。故也。竊惟禦水患者。不過隄墻。若土功從實計料。薪橐樁杙。以時徵斂。亦復何難。今春築隄。都水監初料取土甚近。及其興工。乃遠數倍。人夫權不及程。貴價買土。一隊之間。多至千貫。又許州初科薪橐十八萬餘束。既而又配四萬四千。是皆常歲必用之物。農隙均科。則易輸納。自今隄墻興工。乞合本監以實計度量。一歲所用物料。驗數折稅。或令和買。于冬月分爲三限。輸納爲便。詔尙書省詳議以聞。金史河渠志。劉璣爲戶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相曰。璣言河隄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及言官錢利害。甚可取。卿等議其可者行之。擢濰州刺史。金史劉璣傳。

金章宗明昌元年春正月。尙書省奏。臣等以爲自今凡興工役。先量負土遠近。增築高卑。定功立限。勝論使人先知。無令增加力役。并河防所用物色。委都水監每歲于八月以前。先拘籍舊貯物外。實闕之數。及

次年春工多寡。移報轉運司計置。于冬三月分限輸納。如水勢不常。夏秋暴漲危急。則用相隣埽分防備之物。不足。則復于所近州縣和買。然復慮人戶道途泥淖。艱于運納。止依稅內科折他物。更爲增價。當官支付。違者並論如律。仍令所屬提刑司正官一員。馳驛監視體究。如此則役作有程。而河不失備。制可之。金史河渠志。移刺履進尙書右丞。初河決曹州。帝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決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金史移刺履傳。

金章宗明昌四年六月。河決衛州。魏清滄皆被害。金史五行志。十一月。尙書省奏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等言。

大河南岸。舊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導。足泄其勢。及長隄以北。恐亦有可以歸納排淪之處。乞委官視之。濟北埽以北。宜創起月隄。臣等以爲宜從所言。其本監官皆以諳練河防。故注以是職。當使從汝嘉等同往相視。庶免異議。如大河南北。必不能開挑歸納。其月隄。宜依所料興修。上從之。十二月。敕都水監官提控修築黃河隄。及令大名府差正千戶一員。部甲軍二百人。彈壓勾當。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五年春正月。尙書省奏都水監丞田樸同本監官講議黃河利害。嘗以狀上言。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三二分而已。今河水趨北。蓄長隄而流者十餘處。而隄外率多積水。恐難依元料增修。長隄與創築月隄也。可于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灤故道。依舊作南北兩清河分流。然北清河舊隄。歲久不完。當立半

限增築大隄。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今擬先于南岸王村、宜村兩處決隄導水。使長隄可以固護。姑宜仍舊。如不能疏導。卽依上開決。分爲四道。峽見水勢。隨宜料理。尙書省以樸等所言。與明昌二年劉璋等所案視利害不同。按劉璋本傳。明昌二年。璋知大名府。仍領河防事。三年。召拜尙書右丞。及令陳言人馮德輿與樸面對。亦有不合者。送工部議復。言若遽于牆村疏決。緣瀕北清河州縣二十餘處。兩岸連亘千有餘里。其隄防素不修備。恐所屯軍戶亦率難徙。今歲先于南岸延津縣隄決隄洩水。其北岸長隄。自白馬以下。定陶以上。並宜加功築護。庶可以遏將來之患。若定陶以東。三壩棄隄。則不必修。止決舊壓河口。引導積水東南行流。隄北張彪、白塔兩河間。擬水軍戶可使遷徙。及梁山濼故道分屯者。亦當預爲安置。宰臣奏曰。若遽從樸等所擬。恐旣更張。利害非細。比召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同計議。先差幹濟官兩員。行戶工部事。覆視之。同則就令計實用工物。量州縣遠近。以調丁夫。其督趣春工官。卽充今歲守漲。及與本監官同議經久之利。詔以知大名府事內族裔尙書戶部郎中李敬義充行戶工部事。以參知政事胥持國都提控。又奏差德州防禦使李獻可尙書戶部郎中焦旭。于山東嘗水所經州縣築護城隄。及北清河兩岸舊有隄處。別率丁夫修築。亦就令講究河防之計。他日上以宋閻士良所述黃河利害一帙。付參知政事馬琪曰。此書所言。亦有可用者。今以賜卿。一月。上諭平章政事守貞曰。王汝嘉田樸專管河防。此國家之重事也。朕比問其曾于南岸行視否。乃稱未也。又問水決能行南岸乎。又云。不可知。且水趨北久矣。自去歲便當經營。今

不稱職如是耶。可諭旨令往盡心固護。無致失備。及講究所以經久之計。稍涉違慢。當併治罪。三月。行省并行戶工部及都水監官。各言河防利害事。都水監元擬于南岸王村。宜村兩處。開導河勢。緣比來水勢去宜村隄稍緩。唯王村岸向上數里臥捲。可以開決作一河。且無所犯之城市村落。又擬于北岸牆村疏決。依舊分作兩清河入梁山故道。北清河兩岸。素有小隄。不完。復當作大隄。尙書省謂以黃河之水勢。若于牆村決注。則山東州縣膏腴之地。及諸鹽場。必被淪溺。設使修築壞隄。而又吞納不盡。功役至重。虛困山東之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況長隄已加固護。復于南岸疏決水勢。已寢決河入梁山灤之議。水所經城邑。已勸率作護城隄矣。先所修清河舊隄。宜遣罷之。監丞田樸言。定陶以東。三埽棄隄。不當修。止言決舊壓河口。以導漸水入隄。北張彪。白塔兩河之間。凡當水衝屯田戶。須令遷徙。臣等所見。止當隄前作木岸以備之。其間居人未嘗遷徙。至夏秋水勢之溢。權令避之。水落則當各復業。此亦戶工部之所言也。上曰。地之相去如此。其遠彼中利害。安得悉知。惟委行省盡心措畫可也。四月。以田樸言河防事。上諭旨。參知政事持國曰。此事不惟責卿。要卿等同心規畫。不勞朕心爾。如樸所言。築隄用二十萬工。歲役五十日。五年可畢。此役之大。古所未有。況其成否未可知。就使可成。恐難行也。遷徙軍戶四千。則不爲難。然其水時決。尙不知所歸。倘有潰走。若何枝梧。如今南岸兩處疏決。使其水趨南。或可分殺其勢。然水之形勢。朕不親見。難爲條畫。雖卿亦然。丞相左丞皆不熟此。可集百官詳議以行。百官咸謂樸所言棄長隄。無起

新隄。放河入梁山故道。使南北兩清河分流。爲省費息民長久之計。臣等以爲黃河水勢非常。變易無定。非人力可以斟酌。可以指使也。況梁山濼淤填已高。而北清河窄狹。不能吞伏。兼所經州縣。農民廬井非一。使大河北入清河。山東必被其害。樸又言乞許都水監符下州府運司。專其用度。委其任責。一切同于軍期。仍委執政提控。緣今監官已經添設。又于外監署司多以沿河州府長官兼領之。及令佐管勾河防。其或怠慢。已有同軍期斷罪的決之法。凡樸所言無可用。遂寢其議。八月以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尙書省奏都水監行部官有失固護。詔命同知都轉運使高旭。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女奚列奕。同往規措。尙書省奏都水監官前來有犯。已經戒諭。使之常切固護。今王汝嘉等殊不加意。既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承留守司累報輒爲遷延。以至害民。卽是故違制旨。私罪當的決。詔汝嘉等各削官兩階。杖七十。罷職。上謂宰臣曰。李愈論河決事。謂宜遣大臣往。以慰人心。其言良是。嚮慮河北決。措畫隄防。猶嘗置行省。況今方橫潰爲害。而止差小官。恐失衆望。自國家觀之。雖山東之地。重于河南。然民皆赤子。何彼此之間。乃命參知政事馬琪往。仍許便宜從事。上曰。李愈不得爲無罪。雖都水監官非提刑司統攝。若與留守司以便宜。率民固護。或申聞省部。亦何不可。使朕聞之。徒能張皇水勢。而無經畫。及其已決。乃與王汝嘉一往視之而還。亦未嘗有所施行。問王村河口開導之月。則對以四月終。其實六月也。月日尙不知。提刑司官嘗如是乎。尋命戶部員外郎何格賑濟被浸之民。時行省參知政事胥持國。馬琪言。已至光縣村獨視隄。

口以其河水浸漫隄岸陷潰。至十餘里外。乃能取土。而隄面窄狹。僅可數步。人力不可施。雖窮力可以暫成。終當復毀。而中道淤澱。地有高低。流不得泄。且水退。新灘亦難開鑿。其孟華等四埽。與孟陽隄道。沿汴河東岸。但可施功者。即悉力修護。將于農隙興役。及凍畢工。則京城不至爲害。參加政事馬琪言。都水外監員數冗多。每事相倚。或復邀公議。論紛紜不一。墮廢官事。擬罷都水監掾。設勾當官二員。又自昔選用都散巡河官。止由監官辟舉。皆諸司人。或有老疾。避倉庫之繁。行賄請託。以致多不稱職。擬升都巡河作從七品。于應入縣令廉舉人內選注。外散巡河。依舊亦于諸司及丞簿廉舉人內選注。並取年六十以下。有精力能幹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體察。若不稱職。卽日罷之。如守禦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滿從本監及提刑司保申。量與升除。凡河橋司使副。亦擬同此選注。繼而胥持國亦以爲言。乃從其請。閏十月。平章政事守貞曰。馬琪措畫河防事。未見功役之數。加之積歲興功。民力將困。今持國復病。請別遣有材幹者。往議之。上曰。隄防救護。若能成功。則財力固不敢惜。第恐財殫力屈。成而復毀。如重困何。宰臣對曰。如盡力固護。縱爲害亦輕。若恬然不顧。則爲害滋甚。上曰。無乃因是致盜賊乎。守貞曰。宋以河決興役。亦嘗致盜賊。然多生於凶歉。今時平歲豐。少有差役。未必致此。且河防之役。理所當然。今之當役者。猶爲可耳。至于科徵薪芻。不問有無。督輸迫切。則破產業以易之。恐民益困爾。上曰。役夫須近地差取。若遠調之。民益艱苦。但使津濟可也。然當俟馬琪至而後議之。庚辰。琪自行省還入見。言孟陽河隄及汴隄已填築補修。

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勢趨北來歲春首擬于中道疏決以解南北兩岸之危。凡計工八百七十餘萬。可于正月終興工。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監視。上以所言付尙書省。而治檢覆河隄并守漲官等罪有差。他日尙書省奏事。上語及河防事。馬琪奏言。臣非敢不盡心。然恐智力有所不及。若別差官相度。倘有奇畫。亦未可知。如適與臣策同。方來與功。亦庶幾稍寬朝廷憂顧。上然之。命翰林待制與屯忠孝權尙書戶部侍郎。太府少監溫防權尙書工部侍郎。行戶工部事。修治河防。且諭之曰。汝二人皆朕所素識。以故委任。冀副朕意。如有錯失。亦不汝容。金史河渠志。是年冬。十月壬寅。遣戶部員外郎何格賑河決被災人戶。十二月丁卯。免被黃河水災今年秋稅。六年四月戊寅。以修河工畢。參知政事胥持國進官二階。翰林待制與屯忠孝以下三十六人。各一階。獲嘉令王維翰以下五十六人。各賜銀幣有差。金史章宗本紀。與屯忠孝。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擢戶部侍郎。佐胥持國治決河。以勞進一階。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遂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雞爪孫家港。復開東明南陽岡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常曰。河之爲患。不免勞民。復壘石爲岸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勾集妨農。軍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安。降寧海州刺史。改滑州。金史與屯忠孝傳。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歷國史院編修官。建言黃河所以爲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逢隘狹。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壅塞。行所無事。今若開雞爪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埽之勞。凡捲埽工物。皆取於民。大爲時病。乞並河隄廣樹榆柳。數年後。隄岸旣固。埽材亦

便。民力漸省。朝廷從之。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

金史高霖傳。奧也忠孝、高霖、皆恐勞民病時。其言如此。河其勤勤懇懇也。乃忠孝猶以勾集妨農。被降何歎。大抵金元以

前。治河者。皆以爲民也。迨至勝國則爲運道。爲祖陵。遂置民糗於二者之外矣。

明昌五年。河犯武城隄。明年詔鑿新河。修石岸十四里有奇。以塞之。山東通志。

自獲嘉縣西南四十里。至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縣。又北接汲縣。皆有漢古隄城。東南有杏園鎮。爲

河津戍守處。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汲縣之流始絕。衛輝府志。

先是大定二十七年。今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結銜並帶河防。自滎陽以下。如南京府之延津、封丘、祥

符、開封、陳留。以上皆屬今開封府。胙城。今屬衛輝府。杞縣。屬開封府。長垣。今屬大名府。歸德府之永城、寧陵、虞城、衛州之汲、新

鄉、獲嘉。三縣今屬衛輝府。徐州之彭城。即今徐州。蕭、豐。皆屬徐州。曹州之濟陰。即今山東曹州。滑州之白馬。即今直隸滑縣。睢州之

襄邑。即今河南睢州。滕州之沛。屬今徐州。單州之單、父、濟州之嘉祥、金鄉、鄆城。皆屬兗州府。皆爲沿河之地。則當時河

流所經。亦大略可觀也。雖數遷徙。而汲、胙之間如故。迨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尙

嘗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各削階罷職。蓋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

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水入淮。于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

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按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即金章宗明昌五年。是歲河徙自陽武而

東。歷延津、封丘、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由

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卽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是也。河匯梁山濼，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汲、泺之流遂絕。朱子語錄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神宗時河北流，故金人盛，今却南來，故其勢亦衰。謂此事也。時崇寧六年六十五。下逮元世祖至元間，而河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凡九十餘歲。河一過大伾而東，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于淮，其勢甚易。邱文莊以宋熙寧十年，河決爲入淮之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濮、濮、曹、鄆，注梁山濼，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矣。又先是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矣。又先是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泛漕、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矣。溯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矣，但皆未幾卽塞，其歷久而不變，至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爲一瀆，則自金明昌五年始。再買維指。

金章宗承安元年七月，敕自今沿河傍側州府縣官，雖部除者，皆勿令員闕。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二年九月，敕御史臺官，河防利害，初不與卿等事，然臺官無所不問，應體究者，亦體究之。

五年二月，以崔守真言黃河危急，芻蕘物料雖云折稅，每年不下五六次，或名爲和買，而未嘗還其直，敕委右三都司正郭澥、御史中丞孟鑄講究以聞，澥等言大名府、鄆州等處，自承安二年以來，所科芻蕘未

給價者計錢二十一萬九千餘貫。遂命以各處見錢。差能幹官同各州縣清強官。一一酬之。續令按察司體究。金史河渠志。

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以其事詔中外。臨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靜者動。則如之何。其爲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河清。諸侯爲天子。正當戒懼以消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爲妖言。議誅之。虛絕言路。卽詔大興府鎮還本管。金史五行志。五代史載開平元年。八月。丁卯。黃河清。事。以故前後凡史。皆不錄。

金宣宗貞祐三年四月。單州刺史顏盡天澤言守禦之道。嘗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其故隄宛然猶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沒之患。而難者若不以犯滄鹽場。損國利爲說。必以浸沒河北良田爲解。臣嘗聞河側故老言。水勢散漫。則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若曰浸民田。則河徙之後。淤爲沃壤。正宜耕墾。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計。則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東之民皆瓦解矣。詔命議之。金史河渠志。

金宣宗貞祐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瀋州大

名觀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爲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旣已籍其河。夫修築河堰。營作戍屋。又使轉輸芻糧。賦役繁殷。倍于他所。夏秋租稅。猶所未論。乞減其稍緩者。以寬民力。事下尙書省。宰臣謂河流東南舊矣。一旦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爲數河。不復可收。水分則淺。狹易渡。天寒輒凍。禦備愈難。此甚不可。詔但令量宜減南岸郡縣居民之賦役。金史河渠志

自宋南渡。河離滄滑。勢益趨而南。至金明昌五年。淫於濟泗。分派入海。汴之河遂空。其去禹迹益遠矣。先是鄒水監丞田樸言黃河利害云。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因欲于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梁故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而八月河決。竟如其言。蓋是時決勢旣成。樸欲因而利導之。故爲此議。然前代河行淮濟。未幾卽塞。曷嘗以是爲正道而任其所之也哉。金以宋爲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迨貞祐四年。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河之故道可復。而議者不從。蓋國勢已蹙。實無暇及此矣。原其禍皆宋人築室道旁。不盡力于北流。馴致此大變。金何責焉。再頁錄

宋端平元年。葵知應天府南京留守。盛暑行師。汴隄破決。水潦溢。糧運不繼。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陸兵多溺死。宋史趙葵傳。按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爲金哀宗亡門之年。

行水金鑑卷第十六

河水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越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窄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誠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如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非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駭。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

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寶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互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

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

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葦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鬃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

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采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

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究河合懷里火究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耶麻哈也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互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

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亦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入思今河源自鐵約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鬣牛野馬狼狗獐羊

之類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

黃河也。思本曰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刺河與黃河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兒馬出河合乞兒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河水北行轉西流

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

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此處有誤見首卷禹貢雜指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

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鵝沙河合。鵝沙河源自鵝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坤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黃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崑崙合。滸水源自青唐宿軍合。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結。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上橋結古城石州來羌城麻州棧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鷹河合。野鷹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磨白城鎮川站與湟水清臺河合。湟水源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清臺河。清臺河源自刪丹州之南。刪丹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遼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又一日至蘭州。過北下渡。至鳴沙河。過應吉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

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潤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自洪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轉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

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慶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葭州。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州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漢液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駝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元史地理志。

河自爾雅山海經。淮南子。水經皆言出崑崙。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悶磨黎山。鄭樵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正源自出崑崙山。元太祖過黃河九度。九度在崑崙西南。憲宗命弟旭烈征西域。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至元庚辰。世祖命招討使都實往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還圖以聞。又使其弟闊闐出馳奏。闊闐授其說。翰

林學士潘昂霄撰河源志可謂詳矣。而王文恪整辨之。以爲張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長。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甘英嘗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方中復古今釋疑。

夫潤下。水之性也。而欲爲之防。以殺其怒。遏其衝。不亦甚難矣哉。惟能因其勢而道之。可蓄則儲水以備旱暵之災。可洩則瀉水以防水潦之溢。則水之患息。而于是蓋有無窮之利焉。元史河渠志。

秦不華陞禮部尙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做宋置撩清夫。混江龍。鐵掃帚。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之。會用夫屯田。其中廢而止。元史秦不華傳。

元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委都水監丞馬良弼與本路官同詣相視。差丁夫併力修完之。元史河渠志。

是年新鄉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尋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之流遂絕。西真雜指。

元世祖至元九年九月。南陽懷孟衛輝順天等郡。洛磁泰安通灤等州淫雨。河水並溢。圯田廬。害稼。元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六月。太原懷孟河南等路。沁河水涌溢。壞民田一千六百七十餘頃。衛輝路清河溢。

損稼。南陽府唐鄧裕嵩四州河水溢。損稼。元史五程思廉爲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至元二十年間。衛輝懷孟大水。思廉臨視賑貸。全活甚衆。水及城不沒者數版。卽修隄防。露宿督役。水不爲患。衛人德之。遷陝西按察使。元史程思廉傳。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秋。南京彰德大名河間順德濟南等路。河水壞田三千頃。元史五行志。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三月甲戌。雄霸二州及保定諸縣。水泛溢。冒官民田。發軍民築河隄禦之。冬十月辛亥。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鬪南京民夫二十萬四千三百二十三人。分築堤防。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乙卯。汴梁河水泛溢。役夫七千。修完故隄。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五月己丑。汴梁大霖雨。河決襄邑。漂麥禾。癸丑。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潁二州皆被害。六月壬申。睢陽霖雨。河溢害稼。免其租。乙亥。以考城陳留通許杞太康五縣大水。及河溢沒民田。蠲其租。元史世祖本紀。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漂蕩麥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元史本紀。十二月。太康汴梁二路。河溢害稼。元史五行志。

先是至元九年。河決新鄉縣廣盈倉岸時。河猶在新鄉。陽武間也。不知何年徙出陽武縣南。而新鄉之流遂絕。據史至元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等縣。河決二十二

所水道一變。蓋在此時矣。元大一統志殘缺，僅存十之一二。河之所經，不可得詳。淮，如明正統十三年決河所行之道。後三十餘載，為泰定元年，始行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謹據近志各州縣界中見行之河，銓次如左。黃河自武陟縣南，在武陟縣東一百里。河去縣一十里。黃河自武陟縣以至安東入海。至今無異。東巡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滎澤在鄭州北五十里。東河舊去縣十里。河府西南九十里。黃河東巡原武縣南，原武在開封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二十里。又東巡陽武縣南，陽武在開封府西北九十里。河在縣南六十里。黃河東巡延津縣南，延津在開封府西北九十里。又東巡陳留縣北，陳留在府東少至元中，河從出陽武縣南，而縣北之流絕。新鄉之流亦絕。自此至徐州城東北黃河所行，大抵皆汴水故道也。又東巡儀封縣北，儀封在開封府東北一百一十五里。河去城四十里。其北岸則封丘縣，封丘在開封府北六十里。河舊在縣西北四里。又東巡陳留縣北，南五十里。河去縣三。又東巡蘭陽縣北，蘭陽在開封府東北九十里。河去縣十五里。金時河始流經縣界。又東巡儀封縣北，儀封在開封府東北一百一十五里。黃陵岡在縣東北五十里。賈魯治河，功始於此。按蘭陽儀封之河，舊出其縣北，與長垣東明分水。金天定十二年，黃陵岡在縣東北五十里。東明亦在其中。二十七年，令沿河州縣官結銜並帶河防，而長垣與焉。可證也。元至元中，河屢決汴梁路，塗出蘭陽儀封之南，而長垣東明亦在其中。又東南巡睢州北，睢州在歸德府西一百七十里。河去州七十里。又東南巡考城縣北，考城在睢州東北九十里。垣東明界中無河矣。又東南巡曹縣北，曹縣在歸德府東北六十里。河在城北三十里。賈魯河在城北四十里。曹縣北三十里。又東南巡商丘縣北，其北岸則曹縣。商丘即歸德府治，河在城北三十里。賈魯河在城北四十里。曹縣南六十里。賈魯河在縣西北四十里。自黃陵岡至楊青村皆元至正中。賈魯所開也。又東巡虞城縣北，虞城在歸德府東北六十里。河去縣十五里。又東巡夏邑縣北，夏邑在歸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四十里。又東巡滎山縣北，滎山在今江南徐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四十里。又東巡沛縣南，其南岸則蕭縣。沛縣在今徐州西北一百一十里。蕭縣在徐州東二十二里。其北岸則單縣。單縣在山東兗州府西南二十里。河去縣四十里。又東巡沛縣南，其南岸則蕭縣。沛縣在今徐州西北一百一十里。蕭縣在徐州東二十二里。又東巡徐州北與泗水合。徐州在今江南布政司西北一千里。河自州北東南流至城東，北合于泗水。泗水自沛縣入州境，循城而東，一曰清河，又曰泉河。其後為運河亦名開河。元初黃河由渦入淮。至泰

定元年。由汴河決入清河。又東南逕靈璧縣北。靈璧在今鳳陽府宿州東一百二十里。河去縣一百二十里。又東南逕睢寧縣北。其北岸自是遂爲大河之經流。

則邳州。睢寧在淮安府西北三百九十里。河去縣五十里。又東逕宿遷縣南。宿遷在邳州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四里。又東逕桃源縣北。桃源在淮安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百餘步。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清河縣在淮安府西北五十里。河去縣一里。入淮處謂之清口。本名酒口。自徐城東北至此。皆古泗水。

爲河所。皆古淮水。爲河所奪也。海自鹽城縣東北逕山陽縣。治。河去縣五里。又東逕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安東在淮安府東北六十里。河去縣二里。自清口至此。東。折而西北。爲黃淮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蓋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于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歲。西夏鑑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壬申。河溢太康。沒民田三十一萬九千八百餘畝。免其租。八月辛未。沁水溢。害冀氏民田。免其租。元史世祖本紀。十一月。河決祥符義唐灣。太康。通許二縣。陳。潁二州。大被其患。元史五行志。

張庭珍爲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河決。灌太康。漂溺千里。庭珍括商人漁子船。及縛木爲筏。載糗糧四出救之。全活甚衆。水入善和門。庭珍親督夫運薪土。捍之不能止。乃頽城爲堰。水既退。即發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免水憂。元史張庭珍傳。

博羅權爲河南行中書省。汴南諸州。莽爲巨浸。博羅權躬行決口。督有司繕完之。三十一年。成宗立。遷陝西行省。未行。留鎮河南。元史博羅權傳。

元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戊申。歷城縣大清河水溢。壞民居。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元貞二年九月河決河南杞封丘祥符寧陵襄邑五縣十月河決開封縣元史五行志

元成宗大德元年三月歸德徐州邳州宿遷睢寧鹿邑三縣河南許州臨潁鄆城等縣睢州襄邑太康扶

溝陳留開封杞等縣河水大溢漂沒田廬元史五行志五月丙寅河決汴梁發民三萬餘人塞之庚寅漳河溢

損民禾稼七月丁亥河決杞縣蒲口元史成宗本紀河決蒲口臺榭令文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

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

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

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于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

高下等大概南高于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

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

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于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

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

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為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

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元史尙文傳文字周綱保定人歷官河北河南廣政廉訪使行視事仕終太子詹事奉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仕河自杞縣蒲口期河當自陳留入杞其後河徙而北則其斷舊入

蒲口橫封而杞

元成宗大德二年六月，河決蒲口，凡九十六所，泛溢汴梁，歸德二郡，大名、東昌、平滎等路水。元史五七月，大雨，河決，壞隄防，漂沒歸德數縣禾稼廬舍，免其田租一年。遣尙書那懷、御史劉廣等塞之，自蒲口首事。

凡築九十六所。元史成宗本紀。

是年，河決歸德，又決封丘。淮安府志。

元成宗大德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浸歸德府數郡，百姓被災，差官修築，計修七隄，二十五處，共長三萬九千九十二步。元史河志。是年六月癸丑，罷大名路所獻黃河故道田輸租。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八年五月，大名之滑、滑、德州之齊河、霖雨，汴梁之祥符、太康、衛輝之獲嘉、太原之陽武、河溢。

元史成宗本紀。是年，滑州、濬州雨水壞民田六百八十餘頃。元史五行志太

元成宗大德九年六月，汴梁陽武縣思齊口河決，八月，歸德府寧陵、陳留、通許、扶溝、太康、杞縣河溢。五行志

七月，陳州之西華河溢，八月，歸德陳州河溢。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十年春，正月壬戌，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元史成宗本紀。

元至大元年七月壬戌，皇子和世孫請立總管府領提舉司四，括河南歸德、汝寧境內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令河南省臣高興總其事，中書省臣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遇有退灘，則爲之主，先是有亦馬罕者，妄稱省括地，蠶食其民，以有主之田，俱爲荒地，所至騷動，民高榮等六百人，訴於都省，追其驛

勞。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乃獻其地於皇子。且河南連歲水災。人方闕食。若從所請。設立官府。爲害不細。帝

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元史武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二年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府境。己亥。河決汴梁之封丘。元史武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近歲毫穎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遠慮。失于規劃。使
陵灤悉爲陸地。東至杞縣三汜口。播河爲三分。殺其勢。蓋亦有年。往歲歸德大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
汜。遂使三河之水。合而爲一下流。旣不通暢。自然上溢爲災。由是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利。故其上下決溢。
至今莫除。卽今水勢趣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爲遠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
蒙害必矣。今之所謂治水者。徒爾議論紛紜。咸無良策。水監之官。旣非精選。知河之利害者。百無一二。雖
每年累驛而至。名爲巡河。徒應故事。問地形之高下。則懵不知。訪水勢之利病。則非所習。旣無實才。又不
經練。乃或妄與事端。勞民動衆。阻逆水性。翻爲後患。爲今之計。莫若于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
水利之人。專職其任。量存員數。類爲巡視。謹其防護。可墮者墮之。可防者防之。職掌旣專。則
事功可立。自今莫若分監官吏。以十月往。與各處官司巡視缺破。會計工物。督治比年終完。來春分監新
官至。則一一交割。然後代還。庶不相誤。元史河渠志。

元仁宗皇慶元年五月。歸德睢陽縣河溢。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皇慶二年六月癸未。河決陳、亳、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沒民田廬。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元年六月乙未。河決鄭州。元史仁宗本紀八月。河南等處行中書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汙池。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司同相視。可以疏開隄障。比至泛溢。先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梁路睢州諸處決破河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村。計會月隄一道。都水分監修築障水隄堰。所擬不一。宜委請行省官與本道憲司汴梁路都水監官及州縣正官親歷按驗。從長講議。由是委太常丞郭奉政。前都水監丞邊承務。都水監卿朶兒只。河南行省右丞。本道廉訪副使站木赤。汴梁判官張承直。上自河陰。下至陳州。與拘該州縣官一同沿河相視。開封縣小黃村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尺。陳留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地。後因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蒔。故他處連年潰決。各官公議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然。嘗聞大河自陽武胙城。由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年既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爲閉塞。正及農忙。科椿梢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紀。其弊多端。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相視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于常年。以小黃口分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詳視陳州最爲低窪。瀕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饑特甚。欲爲拯救。奈下流無可疏之處。若將小黃村河口閉塞。必移患鄰郡。決上流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事難兩全。當遣小就大。如免陳村差稅。賑其饑民。

陳留通許太康縣被災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村河口仍舊通流外據修築月隄并障水隄閉河口別難擬議于是凡汴梁所轄州縣河隄或已修治及嘗疏通與補築者條列具備元史河渠志奉政承務右丞承直皆官階也非人之名作史者之草率如此

元仁宗延祐二年六月河決鄭州壞汜水縣治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延祐三年四月潁州泰和縣河溢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延祐五年正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與屯言近年河決杞縣小黃村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陳潁瀕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倘值霖雨水溢倉卒何以防禦方今農隙宜為講究使水歸故道達于江淮不惟陳潁之民得遂其生竊恐將來浸灌汴城其害匪輕于是大司農下都水監移文汴梁分監修治自六年二月十一日興工至三月九日工畢元史河渠志

元仁宗延祐六年六月河間路漳河水溢壞民田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延祐七年七月汴梁路言榮澤縣六月十一日河決塔海莊東堤十步餘橫隄兩重又決數處二十三日夜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本督平章站馬赤親率本路及都水監官併工修築元史河渠志

是歲英宗即位河決汴梁原武浸灌諸縣元史英宗本紀

是年河決榮澤又決開封淮安府志

元英宗至治元年七月彰德臨漳縣漳水溢元史五
行志

元英宗至治三年正月辛巳儀封縣河溢元史英宗
本紀

元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己巳修廣惠橋十有九所元史英宗
本紀

元泰定元年七月戊申奉元朝邑縣曹州楚丘縣開州濮陽縣河溢元史五
行志

元泰定二年二月庚子姚煒以河水屢決請立行都水監于汴梁倣古法備捍乃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

知河防事從之三月癸丑修曹州濟陰縣河隄役民丁一萬八千五百人五月汴梁路十五縣河溢八月

衛輝路汲縣河溢元史泰定
帝本紀五月河溢汴梁被災者十有五縣七月睢州河決元史五
行志是年閏月己卯雄

州歸信諸縣大雨河溢被災者萬一千六百五十戶賑銀三萬錠元史泰定
帝本紀

元泰定二年二月歸德府屬縣河決民饑賑糧五萬六千石六月己亥大昌屯河決秋七月庚申河決鄭

州陽武縣漂民萬六千五百家賑之檀順等州兩河決溢十月癸酉河水溢汴梁路樂利隄壞役丁夫六

萬四千人築之十二月亳州河溢漂民舍壞田免其租元史泰定
帝本紀

元泰定四年六月汴梁路河決八月汴梁路扶溝蘭陽縣河溢沒民田廬並賑之是歲汴梁諸屬縣霖雨

河決元史泰定
帝本紀八月扶溝蘭陽二縣河溢漂民居一千九百餘家濟寧虞城縣河溢傷稼十二月夏邑縣

河溢元史五
行志

元奉定帝。致和元年。三月。河決礪山、虞城二縣。元史五
行志。

元文宗至順元年。六月。河決大名路長垣、東明二縣。沒民田。元史五
行志。六月。曹州濟陰縣河防官本縣尹郝

承務言。六月五日。魏家道口黃河舊隄將決。不可修築。以此差募民夫。剗修護水月堤。其功未竟。至二十

一日。水忽泛溢。新舊三隄。一時咸決。明日外隄復壞。急率民閉塞。而湍流迅猛。所下椿土。一掃無遺。又舊

隄歲久。多有缺壞。差夫併工築之。元史河
渠志。

元文宗至順二年。六月。彰德屬縣漳水溢。元史文宗
本紀。

元文宗至順三年。五月。汴梁之睢州、陳州。開封之蘭陽。封丘諸縣。河水溢。元史文宗
本紀。十月丙寅。楚丘縣河

隄壞。發民丁二千三百五十人修之。元史文宗
本紀。

元文宗至順四年。順帝即位。六月。黃河大溢。河南水災。元史順帝
本紀。

元順帝元統元年。五月。汴梁陽武縣河溢害稼。六月。黃河大溢。河南水災。元史五
行志。

元順帝至元元年。河決汴梁封丘縣。元史五
行志。

元順帝至元二年。五月。丙午朔。黃河復于故道。元史順帝
本紀。

元順帝至元三年。六月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黃河水溢。没人畜廬舍甚衆。元史順帝
本紀。汴梁蘭

陽、尉氏二縣。歸德府管河水泛溢。元史五
行志。

元順帝至元六年秋七月乙卯奉元路盤屋縣河水溢漂流人民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二年九月歸德府睢陽縣因黃河爲患民饑賑糴米萬三千五百戶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三年五月黃河決白茅口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四年春正月庚寅河決曹州雇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是月河又決汴梁冬十月乙酉詔修

黃河隄堰元史順帝本紀是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

隄並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

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

司鹽場妨國計甚重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元史河渠志河決白茅隄又決

金隄並河郡邑民居昏墊帝甚患之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爲

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會

遷右司郎中議未及竟元史賈魯傳

元順帝至正五年七月河決濟陰漂官民亭舍殆盡十月黃河泛溢元史五行志廉惠山海牙爲河南行省右

丞時有詔發民治決河徧騷屬郡亟以不便上言而時幸不用遷湖廣行省右丞元史廉惠山海牙傳

元順帝至正六年五月丁酉黃河決尙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陰不聽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八年正月辛亥河決陷濟寧路。元史五是年二月詔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以賈魯爲鄆水。行志夏四月辛未河間等路以連年河決水旱相仍戶口消耗乞減鹽額詔從之。元史順帝本紀

行水金鑑卷第十七

河水

元順帝至正九年五月庚子詔修黃河金隄。民夫日給鈔三貫。是月白茅河東注滹縣。遂成巨浸。元史順帝本紀

正以來旋修旋決而濟南河是年冬脫脫既復為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

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為山東道奉使

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

二策見前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聽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元史河渠志

元順帝至正十年十二月辛卯以大司農禿魯等兼領都水監集河防正官議黃河便益事。元史順帝本紀

至正中成遵為工部尙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為巨浸或言當築隄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

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借

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開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

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脫脫已先

入賈魯之言及遵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

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者。公其毋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爲大都河間都轉運使。元史成道傳。

思誠爲河間府總管時。河水頻溢。決鐵燈干。鐵燈干。真定境也。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隄。晝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隄於外。互十餘里。命灑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乃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灑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於朝除之。元史

王思誠傳。思誠。至治元年進士。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下詔中外。命賈魯以工部尙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諱。避廟諱。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避廟諱。既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

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灤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滯。慮夫壅生潰。滯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關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壅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濼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關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濬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口。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壅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堦。壅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堦至哈只。

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壑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壑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壑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壑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壑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併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創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橛。實以土牛草草。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堤。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梢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于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創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

百三十步。趾廣二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隄竝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薄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衝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繫大絆。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于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于綿腰索之上。藁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于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互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望之臺中。鐵猫大槩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土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葺。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竝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于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壅塞。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壅于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

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創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創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尙少。方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漳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椀。或長椀。用大麻索竹緼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緼。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于上流。睡之水中。又

以竹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七大檣上，每絕或種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檣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搥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沈逼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築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洗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于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騰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工，十一月十一日，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于隄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種後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種前欄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于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

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隄前壩之旁。每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里龍尾大壩。使夏秋潦水。冬春凌簷。不得肆力于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類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類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沿南岸護隄壩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壩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礪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蘘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沈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礪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稽扶檣鐵叉鐵吊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沈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費。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

六銓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又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諱廟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恤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于上下因循。狃于晏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于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與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今故其錄。諱廟所紀。庶來者得以詳焉。元史河渠志。河決白茅隄。又決金隄。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乃奏以魯爲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築決隄。河復故道。凡八月功成。元史脫脫傳。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唯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

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
 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
 爲患。斯言也。尤爲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于不能達。溢生于無所容。徒潰
 者。決之小也。汎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
 河爭也。其原蓋由于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
 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河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做江南圩田之法。
 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陸深續傳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爲賈魯故宅。中庭古松十餘株。皆當時物也。天朝平定山西。宅沒入官。以其壯麗
 不忍毀。卽以爲驛。壁間題詩云。賈魯修黃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以
 亟疾刻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則後世亦有公論。固不可得而盡非之。蔣仲舒堯山堂外記按元史賈
 以明經領鄉薦。秦定初。恩授東平教授。歷工部郎中。行都水監。工部尙書。總治河防使。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
 大學士。贈魯先臣三世。奉拜中書左丞。從脫脫平徐州。脫脫既旋師。命魯追餘黨。攻濠州。卒於軍。有旨賜文鈔五
 百錠以給葬事。魯之功名命終。其所治之河。今多濬改。然在當時。其功甚偉。至今編續之。後人不讀書。遂謂魯治
 河以速元亡。賈玉珂作河志。至謂魯治河。卽漢賈讓之營。止兒啼者。止之卽止。然啼止卽斃。其茶毒浮於宋河諸
 人。嗚呼。
 亦冤甚矣。

昔賈魯治河。用沈舟之法。人皆稱之。明萬歷間。僉事俞汝爲奏議。以爲塞決簡便之用。無如此者。臣竊

嘗疑之。夫河底淺深，坦陷不一，惟草柳性柔，一經壓擠，則周遭充滿，故塞決必用埽。今以至平之舟底，而沈之淺深坦陷不一之湍流，則埽根透溜之患，必有不俟終日而見者。然以魯之才，其成功如此，必非孟浪姑試之。因子至正河防記，沈思尋繹者累日，方恍然知魯之沈舟，蓋以之代壩而逼水，非以之塞決而合龍也。蓋彼時故河業已通流，但決河勢大，水流多于故河十之八，又適當秋漲，洄漩湍急，埽不能下，又其上逼水三隄，短弱而勢不支，恐埽行一逼，水盡湧決，決則故河復淤，前功盡廢，因急沈舟爲壩以逼之，所謂搶救也。故前則曰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後則曰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此並舉之三道，乃加築前短弱之三隄也。迨至船埽四隄並就，河勢南流，然後塞決耳。不然，魯于九月七日沈舟，而龍口之合，何以直至十一月十一日邪？雖然，臣以魯于是役也，有三忌焉。魯自受命以及回朝，僅躡半載，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無少間斷，不恤民力一也。築隄塞決，正值伏秋，用工于河流暴漲之候，不審天時二也。廢農冒暑，聚十數萬軍民于一路，不念國家隱憂三也。蓋魯惟上恃君相之信任，下恃其強敏果敢之才氣，力排羣議，犯三忌以成功，蓋以之治河則有餘，以之體國則不足。宋濂等諸臣修元史，因石人一眼之事，意坐以亡元之罪，則過矣。夫石人一眼之謠，是亦大澤中篝火狐鳴之類。殆韓山童、李芝麻等所爲耳。何足據哉！然而元之亡，即不因魯，毋乃火將然而投之燧耶？新輔治河書。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以爲魯能竭其心思，知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

報君相知人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為會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魯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乎其大才而小試之也。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入宿胥故瀆。當無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跡者。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等烈哉。所遭不偶。功成而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為口實。余深痛之。禹貢錙指。

賈魯治河。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玉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黑斯。以兵鎮之。元史順帝本紀。哈只口在今歸德府。陽青村在今曹縣。

賈魯河自黃陵南達白茅。放于黃堦等口。即今賈魯河故道也。白茅在曹縣。黃堦在單縣。萬歷丙申。黃堦河決。由賈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蓋即元人所挑矣。穀山筆塵。

黃河故道自虞城以下。蕭縣以上。夏邑以北。碭山以南。由新集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堦。趙家圈。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賈魯所復故道。河防一覽。

賈魯河在東明縣南六十里斷頭隄。元漕運所也。賈魯所開。故名。直隸通志。

鄭州北有賈魯河。自滎澤縣流入。又東入中牟縣岸。其源有三。西源自密之聖水峪。中源自滎陽之煖泉冰泉。東源自州境之九仙廟。合于張家村。名曰合河。至京水鎮曰京水河。又北受須。索二水。曰雙橋河。元末。命賈魯疏治以通漕。起鄭州至朱仙鎮。皆名賈魯河。儀封縣東北有黃陵岡。與山東曹縣接界。

賈魯于黃陵岡開黃河故道。今爲黃河要害。賈魯河在黃陵岡南二里。曹縣西南。有黃陵岡。賈魯開黃河故道始此。西北有賈魯河。嘉靖前猶爲運道。自黃陵岡塞而此河遂填。其南爲大河洪流矣。百遊四海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七月。河決歸德府永城縣。壞黃陵岡岸。元史五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春正月丙寅。以河復故道。大赦天下。元史順帝本紀 按河復故道者。即賈魯所開之河道也。因前一年永城河決。壞黃陵岡岸。至是修復之。故頒

救天下。亦脫脫丞相之張大其事也。

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

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

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泣涕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

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元史史彥斌傳 金德河溢。害及魚臺墓內之棺。至漂流三百餘里。其害甚劇。而元史五行、河渠二志俱不載。何異。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遂成中流。元史五 是年八月。黃河決。山東大水。元史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七月河決范陽縣漂民居元史順帝本記

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河決東平壽張縣圯城牆漂屋廬人溺死甚衆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秋東平須城東阿平陰三縣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無遺濟寧路肥水縣西黃水汎溢漂沒田禾民居百有餘里德州齊河縣境七十餘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

大河之流自漢至今遷移變易不可勝記然孟津以西則禹迹具存以海為壑則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于海則漚淵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于海則曹單其必徑之地衝漚滑必由陽武

之北而由汲縣胙城之間衝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丘蘭陽之下此河變之拓始也由漚滑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從濱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

鄆謂濟寧東平挾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衝南不出長

淮中間數百里皆其縱橫糜爛之區矣自陽武而入封丘河益東南流荊隆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

出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邳合淮泗以入海者道為徑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闊而歸流宜深謂濬也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更相迴注

之意，使不得旁洩。河未必不可東也。後世通陸之法。即兩岸宜開之意。宜深之意。滾水石壩及格陸之法。即斗門迴注之意。雖然，大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河不廢，則大河不可得而東。兩者不並立矣。此大河所以屢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一願

柔山居
養論。

行水金鑑卷第十八

河水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四月丁巳王宣元末爲司農掾會黃河決省部募淮揚才能之士俾召集民丁疏濬之宣挺身自薦元以爲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賈楮至揚州市竹篾募丁夫數月之間得丁夫三萬餘明太祖實錄就令宣統領治河數月工成

吳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二十有五萬渡江越淮北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元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晉冀撫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俯察擇地以居之遂於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視之遡流河上是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秋八月祀社齋於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李思迪者侍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北狩河水變遷欲爲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說來進觀斯文意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爲之述元年夏四月敕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艘抵瓜洲是時春水方既潦水初興江無洪濤日無酷暑時有清和利征且吉舟入運河舍半抵廣陵三日至淮陰舟師入淮是日巽上風多揚帆飛轆不二時而達

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介。並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流東注。旣而越淮入河。方覺水土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雷。其湍流之速。一息莫覓。其山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水底玲瓏。因風激怒。濤飛潑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隄。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文。良久之間。乘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一水周旋。則水底有聲。暗暗鳴鳴。又少時間。水中一穴。若數丈圍。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不至河底。俗呼旋渦是也。其水爲旋轉急甚。中有飛者上起。去渦丈餘。霏霏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或巨魚一尾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之程。若胎龍美之而出戲。或蜿之以一蜿。則淵深無底。四野成湖。若蜒之以一蜒。則瞬目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爲民害者多矣。朕親游斯。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之間。河狹水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坍。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慢。亦宜其然歟。此堅柔之所由。孰謂有神者歟。若非河之無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滔滔東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皆毫釐洞見。如此者。或于百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爲民祈福焉。今朕得觀斯水。狹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起之處。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

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爲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旣游，今思復述以爲說耳。明太祖御製黃河述。

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河防一覽。

明太祖洪武八年，春正月，河決開封府大黃寺隄百餘丈，詔河南參政安然集民夫三萬餘人塞之。明太祖實錄。

是年，大河南決，挾穎入淮，蔡河之下流亦漸絕。目遊四海記。

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冬十月丙辰，開封府蘭陽縣言河決傷稼，詔免其租。十一月戊寅，開封府封丘縣言河溢傷稼，命免今年田租。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秋七月庚辰，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爲患，有司以爲言，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護舊隄，勿重困吾民。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二月壬子，上以河南水災，民飢，命駙馬都尉李祺往賑之，敕諭祺曰：河南奏黃河水決，瀰漫數百里，漂蕩民居，百姓遷移，不得寧處，朕甚憫焉。今東作方興，民飢窘不得耕作，特命爾往賑之，無使一夫一婦不獲其所，爾其欽哉。祺承命而行，復令慶敕諭布政司及府州縣曰：大河之水，天泉也，必有神以司之，若所在牧守得人，政務修舉，則其水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患，而民安焉。苟非其人，則衝

決城邑。蕩析民居。而牧守亦與其禍。此感應之必然也。去歲河南來奏。河水漂沒數州。田園一空。桑麻盡為所傷。良由牧守非人。方春東作。將與民無衣食。何以立命。今特命駙馬都尉李祺。費救往所傷之處。優給其民。雖不足為厚恩。亦庶以少甦其困苦爾。為牧守者。宜加修省。以惠養其民。無違朕命。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六年三月庚午。河決朝邑縣。募民塞之。六月乙卯。河溢榮澤。陽武二縣。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春正月乙巳。彰德府奏。臨漳縣河決。宜於磁州築隄以障之。詔從其請。八月丙寅朔。

開封府河決。東月隄。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十里。壬申。河決杞縣入巴河。命戶部遣官督所司塞之。丙子。

上諭戶部曰。比者河決。開封屬邑。漂沒民居。淹浸田畝。受害者必衆。其有被水災者。悉蠲其賦稅。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九月丁亥。詔修築漳河隄。先是上諭工部臣曰。去年河決臨漳。民受其患。雖嘗修築。

隄防。恐不可久。宜遣官與布政司都司會議。凡隄塘堰壩。可以禦水患者。預為修治。至是有司以黃河。沁。

河。漳河。衛河。沙河。所決隄岸丈尺之數。具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兼築之。明太祖實錄。

洪武二十年。河決開封城。自安遠門入。淹沒官民廡宇甚衆。河南通志。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秋七月壬辰。河南河決。漂沒民居。命賑卹之。被災之家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二。凡。

鈔二萬五千二十錠。開封府西華等縣。雨水水暴。溺沒民田廬。民多飢困。上命賑之。明太祖實錄。

是年。詔築歸德州鳳池河隄。時河決鳳池。漂沒夏邑。永城諸縣。有司不以聞。民李從義詣闕奏訴。從之。

河南通志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乙丑河南河水暴溢時開封府陳留睢州歸德夏邑寧陵被水惠民千三百七十四戶詔遣官循例賑之未幾陳州項城縣亦奏河溢民被水患仍遣官往賑之實錄是年河決原

武淤安山明會典

是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河防一覽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河決河南開封府之陽武縣浸淫及於陳州中牟原武封丘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以聞乞發軍民修築隄岸以防水患從之丙午以開封府祥符等縣河決詔免今年田租冬十月辛酉發河南開封等府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士修築陽武縣河防十一月甲辰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民詣闕言昔河決浸沒田土至今不可樹藝而徵稅如故上命免其賦凡萬一千二百餘石絲五千四百餘斤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夏四月己亥罷開封府馮陵十字河龍堂快活林傘兒三里萬龍及陳州東橋凡八插明太祖實錄

是年河南藩臣請修宜陽河防先因洛河泛溢宜陽田廬漂沒殆盡至是始聞於上令預治磚石俟農

隙時爲之。河南通志。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春正月乙亥。詔除黃河兩岸河泊所魚課。先是河決懷慶等府州縣。民人貧困。上聞之。命除懷慶而下。至正陽河口。黃河兩岸河泊所魚課。仍聽其民採魚以給食。明太祖實錄。

是年秋八月。河溢開封。時城三面皆受水。將浸及軍儲倉巨盈庫。詔令蔡陽高阜處築倉庫以待之。冬十有一月。蔡河南徙入陳州。先是河決由府城北而東行。至是下流淤塞。故又決而之南也。河南通志。

李至剛。洪武中爲河南右參議。河決汴隄。至剛議借王府積木作筏濟之。建文中調湖廣左參議。明史稿。

明太宗永樂元年八月丁巳。修河南安陽縣河隄。壬申。工部言山東福山縣河決護城隄二百九十餘

丈。命卽修築。九月壬午。工部言河南陳州西華縣沙河水溢。衝決隄堰。以通黃河。傷民禾稼。乞量起民

丁。趁農隙修築。從之。十二月丁亥。修山西夏縣古河決流隄三十餘里。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年五月癸酉。修河南府孟津縣河隄。九月己酉。修河南武陟縣馬由隄岸。丁巳。河南

守臣言開封府城爲河水所壞。命發軍民修築。十月丁丑。河南黃河水溢。命河南都司布政司。城池有

衝決者。卽修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三年二月丁卯朔。河南布政司言河決馬村隄。命本司官躬督民丁修治。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四年八月癸巳。修河南陽武縣黃河隄岸。及中牟縣汴河北隄。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五年七月丁卯。黃河泛溢河南。傷潁河苗稼。十一月癸丑。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言河水泛溢。沒民田一百九十一頃有奇。乞免今年稅糧。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六年正月甲子。河南武陟縣知縣屠任言。縣東關至北賈村等處。去年淫雨。沁水衝決隄岸。淹沒田廬。請用民力修築。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正月己卯。河南陳州衛言。河水衝決城垣三百七十六丈。護城隄岸二千餘丈。請以軍民兼修。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八年八月庚申。河南按察司僉事張燾等言。五月至八月。霖雨。黃河泛溢。壞開封舊城。民被患者萬四千一百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上命戶部遣人巡視安撫。十二月戊戌。河南守臣言。汴梁河決。壞城二百餘丈。宜及時修理。上諭工部臣曰。汴梁城近黃河。不免衝決之患。而此國家藩屏之地。不可以緩。且聞黃河水增三尺。其急遣人往視隄防。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九年二年己酉。河南武陟縣言。去歲天雨。浸淫沁河南北九百餘步。流潰成河。淹土田廬舍。請以丁夫修築。從之。三月壬午。浚河南黃河故道。蓋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是河決。壞民田廬益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澗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丁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

廷瓚、李運木夫、同侍郎金純度開浚。丁夫給糧糞。且蠲戶內今年租稅。仍遣定國公徐景昌以太宰祠河神。戶部侍郎古朴以太宰祭河南境內山川。時工部尙書宋禮督工開會通河。遂命禮兼董之。四月癸卯。命戶部開河自効。民丁一體給糧糞免租稅。初朝議開會通河及浚河南黃河。命戶部凡民丁皆給米鈔。及蠲戶內是年租稅。而山東河南之人。多有自願効力者。上聞之。遂有是命。六月丁未。敕諭尙書宋禮等曰。曩命卿等浚黃河故道及築塞河港。以紓河南水患。今久未見成績。而河水泛溢日加。爲民患苦。卿等其協心併力。無懈夙夜。脫民墊溺。用副朕委任之意。七月己卯。遣官視新開黃河隄岸。舊爲水所溢者。悉增築之。乙酉。河南浚黃河故道訖工。凡役民丁十一萬四百有奇。月餘而畢。自是河循故道。輿會通河合。而河南之水患息矣。明太宗實錄

張信、祥符人。舉建文二年鄉試第一。永樂中。歷工部右侍郎。河決開封。遣信視之。請疏魚王口至中澗。故道二十餘里。繪圖以進。詔如其議。役十萬人浚之。決遂塞。宣德中。以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同知致仕。明史

明太宗永樂十年。六月癸亥。河南鄆陵臨漳二縣驟雨。河水壞隄岸。沒田禾。事聞。皇太子遣人撫視。辛未。初。河南陽武縣言河決中鹽隄二百二十餘丈。漫流中牟。祥符尉氏諸縣。中鹽隄與原武縣大賓隄皆河流之衝。屢塞屢決。上遣工部主事蘭芳按視。至是。芳言。隄當急流之衝。夏秋之交。雨水泛漲。往往決地。

請以新開河岸捲土爲埽，樹椿捍禦之，庶不至重爲民害。從之。九月丙申，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唯河爲大，故水患唯河爲甚。今於中澗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薄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圍，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橫木貫於椿表，牽築隄上，則水可以殺，隄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如允臣所言，乞令河南近河府衛徵軍民於農隙採木，春和修砌，從之。十二月戊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等劾奏河南三司官坐視河決爲患不奏，幸蒙恩宥，令躬督修治，又轉委僚屬而不親行，以致軍民勞而無功。上曰：下不卹民患，上不奉君命，其治之如法。明太宗實錄。

按芳策與張信同用木圍，則王延世竹落遺法也。延世以此成功，芳襲之而仍效，允矣古人之成法，不可不知也。河志。

明太宗永樂十一年三月己丑，巡按河南御史李琳言：軍夫修築河岸者，今河水日長，難於用力。況東作正興，請暫停止。俟秋收水落用工。皇太子從之。六月癸亥，修朝州衛城，以河水衝決故也。八月庚午，河南遂平縣言河決隄岸，漂沒民居四百二十餘所，壞田稼六十頃，有奇。皇太子遣官撫視修築。十月戊寅，修河南滎澤縣大寶河隄。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二年八月辛亥，黃河溢壞河南土城二百餘丈，事聞，命工部遣官修築。九月丁亥，修河

南武陟縣郭村馬曲等河土隄凡五百六丈。閏九月丁巳徙陳州宛丘驛及遞運所於沙河北岸。初置於州城之北。比年黃河淤塞。故徙之。甲子修河南開封府土城隄岸百六十餘丈。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三年六月甲申山西布政司言遼州淫雨河水暴溢壞民田三十餘頃命戶部除其租。

是月北京河南山東淫雨河水泛溢壞廬舍沒田稼而東昌府臨清縣尤甚民被害者九萬九千二百戶有奇命戶部遣官賑卹九月丙申修河間府興濟縣水決隄岸十二月丙子山東館陶縣北京南樂縣民自陳今夏河水泛溢淹沒禾稼秋收不足以輸稅乞折鈔帛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四年七月壬寅河南開封等府十四州縣淫雨黃河決隄岸沒民居田稼。明太宗實錄。

是年河決開封經懷遠縣由渦河入於淮。淮安府志。

明太宗永樂十六年七月乙丑大名府魏縣言河決隄岸命修築之十月甲申行在工部言河南黃河盜決埽座四十餘丈命遣官修築。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十年十月壬寅工部言河南開封府仁和門外土城隄舊離黃河五里餘河自邊村經獨樂岡南入淮比河決而西蕩齧城隄雖屢修築旋復衝決宜浚故道以弭其患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十一年五月癸未戶部尚書郭資言河南開封府歸德睢州祥符陽武中牟寧陵項城永城滎澤太康西華蘭陽原武封丘通許陳留洧川杞縣及南陽府內鄉衛輝府新鄉獲嘉汲淇輝縣并鳳

陽府宿州。去年夏秋淫雨。黃河泛溢。并傷田稼。命遣人按視。蠲其租稅。明太宗實錄

王林、永樂中知青縣。以河決禾稼盡沒。痛不能救。投水而死。屍漂入縣南甬路。官民憐之。遂於隄上置

祠祀焉。名曰神隄。識補通志

明太宗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仁宗已登極矣。以河南黃河泛溢。祥符、陳留、鄆陵、太康、陽武、原武諸縣。多傷禾

稼。敕免今年稅糧馬草。仍命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彰都指揮同知李信往鎮撫軍民。上諭彰曰。卿任朝廷

耳目之寄。且河南鄉邦。下情鬱不上達久矣。凡有可以利安軍民者。悉具奏來。各府州縣亦須周歷咨訪。庶幾可以得民之情。十月辛卯。漳河水溢廣宗縣。傷民田稼百餘頃。有司以聞。命戶部遣人振卹。十

一月庚子。敕河南布政司。今永城縣奏。去年七月黃河泛溢。傷稼。其被傷去處。去年稅糧馬草。悉與蠲免。

明仁宗實錄。蒼菴云。河南通志載永樂九年。秋八月。庚戌。命書宋禮治河。新港成。河復故道。禮還京。皇太子遣人勞視。自是無水災者三十餘年。噫。河記載之失實也。宋尙書功在運河。至今猶烈。而黃河之遷變無常。公雖能治水。亦焉得保三十餘年之無事耶。予閱實錄自九年河復故道之後。十年。鄆陵臨漳二縣。環臨岸矣。十一年。朔州衛城被衝決矣。亦平。滎澤河決陸岸矣。十二年。瓌河南開封土城矣。武陟修隄。陳州徒宛丘。及遷運所矣。十三年。河滎河水汎溢。環廬舍。沒田稼矣。十四年。開封等府十四州縣。黃河決隄岸矣。十六年。工部言河南黃河溢決。埽座四十餘丈矣。二十年。二十一年。河決而西。屢修築。旋復衝決。開封南屬等府。浸淫至二十四州縣矣。又宣德元年。河南布政司奏。黃汝二河溢。開封南屬等府十餘州縣矣。宣德三年。開封府鄭州祥符等十縣。河水泛溢矣。宣德五年。南陽府委衝決河岸。漂流入畜矣。宣德七年。九年。河南開封懷慶二府。皆以黃沁二河為患。請免錢糧。在在興築矣。自永樂九年。至宣德十年。水患如此。即正統元年。以至三十四年。黃河無歲不決。直決至張秋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為黃河之一大變。實錄歷歷言之。可考。爾知也。運志乃云。三十餘年無水災。何記載若是之失實耶。毛西河先生嘗有言曰。天下不可信者三。一。道經紀黃帝君臣。一。姑布子家談人相有休咎。一。天下志書。所載山川疆域。人物災祥。斯三者皆不可信。而志書為尤甚。斯言豈欺我哉。以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明宣宗宣德元年七月己未河南布政司奏六月至七月連雨不止黃汝二河溢開封府之鄭州及陽武中牟祥符蘭陽滎澤陳留封丘鄆陵原武九縣南陽府之汝州河南府之嵩縣多漂流廬舍淹沒田稼

十一月庚戌寧夏總兵官寧陽侯陳懋奏靈州千戶所城垣舊距黃河三里今河水衝激切近城下恐致崩陷難於守禦城東有地高爽寬平請徙城於彼上命行在工部遣官覆視果當徙俟來春用工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二年七月乙卯直隸河間府獻縣眞定府晉州饒陽縣奏河水衝決宮儉口及黨隄口黃潦漫流田禾淹沒上命行在工部遣人巡視凡水勢衝決之處隄堰當增修者即發民興工八月甲子直隸徐州保定府深澤博野東鹿蠡縣河間府河間縣各奏七月積雨連旬河水泛溢衝決隄岸淹沒禾稼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三年二月甲子徙置靈州千戶所於城東先是寧夏總兵官寧陽侯陳懋奏河衝決至城下請徙於城東命俟來春用工至是城成遂徙之閏四月庚子復傳啓讓河南按察司僉事陸正品祿啓

讓九年考最河南民二百餘人言啓讓公直勤慎有守有爲開封城東河水爲患啓讓躬率民築隄百五十餘丈捍禦田得耕種民免流移又開歸德州鳳池口以泄河流民受其利乞賜本官復任上諭行在吏

部臣曰僉事可謂能興利除患其民愛之當從所欲令赴任而加其祿六月庚寅上諭行在工部臣曰緣河隄岸每歲多是預防今年雨多潦水泛溢必傷田禾宜遣官督軍衛有司巡視稍有潰決即用修築

其他卑薄之處，亦令增高培厚，庶不爲患。九月丙子，河南開封府之鄭州、祥符、陳留、滎陽、滎澤、鄆陵、杞、中牟、滎川等十縣，河水泛溢，上命戶部遣人覆視，免其租。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五年十月癸巳，河南南陽府奏，七月初旬驟雨連日，山水泛漲，衝決河岸，漂流人畜，廬舍淹

沒，農田粟穀豆皆已無收，命行在戶部優卹。乙未，直隸廣平府成安縣及大名府內黃縣奏，六七月大

雨連綿，河水漲溢，淹沒官民田地，苗稼無收，上命行在戶部蠲其田稅。明宣宗實錄

趙泰，永樂癸卯舉人，爲常州同知，開孟瀆，得勝二河，作魏村閘，會河決東昌，特陞公都水郎中，往塞河。

既興功，時尙書周公爲侍郎，巡撫南畿，總蘇、松諸郡糧賦，薦公協同都運，詔從之。王英撰趙君墓志，按周

年之

明宣宗宣德七年六月乙卯，巡撫侍郎于謙奏，開封、祥符、中牟、尉氏、扶溝、太康、通許、陽武、夏邑八縣，去年

七月，黃河泛溢，衝決隄岸，淹沒官民田五千二百二十五頃六十五畝，該納秋糧五萬六千八十餘石，馬

草七萬六千五百餘束，乞爲除豁，從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八年閏八月癸丑，大名府魏縣、廣平府廣平縣各奏，今年七月苦雨，河水漲溢，淹沒田稼，宣

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九年正月癸卯，河南新鄉縣知縣許宜言，比年沁河水漲，衝決馬曲灣，湍勢湧急，經獲嘉縣

至新鄉水深成河。環繞城垣。城北又匯爲潭。其惠滋甚。邑築隄百餘丈。防之。終莫能禦。蓋修築馬曲灣隄岸不固所致。乞令懷慶府縣督工堅築。俾水復沁河。則水患可息。上命行在工部遣人視其地勢。及議計用工難易。以時興役。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十年七月戊戌。英宗已即位矣。直隸河間。淮安等府。各奏去歲天雨連綿。河水泛溢。所屬州縣。田苗淹沒無收。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除其租稅。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秋七月。河南開封府奏淫雨連綿。河隄衝決。災傷害稼。明英宗實錄。鄭辰。南京工部右侍郎。正統元年。命辰賑南畿。河南饑時。河隄決。即命辰伺便修塞。或議自大名開渠。

引諸水通衛河。利灌輸。辰言勞民不便。事遂寢。遷兵部左侍郎。明史。

明英宗正統二年四月壬午。巡撫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謙奏。開封彰德河南懷慶衛輝五府。所屬州縣。自去年閏六月以來。天雨連綿。河水衝溢。淹沒田土。其被災地畝糧芻。乞爲除免。從之。六月庚辰。命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諒等。賑濟飢民。時直隸鳳陽淮安揚州諸府。徐和濬諸州。河南開封府。各奏自四月至五月。陰雨連綿。河淮泛漲。民居禾稼。多致漂沒。人不聊生。勢將流徙。上命諒及工部侍郎鄭辰往視之。諒陛辭。諭之曰。民困已甚。卿等速往發廩濟之。撫卹得宜。毋令失所。河隄衝決。相機築塞。毋與大役。重困吾民。八月戊寅。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薛希璉奏。近因天雨連綿。河水泛漲。開封府所屬祥

符等縣。民居學舍。田禾頭畜。多被淹沒。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仍戒三司官善加撫諭。其一應買辦井未納錢糧勾軍等項。悉暫停止。九月己酉。河南開封府陽武。原武。滎澤三縣。秋雨漲漫。決隄岸三十餘處。有司請發民二萬軍一千餘。協力修築。從之。十月己未。濮州范縣奏。八月黃河溢決。民居牲畜禾稼。皆被漂沒。上命該部勘實。從宜修築優卹。十一月乙巳。河南左參議吳傑奏。所轄各府州縣。今年春旱。傷麥。五月淫雨河溢。田禾盡損。民饑特甚。乞將原定本布政司起運。并免軍糧米二十九萬八千五百石。存留以補賑濟。上從其言。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三年七月癸卯。巡撫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謙奏。開封府陽武縣黃河決。懷慶府武陟縣沁河決。直隸廣平。順德二府。亦奏漳河決。俱傷禾稼。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謙又奏請修築沁河。以便民耕種。從之。八月乙丑。直隸淮安府邳州河決。田禾稼損。山東魚臺。望鄉。嘉祥尤甚。巡撫右侍郎曹宏以聞。詔令隨宜修築。戊辰。山東兗州。萊州二府。所屬州縣。各奏陰雨連綿。河水泛漲。淹沒禾苗。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以聞。九月癸未。山東濟寧州。東平州。直隸徐州屬縣。各奏七月中驟雨。河溢。軍民廬舍俱被傾蕩。田畝禾稼。淹沒無遺。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明英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十九

河水

明英宗正統四年六月癸巳河南開封衛輝彰德三府各奏自五月至今淫雨河漲漂民居舍禾稼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以聞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五年七月庚辰河南開封彰德諸府自五月至七月淫雨河水泛漲事聞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壬寅順天保定河間順德廣平自六月迄今淫雨連綿河水泛溢事聞命行在戶部遣官覆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八年七月甲子久雨黃河汴水泛溢壞隄堰甚多詔隨宜浚築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九年閏七月戊寅直隸大名山東濟南河南開封衛輝懷慶各奏河溢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十年九月辛巳陝西鄜州奏今夏大雨河水泛漲決本州城垣一隅敗官民廬舍欲先修理城垣而被患之餘工力不堪乞分命屬縣協助從之庚子河決金龍口陽穀隄張家黑龍廟口上命山東三司亟修完之十月辛亥河南睢州磁州祥符杞縣陽武原武封丘陳留安陽臨漳武安湯陰林縣涉縣皆以今夏久雨河決淹沒民田屋宇畜產無算巡撫少卿于謙以聞上敕河南三司率夫往修之明英宗實錄

宗實錄

正統十二年秋七月河決張秋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工部尙書石璞治之據文獻通考

明英宗正統十三年六月壬申河南陳留縣奏今年五月間河水泛漲衝決金村隄及黑潭兩岸已倩人夫修築將完復決比舊深闊難制乞命軍夫協力修築從之 秋七月寧夏久雨河決漢唐壩敗黑山營及沿邊汝箕等口關牆墩臺總兵都督同知黃真以聞上命真亟率工修完之 七月己酉河決河南八柳樹口漫流山東曹州濮州抵東昌壞沙灣等隄傷民田廬無算事聞工部言水勢洶湧恐敗各州縣城垣請令山東三司於附近不被災府衛發工修築視其緩急而先後之察其窮乏而撫卹之上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往視其事 十二月丁丑工部右侍郎王永和修沙灣等隄未成以冬寒停工且奏河決自衛輝八柳樹口宜敕河南巡河及三司官修塞上敕責之曰八柳樹河決不由金龍口故道東流徐州呂梁以溢運河致妨漕運患及山東特簡命爾往董其事冀在急卹其患預定其謀躬詢其源以副朕意乃輒以天寒罷工且以築塞之工諉之輿人不知朝廷所以委任爾之所以盡職何在且治水有術當先其源先治八柳樹口然後及沙灣則易成功苟治其末不事其源朕知春冬水小暫能閉塞夏秋水漲必仍決溢今正用工之時其令山東三司築沙灣爾即往河南督同三司等官躬措置八柳樹上流如何修塞金龍口等處如何疏通務在河由故道不爲民害仍先以爾等經畫方略及合用軍夫物料之數以聞或

爾不能獨理。宜添重臣。亦可奏來。明英宗實錄。是年。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明會典。

黃河經開封府。北東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東南至項城矣。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縣。而東抵項城。遂達於太和。由界溝。稅子鋪等集。東至界牌。達和西南。達潁州正陽。注於淮。俗呼爲惠民河。卽宋時漕河也。上通古汴。下達淮。泗。太和縣志。

正統中。河溢陽武城郭村落皆盡。自遊四海記。

是年。河徙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七月。河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漢武帝而後。則決於瓠子。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於博州。後又決平原。決勃海。決信都。皆東北出青冀之境。以達於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始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比清河入於海。黃河入淮。自茲濫觴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略。然前代河

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朝河決。則慮併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治河視前代爲尤急。續文獻通考

禹於帝堯八十載癸亥告成功。河自右碣石入於海。碣石山名。在今永平府昌黎縣。後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爲周定王五年己未。周譜曰。河徙水經注云。河徙故瀆。並不言所在。唯漢地理志魏郡鄴縣下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故河入海之一變也。鄴縣在今彰德府臨彰縣西。逮漢武帝元封二年壬申。既塞宣房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前此四十一年間。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章武城在今河間府鹽山縣西北。此河入海又一變也。宋史河渠志。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北清河。濟水故道。南清河。卽今泗水。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是。此又一變矣。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河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雖永樂九年辛卯復疏入故道。而正統十三年戊辰。終合并於淮。爲河入海之又一變。於是天壤間。所謂四瀆者。僅有二瀆耳。殆氣運使然。恐亦非人力之所能爲矣。關若璩四

續釋地

正統十四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治河事宜。先是沙灣之役。永和以冬寒遽停工。又以決自河南。敕彼共事。上切責之。至是言黑陽山西灣已通。水從泰通寺資運河。東昌則置分水閘。設三空泄水。入大清河歸於海。八柳樹工猶未可用。沙灣隄宜時啓。分水二空瀉上流。庶可亡後患。從之。谷應泰紀事本末

宋

河決山東河南諸郡。改而北注。漕河被其潰溢。公受命往治之。浚泄有方。軍民受惠者。不可勝計。比還。

遂以能事簡預扈從。竟殞於國事云。陳循撰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王公碑。按永和字用簡崑山人。永樂甲午舉人。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五月辛卯。上聞沙灣等河修理略有成績。詔工部臣曰。河道既通。漕運今農務方殷。

其令軍夫休役。河南山東河口隄岸。仍命各巡河及三司官。乘時率工濬築。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三年四月丙子。遷河南原武縣治。先是黃河決縣治。城垣學舍俱淪沒。古卷縣址。去舊治十

餘里。地頗高爽。乃遷於其處。從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王暹奏請也。八月丁丑。陝西大雨。黃河泛決。延

安。綏德等處城圯。都督王楨以聞。命楨督工。亟修完之。九月辛卯。敕諭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王文近聞南京地震。江淮以北。直至濟寧。水漲淹沒房屋禾稼。遠近乏食。棲止無所。或至流移。及東昌府

接連河南地方。往因黃河奔潰。北流散漫。衝決漕河隄岸。阻滯官民運輸。雖嘗遣人修濬。尙未有經久計。

此皆朕所晝夜在心。不遑安於寢食者也。朕以爾爲憲臣之長。素有幹濟之才。特命往理其事。凡所至處。

苟有可以安輯國家。拯濟生民。通順河道。一切與利除害之事。悉聽爾廣詢訪便宜而行。有應奏請。及與

山東河南巡撫方面。府州縣及公差官員同議。從長處置者。並聽行。務在停當。舉之有益。行之無弊。凡前

數事。爲之果有成效。爾卽具奏。還京。爾其欽承朕命。毋怠毋忽。仍命文以太宰致祭於朝宗。順正。惠通。靈

顯廣濟河伯之神曰朕爲民牧神爲河伯皆上天所命今河水爲患民不聊生伊誰之責固朕不德所致神亦豈能獨辭必使河循故道民以爲利而不以爲患然後各得其所而俯無所媿專俟感通以慰懇切

明景帝
實錄

明景帝景泰四年六月己丑巡撫河南右都御史王遷奏黃河舊從開封北轉流東南入淮不爲害自正統十三年改流爲二一自新鄉八柳樹決由故道東經延津封丘入沙灣一決滎澤漫流原武抵開封祥符扶溝通許洧川尉氏臨潁鄆城陳州商水西華項城太康等處沒田數十萬頃而開封爲患特甚雖嘗於城西沿河築小隄內又築大隄皆約三十餘里然沙土易壞隨築隨決往歲久雨已沒小隄今歲復壞大隄之半不卽修塞必及城垣其害非小臣會同三司計議請於不被災府衛州縣起借軍夫倍築大隄用防後艱從之七月丙辰朔直隸鳳陽淮安徐州河南開封衛輝南陽山東兗青萊諸府各奏自五月以來淫雨連綿河水泛溢租稅無徵俱命戶部遣官覆視以聞己未太僕寺少卿黃仕備奏臣經過河南見黃河一派自滎澤縣南流入項城縣界一派自新鄉縣八柳樹北流入張秋會通河兩派河流皆經六七州縣約有二千餘里俱係民間耕植之地民皆蕩析離居老稚不相保聚或徙或聚爲盜而有司猶徵其稅民屢訴告戶部恐失糧額不與分豁夫古者計地徵稅猶恐傷民况取無地之稅乎乞敕所司覆視免徵加意撫卹從之八月乙酉朔戶部養病主事鍾成奏黃河衝決被其患者尤莫甚於原武縣蓋

原武北自舊黃河黑羊山界南。自古汴河陳橋鋪界。相去五十餘里。水皆浸灌。縣治居其中。於今已六年矣。男欲耕而無高燥之地。女欲織而無蠶桑之所。束手愁歎。坐待其斃。屢蒙朝廷發庫賑濟。然水患未除。民飢無已。倉廩之積。恐不能繼。乞敕有司。疏濬築塞。以消水患。轉運鄰近糧儲。以備賑濟。從之。明景帝實錄。是年命官塞沙灣決口。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府金龍口。即荊隆。銅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明會典。自正統十三年。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北經曹漢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完。詳見運河。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至是始命官塞之。至景泰七年。始塞河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

明景帝景泰五年八月。山東東昌。兗州。濟寧三府州大雨。黃河泛漲。淹沒禾稼。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六年六月癸未。河決河南開封府高門隄二十餘里。詔修築之。七年河南彰德亦決。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元年三月癸酉。工部奏河南祥符縣逼近黃河。舊有大隄四十餘里。用護城垣。近年爲雨水衝決。千百餘丈。不即修築。恐妨城垣。請令河南三司於無災州縣。量起夫修築。從之。九月丙寅。直隸揚州。鳳陽。淮安三府。中都留守司所屬鳳陽等衛。及直隸徐州等衛。各奏今年三月至五月。田苗旱傷。六月以來。天雨連綿。河湖泛溢。復被淹沒。命戶部覆視之。十月庚子。河南開封府原武。滎澤二縣。各奏今年六月以來。天雨連綿。黃河泛溢。田禾俱被淹沒。命戶部覆視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三年六月戊辰戶部奏河南開封府所屬祥符等四縣天順二年雨多河溢淹沒民田千六百三十二頃無收應免秋糧米四萬九千八百零四石馬草六萬二千七百一十四束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四年八月甲辰朔順天府奏今夏先旱後潦直隸真定廣平河間大名河南開封汝寧諸府各奏六月間驟雨河隄衝決禾稼傷損事下戶部令所司覆視以聞癸酉河南都指揮使司奏本處城垣逼臨黃河雖有隄岸常爲衝決水至土城爲人害者數矣夫城中所仗土城須高堅庶保無虞不然倘水溢爲害灌土城而內則王府三司衛府務局軍民屋廬悉爲魚鼈矣乞敕有司備物料夫役臣等率軍餘於農隙之後歷視其坍塌虛薄者以漸修完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五年七月丁巳巡按河南監察御史陳壁同都布按三司奏自六月終霖雨黃河漲七月初四決汴梁土城當時築塞磚城五門以備至初六日磚城北門亦決城中稍低之處水入深丈餘官舍民居漂沒過半公帑私積蕩然一空周府宮眷并臣等各乘舟筏避於城外高處速召鄰近州縣官多率舟筏赴城救濟軍民然死者已不可勝紀許州襄城縣亦奏水決城門淹沒官民廬舍死者甚衆上命工部右侍郎薛遠往視之遠陛辭賜敕諭之曰黃河衝決爲患非小卿須多方設法消除水患築塞河隄務令堅完仍巡視下流開通疏濬以洩城中積水尤先撫卹被災之家有缺食者於附近官廩出粟給之或勸諭富家賑貸被災田畝蠲其租稅官舍民居以次修理須水患止息事妥民安然後回京九月壬子巡

按河南監察御史奏開封、南陽、河南、懷慶、衛輝、汝寧、彰德七府、宣武、河南、睢陽三衛。六月以來。驟雨彌旬。河水泛溢。漂流民居。淹沒穀豆糧草籽粒無徵。上命戶部覆實以聞。十一月辛丑。河南都司指揮使夏忠。按察司副使張諫。下錦衣衛獄。初河溢入城。按察司劾忠實放築城士卒。城未就。致水爲患。忠素惡諫。疑所劾皆出於諫。遂誣奏諫侵欺賑濟粟麥諸罪。上命錦衣衛官往案之。互有虛實。遂俱下獄。忠坐徒諫坐杖。俱贖還職。明英宗實錄。

天順五年。黃河溢決開封府城。由安遠門入。淹沒官廨民廬甚衆。命工部侍郎薛遠塞之。河南通志。無按爲州人。宣德壬戌進士。歷南兵部尙書。

維開封城周迴二十里。外則繚以隄。嘗宋時近於城者。惟汴、蔡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於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正統戊辰。亦嘗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北入淮。如故。築隄護城。其來蓋已久矣。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故水載高地。隄日增而城益下也。天順五年。秋七月四日。客水暴至。河溢踰防。土城遂決。越六日。風激浪擁。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王府及官衛儒艷。廬并市廛。無慮數萬區。盡浸沒摧圯。力能結筏者。僅以身免。而老弱往往溺死。事聞。上特命工部右侍郎瓊臺薛君遠往拯治之。乃命官督夫下椿捲埽。作截水隄二百四十餘丈。決旬隄就。決口絕流。而水趨故道。蓋首事於是年九月十二日。而以明年二月二十六日輟工。呂原記略。

是年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衛輝府之獲嘉縣河流遂絕。禹貢維指。

明英宗天順六年十二月戊辰。內閣臣言。河南乃中原重地。近年以來。水旱相仍。軍民飢窘。况黃河泛溢。衝開城隍。淹沒人民。至今水患未息。宜用人提督修理。今副都御史賈銓巡撫山東。事情已寧。宜令其兼

撫河南。上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七年二月庚辰。河南布政司照磨金景輝考滿至京。奏黃河國初在封丘。後徙康王馬頭。去城北三十里。復有二支河。一由沙門注運河。一由金龍口達徐。呂二洪入海。正統戊辰。決榮澤。轉趨城南。并流入淮。舊河支河俱溢。漕河因而淺澀。景泰癸酉。因水逼城。命築隄四十餘里。勞費過甚。而水發輒復傾潰。然尙未至決城壕。爲人害也。至天順辛巳。水暴至。土城旣決。磚城隨崩。公私廬舍盡沒。男婦溺死。不可勝紀。數十年官民資畜。漂失無遺。七郡財力所築之隄。俱委爲無用之地矣。皇上憫視元元。遣工部右侍郎薛遠往治。雖稍平復。而人心尙爾疑懼。臣惟黃河四瀆之宗。天下之水莫大者也。今不循故道。而併流入淮。是爲妄行。爲今之計。在疏導之。以分殺其勢。若止委之一淮。仍行隄防之策。臣恐開封終爲魚鼈之區矣。不此慮者。或謂濬河不如遷城。此尤其妄者。城爲民設。水患不息。民困未已。城何爲焉。又况所費不貲。豈易爲哉。臣愚則始終惟疏濬之是計也。伏乞皇上不鄙芻蕘。卽敕該部計議。移文巡撫河南右副都

御史賈銓令所在三司先以金龍口河開濬寬闊俾水流通以接漕河仍相度舊河或令有泄水之處講求古法酌爲時宜而興工開挑不必計其速成務爲經久之計合用軍夫人等皆設法給以器具口糧則勞而弗怨費而弗傷何水患之不息哉章下工部以其言頗合時議請敕吏部如例陞擢卽命其往同河南管河參議何陞如其言而行之仍命右副都御史賈銓總督而責其成功從之

明英宗實錄 有明盛時一切官民人等俱得上書

言事。推舉金君之美。何其所見之明。所慮之遠也。朝廷從其言而行之。特予之陞擢。宜哉。

明憲宗成化二年閏三月庚辰改築寧夏河西秦城於高阜地以舊城爲河水衝決故也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四年十一月辛未行人于坦言原籍山西石州城下有河一道流入黃河通者河路崩塌約長三十餘丈遇天雨水溢崩塌之處復倍於昔請疏通舊河以固城垣事下工部請命三司勘實區處從之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六年四月己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鑿言寧夏屯守之資全賴黃河水利前人創立漢唐二壩引黃河之水分爲二渠以滋灌溉啓閉蓄洩專人掌之先以邊警展築唐壩關堡獨漢壩城堡未立累被搶掠欲得如例修築且請易二壩之木以石環以周垣庶便屯守事下工部以爲須待覆實乃報從之五月辛卯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黃河自古爲河南患蓋以水勢瀾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地以給日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姦詐之徒陰結王府官校

指爲園場屯地。投獻邀賞。王信之。輒便標封界至。占收籽粒。有不從者。輿詞委官。動經歲月。民不聊生。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附近衛所。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與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姦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蘆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太祖高皇帝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間。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許。徵斂日重。百姓傾家賠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許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累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明憲宗實錄。明太祖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大哉皇仁。景泰創起科例。長告許之風。賠累之患。仁與不仁而已矣。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四月乙未。陝西涇陽朝邑及金縣蘭州水漲河決。漂沒人畜無算。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四月乙卯。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張瑄奏。今歲首黃河水溢。淹沒民居。瀰漫田野。不得佈種。乞將王府祿米改派。及賑卹被災軍民。上命戶部知之。五月癸酉。以黃河水災。免河南睢州夏稅小麥。秋糧絲草。睢陽衛屯糧籽粒。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七月丙戌。十三道御史以異災上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五月以後。驟雨連綿。河水泛溢。平陸成川。禾稼淹沒。人畜漂流。死者不可勝紀。事下戶部覆奏。上遣官賑濟。八月壬寅。巡按直隸御史范珠奏。江北河水爲災。徐州尤甚。夏麥一空。秋禾失望。疏入。下所司知之。九月癸亥。黃河水

盜衝決開封府護城隄五十丈。居民被災者五百餘家。十一月癸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李衍等奏。河南地方累有河患。皆由下流壅塞。以致衝決散漫。淹沒民居。今宜自開封西南隅新城下。抵梁家淺舊河口七里。疏浚壅塞。以洩杏花營上流水勢。又自八角河口直抵南頓。分道散漫。以免祥符。鄆陵諸縣。陳歸德諸州淹沒。其衝決隄口。則俟水落之日。興工修築。工部覆奏。上仍命衍等斟酌行之。明憲宗實錄

是年春。黃河決祥符縣杏花營。秋七月。河決延津西募村。泛溢七十餘里。又明年。徙之縣南。河南通志

河自延津縣南徙。入封丘。而延津遂無河矣。馮真維指

明憲宗成化十五年正月戊寅。遷河南榮澤縣治於北丁鋪。以避黃河水患也。明憲宗實錄

成化十七年。河決河南。詔起復公以工部侍郎往塞之。至則集丁夫分工授任。決口遂塞。王整撫兵部尚書薛公神道碑

明憲宗成化十八年五月丁巳。河南開封府州縣黃河水溢。淹沒禾稼。明憲宗實錄

是年六月。河南諸水皆溢。河南通志

楊理巡撫河南。值歲歉。河大決。汴城幾墊。有議遷改者。民心洶懼。公曰。遷豈易事。乃增築汴隄高厚。禱於河。水亦去。潘瓊撰工部右侍郎楊公傳。理字實之。成化丙戌進士。

沈杰。長洲人。成化甲辰進士。知歸德州。州當黃河衝。隨塞隨決。公至。相度源流。地形高下。乃於城外五

里許築長隄。掉水樹以榆柳。又開白柳等河。河水由之入淮。隄民始免墊溺。入爲右軍都督府經歷。歷河南右布政。王養孫公墓表。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

河水

明孝宗宏治二年四月癸丑河南鎮巡等官奏修築黃河決隄財用浩繁欲將今歲起運各邊糧存留三分之一戶部覆議邊儲見缺難準存留惟折銀分數可隨宜量減舊例河南輸大同宣府米每石徵折色銀一兩輸真保定者石徵五錢或六七錢今請各遞減一錢於內可得銀六萬餘兩并以布政司積貯十七萬餘兩給之亦可足用五月庚申河南守臣奏河決開封黃沙岡蘇村野場至洛襄隄蓮池高門岡王馬頭紅船灣六處又決埽頭五處入沁河所經郡縣多被害而汴梁尤甚上曰黃河衝決民居蕩折朕深慙念其卽行巡撫官督所司役五萬人修築務使河復故道不爲民害以副朝廷救災卹患之意六月庚寅戶科都給事中張九功等以黃河爲患言防水三策一欲徙居民以避水患一欲多穿漕渠分殺水勢一謂修築故基頻年勞費終難成立事下工部議謂河南自古都會之地今王府城池司府衛大小衙門軍民居址所在規制已定若乃一旦遷移未易輕議况安土重遷人心所繫亦難遙度宜仍行鎮巡等官詳議其利害以聞從之九月庚辰改南京兵部侍郎白昂爲戶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賜之敕曰近聞河南黃河泛溢自金龍等口分爲二股流經北直隸山東地方入於張秋運河所過閘座間有淹沒隄

岸多被衝塌。若不趁時預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潰決。旁出有妨漕運。所繫匪輕。今以爾曾監督工程。績效著聞。特改前職。馳驛會同山東、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同三處分巡分守并知府等官。自上游決口。至於運河一帶。經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從長計議。修築疏濬。應改圖者。從便改圖。各照地方量起軍民人夫。乘時興工。務要隨在有益。各爲經久。不可虛應故事。仍須禁約所司。毋得指此妄加科派。騷擾地方。凡用工軍夫。皆須撫卹周備。毋令下人逼迫剝害。違者輕則聽爾量加懲治。重則送各該問刑衙門問理。爾爲朝廷重臣。受茲委託。尤須晝夜用心。躬親勤勞。博采衆長。相機行事。務使軍民不擾。工程易集。斯爲爾能。事完之日。爾卽回京。仍將修過緣由。并用過工料數目。造冊奏繳。以憑查考。故敕。十一月庚辰。巡按監察御史陳寬等。奉旨議遷汴城。以避河患。上疏言。黃河之水。自古爲患。所以禦防之者。亦惟修築隄岸耳。今幸下流衝決。分爲數派。徐圖修塞。豈無善策。固不必多穿漕渠。分殺水勢。亦不宜輒議遷城。搖動人心。况當饑饉之餘。公私匱乏。百爾財力。於何仰給。上命所司知之。遷城之議。遂不果行。明孝宗實錄。

是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江荊口并陳留。通許二縣。俱淤淺。命官治之。明會典。

黃陵岡入海。續文獻通考。

是年。河決原武及封丘荊隆口。下曹、濮、冲張秋。又冲中牟。并儀封。考城。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

塞之。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於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汎溢於蘭陽。饑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彌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布政司徐恪力陳不可。乃止。命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徑符離橋而南。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蓋東北分治而東南注疏云。明紀事本末。白公昂講修古河隄。作石堰啓閉甚善。乃其事竟廢不行。惜哉。

是年河徙汴城。溢流自金龍口黃陵岡。東經曹濮。衝張秋運河。命刑部尙書白昂治之。役夫三十五萬。

遂塞金龍口。於蔡澤開渠導河。由陳、潁至壽州。達於淮。又築渠堰於徐、兗、瀛、滄之間。以殺河勢。北河漢記。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衝決無常。治法亦異。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四決。後爲張秋。都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窳。五窳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窳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昂之親得於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

河南復虞其塞。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其議。於是培增汴隄。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陳濟論

明孝宗宏治三年正月辛巳。戶部左侍郎白昂奏。臣奉敕修治張秋決河。由淮河相度水勢。至於河南中牟等縣。見其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縣楊橋等處。至於祥符縣界。折爲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於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於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於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丘。蘭陽。儀封。考城諸縣。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等處。衝入張秋運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爲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等處。俱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勢也。臣以爲合潁。渦二水。而入於淮者。其間各有灘積。水脈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而入於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沒之虞。况上流金龍等口。雖幸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爲隄岸。以衛張秋。已與河南巡撫等官議行之。然所司原議。第開山東。河南。北直隸河道。而直隸徐。淮境內。實河所經要地。擬議未及。其事尙無所統。下工部議。請復令昂仍會同巡撫等詳議修濬事宜。以聞。從之。二月己丑。遣祭大河之神。以戶部侍郎白昂奏。欲開浚河道故也。十二月庚戌。總督漕運都御史張偉言。徐州小黃河。舊州城西北。上通沁水下接漕渠。宋熙寧間。河決爲患。守臣蘇軾隄以巨石。鎮以黃樓。自是水不爲患。近年黃河復決。改流城

北其勢洶湧。壞兩岸軍民居舍。及城郭俱可憂。臣會巡接管河等官議疏濬。但上流地屬河南。請敕工部移文河南巡撫都御史錢鉞等協同勘處。併工修濬。務爲經久之計。從之。明孝宗實錄。

公始至河南。相度水勢。慮水復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數縣。築長隄捍禦。遂導

河自中牟決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修汴隄。令高廣如一。上樹萬柳。使不崩頽。又浚

宿州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又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吳寬撰刑部尙書廉敏白公傳。公字廷傑。武進人。天順丁丑進士。

仕至刑部尙書。

明孝宗宏治四年十月戊午。黃河溢。命有司量賑開封懷慶二府。及歸德宣武睢陽三衛被災之家。明孝宗實錄。

是年。河決蘭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文魁墓志。宏治辛亥。公方垂髫。河決蘭陽城。舉家舟而獲。忱有朱衣掖公。泊於林杪而免。墓志。韓邦奇作。

按河之入海。自碣石而千乘。自千乘而入淮。至是又由汴矣。河之三大遷也。河志

明孝宗宏治五年八月庚戌。命工部左侍郎陳政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等處河道。敕曰。朕聞

黃河流經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平曠之地。遷徙不常。爲患久矣。近者頗甚。蓋舊自開封東南入淮。今故道

淤淺。漸徙而北。與沁水合流。勢益奔放。河南蘭陽考城山東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淹沒。勢逼張秋運道。潦

水一盛。難保無虞。廷臣屢請修濬。且言事連四省。不相統攝。須得大臣總理。庶克濟事。今特命爾帶同本

部員外郎陶嵩。署員外郎事。張謨前去。同各該巡撫巡按。督同布按二司。及直隸府衛掌印。并管河官員。自河南上流。及山東直隸一帶。直抵運河。躬親踏勘。計議何處應疏濬。以殺其勢。何處應修築。以防其決。會計樁木等料若干。著落各該軍衛有司措辦。然後相度事勢緩急。工程大小。起情附近軍民。相兼在官人夫。趁時用工。務使民患消弭。運道通行。不可虛應故事。然此係國家大計。凡事有相關。及敕內該載不盡者。聽爾計議停當。便宜而行。文武官職。敢有怠慢誤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徑自送問。四品以上。并方面軍職。參奏。爾受茲重託。尤當晝夜籌畫。勉圖成功。仍撫卹下人。使皆樂於趨事。則工易完。而人不怨。斯無負委任。其勉之。故敕。十一月庚辰。山東按察司副使沈鍾言。臣提調所屬學校。自濟南至兗州。第見郊野蕭條。場無稼穡。流民扶老攜幼。呻吟道路。蓋由今歲山東天久不雨。曹濮一帶。黃河衝決。朝廷遣工部侍郎陳政巡視河決。役夫數萬。修築隄防。臣竊謂隄防不可不修。而民情亦不可不念。今天氣漸寒。夫役止月給米三斗。其衣裳單薄。將必有受凍而死者。欲乞暫停工役。俟來春二三月後。即并督成之。庶民不深怨。而事亦易集。工部覆議。請仍行侍郎陳政酌量處置。從之。明孝宗實錄。

是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督夫九萬治之。弗績。河防一覽。

是年七月。河決張秋。續文獻通考。

時河溢汴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隄。入漕河。與

澆水合而北行。張秋隄乃遣政往政尋卒。明紀事本末。

明孝宗宏治六年二月丁巳陞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劉大夏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治決河。先是河決張秋戴家廟。遣工部左侍郎陳政總領疏浚修築之。政歷山東河南會守臣行視水勢。疏言河之故道有二。一在滎澤縣之孫家渡口。經中牟縣朱偃鎮直抵陳州。一在歸德州之飲馬池。與鳳陽府亳縣地相連屬。舊俱入淮。今已淤塞。因致上流衝激。勢盡北趨。自祥符縣地名孫家口。楊家口。車船口。蘭陽縣地名銅瓦廂。決爲數道。俱入運河。以致張秋一帶。勢甚危急。自堂邑至濟寧。隄岸多崩圯。而戴家廟減水閘淺隘。不能泄水。亦有衝決。今欲浚舊河以殺上流之勢。塞決河以防下流之患。修築隄岸。增廣閘座。已集河南丁夫八萬人。山東丁夫五萬人。鳳陽大名二府丁夫二萬人。隨地興功。分官督役。奏上未幾。政率管河郎中陳綺請仍遣大臣總其事。上命會薦才識可用者三四人。務在得人。不限內外。於是吏部尙書王恕等薦工部右侍郎謝綬。南京工部右侍郎蕭楨。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何鑑及大夏。皆可用。上曰。今日治河。不但恐其爲民害。抑恐有妨運道。致誤國計。所繫尤非輕。必得通古今。識地勢。有巧思者。久任之。而後可。汝等舉此四人。孰可以充當是任。於中宜定擬一人。或再推可用者以聞。僉謂大夏才識最優。可當是任。而大理寺右少卿馬中錫。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鄭紀亦次之。請簡命一人以往。遂以命大夏。賜之敕曰。朕聞黃河自宋元以來。與淮水合流。由南清河口入海。所經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之境。遷徙不常。屢爲

民患近年汴城東南舊道淤淺。河流北徙。合於沁水。勢益奔放。河南之蘭陽考城。山東之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淹沒。逼近張秋。有妨運道。先命工部侍郎陳政。會同各該巡撫按等官。設法修理。今幾半年。未及即工。而政物故。有司以聞。朕念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運道。致誤國計。其所關係。蓋非細故。且聞陳政所行。多有非宜。故詔有司會舉。僉以爾大夏名聞。故特陞爾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理其事。爾至彼。先須案查陳政所行事務。酌量其當否。當者緒續之。否者改正之。會同各該巡撫按都布按三司。及南直隸府州寧印官。並管河官。自河南上流。及山東兩直隸河患所在之處。逐一躬親踏勘。從長計議。何處應疏濬。以殺其勢。何處應修築。以防其決。及會計椿木等料。有無而設法。分派軍民夫役。多寡。趁時起集。必須相度地勢。詢訪人言。務出萬全。毋貽後患。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急爲先。今已春暮。運艘將至。敕爾即移文總督漕運巡河管河等官。約會自濟寧循會通河一帶。至於臨清。相視見。今河水漫散。其於運河。有無妨礙。今年漕船往來。有無阻滯。多方設法。必使糧運通行。不至過期。以失歲額。糧運既通。方可遡流尋源。按視地勢。商度工用。以施疏塞之方。以爲經久之計。必須役不再興。河流循軌。國計不虧。斯爾之能。此係國家大事。凡敕內該載不盡事理。爾有所見。或人言可采。聽爾便宜而行。一應文武職官。敢有怠慢誤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徑自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並方面軍職參奏。爾受朝廷重託。尤當晝夜籌畫。勉圖成功。不許苟且蠱率。勞民力於無用。糜財用於不費。

以致生他變。仍須撫卹下人。使皆樂於趨事。則功易完。人不怨。斯無負於委任。其他之慎之。故敕。十二月丁亥。巡按河南監察御史余昇言。河之爲患。或決而南。則其患在河南。或決而北。則其患在山東。漢既決酸棗。復決瓠子。北宋決館陶。復決澶州。元既決汴梁。復決蒲口。然漢宋都關中。或都大梁。河決爲患。不過害瀕河數郡而已。今京師在北。專籍會通一河。漕東南之粟。以供軍國之需。若決而北。則漕河受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嘗因巡歷所至。博采輿論。得治河之策。大要有四。一曰疏濬。夫長河西來。一瀉千里。非殺其勢而利道之。其衝突有不可禦者。昔榮鄭之東。五河之西。飲馬白露等河。皆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其後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而不洩。或河身以狹隘而難容。水勢無所分殺。遂泛溢北決。今惟宜躡上流東南之故道。相度地勢。可疏者疏之。可濬者濬之。凡堪殺水勢之處。無不加疏濬之功。則正流歸道。餘波就整。下流無奔潰之害。北岸無衝決之患矣。二曰扼塞。夫既殺水勢於東南。又須作隄岸於西北。今黃陵岡等處。舊隄壞缺。豈可因循遷就。縱水奔鬻。宜廣起丁夫。多收椿料。相下流東北之形勢。去水遠近。可補者補之。可築者築之。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以入於海。則張秋等處無患。而漕河可保矣。三曰用人。竊見河南按察司僉事張鼎。廉幹老誠。熟知河道。今治河之務。請悉以付之。俾往來巡視。隨宜疏塞。庶幾財不浪費。而河患可除。四曰久任。邇者都御史劉大夏奉命修河。單車就道。戴星出入。不常厥居。謂宜如各巡撫事例。令大夏以歸德州。或東昌府爲公館。居中裁決。分屬治事。凡所建白。一一準行。久任專信。

使之展布四體。竭盡才猷。庶幾遠大之功可就。上命所司看詳以聞。工部覆奏謂所言可用。請移文巡撫并治河等官。各司其事。吏部覆請陞張鎰爲布政司參議。專管修河。俱從之。明孝宗實錄

是年總理河道劉大夏疏略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綠水勢已逼。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尙可泄水。必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通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所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亦皆有備。仍於張秋鎮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隄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再東決。壩可以泄水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下。且免濟寧一帶閘河險阻。尤爲便利。北河續記

是年又決張秋東隄。奪汶水以入海。是時議者謂河不可復。宜復治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

長隄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纒爲二。一由符離出宿遷。一由亳渦會於淮。於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綱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旣塞。縲以石隄。隱如長虹。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隄亘三百六十里。即今太行隄也。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不可勝計。南河全考。

明孝宗弘治七年五月甲辰。命內官監大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同都御史劉大夏治張秋河決。賜之敕曰。朕惟天下之水。黃河爲大。國家之計。漕河爲重。即今河決張秋。有妨運道。先命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未見成功。茲特命爾等前去總督修理。爾等至彼。會同大夏相與講究。次第施行。仍會各該巡撫。巡按。井管河官。自河南上流。及山東。直隸河患所經之處。逐一躬親踏勘。從長計議。何處應疏導以殺其勢。何處應修補以防其決。何處應築塞以制其橫潰。何處應深濬以收其泛溢。或多爲之委。使水力分散。以瀉其大勢。或疏塞並舉。使挽河入淮。以復其故道。雖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急爲先。今河旣中決。運渠乾淺。京儲不繼。事莫急焉。爾等必須多方設法。使糧運通行。不致過期。以虧歲額。斯爾之能。然此乃國家大事。或救內該載不盡事理。爾等有所見聞。聽爾便宜而行。其一應合用竹木麻鐵等料。應役軍民夫

匠人力。如原先料派起集不穀。方許量爲加添。不可輕信人言。過爲科差。還念此時。潁河軍民。方因飢疫。不幸值此大役。甚不聊生。萬一功有不成。物爲徒費。或生他變。悔之何及。各該司府州衛等衙門。委任集辦。并借用順帶夫料等項。不許推調稽違誤事。有應奏聞者。奏來處置。其見用官屬。非不勝任者。不必改委。所委文武職官。敢有誤事作弊者。輕則聽爾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拏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并方面軍職。參奏究治。爾等受茲重任。必思廉以律己。勤以建功。廣詢博訪。事不必專於一己。深謀遠慮。計必出於萬全。仍禁戢下人。使不敢怙勢作威。以凌人招賄。愛惜物用。使不至假公營私。以浪費冒支。所用軍夫。尤宜用心撫卹。必使勞逸均平。不至失所。如此則役不徒興。而大功可成矣。不然。則勞民力於無用之地。棄民財於不測之淵。咎將誰歸。爾等其欽承朕命。毋怠毋忽。丁巳。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奏。今茲修築河防。固以糧運爲急。尤以卹民爲先。必須處置財力之所從出。乃可濟事。若全藉一方。民力實有不能堪者。乞敕該部議處其宜。工部覆奏。謂先是會官奏準。已將本部原貯抽分銀二百萬兩。運送都御史劉大夏爲修河之用。凡河南。山東在官錢糧。除送運外。其存留者。悉聽取用。如尙不足。請以浙江。蕪湖二抽分廠之銀半濟之。其山東。河南京班人匠。亦聽存留應役。修理閘座石壩隄岸所用。輒石。請以糧船民船。帶運。城輒。量留備用。文武職官人等有智識過人。可備咨詢辦理者。悉聽徑自延訪取用。惟假此以希進者。不得參與從之。九月丁酉。禮科給事中孫儒奏。黃河自國初以來。雖遷徙不常。然其勢北

高南下。至成化間。始南高而北下。以至貽今日之患。今欲治之。莫若先自丁家道口。濬其南岸。廣二三仞。以容狂瀾。復濬桃源。宿遷。深三四仞。以殺水勢。開符離。歸德。使其勢北高南下。沿張秋而上。以竿測之。於其淺處。樹木橫箔。下石築土。以欄上流。又恐明年春水泛漲。衝決土壩。先於張秋迤西。開曠之處。挑濬湖蕩。以瀦潦水。然後於其決口。如先年徐有貞故事。厚築隄岸。修砌石崖爲便。工部覆奏。請下治河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斟酌施行。從之。明孝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一

河水

明孝宗宏治七年十月甲戌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元奏張秋之役官多而責任不專供億甚鉅日費百金臣聞各官初祭河神天氣陰晦帛不能燃久之似焚不焚之處宛然人面耳目口鼻皆具萬目咸見衆口駭歎神示此怪豈偶然哉乞取太監李興總兵陳銳回京專任都御史劉大夏以責其成功若太監總兵官不可取回亦乞將帶來匠作人等盡行取回量留一二名以備役使又言黃河之水必當濬其上流使復故道則漕運可通今欲作滾水壩徒費工力又言河南之民不欲黃河入境但見山東委官往彼增築賈魯隄卽謀欲殺之此非細故乞令河南巡撫等官嚴加禁約事下工部議謂治水患卹民隱俱朝廷重事茂元所言取回差官人匠乞爲裁處其欲止滾水壩請行興等會議處置河南之民阻築河隄亦請行巡撫等官禁約上令會官議處以聞於是會多官廷議以爲自興等至張秋之後始與大夏相地勢水勢所宜卽決口西南開越河一道致糧運可以通濟且今霜降水落正係修築之時而調到官軍民夫數多亦正可併工修築請仍令興銳大夏同心協力務底成功仍惜財卹民減省冗費嚴禁所部人匠不許生事害人其工役人等加意撫卹毋致失所河南之民該管有司不行禁止者一體治以重罪從之十

二月甲戌。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以築塞張秋決口功成。奏聞。上遣行人蕭羊酒往勞之。以黃陵岡工程未可卽已。命工部集議以聞。於是議謂張秋決口雖已塞完。但今天寒土凍。恐來春凍土融化。或雨水泛溢。復有後患。其黃陵岡在張秋上流。亦宜築塞。但水勢洶湧。隨築隨決。恐非一時所能成功。請仍留興等三人來春量起丁夫。再培築張秋決口。及新舊河岸。務令堅厚。以期永久。其東昌、臨清、德州一帶河道。亦須逐一經理。復講究黃陵岡事宜。可疏可築。相機而行。必求允當而後已。俟事畢。興、銳具奏先回。大夏仍會同各巡撫等官。用心修理。如賈魯河孫家渡口四府營并馬雄家口等處。亦宜再加疏築。使運道疏通。以爲經久之計。議上有旨。命安平鎮等處河道。及南旺湖水利。仍令興、銳、大夏設法疏築。修濬。功完具奏。待報回京。明孝宗實錄。

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爲最難。故旣塞之後。特築隄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隄。荊隆口之東西。各計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恆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以宏治七年十月而畢。以八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劉進記略。

鄧舉爲河南副使。適河決。張秋、東山、劉公、橄公間計。公曰。河卽未可治。須下流分殺其勢。乃築隄防。庶幾可塞。東山如其言。事果濟。上善其贊畫。陞俸一級。張壁撰戶部尙書鄧公墓志。

李善爲河南僉事時。河決張秋。劉公與平江伯偕來。求綜理其事者。藩臬以公應。公爲相度水勢。開修賈魯河四十八里。改河南注。築塞黃陵岡決口百十餘丈。斷水東流。功垂成。復決。公僅以身免。乃更修數月。功乃成。詔陞俸一級。王九思撰南工部尙書李公墓志。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宏治六年。河決張秋。詔大夏以右副都御史往治河。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七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三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至濟寧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功大而費小。逾於徐有貞甚。璽書褒之。尋入爲戶部左侍郎。歷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卒。贈太保。諡忠宣。山東全河備考。

劉忠宣宏治之役。始惟治張秋。久而弗績。迺開上流孫家渡。及導河下流。由梁靖口出徐州。繼治黃陵岡決。而張秋之口自塞。可以爲法矣。劉天和問水集。

先是大夏旣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隄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隄復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於海。決口闊至九十餘丈。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銳等協治之。河南巡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

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毫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宏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瀾漫。乃者上廬聖衷。特命都御史劉大夏經理。而伏流橫溢。功力未竟。議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謹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爲海運之說者。得毋以噎而廢食哉。夫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願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故濇悍之勢。不可遽回。今自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有淤淺。僅二百餘年。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靖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今梁靖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愆敗輒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大夏發民丁數萬。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浚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道。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又於黃陵岡南浚賈魯舊河四十里。由曹縣出徐州。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築西長

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蓋徐州長三百六十里。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適於徐有貞云。蠶書褒賞。入爲戶部右侍郎。始河自清河縣入淮。大夏治之。自宿遷小河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淮。七年九月。加山東參政張縉秩爲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夏治決河。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爲通政司右通政。時衝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於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固舊防。又新築南旺東隄。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明紀事本末。

河自禹告成之後。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復塞者不與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所稱大河故瀆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徙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於千乘。後漢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三。宋仁宗時。商胡決河。分爲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今青縣。入海。東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今海豐。入海。二流迭爲開閉。宋史河渠志所載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隄。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絕。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宏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蓋自大伾以東。古兗。青。徐。揚四州之域。皆爲其縱橫糜爛之區矣。禹貢維指。

明孝宗宏治八年二月甲戌山東兗州府推官丁伯通上疏言三事一修河防謂黃河爲中國患其來久矣今張秋之決雖已塞而嘗爲後圖臣以爲塞下流爲力似易而有後患塞上流爲力似難而免後虞爲今日計莫若舍張秋之初役而專意於黃陵岡雖曰求可責效旦夕然委任之專議論之同上下齊心財力俱備未有無成效者也疏上命所司詳議以聞己卯河復南流故道先是都御史劉大夏等言安平鎮決口已塞河下流北入東昌臨清至天津入海運道已通然必築黃陵岡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爲運道久安之計事下廷臣集議如大夏等言大夏等乃以正月十日與工築塞黃陵岡及荊隆等口七處凡旬有五日而完蓋黃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其廣九十餘丈荊隆等口又居黃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河流至此寬漫奔放皆喉襟要地諸口旣塞於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分流逕徐州歸德宿遷南入運河會淮水東注於海而大名府之長隄起河南胙城歷滑縣長垣東明等處又歷山東曹州曹縣直抵河南虞城縣界凡三百六十里荊隆口等處新隄起于家店及銅瓦廂陳橋抵小宋集凡一百六十里其石壩俱培築堅厚而潰決之患於是息矣四月辛巳先是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奉命治張秋河決初至祭大河之神時天氣陰晦帛不能燃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元聞之以爲神明示此必有警戒又聞興等參隨人衆饋廩之外日費銀七兩又見同知王珣呈銀二千兩不足十日之費遂上奏欲取回興等專委大夏以免地方煩擾上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興等皆不取回唯令工

部移文。速其成功。仍令與節省浮費。約束所部。毋生事擾民。與等因。懇茂元所奏皆妄。下巡撫都御史熊翀。巡按御史王槐。勘實。以茂元不能無罪。刑部因請下御史。速問。上不允。命執送錦衣衛獄。於是刑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并南京十三道皆論救之。獄具。刑部擬茂元贖杖還職。得旨。茂元奏事不實。降二級。調別任。七月丁酉。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言。臣等奉命修河。今安平鎮黃陵岡。荊隆等決口。與大名府等處隄岸。俱修築堅固。賈魯河孫家渡。四府營南旺湖。及諸處泉源。并兗州。東昌一帶。漕河。俱疏濬通利。回京之期。伏俟進止。上賜敕召還。明孝宗實錄。是年八月。大夏等復命。九月。李興等受賞賜。未幾復決。遂成之所致也。

茂元被誣。詔差百戶胡節。械繫如京。山東民沿途遮節。泣訴稱冤。節亦泣。擁莫可行。行將濟河濱。河民亦然。乃慰諭以去。及陞見。挺身跪不伏。上益怒。繫錦衣獄。僉謂莫測。節入見。司禮諸中貴。備言其深得民心。且犯非其罪。語與淚俱。諸中貴約與之解。南北言官交章論救。上察其忠。謫長沙府同知。後治河一如其策。禮部侍郎。郡橋公傳。

茂元上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命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為宮闈。為四彝。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茂元為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元守陞子也。明紀事本末。

明孝宗宏治九年十月戊戌。戶部奏河南中牟。蘭陽。儀封。考城四縣。以河決民田盡沒。今年夏稅糧宜盡

令折布每疋折麥一石二斗。折米一石。本色布止徵銀三錢。從之。明季章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一年七月壬子。工部管河員外郎謝緝言。黃河一支先自徐州城東小浮橋流入漕河。南抵邳州宿遷地方。水利通行。河無淺阻。往來船隻。省盤剝之費。今黃河上流於歸德州小壩子等處衝決。與黃河別支會流。經宿州。睢寧等處。通由南宿遷小河口流入漕河。其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漸細。河道淺阻。又呂梁。徐州二洪。全賴沁水接濟。其源出自山西沁源縣。經河內。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流出。雖與黃河異源。然近年河沁之流。混合爲一。即今黃河自歸德南決。恐牽引沁水俱往南流。則徐。呂二洪必至淺阻。爲憂滋甚。乞敕工部行直隸并河南巡撫都御史。各委官於歸德衝決處所。量爲築塞疏濬。遏黃河之水。流入徐州。以濟漕運。其沁水。仍行河南管河官員。常加挑濬淤淺。修築隄防。務使流入徐州。以濟徐。呂二洪。不至爲黃河牽引別流。如此庶水利深廣。漕運通利。工部覆奏。請下所司會勘計議。築塞挑濬。從之。八月癸未。命賑卹河南祥符縣民之被河患者。十二月己未。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張鼎言。臣前此奏擬修築侯家潭口決河。接濟徐。呂二洪。以便運道。今自六月以來。河流四溢。隄防盡決。而潭口決壘彌深。比舊廣闊數倍。工費浩大。卒難成功。臣嘗行視河勢。見荊隆口隄內。舊河通賈魯河。由丁家道口下入徐。淮。其故迹尙在。若於上源武陟縣木欒店別鑿一渠。下接荊隆口舊河。倘此後河流南遷。就引入渠。庶沛然之勢。可以接濟二洪。而糧運不致艱阻。事下工部。覆奏。請移文漕運都御史李蕙與同議。

處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二年二月戊申鎮守淮安漕運總兵都督僉事郭鉉等言河南按察司副使張鼎奏欲將荆隆口等處舊河隨宜修濬倘後黃河南遷就引沁水入渠庶使徐呂二洪糧運不致艱阻又欲停徵侯家潭缺口買辦椿草等項銀兩止將各該軍衛有司人夫起倩疏濬緣本官專管河道年久且才力足以辦此宜即令其督理待工完量請旌擢工部覆奏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三年二月戊戌山東兗州府知府龔宏奏近河南管河副使張鼎見河勢南行奏欲自荆隆口分沁水入賈魯河又自歸德州迤西王牌口等處分水亦入賈魯河俱令由丁家道口入徐州以便運道但今秋以來水從王牌口等處東行仍逆流東北至黃陵岡又自曹縣入單縣南連虞城漂沒廬舍人畜乞行山東河南守臣會勘二省地土之高下水勢之逆順河南地方如黃河水勢不從丁家道口入徐州當聽其南行將歸德州等處王牌等決口修築堅固不使水往東流山東地方將大小隄岸俱築至丁家道口爲止以防漕運及將兗州府管河通判專在黃陵岡至丁家道口管理隄岸管泉同知不妨疏濬泉源兼管河道事下工部議以預防水患接濟運河各官處置略同然無歸一之論難以遙度宜行河南山東巡撫都御史帶同管水利官親詣二省地界相度計處其管泉同知仍會管泉主事定議管理從之三月己巳初安平鎮決河既塞之後侯家潭口復有衝決之患河南按察司副使張鼎議塞之既而

以工費浩大再議於丁家道口上下另鑿河渠一道下入徐州以便漕運有旨命行漕運都御史議處未報而兗州知府龔宏奏謂河水從王牌口等處而東不由丁家口而南至黃陵岡入曹、單、虞城諸縣乞賑給諸被患之家仍令山東河南守臣議疏濬修築之策於是河南巡撫都御史鄭齡奏謂徐、呂二洪爲漕運要道藉河沁二水合流東下以接濟之今丁家道口上下河決隄岸者十有二處共闊三百餘丈而河道淤塞者三十餘里上源奔放則曹、單受害而安平可虞下流散溢則蕭、碭被患而漕流有阻疏濬修築誠今日急務臣等請各盡其力工部覆奏從之十月丙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玉奏徐州并蕭、沛、碭、豐諸縣皆被河患蓋因賈魯河丁家道口衝決散漫東注不歸故道巡撫河南都御史鄭齡雖嘗奏請修築久未成功乞遣有幹局官一人歷河南并直隸被災之處閱視水決源流咨詢修築方略以爲經久之利事下工部覆奏謂宜行河南山東巡撫巡按等官親歷災所覆視各決口修築工程如將完即督所司速成或工鉅費繁奏聞區處管河等官或仍前因循廢職者具奏治罪從之

明孝宗實錄

是年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曹、單被害時河南議挑馬水河身使下濟運河曹縣知縣鄒魯陳言修長隄以捍水兗州知府然其議其實以聞明年春事下巡撫委參政陳某修完復決又委參政杜某因舊隄分命同知李某督夫二萬人給以糧加修之兩閱月告成隄高一丈五尺基三丈五尺頂一丈二尺自武家口起至馬良集止計一百五十里

山東通志

是年六月。河決李家、楊家等口。洪水橫流。曹、單等處。被害尤甚。按以忠宣之善治。不能保河之安流。數年。蓋河決者。天災人事之所關。不能永保於後來。亦不可推究於往日。河志

按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常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禹治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入於勃海。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破金隄。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濬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於古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瘳乎。濂又謂。河流分而其勢自平。此治河上策。又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半使之北流。近日智謀之士。所見亦同。備著於左。學士張元禎與張憲副鼎書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舊身。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爲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奔安平之勢。一則可以引資灌溉。如此。將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溢之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爲九道而納之海。理同勢同。霍尙書韜議處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於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舊河套原武之間。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於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繞畿甸。亦可壯京師之形勢。舟楫通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之利也。胡尙書世寧奏議謂。舊聞沁水至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

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荆口及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衛輝。稍撥附近糧船。於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塞。亦國家之長計也。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至滄州南安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余又按金隄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青豐。南樂縣界。由東郡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嗚呼。循金隄之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賴之茂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此在今日勢尤難行。後世哲人有作破拘擊之見。或有取於吾言爾矣。續文獻通考 諸說錄以備考。而於運道或恐未必相宜。

明孝宗宏治十五年九月乙未。以河水爲患。免河南開封府及直隸歸德衛夏糧籽粒有差。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七年五月癸巳。鎮守淮安漕運總兵官郭鑑奏。徐州小浮橋一帶。河道乾涸。有妨糧運。蓋由曹縣河決。上流淤淺所致。乞行疏濬。工部覆奏。下河南及直隸巡撫漕運等官。查勘處置。從之。明孝宗實錄。

按明初。黃河分六道。出滎陽者。至壽州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歸德者。至宿遷入漕。出儀封者。由新集。趙家圈。經蕭縣北。至徐州小浮橋入漕。此河流經徐之始也。蓋治河難。而治河於徐尤難之難。夫星宿發源。如此其遠也。汗沁與泗水。如此其廣也。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而欲以區區一帶之渠容之勢已危矣。泥淤沙漸隆。窮年築隄。僅與河平。曾莫能與爭也。語見徐州志。弘治以前。小浮橋一帶河道。常虞其乾涸。有防漕運。嗣後更甚。嘗潘宮保治河時。據徐州礪山鄉民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蕭縣薊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曰銅幫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水行河底。卽是平陸。潘公嘗上疏欲復小浮橋故河矣。萬恭治水筌蹄云。黃河由小浮橋會徐洪。自小浮橋之上。皆閘河也。故汝水出高家閘與小浮橋大河會。則汝與河交會在高家閘。嘉靖末。水北徙。由秦溝。則自小浮橋以上。逆四十里至茶城。悉爲大河。高閘沉河中。不復見。則汝與河交會在茶城矣。可見數十年間。河流之變遷若此。小谷口舊表。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二

河水

明武宗正德元年六月甲子。陝西徽州大雨。河溢流沒居民。孳畜廬舍甚衆。十二月庚申。刑部左侍郎何鑑以黃河已平。議停防河夫役。事下巡撫河南都御史陶瑛查奏。河患不常。先年荊隆口決。水奔入海。漕河失利。治河大臣建議。起夫併力修塞。其患始息。因備行一省隨戶丁之多寡。編僉河夫五萬八千七百餘名以備之。近已減五分之一矣。若再停革。恐非先朝預防之意。況所設雖有前數。亦惟用於有事之日。若河流循軌。固不妨廢農業。但宜嚴禁有司。勿頻擾而私役之耳。工部覆奏。謂勿革便。從之。明武宗實錄。

正德二年。黃河徙入泡河。大水壞民禾稼。居舍。沛縣志。

明武宗正德四年。河溢皮狐營。決曹縣之温家口。馮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壩壩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隄。循運河大隄東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明會典。十月戊戌。戶部覆議。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邵竇會同平江伯陳熊等。所陳八事。一。黃河遷徙無常。往往衝決漕河。所當深慮。宜訪察熟知水利官員。預爲隄防。以杜將來之患。癸卯初。黃河水勢自弘治七年修理後。尙在清河口入淮。十八年。北徙三

百里至宿遷縣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今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因單豐二縣河窄水溢，決黃陵岡向家等口。曹單二縣田廬實多淹沒。九月，又決曹縣梁靖等口，直抵單縣。人畜死者，房屋衝塌者甚重。圍豐縣城郭，兩岸相對，闊有百餘里。蓋南行故道淤塞，水惟北趨，漸不可遏。諸漕運暨山東鎮巡官恐經鉅野、陽穀二縣故道，則濟寧安平運河難保無虞。各陳疏，請修築之。事下工部議，得旨：河患重事，宜即行各該鎮巡官公同相視，用心計處。及時修理，務須停當，不許妄費財力。事完之日，差科道官勘實以聞。明武宗實錄

是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趨沛縣之飛雲橋入運。工部侍郎崔巖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塞垂成。暴漲潰之，巖以憂去。侍郎李鏜代之。四月，弗績，盜起而罷。通漕類編

侍郎崔巖於祥符董盆口、寧陵五里鋪各開地四十里，按黃河故道，引水由鳳陽達亳州。又濬孫家渡故道十餘里，引水由朱仙鎮至壽州，而各入於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以殺水勢。築梁靖口下埭，以防衝決。會霖雨暴漲，新築臺埭，遂蕩然無遺矣。河南通志

是年夏，河復決楊家口，淹及曹單。命工部侍郎李鏜治之。鏜築隄魏家灣起，至沙河駟二百七十里，以防北徙。山東通志

鏜以工部右侍郎督修京倉。時汴、徐河患告急，敕兼左僉都御史，總理修浚，抵曹縣，因已集人夫，築長

隄自大名至沛縣三百餘里。又自榮澤抵永城縣，疏通水道，以防潰決。是時游權劉六、劉七兵荒，言官乞暫取回京，詔可。雷禮撰李公傳。按登一作堂。字時升。斬人。成化丁未進士。

明武宗正德五年二月己亥，初黃河自河南原武、滎陽分而爲三。其一是亳州、鳳陽通淮入海。其一自德州過丁家道口，抵徐州小浮橋。其一名賈魯河，自窪泥河過黃陵岡，亦抵徐州小浮橋。弘治中，河決黃陵岡，犯安平鎮，遣官視之。大名築隄五十里，曹州築隄百三十里，冀以小隄，河患乃息。是歲九月，河自儀封北徙，衝黃陵岡，入賈魯河，汎濫橫流，直抵豐沛。御史林茂達等言：河勢北趨，隄外水高隄內地下，倘北決龍王廟，壞安平鎮，必爲運河害。法當先治上流，儀封、考城等縣，疏濬故道，引河南流，勢有所分，然後築塞決口，修復故隄。自張岡馬頭而東至龍王廟，別築月隄，倍加高厚，庶幾大隄可全。運河可保。是時河南上流，不以餉道爲慮，而大名諸郡，舊無椿草，夫價，兵部請下侍郎崔巖會各鎮巡官通融計議，務令調度合宜，干礙居民田廬，亦爲區處，無得糜財興怨。六月己亥，工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崔巖奏，頃奉命治河，自祥符縣董盆口濬四十餘里，滎澤縣孫家渡濬十餘里，賈魯河濬八十餘里，亳州濬四十餘里，及長垣諸縣決口，修築已漸有緒。曹縣外梁靖決口未塞者，止四丈，爲驟雨崩潰。臣詢諸父老，皆云：黃河變遷，自有適然之數。若正統間沙灣之決，弘治間黃陵岡之決，爲患數年，所費不貲。後上流水勢稍緩，方克成功。今河勢衝蕩益甚，且流入王子河，亦河故道。若非上流多殺水勢，決口恐難卒塞。莫若於曹單豐沛

沿河處增築隄防。毋令北徙。庶可護障運道。且乞別命內外大臣知水利者。與臣共議。仍俟秋成之時。施功。工部議覆。有旨責嚴治河無方。仍令與鎮巡官詳議。務期成功。九月己丑。工部右侍郎李鏜上修河事宜。大略謂。黃河自河南蘭陽儀封。考城一帶。故道淤塞。其流俱入賈魯河。經黃陵岡至曹縣。勢甚瀾漫。衝梁靖。楊家二隄決口。淹沒曹。單田畝。前此侍郎崔巖亦嘗修濬。綠地高河。隨濬隨淤。水殺不多。而決口又難築塞。以今觀之。梁靖口以下。地勢最卑。故衆流奔注成河。直抵沛縣。凡河流故道。湮不復疏。況河勢北徙。有如建瓴。不但直趨梁靖決口。其黃陵岡上下。及杜勝集樓水隄。俱被衝嚙。水淹大隄。計安平鎮甚近。就使梁靖口築成。其容受全流無地。必致迴激黃陵岡隄岸。正妨運道。尤爲可慮。今欲起自大名府地名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止。築隄共長三百十里。正以防河北徙。可保運道無虞。雖若一時工役重大。而於久遠終爲有益。工部覆請從之。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六年二月庚子。命修河工部右侍郎李鏜還京。初河決儀封。考城等縣。命工部左侍郎崔巖往治未畢。鏜代之。至是鏜奏銅瓦廂等隄岸崩頽。陳橋集等長隄淤淺低薄。俱應增築。請設副使一人專理。下工部議。以河南災荒。民竄盜起。宜令鏜將緊要隄岸決口。及淤塞諸處。速爲濬築。其不急者且已之。遂召鏜還京。專以副使領之。十二月辛丑。以畿內山東盜起。陞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鳳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兼治河道。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七年三月辛未命沿河守巡兵備守備軍衛有司俱聽總理河道都御史劉愷節制。明武宗實錄

是年秋九月以右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築大隄起魏家灣巨八十餘里至雙橋集都御史趙瓚又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明紀事本末

明武宗正德八年六月戊戌河決黃陵岡工部議以黃陵岡界在大名及山東河南之間工料夫役各有主掌彼此事權不一宜遣重臣一員專委責成庶克有濟上命管河都御史劉愷兼理其事仍協同各處撫巡官議處九月丁丑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愷奏河決黃陵岡率衆祭告越二日河南徙山川之效靈祚我國家如此工部尙書李鏐因請遣愷祭河伯之神而愷亦宜獎勵詔賜愷羊酒愷於修河之役束手無策乃歸功於神鏐從而獻諛皆可罪云。明武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決曹縣以西娘娘廟口孫家口二處從曹縣城北東行而曹單居民被害益甚是年驟雨漲娘娘廟口以北五里焦家口衝決曹單以北城武以南居民田廬盡被漂沒。河防一覽

楊淳字重夫澄城人正德戊辰進士九年陞都水司郎中管理通州南班河道浚決橫污築復隄防一時糧道稱便京儲頓增國初工部尙書宋公禮治河有大功禮曹議祀以宋居中有司奉行違錯又進都督於其中公具奏改正且修葺其祠宇纂王端毅公之奏議邱文莊公之詩刊爲漕河紀事以永朱

公之功。再補虞衡郎中。歷四川布政使。呂情作楊公墓志。

明武宗正德十年四月癸丑。陞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愷爲兵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六月己未。陞

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趙璜爲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壬戌。添設山東兗州府

同知。直隸大名府通判。長垣。東明。曹縣。城武四縣主簿各一員。專管修河。以河決陳家等口爲患甚劇。從

巡撫山東都御史趙璜等奏也。丙寅。以黃河水災。免山東曹單。武城三縣歲欠備用馬匹。明武宗實錄。

是年。侍郎趙璜疏分水。須水二河。先是崔巖功弗就。河遂衝決益甚。至是璜乃於榮澤東濬分水河。鄭

州西鑿須水河。疏亳州河渠。至是水勢漸殺。不爲害。河南通志。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二月甲子。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趙璜奏。曹州。魯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交。屯營參錯。

盜賊竊發。且河決黃陵岡等處。方議修治。宜留兵備副使吳漳仍舊管事。兵部議覆從之。九月己亥。總

河趙璜言。黃陵岡舊有昭應河神之祠。自河決梁靖口以來。遂至蕩覆無餘。祀禮久缺。今治河工成。宜答

神貺。乞重造祠宇。令有司以時致祭。其沿河考城。曹單被災縣分。稅糧請減免。及賑卹豐縣。爲水患尤甚。

乞下撫按官從長議處。從之。五月庚戌。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劉大夏卒。大夏。湖廣華容縣人。天順

己卯。鄉試第一。登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浙江左布政使。癸丑。河北徙。妨運道。擢大夏右副都御

史。住治之。未幾。決張秋鎮。大夏議於孫家渡四府營疏上流以分水力。而築長隄捍之。隄起胙城盡徐州。

亘三百六十里。功垂就。中人有譖其糜費官錢者。遣太監李興共事。與密察覈卷籍無所得。甲寅冬。功成。乙卯。召還視院事。歷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諡忠宣。七月丙戌。監察御史于鑿等言。邇者總理河道工部侍郎趙璜。劾奏副使房瑄。文皓及通州趙從龍等。指以修河爲名。輒肆侵剋。埋沒卷宗。請逮問。俱蒙恩宥免。使執法者沮。玩法者縱。此必瑄。皓輩陰有爲之地者。乞從璜所奏。以杜僥倖之門。得旨。事已既往。且連及者衆。已之。九月辛卯。黃河決。衝沒城武縣。十二月戊午。陞應天府府尹龔宏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山東撫按官奏黃河徙決非常。恐妨運道故也。明武宗實錄。

黃河溢。山東守臣言狀。廷議才識疏通大臣一人往治之。僉以公名上。聞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總理河患。底定。己卯。兼理運道。辛巳。進工部侍郎兼都御史。領敕如故。李充嗣。龔工部尙書。蒲川龔公墓志。公名宏。字元之。嘉定人。成化戊

成道士。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河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命官修濬。明會典。七月。總河龔宏奏修河事宜。一。山東。河南。管河副使。宜於秋冬水汛後。同各守巡官及沿河知府會計一年修河所用物料多少。呈總理衙門覈實起派。各官不協力催督者。查考黜罰。一。東昌。兗州。大名工役頻繁。宜分派山東六府及直隸所屬大名。廣平。順德。真定四府。以均勞逸。其隄岸仍令以時修築。庶不妨農廢事。一。每年修河物料。自會計後。宜卽分令各府州縣領價買納。庶緩急得用。而侵隱之弊絕。一。各處夫役差遣不均。故多有遲悞逃亡者。宜令所

司通融分派。委官管轄赴工。其有路遠。願出僱直者聽。後期不到者罪坐所司。下工部議。山東直隸夫役原有定額。難以別議。如遇河患非常。聽斟酌奏請。量添協濟。餘如宏奏。詔可。明武宗實錄。

胡堯元。蒲圻人。正德辛未進士。謫高郵州同知。州運河。故邗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承下流。兼三十六湖之委。歲春秋湖水溢害諸田。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乃請訪古人溝洫之法。方一里爲溝。深一丈六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匣。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民甚賴焉。戊寅陞瑞州府通判。歷廣西參政。胡直作胡公傳。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五月甲辰。巡按山東御史朱裳奏。城武。單縣二城。近因河水漲。盡皆淹沒。乞相地改遷。工部覆議從之。十二月丙辰。敕工部左侍郎崔巖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理黃河。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五年正月丁未。詔自今沿河軍衛有司貯庫椿草夫價銀。非關河道急務。不得擅用。從管河郎時畢濟時請也。明武宗實錄。

正德十六年五月乙卯。世宗已登極矣。陞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龔宏爲工部右侍郎。宏言黃河自正德初變遷不常。日漸北徙。大河之水合成一派。歸入黃陵岡前。乃折而南出徐州以入運河。其黃陵岡原築三埽。先已決去其二。臣茲擬乘水落補築一埽。以備衝嚙。又虞山陝諸水橫發。加以霖潦。或決二埽。徑趨張秋。復由故道入海。全河之勢湍汛奔騰。如建瓴而下。不可復禦。臣先嘗築隄一帶。起自長垣。由黃陵岡抵山東

楊家口，延袤二百餘里，廣百尺，高十有五尺，今擬於隄後，相距十里許，再築一隄，延袤高廣，並如其數，即河水溢甚，衝越舊隄，流十里而遠，性緩勢平，可無大決，水落則仍修舊隄，以爲先事之防，斯一勞永逸計也。從之。令計畫周詳以行，毋妄費財力。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元年七月己巳，直隸鳳陽、揚州、廬州、淮安等府同日大風雨雹，河水泛漲，壞官民廬舍樹株。

溺死人畜無算。明世宗實錄。

嘉靖二年，復決沛縣。淮安府志。

是年秋，河決大水，壞廬舍，民多流亡。沛縣志。

陶諧，嘉靖初爲河南副使，管理河道，立法沿河植柳，固隄，傍植葭葦，採取捲掃，以當草束，椿木繫麻，則

以水利河道，賊罪紙米俱準收折，纖毫不取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歲省費十餘萬，人渡河，每中流

苦舟人窘索，登岸不識姓名，無所訴，公令舟刻鳥獸形，有被害者，即指形詣有司告，今天下津渡多刻

鳥獸，自茲始。呂本撰兵部右侍郎莊數陶公墓志。

明世宗嘉靖三年九月己巳，工部尚書趙瓚言，河道事重，請復設總理大臣，慎選才望，專任責成，上從之。

命吏部推堪任者以聞，於是吏部言撫治鄖陽右副都御史章拯可。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五年六月戊寅，徐沛河水溢，十二月丙子，以章拯爲工部侍郎，兼僉都御史，會官治河，先

是禮部尙書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瀰茫。田廬淹沒。請訪求渦河湮沒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巡按御史穆相言。兗南徐北。去東海不遠。於此相度地勢。開一渠河。立以壩閘。設以官守。遇水發。分流以殺其勢。水小鎖閘以截其流。庶幾水有所歸。不爲民患。且啓閉有時。亦不傷運河也。時大學士費宏等亦言。黃河之爲患久矣。禹治洪水。以河爲先。漢宋以來。皆專設行河之官。講求治河之策。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東分爲三支。由亳。穎等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旣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之末。開渦河等河。日就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旣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溜溝等處。悉入運河。泛濫瀰淪。茫無畔岸。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種失業。遞年租稅無從辦納。官民船隻。通無牽挽之路。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來沙河至沛縣。沙浮湧塞。隨浚隨壅。官民舟楫。乃從昭陽湖取道往來。況昭陽湖積水不多。春秋之交。河面淺涸。則運道必至阻塞。京師歲收四百萬之糧。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所仰給。此則可憂之甚者也。爲今之計。必須渦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徐。沛之民。乃得免於漂沒。若不速爲計畫。將來河復北決。意外之慮。又有不可言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戴金亦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荊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徐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

間。黃河變遷。渦河、白河二道。上源。年久湮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小壩至宿遷小河一帶。并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逐一挑浚。使之流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可以少殺矣。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夔言。曹縣梁靖口南岸。原有賈魯河。南至武家口一十三里。黃沙淤平。必須開浚。武家口下。至馬牧集。鴛鴦口一百一十七里。即小黃河。原通徐州故道。水尚不涸。須略疏浚。此係河南歸德州地方。俱與徐州相連。乞行議處。興工挑浚。時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亦言。徐州上流若歸德州小壩河。丁家道口河。亳州渦河。宿遷小河等處。俱有黃沁分流支派故道。宜於此開浚。或有捷路可開。亦從其便。庶可以分殺水勢也。漕運都御史高友璣。河道都御史章拯亦屢以爲言。俱下工部議覆。言運河。國計所關。開封大名地方。多有黃河故道。不塞則害運河。此正今日急務。所以黃陵岡荊隆口一帶。築浚之工。歲無虛日。所幸地居上流。河向東行。順河築隄。堪以保障。是以運道無虞。今徐與豐沛。止是民患。又居下流。若一例施工。恐窮各郡之力。不能當全河之勢。必欲修治。則惟塞支流之口。築障水以護田廬。保城郭。以通漕運。牽路。宜行各官勘議。被淹之處。有支流決口。可以築塞。堪否築障障水。俾入正河。免致旁溢。及運船經行。河岸被水淹沒。應否增築高閘。以便牽挽。一一勘議會奏施行。至於浚賈魯之故道。開渦河之上源。則工夫難成。未可輕舉。又言沛縣一帶。閘河應築之工。誠不容緩。宜令各官逐一相度黃河水勢。向背。閘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浚之法。詔如所議。又以章拯事權未重。命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令其督

同山東河南淮揚撫按官親詣地方逐一相度將戴金楊宏所奏事宜斟酌應築應浚選委司府勳能官員鳩工庀事以濟漕運。明世宗實錄是年黃河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臺口入昭陽湖汝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沙填淤亘數十里管河官力濬之僅通舟楫。明會典

是年夏六月二十七日黃水陷城遷縣治於華山之陽。豐縣志

明世宗嘉靖六年六月丙午朔總理河道侍郎章拯等言黃河濟漕固爲國家之利至於氾濫則爲地方之患今欲築濬分殺以免民患而濟運漕者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滎澤縣北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以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等園寢爲患叵測惟考之寧陵縣北岔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至文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發丁夫濬治庶水勢易殺而於園寢亦無所患乃爲圖說以聞工部請從拯等議上然之命拯等刻期舉工癸亥詔建河神祠於沛縣時漕河浚通議者以爲神助請復其故宇春秋致祀工部爲請從之九月丙申總理河道工部侍郎章拯考滿再疏自劾治水無効乞罷不許。明世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三

河水

明世宗嘉靖六年十月壬申光祿寺少卿黃綰等言黃河在三代時未嘗爲患蓋以水性向北就而道之其流自順故也至於後世引河作渠或以通漕乃不免於隄障而隄障一潰遂不可支漢時瓠子之役道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稍得底定至隋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而河始入淮今黃河自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時北流其餘不入漕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夫跨中條而南爲河南山東兩直隸所交地勢西南則高東北則下其墊沒也固宜乃豐沛徐淮之水則自沛河滲流所致夫彭城下邳馬陵諸山皆發跡泰山與蒙羽相接從東轉西以逆水勢水小則循呂梁出清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爲山阻泛溢原野其爲豐沛徐淮患必然也若不疏道別行患無已時臣以爲當於兗冀之間求其兩高中低卽中條北條所交者浚之使北至直沽入海乃得免於墊沒夫沛河旣去漕河必淤則當自沛縣及呂梁至淮多造滾江龍之類洩之上流則泥沙必隨水而去乃開浚爲易或謂沛河雖有豐沛徐淮之患亦爲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泉源皆發山東不必資於黃河若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實諸泉鍾聚之所宜倍加修浚而引他泉別流者總蓄之則漕河不竭矣又南旺馬腸湖隄之外爲孫村湖者地形下濕較

之湖水反低。若決瀦爲湖。并道漕河改經於此。又可以免濟寧高原淺澀之艱矣。上以其疏下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議處以聞。先是六月間。黃河水溢。奔入運河。沛縣地方。沙泥淤填七八里。糧船三千餘隻。阻不能進。御史吳仲以聞。且言侍郎章拯。郎中邱茂中。李煌。三臣者。必不能爲陛下辦此。乞推總制都御史一人。往代之。上命戶工二部會議。章拯亦言河渠淤塞。勢難遽通。惟金溝口迤北新衝一渠。可以假道。令運船由此進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西歷雞塚寺。出廟道北口。通行得旨。下工部並議。議未決。給事中張嵩等言。去秋河塞。皇上特命章拯。邱茂中。李煌。併力修濬。而拯苟且塞責。今不得已。又令運船由昭陽湖以出。夫湖地庫。河勢高。引河灌湖。必致瀰漫。使湖復阻。拯何以爲計哉。茂中。煌。嘗議於沽頭。閘設官專理。是二臣亦逆知有今日。拯乃仰而不行。以至事勢窮迫。貽害至此。乞罷拯。別推大臣。素有心計風裁者。往代之。上以漕計重大。責部臣遷延不卽定議。引舟入湖。終非長策。誠如嵩言。請先飭拯等。悉心區畫。仍舉大臣才望素著者一人。總其事。河南山東守臣及藩臬等。俱聽節制。復選郎中主事各一人。爲之協理。并采納仲諸議。酌量可否。其徵發夫役。調度工費。悉得便宜從事。用或不足。令戶部處給。其沽頭上閘。宜增設主事一人。上以爲然。因讓拯前報運河疏通。旋奏淤塞。若遲悞糧運。國計何賴。茲姑留拯。茂中。煌等供職。吏部卽推擇大臣中。有諳古今識地理。實心經國者。往提督之。餘悉如議。是時建議治河者。詹事霍韜。左都御史胡世寧。兵部尙書李承勛。言人人殊。韜疏略曰。今議者欲引河水自蘭陽注宿遷。少殺

河勢則徐沛不溢。運河不淤。臣與方獻夫議。以爲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爲之東捍。東北諸山。巨列如垣。猶有底極。若自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遂奔放。數郡一壑。其患不獨徐沛而已。臣竊謂今日所急。宜先疏通運道。然後議處徐沛。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數萬。疏濬淤沙。以通運。然沙泥隨水自高而下。挑濬未畢。水至復淤。雖日役萬夫。力亦不足。今沛縣既塞。運舟皆由昭陽湖入雞鳴臺至沙河。迂回不過百里。湖面寬廣。夏秋水溢。則患覆溺。冬春水涸。則慮膠淺。若治湖築隄。浚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涸易爲疏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卽土隄可成。一年卽石隄可成。用力少。取效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丁夫以浚淤土。愈浚愈淤。勞佚大不侔也。按古黃河自孟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於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勢。其壯自倍。此其爲便利一也。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百八十里。至於淇門。入於御河。達於京師。御河卽汲縣衛河也。今由河陰原武或孟津懷孟之間。擇地形便。導河水注於衛河。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泝流至於河陰。順流至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於天津。夏秋水迅。乃由徐沛達於臨清。至於天津。是一舉而兩得。運道也。此其爲利二也。承勛言黃河遷徙無常。然必避高而就下。善治水者。因其性而導之。今日之功。但當疏浚其下流。防遏其上源。使不至於大爲害耳。按黃河入運道。支流有六。若六道通流。

以殺水怒。當不爲患。自渦河之源塞。則北出小黃河溜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北併出飛雲橋。於是豐沛受害。而金溝運道遂闕。然幸東面皆山。猶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則徑奔入海。安平鎮故道可慮。單縣穀亭百萬生靈之命可憂。又益北。則自濟寧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運何由通。臣愚以爲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衝決之患。此下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必因其舊隄築之。障其西北。使不溢出爲患。此則上游不可不隄防者也。識者以爲不若於昭陽湖之東。引諸泉水。壑爲運道。建閘以節水。自留城沙河爲尤便。然大役一興。爲費不貲。誠宜整理鹽法。措置餘利。以給河工。令大小諸臣。任事任怨。工宜可就。世寧言。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不治河。運道不通。臣請先述治河之說。夫河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勢緩。狹則勢急。治河者。順其性則易。逆其性則難。故曰不與水爭利。此其大法也。河自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蔡澤。經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至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場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路。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且狹。不能容納。故溢。出豐沛。徐爲患。近又漫入昭陽湖。故流緩。沙壅。運道遂塞。今宜因其故道。而分其勢。其在汴西蔡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宜長浚。以分其上流。自汴

東南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浚一道以分其下流或修城武以南廢隄至豐軍之黃德賀固楊明等集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隄塞決以防其北流此治河之急務也今爲運道計者欲從淤處挑濬修築則沙土不堅欲於昭陽湖築隄則沙積復壅不若於湖之東岸滕沛魚臺鄒縣間獨新安社地更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間不過百餘里渠深視地形廣皆五六丈厚築西岸以爲湖之東隄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爲河流漫散之區此上策也疏並下工部請下總督大臣會議斟酌舉行上從之十一月辛丑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章拯上疏乞休詔拯還京別敘拯字以進蘭縣人宏治丙辰進士歷工部尙書十二月辛酉總督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薦蘇州府知府陳文沛才堪治河頃曹漢河道副使王言以病去文沛可代之上曰可令速往視事明世宗實錄是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命官發丁夫數萬於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災異罷役命官卽故道濬之修築單縣林臺至沛縣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殺上流之勢沛漕復通明會典

是年決徐州及曹軍城武豐沛等縣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等處衝入雞鳴臺沛北皆爲巨浸東溢逾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續文獻通考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宏治六年進士遷工部侍郎引疾歸六年黃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廟道口淤數

十里糧艘爲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尙書胡世寧詹事霍輅僉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爲經久計。議未定。以御史吳仲言召拯還。卽家拜應期右都御史以往。明史

明世宗嘉靖七年四月丁巳。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言。治河丁夫七萬。計工六月。約費米十萬餘石。乞假留河南山東二省。起運糧米四五萬石。就近給工。詔如所請。或米已起兌。許於臨濟倉內支用。卽以修河銀解還太倉。七月辛卯。命工部右侍郎潘希曾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八月辛丑。都御史潘希曾言。近沛漕沙淤。旋挑旋塞。蓋由秋水泛漲。黃河奔衝所致。嘗考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宏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於海。故徐沛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於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遏闌河。流水溢爲游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其上流。秋來水發。沙雖挑而復淤。隄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浚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河勢。第恐巡撫事繁。副使力寡。請敕都御史潘瑱。嚴督管河副使。調集夫役。選委職官。亟爲疏浚。尅期成功。功成聽臣閱實具奏。上嘉其議。從之。八月庚申。提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既奉旨取回。遂引疾乞休。不允。九月壬午。工部覆尙書李承勛治河議。請行侍郎潘希曾躬親相度。或地勢之高卑。水勢之增減。

凡淤淺衝決之病。修築挑濬之宜。務得至當。期在可久。寧過慮於未事之前。毋過悔於已事之後。其稱乞遣六部知水利者二人。詣工體察。恐希曾聞之。自生疑懼。且計程蒞事。曾無數日。即復別有委托。不無傷國家信任之誠。沮大臣展布之氣。宜令每月自以所行奏報。因事考言。萬一所言不孚。一年之後。遣科道官從公查勘。以驗其成効。即今遣官體察之意也。從之。閏十月丁酉。河道侍郎潘希曾言。漕渠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廟道口之上。并掣閘河之水。東入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流。而沛縣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也。今宜於濟沛間。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緩。而廟道口可永無淤塞之虞。仍於黃河上流。分浚趙皮寨。孫家渡二處。夫二水兼通。則橫流以殺。而運道可保無虞。工部覆奏。得旨允行。明世宗實錄

是年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餘里。河道都御史盛應期奏。開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又議於昭陽湖東岸。鑿開新河。夫役九萬八千。時以催督過嚴。遂起怨謗。用工四月。以弗績坐免。明紀事本末

明世宗嘉靖八年二月己丑。時豐沛苦河患。而南北往來。津挽不絕。民力大困。都御史唐龍建議。請仍設夫廠於魚臺之穀亭鎮。以分沛縣民力。工部覆請從之。六月乙酉。豐沛單三縣河隄成增。設豐縣管隄主簿一員。十二月辛未。總理河道侍郎潘希曾言。河南儀封縣河患已寧。管河主簿宜革。孫家渡口已濬通。請於鄭州增設判官一員。專駐其地。以防復淤。工部覆議從之。甲戌。總制河道侍郎潘希曾引疾

乞休且舉布政陶諧副使周忠陳文沛自代不允。乙亥工部都水司郎中何棟以修河有功陞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道。明世宗實錄。

是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開面。據文獻通考。

明世宗嘉靖九年五月癸卯孫家渡河隄成命加工部右侍郎潘希曾正二品俸級總理河道如故。己酉巡按直隸御史傅炯言直隸河間十州縣及山東東昌諸府瀕河之地水勢嚙決不常舊田淹沒者不爲除稅而河壩新墾者輒復起科是地日益遷而糧日益重也請通融勘處以新田與民補灘地之數計地徵糧庶免重困部覆從之。十一月丙午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都御史潘希曾奏本年六月以來河決曹縣胡村寺東衝開一道闊三里有餘東南至本縣賈家壩入古蹟黃河由歸德州丁家道口至徐州小浮橋入運河胡村寺東北衝開一道闊一里有餘又分二支東南支經虞城縣至碭山縣合古蹟黃河出徐州東北支經單縣長隄至魚臺縣漫爲坡水傍穀亭入運河其單豐沛三縣黃河賴長隄障迺今沙淤平滿民多耕作不復爲沛曹患夫黃河由歸德至徐入漕者故道也永樂間濬開封支河達魚臺入漕者以濟淺也自宏治以來黃河改由單豐出沛之飛雲橋而歸德故道始塞魚臺支河亦塞然以其出於沛橋亦可資以濟淺以其逼近沛漕又恆有衝決沙淤之患修濬惟亟今全河復其故道則患害已遠支流達於魚臺則淺涸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也詔下所司知之。明世宗實錄。是年自沛北徙橫流金鄉

魚臺出穀亭口。命官濬趙皮寨。抵寧陵故道。及築睢州張見口。至歸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尋以河
流改遷。罷役。明會典

是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穀亭。三年水俱不下洩。續文獻通考

希曾提督南贛軍務。召爲工部右侍郎。還朝。值河溢淤漕。任事者與新河之役。歲運不繼。上憂之。廷議
必得公代。乃可。賜璽書兼憲職。往蒞事。公還甫三月也。既受命。誓殫慮畢力。以沛漕之淤塞。因黃河之
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沛漕。自無復淤
之患。乃上疏。見實錄。上嘉納焉。至濟卽達觀徐沛淤漕。閱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嚙奔衝之迹。
洞悉利害。而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軍至沛凡百四十餘里。時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公。適有
旨下。公計處乃復上疏。見實錄。又言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唯欲因舊以爲功。從
省以計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溢也。停槩派夫十數
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募而行犒助者。慮繼費也。上復納之。劉司空麟遺書言。近日議
者。謂趙皮寨。孫家渡不足洩黃河怒。漕渠或不免復淤。奈何。公復書曰。黃河爲中原患。非一日矣。智者
不與水爭地。唯順其勢而導之。後世或塞其決。或隄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國家漕渠爲南
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宏治初。河決荊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浚孫家渡宿遷小河。

而後荆隆黃陵張秋可塞。此分洩河怒之驗也。況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恃長隄以禦河患。亦既有年。今單豐沛為隄獨不可以捍禦乎。蓋事理可據與人力可為者。如是而已。若欲別求遠圖。則新河之役。可為殷鑒。公遂毅然行之。役夫費銀不滿二萬。不期年功成。沛漕流通。歲運如故。每河漲隄下水退沙迴。民多耕作焉。其後河徙成化間故道。出徐州小浮橋合運河。而飛雲橋道塞。無復沙淤之患。
程文德撰竹園潘公希曾傳。希曾字仲魯。金華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遷工部右侍郎。嘉靖七年秋。魏河侍郎盛應期以治新河無功召還。命希曾兼右副都御史往代。至則條上形勢。自單至沛築長隄百四十餘里。以障黃河之衝。役夫二萬。未期年工成。帝嘉之。增秩二級。九年六月。河決曹縣。分三道東下。其經單、豐、沛三邑者。賴長隄障之。得無害。後沙淤平滿。民多耕作其間。交口頌之。明年召入京。歷兵部左右侍郎。卒官。

明世宗嘉靖十年四月辛未。陞山東左布政使李緋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九月壬申。工部都給事中趙漢條陳河道便宜六事。一、灑河故設鋪舍甲夫。使修隄撈淺。宜整飭如舊制。一、各處辦納椿草。多侵尅冒費之弊。宜加查覈。一、黃河變遷無常。即橫流南出。亦宜防其北徙。請勿廢宏治中故隄。時遭習水者相視緩急。預加疏塞。庶有備無患。一、南北管河郎中。法當久任。及府州縣管河者。當居灑河公廨中。專理其職。請一切如故事。工部覆奏從之。癸酉。巡按直隸御史詹寬劾奏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李緋稱疾杜門。坐視河患。請亟罷黜。以戒人臣怠事者。緋惶恐謝不職。上以緋任職未久。命奪俸三月。
明世宗實錄。緋字廷章。固始人。宏治乙丑進士。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四月癸卯。總督漕運都御史劉節奏。黃河舊通淮河口。流沙淤塞。挑濬方完。糧運幸

過不意黃淮二河伏水漲發流沙漫入河口直抵淮安府城西浮橋一帶俱被沙淤已興工挑濬以拯目前之急更乞會議長久之策或改河口以避奔流或築長隄以障巨浸疏入工部議覆令行節等以改河築隄二議虛心訪究何者可以永保漕渠杜絕後患計定即興工挑濬毋得後時得旨運河壅塞隄岸坍塌皆因近年管河官員不行疏導修築所致茲所議俱依擬通行各該管河官員用心修治如仍前怠惰御史參奏以聞八月辛巳總理河道都御史戴時宗言黃河水溢魚臺議者皆欲尋復故道臣竊以爲未然欲治魚臺之患必先治所以致患之本欲治致患之本必委魚臺爲受水之地河之東北岸與運道爲鄰惟西南流一由孫家渡出壽州一由渦河出懷遠一由趙皮寨出桃源一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而以全河南奔故豐沛曹單魚臺以次受害今不治其本而欲急除魚臺之患恐魚臺之患不在豐沛必在曹單間矣今豐沛之民纔得息肩而魚臺之地已經殘破不若弃魚臺爲受水之渠因而道之使入昭陽湖過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爲力且前四處河口除渦河一支中經鳳陽祖陵未敢輕舉其三支河欲乘此魚臺之壅塞令開封府河夫捲埽填隄逼使河水分流以殺其上源則魚臺水勢漸減俟秋水落工可告完并前三河共爲四路以分洩之河流庶可無患疏入詔工部會廷臣議之十二月甲戌朔總督河道都御史戴時宗自劾乞罷不允

明世宗實錄時宗字宗道晉江人正德甲戌進士

是年夏六月大水溢孟津縣城圯民震恐乃議遷於舊城西二十里聖賢莊經始於甲午春二月訖工

於夏五月。河南通志。

朱裳字公乘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癸巳。公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敕總理河道。時宣府軍士爲變。陰欲陷之。上曰。河事非朱裳不可。宣府可別著人去。時黃河南徙。糧運不繼。公相厥地宜。量水勢。規

畫以奏。上允之。未幾。丁艱去。明史稿。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六月癸未。總理河道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裳。自陳乞罷。不允。十月戊子。總理河道都御史朱裳條陳治河二事。一塞黃河之口。以開運道。夫黃河之當殺者。有三大支。孫家渡。趙皮寨。梁靖口是也。三支開則河流可去其七。其三分自梁靖口迤東。繇魚臺入運河。謂之岔口。冬春水涸之時。計岔口半月可塞。塞則黃河之水不至。其間穀亭鎮迤南。延袤二百餘里。開道壅淤者。可以及時疏浚矣。一借黃河之水。以資運河。夫黃河自穀亭鎮轉入運河。順流而南。二日卽抵徐州。徐州逆流而北。四日乃抵穀亭。黃河之利。莫大於此。但河流有北趨之勢。或繇魚臺。金鄉。濟寧漫衍而至安平鎮。則運河隄岸爲之衝決。或三支之水。一有壅淤。則穀亭鎮迤南運河。亦難保其不衝決也。二者非繕築隄岸。增其高厚。憂且不細。臣以爲塞河口者。事奇而險。惜河流者。事平而易。請下廷臣議。疏入。詔裳會同差出部臣。相度處置。毋推艱避。難以貽後患。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正月甲子。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裳。會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等言。黃河自古爲

患。惟我國朝則借之以濟運渠之利。故今之治河。與古不同。古也。專除其害。今也。兼資其利。古也。導之北。以順夫就下之性。今也。導之南。以避其衝決之虞。臣等考求其策。不過疏濬築。三者而已。夏禹治河。自大伾而下。竊爲二渠。大陸而下。播爲九河。蓋河之流分。則其勢自平也。況今漕渠窄隘。洪閘束捍。全河入運。勢自不容。弘治以前。四支分流。若孫家渡。渦河口。趙皮寨。梁靖口。近年俱已湮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等處。經趨沛縣。又自沛北。佯流金鄉。魚臺。出穀亭口。而運道大有可虞。竊計今日河患。未可以力勝。要在分其流。以殺其勢而已。今梁靖口。趙皮寨。幸已疏通。孫家渡。亦行挑浚。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雞岡淤。正河五十餘里。漫於平地。注入渦河。所宜挑濬深廣。導引汶水。歸入正河。而於睢州張見口起築長隄。至歸德鄆村。計凡一百餘里。以防汎濫。仍時疏梁靖口下流。且挑儀封於莊村。月河入之。達於小浮橋。則北岸水勢殺矣。其北岸自河南原武縣至山東曹縣。歷年築長隄。以防東北入海。守護甚嚴。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激。所宜急爲修築。兼添築月隄。以禦奔潰。及照河過魚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於海之漸。議者欲塞岔河之口。以安運河。然以臣等計之。其可虞有三。水勢洶湧。遽難堵塞一也。縱使塞之。其勢既逆。其流必激。夏秋水漲。黃陵岡李居莊等處。不能無患。兼恐橫決北岸。二也。決口既塞。徐州邇上。上至魯橋。泥沙停滯。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澀。三也。今宜將魯橋至沛縣東隄一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相其要害。固之以石。洩之以壩。自城武縣至濟寧州。創築縷水大隄百五十餘里。以防

北盜魚臺縣至穀亭鎮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殺魚臺、城武之患。此所謂順水之性。不與水爭地者也。其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祖陵。皇陵地形高。去河遠。無可慮者。而祖陵東西南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爲迫近。屢有淹浸。今宜於祖陵築土隄以遏汎濫。壽春王陵砌石岸以防衝決。此則事體重大。不敢輕舉者也。清江浦口正當黃淮會合之衝。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淤塞。阻滯糧運。今宜濬使深廣。而又築隄以防外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潤河。馬邏等港。以分水入海。今黃河匯入於淮。水勢已非其舊。而潤河馬邏港及海口諸套。俱已湮塞。不能速洩。下壅上溢。梗塞運道。宜將溝港次第開浚。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往來爬盪。以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河出魚臺。雖曰借以利漕。然未有數十年不變者也。且他徙。則徐沛南北必致乾涸。宜大浚山東諸泉。以匯於汶河。修築南旺湖隄閘壩。以通蓄洩。則徐沛之渠。不患乾涸。雖他日岱河之口塞。亦非所慮矣。疏入工部覆如其議。得旨允行。明世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四

河水

嘉靖甲午冬十月趙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開面有沒入泥底者運道阻絕朝野憂虞於時有引黃河濬漕河二議莫能決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工役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於國無病於民爾吾何容心哉乃博采羣議躬行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凡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至穀亭已悉為平陸曰道遠費廣河不可復導矣引黃河幾四百里漕丈有五尺者百二十里餘漕二丈以上者二百七十里餘功倍費兼慮如歐陽修所謂故道雖復旋復淤塞修之言曰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久歲矣漕河既淤南旺築曹單長隄幾三百里漕河既淤南旺築曹單長隄幾三百里通融約計深丈許功倍費矣岸皆高水行漸壅自不能行乃棄而他兼慮如歐陽修所謂故道雖復旋復淤塞是捐費財力而且以其勞貽後人也公之言曰引河勞費倍於淤於捷非若人力堵委之河渠道猶存也一也且非數月可畢上誤國儲蓄建之需二也京師百萬軍民仰給公私匱絕三也縱力引而至旋必復淤自前億萬之費徒捐而浚淤修開之勞與費卒不可免非忠於國吾何忍耶況引之不至至將即淤吾何敢耶況孫渡新河之覆轍當鑒邪孫渡在今梁澤正統間全河從此南徙宏治二年淤去治六年至今凡十餘淤矣費幾百萬緡卒莫能通嘉靖癸巳秋浚百五十里甲午夏水大漲一淤而平此已棄故道雖復之明驗也嘉靖戊子沛縣廟道口淤三十里金清河而開新河費二十餘萬緡迺議惟濬淤修開以復先朝成憲為便而時已塞卒於中止仍浚漕河以通舟此漕河不可輕變之明驗也

凍入春。運舟且至。期限逼甚。是時非惟運期逼近。營建木漆之類且至矣。非若永樂正 迺測淤淺深。度河廣狹。

淤以尺計。工以日計。役巨期迫。公迺先測諸閘。自水面至淤。自淤至閘底之淺深。而後逐里逐段止測水之淺深。

一丈為準。復度河中心至岸廣狹。自三十餘步生四十五步。一以四十五步為準。復置方斗。深廣各一尺。取泥實之。稱錘一百四十斤。每一篋。以泥百斤為準。浚河則以面廣十丈。底廣五丈。通點折算七丈五尺為準。浚河工每長一尺。廣七丈五尺。即得泥一千五十篋為準。復計春月每日可行百里許。壅泥止以往還五十里為準。餘為休息。以每里三百六十步計之。二人每日可擻泥二百篋。然四人擻泥。即一人取泥。五人擻計各得泥八十篋。仍減十篋。止計七十篋。一人用工兩月。內以一月為陰雨天。泥水妨工。止計實工一月。是一人可擻泥二千一百篋。即該分工二尺。先是軍議以前此會通張秋。近年新河之役計之。非役夫數十萬不可。蓋彼皆用工久。而茲役止兩月故也。公曰善如是。民不堪命矣。迺竭心思。規畫既定。番休以節夫勞。兼願役以省民力。復議濟南旺淤淺。以免盤剝。商旺每二年一次。而夫役勞費大省。定番休以節夫勞。兼願役以省民力。復議濟南旺淤淺。以免盤剝。商旺每二年一次。軍議姑置。公曰運道不可尋丈淺阻。迺用前計工法。曰六千人足矣。委都督元吉督之。浚倍深。築曹單長隄以防倍遠。且完修河隄。自南旺至長溝六十里。植柳自長溝至濟寧亦六十里。蓋軍策畢効云。

衝決。復沽頭管閘部屬及諸閘官胥役夫。公手自籌算。甫旬日而議定。謀協。纖悉詳備。區畫程度先後。

條列以聞。上深用嘉納。賜敕有竭誠體國之褒。南北畿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制。許一切。

便宜從事。迺申令戒期。分土畫地。初令下。郡下編夫。公曰。守令應期無在者。與工期逼甚。即郡縣急事後期索

吏。至即分工十丈。故始編可省。吏。至即分工十丈。故始編可省。吏。至即分工十丈。故始編可省。

植廬舍。以便居處。給醫藥。以療疾病。用是大小臣工。罔敢弗協。淤深泥。

陷。不能著足之工。則雜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填路。下施新製兜杓。方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

陷最深者。則用木梢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工。則用鐵鏟。溜沙之工。則用兜杓。沙姜石之工。

則製鋸齒鐵叉。尺寸鑿之。泥陷者施陷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

泥陷者施陷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

泥陷者施陷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

泥陷者施陷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

泥陷者施陷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

泥陷者施陷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

泥陷者施陷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

泥陷者施陷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

泥陷者施陷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

泥陷者施陷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

高寸許。泥稍堅者。用之二杓。俱前加細齒及鐵叉。皆創製也。香葉杓者。舊濬深泉湧之工。則先擇泉稍淺者。有之而加廣厚。泥最陷者。用斗子法。塗泥爲坎。自下倒厚於上。出水隄外。舊濬深泉湧之工。則先擇泉稍淺者。分番役夫車厚併力急濬。而後將泉深者倒水施工。乃併力奮休。先將下壩徹夜取水。歷數坎始濬隄外。水盡即急濬之。洪盡河成。方將上壩倒水。濬已既深。工已垂就。而河廣淤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值。增顧急濬如前法。濬河之功。莫難於此。尤莫甚於此。夫役最苦。公乃躬行撫諭曰。吾增爾少值。且令爾漸爾族助爾。夫役以重濬之。無復止極。灌河之難。尤莫甚於此。夫役最苦。公乃躬行撫諭曰。吾增爾少值。且令爾漸爾族助爾。少費。爾不堪勞。即以之願役。以畢此工。毋重困爾也。於是衆皆感悅。至有泣者。相率竭方底。云。

工而爲工甚巨。爲力甚難。若河之廣狹。視上流之南旺。慮過廣則水易散也。魯橋以下運河。黃水衝洗大廣。公曰。南旺、水源也。河底僅四丈許。下流愈廣則愈淺矣。如久旱泉。培開面之低者。以齊高下。俾水不易洩也。運河諸開。悉前元及我朝水樂至。去治開先後所建。以故高低不一。如下開過低。則上開易涸。公乃逐開測其留面。至水面之流下。一以棗林開爲準。低者培而平之。自開板水面至開石面。各以三尺爲準。其下開底過低者。則置留底板。自是諸開一律。水不驟洩而下流底板。則開上之水。益用平準以測濬之淺深。俾舟行無滯也。貯水。存木其上。深。運舟可直達上開。免中途淺開。實利及久遠云。

復施植柳六法。以護隄岸。深柳。淺柳。高柳。瀆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湖坡之公理。也。視瓦雞鳴。塞金溝口。留城馬場。南旺諸。築樓水隄。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河直則水散。故隄以樓之。且減水閘座。皆議復。備蓄洩也。築樓水隄。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河直則水散。故隄以樓之。且禁鞭撻。問疾苦。躬撫慰。勞飲食。其役初興工。即禁各屬不得輒施鞭撻。違者即償其責。人心大悅。暨族升降。以時抑。於是商販輻輳。終役無價也。而價大者。每州縣即派醫一人。隨夫調治。公猶慮其未精。乃齋服焚香。特製錢藥數萬計。復選醫之明者四人。官之。勤者二人。分攜藥餌。逕營遍問。疾即瘳之。日一往還。神人膏相。罔弗效者。且

常值之外。時宣諭上德。曉以國計至重。役民為不得已之故。於是衆心和悅。羣力畢効。徹水者夜以繼

日。重浚者至再至三。咸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續聞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

僉都御史。仍理河道。部屬方面而下。勞最者遷官晉秩。賞賚有差。方役之初興也。內外遠近。咸以為難

就。京師百貨騰貴。餽餉不至。至有議復海運者。惟仰賴我天子明聖。專任責成。以故公等咸感激思奮。

據忠報國。身親督理。野處河濱。隨事經畫。博采羣策。竭其心思。智力以期於必成。公處數亭鎮殿。卷中陞

溫語。傳各盡言。片善即納。且揚於人。又日巡考工。隨見指授。耶嚮監。雖顏面驚變。形體瘠損。弗恤也。蓋惟計工以定役。故為力甚簡。視循

司而下。悉慮於村舍水濱。朝夕督視。雖顏面驚變。形體瘠損。弗恤也。蓋惟計工以定役。故為力甚簡。視循

役之成數。以調役。吏胥無所容其奸。故民不擾。顧值惟計工不計日。故為費甚省。畫地分工。完即散遣。

故人自為力。廬舍飲食器具醫藥勞勉周至。故民不知勞。尤仰賴我天子神聖。川靈効順。雨暘時若。疾

疫不作。民命獲全。咸前所未有也。是役也。凡濬河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丈。築長隄縷水隄一萬二千四

百丈。修閘座一十有五。順水壩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役夫一十四萬有奇。白金七萬八千餘緡。木

以根計。一萬七千四百餘。稍草以束計。一十九萬五千餘。鐵以斤計。六萬五千九百餘。麻灰磚石之類

稱是。役始於乙未春正月。中旬。迄於夏四月初旬。財力不多。費而功倍於昔人。時日不久。曠而效收於

三月。亦前所未有也。劉天和開水集。

河中砥柱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為險惡。其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

河中砥柱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為險惡。其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

百日始上。執標指揮者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嘉靖乙未。御史余光。河津知縣樊得仁。鑿石崖爲窟。植以柏木。椿鍊鐵爲索。橫繫椿上。凡四十餘丈。往者以鐵鈎挽索而上。頗易爲力。朱顯植

體小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二月丙午。河道都御史劉天和請於曹縣梁靖口東行岔河口添築壓口縷水隄。於曹縣八里灣起。至單縣侯家林止。接築長隄各一道。從之。明會典載岔河口縷水隄長三里曹單長隄長八十里七月丙寅。遷河南孟津縣治於聖賢莊。避河患也。按河南通志載遷城事於十一年。而實錄又書於此。想顯報在後故耳。十二月辛亥。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河南原武縣王村廠增築月隄一十里。其一孫家渡自正統時全河從此徙。弘治時淤塞。隨開隨淤。卒不能通。今趙皮寨河口漸衝廣。若再開渡口。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澀。恐亦有陵寢之虞。當如舊閉塞。其一蘭陽縣銅瓦廂月河不必再濬。蓋黃河勢難與力爭。既已趨北。不能復使東注也。其一於祥符縣之磬石口。蘭陽縣之銅瓦廂。考城縣之蔡家口。各築添月隄。臣等以爲黃河之當防者。惟北岸爲重。且水勢滯悍。衝徙不常。其隄岸去河遠者。間或僅存。而瀕河者無不衝決。當擇其中去河最遠大隄。及去河稍遠中隄。各一道塌者增修。缺者補完。斷絕者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厚。則前勘應築各隄。舉在其中。不得另築矣。但工役甚鉅。而時詘民窮。須以漸修舉。工部以其議爲當。上從之。明世宗實錄

余問水始自中州。迺分遣屬吏循河各支。沿流而下。直抵出運河之口。逐段測其深淺廣狹。紆直所向。

而後得其要。蓋孟津而下，夏秋水漲，河流甚廣。蔡澤漫溢至二三十里。而封丘群符亦幾十里許。而下流甚隘。一支出瀉河口。廣八十里。廣二十餘丈。一支出徐州中浮橋口。亦廣二十餘丈。三支不滿一里。中州之多水患不在茲歟。宜預為儲蓄，候歲豐人和，大加疏導可也。蔡石岡云：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當衝郡邑，作隄障之，不壞城郭已矣。被災軍民，免其租役，不至流徙已矣。石岡，隄人也。雖河患為甚，而其言若此，公天下為心矣。河性湍悍，如欲殺北岸水勢，則疏南岸上流支河，上策也。然支河或不順水勢，則雖開而復淤，舊有馬頭壩之制，蓋捲壩出河丈餘，稍順水勢，連出數壩，雖終不能禦，然水性極悍，一有所觸，即折而他注，連觸數壩，有壞即補，多因之以全岸者，亦不可廢也。黃河舊出穀亭口入運，魯橋下至徐沛，開座盡廢，嘉靖甲午秋，忽一夕遷改，然幸分為二支，一北出魚臺場口，猶賴以濟運。如即南徙，則運河淤滿。開座未復，糧運立阻矣。一從上源曹縣榆林集南向徐州，免北衝濟寧之患。如全出壩場口，則逼近濟寧。魯橋以上，開座盡壞矣。至十月，運舟南還，全河方始南徙，二支斷流。若稍運至魯橋，無及。乙未之糧運亦阻矣。國計所繫，神實相焉。以上治河之要。據錄四條。賈讓云：隄防之制，起自戰國，然勢不能廢，蓋雖不能禦異常之水。河底甚高，水易漲溢，且自三門下視中州，如井然，故雖高厚之隄，不能禦。而尋丈之水，非此即泛濫矣。城郭市鎮，民居多濱河故也。但不宜近河，而宜遠爾，歷觀宋元迄今，隄防形址斷續，橫斜曲直，殊可駭笑，蓋皆臨河為隄，河既改而隄即壞爾，已擇屬吏之良者，上自河南之原武，下迄曹單沛，上於河北岸七八百里間，擇諸隄去河最遠且大者。去河四五十里。及去河稍遠者，一二十里。及數里者。各一道，內缺者補完，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絕者連

接。創築務俾七八百里間。均有堅厚大隄二重。已經接合創築蔡家口上下及曹單八里灣侯家林百餘里。餘當極力完成。雖費不貲。自茲苟非異常之水。北岸固可保無虞矣。凡創築隄必擇堅實好土。毋用浮雜沙泥。必乾濕得宜。燥則每層須用水灑潤。必於數十步外平取尺許。毋深取成坑。致妨耕種。毋仍近隄成溝。致水浸沒。必用新製石夯。每土一層。用夯密築一遍。次石杵。次鐵尖杵。各築一遍。復用夯築平。隄根宜闊。隄頂宜狹。俾馬可上下。謂之走馬隄。毋太峻。水易衝嚙。凡幫隄必止。幫隄外一面毋幫隄內。恐新土水漲易壞。運河通用 中州河北岸隄防。重複至四五道者。往往而衝決。蓋修築不堅。一也。工程報完已矣。管河監司府貳不復省驗。二也。甲午春所築隄。余巡行親驗之。盤石口隄已即衝決無復形跡。原武首面及兩傍各止築尺許。中實以虛浮白沙。餘率類此爾。 舊隄日就坍塌。車馬行人踐踏成路。不復巡視完補禁治。三也。千里之隄。壞於蟻穴。夫安得而不決哉。自今創築者。必用新發尺式。度長短不一。即生弊矣。 必編號。必分定州縣工程丈尺。及官夫名數。必置籍備紀。府貳必身親督理指授。築法器具。詳見前。 工成。監司必親閱實。舊隄必委屬時一巡視完補。車馬行人路口之隄。必兩箱各築闊厚。斧刃襯隄。俾車可上下。隄面邊箱路口各限以橫埋丈餘圓木。上覆以土。守隄者每遇踐踏木露。即仍以土覆之。隄內外柳株稀少者。補植之。審如是。夫安得而復決哉。是存乎其人爾。運河通用。 歷年築隄率以高一丈。或一丈二尺爲準。但地勢不一。如地勢原下。隄即卑矣。地勢頓下者。可見。用。而不覺矣。 凡築隄以高阜或平地高若干爲準。然必逐段用平準法打量。余新製水平。種。以漸而下者。隨金。而不搖。頗準。 因地勢高下而

低昂之俾隄面遠近高下一律。

甲午築南旺湖陸高一丈。報完矣。余驗而疑之。逕施平準法。其間有地下八尺者。然則隄僅高二尺爾。黃河之隄者是。不亦大可畏邪。

否則貽

患非小也。但平準極難。須水面浮板。并於上兩端小橫木。并前木表橫板之厚薄長短。廣狹皆極其均

停端正。而打量之人。目力詳審。且再三試。果無差忒。而後可憑也。

乙未春。浚河修閘之役。余甚苦。於此必再三躬爲之而始效。運河通用。以上陸防

之制四。疏濬塞三法。歐陽諱。避廟之說備矣。疏支河以分水勢。治河要法。顧水有向背。地有高下。治水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斯善矣。然河之所向。不可限量。趙皮寨口之開。冀少殺東流爾。不數年而全河從此

南徙。苟非運道事重。是移曹單魚臺之患於睢歸矣。不可不審也。開河面宜廣。俾伏秋水漲有所容。

底宜深而狹。視面僅可四之一。形如鍋底。俾冬春水落流迅。可免淤塞。近年率爲平底而淺。兩失之矣。

濬河。宋人鐵龍爪。近時滾江龍之法。皆不可用。惟先計濬廣若干丈。插標水中。次計所濬若干遠。及

夫役之數而約計。然後用新製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爲一層。船四維各施椿橛。插繫水中。用新製長柄

鐵爬。立船中齊濬之。每濬深數尺。卽移船少退。以次再濬之。後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雖水中與陸

地施工略同。若止以船隻往來。河中所濬。十不及一矣。

運河方舟之製。非特便於濬河。且免役夫入水。卹愛之意寓焉。

運河疏濬河泥。必遠置河岸四十步外。平鋪地上。免妨耕種。用隄者卽以之成隄。

毋仍臨河。免致雨水衝洗。仍歸河內。運河同。以上疏濬之制五則。凡驗築隄之工。必逐段橫掘至底。而後見。舊以

錐刺無益也。運河隄鋪夫守隄防河所繫甚重。予歷詢之多遠地之民赴役。有數百里外者。有別

州縣編役者。且歲一更易。以故隄多坍塌。柳多砍伐。甚至河水已至。或被盜決。而官猶未知。坐失防禦。爲害匪輕。已經行令將近鋪居民編營。如徭役已定。則將別差更換。別州縣者。亦將別差兌換。以後編役。更不必改易。仍將本鋪所管隄岸。每夫畫地分管。專令修隄植柳。時閱而勸懲之。均爲徭役。初無損於公家。而鋪夫便於守視。隄自固矣。運河同。滄縣一帶尤爲甚切。以上工役之法。摘錄一條。余行中州。歷觀隄岸。絕無極堅者。且附隄少盤結繁密之草。與南方大異。爲之憂虞。迺審思備詢。而施植柳六法。一曰臥柳。凡春初築隄。每用土一層。卽於隄內外邊箱。各橫鋪如錢如指柳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枝。毋太稀疎。土內橫鋪二小尺餘。土面止留二小寸。毋過長。自隄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二曰低柳。凡舊隄及新隄。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橈於隄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卽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小寸。三曰編柳。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隄岸。俱用柳椿如雞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橈。先從隄根密栽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却將小柳臥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留二三寸。却用柳條將柳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臥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卽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橈密栽柳椿一層。亦栽臥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隄高一丈。則依此栽十層卽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爲固護隄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稠繆。名爲活龍尾埽。雖

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梢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兩少草稀。歷閱舊隄。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運河黃河四曰深柳。前三法止可護隄。以防漲溢之水。如倒岸衝隄之水。亦難矣。凡近河及河勢將衝之處。隄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數等。鐵裏引槪。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然後將勁直帶稍柳枝。如根梢俱大者爲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雞子。上儘枝梢。長如式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梢。或數枝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梢長茂。將來河水衝嚙。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稍草壩土。不猶愈於臨水下壩。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嘗於睢州見有臨河四方土岸。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農家舊圃。四圍柳株伐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層。況深栽數十層乎。及觀洪波急流中。週遭已成深淵。而柳樹直立。略不爲動。益信前法可行。郡邑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爲子孫不拔之計。即可望成効。將來捲壩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治水者止知其爲父老土著之民。惟言是聽。而不知機械之有爲也。捲壩斧刀隄。幾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深要。去處亦可。五曰漫柳。凡坡水漫流之處。難以築隄。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淹沒。每遇水漲。既

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隄矣。如沿河居民。各分地界築一二尺餘。縷水小隄上。栽種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隄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爲效甚大。黃河用之。六日高柳。照常於隄內外用高大柳樁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隄面栽植。以便牽挽。開水集。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十一月丙寅。陞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如圭爲兵部右侍郎。壬申。陞右副都御史于湛以原職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錄。如圭字國寶。澧州人。安治乙未進士。歷戶部右侍郎。倫書。澧字彞中。金壇人。正德丁未進士。歷戶部右侍郎。

黃河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垣。曹蕭等縣。以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卽今水患頗大。嘉靖十五年。澧河。李如圭治河疏略。

明世宗嘉靖十六年七月癸卯。命遷河南開封府夏邑縣城。以避水患。十二月癸丑。先是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于湛等言。地丘店。界牌口。楊鐸鋪等水。俱入亳州。經渦河。漸近壽春王陵。且居鄭家口上流。易成淤塞。無以接濟二洪。若挑飲馬池原淤河身。地遠費多。宜於地丘店野雞岡等口上流。開鑿一河。四十餘里。由桃源集丁家道口入舊黃河。旣可以截渦河之水。入河濟洪。復可以免逼衝王陵之虞。工部覆以爲便。詔從之。明世宗實錄。會典云。是年鑿地丘店野雞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七月乙酉先是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于湛奏原設河夫二千三百餘名今黃河南徙夫役無用量留五百名備修隄岸其一千八百名折銀貯庫以備河道支用工部覆議從之明世宗實錄

嘉靖戊戌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許石橋歸德開方殫爲河二洪實壅漕粟不得從河上議者謂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使領吏且六百人雜作治河卒受平賈與伐買薪石之費期六月計十七萬餘緡是時公諱紹字孟宣·襄陽人·開封府同知實注治河往行河曰是在我即湛

祭令水工表獨以徒四萬率菱而自蹈樞理樵事徒四萬一勸赴甬百餘里雲舉各自以爲常見公凡三月河隄成纔佐吏數十算九千七百餘緡而已續上賜爵一級李攀龍滄溪集

明世宗嘉靖十八年正月乙酉河道都御史胡纘宗疏言河南睢州考城縣地方新開孫繼口孫祿口各黃河支流以一分殺上源歸睢二處水患一以灌下流徐呂二洪以濟官漕議於孫繼口至孫祿口另築長隄及將考城縣馬牧集等處修堵決口務築高廣堅實密栽榆柳護之河身既寬土隄亦實大水渙發勢能容受可免衝決散漫之虞而黃河安流二洪順受運道可無患矣疏入下工部議行之三月己巳改胡纘宗巡撫河南以原任副都御史朱裳總理河道五月丙申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卒賜祭葬如例裳直隸沙河縣人正德中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出守鞏昌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幾以憂去起復原任至是卒裳性峻直有清操歷官三十年攻苦食淡常若一日有先朝名臣之

鳳焉。明世宗實錄。故樞宗字世甫。奉安人。正德戊辰進士。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明會與。

是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大涸。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

洪。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淤。河防一覽。

是年。決睢州野雞岡。由亳入渦河。二洪告涸。漕舟膠阻。命兵部侍郎王以旂。同河道。漕運二都御史周

金。郭持平。築塞野雞岡。濬李景口。由蕭縣以達小浮橋。凡六百餘里。於是渦河壅而河之全力皆入於

徐矣。蕭縣志。持平字守衡。萬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工部右侍郎。兼右倉部御史。

以旂開支河。引水濟洪。糧運無阻。上悅。加秩。尋復淤。是時河益南徙。明紀事本末。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五

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四月口口。以漕渠水涸。遣太常官往祭河。淮諸神。五月丁亥。命兵部右侍郎王以旂督理河道。九月壬子。詔復河道都御史郭持平倖。及管河郎中郭應奎等原職。先是持平降倖三級。應奎降職一級。至是河通。特復之。從都御史王以旂言也。明世宗實錄。以旂字士相。江寧人。正德六年進士。歷南右都御史。

嘉靖二十年。黃河東決於大清口南。竭四十里。淮安府志。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又鑿野雞岡上流。李景高等口支河三。導河東注以濟二洪。明會典。六月癸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楊本深。趙繼本奏。黃河孫繼口。李景高口。扈運口俱已疏濬。徐呂二洪。水勢通行。糧運無阻。上覽奏嘉悅。詔加督治漕河兵部右侍郎王以旂俸一級。總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為工部右侍郎。仍管理河道。陞管河郎中郭應奎等七員各一級。員外郎封祖裔等一十五員。俸一級餘。俱賞賚有差。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丙子。工部請加總理河道尙書周用憲職。庶便行事。上以祖宗時。治河官原無兼職。已之。明世宗實錄。

周用疏云。今黃河每歲冬春之時。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於斯爲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者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灑、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然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於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爲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於海。其爲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廉濟論

用字行之。吳江人。宏治十五年進士。嘉靖中。工刑二部。尙書致仕。久之。以工部尙書起督河道數月。改漕運。未上。召拜左都御史。吏部尙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肅。明史

嘉靖癸卯。二十二年。王湛泉與齡爲文選郎中。起用周恭肅公。以工部尙書總理河道。忌王清勁者。倡言河道無用尙書故事。王以問余。余曰。永樂初。開會通河。尙書宋禮實始其事。李西涯詩。所謂幾度會通河。上過。竟無人說宋尙書者是也。景泰時。河決張秋。尙書石璞治之。正德中。李燧亦以尙書治河。嘉靖初。

江南白茅港之役。李充嗣亦尙書也。鄭曉今音。

嘉靖二十三年。小清河決。公僉事山東。築長隄禦之。瀕河居民。得無漂溺。詔賜金綺。王家屏撰兵部侍郎吳嘉會墓志。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嘉靖二十三年。總督河道。歷南京刑部尙

書。山東全河備考。邦奇卒。監恭簡。見陝西通志。

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由野雞岡決而南。至泗州合淮入海。遂盜蒙城、五河、臨淮等縣。明會典。十二月甲寅。

前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劉天和卒。賜祭葬。贈少保。諡莊襄。天和。湖廣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巡撫甘肅。

陝西。陞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工部侍郎。改兵部總督三邊軍務。拜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尋召入提督團

營。以疾致仕卒。天和字度宏亮。有泛應才。凡所敷歷。去後必遺跡。餘澤爲人所稱述。至於治水防邊。功能

尤著。在河道嘗手製乘沙量水等器。在陝西嘗造單輪車及防火器。三眼鎗等。後人皆遵用之。明世宗實錄。

劉松石。人知其花馬池之功。而不知其工於治河。如閘河之底。深淺不同。故盈涸難定。公於涸時。一以

棗林閘爲準。高者窪之。低者量留底。板閘如一。遂爲永利。湧幢小品。

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又決曹縣。溢入武城。金鄉。魚臺。單縣。漂溺甚衆。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會同南北直

隸。山東。河南。撫按官議。築曹縣等處不果。明會典。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二月甲申。戶科給事中。陳秉疏陳河道二事。一除水患。以祛民害。謂大江以北。地

勢平衍。一遇霖潦。輒被淹沒。宜放江南水田之法。督責長吏。時加疏濬。通其溝洫。使田間溝水。盡入於河。一減河役。以蘇民困。謂兩直隸山東河南先年設閘夫堡夫。遠者徵銀。近者給役。以供黃河修築之用。今皆積有盈餘。而歲徵如故。民實不堪。宜量爲減免。待河工興舉。銀力不敷。仍舊徵派。工部議覆。報可。

七月丙辰。山東曹縣河決城池。漂沒人民。死者甚衆。工科都給事中劉大直劾河道都御史詹瀚等。得旨命巡按御史查覈。以聞。已御史党承賜奏。瀚及副使張九敘等隄防失策。詔奪瀚俸二月。九敘等下御史逮問。十月戊辰。提督漕運署都督僉事萬表奏海口新河淤淺。請調順天永平一府及通州衛所軍民夫役挑濬。工部覆奏從之。明世宗實錄。

萬氏表云。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黃河入海。舍淮無他道也。如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愚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惟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旣淤。則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迄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識矣。蓋自漕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爲淹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

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於黃河之贏縮。豈關於河之改流哉。續文獻通考。

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癸未。總理河道都御史詹瀚以河決曹縣。及金鄉、魚臺、定陶、城武等處。奏乞於趙皮寨等處。多穿支河。修築隄岸。以捍水患。詔可。明世宗實錄。

公視河道曰。利不當與水爭。智不當與水鬪。汲汲唯枝河是開。長隄是防。其見於一政。體明職守。重運道諸疏。可考也。偶盜起曹。單勢甚猖獗。公掣河夫與之格鬪。比當事者至。則先已撲滅矣。其事不避難如此。陞刑部右侍郎。趙璧撰刑部左侍郎。燕峯詹公墓志。按公名瀚。字汝約。玉山人。正德辛未進士。

胡松之爲河道也。前使詹瀚以河決議開趙皮寨支河。殺水勢。公謂開趙皮不如孫家渡。近省可十倍。詹時佐司寇。力沮之。而其督漕時。以淮安新城據河衝。時時潰版築。公謂河不易抗。宜徙而疏入海。亦以遷去弗果。然代公者。後先卒用公議以濟。他所創轉漕法。洗清江浦宿蠹。著爲絮令。王世貞撰工部尙書承卷胡公行狀。

按松字茂卿。橫谿人。正德甲戌進士。

二十七年。公總督漕運時。河流忽東南注淮。市廛幾大決。議者以爲必上聞。公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於避形迹爲善。非任事之體。亟下令。就決所築隄。實土於破舟沈之。旋壓以石。水勢亦漸緩。凡若干月。費若干而隄成。閘若干丈。淮人賴之。立碑於鎮河下。以紀功德。呂本撰工部左侍郎。暨公墓志。按公名輝。字實卿。紹興人。嘉靖

癸未進士。

方鈍字仲敏。巴陵人。正德辛巳進士。累官至戶部尚書。卒贈宮保。謚簡肅。湖廣通志。山東全河備考載鈍。書河在嘉靖二十八年。鈍誤作純。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正月辛卯。御史陳其學疏請久任漕河都御史。從之。時韓士英、胡松皆不逾月而

罷。故其學云然。明世宗實錄。

是年。公為河南左參政時。河決為患。至不可禦。公親歷決所。授吏成法。所費不踰萬緡。而隄固河寧。民

無墊溺。南刑部尚書馮公家狀。按公名岳。字望之。慈谿人。嘉靖丙戌進士。

汪宗元字子元。崇陽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副都御史。督理河道。漕流以通。嚴嵩嫌其不附已。罷為福建

參政。歷通政使。致仕。湖廣通志。山東全河備考載宗元督河在嘉靖二十九年。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六月癸卯。命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何鼐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明世宗實錄。鼐字巨卿

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刑部尚書。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七月己亥。漕運都御史應檉奏。先年黃河入海之道。疏通無滯。故開清河。口通黃河之流。以濟運道。今黃河入海。下流如澗。口安東等處。俱漲塞。河流壅而漸高。瀉入清河。口泥沙停淤。屢浚屢塞。茲欲使黃河之水不入清河。口。須鑿澗口。以決壅滯。疏支河。以殺水勢。工力浩繁。未敢輕議。勘得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淮水清多濁少。議者未宜閉清河。口。開三里溝。至通濟橋。使船由三里

溝出淮河，達黃河，且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疏下工部議，覆奏從之。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三月甲午，改總督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連鑾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己亥，

陞河南左布政使曾鈞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八月乙未，河決徐州，自徐州房村至邳州新

安等處，運道淤阻五十里，御史黃國用以聞，詔督河漕大臣先議通運船，以次塞決，疏淺并條列利弊，具

奏。十月壬申，以河決免徵安東縣馬。十二月壬子，河道都御史曾鈞奏上治河方略，自房村集至雙

溝曲頭諸處當浚，自徐高廟至邳州沂河諸處當築隄，約工費當用銀十一萬三千餘兩，有奇，乞發淮揚

餘鹽并鄰省事例銀兩協濟，其諸省解京掠剩河道及南直隸贓罰等銀亦宜暫留，以助大工。工部覆議

上曰：河患異常，所在有司漫不經心，姑記罪候處。鈞所請修浚銀兩俱依擬，仍令會同漕運都御史連鑾

以實舉行，自後河道錢糧別衙門不許擅自動支。明世宗實錄。是年又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

里，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明會典續字伯全，永寧人，嘉靖丙戌進士。

曾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三十一年，以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

帝憂之，趣上方略。鈞請濬劉伶臺至赤晏廟八十里，築草灣老黃河口，增尙家堰長隄，繕新莊築舊廬，

閱數月成。進工部右侍郎。治河四年，入爲南京刑部右侍郎。明史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遣刑部左侍郎吳鵬賑徐、邳等州。先是大學士嚴嵩等疏言：徐、邳等

十七州縣。連被水患。饑民甚衆。而剽劫。吏不能禁。恐生他變。乞命戶部。給發餘鹽銀兩。及徐、淮等倉存留糧米。選差大臣出賑。仍令工部行巡撫及河道官。急將黃河下流設法疏濬。令水歸故道。百姓有室。廬田可依。得以安堵。上命河道都御史曾鈞。漕運都御史連鑣。作速勘處以聞。至是鈞等奏謂。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爲淤沙壅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最先者。次則草灣老黃河口衝決。淹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旣成之後。宜築長隄。礮。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高六尺。若開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爲害稍輕。若開新口。未免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閉。建置閘座。及將高家堰增築長隄。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但挑築工料。計用銀十三萬九百餘兩。乞發淮揚濟暨二鈔關。并蕪杭二抽分銀兩解用。工部覆議從之。已命發淮、徐食米麥四萬石。運司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左侍郎吳鵬往賑之。二月辛酉。大學士嚴嵩、李本言。頃徐、邵水患。挑濬幾成。一夕水湧旋淤。前功盡棄。其或湧或淤。若有神使。請遣太常官齋香帛。往授各巡撫官。祭大河泰山沂山金龍廟等神。從之。閏三月辛酉。刑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吳鵬。河道都御史曾鈞等奏言。黃河自古爲患。其治之之術。不過疏濬、三法而已。比年淮徐水患。議者謂海口積沙壅闕。下流所致。今臣親歷其地。販鬻之舟。往來無滯。乃知積沙之說。出自傳聞。無容議矣。惟草灣老黃河口。劉伶臺宜挑浚築塞。使水復故道。不致橫潰。三里溝新開河口。迎納泗水清流。可以避黃河之衝。宜創建閘座。以時啓閉。但工費不貲。乞於常、鎮二府。糧銀

數內量給接濟。臣又惟黃河西來萬餘里，匯納百川，古疏九河以殺之，猶莫能支。今自河南以下，全派經徐出漕河匯淮，以趨於海，而無所分，其流益壯，其勢益決。徐邳一帶，頻年衝潰，湮淤之患，皆上源少分殺之故也。宜於徐州上流，至河南開封等處地方，相度舊道，擇其便利者，疏濬支河一二處，以分殺水勢，爲永圖之利。疏入詔如議。惟分殺黃河上流，令鵬鈞會同河南撫按官勘處以聞。明世宗實錄。

是年夏四月，遣侍郎吳鵬來視趙皮寨。孫家渡二支河，初河決曹縣，都御史詹瀚欲殺水勢，乃上疏請開趙皮寨之支河，計役夫八萬有奇。明年都御史胡松上疏，請開孫家渡之支河，計役夫六萬有奇。二

疏俱下河南山東撫按藩臬臣議之。河南通志。

是年黃水衝草灣，河時通時塞。淮安府志。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丙辰，工部尙書吳鵬奏：邇者黃河衝決飛雲橋，於是昭陽湖水櫃淤爲平阜，今與運河無涉，櫃外餘田四百九十餘頃，悉召民佃種，人授田五十畝，每畝徵銀三分，以備河道之用。日後或於河渠有濟，仍退還官。其馬場、南旺、安山等三湖水櫃，不在此例。十月辛未，改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鈞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庚辰，陞大理寺左少卿胡植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錄。植字立之，南昌人。嘉靖乙未進士，前後兩任總河。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四月戊戌，以孫應奎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錄。應奎字文卿，餘姚人。嘉靖己丑進士。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丙子陞陝西左布政使王廷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錄 廷字子正南

充入嘉靖壬辰進士歷南京戶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卒諡恭節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又由礪山趨郭貫樓析爲五支出小浮橋會

徐州洪。明會典

是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蕭縣薊門由小浮

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趨東北段家口析爲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

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礪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爲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

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爲十一流遂淤然分多則勢弱勢弱則併淤之機也。河防一覽

是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爲十一河南山東徐邳

皆苦之。明紀事本末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二月甲辰河南巡撫章煥言汴城以河爲帶其初河從西來勢本東流數十年間

南岸傾頽北岸淤塞漸成橫溢宜於翟家口大開河口以殺其勢別挑支河培築隄岸以圖永久請差部

臣經略詔行其議都臣止忽遣。明世宗實錄

嘉靖三十八年公巡撫河南先是河決逼汴城周藩上言龍卵示變水災異常不卽改復患且滋甚詔

下所司集議大役且與屬公至源委墮決所繇乃決策曰因勢利導修塞足矣改復河爲於是條上利便上可其奏民不勞而河卒還故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潁張公墓志 公名永明 字鍾誠 號臨溪 烏程人 嘉靖乙未進士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壬午陞南京太僕寺卿林應亮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十月乙

已起服闋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胡植仍總理河道

明世宗實錄 應亮字照載 侯官人 嘉靖壬辰進士 歷南京戶部右侍郎

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四月戊戌命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植回院協理 丁未陞右侍郎光祿

寺卿孫植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十一月甲寅陞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孫植爲南京大理

寺卿 十二月丁卯陞大理寺左少卿王士翹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明世宗實錄 植字斯立 平湖人 嘉靖乙未進士

歷南刑部尚書 士翹字民瞻 安福人 嘉靖戊戌進士 數年以來 總河之陞運 庶不暇暖 亦由於河上之無所事事也

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四月甲寅陞總督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士翹爲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

儲 乙亥陞提督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吳桂芳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九月乙巳陞總理河道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吳桂芳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十月乙未以李遷

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

明世宗實錄 桂芳未任總河 即陞兩廣巡撫 李遷字子安 新建人 嘉靖二十年進士 歷刑部尚書 卒 隆慶中外三十年 不妄取一錢 見明史乘

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二月乙巳陞南京戶部右侍郎陳堯爲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

河道 五月壬子河道僉都御史王士翹罷 士翹疏舉方面官至四十五人而考察間住副使雷夢麟亦

以賢能陞任薦給事中趙灼勅其違例市恩士翹坐罷。明世宗實錄。

嘉靖四十三年公總理河道比歲水溢奏蜀江北椿草河夫連賦三萬緡會黃河由溜溝入漕淤上流數十里費以萬計者二方議興工適河水出飛雲橋淤悉衝去其後淤沛下百二十里大害漕公遣小

艇得古廟碑刁陽湖遂引漕舟悉由湖陵城入即河塞漕如期已改刑部右侍郎公始爲郎以水部出

治清江浦所至審擇便利人至今法之。汪道昆刑部左侍郎陳公墓志按公名義字敬甫通州人嘉靖乙未進士。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五月甲辰山西巡撫萬恭奏山西河邊東起老牛灣西及河曲與套虜止隔一水先年拒牆而守至嘉靖壬寅總兵官王繼祖始倡打冰之說迄今二十餘年因循不改朔風嚴凝隨打隨結軍士寒苦不支然於防禦終無足恃今如臣計則自險崖速陰灣至石門爲次衝畫漸築牆者亦二十里築以三千人三月可完極衝所費不過五千金然後及於次衝則專可漸舉夫守牆則逸而有成打冰則虜常可伺以乘我之敵況昔之虜患以冬春今之虜患以夏秋夏秋水淺虜囊裳可渡冰何足恃哉此收復河防之大計也山西內邊自刑平而西至於老營堡五百里外以大同爲障而虜屢寇節年犯山西率由平虜以西而入者蓋自平虜以東則有威遠大同左右五堡等兵馬氣勢聯絡自平虜西至編虜老則四顧荒漠墩堡爲墟朔州乃河之西鴈門陽方諸要害之處遂爲虜衝烽火傳報俱不以時至此劍牀及虜患也今如臣計則自老營東二十里爲賈家屹屹又東二十里爲乃河又東二十一里爲顧家堡又

東二十里。爲平虜衛。廢堡悉在。急宜修舉。每堡設軍五百人。每五里爲立一墩。軍勢相連。火烽相接。遠續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之血脈。南固陽方之門戶。北明三關之耳目。西通老營之咽喉。此修復邊防之大計也。以上二計。臣任其必可行。而工費亦不必取之內帑。河牆之費。則括諸司贓罰。乃河之費。則改班軍折糧。庶幾一勞永逸。禦虜之策。無出於此。疏入。詔先從其河防事。命興工修築。乃河事宜。仍會同大同撫臣詳議行。庚戌。改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陳堯爲刑部右侍郎。丙辰。陞右僉都御史孫慎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七月癸卯。河決沛縣等處。運道淤塞百餘里。八月癸未。改南京刑部尚書朱衡爲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及漕運事務。辛卯。以徐邳河淤。命總理河道尚書朱衡祭告大河。東岳等神。十月丙子。命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慎回籍候用。時河患方亟。被命遷延。不卽赴任。都給事中王元春疏劾之。故有是命。十一月甲午朔。總理河道漕運工部尚書朱衡劾奏。管理曹濮副使柴深怠緩不任事。宜從調處。并乞申飭河道。漕運二臣。協心共濟。毋分彼此。仍行各濱河巡撫駐劄近地。以便咨確。且親督所屬。共圖成績。詔從之。己亥。陞大理寺左少卿潘季馴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錄。是年。郭黃樓淤。遂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湖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溢於徐。命官往治。乃接六年所鑿故跡。役夫浚之。爲南陽新河。又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又隄馬家橋。遏河流出。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唯茶城時有淺阻。明會典。

是年七月河水大淤。全河南透沛縣戚山入秦溝。北透豐縣華山。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溢入運河。至湖陵城。口漫散湖陵。從沙河至二洪。八月工部尙書朱衡乃請開都御史盛應期原議新河。自南陽至留城。僉都御史潘季馴請接浚留城舊河。并力挑浚。八閱月而成。河防一覽

先是四十三年。上六股皆淤。而統會於秦溝。迨四十四年。水汛異常。決新集。塞龐家屯。向東又出飛雲橋。漫成巨浸。迤而南注。由秦溝直射茶城。而經徐入淮矣。蕭縣志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六

河水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六月癸酉。河決馬家橋等處新隄。總理河道尙書朱衡。都御史潘季馴以聞。工部議覆。請令衡等亟爲經理。仍及水盛之時。親詣黃河上流。督率有司。視某處故道可復。某處新河可開。務圖上策。以弭後患。從之。十二月壬午。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憂去。吏部言。治河尙書朱衡。心計精明。足當大任。今河業已有緒。宜卽以河道事使衡兼之。待其遷轉之日。仍舊復設河道都御史。報可。明世宗實錄。

是年黃河復決沛縣飛雲橋二三等鋪。東流衝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坡。平地水盈丈許。上下百里。漕渠無迹。九月。馬家橋隄成。障水使之南趨秦溝。冬。沛縣水斷流。續文獻通考。

時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東行踰漕。入昭陽湖。泛濫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徐州。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明紀事本末。

乙丑。公以久次擢南京刑部尙書。會河決徐方。運道湮塞。上憂之。改工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公日夜馳至徐方。率四部人吏行視河所決道。漲爲平陸。浚之。沙隨水壅。淖不可足。其旁橫流汗漫。

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則下令吏民父老有能以河事獻者立召見。口對久乃得新渠規度焉。子慎行作鎮山朱公行狀

公名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新渠詳見運河

公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乙丑河決沛縣破三沽閘漕道為梗議者言欲徒開夏鎮從南陽

至留城出茶城口就高仰避漫流便天子以為然命大司空衡督理以公副公分工受事躬行春鍤間

十旬竣事省原估三之一尋丁內艱河工成詔褒錄公晉右副都御史申時行撰宮保傳書濟公季嗣傳

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公遡流而西問故道於土老篙師喟然歎曰

漢狐子之役沉璧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跡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為主宜仍三沽故道便而

夏鎮業有成議遂躬行督相不三旬告成王錫爵撰印川潘公墓志

乙丑補工科給事中先是河決曹縣防河使者疏請開趙皮寨孫家渡以殺水勢特遣侍郎吳鵬都御

史曾鈞董其役公上書極陳關係祖陵周藩至急乃不果開至是當事者仍議徐沛運道淤平宜亟開

汴河以疏黃水漫流公援證往事反覆辨其不可大略謂汴河肇開自隋下通宿泗而達廣陵數百年

來湮沒殆盡即欲開鑿糜費不貲使開之水即行勢必南走泗州寢園可虞使開之水不至匪徒無益

誤奪時日運道之治反後已時聽其言開汴之議竟寢晉尙寶司少卿程紹作徐公傳按公名自得雍丘人嘉靖辛丑進士

明穆宗隆慶元年正月甲申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修復運河故道乃勘議新集郭貫樓等處上源已而

總理河道尙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而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河流出境山以北。則開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礪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縣西。及飛雲橋。上魚臺。爲患甚大。聖慈不忍沛縣魚臺之民。橫罹水災。拳拳欲開故道。臣等仰體聖心。亦有勘議。上源之請。但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寸尺故道。可因。卽欲濬深。無異穿井。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譬諸取飴於罌。隨取隨滿。其不可一也。黃河所經。鮮不爲患。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礪受之。今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礪。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又無涯涘。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橫截。遏其東奔。於狂瀾巨浸之中。築數里之壩。爲力甚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三萬。曠日持久。勞民於旣疲之餘。微功於難必之地。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興。工費以數百萬計。匱乏之後。措置無策。一有不繼。前功盡墜。其不可五也。臣以爲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隄。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工部請從衡議。上曰可。二月甲午。總理河道工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衡奉詔自陳乞休不允。十一月丁卯。陞刑部浙江司郎中方良曙爲河南按察使。副使治河。明穆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二年六月乙酉。總理河道漕運工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衡以疾乞休不允。九

月己巳。命總河尙書朱衡回部。庚午。起服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大立以原職總理河道。十月戊戌。詔以兩淮運司挑河銀三千兩。發徐、呂二洪協濟河夫之費。從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尙鵬奏也。明穆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三年。二月庚子。總河都御史翁大立奏。言國家張官置吏。爲治河計。至詳密矣。然往往能收臨患焦爛之功。而未有先事徙薪之策。以懲怠擊惰之法。大疎也。稽之律令。凡失時不修隄防者。罪止笞杖。是以當事者。率漫然視之。請自今更令隄防不効者。府佐及州縣正官。俱以差降級。并管河副使與職專守巡者。俱治罪。工部覆行其言。因陳漕渠視黃河以爲通塞。黃河變遷。自古不常。乞并敕大立及時疏濬下流。建築遙隄以備之。報可。七月壬午。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俱罹其害。漂沒田廬。不可勝數。漕舟二千餘。皆阻邳州不得進。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工部尙書朱衡覆奏。茶城淤塞。宜俟水退。乃可疏濬。獨徐沛災民。流移困苦。宜令戶部亟議賑濟。以安人心。戶部覆如衡言。請以淮揚商稅。及撫按贖贖備賑倉糧。賑卹貧民。仍敕河道諸臣。設法疏濬支渠。或置船盤剝。勿令漕舟阻滯。上是之。

庚寅。工科都給事中嚴用和言。黃河再溢。震驚徐沛。運道爲梗。宜飭所司。塞決口。挑濬淤沙。以紓目前之急。其治河經久之策。宜行河道。及撫按官悉心計處。於是工部言。今河流稍平。漕舟以次而進。其諸隄堰開壩。可以漸修。無足爲慮。惟沛縣黃水之橫溢。倏去倏來。則民命不堪。秦濁河口之淤沙。隨疏隨塞。則運道終阻。誠宜及時講求。爲一勞永逸之計。然臣以爲黃河爲患。自周漢至今。未有能久治而不決之術。

要在因勢利導。隨敝修補而已。今沛縣東隄已完。而縣城南至境山西隄未及舉修。宜亟加興築。以遏沛河之溢。其秦濁二河。易淤難疏。宜於梁山之南。別開一渠。遠避黃水。以免沙淤之患。計無便於此者。至欲多開故道。以殺河勢。則臣以爲不可。夫漢武力罷於瓠子之工。宋人禍基於回河之役。卽嘉靖中開濬孫家渡等處。費出不貲。旋即壅塞。未有能出奇策。使河受約束者也。上是其言。己亥。總河翁大立奏。洪水爲患。在北則廣。大河間。在南則淮揚。徐沛。在河南則開。歸。彰。衛。在山東則兗。濟。東昌。人民罄罄。愁苦萬狀。宜令戶部轉行漕司。以最後漕糧收貯徐州廣運倉。平價出糶。以救災民。及他州郡。咸議蠲卹。則可以活數百萬之命。時工科都給事中嚴用和亦以爲言。戶部覆請留漕糧三萬石賑濟。工部請行河道諸臣及時繕修隄閘壩堰。其茶城西岸。曹單河隄。以屬大立。南直隸淮河口等處。山東臨清德州等處。河南虞城夏邑等處決口。屬各巡撫經理。務刻期竣事。上皆從之。八月丁巳。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請發河南山東淮揚河夫椿草銀一萬兩。預糶粟麥。貯之倉庾。以備明年河工。及賑濟之用。從之。庚申。以洪水爲患。命總河翁大立祭大河。大濟之神。巡撫鳳陽侍郎趙孔昭祭大江。大淮之神。九月丙子。總河翁大立言。陛下念濱河之民。重罹水災。特下蠲租之令。更發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願聞閭窮苦之狀。宮禁遽遠。有不盡見聞者。臣謹繪圖十二以獻。一曰水次兗軍。二曰漕河築隄。三曰黃河驟漲。四曰昏夜守隄。五曰糧船過洪。六曰黃河捲埽。七曰茶城撈淺。八曰洪水衝城。九曰風雨異常。十曰海潮嘯溢。十一曰災民避

水十二日糧船漂沒。險阻艱難。備載之矣。陛下惠然省覽。知大官之膳餼。皆軍民膏血。必有惻然傷之者。且今時事可深慮者五。東南財賦之藪。而江海泛濫。粒米不登。鞭撻雖加。徒隕民命。此京儲可慮一也。邊鎮關隘。洪水衝激。墩堡傾頽。何恃以守。此虜患可慮二也。直隸山東河南皆股肱之郡。霖雨既久。城郭不完。積貯空虛。振貸無策。卒有寇盜。何以備之。此內地可慮三也。海微之間。颶風鼓浪。兵船戰士。悉被漂沉。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浙產鹽之場。鹹泥盡衝。團窳盡廢。此國課可慮五也。願陛下以此五患。十二圖。召公卿輔弼之臣。與共計之。求所以消弭變異者。無爲文具。上以圖留覽。下其章於所司。明穆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壞。山東莒。郯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入邳州。人民溺焉。明紀事本末

是年黃河及南直隸山東河南俱大漲。秋復海嘯。徐邳豐沛一望無際。尙書朱衡開回回墓河。上通昭陽湖。湖陵城河口。以洩坡水。凡二千六百餘丈。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開鴻溝廢渠。自昭陽湖中以達鴻溝。自鴻溝以達李家口。自李家口以達回回墓。而東出留城閘河。計長六十餘里。墾民田數千頃。三閱月告成。滕沛利之。按沽沛舊河湮塞。朱公奏開新河。比舊河徙東三十餘里。然新河餘流。舊河積水。猶浸昭陽湖。至是開鴻溝廢渠。則新舊河俱得宣洩。鴻溝廢渠。在新河以西。昭陽以東。乃往年沙薛二水從此以入舊河者。自舊河淤而此渠亦淤其半。故廢。今所開卽此。南河全考

明穆宗隆慶四年三月丁酉直隸巡按御史張問明奏留蘇松常鎮四府贖銀一萬兩濟河工用兼賑饑民許之。四月乙巳以兵科都給事中溫純言更命河道都御史加提督軍務職銜以南直隸之淮揚潁徐北直隸之大名天津河南之睢陳山東之臨沂及添設曹濮道各兵備官屬焉。七月壬辰時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溢決仲家淺等處而黃河暴至茶城復淤於是侍郎翁大立言今山水甚盛由梁山之下張孤山之東內花山之西南出戚家港合於黃河宜逐加開濬依山築隄以避秦溝濁河歲歲漲淤之患此所謂因勢而利道不與黃河爭尺寸之地者也工部是其議請令大立督所司相度舉行從之。癸巳改工部右侍郎翁大立爲兵部左侍郎。八月丁酉起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總理河道提督軍務此再任魏河也。九月甲戌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運船千餘不得進侍郎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濬口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正爲浮沙擁聚河面增高爲異日慮耳今秋水涿至橫溢爲災臣以爲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濬河以避洪水議無出此兩者惟上決擇於是都給事中龍光御史孫裔與等皆以爲言請罰治河道諸臣責以後效令及時疏塞以通漕舟工部覆奏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設官布置而河南之患息自嘉靖初曹單築長隄而山東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旣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可就惟築塞決口如曩時房村方略則故道宜可

通。至於泲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歲疏鑿。費亦自省。宜令大立躬自相度。條其利害以聞。其管河員俱令戴罪任事。俟河通奏請。上是之。十月庚申。總河侍郎翁大立言。臣竊計治邳闕阻之策有三。一開泲口。一就新衝。一復故道。然三者利害。恆相參焉。從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泲口。出邳州。則可以避秦溝河徐河徐呂二洪之險。引薛河鴻溝之水灌河。水陸通行。諸驛遞分司。略可併省。而徐邳東鄆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然而山水驟發。則須多張水門。廣開水櫃。利國監多伏石。須紆回避之。卽河已成。猶當勞費數年。而後可久。其爲不便者三。此開泲口之利害也。從曲頭集抵莊官樓。河所衝刷。久自成渠。勞費不多。而道理更近。且河入睢寧。必不南決。又無徐邳橫射之患。匙頭灣之險。而平野築隄。可免齧蝕。其便者五。然曲頭集截河大壩。費亦不貲。新隄難固。水至復決。又當廢睢寧一縣併於邳州。其爲不便者三。此就新衝之利害也。復故道則二總漕糧得水可濟。漕舟九百有餘。卽出。可以還百年運道。可以振業。徐州而存睢寧。便者四。然而百數十里之淤。視房村工費尤鉅。置沙兩涯。勢易崩塞。壩灣築隄。雖築不固。且河流所棄。多不能復。不便者四。此復故道之利害也。請以臣三策下工部定議。行河道漕司。撫按諸臣。協同舉事。以責成功。又言河工以錢糧爲本。以得人任事爲要。復條上計處工費。借留漕銀。議留漕米。查理船稅。起調夫役。選用官員。獎勵才賢。監督工程八事。疏下工部。仍請復故道以濟目前之急。其開鑿泲口之議。令大立熟計以聞。無持兩可。其所陳八事。多可采用。上皆允行。十一月癸亥。工部郎中張純

議以徐呂二洪之間漸成填淤河隄寢薄假令來年水溢必有衝決之患請自徐邳至淮繕治兩涯增高倍薄仍築遙隄以防不測工部是其議請命都御史潘季馴勘詳以聞已而季馴言築隄之法有二近者所以束濤悍之流遠者所以待衝決之患皆爲上策願工費不貲動以巨萬當此財殫力疲之會安所措其手足耶宜以見築樓水壩增益高厚曲加保護姑爲目前之計從之十二月乙未總督漕運戶部左侍郎趙孔昭上疏自劾孔昭已得旨還部而代者未至會河決運阻乃引罪乞罷不許壬子戶部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奏請量留漕糧三萬石漕庫銀一萬二千兩以河工船稅銀抵還太倉其舊任河道都御史今陞兵部侍郎翁大立業已交代難復行事宜令赴京供職明穆宗實錄是年又決邳州注睢寧出小河口自曹家口至直河淤百餘里命官濬之復故渠盡塞諸決口明會典

是年七月黃河暴漲決縣治之曲頭集王家口馬家淺等處淤墊一百餘里俱爲平陸睢寧縣志

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瀦其陸百五十里皆爲平野公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淤者以萬數王錫爵撰潘公季馴墓志

公塞決時淫雨連旬水驟至幾沒公趾不爲避萬衆野處公往來拊慰不憚劬勞嘗乘小艇行河風雷大作震撼波濤中幾覆柱樹杪乃脫父老神之爲潘公再生識其處公季馴傳

明穆宗隆慶五年二月乙亥以河工免山東布政司及淮揚徐潁三道各派夫人戶雜繇一年從河道都

御史潘季馴奏也。四月甲午。河復決邳州。自曲頭集至王家口。新隄多壞。五月丙戌。總河都御史潘季馴議保邳河新隄。條陳分委監督。議委官員。議處人夫。議設鋪舍。預備物料五事。工部覆請從之。八月辛丑。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陳大賓卒。賜祭葬如例。壬寅。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速治呂梁雙溝決隄。八月己酉。工部尙書朱衡言。國家初置漕運。悉資泉流。自景泰以後。黃河入運。奪漕爲河。緣是河身浸廣。淤沙歲積。不得不藉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卽黃河也。歷考往代。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關盡廢。趨邳。遷則決野雞岡口。下毫。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沛邑新河。旣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乞將議開漕河之說。下諸臣熟計。報可。甲寅。命禮科左給事中雒遵往邳州等處查勘河工。先是總督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奏邳河工成。乞錄効勞諸臣。上曰。今歲漕運比常更遲。何爲輒報工完。且敘功太濫。該部覈實以聞。於是尙書朱衡覆言。河道通塞。專以糧運遲速爲驗。非謂築口導流。便可塞責。乞遣官就彼覆勘。仍命季馴戴罪管事。報可。戊午。改工部營繕司郎中張純仍爲都水司郎中。以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言其治河有効。特請久任故也。十月己亥。以河南。山東大水。命工部申飭管河官。經理上流河防。以備衝決。辛丑。先是間刑條例。有盜決。故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發充軍。而南直隸徐邳一帶。罪止徒配。至是。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言。徐邳每歲河決之由。河流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盜決。居十之六。皆以法輕易犯故也。請

著令自徐邳上下爲河流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盜決故決河防者。一如山東河南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刑部覆從其議。癸卯。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速治茶城之淤淺者。以巡按御史張守約言運船阻塞故也。十二月辛亥。罷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同原任漕運都御史陳夔。俱冠帶閒住。時禮科左給事中雜遵自邳河勘工還。爲上言運船漂沒之故。始於漕司缺船。併糧太重。故一遇水發。相隨而敗。又官旗侵冒者多。度不能償。輒妄引船壞自解。此則漕臣陳夔等之罪也。至於王家口初決之時。黃水盡從漫坡經流。南出小河口。藉令季馴稍緩築隄一月。則漕船可以盡出漫坡。避新生之險。乃計不出此。反驅舟以就新溜。坐視陷沒。方復騰章報功。罪滋大矣。今夔雖回籍。未盡其辜。而季馴尤不宜獨免。乞并賜罷。工部覆從其言。故有是命。明穆宗實錄。

是年八月。總督漕運都御史陳夔上疏報邳州河決。漕船淹沒。戶部覆今歲漕船過淮獨早。而入閘者十不及二三。雖河流爲梗。然諸臣怠誤之罪。亦不容辭。乞遣風力憲臣。督視以重國計。會科臣宋良佐。御史唐鍊亦以爲言。得旨。夔與總兵陳王謨。參將顧承勳俱停俸戴罪管事。命御史張憲翔沿河督趣之。禮文獻通考。

是年河決油房等十一口。都御史潘季馴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一口。築樓隄二萬。又挑淤八十里。故道漸復。南河全考。

是年河決雙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崖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至是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口曲頭集馬家淺閻家口張擺渡王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趙孔昭翁大立前後治之無功。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瀟河海運分沓。莫可歸一。於是卽家起都御史潘季馴治之。季馴之治水。惟求復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出小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別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嘉靖間。河北徙故道。遂成陸地。臣奉命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由崔家口歷河南歸德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父老言去此十餘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三十里。舊河形迹見在。可開。臣卽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垆趙家圈。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皆滂沙。見水卽可衝刷。臣以爲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每歲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得以安居。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甌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患。五利也。旣報可。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季馴聞住。明紀事本末

明穆宗隆慶六年正月丁卯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條治運河五事。前三條並見運河。一自茶城以西至開封府界爲黃河之上源。南北兩岸長隄多缺。北徙則新河有妨。南徙則二洪告竭。且虞陵寢宜於北岸接築古長隄。以遏豐沛之衝。南岸續舊隄。以絕南射之路。一自清河至安東海口爲黃河下流。雖有沙洲。不足滯礙。不必濬導。以費工力。工部覆奏。上皆允行之。戊辰命工部尙書朱衡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經理河工。時閱視河道。左給事中雒遵言。衡當先帝時嘗奉命治河有效。當今廷臣可使治水無出衡右者。宜暫命總理。俟功有次第。仍召還視部事。部覆從之。辛未工部尙書朱衡疏請修築徐州至宿遷長隄。凡三百七十里。并議治豐沛太黃隄。從之。丁丑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萬恭以原官總理河道。提督軍務。二月己丑。巡按直隸御史張守約陳言治河緩急。大略謂。全河旣復故道。修治之策。在增築隄岸。以束漫流。以防奔潰。其地勢最下者。如徐州青田淺呂梁達曲頭集六十里。直河至宿遷小河口七十里。皆宜修築大隄。工最急。自小河口至桃源清河一百四十里。宜築縷水隄。清河草灣決口宜塞。工次之。徐州至茶城四十里。宜接補小隄。茶城而上。接曹縣縣界北隄二百六十里。宜築縷工。又次之。誠量其緩急。次第修治。使河流直下。停淤漫決可免。而牽挽可施。此治河之較也。夫與其開不可必成之新河。孰若修治已通之舊河。爲力甚易。與其費數百萬開河。孰若以數十萬修河。爲費甚省。疏入。工部請從其議。上然之。三月辛亥。詔祠沿河敕建水神諸廟。以工部尙書朱衡請也。明穆宗實錄。

是年河決拷挖灣工部尙書朱衡河道侍郎萬恭題請創築徐呂起至宿遷縣張林鋪止兩岸隄各長三百七十里又徐州北至茶城築兩岸隄各長三十里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黃河遷徙不常請行河道踏勘凡係陵寢當黃河南岸地方單薄之處務增加防捍以保無虞兩河全考

是年七月二十七日黃河驟漲自徐碭至淮揚一夕丈餘下流悉成巨浸清河山陽安東鹽城邳桃宿

雖被災尤甚兩淮鹽場各衛所俱同淮安府志

徐邳河決漂沒官船八百餘艘上遣給事中維遵往視還奏河流易治然必大司空往乃可圖也上又以公兼右都御史經理徐邳等河悉心經畫疏汝濟之淺築徐邳之隄塞豐沛之決鑿海門之壅數月告成會穆考升還山陵工作乃趣召公還部于慎行議公行狀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七

河水

明隆慶六年六月戊辰。

神宗已登極矣。

輔臣高拱特請工部尙書朱衡解管理河工總督料理山陵事務從之。

差江西道御史周于德督理兩淮鹽課兼理河道。

七月戊子吏部覆朱衡等守河事宜一議官守一

議久任言管河官員防守修築必經歲月駐信地方便責成新築河隄計長三百七十里每六十里用官

一員俱以州判縣簿領之又添設府同知一員與管河通判均分調督如遇有急互相協理其每年修守

著有成效者年終薦舉紀錄次第遷秩如管河主簿則陞管河縣丞縣丞陞州判州判陞州同州同陞通

判其係科目者管河通判則陞同知同知陞僉事遞陞參議副使參政按察使布政使累著成效則直以

總理河道大用之久其任則河務愈精久其官則河臣益勸衡等所陳誠爲確論詔行之甲午工部尙

書朱衡言國家治河不過濬淺築隄二策濬淺有漕黃交會之異濬漕黃者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

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茶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之淺無歲不然蓋二水互爲勝負黃河水勝

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雖用人力水力居十七八築隄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之

隄可施於開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湍悍之性挾川潦之勢所向何堅不破願可以一隄當之乃縷

水之隄不然。河由淮入海。運道實資之。故於兩岸築隄。不使從旁潰溢。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蓋以順爲治。非以人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年。永賴不變。查清河之淺。應照茶城例。每遇黃河漲落時。空撓河橫。導令淮水冲刷。則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惟清江浦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比因民船由閘往來不閉。遂至沙淤壅塞。既有妨運道。復貽患淮郡。宜於黃水盛發時。閉各閘。惟鮮貢船隻。聽令經由。探有帶入沙淤。隨即爬撈。毋使停滯。若海口訪自隆慶三年。海嘯後。壅水倒灌低窪之地。積淤難洩。今前水固已消涸。尤宜時加試測。設有沙淤。隨即疏浚。毋得積塞。有誤大計。至於築隄黃河兩岸。止是縷水。不得以攔截爲名。報聞。乙未。詔均派兩直隸。山東。河南河夫於各州縣。毋偏累瀕河地方。八月乙卯。總理河道兵部右侍郎萬恭巡撫遼東。自陳乞罷。不允。十月丁卯。吏部覆總理河道萬恭照舊供職。不宜以患病再行陳乞。報可。戊辰。復歸河南黃河退灘地三百三十頃于杞縣。灘地原屬考城。永樂間。杞人墾荒。其稅糧隨派於杞。後杞姦民避重就輕。復報入考城。奏告紛紜。至是撫按查勘明白。乃復歸杞。庚午。工科都給事中張文佳言。河道。國家命脈所關。海運不過河運之間道。輕重緩急。甚爲較然。顧黃河遷徙不常。今河流雖安。河道諸臣。未可自謂安。往年河工報完。河患繼報。至變起倉卒。莫可支持。凡以防之不預。圖之不早。尙書朱衡之所經略。至爲詳盡。乞敕河道諸臣。及時舉行。併力殫圖。不得指以海運。弛意河工。疏下工部。朱衡亦言。漕河自儀真至張家灣。凡二千八百餘里。河勢四段不同。儀真至清江浦。

與臨清至張家灣遠隔黃河不口力。惟茶城至臨清。則開諸泉之水爲河。與黃河相近。清河至茶城。則黃河卽運河也。臣故請茶城以北。當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當防黃河之決以出。防黃河卽所以保運河。故自茶城至邳。遷高築兩隄。宿遷至清河。盡塞缺口。蓋以防黃水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諸處。創築增築。以接縷水舊隄。蓋以防黃水之入。則正河必淤。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處告竣。則河深水束。無旁決中潰之虞。然沛縣審子頭至秦溝口。應築隄七十里。接古北隄。與徐邳之間。隄逼河身。應於新隄外。別築遙隄。譬之重門。待暴增續禦寒。此二項工程。尤當及時修舉。奉詔如議。命河臣萬恭經理。己卯。戶部奏請。開濬楸河。自鞏華城達於通州渡口。運糧四萬石。給長陵等八衛官軍月糧。從之。十一月乙未。以河工告成。賞尙書朱衡。侍郎萬恭銀幣。及郎中吳自新銀兩。有差。萬恭言。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賈運轉輸。全資河道。徐州以上。河廣。廣則水有所匯。而繫迴。徐以下。則河狹。狹則水無所容。而泛溢。故欲河不爲暴。莫若令河專而深。欲河專而深。莫若束水急而驟。束水急而驟。使由地中。舍隄別無策。前都御史潘季馴議。開一百里故道。給事中權遵議。築三百里長隄。人情洶洶。謂隄費且無益於河。獨荷先皇俞允臣等。督司道等官。申畫地之約。下募夫之令。期以九十日而工止。六十期以六萬兩而費止。三萬隄工遂成。河流順軌。臣等復念築隄如築邊。守隄如守邊。又會題設官布夫。建鋪編號。沿隄修守。以此。今年黃水大發。而三隄竟不敗。河卒無虞。北運無一水阻。南還無一水阻。因陳各

官勞動請加敘獎。工部覆從之。己酉。河道侍郎萬恭奏。管隄副使章時鸞築過南隄。自蘭陽縣趙皮寨至虞城縣凌家莊。長二百二十九里有奇。用工五十萬七千七百四十一工。除調撥徭夫外。仍募夫一十六萬七百一工。支河道銀四千八百二十一兩有奇。秋分而起。未盡十月而成。爲照前隄係運道。上源先議與築南北並峙。若南強北弱。則勢必北侵。張秋等處可虞。北強南弱。則勢必南溢。徐呂二洪可慮。又恐占民膏腴。致生咨怨。今時鸞督數萬之夫。僅七十日竣事。接續舊隄。既不多損民地。鳩集徭役。又不多費官銀。且隄虞城以上。則上源水有所束。得冲刷之宜。不隄礪山以下。則下流水有所容。無泛溢之患。治河之策。似爲長便。時鸞原係添設。乞敕注實在衙門。庶便補報。疏下吏部。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元年正月辛卯。河道侍郎萬恭奏。先臣工部尙書宋禮開河元勳。功在萬世。乞照平江伯陳瑄例。補給卹典。章下工部。覆如恭議。詔予禮贈諡。廕一孫入監讀書。四月乙卯。廕總理河道兵部左侍郎萬恭子萬允位入監讀書。吏部言恭雖經綸未效。於行檢無礙。近科臣劉伯燮奏薦起用。具見公論。故用給繇子廕焉。辛酉。工部尙書朱衡覆科臣朱南雍疏言。治河之法。杜萌銷患者上。次則隨時補弊。或築隄岸。以防其奔潰。或建閘隄。以嚴其蓄洩。或導合流。以盪其壅滯。或探上源。以遏其沖突。此外更無奇策。今防潰決。則徐邳之遙隄當舉。豐河之長隄當加。嚴蓄洩。則境山之石閘當復。呂孟等湖減水閘當建。盪壅滯。則茶城之合秦溝。清江口之合淮水。當分布官夫。大加疏浚。遏沖突。則武家口煉城銅瓦廂等處。

之倒灣。當布列夫料。預築埽臺。河南山東之太黃隄與樓水南隄。當增高厚。盜決之禁。乞申飭河道諸臣。悉心經理。多方區畫。務圖經久之計。毋恃目前之安。從之。六月甲戌。兵科給事中趙思誠奏請清查河道錢糧。僱徐淮貧民。修挑海口。旨下該部。七月辛巳。工部覆給事中趙思誠疏言。黃河挾百川萬壑之勢。益以伏秋潢潦之水。拔木揚沙。排山倒海。所向無堅不破。所賴以容納者在海。而輸洩之路。則海口也。海口梗塞一夕。則無淮安。再夕則無清河。無桃源。運道沖決。傷天下之大計。人民昏墊。損一方之生靈。關係誠不淺小。故必疾使之洩。其害始息。必多爲之委。其洩始易。淮安舊有八口。今止存其一。委既少。則流必緩。誠宜早計急圖。至於近年河水未嘗加益。特因河決之後。冲刷未盡。淤墊遂積。故河身日高。隄岸日卑。日卑日增。終當奚極。宜行河道諸臣。逐一會勘。具題以請。上是之。八月甲辰。河道侍郎萬恭奏。今年七月黃河水漲。沔池縣張成口。至深五丈。徐州黃水驟發。閱月方始歸漕。皆故老所競言未見者。因自稱調度機宜。合房村口隄一百餘丈。正河千里安流。通茶城口淤一十餘里。回空千艘速出。仍開國初以來治河之法。及今所探水處淺深以聞。疏下工部。明神宗實錄。是年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閘并擁房村等處隄岸。及築遙隄四。又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後至金城五港入海。然泛濫如故。曹豐徐沛之間。隨塞隨決。明會典。

是年河決萬家口。決房村。續文獻通考。

是年河決房村。工部題將沛縣窪子頭至秦溝口築隄七十里。接古北隄。徐邳新隄外。別築遙隄。而河

稍安。運道亦利。兩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二年正月辛卯。工部覆工科給事中吳文佳等題稱。茶城爲黃漕交會之地。其勢必淤。而徐邳隄近河深。其勢易決。乞咨河道侍郎萬恭。將茶城并房村一帶。應築應濬事宜。作速從實奏報。從之。三月丙戌。工部覆河道侍郎萬恭議處河漕四事。一議疏治茶城淤淺。茶城嘗漕黃之會。培築小隄。預作小河。寬止數丈。以爲束水之計。其夫役取之徐州洪夏鎮。督發不必更煩經費。一議修浚境山閘座。境山舊閘。雖探至二丈五尺。杳不可尋。合相度地形。從新創建。復自兩邊各築一隄。東抵山岡高阜。西接黃河。縷水長隄。水發可閉閘。以遏洪流於兩隄之外。落可放水。以沖積沙於方淤之初。待運盡之日。併力興工。毋得延遲。一議保護房村一帶隄岸。徐邳南北兩岸新隄。東水中流。以防潰決。但河形曲直不同。急溜灣之處。伏秋水發。不無沖決。而房村以上爲甚。合應正隄一帶。大加幫築。急溜去處。創建遙隄。及責田淺以下。舊有遙隄者。一併加倍高厚。但諸臣集議。欲於黃鍾集之上。分水由符離集。出小河口。竊恐有並行之河。決無兩盛之理。萬一全河棄舊奔新。經趨符離集。則境山上下四百三十里。將爲陸地。嘉靖甲子之患。可鑑也。前議亟宜停止。一議接鑿子頭古隄。先年黃河北徙。溢入運河爲患。接築前隄。護一時也。近自接連縷隄。頭通築長隄。黃水再無空隙。可以北徙。前項似可省築。惟境山至留城一帶東隄。內東河水。外障湖波。往來牽挽。勢必由之。見今沖坍數多。相應加築。其碭山縣陳孟口新沖決口。永禁築塞。使黃河水

發。歲歲分洩。以圖永利。如議行。己亥。刑科左給事中鄭岳奏。國家借黃河爲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五百餘里。乃茶城有沖淤之患。徐州有淹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口之虞。稽之歷年。可考也。臣去年奉差。經過淮安。正值水發之候。民居漂蕩。詢之地方父老。皆言。自嘉靖四十四年。五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則高與山等。此沙既壅。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其邳州之淺。房村之決。呂梁二洪之平。茶城倒流之弊。皆由此也。今不務海口之沙。乃於徐。沛。呂梁地形高處。日築隄岸。以防水勢。桃源。宿遷而下。聽其所之。則水安得不大。而民之爲魚。未有已時也。臣聞之惻然。嘗見宋人李公義。王令圖。曾獻濬川耙。法以圓木八尺。橫於中。以鐵爲齒。齒列三行。兩端有輪。以舟駕之。行淺水中。舟過則泥去。此古人已試之法。試做而用之。能疏淮口橫沙。而去其最下之塞。則徐淮自無淹溺之虞。能疏呂梁積淤。而得其高低之形。則茶城自無倒流之患。此固言之可采。理之必然者。工部覆議。咨河道侍郎親詣海口踏勘。具奏從之。四月癸丑。總督河道侍郎萬恭回籍聽用。八月庚午。以淮。徐。揚州等處積雨。海嘯河溢。損稼漂產。各蠲賑有差。九月丁丑。工科給事中胡汝欽條議禦災三事。一議責成水利道。宜令移駐河上。仍選委廉能佐貳。親歷隄防。如各殫心力。而水患異常。猶從未減。不此之務。以致沖決者。從重參處。一議浚築穴口之疏。以殺水勢。然必有容水之處。斯下流不壅。上流不塞。否則徒勞民傷財。一旦淫雨異常。河水陡漲。爲害更重。宜詳察地勢。務求永利。部覆從之。戊子。河南副使章時鸞革職爲民。以巡按河南御史

褚鈇劾其議築黃河託疾避事也。閏十二月己丑。先是議開馬橋至子房新河。督理河道傅希鞏勸稱。上段則四十里皆水。下段則數十里伏石。委難議開。惟梁山以下。穿羊山。出右洪口一帶。便於開濬。口向東南。與黃流頗順。并估合用銀二萬四千二百七十餘兩。且新舊兩河必有一通。可保萬全。宜行開築。部覆報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決邳州婁兒莊等處決口。河南全考。

是年決鄒家館。續文獻通考。

是年秋七月二十四日。辰刻微雨。入戌風大異。雨如注。次日夜益猛。拔樹撤屋。東海大嘯。河淮並溢。漂蕩山。清。安。鹽等邑。官民廬舍一萬二千五百餘間。溺死男婦鄭江等一千六百餘口。淮安府志。

是年。河。淮。並。溢。漂。官。民。廬。舍。溺。死。男。婦。清河縣志。

萬恭字蕭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丁艱。隆慶六年春。給事中劉伯燮薦恭異才。會河決邳州。運道大阻。已遣尙書朱衡經理復命。恭以故官總理河道。恭與衡築長隄。北自磨臍溝迄邳州直河。南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延三百七十里。費帑金三萬。六十日而成。高寶諸湖。夏秋汎溢。歲議增隄。而水益漲。恭緣隄建平水閘二十餘。以時洩蓄。專令浚河。不復增隄。河遂無患。恭強毅明達。一時稱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其不職。竟罷歸家居。垂二十年卒。明史乘。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隄治。是滅趾崇頂者也。徐邳以埽治。是摩頂擁踵者也。其失策均也。築隄。余以唐張仁愿捨築三受降之法。築邳宿三百七十里。不用翻工舊制。卽布五萬夫。聯絡於三百七十里之中。分爲信地。編定字號。萬杵齊鳴。分之則爲各段。合之則成長隄。火爨蓬居。不移而具。遲速勤惰。不令而嚴。始以十萬金計。終三萬成之。便法也。築隄有三禁。毋掘房基。毋掘古塚。毋刻膏腴。淮安隆慶中。水萬歷壬申。又水。或云海口淤。宜濬之。郡有司爲探海口。則廣三十里。望之無際。冬中洲渚微見。海中潮長。則煙霧波濤極目耳。舟從何繫。人從何依。工從何施。且清河之流甚駛。海口卽淤。清河當上行矣。古無濬海者。有由然哉。而怨淮水。罪海口者謬矣。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之隄。有縷水之隄。截水者。遏黃河之性。而亂流阻之者也。治水者忌之。縷水者。因河之勢。而順流束之者也。治水者便之。夫水之爲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也。急則通。緩則淤。若能順其勢之所趨。而隄以束之。河安得敗。唯河欲南而截之。使北。河欲合而截之。使分。以逆天地之氣化。而反天地之血脈。河始多事也已。徐邳順水之隄。其始役也。衆譁。以謂黃河必不可隄。笑之。其中也。隄成三百七十里。以謂河隄必不可守。疑之。其終也。隄鋪星列。隄夫珠貫。歷隆慶六年。萬曆元年。連艘行漕中若平地。河漲則三百里之隄。內束

河流外捍民地。邳、睢之間。波濤之地。悉秋稼成雲。此隄之餘也。民大悅。衆乃翕然定矣。智者觀效於未然。衆人定議於觀效。諒哉。黃河北徙。其北岸西自曹縣。原有縷水隄一道。長四十里。踰豐、碭界。歷徐州衛地界。亦有縷水隄。唯曹、單之交。缺八十八里。餘爲之聯隄。復聯隄。礪山界東引之。延袤二百餘里。若常山之蛇。以北護泰黃隄。南遏漫河。自是河北絕水患。泰黃若崇墉矣。余刻石華山之巔以紀之。沿河夫役。出之農家。徹骨矣。猶冀商賈助之也。有司者復迫之。鋪行官價。市且散矣。濱河蕭條。奉旨厲禁四省之苦鋪行者。追其牌冊而焚之。商賈乃安。關鎮漸復宏。正之風。而河夫始有藁糧。有寧宇矣。河南屬河上源。地勢南高北下。南岸多強。北岸多弱。夫水趨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隄之議者。是偃河使北也。北不能勝。必攻河南之銅瓦廂。則徑決張秋。攻武家壩。則徑決魚臺。此覆轍也。若南攻。不過溺民田一季耳。是偃之南決之禍小。而北決之患深。有隄無夫。與無隄同。有夫無鋪。與無夫同。邳、徐之隄。爲每里三鋪。每鋪三夫。南岸自徐州青田。淺起。至宿遷小河口而止。北岸自呂梁洪城起。至邳州直河而止。爲總管府佐者二。爲分管信地州縣佐者六。南鋪以千文編號。北鋪以百家姓編號。按信地。修補隄岸。澆灌樹株。遇水發。各守信地。遇水決。則管四鋪老人振鑼而呼。左老以左夫帥而至。右老以右夫帥而至。築塞之不勝。則二總管以遊夫五百。馳而助之。此常山蛇勢之役也。黃河之驟。急如風雨。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力。唯有桑土之微而已。故勢亟重也。語夫則以千計。語料則以萬計。

乃有備無患。與防邊同。而防河又腹心。與防邊四肢之患異。今防邊。大司農歲發數百萬。而防河則否。故隄防稍緩者。一年備一年可也。若河南陶家店。銅瓦廂。煉城口。空泥河。榮花樹。山東武家壩。徐州曲頭集。房村口。則椿草。藥麻柳梢。宜兩年之備可也。魏之黃河要害。以頭年下播。為次年之防。一年種。料為兩年之用。事預則立。陰雨無虞。慎之哉。往治河者。以剗削工料為能。以文移往返為事。不知惜小費者。妨大計。操散權者。無專功。涓涓不塞。遂成江河。壞也久矣。善治者。二言以蔽之。曰。毋惜費。毋掣肘。徐州參將營。屬總河。而總理督兩直隸。山東。河南。四省軍務。皆始於隆慶四年。一為護運。一為聯絡中原也。先是四省多盜。一省擒之。則逃散三省。兵權不一。以故中原多盜。且劫掠運艘。輕齋。歲饑則殺越而奪之糧。往往見告矣。乃以總河兼制之。盜發則檄四省十二兵備。會擒之。隆慶末。萬歷初。盜亡得脫者。自是衰息。而又以山東管河副使兼濟寧兵備。屬兵一千。徐州參將。正。二。三。四月。運盛行。則提徐州軍壯八百名。駐於徐。以護運為左哨。五。六。七。八月。提歸德卒一千。駐於商丘。以備高穰之匿盜者。為右哨。九。十。十一月。提宿州卒七百。駐於宿。以右控河南。左制江北。為中軍。盜小發。則分營三擒之。大發。則合營總擒之。而十二兵備之兵。睢。穎。翼於西。徐。揚。振於南。濟。沂。騎於東。濟。曹。臨。天。大名之兵。角於北。數千里響應。蓋朝廷有深意矣。總理經費。歲用六百餘金。併與阜。門。快。金。鼓。軍。民。諸。役。餼。食。舊。偏。累。濟。寧。萬。曆。元。年。如。各。邊。軍。門。例。派。之。四。省。濟。民。力。紓。矣。經費僅六百餘金。可謂儉矣。後之人其能之否乎。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諺云。曾。有。全。河。而。後。能。治。

河。又云。以圖御者。不盡馬之情。夫圖猶不盡矣。況無圖乎。余故令善圖者乘傳。一自孟津二千里達於海口。圖之。命曰黃河圖。一自張家灣二千八百里達於瓜。儀。命曰漕河圖。皆州載而縣紀之。渠議而溝書之。且布沿革之故於上端。勒石於總河之四思堂。後來者按之。其以爲全河乎。其以爲圖御乎。黃河會計預備河患。皆以十月至來年十月止。在山東兗州。東昌。在河南開封。歸德。在直隸大名。鳳陽。徐州。邳州。泗州。俱係黃河先年及卽今經行正道。皆預料之。有八埽。曰靠山。曰箱邊。曰牛尾。曰魚鱗。曰龍口。曰土牛。曰截河。曰逼水。有四隄。曰遙。曰偃。曰曲。曰直。黃河四隄。今治水者。多重遙。直而輕偃。曲不知遙者。利於守隄。而不利於深河。偃者。利於深河。而不利於守隄。曲者。多費。而東河則便。直者。省費。而東河則不便。故太遙則水漫流。而河身必墊。太直則水溢洲。而河身必淤。四者之用。有權存焉。變而通之。存乎人也。治黃河之淺者。舊制列方舟數百如牆。而以五齒爬。杏葉杓。疏底淤。乘急流衝去之。效莫覩也。上疏則下積。此深則彼淤。奈何以人力勝黃河哉。虞城生員獻策爲余言。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河也。夫河性急。借其性而役其力。則可淺可深。治在吾掌耳。法曰。如欲深北。則南其隄。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則北其隄。而南自深。如欲深中。則南北隄兩束之。衝中堅焉。而中自深。此借其性而役其力也。功當萬之於人。又其始也。假隄以使河之深。其終也。河深而任隄之毀。余曰。此深河之法也。欲淺河以爲洲。法者何。曰。反用之耳。其法爲之固隄。令漲可得而躡也。漲衝之不去。而又躡其頂。漲落則隄復障。

急流使之別出。而隄外水皆緩。固隄之外悉淤爲洲矣。余試之爲茶城之洲。爲徐邳之河。無弗效者。故曰。以人治人。以事處事。以將選將。以兵練兵。山東河南黃河之北。大隄若阜。起修武迄沛縣之審子頭。綿互五百餘里。曰秦黃隄。河人呼曰南老隄。夫隄迄黃河北十餘里。不呼北隄。而呼南隄。蓋先年河行秦黃隄之北。始皇隄之南。則秦黃固南隄也。今河循銅瓦廂武家壩。則又藉秦黃爲障矣。隆慶末。復循曹單豐沛。跨咸山華山爲之縷水隄二百里。是秦黃以縷水爲膚。縷水以秦黃爲骨。南北相峙。犄角之勢也。而又續審子頭之大隄。培咸華二山之縷水。則魚沛可安枕。而南陽至黃家閘永無黃河侵陵之患矣。始皇隄二屹壽張。范縣之中。南北相距數里。厚可三十丈。崇可五六丈。始皇築以象天之二河。東人言起咸陽迄登萊。一以障河之南徙。一以爲馳道。從咸陽至東海求神仙。輦馳南隄。屬車馳北隄。子路問津河亦注之爲隄焉。今視之。皆粉土所成。東人呼始皇隄。又云萬里隄。蓋萬古雄隄也。傳曰。爲馳道之盛。至於如此。後世子孫曾不得蓬壘而託足焉。今黃河乃穿隄南行三百里。豈徒子孫不得託足。蓋河伯亦不得託身也已。萬泰治水筆跡。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八

河水

河防十四要。其一、河南原武縣胡村鋪崔家莊。封丘縣于家店。祥符縣劉獸醫口陶家店馬家口蘭陽縣銅瓦廂。儀封縣空泥河煉城口榮華樹考城縣芝麻莊李秀廠。滎澤縣小院村賈魯河隄俱屬要害。而陶家店銅瓦廂更爲喫緊。開歸府佐總管而州縣管河官分治之。其二、山東曹縣武家壩曹單北岸樓水隄俱要害。而武家壩尤爲喫緊。兗州府佐總管而二縣管河官分治之。其三、汶河新創坎河石灘。夏秋之發。任其灘上漫流。以殺其勢。或損或增。抽添諸石。汶上管河官兼管。而老人分理之。其四、南直隸徐邳之間新隄。曲頭集黎林鋪房村雙溝閘家口王家口白浪淺俱要害。而曲頭集埽灣直射。內有舊決。河身尤喫緊焉。司河者宜役全神於此。其五、南岸天字鋪起。列字止。北岸趙字鋪起。鄭字止。徐州判官分守。委官協之。其六、南岸張字鋪起。成字止。北岸王字鋪起。沈字止。靈璧主簿分守。委官協之。其七、南岸歲字鋪起。金字止。北岸韓字鋪起。嚴字止。睢寧主簿分守。委官協之。其八、南岸生字鋪起。果字止。北岸華字鋪起。寶字止。邳州同知分守。委官協之。其九、南岸珍字鋪起。火字止。宿遷主簿分守。然離河稍遠。且北岸無隄。原不嘗衝。水發之候。宜令總巡直河以上。至境山。屬淮安同知總管。直河以下。通

判總管。然直河以下。河寬水平。防守爲易。直河以上。河勢陡峻。防守爲難。水發之候。宜令協而守之。其十。境山赤龍潭大壩。茶城大壩。併縷水隄。徐州管河官掌之。其十一。豐沛礪黃河北岸。地勢卑下。新縷水隄。屬要害。三縣典史。平時則分而理。有警則共守之。其十二。豐沛蕭礪黃河南岸。地形高仰。水發出岸無憂。不必堵遏。蓋上流少漫須臾。則暴怒之性漸消。東注之勢漸緩。徐邳下流可無虞也。須權利害。重輕急緩圖之。其十三。淮安通濟閘外。淮黃交會易淤。萬歷元年。建天妃閘。春運五日。而過四千艘。出河之捷徑也。新河及通濟閘。可勿用之矣。其十四。高寶諸湖。山陽黃浦。平河間。伏秋浩渺。無從宣洩。官隄民廬。苦之。司河者。有二十三平水閘。以待。而又以瓜。儀二閘。通漕入於江。夫洩之者多。則蓄之者薄。湖水不能使之災矣。黃河盛發。照飛報邊情。擺設塘馬。上自潼關。下至宿遷。每三十里爲一節。一日夜馳五百里。其行速於水汛。凡患害急緩。隄防善敗。聲息消長。總督者必先知之。而後血脈通貫。可從而理也。凡黃水消長。必有先幾。如水先泡。則方盛。泡先水。則將衰。及占初候。而知一年之長消。觀始勢。而知全河之高下。舊曰。識水高手者。唯黃河之濱有之。防河請以戰喻。夫虜以秋高跋扈。出沒無常。防之不嚴。則內地荼毒。河水伏秋迅烈。消長叵測。守之不固。則隄岸橫衝。然暴猛雖有其時。而衰弱亦有其候。防河者。伏秋戰守數合。以防其銳。逮至秋深氣降。河勢自倦。不戰而屈之矣。故防虜者。喫緊止在八九月。餘月零賊不足慮也。防河者。喫緊止在五六月。餘月小漲。不足慮也。而三月之中。又

止戰守數合。來則厲兵躍馬。去則解甲息兵。是在我者執常勝之樞。在彼者無必勝之勢。夫黃河非持久之水也。與江水異。每年發不過五六次。每次發不過三四日。故五六月是其一鼓作氣之時也。七月則再鼓而盛。八月則三鼓而竭且衰矣。萬一河勢虛驟。銳不可當。我且避其銳氣。固守要害。如河南之銅瓦廂。山東之武家壩。徐州之曲頭集。布陣嚴整。二守四防以待。而姑以不要害之隄。委而嘗之。以分弱其勢。以全吾要害。持至水勢漸落。卻將所委之隄。隨缺而隨補之。剋期高厚。勿令後水再由。漸成河身。致墊舊河。如此則河之攻我也有限。我之守河也無窮。以無窮防有限。蔑不勝矣。校之而索其情。河事畢矣。余往殺俺答於鴈門關外。無他長也。不過審盛衰之機。委之持之而已矣。故善委則敵易疲。善持則敵易竭。是我常爲主。彼常爲客。復有不可守之河。不可破之虜哉。故善戰者莫妙於持。尤莫妙於委。四防中風防尤宜慎之。房村決。風濤鼓擊不已。黃呂梁以巨舟數十障於決口。風濤遽淨。亦奇事。然河隄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黃河風防之法。如遇水漲。濤擊下風隄岸。則以秫秸粟藁。及樹枝草蒿之類。束成細把。徧浮下風之岸。而繫以繩。隨風高下。巨浪止能排擊細把。且以柔物。堅濤遇之。足殺其勢。隄且晏然於內。排擊弗及。丁夫卻於隄外幫工。此風防之要訣也。細把仍可貯爲捲墻之需。蓋有所備而無所費云。河決口之患二。如上有所決。下無所洩者。曰隘決。不必鬪水搶築。俟漲落水出。直塞之耳。若上決而下洩者。曰通決。此不可少需。搶築可也。否則流衝勢洩。恐成河身。則正河流緩而淤矣。余

於房村以捨築法施之。正河卽安。黃河爲中國患久矣。神禹以來。或言於三代。或言於漢唐宋。時固不同。或言於秦晉。或言於宋鄭徐淮。地固不同。今治河者。動泥古說。則以三代治河之法。用之漢唐宋。可乎。又以秦晉治河之法。用之宋鄭徐淮。可乎。特以數事。拘儒牢不可破者。列於左。一、多穿漕渠。以殺水勢。此漢人之言也。特可言之秦晉。峽中之河耳。若入河南。水匯土疎。大穿則全河由渠而舊河淤。小穿則水性不趨。水過則平陸耳。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緩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勢急如奔馬。吾從而順其勢。隄防之。約束之。範我馳驅。以入於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則河深。河深則永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趨其高。河乃不決。故曰黃河合流。國家之福也。一、我朝之運。不賴黃河。此先臣之言也。蓋欲黃河由禹故道。而以爲山東汶水三分流入徐呂二洪。爲可以濟運。遂倡爲不賴黃河之說耳。夫徐呂至清河入淮五百四十里。嘉靖中。河身直趨河南孫家渡趙皮寨。或南會於淮。或出小河口。而二洪幾斷。漕事大困。則以失黃河之助也。今欲不賴之。而欲由禹故道。則弱汶三分之一水。曾不足以溼徐呂二洪之沙。是覆杯水於積灰之上者也。焉能盪舟。二洪而下。經徐邳。歷宿桃。河身皆廣百餘丈。皆深二丈有奇。汶河勺水能流。若是之遠乎。能濟運否乎。故曰我朝之運。半賴黃河也。一、黃河北徙。國家之利。此先臣之言。堪輿家者流之說也。不知三代以上。都冀州。黃河若張弓然。其時大江以南。多未貢賦。故山東之運。東而至。西秦之運。西而至。原不藉南運也。若

河南徙。則東運既不便。而黃河之水。從太行而望之。勢若反而挑。王氣乃微。方今貢賦全給於江南。而又都燕。據上游以臨南服。黃河南徙。則萬艘度長江。穿淮揚。入黃河。而直達於閘河。浮衛貫白河。抵於京。且王會萬國。其便若是。苟北徙。則徐邳五百里之運道絕矣。故曰黃河南徙。國家之福也。一黃河不能復禹故道。必使復河南故道。此近臣之議也。蓋懲徐邳連歲水患。激而云然耳。不知徐邳之患。由邳河之淤。邳河之淤。又由先年河行房村口。近年曲頭集口。旁流既急而盛。正流必緩而淤。而徐邳之水患博矣。然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不在河南。必在徐邳。嘉靖以前。河經河南。河南大患。九重拊膺。百工蹙額。思與河南圖。一旦之命。策力畢舉。竟莫支吾。而河南適有天幸。河併行徐邳。而後河南息。二百年之大患。居平土者。僅二十餘年。今若復河南之故道。豈惟人力不勝。卽勝之。是又移徐邳之患於河南。而又生二洪。乾涸阻運之患也。第隄徐邳三百里有奇。河不泛濫。而徐邳之患消。故河由徐邳則民稍患。而運利。由河南則民輿運兩患之。姑毋論王土王民。鄰國爲壑之大義也。又況隄固水深。卽殲徐之患。直河。秋一季耳。利害豈不章章明甚。故曰河南故道不必復也。一黃河清。聖人生。此史臣之言也。彼蓋謂五百年王者輿說也。非河渠說也。夫王者輿。非臣所嘗言。而今拘儒。每以黃河清爲上瑞。誤哉。夫黃河濁者常也。清者變也。欲其常濁而不清。彼濁者盡沙泥。水急則滾沙泥。晝夜不得停息。而入於海。而後黃河常深常通而不決。清則水澄。水泥不復行。不能入海。徒積墊河身與岸平耳。夫身與

岸平河乃益弱。欲衝泥沙。則勢不得去。欲入於海。則積滯不得疏。飽悶逼迫。然後擇下地一決。以快其勢。此豈待上智而後知哉。夫河決矣。餉道敗矣。猶賀曰上瑞。非迂則愚。故河清則治河者當被髮纓冠而救之。不爾。憂方大耳。故曰黃河清。變也非常也。災也非常也。治水筮

明神宗萬曆三年四月甲午。淮徐等處大水。直隸巡按御史舒鼇議以爲海口淤塞。橫絕下流。故淮揚徐邳諸處。頻年水害。郡邑幾廢。宜開草灣。浚澤麻港口石碓諸口。以備淮黃之冲。事下戶工二部覆議。命河漕及勘科諸臣議定以聞。六月乙未。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等覆議。淮揚地方。頻年水災。惟在下流壅滯。宜通草灣以分河流入海之路。開魚溝老黃河以疏淮揚湧激之勢。浚新洋石碓諸口。以濟興鹽墊溺之危。築安東縣隄。以爲水趨該縣之備。其開浚先後。則欲先草灣石碓。而後魚溝。度緩急以舒民力。俱報可。八月丁丑。河決高郵。礪山及邵家口。曹家莊。韓登家等處。總理都御史傅希聖議以高郵決口當急築。礪山決口當改築。月隄其餘三口。宜留以爲洩水之路。工部覆議。是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術耳。安能必三口之不愈決。愈深而奪正河。宜隨機相度。近河縷隄。有當修築。以廣容納。或上流有可分殺。以減水勢。皆當從長計議。無得因循奉旨是。十月壬辰。兵科給事中蕭彥上言。治河大約言近日諸議。俱在徐邳以下。於上流似未之及。但以運道爲急。不以淮泗爲念。宜令河道大臣。帶同熟於河道。司屬二三人。下沿淮安。上遡潼關。逐處相視。孰可分其流。孰可殺其勢。計畫停妥。貼圖立說。具奏施行。部覆如議。十二月

辛未總理河道傅希摯疏言。邵家等三決口。向因伏秋之際。水勢盛漲。堵塞不易。故議權留。以資分洩。今秋深水耗。支流少緩。業築塞竣事。其隄隄應否展築。上源應否分殺。容另勘報。章下工部。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南河全考。

是年六月。霖雨不止。風霾大作。河淮並漲。千里共成一湖。居民結筏浮箔。採蘆心草。根以食。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歷四年。二月壬午。總理河道傅希摯言。漕河相資爲利。乃徐淮營衆流。朝宗赴海之委。而一切夫料。曾不足擬河南什百之一。何怪年年沖決哉。除借河道銀三萬兩修築外。再議原設隄夫三千七百名。定爲長夫。畫地修守。仍照舊規。椿木柳梢繩草各料。每年先期責辦。俾知爲歲額必用。而留折耗。折兌二項銀五萬一千五百。既於治河有濟。亦免加派民間。下部覆內。惟折耗銀不得輕議。折兌則漕臣吳桂芳已題爲新設永利用。餘如議。癸未。總督吳桂芳言。淮揚二郡。洪潦奔沖。災民號泣。所在淒然。蓋濱海汎港。歲久道湮。入海止恃雲梯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泛溢。而鹽安高實不復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請另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爲水利同知。令其審度地宜。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俱可趨海。何必專事雲梯。并乞留後幫漕糧五萬石。及輕齎內河工銀二萬五千四百三十餘兩。以備鳩工。庶淮河各得其所歸。運道亦還其故。下吏戶二部議。悉如其請。乃優詔答之曰。淮揚積年水患。朕切隱憂。奈無實心幹理之人。吳桂芳素有

才望所陳治河當先治海。尤切事理。即令悉心經畫舉行。若能力踐其言。事先底績。當重加陞賞。以酬其功。乙酉。陞營繕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黃猷吉爲河南僉事。駐淮安治水。三月辛丑。以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潘季馴巡撫江西。四月庚午。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黃河自徐邳而來。至清河與淮水合流。經清江浦外河。東至草灣。又折而西南。經淮安新城外河。轉入安東縣前。直至雲梯關入海。近年雲梯關海口沙壅。水勢汙洄。河流漸淺。淮安新城外河。深不過五七尺。惟清江浦相對草灣地方。地形低下。黃河屢向沖決。欲奪安東縣。後迤邐下海。以縣治攸關。屢決屢塞。致近年淮黃交溢。去歲草灣迤東。自決一口。宜於決口之西。王家山之東。開挑新口。以迎埽灣之溜。量長五百一十八丈四尺。計土十萬四千九十一方。共工銀七千二百八十餘兩。糧米二千八十一石。準銀一千二百四十餘兩。總約銀八千五百三十餘兩。其全不通河。及河身窄狹之處。逐段估計。通長九千七百二十三丈。計用六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兩。又兩處用管工官一百九十一員。口糧銀共一百五十餘兩。又用水車四十部。共銀八十八兩。又金城至挂甲墩五港岸。地勢低窪。應築束水隄岸一道。合用銀四千四百四十餘兩。應築決口一十八處。約用銀五百兩。通計該銀一萬八千八百七十餘兩。查截留河工輕費折席等銀。及正耗糧米。共銀七萬二千四百餘兩。未足九千四百餘兩。應於鹽商修河銀內支用。語云。救一路哭。不啻復計一家哭。今淮揚鳳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東自衆流匯圍以來。獨文廟縣衙僅存椽瓦。已不成邑。即使全河趨之。亦不過一家哭耳。況勢

又不得不然耶。創始爲作事所難，獨任乃人情共忌。乞下所司議。工部覆言：委一垂陷之安東，以拯全淮之胥濁。漕臣言可聽。報曰可。辛巳，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淮揚水患在下流海口之塞。上游河身之高，欲浚河身，先關海口。臣前開草灣入海，漸有次第。至於河身之高，不過積淤不浚。曾見前輩文集中有以混江龍浚河者，其制用檀木造軸，沈水入泥，隨船行走。船行龍轉，積泥隨起。大約一回可浚積淤二尺。日逐推洶，務深三尺而止。但遇桃花伏秋水發，卽行推浚。每歲將浚過河身丈尺，年終奏報。其清河以上，邳、徐、茶城則責在河臣。浚否惟命。下工部言：疏浚兼施，治河長策。宜令總河衙門一體推浚。從之。五月癸巳，工部言：河道銀兩專備修河，遂不報部。致偶有奏請，無憑酌議。乞行河南、山東各布政司，并南直隸各府州，盡數查出，置循環二簿，明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每半年赴部遞換。庶本部有籍可稽。而河臣推調難施。從之。丙申，兵部尙書劉應節以河工罷。上書自劾乞休。上溫詔留之。乙巳，改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徐枋爲兵部右侍郎，兼管如故。提督軍務巡撫浙江、枋以河工未竟，上疏乞罷。不允。七月辛亥，以草灣工成，立河海淮三神廟，賜名顯佑。庚申，工部復御史陳功漕政五事，一議溜夫。黃河綿亙五六百里，中間隨地轉曲，牽挽最難。各船有限之夫，前後安能調集。查徐呂二洪設有洪夫約二千名，二洪今淤爲平流，洪夫多用之修築，宜於糧運經行時，酌派沿河溜處，隨宜調用。此則宜如御史言。權宜借調，候糧船過盡，仍歸二洪者也。上然之。八月乙丑，工部覆直隸巡按御史舒鼐奏草灣河工告成，計河

身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八丈九尺。塞過大小決口二十二處。募過人夫四萬四千名。實用銀三萬九千六百六十兩。糧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一石。準銀二萬七千七百兩。以二月二十日起工。本年六月十二日報完。因敍總督吳桂芳。副使舒應龍。僉事黃猷吉。淮安知府邵元哲。及同知劉順之。通判蔡玠等。并府縣各官分理功上。曰。海口開浚。水患漸平。各官功實可嘉。先賞吳桂芳銀幣。舒應龍以下。各賞銀有差。仍用心修舉。功成另敍。乙酉。巡按直隸御史邵陞言。淮徐揚自海口沙橫。河身淤墊。桑田盡成湖泊。錢糧逋負。獨多。頃開草灣河。導黃。淮赴海。雖當大漲。旋漲旋消。不復停積。數十年魚鼈之淵。幸有平土。但荒田初墾。收穫爲難。乞將二府一州所屬州縣漕糧。分別改折三年。其一切起存錢糧料價。亦命停徵。於三年後帶補。以示寬卹。下戶部覆。謂河水之來漸平。則剝膚之災自遠。豈可預爲三年之請。槩冀非常之恩。惟萬曆元年二年拖欠。若果係災疲。勘實奏豁。從之。九月壬寅。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傅希鵬奏。報河決常家樓約三里餘。又決沛縣樓水隄二處。一長一百三十一丈二尺。一長九十五丈七尺。又曹縣決長隄二處。一長五十餘丈。一長六十餘丈。曹縣決長隄七千餘丈。約三里餘。下所司。十月乙亥。鳳陽巡撫吳桂芳等。以河決豐沛。徐州。睢寧。泗州縣。居民漂溺。災沴異常。請發各庫倉貯積銀糧。及留徐州南稅銀三千六百兩。有奇備賑。各項起解錢糧。分別被災輕重緩征。會山東巡撫李世達。亦以金鄉。魚臺。單。曹等縣。田廬盡沒。請蠲漕米站銀。并動庫貯官銀備賑。俱下戶部議可。從之。丙寅。鳳陽巡撫吳桂芳等。以宿遷縣

爲黃河掃壩。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前基去縣不數百步。不必移民。而儒學亦稍俟豐盈另議。戶部覆言遷縣治以避水患。正急則避之之權也。雖時詘未暇舉。顧無宮牆。何以羣弟子。無閭閻。何以保百姓。政有大體。寧惜小費。則儒學當與縣治并興。移民當與遷縣同舉。查輕重有限。而撫按道府州縣紙贖尙可通融。併巡鹽錢金。卽數千宜無難於取足。況工作原救災之一政。淮揚一帶昏墊已極。藉此以聚失業之人。豈徒寓賑卹之仁。亦將弭飢寒之變。於以興教化。卹流離。胥此舉矣。然之。十一月丁亥。以黃水衝淹。詔山東曹。單。金。魚。四縣徭編淺鋪開備河夫等銀。及存留永豐。廣盈等倉米銀。暫與蠲免。其臨。德。二倉小麥。亦令停徵。有司官仍勸支倉庫賑卹。俟水落地出。招撫復業。量給牛種。務使均沾。丁酉。工科都給事中劉鉉等疏議漕河語侵。總漕吳桂芳。大約謂草灣旣開。河復大漲。漕臣言已不驗。而八月迄今。一字不報。爲桂芳咎。於是桂芳乃言。河道通理南北。此百餘年來成規。自科臣侯于趙建白。而天妃閘以南屬漕關。以北屬河道矣。今歲河決者三。一爲曹縣縷水隄。一爲徐州黎林鋪。一爲桃源雀鎮。各有司存。恐難越俎。至於草灣之開。祇以去春高寶水患。沖壩淮安西橋諸市。且及新城。疏以洩之。非謂卽可制水之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西橋新城。皆爲平地。山陽以南諸州縣。水落稻佈。每斗米銀四分。臣之草灣亦旣效矣。若以山東徐邳之漲決不報。臣誠何敢報。惟其決經於臣屬之豐沛。寧四州縣。始一面踏勘。一面議請賑卹。不惟臣一人言之。且會按鹽二臣公言之。祈將臣早賜罷斥。以爲人臣愚於任事者之戒。上以

漕河原分地責成。詔桂芳視事如初。癸卯，工部言黃淮交漲，沖決太多，請將天妃閘以北，行傅希擊修決浚淤。迤南，行吳桂芳增備隄岸，毋誤明年漕輓。然之。丁未，巡按直隸御史邵陞言：今日大政，莫重漕河。頃以吳桂芳督漕，傅希擊總河，廟堂之上，旣圖其所重矣。桂芳風凌水宿，九閱月而草灣全通。隄工半就，臣親履其地，見入海之口，勢如奔馬。卽九月潤淮水陡發，黃河建瓴之勢，適與之會，河強淮弱，不能爭趨草灣入海之道。而高寶間溢沖數口，大者十餘丈，小僅二三丈。今補築且竣矣。說者致以河漲責下草灣，不無沮任事之氣。至於徐呂墊高，河勢已沮，不聞希擊畫一策以疏浚之。七月以來，決徐州，決豐縣，大者二百餘丈，小亦四五十丈。曹單決至一百餘丈，而崔鎮之決，至分正河十之二三。趨諸湖，下金城，會草灣入海。將來恐奪全河之流，如雲梯關故轍，而顧乃諉之氣數，託疾高臥，恐工拙以混吹無辨。牛驥以並駕俱疲，乞勉桂芳益殫任事之忠，毋以憂讒畏譏廢厥績。戒希擊弗曠司空之職，急以疏淤塞決贖前愆，庶乎新運可濟。工部亦以爲言。上然其說，命兩臣加意經理，亟圖修築，無誤新運。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九

河水

明神宗萬歷四年十二月戊辰禮部類奏災異言今年自二月以來河水斷流地震雨雹類形章奏豈聖世所宜有乞敕大小臣公革心勵行舉錯務協於公功罪必求其當催科或擾則加意撫綏困圍或冤則悉心昭雪皇上復先謹天戒益懋聖德起居動作類若上帝之式臨號令施為唯恐一物之失所轉異為祥端不外此上納之丁丑免河南本年應徵河夫堡夫銀三萬二千餘兩未調夫役免追曠工已調實夫更班歇役明神宗實錄河水斷流可謂旱之至矣此時宗伯年終類奏鮑極言致災之由君臣交相敵戒真神廟初政之最善者矣

是年八月河決自徐州上淤黎林鋪直抵睢寧縣治水深丈餘廬舍倉困牲畜盡空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大水浸城三尺許百姓逃亡者三之一睢寧縣志

是年八月河決大行隄數處民多流移豐縣志河水斷流見於禮部類奏而八月間徐睢皆大水可見河水乾涸在八月以前

明神宗萬歷五年八月癸亥河復決崔鎮閏八月乙酉時河決崔鎮衝開水溜勢分正漕河道都御史傅希摯議堵築決口束水歸漕漕運侍郎吳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為老黃河入海之路持議各異部覆運道關係尤重且急崔鎮決口聽河道衙門及時堵築俾水歸漕其老黃河入海之路俟水勢稍定會同議

奏報可。戊子時徐州河淤澱宿、邳、清、桃兩岸多決。淮水爲河所迫，徙而南。高、寶湖隄大壞。於是工部都給事中劉鉉建議，南河郎中不便顧理淮北，請添郎中一員於淮徐適中處，專治淮黃一帶河道。其徐呂二洪主事可并一員，上諭工部近來偶以一事輒便增官，增之不便，又議裁革，殊爲輕事。添設部員及先年河漕當地分管之議，本欲責成，反滋推諉，并議以聞部覆。國家特設總督漕運大臣，則凡有關於運務皆其責也。又設總理河道大臣，則漕河自張家灣直抵瓜儀，黃河自河南山東上源至淮安入海，皆其地也。與其畫地分管之異同，孰若漕河之各供厥職之畫一，宜各遵頒降敕書行事。惟若郎中一員，專治淮北，裁呂梁洪主事，卽令郎中帶管，則無增官之費，而有得人分治之益，從之。九月乙丑，陞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傅希摯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戊辰，陞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世達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十一月壬戌，先是嘉靖三十二年以前，黃河由小浮橋後徙由沛縣飛雲橋，繼由徐州大小溜溝以入閘河。四十四年河大決，改由秦溝出口，以致茶城歲患淤淺，至是復南趨小浮橋故道。河道都御史傅希摯以聞，奏下所司。明神宗實錄是年秦溝復淤，自崔家口歷北陳、鴈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自九里溝誼安山歷符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大決，散漫湖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淺。

明會典

是年河決曹縣韋家樓、碭山縣張家屯。續文獻通考

是年大水城崩。知縣伍維藩申請上疏，發帑遷新縣治於三台山之陽。蕭縣志

傅希擊，衡水人，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隆慶末，改總理河道，以茶城淤塞，開梁山以下寧洋山，出

右洪口。萬歷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明史

明神宗萬歷六年正月庚午，戶科給事中李涑條陳治河五事。一曰多浚海口，以導衆水之歸。夫徐邳而下，黃河自西而東，淮河自南而北，俱會於清河口。東南折而歷安東縣，出雲梯關以入於海。舊甚深廣，嗣以黃水泥淤，黃淮二瀆皆無所歸，故其勢不決徐邳而沖嚙於高寶諸隄。至高寶諸湖浩蕩無涯，先時沿河之西多置塘岸，以蓄盱泗諸處暴漲之水，故河以東運隄無恙。乃今塘岸盡廢，而黃淮之水又悉飛瀉於此，是以全隄盡圯，宜別勘堅實之地，以多浚其口，仍必自下而上，漸去河身之淤，盡於徐、呂二洪而後止。若淮安之南，寶應之北，計八十里，每十里建平水閘一座，高郵、邵伯各加建平水閘十座，閘下每開支河四五十處，以導上河之水，入於隄下射陽等湖，而鹽城與化沿海地方皆宜查其舊地，多浚十餘口，以導射陽諸水而入於海。下四條俱入運河。章下所司。辛未，陞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爲工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提督軍務。上以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致日久無功，今以此事專屬桂芳提督，其選用部司等官及處置錢糧俱許便宜奏請，已而桂芳辭免不允。二月丁酉，陞刑部右侍郎潘季馴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

乙巳戶部題黃淮爲患。總理河漕吳桂芳已於正月十八日興工築隄。數萬之夫。雲集待哺。銀糧不可一日有缺。所請南京戶兵二部庫貯糧剩馬價銀兩各支一萬兩。及戶部速將見年每幫漕糧奉請準留八萬石。行漕運衙門分貯沿河各倉支用。從之。三月己卯陞原任總理河道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世達巡撫浙江。四月壬寅刑部右侍郎潘季馴辭總理河漕。上以河漕多虞。總理重任不許。丙午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題當今之事。莫急治河。日者黃淮水發。勢且滔天。以數千里之巨浸。而僅洩於雲梯之一線。於是南北併受其害。謂宜塞崔鎮之決口。築桃宿之長隄。修理高家堰。開復老黃河。仍嚴督當事諸臣。務在疏通壅滯。庶幾有濟。議下所司。六月乙巳總理河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條陳治理六事。一曰塞決口。以挽正河。二曰築隄防。以杜潰決。三曰復閘壩。以防外河。四曰創滾水壩。以固隄岸。五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六曰寢老黃河之議。以利利涉。部覆如議。有旨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著他著實行。各該經委分任官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不時拏問參治。全疏詳見於後。七月壬子工部覆總河都御史潘季馴等奏。河工浩大。須多官分督。往年一逢陞遷。竟自代去。以致錢糧不明。勩惰莫稽。今後凡有陞調。留待工完。將經手錢糧。併其勩惰。稽查明白。方許離任。至若分布政司屬。奉有專敕。而有司視之蔑如。動有掣肘。今後除本地方守巡各有專職。自行督責外。凡供事河工者。俱聽分司責成。如有玩愒不遵。該上司參奏。有旨。河工事重。必須委任責成。以竣該管河官。暫停陞調。候河工完日。

分別賞罰。委官賢否。但以該管河道官爲主。別道不得干預。己巳。總河都察院右都御史潘季馴疏奏。復故河其利有五。蓋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前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濫之患。曹單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闊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易滌。則徐州以下。河身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沖。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議下所司。詳見於後乙卯。差錦衣衛官校。擊解淮安府通判王宏化。水利道僉事楊化隆。南河郎中施天麟。調外任。以總河潘季馴疏參耽誤河工故也。辛未。巡撫直隸御史崔廷試題稱。臣奉命淮甸。經過地方。所當因勢調停者。一曰處工費。以卹災地。淮揚水患已極。民不聊生。其河工等費。難以復派。陵寢運道。關係良鉅。所當特捐內帑待用之藏。暫停本年起解之額。以蘇民生也。一曰計夫役。以安窮民。各州邑所派之夫。日給三分。而遠者一日七八分。次亦不下五六分。彼里甲所取辦。民已不勝苦矣。事竣之時。當事者又多裁削之。或遇有衝決。輒令復築。不復計工。夫洪水所衝。何堅不破。而可令窮民賠償耶。以後量從寬處。免其扣累。庶幾民忘其勞。而稱佚道之使也。上允行之。八月癸卯。先是淮安水利道河南僉事楊化隆。淮安府通判王宏化。治河無狀。爲總河都御史潘季馴所劾。上命錦衣衛逮繫來京。至是法司擬各照運炭贖罪例。完日復職。上以楊化隆。王宏化都著革職。律文官犯私罪杖一百。的決該罷職不敘。今後但據所犯擬罪。送吏部擬處。毋得槩擬。

復職。以致輕縱。己亥。總河都御史潘季馴題徐州小浮橋以上一帶河淺。查得河南歸德府新集地方。下至徐州二百五十里。原係黃河故道。欲乘今一併開復。已而工科給事中王道成上言。治河而疏上流。誠爲探本之論。然而挽淮流北障河決。則其工鉅矣。動衆八萬。費逾八十萬金。則其用糜矣。工費已大事之究竟。尙有不能逆睹者。其底績則甚難矣。胡乃此之未爲。而欲並開數百里之上河。即使諸臣不計勞逸。不避利害。竊恐國家財用。終屬有限。萬一漫爲而不效。將若之何。不如揆勢度理。就中權緩急而圖之。乃爲計之得也。上命下其章於所司。十月丁酉。先是總河都御史潘季馴。漕運侍郎江一麟。交章論徐州道副使林紹治河無狀。旣而紹揭季馴謂遙隄不當築。決口不當塞。天妃閘不當閉。而徐北雁門北陣一帶。淺阻可虞。其議相左。各相論列。部覆紹應罷黜。季馴一麟身膺重寄。不宜搖惑妄議。以替初心。上然之。著林紹冠帶閒住。庚子。給總督河漕工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桂芳祭葬。尋贈太子少保。明神宗實錄。是年。議塞崔鎮口。因築遙隄。東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字鋪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八丈。又自歸仁集築橫隄至孫家灣長七千六百八十餘丈。又於桃源縣馬廠城築隄長七百四十丈。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河長九千四百六十四丈。又自古城至清河長一萬八千四百十丈。建崔鎮等滾水石壩四座。以緩泛溢之水。使不能潰隄而出。河流乃安。明會典。此潘公季馴三任總河也。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萬曆三年冬。以兵部左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四年

春，桂芳以淮揚洪潦奔流，唯雲梯關一徑入海，至海湧橫沙，河流泛溢，而興、鹽、高、寶諸州縣所在受災，請益開草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修築高郵東西二隄，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議行。未幾，草灣河工告成，是年秋，河決曹縣，徐州桃源給事中劉鉉疏議漕何語侵桂芳，桂芳疏辨曰：草灣之間，以高寶水患衝齧，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諸州縣，水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斯舉亦既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陞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灣，阻任事氣，乞策勵桂芳益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摯曠職從之。其明年希摯議塞崔鎮決口，束水歸漕，而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爲老黃河入海之道，廷議以二人意見不合，改希摯巡撫陝西，以李世達代，未幾，又改世達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詔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居職如故，未踰月卒，尋以高郵湖隄成，贈太子少保。明史

先是萬歷三年，黃決桃源崔鎮，淮決高堰，寶應而山陽、高寶、興、鹽等處，匯爲巨浸，桃源一帶，運道梗阻，是時議者謂：諸決口當毋塞，開支河以殺水，而濬海口以通之。至是，總河侍郎潘季馴行相視，以爲海口固潮汐之所從來往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卽以濬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導，唯繕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卽以導河也。今河決上流固宜疏，今下流決也，欲疾赴海而害社，豈必疏哉。於是築高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隄起清江浦。

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內衝開而蝕漕也嚴五閘啓閉猶以待漕艘六月運盡築壩官民船隻由壩車盤沙無內灌自徐抵淮互六百餘里築南北兩隄蜿蜒相望於是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於海海口不濬而通南河全

河災之羨溢中國也唯急務修築培高堰以束淮水造遙隄以束黃流尤當極意經理河南則于家店劉獸醫口黃陵岡陶家店馬家湖銅瓦廂挖泥河煉城口梨花樹芝麻莊等溜山東則楊家口梁靖口毛黃寨王家壩侯家村以其地皆埽灣迎溜湍急先年往往失事故當極意經理之若隄堰既堅河淮安流自能久享其利續文獻通考

丁丑萬歷五年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橫流四溢連年不治詔晉公爲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以往仍

敕公總理河漕以一事權漕撫侍郎江一麟副他撫臣境內關河道者皆受約束矢心任事日行兩河間延見吏民三老周爰咨度具得其要領而是時廷臣策河事者以百數言人人殊其言海口當疏者近是公謂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高堰塞崔鎮束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且言天下之事不難治河而難衆口天子下其議大司空幼孜對如公策仍假公便宜不中制公乃得行一意集羣力三年畢工凡築土隄丈以億計石隄以數千計塞決口以百計浚運河以萬計閘壩涵洞之屬創以數十計而高堰之工最鉅申時行作潘公季馴傳

總河潘季馴上兩河經略疏云。據司屬蒙臣牌行。看得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運道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以濬海爲上策。則誠然矣。第海有潮汐。茫無著足。不得已而議他關。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關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卽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爲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東多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下策。豈得爲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旣潰隄。以旁決矣。至於下流。復或歧而分之。其趨於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旣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職等故謂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

隄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啓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令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而關河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謂固隄。卽所以導河。導河。卽所以灌海也。猶慮伏秋水。發暴漲。傷隄。職等查得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滾水石壩三座。若水高於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隄無虞矣。至若寶應石隄之當復。與夫下流支河之當疏。揚州運河之當濬。皆今時之切務。所宜次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項工程。自豐沛徐淮以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江浦以至儀真。共長三百餘里。地勢遙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集。除前請發銀二十萬兩。并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先將豐沛縷隄。太行遙隄。及徐邳一帶縷隄。酌量幫築。桃清南隄併接淮安。新城長隄。乘時創築。高家堰兩頭水勢稍緩。先將築塞寶應湖。先用椿笆修築土隄外。其餘各項工程。相應大加修舉者。一面請發錢糧。調集官夫。買辦物料。次第興舉。務保無虞等因。到臣。臣卽會同江一麟躬親督率。沿河荒度。南迤維揚。看得儀真東關。歷石人頭。揚子橋。三汊河。直抵高廟止。一帶運河淤淺。寶應一帶湖隄圯壞。黃浦決口。淹及數邑。高家堰水射淮揚。清江浦長隄卑薄。柳浦灣至高嶺。無隄障禦。西窮鳳。泗看

得全淮不下清口。日益南徙。北抵清桃。看應崔鎮諸決。水從旁洩。一望瀰漫。正河淤淺。徐沛以上。崔家口新河淺阻。北陳一帶。水行陸地。僅盈尺餘。東抵海口。看得新挑草灣。尋復淤塞。今自清口至西橋一帶。河流復通。但不及故河十分之一。自安東以下。河身漸廣。雖有淤淺。未復全河。然河水東下。亦無阻礙。隨處患害。一一查閱明白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右侍郎江一麟議。照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爲喻。而論爲政則曰。爲政不因先生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昔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蝕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

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闊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欲而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卽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隄。或葺舊工。或剏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身廣闊。撈濬何期。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爲

性也。決水乃過額。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況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郟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卽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卽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涸。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爲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謹題請旨。六議在後。河防一覽。

行水金鑑卷第三十

河水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也。俱嘗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爲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湧。爲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者。見在分投興築外。其決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旣無真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鑿前弊。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釋賈讓。不與爭地之旨。徹河南遠隄之制。除豐沛。太行。隄原址遙遠。仍舊加幫外。徐。邳一帶。舊隄查有迫近去處。量行展築。月隄。仍於兩岸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桃。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隄已壞。相應修復。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遙隄一道。不必再議樓隄。徒糜財力。及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爲淮城北隄。除掃灣單薄。量行加

幫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於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隄相應。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如此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一議復開壩。以防外河之衝。河入運。一議勦建滾水壩。以固隄岸。照得黃河水濁。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淫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爲隄所固。水不能洩。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古城鎮下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合無各建滾水石壩一座。比隄稍卑二三尺。闊三十餘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漕者常盈。而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而隄自固矣。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爲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闊。但查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面闊二三里。自安東歷雲梯關至海口。面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季真等吐稱。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尙深二尺。況橫沙并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礙河流。故臣等以爲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卽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濬草灣。徒費錢糧。無濟於事。一暫擬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黃強淮弱。每每逼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高堰。民墊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

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真。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牽流。今見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桃清三分之一。而三義鎮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揚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瀾茫。築隄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況今桃清遙隄。議築。則黃水自有容受。崔鎮等決。議塞。則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江浦等閘。議嚴啓閉。新城北隄。議行接築。則淮安高寶。興。鹽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部覆奉旨。這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準行。著他們悉心著實。與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人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許不時拿問參治。其未盡事宜。及臨時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著陸續奏聞。務求有益。應用錢糧。你部裏會戶部上緊議來。又上河工事宜。疏云。臣會同江一麟。議得工役繁興。料理宜預。官夫蠲集。調度須周。若不先爲申明。未免臨事舛錯。除兩河疏築之議。另行具陳外。所有一二事宜。不得不上煩聖聽者。敬列條款。擬議上請。一議支放。照得鳩工聚材。出納甚瑣。收掌銷算。頭緒頗多。稽覈不嚴。必滋冒破。臣與撫臣。百責攸萃。兼以閱視不常。無暇躬親經理。合無比照昔年。邳工事例。將請發銀兩。俱解淮安府貯庫。各工應給工食。應買物料。府佐等官。開數赴各該分督司道官。覈實給票。付兩淮巡鹽衙門。覆覈掛號。方許關支。每季終。該府將票類送巡鹽衙門。比對號印。數目相同。發回附卷。通候工完。類覈造冊奏繳。如有姦弊。按法追究。庶臣等得

以專心河工。而錢糧亦易於清楚矣。一議分督。照得河工浩繁。道里遙遠。若非多官分理。不免顧此失彼。分工之後。錢糧出入。工程次第。皆其首尾。遇有陞調等項。若聽其離任。則本官所分之工。又須另委補替。文移往來。便至逾月。及到工所。茫然無措。何以望其竣事。而底績也。合無俯念河工重大。如遇前項相應離任官員。容臣等暫留完工。稽其勤惰。別其功罪。請旨處分。方得離任。庶人心專定。覬覦不萌。而事易責成矣。一議責成。照得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易驅。而事易集也。奈何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管河官如贅疣。卽以分司部屬臨之。蔑如也。妨工債事。實由於此。目今大工肇興。諸務叢挫。若非責成各掌印官。鮮克有濟。合無與工之後。一應派撥夫役。買辦物料。俱以責之各掌印正官。躬親料理。仍選委賢能佐貳。管押夫役赴工。不許將陰醫等官搪塞。如有仍前玩愒。派辦失宜。以致夫役逃散。物料稽遲。該工司道官。卽時參呈。以憑奏治。事完之日。仍與管理河工諸臣。一體分別題請施行。庶事權歸一人。無推避。而大工自易矣。一議激勸。照得各工委官。除府佐縣正外。其州縣佐貳。府衛首領。及雜職陰醫義民等官。或管領人夫。或措辦椿埽。或運取輓石。或打造器具。衆務紛紜。如臂使指。但各官出入泥淖。櫛沐風雨。艱辛畢萃。殊可矜憫。有功而薄其賞。誤事獨重其罰。此人心之所以懈弛。而事功之所以墜墜也。合無工完之後。容臣等逐一精覈。如有實心任事。勞苦倍常者。俯賜破格超擢。中間間有劣陞王官等項。準與改擢。其陰醫等官。原有部劄冠帶者。厚加獎犒。如係義民。準照題給。

冠帶榮身。仍與陰醫等官一體免其本等差徭。庶人心爭奮。而百事易集矣。一議優卹各工夫役。計工者。每方給銀四分。計日者。每日給銀三分。而本籍本戶幫貼安家銀兩。有無聽從其便。茲亦不爲薄矣。但貧民自食其力。衝寒冒暑。暴風露日。艱苦萬狀。縱使稍從優厚。亦不爲過。合無每夫一名於工食之外。再行量免丁石一年。容臣等出給印信票帖。審編之時。許令執票赴官告免。州縣官抗違。許其赴臣告治。如此則惠足使民。民忘其勞矣。一議蠲免。照得淮揚河患頻仍。民遭昏墊。稱最苦者。如淮安所屬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安東、鹽城、鳳陽所屬泗州、揚州所屬興化、寶應、徐州所屬蕭縣、十一州縣者。一望沮洳。寸草不長。凋敝極矣。適今大工興舉。用夫頗多。舍近取遠。鄰封未免有詞。而此中流移貧民。亦賴做工得食。少延殘喘。應派夫役。既不容已。應輸賦稅。復加責辦。實爲繁苦。合無軫念災極民窮。姑將前十一州縣。本年見徵夏秋起運錢糧。特蠲一半。行臣等揭示通知。俾催科少寬。人樂趨役。一議改折。照得大工肇興。費用不貲。帑藏虛空。既難搜括。閭閻窮苦。又難加派。臣等反覆思惟。無可爲處。萬不得已。輒有非分之請。而非所敢必也。臣等竊聞太倉之粟。可備八九年之食。積愈久則粟愈朽。故官軍之情。有不願本色而願折色者。稍加變通。未爲不可。合無暫將今歲漕糧。除淮北及河南、山東照舊兌運外。其淮南并浙江等省。姑準改折。照例正兌每石連耗米輕齋折銀七錢。改兌每石連耗米折銀六錢。即以五錢給軍。正兌尙餘銀二錢。改兌餘銀一錢。兌運停止。官軍應得行月糧。俱可免給。以

正額解京。而以餘銀并行月糧留發河工支用。總計可得九十餘萬兩。以運軍應得之數。而濟國家大工之需。在內帑無支發之煩。在閭閻無徵派之苦。在朝廷爲不費之惠。在河工免缺乏之虞。而在工諸臣。亦得悉心疏築。可無顧此失彼之慮。所謂兩利而俱全者也。臣等非不知近該科臣建議。奉有明例。但錢糧浩繁。時當詘乏。舍此則惟有請發內帑耳。故敢冒昧陳瀆。伏望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可允行。河工幸甚。臣等幸甚。一議息浮言。臣等竊惟治河固難。知河不易。故雖身歷其地。猶苦於措注之乖舛。而況於遙度乎。但勞民動衆之事。怨咨易興。而往來絡繹之途。議論易起。至於將迎之間。稍稍簡略。則以是爲非。變黑爲白者。亦不可謂其盡無也。憂國計者。以急於望成之心。而偶聞必不可成之語。何怪乎其形諸章牘也。而不知當局者意氣因而銷沮。官夫遂生觀望。少爲搖奪。墜敗隨之。勉強執持。疎濇難達。其苦有不可言者。伏望皇上俯垂鑒照。容臣等殫力驅馳。悉心料理。寬臣以三年之期。如有不效。治臣以罪。部覆奉旨。河工事重。必須委任責成。乃可期效。今後分督司道及承委等官。都著潘季馴等開送吏部暫停陞調。通候河工完日。總論功罪。大行賞罰。若有才幹不相宜的。即便遴選具奏。更調推諉誤事的。不時參奏處治。毋得避怨姑息。自誤大事。其各委官賢否。但以該管河道官爲主。別道俱不許干預。其餘俱依擬。又上黃流艱阻疏云。黃河來流艱阻。後患可虞。乞恩速賜查議。以圖治安事。竊惟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鎮諸口未塞。桃清淺阻也。高堰黃浦淮水橫

流。淮揚之民。久爲魚鼈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墊也。此徐州迤南之患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臣等已於前月二十八日具題。陛下俯從臣請。兩年之內。或可脫淮揚昏墊之苦。免運道梗阻之虞。而臣等亦得藉以少道愆尤矣。然其大可憂者。不在此也。臣等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慮。五利也。臣等以爲復之便。至於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等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必之身謀。而不惜將來必致之大患。皆非臣等之所以盡忠於陛下也。臣等勸議之後。卽擬具題。但因伏水將發。猶望水勢洶湧。或可衝刷成渠。近又行據同知王瑛回稱。勘得北陳等處。原深一尺六七寸者。今止深七八尺。臣等看得伏秋暴漲之時。水增六尺有餘。則客水消落之後。不免仍存本體矣。伏望敕下該部查議。上請特差素識水性科臣一員前來。候秋深水落。與臣等會同山東河南撫臣。及兼理河道巡鹽御史。躬親勸議。如果可復。卽便估計錢糧。會本題請。早賜施行。地方幸甚。奉旨工部知道。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曆七年正月戊辰。工科給事中王道成言。兩河修築遙隄未成。徐邳舊隄宜守。查萬曆四年該河臣傅希摯議設隄夫三千七百名。每三里建一鋪。一里用十人。而使管河官晝夜分督。水消則隨處幫修。水發則併力防塞。此亦支持終歲長計。其後官夫不復省視。遂貽河決之害。宜於舊隄按鋪責成防守。從之。三月戊申。巡按直隸御史陳世寶條陳治河策約。一移建管河官衙舍要害之地。責其晝夜防守。一添設新隄堰夫役。河入運一增築宿遷縣遙隄。宿遷縷河雖有隄岸。而侍丘諸湖。尙未修築遙隄。倘伏秋河漲。必遭水患。乘時修築。誠不可緩。一暫寬流移民錢糧。民遭水患。流移者半。幸水去田出。漸爲歸計。但恐居處未遑。而舊逋即迫。開墾未熟。而新課復徵矣。捐金治水以爲民也。今水患漸平。而願以逋負阻絕歸路乎。一乞廣築役賞勞。於工食外動支河工羨銀。量行犒賞。奏上。命酌議覆行。甲子。戶部題淮揚地方。自隆慶四年以來。黃水衝決。今築隄就緒。水落田出。尙屬荒蕪。當此流民新集。尤宜寬卹。將萬曆六年以前舊欠錢糧。盡行蠲免。七年以後。酌議再免三五年。至於處給牛種。加厚貧丁。及一切優卹事宜。聽督撫官便宜施行。仍悉心體察。毋使被災之民。橫被苛追。無災者乘機影射。從之。七月戊申。工部題直隸巡按御史姜璧所陳河工五事。一曰一事權。將裁革河道。明旨著爲令甲。而於撫臣兼御管理河道。一曰嚴責成。欲將河工專屬府州縣掌印官。督同管河官協理。如有疎虞。一體參治。一曰議支河。恐支河一開。徒引海潮。不惟鹽水淹田。民不可耕。且河水隨潮洩去。商日以困。宜即停止。一曰修古隄。恐范公隄一鑿。

淡水出灌鹽地而鹽課消薄潮水入汙民田而田租減損尤宜仍舊修築俱依擬行是日工科給事中王道成亦以霖雨不止河水暴溢慮恐河工垂成不無沖壞請督河臣隨地備查及時修築而總理河漕潘季馴等亦奏桃源清河水患議併力疏導作急捍禦俾水勢無致濫行疏上報可十月己丑有議欲開復故河巡撫周鑑巡按蘇民望等題謂開復新集議有三難財用不敷其難一民力不堪其難二且時浚時淤其難三至於北陳一帶疏浚難於措手惟當各守隄防設官於豐揚徐沛會山東河南協修行縷二隄俾茶城以北無沖決之虞而濁河小浮橋聽其分流無妨濟運部覆依擬行丁酉上以兩河工成賞總督河道官潘季馴江一麟等銀幣有差仍差科道官勘實以聞

明神宗實錄

總河潘季馴河工告成疏題為恭報兩河工成仰慰聖衷事竊照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為咽喉自儀真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於清河縣之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瀆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堰黃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秦田廬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子遺之民扳輿號泣觀者皆為隕涕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弃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臣等反覆計議弃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濶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

溝水淮揚兩郡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得況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卽於理爲順方在猶豫而工部移咨叮嚀臣等親詣踏看臣等乃乘輕舸出雲梯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遙隄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開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矣蓋築塞似爲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爲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卑此旣治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絕也每歲修防不失卽此便爲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開壩嚴啓閉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祕策駭人觀聽者偶伴成功殊非人力實皆仰賴我皇上仁孝格天中和建極誠敬潛孚而祗靈助順恩威並運而黎獻傾心念轉輸乃足國之資軫昏墊切儆予之慮宵旰靡皇絲綸屢飭其始也併河漕以一事權假

使宜以任展布。故臣等得效芻蕘之言。其既也。逮媮惰以警冥頑。折滑言以定國是。故臣等得竟胼胝之力。俯從改折之議。國計與民困成紓。特頒賞賚之仁。臣工與夫役競勸。致茲無兢之功。遂成一歲之內。今兩河烝黎。歌帝德而祝聖壽者。且洋溢乎寰宇矣。臣等何敢貪天功以爲己力哉。謹將完過工程總數。開坐請旨。奉旨該部知道。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曆八年二月乙亥。工科給事中尹瑾踏勘河工完。將築堰建閘。入海處繪圖以進。因附奏黃淮之形勢。實關國家之命脈。如知其爲祖陵之密邇。則思培護之當嚴。知其爲京師之通津。則思疏浚之當豫。知漕運關乎國用。則思河務之當修。知壤地切乎民生。則思保障之當急。知堰隄之綿互。則思上流之當防。知壩閘之布列。則思下流之當洩。觀今日之順軌。當思昔日之橫流。觀土功之艱鉅。當思保守之不易。擇人以重其寄。久任以責其成。歲修以績其工。綜核以稽其實。言俱切至。上留覽之。戊戌。河工告成。工部開敝效勞諸臣。上降旨褒賚之。加總河潘季馴。太子太保。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廕一子。陞總漕江一麟。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各銀幣同季馴。賜敕獎勵。加漕運總兵靈璧侯湯世隆。太子太保。先任山東巡撫趙賢。戶部尚書張學顏。工部尚書曾省吾等。俱陞俸級。賞銀幣有差。三月甲辰。以河工告成。命太常寺屬官賚告文香帛。付總理河漕等官。祭告大海河淮之神。乙巳。工科給事中尹瑾陳河工善後七款。一。重大臣以便責成。凡管河諸臣。遇三六年考滿者。宜加銜管事。俟資俸最久。

績效最著。破格超擢。應補者。卽就近遴選。一定法制。以核歲修。令管河司道。每歲嚴督各該管河官。率領守隄官夫。將各遙隄。加幫高厚。兼栽柳葦。修緝閘壩。年終。管河郎中會同該道覈驗開報。三年遣官一閱視。一。整石堰以固要衝。河入淮。一。復閘河以利運艘。河入運。一。防徐北以固上流。徐北黃河舊由蕭縣出。小浮橋入運。小浮橋河深近洪。能刷洪以深河。實利運道。嘉靖四十五年。河決邵家口。出秦溝入運。秦溝河淺近閘。每積淤以塞河。實害運道。今幸復趨小浮橋。且議修築行。縷二隄。爲之捍禦。而邵家壩爲秦溝舊口。亦宜倍加修理。以絕秦溝上流。然有隄不守。與無隄同。今徐北至單縣界。現修隄壩長一百五十餘里。而夫役止七百餘名。其何能濟。宜照徐南事例。每里補足十名。以備修守。一。備積貯以裕經費。河道錢糧。山東河南額派原多。南直河道起豐沛。至淮揚。延袤千有餘里。淮以北。則黃河洶湧。淮以南。則湖水瀾漫。葺修防守。費用浩繁。及查歲額椿草銀兩。僅一千有奇。加以連年災沴。每歲征收。不滿數百。安能支持千里之河。宜從長計議。或河南。山東河道銀兩。或運司挑河鹽銀。或徐淮各處鈔稅。或撫按贓罰。多方措處。每歲共湊銀三千兩。爲定額。解貯淮安府庫。專備兩河修守之費。部臣酌議覆請。上從之。閏四月乙巳。以河工告成。分別效勞諸臣。擬加陞工部郎中余毅中等級銜。得旨。今後凡奉特旨。以功陞級。及添注管事。各道遇有員缺。不論資俸。卽便推補。以副朝廷覈實勸功之意。丁未。改張純爲山東按察使。整飭徐州等處兵備。純原爲水利副使。以河工成。陞二級。爲按察使。其原管水利事務。併歸徐州道。六月辛酉。吏

部以總督漕河員缺。會推山西巡撫高文薦。四川巡撫張士佩。上以河漕職任繁重。宜用重臣。乃命凌雲翼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同潘季馴經理未盡事宜。尋改季馴爲南京兵部尚書。仍令候九月間水落事寧。具奏赴任管事。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三十一

河水

萬歷八年。總河潘季馴覆議善後疏。題爲河工告成。敷陳善後事宜。以圖永利事。該工科右給事中尹瑾條陳具題工部覆奉欽依。備咨到臣。準此。除將款開定法制。專責成二事。應欽遵者。通行濱河有司。掌印管河官。著實舉行外。其重久任。斃石堰等五事。應議覆者。已行司道會議。詳報前來。逐一虛心計處。覆議相同。堪爲永利。似應依擬。合照款列具陳。謹題請旨。一重久任。以便責成。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議。河道關係最重。類非可以穿鑿於聰明。勾幹於倉卒者。全在得人。任久乃可責成。及要大小官員。俱令久任。或考滿加陞。或積勞超敘。與夫就近遞補。交代親承。最爲治河先務。合咨吏部查照。隆慶六年。題奉明旨。都著久任事理。凡管河部屬司道。及府州縣佐貳等官。果有熟諳機宜。懋著積效者。考滿卽與陞級。照舊管事。資深卽與超遷。用勸異勞。有缺就近遞補。取其濡染習熟。臨行新舊交代。令其傳告精詳。至於待異等者。一如待邊臣。由道而撫。由撫而督。由督而本兵。不悛焉。合咨臣等年終薦舉。預儲可代之才。遇缺揭咨。必求因才而代。徑咨吏部。仍以憑會同遵行。其有才志庸劣。及不候交代。輒先離任者。聽其不時奏劾。更易究懲。毋或拘摯。貽誤大計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

來該臣等覆議爲照治河固難知河不易部科首以久任交代爲言誠爲永賴至計除薦舉賢能汰黜不肖容臣等欽遵著實奉行外所據新舊交代一節管河大小官員地方有難易職掌有緩急再須分別明白庶免時掣肘如中南北三管河郎中夏鎮南旺二主事皆係專職俱應交代無容別議外至如徐州海防潁州天津霸州大名臨清七兵備則有兼管河道之責山東河南二副使則有專管河道之責但潁州臨清天津霸州大名五道或距河稍遠或開渠晏然雖兼河道干係頗輕似應俱免交代其徐州海防二道則爲河湖喫緊之區山東河南二道則爲黃河要害之地四道憲職并且所轄府州縣佐貳管河官如遇陞調去任等項與同各管河分司俱應比照巡撫衙門事例守候交代仍須咨行吏部知會凡遇各官陞調去任即便就近推補勒限赴任使舊者得免久候之苦文憑期限明開交代之日方行計算使舊者得免違限之愆如不候代輒先離任者容總理河漕衙門查照工部題準事例指名參奏伏望敕下該部再加查議擬議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則人情旣便政體畫一而河務聿興矣一甃石堰以固要衝河入運一濬閘河以利運艘河入運一防徐北以固上流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議得全河之勢下流安則徐以南無淺阻之患上流順則徐以北無改徙之虞今南河可以無慮獨徐北未可忘備合咨臣等除行縷二隄遵照原題興工幫築外其徐北豐沛碭山一帶宜大修隄工以防上流決徙邵家等壩宜併力原築以斷秦溝舊路及縷隄有水埽根去處俱要幫築守隄夫役

每里補足十名工食。或於山東河南停役銀內解募。或攤派廬鳳揚三府。或將洪夫仍舊徭徵。而以徐州船稅召募夫役。議擬上請。至於量地建鋪。安插各夫。召民居集。免派隄租。人自爲守。允稱長便。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照得徐北黃河乃運道上游。關係尤重。今河出小浮橋。固能刷洪以深河。而徐南一帶決塞。隄成。水無旁溢。河身益深。掣水愈駛矣。但徐北新衝崔家口上下。尙非故道。萬一北決。則上而閘河不免泛溢之患。下而徐邳一帶。不免淺涸之虞。臣等是以有來流艱阻。乞恩查議之請也。今該科議將徐北隄壩。加意修築。并議增夫防守。試爲慎重上游。至計。查得徐北行樓二隄。先該臣會同各撫。按題準大修。已督各官夫見在幫築。此外如華山戚山一帶原衝沛縣故道。俱倍幫高厚。足恃無恐。先年礪山隄根水掃成河。近俱另築月隄。以爲保障。而又於礪單接界之所。幫築順水斜壩。長一千餘丈。以截流護隄。捍外衝內。見今伏水止。是漫至壩根。卽順壩歸河。不復浸及樓隄。至於豐縣邵家大壩。乃遏絕秦溝舊口。最爲喫緊。今將正壩一百四十餘丈。幫厚八丈。高一丈一二尺不等。又於壩東添築二百餘丈。壩西幫築九百餘丈。以防其旁衝。而上流蘇許二壩。亦俱次第加幫。秦溝之患。似可杜絕。但自礪山以至茶城。共隄一百五十五里有奇。而修守夫役。共止七百二十名。委不敷用。合無量照徐南事例。每里派夫八名。共該夫一千二百四十名。除已有七百二十名外。仍該添夫五百二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銀三千七百四十四兩。查得廬鳳揚三府。近年除邳隄夫已派

協濟似難再加。又蕭縣因萬歷五年黃河衝漫災傷特甚。原編洪淺等夫。暫議停編四百餘名。今閭閻生氣初回。尙難議復。合候三二年之後。民稍殷阜。另議編徵。前項增夫工食。合於後開議請積貯銀內。每歲按季支給。其畫地建鋪一節。亦應比照徐南。每三里建鋪一座。以便各夫棲止。仍通行各州縣。示諭附近居民。及復業之人。聽其結廬隄上。俾人自爲守。不許輒派隄租。以阻受廛之念。但嚴禁牲畜作踐。務期保護隄工。庶沿隄皆夫。上源可固。而北徙之患自除矣。一備積貯。以裕經費。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議得。河道起自豐沛。至於淮揚。延袤千有餘里。以葺修則工料浩費。以防守則用度鉅艱。乃徒恃歲額不滿數百之銀。而支持千里之河道。坐視大壞極敝而後。請發內帑。似爲失計。見今估修徐北隄工。及包砌高堰石隄。所費不貲。原剩錢糧二十四萬有奇。即使盡留。尙未足用。宜多方措處。約每歲三萬兩。積貯淮安。以便支費。合咨臣等從長酌議。或應再行奏請。或徑自措處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照得防河之法。全在固守隄岸。而隄岸止是土築。原非鎔鐵而成者。河流之汕刷。雨水之淋漓。人畜之踐踏。能保其不損乎。歲修之工。必不可缺。則工料之費。必不可少。故積貯實治河第一義也。今自徐屬以至揚州一千三百餘里。而取給於歲徵災逋數百之銀。是所謂無米而炊。空拳而搏。雖有智者。其何能濟。每歲一遇水患。袖手張目。坐視其敝。蓋由此也。近者大工肇興。仰荷皇上俯從改折之議。在公帑無虧額之虞。在閭閻無加派之苦。以不費之惠。成最繁之工。實皆廟算主

持之力也。然事莫難於守成。患恆弼於有備。故臣等於告成之後。惓惓以乞留大工餘剩銀料。以備每歲修防支費。蓋誠慮及於此也。今徐北大修行縷二隄。已估用五萬一千有奇。加以議覓高堰石隄。必將大工餘銀。盡數支銷。亦未足用。然則預爲後日修防之備者。容可緩乎。但臣等反覆思惟。若欲派之濱河四郡之疲民。則積災子遺。力有不堪。若欲派之各省四百萬之漕糧。則所在加賦。勢又不可。欲再以餘鹽贖罰爲請。則已經工部咨議。未蒙戶部準留。似難再瀆。查得萬歷五年。該戶部題覆淮揚撫按會題。爲仰體皇仁。亟處荒蕪要區。開地利以厚民生事。內稱往年凡遇挑河等役。每引帶徵鹽銀。以濟工用。議將淮南北共九十萬引。每引許商人帶鹽六斤赴掣。每斤徵銀五釐。并隨餘鹽銀兩上納。另項貯庫。計每歲帶徵銀二萬七千兩。以濟墾田之費。原議至萬歷八年住支。查得前項帶徵銀兩。往歲原供挑河之用。不係解部濟邊之數。委應徵解河工備用。隨該臣等會同巡鹽御史姜璧面議得行鹽地方有限。若仍照原議墾田之費。每歲徵銀二萬七千兩。或有未便。合無行令兩淮運司。自萬曆九年爲始。每引止帶鹽四斤。每斤徵銀五釐。計每歲止帶徵銀一萬八千兩。解淮安府貯庫。聽兩河歲修之用。俟積貯稍裕。又行停徵數年。若支用將匱。仍舊徵貯。夫銀以挑河爲名。今自儀真至邳徐一帶。行鹽之河。旣於河臣任之。則此項銀兩。亦係應撥之數。非於分外增益也。此外別無措處。更望軫念徐淮爲運道經行之地。實爲天下襟喉。而修河大計。原爲轉運糧儲。戶工二部似屬一體。特賜破格議處。除山東

歲額不多。難以協濟外。合無於河南河夫銀內。每歲量募六千兩。再將揚州。淮安。二鈔關。并徐州倉分司。所抽稅銀。每處各量留二千兩。并前帶徵鹽銀共足三萬之數。俱解淮庫。以濟河工。若或再損。實難措手。伏望敕下該部覆議行。臣等遵奉施行。其該科原題。要令濱河要地。俱各建設料廠。每歲秋冬之交。即行預積明歲修防之具。司道置立循環稽考收放。總理憲臣歲終奏報。夫物料既備。則臨事無縮手之患。稽查既嚴。則平時無冒破之虞。容臣等通行申飭。逐一興舉。無容別議。均乞聖裁。奉旨工部知道。該工部覆議揚州。淮安。徐州三分司。每年各準支稅銀一千兩。河南河夫銀六千兩之外。又加三千兩。每年共支銀九千兩。大工餘剩銀準留一半。其餘覆議相同。奉旨這河工善後事宜。既已議定。著凌雲翼督率各官著實修舉。以終前功。餘剩解部銀。都著留用。卻要支費明白。毋容苟且冒破。其餘俱依擬。又覆議河工補益疏題爲恭親河工垂成。尙有可言。懇乞聖慈俯賜亟行。以少圖補益事。備仰各司道會同即將條開事宜。逐一會議。要見移建衙舍。作何建設。守隄官夫。作何增添。工食錢糧。動支何項。庶免分派小民。其宿遷遙隄踏勘地形要害。斟酌事體緩急。如應增築。即估計工費錢糧應用數目。逐一覆加詳議。款列具陳。謹題請旨。一移建管河官衙舍。以重責成。一添設新隄堰夫役。以便防守。一添設管隄官部夫。以保新工。上三條。因今昔異宜。故不錄。一增築宿遷縣遙隄。以順民情。先該御史陳世寶題該工部覆議。咨行臣等委官前去宿遷一帶地方。逐一踏勘。如遙隄接築。果於民生。漕運兩便。不妨酌估。

具奏擇暇舉行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踏勘議報前來。覆該臣等看得濱河郡邑俱因築有遙隄。永除昏墊之患。獨宿遷傍湖無隄。不免向隅之泣。情委可矜。但該縣北岸自直河至古城一帶。從來不議築隄者。正以本處爲落馬。侍邱諸湖停蓄之所。湖外馬陵諸山。蟾蜍環抱。天然遙隄。水無他泄。不能奪河。而水發之時。河湖相通。築迴展轉。水勢稍得舒緩。即漢賈讓所謂使秋水得有所休息。游波寬緩而不迫也。且山東蒙沂諸水俱由此湖入河。若一槩接築遙隄。則河水無所停蓄。而下流難受。益多潰決之虞。湖水不能外出。而淹浸愈廣。反增胥溺之患耳。今據各司道議於直河官隄頭起。至王珣地頭止。約二十里。舊有民間自築小隄。每歲三四月間。水發尙小。若此隄無恙。則麥亦有秋。如伏秋水漲。至有殘缺。合行該縣掌印管河官每歲冬春間。督率本地民夫。或量撥徭夫協助修補。此於漕河固無損益。而於民生亦有裨補矣。伏乞聖裁。奉旨工部知道。本部覆議相同。題奉旨是。又計議河工未盡事宜疏題。爲遵奉明旨。計議河工未盡事宜事。查議得先年淮北一帶。惟恃縷隄。束水太迫。卑薄雜沙。每年伏秋泛漲。決口不下數十。決愈多。則水愈散。而沙愈停。則河愈高。而決愈甚。海口衝刷無力。遂致淺狹。以故徐呂而下。兩岸田廬。溢爲巨浸。桃清運道。僅同一溝。運道民生。敝壞極矣。幸賴廟堂堅持獨斷。都院協心經理。自萬歷六年興工以來。大小決口。悉皆築塞。自徐抵清。除中間原有高阜可恃外。餘俱剗建遙隄。然又慮異常暴漲。遙隄或亦難容。故又於桃清北岸崔鎮徐昇季太三義鎮等處。建減水壩。

四座。使得宣洩入湖。免傷隄址。告成之後。又開復邳州北岸直河一道。而蒙沂諸水。徑出大河。開復宿遷南岸小河一道。而靈睢積水。漸已消滅。近又查得沂河毛墩各涵洞一座。應改減水壩。見在興工。若徐州以上茶城口。爲清黃接會之所。自改行新河以來。地勢中亢。泉水力弱。每歲運艘過盡之後。黃河大漲之時。或不免數日淺澀。先經題準三年兩挑。至期本司照例請挑。無容再議。是自徐抵清五百餘里之間。所以導黃入海。爲運道民生計者。亦可謂算無遺策矣。以故水力既專。奔流迅駛。淤沙日滌。河身日深。海口一帶。今歲倍加深闊。此皆河淮合流衝刷之明效也。所據淮北河工。職等再四籌維。委的別無未盡。若欲勉強搜索。恐徒糜費無補。惟有遵照部科題奉欽依事例。每歲責成。鞏印管河官。將遙隄應幫處所。歲加幫築。縷隄要害之處。隨宜量修。所謂久安長治之道。似不出此。合行會呈具報施行。奉旨工部知道。河防一覽

張養蒙爲工科都給事中。時都御史潘季馴奏報河工。養蒙上言曰。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決。隨議塞。當其淤。隨議濬。事竣輒論功。夫淤決則委之天災。而不任其咎。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共蒙其賞。及報成未久。懼有後虞。急求謝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已異見也。功罪難執也。請做邊臣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可責成功。帝深然之。明史

明神宗萬曆九年五月乙亥。戶部題覆鳳陽撫按凌雲翼等奏稱。淮安府屬安東縣治濱臨河海。嘉靖間。

河決草灣口，水勢直趨該縣，田土湮沒，後雖築壘，冷沙淤積，不長五穀，前巡撫吳桂芳有廢縣之議，今兩河工完，草灣口漸復淤塞，而士民安土重遷，俱不願廢，況該縣鹽盜充斥，廢縣必須設兵，反滋多事，縣治仍舊存留，惟一應差糧，須破格優處，乞嚴敕該縣掌印、治農等官，用心撫綏，設法招復，勿濫準詞狀，以生騷擾，勿過索供費，以肆誅求，如三年之內，民安地墾，縣官疏薦擢用，不職者即行參處，疏入，允行。七月壬戌朔，總督漕運凌雲翼言：茶城至留城一帶，運道咽喉，節因黃水倒灌，停淤漸高，運船率多淺阻，已督行司道與工挑浚，乞照往年事例，暫停進貢船隻，支用錢糧，俟工完核實具奏，章下所司。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年正月壬午，戶部覆鳳陽巡撫凌雲翼題：淮安府屬安東縣原額六十一里，徐州屬蕭縣四十六里，沛縣三十八里，邇因黃河變遷，地失人逃，議併安東縣為四十里，蕭縣三十七里，沛縣三十里，仍嚴督各縣官查明見存人戶，照軍民匠竈原籍歸附里甲當差，填注賦役冊內，永為遵守，報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漲，壞民田舍，及傷人畜無數。清河縣志

明神宗萬歷十一年正月辛未，浚韓家口，引渠出徐州，以河防報竣，陞礪山縣知縣劉守謙俸一級。二月辛卯，以總督漕運兼管河道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凌雲翼為兵部協理京營戎政。四月己亥，金州大雨，河溢，城盡沒。明神宗實錄

是年，徐、蕭河溢，大水衝沒符離橋。蕭縣志

明神宗萬歷十二年六月己酉漕運總督李世達言河工告成敷陳善後事宜下工部 九月戊寅漕運總督李世達題黃河日進乞修砌郡城石隄以圖永賴章下工部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三年五月丙戌巡撫鳳陽兼河道右侍郎王延瞻奏鳳淮揚三府徐泗等八州縣頻年災沴河役煩興請自今年始備用馬價俱照萬曆九年事例派徵 閏九月戊戌起兵部右侍郎楊俊民為

戶部右侍郎總督漕河軍務巡撫鳳陽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范家口時淮城幾為魚鼈亟議修築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歷十四年十一月辛亥巡撫寧夏都御史梁問孟題近因橫城堡修築邊牆石砌馬頭兼之河西地軍西徙衝決則寧夏之境不免黃河之患矣欲於西岔河一帶築隄障水俾漸東流工部議覆從之

明神宗實錄

是年五月河決范家口水灌淮城全河幾奪又決天妃壩福興漸淤上廬宵旰遣科臣常居敬督塞之

續又加築范口石隄全河復故兩河全考

是年五月十九日郡城東范家口衝決禾稼莊舍盡沈淮安府志范家口離城十五里與劉伶臺毗連東近南灣北潤及柳浦灣西近漕頭菊花莊南近石塘萬歷

間為黃河陳汎今為民田矣

明神宗萬歷十五年正月戊戌刑科給事中李國士上言先年河決桃源崔鎮口等與高家堰黃浦淺諸

處徐邳間俱成巨浸。賴舊總河臣潘季馴創建遙隄。修開壩築堰口。導汜濫東歸雲梯關入海。五六年来無水患。頃秋水霖潦橫流。河決范家口凡百餘丈。諸臣用力葺塞。稍得緩流。可用決排之力。若春漲波濤洶湧。新塞之口必決。值糧運未過之日。深爲可憂。非嚴飭該衙門官員。乘時修治不可。上曰。河渠歲修。先年漕臣題有舊例。著該衙門嚴督所屬用心。毋得怠弛。二月乙亥。總督漕運巡撫楊一魁奏。淮安自新河永清開越城歷高堰。達清口。遡清江。出草灣。繇赤晏廟。以至安東。復繇高嶺馬家湖。蒯家窪。張家窪。柳浦灣。范家口。海神廟。禮字壩。遺惠莊。臨淮莊。以至西橋。往回四百餘里。河勢有曲折。地形有高下。隄防有緩急。數年以來。隄潰於衝激。地易於陵谷。昏墊之後。下民其魚。待決一口。方修一口。不惟錢糧糜費無紀。而運道所關。皇陵所護。民生所係。匪細務也。今議清河上黃河。獨行隄制。無虞。清河下黃淮合流。水漲隄微。計今查前項工程。雖用至七萬餘兩。而淮揚百萬生靈。可免胥溺之患。其召募人夫。擇日興工。估該實用工費銀七萬一千六百九兩零。將淮安府庫貯修砌歸仁隄支剩銀料八千兩。工部事例銀二萬二千兩。盡數動支。而施爲之功。一曰修高家堰。以保上流。一曰砌范家口。以防旁決。一曰疏濬草灣。以殺河勢。一曰修禮字壩。以保新城。一曰買辦料物。以杜冒破。一曰分定委官。以便責成。有旨。隄堰修防事宜。依議行。先年開濬草灣。不久淤塞。虛費錢糧。應否再加疏濬。遺著漕運等官。詳議停當。具奏。其餘河道工程。俱要查照成規。用心保守。毋得疎虞。三月壬辰。工科給事中郭顯忠上言。河工每當伏秋防守。水之暴漲。

也不過旬日其潰決多繇隄頂漫流其直射壩灣而決者絕少今石砌范家口等隄工或難卒辦不可拘限必先就卑薄要害處盡行加幫且清桃而上河道已成使秋漲不決則水流愈急水流急則刷河愈深刷河深則海口愈闊盱泗高寶等處自可無虞至原設隄淺夫約二千名趁此晝地分工及至伏秋令各管河佐貳帶領原設淺夫使自防守亦可保無事然沿河疲民困苦尤甚其施爲之時只宜召募游民不可僉派以滋騷擾命下所司八月癸亥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等題開封等府陝州靈寶等州縣自七月初十等日霪雨黃河泛漲衝決隄防漂沒人畜乞敕河南山東凡有河道地方除管河副使專理外各於巡道照所管地方分主督理捲壩築壩補隙塞決明立賞罰晝夜并工務俾安瀾無貽漕患工部覆奏從之

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三十二

河水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十月辛酉。先是黃河暴發。將原修鎮河堡西岔河大隄。並欄水隄衝決。巡撫以聞。奮督工官指揮陳勳等俸半年。仍條四事。曰酌隄防。儲柴草。專責成。寬期限。從之。己亥。大學士申時行等題。國家運道。全賴黃河之從東注。下徐邳。會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阻。則運道塞。此咽喉命脈所關。最爲緊要。先年河嘗北決。張秋。決金龍口等處。皆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邳以南。自朱衡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流。糧運無阻。故近年以來。惟見下流之通。而不虞上流之害。河南一帶地方。修防疎懈。隄岸卑薄者。間亦有之。今年河流散漫。自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多有衝決。失今一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北徙上流。不下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查得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凡河南山東。南北直隸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來裁革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旣分。事權不得歸一。今黃河衝決。多在河南。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衝安平。曹濮。又在山東。各該巡撫雖已委官相視。畫地修築。然或彼此不相照應。萬一推諉。必致誤事。臣思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設都御史。但差風力老成給事中。

一員往河南等處踏看衝決處所。稽察各該管河官員。即便催督興工。各處錢糧。會同巡撫官隨宜調發。期以初春起工。夏間畢事。卽伏秋水發。河流不至北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可保無患矣。是日傳諭工部。朕聞河南等處地方。黃河漫流。先年舊隄多被衝決。卽今會否修築。未見奏報。著各該撫按官督率管河官員。用心經理。遠選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前去各該地方踏看。併催督工程。如有怠玩曠職。推諉誤事。以致妨害運道者。卽指名參奏拏治。丙子。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陳河道事宜。一開報之當時。議令管河司屬各官。將河道有無通塞。河工有無修舉。俱季報部科。以便查考。一錢糧之當稽。議令河道諸臣。一切歲終經費。年終明開條件。具疏奏聞。奏冊清冊。部科備照。庶因錢糧以稽河工。而虛冒之弊可免。一責成之當嚴。議令管河府州縣官。查照典制。各任分管地方。不許別項差委。督撫管河司道。時常巡視。督率修防。遇有漲決。一面具報。一面興修。如廢職怠事。卽據實參奏。一河臣之當擇。議令河道原缺。察本部查司屬中才望相應者。咨送吏部。勿泥資序。部覆如議。乙卯。敕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查看河道。催督工程。命禮部鑄給關防。十一月戊子。工部覆總督漕運楊一魁題。挑濬幫築事宜。一草灣口應量挑東岸長二百六十丈。西岸長四百丈。工料銀共六千一百四十四兩六錢零。一崔鎮。徐昇。黃家菊三壩。止拆石從下另砌。量浚引水支河。祖陵東南護隄。外用荒石。砌子隄一道。高四尺。根闊三尺。長與大隄等。工料銀三百一十七兩零。一挑濬淮安府臨城澗河四千二百丈。計工料銀四千四百四十八兩四錢。

一、幫築范家口隄壩。除原估銀四千餘兩外。續用過工料等銀六千餘兩。一包砌清河。口惠濟祠前裏河隄。長五十七丈。砌石高一十二層。本祠後外河長五十四丈五尺。砌石高一十三層。工料等銀共二千五百九十九兩六錢四分。一、天妃壩加築平滿。排釘椿木。內外用石包砌堅固。以防衝洗。各項工料。共該銀一萬九千五百九兩零。俱於原題藩草灣。不用銀兩動支。其拆改崔鎮等壩。并築砌天妃壩。計費不多。俱於河道歲修銀內酌量支用。得旨。崔鎮壩應否該拆。候差科臣到彼。再議定奪。餘依議行。十一月辛卯。詔河道隄防。節年修築不堅。以致衝決。該管官五年內者。巡撫奪俸三月。道官降俸一級。內養病致仕者。不許推用。見論劾者。從重議處。餘年遠者。姑免究。十二月甲申。工部覆。督理河工給事中常居敬議。於大社集南新修月隄之內。復取土填實深潭。再加築隄。以聯舊址。次將大社集以東。至白茅集百餘里。隄照舊增修。其茅家潭三尖口等處決口。與東明縣護城隄。併議修築。土方工食。俱於該府庫貯蒿草及存糧銀內。如數動支。上從其議。明神宗實錄。

是年決祥符劉獸醫口。決蘭陽銅瓦廂。發決封丘。原武。又決長垣之大社集。毛家口。茶城。亡何。又報淤。續文獻通考。

是年冬十月。命工科給事中常居敬。相度黃河。議修治之策。時黃河漫流。自開封封丘。偃師及東明長垣。多衝決。大學士申時行言。失今不治。河將北徙上流。不下徐淮。則運道可憂。故有是命。已而督河楊

一魁議因決濟運導沁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於河恐一決有衝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口開河身加浚衛河民得灌田尤爲完計上從之明紀事本末

是年黃河又決荊隆口衝潰長隄入長垣東明二縣尋塞之後二年復創築遙隄長二千九百丈以防漲漫沁河又決蓮花口金屹嶺水浸獲嘉新鄉一帶尋塞之亦加築隄壩以防漲漫南河全考

大名府屬長垣東明二縣舊有長隄一道延亙一百三十里東至山東曹縣白茅集西至河南封丘縣新豐村止隄外卽有淘北河一道相傳卽黃河故道也萬曆十五年河由河南封丘縣荊隆口決入挾淘北河衝決本隄之大社口兩邑昏墊沁水至武陟縣與黃河會合其湍急之勢較黃河益甚而武陟東岸之蓮花池金屹嶺最其衝射要害處也萬曆十五年沁從此決新鄉獲嘉一帶俱爲魚鼈每年堵築壩壩勞費不貲且壩內爲商民輳集之處煙囂不下千餘倚隄爲命今議甃石四百三十五丈隨守隨修限以三年告竣此隄一成永久可恃而議者畏難尙未興舉其北岸大樊村亦係壩灣要害幫隄捲壩均在司河者留意焉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正月癸巳工部覆總督漕運右僉都御史楊一魁條陳十事一、改開座以便防守翻古洪黃水之衝爲入運咽喉開制上關下狹開板難下水入易淤且開座太低一遇泛漲水從上漫千夫辟易無可奈何欲將前開乘此改修高下廣狹務俱一律此計之善者也擬允行一、嚴啓閉以杜淤墊

謂古洪內華二閘。建設之初。原爲伏秋水漲。恐致漫淤。閉閘堅守。不得擅開。以嚴其防也。但地居衝要。官使蟻集。勢難阻遏。欲比照淮安通濟閘事例。每年於六月終旬築壩。不許擅開。卽貢鮮船隻。亦酌量盤剝。此固爲運道完計。第官民商賈。國課攸關。一旦築塞。不獨困商。且稅額縮矣。況貢艘舊屯留京。又不可輒議乎。擬仍舊。一開支河以備緩急。謂運舟自茶城入閘。乃其故道。與河隔遠。自河決秦溝。改蘇濁河口入徐淮。乃與茶城緊相對衝。又戚家港湍溜難輓。舟多覆沒。前道臣舒應龍另開塔山支河。頗稱利便。而壩閘未建。旋復淤阻。中河郎中陳瑛始開古洪。內華以代塔山。五年於茲。而復遭淤塞。安可不爲之計也。欲挑浚塔山支河。建立壩閘。令與內華相等。八九月後。公私船隻。兩道并出。固亦有見。第閘河水泉不多。分而爲二。不識能常繼否。擬會勘一。移官夫以資策應。謂古洪內華隄夫六百名。伏秋水漲。修守不足。且責閘官以調度弗能也。欲將呂梁洪夫分調一半。移住古洪。以資修浚。管河同知原任邳州者。移住境山。遇有緊急。往來督視。固屬遠慮。第呂梁古洪相去頗遙。安土之民。難以驟徙。與職官改駐不同也。擬會勘一。復故道以定長策。謂黃河舊出小浮橋。水勢順利。運道安行。累歲變遷。致梗運道。雖建閘啓閉。猶時淤塞。非本計也。欲修復故道。自歸德以下丁家道口浚至石將軍廟。令河仍自小浮橋出。若撫按各爲其民。則止浚礪山韓家口河五十里。誠亦有見。第其費有出與否。其道可開與否。宜行令撫按勘科酌議。以請者也。擬會勘一。放濁溢以固隄岸。謂黃河樓隄修築加高。而隄內窪下。夏秋間河水外漲。雨水內浸。其隄易

壞。欲做栲栳灣隄勢。將徐邳一帶隄內窪處。春間開口洩水。其與遙隄隔遠者。從便築小月隄。以防其溢。此計之便者也。擬允行。一、引沁水以濟衛河。謂黃河挾沁水入衛。繇天津下海久矣。自河徙而沁與俱南。衛水時苦涸竭。其流濁也。欲做徐有貞廣濟河之勢。引沁入衛。不使助河爲虐。且乘武陟間沁水方決。因便疏浚。萬夫一月之力耳。固自有見。第考先臣黃綰、霍輅並有分沁入衛之議。似欲籍以殺河患。非爲衛水益也。改作入衛。經費旣難。衝決可慮。擬會勘。一、浚河身以抑泛濫。謂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年來每遇水發。隄上加隄。遂令水高凌空。不啻過額。濱河城郭。決水可灌。可爲寒心。欲於秋冬之際。探測河身深淺。隨處挑浚。蓋慮患之極思也。第黃河之沙。從水去來。恐難以人力治之。且入冬則河南一境。堅冰彌望。淺深將安測乎。擬會勘。一、開水門以免橫潰。謂黃河發星宿。入中國。合華夷之水。千流萬派。歸於一壑。泛溢其常也。況孟津以下。土疎易衝。故先臣邱濬請多開水門。以殺上流之勢。誠爲有見。今欲於黃河分流故道。量設減水石門。以洩暴漲。是一說也。第恐黃水洶湧。石門之所洩幾何。倘涓滴不禁。致成橫決。未獲其利。先滋之害矣。擬報罷。一、處河費以免偏累。謂河上歲修銀三萬兩。內仰給於河南者九千。今本省災傷屢聞。拖欠甚多。而河工勢不容緩。欲將每年扣省米價銀三萬七千餘兩。留備淮上支用。其河南解淮銀九千兩。免行起解。似亦兩便。但戶部咨稱米價原係邊餉。難以議留。宜將本年額內量留九千兩。抵河南解數。以後仍照例分解。不得偏至於其間也。擬允行。從之。丙申。戶科給事中李廷謨奏。國家防河如防

虜均非可以泄泄制之者。今邊臣自督撫而下，必閱歷練習，始爲推轂。賢者久任，加銜自僉，憲得至參政布政，甚則節鉞寄之。用是人思竭力，而收效者宏。河臣則不然。按次議差，才者不必用，用者必才。且計日瓜代，河之要害緩急，旣無暇身嘗一得代去，卽河患孔棘，不爲累也。又何必計久遠哉。宜略倣邊臣法，凡差管河司官，務擇其人，期以歲時，著有成勞，徑轉河道總督。員缺得漸次推用，則人人思奮，而河工有濟矣。疏下該部。二月壬戌，漕撫楊一魁奏辨御史祝大舟論劾，乞敕河臣查勘徐邳遙隄，是否如舊。樓隄高堰，先經衝損者，卽今會否修葺。錢糧有無乾沒，成功是否毀壞，一切不敢規避。疏下該部。丁丑，工部覆議黃河爲患，自古已然，而治河之難，中州爲甚。何也。其地沙壅土疏，修築旣難，平原多曠，一望千里，無崇山複嶺之束，獨恃捲埽以列防，自爲捍蔽，故功難就而費亦滋。今據科臣常居敬、撫臣袁貞吉、按臣王世揚會勘集議工程，地互千里，連於縣界兩省，而唐冢口爲黃河要害，在考城曹縣之間，兩省居民互相盜決，尤於運道大有關係。宜分地專官，嚴程修築。工在祥符、滎澤、中牟三縣者，屬河道僉事余希周領之。在封丘、陽武二縣者，屬大梁道參政王來賢領之。在蘭陽、儀封二縣，及考城縣、芝麻莊、陳隆莊、唐冢口幫築隄壩，屬兵備副使王之屏領之。河內、武陟、沁河諸衛，屬河北道參議徐三畏領之。隄壩以丈計者，凡三萬三千一百五十，約費至八萬四千六百餘金。事竣一體查敘，上命依議。及時修築，依限報完。其兩省交界處有盜決者，設法嚴禁，毋得推諉。三月癸巳，禮科給事中王士性請開復黃河故道，以圖永利。謂自

徐而下。河身日高。而爲隄以束之。水行隄上。與徐州城等。束急流益迅。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故昔之黃、淮合。今黃強而淮益縮。不復合矣。黃強而一啓天妃。通濟諸閘。則黃搗運河如建瓴。高實一梗。卽江南四百萬石之運坐廢。淮縮則退而浸泗。爲祖陵計。不得不爲石隄護之。隄增河益高。根本之慮。不亦可虞也哉。河至清河向南衝者。凡四折而後入海。淮安、高寶鹽。與蓋不啻數百萬生靈之命。託之一九泥。決則盡成魚鼈。將奈之何。而紛紛之議。有欲增隄泗州者。有欲開顏家河、灌口河、永濟河。南甃高家堰。北築漆水壩者。近議開月河、草灣及崔鎮三壩。如蟻穴漏卮。補救迄無寧歲。總不如復河故道爲一勞永逸之圖也。河故道繇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凡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室廬墳墓之礙。雖開河經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爲利無窮矣。疏下行河者議。四月甲寅朔。直隸巡按御史喬璧星奏。河道衝決爲患。請率舊典。復設專官。以一事權。蓋自古治河止於除害。我國家仰給東南。歲輸四百萬石。自淮至徐。實藉河利。顧潰決淺澀之患。往往有之。永樂九年。分設部司督理。或命部院大臣往視。事已輒罷。正德四年。乃議專設憲臣爲總理。河南之開封歸德。山東之曹濮臨沂。北直之大名天津。南直之淮揚徐穎。咸屬節制。建牙如督撫。重河防也。然理河者。不復慮漕。而理漕者。亦不復慮河。則亦專設河臣之覺矣。萬曆五年。偶因兩臣意見相左。遂并河於漕。在河南山東北直者。以巡撫兼領之。責分而官無專

督。故修濬之功。怠於無事。急於臨渴。河患日深。頃者勸科常居敬亦有專設大臣之議。非直備官。要在得人。試按嘉靖以來。河漸北徙。濟寧以下多淤。而劉天和之修復魯橋。朱衡之開通南陽。潘季馴之濬刷崔鎮。河道賴之。此專設得人之明驗。疏下部覆如議。上命督河再設以老成才望者任之。癸亥。勸理河道科臣常居敬會同督臣舒應龍再上河工一十四款。一。添造關座。以便防守。議於古洪關外加鎮口關一座。外禦濁水。內蓋漕河。一。接築隄隄。以防中潰。計自茶城以下。塔山支河西岸起。至河口止。長五百丈。關四丈。又補築舊河缺口一道。長六丈。一。議修壩壩。以防危急。王公隄。累經衝決。與黃河止隔丈許。兩河夾之。勢最危急。議於本隄設法增築。實土石於鴈翅之內。密釘椿木於捲掃之外。并設順水壩。以逼黃水之北流。一。開建月河。以避衝決。於運河南岸。另開月河。以引清水之南去。則二水相隔頗遙。時加培築。可保無虞。中四款入 一。移調官夫。以資策應。呂梁。徐州二洪水勢既平。洪夫稍暇。且屬流寓。隨地可安。議撥六百三十三名。均派新舊五關。餘者留二洪。拽運。而管河同知。改住境山策應。又一款入 一。停拆三壩。以保成功。崔鎮。徐昇。季太三壩。原為洩水而設。議拆者為其高。而壩外隄岸更高於壩。是存之未礙宣洩之利。拆之反滋汎溢之虞也。一。停濬草灣。以節財用。草灣一河。闊二百餘丈。先嘗開之。以保淮城。且淮黃之水。藉以分流。而開塞靡常。無煩濬鑿。俱如議行。庚午。工科給事中梅國棟薦原任刑部尙書潘季馴堪總河之用。時季馴已備職為民。而科臣謂其向在河上有築濬功。會李棟。董子行。蔡宗周。常居敬亦先後薦

之故。部覆起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兼理軍務。上諭之敕。六月己未。勘科常居敬奏。黃河故道。開復甚難。宜罷役。而營家營支河之議起。癸酉。勘科常居敬上修理河道圖考。報開圖考留覽。閏六月己酉。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題。黃河之水。濁而強。汶泗之流清且弱。交會之處。則茶城。漣北。每伏秋黃水盛發。則倒灌入淮。沙停而淤。勢所必至。黃水消落。漕水堵之。流隨水刷。不待濬而自通矣。縱有淺阻。不過旬日。如萬歷十年中。河郎中陳瑛創建古洪。內華一閘。每遇黃水暴發。卽下板以遏濁流之橫。而閘內無壅阻之虞。黃水消落。則啓板以縱泉水之出。而閘外存洗滌之功。去伏稍失。開閉之防。遂至漂壅失常。廬惟當守。臣於前月望。至宿遷閱視。同知徐申謂本月望前。黃水偶長丈餘。漫入洪口。卽合嚴下閘板。至二十一日。報黃水消落。於是啓板通漕。衝刷成河。通行無滯。至閏六月等日。復然。前不過七日。後不過三日。隨長隨落。此卽二水勝負通塞之故也。勘科常居敬復建口閘一座。去河愈近。則吐納愈易。足爲水利。但建閘易守。開難運。貢之馳行固急。勢豪之開放不時。數日之羈程不能待。而千百年之利害且決裂矣。乞特賜繪音。如萬曆八年清江浦三閘之法。以嚴啓閉。庶河渠永有賴矣。部覆如請。十月甲申。工部覆總督河道潘季馴條上河工八事。一久任部臣。謂水性有順逆。河情有分合。地勢有險夷。如某處迎溜。作何捲築。以當其衝。某處壅灣。作何幫護。以防其泄。事在分司。宜委任。南中兩河郎中滿三。考方輿優擢。則練督久而河防自熟。一責成長。令謂理河如理家。然家務繁瑣。不妨分任。而庀材鳩工。則家

督主之。今瀕河州縣長猶家督也。調集夫役。備辦料物。宜專屬之。至於巡行督率。責之行河者。而郡守亦有總理之責焉。疎虞並坐。一禁調官夫。謂治河有補偏救弊之法。無一勞永逸之事。禹奏平成。不數百年。而祖乙之都圯。則防守弛也。故曰。防河無止工。宜申飭沿河官夫。專以河爲事。不得別差擅調。致誤河防。一預定工料。謂黃河泛漲。每在伏秋。修築不預。往往爲河所乘。宜於十月中旬。卽行踏勘。分工備物。務令正月興作。四月報竣。後時者罰。一立法增築。謂徐淮之間。咫尺河流。倚遙隄一線爲捍蔽。而風雨剝蝕。車馬蹂躪。日就卑薄。宜令每歲修隄高厚。俱以五寸爲限。遇低薄處。隨宜加築。徧植樟柳。不如法者。聽總河參治。一添設隄官。一加葺真土。一接築舊隄。以上三條命依議行。丙午。工部覆總河潘季馴題請罷開復黃河故道及鑿支渠。合沁衛諸議。一意修築隄防。上報可。仍申飭河臣。毋因循以致疎虞。紛議以妨實事。違者聽總河參究。十一月甲子。工部覆河南巡按御史王世揚奏。河南境內黃河自潼關至歸德。開封等處。奔流二千餘里。去總河督臣甚遠。利害之切。見聞之近。必先撫臣。宜於撫臣敕書。增兼理河道一條。與督臣協同行事。詔從之。十二月甲申。添設河南開封府同知一員。駐劄荊隆口。祥符縣丞榮澤。主簿各一員。專管河務。戊子。工部尙書石星覆總督河道潘季馴題稱。河南黃河上流。三門七澤而下。地平土疎。每易衝決。特非運道所經。往往忽視。以爲無虞。而不知上源旣決。運道未有不阻者。故修守之法。在河南尤屬緊要。其故道繇新集出小浮橋。銅葛鐵底。所當開復。而歲儉費繁。未能遽行。惟慎加修守。庶

保無虞。因條列六議。一、黃河北岸逼漕。南岸逼省。先臣劉大夏於兩岸各築長隄。綿亘千有餘里。百年來頗受其利。乃坍塌衝汕。歲修易湮。宜刻期修築。一、沁水發源沁州。至武陟與黃合。勢最湍悍。而蓮花池金乾隘其險要也。生靈無算。寄命一隄。危若累卵。而最險處。止四百餘丈。卽盡甃以石。工亦易辦。所當亟議石隄。以圖水賴者也。一、河工甚鉅。而所恃工費。止河堡夫銀而已。近緣併入條鞭。有司輒急京運。而緩河道。任民逋負。甚至已徵而別用。竟不扣還。河工所以墜誤也。今議從前借用者。如數抵還。在民者徵解貯開封。待不時之用。一、役民用其力。當卹其私。今議開歸懷三郡。近隄沒官田地。給堡老六畝。堡夫五畝。不足則以贖工銀置產以授之。則民有身家之患。防隄益力矣。一、河之害。在河南尤大。則治河之功。在河南尤難。往秋防舉劾。僅行於淮徐而不及河南。誠爲缺典。宜一體甄別。以示激勸。一、河南雖非運道所經。而河情水性。與淮徐無異。固當以治淮徐之法治之。則夫責郡邑長吏。以一事權。覈歲修工程。以預與舉。增補捲築。以固隄防。所當通行者也。詔如議行。癸卯。豐家營支河工罷。從總河潘季馴議也。明神宗實錄。潘季馴四任總河。

是年五月十一日。敕諭都察院右都御史潘季馴。該科臣建議。先年河道原設有總理大臣。近年裁革。分屬各該巡撫官兼管。事權不一。目今河患不常。工程重大。要將原官復設。簡擇熟知河務任事大臣。管理該部議覆相應。茲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駐劄濟寧州。督率原設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員外。

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守巡等官將各該地方新舊漕河并淮揚蘇松常鎮浙江等處河道及河南山東等處上源著實用心往來經理遇有淤淺衝決隄岸單薄應該幫築挑淺去處務要先事預圖免致梗塞并查先年工部題覆事宜一一著實舉行合用人夫照常於河道項下附近

有司軍衛衙門調取應用其各省直歲修河工錢糧悉聽通融計處動支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河務功蹟昭著者獎薦擢用敢有不服調度怠玩誤事及權豪勢要之家侵占阻截并違例盜決河防應

擊問者徑自擊問應參奏者指名參奏其餘開載未盡及河道緊要事宜悉聽爾便宜處置其有干漕運撫按衙門事體公同計處重大者奏請定奪每年終將修理過河道人夫錢糧照例備細造冊畫圖

貼說奏繳其南直隸淮揚潁州徐州山東曹濮臨清沂州河南睢陳北直隸大名天津各該地方軍務亦聽爾兼理其各兵備道悉聽節制務要防護運道永保無虞如遇盜賊生發即便會同各該巡撫嚴

督該道官兵上緊緝剿毋致延蔓若兵備各官縱寇貽患者參奏處治爾爲重臣受茲委託須殫心竭

慮輸忠效勞務俾河道安流糧運無誤斯稱委任如或處置乖方以致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毋

忽故論河防一覽 萬曆五年因河漕兩巨意見相左遂并河於漕至是以薦仍用公爲總督其間沿革之故不可以不知也故特書於此

戊子萬曆十六年河大潰天子以言官言拜公田間至是不特公習河而河亦習公矣既告成錄其功所加築土隄縷隄月隄格隄長隄橫隄守舊隄寄子隄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八十五丈有奇礮開料廠凡

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隄柳八十三萬有奇。前後十餘年，輶車所至，更數千里。公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運無害。緣河之民，始復見室廬丘隴，煙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王錫爵撰潘公墓志。

行水金鑑卷第三十三

河水

萬曆十六年都給事中常居敬上河工大舉疏云。議照中州惟河患爲最鉅。故其治河也爲獨詳。邇年人心玩於積習。法制廢於因循。致塵聖懷。特旨修築。卽今兩河工程。臣等不敢不竭心力矣。然必料理精詳。庶可垂示永久。若非奉有明旨。無以警惕人心。旣經該道會議前來。又該臣等覆議相同。合照款列具陳。謹題請旨。一、預積埽料。以防未然。臣等查得河南水平岸高而土疏。其湍急埽灣之處。患常在下。雖有高厚之隄。卒然坍塌。無所措手。故防河之患。無愈於捲埽。而捲埽之料。全資於稍草。椿麻與土也。往年所用。椿木。藤麻。俱分派於出產州縣買運。而柳稍。穀草。俱於臨河地方。召商收買。已有定議。近因沿河各縣。連年苦旱。復遭大水。百穀無收。欲暫將穀草派之別府州縣買納解送。亦通融之策。但道途隔遠。不惟腳價浩費。抑恐反滋騷擾。及查往年穀草定價。每束連耗草二十二斤。給銀二分。今年穀草缺乏價貴。合無每束增銀一分。共給價銀三分。仍舊召商收買。此後豐年酌量估裁。庶草價旣增。而商販自至矣。至於捲埽。胚胎。純用好土。始得堅完。必須預積平日。庶可取辦倉卒。近因久無水患。管河員役不復議積。每遇急迫。取土窳遠。緩不濟事。竟日搬運。不成一埽。遂至決口漸闊。爲害滋大矣。合

無令各守隄守壩堡夫於閒曠之時。查照成法。令各管河官。督令預運埽土。堆垛於壩壩。及緊要隄岸之上。每年會計之時。查算某處該積土若干。責令各夫如數運積。著實查驗。無容虛報。其河流衝射之處。仍當預置旱埽。如伏秋水發。微有衝刷。即時添補。管河官一面督行。一面申報。則有備無患。而埽不虛費。隄防愈有賴矣。一議處工食。以卹窮民。臣等查得估計修築隄壩工程。每築方廣一丈。高五寸。爲一工。每夫一名。日完一工。方給工食銀三分三釐三毫。夫以一人而日築一工。已爲難完。況取土有遠近之不一。填築有險夷之不同。槩以一例計工。既不能依期報完。復又計工給銀。安能盡滿所望。且今歲米價騰貴數倍。往昔一工給銀三分三釐三毫。亦不足其食用。若一日不完一工。則所得工食。益不足以糊口。無惑乎每遇募夫。召之不至也。合無將今歲做工夫役。每一工給工食銀四分。如取土在百步之內。及在平地修築者。俱仍以方一丈。高五寸爲一工。若在坑坎水內填築。及在百步之外。取土者。酌量減其寸數。俱每工給銀四分。如此則工食既加而養贍足。工程有等而勞逸均。人心亦知樂從矣。其已竣成熟年分。仍照舊查給。一議設堡房。以慎守禦。臣等查得黃河兩岸長月等隄。并壩壩之處。先年每二里建堡房一間。僉堡老地方各一名。統領火夫十名巡守。以防河患。原無工食。數年以來。天時亢旱。河患稍息。人心懈弛。堡房傾倒。而子遺災民。星散求食。各隄防守遂無人矣。惟各壩壩處堡房。尙存數名。然爲數亦少。不足應用。昨歲河患。雖出異常之災。未必不由疎虞所致也。合無於黃河兩

岸各新舊長月等隄。每二里仍建堡房一間。每堡僉鄰近堡夫二名。每五堡僉勤能堡老一名。統率各堡夫晝夜往來巡守。栽培柳樹。但有盜決隄防及砍伐隄柳者。即便擒拿送官究治。遇有河水泛濫衝刷損傷。卽行填補。每堡老一名。月給工食銀五錢。各役每名月給工食銀三錢。俱於河道官銀內支給。至於隄河壩壩。尤係要害。修守之工倍嘗加謹。仍每二里建大堡房一重。三間。盛放壩料。以備急用。每堡設堡夫五名。每二堡設堡老一名。管河官不時查點。遇有緊急衝刷。不拘晝夜。本堡鳴鑼。各堡老督率各夫前來接濟。併力堵塞。其堡老必於鄰近鄉民中。選精勤守法者充役。如此庶防守俱各得人。而河患可保無虞矣。一議處廠夫。以杜徧累。臣等查得隄河。祥符等縣。設有官廠八處。收貯稻草椿麻。以備掩壩。每廠原有廠夫二名。或三名。令其看守物料。先年俱於各州縣堡夫內選殷實大戶充之。凡管廠官。合用心紅紙劄。并僱覓書手。造寫循環。倒換盤纏。及僱人晒晾物料。并修理廠房牆垣。冗費百出。每名每年費銀五六十兩。如遇不才官員需索常例。費至百金者有之。後因稱累。以堡夫二名。朋應廠夫一名。每年工食銀四十八兩。至萬曆十三年。該前任巡撫臧惟一。允河道議。每名裁定工食銀三十六兩。以其數非不多也。不知工食有限。而額外之費無窮。夫廠夫原以看廠爲名。惟晒晾物料。是其職守。乃至責以不貲之費。磨累無休。身家蕩敗。無惑乎合口稱苦。不敢承役也。相應痛革。以後每廠夫一名。以二人當之。給條鞭工食銀二十四兩。扣除銀十二兩。存貯官庫。不許復僉。正頭惟召募鄰近土

民充當一切雜費。如管河官心紅紙劄等項。量於編派。其登報文冊。修理牆垣。卽於前扣銀內申請動支。不許濫派。厥夫出辦。惟稍草等料。有退爛數多。各役失於苦蓋。晒晾者。姑免問罪。令其量賠。如此庶需索之弊。既革。而厥夫之害。可免矣。一、及時給散。以杜侵尅。臣等查得河工全賴人夫。夫役全資工食。河道錢糧。俱貯府庫。管河官不得自由。必至河岸衝決。方議調人夫。請支錢糧。已無及矣。合無每遇春時。該道行管河同知通判等官。赴府領銀。分發沿河州縣。專聽不時之需。遇有河患。一面募夫。一面申請。事完稽查。庶不耽誤。至於給散工食。往時獨責之各縣。管河佐貳官。各官多不親理。又委之部夫陰醫等官。稱鑿給散。其中不免扣尅。以致各夫鮮受實惠。合無以後給散河夫工食。俱聽該府管河官督同各縣掌印官。眼同包封。唱名給散。再不許令各縣部夫官總領。致滋奸弊。如府管河官。偶在別縣督工。一時不暇者。聽各縣掌印管河官。徑自給散。如此庶扣減之弊。既除。而夫役之逃。可免矣。一、責成正官。以便查覈。臣等竊惟設官定制。在府州縣。雖有清軍管糧。捕盜理刑。管河等官。分任佐理。而兼總條貫。則掌印官事。非謂各官之外。掌印官全無相干也。故一州縣之中。河渠要害。孰非正官之所當料理防守者。況中州生靈命脈。係於黃河。可以正官而漫不關心乎。乃向來河務。該道止行文府管河官。府管河官止行文州縣管河官。而該府州縣全不經由。故問河水衝決。非不曰某州某縣之某口決也。問應用人夫。應動錢糧。所以治其決者。則曰有管河官在。非本州本縣事也。不知河患係民瘼最切。

不此之究。而徒諉之於一二佐貳。彼其威令不行。召集人夫。既多阻撓。操持不定。動用錢糧。又難清楚。況修理工程。必動錢糧。管河官身任其事。則錢糧自有粘帶。每年會計。既令其查議矣。乃年終覈實。亦令其自爲而自覈之。無論工程虛薄。錢糧冒破。無由而覺。卽工程堅固。錢糧明白。誰則信之。是尤不可解也。合無自後申飭各府州縣掌印官。凡遇河務。雖有管河官專管。至於催償人夫。給發錢糧。各掌印官務破積習。協心共濟。其會計工程。亦與管河官會同估議。每年河防畢日。該道將各掌印管河官分別勤惰。開呈兩院。量行獎戒。如此則精神流貫。而法亦昭明。責任各專。而功可永賴矣。一、議豁隄糧。以蘇民困。臣等看得黃河兩岸。皆係民間納糧田地。而新舊所築長、月、縷水、減水等隄壩。南北兩岸上下綿亘六七百里。其根闊有七八丈者。有十餘丈者。所歷占民地不下千百餘頃。自來地內夏秋稅糧。并各項差銀。尙係地主賠納。臣等竊謂築隄乃爲一縣小民捍患。非一人一家私事。其占用各戶之地。旣不償以原價。復令包納虛糧。誠於人情有所不堪。合無候部議行。臣等轉行臨河各縣。逐查各該地方。除年遠舊隄外。其有五年以內。新創及幫築隄壩若干道。某道根闊若干。長若干。共計壓占民地若干。每年共計稅糧差銀若干。卽與除豁均派。槩縣地內徵收抵數。及查見今種麥挑挖者。量給倉穀。以補子種之廢。庶包賠之糧。不致偏累。而沿河之民。可免向隅矣。奉旨依議著實行。又酌議河道善後事宜。疏云。治河者。旣欲祛其害。復欲資其利。誠難之難者矣。考之國家之功令。諸臣之經略。絜然具備。

若可持循。然而時勢稍殊。則法制不可不講。人心易怠。則申飭不可不嚴。桑土之謀。當於未雨。況河道多艱。補偏救弊之方。其容以或已乎。臣疎庸無似。誤蒙皇上任使。日夕兢兢。罔知報稱。日來奔走河漕。酌之事機。詢之輿論。稍得其槩。除各項工程。會同撫按諸臣。另疏具題外。敬抒一得。列爲八事。用備採擇。少效涓埃。謹題請旨。

一、復河臣以一事權。竊惟今所稱漕河者。南盡瓜、儀。北通燕、冀。天下所由飛芻輓粟。而通塞之機。所關於國計甚重也。第河道源流既遠。名稱亦殊。分合異形。決塞靡定。即使精神專而料理密。尙恐不足以濟事也。先年設尙書侍郎。或都御史一員。總理河道。以故事體畫一。興作甚便。議定而行。無敢格者。諸臣經略之蹟。至今班班可考。乃邇年罷不設。歸諸總督漕運。而各省則令巡撫兼之。不思河道變遷。常在指顧呼吸之間。非專一則牽制而難行。非身親則怠緩而誤事。稍顧忌則齟齬而敗績。或猶豫則後時而罔功。此其所係何如者。至於各巡撫專制一方。辨官邪。審刑名。稽錢穀。理鹽盜。日不暇給。乃欲出其什一辦河務。其將能乎。非獨此也。河南之令不能行於山東。山東之令不能行於淮揚。卽一舉而可以垂永利。此最忠國便計。而各省牽連。甲可乙否。卒亦憤惋而止。至於氣脈不貫。事體牴牾。此其害未可一二言也。嗟夫。禹平水土。稷教稼穡。未聞兼理。奈何令并漕運。河道而兼之也。卽今督臣初任。經理方新。才品卓然。足以勝此。但以河道事理論之。仍當專設總督重臣。庶權不分而事易集矣。

一、嚴啓閉以杜淤淺。一、催糧運以謹河防。

上二款實錄載。部議略見運河。

其一。定賢否以便責成。照

得東南之所急者。無大於河漕。而所以重河防而責成效者。無過於賢否。今時河道督臣總理於上。部司分理於下。乃各府佐官。則專率州縣管河判官主簿。聽候部司分委辦料興工。且吏部給與文憑填注。專管河道。不許營求別委。法甚善也。乃賢否則各衙門主之。而部司不與焉。夫河道艱虞。脫有緩急。若救火追亡。猶恐弗及。乃部司曾不得操賞功酬勞之權。是求前於却。欲責其功力難矣。以故別衙門執賢否以便差委。而各官亦或冀差委以圖親信。反視河道若駢拇枝指。然及潰決而圖之。已無及也。合無查照清江造船廠官事例。凡係管河官。專屬河道部司。年終考覈。分別賢否。徑呈督撫。咨部施行。不許別謀差委。及查濱河處所。俱有各官公署。仍量行修理。常川駐劄。毋使混居府城。以妨職業。庶賢否定而人心趨。責成專而分理便矣。一、議近轉以勵人心。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語專一也。夫耕織細事。猶不可泛任。況河道重務。苟非得其人。專其任。徒使素不經事者。嘗使而漫爲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驟而語地利。孰知險夷。驟而語版築。孰辨工苦。及舉事不當。始議更置。錢糧實已耗費。亦無及矣。故任河務者。非得忠勤任事之人。久任而責成之。不可也。第州縣佐貳官卑祿薄。欲使之數年不調。其志易墜。故欲勵人心。莫若近轉。如巡司之守隄堰也。州縣佐貳之司歲修也。通候部道年終覈實。分別類呈。督撫咨部記錄。倘主簿缺則推大使。判官缺則推主簿。縣令缺則推判官。否則加銜以俟。遇缺推補。其同知。通判等官。亦照此行。但宜慎重考覈。果有顯蹟。方得推舉。則雖陞遷。不出淮揚四府。異

日舉大役，興大工，令此素習者爲之，輕車熟路，蔑不濟矣。矧其人尙留地方，卽不稱，吾得而議處之，夫旣叨顯庸，而又知苟且之無所逃罪也，有不視河事如家事者乎？一、議錢糧以濟河工，一、稽工料以資實用。一、重修守以謹河防，天下之事，作之者固不易，而守之者尤難。況於河道關漕運重計乎？何也？水勢之緩急，夫役之調度，錢糧之盈縮，工料之磨算，是無一事可忽也。正月辦料，二月興工，三月終工，未就而桃花水發，五六月而伏水發，七八月而秋水發，是無一時可忽也。若遙縷各隄，若歸仁集，若高家堰，若王公隄，若西橋，范口等處，是無一地可忽也。此其責甚重，而其勞爲獨至，然實不外於歲修之中。但在人見其無奇功，在己見其守舊轍，於是苟安者多玩愒，好事者喜紛更，其於河漕，何所裨益？不知治河如治邊，防水如防敵，今各邊之臣，謹斥堠，修城堡，練士卒，飭器械，豈必騁遠略，計首功，而後可以言勞哉？然而秋防有敝，歲終有薦，閱邊有錄，以故人心有所激勵而興起，今河臣出入風濤，奔走拮据，勞瘁之狀，不減邊臣，乃歲修之功，末由自見，非情也。臣以爲有怠事之罰，亦當有勤事之賞，合無除興舉大工外，每年歲終，總河大臣將部司以下各官，查其修守勤惰，分別注考，移咨吏工二部紀錄。案候三年，該部類題請旨賞罰，以昭勸懲。果有成勞，雖破格超遷，或加服俸，亦不爲過。如或持祿養高，儉安廢事，致妨河務者，卽行議處。如是則人知職業修而事功自見，防守嚴而河道永賴矣。工部摘將嚴啓閉等五款，覆議相同。題奉旨依議行。又該吏部摘將定賢否，議近轉二款，覆議相同。題奉旨近年

管河佐貳等官多有營求差委妨廢職務不行用心防守的總理衙門務遵敕諭擊問重治不許姑息其餘依擬行又該吏工二部會議復河臣一款題奉旨這總理河道官準復設著推練達老成有才望的去漕運河道衙門各職掌還查擬停當來說

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曆十七年六月癸巳總理河道潘季馴言黃水暴漲洶湧異常衝開獸醫口月隄者一漫出李景高口新隄者一衝入夏鎮內河沒壞田廬溺死居民者一其餘或水與隄平或隄不沒者尺許勢且不測科臣張養蒙等因言前此工程培之未高築之未堅以召此患部議咨行河道督率各官築塞增修要使束水歸漕又以河臣駐劄濟寧去河南千餘里該省撫臣咫尺黃河本院先經題覆凡倉卒有患則撫臣一面相機築浚一面馳報河臣議處得旨隄完未久遠有衝決顯是修築不堅經管官各奪俸三月乙未工科都給事中張養蒙又上疏曰近覩總理河道潘季馴報成敍功兩疏諸臣勞績瞭然在目極稱工程堅固足保無虞陛下且不吝爵賞以酬之矣蓋成功非難保功爲難淤決委之天災挑塞歸之人力報成未幾俱有後虞求脫紛紛此其故皆繇於河臣不久任也官不久任不便有三後先異見也人已異謀也功罪難執也功名之心執不有之前者以功陞賞矣代其任者守畫一而襲故常則疑於無所事事於事不曰某故道當開則曰某新壩當改不曰某堰工可廢則曰某湖地可耕倖邀異績欲求多前人此後先之異見也人情易分爾我功出於我則修守常勤功出於人則修守常懈勤則修築可保無虞懈則

隄渠必至漸壞。此人己之異謀也。功罪可執。而後賞罰不淆。假令一隄之築也。條堅條潰。一渠之濬也。條通條壅。前者蔽罪於後工之不繼。後者推罪於前工之本虛。罪前已非見任之官。幸免追論。罪後又以新任之故。得從亮原。此雖賞罰之不明。亦繇功罪之難執也。查萬曆五年。有管河司道等官。都著久任。不許陞轉之旨。世宗末年。有查分管官員職名籍記在簿。日後有不堅固。即便指名參治之旨。今右都御史潘季馴三任河漕。熟諳水道。陛下起用之意。固欲責其新功。自宜久任。以重河務。其司道各官。併令一體久任。蓋治河如治虜。邊方總督。有十年一鎮者矣。兵備有僉事。加至布政司者矣。河道之臣。胡爲不行久任哉。再惟人臣報君職。掌有在。豈足言功。今茲之敍。完有成議矣。以後年年修築疏防。皆河臣職守所當自盡。更不必瑣瑣錄。致啓幸途。從之。十月癸卯。黃河決口塞。河工告竣。工部敍治河各官。潘季馴等賞賚有差。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遙隄。築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

橫隄。河防幸無事。明紀事本末。

是年河由李景高口決。衝月隄。入隄。陳故道。尋塞之。其明年自趙皮寨起。至本口。加築遙隄。長二千三百二十九丈。以防浸溢。南河全考。

是年以清水河月隄。隄豐縣。每被浸汕。又添築月隄。長二千五百丈。以邵家壩。遏斷秦溝舊路。最爲喫

緊。又接築數百丈。復幫築高厚。山東通志。

是年。草灣河大通。先是草灣河通塞不常。至是大通。奪正河十分之七。至赤晏廟仍歸大河。清江浦外。居民恃以為安。而河面較之正河。僅三分之一。上流未免稍稍逗遛耳。又築塔山隄。長九百餘丈。淮安府志。

是年六月。黃水大發。合睢水注縣城。平地丈餘。睢寧縣志。

是年春夏。霪雨六旬。秋復大水河溢。知縣康煒申疏。巡撫唐應龍奏。獨發賑。衆賴以安。蕭縣志。

明神宗萬曆十八年十月癸巳。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引年乞休。不允。十二月壬申。原任工部尙書朱衡。治河有功。土人立祠。至是都御史潘季馴請加修葺。改為敕建祠宇。從之。明神宗實錄。

是年又築塔山隄。長七百餘丈。新築單口。辛安。雙溝。馬家淺。洋山。峯山。諸格隄。縷隄既不可恃。萬一決縷而入橫流。遇格而止。可免汎濫。水退。本格之水仍復歸漕。淤溜地高。最為便益。永無分流奪河之

患。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曆十九年二月己巳。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再疏乞休。兩經票擬。俱不批發。大學士申時行等。以漕運將行。河防甚急。本官既已告病。恐因循誤事。為患匪輕。具題請旨。壬辰。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因病乞休。吏部題覆。催請三次。工部催請一次。大學士申時行等。先會揭請。俱不報。時行等恐誤河防。或

妨運道。復具疏題請。三月庚申。總理河道潘季馴題稱。河防喫緊。伏秋爲嚴。而臣三疏乞休。病已危。須著司道官畫地巡行。如有疎虞。照地參究。從之。仍著在任調治。用心經理督察。四月辛酉。工部覆禮科給事中胡汝寧言。徐州河患。乘冰消之時。宜修培。依議行。五月癸酉。總督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議開魁山支河。條議四事。一。整石隄。以固保障。一。設長夫。以備修守。一。改隄夫。以專疏浚。一。信法令。以防淤阻。部覆俱依議行。六月丙申。總督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言。去冬十月間。開徐城積水未消。議者要改河就城。時已牌行。徐州道將魁山支渠查勘開洩。而改河之說。牢而不破。迨題明速開後。新渠告成。積水消盡。衆議頓息。僉謂改河遷城。俱可免議矣。今接邸報。廣西巡按御史錢一本題及徐城積水一事。以城內之水。疑及外河。要疏浚徐。呂二洪下流。謂臣泄泄欺罔。嘗錢一本過徐之時。正雨雪之候。城中積水委多。此時行灌魁山之渠。已逾兩月。內水委與外河無干。徐州所報十二月消水。印揭見存。何敢泄泄欺罔。至於挑浚二洪下流。須塞而後開。今二洪之水。河深流迅。縱欲疏浚。從何下手乎。上曰。徐州積水已消。該部勘議已定。已有旨了。十一月癸亥。工部題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條議。一。放水淤平內地。以圖堅久。謂樓遙二隄。俱爲防河善法。但宿遷以南。有遙無樓。獨直河以西。地勢卑窪。歲歲患水。宜將遙隄查閱堅固。却將樓隄相度地勢。開缺放水。沙隨水入。地隨沙高。庶消患而費可省。一。接築遙隄。以防奪河。謂黃河之勢。分則河遂奪。緩則沙遂停。宜自永賴亭以下。接築遙隄。計五百四十丈。至黃家溝止。庶河無分流。而事可

永賴一增支渠大隄以杜淤淺。謂徐城積潦。悉繇新開支河洩出。惟魁山迤北王家林一段。約長十餘丈。迤南倪家林一段。約長三十餘丈。宜做支河新隄之法。築大隄一道。自無塌損之患。積水勢若建瓴矣。後

條。分入淮 合依所議。備行淮揚撫按官查勘。另行題請。著依議行。甲戌。以河湖並漲。修守事竣。將知府陳廉等。及州縣官五十二員優獎。知府張問禮等。及縣官四十七員量獎。主簿賈應元。王階提問。縣丞鄧鴻等六員。各行戒飭。十二月壬辰。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以先年給繇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照舊管事。辛亥。工部尚書會同亨等奏。今秋河決山陽。隄田衝潰。及江都邵伯等處。湖水下注。州縣浸傷。皆繇管河各官怠誤。修守科臣朱維藩。欲特設巡河御史一員督理。宜卽敕管河各官。務要著實修守。有怠誤者。會總河衙門參究。不必另設憲臣。以滋勞費。從之。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三十四

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正月甲戌。工科都給事中楊其休言。河臣潘季馴助茂勞久。嘔血骨立。被言請告。賞
允其歸。且泗城會勘。議旣柄鑿。工亦旁午。老成諳諫。如舒應龍。精心任事。如呂坤。二臣用一。可以集事。上
命吏部知之。二月戊申。改南京兵部尚書舒應龍爲工部尚書。總督河道。管理軍務。三月庚辰。南京
兵部尚書舒應龍疏辭總河新命。上以黃河爲梗。淮水積滄。著卽赴任。會科臣勘議。不允辭。四月己亥。
總理河道工部尚書潘季馴奏。臣領河事凡四任矣。壯老於斯。朝暮於斯。耳聞目擊。稽往驗來。總之水性
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更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也。人欲支分以
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也。去秋霖霖雨漲。物議遂騰。寧知漲必有消乎。謹述人言之惑。衆病河者詳
解於後。一謂黃水暴漲。何不多濬支渠以殺之。臣曰。分流誠能殺勢。然可行於清水耳。黃水沙居其六。分
則勢緩沙停。河不兩行。自古記之。藉勢行沙。合之所以殺之也。又議水漲暫開決口。水落復塞。豈曰無見。
但塞決難以費浩。築減水石壩於桃源。壩與地平。水浮則洩。與開決無異。而水不能嚙石。更無塞決之費。
不須另開矣。亦謂舊河沙墊底高。不若別覓新河爲得。臣曰。沙易停亦易刷。卽一河中溜處深。緩處淺。水

合沙刷必無俱墊之理。此淺彼深，亦無妨運之事。倘果底高，則冬春水落，嘗膠舟矣。全棄故道，即使得地鑿河，力能闊二百丈，深三四丈，如故河否？況數年而新者亦舊，豈舊淤而新不淤乎？禹治水曰：疏、濬、決、排，亦第去其壅塞耳。徐邳故泗道也。禹貢導淮東會泗、沂，宋神宗時河決澶州，合南清河會於淮，南清即泗、沂行之六七百年，謂非黃河故道不可矣。一謂禹治水以導，而今治水以障。臣曰：逆水性以鑿鄰，謂之障。順水性以開其溢，謂之防。水漲無隄，必泛溢不循軌。隄者正導之，以入於海也。禹貢九澤既陂，四海會同，何嘗不以隄哉？或疑水愈高，則隄愈增，不知水雖漲，亦止丈許，且無旬日不消者，則隄之高，不過踰丈而已。一謂昔年徐呂二洪，怪石浮水面，湍激如雷，今皆無聲，得非沙掩。臣曰：二洪體甚高，沙能掩之，是無徐州矣。徐洪爲主事郭昇，呂洪爲主事陳洪範，剗石志記具存。其時黃河決口二洪涸，實天假以成諸臣之功也。若云石平，而水不能刷沙，則河長幾二千里，豈盡二洪激水所刷耶？甚爲諸臣冤耳。一謂海口沙塞，以致河蓄不流。臣曰：黃河萬里，別無分洩，滔滔迅溜，何嘗少停？大約伏秋長多消少，冬春長少消多，上源雨多則長，雨霽則消。今海口塞，則消於何往耶？臣委勸親閱，並無淤梗。一謂黃高於徐，淮高於泗，可不爲之所乎？臣曰：自開歸，以至安東，地皆卑於河，不獨徐、泗、湯、遷、亳、仲丁、遷、囂、賈甲、遷、相、祖、乙、遷、耿、盤、庚、遷、般，以避黃也，豈不憚煩？李景祐中，泗州張守曾築護城隄三丈三尺，以捍淮矣。河之不能使卑如是，去國之臣，心猶在河，亦自盡其犬馬之忱而已。工部言：季朔久熟，河事極源委，析利害，言當不謬，但運道民生

所關宜行勘河科臣張貞觀及督河撫按舒應龍陳于陞等從公勘議以聞毋徒兩可調停以悞大計。從之。五月庚辰南京河南道御史陳邦科題黃淮水患隄不可恃水不可障欲除淮害須開瓦埠河以殺上流欲除黃害須多遙隄縷隄諸埠口以殺下流欲禦高寶諸湖患須挑濬灣頭廟灣等處三工以歸之江海成大工者不惜費乞發帑銀濟用庶平成之績可奏工部言御史原官湖邑近復經行廉訪必真如挑濬修復先後科臣原有條議其開瓦埠河曾經覆勘中止而遙縷二隄多開閘口則諸臣所未及者乞行勘河科臣會同河漕部院確勘併覈工費以聞報可。庚寅總督漕運兵部侍郎陳于陞以御史王明論其濬河失策具疏乞罷工部言會勘河工于陞與總河尙書舒應龍俱屬首事大臣以國事爲急豈可因言求退負任使宜命與鹽臣虛心共濟無拘小嫌從之。七月乙丑原任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萬恭卒恭新建人由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光祿太僕大理兵部左侍郎巡撫山西總理河道考滿被言回籍卒於家禮部請照遞減例與祭一壇半葬從之。八月乙未以河道鉅任命改總理河道提督軍務職銜。丁酉勘河給事中張貞觀題會總河尙書舒應龍總漕陳于陞巡按御史高舉彭應參王明勘得淮黃同趨者惟海而淮之繇河達海者惟清口自海沙開濬無期因而河身日高自河流倒灌無已因而清口日塞以致淮水停蓄於時泗水上浸祖陵下墊民社近且漫及高寶與秦運隄亦苦衝決矣今據司道等議一開清口之沙計費二萬有奇一分黃河之流計費三十四萬有奇清口有大挑之工又議常濬

之後使不復淤也。分黃於淮之上流。先殺其勢也。上流必於清口上十里。去口不遠。不致爲運道梗。卽少梗而力易圖也。分於上。復合於下。衝海之力專也。合必於草灣之下。恐其復衝正河。爲淮城患也。鮑家口王家營必塞者。二決橫衝新河。恐散溢無歸也。兩岸俱隄。以地勢東北下。恐潰決。則清沐海安之民。不得卽業也。是役也。費固煩而效亦廣。若海口淺塞。欲求浚治之策。卽潮汐莫窺其涯。況可弛畚鍤哉。惟全淮河黃東下。或河身滌而漸深。海口刷而漸闊。亦事理所可必者。工部覆議。勘臣籌畫鑿鑿。其工費通計三十六萬七千有奇。議支兩淮餘鹽。兗州東昌河道銀。南京蘆課等銀。不足則撫按設處。本月興工。限明年六月報完。命如議行。九月壬戌。總漕侍郎陳于陞。以時值倭警。議將右布政司張允濟專理海防。不必兼攝河務。工科給事中劉宏寶等謂允濟昨已陞任。特爲河工請留。今工完之奏未聞。調移之章已上。防河不效。去而防海。復不效。將安去乎。工部覆稱。允濟河工依限完否。正屬分別功罪之時。似當移咨總河尙書舒應龍確議以聞。詔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狼旋。磨臍二口。蒙陰馬陵山水俱發。邳宿安東悉沈釜底。淮安府志。

是年張朝端爲濟寧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鑿性義嶺者。公相度川原。謂鑿空而勞數十萬人之力。損大司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八可。已二。可慮之說。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衢道。

鼎城縣張公墓表。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四十四年由大理寺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與朱衡共開新河，加右副都御史。尋以憂去。隆慶四年，河決邳州，睢寧起故官，再理河道。塞決口。明年工竣，坐驅運船入新溜，漂沒多，爲勘河給事中，劾違勅罷。萬曆四年夏，再起原官，巡撫江西。明年冬，召爲刑部右侍郎。時河決崔鎮，黃水北流，清河口淤澱，全淮南徙。高堰湖隄大壞，淮揚高郵、寶應間皆爲巨浸。河漕尚書吳桂芳議復老黃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決口，束水歸漕。兩人議不合。會桂芳卒。六年春，命季馴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馴以故道久湮，雖濬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議築崔鎮以塞決口，築遙隄以防潰決。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出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並流，則海口自濬。卽桂芳所開草灣，亦可不復修治。遂條上六事，詔如議。明年冬，兩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季馴初至河上，歷虞城、夏邑、商丘，相度地勢。黃河上流自新集集經趙家園、蕭縣，出徐州小浮橋，極深廣。自嘉靖中北徙，河身既淺，遷徙不常。曹、單、沛常苦昏墊。上疏請復故河。給事中王道成以方築崔鎮高堰，役難並舉。河南撫按亦陳三難乃止。遷南京兵部尚書。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季馴之再起也，以張居正援居正歿，家屬盡幽繫。子敬修自縊死。季馴言居正母逾八旬，乞降特恩宥釋。先是御史李植、江東之輩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訐季馴力右時行，巍痛詆言者。言者交

怒植。遂劾季馴黨庇居正。落職爲民。十三年。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旣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尙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於今是賴。陛下允督臣萬恭之請。予之謚廡。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墜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奪其俸。其後論薦者不已。十六年。給事中梅國樓復薦。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明年黃水暴漲。衝入夏鎮。壞田廬。居民多溺死。季馴復築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尙書。兼右都御史。季馴凡四奉治河命。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險易。增築設防。置官建閘。下及木石椿埽。綜理纖悉。積勞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十年。泗州大水。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議者或欲開傳寧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濬門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隄以洩淮口。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而巡撫周案陳于陛。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議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歸三年卒。明史

是年總河潘季馴上隄防告成疏略云。竊惟防河如防敵。自古記之矣。防敵則曰邊防。防河則曰隄防。邊防者。防敵之內入也。隄防者。防水之外出也。欲水之無出。而不戒於隄。是猶欲敵之無入。而忘備於邊者矣。且自古稱治水者。莫過於禹。而考之禹貢曰。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先臣蔡沈釋之曰。九州之澤。

已有險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險障卽隄也。神聖如禹而尤不免致力於隄。則舍隄之外別無所以防河者矣。臣於萬歷六年奉命治河。卽請築遙隄以防其潰。築縷隄以束其流。八九年間。河流順軌。故道晏然。業有成效矣。而歲久官更。弊滋法弛。以河防爲末務。視隄工爲贅沬。一簣莫加。萬夫閒曠。而車馬之蹂躪。風雨之剝蝕。河流之汕刷。高者日卑。厚者日薄。又何怪其東潰西決哉。荷蒙我皇上授臣以總理之權。責臣以修復之事。臣襪線微才。固不能別爲新奇之策。而管窺小見。尤不敢爲僥倖之圖。惓惓以隄防陳乞。懇承俞命。畢力仰承。督率南直隸河南山東司道等官。將濱河一帶地方。躬親荒度。周爰諮諏。舊有而今圯者。則議加幫。舊無而宜有者。則議勦築。遙隄約攔水勢。取其易守也。而遙隄之內。復築格隄。蓋慮決水順遙而下。亦可成河。故欲其遇格卽止也。縷隄拘束河流。取其衝刷也。而縷隄之內。復築月隄。蓋恐縷逼河流。難免衝決。故欲其遇月卽止也。防禦之法。頗稱周備。較之己卯。告成之功。更爲詳密。而夏鎮河南山東往歲原未經理者。皆一體增建矣。倘能歲守不失。則河流自無衝決之患。河不衝決。則故道晏然。翁由順軌。而運艘自無阻滯之虞矣。但春土成隄。原非鐵石。稍不修葺。便至傾頽。歲歲修之。歲歲此河也。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故歲修錢糧之設。徭編僱募額夫。凡以爲河也。而可置之虛糜閒曠之地哉。臣是以諄諄爲申明修守之請也。伏望天語叮嚀。嚴諭地方司道等官。查照臣懇節次題奉欽依事理。每歲務將各隄頂加高五寸。兩傍汕刷及卑薄處所。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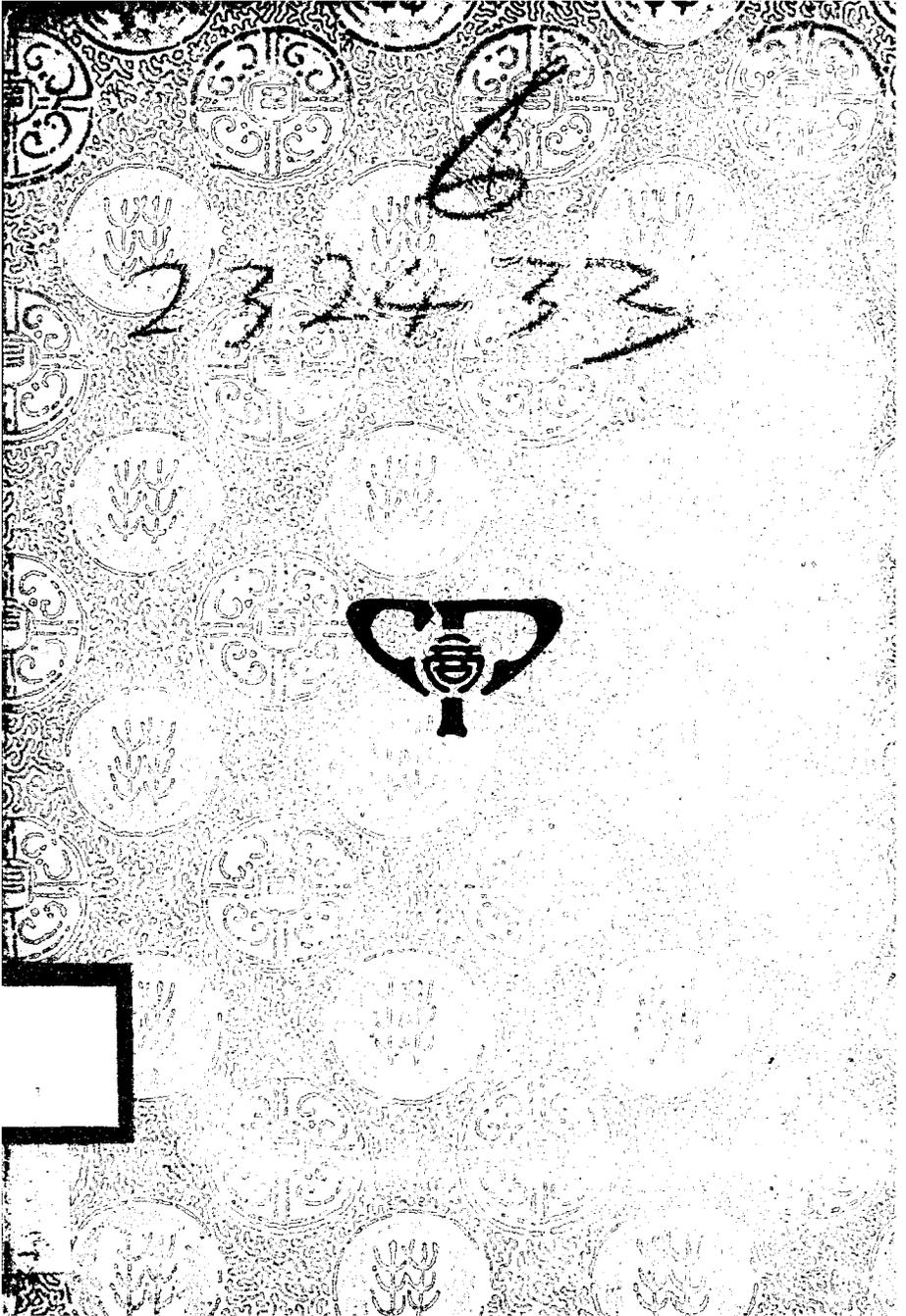
幫厚五寸。年終。管河官呈報各該司道。要見本隄原高闊若干。今加幫共高闊若干。司道官躬親驗覈。開報總河衙門覆覈。年終造冊奏繳。不如式者。指名參究。庶河防永固。而國計民生俱有賴矣。又河工易惑。浮言疏云。臣潦倒無知。久甘猷畝。誤蒙我皇上拔之既棄之餘。授以總理之任。二三年間。殫竭心力。一應事體。請自聖裁。種種俱有成畫。試有小效矣。尚有一二事宜。理本如此。而人言必不如此。工本難爲。而人情必欲強爲。若不早爲勘議。浮言不免。蝟興。全河之工。未必不由此而決裂也。敢敬陳之。夫鎮口閘內爲汶。泗清流。鎮口閘外爲黃。沁濁流。平時清濁相當。內水外出頗順。惟黃水一發。則黃強清弱。倒灌入漕。而河渠淤澱。此理勢之必然者。上源山陝以西。雨少則黃水易消。而內水之出速。上源雨多。則黃水難消。而內水之出遲。此又理勢之必然者。自用河爲運以來。灌塞之患。無歲無之。其年遠無卷。及旋淤旋通者。無論矣。臣姑以嘉靖末年。尙有卷簿可查者言之。查得嘉靖四十一。二年。黃水由大小溜溝會漕於夾溝驛南。黃漲漕淤。糧艘阻滯。該總河都御史王士翹行徐州領夫挑通。嘉靖四十四年。大小溜溝淤斷。該總河陳堯行徐州一面挑濬。一面起剝前進。隆慶元年。黃河南徙秦溝。會漕於梁山之北。淤塞無異溜溝。該總河尙書朱衡行徐州洪分司督夫挑濬。隆慶二年。黃河衝塞濁河。改至茶城與漕交會。茶城之稱自此始。隆慶三年。茶城淤閉重運。該總河都御史翁大立具題。要從馬家橋經地浜溝至徐州子房山下。另開新河以避茶城之淤。續因黃落漕通。前議隨寢。隆慶四年。茶城填塞。

八里內水漫由張孤山東衝出。翁大立具題就與張孤山開河。本年冬。本河復塞。仍將茶城挑通。原議隨寢。隆慶五年。茶城淤淺。該臣先任總河行委經歷韓柏。部夫常川撈濬。運艘賴以無阻。隆慶六年。茶城淤阻。該總河萬恭行司道疏濬通行。萬歷元年八月。茶城淤塞。該工部題行總河衙門設法挑濬。萬歷二年。黃水倒灌淤漕三十餘里。該總河傅希摯集夫挑濬。前給事中吳文佳題將翁都御史原議馬家橋出子房山開河一道。行傅都御史勘得子房山前蝦蟆山西。俱有伏石馬家橋一帶。俱係水占。難以議開。前議遂止。萬歷三年十一月內。黃水大發。茶城淤塞十里。調夫挑通。萬歷四年。茶城淤淺。糧運艱阻。復開張孤山東以冀此塞彼通。至萬歷五年。二河俱淤。復開茶城正河通運。萬歷六年。茶城淤淺。徐州道參政游季勳築過順水丁頭壩一十六道。束水衝刷。萬曆七、八、九、十等年。淤塞尤甚。至十一年間。該中河郎中陳瑛議呈。漕撫尙書凌雲翼。改漕河於古洪出口。卽今之鎮口閘河也。剏建內華。古洪二閘。遞互啓閉。淤難深入。而去黃河口僅一里。挑濬甚易。人頗便之。萬曆十五年秋。黃水大發。河與閘平。而棍徒段守金私受民船重賄。將牛角灣掘開。黃水迸入。淤塞甚遠。議者欲復歸德府丁家道口故道。使黃水盡出小浮橋。以免濁河內灌。該勘工都給事中常居敬看得閘河出口。無往而不會黃。則無往而不受淤。豈從濁河則淤。而出小浮橋則否耶。具疏題寢。請於古洪閘外添設鎮口一閘。去河僅八十丈。縱有沙淤。挑濬尤易。蓋深知清黃交接之處。難免淤灌。故不得已而爲易濬之計。良有以也。今之

議者不察水勢。不鑒往昔。偶見淤墊。議論風生。如臣昏庸。無足論矣。向來總河諸臣。豈無一人高才朗識者乎。而卒無如之何也。大小溜溝淤矣。改而爲梁山北淤。亦如之。梁山北淤矣。改而爲茶城淤。亦如之。茶城淤矣。改而爲張孤山東淤。亦如之。張孤山東淤矣。復改而爲茶城淤。亦如之。茶城復淤矣。改而爲古洪淤。亦如之。勞民傷財。畢竟無益。所幸郎中陳瑛。都給事中常居敬。先後剏築三閘。遞互啓閉。而挑濬始易。計無出於此矣。臣又查得萬歷十六年。閏六月內。該臣題爲清黃交接處所。濁流倒灌。易淤。懇乞特降諭旨。以嚴開禁事。要將古洪等閘。每遇黃水暴發。卽下板以遏濁流之橫。黃水消落。卽啓板以縱泉水之出。比照清江浦三閘啓閉之法。刻石金書。堅立各閘。俾知畏忌等因。題奉聖旨。是各閘啓閉嚴約。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照淮安閘壩事例。卽便拏問枷號。干礙職官。指名參奏。欽此。倘如所題。何至淤殿。而王程難稽。客心難挽。閘上官牌。力難阻遏。每照常居敬原題三閘遞互啓閉之法。通放船隻。縱有淤淺。不過八十丈。旋濬旋放。亦無難者。至於運艘入口。大約俱在孟夏以前。水未大發。淤亦不久。或少加挑濬之工。必無阻滯。舍此之外。別無他策。如謂鎮口逼近濁河。故易灌塞。要得別尋一道。則邳州之直河。離濁河二百里矣。而何其淤也。宿遷縣之小河口。去濁河三百餘里矣。而何其淤也。清河縣之清口。去濁河五百餘里矣。全淮之力。十倍於漕。何以黃發卽澀。而每歲初伏。通濟閘外捲築。輓壩。以防其倒灌也。要之黃強清弱。隨處相接。則隨處倒灌。隨處淤塞。總之不出科臣常居敬所云。無

往而不會黃。則無往而不受淤。兩言盡之矣。似不必過爲紛更也。但人情不見其形。未信其影。必須勸議。以杜後言。此其一矣。臣又查得濱河州縣。河高於地者。在南直隸則有徐、邳、泗三州。宿遷、桃源、清河三縣。在山東則有曹、單、金鄉、武城四縣。在河南則有虞城、夏邑、永城三縣。而河南省城則河高於地丈餘矣。惟宿遷一縣。已於萬曆七年改遷山麓。其餘州縣則全恃護城一隄。以爲保障。各處久已相安。並無他說。惟徐州則議論稍多。其故有二。一以山、陝久旱之後。連歲雨水頗多。伏秋不免加漲。觀者不考其源。而惟歸罪於河。固無怪其然矣。一以前歲十一月間。知州張世美初任未諳。爲議民官盧泰所愚。開隄放水。遂忘築塞。消凌水發。黃水灌入內濠。侵及街衢。地方官民不歸罪於知州張世美。與義官盧泰。而惟歸罪於河。至有謂護隄與城平者。有謂泉從地湧者。夫護城石隄。自昔有之。非一二年間所築者。則河之原高於地可知矣。且隄高不過丈餘。遂謂與城相平。城何若是其卑耶。徐州爲邳。隄上游。徐州而水平。隄平城也。則迤南一帶。州縣皆陸沉矣。有是理哉。且黃河入伏始漲。秋杪漸消。冬春則涸。隄外露有沙灘。非經年淹浸者。近該徐州於去年十一月間。揭稱河水已消。再過數日。內水可放。臣近又令人視水。將及址矣。今稱入冬。黃水尙與隄平。則伏秋又將何如耶。至於隄內之水。蓋因盧泰灌放頗多。兼之去歲雨雪甚頻。徐民不善車戽。一時難於消酒。若謂泉從地湧。則城中之水。宜乎與外河相平。卽護隄無所用之矣。何待盧泰放灌之後。方有水耶。非臣所能解也。然臣有治河之責。凡可圖維。卽

宜曲處不必問其人言之有無也。臣已行徐州道將城中窪地。用土墊高。仍一面撥夫車戽。復查最低之處開洩。自去年九月以來。向在料理。不敢弛墮。但爲今之計。惟有戽城濠之水。使內水可洩。固護城之隄。使外水不入。正盧秦之罪。以警將來。或加高徐城數尺。以防不虞。此則事理之所當爲。而人力之所可爲者也。舍此惟有比照宿遷縣事例。遷城而已。蓋所患者。惟徐城之積水。於運道原無阻礙。若必欲卑黃河伏秋之水。以就徐城之地。則天地氣候之自然。恐非人力所能強遏者。勞民傷財之事。或從此起矣。人情厭舊喜新。臣言終不盡信。臣在自當力諍。必不依違。第今衰病已劇。死有日矣。獨念臣從事此河。已歷三朝。犬馬戀主之情。豈肯以將去而遂置此河於度外耶。伏望敕下該部。轉行該地方巡撫。及各差御史會同總河衙門。督行徐州道副使陳文燧。或添委海、潁二道。中河、夏鎮二分司。逐一勸議。如有別策。使漕、黃交接之處。可免淤灌之患。徐州城外之水。可免暴漲之虞。不妨從長計議。如必不可。當仍舊貫。毋徇人情。毋拘成說。務求經久可行之道。不爲勞費無益之工。則事體畫一。而浮言可息矣。河防一覽



本國學基
叢書 行水金鑑

三

MT
TV-0/2
70
2=3

書叢本基學國

鑑 金 水 行

(三)

錄輯洪澤傅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2167 9856 5

行水金鑑卷第三十五

河水

萬歷二十年總河潘季馴上併勘河情疏云。臣自嘉靖四十四年至今。以河事君父者。凡四任矣。壯於斯。老於斯。朝於斯。暮於斯。或采之輿情。或得之目擊。或稽之已往。或驗之將來。水有性。拂之不可。河有防。弛之不可。地有定形。強之不可。治有正理。鑿之不可。故厭常者。每欲棄舊以更新。而臣則以爲祖宗二百餘年之故道。必不可失也。泥成說者。每欲支分以殺勢。而臣則以爲黃河之濁流。必不可分也。臣執此以治河者。前後一十二年矣。而不意去秋霖霖連月。河水滔天。物議遂騰。牢不可破。夫嘗伏秋暴漲之時。兩河並高。人言無足怪也。而寧知漲之必有消乎。以方漲之河。而律之旋消之後。不可也。人見其水盈及隄。輒謂隄可棄也。而寧知防潰則水泛。外洩則中乾。不數日而水落岸出。河安如故。固隄所以存河乎。行者止見其漲。而不見其消。談者不聞其消。而惟聞其漲。一人言之。百人從而和之。若謂水之有漲無消。而冬春之河。猶然伏秋之河也。不知其大有不侔者耳。倘觀其漲。復觀其消。則全河之形勢。皆在目中。自無臆度之說矣。臣已去矣。墓木拱矣。何敢以筆舌與人爭曲直哉。且議者原無怪臣之心。見者言其所見。聞者言其所聞。凡以爲國也。臣器局拘擥。才識短淺。非兩河之故道不敢循。非先哲

之成規不敢蹈。曾不能別輸一籌。以新天下之耳目。臣亦自憎其無當矣。而況於人乎。但慮天下之事。議論多者。成功或毀。興作侈者。工費自煩。支離勝者。正道必廢。有宋錫天下之財力以事河。而國以大敵。卒之橫潰決裂。不可收拾者。職此故也。故敢備述人言之最易惑衆。最能病河者。逐一詳解於後。伏望我皇上俯垂鑒照。一、議者謂水勢宜殺。黃水暴漲。何不多濬支渠以殺之乎。臣曰。此分合之說。正所當辯也。分流誠能殺勢。然可行於清水之河。非所行於黃河也。黃河斗水。沙居其六。以四升之水。載六升之沙。非極迅速湍急。則必淤阻。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飽則奪河。河不兩行。自古記之。藉勢行沙。合之者。乃所以殺之也。又謂水漲之時。暫開決口。以分其流。水落復塞。此言誠似有見。但塞決如升天之難。費亦不貲。臣於萬曆八年。築有崔鎮。徐昇。季太。三義肆。減水石壩於桃源縣。遙隄中壩與地平。水浮則洩。此與開決之說無異。而水遇石止。難於深刷。可無奪河之虞。水落歸漕。壩復如故。可免塞決之費。此外不須另開決矣。一、議者謂舊河沙墊底高。不若另覓新河之爲得也。臣曰。沙固易停。亦易刷。卽一河之中。溜處則深。緩處則淺。水合沙刷。必無俱墊之理。此淺彼深。亦無妨運之事。人見伏秋水高。輒歸罪於沙墊。殊不知此水高於面。非沙高於底也。如使河底果爲沙墊。則冬春水落岸出之時。舟膠不能行矣。且去秋蘇松報稱水溢入城七尺。湖廣報稱公安等處隄爲深淵。亦豈以沙墊底高而然乎。藉令因此而欲棄故道。別鑿新河。無論其無所也。卽得便宜之地而鑿之。人力能使闊百

丈以至二百丈。深二丈以至三四丈。如故河乎。即使能之。將置黃河於何地乎。如不可置。則行之數年。新者舊矣。河何擇於新舊。舊則淤。新則不淤。非臣之所能解也。且禹之治水。九河曰疏。濟深曰淪。汝漢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疏通也。淪亦疏通之意。排決皆去其壅塞也。蓋天地開闢之初。卽有百川四瀆。原自朝宗於海。禹但去其壅塞。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凡民知識不逮神禹遠甚。乃欲棄故從新乎。議者又謂徐邳非黃河之故道也。然獨非泗沂之故道乎。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卽此河也。志稱宋神宗十年。河大決於澧州。合南清河而會於淮。南清河者。卽泗沂也。行之六七百年。是亦黃河之故道也。一議者謂賈讓有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之兒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而今之治水以障。何也。臣曰。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鄰爲壑。是謂之障。若順水之性。以隄防溢。則謂之防。河水盛漲之時。無隄則必傍溢。傍溢則必汎濫。而不循軌。豈能以海爲壑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於海。正所以導之也。考之禹貢云。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隄哉。議者又謂水愈高。則隄愈增。不將隆隄於天乎。臣則曰。若謂河水有長無消耶。亦豈以隄外卽水耶。隄外爲灘。灘外爲河。平時水不及灘。隄若贅疣。伏秋異常之水。亦止丈許。始逾灘而及隄。然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或旬日。卽復歸落於槽隄之高者。不過踰丈。何能隆之於天也。至如俯闕城郭之說。有目者所共睹。不必辨矣。一議者向

謂昔年徐呂二洪。怪石嶙峋。上浮水面。湍激之聲。如雷如霆。舟觸之必敗。今皆無聲。得非沙掩其上而然乎。臣曰。二洪本體甚高。沙能掩之。是無徐州矣。徐州洪爲主事郭昇。戴鼇。陳穆先後創鑿。志所謂翻舟等石悉去無餘。又云盤距橫突。隱見於波濤之間。激飛湍而鳴雷霆者。刻削殆盡是也。呂梁洪爲主事陳洪範所鑿。先臣大學士徐階記中所稱。寧利如劍戟之相向。虎豹獅象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蚓蟠者。怪石盡去。舟行如出坦途。是也。自諸臣鑿平之後。往來更無覆溺之患。厥功甚大。蓋此時偶因黃河他決。二洪爲涸。天假之便。以成諸臣之功。而不知者遂爲洪爲沙掩耳。又有病其創鑿之後。水不漱石。故不能刷沙則誤矣。夫水之激石。止在水面。豈能刷及河底之沙。且自河南至雲梯關海口。幾二千里。惟徐呂五十里內。有此二洪。縱能刷沙。豈能刷及二千里耶。不以諸臣爲功。而以爲罪。冤哉。一議者謂雲梯關海口沙塞。以致兩河停蓄不流有之乎。臣曰。黃河自星宿海經崑崙山。萬里而來。俱從雲梯關出海。並無他處分洩。海口果塞。兩河豈有不停之理。但自春徂冬。自朝及暮。滔滔東下。迅溜湍激。何嘗有一息停蓄。如其停也。則水當有長無消矣。乃朝而長。暮而消。或今日長。明日消。消有多寡。有遲速。然必無長至旬日而不消者。而大分則伏秋長多。消少。冬春長少。消多。上源雨多則長。雨霽則消。此一定而不可易者。海口旣塞。則所消之水。何往耶。臣往歲嘗親至雲梯關。閱視海口深闊。人言付之一笑。萬曆十九年十月。臣復行府親往海口踏勘。勘得雲梯關以下。自夾套至十一套。面闊三五七八里。及

十里不等。水深一丈五六尺及二三丈不等。沿沿迅駛。原無隘窄。至云對口有橫沙一段。在四十里之外。望之不見。潮長。上可行舟。潮退。尙深三四尺。人言自來如此。並無淤梗。及又查得各套俱不通海等因。在卷料想之語。未足深聽。一議者謂。黃高於徐。淮高於泗。可不爲之處乎。臣曰。不能也。非不爲也。自河南開歸。以至淮安之安東。其地皆卑於河。不獨徐泗爲然也。如黃而可卑。則湯遷於亳。仲丁遷鬲。河寧甲遷相。祖乙遷耿。盤庚遷般。凡以避河也。而何其不憚煩如此也。淮而可卑。則宋景祐三年。泗州張守不必築護城隄。三丈三尺以捍之矣。此載在志傳中可考也。如有能卑河以就地者。臣當其辜。何敢辭哉。以上數端。言若有理。而聽之不覺其深信。事若可從。而行之必至於病河。臣身雖已去國。臣心猶在此河。故敢不避煩瑣。而復爲曉曉如此。亦自盡其犬馬之心耳。不敢必其見亮於人否也。伏乞聖裁。奉旨工部知道。此疏已略見實錄。以其莖節未當。故詳載於此。以上奏疏。

或有問於馴曰。沙墊底高之說。何如。馴應之曰。河底甚深。沙墊則高。然以論於旁決之時。則可。非所論於河水歸漕之後也。蓋旁決則水去沙停。其底自高。歸漕則沙隨水刷。自難墊底。但沙最易停。亦易刷。卽一河之中。溜頭趨處則深。平緩處則淺。此淺彼深。總不出我範圍。此挽水歸漕之策。必不可緩。而欲挽水者。非塞決築隄不可也。宋臣蘇軾呂梁詩云。坐觀入市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屋瓦留沙痕。則彼時黃河之水。固嘗入市。而河流之沙。高於屋矣。自宋迄今。墊而疏。疏而墊者。

不知其幾。豈可以此而遂欲弃故河哉。故沙墊底高者。乃故道難復之根。而故道難復者。乃別尋他道之根。此說最爲膏肓之疾。治河者宜審之。或有問於馴曰。河以海爲壑。自海嘯之後。沙塞其口。以致上流遲滯。必須疏濬。或別尋一路。另鑿海口之爲得也。馴應之曰。海嘯之說。未之前聞。但縱有沙塞。使兩河之水。順軌東下。水行沙刷。海能逆之不通乎。蓋上決而後下壅。非下壅而後上決也。馴嘗親往海口閱視。寬者十四五里。最窄者五六百丈。茫茫萬頃。此身若浮。早暮兩潮。疏濬者何處駐足。若欲另鑿一口。不知何等人力。遂能使之深廣如舊。假令鑿之易矣。又安保其海之不復嘯。嘯之不復塞乎。舊則塞。新鑿者則不塞。非馴之所解也。或有問於馴曰。河由草灣入海。何如。馴應之曰。河由淮城北西橋地方入海。此故道也。嘉靖三十年間。河忽衝開草灣。而西橋正河遂塞。連都御史塞之不得。未幾。自塞。河復歸故道。今於萬曆十六年。河水仍歸草灣。而故河復淤。淮城之民恃以安枕矣。查草灣六十里。至亦晏廟。復歸正河。似亦無礙。但正河之面三百餘丈。草灣闊僅三分之一。譬之咽喉狹小。吞嚥不及。則徐邳之水。消洩未免遲滯。此則可慮耳。今欲挽歸正河。人力亦可施者。而清江浦一帶居民。方恃正河之塞爲安。人情難於重拂。而以水勢度之。二三年間。恐當復歸正河。姑俟之可也。或有問於馴曰。黃淮原爲二瀆。今合而爲一矣。而自崑崙千溪萬派。如涇、渭、沁、汴諸河。與山東諸泉復合之。又何怪其溢也。爲今之計。莫若多穿支河。以殺其勢。何如。馴應之曰。黃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

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汎溜，必致停滯。蓋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奪。故草灣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決而桃清，以下遂塞。崔家口決而秦溝，遂爲平陸。近事固可鑒也。問者曰：禹疏九河，何如？駟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故仍疏之，而禹仍合之，同爲逆河，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然則如賈讓所云，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乎？駟曰：此法行於上源河清之處，或可。若蘭州以下，水少沙多，一灌田中，禾爲沙壓，尙可食乎？然則淮清，其可分矣。駟曰：引淮而西，其勢必與黃會，引淮而東，則與決高堰而病淮揚無異也。蓋河水經行之處，未有不病民者。向有欲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瓜埠入江者，無論中亘山麓，必不可開，而天長六合之民，非我赤子哉！且所藉以敵黃而刷清口者，全淮也。淮若中潰，清口必塞，運艘將從何處經行，弗之思耳。或有問於駟曰：治河之法，凡三：疏、築、濬，是也。濬者，挑去其沙之謂也。疏之不可，奚不以濬而惟以築乎？駟應之曰：河底深者六七丈，淺者三四丈，閘者一二里，隘者一百七八十丈，沙飽其中，不知其幾千萬斛，卽以十里計之，不知用夫若干萬名，爲工若干月，日所挑之沙，不知安頓何處，縱使其能挑而盡也，隄之不築，水復旁溢，則沙復停塞，可勝挑乎？以水刷沙，如湯沃雪，刷之云難，挑之云易，何其愚，何其拗也。問者曰：昔人方舟之法，不可行乎？駟曰：湍溜之中，舟難維繫，而如飴之流，遇坎復盈，何窮已耶！此但可施於閘河，而非所論於黃河也。或有問於駟曰：

淮不敵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馴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按泗沂卽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河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黃淮合流無恙。乃今遂有避黃之說耶。夫淮避黃而東矣。而黃亦尋決崔鎮。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黃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茲固然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潦卽溢。今復合之。盜將奈何。馴曰。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於分也。或有問於馴曰。隄以遙言。何也。馴應之曰。縷隄卽近河濱。束水太急。怒濤湍溜。必至傷隄。遙隄離河頗遠。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隄。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保也。或曰。然則縷可棄乎。馴曰。縷誠不能爲有無也。宿遷而下。原無縷隄。未嘗爲遙病也。假令盡削縷隄。伏秋黃水出岸。淤留岸高。積之數年。水雖漲。不能出岸矣。第已成之業。不忍言棄。而如雙溝辛安等處。縷隄之內。頗有民居。安土重遷。姑行司道官諭民。五月移住遙隄。九月仍歸故址。從否固難強之。然至危急之時。彼亦不得不以遙隄爲家也。問者曰。縷不去。則兩隄相夾。中間積潦之水。或縷隄決入。黃流何處宣泄。馴曰。決可入水。亦可出水。水落之

後放水歸漕。無難也。縱有積滂。秋冬之間。特開一缺放之。旋即填補。亦易易耳。若無格隄處所。積水順隄直下。仍歸大河。猶不足慮矣。或有問於馴曰。遙隄之築是矣。而直河至古城一帶。何以不築。馴應之曰。此地俱隸宿遷。內有落馬。侍丘等湖。湖外高岡纒繞。乃天然遙隄也。黃水暴漲。則灌入諸湖。黃水消落。則諸湖之水隨之而出。已經題覆。如後不敢贅也。問者曰。桃清二縣之北。亦有諸湖聯絡。何以築之。馴曰。湖與宿同。而湖外皆係窪地。水從五港灌口出海。故崔鎮一決。而桃清遂涸。此則與宿異耳。問者曰。止築北岸。而南岸自馬廠坡而下。何以不築。馴曰。此處岸外即係淮河。勢能敵黃。黃水泛濫。未免灌入。黃落仍歸故渠。不能奪河。故不築也。或有問於馴曰。兩隄並峙。重門禦暴。又何需於減水壩也。與其多費以築減水之壩。寧若留決之爲愈乎。且與支河何異也。馴應之曰。防之不可不周。慮之不可不深。異常暴漲之水。則任其宣泄。少殺河伯之怒。則隄可保也。決口虛沙。水衝則深。故掣全河之水以奪河。壩面有石。水不能汕。故止減益溢之水。水落則河身如故也。俱建於北岸者。欲其從灌口入海也。問者曰。今四壩何以不洩水也。無怪乎議者之欲毀也。馴曰。初創之時。伏秋水洩。喧聲若雷。日久河深。深則可容。異常之水。何嘗不洩。特不常也。且所謂減水壩者。減其盈溢之水也。不溢則已。何必減爲。留之以待異常之水可也。今將常給事勘覆原題附載。一。停拆三壩以保成功。查得萬曆七年。該總督潘經略兩河塞決固隄。慮縷隄束水太急。恐有奔潰也。遠創遙隄。以廣容納。又慮遙隄涓滴不洩。恐有壅

刷也。剏建滾水壩，以便宣洩。崔鎮徐昇季太等壩，皆因地勢卑下，使水易趨，原以防異常之漲，非以減平漕之水也。數年以來，束水歸漕，河身漸深，水不盈壩，隄不被衝，此正河道之利也。議者欲將三壩拆落，用心良苦。職量得崔鎮壩石頂去地僅二尺八寸，視遙隄低七尺。徐昇壩石頂去地僅二尺五寸，視遙隄低七尺三寸。季太壩石頂去地僅二尺，視遙隄低八尺。三壩臨水，河岸離水面各八九尺一丈不等。較之三壩各高三四尺不等，是河岸甚高，石壩原低。每遇伏秋，水高於岸，卽從各壩滾出，其不得出壩者，乃不得出岸者也。欲分水勢，壩可拆矣。一帶河岸可盡削耶？據鄉民畢九臯、馮吉、趙倫等訴稱：壩外水鄉，漸成膏腴，逃徙之民，近方歸業。若欲將壩改拆二層，是爲無壩。先年，河從此決，又可虞矣。酌之事勢，仍舊爲便。已經工部覆奉欽依。以上河議辨惑。

淮南險要，清江浦內外河相隔僅得一線之隄，最爲喫緊。況黃河自清河縣出口，由西射東，勢甚湍急。然埽灣迎溜之處，不過一百五十丈，止是捲築鷄鶩六道，每道相去二三十丈不等，阻隔來流，復於鷄鶩中間，捲埽護岸，卽可支持。然倉卒措辦，未免張皇，莫若於冬春之間，捲築大埽，幫護老隄，埽外深下密椿，內用兩笆兩席以護埽，亦如歲防高堰之法，自可無虞。清河而下，黃淮二瀆，交流注海，越五十里一大折於淮郡之西橋，又三十餘里一大折於徐家壩。其衝激怒號之勢，無異西橋。前起治者，屢壩屢壞，爲與水爭尺寸耳。今議棄舊址，只營月壩，去水稍遠，令無湍激。外護椿埽，用實壩基，事省功倍，良

得策也。每歲派撥官夫預備物料。伏秋將屆。專責山陽令督管河主簿。不時巡視。少有圯壞。輒先綜理。年復如斯。斯永賴也。自清江浦起。由柳浦灣至高嶺止。共隄一萬六千九十一丈。近又加至數百戶。營止。共隄八千一百五十六丈。向來置之若弃。萬曆十三年范家口一決。淮城幾爲魚鼈。工費不貲。復還故物。今已增設大使一員。夫五百名。專守一帶隄岸。乃淮安城北。外捍殊爲喫緊。如有汕刷。隨宜修補。倘遇大有損動。卽於隄內有產之家。量起夫役。相幫修築。伏秋之時。選撥省祭陰醫等官。畫地分守。仍須預備椿草繩葦之類。各安置要害處所。以待不時之需。每歲冬春之交。卽預行申飭山陽縣掌印官可也。目今河由草灣。正河俱淤。殊不足慮。然河性不常。一旦忽歸正道。修守之法。仍須志之。以上河防險要。淮北險要。礪山縣舊縷隄。原因傍隄取土。以致隄根成河。每上流劉霄等口漫溢。則直灌隄河。壅激衝撞。縷隄坐此不支。今棄此隄於不用。而另幫近年所築月隄。已爲得策。又慮縷隄決則月隄亦危。且礪山居豐沛上游。礪隄乃豐沛外戶。外戶失守。則堂奧隨之。故復仿黃河順水壩之意。於單礪接界處。築斜長大壩一道。長千餘丈。使上流漫溢之水。循壩徑歸大河。不得迫縷隄。以危月隄。試有成效。宜加意此壩。冬春撥夫幫培。伏秋倍夫防守。此保全礪豐沛一帶隄防關鍵也。豐縣邵家大壩。乃斷絕秦溝舊路。最爲喫緊。今已倍幫高厚。又接長數百丈。每歲宜摘調徐北隄夫。赴此加修加守。若日後夫役錢糧有餘。再於華山斜築大壩。直至樓子集。將秦溝濁河二口俱斷。則全勝之策也。但壩須高大。斜向東

南勿令兜水，乃可經久。姑識之以俟將來。徐州東岸南去十餘里，有狼矢溝，又東十五里許，有磨臍溝。每歲黃水暴漲，則從狼矢溝直下至磨臍溝，洩出赤龍潭，經嬾蛤諸湖，落馬湖，出宿遷董、陳二溝。嘉靖年間，全河俱從此出，而兩洪正河俱爲之奪。萬曆七年，已於本溝築遙隄一道，而地形甚卑，水入囊底，隨復衝決。遂議築減水石壩一座，余郎中親往視之，不可而止。今此議尙存，馴躬率中河沈郎中往視之。地形較之河口卑數丈，黃河暴漲之時，必至逾隄漫流，豈肯循軌入壩。徐州之房村、牛市口、黎林鋪、李家井、靈壁之雙溝、曲頭集、栲栳灣、睢寧之馬家淺、王家口、白浪淺、何字鋪、邳州之匙頭灣、張林鋪、沙坊等處，皆係壩灣急溜。先年屢經衝決，最爲要害。今雙溝一帶，已議棄縷守遙矣。其餘每歲冬春間，務及時詳加勘議，應護壩者急議，應築磯背壩者急築。若水旣發，則難施工矣。水發之後，尤須倍嚴防守。司道府官俱當不時巡閱，矧濱河田地，每利於黃河出岸，淤填肥美，奸民往往盜決，蓋勢旣壩溜，止須掘一蟻穴，而數十丈立潰矣。凡此等處，夜防尤不可懈，識之慎之。雙溝棄縷守遙，固爲得策，但恐漲水直至峯山，未免分流。今於邳州對河羊山龜山土山相接處，剏築橫隄，長四百八十丈，縱有順隄之水，遇格卽返，仍歸正漕，自無奪河之患。此隄雖係睢寧縣地方，然去邳州不遠，專責該府掌印管河官，時加督閱，培築之工，勿忽勿忽。防禦之法，格隄甚妙，格卽橫也。蓋縷隄旣不可恃，萬一決縷而入，橫流遇格而止，可免泛溢。水退，本格之水仍復歸漕，淤溜地高，最爲便益。今於南岸房村、單家口、雙

溝、馬家淺、新安、峯山等處。俱築格隄一道。併羊山橫隄共七道。倘歲歲增修高厚。可永無分流奪河之患矣。俟工力有暇。再爲增築。北岸亦做而行之。多多益善也。歸仁集隄所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南射泗州。并攻高堰。而又遏睢水湖水使之併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爲重大。每歲三月間。卽當撥洪夫二百餘名。協同本隄夫併力修護。隄下宜密栽菱柳。以擋風浪。其水浸隄根稍深處。卽預下護埽一二層。椿笆欹朽者。務逐一掘換填築。內四鋪以至九鋪。尤爲危險。工宜倍之。每歲冬春。宜多運椿條繩草。分貯各鋪。其管河主簿。督令專駐本隄。以便督率。然其裏籬則又在小河口之通塞。蓋小河通。則睢水徑入黃河。而歸仁之水減半。其藩籬則又在耿車時兒灘一帶之隄。蓋此隄高厚堅固。則睢水不能漫入埽子等湖。而小河常通矣。故上自高阜。下至時灘。皆當接築長隄。歲加修守。且密栽菱葦等以護之。蓋修守此隄。卽所以修守歸仁也。況小河常通。則蠶、睢、宿遷積水得泄。而沮洳漸成膏腴。舟行徑直。免犯湖險。而小民便於販易。爲地方利。又非淺鮮也。司河者宜加意促成之。桃源縣地方。有馬廠坡橫隄。長七百四十六丈。蓋慮黃水大漲。則從此入淮。而淮爲之淤。淮水大漲。則從此洩出。而清口流弱。故特築橫隄一道。以遏之。使黃不得入。淮不得出。最爲緊關。宜慎修之。遙縷夾中居民。及濱河居民。俱當諭以移居高阜處所。或卽結廬於遙隄之上。蓋黃河伏秋盛漲之時。縷隄逼水。必難特以爲安。若水至而後避。則無及矣。此亦徙民當水衝者之遺意也。卽小民安土重遷。亦須諭以四月暫移。

至九月復還故址。每歲春杪。司道卽嚴行各州縣。家諭而戶曉之。久之而民知遙隄之外皆樂土。自有不待驅迫而相率移居者矣。以上河防險要。河防一覽。

行水金鑑卷第三十六

河水

山東險要。山東兗州府曹、單二縣。有大行隄六十九里有奇。勅自宏治十年。河決黃陵岡。大傷張秋運道。先臣都御史劉忠宣公。自河南以至碭沛。築長隄一道。卽太行隄也。向來修守止及近水縷隄。而行隄置於度外。萬歷四年。河決魯家口。則曹、單、金、魚被淹殆盡。萬歷八年。題準大加修築。屹然可恃。以後每二年一次加葺。著爲定例。當事者慎毋居安忘危。爽期廢格可也。

河南險要。河南黃河南岸。逼近省城。藩封重地。最爲喫緊。如滎澤縣之小院村。中牟縣之黃煉集。祥符縣之瓦子坡。槐疙疸。劉獸醫口。陶家店。張家灣。時和驛。兔伯壘。埽頭集。陳留縣之王家樓。蘭陽縣之趙皮寨。儀封縣之李景高口。普家營。商丘縣之楊先口。俱爲要害。劉獸醫口。先年築有埽壩。壩內有月隄一道。惟恐月隄不支。又於萬歷十七年。築遙隄一道。長二千七百三十二丈。足爲屏翰。本年題準。壩不足恃。專守月遙二隄。訖又陶家店。葺接隄。長一千八百七十一丈。壩長三千六百二十九丈。張家灣。加修舊壩一道。舊隄一道。時和驛。葺築隄。長九百二十丈。壩長三百二十七丈。又兔伯壘。至埽頭集。止有一隄。倘被衝決。則水直至野雞岡。趨鳳泗。重干陵寢。萬歷十八年。增築遙隄。長二千九百三十丈。

重門待暴。或可無虞。又趙皮寨起至李景高口一帶。係黃河舊趨鳳泗故道。萬歷十七年。勦築遙隄。長二千三百五十九丈九尺。最爲要害。宜慎守之。北岸迫近漕河。關係運道。最爲要害。如榮澤縣之甄家莊、郭家潭、陽武縣之脾沙、潁原武縣之廟王口、封丘縣之于家店、中欒城、荊隆口、祥符縣之黃陵岡、陳橋、賈臺、馬家口、陳留寨、蘭陽縣之銅瓦廂、板廠、樊家莊、張村集、馬坊營、儀封縣之空泥河、煉城、口、榮華樹、三家莊。考城縣之陳隆莊、芝麻莊、孝城、口。俱爲要害。荊隆口。萬歷十五年河決。長東二縣幾溺。萬歷十七年勦築遙隄。長二千九百丈。所當加意防守。又榮華樹幫築隄。長一百七十五丈六尺。壩長五百五十九丈。三家莊幫築壩。長二百七十丈。芝麻莊幫築壩。長八十六丈。孝城、口補築隄。長二十八丈。壩長二十丈四尺。皆係喫緊隄岸。並宜分撥官夫防守不懈者也。以上南北兩岸要害處所。每歲冬春。掌印管河官沿隄相度。或預捲乾壩以防其汕。或多築礮墩以遏其衝。各該管河官駐守河濱。該道不時巡閱。四防二守之法。務須三令五申。丁寧告戒。慎之慎之。宏治十年。河決黃陵岡。張秋運道淤阻。都御史劉忠宣公築有長隄一道。荊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自武陟縣詹家店起。直抵礪沛一千餘里。名曰太行隄。蓋取聳峙蜿蜒如山之狀。南岸亦舊有長隄一道。起自虞城縣至榮澤縣止。兩隄延亘一千五百餘里。實爲該省屏翰。但地鮮老土。最易衝汕。卑薄已甚。已經題加幫築。於萬歷十七年。計築完隄壩。共長四萬八千一百二十二丈。庶幾可恃。以後年分管河官各照

地方。但有剝損。悉如歲修事例。寬取老土。實杵加幫高厚。不得擁沙塞責。管河官不時巡視探驗。加意毋忽。

直隸險要。直隸大名府屬長東二縣。舊有長隄一道。延亘一百三十里。東至山東曹縣白茅集。西至河南封丘縣新豐村止。隄外卽有洹北河一道。相傳卽黃河故道也。萬歷十五年。河由河南封丘縣荆隆口決入。夾洹北河。衝決本隄之大社口。兩邑昏墊。該工科都給事中常。會同撫按題奉欽依。修築隄完。然隄外有月隄三壩。名曰三尖口。吳家口。劉家口。在長垣利在洩水。不肯閉塞。在東明懼其受淹。堅欲堵截。兩相掣肘。雖有壩名。終屬虛應。卽今長隄。專設府佐駐守杜勝集。而又畫界分理。長垣縣管九十七里。東明縣管三十三里。建鋪設夫。以時修守。隄旣固矣。三壩有無。不足較也。夫壩之有無。係於長隄。而隄之利害。全在荊隆一帶。故添設開封府同知。專駐劄荊隆。雖衛河南。實衛長。東二縣也。總之荊隆堅守。則長隄無事。長隄無事。則三壩不用。二縣之民。永帖衽席。此探本溯源之論。不可不知也。長東河官須時時偵探荊隆口隄岸。少有衝汕。卽申總院施行。以上河防險要。

一築隄。凡黃河隄必遠築。大約離岸須三二里。庶容蓄寬廣。可免決鬻。切勿逼水。以致易決。隄之高卑。因地勢而低昂之。先用水平打量。毋一槩以若干丈尺爲準。務取真正老土。每高五寸。卽夯杵三二遍。若有淤泥與老土同。第須取起曬晾。候稍乾方加夯杵。其取土宜遠。切忌傍隄空取。以致成河積水。刷

損隄根。驗隄之法。用鐵錐筒探之。或間一掘試。隄式貴坡。切忌陡峻。如根六丈。頂止須二丈。俾馬可上下。故謂之走馬隄。工費凡創築者。每方廣一丈。高一尺。爲一方。計四工。土近者。每工銀三分。最近者二分。土遠者四分。如隄根六丈。頂二丈。須通融作四丈折算。此計土論方之法也。如幫隄。則先計舊隄若干。今增高闊各若干。亦以前法折算。一塞決。凡隄初決時。急將兩頭下埽包裹。官夫晝夜看守。稍待水勢平緩。卽從兩頭接築。如水勢洶湧。頭裹不住。卽於本隄退後數丈。挖槽下埽。如裹頭之法。刷至彼必住矣。此謂截頭裹也。如又不住。卽於上首築逼水大壩一道。分水勢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則塞工可施矣。塞將完時。水口漸窄。水勢益湧。又有合口之難。須用頭細尾粗之埽。名曰鼠頭埽。俾上水口闊。下水口收。庶不致滾失。而塞工易就也。埽以土勝爲主。埽臺須要臥羊坡。以便推挽。揪頭繩須要緊扯。以防下洶。又須時時打鬆。令其深下。仍覓慣會泗水之人。入水探驗底埽著地。方下簽樁。簽樁須要酌中。埽埽釘著。方爲堅固。倘有數寸空懸。無有不敗事者。如寒天或水急不能泗水。卽看揪頭寬鬆。便是著地之驗。繫繩留概。令人專守。略有走動。便須另下一概。概頭上填記第幾埽。揪頭滾肚明白。以便點查收放。埽面出水未高。寧加一小埽。不可多用土牛。推埽時易動故也。此等事須要勇往直前。俗諺謂之搶築。稍稍逗遛。必有後悔。以上數端。苟不詳審。勞費罔功。輒疑鬼怪。甚可嗤也。如用大埽長五丈。高六七尺者。用草六百束。每束重十斤。價銀二釐。該銀一兩二錢。柳梢一百二十束。每束重三十斤。價

銀一分。該銀一兩二錢。如無柳梢。以葦代之。草繩六十套。每套四十二條。每條長二丈四尺。價銀三分。該銀一兩八錢。椿木五根。每根銀一錢。該銀五錢。揪頭滾肚繩四條。共用繫二百五十斤。每斤價銀五釐。該銀一兩二錢五分。每大埽一箇。約共該料價銀五兩九錢五分。挑土夫。土遠近不等。難以預計。中埽并土牛工料。以次遞減。一下護根乾埽。凡隄係埽灣。須預下乾埽。以衛隄根。此埽須土多料少。簽椿必用長壯。入地稍深。庶不坍塌。如下長三丈高三尺。埽一箇。用草一百六十束。該銀三錢二分。柳梢四十束。該銀四錢。草繩十二套。該銀六錢。椿木三根。該銀三錢。量用繫作行繩。用隄夫二十工。不議工食。每埽一箇。約共該料價銀一兩六錢二分。一栽柳護隄。臥柳長柳。須相兼栽植。臥柳須用核桃大者。入地二尺餘。出地二三寸許。柳去隄扯約二三尺密栽。俾枝葉搪禦風浪。長柳須距隄五六尺許。既可捍水。且每歲有大枝可供埽料。俱宜於冬春之交。津液含蓄之時栽之。仍須時常澆灌。長柳宜用棘刺圍護。以防盜拔畜嚙。一栽菱葦草子護隄。凡隄臨水者。須於隄下密栽蘆葦或菱草。俱掘連根叢株。先用引檝錐窟深數尺。然後栽入。計闊丈許。將來衍苗愈蕃。卽有風不能鼓浪。此護隄水隄之要法也。隄根至面。再採草子。乘春初稍鋤覆密種。俟其暢茂。雖雨淋不能刷土矣。四防。一曰晝防。隄岸每遇黃水大發。急溜埽灣處。所未免刷損。若不卽行修補。則埽灣之隄愈漸坍塌。必致潰決。宜督守隄人夫。每日捲土牛小埽聽用。但有刷損者。隨刷隨補。毋使崩卸。少暇則督令取土堆積隄上。若子隄然。以

備不時之需。是爲晝防。二曰夜防。守隄人夫每遇水發之時。修補刷損隄工。盡日無暇。夜則勞倦。未免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恐夤夜無防。未免失事。須置立五更牌面。分發南北兩岸協守官并管工委官。照更挨發。各鋪傳遞。如天字鋪發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日字鋪。卽差人挨查。係何鋪稽遲。卽時擊究。餘鋪倣此。隄岸不斷人行。庶可無誤巡守。是爲夜防。三曰風防。水發之時。多有大風猛浪。隄岸難免撞損。若不防之於微。久則坍塌潰決矣。須督隄夫細札龍尾小埭。擺列隄面。如遇風浪大作。將前埭用繩樁懸繫附隄。水面縱有風浪。隨起隨落。足以護衛。是爲風防。四曰雨防。守隄人夫每遇驟雨淋漓。若無雨具。必難存立。未免各投人家。或鋪舍暫避。隄岸倘有刷埽。何人看視。須督各鋪夫役。每名各置斗笠簑衣。遇有大雨。各夫穿帶。隄面擺立。時時巡視。乃無疎虞。是爲雨防。二守。一曰官守。黃河盛漲。管河官一人不能周巡兩岸。須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督。每隄三里原設鋪一座。每鋪夫三十名。計每夫分守隄一十八丈。宜責每夫二名。共一段。於隄面之上共搭一窩鋪。仍置燈籠一箇。遇夜在彼棲止。以便傳遞更牌巡視。仍晝地分。委省義等官。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牌。管河官并協守職官。時常催督巡視。庶防守無頃刻懈弛。而隄岸可保無事。一曰民守。每鋪三里。雖已派夫三十名。足以修守。恐各夫調用無常。仍須預備。宜照往年舊規。於附近臨隄鄉村。每鋪各添派鄉夫十名。水發上隄。與同鋪夫併力協守。水落卽省放回家。量時去留。不妨農業。不惟隄岸有賴。而附隄之民。亦得各保

其田廬矣。各鋪相離頗遠，倘一有警，別鋪不聞，有誤救護。須令隄老每鋪豎立旗竿一根，黃旗一面，上書某字鋪三字，燈籠一箇，晝則懸旗，夜則掛燈，以便瞻望，仍置銅鑼一面，以便轉報。一鋪有警，鳴鑼爲號，臨鋪夫老挨次傳報，各鋪夫老併力齊赴有警處所，即時救護。首尾相顧，通力合作，庶保萬全。守隄之法，隄防盜決，最爲喫緊，蓋盜決有數端，坡水稍積，決而洩之一也，地土磽薄，決而淤之二也，仇家相傾，決而灌之三也，至於伏秋水漲，處處危急，鄰隄官老，陰伺便處，盜而洩之，諸隄皆易保守。四也，巡警稍怠，或乘風雨之時，或乘酣睡之處，即被下手矣。防禦者不可不知。河防全在歲修，歲修全在物料，而州縣河官視爲奇貨，歲估既定，冒銀入己，括取里遞草束，河夫攀折柳梢，遮掩一二，便爲了事。近日徐州判官彭鶴，靈璧主簿元仲賢之事可鑒也。今議於十一月間，司道官估計停當，各掌印官領銀收買，法固善矣，又須特委廉能職官一二員，專管收支，工完之日，將捲築過壩壩，收支過物料數目，開報總河衙門查考，庶幾事有責成，而錢糧無冒破矣。又冬初修守稍暇，即督夫於漫坡中採取野草，每束十斤者，每夫每日可採四十束，積至百萬，可省千金，裨益非小。草料既備，埽護必周，衝決之患可免，即脫有不測，而物料在手，計日可塞，何致延閣糜費。此河道第一喫緊工夫也。以上修守事宜，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二月甲午，起補廣西副使楊德政於河南，專管修河。乙未，工部覆今日河道之患，皆起於河身高，故自魚沛至徐邳一帶，泛漫淹滋，大爲可虞，甚且淮流梗塞，瀾及祖陵，致廬聖明隱憂。

特差給事中張貞觀會議查勘。今本官報命內議開歸徐一帶達小河口。以救徐邳之溢。議導濁河入小浮橋故道。以行鎮口之患。事經閱歷。聞見必真。又議引沁一節。其剖析利害。鑿鑿可據。合行河臣會集地方司道等官。逐一從長計議。要見鎮口之壅。作何宣洩。徐邳之溢。作何消導。小河濁河兩議利害。事體孰爲緩急。錢糧孰爲繁省。或應與前項腰鋪工役一并舉行。或應於支河三議之中。求一長策。至其引沁之策。事出創議。更宜詳慎。如利多害少。務在必行。或有患無功。毋得輕動。三月己卯。陞兵部車駕司署郎中事。主事于若瀛。爲河南僉事。專管修河。七月甲寅。先是工科都給事中劉宏寶等題。總理河道尙書舒應龍題。霖雨異常。疏請賑沿河各州縣。至是工部覆淮徐一帶。被水災民。敕撫按作速勘實。破格蠲賑。不允。八月甲申。總理河道舒應龍疏。五月既望以來。大雨傾注。河流漲溢。邳州城邑。業已陷沒。高寶等處。湖隄衝決。及今修築。其要有四。一優夫役。宜從寬估。二亟賑貸。冀發帑金。及所積金花銀。三薄聖惠。徐淮數郡。山東河南二省均乞徧及。四專委任。在假河臣便宜。下所司議。九月甲子。旌表邳州河決負親避溺孝子廩生張纘。從巡按李時華請也。癸酉。南京御史陳邦科題治河之法。不外疏築。濬疏者。多穿漕渠以分其勢。邇河身日高。恐分之則流緩。而沙愈壅。築者。固隄束水以刷沙。然徐邳以南。節年增卑。培薄。不遺餘力矣。卒未收刷沙之利。而反滋衝決之害。至於揚州高廟一帶。至儀真閘口。地勢本亢。兼之積淤漸墊。當事者未務浚揚儀之淺。而歲增高寶之隄。湖水常蓄深至一二丈餘。而運隄遂以不支。則河之

未可專恃築。而刷沙之未可專恃水。亦明矣。濬者。去沙以濬其淤。其方有三。趁冬春水涸之候。率沿河淺夫乘時撈淺。則沙因撈取不停而去。此濬之不費官錢者也。官舟運舟。商舟民舟。往來如織。舟尾悉繫犁鉞。乘風搜濬。則沙因搜濬未寧而去。此濬之不動官夫者也。水碓。水磨。水激自旋。若令智巧匠仿其意置爲木機。乘水滾盪。則沙因盪盪不留而去。此濬之不勞人力者也。用此三者。積日累月。水赴海則沙亦赴海。河不挑而深矣。漫隄則沙亦墊隄。岸不培而高矣。水決坎則沙亦盈坎。窪不填而平矣。用此法以濬黃流。則黃身日就剝落。淮出可以無梗。而免鳳泗之危。用此以濬揚儀。則揚儀不虞淺澀。湖水方可以少蓄。而免運隄之危。此外如淮必不可不會黃。故高堰斷不可棄。湖水盈溢必傷隄。故周家橋潰處斷不可開。已棄故道必淤滿。故老黃河。草灣等處決難復。下所司議。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復大爲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其泛漲。則宿遷。高郵。興化。邳州。續文獻通考

是年五月。河決單縣之黃垆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由舊河達鎮口間。南河全考

是年五六月。怪風猛雨。海嘯河溢。淮。沭。沭。澱。諸水會合。所衝決者萬萬計。溺死居民無算。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二月乙卯。戶部郎中華存禮請復老黃河故道。并浚草灣。工部侍郎沈節甫以爲復者誠難輕議。浚者似或可從。乞命總河委官查勘。兼查與原題腰鋪工程利害孰多。事體孰當。費孰省。疏內所稱桃源四壩。及小河口董家溝等處浚塞。是否可行。又言近來河患在於河身日高。高在濬口。則

淮水不得出而爲祖陵憂。故開腰鋪者。所以使黃讓淮。而安祖陵。高在鎮口。則開河之水不得出而爲運道憂。故開韓家莊者。所以洩開河之水。而保運道。然皆補偏救弊。臣部日求治本之策而未得。乃議者紛然。多不可行之事。宜槩覆停。上曰可。庚午。工部覆總河舒應龍疏言。河工已有次第。請停止月報。通候工完類奏錢糧。其委用官員甄別議處。上以應龍忠勤。候特旨優敘。餘官分功罪具報。

九月己卯。以總督河道工部尙書舒應龍回部管事。壬午。陞兵部左侍郎顧養謙爲工部尙書。總理河道。明神宗實錄。明史案養謙傳無總理河道之命。以未任故也。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二月丁未。詔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楊一魁。陞工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三月甲戌。工科都給事中吳應明。奏淮黃二流會於清口。而海口一帶。則淮黃之尾閭也。先因黃河遷徙無常。設遙樓二隄。束水歸漕。乃水過沙停。河身日高。徐邳以下。居民盡在水底。今清口以外。則黃流阻遏。清口以內。則淤沙橫截。強淮倒灌。上流約百里許。淮水僅出沙上之浮流。而滯蓄於盱。泗者。遂爲祖陵患矣。先年科臣張貞觀。所議自腰鋪開一支河。歸之草灣。或從清河南岸。另開小河。至駱家營。馬廠等處。出會大河。建開啓閉。一遇運淺。卽行此河。亦策之便者。至治泗水。則有議開老子山。百折而入之江者。卽排淮泗。注江之故道也。宜於此處建開。淮平則閉。秋漲則開。使不得爲陵泗患。又考河形。北高南下。張福口居淮河北流。與清口對。隄張福則水向南。而淮病。隄清口則水向北。而淮不病。故拆張福

隄。而於清口造隄以束之。亦兩利也。疏下工部。覆稱腰鋪支河之開。及濬清口之議。容臣等行總河詳勸。次第舉行。至疏海口。開老子山。決張福隄。與夫建閘扒沙。實土甃石之議。事難遙斷。恭候命下。行漕部院及各御史會勘。畫一。以憑覆請裁奪。詔如部議。丙申。工部議覆。淮安府管河同知唐民敏。因勸徐州管河州判彭鶴。侵剋河工歲修銀一百八十兩。以致牛市口潰決。先經總河潘季馴題參。民敏不卽承問。致彭鶴亡去。遂并劾民敏革職。蓋民敏與彭鶴。先同官徐州。季馴疑其有庇也。乃勘科張貞觀。極稱民敏清吏。止爭磨臍河。總河主塞。民敏主留。遂銜民敏。借彭鶴事以發之。除彭鶴追贓發遣。民敏相應憐惜。遇缺推補。從之。四月癸亥。巡按直隸牛應元。因膽謁祖陵。目擊河患。乃繪圖以進。隨上疏言黃淮交會。其來已久。今獨責黃高淮壅者。起於嘉靖末年。管河部臣見徐呂二洪巨石巉巖。橫亘水中。運船不便。令鑿去河中衝激之勢。淤沙日停。河身日高。於是潰決起矣。當事者計無所之。旁河兩岸築長隄以夾束之。名曰縷隄。縷隄復決。更於數里外築重隄以防之。名曰遙隄。雖歲決歲補。而莫可誰何矣。但黃淮原有交會處。黃從西北來。自清河縣北二十里駱家營折而東。至大河曰會淮。所稱老黃河是也。永樂初。準平江伯陳瑄。以其迂曲。從駱家營開一支河。爲見今河道。而老黃河淤矣。萬歷年間。復從草灣開一支河。黃舍故道。而趨以致清口交會處。二水相持。淮不勝黃。則竄入各澗口。淮安士民於各澗口築一土埂以防之。嗣後淮黃暴漲。水退沙停。清口遂淤。今稱門限沙是也。此時當事者。不思挑關門限沙。唯習築塞之故。智費巨

萬金錢。傍土堰築大堰。橫亘六十里。名曰高堰。全淮正流之口。置不爲理。復將從旁入黃之張福口。一并築隄塞之。遂倒流而爲祖陵患矣。前歲勘科張貞觀始議關門限沙。裁張福隄。其所重又在支河腰鋪之開。總之全口淤沙未盡挑關。卽腰鋪功成。淮水未能出也。況目今下流鮑王諸口已決。難以施工。豈若復黃河故道。盡開清口淤沙之爲要乎。至欲於上流施工。則不如科臣吳應明疏中所云。就草灣下流。浚諸決口。俾繇安東歸伍港。是一策也。不則原議周家橋量爲疏通。亦爲一策。若乃急將黃堦戎家等見決水口。早爲隄防。又於蕭瑒等瀾漫處。挑成渠道。又於符離集一帶河身淺阻處。量爲疏利。至宿遷縣西。舊有小河一道。爲淮水入黃正路。急宜挑關。使有所歸。大意唯以復淮故道。關門限沙爲主。而腰鋪之開。海口之浚。在所緩者。已而總河舒應龍。報稱張福隄已決百餘丈。關口挑沙。見在行功。至腰鋪之開。尤不可廢。事下工部。侍郎沈思孝因奏言。臣頃道出淮口。詢諸父老。皆謂黃高勢猛。淮弱倒灌。抑此患者。唯有復老黃河於上。以奪其勢。關清口沙於下。以通其流。因詢所謂老黃河。則自桃源縣三義鎮起。至葉家衝。僅八千餘丈。河形尙存。工費似易。一意開浚。河勢必分爲二。一從故道抵顏家河入海。一從清口會淮。患必可弭矣。第議論甲乙未定。旣奉有差。官踏看之旨。請著風方工科一人。會同總河。總漕。與各御史從長計議。務期僉謀。畫一。永有利賴可也。上詔著風方科臣一員。去會同地方官計議。其工易舉者。作速隨宜疏浚。以安陵寢。事干重大。垂永利者。仍確議奏報。不得仍前怠玩。以取罪戾。五月戊戌。御史秦懋義稱河工。

艱鉅督臣楊一魁力薄難肩。欲以總漕戶部尙書褚鈇代之。吏部覆稱。用人須盡其長。當機不宜輒易。宜令照舊供職。從之。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三十七

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六月癸卯。總理河道工部尙書楊一魁。以御史秦懋義論其力薄不堪艱鉅。乃上疏乞罷。且言濟口宜浚。黃河故道宜復。高堰不必修。石隄不必砌。減水閘壩不必用。乞查臣先後奏議。并行司道文移。苟有可采。勿因臣去而廢其言。詔以盡心任事。不允辭。庚戌。禮科左給事中張全程言。臣奉命勘河。或憚於炎暑。懼於波濤。而涉覽有遺地。或誤聽人言。拘執已見。而商確有遺謀。或蓄疑猶豫。持論模稜。有所諱而不言。或阿附要津。阻撓豪右。有所畏而不行。皆臣之罪。若其身先庶職。虔始慮終。則總河臣之責也。至於督漕巡漕部司諸臣。所與共事地方者。職各有屬。人各有謀。倘據先入之說。持偏執之見。秦越異視。齟齬難合。陽是而陰非。甫行而輒罷。則勘爲徒勞。而議爲徒說矣。候命下。備咨總河漕部院。行令司道管河各官。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歷各御史。務乘虛心。以圖永利。詔如所議。九月己卯。江北巡按御史崔邦亮。條陳治河事宜。有曰。今日之事。不在勘議。而在果斷。今日之功。不在謀始。而在考成。欲事之成。必專責之。巡河御史。而御史中當於高舉。牛應元內擇一人任之。以二臣舊按江北。經歷指陳。皆所素練。且言開決處。欲取地方甘結。疏上。工科給事中林熙春等言。遣臺臣巡河有三不便。莫若令科臣張

企程寬限以相度成功。爲按臣蔣春芳加敕以稽覈錢糧。敕諸臣以同心共濟。毋爭職掌。以隱成功。而圖規避。戶科給事中程紹復言。邦亮意在分爭。不爲通論。均爲王臣。苟利社稷。何分臺省。謂科臣主於勸議。心無窮而限易滿。則何不代請寬限。而必欲另遣一人。以滋紛更之議哉。今意救祖陵。不敢謂於運道生民。全未有礙。然亦當次第行之可耳。若必欲取士民甘結而後行事。則築舍道旁之說也。疏下工部。部臣據熙春二說以請。上報可。壬辰。勘河科臣張企程。總河楊一魁等。議欲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蓋以淮壅由於河身日高。河高由於海口不深。若上流既分。則下流日減。清河之口。淮無黃遏。則泗之積水自消。而祖陵永保無虞。總漕褚鈇。以江北歲遭大浸。民不堪大役。欲先洩淮。而徐議分黃。工部謂導淮分黃勢。實相須。不容偏廢。宜將導淮分黃。并疏浚海口等處。工程逐一舉行。其一應工費。酌議動支。事完日分別勸懲。悉報可。丙申。時治河諸臣議論稍異。河臣既欲分黃以導淮。而漕臣以黃家壩之役。工力重大。宜在所緩。御史牛應元折衷其說。言治水猶治病。病有的症。藥有緩急。淮黃的症也。初因草濶之開。宣洩不利。遂致黃流上壅。繼因黃流之壅。遇漲逼阻。遂致淮流下決。尋因淮流下決。清口空隙。河水乘而上演。遂致有門限沙之勢。至沙勢隄防。淮壅而潰。爲患遂滋。今欲爲治標之圖。則如漕臣言。導河南下。大破曲防。諸潰俱洩。勢便而功甚易。若清口之壅如故。則病根原在。欲爲治本之圖。則如河臣言。分黃他避。淮流無侵。功大而利遠。但水勢之通塞難定。而交會之風脈有妨。若歲月不效。則受病無已。科臣林

熙春河臣楊一魁業奉重托科臣張程業奉特遣分黃勘議業奉明旨是河臣既身肩大役原疏所請亦不過六十八萬金而止國家亦何靳於此唯是獨免不可不議勸賚不可不先侵尅不可不禁紀律不可不嚴願俯允河臣之請以鼓億兆之心工部兩具覆上從之十月壬寅工部覆治河諸臣酌議分黃導淮大工四事一曰議錢糧二曰議官夫三曰議分委四曰議肅法并留科臣張程督工完日回朝上悉從之丁未留江北鳳廬等府漕糧二十四萬石爲河工挑濬口糧仍留太倉助工銀十二萬兩抵折亦以江北被災故也戊申南京四川道試御史陳壘舊令寶應慮周家橋旣開則必以高寶邵伯爲壑運道民產鹽場交受其害上疏言之語甚激且言治水必先疏下流自與鹽運東如白塗河石磯口廖家港等處條爲數河分門出海然後從下而上將清水潭子嬰溝等處疏濬深廣使水有所容又於瓜儀多開開口以廣分洩之路庶免潰決之患又云河強淮弱淮退則河進萬一逆行爲害更大五港口之議亟宜舉行大意欲分黃爲先而淮不必深治且欲多開入海之路令高寶諸湖之水次第東行而後周橋武墩之水受納有地工部謂分黃導淮二役伊始重鉅難支復有興鹽開河之役工費更當何底請下治河諸臣勘議報可辛亥勘河給事中張程奏限期已迫專候部覆回京而河臣楊一魁邀與共事因言有一可留四不可留意欲專責撫按與河臣同心共濟勿以意見之嫌致悞成功工部據疏具覆且謂河臣疏留科臣已奉明旨無容別議但望堅始終委任之心假以便宜以消疑阻上悉從之十一月辛未

時分黃流已有成議。漕臣褚鈇終以爲慮。遂據淮安府知府馬化龍分黃五難之說。類州兵備道李弘道謂宜開高堰。具疏上請。大意以導淮功小易成。分黃功鉅難就。唯漸開高堰。急關清口河。方於祖陵王氣無礙。而運道民力亦胥賴之。疏上。科臣林熙春言積水爲患。淹及祖陵者。淮也。流行不駛。致有退縮者。非淮也。障淮不東。令無旁洩者。堰也。泥沙日澱。致淮滯流者。非堰也。故導淮分黃之議。不自今日而已然矣。馬化龍五難之說。可置勿問。唯是李弘道力主開高堰一節。關係非小。若以長淮之水。盡決高堰而下之。滔滔東注。有不潰漕渠而壞田廬乎。或者曰。祖陵運道。民生三者。高堰未修而無事。高堰既修而多事。殊不知淮猶昔日之淮。而河非昔日之河。先是河身未高。而淮尙安流。今則河身日高。而淮受倒灌。此導淮固以爲淮。分黃亦以爲淮。乞敕工部亟爲議覆。如事有緩急。不妨酌量次第舉行。工部覆言。先前議開腰鋪支河以分黃流。以倭警災傷。竟至停寢。遂貽今日之患。上厲聖怒。重譴河臣。今黃家壩分黃之工。再行阻格。萬一淮壅爲害。誰任其咎。合備行治河諸臣。殫心畢慮。將導淮分黃工程。亟行興舉。其高堰應決與否。仍聽科臣會同河漕諸臣從長酌議。詔報可。丁亥。調河南左叅政兼僉事王嘉謨管理修河。十二月乙巳。南京吏科給事中祝世祿奏。禹之治水。濬之也。非隄之也。三十年來當事者。不師禹而師繇。徐淮之河。束之以縷隄。隄善決。決而塞。不勝塞也。又外加以遙隄。蓋緣曲護運道。故以築塞奏功。亦以築塞貽害。頃者議主疏浚。分黃以治其本。導淮以治其標。分黃功先下流。安東五港別開海口。至爲得策。獨導淮

除浚清口外。議開高良澗。子嬰溝。放淮從廣洋湖東入於海。議開武家墩注河。放淮從射陽湖東入於海。廣洋湖闊僅八里。射陽名爲湖。實則爲河。闊僅二十五丈。離海且三百里。迂回淺窄。高寶等七州縣之水。唯此一線宜洩之。宣洩不及。卽苦淹沒。而又淮注焉。田廬鹽場。必無幸矣。廣洋湖東有一湖。名太湖。方廣六十里。湖北口有舊官河。自官蕩直至鹽城石磯口通海。只五十三里。此河見闊六七丈。若加挑深廣。此導淮下流入海之一便也。至云周家橋放淮下高寶諸湖。從金家灣芒稻河南入於江。而此灣此河入江之路甚隘。十不能入其一。二。非開廣十五丈。深五丈許不可。工部據疏覆請。詔令與勘河科臣。總河。總漕及各御史等官。從長酌議以奏。明神宗實錄

余嘗攷山海經。河自崑崙歷數千餘里。至徐邳。出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自桐柏挾七十二溪。至泗。胎。經清口會黃。而東入於海。而我祖陵王氣。屹然中峙。誠聖子神孫。億萬年鍾祥孕秀之地也。漢唐若宋。都秦都汴。歲漕粟不過數十萬。三十萬。二十萬石而已。我國家定鼎北平。非四百萬石。無以特命。非浮江絕淮。挽河越濟。無以通達京師。國家邊陲。半倚鹺餉。無論六十萬金場。竈。星布淮揚。卽林林總總之生齒高寶。與鹽通秦者。亦不可勝算矣。以故我朝經理漕河之臣。最稱隆重。其經理漕河之費。亦最稱浩繁。宜祖陵之鞏固如磐石。漕渠之輸輓有利涉。民生之攸奠有寧居也。夫何頻年以來。霖潦爲災。洪水氾溢。河勢猛疾。不受淮流。沙爲波激。壅遏清口。遂使淮水不得東注。盱。泗無從宣洩。而陵園始有

侵蕩之虞耳。識者謂宜殺河流之強勁，使不得爲淮梗，宜洩淮水之停蓄，俾不得爲泗病。斯二者，卽醫家標本之說，相爲表裏，而不可偏廢者也。夫水之流於地中，猶人身之血脈也。血脈不調，不察其所以受病之原，與所以療病之策，則撫視雖勤，督理雖切，均非對症之藥。故曰：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執此以投劑，則病去而神王，神王而營衛自固，寧有潰裂而四出者乎？寧有壅闕而不宣者乎？萬歷二十三年，淮水逆壅，遂至泗城飄泊，陵麓以外，滙爲巨浸。民居田廬，變爲池沼，致塵皇上宵旰焦勞，詔旨屢頒，督責嚴切，衆議盈庭，終成道旁之築，莫可適從。惟時總漕褚公，則謂時有重歎，導淮宜先，而分黃可已。總河楊公，則謂患有相因，分黃宜急，而導淮繼之。勘科張公，則謂分黃導淮，折衷宜慎。按臺蔣公，毅然主持，務在分導並舉，而楊與張意遂決矣。乃於黃家壩開新河分黃，由周伏莊、袁家莊、陳谿岔廟、嵇朝口、掛甲墩、五港灌口入海。又因鮑王決口，議建閘座，俾河水分洩，亦入周伏莊，與黃交會，同至灌口入海。夫分黃之議，其說衆矣，有從腰鋪開者，但恐清河縣治，夾於兩水之中，漂泊侵噬，或有可虞。有從老黃河開者，雖係故道，緣水勢背灣，且原口淤爲平陸，惟黃家壩在清河之上，黃流入口，旣順，舊渠又有可因，且與鮑王口下流交會，誠爲便利。此分黃之大略。治本之不得不先者也。又於清河口酌議導淮，開門限沙，裁去張福隄，於周家橋則疏濬深閘，於高良澗議建滾水石壩，於涇河疏渠築隄，以通武墩之下流。由射陽湖入海。於子嬰溝濬渠築隄，以分周橋高澗之下流。由廣洋湖入海。又於金灣芒

稻河開一新渠。俾之入江。此導淮之大略。爲治標之不得不急者也。及黃壩工完。放水之日。黃水從新河入者十之五六。從清口出者十之三四。水勢頓減四尺有餘。兼之清口淤沙盡開。周橋武墩高潤。壩壩疏通。淮水滔滔順流。會黃東注。祖陵積壅。向者漸逼。廟諱宮。今退至金橋數十丈。盱泗民廬。一旦脫昏墊而登樂土。此有目者所共見。有耳者所共聞。謂非總河力任之功。勘科贊襄之力。按臺主持之決不可也。議者謂淮黃交會清口。乃祖陵一大合襟。今從黃壩分流。王氣稍洩。殊不知二流之合。始於武廟初年。祖陵之葬。肇於勝國末造。我國家熙運天成。非土庶家丘壑可比。黃不東南而東北。總爲環繞。同入東海。卽爲會合。豈在區區一清口哉。況黃壩之水。與鮑王之流。會於周伏莊。由灌口而入海。黃河正流。又與長淮之水。會合於清口。同由雲梯而入海。是合襟之外。重添一合襟矣。何弗思之甚耶。方泗州淹沒。祖陵告危。當事者既不敢言。又莫能救。初於外建隄以障之。而隄內之水自若也。尋又於內建子隄以障之。而子隄內之水自若也。尋又設水車於子隄以撤之。一如泗州城中。撤水移之城外之法。然一月之撤。不過一日之雨。而卽盈。一日之雨。加以一月之撤而不盡。況地泉已滿。縱撤何益。大水常盈。有隄何用。臣子至此。惟痛心疾首。恨欲以身赴之。尙可信堪輿之謬談。拘合襟之俗說。束手坐視。而不爲一拯乎。天下未有浸先人於水底。而尙侈言形勝者也。議者又謂泗陵水患。病在高堰。求解祖陵之厄。非去高堰不可。勘科洛源張公疏曰。高堰之築。非始於近日。乃漢陳登勸之。我朝平江伯陳瑄。稍

爲增築。至後高寶、淮揚連遭淹沒。前河臣始大加修砌以捍禦之。而水患稍息。其功不可盡泯。蓋高堰勢高。淮水陡下。疾若建瓴。瀾漫平湖。汪洋停蓄。卒然不能入江達海。西風駕濤。狂瀾東擊。淮南一線之隄。潰如破竹。高寶與鹽之民。求爲魚鼈不可得矣。其爲運道民生之患。可勝言哉。科臣祝公有言曰。陵寢國脈也。運道鹽場國計也。民生國本也。一病四痛。有緩急而無彼此。爲運道民生鹽場。任祖陵之沉淪。誠悖德也。爲祖陵一利。貽運道民生鹽場三害。非完計也。今周橋、武墩、高澗。卽所稱高堰也。武墩、周橋。列於首尾。高澗當其中。開此三處。卽拆高堰無異也。奚必盡屠其形跡。而後謂之拆耶。抑尙有隱憂也。夫淮流行至清口。會河入海。能拒強河之不內灌者。以全力勝也。如高堰一拆。或周橋大開。淮水太洩。勢分力弱。難以控河。安保河之不躡其後。而與淮南注乎。是二水反背奔騰。淮與黃風馬牛不相及。合襟安在哉。大都治河之法。各有不同。治弱者利用合。治強者利用分。宋儒曰。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萬無此理。分其半以殺其力。則河患可平。味宋儒之言。則分殺河流。楊公固自有見。功在社稷。三祖在天之靈。嘗不使勞臣與草木同朽腐也。議者又曰。欲導淮須先疏黃。欲疏黃須先開海口。夫防河諸臣。屢屢有究心海口者矣。率多爲雲梯一海口所拘也。夫以萬里之橫流。而洩以雲梯關之一口。下流安得不壅遏。上流安得不潰決哉。論者率曰。疏草灣。曰。復老黃河故道。總之歸此雲梯海口耳。浪談者。且欲濬此海口。嗟。海口套沙幾二十里。潮退則沙見。潮灌則深不測矣。卽驅

十萬之衆。費百萬之金。何所著力。鏘鋤飢盜。從何施乎。訪之士人云。雲梯關以北。別有海口。可以洩水者。蓋河自清口南奔。衝決鮑王口。西入周伏莊陳溪等湖。況開黃壩口分黃。亦由周伏莊會合北趨。東入羅家口桑墩等湖。此處可析爲五支。一支入五港口。一支入平望湖。皆從灌口入海。一支入五丈河入海。一支從板浦入海。一支從海州新壩連河入海。諸口稍加疏濬。便可通流。今急建鮑王口關。使決口之水。從關而入。分黃之水。從黃壩而入。會合於周伏莊。由陳溪等湖從五口而入海。黃河正流。仍出清口會長淮。從雲梯關而入海。則分流之路既多。宣洩之勢自易。今日所謂下流計者。莫善於此矣。海口分司灌南樊公。先任贛榆時。業已究心於此。至是疏請嘗寧。見之施行。五港一支。業已沛達。正圖擴次。漸舉。不虞坐毀罷去。未竟其志。惜哉。張兆元曰。河之爲患。自古記之矣。然未有善及陵寢如今日者。當事者乃開黃壩以分黃。開清口以縱淮。而又開周橋武墩高澗以消肝泗積水。又濬五港灌口。以廣下流。所謂治本治標之策。可謂曲中肯綮矣。總之急除祖陵之患。以紓君父之憂耳。迺有疾成而喜敗者。吾不知其何以爲心也。

張兆元分黃濬淮議。分黃濬淮。大工告成。保薦陞級。工部議覆。同知張兆元管轄。有裨漕務。朕心喜悅。合宜陞賞。以酬勞勩。張兆元陞原俸一級。

張兆元分黃濬淮議。分黃濬淮。大工告成。保薦陞級。工部議覆。同知張兆元管轄。有裨漕務。朕心喜悅。合宜陞賞。以酬勞勩。張兆元陞原俸一級。

是年三月。總河楊一魁。會禮科給事中張全程。并撫按各院。會題分黃導淮。明年行委郎中詹在泮等。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灣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導淮開清口沙七里。建武家

墩涇河開。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淮水。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河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仍恐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爲患。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南河全考

是年九月。總督漕運褚鈇議導淮。總理河道楊一魁議先分黃。次導淮。御史牛應元議合行之。又爲祖陵計。黃壩口決當制。小林口淤當挑。歸仁隄當培。上從之。括帑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黃導淮。自黃江鶩導河分趨五港灌口徑入海。以殺黃勢。毋盡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關積沙數十里。又於高堰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於湖。爲預浚。入江入海。路以泄之。祖陵水漸退。而水患息。明紀事本末

黃河身高。至清口與淮會。而黃性常強。淮性常弱。兼因沙墊。遏淮流使不得急下。水積泗肝間。高堰又無閘壩洩水。總河尙書楊一魁專主分黃。而總督漕撫尙書褚鈇力言。分黃不若建高良澗諸閘壩。以洩淮爲便。會楊一魁先行。部司諸官勘議。分黃已有成說。乃會題準。依與舉。淮安府志

是年巡按高舉。疏黃淮受病之原。略云。臣於去年奉命巡按淮揚。比五月入徐時。徐州月河新成。積水盡洩。臣一望黃流。見城外有隄。幾與城齊。隄外有河。水與隄齊。且水日益漲。隄日益增。將不知其所終。是黃水之日高。爲徐城害者如此。旣由徐而泗。一望淮水。見城牆以內。積水占之。城牆以外。淮水環之。傾頽民舍。淹沒民田。是淮水之日高。爲泗城害者如此。又由淮安歷揚州。見揚州迤邐漕渠三百餘里。

所恃一線長隄。乃其所以爲隄者。皆岸上加土。水高平地。多者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夫隄高則漸薄。薄則易潰。今日報決清水潭。明日報決濠家灣。又明日報決邵伯口。築土砌石。歲無虛日。聚料鳩工。日無停晷。閭閻日疲於奔命。田舍悉匯爲巨浸。是漕水之日高。爲地方害者又如此。臣嘗得之咨諏。蓋黃河之水。自星宿海歷關陝。奔騰萬里而入於海。淮河之水。自桐柏涉壽潁。夾七十二溪之水。由泗會黃而達於海。夫此沆漭兩河。納百川需此一海口。以沛其朝宗之脈。則海口其咽喉也。海口沙壅。咽喉作梗。斯則河泥日結淤而高。泥高於河。水漲於上。向所稱呂梁一洪。至爲險峻。今則履爲坦途。而不知有洪。於是乎黃漲。而徐城坐困矣。強黃外抗。弱淮中停。況又截以高堰。隄以張福。卽向所稱洪澤等湖。各有界限。今則匯而浩渺無涯。淮漲而泗城告急矣。淮不此出。勢必南注。故每遇夏秋。都管塘。周家橋等處。茫乎四十餘里。水漫而南。於是乎水漲而漕隄決矣。於此而按其勢。揆其源。則鳳。泗。淮。揚之陷溺。病在淮。淮停。病在黃。黃之泛漲。病在海口。是故疏海口以導黃。抑黃水以洩淮。此誠首務。第恐茫茫海口。工力難施。則於今昔所議三叉鎮。耿公廟。營家營。鮑家口等處。另開支河。驅由灌口而注之海。以治其本。黃水既分。淮無壅遏。或又盡決張福之隄。大開清河之口而縱之。以治其標。則祖陵以奠。運道以安。而鳳。泗。高。寶之民。可措之衽席矣。是年冬十月。工部覆議得分黃導淮大工事宜。一議錢糧。河工用銀六十八萬。各役該領銀兩。責成各道督率。各府佐官。每十日一驗。依期給領。不許稽遲。致誤工程。一

議官夫該夫八萬餘名。每夫給銀一兩五錢。凡科索苦累夙弊。盡行禁革。赴工之日。照行伍之法。每十有長。每百有率。各設旗牌。以便識認稽查。分界止宿。以杜爭鬧。設局施藥。以療疾病。調兵巡邏。以防意外之虞。一議分委。以便責成。河工重大。工費不貲。所賴以督率夫役。稽查錢糧者。惟大小官員也。各府推官等兼督各州縣官。分理周橋武墩。涇河子嬰溝等處。五港口。三岔墩工程。專屬之海口分司官。并黃家壩三大工。每工以部司及兵道各一人。管理僱募人夫。及放錢糧。措備器具。照查夫役。責之各部。司與各道。查催工程。核驗土方。給散工食柴米等項。則屬之府佐官。一應收放河工錢糧。屬之淮安府掌印官。查盤分黃錢糧。屬之廬州府推官。各官如遇陞遷。不許離任。一議肅法紀。以整肅人心。大工肇舉。怨謗易生。所賴以整肅人心。鼓舞衆志者。惟法紀嚴明也。宜甄別勸懲。有錢糧明白。工程如式者。定行紀勸。否則紀罰。總河以此甄別司道。司道以此甄別各委官。如橫生疑畏。致墮大工者。許指名具奏重治。詔從之。通漕類編實錄止存其目。錄此以見當時治河之要。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八

河水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工部題爲導淮分黃。議論未一。仰乞聖裁。速決大計。亟責成功事。工科都給事中林熙春等題稱。臣等辦事該科。於本月初五日。接得總漕戶部尙書褚鉅一本。爲直言災民艱苦之狀。河工緩急之宜。懇乞聖明酌議。以祛祖陵積患。以消地方隱憂事。奉旨工部知道。又於本月初九日。接得總河工部尙書楊一魁。勘河禮科左給事中張企程各一本。爲祖陵水患日深。國脈關係匪細。懇祈聖明鑒照。亟敕當事臣工。早決治水長策。以圖保安大計事。俱奉旨該部知道。又於本月十一日。接得四川道監察御史牛應元一本。爲河工會勘。平成有期。當事諸臣意見稍異。敬陳致一之畫。以決萬全之效事。奉旨工部知道。臣等竊惟天下有大興作。亦有大議論。使議論而合也。人得持定見。而奏膚功。議論而不合也。人將憚異謀。而墜成績。今讀漕臣之疏。則謂時有重歎。導淮宜先矣。讀河臣之疏。則謂患有相因。而分黃宜急矣。讀臺臣之疏。則謂分黃導淮。折衷宜慎矣。大都誼切奉公。何嫌彼此。心在爲國。焉問異同。惟是旁觀者身在委任之外。而持議也易。當局者身在付託之中。而任事也難。臣等請以淮河關係。及疏濬稭議。爲皇上陳之。河自崑崙歷數千餘里。而至徐邳。淮自桐柏挾七十二

溪而至泗。胎而祖陵。王氣屹然中峙。蓋聖子神孫億萬年鍾祥矣。漢唐若宋。都秦都汴。歲漕粟。不過數十萬。三十萬。二十萬石而已。國家定鼎北平。非四百萬石無以恃命。亦非浮江絕淮。挽河越濟。無以通達京師矣。且邊陲半倚饑餉。亡論六十萬金。揚窳。星布淮揚。卽林林總總之生齒高寶。興鹽。通泰等處者。亦不可勝算矣。以故我朝經理漕河之臣。最稱隆重。其經理漕河之費。亦最稱毀繁。而不虞其今日之昏墊至是也。爲今之計。倘亦一併分黃乎。則珠米桂薪之地。何堪大興。九死一生之民。何當重役。萬一外變激發。禍不在祖陵。而且在地方。此漕臣之所以有酌議之請也。倘亦一意導淮乎。則淮勢旣分。強河不無倒灌。河勢益振。弱淮豈能相容。萬一祖陵再淪。禍不止運道。而且移郡邑。此河臣之所以有並舉之請也。臣等私心以爲天下事。當論利害。亦當論利害之重輕。蓋利害在人者。人猶得而握其權。利害在天者。人不得而操其柄。則治人治地之別也。治人無法。則有河工亂。無河工亦亂。治地有法。則無災不亂。卽災亦不亂。顧其機則又在人而不在天耳。今河臣楊一魁。業已奉有重託。科臣張企程。業已奉有特遣。上流分黃。一併勘議具奏。業已奉有明旨。是淮河大役。悉以付河臣矣。在河臣之疏。一則曰。效有可必。一則曰。利亦甚多。是淮河大役。亦悉以身肩之矣。河臣旣以身肩淮河。則據其原疏所請。亦不過六十八萬金而止也。國家雖甚稱誦。措處亦可苟完。倘此時猶泄泄未決。恐日甚一日。如根本重地。何獨不可及。今責成。令其得以便宜從事乎。如其只導淮而可也。則周家橋。武家墩。高良澗。金家

灣、芒稻河、子嬰溝、涇河之一一疏洩也。惟河臣如其必分黃而可也。則黃家壩、毛家溝、漁溝、五港口之一一疏洩。及娘子莊、鮑王口之當有待也。亦惟河臣如其導淮分黃即折衷而可也。則金家灣、芒稻河之當從省。黃家壩之當略濬。鮑王口之當盡挑。高良澗之當建閘。淮安城北之當益廣也。亦惟河臣大率以數十萬兩而聽其設施。以數萬餘衆而任其調度。自是而某處當增也。不得爲虛冒。自是而某處當減也。不得爲刻削。務求一勞永逸。無負朝廷任使。乃爲快耳。不然。而糜費金錢。粉飾功績。臣等且以白簡從之矣。惟是勞民動衆。容有意外他虞。臣等所以處之者。則諸臣疏中猶未及焉。永樂中。宋禮原武之役。發丁夫十有六萬。而無怨言者。以蠲租百十萬石也。景泰中。徐有貞張秋之役。發丁夫五萬八千。而無怨言者。以蠲瀕河民牧馬庸也。況今大厰。何妨破格。是蠲免不可不議也。董率官員。惟廉生威。惟能集事。倘亦正官解印專理。庶爲上策。卽不可得。就擇佐領。懸以旌書。而省義原非受祿。果効有勩。勞省祭咨吏部超選。義民亦給扁冠。帶有差。是勸資不可不議也。海口郎中樊兆程。曾有河防未議。謂十六年開裏河。丈報二錢。其實未給毫末。十六年開魁山。日報四分。其實只給一半。合無僉派之夫。仍就丁免差。召募之夫。只就工算值。其工食毋經胥吏。牌長有司。不妨煩瑣。逐名包封。唱名給散。是禁覈不可不議也。聚衆數萬。豈盡一心。謂宜定以界限。編以字號。以一約十。以十約百。庶免誼譁。亦杜強竊。是紀律不可不議也。誠如是。則興作之中。卽沾帝賑。災罷之衆。豈憚子來。將見應協神人。靈效山岳。卽

書所稱地平天成。何以加焉。伏乞敕下該部覆議。速行河道諸臣分猷共念。刻期舉行。至於犒工之惠。恩出是天。并乞俯允河臣之請。以鼓億姓之心。臣等無任悚息待命之至。奉旨工部知道。先該四川道監察御史牛應元題爲河工會勘。平成有期。當事諸臣意見稍異。敬陳致一之畫。以決萬全之效事。頃臣巡按江北。目擊祖陵水患。於是繪圖爲說。及條陳疏導方略。上聞。荷蒙聖明嘉納。特遣科臣張企程會勘。節據本官同總河工部尙書楊一魁奏報疏洩要宜。及陵園水消尺寸。不獨聖心喜慰。滿朝臣工莫不快稱。二十年醞釀之患。從此可以解除。且冀旦夕確有成畫。速奏底績也。不謂近接邸報。該巡按御史崔邦亮題請治河臺臣期臻實效等因。聞者莫不訝異。臣以邦亮素有才名。豈詎孟浪多事若此。近又接總漕戶部尙書褚鈇揭帖。爲直陳災民艱苦之狀。河工緩急之宜。懇乞聖明酌議。以祛祖陵積患。以消地方隱憂事。大都謂地方災傷。九死一生之民。不能供極大難成之役。欲先將高良澗建壩。及周家橋。金家灣。芒稻河。子嬰溝。涇河等處。各亟議疏通。以爲目前導淮之計。可以計日成功。而黃家壩分黃之役。工力重大。姑在所緩等因。則其意似與楊一魁張企程奏稱已勘定自黃家壩爲分黃之計者。若少相左。然後知邦亮之疏。蓋有激乎其言之也。今照添差非宜。業經科臣林熙春等建自該部具覆。無容別議。惟是事在爲公。何嫌異同。而斟酌萬全。總歸一致。則諸臣之見。正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左也。臣嘗躬歷其地。體察頗真。敢忘固陋。再以諸臣之見。折衷論之。蓋治水猶治病。然病有的證。善醫

者對證投劑，而尤分君臣佐使，以爲緩急先後，則其術周詳穩妥，而病無不治矣。若持一偏之見，舉一而廢一，昧標本之宜，百藥而難試，豈所以語國手也哉？臣請先言黃淮的證，而後及今日治病之方，則標本當分，而功難偏廢也。夫黃淮的證，何在？初因草灣之開，宣洩不利，遂致黃流上壅，繼因黃流之壅，遇漲逼阻，遂致淮流下決，尋因淮流下決，清口空隙，黃水乘而上演，遂致有門限沙之墊，至於沙墊隄防，淮壅而潰，爲患遂滋甚矣。此則千百年主受之海口，向未告阻，數百年交會之黃淮，向未告逆，而獨二十年來醞釀之患，所由致也。謂非黃淮之的證歟？的證在此，今誠欲爲治標之圖，則如督臣言導淮南下，曲防大破，諸潰俱洩，其勢誠便，而其工誠甚易者，但旁溢之積浮，可期盡祛，而岸內之正流，終難倒行，若清口之壅如故，則病根固自在也。豈完計乎？此河臣之不敢專力於彼者，良非無見已。誠欲爲治本之圖，則如河臣言分黃他避，淮流無侵，百病盡卻，其功誠大，而其利誠甚遠者，但水勢之通塞，難盡預定，而交會之風脈，不可有妨。若歲月之效莫必，則受病殆無已也。豈急務乎？此督臣之不欲首議乎此者，良非無見已。督臣有見，則司道偏主分黃，而將高良澗通，不議估者，非也。其必周家橋雖云衝開，而伏落以後之淺阻，仍加疏濬可也。武家墩雖已開放，而涇河子嬰溝之下流，仍加挑關可也。至若高良澗之建壩讓水，猶或有限，曷若抽底建閘，所洩更屬無滯乎？如是則出口儘多，自可以助清口宣洩之所不及，而淮流泛溢之病，將無不除矣。其金灣、芒稻二河，旣稱洩水甚快，則再闢十丈之工，姑

從省焉可也。少竅前工報完。再看水勢緩急而爲之圖可也。無已。先將三閘中間隔砌拆去。令其全口廣利。常常通流亦可也。何者。水一落岸。卽旁堰諸洩口終歸涸斷。又何必過需遠際之河道。虛令空闊爲乎。則節其財力以充正項急用。似爲計之得耳。是則以河臣之見。酌行督臣之策。乃所以相濟而非以相左矣。河臣有見。則司道專主導淮。而於五港等工。槩不之急者。亦非也。其必清口。沙雖云見關。而伏落水底之板泥。期於盡挑之可也。鮑王口雖已衝決。而運河五港之下流。期於盡疏之可也。至若淮安城北之故道。商民向願疏通。以便船貨往來。曷若量與准行。益廣分流乎。如是則下流迅利。自可以助草灣宣洩之所不及。而黃流逼阻之病。將無不除矣。其黃家壩。分黃工力。旣稱浩大。卽小估四十餘萬之費。姑從省焉可矣。稍竅前工報完。再看水勢緩急而爲之圖可也。無已。先順決口以下。凡有淺阻去處。略加疏濬。拆去入口原壩。或更置稍寬。使水漲。則分洩以殺清口強逼之勢。水落。則順流以保清口交會之脈。兩利而俱存之。亦可也。何者。清口一通。則黃淮相附而行。原自順軌。又何必過爲上流之強挽。虛糜金錢爲乎。則節其財力以充正項急用。似爲計之得耳。是則以督臣之見。酌行河臣之策。亦所以相濟而非以相左矣。蓋良醫治病。期於病除斯已。故不可使方外有餘證。亦不可使證外有餘方。臣愚。所謂標本宜分。而功難偏廢者此也。其財力之省而易就。無竅言也。伏祈敕下該部行令會勘諸臣。再加采擇施行。未必非合異爲同。終奏底績之一助矣。他如黃壩口之果否。可無節制。小河口之果

否可無開通。歸仁隄之果否。可恃永賴。誠恐早不爲所。萬一涓涓不塞。流成江河。他日引全黃而南徙。不但地方淪溺可虞。而關係祖陵利害。尤不啻淮溢之患。止於漫衍浸漬已也。此臣業已備陳曩者原題疏中。而部覆未之及者。伏乞天語。并加叮嚀。申飭當事。臣工通一勘議。漸次修舉。則尤萬全無弊之術也。緣臣犬馬愚悃。欲始終少裨大計。兼恐諸臣意見稍持。亦不無耽延誤事之憂。故敢不厭喋喋。徒避馮婦之諍。乃爾。統惟聖明鑒照。臣不勝瞻仰屏營之至。奉旨工部知道。通抄到部送司。案呈該部看。得。今日治河要務。不越導淮分黃二者而已。故督臣褚鈇之欲先導淮者。謂時詘難以舉贏也。河臣楊一魁之欲併分黃者。謂一勞可以永逸也。已經本部覆請舉行。無容別議外。茲臺臣牛應元之條陳。則又折衷二臣之疏。總爲一致之論。謂如督臣之欲先導淮。當酌以河臣之見。濟其所不及。如河臣之欲併分黃。當參以督臣之議。助其所不逮。庶彼此相濟而績用可成。然又爲祖陵萬年慮也。則謂黃堙口之決。當制小河口之淤。當挑與夫歸仁隄之恃。賴當培。蓋臺臣原歷地方。得於聞見之真。故其所以酌量區畫者。若此其深且遠也。而科臣林熙春等之具奏。則又權衡臺臣之論。而專重於責成。謂或先治標以洩淮壅。或併治本以殺黃勢。責在河臣。或高良之當建閘。或金家灣等處之當從省。或鮑王等處之當盡關。亦責在河臣。庶責任既專。而功效易就。然又爲勞民動衆計也。謂宜急蠲免以恤災民。厚勸賚以鼓衆志。禁侵尅以惠夫役。嚴紀律以肅人心。蓋科臣看閱奏章。得於參考之詳。故其所以決策定

謀者。若此其周且悉也。總而論之。大要誼切爲國。而非所以爲私。志期相成。而非所以相戾。其爲今日河工之神益也。豈淺渺哉。恭候命下。備行河道諸臣。將二臣所奏各項事宜。遵照逐一舉行。惟黃堙口等處。應否處置。再加勸議。俟工費稍有餘剩。次第修舉。其蠲免一節。再候撫按衙門酌議具奏定奪。緣係導淮分黃。議論未一。仰乞聖裁。速決大計。亟責成功。謹題請旨。奉旨是。題覆河工奏議。

明神宗萬歷二十四年正月甲申。工部覆工科都給事中林熙春題河工疏。竊念導淮分黃。兩役並舉。至爲重鉅。而分黃之工。比之導淮分數尤多。在事諸臣。矢心協力。業有成效。但今漕船過淮在邇。淮鳳播種屆期。春夏雨水多少尤難預度。若不趁此春和。刻期償完。將來國計民力。何能兼濟。科臣林熙春題議及此。誠爲有見。乞敕各官。將導淮分黃一應工程。各照分管地方。責令夫役晝夜兼工。依期完報。若有怠玩悞事。許該督與勘河科臣指實參奏。庶祖陵永安。河患永弭。而運道農時。兩無妨礙矣。詔如議行。辛卯。工部覆工科都給事中林熙春題。河工乘時報完等事。上命便行。與管河各官嚴督工程。毋致延緩。二月甲子。直隸巡按況上進題。河工已無遺策。運道切有後艱。宜將不急之工停止。一面竭力分黃。一面併力清口。庶分導諸務。方收實效。部覆如議。工部題。秋冬河防已竣。經管各官羅大奎等十一員。高郵等州知州等官許一誠等五十三員。嘉獎。高郵等州判官等官施奉等五十五員。優獎。徐州等州同知等官丁僧等四十四員。量獎。睢州等州判官等官都鍾等十二員。戒飭斥逐提問從之。三月丙申。工部覆御史

蔣春芳題分黃導淮之說。真是石畫。第分黃卽所以導淮。而分黃之工未就。則濬河口之關沙。高良澗。武家墩之建閘。周家橋之疏河。撫臣之議亦確乎其不可易者。蓋所以避時下泛漲之水。紓祖陵眉睫之急也。若分黃大工就緒。門限淤沙盡闢。祖陵無恙。黃淮順軌。則此數處不妨堵塞。使淮水專由濬口而出。亦無不可。今二瀆春流無恙。各工漸次底績。乃喜事異論。叢爾多口。泥堪輿者曰。分黃之工遂成。則淮黃不交。有傷王氣。拘區見者曰。高堰不拆。則淮流泛濫。終淹祖陵。不知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卽所稱高家堰也。高良澗其中。而武家墩。周家橋。其首尾也。開此三處。卽拆高家堰矣。必如何方謂之拆也。而堪輿之說。尤無根據。蓋二流之合。始於武廟初年。祖陵之葬。肇於勝國未造。我國家熙運過卜。原不係此。況分黃工程。毋論淮黃依合。且有重添一合襟者。而論者特未之思耳。信如彼拆堰之說。水直南射。與黃風馬牛不相及。合襟安在。風氣安在。信口而談。其於國事若秦越人之視肥瘠。不足聽也。徒使當事者聞之。囂然灰其任事之心。唯是分黃與關濬清口沙爲第一要務。但往者黃流未分。一時積淮宣洩未及。故不得不開周家橋。武家墩等處。以洩泛漲之水。權爲急救祖陵之計。若高家堰之不當拆。則固無容議者。乞禁浮言。庶便責成。議論旣定。而膚功可奏。疏入從之。四月甲辰。戶部覆總督褚鈇奏。摘陳緊要河工。上曰。河工重大。夫役待哺。錢糧不敷。准借與鹽銀五萬兩。令工部作速補還。仍截留漕米六十萬石濟用。八月辛丑。禮科左給事中張企程題。祖陵防患宜固。河流分洩當亟。乞將前勘應開下流諸工。俟秋冬農隙。集夫興

舉其一應開洩入海。白駒場等處河道都俟再勘。不妨暫停。以省勞費。章下工部。壬寅。工部題覆總督河道工部尙書楊一魁條議分黃導淮事宜十事。一議展河岸以固隄防。蓋舊河身闊二百餘丈。尚有樓隄。遙隄以束之。而新河面窄土鬆。伏秋之防。不可不慮。宜於新渠中堅處所。再開二十丈。以廣容納。兩岸做遙隄之制。另築厚隄一道。以固衝擊。其王家口周莊爲運道經由之地。令加浚鑿。并築堅隄。以便牽輓。工期三載。費約八萬。於大工餘剩數內支用。一議長夫以時修守。蓋黃壩至五港口約三百餘里。河隄始創。勢易潰決。議設夫一千七百名。以待修救之用。而州縣之加派果難。乃於鎮口開原設夫內。募四百名。并高家堰隄夫八百名。盡調新河防守於山陽長夫。哀撥高堰清江浦諸處分守。又以折鹽引銀。歲募五百名。責令遇有淺阻。亟爲挑浚。則夫不增而用足。一議設專官。以便責成。蓋修浚雖以夫役。而督率要在專官。其娘子莊以下。應以府同知張兆元專爲督察。仍管清軍馬政。而以總捕巡鹽二事。改委通判。其舊用巡檢者。改設主簿。二員各有信地。則管理可以無虞。一議裁新隄。以免壅淮。一議修祖陵。以培國脈。一議立河官。以理淮泗。俱入淮一議設官兵。以嚴稽察。蓋五港口淮口地界四鄰。河海旣通。奸兇出沒。應添設五港巡檢司。安東縣提調官吏弓兵俸糧。於鹽課募夫數內動支。專司稽察。一議放湖水以疏漕渠。運河一議建廟宇以答靈貺。蓋河之有神。所從來矣。而自建功以至竣役。河伯效順。酬報宜隆。除岔廟及五港口立廟外。議於黃壩周莊處所各建廟祀。請賜廟額。以示崇報。一議備錢糧以儲歲用。蓋守救之官旣

立。則物料亦宜并儲。宜於瓜州通濟鎮口諸閘。如儀真事例。量取船稅。以濟河工之用。一議開清口以導淮流。一議浚海口以免內漲。俱入淮疏上。如議行。九月戊戌。工部奏河工告成。宜加敘錄。以酬積勩。如楊一魁、褚鈇、李戴、沈思孝、徐作、呂鳴珂、張天秩、樂元聲、張企程、蔣春芳、楊俊民、荊州玉、張允濟、楊光訓等。及有司官共效贊襄。俱應分別陞錄。詹敘。卽一手一足。緊當酬賚。以竣通漕護陵分黃導淮之績。甲辰。總督漕運褚鈇奏。再議分導未盡事宜。條陳塞黃堧口等事。章下工部。十月丙寅。工部覆直隸監察御史蔣春芳題。河工告成。善後事宜。條爲一十六款。乞敕河漕部院等官遵照施行。一築邊隄以障潰決。一砌新河以禦衝刷。一裁張福隄以縱淮流。一歲浚清口以防壅塞。一疏籍家河以分橫流。一關五港口以助宣洩。一建減水壩以分暴漲。一積物料以濟緩急。一設鋪舍以處夫區。一議修閘以杜陵害。一復淺船以疏河身。一填泗城以護陵寢。一治溝渠以興水利。一塞黃堧口以防河徙。一固王公隄以保漕渠。一專責成以臻實效。其說與漕臣合。部覆如議。議詳見後而後復有會勘之議。工科署科事刑科給事中李應策。奏河漕意見稍分。乞敕協謀。以急國患事。部議黃堧口之決而南也。在蕭、礪、睢、宿。則病於淹沒。在徐州至宿遷三百三十餘里。運道頗艱。故漕臣褚鈇謂黃堧旁淺太多。徐邳之河幾奪。以塞黃堧口爲一義。河臣楊一魁謂決口至一千二百餘丈。深三丈。兩岸浮沙壅築。固難措手。雖下槌捲築。猶之無益。河性趨下。勢不可回。況往年全河盡注徐邳。下流壅塞。鎮口、張秋。每患灌淤。今年黃堧分流。暴漲得洩。旣於鎮口有補。

又於運道無傷。唯嘗於水澀地面築草壩。制木閘。引諸湖之水。以濟目前。浚小河口。增築邊隄。通睢宿一路之墊。護風洄萬年之脈。蓋漕臣主運。河臣主工。各自爲見。而方經賞賚之餘。遽爲異同之見。故不得不再行析議者也。丁卯。河道尙書楊一魁。漕運總督褚鈇。各奏辭廢。上以治河底績。加恩已有成命。不允所辭。辛未。吏題河工諸臣楊一魁。褚鈇。徐作等。各陞敝廢錄。如工部議報可。乙亥。工部題漕河黃壩口應塞應止。公同會勘。十一月己亥。吏部題原任郎中黃承諱。駐劄徐睢。兼管呂梁洪。徐州洪事務。報可。己未。工部覆總督褚鈇。黃壩口速行疏浚。報可。十二月己巳。工科給事中楊應文。奏勉留漕臣褚鈇。與河臣楊一魁。同心協理。章下工部。丁丑。河道尙書楊一魁。奏酌復漕河舊制。謂黃壩口一股。由虞城。夏邑。接碭山。蕭縣。宿州。至宿遷。出白洋河。一小股分蕭縣兩河口。出徐州小浮橋。相去不滿四十里。且係先年河經故道。所當疏浚。與正河會。接濟運道。夫役之用。集山東。河南。徐邳。徭夫二萬。限止兩月。更於鎮口閘以裏諸湖之水。通放。與小浮橋二水會。則黃壩口不必塞。而運道益無阻滯之患。部覆如議行。明神宗實錄

是年黃壩口決。經年寸草不生。睢寧縣志

按黃壩口。地屬山東單縣。緊接河南虞城界。由夏邑永城。及南直隸蕭。碭。宿。睢地方。至小河口白洋河。復入運河。此口南射歸仁集石隄。關係祖陵。最稱要害。本口初決時。闊一千二百五十丈。深二丈七八

尺。萬歷二十五年間覆勘。止關六百餘丈。內有沙渚。二水中分。各闊四五十丈。經虞城孔家樓。接礪山縣劉家集。至王家橋九十餘里。俱有河形。口闊三百餘丈。水深七八尺。自王家橋至狐父橋十里。係黃河故道。口闊一百餘丈。水深一丈四尺。自狐父橋至蕭縣界三十里。有大河形。口闊一百三十餘丈。水深二丈二三尺。自蕭縣界起。入盤岔河。至兩河口七十三里。亦有河形。口闊一百二十丈。水深一丈五六尺。自兩河口由山西坡瓦子口入永堽湖。至宿州地方徐溪口七十餘里。俱坡水散漫。深七八尺。自徐溪口至符離橋時村一百一十里。闊六十餘丈。深一丈七八尺。自時村由靈璧縣地方孟山。睢寧縣地方廟灣口。宿遷縣地方耿車。至小河口俱三十里。小河口迤南有白鹿湖。邱家湖二湖。雖係潞水湖面闊遠。一遇北風。則怒濤奔逸。勢必南侵。慮爲祖陵之患。近自歸仁集起。至孫家灣。特築遙隄一道。捍禦之名曰歸仁隄。計長七千六百八十二丈八尺。況今黃堽決口之水。復經其下。則其關係於祖陵也更甚。而其防範於先事也宜。周當事者須急堵黃堽口。俾黃水盡入徐邳正河。以濟運道。仍堅守歸仁隄。使橫流不致衝突盱泗。以保祖陵。此正今日第一要務。特表而出之。以告後之任斯責者。張光元黃

壘口歸仁隄考

行水金鑑卷第三十九

河水

萬歷二十四年正月日。勸議河道禮科左給事中張企程題。爲河工大興。浮言嘗杜。以爲黃在今日之不得不分也。以其壅淮爲害也。分黃之必於黃家壩也。以其決口迎溜。既有爲下之勢。更以其去清口稍遠。非若腰鋪地方。逼近淮水爲可慮也。分而必合於周復莊也。以鮑王決口。原自滔滔東下。由周復莊經陳溪五港等處入海也。此爲淮黃交會乎。不交會乎。此爲二水合襟乎。不合襟乎。且名曰分之。實以疏之而已。若至全奪。則益永利。而未能取必也。臣前疏所謂重重合襟者也。卽淮之大勢。由雲梯關入海。黃可奪之。由灌口入海。雲梯與灌口俱在安東地方。相去止三十餘里耳。同歸東海。又何嘗不會耶。且清口淮黃交會之說。原無的據。淮黃之或分或合。原無定在。臣備查大明會典。並未載有黃會清口之文。但云至河南始散漫浮溢。至山東勢益峻急。計其所決之處。或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或由亳州渦河會於淮。或至泗州會淮入海。此班班可考者。萬歷六年間。該淮揚巡按御史邵陞疏云。正德以前。黃河從開封以上。分爲四股。會淮同行。循潁。毫。壽。鳳。下清河入海。邇年上流盡塞。全出徐州。獨行千有餘里。至清河始與淮會。夫曰同行下清河。亦非至清口始會也。又查得淮安府舊志。乃正德十二

年間纂修者。內載諸水。止云淮泗環帶於西北。湖海設險於東南。並未載有黃河也。其志清河縣。亦止云。大清河由治東北入於淮。小清河由治東南入淮。亦並未載有黃由清河合淮也。據土人云。正德以前。黃由老黃河故道入海。緣武宗皇帝南幸。挽水行舟。黃始達於清口。繇此言之。黃淮之不合於清口也。其來久矣。臣今分黃之路。尚循老黃河故道。舊河形迹。強半尚存。夫前之分流。既無所妨。則今之分黃。亦何必盡泥。況皇家大風水。非士庶家丘壑可比。黃不東南而東北。總爲還遶。同入東海。卽爲會合。豈在區區一清口哉。清口交會。乃近年事。壅塞者創爲水會天心之說。以聳人聽也。不國計民生是重。而牽泥於形家幻妄之譚。不會典郡志是考。而咬啗於人子須知一書。何爲者哉。且彼議者。論黃水則欲其由清口以合淮。至論淮水。則又欲其舍清口而南洩。瑣詞屑語。盛稱高堰可開。開之。而足以了河上事。言何背馳至是。臣督工暇時。每與道府諸臣計議相度。淮之不可使南洩也。其理章章甚明。蓋淮由泗之東北境出清口。歸雲梯關海口以入於海。此亘古不易之故道。故雲梯關海口。名曰淮子口也。清口者。廣闊二百餘丈。乃諸湖水匯出之處。正當運河通濟閘之交。淮水必由此出。庶湖水可合勢以通流。運艘可藉水以接濟。若欲舍清口而洩之使南。且毋論其橫決旁溢。爲害於高寶。淮揚。有妨於運道。究竟從出之路安在乎。欲洩之出海。查得興鹽一帶。至通泰。從來無淮水出海正道。去年爲武家墩之開。議濬涇河。議開子嬰溝。俱闊不過十丈耳。縱使可以導淮使行。而射陽湖反高墊於內河。石澁口

止二丈八尺之開口。廟灣入海之道。若匣子等港。俱甚淺窄。安能受涇洞之淮水。使之滔滔入海乎。卽不惜工力開濬。而東南地勢每亢於東北。故自宋迄今。捍海范公隄屹然一百四十里。前此並未有穿破導淮者。其故可知也。欲洩之出江。查得江岸反高於諸湖。萬曆五年以前。淮水南注。高實告急。不得已。開儀揚通江諸路。乃高郵之水僅減二尺。而揚州往來船隻阻淺者。幾三十里。地勢高下。迥然可知。若必欲掘深瓜儀諸口。盡廢開壩。以縱其出。第恐全淮諸湖之水。未必傾瀉。而長江盈漲。內灌之患。何以當之。卽近日金家灣。芒稻河之開。竟不能大洩湖水出江。其故可知也。南入海不得。南入江不可。則惟有分黃於淮之上流。俾淮循清口正道。直出入海。縱雲梯海口稍有沙墊。猶可會黃入灌口也。淮竟不可南洩。則高家堰之開。竟屬何益。臣竊攷高堰之築。非始於近日。乃漢陳登勸之。我朝平江伯陳瑄。稍爲增築。前河臣不過復加修砌。於萬歷七年方成。今度堰之地底。高下不等。惟周家橋稍下。積歲通流。高良澗。武家墩。稍亢。而高家堰最卑。湖淮匯射於此。若姑狗拆堰。則淮水日東。黃水且躡其後。濁流西入。清口日湮。其爲患於祖陵運道。又何可勝言者。故臣視事以來。廣詢細度。不敢議拆高堰。上議於周家橋。量開小河一道。建壩於高良澗。建閘於武家墩。但令稍加宣洩。總之消泛漲之水。非敢盡決而東之也。然臣等尙恐奪清口正流。迄今次第興舉。惟欲俟黃流既分之後。盡關清口之沙。俾淮由故道通流。不須他洩。此臣與河臣楊一魁苦心籌度。卽部司道府諸臣。僉以爲然。敢自謂必無遺策哉。事關

陵寢運道。縱不能必盡利。實不敢貽害也。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春芳題。爲覆勘分黃導淮大工。條上善後事宜。一十六款。一築遙隄以障潰決。照得防河之法。莫善於遙隄。河性湍悍。數年來徐邳之民。幸不爲魚。則遙隄是恃也。蓋水本勁而未弱。縷隄傍岸。或潰而入。至於數百步而遙。物或障之。則力弱而返矣。新河形勢。自西而東。地漸窪下。水若建瓴。但縷隄相去不遠。故有余家莊。安娘城。南湖窪。張家窪諸決口。卽今雖土牛廂護。築塞極堅。然決而塞。塞而寧。必無他潰。故亟宜倣正河遙隄之制。其兩岸泥重老土。則取土番築。鬆解不堪者。另覓老土夯杵堅厚。去河身必一二百丈而遙。隄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則河身永永無患矣。一砌新河口以禦衝刷。照得黃壩新河上口闊四十丈。入裏河身闊三十丈。蓋酌量水勢。足以容納。不至泛溢爲患。緣近口之處。原係淤沙。以故開放之後。不數日間。衝闊七八十丈。業經委官捲埽廂護矣。但迎溜水勢湍急。椿埽不免摺陷。調夫運料。日事增修。此以救目前之急。則可。恐非長久之計也。今議宜倣照清口惠濟祠基爲之。將新河自東南衝激處所。包砌石岸二百丈。其正當迎溜之處。堅砌石磯。如雞胸之狀。狂流觸此卽分。可免震撼崩塌之患。應用石塊頗多。一時難以卒辦。若待委官採買。恐緩不濟事。就便卽拆黃家滾水壩移用。如有不足。併餘料工價。於大工存剩銀內動支應用。務在九月與工。明春完報。此亦新河之急務也。一裁張福隄以縱淮流。一歲濬清口以防壅塞。二隄並入淮河。一疏藉家河以分橫流。照得往年鮑王口水會於

周三莊。經由娘子莊、袁家社等處。總歸五港口下海。中間河衝不止數道。藉家河、陳溪岔廟兩處。其最大而深者也。去冬海口郎中樊兆程詳勘水道。西自王口。至袁家莊以東。又分二支。一支由陳溪岔廟出三岔墩。一支由藉家河亦會三岔墩。總下掛甲墩。歸五港口。二支水勢相等。今既濬陳溪岔廟一支。以順黃水之性。又當濬藉家河一支。以廣入海之路。原牘具在。可覆而驗也。比因伏秋霖雨。河漲衝開張愛、鄭學二口。水入藉家河。滔滔東注。因勢利導。委應仍存此河。止將上口新淤除去。下流曲折之處。挑取徑直。俾於陳溪岔廟正河分導。橫流併歸五港。仍堅築南岸遙隄。遮護安東縣北鄉。庶乎疏洩途廣。新河亦無壅淤之患矣。一關五港口以助宣洩。照得水性就下。以海爲壑。五港爲衆流會歸出口之處。乃入海之門戶也。若非闊大。難免停蓄。下流阻。則上源必壅。去路澀。則來流必滯。淤河潰隄。皆原於此。所關係非尠小矣。查勘近五港之處。河面不過二十丈。港口舊有石閘。雖已拆去。其閘基處。河止闊十丈。縱渠深流駛。終屬窄狹。欲就本港展闊。而兩傍居民房屋。逼近河崖。遽難盡毀。議於南岸擇低窪之處。另開支河一道。分洩來流。透出閘外。與五港口之水並道而馳。同入潮河歸海。庶於宣洩尤利。倘亦今日分導之要圖耶。一建減水壩。以分暴漲。照得新河初成。河身不盈三十餘丈。而水流洶湧。有百丈之勢。兩岸東水太急。新隄稀鬆。不能捍禦。固宜其衝決也。今除安娘城等處。小口應築塞者。即時堵塞。至於蔣家窪、高家溝二口。與魚溝相連。塞之則有屢決之患。關之恐奪新河之路。欲分殺急流。

以固隄勢。莫如建減水壩於其處。長二十五丈。壩身連跌水闊七丈五尺。比河岸約高一尺。萬一水與隄平。卽任其從壩滾出。分流入海。則隄以內蕩蕩安流。卽有伏秋霖霖。必無驟漲。而隄外乃通海舊渠。亦不至漫溢而爲災。此保固新運之一策也。諸所木石工價。皆於大工銀內支用。伏秋之後。與隄工併力並建。可垂永利。一積物料以濟緩急。照得黃河衝突隄防。汨沒陵谷。乃其常性。而伏秋景象。轉變呼吸。非積蓄素裕。何以取濟然眉。合於新河百餘里之間。若黃壩口。周三莊。張家窪。掛甲墩等處。無非要害。卽於秋後增築棚廠。每廠設廠老一人。廠夫四人守之。所分屬管河官許領官銀。買備草三十萬束。繩四萬套。蘆三萬。椿木三萬。麻二萬斤。分堆各廠。酌量水勢緩急。裹頭未堅。則下重帶而槌之。蟻穴稍漏。則銜木石而填之。稍有疎失。司道以詰府佐。府佐以督下吏。州縣佐領以責各夫。有一名詭冒侵匿者。坐以法。其物料按季循環。造送司道。一設鋪舍以處夫匠。照得河隄旣築。官夫亦備。然數千人。荷鋪守隄。勢不能招翅於風雨烈日之下。則鋪舍之建。必不可緩。查新河口至掛甲墩一百二十八里。每三里一鋪。合兩隄當鋪八十四座。每鋪木石坯料。約用銀四兩五錢。通衆鋪當用銀三百八十兩。宜及此時責令各該管河官照數辦料。隄完鋪完。毋令後時。仍照南北縷隄之制。鋪立幟標。編列字號。若隊伍之足以相認。伏秋各該鋪老率夫役於五月中旬上隄。九月下隄。往來擊柝於涇涯之間。一處衝壞。卽鳴器鳩工。并力護衛。管河官務以身督之。府同知時以躬巡之。習怠而弗肅於事者處究。此自修

守常事。然今大工之後，錢穀各有司存，則此節亦所宜論及之也。一議修閘以杜陵患。不一復淺船以疏河身，照得治河原有淺船淺夫，今淺船湮廢日久，淺夫之設，派在郡縣，夫以淺爲名，非謂防河之淺，而挑挖使深乎。今自周三莊至五港口，乃全河入海之末，下流之處也。此段常深，則上無所不深，此段少淺，則上當無所不淺。深則百病全瘳，淺則衆症立見。請宜修復昔者疏淺之法，查廟灣餉稅，加壘時數倍，兵不益額，而稅加廣，安所用之，謂宜裁處，爲造淺船二三十隻，調廟灣餘兵百餘名，統以衛職，移鎮其地，以時駕船撈淺，或用長柄杓鐵扒之類疏之。季稽淺之多寡，以定功罪。海口同知攝其事，蓋水本能滌沙，少藉人力，自相蕩而去。久之河身不復有淺，而入海之力益迅，誠便計也。一填泗城以護陵寢。不一治溝渠以興水利。入水一塞黃垆口以防河徙。照得礪山之上，有黃垆口，黃水決之而出，經蕭宿，靈隴，由宿遷小河口復入正河。諸州縣歲遭淹沒，民不聊生，往時屢議堵塞，而卒不果。當事者爲工力艱鉅，且以黃河勢大，方爲鎮口徐邳之患，幸有岐流，稍殺其勢，故姑聽其決耳。今黃分而流疾，徐邳之間，幾於無河，伏秋若此，冬春可知。萬一全河徙去，無論運道梗阻，其於祖陵皇陵，大有可慮者。又安可幸目前之安，而不亟爲遠大之計。今宜委官查勘，斟酌堵塞，庶爲二陵萬年之利。而運道民生，亦胥有攸賴。不一一固王公隄以保漕渠。照得清江浦之王公隄，外捍黃淮，內護漕渠，其海神廟至火星廟一帶，最爲險要，每遇伏秋水發，岌岌欲壞，加埽填土，勞費無益。幸近年鮑王口衝甬，水趨北

岸。清浦居民，稍得安枕。今議王口建閘，通連此隄，正當其衝。伏秋之間，若王口閘閉，則水勢南趨，潰囓可慮。若王口閘開，則黃流倒滾，衝射尤危。無一可者也。未雨綢繆，不妨預先計議。將前額歲修之銀，委官領買徐州雜石，用荆筐包絡，僱船裝運，交付該縣管河官查收。量本隄水勢深淺，鱗次實排，不出一年。隄外盡皆石砌，即有王口衝囓之患，可恃無恐。保固漕渠，而全一方之民命，斯爲利亦大矣。一專責成以臻實效。照得有司各有專職，河務尤爲艱鉅，必得其人而專任之，斯可責其成功。今黃壩新河，畫地設官，各司防守，業已有成議矣。至其善後之工，目前所當亟爲舉行者，不過築新河遙隄，建王口周莊閘，歲關清口門限沙。此數者其要也。然須得人以任之。臣於工部分司得二人焉。李元齡，樊兆程，是也。於府佐得四人焉。劉不息，張兆元，趙炯，馮學易，是也。之數人者，或慷慨明達，或沉潛細密，資性不同。然均之實心任事，深諳河務者也。臣以爲清口關沙，應委之同知馮學易專管，而以南河郎中李元齡督理之。五港一帶河工，見蒙欽依，同知張兆元管理。黃壩至娘子莊築隄，應委之運同趙炯專管。王口至周三莊建閘濬渠，修築繕道，應委之同知劉不息專管，而以海口郎中樊兆程督理之。三年之內，果有成績，破格超陞。先期申飭，臨事考成，庶乎人心競奮，而實效可臻矣。至於州縣管河之官，亦必擇強壯有才幹者充之。不次陞賞，河工之外，不得委以別事，致招物議。全官固所以全河也。噫，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詳於議河而尤專於任人。新河庶幾可保百年無事哉。部議覆，奉旨依擬行。題覆河工奏議。

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正月壬寅。時河決黃堭口。有言宜塞者。有言不可塞。不易塞。不必塞者。議無畫一。於是議濬小浮橋。沂河築口。以濟徐邳運道。以洩碭蕭瀾漫。砌歸仁隄。以護陵寢。而總漕尙書褚鈺。上疏極言堭口宜塞。縱不能盡塞。亦宜量爲節制。不則全河南徙。害將立見。續行巡鹽巡漕御史親詣一勘。工科給事中楊應文。言堭口旁洩害大。浮橋引水利微。一濬誠爲永賴。則口可無塞。如僅爲一時權宜。則塞口宜急。請敕令酌議的確。部覆從之。三月庚子。贈管河主事袁光宇。太僕寺少卿。以其治河積勞也。戊午。自河決南徙徐邳。復見清泗。議者謂全河水微。不利運道。決口不塞。貽害地方。且恐下蓄歸仁。爲二陵患。獨總河尙書楊一魁。謂堭口深闊難塞。議濬小浮橋。沂河口。小河口。至是工程報竣。運道通利。奏言河徙無妨運道。今日已有明驗。惟是議者尙以祖陵爲慮。讀徵往事。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黑陽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經項城。太和。潁州。潁上。至壽州正陽鎮入淮。行之二十餘年。至永樂九年。河稍北入魚臺場場等口。未幾復南決。繇渦河經懷遠縣入淮。時兩河合流。經鳳陽歷泗州。以出清口。若患及陵寢。祖宗嘗何如爲慮者。而卒未聞計及也。嗣後又行之四十餘年。至正統十三年間。河復北決。衝張秋。至景泰初。先臣徐有貞塞之。河乃復渦河東入淮。亦不聞病及祖陵也。嗣後又行之二十餘年。至宏治二年。河復北決。衝張秋。先臣白昂。劉大夏相繼塞之。復導河流。一繇中牟至潁壽。一繇亳州渦河入淮。一繇宿遷小河口會泗。時則全河大勢。縱橫於潁毫鳳泗之郊。而下且漫溢於符離。睢。宿之境矣。然卒不聞虞及祖陵。亦

不開隄及歸仁也。惟正德三年以後，河漸北徙，或繇小浮橋入漕，或繇飛雲橋入漕，或繇穀亭入漕，全河大勢始盡趨徐邳，出二洪，運道雖稍資其接濟之利，而亦受其泛溢之害矣。至嘉靖十一年，而河臣建議分導者，始有渦河一支，中經鳳陽祖陵，未敢輕舉之說。夫當全河南徙之時，不開爲祖陵患，及全河北徙後，僅議分導一支，乃反足爲患乎？然當時間有濬祥符之董益口，寧陵之五里鋪，蔡澤之孫家渡，蘭陽之趙皮寨，又或決睢州之地丘店，界牌口，野雞岡，寧陵之楊村鋪，俱入舊河，從亳州、鳳陽等處入淮。南流尙未絕也，亦何嘗開祖陵之被患乎？至嘉靖二十五年以後，南流故道始盡塞，或繇秦溝入漕，或繇濁河入漕。五十年來，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淮，而當事者方認客作主，日築隄而塞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敵黃，退而內瀦，遂貽今日祖陵之患。此實繇於內水之停壅，不繇於外水之衝射也。萬歷七年，先臣潘季馴始慮黃流倒灌小河，白洋等口，挾諸河水之衝射祖陵，乃作歸仁隄爲保障計，而復張大其說，以爲祖陵命脈全賴此隄，無怪乎議者習聞其說，而遂疑黃堦之決，或下齧歸仁也。不知自黃堦一決，下流易淺，必無上灌之虞。況今小河不日工完，引河歸復故道，去歸仁益遠，何煩過計哉？部覆報可。四月己丑，自河決黃堦，總河尙書楊一魁議開小浮橋，築義安山，濬小河口，引武沂泉以濟運，及是以久旱不雨，上源水枯，又復衝開義安束水黃壩二十餘丈，小浮橋來水微細，運河淺澀，於是一魁議挑堦口，迤上埽灣淤背二處，仰受黃流，救小浮橋以上數十里之涸，并乞寬過洪原限，部覆報可。八月丁卯，先是以黃堦塞口，衆

議未定。下漕鹽御史會同河漕大臣詳勘議妥具奏。至是總河楊一魁仍主前議。疏言今黃河南徙。至韓家道。盤岔河。丁家莊。俱兩岸闊百丈。深踰二丈。名曰銅幫鐵底。故道也。劉家窪始強半南流。得山西坡永灑湖以爲壑。出溪口入符離河。亦故道也。惟徐邳運道淺涸。誠爲可虞。所以首議疏小浮橋。實因其勢而圖資其利。乃小試頗有效驗。若將小浮橋再加挑關。未必不爲運道之利。計不出此。而欲自黃堽挽回全河。必須挑四百里淤高之河身。築三百里南岸之長隄。不惟所費不貲。還恐後患無已。御史楊光訓。周盤馬從聘。亦議止挑壩灣直渠。展濟濁河。及築山西坡歸仁隄。以濟運。謹陵。費省功倍。與總河合。獨總漕褚鈇意見不同。部請再行會勘。工科給事中徐觀瀾。言壩口之勘。三臣旣同。善均從衆。不必再勘。請專任河臣。以責成功。上是其言。令該部行河臣悉心經畫。應與漕臣會議者。不妨從長計處。毋得各持異議。九月丁巳。總河尙書楊一魁言。今歲春間。呂梁二洪淺涸。皆歸咎於黃河南徙。臣等設法疏導。河渠流通。漕艘旣濟。漕巨楮鈇。謂黃堽未塞。全河不來。非一勞永逸之計。臣忝當局。豈慮不及此。臣入秋以來。自鎮口涉浮橋。繇小河歷歸仁。上泗陵。浮睢水。下徐溪。過夏虞。抵黃堽及礪山。詳觀形勢。看得歸仁在西北。泗州在東南。相距一百九十里。中隔重岡疊嶂。高踰歸仁。不啻數仞。況歸仁之北有白洋河。朱家溝。周家溝。胡家溝。小河口。洩入運河。勢如建瓴。卽無歸仁。祖陵萬無足虞也。濁河泥沙淤墊。高出地上。潦則溢。旱則淺。今曹單河身闊一二百丈。深二三丈。尙不免於橫流。徐邳河身闊不滿百丈。深不過丈餘。徐州以西深者

六七尺。淺者二三尺。而夏永韓家道口。同家道口。宿州徐溪口。符離河等處。闊百丈餘。深二三丈。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弃。自古難復。且往歲河水充盈。見稍利矣。而風波漂溺。鎮口病淤。不可謂之非害。今歲河水微澀。見稍害矣。而安流無恙。歲運全完。不可謂之非利。乃議者在往年隱害言利。在今日隱利言害。無怪乎道謀之紛起也。查得正統年間。參將湯節。議於徐呂洪南口。各建閘座。節水通舟。行之有效。嘉靖二十年間。督治漕河侍郎王以旂。復請建置。蓋運河原不資黃河之水。山東諸泉。實運河命脈。是開河乃先朝已試成規。今日濟時要務也。宜仍復舊制。於鎮口之下。大浮橋之上。呂梁之下。洪。邳州之沙坊。建石閘一座。以節宣汶泗之水。況濟兗泉源已濬。用之不竭。而小浮橋。沂河口二水。又足以助之。更於鎮口以西。築壩以截黃河之水。開唐家口而注之龍溝。會小浮橋入運。以杜灌淤口閘之害。過漲則聽從繇王山滾水壩。分洩入姬村湖。蓋資其利而去其害。實萬全永賴之計也。部覆報可。十月癸亥。先是總漕尙書褚鈇。逐徐州管河判官程潮。沛縣主簿強性寬。總河尙書楊一魁。稱其功有可錄。乞行按臣查勘。幷自乞休。部覆行動。命一魁照舊供職。已鈇言與一魁素同心共德。止緣黃淮遷徙不常。害及運道。一魁決意分黃。不欲導淮。意見不同。偏執自是。臣叨領漕撫。斥革貪賊。誤事二小官。輒爲一魁挾制。巽懦不職甚矣。尙可覲顏在位乎。乞賜罷斥。不報。十二月丁丑。吏科左給事中楊廷蘭。奏淮河爲梗。墊及祖陵。諸臣創分黃導淮之議。豈不鑿鑿可行哉。願賞黃堙決口初開之時。不能見形察微。以遏其奔駛之漸。今滔滔下

注力無所施矣。然自黃涸決而始有小浮橋之疏。淤而復有李吉口之濬。夫一歲疏濬。僅濟一歲之運道。倘今年李吉口改挑未已。而明年復淤。今年二十萬之煩費未已。而明年復然。恐歲塞歲開。終無已時。爲今之計。果河自南徙。故道可復。卽自宿遷一帶築隄建閘。設壩穿渠。以一勞圖永逸。說者謂滸河北承汶。泗南達黃。淮果可開鑿。卽一面估計。不撓於浮議可也。河臣楊一魁。拘摯之見未破。所當從長經理以責成功者也。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道尙書楊一魁奏。恭進繪河圖說。以備聖覽。以定長策。按黃河自古爲中國患。近自分黃導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墊之災。已有明驗矣。又自黃壩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河患。而其餘波出於義安者。又導之入小浮橋。足以濟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於決隄放水之議。而又不爲運道之虞。但以增隄塞口爲良圖。以壅水防川爲上策。臣竊不知其解矣。夫道傍之議。不過曰運道有淺澀之虞。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耳。不知我國家運道。原不資於河。全河初出毫。壽之郊。以不治治之。故歲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漸決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以久假不歸。認客作主。又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於是濁沙日澱。河身日高。上遏汶。泗。則鎮口受淤。魚。滕。被浸。下壅清。淮。則退而內瀦。肝。泗。爲魚。以至瀕河沒溺。歲運飄流。甚至衝截運道。牽輓莫施。而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卻之他徙。遂付之無可奈何。以致水浸祖陵。厘皇上隱憂。臣欽遵明命。改絃易轍。首開武墩。涇

河等河次疏具壩周莊等河。又次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汝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殫力塞決。以回全河。蓋決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坡湖以爲之滙。又有小河白洋周朱等河溝以爲之委。更免漂溢之虞。況祖陵雄據上游。有崇岡疊嶂。諒可無慮。卽歸仁一隄。見謂險要。亦非受水衝。萬一失守。亦不過下浸桃清。由洪澤諸湖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泗。盱。何必過爲杞人之憂也。南流汎溢。雖不免爲下邑民生之害。礪山水道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其以壩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睢四州縣。再照全河未徙之時。豐沛魚滕徐邳等州縣不歲被淹沒乎。近庚寅癸巳之秋。衝城灌邑。徐邳二州赤子不幾爲魚鼈乎。較之今日蕭宿靈睢孰多孰寡。孰重孰輕。況宿南水患非自今日。蓋宏治二年之秋。河決中牟。下歸德。至宿州。彌漫四出。疲民半溺。侍郎白昂治之。至宿遷小河口浚。而西抵歸德飲馬池諸口。又開符離月河。而患始平。翰林學士李東陽碑記可鏡也。從來如此。無分土。亦無分民。何獨厚於蕭宿靈睢。而薄於豐沛徐邳也。故臣始終自信。以爲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爲運道之虞。亦不能爲陵寢生民之患矣。抑臣又有說焉。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故能奏平成之績。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築布星列。在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又恐決張秋也。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也。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也。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占。吾無容

水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今若空礪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約五十里。任水遊蕩。以不治治之。量獨一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不勞民力。河患可平。此一時之省事。亦萬世之良圖也。謹繪圖貼說以進。伏祈皇上留神省覽。敕下該部毋惑浮言。定爲長策。徐俟智者以善成之。俾我朝河渠一書。足繼禹貢。臣之願也。奉旨。圖留覽。這所奏。工部看議來說。續文獻通考

是年。河復決單縣之黃堍口。溢於河南之夏邑。永城界。經宿州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而二洪告涸。於是總河尙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河成尋淤。接管總河尙書劉東星。復開李吉口。疏徐邳運河。然黃堍未塞。河流未暢。漕艘終屬濡滯。按黃堍口。乃賈魯舊開處也。先是河決。事聞朝廷。奪總河大司空舒應龍官。而以楊一魁代之。一魁以河雖南出符離。淹沒民田無幾。而河水一半由舊河下徐州。足以濟運。議不治。又二年。一魁入掌部事。代之者。爲大司空劉東星。亦守舊議。但河日益南。而黃堍之下李吉口。澱淤益高。北流遂絕。東星每至冬。卽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然亦至秋卽淤。不能久也。若是者三年。而彭城呂梁之間。古所謂懸水三十仞者。可褰裳而涉矣。於是江淮當事者。建六閘於河中。節宣山東汶濟之水。聊以通漕。而漕舟至京。往往後期。南河全考

行水金鑑卷第四十

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起劉東星爲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兼管漕運。七月壬戌工部題覆總理河道尙書楊一魁疏今日之可慮者不在漕而在河蓋黃河決徙尙無歸著既南憂其淤而不能受又北憂其來而無所容勢當廣挑故道以爲容受之區與巡漕御史楊光訓請復故道所見略同至目前爲新運計有徐洪以下二三淺處或就淺撈濬或增添月河更將呂洪沙枋二處正河築壩用閘節水以便經行則汶泗沂泇源泉微呂周柳諸湖加之小浮橋源流之水明春自足濟運不至嗷嗷仰給於黃流而李吉口以下濬治之工亦可從容料理爲萬全永賴之計其礪山五聖廟下流一帶中有淺滯處亦宜量行疏濬蓋河流通則徐邳不梗而漕利商虞不波而陵安此一舉三益之策也至於查復徐邳故道之說果一勞可以永逸卽宜早爲設處以濟新運上是其議十一月乙丑黃河之役先是漕臣力主復故道之議新河臣有漕河併治之議以復故道爲治本挑運河爲治標據議勘估工食費用四十七萬有奇其搜括在工零餘支剩並援例陳乞者二十五萬有奇尙有二十餘萬無從措處科臣韓學信上言該部應從長計議果錢糧接濟如數及期一聽河臣料理上以河徙無常議

復故道。迂遠類難。下漕河臣再酌議之。明神宗實錄

是年夏六月。以工部侍郎兼右倉都御史劉東星。總理河道漕運。東星循行泗隄。謂阻漕治在標。決河治在本。兩利而並存之。議開趙渠。蓋商丘。虞城以下。至於徐州。元賈魯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潘季馴議開之。計費四百萬而止。及河決單縣。黃堍口稍通成渠。惟曲里館至三仙臺四十里如故。東星因欲浚之。又自三仙臺至泗州小浮橋開支河。又濬漕河起徐邳至宿。費可十萬緡。明紀事本末

是年黃淮交泛。安東水。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歷二十七年。三月丁亥。工部覆總河劉東星議。大約謂黃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園。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二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萬歷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中罷。今河果決。黃堍而南徙。繇韓家道口。至趙家園百餘里。衝刷成河。卽先年議復之故道也。繇趙家園。尋老黃河故道。開挑。繇東鎮曲里鋪石將軍廟。至兩河口。直接三仙臺新渠。計長僅四十里。據運同趙塌等。估挑闊十丈。深一丈。募夫五萬人。費可八萬餘兩。不過一月有半。可以竣工。此河一開。則目前大挑運河。及小挑濁河。工程俱可節省。誠所謂事半功倍者也。至於善後之策。則永夏迤西一帶舊隄。宜行河南管河官修補。朱家窩東北。有母河舊渠。宜接挑寬闊。使足容受洪流。趙家園瀾漫易淤。宜先挑支河。擇迎溜處所開口。仍

於對河南岸捲埽築雞鶩壩。逼水直射。以免復淤之患。原吉口故道。去冬已挑成數里。前功似不可盡棄。但自李吉口至鎮口三百里而遠。不若自趙家圈至兩河口四十里而近。況大浮橋旣已建開。節畜汝泗之水。則鎮口一帶濟運。亦無藉於黃流也。旣經河臣會議詳悉。乞敕下遵奉舉行。報可。五月丁丑。工部覆總河劉東星疏。以河工告成。甄敘効勞官員。郎中劉不盈。副使郭光復等。乞行巡按覆勘。分別以聞。從之。九月己酉。工部言。頃南京鴻臚寺卿張朝瑞。與臣一魁奏議治河得失。意見各別。科臣桂有根看詳。謂在臣以治祖陵之水。而決意於分黃導淮。兼爲運道民生之計。在朝瑞目擊齋礪。宿遷之患。而遂欲塞黃壩。復徐邳而東。深爲陵寢淮泗之圖。顧天下之事。旁觀者不若當局之爲審。今日河工固有重臣在也。安可任盈庭之議。以啓紛爭。乞敕下河臣。勘明具奏。業奉明旨允行。間。惟是朝瑞與臣一魁原疏俱留中。恐臣無從勸核。乞簡發一疏。以便遵行。上命據各揭帖。轉行查勘。竟從一魁議。朝瑞議曰。今之分黃導淮者有三失。夫淮與河合。自宋熙寧以來。五百有餘歲矣。泗州向無水患。至萬歷七年。泗州之東。築高家堰。以遏淮。而淮始爲泗陵患。欲拯患。宜導淮。欲導淮。宜議高家堰。漕臣褚鈇。謂泗陵水患。病在高家堰。而開周家橋。迨高良閘止。眞對症之藥。何好事者。倡爲分黃導淮之議。不知淮之患。在泗州地方。黃之患。在清河地方。相去二百里而遙。黃爲患。宜分黃導黃。淮爲患。宜分淮導淮。各因水勢而利導也。乃分漕河之黃。以導泗州。相去二百里之淮。是隔靴搔癢也。近日淮流稍安。泗患稍減。皆開橋建閘之功。分黃曷與焉。其

失一。凡水合則力強，力強則流急，流急則河關分則力弱，力弱則流緩，流緩則沙淤，河不兩行，所從來矣。至入海之處，尤宜會同，神禹導河，既分一爲九，以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迎其奔放之衝。禹貢曰：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是也。清河縣黃家壩，去入海處僅三十里，乃開一新河，分黃河而二之，神禹合其流於入海之處，河臣分其流於入海之處，是反症行醫也。今舊河深闊如常，新河淤淺日甚，新河未開不見害，新河既開不見利，而帑金六十餘萬，漕糧三十餘萬，丁夫一十四萬，徒付諸東流矣。且舊河行，新河必塞，新河行，舊河必塞，舊行新塞，猶可，脫或新行舊塞，如運道何？近有欲開腰鋪河者，幸得撫按之辯而止。黃家壩去腰鋪僅五里許，是止一腰鋪河，又開一腰鋪也，其失二。防河如防虜，自古記之，其巡視貴勤，其防備貴預也。黃壩口之決，已非一日，萬歷二十一年八月內，職爲山東濟寧道副使，屢言其宜塞。顧五六年來，視爲緩圖，涓涓不塞，流注成河，而黃壩口遂大決，繇西而南，漫流宿州等處五百餘里，至宿遷縣南始會舊河，而徐呂邳宿三百餘里運道乾涸，漕舟淺闊，遂遺公私無窮之患，其失三。此三失爲功爲罪，必有能辨之者，乃河道諸臣居功不疑，且倡爲黃壩口必不可塞，徐邳河必不可復之說，而舉朝無有非之者，其亦未之思耳。然則如何而後可？亦曰：塞黃壩口以復徐邳故道而已。黃壩口不塞，則徐呂水不流，黃壩口不止，則徐呂水不行，此定勢也。臣嘗聞諸父老，塞全河難，塞支河易，今黃河分有三支，一支流鎮口，一支流浮橋，黃壩口特其支流之小者，在夏秋雖深闊，如冬春則淺狹，塞之無難，費亦不巨，爲今

之計。宜乘冬月水落。并力塞之。俾河繇徐呂邳宿入海。以復運道之舊。甚爲便計。如故淤淺。或因水勢以刷之。或因人力以浚之。夏秋水漲。或緝遙隄以奠之。或整滾水閘壩以宣之。隨時講求。自有前人已成之法在焉。昔元至正中。河決濟寧。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大發兵民。以修黃陵口。五閱月而隄成。今日亦嘗如是矣。徐邳故道既復。新河卽嘗廢棄。以其無益而反害之也。近高堰築壩建閘。亦無遺策。然泗水未見全消者。蓋聞泗州有浮水。有積水。浮水害大而去速。積水害小而去遲。諸閘既開。浮水不足慮矣。若夫存積之水。謂宜令民有河渠者。濬其河渠。有溝洫者。濬其溝洫。俾水有所歸。而不爲害。或教以三吳水利之法。治渠灌田。則積水漸消。民田通治。亦泗民之水利也。其高寶湖水。倏然盈溢者。蓋高堰以內。上流也。以外。下流也。上流決則下流溢。勢固然耳。今高堰一帶。閘壩不可不關也。亦不可深關也。宜度地理遠近。勢之高下。於堰外有溝港行水之處。狹者爲減水石閘。闊者爲滾水壩。每歲淮水小。則聽其順閘壩之內。以入海。淮水大。則聽其滾閘壩之外。以入湖。庶淮水湖水。各得其平。堰內堰外。各得其所。泗州人民。不起盜決之念。祖陵風水。永無破壞之虞。真一舉兼得之術也。近河臣經理周悉。第思其拘於前議。未卽毅然出一遠猷。且分黃導淮之論。有誤後世。臣生長淮濱。曾爲河官。聞見頗真。不敢不言也。工部尙書楊一魁駁曰。朝瑞。海州人也。州名曰海。自古水之壑也。自昔河臣潘季馴。請帑金八十萬兩。創築遙隄。障全河而束之。海州獨免水患。臣疏河繇黃家壩下五港。又建滾水壩。繇鐵

線溝入於海。未免小有害於海州。然爲天下計者。不顧一方。往時水患。嘗移之淮右矣。歲歲增隄。束河愈高。壅淮愈深。祖陵沉淪已二十年。至按臣牛應元始繪圖以報。皇上赫然震怒。斥在事之臣。特遣科臣等會勘。朝瑞豈獨不聞。何百慮其家。不一慮其國。卽彼稱欲拯泗陵之患。宜導淮。導淮宜議高堰。漕臣褚鈇開周家橋達高良閘。真正對症之藥。殊不知開武家墩淤淺。河臣與科臣張仝程已先取捷見效。彼時周家橋高良閘尙未興工。伊妄稱近日淮流稍順。泗患稍減。皆開橋建閘之力。將誰歎乎。至謂黃流爲患。宜分黃導黃。淮流爲患。宜分淮導淮。弗思黃流宜分。分則其勢減。而不爲淮病。淮流宜合。合則力全。而不至爲黃扼。黃淮合流於清口。二水相關。黃高一尺。則淮壅一尺。淮退一步。則黃進一步。黃倒灌淤沙。橫截上流四五十里。壅淮滯蓄於盱泗之墟。汪洋如海。夫是以有祖陵之患。頃自分黃以來。始見清口。淮反高。黃反低。長淮縱出。將張福二口衝深一二丈。闊百餘丈。而泗州隄亦淮河之水。頓落一丈。湖陂變爲桑田。民有平土而居。可見分黃正所以導淮。此有目者所共見。伊獨謂分清河之黃。以導泗州。相去二百里之淮。是隔靴搔癢。不知下流壅。則上流溢。水之源委尙未分曉。乃敢妄議。是坐井觀天也。又謂河不兩行。似矣。神禹只疏九河。今黃壩分疏新河。是分一爲二。下流仍合。淮於周莊。再會合於淮於港上。師禹之意。所講同。爲逆河入於海也。黃壩去海口凡三百里。妄稱僅三十里。費銀不滿四十萬。妄稱六十萬。又過慮舊河塞。有辟清河六十里運道。而不知臣先已預爲之計議。將黃口河渠兩頭建閘。以備運道之舊河。更近且

便。臣原題稱舊河淺，則繇新河。新河淺，則繇舊河。兩河俱存，奚礙運道。伊稱黃堨口宜塞，查欲塞黃堨，須先挑舊河。臣曾荒度舊河淤高一丈之上，計有三百五十里之遠，計公費非百萬金不可。工大費鉅，未敢輕舉。乃另看得小浮橋上源，即黃堨下流中間淺阻者，僅四十里，乃因勢而利導之。兩年漕運頗得其濟。方圖大加疏濬，誤蒙簡命，俾臣回部，幸得總督河漕侍郎劉東星代之，行所無事，仍從小浮橋上源導河。今已挽回南徙之河十之七八。下徐呂二洪，運道通利，何曾不復徐邳河道哉。若塞黃堨，是塞源而欲下流之通，萬事此理。伊謂臣有三失，臣常千慮，幸有一得，但與朝瑞私臆之見，不覺異同耳。伏乞皇上將此疏與張朝瑞奏疏，敕下九卿科道，一併參詳，恭候聖裁。十月甲午，以三仙臺趙家園等處河工告成，加總河劉東星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及工部尚書楊一魁，俱廢。一子國子生，仍與侍郎趙可懷各賞銀幣有差。工科給事中韓學信、郭如星、桂有根等，御史楊光訓、安文璧、郎中王在晉等，各賞銀有差。河道副使郭光復、陞參政、管河郎中劉不盈，加服俸一級，各賞銀十五兩。運同趙炯、曹惟嶽等，各賞銀有差。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壁城集，故道涸絕。徐州志

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劉東星疏辭河工恩命，不允。九月壬子，原任戶部尚書褚缺卒，詔賜祭葬如例。缺，榆次人。嘉靖乙丑進士。歷戶部尚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兼治河道。

河工成。加太子少保。尋解任。卒於家。鉄練達有幹才。所至著聲績。而撫輯兩河。尤爲人所傳誦云。明神宗

實錄

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八月丙寅朔。總理河道工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劉東星以病篤乞休。命在任調理。九月己亥。命總河諸臣踏看河道。及時定議以聞。壬寅。河南巡撫曾如春奏報河決蕭家口等處。先是開封歸德二府大水。商丘蒙牆寺黃河水發。衝決蕭家口百餘丈。全河盡皆南注。原行河身頃刻變爲平沙。商賈舟不暇解維。盡寘平沙之上。蒙牆寺向在南岸。徙寘北岸。商丘虞城多被淹沒。如春又云。此河之決。徙也。非決也。科臣張問達言黃堙口在徐邳上流。而蕭家口又在黃堙口之上流。二十一年河決黃堙口。由趙家圈等處疏濬。以濟運道。已而趙家圈又塞。徐淮三百里幾至斷流。今蕭家口之決。河深沙平。而商舟卽寘平沙之上。未有商舟不行於蕭家口。而能行於黃堙口以東者。明歲之運船。與今歲回空之船。可無慮乎。乞命河道諸臣。從衝決源頭。下至徐溪口。符離橋。宿遷縣。小河口。會流處。所逐一查勘。詳議料理。上是其言。癸丑。工部尙書兼右都御史劉東星卒。東星。沁水人。隆慶戊辰進士。爲吏部右侍郎。丁艱。戊戌河決。起工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理河漕。河漕之有總理。自東星始。是年八月。開趙岡循商。虞以下。至於彭城。賈魯所濬故道也。起曲里鋪。至三仙臺。凡四十里。又起三仙臺抵小浮橋。開支流若干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若干里。嘉靖末。估費四百萬。是年僅十萬。凡五月成。特晉工部尙書。兼副都

御史廕一子。明年庚子。渠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辛丑。鑿沔河。沔河界滕嶧間。通淮海。引漕甚徑。萬歷初。數遣官行視。嘗鑿韓莊。中輟。東星力主其役。初議百二十萬。費纔七萬。所闢已十二三。而病不起矣。東星歷官三十餘年。布衣脫粟。家人化之。其學以清靜爲宗。病革。猶從牀簣治書。經理河事云。天啓元年。設莊靖。十月戊辰。工科給事中張問達。言治河於初壞之日。猶易。治河於極壞之後。則難。昔之難。止泗州陵寢。今治陵寢而又兼運道。且運道一壞於漫視黃堙口之決。不早杜塞。再壞於并力沔河。以致趙家圈之淤塞斷流。河身日高。河水日淺。而蕭家口又衝決於黃堙口之上。全河奔潰南下。直繇漕河入淮。漸至漲漫。勢及陵寢。今劉東星已逝。總河重臣。急宜推補。令酌議緩急。先爲隄防疏導。以爲目前祖陵。明年新運之計。繼殫力挑濬舊河故道。或尋別道通運長策。庶幾數年大壞之河工。可以次第修舉。奉旨。黃河橫決。恐侵泗州祖陵。且妨運道。河漕大臣既缺。著便會官推舉。尅期赴任。一面行文與各巡撫。多方料理。無得坐視水患。壬午。大學士沈一貫。言黃河決於歸德地方。盡趨東南。潛入淮泗。而黃堙斷流。徐邳淺阻。回空糧船。不得回南。漕渠不可收拾。而祖陵又有衝激之虞。總河大臣已經再推。望早賜點用。責令刻期赴任。不報。戊口。大學士沈一貫。數催點用總河大臣。因言。事之最急者有三。其一則黃水侵淮。而泗州祖陵被其患。再緩不治。雖鳳陽祖陵。亦當被其患。夫祖陵。國家王氣所鍾。祖陵被患。豈唯列聖龍蛻之藏。不安於地。而千萬年聖子神孫。托根基命於何所。彼庶民衣食之流。尙恐傷其先塋。愛及一草一木。況帝皇

之家。動關宗社。亦切聖躬。最不可緩圖者也。其一則黃水侵漕河。而運道阻塞。南來千萬艘。停閣不進。京師之米糧日貴。百貨日少。三輔沙磧。何以供六宮。廩百官。餉九軍。九邊。而育養邦畿千里之民。亂生輦轂。其憂不細。非社稷之福也。其一則河南山東徐沛之間。乃中原都會之區。譬之身。爲腹心之位。譬之家。爲堂除之所。此而昏墊。耕耨莫施。商賈不出。則腹心潰。而四支皆壞爛。不可收。堂除榛。而四隅皆阻隔。不可通。故中原之民。尤當愛護。中原之地。尤當墾闢。令其陸沉如海。而無完土。非社稷之福也。從來比河道關係之大於九邊。比河臣責任之難於禦虜。人臣既莫之任。皇上又不令任。臣實憂迫。如坐針氈。若托之非人。或因之爲利。不顧利害之切身。第取錙銖之快意。此視國事若兒戲。而計之至愚者也。臣爲此懼。竭忠盡言。亟點廷推之外。更無要術。專委河臣之外。更無奇策。早責成一日。則早拯救一日。使之講究利害之歸。處置疏塞之法。此十人者。已極一時之選。唯皇上選擇而使之耳。庚口。南京右都御史李頤。改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兼管漕運事務。仍命兼程赴任管事。壬口。吏科右給事中田大益。言諸臣談河患者。言人人殊。大都皆以當日黃河之分而不挑。黃堨之決而不塞。致令水涸沙壅。下流淤而上流潰。運道阻而陵蹙危。爲當時河臣見任工部。尙書楊一魁。與已故尙書劉東星。失算咎也。東星旣以憂瘁致死。而一魁自陳治河始末。及河決情形之疏。亦數百千言。其言分黃導淮之說。不塞黃堨之故。與今日蕭家諸口之決。皆在黃堨上流。且謂河性靡常。能焦勞於數載之前。而不能逆料於數載之

後其言甚具。然亦豈能遽辭其責哉。臣以爲宜令一魁解任回籍。并敕在事諸臣。備將修舉河工以來。河臣的係何人何處。并何年月。應築不築。應浚不浚。果否失策。以致敗事。從公勸奏。而後聖斷加焉。庶情狀核而人心咸服。勸懲當而河患可除耳。不報。辛酉。工部覆奏。江北巡按御史吳崇禮疏。河南張家樓決口。在開封府東北。蒙牆寺決口。在歸德府正北。全河既潰。勢難捍禦。不若從決口圖之。猶可事逸而功集也。查得張家樓決口尙小。堵塞易就。蒙牆寺西北。宋家莊上流。傅家集。兩河相望約十里許。乃黃河灣曲之所。須開浚直河。可以引水東流。仍自徐家口起。至劉家口止。約長十二里。大加挑挖。務俾深闊。容受水汎。并將李吉口以下。至堅城集。三十餘里。沙淤河道。盡力挑通。其黃堙口以南。如馬溜。武家營。何家集各處決口。速行堵塞。更加堅厚。使河流盡歸正漕。免致旁瀉。又恐全河來復灌於鎮口。再改挑唐家口而注之龍溝。入小浮橋。庶既資其利。又免其害。目前急切之計。似無出於此者。查各處決口。俱係河南地方。前經廷議。推補總河。未奉旨允。焉敢擅行。趁此入冬水凍。用工頗易。移文河南巡撫。曾如春。預先料理。一面仍候簡點總河大臣。庶不致於誤事。從之。口口先是吏科右給事中田大益。疏請簡用河臣。言總河一缺。屢請留中。皇上豈靳而勿予耶。奉旨。河漕重任。再推二員。并前推通寫來看。十二月甲子朔。工部尙書楊一魁覆奏。御史高攀。條上河漕三策。言今之河利於東注。而不利于南徙。一恆人知之。第全河盡潰。勢難遽挽。堵塞之力。談何容易。故臣等前疏。必欲從決口圖之。如傅家集。宋家莊等處。開浚直河。引水東

流并浚李吉口以下至堅城集三十餘里沙淤河道盡行挑挖再改挑唐家口而注之龍溝入小浮橋以防全河來復灌於鎮口之患然後塞黃垆口以束其流再塞新決口以障其溢庶乎正漕有歸故道得復不然下流不浚卽上流已塞而旋塞旋決或此塞彼決竟何益哉故臣以爲開直河塞黃垆浚淤道者此正策也今日所當急行者也洳河之役全賴山東泉源之水先經挑浚未見深廣且中經梁城彭河葛墟嶺等處山多石礮攻鑿難施故口僅一丈六尺淺亦如之卽今回空商楫旣可稍縱經行則成功可惜似當大加疏鑿或相度地勢每十數里築壩一座中置木閘以資蓄洩以待新運卽一時水淺不妨起剝其韓莊渠上接微山呂孟之間多方疏導俾無淤淺阻礙之患順流入馬家橋夏鎮以爲運道接濟之資亦一時權宜之計故臣以爲浚洳河底成功濟漕艘者此旁策也今日所當併行者也至於開膠萊河一節先臣劉應節亦曾開之而旋罷矣彼所開固新河也一病於黃埠嶺之險峻再病於馬家濠之巉巖三病於大小沽之直衝故疏鑿不易迄無成績今臺臣所議欲棄新河竟復元時故道誠爲最便但此河計地四百餘里工程浩大其間道里險夷疏開難易經費多寡與夫河海更船之故借用班軍之說皆非臣等所敢遙度者宜轉行各該河臣踏勘相度計議停妥覆請定奪故臣等以爲開膠萊河以復海運之遺以防河運之窮者此備策也所當竣議定計得而後行者也行此三策而又在審緩急循次第功不混於濫施期於中款畫不拘於築舍期於有成竊以爲當今治河要務計無出於此者得旨著行治河官上緊將

舊河挑浚。決口堵塞。洳河既有成績。也著挑浚備用。膠萊河行山東撫按踏勘。明確來說。癸酉。吏科都給事中桂有根等疏。催點總河大臣。因言漕河淺澀。挑浚不易。祖陵昔受水患。黃河之衝決。尚在黃堍迤南。茲又上徙於黃堍之西。百數十里。歸德、永城而下。通爲巨浸。春夏之間。雨水暴增。恐淮泗益不敵黃。而祖陵左右復爲沮洳之區矣。先年黃河漕河用兩大臣。僅僅竣役。自并漕河於一人。曾幾何時。遂至大敝。今奈何欲引爲漕運之利。則又難。時河未南奔。害猶易避。今歸、永諸處大決。泗州之野爲望洋。欲因以避陵寢之害。則又難。往年河臣與河相習。或數年。或十數年。猶得徐圖利害。而今欲以數月之人力。奏八年之禹功。則又難。以故羣臣談河。危於談虎。下方畏難。上復悠悠。墮計如國事。何奉旨。先年因黃河泛濫。關係陵寢。運道不吝錢糧。命官疏治。如何今又衝決。著該科查參來看。河南、鳳陽、山東巡撫各有信地之責。著各上緊疏浚堵塞。不許推諉。吏部屢推總河大臣。還會同各官推舉實心任事。熟知道的兩三員。同先推一并寫來。唯才是用。毋得顧忌不舉。及徇私濫舉。亦不許再行延緩。明神宗實錄

是年四月。工部覆河道尙書劉東星本有曰。河淮交變。北遏茶城。南侵陵寢。故議開黃家灣。分殺下流。以導其去。復因黃堍口決至九十餘里。工不可必。費不可繼。故議開趙家圈。三仙臺等處。疏淪上流。以導其來。今值天道亢旱。經歲不雨。源頭既微。來流日少。此濁河之役。旋挑旋淤。非人力之未至。實水性之不可強爲耳。惟徐邳一帶。運道咽喉。目今糧船淺阻。關係匪細。相應移咨總河衙門及各官作速踏

勸趙家圈三仙臺李吉口上流不及有無旁潰果否壅塞應否開浚或另尋別道引水潤漕以救目前之急今洳河工程既有次第一面添夫并力速成務期克濟通漕類語

是年八月工科左給事張問達奏自黃壩口之決而南徙也徐邳三百里幾至斷流河臣乃議趙家港以東黃河故道不及四十里堪以開濬接引黃流下通三仙臺支渠出小浮橋以入運河此工竣而河水漸深船行漸利抵壩交納亦不逾六月今則頭幫之船至七月始抵壩後幫循次而進又稽時日交納遂甚遲滯空回南船僅可得十之四而因塞守凍者多矣總河尙書劉東星於趙家港告竣復采舊議開洳河舍黃流引汶泗山川泉源之水以爲運道便宜經久其心亦良苦矣顧連汪二黃泥灣以至萬家莊韓莊地多石塊沙礫舂錘繁興工尙未就而趙港日淤日塞因而斷流以致徐邳間三百里之河水益淺糧船停開不行者幾一月雖決李吉口以引水而隨即壅淤俾一時天雨連綿水勢陡漲三五尺船可挨幫漸渡開河然未及入閘而中間又多淺阻臨清以北如八里港半壁店武城等處五閘水微河流甚細且河底流沙走動不常左挑則右塞前開則後淤而漳河之水不由故道經三臺江迴龍鎮至小灘入衛濟運此一萬三百七十有餘之船相與爭一線之水而不能進之速河道旣壞難以再緩則勢不得不治入秋徂冬工力可用則不可不及時以治九月問達奏接河南巡撫曾如春揭稱本年七月初九日開封府黃河水比原河漲高八尺又漲高一丈三尺水高於隄至有一二尺之多

又商丘縣蒙牆寺黃河水發。衝開隄壩。向東南一帶。由楚家灣。楊先口隄北。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泛漲未定。自金灣鎮。王家樓長隄四十餘里。水俱平滿。將焦橋。并王家樓。水越長隄經過。勢難防禦。入歸德府蒙牆寺南隄一帶。將蕭家口衝決一百餘丈。波濤洶湧。勢委難禦。八月內。又接巡撫曾如春揭帖具稱。開歸二府屬祥符等州縣水災異常。其蕭家口決衝一百餘丈。全河盡皆南注。原行河身頃刻乾涸。變爲平沙。商舟不暇解維。盡涸平沙之上。卽蒙牆向在南岸。商丘。虞城。夏邑。多被淹沒。明歲之運船。從何道而達乎。伏望皇上亟敕總理河道尙書。及直省撫按河道諸臣。從衝決源頭。下至徐溪口。符離。宿遷。小河口。會流處所。逐一查勘。作何防禦杜塞。如何濬淪疏通。速爲詳議料理。庶於民命國計有裨矣。續文獻通考

是年。兗州府同知鄭金。以黃堦之工未竣。親行熟視。極力築塞。未竟三十丈。明年上流決蒙牆。商永悉爲巨浸。以金敢於任事而不達水性故也。南河全考

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一

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正月丁酉工部請給總河右侍郎李頤敕書得便宜行事許之壬寅署工科右給事中田大益言黃河爲患已極治河失時日甚請亟將楊一魁罷削勘處嚴督李頤星夜到任不報二月戊辰工部尙書楊一魁覆河南巡撫曾如春疏近因蒙牆等口衝決黃河盡皆南徙勢趨邳宿今不亟圖轉盼水漲狂流非唯生民受昏墊之虞抑恐陵園有侵囓之患修築汴隄以障南徙誠目前保護至計第工程浩大費不下九萬該省歲修止六萬餘應留漕折臨德二倉贓罰事例等銀以濟急需又汴隄自上歸德下至靈虹接連歸仁隄數百餘里若今河南地方已修完固而靈虹一帶尙爲殘缺則狂瀾盡復奔南前工虛費應一并修築高厚始保萬全宿遷小河口乃睢水出洩故道河渠尙未深廣兼以耿車兒灘橫隄年久殘廢莫能障禦爲今之計速應疏浚小河口山渠仍倍築耿車等隄使黃流盡歸小河口則瀾漫自消而祖陵庶無他虞第前隄槩築決口旣塞倘下流不浚上源必復淤塞恐衝決之患又必不免應通行各該撫臣同心與舉毋分爾我以上工程俱限春月報完詔嘉納之閏二月甲午朔鳳陽巡撫李三才議治河緊要之策鎮口閘起至磨兒莊做開河之制每三十里建閘一座依時啓閉以濟新運

及堅城集。至鎮口開止。挑灌河渠。約費銀一十九萬有奇。須留漕糧。乃克濟事。工部覆請。詔濬河建閘。及留漕糧等事。令該總理巡撫悉心講求。擔任行之。許便宜處置。動用興工。毋得推延悞事。丁未。戶部總督倉場右侍郎趙世卿。以鳳陽巡撫李三才。議留江北江南漕米。抵河工支用。疏爭之。曰。自河決以來。運道梗塞。臣爲倉儲計。且欲躬負土石。以障洪流。豈其一念杞憂。甘後諸臣。顧今太倉匱竭。一歲所入。不足以當一歲所出。竊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必待新漕舉炊。而又遠在數千里外。萬一水旱不時。輸納愆期。則數百萬生靈。束手待斃。尙復有京師耶。如此景象。極可寒心。乃欲借留漕米爲河工需。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詔歲漕旣難截留。河工正需急用。有何長策。可以設處。譴責總漕衙門。亦非政體。戶工二部還詳議來。戊午。陝西河州運花寨等處。黃河水乾見底。三月丁丑。給事中胡忻言。總河李頤病篤。情眞宜卽允放。敕該部就近推用。責令刻期任事。詔從之。辛巳。吏部尙書李戴。覆巡按御史吳崇禮議。國家大務。無過漕河。往年並設漕河二大臣。不惟繁劇各有攸司。抑且艱大期於共濟。頃因分黃導淮之議。所見不同。防海備倭之虞。爲患孔急。遂以詰戎專責之巡撫。而以漕運歸并之河臣。亦一時權宜之計。未可以垂久遠。况昔之漕運河道。其要在淮揚。故可以一人兼。今漕運於東南。而河決於西北。欲以一人之身。而東督儲。西治河。雖有智巧。亦苦於力之不足矣。請復舊制。將總河衙門專管河務。仍駐劄濟寧。往來督理。其總督漕運衙門。仍兼管鳳陽巡撫。防海軍務。駐劄淮安。咨行各該部換給敕書。以便行事。詔曰可。

陝西河州黃河水漲。將河橋邊墩院房屋衝去。蓋河水自閏二月二十五日流絕見底。至是日突漲也。甲申。陞河南巡撫曾如春爲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四月壬寅。總理河道都察院右都御史李頤卒。頤餘千人。歷兵部尙書。總理河道。卒於任。談者謂其有經幹。可謂近代名臣。工部尙書姚繼可。以河患孔棘。工費維艱。請卽檢覈。命九卿科道計議。百萬之費。作何處辦。其間浚河築隄。建閘十九萬之數。戶部協濟三分之一。先年成例具在。并乞申諭。刻期舉行。報可。乙巳。禮部以黃河淺涸。疏言據陝西總督李汝。巡撫賈待問。揭報本年二三月間。河州蓮花寨等處水深不過三尺。往來人畜直渡。交子岡。綽遜河口。黃河上流。水盡乾竭等因。臣等不勝駭愕。今歲天變頻仍。火星失度。日光如赭。風霾黃霧。種種示異。未有若此河之爲變者。竊謂河濱之地。猶元氣之周身。而貨財流布於天下也。今天下財力可謂匱詘。而血氣亦已耗矣。閭閻貧。府庫貧。獨礦稅監使。及參隨土棍之家富耳。神河天險。源涸流徙。而中更挾百川之勢。以衝祖陵。扼運道。此脈竭財壅之象也。伏乞皇上憬然深思。罷礦稅。撤中使。人心旣悅。天意自回。將見四海安瀾。九河順軌。在一念轉移間耳。疏入不報。乙卯。工科給事中孟成己言。陵運剝膚。河工束手。近得旨允工部之請。下九卿科道會議。唯借內帑。一切方可救急目前。舍此不唯無神運鬼輸之術。亦且緩不及事。望早賜俯俞。不報。庚申。總理河道侍郎曾如春疏。上年蒙牆口決。勢難南徙。而蒙牆十二里之下。若徐家口至李吉口。百有餘里。涓涓之流固在也。屹然之隄如故。

也。此東行故道所宜速爲開復者。但故道自歸徐至宿遷。不下六百餘里。非集夫數千萬。備金百萬。何能展手。臣備查各屬衙門。報前總河庫冊。總計猶不滿三萬之數。日夜籌畫。非請發內帑無策矣。臣豈不知國用浩繁。第念國家莫重於陵寢。億萬年王氣所鍾。又莫重於運道。百萬斛漕糧所繇。南徙之衝。刷愈深。故道之梗塞愈甚。倘陵寢委之洪濤。胡越起於輦下。卽盡捐內帑何及。臣卽萬死。其何補哉。不報。五月乙丑。工部尙書姚繼可言。河工缺乏無措。唯有請發內帑。及河道歲積錢糧。近以稅使搜括五萬三千有奇。望諭令照數還給。以濟目前急用。得旨。內庫缺乏。各項進供待用。有何積餘。茲不得已。且借用太僕寺馬價三十萬兩。其原屬河道錢糧五萬三千。亦令留用。以後不必搜括。其戶部原議之數。依擬。此外尙須接濟。爾部悉心計處。丙卯。大學士沈一貫。朱廣題。昨蒙諭發馬價以濟河工。具見皇上注念陵漕德意。但京師外庫錢糧。更無他積。獨此馬價一項耳。邊餉已借百萬。今又借三十萬。尙有本等急用於何取資。且河工浩繁。又非三十萬所能卽了。臣等敢獻一籌。切照河漕所以久而無敝者。實以歲修不輟之故。而所以能歲修不輟者。實以河道頗有餘積之故。自稅使搜括以來。所在罄竭。如洗。遂令工作無資。河乃決裂。今至借馬價矣。若尙搜括不休。譬猶方喂飢人以食。而復割其肉。豈但無益。大憂將立見矣。謂宜明敕稅使。毋復將河道錢糧搜括。毋復將河道工程騷擾。同心協力。以圖裨助。而後河有可治之時。此不過費皇上一言。而殊勝作許多區處也。自礦稅來。皇上屢有不許加派小民之旨。但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今工

部措處。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不過議加派耳。而不得不與前旨相背矣。又總河侍郎曾如春書來。言山東巡撫黃克纘。偏執王家口不可開之說。所轄道府。無敢明目張膽。以持忠議者。事勢人情。終難歸一。究竟必祈遣官一勘。始可定蠶。臣等看詳。甚以爲宜。凡舉大事。必有勘差。昨工部有疏。已經票上。未蒙允俞。臣等以爲勘科關係河務緊要。早乞皇上俯賜檢發。更祈天語叮嚀。委任責成。五月丙戌。工部尙書姚繼可言。皇上旣爲陵寢根本慮。而又念時誦之可憫。爲東南河漕計。而免行搜括之貽害。睿算周詳。俾河臣可且夕舉事。不至束手無策。而臣等亦得效犬馬。以仰紓宵旰之憂。除馬價錢三十萬兩。已經移咨太僕寺查發。其河道錢糧五萬三千。移文稅監扣留。聽總河徑自取用外。所據河工百萬之費。缺六十四萬有奇。先年戶部允協濟一十二萬。尙缺五十二萬有奇。邇來內外工作頻興。監庫傳派繁鉅。外解織徵庫貯無餘。此舉朝所共知。非臣所敢推諉也。及查河工大興。歲修可已之數。此內尙可通融。伏秋在邇。疏築宜勤。若候設處全完。未免耽延時日。唯將前項見在銀兩先行解用。其餘不足。卽於本部河道歲修銀兩陸續那湊。且工程浩大。其間可省可加。或增或減。總河臨期另有酌處。臣等似難遽定也。得旨。河工需用緊急。便令各衙門遵行。內稅監五萬三千兩。如未解。準留用。若已解進。不必扣留。果有不敷。另行具題議處。六月癸巳。工部尙書姚繼可。覆山西沁州知州俞汝爲條陳河務一沿河任事之責宜均。夫河南、山東、鳳陽巡撫。俱兼河務。中河、南河、張秋、夏鎮泉閘。俱係管河。特以事權不一。設總河都御史節制之耳。今秦

越其心。獨累總河。以致物故者。削奪者。後先相繼。而總河遂爲陷穽。請申明蠶書。各處有河地方。分任其責。功罪一體。庶同舟之念自專。而事可永濟。一河工緩急之勢。宜審治漕治淮。原非兩事。疏濬塞。三法。本自相資。夫淮水氾濫爲祖陵患者。黃水灌入。淮水不出。湧而起耳。往時淮安閘口。水漲則築。水涸則啓。年來規制廢格。黃水倒灌入淮。遂成巨浸。故分黃導淮。此議甚當。夫南流不斷。又增決口水入。止藉瓜州一閘。豈能宣洩。宜修舊制。先斷淮安閘。次塞蒙牆口。使黃水不入。再疏下流。如芒稻。白塔。射陽三湖。引淮出海。使有所歸。如是而淮泗之間不安流。祖陵尙憂淹灌。萬無是理也。決口之初。宜急包裹兩頭。不使壅闕。此爲上策。今已無及。擇其稍緩稍狹處。可施工者塞之。下流旣壅。上流必淤。乘其旣淤。然後補塞決口。於力最便。一山脈河水之性。宜熱。形家言黃河以南。大江以北。爲中龍。由陝入嵩。過曹縣。起泰山。盡於蓬萊。三島。左一支自桐柏分水。曰淮。右一支自河南分水。曰潁。而黃河北流。從天津入海。此禹故道也。自宋熙寧間。引河入汴。勢遂入淮。貽患迄今。此不察地脈之故也。夫黃河萬里遠來。合水旣多。更加雨澤。湍急難制。以區區人力事之。不知量矣。然水本就下。帶土而行。急則深。緩則淤。宜急不宜緩。故可合不可分。可以停而淤。亦可以刷而闊。沙與土異。不可聚而可囊。揚之則浮。刷之則去。凝之則堅。此其性也。識沙之性。故令河不必開。借水刷之。堅土難立。致借囊沙築之。識水之性。故支河不宜鑿。欲塞上口。必疏下流。欲通故道。必塞決口。此理甚明。人所易見者。唯山之土石有骨。起伏有勢。高下分合。本自天然。善治水者。因其

勢而利導之。曷以奏功。合選知地理。有心計者。沿州逐縣。相度形勢。俾全河在目。庶不致漫漶而徒費。一錢糧經畫之制。宜豫上策。宜借內帑。發水衡錢。或議漕糧改折。如先臣潘季馴所奏。上則做兵興故事。內外省直協濟。下則責成河南山東鳳陽院道。各從地方工力。酌議方略。其行漕地方。量派夫工助之。而河道督臣總其成。庶可措手。今請發內帑。已奉旨內庫缺乏。似難再瀆。水衡金錢之匱。舉朝共知。唯請留漕糧。先往戶部咨允協濟五分之一。本部題將漕糧抵數。已奉旨準留。其內外直省協濟。河南山東鳳陽院道。夫值河工大舉之時。近河諸臣。自當分憂。正所謂責任宜均之說也。一治河簡便之法。宜采不必別鑿此河。河有故道。如李吉口至徐礪間隄岸。尙可因也。不必議開全河。中間略開小河一道通水。自下而上。近水處量留數丈。以俟塞口將成。并力運之。黃水自然歸漕。沙逐水走。自然深闊。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舊議塞口必用捲埽。每埽長闊不過以丈尺計。所塞幾何。往時崔鎮口決。長不過一里。深不過一丈二尺。計用人工椿草藤麻等物。并斜築上流。共用銀一萬六千兩。今蒙牆口長數里。深倍之。當用銀三十餘萬。且有憂其難成者。如臣前議。不拘決口遠近。從中擇其可施工者。兩岸築入。先用柳條單土。隨宜築之。次用囊沙之法。中流最急處。用船。船不必另造也。查各處運糧船。拆造原有定額。每拆一船。除篷桅外。估價不過二三十兩。計費止三四埽之值耳。宜於糧船回南過淮時。查該拆卸者。留用在廠者。責令各處船夫。駕至淮上收管。約有千隻。似省而便。囊沙不必用布也。江南米包。每個值銀八釐。再加草繩二丈。即用百萬。不

及萬金。卽以開河夫裝貯沙土。每包定以六斗。以草塞口。以繩緊束。一人可負而走。運至工所。俟釘椿一定。以埽捲邊。運沙連包入水。時日可集。至中流急處。方用舊糧船。先期令夫船運土石。或沙草。滿載撐駕河濱。每船用木椿三四根。下釘以篾籠相挽。以鐵貓扎定。然後加土鑿洗。一時而下。水自阻塞。更新開水道。并力挑通。使黃水流通。故道自然深闊。其費之省約。事之速成。可坐而照也。一夫役募集之方宜酌。河工重大。役民動以萬計。嘗此災傷之後。沿門起夫。裹糧從役。大拂民情。倘行臣前議。開河止於通水。借水刷之。可省工力十分之四。塞河用船用囊沙二法。可省工力十分之三。往時用夫十二萬十四萬者。今可用夫七八萬。而此七八萬先借留河。南山。東鳳陽班軍。次宜借洪夫。閘夫。及淮安牙募夫。總計二萬有餘。此輩有本等工食。每日每人加給銀一分。約束頗易。然後議起民夫。選能幹有司統之。并力興作。河工自可計日就緒矣。一天時寒暑之候宜乘。河上之役。入伏則水發難禦。至凍則鋤畚難入。唯春月夏四月與九十月。乃可施工。若不預爲區處。將來鮮不悞事。宜行總河督臣。速將築塞開浚事宜。及錢糧夫役料理。應分三四工。以淮安塞口爲一工。以蒙牆塞口爲一工。以開浚舊河水道。分作兩工。各以本處道府官董理之。坐名請旨。而以往來相度稽察催督責之。費畫一切停妥。待時而行。庶臨期無悞。其疏下流。如芒稻白塔等處。俟事定後。相度議行。一加河挑浚之工宜罷。先臣朱衡覆勘加河。謂性義嶺有沙壅。侯家灣有巨石。自梁城以至馬蹄灣。掘底板石長五百五十丈。闊七丈。工力難施。費以三百九十萬計。勘科議覆。今

疏導之。豈收全功。不過借湖水以資糧運。爲目前計耳。查迦河起自呂梁十里之下。至宿遷之上。落馬嶺正中。有柳湖。周湖。連江。蛤蟆二湖。接濟最便。而呂梁以北。宿遷以南。勢必取資於河。若南北不通。開迦奚益。是開迦河不能不治黃河。工有二用。費益難處。應停止并力河工。詔俱依擬行。治河大事。令照邊例。總河與各巡撫共任其責。功罪同論。八月甲寅。工科給事中胡忻疏。臣惟河患。上侵陵寢。下妨漕運。治河者求其無害於陵運而已。不必於地方俱有利無害也。頃者我皇上軫念河工事急。特命漕河御史崔邦亮。會同總河及山東。河南。直隸。撫按等官。勘議。近諸臣投揭到科。謂山東曹縣王家口。有迎溜入淮之勢。必欲挽全河而東。無逾開王家口已。而人言嘖嘖。有謂王家口之開。河南以爲利。山東以爲害者。有謂河身低。王家口高。即開水未必來者。有謂山東巡撫以開王家口爲不可。故會勘無疏。且告病以自明者。有謂總河亦知其不可。故特論兩端。以築隄建閘爲得策。以復全河。耗財疲力爲多事者。於是河南道御史牛應元。疏請詳議。蒙下部覆勘。臣愚謂河自蒙牆決口而下。暨徐。邳。宿遷之間。經歷三省。豈能盡有利無害哉。第當度地勢。視水性。爲陵運計耳。地誠高。難以引之東。卽利河南。豈可縱使嘗試。地誠下。可以挽全河而復故道。卽不利山東。安能從旁尼止。蓋臣先國家而後私圖。不當各分畛域。王家口誠不可開。何不於會勘時。明證可否。若之何。輪蹄鱗集。而議者始從中格。謂事體何。臣竊爲山東撫臣不取也。至於總河。皇上旣挈全河付之。治則其功。不治則其罪。果能實見得是。卽宜斷在必爲。天下非之不顧。持兩可之

覽何爲者。若曰錢糧無出。恐生變。夫人未有自絕命脈。斷咽喉者。國家即匱乏。寧坐視陵運帖危。河臣受
 困乎。臣意春初我皇上憤河事決裂。斥逐誤事之臣。簡任河臣。假之便宜。若朝不待暮。陵運庶幾無恙。顧
 不於無事時與工料理。爲陵運長久計。一旦水患叵測。隄潰閘涸。起而圖之。何及哉。伏望皇上以和衷責
 撫按司道等官。以佐事責河臣。務期商確具題。刻期舉事。於陵寢非小補矣。戊午。工部以奉旨會勘河
 工等事。覆李思孝疏。奉聖旨。國家與舉大役。不嫌再三斟酌。河工既前有旨。著再勘。昨科臣疏內。又有異
 同。還行與在河諸臣。矢公矢慎。務求至當永利。不得有分彼此。以妨國事。爾部裏一面處治錢糧。以待興
 作。免致臨時無措。十二月壬子。禮部題河工鳩衆二十餘萬。浚二百里。此國家非常之役。乞倣古人沈
 璧之意。允總河所請。令擇日致祭。庶賴神庥。以便經理。報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三月。河決蒙牆寺。入歸德。商永南徙。而河與淮會。入洪澤。有關陵麓。總河侍郎曾如春。開挑王家
 口。至明年秋。工垂成。而單縣蘇莊之河又大決矣。南河全志
 是年秋。河淮俱漲。田廬畜產俱盡。比壬辰水更大。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荊隆口。山左撫臣建議。以天下莫非王土。決南則見北。決北則見南。河不能兩據也。今河趨
 於宋。但遷民而避之。賑其貧者。即以宋爲河。纖毫不費。而河已大治矣。河南撫臣賈豐。抗疏爭之。廟堂
 憂及陵寢。卒就豐議。濬新河六百里。強之北徙。大工之役。破中人之產數百萬家。大工之後。繼以瘟死

者。又數百萬家。賈開宗治河議。

是年李公頤掌南京都察院事。時黃河汎溢。總河大臣或以罪去。或以憂死。迄無成功。致塵主上旰食。擇可爲荒度者。廷臣會推十數人。未允。及推公。次日命下。以御史大夫兼司空。總督河漕。兼程赴任。蒙霜露。涉風波。奔馳千里而遙。周咨計畫。唯順下流爲永賴。具疏奏報。先定期日鳩工。疏略云。必須上築決口。下疏故道。乃能鞏固皇陵。永濟漕運。先爲隄防挑浚。以救目前。一時之急。繼則殫力疏鑿。以爲日後經久之計。第恐汴隄增修。新土未堅。則難禦排山之勢。閘座增建。黃水斷流。則實慮膠舟之患。湖河備運。濱湖支渠未開。則又虞風波之險。每一念及。心悸股慄。寢食俱廢。敢不唯力是視。幸而有濟。何敢言功。敬陳施爲之略。少紓宵旰之憂。疏上。天子以爲然。溫旨慰勞。時公方督率各屬。巡行經理。更念脂膏已竭。時繭舉贏。日夜焦思。卽積瘁嘔血。輿回濟署。卒。贈兵部尙書。劉應麒撰大司馬李公行狀。按。頭字惟貞。號及泉。餘千人。隆慶戊辰進士。

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二

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正月乙丑。工部言山東巡撫黃克纘奏開王家口。固爲得策。而塞蒙牆口。亦屬急務。蓋王家口爲蒙牆上源。上源旣達。則下流不宜旁洩。下流洩。則沙易壅。沙旣壅。則上源潰決之虞。必有所不免者。宜命總河酌覆從之。戊寅。工科都給事中白瑜等。以總河曾如春揭稱。河工見在銀七十萬兩。尙欠三十萬兩。錢糧不繼。恐盡棄前工。因上言國家旣欲護帝鄉。陵園之氣。又欲漕江南百萬之粟。挽全河而還之故道。皇上何愛三十萬。不爲陵寢民生永遠計乎。且河程四百里而遙。其錢糧分管。當先立碑碣。自司道以下承管諸官。某人某地。一一勒名。若開歸地方防隄。與防邊同。增卑倍薄。歲有修銀。候人番卒。各有疆界。與其查參於後來。不若嚴核於今日。碑碣分樹。功罪自明。不報。丁亥。戶部覆總河曾如春條陳河上切要事宜二款。一儲薪米。將濱河一帶州縣動穀碾米。運赴工所。以備治河人夫食用。蘆草秫秸。徑行附近有司。先發官銀。時值采辦。一議蠲恤。查僉派河夫。州縣各將本年存留錢糧。酌量蠲免。其二十八年以前帶徵係未徵在民者。準三十一年停徵一年。以寬民力。至於漕河挑沙築隄之地。旣屬小民恆產。悉聽河臣會同該省撫按劑量安插。毋致失所。上曰。省直屢遭河患。今工作繁興。夫役衆多。百姓

辦納艱難。著各官加意撫恤接濟。俾令鼓舞趨事。二月己丑。吏部言總河會如春疏。河工切要三事。一示激勸。見任河工州縣正官。著實分別舉刺。一明職掌。河上委官。專以該管河道爲主。別道不得干預。一設贊畫二員。比東征事例。四月庚寅。兵部以河工急需。請於南京部總庫動支二十萬兩。淮揚馬價一十萬兩。兵部疏議陪京備用。亦屬吃緊。不得已酌動十五萬。先後給發。兵部覆請從之。丙午。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會如春卒。如春臨川人。乙丑進士。清修勤職。其治河也。力主開王家口。不撓羣議。上方憚財用。獨不愛六十萬畀之。責成之命日下。春亦竭智畢力。至是卒於官。議者惜之。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等。以治河任重時迫。請令准撫李三才帶管。上曰。河工垂成。忽失總理大臣。陵運所關。萬分急切。該部便即會推才望任事的二三員。候旨簡用。馳去。以奏膚功。己酉。吏部會推河道。將各衙門所舉彙名上請。上命李化龍。以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且曰。河工重大。著便星馳前去。不必例辭。庚戌。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請亟點總河。并簡用河南巡撫。上以河工緊急。令李三才就近暫管候代。其河南巡撫事務。關係河道者。該省巡撫暫與管理。癸丑。工部尙書姚繼可題。總河應照邊鎮事體。令江北河南山東等處巡撫官悉聽節制。載入敕書。一體遵行。其藩臬有司等官。有所推舉。撫按衙門相同。俱準正薦。玩忽不遵者。不時參治從之。五月戊寅。原任川貴總督李化龍辭總河新命。上不允。且以河工甚急。令速赴任。六月癸卯。工科給事中鍾兆斗題。自新河口開而故道漸通。攔河壩築而決口漸塞。在事諸臣之所稱說。一惟

以併力下埽。盡塞決口。使全河東注爲第一義。今則下流未塞。上源已決。且下流又多旁溢之水。前此集百萬之生命。畢力於新河。今此合數省之物力。盡用於決口。未塞尙可爲也。塞者復決。何以繼之。伏秋水漲而不及塞。猶可託也。水退之後而不可塞。何以禦之。壩功垂成而忽廢。新河既通而復淤。而新總河兩奉明旨督促。尙未任事。乞行申飭。上曰。河工成否未定。緩急難措。李化龍著刻期赴任。毋得再行延緩。乙巳。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因李三才揭。遂上言黃河故道已復。陵運無虞。惟是蒙牆決口。未盡堵塞。李吉口。堅城集。間有淺阻。未盡挑浚。南岸隄防單薄。未盡挑築。義安山清。入小浮橋。未盡歸一。徐邳以下。隄岸傾圯。未盡增築。而且夏旱。歉河之難塞也。防河猶防虜。師有三鼓。河有三候。六月是其一。鼓作氣時也。七月則再鼓而盛。八月則三鼓而竭矣。今以河勢虛橋。銳不可擊。合用李牧急入收保之法。謹避其鋒。急保埽壩。并固守諸要害可也。然河非持久之水也。每泛漲一次。不過三四日旋落矣。俟其水勢消落。機有可乘。合用張仁愿搶築三城之法。卽日萬杵齊發。水漲復上可也。至於李吉口。堅城集。以下水勢漫散。決口既難猝塞。而堅城諸處。既無洩水之區。恐其奔決口也。愈怒其爲力也。愈專。此時合用周亞夫以梁委吳楚之法。姑少嘗之。以殺其勢。仍候水信以爲工程可也。若堅城以上。深其中流。徐邳以下。高其南岸。使下流有所容。上流不得決。而舊河率以塞。此十全之策。固非今日所能辦。亦今日所不可不辦也。伏望亟敕工部。飛檄諸臣。速依舊總河分派工程。悉心料理。以圖萬全。上令采其語。與新總河行之。壬午。工

科署科事給事中孟成已。以河運喫緊。信地俱屬中州。請簡河南撫臣。因言今之治河者。汲汲塞舊河爲第一要務矣。臣以爲浚新河爲尤要。何也。蓋水惟下流則上通。下淤則上決。惟歸一則流散漫則淤。河若潰決淺滯。水勢散漫無所歸著。上流復奔騰而下。水難容注。不決何待。以故黃堦未塞。而蒙牆卽決者。坐此弊也。若新河不疏。無論舊河難塞。卽塞矣。而上流之處。必有繼蒙牆而復決者。此在新總河當有遠識灼見也。不報。九月戊申。贈原任總河工部右侍郎李頤爲兵部尙書。廕一子入太學。十二月壬辰。工科都給事中侯慶遠。以河決蘇家莊禍中豐沛。餘波且穿漕而東。皆由管河運同許一誠。獻議舊河臣減其濬河闊深丈尺。疏請治其罪。下之所司。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歸德。都御史曾如春挑北河。引河入淮。謝肇淛曰。嘗決歸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議皆欲勿塞。山東河南二中丞議論不合。廷推卽以河南中丞曾如春總督河道。不使齊人有異議也。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蘇莊。衝入沛縣。太行隄。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南河全考。

曾如春治河。力主開黃家口。領六十萬金。竭智畢慮。旣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隘。故水不行。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曰。若河流旣回。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半矣。一夕水漲。衝魚臺。單縣。豐沛間。如春聞之。驚悸暴卒。明紀事本末。

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三月乙卯戶部尚書趙世卿言河工用乏宜動支徐州分司庫貯商稅并漕米變價銀四萬四千三百三十八兩協濟從之四月庚戌工部尚書姚繼可題漷河業有成績加成而漕可藉矣至於黃河衝徙魚鼈豐沛若非因勢利導何以拯救元元總河議於堅城集以上開渠引河而下流多通復分六座樓苑家樓二路而水勢多殺既可以移豐沛之患又不至沿礪山之城行所無事莫善於此自今開漷分黃兩工並舉需錢糧若然眉除蘆課五萬兩本部行南部查發外其所望漕庫馬價等銀乞敕各該臣工曲爲體亮速發以濟急需上允之八月辛丑山東巡撫黃克纘言自河決蘇家莊水淹豐沛下流壅滯黃水倒灌濟寧平地成湖況加狂雨彌旬城門之外卽成巨浸單縣被淹雖止一隅而連歲河工人夫物力半取足於該縣運柳派及孤寡供應累及諸生此三州縣必大加賑卹庶有起色至於漕運臨德倉糧非破格改折是趨之斃也請於存留糧內照以分數蠲免無糧貧民准免丁口鹽鈔災民酌量倉穀分別賑貸保定巡撫孫瑋亦言霖雨連綿田廬漂沒請留漕糧十萬石并留撫按贓罰少拯顛連俱下戶部十月甲子大學士沈一貫等言總河李化龍丁憂已逾四月久留未代而河道一役必須總領之臣蓋雖堯舜在上不能遙斷水事必使伯禹盡力胼胝遲之歲月以責成功今所推李三才黃克纘曹時聘皆可用之才望簡命一人庶不致妨明歲漕務留中己巳吏部署部事左侍郎楊時喬題黃河從東北來順而南則資運決而北則妨漕今據河臣揭行隄水高再潰單縣決口北奔魚臺不辨

牛馬。又南則決淮安之老隄。西則河南大浸。夫決在西南。特民生之昏墊。決在東北。實運道之咽喉。胡可緩計。且河已入魚濟之北境。或不必盡東也。即東而昭陽湖不必任受也。即東受而李家口不必盡南也。先年張秋之決。其殷鑒矣。乞遴點總河大臣。以資防禦。謹題請旨。癸酉。陞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曹時

聘。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提督軍務。明神宗實錄。

是年秋八月。河決朱旺口及太行隄數處。民舍漂沒。蕩漾三載。河徙午溝始定。蕭縣志。縣志略同。

袁應泰知河內縣時。河決朱旺。役夫多死者。應泰設簾爲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歎然趨事。治行冠兩河。

遷工部主事。明史。

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正月乙酉。總理河道少保兵部尙書丁憂李化龍奉旨查勘兩年河工失事緣由。大約三十二年之決。豐先單後。豐之失。失於巡視之不嚴。單之失。失於下埽之不早。而總之則三十一年蘇家莊之決。釀之也。蘇莊之失。或謂先淤後決。或謂先決後淤。南直山東。交相推諉。第查新河放水數日。即有劉肅等口之溢。非下壅何遠有此。則開挑不如式之罪。南直任之。水已南行三月。因隄防不固。始有蘇家莊之決。非大潰何爲使然。則防護不如法之罪。山東任之。然而補直多勞。陵運無恙。功過亦有不相掩者。在事各官。除黜降。物故不議外。見在郎中劉不息。參政來三聘。同知張執。劉崇正。計仲譽。知縣戴一松。相應分別罰治。而臣更有說者。年來緩於隄防。急於挑浚。及至隄壞水溢。尚不引咎於守隄之不力。而

且奚罪於浚河之不深。則何不取河勢觀之也。河北岸自曹縣以下。無入張秋之路。南岸自虞城以下。無入淮之路。惟是向來運道。由徐邳以達鎮口。故河北決曹單豐沛間。則由昭陽湖出李家口。而運道溢南決虞夏徐邳間。則由小河口及白洋湖。而運道涵今。漕河一成。自直隸以至夏鎮。以三百六十里之淤途。易而爲二百六十里之捷徑。此後黃河在山東直隸間。能係運道之命脈者寡矣。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爲沼。決曹則曹爲魚。與夫豐沛徐邳魚磡數十萬生靈。總懸命於遙遙之一線。則隄防亦何可緩也。至於中州有更重者。荊隆口。銅瓦廂等處。皆入張秋之路也。孫家渡。野鷄岡。及蒙牆寺等處。皆入淮之路也。一不守。而北壞運。南犯陵。又豈直一城一邑之利害已哉。故隄防固。則上無泛濫。下必順流。不固而下雖通行。上必旁奪。此一恆人能辨之。而何持議者之紛紛也。前年水行隄北。則曰昭陽湖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昨歲水分隄南。則曰新河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倒灌之說。與築塞之事。緩卒之隄潰。河水之取道昭陽湖而南者。自如。夫安見其倒灌也。則又何不取地勢觀之也。自朱旺口由苑家樓。杜家樓。以至小浮橋。上下相較。可低三四尺。北高南下。居可知矣。若水入新河。兩兩分行。縱伏秋暴漲。不過溢岸而止。豈能自卑趨高。自下趨上哉。故上隄誠守。則河必在朱旺口上下。亦其自然之勢也。又何倒灌之足患也。倒灌之說。原爲失隄者逃罪之地。乃其弊也。人心不定。人力不齊。延緩失機。遂巡待變。甚者持陰陽之說。以求兩中。操縱橫之權。以求兩合。卒使河臣疲於奔命。而河事壞於多岐。則以不明於地勢與河勢。而冥冥

決事者之過也。請西自開歸。東至徐邳。必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縣。必無不守之人。在府縣掌印官。必與管河佐貳同其賞罰。在地方守巡道。必與管河司道同其功罪。庶人在事。自不得分藩籬。人人著肩。自不暇騰口說。其有怠事墮成。而巧辨自文。以圖分功嫁禍者。重加參治。勿事姑息。下工部覆如議。得旨。劉不息等各罰俸半年。仍行新任總河。嚴加申飭。違者不時參治。二月庚午。予原任總理漕河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劉東星祭葬如例。四月己酉。山東撫臣黃克纘言。皇天降割。河伯爲祟。自三十一年王家口大開。堅城集未竣。上通下淤。而蘇家莊大決。則全河北徙。魚臺一縣淪爲水國矣。十五社之地。存者一舍有餘。八千餘頃之田。存者不及千頃。而環城之水。高於城者二三尺。隄防垂壞。旦夕不支。議者遂欲將縣事改併他邑。錢糧派之通省。誠不得已之計也。臣等不忍以祖宗數百年舊封。一朝遽棄。苦心搜括銀米。令其修隄。寓賑或可圖存。而今歲之事。又不得不爲曲處也。下戶部覆議從之。六月甲子。工科宋一韓言。今日工程所稱勞費無已者。無如黃河。人言黃河天上來。經萬里。挾百川。四瀆莫敢望焉。前代正避其害。我朝兼收其利。所謂利者。便漕也。所謂害者。善徙也。河之爲害。所從來久遠。有時而爲利者。人力勝之耳。先是河決蘇家莊。入昭陽湖。夏鎮以南。運道爲梗。當事者謂河險可避。遂併力以事加矣。竭公私之費。拮据幾二年。工力就緒。雖勞費不減。治河餉道亦既經復矣。臣等復何置喙。緣臣一韓來從河濱。聞諸長老之議。先年開加。皆因黃河南徙。二洪淺涸。今全河北趨。二洪溢溢。何至爲咽喉憂。河之奪兩

鎮口也。亦奚以異於經二洪也。平溜繚隄。漕事自定。如去年糧艘。半由河。半由枷。此其證也。河不勝徙。安可勝避。如曰南陽故事可做。臣等未見張秋之可移也。乃今視枷爲緊著。視河爲緩圖。故以全力治枷。以半力治河。緩急利害之衡。尙猶有未盡者。臣等竊謂有三可惜。二可慮焉。濁河。河之中道。治河而欲其有利無害。舍濁河將安之乎。當時祇以減費縮工。卒貽後患。猶幸河形宛然。舂鍤易施。若以原估之數。竟原挑之工。議既不煩更端。事必不至再悞。乃曰獨濁者。議之所不敢出也。遂使河身益高。分疏罔效。豈不可惜。南守汴隄。北守太行隄。令河游衍容與其中。雖二賈復生。不能易也。乃單隄旣決。太行獨以一線與全河抗衡。雖四防二守。三令五申。大吏有王尊之精誠。小吏有主簿之忠勇。猶不能保。前人以艱難成之。後人以容易失之。豈不可惜。分黃黃淤。守隄潰河之情形。亦既可睹矣。加工旣罷。謂宜急復濁河。使河爲正道。枷爲間道。奇正相生。涸溢兼濟。斯稱兩利俱存。一勞永逸。善之善者。計不出此。而躊躇不斷。蹉跎未已。將使河枷交困。勞費罔終。又豈不可惜。凡河之性。壅生潰。滯生涇。今河匯昭陽。且漸淤矣。眼底伏秋已至。霖潦奔發。湖量有涯。不溢則潰。可使豐沛之患。移之魚濟。倘如先年浸黃陵岡。衝張秋故事。運道且中斷。四百萬國儲。謂何得無慮乎。河之南害陵也。尤甚於北害運。往年黃掘失守。大司空落職。可爲炯鑒矣。今其故道尙在也。假令走賈魯河。出符離橋。猶曰天幸。倘如近日蒙牆之決。潰沙岡。趨固鎮。將淮泗之間。滿而患且上及陵麓。億萬年王氣。謂何得無慮乎。大抵河道有全局。治河有正經。肩斯任者。但當以精一營

職以公慎矢謀以利鈍誹譽付之身外。以予奪聽之朝廷。而以公論歸之士大夫。濟則其分也。臣力何有不濟。則其遇也。臣力既竭。寧宅平而守正。毋履險而設奇也。或見時勢難圖。物力匱乏。而始擇輕避重。圖易辭難。是爲遷就。窺矚意嚮以決進止。成則居功。敗則道咎。是爲觀望。遷就。或人諒其心。觀望。則人營其行。今日河上諸臣。倘亦有一於是乎。則臣等誠過慮。顧河事而業已如此矣。奈何不以憂而以賀也。泃工未成。梅守相加四品服俸。泃工未覈。又進太僕寺少卿。咨未得則請。一不已而再。何太急也。其無乃職業之內。而有市心。都人士有言。王家口之役。六座樓以下。守相實監督之。下流未暢。上流自壅。雖許運同。謬議減工。守相何不爭執。是前工尙有佚罰。後工累微異數。恐來三聘。劉不息。有後言矣。况科臣侯慶遠。漕臣孔貞一。所議泃河事宜。猶未盡舉。何責報之速也。卽謂目前勞動。不可不一諷勸。亦須今歲漕事無虞。及回空無阻。然後請官核實。論功有差。斯亦責實之政。振飭河臣之機乎。第大河未得安流。泃河終難久恃耳。乞敕新任總河。亟將前河浚塞事宜。據實上請。計日底績。庶幾可惜者。收功於補牢。而可慮者。銷患於徙薪。疏入不報。七月壬子。以黃河洶溜。運船過淮。過洪期限。照上年例。量寬一月。其衝決處所。著總河嚴督司道等。作速修治。八月癸卯。河道總督曹時聘。言自蘇莊一決。全河北注者三年矣。初泛豐沛。繼沼單魚。陳燦之塞不成。南陽之隄盡壞。今且上灌全濟。旁侵運道。其勢益岌岌也。臣受事未幾。親詣曹單等處。上視王家口新築之壩。下視朱旺口北潰之流。相度地形。體察水勢。咨詢於沿河故老。以求所謂。

挽河之策。因知河之大可憂者三。而機之不可失者二。何也。水性就下。惟下有所歸。斯上無所溢。惟下之往也。順而且駛。斯上之來也。過而不留。今河決行隄。泛濫平地之上。昭陽日墊。下流日淤。水之出李家口者。日漸微緩。勢不得不退而上溢。溢於南。則孫家渡。野雞岡。皆入淮之故道。毋謂蒙牆已塞。而無虞於隄。蓋於北。則芝麻莊。荊隆口。皆張秋之故道。毋謂加役已成。而無虞於運。且南之夏商。北之曹濮。其地益卑。其禍益烈。其挽回益不易。毋謂災止魚濟等處。而無虞於民。此三者。親指知歸。杞憂方大。河之不得不治也。明甚。矧及是時而治之。又有可乘之機乎。自王家口以達朱旺口。新導之河。依然在也。因而疏通下流。以出小浮橋。所費有限。非復昔比。從此三百里長河。上下條暢。可冀久安。機之可乘者一。自徐州而下。清黃並行。沙隨水刷。河底日深。河崖日峻。此亦數十年所未有也。因而導水歸徐。容受有地。昔年議挑之費。皆在可省。機之可乘者二。蓋以水爲師。因勢利導。惟此時爲然。萬一坐失事機。忽而不治。或治而仍量挑。以徵天幸。至於前功盡棄。後患相尋。其勞費可勝悔哉。今司道各官。殫心竭力。熟思審處。謂河之中路有南北二股。北股出濁河。再疏再壅。往事可鑑。惟南股出小浮橋。地形卑下。其勢甚順。度長三萬一千四百丈。有零。議開口闊四十丈。以至二十丈不等。深皆一丈五尺。共該土方四百六十九萬五千有零。用夫六萬名。自千而上。約四百日可完。水由小浮橋徐城適當。其衝議於義安山。建滾水壩。以分其流。復用石砌護石隄。以垂永賴。庶幾其爲完策乎。惟是前項土方工價。及是壩工程。估該銀八十萬兩。及查河道錢糧。

則馬價錢糧支消已盡。庫金倉穀搜括已窮。且江北、河南、山東三省直者。概有天災之苦。概有無藝之征。物力匱然。公儲虛耗。臣等祇奉宸綸。集思廣益。既不敢蹈前車之轍。又不能爲無米之炊。惟有仰乞聖恩。多方處給。或在工部。或在別部。約湊六十萬。再留附近漕糧四十萬石。共足八十萬之數。聽臣等於今歲九月間。嚴催東、兗、開、歸、淮、徐等處本折漕糧。先解工所。募夫支用。其餘銀兩陸續起解。定限歲裏通完。蓋南陽水勢日異。而月不同。入伏以來。黃流旁溢。淤澱漕渠者六七尺不等。金鄉護隄。又爲魚臺之續。逾此而北。直灌張秋。失今不治。來歲新運。卽有淤可通。而自夏鎮以至安山。豈能無翼而渡耶。疏留中。十月已酉。工部覆河道總督曹時聘。催爲大挑工費。疏議截漕糧以八十萬三分之一。該改折銀二十七萬兩。再借兵部淮揚馬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總庫船料草場馬價共十萬兩。南京工部協助三萬兩。此外如科臣議於有漕省直七處。照依糧數多寡。均行攤派銀二十萬兩。再開納河工事例。搜括歲修銀兩。及河南布政司山東東兗二府庫貯。河道挑壩椿草等銀。悉聽便宜取用。務足八十萬之數。各該部省不得推諉遲延。以稽工作。在河諸臣。卽當刻期挑空。收用全功。得旨。黃河北徙。南陽運道被灌。大挑朱旺口舊河。使水歸故道。費用浩大。各部原當協濟。雖帑藏處處空匱。但此真不得已之役。所宜應付。亦難執例吝惜。今次戶部可勉從工部之請。如數借給。若漕糧必不可留。亦須設法處足與他。其兵部淮揚馬價。及南京兵工二部錢糧。俱著如數借給。寧於別項撙節。毋得自分彼此。此外均攤開納搜括等事。俱依擬。著會同

各撫按便宜處置行。刻期興工。毋輕誤妄費。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三

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癸酉。原任總督河道李化龍奏。臣愚不肖。蒙皇上授以總河之任。以其年七月入境。八月視事。至次年七月丁母憂。今年三月旋里。中間開過泲河二百六十里。行運二年。計船一萬六千以上。今年運事視往年更早。二月已經巡漕御史及河漕二總督具疏報明。臣以爲可幸無罪矣。近見邸報。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條陳河事。多反於臣。科臣所以少。臣者。其說非一。總之棄黃工泲。致失行隄而已。其意豈不曰。開泲分黃。費亦不少。併力以挑黃河。則一了百了。河因泲河。又豈不曰。河卽不成。但棄泲而守隄。亦何至失隄。嗟夫。臣何嘗一息敢忘黃河哉。惟是當年時勢。有難以卽興大工者。查前總督所估大挑。計費一百四十萬金。起夫動至一二十萬。彼時現銀尙不數萬。工何敢卽興。大役之後。僵尸數萬。民間視挑河如就死地。工又何敢卽興。縱使有銀矣。有夫矣。開挑之工。遲以二年計。速以一年計。再速以半年計。而運船不能待矣。然則臣非敢棄黃。工固必不得速也。臣非欲工泲。勢固必不得已也。且泲非目下可以代黃也。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代三百六十里之險道。日者八千運船。不兩月而過。盡卽謂之百年永利非耶。今談河者。多以南陽之漕爲慮。不知泲成而後。可慮者止此百里之漕。泲成而後。爲漕

防河者。止此百里之間耳。以連年之物力。連年之事變。相提而論。泃縱不卽開。河亦不卽成。河旣不卽成。隄亦不卽保。縱使河成矣。隄保矣。黃水之泛濫。雖掣而李家口之漕。尙費挑修。濁河之故道。雖復而徐邳間之溜。猶然險惡。是魚濟。徐邳上下數百里之漕。皆可慮也。泃成而漕有所歸。乃敢少以治黃。用以休養民力。待其喘息少定。驅之再事大挑。則泃不但爲黃代漕。亦且爲黃助治也。此臣開泃之意也。泃甫就而臣值憂。始不得復治黃矣。丁憂之後。尙有河工時不可失之疏。有奉旨估計河工之疏。臣何敢一息忘黃河哉。向非丁憂。則一年開泃。一年挽黃。運旣不悞。河亦可成。何至煩言官之評議耶。至於行隄之失。則與泃工無預。泃河所代者。夏鎮以南之運道。行隄固無與也。若當時遽罷泃工。而盡調官夫以守一隄。未必有隄。先已無漕。憂漕事者。且在夏鎮以南。何暇及南陽哉。且自三十一年七月河決。蘇家莊攔水壩。是日卽決。該縣縷水隄。又一日卽決。沛縣四鋪口太行行隄。蓋臣未至濟寧。太行隄沛縣者在河。豐單者在水。其半已失。而其半已必不能守矣。尙幸分黃之後。全河一半南行。故南陽之漕。是年不淤。今年之淤。則以八月大水。全河北行之故耳。泃何與焉。嗟夫。使行隄無三十一年之失。則劉蕭口之決。河可以成。河。使無三十二年之失。則朱旺口之分河。可以成河。乃隄再失。而河再不成。雖曰天災。亦有人事。臣職司行河。分按舊地。罰治各官。乃議未脫於口。而謗議四騰。臣已爲射的矣。臣所心折於科臣者。謂臣實有僥倖圖成之心。夫開泃分黃。所恃者狹。所欲者奢。安得不謂僥倖。然實以時勢艱窘。工程浩大。故情急慮生。欲以救目

前之急且圖爲國家省數百萬錢糧。爲地方省數十萬民命。無米而爲全家之炊。徒手而搏負隅之虎。臣之遇誠窮。臣之心良苦矣。湖之成早。故臣得以二三十萬。成前估二三百萬之工。河之成遲。故臣不得以數萬。成今估七八十萬之事。蓋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臣實不職。無所逃罪。伏乞俯賜宸斷。將臣先行削籍。以謝人言。然後下工部嚴行查勘。臣之審於治黃。是否有合機宜。臣之急於開湖。是否有裨緩急。行隄之失。果否起自自身。臣之經營。是否有悞何事。皇天后土。必能知之。天下後世。必能亮之。臣卽伏死苦塊。有餘榮矣。下工部覆議。大約謂化龍能以二三十萬之費治湖。而不能浚以今估七八十萬之數。治河能以強弩之末爭衡於河伯。而不能以造化之忌不奪於憂制。至今日而河且日徙。日北。勢幾無漕。奚怪乎科臣之拾其後哉。任事者爲物力計。贏詘勢有難於兼舉。議事者爲運道計。安危言非涉於求多。今錢糧既經措處。大挑時已興工。惟嚴飭在事諸臣。同心協力。底有成績可也。得旨。頃年河工未成。祇因財力困詘。有難措手。所以前局未竟。今已措處錢糧。著河道各官。上緊用心。疏治務。同心協力。底於成功。不必多滋議論。無裨實濟。十二月庚戌。工部覆河道總督曹時聘條議。大挑事宜。一處錢糧。謂剖派各項經費。勢難猝至。議咨三省直撫。按不拘庫貯現征錢糧。各照應募夫數。暫借應用。俟各項經費到日補還。一募夫役。謂烏合之衆。漫無統紀。勢不得不借力於有司。議派山東募夫十萬。河南六萬。江北四萬。聽各司道酌量均派。掌印官親押赴工。督催開濬。其庫獄城池。另委佐貳官看守。一嚴稽核。謂河工錢糧以

十分爲率。五分貯之山東。三分貯之河南。二分貯之江北。各委府佐一員。專司支放。凡應給工食。應買物件。聽該司道核實出給印領。赴各巡按衙門掛號存案。另委推官一員。隨事稽查。十日一報。工完之日。聽按臣委官查核造冊奏繳。一儲薪米。謂夫役雲集。米價必至騰湧。議借山東司庫銀三萬兩。河南司庫銀一萬兩。分發州縣收買米麥。運赴工所。再撥徭夫數百名沿河采草。以供炊爨。一議禁戢。謂人情聚則必爭。矧災傷之後。人心思亂。不得不爲預防。議布署官夫。悉照行伍之法。病者給以藥資。死者給以葬具。更調濟寧。兗西。淮徐三道官兵各二百名。犄角戍守。仍聲明約束。無相擾害。一酌蠲卹。謂省直地方。河患頻仍。河工困累。兼之連年水旱。凋敝已極。議將募夫州縣。本年見征錢糧。存留者破格蠲免。起運者停徵一年。其挑土覆壓民田。額稅照數豁免。一明激勸。謂在工各官。募夫辦料。運餉督工。食宿河壩。披履冰雪。非破格優處。何以示勸。議事竣之日。將府佐州縣正官。已有恩典者。於推陞行取之日。準俸一年。未有恩典者。特準給與其佐領等官。照例一體優敘。省祭陰醫等官。冠帶者。厚加賞犒。餘者給以冠帶。仍通免雜泛差役。一固上源。謂舊河既疏。決口已塞。勢必沛然東下。新挑之河。其深廣僅半。上源則放水之後。無論豐單行隄。亟宜補築。卽曹縣之王家口。曹家樓。儀封之小宋集。蘭陽之銅瓦廂。祥符之張家灣。比之伏秋防守。更宜加謹。其最險要者。王家大壩。黃壩新隄。皆洶溜經行之處。合行管河各官。各照信地儲料集夫。儼如大敵在前。不得時刻懈弛。得旨。依議行。戊午。工部姚繼可。又言總河大挑之役。業已奉旨興工矣。緣

朱旺口二股。原係黃河中路。北股出濁河者。再疏再壅。南股出小浮橋者。地形卑下。可因就下之河形。復已湮之故道。其間義安之建壩。徐州之砌隄。正使水不旁溢。滔滔東注。弗蹈往者黃堦。符離之故轍。爲泗濱憂。蓋濟運護陵。未始不兩利而兼成耳。今南科臣金士衡。建議謂南股上流。逼近龍脊。侵嚙可虞。下流分水導河。有關風氣。媿媿數千言。大都爲陵寢慮。甚悉。夫河臣旣已躬親荒度。詢謀僉同。毅然建必然之畫。豈其徂目前之見。而智不及此。而科臣周諮博訪。有慨於中。穆然抱根本之思。故寧設爲不必然之慮。以佐廷議。總之南股向係行水之路。況在趙家圈北。距陵千有餘里。其間無甚層岡高阜。亦無事大費牖。斯所可慮者。挑浚不如法。水不東而南耳。倘工力旣備。深闊合式。放水之後。直達徐邳。恐亦不致南奔橫截。有傷龍脈。是在河臣曲爲之防。其於科臣詳慎之議。固相合而不悖乎。合咨總河覆勘。果朱旺南股。原無妨礙。徑如前議疏浚。引水東注。或於南岸倍加幫築。勿令侵潰。致干王氣。仍將下流分水之說。再行詳酌。務求至當。以底成功。從之。明神宗實錄

是年。總河侍郎曹時聘。題準大挑朱旺。發河南、山東、直隸丁夫挑濬。由堅城集出徐州小浮橋。河長六萬丈。至明年工完。於是河回故道。民生奠安。時聘銳意挽河。於是復請於朝。發部寺漕折馬價等銀八。十餘萬。以冬十月興工。自蘇莊至徐州。幾二百餘里。悉州縣正官受役。分地而濬之。州縣官急欲竣事。其私派夫役。謂之跨夫。河垂成。惟徐州之上。有八九里許。未及濬。而蘇莊逼近黃河。隄土單薄。忽從地

下穿入新渠。震撼東下。不待放水也。流至未開處。稍梗塞。遂汎濫於新河之外。三四十里。然大勢已定。可以隄約束之。而魚沛單濟金鄉之水。悉歸大河。民免魚鼈矣。未及論功行賞。竟以憂去。南河全考。

是年秋七月壬午。呂梁河澗。給事中宋一韓。論前總督李化龍。澗河之誤。不報。明紀事本末。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正月壬午。署工部事刑部右侍郎沈應文言。挑河之役。三省直官。統領二十五萬衆。鱗集河上。而所謂原估工費八十萬。奉旨處給六十五萬者。今戶部止十七萬。爭執縮去三萬五千。南京兵部十萬。以省直久欠馬價柴值抵去五萬。南京工部三萬兩。以應天等府拖欠匠班織造等銀抵數。均派有漕直省二十萬。應天該銀七萬三千七百有奇。巡撫周孔教。又以災民丐免。而銓部事例復因酌議延閣。致令河臣皇皇無策。乞下明詔。一應允給之餉。未足之銀。應催應補者。俾令速赴河濱。以資急用。庶免他虞。上嚴旨。命該部馬上移文南京。工兵二部。各省直撫。按照數措發。不得再有爭執。事例出於不得已。其速議行。二月甲寅。河南撫臣沈季文奏。頃者大挑朱旺口。河南出夫六萬。外加跨夫十二萬。食用甚夥。恐臨期缺食。況三省夫役。蠟集一方。河上米價。每斗用銀二錢二分。各夫工食幾何。而能堪此。合將開歸二府。逼近河工處所州縣。應解臨德二倉麥折米扣留一萬石。以救目前。卽扣河工銀八千兩。起解戶部。以償米價。從之。四月癸亥。大挑河工成。自朱旺口。達小浮橋。延袤一百七十里。渠勢深廣。築隄高厚。潰流復歸故道。用衆共五十萬。費金錢八十萬兩。自十一月至今。五閱月而功成。河道總督曹時聘。

上疏報聞。兼請建祠賜祭。以旌河神。破格錫征。以酬力役。皆從之。六月己亥。郭煖樓人字口河決。北股至某城鎮口。直隸按臣黃吉士。漕臣陳宗契。疏開下部覆議。署工部侍郎沈應文言。朱旺而上。徐州而下。舊河甚闊。悉百丈。以至二百丈。今所挑新渠。寬者不過三四十丈耳。廣狹相懸。吞吐不及。勢必盈漫。龐家屯。乃河臣原題量挑。以分殺水勢者。雖有郭煖樓之潰。暴漲所乘。原非決裂而不可收拾也。目今行南股者十之七。行北股者十之三。滔滔大勢。仍趨新渠。且壩工止留六丈。官夫雲集。舂鍤立竣。待衝刷稍廣。水勢必殺。數丈決口。直一鼓舞之力。但兩股並駛。勢不兩強。河性變遷。滄桑互易。且出之水。不獨蕭縣楊家樓一帶。上下四方。亦皆有之。轉盼伏秋。寧無橫決。則長河南北。增築新隄。修補行。樓不可不豫也。全河既已東注。惡溜必平。今雙溝。栲栳之險未夷。尾閘不暢。上流終梗。明歲漕艘。可又於治黃之後。而盡由淤乎。是在河臣嚴飭各屬。虔始厚終。以收一簣。奉旨。河工垂成。尤宜萬分加謹。著河臣於應塞決口。相機塔築。朝廷不爲中制。不責近功。務保萬全。方稱竟局。如蹈前轍。不爾貸也。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四月壬子。河道總督曹時聘。以黃漲異常。土壩潰決。宜責令參政顧雲鳳等。戴罪修築。章下工部。十一月壬寅。河道總督曹時聘。以河工告竣。請敘勞績。以勵臣工。事下該部。吏科給事中姚士慎疏曰。臣唯國家有不可爽之爵賞。人臣有不可冒之事故。往者蘇莊河決。河臣議大挑朱旺口。使水歸故道。用帑金八十萬。然朱旺之役甫罷。而彭家樓之決旋報。卽云築塞新功。舊料可藉。然皆國家

積蓄。安知今歲塞責。明秋泛漲。不又爲彭家樓之續也。且河上之役。上原下隄。廬處客宿。嘗其甘苦者寧有幾人。潰決。則幕流雜職受其罰隄成。則高牙大纛享其功。往時大決。故議大挑。大挑故議大功。使河再決。而再挑。再挑而再議功。是歲歲敍功無已時也。先是。巡河御史黃吉士查勘回奏。亦言臣觀是役。塞蘇家以開朱旺。挽北流而使東注。河臣焦心兼收羣策。其慮未嘗不慎。謀未嘗不臧也。第河性善潰。未易約束。去歲堵城水放。即有人字河之溢。今歲勘閱。正值秋水泛漲。四望瀰漫。楊村集以下。陳家樓以上。兩旁隄岸。衝決多口。徐屬州縣。匯爲巨浸。而蕭場受害更深。迨至勘後。黃堦口復決。業經築塞。時日非久。而趙家圈壘土新成。洪水隨至。勢甚危岌。工程繁多。水更散漫。不可稱全功。自吉士之疏出。而議者時起。工科給事中孫善繼。又上疏曰。臣觀按臣勘疏內云。堵城放水。即有人字河之溢。又云。楊村等處衝決多口。徐屬州縣匯爲巨浸。又云。河身旁溢。漂沒田廬。不可以稱全功。臣咨嗟歎息。謂當事者不知何如責躬。乃亡何而敍功之疏至矣。夫豐沛蕭場。死者長爲魚鼈。生者又無居食。以昏墊胥溺之危。而談地平天成之績。無論國典所靳。倖不可徵。即反之於心。亦或未忍矣。河臣得無以黃流已東。運道無梗。功不可朝夕緩乎。不思直口以下之黃。卽不治。未嘗有妨於運。直口以上之黃。卽治。何嘗涓滴有濟於漕。二三年所爲支吾苟完。運務者。唯泲河一衣帶水耳。夫泲非能自爲泲。所持者泰山諸泉之助。而沂直諸河之來也。今歲夏前。稍稍苦旱。沂直諸泉。卽無以潤泲。而泲告急。黃淤則漕泲。泲格又誰漕乎。故治河如治病。病有緩急。治

有標本。專事洳以爲標。而忘治黃以爲本。非計也。今謂徐邳之間。水多跌溜。操舟之險。比於龍門。漕黃故道。流漸淤淺。隄岸頽傾。卒難整理。爲此說者。皆徂目前。而忽遠慮。有如洳不足恃。漕運告急。駭而圖之。豈能及乎。宜乘此冬春水涸。起古洪閘。抵滿家閘。大加挑浚。堅築隄岸。以復故道。錢糧取之歲修。工程假以時月。卽雙溝馬家淺。跌溜難行。議開月河以避其險。何不可者。又言今之治漕者。無論黃無完局。卽洳亦多遺策。直口溜急。一船挽拽常數百人。銜尾而上。前船斷纜。則後船雷擊。軍旂糧石。俱委河流。至於梁城以上。韓莊以下。千艘鱗集。經月剝淺。勞人長奸。乍遇霖潦。蒙嶧水出。彌野滔天。絳路窮絕。糧運稽遲。實坐於此。故欲免直口之危。莫若巨梁橋東西開閘丈餘。以殺其勢。欲免守淺之苦。莫若頓家閘上下浚深數尺。以導其深。欲免暴漲之衝。莫若築隄王市口以東。使水歸浪茫湖。以避其害。蓋總一河也。自徐州以上。必南不害隄。北不害運。中不害民。如是者。功成。徐州以下。必我欲漕黃。則黃欲漕洳。則洳欲互用黃。則黃洳互爲我用。如是者。功成。功成而後議。斂則斂不浮。斂奮而後議。酬則恩不濫。如竭有限之財。驅重勞之民。假便宜之權。需歲月之久。而東衝西決。有如漏卮。方河臣飲冰之時。奈何爲避廟諱。圭告成之會乎。疏上。而廷議益遠。久之不得論功。十月戊辰。以河工告成。紀錄管河參政顧三鳳。罰治兗州同知許仲譽。從總督曹時聘請也。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單縣東南。水勢洶湧。灌入城北四十里。一望汪洋。民舍漂流。山東通志。

是年五月大雨電雷雨黃淮交溢田廬災

清河縣志

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庚申工部右侍郎劉元霖題黃河之難大治自昔苦之先因蘇莊水決河臣議挑朱旺口使水歸故道逾年工完遵例奏報本部覆行巡按御史查勘去後茲據按臣黃吉士勸報謂新河告成南陽魚臺等處其功實不可泯獨楊村集以下陳家樓以上河身旁決徐屬受患不可以稱全功欲候三年新河果無衝決不次陞擢又據河臣疏謂楊村而下陳家樓而上地形卑窪自衝一渠每遇伏秋不無溢歲然亦河性之常總不出長隄之北行樓之南於是科臣孫善繼姚士慎各有參疏未奉明旨臣竊謂按臣勘閱當伏水泛漲滔滔東逝會歸正陵運既兩無侵南陽水患亦去此其工成大較亦可觀已河臣論功誠不可緩唯其疏敘不無少浮是在核實酌議耳至科臣孫善繼疏謂漕澗不可常恃議於古洪開抵滿家閘大加挑浚堅築隄岸通舊運河以接黃河於雙溝馬家淺開月河以避跌溜此兩利俱存之策謂澗流尙多遺策議開巨梁橋以免直口之危浚頓家閘以免守淺之苦築隄王市口以避暴漲之衝此桑土綢繆之計然該者又謂澗貴蓄而虞洩黃善徙而難恃須澗河展拓已完開壩已足不爲旁洩而後及黃庶無他虞此當另行河臣從長勘奏者上俱是其議八月己未陞應天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孔教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十一月乙未工科都給事中孫繼善劾新推總河周孔教工於媚寵驕蹇通顯乞賜罷斥不報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三十七年三月辛丑總督河道工部尙書曹時聘卒。明神宗實錄

萬歷三十九年六月河決狼矢總河都御史劉士忠命河中吳大山淮徐道袁應泰築塞之明年

春上城。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四十年九月丙辰吏部覆河道總督劉士忠言黃水衝決徐州縷隄長二百八十丈。謹開字

遙隄口闊一百四十丈荒字遙隄口闊四十丈梨林舖以下二十里正河悉爲平陸邳睢河水徒耗司道

議開韓家壩隄外小渠引水歸河由是壩以東河流漸深可通舟楫大約挽回水十分之三。謹開字

口尙淺改爲版築請留徐邳睢寧宿遷桃源等屬州縣正官免覲共襄河事從之十月己卯御史田生

金疏言邊患河患孔殷邊臣河臣可議。邊事不錄三山口決據報闊深若干丈矣乃河臣劉士忠疏不言淹

沒人民屋舍幾何作何查卸而第曰無傷於漕無礙於運而已豈唯靈邳睢宿之衝其民皆巢居山處者

哉聞河隄夜決迤東一帶不知幾千萬遺登鬼籙乃不一奏報猶徐徐然誇挽回之有機侈韓壩爲天授

非唯不仁亦不忠矣請賜罷斥。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徐州三山水溝睢寧等處出白洋小河口入黃總河都御史劉士忠檄中河司道吳大山袁

應泰開挑引水河復故道明年塞之。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四十一年正月乙酉總督河道右副都御史周孔教卒孔教臨川人萬歷八年進士以三品

未任。予祭一壇。七月庚寅。大學士葉向高疏言。河道為南北咽喉。漕運命脈。河臣劉士忠既已予歸。一切河務。無人料理。所當與各省撫臣亟為點用者也。上報允。九月庚申。總理河道工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景元卒。景元。大名人。萬歷進士。以守制未任。明神宗實錄。

是年秋七月。河決祁家店口。城南胥溺。徐州志。

明神宗萬歷四十二年正月戊寅。南京工部右侍郎吳桂芳。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七月己巳。南大理卿劉士忠卒。士忠。華州人。萬歷二年進士。士忠以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開復三山河。陞南大理寺卿。其總河時。曾以擒獲海洋倭寇。受賞金綺。明神宗實錄。

是年六月。河決靈璧縣陳鋪。入冬淤平。河流復故。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四十三年正月乙丑。先是徐州黃河縷隄決口二百餘丈。遙隄決口一百七十餘丈。先後河臣。或欲估計應動錢糧。親詣築塞。或欲浚正河。以便水之歸。闔下流。以便水之出。屢經奏聞。是時。管理中河工部郎中吳大山。淮徐道副使袁應泰。督同多官。以次挑浚三山故道。勦築遙縷各隄。計二萬三千餘丈。用人夫四萬七千四百八十六名。實用銀八萬七千一百餘兩。然不煩內帑。不派里甲。較諸原估尙省銀五萬三千三百有奇。總督漕運陳薦疏。列效勞各官。以聞。下工部覆。二月乙酉。準總河侍郎吳桂芳。回籍調理。病痊奏薦起用。仍諭河工甚亟。不可缺員。吏部作速推補。五月庚戌。工部侍郎林如楚。覆督

漕陳薦疏稱。黃河所恃。唯遙、纒二隄。可爲束水歸漕之計。邇因黃漕役煩。自徐州以下各隄單薄。河臣計地七百餘里。料估九萬有奇。議動三府正稅。佐以采石餘銀。足襄茲舉。而又責成於府佐州縣正官。畫地分工。先儘徐、靈、睢、邳四處。工完而後。及於山陽隄。工至於一勞。期於永逸。其經始有法。其要終必實。科臣所謂分丈尺以專其責。核虛實以要其成。明賞罰以儆其惰。於所委府州縣官。重致意焉。誠補前議所未備。而於河務深裨者也。上是其言。四月甲辰。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尙書舒應龍卒。應龍。全州人。嘉靖壬戌進士。萬歷二十年工部尙書。總理河道。尋回部管事。加太子太保。歷兵部尙書。乞歸。卒於家。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狼矢溝。工部郎中王命禹督塞之。

江南通志。

萬歷四十四年五月。河復決狼矢溝。水由蛤蟆、周柳等湖入泃河。出直口。復與黃會。運船入口。迎溜稱艱。滯管河道陳薦。檄中河郎中黃景章。開武河等口洩水平溜。後二年。決口新長淤沙。河復故道。總河侍郎王佐。加築月壩。以爲保障。是年八月。又決陶家店張家灣。水由會城大隄。陳留等處入亳州渦河。滯管河道陳薦。命河南管河道全良範。管河同知徐可大。挑河挽水。本年冬。決口淤平。加築大壩。河流復故。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四十五年六月丙午。工部奏。河臣自劉士忠解任。推補未奉命綸。歷今多年。而總漕則陳薦久已堅志乞歸。今且奉旨致仕。上無實政。下有玩心。百事墜頽。諸方決裂。有謂自清河口上達濟汝。泃黃

兩道皆非利涉安瀾者。有謂河決清河。則全河之水。盡漫於田疇墟里間者。有謂自徐至邳宿。險阻艱難。舟多滯留者。甚至呂梁至深至險之處。幾於褰裳可涉。此於運道為梗。實切剝膚之災。漕河兩缺。總理無人。除總漕。戶部催請外。伏望皇上。即簡吏部原疏。將總督河臣。王佐。陳禹謨。點用一員。令刻期赴任。視事。使統馭專而綜理常周。則河渠通而輓輸益利矣。七月丁丑。陞右都御史王佐為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明神宗實錄。

是年大水。河決狼矢溝。淹東北各鄉村。呂梁洪水乾。徐州志。

明神宗萬歷四十六年閏四月庚午。以江西巡撫王佐為河道總督。佐言治河以無事為智。不求穿鑿。如狼矢決口不可不塞。黃河故道難聽久湮。直河泛濫可虞。泉源微涸。當浚。泐身尚多沙淺。水櫃漸作桑田。凡如此類。亟應修舉。五月丙申。命暫止河工。候秋班軍至日挑浚。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四十七年六月辛巳。予原任總理河道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祭四壇。造墳安葬。季馴歸安人。嘉靖一十九年進士。歷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閒住。尋起原官。晉刑部尚書。十六年復起總理河道。右都御史。陞工部尚書。總河如舊。二十年致仕。卒於家。至是禮部覆稱。季馴四任河漕。民免魚鼈。二十年修築。國賴轉輸。雖有身後之株連。難泯生前之偉伐。誥命已還。卹典宜逮。故有是命。十二月己卯。總督河道王佐乞休不允。明神宗實錄。著甚云。崇禎五年。禮部為議典憲期已久。嘗訪會議。宜速懇請。明旨申飭。以伸公論。以彰激勸事。具題奉旨。易

名重典。不得久稽。於是部臣自萬歷四十五年起。至崇禎五年止。將諸臣事蹟彰明。功在社稷者。彙送兩京九廟部寺。輪塞各衙門。虛公博訪。循聲覈實。於宮保尚書潘季馴名下。書的應證三字。又開注云。本官勳績風餐露臥。宏猷地。翼海油。當橫流衝決之時。而四曹河任。耕賑奚啻乎八年。追榮議綰經之日。而獨覽宏綱。譽度更奇於三策。以隄東水。借水攻沙。鑿鑿真稱石畫。日修繼月。月修繼歲。彬彬載有成書。元協公評。允宜的證。於時朝廷鑿斬而不與。本朝順治五年三月。總督河道都御史楊方典。特疏為請。明祀典以崇報功事。奉旨。陳瓊、宋應、潘季馴等六人。淮黃永寬。功在兩河。準從祀禹王廟。而易名之典。以故國遺臣。終未能遠也。明季吾極三列九廟十數公。董宗伯、張雨冠、馬漢沈端靖、竹溪沈恭靖、皆科名繼世。子孫賢貴。而公且蟬聯五代。至於今福履猶未艾也。子往來河上。公之軼事猶噴噴在人口角。司河者略能記誦其河防一覽中一二語。其所施設領出人一顯地。公之功真曠世而難混。公之名雖千載亦不滅矣。

是年九月。河決河南脾沙堰。水由封丘曹單至考城。復入舊河。總河侍郎王佐命河南管河道。於本年十一月築塞之。南河全考。

行水金鑑卷第四十四

河水

明泰昌元年九月丙申。熹宗已登極矣。以總督河道侍郎王佐爲工部尙書。十月癸丑。陞河道總督王在晉。

爲添設兵部左侍郎。丁卯改刑部左侍郎陳道亨爲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熹宗

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元年正月壬寅。總理河道工部左侍郎陳道亨疏辭新命不允。明熹宗實錄。

是年。河決靈壁、雙溝、黃浦。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與黃會。故道湮涸。總河侍郎陳道亨役夫築塞。

時淮安霪雨連旬。黃淮暴漲數尺。而山陽裏外河及清河決口甚衆。匯成巨浸。水灌淮城。民皆蟻城以

居。舟行街市。久之漸築塞。明史

是年。河決靈壁、雙溝、黃浦。而淮安山陽之裏河。則決王公祠、楊家廟、清江浦、磨盤莊、謝家墩、鳳直二廠

等處。外河則決安樂鄉、顏家莊、張家窪、高堰、武家墩等處。清河則決龍王廟、徐家路等處。惟時水灌淮

安新聯二城。小民蟻城而居。裏外河清河一帶。匯成巨浸。知府宋統殷。知縣練國事。力塞王公祠。總河

陳道亨行郎中徐待聘。率同知趙廷琰。估料荒度興工。本年八月。南河郎中朱國盛方受事。奉行嚴督

河官畢力堵塞其高堰武家墩則躬親課工清查鐵鍋石灰諸料照段拆修浪窩盡塞至明年工竣南河

全考

是年五月霪雨河淮交溢清河縣志

明熹宗天啓二年二月丙申復原任河道工部尚書楊一魁原職其子舉人楊時嘉奏請部覆從之五月甲子詔卹已經復職原任工部尚書楊一魁並妻張氏任氏一魁山西解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授行人選入南臺歷郡守藩臬晉總漕河周咨荒度開武墩開黃壩以殺黃流陵寢獲安既陟冬卿竟以河決蒙釐追咎削籍今上御極言者訟冤狀得蒙恩卹十一月壬寅陞江西巡撫房壯麗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十二月乙亥原任工部尚書兼太子太傅王佐卒佐鄆縣人萬歷癸未進士繇水部出守南昌追晉工侍拮据漕河隨陟司空以疾請告終於里佐清白大節始終如一士論稱之明熹宗實錄

是年四月大水決郭家菁平地水深七尺徐州志

是年七月黃河口決圍繞睢城廬舍漂沒睢寧縣志

明熹宗天啓三年三月丁巳河道總督戶部右侍郎房壯麗中途稱病請告不許五月己亥以河決盡獨睢寧縣糧閏十月甲辰工科給事中楊所修疏陳三事一河工祖陵之衝宜周也曹縣東平等處水歸故道而青田靈璧一帶尙在汪洋呂梁洪夙號巨浸今竟淤淺可度水從旁溢逆折而南踰縷隄遙隄

且逼近集石隄矣。此隄近障祖陵，誠不可尺寸踰及。今水涸，宜嚴諭治河諸臣審度料理，以寬根本之慮。

明熹宗實錄

是年，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睢河並淤。呂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許。雙溝決口亦滿。上下百五

十里，盡成平陸。五月庚子，河決睢陽。

明史乘

是年七月，山陽外河決乾溝新河，西河決馬湖間月壩等處。南河郎中朱國盛暨淮海道宋統殷會行

淮安府同知張元弼，於是年秋築塞之。更於清口大王廟分水處，建立磯嘴，以遏上流之勢。

南河全考

明熹宗天啓四年二月乙酉，提督操江熊明遇請軫念根本，疏曰：黃河為四瀆之長，今乃羨溢大決，流漂

逼陵，秋水灌漑，徐淮間殫為河。諸臣負薪沉璧，勞逾瓠子，費倍宣房。斯固陰盛違經之應，而潤州毘陵一

帶，河水盡竭，民不能漚，此逆藪見於地者又如此。六月癸酉，河決黃水洶湧，魁山隄隕，四散奔流，衝裂

徐州東南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

明熹宗實錄

是年六月，決徐州魁山隄，一向東北倒灌州城。淹人畜房屋甚衆，城內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靈

龍山西北天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歷租溝東南，以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徐

民苦淹溺，議集貲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於雲龍，而河事置

不講矣。明史乘 江南通志 記在天啓二年

是年六月初二日，奎山隄決。是夜由東南水門陷城，頃刻丈餘。官廨民房盡沒，漂百姓溺死無數。六七年城中皆水，漸次沙淤，議復舊城。張璇，高邑人，由舉人天啓四年任戶部主事，時黃水暴漲，上下驚懼。六月初二日，璇促裝移署戲馬臺之聚奎堂。是夜河決城陷，典守無失，人皆服其先見。八月大雨河溢。九月，豐縣河決西洋廟口，及十七鋪。徐州志

河決徐州，總河侍郎房壯麗題請帑金鳩夫集料，行中河郎中金元嘉大挑故道，復加壩築塞之。南河全考明熹宗天啓五年四月癸巳，陞福建巡撫南居益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九月丙辰，兵科給事中陸文獻條上徐州城守不宜改遷六議。一爲運道不嘗遷，每歲糧艘由清河而入，近雖有泃河可行，然河勢狹窄，冬春回空，必資黃河故道，黃水多泥而善走，六十年前，徐州以下，號爲銅幫鐵底，以河至此安瀾也。嗣後呂梁之間，當事者去其中流石挫，以爲利於行舟，不知河無關鎮，常至汎濫，所恃者官以倉庫錢糧，民以身家性命爲防禦，故不至他徙。倘城一變遷，則繕修防守必疎，潰決之勢，其妨運道不小也。二爲要害不嘗遷，徐城三面阻山，一面臨河，南引邳宿，北扼堯濟，西扼汴泗，一瀉千里之勢，以障江淮，險要之設舊矣。金陵特徐爲南北咽喉，且黃河自西而東，闡河自北而南，皆合於徐城之東北，而下阻河勢，河阻城勢，居然一重鎮也。如近歲達妖發難，環攻泇月而不得渡，以故河南江北得免於難。倘道鎮遠移，餘孽竄伏，而無扼要以限之，無地方官督率居民以捍之，萬一姦宄不測，乘舊城之虛而據其內，是又藉寇以窟。

而自失其天造地設之險也。三爲有費不當遷。蓋主徙城之說者。亦爲城基易陷。不可復居耳。然黃水所灌無不立淤者。誠厚去城中積水。使黃有所容。去敗垣之當水衝者。使黃有所入。愈入愈淤。不久已成平地。就此酌量加高。凡公廳之陷泥中者。增其舊址。取其舊材。仍舊添新。而告成亦易也。四爲倉庫不當遷。徐設衛所。宿重兵。貯庫運倉。改兌米一十九萬六千有奇。差戶部漕郎領之。今城遷則倉儲將徙之新城乎。將因仍舊地乎。圖新則倉糧之旱脚滋繁。如仍舊則積貯之防衛誰屬。況部司兼攝稅務。則部署不能遠河。倉廩又豈能遠河。至官軍之防衛。道鎮之彈壓。其不能去河又明矣。五民生不當遷。古有徙民實關中。實塞下者。明王難之。恐其便於富民。而不便於貧民也。今徐城之有蓋藏者。已他徙也。其城外臨河而居者。皆負販之細民也。舉盈於時。詘而輕徙焉。民方失廬舍之安。又無濱水漁鹽舟車之利。民生無賴。而圖計妨矣。六爲府治不當遷。徐淮以險重。故有改州爲府之議。若退處平地三十餘里。其去邳宿幾何。而不已撤府之險阻乎。況府屬道理適均。輔車相依。礪與豐原各遠州百八十里。而僻處一隅。去屬縣益遠。亦何以成府之尊。無已。則有雲龍山延亘於城之西南角。相距可二里。其間支河溝澮。見漲爲平原。卽於府城南稍培之以土。俾與山相接。因高而立之基。再建一子城。設立郡縣倉庫於其內。而以道部臣統隸之。其舊城則設衛驛遞。而以鎮將統隸之。以防雀行不測。則有突至之水患。可無虞矣。至原議留搜括八萬以興新役。國用旣匱。民力愈疲。不如守此阨要。留四萬以因。仍修築。捐四萬以助工。助遂所省巨而所

全多也。得旨徐州負山臨河南北咽喉。夙稱扼要。只宜固隄保城。不必更州為府。其搜括八萬兩。留四萬以備修築。四萬解進助工。丁巳。吏科給事中黃承昊。劾總理河道侍郎南居益。依傍門戶。躡躑閩撫。及陞總河。遷延不至。乞速令休致。得旨南居益依傍門戶。削籍為民。仍追贓詰命。戊辰。陞總督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李從心。為工部尚書。總理河道。明熹宗實錄。居益字思受。涇南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巡撫福臈。五年。遷總河。魏忠賢銜居益。遂削籍去國。見明史乘。

明熹宗天啓六年七月壬申。淮、揚、廬、鳳各府屬。春夏旱蝗為災。入秋霖雨連旬。河溢海嘯。濱河之邑。如秦興一縣。海潮江浪。一夜驟湧。廬舍衝沒。人民溺死者無算。總漕蘇茂相具狀乞賑。下其疏於部。明熹宗實錄。

是年七月初九日。黃河決匙頭灣。洪流倒入駱馬湖。左右自新安鎮以下。邳宿城外。週圍皆水。蕩然大

壑。田廬淹沒。數月少減。淮安府志。

明熹宗天啓七年正月乙亥。特命原任司禮監秉筆太監崔文昇。著總督漕運。疏通河道。查覈京通等倉。前去會同該部科道。及漕臣河臣等官。將天下地畝等項。額數銀兩。及漕運歲到糧儲數目。於出納之際。本折若干。存發若干。各按冊籍。細加查核。必盡翻窺。白徹底澄清。朕既各委親近內臣。亦必重其事權。專其責任。而後可以責其成功。其各用敕諭關防。所司各行擬給。使振刷夙弊。不變新猷。以復我祖宗設立京通漕運等倉之初意。明熹宗實錄。

天啓七年九月庚辰。以藩封大典。敍錄沿河效勞諸臣。總理河道都御史李從心。加太子太師。陸廡一級。巡撫山東都御史李精白。加兵部尚書。總督漕運都御史郭尙友。加戶部尚書。十月己酉。河工積逋銀。自天啓元年至六年止。共二十七萬六千八百三十兩。太監崔文昇疏。聞旨令勒限嚴追。仍令以後徵收椿草等銀。總解一庫。歲終會同總督細加查核。並立考成法。以殿最有司。十二月戊戌。以少保兼太子太師總理河道李從心。改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庚子。太理寺卿張九德疏。辭總河新命。不允。丙辰。張九德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崇禎長編

崇禎元年二月丁未。浙江道御史范良彥言。河流自潼關入汴。延袤千里。開封以西多山。水行地中。未甚爲患。至銅瓦廂而東。盡皆平野。沮洳下濕。潰決不時。故羅家口。蘇家林。王家壩諸處。歲築塞無虛日。而其所需。一應埽料。若柳稍。椿草。纒麻等項。例招商運買。緣官價太少。未及其半。故商人不承。遺累里甲。兼之行水之地。樹木凋殘。咸市之數百里外。脚力有費。僱船有費。搬運有費。交卸上納又有費。合計歲發官銀一萬兩。百姓必賠五千餘金。而遊餉等額外之輸。不與焉。中州腹心之地。困苦至此。若不講求長策。兩河赤子。何有見天之日。因思河南各府。原有額定河道歲修錢糧。有司征解不時。拖欠數多。夫此項錢糧。即使使在民。若無拖欠。係別項借支。亦當速抵原數。聽河臣湊手卽發。如臣所言。柳梢等項。招商辦買。一一準之民間公平價值。或使少沾利息。人自樂就。濱河小民。其有瘳乎。旨命飭行。四月

甲午。陸總理河道提督軍務丁啓濬。爲刑部左侍郎。七月己巳。河道總督李從心罷。崇禎長編

崇禎二年十二月庚午。總督河道李若星入援。崇禎長編

是年春。河決曹縣十四鋪口。四月決睢寧。至七月中。城盡坍。總河侍郎李若星請遷城避之。而開邳

州壩。洩水入故道。且塞曹家口。匙頭灣。逼水北注。以減睢州之患。從之。明史

是年四月。大水決郭家嘴。灌石狗湖。平地深七尺。由下洪漸入黃河。徐州志

是年。辛亥口決。大水衝城。沒及女牆。官舍民居。漂流一空。睢寧縣志

崇禎三年二月辛亥。總督河道李若星疏奏。睢寧水患。至於城池潰決。人民蕩析。固百年來未有之奇

慘也。臣與司道廳縣諸臣。僉議淤沙壅塞之場。根基既不堅固。又沿河數十里。盡皆泥沙。深者丈餘。淺

者七八尺。求一段故隄。不可得。若於此築隄。恐隨築隨潰。徒擲金錢於洪波巨浪中。河患毫無補救。則

南岸新隄之不必驟修也明矣。若露鋪決口。始於天啓丁卯之憂。迄今四年於茲。涓涓不止。漸成巨川。

其潏漾澎湃之勢。方山嶽可撼。陵谷可遷。此豈尋常決口。而欲埽料塞之乎。則露鋪決口之不能堵塞

也。又明矣。計惟有開邳壩。復故道。沿河築舊隄。以爲補偏救弊之策耳。今細尋邳州新築壩內。別有一

泓。環遶羊山之前。從此挑灌。便可洩水入故道。俟工完水漲。卽開攔河壩。分正派以殺水勢。將露鋪來

口之壩。借作迎水之用。在堵塞曹家口。匙頭灣諸處。逼水北注。則泛濫之勢自消。而睢寧之患可減。此

目前最急工程。不容時刻緩者。其隄寧舊城。湮潰已經三次。去年四月十四日。水漲湮而未潰。至七月十五日。隄壞而城始坍。其間歷時三月。士民猶得移徙。若再因循不遷。貪沃饒之利。而忘沉溺之害。淦水復至。未有不胥人民而化爲魚鼈者。況此城昔如釜底。今已淤塞就平。仍此故墟。終爲陷窞。所當卽行撫按定議移城。不得以縣民安土重遷。付之不問也。前項募夫辦料。計用銀八千六百二十六兩有奇。應於淮安府山陽縣河道項內動支。所當并力上奏。四月辛亥。總理河道李若星疏。解俸薪銀五百兩充餉。優旨納之。五月戊戌。總督河道李若星疏。解祖陵皇陵節省銀。助建德陵。命到日覈收。

十月甲子。起朱光祚爲工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崇禎長編

崇禎四年十月丁未。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今歲災異疊見。黃河橫決。淹沒原武。陽武。封丘。延津四縣。盡成湖沼。民爲魚鼈。詎意昊天不弔。夏旱秋霖。河水懷襄。載胥及溺。致產賦之區。一望灌莽。淪陷之後。大半逃亡。詩云。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哀恫中國。具贅卒荒。言念及斯。不覺潸然。爲民父母者。於此時。敬天之怒。毋敢戲豫。憫民之艱。不遑啓處。拯溺救焚。卹災捍患。朝夕皇皇。猶慮弗及。而尙畏考成之令。嚴催科之條。恐此二三子遺。非垂而就斃。則挺而走險耳。兩河之間。不又爲秦晉之續乎。崇禎長編

是年夏。河決原武湖村鋪。又決封丘荊隆口。敗曹縣塔兒灣。太行隄。六月。黃淮交漲。海口壅塞。河決建義諸口。下灌興化。鹽城。水深二丈。村落盡漂沒。遂巡踰年。始議築塞。興工未幾。伏秋水發。黃淮奔注。

與鹽爲壑。而海潮復逆。衝壞范公隄。軍民及商竈戶死者無算。少壯轉徙。丐江。饑。通。秦。間。盜賊千百嘯聚。至六年。鹽城民徐瑞等言狀。帝憫之。命議荊河漕官。而是時總河朱光祚。方議開高堰三閘。淮揚在朝者。合疏言。建議諸口未塞。民田盡沈水底。三閘一開。高寶諸邑。蕩爲湖海。而漕糧鹽課皆害矣。高堰建閘。始於萬歷二十三年。未幾全塞。今高堰日壞。方當急議修築。可輕言開浚乎。帝是其言。事遂寢。又從御史吳振纓請。修宿寧上下西北舊隄。以捍歸仁。明史。振纓。二疏。載在六年。

是年八月大雨河溢。徐州志。

是年九月河決西洋廟口及十七鋪口。邑大水。蕭縣志。縣志同。

申佳允字孔嘉。永年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知縣。霖雨河決。艤舟怒濤中。率衆塞其口。以才調杞縣。歷太僕丞。殉節。贈少卿。本朝賜諡端愍。明史。

崇禎五年二月癸未。工部尙書曹玘疏。覆河南巡按李日宣條議河道四款。其一爲職掌宜明。從來印官河官。均任河防。責原相等。按臣議印河分認職掌。以各按功罪。不惟交制。且以相成。從前諉卸之習。今始可以盡破。至中州之河道。卽運河之部臣。一切防河事宜。尤應躬親督核。其一爲支收當講。凡河工物料買辦。收存支放。弊竇多端。耗費無紀。按臣立議官買。通計物料。就歸德。開封二府。裒益價值。使

之均平。責成印官自買。小民既免派擾。物料必無折乾。此爲便計。其一爲核實工役。河防易墮。率由夫役多虛冒。與工糈無實用耳。必使夫役既無影占。工食始免虛糜。是宜按月消算。通行截給。每月終。印官出印領關支。不遲一日。不冒一工。如有包占侵剋。與工料不實。卽以爲印河之功罪。其一議遷改河官。防河重在秋水泛漲之時。呼吸安危。頃刻而判。此後道臣陞遷。務在冬季之後。期於不悞秋防。至河廳設立。同知通判。從來已久。其陞遷選授。當一遵此法。不至大相懸絕可也。三月丁未。河道總督朱光祚疏奏。崇禎四年夏秋。霪雨爲災。黃淮湖海交漲。衝決淮安府山陽縣黃河新溝口。三百五十丈。中深一丈六七尺。蘇家壩一百六十五丈。中深一丈二三尺。工大費繁。迄今未經修築。臣會同總漕李待問。及司道廳縣親行勘估。約新溝口工料二萬七千八百七十兩有奇。蘇家壩工料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兩有奇。二項共需銀四萬五千五百三十餘兩。臣已陸續湊集各項錢糧。責成郎中徐標。暫駐淮安府料理。乞敕工部酌覆行臣。轉行瀕河司道督同各府佐河官一體遵照辦築。如限報完。章下所司。五月丙午。擢天津兵備參政朱大典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時東撫久缺。戶部尙書畢自嚴。工部尙書曹琬等。請以總河尙書朱光祚移鎮省城。兼攝其事。下部酌議。吏部尙書閔洪學覆奏。會推新撫。勢必少需時日。而事機難緩。河臣朱光祚威望夙著。見在濟寧。可以朝夕受事。應令兼攝巡撫。料理戰守。實係便計。卽以總河關防行事。俟新撫入境接管可也。帝以新撫已簡用。當令刻期赴任。光祚不必移

鎮印務付劉宇烈兼攝。八月癸未，直隸巡按饒京疏報黃河漫漲，泗州、虹縣、宿遷、桃源、沭陽、贛榆、山陽、清河、邳州、睢寧、鹽城、安東、海州、盱眙、臨淮、高郵、興化、寶應諸州縣盡爲淹沒，而天長、高郵、寶應、泰州、興化、處處盜賊公行，懇求皇上大沛恩膏，因使再飢之民，不愁追呼，而專求生計，庶恆心少留，寇盜亦可少弭也。帝命撫按嚴督道府州縣，撫字勦戢，仍將被災實情，勘明以聞。十一月丙辰，直隸巡按饒京以江北淮安諸郡連歲災荒，流殍載道，疏奏爲災民年年之計，莫如築新決河口一著。淮之鹽城廟灣、揚之興化寶應，皆彘布於河海之濱，黃河之水順流入海，所恃此兩岸之隄。今年水汎，河身條遷，復將蘇甯建義等處決兩大口，各二三百丈，河水直從兩決口奔迅而下，入射陽湖，遂使相近各邑盡沉水中。民所以無家無食而思盜也，雖塞決工力頗大，然不塞，恐所失倍多，所當乘時議築，卽驅此飢民爲荷鋤戴畚之舉，將兩利俱存，此又就災之長計也。己未，直隸揚州府高郵州寶應縣災民楊元達等疏言，寶應首當黃淮下流之衝，去歲六官旣遭水患，流移尙未盡復，不意今年六月黃河漲溢，淮安蘇家背復潰數百里之間，廬舍悉沉，水底寶應逼近淮黃，水之來也獨先，水之去也獨後，自六月至今已及半年，水勢不退，無復種植之望，加以功令嚴切，漕米轉盼開徵，民間各項催科，雜然並起，窮民無衣無食，舍死計復何之，願垂念瀕河下邑，兩被異災，準將本年漕米及一切逋欠錢糧，概賜蠲停，仍大發帑金賑濟，俾守死不去之飢民，不致畏徵而再竄，則祝頌皇恩，世世以之矣。章下所司。十二月丁

卯。山東道御史吳姓。以揚州府屬興化等州縣。自崇禎四年六月。水漲隄壞。決新河。蘇家灣建義口等處。修葺未成。至今年六月。蘇家灣等口。又復大潰。由鹽城而興化。而寶應高郵。無處不被其害。其高寶一帶漕隄。如金門關。九里七顆柳。及淮安二城口等處。又在在告潰。數百里內。村舍田廬。漂蕩一空。老弱飢溺之情。鄭圖難繪。在計臣亦知興鹽爲異常災傷矣。而興化漕糧。止議半折。又每石折銀八錢。夫興化受水。劇於鹽城。卽令全折。亦難完納。神祖時。曾截漕糧數十萬石。以振山東飢民。今獨奈何。咨此數千石米。不以卹災黎也。至按臣言塞河一事。尤中肯綮。業蒙明旨詰責矣。然時日已久。若長隄不爲速築。黃淮永無歸海之期。而興鹽等州縣。長爲衆水之壑。兩淮鹽課數百萬。何所取給。大盜出沒其間。漕運咽喉。從此斷矣。其關係何如者。及今冬末春初。水勢稍退。施力頗易。至若明年桃花水泛。瓠子與歌。農時一奪。終歲失望。伏望嚴敕漕河諸臣。選委廉能。府佐州縣正官。會勘確估。分理其事。責道府董其成。而撫按操三尺繩。其後。嚴限今冬十二月內興工。明年三月內報竣。更預懸賞格。築塞堅完者。紀錄優擢。遲緩疎虞者。重議加罰。如是。則金錢不致委之逝波。而責任克專。功罪不爽。方無委卸之弊矣。帝謂河決貽害如此。所設總河重臣。謂何。著朱光祚會同總漕李待問。速行勘估。刻期興工。務在堅整。早竣。其獨郵事。并議以聞。崇禎是編。

是年六月。河決孟津口。橫浸數百里。明史卷五
行志。

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五

河水

崇禎六年五月己未。吏科給事中吳麟徵疏言。河決之患。於今三年。總河朱光祚。望洋而歎。幾倖於神河之時。徒識者已知其不能矣。然以運道言。則亦漕臣事也。以地方言。則又撫臣事也。今督漕而兼撫者。李待問也。待問安得晏然已乎。按黃河之勢。如歸仁隄決。以泗州爲壑。而祖陵有汎溢之憂。睢寧河決。以淮揚爲壑。而州縣被吞嚙之患。今蘇家灣。新溝口各決數百丈。河水不東歸海。而從決口南下。灌山。鹽。高。寶。興。秦。數州縣。淮揚淪溺。則鹽課不興。運道壅塞。則京師坐困。此孰非漕臣之憂。而度外置之。矧此二決。去河臣千里。去漕臣僅六七十里。乃坐視昏墊之民。了無纓冠之救。使百萬生靈。無半菽之果腹。無寸椽之棲身。田廬塚墓。陸沉海底。登城而號。仰天而泣。誰司民命。而曰治河非我事也。兩淮爲南北咽喉。國家以重臣鎮之。轉運之外。俾以軍務責之。撫綏非尋常節鉞可比。今民生日見死亡。盜賊日見生發。彼紅袍黃巾。出沒於江淮湖海間者。儼然與撫臣爭衡。逼處而莫敢問。至若通秦之鹽徒。蕭徐之妖孽。古今竊據之雄。往往出此。倘河工無告成之期。災黎絕更生之望。聯翩四起。滔天之勢。不在淮黃。而在封疆。待問卽欲諉卸。亦何從而諉卸乎。章下所司。六月己巳。鹽城民徐瑞等疏言。淮揚兩

郡計二十一州縣。四面地形皆高。而興化、鹽城地居窪下。所謂澤國也。且四瀆之水。黃、淮最巨。交合於清河口。而東歸於海。瀕海一帶。鹽竈星列。有范公隄障之。始免浸沒之患。自四年六月。黃淮交漲。隄潰河決。水不歸海。而從建義諸決口。下灌興、鹽等縣。懸水數仞。勢若建瓴。數日之內。水深二丈。千村萬落。漂沒一空。至五年四月。始議築塞。費金錢數萬。止完新溝一處。延至七月。伏秋水發。前功盡廢。黃淮之水。奔流下注。皆以興鹽爲壑。尤可異者。四月三日。海潮迅發。范公隄衝壞數處。狂濤巨浪。排空而來。近隄鹽場。室廬牲畜。及軍民商竈。漂者沒者。死者無算。失今不治。久之。興鹽兩縣。與大海混合爲一。而鹽課漕運。從此俱壞。此豈尋常水患。可不爲之寒心也。至小民流離死徙之苦。前此兩年。尙有稍裕之家。儲積之餘。竭貲盡力。從事南畝。不謂支祈著孽。兩肆稽天。將垂熟稻田。盡付陽侯。處處村舍。悉爲蛟窟。而人與財俱盡矣。今年水積不退。浩瀚仍前。自去歲七月以來。如江如海。併往日水澤之利。魚蝦荷藻之屬。一望茫茫。何處尋覓。今二麥未種。三春不耕。欲采樵而無路。欲煮海而無鹽。欲賣女而無受買之家。欲鬻田而無交易之主。衣裳無典質之具。富室絕稱貸之門。身衣鶉結之衣。人食犬彘之食。以故老弱僵臥。道殣相望。少壯轉徙。飛鴻滿路。乘桴流丐於江。儀、秦之境。而其力不能移。飢不能支者。或夫妻引頸。雉經樹梢。或子母投河。葬身魚腹。而最可傷者。新任教官王明佐。無俸可支。欲歸無計。忍餓經旬。自縊衙署。官尙如此。而况民乎。怨號之聲。上震天地。水熱交蒸。結爲癘疫。而死亡者。又不可以數計。

也。嗟乎。使人止於死亡。則亦已耳。而無奈閭左惡少。城市不逞之徒。莫肯忍飢待斃。甘心爲盜。東西嘯聚。千百成羣。以棹楔爲矜戟。以帆檣爲戰馬。殺人如麻。膏血川原。如近日沙家莊。湖北莊等處。所過殘滅。其來也。千人爲隊。勢同席捲。其去也。湖天爲家。任其出沒。而海外巨寇。以千萬計。飄忽無定。縱橫任意。新興上岡一帶。幾同戰場。臣等有不忍言者。逃亡之家。反作寇盜之寨。蛟龍之窟。盡爲豺虎之場。致河道阻絕。糧販不通。市無米肆。廚絕煙炊。比之晉豫。慘毒萬倍。按戶口圖籍。民之死者十三。逃者散者。及聚而盜者。十四。僵臥孤城。難保旦夕者。十存一二耳。有司雖賢。慈母不能撫斷哺之子。循吏豈能保垂死之民者。惟我皇上。惻然而爲之計。臣等雖死爲餓鬼。亦感天恩不朽矣。得旨。淮揚屬邑淪沒。朕甚憫之。河漕各官。不繕治隄防。致茲流離。其議處以聞。八月癸亥。以劉榮嗣爲工部尙書。兼都察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崇禎長編

是年三月十五日。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吳振纓謹題。爲河隄修築久稽。祖陵浸嚙可慮。謹以籲控未及。河患緊要。仰祈嚴敕急築。以救墊溺。以固根本。事竊惟我國家千百年之王氣。本於鳳泗祖陵。卽如黃河之發源星宿海。不可淤遏者也。神河遷徙不常。衝決靡定。所以人力用事者。不過溢者捍之。則特隄。瑕者墜之。則特修。潰者塞之。則特築。費半而功倍。乘隄未全潰。水未汎濫之時。晝夜拮据。人工物料皆實。少侵冒塗直之弊。則特速。夫沙泥逐水而下。故河身漸高。徐邱睢宿之間。往往水平於城。蟻穴不

支。遂同魚鼈。室廬漂蕩。眇隰江湖。自崇禎四年。黃河橫流。處處受馮夷之害。至五年。霖雨挾積天之浸。東南瀕漕之州邑。無不載胥及溺。上下號呼。然如睢寧災民。僅控沉淪之苦。求改折蠲卹。而未陳河患之繇。前御史吳牲。河決一日不塞之疏。繪真情慘。深切聖主警余之憂。然高寶、興、鹽一帶。所急在新河、蘇家嘴、建義口三處。業奉旨查勘估計。責成興役。然黃河歸墟之下口。非祖陵關係之上流也。蓋鳳、泗之水。淮近而河遠。故歸仁一帶之隄。防淮而不防河。以睢寧上下舊築西北長隄數百里。障河之橫。而束其流。以歸於海。此歸仁之外捍也。向漕運走徐邳。則爲漕護隄。歲勤修築。自直河改運。而急漕者視此隄爲緩。且邳州築其攔壩。羊山塞其分流。水盡逼於睢寧。有不容不決之勢矣。故如餘堡、雲堡、露堡、湯家園諸口。先後俱決。是向之黃與淮至清河始合。而今之黃水潰漫。睢寧最下。與淮合併。浩淼無涯。歸仁隄失其捍蔽。而兼之黃強淮弱。狂怒奔衝。非一隄之力所能底。故修歸仁。所以衛祖陵。而不堅塞睢寧外隄之決口。則水勢吞天。歸仁單薄。每歲黃河泛漲。桃花苞子。非但數百萬生靈不堪久作沉蛙。而祖陵萬一再驚。何以慰皇上之孝思。此憂河者所未全計。而不知爲治河之要著也。錢糧浩繁。河臣蒿目。然嘗大壞極蠱之日。不得不爲一勞永逸之圖。夫古今治亂。以抑洪水與兼夷狄。治亂臣賊子並稱。則不得以□□齊晉之禍爲烈。而以懷山襄陵之割爲淺也。至於災疫之民。死亡流竄。什不存一。則穫薪久浸。不宜復派工料。使殘黎黎苦賠累之波。萍梗無依。豈可空役子遺。俾顛仆作淪胥之續。地方有

司倘仍踵夙弊，奸胥猾里，攤派擾民，沿河大點，賤收貴賣，通同管河之官，每兩止發七八錢，而買運交納費至三兩者，又闔縣報差報役，用賄買脫，及包夫顧募，得財無夫者，又一掃用柳枝、木椿、蘆繩、柴草等件，大者百金，以次俱數十金，而以少作多，虛冒官錢者，種種騷害，弊難盡書。故河決之禍大而顯，治河之虐慘而深，夫不見淮揚之光景乎？有水無地，有地無田，有田無人，有人無稅，自徐邳而下，大江而上，千餘百里，以商旅輻輳之區，爲盜賊依踞之所，邑里蕭條，水陸幾斷，不知者以爲鹽賦所出，疑爲富庶，而民愈貧，商亦愈困，災日久，鹽亦日艱，竈戶蠶盡，必爲將來之憂，且曹濮相連，海氛不測，不思以生之養之，勞之來之，如愛身者，先護咽喉，以通五穀，而後可講調理滋益之方，是在州縣實心愛民，董河官親身查歷，毋使難設處之金錢，委諸逝浪，已陷溺之赤子，再納溝中，是所當嚴加申飭者也。伏惟聖明采擇施行，奉聖旨，本內歸仁等隄修塞事宜，著該部詳酌議奏，其官胥通同侵冒，差派害民等弊，該督撫按向來何無糾參，卽著確查指實奏來，不得庇縱。淮揚災患堪軫，已有屢旨，著嚴飭有司，核實節糜，以示存卹，該衙門知道。七月十一日，御史吳振纓又題，爲河患潰壞已極，漕河分合宜明，祈慎簡才智精敏之臣，以責半載成功，以保國家命脈事，竊我朝之治河，與前代異，何也？前之河，以河論利害，今之河，以漕論利害，故害河卽以害漕，漕重則河愈重，夫設總河以董河工，設總漕以管漕務，皆以重臣稱督，在無事之日，如庖人尸祝，各有所司，彼此不必代也。然漕之於河，正舟之於水，汜濫多飄沒之

患淺涸有梗塞之憂。宜修築者。一以爲鞭長而不暇及。一以爲局外而若罔聞。宜疏濬者。一以有分司而聽其開除。一以有專局而漫無經理。及河決民魚。溜險漕誤。輸載者。方爲將伯之呼。分過者。似有代桃之惜。臣以爲河工之錢糧在河臣。而地方之禍烈在督撫。如遇風者。豈坐待乎長年。救懸者。不倩梯於魯匠。此主伯亞旅。各殫心力。彼此難相諉也。故以漕論漕。凡水次之稽延。官旗之旣縱。淮洪之過期。此漕之罪也。至旱乾水溢出於天。而欲以人力齊之。不能不與河臣同司其咎。不幾爲巡漕屈乎。以河論河。督臣旣領專轄。部司各有分提。至如兵巡等道。原有備兵治民之煩。而漕旣推輓。恐後。河亦奔命不遑。功未同居。罰與並議。不幾爲司道屈乎。然總之急漕以急河。以功令之切。挽漕事之窮。諸臣亦難辭責也。況河之害。又不止於漕乎。臣讀淮安災民徐瑞等奏。而爲之泫然涕零。且猶有未盡之額也。試以鹽城言之。淮安原係水國。十一州縣爲宇內極貧苦之邦。惟鹽城一縣產米。故漕米三萬三千。每年九月全完。尙載米十餘萬石賣鄰。封以完漕。兌鹽城旣沒。必轉鬻於江楚。淮民其能堪乎。謂淮之無漕可。且鹽城興化地窪瀕海。鹽場獨多。范公隄一障之內。萬竈星連。而決口蕩然。商竈盡沒。謂淮揚之無鹽課可。又高寶亦非故隄。淪胥處處見告。湖海淮黃。盡作盜藪。謂江北之無淮揚可。以此言之。而河功之萬利萬害。其可寢食寧。旦夕緩乎。然治河難言之矣。非有驅鱷射潮之精誠。不能與海若爭順逆。非有舟車輻輳之艱瘁。不能以精衛鼓百司。非有竹頭木屑之細密。不能使錢糧無尾閫。非有相高下度。

分合。因勢利導。一勞永逸之明智。不能使諱。圭告成事。如河臣朱光祚。敏練長才。前以老成見推。而年當榆景。視聽不全。言者未嘗求多用。含宜速斷。漕臣李待問。敷歷已深。視漕不爲不苦。災患年甚一年。縱河有可卸之擔。而撫無代諉之咎。在遠近皆以爲不可。卽兩臣自信其難勝矣。皇上洞觀萬里。根本所係。每念惻然。明旨屢申。嚴加鞭策。然臣之任事者。氣與神耳。氣暮者不再朝。神薈者不復旺。今計水怒將偃。自九月以至二月。半歲之間。冰互居半。一人誤。則誤千萬人之功。一日弛。則害億萬家之命。堯以不得禹爲己憂。今固無禹。豈無聰明無恙精力鼓舞者。足以破因循之習。爲瞑眩之圖乎。此臣之所以繼諸臣部覆而再請也。抑臣緣河事。而有慨於捐助節省之名。其爲害不淺已。祖宗每事設制。豈節約之意。獨疏。而嘗以有餘供經費。如河上歲修二十萬。使以二十萬金。每年處處巡督。實實修濬。河患必不至此。而前總河李若星。何邀捐助之名。以歲修輸十餘萬也。捐助奉旨而停。則不得不言節省矣。不於稽覈務實修。而借憐惜爲摶節。於是決口應築。以補苴塗。目前淤塞應挑。以虛役消故事。醜釀決裂。今節省者何在乎。因而推之。直省自撫按以至守令。果真心爲地方者。有節省可報。贖鍰可捐。多積穀以備凶荒。繕城池。儲火藥。製器械。以防戎莽。庫藏大小。亦必有多寡之積。以應急需。必不至一動倉皇。立時潰敗。如萊州七月之圍。非前官貯庫中。積黃萬計。復掘地得油若干。則城必不守。若人人廬此遠慮。過於曲突徙薪。乞皇上以此爲天下風。凡地方有節省捐助錢糧。卽聽爲地方備禦之用。造

冊申報以俟查覈毋驚涓滴之名。虛善後之策。敢因河漕而并及之。伏祈聖明采擇施行。奉旨。河漕國儲甚重。決口未塞。公私交害。飭誤諸臣。已經分別示警。嚴飭責成。如再不效。自當重論。至河防積壞。總辦各官。飭泄豈得以捐助節省藉口。該部知道。吳侍御奏疏。侍御名振。號餘言。烏程人。萬歷壬戌進士。會錢糧。無非浮估於前。實銷於後。巧立名色。愚弄朝廷。此乃明末之亂政乎。疎中所言捐助之銀。不由天降。不從地出。豈果出之私囊。節

崇禎七年二月壬申。賜漕運總督楊一鵬。河道總督劉榮嗣等。錢幣有差。以建義決口告成也。六月

甲戌。河決沛縣之滿壩。及陳岸水口。崇禎長編。

崇禎八年八月丙午。巡漕御史倪於義。糾河道總督劉榮嗣。欺罔誤工諸狀。帝令所司按問。以聞。崇禎長編。

是年九月庚戌。總理河道侍郎鄭榮嗣。下獄瘐死。明史。

崇禎九年七月辛亥。總理河道周鼎。疏言。塞決將成。忽有旁潰。嚴旨責成。確估辦料。刻期報竣。經管官

指參重治。崇禎長編。

是年。河決長山。參議徐標。率河防同知張俊英。塞之。江南通志。

是年六月。河決長山隄口。塞之。八月。豐蕭河溢。大水。先是。權河之決。會通也。北築太行隄。西起虞城界。

東抵沛縣。復築樓隄。用護太行。西起虞城界。東抵張村站。又上自茶城。下歷三山。抵雙溝兩岸。長隄之

上。每三里設鋪一所。每鋪設夫十名外。更設游夫巡邏。協力防守。房村設貯河料廠。徐州志。

是年八月河溢大水。蕭縣志。

是年秋霖雨三月黃河泛溢邑大水。豐縣志。

崇禎十年六月辛酉以河水潰溢將道廳官文運衡陳六翰分別降處并敕總河臣作速詳查決口辦

料修築。十月庚申徐鑛管理清河。崇禎長編。

崇禎十一年三月丁亥總督河道周鼎疏言挑濬愆期印官悠忽內糾滕縣知縣王俊民宿遷知縣劉

毓秀汝上知縣葉增光應加議處帝從之仍諭晝夜費工不得玩泄。八月己未工部疏核河工得旨

新河浪費錢糧不準消算姜采既非經管錢糧其經手之官何置不問著該撫按一并核議抵補具奏

九月辛酉浙江巡撫熊奮渭疏報兩浙疊罹水蝗章下所司。崇禎長編。

崇禎十二年三月己卯河道總督周鼎疏言恭進捐助帝命照數察收。七月丁巳大學士薛國觀等

捐助河工旨照數驗收。八月庚寅帝以河工急需命將王體乾沒籍銀兩盡數發與管工侍郎乘時

挑濬。崇禎長編。

崇禎十三年正月丁巳陞張國維爲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帶住俸降二級總理河道

提督軍務。崇禎長編。

是年大旱黃河水涸。睢寧縣志。

崇禎十四年八月戊申。敕封河神金龍四大王。加宏佑感應四字。九龍神加翊運二字。崇禎長編

崇禎十五年正月乙未。守備印司奇誣奏總督河道張國維十二大罪。帝令回奏。國維具疏辨。司奇先爲國維以浮躁參劾者也。九月壬午。黃河決朱家寨。衝破汴城。并衝賊巢。溺死者過半。周藩踉蹌趨渡河北。冠紫絨帽。衣藍狐裘。乘四人柳木肩輿。並王妃世子宮眷三十餘人。內侍三四人。攜舊篋三隻。暫寄柳園坊。所司馳聞得旨。汴城水患異常。周藩暫渡河北。倉皇遷徙。深軫朕懷。所有護安事宜。禮部速奏。十月戊申。總河張國維疏請養母不允。壬子。工科給事中李士焜疏言。臣聞賊欲決河。非一日矣。然不卽引水灌城者。其志在金帛子女。坐困城亡。恣其所取耳。遙聞秦兵出關。恐盡力迎敵。則圍汴必疎。是以藉河北之捲噬。當鋒敵之屠戮。嗟此數萬生靈。葬於魚腹。金隄一決。玉璧難沉。誰取淇竹而障之哉。督臣侯恂。不據實入告。乃曰河徙異變。夫黃流效順。三百年於茲矣。何無事之日。則爲安瀾。賊圍未解。忽爾泛漲。耶。皇上無隱不燭。恂敢於欺朦。是誠何心也。昔賊困歸德。恂之子舉人侯方夏。率領家丁斬關而出。殺死守城生員數人。滿城鼎沸。遂不可守。皇上試問恂。家於郡城。旣破矣。家口何以獨全。臣不知其何辭以對也。恂有倡逃誤國之子。使之高擁旌旄。能服三軍之心哉。若孫傳庭藉口募練。逗遛不前。發兵匝月。尙未抵汴。致閩閩化爲蜃宮。尙侈言軍容之盛。紀律之嚴。是國法所不貸也。得旨。汴寇久稽殲勦。督鎮俱難辭咎。嚴諭屢頒。侯恂孫傳庭。正在辦賊。朝廷惟課成功。不必苛議。侯恂見

遭家難。何得云獨全。己未。總督河道張國維。奉詔趨京。道奏鎮臣劉澤清面語。臣流寇乘九月水漲。令黑蛇劉都古決河灌汴。汴城被衝。周藩播遷。賊壘亦潰。又別開水道。退入城根。兩月以來。城內之水。幾與城平。臣愚請浚故道。引歸淮泗。庶二陵無虞。運道不枯。已飛札督臣侯恂。撫臣王永吉。高名衡。調發官兵。扼防決口。帝是其言。命所在協力修築。庚申。禮科都給事中沈允培疏言。河患與寇患並亟。請專敕才望大臣。經理其事。得旨。狡寇連誅。致河水潰決。藩國播遷。援師已集。該督鎮力圖勦蕩。不得藉口河變。縱寇壑鄰。總督河道張國維疏言。舊河臣周鼎。以阻淺罷職。宜復其冠帶。劉榮嗣以淤運。並其子追比斃獄。止存幼孫。宜賜矜宥。章下所司。丙寅。浙江南御史周燦疏言。汴城河決。請敕按臣確察。是否天災。抑由賊計。則督臣之欺罔不可飾也。且河形已徙。則漕運必誤。宜敕河臣相度經理。得旨。汴溺情形。是否由賊灌。天災著速行察明。目今築塞。應否設官督理。所司看議。十一月乙亥。總督河道張國維疏言。先臣宋禮。治河通漕。功在社稷。今廟祀南旺。薄田數畝。敗屋數椽。世祀生員宋崇光。衣巾酬恩未盡。請優與錦衣世廕。永鎮南旺。章下所司。山東巡撫王永吉疏奏。黃河之決。大抵水從朱家寨衝決。汴城東門直走睢陽。洶洶東南直下。鄆陵。鹿邑。正當其奔嚙之衝。則亳州。泗州。必受其害。泗州地形窪下。祖宗重地在焉。恐不免昏墊之虞矣。曹。單。定陶一帶。皆山東地方。在汴河下流。若論徐。郳。濟。宿一帶。皆南直地方。則曹。單。復爲上流。皆見行黃河故道也。今新河既開。則舊河自涸。上流既斷。則

下流自闕固相應之理而必至之勢耳。千里運河一旦遷改。乾涸之久。漸成平陸。思及於此。真可寒心。至於賊衆俱在河西歸德府。及隔越於河北山東。河險已無可恃。非派撥大兵。分信扼防。難免暗渡。此河形賊勢之大略也。伏乞皇上立簡總河。臣星馳受事。或築塞以遏狂流。或疏鑿以分水勢。并乞敕下督臣侯恂。河南撫臣高名衡。酌調兵將。按地計程。築墩堡。置火器。設遊兵。防河一如防邊之法。保全一線咽喉。若夫鳳泗水勢。有無浸及陵園。總漕臣史可法。行將馳報。今尙未敢遙揣耳。得旨。汴河衝決。關係陵運。水勢直下情形。詳議馳奏。河臣黃希憲。著星馳捍禦。丁丑。總督侯恂疏奏。汴城河決。兼賊勢披猖。標下副總兵邱磊。懷標署總兵白邦政。率兵駕船濟渡難民十餘萬。盡歸北岸。請賜賑卹。得旨。察明議敘。現今村集散處。飢困可驗。該撫按設法安排賑濟。不得坐視。十二月己卯。命工部侍郎周堪廣。修治汴河。發御前銀十萬兩。并敕所司。不拘何項錢糧。實撥濟用。期以二月竣工。十二月戊子。巡漕御史沈向。疏請治河。略曰。汴梁城後有老隄以障之。再後有黃金隄以障之。宋帝建都。仗此黃河保護東西二京。乃一時不察。遽從朱家寨決開小隄。欲灌賊。而賊復大決以灌城。汴城已成新河。舊河竭矣。河北失此天險。可憂甚大。且虞水注二京。所關更鉅。况目今尤急者。澎湃之巨波。盡泄新河。而董口無水。回空糧艘。何能越乎。從董口至清口。臣雖飭該管各官。造壩蓄水。然襄裳而過之。水卽戮力挽拽。亦似登天。再入祀冬。下注之勢已靜。而中蓄之漲盡絕。來年重漕。將何計哉。又聞原決兩口。水已不流。

又從西越二里新決一口。闊一里餘。其洶湧之勢。較之前口更急。計水九分。兩舊河止一分矣。是前決一口。今決兩口矣。先口止窄而緩。新口愈寬而險矣。伏乞皇上速遣督工大臣。星夜抵豫。不惜巨萬金錢。乘此冬令水馴之日。繕堵決口。逆挽狂瀾。還返故道。則目前之回空得行。而來歲之重運亦通。陵寢可以無虞。而神京亦恃天險。此正呼吸俄頃之際。倘緩須臾。水勢南奔。日久益難挽回。勿謂臣言之不早也。崇禎是章下所司。綱

流賊圍開封久。守臣謀引黃河灌賊。偵知預爲備。乘九月中水漲。令其黨黑蛇劉都古決河灌城。城內之水幾與城平。民盡溺死。總河侍郎張國維。方奉詔赴京。奏其狀。山東巡撫王永吉上言。黃河決汴城。直走睢陽。東南注鄆陵鹿邑。必害亳泗。侵祖陵。而邵宿運河必涸。帝令總河侍郎黃希憲。急往捍禦。希憲以身居濟寧。不能攝汴。請特設重臣督理。命工部侍郎周堪廣督修汴河。明史

崇禎壬午。寇圍大梁。汴人死守不降。有獻策高巡撫名衡者曰。賊營附大隄。決河灌之。盡爲魚鼈矣。周王募民壘羊馬城。高厚如岸。援兵掘朱家砦口。賊黨覺。移營高岸。多儲大航巨筏。反決馬家口以灌城。河驟決。聲震百里。排城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渦忽高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靜志居詩話

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至是賊圍城久。人相食。壬午夜。河決開封之朱家寨。溢北城。越數日。水大至灌城。周王恭柩走磁州。以巡按御史王漢舟迎之也。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俱北渡。吏卒倉猝各奔避。

士民湮溺死者數十萬人。城俱圯。賊屯高地。獨全。開封古都會。富庶甲於中原。竟成巨浸。水大半入渦。

入泗。入淮。與故河分流。邳毫皆災。

明紀事本末

自汴城灌壞。蘭陽縣黃河。泗如平陸。

目遊四海記

是年。流寇決河灌汴。於是河南一帶。流緩沙停。河身淤澱之禍。實基於此。

淮安府志

崇禎十六年二月乙丑。總理河道黃希憲疏奏。河決日甚。請增重臣督理。因薦淮漕道徐標。原任湖廣

巡撫余應桂。奉召還朝。現抵淮上。請擇用一人。又請截留邳州沭陽寄頓餉銀三十五萬。爲河工經費。

一勞永逸之計。得旨。周堪廣會否。抵汴興工。著察催嚴飭。其應動錢糧及遴委道員。所司速議。戊辰。

督修汴河侍郎周堪廣疏奏。河決朱家寨馬家口。上下兩口相距三十里。至汴隄之外。合爲一流。直衝

汴城。得旨。兵部看議速奏。庚午。御史黃澍疏言。臣復命至涿州。接邸報。見工科給事中陳燕翼。國賊

未除一疏。蓋爲臣守汴奇苦之疏而發也。臣讀竟。歎曰。燕翼爲皇上發奸。至於稱引祖宗。申明賞罰。其

氣壯。其辭激。其理直。可謂不愧諫臣。不顧私交。然惜燕翼借題則是。吠影則非也。立議似正。排陷則非

也。顧守汴一案亦大矣。河決一案亦重矣。天下至大且重之事。須要天下人明目張膽言之。以求一當。

誰敢隻手蔽天。臣請就其疏一一應之。疏云。決河灌之乎。臣應之曰。黃河之不遑修築者五年矣。崇禎

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河從黃金壩朱家寨等處。決進七八里。衝入土隄。周王發銀錢數千。連夜招人

塔塞。撫臣高名衡以下，皆半夜出城修築。當時賊未圍汴，約以次年春間大興版築。至十二月而賊又攻汴矣。狼攻二十晝夜而賊去。竭兩月之力，僅修完城垣而賊又來。自四月二十八日，賊困城下，消息不通。七月間，賊謠言決河以惑我衆。然自七月至九月初旬，城下俱無水。九月十四日，水到城下。十六日四門齊壞，洪流萬丈。臣等方痛哭求死，遑知水所自來乎。聞按臣嚴雲京會疏請決河，劉源清亦自認決河。皇上惟敕二臣從實回話，并責舊督臣侯恂。河北巡道楊千古，各陳當日確開確見，仍一面敕問周王。及汴梁渡河士民，果否十四年有決之事。則臣言可復。燕翼說謊之罪，自見矣。疏云：河水驟至，豈真燬舟城中以待。臣應之曰：水自十六日湮城，臣絕火城頭者五日。臣素募死士十餘人中，李用、柳體直二人，善浮水。十七日，泛一木於水上，飄流渡河。三晝夜始達大隄。監軍臺臣王夔正在隄上，催船運糧。見臣血書，捶胸痛哭，駕舟進城。先覓周王，以次漸渡。王夔見在，可召而問也。疏云：百萬生靈俱死，而撫按何以獨生。撫按要緊，官獨生而么麼不急之佐，領何以偏死。臣應之曰：汴梁百姓，周王宮眷而外，臣七月初旬以點保甲爲名，實在人丁三十七萬八千有零。至九月初旬再一查點，祇存奄奄待斃者三萬餘人耳。城中白骨山齊，斷髮地滿，神號鬼哭。天日爲昏，蓋死於餓者十之九。至撫臣及臣等所，以不死者，皆分信城頭。以城堞爲家也。按臣嚴雲京，所以不死者，在河北也。蘇同知彭通判，原未有專守信地，且以久餓之身，歸衙與妻子同聚餓死。所以水到不救也。此死不死之所由分也。疏云：決河避

賊未有高名。衡不職。倡而嚴。鑿京職和者也。未有心腹。推官不預謀於兩臺。而亦以一人一時獨生之者也。臣應之曰。當賊之久困城下也。凡五閱月。撫臣且不識按臣之面。倡和當從何來。臣自六月過河。至封邱縣。親詣按臣。輕騎渡河。彈壓。按臣畏縮不前。臣切齒而去。此後左兵失利。內外隔絕。血書不通。臣能飛身預謀乎。臣有異術。能起白骨。驅餓鬼而用之乎。疏云。臣以二年餘。推官借題速化。臣理開封時。未及三年。前兩番禦寇。七晝夜之失。而復得。二十晝夜。萬死一生。他人即不知之。今科臣劉昌。臺臣鄭封。先後同患難者。試以問之。臣之苦見。臣之心見矣。况臣此番業已蒙恩行取。已出城而復入城。速化者。豈如是乎。疏云。臣所播弄者。祖宗朝廷之威福。予奪。皆神人之憤怒也。臣應之曰。威福予奪。出自皇上。面奏之日。原自認罪。皇上憐臣而官之。臣疏有云。臣若乘此機會。以苟且於功名。天地鬼神必誅臣。以爲躁妄者戒。臣出都時。曾有手字與職方司郎中尹民興。求其勿敘臣功。民興可問也。臣豈苟於功名者。燕翼以微。臣僥倖得官。皇上以私行賞。又何以示臣民垂久遠。伏乞收回成命。并乞革褫臣職。以俟論定。將燕翼之疏。與臣今疏。併前守汴奇苦一疏。取至御前。仍遍召九卿科道。從公參議。以守汴還守汴之人。以河決問河決之人。以失事罪失事之人。仍廣諮博訪之。河南河北宗衿士民之口。如燕翼之言。是乞速下明詔。某臣當得某罪。明定其案。則可以服人心。否則立正其誣。則可以存清議矣。帝言。已有屢旨。不必滋辨。三月丙子。命暫停河工。癸未。總理河道周堪廣報河決馬家口。十一

月辛丑。工科都給事中汪惟效疏奏。汴河塞決無聞。帝言。汴河修築經年。近來何無奏報。殊屬延誤。著查錢糧有無全到。及工程限期。逐一奏明。該部速行振飭。十二月丁卯。命河臣周堪廣。將修過河工繪圖以進。崇禎長編

總河周堪廣上言。河之決口有二。一爲朱家寨。寬二里許。居河下流。水面寬而水勢緩。一爲馬家口。寬一里餘。居河上流。水勢猛深不可測。兩口相距三十里。至汴隄之外。合爲一流。決一大口。直衝汴城以去。而河之故道。則涸爲平地。怒濤千頃。工力難施。必廣濬舊渠。遠數十里。分殺水勢。然後舂鑄可措。顧築濬並舉。需夫三萬。河北荒旱。竟西兵火。竭力以供。不滿萬人。河南萬死一生之餘。未審能應募否。是不得不借助於撫鎮之兵也。乃敕兵部速議。而令堪廣刻期興工。至四月。塞朱家寨決口。修隄四百餘丈。馬家口工未就。忽衝東岸。諸壩盡漂沒。堪廣請停東岸。而專事西岸。帝令急竣工。六月。堪廣言。馬家決口百二十丈。兩岸築皆四之一。中間七十餘丈。水深流急。難以措手。請俟霜降後興工。已而言五月伏水大漲。故道沙灘壅澗者。刷深數丈。河之大勢盡歸於東。運道已通。陵園無恙。疏甫上。決口再潰。帝趣鳩工。未及奏績而明亡矣。河之決也。開封推官黃澍。脫身抵京。進守汴。至苦疏。帝令議敘。擢御史。給事中陳燕翼攻之。謂決河灌賊。皆其謀。澍以巡按御史嚴雲京。嘗疏請決河。具疏申辨。給事中李永茂。因劾雲京。而其同官光時亨。劉昌。先後言河決有因。請治首事。乃命撫按確核。於是河南巡按御史蘇

京核奏始末言雲京爲禍本云會國亡雲京竟獲免明史
是年九月河決入渦河先是四月闖寇李自成圍汴決河灌汴水但遶城隍而已九月十七日夜雨大
風河自宋家寨南決壞汴北門及曹宋二門而出南入於渦河南通志

行水金鑑卷第四十六

河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命兵部尚書楊方與治河淮安府志按方與字泮然鎮白旗人

是年夏黃河自復故道秋溫縣河北塌三十里時村落盡沒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河決考城之流通口次年隨塞淮安府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劉通口決水北徙午溝至徐一帶河流涸竭豐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以黃河疏通決口工成河督楊方與豫撫吳景道加級賞賚有差河南通志

是年九月十六日河溢餘流合併入豐注太行隄深丈餘豐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河決蘭陽河南通志

是年八月大水薄城隄下蕭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河決封丘朱源寨築荊隆口隄河南通志

是年七月霖霖黃河溢八月九月雨大水秋禾皆沒蕭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築祥符單家寨堤封丘李七寨堤又築陳橋堤鄭家莊隄河南通志

世祖章帝順治九年。河決封丘大王廟口。衝毀封丘縣城。水從長垣趨東昌。壞安平堤。北入海。大爲漕渠梗。河督楊方與豫撫亢得。時親駐決口。起大名、東昌、兗州及河南丁夫數萬治之。旋築旋決。乃於丁家寨鑿渠引河殺其勢。祥符時和驛築隄。又築常家寨隄。商丘王家壩堤。考城王家道口隄。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邳州。雲南道御史楊世學疏陳治河事宜。疏略云。今之水勢。與前代雖異而實同。前代止治河。今則兼治淮矣。蓋淮爲河之下流。而濱海諸州縣。如鹽城、興化、泰州、劉莊、白駒諸鹽場。則又淮之下流也。各處下有海口。上有閘壩。河水暴漲。多開閘壩使出口。則自無潰決。乃前代已行之利。臣聞定鼎之初。居民因新昌餘賊緣海遁去。漸次堵塞。繼而行水之處。變爲圩田。土豪衙蠹據爲己有。遂久假不歸。此海口所由塞也。水東入海。鹽船重載逆挽而西。致費人力。今海口旣塞。則行船安穩。商人便之。不樂復開。此海口所以終塞也。雖有安東廟灣亦可入海。而其流不疏。則勢不急。水行壅溢。所以潰決。因是而上之。則決於開封矣。中之。則決於高寶矣。間有謀及海口者。其中奸人阻撓。一曰。海潮灌入。則民田竈場。俱被其害。不知海潮原有定時。海口之內。亦有防閘。自有海口以來。未聞田不可耕。鹽不可養也。一曰。水所經行之處。城郭廬舍。恐被衝漂。不知入海之渠。深濬之。則無泛溢。且海口盡開。則水勢分散。必不致衝漂也。一曰。沿海多寇。須設兵以防不測。不知水門啓閉。必有專司。入海之水。其勢甚迅。舟難逆行。且水中但設暗椿。則舟可斷也。凡此皆鹽商衙蠹私溺其利。而簧鼓其辭。以亂當事者之心。

耳。伏乞勅下河漕重臣。親至其地。毅然必行。將凡有海口之處。盡行開濬。其漕堤開口。開閉各因其時。然後循下流而上。至於河身。別其淺隘。去其淤沙。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則河之波。不及於陸。河之委。

易達於海。河南淮右之民。庶幾其有瘳乎。江南通志

是年。河口潰決。城垣傾圮。士民房屋什器。淪於洪波者十居六七。幸三日後。水盡退。邳州志

是年。河決。自鯉魚山南下。逼武官營口。遷場民田三十餘里。衝斷遙。月等堤一十八道。睢寧縣志

是年。河決。祥符之朱源寨。全河北徙。浚支河以分之。越五載始復舊。目遊四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武陟沁水決。浸及修武。是年。築祥符。黑欄。回龍廟。李七寨等堤。原武趙家莊堤。

蘭陽板廠堤。月堤。考城芝麻莊隄。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築陽武慕家樓隄。商丘夏家樓隄。虞城土樓隄。考城王家道口隄。河南通志

是年。河趨陽武縣西南潭口寺。勢與堤平。春鋪逾兩月始息。目遊四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二年。築祥符守公寨堤。回龍廟月隄。陳橋堤。蘭陽板廠堤。陽武潭口寺堤。包家廠隄。

及築封丘中澗城隄。決口始告成。又築考城王家道口堤。武陟沁河傅村隄。河南通志

是年。大王廟決口塞。按大王廟逼近荊隆口。自荊隆口決後。下流之河身。已經淤澱。及大王廟又決。

下流益淤。且自七年至十二年。歷五載餘。河身日就澱高。祇因彼時河身尚深數丈。是以雖有淤沙。將

河底逐漸澱高。而人不知其害也。然其後下流之易決。實由於此云。淮安府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三年。築祥符。蘭陽。陽武。商丘。虞城隄壩。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四年。河決祥符之槐疙疸。淮安府志。時朱之錫為魏河之錫字孟九。義烏人。順治丙戌進士。

是年築祥符槐疙疸堤。清河集堤。魁星樓堤。陳留孟家埠遙堤。又月隄。蘭陽劉家樓堤。儀封三家莊隄。

陽武隄。封丘大王廟樓堤。滎澤南岸堤。商丘王家壩堤。河南通志。

是年七月十九日。上諭吏部。總河事務重大。必得其人。方能勝任。吏部右侍郎朱之錫。氣度端醇。才品

勤敏。著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寫敕與他。特諭。二十一日奏辭。二

十四日奉旨。卿以才品特簡。河督著即遵旨任事。不必遜辭。八月十七日奏請。陸見疏略云。臣惟河

道修濬。在於冬月水涸之時。料理預備。刻不容緩。近閱邸報。見舊河臣楊方輿。特參黃河南岸修防失

守官員一疏。內稱。槐疙疸小長堤一處。漲溢漫沒。孟家埠口一處。頂衝崩潰。臣責任攸關。每一念及。不

遑寧處。雖舊河臣楊方輿。見在河干。而臣既膺委任。何敢稽留。且臣筮仕以來。備員禁近。日侍天顏。今

赴任出京。去天漸遠。犬馬之誠。不勝戀戀。伏祈皇上。敕定日期。允臣陛見。恭謝天恩。臣既得親承訓誨。

服膺勿忘。刻期起程。星馳趨任。亦可以免遲悞之咎。奉旨。著於二十四日。陛見。九月初九日。又奉旨。召

赴景山。恩賜御衣。於十月初二日到任。朱之錫河防疏略。

是年，黃河南徙，陳留孟家埠口潰決，於隄南築樓，月堤五百丈，復築堤一千二百丈，陸續毋盡水衝遙隄，知縣張重潤，濬河一道，引河折入新河，南面遂免衝決，浚儀封縣三家莊，河長一千丈，以殺北來

水勢，而黃渡河，洄為田。

目遊四海記。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總河朱之錫疏報丁艱，奉旨：河道關係重大，卿以才望特簡，著即在任守制，不必回籍。三月二十二日上泣陳守制疏，奉旨：河務重大，知卿才堪總理，前已有旨慰留，著遵行，不必再有陳請。九月初十日上籲請終制疏，奉旨：河道重務，正資料理，仍遵前旨，勉留視事，不必

再行陳請。

河防疏略。

是年，河決山陽之柴溝姚家灣，隨即堵塞。

淮安府志。

是年，築祥符黑壩堤，常家寨堤，儀封三家莊隄，封丘楊家樓堤，大王廟堤，虞城歡堦寺堤。

河南通志。

是年，河復決陽武縣，城南慕家樓築河堤，賴以無患。

目遊四海記。

是年九月，河溢大水。

蕭縣志。

是年冬十月，大雷雨，河淮交漲，流沒治南北田舍甚衆。

清河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總河朱之錫題奏兩河利害疏略云：黃河建瓴萬里，及入河南以下，土壤既鬆，羣流奔匯，泛溢之害，無代無之。元以前，河猶從北入海，其間議塞議防，官窮於智計，民困於

徵徭者載在史冊。難以縷數。迨至前明。用河資運。夫有歲編。銀有額設。戒愆之法。非不周也。乃二百餘年之間。被大害。興大役者。猶至五十餘見。當時所稱治水能臣。如徐有貞。塞張秋。役夫五萬八千。劉大夏。塞荊隆口。用軍民夫十二萬餘。潘季馴。先後行河。役夫俱以三十萬計。所請帑金。亦復不貲。河之悍激湍流。未易以人力勝。蓋其性然也。我朝因明之舊。數百萬京儲。仰給東南。黃河自榮澤。以至山陽。南北兩岸。垂四千里。苟蟻穴不戒。漕且中斷。則凡所以籌河者。豈能與前明有異。臣自蒙恩受事。稽之故籍。問之水濱。前明經營遺蹟。數十年來。廢弛已甚。如太行遙堤。正宋任伯雨所謂寬立堤防。約攔水勢者。治河要策。無以出此。竟以工鉅帑詘議。寢運河自通惠至清口止。計二千餘里。防淤防淺。舊時規制。僅存十五。以臣職掌論之。何事不宜修復。然今司農告匱。民力彫敝。無論舉贏未易。即斤斤歲修常例。河帑缺額。漸苦捉襟。臣早夜焦思。實有不能一刻卽寧者。爲今之計。亦惟是內約盈虛。外權緩急。隨時補苴。期不失爲治標之策而已。除應急修工程。俟司道勘報。容臣酌議具題外。今據見行事例。有宜稍加損益。以裨河政。萬一者。共得十事。一曰陳明河南夫役。一曰酌議淮工夫役。一曰查議通惠河工。一曰特議建設柳園。一曰嚴剔河工弊端。一曰釐覈曠盡銀兩。一曰慎重河工職守。一曰申明河官專責。一曰申明明激勸大典。一曰酌議撥補夫食。各爲一疏。仰請睿鑒。一特議建設柳園疏。略云。黃河悍激湍流。勢若奔馬。禦險塞決。非埽閘功。每捲一帶。用柳動以千百束。計千里長堤。歲用柳料。數且不貲。況伏秋河勢陡變。埽料在手。咄嗟之頃。

轉危爲安。可以免塞決之費。卽萬一有決。埽料在手。旋決旋塞。不致正流日淤。旁口日豁。可以免塞大決之費。故必使生植之數。常有餘於採辦之數。然後可以源源相繼。不然。而樹藝不廣。卒然有急。無術點金。縱有不竭之金錢。無窮之人力。亦不免束手坐困耳。觀於瓠子之歌。有云。河伯許兮薪不屬。似可見栽柳一事。竹頭木屑。似乎瑣細。而其實乃治河者之第一義也。查前河臣楊方輿。題請責成印官。各於河干。按汛栽柳。分別多寡。照例勸懲。俱經部覆。奉有俞旨。惟是黃河一帶。遼遠偏僻。夫役儉安。澆灌難徧。臣等亦未始徧履長堤。爲虛爲實。尙未可知。臣竊以爲。尤宜責令黃河經行各州縣印官。於瀕河處所。各置柳園數區。或取之荒地。或就近民田。量給官價。每園安置衛堡夫數名。布種澆灌。旣便責成。而道廳等官。可以親詣稽察。秋冬驗明。行以勸懲之例。將見數年之後。徧地成林。不但有濟河工。而河帑亦可以少節。民力亦可以少避矣。再照官給柳價。每束五分。雖不爲少。但一工用柳多至數萬。旣非市販之物。又重以轉運之難。斷非一二人所能辦。故屢經部覆。照例令印官責成里甲。均採均運。奉旨通行已久。今惟嚴行申飭。照地均買。有柳之家。聽其轉售。如有包攬。措索。扣剝。準折等弊。司道等官。力行揭報到臣。以憑參究。毋徇毋縱。河道民生兼濟之策。無以易此。又嚴剔河工弊端疏。略云。臣惟天下之事。一事立則一弊生。錢穀有錢穀之弊。刑名有刑名之弊。河工大矣。豈能獨無。要在有犯必懲。而斷不能因去弊之故。輒議變法。併以悞河。如語所云。因噎廢食也。臣履任以來。詳加體訪。約有數端。一曰工程。有石工。有土工。有埽工。有椿

篋工。工力不到。法式非宜。一弊也。料物虛浮。徒事粉飾。一弊也。一曰器具。有方船。活閘。刮板。戽斗。鐵鏟。鐵
鏟。布攪。竹筐。鐵盞。杏葉杓。鐵籬箕。五齒鐵扒。鐵杵。木夯。石礮。雲梯等項。儲備不預。徒手莫施。一弊也。製作
潦草。不堪適用。一弊也。二者是皆誤工者也。一曰夫役。有廠夫。堡夫。堤夫。泉夫。閘夫。淺夫。鋪夫。或
食條編。或食河銀。有募夫食。估計河銀。尅減工食。一弊也。奸豪包佔。一弊也。賣富僉貧。一弊也。賄鬻私逃。
一弊也。一曰物料。有椿木。柳梢。磚。石。草。柴。蘆。蘇。灰。鐵。糯米。桐油等項。交修措索。一弊也。扣減價值。一弊也。
折乾肥私。一弊也。盜用官物。一弊也。之四者。是皆誤工而兼以病民者也。然有在官在衙。地棍之不同。
除屢經禁飭外。臣以爲在官者。宜責司道府廳。互相覺察。據實報臣。以憑題參。不得曰。河道不預我事。故
行推諉。如隱諱不報。別有發覺。卽查歲終。原開賢否。各官中間考語。如有大相悖謬者。治以徇庇之罪。在
衙。地棍者。一如訪憲之例。責成各屬。推官不時開報。重者題參。輕者究治。一歲之內。全無察報。注以
劣考。庶奸弊可除。而河工克濟。是則勞民費財中。擇節撫恤之一道也。一慎重河工。職守疏略。云。總河
一官。所轄黃。運兩河。不下四千餘里。豈能分身一一親理。所恃以共濟者。道府廳印官耳。而印官又未必
能一意辦河。則司廳尤其要也。是必預選。而後網繆可以無悞。蓋因材器使。用人所亟。而獨治河之事。非
澹泊無以耐風雨之勢。非精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慈斷兼行。無以盡羣夫之力。非勇往直前。無以應倉
猝之機。若徒事繩尺。以爲無過。去之無名。留之有害。事後議愆。悔已晚矣。故非預選不可。然人之才略可

信。操守難信。人事可期。意外難期。預選固未易也。但爲河道起見。何敢逆爲過計。改轍貽悞。惟有白簡從之。預選之法有二。一曰薦用。除道印各官。不係專司者。不敢薦用外。伏讀敕書。內開稱。若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河務。卽指實薦舉擢用。又查前河臣楊方輿。於順治十年十一月內題。爲就近請補廳官。毋誤黃運兩河事。請以鉅野縣知縣修養鉅。補運河同知。定陶縣知縣張鍾英。補黃河同知。俱經部覆。奉旨俞允。似應題請照例遵行者也。一曰儲材。凡河官懸缺。吏部陞補之日。準於臣歲終題薦官員內。照其本等職級循序陞轉。庶始終練達。駕輕就熟。而河防有恃。似應題請酌議者也。又必諳習。而後幹濟。可以圖成。蓋不學能知。賢哲所難。而況治河之事。水性之變遷不常。修防之方略異致。器具物料之瑣屑百出。夫役錢糧之盈縮多端。若姑俟體訪而後施行。機變之來。呼吸不及。事後補救。損已多矣。故非諳習不可。然人之喜遷轉而惡淹滯。則畏其留。憚勞怨而圖安便。則幸其去。諳習亦未易也。但爲河道起見。何敢代爲私計。信賞必罰。惟有功罪分明耳。諳習之法有二。一曰久任。除道印各官。不係專司。管河廳官。俸滿爲期。不便更議外。查工部題覆前河臣楊方輿。爲請復河差三年舊例事內稱。河臣疏稱河道事宜。必須久任諳練。以觀其成。非三年鮮濟。中河一差。相應改復三年更換等因。奉有俞旨。欽遵在案。查各河差。俱以三年爲滿。惟通惠一差。一年代更。但邇來通惠河道。地畝經圈。錢糧甚費籌畫。人夫更難整齊。若一年一易。毋論初任頭緒不知。甫得通曉。而報代之期又至。功效難集。且恐傳舍視之。誰肯爲數年經久之圖者。工作

不堅。錢糧益費，亦有可慮。合無準照各河差例，改爲三年運道，河帑不無裨益，似應題請酌議者也。一日交代河防職掌，刻難乏人，員缺代署，不惟利害不切，即驟然經營，省解不易，難免誤事。除分司例應交代，毋容更議，查前河臣潘季馴河防書開稱：徐州、海防二道爲河湖喫緊之區，山東、河南二道爲黃河要害之地，四道憲職併其所轄府州縣佐貳管河官，如遇陞調去任等項，與同管河分司一例守候交代。又稱新舊交代，以河上事體轉相傳告等因。今除不係專司各道，不便更議外，其河南管河道併各省府州縣管河佐貳官，合無查照往例，陞調降用，俱令候代離任，仍將任內修防事宜備造清冊傳告新官，違者容臣指參。庶綜理周密，便於責成，似應題請酌議者也。以上四款要在相濟而行，則人材可以不匱，而河道亦可以無虞矣。又申明河官專責疏略云：天下之事，刑名錢穀皆可以理斷臆決，文移辦治，獨河道一事非足到眼到，則形勢之委曲，工程之堅瑕，鮮不有錯施而悞事者。查先臣潘季馴修築淮工，調委附近司道八員分管，且申飭各官總有應理公務，止許工上幹辦，此可見經理河事非身親不可，而況乎分內職業，又何暇舍己而耘人也。況運河當旱涸之際，黃流在暴漲之時，一二河官遠者所轄不下千里，州縣佐貳汛內河道亦不下百里，刻刻往來，尙不免顧此失彼，若更有他營，豈能無悞。案查前河臣楊方輿題請申飭河官不許別委，已經奉有俞旨，但事久易弛，上司差遣必係急事，河官自恐取罪，勢又不敢強辭，甚至有寧悞本職而詎勉從事者，河漕關係甚重，誠不得不逆爲過計，仰請天語，特賜申飭，若河官奉委，

卽自行具報到臣。庶萬一因之貽誤。責有所歸。河官不報。卽坐以營求差委之罪。又照接臣考察。事關大典。豈容苟免。但恐值河道多故時。郡城相去河干。道路必遠。若河干不在。竟以修防付之老人。夫役。臨流頓足。何濟於事。合無容令該轄同事道府代爲申明。俟河事稍定。準赴補考。庶責成專。而河防得以有恃矣。各疏。工部議覆具題。俱奉旨依議。十疏俱切中時宜。今止錄其四。十一月初四日。上哀懇歸葬。疏奉旨。覽卿奏具悉至情。特準暫假數月。扶柩回籍。事竣。仍作速赴任料理。不必請代。河務著遣官暫署。河防疏略。

是年築祥符陳家寨隄。貫台堤。儀封蘇家樓堤。虞城羅家口堤。考城王家道壩。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河決陳州郭家埠。築祥符班家埠堤。魁星樓堤。儀封楊家堂堤。封丘新龍口堤。

商丘蘇家樓堤。考城王家道壩。河南通志。是年。楊漢勳任總河。苗澄署理總河。事並見山東全河備考。十二月初三日。朱之錫假滿回任。見河防疏略。

是年堵塞槐疙疸。又河決虞城之羅家口。本年隨卽堵塞。淮安府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八年二月初五日。總河朱之錫題。估計考城王家道口歲修工程錢糧一疏。部議題覆。奉旨。河道設立總督。原宜總覈屬官。稽察工程。俾無冒濫。今王家道口一工。估銀一萬一千二百餘兩。較十七年歲修估銀太多。朱之錫未經詳覈。止憑縣冊。輒爾草率具題。豈是委任總督之意。大不合理。仍著朱之錫親赴本工勘驗。另行確估具奏。十月初十日。總河朱之錫題。看得河患惟河南爲甚。而修防之嚴密。夫料之繁多。較之他省。猶費區畫。此臺臣余縉。所以據其前任封丘閱歷。於塞決大工者見之數

奏。而有河防六款之議也。臣轉行司道。屢加詳議。據查得疏鑿之政。宜講一款。河溜所衝。無堅不克。雖重隄累埽。而坍塌墊陷。補救不遑。故莫善於挑引河一着。但形勢不同。引河有可挑。不可挑之異。水性難定。挑引河又有得成。不得成之異。是又在司河者相機設防。期不致於潰決成害耳。採青之弊。宜禁一款。歲修柳料。均派均運。原不專事採青。已經臣於夫柳爲河工大弊等事。敬陳河工管見等事。疏內詳議。具題部覆。奉有俞旨。在案。但歲修之功。可以先期估派。陸續催交。至於河勢驟變。搶塞決工。事機之來。爭在呼吸。若俱俟一二分派。運到而後舉事。則險者必潰。已潰者必致不易收拾。連年如塞雷家集決口。槐疙疸決口。皆於境內亟探曠地。隄路柳枝。不動錢糧。幸而告塞。已事昭然。似又不便膠執一端。坐成貽悞。唯是嚴禁河夫殘毀園圃果木。及借端索詐。有犯重究。不致擾民可也。濱河之居民。宜卹一款。查兩岸堡夫。率皆取之傍河居民。旣已效力河干。何堪復充別役。所有本身門夫雜差。似應量與豁免。以示體卹。至于劈柴一項。嚴禁已久。併堡夫應辦課程。俱經前撫臣賈漢復於瀝陳堡夫之劇累等事。疏內查明。具題部覆。奉旨在案。相應仍照部咨。通飭遵行者也。遠郡之大役。宜免一款。河夫苦役。凡人之情。未有不好逸而惡勞者。但塞決大工。尙不免調及各省。每年歲修。夫數雖少。遠地旣曰宜卹。近者又曰河患原關通省。不宜偏累近地之民。前按臣李及秀條陳疏內。固已曾言之矣。況臣前覆按臣李粹然。河夫之徵派。當更等事一疏。河南一省。原係分別遠近。照地出夫。其在五百里外者。仍議間年始一調用。未嘗不曲示寬卹。至云

免僉河夫派以供兵喂馬等役。則差徭各有分隸。遠近未必相當。彼此紛紜。似屬不便。現今按臣劉源濬。復有免夫解銀之議。容臣會同撫臣另議具題。以聽部覆可也。隄柳之謹視宜勸一款。河防之法。全資柳料。若樹藝不繁。即使錢糧不乏。人力衆多。亦終於束手無策耳。查部覆前河臣楊方與遵諭敬陳河道錢糧一疏。內開。河干一帶。有栽柳三萬株及二萬一萬株者。分別敘錄。有栽柳不及三千株。并全不栽者。分別參處。總河臣題報。臣部具覆。請敕吏部查照勸懲。奉有俞旨。臣前者特議建設柳園一疏。濱河州縣各置柳園數處。栽植柳株。秋冬驗明。行以勸懲之例。亦准部覆奉旨在案。但作何敘錄。未有定議。應印各官。合無定例。有能自置柳園。栽至二萬株以上者。許將柳園地名。栽過柳株。呈報該道。務於秋冬之時。驗明成活確數。具結報臣。准與具題紀錄。其勸支官價置買柳園者。務至三萬株。方准紀錄。如有怠於栽植。及柳株枯損不行補栽者。指名題參。分別議處。庶勸懲明而鼓勵爭先。修防有賴。是亦節帑甦民之一大端也。場廠之舊制宜復一款。建廠貯料。仍設廠書以資登記。設廠夫以資看守。原係舊例。特緣工食除荒裁革已久。今議廠書即於河官書手內選充。廠夫即于河夫正身內殷實守法者選充。工食不必別議。而責成既切。稽覈自是倍嚴矣。奉旨工部知道。河防疏略。

是年築祥符王盧集隄。中牟遙隄。儀封楊家堂隄。考城王家道壩。河南通志。

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七

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六月。開封黃練口河決。祥符、中牟、陽武、杞縣、通許、尉氏、扶溝七縣。田禾盡被淹沒。七月。淇縣沁水溢。灌入御河。浸沒民田甚衆。是年。築祥符狼城岡堤、馬家店堤、陽武姜家莊隄、原武趙家莊堤、修商丘高家莊堤、虞城侍賓寺隄。河南通志。

是年五月。河決曹縣之石香爐口。十一月歸漕。山東通志。

是年。河決曹縣之石香爐。又決武陟之大村、中牟之黃練集。俱本年堵塞。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孟家灣口。睢寧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築祥符單家寨遙堤、青谷堆謝堤、瓦子坡隄。又與中、陽二縣會築隄岸。又築陳留黎家寨堤、蘭陽常家樓堤、王家樓堤、原武趙家莊隄。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武官營口。睢寧縣志。

是年十一月初二日。總河朱之錫題請復河差三年舊例。疏云。黃、運兩河。上關轉漕通塞。而民生安危亦於此焉攸寄。其間修防之方略異致。節序之流轉相催。即使明敏之官。亦必得身親歷練。然後當機

應變。施措咸宜。無貽事後之悔。以故前明河臣潘季馴。有管河分司三年一換。猶恐不能觀成。請以六年九年為滿。而科臣尹瑾。復以管河司道等官。遇三六年考滿加銜。照舊管事。準與破格超遷之議。此皆昔日慎重其事。以為不若此。誠不足以專責成而期實效。載在河防刻書之中。歷歷可考也。即我朝前河臣楊方輿。於順治十四年四月內。亦具有請復河差三年舊例等事一疏。臣於順治十六年正月內。復具有慎重河工職守事一疏。俱經部覆。奉有俞旨。遵行在案。今因六部司官輪流陞轉。又兼滿漢並差。議將管河分司亦改為一年更替之例。敢不欽遵成命。第河工關係既重。水性變遷。爭在呼吸。又與他事不同。若一年一換。初則生手未諳。茫然無措。及至稍知頭緒。而差期已滿。年復一年。豈免貽悞。合無仰請皇上。軫念兩河重計。或將兼管鈔務所差滿官。一年一換。其管河分司漢官。仍遵前旨。三年一換。差內暫停遷轉。俟其回部考覈之後。準與敘陞。既於新例無礙。而國計民生。可以收駕輕就熟之效。所禱河政。非淺鮮也。奉旨。該部議奏。部議題覆。奉旨。這河差滿漢官俱著三年更換。河防疏略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杞縣河決。築祥符黑塌月堤。陳留貫台堤。蘭陽銅瓦廂堤。儀封蔡家樓堤。虞城羅家口樓堤。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朱官營口。睢寧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年四月。河決虞城、永城、夏邑三縣。廬舍田禾多被淹沒。築封丘大王廟隄。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安東茆良口。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總河朱之錫卒。故事，節鉞重臣，皆由廷推，而公出自特簡，實異數。云公於丁酉孟冬受事，凡爲修守綱繆計者，無不悉心擘畫，以圖經久。如夫役工程，錢糧職守，及諸弊端，中間輿革損益，皆商確至當。一一條上，幾數十疏，俱覆議報可。於是河政煥然改觀。庚子季冬復任，殫力盡職，益勤於初。經營河上，什一在署，什九在外，兼以雨暘勿若，非早憂淺，卽潦憂衝，每當各工並急，則南北交馳，寢食俱廢。值盛暑，介馬暴烈日中，隆冬嚴寒，觸冒霜雪，誠所謂勞不乘，暑不蓋，駭駭有古大臣風。以故首尾十年，無大工巨役，數省之民，獲免昏墊，公亦坐是日憊，欲乞身者屢矣。會事格不果，乙巳冬，督催空艘，抵臨清，夕處兩閘間，風露浩浩，夜以繼日，不少休息。及東旋，形神顛頓，入春後，閱視大挑，奔馳東隴，邳、宿間，積勞日甚，因繕疏請告，未拜發，而公遽薨。是時經紀後事，家無餘財，其歷年所節河帑甚裕。公在日，不欲以餘羨邀功，至是督撫會疏陳公勤事狀，具言歲修額銀，爲朝廷節省，多至四十六萬有奇。卽此一端，可以概其官守。公之治河也，戊戌冬，董口淤，公從石碑口迤南，別開新河二百五十丈，接連大河，以通飛輓。己亥春，駐山陽，蘇、齊五大險工，叢弊一清，復太行老隄，民修之制，各保廬聚，條議中州夫役。悉照十五年以前熟地，分別遠近，漸次調用，人服其公。清釐曠盡銀兩，達部充餉。辛丑冬，清口至高郵三百里間，悉成平陸，公集夫挑浚，疏請分給食米，故工鉅而人不勞。壬寅夏，曹縣石香爐工決，幾成大患，賴

公駐工籌畫夫料。手口卒瘠。凡五閱月。塞決告成。其他險工。如王家道口。孝成集。槐疙疸。黃練集。俱著有成效。而惠民莫如軫恤夫役。沛州路當子午。挽舟之夫。動以萬計。偃臥於道者。不可勝數。公具縵夫苦累一疏。備陳其不堪者六。曲有調劑者四。上嘉其奏。下部議覆。民困少甦。會歲祲。山左。中州。淮南。道殣相望。公設法倡賑。全活者衆。姦民朱明量誣胡守法不逞事。株連數百十家。公親謝款伏。良善獲安。其他慈祥惠養。固未易更僕數。先是公欲纂輯河防一書。續潘公季馴後。會世廟升遐。遂罷。詩文稿隨手散軼。今僅存疏稿數十卷。未鈔。李之芳撰宮保尙書梅麓朱公墓誌銘節略。

是年築祥符魁星樓隄。黑塌口隄。封丘于家店月隄。儀封石家樓月隄。河南通志。時虞崇峻爲總河。崇峻字山斗。廣寧人。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築祥符黑塌隄。中牟黃練集隄。陽武穆家樓隄。儀封石家樓隄。河南通志。時楊茂勳再任總河。

是年。河決桃源之烟墩。次年堵塞。淮安府志。

是年。縣西北長隄。決石將軍廟。蕭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七月。彰德府屬大雨。河水湧漲。平地水深五尺。官民房倒塌無算。是年築祥符

一覽臺隄。霸家寨隄。黑塌隄。魁星樓隄。陽武趙家寨月隄。蘭陽谷家營隄。儀封石家樓隄。小宋集隄。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桃源之黃家背。塞之復決。次年堵塞。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屋宇蕩然無餘。志，邳州。

是年四月，河決，衝沒西北居民田廬數十里。三汶以下，水不沒，舣涉者囊裳而行。漕艘不渡。六月，從

土神廟決入治儀門內，水深三尺。自明天啓元年水決入治，於今五十年再見。決三義壩，衝沒治後

田廬數十里，邑治幾廢。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八年，築祥符瓦子坡隄、魁星樓隄、陳留梁家寨隄、中牟原墩寺隄、蘭陽梁家埠隄、谷家

營隄。河南通志。時羅多爲漣河，多蒲州人。

是年，河決三汶口。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九年，築祥符李七寨隄、守公寨隄、中牟小潭溪隄、原武廟王口隄、趙家莊隄、封丘大王

廟隄、河內仁孝寺隄、武陟木藥店隄。河南通志。

是年八月，河決曹縣之牛市屯。次年修築完固。河歸故道。山東通志。

縣遭河決者五年。是年五月再入治。王家營、二堡、盧家渡、文華寺，皆先後而決。邑內百里皆水。其大隄

決時，乘見大火如毳，旋轉隄上。火篋蓬勃，少頃，雨雹疾擊人畜，號聲震野。是日之夜，永興集亦大風雨。

火光灼然，著人如熟。是年，河水大漲，三決隄，流離載道。總河羅多自桃源界起，東至龍王廟，皆因舊

址加築高一丈，面二丈，廣闊六丈，長三千三百三十四丈，計程十八里半。及入臘，河冰水溢，剽截村居

廬舍及林木無數。清河縣志。

是年。決單縣之譙樓寺。漂沒民舍。目遊四海記。

是年三月。工科李宗孔又題。河患萬分危急。修塞刻不容緩。方查覆估工之次。五月暴風雨。淮黃大漲。浪撞卸高堰石工六十餘段。衝決五丈有餘。又將烏沙河西隄岸衝倒。淮黃之水直注於高寶湖。當是時。高堰幾崩。淮揚二郡殆矣。哉。水之合淮黃。從諸決口以注於湖也。江都高寶諸有司無歲不防隄。晝夜巡警。增隄與水俱高。然以數十里奔悍之水。攻一線孤高之隄。值西風鼓浪。隄奔聲如雷。一瀉萬頃。其決愈遲。為害愈劇。而江、高、寶、秦、迤東無田地。輿化以北無城郭室廬矣。十五載中。隄決者八。而隄東下河。自明隆慶間。黃流入墊射陽。其他如淶陽、平望諸湖。淺狹不能受水。水驟至。輒漫無所歸。各河港疏濬不時。淤塞日甚。而范公隄下諸閘久廢。入海港口盡塞。雖經大臣會閱。嚴飭開壩出水。而年深工大。所費不貲。兼為傍海奸窳所格。竟不果行。康熙七年。戶部。會同河督漕撫。親行踏看。覆奏白駒場。四關當開。石壘天妃口由新洋港入海之處。當挑挖。未見奉行。水迂迴從東北至廟灣口方入海。七邑田舍沈水底者。動閱歲時。比及宿水方消。而新歲之橫流。又已踵至矣。自九年後。黃、運等河并歸仁隄。翟家壩。白洋河等工。俱用正賦濬塞。黃河以外。分為三大工。分司道官總管。餘各以佐貳督工。於是年九月開工。始皆總河羅多所請也。揚州府志。

是年秋。河溢大水。新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年，築祥符黑塌隄、陳橋隄、中牟小潭溪隄、儀封石家樓隄、鄭州王家樓隄、商丘蔚家關隄、考城芝麻莊隄、河內武陟各築沁河隄。河南通志

是年二月，羅多調別任總督河道，改用王光裕。于是光裕復勘議兩河情形，移建季太壩。前潘德河建四壩以洩黃水之

過漲者。一季太。一徐升。一三義。一崔鎮。七年題明重修。八月，題報安東茆良諸決口就塞。然黃河故道愈淤，正東雲梯關海口積沙成灘，亘二十餘里。黃河迂迴從東北入海，漕口爲黃水灌入，妻家場悉起油沙。天妃閣底淤墊，本年回空漕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腰鋪地方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濬通舟。由周家關行，刑科彭之鳳疏言其害。揚州府志。按：光裕字中立。遂東人。

是年，茆良決口塞，先是山安一帶之小決口甚多，而茆良口爲大。茆良決於康熙四年，歷今七載而始塞。故下流海口流緩沙停，而淤澱日久云。是年，河決桃源之陳家樓，卽塞之。又決七里溝，十二年堵塞。淮安府志。

是年六月，河又決五堡隄，八月決桃源七里溝。清河縣志。

是年三月十八日，河溢，八月河又大溢，高下淪沒。蕭縣志。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一年，虞城黃河水溢，築祥符黑塌隄、白石塌隄、陳留赫家寨隄、中牟辛莊纒隄、陽武潭口寺隄、封丘大王廟隄、儀封石家樓隄、蔡家樓隄、商丘蘇家林隄、考城芝麻莊隄、河內大馬口隄、武

陟大原村隄河南通志

是年水決塘池舊城居民鳥棲隄上兩夜啼號聲聞數里邳州志

是年七八月黃河四溢兩河口隄決山西坡大水各處村屋倒塌肅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築祥符回河寺月隄陳留赫家寨隄中牟陽武會築隄陽武又築王家店隄封

丘築大王廟隄儀封築蔡家樓隄商丘築禹王廟前隄虞城築劉家莊隄考城築史家樓等處隄河南通志

是年三月河決桃源新莊口並王家營又自新河郭家口北決隄內外皆水田無立苗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三年築祥符賈台隄陽武張家莊隄儀封蔡家樓隄考城芝麻莊隄河南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四年築陽武王家店月隄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徐州之潘家堂及宿遷之蔡家樓俱於本年堵塞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花山壩口辛安黃山白山劉家莊董家莊青羊木社等處當其下衝淹沒民田七百餘頃睢寧志

是年六月河決入治田禾淹盡民多流徙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築蘭陽銅瓦廂月隄河南通志

是年黃流倒灌洪澤湖高堰潰決三十四處黃淮合併東下淮揚大困江南通志

桃源新莊決於十二年。至是始堵塞。蓋因十三年八月堵塞將完。遇秋水漲甚。復衝九十餘丈。更將舊決口之底衝深。以致禍延數載。而河身之淤澱彌甚云。是年。河決宿遷之白洋河及于家岡二處。又決清河之張家莊、王家營、安東之邢家口、二鋪口、山陽之羅家口、夏家口、呂家口、洪家口、寶家口。淮安府志是年。淮、黃復大決。高家堰。時頻年被水諸隄。工皆未竣。河淮正道。日益阻塞。是年五月。因久雨。遂大潰。前此諸工盡廢。高堰一帶倒卸三十餘處。水浸揚屬。又過往年三之一。漕隄殆不能支。隨亦崩潰。高郵之清水潭、陸漫溝、江都之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自隄以東。浩浩乎茫無際涯矣。報聞。特遣大司空冀如錫、少司農伊桑阿等。親行相視。訪究利病。刻期奏報。揚州府志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春二月。總河王光裕解任。勘問。命安徽巡撫靳輔總督河道。三月。勅諭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靳輔。茲以總河關漕運大計。特命爾總督河道。提督軍務。駐劄濟寧州。凡山東曹、濮、臨清、沂州、河南睢、陳、直隸大名、天津、江南淮、揚、徐、穎各該地方。俱照舊督理。爾督率原設管河管閘郎中員外主事及守巡河道官。將各該地方新舊漕河及河南、山東等處上源。往來經理。遇有淺澀衝決。隄岸單薄。應該幫築挑濬者。皆先事預圖。免致淤塞。有礙運道。合用人夫。照常於河道項下附近有司。軍衛衙門調取應用。其各省直歲修河工錢糧。但係河道工程。俱照近日新行事例。通融計處支放。務要規畫停當。毋得糜費。若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河務。即據實舉薦。有侵漁溺職。怠

玩悞事及權豪勢要之家侵占阻截並違例盜取河防應擊問者徑行擊問應參奏者指名參奏其河道緊要機宜有干漕運督撫衙門會同計議施行若有重大事情奏請定奪年終將修理過河道人夫錢糧照例備細造冊圖畫貼說奏繳或有土賊不時竊發慮河運為梗爾當精選將領嚴覈兵馬勤加訓練申明紀律如遇賊寇窺竊即督發鎮將官兵勦滅勿使蔓延如有將領臨陣退縮殺良冒功及糧運稽遲失悞軍機者武官自四品以下文官自六品以下會同提督巡撫准以軍法從事鎮道等官飛章參處務期消弭亂萌保安地方其山東河南各巡撫悉聽爾節制河道軍務有開載未盡者許以便宜舉行不從中制爾以才望簡用須殫竭忠猷不避勞怨斯稱委任毋或因循怠忽及處置乖方有負委托爾其勗之特諭

六月大挑山清高寶等四州縣運河并清口爛泥淺引河四道及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道

新文襄治河全書

是年七月河決楊家莊二百餘丈時河流僅一線亦有水從旁洩而河之故道竟成平陸者總河靳公上經理河工事宜八疏先於宿桃清三邑內開引河以濟運又於清口以下直出雲梯關外並開引河以導入海之勢

淮安府志

是年總河靳輔陳經理河工事宜八疏

上悉俞其請復大發帑金專任委成是年裁高郵分司南河工部于是開白洋清河以東引水河而黃

河始入海。開清口兩傍引水河而淮水始出河。又築河岸遙隄。隄。修高堰。堵翟壩。上流載導。而揚境以內。工亦同時並舉。揚州府志。

總督河道靳輔題。爲河道敝壞已極等事疏。略云。備稽當日所以敝壞之緣由。力求今日所應補救之次第。大抵治河之道。必當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爲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而後可無弊也。蓋運道之阻塞。率由於河道之變遷。而河道之變遷。總由向來之議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若於其他決口。則以爲無關運道而緩視之。殊不知黃河之治否。攸繫數省之安危。卽或無關運道。亦斷無聽其衝決而不爲修治之理。矧決口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底墊。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因之日梗。是以原委相關之處。斷不容於歧視也。今若不察全局之情形事勢。而因循故事。漫爲施工。則堵東必西決。堵南必北決。徒費時日。徒糜錢糧。而終歸無益。豈惟無益。將河患日深。而莫可救藥矣。何也。黃河之水。從來裹沙而行。水大則流急。而沙隨水去。水小則流緩。而沙隨水漫。沙隨水去。則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歸。沙停水漫。則河底日高。而旁溢無所底止。故黃河之沙。全賴各處清水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而無滯也。查今日河患之所以日淺者。皆因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間。所衝之歸仁隄。古溝。翟家壩。王家營。二鋪。邢家口等處各決口。不卽堵塞之所致也。蓋歸仁一隄。原以障離水。并永瀆邳家。白鹿諸湖之水。不使侵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河。助黃刷沙者也。自順治

十六年歸仁隄衝決之後。睢湖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漸。淤成陸地。至康熙六七年間。各處水大。黃淮并漲。黃漲而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潰矣。淮漲而古溝、翟壩等處衝潰矣。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潰之後。黃河之水由決口四漫者多。而由雲梯關外入海者少。古溝、翟壩等處衝潰之後。淮河之水由高寶諸湖、直射運河。衝決清水潭。下淹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兩水俱從他處分洩。不復并力刷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從此由遠至近。由外至內。河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墊。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并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間。各處又復水大。黃淮又復并漲。清口以下之河身既高。不能奔趨歸海。而睢湖諸水又合淮水并力東激。以故除古溝、翟家壩等原衝九處之外。又將高良澗板工衝決大小二十六處。高家堰石工衝決口大小七處。諸水盡由各決口直注運河。加衝清水潭三淺等處。各決口下淹七州縣之田。而涓滴不出清口。黃水又乘高四潰。衝決于家岡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板工衝決五十丈。入故明所開之廢河。歷楊家廟。會合淮水。直奔清水潭。其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寬一二百丈不等。又分一股入洪澤湖。由高家堰石工決口會淮。并歸清水潭。而於各舊決口之處。則又浸淫四漫。較之以前。勢愈分洩。以致下流更淤。而河身之高墊。更不可言矣。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約長三百里。向日黃河水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則石工與地

平矣。向日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僅有二三尺矣。黃河淤。運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底矣。運河淤。漕口與爛泥淺盡淤。今洪澤河底漸成平陸矣。況尤有堪慮者。目今現在之河身。既已墊高若此。而黃流裹沙之水。則自西北萬里而來。晝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等處。即便緩弱散漫。臣目見河沙無日不加積。河身無日不加高。若此時不及早大爲修治。則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南而運河。東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見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夫以萬里遠來浩浩滔滔之水。竟至無路可去。則勢必衝突內潰。而河南、山東二省。恐俱有淪胥沉溺之憂。彼時雖費千萬金錢。亦難以尅期補救。臣是以謂今日敵壞已極。修治刻不可緩也。但既經修治。則必使無旋旋旋圯之虞。更必使有可行可久之道。始爲有當。臣逐細籌酌。其間修舉情形。有必當師古者。有必當酌今者。有須分別先後者。有須一時並舉者。總以因勢利導。隨時制宜爲主。臣謹竭臣之愚。備采衆論而詳加斟酌。將應行事宜。分爲八疏。條列具題。貼黃難盡。伏乞皇上睿鑒全覽。勅部速議。允行。庶已淹之田可耕。見在之地可保。運道可通。額賦可復。其於國計民瘼。誠均有攸賴矣。新文襄公奏疏

行水金鑑卷第四十八

河水

靳輔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一疏略云。臣竊見今日治河之最宜先者。無過於挑濬江浦以下。歷雲梯關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也。查濬江浦以下。河身原闊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則止寬一二十丈。原深二三丈至五六丈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日之大溜寬河。今皆淤成陸地。已經十年矣。茲欲令黃淮之水。盡從此故道入海。必須略開去路。導之使行。蓋築堤堵絕。用水刷沙。雖爲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久之不同。三年以內之新淤。外雖板土而其中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已前之久淤。其間淤泥已乾。與板沙結成一塊。衝刷甚難。故必須設法疏浚也。今自濬江浦至海口一帶河身之淤。既經十載。如臣不從萬全立議。而貿貿以治新淤之法治之。恐決口盡堵。黃淮齊下之際。因河身淺窄。一時衝刷不開。又生他變。則臣一身受溺職之罪。固不足惜。其如已費之錢糧。將來之國賦。民生之昏墊。何哉。况用水刷沙。卽曰不必挑浚。而束水歸漕。則又必須築隄。既築隄矣。與其取土於他處。何如取土於河身。寓浚於築。而爲一舉兩得之計也。今臣擬於河身兩傍近水之處。離水三丈。下鐵掘土。各挑引水河一道。掘面闊八丈。底闊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之下注。蓋黃淮下注之口。中央既有

一二丈舊有之河。左右又各有八丈新鑿之河。其所存兩旁之地雖屬堅土。而薄僅三丈。一經三面之夾攻。順流之衝洗。不待多時。即可盡行刷去。將舊有并新鑿之河俱合而爲一矣。又兩旁既各挑深一丈二尺。則中央河心自可刷至二丈之外。河至深二丈。寬四十丈。便不窄淺。從此日洗日刷。日深日寬。自可免意外之變。而漸復當日之舊矣。其所浚丈尺。計每地一丈。掘土六十方。卽以之挑築兩岸之堤。底闊七丈。面闊三丈。高一丈二尺。每丈亦用土六十方也。查工部尙書臣冀如錫等條奏。內開。堤底以八丈爲度。面以五丈爲準。高以一丈五尺爲憑等語。計每隄一丈。應用土九十七方半。誠爲防河至堅之策。今臣所議高闊之數俱減。每堤一丈。止科用土六十方者。蓋以物力艱難。姑暫從減省擬議。俾其足以抵當河水而止。仍俟物力稍寬之時。再行量撥人夫。協同議設守堤之兵。加高加厚。仍如部臣等條議丈尺之數可也。至部臣等原疏內開。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清河縣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須一律修築等語。俱應照議興築。查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清河縣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里。以每里一百八十丈科之。共約長九萬五千四百丈。每丈用土六十方。共計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方。其九萬五千四百丈之內。有原有堤者。有原有堤而令全無土者。有原有堤而今更缺窪須增填者。有堤根存土高一二尺至六七尺不等。寬三四尺至一丈五六尺不等者。合有無多寡而計之。牽約存舊土高三尺寬八尺。每堤一丈。計牽約存舊土二方四分。通共約存舊土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

十方。實須增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至於取土之處。雖以離水三丈爲度。然河身有在中央者。有折流在南岸及北岸者。遠近不齊。必須隨地科筭。總之離堤三十丈之內不許取土。其三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三工。一百二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四工。二百四十丈以外取土者。用夫五工。合遠近而牽筭之。大約每土一方。用夫四工。兩岸之堤。共用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應用夫二千一百九十八萬一百六十工。每工照例給銀四分。通共需銀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兩四錢。又自雲梯關外以至海口。尙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濕之處無容置議外。其餘八十里之河身情形。俱與雲梯關內無異。若不量挑浚以導之。量築堤以束之。則黃淮合流出關之際。河身既窄而淺。兩旁又堅而厚。大水驟至。不能承受。歸漕勢必四處漫溢。雖關外漫溢與運道民生無涉。然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流緩則沙必停。沙停則底必墊。關外之底既墊。則關內之底必淤。不過數年。嘗復見今日之患矣。臣聞治水者。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故臣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爲重。而力請築堤束水。用保萬全。不敢泄泄從事。以貽後此之大害也。惟是近海之堤。止期足以攔水。可以不必過於高厚。堤底止須寬五丈。面亦須寬三丈。高止須六尺。亦一體照取河心之土。築之兩岸。共堤一百六十里。計長二萬八千八百丈。每丈用土二十四方。計用土六十九萬一千二百方。用夫二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工。每工照例給銀四分。通共需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兩。二共需銀九

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四錢。統於臣第六疏內。設措錢糧以給之。其需用人夫。共計二千四百七十餘萬工。應限二百日完工。計每日需夫十二萬三千七百餘名。念淮揚附近人民。尙須供臣後疏挑浚幫堤堵決等各工之用。斷斷不能更有如許多夫前來應募。臣查康熙九年前。河臣羅多興修黃河各處之工。除調用各處泉淺等夫外。曾經令山東、江南鄰郡地方協募赴工在案。今此工之大。數倍於前。不得不循例而行。臣擬令江南之鳳陽府屬募夫一萬五千名。江寧府屬募夫一萬名。蘇、常二府屬各募夫八千名。鎮、太二府屬各募夫四千名。徐州并屬募夫五千名。滁州、和州并屬各募夫二千名。山東兗州府屬募夫一萬四千名。濟南府屬募夫九千名。東昌、青州二府屬各募夫五千名。河南開封府屬募夫一萬三千名。歸德府屬募夫八千名。尙少夫一萬一千七百餘名。應於淮屬之邳、海、睢、宿、贛、沭六州縣地方召募。其募夫之法。各該府州就所屬州縣之大小。近便酌量派募。務募二十歲以外。四十歲以內。精壯強健之夫。赴工常川供役。不許以老弱塞責。及往來更換。以致曠悞工程。卽於該府屬首領州縣佐貳雜職等官內。遴選能幹之員。專管驗募。限部文行到該省半月之內。募齊人夫。各帶土車鐵担等器。飛星押赴工所。董率料理。依限挑築。至於地廣夫多。其間恐有偷安苟且情弊。必須用畫段丈驗之法。以釐之。其法容臣預督各監理官。量取土之遠近。按工畫段。每用夫五千工爲一段。編定字號。插牌標識。其中有原係平地者。有更有缺窪須填者。有存舊堤之土多寡不等者。并隄段長短丈尺。

之數。逐一書明標識之上。仍立簿一本。一體登記。交各監理官收存。各監理官即按各州縣協募人夫多寡之數。照工撥給堤段。令其如式挑築。臣仍親臨工所用部臣冀如錫等條議。鐵杵杵隙。盛水不漏之法。不時查驗。以別其夯杵之堅否。臣更請立懲勸之典。以鼓舞而警策之。凡各州縣協募人夫。有老弱病廢及奸滑逃逸一名至五名免議外。六名至二十名者。各該州縣罰俸半年。所委專管官罰俸一年。二十一至五十名者。州縣官罰俸一年。專管官降一級調用。五十一名至一百名者。州縣官降一級留任。專管官降二級調用。一百名以上者。州縣官降一級調用。專管官革職。其所築堤段。如有一處夯杵不堅。盛水即漏。并底面丈尺雖合。而面上兩旁低窪有三四丈者。將專管官降二級調用。三處以上夯杵不堅。盛水即漏。并底面丈尺雖合。而面上兩旁低窪至五丈以上者。將專管官革職。如所募之夫。盡皆壯健。并無一人逃逸。所築之堤。隨驗俱堅。堤面兩旁豐滿。處處合式者。該州縣官不論俸滿即陞。專管官如係正途。照拔應陞之缺。加二級即陞。如非正途。俱准照正途注冊。一體加二級即陞。更請責成道府州并監理各官。如各該道府州所屬有一官議處者。將該道府州罰俸半年。兩官議處者。將該道府州罰俸一年。三四官議處者。將該道府州降一級調用。五六官以上議處者。將該道府州降二級調用。所屬委官督工勤幹。築堤堅固如式。依期早早告竣者。將該道府州亦不論俸滿即陞。其各監理官除募夫一項。與伊無涉不議外。凡伊所管各州縣委官之內。有因夯杵不堅。築隄不豐滿。一員議

處者將監理官罰俸一年。二三員議處者將監理官降一級調用。四五員議處者將監理官降二級調用。六員以上議處者將監理官革職。如議處議敘相同者准與抵筆。如監理官揭參者准免連坐。若並無議處止有議敘者將監理官照伊原任應陞之缺加二級從優卽陞。如此則各官俱知勉勵可無闕茸貽悞之虞矣。伏候睿裁。第二疏云竊照臣請挑清江浦而下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乃先治下流以導黃淮歸海之計也。然下流雖治上面有淤墊之處不行急早疏通則高家堰等一帶決口盡堵淮水直下之時難免阻滯散漫之虞查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汪洋巨浸爲全淮會黃之所自淮流東決黃水逆灌之後將此一帶河身漸漸淤成平陸向之汪洋巨浸者今止存寬十餘丈深五六尺至一二尺不等之小河一道矣。查工部尙書龔如錫等條議內開清口一帶沙淤之處速行挑浚等語然淤沙萬頃挑浚實難臣再四思維惟有仿照挑浚清江浦以下河身之意於小河兩旁離水二十丈之地各挑引水河一道俾其分頭衝洗庶可漸漸刷開至於挑清江浦引水河臣止擬離河身三丈而此處議離河身二十丈者蓋清江浦以下係十年久淤之堅土而此乃三年之內之新淤臣曾帶領夫役掘土試驗浮土一層板土深有二尺下則係淤泥尺許淤泥之下又屬板土板土之下又屬淤泥掘深六尺有奇而尙不能到當日之湖底且面層板土雖極堅硬而第二層板土因在淤泥之下反潤而鬆故雖離河身二十丈之遠而易於衝刷不久便可合而爲一也。

惟是此處淤沙既易衝刷。而臣亦議開引水河者。蓋臣目擊面層板土之堅硬。恐一時衝刷不開。又於他處生變。亦未可定。因思此番工程。錢糧人力無不浩繁。若有一處慮不周到。恐致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之悔。是以不敢不略議導引之策。以圖萬全耳。其所挑引水河。應面寬六丈。底寬二丈。深五尺。每淤地一丈。掘土二十方。遠傾於引水河六十丈之外。兩岸共計七千二百丈。共掘土一十四萬四千方。每方用夫三工。共用夫四十三萬二千工。照例每工給銀四分。共需銀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兩。亦於臣第六疏內措設錢糧給用。此工一治。庶淮河下注之時。可以衝關淤泥。徑奔清口。會黃刷沙。而無阻滯散漫之虞矣。伏候睿裁。第三疏、第四疏、第五疏。俱准運兩河奉宣。分見淮水運河水下。第六疏設錢糧。一議淮運被淹田畝。補納絲河之費。一運河經過之貨物。宜令加納剝淺之費。一開廣武生納監之事例。三款。并令各直省州縣預繳錢糧十分之一。第七疏裁併官員及議減虛分。俱見後。第八疏略云。保全河道之策。全在能盡人力。而不可諉之天數。至於隄岸衝決之由。則官民夫役均有罪焉。官之罪有二。一在備員闕茸。不知河道為何物。其於運道民生。不啻秦越人之視肥瘠。雖有以未雨綢繆之策告之者。而茫然不能也。一在利於多事。希圖乘機侵蝕。故薄者不填。而缺者不補。以致潰決廢壞。不可收拾也。民之罪有三。或與近堤之人有讐。而盜決以淹之。或因已田乾旱。而盜洩以澆之。至於周橋。霍壩。奸民知商販畏淮關之稅重。而樂於趨其地也。於是盜決以俟之。堤決而商至。商至而伊得遂。其乘機取利之謀矣。若夫夫役之罪。則總在利於動而不利於靜。樂於有事而苦於無事。是以百計陰壞之耳。他如高良潤等處板工。上年大水衝決。除決

口二十六處之外。其餘一帶殘堤。貼樁之土。悉皆卸塌。樁木無土擁護。易於竊取。被湖內小船及水淹災民乘夜盜鑿者。不一而足。又聞向來有等壞事夫役。當大埽方下。未合龍門之時。暗藏刀斧。乘夜割斷楸頭繩。以致所下之埽。隨即衝洶。諸如此類。是以殘壞至此。臣再四籌維。欲圖將來久遠之計。莫妙於多設專心保全河道之人。則設兵以守。而立勸懲之法。使之知利之當趨。而害之當避。誠爲不易之策也。臣愚以爲今既大費財力。高築堅堤。必按里設兵。使之住於堤上。逐日看守。并將疏浚修葺事宜。一切責成之。外河自雲梯關而下。至於海口。爲兩河朝宗要道。每堤一里。必須設兵六名。每兵一名。管堤三十丈。堤根栽柳務活。堤旁畜草務茂。堤內則乘暇添土。逐漸幫寬。每二里半一墩。令十五兵居於墩側。每墩給浚船一隻。各繫鐵埽帚二箇於船尾。繫繩以五丈爲度。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兩岸墩兵。一齊各乘浚船。或布帆。或鼓棹。或纜錨。下鐵埽帚於水底。溯流刷沙。往來上下。殆五丈之繫繩不能到底。懸鐵埽帚於水中方止。兩岸共堤一百六十里。設兵九百六十名。給船六十四隻。再設兵二百四十名。給船十二隻。當令浚隄外至海口一帶之淤沙。自雲梯關至海口。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應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給浚船七十六隻。各分汛地而責成之。自雲梯關而上。南岸至清口。北岸至清河縣。各長三百里。每里設兵三名。每兵管堤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於墩側。每墩亦各給浚船一隻。鐵埽帚繫繩以四丈爲度。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

船八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清河縣至宿遷縣兩岸。各長二百里。每里亦設兵三名。每兵亦管堤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於墩側。每墩亦各給浚船一隻。鐵壩簾繫繩以三丈五尺爲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八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宿遷縣至徐州西兩岸約各長三百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兵管堤九十丈。五里建一墩。令十兵住於墩側。每二墩給浚船一隻。鐵壩簾繫繩以三丈爲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六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內河自清口西南至霍家壩南。共長一萬八千餘丈。應共設兵四百名。每兵管堤四十五丈。五里建一墩。令二十兵住墩側。於堤根栽密柳。坦坡畜茂草。坦坡之外二十丈。俱密種菱荷蒲葦。菱茨之屬。爲永遠護堤之策。應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運河由清口至邵伯鎮南。約長三百三十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兵管兩岸堤各九十丈。五里建一墩。於西堤令十兵住墩側。其栽柳畜草等項。俱照霍壩一帶之法責成之。應共設兵六百六十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以上六營。通共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俱設步兵。而無容設馬。內以一分爲百總管隊。準支步戰兵糧餉。其餘九分俱支步守兵糧餉。如各弁兵所管地方。堤坡堅實。日漸幫寬。并無浪窩殘缺之處。柳密草茂。外河之水。果深五丈。四丈。及三丈五尺。三丈不等。內河坦坡之外。菱葦荷蒲盛長。如是三年無異。將該管守兵拔爲戰兵。戰兵拔爲把總。把總拔爲千總。千總拔爲守備。有缺卽題陞。無缺卽報部。照依應陞之缺。遇缺卽

陘如各弁兵所管地方堤破不堅。或并不幫寬。反有浪窩殘缺之處。并柳稀多枯。草被芟割。外河之水。不及五丈。四丈。三丈五尺。三丈等深。內湖菱葦蒲荷。廢弛不種。兵責四十板。枷號一月。穿耳徧遊示衆。仍革去糧餉。另行遴補。干把總革職。守備降二級調用。若各弁兵該管地方。因循關昔。以致衝決隄岸者。官革職。拏問。兵從重處死。至於一例河道。而臣議設兵船有多寡之殊者。蓋下流既通。則上流可無意外之滯。是以前河獨重於雲梯關以下也。又慮水底之事。目不能及。設有意外驟淤之處。其本汛淺船不能即疏。則又當立調各汛船兵協力疏浚。各疏本汛。以守其常。通融協助。以防其變。而黃河無慮矣。黃河無意外淤淺之事。則淮河自是安流。淮河安流。則運河亦可無恙。其翟壩一帶之兵。倍於運河者。翟壩一帶。當淮河之衝。爲上流最要之地也。八疏俱於七月初八日題。初九日奉旨。河道關係重大。這所奏經理河工事宜各本。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逐一詳議具奏。八月十三日。工部等衙門會議具題。十六日奉旨。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掌印不掌印各官。會同詳確議奏。二十六日廷議酌量修築具題。二十九日奉旨。河道關係重大。應否緩修。并會議各本內事情。著總河靳輔再行確議具奏。

總河靳輔覆題疏略云。夫黃河發源崑崙。其流最遠。自歷龍門合陝豫之水而益見奔騰。又東至駱馬湖口。更加東省運河山泉諸流而勢愈難捍。又東南至於清口。會合全淮而瀾濤滔天矣。似此滔天瀾

濠之水，非海無歸。然自清口歷青江浦，雲梯關以至海口，尙有三百三十里之遙。其中非得寬深廣大之渠受其來而聽其去，安能使之暢流無阻也。臣聞順治年間，河道未壞之時，清江浦以下之河身深二三丈至五六丈不等，寬二三百丈至六七百丈不等，廣大如此。是以雖遇伏秋水漲，足以有容而不至於泛溢。乃今日清江浦以下之河身，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寬十二三丈至十八九丈不等，逼窄如此。是以即使霜降水消，亦難承載而每至於潰衝也。臣請將今昔寬深之數，牽筭而合較之。深二三丈至五六丈，牽筭計深四丈，深二三尺至五六尺，牽筭計深四尺。昔四丈而今四尺，是前此河水之深十倍於今日也。寬二三百丈至六七百丈，牽筭計寬四百五十丈，寬十二三丈至十八九丈，牽筭計寬十五丈。昔四百五十丈而今止十五丈，是前此河身之寬三十倍於今日也。以上十倍與三十倍合算之，是今日受水之河身，僅有前此三百分中之一分耳。夫黃淮之水自若也，伏秋之漲仍然也，而其入海之路，竟淤去三百分中之二百九十九，僅存一線，其何能容。於以知各處之漫衝潰溢，誠勢所必至者也。不惟是也。自臣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到任之後，目擊清江浦以下三百里河身淺窄情形，而清江浦以上，深雖不過丈餘，寬則尙有百餘丈及二三百丈不等也。乃自七月十八夜楊家莊遙堤潰決之後，一路漸漸淤淺。臣親乘小艇徧閱河中，自清江浦以上，歷清口并清河、桃源兩縣，以至楊家莊前，通計一百七十餘里，其向之深丈餘者，今則止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矣。向之寬百餘丈，今則止寬十

餘丈至二三十丈不等矣。雖此係新淤之土，不難刷開。然下流不通，將令刷歸何處耶？今臣若欲照廷臣先將緊要之處酌量修築，則必以急堵楊家莊決口爲首務。以其爲漕艘必經之地。現在淤淺難行也。殊不知清江浦以下三百里久淤之河，未經疏通。即使楊家莊閉合龍門，不旋踵而他處又必告潰。况清江浦以上至楊家莊，業已盡行淤淺。如將下流河身及早挑浚疏通，然後竭力堵塞楊家莊決口，則龍門閉合之後，河流入海有途。一百七十里新淤可以漸漸刷開，故道可復。漕運亦可無悞。若不挑浚下流，而但議堵決，則水至無歸，不特徒費錢糧，徒勞民力。此一百七十里新淤，斷不能刷去。必且更於楊家莊以上徐邳睢靈地方另行潰決。決口移上一里，則河身多淤一里。將見東豫二省頻告水災。而駱馬湖以下，勢必全無運道矣。此臣之所以力請大爲修治也。况及早興修，約費銀二百餘萬。倘荷皇上齊天之福，數年之間或得告竣，則田土盡出，賦稅可增，民生可望，其樂業安居，糧運亦可使之進行無阻。若不急爲大修，則年年堵塞，歲歲挑河，恐數年之費，亦不下二百餘萬。而河道愈壞，漕運愈阻。臣受溺職之罪，固不足惜。其如民生國計何哉？此臣之所以力請修治而斷斷不敢議緩也。臣前題八疏，原止就原任工部尙書冀如錫等條議疏內所開工程定議修築。其臣疏較部臣等疏內增估者，惟雲梯關外挑河築堤一工耳。至於南岸白洋河以上，北岸清河縣以上，則原未議及也。今臣親加詳勘，南岸遙堤，自白洋河宿遷縣境起，上歷邳州、睢寧、靈璧，以至徐州，共計程二百八十里。其堤內田地，

較之堤工俱低九尺一丈及一丈一二尺不等。而堤外淤灘。則較之堤工止低三四五六七尺不等。甚有淤灘與堤頂相去僅尺許。及竟與堤頂平者。今歲伏秋水漲。直至堤頂。雖應印河官。竭力於堤頂之上。督夫挑土。暫爲搪護。然不過加四五尺寬。一二尺高之子堤一段。萬不能恃以捍禦洪流。又有堤外久停積水。堪敵黃水。黃水不能浸入。未經淤高之處。則又一派汪洋。清波千頃。每遇大風鼓浪。將舊堤積漸撞擊。莫不剝落坍塌。僅存數尺。北岸遙隄。自清河縣起。上歷桃源。宿遷。邳州。睢寧。以達徐州。共計程四百里。內清河至宿遷一百六十里。係漕艘經行。驛遞飛馳之地。隄工尙寬。及至駱馬湖而上。除近山之處。原未築隄外。凡見在之隄。悉皆殘缺不堪。其中雖無隄頂與河灘相平之處。然隄頂較之內地。俱高八九尺一丈不等。而較之外灘。不過高四五六七尺不等。且必有積水浸隄。甚至兩面皆水。日受汕擊之患者。內如徐州之花山張家樓一帶。原係岡阜之地。近因河底墊高。士民條議創築隄工。攔水。乃工程未竣。而洪流驟至。業已衝成大缺。其水從北東直注出駱馬湖之後。將運河貓兒河一帶漸漸淤墊。以上情形。俱臣親身經歷。竚立徘徊。往來相視。目擊危險之狀。真不禁心膽皆悸。是以不得不併請急修。雖駱馬湖以上。非漕艘經行之地。殊不知南岸一決。其水必由邱家白鹿等湖漫過歸仁隄。助洪澤湖滔天之勢。據擊高家堰。高良澗等一帶隄工。各隄勢不能支。必至決裂。卽或隄工堅固如鐵。不卽隄決。亦必從頂漫過。直衝運河之隄。由清水潭下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嗣此淮流仍舊旁流。仍不

助黃刷沙。清口以下黃運兩河仍必淤墊。此駱馬湖以上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北岸一決其水必由駱馬湖之後橫衝邳。宿運河將河底并駱馬湖底積漸淤高。嗣此東省山泉諸流不能暢行。一遇伏秋淤漲。則濟寧、魚臺、嘉祥、鉅野、滕、嶧等州縣之田畝必至淹沒。運河隄工亦必至於潰衝。此駱馬湖以上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至於黃河上流有決。則下流必淤。故駱馬湖以下至清口一帶。攸關運道之黃河。必得駱馬湖以上無旁洩之事。方能深通。是以凡此兩岸危險情形均當逐一修治也。合而計之。清江浦以下之河身不挑。隄岸不築。不用鐵掃帚等器設法加浚河身。并浚海口。則黃淮無歸。黃運兩河并高家堰一帶之各岸隄。處處皆可衝漫。見在決口。雖大費錢糧堵塞堅固。而此塞彼衝。終歸無益。下流既挑浚疏通矣。而清口以上爛泥淺一帶不挑引河。則淮流不暢。湖水不能速下。高堰一帶之隄岸尙屬堪虞。爛泥淺一帶既挑引河矣。而下自清口武家墩。歷高家堰。高良澗。以至周橋。關一帶殘缺之隄。不行加幫高厚。并不築翟家壩之隄。堵塞大小三十四處決口。及成河九道之處。則淮水旁分。刷沙不力。黃水必仍內灌。而兩河必仍淤墊。是以今日治河之道。疏下流。幫隄岸。堵決口。皆屬至緊之工。誠緩一不可者也。至於山、清、高、寶一帶運河必須深挑。以通重運。此又不待言者矣。總之下流既疏。殘隄既幫。決口既堵。則淮水可使徑直趨海。然後併堵楊家莊決口。急挽黃流。使之赴清口會淮。則故道可復。河道既可復故。而并將駱馬湖以上兩岸卑薄殘缺之處。逐一修治。再行設兵看守。

之法，庶幾可保久遠，而不致於徒費錢糧，徒勞民力也。臣謹將各本內事宜，逐一詳加確議，分疏題覆。
新文襄公經理
入疏摘鈔。

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九

河水

十二月十一日。總河靳輔題覆第一疏略云。募夫一節。廷議謂遠派各省。恐不肖官役借端擾民。請敕臣酌量設法。就近募夫。不致悞工等語。臣思道遙工長。不肖官役借端擾民之事。誠難保其必無。然就近召募。則斷不能取齊。若做照舊例。多加工食。以鼓舞招徠之。則動須增費數十萬兩。從何設處。且即使加給工食。而淮揚被水已久。困苦災黎。除死亡賣身之外。其逃散四方者。一時不能聚集。應募者少。必至悞工。臣反覆籌酌。更得驢駝代挑之法。凡下缺掘土。并夯杵成堤。俱用人力。其往來運土。則以驢駝。約可省夫一半。并原限二百日完工者。改爲四百日完工。則前擬每日用夫十二萬有奇者。今止須用夫三萬餘名。并驢三萬餘頭足矣。又其餘各工。每日亦需夫七八萬。其間但有可用驢駝以省人力之處。容臣隨時斟酌而行。則需夫不至太多。可以仰遵廷議。就近設法召募濟工矣。至所需驢頭。查江南非出產之處。但若議派東。豫二省僱募。恐仍有不肖官役借端擾民之事。容臣竟動錢糧。行濟東。兗開歸等府。價買解淮濟用。若夫兩岸遙堤。臣原題面寬三丈。底寬七丈。高一丈二尺。每堤一丈。用土六十方。然臣又各處閱歷。細察情形。遙堤固屬必需。而縷堤尤不可少。蓋黃河流急。則沙行。流緩。則沙墊。

而河身窄則流急。寬則流緩。今莫妙於築縷堤以束水。而以遙堤并加築格堤。用防衝決。使守堤人等盡力防護。縷堤設或大水異漲。卽有漫衝。至遙堤格堤而止。自不至於奪河成缺。該守堤人等。隨卽星將縷堤仍舊築起。爲工亦易。臣請將原估築遙堤之土六十方。分築縷二堤。并量增格堤。其縷堤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六尺。每縷堤一丈。用土二十四方。遙堤頂亦寬二丈。底亦寬六丈。高八尺。每遙堤一丈。用土三十二方。二共用土五十六方。較之原估每丈餘土四方。或隔五七里。或隔十餘里。卽以所餘之土。再築格堤一道。格堤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五尺。以上各堤。均令守堤人等一併加意防護。并將各堤逐年加幫。務極高厚可也。斬文襄公奏疏 以下七疏 俱與原題無甚異同 故不錄

是年秋。堤決大水。蕭縣志。

是年七月。河決宿遷孫家塘。清河縣志。

是年築中牟小潭溪月堤。蘭陽銅瓦廂月堤。儀封堽陽集月堤。商丘楊家堂月隄。虞城周家樓堤。河南通志。是年創築雲梯關外東水堤。一萬八千餘丈。塞于家岡。武家墩。高家堰等處。大決口十六處。斬文襄公治河書。下同。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奉旨這河工各本。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掌印不掌印官會同詳確議奏。

二月初七日和碩裕親王等會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等疏。俱奉旨依議。第六疏奉旨治河

著動用正項錢糧捐助事例候旨行第八疏奉旨沿河地畝撥給兵丁又強令地主作為辦丁是否相合著再確議具奏後議覆不行

命更定河工處分之例

命撤回南北中河三分司部員其河道工程委該地方監司府佐貳管理

命設江南河兵八營凡五千八百六十名罷淮揚徐靈壁四府州縣堤淺等夫三月命豫省歲修工程

責成河南撫臣

創建王家營張家莊減水壩二座

塞山清安三縣黃河兩岸張家莊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羅家口夏家口呂家口洪家口寶家口等處決口餘諸小口並塞之

十一月再陳經理河工第一疏內未盡事宜部覆奉旨河道關係重大特簡靳輔專任一切修築事宜今該督以節省錢糧建立減水壩挑濬引水河具題爾部不即準行議令伊桑阿等會議故為耽延殊屬不合著照該督所題行其撥動民夫之處著會同各該督撫定議具奏餘依議又為彙報黃河湖堰各決盡行閉合龍門等事奉旨覽卿奏黃河湖堰大小決口數十餘處盡行堵塞完竣具見籌畫周詳實心任事有裨河工勤勞可嘉著議敘具奏該部知道

是年。決口盡堵。水勢消落。隨召夫數萬。一面壓埽。一面築堤。奈雲梯關數百里入海故道。自堰隄潰決。以來。盡屬沙淤。水難入海。兼之草莽蓬蘆。叢雜交錯。又非人力可施。故將翟壩至周橋二十五里湖陂。從來不曾築隄者。速築大隄。又將高家堰一帶長隄。復行加高。耐寬蓄水以衝海口。又相勢挑挖引河。以導水勢。上命部堂伊桑阿部司傳達。查勘覆命。江南通志。

是年。總河靳自龍王廟起。至四鋪溝止。接築四千九百三十八丈。計程二十七里半。其縣前玉皇閣一帶地勢當衝。題定椿埽要工五百餘丈。歲加修繕。又自桃源東界至石人溝止。築縷隄一道。長一千八百六十三丈。計程十里三分五釐。派本邑民夫三百名修防。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二月。淮徐災荒。各處工程緊急。允總河靳輔題請留漕米二十萬石濟工。五月。題為違例自陳事。奉旨。卿才品優長。簡任河督。殫心修浚。有裨河工。籌畫周詳。勞績茂著。克副委任。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新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創建宿遷縣之朱家堂。溫州廟。桃源縣之古城。清河縣之王家營。安東縣之茆良口減水壩。共六座。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築祥符白石壩隄。中牟小潭溪月隄及格隄。商丘徐家莊月隄。又築虞城隄。河南志。

是年夏秋。南北皆霖雨。七十日。黃淮並漲。有滔天之勢。隄岸衝墮甚多。工亦爲之阻。然衝墮之隄。隨圯隨葺。不致大患。率賴新築工堅之所致云。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塞楊家莊決口。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命戶部尙書伊桑阿。刑部侍郎宋文運。給事中王曰溫。御史伊喇喀。勘閱河工。候補布政司崔維雅。條陳河道。奉旨著勘工大臣。帶往工所。會同總河確議。五月。河決宿遷縣徐家灣。塞之。六月。河決宿遷縣蕭家渡。九月。尙書伊桑阿等同崔維雅。勘工畢。復命王曰溫。崔維雅。啓奏。河道若從靳輔修治。必不能成功。其所建各減水壩。當盡行拆毀。別圖良策。大加挑築。方可奏績。十月。工部傳出上諭。著令靳輔急速至京。十一月初七日。起闕。十三日。傳同九卿詹事科道進見。

皇上問爾向來力任治河。必可成功。今楊家莊方塞。而徐家灣已開。徐家灣方堵。而蕭家渡又決。功如何得成。輔奏云。臣受事之初。河道壞極。彼時挑浚疏塞。皆至緊至要之處。蕭家渡原係歲久民工。尙可支吾。擬大工畢後。再行續估請修。不意諸口全塞。各處漫流盡歸正河。其勢驟加猛急。而河身尙未衝刷寬深。以致漲決。此皆臣智識卑短。不能早見於事先之罪也。皇上云。如今依爾度量。此工究竟可以成功否。輔回奏。河工最是艱難。但人事既盡。亦無不可成之功。卽如清水潭。從前屢塞屢決。臣爲避深就淺之計。越湖築隄。駱馬湖淺澀不通。臣相度地形水勢。改挑阜河。別通運道。彼時大小屬官。皆以爲創行新建。相顧

畏懼。臣一力擔任。示以必可成之理。卽有後累。不以相及。究竟清水潭築成。阜河開通。此皆人力既盡。工無不成之明驗也。今蕭家渡之決。總由人事耳。臣蒙皇上不加重譴。召臣入京。得面承聖訓。唯當竭盡人事。明年春分節前。務期竣工。以仰副皇上宵旰之憂勤。至南北兩岸。未經估修舊隄。及地勢卑窪之處。俱應一律加修。以爲善後綢繆之計。仰賴皇上洪福。自然成功也。十五日部議。蕭家渡處分。擬將總河以下。凡在河工諸臣。皆褫職督工。其不合式處。責令賠修。奉旨免其賠修。仍準動錢糧加修。十九日辭朝。傳上諭。河道關係重大。事本極難。朕代爾擔憂。爾反看得容易。從今當小心謹慎。凡源流緩急之間。細心采訪。時時看作難治之事。方可奏績。戒之戒之。新文義公治河書。

是年築祥符回河寺月隄。儀封堦陽集月隄。考城王家道壩。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宿遷之徐家灣。隨經堵塞。復決宿遷之蕭家渡。先是河流一線。業經挑引河疏通。然不勝其挑。勢必用借水刷沙之法。是以靳公輔盡堵楊家莊。以壯其怒刷之力。但引河淺窄至極。雖有減水壩洩之。而飽極漩搜。勢如鼎沸。遇徐灣之隄卑。遂致漫決。及徐灣堵後。又加怒刷。引河雖漸加寬深。然方其既飽之際。漩刷鼎沸。則又如堵楊莊時。故乘蕭渡之士鬆。則又決。蓋徐灣蕭渡。原係遠年舊隄。其壘時秀築之堅否。無由窮詰。誌此一以見治河於極敵之後。必當作盡堵怒刷之法。方可漸通。毋爲屢潰所隔。致啓更張。一以見治隄者。務期夯鐵堅固。慎毋貪苟完於一時。而貽將來之瑕隙也。是年。大修

兩河各隄工告竣。奉旨將地勢稍卑之處，再行增高，并遠年舊隄，悉爲加築完固。前此經理案內之楊蕭、豐、徐、邳、靈、睢、宿、桃、清、山、安十二州縣黃河兩岸隄工，并邳、宿兩州縣北運河兩岸隄工，清、山、寶、高、江五州縣南運河兩岸隄工，以及高家堰一帶濱湖隄工，俱經築竣。總河靳輔疏請大臣閱驗，及蕭家渡潰決後，有候補藩司崔維雅者，著河防二書，疏請盡變前法而更張之。於是上遣廷臣勘驗，復召輔星馳陛見，諮詢治河情形。至則備悉條奏，辨論維雅剿襲之謬於上前，雅無以對。上遂輔議，令之卒功。復俞善後之請，發帑金增築前工之稍卑者，以防漲漫。更將遠年舊隄，盡爲加築，更挑積淤數千丈，增建貓兒窩、攔馬河、唐梗、邵伯南減水壩，以爲萬全之計云。淮南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二年正月，總河靳輔題爲謹請加修善後工程等事一疏。部覆奉旨：靳輔仍著革職帶罪，并經管修築各官，俱著革職帶罪。勒令將蕭家渡決口堵塞，俟工完之後，黃河果否盡歸故道，不致再決，具題再議具奏。河工關係重大，所需錢糧浩繁，若責令賠修，恐致貽悞，仍準動用錢糧，勿得借端科派，擾累民間。三月，塞蕭家渡口，兩河會歸故道。是月，靳輔題爲全河歸故之後，險汛日漸加增等事。奉旨：據奏蕭家渡決口堵塞，黃河大溜直下七里溝等處，逐漸坍塌，險工甚多，關係緊要，應速行修築。務令隄岸堅固，不致再有衝決，所需銀兩，著該督將就近見在錢糧，先行動用。後以河銀補項，其五省獨荒缺額銀兩，作何撥補，著速議具奏。六月，靳輔題爲請修上流隄岸等事。部覆奉旨：河工關係運道民

生。最爲緊要。下流既已築塞。上流隄岸自應堅固修築。嚴加防護。以免潰決。這本內事情。該部速行確議具奏。再覆題奉旨。河工關係緊要。蕭家渡渡口築塞方完。河南隄岸工程。專令河南巡撫暫行料理。如有應會同總河事情。仍移文商確。勿致貽悞。十月。請增江南營河兵六百名。又請添設河員。俱報可。十

二月。特命復總河原職。新文彙公治河書。

是年築祥符隄。陳留楊家寨隄。中牟隄。原武馬家渡月隄。張家水口隄。陽武脾沙岡隄。又南岸隄。蘭陽孫家莊月隄。又北岸隄。儀封修陸家口隄。又北岸隄。築鄭州隄。又與蔡澤會築沈家莊月隄。商丘築傳家莊月隄。考城築小閘家集隄。河南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總河靳輔題。今歲黃漲數倍。去年徐州迤上。自七月二十二日。即與去年大漲水跡相平。臣以爲不日消落。乃又疊長無消。隨放減水石壩。暫爲分疏。而南岸十八里屯。北岸李道華樓。高地無隄之處。亦復漫灘過水。又將礪山北岸王家堂隄。工漫缺三十餘丈。約略上流洩去之水。不下十分之二。而徐城水勢不減。仍復增長不止。高於去年二尺五寸。直至九月初六日。方始消落。城社幸免潰衝。至徐州以下三山頭房村。并靈璧縣張寒來等各堡。原屬窪區。水漫隄根八九尺。丈餘不等。各官冒雨衝風。百計防護。至八月二十日夜大雨。颶風將來。字堡漫缺隄工四十餘丈。而徐州北岸長樊大隄。歲修險工。又因水溜至急。衝去埽工兩段。幸有月隄未斷。獲免套河阻運。至宿、桃、山、清、安五

縣黃河。賴攔馬河減水壩分洩。兩岸隄工俱無漫缺。唯安東北岸二鋪。原非修防之處。場卸隄工六十餘丈。幸有月隄。不至爲患。若山清、高實一帶運河。先因淮水微弱。黃流倒灌。臣將歸仁隄官路河空開放水。歸湖助淮。嗣此淮流亦漲。運河仍係清水。高堰湖水九月方長。今較去年更高尺餘。亦賴減水壩宣洩。不致漫隄。除漫缺二處。臣見在嚴行飭催。勒限十月內修完。俟其果修築完竣。臣照例開列職名具題外。謹將本年水勢情形特疏題報。奉旨工部知道。部議覆題。奉旨。徐州長樊大壩等處。雖經衝決。河流未徙。該管各官革職賠修。俱著寬免。嗣後隄岸衝決。若河流遷徙。應照定例處分。倘係河水漫決。河流不移者。應否免其革職。止令賠修。著確議定例具奏。部議查隄岸衝決。河流遷徙者。照舊例處分。至河水漫決。河流不移者。若不責令賠修。恐經修官員。不行堅固修理。防守官員怠玩。亦未可定。嗣後限年之內。隄岸漫決。河流不移者。令經修之官賠修。如過年限漫決不移者。令防守之官賠修。俟命下之日。永爲定例可也。奉旨依議。

是年十月。聖祖仁皇帝。南巡閱工。總河靳輔迎駕於紅花埠。上問今年河道如何。比前深通否。長樊大壩卻如何了。回奏河道比前更深通。但今年水大異常。將長樊大壩衝去幾埽。幸內有月隄。今已下壩保護住矣。上問河道既已深通。果然可以保得無虞否。回奏如今全在多備料物。修防險工爲主。險工無失。即可永遠無虞。又問當日舊黃河在何處。從何路入海。幾時潰決。衝斷運河。回奏前代黃河原從

大名府、德州、海豐、利津等縣入海。至宋仁宗時，遷徙往南。由徐州淮安會淮入海。明末流寇掘隄以灌開封，河底墊高，至順治初，河決河南荊隆口，黃河由張秋南北運河兩分，并由山東鹽河入海。上笑顧左右云：「朕原說是如此，爾等還不信。」是晚，上駐蹕紅花埠，侍衛趙昌傳旨云：「朕爲河道憂心異常，有許多言要問爾，爾同衆官行過禮，在此伺候。」少頃，奉諭傳進。初問高寶與秦下河積水，語在運河。上問：「前崔維雅奏各減水壩不當建，依爾見識，還是當建不當建？」回奏：「這減水壩是必要的，若無此各壩，河道斷難成功。」又問：「爾有何處人？」回奏：「浙江杭州人。」又問：「爾衙門在何處？」回奏：「在濟寧。」又問：「因何不在宿遷？」回奏：「濟寧衙門是向來所設，因河道北至天津，南至杭州，西至開封，濟寧是適中之地，所以設立標兵，又俱濟寧分汛。漕在江南，是總漕專催，山東是臣專催。」十八日，皇上御製祭河文，命學士孫在豐致祭河神，駕臨攔馬河。上問靳輔：「這攔馬河減壩的水，減往何處去？」回奏：「這水從縣東湖，由沭陽、海州一帶入海。」又問：「此處離北運口多少路？」回奏：「十五里。」是晚，駐蹕宿遷，賜靳輔餅二盤，兔五隻。十九日，聖駕自宿遷起行，一路見栽柳繁茂，云：「這柳栽得甚好，將來不愁缺柳矣。」隨問云：「水面比隄裏平，地是那邊高？」俟水涸，可打量明白，再行具題。回奏云：「必須俟冬底水涸時，從徐州一路逐處打量，方得盡行明白。」上云：「更好。」至蕭家渡，見上年所走之壩，問：「這壩怎麼淌去了？」回奏：「將合龍門之時，水湧溜急，衝去幾箇。」又問：「值多少銀？」

子。回奏大埽值千數銀子。中埽七八百兩不等。還淹死一箇好埽總。皇上云好利害。隨問吏部尚書伊桑阿云。目今河道比爾當初來看時如何。回奏比先漸漸洶成矣。皇上又問云。你在先爲何不保奏。回奏河工關係重大。臣不敢保。本日駕至桃源。駐蹕二十日。駕自桃源起行。將至清河縣。望見清口。問云。此是清口否。回奏是。上又云。我爲河道關係國計民生。刻刻在念。將爾進的河圖。日日展看。情形都看熟了。今日河道已成。是爾的運氣。回奏是。皇上洪福。本日至淮安南幸。十一月初九日。上回鑾至淮安。初問下河事。語在運河。至王公堤老壩口。上云。此處也算得險工。又令侍衛二哥往前再看。有無險工。二哥回奏是大險工。至天妃閣。語在運河。語添遠兩座。上諭靳輔云。今年黃水倒灌運河。不可爲訓。爾必須酌一至妥之策。使之永不倒灌。方好。回奏臣再三籌畫。別無他策。惟有分黃助淮一法。今年黃水倒灌。因黃強淮弱所致。臣欲於徐睢黃河南岸。再造減水壩幾座。如遇黃淮並強之時。啓黃河北岸減壩開洩。若黃強淮弱。則南北兩岸減壩並啓。以北壩洩黃。以南壩引黃。助淮敵黃。如此防法。可無倒灌之患。上連聲稱好。云此法甚妙。爾再細斟酌。作速具題。初十日。駕臨視武墩。上云。爾前奏將南北河道各分司部官裁去極好。他們知得甚麼河道。不過每日打圍罷了。是晚上駐蹕桃源縣。十一日自桃源起行。上諭云。如今河道成了。你該著一部治河的書。回奏臣亦有此志。因無暇時。所以未著。上又云。你如今作速著起來。再俟二三年。河道無恙。即便進呈。以垂永久。又問錢糧節省了多少。回奏節省了八十萬。都在添做

工程上用去。是晚，駕至宿遷，侍衛納爾泰、詹岳等傳旨：江寧、杭州二滿洲將軍、副都統石文炳、京口協領董元卿，今地方無事，你們四人送駕至京，其餘各督撫將軍、副都統，俱回本任，不必遠送。靳輔啓奏：臣衙門駐劄山東，以地方論，應過德州，傳旨云：送朕事小，料理河工要緊，你不必遠送，爾隨我行走多日，朕的心事，爾也知道了，爾的心事，朕也知道了，諸凡事務俱說完了。爾治河好，我甚喜悅，還有獎爾的詩，待我今晚寫出，明日賜爾。次早，侍衛納爾泰齎出賜輔御製五言律詩一首云：防河紆肝食六御，出深宮，緩轡求民隱，臨流歎俗窮，何年樂稼穡，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勞意，安瀾蚤奏功。輔叩頭謝恩，少頃，侍衛出云：皇上著你自己進去謝恩，遂詣上前叩謝。上云：如今河道已成，爾治河已勞苦了，但善後事宜，著實用心斟酌，必期永保無虞，操守以清廉爲主，回奏云：臣謹遵聖訓，力圖善後事宜，唯當捐糜頂踵，仰報皇恩。至於清廉之諭，臣雖幼年失學，然亦蠱解文義，頗知忠孝廉恥之道，若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臣亦不能。如軍興之際，差遣標兵，剿殺賊寇，必須犒賞獎勵，大兵過往，必須幫助馬匹軍器，多屬公務，此等去處，必須費用，總之交以道，接以禮，以及衣食在所不免，若欲圖富厚，顛倒是非，以直爲曲，孜孜爲利，此盜跖之徒，罪不勝誅，臣斷不爲也。上笑語左右云：他說的是實話。輔叩頭出。次日，侍衛納爾泰傳出：本月十二日，朕自通州帶來佳哈船，於大江、黃河並不耽遲，甚好。著將一隻賞給總河，以便緊急行走。如若有益，著聽靳輔酌造應用。輔叩頭謝恩，恭領到佳哈船一隻，并旗纛、幃幔、鋪氈等項，俱

全
新文義公
治河書

行水金鑑
卷四十九

七一七

行水金鑑卷第五十

河水

十二月十二日翰林院檢討張鴻烈題。爲聖心愛民已極等事。竊念淮揚水患。關係運道民生。淮安以南。則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淮安以北。則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沐陽、安東、海州八邑受害。今我皇上準臺臣李時謙條議。疏浚淮揚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適值聖駕省方。親過淮揚。洞察情形。特遣大臣踏勘。後復經會議。遂發帑金。速往經理。大哉帝德。如天好生。七邑災黎。何幸至此。但臺臣只知淮安以南七邑之害。而不知淮安以北八邑之害。其苦一也。只知七邑之民田昔受決口之水。今受滾壩之水。而不知八邑之民田。在黃河兩岸以內者。其苦尤甚也。臣世籍淮人。何忍不爲八邑生靈再請命於聖主之前乎。查黃河兩岸。明臣潘季馴設有季泰徐昇等四壩。今則添設十三壩。以殺黃河怒漲之勢。策誠善矣。但黃水冬涸時。民田似屬無恙。卽如本年十月間。乘輿由宿遷縣至清河縣。四顧平沙。若無水患。及至夏秋之間。黃水盛漲。倘水從壩上滾入。則勢如建瓴。禾苗在地。必盡付之汪洋。若非挑浚支河。使之有所容納。有所宣洩。則糧田被溺。正賦安供。當河工未成之日。自無暇及此。卽已成之後。費過金錢不下數百萬。國計至重。孰敢遽以此爲請也。今幸值我皇上發帑救民。另行

遣官督理。是以懇求聖慈。同仁一視。先及淮南。次及淮北。查桃源縣一帶。舊有祠堂湖。邱家湖等處。可以潄水。又有小河。可以洩水。自宿遷縣以下。至清河縣以上。亦舊有衝開河形。兩岸隱隱尚在。而東可達沭陽縣之沭河。安東縣之潮河。以入於海。年來處處淤塞。以致水無可洩。合無請勅新遣大臣。會同地方官詳細踏勘。相其高下。度其遠近。將十三座壩內。隨形量勢。或分或合。各挑浚洩水河一道。以待壩上所滾之水。俾水來則歸支河。不致瀰漫平地。田既不淹。糧自可辦。有補國賦。何減山鹽。高寶等之七邑哉。又按挑浚支河。與堵塞決口。加築隄岸不同。夫堵塞決口。則有椿木。柳枝。蘆葦。稻草。發麻等費。加築隄岸。則有採石。辦灰。燒磚。運土。夯礮。幫修等費。故河工錢糧。至爲浩繁。若挑浚支河。不過挖土而已。絕無此等繁費。其便一也。河工所用之夫。遠或數百里。百餘里。近或數十里。最爲勞苦。若挑浚支河。則隨處莊農。皆可應募。各挑自己田頭之河。非同河夫遠累。其便二也。山鹽高寶等七邑。溝洫原多。海口遙遠。而串場河。又爲保護鹽場。故環遠迂迴。今黃河兩岸。皆一望平衍。地廣田荒。窪河原不足惜。較之七邑爲易。其便三也。河夫做工一日。例給銀四分。以其離家遠近不等。今挑浚支河。只須募田頭之夫。每夫做工一日。給銀三分。小民未嘗不樂於趨命。其便四也。更請特敕踏勘諸臣。共計十三處支河。通達某處。其遠幾何。挑寬幾何。挑深幾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算之。酌量每夫一名。做工一日。約挑幾尺幾丈。共該夫幾何。共該工銀幾何。徹底清算。則一見了然矣。但河工耗費已多。而挑浚七邑之下河。

費又浩繁。今若挑浚十三壩之支河。所費又不知多少。雖我皇上拯救民命。不吝金錢。然當此節省錢糧之際。何敢不爲國家愛惜物力。而代黃河兩岸之民作馮婦之請乎。臣有愚策。本諸歷代國史。若能做其大槩而行之。上可裕國。下可救民。於以濟挑河之用。綽有餘矣。臣本支臣。無言事之責。但以災民困苦已極。即使臣如班馬。而於聖心仁政。國計民生。毫無裨益。亦何用乎。是以不避罪戾。冒昧獻議。如果芻蕘可采。伏乞睿鑒施行。奉旨該部知道。部議應行令總河確勘查明具題。到日再議。奉旨依議。十二月十九日。總河靳輔題奏。徐州以上。直至河南滎澤縣之西。河道雖寬數百丈。若遇伏秋異漲。漫灘而上。直抵兩岸隄工。其寬不下數十里。迨至徐州。北岸係山麓。南岸係州城。中央河道僅寬六十八丈。將千支萬派。浩浩無涯之水。緊緊束住。不能暢流。既艱於下達。則自難免上壅。是以明朝二百餘年間。徐城屢屢潰衝。而徐州迤上南岸之漫溢。迄今歲歲見告也。臣先於大修案內。將黃河南岸。礪山縣毛城鋪地方。創建減水石壩一座。又於黃河北岸。徐州大谷山地方。創建減水石壩一座。蓋擬分洩。徐城迤上之異漲也。乃康熙二十一、二十二兩年。已賴兩壩宣洩。得以無患。至康熙二十三年。河流異漲。兩壩不足宣洩。又復於李道華樓十八里屯等。高阜無隄之處。漫灘而行。且將礪山北岸王家堂隄工漫缺三十餘丈。此徐州州城以上之情形也。今臣細酌善後之計。在黃河南岸。必須於礪山縣毛城鋪地方。減水壩之上。再添建減水深度石閘一座。不獨分洩異漲。而石閘之水。先至壩後。可免建瓴傷壩。

之虞。又於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二處。就山根開鑿減水深底石閘三座。更於徐州北岸大谷山等處。添鑿減水深底石閘二座。統計徐城以上。共添減水石閘六座。遇平常水則閉閘束流。遇非常異漲則啓閘分洩。每閘一座。約可洩水一百方。可殺徐城大河水勢一尺。徐城以上統計添閘六座。共可殺大河水勢六尺。則徐城自免潰衝。而徐城以上各隄。俱可保固矣。又河流自徐城下行一百餘里。至睢寧縣鯉魚山地方。北岸係鯉魚山。南岸一帶爲峯山。龍虎山。兩山相峙。夾黃河於中央。河面僅寬百丈。而河底乃係山脚。衝刷不深。河流到此。又爲一束。以致今年有來字堡之漫缺也。臣擬於南岸峯山龍虎山之旁。開鑿天然減水深底石閘四座。以爲隨機分洩之計。又南岸各閘壩減水之下。必由歸仁隄經過。目今止有五堡減壩一座。并便民閘一座。不足分洩。應於五堡附近。添建深底石閘一座。減水大石閘一座。並將便民閘。再行改深五六尺。以資分洩。庶可無虞。又攔馬河先後共建減水壩六座。今必須再添建深底石閘一座。使河流由閘先進。積水以養壩尾。俾免傷壩之虞。又南岸各閘壩。旣建之後。不特可以殺黃河怒漲之勢。而淮流微弱之時。又可藉以分引黃河之水。由歸仁隄下注洪澤湖。使助淮流。然洪澤湖周圍數百餘里。所引上流分黃之水。一時不能灌滿。仍難免黃水倒灌運河之患。今必須再於清河縣西。建雙金門大石閘一座。并於閘下挑引河萬餘丈。如遇黃河十分異漲。則立啓此閘。由引河分洩歸海。則黃淮會合之處。又可減黃水一二尺。有裨運道。最爲喫緊。至於清河縣運口添建石

開一座更屬保運濟漕至要之工亦應於運口開之上乘時速建者也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張文端治河書

是年築原武封丘蘭陽儀封滎澤商丘虞城考城隄河南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九卿詹事科道會議題覆奉旨遣建造減水閘壩若俟該督撫等會議具題必致遲誤靳輔前會奏稱建造此等閘壩將無用滾水壩舊石可用等語這事情著差前經看閱河道諮練河工司官一員速往與靳輔詳議若建壩分水不致多損民田著卽一面興工一面具題倘水無歸路多致淹沒著會同該地方督撫等官確議具奏九卿詹事科道復會議查得郎中党愛與該督撫等會議疏稱建造各閘壩以洩黃流洶湧之勢由漸而入於河湖則有裨黃河隄岸運道若不行建造閘壩黃河隄岸潰決泛溢則有害運道民生復行糜費錢糧等語應照郎中党愛等所題速行成造其餘俱照工部前議可也奉旨依議新文憲公疏略

九月初二日總河靳輔題爲欽奉上諭事案照康熙二十三年冬間臣恭隨聖駕閱視河工蒙皇上面問臣云河南工程爾都見過麼臣面奏云河南商丘縣以上隄工臣俱未見隨蒙皇上面諭臣云爾亦該去看看臣隨於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內前赴河南看得自河道敝壞之後蒙皇上不惜帑金命臣等大加修治近年以來河歸故道隄漸可觀此非我皇上睿鑒之明乾斷之確不能若此也但江南居河

南之下。必河南永保安瀾。斯江南亦可無患。若河南上游有失。則江南河道不旋踵而淤澱矣。臣是以於請加上流隄岸疏內。請救豫撫將河南工程確勘加修。蒙皇上洞悉原委。立賜俞允也。今臣稟遵上諭。勘閱河南兩岸工程。凡經豫撫就近加修者。俱皆寬厚。可保無虞。唯有在先年視之。尙屬可緩。而據目前形勢。確應早爲未雨之謀者。則有考城、儀封、陽武三縣創築加鞏隄工。共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又封丘縣荆隆口。應築大月隄三百三十丈。又滎澤縣。應修築埽工二百一十丈。統計共需土方。夫工銀二萬七千三百七十八兩零。然此工既竣之後。不特河南足保無虞。而實可爲江南保障者也。伏乞皇上睿鑒。勅下部臣。將此五縣隄壩工程。照例準動裁剩。裁扣銀兩。卽行興築。必於康熙二十五年桃汛之前。一律告竣。以防上流異漲。有裨河防。良非淺鮮矣。部議題覆。奉旨依議。

九月十八日。總河靳輔題覆聖心愛民已極一疏云。竊照康熙二十三年冬。恭逢皇上閱視河工。睿鑒照臨之下。無不洞悉幾微。及聖駕巡歷黃河一帶隄岸之日。諄諄以減水各壩洩出之水。作何善法歸海。毋或淹損民田爲諭。是黃河一帶之災黎。已久廬皇仁拯救之至意矣。今又蒙皇上俯俞部議。將原任詞臣張鴻烈條奏一疏。行臣確勘題覆。查鴻烈疏稱。邳、宿、桃、清、山、安、沐、海、八州縣並受水患。請挑支河宣洩等語是矣。但沿河州縣之並受水患者。實不止此八州縣也。臣逐一查勘。除上流地亢。原無積水之處不議外。在黃河南岸。則有碭山、蕭縣、徐州、宿州、靈璧、睢寧、宿遷、虹縣、泗州、桃源、清河等十一州

縣。黃河北岸。則有碭山、豐縣、沛縣、徐州、邳州、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沭陽、海州、贛榆等十三州縣。合而計之。凡受行潦積水。與減洩河水之漫淹難涸。困民生而違國賦者。實關徐州、鳳陽、淮安等三府州屬之十九州縣地方。而不止於邳宿等八州縣也。至於治之之法。不在挑河而在築隄。若止議挑而不高築堅隄。則水至無束。散漫田間。不特仍前淹地。而所挑之河。不久淤成平地。是徒勞民傷財。而無濟於民生國計也。惟竟以築隄爲主。量築隄需土之多寡。以定挑河挖土之寬深。俾隄成而河亦成。則水不旁洩。或徑直趨海。或就近趨湖。由湖歸河。由河入海。庶爲永遠利民之舉。今臣約略估勘。欲永治此十九州縣積水漫淹之患。必須共築束水隄。約長三十萬丈。隨地高低牽築。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八尺。每丈需土三十二方。查黃河兩岸。土性稍鬆。連挑帶築。并陰雨食米等項。每方止擬給銀一錢六分五釐。通共需銀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兩。此項銀兩。臣斷不敢孟浪費帑。查此各州縣。被積水沉廢之無權湖灘。一經築隄束水之後。可以涸出開屯墾種。凡全書所載額田。盡聽民間自種外。其額餘官田。請照臣另疏欽奉上諭。事案內。議墾高寶等處下河額餘官田事宜。一律而行。惟下河額餘官田。每畝擬令佃戶納價銀九錢者。黃河兩岸額餘官田。每畝止令佃戶納價銀四錢。蓋黃河兩岸之地土鬆而瘠。不比下河地土之膠而肥也。至此項額餘官田。止作有四萬頃科算。而挑河築隄之經費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兩。便可全得。臣請皇上勅部準借撥銀五十萬兩。先爲興工。餘俟陸續分收籽粒。并取佃

價銀兩逐漸接濟。若此工限期必得六年方可告竣。工完之後。不特向來蠲除災荒之額賦可以盡復。而每歲更可增加新賦十餘萬兩。且河工可以永固。民生可以永遠。一舉而數善備焉。真國家萬世之利也。疏上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議覆具題。奉旨。這黃河工程應否即行修築。著河道總督靳輔再行確議具奏。張文端治河書。

九月口口日。上傳吏部員外靳治豫。至乾清宮御榻前。問河道近日水漲異常。汝父家信內有無工程情形。治豫回奏畢。皇上又諭云。朕去年閱工。親看黃河兩岸隄工。在爾父人力已盡。無可再加。倘或更有疎虞。亦是異常之天災矣。又諭。今年如此大水。若保得無事。黃河必能加刷寬深。將來就可恃矣。十月。題請豁免河南堡夫課程柳料。允。

十月二十三日。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穆成格、吳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傅上諭、高家堰下河黃河兩岸隄工事情關係甚要。應令總河靳輔進京面與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著靳輔于成龍馳驛作速進京。河務交與該管官員謹慎看守。交與該部。十一月。赴闕會同九卿科道公議。十二月初四日辭出都。靳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部覆總河靳輔疏稱。山東單縣南岸隄工。錯雜河南虞城縣境內。應改歸虞城縣就近修防。又河南考城縣北岸隄工。界連山東曹縣境內。應換歸曹縣就近修防。奉旨依議。山東兗寧道加。

是年。築陽武、封丘、儀封、虞城、考城隄。河南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內題。恭報兩河水勢情形。并進河圖。奉旨將此疏圖同本。送京城內院。番清畢。卽交與九卿議此。議之時。將圖問新治豫。

是年。總河靳輔罷任。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南巡閱河。渡浙江。至會稽。瞻禹陵。二月日。駕至宿遷。召見原任總河靳輔。詢問河工善後事宜。賜酪酥糕一盆。蘋果一盆。

三月二十一日。大學士伊桑阿、王熙、梁清標、學士凱音布、拜禮邁圖、索諾和西安、郭世隆、彭孫遜、李振裕、郭琇奉旨。朕南巡閱河。聞江淮等處衆民。及行船夫役。俱稱頌原任總河靳輔。感念不忘。且見靳輔疏理河道。及修築上河一帶隄岸。於河工似有成效。實心任事。克著勤勞。前革職屬過。著照原品致仕官例。復其原有銜級。靳文彞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年九月十九日。大學士伊桑阿等。奉上諭。河道關係甚屬緊要。今河道情形如何。修理如何之處。須差大臣前往勘閱。應差大臣。著列名具奏。本月二十四日奉旨。看閱河道。著博濟、李光地、徐廷璽去。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工部題奏。臣等議得。戶部侍郎博濟等疏稱。黃河南岸自徐

州以上毛城鋪起。至海口止。北岸自大谷山起。至鑿梯關六套止。所有減水閘壩。現無衝損。黃河底刷深寬。數年以來。黃水並未出岸。海口迅流無阻。其黃河南岸。楊橫莊險工隄內。地勢甚窪。且無月隄。見今所下之埽。亦屬卑薄。煙墩險工。水勢湍溜。而埽根之水甚深。所下之埽單薄。馬遷險工。水勢湍溜。又無月隄。北岸朱家莊險工。逼近阜河運道。所下之埽亦屬單薄。安東縣便益門南東門二險工。逼近城垣。以上六處。俱屬危險。應令河臣修造月隄。培埽修築。其餘險工。亦應令河臣預爲修防。本月十一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會議得侍郎博濟等疏稱。黃河南北兩岸。所有減水閘壩。現無衝損。黃河底刷深寬。黃水並未出岸。海口迅流無阻。後有運河事宜。俱無庸議。其黃河南岸。楊家橫莊險工。隄內地勢甚窪。且無月隄。見今所下之埽。亦屬單薄。煙墩險工。水勢湍溜。而埽根之水甚深。所下之埽單薄。馬遷險工。水勢湍溜。又無月隄。北岸朱家莊險工。逼近阜河運道。所下之埽亦屬單薄。安東縣便益門南東門二險工。逼近城垣。以上六處。俱屬危險。應令河臣修造月隄。培埽修築。其餘險工。亦應令河臣預爲修防。中多淮運兩河事宜。俱入淮運。查河工關係重要。今靳輔既任總河。俱應交與靳輔照侍郎博濟等所議。作速修築堅固。如內有照原議難行。應急應緩修造之處。亦令總河酌量緩急修造可也。十八日奉旨依議。

十月二十五日。總河靳輔題。爲請豁開河築隄廢地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以期上不虧國。下

不異民。公私兩便。仰祈睿鑒事。竊臣輔於康熙十六年奉命治河。與舉大工。十有餘載。上下於淮、揚、鳳、徐、四府州之間。各有開河築隄。建造開墾。栽柳等項之處。俱係民間納糧田地。理應豁免錢糧。但查揚屬之高郵、江都、鳳屬之靈璧、盱眙、徐屬之豐縣等五州縣。工程無多。廢地尙少。而淮屬之山陽、安東、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徐屬之徐州、蕭縣、碭山等十州縣。工程甚多。廢地亦廣。臣輔前此正欲確查。旋以去任。未經題請。小民至今不無包賠之累。每每環呼臣輔。訴求上聞。臣等伏觀我皇上愛民之心。仁民之政。遠邁唐虞。而且賜賑。賜獨。大恩無歲不下。似此開河築隄之廢糧。敢不亟請恩給。以除民累耶。至兩河歸故。中河告成之後。涸出向年黃水。將原係河湖低窪沮洳之所。淤成膏腴熟地者亦復不少。保無豪強占種而不納糧。夫隱糧律自有明條。前項廢地。既請豁免。則此項白占。亦應陞科。但此陞科。豁免二者。俱係督撫之事。以督撫爲之。呼應更靈。所當仰請皇上特沛綸音。勅下江南督撫。遴委賢能道府。就近親查。則陞者陞。而豁者豁。庶豪強不得再占無糧之田。而貧民獲免無田之糧。在國賦無虧。窮簷幸甚。誠公私兩便之道也。伏乞睿鑒。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議覆題。奉旨。這事情著遣部院堂上官一員前往。會同該督撫將應豁免應陞科錢糧。確察定議具奏。應遣官員開列具奏。又奉旨。著熊賜履去。覆題奉旨依議。

是年十一月十九日總河靳輔卒。

輔字紫垣。遼陽人。由翰林院編修。巡撫安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兵部尚書。十六年。以原官總督河道。二十六年。詔問治淮揚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竟治上河。與羣議異。言者譏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上再南巡視河。公迎於淮安。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居三載。上念公功不忘。凡三命閱河。一賜召對。三十一年。特旨起公田間。以原官總督河道。以老病辭。不許。會西風災。有旨截留南漕二十萬石。沂河而上。備貯以賑秦民。仍命公董其役。公力疾就道。經畫西運。自清河至榮澤。以達三門底柱。安流無恙。西運將竣。遂以病狀疏聞。特命公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劇。猶疏陳兩河善後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築隄廢田之糧。并請清淤出地畝之賦。上特命大學士張公玉書。尚書圖公納。尚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度清釐之。尋復以病求罷。上猶不許。再疏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終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疏上聞。上臨軒歎息。靈輜既歸。特命入都城。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也。命大臣侍衛奠酒。賜茶。命禮部議賜祭葬。命內閣議易名。

賜諡文襄。公著治河書十二卷。前後奏疏若干卷。王貽上撰新文襄公墓誌銘節略。

命內閣大學士張玉書。刑部尚書圖納。視高堰隄工。吏部尚書熊賜履。往鳳、淮、揚三府、徐州。會同督撫清查開河築隄。建造閘壩。栽柳田畝。盡豁錢糧。并兩河歸故。中河告成後。淤成熟地。應陞科田糧。允總

河尙書靳輔請也。內閣傳旨問九卿詹事科道等。故總河尙書靳輔居官如何。對任事年久。諳練河務。賜證文襄。王貽上居易錄。附之公於二十二年間。與魏清帥相計告。謫公爲安東長樂司巡檢。到任一月。復任總河。又二十六年。與于成龍不合。劾公破冒錢糧。成龍被逐。公亦赴京面質。隨又復任。後又爲關屯事。被魏清劾。願所劾。天顏罷官。而公又復任。俱不能得其詳。三十年間事。卽至放秩如此。姑藏之。以見公之於仕途。靡屢遇坎軻。而天卒全之。何者。其自反而韜也。公真不可及哉。

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一

河水

自禹之後。治水之人多矣。而不詳其所治之法。詳所治之法者。蓋自歐陽廟諱至正河防紀始也。夫治水非徒法也。因乎地形。察乎地勢。而加之以精思神用焉。然規矩備。而莫之明。輪之巧。不更加乎。河防一覽備矣。臣不才。奉命督河。十有餘年。治防事宜。不能希附前人。然河流變遷。運道改易。宜於今者。或不必膠於古。故凡見之施行者。亦不敢不錄而存之。以備後此芻蕘之采。其繁且大者。辭不厭詳焉。凡大工之興。必先審其全勢。全勢既審。則必以全力爲之。未有畏其大且難。而曰吾姑以紓目前之急已也。康熙十六年以前。淮潰於東。黃決於北。運涸於中。而半壁淮南與雲梯海口。且滄桑互易。若不將兩河上下之全勢。統行規畫。源流並治。疏塞俱施。而但爲補苴旦夕之謀。勢必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臣受事之始。正值軍興。旁午籌餉維艱。而經理河工。八疏工程極大。請帑至數百萬計。廷臣不無其難其慎。而我皇上睿謀獨斷。不惜大費。悉准施行。此兩河之得以復故也。大興經理天下事莫不成於明作。而敗於因循。但人情當積疲之後。萎靡不振。無論賢不肖。皆徂以爲故然。非有以大震動之。則賢者無以勸。而不肖者無以懼。自兩河失故。十有餘年。夙弊相沿。廢弛日甚。司道委之府佐。府佐委之州縣。佐

雜而府州縣之正印。則袖手旁觀。辦物料則累月經年。計夫役則有名無實。覈工程則苟且支吾。懲不勝懲。雖河臣亦無如之何。康熙十六年。題請嗣後凡黃運堤岸修築。各定年限。其汛地衝決。及催夫不發。辦料不前。推卸遲誤。并不行轉催。不行確查。具題之上。司增定新例。較昔彌嚴。其薦舉大計等典。凡有河之道。府州縣正印佐貳等官。俱將河工一併考成。從此人知警惕。舉千數百里之大工。俱屈指限期以告竣焉。首殿處分兩河襟帶數千里。贊襄戮力。全在大小羣有司。必使人如臂指。而後其令行。必使人無觀望。而後其心一。必使人知懲勸。而後其力殫。往時河工設分司四員。以部郎領其事。三年一易。以爲常。夫部郎之親民也。視郡邑有間。舉事率多格滯。且以年之有限也。往往履任之初。皆疎迂。及車輕路熟。又以瓜期去。故請撤部郎而歸之監司郡丞。蓋監司郡丞之於郡邑。呼吸一氣。公事易集。且可遴選其諳練者。以名聞。又綿其歲月。責其成功。是以吏習民安。而政克舉。然大工龐雜。又非數郡丞可理。故又分設監理分理。畫疆任責。俾各揣其事。展其長。以課其殿最。而黜陟行焉。而河工無不效力之員矣。改增官守舊制沿河堤岸。額設河夫以供修防之役。然有司按籍簽點。必假手於吏胥。由吏胥而及之鄉長里甲。大都冒張虛數。臨時倩應老弱。故名存實亡。而功以墜也。今改設河兵八營。營領以守備。遞爲千把總。一以軍政部署之。令其亡故除補有報。逐日力作有程。各畫疆而守。計功而作。視其勤惰。而賞罰行焉。有事則東西并力。彼此相援。無事則索綯藝柳。巡視狐獾窟穴。較額夫舊制。有條而不紊。

有實而可覈矣。然守弁惟以督率與作爲務。至於錢糧出入。稽查商確。非文職不可。故有一備。卽以一應員監之。然後文武相資而事易集焉。河警 設立 塞決之方。必先殺其勢。平其怒。而後人力得施焉。則莫如引河之善也。引河之用有三。一曰分流以緩衝也。河一決。則全流盡趨決口。奔騰激蕩。椿埽無所施。應於對岸上流。別開一河以引之。則決口緩矣。一曰預浚以迎溜也。河身旣淤爲平陸。卽異日黃流歸故。必漲溢而他潰。故必預開一渠以迎之。務使水至歸渠。遂其湍迅之勢。則刷沙有力。而後無旁出之虞。一曰挽險以保隄也。河性猛烈。方其順流而下也。則藉其猛以刷沙。當其橫突而至也。則恣其烈以崩岸。故當其條忽激射之時。宜酌左右之間。急開一渠。以挽所衝之溜頭。引入中流。以奪其勢。而後危堤可保。故曰其用有三也。至於度土地高卑之數。以定挑挖之淺深。驗土性淤鬆之殊。以酌渠路之去取。又在任事者之盡心焉。挑河之法。固宜相土地之淤鬆以施浚。然亦有必無鬆土不得不於淤處挑挖者。後水到之時。不比浮沙易刷。定多阻滯之處。此等水中之淤。最難施力。必須分外挑深乃可。

挑河 雲梯關者。不知名自何時。乃黃淮二瀆所由以入海者也。往時關外卽海。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距今僅七百年。而關外洲灘離海遠至一百二十里。大抵日淤一寸。海濱父老言。更歷千載。便可策馬而上雲臺山。理容有之。此皆黃河出海之餘沙也。自河道內潰。會同之勢弱。下流不能暢注出海。而海口之沙日淤。海口日淤。而上流愈壅。以致漫決頻仍。內瀆而不之止。凡議河事者。莫不力言挑浚。而不知其勢有必不可者。何也。挑濬之河。最狹且淺。亦須寬至里深及丈。方可通流。以土方之算。授工

計萬夫三日之力不及里。且漸近海濱。人難駐足。加以稽天潮沙。一日再至。不特隨波隨流。尤恐內水未及出。而潮水先從之而入矣。夫海口之高。皆因關外原屬坪廠漫灘。以故出關之水。亦隨地散洶。散洶則無力。無力則沙停耳。禹貢紀河之入海曰。同爲逆河入於海。夫河也。而曷以逆名。海湧而上。河注而下。兩相敵而後入。故逆也。禹既播之爲九。又曷爲而同之。不同則力不一。力不一。則不能逆海而入也。禹貢。聖人之書。其言不可易也。又考河防一覽。潘季馴有言曰。海無可浚之理。惟有導河以歸之海。然河非可以人力導。惟有繕治隄防。俾無旁溢。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也。季馴近世之能臣。其言當不易也。今日之雲梯關外。是卽今日之逆河也。而不堤以求其同。不同以求其入海也得乎。爰自清口以下。至雲梯關三百餘里。挑引河以導其流於關外。兩岸築堤一萬八千餘丈。凡出關散洶之水。咸逼束於中。涓滴不得外溢。從此二瀆就軌。一往急湍。衝沙有力。海口之壅積。不浚而盡關矣。關海口河水當泛溢奔溢之時。決口必非一處。或大或小。或上或下。議塞者莫不先大而後小。先上而後下。而不知其理有不然者。蓋大口難塞。非踰旬累月不能竣。迨大口工竣。而小口又復汕刷而成大。雖用裹頭套護之法。第能使之不闊。不能使之不深。然亦未有中泓既深。而兩端不塌陷者。則是所塞之工。處處皆大口矣。夫大口既已寬闊。至於成河止矣。必不至更刷而大。急將諸小口盡行堵塞。而後以全力施之大者。至於先下而後上。從事於其所易。其理亦然。截其尾毋擾其鋒。下口盡通而後以全力施其上。或挑

引河。或築攔水壩。或中流越築。審勢制宜。而大者上者。亦不難矣。塞決先發至柔莫如水。然苟不得其平。則雖天下之至剛者不能禦。平水之法奈何。曰。量入爲出而已。今使上流河身至寬至深。而下流河身不敵其半。或更減而半之。勢必懷山襄陵而潰決之患生。夫河面窄狹之處。或城鎮山岡不可開闢。我則於其上下流相度地形。多建滾水閘壩及碇洞。放入通水之溝渠。以測土方之法移而測水。務使所洩之水。適稱所溢之數。則其怒平矣。至其下或復寬闊如故。又恐其力弱而流緩。流緩而沙停。則仍引上流所洩之水歸之正河。以一其力。如是。則雖以洪河之浩瀚。而盈虛消長之權。操之自我。不難擇便而疏導之矣。量水減洩河之防隄也。然堤太逼則易決。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故險要之處。縷堤之外。又築遙堤。以備異漲。堤稍瑕即潰。與無堤同也。必選擇淤土。每覆土一尺。卽夯鐵三回。築畢。用鐵鎚杵空。沃以水。水不滲漏爲度。然亦有純淤土而水漏者。則其土必太堅。鎚不易入。其捍水尤有力。且土必龜拆爲驗。堤之高卑。因地勢而低昂之。用水平打量。毋一槩以丈尺爲準。以水面爲準。築堤之法。陡則易圯。如隄根六丈。頂止二丈。俾馬可上下。隄面及根必多種芻草以蓋之。蓋草能柔水性。能庇雨淋。而坦坡又可殺風浪之怒也。其取土宜於十五丈之外。切忌傍堤挖取。以致積水成河。刷損堤根。然取土有遠近難易之辨。故其工值之多寡。視其遠近難易而增減之。又土方之數有虛實上下之辨。故其工值之多寡。復視其虛實上下而差等之。堤旣成。必密栽柳葦菱草。使其苗衍叢布。根株糾結。則雖遇颶風。

大作終不能鼓浪與波。此護堤之最要策也。豐集防河之要。惟有守險工而已。河之易決。莫如中州。

其地土鬆而沙多。每一坍塌。輒至數百丈。然其地寬曠。不與水爭地。其築隄甚遠。至近者亦三五里。此堤不守。復築一堤以守之。河流去正身既遠。則浮波寬緩。亦不能深入。勢必復引而他去。而淤灘仍爲平陸。故雖險而易守也。江南自徐邳而下。大抵皆城郭郵鎮。不得不畫地戒嚴。亦其勢然矣。守險之方有三。一曰埽。二曰通水壩。三曰引河。三者之用。各有其宜。當風抵溜。其埽必柳七而草三。何也。柳多則重而入底。然無草則又疎而漏。故必骨以柳而肉以草也。禦冰凌之埽。必丁頭而毋橫。何也。冰堅鋒利。橫下埽則小擦而糜。大磕必折也。然埽灣之處。則丁頭埽又兜溜而易衝。必用順埽。魚鱗櫛比而下之。然後可以攔溜而固堤。至十分危急。搜根刷底。上堤而下坐。埽不能禦。則急於上流築通水壩。回其溜而注之對岸。或一二三道。若止一道。恐河流悍烈。壩一摧而堤卽不可救也。若開引河。則其費甚鉅。又必酌地形而爲之。若正河之身迤而曲。如弓之背。引河之身徑而直。如弓之弦。則河流自必舍弓背而趨弓弦。險可立平。若曲折遠近不甚相懸。河雖開無益也。諸如此者。殆如禦侮然。埽之用。是固其城垣者也。壩之用。捍之於郊外者也。引河之用。援師至近。開營而延敵者也。夫吾旣已內修其守備。而外又或捍之。或延之。敵雖強。未有不遷怒而改圖者。保險之法。盡矣。險守浚河築堤之遲速。一視運土之遲速而已。初以人力有限。以驢代之。然終莫若車運之便也。夫驢之力雖勝於人。然芻秣之費。喂養之

勞倒斃之患。合而較之。殆不得當矣。車之製。當用獨輪小車。蓋挑土之處。大抵原隰高低。溝坑斷續。雙輪則不行。且小則往來捷而不滯也。一車所載。可得土二百斤。每日二夫一車之所運。可抵三夫之運。較之於鹽。則無芻秣喂養倒斃之累。較之於人。又無召募逃亡及陰雨坐食之害。且設遇農工興作之時。工程方亟而夫役不繼。則車之利尤大矣。計一車之工本不及五錢。河例每夫工食一日四分。不過出十二夫之工食。用之經年。可得三百六十夫之用矣。運載 護堤塞決之用。莫善於埽捲。埽之用。惟草柳二者而已。蓋柳遇水即生。草入水而腐爲土。性既宜之。且又費甚省而採易辦也。柳隨地可種。草近則取之湖塘。遠則取之海濱。湖塘之蘆葦。不如海濱所出之堅實長大。一束可抵二三束之用。但地遠採辦稍艱。若抵衝塞決。非此不可。酌其工程之緩急而用之可也。酌用 凡沿河種柳。自明平江伯陳瑄始也。其根株足以護堤身。枝條足以供捲埽。清陰足以蔭繹夫。柳之功大矣。然種柳不得其法。則護堤之用微。且成活者少。惟明臣劉天和六柳說。曲盡其妙。嘗倣其法行之。統計每年歲修。需柳不下百萬束。自康熙二十年。勸令各官種柳。已得若干株。自二十六年以來。所用之柳。半取諸此。再行各營弁。凡春初防守稍暇之時。每丁計地。各課種柳若干。不過三年。沿河成林。一有不測。捲埽搶防。不煩祈運於他處。即以本汛之柳。供本汛之工。力省而工易集。所益非小也。栽種 土以方一丈。高一尺爲一方。然有上方下方之別焉。有專挑兼築之分焉。至挑河又有起土淺深之不同焉。築堤亦有運土主

客之不同焉。其土方工值更有人力強弱之不同焉。以江南而論。自邳州、睢寧縣起。至礪山縣止。每築堤土一方。給銀一錢四分。自宿遷縣起。至山陽縣止。并揚屬各州縣。每一方增銀一分。此題定之例也。土方主土者。就近挑挖之土。以所築之堤爲準者也。取土之法。最忌逼堤。逼堤則堤址卑窪。便有積水傷堤之患。故必離堤十五丈之外取之。取起之土。挑至堤基之上。用大石夯碾之。或以七寸爲一層。夯至五寸。或以一尺爲一層。夯至七寸。然後再上一層土。如前法夯。務要自底至頂層層夯碾打就。則徹底堅固。可免滲水之患。每堤高一尺。兩面坦坡。必須築寬六尺。如高一丈之堤。應築寬六丈之堤。再加堤身二丈。則頂寬二丈。底寬八丈。高一丈。用勾股法科之。每丈計築成上方土五十方。每方一錢五分。應給銀七兩五錢也。土客土者。遙遠挑運之土。以所起之土爲準者也。如此處必須築堤。而沿堤去處。俱係積水湖蕩。卷鋪難施。勢必別處取土。用船裝運。高寶定例。以五十大蘿爲一方。每蘿約重二百餘斤。每方約重一萬斤。連搬運上船工銀六分。運至工所。又工銀八分。由船而運至堤上。又工銀五分。堤基之上。再用礮夫夯碾。又工銀二分。統計虛土一方。共費銀二錢一分。止築成上方土七分也。土專挑者。止挑去河身之土。而不係築堤者也。所挑之土。必離河邊四五丈。方許卸棄。若就近覓卸。則一經淋雨。仍復淪入河內矣。其挑河工價。以所挑河之淺深爲準。凡挑三四尺深者。每方給銀六分。五六尺深者。加一分。七八尺深者。九尺一丈深者。一丈一二尺深者。一丈三四尺深者。遞加一分。至一錢

一分止。蓋六尺深以上之河，無翻塘戽水之勞，不過每方六七分而止。其挑深七尺者，未免有水一丈以外，泉水愈多，故給銀遞加。若黃河之內流沙陷足，施工最難，必須設法挑挖，大抵每方又遞加一分。七八尺深者，給銀九分。至一丈三四尺深者，給銀一錢二分。然又審審工程之難易，如人夫易募，雨水不多，地高泉涸之處，尙可省一分也。挑兼築者，即用挑河之土以築防河之堤也。如所挑之河，有必須築隄者，其所挑之土，必須卸於應築堤基之上，照依前式，徹底夯碾，成堤如此，則一舉而堤河成。每挑土一方，照挑河工銀外，另加攤土夯碾銀二分。此挑河兼築堤，作下方工價科算。以河工挑成爲準者也。更有雖挑河而重在築堤者，每上方土一方，給銀一錢六七分不等。此以堤工築成爲準者也。總之視工程之難易而斟酌之。築上方下方者，以築成堤工之實土爲上方，土塘所取之鬆土爲下方也。然一堤之中，亦自有上方下方之別。如築堤一丈，則以平地起至五尺爲下方，自六尺至一丈爲上方。如築堤一丈二尺，則以一尺至六尺爲下方，七尺至丈二爲上方。蓋築堤愈高，則愈難，故必先爲斟酌難易，而等差其工價。庶鋪底者不致以易工而多取價，收頂者不致以難工而寡受值，則勞逸之勢雖殊，而高下之酬原均也。然土方工價雖有定額，亦舉大槩而言。若築堤高至一丈四五尺，不得泥一定之例，況取土更有遠近之不同，甚至聚騰鋪路，遠取稀泥於汚淖之中，其工價不啻加倍。有至三錢餘一方者，更難執一而論。相地勢之高卑遠近，而增減之可也。上方於水中築堤，取土甚遠，或至

數十里外。工費不費者。當用水中取土之法。其法先定堤基。隨用船裝遠土。於水中築成圍堰。其堰出水二尺。中間三十丈。長五十丈。圍堰既成。用草料防護。隨將堰內之水車乾。然後於離堤基十五丈之外啓土。挑至堤基之上。密加夯碾。築成大堤。其堤如應頂寬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六尺。每堤一丈。用土九十六方。連船裝築。埂之土。并車水防埋一切夫工器具料物。以及陰雨食米等項。每方約需銀二錢六分。較之尋常就近取土之費。約省過半。就水築堤 河決之始。如用壩裹頭。以防汕刷。築遍水壩。開引河。築椿必須深釘入底。以防懸空誤事。河防一覽所載備矣。至於洗繫壩筒。全在揪頭繩索。其力尤重於椿。椿必須多而壯。壩必重而後洗。當柳七而草三。填土之後。倘壩工之外。忽起翻花大浪。急須於堤內下壩填土。晝夜壓截。其翻花浪起於數十丈之內。猶易。若百丈之外。則危矣。其堤工若但坍塌而平下。猶可填土加壩。一若懸空則危矣。若內外傾欹。亦不可救。此河防所不載。堵決者不可不知也。堵築決口 昔人四防二守之制。皆以保堤也。然防守之制雖立。而防守之人不足。勢必塌圮。相尋與無防守同。則歲修之法。不可不籌也。今營兵之設。僅足以巡奔隄防。及運料捲壩栽柳之用。至於歲修加築。其勢有不能者。何也。汛遠而隄長也。按自礪山以下。黃運兩岸及歸仁。高堰至海口一帶。縷遙。月格等隄。統共四十五萬四千丈。而河兵僅七千二百名。計丈分修。每兵當修六十六丈。有奇。堤高一丈。頂寬倍之。增卑培薄。各堅土五寸。須下土七寸。以土方計之。每丈須土二方一分。是每兵常役之外。又當歲挑築下

土一百四十五方二分也。豈能也哉。前以河兵不足供歲修。擬令每丁許其召募幫丁四名。或其子弟家屬。每丁給以堤內空地。俾耕種其中。以自食而課其歲修。已經題請。未及舉行。然臣深思河道善後之圖。惟有歲修以保堤。而幫丁一議。實與河兵之設。表裏爲用者也。蓋易夫役而設營兵。無召募往來之淹滯。無逃亡之慮。無雇替老弱之弊。若幫丁之設。則其利有八。堤工高厚。永無潰決。其利一。授田力役。貧民有歸。其利二。堤近民居。風雨可守。其利三。羣聚樂業。兵無逃竄。其利四。猝有河患。不煩召募。其利五。室廬相望。寇盜無警。其利六。深耕易耨。狐兔絕蹤。其利七。刈穫所餘。糞秸充盈。其利八。或難之曰。每兵一名。幫丁四名。驟增丁二萬八千八百名。河岸安得如許閒田。若查隱佔則良民擾。若給額田則正賦虧。何可行也。曰。不然。黃河兩岸二千數百里。自十六年以前。非一望汪洋。卽沮洳葦渚。此身所目覩者也。今兩河復故。淤灘盡出。置之不問。則去地。若聽民私種。亦無利於國。將計畝起科。而灘岸之田。其糧甚微。不過數釐至二分極矣。增丁二萬八千八百名。丁授田十五畝。應田四千三百餘頃。所納正賦。從重科輸。不過八九千金耳。夫卽減八九千金正賦之額田。而歲得二萬八千八百名丁夫之用。以保四十五萬四千丈之堤。歲加高厚。永無意外之虞。運道長通。民無災害。其爲利孰多而孰少。而況賦未必畝二分。所授未必盡額田也哉。歲修永計難之者又曰。河臣怨府也。督撫爲朝廷養民。而河臣勞之。督撫爲朝廷理財。而河臣糜之。故從來河臣得謗最多。得禍最易也。今旣設河兵。又設幫丁。分地授宇。

在河岸二千數百里之境。其中隱佔必多。一經畫地。怨言滋作。且兵民並居。勢必生釁。將來抹土修隄。圍場植柳。閔鬪訐告。從此而起。在督撫必左民而右兵。嫌猜內積。挑搆外作。小則河屬諸員受其禍。大則彼此交參。而河臣不得一日安其位。夫爲河堤圖萬全。而先置其身於不自全之地。何如循常守故。用帑歲修之無譽而無毀耶。臣應之曰。不然。河臣與督撫。皆天子大臣也。河臣司水土以保運安民。督撫諸臣司政教以養民理財。職雖不同。同於爲國也。夫今百姓之得以降邱宅土。無昏墊之憂者。何也。今百姓之得以耕種貢賦。尺土必爭者。何也。皆以兩河歸故。堤岸堅固而無潰決也。督撫爲國養民理財。自當返念民之何以得養。財之何以得理。必不爲一二奸民喋喋。而市恩邀譽。上失體國之忠。下失寅恭之義也。今使隄岸不固。潰決一生。則千里滔天。室廬爲魚鼈之居。膏腴皆荇藻之產。彼正賦之額。田且不能保而有之。尙得隱占夫非所固有也哉。且幫丁之法一行。亦必會同督撫。檄行地方有司。公同經理。立石分界而後撥給。非冒昧爲之也。如果有民田近堤者。亦可以空處之閒田互相換易。其家屬有願爲幫丁者。卽除其額田應納之糧。亦無不可也。夫朝廷設歲修之河帑。非不知循常守故。爲無譽無毀之身圖。但汛遠堤長。將來河患久弭。人情怠玩。忘舊日之艱危。司河事者。或意在借帑。狃於補苴旦夕之計。設一變生慮外。卽又費數百萬之金錢。竭數年之民力。尙恐不能奏功也。其如運道。民生何。夫河道重任也。必圖其大而毋惜其小。必計其久遠而毋籌其近。必忘私體國而毋沾名市惠以便。

其私圖。否則碌碌者皆足以任之。夫豈聖天子疇咨而命之旨哉。二難水土之工。料物最難。雖經畫之以總理。又有諳練之屬員。與子來之兵役。而所需不給。以致萬夫束手以待。其誤事非淺淺也。然物料非難。採辦爲難。查舊例。一曰官辦。所需之物。行文於各出產地方。有司給價買解。一曰商辦。聽各商人赴工領銀。送料交官。夫地方有司。必假手於吏胥。由吏胥而及各行戶。層層剝蝕。至料戶或分文不給。及運料到工。專管之官貪婪不職者。更復分外苛求。勒索小民。不堪其命。此官辦之害也。工料之大。莫如椿木。而商人領價。大都真僞相半。其真商領銀入己。分派各小行。其值必虧。僞者實無資本。資緣冒領。花費拖欠。此商辦之害也。在大工方急於星火。而文檄追比催督不前。常至四五年。種種誤工。則一也。臣莅事以來。稔悉此弊。再三斟酌。終無至畫之策。若竟委之在工各官。恐破冒多。若需委之胥役。又恐勢輕而無濟。惟有擇賢而任。以勸懲鼓勵之爲稍愈耳。除歲修物料不多。不必差員。其大工物料。若葦草。纒麻之屬。當委之鄰近各邑佐貳。彼即與工近。習知在工所需之物。必不敢欺。且淹其椿木之屬。當精選廉幹之府佐貳。專行買辦。所辦之木。果堅大如式。價直不浮。又往來迅速。克濟大工者。工竣題請優敘。否則請黜亦如之。庶人知自勵。採辦不前之弊。或可免矣。採辦中州黃河兩岸。築堤多者至四五里。江南境宿遷以下。北岸則縷堤之內。復築遙堤。南岸則否。蓋以南亢北下。南有湖淮之限。不致奪河。而北易奪故耳。然自徐州南岸。歷靈隴宿遷至清口。表家場約五百里。除諸湖淮水外。別無分

流之河。睢河雖通流。窄溢不能多受。礪徐邳睢一帶壩閘。所減之水。率漫灘四溢。民田悉被淹沒。夫前此大興經理之日。正值河道壞極之時。惟奪河阻運是懼。故隄防北岸。不遺餘力。而南岸未遑及之。今兩河復故。五六年無潰決之告。則綢繆善後。更當爲大害去。而大利興之圖。南岸遙堤一工。其利有四。黃患不測。作重門之障。一也。束散漫之水。匯湖入黃。沮洳洄而爲沃壤。二也。引黃入淤。歲久加高。卽岸成堤。不煩再築。三也。挑工築堤。卽開成小河一道。伏秋保險。運料便易。四也。統計此堤約長八九萬丈。自房村至峯山。有子縷二堤。今應將子堤爲縷隄。而以縷隄爲遙堤。自峯山至宿遷。便民閘。舊有遙越堤。皆須量爲加修。至吳城亦有見在之堤。不煩另築。然此堤所束者。徐州以下之水。而蕭礪以上。隔於山岡。尙未有所束也。再於毛城鋪起築堤一道。至王家山止。以束徐州以西礪山以東。并十八里屯二閘之水。使悉由鹽河歸睢溪口。入靈芝等河。歷歸仁堤。以匯於洪澤。則自礪山以及清河縣境七百里。別無霑潦之虞矣。南岸遙堤河之有限沙。如人之患噎。小噎則傷氣。大噎則傷食。故雖痛痒不形。而治之不可不預也。自河流順軌以來。河底日深。然尙有礪砂三處。爲河之梗。不可不及暇以圖之。三砂者。桃源之古城。清河之曹家窰。安東之蓮花菴也。然三砂之中。古城砂不甚崇隆。水涸時尙深丈許。蓮花菴近海。且河流日漸南刷。更一二十年。必然從蘇家窰正流。可與砂不相涉。惟曹家窰砂最巨。橫互者一百丈。每冬春水落時。去水面不過一二尺。夫河流迅疾。一遇限砂。則迴瀾旋洑。從底而起。舟行甚險。

且河流爲之不快，但去之甚難。雖乘冬春水落，用釘犁鐵鉞等具鏟削，終難施力。計惟有於其南岸側，伏砂斷絕之處，另開越河里許，引河流使之避砂而行。但所開之河，不過深一丈寬五六丈，聽河流自行汕刷。此等工程，當於春初河防少暇時，調河兵挑浚，不煩募役也。夫此砂既無大害，又非運道經行之地，然設遇亢旱之歲，河水淺涸，一則限砂之阻，勢必流緩而砂停，此亦淤積之一漸。苟有防於河，雖小毋忽可也。三黃河黃、淮二瀆，敵也。然黃強之時多，淮強之時少。強則易潰，而河不兩行，可減而不可分。弱則易奪，而自泗、盱以東，淮無他河之會。惟卽以黃濟淮，使強者不獨強，則二瀆交得其半，而會同之勢成。此減水各開壩之最爲得也。黃河莫窄於徐州，其至寬者莫能過百丈。一遇伏秋大漲，奔騰激盪，必有衝突他瀆之憂。淮水北出清口，每患爲黃流之所抵。淮少弱，卽不免乘虛而內注。康熙二十三年冬，皇上南巡閱工，親臨清河運口，蒙上諭：今年黃水倒灌運口，須酌一至妥之策，期永遠無虞。臣欽遵之下，再三規畫，思善後利運之圖，唯有殺黃以濟淮，而殺黃濟淮之策，無如開壩善。建置開壩之地，又無如徐州上下善。乃經營相度於黃河南岸，礪山毛城鋪、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睢寧峯山、龍虎山等處，爲減水開壩共九座。其因山根開址，鑿爲天然閘者居其七。旣以殺黃，且使所過之水各隨地勢，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以入洪澤而助淮。如遇淮漲而黃消，則淮自足以敵黃，而開壩亦無可過之水。如遇淮消而黃漲，則九開壩所過之水，分流而并至，卽借黃助淮以禦黃，而淮之消者亦漲，倘更遇

黃淮俱漲。則彼此之勢略等。有中河以洩黃。周橋六壩以洩淮。亦不至偏強爲害矣。夫減水莫善於開壩。但建於運河則易。建於黃河則難。何也。黃河兩岸俱浮沙。基旣不固。加以水勢之排薄。溜頭之緊駛。率不越歲而頽圯。今以天然之岡址。鑿天然之閒座。雖驚濤動地。終不能迸山根而敗之。真千載之利也。雖然。黃善淤。自古記之。引黃入湖。數年後。洪澤湖且淤而爲平陸。奈何。曰。不然。夫黃流急。則挾沙而行。緩則停。過開壩之水。其流必緩。又越數百里。屢諸湖而入。安能淤。洪澤爲平陸。蓋大興宿桃清三邑。南岸潰決。逼近而能墊湖者。不可同日語也。不惟是也。靈芝諸湖等處。地最卑窪。誠使黃水數年一過。流清而停濁。久之亦當如宿遷之侍邱。倉基。安東之頓項等湖。沮洳悉變爲沃壤。其利又不特以殺黃而助淮已也。夫猶是黃也。開壩未建之先。清口河流。黃常強而淮弱。自建有開壩。卽遇異漲。而上下六百里。遞互灌輸。回環平準。一似黃不得淮。卽上無以洩其怒。而下無以佐其勢。淮不得黃。則孤獨無援。兩勢不敵。二瀆相須。齊驅而東。驚化敵仇。而爲好合。是直以黃淮爲秦晉。而以各開壩爲蹇修也。黃淮交濟

川之善潰。莫如黃。蟻穴之漏。不終日而滔天。故防河最難。然有決而害小。有決而害大。沿河兩岸數千里。無在不當防。尤必審其害之孰大孰小。而經略施焉。決之害北岸爲大。何也。南亢而北下也。且開封南岸。從汴河可以達淮。歸德徐邳而下。其地山陵。其堤歸仁。其湖靈芝。孟山洪澤。其去無路。久之而亦必復其故。又與運道無係也。然同一北岸。而其害又有大小之不同。若上自園鄉。下迄榮澤。六百里。

大抵山多而土堅。不甚潰決。不具論。至安東以下。雖北岸。然與海近。不遠漫。徐邳北岸。卽潰決。而岡阜四合。盤紆東下。貫阜河入駱馬。而並歸中河。曹單潰決。由魚臺上下。以入運。或滙荆山口。彭家河。以入運。皆無奪河之患。若宿桃清河北岸。一有潰決。則運道首阻。而自海沭以南。馬陵迤左。週圍千里。渺然巨浸矣。開封北岸。一有潰決。則延津。長垣。東明。曹州。三直省附近各邑。胥溺。近則注張秋。由鹽河而入海。遠則直趨東昌。德州。而赴溟渤。而濟寧上下。無運道矣。且開封之境。地皆浮沙。河流迅駛。一經潰決。如奔馬掣電。瞬息數百丈。工必大而下墜更難。故前代河決之患。此地常十居七八。自明臣劉大夏築太行堤。西起黑羊山。東至曹州。以及豐沛。高厚堅固。北岸恃以無恐。歲久不修。風雨之飄零。車馬之蹂躪。殘缺過半。臣任事十年。屬以江南大工屢興。未遑及也。宿桃清河境內。無山岡阻滯。其河流之迅駛。亦如之。故其害之大。亦略等。國初封丘。荆龍口。大王廟之決。前河臣楊方與塞之。工六七年而始竣。費帑者八十萬。近則宿遷楊家莊之塞。亦二十萬。若蕭家渡一工。止旁決。非頂衝。然猶費帑十萬。兩有奇。而徐灣因南岸費僅三萬。徐州花山之役。則以馬陵山之阻。駱馬湖之匯。費一萬餘而已。故曰。決之害北岸爲大。而北岸之害。莫大於開封及宿桃清一帶。而曹單次之。徐邳又次之。若安東以下。非所憂也。然此亦就黃言黃。未嘗統兩河南北之大勢而言也。夫黃自榮澤。以至雲梯海口。兩岸堤工三千二百里。潰決之害。人人知之。淮自桐柏。而至泗盱境。八百里。自清口至海三百餘里。上下千一百里。所堤

防者止一高堰而堰之固不固。未有知其利與害者。知之者曰。淮地最下。平水者謂淮城睥睨與湖面等。堰不固。則淮其沼。而高寶七邑其魚也。此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又有知之者曰。堰不固。則淮水東注。黃且躡淮之後。而清口必淤。黃失長淮之援。無以刷沙。而海口亦必淤也。此知其二。未知其全者也。夫河決於上者。必淤於下。而淤於下。又必決於上。此一定之理。下口俱淤。勢必以漸而決于上。從此而桃宿潰。邳徐潰。單曹潰。開封潰。奔騰四溢。東省諸山泉。亦阻塞而不得暢。泛濫之勢。更挾黃水而愈漲。而運道民生不可復問矣。故高堰一堤。全淮係之。非特淮揚二郡。與運口之害已也。此兩河南北之大勢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北固開封之障。增卑培薄。中慎宿桃清之守。幫築中河兩岸之隄。南謹高堰之守。歲壩坦坡以保之。苟大者無虞。則其他堤岸。但遵四防二守之制。卽有潰決。亦隨決隨塞。跂足治之矣。黃淮全勢。以上俱新文憲公治河書。

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二

河水

新文襄公行水之法。治紀廣矣。備矣。謹錄其梗槩而擧括之。得二十二條。此萬世之津筏也。豈獨爲淮揚一方之永賴也哉。一、開浚引河。引河之用有三。一則曰。引水以濟運也。蓋河當極敵之後。黃流悉從各決口旁注。其正流一線。曾不足以方舟。則不得不鑿之使寬。而後運艘可浮也。一則曰。預浚以迎溜也。河身既積爲平陸矣。而土有礪坳之不齊者。又懼將來黃流歸故之日。或激而他潰。或滯而停淤也。故必相度形勢。預開一渠以迎之。務令水至歸渠。成其湍迅之勢。則刷沙有力。而亦無歧出之他虞矣。一則曰。挽險以保堤也。河性猛烈。其順流而下也。則藉其猛以刷沙。而河受其益。其橫突而衝也。則挾其猛以觸岸。而堤受其傷。方其條左條右。衝突激射之時。被衝之隄。危於纍卵。是宜酌左右之中。急開一渠。一面將衝突之處。迅行埽堵。一面挽所衝之溜頭。引入中流。以奪其勢。而後彼堤可保。故曰。其用有三也。但三者之用。雖有不同。然度上下高卑之數。以定挑挖之淺深。驗土性淤鬆之殊。以酌渠路之去取。凡此皆屬利導之要則。又勢異而理同者也。挑河之法。固當相土性之淤鬆以施浚。然亦有必無鬆土不

也。二、浚築雲梯關。關在清口之下者二百餘里。黃淮俱從此關以出海口者也。前此海口壅積。治之者莫不議挑浚矣。特未察所以壅積之故。率因關外之土。原屬坪廠漫灘。以故出關之水。亦隨地散漫。散漫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是以如其壅積耳。公既悉其故。因念水不歸一則力不厚。力不厚則溜不急。溜不急則沙必停。欲救其弊。非築堤束水不可。如是創築土堤。凡一萬八千餘丈。夫然後水就東於堤內。一往急湍。刷沙有力。海口停積之弊去。而尾閘始通矣。三、築高家堰。入淮四、築清水潭。入河五、堵築決口。康熙十六年以前。黃河兩岸決口二十一處。南北運河及高堰等處決口七十一處。前此率旋堵旋決。或堵東決西爲患。公乃以水平法。測地形之高卑。衡水勢之順逆。相機下埽。凡埽之大小邊幫底套丁順之制。以及物料之輕重堅脆。無不精晰畢當。故費不糜而工克濟焉。其在南運河者。自堵高堰。清潭後。餘者固已漸次竣築矣。其在黃河者。決口有大小。則堵塞有難易。人無不以先難後易。應先堵楊莊爲說。公則先堵小者。小口堵畢。而後一力以堵楊莊。於是用工既專。而又無小口刷大之患。至於徐灣。蕭渡之決。人莫不爲公危者。公又謂久淤之河。原不能求通於一旦。惟有盡人力以求其必成而已。每遇決潰之頃。皆安心靜氣以臨之。果三堵而後告成焉。人無不歎服其智量也。六、建減水壩。淮屬三十年以前之黃河。廣闊各二三百丈。水卑於岸者丈餘。河底復深四五丈不等。寬深如是。是以雖有萬餘里之洪濤猝至。足以容納而無患也。自淤成平陸之後。雖竭疏浚之力。挽歸故道。

然欲其驟爲刷深。而容納如故。理所必無也。夫既不能容。而又不令有所洩。則怒漲奔流者。勢必橫衝四潰矣。公乃以推測土方之法。移而推測水力。其法。以上流之寬深。準下流之淺窄。量入爲出。以洩之。然漕中之水。又必須留以滌沙。而後可冀其日刷。則其間應留應洩之數。又不可不斟酌至當也。公爲之審度地宜。於黃河兩岸建減水閘壩十餘座。且酌定高卑之數。既以洩所應洩。又可以留所應留。是以上游奔赴之水。一及閘壩。則即可洩。其餘漲而不至於衝崩。其正流之在漕者。未及閘壩。則仍有所蓄。使其力可刷沙。而不至於緩弱。夫然後堤工既可保固。而河身又可日深。是乃拯極敝而救變通之一法也。七、改南運口。八、改北運口。俱入運河九、均劑黃淮。入淮十、堅築堤工。河之有堤也。舊矣。然堅則難摧。瑕則易覺。故公之督築也。必令選擇淤土。每覆土一尺。卽夯礮三回。築畢用鐵鏈杵。孔沃以水。水不滲漏爲度。然亦有純淤土而水漏者。則其土必大堅。鏈不易入。且土必龜坼爲驗。不一律繩也。臨水之面坡必坦。而坡面必令蓄茸草以蓋之。蓋以草能柔水性。而坦坡又可免風浪之擊也。然值不稱則工易偷。故取土有遠近。而遠者則有增焉。又土方之數。有堅實鬆浮之辨。浮者每下土一方。堆成上土一方。相去無幾。實者下土一方。僅築上土七分。故堅實者。亦有增焉。且遇冬時。或挑土於水中。而以河土築堤也。慮夫之寒。則體有皮禪皮轉之具。聚有火酒薑漿之助。遇溽暑慮穢蒸而易病也。則廣備靈砂。萬應玉樞等丹藥以濟之。是以投醪挾纊之感。役數千萬人無不甘心者。而堤工用以益堅。

云。十一、改增官守。先是河官之制。設分司四員。以部郎領其事。三年一易以爲常。夫部郎之親民也。視郡邑爲有間。舉事率格滯而未決。且以其年之有限也。往往履任之初多乖迕。及車輕路熟。則又以瓜期去。人多嗟惜焉。公懲是。疏請撤部郎而權歸郡丞。且令監司統轄之。丞之於郡邑也。呼吸爲一氣。事易集。且遴其諳練者以名聞。及受事。綿其歲月。責其成功。夫是以吏習民安。而政克舉焉。至於大工繁龐。一時並舉爲尤劇。公又題設監理分管諸員。畫疆別務以任之。俾各治所事。各展所長。日課其殿最。布公信而行。黜陟於俄頃。故羣心悅服。效忠者衆。蓋功之成也。其又有鼓舞之神乎。十二、設立河營。舊制沿河堤岸。皆額設河夫。以供修防之役。然率張虛數。臨時情應。故名存實亡。而工因以墮也。公欲立綜覈之法。專責成。考功過而鼓舞之。於是。以兵法部署。疏請設兵夫八營。令其亡故除補有報。逐日力作有程。而虛實無遞情。且營以守備領之。遞爲千把總。凡官若兵與郡丞河衙佐雜各文職。皆畫疆而守。無冒無諉。而責成以專。臧則陟。否則黜。而功過以明。人無不鼓舞盡力者。且揆時度務。東工劇則調西營協應之。呼應既靈。而緩急有濟。其於吞鑿也。較額夫之舊制。爲有實益云。淮安府志。文襄公治胸中。徹首尾而治之。前後十年。兢兢以築堤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守此數言。以爲治河之金針。以故功高底績。雖以下河屯田。爲人所中傷。而聖明益信其公忠。始終隆眷不替云。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初七日。總河于成龍。爲遠方之民。應募河工等事。奉旨該部知道。部議。先經原任總河靳輔等疏稱。從前興舉河工。派募里民。不勝苦累。臣輔乃易派募爲僱募。重堤一

工力圖早竣。令各員費銀往江北東豫等處分頭僱募。每名預給銀數兩不等。正在興築。奉旨停工。各夫四散而去。預給銀兩無憑扣追。查從前工程。凡有預給工完扣除。是以在工有預給之實。而冊報無預給之名。惟重堤一工。忽然中止。遂有預給之名。仰請蠲免。臣部以一切工程。並有預給工價之例。應將該督等題請豁免之處。毋庸議。題覆奉旨。這事情著新任總河察明具奏。今據總河于成龍等疏稱。訪察無異。應如前河臣靳輔所題。仰祈皇恩特賜豁免。七月十三日題。本月十八日奉旨。這預給夫役銀兩工程中止。且已經年久。著免追取餘依議。張文瑞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工部題覆趙山察勘河工一疏。奉旨。察勘河工。原欲嚴虛冒錢糧之弊。以期河工堅固。所差官員。理應矢公詳加嚴察。前遣趙山等察勘時。並未察明河工堅固與不堅固。及虛冒錢糧之處。且有管河官員。以爲不堅。意欲重加修理。而伊等閱視。反稱堅好者。明係朦混狗庇。大負差委之意。趙山等著吏部嚴察議奏。這察勘無益。嗣後差遣察勘。著永行停止。京鈔。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總河董安國題兩河情形等事。奉旨。著江南總督。漕運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公同速行會勘確議具奏。該部知道。會議得黃淮交匯起。歷山陽。安東以抵海口。黃河兩岸。樓堤卑矮。不足捍禦。業經河臣於謹。陳河工幫築等事。案內題明加幫在案。若照本年異漲水跡。似宜再加高寬。但江海湖河。一時並漲。從未有如今歲之甚者。相應仍照原估加幫。俟來年伏秋。聽

河臣相度水勢酌量另題外。惟海口乃全黃去路。案查雲梯關迤下。爲昔年海口。今則日淤日墊。距海二百餘里。下流之宣洩既遲。則上游之壅積愈甚。水勢不能容受。小則倒灌。大則漫溢。斷斷不免矣。見今河臣於雲梯關下馬家港地方。挑挖引河一千二百餘丈。導黃河之水。由南潮河東注入海。急應儘挑開放。又清河縣之甘羅城下家汪。堤工單薄。亦應一律加幫。又天妃壩石工。今秋異漲。水上石工築堰防禦。應行加砌。又山陽之老壩口。大小車路口險工。當全黃之頂衝。今秋異漲。竭力搶救。方保無虞。業經河臣於三壩大漲水勢等事。案內題明。急應修築餞堤一道。以爲內障。又山陽之王公堤。石工卑矮。本年漫隄過水。應行加高。并應加幫月堤。以爲外護。又自清河。歷桃源。宿遷。邳州。睢寧。靈璧。以抵徐州。除兩岸縷堤。見在高寬。未至損傷者。毋庸加幫外。查黃河兩岸。清河縣之南河嘴。爲黃淮門戶。河身寬闊。黃水每多倒灌。應築攔黃大壩一道。直接縷堤。并於甘羅城西創建草壩。使口門小一分。則黃水少灌一分。再清河縣內縷堤一千三百五十九丈五尺。陡坡塌卸。桃源縣界內縷堤四千六百五十丈。并靈璧縣界內縷堤一千二百丈。地勢低窪。以及宿遷界內彭家堡險工一千二十二丈。瑞臺卑矮。蔡家樓磯嘴壩一百三十二丈。舊壩單薄。均應加幫。睢寧縣界內戴家樓險工三百三十五丈。全黃頂衝。勢甚危險。應建挑水磯嘴大壩。并於對岸漲出沙灘。酌挑引河一道。導水中行。以防衝激。其武官營子堤七百零四丈。亦屬單薄。並應加幫。徐州界內小店月堤三百九十五丈。單薄不堪。急應加幫。并接月

堤一道。楊家窪、楊橫莊、兩險工。水勢南遷。全黃頂衝。應於楊家窪加幫埽臺。添築月堤。并於楊橫莊北岸沙灘。酌挑引河。以避免險。其徐州護城石岸五百一十五丈。爲州城保障。本年異漲。水與岸平。急應酌量加高。查黃河北岸。縷堤自清河縣界石人溝起。由桃源。至宿遷縣卓家莊。迤上止。共工長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丈。內係中河。外係黃河。一線長堤。兩面受敵。兼之地勢低下。堤工汕卸。均應酌量分別加幫。上而宿遷縣界內河北鎮。照舊修理。其南北兩岸東水子堤。卑矮單薄。逼水太窄。一遇泛漲。卽有漫溢汕刷之虞。應於北岸仍循舊址加幫。南岸臨河遠者。亦照舊址加幫。臨河近者。酌量改寬與築。并建小閘減壩。置板啓閉。水大則藉以分洩。水小則收束濟運。再於頂衝掃灣之工。照運河例。簽釘排椿。鑲填丁頭。第中河之水。由仲莊閘直注黃河。逼溜南趨。黃水勢強。每易倒灌運口。議於黃河之下糧艘。由陶莊閘進口。入中河北上。使清水由陶莊閘出黃。庶不助黃水倒灌。其雙金門石閘格堤。應移建於陶莊閘之下。束水行運。但今新運在邇。未便驟改。俟伏秋後。河臣相機改建可也。又清河宿遷之護城隄。并清河萬家營之遙隄。俱屬低矮。均應加幫。又宿遷劉老澗減壩。均應照河臣前題。建造減水石壩。礮心置板啓閉。迤下引河淺澀之處。應行挑濬。導入海。再查阜河兩岸堤工。除邳州東堤。無誤運道。毋庸議築外。宿遷縣東堤五千二百七十六丈七尺。邳宿二州縣西堤九千零八十四丈七尺。漫溢殘缺。而閏王廟一帶。尤汕刷殆盡。有阻運道民生。均應酌量一律修築。以上各工。俱經臣等公同親履勘

確除今秋異漲黃運兩河漫溢水口悉已修築完竣其章家營一工亦見在修築堵塞并歲搶工程照常修防不議外所有會勘過應修應築之處理合繕疏題覆其需用土方工料應聽河臣確估具題與工可也。張文編治河書。

河南巡撫李國亮疏言榮澤縣北臨黃河丹沁二水會歸黃流逼近城下查榮陽郡舊基高阜將縣城移建於此可永無衝決之虞部覆不允得旨這邊榮澤縣城著照該撫所題行。居易錄聞其事在康熙三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奉旨河工關係重大這會勘應修應築工程俱著照該督等所題作速興工該部即將錢糧撥給其海口為黃水入海之道所關甚屬緊要河道總督每年委賢能河官專管修理勿致壅滯該部知道。張文編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李天馥吳璵學士布泰噶里溫奏錢齊保恩丕顧藻徐嘉炎李錄子河道緊要重安國工程未完之處儘多關係錢糧今若不清楚日後董安國于成龍至於彼此推諉差部院堂官一員帶領才能章京前往會同總漕桑格等將工程已完未完之處用過錢糧數目逐一查明丈量開造清冊帶回欽此本日綠頭牌啓奏奉旨著尚書馬奇侍郎常綬喻成龍去。張文編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聖駕巡幸高家堰閱視畢隨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

馬奇、侍郎常綬、喻成龍、李棟、總漕桑格、總河于成龍、協理河務府尹徐廷璽、江寧巡撫宋榮、員外郎赫韶、登德、費揚古等。朕念河道國儲、民生攸關、親行巡幸。由運河一帶。以至徐州迤南黃河。細加看閱。黃河底高灣多。以至各處受險。又至歸仁堤、高家堰、運口等處。留心細閱。見各堤岸愈高。而水愈大。此非水大之故。皆因黃河淤墊甚高。以致節年漫溢。黃河若淤高二尺。則水高二尺。淤高一丈。水卽高一丈。若治河專以築堤。終屬無益。如不將黃河刷深。徒費錢糧。且運口太直。黃水倒灌。兼之湖水淤墊。以致清水不能暢流。各河與洪湖之水。如何得能敵黃。若將清河至惠濟祠埽灣。由北岸挑引入惠濟祠。後入河。而運河再向東斜流。入惠濟祠交匯。黃水如何得能倒灌。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預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刷深一尺。則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則各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而行。各壩亦可不用。不但運河無漫溢之虞。而下河淹沒之患。似可永除矣。朕意如此。是否。爾等直奏。不得以朕必是。朕亦是一時意見。亦不保其必然。且攔黃壩灣曲。馬家港窄狹。雖將時家馬頭之口堵築。而黃水不能暢流。山陽南岸韓家莊等處險工甚屬可虞。至於下河。不必挑濬。如將上河修築堅固。則下河不治而自治矣。今朕念民生運道。親行巡幸。如不遑本窮源。分晰條治。於民生何益。將來每歲加幫高家堰等堤。堵築時家馬頭等口。徒致糜費錢糧。淹害百姓。今應將清口之西壩臺。加添挑水壩。修築堅固。加長過於東壩臺。將清口安置裏邊。洪澤湖擇其水深之處。開直成河。使湖水流。黃河灣曲之

處直挑引河。使各險處不得受衝。董安國馮佑將河道廢壞已極。此各工程責令賠修贖罪。其下河見有積水。不得不引出歸海。將串場河射陽湖。鰲養沙溝一帶挑通。引積水流歸海。其攔黃壩應行挑拆。時家馬頭暫緩堵築。使黃水流定。汰黃堤築成之日。再將時家馬頭決口堵塞。至於歸仁堤。人皆稱係保護明季皇陵。此俱係妄誕。三四十里路之隄。如何護得明季皇陵。此隄之修。專因水漲之時。毛城鋪等處發來之水。至歸仁堤攔回。仍歸黃河之意。此堤亦應酌量修築。至於運河之水。少有不濟。治之甚易。爾等係河臣。係爾等專責。若此治法一成。則河道可保無虞。如不然。另想別策。務必將被淹州縣之水災盡除。方不負朕南巡救民之意。爾等若挑空引河。其原有工程。仍照舊令各官修防。不可怠忽。俟挑空引河。黃河歸入故道。再將下河串場河與射陽湖。涇河。鰲養沙溝。挑數處通流。使水歸海。至於邳州。清河。桃源。安東。山陽。寶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百姓。困苦已極。如欲拯濟。而窮民不沾實惠。殷實之人。反得行其冒瀆。每一州縣。或截留漕糧一萬石。或截留數千石。比時值減價糶賣。則窮民實有裨益。邳州差部官一員糶賣。其餘別處米石。責成總漕桑格。總河于成龍。同地方大臣。委令地方官糶賣。如此救治。諒百姓似不致流離。河道永無衝決。朕意如此。是否允當。爾等直奏。不得以朕旨爲必是。爾等速會議具奏。據按此上諭備述黃運兩河并高堰下河籌議修築事宜。全錄在此。而運河高堰等處事宜。再分錄於各條之下。是日總河于成龍。協理河務徐廷璽等奉。上諭。將攔黃壩拆開。新河口亦不必堵塞。其時家馬頭亦不必合龍門。俟汰黃

堤築成之日，另行定奪。初三日，聖駕親閱黃河堤岸。初四日，奉上諭：朕未到之前，將王家營、陶家莊引河挑完放水，卽寫摺子具奏。四月二十二日，河道總督于成龍、協理河道府尹徐廷璽奉旨：引河挑水壩可會建築，奏稱：清河縣陶家莊、舊河水溜甚遠，兼料物未曾運到，俟大溜稍近引河口，再行建築。又奉旨：河身餘堤可會建築，奏稱：一因料物未到，又因離堤甚遠，尙未修築。奉旨：此堤不論遠近，必與要修，朕業已指示，不用高寬，止用高五尺，底寬二丈，頂寬七八尺，以遏水頭。董安國等引河工成，方可贖罪。功若不成，如何贖罪。二十三日，河道總督于成龍、協理河道府尹徐廷璽奉旨：堤內有水之處，必下埽方好幫築。時家馬頭、舊河從前淤墊之處，挑空引河決口，趁此時亦應堵築。至修河之圖，朕至京斟酌妥當發來。二十七日，奉旨：這黃河灣曲之處，俱應挑空引河。于成龍奏稱：徐州楊橫莊一帶灣曲，臣見已遵旨行該道廳挑空，其各險灣曲之處，容臣陸續挑空。奉旨：是凡有灣曲之處，俱各挑直。二十八日，據郎中朱成格、員外郎赫韶瑟、摺開。康熙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皇上坐船出清口，喚郎中朱成格、員外郎赫韶瑟傳上諭：這南岸所堆石塊，今若不令收起，恐大水之時，被衝流失。著速令收起。皇上下船，南岸傳上諭：這南岸若不修挑水壩，新挑引河，必不能暢流。朱成格、赫韶瑟奏稱：前日於接駕之前，于成龍等親至看過，修挑水壩基址。若在陳家莊修挑壩，恐清河縣東關危險。在陳家莊迤下二里餘，對引河背處之一里餘，應修挑水壩，打過樁。又奉上諭：理應速修，爲何遲了。朱

成格等奏稱挑水壩尾堤若不接著南大壩恐水漲之時水從挑水壩尾衝進挑水壩難以存立且應修堤岸甚遠所需料物甚多因一時未能齊備是以稍遲又奉上諭從朕所釘椿處修挑水壩二三十丈挑出水頭大溜向北以至引河流暢尾堤在陳家莊旱地面築高五尺水長之時若從陳家莊南任其流去無礙這事關要緊朕旨交與爾等

張文編治河書

是月總河于成龍等謹奏爲歲夫徒滋苦累亟請變通以收實用事竊照連年河道敝壞小民昏墊致廬聖慮巡幸江南不惜帑金指授修治更沐皇恩獨恤頻施截漕平糶無非愛民如傷之至意臣等庸愚荷蒙不次殊恩復畀督河重任今有無濟於工有累於民之事不得不爲我皇上陳之查江南黃運兩河額設河營兵夫修防之外每歲額撥徐屬邳州睢寧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寶應各州縣歲夫共六千九百五十名協助河兵共相修防臣等往來閱視河工各屬士民咸以歲夫苦累紛紛見告訪聞百姓每派歲夫一名終年約費銀至二十兩及至到工非老幼充數卽旋到旋逃揆厥所由多係河棍人等包折肥己徒有歲夫之累終無歲夫之實臣等何敢輕議裁減若不亟爲變通究無實濟臣等再三籌酌莫若將徐屬等州縣歲夫盡行裁免止於每歲每名量徵銀五兩編入正項地丁之內照河銀一例催徵起解河工但歲夫旣裁必須添設戰守兵三千三十名以遊擊一員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管理當伏秋水發之際酌量緩急分撥搶救卽以裁夫銀兩以充俸餉之用在小民亦所樂

輸在河工亦得實際矣。再查海州、山陽等處，官蕩出產葦柴，歷年以來，或發刀工，或給委員，原期砍斫運濟兩河。歲搶工程之用，乃因日久弊生，或借裝運愆期，雨沍霉爛，或稱野火焚燒，及海潮漂洶，遂而拖欠纍纍。今查各蕩，每年約得額柴一百一十八萬餘束，即責成該遊擊等管理，每當九月霜降後，撥兵開采，照額計日，采完運貯水口，調撥各營浚船，交給該備弁運送各工收用，每歲可得柴價銀二萬六千餘兩，除湊給官兵俸餉外，尚有節省銀一萬五千二百餘兩，如蒙皇上俞允準行，其於河工民生均有裨益矣。為此恭具奏摺上請，伏候勅旨。

五月初二日工部議覆，應如該督所題，奉旨依議。此設立葦蕩營所自助也。康熙五十九年間，總河趙世顯，以蕩地淤墊，不產葦柴，徒費糧餉，無益工需，題請裁汰。大學士馬等將裁營折本啓奏，奉旨：道事有因，先經部議駁回。此營係原任總河靳設立，似於河工有益，豈可輕易裁汰？將本發回向書張，與部會同將此營裁汰。與夫有益無益，有因無因之處，一井確議具奏，會議者竟准其裁。七月二十

五日工部議查時家馬頭先經該督等題請發帑先期備料堵塞，臣部以照例責令經修防守官員賠修等因，屢次議覆在案。今該督等並不照例責令董安國等賠修，何得題請動帑修築，應仍行該督等作速照例賠修完工報部可也。奉旨：時家馬頭地方最關緊要，如有修築機宜，恐致遲誤，著該督不拘何項錢糧動用修理，工完之日，將數目明白題報，著原修人等賠補。十月二十日總河于成龍等題奏，臣查淮揚徐三府州屬黃運湖河，均關運道民生，最爲重大，全賴堤岸高寬，方資捍禦，但一切險工，掃臺窄隘，堤岸卑薄，殘缺不堪，非自今日爲然，久宜加幫高寬，凡有黃流頂衝灣曲之處，俱應相機挑

空引河以分急溜。臣於前任時。蚤經勘明條議陳奏在案。雖原任河臣董安國請帑修築。尙未成功。而臣於去冬復膺簡命。再督兩河。到任之初。卽會同欽差部臣。并協理河務府尹徐廷璽。自徐州以至海口。黃運湖河。皆徧履踏勘。又蒙皇上親臨勘閱。凡有應修應築之處。一一面爲指示。臣等欽遵俞旨。卽檄行該道廳。逐處分別緩急。詳加確估。但念工程緊急。如循舊先估題修。往返需時。必致有誤。臣等將先經勘明之處。酌量工程之最險最急者。一面發帑興工。或檄急公人員。僱築。然後陸續題估。其各屬工程。正在僱築之際。不意伏秋水汛暴發。兼因天雨連綿。堤根土塘多被水占。人夫雖多。舂鍤難施。取土艱難。是以各工不能一時告竣。今值霜降已過。水勢漸消。見在勸催各官添募人夫。乘時協力。僱修。指日可告完工。唯是加修創建。石工。輒工等料。辦自遠方。不無尙需時日。其各屬歲搶工程。如徐州之郭家鶯。吳家莊。邳。睢之三官廟。咸字堡。以及宿。桃。山。安之煙墩。朱家莊。老壩口等工。最爲險要。皆臣等不拘往例。先事預防。或加幫釺堤。搶築埽臺。不惜夫料錢糧。得以保固平穩。河防志奉旨詳見淮水。

是年十二月初六日。巡視北城監察御史李□題爲河防各有疆界。變例苦樂不均等事一疏。奉旨該部速議具奏。部臣等議得。臺臣李□疏稱。山東河堤北岸。止曹。單兩縣。共計一百九十里。單縣六十里。曹縣一百三十里。此應分修築之工也。其自戴家樓起。至儀封縣交界止。堤工三十里。計長五千餘丈。係河南考城縣地方。歷來修築無紊。康熙二十五年。將考城縣三十里河汛險工。歸併曹縣。十餘年

來代爲修理。官民交困。且河防設官。各有責成。河南設通判一員。主簿一員。專駐考城。以治豫省兩河之堤。山東設同知一員。主簿一員。專主曹縣。以治東省兩河之堤。今考城三十里堤工。推諉於曹縣。則駐考城之通判主簿。何所事事。又查曹縣額設衛夫三百六十四名。曹州定陶金鄉城武協濟衛夫六百二十二名。歲修一百三十里堤工。如有險工。臨時尙須協調。今又增考城堤工三十里。夫不加增。何能無誤。恐不能無顧彼失此之虞。伏乞敕下河臣于成龍。協理河臣徐廷璽。會同東撫臣王國昌。豫撫臣李國亮。親詣河汛。正明疆界。將此三十里堤工。照二十五年以前。仍歸河南考城縣官民修築。庶兩省連界之民。各得相安無事。而河工不致貽誤等因。前來。查總河等現在河工看修緊要之處。此事不甚緊要。應行總河等俟閒暇之日。會同河南巡撫。山東巡撫。詳勘定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題。本月二十一日奉旨。這事情著河南巡撫。山東巡撫。委官會同詳勘定議具奏。

河南管河道
治河權案。

是月十一日。巡視東城浙江道監察御史廖騰燧題。爲帑金糜費日多。河工迄無成功等事。一疏。奉旨該部確議具奏。部臣等議得。臺臣廖騰燧疏稱。我皇上軫念民瘼。於淮揚水患。宵旰憂勤。不啻堯舜咨儆。自原任總河董安國。糜費歲修案內。及各案大工。帑金不下四五百萬。總河于成龍接任以來。河庫錢糧。及屢次給過帑金。又幾及二三百萬。河工無一案報竣。追賠各款。並無一案還項。臣以爲考成

不嚴。則無任事之員。限期不立。則無完庫之數。日復一日。國帑終歸虛耗。請嗣後有堤岸衝決者。管河各官。俱革職帶罪賠修。分司道官。俱任俸督賠。成例限以半年。完日開復。逾限不完者。照例分別降革。離任賠補。至總河身膺重任。百官皆其統屬。責成尤不可不嚴。如此庶河臣知所警畏。河工成效可期。而帑金無侵蝕之弊等語。查定例內。黃河水勢洶湧。與運河不同。修築黃河堤岸。仍定限一年。運河堤岸。仍定限三年。如黃河堤岸半年內。運河堤岸一年內衝決者。經修防守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均行革職。分司道官。降四級調用。總河降三級留任。如黃河堤岸過半年。運河堤岸過一年限內衝決者。將經修防守同知。通判。州縣等官。降三級調用。分司道官。降二級調用。總河降一級留任。如過限年衝決者。將管河各官。俱革職帶罪修築。分司道官。任俸督修。工完開復。總河罰俸一年等因。又定例堤岸衝決。河流遷徙者。照舊例處分。至河水漫決。河流不移者。限年之內。令經修之官賠修。如過年限。令防守之官賠修等因。各在案。今雖稱賠修未據報完之處。若不嚴定勒限處分之例。終無報竣之期。嗣後有堤岸衝決。河流遷徙者。仍照舊例處分。外。河流不移者。將管河各官。俱革職帶罪。勒限半年賠修。分司道官。俱各降四級督賠。工完開復。如限內不完。將承修官員革職。分司道官。降四級調用。總河降一級留任。未完工程。仍令賠修。現今應賠工程。總河具題勒督修築者甚多。將此應賠銀兩。亦照賠修之例。勒限處分。如限內不完。分司道官。不行揭報。總河不行題參。照狗庇例議處。俟命下之日。永爲定例遵行。

又疏稱。修理河工人員。雖有一定丈尺。然地名繁雜。若不畫一定界。表以石椿。恐將來一遇衝決。彼此推諉。徇情庇護。移甲作乙。將現在舊堤指爲新堤。請嚴敕總河。特委能員。將應修之河堤。細爲丈量。編立號數。以每十丈爲一號。立一石椿。上鐫號數。下鐫修理人員姓名。其舊堤亦一體編號立椿。鐫明舊堤字樣。造冊報部。以便稽查等語。應如所奏立石。但每十丈爲一號。立一石椿。殊爲繁雜。應令總河等。將現今所修堤岸。細爲丈量。於接連交界之處。各立石椿。上鐫號數。下鐫修理人員姓名。其舊堤亦照此立石編號。鐫明舊堤字樣。備造細冊報部可也。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日題。本月二十二日奉旨依議。河南管河道
泮河橋案。

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三

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初九日。大學士伊桑阿等傳上諭。河工錢糧甚屬紊亂。于成龍見經病故江南。江西總督張鵬翮操守好。著調補河道總督。爾等卽傳旨與張鵬翮。鵬翮卽奏爲請旨事。竊臣一介庸愚。荷蒙皇上高厚之恩。鞠躬盡瘁。固臣素心。但河工關係國計民生。甚爲重大。臣才識短淺。未諳河務。誠恐有負任使。伏乞皇上另簡才堪治河之人。庶幾蚤奏平成等因。轉奏未蒙俞允。臣思河道至今日潰壞已極。恐涉畏難就易之嫌。不敢再行瀆請。我皇上軫念河工。宵旰塵懷。自有聖謨方略。指示微臣。奉以遵行。但臣一得之愚。不揣冒昧。上陳天聽。一總河之責任宜專也。從來定制。祇設總河一員。督管河道廳官。專心致志。相機修築。歷有成效。自靳輔于成龍爲總河時。始帶府尹臣徐廷璽名曰副總河。事權不一。議論參差。不疏下流。今黃口塞矣。不修時家馬頭。今河流旁決矣。不疏清口。而黃水倒灌矣。不築高堰。不塞塘埂六壩。而淮水東下。邵伯高寶一帶堤岸潰決矣。河壞已極。糧艘難進。糜費帑金無算。毫無著落。是徐廷璽在河工多年。不曉河務明矣。徐廷璽之不能清理錢糧。抑又明矣。豈可姑留河工。令再貽誤。伏乞皇上乾斷。將徐廷璽撤回別用。如謂需人助理。則見在之管河道廳

官皆堪量材指使者也。一河工隨帶之人員宜撤也。于成龍隨帶人員甚多。在成龍初意。原欲衆擎易舉。協力相助。詎意一到河工。花費國帑。鑿刺題官。河工之壞。亦由於此。前經科臣汪煜條奏。奉旨撤回。成龍又以經手工程未完。錢糧未清爲辭。殊不知工程淹沒。從何稽核。錢糧耗用。從何究追。皆由瞻徇情面。以致迄無成功。應請勅該部。仍遵前旨。盡數撤回。將未清錢糧。交部照追可也。一部臣之不宜掣肘也。河工者。司空之事。河工成。則司空之職舉。是工部與河臣事關一體。理宜同心共濟。以期底績。乃部臣每事掣肘。估修奏銷。任意混駁。種種弊端。難逃皇上洞鑒之中。伏乞皇上敕諭部臣。寬其文法。實以成功。庶精神得以專一。而河務不致旁撓矣。以上三條。臣雖在工言工。但據理直言。必觸人忌。臣受皇上特達之知。超擢至此。惟祈河工蚤成。仰副皇上堯咨舜警之意。臣雖受怨招謗。亦所不恤也。爲此具奏。謹奏請旨。本月十四日奉旨。該部議奏。部議覆皆如所請。奉旨依議。又題爲請旨事。臣恭聞天語。河工花費錢糧。因你做官不要錢。可以清理。欽此。臣思兩江總督。惟潔已率屬有守。足矣。若夫河道潰壞之際。總河之臣。貴乎有守。而尤貴乎有才。然河臣有守。必須屬員人人有守。而後錢糧皆歸實用。可杜冒破之弊。河臣愧非長才。必得有才之人。同心協力。贊勸河務。庶幾可奏底績之效。謹就臣素所深知之人。臚列姓名。上達天聽。見任陝西甘山道王謙。才守超卓。堪任河務。請將王謙補授。准揚道。則其守可以清理錢糧。其才可以贊襄河務。原任陝西咸寧縣知縣陳明綬。居官廉潔。百姓愛戴。原

任四川潼川知州劉可聘。前任浙江泰順知縣。係臣屬員。臣見其操守謹飭。才幹優長。兩人俱因公革職。廢棄可惜。請取用河工。以勵後效。原任江蘇按察司趙世顯。現任刑部員外丁易。見任徐州知州孔毓珣。此三員俱臣江南屬員。才守兼優。辦事勤敏。見任工部郎中王進楫。見任浙江湖州府同知趙泰。此二員俱臣浙江屬員。操守謹飭。才能辦事。見任禮部員外蔣陳錫。前任富平知縣。士民稱其有守有才。臣奉差陝西審事。親聞最確。候補守備紀之慧。前任江西守備。不扣兵餉。則有守。整飭營伍。則有才。會經軍政卓異。以上人員。祈皇上準臣帶往河工効力。其見任者。仍照原銜食俸。遇有相當員缺。另疏題補。以收臂指之用。臣從仰體皇上軫念國計民生。務求有益河工起見。絕無情面私心。伏乞皇上俞允施行等因。本日奉旨。此等人員俱依議帶去。又面奉聖訓。古人之法。與今河勢不同。其最緊者。黃河何以使之深。清水何以使之出。爾詳加籌畫。十七日。又面奉聖訓。將黃河曲處挑挖。使直。水流暢快。則泥沙不淤。四月初四日。尙書王鴻緒謹奏。恭請皇上聖躬萬安。臣恭誦聖諭云。仍將交與董安國所挑引河。再行挑濬。使黃河循北岸而流。清口作何疏濬。方爲有益。又蒙聖諭云。伊等意見。又復如何之處。速議具奏。欽此。除同尙書范承勳等。公議具摺。奏外。臣謹再四循釋聖訓。真洞達精微。直抉黃淮強弱之機。指示臣等。雖大禹之神智。無以過也。茲仰體聖慮所及。合諸今昔議論。謹爲我皇上陳之。伏查河防一覽云。歸仁堤所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直射泗州。并攻高堰。又遏睢水湖水。

使之并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爲重大等語。自白洋河等處淤墊堤內之水。不入黃河。及由歸仁堤減壩洩入洪澤。而洪澤爲之加漲。皇上洞鑒情形。時令河臣挑河。以引堤內之水。入黃刷沙。最爲有益。乃河臣久未興工。因衆議以胡家溝一帶地方。河身淤高。難以出水。不若自胡家溝挑接以至清口。清口黃流比白洋河等處約低丈餘。可以導之助清敵黃。一面將歸仁堤減壩堵塞。則洪澤湖亦不致增漲。此說訪之新舊河員相同者頗多。在臣之愚見。以爲不必直挑至清口。止須挑至皇上所指挑水壩之上。令其出黃直頂大溜。今正當挑空引河之時。而又有南岸清水隨挑壩直射。勢必益循北岸而流矣。臣據所聞陳奏。愚昧罔知可否。聖明自有裁鑒。惟仰冀慈看。謹奏。奉旨。這摺子交與工部行文河道總督張鵬翮。如照王鴻緒所奏開得。卽行速開。二十三日。張鵬翮題。看得部臣王鴻緒奏摺內稱。歸仁堤挑河以引堤內之水。自胡家溝接挑至皇上所指挑水壩之上。令其出黃等語。其地形之高下。道里之遠近。摺內未之及也。臣率部員河官。量度形勢。至桃源縣鍋底湖。鍋底者。水入不能出之謂也。相繼又有卜家湖。誠恐引水至此。合連湖水。泛濫難禦。桃源縣治有漂沒之患。打量水平。挑水壩黃河地形亦高。且道里有一百二十餘里之遠。挑空工程。需用錢糧甚多。如引水不出。則屬無益。且據道廳等官衆論僉同。臣再三訪求出水之處。不若自涵洞口起。至老堤頭迤東。挑空引河出黃河。乃爲近便。除臣已於欽奉上諭事案內另摺啓奏請旨外。應將此處毋庸再議。理合具題。奉旨。該部知道。二十一

日爲題明盡拆。攔黃壩以疏海口事。臣維導河入海。順水之性。古人治河之道也。自原任河臣董安國等。創築攔黃壩。拂水之性。以致黃水倒灌。清口淤塞。下流不通。上流潰決。淮揚常受水患。勞費罔效。以迄於今。臣仰體皇上軫念國計民生至意。履任之後。卽親勘河工。於四月十八日過雲梯關。到攔黃壩。看得攔黃壩巍然如山。中間一線。涓涓細流。下流不暢。無怪乎上流之潰決也。臣率領州縣各官於攔黃壩上流。相度正黃河水面寬八十三丈餘。則攔黃壩亦應照此丈尺。拆挑一律寬深。方足宣洩。今查前河臣于成龍。上年委郎中朱成格。止拆壩一十七丈。見今水出其中。續經署總河印務臣徐廷璽。委同知修世祿等。又拆壩二十八丈七尺。估挑引河。亦未挑成。尙有攔黃壩並積土三十七丈三尺未拆。且壩基高昂。終屬壅滯。盡行拆去。挑挖深通。與正黃河八十三丈之水面相符。亟堵馬家港。於月內合龍。使水勢不致旁洩。盡由正河而行。俟黃水大長時。將新挑之河始行開放。資其暢流之勢。衝刷淤墊。直達海口。臣恐海口或有沙淤之處。舟行一百一十五里。於二十日至八灘之地。直到海口一望。東海汪洋無際。此壩開拆深通。則黃水入海。自是暢達。其閉高堰。疏清口。於秋後水落。可以次第舉行。因關緊要工程。趁伏秋水發。急於興工。臣一面動帑。委原任知州劉可聘。候選州同劉于沂。督催承修官馮大奇。王鎮。王廷翰。姜逢彩。賈宏獻。邵允貴。劉長璉。張其祉等。作速償工。拆挑。勒限完竣。其所用錢糧。覈實估計。另疏題報。五月初八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議覆奉旨依議。五月十四日員

外郎拖克拖和中書張古禮傳奉諭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初六日大學士伊桑阿馬奇奉上諭員外郎拖克拖和中書張古禮著馳驛前往河道總督張鵬翮處將修過河工情形閱看伊等無有專責將工程令河道總督張鵬翮明白繕寫摺子交與伊等帶來啓奏總河張鵬翮爲欽奉上諭事謹將應修工程一一爲我皇上陳之

一海口之運料河宜開也修工應用蘆葦柴草等項多產海濱黃河轉運維艱舊有運料小河一道自清江浦起至海口止年久淤塞今應加挑浚深通便於運料於河工大

有裨益

一六壩之宜閉也

一高堰滾水壩宜修也

一武家墩至小黃莊石工宜加砌也

一古溝至六壩石工宜修也

以上四條俱入淮河

一運河之宜挑深也

一高寶江都一帶西岸土石堤宜修也

一高郵城南之石壩宜修也

以上三條俱入運河

一歸仁堤臨河石工入淮一運口以至濱海一帶兩岸堤工亟應加幫也

攔黃壩已經拆去海口已經疏通馬家港已經堵塞時家馬頭飭令速堵完竣轉盼糧船過完運口築堤堵截使黃水盡皆下注入海涓滴不令旁溢正值伏汛屆期水勢必較往年甚大山清安東黃河兩岸堤工必須加幫高厚以資捍禦但此堤工有前經動帑加幫者有撥捐工人員修築者俱未奏銷之後方行加幫恐致遲誤見在飭令該管道廳確查山清安三邑堤工原高寬丈尺若干領帑幫過若干捐工幫過若干今仍令再幫高寬若干一面查明造冊具題一面發帑委員加幫庶不致貽誤

一王家營引河宜挑也此河原令馮佑挑挖贖罪今已淤墊飭令馮佑作速挑挖深通準其贖罪如不成河

不準贖罪。一新改中河堤岸宜修也。河入運一王家營減水壩之宜開也。查前河臣靳輔於此修減水大壩。以洩黃河漫溢之水。以免王家營民房淹沒。後經于成龍築堤堵塞。遇黃河大漲。漫溢之水。無處宣洩。淹沒王家營。今臣親往查勘。居民咸請開壩洩水。臣審度形勢。應動帑酌開十餘丈。兩頭下埽裹住。洩黃漲漫溢之水。由鹽河而出。一桃源縣黃河南岸堤工宜加幫也。臣親看近長湖一帶土堤。長四千二百餘丈。單薄不堪。兩面受水。在在堪虞。應動帑加幫高厚。以資捍禦。一駱馬湖口竹絡壩宜築也。此口坐落宿遷縣黃河北岸。與駱馬湖口正對。原築有竹絡壩一座。長五十五丈。節宣黃湖大漲之水。今看得黃河身高。自去歲水漲。漫缺二段。共七丈。黃水反流入駱馬湖口。匯入中河。亟宜堵築。以禦黃水。無致淤墊中河。俟此口堵後。使黃水不得內灌中河。然後酌量將中河頭煞壩堵塞。引駱馬湖水。由舊中河進石閘入黃河。助黃刷沙。如遇黃水大漲。恐其倒灌。則閉閘以禦之。伏秋二汛。派該管縣丞胡徵堪。住宿閘上。不分晝夜。風雨防守。查此關係原任知州李經邦承修。因金門下窄上寬。不能下板到底。應飭令李經邦改修金門合式。挑挖引河深通。然後議堵中河。引水入黃。一王家堂之缺口宜加築也。此工坐落睢寧縣黃河南岸地方。臣親往驗看。大溜頂衝。最屬險要。所修月堤。浮沙堆築。單薄不堪。而舊缺口又與月堤逼近。無庸另修。應令該廳陳謙吉。將月隄賠修高厚。作為正隄。但該廳已經告病。一時難以設措。恐致誤工。應動歲修錢糧。交與署事同知金玉衡。作速僱工修築。以禦伏汛。用

過錢糧。仍令陳謙吉等照例追賠還項。一徐州郭家嘴之險工宜修也。此工在黃河南岸。逼近徐城。對岸沙嘴。挺入河心二里許。以致大溜直射郭家嘴。甚屬危險。城池民生。關係不小。應將沙嘴挑空。引河直出。俟水勢大漲。資其衝刷河嘴。以殺大溜水勢。郭家嘴舊有石工。至北門迤西而止。每年釘樁下埽。補救一時。不能經久。每年歲修搶修。糜費錢糧。臣親往查看。據蒼民咸稱。對岸石山采石甚易。加砌石工。庶可經久。臣率河官量度。自北門石工頭起。至段家莊止。長六百五十餘丈。加砌石工。與舊石工一律平整。不惟可保城池。且可省歲修之費。又蘇家山石嘴。挑出河心。以致南岸韓家山一帶。頂衝崩潰。逼近徐城。應自楊家樓起。至段家莊月堤止。築月堤長四百餘丈。以作重門之障。庶徐州城池。得以保固無虞。一黃運中三河堤岸。有領帑興修者。有捐工修築者。多有未完。即已完者。單薄不堪。見在飭其堅固修築。勒限五月二十九日完工。如敢抗違不完。另行題參究追。此等工程。實屬不堪。遇伏秋水漲。有衝刷塌卸之處。而承修人員。多不在工。看守行文往催。緩不濟事。應責令本管河官。動帑搶護。用過帑銀。仍於承修人員名下追補。一徐州、邳州、睢寧、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各州縣黃河險工。逐一查明。應照例動支歲修錢糧。進埽防護。仍飭該管河官。當伏、秋二汛。無分晝夜風雨。晝地防守。務期保固。謹將應修工程。繕寫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施行。五月二十五日奏。六月初八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議應均如所奏。奉旨依議速行。五月二十五日。總河張鵬翻題。為欽奉。

上諭事。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接奉上諭。跪聆之下。仰見我皇上至仁至聖。無刻不以國計民生爲念。臣雖庸愚。受茲督河重任。適值河工潰敞之後。敢不殫心竭力。任勞任怨。勉勵河員實心任事。蚤圖安瀾。以仰抒我皇上宵旰廬懷之意。但從前之工程極敞。目前之修理紛紜。臣徧歷河干。廣集衆思。斟酌施工次第。謹將見修工程。一一爲我皇上陳之。一水以海爲壑。臣見攔黃壩巍然如山。堵塞海口。下流不暢。隨委賢能。官動帑盡行挖去。挑浚河身。寬闊深通。曾經題明在案。今盡行挖去。開闊深通。水流暢達。沛然入海。用過錢糧。及請賜大通口佳名。以垂永久。建立海神廟。以答神庥。臣已另疏具題。一馬家港係董安國誤開海口也。今已堵塞完工。曾經題報在案。一時家馬頭決口。坐落安東縣黃河北岸地方。經董安國于成龍等任內。兩次發帑十萬餘兩興工。尙未堵塞。臣已親臨工所。嚴飭作速進堵。勒限堵完。該同知佟世祿任意遲延不完。希圖冒帑。已經題參。一陶家莊引河。坐落清河縣北岸地方。今奉旨命部臣范承勳等挑浚。並建對岸挑水壩。見在修理未竣。然必須上緊價工。蚤完。俟水長便於開放。以下十一條。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議覆奉旨依議速行。六月初四日。總河張鵬翮摺奏。河工潰敞之後。修治之法。必須帑金以辦工料。如石與輓。撥麻。蘆葦。椿木。柴草。須預發帑金於五六七八四箇月。預行備齊。俟秋盡水落。并力興工。臣採集衆議。請先發帑金一百萬兩。以備辦工料。但物料必須船隻運送。目今河海清晏。地方無事。先借京口崇明沙船共一百隻。運料

尙不敷用。交與江蘇、江西巡撫動正項錢糧。遴委賢員。照河工式樣。共造船四百隻。發於河官運料。其蘆葦柴草產於海套官蕩。由黃河逆流轉運。甚屬艱難。查有海口運料小河一道。見今淤塞。臣已委趙世顯估計工料。另疏題請挑浚。有裨河工。清江浦五方雜處。見有河工効力旗員。每遇旗民爭競。地方官不敢查問。且無巡緝盜賊專員。稽查巡夜。無人料理。河庫見貯錢糧。關係重大。擬將船政同知裁去。改設理事同知一員。揀選滿洲賢能官員補授。以之審理旗民詞訟。捕緝盜賊。兼管船政。仍屬總漕巡撫管轄。與河工地方均有裨益。奉旨工部議奏。部議覆。奉旨依議。速行。沙船見今差人前往察看。俟到時將沙船借用之處。再議具奏。是月十七日。總河張鵬翮爲謹陳治河條例。一堤工之宜堅築也。取土有遠近。故價值有多寡。取土之遠者。每土一方。估銀二三錢不等。取土之近者。每土一方。亦估銀一錢四五分不等。遠土或取於百丈之外。或取於里餘之外。最近之土。亦應離隄二十丈及十五丈之外。此定例也。今見現築各隄。卽於堤根取土。且於近堤一帶。先挖下一二尺。並將週圍剷平。以作假堤。希圖虛冒錢糧。又舊例每堆土六寸。謂之一皮。夯杵三遍。以期堅實。行礮一遍。以期平整。虛土一尺。夯礮成堤。僅有六七寸不等。層層夯礮。故堅固而經久。雖雨淋衝刷。不致有水溝浪窩。汕損坍塌之虞。今見各堤俱無夯杵。止有石礮。又自底至頂。俱用虛土堆成。惟將頂皮陡坦。微礮一遍。以飾外觀。是以堤頂一經雨淋。則水溝浪窩。在在不堪。堤底一經油刷。則坍塌損壞。崩潰繼之。故年來糜費錢糧。迄無

成效。自今以後，加幫之堤，俱將原堤重用夯杵，密打數遍，極其堅實，而後於上再加新土，創築之堤，先將平地夯深數寸，而後於上加土建築，層層如式，夯杵行礮，務期堅固，照依估定遠近土方，取土加幫，不許近堤取土，亦不許挖傷民間墳墓。該道廳督率該管員弁，不時往來巡查，如有近堤取土，飾作假堤，夯礮不堅，挖傷墳墓者，即將義民人夫，先行懲處，仍將承築官揭報，以憑參究，如不揭報，經臣察出，定將該道廳一併糾參。一樁工之宜用整木也，運河中河原因頂衝刷灣之處，水勢湍激，恐其汕刷工堤，是以估用整木，簽釘排樁，估用整柴，丁頭鑲壓，以資捍禦。今見兩河排樁，俱係一木二截，浮簽淺土所鑲，柴束俱係一柴二截，粉飾外觀，及將舊堤老工挖鬆，一遇雨淋水漲，樁木欹斜，脹折，柴草隨水漂洶，承築人員，既圖短少物料，侵竊以肥己，該管廳員，又冀呈報搶修，膜視而不問，河工竟成漏卮矣。嗣後排樁工程，購木到工，該道廳先赴工圍驗，是否與原估尺寸相符，勒令承築人員，樁用整木，簽釘入地，甚深，埽用整柴，鑲壓，極其堅固，如將木柴截用，修築不堅，旋修旋壞，該道廳不時指名揭報，以憑參究。如或瞻徇容隱，經臣察出，卽一併糾參。該汛員弁，咨斥究治。一龍尾埽之宜停也，臣徧查河工，見工程堅固者，首在石工，次則密釘馬牙樁，足資捍禦，其頂衝大溜之處，用丁頭埽密釘大木排樁，深埋入土，亦屬有益。至於平常工程，槩用龍尾埽稀釘排樁，淺埋浮土，一遇風浪，卽行塌卸，徒飾外觀，虛糜帑金，應行停止。一石工之修砌宜得法也，湖河堤岸，原因長湖巨浪，堤岸卑薄，樁埽板工，不足以

資捍禦。是以估砌石工。以爲經久之計。故各估冊內。有馬牙、梅花等椿。有向裏丁頭等石。有鐵錠、鐵錫、汁、米、炭、柴等料。各匠夫役工食。以及祭祀之類。無一不備。故小黃莊石工。每丈估銀八十四兩之多。若照數辦料。依法修砌。自能堅固永久。安有旋砌旋倒之事。臣徧閱湖河修砌石工之處。不惟石塊碎小。不足尺寸。而且鑿草率。參差不平。雖有石灰而不見過篩搗杵。堆貯椿木率皆一木數截。零星之輒不足原估尺寸。三輒不能抵二輒之用。鐵錠鐵錫全未之見。釘椿短小。不足以整數層。巨石石塊碎小。不足以符原估丈尺。石灰米汁短少。何以合輒石而聯成一片。鐵錠鐵錫全無。何以扣石縫而使之合筍。再加以減少匠工。潦草修砌。自必旋砌旋壞。安能經久。與其參究於已壞之後。何如嚴督於修砌之前。嗣後一切石工。無論馬牙梅花等椿。皆用整木深釘。務期極其堅深。無論面裏丁頭等石。皆照原估置辦。鑿整極其平整。石灰須重篩篩過。多用米汁調和搗杵。極其膠黏。滿灌而入。使之無縫不到。又用鐵錠鐵錫聯絡上下。合爲一片。凡有石工將興。備料到工。該道廳先驗料物。次勘工程。如或料物不堪。短少灰米。以及修砌草率。有一於斯。立即指名揭報。以憑摘工參究。若狗庇容隱。經臣察出。一併糾究。該汛員弁咨斥究懲。一掃工之宜覈實也。埽箇工程大工堵決之外。歲搶各工。用埽最多。柴草藤麻等料。漕規久已覈定。無容更張。而虛冒之弊。全在工程以平報險。用料以少報多。本年修理。次年估銷。帶箇新陳相因。其中易於牽混。聽營通同蒙蔽。員弁承其意旨。以險工爲奇貨。視工帑爲固有。虛開冒

報遂成牢不可破之弊。是以大工在在與舉。而歲搶錢糧有增無減。業經諄諄告誡。嗣後報險呈詳一到。該道親行查勘。果係險工。卽令動料搶修。一面估計申報。以憑稽查。如係假捏。卽以誑報參處。該道狗隱。經臣親行查出一併題參。一挑河之積弊宜除也。挑濬工程。無論大河引河。舊例止挑河而不築隄者。每土一方。估用銀九分。以挑河之土。而復築成堤者。每方估用銀一錢六分。所估原有贏餘。若照估挑挖。自然河深堤堅。無淤墊坍塌之患。不謂分工人員。領帑到手。任意花銷。河身微微挑挖。不及原估十之三四。堤用虛土堆成。並不肯如式夯碾。且將挑出之土。堆於臨河堤上。使堤岸高聳。以作假河之尺寸。甚至工未及半。帑金告匱。自知虧空難掩。故將臨水之處。有意挖開。引水入於河身。報稱淹沒。及至水退。洄出。報稱淤墊。是以年來挑濬甚多。成河甚少。侵帑誤工。莫此爲甚。嗣後挑河工程。挑出之土。盡堆於原估堤上。層層夯碾成堤。使之高寬。以資捍禦。不許估計散土。以滋堆高假河之弊。挖河人員。務須照估挑挖寬深。敢復蹈前轍。花費錢糧。潦草工程。以及引水淹漫。虛報淤墊者。除挑過土方。用過錢糧。一槩不准銷算外。仍以侵冒誤工參究。一黃河淤墊之曲處宜取直也。恭奉上諭。將黃河曲處挑挖便直。水流暢快。則泥沙不淤。仰見我皇上洞悉治河良法。臣查閱河工。見頂衝大溜之處。對岸必有沙背挺出。此河曲之故也。從此曲處挑挖引河。以煞水勢。則對岸險工可平。誠如聖諭指示。極其精當。因詢河官何以不卽遵行。據稱挑挖引河。需費錢糧甚多。挖後引水大溜。始能成河。若逢緩水。

必至沙淤。例應追賠。是以人心懼縮。不敢挑挖。臣思河工虛應故事。挑挖不如式者。理應賠修。若實心任事。挑挖深寬。偶致淤墊者。此非人力之罪。應請免其賠修。庶幾人無畏縮。我皇上挑直之上諭。可以實見之奉行。而河工有底績之期矣。一河工用人宜立勸懲之法也。治河濬築之功。首在得人。而人才必需鼓舞。方能奮發勉勵。以圖報效。臣請河工官員。有實心任事。不避勞怨。不侵帑金。修防堅固者。工成之日。請優敘卽用。其怠玩推諉。虛冒錢糧。工程不堅固者。一經題參。請嚴加治罪。將勸懲立而賢者知勉。不肖者知懼。河工之奏效不難也。一夫役之宜優恤也。河工興舉。須用民力。如挑河築隄。雇夫動至數千。曝日之下。風雨之時。手操畚鍤。不敢自逸。夜則露處沿堤。捲蓆爲棚。以藏身。雖有雇值帑金。止可糊口。工成之日。照所給印票。該地方官查驗。免其雜項差徭。以酬其勞。則夫役益歡欣鼓舞。而趨事恐後矣。以上各條。俱關治河要務。伏候皇上聖裁。允行。敬請天語申飭。勒石河工。俾得永遠遵守。有裨河道。良非淺鮮。奉旨。覽奏。條陳河工弊端。詳悉切要。極其周備。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行確議具奏。議覆。奉旨。依議。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

行水金鑑卷第五十四

河水

七月二十五日。大學士伊桑阿、馬奇、折本啓奏。奉旨。見今遣人往張鵬翮處。著將這次各省行取知縣職名鈔出。問他此知縣內。張鵬翮有曾經識認。居官優。爲人好者。著明白開寫摺子。卽付遣去。筆帖式關住齋回啓奏。又河水情形。各處工程修理若何。亦著明白開寫摺子。並交與遣去。筆帖式齋回啓奏。總河張鵬翮摺奏。黃河入秋以來。水勢亦大。臣於七月十九日。至海濱六套一帶勘閱工程。詢據土人。僉云。今年水勢甚大。幸而大通口開通。水流入海。故隨長隨消。不致泛溢。惟徐州黃河水長。城南石狗湖水勢亦長。七月初八日。將東門外石岸平墊一段。長十二丈。內坍塌一段。長七丈。已經下埽。防護無虞。仍令原修官。俟水落賠修。其餘邳州、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等處。黃河工程。俱各保固平穩。此目前水勢之情形也。陶家莊引河。部臣范承勳等。原擬七月內完工。因秋雨太大。河身受有積水。見在車戽挑挖。王家營引河。係奉旨令馮佑挑挖贖罪之工。屢行嚴催。據道廳等官詳報。馮佑遠抗不挑。應遵不成。河不準贖罪之旨。將馮佑交與該道治罪。另估挑挖睢寧、黃河、王家堂、加幫、月堤作正堤。動帑修築。據該管署事同知金玉衡呈報。已完工九分。見在勒催全完。山清、安東、黃河兩岸堤工。卑矮之

處見在確估造冊加幫。臣查勘河工。至安東二塘。汪家莊地方。見署同知趙泰牲。及守備姜逢彩。住宿工所。親價加幫戲堤。保固險工。實心任事。海口攔黃壩。盡行拆去。見今黃水通流入海。蒙欽定大進口。佳名萬姓感悅。時家馬頭工程。已經具題動帑。委令趙泰牲。張士伸等辦料。俟水落作速堵塞。馬家港工程合龍之後。西壩被大水漫開。已經題報。見在責令承修官馮大奇等。購備料物。俟水勢稍落。速行賠修堵塞。如敢遲延。另疏題參。大通口迤下。濱海兩岸堤工。委員傅澤洪等。分段加幫。見在價修。嚴催上緊修竣。其海口運料小河。桃源黃河兩岸堤工。古溝至六壩石工。高郵城南滾水壩。高寶江都一帶。土石堤工。歸仁堤相度引河。駱馬湖口竹絡壩。王家營減水壩。徐州郭家菁等處石工。段家莊月堤。稽家閘缺口。處處工程。需帑與修。戶部所撥五十萬兩。委不敷用。見在分案估計。請撥錢糧辦料與修。臣謹具摺。付筆帖式關住齎捧奏聞。淮運二河分見於後。八月初一日。總河張鵬翮題請。見任浙江西安縣知縣陳鵬年。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張伯行等一十四人。調往河工。以便分派工程。遇有相當員缺。保題陞補。部議覆允行之。十二月初二日。題估挑挖引河。看得黃河下流最窄之處。無如安東便益門。以及對岸韓家莊。臣率同道廳等官。探量兩岸相距僅六十餘丈。又兼時家馬頭至尹家莊。河身太曲。對岸沙洲逼溜。直衝南岸韓家莊。而韓家莊以下。又突出沙嘴。逼溜直射北岸便益門。且堤高於城。勢甚危險。應將兩處沙洲。於中開穿。挑挖引河二道。使黃流直下。以固城池。以保險工。行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

估黃河北岸沙洲自時家馬頭東對南岸引河尾新河頭起至便益門西河尾止估挑引河長五百四十丈應用土方銀二千一十四兩五錢又黃河南岸自黃家莊東對北岸引河尾止估挑引河長五百二十丈應用土方銀一千五百六十六兩二引河下層又估下埽二箇應用埽料銀五十兩一錢二分連引河并埽箇共估土方工料銀三千六百三十兩六錢二分等因詳估前來臣查時家馬頭已經合龍淮黃已經交會二水合流來春自必增長急應乘時儘挑引河完竣俟桃汛水長開放使黃水直下得以暢流則尹韓二莊便益門三處險工可以稍平又可保安東城社民生除發帑委員乘此冬令水小儘挑速竣並將原冊送部查核外理合具疏題估奉旨這本內事情著照該督所題行該部知道是月二十日總河張鵬翮題爲挑空黃河灣曲引河事勘得徐屬之楊橫莊邳州之戚字堡桃源之談家口安東之汪家莊四處工程緊要急宜先挑引河部議奉旨依議速行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年三月十三日內閣中書殷德珠捧旨內開康熙四十年三月初五日張鵬翮題請河員應照臺灣例用賠修錢糧應豁免等因據九卿會議不準行具題折奏奉旨這本收貯爾衙門著爾衙門能馳馬中書一員前往張鵬翮處張鵬翮悉知河務何處作爲第一險要工程何處作爲其次險工何處作爲歲修工程詳加分晰逐段開明再何處衝決應賠修何處衝決不應賠修之處一併定議具奏這本著差去中書帶來啓奏回奏江南徐屬廳邳睢廳宿虹廳桃源廳外河廳山安廳

所管之黃河。自礪山縣起。至海口止。頻年河身墊高。一遇水發。驚濤澎湃。湍悍難禦。江南裏河廳。高堰廳。山旰廳。所管之湖河。自石勘起。至高家堰六壩止。洪湖水勢洶湧。一遇西風暴發。巨浪如山。處處堪虞。裏河廳所管運河。自大墩起。至淮關止。面臨黃河。背坐洪湖。兩岸受險。江南揚河廳所管運河。自寶應黃浦起。至邵伯更樓止。襟帶三湖。若遇大水。湖河相連。關係運道。江南安清中河廳。宿桃中河廳。所管運河。自古城起。至仲莊閘止。逼近黃河。土係虛沙。且孫家集迤下。于成龍創築子堤。河身窄狹。束水太緊。因係已成之土。不便廢棄。以上俱屬第一險要工程。其裏河廳所管運河。自淮安起。至涇河止。揚河廳。江防廳所管運河。自灣頭起。至瓜洲止。宿桃中河廳所管中河。自劉老澗起。至張家莊止。宿虹廳所管運河。自支河口起。鑿灣迤南止。邵旰廳所管運河。自鑿灣迤北起。至貓兒窩迤北止。以上俱屬其次險工。江南險要工程。每年必須修理者。名爲歲修工程。如徐屬廳之郭家營。楊家窪。楊家莊。小店。長樊大壩。狼矢溝。吳家莊。谷家莊等處。邵旰廳之羊山寺。董家堂。咸字堡。三官廟。戴家樓。王家堂等處。宿虹廳之蔡家樓。彭家堡。朱家莊。大古城。陳家道口等處。宿桃中河廳之劉老澗。上灣兒。桃源廳之煙墩。上渡口。龍窩。九里岡。三岔七里溝。雞背壩。談家莊等處。外河廳之湯董莊。大菱陵。韓家莊。尹家莊。柴市。大車路口。朱家溝。新港。童家營。胡家莊。御檄挑水壩等處。山安廳之便益門。鄭家馬頭。時家馬頭等處。江南黃運中三河。及臨湖工程。有頂衝埽灣。及風暴打壞浪窩之處。隨時補救。名爲搶修工程。更有河

性靡常。倏爾變遷。恐埽工不足捍禦。或築越堤。或幫裏戩。或加幫高厚。或挑引河。或釘排椿。或修石工。或建閘壩。名爲大修工程。總之水勢無定。目前形勢如此。將來或次險變爲險要。或險要變爲次險。亦未可定。惟在因時制宜。難以逆料。若得實心任事之人。不恤嫌怨。不辭勞苦。不避風雨。相機修防。或事出意外。非由人力所致者。無臨限內限外。情實可原。案查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奉旨。徐州長樊大壩等處。雖經衝決。河流未徙。該管各官革職賠修。俱著寬免。欽遵在案。嗣後第一險要工程。應遵旨。免其賠修。其次險工。限外疎虞者。照例不賠修。若限內疎虞者。仍應賠修。如此則賢者知所奮勵。不肖者知所戒勉。咸思保固工程。不致虛糜帑金。有裨河道。匪淺鮮矣。今三月初四日。高家堰風暴大作。臣親率河官搶修險工。濤聲如雷。巨浪濺衣。身歷不測之地。設有不虞。身命介於俄頃。河官之勞苦。臣所目擊。據九卿云。臺灣地處海島。涉歷風濤。故三年卽陞。黃運兩河非臺灣可比等語。殊不知臺灣官員。只赴任與去任時。兩涉風濤耳。河官每年桃。伏。秋。三汛搶修防守。常歷風濤之中。較安居衙署者。迥乎不同。又云挑河修隄。係河官專責。而臺灣之受祿赴官者。獨非職任所在乎。且臣閱邸鈔。吏部議覆直隸撫臣李光地題補子牙河主簿楊芳一疏。如三年果能稱職。照清河之例。卽行陞用等語。此又有例可援者也。蓋鼓勵勞員。正欲保固河工。節省帑金。永保安瀾之績。以仰副皇上宵旰廛懷河工至意。況臣行年五十三歲。形神疲憊。鬚髮蒼白。三年爲期甚遙。保題河官之時。能保臣之尙在河工乎。此亦

可以白臣心之無私矣。至於直隸、除永定河外，其餘工程及山東、河南河官所管工程，次於江南，應仍照見行例行。黃、淮交會，河工垂成，仰荷我皇上聖明獨斷，睿慮精詳，乃克有此。臣謹遵旨，敬陳末議，伏乞皇上乾斷施行。是月十七日，部覆河南巡撫徐潮題，爲題明事一疏，奉旨該部知道。臣等議得先經臺臣李因口條奏，疏稱：自戴家樓起，至儀封交界止，堤工三十里，計長五千餘丈，係河南考城縣地方。康熙二十五年，歸併曹縣修理，請將此三十里堤工，仍歸河南考城縣官民修築等因。經臣部覆，令總河等會同河南、山東巡撫等定議具題等因。奉旨：這事情著河南巡撫、山東巡撫、委官會勘定議具奏。今據河南巡撫徐潮會同山東巡撫王國昌疏稱：據河南管河道李言、署山東濟寧道事、兗州府運河同知羅景會勘定議前來，查此工乃前任河臣靳輔奉皇上面諭，親看全河形勢，以河南考城縣北岸堤工五千餘丈，界連山東曹縣境內，所衛者係曹縣之地，換歸曹縣就近修防。歷今十有餘年，深有益於運道民生，應仍遵照題定改換之成規。但查曹邑換歸堤工考邑已協夫五十名，茲再議於南北兩岸，各縣鄉堡夫內抽撥夫四十名，共工食銀一百四十四兩，同協夫銀一百八十兩，共銀三百二十四兩。移解曹縣僱夫，取具曹縣印領報銷等因前來，應均如該撫等所題可也。奉旨依議。四月初四日，內閣中書殷德珠捧旨，內開：康熙四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大學士伊桑阿、馬奇、王熙、吳璣、熊賜履、張英、學士法良、辛保、希福、納、傅紳、范承烈、王九齡、曹鑑倫等，以九卿議覆河道總督張鵬題，爲河員

應照臺灣之例敍用。及懇免賠修錢糧等事。毋庸議。並分晰險要歲修工程。摺子奏請。奉旨。據張鵬翻疏。稱黃河自礪山縣起。至海口止。湖河自石礪起。至高堰六壩止。運河自大墩起。至淮關止。自寶應起。至更樓止。自古城起。至仲莊關止。俱屬第一險要工程。運河自淮安起。至涇河止。自灣頭起。至瓜洲止。自支河口起。至貓兒窩迤北止。中河自劉老澗起。至張家莊止。俱屬其次險工等語。但水性靡常。倏爾變遷。歲修工程。或變爲險要。險工淤塞。卽變爲歲修。督理此等工程各官內。亦有實心効力奉行者。然不無隨衆塞責之員。豈可俱照臺灣之例一體敍用。又疏稱九卿但知臺灣官員。赴任去任俱有冒涉風濤之險。殊不知風濤之險。河員不時冒涉等語。其臺灣官員定有歷俸三年。卽行陞遷之例。本意迥殊。並非僅爲越海冒涉風濤起見。張鵬翻未悉此意。這事情前著九卿題覆。會議准行。與九卿無涉。朕以事關更改條例。難以遽爲准行。故遣人詢問。此情節。張鵬翻未嘗不知。且河員見今俱係保題從優補授。若將河員照臺灣之例敍用。必致更改條例。如此更改。則吏兵工三部條例。俱致更改矣。今將河員若照臺灣之例敍用。或仍補授河工員缺乎。或陞補他省員缺乎。若陞補他省。則河工歷練之員。同時陞去。獨剩新任之員。有無裨益河工之處。未經議及。卽今河員已經歷任二載。其限三年。自任事之日扣算。或自今歲明歲扣算。又疏稱伊行年五十三歲。再過三載。能保尙在河工等語。如此則張鵬翻後接任河臣。焉知從前官員賢否。量欲將河員遽爲陞用。此等情由。並未聲明。行令張鵬翻將三部條

例。遂一再行詳查確議具奏。仍著原遣中書前去。將九卿議覆准行稿鈔寫。給前往中書齋去。與張鵬翻看。回奏。切念河工潰敝之後。荷蒙我皇上指授治河方略。明晰精詳。乃致黃河漸次刷深。中運二河深通。糧船遞行。六壩全閉。淮黃交會。黃童白叟皆感頌我皇上如天之仁。微臣受聖主知遇深恩。慚無報稱。竊喜河工垂成。鼓勵勞員。盡心河務。故援三年卽陞之例。上請。茲伏讀聖諭。仰見我皇上至聖至明。洞鑒深遠。微臣愚陋。見不及此。河員若照臺灣之例。敍用。誠如聖諭。非僅爲風濤起見。又必致更改條例。如歷練之員。或同時陞補他省。誠恐新任之員。未必盡諳河務。倘蒙俯允。定例之後。扣筭三年。爲期甚遙。其中並無過愆。合例之人。亦難多得。且將來接任河臣。未必盡知從前官員之賢否。似應將照臺灣三年卽陞之例。照九卿毋庸議。其河員之中。有實心效力奉行者。容臣於河工告成之日。照例具題請敍。如怠廢河務。侵冒錢糧者。不時糾參。總之微臣受恩最深。凡有關河工之事。雖一得之愚。冒昧陳請。可否伏候聖裁。恭遇我皇上聖明在上。恩同天地。明並日月。不加譴責。容臣再行詳議具奏。不勝感激涕零。臣謹具摺。付中書殷德珠齋捧謹奏。請旨。七月三十日。總河張鵬翻題報開放陶莊引河日期。九月初一日。奉旨。張鵬翻奏稱開陶莊引河。黃河水向北岸流去等語。若黃河水向北岸流。離河口甚遠。乘此時。自范承勳等所築挑水壩起。寬長加築堤岸。過清口。將黃河清口之水儘向下流。再合爲一處。則黃河之水可永無倒灌之虞。朕先嘗面敕過于成龍。今在河官員亦有知者。著張鵬翻將

此事問知道的官員。詳明定議。其修堤所需錢糧。卽爲估計。所修之處。著畫圖速行具奏。此事甚爲緊要。不得輕忽。該部知道。九月二十三日。總河張鵬翮題。準部咨到。臣敬誦天語。仰見我皇上至仁如天。大智若神。治河方略。審照於事前。應驗於事後。指示周詳。平成永賴。誠超越萬世之聖謨也。臣自工所星馳至清口。齊集衆河官。詢問會知此事之員。止據原任同知常維禎。筆帖式馬泰回稱。會聞得前任總河于成龍云。奉旨接長挑水壩過清口。使黃水不得倒灌。但我等未聞其詳等語。臣謹遵聖謨。指示。自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起。加築堤工至清口西壩。長四百八十五丈。頂寬六丈。底寬十丈。再查西壩見長二十丈。今再接長五丈。新舊合長二十五丈。俾清口黃河之水。向北下流過惠濟祠後。合爲一處。益加暢沛。黃水可永無倒灌之虞。十月初六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議覆。奉旨。依議速行。十一月二十六日。總河張鵬翮謹題。爲河工仰賴聖謨。底績有慶。恭祈聖駕親幸。閱視指授善後方略。以永保平成事。伏惟我皇上至仁如天。大智若神。勵精圖治。中外晏安。獨有河工一事。尙廬聖懷。宵旰憂勤。親臨閱視。洞悉原委。區畫精詳。畀臣督河重寄。臣本庸愚。未諳河務。凡治河事宜。一一仰遵聖訓。夙夜兢惕。恆以弗獲。欽承聖訓是慮。蒙我皇上指授。疏通海口。乃得水有歸路。黃河刷深。指授堅築高堰。并廣開清口。乃得引淮水暢流而出。指授築歸仁堤。導泗州上源之水入於河。指授疏人字。芒稻等河。引運河之水注之江。指授築挑水壩。疏陶莊引河。逼黃水而暢清流。使永無倒灌之虞。指

授挑鰕鬚等河。引下河積水入於海。其餘各處工程。指授周悉。莫能殫述。今黃運兩河水循故道。漕運利涉。民田樹藝。淮揚蒼生。黃童白叟。咸頌皇上天授神智。峻德豐功。亙古莫比其盛。但河工甫得就緒。保固更爲緊要。其間尙有應修之處。與善後之計。微臣學識淺陋。罔知所措。日夕兢兢。恭祈聖駕。於來春二月桃汛未發之前。親臨河工。再賜指授。應修工程。與善後方略。俾臣知所遵循。始終仰賴聖訓。永保安瀾。克奏平成之績。且東南臣民。深受皇恩。戀主之心。實爲誠切。願望翠華臨幸。亦得慰瞻天仰聖之忱矣。奉旨。這所奏知道了。該部知道。十二月二十日。爲題明事。看得山陽縣黃河南岸運料河。原任河臣董安國。在於遵旨具奏事案內。題准動帑挑挖未竣。施被童營漫缺淤墊。經署理總河印務原任府尹徐廷璽題參。撥給捐工人員。挑築亦未完工。臣查明具題催追在案。臣往來看工。相度形勢。查運料河頭起於檀度寺閘。久已築壩堵閉。詢問其故。據土人云。運河高於運料河數尺。恐其開放。建瓴之勢直洩無餘。是以歷來堵閉。臣測量水平。果與土人之言無異。夫旣堵閉。則此河爲無源之水。不能通濟下流。亦難運料。是此河已無益於運河矣。且汰黃堤。原爲黃河南岸重門保障。運料河身居汰黃。樓堤二堤之中。從前挑挖此河。將草灣并小茭陵二處汰黃堤穿斷。雖築有單壩。難資捍禦。是此河又有礙於隄工矣。況歷來運料。因此河未成。係由黃河射陽湖轉運以濟工需。是此河旣不能分洩運河水勢。反將有用之汰黃堤穿斷。誠屬無益。應停其挑挖。將穿壞汰黃堤二處填築堅實。以作黃河重門。

之保障。固淮安地方。大有裨益。其各員應追銀兩。追解河庫。以備別工之用。奉旨。該部議奏。議覆。奉旨依議。已上俱強文。備治河書。

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五

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一年六月初三日。大學士伊桑阿、馬齊、張玉書、吳璵、熊賜履、學士來道常、壽鐵、圖、紀爾塔渾、王九齡、曹鑑倫、劉光美等。奉上諭。朕因永定河南岸不時衝坍。特旨令將南岸修築石堤。看來甚有裨益。今黃河南岸。自徐州以下。至於清口。通行修築石堤。可否永遠有益。若果有益。見在國帑不爲缺少。朕於錢糧一無所惜。修築此堤。應於何處採取石料。作何轉運。約幾年可以告成。著張鵬、翻齊集河員詳議具奏。總河張鵬。摺奏。我皇上仁德如天。欲河定民安。萬世永賴之盛心也。臣以事關重大。隨調集衆河官詳議。咸稱堤岸建修石工。必得地基堅實。釘椿砌石。庶有捍禦之資。若黃河水性無常。遷徙靡定。沙土虛鬆。險工之處。水深三四丈不等。難以釘椿。若另築越隄。修砌石工。而臨河險工。每年歲修。仍不可廢。恐致重費錢糧。若棄險工而不修。異漲之水勢。若排山。又恐石工有坍卸之虞。卽如高堰。土性堅實。從前所修龍門大壩等石工。尙有坍卸之虞。況黃河鬆虛之地乎。故黃河止有徐州之郭家嘴。清河之惠濟祠。緣山根土岡量修石工。其餘兩岸並未通行與修。誠以土有虛實之不同也。且委員查看黃河。自河口至徐州南岸。長六萬六千七百零一丈五尺。約需銀一千二百七十八

萬五千九百六十兩五錢零。北岸除山岡不修堤外。計長五萬四千三百九十八丈二尺。約需銀九百九十九萬七百六十二兩五錢零。工巨費繁。曠日持久。錢糧易致花費。告成難以預料。臣等愚昧。所以未敢輕爲擬議。伏惟我皇上聖明天縱。治河方略。咸荷聖謨指授。乃克底績。臣等識見卑陋。實無補於涓滴。謹將黃河兩岸土性虛鬆。遷徙靡常。情由據實奏明。其應否修砌石工之處。伏候睿裁。七月二十二日。總河張鵬翮謹題。爲恭報微臣勘明黃運兩河水勢漸消。隄防保固。仰慰聖懷事。竊照今年伏汛。水勢大長甚久。已於恭報伏汛水勢情形疏內。題明在案。詎意題報後。水勢猶復浸長。黃河兩隄之煙墩、車路口、韓家莊、董家營、鄭家馬頭、二塘、王家堂、戚字堡、狼矢溝、雞背壩、顧家莊等處。險工屢報。危險。又高家堰湖水漸長。於閏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十四等日。常起西風大暴。巨浪拍擊堤岸。處處報險。臣四下奔馳。親督各汛官。晝夜竭力搶救。幸獲無恙。但積水難消。堤根浸虛。風浪撞擊。在在堪虞。正在籌畫宣洩之際。見惠濟祠下黃水漸落三四寸。從北各汛亦報漸消。據山安同知裘陳珮報稱。閏六月二十六日。大通口下二十餘里。有西礮汛之戚家溝。值黃水頂衝漫。約開三百餘丈。河流不移。深省水勢分支。由運料小河六十里。直出海口。分洩黃溜。以致水勢漸消。而各處險工得保無虞。臣聞報。趨往查看。戚家溝以下。俱係一片蘆蕩。溢出之水。由運料河至八灘。會同正河入海。查此處在大通口下。原屬海濱曠衍。無關運道民生。乃先年宣洩黃流入海之處。原無堤工。自前河臣靳輔。因黃水未會。故

創築縷堤。水大聽其漫溢。水落仍復歸漕。于工程絕無妨礙。查舊案內靳輔曾云。河道大壞之時。非築堤不能束水。河道俱已寬深。此堤雖有坍塌。亦屬無礙等語。今淮黃會流通暢。兼之今年水勢異漲。大門口以下堤岸逼窄。實難容納。正可仍留此處口門。宣洩異漲。以保上源各處險工。俟水落淤淺。再行相度形勢。或堵或留。酌議奏聞。臣勘馬家港口門漸淤。全黃盡趨大門口寬闊深暢。八灘以下海口積沙盡去。極其深通。復勘煙墩等工。各官奮力搶護。見在平穩。運河工程。亦俱保固平穩。高家堰六壩一帶工程。遇有汕刷。隨即修補平穩。疏內題明。宣洩異漲之鮑家營。茆良口。天然壩。清水溝等口門。俱可暫停開放。其下河一帶。稻禾成熟。民居晏然。臣所逼歷之處。據土人咸稱。今年水勢大過三十五年。幸賴聖主軫念民生。指授治河方略。精詳周至。以致河底深通。堤岸堅固。小民獲享盈寧。感頌皇恩。歡聲遍野。除秋汛情形。至期照例另疏題報外。臣思我皇上仁德如天。無時不以河工爲念。所有目前。徹臣勘明水勢漸消。隄防保固情形。理合具疏報聞。恭慰聖懷。伏乞皇上睿鑒施行。奉旨。該部知道。九月初六日。總河張鵬翻謹題。爲恭報秋汛水勢情形事。該臣看得今年秋汛。黃運湖河水勢情形。據各廳呈報。黃河自徐州以至海口。加長六尺四寸及三尺九寸不等。然皆漸次消落。兩岸歲搶工程。相機修防。俱各平穩。馬家港前此水深數丈。今已淤平。黃水盡由大通口暢出。海口極其深通。其大通口迤下之戚家溝漫水。今由高門港口門歸入正河入海。中河之水。由鹽河及劉老澗減壩分洩。淮揚運河之

水由涇澗人字芒稻等河分洩。各處工程俱已修防平穩。歸仁堤工程亦俱防守平穩。高家堰及六壩工程。遵旨加謹保固。關地防守。隨時搶修。隄防俱保固平穩。其高承爵承修高澗大壩未完工程。見在嚴催修理。如再遲延。另疏題報。天然二壩。竟未開放。扶淮水使強暢。出清口以敵黃水大長之勢。今伏秋二汛。黃淮并漲。大過三十五年之水。賴有挑水壩加築寬長。逼黃河大溜直趨陶莊引河。循北岸而行。引河首尾刷成大河。故清水得以暢出。黃水絕無倒灌之虞。立大墩一望。滿河皆屬清水。惟見一線黃流。河濱土著耆老。歎以爲從古未有。今年入夏。始而雨水連綿。繼而水勢大長。幸河道深通。水由地中行。卽如高寶興泰等處。最稱窪下。俱得田禾收穫。民居晏安。黃童白叟。咸頌聖主盛德豐功。拯救數百萬生靈。出昏墊而登樂土。歡聲雷動。徧於郊原。此皆我皇上指畫精詳。聖謨獨斷。乃克臻此。所有秋汛水勢情形。理合具疏題報。伏乞皇上睿鑒施行。奉旨覽奏。挑水壩築成。逼黃河大溜。直趨陶莊引河。循北岸而行。黃水從大通口暢出。海口極其深通。淮水從清口暢流敵黃。絕無黃水倒灌之患。高家堰堤工完固。加謹防守。經伏秋大漲。俱獲平穩。運河水由涇澗河人字芒稻等河分洩。各處工程。亦皆保固。知道了。該部知道。是月十五日。總河張鵬翮謹奏。爲仰賴聖謨。河工底績。恭請睿裁。指示善後。機宜事。欽惟我皇上勵精圖治。中外枚筭。聖德神功。亙古莫並。獨有河工一事。每廛睿慮。念國計民生。攸係。親臨閱視。洞悉原委。區畫精詳。宸衷獨斷。指授方略。盡拆攔黃壩。以通海口。加築挑水壩。開陶莊引

河。以導黃汛北行。加培高堰。堵築六壩。以束淮敵黃。挑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等引河。以暢淮流。修築歸仁堤引河。開座。以節宣隄水。加築黃河隄岸。以固隄防。堵邵伯更樓等口。以利轉輸。塞時家馬頭。以杜黃水旁溢。修理運河兩岸排椿。濬深運河。改修中河。以利漕運。疏人字。芒稻河。涇澗等河。以洩運河異漲之水。挑海溝。鰲鬚等河。以洩下河積水。新建高郵南關。車邏等處滾水壩。以資蓄洩。開王家營減壩。挑鹽河。以洩清黃異漲之水。空咸字堡等引河。逢灣取直。以分水勢。一應緊要工程。次第修理。俱已完畢。今歲伏。秋大水。黃。淮并漲。逾月不消。水勢大過三十五年。依然隄防保固。淮水敵黃。海口通暢。目今運道深通。民田耕穫。黃童白叟。感戴天恩。咸頌聖主。天縱神智。又不惜數百萬帑金。治河底績。拯救億萬生靈。出昏墊而安樂土。歡聲如雷。洋溢郊原。此皆我皇上睿慮周詳。聖謨獨斷。燭照於事前。符驗於事後。德同天地。功邁百王。誠萬世永賴之偉績也。微臣自慚學識淺陋。前此治河工程。皆荷皇上指示。今工程修畢。經過大水之後。一切善後機宜。伏乞皇上親臨指示。不特微臣知所遵循。卽東南黎庶。亦得遂瞻天仰聖之望矣。臣謹具疏繪圖。差淮徐道張弼。同知李梅。恭呈御覽。伏候聖裁。河圖總說。欽惟我皇上德侔天地。澤被寰區。武功著定。文德覃敷。功化之隆。亙古莫比。其盛河工一事。猶虛睿慮。今仰賴聖謨。平成底績。方略周詳。名言莫罄。臣謹考黃河。自崑崙歷雍。豫。兗。徐。至淮之清口。會淮而入海。淮瀆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黃而入海。是清口爲河道之關鍵也。但黃勢怕強。而淮勢怕弱。

必有以抑其強而扶其弱。乃資其利。自前河臣誤築攔黃壩而海口淤塞。六壩潰決而淮水東注。二壩不交。國計民生俱受其敝矣。我皇上天縱神智。軫念民生。三巡河道。洞悉形勢。宸衷獨斷。指畫精詳。如拆攔黃壩以通海口。築挑水壩。濬陶莊引河。以疏黃流。開張福口。裴家場等河。以導淮水。加培高堰。堅築六壩。以束淮敵黃。而淮黃交會矣。濬運河。增漕隄。而運道安。開人字。芒稻等河。引水注之江。濬涇。潤海溝。鰲鬚等河。引水注之海。而下河治。其他疏築工程。具有成效。而最要者在清口大關。黃淮交會。雖遇伏秋異漲。依然清淮暢出。逼黃遠避。絕無倒灌。順軌安流。淮揚一帶。黃童白叟。歡欣歌舞。感頌皇仁。謂爲數十年來所未有。皆我皇上睿謨深遠。聖慮精微。臣愚惟有潔已奉公。殫力河干。以凜遵成筭而已。茲值工完。理合繪圖恭呈御覽。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臣張鵬翮恭進。十月初五日。奉旨。已有諭旨了。該部知道。繪圖并發。是月十六日。總河張鵬翮謹題。爲據呈代題。恭請聖駕來春。蚤臨河工。以慰臣民願望事。據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致仕張英。原任福建巡撫宮夢仁。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史夔。翰林院編修吳世燾。翰林院庶吉士劉師恕。原任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楊大鶴。翰林院庶吉士周燧。翰林院編修顧圖河。翰林院庶吉士徐昂發。候補僉事道程兆麟。原任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劉始恢。原任山東提學道劉謙吉。原任山東提學道陸鳴珂。原任陝西提學道陸德元。原任湖廣提學道岳宏譽。原任福建提學道史陸輿。原任福建提學道汪

徵候補主事李清仁。候補刑部主事程兆彪。原任工部屯田司主事劉愈。原任福建延平府知府張楷。原任浙江麗水縣知縣賈其晉。原任浙江台州府同知連璧。原任內閣中書舍人李時震。原任直隸故城縣知縣許國璋。原任浙江嘉興縣知縣許肇起。原任直隸贊皇縣知縣成永健。原任廣東英德縣知縣劉洛中。原任河南夏邑縣知縣張豹。進士杜光先。史泓。許迎年。舉人高天驥。喬崇烈。丘聞衣。王式丹。賈良璧。賈珩。賈邦楨。張默。王蕙。成申。朱纘。喬兆棟。喬徹。王爵。王懋訥。李同聲。劉肇鈇。張蒼。高克齋。周憲。沈儼。生員張千來。張滌。蔡公錫。蔡日芝等呈。爲恭請聖駕臨視河工。以慰臣民顛望事。我皇上堯仁溥被。禹智旁周。文德武功。互天彌地。含生負氣。食福飲醇。惟茲淮揚一路。頻罹水沴。上廬聖懷。法駕三臨。指授方略。不惜萬億帑金。拯此一方民命。諸如建挑水壩。開陶莊引河。使黃流不致倒灌。關清口。拆攔黃舊壩。使二瀆得以歸墟。上河治則下河自治。莫如堤障洪湖。清流出則濁流自通。惟在堅閉六壩。濬人字芒稻等河。以疏入江之路。塞邵伯更樓諸口。以收轉漕之功。大挑運河去二十年之淤墊。堅築歸仁。灑數百里之漫流。下及涇澗鰲鬚諸河。無不通利。商民兩便。田廬俱復。桑麻被野。童叟歡呼。此皆我皇上愛民之周。憂民之至。心參造化。手畫平成之所致也。昨蒙具疏。恭請聖駕閱視河工。指授善後方略。英等不勝歡忻。迎至宿遷。見所在紳衿百姓。無不踴躍欣感。翹首雲霄。伏聞聖駕未卽臨幸。老幼提攜叩額瞻天。沈悃殷切。懇乞代爲題達。恭請聖駕來春蚤臨河工。以慰輿情。瞻仰。蟲魚草木。待鑾輅以

春回。父老人民。觀翠華而雷動等情。又據淮揚二府各州縣士民。陸權、韓文挺、于廷諫、張國瑞、張敬、李自明、韓邦佐、李長年、楊天培、楊起先、余仲林、余祥、白華、徐子觀、金朝興、殷士貴、葉起、管章、張東曉等。公具呈。爲聖恩宏敷。萬民感謝。懇賜代題。請駕南幸。以慰輿情事。切惟黃淮二瀆。自古爲患。數年以來。疊被水災。幸蒙我皇上德邁唐堯。功高神禹。軫念民生。頻蠲租賦三次。親閱河工。指授方略。不惜數百萬帑金。堅堵六壩。大開清口。束淮刷黃。海口深通。河流順軌。水不旁溢。歷來沈沒之田。盡獲耕種。巨浸澤國。一旦變爲膏腴。萬姓樂業。永奏平成。今蒙恭請聖駕親臨閱視。再授善後方略。民生慶幸。市野歡騰。茲聞聖駕未卽臨幸。環謝下情。未能上達。瞻天仰聖之心。翹望愈切。爲此虔叩軫念輿情。准賜題請。恭迎聖駕。蚤幸江南。以遂萬民欣覩天顏之願等情。又據河工効力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張榕端、翰林院侍講張希良、翰林院侍讀學士史夔。候補左春坊左諭德鄭開極。原任詹事府少詹事邵遠平。候補僉事道程兆麟。原任貴州布政司王毓賢。原任山東提學道劉謙吉。原任湖廣岳常道姚淳齋。原任山東提學道陸鳴珂。原任陝西提學道陸德元。原任湖廣提學道岳宏譽。原任福建提學道史陸輿。原任福建提學道汪薇。工部屯田司郎中丁易。原任員外達古禮。工部郎中王進楫。工部員外王登魁。候補刑部主事程兆彪。候補中書科中書張伯行。候補內閣中書楊守知。候補內閣中書楊穆。候補知府李雯。候補知府傅澤洪。原任同知夏宗堯。原任同知連璧等。恭請聖駕閱視河工。懇賜代題。以慰臣工瞻

仰事。欽惟我皇上德邁唐堯。功高神禹。念淮揚二郡。頻罹水患。不辭勞苦。三次親臨河工。相度情形。指授方略。不惜帑金。數千百萬。拯此一方之民。建挑水壩。開陶莊引河。闢清口。疏海口。閉六壩。培高堰。挑運河。築歸仁堤。浚人字。芒稻等河。國計民生。萬世永賴。皆係睿筭所周。互古軼今。史冊罕覩。向蒙恭請聖駕親臨閱視。指授善後事宜。江淮之間。歡聲雷動。至榕端等望。日瞻雲。尤爲迫切。不啻百谷之仰膏雨。草木之被陽春。茲聞聖駕未卽臨幸。瞻望微忱。未能上達。爲此懇代題恭請鑾輿於春陽和煦之時。蚤臨河工。以慰瞻天仰聖之意。各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等會看得。據江南鄉紳致仕大學士張英等。士民陸權。韓文挺等。効力河工。官員張榕端呈稱。我皇上堯仁溥被。禹智旁周。文德武功。互天彌地。含生負氣。食福飲醇。惟茲淮揚一路。頻罹水沴。上廛聖懷。法駕三臨。指授方略。不惜萬億帑金。拯此一方民命。諸如建挑水壩。開陶莊引河。使黃流不致倒灌。闢清口。拆攔黃舊壩。使二瀆得以歸墟。上河治則下河自治。莫如隄障洪湖。清流出則黃流自通。惟在堅閉六壩。浚人字。芒稻等河。以疏入江之路。塞邵伯。更樓諸口。以收轉漕之功。大挑運河。去二十年之淤墊。堅築歸仁。灑數百里之漫流。下及涇澗。餽贄諸河。無不通利。商民兩便。田廬俱復。桑麻被野。童叟歡呼。此皆我皇上愛民之周。憂民之至。心參造化。手畫成平之所致。昨聞聖駕親臨河工。再授善後方略。臣民無不踴躍欣感。翹首雲霄。伏聞聖駕未卽臨幸。老幼提攜。叩顙瞻天。忱悃殷切。叩懇代爲題達。恭請聖駕來春蚤臨河工。以慰輿情等因前來。臣等

見江南臣民感戴天恩。願望聖駕來春蚤臨河工。共伸瞻覲之誠。情詞懇切。不敢壅於上聞。謹會同江南江西總督臣阿山。總漕臣桑格。江寧巡撫臣宋學。安徽巡撫臣俞成龍。具疏題達。伏乞皇上睿鑒施行。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三日。河道總督臣張鵬翮。奉上諭。看黃河礮嘴壩太短。不能逼溜。今欲照永定河修長挑水壩。回奏。永定河與黃河水勢不同。黃河萬里而來。勢大水深。礮嘴加長。一遇水長。易致衝壞。河官慮賠修之苦。不敢接長。又奉上諭。將一兩處試作長挑水壩。卽有衝壞。免其賠修。又奉上諭。煙墩甚險。雖有越堤。必須保守。縷堤。此挑水壩應行進築。初四日辰時。河道總督臣張鵬翮。奉上諭。桃源煙墩至龍窩一帶。堤工卑矮。應行加高。三月初三日。河道總督臣張鵬翮。奉上諭。王家營對過鮑家營。開引河洩黃漲之水。以保障清江。淮安地方。著卽開挑兩岸築堤。以衛民田。又奉上諭。黃河逢灣取直。開挑引河。必須於對岸水淺之處。築挑水壩。逼溜入引河。方爲有益。又奉上諭。開減水壩。須於水緩之處。不可迎溜。以防奪河。初四日奉上諭。半路劉河流掃時。堤岸單薄。應修挑水壩。御製河臣箴。舟中書。賜河臣張鵬翮。自古水患。惟河爲大。治之有方。民乃無害。禹疏而九。平成攸賴。降及漢唐。決復未艾。漸徙而南。宋元滋溢。今河昔河。議不可一。昔止河防。今兼漕法。旣弭其患。復資其力。矧此一方。耕鑿失職。澤國波臣。痾瘵已極。肩茲鉅任。曷容怠佚。毋俾金堤。潰於蟻穴。毋使田廬。

淪爲蛟窟。毋徒糜國帑而勢難終日。毋虛動春築而功鮮覆實。務圖先事盡利導策。莫悔後時。飭補直術。勿卽私而背公。勿辭勞而就逸。惟潔清而自持。兼集思而廣益。則患無不除。續可光冊。示我河臣。敬哉以勗。十月初一日。奉上諭。諭吏工二部。黃淮兩河。關係運道民生。最爲重要。朕念治河。國家大事。夙夜廬禱。未嘗少釋。披圖咨衆。雖已悉其源流。顧水勢變遷不常。必眞知洞悉。方可實見施行。是以不憚勤勞。屢親巡閱。察在險易之形勢。審其疏導之機宜。緩急次第。具有成畫。至於簡命河臣。倚任甚切。凡所屬官吏。皆聽選用。大修工程。費以數百萬計。歲修帑金。亦以數十萬計。乃康熙三十七年。黃淮並漲。總河董安國。不堅築堤堰。疏通海口。因而河身墊高。溢出河岸。以致倒灌洪澤湖。口湖水從六壩旁洩。由運河入下河。淹沒民田。于是罷董安國。以于成龍代之。朕隨授以治河方略。詳加指示。三十八年。親往閱河。駐蹕清口。河干。又面諭于成龍。清口宜築挑水壩。挑黃水使趨北岸。方可免黃水倒灌之患。隨指定其地。再三申命。于成龍不遵朕旨。致無成功。及用張鵬翮爲河道總督。面諭云。頃已發帑數百萬。令大臣官員往黃堰築堤。閉六壩。使逼洪澤湖水暢出清口。而清口築挑水壩。尤爲緊要。此壩不築。則黃水頂衝。斷不能使向北岸。湖水不得暢流。張鵬翮遵朕言。壩工築成。黃溜遂直趨陶莊。清水因以直出。壘經伏秋大漲。並無倒灌之事。其浚張福口引河。築歸仁堤。疏人字。芒稻。涇。澗等河。開大通口。皆遵朕旨。一一告竣。今年春。朕閱河至桃源。見龍窩等處頂衝危險。命增築挑水壩。此壩工刻日訖事。河

勢遂平。中河仲莊開口以與清口相對。特命改由楊家莊。漕輓安流。商民利濟。曩時黃水泛漲。或與岸平。或浸溢四出。今黃河深通。河岸距水面丈餘。縱遇大漲。亦無可虞矣。張鵬翮所修工程。雖悉經朕裁斷。而在河數載。殫心宣力。不辭艱瘁。又清潔自持。一應錢糧俱實用於河工。無纖毫浮耗。朕心深爲喜悅。所屬大小河員。並皆勉力赴工。共襄河務。亦屬可嘉。自總河以下各官。爾二部。卽詳加議敘具奏。特諭。已上俱河防志。河防志卽張文端公治河書。初不知其改名。故前後皆仍其舊。

十一月初六日。總河張鵬翮。奉上諭。河南黃河係處上游。宋元以來。每煩修治。爾將河南黃河兩岸勘閱。有工程險要之處。令修理堅固。河南管河道。治河橋案。

一煙墩險工。於四十二年。皇上親閱。在於大王廟東。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十五丈三尺五寸。寬五丈。發帑遣分司齊蘇勒建築。一龍窩張家莊險工。四十二年。皇上親閱。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壩臺長二十七丈三尺。壩身出水長十丈寬八丈。發帑遣分司齊蘇勒建築。一九里岡險工。於四十二年。皇上親閱。在於大王廟東。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九丈八尺。寬四丈。發帑遣分司齊蘇勒建築。一九里岡險工。四十二年。皇上南巡。指示舊龍門處建壩二座。內第一座長十四丈。寬五丈。第二座長十三丈。寬五丈。一半路劉險工。四十二年。皇上南巡。在於上水頭頂衝處所。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五丈。寬八丈。上下雁翅。各長八丈。發帑建築。淮徐道屬。三廳册。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九日。河南巡撫趙□□題。爲欽奉上諭事。部議得回回寨與韓羅灣一帶。乃祥符、陳留、蘭陽三縣連界。地勢極爲卑窪。復有大堤一道。並無重堤可恃。卽大堤之處。卑矮單薄。倘遇黃流暴發。不足以資防禦。今估築加幫接高堤工。長二千一百三丈。連填墊河形。共計土方夫工銀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六兩四錢。並無浮冒等因。應如所題。速行幫築。工完核減。造冊題銷可也。奉旨依議。河南管河道。沿河橋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十五日。上諭黃河兩岸工程。河官修理的好。伏汛水長。再加謹防護。惟河南黃河上游工程。關係最爲緊要。伏汛水長。著加謹修防。其黃堦壩工程。更爲緊要。若差賢能官員。前往防險。相度形勢。修建挑水壩。挑溜開行。時總河張鵬翮。卽動帑修建挑水壩一座。并下護涯壩七十丈。歷年委官駐防。河南管河道。沿河橋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八年二月三十日。河南巡撫汪灝題。爲建壩已成等事。部議得先經河道總督今陞戶部尙書張鵬翮。會同河南巡撫汪灝。以河南黃河南岸。黃堦壩。係舊日險工。居黃河上游。關係緊要。奉上諭修建挑水壩一座。挑溜開行。又於上水掃灣處。下護涯壩七十丈。其黃堦壩險工。旣已剏建挑水壩。應照江南歲修例。每年用料修防。以垂永久。令撫臣就近料理。又據河南巡撫汪灝稱。挑水壩工修建已竣。第險要之處。新建壩工。及下過壩箇。大溜衝刷。誠恐挑伏。秋三汛水發。勢必墊陷。歲修

防護萬不容緩。應如所題。准其修理。奉旨依議。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趙世顯又題請於挑水壩上再建挑水壩一座。亦奉旨允行。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撫鹿祐題。爲新壩建築已成等事。部議得先經河南巡撫鹿祐。以馬家道口新建壩工。正當舊壩上流。先受頂衝之勢。比舊壩更爲緊要。應照舊壩請給歲修銀兩。辦料修防等因。臣部以黃河工程。例有保守年限。今前項工程。甫經告竣。未及一年。何得遽請歲修。覆令該撫俟保守限滿。具題到日再議。今據該撫疏稱。虞城縣馬家道口新建挑水壩。係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內建築完工。業已保固一年。且新建之壩。居大壩之上流。先受頂衝之勢。較之舊壩更爲緊要。若不照例歲修。一遇汛水漲發。恐新壩壅陷。而大壩亦頭保固。歲修防護。誠不容緩。請給歲修銀兩。辦料修防。應如所題。准其歲修。奉旨依議。康熙五十三年。因河流北行。壩前漲出淤灘。巡撫李□會題停修。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內。淮揚道傅澤洪。詳揭報料物。道屬各河廳。遠近不一。其所運料物之虛實。與做過工程之勤惰。一時耳目不及周知。是以飭令揭報。便於臨工稽查。舊例。廳管歲搶修各工。以及大工料物。辦運到工。該汛員弁查明各料。觔重尺寸數目。收貯各廠。五日一次揭報。本部院暨本道衙門存查。開工之後。每日將所下埽個。鑲填高寬丈尺。簽樁尺寸根以。以及力作兵夫數目。亦五日一次揭報。院道聽候勘驗。法良意美。歷久遵行無異。詎今日久法弛。各汛員弁。陽奉陰違。有名

爲五日一揭。或積至三五揭。十餘揭。一總彙報者。有前後日期。料物數目牽混不清。故爲朦混者。有任意延擱。竟不揭報者。各工料物收支數目。揭報既已不清。及臨工勘驗。勢必將無作有。以少報多。茫無頭緒。從何稽查。總緣積玩相沿。以致良法雖存。奉行不實。除本道一面嚴飭遵行外。相應詳請查照。舊例。通飭嗣後各廳工料。該汛員弁查明收支數目。以及兵夫名數。據實五日一次開揭。呈報查考。如敢仍前抗違牽混。及彙揭總報者。照溺職例詳揭咨斥。如此則積習可除。揭報不混。料物清而稽查便。有種工程多矣。附梅軒
微存。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正月。日。淮揚道傅澤洪詳請發帑。淮揚所屬黃運湖河工程。在在俱稱險要。下關民命。上廬宸衷。爲各省漕運之咽喉。作兩郡州邑之保障。若不及早修防。設有貽誤。干係匪輕。舊例每年霜降後。即將明年各廳歲搶修各工應用料物。准照今年用過料物多寡數目。酌核預發料價。飭令各廳遵領。乘此工務稍暇之時。分頭購辦。早運貯工。以備明春開工應用。如領帑不卽辦料。以致遲延誤工者。查出嚴加參處。此真未雨綢繆。有備無患之良法美意也。自憲臺榮莅以來。歷今十有餘年。悉照舊例而行。竝無遲誤。惟查今年批發六十年分預備料物銀兩。按照上年所發之數。有不及一半者。有僅及三分之一者。即使照數領出購辦。已恐工用不敷。乃無如河庫又槩以無銀找支爲辭。卽間有找支者。爲數亦復無幾。各廳蓄目撫心。束手無策。坐虛寬閒辦料之日月。徒多相與諉過之後。

辭。本道即嚴加督催，亦不能責各廳以無米之炊也。現蒙憲諭，明歲有欵差大人看工，著各廳將應修工程上緊料理。本道有催督之責，敢不凜遵。但修工必先備料，備料必先發帑，帑不照例早發，則料物何從購辦？後即找支，已誤時日，責其依限運工，修防無誤，勢必不能。本道目擊情形，不敢緘默，用敢詳請憲臺查照上年各廳批發預備之數，飭令具領速為給發，使其及早辦運，以濟工需，以免坐誤。如有帑銀領足，並不辦料，以及遲延誤工，本道據實查揭，仰請憲參，以儆怠玩。再詳請發帑。淮揚所屬黃運湖河各處隄岸工程，最為險要，攸關國計民生，向例各廳歲修搶修各工應用料物，於每年霜降後，即照本年年用過料物數目酌核預發，明年料價，飭令各廳遵領採辦貯工，以備明春開工應用。此歷來舊例，遵循已久。唯是今年批發六十年分預備料物銀兩，按照上年所發之數，或不及一半，或止及三分之一，各廳遵批請領，而河庫輒以無銀找支為辭，間有找支有數亦復無幾，以致各廳束手無措，勢必坐誤。本道有催督之責，難辭嚴譴，用是憂心如焚。已於本月十五日詳請憲臺未蒙批示，頃接閱邱鈔會清河一案，查勘工程處分甚嚴，同屬河工，諒無歧視，倘明年欵差大人來南看工，設有貽誤，干係甚鉅。本道寢食靡寧，不憚煩瑣，用敢再籲憲臺，迅賜查照往例，將各廳應領預備銀兩酌量再為批發給領，俾得及早辦運。既有以濟目前喫緊之工需，又可以杜後來卸過之口舌。若仍前因循，在各廳因河庫扣項繁雜，無銀找支，推諉延挨，勢所不免。萬一有誤工需，則會清河之覆轍可鑒，而上下考成。

均于未便。至於各廳領足帑銀，並不辦料，或辦料無多，不足應用，以致遲誤工程。本道察實詳揭，聽候憲參，以儆怠玩。前詳已悉，茲不復贅。三詳請發帑，河工修防，料物爲主，年前預辦，成例昭然。查六十年分預備料物銀兩，前經本道兩次詳請查照上年之例給發。蒙批云：「當卽飭行各廳遵照去後。」茲據各廳呈稟，有稱年內奉憲批發預備料物銀兩，除河庫儘除扣項外，所餘有二三百兩、三四百兩不等者，或稱盈數除扣無餘者，或稱預備料物銀兩年內並未領發者，或稱雖係署事，並未經手預備料物銀兩者。本道稔知河工重大，兼之身任督催，實難含糊。責各廳以無米之炊也。惟山安一廳，領發較之別廳頗覺不同，卽本道責之以速辦價運，事亦頗易。然安得淮揚道屬，盡如山安廳者，使本道得以督責之。今裏河同知錢士鏞，置預備料價於不詳不領矣。署外河同知胡璉，推卸修防工程於題補引見之王德祚矣。高堰通判楊三炯，安清通判孔傳煥，揚河通判夏建鼎，止就領發之數儘銀辦料矣。山旰通判張杓，年方少壯，緣病請休，置預備料價於不問矣。江防同知或應署事之甘士調，領辦或應復任之胡璉，領辦時已入春，尙無定局，將來桃汛一臨，各廳有全不辦料者，有雖辦料而不敷應用者，倘遇暴風異漲，勢必束手無措。本道代人受過，固所甘心，然而國計民生，關係甚鉅，杞人之憂，不得不總總慮也。查五十九年分歲搶修淮揚道屬，如外河、山安、裏河、江防等廳，估報銀五萬四萬兩上下不等。揚河廳估報銀二萬五六千兩，山旰廳估報銀一萬四五千兩，高堰、安清等廳亦估報銀九千一

萬兩不等。現蒙憲臺確核。陸續具題。是五十九年分各廳所用料價。業有成數。今六十年分應發預備料物銀兩。自應做照給領。飭令各廳預爲購備。方免貽誤。今查各廳詳領之數無多。除扣之項甚夥。且不詳不領者。又比比皆是。是六十年分預備之事。較之五十九年之例。大相徑庭矣。再查五十九年分河銀存庫等事案內。蒙憲題請原疏內稱。緊要工程。臨時請撥。遲緩莫及。況六十年歲搶修料物。例於年前發帑預辦。尤難遲緩。查六十年歲搶修料物銀三十萬兩。以十五萬兩扣留鹽庫。補還風浪殘缺等事案內。借動銀兩。以清款項。以十五萬兩解交河庫。俾帑項有備。而工程得無貽誤等語。是鹽庫借項。業已扣還。淮關額徵。仍屬全支。以此現在之銀。儘作六十年分預備料價。及各案大工之用。原自自餘。今本道所屬之裏河廳迎水菴等處大工。及外河廳王家莊大工銀兩。雖蒙憲檄飭知批發。而河庫究未全給。其六十年分各廳預備料物銀兩。又概以河庫無銀爲辭。其中事宜。各有司存。原非本道職所應知。更非本道職所宜言。但工程關係國計民生。修防必須有備無患。懇祈俯鑒愚忱。恩賜查照上年成例。將各廳應發預備料物銀兩。趁此初春之候。再爲飭發。雖或不能悉如五十九年之數。然多得一分之帑銀。即多辦一分之物料。早得一時之詳領。即早濟一時之急需。本道竭力督催各廳。竭力辦理。若能不誤修防。皆出自憲臺福庇矣。四月日。又詳請嚴飭備料。河工修防。料物爲先。必宜預儲於暇日。乃可取給於臨時。是以本道於上年歲底。暨本年春初。疊次呈詳請照往例批發帑銀。嚴飭各廳

預辦六十年料物。以備修防之用。業蒙憲批。各屬應解河銀。已經嚴檄催提。仰候解到。另行飭領。該道仍轉飭各廳。將領過銀兩。先行辦料運工修防。毋得遲誤。干咎。當經遵行轉飭。至再至三。乃邇者桃汛已過。伏秋瞬息卽屆。查各廳所備歲搶修料物。有竟未到工者。有到工寥寥無多者。有竟未動工者。有動工而僅以些微料物草草補苴者。此皆各廳狃安目前。僥倖將來之故習耳。曷思今春旱暘已久。卽伏秋霖潦之徵。黃淮水勢目今微弱。卽伏秋盛長之兆。盈虛倚伏。夫豈待智者而後知耶。苟不及今水勢未發之前。嚴催運料。急儻做工。誠恐一入伏秋。雨霖水漲。當此時始言備料。斷難取辦於崇朝。當此時始言做工。豈能施工於徒手。臨事張皇。必致貽誤。則未雨綢繆之計。不得不早爲究圖者也。除各廳辦運到工料物。以及做工動用料物數目。本道按月造具簿冊送憲核查外。相應呈請憲臺。俯念工需最重。嚴飭各廳。將所有詳憲批發過歲搶修料價銀兩。急速購料運貯工所。以資捍禦。庶免臨時束手。本道身在同舟。豈敢坐爲秦越之視。不得已而大聲疾呼。非以苟塞督催之責。正求爲河工收先事預防之效也。伏祈俯賜嚴飭各廳。一體遵奉。如有仍前觀望。辦運不前者。本道據實查揭。仰請憲參。以警怠玩。有禔河工。洵非淺鮮矣。附極軒
俱存。

行水金鑑卷第五十六

河水

黃河源遠流疾。其勢屈曲而多沙。大汛一至。輒高數十尺。是以有潰溢之患。至於潰溢。則其流散漫。水緣沙停。下流或淤。上流日益奔潰矣。淮水不及黃河之遠。發自河南之桐柏山。納七十二山溪之流。又會洪澤。阜陵諸湖。而出於清河縣之東。每伏秋水漲。其高亦數十尺。此黃與淮。古並稱爲二瀆也。自宋熙寧間。黃河南徙。會於淮。於是淮黃合流入海者。迄今六百餘年。前代治河之法。雖隨時變通。然其大要在固守其隄防。弗使暴漲之水。得而乘之。設有衝決。則亟塞其口。弗使澆漫。如是而已。嘗治安之時。人情懈弛。修守弗謹。一遇暴水。橫決隨之。及其既決。水分勢緩。正流漸壅。人不之察。以爲故道不可復。而欲謀其新。故往年高堰。唐堰不修。淮水東潰。清口流澀。黃水因而躡之。清口遂淤。人不以咎淮之東。而謂清口不可疏也。黃水倒入清口。加以兩岸潰決。以致海口泥沙壅塞。人不以咎黃流之失其軌。而謂海口不可通也。且創爲攔黃壩以障之。河工之潰壞。至斯而極。惟我皇上睿智如神。指授方略。盡毀攔黃壩。大開清口。連開張福口。張家莊諸引河。堅築唐堰六壩。自是淮水悉出而會黃。淮黃相合。其力自猛。流迅沙滌。海口深通。兩河皆循故道。淮揚諸州邑。數十年在波濤中者。一旦復爲耕稼之區。下流既暢。上流亦不至潰溢。卽宿

桃徐邳以西至中州所屬凡濱河之民俱可無胥溺之慮矣後之防河者藉此成規時時修補弗致廢壞即千萬年長治之道也臣鵬翮愚蒙仰承聖訓幸親成功不勝欣慶謹將歷年修防事宜分段詳列於後俾天下咸知皇上平成之偉績云以下俱張文端治河書

河南黃河南岸自陝西潼關在黃河南岸其坡隆起下望關城北有黃河自華陰縣流入與山西蒲州接界東入河南開鄉縣界衛志城北一里水中有石高丈餘河水漲則石不沒因謂之砥柱石西有潼河源出潼谷入河本朝康熙十九年漢水漲溢陸城而入城中兩岸居民溺死者二千三百餘人漂沒官民廬舍百餘間已而水縮河裂岸東徙故道竟成平陸東南有潼關故城古桃林塞即暗函也亦曰函谷秦函谷關在漢宏農縣即今靈寶縣西南十一里漢武帝徙新安即今新安縣東一里故關是也隋大業七年移於南北鎮城間唐天授二年移向北近河為路即今關也其地上齊高嶋俯視洪水流歷關六十里而至潼津數百里間盤入閿鄉縣境經靈寶陝州

潼池新安孟津鞏縣入與山西芮城縣分界在河南府陝西兩界一百二十里西有閿山四為黃河自陝西華陰界流對泉橋震家僅名阿對引泉灌蔬因名西有周閿縣故城本故湖縣鄉名東有湖城廢城本秦湖關西有潼關接華陰界又有曹公壘有舊城靈寶縣在陝西四少南六十里東南有峴山曹陽水出此亦名好陽關入河

西有石堤山柏谷水出此入河又有石城山燭水出此入河北為黃河自閿鄉縣流入東入陝西界又有門水自洛南縣流入亦名宏農關東有雷水南有宏農渠引水入城又有豐盛等五十渠歷代相繼修浚引山水灌田陝州在河南府西三百里東北有砥柱山在黃河中去州四十里萬貫導河自華陰東至於砥柱西北有黃河自靈寶縣流入東入灑池縣界又有公主河在三門山左唐開元中鑿此通漕以避三門之險約百丈許浚入於河西有七里澗自南山通河西南有醜水東有清水自永寧流入北入於河又有利人渠一廣濟渠一皆引水入城以代井汲今淤塞州城北黃河中有一鐵牛頭南尾北世傳禹鑄以鎮河患一灑池縣在河南府西一百六十里東入新安縣界河水自砥柱而下至五戶灘其間一百二十里入陝西界自陝西流入與山西四垣曲縣分界東入新安縣界河水自砥柱而下至五戶灘其間一百二十里入陝西界自陝西流入與山西四垣曲縣分界

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按志稱黃河上自三門集津下迄釣魚嘴奔流迅激并筏恆覆唯南村與垣曲接界稍平為古渡云東南有大池橫潦無源有平泉源出平地民資灌溉西有漢灑池縣故城新安縣在河南府西七十里東南

云東南有大池橫潦無源有平泉源出平地民資灌溉西有漢灑池縣故城新安縣在河南府西七十里東南

云東南有大池橫潦無源有平泉源出平地民資灌溉西有漢灑池縣故城新安縣在河南府西七十里東南

云東南有大池橫潦無源有平泉源出平地民資灌溉西有漢灑池縣故城新安縣在河南府西七十里東南

云東南有大池橫潦無源有平泉源出平地民資灌溉西有漢灑池縣故城新安縣在河南府西七十里東南

云東南有大池橫潦無源有平泉源出平地民資灌溉西有漢灑池縣故城新安縣在河南府西七十里東南

云東南有大池橫潦無源有平泉源出平地民資灌溉西有漢灑池縣故城新安縣在河南府西七十里東南

云東南有大池橫潦無源有平泉源出平地民資灌溉西有漢灑池縣故城新安縣在河南府西七十里東南

合。又東入祭澤縣界。西有石門渠。祭澤受河之處。即禹貢導滎水之道。亦曰滎口。亦滎之稱。晉楚之戰。楚軍於
 鄭。即此水也。後漢靈帝時。於數城西北。置石為門。以遏滎渠。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水盛則通於河。水
 耗則輟流。魏黃初中。濟水舊流也。鄧艾議開石門以通之。晉武帝時。復鄭州北少西四十里。西北有敖山。殷仲自無徒
 患。東北有清水。即濟水舊流也。今埋。東有河陰縣城。祭澤縣。在鄭州北少西四十里。西北有敖山。殷仲自無徒
 下。即此。明成化十五年。知縣曹銘。以水患從梁今縣。北為黃河。自河陰縣流入。又東入原武縣界。志曰。祭澤地
 有滎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頓。猶有滎之流。若疏之由滎入淮。言決河滿澤之勢。未可遽回。地
 陰流入。左傳。楚潘黨逐晉魏錡及祭澤。亦此。北有滎澤。故城。為河水所圯。西南有漢滎陽故城。以上三縣。俱
 此澤也。楚潘黨逐晉魏錡及祭澤。亦此。北有滎澤。故城。為河水所圯。西南有漢滎陽故城。以上三縣。俱
 府。自此而鄭州原武陽武中牟祥符陳留蘭陽儀封。蓋云。鄭州。在開封府西少南一百四十里。北為黃河。俱
 許。疏之。起州北至州東。接中牟境。可通舟楫。其州西北白沙而上。以抒河患。常有水患。光祿又濟之。令民穿渠
 池。一。出梅山。一出站馬屯。會流於此。入賈魯河。東有朝河。出樂巴廟前。每日三潮。因名。下合賈魯河。東有龍
 泰山。是李衛公廟後湖。周三里許。居民依水種蓮。東南有儀射坡。源出雷家潭。周十八里。後魏孝文帝賜僕射李冲
 故名。今名城湖。東有圃田澤。與中牟接界。始改而南。在開封府西北一百二十里。南有黃河。本在縣北。自祭澤縣流
 入。東入陽武縣界。明正統十三年。與中牟接界。原武縣。在開封府西北一百二十里。南有黃河。本在縣北。自祭澤縣流
 城堤十四里。城中乃無水患。嘉隆以來。河壘決塞。議之者止移隄以避水衝。致正南逼近十五里許。知縣張愷何。宜
 俟秋冬水退。漸移堤壩向南。始為完策。南有古濟水。與古陰溝水。在開封府西北九十里。西北有沙河。自武陟縣東入黃河。宜
 南有賈魯河。遇秋水泛漲。與沁水。皆為民田患。陽武縣。在開封府西北九十里。西北有沙河。自武陟縣東入黃河。宜
 皆論於河。南為黃河。自原武縣流入。東入封丘縣界。舊流木在城北。決溢不時。遂徙而南。自五代周。至明末。河決後
 不可勝計。自武陟縣流入。今自溫縣東入大河。不至封丘。東有白溝。亦名白河。流至封丘境內。長五百七十二
 丈。幫堤長六百零二丈。又漢口寺北月堤。長六百三十丈。幫堤長五百零二丈。在開封府西七十里。至明末。河決後
 南有馬陵岡。長五十餘里。即故河隄。北為黃河。自原武縣流入。東北入祥符縣界。北有汴水。亦自原武流入。東入祥
 符。即舊滎渠也。亦名鴻溝。亦名官渡水。今滎。東南有刁馬河。祭澤縣。知縣李全芳以滎沒民田。至東牟。新田千餘頃。下入於
 為平地。南有汜水。東流入官渡水。今滎。東南有刁馬河。祭澤縣。知縣李全芳以滎沒民田。至東牟。新田千餘頃。下入於

頭河。在北五里。曰巴河。曰新河。在黃河南。新姚以分殺水勢者。皆黃河轉徙所經。忽南忽北。穿縣境殆遍。今唯存賈魯河。巴河。故道湮。閹頭。龐家二河堤如故。北有黃渡河。周六十餘里。蓋大河所溢也。今涸為田。又有古濟水。蓋南濟也。有漢濟陽故城。東北有小宋狀元堤。北有方家莊小州縣。河南岸有舊棧。考城商丘虞城。皆舊云。考城縣。堤。北岸有舊堤。黃陵岡相近。有三家莊堤。以上州縣。俱屬開封府。

北有黃河。自儀封縣流入。經曹縣入府界。自古為衝決之所。堤防最切。北有賈魯河。又有沁河。自儀封流入。一名巴河。南有沙河。與故城河。旱涸。水溢亦為民害。南有汴河。自杞縣流入。東入商丘界。北有黃河。自杞縣流入。北流入定陶界。西南有大澤陂。黃水注焉。即戴陂也。北有護城堤。近為小堤。遠為大堤。今小堤頽圯過半。西南有長堤。起儀封。屆商丘。上下七十里。然去河甚遠。漲溢時此堤阻塞。轉為民害。商丘縣。即歸德府治。西南有商丘。北有黃河。自考城縣流入。又北入虞城縣界。自元至大後。河決而南。歸德常在河北。至順以後。河決而北。歸德仍在河南。迄明正統以後。河又決而南。歸德又在河北。正德以後。則仍在河南。其新集口。至順以後。河決而北。皆河衝要。嘉靖三十七年。新集河決。河流於是一變。按大河舊道。乃元賈魯所復。勢若建瓴。上下順利。後因河南水患頗急。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意欲分殺水勢。而河不兩行。大河日漸淺澁。自新集至小浮橋。淤凡二百五十餘里。河流北徙。出碭山縣治之背。趨單縣東南之段家口。折為六股。俱由運河至徐家洪。又折為五小股。亦由小浮橋。合徐家洪大河。分十一流。而勢弱矣。勢弱則淤益多。淤多則決溢愈甚。詳見徐州碭山等州縣。西南有馬腸河。源出舊黃河。逾寧達淮。北有泡水。自考城縣流入。東入虞城縣界。北有古汴水。自寧陵縣流入。東入虞城縣界。宋時東南之漕。由汴達畿。故經理為詳。南遷後。日就湮廢。明嘉靖中。雖修復。後又淤。加以河流衝決。陵谷倒置。汴水斷續。幾不可問矣。南有古睢水。自寧陵縣流入。東入夏邑縣界。今湮。其曰殺水者。即睢水也。南有斬水。又有澳水。一名濊水。今皆湮。東有清冷孟諸澤。按虞城縣界。禹貢。導荷澤。祇孟諸。東北有蔡澤。北有漆溝。又有新濊。明萬曆時。開以洩水。東有清冷池。東南有武津關。西北有鳳池口。其地與城中龍興塔平。元八圍歸德。決此口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入故睢水。遠城反以水為固。北有丁家道口。按虞城縣界。當黃河津要。東有白沙堤。石梁渠。宋張元知應天府。治此二渠。民無水患。舊城外三里。有隋堤。今廢。虞城縣。在歸德府東北七十里。北有黃河。自商丘流入。東入江南徐州碭山縣界。又有巴河。黃河支流也。又有小股河。繞城入黃河。按虞城。上接考城。下接碭山。鄰比較縣。土皆卑下。每經河溢。互相傾注。河決考碭。則土築堤。河潰漢城。則土築考碭。故舊道盡湮。歷年水患無已。欲浚支河。則易為淤塞。欲築隄防。則無山陵可倚。若於李景高口西岸。浚水南行。則縣境之流自殺。又自楊厚口起。築堤分水。使下流有孟諸澤。與商丘接界。今俗呼為涓壘。蓋澤中有壘也。西有丁家道口。北有羅家口。皆黃河要地。西南有北堤。南有中堤。北有韓家後堤。以上三縣。俱屬歸德府。

至江南徐州之碭山縣界。北岸自山西垣曲縣。東南二十里。東北有王屋山。接河南

自平陸縣流入。東入河南濟源縣界。西北有黃河。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荊葛云。濟源縣。在河南懷慶府西七十里。水一出姑姚山。一出五指山。一出秦嶺山。至三河口合流。與沁水合。東南有淇水。東經孟縣入河。新志。淇水。西有沁水。入河。淇水。東入河內界。入淇水。東有于倉渠。淇水分流也。有上下二堰。東北有馬頭溪。西北有望仙溪。西有東關。淇水。又東入溫縣界。南有玉泉。孟縣。在懷慶府南西五十五里。南有黃河。自濟源縣流入。與孟津縣接界。河廣二里。有淇水。自濟源縣流入。南合沁水入河。西有治河。即濟源之天壤溪也。北有餘濟水。沁水分流也。縣人引以溉田。南有萬樓潭。在黃河側。非所泊也。西有河陽縣。南有孟州。即古中城也。金大定中。州治以河患。因於故城南十五里築新城。徙治焉。曰上孟州。故城曰下孟州。東魏又築南城。在今孟津縣界。及中潭城。在今縣西南。是為三城。西有濟水。自孟縣流入。南入河。當王莽時。川潰枯竭。其後津梁勢改。不與昔同。今則故道蓋陷河中。北有廣濟河。沁水分流也。自河內縣流入。東南入河。又有溫潤渠。亦沁水分流。隋刺史盧賁。於河內引沁。為利人河。又派濟水入溫縣。故名溫潤。新府志。有豐稔河。分廣濟河水。南流入溫。明初築。名沈河堤。通豐稔河。填築長二十里。武陟縣。在懷慶府東一百里。南有清風嶺。黃河自溫縣流入。入武陟縣界。東南有廣濟河。沁水分流也。今濶。西北有小丹河。即丹水分流之長明溝也。今淤。乾溝猶存。又有上清河。即丹水分流之蔡溝也。自河內縣流入。東入修武之三橋。入衛。東北有蓮花池。在沁河東岸。地名木藥店。去衛河百里。即丹水。在開封府北六十里。北有黑山。東北有滎澤縣。而始有隄工。自此而原武、陽武、封丘、岡、與黑山。皆漚於水。南有黃河。北在縣西北。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漚封丘而東。縣遂居河北。自陽武縣流入。東經陳留入開陽縣界。終明之世。凡五決。荆隆口一決。陳橋集。屢決屢塞。本朝順治七年。九年兩決。至十二年始塞。按黃河自陽武入封丘。出荆隆口。直東即長垣。東明兩縣境。從此經曹漢。直趨大清河。東入於海。較之出徐沛。合淮泗。以入海。其途最為徑易。從來河行之道。宜直不宜迂。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也。西北有沁河。一名沙河。自武陟、陽武流入。經于家店。北繞縣。南穿桃陂河。東注。每注蓋則能為害。自懷慶增堤遏之。水始全落。南有程溝。自陽武境入。即白溝也。南接黃河支流。今漚。北有濮渠。首受洹。東北流至縣。再入開州界。河決後亦逐。西南有黃池。東西廣三里。南有金龍口。即荆隆口。自砥柱、孟津而

下。最為險隘。今雒河稍遠。然地勢窪下。夏秋水發。一堤之外。皆為巨浸。塌陷最多。此屢變也。西南有中壩城。元時運道中樞。受江淮之米。陸運赴淇。仍以舟載送京師。後改海運。而中壩廢。其西為大王廟口。順治九年。河決於此。決口有積水潭。汪洋數十頃。深十餘丈。有河道標兵防禦。今縣治本封丘故城。金時以河淹沒。遷治新城。元初。新城又為河壞。仍遷於此。縣城外有魏城隍。河決沙壅。僅存顧者。南有長堤。高可三丈。起荆隆口。迤邐東南。直抵徐州。西南有小長堤。在長堤南。東起祥符陳橋。西迄荆隆三十里。高厚倍於故堤。西有董祥符。陳留蘭陽儀封。以至家堤。陳繁黑洋山水。萬歷三十年決口數十丈。至今未塞。每遇霖雨。城西北皆為巨浸。祥符。陳留蘭陽儀封。以至山東曹縣界。凡係開封府者。南岸屬南河同知管轄。北岸屬北河同知管轄。係歸德府者。南岸屬歸德府管河通判管轄。北岸係山東曹單二縣界。屬兗州府黃河同知管轄。又沁河一道。屬懷慶府管河通判管轄。

洛河。源出陝西雒南縣冢嶺山。流入河南境。至盧氏縣熊耳山始大。歷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五縣。於鞏北十里。循邙山尾。南入黃河。山。洛水出焉。一統志。洛南縣。屬西安府。本漢上洛。周禮注。漢以火德王。忌水。改為雒。魏復改為洛。上洛縣。即今商州治。

澗河。源出澗池縣東北白石山。由新安至洛陽縣西七里橋。東流轉東入洛河。蒼葭云。地理志。安農新安縣下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洛。澗池縣下云。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洛。水經注。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白石之山。惠水出於其陽。東南注於洛。澗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澗。按新安無洛。漢志云。澗入洛。要其歸也。其實澗東合穀。至河南入洛。今通志。澗水之源有二。一出澗池縣白石山。一出盧氏縣香爐山。俱流至洛陽界。會於洛。一統志云。在盧氏縣。源出鐵嶺。流入城中。析為衆渠。東南流入洛者為東澗水。則澗池為西澗水矣。周書所謂澗水東。澗水西。即此二水。又地理志。澗水出金城郡令居縣西北塞外。此別是一澗也。

瀍河。源出孟津縣穀城山。自高廟溝起。與九眼泉合。入洛陽縣界。由邙山西北。注向東南。至縣後轉折而

東行至北饗始逶迤而南入洛河。蒼葢云。地理志。潁水出河南穀城縣濟亭北。東南入洛。穀城故縣。在今洛陽縣西北。胡融曰。古時潁。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潁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潁水東。潁水西。爲王城。而潁水東爲下都。洛語之文甚明也。自周鑿王壘穀水。使東出於王城之北。則其勢必入於潁水而合流。歷王城之東。以南注於洛。時二水猶未經洛陽城也。迨東漢建都於此。自河南縣東十五里之千金塢。引水繞都城南北以通漕。而潁水始與穀水俱東注矣。古時潁不合潁。亦不過洛陽縣南。而東至偃師也。

伊河源出盧氏縣閼頓嶺。由嵩縣洛陽。至偃師縣高莊。與洛河合流。至鞏縣東北洛口入黃河。蒼葢云。地理志。伊水出宏盧氏縣胎耳山。東北入洛。盧氏今屬陝州。

汜河自林園川石觜村發源。由孤柏觜以下入黃河。蒼葢云。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北流注於河。一統謂漢高祖卽位於汜水之陽。是也。今屬開封府。漢曰成臯。隋曰汜水。

濟河、濟水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泚水。既見而伏。出濟源縣。爲東西二源。東源卽瀆廟地。西源俗呼龍潭。自此東南流。至柏香鎮。分爲二。一於鎮之東北流。至河內縣。穿郡城。經龍澗村入沁河。一於鎮西南流。經

豬龍河。自小營村入黃河。

淇河在濟源縣發源三處。一出姑嫂山。一出秦嶺山。一出五指山。至縣西南三河頭。合爲一處。至孟縣海子頭村入黃河。蒼葢云。看河紀程音。淇水出濟源。春秋會於淇梁。卽此。其源有三。一出五指山紙坊。一出曲陽西源修武縣治。又東南流經城南。與二源合。水經注曰。淇出原城西北原山。勤業谷。按白澗。自莽山來。或呼莽河。

沁河源出山西沁源縣。穿大行山。出濟源縣。經河內武陟縣。入黃河。自濟源縣大坡界起。東至河內縣。計

長七十里。又東與大丹河合。而至武陟縣界。計長七十里。又東流繞武陟城北。由東而南。北岸計長七十里。南岸計長五十五里。寬一百六七十丈。中皆浮沙。淺深無定。伏秋水發。常虞泛濫。蓋云。沁水至懷慶府。其

大丹河。源出山西澤州。穿大行山。至河內縣。入沁河。自河內縣丹谷口起。至留村。入沁河。止。計長五里。蓋

廣濟河。源自五龍口。鑿山取沁水。澆灌民田。經由濟源。河內。溫縣。至武陟縣澗溝村。入黃河。按沁水。即

鄴道元所稱朱溝水也。唐崔宏禮。李元淳。相繼疏濬。元世祖時。始名廣濟。有明因之。萬歷間。河內令袁應

秦。鑿山穿洞。懸閘兩崖之間。受水則啓。障水則閉。以既民田。引水由濟源。河內。孟。溫。武。陟。入於黃河。渠闊

八尺。延袤一百五十里。分二十四堰。袁應秦廣濟河碑記云。二十四堰。第一永益堰。由官莊至休昌。長三里。第

五永福堰。順入利人河。第六廣福堰。由許村官莊。入豐稔河。屬黃河一百二十里。第四天富堰。由許村。長二里。第

八廣豐堰。由東許村金家。至小營。入黃河。長一百二十里。第九大豐堰。由南李李家橋。由辛村。高村。長五

興福堰。由彭城。會香鎮。至劉家莊。長一十里。第二十一。宏福堰。由蘇王。南徐潤。至南張。長一十五里。第二十二。萬億堰。由西冷至東周。長一十里。第二十三。大濟堰。由北冷。至杜家莊。長八里。第二十四。永通堰。由保封。至宋趙莊。至唐郭。入黃河。長四十里。

黃河南岸。榮澤縣臨河堤。上自本縣境內起。下至鄭州交界止。計長一十二里。第一段。自老護城堤起。至小格堤止。長三百八十丈。康熙三十六年修築。坐落舊城北。第二段。自護城隄起。至沈家莊堤頭止。長二百六十八丈。康熙二十四年修築。坐落舊城東。第三段。自沈家莊起。至鄭州堤界止。長一千三百九十九丈。康熙二十二年創築。坐落魏家莊前。

鄭州臨河堤。上自榮澤縣交界起。下至中牟縣交界止。計長四十五里。第一段。自榮澤縣堤界起。至藍家屯東止。長一千七百九十五丈。康熙二十二年創築。坐落永興鎮前。第二段。自范四家埠口起。至藍家屯新堤止。長一千六百七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坐落藍家屯南。第三段。自藍家屯東起。至老君堂西止。長一千三百七十一丈。康熙三十七年創築。坐落關家橋南。第四段。自任八家莊北祖師廟後起。至石家橋堤頭止。長八百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老君堂後。第五段。自石家橋起。至原武堤界止。長一千三百三十丈。康熙二十一年創築。坐落馬家渡南。第六段。自來童寨月堤起。至中牟縣堤界止。長一千一百六十丈。康熙二十六年創築。坐落裴昌廟前。

中牟縣臨河堤。上自鄭州交界起。下至祥符縣交界止。內間陽武縣所管一段。長四里八分。中牟寶管堤。

工長四十三里七分。第一段、自鄭州堤界起。至二郎廟後止。長二百三十丈。康熙二十六年創築。坐落二郎廟後。

陽武縣臨河堤。自中牟堤頭起。至中牟堤界止。長八百六十五丈。坐落郝家寨前。中牟縣第二段、自陽武隄界起。至康熙三十八年新堤頭止。長五百一十丈。康熙十九年創築。坐落孫家莊東。第三段、自十九年月堤起。至十八年月堤止。長一千五百四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坐落白家莊南。第四段、自十八年新堤頭起。至張家莊前止。長四百六十七丈。康熙十八年創築。坐落許家莊前。第五段、自十八年月堤起。至堤角止。長五百七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張家莊前。第六段、自堤角起。至張滿家莊後堤角止。長二千三百七十六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辛莊前。第七段、自張滿家莊後堤角起。至閻家寨後堤角止。長四百三十九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太平莊南。第八段、自閻家寨後堤角起。至祥符縣堤界止。長一千七百八十六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朱姑村前。

祥符縣臨河堤。上自中牟縣交界起。下至陳留縣交界止。計長七十七里。第一段、自中牟堤界起。至馬家寨北埠口止。長三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馬家寨西北。第二段、自馬家寨北埠口起。至回回寨西堤頭止。長二千一百二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曹家寨北。第三段、自回回寨堤頭起。至二十堡北堤頭止。長七百七十二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回回寨後。第四段、自二十堡北堤頭起。至二十五堡北堤

頭止。長八百六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沙門後。第五段。自二十五堡北堤頭起。至馬頭北堤頭止。長一千一百三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雙河鋪後。第六段。自馬頭北堤頭起。至一覽臺前止。長四百五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馬頭後。第七段。自一覽臺前起。至四十一堡東堤頭止。長八百八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張家灣後。第八段。自四十一堡東堤頭起。至四十二堡堤頭止。長八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梅家莊前。第九段。自四十二堡堤頭起。至四十五堡堤頭止。長五百六十六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梅家莊東南。第十段。自四十五堡堤頭起。至四十七堡西止。長三百五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步李寨後。第十一段。自四十七堡西起。至四十九堡南止。長三百二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小馬圈前。第十二段。自四十九堡南起。至四十九堡止。長三十五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大馬圈前。第十三段。自四十九堡北起。至老劉家店北埠口止。長九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謝家莊後。第十四段。自老劉家店北埠口起。至班家埠口止。長一千一百一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劉家店後。第十五段。自班家埠口起。至李進祿家寨東北埠口止。長五百九十三丈。係遠年老堤。坐落班家寨東。第十六段。自李進祿家寨東北埠口起。至陳家寨東北堤頭止。長二百七十六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李進祿家寨東。第十七段。自陳家寨東北堤頭起。至姜家莊西月堤頭止。長八百六十二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馬家店後。第十八段。自姜家莊西月堤頭起。至門家寨東北止。長七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姜家莊前。第十九段。

自門家寨東北起。至七十二堡東埠口止。長一百一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門家寨前。第二段。自七十二堡東埠口起。至埽頭西北止。長一千一百八十九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康家寨東。第二段。一段。自埽頭西北起。至陳留堤界止。長一千四十丈。康熙二十年創築。坐落埽頭東北。陳留縣臨河堤。上自祥符縣交界起。下至蘭陽縣交界止。計長一十五里八分。第一段。自祥符堤界起。至小寺後止。長九百二十丈。康熙二十年創築。坐落耿家寨後。第二段。自小寺後起。至毛家寨後止。長六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譚家寨後。第三段。自毛家寨後老堤起。至郝家寨後止。長六百丈。康熙十一年創築。坐落郝家寨西。第四段。自郝家寨後起。至楊家莊後止。長四百二十丈。康熙十二年加幫。坐落郝家寨東。第五段。自楊家莊後起。至蘭陽隄界止。長三百二十丈。康熙二十一年加幫。坐落楊家莊東。蘭陽縣臨河堤。上自陳留縣交界起。下至儀封縣交界止。計長二十四里三分。第一段。自陳留堤界起。至管家水口西頭止。長五百一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管家水口西。第二段。自管家水口西頭起。至梁家水口東頭止。長五百六十二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榆林前。第三段。自梁家水口東頭起。至耿家水口西頭止。長二百二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耿家水口西。第四段。自耿家水口西頭起。至蔡家樓東止。長八百二十一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康王廟前。第五段。自蔡家樓東起。至常家樓西止。長一百五十四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畢家寨東南。第六段。自常家樓西起。至儀封堤界止。長二千

一百零七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李軍民寨前。
儀封縣臨河堤。上自蘭陽縣交界起。下至考城縣交界止。計長四十七里。第一段。自蘭陽堤界起。至郭家莊西北止。長一千一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郭家莊西南。第二段。自郭家莊西北起。至郭家樓西止。長五十八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柳園後。第三段。自郭家樓西起。至張家莊前止。長四百零五丈。康熙二十二年創築。坐落陸家口南。第四段。自張家莊前起。至元家莊後止。長八百八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舊堤後。第五段。自元家莊後起。至大劉家寨東止。長四千三百七十五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黑村集南。第六段。自大劉家寨東起。至中莊前西南止。長四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李家寨西北。第七段。自中莊前西南起。至李家寨東北止。長四百三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李家寨後。第八段。自李家寨東北起。至趙家莊西北止。長一百七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趙家莊西北。第九段。自趙家莊後格堤工尾起。至趙家莊東月堤頭止。長一百零五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坐落趙家莊後。第十段。自趙家莊東月堤頭前起。至考城縣交界止。長五百七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石家樓後。

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七

河水

考城縣臨河堤。上自儀封縣交界起。下至商丘縣交界止。計長五十四里。第一段、自儀封縣交界起。至石家樓後止。長六百三十丈。康熙七年、幫接壩堤。坐落二堡北。第二段、自石家樓後起。至小顏家集西。歲修工頭止。長六千九百六十丈。又康熙二十四年、幫五千四百二十七丈。坐落秦家集西。第三段、自小顏家集西起。至商丘縣交界止。長二千二百丈。康熙二十二年、幫接。坐落小顏家集北。月堤。自儀封縣交界起。至壩堤中間止。長二百丈。康熙八年、創築重堤。坐落一堡。月堤。自一堡重堤起。至石家樓後止。長四百丈。康熙十一年、創築。坐落三堡。

商丘縣、臨河堤。上自考城縣交界起。下至虞城縣交界止。計長三十六里。第一段、自考城交界起。至傅樓止。長一千四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一堡北。第二段、自高家莊迤東起。至河夫營止。長六百一十二丈。康熙二十三年、幫接。坐落蘇家樓西北。第三段、自河夫營西加幫工尾起。至清水河西止。長一百三十八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河夫營東。第四段、自傅家莊西河夫營起。至李家鹽店止。長一千五十二丈。康熙二十二年、創築。坐落九堡。第五段、自九堡堤東起。至老堤中身止。長六百四十丈。康熙二十四年、幫

接坐落李家鹽店北。第六段自蔚家閣壩頭起。至二十三年加幫工頭止。長四百一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蔚家閣東。第七段自邵家莊起。至薛家莊後止。長七百二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幫接。坐落十五堡。第八段自二十三年加幫堤起。至二十三年加幫八段工頭止。長四百五十五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蒙牆寺後。第九段自閻家莊後起。至崔家樓後止。長二百四十二丈。康熙二十三年幫接。坐落崔家樓後。第十段自二十三年加幫堤起。至虞城交界止。長九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二十堡。徐家莊月堤。自考城交界起。至周家莊止。長一千三百五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幫接。坐落楊家堂西。楊家堂創築月堤。自楊家堂北頭起。至高家莊南北老堤中身止。長一千五十丈。康熙十八年創築。坐落楊家堂東。傅家莊創築月堤。自河夫營迤西埠口起。至李家莊後止。長一千一百三十丈。康熙二十六年創築。坐落李家莊西北。祖師廟後月堤。自祖師廟後起。至老壩臺止。長一百八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祖師廟後。老壩臺。自小壩堡房基起。至小大王廟止。長八百二十丈。坐落小大王廟西。舊堤。自小大王廟起。至蔚家閣後壩頭止。長一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小大王廟東。舊堤。自蔚家閣西老堤起。至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堤止。長四百二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蔚家閣北。舊壩。自本壩堤岔起。至康熙二十三年加幫堤止。長七百五十丈。康熙十二年幫築。坐落十六堡西北。舊月堤。自康熙二十四年堤工起。至邵家莊後。康熙二十三年幫築堤止。長四百八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潘侯集北。舊月堤。自小壩堡房基

起。至崔家樓東北老堤止。長三千二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崔家樓南。舊月堤。自雙廟西邊起。至南老月堤止。長三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邵家莊南。虞城縣臨河隄。上自商丘縣交界起。下至江南礪山縣交界止。計長八十三里。第一段。自商丘縣堤界起。至土樓止。長三千二十二丈。康熙二十三年幫接。坐落徐家莊東。第二段。自土樓起。至韓家樓止。長三千一十五丈。康熙十九年幫修。坐落周家樓北。第三段。自韓家樓起。至大王廟止。長一千二百二十丈。康熙二十四年幫修。坐落韓家樓東。第四段。自大王廟起。至田家廟止。長一千六百三十二丈。康熙十九年幫修。坐落田家廟西。第五段。自田家廟起。至牛頭壩寺止。長一千一十丈。康熙十八年幫修。坐落田家廟東。第六段。自牛頭壩寺起。至彭家集後止。長一千三百八十一丈。係康熙二十四年新收山東單縣堤工。坐落牛頭壩寺北。第七段。自彭家集後起。至盧家廟止。長三千三百四丈。康熙十九年幫接。坐落馬家坊前。第八段。自盧家廟起。至尹家集後止。長五百二十二丈。係康熙二十四年新收山東單縣堤工。坐落尹家集北。第九段。自尹家集後起。至張家集西止。長一百一十二丈。康熙十九年幫修。坐落尹家集東。第十段。自張家集西起。至張家集東止。長四百一十八丈。係康熙二十四年新收山東單縣堤工。坐落張家集北。第十一段。自張家集東起。至小喬家集東。江南礪山堤界止。長一千三百四十丈。康熙十九年幫接。坐落小喬家集西。月堤。自蕭家莊前大堤起。至周家樓後大堤止。長一千三百

五十丈。順治六年創築。坐落周家樓西。月堤。自賀家莊大堤起。至劉家莊後重堤止。長七百五十丈。康熙九年創築。坐落劉家莊北。月堤。自劉家莊西起。至歸鴻集後重堤止。長五百六十丈。康熙十二年創築。坐落劉家莊後。月堤。自大王廟大堤起。至大賓寺大堤止。長一千三百丈。康熙五年創築。坐落歸鴻集後。月堤。自甄家樓西大堤起。至彭家集後大堤止。長一千一百五十丈。順治十二年創築。坐落彭家集西北。月堤。自薛家樓後大堤起。至杜家樓東大堤止。長一千五十丈。康熙三十四年創築。坐落薛家樓東。

黃河北岸。榮澤縣臨河隄。上自武陟縣交界起。下至原武縣交界止。計長八里五分零。西自武陟縣隄界起。東至原武縣隄界止。長一千五百三十七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五祿店前。原武縣臨河隄。上自榮澤縣交界起。下至陽武縣交界止。計長四十里。第一段。西自榮澤隄界起。東至孟家莊西止。長二千四百三十四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胡唐家莊前。第二段。西自孟家莊西起。東至馬家莊前止。長五百一十二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車家莊前。第三段。西自馬家莊前起。東至陽武縣隄界止。長四千二百五十四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張家寨前。月堤。西自王村正南大堤根起。東至孔家莊後月堤根止。長九百九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胡唐家莊後。月堤。西自吳家莊西大堤根起。東至董家莊東大堤根止。長九百九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孟家莊後。月堤。西自胡村鋪

西大堤根起。東至黃家寺東大堤根止。長四百九十八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胡村鋪黃家寺後。
陽武縣臨河堤。上自原武縣交界起。下至封丘縣交界止。計長三十八里。第一段、西自原武隄界起。東至張家寨迤東堤頭止。長一千九百九十丈。康熙二十五年歲修加幫。坐落奶奶廟前。第二段、西自張家寨迤東堤頭起。東至雁李家西止。長二千一百丈。康熙二十三年創築。坐落大賓前。第三段、西自雁李家西起。東至封丘縣堤界止。長二千七百八十四丈。康熙二十五年歲修加幫。坐落水牛趙家莊前。
月堤。西自黑洋山起。東至雁李家西大堤根止。長七千二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本縣南。
封丘縣臨河堤。上自陽武縣交界起。下至祥符縣交界止。計長三十四里。第一段、西自陽武堤界起。東至三李家門前止。長一千八百七十二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東姜家寨前。第二段、西自三李家門前起。東至中變城西頭埠口止。長一千三百一十六丈。係遠年老堤。坐落于家店前。第三段、西自中變城西頭埠口起。東至中變城東頭止。長一百四十七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中變城前。
第四段、西自中變城東頭起。東至荊隆口正南止。長八百一十三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荊隆口前。第五段、西自荊隆口正南起。東至荊隆口東頭止。長八十八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荊隆口東。第六段、西自荊隆口東頭起。東至祥符縣堤界。李七寨止。長二千零三十八丈。內龍門口一處。長一百五十三丈。康熙二十四年下埽加幫。坐落桑園神馬前。月堤。西自蘆荀鄭家門前大埠口起。東至祥符縣

堤界止。長四千三百四十二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楊家樓後。格堤。西自三李家西堤根起。東至于家店寺西堤根止。長二百九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三李家前。縷水堤。西自于家店迤東舊堤根起。東至中蠻城迤西舊堤根止。長五百五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于家店東。舊月堤。西自劉家樓正南舊堤根起。東至中蠻城迤西舊堤根止。長八百五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劉家樓東。月堤。西自于家店西頭舊堤根起。東至十七堡止。長五百七十丈。康熙元年建築。坐落于家店後。月堤。西自神馬後舊堤根起。東至祥符縣李七寨門前堤根止。長六百一十丈。康熙六年建築。坐落李七寨西。月堤。西自溫家樓後迤東舊堤根起。東至關王廟迤東舊堤根止。長三百三十丈。康熙二十五年建築。坐落關王廟後。格堤。南自荊隆口東渡頭臨河堤根起。北至月堤根止。長四百二十丈。康熙八年歲修加幫。坐落荊隆口東北。祥符縣臨河堤。上自封丘縣交界起。下至陳留縣交界止。計長五十里。第一段。西自封丘縣李七寨前堤界起。東至丘堡東止。長一千二百七十丈。康熙九年加幫。坐落新店前。第二段。西自五堡東起。東至八堡東堤頭止。長一千五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陳橋西。第三段。西自八堡東頭起。東至十堡西堤灣止。長三百七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陳橋前。第四段。西自十堡西堤灣起。東至大王廟大埠口止。長五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陳橋正南。第五段。西自大王廟大埠口起。東至魁星樓止。長一百六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陳橋東南。第六段。西自魁星樓起。東至十一堡東堤頭止。長四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

落三府莊西。第七段、西自十一堡東堤頭起。東至十二堡止。長十五丈。康熙二十四年加幫。坐落蔣家寨西。第八段、西自十二堡起。東至十五堡東止。長九百九十九丈。順治七年加幫。坐落馬坊前。第九段、西自十五堡東起。東至賈家堂東止。長五百丈。順治十八年加幫。坐落廠門口西南。第十段、西自賈家堂東起。東至十八堡西止。長四百二十五丈。順治十八年加幫。坐落廠門口前。第十一段、西自十八堡西起。東至十九堡東堤頭止。長四百三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邵王寨正南。第十二段、西自十九堡東堤頭起。東至大王廟東堤頭止。長一百七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邵王寨東南。第十三段、西自大王廟東堤頭起。東至二十堡止。長四十五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邵王寨東南。第十四段、西自二十堡起。東至二十一堡止。長五百六十丈。康熙元年加幫。坐落邵王寨東。第十五段、西自二十一堡起。東至二十二堡止。長三百二十丈。康熙四年加幫。坐落清河集西。第十六段、西自二十二堡起。東至常家寨西大王廟止。長四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常家寨西。第十七段、西自常家寨西大王廟起。東至二十四堡止。長二百二十丈。康熙二十四年加幫。坐落常家寨東。第十八段、西自二十四堡起。東至陳留堤界止。長一千六百八十丈。康熙十九年加幫。坐落韓羅灣前。陳橋西月堤。西自張新莊前牛角哨起。東至十堡西止。長一千一百三十七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陳橋西。陳橋後月堤。西自封丘堤界起。東至王盧集東頭止。長五千零七十丈。康熙八年加幫。坐落陳橋北。陳橋前夾堤。西自魁星樓東起。東至十二堡堤頭

止。長三百八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陳橋東南。王盧集前月堤。西自王盧集東南堤根起。東至王盧集東北堤岔止。長六百零二丈。係遠年老堤。坐落王盧集東。馬房後月堤。西自王盧集東起。東至馬房東埠口止。長五百二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馬房後。邵王寨後重堤。西自馬房東堤根起。東至邵王寨東大堤根止。長七百五十三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廠門口後。廠門口後月堤。西自十八堡起。東至大王廟止。長五百七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廠門口東。廠門口東月堤。西自廠門口西起。東至邵王寨東止。長五百八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邵王寨後。張家寨後月堤。西自丁家莊前岔堤起。東至常家寨西堤岔止。長一千一百三十七丈。康熙三年創築。坐落張家寨後。張家寨斜月堤。南自大堤起。北至月堤止。長二百五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張家寨東。清河集後重堤。西自堤岔起。東至常家寨後月堤止。長六百四十丈。康熙元年創築。坐落清河集後。清河集後月堤。西自二十二堡起。東至新寨止。長九百九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常家寨後。回回寨月堤。西自本縣二十堡迤西大堤根起。東至陳留縣竹柵村堤界止。長八百六十丈。康熙三十九年祥符、陳留、蘭陽三縣會築。坐落韓羅灣後。

陳留縣北岸臨河堤。西自祥符縣堤界起。東至蘭陽縣堤界止。長一百一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貫臺北。回回寨月堤。西自祥符堤界起。東至蘭陽隄界止。長四百五十三丈。康熙三十九年祥符、陳留、蘭陽三縣會築。坐落竹柵村前。蘭陽縣臨河隄。上自陳留縣交界起。下至直隸長垣縣堤界止。計長四十一里。

第一段、西自陳留縣堤界起。東至第六堡止。長九百五十五丈。康熙十五年歲修幫築。坐落銅瓦廂西北。第二段、西自第六堡起。東至第八堡迤東止。長五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銅瓦廂東北。第三段、西自八堡迤東起。東至管李寨東南止。長八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管李寨前。第四段、西自管李寨東南起。東至管李寨東北止。長一百七十八丈。係遠年老堤。坐落管李寨東。第五段、西自管李寨東北起。東至程家樓西頭止。長三百五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程家樓前。第六段、西自程家樓西南起。東至楊家莊東南堤岔止。長六百八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楊家莊前。第七段、西自楊家莊東北堤岔起。東至十八堡東月堤頭止。長七百七十丈。康熙二十二年歲修創築。坐落瞿家莊前。第八段、月堤一道。西自十八堡迤東月堤頭起。東至樊家寨西頭堤根止。長一千八百五十丈。康熙三十六年歲修創築。坐落耿家寨後。第九段、西自樊家莊西頭堤根起。東至張村集東南岔堤頭止。長五百九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張村集前。第十段、西自張村集東南岔堤頭起。東至吳家廟西止。長六百九十二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谷家營前。第十一段、西自吳家廟西起。東至袁家寨東南止。長二百四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堤。坐落袁家寨東。第十二段、西自袁家寨東南起。東至長垣縣堤界止。長六百三十三丈。康熙三十二年修築。坐落袁家寨東。回回寨月堤。西自陳留堤界起。東至銅瓦廂五堡迤東月堤根止。長六百一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祥符、陳留、蘭陽三縣會築。坐落張家寨前。月堤。西自銅瓦廂八

堡迤東起。東至管李寨東北止。長九百四十五丈。康熙十八年創築。坐落管李寨後。月堤。西自張村集東南起。東至袁家寨西南止。長九百五十丈。康熙九年創築。坐落谷家營後。直隸長垣縣堤工。康熙三十一年。河南蘭陽。儀封。會同長垣三縣共築月堤一道。坐落城東南黃家集。西自蘭陽交界起。東至儀封交界止。長五百五十一丈。康熙三十六年築。月堤一道。西自黃家集迤東大堤起。東至儀封洪船灣西南汪兆玉地止。長五百六十丈。儀封縣堤。上自長垣縣堤界起。下至山東曹縣交界止。月堤。西自洪船灣西南長垣縣堤界起。東至稽民堤中止。長一千八百四十丈。康熙三十六年長垣。儀封二縣會築。坐落西馬木後。月堤。西自月堤起。東至宋家營後止。長二百四十丈。康熙十八年修築。坐落秦家莊前。月堤。西自劉家樓東月堤起。東至十四堡東止。長一千一百五十丈。康熙三十七年創築。坐落梁家寨東。臨河堤。第一段。西自宋家營西起。東至曲家樓西南月堤頭止。長一千五百五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刁家樓南。第二段。西自曲家樓西南月堤起。東至曲家樓東南月堤止。長六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小曲家莊前。第三段。西自曲家樓東南月堤起。東至小宋集東南止。長一千五百三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小宋集前。第四段。西自小宋集東南起。東至袁家樓南止。長二百二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袁家樓前。第五段。西自袁家樓南起。東至杜家樓前止。長七百一十五丈。康熙二十二年大修加幫。坐落杜家樓前。閻家集月堤。西自杜家樓前堤岔起。東至楊家堂

後月堤止。長二千八十丈。康熙三十五年創築。坐落二郎廟後。黃家集前月堤。西自楊家堂後月堤起。東至黃家集前堤頭止。長六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黃家集前。蔡家樓月堤。西自黃家集前月堤起。東至張官營後曹縣堤界止。長六百三十丈。康熙三十七年創築。坐落李韓寨後。李韓寨月堤。西自裴家莊前四十一堡西起。東至曹縣新築遙堤止。長一千六百四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坐落聶家莊後。河內縣沁河南岸民堤。西自覆背村起。東至迴龍廟接連官堤止。計長二十里。官堤。西自迴龍廟起。東至張家莊接連民堤止。計長六里。民堤。西自張家莊起。東至武陟縣交界張計村止。計長四十四里。北岸民堤。西自留村起。東至張茹村止。計長四十五里。武陟縣沁河南岸民堤。西自張計村起。東至方陵村止。計長七十五里。北岸官堤七處。坐落大樊村、留村、原村、郭村、詹家店、何家營、馬營。計長二十一里。北岸民堤四處。坐落東曲鎮、傅村、木藥店、南賈村。計長六十九里。今水學云。近圍鄆紗。武陟馬家築。又沁水堤頭至詹家店。約計六十里。向無堤岸。沁黃一時並漲。由此分洩騰清。故不議築。然河自孟津而下。出險就平。兼會濟沁伊洛。大有奔放之勢。此處蓋屬緊要。似宜預請聖慈照南河例。築入欽工。其向無堤岸之處。亦動皇帑加築膏厚之堤。仍於堤內量設閘壩。以爲蓄洩之計。如此。庶於河南工程。少有裨益云。

豫省黃河。在河陰以上。土性堅硬。從來不事修防。在祭澤以下。土性虛鬆。隄岸易潰。每遇伏秋。河漲卒發。盪激衝撞。甚有一日之間。塌卸河岸寬一二十丈。至四五十丈者。歲修搶修。在在有之。幸賴皇上睿謨。區畫周詳。淮黃交會。海口深通。全河之尾閭無滯。而豫處上游。亦藉以循軌下注。自無橫溢之虞。數十州邑。

生靈仰頌皇恩。真與天地同其高厚。自今以後。從事河渠者。惟有恪遵成法。不敢稍懈於已治已安。相期億萬斯年。臣民共享平成之福爾。以上俱張文耀治河書。

行水金鑑卷第五十八

河水

山東曹、單二縣。俱在黃河北岸。舊表云。曹縣在山東兗州府曹州南一百里。南有曹山。西南有黃陵岡。元真營開黃河。逼近老堤。最為險要。而武家壩尤甚。此壩潰決。則城武。金鄉。皆成沮洳。且東鄰開河。遇防尤要。西北有賈魯河。嘉靖前。尤為運道。自黃陵岡塞。而此河遂填。其南為大河洪流矣。北有古汜水。黃河之在縣境者百二十餘里。其流口有六。曰武家口。曰曹家口。曰王李口。曰蔚邢口。曰劉家口。曰李家口。皆津要也。舊月堤十有七。本朝順治初。二十有二。又壩十有四。單縣在兗州府西南二十里。南有黃河。自曹縣流入。東入曹縣。岸長七十里。本朝順治初。決柳河口。康熙九年。決隴龍寺。單境要害。隴龍寺。石家樓第一。郭家董家兩水口。次之。順治六年。築隴龍寺月堤一。築曹境滿河之水。今沙淤。加高石家樓水壩。堤臨河壩壩。故加厚壩水壩。大堤外黃家營莊河岸低窪。黃水暴發。先從此出。灌。故於本莊進東。橫築水壩一道。以防河患。鄧家水口。有老堤。堤根單溝。故於隴北加築鐵一道。是為單境急務。單河南岸。與河南陳城交錯。有遙堤二千四百餘丈。久殘缺。康熙十九年。合曹州曹縣。定陶單縣。城武。金鄉。六處舊夫。加幫高厚。又加兩月河。引上自河南儀封縣交界起。由考城縣境三十里。而入曹縣。一百四十里。而入單縣。又六十里。出單境。而達於江南礪山縣。共計二百三十里。屬兗州府黃河同知一員管轄。

曹縣黃河自河南考城縣東界入境。康熙二十五年。以考城北岸堤工三十里。與曹境相連。應歸曹縣就近修防。故今所管堤工。上自河南儀封縣交界起。下至單縣交界止。計長一百七十里。設有縣丞。主簿。巡檢。各一員。分管河務。

安陵巡檢分管堤工五十里。內歸併考城縣臨河堤。自儀封縣交界起。至戴家樓後止。計長三十里。又自戴家樓後起。至主簿分管交界止。計長二十里。歷年歲修。內有黃家莊西臨河堤一段。長二百六十五丈。馮家廠西臨河堤。長一百二十二丈。康熙四十一年加幫。上自張官營後界石起。下至臨河堤止。格堤一道。長三百九十六丈。康熙三十五年創築。上自儀封縣交界起。下至黃家水口前裏河堤止。遙月堤一道。長一千二百五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上自儀封縣界石起。下至備堤止。月堤一道。長一千二百丈。歷年歲修。上自月堤起。下至裏河堤止。備堤一道。長一百二十八丈。康熙二十七年創築。上自臨河堤起。下至備堤止。餞堤一道。長二百九十三丈。上自臨河堤起。下至裏河堤止。小餞堤一道。長一百一十三丈。上自黃家水口前起。下至大王廟西止。裏河隄一道。長九百三十八丈。上自裏河堤起。下至天齊廟西止。月堤一道。長九百四十五丈。上自天齊廟西起。下至楊家道口止。月堤一道。長一千五百一十八丈。上自關王廟起。下至臨河堤止。月堤一道。長五百六十丈。上自尹家墳起。下至天齊廟西止。月堤一道。長四百七十五丈。上自唐家水口西起。下至回龍王廟西止。護堤一道。長六百九十丈。上自回龍王廟後起。下至崔家莊東止。月堤一道。長三百七十丈。上自楊家道口起。下至流通集西止。月堤長五百五十五丈。以上堤工。俱歷年歲修。上自臨河堤起。下至主簿分管止。月堤。康熙四十一年修築。

主簿分管堤工。上自巡檢分管交界高家莊後起。下至縣丞分管交界李家樓東止。計長七十里。臨河堤。歷年歲修。青山廟前月堤。上自十字堤起。下至掃壩止。長一千二十丈。康熙三年創築。銅奶奶廟北新補月堤。上自青山廟前月堤起。下至新月堤止。長一千五百五十八丈。康熙三十九年修築。銅奶奶廟北遙月堤。上自青山廟前月堤起。下至草樓西新月堤止。長二千七百四十丈。康熙四十年創築。四十年又加葺銅奶奶廟。向稱極險。雖經添築月堤。猶不足恃。且劉信莊坍卸。幾至堤根。去此切近。危迫尤甚。故又添築此堤。劉信莊月堤。上自臨河劉滿莊堤起。下至臨河舊老堤止。長三百五十五丈。歷年歲修。趙家集西月堤。上自新月堤起。下至劉信莊月堤止。長一千一百八丈。內二百九十五丈。康熙四十一年加葺。草樓前新月堤。上自臨河堤起。下至臨河新月堤止。長二千八十八丈。內五百三十丈。康熙四十一年加葺。魚鱗月堤。上自臨河備堤起。下至遙月堤止。長八百六十丈。康熙二十六年創築。曹巴莊廟後遙月堤。上自魚鱗月堤起。下至楊釗口月堤止。長二千九百三十丈。康熙二十五年創築。楊釗口月堤。上自謝家集南縷水堤起。下至楊釗口縷水堤止。長七百九十二丈。歷年歲修。黃家奶奶廟後月堤。上自楊釗口月堤起。下至李家樓東臨河堤止。長九百四丈。歷年歲修。縣丞分管堤工。上自主簿分管李家樓東交界起。下至單縣交界止。計長五十里。臨河堤。歷年歲修。梁家樓西月堤。上自臨河堤起。下至大大王廟西止。長一千三百二十丈。內六百三十丈。康熙四十一年加

幫。大大王廟東護堤。上自大大王廟起。下至臨河堤止。長二百九十三丈。歷年歲修。董家樓後月堤。上自安家莊東起。下至孫家莊東堤岔止。長一千九百八十三丈。內五百六十四丈。康熙四十一年加幫。單縣黃河。上自曹縣交界起。下至江南礪山縣交界止。計長六十里。設有主簿一員。專管河務。

臨河堤。從前原係攔水壩。斷續不一。惟是險要之處添設。以護縷水堤者。後因縷堤之外。攔壩之內。村莊漸稠。防禦愈急。遂將各壩接連築成長堤。名攔水堤。自明季相沿已久。今改名臨河堤。俗又稱三堤。離河三四五六里不等。隨河蜿蜒。計長六十里。上自曹縣交界起。由隰龍寺基。而下至頭鋪止。長一百五丈。係舊堤。康熙三十一年修築。南北月堤。自頭鋪起。至峨帽殿止。長六百六十丈。此隄專防曹縣上流直下之衝溜。最爲緊要。康熙四十一年。於歲修案內估修。峨帽殿後斜月堤。係老堤。長四百二十三丈。未經加修。孫家集後臨河堤。自峨帽殿起。至鄭家樓前止。長七百丈。康熙三十一二三年修築。石家樓前臨河堤。自鄭家樓前起。至董家小莊後止。長一千一百四十六丈。康熙三十五三十八兩年修築。石家樓家樓臨河堤後月堤。自鄭家樓前起。至石家樓東臨河堤止。係老堤。未經加修。石家樓後臨河堤。自董家小莊後起。至董家營月堤西頭止。長一百八十五丈。康熙四十一年修築。董家水口。即董家營後臨河堤。自董家營起。至趙家樓前止。長一千四百八十丈。康熙三十三三十七兩年修築。董家營臨河堤後。備護月堤。自石家樓西起。至鄧家林止。長九百二丈。康熙三十三年創築。三十四年加幫。趙家樓東。

南北格堤。南自臨河堤起。北至樓水堤止。長三百二十五丈。康熙二十五年創築。歷年歲修。格堤迤東臨河堤。自格堤頭起。至黃家莊前止。長五百五十三丈。康熙三十八三十九兩年修築。火星廟後。九鋪迤東。臨河堤。自本堤起。至郭家莊前止。長二百一丈。康熙四十一年修築。桑垆寺後。臨河堤。自黃家莊起。至鄧家莊止。長七百六十五丈。康熙三十七三十八兩年修築。鄧家水口。迤東臨河堤。自本堤起。至郭家莊後止。長一千八百一十六丈。歷年歲修。孟家樓。臨河堤。後月堤。自孟家樓西起。至孟家樓東止。係遠年老堤。未經加修。朱王口。北臨河堤。後舊月堤。自朱家莊迤西。臨河堤起。至許家莊東止。係遠年老堤。未經加修。包家瓦房。前臨河堤。自十四鋪起。至月堤頭止。長五百一十丈。康熙四十一年修築。許家莊。前臨河堤。自許家莊前起。至姜家莊西止。長六百五丈。康熙四十一年修築。楊家樓。前臨河堤。後。修護月堤。自楊家樓前起。至鄭家店西止。長五百二十丈。康熙三十五年創築。三十六年加幫。鄭家店。前臨河堤。自鄭家店前起。至朱王六壩西頭止。長三百五丈。歷年歲修。朱王大壩。臨河堤。自大壩西頭起。至大壩東頭止。長四百一十五丈。康熙三十二年修築。朱王大壩。東臨河堤。自朱王大壩東頭起。至黑龍潭西頭止。長九百九十三丈。康熙三十二三十九兩年修築。黑龍潭。臨河堤。長五十丈。係遠年老堤。未經加修。黑龍潭。東臨河堤。自黑龍潭東起。至江南礪山縣交界止。長三百一十丈。康熙三十九年修築。

縷水堤俗名二堤。離臨河堤十里。上自曹縣交界起。下至江南豐縣交界止。計長五十四里。明時所築。嚮為河防首重之堤。嗣將攔水壩築成臨河長堤。則門戶之捍禦已在臨河為重。而縷堤次之矣。然邇年以來。修守不敢稍懈。一有殘缺。即督令補築。屹然仍為重門之障云。

太行堤。離縷堤十里。上自曹縣交界起。下至江南豐縣交界止。計長六十九里。明弘治十年。河決黃陵岡。大傷張秋運道。始築此堤。

曹單二邑堤工。舊例不動帑金。惟資額設之。夫為數有限。而汛險工長。顧此失彼。且正月集夫。二月興工。三月開工未就。而桃汛至。五六月而伏水發。七八月而秋水溢。時時可慮。在在須防。固工程而嚴守禦。司事者所當加意者也。

江南徐州黃河。蓋表云。黃河入河南。與沁汴或分或合。明初分六道。出榮陽者。至壽張入淮。出祥符者。至鹽運入濬。此河流經徐之始也。治水筌疏云。嘉靖六年以前。黃河分為六道。其兩道由河南鳳泗入淮。其四道由小浮橋飛壘橋。大小溜溝入河。時則開歸徐沛。利害相當。今開歸沛諸流俱運。全河悉經徐州一道。則開歸沛之患。而徐之患。亦不兩利。亦不能兩害者勢也。河在徐州。土人呼為汴河。又名沁河。又名小黃河。按清河志。河居中。汴居南。沁居北。河南徙。則與汴合。故此河之名有三。今沁水久不達。唯河合於汴。汴由西來。勢甚湍悍。邇州城之東北。故稱汴泗交流。而河徙西北。出秦溝。流至州城東南而下。則其名亦不可混矣。黃樓。在州城東門上。宋蘇軾建。按蘇軾黃樓賦序曰。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決於濮洲。東流鉅野。北溢於濟。南溢於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蓄土石。積芻藁。完塞隙穴以為備。自戊戌至九月戊辰。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雨晝夜不止。子瞻衣絮履。屢於城上。調急走。發禁卒。以從事。令民毋得竊出。以身率之。城得不潰。水既涸。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提防之。于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壘以黃土。曰土龍勝水。徐人相勸成之。今城之東角。尚有黃樓。蓋後人踵而為之。然非其舊矣。徐呂二洪。古稱最險。自永樂中。陳

瑄鑿洪通清。各設分司官治洪事。至嘉靖間。分司主事陳穆、陳洪範、相繼鑿石平之。行者遂若履坦道矣。南岸。上自河南虞城縣交界起。下至靈璧縣交界止。計

程二百六十里。北岸。上自山東單縣交界起。下至邳州交界止。計程二百七十一里。設徐屬河務同知。管

理修防。其汛六。在南岸。曰礪山縣汛。礪山縣。在河南徐州西北一百七十里。縣治在礪山之陽。黃河繞縣西北五十里。東北二十里。與虞城縣接

界。南郭外有新匯澤。河徒而成。南北可二十里。東西四十餘里。經冬不竭。分爲二。汗漫若湖。明嘉靖二十六年。知

縣王紹元。於汪家口築堤一道。以蘇晉壅。有陳霜口河。由虞城縣至汪家口。歷經水患。地浮淤沙。雖節經疏鑿。遇漲率

易。故河退之名。變遷不常。蕭縣。在徐州西三十里。縣治在三台山之陽。黃河自礪山縣楊村口始入縣東百里許。至

於州界。遷徙無常。水患頻仍。至縣之十七年。總河靳。創建沿河遙堤。格堤。及迎水壩。甚有利益。其遙堤。由楊村口入

縣之邵家壩。及徐州順河集。復至縣之大柳樹。田家壩。鄰家集。及北城楊家莊。接徐界而東。其格堤。南自東鎮店舊

長堤起。北至舊樓堤止。障水南下。毛城鎮入開。蕭無水患。全賴此堤。其迎水一壩。在田。徐州郭工汛。徐州小店

家樓樓水歸河。又利導之宜也。誠能修防堅固。不獨蕭無水患。而下流亦無波及之虞矣。徐州大壩汛。居焉。三十一年。知縣徐襄。復遷舊治。萬歷三十年。河決朱旺口。縣當正衝。濬潤。徐州大壩汛。敷流。幾與堤平。知縣戴一松。防守維勤。益修繕舊堤。加闊而高。至今賴以捍禦。

礪山縣汛。自虞城縣交界起。至蕭縣交界止。縷堤長一萬四千四百一十七丈。計程八十里。

自虞城縣交界起。至毛城鋪止。舊有縷堤。長一萬五百六十丈八尺。內近毛城鋪山石閘一段。長一千五

百四十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自毛城鋪石閘起。至蕭縣界止。縷堤長三千八百五十六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毛城鋪小石閘一座。大石壩一座。俱康熙三十三年建。伏秋黃漲。由此出小神湖。康熙三十九四十年。河

身漸深。水不過開。惟四十一年異漲之水出開。

定國寺舊險工。今因河勢北徙。停修。

定國寺月堤。長一千九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

蕭縣汛。自礪山縣交界起。至徐州交界止。縷堤長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九丈。計程六十五里。康熙二十三年修築。內有卑薄處。三十八年又加幫。東鎮口格堤。長八百六十四丈。康熙十九年創築。格堤北有大

橫堤。格堤南有小橫堤。皆舊廢堤。河防雜說云。黃河南岸。上自礪山縣毛城鋪起。下至徐州城止。雖原有透堤一

之時。河水必從窪處出溜。直灌堤根。自順治初。豫省荆陘口潰決。全黃北流之後。下流河身處處壅高。彼時雖竭力堵

塞。而河底之深。究不能復前此之舊。又黃河消長無定。長則出溜。消則歸溜。方其出溜之時。挾沙而漫。迨水落歸

溜。而沙留於岸。是以近河灘地。每為淤墊。較之二三十里外原舊築堤之地。竟高五七尺。或丈餘不等。故直灌堤根之

水。不一二日。而水高於堤。少窪之處。漫溢成坎。歲歲然也。不知此水下注。不特鳳徐淮鳳州縣每被漫淹。而其水全

屬洪澤湖。撼擊高家堰。高堰一有不定。則全淮東瀆。黃驍其後。而清口淤。運河墊。清水潭等工。皆不可保矣。是徐

州以上。礪蕭黃河南岸堤工。雖與運道隔遠。而實與運道相關甚切也。康熙十九年。於近河高灘之上。已築縷堤一道。

約長一萬八千餘丈。固可免十一州縣之水災。但屬卑矮。不足以禦非常異漲。更須幫築高厚。務期堅實。又於

蕭縣東鎮店地方。築格堤一道。約長八百餘丈。有此一堤。雖遇異漲。自有重門之障。潰決之患。永可免矣。

徐州郭工汛。自蕭縣交界起。至徐州三山頭止。計程六十六里。

自蕭縣交界起。至徐州王家山止。縷堤長三千四百五十八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內有單薄處。三十八年又加幫。

王家山天然石閘一座。康熙二十三年建。以洩黃漲。自三十九年至今。河底漸深。水不過開。

十八里屯。東西兩頭。各天然石闌一座。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自苗家山起。至冰雹山止。縷堤長一千五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

自韓家山起。至段家莊西頭止。舊有民修堤。長四百九十三丈。康熙三十八年加幫。

韓家山南山溝中。舊有民築土堰。長七十三丈。康熙三十八年加幫。

韓家山堤工。因黃河上灣溜水南射。逼近堤根。內鄰石狗湖。地勢卑下。最關緊要。康熙三十九年創築月

堤。自楊家樓起。至段家莊止。長四百五丈。以為重門之障。

段家莊舊險工。康熙三十九年。於對岸沙鷲挑空引河。大溜下徙。

郭家背險工。因黃水自西南直射北岸。蘇家山。觸激山根。折奔南岸。以致郭家背。奶奶廟一帶。正當大溜

頂衝。歷年以來。大溜或由奶奶廟之上。或由奶奶廟之下。忽東忽西。遷徙無常。康熙三十九年。巨鵬翻勘

閱形勢。逼近徐城。最為緊要。題請建修石岸。長五百三十九丈三尺。現在修砌。四十年置鐵犀一座於堤

上。以鎮水。

自雲龍山黃茆岡起。至徐州西關街柵欄門止。蘇堤長六百三十八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徐州志載。蘇

南長堤。起觀馬臺。屬於城。天啓甲子。河決城潰。堤僅存一線。今土人所稱蘇堤。又在城西南。自黃茆岡屬城西關。與志不同。意當日水消之後。賦又營築堤為備。而志考之未詳與。觀馬臺在城南里許。高數十仞。廣袤數百步。昔項羽

因山築臺。以觀觀馬。宋武帝為宋公時。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遊觀馬臺。是也。

徐州舊有護城石岸長五百一十五丈康熙三十六年加高三尺六寸又擴軍牆南渡口長一十二丈九尺三十六年創砌河防雜說云徐州州城以上礪豐蕭徐州縣黃河南北兩岸雖經新築堤岸然自河底墊高以稍留宣洩之地則一逢異漲勢必灌淹州城民社倉庫俱為澤國矣今於礪山縣南岸毛城舖地方建三十丈寬汴水石壩一座又於徐州北岸大谷山地方建三十丈寬汴水石壩一座使上流雖過十分異漲而先於南岸毛城舖減去半份再於北岸大谷山減去半份方可少殺其勢而徐城可保無虞矣其所減之水先貯礪山縣南岸之小神湖內逐漸流入礪河由歸仁堤減水壩歸入洪澤湖此係逐漸宣洩之水與漫決奔騰之勢不同不足為高堰各工之患也若欲盡善又須於蕭縣黃河南岸北自舊樓堤起南至東嶽口止築格堤一道約長八百六十餘丈所以束毛城舖減下之水并上流各處隨雨亦使暫住小神湖內其小神湖乃係堤裏窪地雨多則積水成湖亢旱則乾涸成地今貯減下之水分流南流既殺其奔騰之勢亦無害於小神湖自可永無衝決之虞矣

下洪奎山店堤一道長一百二十七丈嚮保民修其餞堤康熙三十七年幫築此堤外臨黃河內傍支河最為險要三十八年改挑支河二百丈以保隄工

自七里溝接奎山店堤起至三山頭止遙堤長一千四百九十丈內接奎山店堤長二百二丈康熙三十七年加幫又接奎山店堤餞堤長二十九丈三十八年築又卑薄過三十八年加幫

徐州小店汛自三山頭起至靈璧縣交界止縷堤長八千八百六十丈計程四十九里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潘家馬路歲修險工長六十四丈康熙四十年間因對岸新生雞心灘大溜掃灣崖岸坍塌遂成險工楊橫莊歲修險工長四百三十五丈掃臺長四百一十四丈康熙三十七年加幫

楊橫莊挑水壩西雁翅歲修險工長四十二丈。

楊橫莊月堤長三千四百三十六丈康熙三十一年修築。

曹家莊搶修險工長八十六丈。

曹家莊月堤長四百六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

潘家馬路楊橫莊曹家莊三險工相連北岸沙背逼溜頂衝康熙四十年內遵旨取直於北岸開空引河一道長一千八十丈引水東下以殺其勢。

楊家窪歲修險工長三百二十三丈壩臺長三百五丈康熙三十六年加幫。

樓家窪月堤長七百二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

韓壩舊險工月堤長三百五十六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小店歲修險工長三百一十丈。河防雜說云。小店受頂衝大溜。蓋其水受長樊大壩折而來。南者也。下壩修防。歷年已久。幸河勢不變。故得無恙。

小店月堤二道一長三百九十丈康熙三十六年修築一長三百六十丈三十六年因河勢下徙創築。

自小店迤東起至靈壁縣界止有民築臨河子堤長四千五十三丈。

豐碭汛自單縣交界起至徐州李道華家樓止續堤長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三丈二尺計程七十三里。河防雜說云。黃河北岸。有原有舊遠堤者。有原無舊遠堤者。無堤之處。固不待言。而有堤之處。俱離河三四十里。不足以實束水。故於單縣界起。下至徐州李道華樓止。築樓堤一道。此足以除慮外之水矣。其李道華樓以下。地勢稍高。可以

不必築堤。設遇百分異漲之年。雖有毛城舖。大谷山。兩壩宣洩。倘去不及。又難此無堤之境。以宣洩之。庶一切堤工。與徐州治城。俱可永保無患矣。

自單縣交界起。至吳家寨止。舊有民修縷堤。長一千丈。康熙三十八年加幫。

自吳家寨起。至李道華家樓止。縷堤長一萬二千一百九十三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卑薄處三十八年加幫。

吳家莊攬修險工。長一百二十五丈五尺。此工向係歲修。因康熙三十九年。於上壩頭築迎水壩一座。迎挑水勢。使大溜向南。又於對岸挖去灘勢。以順其流。險工漸平。四十年遂改爲搶修。

谷家莊歲修險工。長一百八十五丈。谷家莊即在吳家莊之下。康熙三十九年九月間。全黃直射。此工堤岸坍塌一百七十餘丈。危險異常。將此工題入歲修。

吳家莊谷家莊險工相連。康熙三十九年加幫埽臺。長二百四十八丈。又築月堤。長九百四十三丈。徐州大壩汛。自李道華家樓起。至邳州交界止。計程一百九十八里。

自李道華家樓。至蘇家山無堤之處。計九十里。蓋因黃河上游寬闊。而徐城以下窄狹。一遇大漲。即難容受。故從來不議築。使漫溢之水。從岡頭湖荊山口。輾轉入於運河也。

自大谷山起。至蘇家山止。堤長四百四十七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內有大谷山石壩一座。蘇家山石壩一座。俱二十三年建。以洩黃水異漲。

自陡山起。至子房山止。縷堤長一千三百一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內有鎮口關一座。今沙淤。

黃山口民修小堰。長九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加幫。

自華家樓起。至長山頭止。民修隄。長一千九百六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加幫。卑薄處內狼矢溝。歲修險工。

長二百五丈。

狼矢溝月堤。長八百丈。康熙二十五年修築。

自關王廟起。至大壩上壩頭止。民修堤。長五百九十五丈。

長樊大壩歲修險工一段。長三百二十丈。大壩險工。舊有月堤。長四百九十丈。自大壩尾起。至王家山止。

民修堤。長九百八十丈。自王家山起。至出頭山止。天生土壩。長九十六丈。自九山起。至出頭山止。遙堤。

長一千六百八十九丈。為大壩險工重門之障。康熙三十八年修築。河防雜說云。黃河過徐州二十里。折而往北。遂成長樊大壩。險工四百五十五丈。此

工內係窪區。大溜頂衝。最為險急。設有疏失。則障、障、障、障。俱成平陸矣。雖設下壩。未嘗少弛。然非久遠之計。須於九山、出頭山之中創築遙堤一道。以防意外之虞。此為重門之障。不可不加意也。

自董家山起。至盧家山止。遙堤。長一百八十二丈。康熙十九年創築。

自盧家山起。至邳州界止。遙堤。長一千四百八十二丈。康熙十九年創築。以上俱張文瑞治河書。斬文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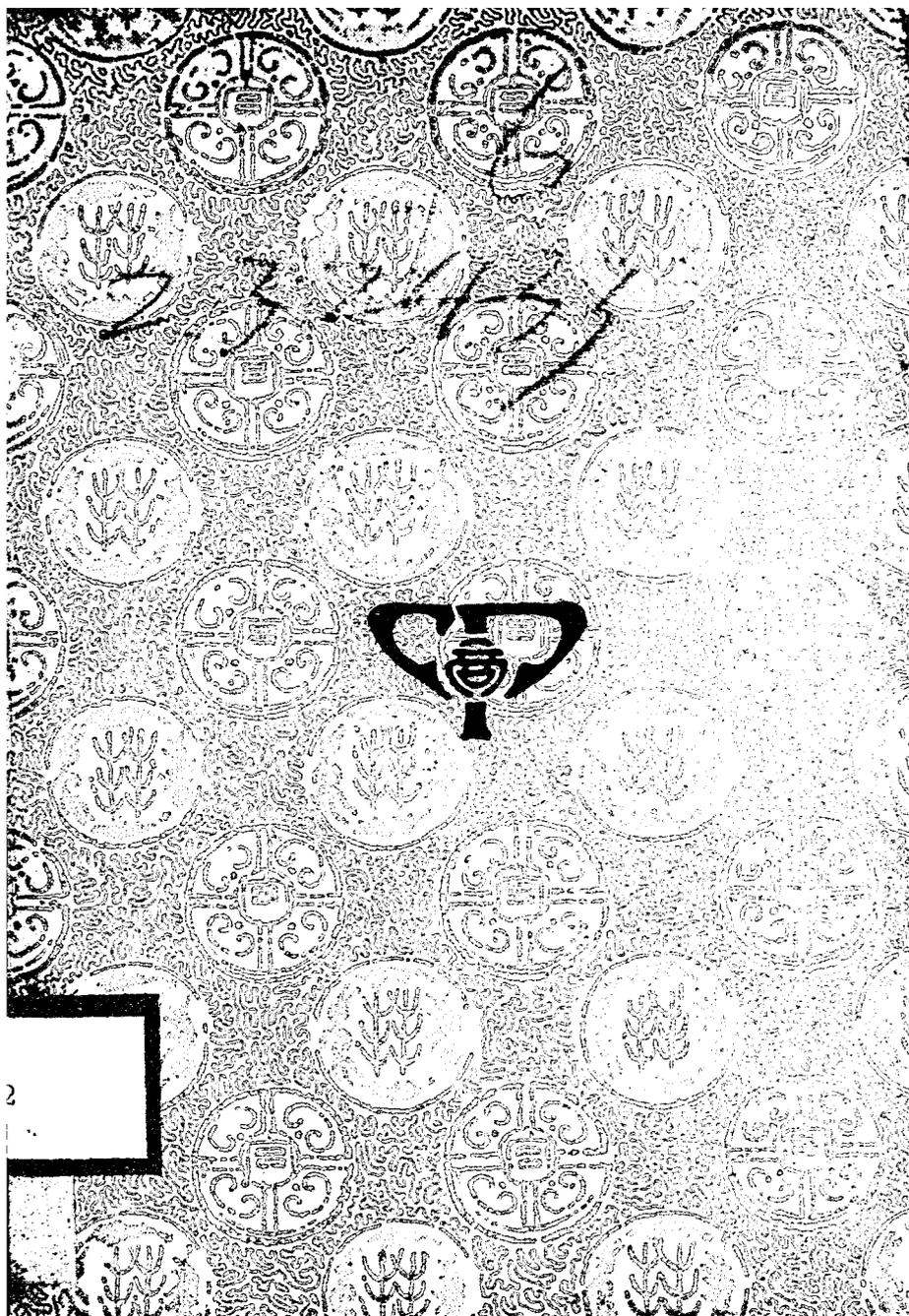
餘里。險工甚多。有背險而今平者。亦有昔平而今險者。蓋河道變遷。衝刷不常之所致也。前代河患在北。其險多在開

封、大名、河間、東、宛間。今河患在南。開封所屬。唯梁澤北門一險。當設加堵土以防之。東者唯曹縣傅家集一險。向

南。兗州。尚未成。此河一成。便可變險為平。若江南則自徐州以下。險工不可屈指。詳記之。莫後此司河者加之。意

海。徐州兩岸險工三。曰郭家嘴。乃治西南護城險處。曰楊家莊。在長樊大壩南。曰小莊。在楊家莊東。其北岸險

工。曰。是。樊。大。壩。河。防。維。說。云。徐。州。城。東。黃。河。北。岸。狄。家。山。向。有。澗。溝。小。隔。一。座。井。兩。頭。廢。堤。今。議。欲。築。堤。一。道。不。知。此。係。山。兩。老。土。黃。河。異。漲。之。時。聽。其。漫。流。由。山。後。小。河。經。邳。州。彭。家。河。入。運。河。諒。不。至。成。患。若。一。經。築。堤。則。來。水。不。洩。邳。州。一。帶。工。程。未。免。擱。隊。感。意。不。復。築。堤。聽。其。為。天。然。減。水。壩。可。也。徐。州。北。岸。花。山。一。帶。原。屬。卑。窪。之。區。向。來。漫。水。自。康。熙。十。六。年。引。動。大。溜。幾。至。奪。河。其。水。漫。淹。邳。宿。兩。處。田。地。由。駱。馬。湖。仍。入。黃。河。迨。至。十。九。年。春。夏。之。間。下。掃。壩。築。斷。流。又。於。董。家。山。起。歷。龐。家。山。至。邳。州。工。界。止。動。帑。創。築。遙。堤。一。千。六。百。六。十。餘。丈。以。為。經。久。保。障。年。來。宿。長。稍。稍。受。益。而。邳。地。亦。涸。出。甚。多。矣。



國學基本叢書
行水金鑑
四

【

ms
TV-092
70
4

書叢本基學國

鑑 金 水 行

(四)

錄輯洪澤傅



3 2167 9868 0

行發館書印務商

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九

河水

邳、雒、靈三州縣。黃河北岸。上自徐州交界起。下至宿遷縣交界直河口止。計程八十二里。零。係邳州境。黃河在淮安北四百五十里。州志云。黃河舊繞牛戈山北。崇禎末。改流羊山之南。水勢散漫。沙壘底高。於是青墩、張家灣、大壩等處。屢報口決。而邳縣受河患。本朝康熙七年。河水泛溢。全城盡沒。自此積為巨浸。已已春天子南巡。所在閭民疾苦。允邳民前奏。發帑金四萬三千兩。改建州城於艾山。艾山之前為小山。山下為城。黃河在舊城南。自彭城。歷呂梁。由睢寧界。至五工頭。始入邳境。流四十里。接阜河。抵宿遷縣界。清水河。即舊黃河。南岸屬睢寧。北岸屬邳州。順治初。塘池壩塞。始由今河。而清水河壩石。最為堅壞。名曰象山。其山原在大河南岸。前防雜說云。邳州南去離城五里許。有小山一座。高不過十丈。然係壩石。最為堅壞。名曰象山。其山原在大河南岸。前此河道之時。離山尚遠。近年上流河勢逐漸南徙。大溜直搗山根。山堅而硬。不能衝塌。竟成兜水之形。水原向東南而行。因被山阻。反折而往西北。以致上流南岸。既生戴家樓一險。而下流北岸。又生塘池大壩一險。上年於塘池大壩之下。又生羊山寺前一險。糞料甚多。究皆象山兜水之所致也。仍須於南岸使之暢流。其險自然稍平矣。邳州治城。在黃河北岸。緊臨大河。向稱富庶之區。然地勢甚窪。是以康熙七年。河流泛漲。全城陷於水底。廬室盡漂。田畝俱沒。人民四散。僅存一二百家。棲息離城隍上。隍外里許。有塘一帶。通長五百七十餘丈。所謂董家堂險汛也。自十八年以來。四堵花山決口。北築唐宋山。井運河隄工。于是州城附近方四五十里。約有田數千頃。皆可耕種。但董家堂壩壑卑矮。壩之內。又係積水深坑。取土一擔。往返數里。而伏秋之日。水亦復加長二尺。又幾幾漫溢。百計搶救。方保無虞。此亦當設法加幫。以防非常也。黃河自睢寧南岸韓家莊。折而向北。直搗邳州。北黃河南岸。上自徐州交界岸五工頭堤工。遂成險汛。其來已久。此工長二百餘丈。歲歲修防。與董家堂相等也。黃河自宿州。靈璧。東流起。下至睢寧縣。董家莊。在淮安府西三百九十里。黃河自縣西北七十里。自徐州界入縣境。睢水自宿州。靈璧。東流河口。入黃河。自天啓二年。崇禎二年。黃河衝決。故道遂涸。今小河自孟山東下。歷縣治南界。由找溝而東南入祠堂湖口。俗之所稱小河者。即昔睢水也。泗水合沂水。歷睢治。經小邳。入於淮。所傳沂泗交流是也。因黃河南徙。遂合

名一而沂泗之交界衛工頭止計程二十二里零。係靈璧縣境。實意云。在鳳陽府東一百二十里。有磬石山。兩河防維既云。靈壁隄工。在在靈區。從前每多漫缺。大為歸仁隄。高家堰。清水潭等工之害。康熙二十二年大漲。堤頂僅高水面一二尺有奇不等。且萬頃汪洋。風浪不時。大為可畏。亦須一律加高。約以六尺為度。并加僉排椿。庶可禦風浪而無虞矣。斬文襄公治河書云。自徐州界房村起。至睢寧界賈家灣止。三十里地勢甚卑。而張寒二堡尤窪下。形兜灣。築堤輒圯。蓋地窪則水積。形兜則澆水也。而風濤難禦。因於瀕河高處築子隄。一道直接峯山。以暫挽漫溢。而於子隄之內。大隄之外。開小河一道。於清涼寺建涵洞數聯。以引黃。計十年之後。窪地皆可淤高。此後堤工既易築。亦易保矣。然涵洞難建。必須着兵夫常用看守。修其圯壞。通其壅積。以放黃入淤。否則洞亦空越。或以此地去十數里。可無大虞。然地卑易衝。民田交錯。司河者能無慮乎。

上自靈璧縣交界衛工頭起。下至宿遷縣交界古堤頭止。計程一百里零。係睢寧縣境。設有邳睢靈璧河務同知一員。管理修防。其汛三。曰靈璧縣汛。睢寧縣汛。邳州汛。

靈璧縣汛。自徐州交界起。至睢寧縣交界衛工頭止。縷隄長三千九百四十八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自徐州交界撐堤起。至龍虎山止。臨河子堤長二千六百八十四丈。內接徐州子隄。長七百七十四丈。係

民築。其一千九百一十丈。康熙二十四年修築。徐靈交界處。縷堤與子堤不同。縷堤在謝家樓之西。子堤

在墨家口之西。

墨家口工。康熙三十年舊隄塌斷。復築小堰。猶恐卑薄。不足以捍禦。口西有民築撐隄一道。長一百一十

六丈。康熙四十年。令河兵加幫。以防墨家口出水不致倒灌。張寒二堡。張寒二堡。即在謝家口地方。最為

窪下。向來常常漫缺者也。

睢寧縣汛。自衛工頭起。至峰山四閘止。縷隄長一千三百四十五丈。康熙十七年創築。內自龍虎山。至峰

山共開四座。康熙二十四年建以洩異漲之水。流入孟山等湖。河防雜說云。唯寧縣黃河南岸。舊有遙隄。卑矮不堪。而清水口一帶。內係窪區。而外有積水。如黃河風浪搏擊。最為危險。茲修之。每苦不棄。康熙十八年於峯山龍虎山上下。創築遙隄數千丈。包清水口積水於隄內。然後挖開舊遙隄。撤乾積水。變成膏田數百頃。唯長賴之。今則全河歸故。新築遙隄尙屬草創。亦當按水跡一律加高也。

自峰山四關起。至武官營止。縷隄長三千二百一十一丈三尺。康熙十七年創築。上兩隄。內有遙隄長三千二百五十丈。今廢。

武官營子隄。長七百四丈。康熙二十四年舊縷堤塌斷復創築。

武官營大月隄。長三千一百三十四丈。康熙二十四年修築。康熙三十年間。武官營險極。曾於月隄之中。又築重堰未竣。而北岸沙灘開空。引河告成。河流北徙。其工遂廢。

自武官營起。經朱家樓。王家堂。至余家堂止。縷隄長二千四百二十三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朱家樓前格隄。長五百三十五丈。康熙二十四年創築。

王家堂歲歲修險工。長三百一十一丈五尺。康熙三十八年秋漫缺七十四丈。賠修。新隄卑薄。三十九年口題明動帑重修。又撥令河兵於漫口西頭。建挑水壩一座。東頭。建迎水壩一座。不使水衝新隄。又幫築兩壩。壩臺共長五十五丈。加寬二丈。始足防禦。

王家堂舊月隄。長一千六百丈。前被水衝殘。康熙三十九年。撥令河兵修築。

自余家堂起。至戴家樓止。縷隄長一千九百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戴家樓歲修險工。長三百四十丈。舊有月隄長五百九十三丈。康熙三十八年加幫。北段二百五十五丈。

又另築南段。長八百四十丈。自戴家樓起。至韓家莊止。縷隄長二千八十二丈。康熙二十二年修築。韓

家莊月隄。長一千一百一十丈。康熙十七年創築。河防雜說云。戴家樓一帶大河。去隄原遠。乃近年逐漸雨徙。

迎溜抵禦。始保無虞。自董家堂折而歸南。至睢寧南岸之韓家莊河。離隄根原不過數十丈。上流花山口未堵之前。

大河水勢緩而且少。是以未遽成險。及康熙十九年。花山堵塞。全河歸故。水愈溜大。直搗隄根。彼時飛築料物。價下

大堵。隨機運築。始得保固。今已成最險之工。必須歲歲修防。無一勞永逸之策也。韓家莊月隄。一千一百十丈。蓋

緣全河大溜頂衝而來。勢甚勇悍。不得不築月隄以障之。又上自韓家莊掃工東頭起。下至宿遷縣界止。隄工長六千一百

九十餘丈。此係民工。甚屬卑

矮。必須加幫。以防異漲。

自韓家莊起。至古隄頭宿遷縣界止。縷堤長六千一百四十一丈五尺。康熙二十三年修築。斯文襄公治河

疏。蓋於南岸。險工三。一曰王家堂。一曰戴家樓。一曰羊山寺。

河自鯉魚山。峯山兩崖中。建甌而下。南北衝突。三處皆頂衝也。

邳州汛。自徐州界起。至廟山止。縷隄長二百二十三丈。康熙十七年創築。內有舊格堤。

自綿山起。至拐山止。格隄長二百一十九丈。康熙十七年創築。

馬家山格隄。長一百九十五丈。康熙十七年創築。

自劉家寨起。至劉家店止。縷隄長三百四十丈。康熙十七年創築。

自豐山起。至青羊山止。縷隄長一百八十三丈五尺。康熙十七年創築。

自青羊山起。至塘池舊遙隄中間止。縷隄長一千八百六十二丈。康熙十七年創築。自青羊山至舊遙隄頭有隄。今廢。

塘池搶修險工。長九十一丈。柳園頭搶修險工。長七十四丈。兩工相連。共長一百六十五丈。塘池月隄。長四百一丈。康熙三十六年創築。

自塘池起。至羊山寺前止。縷隄長四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七年修築。羊山寺前歲修險工。長二百七十八丈。

自舊遙隄中間起。至羊山寺西止。遙隄長五百二十一丈。康熙十七年創築。羊山至半戈山。有隄。今廢。自羊山寺前起。至董家堂頭壩止。縷隄長一百一十四丈。康熙十七年修築。羊山寺東有格隄。格隄南頭。又有橫堤。今俱廢。

自董家堂頭壩起。至馬船幫止。歲修險工。長六百二十一丈。

自馬船幫起。經宋家莊至五工頭止。縷隄長一千一百九十二丈五尺。康熙十七年修築。邳睢廳署前有撐隄。長九十八丈。康熙十七年創築。今居民鱗集。已爲街市。又自邳睢廳署前起。至五工頭西止。有隄。又自前隄中間起。至戚字堡月隄頭止。有舊遙隄。今俱廢。

宋家莊搶修險工。長九十八丈。

自五工頭起。經戚字堡。至舊遙隄頭止。縷隄長八百四十五丈。康熙十七年修築。

戚字堡歲修險工。長一百一十九丈。康熙四十年置鐵犀一座於工上鎮水。

戚字堡險工。因對岸沙灘日長。逼溜頂衝。康熙四十年。遵旨取直於南岸開空引河。長五百七十丈。分殺

水勢。今已成河。

戚字堡西撐隄。長七十八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又月隄。長四百四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將舊遙堤改修。

戚字堡東有舊遙堤。今廢。

自舊遙堤頭起。至沈家堂止。縷隄長九百五丈。康熙十七年創築。

自沈家堂起。經青墩營、姚家莊、三官廟。至直河口宿遷縣界止。縷隄長二千四百五十三丈九尺。康熙十

九年創築。

青墩營搶修險工。長七十七丈。姚家莊歲修險工。長一百三丈。三官廟歲修險工。長二百二十二丈。三工

相連。共長四百六丈。青墩營、姚家莊、三官廟、三工埽臺。康熙三十八年。雖經修築。長三百八十八丈。頂

僅寬三丈三四尺。四十年撥河兵重修。新舊頂共寬六丈有餘。足資捍禦。青墩營、姚家莊、三官廟。共月

隄。長六百四十丈。康熙三十六年創築。新文襄公治河書云。邳州之境。盡於北岸。險工四。曰塘池大壩。曰羊山

隄也。曰五工頭。在治東南。河防雜說云。邳州北岸隄工。因有險汛相隔。分爲五段。第一段工。自上徐州界起。下

至鯉魚山止。計長八百三十餘丈。第二段工。自上鯉魚山起。下至塘池險工止。共長三千六百七十餘丈。第三段工。下

自塘池墪墾工。迤東新堤頭起。下歷羊山寺。至董家塘。墾工四頭止。共長五百七十餘丈。第四段工。上自董家塘。墾工東格。墾起。下至五工頭。墾工四頭止。共長九百九十餘丈。第五段工。上自五工頭。墾工東頭起。歷育墩營。至宿遷工界止。共長四千二百三十餘丈。皆係康熙十七八兩年。勅督新築之工。十九年以前。大河去堤甚遠。至二十年。忽然北徙。直衝隄根。況其中地勢甚窪。半爲鍾水之區。乘風撞擊。設或破堤而過。則黃流隨蹶其後。爲害不可勝言。所以年來屢用順掃。百計護堤。頗爲費料也。今須於頂衝要處。多築壩壑。墾工要處。並築排格。餘俱加築高厚。設遇意外之漲。有備無患矣。又於徐州界起。至廟山止。廟山起。至胡山止。各築格隄一道。此兩處皆係山澗深溝。設或堤隄有失。則建甌之勢。北瀉填壑也。又於羊山寺東至西。築遙堤一道。防其北流。羊山寺南。築格隄一道。障其東注。如此。不惟邳州民社可安。而邳宿運河。亦保無虞矣。

宿遷縣。舊志云。在江南淮安府西二百四十里。有馬陵山。去舊治北二里。其山高聳。爲一邑雄觀。本朝魏河斬輔。大河。濟。汶。沂。泗。諸水合流。自直河入境。設橋於上。以通行人。舊治西北一里。曰靈傑山。馬陵之餘脈也。前阻黃縣界。有侍丘湖。周圍三十餘里。水由草狼溝入河。有上泊水湖。由武家溝入河。黃河南岸。上自睢寧縣交界。古隄頭起。下至桃源縣交界。白洋河鈔關口止。計程六十三里。北岸自邳州交界起。至張莊運口止。又自吳家墩起。至桃源縣交界止。計程共七十八里。屬宿虹河務同知管轄。其汛四。南岸曰蔡家樓汛。陳家道口汛。北岸曰攔黃壩汛。大古城汛。

蔡家樓汛。自睢寧縣交界起。至徐家灣西張王廟止。纒隄長六千三百五十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蔡家樓歲修險工。老隄頭歲修險工。二工相連。共長三百五十丈。

彭家堡歲修險工。長一百四十二丈。

蔡家樓墩廟月隄。長二百九十五丈。老隄頭月隄。長四百三十九丈。彭家堡月隄。長八百七十五丈。俱

康熙十八年創築。又三工總大月隄。長二千一百九十六丈五尺。三十八年創築。

陳家道口汛。自張王廟起。至桃源縣交界止。縷隄長五千一百一十七丈九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徐家灣龍門搶修險工。臨河堤。長一千二十一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陳家道口歲修險工。舊長九十一丈五尺。又坍塌河崖二十五丈。共長一百一十六丈五尺。

陳家道口月隄。長九百五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

攔黃壩汛。自邳州交界起。至張莊運口止。縷隄長五千九百一十六丈。

自邳州交界起。至卓河石礮迤西止。縷隄長二千四百八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朱家莊舊險工。今河溜南徙。堤外沙淤。停修。

朱家莊月隄。長五百二十三丈一尺。康熙三十六年修築。

阜河攔黃壩西堤。長二百四十九丈六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攔黃壩臨河隄。長三十六丈五尺。三十六

年修築。內歲修險工。舊長八十四丈五尺。新生七丈五尺。

攔黃壩東隄。長二百二十九丈三尺五寸。康熙三十六年修築。

攔黃壩迤裏攔運河隄一道。長三十九丈。康熙三十六年創築。

自攔黃壩東隄起。至張莊運口止。縷隄長三千四百三十一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大古城汛。自宿遷縣西門吳家墩起。至桃源縣交界大古城止。縷隄長八千一百五十八丈五尺。康熙九

年創築。

蕭家渡舊決口餞隄。長八十五丈。康熙三十六年幫築。

朱家堂舊減水壩基。長一百一十三丈四尺。康熙三十六年拆壩創築。

楊家莊舊決口餞隄。長七十八丈。康熙三十六年幫築。河防雜說云。黃河自宿遷以下旁洩。方有入海之途。而閘壩堤未嘗不高也。祇因河底屢墊。故河灘亦隨之墊高。河灘既已墊高。則堤工每被淤沒。是以覺其低耳。然從堤外河灘兩觀。則覺其低。而由堤內民地而觀。則巖然高峻。外高內窪。故凡有漫決。即成建瓴之勢。理固然矣。此一百八十里堤工。蓋北之地。在宿遷不過十分之三。桃源約有十分之五。清河約有十分之七。沭陽、海州、則全在其中。此各州縣地畝原極卑窪。非地窪也。河高而祇覺其窪也。故每遇隄工潰決一次。則民地亦漸漸淤高。楊家莊未決之前。止有桃源北岸之地。被新莊口。七里溝、黃家營等各決口之水淤高。其自徐界壩遙四十里許起。歷崔鎮、古城、楊家莊、朱家堂、蕭家渡。以至宿遷。計程一百里。近隄一帶。全係水田。不可以耕。而運隄去處。亦莫不低窪停水。自楊家莊潰決之後。大溜經行四載有餘。朱家堂以下。俱行墊高。朱家堂以上十餘里。尙屬卑窪。迨蕭家渡一決。而宿遷附近。亦俱墊高。總之前此水田。今則皆成高亢之區。其減水壩分洩之水。自有河形。流歸大海。不致淹田。且再經數年之後。凡有未墊之窪地。亦可逐漸淤高。此所以楊家莊壩工一百六十餘丈。蕭家渡壩工九十餘丈。不可不堵築堅固也。

温州廟舊減水壩基。長三百二十七丈五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河北鎮下灣搶修險工。挑水壩三道。其第一第二道。康熙三十六年築。第三道四十年築。第二第三道俱搶修。

河北鎮險工餞隄。長二百三十六丈八尺。康熙三十六年幫築。河北鎮月隄。長九百七十八丈八尺。康熙三十八年創築。

自卓家莊起。至大古城桃源縣交界止。總隄長一千六百二十六丈。康熙三十六年修築。

大古城巖修險工長一百一十四丈。

宿遷黃河北岸。自上張莊運口起。下起矮隄頭止。計程一十一里。屬宿桃中河通判管轄。

臨黃樓堤。自張莊運口起。至駱馬湖口西裏頭止。長一千九十一丈五尺。又自駱馬湖口東裏頭起。至欄

馬湖砂礮甃。迤上矮隄頭止。長九百八十三丈二尺。俱康熙三十八年捐工人員承修。書載云。府縣志。駱

馬湖。由董家溝、陳瑤溝、以入運河。河防雜說云。自宿遷縣城西北起。一帶連山。約行九百里。至山東歷城縣地。始

見平岡。再西北二百里。至德州城南。名黃河運。乃宋朝以前老黃河故道也。黃河北行。則必過歷城西北。南行則必出

成田廬。久已不可復聞。至今日而求黃河之故道。即會淮入海之道也。但黃河自星宿海發源。其派原大。益以山陝河南

萬山之水。合流而來。每至不可測量。從前雖百計隄防。而隨高水亦高。常被漫漶。一經漫漶。則水盡旁流。正河淤

墊。運道不通矣。是以為今之計。不得不速減水壩。以洩其非常之勢。俾保隄工。以全運道而衛民生也。然上流礮山之

毛城舖。徐州之大谷山。邳州運河之萬家莊。馬莊集。以及猗兒窩之各減水壩。不過暫分其怒漲之勢。其水仍歸黃河。

若徑洩入海之壩。則自欄馬湖始。康熙二十二年。伏秋異漲。皆賴此壩宣洩。得以保全各處隄工。其所洩之水。俱入宿

遷待丘湖。歸楊家莊決口迤下舊河形內東北入海。至此壩先則清黃並洩。自黃水消落。河邊莊口斷流。止洩駱馬河清

水。壩係五座。內兩傍高底減水之地。計寬一百八十餘丈。中央深河洩水之地。計寬十八丈。蓋為蕭家渡初合龍門。求

其分洩。故用此中央之深河也。今蕭家渡合龍已經一載。下流黃河。俱經漸加寬深。不必更

留深河。相度籌維。將中流挑土寬填。另於兩旁添造高底橋壩一百丈。以待他日異漲可也。

駱馬湖口竹絡石壩一座。康熙四十年題准修建。駱馬湖口迤東臨黃外口險工搶修。

臨黃外口迤東石閘一座。康熙三十九年修建。石閘迤東欄河大壩。長十六丈。康熙三十七年築。新文選公治河書云。宿遷南岸險工四。一曰蔡家樓。一曰彭家

堂。一曰楊家莊大壩。并逼水壩。一曰古城。諸險之中。朱家堂逼近運河。尤為險要。河防雜說云。康熙十六年以

一面改挑引河。又築大壩背壩壩壩一座。逼水全歸引河。而白洋河練。自無水患。但此壩深臨大河。欲保無虞。又須築格隄一道。約長七六十丈。此亦工之不可緩者。

歸仁隄。在宿遷縣黃河南十六里。始於明嘉靖間。所以捍睢水湖水及黃水。使不得南會於淮。而又遏睢水。蓄疑云。括地志。睢水首受浚縣縣流瀉瀉水。東經臨慮縣入泗。今一統志稱曰。睢水、汴水之支流也。今自河南陳水。留縣東北。與汴河分流。經永城縣南。而入徐州碭山縣界。下流至邳州宿遷縣東南。而會於泗。謂之泗口。亦曰小河口。以睢水亦兼小河之名也。漢志。睢水歷郡行四千三百六十里。今經流多為大河所奪。按河南通志。開封府下。睢水在陳留縣東北四十里。又名隄河。合小黃河東流。經杞、睢、寧陵達於徐。彰德府下。睢水。在夏邑縣南二里。經永城縣合沙白二水。達於宿州。宿州志云。睢水在州北二十里。源出河南夏邑白河。東流經州之符離。會泗水。入淮。夏邑與永城接壤。然則睢水無二源也。湖水使之并入黃河。助其衝刷也。歷年隄工廢棄不修。致祠堂湖一帶。連決七口。盡諸水而注之淮河。以為高堰害。幸我皇上審悉形勢。知其緊要。詔令興修。隄工既完。又開引河。引諸水至桃源老隄頭出。以達於黃。又慮黃水消長靡常。於歸仁隄。建閘三座。於老隄頭建閘二座。黃水大。則閉老隄頭閘。開歸仁隄閘。以放水入淮。黃水小。即閉歸仁隄閘。開老隄頭閘。以引水刷黃。節宣有制。可以垂久遠而無弊矣。舊屬宿虹同知管轄。今新開引河。在桃源境界者。屬桃源同知管轄。

歸仁集西烏鴉嶺土隄。上自虹縣屬鳳陽府交界起。下至歸仁集石工頭止。計長五百九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歸仁隄舊石工。上自歸仁集起。下至五堡格隄頭止。計長三千八十八丈六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砌。其內土隄。四十一年重修。

五堡迤上雙金門閘三座。西曰利仁。東曰歸仁。中曰安仁。俱康熙三十九年建。五堡舊減水壩。於二十三年被水衝決。四十一年堵塞。

歸仁石工東舊隄。上自五堡起。下至桃源縣交界止。長三千七百五十七丈。康熙三十九年修築。內自五堡迤下起。至九龍廟止。石工長一千一百丈。三十九年創砌。其下自九龍廟起。至桃源縣界止。卽作新開引河之南岸束水隄。格隄自五堡起。至便民閘止。長二千七百二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便民閘係十九年建。

引河自九龍廟起。至桃源縣境老隄頭黃河邊止。計長三千七百丈四尺五寸。在宿遷境。長三百五十七丈七尺五寸。在桃源境。長三千三百四十二丈七尺。康熙三十九年挑挖。

桃源境引河南岸束水隄。接宿遷隄起。至老隄頭黃河邊止。長一千四百六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創築。引河北岸束水隄。自格隄三堡起。至桃源縣黃河邊止。計長三千七百七十六丈七尺。在宿遷境。長六百八十三丈。康熙三十九年創築。在桃源境。長三千九十三丈七尺。內五百九十五丈係舊隄重修。其二千四百九十八丈七尺。係創築。

宿遷境北岸束水隄。內小石閘一座。通運料小河之水。康熙四十一年建。

桃源境老隄頭出水閘一座。曰祥符閘。又月河小閘一座。曰五瑞閘。俱康熙三十九年建。月河長九十六

丈九尺三十九年開空。

引河口門束水橫隄長四十丈內草壩一座俱康熙三十九年建。

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初十日上諭看圖內將歸仁隄便民閘等口俱已堵塞其毛城鋪以下各口尙未堵塞卽將此處堵塞則毛城鋪等口所出之水由何處洩去必致於散漫各處民受大害所關甚屬緊要此處宜速籌一策三十九年九月初十日總河張鵬翮摺奏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初十日上諭云云到前河臣于成龍查勘於四堡空引河由胡家溝出黃水尙未估計臣到任後率同部員廳縣等官相度形勢胡家溝迤東地勢頗高恐引水不暢且地係沙土難以建閘復於八月初十二十四等日率同道廳等官再加查勘挑空引河之處在於涵洞口起至老隄頭迤東出黃河地勢低窪打量水平黃河崖地平比黃河水面高五尺五寸隄隄外地平比隄裏地平高三尺舊河崖地平比舊河水面高一尺七寸四分通平牽筭湖水比黃水高七寸六分自涵洞口起至黃河邊止共長四千八百五十四尺內自涵洞起至九龍廟止見有舊河一道計長一千二十七丈九尺河身深窪不必挑浚唯有舊河起至黃河邊止應挑引河長三千八百二十二丈五尺估挑面寬十丈底寬四丈深八九尺一丈不等應於黃河樓隄出水之處建造石閘又於隄河之處建築草壩隨時啓閉以防黃河倒灌再加歸仁隄五堡建礮心石閘若遇黃水異漲則閉黃河樓隄之閘將此五堡之閘開放以洩湖水不致漲裂隄身於引河南北兩岸築束水隄並

補築九龍廟舊隄缺口七處。加砌石工。使水不致旁溢。如此引河開成。則洩歸仁隄之水出黃河。可以衝刷河身。可以保護民間田廬。不致淹沒。又使此水不盡歸洪澤湖。可以減高堰水勢。但事關緊要工程。約需錢糧二十九萬餘兩。微臣不敢擅便。伏乞聖裁。奉旨。此事會屢經面諭。于成龍最為緊要。乃于成龍性偏。未行詳看。遷延時日。以至於今。觀張鵬翻所奏。甚為合理。此事所關至要。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行詳議具奏。趁今年黃河水小之時。興工毋誤。圖并發。九卿會議具覆。奉旨。依議速行。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文。

史爽歸仁隄考曰。歸仁隄。壘黃淮。界桃宿。與高堰相表裏。蓋高堰為淮揚之長城。而歸仁隄又高堰之屏障也。其上游來深自徐溪口。歷蕭縣。靈璧等處。二百餘里。合水壩姬村湖水。由宿遷之符離溝。經邳之睢河。而匯於埭子。白鹿等湖。使不得南射泗州。東攻高堰。而又遇睢水。湖水併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重大。然其築甯。則又在小河口之通塞。蓋小河口。則睢湖諸水徑入黃河。而歸仁之水減半。其灌漑則又在吹車。時兒灘一帶之隄。蓋此隄高厚堅固。則睢水不得流入埭子等湖。而河常通矣。故上自高原。下至時灘。皆當接築長隄。歲加修守。蓋修守此隄。即所以守歸仁也。況小河常通。則靈。睢。宿。積水得洩。而沮洳漸成沃壤。又舟行徑直。免犯湖險。而小民傾於販易。為地方利。又非淺鮮也。又按賚麥堂記云。隄受白鹿等湖水。漸由小洋河與黃水會。其越小河口者。又上流之支分也。二水既合。直趨高堰。淮揚之民。不為魚鼈者幾希。隄成。諸水悉由小河故道復入於黃。高堰得水勢。而保無衝決。水不旁流。而水無奪河之患。御史徐越。修復歸仁集隄疏曰。黃河水勢本強。前入借水以濟運。必欲助淮力。相連。倘無隄以攔之。直下而東。則中阻淮水北行之道。淮水半趨而南。埭子湖水。其北道者無全力。且遇黃河一張。則不能入此水。於水勢。其南趨者且匯諸湖之水。漫溢於周橋一帶。為高寶各邑淪胥之患。今議者從事於周橋開閘。及堅築壩壩。傾圮。耳。夫歸仁隄。上過睢水。埭子湖水。使併自洋河出口。以刷重口一帶之沙淤。而為益於運道。下則兜睢湖諸水。使不運道通矣。河防雜說云。宿虹二縣屬仁隄一帶。共長六十里。內創工二千七百二十八丈。幫工三千四百八十八丈六尺。民工一百九十九丈。皆所以流上灘水。以及場。蕭。徐。宿。靈。睢。宿。遷等。各州。

縣雨水。又因黃河之底。自數十年來。節次墊高。尚未得驟然刷深。誠恐運水積高。有傷陸岸。是以又建五堡滅水壩一座。暫洩異漲。又建桓民開一座。以通行旅。康熙二十二年。伏秋時雨最大之時。五堡滅水壩底之上。過水二尺五寸有奇。三教堂桓民開底之上。過水五尺七寸。及用水平將此清水與黃河較之。其黃水面尚高於清水三尺有奇。迨至隆冬。黃水已消七尺有奇。清水僅有其尺許。而清黃始得相平。然不能外洩也。惟將桓民開底改深三尺。開壩亦加高三尺。一經改深。則上流清水由關者多。而由五堡滅壩者少。再於黃河南岸大陵之內。挑小河一萬八千餘丈。引此水直至清河縣出口。仍歸黃河。則不特分其注高堰之勢。而且可為沿區運料之資。河邊多栽柳樹。將來采伐。亦易於轉運。不誠大有益於河防耶。此雖虹、睢、桃源等處地界。而實居酒之脊背也。通白洋河。東流與黃水會。其曰小河口者。又上流之支流也。徐邱而下。河身卑窪。以故湖水隨漲隨涸。簡漫及酒境。猶為害不甚。自黃水徒蕭縣義安山。合永堽湖水為患。一遇伏秋。倒灌小河口。白洋河由歸仁集東。橫闊四十里。奔泓而下。嗣後逐年衝決。經蕭、碭、宿、睢、鹽、虹、濱、濱州縣。田廬淹沒彌甚。萬歷二十年。陸東轉北。新接小土隄衝漫。自岳家莊入大橋口。由黃家堰。過六師院。接安河。凡七八十里。俱被淹沒。居民奔竄。巡按舒公。題改石隄三千餘丈。後相繼增修。自是酒境無患。迄康熙五年。隄久傾頽。水勢衝突。直逼酒境。與高堰平。即淮揚之災益烈矣。夫酒受淮患。三關閉。既無所疏。歸仁摧。迄康熙十年。奉旨修砌。河歸故道。酒可無憂黃。而為今日切膚之憂者。蓋又專在淮矣。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

河水

桃源縣。舊表云。桃源縣在淮安府西北一百六十里。黃河在治北百十餘步。由淮滄海。徐邳泗河之下流。沿西六十里。有白洋河。上通汴河。下達黃河。饒東屬桃深。饒西屬宿遷。有黃場新河。萬歷二十四年。分黃灘淮。開挑白三義鎮上起。由毛家溝。黃河南岸。上自宿遷縣交界白洋河起。下至清河縣交界駱家營止。計程八十八里。每歲。逢灌口下海。

北岸。上自宿遷縣交界古城起。下至清河縣交界駱家營止。計程八十二里。設有桃源河務同知管轄。其汛四。南岸曰煙墩汛。龍窩汛。北岸曰九里岡汛。磯嘴汛。

煙墩汛。臨河堤。上自宿遷縣交界白洋河鈔關口起。下至舊樓堤止。長一千四十一丈。康熙十九年創築。白洋河舊樓堤。自宿遷縣界起。至臨河堤頭止。長七百六十丈。康熙十七年築。今廢。

自臨河堤頭起。至煙墩舊險工東頭止。樓堤長七千二百九丈六尺。康熙十七年創築。內四千四百二十六丈六尺。三十六年加葺。

自半邊店起。至熊家莊止。樓堤長八百三十丈。康熙四十年修築。半邊店。一名野飯店。河防雜說云。自宿遷之間。兩岸堤工。難河俱不甚遠。加以蕭家渡、徐家灣、楊家莊、三大工。塘壘緊貼河邊。東水太急。若下流再不稍為寬緩。則必有疎失之虞。是以白洋河壘下。南岸堤工。不築於近河。而直與築於離河七八里之外也。但築堤之虞。其地高低不齊。內有謝家窪、野飯店等。窪區數十丈。最危最險。二十二年已經全釘排椿。本年伏秋異漲。賴此椿工護土。不特堤無損傷。而堤外窪灘。俱淤高三四五六尺不齊。業已改除為平。此又皆遙堤之功也。

煙墩歲修險工。舊長二百五十八丈。康熙四十一年。東頭新生險工一百五丈。此工近來對岸沙磬日長。逼溜南射。以致如險。四十一年。閏六月間。大水暴至。舊埽衝盡。堤土坍塌。亦幾無餘。臣督率河員晝夜搶築。不數日而餓堤成。以次下埽。畢復幫築。埽臺長三百六十丈。又於對岸開引河。長五百九十二丈。以殺水勢。又煙墩迤東。舊有護城堤。長五百七十丈。今加幫高厚。又接築六百一丈。共長一千一百七十一丈。爲煙墩之月堤。以資防禦。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

煙墩險工。於康熙四十二年。皇上親閱。在於大王廟東。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十五丈三尺五寸。寬五丈。發帑遣官建築。桃源縣治河事宜册。

龍窩汛。自煙墩舊險工東頭起。至駱家營清河縣交界止。纒堤長七千七百四丈八尺。康熙九年創築。內自煙墩舊險工東頭起。至高家灣止。三十八年加幫卑薄處。自高家灣起。至駱家營止。四十年加幫卑薄處。

張家莊。歲修險工。舊長四百三十丈。康熙四十一年。又新生險工五十四丈。此工於三十五年七月間。漫缺三百五十二丈。是年堵塞。四十一年閏六月間。異漲之水。復於張家莊之下顏家莊。漫缺八十餘丈。至十月間堵塞。張文端治河書。

龍窩張家莊險工。於康熙四十二年。皇上親閱。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壩臺長二十七丈三尺。壩身出水

長十丈寬八尺發帑遣官建築。桃源縣治河
事宜册。

張家莊北岸顧家灣引河長九百二十丈康熙四十年開挖。

談家莊歲修險工舊長二百七十丈康熙四十一年又新生險工五十丈康熙四十年置鐵犀一座以鎮水四十四年創築月隄長六百一十六丈又加幫埽工尾縷堤長一百二十丈。

九里岡汛自宿遷縣交界起至河北鎮止縷堤長八千一十二丈五尺康熙三十六年修築歲修險工長三百二十三丈三尺埽臺長三百二十八丈康熙三十八年加修。張文耀治
河實。

九里岡險工於康熙四十二年皇上親閱在於大王廟東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九丈八尺寬四丈分帑遣官建築又於四十四年聖駕南巡回鑾指示舊龍門處建壩二座第一座長十四丈寬五丈第二座長十三丈寬五丈。桃源縣治河
事宜册。

崔鎮石壩一座康熙三十二年閉塞。

徐昇石壩一座康熙二十五年閉塞。

上渡口歲修險工長六十丈壩臺長二十八丈四尺康熙三十八年加修。

磯嘴壩汛自河北鎮起至清河縣交界止縷堤長六千八百二十九丈一尺康熙三十六年修築內馬家莊一段長四百四十丈三十八年又加幫。

七里溝礮壩。歲修險工。長五十七丈。

支河石壩一座。康熙三十二年閉塞。

新莊口排椿工。長一百四十丈。康熙二十七年建築。

三義石壩一座。康熙三十二年閉塞。

三岔歲修險工。舊長一百一十九丈。康熙四十一年又新修險工。長二十丈。

三岔險工。壩臺長二十四丈。康熙三十八年加修。張文燭治河書。

半路劉險工。於康熙四十二年皇上南巡。在於上水頭頂衝處。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五丈。寬八丈。上

下雁翅各長八丈。分帑建築。桃源縣治河事宜册。新文襄公治河書云。桃源南岸大險工三。曰烟墩。曰龍窩。曰李家口。北岸險工五。曰九里岡。曰上渡口。曰七里溝礮壩。曰新莊口。曰三岔。

河防雜說云。桃源縣南岸李家口一工。向來溜走堤工。祇因北岸七里溝新莊口。楊家莊等工。相繼潰決。大河北瀆。是以不為修防。今河歸故道。此工險倍平時。若挑引河一道。并築挑水壩一座。相機修守。自可永保無虞矣。

清河縣。舊云。清河縣。在淮安府西五十里。河去縣一里。縣西三十里有二以河口。泗水至此。分為大小二清河。大清清河。經縣治東北入淮。俗稱老黃河。今漕。其小清河。於縣治西南入淮。即今之清口也。但舊日泗流清於淮。故名清河。至安治初。黃河從徐邳。黃河北岸。上自桃源縣交界路家營起。下至山陽縣交界泗鋪溝止。南岸入木河。而水愈濁。遂為黃河矣。

上自桃源縣交界吳城。舊云。吳城去清河縣治南三十里。在大河之涯。東西有二。起。下至山陽縣交界季家

淺止。山陽縣。舊云。山陽縣。即淮安府治。東北至草灣黃河二十五里。北至老壩口黃河三十餘里。西北至清口六十

里。東至海口二百三十里。黃河自汴至徐。經邳。宿。桃源。三義鎮入口。由毛家溝。抵清河縣。謂之大河

口。會淮流。過濬溝。達安東。下鹽梯關。入海。謂之老黃河。明嘉靖初。三義口塞。南從清河縣前。亦與淮合。謂之小清口。徑清江浦。至草灣。轉西南。過淮安新城。北達安東。萬曆四年兵備副使舒應龍。開草灣河成。分為兩道。各

四十餘里。復合過安東。魏下雲梯關。入海。十六年。勸河給事中常居敏。因淮侵陵。黃河南岸。自上學家溝。清河

縣交界起下至海口止。北岸。自上泗鋪溝。清河縣交界起至安東縣。淮水在治南百餘步。雲梯關在縣東北一百

里。又東北一百二十里。為海岸。又東北六十里。為大海。王宗沐曰。海州東海口。在州東二十五里。黃淮之正流。

董自清口至此。皆古淮水。為黃河所奪也。縣志。過縣南東流五十里。又東北過雲梯關折旋入海。雲梯關在縣東北一百

里。安東而上。大約二三十里。此即禹貢以來。淮水入海之道也。王宗沐曰。海州東海口。在州東二十五里。黃淮之正流。

於此入海。安東縣張網海口。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淮之支流。於此入海。諸說不同。未知孰是。淮南水利考曰。海

道自兗而北。以至於薊。自揚而南。一沒之後。濁流淤泥。遂以淺海為上策。不知漲沙壅海口之中。潮退則見。海

而上。勢若排天也。河防一覽云。議者因海運河高。致決陸四溢。遂以淺海為上策。不知漲沙壅海口之中。潮退則見。海

潮長則沒。無可施工之處。縱乘潮退施工。而一沒之後。濁流淤泥。遂以淺海為上策。不知漲沙壅海口之中。潮退則見。海

潮。雖治河堤。無勞功。則合流勢勇。沙隨水去。海口自不淤。若堤日積而決日開。非厚薄不能支。即迫近不崩

決。與雜以浮沙而不能久耳。誠多雲梯關以束之。又為遙堤。使水有所游蕩。築必以真土。則復何患哉。如上流聽其旁

決。下流復歧而分之。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能驟積沙以達之海乎。支河一開。正河必塞。近事良可鑒也。

交界顏家河止。下又自安東縣交界雲梯關起。至海口止。安東縣。上自北岸顏家河山陽縣交界起。下至

雲梯關山陽縣交界止。三縣黃河南岸。共計程二百六十餘里。北岸。共計程二百四十餘里。分屬山清外

河。山安河務兩同知管轄。

山清外河同知所轄黃河北岸。自駱家營起。至泗鋪溝止。南岸。自吳城起。至陳家社。迤下止。其汛五。在北

岸曰清河北岸汛。在南岸曰清河南岸汛。山陽外河汛。山陽上河汛。山陽下河汛。

清河北岸汛。自駱家營桃源縣交界起。至中河口西岸止。縷堤長二千三百四十五尺。自中河口東岸

起。至泗鋪溝山陽縣交界止。縷堤長六千四百六十三丈一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三十九年加幫。地勢

窪下場身卑薄處。龍王廟、黑魚汪一帶。五百七十六丈。及前工未竣。王家營至泗鋪溝。八百六十三丈五尺。四十一年又加幫。自護縣堤頭起。至玉皇閣埽工止。二百二十一丈五尺。又玉皇閣險工卑薄處。四百八十五丈。

石人溝。歲修險工。長五百丈。

玉皇閣。歲修險工。長六百九丈。河防雜說云。清河縣北岸。玉皇閣一工。緊貼縣治。計長二百二十五丈。二十二

年大溜侵堤。而河高地窪。危險非常。雖嚴督下埽。不時整陷。此清河之第一險工也。陶家莊堤外引河。長七百八十丈。康熙三十八年。聖駕南巡。親閱水勢。恐黃流逼近清口。淮水不得暢出。詔開引河。引黃北注。乃屢空屢淤。至四十年。臣復題請開空寬深。已經告成。

護縣堤。在縣治後。自娘娘廟起。至龍王廟止。長一千四十二丈八尺。康熙二十六年。前河臣靳輔開鑿中河。築堤以護縣治。四十一年。陶莊引河告成。水勢附近縣東。縷堤恐致侵害。創築撐堤於縣治東。護縣堤之內。自縷堤起。至護縣堤止。長二百八十四丈。又加幫護縣堤於撐隄之外。自撐堤頭起。至縷堤止。長一百九十丈。以為縣治重門之障。

王家營迤西縷堤上。舊有減水壩。歷久圯廢。康熙四十年。重建土壩。口寬三十丈。壩內挑引河。以洩黃水。異漲。由鹽河入海。河防雜說云。清河北岸西。王家營大減水石壩一座。洩水之地。計長一百丈。此係創建之工。更當加築三合土。并添建機心。以資啓閉。又中減水壩。寬十二丈六尺。東減水壩。寬十二丈六尺。俱備

創建之工。會
須添置木枋。

清河南岸汛。自吳城桃源縣交界起。至張福口橫堤頭止。纒堤長三千五百一十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未竟。四十年重修。

張福口橫堤。自纒堤起。至清口西壩止。長四百九十二丈。康熙三十七年築。清口兩岸東西兩壩。俱三十七年建。

陳家莊東挑水新壩一座。康熙三十八年。聖駕南巡。駐蹕於此。相度河勢。親定方所。命築壩挑黃水北入陶莊引河。不致逼向運口。今土人俱稱御壩。四十年建設雁翅一道。又清口西壩。亦添築雁翅。又自挑水壩至西壩。築順堤。長四百八十丈五尺。今河溜全趨北岸。淮流暢出。四十一年異漲之水。清黃俱順軌而東。絕無壅抑之虞矣。

自挑水壩尾起。至纒堤止。撐堤長三百四十六丈。康熙四十一年創築。

自陳家莊至挑水壩順水小堰一道。係民築。

清口東甘羅城隄。自甘羅城西南角迤西裏河交界起。至卞家汪工頭止。長一百三十一丈。舊椿埽工。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內接卞家汪。長五十五丈搶修。葺葺云。甘羅城。舊傳秦甘羅築。徐節孝以為卽淮陰故城。水經注。淮水東北經淮陰故城。卽此。相近有韓信城。卽韓侯營。鈞處也。烟波淼然。孤城四枕。渡者從城隅接流而過。片帆一葉。捷如鳧盪波中。豪客騷人。每多歌詠。寰宇卽云。信封侯築。河防雜韻云。清河南岸甘羅城椿埽工。二百一十五丈。當黃淮交會之衝。防守最宜嚴密。

卞家汪堤自甘羅城北起至天妃壩石工頭止長八十四丈舊搶修堵埽工今題准改建石工康熙四十年置鐵犀一座以鎮水以上俱張文繼治河書

康熙五十一年奉上諭今年清水小黃水大黃河大溜過西壩直向卞家汪激成回溜以致倒灌清口迨後清水暢出刷通清口船行無阻今欲於天妃壩以上卞家汪以下相度形勢仿照御壩規模建壩一座

內蓄清水之勢外禦黃水回溜諭總河趙世顯勘明形勢酌妥即行具奏再將陶莊引河疏濬深通務必導流仍由北岸而行清口自無倒灌之虞遂遵旨估計題請發帑在於卞家汪建壩一座挑溜仍由北岸

至陶莊引河遵奉皇上指示再加疏浚亦估計加挑寬深黃流暢行現今成河外河羅河工事宜册
天妃壩石工三百四十七丈康熙二十九年建砌三十一年添設雞鶩壩一座長十丈搶修河防雜說云清河南岸天妃壩

壩礮石工三百三十餘丈此二當黃淮交會之下內運外黃最為險要歷年既久工程不堪每逢大漲則黃水漫過每漫礮石之上所賴運裏尾土必須加高數尺掩壩擋溜以為經久之計也
惠濟祠後舊埽工自天妃壩尾起至龐家灣止長一百六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題准改建石工張文繼治河書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內前部院于疏稱清河縣惠濟祠後一工乃黃淮交匯埽灣之處一線孤堤每遇風浪撞擊危險堪虞奉上諭將惠濟祠後題請改建石工又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內恭逢皇上南巡指授

方略於惠濟祠前後建築挑水壩二座并卞家汪舊挑水壩亦加寬厚前河院張題請發帑建築挑溜開行以保運道外河羅河工事宜册

自龐家灣起。至季家淺。山陽縣界止。樓堤長四百六丈五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山陽外河汛。自季家淺起。至三岔止。樓堤長一萬一百九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內自上張莊。至三岔。一千四百八丈。四十年又加高二尺。

王公堤石工。新文襄公治河書云。此堤一線石工。內擇運河。外抵黃淮二漕之衝。為數百萬國儲咽喉地。一有所失。必致陸沉。是時即更費數百萬金錢。竭數年之民力。恐未易竣。然此一堤。最難保護。若開引河。則地形未便。非指帶四五十萬。不能。唯有歲修石工。排椿固址。一有圯陷。便行補葺。而於上流。屢次築逼水壩二三重以護之。一則摘溜以禦衝。一則圍灌以聚砂。使其日漸壅墊。若石工之外。得淤灘三十丈。則堤址愈固。永無衝決之虞矣。自海神廟至老壩口。長五百九十五丈。明萬曆三年。漕督王宗沐捐俸創築。以禦河患。民為立碑廟祀。號曰王公堤。歲久淤墊。乃築外越隄。長六百二十丈。三十八年加幫護以椿埽。

張文端公治河書。河防雜說云。山陽縣黃河南岸。乃清江浦王公堤石工也。計長五百九十五丈。沙灘數百丈不等。附近居民蓋居於沙灘之上者。不可勝計。且堤頂有儲礮石一二層者。有俱埋沒沙內者。近年以來。淮黃漸次淤運故道。堤外沙灘。盡行洗去。前此居民築室之處。水且深二三丈矣。大溜直衝。迴漩澎湃。年遠未修之工。或裂或卸。不時報險。除十八。二十一兩年修過之外。其餘不堪舊工。俱應通長加高。以禦異漲也。自上王公堤石工東盡頭起。下至雲梯關止。二百里之間。有老壩口。湯黃莊。潘家寨。高家莊。顏家河。上張莊。朱家灣。真武廟。周家灣。唐家堡。小茨陵。大茨陵。何家莊。沈家園。馬邊。左家口。時家場等。各險工。壩壘竟如林立。皆緣河勢南行。是以北岸河灘。多係離堤甚遠。而大溜歷歷南侵也。然其間工程有大有小。忽險忽不險。總要隨時度勢。加緊修防。以衛民生運道耳。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三日。聖駕南巡。看閱黃河堤岸。上諭王公堤甚屬險要。務須加幫修築堅固。遵即具題加幫。又於康熙四十二年。聖駕南巡。上諭王公堤關係運道民生。最為緊要。堤岸單薄。椿埽亦漸

朽。應再加幫。河院張卽估計題請發帑加幫。又於康熙四十四年。恭逢聖駕南巡。上諭王公堤建築挑水壩一座。河院張卽估計題請發帑。在於王公隄外建築挑水壩一座。挑溜北向。外河縣河工事宜册。

老壩口。歲修險工。長一百四十二丈。

小車路口。歲修險工。長六十丈。

大車路口。歲修險工。長二百五十丈。

兩車路口。月堤。長三百三十丈。康熙三十七年創築。朱家溝。歲修險工。長一百九十四丈。

洪福莊。歲修險工。康熙四十年。長六十丈。四十一年。又新生三十二丈。幫築裏餞堤。長二百丈。以資防護。

自老壩口。至洪福莊。五險工相連。康熙四十年。置鐵雇工。上以鎖水。

柴市。歲修險工。長一百九十三丈。雞鶩壩一座。康熙二十八年築。湯董莊。歲修險工。長二百四十二丈。此兩險工相連。

上張莊。歲修險工。長五百一十九丈。

自車路口起。至上河汛。大菱陵止。汰黃堤。長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九丈八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山陽上河汛。自三岔起。至葉家營止。縷堤。長八千八百九十七丈三尺。康熙二十八年修築。未竟。四十年加幫卑薄處。長六千三百八十四丈一尺。

尹家莊歲修險工。長二百七十丈。韓家莊歲修險工。長一百六十五丈。此二工相連。康熙四十一年築大月堤一道。長八百八十丈。又加幫韓莊埽臺。長八十丈。尹韓二工對岸引河。長六百四十丈。又韓莊東引河。長五百二十丈。一以分尹韓二工之水勢。一以分安東便益門之水勢。俱康熙四十年開挖。新港歲修險工。長一百五十丈。

周家渡歲修險工。長二百四十丈。

唐家堡歲修險工。長六百六十七丈。

小菱陵歲修險工。長一百四十四丈。

小菱陵格堤。自縷堤起。至汰黃堤止。長一百八丈。康熙三十六年創築。

何家莊歲修險工。長九十丈。

大菱陵歲修險工。長四百二十六丈。以上五險工相連。

山陽下河汛。自葉家營起。至陳家社迤下山安交界止。縷堤長一萬三千一十二丈。康熙三十六年修築。自上河汛土壩頭起。至下河汛童家營止。共長三千二百九十三丈。又自馬家社起。至時家塢流泉溝止。長一千八百四十一丈。俱康熙三十八年簽訂排椿。胡家莊歲修險工。長一百六十丈。

董家營歲修險工長一百七十八丈此工於康熙三十五年決口至三十六年堵閉大溜衝決於外積水蕩漾於內新堤單弱難恃康熙四十年建月堤一道長六百七十丈於對岸開引河一道長六百二十丈又堤內下埽壓土幫絨以資捍禦

左家口舊險工長一百二十丈今堤外沙淤停修董慈云新文襄公治河嘗言山陽之險俱在兩岸險工最多凡十有二曰王公堤曰老壩口曰草灣湯董莊曰頭家河上張莊曰真武廟曰周家渡曰唐家堡曰小茨陵曰何家莊曰大茨陵曰馬蓮沈家園曰羅家左家口二十里今較之張公所載者多寡又不同也

自馬家社起至塗州馬頭止排椿工長一千八百四十一丈康熙三十八年修建

北沙臨河堤民修

陳家社迤下縷堤其下有泉水迸出屢築屢陷康熙四十年於隄外築兩小月隄以護陷處又築大月堤長四百八十丈護小月堤之外

山安河務同知所轄黃河北岸自泗鋪溝起至海口六套止南岸自陳家社迤下山清外河交界起至海口陸家社止其汛五在北岸曰安東汛上河汛下河汛北岸汛在南岸曰南岸汛南岸自陸家社竈工尾至海計程五十四里北岸自六套堤尾至海計程六十九里

安東汛自泗鋪溝山清外河交界起歷顏家河至安東縣東門止縷堤長九千一百四十一丈八尺康熙三十六年修築三十九年又加修

邢家河、險工長六百五十丈。康熙四十年於埽牛之上，加鑲丁柴，高四尺，又壓土二尺，以資捍禦。鄭家馬頭、歲修險工，長一百三十五丈。

時家馬頭、險工歲修，新舊共長二百二十九丈八尺，又搶修三十五丈。此工於康熙三十六年漫缺，周五十餘里，民田廬墓，盡沒水中。至三十九年堵塞，四十年又築礮背壩一座。便益門、歲修險工，長三百一十八丈。康熙四十年，置鐵犀工，上以鎮之。

南東兩門、歲修險工，共長二百五十丈。安東一邑，頻遭水患。康熙四年河決茆良口，又小決口數處，漂溺廬舍人畜無算。九年九月二十六日，風雨大作，城關衝決，城內水深數丈，溺死男婦甚衆。十年河決邢家河口，二鋪口、張略二口，至十七年堵塞。邢家湖等決口，在康熙十年。今郡縣志載十五年者，誤。三十五年七月初二日，中河水溢。

由便民塘入城。本年居民自行堵塞。三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河決時家馬頭，以致便民塘又開。次年六月，居民又自行堵塞。前河臣以此非黃河堤岸，故置弗理。數年來城中積水，地上行舟，房屋坍塌，人民遷徙。至四十年，臣設法開放，溜出平陸，民始復業。西北郊外一帶汪洋，今皆得而耕種矣。

上河汛，自安東縣東門起，至彭家灘止，樓堤長八千九百三十三丈。康熙三十六年修築，三十九年加幫險要處。

汪家莊、搶修險工，長二百五丈。康熙四十年建築礮背壩一座，長十二丈。二塘搶修險工，長四十丈。

汪莊、二塘兩險工相連。康熙三十九年水勢洶湧，幾至漫溢。至四十年汪莊西頭建築磯背，逼溜開行。兩工稍平，所以題空汪莊引河業經奉旨允行，復題停止。汪莊二塘月堤長五百九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創築。

崑灣搶修險工。康熙三十七年搶修一百四十二丈。三十九年搶修一百五十五丈。四十年河身漸深，水勢稍平，止搶修挑水壩二丈七尺。四十一年異漲之水，搶修一百五十七丈八尺。

下河汛自彭家灘起至雲梯關山陽縣交界止。樓堤長八千七百一十一丈五尺。康熙三十六年修築。三十九年重修。

龍潭口搶修險工。長五百五十丈。此工內外積水汪洋，風浪盪激，最屬險要。康熙四十年堤外創建排椿鑲柴，堤裏下埽填土，共資防禦。

老堤頭歲修險工。長三十四丈。康熙四十年建築磯背壩一座。

佃湖搶修險工。長四十五丈。康熙四十年建築磯背壩一座。

北岸汛自雲梯關起至六套止。樓堤長八千一百四十二丈五尺。內有康熙三十六年修築卑薄之處。又有三十八年捐工人員領工，未經興修之處。三十九年俱重修。雲梯關乃黃淮入海故道，相傳當年關下卽爲海口，所以立關設營，有守備駐劄。關以外舟楫所不及也。潮落沙淤，滄海漸爲桑田。南北兩岸有

港有套、有渠、本無堤岸。前河臣靳輔，以一望平灘，不分是河是地。若不爲之一束，則雖黃河全歸故道，而大溜到此，四散而去，究無入海之路。因築兩岸長堤，南岸地勢窪下，多築二千丈，然沙淤之土，時合時開，是堤保守之難。未可與他處同年而語者。河防雜說云：雲梯關外，以至海口，竟有百餘里之遙，向來原無堤堰。自靳公於大修案內題允，始築此兩岸長堤也。良以一望平灘，不分孰是外，既無入海之路，則關內壅遏無歸之水，衝決頻仍，殆無底止。是以不得不爲加築此兩岸長堤也。然北岸止築堤至六丈，南岸止築堤至陸家社者，蓋河至此處，衝決頻仍，始無底止。是以不得不爲加築此兩岸長堤也。然北岸止築堤至六丈者，則因南岸地勢窪於北岸，惟恐水到旁洩，是以多爲之束此二千餘丈耳。目今一帶河清，俱寬一二百餘丈，深二三丈不等。海口大闊，急溜奔騰而下，較之數年前之形勢，實有大不同者，皆兩堤之功也。

馬家港，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國，以海口淤淺，開空引河，導黃由小河口入海。至三十九年二月間，前河臣于成龍堵塞，是年六月間，被水衝開，復築未就。今大港口寬深，河流順軌，此港盡淤。四十年置鐵犀堤，上以鎮之。

大通口，卽舊攔黃壩處。康熙三十八年，議拆攔黃，前河臣僅拆其半。至三十九年，臣遵旨盡行拆去。是年賜名大通口。淮水由清口經安東，出雲梯關，以達於海。此自夏禹至今數千年之故道。黃河自宋神宗時南徙，而與淮合，今亦六百餘年。其出海之口，廣至數百丈，深至數丈，非人力所能爲者。或因上流不治，水緩沙停，以致梗塞，而遂欲別尋一道，以達於海。此必無是理。明潘季馴辯之甚詳，邇來河臣不察，誤築攔黃壩，欲令河水盡由馬家港出，下流既窄，則上流愈益壅遏。東衝西決，將無已時。幸蒙皇上宸議，獨運。

命盡毀。彌黃壩。賜名大通口。又命廣關清口。淮水悉出會黃。二瀆合流。奔騰東注。積沙盡滌。今河面寬至二百餘丈。即水落亦一百八九十丈。深至四丈五六尺。即水落亦三丈五六尺。自大通口。至惠家港八灘。入海之處。俱深三四丈不等。自此兩河皆復其故。而淮海之間。永慶安瀾矣。

柳園頭。新生險工。長二百九十五丈六尺。

四套。險工。舊長五十二丈。康熙四十年水勢漸平。止修二十五丈。四十一年水勢更平。停修。其題築月堤。亦暫停止。

南岸汛。自陳家社下山清外河交界起。至陸家社竈工尾止。樓堤長一萬二百六十一丈五尺。內有康熙三十六年修築卑薄之處。又有三十八年捐工人員領工未經興修之處。三十九年俱重修。

歪枝套。堤長二千三十五丈九尺。康熙四十年加幫高厚。

辛家蕩。滾水大壩一座。現在興築。

陳家莊。新生險工。正在大溜頂衝之處。嚮年各處堤岸漫缺。水勢至此平緩。自康熙四十年清黃並下。衝刷堤根。遂爲危險。

西礮。險工。即在陳家莊下水勢頂衝。兼以河面窄狹。河中突出沙嘴。洶湧愈甚。康熙四十年。加幫外坦堤八十丈。內錢堤三百一十五丈。臣又督令官弁挑挖沙嘴。及對面河灘。舊水面僅寬六十丈。今衝刷至一

百餘丈矣

掌家港險工在西礮之下。康熙四十年七八月間。陳家莊西礮危急。此猶稍緩。今西礮河面漸寬。大溜直

衝掌家港。防護更須加謹矣。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善教云。按斬文襄公治河書所載。險工凡六。曰二鋪。曰梗金門。曰南門。曰東門。曰荊良口。曰佃河。而今張公所記。則又多矣。

修防事宜。詳國河巨言之詳矣。文端公所。事近而言簡。尤可法也。凡應用埽箇。須捲長十丈八丈者方穩。高一丈者埽臺要寬七丈。

方捲得緊。如遇堤頂窄狹者。架木平堤。名曰軟埽臺。然後捲下。先將柳枝細成埽心。拴束充心繩。揪頭繩。

取蘆柴之黃亮者。縛打小纜。總繫於埽心之上。每丈下鋪滾肚麻繩一條。或不必用麻者。即用蘆纜。又將

大蘆纜二條。行繩一條。密鋪於小纜之上。鋪草爲筋。以柳爲骨。如柳不起。用柴代之。均勻鋪平。需夫五六

十名。如長十丈者。共需夫五六百名。八丈者。四五百名。用勇健熟諳埽總二名。一名執旗招呼。一名鳴鑼。

以鼓衆力。牽拉細捲。後用笨程餓推。埽將臨岸。將小纜均束於埽。埽岸上每丈釘下留概二根。將滾肚繩

挽於留概之上。每揪頭繩一根。亦釘留概一根。看水勢之緩急。定揪頭繩之多寡。漸次將埽推入水中。將

概頭滾肚。用活扣結於留概之上。然後慢慢壓土。俟埽將次沉下。然後下椿。每丈用一尺八寸木一根。若

水勢湍激。頂衝埽灣。並合龍之埽。須用大木。不在一尺八寸之例。每丈用料物細數。照現行工部則例配

用可也。推埽下埽之法。運河同。凡黃河內埽工。有修防。有救險。有搶險。有新生險。修防工程。於霜降後水勢退消。

驗查舊埽。傾欹者。墊陷者。卑矮者。朽爛者。須將舊埽清消平安。相機補下。層層簽釘大椿。照依大汛水漲

之痕。仍尚出數尺。一律下成順埽。薄敷以土。俟其墊定。方可下丁頭埽。若埽未墊實。卽下丁頭埽。前順埽一有墊陷。將別埽俱爲帶動矣。其救險工程。將有危陷。埽尙未去。急須臨河添壓大埽。長椿靠堤。急清舊埽。恐爲匯崖。填之以軟草。將兩傍安穩之埽。亦須補下大椿。併力救護。勿使走動。則工程平穩矣。其搶險乃因舊埽朽爛。或因頂衝急溜。將埽下衝空。舊埽全去。水匯崖岸。舊堤坍塌。岌岌堪虞。當此之際。人皇莫知所措。搶險工程。事有先後。埽有緩急。若悞下一椿。悞釘一椿。反致逆溜湍激。衝刷舊堤。欲去不能。每致債事。須責令久慣埽手。或熟諳工程人員。殫心料理。責任既專。令其度量穩妥。然後急爲接下埽。箇晝夜搶下。庶舊堤無虞。兩旁之埽平穩矣。其新生險工。每於舊險工之上下。黃河大溜一時衝至。埽傍舊堤坦坡坍塌。急須下埽。直至開溜之處而止。大率埽料。黃河之內。以柳柴爲重。次則枯草。椿必長大。繩須堅實。至於壓土。非比清水埽箇。黃水一入埽中。卽泥沙停滯。若壓土太厚。反恐欹卸。俗云下埽無法。全憑土壓者。乃是言清水之埽也。黃河內下埽之法。凡黃河初決。且不必急計裹頭。亦不必急計堵塞。初開之時。水勢洶湧。未可與爭。看其出口急溜。若有奪河情形。須建挑水壩。以遏其勢。上流挑空引河。以挽其流。速運積料。物料物既積矣。猶在得時。時可堵矣。裹頭舊堤。務必多下邊埽。堅固停妥。然後逐漸進埽。埽不可緩。緩恐決口漸深。又不可急。急恐下埽有失。埽必欲其大而長。長大則穩。捲埽首重於繩纜。其掀頭滾心滾肚。必須長壯。務使繩勝埽。莫使埽勝繩。埽既下矣。薄用土壓。埽將沉於水。方釘簽椿。再加套埽。其椿亦必須長。

大計壩將到底方可再進沉水。將次合龍之際。須查在工料物。除合龍之外。仍多積料物。須防合龍之後。必有一大墊陷。每於合龍之後。復開決者。率因墊陷故也。於合龍之時。晝夜兼工堵塞。遇有毛道過水。或係椿頂不平。或係壩手作弊。故留罅隙。必須急爲壓土。使其平實。於罅隙用稻草或紅草塞之。務使斷流。若涓涓不息。漸至墊陷。墊陷不急搶救。則潰矣。欲杜椿壩手之弊。惟有恤其勤勞。厚以賞賚。不必按日計值。惟以成工爲主。則工易舉而成亦速也。至決口初開時。不係頂衝之處。出口勢緩。去口平散。亦不必急計堵塞。久之率多掛口淤墊也。黃河塞決之法。凡黃河迎溜之處。宜建築挑水壩。又名順水。又名碾鬚。又名馬頭。其功最大。如清河縣境內之運口。每爲黃水急溜直逼下家汪。關攔清水。不得暢出。以致運口淤墊。陶家莊引河。數挑不成。仰遵聖謨指示。於運口迤西築挑水壩一座。將黃水挑逼北徒。清水得以暢出。陶莊引河得以成功。今二瀆合流。河工告成者。攸賴於是。凡遇有險工之處。照式築之。裨益非小。酌試建築之法。壩欲其寬。不可甚長。須做雁翅邊壩。以順上流。勿使壩頭逆溜。有掀揭之虞。若離壩遠者。須接築格堤。捍禦以防異漲時。黃水溢壩後衝刷之虞。建築挑水壩之法。上諭黃河灣曲之處。俱應挑空取直。於是挑空陶家莊。引河工成。而淮水暢流。挑空戚字堡。楊橫莊。引河工成。而險工遂平。仰見聖謨精詳。黃流取直之明效也。挑引河之法。審勢貴於迎溜。而施功宜於深闊。且俟水大漲。乘機開放。則有一瀉千里之勢。若挑空太窄。則受水無多。遠難挽溜。以入新河。若挑空太淺。水不全趨。勢緩則墊。若挑引河太短。水流不舒。爲正

河所抑。漚淤漩淤。須挑空六十丈。或四十丈。卽窄亦須十餘丈。須長二千丈。或千餘丈。卽短亦須八九百丈。方趨溜有勢而成河。若挑空引河太直。因屬節省錢糧。又恐直則平緩。而無波瀾湍激之勢。久亦漸淤也。須隨黃河大勢開挑。俾其河頭迎溜。河尾洩水。中間灣處。急溜衝刷。漸次河岸倒卸。再於河頭築接水壩。河尾築順水壩。壩壩對河築挑水壩。庶引河可成也。挑空引河之法。凡屬河道。必築堤束水歸漕。以防旁溢。無論創築加幫。總以老土爲佳。但黃河兩岸。率多沙土。恐難盡覓老土。須於堤完後。務尋老土蓋頂蓋邊。栽種草根。以禦雨淋衝汕。築堤之法。每土六寸行礮。其岐縫處。用夯堅築。其新舊堤交界。又用鐵件力築。層層夯礮。期於一律堅實。總以簽試不漏爲度。築堤工之法。河防志。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一

淮水

導淮自桐柏。禹

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傳言南陽郡之東也。孔氏疏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經水

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風俗通曰。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

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於海也。淮水、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為醴。東流為淮。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

柏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也。山南有淮源廟。關注。今南陽府新野縣西。有朝陽

故城。桐柏縣東。有復陽故城。漢並屬南陽郡。元和志云。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西南九十里。淮濱廟。在縣西六十里。山之東

北。桐柏縣志云。縣西三十里。有淮井。石砌水池。方七尺許。有泉三處湧出。即於池邊伏流地中。經六七

里成川。醴水西流。逕平氏故城東北。又西至唐縣界。而入泚水。醴亦作澧。又元和志云。唐州桐柏縣。本

漢平氏縣東界。梁置義鄉縣。開皇十八年。改以桐柏山為名。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大復山。渭按此

山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界。西接襄陽府棗陽縣界。峯巒奇秀。餘山乃桐柏之異名。縣志云。大復山。

在縣東三十里。胎簪山。在縣西北三十里。皆其支峯。禹貢則總謂之桐柏也。以今輿地考之。淮水出

桐柏縣西北桐柏山。縣在河南南陽府東南三百里。東南流。逕其縣南。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者也。禹貢

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禹貢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孔安國傳

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孔氏疏。水經沂水篇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

東過襄贛縣東。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過郟縣西。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泗水篇云。泗水出

魯下縣北山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漸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高平縣

四。洗水從北西來流注之。又南過方輿縣東。漸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

又東過沛縣東。又東逕山陽郡。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呂縣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於淮。

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淮浦。蔡沈尚書集注。淮浦漢屬臨淮郡。其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

泗沂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吳澄書

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為十四潭。至并汝。潁始大。汝潁禹時不費

治導。故不書。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金履祥論

地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下邳西南入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

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零門。亦謂之沂水。又水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

水之大。則出太山也。古沂水入泗。泗水入淮。今泗入河。與淮合矣。泗水出魯國下縣桃虛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

因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泗水縣。今襲慶府。兼兗州。許慎說文。泗水受
 沛水。東入淮。按泗受沛者。桑欽云。濟水至濟陰。乘氏縣分爲二。一水東北流爲北濟。一水南流爲南濟。
 通志云。今此水與濟不通。但沛水亦自乘氏至。方與入泗。而沛水通濟。則泗可以達沛。沛可以達濟。而
 自濟可以通河矣。黃鎮成尚書通考。以今輿地言之。沂水出沂水縣。屬青州府。歷沂州郟城。並屬兗州府。至郟州。合泗
 水。又東南至清河縣入淮。郟州。清河。並屬淮安府。導淮云。東會於泗沂。是也。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
 縣。魚臺。滕縣。並屬山東兗州府。沛縣。徐州。沛縣。屬江蘇南徐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並屬淮安府。此禹迹也。今其故道。自
 徐城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漢志。淮水出平氏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
 四。南陽。汝南。九江。臨淮。行三千二百四十里。疑太遠。按易氏曰。淮自桐柏縣東流二百八十里。至真陽。又三百
 里。至汝陰。又二百里。至下蔡。又五百里。至蘄縣。今宿州南。有縣故城。又二百四十里。至臨淮。又二百七十里。
 至漣水縣入海。通計一千八百里。金吉甫云。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二說近是。漢志云。至淮陵入海。
 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北八十五里。此地距海甚遙。淮何得于縣界入海。淮陵乃淮陰之訛。三千字
 亦謬也。淮之所納。其山源之水。泗。沂。汝。潁。爲大。汝潁不見於經。以未嘗施功故耳。汝受澗、澗、澗、澗等水。皆山源也。潁與濬同。及蔡陽下引河東南。與濟。汝。淮。泗。會。則陰溝。坂水。鴻溝。沙水。澗水。睢水。諸川。或自入淮。
 或由潁。泗以達淮。而淮之所納愈多矣。今全河又悉注於淮。淮雖大。其何以堪。河不歸北。徐。揚。間昏墊。

之患，恐未有已時也。萬貫能指

淮水自平氏又東逕義陽縣。水經

縣南對固成山，山有水注流數丈，洪濤灌山，遂成巨井，謂之石泉水。北流注於淮。水經注義陽，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

又逕義陽縣故城南。水經

義陽，郡治也。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於安昌城，有九渡水注之。

水經注安昌故城，在今信陽州西北七十里。

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水經今信陽州東南，有平陽故城，本後漢平春縣。

又東，油水注之。水經

水出縣西南油谿，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淮水又東屈，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流波三丈。

入於油水，亂流南屈，又東北注於淮。淮水又東北逕城陽縣故城南。水經注漢志：汝南郡，有城陽縣。

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水經

水西出大木山，東逕城陽縣北，而東入於淮。水經注

又東北流，左會湖水。水經

傍川西南出窮谿，得源也。水經注今信陽州界有壘湖，車輻湖、馮家、楊家、蔡家等湖。

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經水

江國也。今其地有江亭。地理志曰：漢乃縣之。注：今真陽縣東，有安陽故城，與光州息縣接界。

又東得澗口水。經水

源南出大潰山東北流，翼帶三川，亂流北注，澗水東南流，歷金山北，山無樹木，峻隋層峙，又東逕石城

山北，又東逕七井岡南，又東北注於淮。注

又東逕新息縣南。經水

東逕故息城南。注：在今新息縣北三十里。

又東逕浮光山北。經水

亦曰扶光山，即弋山也。逕新息縣故城南，東合慎縣水，水出慎陽縣西，而東逕慎陽縣故城南，應劭曰：

慎水所出，東北入淮，慎水又東流，積為雒陂，陂水又東南流，為上慎陂，又東為中慎陂，又東南為下慎

陂，皆與鴻鄆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修

復之，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陂水散流，下合慎水而東，南逕息城北入淮，謂之慎口，淮水又東與

申陂水合，水上承申陂於新息縣北，東南流分為二水，一水逕深丘西，又屈逕其南，南派為蓮湖，水南

流注於淮，淮水又左迤流結兩湖，謂之東西蓮湖。注：慎陽故城，在今真陽縣北四十里，鴻鄆陂，又名鴻池，陂水散流，非特灌溉之利，蓋茨蒲魚之饒，實一郡

渚水處也。破既廢。水無歸宿。故水所以飲溲爲害與。

又東右合壑水。經水

水出白沙山。東北逕柴亭西。俗謂之柴水。又東逕黃城西。故弋陽郡也。又東北入於淮。謂之柴口。注黃

城在今光州西十二里。弋陽郡。即今光州固始縣界。

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經水

水首受陂水於深丘北。東逕釣臺。南臺在水曲之中。臺北有琴臺。又東逕陽亭南。東南合淮。注

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經水

楚白公勝之邑也。又東北去向亭十里。注白城。在今息縣東。

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經水

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又南於長陵戍東。東南入於淮。注今息縣東北八十里有長陵城。疑卽長陵戍也。新蔡縣西南有青陂。

又東北合黃水。經水

水出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水注之。又東北逕弋陽郡。又東北入於淮。謂之黃口。注木陵關。在今光

州固始境。

又東過期思縣北。經水

縣故蔣國。周公之後也。楚滅之以爲縣。城之西北有楚相孫叔敖廟。注今固始縣北。有期思故城。

又東北。潁水注之。經水。

水出弋陽縣南垂山。東北注淮。俗曰白鷺水。注固始縣南五十里。有潁水。

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水經厚鹿故城。在今江南潁川南富陵之西。汝水篤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孟山。東南流逕原鹿縣故城西。而南入於淮。所謂汝口。

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經水。

廬江故淮南也。應劭曰。故廬子國也。決水自舒蓼北注。不於北來也。安豐東北注淮者窮水矣。又非決

水。皆誤耳。注今霍丘縣西南有安豐故城。決水在縣西八十里。與固始縣分界。

又東。谷水入焉。經水。

水上承富水東南流。世謂之谷水也。又東於汝陰城東南注。注谷水東南流。至汝陰城入淮。城即今潁州治。

又東北。左會潤水。經水。

水首受富陵東南流。爲高塘陂。又逕汝陰縣。東逕荆亭北而東入。注東入入於淮也。

又東北。窮水入焉。經水。

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楚救濬。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於窮谷者也。又東爲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

都尉治。後立霍丘戌淮。淮中有洲。俗號關洲。注今霍丘縣西有窮水。

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洪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

漢志：潁縣流山。泚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師古曰：潁水所

淮水又東，左合泚口，又東逕中陽亭北，為中陽渡。水流淺磧，可以厲也。

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流，逕桐廬郡東。俗

謂之鄭城。又東南入於淮。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子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鄭城，即潁上故城。在今潁上縣南。

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

經水

縣即楚考烈王自陳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漢高帝四年為

淮南國，孝武元狩六年復為九江焉。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

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是為三楚者也。潁春故城。即今壽州治。

又北，左合椒水。

經水

水上承淮水，東北流逕蛇池南，又歷其城東，亦謂之清水。東北流注於淮水，謂之清水口者。左合椒水

焉。

注屬

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

經水

謂之肥口。又北，夏肥水注之，俱入於淮。肥水：在今壽州東北十里，自合淝來。注於淮。州志謂之東肥

淮入

又北逕山破中。謂之破石。經水

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春秋襄公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

於州來。謂之下蔡。又東逕八公山北。山上有老子廟。關注 破石山。在壽州西北。夾淮為險。王氏地理通釋

壽州。故一統志云。山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八公山。在今壽州北少東。淮水之南。晉謝玄北

繫符堅於八公山。堅望山上草木。咸為人狀。寰宇記云。一名歷陵山。在壽春縣北四里。

又北逕莫邪山西。經水 山南有陰陵縣故城。項羽自垓下。從數百騎。夜馳渡淮。至陰陵。迷失道者也。西南有莫邪山。關注 今鳳陽縣

又東過當塗縣北。泗水從西北來注之。經水

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關注 當塗故城。在今懷遠縣東

岸。泗水。在縣北一里。陰溝水。篇云。泗水受沙水於扶溝縣。東南逕荆山。又東

注於淮。荆山在縣西南一里。與塗山隔淮對峙。其下有荆山堰。梁天監中築。

又東北濳水注之。經水 水出莫邪山東北之谿。谿水西北引瀆。逕禹墟北。又西流注於淮。關注 濳水在今懷遠縣南。

又北沙水注之。經水 經所謂蕩蕩渠也。郡國志曰。淮出於荆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之。關注 沙水在

水篇云。沙音蔡。許慎正作沙音。曹水。散石也。續述征記曰。汴沙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至義城縣西南。

而東注於淮。謂之沙汭。杜預曰。沙。水名也。漢志。沛郡有義成縣。其故城在懷遠縣東北十五里。今名拖城。魏收

志曰：淝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即今祥符縣東南首受汴之蔡河。蔡與沙字異而音近。當讀如二百里蔡之蔡。

又東過鍾離縣北。

縣故鍾離子國。濠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東北流逕小城。而北流注於淮。關注：今臨淮縣東有鍾離故城。濠水在縣西。元和志謂之

東濠水。

又東逕夏丘縣

又東。渙水西入九里注之。渙水又東南流逕離丘縣故城南。又東南逕白石戍。南逕蛟城南。浚水注之。

水首受斬水於斬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又東南流於浚縣故城北。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

浚水又東南入於淮。淮水又東至嶠石山。潼水注之。水首受潼縣西南潼陂。縣故臨淮郡之屬縣。又東

南流入淮。夏丘縣。即今虹縣。嶠石山。在今五河縣東。與泗州接界。新志云。有鐵頭嶺。在縣東三十里。橫跨淮口。與盱眙之浮山對峙。蓋即古嶠石也。潼縣在今虹縣東北七十里。有潼城。

又東逕浮山。

山北對嶠石山。梁天監中。立堰於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淮矣。關注：浮山在今盱眙縣西。元和

志。浮山堰在招義縣西北六十里。與荆山埭同築。

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

導徐城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絕斬水。逕歷澗水西。東南流注於淮。關注：今泗州西北三十里有徐縣故城。古徐國。

又東。池水注之。經水

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又東北流。歷二山間。東北入於淮。謂之池口也。

關注今定遠縣東南。有東

城故

又東。斬水注之。經水

水首受睢水於穀熟城東北。東逕建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斬縣。又東入夏丘縣。東絕潼水。又東南逕

潼縣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注於淮。關注斬縣。即今懷遠縣地。夏丘縣。即今紅縣地。穀熟、建城、潼縣、俱未詳所在。大徐縣。亦在泗州西北。

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經水

又東。逕廣陵。歷淮陽城北。臨泗水。岨於二山之間。述征記。淮陽太守治。自後置戍。縣亦有時廢興也。關注

今清河縣西南有淮陽廢縣。晉義熙中置淮陽郡。領角城等縣。寰宇記云。在徐城縣東北百五十里。西臨淮水。徐城。蒼泗州治。

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經水

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關注泗口。亦名清口。導淮東會於泗

陰故城。漢屬臨淮郡。後漢改屬下邳國。晉初為廣陵郡治。角城縣故城。在縣西南。去故淮陽城十八里。寰宇記云。角城在宿遷縣東南一百十里。

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經水

淮水右岸。即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東奔袁譚。路出斯浦。因以為名焉。又東逕

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為侯國。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即漂母冢。周回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於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即信母冢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耶，與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故城。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中瀆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山陽縣東南，縣西有山陽瀆，即古邗溝，縣北五里有北神堰，即古末口也。

又東，兩小水流注之。經水

淮水左逕泗水國南，故東海郡也。地理志曰：王莽更泗水郡為順水，陵縣為生凌，凌水注之，水出凌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淮，即經所謂之小水者也。凌縣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

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經

應劭曰。浦。岸也。蓋側淮濱。故受此名。淮水於縣枝分。北為游水。歷胸縣與沭合。又東北逕贛榆縣。北東

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

八尺。廣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一十二字。地理志曰。游水自淮浦入海。爾雅曰。淮別為游。游水亦枝稱

者也。爾注。今安東縣治。或云即淮浦故城。淮浦舊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漢志。平氏縣下云。淮水東南至淮陰入海。蓋陰字之誤。淮陰去海尚一百四五十里。而志云淮陰入海者。亦猶江都去海甚遠。而濳氏道下云。江水東

爾注。江都入海。不言海陵也。淮陰作淮陰。無疑。安東即淮浦。亦無疑。

淮自荆山而下。即受黃河從渦河一支之水。至清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泛濫中土。蓋海口近

年漲沙。下壅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淮陰之地甚卑。而徐

呂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當陸沉。而徐呂為安流矣。審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而南口

更衝廣爾。劉天和問水集

淮水昔不病淮安。今病淮揚。蓋黃河正流。往經河南。或出潁川。或出壽春。匯淮入於海。其入小浮橋。經

徐邳入海者。支流也。勢故卑且弱。河淮合則為一家。直湧而東奔。是淮以河利也。安能害淮安。今全河

舍河南之故道。併流徐邳。經清河。而淮水自西來會。是二家也。不相統一。故河落。則淮乘高而凌之。淮

安以燥。秋水灌河。河恃勢而驕。巨淮安之東北。若大行焉。而淮水方挾潁川。壽春諸平陸之水勢。與強

河翻於清河不能衝中堅則氣喪而潰散淮安之郊。暨爲憩息。俟河之消銳。乃假道會弱河。始入海。淮安得不病淮河哉。若導黃河經河南。會淮水於潁川。壽春勢旣不能。若任淮水灌淮安。勢又不可。唯朝廷定策。固高寶諸湖老隄。建諸平水閘。大落高寶諸湖之巨浸。廣引支河。歸射陽湖入海之洪流。乃引淮河上流一支入高寶諸湖。如黃河平。則淮水會清河故道。從淮城北。同入於海。如黃河長。則淮水會高寶湖新道。由射陽湖從淮城南。同入於海。則淮安全得平土而居之。神禹疏淪排決之法。今不講久矣。考之正字。疏者水密爲患。則網舉以疏之。淪者水散爲患。則合水以淪之。排者水侵爲患。則拒堵以排之。決者遲迴爲患。則搜剔以決之。朱子云。汝泗皆入淮。而淮自入海。夫淮之入海。此三代以後事也。禹治水先審中國大勢。北水之大唯河。南水之大唯江。而四瀆特姑以淮漢配耳。豈真可敵江河哉。故導汝泗入於淮。又導淮入於江。東北注海。邗溝。淮入江故道也。今失之。而淮自入海。蓋失禹決排之法。而淮之南北始多水患矣。萬恭治水筌疏

河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於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廟堂之議。旣視其奪以爲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以爲利。不獨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氣運。未必不有關也。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並河三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

如鉅野梁山數處。猶有所分。如毛氏赤河之斷。雖以元人挑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邱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宏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陵。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礮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日知錄

黃河行至清河縣南。與淮水交會。是爲清口。由清口而合流東北行三百餘里入海。方康熙十六年以前。河道敝壞之時。清口一片淤沙。自清口以至海口。微水緩流。河寬處不過十餘丈。窄處僅有六七尺。深處不過五六尺。淺處僅有二三尺。及全淮歸故之後。漸漸刷開。迨黃河亦復歸故。而水力所至。淤沙盡開。清口寬二三百丈。河漕深二二三丈不等。已漸復當日之舊矣。迤下三百餘里。河身俱寬一二百丈不等。河漕俱深二二三丈不等。惟安東縣蓮花菴迤下。河漕一千餘丈。僅深一丈二三尺。須多置二百餘斤重之大鐵犁數十架。乘船施治。必期深至二丈之外。方爲永久之道也。周洽河防雜說

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由開封至歸德。至亳州。出小清口。至大河口。會黃入海。今則開封至歸德一

段已經淤塞。必大加開通。中間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引水灌田者。聽其自便。則黃河以南。西北之水利大興矣。古時清口止出淮水。而黃河由清河縣後往東行。至大河口。淮黃交會。所以黃水無倒灌之患。今黃河遷於清河縣前。直逼清口。若改於大河口之下。使之會黃入海。自無倒灌之患矣。

張清
恪居

得濟一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二

淮水

漢桓帝永興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後漢書五行志。

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干寶晉紀。不知在於何年。

宋明帝泰始季年。淮水竭。南史明僧紹傳。其時紹竊謂其弟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而周亡。夫有國必依山川以為固。山川作壘。不亡何待。竟如其言。

梁武帝天監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梁書曹景宗傳。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作浮山堰。梁書武帝本紀。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高祖然之。發徐揚人。率

二千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

抵礪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天監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用鐵數千萬斤。沉於堰所。伐樹

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士卒死者十七八。明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百四十丈。天監十五年

九月。淮堰壞。死者十餘萬口。梁書康絢傳。梁堰淮水。以灌壽陽。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礪石。堰將合。淮水漂疾。

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二冶鐵器數千萬斤。沉於堰所。

仍伐樹爲幹。填以巨石。躡年堰成。其長九里。軍人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公然皆在其下。或

謂緇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既而昏霧不解。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北史。梁典。浮山堰。今號為荆山堰。渦口東

是岸。

梁武帝普通元年秋七月。淮海並溢。梁書武帝本紀。

唐德宗貞元八年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沒泗州城。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七月。淮水溢亳州。唐書五行志。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六月辛未。淮水溢。唐書五行志。

大中十二年。淮南大水。發自徐州。流沒數萬家。淮安府志。

中和三年。汴水入於淮水。闕壞船數艘。江南通志。

後周顯德中。淮水漲溢。宋史趙贊傳。

宋太祖乾德四年。泗州淮水溢。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蔡州淮。及白露。舒汝。廬。潁。五水並漲。壞廬舍民田。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六年。潁川淮。潁水溢。淹民舍田。疇甚衆。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七年四月。泗州淮水暴漲。入城。壞民舍五百家。宋史五行志。六月己亥。淮水溢入泗州城。壞民居。

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六月。泗州淮漲入南城。汴水又漲一丈。塞州北門。宋史五行志。

宋咸平四年。淮水溢。天聖四年。又溢。景祐三年。作外隄。以備淮水。江南通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潁州潁水溢。壞隄及民舍。宋史太宗本紀。徐州白溝河溢入州城。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秋七月。淮水溢。九月。睢溢。浸田六十里。宋史太宗本紀。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泗州水害民田。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景祐元年。閏六月甲子。泗州淮汴溢。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嘉祐二年三月戊戌。淮水溢。宋史仁宗本紀。七月。淮水自夏秋暴漲。環浸泗州城。宋史五行志。

泗州南去淮一里。屢遭水患。宋開寶七年。淮水溢入泗城。歷咸平至祥符。無歲不溢。迨至景祐三年。作

外隄以備淮水。高三十三尺。自是水患少弭。歐陽公云。泗州之患。莫暴於淮是也。禹貢維楮。

宋仁宗嘉祐六年七月乙酉。泗州淮水溢。宋史五行志。不足以禦患。二年既作外隄。楮

宋神宗熙寧四年十一月。開洪澤湖。達於淮。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元豐四年五月。淮水泛漲。宋史五行志。

是年。命發運副使史公弼。修泗州洪澤湖。海玉

軾以龍圖閣學士出知穎州。先是開府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鄆艾溝，與穎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穎，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穎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宋史蘇軾傳。

宋徽宗宣和元年，夏，江淮諸路大水，民流移溺者衆，分遣使者振濟。宋史五行志。霍端友知陳州，陳地汙下，疏新河千里，徹於淮，水患遂去。宋史霍端友傳。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春，淮水溢，中有赤氣如凝血。江南通志載在紹興四年。四月，淮溢數百里，漂民田廬，死者尤衆。宋史五行志。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五月，淮水溢廬、濠、楚州，無為、安豐、高郵、盱眙軍，皆漂廬舍田稼。宋史五行志。

宋寧宗開禧元年，九月丙戌，淮水溢，淮東郡國，楚州盱眙軍為甚。宋史五行志。按元史阿塔海傳，世祖至元九年五月，淮水溢，是為度宗咸淳七年也。

元仁宗延祐七年四月，安豐、廬州，淮水溢，損禾麥一萬頃。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元統二年，六月戊午，淮河漲，淮安路山陽縣滿浦、清岡等處，民畜房舍多漂溺。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四年，冬十月乙酉，議修淮河隄堰。元史順帝本紀。

明太祖洪武八年，九月壬子，上閱輿地書，得濠梁古跡一卷，命內臣馳驛以賜東宮，且題其外，令濠詢訪。

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驛。得上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啓曰。臨濂古蹟。惟塗。荆二山最著。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獲免阻修之難。禹之功也。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九月。濬淮安山陽縣支家河。水南入淮。北通安東。海州。明太祖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六月乙丑。鳳陽府壽州言。淮水決州城。命以時修築。丁卯。中都留守司言。夏雨不止。淮河水溢。壩口見發。軍夫晝夜築塞。命工部亟遣人督視。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八年三月丁卯。工部言。淮安府淮河南岸。坍圯延及倉廩。牆垣宜令有司修築。皇太子從之。五月戊子。工部啓。修淮安府淮河隄岸。以固大河。衛城池。皇太子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七年八月己丑。直隸壽州衛奏。近城西有湖。與淮相通。比雨潦暴漲。壞城二百四十餘丈。乞發附近軍民修理。從之。明宣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十二月癸亥。直隸壽州衛奏。七月間。淮水泛漲。壞西北城垣。請修治。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二年八月戊辰。掌直隸清河縣事。知州李信圭奏。本縣四月終。霖雨壞麥。五月終。淮水泛溢。漂流房屋。幸畜甚衆。民不堪命。乞賜賑貸。其歲凡買辦物料等項。軍匠廚役。濬河人夫。俱乞暫免其額辦商稅課鈔。乞暫存本縣給用上。命有司覈實從之。九月戊申。直隸大河衛奏。舊置軍器局。以軍餘造器。

械供用。近因淮水泛漲。決隄漂屋。請停造。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三年。四月庚午。直隸鳳陽府泗州。淮安府清河等縣。各奏。去歲天雨連綿。淮水漲漫。沙淤地

畝。不能布種。今年夏稅。無從辦納。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除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四年。七月辛卯。直隸鳳陽府。自五月連雨。抵七月。淮水溢。決壩埂。敗城垣。沒軍民田廬甚多。

至是事聞。命巡按御史。中都留守司。各遣官於被災軍民。加意存卹。衝決城壩。逐漸築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七年。閏七月戊辰。修鳳陽衛土城。及護城隄。以久雨。淮水衝決故也。明英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九月丙寅。淮水溢。淮安所屬諸州縣。壞官民屋舍。淹沒人畜甚衆。明憲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七月辛丑。總督漕運都御史叢蘭奏。淫雨為災。淮水泛漲。衝決漕隄。淹沒人畜禾稼。

乞免坐派工部料價。部議已徵者解部。未徵者視災分數。奏請仍以所在椿草銀。修理決隄。從之。明武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四月丁未。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龔輝。巡按直隸御史史載德。各奏。泗州逼近淮

河。地勢低下。今黃河水決入淮。下流壅塞。其勢必且上溢。為陵寢之憂。乞亟開直河口。以通下流。築二陳

莊。劉家溝二口。以防衝決。仍命欽天監官一員。相度祖陵地脉。擇日興工。工部議覆。報可。明世宗實錄。

嘉靖三十年。淮水大溢。田地俱沙淤。淮安府志。

應檳。總漕於淮。以淮水唯資黃河。易涸而多淤。歲糜挑浚之費。而泗水西流。寶應。南注大江。可以入淮。

於是因五里溝鑿之。不費不勞。河迄通利。未旬月。巡撫兩廣去。唐汝楫撰兵部右侍郎應公墓志。檉、遂昌人。嘉靖三十年任總漕。

嘉靖三十一年。淮河大溢。田地俱沙淤。淮安府志。

嘉靖三十四年。淮水溢。淮安府志。

明穆宗隆慶三年。九月。丙子。時淮水漲溢。自清河縣至通濟閘。及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

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實應湖堤。往往崩壞。明穆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四年。六月。丙辰。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報。疏濬淮河。及鴻溝。境山等處。工完。上從部議。錄管工

同知章時鸞等。實寶有差。九月。壬申。侍郎翁大立言。今淮河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朱

家溝傍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於黃河。聞者無不駭異。然臣以爲宜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平江時故

道。則淮河可以無慮。臣所患獨在黃河。雖。宿之間。遷徙未知所定。泗州陵寢。甚有可虞。臣請濬古睢河。繇

宿遷。歷宿州。出徐州小浮橋。以洩徐呂二洪之水。又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以下草灣。免衝射之患。南

北運道。庶幾可保。都給事中龍光亦請下所司勸議。或尋復故道。或分洩二洪。及做先年置鋪設夫。開溝

建閘之法。以爲久計。工部覆行新任都御史潘季馴。如議區畫。從之。明穆宗實錄。

是年。高家堰大潰。時淮水東趨。諸州縣匯爲巨浸。淮城民不聊生。黃河亦決。崔鎮等處。而桃清河塞。運

道梗阻者數年。江南通志。

高家堰者郡志云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所築閻百詩曰此堰不見於史籍考三國志登嘗為典農校尉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登固精於水利者又嘗為廣陵太守虞溥江表傳云治射陽則此堰距治所甚邇登築隄以障淮水理勢宜然也由是觀之漢世河未合淮尚不聽其南奔况今欲藉此清濬以刷沙苟非以隄束水使淮并力東注則自清口以至海口終不能無壅也禹貢錙指

高家堰今府志稱高加堰注云高加者為護運道邑井宜加高而名之蓋益加而益高耳按高堰去寶應高一丈八尺去高郵高二丈二尺高寶堤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高三丈有奇見潘宮保兩河識自明迄今又不知高幾許一有叵測而淮揚兩府之城郭田廬皆在水底吁可畏哉今水

萬歷元年五月十八日夜淮水暴發千里汪洋沒室淹田瀕河民多溺死淮安府志

萬歷二年秋七月二十四日辰刻微雨而風入戌風大雨如注次日夜益猛拔樹撤屋東海大嘯淮河並溢漂蕩山清安鹽等邑官民廬舍一萬二千五百餘間溺死男婦鄭江等一千六百餘名口崩鹽邑城垣百餘丈餘邑同揚州府志

是年淮河並溢淮安府志

是年七月二十四日淮河並溢漂官民廬舍溺死男婦不計其數清河縣志

萬歷三年淮河並漲淮安府志

是年泗水南下。衝決清水潭等處。南河全考。

是年六月霖雨不止。風霾大作。淮河並漲。千里共成一湖。揚州府志。

是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奉祀朱宗唐。請行南

京工部。委主事郭子章。會潁州道。勘視水勢衝激崖岸。恐侵柏林。議估石砌泗陵堤。二百二十六丈。至

五年工完。時御史邵陞。亦行泗州。將護城隄用石包砌堅固。至今賴之。稱爲邵公堤。都御史王宗沐。知

府邵元哲。亦修高家堰。并開菊花潭。以洩三城之水。東方米芻舟楫皆通。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五年六月甲戌。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奏。淮水向經清河。會合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崔鎮

清江一帶。正河淤墊。淮口梗塞。於是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灌山陽高寶之間。向

來湖水不逾五尺。堤僅七尺。今堤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過之。此從來所未有也。議護湖堤以殺水勢。部

言堤雖可護。而不能必水之不漲。欲水之不漲。必俾淮有所歸而後可。宜令漕運衙門。嚴督司道。熟計其

便。報可。閏八月辛丑。時山陽高寶。淮水瀾漫。禮科左給事中湯聘尹議。導淮入江。於瓜洲入江之口。分

流增開。以殺其勢。已。漕運侍郎吳桂芳稱。黃水向老黃河故道而去。下奔如駛。淮遂乘虛湧入清口故道。

淮揚水勢漸消。部覆二議不同。奏請行勘。上以河淮既合。命寢其議。九月丁卯。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

天麟言。淮泗之水。原從清口。會黃河入海。今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漸

及於高寶。邵伯諸湖。而湖隄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澱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蓋淮水併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廢壞。而清口之內。傍通濟閘。又開朱家等口。引淮水內灌。於是淮泗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敵。此清口所以獨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盡運。堤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爲力。水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忽至。僅完堤工。於河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而不止於邵。遷下流之涸。將盡乎邵。遷而不止於清。桃。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百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乃爲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宜乘時築塞。使淮泗併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可復。高寶之大患可減。若於興化。鹽城地方。海口湮塞之處。大加疏浚。而湖堤多建。減水大閘。堤下多開支河。以行各閘之水。庶乎不致汗漫。總之。未有不先黃河。而可以治淮。亦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堤者也。部覆河內疏浚。苦無良法。惟先臣劉天和。用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爲一層。四維拴繫。以長柄鐵爬浚之。浚深數尺。移舟再浚。後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水中與陸地施工略同。興工停運。宜行河道等衙門。會議具奏定奪。報可。十二月己丑。先是淮水南徙。泛濫淮揚間。已而漕運侍郎吳桂芳報稱。草灣開通。淮水消落。至是淤墊如故。給事中劉鉉言。治淮以開通海口爲策。宜簡方略大臣一員。會同河漕諸臣。相踏咨度。爲新運計。上令吏部推有才望。實心任事者以聞。於是吏部請

以總督漕運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爲工部尙書。總理河漕得旨。近來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至日久無功。今以此事專屬吳桂芳經理。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李世達改推別用。其選任部司。處置錢糧。俱許以便宜奏請。若明歲運道有梗。戶部查先年海運事宜。行明神宗實錄。吳侍郎所奏。向來湖水不逾五尺。堤僅七尺。今堤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過之。此從來所未有也。可見高堰益加益濶。當時已有然矣。施郎中所言。淮泗水不入湖。而今入湖。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墊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迨至今日而更甚矣。可爲歎息。

是年三月至五月。恆雨。西河水發。由高家堰一槩東漫。鹽城水災特甚。張宗仁賣兒詩云。攜兒去賣向

兒哭。賣兒買米供晨粥。粥熟呼兒兒不來。剜心忍食孩兒肉。淮安府志

是年。漕撫王宗沐築高家堰。淮郡二堤記

萬曆六年九月。總河侍郎潘季馴題准。命郎中張譽。海防道龔大器。揚州府同知韓相等。築高堰堤。長六十里。內砌大澗口等處石堤三千一百一十丈。柳浦灣堤東三十餘里。西四十餘里。先是萬曆三年。淮決高堰。寶應而山陽。高寶與鹽等處。匯爲巨浸。運道梗阻。總河侍郎潘季馴行相視。築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于是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海口不灌而通。南河全考

隆慶辛未。河大溢。壞漕舟以千數。天子念大計。不以沐爲不肖。授鹽書。使董漕計。拔自藩轄。異數也。踰年。淮父老詣余而泣曰。那地專受淮。故稱淮安。勢自西南歷清河而東。與湖南僅隔拳土。故高家堰有堤不治。而淮輒入海。幾受其半。淮揚兩郡皆困。終不治則且妨漕。余惕焉。按之信然。乃檄守陳文燭。以軍餉六千餘金。致鄉先生周君。胡君築焉。又明年癸酉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餘。而以堤故。不溢入湖。郡之南鄉與揚皆無恙。然勢掠郡西。合黃河。折而經北城。下安東。則洶湧幾嚙西橋。奪漕河而出。余爲之不寢者三夕。幸而勢稍殺。則又以其泛濫四溢。數道出禮信壩。及鉢池山。民在巨浸中。至八月而始涸。余以災請。幸天子仁聖。捐米八萬石賑之。而又允折漕糧。是時幸淮獨漲。使稍遲半月。與黃河并發。則事不可支矣。是年冬。余再檄于同知時保。以賑之餘米一萬石。募夫築郡西長堤焉。高家堰堤。北自武家墩起。至石家莊止。計三十里。而遙爲丈五千四百。堤面廣五丈。底廣三之。而其高則沿地形高下。大都俱不下一丈許。而又於大澗。小澗。具溝。舊漕河。六安溝諸處。築龍尾埽。以遏奔衝。堤內自澗口以達張家莊。濬舊河以洩湖水。使不侵嚙。工凡五十日而畢。郡西長堤。自清江浦藥王廟起。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過金神廟。至柳鋪灣。六十里而近。爲丈八千七百九十八。堤面廣四丈。底廣三之。高可七尺餘。蜿蜒如長虹。以障郡城之北。工凡三月而畢。余按淮安郡三城。在淮與漕河夾中。自嘉靖中年以來。無歲不被水。而其最甚。則己巳癸酉極矣。鞠爲大澤。不見水端。民之棲樹巢家。以救

旦夕。卽余疏中所道。蓋其十之三四也。而今二堤並峙。高家堰獨抗淮於西南。而西長堤又障淮於西北。蓋至是而居者田者。皆有寧處。可望生全。無苦昏墊矣。余不才且旦夕乞去。然使來者慎守而時護視之。無至壞。以永爲障。使吾民得粒食。育子抱孫。則大幸也。顧淮水高於郡勢。若建瓴而下。使其發時與河並。則爲慮尤巨。且西長堤能障溢水。而其從下嚙而崩者。不能卻河。故去城數十里。而今乃在城下。是其大勢漸侵而南。可觀也。開草灣以分河勢。通澗河以防溢流。余心耿耿焉。而力已詘。民亦告病。姑少休之。以待文燭。楚之沔陽人。時保浙之嘉興人。而是時同相二役者。郭同知大綸。王通判宏化。諸推官大綸。山陽縣縣丞談嘉謨也。江南通志。此卽王公宗沐。所作淮郡二堤語也。

明神宗萬曆八年三月乙巳。工科給事中尹瑾。陳河工善後七款。一高家堰。近已築塞成堤。體制高厚。既有椿板以護其外。復設官府以嚴其防。然終不若石堤。更爲永恃。宜於中間二十里低窪處。用石包砌。令徐、穎、海防三道。均分道里。各派所屬而董其成。六月戊午。先是鳳陽等處雨滂淮溢。水薄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陳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四疏言。黃河未漲。淮泗之間。霖雨偶集。而清河口已不能容洩。萬一震驚陵寢。誠非細故。宜令河臣設法疏導堵塞之。總理河漕潘季馴謂。黃淮合流東注。勢甚迅駛。止因霖雨連綿。而泗州岡阜盤折。宣洩不及。遂至漲溢。若欲更求疏浚。則下流已深。浚無可施。欲更事截塞。則上流之水。勢難逆堵。該部亦以爲然。覆議。令季馴親詣相度。從之。十一月乙酉。高家堰石工將興。鄉

官常三省等倡言有妨祖陵。具揭欲阻之。河臣潘季馴疏陳其舛謬不經。具請再行勘議。上命修築以終前功。而常三省職爲民。十二月戊申。以泗州等處連災。詔免萬歷六年以前改折漕糧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兩有奇。從總理漕河兵部尙書凌雲翼請也。明神宗實錄。

淮入海。由清口入江。由大澗達湖。自高堰築而江路塞。自黃河決而海道阻。所受七十二河水。積爲泗。患州人常營軒先生。謝政里居。畫分黃導淮策。忤當路意。坐阻撓奪官。竄之編戶。已泗歲受水。先生復

請開黃河。濠清口河。以導淮入海。開周家橋。武家墩。以導淮入湖。開芒稻河。瓜儀開。以導湖入江。侍御史牛公繪圖以聞。上震怒。治諸行河者罪。而後司空楊公。給事張公。卒以先生策從事。泗得無水。李維楨撰

參議常三省。遼蘇銘。三省。字希曾。泗州人。萬歷丙辰進士。歷湖廣參議。家居。河患起。公身操畚鍤。築堤無績。既還。訪無愷言。會有恩詔復官。而楊司空疏言。河工就緒。多參議常三省功。宜增秩錄用。先後撫按臣。南北蓋潰。萬者凡三十人。而公題其署曰。久分生。淮借木石。勉將道術付桑榆。踰數年卒。

是年。姜璧巡接兩淮鹽法。時黃水入淮。淮大溢。總河大臣與撫臣相掣肘。而有司行河者。率委之倅貳。又有議罷范公舊堤勿修。而別開支河者。公疏言。倅貳權輕。不如專任守令。大臣事權不一。難責成功。宜罷總河。以其事歸撫臣便。又河口外高內下。開支河。則引倒流之潮。關私販之路。不若修范公廢堤。使內水不出。外水不入。外不損鹽竈之地。內不傷耕植之田。疏凡數百言。皆鑿鑿可行。部覆如公言。事竣。有白金之費。余繼登撰。金都御史潘訂。姜公墓誌。按璧。字元卿。文安人。隆慶辛未進士。公言罷范公堤誠善。而言燒河宜罷。殊傷國體。而罷總河。在潘公去任以後。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三

淮水

萬歷八年、總河潘季馴題、河工善後事宜、一、整石堰以固要衝、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議、高家堰西當淮泗衝流、東護淮揚沃土、卽今築塞已固、要將當中大澗口二十餘里、用石包砌、合咨臣等今歲預行估計幹辦、合用石料若干、工費若干、責成徐、潁、海防三道、併力分工、同心協慮、自萬歷九年興工、酌寬限期、合用錢糧、於大工餘剩銀內支用、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查得本堰自漢陳登剏築之後、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築之、向不整石者、非謂石之不堅、亦以采石之難也、去歲堰工告竣、卽設官夫、畫地分守、每歲四月以前、八月以後、水及堤根者、不滿二百丈、防守甚易、惟是五月中至八月盡、最爲喫緊、如有汕刷浪窩、隨時補修、可保無恙、然歲久月深、官更吏換、首尾不知、疎虞難免、誠不如整砌山石之爲一勞永逸、科臣所云三利、可謂委曲明盡矣、况內土旣已堅厚、廂石亦易爲力、但淮安原不產石、俱於徐州取辦、而節年采伐不歇、勢必窮山遠搜、石巖旣遠、則出山脚價自倍於昔、水次去工尙餘五百里、糧艘帶運、勢必病軍、民舟搭載、勢必病商、則自備官船、專人管運之費、不可惜也、採石數萬丈、聚匠必須數千名、非遠募於山東江南之間不得也、其直不多、誰肯樂就、及卸石

工次搬運至堰。遠者將十餘里。近亦五六餘里。泥塗深陷。舉趾艱難。比之伐石出山之苦。又有甚焉。大工甫畢。民勞方休。勢難驟舉。故須濡遲歲月。事難獨任。故須分責三道。該科慮之詳矣。今該臣等公同勘得大澗口極窪去處。自列字號至水字號止。計長三千丈。合派南河分司三百丈。徐海潁三道各九百丈。每堰長一丈。應砌高一丈內外。用石二層。該石二十丈。共該石六萬丈。約計在山採辦工價。出山脚價。并鑿砌工食。每丈該銀五錢九分。共該銀三萬五千四百兩。合用船隻。除南河分司查有見在混江龍船免造外。每道該造船九十隻。共船二百七十隻。每隻連蓬桅什物。該價銀五十兩。共銀一萬三千五百兩。每船雇募水手六名。共募一千六百二十名。每名每年工食銀七兩二錢。大約四年爲期。共該銀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兩。募夫搬石上船下船。及擡石到工。大約每丈費銀三錢。共銀一萬八千兩。每砌石一丈。用石灰二斗。銀八釐。共該銀二百四十兩。堰基三千丈。每丈約截用長杉二十五根。共計七萬五千根。每根價銀一錢三分。共該銀九千七百五十兩。樁手。每丈三十工。該銀一兩二錢。共銀三千六百兩。管工官廩糧。比照大工事例。合用府佐二員。每員每日廩給銀一錢。書辦一名。口糧銀四分。州縣佐貳官十一員。每員每日廩給銀六分。書辦一名。口糧銀三分。陰醫省祭等官三十員。每員每日銀四分。每年該銀九百七十二兩。共銀三千八百八十八兩。以上通共該銀一十三萬一千三十四兩。應於大工用剩解還戶部銀一十二萬。奏請留用。尙欠銀一萬一千三十四兩。再於原留用剩銀內

動支。除南河分司見有船隻。一面行令采運外。其三道工程。今歲時月已促。止可打造船隻。置辦器具。雇募夫匠。完備。明歲探運石塊。陸續細鑿備用。萬曆十年。方可下椿蓋砌。隨砌隨探。定限四年。以裏工完。聽總理衙門將各效勞官員。分別勤惰。題請覈實賞罰。如司道等官。處置得宜。能於限前早竣。工堅費省者。破格優處。其原造船隻事。畢量行變價。作正支銷。庶料理周悉。而隄防永固矣。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曆九年十一月乙亥。修泗州城外石隄。泗城陵寢重地。勢極窪下。舊有石包土堤。藉以護城禦水。久被淮流衝壞。撫按凌雲翼。陳用賓等。各請大舉修築。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詔亟行之。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正月丁未。以高家堰河工成。參政舒大猷等紀錄。十月己酉。以高堰工完。尙書潘季馴原任兵部尙書凌雲翼等。賞賚有差。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十月甲申。總督河道潘季馴條上河工八事。前五條入黃河。一添設隄官。謂高堰柳浦灣二堤。綿亘二百餘里。一大使往來防守。未免疎虞。宜另增柳浦灣大使一員。夫役卽於高堰南河數內。哀出五百餘名屬之。以密隄防。一加幫眞土。謂淮水發源桐柏。挾七十二溪之水。經鳳。泗入海。而基運山。橫截河中。湧漲時作。僅恃石堤一帶爲捍禦。而石內之土。多係浮沙。一遇霖雨。輒至坍塌。土既圯矣。石將安附。宜覓取眞土。幫築完固。以捍洶湧。一接築舊堤。謂清口乃淮黃交會。而淮黃原自不敵。然清口不至壅淤者。以王家口之隄築。全淮皆從此出。其勢足與黃敵也。自商販盜決前堤。挖渠利涉。淮勢漸分。將來清

必致淤阻。宜接築長隄。就近責清河令監守。稍有疎虞。卽行參治。命依擬行。

明神宗實錄

是年八月。總河都御史潘季馴。請加泗城護堤。行潁州兵備副使王之猷。督知州汪一右等修築。除內換老土外。自新橋口起。北至西門牌坊止。加修石堤。長一千九百三十二丈。加高二尺。用大石。長一千八百六十四丈。添建子堤。長一千六百八十丈。又自西門牌坊起。至迤南新橋口止。砌高二尺。用碎石。長一千一百六十五丈。又添修新橋迤南大堤。并密西石堤。共長八十六丈。俱於十八年完工。

潘河全考

潘季馴條上河工八事。一添設隄官。以免遙制。竊惟當官之事。兼攝爲難。而以最卑之官。攝最遠之事。爲尤難。臣於萬歷七年。建復高堰之隄。以捍橫流於淮郡之東。剏築柳浦灣之堤。以遏狂瀾於淮郡之北。十餘年間。利賴於二隄者。良不淺矣。第因比時冗員之禁方嚴。不敢多求添設。故止請高堰大使一員。兼攝柳浦灣一帶隄務。但查高堰之隄。增築已幾百里。而柳浦灣之隄。起自清江浦。以至高嶺戴百戶營。延袤一百三十餘里。伏秋之時。顧此失彼。一大使豈能日奔走於二百里之間耶。縱委義民等官。不過虛應故事。豈肯在隄防守。前歲范家口之決。實由此也。臣請添設柳浦灣大使一員。住劄本堤要害去處。自清江浦起。至戴百戶營一帶遙堤。付之管理。應用夫役。卽於高堰八百名數內。募出三百。再於南河隄淺夫內。募出二百。共夫五百與之。其高堰大使。專管本堤。各令晝夜巡邏。遇汕卽補。庶地有專轄。而功可責成矣。一加幫真土。以保護堤。查得淮水發自河南桐柏山。挾七十二溪之水。經鳳泗

東入於海。然至泗州。而龜山橫截河中。卽基運山圖中所云。灣如牛角。勢樣非凡者是也。下沙一轉。迴瀾西顧。此於風氣實爲完美。然伏秋之時。不免湧漲。亦由此也。臣讀宋臣歐陽修先春亭記。其略有云。景祐三年。泗守張侯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又云。泗天下之水會也。又云。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夫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爲暴於泗舊矣。曰隄高三十三尺。則知水之高矣。先後州守惟以築隄爲事。則知禦淮之策。舍隄之外無策矣。今查泗州護城隄。高不及宋三之一。然幸嘗水一面。甃石可恃。但石內土堤。皆係浮沙。一遇霖雨。輒至坍塌。土隄一圮。石將安附。不可不慮也。臣於六月間。躬往閱視。卽行潁州兵備道。及該州知州浦朝柱。令其覓取真土。另加堅築。第本隄丈數頗多。工費不少。錢糧難處。延久未報。臣請勅下工部。咨行撫按衙門。多方計處。覆請施行。庶護隄可恃。而州民獲安矣。再查基運山。去州一十餘里。地勢高峻。嘉靖十四年間。該先任總理劉天和。令匠役王良等。量得地形。迴高二丈三尺一寸。則又與州不同。東麓石堤。見在查修。臣故未及之也。一接築舊隄。以防淤淺。竊惟清口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敵黃。不爲沙墊。往歲高堰潰決。淮從東行。清口遂爲平陸。高堰旣築。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從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臣於萬曆八年。行

郎中余毅中。卽於本處築隄一道。以防其盜。數年之間。清口利涉。實賴於此。不意鳳泗商販船隻。又於本堤之東。盜挖一渠。取便往來。歲久成河。已闊九十餘丈。淮水盡由此出。清口不免沙淤。臣查得此處。係清河對面地方。該縣知縣出入之間。一覽在目。何致任其盜決。汪洋北注。而若罔聞知。且不以報也。其秦越肥瘠亦甚矣。除臣見在查理。及行司道官候。淮水消落。接築長隄一道。務期堅久可恃外。臣請隄成之後。專責清河縣知縣管理。每歲派定官夫。時加幫補。如遇水發。率同地方人等。晝夜巡邏。以防盜決。儻有疎虞。卽將掌印官參治。蓋此隄卽在縣治之前。較之他所不同。而掌印官常川在縣。較之管河官尙有他處奔走者。又不同也。河防一覽 略見實錄。茲特鈔其全者。

明神宗萬曆十八年六月乙酉。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增修泗州石堤。經用不足。工部議給淮安庫貯停濟草灣銀四百四十餘兩。許之。明神宗實錄。

是年五月十二日以後。大風雨。淮水漲。漂禾麥。沭爛。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曆十九年三月戊午。以築泗州一帶護城石堤工完。各官紀錄獎戒。悉依部覆施行。九月戊辰。時泗州水患異常。公署州治。水滄三尺。其城內原有水關。後因淮水高於城濠。故塞水關。以防水灌。至城內積水不洩。居民十九淪沒。工部尙書會同亭上其事。上令河漕督撫。會同巡按御史勘議。要見泗城積淤。何以宣洩。淮水停漲。何以疏通。填土增高。有無可以捍禦。周家莊是否應濬。施家橋。是否可開。張福

堤是否阻礙。或別有可開之處。爲地方之利者。具奏以聞。十月壬寅。時揚州風雨連日。淮湖漲溢。江都縣北一淺邵伯淳家灣舊隄。衝決五十餘丈。高郵州南北關等處。俱被衝決。總理河道潘季馴上其事。工科都給事中揚其休。劾管河通判劉汝大。州判張九思等。故違節制。海防道張允濟。查覈疎虞。總理潘季馴。俱宜同坐。部覆。海防通判。州判等官。俱應議爵。潘季馴既屢次催督。宜速行道府。上緊備築。以勵後效。得旨。劉汝大等各罰俸三箇月。張允濟姑免究。十一月癸亥。工部題。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條議。黃河三條入一增砌石堤以固保障。謂高家堰當湖之處。中段原鑿石堤。足當風浪。其石隄南北。俱係土堤。歲修無已。議照中段。一槩砌石。徐州道與河南分司。各管砌工。以二十一年爲始。應用錢糧。俱於歲修銀內割處。八年之內。准可通完矣。後一條入運河。依擬行。明神宗實錄。高堰容納淮水。西風鼓浪。甚是洶湧。南北土堤。何能捍禦。故堤。亦何能免歲歲之修防耶。

是年五月以後恆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三等日。暴風霖雨不息。河淮泛漲。山清、安桃、宿、沐、海、贛、

平地水丈餘。房屋牲畜。漂溺無數。淮安府志。清河縣志。略同。

是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於城。溺人無算。浸及祖陵。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整。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霖水漲。久當自消。時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季馴之議。以爲河性湍悍。善徙者。水

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循河故道。束而濇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爲縷隄。縷
堤之外。復爲遙堤。故水益淺遠。不至旁決。明紀事本末

或有問於馴曰。淮不敵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
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按泗。沂。卽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
河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淮黃合流無恙。乃今
遂有避黃之說耶。夫淮避黃而東矣。而黃亦尋決崔鎮。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
決而後。黃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茲固然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潦卽溢。今復
合之。溢將奈何。馴曰。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
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
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於分也。或有問於馴曰。高家堰之築。淮揚甚以
爲便。而泗州人苦其停蓄淮水。何也。馴應之曰。此非知水者之言也。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
四十里而近。堰東爲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爲阜陵泥墩。范家諸湖。西南爲洪澤湖。淮水自
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於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尙
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輒及堰。秦。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明朝平江伯陳瑄。復

大菁之淮，揚恃以爲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洛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匯爲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卷土塞城門，穴竇出入，而城中街衢，尙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逼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壅，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爲兩河關鍵，不止爲淮河隄防也。馴戊寅萬曆六年之夏，詢之泗人曰：鳳泗之水，蓄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蓄也。清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蓄也。清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蓄也。清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

馴曰：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蓄，築則必達。堰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馴何疑乎？遂銳意董諸巨築之。二月，決工告竣，而清口遂開。七月，隄工告成，清口深闊如故。今將考訂志傳卷牘中語開列。

一、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職按：泗沂卽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宋神宗後，黃決而南，遂併泗沂而與淮會矣。故昔之東會於泗沂，卽今之東會於黃也。

一、中鄣志云：淮河自五河東來，經州城南，東至清河口，會泗水東入海。職按：泗卽泗沂之泗，清河口卽清口也。此與禹貢所云無異。要之，淮由清口入海，自禹迄今故道。今至清口板沙，若門限然，欲舍故道而出高堰，似不可也。

一、查萬曆三年，工部郭子章，勘得水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漸坍，包砌石工，長二百二十六丈，及查巡按邵亦於此時行州，砌護城隄，至今賴之。稱邵公隄，按前開工程，皆職未任時事。

比時淮水竟從高堰決衝淮揚。黃水從崔鎮決出五港入海。兩河已不會於清口。無堰可阻。無黃可遏。其勢如此。今之水漲。未可歸咎黃與堰也。一、中都志與歐陽文集載宋臣歐陽修先春亭記。略云。景祐三年。泗守張侯聞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職按修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爲暴於泗舊矣。曰隄高三十三尺。則知水之高矣。大水幾溺州。而先後州守。惟以築隄爲事。則知禦淮之策。舍堤之外無策矣。今查泗州護州堤。高不及宋三之一。是今之水。較宋爲甚小矣。再查黃河。自宋神宗十年七月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南清河而入於淮。而先臣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黃河入淮之始。則仁宗景祐三年。黃河尙未會淮。業已爲泗州暴矣。今乃歸罪於黃。或未可也。一、泗州舊志載。元知州韓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圈輓頂。城中居民驚懼。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刊之於石。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勿驚懼云。職按韓居仁記此。以慰泗州官民。令其勿驚勿懼。良工之心。可謂獨苦。且以州守載州事。必無不真者。夫云漂沒鄉村廬舍。未抵城門圈輓頂者。止二尺二寸。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則已抵城門圈頂無疑矣。宋元泗州水患。景象如此。此與歐陽文忠公所云。暴莫大於淮。州幾

溺者。可爲互相參考。此時已有高堰。官民何不請毀。如其無堰。則水漲與堰無預矣。今乃歸罪於堰。不亦過乎。或有問於馴曰。高堰之築是矣。而南有越城。并周家橋。淮水暴漲。從此溢入白馬湖。寶應縣河水遂溢。此與高堰之決何異。馴應之曰。馴與司道勸議已確。籌之熟矣。其不同者有三。而其必不可築者一。夫高堰地形甚卑。至越城稍亢。越城迤南。則又亢。故高堰決。則全淮之水內灌。冬春不止。若越城。周家橋。則大漲乃溢。水消仍爲陸地。每歲漲不過兩次。每溢不滿再旬。其不同一也。高堰逼近淮城。淮水東注。不免盈溢。漕渠圍繞郡郭。若周家橋之水。卽入白馬諸湖。容受有地。而淮城晏然。其不同二也。淮水從高堰出。則黃河濁流必遡流而上。而清口遂淤。今周家橋止通漫溢之水。而淮流之出清口者如故。其不同三也。嘗淮河暴漲之時。正欲藉此以殺其勢。卽黃河之減水壩也。若并築之。則非惟高堰之水增溢難守。卽鳳泗亦不免加漲矣。然則卽於周家橋疏鑿成河。以殺淮河之勢。何如。馴曰。漫溢之水不多。爲時不久。故諸湖尙可容受。若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之大勢。而淤塞清口。泛溢淮揚之患。又不免矣。况私鹽商舶。由此直達。寧不壞釐政。而虧清江板閘之稅耶。一。嘉靖十四年。先任總理劉天和題。勸議都御史朱裳所請。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以障泛溢。內開。行據稱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十三里。坐北向南。地俱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脈。經靈璧。虹縣。逶迤起伏數百里而來。會秀含靈。至茲聚止。陵北有土岡。聯絡倚負。南有小岡。橫亘依憑。小岡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先年

置橋利涉。凡謁陵官員俱至此下馬。是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永奠無虞。其南面小岡之外。卽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於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上有塔影。廬山。韓家。柯家等湖。但遇夏秋淮水泛漲。則西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瀾漫浸溢。與前項湖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淹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陵門。遂侵捍陸。此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遵奉原題。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一節。職等淺見。欲自下馬橋邊。及林木左右築堤。則板築震驚。鍤斧掘伐。關係匪細。固非職等所敢輕議。欲自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妨。亦非職等所敢輕議。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遠築圍繞。但恐此隄一成。淮河一時泛漲之水。雖稍能障蔽傍溢。而陵前湖河諸水。又將阻遏北侵。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爲患。而近水先有可憂者矣。尤非職等所敢輕議者也。又據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北。水高七尺。又自岸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至陵門。地高六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况基運山雖俱土岡。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實我三祖陵寢。萬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區。委的事體重大。未敢遽擬等因。到職。隨該職公同各官恭詣祖陵。伏瞻環仰。博訪備詢。亦與各官會議相同。竊惟祖陵數百年來。奠安已久。今一旦添築土隄。雖水患固當預防。而工役豈宜輕動。委的事體重大。非職等所敢輕議等因。職按前疏。係嘉靖十四年所題。地勢水勢。頗爲明悉。據稱陵

地遇高二丈三尺一寸。則雖極大之水。亦無高出元宮者。且陵前湖河諸水。向來伏秋漲溢如此。要知非築高堰後始然矣。一查濶泗州申稱。萬歷三年。該奉祀朱宗唐具題。蒙南京工部委主事郭子章前來。會同潁州兵備道。勘得水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逐漸坍塌。逼侵柏林包砌石工。計長二百二十六丈。至濶泗州之水。此言甚易惑人。既非志乘有據之言。又非合衆通方之論。執己見以滑國是。如之何其可哉。累經勘議。並未有考訂詳確。闡發明悉者。若知泗州伏秋淮水之漲。卽知徐、邳、河南每歲黃河之漲。必不可免。止宜堤防。則其議自息矣。高堰爲淮揚門戶。隄防不可不嚴。修守不可不預。內除石堤三千丈外。兩頭土堤。每歲伏秋。晝地分守。隨汕隨膏。似可無虞矣。但幫護之法。須於冬春。門樁內貼簾二層。緊細草牛。挨簾密護。毋使夢須滿縫。然後實土堅秀。則是以樁簾護草牛。以草牛護土。浪窩何從得來。至於密植檉柳菱葦。以爲外護。須於水落卽種。庶免淹浸。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清口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敵黃。不爲沙墊。偶遇黃水先發。淮水尙微。河沙逆上。不免淺阻。然黃退淮行。深復如故。不爲害也。往歲高堰潰決。淮從東行。黃亦隨之而東。清口遂爲平陸。今高堰築矣。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過盛。從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故於清河縣南岸築堤一千一百八十丈。今又接築張福口隄四百四十餘丈。以防其決。蓋爲此也。工若甚緩。而關係甚大。已經題奉明旨。每歲專責清河縣掌印官。責差的

當員役看守。如遇塌損，即便修築。更有一事，尤宜稽察。河南鳳泗等處，商販船隻，最利由此直達。每爲盜決，須嚴防之。泗州先春亭記云：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錢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于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客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閱此則知淮漲於泗自古爲然，又何咎於高堰也。

河防一覽·潛丘割記云·高家堰·不見於史·而僅見郡志·爲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余因考三國志注·登·嘗仕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蓋精於水利者·當時廣陵太守·江表傳·以爲治射陽·

則此堰尤其奇邇。為登築復奚疑。獨怪自建安五年。至明永樂。平江伯陳瑄修治時。凡一千二百十五年。中間並無
 人云及高堰者。豈湮廢無迹與。抑堰止受洪澤諸湖。黃淮尚未合。而不聞其有潰決之患與。及讀宋史。楚州司馬參軍
 李孟傳。加葦境內徐積墓。修復陳公塘。有灌漑之利。陳公塘。即今高堰也。堰固不乏修治。第史文不備耳。同時真
 州東。有陳公塘。一名愛敬陂。復陳公塘。有灌漑之利。門下李道傳為作記。何一時而並舉與。于此別自有感矣。史稱陳
 有元龍。才兼文武。志在濟民。其時吳寇壓境。蓋茂矣。乃能興屯墾兵。保障江淮。一南一北。水利水賴。今平江既
 有專祠矣。吾以上當冠以元龍。下當祠以潘季馴。為三公合祠。蓋皆勤於高堰者。或亦此地食安瀾之福者。今平江既
 與心也。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四

淮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正月癸酉。先是泗州大水。州治至深三尺。民苦蕩析。患及祖陵。疏洩之議。父老有謂
繇傳寧湖開至六合入江者。有謂濬施家溝。周家橋。入高寶諸湖者。有謂弛張福隄。以廣洩淮之口者。又
有謂開壽州瓦埠河。以分上流之水者。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周案。陳於陛。巡按御史高舉。合疏以聞。工部
覆請咨行河漕撫按勘議。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謂。祖陵切近。王氣攸關。與三臣議左。俱下工部。尚書會同
亨。以爲河臣閱歷多年。宜悉河事。而撫按二臣。又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之外。主於疏濬。查先年緊急
河工。例遣科臣往勘。况泗州水患。旣關陵寢。又關運道。徹直一方。生靈攸係。宜命風力科臣一人。往會河
漕撫按官。從長計畫。具奏。從之。辛巳。遣工科右給事中張貞觀。往勘泗州水患。開浚工程。戊子。總河尚
書潘季馴疏稱。去秋霖雨連綿。淮水暴漲。邵伯湖隄衝塌。非磚石築砌不可久。區畫故總河事。經理則各
官司之。本道張允濟報轉。宜俟工竣離任。毋貽後艱。通判張文璧。劉汝大。宜照工程督理。揚州知府吳秀
江。都知縣武之望。受事方新。鳩集宜預。毋使臨期缺乏。庶可不悞河防。工部覆請得旨。如議行。二月丙
申。遣欽天監監副楊汝常。往泗州祖陵。審看水口。三月壬戌。御史王明奏。臣巡鹽兩淮。兼有河漕地方

之責。目覩淮爲泗患。漕撫陳于陞。欲開周家橋以疏之。使遂開則六州縣生靈爲魚。四百萬漕糧俱梗。而三十六鹽場其沼矣。宜令河臣上尋舊支而殺其勢。下淪舊口而廣其途。勿苟且目前。貽後日患。戶科給事中耿隨龍。亦言泗州苦水。議疏周家橋。施家溝。以高寶二湖爲壑。將運道民業立盡。臣曾令寶應。聞見頗真。夫黃河自徐。邳直下。東折入海。淮亦東北趨會之。無所壅遏。故不病泗也。自黃奪通濟開。橫於南。淮遂不得東。因濬泗州爲祖陵患。又黃之奪閘南也。寶湖受淤。淮無所洩。運道遂不可守。欲弭河患。非復通濟開不可。工部覆議上請。上曰。河道衆論紛持。張貞觀著先勘泗州。其餘河患。仍與地方官詣勘。務圖永利。毋徒目前塞責。仍改給勘議河道關防。四月丁亥。勘河給事中張貞觀奏。祖陵爲國家根本。卽運道民生。莫與較重。然歲漕四百萬。賴一線以給京師。鳳泗淮揚。又湯沐襟喉重地。則運道民生所關。亦非細也。臣展謁祖陵。見淮水一望無際。泗城如水上浮盂。而盂中之水復滿。氣象愁慘。不忍覩聞。雖祖陵元宮高聳。乃自神路至三橋。并諸儀衛丹墀。無一不被水矣。且高堰一堤。危如累卵。倘潰。則裏河之民生運道立盡。此又高寶意外隱禍也。今欲洩淮。當以關海口積沙爲第一義。然洩淮不若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既合。不若殺於未合。但殺於既合者。與運無妨。殺於未合者。與運稍礙。別標本。究利害。必當殺於未合之先。至於廣入海之途。則治鮑家口。王家營。至魚溝。金城一帶。地勢頗下。因而利導之。似當并議者。工部覆稱。科臣親歷地方。擬議詳確。皆前諸臣所未及者。惟是黃河殺於未合。運道仍宜計處。若挑浚淮口停沙。

及利導鮑家口一帶。當卽如議。措費興工。以紓聖明南顧。未盡事宜。通候酌請。其移州治。開周家橋瓦埠河。旣稱不便。卽應停止。從之。八月乙卯。工部覆直隸巡按御史彭應參疏稱。巡歷稽查工程。小民紛紛訴僉派尅價罰曠之苦。而管河通判胡傳。尤爲極貪。已行提問。今西苦賊。東備倭。淮揚一帶。添將招兵。日且多事。頃據泗州報。淮水自決張福隄。已退二尺七寸。祖陵或可無虞。竊謂河工可暫停也。應令科臣河臣。熟計行止。上是其言。十一月庚申。總河尙書舒應龍。勘河給事中張貞觀。題稱。治河之議。欲拯陵患。偶值時艱。據司道查稱。泗水今秋發遲消速。雖足爲張福隄開放之驗。然爲祖陵計久遠。則支河實必不容已之工。乞勅部覆議。將淮口置船濬沙事宜。聽河臣於原估工銀支給。先行開濬。以導淮水之出。其腰鋪支河之上。候明春倭警寧息。照議畫地舉行。部覆從之。十二月庚寅。工部覆。勘河科臣張貞觀題稱。泗城護陵大隄。向因裏口未添幫石。致多損壞。議行添砌。勒限興工。計費一千二百五十有奇。卽於該州庫貯賑濟餘銀動支。從之。明神宗實錄

萬歷二十一年。淮水大漲。湖河泛溢。高郵南北中堤衝決。魏家舍等處。大小二十八口。共長五百餘丈。又西老石堤。洪水漫過衝決。東堤。又寶應決六淺潭堤二十九丈。又高良澗決二十二口。民罹昏墊。田皆淹沒。郎中沈季文。詹在泮。分調官夫。疏水運料。於二十二年。盡行築塞。又照段酌量加修磚石樁板。廂護其西老石堤。呈詳總河舒應龍批允。加砌礮石二層。南河全考

萬歷二十二年六月黃水大漲。清口沙墊。阻遏淮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
侵祖陵。泗城淹沒。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二十三年四月戊辰。時泗陵水患日急。而議者迄無成畫。上既有旨。選老成風力科臣往勘。俾立限回奏。又以從前地方官因循坐視。勘官竟成虛文。令工部查名具奏。於是工部沈思孝奏言。勘科常居敬之委。始於萬歷十五年。斯時以河溢開封等處。慮梗運道耳。初未嘗議及祖陵。自科臣王士性。有祖陵當護之說。與開老黃河之圖。始命河漕臣與勘科會勘。而居敬與漕臣舒應龍。河臣潘季馴。共爲條議。亦不過築堤防運之舊論。迨皇上允總漕周案所奏。有泗州積水可虞之旨。再遣科臣張貞觀往勘。而關清口開腰鋪之議始出。河臣舒應龍方欲舉行。而按臣彭應參。科臣陳洪烈。劉弘寶。以倭警歲祲。請暫停止。蓋亦天時人事適然。未必盡諸臣之過。疏入上。怒甚。詔以河工歲糜金錢百萬。而侵沒滋甚。總督河漕官故爾遷延。希圖糜費。舒應龍著革職爲民。陳洪烈。劉宏寶。扶同停寢。降極邊方雜職。張貞觀。彭應參。以旣爲民免究。潘季馴。令吏工二部查明來說。勘臣張企程。立限五月。作速前去勘議具奏。五月庚子。御史高舉疏稱。黃河爲患。自古記之。未聞淮水之爲患也。淮之患。起於高堰之築。張福之堤。臣往祇役江。北。會議疏周家橋以殺淮。裁張福隄。關門限沙。以洩淮。至高堰東捍高寶淮揚。未可盡去。唯當於周家橋。大澗口。小澗口。武家墩。綠楊溝。及前所挑會通河諸處。詳擇要地。建築水石壩。各於壩外浚河築岸。使行。

地中由白馬、汜光等湖會入邵伯。水入邵伯，慮害高寶，開河塘堰，舊建十二閘，閘外疏成十二河，皆洩湖水而注之海者，宜改前閘爲壩，開入海之途，入灣頭而下，舊有芒稻河，揚州而南，設有瓜、儀二閘，皆洩湖水而注之江者，宜將芒稻河大加疏濬，濱江處多建水閘，以廣入江之途，然而海口日壅，則河泥日積，河身日高，欲二瀆安流不得也。顧海口沆漭，不能爲力，有灌口者，視諸口頗大，而近日所決蔣家、鮑家、吳家三口，直射此口，若挑浚成河，俾經由灌口入海，似爲上策，有謂自三義口，駱家營、魚線口等處，修復老黃河故道，又是一策，然而有治人，無治法，委任責成，則惟天語勅屬耳，已而南京工部主事樊兆程上言，欲導淮，先疏黃，欲疏黃，先開海口，然而舊海口決不可浚，當自鮑家營至五港口，挑浚成河，令從灌口入海，俱下工部議，部臣沈思孝覆言，御史巡歷其地，見聞既真，議論既鑿，鑿可行，至治人責成之說，尤探本之論，今科臣奉命往勘，宜將此疏及兆程之奏，并行勘議，以圖永久，詔行勘河科臣，并總理河漕，及御史將各疏條議，與疏中未盡事宜，一一商確具奏。六月壬子，御史夏之臣疏請決高堰，其略曰：高堰者，卽臺臣高舉所云大澗口，淮水所由以直趨東注之處也，築之，自舊河臣潘季馴始，臣嘗讀其治河之疏矣，謂海口無可浚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權其溢，惟當繕治堤防，俾無傍溢，此其大指也，毋論海口終塞，無歲不有浚黃之役，卽淮水之舊自西而東，稍折而北，由清口會黃入海，此故道也，而強弱不敵，清口漸淤，今所稱門限沙是矣，淮水欲出清口會黃，旣不可得，則就下順流，取道

大澗口而滔滔東注。非其性則然哉。而奈何阻之。彼一淮也。既爲黃遏。而不得入海。又爲堰阻。而不得入湖。彌漫泛漲。固其所矣。三祖眞穴。名舊龍鬚。其地冬夏草色常青。壯氣所鍾者也。萬曆初年。堰成。而金水河壅而不行。節年河流日增。元宮之上。水且盈丈。議者既不敢言。又不能救。初建堤以障之。而隄內之水自若也。尋又建子堤以障之。而子堤內之水自若也。尋又設水車於子堤以撤之。而隨撤隨盈。舊龍鬚之淹自若也。前勸河使者亦明知之。第以高堰糜帑已至百萬。一旦破之。則前功盡棄。於首事諸臣不便。遂決意庇之。而以治黃爲請。有欲開海口者。有欲劈橫河者。有欲開草灣河者。有欲開腰鋪者。有欲開雲梯關者。不惟無救於淮。亦無救於黃。何則。海口之決不可開也。橫河下爲軟板沙。上爲柔沙。人力莫施。其不可關。行道之人皆知之。草子湖在高堰之東。今非不流。草灣河在清河之南。卽黃河見流之處。皆無俟開也。唯腰鋪議開新河。至周家莊四十里。其地洩水不多。開之徒費財力。雲梯關。又在安東之下。隔黃甚遠。更爲迂闊。就令各路可開。亦當責效數年之後。近者按臣欲開施家溝。周家橋。使淮由高寶湖而出。卽開高堰之意。但二處各數百里。費出不貲。卽開。亦以年計。急救祖陵。非開高堰不可。臣請舉不開高堰之說。一一破之。彼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說。數千年無一効。無容借口矣。有託形勝之說。以存高堰者。必曰淮黃合襟。形勝在焉。然當淮黃會合。篤生聖祖之時。未有高堰者也。相傳舊龍鬚。元宮也。較合襟孰重。今沉水底有年矣。且諱而不言。而力爭合襟門。侈言形勝乎。又有謂運道及危高寶之說。以

存高堰者。然而高堰之築。纔二十餘年。而國家轉餉二百餘年矣。未有高堰之先。豈遂無運乎。且運道經黃入閘。固不畏黃也。寧畏淮乎。縱可畏。尙可移高堰石堤之費。以修湖堤也。奈何藉口湖堤。強存高堰也。如曰高寶受害。則盱泗未嘗不害。况高寶之害。不在淮水之去。而在淮水之未洩。高堰雖障上流。實爲危寶。歷年以來。土隄之在高良澗者。每遇伏秋。卽遭衝決。石堤之在大澗口者。每遇洶湧。卽見崩潰。使歷年愈久。能保其不頽而無傷乎。然則高堰在。爲高寶之利小。而高堰決。則高寶之害非大也。孰若明議而明開之。使知趨避乎。聞科臣張貞觀勘議之時。高寶之民。閔如聚訟。然試引高寶士民有識者。至祖陵一寓目之。則孰輕孰重。有人心者。宜於此爲變也。疏上。工部覆奏。以事難懸度。今旣遣科臣會勘。并行酌議。上從之。甲子。戶科給事中黃運泰言。治河之策。當治下流。今日欲安祖陵。不得不洩淮水。欲洩淮水。不得不浚黃河下流。以殺其奪淮之勢。倘黃河下流未洩。而遽開高堰。周橋以洩淮水。則淮流南下。黃必乘之。無論高寶數州。盡爲池沼。運道月河。勢必衝潰。卽淮水且終爲黃所遏抑。而壅如故。大指欲別尋五港口浚之。達灌口門入於海。工部覆請。詔令勘河管河各官。悉心會議。七月丁丑。時泗州水患。遣科臣張企程往勘。企程具奏。欲遣使致祭祖陵。兼折漕糧。蠲馬價。且欲勘臣與河臣和衷共濟。無致參商。上報可。八月辛丑朔。勒原任浙江巡撫常居敬閑任。以科臣勘河失護祖陵罪也。甲辰。勘河給事中張企程奏。兼程抵泗州。展謁祖陵。見長淮激湍。洪波汨流。誠有如御史牛應元所圖上者。前此河不爲陵患。自隆

慶末年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狂於目前。濬口既淤。又築高堰以遏之。堤張福以束之。障全淮之水。與黃角勝不虞其勢不敵也。迨後甃石加築。堰塞愈堅。舉七十二溪之水。匯於泗者。僅留數丈之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河身日高。流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蓄者日益深。安得不倒流旁溢。爲陵泗患乎。今論疏淮以安陵。有謂濬口當闢。有謂高堰當決。有謂周家橋。武家墩。當開。有謂高良澗。施家溝。當浚。論疏黃以導淮。有謂腰鋪可仍。有謂老黃河故道可復。有謂鮑王二口可因。有謂王家壩五港口可尋。顧淮水之漲。雖由高堰之築。而工程浩巨。未可議廢。且以屏翰高寶淮揚。亦不可少。周家橋。北去高堰五十里。有支河。下接草子湖。若棄未挑三十餘里。大加開浚。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武家墩南去高堰十五里。逼鄰永濟河。引水由窯灣闢出口。直達涇河。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此急救祖陵第一議也。工部覆議。詔作速疏浚。毋得推諉觀望。九月己卯。以直隸清河。盱眙。桃源。高郵。寶應。興化六州縣。淮水爲患。其歲還漕糧。暫准改折一年。明神宗實錄

顧雲鳳開施家溝。周家橋議。略曰。淮由濬口以至安。東雲梯關入海。卽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故道也。自神禹以來。未有改者。孟氏誤以爲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朱註已辨之矣。夫淮之趨高寶。似便。其東流入海。似稍迂迴。神禹之智。豈其不出此與。而漢陳登又築高堰以防之。迄今治河能臣。守其舊而不變。抑又何說也。蓋水以海爲歸者也。高寶信下也。其東南濱江濱海之處。則曰廣

陵曰海陵。曰蜀岡。又曰阜。曰嶺。不可殫述。皆以高亢得名。水無所出。卽有所出。而江湖海嘯。互爲吞吐。故瓜儀之有四閘者。非徒節其出。抑亦制其入。而通泰興鹽諸郡縣。尸祝范希文無已者。以范公堤之建。爲能防其倒灌逆流。而拯民於魚鼈耳。以此思之。則江湖之水勢可知。宣洩之難易又可知。淮非由清口。安東以入於海。別無可爲歸宿之地矣。而後之人。又虞其泛濫而四出也。故又遏之以堰。語曰。障百川而東之。高家堰者。障之之說也。譬之人焉。狗一時之便而養之癩。不若審血脈之宜而周其適。不待智者而後辨也。武墩諸閘之水。夏秋則流。冬春則涸。高寶湖堤。猶得乘其稍涸之時。而施其補葺之計。今施家溝。當水涸之時。已與武墩諸閘同其用矣。若更從而闢之。是使淮泗無餘蓄。而高寶無餘地矣。水無時不滿。湖無時不漲。堤之坍卸。卽欲修築。無所措手。况高寶諸湖。不過盈溢而止耳。平時先已盈溢。又何以容暴發之水乎。蓋嘗譬之。淮泗。百石之甕也。高寶諸湖。升斗之罌也。芒稻河。杯勺之斟也。以罌之腹。而欲受甕腹之所受。其數不勝也。以罌之口。而欲出甕口之所出。其數又不勝也。滿則溢。溢則傾。傾則散漫旁流。不可收拾。卽欲復歸之甕。而宣洩由我。不可得已。好事者倡爲濬關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諸閘之議。先實諸湖之腹。水無所受。故一雨而卽盈耳。向使施家溝之議早定。則此時湖已出於隄上。卽錮之鐵。豈能無崩。崩則運道安在。無問民矣。是病民未嘗不病運也。而猶未也。此一淮水耳。入湖之分數多。則入海之分數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臨其後。而清口淤矣。異日者。入湖而湖不能

容入海而海不能入。將濳迴泛濫。合肝泗高實而爲一。此其滔天之勢。爲害不更烈乎。雖曰杞人過慮。萬不至此。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而况滔滔不止。何難陸沉哉。昔白馬。汜光。甃社。邵伯諸湖。始何嘗不分。而今安辨其爲某某湖也。則泛濫之明驗也。古今治水莫如禹。禹所治莫大於江淮河漢。其萬古不變者。則萬古無患。惟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淤八流以自廣。遂爲萬世無窮之害。所幸江淮尙仍禹舊。奈之何輕變古而更生一患哉。王介甫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爲田。而憂水無所貯。劉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今者必欲使洪澤。阜陵。化爲桑田。高實與秦。化爲魚鼈。而其究且復病運。是齊桓之過計。而貢父之所嫻笑也。議者不察。輒文其名曰導淮。夫導人者。當導之於正。而不當導之於邪。導淮者。當導之入海。而不可導之入湖。湖非民田乎。又嘗嘗之。淮爲泗患。淮卽泗之寇也。爲泗計者。宜逐之出境。而誘之四出。使抄掠內地可乎。黃爲淮患。黃卽淮之寇也。爲淮計者。宜堅壁以待。而預自退縮。使黃得乘勝長驅可乎。况今淮黃且合從而至也。上不圖守之於要害。下不圖洩之於尾閘。而今日曰撤堰。明日曰開溝。是不知割地之難於自完。而滅虢之終於取虞也。置淮黃於泗傍。而欲使泗無恙。非策矣。南河志

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四月丁酉朔。工科給事中楊應文題。頃者河高淮壅。祖陵沮洳。皇上惻然動念。遣科臣往勘。俯允黃導淮之請。詎謂福建右參政錢拱辰。又有拆高堰之揭。夫高堰一開。淮揚高實爲壑。

利害較然。彼一則曰高堰築而淮水不能歸湖。黃河不能兼受。一則曰導淮無藉於分黃。一則曰決堰卽所以導淮。此說一倡。便成掣肘。將令擔事者灰心。勘議者眩見。趨役幸敗。惡成。固理所必然者。按臣蔣春芳曰。河工垂成。乞勅河漕大臣。勸河科臣。無畏浮言。安心料理。并禁中外不得阻撓。三者是當機之斷也。伏乞俯采臣言。勿惑錢拱辰之謬說。趁春和日。分黃導淮。奏平成以答聖懷。部議陵泗受害。委因淮壅所致。然淮之壅。非盡由高堰所致。以黃強灌清口。淤沙日積。使淮不能縱之而出耳。若黃流既分。清口沙壙。則淮得由故道。雖周橋武墩等處。建設開壩。及疏濬子嬰涇河等工。似亦在可緩矣。又何必以開高堰爲哉。應從科道兩臣之議。以圖竣事。四月辛丑。工部覆河道總督楊一魁題。泗陵水患已平。上曰。祖陵積水盡平。朕心已慰。各樣工程。總督河官便議修舉。務早報完。戶部銀兩准借用。仍照數抵還。在工人役久勞。委宜錫賞優恤。八月壬寅。部覆總督河道工部尙書楊一魁條議。分黃導淮事宜十事。前三條入黃。一議裁新堤。以免壅潰。蓋築堤所以障淮。而恐以泗爲壑。新堤可以議裁。而恐裁去太多。或貽後悔。且應量裁數段。以洩淮漲。仍開瓜。儀二閘。以分高。寶之害。庶上有洩而下有歸也。一議修祖陵。以培國脉。蓋以二十五年爲始。查閱應修所在。估料工費。於糧漕衙門。移文南京工部動支。以憑開銷類繳。一議分河官以理淮泗。蓋以鳳陽府同知兼管淮河。泗州同知。盱眙縣縣丞。加管河名色。專屬南河分司。遇有修築。前呈管河衙門。料估起工。歲終告成甄別。一議開清口。以導淮流。蓋清口爲淮出之門。而苦爲黃壅。

今雖挑浚，猶恐水分勢緩，泥沙復入，合議歲修，以圖永利。一議浚海口，以免內漲，蓋以黃水倒灌，正以海口爲阻，卽分黃工就，而伏秋水漲，勢恐復淤，則石磯口、廖家港、白駒場諸處海口，金灣、芒稻諸河，宜乘時開刷，以爲預圖，酌量工程，修舉者也。明神宗實錄

先是萬歷二十三年，決高家堰，高良澗郎中詹在泮等，嚴督官夫築塞，仍又加石磴砌，是年三月，總河楊一魁，會禮科給事中張企程，并撫按會題，分黃導淮，至是行委郎中詹在泮等，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灣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導淮，開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仍恐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爲患，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按金家灣，在邵伯南五里許，迺通芒稻河入江之捷徑也，是年旣開一十四里，以至芒稻河，復建減水石閘三座，由芒稻河通江一十八里，亦建石閘一座，于是河淮有所宣泄云。隋河金考

萬歷二十三年，上發帑金五十萬，役山東河南江北丁夫二十萬，諸役畢大舉，其明年秋，工告成，淮果出清口，而水患以寧，是役也。嘗潘公季馴導治未久，淮黃尙由故道，特黃以暴漲侵淮，稍分之，足以殺其勢，功不在導淮也，而周橋之開，遂爲後世厲階焉。揚州府志

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八月甲申山東樂安小清河水逆湧流臨濟磚板二關無風起大浪明神宗實錄

是年臨淮知縣陳民性建議會同指揮趙允昌申請錢糧於濱淮一帶創石隄以捍淮水至萬曆二十

七年知縣蕭如薰隄始告成東西三百一十餘丈亘如長虹全城賴以無恙鳳陽府志

是年淮水大漲浸及泗陵總河楊方與建閘以洩一時暴流稍平即閉自是至啓禎之末四十年間雖

堰常漫溢然或霖雨為災或川源暴漲變生靡常容非人力所能盡及矣揚州府志 著菴云予嘗聞之聞

陞太守陳登榮明永樂間平江伯陳瑄嘗修之又一百四十餘年宮保潘季馴復大修之其意專以堅築高堰束淮水

出清口以敵黃漚運自此以迄國亡淮不大為患而運道常通今平江伯既有專祠晉意欲上合元龍下逮宮保

立祠於高堰之上而合祠焉惜未有能行之者予因笑語先生曰高堰一練之隄包藏七十二道山河之水萬一有

失淮揚二府其魚固不足惜其如運道何先生飄然曰善問哉善問哉吾嘗慨元人海運危矣即膠萊新河亦不

能成若由江南之儀真縣西至六合又北至天長又西至盱眙又北至泗州以達懷遠又北至宿州又北至蕭

縣又北至沛縣又北至山東魚臺縣入運河既可以避黃河之險又可涸出洪澤湖而成數十萬頃膏腴之田則淮

揚二郡永無膏墊之虞矣予深喜先生之精於地理而能得通變之道而又能

闡揚前人之遺烈思有以俎豆三公於不朽其說甚善為垂錄之以貽後人

天啓元年淮安淫雨連旬淮黃暴漲數尺決高堰武家墩等處總河陳道亨躬規課工照段拆修浪窩

壅塞至明年工竣南河全考

是年五月淫雨淮河交溢清河縣志

明熹宗天啓六年九月辛卯總督河道工部尚書李從心奏淮水驟發以淮刷黃闕沙盡析運道復通報

聞明熹宗實錄

是年夏。淮水涸。黃漲。河口沙淤數里。運道阻艱。總漕蘇。率屬禱於神。期以五日。乃七月朔後。淮水暴湧。黃沙洗刷。數十重艘。鼓柁競渡。七月初一初二兩晝夜。狂風暴雨。壞屋拔木。損舟。各河水驟長丈許。淮安志。

崇禎元年十月庚戌。命修葺泗州祖陵。從河道李若星奏也。崇禎長編。

崇禎四年十月丁未。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今歲災異疊見。淮泗洪水滔蕩。浸及陵寢。崇禎長編。

是年六月。淮黃交漲。海口壅塞。總河朱光祚。方議開高堰三閘。淮揚在朝者。合疏言。建義諸口未塞。民田盡沈水底。三閘一開。高寶諸邑。蕩為湖海。而漕糧鹽課皆害矣。高堰建閘。始於萬曆二十三年。未幾全塞。今高堰日壞。方當急議修築。可輕言開浚乎。帝是其言。事遂寢。明史稿。

是年。淮水秋漲。入城。人多流散。口口口口志。

崇禎五年十一月癸丑。直隸巡按饒京疏奏。祖陵地繞淮黃。會合諸水。實王氣所鍾。然歷年既久。河形之遷徙無定。以致沙水之流止非初。况當水患泛濫後。所宜講求者不一事。敬陳護陵八議。一議二陳莊之決口。一議高家堰之三閘。一議添守閘之官。一議祖陵對照之山。一議大覺寺之塔。一議再申祖陵之禁。一議恤附陵之州縣。一議設護陵之衛。章下所司。崇禎長編。

崇禎六年三月己未。工部尚書周士樸疏言。歸仁一隄。長六十餘里。內障祖陵。外捍淮水。關係最鉅。臺

臣吳振纓憂深思遠爲歸仁外掉計欲修宿寧上下西北舊隄蓋舊隄原捍淮水向因久不修葺余堡諸口一時并決致黃水直射歸仁與淮河流冲突震蕩不特歸仁受其薄蝕祖陵亦浸浸有震驚之患矣蓋黃淮之合在清河入海之處今以決口內注故道全失河逐淮之流而淮愈驟淮挾黃之勢而禍愈烈民生運道并遭其厄不止祖陵之可憂也則修歸仁以衛祖陵并修舊隄以衛歸仁河安其流淮循其故可與河臣分黃導淮之議并行以加惠此元元也臣前復臺臣吳甦一疏內築建議二決口會勸限三月報竣議處諸臣政於此程功罪毋借口新代有人噫心未路而置民生於度外也故因議歸仁等隄而并及之帝從其議四月癸未大理寺左寺丞吳甦翰林院編修夏曰瑚廣東道御史金光宸中書科中書舍人喬可聘疏言祖陵形勢龍脈來自萬里蜿蜒盤結拱山帶江匯五十二湖七十二溪之水而淮與泗合襟交會以成祖宗之勢衆水匯於洪澤諸湖障以高家等堰所稱朝水諸口不開而自開口水諸口不塞而自塞蓋天生此靈阜奧區開億萬年有道之長非人力所能爲也第泗州地形窪下間有泛濫之時而衆水滌迥王氣所鍾說者以爲靈秀會聚實在於此况此水僅繞於明堂之前而陵寢從未有積水難消之患也按臣饒京雖有八議之疏而必請詳察地脈者亦慎之也惟是高家堰三關所關利害又有不得不言者按高家堰北當淮泗之衝南扼漕湖之吭地形最爲高峻而淮揚兩郡及高寶興泰山鹽各州縣地居下流所謂懸水數仞建瓴之勢也東北保障全藉此堰是豈可

輕議開洩者。近日建義諸口。踰期未塞。民田盡沈水底。僅存災黎。方且泣對重淵。束手待斃。而三閘一開。勢必以淮揚爲壑。行見淮泗諸水。滔滔東注。將高寶漕隄。蕩爲湖海。運船繆挽無路。則數百萬糧。何由而達京師。各鹽場盡被淪沒。裘海無策。則百餘萬鹽課。其問諸水濱乎。郡邑城池。必致衝壞。田廬漂蕩。數百萬生靈。悉爲魚鼈。則數百萬糧稅。誰爲供輸乎。况開濬諸費。業委水衝於逝波。若淮揚水患。頻仍。不可收拾之後。勢不得不議築塞。又不知費朝廷幾百萬金錢矣。嗟乎。今天下脊脊多事。司農仰屋切歎者數矣。國家財賦。半在東南。今一舉而阻運道。廢鹽課。棄兩郡數十州縣生靈之害備焉。是何可不深長思也。議者必曰。高堰旣不可開。則三閘何以設也。不知高堰自明興以來。從未建開。建之。自萬歷二十三年始。然未幾旋以湮塞。夫歷二百六十餘年。開者一時。而塞者永久。固爲運道民生。關係匪細。亦抑審形家聚洩之理。有利於蓄而不利於開。爲祖陵地脈計者。未嘗不深遠也。今高堰日就圯壞。識者岌岌乎抱宣房瓠子之憂。有地方之責者。方急議修築以求鞏固之不懈。而可輕言開濬乎。臣等生長淮泗之鄉。習知地方利害之原。乞廣集衆論。熟計利害。陵寢國計民生。胥賴之矣。帝是其議。事遂寢。崇禎長編。

崇禎十五年八月戊申。泗州水患已及陵牆。詔所司保護。崇禎長編。

崇禎十六年。黃河溢。由渦入淮。漂沒廬舍。鳳陽府志。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五

淮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夏五月。息縣淮水溢。壞民舍田禾。平地水深數尺。牛畜俱淹死。河南通志。是年泗州城中水深丈餘。見

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戶部左侍郎王永吉。詳陳導淮入海情形。并議夫料錢糧諸務。疏曰。治河必先治淮。而導淮必先開海口。按黃水自邵宿而下。至清河口。淮泗之水聚於洪澤湖。亦出清河口。淮黃交會。東入於海。然黃強淮弱。勢不相敵。淮泗逼而南趨。直走四百餘里。出瓜州。儀真。方能達江。一線運河。收束甚緊。即有大小閘河。沿途宣洩。而海口不開。下流壅塞。來水無窮。去水無路。所以河堤潰決。修築歲費金錢。九載以來。八年昏墊。海口之當開。固時刻不容再緩者也。查海口之在興化縣境內。則有丁溪場。小海場。劉莊場。神台場。廖家港。白駒場之斗龍港等處。在泰州境內者。則有河梁場之茅墩港。草堰場之鴨兒港。近丁溪場之馮家壩。合洋溝等處。以上諸口。俱被豪棍鹽徒。漁利阻塞。間有開者。亦於口外築壩橫攔。水不通行。若在鹽城縣境內者。縣治東南。則有石澁海口。西北。則有天妃海口。先年俱各造有石閘。又有姜家堰海口。流出推船港。先年亦曾議造石閘。以上三處。係淮揚六州縣洩水要道。今石澁閘既稱逼近城

郭不利風水而天妃姜堰二口復被附近奸民將閘門實塞河口填平滴水不通咽喉重地歲歲陸沉日不聊生死徒載道害民病國關係匪輕而未即舉行者其故有二一則恐奸徒造言阻撓然萬水東流勢必趨下沿海州縣各有海口乃天造地設非人力所爲行水河港皆有舊蹟近因湮塞未免淤淺開鑿深通還其故道豈屬創舉况先年舊閘已圯者加工修葺未造者量議增添題定閘官閘夫以時啓閉有利無害固灼然無可疑者一則因河道甚長河帑有限工料既難措處民夫復奉新旨不許僉派凡事甚多掣肘然海口既開則河隄不決修閘造閘之費較之塞決修隄孰多孰少若挑濬淤淺需用人夫動輒數萬自當州縣協濟豈能盡動官帑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此一勞永逸之計固士民所心悅而樂輸者也伏乞聖恩勅部酌議亟行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淮水溢民稼爲傷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歸仁堤決水自翟壩谷溝下灌諸湖江都瀕湖田舍水深六七尺高寶則浸及城郭月餘乃潰漕堤而東注與化塾焉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歸仁堤再決時部司有開周橋閘者淮水大洩而黃河逆入清口又挾睢湖等水從歸仁堤改口入與洪澤湖相連直抵高堰衝改翟家壩流成大澗九條在上流泗人旣利積水得洩而下流揚屬奸民亦利私販直達可避征權互爲掩覆不以籲聞以故患日益深翟壩周橋晝夜水常東注

悉歸諸湖。淮揚自是歲以災告。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七年，黃河屢決，清口亦塞，淮不出口，刷黃而黃之下流既阻，上流奔注洪澤之勢

益甚。揚州府志

黃強淮弱，勢本不敵。淮爲黃扼，別由大澗口、施家溝、周家橋、高良澗、武家墩等處，散入射陽湖、白馬湖、草子湖、高寶等湖。由湖迤邐入江，此淮之支流也。明隆慶六年，淮大溢，適黃水亦漲，相逼不得直下，沙隨波停，遂將清河淤塞，所謂門限沙者是也。萬歷二年，淮又溢，總河潘季馴始爲高家堰，祇築大澗口一處，淮猶可洩，後將小澗口等處，凡入湖舊道，盡築隄防，自是清沙日高，淮水益壅，而泗大病矣。郡紳常三省，徧揭當道，力辨其非，但隄工已成，持議益固。至萬歷二十一年，水患益烈，巡按牛應元親行踏勘，始議開金家灣、芒稻河，洩湖水入江，繼議開周家橋，洩淮水入湖，又以淮受黃逼，乃先開武家墩，以殺其勢。此議開三閘之由來也。是後定計分黃，以腰鋪地勢，不若黃家灣爲便。特奏請監督，大發河南、山東、江北等處民夫，自黃家灣而下，直至漁溝浪石，由安東北，俱疏爲河身，歸五港口，使獨入海，不趨清口逼淮，令得縱出，又督撫褚鈇定計導淮，先濬金家灣、芒稻河，以爲湖水入江之路，又開子嬰溝，由射陽、廣洋湖入海，下流既通，上流仍阻，始建武家墩閘，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建高良澗閘，由岔河亦入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建周家橋閘，由草子湖、寶應湖入子嬰溝，下廣洋湖入海，上下之水

流通。自不橫逆爲害。不獨泗境安。卽淮揚高寶亦安。此建三閘以分黃導淮治湖之所由來也。本朝定鼎。康熙三年。淮盜武家墩高良澗。閘堤頽卸。且土石填塞。周家橋復啓閉失時。淮水遂無從分洩矣。是後定計蓄淮刷黃。乃復築翟家壩。夫翟家壩至周家橋三十里。在高家堰南。地勢高亢。原無堤垸。康熙七年。奉朝命明馬二大人同河漕兩臺踏勘。明白回疏。稱爲天然減水壩。水漲聽其漫溢。仍責令高寶等縣之民。但填平衝開決口。不許一槩加土增高。以塞水路。今則堤非昔比矣。然與其堰水爲功。何如分

導開閘。舊制猶可做也。泗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九年五月。暴風雨。淮黃大漲。浪撞卸高堰石工六十餘段。衝決五丈有餘。又將烏沙河西堤岸衝倒。淮黃之水直注於高寶湖。見地理志。當是時。高堰幾崩。淮揚二郡殆矣哉。水之合淮黃。從諸口以注於湖也。江都高寶諸有司。無歲不防隄。晝夜巡警。增堤與水俱高。然以數千里奔悍之水。攻一線孤危之堤。值西風鼓浪。堤崩聲如雷。一瀉萬頃。其決愈遲。爲害愈劇。而江高寶。泰。邳。東無田地。興化以北無城郭矣。時御史徐越。高堰關係最重。疏曰。臣之向請修復歸仁堤石工。使由白洋河入黃者。不止以清刷黃。實爲截住高家堰西北水勢。使此堰僅受西南淮水。而爲運道民生一大屏障也。今因歸仁堤工尙未舉。而此堰黃淮併受。前報巨浪搏擊。已壞石工六十餘處。而全堰幾至潰決。此九年事。其洪波橫流。排山倒海。已衝開淮揚一帶數十餘處決口。遂至城郭僅存關廂。陸地有水高丈餘者。萬一高堰突有疎虞。尙復

有淮揚數十州縣之城郭乎。而况民生乎。尙復有漕河運道可以飛輓乎。而况鹽課與商稅乎。則此堰之關係如何重大。此堰之保障如何緊要。故臣今不得不亟陳高家堰也。高家堰石工。曩皆鑿石扣準。鎔鐵灌釘。後卒年深日久。各處有朽裂。從未大修。經今年一翻波浪衝擊動搖。處處罅損。若不亟議錢糧預備物料。乘今冬水勢少落之一時。大修堅築。明年西水漲發。臣愚竊慮此堰萬難倖保。堰若失守。淮揚數十州縣。城郭廬舍。百萬生靈。俱屬波臣。運道梗廢。京師重地。所緊需歲漕數百萬石。何道輸轉。且雲梯關之海口。全賴黃淮二河併力衝刷。一決高堰。清口必淤。止餘濁流一股。海口必塞。海口一塞。則下壅上潰。卽今日之大修兩河工程。勢必仍歸潰壞。此高堰之利害。不僅僅在淮揚。而實有關於天下者也。布政司幕天顏。備陳黃淮全局。疏曰。高家堰捍衛洪澤。蔽於淮城之南。迤西則連高良澗。翟家壩。中設周橋關。其地比高堰稍亢。故壩關亦比高堰稍低。蓋夏秋淮水盛發。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陸沉矣。故不使翟壩增高。正欲從壩滾水。出汜光。白馬。高寶諸湖。不惟鳳泗之漲潦可稍抑。且高堰之築工永固。及至水平壩西。卽閉關不流。高寶漕堤亦無傷害。往昔防河如此周密。止因康熙元年間。南河工部分司吳煒擅開周橋。奸商利通私販。往往盜決翟壩諸處。以致淮水湍下。諸湖盡已盈滿。及桃花水漲。湖不能容。浪擊風摧。漕堤大壞。清水潭之決。所從來矣。淮水既東。黃躡其後。濁流西奔。清口遂湮。清水漸微。黃力愈悍。灌入天妃關。沙隨水漫。而運道淺塞矣。黃淮相背。淤沙罔滌。雲梯關入海之路。日墊日高。下流哽咽。而上流四潰。

必然之勢也。又云：淮濱自桐柏千溪萬壑，匯爲洪澤湖，注出清口，其水會黃入海者，十之八。引資漕渠者，十之二。唯清口無病，則湖水直瀉而北，勢盛足以敵黃，而黃沙不致倒灌運道。惟海口無病，則黃水疾趨而東，其勢迅激，自無淤墊之阻，而奔流不致橫潰四決。此以清刷黃，用水治水，千古不易之法也。王乾清紀周橋開曰：按周橋關係利害，前河郎中黃曰謹，辨疏極爲詳明。黃疏略曰：高家堰、與周家橋、相接一堤，使周橋可開，則高堰何所事守，高堰必守，則周橋斷不可開，故開周橋者，乃開堰之別名也。又曰水之就下，性也。周橋地形高下，勢甚相越，誠開之，是難以建瓴之勢矣。彼得其勢，則流必急，流急則一瀉千里，孰得而禁之。故謂周橋開而淮不盡東，淮盡東而黃不復蹙，必無之理也。又曰開周橋而注之湖，是以湖爲壑矣。夫高寶之湖，四時彌望連天，所恃一練清堤，爲之保障，若引淮入湖，則淮水之浩蕩無涯，湖面之容受有限，不至決裂湖堤，而奔潰四出不止也。又曰淮之入湖也易，湖之入江也難，何也？湖堤以外地形窪下，與江面不甚昂，故今通江之路，晝夜宣洩，而湖水不見大消，使復益之以淮，源源不竭，則七州縣不膏而爲治乎？後因萬曆二十五年，淮水大漲，浸及泗陵，總河楊公建閘以洩，一時暴流稍平，卽閉從未常開。前賢亦云：東去最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蓋周橋開而海口塞，黃退淮也。周橋閉而海口通，淮刷黃也。淮出清口，刷黃濟運，則涓滴皆爲利益。淮入內湖，潰堤病民，則涓滴皆爲害源。若內湖增一分漲堤病民之淮，則清口便減一分刷黃濟運之淮。故周橋之啓閉，實爲利害之關，不可不察也。高郵志紀翟家壩曰：壩屬山陽，在周橋迤南，接盱眙境界，長二十五里，比高堰石工低二尺許，稱天然減水壩。中有古溝，深不過尺許，舊有石閘，亦有石限，止留四尺水頭，水入民田，不通河路。近因淮水漲發，土被衝刷，年久漸成低陷，加以私鹽漁戶，時行偷挖，漸成河港。淮水徑入寶應湖，匯於高郵，歲歲決堤，爲漕大害。康熙七年，奉旨令山、江、高寶、泗州縣民力合修。

盱泗之民妄行阻撓。如明萬歷間阻撓修築高堰故事。給事中李宗孔疏參。致煩大臣勸復。按壩北接連周橋開。開尾石工尙存。與壩相平。又古溝廟基。亦是見存式樣。宜復舊制。豈欲加高。惟水衝盜挖。儼成澗。河。淮水平時。直流無阻。灌滿諸湖。水發湖盈。遂不能受。致害漕堤。爲國大患。每歲起民夫修築。不過補直一時。一遇水至。卽被刷衝。纖毫無益。必另議興工。或磚或石。築成隄岸。平鋪壩基。方可過水。經久不壞。工科李宗孔參阻修壩疏曰。竊思高寶七邑。連年疊遭水災者。則以淮水南流入湖決堤之所致也。淮水舊由鳳泗。自老子山北。直出清口。與黃水會流入海。此歷年北流之利。安瀾便漕之故道也。自老子山南。周橋開。霍家壩一帶。注射高郵。寶應。邵伯諸湖。而下流阻於漕堤。曾無入淮之路。以致每年潰決。此南流之害。淮揚七邑被災之由。皆因泗盱地方私開決口也。蓋淮水至清而流急。必全淮皆出清口。則淮水力強。可以拒黃流之淤泥。有濟於運道。而高寶七邑。復無水災。故昔人設有周橋開。霍家壩二處。蓄洩有方。淮水漲。則量使漫壩南下。而鳳泗之水。患不作。淮水不漲。則阻其南去。傍流。而清口之水。力不分。法甚善也。邇來泗盱之民。不惟私啓閘壩。又且潛開決口。自古溝鎮南鎮北。以及谷家橋。夏家橋等處。新開溝路。至有八條。淮水大半入注湖。清口水分力薄。無以刷黃河之濁泥。下流壅則上流易潰。而高寶諸湖。受水而無所洩。乃至衝決堤岸。爲淮揚七邑之害。臣詳查近日地形。霍壩以南。固有殘缺。而衝決大溜。盡在霍家壩之北。今將古溝鎮南鎮北等處。原係平地者。止令塞其決口。并不築堤加高。其閘壩地形。不過復

從前未決之舊址。使全淮盡由清口會黃。不至潰決入湖。可永杜高寶七邑之災。倘有時淮水暴漲。仍可從壩上滾水南下。亦不為鳳泗州縣之害。誠兼利無患之至計也。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河決洪澤湖之高良澗。又決高郵運河之清水潭。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河決武家墩板工一處。高家堰石工七處。高良澗板工二十六處。淮安府志。

是年大水。淮黃復大決。高家堰。時頻年被水。諸堤工俱未竣。淮河正道。日益阻塞。是年五月。因久雨。遂

大潰決。前此諸工盡廢。高堰一帶。倒卸三十餘處。水侵揚屬。又過往年三分之一。漕堤崩潰。高郵之清水

潭。陸漫闌。江都之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自堤以東。浩浩乎茫

無際涯矣。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六月。總河靳輔。大挑清口爛泥。淺引河四道。及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道。是

年創築雲梯關外束水堤一萬八千餘丈。塞于家岡。武家墩。高家堰等處。大決口十六處。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創築周橋。翟壩。堤工二十五里。塞高良澗等處。大小決口二十五處。淮水始歸

故道。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六月。總河靳輔。恭報翟家壩成河九道。盡行閉合龍門各日期。奉旨據奏翟家

壩成河九道。盡行閉合龍門。具見殫力籌畫。有裨河務。深為可嘉。知道了。該部知道。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大挑爛泥淺。裴家廠等處。皆成大河。淮水始暢注會黃。不致阻滯。創建周橋。高良澗。武家墩。唐梗。古溝。東西減水壩。共六座。是年夏秋。南北皆霖雨七十日。淮黃並漲。有滔天之勢。堤岸衝嚙甚多。工亦爲之阻。然衝嚙之堤。墮圯隨葺。不致大患。卒賴新築工堅之所致云。淮安府志。

是年。再大挑清口爛泥淺。裴家場。帥家莊。引河四道。淮水全出清口。折文義公治河書。

是年。淮水暴漲。壞泗州城郭。公私廬舍。漂沒無筭。居易錄。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聖駕南巡。閱高家堰工。是日微風小浪。上云今日風不大。就是這樣浪。若再風大。怎麼處。總河臣靳輔回奏。風再大時。就要打上堤頂。若西北大暴風一起。浪俱從屋上過了。上云。真是利害。

又問。照黃河險工。下大埽防護。如何。回奏。大埽下了。總是大浪來。當時就掣去了。除非是下丁頭埽。庶幾略加攔護。然亦要每年修補的。上曰。朕前番差人出來看工。俱是瞎看。是看銀子罷了。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九月。總河靳輔。題爲霖霖之漫漲。非常等事。部覆奉旨。這高家堰堤工。應否加修。著總河靳輔。再行確議具奏。十月二十三日。大學士勒德洪等。傳上諭。高家堰堤工。關係最要。應令總河靳輔。進京。面與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詳見黃河。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聖駕南巡。駐蹕瓜洲陳家灣地方。奉上諭。高堰石工。著修理。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工部題奏臣等議得戶部侍郎博濟等疏稱高家堰減水壩六座內有古溝東減水壩底被水衝損其三官廟等六口向來下埽今改竹絡已完三處尙有未完應令照此修完七里閘雁翅以內底石被水衝損二丈有餘應令河臣速行修理太平閘并傍東水壩仍應令酌量開放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旨高堰障淮敵黃關係最爲緊要若使堤內受水則內外浸灌衝激甚屬危險高堰之堤不固雖另增堤數層有何裨益這運料小河增加隄岸無用高堰應作何加修以期永遠堅固應遣大臣前往察視所遣大臣職名開列具奏十二月初一日奉旨著張玉書圖納去

斬文襄公治河書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六

淮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總河董安國題奏兩河見在情形。奉旨着江南總督漕運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公同速行會勘。確議具奏。會議得查清口爲黃淮門戶。引清導黃所係甚大。祇開爛泥淺帥家莊裴家場三道引河。勢分力弱。每逢倒灌。動輒淤墊。應從大墩接築長堤。挑濬裴家場引河。逼令全湖之水。匯歸出口。併力敵黃。又自清口。歷武家墩高家堰高梁澗徐壩。以抵翟家壩。除小黃莊以南新石工。見在與砌外。其武家墩元帝廟後堤工卑窄。昔爲沙灘。今成巨浸。急應加幫高寬。舊石工五千八百餘丈。內倒卸石工八百七十八丈。急應修砌。又石工頂上排椿。風浪衝擊。日久朽壞。應重修釘。并於排椿之內。加以木板。填築土方。再於堰堤之上。已築子堤者。普面加高。未築子堤者。一律加築堤裏內。戩霖雨淋漓。亦應如式酌修。茅家園等減水六壩。應加修砌。并添設磯心。建置閘板。淮弱則下板蓄水。以敵黃。淮漲則啓板減水。以宣洩。翟壩一帶。堤工低窄不堪。今秋異漲。漫堤過水。均應加幫。奉旨。河工關係重大。這會勘應修應築工程。俱著照該督等所題。作速興工。該部即將錢糧撥給。其海口爲黃水入海之道。所關甚屬緊要。河道總督每年委賢能河官專管修理。勿致壅滯。該部知道。河防志。

總河王新命疏言。禹王古河。自盱眙聖人山。歷長林橋、桐城鎮、楊村、天長縣。以連六合之八百橋。各有河形溪澗。山岡不等。若開引入江。則天長、楊村、桐城各汊澗。大水發時。可不入高郵。邵伯諸湖。湖水不致泛溢。而下河之水可減。至古河之口。見與淮水不相通流。必建立閘座。大水則閉閘以濟漕。水漲則開閘以洩水。庶淮水洶湧之勢可殺。高堰減水壩。即不便遽塞。而水亦可少減。是古河所減者。乃於淮水暴漲之時。而非時常分洩淮河之水。似無不可以敵黃。至天長、楊村、桐城、挑河入江之後。若入湖。淮河一帶居民開水灌田。或建閘。或建壩。再行酌議。等因。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開復禹王古河之處。無庸議。奉旨。古河是否必可開濬。後有無裨益河道民生。著該督撫等再行確議具奏。按李翱來南錄。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泝至於江。沈括以爲淮泗固常入江。此乃禹之舊蹟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居易錄

禹貢沿於江漢。達於淮泗。自古江不通淮。江之通淮。自隋開皇大業間始。閻百詩錐指曰。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時誤記。朱子所謂不必曲爲解說。最是。然鄭夾漈已強爲之說曰。按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爲禹迹。而忘却禹貢不知亦非然也。千百年眼。亦有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迹之說。杜注。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開皇開山陽瀆。大業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

反。至是孟子之言始驗。蓋古時江高淮低。故江水入淮。今淮爲黃河所奪。淤沙日久。轉而爲淮高江低也。先生常謂孟子說錯了淮入江。後九百餘歲。果自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爲之兆者。亦屬異事。又按筆塵言。夫差溝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堰入淮。謂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卽今土壩。所由始也。周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江。阻於此堰。乃鑿楚州西北老鸛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達於江。其說亦有理。百詩先生又於潛丘劄記中。昌言之曰。孟子錯言排淮入江。至隋文帝開皇七年。將伐陳。韓擒虎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煬帝大業元年。以邗溝水道屈曲。發民濬治。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孟子之言始驗。所以唐白居易詞。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是也。近河巨疏云。孟子大賢。去禹僅千餘年。必不爲無據之言。況舊迹至今可考。以盱眙縣治東二十里。有聖人山。山下有禹王河。一名古河。土人咸稱大禹治水。導淮入江。故道爲據。余考之。明一統志。盱眙縣山川。有新河。在彭城鄉。宋發運使蔣之奇開浚。以避淮流之險。猶未詳。及讀宋史。蔣之奇列傳。元豐六年。之奇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升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

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以爲然。會發運副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複河。取淮爲源。不置堰廡。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粟。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旣不用廡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爲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尙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旣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漸成墊淤。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爲常。乃知疏所謂聖人山者。卽盱眙縣東北龜山也。下有禹王河。卽蔣之奇元豐六年所開龜山運河也。一名古河。又卽一統志所載之新河。豈可以土俗無稽之言。而據爲金條玉律哉。又豈可以孟子一時之誤記。而謂禹貢爲不足信哉。曩嘗聞諸先輩言。江高而淮下。禹必自淮浦入海者。正行其所無事。以下爲趨也。今欲從瓜埠入江。無論謝家。鍾家。曾家岡。及分水嶺。爲所畫斷。勢必燒山鑿道。且江受淮水。而地形實高。淮水趨江。而形實低下。奈何。疏又云。循沿河形細閱。有現在河形淤涸成田者。有溪流溝澗寬窄不一者。有山岡平陸高低不等者。疏已自言有山岡。禹時導淮入江。不虞此山岡阻塞乎。抑此山岡。乃陡生於禹治水之後乎。自相矛盾。莫此

爲甚。至淮徑入江。不復濟淮揚運道。不數年而國計民生。交受其病。有不可言者。則人所共曉。不復贅云。記中所言河臣。卽築攔黃壩之董安國也。安國亦誤聽泗州莫之翰之言。遽行入告。不學無術。一至於此。泗州志。有莫之翰。請開禹王古河。詳文曰。禹之治淮。原有二道。禹貢之書。曰導淮自桐柏。卽淮入于海。此一導也。孟子曰。排淮而注之江。又一導也。子貢去大禹治水時。僅一千九百餘年。使無實據。必不著之於書。況其舊跡。則至今可考也。查盱眙縣治東二十里。有聖人山。山下有禹王河。據土人咸稱爲大禹治水導淮入江之故道。汴宋時尙通舟楫。爲東南運道。迨宋南渡。以迄元明。日就壅塞。而明初又於山麓穿渠之。每風雨晦冥。氣勢磅礴。如長河。雲烟霧霧中。土人嘗彷彿見風帆舟楫。如鼓棹挽拽狀。其天時晴明。河身地內。間作簫管聲。居民呼朋引類。相率往聽。不一而足。大抵江淮流過之脈絡。不肯終秘。而以開導鴻功。默啓後賢也。此河一開。可分淮流十分之四。而濱淮上下。可免魚鱉。其利一也。三閘之水。可勻滴不入高寶。將見沮洳之民。降丘宅土。下河之工。計日可成。其利二也。其洪澤湖溇之水。不至大盈。亦不至大涸。則漕艘往來得以安行入河。既免狂濤之險。復無溢堤之虞。其利三也。不夫大涸。則漕艘往來得以安行入河。既免狂濤之險。復無溢堤之虞。其利四也。且江淮交通。樞帆絡繹。利在商賈。其利五也。土著之民。引水溉田。黃洩以時。無憂旱澇。其利六也。天長縣志。亦有其說。而注之江。今何以會黃淮而注之海也。曰淮酒未嘗不可以注之江也。法江之路有三。今由高郵、邵伯、白馬、草子湖。從瓜儀關一也。由盱眙、天長、六合、一也。今此渠變爲桑田矣。由邵伯入芒稻河入江。一也。又問。史稱隋煬帝鑿汴梁以通揚州。看瓊花。開龍舟。渠成。剪綵爲芙蓉。鋪錦牙檣。美人擗棹。則自汴至揚州。有河無疑。世傳自天長。六合間。以達揚州。觀音閣爲桑舟馬頭。今羅四橋之西北。河身猶存。循而尋之。徑自河南。分勢下洩。或直達揚州儀真。或中出泥汊河。以洩淮酒之水可乎。皆捕風捉影之語。不足據也。小谷口曰。此第一義也。葢。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聖駕巡幸高家堰。閱視畢。隨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朕念河道。國儲民生攸關。親行巡幸。由運河以至高家堰。運口等處。留心細閱。見運口太直。黃水倒灌。兼之湖水淤墊。以致清水不能暢流。各河與洪湖之水。如何得能敵黃。若將清河至惠濟祠掃灣。由北岸挑引入惠濟祠。

後入河而運河再向東斜流入惠濟祠交匯。黃水如何能得倒灌。今應將清口之西壩。再加添挑水壩。修築堅固。加長過於東壩臺。將清口安置裏邊。洪澤湖擇其水深之處。開直成河。使湖水流。黃河灣曲之處。直挑引河。使各險處不得受衝。謹按上論甚詳且悉。今止錄高堰。餘見黃河。四月二十四日。河道總督于成龍。協理河道府尹徐廷璽。奉上諭。高家堰速速修完。下河田地。不過一二年。可以見出。二十八日。奉旨。于成龍。爾回去。即看歸仁堤。高家堰。其歸仁堤作何修補。爾等即議明具奏。清口甚屬緊要。九月十三日。上諭。大學士。學士。九卿。今歲朕南巡。看得黃河逼近清口。黃水每多倒灌。以致淤墊。洪澤湖水不出。自高堰各壩。流入高寶諸湖。自高寶湖。流入運河。以至下河田地。盡被淹沒。淮揚所屬錢糧。雖頻年蠲免賑濟。動帑修理堤岸。羣黎尚在水中。朕深爲軫念。遂諭于成龍。動帑挑濬洪澤湖出水堤岸。令其完工。近差工部官員。前往查勘。清口仍然淤墊。洪澤湖水仍未出口。堤岸尚未告竣。等語。清口甚爲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湖水不出。高堰堤工。并運河堤工。雖加高厚。均屬無益。董安國所挑之河。再加挑濬。此河如不可挑。或將清口迤北。遠移挑濬之處。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看閱河圖。速行詳議具奏。會議得。臣等看閱河圖。黃河逼近清口。是以淤塞。應作速挑濬。不可不將黃河移遠。應請勅下總河于成龍等。將清口挑濬。令其出水。或將黃河移遠清口。或即將董安國所挑之河。再加挑濬詳看。趁今冬急爲興工。不至水長之處。速行定議。具題可也。總河題覆。九卿復議得。河道總督于成龍等疏稱。臣等率同道廳各官。歷清河縣石人溝以上。

沿河踏勘。逐段簽探。徧處盡係淤泥。深有七八尺丈餘不等。人夫無立足之地。難以施工。臣等再四思維。竊以黃河大溜。勢若排山。若遠移改挑。工大費繁。且清口對過北岸一帶。積水淤沙。畚鍤頭施。臣等未奉俞旨之先。已經催督降調同知常維楨。見挑妻家場爛泥淺等引河。不日可竣。又委堵閉唐埂等處減壩。應俟各壩堵塞之後。使湖水不能東洩。引出敵黃。以免淤墊之患。再將董安國所挑引河。復加挑挖。挑水壩再爲接築。黃水由引河而趨北岸。可無倒灌之虞。至於遠移改黃之處。統俟湖水出後。酌定形勢。另行奏請遵行。董安國已經病故。未完引河。挑水壩二工。應否動帑挑築。理合一併具題等因。前來。相應均如該督等所題。董安國未完引河。挑水壩。應准其動帑挑築。俟河工告成之日。將用過錢糧。准銷等因。奉旨依議。二十日戶科掌印給事中張睿題奏。邇年以來。淮南水溢。下河數被奇災。皇上恤念民生。親臨闕視。灼見清水不出。黃水必不能疏。黃水不除。清水必不能出。乃特賜指授。命前河臣董安國等。將黃河灣曲處挑引水河一道。使水直下。遠避清口。免其倒灌。此殆神靈天授。非臣下意計所及。萬姓歡呼。矧看底績。但新挑引河。必俟水汛大至。始行開放。則刷沙有力。一舉成功。因放水太早。以致復淤。現恭讀上諭。清口甚爲緊要。若不將清口挑濬。湖水不出。高堰堤工。雖加高厚。均屬無益。眞聖明洞鑿全河。瞭若指掌。臣下所宜仰體聖懷。晝夜以圖者也。臣聞居民傳說。中河水從仲莊出口。建瓴之勢。逼溜使南。是以直射湖口。不獨清水難出。而黃水反爲易入。則欲挑浚清口。不得不制中河之水。以制黃河之水矣。

又讀上諭。謂將董安國所挑之河。再行挑濬。或將清口迤北。遠移挑濬之處。速行詳議。臣恭繹再四。則有分黃導淮之法。蓋黃分則勢強。而清口不當頂衝。從此疏濬。自不難矣。其分黃之策。不必另闢河道。工費繁多。合無於仲莊閘以下。見有不係運道之中河。自清河縣起。至山陽之草灣附近地方止。約長七八千丈。挑寬十餘丈。以足二十丈之闊。上口將縷堤挖通。使黃水由此分洩。至下口亦空通縷堤。仍歸大河。會流入海。再於挖通縷堤之上下口。做明紹興知府湯紹恩三江口遺制。建立雙板石閘。中實以土。以時蓄洩。如此。則中河之水。由此而去。黃河之水。亦由此而分。北岸水勢既殺。則南岸之水。勢必趨而北矣。董安國所挑之新河。有不刷深直下。誠如聖慮者乎。再將清口去其淤墊。引湖水暢洩。不獨清水刷黃。以濟運。由是清水東下。而唐堙六壩。過水漸少。然後周橋。翟壩。易於修築。得以閉塞。庶免下河昏墊之憂。且省朝廷歲發帑金之費。其於治河之道。或有小補也。如云河不兩行。謂分則力弱。緩則沙停。而獨非所論於清口。以清刷黃。原取其弱。以水功沙。不患其停。況建閘又可以蓄洩也。臣生長淮土。素聞土人之言。無所折衷。不敢漫信。因奉上諭所及。謹擇其稍合者。具疏上聞。以備採擇。奉旨。這本說得是。著河道總督速議具奏。總河題覆。分黃導淮之法。未嘗不得河防機宜。但黃河之水。勢大力強。難以輕議分洩。何也。空提挑河。而水勢不趨。或趨之而溜行不急。開放之後。又見沙淤。董安國所挑之引河。坐於河身之中。對河又築排。水大壩。歷過伏秋二汛。水勢大漲。猶不能挑之北行。奚能強之入於雙金門閘下之中河乎。若開空縷堤。

而溜趨引河。則排山之勢。難於止遏。從前漫缺。皆係罅隙之間。卽成缺口。安能必之循軌勢而行。由二十丈寬之中河。達之草灣。仍復紆迴。使之入於黃河。而不他溢乎。且清口對過北岸。皆係淤沙。人夫無立足之地。畚鍤難施。臣等鯁鯁過計。而不敢違議改遷也。前奉上諭。將清口迤北。遠移挑浚。臣等已將見挑。裴家場等處引河。塔閉唐埂等減壩。加挑陶家莊引河。接築南岸挑水大壩。具題在案。今蒙皇上撥發帑銀。臣等見在分檄提催。俟銀兩解到。唯將周橋以南一帶堤工。簽釘排椿。修築堅固。唐埂等減壩。一槩堵塞。湖水涓滴。不令東洩。盡由裴家場。爛泥淺等處引河。暢流外注。敵抵黃流。將陶家莊引河。再加挑挖。南岸挑水壩。再加接築。俟水勢大溜。挑近引河。然後相機開放。加以清口引出之水。敵黃衝刷。黃河由引河而趨北岸。似可無倒灌之虞。至於三江口。雙板石閘。止可行之清水。而不可行之黃水。今既不議改挖。則雙板閘之式。亦無容更議矣。至於遠移改黃之處。統俟湖水出後。相度形勢。另行奏請遵行。奉旨。九卿詹事。科道。一併會議具奏。會議得河道總督于成龍等疏稱。戶科給事中張睿條奏稱。中河水從仲莊閘出口。建瓴之勢。逼溜使南。是以直射湖口。不獨清水難出。而黃水反爲易入等語。誠爲有理。相應行令總河于成龍等。將清河縣以下所有陶莊閘開放。挑浚出水。或將董安國所挑引河以下。酌量挑挖。建閘之處。親身詳看。速行具題可也。奉旨依議。十月二十日。總河于成龍等題。奏爲敬陳兩河隄岸修治情形。竊照臣一介庸愚。荷蒙聖恩。畀以督河重任。臣雖衰老病軀。敢不刻夜圖維。欲求久安長治之策。以祈仰

報高深於萬一。臣查淮揚徐三府州屬黃運湖河。詳見黃河再查高堰隄工。爲淮揚保障。運道民生。實係於此。所當急爲整理。難容刻緩貽誤者。不謂從前膜視。承修五年。迄今尙未成功。節年水發之時。湖內不能容蓄。以致東洩。淹沒民田。水勢既分。而黃流倒灌。清口淤塞。遂致運河一帶。河身墊高。皆由堰工未完。湖水不出之故。久在皇上洞鑒之中。臣故於今歲履任之後。卽首先挑挖爛泥淺等處。引水敵黃。以濟運行。一面嚴飭原修各官。上緊償砌。其如原撥堰工銀兩。被原任河臣。及道廳各官。那爲別工用去。故雖日事嚴催。或以料物不齊爲諉。除分委監工各員修砌。已經修完者不議外。其未經與砌完工者。見在另疏題參。追帑將未完工段。委令候補道程兆麟等領帑辦料。乘時價運。前經具題。部議不準動帑。駁令仍責原委之官修砌。勢必不能驟告成功也。況凡賠修緊急工程。動帑修理。至於去冬陸辭之時。業曾預爲奏明。以期早告成功。似此部駁往返。豈不有悞。臣今見在調齊賢能官員。簽釘排椿。下釘頭葦埽。勒限報竣。如高堰一帶工程告成。則清水自出。淤沙可刷矣。伏乞皇上睿裁乾斷。尤臣所請之後。容當逐疏題估。蚤收實効。庶可仰副聖懷。其攔黃壩雖經拆毀。尙須開空寬深。以引大溜。時家馬頭一工。已經委員辦運料物。一俟齊集。卽興工堵築。相應一并奏明。伏乞皇上睿鑒施行。奉旨。朕撫御寰區。愛養兆民。視同赤子。務期無一人不獲其所。比年淮揚所屬地方。罹於水患。百姓田廬。俱被淹沒。生業蕩然。朕懷深切軫念。屢經蠲租賑濟。乃黃河墊高。清口底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災。弗獲寧處。念此淮揚數州縣生靈。豈可不急

爲拯救乎。今海內無事，惟河工最爲緊要。水患未平，民生失所，朕用是時屢於懷。若何修理河道，以濟生民。爾等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亦宜念切，頃聞南省來人云：黃水比淮水高一尺有餘，若將高堰堤岸增加堅築，以束淮水，使刷黃而行，亦似有益。但淮水滯聚，而黃河桃汛又至，則高堰危險，亦未可定。今或堅修高堰堤岸，以束淮水，使之刷黃，或移清口於清江之左右，或另濬河道，以通舟楫，俱宜一一講求。此事關係甚鉅，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細閱河圖詳議，再將二本一并議奏。會議得：臣等恭聆上諭，仰見我皇上軫念淮揚地方百姓，必欲拯除水患，底於安全，河務關係運道民生，甚屬緊要，難以懸議。總河于成龍、徐廷璽，見在地方，應令率同賢能道廳等官，親身前往，將作何興工之處，詳勘速行定議。具題到日，臣等再行會同請旨可也。奉旨：河工關係重大，豈惟另尋河道不可得，從新創作，亦屬繁難。高堰堤岸縱多方堅築，清水亦不能出，今惟當議移清口於他處，兩岸俱用石工堅砌，使清水流通。朕南巡時，曾以另開清口，面諭于成龍、于成龍亦奏稱：淮水可從武家墩，向清江浦移改。此事著總河于成龍及府尹徐廷璽會同河道各官，詳看清口當移於何處，所用石工等項，作速行辦備，著卽詳議於歲前具奏。餘依議。

十二月十七日，工部等衙門會同侍郎常綬等疏奉旨：若將高堰減水壩堵閉，建造滾水壩，土堤加幫高厚，則湖水必高，黃水又大，湖水不出之時，高堰堤工危險，而泗州等處必至水淹。著大學士、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會同確議具奏。會議得：侍郎常綬等既稱武家墩村北元帝廟稍遠之處，應行開口。

又將高堰加築高厚。減壩盡行堵塞。臨湖汕刷之處。亦應修補。不許堤根取土。應添挑引河二道等語。查武家墩開口。改移清口。甚好。但見今物料未備。恐明年雨水之前。不能完工。漕運甚屬緊要。雖改移清口。其高堰亦必須加幫。相應將高堰照侍郎常稔等所奏。速行加幫高厚。不致遲悞。明年漕運。所需約估銀一百二十八萬五千零。令戶部就近撥給。再先前各工撥給銀一百八十萬兩。分給各官。至今工程尚未完竣。此加幫高堰。挑空引河等工。若又交與伊等。必致遲悞。修此工程。應差部院堂官一員督催。并簡賢能堂司官員分給段落。令其節省錢糧。堅固作速修造。至邵伯更樓。高郵。尤里。等處決口。至今尙未堵塞完工。此亦關係運道。亦應差部院堂官一員督催作速完工。應差堂官并分段修工堂司官員。恭請欽點。二十二日。奉旨依議。這督催工程。著范承勳。王鴻緒。王挾。田雯。布雅努。喻成龍。顧藻。壽甯。王紳。高裔。高承爵。金鉞。楊雍建。去。張文端治河書。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七

淮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十一日工部等衙門會覆兵部尙書范承勳等奏奉旨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會議得先經兵部尙書范承勳等奏稱自武家墩起至小黃莊止可以稍緩其小黃莊起至周家橋止急宜先築。又周家橋起至棠梨樹止堤內有未堵減壩三處仍聽河臣催堵完工。唯是原估柴草分頭採辦一時難集。臣等酌量唯衝決水深之處仍用丁壩其堤內加幫土方除頂寬加高二項悉照原估丈尺惟底寬概幫十丈大坡無益酌量覈減其未挑引河一道俟河臣于成龍到浦商酌舉行。經臣等會議以均如所奏奉旨這挑浚運料小河將何處水引入水又從何而出並未聲明這事情并武家墩等處堤工事理俱行文范承勳等會同總河于成龍等詳細速議具奏。部議據尙書范承勳等會同署理河道總督印務府尹徐廷璽奏稱高堰堤工武家墩等處應幫頂高丈尺照原估外唯是底寬十丈未免太坡合會議得每堤高一丈坡出二丈工力可免虛費其臨湖一面原估鑿用丁壩臣等公酌議水深之處仍用椿壩其餘出水之堤槩用柴草丁鑿用土堅築與用丁壩無異其小黃莊至周橋先鑿與武家墩至小黃莊見在丈尺即日興築周橋至棠梨樹內有三壩未堵無如清口黃流倒灌見在打壩

禦黃。若將壩邊行全堵。淮水無處宣洩。而壩口之堤單薄。必難捍禦。臣等會議。未堵茆家園南壩。唐埂北壩。暫留夏家橋一壩。再於棠梨樹以西。暫築裏頭草壩。以備伏秋漫溢。候水消應閉之期。堵塞幫築。六壩一帶地方。最爲危險。修防刻不可緩。前撥河廳常維禎等修築。今著伊等上緊修築。務期堤岸無虞。其再挑引河一道。目今黃流增漲。舊引河俱係灌淤。若再加挑浚。必仍復淤塞。徒費工力。應俟堵塞夏家壩之先。清水河出之時。兼工挑挖。方爲有益。前來均應如尙書范承勳等所奏可也。奉旨依議。本月二十九日。工部等衙門。會覆兵部尙書范承勳等奏。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會議得。先經臣等會議。以時至桃汛。其未堵高堰減水壩。暫行停堵。將高堰可修之處。乘時速行修築完工。如桃汛水發。有修築不及之處。停其修築。將物料備辦。秋汛水落。卽行修築完工。如別有善策。將淮黃兩河。并高堰堤。作何修治。裨益運道民生之處。所去大臣。河道官員。公同詳議。速行具奏。奉旨。這本內事情。著行文前往河工尙書范承勳等。會同河道總督。這所議可否。伊等意見。又復如何之處。速議具奏。將董安國所挑引河。再行挑濬堵閉。黃水倒灌清口之日。或將清江閘堵閉。及查看修理。更樓決口等工。著侍郎常綬。前往看閱具奏。四月十二日。部議。據尙書范承勳等奏稱。先經臣等猶望六壩水勢。稍可搶護。卽竭力上前加工。不料三月十三。十五兩日。西風大暴。更兼湖水日長。茆家園。唐埂一帶堤面。在在過水。將已堵三壩。復行衝開。而漫決之口。更增數處。今水勢日長。且無寸堤足恃。時候水勢。兩處其難。無從下手。六壩全開。萬難於伏

秋之前，盡即堵塞。高堰小黃莊至周橋，修築已將告竣。其周橋至棠梨樹一帶，見今漫水，無土可取，應俟河臣堵壩之後，臣等會同河臣，作速幫築。其武家墩至小黃莊工程，亦應俟堵壩後，同時幫築。目下備辦料物，爲險工之用，仍令原委河員，協同承辦，毋得阻悞。其六壩一帶地方，土埂出水之處，及浪窩殘缺之處，照例動搶修錢糧，責令河員修築，仍償完石工。所撥高堰帑金，除小黃莊工程，及備辦料物，所餘甚多，應貯河庫。俟堵壩後，爲幫築大工之用，等因前來。查尙書范承勳等，既稱小黃莊至周橋，修築已將告竣，其周橋至棠梨樹一帶，并武家墩至小黃莊，見今漫水，無土可取，應俟河臣堵壩之後，幫築等語，均應如所奏。將料物備辦，俟堵壩後，速行幫築。其六壩一帶地方，有土埂出水，及浪窩殘缺之處，應行總河，責令河員，作速照例修理，未完石工，嚴飭承修人員，速行償完。至高堰餘剩錢糧，應暫貯河庫，毋得那移別用，仍爲幫築高堰大工之用可也。奉旨依議。四月初四日，工部尙書王鴻緒摺奏，臣恭誦聖諭，云：仍將交與董安國所挑引河，再行挑濬，使黃河循北岸而流，清口作何疏濬，方爲有益。又蒙聖諭云：伊等意見，又復如何之處，速具奏。欽此。除同尙書范承勳等，公議具摺啓奏外，臣謹再四循釋聖訓，眞洞達精微，直抉黃淮強弱之機，指示臣等。雖大禹之神智，無以過也。茲仰體聖慮所及，合諸今昔議論，謹爲我皇上陳之。伏查河防一覽云：歸仁堤，所以捍禦黃水，雖水、湖水，使不得直射泗州，并攻高堰。又遏雖水、湖水，使之并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爲重大等語。自白洋河等處淤墊，堤內之水，不入黃河，及由歸仁堤減壩，洩入

洪澤而洪澤爲之加漲。皇上洞鑒情形。時令河臣挑河。以引堤內之水。入黃刷沙。最爲有益。乃河臣久未興工。因衆議以胡家溝一帶地方。河身淤高。難以出水。不若自胡家溝挑接以至清口。清口黃流。比白洋河等處。約低丈餘。可以導之助清敵黃。一面將歸仁堤減壩堵塞。則洪澤湖亦不致增漲。此說訪之新舊河官。相同者頗多。在臣之愚見。以爲不必直挑之清口。止須挑至聖上所指挑水壩之上。令其出黃。直頂大溜。今正當挑空引河之時。而又有南岸清水。隨挑壩直射。勢必益循北岸而流矣。臣據所聞陳奏。愚昧罔知可否。聖明自有裁鑒。謹奏奉旨。這摺子交與工部。行文河道總督張鵬翮。如照王鴻緒所奏。開得卽行速開。十八日。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侍郎常綬等奏稱。臣等會同尙書范承勳。王鴻緒等。府尹徐廷璽等。看得原任總河董安國所挑黃河之引河。已經淤墊。挑水壩亦已毀壞。今將引河挑寬三十丈。長七百八十丈。深一丈三尺。河口挑及大溜。其挑水壩務令寬長。盡力修築。使水溜挑入引河。此修築之處。交與范承勳。董訥。將捐修官員內。揀選十人。乘時修完等語。查黃河挑引河。築挑水壩之處。先經尙書范承勳等。估計具奏。臣等會議題覆。令速行挑築在案。今侍郎常綬等。既經會同尙書范承勳等。驗看具奏。應如所奏。又疏稱。清口爛泥淺。三道引河。雖然出水。止能入運。並不能出清口入黃。不閉清口。黃水一長。運河淮河。俱致倒灌淤墊。若口門下埽堵塞。漕船一到。隨開。已過隨閉。必致堤根刷深。難以修堵。應於清口之內。見有兩岸之堤。橫截清口。排椿下埽。僅留船行之口。漕船過完之日。隨卽堵塞。俟漕船回空之時。開

壩過完。仍行堵塞。此所修之處。一面修築。一面將所用錢糧。詳估造冊報部。再見今三道引河。既已出水。只應照尙書范承勳等所議。將裴家場引河一道。照原估丈尺。再加挑挖寬深。此三道引河出水之口。築壩攔堵。以防黃水倒灌。漕船過完。清口堵塞之時。將引河攔堵之壩開放。使水入運。俟淮水蓄聚。可以抵黃之時。將清口堵塞之堤。開放抵黃等語。均應如侍郎常綬等所奏可也。奉旨依議。四月二十一日。總河張鵬翮題。清口爲淮黃交匯之處。目今糧艘北上。最爲緊要。今河身淤墊。竟成平陸。清水隔絕不通。獨有黃水流入運河。深不過三尺五寸。四尺不等。與去歲所見大不相同。茲部臣常綬議築攔黃壩。糧艘過盡。竟行堵塞。使黃水不入運河。再將裴家場三處引河開浚。廣寬深通。引清水入運河。是亦權宜之計。臣親到此地。相度形勢。博採輿論。僉謂黃河比裴家場引河身高。爛泥淺流。旋挑旋淤。裴家場與帥家莊相連不遠。卽開浚深通。當夏秋黃水大長力強之時。引河清水。終虞力弱。不能相敵。應於張福口挑引河一道。身長一千五十丈。面寬十丈。深一丈餘。或八九尺不等。引清水於黃河口相近處入運河。勢在裴家場引河之上。上下水勢相濟。當夏秋水長之時。兩處清水匯合。庶可敵黃。蓋因清口淤塞之後。甚爲廣闊。非多挑引河。鮮克有濟。比之引湖水入江。既有金灣二閘之河。又有鳳凰橋、雙橋、灣頭等四處之水。引入人字河。芒稻河。水勢得以暢流入江。此成法之有效者也。故宜開張福口引河以導清水。使之暢流。建閘一座。以司啓閉。若俟具題部覆後。方始興工。恐伏汛水發。緩不濟事。趁今水勢未長。正可兼工挑濬。臣

謹具題九卿詹事科道會議題覆奉旨依議速行。張稱口引河。挑一千五十丈之外。又挑河一百八十五丈。緊接四十七丈。必須堵塞。方不使湖水散漫。盡歸引河。河尾先接草壩。方可來水濟運。五月二十五日。總河張鵬翮摺奏。應修工程。六壩之宜閉也。遍清水出口以會黃入海。其關鍵全在六壩。而六壩之最要者。尤在夏家橋一壩。以全湖水勢趨此故也。今夏水方盛。若急於堵塞。一則高堰堤岸。危險可虞。一則湖水洶湧。恐旋塞旋衝。糜費金錢。可惜目前正須備料。俟水落堵塞。庶爲萬全之計。一、高堰滾水壩宜修也。高堰容納七十二處山河之水。古人設壩。原以洩異漲之水。非以洩平槽之水也。今冬六壩閉後。來年桃汛。黃淮並漲。宣洩湖水。非壩不可。按南河志云。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古溝。俱報有閘。又河防一覽云。翟家壩地亢。爲天然滾水壩。今周家橋。高良澗等閘。俱已堵塞。臣親至翟家壩。見湖形漸淤。水勢不由此出。是古今變遷不一。翟家壩亦非出水之處也。前河臣于成龍等。相度地勢。將六壩改爲四滾水壩。臣覆加相度地勢。相去不遠。併爲三滾水壩。亦屬妥協。今宜備辦石料。修建於壩下。就原有草家河。唐曹河。閘爲引河。并築順水堤。則民間田廬無淹沒之虞。一、武家墩至小黃莊之石工。宜加砌也。查此一帶。臨河舊有石工。僅出水面二三尺不等。必須加砌。使高。與小黃莊見修石工。一律齊高。正在確估工料興修。并查覈從前領銀不修情弊。另疏題參。一、古溝至六壩之石工。宜修也。臣查臨湖石工。至古溝而止。自此迤下。俱係土堤。每年歲修搶修。糜費錢糧。似宜修砌石堤。在目前用帑雖多。然計之數年之後。可省歲修之費。宜於滾壩告成之後。漸次修舉。一、歸

仁堤臨湖石工。加灰抹縫將畢。臣乘舟往看。尚有罅隙樁朽之處。飭其補砌滾水壩一座。尙未修築。有涵洞缺口洩水。盡入洪澤湖。故白洋地方。可無水患。若將缺口堵塞。水無去路。今見在訪求出水之處。另疏奏聞。又摺奏見修工程。一、運口修築攔黃壩。准有部文。動帑興工。今先築兩岸土壩。俟糧船過完。再堵運口。使黃水歸海。引清水入運河。一、裴家場引河。部臣委王毓賢挑挖寬深。正在動工挑挖。務期一律寬深。俟水長開放。一、挑張福口引河一道。引清河水濟運。經臣題明動帑興修在案。今正在挑挖。工已及半。飭其尅期完工。俟水長開放。一、高家堰係淮揚二郡保障。關係甚鉅。其自武家墩至小黃莊一帶。塌卸排椿。堤身衝刷之處。臣同部臣范承勳、王鴻緒等會議。動大工帑銀。先將臨湖釘埽修築。曾經題明在案。今正在修工。將高堰關帝廟至小黃莊緊要之處。先行修完。再將關帝廟至武家墩堤工修理。務期速竣。以禦伏汛。一、小黃莊至周家橋一帶堤工。經部臣范承勳等具題。交與分修官王日藻等。分十四段加幫。今正在興工。尙未全竣。必須上緊加幫。一律全完。前後九條。分入黃運二河。六月十五日。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馬奇。見在清口淤墊。著差人往總河張鵬翮處。明年漕船行走。有無遲悞。至其漕糧裝載沙船。可否從江下海。入黃河海口。由中河行走。此外有無另見之處。議明具奏。十九日。總河張鵬翮題。該臣看得堵塞六壩。逼清水出口。會同入海。此目今要緊工程。先經河臣于成龍等。會同侍郎臣常綬。疏稱。高堰加築高厚。減壩盡行堵塞。估銀一百二十八萬五千餘兩。九卿會覆。奉旨。差部臣范承勳等。督催續經部臣范承

勦等疏稱。臣等會議。先堵荊家園南壩。唐埂北壩。俟水清應閉之期。堵塞幫築。等因。續又經部臣范承勳等疏稱。六壩全開。萬難於伏秋之前。盡卽堵塞。應俟河臣堵壩之後。幫築。等因。九卿會覆。俱奉旨依議。欽遵在案。臣履任後。接到堵壩部文。轉行淮徐道施世綸。護理淮揚道。同知馬鑲。遵行去後。今據詳稱。裏河同知常維禎。堵閉唐埂南壩。用銀四千二百餘兩。山盱通判孫調鼎。堵閉荊家園北壩。用銀二千一百餘兩。又堵閉唐埂中壩。用銀一千一百餘兩。俱被本年三月十四五等日。湖水大漲衝開。又唐埂北壩。上年前河臣于成龍等。題報衝開。部議賠修。應同三月內衝開三壩。一併責令常維禎等。照例賠修堵塞。其夏家橋原未堵塞。荊家園南壩未合。中泓十二丈六尺。二共估銀一萬四百餘兩。乘時辦料興築。等因。前來。臣覆查無異。隨照數發河庫大工錢糧。交承修官工部員外郎王登魁等。作速辦料。俟水落塔閉。委原任按察使趙世顯監工督催。再照加幫六壩堤工。前河臣于成龍等。發銀二萬餘兩。交孫調鼎等。加幫不完。經侍郎常綬以遲誤。題參議處在案。此輩錢糧花費。若俟追出加幫。緩不濟事。因係緊要工程。先動正項錢糧。令裏河同知常維禎等。作速加幫。用過錢糧。於原承修官名下追賠還項可也。理合一併題明。部覆奉旨依議。速行。七月初七日。部議河道總督張鵬翮疏稱。清口築壩。漕船過完。隨卽堵塞。臣准部咨。卽行發帑。委令裏河同知常維禎價築。已照式築壩。下壩僅留口門。令漕船盡數過淮。指日出口。卽可築壩。且張福口引河挑成。引出清水。已至壩口。只待煞壩。便可開放入運。其一應進貢。以及差使官兵船隻。

應過壩者。聽其過壩。應起旱者。即行起旱。不得擅自開放。俟漕船回空之時。啓壩過完。仍行堵塞。相應具疏題明。等因前來。應照該督所題可也。奉旨依議。速行。九月初二日。九卿會議得。河道總督張鵬翮疏稱。發帑大修高堰工程。特差部臣范承勳等督修。部臣蔣小黃莊至周橋。分爲十四段。派與分修官王日藻等加幫。茲王日藻病故。楊雍建。江有良。年老。高承爵赴任。所遣工程。部臣范承勳等。派河官常維禎等修理。查常維禎。賠修唐埂南壩。尙未興工。孫調鼎。賠修茆家園等三壩。亦未興工。朱廷植。接受靳治齊。南堰石工。久未興工。羅京。加幫濱海堤工。見在興修。今又領大工錢糧。誠恐顧此失彼。不唯工程兩誤。且帑銀不無牽混。應將此工交與効力學道姚淳燾。劉謙吉。史陸輿。陸鳴珂修理。彼家有厚貲。不敢侵蝕帑銀。且與發往高堰効力之命旨相符。等因前來。查先經尙書范承勳等奏稱。姚淳燾。有椿木事未完。係見任岳常道。暫令其回任料理。劉謙吉。史陸輿。陸鳴珂。俱已年老。不能行走。旣已捐力。應令其回籍等因。續經尙書范承勳奏稱。王日藻病故。楊雍建。江有良。年老。高承爵已赴任。所遣工程。見在分修。諸臣各有分地。難以兼顧。原圖分王日藻者。係孫調鼎協築。楊雍建者。係朱廷植。高承爵者。係常維禎。江有良者。係羅京。與夏景松。今卽著此協築之員。領帑幫築。仍令准徐道施世綸。監工催築。并查覈錢糧等因。經九卿會議。覆准。俱各在案。今總河張鵬翮。旣稱常維禎等。有賠修唐埂南壩等工。恐顧此失彼。將此工交與姚淳燾。劉謙吉。史陸輿。陸鳴珂。修理等語。應將王日藻等所遣工程。交與姚淳燾等四人。將姚淳燾等。行

文尙書范承勳等。總河張鵬翮速行調赴工所。領帑修築。再行先經尙書范承勳等奏稱。催工辦料。必須地方賢能道廳。一同辦理。方得上呼下應。無悞工程等因。奉旨准行在案。常維禎等。原係闖分協築之員。又見住高堰工所。前項幫築工程。亦應仍令常維禎等協同料理。至高堰工程關係緊要。凡在河工大員。理應和衷協同料理。使工程速行告竣。今范承勳等。張鵬翮。彼此互異具題。俱屬不合。嗣後一應事件。務須公同商酌具題。如仍前不行公同商酌。彼此互異具題。交與該部察議可也。奉旨。總河職任宜專。這遣往督修高家堰范承勳等九臣。俱著撤回。其督修工程。著交與總河張鵬翮。餘依議。十三日。總河張鵬翮摺奏。臣欽遵前旨。已令河官將運口兩壩築畢。僅留口門。以放糧船。指日糧船過完。將新挑張福口引河。開放入運河。裴家場引河。將湖內淤沙二百丈挑通之後。亦可引清水入運。再將六壩閉塞。逼清水滔滔出口。此二處之水。必然暢沛。運道可以通行。況今歲河道極其潰敞。糧船阻於邵伯以下。不得前進。臣恭逢聖訓。指授方略。堵塞邵伯決口。糧艘即便通行。尙不致有悞。此時運河各決口。盡行堵塞。清水又已引出。乘時將運河淤墊之處。再加疏浚。來歲糧船。自是通行。不致有悞。至於改載沙船。雇募人夫水手。恐致糜費錢糧。且由江入海。從黃河海口。進中河之處。潮汐消長。水勢不一。風濤不測。甚屬難行。臣愚一得之見。未知是否。伏乞皇上睿鑒。奉旨。知道了。摺子交與戶部。部議。將海運之處。毋庸議。奉旨。總督阿山。將修理沙船之處。具題前因。運河難以行走。欲由海內運糧。曾差官查看沙唬船隻。總河張鵬翮。既稱運

河淤墊處。再加疏浚。來歲糧船不致有悞等語。是漕船不必海運。總河張鵬翮又稱。將沙船暫行取用。此所查沙船。俱給張鵬翮應用之處。交與該部議。九月二十日。總河張鵬翮題。康熙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准部咨到。臣行淮揚。淮徐二道。親勘議詳外。臣於五月初三日。率部員廳縣等官。親往查勘。又於八月初十、二十四等日。復往查勘。茲據淮揚道王謙。淮徐道施世綸。會詳。據裏河同知常維禎詳稱。建築夾堤。束水東行。由桃源清河出口之說。勢須挑河築堤。約長一百二十餘里。未免工費繁鉅。設或清水不出。恐徒勞無益等情。又據山清外河同知羅京。宿虹同知鄧之琮。桃源同知孟時芳。詳稱。該卑職等會勘得三邑一帶地勢。雖其間高下不等。但西高而東下。此又大勢皆然。今自胡家溝以至清境挑水壩之處。相距一百二十餘里。由高而下。宜可導清入黃。爲睢水之尾閘。然桃屬自胡家溝至煙墩數十里。不特地勢低亢。而外逼險工。內臨縣治。關係甚重。且經由鍋底湖。水勢難涸。未易施功。若繞出鍋底湖。由養馬墩奶廟前。至卜家湖。似或可行。但查胡家溝老堤頭起。卜家湖止。用水平打量。地勢頗高。兼有四十餘里。土岡起伏不一。皆係沙礮之地。挑挖維艱。則餞糧費大。而挑水壩之上。陳家莊仍屬外高內低。倘清水不暢流。致黃倒灌。事關重大。卑職等未敢擅專。謹會繪河圖。具詳本道轉詳施行。到道。道詳到臣。該臣看得部臣王鴻緒奏摺內稱。歸仁堤挑河以引堤內之水。自胡家溝接挑至皇上所指挑水壩之上。令其出黃等語。其地形之高下。道里之遠近。摺內未之及也。臣率部員河官。量度形勢。至桃源縣鍋底湖。鍋底者。水入

不能出之謂也。相繼又有卜家湖。誠恐引水至此。合連湖水。泛濫難禦。桃源縣治有漂沒之患。打量水平。挑水壩黃河地形亦高。且道里有一百二十餘里之遠。挑挖工程。需用錢糧甚多。如引水不出。則屬無益。且據道廳等官衆論僉同。臣再三訪求出水之處。不若自涵洞口起。至老堤頭迤東。挑挖引河出黃河。乃爲近便。除臣於欽奉上諭事案內。另摺啓奏請旨外。應將此處。無庸再議。理合具題。奉旨。該部知道。十月初十日。部議總河張鵬翻疏稱。武家墩起至小黃莊止一帶。順湖舊石工。椿朽石欹。必另行拆砌。方可堅固經久。今於舊殘石工之上。疊柴壓土。以爲越壩。於內建砌石工。共長五千五百二十六丈四尺。共估銀六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八兩零。除撥發錢糧等事案內。撥過銀五十萬兩外。尙有不足銀兩。應請撥給等因。奉旨。這修築高堰不足銀兩。著照該督所請。速行撥給。乘此冬令水涸。作速修築完工。勿致遲悞。該部知道。十三日。工部覆議得。兵部尙書范承勳等奏稱。臣等奉命督催。春初到工。詳加體訪。并細覈河員估冊。知決口必須釘埽。其餘鑲築。可止用下柴。內戢坦坡。亦稍可減損。裁去土方埽料銀四十二萬餘兩。先築小黃莊至周橋止。原估土方價值。取土百丈之外。及隔河船運者。牽算每方三錢。臣等將此段工程。會同河臣張鵬翻議定。乾土每方二錢。水土及百丈以外者。每方二錢二分。省銀六萬七千餘兩。又鹽壩一段。臣等查照舊例。仍令商人承築。又省銀一千九百餘兩。將各分修用帑細冊。移送河臣察核彙銷。又臣等前奏開運料小河。不另用帑金。一面築堤。一面挑浚。今小黃莊以南。至周橋止。各分修。或咨報

已完。或以水占尙未挑浚。亦聽河臣兼催竣工。又裴家場引河。照覆估丈尺。令王毓賢、常維禎等挑完。今應聽河臣一并核減彙銷。前來相應行文總河。將高堰小黃莊等處。并運料小河。催令分修。及河員速行修築。挑浚完工。其裴家場引河。既經完工。應令該督將用故錢糧。查核造冊題銷可也。奉旨依議。先是七月二十五日。大學士伊桑阿、馬奇、折本啓奏。奉旨。見今遣人往張鵬翮處。著將各處工程修理。若何。著明白開寫摺子。交與遣去筆帖式費回啓奏。詳見黃河。十月十五日。總河張鵬翮摺奏。黃運二河。小黃莊至周橋一帶隄工。分修官朱宏祚等。分十四段加幫。值七月初六、初七兩日。大雨淋漓。多有浪窩倒卸之處。見移咨部臣轉催。作速修補完工。高堰史家剗湯家西、高堰壩北捐工。尙有未修工程。若俟修完。方令分修。官加幫。恐其遲誤。請敕部臣范承勳等。速令分修。官作速加幫。以資捍禦。用過錢糧。於原捐人員名下追賠還項。高堰關帝廟。至小黃莊一段隄工。委同知李梅等。將隄身衝刷之處。臨湖釘埽。修築將完。其自關帝廟至武家墩一帶隄工。見在釘埽修理。嚴催作速竣工。武家墩至小黃莊一帶。應拆砌石工五千五百二十六丈四尺。見在道廳等官。估計造冊。另行具題。唐埂六壩。已經題明。責令常維禎等賠修四壩。其夏家橋、茆家園二壩。已發帑。委員外郎王登魁等。辦料俟水落。即動工堵塞。唐埂等六壩。改建三滾水壩。已經題估。委令河南管河道李言等。領帑辦料修砌。俟九月霜降後。河南河道無事。即檄催李言等。親身速赴工所。勒限催催。六壩加幫。隄工。已委原任同知劉光業等。領帑。俟水勢稍落。即行加幫。臣謹具摺付

行 水 金 雙 卷六十七

筆帖式關住、齋捧奏聞。河防志。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八

淮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總河張鵬翮題奏。臣遵旨督修高堰堤壩。將六壩已閉其五。夏家橋堵閉過半。今唯留口門三十丈。待宿州衛糧船過湖。曾經題報在案。今於十月十九日。臣親往高堰六壩一帶催工。見湖水長至三尺。臣由陸路至老子山。觀淮水出洪澤湖之處。一望汪洋無際。通湖水長三尺。詢之土人云。因閉壩。故爾水長。若再加長。堤工單薄可虞。臣一面令夏家橋口門。緩緩進壩。以便分修官上緊臨湖鑲柴。仍催尅期竣工。足禦風浪。卽合龍門。於二十一日馳至清口。見引河水勢加長。臣令河兵新挖之三汊河。及疏通河口。引水入爛泥淺。帥家莊等河身。俱已有水。而張福口。裴家場。二引河水長盈滿。測量水平。引河水高於黃。仍將張福等河口之水。匯入裴家場引河一處。俟其水聚力強。足以敵黃。於二十四日。西南風起。引河水驟長。比黃水高一尺一寸。臣率道廳等官。親放引河之水。暢流入於運河。臣擬俟回空糧船過完。將運河頭壩堵塞。逼清水出黃。另疏題報。但夏家橋口門堵閉後。六壩水勢較今更爲加長。平漕之水。足以敵黃。溢漕之水。應行宣洩。因三滾壩尙未修成。轉盼冰凌。桃汛之水。又至。設遇西風鼓浪。無處宣洩。何以保固堤岸。公議於翟家壩。原有天然滾水壩之處。地亢土堅。仍留天然滾

水壩寬百十餘丈。用埽裹住兩頭。平漕之水。蓄以濟運。溢漕之水。聽其滾去。出唐曹河。入白馬湖。若伏秋
水大。再於蔣家壩盡頭處。原有之清水溝河。以及涵洞。酌量開放。若水小。仍然閉塞。總以臨期相機而行。
務期有裨堤防。再查六壩口。寬二百八十丈。今清口引河。共寬三十餘丈。不足以宣洩全湖之水。應發帑
再開寬闊。使水暢流敵黃。至於運河。伏秋水漲。應由涇河。澗河。洩出射陽湖。入於海。此二河見在挑浚。應
將涇澗二閘。動帑修補。以資啓閉。臣親行相度形勢。博采衆論。一得之愚。未敢擅便。恭請皇上聖裁。指示
方略。俾臣欽奉遵行。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九卿議准具題。奉旨。依議速行。初十日。總
河張鵬翮題奏。臣凜遵聖訓。指授方略。明晰周詳。先疏海口。水有歸路。今歲黃水不出岸矣。繼挑芒稻河。
引湖水入江。高寶一帶。水由地中行矣。再開清口。開張福口。裴家場等引河。淮水有出路矣。又加修高堰。
堵塞六壩。逼清水復歸故道。於十月二十四日。引張福口等河。會入裴家場引河。開放清水。流入運河。會
經具摺奏報。臣一面將湖頭再加疏浚深闊。以迎洪澤湖大溜。又將張福口。引水入裴家場之處。再挑寬
深水大勢旺。迅流暢沛。今於十一月初三日。直敵黃水。暢流入運河矣。運河之中。純係清水。已無黃水灌
入。臣於初九日。自下河回至清口。見水勢暢流。大半入黃。少半入運。一水兩分。若有神助。官民快觀。淮黃
交會。歡聲若雷。皆感頌我皇上軫念國計。民生宵旰憂勤。精誠上孚天心。河神效靈之所致也。伏惟我皇
上睿慮周詳。聖謨獨斷。邁神禹之峻烈。貽萬世之平成。臣愚不勝懽忻踴躍。謹恭疏題報。十三日。總河

張鵬翮題奏。我皇上洪福齊天。聖謨獨斷。指授治河方略。以至淮黃交會。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萬姓懽忻。感頌無已。但善後之計。尙應次第講求者。謹先就濟運言之。臣觀見在諸引河之水。勢聚而力強。故足以敵黃。而直出運口。但大半出黃。少半濟運。一水兩分。當伏秋黃長之時。恐清水之力稍微。臣率河官部員。親行相度。應於張福口。裴家場。二引河空地中間。迎湖大溜之處。再挑引河一道。面寬二十丈。底深一丈。會入一河。出口敵黃。俾清水之勢常強。而禦黃有力。將爛泥淺。會入三汶河。從七里河。出文華寺運河。專以濟運。衆議僉同。實屬可行。所需銀兩。於捐銀節省二項內動用。不另請正帑。理合具題。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會議具題。奉旨。依議速行。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總河張鵬翮題稱。武家墩至運口一帶堤工。捍禦湖水風浪。最關緊要。前河臣于成龍等。題請大修高堰堤工案內。失於估計。以彼時湖水未出故也。今六壩堵閉全完。洪澤湖水勢盛出。透流武家墩一帶堤根。而舊堤卑矮單薄。難資捍禦。必須作速加幫高厚。釘排椿。與高堰堤工。一律相平。又新大墩至裴家場。從前未有堤工。應創築攔湖壩一道。方可束水禦浪。敵黃濟運。茲據淮揚道王謙詳稱。武家墩至運口一帶堤工。計長一千一百七十二丈。約需工料。土方銀二萬一千餘兩。此工原屬高堰工程。應動高堰大工銀兩。作速興工。蚤竣。以資捍禦。等因。前來。臣親勘。委屬緊要。一面動支高堰大工銀兩。委官作速辦料興工。仍一面估計造冊。另疏具題外。所有急修緊要工程。理合恭

疏題明奉旨。該部速議具奏。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三月初九日。總河張鵬翮題。臣欽奉聖訓。指授治河方略。堵閉六壩。大開清口。引清水暢流出口。會黃入海。濟運通行。今三月初二、初三、初四、三日。桃汛已至。黃淮並長。清水盛出。敵黃有餘。時西南風大作。高堰一帶。水長浪湧。如龍門大壩。高堰大壩。堤工卑矮。水從月壩漫過。與石工之頂相平。臣親率河官搶修。並六壩一帶。堤工俱皆平穩。但部臣范承勳等。估計加幫時。六壩未閉。未得水勢高下確實情形。今六壩閉後。全湖蓄水。堤岸卑矮者。離水面二三尺。高者。離水面五六尺不等。西風鼓浪。危險堪虞。應將卑矮之處。再行加幫。臣令河官作速估計。動大工節省銀兩興修。另疏具題。其天然滾水壩。尙未開放。欲其蓄水敵黃。若湖水再長。相機開放。以保堤工。初八日。臣查清口形勢。武家墩。三汊河。爛泥淺。裴家場。張家莊。湖頭水勢相連。沛然而出。面寬數百丈。直繞大墩。其流至運口也。三汊河。裴家場。張福口。張家莊。四引河。匯爲一河。寬九十丈。流出二座攔黃壩。壩基淤沙。如湯沃雪。自然消化。至頭座攔黃壩。刷寬四十六丈。兩壩臺亦係淤沙。見在蟄裂。若清水再長。勢必刷開。自難存住。詢之土人云。當年黃淮交會時。此係河心。若刷去壩臺。口門寬闊。則清流益暢。方足以洩全湖盛大之勢。臣觀口闊水溜。糧艘揚帆。安流而過。則土人之言不誣也。但桃汛湖水已大。伏汛勢必加長。大墩一帶。堤工禦河水而保運道。關係緊要。令河官作速臨湖下埽。加幫堤工高厚。以資捍禦。其黃河因會淮合流。桃汛水大。馬家港難以合龍。以致走埽。口門寬二十丈。目前水長。不能進埽。留此口門。以洩溢漕。

之水。亦可保固堤岸。運河之水半長。中河之水亦大。糧船通行快利。黃運、中三河堤岸。見在俱屬平穩。除高堰堤工。間有浪窩。及龍門大壩。高堰大壩。西坎捐工。漫水之處。令各官上緊修補。並查明高堰石工。間有塌卸段落。照例於桃汛情形。另疏具題外。謹將清水盛出情形。先行奏報。奉旨。該部知道。二十二日。總河張鵬翮題稱。高堰一帶堤工。前部臣范承勳等。估計加幫時。因六壩未閉。未得水勢確實情形。不過約略估計。今六壩已閉。淮水復由故道。會黃入海。水勢加長。全湖形勢。可得其真。今三月初二、初三、初四等日。桃汛水長。風暴大作。臣見沿湖鑲柴。卑者。初浪掣土。再浪掣柴。惟高者。風浪不能撼越。則是加高工程。實有裨益。臣委員丈量。自出水面至頂。高者五六尺不等。卑者二三尺不等。桃汛初至。水勢已如此之大。將來伏秋二汛。勢必更長。臣集新舊河官。公議修防之法。僉云。通共加鑲柴工。以七尺爲度。如六尺者。加一尺。五尺者。加二尺。以次第加高。出水面七尺。庶可捍禦風浪。淮分修馬世濟、宮夢仁、金鏞等。咨稱。鑲柴加高前來。復咨商分修董訥、王起元、線一信、陳汝器、李應鵬等。衆議相同。隨委効力知縣陳鵬年。同該汛通判朱廷植等。逐一按工確估。自武家墩起。至棠梨樹止。計長一萬四千九百八十一丈二尺三寸。需用工料土方銀二萬九千餘兩。隨行淮徐道施世綸。照數動支高堰大工銀兩。交原修官。照段作速辦料加鑲。以資捍禦。其六壩與王家口新閉。俱係埽土石堤。未能卽成。公議於臨湖密釘排樁。以抵風浪。而固堤身。需用銀九千三百餘兩。亦照數動支高堰大工銀兩。交原修官。速行辦料簽釘。蓋蓄清敵黃。全恃高堰。

堤工堅固關係最爲緊要。刻不容緩。臣照例一面勅帑。交原修官作速興修。估冊送部外。理合恭疏題明。奉旨。該部知道。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二十八日題六壩自棠梨樹迤南。至秦家岡一帶堤工。前河臣于成龍等。因彼時六壩未閉。水勢東注。此處地勢稍高。未經估計加幫。今據淮徐道副使施世綸等詳稱。今六壩全堵。湖水驟長。通堤俱經加高。此處反覺卑矮。一遇西風鼓浪。危險堪虞。必須照六壩一律。隨湖下頭鑲柴。以資捍禦。計工長八百九十四丈。需用銀一萬九百六十三兩零。動用高堰大工銀兩。交各分修鑲柴。仍責令該汛廳員協修。以期速竣。等因前來。臣覆親勘無異。相應題估。奉旨。該部速議具奏。部議覆。奉旨。依議速行。四月初四日。工部郎中王進楫。傳奉上諭。對總河張鵬翮說。保守高家堰。第一要緊。初八日。總河張鵬翮題。今六壩全閉。淮水初復故道。水勢蓄長。止由清口一路。會黃入海。一切堤工。俱係新築。湖寬水盛。風浪易發。最爲險要。加謹保守。誠如聖諭。臣等公議保守之法。一在分地巡防。自清口歷高家堰。至六壩。每五里派官二員。不分風雨。晝夜巡防。發帑委能員備料。運貯工所備用。其臨湖鑲柴。預防浪擊。武家墩至高家堰。令原修廳員住工防守。自小黃莊至周家橋。令分修諸臣住工防守。自周橋至六壩。令分修諸臣。及接修學道河員。住工防守。臣仍不時親往高堰適中之地。分頭督催。一在修理險要工程。查龍門大壩。部臣范承勳等。原估鑲柴二路。後止鑲一路。將一路節省不鑲。今湖水盛大。止鑲一路。堤身單薄。不足禦浪。應將節省一路。仍發帑令分修宮夢仁。作速購料加鑲。其高澗大壩。地勢

低窪內有積水深潭。係分修撫臣高承爵所修之工。裏戩旋修旋墊。舊堤頂寬不滿三尺。一遇風浪。甚屬危險。臣相度形勢。應於裏口築越堤一道。以爲重門之障。委効力舉道王式毅領帑承築。該汛官協修。其內戩墊陷之處。仍令高承爵之弟高蔭爵照原估下埽。鑲填堅實。至於宣洩之方。因三滾壩尙未修成。從權暫設天然滾壩。遇淮黃並長之時。清水由天然滾壩洩出。黃水由王家營減壩洩入鹽河下海。已經題明。奉旨允行在案。如此。則巡防嚴密。堤工可免汕刷。宣洩以時。堤工可保無虞。似亦保守之一端也。理合題明。奉旨。該部知道。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高澗大壩。裏戩墊陷之處。著高承爵自往河工。作速修補。十一日。總河張鵬翮題。六壩全閉。高堰一帶堤工。關係最爲緊要。龍門壩石工。係革職管河道馮佑領帑修砌。原估九層。較之臨湖一帶石工。卑矮四五尺不等。積水淹沒石頂。危險堪虞。必須加砌五層。高出水面。方資捍禦。行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稱。工長二百一十丈。加高五層。共需工料銀五千五百餘兩。屢催馮佑遷延不修。若仍令馮佑修理。勢必遲誤。此係緊要工程。應照例動高堰大工帑銀。委該汛署主簿事許瑜等。辦料乘時修砌。所用銀兩。於馮佑名下照追還項等因前來。臣覆覈無異。除原冊送部查核外。臣謹具題。奉旨。該部速議具奏。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二十一日。總河張鵬翮題。高堰清水潭工程。最爲險要。臣率道廳等官。親往勘驗。原係積水深潭。南一半。長二十丈。係督修尙書臣范承勳等。委分修原任貴州巡撫衛既齊承築之工。估用埽料銀四千九百餘兩。已經領帑修築。工程將完。遽爾墊陷。

壩工無存。又北一半亦長二十丈。係委分修原任廣東巡撫江有良承築之工。估用埽料銀四千九百餘兩。亦經領帑修築。工未及半。今亦墊陷。臣等公同相度此工。臨湖舊堤面寬二丈三尺。及三丈不等。雖有石工。尚虞卑薄。而內裏潭形如釜底。水深底淤。椿埽難施。幫築裏餞。土工難於存立。公議於內裏加築月堤一道。以爲重門之障。此工最關緊要。又值伏汛。伊邇奉有保守高家堰第一緊要之旨。若責令原任巡撫衛旣齊。江有良。賠修。誠恐一時無措。緩不濟急。應照例動支高堰大工銀兩。令衛旣齊及江有良之孫江夢筆。作速修築。月堤以資捍禦。用過銀兩。仍將衛旣齊。江有良名下。照數追取還項。庶要工不致貽誤矣。所有需用錢糧。除委該道廳確估造冊。另行咨部外。理合具疏題明。奉旨。該部速議具奏。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二十六日。工部議得河道總督張鵬翮疏稱。六壩開後。河水已退。行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草子河築堤。長四千八百九十五丈。唐曹河築堤。長三千三百一十五丈。又天然壩二座。各口寬六十丈。兩頭用埽裹護。並築攔湖越壩二道。以便相機開放。又臨湖釘鎖口椿二路。以防壩底刷深。共估計土方工料銀一萬二千四百餘兩。因係緊要工程。臣照部文。一面動帑委官修理。等因前來。查先經該督將高堰滾壩下。就原有之草子河。唐曹河。開爲引河。并築順水堤。又翟家壩。留天然滾水壩。寬百十餘丈。以洩洪湖溢漕之水。等因具題。經九卿會議。覆令一面興工。一面將需用銀兩。確估具題。行文在案。今既經該督估計具題。應令其速行修築完工。覈減造冊題銷可也。奉旨依議速行。五月二十一日。大學士

伊桑阿、馬奇、王熙、吳璵、熊賜履、張英、舉士法良、辛保、傅紳、范承烈、王九齡、曹錕倫奉旨高承爵奏報泗州盱眙地方水災。著總河張鵬翮會同兩江總督阿山親行察勘具奏。前高家堰閉塞六壩時。朕謂六壩塞完後。泗州盱眙等處必被水淹。曾向九卿降有諭旨。今六壩方經閉完。洪澤湖水長溢。泗州盱眙等處城郭田畝果被水災。高家堰堤益覺危險。朕爲此時屢於懷。且天災靡定。萬一有異常風暴。及地動雷震之事。亦未可知。倘若高家堰至於危險。則揚州淮安等處皆被災矣。朕爲此日夜甚切憂懼。高家堰堤作何保守堅固。或另有修治善策。著張鵬翮陳奏。著差爾銜門中書一員前往。六月初八日。總河張鵬翮摺奏。康熙四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接內閣中書李保住奉旨到臣。內開云云。臣跪誦之下。仰見我皇上軫念民生。注意河工。無時不厯聖懷。凡河工之事。洞照於未然之前。應驗於已然之後。此皆我皇上大智如神。臣查泗州水災自古已然。卽六壩全開之時。泗州亦被水淹。臣於四月二十八日。前往泗州。查勘水勢情形。詢據土人云。明季時有水災。於康熙十九年。泗州城被水淹沒。官民移徙堤上。等語。且康熙三十八年。李柄題報水災。揭云。泗居山河聚匯之區。連年積水爲殃。災困頻仍。歷蒙皇恩等語。則泗州水災不全係六壩之閉也。按泗州志載。宋臣歐陽修泗州先春亭記云。問民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爲暴於泗自古而已然矣。臣觀形勢。盱眙在山之腰。泗州在山之下。淮水繞泗州而流。三十里有龜山屹立河中。又十五里。流過老子山。出洪澤湖。乃汪洋暢沛。一遇水發。奔濤遏鬱。水流不及。勢必助長。又

有歸仁堤諸湖之水奔泓而下入於泗州。此其所以多水災也。桃汛水長淹沒。職此之故。今四五兩月。清口水流甚暢。洪澤湖水漸消。泗州水勢亦漸消。且六壩既閉之後。水不東注。高郵寶應。興化。泰州。山陽。鹽城。江都等州縣。田地涸出。人居平土。田可耕種。到處感頌皇仁。歡聲如雷。且今歲漕艘運河揚帆。適行於四月十二日。盡數過淮。較往年甚速。此皆由六壩之閉也。其保守高堰之法。派員備料。防守修理。高良澗等險要工程。若遇水大。開天然壩宣洩。已經前疏題明。奉旨俞允在案。今捧讀繪音。臣雖臥病。傳聚衆河官。講求另有修治善策。咸稱清口暢流。會黃流。過惠濟祠。達大菱陵一帶。皆係清水。今五月已過。湖水較桃汛時消落二尺餘。堤岸平穩。此清口引動湖水大溜之所致也。若做古制。於翟家壩建閘。以資宣洩。但石工不能即成。不若馬家港口門。仍留不堵。以分洩黃河之水。辛家蕩修滾水壩。以洩黃河異漲之水。下流益暢。則淮水之出清口亦暢。淮水之出清口既暢。則泗州之淮流不壅。况馬家港。在雲梯關之下。辛家蕩。在大通口之下。皆地處海套。並無民田。不關運道。且欽奉上諭。開歸仁堤引湖水出黃。則泗州上源之水。又無所入。上無所入。下有所疏。將來泗州水患。庶幾可減等語。衆河官之議。與臣相同。但係一得之愚。未知當否。伏候聖裁指示。臣觀天意人心。可保其成。五月初四五等日。高堰微雨。下河一帶則大雨。五日兩次風暴。片刻轉風。浪不逾堤。河工効力人員。踴躍捐資。疏浚湖頭。引水流暢。趨事赴工。引領而樂觀河工之成。臣等加意防守。過此六七八三箇月。水落歸槽。則具疏題報成功。仰慰睿懷。總之黃運中三河俱

復故道。東南萬姓。咸慶河工之成。皆仰賴皇上區畫周詳。聖謨獨斷。精誠感孚。天心順應。河伯効靈。所致也。再照五月二十四日。臣在高堰六壩。巡查督催。感冒風寒。於二十七日。回清江行署服藥調理。不能卽往泗州會勘。隨咨商兩江督臣阿山。或俟病愈。訂期會勘。抑或督臣先往查勘。准督臣覆稱。先往蕪湖。常州秋審等語。今臣病稍愈。移咨督臣。擬於本月往泗州等處會勘。另疏具題外。所有高堰目前平穩。及水勢情形。理合先行奏報。臣謹具摺。付中書李保任。賈捧謹。奏請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題。奉旨。這堤岸修築防護。著照議行。前總河于成龍具疏。欲將高堰六壩堵塞。蓄湖水以敵黃水。疏通清口。九卿覆奏時。朕以爲高堰六壩。若行堵塞。湖水泛漲。泗州等州縣。必被水淹沒。會諭九卿。速遣范承勳等。堵塞六壩。此非張鵬翮到任之後。始行堵塞。頃因巡撫高承爵。題報泗州盱眙水災。朕勅張鵬翮。會同江南總督阿山。踏勘情形。將泗州盱眙泛溢之水。設法修治。作何賑濟。獨租。令其奏聞。又以洪澤湖水泛漲。高家堰堤工。以致危險。朕於此事。時切躊躇。若高家堰至於危險。揚州淮安等處州縣。皆被淹沒。朕爲此日夜殊切憂懼。高家堰堤作何保守堅固。更有何修治善策。著張鵬翮陳奏。會遣人勅諭。張鵬翮稱病未往泗州。盱眙。今具疏稱泗州盱眙水災。自古已然。卽六壩全開。泗州亦被水災。臣往泗州查勘水勢情形。詢據土人云。明季時有水災。則泗州之水。不係六壩之閉。按泗州志載。宋臣歐陽修先春亭記云。民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爲暴於泗。自古而已然矣。今清口水流甚暢。洪澤湖水漸消。泗州水勢亦漸消。

且六壩既閉之後，水不東流，高郵、寶應、興化、泰州、山陽、鹽城、江都等州縣，田地涸出，民得耕種，皆河伯效靈之所致等語。朕著張鵬翮會同阿山將泗州、盱眙泛漲之水，作何設法築堤幫修，或賑或蠲，俱有益於災黎，並非欲開高堰六壩救泗州、盱眙之民，而令淮揚百姓罹於水患也。朕念黃河、運河關係國計民生，三次看閱河工，屢行簡任河臣，修築堤岸，每歲不惜數百萬帑金解發。夏月雨水時，晝夜憂慮，不時遣人看視。凡被水災截留漕米，盡出倉糧賑濟者，總爲拯救災民，並非賑救泗州、盱眙百姓之災，而淮安、揚州等處百姓聽其罹災之意也。據張鵬翮謂泗州、盱眙水災自古已然，而淮揚水災亦素有也。張鵬翮奏稱六壩既閉，淮安、揚州百姓俱免水災，是但知淮揚地方豈獨不知有泗州、盱眙天下之大亦并不知其爲患昧已至於極。朕念四海一家，凡有來朝見者，必細詢雨澤田禾，見有居住賀蘭山後，公允木春來見，問陝省河西田禾雨澤黃河水勢，據公允木春奏稱，今歲自正月至六月，滴雨未降，黃河水消二丈有餘，西地賴黃河水引入田畝耕種，今年因黃河水小，不但田禾，卽葦草亦未生發。朕以陝省河西百姓作何拯救，雖督撫未經具題，已晝夜籌度。張鵬翮與衆河官，乃謂清口水出，皆賴河伯效靈，伊等効力所致。此實因黃河水小，清口水之，倖而得出，并非伊等効力之所致也。統一天下之主，坐視災黎不爲拯救，張鵬翮既係讀書之人，此果載之何記何書耶。至張鵬翮題請議敘河員疏內，明知朕有諭旨，故稱九卿未斷，今覽此奏，又含怒具題，意謂必有人阻撓，果如此懸擬，皆憤之極，未有如張鵬翮者。這事情，又似鹽犯大賊孔

文泰之案。希圖好勝。冒昧不顧。將取罪戾。著將朕諭旨。及張鵬翮所奏。一并刊刻於淮安、揚州、泗州、盱眙等處。徧行張挂。令衆人觀看。天下之人。自有公論。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九

淮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年七月三十日。總河張鵬翮爲題報開放陶莊引河日期事。具奏。奉旨張鵬翮奏稱開陶莊引河。黃河水向北岸流去等語。若黃河水向北岸流。離清口甚遠。乘此時自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起。寬長加築堤岸。過清口。將黃河清口之水。儘向下流。再合爲一處。則黃河之水。可永無倒灌之虞。朕先會面勅過于成龍。今在河官員亦有知者。著張鵬翮將此事問知道的官員。詳明定議。其修堤所需錢糧。卽爲估計所修之處。著畫圖速行具奏。此事甚爲要緊。不得輕忽。該部知道。總河張鵬翮奏稱。臣自工所星馳至清口。齊集衆河官。詢問會知此事之員。止據原任同知常維楨。筆帖式馬泰。回稱。會聞得前任總河于成龍云。奉旨接長挑水壩過清口。使黃水不得倒灌。但我等未聞其詳。等語。臣謹遵聖謨指示。自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起。加築堤工。至清口西壩。長四百八十五丈五尺。頂寬六丈。底寬十丈。再查西壩。見長二十丈。今再接長五丈。新舊合長二十五丈。俾清口黃河之水。向北下流。過惠濟祠後。合爲一處。益加暢沛。黃水可永無倒灌之虞。估計工料銀兩。不另請帑。動支節省銀兩。備料修理。但臣識見淺陋。所議恐有未盡。伏候皇上聖訓裁示。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會議具題。奉旨。依議速行。九月初

三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椿題。皇上軫念淮揚疊遭水患。親幸河工。指授方略。不惜百萬金錢。堅築高家堰。必欲淮水之出。將淩家場等處引河。開浚深廣。又灼見淮水之不出者。皆係黃水所阻。若非逼令黃水北流。止其倒灌。淮水何得寬暢而出。乃於清口相對黃河曲流處之陶莊。直空引河。又於清口外黃河大溜處築挑水壩。分引大溜。歸入陶莊引河。此誠我皇上天授神智。洞悉本源。知捨此再無善策。非一日矣。近見河臣張鵬翮疏稱。開放陶莊引河。黃水北流。隨奉旨。乘此時自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起。寬長加築堤岸。過清口。又命張鵬翮將此事。問知道的官員。詳明定議。益見我皇上愛民之深。憂民之切。淮揚在朝諸臣。莫不感激涕零。臣敢不據所聞。爲我皇上陳之。陶莊引河既開之後。務令斷不復淤。方爲有濟。築堤勢在難緩。誠如睿慮。而河心水急沙虛。一時恐難著力。當於未築堤之先。急商一法。以遏水勢。臣衙門御史武進賢。平日出言慎重。偶向臣云。曾效力河工。遇大風時。目擊百餘糧艘。阻於清口外。銜尾停泊。黃水忽被逼而北。由此觀之。土人有用木筏之說。似乎可行。夫木乃歲修所必需。筏非波浪所能壞。打散仍可撈取。借用不費帑金。臣請聚木爲大筏。聯以竹纜。直接南北之壩。分爲數筏。可離可合。風大暫泊兩岸。風小仍結一處。以鐵貓沈水鉤定。筏上安蓆篷。選善識水性者居之。晝夜巡守河工。必預貯椿木。堆積多層。入水約可丈許。將黃河大溜。永如聖算。北流淮水自寬暢而出。然後堤工可以次第舉行。臣又聞古人於大溜處築堤不就。輒沈船以塞之。其法每船用五六大鐵鍋。鍋底鑄鐵環。中穿以木。倒釘鍋於船底。乃實船

以土石鑿之使沉。鍋口陷入泥內。則牢不可動。黃河至深處。不過二丈餘。倘用木筏。不能搏激大溜。將廢壞之官船糧船。沙礮船。調齊。兼如此法行之。則目前黃河大溜之上下。均被擋隔。自流入陶莊引河。將來築堤。卽以此爲根脚。較柳枝柴草。最爲堅固。臣非爲此說必可行。請勅下河臣議築堤之外。並商用筏用船二策。酌其難易。權其後先。遵旨速行。則萬世攸賴矣。抑臣更有請者。陶莊引河。雖黃河大溜一入。卽可刷令深廣。但水性就下。今引河不及黃河大溜之深。夏秋雨汛落後。焉能捨卑就高。故土人謂黃河徙之使北。不但河底宜深。亦且河面宜廣。臣思此河共用銀二黃三千兩有零。若再加倍深廣。其銀亦不過加倍而已。大抵黃河之沙。冬則堅固。縱人工稍費。易於施工。今歲冬月。或相其地勢機宜。再加挑浚深廣。亦一勞永逸之計。臣前隨駕河干。見我皇上乘坐小舟。往來洪濤之上。多方區畫。備極焦勞。救此百萬生靈。今高堰已修。六壩已閉。而收功於一著。端不能踰此。遍黃北徙之法。用敢妄抒管見。伏乞御覽採擇施行。奉旨。這事情著張鵬翮速行詳議具奏。該部知道。十月初二日。總河張鵬翮議覆。臣集衆河官。前往清口南北兩壩。令汛官探量黃河水勢。水深三四丈餘不等。水深溜急。木筏難以存住。又河底稀淤。土虛。鐵鑄難以抵實。鑿船沈鐵。恐礙重運糧船行走。且欽奉特旨。於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至清口。築寬長堤岸。足以逼溜向北。已經具題請旨。在案。似且不必用筏用船矣。又疏稱。陶莊引河。不及黃河大溜之深。焉能捨卑就高。臣思此河。共用銀二萬三千餘兩。再加倍深廣。其銀亦不過加倍而已。今歲冬月。相其地勢機宜。

再加挑浚深廣等語。應如所題。再加挑浚深廣。恭候聖裁。訓示奉旨。該部知道。部議覆准。奉旨依議。速行。以下俱張文編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總河張鵬翮題。竊照高堰運料小河。原屬淺窄。經尙書范承勳等具題。議以不動公帑。以加幫大堤。取土挑空。面寬八丈。底寬五丈。深五尺。以資運料。以保堤工。九卿議覆。應如所題等因。奉旨依議。欽遵在案。臣查此河南自周橋橫堤起。北至武家墩止。乃屬無源之水。必須堤內積水。匯流入河。方克有濟。今臣等會勘高堰工程。并查驗分修諸臣所捐挑運料小河。雖報完工。但小黃莊一帶。地形低窪。見今堤裏積水。與河面相平。若遇風浪。汕刷堤根。深爲可虞。蓋部臣初估時。六壩未閉。一片皆水。未得確實情形。今工程已畢。保固堤工。最爲緊要。公議將原挑小河。再加挑深。使積水洩流河中。由武家墩鹽河出口。以免汕刷堤工。約需銀一萬餘兩。不另請撥發。應將高堰大工節省銀兩。動支濟用。早爲竣工。實與高堰工程。深有裨益矣。奉旨。這河著照該督所題挑浚。應否永遠存留。該督確議具奏。八月初八日。總河張鵬翮題。查高堰一帶堤根。地形窪下。積水浸汕堤根。難免坍卸之虞。今若將運料小河。再挑深通。一以宣洩堤根積水。一以運送修工料物。而且通商便民。利益不淺。或慮土塘水洩。偶致消淤。每俟春融。令河兵撈浚。草壩六座。每年修葺。以收束水勢。應宜永遠存留。以保堤利民。隨據該道等估計。共應挑新土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一十八方零。每方銀九分。共銀一萬五千餘兩。估建草壩

六座。每座銀四百五十餘兩。通共銀一萬七千七百餘兩。造具估冊。一并呈詳。臣覆核無異。應動支高堰大工節省銀兩。委□□照估價挑修建。□□監工督催。并原冊送部查核外。相應具題。奉旨。該部議奏。部議准覆。奉旨依議。十一月十二日。總河張鵬翮題稱。歸仁堤引河閘座等工程。仰遵聖謨。動帑修浚。次第告竣。今年伏秋二汛。黃水異漲。高於湖水。迨霜降後。黃水漸消。臣行令道廳等官。將臨湖歸仁。安仁閘壩堵塞。蓄湖水。盡行引河。流至臨黃。祥符閘。盈科開放。今據報清水高過黃水一尺九寸。於十一月初七日開放。湖水滔滔出黃河。臣親往勘視。清水暢流。沛然莫禦。百姓聚觀。莫不欣喜。感頌皇恩。歡聲雷動。此皆仰賴我皇上聖謨獨斷。指授方略。睿鑒高深。時發帑金。開浚歸仁湖。導雖湖諸水。刷黃日益寬深。宿桃等處。民生得所。淮泗上流。水勢少減。誠天授之神智。垂萬世之利賴者也。謹將開放歸仁引河出黃日期。具疏題報。奉旨。據奏歸仁引河開放。清水暢流出黃。知道了。該部知道。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五日。上諭。歸仁堤引河開放。分洩洪澤湖水勢。若黃水加長。恐清口水弱。著將祥符閘下板。堵閉草壩。將五堡廂。應酌量開放。以助清水之勢。三月初三日。上諭。高堰工程。關係重大。保安最爲緊要。朕今日乘舟。由洪澤湖閱視。見有殘缺石工。以葦草鑲填。倘遇水發。危險堪虞。閱至六壩。見新修石壩堅固。方慰朕懷。其殘缺石工。著即興修。乘水未長之前完工。以資捍禦。總河張鵬翮遵旨。疾償完竣。以固堤岸。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又奉上諭。朕今見高家堰防險人員。用候選縣丞。經歷等徵

員。不過例監書辦出身。家產微薄。倘有疎忽。干係不小。須於候選職銜稍大。身家殷實者。委其防險。如此。則彼知自愛身家。又有選用之望。自然盡心防險。有裨工程。總河張鵬翮遵旨。選派職銜稍大。每堡一員。住工防守。於桃汛日赴工。霜降後掣回。高堰山圩二屬。河工事宜冊。初四日上諭。清口西壩。乘此水淺。再加長數丈。有益。初八日上諭。高家堰石工。關係緊要。必須嚴催早完。張文端治河書。十一月內。淮徐道張弼。奉上諭。洪澤湖風浪危險。每致損壞船隻。民命攸關。著於沿湖坡釘椿木。以廣救濟。總河張鵬翮遵旨。於高堰山

圩二處。簽釘椿工。以下係高堰山圩二屬河工事宜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四年閏四月初一日。上諭石工完者。准其先為銷算。保固三年。免其賠修。初十日。聖駕臨幸高家堰閱視工程。上諭朱廷植。石工老堤頭轉灣處。甚屬險要。宜作速修完。十一日。聖駕臨幸惠濟祠石工。召總河張鵬翮及河官淮揚道張弼等。又召大學士馬齊等。跪於河干。上諭。朕三十八年閱河。爾等所跪之處。俱屬黃水。今清水暢流。逼黃竟抵北岸。僅成一線。朕心甚為快然。觀此形勢。朕之河工大成矣。互見運河。十月初四日。上諭。諭工部。方今海宇昇平。惟以安阜黎元為急。東南要務。莫重於河者。朕數經南巡。指示修築方略。凡以籌運道。濟民生也。自曩歲兩河先後衝決。而黃流淤墊。繼以高堰唐埂壩。久決未塞。而洪澤湖水。直從決口旁洩。以致淮水力弱。黃水倒灌。全河幾至潰壞。于是分遣廷臣。發帑金數百萬。增築高堰。盡閉六壩。俾淮水全注清口。又特築挑水壩。以逼黃溜。趨向北岸。仍開浚陶莊。

引河以導黃北流。然後黃水無倒灌之患。四十二年。以河工漸可底績。躬親臨視。時高堰石工。尙多未竣。飭令迅速修築。又因仲莊閘。水勢湍急。恐逼黃流。倒灌清口。隨命閉仲莊閘。改建楊家莊閘。閘工既成。今年春。復往巡閱。比至高堰。見石工仍未完固。舊埽亦多朽塌。諄諭河臣張鵬翮。謂水勢無常。修防宜豫。一有疎忽。則前工盡墮。且甫奏安瀾。旋報衝決。天下其謂之何。張鵬翮猶奏稱。堤工捍禦。可以無虞。迨伏汛大水驟發。果衝決古溝。唐埂。清水溝等處。淮揚一路。田畝被淹者甚衆。今已嚴飭堵塞決口。刻期竣工。朕屢親蒞河干。詳度形勢。當水漲之時。若高堰及運河減水壩。不令開放。則堤堰甚爲危險。若開壩宣洩。則閘閘壠畝。必致潦傷。方春水涸。民間盡皆播種。一經夏水驟漲。開壩放流。而所播之種。悉被淹沒。朕心惻然。殊爲不忍。使不設法。導流俾水有所收束。則瀕湖及下河民田。究不免於水患。朕再三籌畫。宜於高堰三壩之下。挑濬一河。兩旁築堤束水。入高郵。邵伯諸湖。湖外亦量築土堤。不使漫溢。其高郵減水壩下。亦挑濬一河。兩旁築堤束水。由串場河。入白駒。丁溪。草堰等河。白駒等河淤淺之處。并開濬深通。俾之入海。如此。則各壩所出之水。不致有渙散衝流之害。又洪澤湖水勢大漲。泗州。盱眙等州縣。俱被水災。應於泗州一帶受水之地。亦酌量築堤收束。毋令泛濫。則所全於淮安。揚州。鳳陽。三郡民生者多矣。此事原於河道無涉。在河官止知保護河道。不復詳計民生。朕惟民間田畝。所繫甚重。宜圖萬全可久之策。築堤束水。行之北河。業有成效。則施之南河。當亦有濟。應從何地築堤。延袤若干里。需費幾何。行令江南總督。總漕。

總河、江蘇巡撫會同確勘，詳議具奏。兩部卽遵諭行。特諭。總河張鵬翮會同總漕總督巡撫會勘，估計於三滾水壩下挑河築堤，蔣家壩添建石閘，水大開放，循河歸入郵高諸湖，并請發內帑遣官修築，奉旨依議。著孫渣齊、徐潮、鐵圖、黑中、達爾花、蔡毓茂前往督修完工。迄今開壩之水悉由壩下之河歸入高郵諸湖，由束堤壩下各引河歸海，不致散漫。淮揚二郡億兆生靈桑麻樂業，莫不成頌。皇仁與天地不朽矣。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河工効力知府陳九陞等，實到康熙四十五年正月二十日大學士馬齊、西哈納、張玉書、陳廷敬、學士阿錫坦、拉都渾、赫壽二哥、蔡升元、王之樞奉旨見今所議應築之堤，應挑之河，與漕運河道絕無關涉，特爲淮揚所屬田畝不致淹沒，有裨民生之故，但高家堰堤岸甚屬緊要，不可不嚴加防守。去歲朕南巡閱河，至高家堰立於堤上，於衆官民前面諭張鵬翮、高家堰堤岸甚屬緊要，今石工尚有未完之處，若不嚴加防守，伏汎水漲之時，必致衝決。張鵬翮保奏以爲斷然無虞，去歲水大，古溝、唐堧、清水溝等處俱被衝決，今歲高家堰若不嚴加防守，朕不能保其無衝決之患。爾等繕寫諭旨，著來奏河工事務陳九陞等實去，交與張鵬翮是年月日，又奉上諭，高家堰酌看險要之處，再添建救生樁工五處，需用錢糧著估計具奏。總河張鵬翮遵旨估計具題奉旨，所需錢糧無多，著於蘇州織造處取用。以上俱高堰山圩二處河工事宜册。

桐柏縣西三十里胎簪賦之陰有泉曰淮井卽淮河發源處井口縱橫各七尺水深五六尺雖大旱不乾

蓋其泉眼三出。昔人因之砌磚爲井。井上置亭。其水伏流東二十餘丈。泉眼遂多。水始羣出。至桐柏縣。繞城北門而東。有山曰桐柏。淮水出其南。昔禹導淮自桐柏。卽此也。水深五六寸。至尺餘。寬四五丈。漸流成渠矣。又東二十餘里。月河水入焉。

月河發源泌陽縣。南流合圍山諸水入於淮。自淮井以西。凡山澗之水。俱向西流。入南陽。歸漢江。淮井

以東。水皆東流。注淮河。桐柏縣之水。有東西分流之異也。淮濱廟。舊建於桐柏鎮西二十五里。淮井鋪

漢延熹六年。移建桐柏鎮東一里許。明洪武中。定各神號。稱東濱大淮之神。廟內古柏五株。相傳漢時所

植。康熙三十三年。御書靈瀆安瀾四字匾額。遣官齎建。以下俱張文端治河書。

淮水又東過信陽州北。舊表云。州在河南汝寧府西南二百七十里。是淮繞其後。湖去州四十五里。游河、明河、洋

河水入焉。淮水至此。深二三尺。寬至六七十丈。其勢漸大。

游河在州西五十里。源出四望山。流至出山店。入於淮。四望山。在州西六十里。極高峻。登眺見數百里外。

明河在州北九十里。源出天木山。白龍潭。流至杜家灣。入於淮。天木山。在州西北百二十里。明河卽水經所云大木水

也。今俗說大爲天。或以木爲日。皆非。

洋河在州東北六十里。源出大埠關之西港。東流入淮。

淮水又東過羅山縣北。舊表云。在信陽州東一百二十里。縣南百里有羅山。隋因山以名其縣。有子路山。有石門。世傳子路所宿處。淮水嘗自羅山縣。南流入羅山。真陽二縣界。元和志云。淮水在期山縣南。

一百二十里。是也。今不入其界。朝山。即今嶺山。河南通志云。淮水在吳陽縣南九十里。經信陽州。流入潁水界。去縣二十里。濠河、濠清河、月兒灣河、竹竿河、水入焉。

濠河。源出隨州黃土山。為黃土河。經信陽州。會九曲河。北流抱州城。至縣西北六十里入淮。九曲河。即九

渡河。源出信陽州雞翅山。雞翅山。即雞頭山。在信陽州南七十里。

濠清河。今名濠水澗。在縣北二十里。入於淮。

月兒灣河。在縣東北三十里。源出掘山。北流入於淮。

竹竿河。在縣東北三十里。會小黃河水。北流入於淮。

小黃河。源出靈山。流繞縣城南門。東入竹竿河。靈山。在信陽州東南六十里。跨羅山縣境。方輿勝覽云。視秦山最高。每雲起覆頂。天必雨。

淮水又東過息縣南。晉書云。在汝寧府西北九十里。縣境濠山獨峙。淮汝交流。縣西北有珉玉坑。舊出珉玉。其色深白。隋時置官采之。唐時為淮水所沒。開元中。淮水東移。坑重出焉。後復沒於淮。宋紹興

十一年。與金人議和。以淮水為界也。去縣四里。濠河、谷河、泥河、閭河、營河、清水、港、水入焉。

濠河。在縣北十里。下流東南為葛陂。達於淮。葛陂。在縣東南三十里。即費長房投杖化龍處。

谷河。在縣東南四十里。源出堅斧堰。東流達於淮。

泥河。在縣東南四十五里。源出萬安塘。東流入淮。

閭河。在縣東北九十里。源出確山縣高黃陂。東流達於淮。

營河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源出汝河東南達於淮

清水港在縣南三里源出汝陽牛圍塘東流入淮

淮水又東過光山縣北蒼巖云在汝寧府西四十里縣北八十里有弋陽山仰凌雲落俯映長淮每有浮壘如玉蘊於山又名浮光山中有濮公洞俗名濮公山相傳濮公煉丹於此光浮於天州邑皆以此去縣九十里寨河水入焉

寨河在縣北二十里合清流河北入淮清流河在縣西四十五里寨河水也柴與寨聲相近

淮水又東過光州北蒼巖云在汝寧府東南二百七十里車谷南踰而接嶺黃河東注而匯淮潢橋門上有鎮淮樓宋建淮河內有靈幻亭皆古蹟也去州三十里小黃河水入焉

小黃河源出麻城縣北九十里分水嶺經光山縣東至光州西北流賈城東出會恨溝入淮按水經注黃水出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水注之今俗稱小黃河州誌黃加水作潢非

淮水又東過固始縣北潁州南蒼巖云固始縣在光州東一百四十里縣東南四十里有藉陂後漢末揚州刺史劉繇所築為耕屯之利其後鄧艾等嘗修治之今故址僅存縣南百里育峰嶺下出水名梅山河東流入淮潁州在江南風陽府西四百四十里南一百一十里有金黃嶺淮水北岸近朱鼻嶺汝水入焉州去淮水源自桐柏東過信陽又東過潁州之褒信汝水自西北來入焉又東過下蔡積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過壽春有灑水從東南來入焉又東過潁州西二里有四湖歐陽永叔嘗築室其上去固始北七十里潁州南一百二十里潁河史河汝河谷河水入焉

潁河一名白鷺河在固始縣西五十里源出麻城縣分水嶺東流入固始會春河至期思鎮達於淮白鷺

行水金鑑 卷六十九

一〇一五

作白

史河在固始縣東三十里。源出商城縣。東流入固始。會石漕河。曲河。至臨水鎮。達於淮。石漕河在固始縣南四十五里。源出大蘇山。曲河在固始縣西十五里。源出斛山。東北流至東曲里。入史河。設有閘壩以灌田。

大蘇山、在商城縣東四十里。世傳蘇真人升仙處。西南抵六安。東抵霍丘。周圍約五百里。斛山。在商城、光山二縣間。上廣下狹。形方似斛。

汝河在潁州南一百里。入淮。按汝水源出汝州天息山。東南入西平。經上蔡、汝陽、新蔡。以達於淮。元季水溢為害。自舞陽之渦河截其流。約水東注。因陞蔡州為汝寧府。而西平雲莊、遂平馬鞍諸山水。仍合流古渠。至潁州入淮。

谷河在潁州南七十里。上源莫詳。由新蔡入境。經黑塔坡。東南過老軍屯。又東過楊宅橋。繞七里岡。北為崇灣。匯於中邨岡。南至水臺。西入淮。

淮水又東過霍丘縣北。潁上縣南。晉書云。霍丘縣。在鳳陽府西南三百一十里。淮河渡處。有安風津。即水經之安里。西南與霍丘分界。又東三十五里。與壽州入界。潁水在縣南門外。亦曰沙河。東南流至正陽鎮。入淮。謂之潁口。即春秋之潁尾也。鎮在縣東南七十里。淮水之西。去霍丘北四十五里。潁上南

二十五里。澧河、東河、清河、澗河、潁河水入焉。

澧河在霍丘縣西十里。源出棗木河。東北流入淮。

東河在霍丘縣東五十里。源自六安北。東流合澧河水入淮。澧河在霍丘縣東南二十五里。源自六安香

和嶺分小河灣東流入東河。按澧河、汝河、即水經之窮水也。窮音戎。並聲相近。字隨讀轉。豐與戎二水本出一源。後因塘堰變遷遂分而命之。而各加以水耳。蓋云。江南通志。載有澧河。又有戎河。又有豐水。源出窮谷。蓋名窮水。後改今名。按水經。東北左會澧水。又在縣西十里。發源澧水河。豐水在縣西南十里。安豐縣。似當從豐。不當從澧。蓋丘形勝曰。汝澧如游龍。探水則澧澧。又似爲一水也。

清河在潁上縣西南六十里。漕口鎮南流入淮。

潤河有大小潤河。大潤河源出潁州土坡。地泉及諸坡積流成河。東過磚橋。受小潤河水。出椒坡。至潁上縣漕口鎮。過靈臺。入淮。小潤河出潁州蠶坊。以東溝澗積水成河。東流至磚橋。東入大潤河。

潁河亦名沙河。源出登封縣乾陽山。東南過陳州。合滎水。又東南過南頓。合灑水。又東南經潁州。至潁上縣東門外。東南流入淮。汝水發源天息山者。自元季於舞陽截斷南流。亦東歸於潁河。在州北。發源自乾陽山。至小窩。西華縣東。匯徐。南頓。明洪武初。黃河自通許之西支。分陳州南水入南頓。混潁東流。項城趙家渡。潁州境。彭澤乳香臺。東過沈丘。橋橋。繞西古城。折而東北。爲長灣。又折而南。爲私瀆渡。經王莊鋪。繞北城門外。依黃霧堆而東。合滎黃河。過留陵。出港口。經甘城。至正陽。入淮。黃河自周家口分界。經州三

黑灣。東流至壽州正陽鎮。注淮。正統十二年。上流淤塞。唯西華境一支入潁合流。下達於淮泗。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

淮水

淮水又東北過壽州西。蒼菽云。州在鳳陽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淮水之南。有八公山。漢淮南王安。與其史李崇。於八公山東。更築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壽昌城。州北二十里。有硤石山。兩岸相對。淮水經其中。去萬聖舊跡。猶存。在州南歷安豐縣也。楚相孫叔敖所築。淮南子曰。孫叔敖決期思之水。灌雲夢之野。即此。去州六十里。清口西。澠河東。澠河洛河水入焉。

清河源出六安州界木廠山。至州西南七十里入淮。

西澠河。上源莫詳。自太和縣流入州。至硤石山入淮。

東澠河。源出合肥縣雞鳴山。北流二十里許。分爲二。其一東徑合肥。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至州

北。西入於淮。蒼菽云。水經。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注。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湖山。亦或以爲獨山也。北流分爲二水。經水出焉。肥水又北逕蕪城東。又北逕荊江東。又右會施水枝津。首受於合肥縣城東。西流逕成德縣。注於肥水也。經又曰。肥水別出。過其縣北。入芍陂。又北過壽春縣東北。入於淮。按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縣十五。一曰壽春。今爲鳳陽府壽州。二曰逶迤。今爲廬州府合肥縣。三曰成德。注。莽曰平阿。五曰襄阜。後漢書郡國志注。春秋左傳。會吳於襄阜。在逶迤縣東南。志又云。平阿故屬沛。有塗山。塗山今在鳳陽府懷遠縣。懷遠與鳳陽接界。而成德縣不知在今何處。蓋在廬鳳之間歟。又按大清一統志稿云。肥水出廬州府西北雞鳴山。北流分爲二。其一東南流。過府城東。又東南而入巢湖。其一西北流。經鳳陽府壽州城東北。又西至州北。入淮。爾雅。錡異出同曰肥。唐六典。淮南道大川曰肥水。自昔爲廬壽要津。今則水陸變遷。故道俱不可問云。江南通志。廬州府肥水下。注云。在府城南七十五里。源出紫蓬山東北。經雞鳴山。入金斗河。一支西北流。復東轉。南下至東門外余公廟前。二水相合。故曰合肥。鳳陽府肥水下。注云。東澠河。在壽州城東北。西流十里入淮。西澠河。在下蔡縣城西

南境。東流十里入淮。下蔡廢城。在今壽州北三十里。合觀之。則知東四肥水一水。同源而異流者也。肥。當依爾雅釋。後人誤加水旁耳。

洛河。自定遠縣白望堆。流入壽州境。至新村南入淮。

淮水又東北過懷遠縣東。舊云。縣在鳳陽府西七十里。東南八里有塗山。與荆山兩岸對峙。淮水經其中。禹會諸水繞荆山之右。禹鑿爲二以通之。今兩崖之間。鑿痕猶存。平阿、濠縣。即今懷遠縣也。去縣二里。汧河、茨河、天河、渦河、淝河水入焉。

汧河。在縣西六十里。源發蒙城縣。至縣南歐村入淮。

茨河。在縣西南十里。源發蒙城縣。至縣荆山南入淮。

天河。在縣南五里。源出鳳陽縣之利山。西北流至塗山。南入淮。

渦河。在縣北一里。發源自葛河口。由鹿邑至亳州界。黃河支流從西北來。注之。至亳城北。與馬尚河合。經蒙城。流至懷遠縣北。東入淮。謂之渦口。

淝河。源出宿州龍山湖。東流至縣之正義村。匯爲巨浸。東入於淮。舊云。宿州南與懷遠縣接界。懷遠南與壽州接界。則肥水當經由於三州縣之間。而其源不始出於宿州也。

淮水又東過鳳陽縣北。縣爲鳳陽府治。去城十里。禹貢維指。舊云。水經。淮水過莫邪山西。莫邪。在今鳳陽縣南八十里。江南通志。鳳陽府。淮水在府城北十里。發源桐柏。東過信陽。合汝水。過安豐南。合洪水。北合豐水。過下蔡。合潁水。過壽春。合淝水。過荆山。合渦河。過鍾離。合濠水。過盱眙。合汴泗水。東入於海。蓋鳳陽縣西接懷遠。東接臨淮。爲淮水必經之地。不當遺去。

淮水又東北過臨淮縣北。舊云。縣在鳳陽府東北二十里。按志。淮水。經潁。蓋至懷遠。合渦水。又經蚌。鳳陽縣北。至縣東南二里。流入五河。水常爲患。明成化中。築東西二壩。約高丈餘。後屢加修。

淮水又東北過臨淮縣北。舊云。縣在鳳陽府東北二十里。按志。淮水。經潁。蓋至懷遠。合渦水。又經蚌。鳳陽縣北。至縣東南二里。流入五河。水常爲患。明成化中。築東西二壩。約高丈餘。後屢加修。

築。賴此擇壑。正德六年。夏。水高於壩。衝開北城。官民房屋傾頽過半。嘉靖。萬歷間。雨塌以大水後。漸增高一丈。又自城東北。至濠梁驛。修築石堤。長三百二十四丈。居民恃以無恐。

去縣一里。濠河。月

明湖水入焉。

濠河有二源。東源出濠塘山。西源出鎮鄒山。二水至昇高橋。合流至城西。由廣運橋入淮。嘗表云。濠塘山。在臨淮縣南六十里。山穴中出鍾乳也。鎮鄒山。在鳳陽縣南八十里。相傳於此鑿劍。故名。縣城中。有市河。濠水舊從清流門入。與此河會入淮。宋進南夫。作守。始決濠水徑達於淮。濠水合流至城西。有石絕水。謂之濠梁。莊子嘗觀魚於此。

月明湖。在縣東一里。北流入淮。

淮水又東北過五河縣東。嘗表云。縣在府東北一百一十里。以沱、滄、濠、潼、四水合於淮。故名。縣東三十里有遷低。有似山浮。故名浮山。一名臨淮。浮山。介五河、盱眙之間。寰宇記云。脩臨長淮。山下有穴。淮水泛溢。其穴即高。水滅山。與浮山對峙。曰鐵鎖橫。橫跨淮口。去縣二里。淙河。滄河。沱河。潼河水入焉。

淙河。俗作淙。在縣南二里。源出南湖。東流入淮。

滄河。在縣南門外。源出河南永城縣馬長河。東流徑宿州。過靈璧縣固鎮橋。至縣南入淮。

沱河。在縣北二里。源出宿州紫蘆湖。經靈璧縣東南。至縣西北。會滄水。東入於淮。通志云。沱河。在縣西北。通虹縣五河口入淮。

潼河。在縣東北三里。源出虹縣羊城湖。通沱河。徑天井湖南。至鐵鎮嶺入淮。北至虹縣石礮子。亦入淮。

淮水又東過泗州南。盱眙縣北。嘗表云。泗州在鳳陽府東二百一十里。水去州一里。有浮橋。為南北要道。州四百一覽云。淮挾汝潁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故至泗則潄。潄咽喉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阻塞。其勢然也。城外有堤。明萬曆四年。巡按御史邵陞。砌以石。周圍二千八百四十五丈。高九尺有奇。闊一丈。

有奇。泗民德之。立石曰邵公堤。城諸門皆有水關。宋時通漕艘。後漸湮塞。明知州王陞。填城記云。自萬歷年來。河高城低。關門之閉而不敢啓者。幾十餘年。以故壑溢成患。而慶市沮洳。靡宇蕩橋。可為寒心。凡為泗人計久遠者。莫不以填城為長策。御史周盤。奏請撥留漕米二萬石。發州填城。共填過大小街巷二十一。道。軍民累房基土方一萬四千有奇。本朝順治六年六月間。淮大溢。東南堤潰。水灌州城。深丈餘。居民猝無所備。溺死甚衆。至十月。水漸退。官解民房。十圯四五。鄉鄰田疇。一望蟲森。今猶積水盈城。長淮拍浪。安土之居。終無日矣。州志云。泗州額淮為酒患者。莫如淮。淮非能為酒患也。以下流壅塞。阻其入江入湖之路。則高堰是已。高堰之病酒。自前代名臣勸諭。先正掘爭。幸有三閘之建。酒得以息肩。今三閘復閉。酒苦流滄矣。彼主於閉閘者。不曰為高寶計。則曰刷清口沙。為漕計也。固已。獨是自古善治水者。莫如禹。未聞當日會疏濬決排。而築堤堰水以為治也。閱前志。如治河則有分黃導淮之策。治淮則有設閘啓閉之宜。治湖則有入江達海之利。失此不圖。而務為補塞曲防計。是徒以酒為壑也。蓋淮自濼梁五河。會諸湖之水。至界溝入泗境。由泗北岸。則自草營。劉溝。洪澤一路。東至清河縣河口。會黃入海。又一路。由大潤口入湖。由湖達江。以入於海。兩路通行。酒乃無患。雖然。酒之人。亟知為桑梓切膚之計。而不知當今地形水勢之高下也。蓋河身日高。水行地上。即使大潤口開放。將湖水盡洩。泗州雖可涸出。勢必清口水微。黃水倒灌。運道阻滯。豈特淮揚兩郡。無縣達於太倉。而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海口必淤。上流阻漲。河南、山東、在在崩廢。四百萬漕糧。無縣達於太倉。而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海口必淤。上流阻漲。河南、山東、在在崩潰。使水由地中行。則泗州之水患可除。而運道亦無所礙。國計民生。均得利賴矣。盱眙縣。在州南五里。有盱眙山。縣以此名。淮水去縣二里。有長沙洲。長二里。淮水泛漲。賴以捍禦。今廢。縣西北有鹽城堤。沿淮河南岸。在明萬歷五年。巡按御史邵陸所築。自程家河起。至五塔山麓止。長七百二十丈。曰邵公堤。萬歷二十一年重修。西南一里。有上龜山。東北三十里。有下龜山。為龜山鎮。川漢異同曰。泗州與盱眙兩城。相距凡七里。自昔為漕運要衝。今唯涓流可辨耳。由州城而東三十里。龜山時焉。嶽漢經所載。禹治水。鎮支祁於龜山之足。殆不可信。淮流至龜山下。乃益折而北。又二十餘里。而洪澤、富陵、泥塾、萬家等湖。環匯於淮之東岸。淮水泛溢。恆在於斯。州逼淮而龜山下。也。禹貢維指云。按古汴水。東流經彭城縣北。而東入於泗。唐貞元中。韓愈佐徐州。有詩曰。汴水交流郡城角。是其時汴水猶於州城東北隅合泗入淮也。不知何年改流從夏邑、永城、宿州、靈璧、虹縣。至泗州兩城間。而入於淮。宋時東南之漕。率由此以達京師。南渡後漸廢。元泰定初。河行。其南許家河。潤溪水注之。其北又與柳山、驍山、陡被汴渠。仍於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

許家河。自定遠縣流至盱眙縣境。由查家埠入淮。

潤溪。盱眙縣西南山澗之水。由舊縣小河口入淮。

柳山湖。在泗州西北九十里柳山下。

甓山湖。在泗州西甓山下。長十餘里。

陡湖。在泗州西二十五里。

安湖。舊名安河。在泗州北一百二十里。

崙墩湖。在安湖西。中有高墩。

塔影湖。在泗州北。長六十里。闊五十里。北連溧河。東連洪澤湖。相傳城中大聖寺塔。曾見影於此。

龜山湖。在泗州東北三十里。

洪澤湖。在泗州東北。闊一百二十里。湖之在泗者五十有二。不勝悉載。州西北東三面皆湖。南面爲淮。

每遇夏潦秋霖。小大匯注。害禾稼。浸城市。爲泗民患。張文編治河書。

洪澤湖在山陽之西南。北距大河。東俯高寶諸壑。淮水遠自豫省。復挾汝潁渦汴羣川之水。匯而入焉。濳

洄激蕩。惟下之是趨。而其地東北爲下。趨而北則出清口而達於海。趨而東則高寶諸壑滔天。而淮揚之

民其魚矣。漢末陳登爲廣陵守。大興水利。首建高堰。障其東而使之北。淮南千餘里。地無沮洳。後世治水

者。皆守其舊而不變。自唐以來。南北通運。至宋黃又徙而南。湖日寬廣。成巨浸。而是堰之所係愈重。慶曆

間一修於發運使張綸。明初再修於平江伯陳瑄。至萬歷間。河臣潘季馴復大修之。且砌以石者三千餘丈。愈鞏固焉。顧西南一帶。自周橋至翟壩三十里。空之而弗堤。曰。此處地形稍亢。天然減水壩也。但當時湖底深而能納。雖不築堤。湖水常低於岸。惟遇霖霖異漲。始漫溢而出。故季馴又曰。周橋漫溢之水。爲時不久。諸湖尙可容受也。迨黃流倒灌之後。湖底墊高。湖底高則湖水亦因之而高。沉決口九道。洶刷成河。地形愈陷。以愈高之湖。放愈陷之地。於是此三十里稍亢之區。昔所稱漫溢不久者。今且終歲滔天。東注而不止。不特清口之力分。無以敵黃。而淮且反引黃水以俱東。二瀆交騰。高寶諸湖盈科而不受。此清水潭所以大決而不可塞。而下河七邑。遂同溟渤也。臣奉命大修。將諸決盡塞。自清口至周橋九十里。舊堤悉增築高厚。并將周橋至翟壩三十里舊無堤之處。亦創堤之。蓋今日之地形水勢。與明萬歷間大異。即使季馴而在。今日亦未有不堤者也。然仍舊減水者六處。計二百丈。壩之而弗堤。何也。湖水之高。於黃水者常五六尺。若一任其建瓴而出。則所蓄無幾。一逢亢旱。上游微細。既不足以濟運。更恐黃水之乘其弱而入。故爛泥淺一帶湖灘。昔人稱之爲門限。今不使盡闕。欲清水常留有餘。然設遇大水連旬。洪波驟溢。清口一道之所出。不勝數百里。全湖之漲。不有以減之。勢必尋隙而四潰。故堤以防之。不虞之溢。復壩以減之。然後節宣有度。早不至於阻運。而滂不至於傷堤也。雖然。洪澤周圍三百餘里。合阜陵泥墩萬家諸湖而爲一。又上受全淮之委。空濛浩瀚。每西風一起。怒濤山湧。而以一線之長堤捍之。浪頭之所及。土

崩石卸。雖歲歲增高培薄。終不能禦。切思水柔物也。惟激之則怒。苟順之自平。順之之法。莫如坦坡。乃多運土於堤外。每堤高一尺。填坦坡八尺。如堤高一丈。即填坦坡八丈。以填出水面為準。務令迤斜以漸高。俾來不拒而去不留。是年秋。黃水大漲。奇風猛浪。倍異尋常。而洶湧之勢。一遇坦坡。而其怒自平。惟有隨坡上下。而無所逞其衝突。始知坦坡之力。反有倍蓰於石工者。故障淮以會黃者。功在堤。而保堤以障淮者。功在坦坡也。唯是填積坦坡以來。垂及十載。風濤之所汕刷。平鋪卸去。離堤已四五十丈矣。若用壻填積。既所費不貲。又工程難見。應每年著河兵歲夫。逐漸加工。立為定制。每歲堤工一丈。填土二方。務使所增之數。適稱所耗之數。則善矣。久而久之。離堤百丈之內。必漸墊而高。因叢植柳蘆荻草之屬。俟其根株交結。茂盛蔓延。則雖狂風動地。雪浪排空。終不能越百餘丈之茂林深草而潰堤矣。新文襄公治河書。文襄公坦坡保障之說。甚為卓見。故大書特書於此。司河者請寓目焉。

淮水又東北逕清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清河。在淮安府西。少北五十里。淮水去縣五里。洪澤湖。在縣南。夏允彝曰。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沂泗東道。合淮入海故道。開此。則河之赴海必勇。雲梯關下淤塞葦場。當自蕩濶。而海口廓矣。漕按此必近世決河入海之故道。非淮水東會泗沂之舊迹也。水經。泗水注云。下邳縣為沂泗之會。沂水注云。於下邳縣北西南入泗。是沂泗合流入淮也。今沂水挾柳武防浚諸水。至邳州入黃河。即古沂水入泗處。又東北逕黃河是泗水故道。邳州本秦下邳縣。新志云。沂水舊在州西一里。今為黃流淤塞。改道自邳城入運河矣。又東北逕山陽縣北。建安中。太守陳登。防淮。此其故址也。明永樂初。平江伯陳瑄。始為築治。長六十里。清江浦。在縣西。即新運河也。舊名沙河。宋志。楚州北有山陽澤。淮流迅急。每致沉溺。雍熙中。漕臣劉暉。議開沙河。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自楚州至淮陰。開導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其後淤塞。明永樂中。陳瑄修治運河。乃鑿清江浦。引水由管

東湖。至鴨。又東北逕安東縣南。又東北入于海。安東。在府東北六十里。本漢淮浦縣。水去縣二里。海在縣東五十餘里。自鹽城縣東北。經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縣志云。自縣西三十里顏家河渡。直下過縣南。東流五十里。又東北逕雲梯關。折旋入海。此導淮會泗沂東入海之故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而兩瀆并為一瀆。清口以東。淮悉成河矣。禹貢維揚。河防雜說曰。清口乃淮流從出。以會合黃河之地也。從前原極深通。自高堰潰決。全淮東流。黃颺其後。濁流倒灌。而盡淤成平陸矣。康熙十六年以後。節次挑挖。爛泥淺。武家墩。裴家場等引河四道。共長六千餘丈。一面將武家墩以上。至裴家墩。一切臨河決口。并成河九道之處。盡行堵塞完固。挽水下注。不令旁流。數載以來。四道引河。俱經衝刷寬深。淮流暢注。足以敷黃。而無倒灌之患者。引河之力也。

高家堰。所以障全淮之水。使不得分流旁出。而并力北趨。以與黃敵。乃兩河之關鍵也。志稱。後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唐宋以來。不可悉考。至明。則平江伯陳瑄大葺之。其後少保潘季馴復大葺之。堰之上下。其地不一。而曰高堰者。舉其大而稱之也。自河工敝壞。黃河之水逆入清口。清口湮塞。淮水潰六壩而東出。山鹽高寶諸州邑。幾為巨浸。堰雖存。與無堰等。幸我皇上南巡親覽形勢。洞燭機宜。命堅閉六壩。廣關清口。且大舉增築高堰。上自武家墩。下至秦家高岡。長八十七里。屹立如山。於是堰以西之水。涓滴皆出而會黃。而堰以東沮洳之地。復為膏壤矣。此皆廟筭精詳。功同造化。以致兩河普利。億兆更生。後之防河者。奉為一定之制。守而弗失。即千萬年可長治也。設高堰。山盱兩通判。管理修防。其汛有三。北曰高堰汛。屬高堰通判。南曰徐壩汛。屬山盱通判。中曰高澗汛。則分屬焉。計程五十里。

山盱通判所轄。北自高良禹王廟前起。南至秦家高岡止。

計程四十三里。皆隄河子成龍堰設。河防雜說云。自山陽縣武家墩北起。歷高家堰、高良岡、

周家橋、古溝、唐堤。至盱眙縣羅家壩止。一帶堤工。有石工。有土工。土工。上土。二尺有餘。迨隆冬消涸。則深七尺有餘。方其大漲之時。石工頂上。水深數寸。或一二尺不等。椿工。水與管木相平。一即有蒼椿極高者。亦不過露頂尺餘。若以前當此異漲。則立刻之閒。即便潰決東流。而是年歷八月之久。得保無恙者。一則待挑土加築之子堤。尙高過水面三四尺不等。人夫有立刻之地。可以用力修防也。一則賴挑土填築之水內坦坡。擁護堤根。石工不至過水。石工之內。尾土無整際之虞。石工之外。風浪有消殺之勢。椿不至拔起。土不至於全傾也。一則藉減水壩六座。隨長隨減。水深至一丈二尺外而止。不至更爲加長也。此等各工。俱濱臨洪澤大湖。所以得一望無際之水。故須於頂衝之處。預備物料。加意堅築。以圖永遠者也。自山陽縣武家墩北。至盱眙縣羅家壩止。一帶堤工。原以障全湖之水。然每每年將堤工加高一尺。則次年湖水亦必加長一尺。仍復漫堤而過。是以前朝藩宮保李鴻。將古溝壩家壩一帶二十餘里之地。不築障水大堤。止加三尺高之小壩。使水小之時。由湖下注。水大之時。漫堰而去也。然明時黃河尙深。湖水易出。近來黃河墊高。往往頂住湖水。不得暢注。故不特古溝壩壩一帶。三尺高之小壩。悉皆衝洗無存。而又衝成河九道也。且不成成河九道也。高良岡高家壩一帶之椿石工。亦復不時潰決。於是清水潭隨地隨塞。築而復圯。十餘年間。費帑無算。而河道漸至大壞也。今於臨湖一帶。共建減水壩六座。計其淺水之地。武家墩壩長十丈二尺。高良岡壩長十丈二尺。周家橋壩長十四丈。古溝東壩長三十四丈五尺。古溝西壩長五十三丈五尺。唐堤壩長四十八丈二尺。內周家橋壩一壩。係康熙十九年歲修案內工程。其餘五壩。皆大修案內。勳帑創建改修之工也。當高堰湖水。止深八尺以上之時。雖建此六壩。可使湖水涓滴不洩。以爲敵黃之資。及湖水長至八尺五寸以上。始從壩底漸減。方二十二年淮流不息。滔滔下注。歷八月之久。而隨長隨減。不至壅積漫堤者。實此各壩減水之益也。但湖水長至一丈二尺外。再欲加高。修防費力。愚意再添建五十餘丈長之減水壩一座。即使將來之湖水。雖遇極漲之時。而深不出一丈二尺之外。多一處減水。自然不致壅積漫堤。庶幾不十分險。且易防守也。

高堰汛。自武家墩西堤。歷攔河壩。至東堤。歷鹽壩。至土地廟前大堤頭攔河壩止。長七百六十六丈七尺。自武家墩土地廟起。至高堰大壩北止。大堤長二千四十一丈八尺。自高堰大壩北頭起。至小黃莊止。

大堤長三千七百二十六丈七尺。

高澗汛自小黃莊起至高良澗禹王廟山盱交界止。大堤長二千三百七十四丈五尺六寸。以上屬高堰廳。

自高良澗禹王廟起至周家橋止。大堤長三千二百二十七丈四尺。

徐壩汛自周橋起。歷棠梨樹至秦家高岡止。大堤長四千三百七丈。以上屬山盱廳。

高堰大堤於康熙三十八年冬命原任戶部尚書王日藻等領帑分修。命兵部尚書范承勳等督催。康熙三十九年二月題請將工分爲三段。自武家墩至小黃莊爲一段。小黃莊至周橋爲一段。周橋至棠梨樹爲一段。先從中段興修。本年四月。臣始履任。見湖堤衝刷殘缺。難禦伏汛。於五月內題准武家墩至小黃莊臨湖釘埽工程。先行價築。以資捍禦。至堵閉六壩。塞茆家園南北壩。及夏家橋。唐埂中壩。北壩。俱於八月完工。是役也。湖溜湍激。堵塞倍極艱難。幸秋令八十餘日。西風不作。洪濤不興。得以就緒。此皆皇上至誠格天之所致也。是年九月奉旨撤回范承勳等九人。臣奉命專督各工。至康熙四十年冬。告竣。北自武家墩堤頭起。南至棠梨樹止。長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一丈二尺三寸。高二丈三四五尺不等。臨湖鑲柴。高一丈一二三四尺不等。頂寬八丈四尺。又臨湖鑲柴。寬八尺。底寬一十三四丈不等。臣又慮柴工不能經久。自武家墩至小黃莊。堤底舊石工。年久殘缺淤墊。題請重砌新石岸。自小黃莊以南。至古溝。前河。臣于成龍委員建砌石岸。有未完工者。嚴飭價完。有被水衝殘者。遴員修補。又自古溝以南。至林家西。亦俱

創砌石岸。又自天然壩南起。至秦家高岡止。俱臨湖鑲柴。以資保障。又置鐵犀五座。於高堰大壩。高良澗。龍門大壩。荊家園。夏家橋。諸處。以鎮之。又康熙四十年三月。桃汛大發。湖水蓄長。題准自武家墩起。至棠梨樹止。加築子堤。以出水面七尺爲度。以禦風浪。康熙四十一年。伏汛。黃淮並漲。水勢異常。全賴子堤捍禦。

武家墩西堤東堤。原係明季行運新河之東西堤也。西堤於康熙十五年間。被水衝決堵築。今歷年加修。東堤係舊堤。康熙三十九年議修。以爲西堤重門之障。

山清交界東攔河壩。長四十丈。康熙三十六年創築。因每歲修葺。西堤築此。以便取東岸之土。

真武廟東攔河壩。長三十丈。康熙十六年建。因新河不復行運。築壩河上。以便往來。

鹽壩。長五十八丈五尺。康熙三十四年鹽商築。

南攔河壩。長三十四丈。康熙二十二年創築。以攔湖水。

高堰大壩外越壩。長一百八十一丈五尺。康熙十六年創築。

六安溝外越壩。長六十八丈五尺。康熙三十九年鑲柴修築。

高澗大壩內有深潭。不能幫築。康熙四十年創築裏月堤。長二百五丈五尺。估砌石工。又臨湖外月堤。簽釘排椿鑲柴。長一百五丈。

龍門大壩臨湖埽工長二百二十一丈五尺。裏月堤石工長一百七十丈。

清水潭堤內有深潭不能幫築。康熙四十年創築裏月堤長九十六丈。

周橋迤南舊減水壩六座。康熙三十五年大水衝壞。康熙三十九年堵塞。今另建滾水石壩三座。上下兩座。金門口寬各七十丈。中一座。金門口寬六十丈。又建天然壩草壩二座。一口寬六十丈。一口寬六十二丈三尺。

大堤內運料小河。自武家墩起。至周橋止。前河臣靳輔開挖未成。康熙三十九年。范承勳等題准以挑河之工築大堤。河面寬八丈。底寬五丈。深五尺爲度。因水淺未能通舟。康熙四十一年。題准加挑。

運料河堤。土人稱爲二堤。自武家墩起。至周橋擇堤止。前河臣靳輔築。

周橋東草字河順水堤。自周橋大壩東起。至仁和集西止。長四千八百九十五丈。康熙四十年修築。

唐漕河堤。自天然壩南大堤起。至界溝止。長三千三百一十五丈。康熙四十年創築。

蔣家壩攔水堤。自蔣家壩起。至周家圍止。長一千一百五十三丈。康熙四十年築。

洪澤湖築高堰南北堤岸。所以束淮水出清口。敵黃濟運也。於清口築新大墩一座。導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若遇桃伏。秋三汛。湖水盛長。水大易起風暴。欲保堤岸。以衛運道民生。於山盱汛。建滾水石壩三座。其由身尺寸。與清口黃水形勢相照。應取勢足敵黃。過則聽其滾去。此四季測量水平。審度至當。迺定壩。

址。歷年著有成效。如春夏之交。黃水先長。湖水勢微。清口清水稍弱。恐不足以敵黃。則啓歸仁湖三閘之版。放水入洪澤湖。以助清口水勢。敵黃而濟運。此皆聖主數次閱視河工。指示方略。精詳盡善。乃克平成。奏績萬世永賴。屬在臣工。敬奉遵行。勿穿鑿私智。變易成法。則淮揚生靈。永蒙利賴於無窮矣。

洪澤湖北滾水壩一座。長七十丈。由身高六尺八寸。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十八日開放時。量高堰關帝廟前水深一丈三寸。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七寸。北滾水壩外水深六尺九寸。由身過水一寸。每年水大開放。驗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出水三尺七寸爲則。八月十二日。湖水盛長。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一尺二寸。時北壩。由身過水一尺九寸。九月初九日。湖水落二尺八寸。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四尺。時北壩斷流。壩外水深六尺。

中滾水壩一座。長六十丈。由身高六尺八寸。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十八日開放時。量高堰關帝廟前。水深一丈三寸。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七寸。中滾水壩外水深六尺八寸。由身過水五分。每年水大開放。驗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出水三尺七寸爲則。八月十二日。湖水盛長。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一尺二寸。時中滾水壩。由身過水一尺八寸。九月初九日。湖水落二尺八寸。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四尺。時中壩斷流。壩外水深六尺五寸。

南滾水壩一座。長七十丈。地形稍高。由身高六尺三寸。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二十日開放時。量高堰關帝

廟前水深一丈八寸。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二寸。南滾水壩外水深六尺四寸。由身過水一寸。每年水大開放。驗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出水三尺二寸爲則。八月十二日。湖水盛長。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一尺二寸。時南滾壩過水一尺。九月初六日。湖水落二尺二寸。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四寸。時南滾壩斷流。壩外水深七尺五寸。

天然北壩一座。長六十丈。壩基高七尺。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一尺二寸。湖水盈滿。三滾壩宣洩不及。將天然北壩開放。宣洩異漲之水。湖水從此漸消。故天然南壩。停其開放。至九月初九日。湖水落二尺八寸。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四尺。三滾壩俱斷流。時天然壩基。尙有三十二丈。過水深五尺。壩外水深四五尺不等。至十月十六日。湖水又落五尺。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九尺。天然北壩斷流。

清口淮黃交會處。查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淮黃水勢盛長時。量惠濟祠前御示挑水壩處石工。高出水面三寸。至九月初九日止。落水三尺二寸。惠濟祠前御示挑水壩處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五寸。清口清水。高出黃水二尺三寸。自清口東壩起。至北岸止。計河面寬五百五十丈。中泓水深三丈三四五尺不等。清水敵黃四百三十七丈。黃水止存寬一百二十三丈。至十月十六日。天然北壩斷流。時清口中泓水深三丈一二尺不等。清水敵黃水北行。距北岸黃水。止存寬九十五丈。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穀旦。

遂寧張鵬翻記·立石。以上俱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五年。月日。河工効力。原任大理通判徐光啓。條陳泗州境內溜淮套。爲洪澤湖

上游。議於溜淮套穿湯家岡。挑河築隄。引淮水經金華寺。許家岡。曹家廟。盧家集。馬廠。下張福口。直出清

口。分水勢以達黃河。一則河南一帶船隻無洪澤之險。二則減洪湖之水以保高堰。三則溜淮套高於張

福口一丈八尺。建甌之勢亦可刷黃濟運。總河張鵬翻。據以上聞。即遣光啓賈奏。上諭總督阿山。總漕桑

格。總河張鵬翻。江撫于準。安撫劉光美。會勘。督臣阿山等。僉議自泗州溜淮套開河築隄。分洩淮水。至

張福口。會出清口。約估銀一百三十九萬四千有奇。具奏。部議錢糧甚屬浮多。應令嚴加核減。具題奉旨

依議。督臣等復率領各官。細加查丈。測量水平。地勢低窪之處。減挑河土。高阜之處。減築隄工。確核估計。

仍令原任通判徐光啓。宿遷縣縣丞郭維藩。清河縣主簿方德弘。估計土方夫工。料物等銀。一百二十三

萬七千有奇。較原估共減十五萬六千有奇。據冊開。溜淮套。乃淮水上游。其地高亢。今開河洩水。誠恐建甌

不及。議於河頭建設草壩一座。以束水勢。自溜淮套。湯家岡坡邊起。至深河口止。長五千三百七十丈。自溧河北岸起。

至汴河止。長二千四百三十丈。其汴河。新河。合流下洩之處。西岸隄建裏頭。以束水勢。自汴河北岸起。歷金華寺土

岡。至安河。長四千六百一十丈。內有安河。河身八十丈。不必挑挖。自安河起。至泗州交界止。長八百十五丈。自泗

州交界處起。至盧家集。長一萬零七十丈。自盧家集起。至馬廠。長三千五百丈。自馬廠起。至高家灣。長一千九百

五十丈。自高家灣南起。至出口處。長三千丈。以上河身。共長三千二百二十一丈。至於兩岸築隄。自溜淮套起。

至清河縣隄止。應築西隄一道。自溜淮套西岸張家莊後起。至李家莊西北止。俱係高岡。不必築隄。自李家莊西北

起。至深河南岸止。共四百丈。深河稍面寬十三丈。內留口門十丈。建造雙金剛一座。深河上通鄭縣。下接宿城。淋雨

連結。致伏秋水發。一切溝渠之水。皆由此河下注歸湖。應於西隄之上。建造雙金剛一座。以資追洩。入於新河順軌出

口。不致淹沒田畝。自深河起。至華家莊。長四百八十丈。自華家莊北起。歷金華寺岡。至許家岡止。地勢高阜。不必築隄。自許家岡下起。自深河起。長一千八百丈。自安河南岸起。至北岸止。長六十丈。內有河形五十七丈。安河上游唯水。從歸安。利仁、三關而下。直射黃家堰。歸洪澤湖。因河身向無故道。淺深不一。每遇伏秋水漲。蕩漾數十餘里。安河北岸葉家莊南起。至流斜挑引河三。分殺水勢。會歸新河。順軌而下。不使仍由舊河直趨高堰。第一道挑引水河。自安河北岸葉家莊南起。至流二。甲朱家莊姑子巷止。長三千七百六十八丈三尺。第二道挑引水河。自安河北岸青墩起。至黃家堰新河。西隄止。長二千四百五十丈。黃家堰東止。長二千四百五十丈。安河之水。既挑三道引河。分洩。應於小河南岸。築東水小隄一道。自歸仁隄伍挑新河西起。至黃家堰新河。西隄止。長六千四百七十二丈五尺。每河斜挑引河三道。北岸東水小隄一道。自歸仁隄石工裏起。至朱家莊後伍挑新河西起。至黃家堰新河。西隄止。長六千四百七十二丈五尺。每河斜挑引河三道。北岸西隄入新河。並出張福口。應於引河口門各下埔裏頭。以資捍禦。安河既於大王廟地基進下開引河三道。應於廟基之上堵斷。使三道引河之水。歸入新河。不致橫流。驢築欄河壩一道。長六十丈。自安河口起。九百一十丈。至酒家交界。自酒家交界起。長四百丈。畢家溝河一道。在桃源南岸隄之內。積水成河。每遇伏秋水發。桃源南鄉一帶溝渠之水。皆由此河下注歸湖。應於四隄之上。建設小關一座。以資宣洩。入於新河。畢家溝大河。形長一百丈。內留口門六丈。建此小關自下。又二千七百四十四丈。至于家莊。自于家莊西大河形東起。長二百二十丈。自殷家莊後起。歷盧家集。至馬廠北道大路東邊止。係高岡。不必隄。自馬廠北道大路東邊起。至范家湖。長五百一十一丈。內留口門六丈。范家湖水來源甚遠。應於湖口西隄之上。建設小關一座。使范家湖水。全歸新河。順軌出口。不致淹沒民田。自范家湖起。至桃源交界止。長一千四百五十丈。自桃源交界遙隄頭起。至御橋後樓隄東止。長三千九百九十丈。東隄。自范家湖百丈。至周家橋。深河身。應於中泓下堵堵塞。上築土隄。自深河西岸起。至汴河。長五千一百五十九丈。汴河來源數十里。冬春緩流。夏秋急溜。入洪澤湖。今挑新河。應堵塞下口。使汴河之水。會歸新河。不致助洪澤之險。築欄壩一道。自汴河北岸起。歷金華寺岡。至許家岡止。地勢高。不必隄。自許家岡起。至黃家堰渡口。長一千八百丈。黃家堰渡口。前長九十丈。係挑新河。雖安河上流。已塞堵塞。但河身寬深。應下堵堵築。上接土隄。自安河北岸起。長七百五丈。接前。至曹家廟。地勢高。不必隄。又八百五十五丈。至畢家溝。畢家溝河形一道。寬九十丈。又四千丈內。有河形五道。一長六十五丈。一長四十五丈。三俱長五十三丈。又正隄八百五十丈。東西兩隄。凡有支河通溜之處。俱估建閘座裏頭。但田間溝澮。務必建進澮洞。方可宣洩積水。不致淹沒民田。共估建澮洞十座。 四月十四日。總督阿山等。具疏覆奏。并請皇上親臨閱視。指授方略。五月十四日。部覆。十八日。奉旨。這所估錢糧。尚屬浮多。著行該督等再加核減。溜淮套地方。如往閱視。可否直達盡境。及沿路有無阻礙。著該督等身親詳

看確實具奏。

六月初六日會准部咨轉行原任通判徐光啓等覆看。

七月日。據徐光啓等查明詳覆云。溜淮套一工。挑河三萬餘丈。東西築隄。

二道。前運部議。已將原估核減十五萬有奇。所有挑河築隄土方工價。俱係實工實料。無敢浮多。即造開壩。建涵洞。及下塘防護。所用帑金無幾。今奉皇上聖明。誠恐糜費帑金。著再核減。惟有將所估河身。再減淺窄。兩隄開壩。建涵洞。庶能節省。但淮水從野酒入湖。口門二十餘里。今溜淮套分洩之河。所挑止寬一十五丈。猶恐窄小。分水無多。況淮套之地。高於張福。新河水勢湍急。匠工慮難單擡。無敢核減定議。仰請裁奪。再溜淮套至張福口。計程一百七十四里。原可直達壘塊。本無高山峻嶺。即土岡數處。亦屬平坦。止有安河之隔。搭橋可渡。水緩無虞。至汴河寬十有餘丈。現有木橋。日通行旅。惟是舉家溝起。至出水河頭一帶。地勢低窪。頻年積水。或兼漲水上漲。每逢夏秋雜行。冬春便成陸地。查河形水溝十餘處。現今有水泥灣。人馬未便馳驅。容俟水乾。鑿成御道齊備。方敢恭請聖駕閱視。指授方略。俾能竣功。詳覆。十二月初八日總督阿山等題覆。十

五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十七日議覆。

十一日奉旨自溜淮套至張福口開浚河道。

甚有裨益。應即舉行。朕屢次親臨河上。於地方情形遠近。無不周知。不繫乎朕之親視與否。今朕年已漸增。憚於臨幸。且南方水土。不比北地。每渡大江。河湖及過閘口。亦甚加慮念。故不欲親往閱視。著即將與工之處。再行定議具奏。二十二日內閣九卿合疏題奏請皇上早臨閱視指示。二十七日奉旨溜淮套工程。於運道民生甚有裨益。故前旨令即議興工。不必朕親臨視。今內閣九卿等。僉謂非朕親臨指示。不能斟酌盡善。且地方官不經指示。亦所不敢興工。再三陳請。朕以此奏聞皇太后。奉皇太后懿旨。事關重大。故諸大臣合辭懇請。予身體甚安健。皇帝躬臨指授。於地方民生有益。朕祗遵慈訓。親往閱視。著該衙門擇日具奏。二十九日欽天監摺奏。明年正月十九日癸酉。卯時。皇上往溜淮套閱視運道。本日奉旨依議。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初八日。內閣交奏事。俊子來保、轉傳上諭。諭八旗都統、部院大人。溜淮套河工。朕去闕視。於今年務必挑濬。其挑濬人員。亦照都統孫渣齊等。將帶去八旗部院人等。俱著該管處。保舉謹慎老成。有操守。身家殷實者。派出。每人各帶銀三千兩。若過三千兩之外。則力不能擔。此銀內不侵蝕一兩一錢者方好。其用過餘剩節省銀兩。繳回不足者。找領。此河不可一齊全挑。恐挑至將半時。至夏間被雨水衝決。反致敵壞。若於今年挑一半。明年挑一半。則成功甚速。而又無疎虞。如保舉人員內。前至地方。有生事胡爲。侵蝕錢糧等情事。發將原保舉都統、副都統、叅領、部院大臣。一併嚴加治罪。決不寬恕。其所派人員。於起程前期。引見預備。俟朕著來之時。作速前往。初十日。工部議覆。奉旨依議。是日。工部請差督修大臣。將各大臣職名具題。本日奉旨。都統孫渣齊等。督修之河甚好。百姓亦甚感激。伊等。又伊等俱已諳練。仍將都統孫渣齊等。派出。二月初十日。聖駕駐蹕清口。日。駕自清口起行。閱視溜淮套工程。是日。曹家廟駐蹕。內侍馬武傳旨。與總河等。遂回蹕至清口。傳旨。切責張鵬翮等。二十三日。總河張鵬翮。以自陳認罪事具奏。二十八日。奉旨。黃、淮兩河。關係運道民生。總河身任河責。必勿憚煩勞。時親勘閱。將應修應築之處。斟酌合宜。又能任用得人。斯爲稱職。張鵬翮聽信罷斥小人。徐光啓。議開溜淮套河。竟不親加審勘。輒奏稱。此河開浚有益。所立開河標識。至毀壞民間墳冢田廬。又地勢甚高。雖開浚成河。亦不能水出清口。徒滋生事擾民。張鵬翮請開此河。輕舉妄動。大負職掌。九卿詹事。科道。將張鵬

翻並前會題請開溜淮套督撫等俱嚴加議處具奏。三月初十日會議得溜淮套一工該督等意見未周。疏請皇上親臨指授。臣等議以此事關係甚重。再三恭請聖駕親臨閱視。荷蒙皇上軫念國計民生。親臨閱視。審度形勢。有礙民墳家田廬。又地勢甚高。雖挑成。水未必能出清口。特頒諭旨。停其挑浚。張鵬翮方奏稱。從前悞聽小人徐光啓之言。將無益之河。妄行啓奏。以致煩勞聖躬。罪愆萬死。認罪前來。總河張鵬翮職司河務。凡應開應築之處。理宜詳看。據實奏聞。今溜淮套地方。並未詳加審看。聽信徐光啓之言。將無益之河。妄行啓奏。殊屬溺職。應將總河張鵬翮革職。查張鵬翮係革職留任之員。相應解任。原任總督。今陞刑部尚書阿山。既奉特旨。著將溜淮套詳勘確實。乃不詳加審勘。妄行題請挑浚。甚屬輕浮。大瀾皇上委任之職。應將阿山革職。查阿山係革職留任之員。相應解任。總漕桑格。安撫劉光美。江撫于準。既奉特旨會勘。並未詳議妥確。輒行合詞會題。亦屬不合。應將總漕桑格。安撫劉光美。江撫于準。各降五級。調用。革職通判徐光啓。係罷斥小人。妄行條陳。輕生事端。應將徐光啓。枷號河干兩箇月。示衆。責四十板。遞解原籍可也。五月二十六日奉旨。阿山著革職。張鵬翮著革去所加宮保。桑格著降五級。劉光美。于準。著降三級。俱從寬留任。餘依議。淮揚道治河橋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初八日奉旨。朕南巡閱河時。見洪澤湖風浪危險。堤岸陡立。商民船隻觸石損壞。傷人甚多。朕心時切軫念。因特令河臣沿湖堤創設救生大椿。自設椿以來。數年內並未損船。

傷人於商民大有裨益。此椿應時加增修。愈多愈善。嗣後著江寧、蘇州、杭州織造。每歲於節省銀內。各捐五百兩。解送總河衙門。以備救生椿之用。該督逐歲修理在案。不必入奏銷。如不實行修理。於別項支用者。從重治罪。高堰山旰二廳册。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三月日。淮揚道傅澤洪。詳請濬運料小河。高堰、山旰、兩廳所屬運料小河。於康熙四十一年間。蒙前院張具題。奉旨挑濬深通。保堤運料。誠爲善策。迄今一十九年。日久漸成淤墊。兼之五十八年。奇風駭浪。水溢漫堤。因而堤工汕卸。淤墊更甚。運料船隻艱澀難行。又於五十九年。補築大工之時。隄邊取土。地益窪下。以致積水汪洋。宣洩無路。風浪汕刷。堤根受傷。實屬危險。茲據兩廳會詳。請憲挑浚。本道遵奉憲批。親往確勘。一線長堤。爲全湖保障。運料保工。委屬要務。此河挑濬深通。既可保護堤工。又可宣洩積水。運送物料。船隻無艱澀之虞。積貯土方。兵夫無望洋之歎。一舉而四善具備。則詳請題估。發帑興挑。誠不可一日稍緩者也。高堰山旰二廳册。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一

漢水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禹貢。漾、史記作漢。漢書作養。古字通用。

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孔氏傳。

嶓冢山。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出焉。經南鄭縣。南去縣一百步。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是也。元和志。金牛舊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西北。其嶓冢山。在今沔縣西南。接寧羌州界。南鄭。今漢中府治。其故城在今府城東北。

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

自古皆以爲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沔、漾之名。漢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

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沔、漾俱爲東漢也。獨氐道、武都。脈絡不通。川渠阻隔。武都受漾。爲

不可據。而桑欽遂徒氐道漾水。爲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

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

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爲可據。上邽

今廢入清水。金牛。今廢入褒城。俞書說。上邽故城。在今鞏昌府秦州西南。在

岷、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即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云。陸深蜀都雜抄

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經其中，略如棧道，但山庫無林木，沔流舒緩，不及褒水湍悍耳。西涉沮水，抵大安驛，有土城廢址，宋置大安軍，沔、沮之間，闊者未丈許，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沒蹠，自大安西南，亂山益稠，至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峩然雲表，一小水自西東流，即所謂嶓冢導漾者也。水纔濫觴，不沒鳧鴈，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大。金牛驛西三里，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在寧光州北三十里。峽口縣崖萬仞，陰風颯然，水自峽中噴薄而出，寧羌州在亂山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寇作亂，置寧羌衛於此，成化中，即衛建州治，自州行十里渡水，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爲川江，常璩言沔出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明與導漾之文相悖，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一在漢中，金牛、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

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漢之與沔本為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辨而明矣。王阮亭蜀道驛程記。漢中記。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為分水嶺。新城先生言分水嶺。與記異。恐記是。

山海經云。漢水出緡嶓山。蓋嶓冢之異名也。本在漢中郡沔陽縣界。沔陽故城。在今沔縣東南十里。後魏正始中。析沔

陽置嶓冢縣。屬華陽郡。故地形志云。其縣有嶓冢山。隋省沔陽入嶓冢。屬梁州。大業初。改置西縣。其故城在沔縣界西北。去唐西縣治白馬城五里。故隋志云。西縣有嶓冢山。唐武德二年。分利州綿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金牛故城。本漢廣漢郡葭萌縣地。蜀為漢壽縣地。晉為晉壽縣地。東晉為綿谷縣地。而山入其境。故括地志云。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通典云。金

牛縣有嶓冢山。四年。又分綿谷置三泉縣。其故城。在今寧羌州西北。東至西縣一百五十里。天寶初。徙治於此。西南去舊縣一百二十里。寶歷初。省金牛

入三泉。故寰宇記云。嶓冢山在三泉縣東。宋至道二年。升三泉縣為大安軍。紹興三年。改建軍于西縣界。復置三泉縣。隸軍。今為大安驛。在沔縣西南九十里。接寧羌州界。故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

冢山為源。後又省三泉入軍。故地理通釋云。嶓冢山在大安軍西。元降軍為縣。故大一統志云。漢水源出大安縣嶓冢山。明初。以其地改置沔縣。又於縣西南置寧羌衛。成化二十二年。即衛置州。而山入其

境。故漢中府志云。嶓冢山在寧羌州北九十里。蓋此山本在漢沔陽界。西南接葭萌。自後魏以來。言山

之所在。曰嶓冢。曰西縣。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寧羌。地名六變。而山則一。皆在古梁州之域。其為禹

貢之嶓冢無疑也。嶓冢山。孔傳不言所在之郡縣。而正義引地理志以實之。曰隴西郡西縣嶓冢山。

西漢水所出。夫此水，卽嘉陵水之上源。非禹貢之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而班固以西縣之嶓冢爲禹貢之嶓冢，謬矣。自是以後，言嶓冢者，率依班氏。如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乙，連岡乎嶓冢。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玩其辭意，皆主隴西而言。司馬彪郡國志亦云：漢陽郡西縣有嶓冢山，無異議也。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地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名始著。酈道元卒於孝昌二年，上距正始置縣之時，凡二十餘歲。本朝典故，生所親見，而注水經不言，豈事在成書之後，不及追改，抑亦因其晚出而疑之乎？然漾水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作者亦似知班志之謬，而以禹貢嶓冢爲當在漢中也者，不然。於漢中記奚爲詳及隴西之山邪？由此觀之，則魏收以前已有知嶓冢在漢中者，不待地形志出而後知也。穎達豈未之考乎？然班志雖以西縣嶓冢爲禹貢之山，而漾水則自繫氐道之下，不言出某山，自水經云：漾水出氐道縣嶓冢山，而氐道亦有嶓冢矣。常璩華陽國志云：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而氐道之嶓冢，且有漾山之目矣。郭璞志山海經云：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酈道元注水經云：東西兩源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則似一山跨二縣之境，而在西縣者爲西源，在氐道者爲東源矣。輾轉迷惑，愈久愈譌。說經者不能出其窠臼，而禹貢之嶓冢，幾不可問矣。西縣故城在今秦州西南。氐道今不知所在，蓋自晉永嘉之亂，隴西沒於氐羌，郡縣荒廢，常璩、郭璞皆云：氐道屬武都，而晉志武都郡無之，則此縣之不可考久

矣。要之二縣在隴西。皆古雍州域也。而禹貢嶓冢。乃梁州之山。不應闌入雍域。故唯魏收所言爲得其實。而況秦州之嶓冢。與寧羌之嶓冢。南北相距五六百里也。禹貢鑑指。

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水經

沔水一名沮水。闕駟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出河池縣。

東南流入沮縣。會於沔。元初志。沮水出興州順政縣。東北八十二里。按沮縣故城。在今漢中府署陽縣界。晉永嘉後。沒於氐羌。縣廢。後魏改置武興縣。又備置署陽縣。西魏改署陽曰漢曲。隋又改曰順政。唐爲興州治。宋復改順政曰署陽。今在寧羌州北一百二十里。河池。今敷州。屬鞏昌府。泉街水。在署陽縣北。

又東南逕沮水成。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水經

所謂沔漢者也。尙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鮪嶠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虞仲雍云。

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爲沔水。故孔安

國曰。漾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注。沮水成。在署陽縣東南。沔縣志曰。沮水在縣西七十里。與鞏昌接界。漢水自寧羌州東北流。逕沔縣故大安軍南。又東北至青羊驛。沮口在焉。宋開禧二年。金人陷大安關。叛將吳玠退屯沮口。旋還興州。沮口。卽沮口也。

又東逕白馬成南。溢水入焉。水經

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魯沛張陵孫。陵學道於蜀鶴鳴山。傳業衡。衡傳於魯。魯至行寬。惠百姓親附。供道之費。米限五斛。故世號五斛米。初平中。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往漢中。斷絕谷道。因遠城。

治。卽嶠嶺。周廻五里。東臨濬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爲盤道。登陟二里有餘。灑水又南逕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灑水南流入河。謂之灑口。其城西帶灑水。南面河州。二水之交。故亦曰灑口城矣。酈志。地形志。河陽縣有白馬城。今在河縣西南。卽漢陽平關。亦曰白馬戍。灑水在縣西三十里。

又東逕武侯壘南。水經

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酈注。馬城。在今河縣南。亦名石

又東逕沔縣故城南。水經

城。蕭何所築也。漢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并劉璋。北定漢中。始立壇。卽漢王位於此。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達。南面崩水三分之一。觀其遺略。厥狀時傳。南對定軍山。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於其山。因卽地勢。不起墳壘。唯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營所在。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鍾士季征蜀。枉駕設祠。營東卽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穢難識。酈注。河陽故城。寰宇記。在西縣。東南十六里。今在河縣東南十里。

又東逕西樂城北。水經

在山上。周三十里。甚峻固。城東容襄谿注之。谿水又北逕城東。而北流注於漢。酈注。城在今河縣西南。漢水南岸。

又左得度口水。水經

出陽平北山。水有二源。一曰清檢。出佳巖。二曰濁檢。出好鮒。常以二月八日取之。美珍常味。度水南經

陽平縣故城東。又南逕沔陽縣故城東。而南流注於漢水。縣南二里。水在沔。

又東黃沙水左注之。水經

水北出遠山山谷。遼險人跡罕交。谿曰五丈谿。谿水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南有

女郎山。有女郎廟。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河縣東四十里有沙。女郎山、在褒城縣西南。

又東合褒水。水經

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諸葛亮死於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謂是道也。自後案舊修路者。悉無復水中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搖心眩目也。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縣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矣。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為楊厥之所開。逮靈帝建和二年。漢大中大夫。同郡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為石牛道。來敏本蜀論曰。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

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白牛道。厥蓋因而廣之矣。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又南流入於漢。漢水又東。逕萬石城下。元和中志。褒谷山。在褒城縣北五里。褒水在今褒城縣東。萬石城。在褒城縣東。

又東逕漢廟堆下。水經

昔漢女所遊。側水為釣臺。後人立廟於臺上。世人觀其頽基崇廣。因謂之漢廟堆。傳呼乖實。又名之為漢武堆。鄜注。堆在今南鄭縣西南。

又東過南鄭縣南。水經

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中郡治也。漢高祖入秦。項羽封為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鄜注。南鄭。今陝西漢中府治。

以今輿地言之。漾水出寧羌州北嶓冢山。寧羌。在漢中府西。北三百八十里。東北流。逕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逕沔縣南。沔縣。在府西。少北九十里。又東逕褒城縣南。在府西北四十里。水去縣二十四里。又東逕南鄭縣南。為漢水。去縣三經所謂嶓冢導

漾。東流為漢者也。漢志。隴西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為漢。師古曰。氐。夷種名也。氐之所居。故曰氐道。邑有蠻夷。曰道。實永嘉後。地沒于氐羌。縣多荒廢。氐道。今不知所在。武都郡武都縣下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武都本白

屬氐地。漢元鼎六年，開以爲武都郡治。武都縣，今鞏昌府，成縣西北百
 里有仇池山，山上有仇池城，城東南有武都縣故城，即漢武都郡治也。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
 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常璩華陽國志，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爲
 漢是也。此皆依漢志以爲言。然氐道漾水，至武都爲東漢水，卒莫有能言其所經者。今按郿注，濁水出
 濁城北。今成縣有濁水成，亦曰濁水城。胡三省云，在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又東逕武街城南。今成縣西三十里，城在又
 東宏休水注之，又東逕白石縣南。白石，今爲成縣治。又東南渥陽水注之，又東南與仇鳩水合，又東與河池水
 合。又東南兩當水注之，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東，又西
 南入廣漢郡界，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水。上承武都沮縣之沮水，沮縣，今略陽，沮水在縣東。西南流注於兩
 當溪，又西南注於濁水。濁水南逕槃頭郡東。今略陽縣西北一百里，有長峯，槃頭郡，後魏於此置槃頭郡。而南合鳳溪水，又東注於漢
 水。觀此文，則漢志以沮水枝津上承氐道水，下爲東漢水，可知也。氐道雖未詳其處，所以地望度之，當
 在西縣之東，河池之西，上邽之南，下辨之北。濁水所受，有丁令溪水，弘休水，渥陽水，皆出其北。蓋自氐
 道來也。其中或有漢志所謂養水者，但今無可考耳。然沮水枝津，上承沮濱，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
 昔之觀水作記者，不察地勢之高下，不辨川流之去來，遂以爲氐道養水合濁水，兩當溪，由枝津以達
 沮河，是爲東漢之源，而不知其非也。班固因之，故有此誤。水經於武都下，加沮縣二字，蓋亦以氐道水
 下通沮水爲東漢之源也。然漢志不言養水出何山，而水經復附會之曰嶓冢，則氐道亦有嶓冢山矣。

常璩知其非是。故又因水以名其山。曰漾山。而為之殊目。要知氐道水所出。別是一山。非嶓冢也。近世言漢水者。皆知班固之誤。而不知其誤所由來。故詳著其原委如此。漢志隴西西縣下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括地志。秦西垂宮。即漢西縣。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元和志。嶓冢山在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然則山在故西縣東北。去西縣三十二里也。上邽。漢屬隴西郡。唐為秦州治。今鞏昌府秦州是。志云。西縣故城。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嶓冢山。在州西南六十里。山不甚高。而峯岫延長。連屬若冢。是山在西縣故城東北六十里也。與括地、元和、二志。里數不同。蓋唐之上邽。在今州之西南。去西縣故城當數近。但山不當更差二十八里耳。州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元和志。利州景谷縣。本漢白水縣。屬廣漢郡。宋為是也。鎮在縣西百里。白水在縣北二十里。至縣東三里。合嘉陵江。漢巴郡治。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之白水鎮江州縣。其故城在今重慶府巴縣西。大江在縣東南。嘉陵江至此。入大江。過郡四。隴西、武都、巴郡。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與氐道之養水。全無交涉。水經非一時一手作。漾水篇首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此不過依漢志氐道一條以立文。惟加嶓冢沮縣。為不同耳。其所謂漢水。即東漢亦與西縣之西漢。全無交涉。及觀下文。東南逕白水。葭萌。闔中。至江州入江。則又確是西漢水。與武都一條。全無交涉矣。首尾橫決。必魏晉間人所續也。經文有曰。廣魏者。故廣漢也。蓋曹氏改名。漢後人續經。此亦其一證。尋其意指。蓋以氐道水。南合濁水。兩當溪。歷槃頭郡東而南。為西漢水也。槃頭治長舉。亦漢沮縣地。故酈注以為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其言曰。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罽山。郭景純亦言是矣。罽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邕又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臺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則兩川通波。更在沮縣之南矣。嘗試以圖志考

之。漾沮雖有枝津，與西漢通。要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蓋嶠冢巨絕東西，俗謂之分水嶺。地勢東高而西下，故西漢水自略陽縣南入寧羌州界，即折而西南，避高就下，其性則然。豈有東入之理。澄之所言，即禹貢之潛，仲邕所言，即通谷水也。二水皆東漢之枝津，西流入西漢水，而說者乃謂西漢水至葭萌入漢，顛倒之矣。今嶺東漾沮枝津，皆入西漢，嶺西豁澗之水，亦皆入西漢，川流去來，有目者盡能驗之。其可是古而非今乎。酈道元雖有東西兩川，俱出嶠冢之說，而終以西漢爲主。注云：今西縣嶠冢山，西漢水所導也。西流與馬池水合。又西南合楊廉川水。又西南逕始昌峽，始昌縣故城西。城在今西縣北。又西南逕岩備戍南。戍在西縣北。又西南逕祁山軍南。祁山在嶠冢之西七十許里。又西逕蘭倉城南。今禮縣東。又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禮縣。本漢嘉陵道，地屬武都郡。西漢水至此爲嘉陵水。傅同叔云：嘉陵江。在嘉州大散關西南嘉陵谷。至興州北境，當會東漢水而東行。安得合漢水至盤頭郡，入西漢水。至今猶然。何言會東漢，而不爲西漢耶。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瞿堆，即仇池山。在今成縣西北百里。又東南逕濁水城南。亦曰濁水戍。在今成縣西。又東南逕修城道南。今略陽縣西北。有修城廢縣。屬武都治。又東南於槃頭城南與濁水合。詳見前。又東逕武興城南。今略陽縣治。即武興故城。唐爲興州順政縣。又西南逕關城北。關城，即今陽平關。在寧光州西北八十里。東至河縣一百七十里。又西南逕通谷。唐武德二年，分通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在今南入通谷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蓋又西南寒水注之。寒水在三泉故縣南十五里。西流至龍門山，入大石穴。龍門山，在故三泉縣西七十里。今在廣元縣東北八十二里。其水即禹貢之潛，郭璞所謂從河陽南流至漢葭，入大穴中，通嶠山下，西南潛出者也。又西逕石亭戍，又逕晉壽城西，又南合漢壽水。

在今廣元縣南。水經：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注云：白水，西北出臨洮縣西傾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

城東。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又東南至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

水有津關。元和志：晉壽故城。在利州益昌縣東南五十里。本漢葭萌縣也。此為西晉壽。今在昭化縣界。白水。即

恒水。嘉陵江。自陝西寧羌州界東南流。逕四川廣元縣西。又西南逕昭化縣東南。又南逕劍州東。又東南入倉溪縣界。白水關。在寧羌州西南九十里。接昭化界東北。去關城一百八十里。水經：又東南逕巴郡閬中縣。注云：巴西郡治也。閬水出閬陽縣

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又東南逕宕渠縣。又東南合宕渠水。水北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

南流與難水合。又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三巴記云：閬白二水。南流曲折三四。如巴

中縣西南。又東南逕南部縣東北。又東南逕蓬州東。又西南逕南充縣東。又南入定遠縣界。寰宇記云：嘉陵水。又名

閬中水。亦曰閬江。亦曰渝水。華陽國志曰：閬中有渝水。資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銳氣善舞。今所謂巴渝舞也。

宕渠故城。在今渠縣東北七十里。宕渠水。亦名渠江。重慶府志云：嘉陵江。自定遠縣流入合州界。又一百

九十里。合渠江。又十里至州城東南。合涪江。又南四十里入巴縣。酈道元以宕渠水為禹貢之潛。非是。水經：又

東南逕江州縣。東南入於江。注云：涪水注之。故仲宣謂涪內水者也。江州。作江津。以今輿地言

之。秦州。西和禮縣。成縣。並屬陝西。略陽。寧羌。中府。並屬漢。廣元。劍州。蒼溪。閬中。南部。並屬四川。蓬州。南

充。並屬順慶府。定遠。合州。巴縣。並屬重慶府。諸州縣界中。皆西漢水之所經也。禹貢雖無西漢水。然必周知其所

歷之地。而後可以折東漢受氐道水之妄。且廣元以下。即禹貢之潛。昭化合白水。亦即禹貢之桓。皆有

關於經。故備著之。禹貢。以嵒家繫梁州。而漢志。嵒家在雍域之隴西。一誤也。禹貢云。嵒家導漾。而漢

志。以嵒家所出為西漢水。其漾水則出氐道。二誤也。禹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為西漢水。而漢志。西

漢水出西縣之嶓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何山而水經云出氐道縣嶓冢山是氐道亦有嶓冢四誤也。漾者東漢之源而續水經者以西漢接漾水爲一川五誤也。漾河枝津皆自東入西而酈注從舊說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離合地上灼然可見而酈注惑闕駟之說以爲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東西俱受漢漾之名七誤也。羣言殺亂學者靡所折衷今說漢水當排棄諸家專主禹貢以沮河爲漢之別源以西漢爲漾之枝津而氐道水則存而不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術也。禹貢雖指漢中府寧羌州有嶓冢山在州北九十里形如冢漢水所出東入襄陽禹貢嶓冢蕩漾卽此河縣有漾水在舊大安軍南禹貢嶓冢蕩漾東流爲漢褒城縣有河水在縣南四里源出古金牛縣界南流合沮水南鄭縣有漢江在城南三里東流至漢陽府會大江水此與禹貢雖指所言相合又按黃宗彝今水經嘉陵江卽東漢水源出陝西鳳縣東嘉陵谷歷兩當縣過略陽縣治西會東谷諸水流經漢中府城南三里歷陽縣石泉縣南過金州東北漢水又東過郿西縣南又東北風東南過均州東北過光化縣西南漢水又南運穀城縣東均水入之漢水又東過襄陽城北又東南清水從北來注之漢水又南經安陸州治西過宜城縣東夷水東流注之漢水經潛江縣分爲潛江入於江漢水又東南白水注之又經沔陽縣之東漢水又東南傾水入焉漢水又東南至荊門州東九十里至大別山入於江其水自嶓冢爲漾水河縣爲河水漢中爲漢水至荆山東爲滄浪水蓋固地而稱名也其中所敘之水又與雖指所記詳略不同備錄之以俟參考。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二

漢水

又東爲滄浪之水。禹貢

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卽漢水也。蓋漢水至於楚地。則其名爲滄浪之水也。倫書全解。

漢水自興元南鄭縣。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二里。又三百里。至洋州興道縣百步。又經金州之漢陰縣南二里。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百步。又經洵陽縣。又經均州之豐利。鄖鄉二縣。又六百八十里。

至均州武嘗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州。至此又名滄浪水。易被倫書說。武嘗。漢屬南陽郡。今爲均州。屬湖廣襄陽府。

傳云。別流在荊州。正義云。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按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按水經。

夏水注云。康成注尙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劉澄之著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

非尙書又東之文也。此辨最爲明晰。孔傳實出康成之後。以夏水爲滄浪。故曰別流也。滄浪者。漢水之也。非因洲而得名。

李白襄陽歌云。漢水鴨頭綠。正所謂滄浪。說卦。震爲蒼筤竹。漢童謠。木門倉環根。字雖不同。而言義則一。皆言其色青也。禹貢鑑指。

漢水自南鄭縣東南又東得長柳渡水經

長柳村名又東逕胡城南南對扁鵲城漢水出於二城之間右會磬余水水出南山巴嶺上東流兩分

飛清流注南入蜀水北注漢津謂之磬余口胡城在今城固縣西四十里

又左會汶水水經

水即門水也出胡城北山石穴中東南流逕胡城北三城奇對隔谷羅布深溝固壘高臺相距門水右

注漢水謂之高橋谿口酈注

又東黑水注之水經

水出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曰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謂是水也道則百里也酈注黑水在城固縣西北

五里

又東過城固縣南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水經

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左谷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右谷水出漢北即鞏水也鞏水歷匈奴城張良

渠樊噲臺大城固北城韓信臺東迴南轉又逕其城東而南入漢水謂之三水口也漢水又東會益口

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酈注元和志漢水逕城固縣南去縣二里今城固縣北有城固北城漢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

漢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置即大城固也匈奴城在今城固縣境內

漢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漢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

漢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漢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

漢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漢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

漢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漢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

卽黃水也。益水。在洋縣西北二十五里。

又東至瀟城南與洛谷水合。水經

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右則瀟水注之水發西谿東南流合爲一水亂流南出際其城西

南注漢水。注瀟城今洋縣東北二十三里與勢故城是

又東逕小城固南。水經

州治大城固移縣北故曰小城固漢水東歷上濤而逕於龍下蓋伏石驚湍流屯激怒故有上下二濤之名龍下地名也自白馬迄此則平川夾勢水豐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溯洄從漢爲山行之始。注今

洋縣治卽輿道故城小城固城在縣東元和志漢水經輿道縣南去縣一百步寰宇記云漢水自發源至此風曲行三百七十里入金州漢陰縣界。

又東逕石門灘。水經

山峽也東會酉水水北出秦嶺西谷南歷重山與寒泉合水東出寒泉涌山頂望之交橫似若瀑布頽

波激石散若雨灑勢同厭源風雨之池其水西流入於酉水酉水又南注漢謂之酉口。注灘在洋縣東五十里。

又東逕媯虛爲灘。水經

世本曰舜居媯汭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媯虛在西北舜所居也後或姓姚或姓媯媯姚之異事妄未知所從。注

又東逕猴經灘。水經

山多猴猿，好乘危綴飲，故灘受斯名。屬注

又東逕小大黃金南。水經

山有黃金，隋水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旁山依陷，險折七里，氏掠漢中，岨此為戍，與鐵城相對。

屬注 並在洋

縣東八十里。

又東合蘧蔭溪口。水經

水北出就谷，在長安西南，其水南流，逕陽都坂東，坂自上及下，盤折一十九曲，西連寒泉嶺，漢中記曰：

自西城涉黃金，寒泉嶺，陽都坂，峻崿百里，絕壁萬尋，既造其峯，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

陟羊腸，超煙雲之際，顧看向塗，杳然有不測之險，山豐野牛，野羊，騰巖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

皆倒，山殫良岨，地窮坎勢矣，其水南歷蘧蔭溪，而南流注於漢，謂之蔭口。屬注 陽都坂、蘧蔭水，皆在洋

百六十里。元和志：黃金縣有驛，即子午道也。舊道在金州安康縣界，梁王神念，別開此路。

又東右會洋水。水經

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又東北流入漢，謂之城陽水口。屬注 隋志：西鄉縣有洋水。元和志：經

又東歷敖頭。水經

水陸險峻。魏興安康縣治。有戍。統領流雜。屬注 安康縣。即今漢陰縣。

又東合直水。水經

水。北出子午谷巖嶺下。又南枝分。東注旬水。山上有戍。置於崇阜之上。下臨深淵。張子房燒絕棧閣。示無還也。又東南歷直谷。逕直城西。而南流注漢。屬注 直城西。與今石泉縣接界。寰宇記。漢水在石泉縣東百步。

又東逕直城南。水經

又東逕千渡而至蝦蟇嶺。歷漢陽灑口。而屆於彭谿龍窠矣。並溪澗灘磧之名也。屬注 魏地。形志。金城郡治直城縣。其故城在

今漢陰縣西。

去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水經

縣治松谿口。又東逕魏興郡廣城縣。屬注 寧都故城。在漢陰縣東七十里。晉置。屬晉昌郡。唐改漢陰。寰宇記。漢水在漢陰縣南二里。今在縣西。沈約宋志。魏興郡有廣城縣。其故

城在今紫陽縣東南。漢水。在縣南門外。

又東逕魚脯谿口。水經

舊西城、廣城二縣。指此谷而分界也。屬注

又東過西城縣南。水經

又東逕鼈池而鯨灘。鯨。大也。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者也。又東逕嵐谷北

口。障遠谿深。澗峽峻邃。氣蕭蕭以瑟瑟。風颼颼而颼颼。故川谷擅其美矣。關注

又東右得大勢。水經

勢岨急蹙。故亦曰急勢也。依山為城。關注

右對月谷口。水經

山有阪月川。於中黃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饒水田。關注

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水經

漢中郡之屬縣也。漢末為西城郡。魏文帝改為魏興郡治。關注漢水、自崇陽界。折而東北流入興安州界。州本漢西城縣。唐為金州治。元和志。漢水去州城

百步。水出數金。

又東為鱸湍。水經

洪波濟盪。滯浪雲頽。古者舊言。有鱸魚。奮鰭溯流。望濤直上。至此則暴鯁失濟。故因名湍矣。關注

又東合旬水。水經

水北出旬山。東南流注漢。謂之旬口。關注旬口。在今洵陽縣東南。漢志。漢中旬陽縣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

又東逕木蘭南。水經

左岸。壘石數十行。重疊數十里。為木蘭塞云。關注

又東左得清溪。水經

與晉句陽二縣分界於是谷。漢水又東注谷甲水口。又東逕上庸郡北與關。柎水合關柎水。又南入上津。注甲水。甲水又東南流逕魏興郡之洵陽縣南。又東右入漢水。漢注。上維縣甲水。出秦嶺山。東南至錫入河。當在今白河縣界。白河。漢

錫縣地。晉句陽二縣。在今漢中府境。上庸郡。在今鄖陽、漢中二府境。

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音陽。水經。錫。

為白水灘縣。故春秋錫穴地也。故屬漢中。王莽之錫治也。縣有錫義山。又東逕長利谷南。漢注。漢志。漢中長利縣有

鄖關。其故城在今鄖西縣西南。

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入焉。自上粉縣北流注之。水經

堵水自建平縣界故亭谷東。歷新城郡。郡故漢中之房陵縣也。房陵故縣。有粉水縣居其上。故曰上粉縣也。堵水又東逕方城亭。而東北歷蓼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於漢。謂之堵口。漢注。堵水。在今鄖縣南。堵陽

縣。在今鄖陽縣南界。上粉縣。在今房縣境。

又東過鄖陽縣南。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水經。鄖鄉縣。在今鄖陽府境。鄖鄉。唐屬均州。元改鄖縣。元和志。漢水西自豐利縣界流入。南去縣三里。豐利。今白河也。

又東逕琵琶谷口。水經

梁益二州分境於此。故謂之琵琶界也。屬注

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水經今為均州。在襄陽府西北三十里。西去興安州七百里。

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庚仲宣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鄖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滄浪之水。故曰是近楚都。皆名

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南鄭縣南。又東逕城固縣南。城固。在漢中府東少北七十里。水去縣四里。舊志云。縣東龍亭山下。即龍下也。又東逕洋縣南。洋縣。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有飲馬灘。每子午二時。潮響如雷。又五里

南逕石泉縣南。石泉。在興安州西二百五十里。水去縣五十步。又東逕漢陰縣南。漢陰。在州西少北一百六十里。又東逕紫陽縣南。紫陽。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州志云。有怯灘。在縣西十五里。水陡如關。又大力灘。在縣西八里。兩岸夾石。左右有兩石。最為舟楫患。又石梁灘。在縣西。當任河水口中。官灘。在縣東南一里。極高險。中流有柱石。怒濤之聲如雷。長灘。在縣東四里。近汝河。難不。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扶灘、串灘、二縣灘、險。商舟停集。漁火結輝。皆漢水所經也。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扶灘、串灘、二縣灘、於沔冬時。用火燒石疏鑿。以養其勢。舟行利焉。州東一里。有長春堤。又東逕洵陽縣南。洵陽。在州東一百二十

成化八年。為水衝壞。十五年鄖羅墳築高壘。萬曆二十年。復加修築。又東逕洵陽縣南。洵陽。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在縣南門外

又東逕白河縣北。白河。在州東南。又東逕鄖西縣南。鄖西。在湖廣鄖陽府西一百四十里。水去縣五十里。又南逕鄭縣南。明成化十

年。置

城。南。寶蓋、天馬諸山。皆錯列漢濱。又東逕均州北。均州。在襄陽府西北三百九十里。水去州四十里。經所謂又東為滄浪之水

者也。禹貢鑑

指。

過三澁。至於大別。南入于江。禹貢

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澁。合流觸大別山陵。故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澁。水名也。許慎言澁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澁。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於漳澁。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於雍澁。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遼越。縊于蓬澁。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清陽二縣之間。清水之濱。有南澁北澁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康成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郢孟康。縣北池。然池流多矣。而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郢注。北池之池。經本作地。池流池字。屬注亦誤。

三澁。鄭康成說。水在竟陵。司馬貞引水經。以爲地名。在郢縣北。謂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三噓。非也。今漢陽漢川。有汶水。自復州景陵縣來。東入於漢。寰宇記亦名澁水。疑卽三澁之一。然據左傳。漳澁。蓬澁之屬。皆其水際。未可強通。今江漢之水。漫流沱潛。尙不可辨。况所謂三澁乎。書古文訓。過者。三澁之水。分流別派。至是而始合於漢水也。蓋漢水既東流爲滄浪之水矣。於是過三澁水。所入之處。於是觸大別山。以與江合也。尙書全解。

按左傳。澁有五。雒澁。宋地。故鄭注不引。今就其所引者論之。不知何者可當禹貢三澁之目。蔡傳以漳澁。蓬澁。與汶水。爲三澁。而句澁。雍澁。其地皆有可考。却不數。韓汝節宗之。以汶澁。漳澁。蓬澁。爲三澁。汶

澁、古無此名。蘧澁，不知所在，紛紛推測，終無定論。所可知者，三澁為漢水之三大防，其地嘗有名川來入漢，上不越滄浪，下不踰大別，愚意當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隄。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郢縣之北也。言在竟陵者，非是。郢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其北即襄陽縣之東境是也。史記索隱曰：三澁地名，在南郡郢縣北。蓋即水經所言，今無地以應之。清水注云：清水左右舊有二澁，所謂南澁北澁者。水側之潰，此京相璠云：在南陽涇陽之間者，與郢縣無涉。若以為入漢之水名，則二澁不可為三澁。水經：沔水從襄陽縣東屈西南，清水從北來注之。注云：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即清水所入也。清水，今名唐河，在襄陽縣東北，及會白水。一名濁水又謂之唐白河，而清水之名遂晦。其入漢處，名三洲口。三國時，吳將朱然攻樊，司馬懿救之，追至三洲口，大獲而還。又王景屯新野，習水軍于三洲，謀伐吳，水經：郢北之三澁，豈即此三洲邪？然洲澁不同，水中可居者曰洲，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曰澁。以洲為澁，吾終不能無疑。鄭劉皆言三澁在竟陵界，故後世說三澁者，多求之此地。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澁水。參音去聲。蔡傳曰：三澁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澁水。至復州景陵縣界，又名汶水。韓汝節云：汶、楚屬反。杜佑曰：汶、音又。宋避太宗嫌名，改曰漢川。則汶與義同音可知。廣韻：汶、魚肺切。水名。蔡傳作汶，從俗也。元和志云：汶水，在漢川縣南二里。漢屬沔志云：楊子港自景陵縣，流逕漢川縣北。又東入涇水，即汶水也。疑即三澁之一。據左傳：漳澁、蘧澁，則為水際，未可曉也。湖廣通志曰：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

南有三澁焉。北爲滄浪之水。按山臨大江。而所稱三澁者。又在其東南。與漢水絕無交涉。通志大謬。承天府志。以司馬河爲一澁。即出磨石山者。馬溪河爲一澁。石家河爲一澁。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謂之三澁水。蓋卽索隱所稱三參水。參去聲。讀若參。蓋土音由改轉而爲參也。蔡氏謂卽三澁之一者。專指司馬河而言。大別山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漢水西岸。左傳。小別至於大別。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傍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安陸。吳乃徙此山左。卽沔口矣。沔左有却月城。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治也。漢音。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神祠。渭按禹貢大別山。杜元凱已知在江夏。不在安豐。鄭氏亦主杜說。而終不能指魯山爲大別。至唐人始能言之。左傳。定四年。吳子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史皇謂子常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止之。十一月庚辰。陳于柏舉。吳師大敗楚師。子常奔鄭。孔疏云。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自東而漸西也。今按豫章。杜注云。漢東江北地。自豫章與楚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言其師衆。爲長陳自西及東。若此其遠。兩軍合戰。則自大別以東。尋傳文。無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之事也。小別當在大別之西。孔說正相反。今漢川縣

東南有甌山。卽小別山。元和志云。小別山在汝川縣東南五十里。唐汝川縣。在今漢川縣北。三十里。故里數不同。寰宇記云。山形如甌。土諺謂之甌山。索隱云。大別山。土人謂之甌山。蓋承孔疏之誤。二別相去一百二十餘里。實兩

指

漢水。自武當縣東北。又東爲俱子潭。水經

潭中有石磧洲。長六十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爲俱子葬父於斯。屬注

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水經

又東平陽川水注之。水經

水出縣北伏觀山南。歷平陽川。逕平陽故城下。又南流。注於沔。屬注。平陽故城。在今均州境。

又東南逕縣城東。水經

又東。曾水注之。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山形特秀。曾水發源山麓。逕越山陰。東北流。注於沔。

謂之曾口。屬注

又東逕龍巢山下。水經

山在沔水中。高十五丈。廣員一里二百三十步。山形峻峭。屬注

又東南逕涉都城東北。水經

故鄉名也。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均水於縣入沔。謂之均口。均水自南陽府浙川縣。流逕均州。至穀城。

又東南過鄴縣之西南。水經

縣治故城。南臨沔水。謂之鄴頭。鄴頭。今光化縣北。有鄴縣故城。

又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西。水經

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陰縣故城。在今穀城縣北。

城。在今光化縣東北。

又東南得洛谿口。水經

水出縣西北集池陂。東南流。逕洛陽城。北抗洛谿。谿水東南注沔水也。水經

又南過筑陽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水經

沔水又南。汎水流注之。水出梁州閬陽縣。汎水又東逕巴渠北。新城。上庸。東逕汎陽縣故城南。晉分筑

陽立。自縣以上。山深水急。枉渚崩濶。水陸徑絕。房陵縣。即今房縣地。界閬陽。汎陽。未詳所在。

又東逕學城南。水經

梁州大路所由也。舊說。昔有人立學都於此。值世荒亂。生徒罔依。遂共立城以禦亂。故城得厥名矣。汎

水又東流注於沔。謂之汎口也。沔水又南。逕關林山東。關林一作關林。在穀城縣西北四里。

又南逕筑陽縣東。水經

又南筑水注之。杜預以爲彭水也。水出梁州新城郡鄖昌縣界。東南流逕筑陽縣。筑水又東逕筑陽縣

故城南。又東注於沔。謂之筑口。又南逕高亭山東。今穀城縣治。即筑陽故城。筑水在縣南。高亭山在縣北。

又東爲漆灘。水經

新野郡山都縣與順陽筑陽分界於斯灘矣。水經

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水經

河南有固城。城側沔川。即新野山都縣治也。舊南陽之赤鄉矣。秦以爲縣。沔水又東偏淺。冬月可涉渡。謂之交河。兵戎之交。多自此濟。今襄陽縣西。北有山都故城。

又東逕樂山北。水經

昔諸葛亮好爲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爲名。今襄陽縣西北六十里。獨樂山是也。

又東逕隆中。水經

歷孔明舊宅。亮語劉禪曰。先帝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今襄陽縣西北三十里。隆中山是也。

又東過襄陽縣北。水經

又東逕方山北。山上有鄒恢碑。魯宗之所立也。山下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尚後名。作兩碑。並述己功。一碑沈之峴山水中。一碑下之於此潭。曰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爲陵也。山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方山一名萬山。元和志。萬山一名漢皋山。在襄陽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鄧縣分界。古語曰。襄陽無西。言其界促近。

又東合檀溪水。水經

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爲鴨湖。谿水自湖兩分。北渠卽谿水所導也。北逕漢陰臺西。臨流望遠。按眺農圃。情邈灌疏。意寄漢陰。故因名臺矣。又北逕檀溪。謂之檀溪水。溪水旁城。北注於沔。一水東南出。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卽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卽襄陽縣之故城也。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立爲襄陽郡。冠蓋相望。一都之會也。城南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一碑是征南將軍杜預碑。一碑是安南將軍劉儼碑。並是學生所立。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遠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襄陽故城。謂之臺城。卽在郡治之西。

又逕平魯城南。水經

城魯宗之所築也。東對樊。建安中。關羽圍于禁於此城。會沔水泛溢。三丈有餘。城陷。禁降。樊城在志。隄防至切者。在襄樊二城間。蓋二城並時中流如峽口。且唐郭志。從白河南注。橫截溪流。以故波濤激射城隄。爲害最切。

又從縣東屈西南。清水從北來注之。水經

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苑口。卽清水所入也。酈注。清水入漢處。名三洲口。在襄陽縣東北。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三

漢水

沔水中有魚梁洲。水經

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爲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游於此。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塔吟矣。顧注

又逕桃林亭東。水經

又逕峴山東。羊祜之鎮襄陽也。嘗登之。及祜薨。後人立碑於故處。望者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顧注

林亭。在襄陽縣東南。山在縣南七里。亦曰峴首。

又東南逕蔡洲。水經

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侍中襄陽侯習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池。池中起釣臺。東北二邊。限以高隄。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游宴之名處也。山季倫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其水下入沔。顧注

又東南逕邑城北。水經

習郁襄陽侯之封邑也。故曰邑城矣。屬注

又東合洞口。水經

水出安昌縣故城東北。大父山西南流謂之白水。水北有白水陂。有漢光武故宅。所謂白水鄉也。屬注

昌。本漢春陵縣。後漢曰章陵。魏更名安昌。在今棗陽縣界。

又東過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水經

縣即春秋廬戎之國也。縣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山。屬注今南漳縣東。有中廬故城。

又東南逕黎丘故城西。水經

建武四年。朱祐自觀城圍秦豐於黎丘。是也。屬注光武紀。注云。黎丘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率道。後改爲宜城。

又南過鄖縣東北。水經。元和志。宜城本漢鄖縣城。東臨漢江。古諺曰。鄖無東。言東逼漢江。其地短促也。

又南得木里水會。水經

楚時於宜城東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漢南郡太守王龔又鑿之。引蠻水灌田。謂之木里溝。逕宜城。東入

於沔。屬注

又南過宜城縣東。夸水出自房陵。東流注之。水經

夸水。蠻水也。桓温父名夷。改曰蠻水。夸水導源中廬縣界康狼山。山與荆山相隣。其水東南流。歷宣城西山。謂之夸谿。又東。歷宣城西山。謂之深谿。東流合於夸水。謂之深口也。與夸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夸水又東注於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卽是水也。水從城西灌城東。入注爲淵。今熨斗陂是也。水潰城東北角。百姓隨水流。死於城東者數十萬。城東皆臭。因名其陂爲臭池。臭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諸田。餘水又下入木里溝。木里溝故渠引鄆水也。灌田七百頃。白起渠。溉三千頃。膏良肥美。更爲沃壤也。元志。漢水。在宣城縣東九里。

又逕鄆縣故城南。水經

古鄆子之國也。楚昭王都之。所謂鄆都盧羅之地也。秦以爲縣。故城在宣城縣東南。

又東。敖水注之。水經

水出新市縣東北。又西南流。注於沔。實曰敖口。又南逕石城西。新市縣。卽今京山縣境。石城。卽今安陸府治。漢水自宣城南流百七十里。至

府。濁流。蓄決最爲可虞。明嘉靖末。下滯上壅。漂溺不可勝計。

又東南與白水合。水經

水出竟陵縣東北耶屈山。西流注於沔。魯定公四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濟於成臼。謂是水也。又東過

荆城東。卽今景陵縣。

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水經

禹貢所謂內方山。至於大別者也。既濱帶沔流。寔會尚書之文矣。酃注 在今荆門州東北。

又東。右會權口。水經

水出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權水又東入於沔。酃注 荆門州東南。有權城。

又東南與陽口合。水經

水上承江陵縣赤湖。逕郢城南。東北流謂之楊水。又東北流。白湖水注之。又東北流。得東赤湖水口。又東入華容縣。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於沔。謂之楊口。中夏口也。沔水又東。得澹口。其水承大澹。馬骨

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涉若滄海。洪濤巨浪。縈連江河。故郭景純江賦云。其傍則有珠澹

丹澹。是也。酃注 陽水。即楊水。漢志。澹水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是為陽口。古之澹澹也。

又東南逕江夏雲杜縣。中夏水從西來注之。水經

卽堵口也。為中夏水縣故郢亭。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縣有雲夢城。城在東北。酃注 復州

沔陽縣。有漢雲杜縣故城。在縣西北。有夏水、沔水。今沔陽州南長夏河。卽夏水也。自監利縣流徑州南四十里。與沔江縣分水。又東北注於漢堵口。今失其處。蓋為水所湮也。漢水在州北一百里。自沔江流入。與景陵分水。又東入漢川縣界。

又東逕左桑。水經

昔周昭王南征渡沔中流而沒百姓佐王喪事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屬注

又東合臣亮水口水經

水北承亮河南達於沔屬注

又東得合驛口又東謂之橫桑又東謂之鄭潭又東得死沔水經

言昭王濟自是死沔王尸豈逆流乎但千古芒昧難以昭知推其事類似是而非矣屬注

又東與力口合水經

有澗水出竟陵郡新陽縣西南河地山又東南流注宵城南又南入於沔水是曰力口屬注力口在今竟陵縣東南

又東南澗水入焉水經

沔水又東逕沌水口水南通縣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又謂之沌口屬注元和志安陸縣澗水故清發水也西北自隨縣流入注於

沔今在漢陽縣西北

又東逕沌陽縣北水經

處沌水之陽也又東逕林鄩故城北屬注今漢陽縣西臨嶧山下有沌陽縣林鄩故城在臨嶧山上

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水經

庾仲邕曰夏口一曰沔口矣禹貢曰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

自小別至於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是矣。

漢陽縣。本漢沙羨縣。後漢末。嘗為沙羨縣。漢陽縣。漢水一名沔水。西自漢川縣界。流入漢口。在縣東。亦曰漢口。左水在城東南。漢水在城北三里。元和志。漢陽縣。漢水一名沔水。西自漢川縣界。流入漢口。在縣東。亦曰漢口。左傳謂之夏沔。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漢水始欲出大江為夏口。又為沔口。實在江北。孫權於江南築城。名為夏口。而夏口之名。移於江南。沔水入江之口。止謂之沔口。或謂漢口。夏口之名。遂與漢口對立。分據江之南北矣。

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均州北。又東南逕光化縣西南。光化。襄陽府西北一百八十里。水去縣十五里。又東南逕穀城縣東北。穀城。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十五里。又東南逕襄陽縣北。縣為襄陽府治。東南三十里。漢水中有龍尾洲。縣志云。漢水重

遠城。以。又東南逕宜城縣東。宜城。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四里。又南逕鍾祥縣西。鍾祥。為安陸府治。又南逕荊門州東。荊門。府西九十里。又東南逕京山縣西南。京山。府東一百五十里。又東逕潛江縣北。潛江。府南少東二百二十里。水去縣二十里。又東逕

景陵縣南。景陵。府東南二百二十里。水去縣五十里。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府西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

灘決。為患無已。而潛江地居汙下。遂為淤水之壑。一望瀟瀟。無復涯際。漢水經其間。重湖浩渺。經流支川。不可辨也。蓋漢水為湖北之害。而襄鄆二州為害。潛江又承襄鄆之委流。當漢江曲折適合之處。積為大澤。勢不能免矣。不可

而景陵。沔陽。又潛江之委流也。今沔陽四境。唯湖散連亘。幾數百里。皆為漢水所積。蓋漢水性曲。往往十里九灣。語曰。動莫如漣。曲莫如漢。波流迴瀟。自必積為數澤。小民見其洶洶之利。復從而隄防之。為民牧者。又不講於節宣之宜。疏濬之理。歲月之間。苟幸無事。大水時至。則委之洪濤中耳。董承欽曰。漢水至濁。與江湖水合。其流必澄。故常填淤。而沮澤之區。因成沃壤。民漸交別。墾為阡陌。又因其地之高下。修隄防以障之。大者廣

輪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曰坑。其不可隄者。悉棄為荒蕪。昔時坑必有長。統丁夫。主修葺。其後法久弊滋。修不以時。坑愈多。水愈迫。客堤愈高。主堤愈卑。故水至不得寬緩。溝怒迅激。勢必衝溢。主隄先受其害。客隄隨之。泛濫洶湧。悉為巨浸矣。又東逕漢陽縣北。縣為漢陽府治。水去縣三里。又東至大別山折而南。是為漢口。經所謂過三澁至大

別南入於江者也。陸防考云。舊時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折抱牯牛洲。至雲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故道遂淤。今魚利略存。不通舟楫。俗呼爲囊河。以上流自襄陽來也。按漢志漢水本東行。屬大別之腋。而南入江。今則自郭師口以上。決而東運。大別山後入江。非復古之夏洳矣。漢志

云。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云沮水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行四

千里。蓋曲莫如漢。故其所行有若是之遠也。禹貢維

東匯澤爲彭蠡。禹貢

匯。迴也。水更迴爲彭蠡大澤。孔氏傳。

彭蠡。今鄱陽湖也。納江西饒信州諸水。自南康軍星子縣東北。至湖口縣入江。書古文解。彭蠡。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九十里。周迴四百五十里。浸四州之境。

彭蠡之爲澤。寔在大江之南。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

自滌。以爲是瀾漫數百十里之大澤。朱子全書。

江漢之水相合。而其流浸大。於是東流於彭蠡大澤。水既鍾於彭蠡。則有所迴旋曲折。不至於泛溢漂

悍。以衝突下流之勢。故東爲北江。入於海也。蓋先爲之匯。而後爲之歸也。尙書解。

叙漢江。皆言東者。主岷嶓居西而云。非指曲折爲文也。黃潤玉書解。

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故中北退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爲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禹

本其所由有澤之因。故歸之於漾。而爲之言曰。東匯澤爲彭蠡。而於江亦曰會於匯耳。其實彭蠡一澤。三江之水爲之也。說者未有發明此義。馮異集解

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於海者也。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紀其合流。故於漢水言南入於江。江漢朝宗於海。各見其首尾。故於漢水言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於江水則言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彭蠡固江漢之所匯者也。今春月江水暴漲。則匯而入湖。蓋江流浩渺。而其下東以小孤山。水道狹甚。其勢不得不逆流而入此澤。故有發舟湖口。無風而一夕達鄱陽之安仁者。問其故。乃舟乘逆流。行甚迅速。猶隨潮而上者也。故江水之匯。衆所共知。今乃疑之。顧弗深考耳。且謂漢自大別入江。合流已七百餘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爲漢水邪。亦可謂膠固之甚者矣。夫單叙漢水源流。則其勢不得不以漢水爲主。但旣云南入江。則東匯澤爲彭蠡。卽江漢共匯可知矣。不成曰南入於江。東與江共匯澤爲彭蠡。然後爲明白耶。又謂彭蠡在大江之南。當曰南匯。不當曰東匯。旣在南。則當曰北爲北江。不當曰東爲北江。其論南北反戾。幾爲可笑。蓋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而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別入江。則折而南流。與江相合。仍舊東流。而匯爲彭蠡。又東流爲北江。以入海。其東西南北。以天下大勢論。不主一江南北而言也。今若欲改云。南匯彭蠡。則是南流入江之後。又南匯彭蠡。則漢水當逆流向洞庭矣。匯澤之後。不云東爲北江。而云北爲北江。則漢水又當決破安慶。橫入

淮河矣。王充耘讀
書管見。

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水經

山海經曰：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於江，入彭澤西也。班固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庚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於江者也。地理志曰：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言歸一水矣。故後漢郡國志曰：贛有豫章水。雷次宗云：似因此水爲其地名，雖十川均流，而此源最遠，故獨受名焉。豫章水，導源東北，流逕南野縣北，贛川石阻，水急行難，傾波委注六十餘里，逕贛縣東，右會湖，漢水，水出零都縣西北，流逕金雞石，又西北逕贛縣東，西入豫章水。贛注：今按次宗豫章記：十川者：贛、廬、率、淦、盱、濁、餘、鄒、儆、循也。此源謂贛水也。贛即豫章湖。漢率即南水。濁、當作蜀。循、當作修。淦、率、則漢志所無。鄒、元悉從雷記。茲都山在南安府崇義縣西南六十里。王象之曰：章水所經，非所出也。府志云：章水出湖廣郴州南三十六里黃岑山，自宜章縣流入崇義縣界。經聶都山。漢志謂之彭水。是知彭、豫章、實一水。在南野爲彭。行至贛爲豫章。猶禹貢嶠、導濂。東流爲漢。導沈水。東流爲濟。隨地而異名也。劉澄之云：贛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贛元非之。然近世皆宗其說。以豫章爲章水。湖漢爲貢水。二水合流。自縣至萬安縣。凡十八灘。唯黃公灘最險。俗謔稱慳恐難。

又西北過廬陵縣西。水經

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沙安成縣，吳寶鼎中立以爲安城郡，東至廬陵，入湖，漢水也。贛注：此漢廬陵縣也。故城在今

吉安府泰和縣
北三十里。

又東北過石陽縣西。水經

漢和帝永平九年分廬陵立漢獻帝初平二年吳長沙桓王立廬陵郡治此豫章水又逕其郡南

廬陵縣北六十里有石關故城

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北過新淦縣西

牽水西出宜春縣東逕吳平縣又東逕新淦縣而注于豫章水湖漢及贛並通稱也又淦水出其縣下

注于贛水漢志新淦縣注應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漢師古曰淦音紺又古含反今臨江府清江縣東六十里有新淦故城漢平縣即今新淦縣宜春縣即今袁州府治吳平縣即今新淦縣

又北過南昌縣西

盱水出南城縣西北流逕南昌縣南西注贛水又有濁水注之水出康樂縣故陽樂也濁水又東逕望

蔡縣建成縣又東至南昌縣東流入於贛水贛水又北逕南昌縣城西秦以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

始命灌嬰以爲豫章郡治此王莽更名縣曰宜春郡曰九江焉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

矣建安中更名西安晉又名爲豫章城之南門曰松楊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

扶蘇垂蔭數畝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贛水又逕郡北爲津步水之西岸有盤石謂

之石頭津步之處也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北五六里有風雨池東太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

齊南緣迴折至南塘水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

增減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於夏月江水溢塘而過民居多被水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隄開

塘爲水門。水盛則閉之。內多則洩之。自是居民少患矣。又北逕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隨有龍形。連亘五里中。舊俗九月九日升高處也。又北逕椒丘城下。又北逕鄒陽縣。餘水注之。水東出餘汗縣。餘水北至鄒陽縣。注贛水。贛水又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西逕其縣南。又西注於贛。又有僚水入焉。其水導源建昌縣。又經海昏縣。謂之上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爲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爲津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其一水枝分。別注入於循水也。贛注。今瑞州府新昌縣東。有康樂北一百二十里。有鄒陽故城。輞、音口。堯反。今南康府建昌縣西六十里。有昌邑城。豫章大江謂贛水。非海昏江也。南昌。即今南昌府治。餘汗縣。即今餘干縣。海昏縣。今奉新、武寧二縣境。

又北過彭澤縣西 水經

循水出艾縣東。北逕永循縣。又東北注贛水。其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於彭蠡也。贛注。彭澤、即今寧縣西境。今南康府安義縣西四十里。有水循縣。漢志。循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

北入於江 水經

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而清潭遠漲。綠波凝淨。而會注於江川。贛注。以今輿地言之。贛水自湖廣郴州宜章縣。流入江西崇義縣界。歷上猶、南康、贛縣、贛州府。萬安、泰和、廬陵、吉水、永豐、安府、贛屬吉。峽江、新淦、清江、贛屬臨。豐城、至南昌。入彭蠡湖。贛屬南。又北歷星子、都昌、德化、湖口。贛屬九。注于大江。春夏時。彭蠡浩蕩無涯。及乎霜降水涸。則贛川如帶而已。此水自

昔有南江之稱。鄭康成說三江云。右會彭蠡為南江。南史王僧辯傳。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行至溢口。胡三省云。贛水謂之南江。唐張九齡都督洪州。有望南江入始興郡路詩。又自豫章南還。江上作云。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豫章水之為南江。其來已久。非宋人臆說也。禹貢鑑指。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水經

尚書禹貢。匯澤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矣。關注

又東北出居巢縣南。水經

古巢國也。江水自濡須口。又東左會柵口。水遶巢湖東。逕烏上城北。又東逕附農山北。又東左會清谿

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又東南積而為寶湖。湖水東出。謂之寶湖口。柵水又東南逕高江產城。又北委

折蒲浦出焉。柵水又東南流。注於大江。謂之柵口水。關注。秦置居巢縣。即今廬州府之無為州界也。

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水經

經所謂石城縣者。即宣城郡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熟。烏江兩縣界中也。于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

得逕牛渚而方界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關注。漢置石城縣。今江南池州府黃池縣是也。姑熟。今太平府當塗縣。烏江。在今和州。蓋江水先經無為州。然後至和州境也。水

經。此後一往多誤。故置不錄。

東為北江入於海。禹貢

自湖口以東。江匯固同流矣。而有北江中江之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荆揚言之。爲中江也。大江過湖口。東行至通州海門縣入海。尙數千里。禹貢止于匯者。揚州無江患也。書古文

漢旣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於海。有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於江。兩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荊州言朝宗於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無他水入之。然皆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并小。而專爲瀆。江漢勢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之大。不以漢附於江。而混其入海之實。故於漢於江。並言入海。而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於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洛之後矣。書集

禹貢於嶧冢導漾之下。則曰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曰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於海。此二條者。朱子及九峯蔡氏。皆以彭蠡乃江西諸水所滌。固無仰於江漢之所匯。而江漢二水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者。執是以疑經之誤。其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細觀其說。而以經文證之。乃知經文無誤。二先生之說皆過論也。夫匯本訓迴。乃下流泛溢他水。勢不能洩。於是迴旋停蓄。滌而爲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滌

爲巨浸。茫然數百餘里。無復畔岸。其匯爲澤。蓋如此。雖無仰於江漢之所入。然是因其下流物。故湖水壅闕沮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爾。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爲匯也。若其截入爲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匯哉。此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會爲匯。本無誤矣。漢水不言會者。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夫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是矣。第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爲南江者。不言可知。非謂分支各派。判然殊途爲二江也。此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入於海。亦無誤也。而理明義精。如我朱子。九峯又其高弟。乃皆不能無疑於斯。何與。况經文簡奧。其言南入於江。東匯爲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今却又云。經文自有謬處。與今水道全然不合。不可強解。此不可曉也。又按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爲江漢所匯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却又云。於漢水。則宜改曰南匯彭蠡於導江。則宜改曰南會於匯。此又不可曉也。若夫所謂橫截南入於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爲九江。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之誤也。蓋經意以爲漢雖入江。而自循北岸以達於海。不可泯滅。故有東匯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爲二水

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有取於鄭樵之說。以爲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二句宜衍。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再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皆大水也。然渭水、洛水。皆入於河。不言中河。北河。安知中江。北江之說不爲誤乎。是不然。河源遠出閼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洽。而洛、渭二水。近出鳥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於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爲敵。若夫江源出於嶓冢。既不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撓。則漢雖入江。猶得各紀其爲匯。爲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於兗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兼渭、洛而言。荊州則曰江。漢朝宗於海。對舉二水。而並言之。禹貢之立義精矣。嗚呼。經賴眞儒而明。禹貢有朱子及蔡氏者。爲之辨析。其義猶晦。信乎說難矣。張吉禹貢疑義辯。

漢既入江。所行與江同道。故於導江下釋之。禹貢錄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四

江水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禹貢

岷山江所出在梁州沱江別名孔氏傳

漢地理志云南郡支江縣江沱在西此荆州之沱也蜀郡郫縣江沱在西此梁州之沱也蓋自江水溢
出別爲支派者皆名爲沱故梁荆二州皆有沱也此言東別爲沱接於岷山導江之下則自江水始出

而別流者也意其指梁州之沱也尙書全解

易氏曰岷山漢志在蜀郡蒲氏道西徼外考唐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松州交川縣古西

羌地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江南流二百四十里至冀州冀水縣二百步又六十里至茂州汶山縣

汶山卽岷山禹導江始此又經蜀州之青城縣彭州之導江縣後以二縣治永康軍又三百七十里至

成都縣南七里縣有沱江鎮以沱水名卽東別爲沱者也書纂言四川總志成都縣附郭沱江一在新

別爲沱卽此一在灌縣南一十五里俱流入府界

舊說江出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而亦甚微水經注曰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四川總志曰

岷山在茂羌之列鷲村。一名鴻濛。卽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沃焦山。江水所出。水利志曰。蜀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鷲村。名羊膊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瀘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於灌。經灌西南流者。爲之南江。卽禹所導岷江正流。江源志曰。岷江發源於臨洮之木壘山。山頂分東西流。由甘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經鑱刀灣。達松潘。於下水關。入紅花屯。達墨溪。至穆肅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深溝。經茂州。南至於威。汶轉銀嶺。合草坡河。至蓋巖。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爲玉輪江。至汶爲皂江。至灌爲沫江。一云。洮河發源岷山。北流入陝。爲臨洮府。南入川。爲大川之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於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游曰。常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川廣谷。鎗銜起復。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履按雲南志。謂金沙江之源。出於吐蕃之犂石。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經麗江。鶴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於馬湖。叙南。然後合於大江。趨於荆吳。又緬甸宣慰司志。謂其地勢廣衍。有金沙江。闊五里。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其源之遠且大也明矣。何爲言江源者。止於岷山耶。蓋江出犂石。卽岷嶂之南。河出朶甘思。卽崑崙之西。二源。實前人所未詳也。方中履古今釋疑。

川西皆岷。岷北流爲洮。入黃河。南流入川。爲大江。此知岷峨總是一山。只橫障西南二處爲異耳。今江水果隨岷。越至嘉眉直下。中間如嘉州之大渡。沫水。夾江之青衣。犍爲之漢水。無不湊集。至嘉定爲一都聚。合之禹貢岷山導江一語。地勢樞合。蔣鳴玉漢水紀考。

岷山廣遠。江水所出。必有定處。近世無能窮其源者。隋經籍志。有尋江源記一卷。今不傳。未知其說云何。據漢志言。江水出滄氐道西徼外。則當以酈注所引益州記爲正。自晉以下。說江源者。皆云出羊膊嶺。與益州記同。羊膊嶺。一名鐵豹嶺。按益州記。江水發源自羊膊嶺東。南下二百餘里。至西陵。又南下二百四十里。至汶山故郡。卽今茂州是也。然則江源在茂州之西北。去州四百四十餘里。亦可謂遠矣。而范至能。陸務觀。乃云。江源出西戎。不可窮極。蓋以唐人言。江源自松州甘松嶺始。元和志。松州治嘉成。十里。甘松嶺。在縣西南十五里。交川縣。北至州三十四里。江源嶺。在縣西北三十里。而當時又有謂羊膊嶺在茂州列鵝村者。其地太近。故爲是說。非謂江源更在羊膊之外也。近志引江源記云。岷江發源於臨洮木塢山山頂。分東西流。南流八百里。經甘松嶺。又南經漳臘堡西。其水漸大。復經鐮刀灣。遶松潘下水關。臨洮。今陝西洮州衛也。在松潘之東北。江源果發此。則又自東北而來。與氐道西徼外之岷山。相去懸絕。爲此說者。蓋因隋志云。岷山在臨洮郡臨洮縣。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盜樂縣。見有一水。自木塔山來入江者。遂以爲江水發源彼中。明與漢志相背。無稽之言。不可從也。古今言岷山者。凡四處。一在今四川松潘衛。衛東南去布政

司七百六十里。史記作汝山。封禪書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有瀆山。蜀之汝山也。漢書地理志云。岷山在瀆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蜀志。秦宓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華陽國志云。岷山一名沃焦山。其跗曰羊膊。江水所出。任豫益州記云。大江泉源。始發羊膊嶺下。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水經注云。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卽瀆山也。又謂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隋志。汶山在汶山郡左封縣。唐州治。東至翼州一百九十里。今疊溪營西。有廢翼州。此皆謂在松潘者也。一在今成都府之茂州。州本冉駝國。漢以其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晉改曰廣陽。隋又改曰汶山。山海經注云。岷山在廣陽縣。水經注云。汶水出汶江道徼外。嶓山玉輪坂下。元和志云。汶山縣有汶山。卽岷山。去青城山百里。天色清明。望見成都。卽隴山之南首。張栻西岳碑云。岷山在茂州列鷲村。其跗曰羊膊也。輿地廣記云。岷山在汶山縣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王氏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卽羊膊之異名也。此皆謂在茂州者也。一在成都府之灌縣。縣本漢縣。牂牁江原。三縣地。周武帝分江源置青城縣。因山爲名。元和志云。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西北三十二里。杜光庭成都記云。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灌縣青城山。乃其第一峯也。縣志云。汶山在縣北三十里。蓋卽青城矣。一在今陝西岷州衛。本漢隴西郡地。西魏置溢樂縣。今衛治。卽其故城。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元和志云。山在溢樂縣南一里。此皆謂在岷州衛者也。然則岷山最大。志家各就其所在言之。陸游曰。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餘

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薛季宣曰：今自岷洗松疊以南其大山峻嶺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者耳。此說是也。觀漢志云：山在徼外則固不可以瀟氏一縣限之矣。大抵岷山北起于溢樂實跨古雍州之境而南則訖于青城綿地千餘里與太行伯仲或專指在松潘亦非篤論。然大江所出則必直氏道西徼外者也。沱謂梁之郫江荆之夷水也。東別爲沱者謂江水東流而別爲沱以大勢言之。江自梁而荆皆東也。傳云：江東南流沱東行非是。正義云：以上云浮於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是專以荆州之沱釋傳也。蔡傳云：沱江之別流於梁者則又遺却荆州之沱東至於澧相去不太闊絕乎。唯林氏兼二州言之確不可易。禹貢維指。梁州之沱。爾雅音義云。沱地理志。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此即今之郫江。爾雅所謂沱也。今成都府灌縣東。有都安故城。詩召南曰。江有沱。荆州之沱也。一在江北。襄字記。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受。別北爲內江者是。一在江南。水經注。夷水出魚復縣。江至夷道縣北。東入江者。是。今湖廣荆州府宜都縣西。有夷道故城。

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水經

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溢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亦謂之爲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關。江水自此已上至徼外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水經注。氏道。即前氐道。蜀漢曰氐道。晉改名升遷。今四川松潘衛治是也。通典。彭州。縣。縣西有天彭關。兩山相對如闕。州名取此。漢江。

即今瀘縣。西北去松潘六百餘里。非益州記之所謂天彭關也。

江水自天彭關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 水經

漢武帝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統之。縣本秦置。後為升遷縣也。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千餘里。至龍洞。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餘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纏羅。江漢兩壘。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書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為四瀆之首。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東北百四十里。岷山中江所出。東注於大江。又東百五十里曰岷山。北江所出。東注於大江。江水又逕汶江道。汶出徼外。嶠山西。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於大江。故蘇代告楚曰。蜀地之甲。浮船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謂是水也。

關注。升遷縣。後魏時陷於吐谷渾。周天和元年。改置龍洞郡嘉誠縣。龍洞。亦曰龍山。縣北十一里。城之北境。舊為吐谷渾所居。故曰防渾。管橋。在縣西南十五里。龍洞故城。俗名防渾城。在翼州衛翼州六十里。石鏡山。在縣東南九里。大江水經。縣西二百步。汶江。為蜀郡北部都尉治。故謂之北部。漢元鼎六年。以再鑿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地節三年。郡廢。縣屬蜀郡。建安中。先主定蜀。復分置汶山郡治。汶江縣。今茂州是也。其故城在州北三里。晉移郡於緄尾縣界。改汶江曰廣陽。屬焉。在今州南二百里。故謂漢所置曰汶山。故郡。即宣帝所廢。為蜀郡北部也。南故廣陽曰汶山縣。復置汶山郡。元和志云。有汶山。即岷山。去青城百里。元和志。即茂。在茂州汶川縣南一百三十七里。橫上樹水森流。常有水滴。未嘗暫燥。故曰濕坂。汶水亦名玉輪江。方輿勝覽云。在汶川縣北三里。玉臺山。元和志云。在汶川縣東北四里也。縣北去茂州百里。本漢縣屬縣地。今為保縣。

又有瀟水入焉。水經

水出縣道亦曰綿鹿縣之玉壘山。呂忱云。一曰半澗水也。下注江。水所出。地理志。蜀郡綿鹿縣玉壘山。瀟

又東別爲沱。水經

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渡江有笮橋。水經注

又歷都安縣。水經

李冰作大堰於此。堰於江作壩。壩有左右口。謂之瀟壩。注入郫江。檢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檢。其左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頽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蜀人旱則藉以爲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江水又逕臨邛縣。縣有火井。鹽水。昏夜之時。光與上照。又逕江鄉縣。鄰江水出焉。又東北逕郫縣。又東逕成都縣。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沖里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吳漢入蜀。自廣都令輕騎先往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澗。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於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一頭沈之於澗也。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夸橋。下曰荏橋。南岸道東有文學。始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後學

堂火後守更增二石室。後州舉奪郡舉。移夸里道西故錦官也。言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而錦至鮮明。濯以沱江。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為錦里也。江北則左對繁田。文翁又穿蒲洪以溉灌繁田一千七百頃。又東絕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於江。謂之五城水口。斯為北江水。又東至南安。為碧玉津。故左思云。東越玉津也。注。都安。水漢縣。屬郫。江原三縣也。蜀漢分置都安縣。屬汶山郡。唐改導江。屬成都府。明為灌縣。都安故城。在縣東。都安堰。在縣西。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壩。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蓋以郫檢為二江。檢江。即在漢之所謂流江也。又有捷尾堰。元和志云。在導江縣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決。破竹為籠。圍徑三尺。長十丈。以石實中。累而壅水。臨邛縣。漢屬蜀郡。今邛州是。江鄉。今為崇慶州。漢志。江鄉縣。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武陽。今眉州。及新津。仁壽。井研。三縣地。故郫城。元和志。在縣北五十步。成都故城。即今縣治。蜀王開明故都也。秦置成都縣。舊有大城。少城。羅城。羊馬城。漢蜀郡有廣都縣。其故城在今成。都縣東南。新津縣東北。繁田。繁縣之田。今為新繁也。

又東南過犍為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 水經

縣故大夜郎國。漢武帝開道。置以為縣。有鄴江入焉。出江鄉縣。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於江。縣下注上舊有大橋。廣一里半。謂之安漢橋。水盛歲壞。民苦治功。後太守李嚴。鑿大杜山。尋江通道。此橋遂廢。縣有赤水。下注江。此縣藉江為大堰。開六水門。用灌郡下。北山江水。又與文井江會。李冰所導也。文井水。又東逕江都縣。縣濱文井江。江上有長堤。堤跨四十里。有朱亭。又東至武陽縣。天社山下入江。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曰外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有灘名壘坻。亦曰壘。李冰所平也。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即蜀王開明故治也。縣南有峨眉山。有漾水。即大渡。

水也。水發濠溪。東南流與澗水合。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注。健為郡有南安縣。今嘉定皆其地。武陽。已見前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至健為。南安縣入於江。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東入於江。

又東南過樊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注水北流。注。水經注。注水。疑誤。北流注下。當有之字。

縣本樊人居之。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從人。秦紀謂樊。植之富者也。漢武帝感相如之。

吾使縣令南通樊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

餘。深三四丈。其鑿之跡猶存。江中崖峻。阻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巖。猶有赤白元黃

五色焉。注。樊道。屬犍為部。今為宜賓縣。敘州府治。水經。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放開。為若水也。南江。淹水出越嶲久縣徼外。東南至靖

江。淹水出越嶲久縣徼外。東南至靖

又與符里水合。水經

水出寧州南廣郡南廣縣。縣故犍為之屬縣也。導源汾關山。北流有大步水注之。出南廣縣。北流至符

里水。又北逕樊道。入江。謂之南廣口。注。放符縣。在今敘州府合江縣西。

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東南注之。水經

洛水。出洛縣漳山。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也。又南逕新都縣。蜀有三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焉。與

縣水合。水西出縣竹縣。又與湍水合。亦謂之郫江也。又逕犍為牛韓水。又東逕資中縣。又逕安漢縣。謂

之綿水也。自上諸縣咸以溉灌。故語曰：綿洛為沒沃也。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曰中

江。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洛會也。注：江陽、屬犍為郡。今敘州府富順縣。及瀘州、納溪、江安、皆其地。漢

出。東至新都。北入雒。縣洛會前。以瀘為主。故縣屬縣下云。瀘水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三行千八百九十里。注。言瀘水至廣都北岸入江。蓋特其枝津相通耳。正流則固合綿洛。至江陽入江也。瀘水與郫江通流。故曰綿洛與瀘

水合。亦謂之郫江。四川通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六十五里。本漢舊縣。屬漢廣郡。後置

遷安漢縣北。水經

縣雖迫山川土地特美。蠶魚鹽家有焉。江陽郡治也。故犍為岐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注

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附灘。水經

類歷二險也。注

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鱣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水經。漢志

縣故巴夷之地。漢武帝建初六年。以唐蒙為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其鱣部之水所未聞矣。或

是水之殊目。非所究也。注。放符縣。在今

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水經

強水。即羌水也。宕渠水。即潛水。渝水矣。巴水。出晉昌郡宣漢縣。巴嶺山西。南流。歷巴中。逕巴郡故城南。

西南入江。庾仲邕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即是水也。江州縣。故巴子之鄰也。

秦置巴郡。漢初平元年分巴爲三郡。於江州。則永寧郡治也。屬注。江州。即今巴縣。江津、瀟江、二縣。亦白水縣。與漢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東南入於江。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南至小廣魏。輿梓潼合。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於涪。又西南。至小廣魏縣。南入於墊江。今合州也。漢水、即嘉陵水。巴水、一名北水。其下流爲宕渠水。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注潛水。蓋漢水支分潛出。故受其稱。劉澄之稱白水入潛。然白水與羌水合入漢。是猶漢水也。縣以延闕中、分巴。立宕渠郡。蓋古寶國也。今有寶城縣。有渝水、來水上下皆寶民所居。又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注云。蓋邑郭論移。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道縣在今也。

又東至枳縣。西延江從泮。河郡北流。西屈注之。水經

東逕陽關。巴子梁江之兩岸。猶有梁處。巴之三關。斯爲一也。江水又東。右逕黃葛峽。又左逕明月峽。東至梨鄉。歷雞鳴峽。江之南岸。有枳縣治。華陽記曰。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邕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江水又東逕涪陵故郡北。又東逕漢平二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於積石東。爲桐柱灘。屬注。陽關、在今巴縣。今重慶之涪州。及其壽、鄞都二縣。皆其地。涪陵、亦屬巴郡。今黔州、彭水、武隆、三縣是也。水經、延江水出從爲南廣縣。又東。至泮州。舊縣。東風。北流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又東南。至武陵。西陽縣。入於酉水。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於沅。沅水見後。

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水經

峽對豐民洲。舊巴子別都也。華陽記曰。巴子雖都江平州。又治平都。即此處。屬注。後漢析枳縣地。置平都縣。今重慶府鄞都是也。又逕虎鬚灘。水經

灘水廣大夏斷行旅。屬注今忠州西二里有石梁亘三十餘丈橫截江中俗呼倒懸灘即此。

又東逕臨江縣南。水經

華陽記曰縣在枳東四百里東接胸忍縣。屬注漢臨江屬巴郡今為忠州及墊江縣胸忍漢縣屬巴郡胸音勛今夔州府雲陽萬縣開縣梁山也忍漢書作認。

又東得黃華水口。水經

江浦也。屬注

左逕石城南。水經

庾仲鸞曰臨江至石城黃華口一百里。屬注

又東至平洲。水經

洲上多居民。屬注

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壇。水經

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屬注

又東右得蔣龜谿口。水經

華陽記曰胸忍縣出靈龜自此谿也。屬注

又東會南北集渠。水經

二谿水、涪陵縣界。謂之于陽谿。谿水北流。注於江。謂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陽谿口。又南一百里。入胸忍縣。南入於江。謂之北集渠口。別名班口。又曰分水口。■注

又右逕池谿口。水經

蓋江汜決入也。■注

又東逕右龍。水經

水至於博陽二村之間。有盤石。廣四百丈。長六里而復。殆於岨塞。江川夏沒。冬出。基亘通渚。■注

又東逕羊腸虎臂灘。水經

楊亮爲益州。至此舟覆。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曰使君灘。■注

又東。彭水注之。水經

水出巴渠羣嶽中。東南流。逕漢豐縣東。而西注彭谿。謂之清水口。彭谿又入逕胸忍縣西六十里。南流

至於江。謂之彭谿口。■注 漢豐縣。即今夔州府開縣。胸忍見前。

又東。右逕胸忍縣故城南。水經

常璩曰。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坂。南臨大江。江南岸有方山。枕側江濱。■注

又東逕瞿巫灘。水經

卽下瞿灘也。又謂之博望灘。左則湯谿水注之。水源出縣六百餘里上庸界。南流歷其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名之曰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矣。湯谿下與檀谿水合。上承巴渠水。巴渠南歷檀井谿之檀井水。下入湯水。湯水又南入於江。名曰湯口。屬注

又逕東陽灘。水經

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靈壽木。及橘圃也。屬注

又逕魚復縣之故陵。又東爲落牛灘。逕故陵北。水經

江側有六大墳。庾仲憲曰。楚都丹陽所葬。亦猶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爲名。屬注魚復。漢縣。屬巴郡。雲陽縣界。界北三里有赤甲城。卽故城也。

又右逕夜清。而東歷朝陽道口。又東。左逕新市里南。水經

常璩曰。巴舊立市於江上。今新市里是也。屬注

又東右合陽元水口。水經

水口出陽縣西南高陽山。東。東北流逕其縣南。丙水注之。水發縣東南柏枝山。山下有丙穴。穴中有嘉魚。亦襄漢丙穴之類也。其水北流入高陽谿。谿水又東北流。注於江。謂之陽元水口。屬注陽縣。在

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水經

劉備終。諸葛亮受遺處。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入峽所無。注。永安宮城。即今奉節縣治。

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水經

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里。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注。今奉節縣。南。有八陣圖磧。

又東南逕赤岬西。水經

是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東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連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土悉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注。赤岬。一作赤甲。在奉節縣東十五里。

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水經

故魚國也。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爲白帝。章武二年。劉備改白帝爲永安。巴東郡治也。白帝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岬山。西南臨大江。關之眩目。江中有孤石。爲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矣。縣有夷谿。即狼山清江也。經所謂夷水出焉。注。白帝山。在縣東。元和志云。卽州城所據。與赤岬山相接。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五

江水

又東逕廣谿峽。水經

斯乃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頽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因名之。天旱燔木岸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則降雨。峽中有巖塘。黃龍二灘。

夏水迴復。沿泝所忌。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又東出江關。入南郡界。

圖注。白鹽山。在奉節縣東。隔江十里。又東。有黃龍灘、虎巖灘、後漢亭。彭澤注。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在今魚復縣南。

自關東逕弱關。捍關。水經

捍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秦兼天下。置立

南郡。自巫山皆其城也。又東過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圖注。浮關。在今秭歸縣南。秭歸。今歸州是也。

又東。烏飛水注之。水經

水在天門郡淩中縣界。北流逕巫縣南。西北歷山道三百七十里。注於江。謂之烏飛口。圖注

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水經

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建平郡治巫城。城緣山為墉。南臨大江。故謂之夔

國。屬注。巫縣故城。在今夔州府巫山縣東北。夔

又東。巫溪水注之。水經

溪水。導源梁州。晉興郡之宣漢縣東。又南逕建平郡秦昌縣。又逕北井。縣西有鹽井。井在縣北。故縣名

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鹽水之稱矣。鹽水又南屈逕巫縣東。有聖泉。下注

谿水。谿水又南入於大江。屬注。

又東逕巫峽。水經

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恒故也。

屬注。四川總志。巫峽在巫治東三十里。即巫山也。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略無斷處。有十二峯。曰望霞、翠屏、朝雲、松樹、藥仙、聚鶴、浮壇、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聖泉。沿峽首尾一百六十里。

歷峽東逕新崩灘。水經

北山。漢永元十三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嘗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

簞。或方如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頽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為棟桀。其

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唯三峽所無。乃當抗峯眠峨。偕嶺衡疑。其翼附青山。並槩青雲。更就霄漢。首尾

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

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沔。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巖多生種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凄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圖注

又東逕石門灘。水經

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劉備爲陸遜所破。是逕此門。遂發憤而薨矣。圖注

湖廣荊州府巴東縣東北。有石門山。

又東過秭歸縣南。水經

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袁粲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卽離騷所謂女媭嬋媛以詈余也。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偃廢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圖注今荊州府歸州治。卽秭歸故城。

又東逕城北。水經

其城憑嶺作固。夾溪臨谷。據山枕江。北對丹陽城。南枕大江。峻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圖注今歸州東。有丹陽城。

又東南逕夔城南。水經

跨據川阜。西北皆枕深谷。東帶鄉谿。南側大江。熊肇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左傳。僖公二

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歸州。今歸州。東南有夔城。

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水經

袁崧曰。父老傳言。原既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歸鄉。歸州。今歸州。東南。大江南岸。有故城。

又東逕信陵縣南。水經

臨大江。東傍深溪。溪源北發梁州上庸縣界。南流逕縣下。而注大江。歸州。今歸州。東。有信陵縣。

又東過夷陵縣南。水經

江水自建平至空冷峽。即宜都建平二郡界也。夷陵。漢南郡都尉治。空冷峽。在歸州。東南三十里。

歷峽東逕宜昌縣之埵窳下。水經

江之左岸。絕岸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燼。埵在崖間。父老傳言。昔洪水時。人薄舟崖側。以

餘燼埵之巖側。至今猶存。埵。埵。空冷峽絕壁。有一火燼長數尺。名曰埵窳。相傳堯時洪水。行者泊舟。埵窳。亦據此注耳。記稱。鄭當據此注。鄭不知是何人也。

又東流頭灘。水經

其水並峻激奔暴。魚鼈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袁崧曰。自

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關注 流頭灘。在今夔陵州界。

又東逕宜昌縣北。水經

分夷道。狼山所立也。縣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與夷陵對界。關注 今夔陵州。西有宜昌故城。

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水經

袁崧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嶽巖。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

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人灘也。關注

又東逕黃牛山。水經

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此巖既高。

加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行深。迴望如一矣。關注

黃牛山、在夔陵州西。

又東逕西陵峽。水經

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峽中疊嶂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詞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

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已於千古矣。西陵峽、在彝陵州西北二十里。

歷禹斷江。水經

南峽北有北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耆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絕。於今謂之斷江也。彝陵州西南有斷江山。

出峽東南流，逕故城洲。水經

洲附北岸。上有步蘭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彝陵州治。

又東逕故城北。水經

所謂陸抗城也。城即山為墉，四面大險。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袁崧為郡，嘗登之，矚望焉。故城、在彝陵州東南、大江南岸。

又東逕白鹿巖，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間。水經

荆門在南，上合下開，闢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象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曰：虎牙桀豎以屹峩，荆門鬪竦而盤薄。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激者也。彝陵新志云：虎牙山、在州東南五十里。磯石大小，鑿跡隱見。正如虎牙駭列，舟人望而避之，乃由荆門而上，是虎牙更險於荆門也。正

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俱山縣南，東北注之。水經

漢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注：夷道縣故城，在今宜都縣西。俱山故城，在今長楊縣西。夷水篇

荆州之沱也。古時自巴入楚，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

禹岷山導江，東別爲沱之所經，以今輿地言之，江水出四川松潘衛徽外岷山，流逕衛北，衛、本禹貢

氏羌地，漢置湔氐道，屬蜀郡。唐爲嘉誠縣。松州治。又東南逕壘溪營西。營在茂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本漢

明置松潘衛，屬四川都司。在成都城西北七百六十里。茂州，在成都府西北四百十五里。本漢汶江縣，後周改

今廢。翼州在營西。翼水厥縣在營南。又東南逕茂州西。汶山縣，唐爲茂州治。元和志：汶江，北自翼州，流逕

汶山縣西。又西南逕威州西，玉輪江注之。威州，在今州西北四百五十里。本漢廣柔縣，唐爲薛城縣，維州治。其

水。又西南逕保縣西。保縣，在茂州西南四十里。本漢涪縣，後屬爲汶川縣。江源記：岷江南入涪村，逕石

里。又東南逕灌縣西，沱水出焉。灌縣，在成都府西北一百五十二里。唐爲薄江縣。元和志：大江自茂州界

界，青城廢縣，在今灌縣西南。玉壘山，在縣西北。離堆，在縣西南。或曰：即灌口山。宋河渠志：卓犇江，流逕北

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爲三。東曰外壘口，流逕江、新繁、新都、達於金堂。東北曰三石洞，大江經縣西三

九龍、濠陽，達於漢之洛。東南曰馬嶺口，流逕江、崇寧、郫、溫江、成都、華陽、灌縣、蘆志。大江經縣西三

里，分爲二派，其一東南經崇慶州，至新津者，今謂之南江。其一東循灌城者，今謂之北江。北江又分爲三派，其一

東南逕溫江、過府城，南入新津，合大江者，爲流江。其一自縣寶瓶口，直東入五斗口，東北經郫、新繁、過府城

北，折而南，合流江者，謂之郫江。其一自寶瓶口，東北穿三泊洞，又東北經新繁、新都、至漢州、入雒者，爲滿

穿。與郫江爲二江者，郫江、號北江，唯東合瀾洛。又東南至江陽入江者，爲禹貢梁州之沱流江。乃李冰所

江創自李冰，且指流江。江水又東南逕溫江縣西，崇慶州東。溫江，在府西少南五十里。本漢郫、江原二縣地。兼

爲岷江之正道。大談。江創自李冰，且指流江。江水又東南逕溫江縣西，崇慶州東。溫江，在府西少南五十里。本漢郫、江原二縣地。兼

字源。稱江一名旱里水。自青城縣南流。經溫江縣。入江源縣界。成都新志云。大阜江。本岷江正流。自羅堆壑後。乃以流江為正流。而以此為南江。崇慶州。本漢武陽縣。元和志。二縣東。皆去縣三里。津縣東北。南七十里。本漢武陽縣地。又東南逕眉州東。眉州。本漢武陽縣。元和志。二縣東。皆去縣三里。今州北有武陽故城。隋改武陽曰通義。唐為眉州治。彭山。眉州。本漢武陽縣。元和志。二縣東。皆去縣三里。故城。在州北。有神故城。在州南。本朝慶曆六年併入。又南逕嘉定州東。嘉定。本漢南安縣地。後周分置平。為嘉州治。兼字記。嘉江水在平羌縣西二十步。又云。大江。又東南逕犍為縣北。犍為。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自平羌流入龍游縣界。平羌。即今峨眉縣。在州西六十里。又東南逕犍為縣北。犍為。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在玉津縣西五里。又在犍為縣東二十步。又東南逕宜賓縣東北。合馬湖。宜賓。為敘州府治。本漢漢道。為嘉州。其廢址在今縣北。又東南逕宜賓縣東北。合馬湖。宜賓。為敘州府治。本漢漢道。為嘉州。其廢址在今縣北。又東南逕宜賓縣東北。合馬湖。宜賓。為敘州府治。本漢漢道。為嘉州。其廢址在今縣北。

又東南逕宜賓縣東北。合馬湖。宜賓。為敘州府治。本漢漢道。為嘉州。其廢址在今縣北。又東南逕宜賓縣東北。合馬湖。宜賓。為敘州府治。本漢漢道。為嘉州。其廢址在今縣北。又東南逕宜賓縣東北。合馬湖。宜賓。為敘州府治。本漢漢道。為嘉州。其廢址在今縣北。

南逕資縣西。資縣。在府東三百里。本漢資中縣。又南逕富順縣東。富順。在敘州府東北一百里。本漢江陽縣地。又東南逕瀘州北。又東南與

江水會。圖道元云。縣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縣水口。蓋自又東逕合江縣北。合江。在瀘州東一百里。本漢符縣。

又東北逕江津縣北。江津。在重慶府南一百八里。本漢江州縣地。又東北逕巴縣東南。西漢光、白、涪、巴、渝諸水自北來注之。

巴縣。為重慶府治。本漢江州縣。後周改曰巴縣。唐為渝州治。按自渝上合州者謂之內江。廣仲蓋所云。涪內水是也。自渝夷道上蜀者。謂之外江。夷仲蓋所云。蜀外水是也。又東北逕長壽縣南。

長壽。在府東三百三十里。本隋巴縣地。又東逕涪州北。涪陵江水自南來注之。涪州在府東四百五十里。本漢枳縣。隋改置涪陵縣。唐為涪州治。大江在州北。方輿勝覽。謂之

蜀江。自成都登舟十二程。又東北逕鄭都縣南。鄭都。在忠州西二百里。本漢枳縣地。又東北逕忠州南。忠州。在府東一千至此合黔江。即瀘江。

東北逕萬縣南。萬縣。在夔州府西。四百五十里。本漢胸忍縣。又東北逕雲陽縣南。雲陽。在府西一百七十里。本漢胸忍縣。後周改曰雲安。寰宇記云。蜀江在雲安縣南三十步。

又東逕奉節縣南。夷水故道出焉。奉節。夔州府治。本漢魚復縣。唐改曰奉節。蠻塘峽。在縣東。蜀江中心。蠻塘峽口。冬水淺。屹然巖百餘丈。夏水漲。沒數十丈。亦曰蠻塘。昔舟子取途不決水脈也。范成又東逕巫山縣南。

大吳船錄云。峽中兩岸高巖峻壁。荈薑之實。被於然。有黑石灘。最號險惡。按夷水一名清江。又東逕巫山縣南。巫山。在府東一百三十里。本漢巫縣。巫峽。在縣東四十里。吳船錄云。自巫縣下巫峽。漣瀾穢穢。漣流湍湍。其危又過瘴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洶怒。

又東逕歸州南。歸州。在荊州府西五百二十里。本漢夷縣。又東逕彝陵州南。彝陵。在荊州府西。少南又

東逕宜都縣北。與夷水合。宜都。在州東南九十里。本漢夷道縣。夷水本首受奉節縣之大江。今建始縣北。建始。在夔州府

地。晉分建始縣。屬建平郡。唐屬施州。縣南至州一百三十里。夷水故道。自巫山縣南流入縣界。其故道皆已墜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衛開蠻界水東逕巴

東。長陽。唐改楊為陽。其故城。即今治。縣南七十里。廢巴山縣。即古捍關。至宜都縣北。又東入于江。經所謂

東別爲沱者禹所導一爲梁州之沱今郢江是也一爲荊州之沱古夷水是也禹指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禹貢澧音禮史

澧水名東陵地名孔氏傳水經澧水篇澧水出武陵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零陽縣之北又東過作唐縣北又東至長沙下鄉縣西北東入於江沅縣即今九谿永寧二衛屬湖廣岳州府

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孔氏疏

九江即荊州所謂九江孔殷是也此九江發源山澤分支別派以入於江而江則過之也江水既過九

江又至於東陵也尙書金解

東陵巴陵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書經集注

孔傳云江於此州分爲九道正義曰傳以江是萬水大名謂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也潯陽

記有九江之名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陸氏釋文曰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鱗江三曰烏

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

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隄江九曰廩江參差

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州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

入彭蠡澤也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又鄒陽縣有鄒水餘汗縣有餘水南城縣有野水涓按秦始

皇滅楚以其都壽春置九江郡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曰禹鑿江而通九路地里

志。廬江尋陽縣下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王莽改豫章曰九江郡。柴桑縣曰九江亭。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郭璞江賦曰。流九派乎尋陽。自西漢以迄東晉。皆言大江至尋陽分爲九江。禹之所疏鑿。而尋陽記。緣江圖。又備列其名。元和志云。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荆二州之境。揚州云。彭蠡既滌。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也。荊州云。九江孔殷。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也。彭蠡以東爲揚州界。九江以西爲荊州界。此亦遵舊說。九江孔鄭異義。而不言其處所。諸家皆謂在潯陽。其以洞庭爲九江者。自宋初胡旦始。而晁以道。曾彥和。皆從之。朱子九江辨曰。九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如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入於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九江卽洞庭。既有山水二經爲根據。而又得朱子此辨。其不在潯陽亦明矣。曾氏說九江。一曰沅。出

廣且蘭縣東。北。二曰漸。一名澗水。出武陵。三曰無。出群荆且蘭縣東南入沅。按說文無本古。出武陵辰陽。注洞庭湖入江。素縣。東入沅。四曰辰。縣。東入沅。

五曰叙。一作序。出武陵義陵縣。西北入沅。六曰酉。出武陵沅縣。東南入沅。七曰湘。出零陵始安縣。東北入沅。八曰資。一作瀘。出零陵都梁縣。東北入沅。九曰

澧。出武陵沅縣。東北入沅。注洞庭湖入江。漢志作承。後漢作蒸。出劬陵縣界。至陵縣北。東注於湘。四曰澧江。五曰沅江。六曰漸江。七曰叙江。八曰辰江。九曰

酉江。按朱子據導江文。江先合澧而後過九江。故不數澧。然澧實會南江以東注洞庭。非上流自入江也。安得而不數。無字誤作元。朱子以爲亡是水。故置之。古無瀟水。酈道元云。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

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是納瀟湘之名矣。然則瀟湘。猶言清湘。非別有瀟源。隋唐以後。始謂瀟水出九疑山。北合湘水。是曰瀟湘耳。武陵。零陵。長沙之水。皆入沅湘。如蒸水者頗多。金吉甫云。郴

水亦入湘。舊不列九江。未知與漸叙二水大小若何。然則朱子所更定。亦未有以見其爲必然也。善乎林少穎之言曰。九江之名。異其地勢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則可以意曉也。斯真通

人之見。傳同叔云。九江不必求其有九。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此說本程泰之。恐又不然。嘗時必實有九水會同。故以爲名。但水道通塞離合。古今不常。自戰

國時。唯知有湘。沅。資。澧。而名之五渚矣。况後世乎。與其出此入彼。不若闕疑之爲得耳。西貢維

江水。自亮道。縣北。又東。逕上明城北。水經

江水。自亮道。縣北。又東。過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晉太元中。苻堅寇荊州。刺史桓沖徙渡江南。使

合夷水。

劉波築之。移州治城也。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盛宏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繫布江中。其百里洲最爲大也。其中桑田甘果。映江依洲。自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有九十九洲。注
上明城。在今松滋縣界。今枝江縣東。有枝江故城。百里洲。在縣東北六十里。寰宇記。引荊州圖曰。百里洲。其
上寬廣。土沃人豐。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嘉靖初。爲江水衝斷。今爲上百里洲。下百里洲。沮水篤。沮
水出漢中房陵縣。東南流。經沮陽縣東南。又東南。逕汝陽郡北。又東
南。逕當陽縣北。又南。逕委城西。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於江。

又東會沮口。水經

楚昭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關注

又南過江陵縣南。水經

縣江有洲。號曰枚回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也。關注枚回洲。在江陵縣西南六十里。

又東逕鸞尾洲。水經

北合靈溪水。水無泉源。上承散水。合承大溪。南流注江。關注

東得馬牧口。水經

江水斷洲通會。關注

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水經

故楚也。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秦置南郡。漢景帝改為江陵縣。北對大江。謂之江津口。故洲亦取名焉。江大自此始也。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言

其深廣也。江陵故城。即今荊州府治。江自枝回洲分流。至此復合。勢益大。

又東逕郢城南。水經

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今江陵縣東北三里有郢城。

又東得豫章口。水經

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矣。水經

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水經

江水左迤為中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迤南。派曲而極水曲之地勢。世謂之江曲者也。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河。行五百里。華容故城。在今監利縣界。水經。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注之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風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即郢城之東也。

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又東。涌水注之。水經

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謂之涌口。春秋所謂閼敖游涌。而逸于二水之間者也。今監利縣南。在

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又東南。油水從東南來注之。又東。右合油口。水經。樂鄉城。在今松滋縣東。

又東逕公安縣北左會高口。水經

江浦也對黃州。屬注 今公安縣東北十五里有公安故城。

又東得故市口。水經

水與高水通也。屬注

又右逕楊岐山北。水經

山枕大江山東有城故華容縣尉舊治。屬注

又東左合子夏口。水經

江水左迤北出通於夏水故曰子夏口也。屬注

又東左得侯臺水口。水經

江浦也。屬注

右得龍穴水口。水經

江浦右迤也北對虎洲又洲北有龍巢地名也昔禹南濟江黃龍夾舟舟人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命

于天竭力養民生死命也何憂龍哉于是二龍弭鱗掉尾而去故水地取名矣。屬注

自龍巢而東俞口。水經

夏水泛盛則有冬無之江水北岸上有小城故監利縣尉治也。關注

又東得清揚土塢二口。水經

江浦也。關注

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水經

赭要洲名在大江中。關注石首山在今石首縣西北孫宗鑑曰自竟陵南至大江。並無丘陵之阻。漢江至石首始有淺山石首者石自此而首也。

左得飯筐上口。水經

秋夏水通下口間相距三十餘里赭要下即楊子洲在大江中二洲之間常苦蛟害昔荆飲飛濟此遇兩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江之右岸則溝水口口上即錢官也水自牛皮山東北通江北對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江水右會飯筐上口江浦所入也。關注

又右得上檀浦。水經

江澆也。關注澆首許水名。說文。水在漢南荆洲澆。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六

江水

又東逕竹畦南。水經

江中有觀詳澆。澆東有大洲。洲東分爲爵洲。洲南對湘江口也。水經

又東至長沙下巖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水經

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也。水經。下巖故城。在今武昌府通城縣西。巴陵亦下巖地。瀨口也。水經。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勞澧水。又東至鍾城縣。爲沅水。東逕無陽縣。又東北過臨沅縣南。俗謂之曰澧。下巖縣西。北入於江。注云。沅水下至洞庭湖。方會於江也。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東北過夫夷縣東。北過邵陵縣之北。又東北過益陽縣北。又東與沅水合於湖中。東北入於江也。注

云。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處。謂之益陽江口。益陽今長沙府屬。

湘水從南來注之。水經

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水經

注之。又東北過陰山縣西。涿水從東南來注之。又東北過澧陵縣西。澧水從東來注之。又北過下巖縣西。衡水從東來注之。又北至巴城。西對長洲。南屬湘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謂之三江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湘江北流至岳陽。連蜀江。夏潦

發。蜀江漲。過住湘。浦。溢爲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過。此山復居於陸。唯一際湘川而已。

山宛在水中。秋水過。此山復居於陸。唯一際湘川而已。

山宛在水中。秋水過。此山復居於陸。唯一際湘川而已。

山海經言洞庭、沅、澧之交。瀟、湘之淵。是為九江之門。接澧、鼎、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為洞庭。至巴陵與荆江合。而東州據其上。水經云。湘水右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右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江。東到微湖。世謂之靡湖。西流注為江。謂之靡湖口。左則澧水。謂之武陵江。凡此五水。注為洞庭。北會為大江。名曰五瀦。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襲郢取洞庭。五瀦。楚辭。帝子降兮北瀦。皆其地也。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於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洶湧。秋夏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皆渾濁。岳人謂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還。俗云水

神朝君山。岳陽風土記。

以今輿地言之。江水自宜都縣北合夷水。又東逕枝江縣北。枝江在荊州府西一百七十里。又東逕松滋縣北。松滋在府

二十里。本漢高縣地。又東逕江陵縣南。江陵荊州府治。陸防考云。大江流入郡境。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紆折。南北兩岸。俱平衍下縣。水易漫流。故有決溢之害。濱江諸縣。皆築隄以為捍衛。自松滋

至巴陵之城陵磯。長互六百餘里。北岸有陽州茅渚。長互七百餘里。咫尺不堅。千里為壑。又東逕公安縣北。公安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本漢房陵

縣。有澤陽鎮。在公安故城東南。又東逕石首縣北。石首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本漢華容縣地。又東逕監利縣西。華容縣北。監利在府東南二百里。本楚容邑。漢置華容

縣。三國吳析置監利縣。其故城在今縣東北。華容縣。在縣西北六十里。夏水。東逕華容縣南。又東逕監利縣南。章昭曰。蠻夢在華容縣。郭景純言東南巴丘湖是也。今岳州府亦有華容縣。在府西北一百五十五里。本漢房陵縣地。晉分置南安縣。隋改名華容。非古華容也。

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之水。巴陵岳州府治。本漢下雋縣地。荆江口在縣西北。洞庭水入江處。亦名西江。為南江。按三江口北岸有楊林浦。一名楊葉洲。蓋即水經注所謂巴陵故城西對長洲者。此後世大江之經流。鄴道元所稱北江者也。禹之所導。則異於

此後世大江之經流。鄴道元所稱北江者也。禹之所導。則異於

是袁中道澧游記曰。鄴注水經于江陵枚回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卽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沒。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可考云。今按小修此義。最爲精覈。水經注。澧水出武陵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今岳州府慈利縣所轄。永定、九溪二衛。皆漢沅縣地。歷山在水定衛西。澧水自衛界。又東。婁水入焉。水出巴東界。東逕零陽縣。注於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今慈利縣北。有零陽故城。又東逕澧陽縣。右會澧水。謂之澧口。今石門縣西北有澧水。又東逕澧陽縣南。縣南臨澧水。晉天門郡治。今在澧州西一百十里。又東逕作唐縣北。澧州東南一百二十五里。北至公安縣界六十里。左合澧水。水出西南天門郡界。南逕岑訃屯。屯塌澧水。溉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岑訃屯在今澧州界。州在岳州府西四百二十里。北至公安縣八十里。又東。澧水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漢零陽縣地。隋析置澧陽縣。其故城卽今州治。澧水在州南三里。今華容縣是。澧水注之。謂之澧口。又東與赤沙湖會。赤沙湖在今華容縣西南。亦謂之赤寧湖。西接安鄉縣界。又東逕安鄉縣南。縣是。澧水注之。謂之澧口。又東與赤沙湖會。赤沙湖在今華容縣西南。亦謂之赤寧湖。西接安鄉縣界。又東逕長沙下鄉縣西北。東注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澧水自石門以西。與導江無涉。其南江會澧故道。參以近志。有可得而言者。江陵縣西南二十里有虎渡口。在龍洲之南。後漢郡守法雄。有異政。猛虎渡江。因名。宋乾道七年。湖北漕臣李兼修虎渡堤。卽此。水經注。江水自枚回洲分爲南北二江。北江有故鄉洲。其下爲龍洲。南江從此東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蓋卽所謂澧水也。澧州志云。澧水爲峴江別派。從公安入境。爲四水口。在州北七十里。東接安鄉湖。北連荆江。其地也。澧水又東逕安鄉縣南。會赤沙湖。東距巴陵。而東入洞庭湖。湖在巴陵縣西南一百五十步。元

和志此導江東至于滢。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故道也。春秋傳曰：物莫能兩大。故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理也。昔禹既疏鑿三峽，水勢并注其中，而北谷村之舊流遂爲斷江。其後魚復江所出之夷水，亦致淺狹，不可行舟。近事如句容縣故江乘地，北瀕大江，今皆爲洲渚。江水南去岸二十里，揚子江舊闊四十里，瓜洲本江中一洲，今北與揚子橋相連，而江面僅七八里。又如靖江縣大江，舊分二派，繞縣南北。明天啓以來，潮沙壅積，北派竟成平陸，與揚州之泰輿相連。以今驗古，小修云北江漸盛，而南江日微，殆非臆說。然自屈原九歌云：望滂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蓋滂陽在潯水之北，大江又在潯陽之北，則戰國時固以北江爲正流，而南江爲潯水矣。年代久遠，世鮮有知者。地志水經所言，宜乎與禹貢不合也。禹貢雖指。

東迪北會于匯。禹貢

迪者，斜出之辭。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迪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嶧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其稍折而南。江水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滙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滙澤爲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漢孔氏以東迪爲一句，以北字屬于下，謂北會于滙。故其說以謂迪，溢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爲彭蠡。鄭氏又以東迪者爲南江，夫既以迪爲溢，而又以東

溢爲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江者。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爲二江。鄭氏以東迪爲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此說尤不合。尙書全解。

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而逕于東陵之下。記其東行斜迪而北者。著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滙者。著其同爲彭蠡澤也。經之文明潔如此。何得不信。而猶惑于孔鄭之鑿說乎。禹貢集解。

江水迪北。由沙羨始。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迪北矣。經先漢後江。東滙爲彭蠡者。漢也。而江水亦至其處。故曰東迪北。會於滙。言與漢所滙之彭蠡會也。于字俗譌作爲。則其義不可通矣。禹貢集解。

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水經

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又東逕忌置山南。山東即隱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酈注。今巴陵縣北有忌置洲。宋書。劉道濟等討謝晦。至忌置洲。列船過江。卽此。其東有城陵磯。東北接臨湘縣界。磯下爲三湘浦。元和志云。在巴陵縣東北十二里。黃

潤玉云。今江水衝城陵磯。而臨江驛至岳陽湖口六十里。皆淤沙漲起。南環湖。北沿江。蓋臨九江之口。其章華臺之水。亦淤壅矣。

又東逕彭城口。水經

水東有彭城磯。故水受其名。酈注

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水經

北對隱巖。二巖之間。大江中有獨石孤立。山東江浦。世謂之白馬口。彭城巖在臨湘縣西江中。元和志云。在巴陵縣東北九十四里。即今臨湘

縣也。縣北十里。有白馬磯山。又有隱巖。

又左逕白羸山南。水經

右歷鴨蘭磯。北江中也。東得鴨蘭治浦二口。夏浦也。鄜注

左逕止烏林南。水經

邨居地名也。又東逕烏黎口。江浦也。即中烏林矣。又東逕烏林南。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即是處也。鄜注

又東。左得子練口。水經

北通練浦。又東合練口。江浦也。江之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又入蒲圻縣北。

又逕蒲磯山。北入大江。鄜注。蒲磯山在今蒲圻縣南五十里。折與磯通。元和志云。赤壁山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臨大江。蓋其時未有嘉魚也。今蒲圻臨江之地。盡入嘉魚。而蒲圻無江水。

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水經

一名沙屯。即麻屯口也。本名蓑默口。江浦矣。鄜注

東右得聶口。水經

江浦也。左對聶洲。鄜注

左逕百人山南。水經

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所起也。關注 百人山在漢陽縣西南八十里。

東逕大軍山南。又東逕小軍山南。水經 大軍山在漢陽縣西南六十里。小軍山在縣西南五十里。

又東逕雞翅山北。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水經

沔水上承陽縣之白湖。東南流為沔水。逕陽縣南注於江。謂之沔口。關注 江夏本漢沙羨縣地。今為武昌府治。

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洲。水經

亦曰歎步矣。江之右岸。嘗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迤謂之驛渚。三月以末。水下通樊口水。關注 鸚鵡洲在漢陽府城西南二里大

江中。尾直黃鶴磯。明季蕩滅。

又東逕魯山南。水經

右翼際山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鶴磯西。而南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澁回狀。浦是曰黃軍浦。船官浦東即黃鶴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關注 魯山即大別。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黃鶴山

在府城內西隅。變時江口。與大別對。夏口故城在今江夏縣西南。

左得湖口水。通大湖。又東合聶口水。上承沔水于安陸縣。而東逕聶陽縣北。東南注于江。又東湖水自北

南注。謂之嘉吳江。右岸類得二夏浦。北對東城洲。西浦側有雍伏戍。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出北山。蠻

中。江之右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水經

荊州界盡此。酈注

東逕若城南。又東過郟縣南。水經

庾仲筮江記曰：若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南對郟口夏浦，而不常泛矣。江水東逕白虎巖北，山臨側江濱。又東會赤溪，夏浦二口。江水右迤也。又東逕貝巖，此庾仲雍謂之沛岸矣。江右岸有秋口江浦也。酈注

酈注

右得黎巖北。水經

亦曰黎岸也。北對舉口，舉水出龜頭山西，又南東歷赤亭下，又謂之赤亭水，又分爲二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疑卽此也。酈注

又東逕郟縣故城南。水經

南對蘆洲。酈注 郟縣卽今黃岡黃陂縣地，黃岡縣西北有郟蘆洲，在今武昌縣西二十里，一名位洲。

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水經 鄂縣卽今武昌縣樊口，在縣西北五里。陸游曰：黃州樊口正相對。樊山，在縣西一里。江水又左逕赤鼻山南。水經

山臨側江川。酈注 赤鼻山在黃州府城西，蘇東坡謾認爲赤壁者也。

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卽西陽縣也。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水經

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于袁山東，今武昌郡。

治城南有袁山。卽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江中有節度石三段。廣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陽武昌分江於斯石也。又得東五丈。又得次浦。江浦也。東逕五磯。北有五山。沿次江陰。故得是名矣。仲邕謂之

五圻。屬注

左則巴水注之。水經

水出零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又南

逕巴水成。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屬注零婁縣。漢屬廬江郡。大別山在漢陽府。

又東逕軟縣故城南。水經

故弦圃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屬注軟縣卽今黃州府蘄水縣地。

東會希水口。出灄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灄縣故城。水經

地理志曰。縣南有天柱山。卽霍山也。有祠南嶽廟。齊立。霍州治此。西南流分爲二水。枝津出焉。希水又

南積而爲湖。謂之希湖。湖水又南流。逕軟縣東。而南流注於江。是曰希口水。水流急澹。霖雨暴病。漂溢

無常。行者難之。屬注希水。蘄水。今蘄水縣南。

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浦。水經

從此至武昌。尙方作部。諸屯相接。枕帶長江。又東得桑步。步下有章浦。本南陽郡治。今悉荒蕪。屬注

左得赤水浦。水經

夏浦也。鄒注

又東逕南陽山南。水經

仲篋謂之南陽圻。水勢迅急。鄒注

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水經

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鄒注。故城在今黃州府蕪州西。

東歷孟家澗。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其北。水經

即黃石磯也。東山偏高。謂之西塞。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鄒注。黃石磯在武昌府大冶縣東北三十里。西塞山在縣東九十里。元和志云。在武昌縣。

東八十五里。蓋與大冶分山也。

又東過蕪春縣南。蕪水從北東注之。水經

鄒注。蕪春縣即今蕪州。水經。蕪水出江夏蕪春縣北山。南過其縣西。又南至蕪口。南

入於江。

又東過下雉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水經。今武昌府興國州東。有下雉故城。

又東左得青林口。水經

水經注。江水自下巒以東。所紀山水地名。或瑣細難考。沔水自石城以東。尤多舛錯。道元亦自謂未必一得其實。今據府州縣志。以爲之綱。而掇取水經注及羣書要語。附載於其下。江水自巴陵縣西北會涇庭湖。又東逕其縣北。又東逕臨湘縣北。臨湘在湖廣岳州府東北七十五里。晉以後爲巴陵縣。宋析置臨湘縣。又東逕嘉魚縣西北。與沔陽州分水。嘉魚在武昌府西南二百五十里。漢沙羨縣地。隋爲蒲圻縣地。南唐分置嘉魚縣。沔陽在安陸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本漢州陵縣。又東北逕江夏縣西。漢陽縣東。又北。漢水自北來注之。江夏爲湖廣武昌府治。本漢沙羨縣地。漢陽爲漢陽府治。本春秋之夏涓。亦漢沙羨縣地。又北折而東逕武昌縣北。其對岸則黃陂縣。黃岡縣。武昌在武昌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本漢鄂縣。黃陂在黃州府西二百四十里。本漢黃岡縣。漢陽縣地。黃岡爲府治。本漢西陽、鄂鄉、西陵三縣。今縣西北有郟縣故城。又東逕大冶縣北。蕪水在黃州府東少南一百五十里。本漢鄂。下雒二縣。又東逕與國縣北。蘄州南。大冶在與國州西北一百五十里。本漢鄂。下雒二縣。今縣西北有郟縣故城。又東逕大冶縣北。蕪水在黃州府東少南一百五十里。本漢鄂。下雒二縣。今縣西北有郟縣故城。又東逕與國縣北。蘄州南。與國在武昌府東南三百六十里。蘄州在黃州府東少南一百八十里。本漢下雒縣。廣濟在湖廣蘄州。本漢蘄春縣。又東逕瑞昌縣北。廣濟縣南。瑞昌在江西九江府西九十里。本漢柴桑縣地。廣濟在湖廣蘄州。本漢蘄春縣。又東逕德化縣北。黃梅縣南。德化九江府治。晉永興初。於此置尋陽郡。隋因改柴桑曰尋陽。而江北之名。遂移於江南。黃梅在蘄州東一百六十里。本漢尋陽縣。其故城在今縣東北。元和志。大江去縣七十里。江在黃梅縣南一百里。彭蠡澤在德化縣東南九十里。其水北注于江。此導江東迤北會于匯之所經也。江在黃梅縣南一百里。彭蠡澤在德化縣東南九十里。其水北注于江。此導江東迤北會于匯之所經也。今洞庭湖通亦爲江波所通。而經獨於彭蠡言匯澤者。蓋禹時巴陵未有洲渚。九江卽是江身。與彭蠡異。故不言匯澤也。

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滙字必因上文而誤也。今按江漢合流，入揚州之域，會彭蠡水，始有三江之名。若以滙指漢水，則北江、中江，不待過彭蠡而始有其名矣。禹貢于荊州言江漢，無中江、北江之名。于揚州始言三江，蓋必會南江，而後可命之曰北、曰中、曰南也。周禮荊州曰：其川江、漢、揚州曰：其川三江。與禹貢若合符節。匪非漢口明矣。自宋以來，說此經者，遇難解處，不以爲衍文，則以爲錯簡，不以爲錯簡，則以爲誤字。真禹貢之一厄也。禹貢維

東爲中江，入于海。禹貢

漢、江二水，既合于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爲北江、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爲中江，入于海，而上文導漾東爲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卽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尙書全解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曾氏曰：豫章九江合于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江，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所導。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爲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經不志。程氏曰：經云東滙澤爲彭蠡，東迤北會于滙，是二語者，附著直略。南江以槩其所不書者也。彭蠡爲南江無疑。禹之行水，嘗經疏導，則雖小而見錄，無所致力，則雖大而不書。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疏導，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于經。然于其合并江、漢，而以滙會名之，使天下因鼎錯之實，參北中之目，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中，此聖經之書法也。

邵氏曰：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江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唯見江不見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于張克修亦云：渭按三江之說，自康成子瞻以後，得三氏而愈明。江、漢共爲一瀆，而其入海也，則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卽朝宗於海，並舉二川，已爲之張本矣。南江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導水無文。以今輿地言之，江水至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東北，贛水合彭蠡湖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北逕湖口縣北，又東北逕彭澤縣北，其對岸則宿松縣、望江縣。湖口在江西九江府東六十里。本漢彭澤縣。彭澤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本漢彭澤縣地。縣北大江中。有南安慶府西兩二百六十里。本漢皖縣地。大江在縣南一百二十里。縣志云：小孤山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舊時時江北岸。與南岸彭郎樓相對。江水經此。湍急如沸。明成化十二年，江水忽分流於山北。流日益廣。自是屹立中流。大江澎湃，環於四面。大江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亦漢皖縣地。置置大雷。又東北逕東流縣西，其對岸則懷寧縣。東流在江南池州府西少府治一百八十里。亦漢皖縣地。大江在府南門外。又東北逕貴池縣北，其對岸則桐城縣。黃池池州府去縣一里。懷寧爲安慶府治。本漢皖縣。大江在府南門外。又東北逕貴池縣北，其對岸則桐城縣。黃池池州府城縣。大江去縣五里。桐城在安慶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春秋桐國。漢置淮陽縣。史記：秦始皇自雲夢浮江渚，下觀熊柯。括地志云：在桐安縣東。隋改淮陽曰桐安也。漢書：武帝自壽陽浮江。薄樅而出。今縣東南有射蛟臺。

又東北逕銅陵縣西，又東北逕繁昌縣北，其對岸則無爲州。銅陵在池州府東北一百里。本漢陵陽。春秋數二縣。楚伐吳。吳人敗諸鳩岸。卽此。繁昌在太平府西南一百三十里。本漢春穀縣。大江去縣五十里。蘇圻城西臨大江。吳緒圻屯也。縣東北三十里江中。有譚尾洲。無爲在廬州府東南二百七十里。春秋巢國地。漢置居巢、襄安、臨湖三縣。水經志：沔水與江合流。又東合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此。江水自濡須口又東。左會柘口水。水遊巢湖。東過故東關城。又東南流注於大江。按州東少南九十里爲巢縣。漢居巢縣地。巢

湖在縣西。亦作灑湖。又名焦湖。方輿勝覽云。湖周四百餘里。占合肥、舒城、廬江、巢四縣之境。納諸水而注之。灑須水在縣南。源出巢湖。亦曰東關水。又按寰宇記。江水在含山縣南一百七十里。九域志亦云。含山縣有大江。蓋唐宋時。其南境本蕪江。自明初割縣南周。又東北逕蕪湖縣西。又北逕當塗縣西。其對岸則和州。蕪湖在太平。府南少西六十里。春秋吳城茲邑。漢置蕪湖縣。大江去縣五里。蟬磯在縣西七里江中。中江在縣南。一名蕪湖。元和志云。蕪湖水在當塗縣西南八十里。源出丹陽縣。西北流入大江。襄宇記云。蕪湖在蕪湖縣南。長七里。縣志以縣東十五里天成湖當之。一名天聖湖。當塗太平府治。本漢丹陽縣。牛渚山一名采石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西臨大江。渡江至和州二十五里。陸游云。古來江南有事。從采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蓋以江面狹於瓜州也。和州在江寧府西一百三十里。本漢潁陽縣。大江在州東南。江上有梁山。宋大明七年祀梁山。大開江中。立雙關於山上。元和志云。梁山在歷陽縣南七十里。東岸有博望山。屬姑熟。二山隔江相對。望之如門。南朝謂之天門山。橫江浦在州東北。元和志云。歷陽縣東南二十六里。直江南采石渡。又東北逕江寧縣西。其對岸則江浦縣。江寧與上元縣並為江南江寧府治。本戰國楚金陵。秦改曰秣陵。漢置秣陵縣。屬丹陽郡。其故城在今縣東南五里。寰宇記云。大江從江寧縣西一百二十里。承當塗縣。分蕪浦、上田為界。紆回屈曲二百九十三里。輿和州、烏江、揚州、六合。並分中流為界。胡三省曰。江水東流。自武昌以下。漸漸向北。蓋南紀諸山所迫。險阻之勢。使之然也。至於江寧。江流愈北。蓋建康當下流都會。望薄陽、武昌皆直南。望歷陽、壽陽皆直西。故建康謂歷陽。險阻以名三山磯。又有歷山、慈姥山、落星山。皆西臨大江。江浦在府西四十里。本漢堂邑。全椒二縣地。舊志云。大江在縣東南三里。自浦子口渡江。至府城觀音門二十里而近。一名安陽渡。又東北逕上元縣北。其對岸則六合縣。上元本漢秣陵縣地。大江去縣二十餘里。有山隔江而出者。曰焦家菁。又東曰觀音山。燕子磯。又東歷濬山。以接黃天。在縣東北八十里。胡三省曰。大江過昇州界。浸以深廣。自老鸞背渡白沙。橫闊三十餘里。俗呼黃天蕩。六合在府東北一百三十里。漢堂邑縣地。大江在縣東南。六合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隋開皇九年。晉王平陳於此。臨江觀渡兵馬。瓜步山在縣東南。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燕至六合。登瓜步。隔江望秣陵。纒數十里。寰宇記引南兖州記云。瓜步山東五里。有赤岸。南臨江中。湖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按枚乘七發。言陵曲江之濤。曰凌赤岸。簪扶桑。郭璞江賦云。鼓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皆謂此也。輿地紀勝云。滁河即古塗水。源出合肥縣。東流逕全椒、滁洲、六合。至瓜步入江。瓜步之東。又東逕句容縣北。其北岸則儀真縣。句容在石帆山。轟居江中。山東即黃天蕩。江流至此。波濤甚險。

七十里。本漢句容、江乘二縣。大江去縣七十里。龍潭鎮在縣西北八十里。逼臨大江。儀真在揚州府。又東逕丹徒縣
西七十里。本漢江都縣地。唐爲揚子縣。縣西二十里宜化鎮。有五馬渡。故名。下臨長江。京峴山在縣東
北。其北岸則江都縣。丹徒。鎮江府治。春秋吳朱方邑。漢置丹徒縣。北固山在府城北。有四津渡。北與瓜洲對岸。
舊名蒜山渡。金山在城西西北七里。中。周必大筆錄云。此山大江環繞。每大風四起。勢若浮動。名浮玉山。唐有裴頭
陀於此開山得金。賜名金山。焦山在城東北九里。元和中志云。江都縣大江。南對丹徒之京口。舊開四十餘里。今開十八
揚州府治。漢舊縣。故城在今府城南四十六里。爲江水所侵。魏志。文帝黃初六年。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即此
地。瓜洲鎮在府城南四十五里。有渡以通鎮江。元和志云。江都縣大江。南對丹徒之京口。舊開四十餘里。今開十八
里。日知錄云。古時未有瓜洲。裴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與揚子橋相連
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則由采石。下則由江乘。而京口不當往來之運。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正義
云。江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吳徐盛作疑城。以外皆爲洲渚。而渡口乃移於龍潭。又瓜洲既連揚子橋。江面
十一處。皆以沿江爲防守之要。今江乘去江幾二十里。宋乾道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
益狹。而隋唐之代。復以丹陽郡移置丹徒。於是渡者舍江乘而趨京口。或疑唐揚子縣治所。橋以此得名也。地理志。江
今因之。按揚子江今北去揚州府城四十里。胡三省曰。今之揚子橋。或疑唐揚子縣治所。橋以此得名也。地理志。江
水祠。又東逕丹陽縣北。又東逕武進縣北。其北岸則秦州。丹陽在鎮江府東六十四里。本漢曲阿縣。大江在
北通大江。又東十里。則武進之孟漕河口也。武進爲常州府治。春秋吳延陵邑。漢置毗陵縣。大江在縣北五十里。地
理志。吳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注云。吳陵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吳陵郡治。舊去江三里。岸稍毀。
遂至城下。江即北江也。秦州在揚州府東一百二十里。本漢海陵縣。又東逕江陰縣北。其北岸則秦與縣。靖江縣。如
陵縣。唐爲吳陵縣。大江在州南。漢志。海陵有江海會祠。又東逕江陰縣北。其北岸則秦與縣。靖江縣。如
皇縣。江陰在常州府東九十里。本漢吳陵縣地。大江在縣北。有馬歇沙。與秦與縣分鎮君山。臨江南去縣二里。亦
名歐江山。秦與在揚州府東南一百四十里。唐爲海陵縣地。靖江在常州府東北二十五里。本唐海陵、吳陵二縣
地。宋爲秦與縣地。元改屬江陰縣。明成化五年。析置靖江縣。孤山舊在縣東北二十五里。成化八年。潮沙壅
積。轉而成田。今山在平陸。新志云。大江舊分二派。繞縣南北。天啓以來。潮沙壅積。縣北大江。竟爲平陸。因開
界河。與秦與分界。而大江唯經其東南。縣遂爲江北之地矣。如阜在秦州東南一百四十里。本後漢廣陵郡地。又東逕
晉分廣陵置山陽郡。有如皋縣。隋省。唐析海陵縣地。置如皋縣。五代時。南唐升爲縣。大江在縣南。又東逕
常熱縣北。其北岸則通州。常熱在蘇州府北八十里。本漢吳、吳陵二縣地。大江去縣四十里。福山臨江有港。東連
大海。曰福山港。通州在揚州府東四百里。本漢海陵縣之東境。狼山在州南十八里。布

洲峽在湖南四十里江中。黃子涵曰。常熟與通州相對。古時縣界闊遠。故東北濱海。自明中葉分置太倉州後。凡縣境濱海之地。已割屬之。今江自太倉之七鴉口。始折而南。是為大洋。其在本縣境者。自福山北距通州之狼山。水面不過百里。止可謂之江尾。而非海也。又東選太倉州北其北岸則海門縣。又東入於海。地。梁以後為寶山縣地。明初置太倉衛。弘治十年。始割寶山、常熟、嘉定三縣地。置太倉州。廢江在州南。大海在州東北。南接嘉定。北接通州。邗置水利。書云。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岡身。朱長文吳郡續圖經云。濱海之地。岡阜相屬。謂之岡身。州東北有七鴉浦。大江由此入海。海中有燒劉沙。直江口之東南。今為崇明縣。在州東二百八里。元時海運從劉家港出海。至此放洋。海門在通州東一百里。本唐海陵縣之東洲鎮。五代時。置海門縣。海舊在縣東十五里。有六港。皆東通大海。潮漲則盈。退則涸。其地為海水所侵。吞食日廣。本朝廢。此東為中江入於海之所經也。禹貢維鯨初。縣治遂淪於海。今為海門鄉。併入州境。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七

江水

漢高皇后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漢書高后本紀。

漢高皇后八年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漢書高后本紀。四川總志載。七年。江、漢水溢。後五年。江、漢水又溢。即此一年之事。云七年者。三年也。

是年。南陽沔水溢。今隨州襄陽地。湖廣通志。書傳。漢上曰沔。地理通釋。漢入江。謂之沔。志云沔水溢。即本紀所云江水。漢水溢也。

漢成帝河平三年春二月。隄爲地震。山崩。雍江水。水逆流。雍同壘。下同。漢書成帝本紀。是年二月。隄爲柏江山崩。捐江

山崩。皆靡江水。江水逆流。壞城殺十三人。漢書五行志。

漢成帝元延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雍江三日。江水竭。漢書成帝本紀。是年正月丙寅。岷山崩。壅江。江水逆流。

三日乃通。漢書五行志。

漢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溢。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後漢書五行志。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後漢書五行志。

魏曹叡太和四年九月。大雨。漢水溢。三國志。

吳孫權太元元年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宋書五行志。

晉懷帝永嘉三年江漢皆竭可涉晉書懷帝本紀

晉穆帝永和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晉書穆帝本紀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晉書五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戊子濤水入石頭毀大桁殺人晉書孝武帝本紀

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晉書五

晉安帝元興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

漂敗流蠶骸齒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晉書五

晉安帝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晉書五

晉安帝義熙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晉書五

晉安帝義熙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晉書五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夏五月沔水泛溢遣使循行賑贍宋書文帝本紀 是年五月江水泛溢沒居民害苗稼宋

五行

宋順帝昇明二年七月丙午濤水入石頭居民皆漂沒宋書五行志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七月濤水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齊書五行志

梁武帝天監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濤上御道七尺。隋史五行志

是年荊州江溢隄壞刺史始興王憺親率府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尙欲身塞河隄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隄立邳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州民乃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梁書始興王憺傳

天監末末陽江水暴漲。湖廣通志

梁武帝普通元年秋七月江海並溢。梁書武帝本紀

唐高祖武德七年七月蕪州地震山摧壅江水噎流。唐書五行志東之罷政事願還襄州乃授襄州刺史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唐書張柬之傳按宰相表東之罷相在神龍元年

景龍三年七月澧水害稼。湖廣通志

唐明皇開元十五年八月八日沔池縣夜有暴雨澗水穀水漲合毀郭邑百餘家。舊唐書五行志

唐代宗大歷七年二月江州江溢。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二年六月荆南江溢。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三年五月揚州江溢。唐書德宗本紀江南通志云貞元二年揚州江溢

唐德宗貞元四年正月江溢。唐書德宗本紀。是月京師地震。金房二州尤甚。江溢山裂。屋宇多壞。人皆露處。唐書

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十月朗蜀二州江溢。唐書五行志。

貞元二十一年朗州江漲。流萬餘家。是年夏朗州水關。湖廣通志。

唐穆宗永貞元年秋武陵龍陽二縣江水溢。漂萬餘家。晉書五行志。

唐穆宗長慶四年敬宗即位。夏六月漢水溢決。唐書敬宗本紀。是年夏襄均復郢四州。漢水溢決。唐書五行志。

唐文宗大和四年夏舒州江溢。唐書文宗本紀。是年夏江水溢沒舒州太湖宿松望江三縣民田數百戶。唐書五行志。

唐文宗大和五年六月甲午。唐書文宗本紀。武江漲高二丈。溢入梓州羅城。唐書五行志。

唐文宗開成三年夏江漢漲溢。壞房均荆襄等州民居及田產殆盡。唐書五行志。

唐武宗會昌元年七月壬辰漢水溢。唐書武宗本紀。是年七月襄州漢水暴溢。壞州郭均州亦然。唐書五行志。漢水溢。

壞城郭。僧孺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唐書牛僧孺傳。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

以障漢暴。唐書盧鈞傳。

後周廣順三年襄州漢水漲溢。湖廣通志。

宋太祖建隆二年襄州漢水漲溢數丈。宋史五行志。湖廣通志作元年。恐即此也。

宋太祖乾德二年四月。廣陵、揚子等縣。潮水害民田。宋史五
行志。

宋太祖開寶元年六月。江水泛溢。壞民田廬舍。八月。集州江漲。壞民廬舍。及城壁公署。宋史五
行志。

宋太祖開寶五年六月。忠州江水漲二百尺。宋史五
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忠州江漲二十五丈。興州江漲。毀棧道四百餘間。七月。復州蜀漢江漲。壞城

及民田廬舍。集州江漲。汎嘉川縣。宋史五
行志。是年九月。興州江水溢。宋史太宗
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八月。梓州江漲。壞關道營舍。宋史五
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七月。復州江水漲。毀民舍。隄塘皆壞。宋史五
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六月。均州澗水。均水。漢江並漲。壞民舍人畜。死者甚衆。漢陽軍江水漲五丈。

七月。南劍州江水漲。壞民居舍。宋史五
行志。是年秋七月。漢水溢。宋史太宗
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七月。江漢皆溢爲患。宋史太宗
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七月。嘉州江水暴漲。壞官署民舍。溺者千餘人。雅州江水漲九丈。壞民廬舍。

新州江漲入南碧。壞軍營。宋史五
行志。

宋太宗雍熙二年七月。朗江溢害稼。宋史五
行志。

宋太宗雍熙三年秋七月癸巳。階州福津縣有大山飛來。自龍帝峽壅江水逆流。壞民田數百里。宋史太宗
本紀。

山崩而壅江水。漢書屢書之。茲曰大山飛來。恐猶是吾浙西湖飛來峯之訛傳也。小谷口 舊章。

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吉州江漲。漂壞民田廬舍。黃梅縣江水漲二丈八尺。洪州江漲。壞州城三十堵。民

廬舍二千餘區。漂二千餘戶。宋史五 行志。

宋太宗淳化二年七月。嘉州江漲。溢入州城。毀民舍。復州蜀漢二江水漲。壞民田廬舍。八月。藤州江

漲十餘丈。入州城。壞官署民田。是秋。荆湖北路江水注溢。漫田畝甚衆。宋史五 行志。

宋太宗淳化四年九月。江溢。陷涪州。詔溺死者給歛具。鐵錢三千。宋史太宗 本紀。

宋太宗至道元年五月。虔州江水漲二丈九尺。壞城流入深八尺。毀城門。宋史五 行志。

宋真宗咸平三年三月。梓州江水漲。壞民田。七月。洋州漢水溢。民有溺死者。宋史五 行志。

宋真宗景德四年六月。鄧州江水暴漲。八月。橫州江漲。壞營舍。宋史五 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六月。吉州。臨江軍並江水泛溢。害稼。宋史五 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洪筠袁州江漲。害民田。壞州城。宋史五 行志。是歲。吉州。臨江軍江水溢。害民田。宋 紀。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利州水漂棧閣萬二千八百間。宋史五 行志。

宋仁宗天聖三年十一月辛卯。襄州漢水壞民田。宋史五 行志。

宋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壬子。江寧府揚、真潤州江水溢。壞官民廬舍。遣使安撫賑恤。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景祐三年六月壬申。虔、吉州水溢。壞城郭廬舍。賜被溺家錢有差。宋史仁宗本紀。五行志略同。

宋仁宗嘉祐元年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宋史仁宗本紀。五行志載。二

水冒安上門。門關折。諸路江河決溢。河北尤甚。疑即元年之事。本紀與志紀年月不同。必有一誤。

姚渙知峽州。大江漲溢。渙前戒民徙儲積遷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埽臺。為木岸七十丈。

繚以長隄。捷以薪石。厥後江漲。不為害。民德之。徙知涪州。宋史姚渙傳。孝基通判閩州。閩州江水齧城幾沒。郡

吏多引避。孝基率其下。決水歸芻谷。城賴以全。宋史孝基傳。沈起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間歲海潮至。冒民田

舍。民徒以避。棄其業。起為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漑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以報。御史中丞包拯

舉為監察御史。宋史沈起傳。

宋神宗熙寧八年夏四月壬午。湖南江水溢。宋史神宗本紀。是年四月。潭、衡、邵、道諸州。江水溢。壞官私廬舍。宋史

志。師孟為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為江隄。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歷集賢殿修撰。判都水

監。宋史程師孟傳。

宋徽宗大觀三年七月。階州久雨。江溢。宋史五行志。

宋徽宗大觀四年。夔州江水溢。宋史徽宗本紀。

紹興三年五月武昌江漲累月不洩。湖廣通志。

陳楠知襄陽府明年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以疾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江

州。宋史陳楠傳 楠知襄陽 在紹興十五年。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潼川府東南江溢水入城浸民廬。宋史五行志。

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潼川府江溢浸城內外民廬。宋史五行志。楊政守漢中十八年六堰久壞失灌溉之利

政為修復漢江水決為害政築長隄捍之凡利于民者不敢以軍旅廢也。宋史楊政傳。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五月階州白水溢決隄圯城浸民廬壘舍祠廟甚多。宋史五行志。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荆江溢。宋史五行志。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五月丁巳階州白水溢浸城市民廬六月辛卯潼川府東南二江溢決隄毀橋浸

民廬涪城中江射洪通泉鄆縣沒田廬。宋史五行志。張孝祥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荊州無水

患請祠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歎。宋史張孝祥傳。

宋光宗紹熙二年五月庚午利州東江溢壞隄田廬舍辛未潼川府東南江溢六月戊寅又溢再壞隄

橋水入城沒廬舍七百四十餘家鄆涪射洪通泉縣匯田為江者千餘畝七月癸亥嘉陵江暴溢興州

圯城門郡獄官舍凡十七所漂民居三千四百九十餘潼川崇慶府縣果合金龍漢州懷安石泉大安軍

魚關皆水。時上流西番界古松州。江水暴溢。龍州敗橋閣五百餘區。江油縣溺死者衆。宋史五

是年七月。襄陽大雨連旬。漢水溢。害稼。壞隄。防民舍殆盡。湖廣通志

宋光宗紹熙三年五月乙未。潼川府東南江溢。後六日又溢。浸城外民廬。人徙于山。七月襄陽江陵府

大雨水。漢江溢。敗隄防。圯民廬。沒田稼者逾旬。復州荆門軍水亦如之。鎮江府三縣水損下地之稼。宋史五行志

志

宋光宗紹熙五年秋。武陵縣江溢。圯田廬甚衆。宋史五行志

慶元二年。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四川通志

宋寧宗開禧元年九月丙戌。漢水溢。宋史五行志寧宗登位。樞以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為

臣。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宋史宣樞傳

宋寧宗嘉定十年。蜀漢二州江沒城郭。宋史五行志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五月。鄂州江湖合漲。城市洗沒。累月不泄。是秋江溢。圯民廬。宋史五行志

宋理宗端平三年。襄漢江溢。皆大水。宋史五行志

宋理宗淳祐七年五月。重慶府江水泛溢者三。漂城壁。壞樓櫓。宋史五行志

宋度宗咸淳六年六月。漢水溢。宋史李庭芝傳

宋度宗咸淳七年七月壬午。四川制置使朱禕孫言。夏五以來。江水凡三泛溢。自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
圯壞。宋史度宗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九月辛卯。江水溢。沒民田。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江水溢。免江夏田租。元史世祖本紀。

元成宗大德元年六月。和州歷陽縣江漲。漂沒廬舍萬八千五百餘家。元史成宗本紀。是年六月。和州歷陽縣江

水溢。漂廬舍萬八千五百區。元史五是年十月。廬州路無為州江漲泛溢。漂沒廬舍。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五年七月。江水暴風大溢。高四五丈。連崇明、通泰、真州、定江之地。漂沒廬舍。被災者三萬四

千八百餘戶。元史五行志。

元成宗大德九年六月甲午。潼川霖雨。江溢。漂沒民居。溺死者衆。飭有司給糧一月。免其田租。元史成宗本紀。

年六月。潼川鄭縣雨。綿江、中江溢。水決入城。元史五行志。是年七月。沔陽玉沙縣江溢。元史五行志。

元成宗大德十年二月乙未。道州營道等處暴雨。江溢山裂。漂民廬。溺死者衆。復其田租。七月辛巳。平江

大風海溢。漂民廬舍。元史成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二年七月。全州、永州江水溢害稼。元史五行志。

元英宗至治元年七月。乞里吉思都江水溢。八月。安陸府雨七日。江水大溢。被災者三千五百戶。九

月。京山、長壽二縣。漢水溢。元史五。是年九月庚子。安陸府漢水溢。壞民田。賑之。元史英宗本紀。

元英宗至治二年六月壬午。辰州江水溢。壞民廬舍。元史英宗本紀。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夏六月。渠州江水溢。元史五。

元泰定帝泰定二年六月。潼川府綿江、中江水溢。入城深丈餘。元史五。

元文宗至順三年八月。江水溢。元史文宗本紀。

元順帝至正八年五月庚子。廣西山崩。水湧。灘江溢。平地水深二丈餘。屋宇人畜漂沒。元史五。

元順帝至正九年五月。蜀江大溢。浸漢陽城。民大饑。秋九月。江漢溢。漂沒民居禾稼。元史順帝本紀。

明太祖洪武元年六月戊辰。江西永新縣大風雨。蛟出。江水暴溢。入城深八尺。民居蕩析。男女多溺死者。

事聞。上遣使賑之。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三年六月戊寅。應天府溧水縣奏久雨江溢。漂民居。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四年秋七月壬子。南寧府大雨。江水溢。壞城垣。漂民廬舍。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六年七月己酉。鉅州南溪縣大雨。江水漲。漂公廨民居。己未。德慶府言城臨江岸。每江水

漲溢。城輒頽圯。乞移內地。令兵民并力興築。從之。明太祖實錄。

洪武二十三年秋八月。涇雨。漢水暴溢。由郢以西廬舍人畜。漂沒無算。州城幾陷。五日乃止。湖廣通志。

明太宗永樂元年三月癸未。修揚州府江都縣河東等鄉邊江圩岸。五月辛巳。湖廣安陸州言。州境及京山縣。俱臨漢江。舊有隄岸。傾圮二百餘丈。乞修築。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年五月戊辰。工部言。太平府當塗縣慈湖等處。上通宣歙。東抵丹陽湖。西接蕪湖。地多瀕江。比雨水浸淫。及海潮漲溢。決隄傷稼。宜遣人相度修築。上從之。又諭之曰。緣江低窪之處。非止當塗一縣。霖潦傷稼必多。宜分遣官乘傳往視。凡浙江。江西。湖廣。安慶。蘇松等府。遇湖泊窪下。圩岸頽圮。亟督有司修築。己巳。湖廣布政司言。長沙。瀏陽。益陽。岳州。安鄉。華容。常德。龍陽。武陵。荊州。石首。監利。江陵諸縣。霖雨。湖水。泛溢。壞民居。田稼。命戶部遣人馳驛撫視。十一月辛丑。江寧縣民言。自龍江至三山門。河道窄狹。各處饋運之舟。聚集江澚。卒遇風濤。多致損壞。乞浚江東門外北河。令深廣。以納饋運之舟。從之。癸卯。秦興縣言。沿江圩岸。東至新河。西盡丹陽界。長六千六百五十丈。高一丈五尺。頃被江水衝決。爲民患。請發民丁修築。從之。戊申。直隸和州民言。州銅城閘。上抵巢湖。下接揚子江。圩岸七十餘處。爲江湖衝決。壞禾稼。乞修築。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三年十月乙亥。修無爲州周輿等鄉。及鷹揚鄉。烏江屯。緣江圩岸。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四年三月丁未。湖廣石首縣言。境內臨江萬石隄。三百七十餘丈。當大江之衝。間爲洪水所決。而隣境華容。安鄉。皆受其患。乞先時修築。從之。六月辛酉。工部言。湖廣蘄州。廣濟縣。武家穴等處。江

岸爲水衝決。宜發民修築。從之。七月辛未。修應天府江浦縣沿江隄岸。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五月戊子。湖廣安陸州奏。渣馬灘江溢。決圩岸千六百餘丈。請發民修築。從之。十二

月己未。揚州府泰興縣耆民言。縣南攔江隄岸。爲風濤衝激。淪入于江者三千九百餘丈。又大港北自縣

河。南出大江。淤塞四千五百餘丈。請命浚築。皇太子遣官相度修治。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九年六月。自甲辰至戊申。直隸揚州府通州。泰興。江都。儀真。海門等縣。風雨暴作。江潮泛漲。

壞房舍。漂流人畜。事聞。命戶部速遣人巡視撫卹。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年六月辛未。湖廣荊州。武昌。黃州。常德。漢陽等府久雨。江水泛漲。沒民廬舍田禾。事聞。命

戶部遣人巡視綏撫。九月癸未朔。湖廣黃梅縣耆民言。縣臨大江。舊有圩岸百二十餘里。洪武中嘗修

築之。今夏霖雨。江水泛溢。圩岸坍塌。傷民田千八百二十餘頃。請以閩郡丁夫修築。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一年七月壬午。戶部言。通州海門縣官民田。近被風潮衝坍入江者。該輸糧三千五百八

十餘石。命除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四年五月。江西南昌等府言。自四月至五月淫雨。江水泛漲。壞廬舍。沒田稼。命戶部遣人

撫視。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十年十月戊申。湖廣沔陽州奏。今秋霖雨。江水泛漲。淪沒田地。溺死人民。命戶部遣人撫

視。明太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元年十月戊午。直隸太平府蕪湖縣奏。今年五月久雨。江水泛溢。淹官民田一百五十八頃。有奇。命行在戶部遣人覆視。蠲除租稅。十一月癸卯。湖廣衡陽縣奏。今年六月初八日大雨。十四日止。

江水泛溢。漂民廬。淹沒田稼。命行在戶部行布政司按察司。督府縣優卹。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三年四月乙丑。四川灌縣陰陽學訓術嚴亨奏。本縣都江等四十四堰。洪武間築以障水。灌

溉民田。比因江漲衝決。乞仍發民修築爲便。上命行在戶部移文有司。令農隙用工。八月庚寅。湖廣常

德州奏。龍陽、武陵二縣。五月以來霖雨不止。江湖漲漫。衝決隄岸。漂流民居。淹沒田苗。命布政司委官撫

恤。九月丙子。湖廣沔陽州及監利縣各奏。今年七月八月久雨。江水泛溢。低田悉淹無收。上命戶部遣

人覆視。免秋租。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六年十月甲子。湖廣石首縣典史劉英奏。本縣舊有三隄。長一千九百四十餘丈。比因江水

泛溢。風浪衝激。頽圯其半。近隄之田。連歲被淹。禾稼無收。其隄內民田。與荊州衛軍士屯田。利害適均。命

軍民並力築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八年七月壬申。巡撫侍郎趙新奏。江西自六月初旬以來。大雨不止。江水泛漲。南昌、南康、饒

州、廣信、九江、吉安、建昌、臨江等府。瀕江之處。漂流居民。淹沒田穀。請加寬卹。上命行在戶部。視有災處。蠲

其租。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九年二月甲戌。巡撫侍郎吳政言。去秋湖廣江水泛溢。衝決江陵。枝江二縣。緣江隄岸三百五十餘丈。民田軍屯。多被其患。請于農隙發傍近軍民。相兼修築。從之。仍令政遣廉幹官督之。八月癸酉。四川順慶府奏。五月初二日至初六日。江水泛溢。浸漫本府倉糧。壞南充縣居民房舍。漂溺牛馬。命行在戶部遣人巡視。并寬卹之。明宣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八

江水

明宣宗宣德十年七月戊戌。英宗已即位矣。湖廣黃州等府奏。今歲天雨連綿。江水泛溢。所屬州縣。田苗淹沒。無收。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除其租稅。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十月甲戌。江西吉安府知府陳本深言。府城外緣江。隄岸損壞。宜修築以備水患。從之。丙子。湖廣荊州府奏。江陵、公安二縣及荊門州大雨。江水泛漲。衝決圩岸。實爲民患。事下行在工部。覆奏。請令荊州府暨荊州衛協力修築。從之。十一月戊午。直隸揚州、蘇州、常州府各奏。十月初一日颶風大作。海潮漲湧。所屬州縣。居民漂蕩者各數百家。湖廣荊州府所屬州縣各奏。六月至七月。天雨連綿。江水泛漲。淹沒民田。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以聞。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二年三月己酉。命襄城伯李隆禱於大江之神。以南京龍江關等處隄岸屢決故也。十月己未。湖廣江陵、松滋、公安、石首、潛江、監利六縣各奏。近江隄岸俱爲水決。淹沒禾苗甚多。事下行在工部。覆奏。請移文勸實修治。從之。十一月戊戌。修湖廣老龍隄。以其爲漢水所決也。十二月丁丑。修江南通江橋東西一帶江岸。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四年二月乙卯湖廣荊州府奏府城西四十里江水高城十餘丈儻遇霖潦隄壞水即灌城爲害不小乞專命府通判一員荊州等三衛千戶三員常巡隄岸少壞輒修庶可以防水患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五年六月甲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奏積雨壞南京中新河上新河隄并濟川衛新江口防水隄請俟水退量撥丁夫修築從之七月庚辰江西南昌饒州九江南康自五月至七月淫雨江水

泛漲事聞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六年二月辛卯命南京守備豐城侯李賢禱於江神以江水決隄故也四月丙子江西布

政司言寧縣武寧縣建昌縣江通舟楫而多灘石兩岸樹木叢生乞興役修築從之五月乙卯修江西

吉安府城南近江隄六月己卯直隸嘗塗縣大信巡檢司前漕河南通大江舟行避險者悉由此行後

以江水泛漲沙土壅積不通有司請疏濬從之九月癸未先是南京江岸累決已命工部侍郎吳政等

修築政等言水深未便工力請於農隙時疏江中沙洲以殺水勢然後用工至是復以興役請上命守備

豐城侯李賢太監劉寧同政提督仍戒其務恤軍民毋容侵擾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七年五月丙辰江西廣昌縣縣丞張壽芳奏請修近縣江岸從之七月築南京浦子口大

勝關隄先是江中有洲激水橫流決隄豐城侯李賢請鑿洲引水直流則隄可固上可之會詔蠲天下徭

役遂不果鑿止令築隄遣兵部右侍郎徐琦祭告大江之神然後興役壬戌湖廣荊州府奏東門外小江

接荆門潛江等處。近爲沙土淤塞者三十餘里。請疏浚以便民。九月辛酉。先是江西九江府城。以邊大江。爲水頽者二百餘丈。隄決倍之。巡按御史及有司以聞。命九江衛率軍工修築。至是以人夫物料不足。爲請。事下工部。議宜諭三司官計其所需與之。第毋擾民。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九年閏七月戊寅。應天湖廣岳州各奏江溢。丙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段信奏。江都縣揚子江沙洲上民戶不下數百餘。七月間。中夜風雨大作。江潮泛漲。沙洲水高丈五六尺。溺男女千二十人。費產田禾。滄沒無算。越三日。風息水始縮。上命御史府縣官出官錢葬溺死者。而給存者以食。滄沒田畝。悉蠲其稅。明英宗實錄。

正統九年江潮泛漲。漂溺江都等縣一千七百餘人。揚州府志。

明英宗正統十一年八月辛酉。湖廣龍陽縣奏。今年二月以來大雨。洞庭湖隄決。居民男婦多被溺死。漂沒廬舍禾稼牲畜無算。上命布政司亟發人夫修完湖隄。存恤被災民戶。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元年六月己丑。先是南京風雨。江水泛漲。壞城垣官舍民居甚衆。拔神營監樹木二十餘株。至是詔有司修理之。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二年六月乙亥。命以直隸揚州府瀕江新漲地土。與坍江失田人戶耕種。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三年十二月戊午。四川綿州奏。本州西盆河名飲馬池者。以通大江。數敗隄岸。請率民修築。

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五年九月丁巳。四川都司奏。七月大雨。江水泛溢。漫入東城水關。決城垣三百餘丈。壞駟馬。萬里二橋。欲同布。按二司起附近府衛軍夫備料修理。從之。明英宗實錄。

景泰六年。江水泛漲。遣巡撫王竑祭於江神。潯州府志。

明英宗天順二年八月乙丑。安慶府屬縣江水泛溢。浸爛秧苗。秋成無望。糧草無從徵納。上命戶部知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四年八月甲辰朔。湖廣都布按三司奏。武昌、黃州、漢陽、襄陽、德安、辰州、常德、荊州諸府衛。自四月至六月。陰雨連綿。江水汎溢。衝決隄防。潦沒麥禾。民多流徙。上命所司加意安撫賑濟。除其租稅。

十月壬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奏。瑞州、南昌、南康等府。四月以來。江水泛溢。二麥渰死。顆粒無收。上命戶部勘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五年十一月丁巳。直隸揚州府奏所屬海門等縣。今年春夏旱傷。七月以來。江潮泛溢。淹沒田禾。事下戶部覆視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七年五月壬辰。襄王瞻墺奏。襄陽城逼漢江。自昔有隄。號曰老龍。環護城郭。歲久為水衝激。已漸坍決。及城南有救生橋。水大人可度。橋登山。以免水患。今亦損壞。非大起工匠修築。不足捍災禦患。

請敕附近府州縣。并本處有司軍衛爲之。事下巡撫湖廣左僉都御史王儉覈實。儉以爲宜。上命儉督有司修築。九月乙酉。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陸平奏。九江府德化彭澤二縣。今年六月以來。天雨連綿。江水泛溢。邊江民田。淹沒無收。欲徵秋糧。恐逼民逃竄。乞量爲優免。上命戶部理之。明英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三年六月癸卯。湖廣江夏縣水衝隄岸。起竹簾門外江口。迄夏口驛漢陽馬枋關。長八百五十丈。有奇。從巡撫都御史羅篔等。各言隄岸逼近城址。近者不滿十步。宜命有司採辦物料。量役軍民。以漸修築。明憲宗實錄。

夏時正成化五年遷大理寺卿。明年春。命巡視江西災傷。增築南昌濱江隄。及豐城諸縣陂岸。民賴其利。明史利稿。

明憲宗成化六年十月戊午。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奏。江水泛溢。衝塌上新河口岸。南北共長一百三十四丈。河口坍入三十五丈。兩岸軍民房屋。災者四十八間。事下工部。覆奏。移文南京工部。會守備等官勘議。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七年四月丁卯。禮部奏。南京江東門外江水泛溢。崩頽北岸。損壞民居。請遣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祭告江神。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八年二月辛卯。襄王瞻墿及巡撫右僉都御史吳琛。并湖廣守臣各奏。襄陽府江岸石橋。被

水衝塌俱宜修築。事下工部。以為其事已經勘議。但今彼處民困未甦。合俟秋成之後。斟酌修築。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二月甲戌。直隸安慶府大雨。江水暴漲。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五月丙戌。吉王見浚奏。長沙府地西臨大江。水勢洶湧。岸無迴曲。往來客舟灣泊。多為風濤所損。聞府外西南原有通江一港。年久淤塞。不便舟楫。今左少監唐宏。員外郎劉琛。奉勅於此營造府第。工完之日。宜令督工疏通之。工部議以宏琛事完。即當復命其疏浚河道。宜移文巡撫等官覈實。令有司行之。上曰。事果無礙。當從所請。六月丁巳。襄世子祁鏞奏。今年四月中旬。久雨江漲。漂流居屋。衝決隄岸。水幾入城。驚惶無地。乞敕所司同議修築。俾無後患。事下工部議。以水患急務。宜移文撫按并三司分守等官覈實。修築務在高廣堅厚。以為久計。詔可。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冬十月丙子。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奏。新江口操演戰船。俱於中下二新河住泊。以避風濤。今二河為泥沙淤塞。至秋深水涸。出塢為難。請敕工部循往年例。督軍修浚。庶船出入便利。遇警不至誤事。從之。明憲宗實錄

宏治三年春二月。施州石信山崩。有大石二。如人形。卓立路旁。距五里清江南岸山崩。大石塞江。水為不流。遂壅為灘。湖廣通志

明孝宗宏治七年七月戊子直隸蘇常鎮三府風雨驟作潮水泛溢拔木飄瓦平地水高五尺餘沿江地水高一丈坍塌房屋城垣民多溺死九月丙申禮部尙書倪岳等言近日南京風雨大作蘇松等府海潮逆湧江水泛溢湖廣武昌等府州縣天雨不止洪水泛漲一望無涯軍民房屋俱被淹沒明孝宗實錄

宏治十二年安陸漢水溢田廬漂沒民多溺死湖廣通志

明孝宗宏治十三年十月丙申遼王寵綬奏荊州府舊有護城隄岸長五十里近隄崩壞致江水衝決城門橋樓房屋爲患甚急請命修築工部覆奏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五年八月庚戌遣官祭告孝陵太廟先是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等奏南京自本年六月一日霖雨浹旬平地皆水至七月三日猛風急雨震蕩掀播江潮洶湧江東諸門之外浩浩波濤浸入城五尺有餘軍民房宇倒塌者千百餘間男婦有淹溺死者新江口中下二新河等處官民船飄沒人多溺死鎮江揚州諸府沿江風潮亦復如是故有是命明孝宗實錄

宏治十六年江潮入望京門浦口城圯江南通志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八月戊寅命南京守備魏國公徐備祭大江之神以江水衝決浦子口上新河等處故也明武宗實錄

是年平蕞頤灘安盤記云蜀之灘以千計戎州之西最險戎以西灘以百計犍爲之蕞頤最險灘在犍

爲西十里石牙中橫。江水走其上。前壅後迫。勢不得不起而立。衝撞噴薄。叫號怒激。聲聞十數里外。舟人上下。咸默胎重足。睜目屏氣。以幸無事。一失其勢。輒破壞漂溺。不可救。人死是灘者。歲以千數也。昔李水守蜀。鑿豚崖以避沫水之害。豚崖在嘉州犍爲。今之犍爲嘉屬邑也。相去不遠。不應舍之不治。然水之治水也。多沈犀以彈壓湍急。犍爲故有沈犀驛。豈水嘗治之而無成歟。抑江流變遷。當時水由他道。而無是險歟。不可知也。正德十一年丙子。蘄陽張公思齊。以憲僉行縣。邑人赴訴。萬口一辭。時適有幾。公可與事。公進諸生而語之。吾受天子命。官以水利爲名。豈一一利之。去害乃以爲利也。計度安出。諸生曰。濬其西岸。水放而西灘其可夷。公曰。然。吾意如是。驗其同耳。且事委曲得僉監臨。監臨者。巡按監察御史盧公雍也。乃卜乃虔。臨江用牲。萬夫齊奮。身自爲督。壅石爲隄。以木爲捍。旣鑿旣疏。自下而上。時天大寒。雪雨交集。公撤去塵蓋。勞來巡行。率至夜乃息。凡在後者。益感公意。并力趨事。兩月告成。導江之日。人士走觀。空其一邑。歡呼嗟歎。不圖成功。乃至於此。由是灘險遂虛。而夜亦可航矣。四川總志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七月壬辰。大學生梁儲等言湖廣荆襄等處。以霖雨江水泛漲。疏入不省。明武宗實錄

是年。安陸漢水溢。田廬漂沒。民多溺死。湖廣通志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三月甲寅。湖廣衡州府大風雨。江水溢。浸入城郭。房屋及人民。多漂沒者。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六月己卯。漢江溢。漂溺人口。用承奉張佐言。購人駕舟拯救。其後又出資糧築隄四

十餘里。自是水患乃絕。而軍民瀕水之田。皆恃以安。明武宗實錄。

是年揚州大風。江海溢數丈。漂沒廬舍。民多溺死。揚州府志。

明世宗嘉靖元年七月己巳。南京暴風雨。江水溢。郊社陵寢。宮闕。城垣。吻脊。欄楯。皆壞。拔樹至萬餘株。大江船隻。漂沒甚衆。八月庚子。敕諭兩京文武羣臣。朕以眇躬。嗣守祖宗鴻業。代天理物。負荷維艱。夙夜兢兢。罔敢自逸。詎勉逾歲。治效未臻。災異迭見。近者南京守臣奏報。七月二十五日。猛風驟雨。砂石飛揚。江水湧溢。郊社陵寢。宮闕。城垣等處。吻脊。欄楯。多被損壞。并各衙門樹株。拔倒甚多。大江船隻。漂溺甚衆。上新河等處。邊江軍民房屋。被水衝塌者。不計其數。又前此湖廣。江西地方。水患尤甚。朕心祗懼。莫究其端。意者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天和。昭示譴告。朕方致齋積誠。祗告於天地宗廟。社稷。凡事關朕躬者。痛自省循。爾兩京文武羣臣。宜同加修省。務在守法奉公。勉修職業。以圖消復。其被災軍民之家。各遣官巡視。量行賑恤。庶幾天意可回。用保我國家億萬年太平之祚。欽哉。故諭。十二月辛巳。湖廣。荊州府。潛江縣。知縣。敖鉞。疏請開濬淤洲。以弭水患。但沿江一帶。淤洲盡屬皇莊。未敢擅興工作。戶部覆議。江洲原非額田。歲入無幾。苟可救一縣之民。何惜於此。請令巡撫湖廣都御史。行守巡官親詣縣治。相度地形水勢。果爲民患。卽及時併工疏濬。淤洲新增。子粒悉蠲。勿徵。從之。明世宗實錄。

是年七月二十五日。揚州大風雨。江潮湧漲。溺死男婦一千七百四十五口。揚州府志。

嘉靖五年。漢水決洋渡。初渡口忽陷。城穴有女子衣絳緣。恆坐其上。一夕痛哭。河遂決。湖廣通志

明世宗嘉靖六年八月辛未。御史郭希愈言。江北岸善崩。凡坍江田地。約有四萬二千餘畝。所損民額。咸取償於民。而江西新漲灘田九萬八千餘畝。漸成沃壤。豪民霸占爭訟。致傷人命。數年不決。前奉明詔。下有司覆勘不報。宜責南京巡江御史勘理。戶部覆請。上命南京巡江御史委有司踏勘。其坍漲田數。相應抵補者。咸通融撥給。以足糧額。餘皆賦民耕之。先已告田納糧者。咸與公斷。以杜爭訟。明世宗實錄

嘉靖八年秋。漢水溢。湖廣通志

嘉靖十一年。僉事張彥果議築都江堰石工不果。江漢之水。出自岷嶓。其勢建瓴。而注全蜀。神禹疏濬之功。茲最烈焉。至秦李冰鑿離堆以疏沫水。衆渠順流。沃野千里。號稱陸海。厥後文翁。白敏中。張詠。咸加修浚。迄今賴焉。嗟夫。郡國之有流渠。猶人身之有脈絡也。一縷不通。合體皆病。按方而治之。則鬱滯決而精神流通矣。守土者其尙因時修之。以甦蜀哉。蜀中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鷲村。所謂羊膊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尖囊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瀟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於灌。經灌西南流者。今謂之南江。卽禹所導岷江正流。自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東注北折。於是始以東南正流爲南江。經離堆薄灌城而東北注者爲北江。北江出自寶瓶口。穿三泊洞。而北注者爲外江。自寶瓶口直東

入五斗口。而東北注者爲內江。蓋北江析爲二江。并南江而三。其北行入五斗口一支。在南北二江之上。故以內江別之。外江北經崇寧、彭縣、新繁、漢州界。出金堂峽。內江東經郫縣、崇寧界內。下過府城北。南會府城前江。以趨於彭、合、彭山、金堂諸水。會于瀘州。合綿、涪諸水。并嘉陵江。經合州。會於重慶。合涪、雅諸水。會於嘉定。合松、潘之西南。入尖囊大渡河者。會於敘州。遠近溉田。不可勝計。然各府塘堰。皆民間自修。官課其成而已。獨李冰所鑿離堆山。設立都江堰在岷江中流。時歲工費鉅萬元。至元元年。廉訪僉事吉嘗普。建白用石包砌諸堰爲石門。以時啓閉。國初加意水利。每歲冬春之會。令得水州縣。與軍衛屯所。共役人夫五千。竹木工料。計田均輸。修葺堰得不壞。成化九年。巡撫都御史夏瑱。以遠人赴役不便。又將郫、灌二縣。雜派科差均敷。得水州縣。專備工料。以供堰務。宏治九年。添設按察司僉事一員。專一提督都江堰。併各府州水利。於時灌縣知縣胡光伐石冶金。卽舊趾甃砌爲防。貫以鐵錠柱三。各長一丈二尺。使當湍勢。石隄中貫鐵處。固以油灰。直長一十五丈。高一丈三尺。闊五尺。首闊一丈二尺。用鐵三萬餘。石一千二百。高廣丈餘。長倍之。桐油五百。麻線二百。木二千五百。各色工役計二十五萬三千二百有奇。正德間。水利僉事盧翊。親詣督理疏濬。直抵鐵板。得秦人所書六字訣曰。深淘灘。淺作堰。大書觀瀾亭上。以昭永鑒。先是每年起工役。有不均之歎。翊乃下令。以糧三石。派夫一名。分八班。凡八年一周。仍啓蜀府每年助青竹四萬竿。委官督織竹籠。裝石爲堰。嘉靖初。僉事劉隅。重修都江堰。

觀瀾亭。十一年。僉事張彥果議築石工。復吉普當。胡光之舊。以工費浩大。不果。謹按四瀆。惟江最大。蜀水自江之外。有七。皆注於瞿唐。由荆達揚。以入於海。世傳杜宇命其相繁。鑿作三峽。以通江水。而李冰離堆之鑿。最有功於蜀。然總之。則大禹平成。功在萬世矣。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蓋水出于岷者。皆謂之江。出於江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沱。此禹治功之神。流澤之遠也。或謂灌縣都江堰。乃諸堰綱領。而分江流之第一咽喉。嘗事者嗣而修築之。亦一方之利也。謹附著之。四川總志。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九

江水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正月壬寅。以南京江水衝囓。詔守備鎮遠侯顧寰祭江神。明世宗實錄。

嘉靖三十九年。江水漲至三山門。秦淮居民水深數尺。江南通志。

是年湖廣江隄決。按湖廣境達八省。凡秦關巴蜀中原貴竹嶺右諸水俱注之。導爲三江。潞爲七澤。卽禹貢江漢九江。沱潛雲夢之故區也。江發岷山。抵巴東。入荆襄。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其受決害者。惟荊州一郡爲甚。漢發嶓冢。抵上津。入鄖地。流至漢陽。與大江水合。其受決害者。鄖襄安漢四郡。而襄安爲尤甚。九江是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諸水。合流入洞庭湖。沿滙八百里。經岳陽樓西南。出湖口。與江流合。其受決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三水總會于武昌。其江身始闊。直注而東。以故武昌蕪黃之境。無大水害。大較隄防多在襄安。常武。荆。岳間。蓋古七澤。正其地也。漢唐以來。代苦水患。至宋爲荆南留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之地。漸涸。三江流水之道。漸狹而溢。其所築之隄防。亦漸潰塌。明嘉靖庚申歲。三江水汎異常。沿江諸郡縣。蕩沒殆盡。舊隄防存者。十無二三。而後來有司。雖建議修築。然旋築旋圯。蓋民私其力。而財用贏絀之勢異也。又案禹貢岷山導江。東

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今澧州巴陵。正澧與九江東陵故地也。江水方出三峽口。如建瓴勢。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邇彝陵而上。山阜夾岸。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闊。順流直注。中間郡縣。兩岸俱平行下溼。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回。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迸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諸縣。縣各沿岸爲隄。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磯隄。凡長互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至茅埠隄。凡長互七百餘里。咫尺不堅。千里爲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竄伏其間。江陵之龍灣市。監利之分監所。公安。石首。澧州。安鄉之四水口。嘉魚之鱗洲。東江腦。俱爲盜賊藪。蓋以防隄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故也。自元大德間。決公安竹林港。又決石首陳壘港。守土官每議築隄。竟無成績。始爲開穴口之計。按江陵舊路。有九穴十三口。其所可開者。惟郝穴。赤剝。楊林。采穴。調弦。小岳六處。餘皆湮塞。迨明初。六穴復湮。其五。故隄防不時泛決。然未甚也。惟嘉靖三十九年決後。殆無虛歲。而荆。岳之間。幾爲巨澤矣。漢陽縣舊有襄陽口。在漢口北岸十里許。卽古漢水正道。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環抱牯牛洲。至鵝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陽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明成化初。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古道遂淤。且漢口雖爲漢水瀉流之地。但爲江水洶湧。橫截其口。流不能洩。復逆折而上。故太白。新灘。馬影。蒲潭。沌口。刀環等湖。易於泛溢。而春夏水漲。郡治常苦浸。

沒之患。其障禦全藉大別一山。故從來未設隄防。漢川縣東至漢陽。南至沔陽。西至景陵。北至雲夢。正當漢江下流。故有長湖、橫湖、觀湖、龍車、小松等湖以蓄水。又有城北、南湖、魚湖、蓼湖、西岡。水洪等坑以禦水。且漢江至此分流。一由張池口經縣治。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二水復合流出漢口。故無大水患。明嘉靖三十九年。漢水大溢。各垸隄俱潰。而竹筒河衝塞五十里許。其張池口江身。又復淺狹。以故水多壅滯于鍾祥景陵間。而劉家隔之估船。不得通于漢川。民亦病之。頃年查勘。上自河口。中經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大約淤塞一千三百一十二丈。上河口地勢稍低。不便受水。改從沙臺寺前。去舊口約數十丈許。中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舊河身甚曲。新改直勢。以順水性。約直二百丈零。下口叫子臺出風門。又半淤。計二百丈餘。巡撫劉懋奏請。贖鏹一萬餘兩。募夫開濬。親臨閱工。乘流下上。河勢大通。自春二月興工。至三月告成。按禹貢。九江孔殷。謂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水。會合滙爲洞庭一湖。是也。今以郡縣志考之。辰常衡永枝河。會流於洞庭者。無慮數十水。而其會衆流而注之湖。則有三焉。曰沅江、湘江、澧江而止。沅發自牂牁。經辰溪。合麻陽諸溪洞水。過常武。出湖之北。湘發自廣西與安海陽山。至分水嶺分爲二派。一爲灘水。一爲湘水。至永州合瀟水。汨羅。過長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林古克縣。東流過武水口。合焦溪。如溪諸水。經慈利。石門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沅、辰、敘、酉、資共合流而匯爲洞庭。以爲之壑。故沅、辰、衡、永、長沙。得免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陽當江湖之會合。故歲遭浸

瀕而隄防之設最宜急圖者也。岳州府城西岳陽樓一帶正臨洞庭湖。春夏水漲。波濤撼城。勢甚可慮。宋守滕宗諒築偃虹一隄障之。迨明初隄漸崩洗。城漸退縮。後移城於岡阜。至嘉靖三十九年以後。岡阜半摧而懸城孤危。岳陽樓亦將頽塌。知府李時漸顧募夫役用辦磚石。繕修城垣。自岳陽樓而南。凡二百六十餘丈。城下築土隄。以殺水勢。其屬邑臨江。常苦水患者有四。安鄉。華容。巴陵。臨湘也。但安鄉四面皆水。難以設隄。臨湘半倚山城。雖可捍禦。然西北俱濱江。水口又多。勢難築隄。巴陵隄防。祇在江北諸里。惟華容四十八垸之隄。最為要害。湖廣通志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江隄大決。江水之患。全在荊州一郡。夾岸南北。凡六縣。北岸則江陵。監利。隄凡四萬九千餘丈。南岸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隄凡五萬四千餘丈。明嘉靖庚申歲。洪水決隄。無慮數十處。而極為要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虎渡黃潭鎮。公安之孺頭鋪艾家堰。石首之藕池。諸隄衝塌深廣。最難為力者也。每歲有司隨築隨決。迄無成功。至四十五年十月。知府趙賢估議請築。務期堅厚。自丙寅歷戊辰。凡三冬。六縣隄稍就緒。始立隄甲法。每千丈隄老一人。五百丈隄長一人。百丈甲一人。夫十人。江陵北岸。總共隄長六十六人。松滋。公安。石首南岸。總共隄長七十七人。監利。東西岸。總共隄長八十人。夏秋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為常。然荊州郡治濱江。郡西上六十里。有萬城隄。在當陽。江陵之界。嘉靖十一年一決。直衝郡西城。不浸者三版。十二年。有司挽築。更築李家埠重隄。謹

之二十九年。又決此隄。乃郡治之大要害也。後江陵縣專爲修理。始得無虞。案禹貢。嶧家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今考漢江圖。西自漢中。流至漢陽大別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卽漢水故道也。水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岸。江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故多遷徙。潛、沔之間。大半匯爲湖渚。復合流至乾鎮驛中分。一由張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先年安襄一帶。雖遷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渚爲之壑。三流爲之瀉也。明正德以來。潛、沔、湖渚。漸淤爲平陸。上流口以壅滯。嘉靖初年。安陸石城故道。改徙沿山灣。二十六年。決荆門沙洋鎮。三十九年。決紅廟隄。四十五年。決襄陽老龍隄。宜城故道。改徙鴛鴦新河。而竹筒河復湮。淺十餘里。下流又日澀阻。故水患多在荆襄。安陸、潛、沔間矣。鄖陽府西北控扼秦、豫。東南接連荆、襄。四面皆疊山峻嶺。屬邑半依山城。獨郡治孤立川原之間。正當水衝。故上津、竹山諸縣。雖臨漢濱。不必隄防。其水患祇在郡治。而禦水又以城爲隄。自古無大決害。至明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初九日。衝決東甯門外土隄。城半傾塌。民多漂沒。襄陽古有大隄。自商周已然矣。漢壽亭侯決水灌樊城。是漢水爲襄樊患。最切要害。明初水流故道。不復爲災。故大隄漸塌。民多侵爲己業。而有司並無築隄慮。嘉靖四十五年。洪水四溢。郡治及各州縣城俱潰。民漂流以數萬計。郡西老龍隄。一決直衝城南而東。故郡治之患爲尤甚。副使金世龍、秦淦、徐學謨。先後條議估修。踰二年成工。前卷云。按唐書神龍元年。漢水擊城。襄

陳之罷政事。遷襄州。因壘為堤。以遏溝怒。自是郡置防禦守陸使。隕在縣東北。樂府有大隄曲。謂此也。

江之故道。逼近安陸府治石城而下。明嘉靖初。徙新

洪。透沿山灣東。去城彌遠。水患日深。考其故。在豐樂則舊有九龍灘。龍坎港。桐木嶺。金花。熨斗等湖之

分洩。至石城則舊有城北湖池河。殷家等河之注蓄。後皆淤平。軍民官莊。爭懇為業。而下流竹筒河復

淤。下滯上汎。固一郡水患之源也。屬邑大半濱江。而受害甚者。北岸則鍾祥。京山。景陵之紅廟。南岸則

荊門。潛江。沔陽之沙陽也。湖廣通志。皆載云。頃晤家魚山侍讀於淮陰試院。以黃河利害相質問。魚山曰。子知黃

以為害。惜乎史志不能悉載。閱湖廣通志。陸防考略。獨言嘉靖三十九年。四十五年之事為詳。為備錄於此。

是年漢水溢。樊城。城北舊有大隄。城南面江一帶。皆輒城。盡潰決。議者謂樊城潰則襄城無患。于是疏

塞不蚤。樊城之富庶漸衰。禹貢錙指。

明穆宗隆慶二年四月辛巳。湖廣撫按官劉愨等言。承天府元祐宮。故廟。諱。妙觀也。自陶仲文請易今

名。以為祝延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永德。因奏乞供養之田。歲入千七百餘金。又比顯陵與邸例。使有司季

為估修撫按。歲為奏報。僭擬不經。無過於此。請追奪入官。徵其租。以供漢江築隄之費。戶部覆奏。報可。明

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三年四月辛卯。巡撫湖廣都御史劉愨。請開竹筒河。以洩漢江之勢。工部覆議。從之。明穆宗

明神宗萬曆二年三月辛丑。工部覆河道侍郎萬恭題。瓜洲。花園港等處。原設建開。蓋俾江南糧運。可以

直達免□□之費也。自隆慶六年。花園港猪市上下開成。迄今二載。糧艘無滯。省民間不費之費。但上開重建方畢。而下開衝墮又壞。合行河道侍郎。將瓜洲應改下開。及詹家洲應建中開。作速興舉。并議運河楊子橋。亦於明年接續修建。以收全功。其江商應該協助修閘銀兩。嚴行追解濟用。從之。四月乙巳。湖廣撫按趙賢。李枏題築荊州采穴。新衝二口。承天。泗港。謝家灣各穴口。以殺水勢。工費重大。錢糧不敷。已將德安倉糧銀。并各王府減存備用祿銀接濟。戶部覆如議行。辛酉。戶部覆工部咨稱。湖廣撫按趙賢等題。湖省當江。漢之委。荊州承天等處。頻遭水患。其民恃隄爲命。而隄所恃以固者。惟穴口分洩之力。祇因舊穴湮塞。以致水勢橫決。今議開荊州采穴。新衝二口。承天。泗港。謝家灣各穴口。以殺水勢。前此節經撫按奏修隄。請銀一萬五千餘兩。水患如故。合將庫貯德安倉糧銀。并減存備用各祿銀三千三百二十二兩。未完廣阜倉銀五千三百三十一兩五錢。准令支用。以後年分徵解濟邊。不許一槩混用。從之。九月癸酉。湖廣荆。岳等府。松滋等縣。老垸隄。新築不堅。水勢異常。撫臣趙賢請將公安。石首等處五縣南兌二糧。照例改折。內公安等縣。仍與安鄉縣蠲免。存留多方賑濟。及將衝決前隄。仍令原管官戴罪修築。部覆報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通泰等州縣風雨異常。江潮漂沒人民無數。揚州府志。

萬歷四年三月。都江堰功成。陳文燭記略云。灌縣都江堰。蓋江之會云。禹導江自岷山西。入大渡河南。

過於汶。歷于灌。堰在江中流爲二。有南河者。會新津。有寶瓶口者。流爲三。至于漢。至于崇寧。至于華陽。故稱灌口。堰外低而寬。堰內高而狹。水勢也。作堰灌田。始于秦李冰。司馬遷著河渠書。瞻蜀之岷山。大李公之功。且云。渠可舟行。民饗其利。蜀人廟祀焉。漢唐以及宋元。堰法漸壞。至元間。僉事吉當普鑄鐵龜。民利之。昭代以來。屢修屢圯。嘉靖間。復鑄鐵牛。銘曰。問堰口。準牛首。問堰底。尋牛趾。堰隄廣狹。順牛尾。水沒角端。諸堰豐。須稱高低。修減水。真名言云。萬歷乙亥。江大溢。堰盡壞。成都知府徐元氣。灌縣知縣蕭奇熊。列狀修復。巡撫都御史魯公。羅公。慨然允行。後先軫念。巡按御史郭公。慮益深長。增以鐵柱。命尋牛趾而濬之。自堰以下。如仙女。三泊洞。寶瓶。五隄口。虎頭諸岸間。植三十二柱。每柱長丈餘。共用鐵三萬餘斤。又樹柱以石護岸。以江水遇重則力分。安流則堰固。大都倣古云。水利僉事杜公詩。悉心區畫。始萬歷三年十一月。越四年三月工成。費金三萬。灌漑千里。民咸歌頌。四川總志

是年。修桑落洲隄。萬衣記略云。予郡德化縣桑落洲之有隄也。有司者奉巡撫都御史烏程潘公。名季繼封郭隄而築也。隄延互七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強。才五閱月而告成。當其告成之時。都御史言曰。往予在江郡。視若州土田黑壤。沙磧雜壤中。江水溢。輒善潰。矧新糞鮮實。欲速唯難。而可以爲成乎。復命按察僉事劉公來視。按察故懇懇民瘼者。卽轡行隄上。鎮日終日不爲輟。審隄虛實。狀檄九江知府李君。規畫方略。同知朱君。專領其事。率其民卒。增高若干尺。廣稱是。又沿隄種柳。無慮數十萬以護之。

江之所趨。則佈樁掩掃。以防外衝。水之所聚。則開渠導引。以避內漲。分隄而守。則德化、湖口、黃梅、宿松四縣之民。南昌、九江、蘄州三屯之卒。畫疆勒石。限地以責其成。不閱月而績奏。西江志。按入蜀記。江自湖口分一支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洩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卽廣之潯陽縣。柴桑、粟里。皆其里也。南唐爲奉化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積者也。彭澤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姑廟有彭郎像。彭郎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德化縣今爲九江府治。府東六十里曰湖口縣。又東一百里曰彭澤縣。通志。小孤山在彭澤縣十里大江中。一名警山。取其形如警也。江側有彭澤磯。俗訛云彭郎磯。遂叫爲小孤塔。廟像婦飾。而數額爲聖母云。大孤山在府城東南彭澤洪溝中。屹然獨特。唐顧况詩。大孤山盡小孤出。月照洞庭歸客船。

是年巡撫江西先在九江。見德化桑落洲隄崩不及修。至是發廩捐築四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餘。遂成沃壤。宮保尙書潘季馴傳。季馴由嘉靖庚戌進士。爲九江府推官。不及築隄。越二十七年始克成之。

萬歷十年漢水溢。壞興安州城。公私廬舍皆盡。溺死者數千人。湖廣通志。

明神宗萬歷十一年四月甲戌。承天府大雨。江水暴漲入城。漂沒官民廬舍。溺死人畜無算。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三年二月丁未。淮安、揚州、廬州及應天上元、江寧、江浦、六合俱江濤沸騰。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五年十二月庚申。直隸廬太等府。自五月以來。霖雨連綿。江湖泛溢。平地水深丈餘。田廬沒爲巨浸。七月中。颶風大作。漲漫滋甚。壞數百里之地。一望成湖。太平地勢最低。被禍更烈。詔被災地方。錢糧停免有差。明神宗實錄。萬歷十九年。江陵黃蘗堤決。二十一年。迤邐堤潰。並見後。

萬歷二十一年。修紫陽隄。吳國倫記略云。南康南城。當彭蠡湖一面。湖受章、貢、弋三江之水。而成巨浸。禹貢所謂匯澤爲彭蠡是也。揚瀾左蠡。懸流而下。稱江湖極險。南康以斗城扼之。能保無陵谷之虞乎。宋淳熙間。水勢漸迫城西。時朱元晦爲太守。大治隄以障之。至今號紫陽隄不朽。邇年水勢徙而漸南。南城人患之。以告太守田公。公鳩工伐石。聚傭操畚鍤。距城半里許。累爲長隄。由大南門。遶文昌閣。黃婆磯以下。延袤可千餘尺。廣可二十尺。未數月隄成。公名瑄。字希舜。閩之大田人。起家進士。西江志

明神宗萬歷三十六年六月丙子。南京守備太監劉朝用報江潮水災。乞行賑濟。得旨留都重地。水災異常。百姓漂沒。合行修省賑濟事宜。令該部議。乙卯。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稱。地方霖雨連綿。江潮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府。皆被淹沒。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大學士朱廣等。請速議蠲賑。并乞罷免。以塞其災。明神宗實錄

是年湖廣常德府江隄決。按郡治與武陵、龍陽二縣地。皆濱江。歷來歲遭水害。南齊永明十六年。沅江諸水暴至。常德沒城五尺。宋淳熙十六年。沒城一丈五尺。漂民廬舍。後唐沈如常砌二石櫃。以殺水勢。得保城垣。元延祐六年。郡監哈喇于。府學前又砌石櫃一座。高二丈餘。益加保固。明嘉靖元年。大水決隄。十二年。江漲。幾欲衝城。隆慶五年。萬歷三十六年。皆大水。頻遭滄沒。頃年修築。民始有寧居。湖廣通志 萬歷四十一年。築封郭洲隄。萬寅亮記略云。封郭洲者在江北。其隄綿亙三十里。先是萬歷三年。督撫

楊公觀察魏公始築外隄。易沮洳爲場圃。三十六年直指史公。又建石閘。以備隄內之蓄洩。歲癸丑。淫雨大浸。稽天。泊所築外隄。潰其七口。新建石閘。亦崩圯十之三。乃悉發贖錢及稅。募夫培築。以癸丑年十月口日始事。告成口口月口日。取決七口。咸復其故。隄長三千八百丈。有奇。悉培而高廣之。西江志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七月乙未。時江西報水忽漲。民居蕩析。浮屍蔽江。湖廣亦報水怪突發。明神宗實錄

崇禎五年十月丁丑。兵科署科事給事中劉安行上言。臣鄉襄陽。大水爲災。上自漢口。下及武昌。濱江

一帶。俱遭淹溺。崇禎長編

崇禎七年二月己巳。錦衣衛鄭之有請。移公安縣治於城南四十里。祝家岡。以避水患。帝令撫按看議

以聞。崇禎長編

是年夏。江水暴溢。溺死老幼無算。儀真縣志

崇禎十三年七月乙巳。兵科給事中宣國柱疏言。安慶一府。屏蔽陪京。壤連楚豫。頻年遭寇。焚殺蹂躪。民之流徙四方者。又不知幾何矣。近雖安集招徠。瘡痍稍甦。不料四五月間。霖霖不止。江水暴漲。濱江田禾。俱成巨浸。卽高田之不被沒者。傷於多雨。亦復萎敗成秕。以故米價騰貴。小民併日一殮。或枵腹待斃。菜色鳩形。觸目堪涕。夫水患泛溢。江南江北所同。而至兵燹之餘。復遭水荼毒。則安慶所獨。臣仰體皇上救民水火之仁。不敢不爲呼籲。伏乞皇上亟敕撫按。實核被災分數。作何蠲賑。災民幸甚。帝命

該撫按察奏崇禎長編

揚州以南瓜儀並通漕江西湖廣上江之舟並由大江入黃泥灘過儀真通江閘以溯揚淮所謂江漕也洪武中餉漕卒者從儀真上淮安由鹽城泛海餉梁晉者亦從儀真赴淮安盤壩入淮江口則設壩置閘凡十有三浚揚子橋河至黃泥灣九千餘丈永樂間浚儀真清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沿江隄岸洪熙元年浚儀真壩河後定制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瀆河皆三年一浚成化中建閘於儀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漕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宏治初復開之既又於總港口建閘蓄水儀真江都二縣間有官塘五區築閘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爲業真揚之間運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鏡請復五塘從之萬歷五年御史陳世寶言儀真江口去閘太遠請於上下十數丈許增建二閘隨潮啓閉以截出江之船盡令入閘庶免遲滯疏上議行白塔河者在秦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與常州孟瀆河斜對江船由此可免瓜洲盤壩之累與泰興北新河皆浙漕間道也自陳瑄始開尋稍淤宣德間從趙新陳祚請命瑄役夫四萬五千餘人浚之建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正統四年白塔河水潰閘塞都督武興因閉不用仍自瓜洲盤壩瓜洲之壩洪武中置凡十五列東西二港永樂間廢東壩爲廠以貯材木其港盡淤止存西港七壩漕舟失泊屢漕風險英宗初年復浚東港及是漕舟盡由之既而巡撫周忱築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啓閉漕舟稍分行成化中定白塔

河三年一浚。視瓜儀例。正德二年。復浚白塔河及江口四閘。自鎮江裏河開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徑度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捨而不由矣。明史稿。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

江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庚寅。江水大漲。湖廣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江水決於萬城。湖廣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甲午。漢水決於沙洋之下。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江水決於周尹店。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郝穴隄潰。涪洞滔天。饑饉遍於巢窟。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五月。郝穴江隄潰。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一年辛酉壬戌。江隄連潰。漢水並溢。胡在恪江陵隄防議曰。江出岷山。漢

自嶓冢。壠萬川以東注。而荊州正當其衝。稱澤國焉。蓋江水在壘塘。澗澗間。為諸山所束。屹碎盤礫。雷响

而電激。既出峽口。始得展逸勢以前驅。夏秋一漲。頃刻千里。而經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

而東。而南。勢多迂迴。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迸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諸縣。縣各沿岸。為

隄。以禦水勢。由來久矣。江北之隄。自當陽以下之逍遙萬城。以至監利。不下四百餘里。而江陵之黃灘隄。

在縣東南二十餘里。一決則江陵、潛江、監利、沔陽、荊門，皆爲魚鼈。蓋古所謂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者，以東至沙市，有砥突出大江數十丈，捍蔽江水，水爲之稍紆抱，而黃灘之怒差殺，其後蕩焉無存，而水之向黃灘者，駭崩浪而相礪矣。稽古大禹，洒沈澹災，以奠高山大川，而自漢、晉以暨有明，南郡大水，荊州大水，史不勝書。嘉靖二十六年，沙洋隄決以後，水災殆無虛歲。萬曆十九年，江陵黃灘隄決，民之溺死者無算。二十一年癸巳，逍遙隄旋潰，距今九十餘載。國朝庚寅年，江水大漲，時幸瓦全，嗣後癸巳夏，江水決于萬城，郡城東數百里，茫然巨浸，戶遍逃亡矣。癸卯秋，江水決于周尹店，逮丙辰之五月，麥秋方至，而郝穴之江堤潰矣。犬哭鳥散，鳩面鵠形，眞繪圖所難盡者。展轉數年，流移略集，而辛酉七月，黃灘條決，一望直溟渤尾閭耳。人自爲築，功爰告成。壬戌六月，江隄復決，漢水並溢，所謂隄防者，衝盪漂流，於斯爲盡。

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二月日，總河王光裕會同江督傅，總漕董疏稱：應仍挑新洲舊河，身直通四開，一切糧艘，令循沙漫洲尾，轉入新河口，可以通行。其日後或有淤阻，聽河臣酌量挑浚，奉旨：朕前巡行江南，經過儀真地方，見水淺闌壞，行船艱難，俱宜修理，著再議具奏。部議：據該督疏稱，新河口之北，新洲可否挑挖成河，難以預必，卽挑成之後，果否不復淤長，尤難逆料，且糧艘皆由瓜洲一開，經行，未見阻滯，其儀真挑河修開，俱應暫停，飭令量爲修葺等因。臣部以各省糧船，盡由瓜洲一開進口，勢必頂阻守候。

以致遲誤。亦未可定。請敕總河總漕江督會同確勘定議具題等因。題覆奉旨。儀真河關關係運道。著河道總督會同江南江西總督漕運總督詳閱定議具奏。臣部以應如該督等所題。交與總河確估具題。題覆。應准其開銷。題覆奉旨依議。江防廳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二年十月日。總河于成龍題請將瓜州儀真河道開座事務就近改交江防同知

專管。疏詳運河部議覆奉旨依議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三月日。總河趙世顯奏稱瓜洲河道乃糧艘經由要區關係甚重荷蒙聖明洞悉機宜睿慮精詳修建頭四兩閘蓄水濟運甚有裨益伏查瓜洲自四閘起至江口止計長二百九十七丈統名花園港渡江船隻賴以屯泊上年六月內江流北徙將四閘之下運河南岸花園港地方淤蘆田畝中間坍塌一百二丈以致屯船無多總漕施移商臣恐糧艘遲滯令將瓜洲遠城河開壩行漕重運糧船已於三月初九日盡數過完臣慮非經久之計率領道府廳縣河官細加看議相度現今情形應於四閘之傍運河北岸挑挖月河一道以爲屯船之地此議挑月河江防同知胡璉情願捐俸挑挖以備屯船倘來年江流北徙逼近四閘則預將四閘石塊錠鍋拆起存貯臨期細勘另行酌議其瓜洲遠城河逼近城垣護崖埽工不敢議動錢糧江都縣知縣李蘇情願捐備加謹保護再照瓜洲之息浪庵前石馬頭已坍塌去十分之六廟宇因坍塌逼近拆去兩層拆後地遂坍塌蓋因江潮浪湧大溜北趨所致會同總

漕施世綸具題。著令阿達哈哈番、張杓賚奏。閏三月十一日。奏事雙全等。傳旨此事甚屬緊要。著大學士帶領張杓畫面具奏。本日大學士松柱。帶領阿達哈哈番、張杓面奏。奉旨據趙世顯奏稱。花園港地方。及息浪庵前石工馬頭。俱被江水衝坍。屯艘之處狹窄。風浪可虞。題請挑挖月河等因。乃伊慮及河工之意。朕以普天之下。生民爲念。無處不預爲籌畫。倘江水日漸北流。衝刷不已。則瓜洲城垣。必致危險。其荊州、杭州等處。俱有護城隄岸。瓜洲地方。修建護城隄工。作何保護。不致危險。庶瓜洲一帶地方。始得完固。齋奏張杓爲人明白。著九卿向伊問明。詳加確議具奏。會議查該督既稱江口花園港地方。向來渡江糧艘。賴以停泊。因上年六月內。江流北徙。將花園港坍塌一百二丈。以致屯船無多。恐遲誤糧艘。將本年重運糧艘。暫由邊城河行走。又風浪驟作。江口停泊不便。請于四閘傍運河北岸。挑挖月河。預儲屯船等語。應如所題。速行挑挖。并邊城河岸。捐備埽工。加謹保護。至瓜洲城垣。與息浪庵相去四十餘丈。息浪庵已漸坍卸。我皇上軫念民生。誠恐江流日漸汕刷。逼近城垣。應照荊州、杭州等處。建築護城隄岸。此誠睿慮周詳。聖謨宏遠。預爲百萬生民。籌畫萬全之至意也。但護城隄岸。作何建築。併築成之後。作何保護。不致危險。臣等因地方遼遠。水勢靡常。不能深悉。難以懸議。應行總河會同江南督撫。漕運總督。作速親勘。相度形勢。詳加確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具題奉旨。據趙世顯奏稱。江溜北徙。花園港地方。被衝坍塌一百二丈。瓜洲息浪庵前石馬頭。亦被汕刷坍塌等語。倘江流日漸北徙。衝刷瓜洲城垣。必致危險。事關民生。若

不預爲籌畫。修隄保護。斷乎不可。著江南督撫、總河、總漕。速行親往。詳加察勘。作何修隄。保護城垣。勿致危險之處。作速詳議。一面動帑修築。一面奏聞。督撫四院。親詣瓜洲察勘。議於息浪庵門首。建築護城隄。埽工長二百七丈。護城石工長三百一丈。花園港越埽長一百八十丈。及開寬挑深渡軍橋起等處河道。並設文武汛官河兵住工。每年入歲搶修案內修防。奉旨依議。江防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九年冬。奉上諭。岷山導江。今江源所出之地。番人名阿那。是知岷山。岷江。古人即取土音。京抄。

江防廳所管臨江工段 一息浪庵前建築埽工。長二百七丈內。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興工。本年七月十五日完竣。 息浪庵彌

勒殿。自西山拐角起。至馬頭東轉角止。長十二丈。又馬頭東轉角石牆長五丈二共長十七丈。大觀樓

西首起。至息浪菴西山止。沿江一帶。築隄岸一道。連越灣長一百五丈。息浪庵東山石馬頭下首起。至

東土隄上首止。沿江一帶。築護城隄岸一道。長八十五丈。以上共長二百七丈。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興工。本年七月十五日完竣。

一、自花園港三官殿後起。至四關下劉家涵洞止。築護灘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丈。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初十日興工。本年九月二十日完竣。

一、瓜洲城自北水關起。至西北城拐角下首止。建石工長三百一丈。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興工。本年九月二十日完竣。

一、遠城河間段開挑寬深工。長一千三十一丈內。渡軍橋起。至北水關止。河長二百二十六丈。北水關

起。至埽工迤南止。河長三百二十五丈。埽工頭北起。至南關壩止。河長二百四十丈。南關壩起。至基心

橋止。河長二百四十丈。以上共長一千零三十一丈。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興工。本年九月二十日完竣。一、花園港建築埽工。長

四百丈。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五日興工。本年十一月十日完竣。一、花園港建築越隄埽工一道。長五百三十丈。以作重門保障。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興工。十二月十三日完竣。

七年五月初二日興工。本年十月三十日完竣。一、江防廳捐挑瓜洲西門城西越河一道。長二百丈。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興工。十二月十三日完竣。一、

瓜洲正人洲開挑引河二道。內第一道長五百五丈。第二道長五百二丈。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興工。本年十月三十日完竣。

一、花園港西丘家巷建築挑水壩一座。并雁翅包灘裹戩共工。長一百八十五丈。又舊四閘西龍王廟

建築護埽工。長一百三十八丈。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初六日興工。本年十月十五日完竣。江防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開武曲港。萬承蒼記略云。贛水逕南昌北流。匯為彭蠡湖。又北過湖口縣。會湖

漢九水入江。滌盛洩湍。兩石鐘山扼之。驚濤怒奔。虹洞駭目。我國家置樞關於此縣城下。故有虹橋港。甚

隘。隆冬水涸。舟不可入。夏漲僅楮百杙。餘悉懸江濱。每西南風作。觸石抵巖。或彼此互相擊撞。檣折底脫。

人溺死無算。皇上御極六十年。洞悉九州水道。別其平險。南顧咨嗟。歲丁酉。大中丞白公潢。持節江右。陛

辭論及之。公蒞任一年。案行關所。周覽形便。得武曲港故址。距下石鐘五里。依山帶洲。約可泊千舫。沙礫

壅陷。厥流弗通。爰具疏繪圖。請捐俸錢浚治。以利行舟。得報可。於是下令鳩工。挽水鑿石。堙者闢之。障者

決之。公以時臨視。人歡功倍。五閱月告成。自江干至港口。道以丈計。袤九十有三。廣八十二。深二或倍之。

因港為塘。袤如港口之數加七。廣強半於袤。深視港取中焉。距江建軟埽。左右各一。以遏淤沙。袤四十丈。

廣八丈高二丈許。外加排椿衛之。又酌捐歲修費。使可恆守。是役也。費白金二萬六千兩有奇。皆出公私庫中。上無煩國帑。下無妨民力。迄工畢。而所部不知其勞。舟至此。皆泊於江北。蓋南有湖。口稅關故也。風濤盜賊之患。幾無虛月。盜猶可吾。若夜半大風陡起。千百艘一捲無跡矣。議者欲於北岸鑿潭屯船。建一堡。移衛軍守護。余致書南孫江丁改亭。合江省撫臣議之。丁欣然力任。竟以江撫異議。不果行。此明萬歷年間事。改革名實。吾鄉善人。作小品者。烏程相國朱文肅公也。事關地方大患。少有仁心者。亟宜爲民請命。乃爲異議所阻。至自餘年後。白公始毅然舉行之。恩流汪濊。湖漢九水間。將名垂千古矣。

江漢源流。昔人言之詳矣。而莫簡明於湖廣通志所載。漢水引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于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流。入于江。江水云。江出岷山。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涿水自嶺州。合大渡河。穿邊界十山以會之。至敘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

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釜。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此言江漢之大凡也。再就大清一統志稿本分省所紀。彙括而合觀之。更灼然矣。陝西漢水。源出寧羌州嶓冢山。經沔縣。褒城。南鄭城。固洋縣。西鄉。石泉。漢陰。紫陽諸縣。俱屬漢中府。又經興安州。洵陽縣。白河縣。亦屬漢中府。而入湖廣鄖陽府界。一名東漢水。又有西漢水。源出秦州。屬鞏昌中府。西南蟠冢山。經西和縣。成縣。徽州。俱屬鞏昌中府。合兩當水。又徑略陽縣。寧州。俱屬漢中府。而入四川之廣元縣界。亦名嘉陵江。四川岷江。源出岷山。漢志。江水出岷。岷道微外。岷山。元衡北二百二十里。大分水嶺。南流經松潘衛界二百里。疊溪所。南至茂州界。茂州。屬成都府。至灌縣。屬成都府。導流益多。包絡於成都。其正流徑崇慶州。屬成都府。眉州。嘉定州。皆直隸州。又經敘州府。瀘州。直隸州。又經重慶府。涪州。忠州。俱屬重慶府。又徑夔州府。而入湖廣界。亦曰汶江。亦曰都江。亦曰外水。其在州縣城邑間。往往隨地立名。而都江外水。則岷江之通稱也。通釋云。自蜀而言。大江之外。其水有七。曰綿水。曰澗水。曰瀟水。漢志。澗水出雒縣。南山。南至新都谷入瀟。又瀟水出綿竹縣。紫岩山。南至新都。北入澗。又瀟水出綿竹縣。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二行。千八百九十里。是以瀟水為經流也。水經注。瀟水出洛縣。南流至新都。與綿水合。又與瀟水合。亦謂之郫江。又南至江陽入江。謂之綿水口。亦曰中水。是以澗水為經流。兼有綿水之稱也。今惟源出漢州什邡縣西北。東南流經德陽縣南。又東南經漢州東。又南合綿水。其水出綿竹縣西北。東南流經德陽縣南。又東南經漢州東。而入澗。澗水又南徑金堂縣東。合瀟水。其水出大江。自瀘縣分流。東經乾縣。及新繁。新都縣北。漢州及金堂縣南。而入澗。澗水又南出金堂峽。徑簡州東。一名牛鞞水。又名雁水。又東南經資陽縣東。又東南經安縣南。為黃江。又名珠江。又東南經內江縣西。又東南經富順縣東。又東徑隆昌縣西南。又東曰涪水。漢志。涪水出劄氏道。南至瀘州北。入大江。澗江之名。隨境而更。而中水為其通稱。元和志謂之中江。涪水外。南至墊江入漢。過

郡二行千六十九里。今清江出松滋衛東九十里小分水嶺。東南流徑小河所北。又東南徑龍安府南。又東南徑江油縣東。又南徑綿州西。又東南徑瀘川州東。及射洪縣東。又南徑遂寧縣西。遂寧縣東。折而東。徑合州。南會嘉陵江。又東南至重慶府。曰嘉陵水。曰巴水。曰渠水。巴水源出陝西南鄭縣南之大巴陵。南流入保寧府界。徑南江縣及巴州東。北入大江。又西南至重慶府合州城東北。而入於嘉陵江。又東南入於大江。渠江出達州太平縣東北之萬頃池。西南流徑東鄉縣及州南。又西南徑順慶府渠縣東。又西南徑廣安州南曰渠水。七水合於江。而江始大。今按綿水。滿亦曰河水。又西南至重慶府合州城東北。而入於嘉陵江。又東南入於大江。水入雒而巴。渠合為一水。則大江之外。為巨川者。四而已矣。其出於夷中。入中國而附於江者。又不與焉。嘉陵江。即古西漢水也。水經注。西漢水南流入嘉陵道。為嘉陵水。在今陝西靈昌府成縣界。九域志。始以故道其源則。自陝西寧羌州南流經廣元。昭化二縣。屬保寧。合白水。又徑劍州蒼溪縣。又徑府城西。又徑南其源則。自陝西寧羌州南流經廣元。昭化二縣。屬保寧。合白水。又徑劍州蒼溪縣。又徑府城西。又徑南部縣。寧府。又徑蓬州。屬順慶府城東。又徑合州。屬重慶。合渠江。又合涪江。又至重慶府城東北。入大江。亦曰閬水。以流徑閬中也。亦曰巴水。以水流曲折也。亦曰渝水。王贍上行棧中二十四馬鞍轡記云。棧中之水。大約有四支。茶坪以北。糞水北流。為清澗河。入涪為一支。茶坪以南。糞水西流。至階州西和。成白水。江為一支。鳳縣以北。斜谷。大散。嘉陵諸水西流。由徽州兩當界。成嘉陵江為一支。柴關以南。青羊水西南流。至武關北。糞水從東來注之。合流至武關。石溝水從西來注之。合流至馬道驛。糞水從西來注。蜀又有瀘水。大渡河。亦入大江。瀘水即古若水。漢志。大筏入瀘。又瀘水出遂久微外。東至涇道。入江行千四百里。水經注。若水與瀘水合。亦通謂之瀘水。又經瀘馬湖縣。為馬湖江。又東北至朱提。為瀘江也。又曰永昌有瀘澗水。即瀘水也。今瀘水亦名打撈河。自寧番西微外。東南流。徑建昌衛西。鹽井衛東。又東南徑會川衛。西南與雲南金沙江合。又東徑東川土府。西折而東。北經烏蒙土府。東北。又東北經馬湖府南。又東經敘州府南。而北入岷江。大渡河即古瀘水。漢志。瀘水出汶江道微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魏文作戡水。唐時始謂之大渡河。章卓拒吐番。李德裕拒南詔。皆經營於此。今水自茂州微外南流。徑葉大所西。折而東。徑所南。又東徑建昌衛北。又東徑嘉定州。峨眉縣南。又東北至州城東南。入大江。湖廣江水。自四川巫山縣流入界。經巴東縣歸州。俱屬荆。歷華容縣。屬岳州。至岳州府北。又徑臨湘縣。屬岳。

州。嘉魚縣。屬武昌府。又北至漢陽府城東。武昌府城西。而會於漢水。復北折而東。歷武昌府北。東南歷

廣濟。黃梅二縣。屬黃州府。南。而東入江南。宿松縣界。江之南岸。則江西德化縣界矣。漢水自陝西白河縣

流入界。徑鄖陽府城南。至襄陽府城北。折而東南。又南徑安陸縣。屬德安府。西。荆門州。屬安陸府。東。復東南

至漢陽府城東北。大別山下。會於大江。又有沮水入於大江。又湘水。沅水。並入洞庭湖。沮水出鄖陽府房縣

南。徑安陸縣北。又東南與沮水合流。達縣南之沱江。至荆州府枝江縣。而入於大江。湘水自廣西全州東北。流入界。經永

州府東。安陸縣南。至長沙府城西。環城而下。過湘陰縣西。又北而達青草湖。注於洞庭湖。沅水源自貴州鎮遠府。會羣

川之流。至辰州府沅城。而益大。因名沅江。徑州城及黔陽縣城南。又東接靖州。會同縣西界。東北流。徑辰溪縣北。瀘

溪縣南。又過辰州府城南。東北至常德府桃源縣南。又東。逕常德府城南。龍陽縣北。至沅江縣之西。注於洞庭湖。今辰

州之西。五溪之水。皆附沅水。而達洞庭。濱水出靖州。經寧遠縣南。唐剝山。東北流。徑寶慶府武岡州北。又徑府城北。

邵水會焉。或謂之邵江。北流。至新化縣東。而至長沙府安化縣境。徑縣西。又東北出益陽縣南。寧鄉縣北。而入常德

府沅江縣西南城。注於洞庭湖。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一里。湖之南為青草湖。北去巴陵縣七十九里。南去長沙府湘

陰縣百里。周迴二百六十五里。自冬至春。水草彌望。水涘則混合。洞庭之西為赤沙湖。東去巴陵縣一百里。西北去

常德府龍陽縣三十里。周迴一百七十里。夏秋水泛。亦與洞庭為一。洞庭南連青草。西吞赤沙。名三湖。亦名巴丘湖。

湖。輒小品云。湖水與江相連者。惟洞庭最闊。夏漲則江濁。而湖高以清。秋落則江清。而湖低以濁。又云。江自嘉

州至荆門。灘險地凡千百餘。舟人一不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噴。凡數十。皆見於字書。今載其略。洞疾流也。

水流沙上曰灘。水出尾下曰瀆。回流旋轉曰漩。石積水淺曰噴。水疾崖傾曰瀾。灘噴相濤曰淋。水如轉轂曰漚。水淺

不流曰沱。潭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能悉書也。江西大江。自湖廣興國州流來。橫互於九江府北。廣二十里。東流百二十里。

經尋陽驛。又百七十里。入江南望江縣。徑雷港驛。亦名潯陽江也。贛水因章。貢二水合流而名。自贛州

府城北會流北注。一名南江。徑吉安。臨江二府。過豐城縣西北。至南昌府城西。繞城而流。東北入於鄱

陽湖。北出湖口縣。西注於大江。鄱陽湖卽彭蠡湖。在南昌府東北百五十里。饒州府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東南九十里。周四百五十里。浸四郡之境。江南大江自江西彭澤縣流入宿松縣界。屬安慶。下流過江寧府城北。又東至通州東入海。東西橫互幾二千里。若貴州之烏江。雲南之金沙江。其流亦入大江。烏江在黃陽府北二百里。出水四境內。與四川遊義府分界。其流處有烏江關。東北流徑平越府餘慶縣。又東北徑武隆縣治南。復折而西北。徑涪州城東。而入於大江。金竊按一統志稿所載江南江西大江。失之太簡。崑山鄭若曾作江防圖考。自江西九江起。至江南鎮江揚州沿江信地。頗有里數可稽。爲摘錄之。江西則有南湖信地。南岸上自九江府下巢湖起。下至馬當止。計三百二十五里。北岸上自湖廣龍坪鎮起。下至沙角灣止。計二百四十里。江南則有安慶信地。南岸池州。北岸安慶。南岸上自馬當起。下至池口止。計二百九十里。北岸上自史家溝起。下至老洲頭止。計三百六十里。荻港信地。南岸池州。北岸安慶。南岸上自池口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北岸上自老洲頭起。下至西梁山止。計三百里。遊兵信地。南岸太平。江寧。儀真。北岸和州。江寧。南岸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北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儀真信地。南岸總載後。北岸江寧。揚州。北岸上自瓜埠黃天蕩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瓜洲信地。南岸總載後。北岸揚州。北岸上自花園港起。下至深港止。計三十里。三江口信地。南岸總載後。北岸揚州。北岸上自瓜洲起。下至廟港止。計一百四十里。甌山信地。南岸鎮江。常州。蘇州。南岸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

止計二百五十里。以上入營信地。沿江共計一千五百餘里。江南省城去句容九十里。句容抵龍潭。抵斜溝。俱七十里。長江一帶。洲渚限隔。唯斜溝龍潭二處。船隻由此出入。故黃天蕩爲賊淵藪。而龍潭斜溝則津要之地也。揚州府信地。上自儀真縣東溝起。至青山白茅墩止。江面四十里。自青山起。至羅漢洲止。江面八十里。中間青山爲黃天蕩最要。自下江口起。至響港止。江面四十里。自響港起。至何家港止。江面□□里。自羅漢洲起。至舊江口止。江面八里。自舊江口起。至蔣八港止。江面十里。自蔣八港起。至深港止。江面十里。自深港起。至穿心港止。江面六十里。三江會口。上至瓜洲鎮。下至廟港止。江面一百五十里。乃瓜儀險要之最。自穿心港起。至急水港止。江面三十里。自急水港起。至李家港止。江面三十里。鬪山兀處江邊。與周家橋相對。乃鎮江之咽喉。江寧之門戶也。鎮江府東西二馬頭。皆濱大江。逼近城郭。亦爲要地。北至瓜洲。儀真。以備江寇。南至鬪山。安港。以防海賊。三江會口。係江都縣地方。西至瓜洲鎮。一百三十里。東至周家橋。四十里。與江南鬪山相對。中有順江洲。江面頗窄。水流湍急。最爲險要。瓜洲鎮係江都地方。南濱大江。東至沙河港。二十里。西至花園港。七里。北至揚州府城。四十五里。與江心金山寺相對。建有甌城。居民稠密。商賈輻輳。江南糧運。由此過焉。花園港係江都地方。東至瓜洲鎮。七里。西至何家港。十五里。商船多於此住泊。何家港係儀真地方。東至花園港。十五里。西至舊江口。十里。舊江口係儀真地方。東至何家港。十里。西至下江口。六十里。與江心新洲相對。下江口係儀真地方。東至舊江口。十里。西

至青山麓三十里。與江心天寧洲相對。其洲接連何家港。爲江洋要害。儀真縣城東至瓜洲鎮四十里。西至六合縣六十里。東北至揚州府七十里。南濱大江。貨財輳集。漕運糧船。由此過焉。上江口係儀真地方。東至下江口約一里。去下江口不遠。青山麓係儀真地方。東至下江口三十里。西至東溝二十里。東溝係儀真六合二縣交界。正當黃天蕩大江之中。險要尤甚。此皆沿江一帶設兵防守之處。雖無預於河工。亦以見王公設險之至意也。小谷口
舊表。

26
242



本國學基
叢書 行水金鑑

五



MOT
TV-092
70
2-5

書叢本基學國

鑑 金 水 行

(五)

錄輯洪澤傅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2167 9872 2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一

濟水古文作滌。然說文從水從市。注云。兗州之滌。從水從齊。注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當作涉。但自來相傳。不敢改易。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禹貢。釋文。沈音竟。又以轉反。

泉源為沈。流去為濟。孔氏傳。

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温之西北七十餘里。孔氏疏。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屬河內郡。隋改置濟源縣。縣西有王屋故城。後周所置。本垣縣地。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縣入濟源。故濟源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垣曲故垣縣也。武德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温城故城。在今懷慶府温縣西南。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沈水。水經

山海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景純云。聯。沈聲相近。即沈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城。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員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温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城東北。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沈水縣西北有原城者也。是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沈水注之。水



()

出西南東北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衍水。卽沈水也。濟水又東南逕絲注訛城北。而出於溫矣。其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溟。音騰。水出原城西北。

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南逕原城西。春秋會于溟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曰。梁莫大于溟梁。梁

水堤也。溟水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左會濟水枝渠。又東逕鍾繇北。又

南塗溝水注之。又東北逕汲縣故城北。又東南流。天漿水澗水注之。又東南流。右會同水。又南注於河

也。注。共山在濟源縣北十二里。原城在縣西北十五里。今名原鄉。括地志云。沈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滂而不流。其深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二里平地。其深重發。而東南流。按故原城。在濟源縣西北二里。今濟

源。西龍潭東北。有其遺址。漢志。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右。濟水所出。東至應陶入派。元和志。趙州贊皇縣。濟水源出贊皇山。西北流去縣南十里。此別是一濟水。應劭以爲四瀆。魏也。元和志。濟水在濟源縣東北三里。有二源。其

深莫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皆窳以周牆。李濂遊濟源記云。濟源廟後有池。是爲東池。卽東源。周

僅百餘步。池西有石橋。橋西爲西池。周如東池。舊記濟水出王屋山頂太乙池。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此。其大乙池今亦涸矣。劉澗西源辨曰。濟水二源。舊志唯以廟垣石橋爲界。按水經注。二源一在原城東北。復見于此。南。爲地殊遠。不可以一橋之界。分東西。而謂二源俱在是也。意此爲池之東源信矣。池西二里。又有一源。蓋稱

爲龍潭。時出時沒。不關水旱。下流經濟廟。南會池水於東北。當爲濟之西源。無疑也。緜城在今河內縣西南。元和志。濟水經河內縣西南。去縣三十里。

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水經

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歷號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號公臺。基趾尚存。濟水

南流。注于河。濟水故瀆于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又東逕號公冢北。皇覽曰。號公冢。溫縣郭東。濟

水南。大冢是也。濟水當在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注

屈從縣東南流。過墳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水經。墳城在今溫縣東。黃河在溫縣南。與河南府鞏縣分水。鞏縣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

接濟水故瀆。即漢志所謂東南至武德入河者。蓋禹迹也。河水注云。成臯大伾山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流之水。與榮播澤出入自此。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今濟水自溫縣入河。不於此也。所入

者。奉溝水耳。即濟沈之故瀆矣。沁水篇云。沁水東過武德縣南。積為陂。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于沁水縣西。而東南流入于陂。陂水又東南流入河。先儒亦咸謂是溝為沙溝。沙溝當在今武陟縣界也。正與此相發明。濟至武德入河。按沙溝即奉溝之下流。古濟水由此入河。故謂之沙溝。沙溝當在今武陟縣界也。

水於武德入河南直成臯。今汜水河陰之界是也。其後由溫縣入河。則南直鞏縣。所謂津渠。渠勢故不與

昔同者也。今其故道。又盡陷河中。濟水唯從枝津之合。漢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見懷慶府志。南直孟津縣。

其流益短矣。由大禹而來。濟水入河之道。凡再變。禹貢維

盜為榮。禹貢

榮澤名。鄭云。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在其縣南。孔氏疏。今河南開封府榮澤縣。本漢榮陽縣地。隋分置。澤在其縣南。其故城在今縣北

五里。

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證之。溢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其自中而滿。故不如荷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溢出於河南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

爾雅猶有濟南曰兗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間曰兗州之稱。使其下流至兗者。非沈濟自來之濟。則歷代相傳。豈其以無源之水名兗疆域三也。要之。大河之逕。其初與濟伏地之泉。兩不相礙。自濟源至溫入河者。固並河東下。其伏地潛而復見。湧溢於滎。再出於荷者。脈絡未嘗不與沈相通。王天與俞書築傳。

盜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如荷澤被孟豬之被。吳澄書。

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既入於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渭按成臯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泆爲滎澤。又云。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沈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于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爲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爲言。謂濟與河亂。南出還清。自潁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會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遂有濁河清濟之圖。二水割然。王充論衡曰。俗

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言。聖人惑焉。其是之謂矣。林少穎云。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皆已化而爲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榮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爲俗語所惑者也。東坡謂禹以味別。知榮之爲濟。說本許敬宗。亦非。蔡傳云。溢者指榮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榮清。則榮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沈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此說似勝于孔。然沈水至泰澤。渟而不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有目者所共見。若河中之事。誰則知之。豈真有伏水底者。見清流一道。穴地而入。出而言之邪。影響之談。殆難據信矣。泰澤之水。有上源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渟而不流。人識其爲潛行地下耳。榮澤則異于是。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滿。不可指一路爲源。故吳幼清云。無來處也。東阿之井。沈存中以爲濟水澤雖大。其亦此類與。沈存中夢溪筆談云。古說濟水下。清而且重。用攪濁水則清。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痰也。今歷下凡發地下。皆是流水。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其性趨下。清而且重。用攪濁水則清。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痰也。禹時之榮澤。渟而不流。後人導爲榮川。此說創自曾彥和。而余深信其然者。蓋使榮澤。陶丘之間。禹時果一水相通。則榮濱距河。陸路無幾。貢道之浮濟者。必書曰。逾于河矣。而經不然。則以陶丘榮澤。相去可五百里。陸路艱難。故必由溧以達河耳。自說者謂河濟本相通。陶止之濟。亦非復出。舟航可以直達。而溧遂獨爲兗州北境之所浮。於青徐。揚無涉矣。以此言貢道。頗覺直捷。而不知其有礙於導沈之經者大也。程泰之云。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

而三隅對求皆無所礙乃為通耳此窮經之要訣學者所當知也說文榮絕小水也余未識其義以

問百詩百詩曰爾雅正絕流曰亂邢昺疏云正直也孫炎所謂橫渡是也以濟水截河南過為榮故以

絕字解榮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答在高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

瀆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為其

注脚矣百詩此解不減徐楚金繫傳然濟絕河為榮自是漢儒訓詁禹之所以名水恐未必爾也禹貢

濟水堂縣北與河合流又東過成臯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水經成臯即春秋之虎牢漢置縣屬河南郡今

滎澤河陰二縣皆其地此二句猶合河濟而言之即孔傳所言濟水入河

又東至北礪礪南東出過滎陽北水經

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世王景所修故瀆也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漢靈帝建寧四年于

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河南帶三山

一作三即皇室山亦謂之為三室山也北礪礪蓋在河南濟北其水西注于河者石門即其讓

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屬註

郡國志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

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屬註

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屬註

又東逕東廣武城北。水經

楚項羽城之。漢破曹咎，羽還廣武，為高祖置太公其上。曰：漢不下吾烹之。高祖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但益怨爾。羽從之。今名其壇曰項羽堆。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於其上，婁煩精魄喪歸矣。廣武城在三室山上。亦謂之廣武山。在今蔡澤縣西二十里。接河陰縣界。劉昭云：山有二城，曰東廣武、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

又東逕敖山北。水經

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帝王世紀曰：仲丁自亳徙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于其中，故亦曰敖倉城。敖山在今河陰縣西北二十里。括地志云：敖倉在蔡澤縣西北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按今縣在隋縣南五里。則敖城東南。去今縣營二十里也。

又東合滎濱。水經

濱水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為滎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書作滎波所道。自此始也。門南際河有故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河川，述荒庶土云：大河衝塞，侵齧金堤，以竹籠石，葦葺土而為堤，壞墮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為鄣，功業既就，役徭用息，詔書許誨立功府鄉，規基經始，詔疑作加命，遷在沈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巖濤，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亙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所常憂，昔崇鮫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于是乃跋涉躬親，經之

比率百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
 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上德之宏表也。賀禹修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
 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與厥職。充國惠民。安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於後。其辭云。使
 河堤謁者。山陽東昏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典城王誨。字孟堅。河內太守。守城向豺。字伯尹。丞汝南鄧
 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堤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顯石銘。歲遠字多淪缺。其所滅。蓋
 闕如也。關注。漢本作澤。玉海引此作榮。與關注合。今從之。按蘇代曰。決榮口。魏無大梁。即此處也。首受
 立。在敷城西北。榮口石門漢陽嘉三年立。在敷山東。時地各別。近志混而為一。大謬。兩
 石門相去數十里。榮口石門漢陽嘉三年立。在敷山東。時地各別。近志混而為一。大謬。兩

又東。逕榮陽縣北。水經。宋白撰通典云。榮陽故城。在榮澤縣南十七里。今榮澤縣北五里。有榮澤
 故城。明洪武八年。為河水所圯。移今治。是榮陽故城東北。去今治止十二里。

又東。旬南礫磧水注之。水經

水出榮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東北流歷敖山南。又東北逕榮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

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谿矣。關注。經所謂礫谿。可知上
 有北礫谿。故此為南礫谿。

又東。索水注之。水經

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東關分水。即古旃水也。索水又東流。北屈西轉。北逕榮陽城東。而北流注濟
 水。濟水又東逕榮陽澤北。故榮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榮澤在榮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於

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與出河之濟濟水伏流。自河而出。故謂之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

榮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即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又南會于榮澤。有垂隴城。濟濱出其北。

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穀盟于垂隴者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榮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濟水又東南

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榮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濟水

又合黃水。水發源京縣黃淮山。世謂之京水。又東北與靖水枝津合。二水之合為黃泉。北流注于濟水。

屬注。京縣今為榮陽縣。蓋清山在榮陽縣東南二十五里。卷縣故城。在今原武縣西北七里。衡雍城在原武縣西北五里。濟水又東分為二水。其枝瀆曰北濟。詳見後。

又東過陽武縣北。水經

歷長城東南流。蒗蕩渠出焉。屬注

又東北逕陽武縣故城南。又東逕封丘縣南。水經

又東逕大梁城北。東左逕倉垣城。又東逕小黃縣之故城北。屬注。今祥符縣西北有淺藤故城。即大梁城也。倉垣城在今陳留縣西。一名石倉城。小黃縣故城。在今陳留縣東北二十里。

又東逕東昏縣故城北。水經

陽武縣之戶牖鄉矣。漢丞相陳平家焉。是後置東昏縣也。屬注。今蘭陽縣東北二十里。有東昏縣故城。

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水經

故武父城也。城在濟水之陽。故名。注今蘭陽縣東五十里。有濟陽縣故城。

又東過宛胸縣南。水經今曹州西南有宛胸故城。至濟水之經流也。

古濟水自入河以至溢榮。用後世郡縣言之。則其入河在溫。溫與鞏對。而溢榮之地。決不在鞏與成臯也。蓋鞏有洛。成臯有汜。二水皆反來注河。以其地皆特高故也。然則榮濟何由溢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臯汜水之下。已有濟派。名爲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然。以古人名縣之義考之。此處正屬成臯。未屬榮陽。則知榮在下方。而水經所敘明誤矣。漢之石門。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榮陽地。則古榮所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此五六十里上下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榮澤。在敖倉東南。其說固是。計考其入自北而溢于南。中間當不止數十里也。若據水經所載。濟派則榮陽縣。反在濟水之南。揆之古義。水北爲陽者。旣已不合。而又水經所載。明有故榮枯澤。顧桑。鄺不知參核。以證世傳成臯濟派之誤爾。榮陽有新故兩城。而水經故澤。皆在二邑東南。古來西北同爲水陽。此澤地望旣應古義。又孔安國亦言澤在敖倉東南。可參證也。敖倉者。古敖山也。正與榮陽同在古澤西北。則其澤應古益真矣。後世穴河通漕。多在此地。然歷考前載。皆有渠道。無陵澤。蓋創渠之初。率皆預酌用水多寡。爲鑿隧受河之則。故水不暴而無所蓄。食鍾聚也。禹時則有異矣。濟旣灌河。河盈而水溢。通在榮地。怒濤注射。爲此大澤。故其幅員闊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已。

也。此其榮溢爲澤之因也。憑此而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爲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榮以濟者，正以會其適然，而非自出意義也。澤之下方，不遠一二十里，又有故陂，而以郟城爲名者，其東西蓋四十里，而南北亦二十里也。以巨觀之，濟之溢河，其在沙城垂隴之西者，固爲大澤，而釐城黃水之間，其謂爲郟城陂者，亦榮澤也。王隱謂此澤此陂之間，有濟隄焉，其經之所書，謂爲榮波既澹者乎？古迹患無其傳，苟有紀焉，其方鄉地望，千百世可知也。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說：程氏此辨，最有考據。其謂潤水經注，自謂隴括條水又東逕榮陽澤北。又東會於榮澤。京相璠曰：榮澤在榮陽縣東南。下與濟陰合。榮澤者，禹時濟溢爲榮水所注時，繼爲此澤也。春秋：衛侯及魏人戰于榮澤。此時澤枯無水，至可以戰。民猶謂其處爲榮澤也。濟陰，鄭地也。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春秋：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陰。杜預因其地而名之水也。成皋之濟，逕故榮澤中，已有此流。至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鄉百里。斯溢榮播河、濟、濟，回互相通也。出河之濟，即陰溝上源也。濟陰至此經濶而過。世亦謂其故道爲十字溝也。自于宰造入激堤於河陰，水脉遂斷，故難尋。濟陰雖有其迹，不復受河。濟陰出垂隴城北。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燮盟于垂隴，即此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榮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郟城。蓋榮陽與郟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澤濟又有沙城，濟潰出其左。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矣。竹書紀年曰：襄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於鄭者也。濟潰故城，俗言水城非矣。王隱曰：河決爲榮。濟水受焉，故有濟隄矣。濟水又合黃水，黃水發源京縣黃堆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逕高陽亭。又東北至榮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濟水又合黃水，黃水發源京縣黃堆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逕高陽亭。又東北至榮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榮澤，下爲船塘，俗謂之郟城陂。東西四十里。世謂之京水也。北流逕高陽亭。又東北至榮澤於榮水，乃葵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即黃雀溝矣。又東北與清水枝津合。二水之會爲黃泉。東北流。注於濟水。又東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榮澤至周時已導爲川，與陶丘復出之濟相接。然河濟猶未通波，及周之衰，有於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與濟、汝、淮、泗會者，而河始與濟亂。鴻溝首受河處，一名蕩蕩渠。水經：河水合汜水，又東。後漢明帝紀：修汜渠注云：即蕩蕩渠也。汜自榮。又名通濟渠。元和志：汜渠過榮陽縣。蕩蕩渠出焉。亦名汴渠。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榮陽山北一里是也。

百步。亦名漢溝渠。大業元。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也。河陰縣在今鄭州西北五十里。漢祭陽縣地。隋年。更開導。名通濟渠。

水經直謂之濟水。漢志。祭陽縣有漢溝渠。首受泲水。經本此。泲即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濟也。自滎口石門至宛胸縣南皆禹後代人所導。職方

豫州之川。水經謂之滎瀆。而河濟合焉者也。過此則為陶北復出之濟矣。以今輿地言之。滎澤。原武。陽

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並屬河南開封府。曹州。屬山東兗州府。諸州縣界中皆滎瀆之所經也。自鴻溝既開。滎瀆為河水

所亂。已非其舊。逮東漢之世。滎澤亦塞而禹迹蕩然無存矣。滎瀆非滎澤也。鄭康成云。滎澤在滎陽

縣東。杜預同。京相璠云。在縣東南。滎澤縣志云。在縣南。其說不同。按今縣西南十二里有滎陽故城。漢

縣也。昔時澤在滎陽縣東。今則在滎澤縣南矣。鄭杜說是滎澤西北距滎口二十餘里。其間必有水道

相通。而志家不詳。予按水經注。黃水自京縣東北流入滎澤。下為船塘。俗謂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

二十里。穆天子傳曰。浮於滎水。乃奏廣樂。是也。北流注于濟水。此皆昔人導澤為川之路。澤水從此北

出。而為滎瀆。故謂之滎口。濟水自敖山又東。不得便合滎澤。以是知經之澤字。當作瀆也。河與滎瀆

相亂。其來已久。而滎澤在西漢時。依然無恙。故班固云。濟水軼出滎陽北地中。謂滎澤也。至東漢乃塞

為平地。不知何故。酈道元云。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又云。大禹塞滎澤。開

漢蕩渠。以通淮。泗。夫滎澤何以謂之淫水。經曰。滎波既豬。禹方陂之。以蓄其水。何以塞之。誕妄不足深

辯。或云。王莽時。濟竭而不復出。故滎澤遂塞。斯言亦大可疑。按司馬彪郡國志。河內溫下云。濟水出王

莽時大旱，遂枯絕。河南滎陽下云：有鴻溝水，而不言滎澤。豈以其時已塞爲平地乎？濟枯之語，繫之溫縣。蓋專謂北源，故鄭注于溫縣。濟水故瀆，下言之。然北源東漢復出，水經歷歷可考。彪何以直言枯絕，而滎澤無文，則又似專指南源。此後人所以移其說于滎陽也。程大昌云：世惡莽居下流，故河徙。濟枯皆歸于莽。余謂河徙事，見王莽傳，無可疑者。濟水因旱而枯，旱止則當復舊。夏季伊洛竭，商季河竭，周幽王時三川竭，諸水不聞自此遂絕也。濟河獨一枯而不復出，且南北二源，同此一濟。北源復出，南源何以終絕，殊不可曉。積思久之，竟不知滎澤之塞爲何故。頃讀後漢書而得之。王景傳云：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侵毀。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明帝紀：永平十三年，詔亦言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渠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濞廣溢，莫測圻岸。當時汴、濟之區，河災之羨溢爲害如此。濟渠卽滎瀆，南去滎澤，不過二十餘里，則固在所漂數十縣之中者也。河水氾濫，必至其處。歷六十年而後已，填淤之久，空資盡壑地中伏流，不能上涌。滎澤之塞，實由於此。豈因早乾而遂塞哉？余闕曰：河天下之濁水也。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觀決河，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卽穹居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踪跡。然則河侵滎澤，去後安得不塞爲平地？鉅野縣志云：元末，河決入鉅野，及徙後，澤遂涸爲平陸。其明徵也。彪得之傳聞，不暇深考，故言之不詳。世遂附會以爲滎澤壅塞之故，殊非事實。余不

可以無辯。自滎陽引河後，遞加疏導，枝津交絡，名稱互見，使人目眩心搖，今綜其大略，以蕩蕩渠爲主。水經注云：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濟，歷中牟縣之圃田澤，與陽武分水，又東爲官渡水，又東至浚儀縣左，則故渠出焉。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爲蕩蕩渠。陰溝東南至大梁城合蕩蕩渠，其東導者爲汜水。漢志作水，說文作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爲蕩蕩渠。陰溝東南至大梁城合蕩蕩渠，其東導者爲汜水。漢志作水，說文作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爲蕩蕩渠。陰溝東南至大梁城合蕩蕩渠，其東導者爲汜水。漢志作水，說文作

梁城南，南流爲鴻溝，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指是以爲東西之別。故蘇秦說魏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鴻溝又兼沙水之目。沙水東南流至新陽縣，爲百尺溝，注于潁水。漢汝南郡有新陽縣，此卽班固所謂狼蕩渠首受潁，東南至陳入潁者也。其一水自百尺溝分出，東南流至義城縣，西而南注淮。義城今謂之沙汭。左傳昭二十七年，楚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卽此也。沙水所出，又有睢水，潁與睢水自陳留縣首受，東南流至下相縣入泗。下相今宿遷。渦水自扶溝縣首受，東南流至義城縣南，而東注淮。以上諸渠，同源於出河之濟。卽石門水。故言鴻溝者，則指此爲鴻溝，言蕩蕩渠者，指此爲蕩蕩，言汴水者，指此爲汴水。言浚儀渠者，指此爲浚儀渠，皆以下流之目，追被上源也。此外有濟隄，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于岑造八激堤，而其流遂斷。漢賈維指。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二

濟水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禹貢

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

丘亭。孔氏疏：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西南，有定陶故城。

出者言在平地自下面而涌，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書墓

荷即荷澤，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荷派，濟流至其地爾。陳樸書集傳纂疏：地理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唐書定陶入濟陰，故通典濟陰縣下云：荷澤

在縣東北九十里。

溢者無上源，亦無下流，頗與阿井相似。出者源在地中，流在地上，如酌突泉之流而爲灤水。濟自此不

更伏矣。禹貢錐指

濟水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荷水東出焉。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水經

冉，秦宣太后弟也。定陶恭王，漢哀帝父也。國注：日知錄云：今曹縣有冉堦，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家。史記：穰侯卒于陶，因葬焉。

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水經

周武王封弟叔振鐸之邑也。故曹國。漢宣帝甘露二年。更濟陰爲定陶國。戰國之世。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變姓名。寓之於陶。爲朱公。以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之所交易也。治產致千金。富行好德。子孫修業。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曰陶朱公也。翻注

又屈從縣東北流。水經

又東逕陶丘北。墨子以爲釜丘。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者也。尙書所謂導河水自陶丘北。謂此也。翻注 漢志、陶丘在定陶縣西南。則濟水當先逕陶丘。而後至故城。此經不合。恐是錯簡。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十字。當在引竹書語之下。

按自榮口至陶丘。皆後世榮瀆之所經。非禹迹也。今曹州定陶界中。並有濟水故道。禹時則濟水伏流。涌自陶丘之北。而東注于荷澤。無上源也。陶丘。漢志云。在定陶縣西南。而郭璞言在城中。蓋其時郡徙西南。包陶丘而爲城耳。今縣則又徙於東北。故陶丘與漢城。皆在西南也。荷澤在陶丘之東北。相去不遠。濟水伏流。至陶丘北上。奮馳波跳沫。東北匯于荷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琅槐入海者。爲濟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者。後人目之曰荷水。漢志湖陵縣下云。荷水在南者。是湖陵。今爲魚臺縣地也。許慎云。荷澤水在湖陵。謂澤之下流入泗者。亦未爲誤。自孔傳襲其文曰。荷澤在湖陵。而遺一水字。則在湖陵者。爲澤矣。釋此至于荷。又增一水字曰。荷澤之水。則定陶之荷澤。與湖陵之荷水。無別矣。酈道元時。孔傳已盛行。故宗其說。言尙書有導荷澤之說。自陶丘北。東至於荷水。又以湖陵入泗。爲澤水所

鍾而不知此特荷澤之下流。其所鍾則在定陶也。且豫州導荷澤被孟豬。乃導澤水之餘波。南入于孟豬。非謂東南至湖陵入泗之荷水。酈乃混而爲一種。種紕繆。皆爲孔傳所誤。說禹貢者。當以漢志爲正。經文三荷字。皆以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荷之爲澤也。濟貫其中。大半是濟水所匯。酈注云。卽沛水之所包注。以成湖澤是也。然亦必有旁源。酈注云。濟水自定陶故城南。又東北右合荷水。水上承濟水於濟陽縣東。世謂之五丈溝。又東北出定陶縣北。屈左合汜水。汜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郡南。又東合于荷。又東北逕定陶縣南。又東北右合黃水枝渠。而北注濟瀆。是汜水與五丈溝之會于澤者。亦皆濟水之分流也。寰宇記云。荷水亦名南濟水。近志以北清河爲北濟。南清河爲南濟。誤由于此。俗謂之五丈河。西自考城縣界來。程大昌曰。樂史寰宇書云。濟陰有山。是爲荷山。荷水西自考城來。考城在濟陰西。濟之正流。未嘗經考城。可見荷水自爲一派。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爲五丈溝。卽近世命爲五丈河者。此正荷水首末也。渭按曹州志。荷山在州東南三十里。以近荷澤而言。蓋澤本名荷。後人因澤以名其山也。說者謂荷水出荷山。非是。據酈注。荷水分濟于定陶東北。此卽經所謂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荷水。北爲濟瀆者也。乘氏故城在今鉅野縣西南。漢置。然曹州之東境。亦兼得乘氏地。州東南與定陶接界。荷澤在焉。注所謂定陶東北。卽經所謂乘氏縣西也。但不言荷澤爲疎漏耳。荷水只自荷澤分流。酈以濟陽所出之五丈溝爲荷水。蓋雜採它說。而有此繆。元和志因目魚臺之荷水曰五丈溝。而程

氏據以爲荷水之首末。正當如此。皆非地志。水經之荷水起乘氏訖湖陵之本意也。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或謂出于近世之俗學。殊不可信。王綱振云。如時以東流爲濟。溢爲滎爲見。則濼東流爲漢。匯爲彭蠡。亦可爲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爲伏。則渭入于河。洛入于河。亦可爲伏乎。況經明言浮于濟。潔達于河。河濟本通。而此曰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曰會。亦並無間斷。不知三伏三見何據。但沿襲既久。爲之曲解。非本注也。渭按伏見之說。二孔無之。然有所自來。秦澤一伏。東丘一見。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理志。滎東又泝爲三伏。出曹濮間爲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此豈創自近世。但以入河爲伏。義有未安耳。滎澤自周以前。已導爲滎川。與陶丘復出之濟相接。故漢志於軼出滎陽地中下。卽繼之曰。又東至琅槐入海。而定陶縣下亦止云。禹貢陶丘在西南。不引東出之文。蓋三見之迹。不可得見久矣。鴻溝旣開。滎瀆爲濁河所亂。陶丘之竇。日就填淤。而滎澤之澄泓如故。其後滎澤亦塞。則河南由是無濟水。而再見之迹亦亡。水經以河濟合流。分入滎瀆者爲濟水。京相璠謂之出河之濟。酈道元宗之。而班固之所謂軼出地中者。絕口不談矣。孔安國以爲河中截流而過。蔡沈以爲河底穴地而來。孔穎達以爲河濟相亂。南出還清。程大昌以爲適會河滿。溢出南岸。各持所見。終非定論。余竊謂河南之濟。卽奮自河南之地中。未必與入河之濟爲一脈。譬如人之鼻息。總出丹田氣海中。呼者豈必其吸者之復出邪。沈括云。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爲。曾鞏

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渴馬崖潛流地中至歷城西復出爲趵突旁溢千數泉蔡傳引以證濟之伏見重源顯發所在多有元和志云鄭州管城縣京水出縣南平地新鄭縣溱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在河南密邇榮澤尤爲明驗蓋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即便涌出故一見於榮澤再見于陶丘不必以入河之濟爲上源亦不必并泰澤東丘數之爲三伏三見也草廬之說雖聖人復作無以易之矣禹貢鑑指

又東北會于汶禹貢

濟與汶合孔氏傳

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孔氏疏水經汶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蕪縣南又東南流過奉高縣北風從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過緹丘縣南又西南過陶縣北又西南過平章縣南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

濟水自定陶縣東北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水經

春秋左傳僖三十一年分曹地東傅于濟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關注

南爲洳水北爲濟瀆水經

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關注北濟自榮澤東逕全縣之武修亭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又東逕平丘縣南又東逕濟陽縣故

又東北逕宛胸縣故城北。水經

又東北逕呂都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北。屬注

又東北與濮水會。水經

濮水上承濟水于封丘縣。關駟曰：首受別濟，卽北濟也。其故瀆自東北流，左逕爲高梁陂。濮水又東逕匡城北。孔子去衛適陳，遇難於匡者也。又東北左會別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故杜預曰：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竹書紀年曰：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郭。漢世塞之。故班固曰：大堙酸棗也。今無水。其故瀆東北逕南北二棣城間。酸棗以棘名邦，故曰酸棗也。漢官儀曰：舊河隄謁者居之。濮水又東與句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上也。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又東入乘氏縣。左會濮水，與濟同入鉅野。故地理志曰：濮水自濮陽南入鉅野，亦經所謂濟水自乘氏縣南分東北入於鉅野也。屬注

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水經

上承鉅野辭訓渚，歷澤西北渚。又北逕關鄉城西。又北濟瀆合，自渚迄于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衆北入，掘渠通濟。至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已上，又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屬注

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水經

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禹

貢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清水與汶會也。關注。今東平州西南有壽張故城。西北去

即古安民亭。齊乘云。東平城西即安山關。關下泥河。有亭子店。即安民亭遺址。濟、汶合處。

濟水自荷澤東北流。絕鉅野澤。而北合洪水。以至安民亭南者。禹之舊迹也。其後不知何年。故從澤西

之清水。而繞澤北以會汶。謂之清口。其澤中之道。自洪口至清口者。則無水。故水經謂之故瀆。述征記

謂之枯渠。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于鉅野。濟水改道。疑當在此時。今會通河。逕鉅野縣東北七十里。去故城已遠。并清水會汶之

故道。亦湮沒而不可考。況禹之舊迹乎。以今輿地言之。汶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

合流以注于海。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絕濟。為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

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填淤久矣。禹貢維

又北。東入于海。禹貢

北折而東。孔氏傳。

濟水自壽張縣西又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卽此處也。關注。括地志。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二十五里。今在東平州西南

五十里。接汶上縣界。梁山深在今壽張縣東。梁山之南。濟、汶既合。東北匯而成濼。日知錄云。宋史官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亙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甯

屯田。自此以後。鉅野、壽張諸邑。古時豬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爲川浸矣。

又北逕須胸城西水經

城臨側濟水。故須國風姓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子魚曰。任宿、須胸、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胸城者。是也。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卽無鹽縣界也。關注 東平州本漢無鹽縣。州西南有須胸故城。

又逕微鄉東水經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鄆。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濟水又北分爲二水。其枝津西北出。謂之馬頰水。關注

又北過須昌縣西水經

京相璠曰。須胸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胸是其本。秦以爲縣。濟水於縣。趙溝水注之。關注 今東平城。元和志、須昌縣。濟水在縣西二里。

又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水經

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西流。趙溝出焉。東北注于濟。馬頰水又逕桃城東。又東北流逕魚山。南山卽吾山。漢武帝瓠子歌。所謂吾山平者也。其水又東注于清濟。謂之馬頰口。關注 元和志、魚山在東阿縣東南二十里。近

志云。在縣西。以宋初縣治東移故也。山東通志、吾山一名魚山。在東阿縣西八里大清河西岸。五代史、梁太祖與兗郟兵大戰於此。

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水經

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也

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即此水也春秋莊

齊侯遇于魯濟杜預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濟水自清亭又北則為穀城齊地矣濟之為齊魯魯當分子此間

又北過穀城縣西水經

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春秋之小穀城也縣有穀城山陽穀之地春秋

齊侯宋公會於陽穀者也後漢分東阿置穀城縣今為東阿縣治

又北逕周首亭西水經

春秋左丘明云襄公二年王子成父獲長狄僑如弟榮如薶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即是邑也今世謂之

盧子城濟北郡治也屬注

又北過臨邑縣東水經

地理志曰縣有濟水祠也水有石門故濟水之門也春秋隱五年齊鄭會于石門鄭車債濟即於此也

京相璠曰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注

臨邑故城。在今平陰縣。

又北逕平陰城西水經

春秋襄十八年。晉侯沈玉濟河。會于魯濟。尋溴梁之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者也。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暫防門。即此。巫山在平陰東北。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濟水右迤過為涓湖。方四十餘里。平陰即今平陰縣。盧縣故城。在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

又東北至垣苗城西水經

故洛當城也。伏軾北征。記曰。濟水又與清河合流。至洛當者也。河水自泗濱口東北流而為蒲魏。土地肥。盟津河別流十里。與清水合。亂流而東。逕洛當城北。黑白异流。涇渭殊別。而東南流注也。垣苗。長清縣西南。元和志。長清縣。濟水在北。去縣十里。即今大清河也。對岸則齊河縣。大清橋跨其上。為南北通衢。

又東北過盧縣北水經

濟水東北與涓溝合水。上承涓湖。北流注濟。左傳。隱三年。齊鄭尋盧之盟。即此。

又逕盧縣故城北水經

濟北郡治也。元和志。盧縣。濟水。在縣東二十里。臨邑縣。濟水。西去縣四十里。

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水經

水東南出山在縣之分水嶺。豁。一源兩分。泉流半解。亦謂之分流。交半水南出太山入汶。半水出山在縣西北。流東逕太原郡南。郡治山在西北。與漢賓谷水合。水出南格馬山。漢賓豁。北逕盧縣故城北。陳敦戍南。西北流與中川合。謂之格馬口。其水又北逕盧縣故城東。而北流入濟。俗謂之為沙溝水。關注 在故城在今長清縣東北。元和志、齊縣濟水東去縣二十六里。豐齊屬齊州。故山在。天寶二年改名。

又東北右會玉水。水經

導源太山朗公谷。西北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俗謂是水為祝阿澗水。北流注

于濟。關注 祝阿故城。亦在長清縣東北。

又東北灤水出焉。水經 灤音洛。

灤水出歷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春秋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灤是也。俗謂之為娥姜水也。以泉源有舜妃娥姜廟故也。其水北為大明湖。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望水木明瑟。可謂濛濛之性。物我無違矣。湖水引瀆東入西麻。東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湖水上承東城。歷祠下。泉源競發。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為流。秘池。州僚賓燕。公私多萃其上。分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北。西北為陂。謂之歷水。與灤水會。

自水枝津合水首受歷水於歷城東東北逕東城西而北出郭又北注灤水又北聽水出焉灤水又北

流注於濟謂之灤口也灤字記元初志全節縣濟水在縣北四十里今濟南府

北與齊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合于黑水之澗又西北會于柏崖之澗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

得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汨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

名之曰酌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藥糝于黑水之澗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

而北則謂之深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

北出又合常脂五龍衆泉並城北流風而東至城北水門平地泉源濤涌聲如隱雷旁合馬跑金線諸泉周可數畝

中宮靈巖諸泉具載而華不注之華泉明水鎮之明泉皆失不取況其名亦未雅稱蓋殘金俗筆也

又東北逕華不注山水經

單椒秀澤不緣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故京相璠

曰春秋土地名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左傳成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於鞍齊師敗績逐之三

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于水而止即華水也北絕聽瀆二十里注于濟元初志華不注

一名華山在歷城縣東北十五里不讀如字

又東北過臺縣北水經

巨合水南出雞山西北逕巨合故城又北合關盧水關盧水導源馬耳山北逕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

陸城與武原水合水北逕譚城東又北逕巨合城東合關盧水而出注巨合水西北逕臺縣故城南西

北流。白野泉水注之。又北聽水注之。水上承灤水。東流北屈。又東北流。注於巨合水。亂流又北入於濟。
○注。今歷城縣東北有蓋縣故城。

又東北合芹溝水。水經

水出臺縣故城東南。西北流逕臺城東。又西北入於濟水。○注

又東北過管縣南。水經

濟水東逕縣故城南。納百脈水。水出土鼓縣故城西。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謂之百脈水。其水西北流。

○注。今章丘縣西北有管縣故城。隋改置臨濟。唐屬齊州。元和志。臨濟縣濟水。在縣南二十里。章丘縣濟水。在縣西去縣十七里。舊志云。小清河在章丘縣北三十里。土鼓縣漢屬濟南郡。與梁鄒管縣相昆。在今章丘。鄒平之間。其故城不知所在。

又東過梁鄒縣北。水經

瀧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瀧水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瀧水

即古袁水也。故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瀧水又西北逕梁鄒縣故城南。又北屈逕其城西。

而北注濟。其城之東北。又有時水西北注焉。○注。元和志。濟陽縣濟水。在縣南。長山縣濟水。在西北去縣

縣。屬淄州。今為鄒平縣治。其唐之鄒平縣城。則割入今齊東縣界。金石志。長山、新城二縣西北。並有小清河。新城本漢高苑。其故城。在今縣東。

又東北過臨濟縣南。水經

縣故狄邑也。漢永初二年改名臨濟。晏謨齊記曰：有南北二城，隔濟水。翻注：今高苑城西南有臨濟故城。元和志：高苑縣濟水在北去縣七步。

又東北迤爲滌渚，謂之平州。水經

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縣，侯國也。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安平亭，故縣也。世尙存平州之名矣。

濟水又東北逕高昌縣故城西，又經薄姑城北。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又東北逕狼牙固西。

翻注：今高苑縣東南十里有麻大泊，一名魚龍灣，周五六十里，蓋即古濟水所匯之平州也。高昌縣故城，在今博興縣西南。薄姑城在今博興縣東北蒲姑城是也。狼牙固無考。

又東北過利縣西。水經

王莽之利治也。晏謨曰：縣在濟城北五十里。翻注：今博興縣東有利縣故城。

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水經

班固曰：千乘郡有東安縣，應劭曰：取休令之名矣。翻注：樂安故城，在今博興縣東北。隋改樂安曰博昌。五代

在高昌下。今據薄姑利縣俱南直臨淄，而樂安故城在博昌縣東北，則此經乃錯簡，故移置於此。

又東北過甲下邑。水經

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水

注濟非濟入河。注今曹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環槐故城。漢縣。屬千乘郡。

又東北入海水經

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仍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並失。然河水於濟潔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唯潔水耳。郭或以爲濟注之事。實非也。尋經脈水。不如山經之爲密矣。注

海在今樂安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東接濰光縣界。北接利津縣界。樂安本漢廣饒。鉅定二縣。屬齊郡。其故城並在今縣東北。後漢省環槐入博昌。故杜預。郭璞皆言濟水至博昌入海。

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並屬山東兗州府。長清。齊河。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並屬濟南府。高苑。

博興。樂安。並屬青州府。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濟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按戰國

策。燕王謂蘇代曰。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郭緣生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酈道元曰。

濟水通得清之目。此清河之名所自來也。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云。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徙

而南。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清河卽泗水。北清河

卽濟瀆也。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蓋自劉豫導濼東行始。齊乘以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

豫所創。志家皆沿其說。黃子鴻非之曰。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潔水在中。河水

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

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潔水所行。瀋

臺以北。則故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深瀆。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深二瀆。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謂按子鴻此言。正三百餘年積傳之謬。蓋清河所行本濟瀆。不知何時從歷城東北決。而北入濟陽縣界。與潔水合。而清河之名。遂被于潔。據水經。潔水逕著縣故城南。著卽今濟陽。而縣南有大清河。是知大清卽潔。其水自歷城入濟陽。乃近世之所決。非唐清河入海之故道也。濟陽之流日盛。則章丘之流日微。故劉豫堰灤水使東以益之。齊乘云。大清河自齊河縣又北經歷城上深橋北。灤水分灤河入焉。又按灤河卽灤水也。此大清河猶是濟之故瀆。其所行者。實濟水故道。而志家反以濟陽之大清河爲古濟。舛錯殊甚。不有子鴻其誰正之。然大清自歷城入濟陽。及濱州以東入海之道。不知決于何年。意者宋熙寧時。河嘗合北清河入海。始開此道。其後金明昌五年。河復由此入海。久而後去。流益深廣。此大清之所以浩浩。而小清之所以屢濬屢塞也。水經敘濟水自滎陽以下。原委甚悉。杜預春秋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注山海經略同。酈道元依水經以立注。出河之濟。又加詳焉。是由東漢以迄後魏。濟未嘗一日絕也。唐人則據司馬彪之言。以爲自王莽後。河南不復有濟水。太子賢注後漢循吏傳曰。濟水東流。逕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青等州入海。王莽末。早則枯涸。但入河內而已。杜佑通典曰。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而曰濟河。蓋因舊名。非

本濟水也。元和郡縣志曰：濟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于海。知河南之地，無濟水矣。自後所說，皆襲舊名。如鄆州之須昌，濟州之長清，盧縣，齊州之臨邑，豐齊，全節，臨濟，章丘，淄川之濟陽，長山，鄆平，高苑，青州之博昌，諸縣界中，並有濟水。其後則不經博昌，而改從棣州之蒲臺入海，是皆襲舊名，而實非濟也。涓按：鴻溝既開，河水與滎，濟相亂，及滎澤塞爲平地，則河南無涓滴之濟矣。水經之所謂濟者，皆滎陽下所引之河水也。而杜預、京相璠、郭璞、酈道元輩，皆莫能辨。唐人始知之，所見遠過于前，但以爲河南之濟，由王莽末旱枯而絕，則非以余考之，旱枯之事，郡國志繫河內溫下，酈注亦於溫縣濟水故瀆下言之。其所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者，謂濟水自溫縣入河，不復東至武德耳。而滎陽以下，絕無一字道及。殆與河南之濟無涉。釋例自卷縣，博昌而外，略舉郡名，故與水經不同。孔穎達以爲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據當時所見言之，與水經乖異非也。晉時濟水之道，實與漢世不殊。文有詳略，非枯後復通。津渠勢改也。若夫唐之清河，自須昌以下，所受惟荷汶，則又有其故矣。蓋天寶後，汴水堙廢，濟渠亦無所受。荷澤以西，竟成斷港。故元和志云：濟自須昌始，而通典云：濟河實荷，汶之合流。其所謂荷者，卽五丈溝之水。西自考城來者也。迨元人開會通河，引汶絕濟，以資運道。明永樂中，又于古四汶口之地，築戴村壩，遏汶，使西南流。汶水自是盡出于汶上。西南至南旺入漕。四分南流。唯小鹽河一綫，洩入清河。小鹽河在今東阿縣西南二十里。卽運河所洩。汶水支流也。清河賴諸山泉溝澤，以成其川，并無荷汶之可言矣。而志家猶執清河以爲禹貢之濟。

水不亦過乎。或又云山左諸泉。實皆濟水。溢爲大小清河。濟雖絕而不絕也。然此等指爲濟水。則可以。是爲榮澤陶丘之遺跡。可乎哉。東漢後。河南無濟水。斯爲定論。紛紛筆舌。徒滋來學之惑。無爲也。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初爲濟。及導榮爲川。則榮與濟合。鴻溝既開。榮瀆爲河所亂。及榮澤又塞。則所行者。唯河水矣。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唯荷汶戴村已築。則東阿以下。所行唯山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而已。濟瀆入海之道。自唐以來。亦數變。初經高苑縣北。又東北至博昌入海。其後則不由博昌。通典云。舊濟合在今博昌縣界。今無。元和志蒲臺縣下云。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俗呼爲鬪口淀。是濟水入河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蓋其時濟水改道從蒲臺東北。與河渾濤而入海也。宋南渡後。劉豫導濬水東行。入濟水。故道爲小清河。仍經高苑縣北。至樂安縣入海。及金皇統中。縣令高通。改由縣南長沙溝。至博興合時水。又東北至樂安。由馬車瀆入海。瀆在縣東北五十里。今爲高家港。其後小清之上流壅塞。鄒平。長清。新城界中故瀆。皆爲溧河所行。溧河卽楊渚溝水。寰宇記所稱瀨河者也。歷城新志云。小清河自明永樂後。漸至壅塞。成化九年。嘗濬治之。嘉靖十二年。又塞。乃復濬博興以西。達于歷城。幾三百里。久之復淤。蓋小清唯恃濬水爲源。堰東有阻。則濬水仍自華不注東北入大清河。屢濬屢塞。職是故也。水經所敘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弘憲云。河南無濟水。瀆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羣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爲

有則又據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明道謂與公言。如扶醉人扶得一邊起。又倒卻一邊。真可笑。又可憎也。再實錄指。

有問濟水枯而復通。畢竟在何時。予曰。考王景傳曰。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逮後三十五年。汴渠成。明帝巡行。下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此汴壞而濟亦壞。汴治而濟亦治之徵也。又考晉書。傅祗傳。武帝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濟汎濫。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侵壞。祗乃造沈蔡堰。兗豫無水患。郗超傳。太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濟入河。超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溫使穆之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於濟。此豈竟枯絕者哉。大抵王莽世。天災雖甚。然皆不遠而復。如王橫言。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地已爲海所漸矣。今九河故迹。故具在。酈氏言。濟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後水流逕通。予謂此班氏注於垣縣云。王屋山沈水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瓊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蓋以目驗者言也。祗緣司馬彪下語太重。若改遂枯絕爲會枯絕。則是矣。大清一統志。大清河在歷城縣北。自齊河縣流入。又東北入濟陽縣界。其上流卽古濟水也。小清河在歷城縣北。卽古灤水也。臣按自漢至隋唐。惟有濟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後。始有大小清河之分。今者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

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唐、宋時河行濊川。其後大清兼行河。漯二川。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潛丘嶺記。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三

濟水

漢建安九年春正月。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三國志。

北齊河清元年四月。濟溢。河南通志。

帝高宗也。東封泰山。以許敬宗領使次濮陽。帝曰。書稱浮於濟。深。今濟與深。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導沆水東流為濟。入於河。今自濟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淤地過河。而南出為滎。又淤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故謂洪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隱。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唐書許敬宗傳。

宋乾德三年十月丙寅。濟水溢鄒平。宋史太祖本紀。

師中知濟。兗二州。濟水壅塞久。師中訪故道。自兗城西南啓鑿之。功未半而去。宋史李師中傳。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濟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痰。今醫方不載此意。夢溪筆談

元至正二年六月癸丑夜。濟南山水暴漲。衝東西二關。流入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臥龍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沒上下居民千餘家。溺死者無算。元史順帝本紀

濟之性勁。源於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濟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空同子

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古言

禹貢。濟河惟兗州。又道沈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周官。兗州。其川河。濟是已。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沈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嘗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臯。溢出爲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北。又東過宛胸縣。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荷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爲二。其一東北入距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郡而入海也。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青以入於海。宋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今

按濟水在漢時伏流不見。惟汶水自秦安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洗爲運河。明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壩。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多湮塞。今所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洗河者。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徐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濼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河之故道也。所謂小清河者。卽濼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趵突泉在府

瀑流。平地泉湧。高或至數尺。蓋濟水伏流至此而發。濼水之源也。由東北至小清河入海。宋曾鞏二堂記曰。按圖秦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屋之灣。而至於瀉馬之屋。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乘輿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瀉馬之屋。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於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越河西南。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蓋預失之。金線泉在府城西。石鑿方池。泉亂發其下。東注城壕。澄澈見底。波心南北。有金線一。隱起水面。粒粒如珍珠。應爲古明湖。按一統志。濟南名泉七十二。北珍珠泉在都司西北。白雲樓前。復隴入練夷城中。泉爆起。珍珠泉在府城內。有二。南珍珠泉在鐵佛巷街東。今淤。北珍珠泉在都司西北。白雲樓前。其隴入能與三泉侔矣。今按趵突。金線。珍珠。杜康。舜泉。舊志已收。其曰皇華。曰柳絮。曰臥牛。在金線東。曰東高。曰南漱玉。北漱玉。在金線南。曰無憂。曰石灣。在趵突南。或云在樓前西南。曰酒泉。曰洪露。在無憂西。曰滌井。曰黃糠。在趵突北口散水。曰溪亭。在北珍珠東。曰劉氏南。曰濯纓。在北珍珠園內。曰洗鉢。在濯纓西北。曰知魚。在灰泉東南。曰碌砂。在灰泉西。曰白雲。在劉氏南。曰登州。曰望水。在萬竹園內。曰洗鉢。在登州東北。曰洗井。在馬跑。在洗鉢西南。曰香泉。在舜泉南。或云即盤泉也。曰金虎。在李承務巷。或云即黑虎也。曰東密脂。在金虎西南。曰西密脂。在東密脂西。曰孝感。在孝感坊內。曰玉環。在布政司前。曰賢清。在城西五龍堂東。曰濕沙。曰灰池。在城西西南角場下。曰芙蓉。在姜家亭前。曰滴水。在西務北。曰灰灣。在城西五龍堂東。曰雙桃。在城西丁字街北。曰溫泉。在城西石橋北城下。曰汝泉。在神童寺內。曰龍門。在中宮東。曰煮糠。在四里山南。曰爐泉。在中宮東。或云在龍洞口。曰都泉。在佛宮內。曰白泉。在玉舍莊北五里。曰金沙。曰白龍。在龍門東。曰爐泉。在南山下。曰甘露。在大佛山。曰林汲。在中宮鎮東南。曰柳泉。曰車泉。在神童寺東。曰煮糠。在四里山南。曰爐泉。在南山下。曰甘露。在大佛山。曰林汲。在中宮鎮東南。曰柳泉。曰車泉。在神童寺東。曰煮糠。在四里山

洞山。曰花泉。在張家泊。曰獨狐。在靈隱寺。或云在天麻嶺下。曰金泉。在華止巖堂嶺北。或云即醴泉也。曰澗水。在龍山鎮東南。曰南溪。在鶴山西北。曰苦官。在柳鋪東。一名高官。曰鬢斗。在梨峪門家莊。曰鹿泉。在石固寨。曰龍宮。在草丘長城嶺西。合鈞突諸泉。及華丘百脈泉。總七十二。見名泉碑。濟南名泉碑論七十二泉。遺至中宮、靈巖諸泉。其數不一。而華不注之華泉。明水鎮之淨明泉。皆失不取。況其名亦未雅稱。蓋殘金俗筆也。永樂間。山東會事奏鑿作七十二泉詩。其泉名視名泉碑所載。間亦不足辨云。

流至城北古明湖。湖在府城內西北隅。源出歷下諸岡。蓋歲久泉源淤塞者多。好事附會訛傳。固亦不足辨云。

北水門出。流注大小清河入海。按志。源出舜泉。今按澗水遠城北流。向東不入城。舜泉亦止成一井下流。惟北珍珠、歷下、泉源、魏家。北流出郭。一統志。源出舜泉。今按澗水遠城北流。向東不入城。舜泉亦止成一井下流。惟北珍珠、灑綏諸泉。今在德府內者。北流入古明湖。而自北水門出注澗水如舊。豈湖中自有泉源暗發。人不及出。而合之由見耶。今湖多為民居。填塞治園。出長白山之王村峪。西北流至柳塘口。入小清河。三水合流。經鄒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源曰江水泉。北流各五里。合小清河。又東經章丘會清河。源在章丘縣東一里。山下。合百脈泉及東西二麻灣泉。又會溧河。源在章丘縣東七里。齊乘作觀河。一名楊緒水。源即續江也。源發會仙西北匯為白雲湖。流入小清河。又會溧河。源在淄川縣西門外。源出青州益都縣顏神鎮。合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源在淄川縣西門外。源出青州益都縣顏神鎮。合於烏河。源在新城縣東三十里。源出益都縣棗園樹北。即時水也。亦又北至馬車濱入海。或云古澗水自華不注山東北入為大清河。自偽齊劉豫道之東行。始為小清河云。大清河即濟水故道。濟水伏流不見。汶水自上縣北泗汶村。至東平州南。西北流入東阿縣界。又東北經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濰縣、利津等州縣入海。自元時。於寧陽縣東築壘城壩。過汶水入洸。以通運河。復由故道會諸州縣溝渠之水。合小清河。蓋過汶水。入會通河。於是入海之道多塞。汶水既入運河者。又從張秋分流。復由故道會諸州縣溝渠之水。合小清河。東北注海。小清河一名澗水。源發府城西鈞突泉。由華不注山下東行。會巨合水。又東經章丘。會清河。又合小清河。合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經高苑、博興。至樂安馬車濱入海。俗名鹽河。按古澗水。自華不注山東北入大清河。偽齊劉豫乃導之東行。為小清河。今海運久廢。河道漸淤。其水復自華不注東北入於大清河。而小清河所受。止鄒平而下淄山泊河、白條。又按酈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多涸竭。自漢、鄭黃溝、孝婦河、烏河諸流而已。

今觀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常。乃其本性。非真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歷下諸邑爲然。是故一見爲濟源。再見爲榮水。又見爲山東諸泉水。而溢爲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又何嘗見其枯竭邪。淮南子曰。濟水通和宜麥。周官曰。鸛鶴不踰濟。風俗通曰。濟齊也。齊其度量。劉向說苑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於海。蕩出雲雨。則濟水之德。又古今所並稱云。山東通志。

四瀆水之易變者。莫若河。變而至於絕者。莫若濟。予嘗討論濟瀆。積至五載。始評以二言曰。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咸出天數。夫豈人謀。蓋後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故杜釋春秋。郭注山經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循吏傳注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古復通之事者。此終絕也。清丘劄記。

濟水三伏三見。與夫南北大小清河。臆明先生辨之詳矣。至引或說。謂山左諸泉。實皆濟水。溢爲大小清河。其說本之山東通志。具有確見。則濟水伏流。發自地中者。豈獨七十二泉哉。春秋襄十八年。會於魯濟。莊三十年。遇於魯濟。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魯界爲魯濟。由此觀之。今濟南府之新泰。萊蕪二縣。泰安州肥城縣。兗州府之平陰縣。東平州汶上。寧陽。泗水。曲阜。滋陽五縣。濟寧州魚臺。鄒滕。嶧四縣。青州府之蒙陰縣。皆有泉。濟南。青州皆齊地。兗州。魯地。齊魯之界皆有泉。則皆是濟水矣。故

將各州縣之泉臚列如左。小谷口舊政。

東平州泉十四。舊九。新五。安圈泉、吳家泉、張胡郎泉、小黃泉、新大黃泉、新王老溝泉、席橋泉、淨泉、新源泉、新列泉、新把頭泉、獨山泉、鐵鈎背泉、坎河泉。俱入汶。舊有徐家莊、灰、蘆三泉。今廢。汶上縣泉三。舊二。新龍鬪泉、樂當山泉、雞爪泉。新。俱入汶。舊有馬莊泉。今廢。平陰縣泉一。舊柳溝泉。入汶。滋陽縣泉八。舊四。新四。東北新泉、關黨泉、古溝泉、新負假泉、上蔣詡泉、新下蔣詡泉、新西北新泉、驛後新泉。新。俱入濟。鄒縣泉十二。舊八。新四。饒眼泉、程家莊泉、新孟母泉、陳家溝泉、白馬泉、岡山泉、黃港溝泉、新淵源泉、柳青泉、馬山泉、新勝水泉、新。俱入二角灣泉。入魯橋河。舊有白莊泉。今廢。曲阜縣泉二十。舊十七。新三。橫溝泉、埠下泉、新安泉、變巧泉。俱入泗。青泥泉、柳青泉、車輞泉、遠泉、茶泉、雙泉、曲水詠歸泉、溫泉、連珠泉、新泉、曲溝泉、濯纓泉、鄒村泉、新文水泉、新柳莊泉、新柳尾泉。會醴泉入白馬河。舊有濕擊泉。今廢。泗水縣泉五十三。舊三十。新二十三。趵突泉、珍珠泉、洵隱泉、黑虎泉。四泉俱出陪尾會爲泗。繁星泉、白石泉、新蓮花泉、新開泉、新響水泉、紅石泉、甘露泉。七泉在林泉寺。南山林泉寺。左源。繁星泉、白石泉、新蓮花泉、新開泉、新響水泉、紅石泉、甘露泉。會趵突等泉。入泗。潘波舊泉、潘波新泉、新黃陰泉、吳家泉、湧珠泉、石露泉、新甘露新泉、新奎聚泉、新琵琶泉、新七泉俱會約突等泉。入泗。潘波舊泉、潘波新泉、新黃陰泉、吳家泉、杜家泉、曹家泉、蔣家泉、里澇溝泉、新石井泉、新鮑村泉、合德泉、新趙家泉、龜陰泉、龜眼泉、新龜尾泉、東巖石縫泉、珍珠泉、在縣東南。尙舒社。黃溝泉、岳陵泉、石河泉、壁溝泉、小玉溝泉、大玉溝泉、蘆城泉、西巖石縫泉、三角澇泉、雪花泉、新新開第二泉、新天井泉、新醴泉、新醴前泉、新七里溝泉、新馬莊泉、新馬跑泉、新

魏莊泉新·俱 滕縣泉十八舊十五 北石橋泉 三里橋泉 大烏泉 絞溝泉 趙溝泉 荆溝泉 鈞突泉 劉家
 溝泉新 南石橋泉 玉花泉 魏家莊泉新 三山泉 黃溝泉 白山泉新 溫水泉 黃家溝泉俱轉入南 三界溝
 泉 龍灣泉二泉挑入 嶧縣泉五舊三 許有泉 溫水泉 搬井泉新·俱轉入 許池泉 龍王泉新·俱入 寧陽
 縣泉十二舊 龍魚泉 龍港溝泉 魯姑泉 濼當泉俱入 蛇眼泉會諸泉入漕河 張家泉 井泉 三里溝泉 古
 泉 柳泉俱會蛇眼等 金馬莊泉 古城泉俱入漕 魚臺縣泉十四舊五 東龍泉 平山泉 古泉新 廉家潭泉新
 西龍泉 聖母泉新 黃良泉 廟前泉 滕家泉新 河頭泉新 高家東泉新 高家西泉新 陳家泉新 中盜泉新
 新·俱入南 濟寧州泉三舊 蘆溝泉入南陽 拓基泉入森林 馬陵泉入管橋 泰安州泉三十八舊三十五 板
 橋灣泉 皂泥溝泉 鯉魚溝泉 范家灣泉 鐵佛堂泉 清泉 周家灣泉 風雨泉 馬兒溝泉 梁子溝泉新 木頭溝
 泉 龍灣泉 張家泉 梁家莊泉 上泉 馬蹄溝泉 臭泉 朔港溝泉 水磨泉 狗跑泉 報恩泉 陷灣泉 胡家港泉 馬
 黃溝泉 龍王泉 濁河泉 斜溝泉 羊舍泉 顏謝泉 北滾泉 順河泉 韓家莊泉新 力溝泉 東柳泉 神泉新 西
 柳泉 龍堂泉 水波泉俱入 新泰縣泉十四舊十二 南陳泉 魏家泉 南師家泉 名公泉新 張家泉 公家
 莊泉 孫村泉 西周泉 名灣泉新 和莊泉 西都泉 古河泉 劉杜泉 靈查泉俱入汶 舊有北鮑泉及 肥城縣泉
 九舊五 清泉 拖車泉新 鹽河泉 董家泉新 臧家泉 吳家泉 王家泉 開河泉新 馬房泉新·俱 萊蕪縣
 泉十六舊十一 小龍灣泉 湖眼泉 蓮花池泉 郭娘泉 牛王泉 鵬山泉 烏江岸泉 鎮里泉 趙家莊泉 王家溝
 泉新

泉半壁店泉、海眼泉、新雪家莊泉、新水河泉、新魚池泉、新新輿泉、新俱入汶、蒙陰縣、舊有泉河、頗礮、伏牛峪、官橋、下家莊

五泉俱入邳、沂水縣、舊有軍家、銅井、芙蓉、上泉、盆泉、灰泉、大泉、小水、

濟水源出王屋山、伏見不常其流、遂分南北、汶合北濟、故道以入海、而元人自安民山開河、由壽張北

至臨清、謂之引汶絕濟、迨明初、遏汶全流、從南旺分水、屈曲西北、達臨清、爲運道、直奪大小清河東北

出海、故道、卽所謂北濟也、泗合南濟、故道以入淮、元人於堰城之左、作斗門、遏汶、南流至任城、謂之引

汶入濟、迨明初、遏汶諸流、別從金口、東穿兗州府城、西出納闕黨等泉、至濟寧城東、會泲、流入天井關、

今府城會河、俗謂之府河、亦謂之濟河、是闕黨諸泉、卽濟水伏見之源、濟寧相近、現行漕河、河身左右

渠流、皆所謂泗合入淮之南濟也、諸泉之由濟入運者、在北則有汶上、西北灤、濼、蒲、灣諸水、在南則有

滋陽之闕黨等泉、汶水之源有三、一發泰山僊臺嶺、一發萊蕪原山陽、一發萊蕪寨子村、會泰山諸

泉、至靜封鎮、合而爲一、謂之大汶口、轉西南、與小汶河合、小汶源出自新泰官山下、西流至徂徠山、諸

入大汶、合流至寧陽西北、分而爲二、其一爲元人所改、由堰城南流、別爲泲水、其一由堰城西流、至東

平州東五十里、會坎河諸泉、至泗汶口而分、其西流者、入大清河、由東阿而北、至利津入海、此故道也、

明永樂中、濬會通河、乃移堰城壩於青川驛、以遏其入泲之流、於坎河之西、築戴村壩、以遏其入海之

路、使其全流盡出於汶上、城北二十五里、受灤、濬諸泉、謂之魯溝、又西南流至城北二里、受蒲、灣、泊水、

謂之草橋河。又西南流十里。謂之白馬河。又西南流二十里。謂之鵝河。鵝河者。故宋之運道也。泗而爲渠。汶水由之。又西南十五里。謂之黑馬溝。又西南至南旺。入於漕。南流者十之三四。北流者十之六七。是爲分水口。諸泉之由汶濟運者。凡百四十有四。新泰二十五。萊蕪二十四。泰安四十七。肥城九。平陰二。寧陽四。東平二十五。汶上六。蒙陰二。汶水卽汶之支流。汶水經寧陽之北。元人旣爲水門於堽城之左。退之益泗。復爲閘於奉符。導之爲泲。蓋時未知分水南旺。卽於濟寧會源閘分水。故爲會通河之源者。卽泲也。明初遏汶全流。西北從南旺分水。仍於寧陽壩西十里。增築新壩一座於其南。別開河十里。浚之南流。以存泲一線。其後爲積沙所壅。更於泲北作東西二閘。以導閘西之柳泉。使穿東閘出。北會寧陽縣南蛇眼等泉。環流仍入東閘。於歸以泲。西南流至濟寧。會泗。沂合流。同入天井閘。濟運諸泉之由泲入運者。惟寧陽之西柳蛇眼等九泉。泗水源出於陪尾山下。四泉同發。故曰泗水。因以名其縣。四泉合而成流。西南行經卞城。其西有泉數十。自縣之南境北流入之。又有泉數十。自縣之北境南流者入之。自此西過其縣北。又西過曲阜城北五里。分爲二流。北爲洙瀆。流繞聖墓之前。而泗水繞其後。皆過孔林西。復合爲一。西至兗州府城東五里金口閘東。沂水。雩水入之。諸泉之由泗入運者。本縣五十九。曲阜五。沂水源出尼山麓。過曲阜南而東來。雩水出曲阜南馬跑泉。過鄒縣境而東來。同謂之沂水。沂卽合泗於金口壩。東復爲二流。其十之九。卽下金口壩南。由濟寧境入魯橋閘。其十之一。入

兗州府城出西門外納闕黨蔣詡七泉合流六十里至濟寧城東復屈從南會於泇水入天井關諸泉之由沂入運者曲阜十九滋陽八而濟寧之托基浣筆等泉自入運河不與焉山東全河備考

新泰縣董蕙云新泰古平陽地春秋宣八年城平陽即此晉置新泰縣取新甫泰山之義南接

北十五里出山坡石縫中自南師店北起東流長一里入南師會河魏家泉距縣東北三十里出山

坡石縫中自三山莊東流長一里入南師會河高峪泉距縣北三十里出土中自北師莊迤北南流

長一里入南師會河路踏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出石縫中自孤山莊迤北南流長五里入南師會河

名公泉距縣東南三里出名公村沙土中自果元莊迤西南流長二里入南師會河張家溝泉

距縣南十里出土中自名公莊迤西南流一里五十步入南師會河嘯泉距縣南三里出土中自大

窪莊前流長五里入南師會河已上七泉俱入南師會河南師河自高峪鋪流至小汶長五十里俱山東全河備考

北陳泉距縣東南十里出平地土中自北陳莊流長五里入礮山會河南陳泉距縣東南十五里出

沙土中自南陳莊流三里入礮山會河北鮑泉距縣東南十里出北鮑莊沙中自陵溪莊流長五里

入礮山會河太公泉距縣東北三十里出太公峪沙土中自陵溪莊南流五里入礮山會河已上

四泉入礮山會河礮山河距縣東八里自陵溪莊流至小汶六十里

新西周泉。距縣西北十五里。出沙土中。自西周莊流。長一里。入西周會河。西周泉。距縣西北八里。出沙土中。自西周莊流。長一里半。入西周會河。杏山泉。距縣西北十里。出杏山西坡。下流長八十五步。入西周會河。金溝泉。距縣西北十里。出土中。自杏山西北流。長一里。入西州會河。公家莊泉。卽龔家莊泉。距縣西南八里。出石縫中。自公家莊東流。長二里。入西周會河。賈周泉。距縣西南十里。出土中。自公家莊南流。長八十五步。入西周會河。已上六泉。入西周會河。西周河。自魏胡山流。至小汶。長四十五里。周家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周家莊土中。自青萊嶺流。長五里。入崖頭會河。崖頭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出土中。自崖頭莊東流。長二里。入崖頭會河。搆溝泉。距縣西三十里。出土中。自搆上村流。長二里。入崖頭會河。以上三泉。入崖頭會河。崖頭河。自青萊嶺流。至小汶。七十五里。和庄泉。距縣西北五十里。出和莊村沙土中。自和莊南西南流。長二里。入羊流會河。紅河泉。距縣西北五十里。出土中。自裏頭城東南流。長二里。入名灣泉上源。釣魚臺泉。距縣西南五十里。出土中。自裏頭城東南流。長二里。入名灣泉上源。名灣泉。距縣西南四十里。自裏頭城東南流。長一里。入羊流會河。已上四泉。共會入羊流會河。羊流河。自蓮花山前起。至小汶。八十里。劉杜泉。距縣西南四十里。地名泉頭村。出高坡石縫中。自雲山寺前流。長三里。自劉杜渠入廣明河。萬歲泉。卽萬松泉。距縣西南三十里。出劉杜築石縫中。自南流泉莊起。西南流十里。會劉杜。入廣明河。

潞坡泉。距縣西南二十里。出土中。自潞坡莊東流。長十五里。入廣明河。已上三泉。俱入廣明會河。廣明河自南潞坡太安界起。至汶河。長七十里。

大峪泉。距縣東南二十里。出土中。自大峪莊南流。長一里。徑入小汶。柳溝泉。距縣南二十里。出東都莊南土中。北流一里。入小汶。孫村泉。距縣西南十五里。出鳳凰莊前石縫中。西南流一里。入小汶。

西都泉。距縣南二十里。出西都莊渠石中。池名老鼠汪。北流長二里。徑入小汶。里橋泉。距縣西南二十里。長一里。會入古河泉。五步會汶。古河泉。距縣西南二十里。古河莊。出土中。志云。珠光迸出。雨氣過飛。泉之傑出者。流長一里。徑入小汶。北流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石縫中。寺山莊。北流。長八里。入小汶。劉都泉。距縣西二十里。出劉管莊東土中。南流長二里。入小汶。黃水灣泉。距縣西南四十里。出土中。瓦饗頭莊。西流。長一里。入小汶。靈查泉。距縣西南七十里。出靈查莊南池土中。西北流。長一里。入小汶。已上泉。俱入小汶河。小汶自蒙陰交界起。至泰安州安家莊止。共長一百二十里。

按小汶水。距縣東四十里。源出龍堂山。會平陽西南流。入大汶。其外諸渠。有羊流河。源出新甫山。右入汶。平陽河源出孤山左。經城東始盛。南入汶。廣寧河源出周家泉。南入汶。蘇莊河源出新甫山。南入汶。廣明河源出關山。北流入汶。總由小汶納南師諸泉西南流云。以上俱山東全河備考。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四

濟水

萊蕪縣舊表云·萊蕪古蕪地·孟子去齊止於蕪·即此·漢置萊蕪縣·水經云·齊靈公滅萊·萊人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名·東界蒙陰·西接泰安·北至章丘·南鄰新泰·今屬濟南府·海眼泉。距縣東南六十里。出黃山保土中。即發寨子村為浯汶河源也。長半里。水茂盛通流入汶。連珠泉。距縣東南六十里。水茂盛。長半里。通流入汶。坡里泉。距縣東南五十里。在碁山保。長二里。西北入大汶。清泥溝泉。距縣東四十里。長半里。通流入汶。湖眼泉。一名狐眼泉。眼似狐。故名。距縣東南三十里。出顏莊保土中。西南流入汶。朱家灣泉。距縣東南二十七里。出黃山保土中。北流入汶。張家灣泉。距縣東南二十六里。出黃山保土中。北流入汶。蓮花泉。距縣東南三十里。一作二十里。出碁山保山坡下土中。西流入汶。已上戊泉。從縣東入汶。

鵬山泉。距縣東北二十一里。出鵬山麓石縫中。即發響水灣牟汶上源也。水茂盛。長三里。西南流會趙家泉。又三里入盤龍河。又五里入大汶。趙家泉。距縣東二十四里。在鵬山保。出古城南土中。水茂盛。長一里。南流至盤龍河入汶。雙龍泉。距縣東二十四里。水茂盛。長半里。至盤龍河入汶。斜里泉。距縣東二十四里。長半里。至盤龍河入汶。已上四泉。東北來至盤龍河入汶。

半壁店泉。距縣西三十五里。出毛埠保土中。西南流入汶。西夾溝泉。距縣西三十四里。入半壁店泉。同入汶。青陽港泉。距縣西南三十里。長三里。北流入汶。賀家灣泉。距縣西南四十五里。長一里。北流入汶。王家溝泉。距縣西二十八里。出新莊保土中。西南流二里半入汶。牛王山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南宮保土中。蔭泉三。長二里半。西北流入汶。盧家莊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長八十步。入牛王山泉。轉流入汶。韓家港泉。距縣西南十五里。出土中。長一里。西北流入汶。郭娘錦泉。出石嶺下。世傳郭娘濯錦於此。距縣西南十四里。長二里半。西北流入汶。泉如萬珠噴濺。蔭泉十九。仰出地中者無數。入其境。可以忘世。爲萊蕪諸泉之最。片錦泉。距縣西南十四里。長三百二十步。水盛。北流入汶。坡草泉。距縣西南五里。出汶南保土中。長一里半。北流入汶。遼馬河泉。距縣東三里。長二里半。南流入汶。小龍灣泉。距縣東北五十五里。出蒼山保小嶺下土中。曲折如龍。故名。長一里。至嘶馬河入汶。大龍灣泉。距縣東北四十里。水微細。長一里。至嘶馬河入汶。烏江岸泉。距縣北二十五里。出垂楊保沙中。長二里。西南會鎮里等泉。至嘶馬河入汶。蔭泉二。北海眼泉。距縣北二十五里。長半里。水盛。入烏江岸泉。轉至嘶馬河入汶。垂楊泉。距縣北二十七里。長一里。水盛。入烏江岸泉。至嘶馬河入汶。鎮里泉。距縣西北二十八里。出鎮里保平地石縫中。長十里。上源水微。下流水盛。西南流至嘶馬河。轉入汶。青橋泉。距縣西北二十五里。水茂盛。長半里。入鎮里泉。至嘶馬河轉入汶。西碧泉。離

城西北二十五里半。水微細。長一里。入鎮里泉。至嘶馬河入汶。龍興泉。距縣西北十五里。出垂楊保沙中。長十四里。水微細。至嘶馬河入汶。已上諸泉。入嘶馬河轉入汶。

北夾溝泉。距縣北三十三里。長半里。入水河泉。今枯。水河泉。距縣西北三十三里。出垂楊保土中。長十一里。水微細。至泰安州會河入汶。沙灣泉。距縣西北三十四里。長二里半。水微細。至泰安州會河入汶。助沙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長一里。水微細。至泰安州會河入汶。李家灣泉。距縣西北五十八里。長半里。水盛。至泰安州會河入汶。涼坡泉。距縣北六十里。出雪野保。長一里。入薛家莊泉。至泰安州會河入汶。薛家莊泉。距縣北六十里。出雪野保。長一里。水盛。至泰安州會河入汶。黑龍泉。距縣西北六十一里。長半里。水盛。至泰安州會河入汶。老龍泉。距縣西北六十二里。水盛。長一里。至泰安州會河入汶。新興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新興保。長十里。會魚池等泉。西流二十五里。至泰安州會河入汶。魚池泉。距縣西北四十五里。出舊寨保。長三里。水盛。下流會新興。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星坡泉。距縣西北六十里。長十里。水微細。至泰安州鯉魚溝入汶。大龍泉。距縣西北五十里。長一里。水盛。至泰安州會河入汶。已上諸泉。入泰安州會河入汶。

萊蕪古泉三十五。眼額設泉夫一百二十名。後緣枯淤。僅存二十五泉。而夫亦隨減。存九十名。近陸續搜復古泉十處。又增新開泉十一處。通其泉源四十六。而夫少。疏濬竭蹶。所宜按泉添夫者也。

秦安州黃蓋云。春秋之博邑也。隋爲汝陽。博城二縣地。唐曰秦州。宋爲秦符縣。金升秦安州。至於今不改。屬清其東南。鳳城。在其西北。鳳凰泉。距州東四十里。地名郭家莊。出土中。入汶。清泉。距州東三十里。出王莊土中。入汶。

鐵佛堂泉。距州東三十里。地名侯家店。出土中。長二十里。入沙河六里。轉入汶。周家灣泉。距州東二十五里。地名粟林莊。出土中。入沙河六里。轉入汶。皂泥溝泉。距州東五十里。地名喬家莊。出土中。西南流入汶。風雨泉。距州東三十里。出土中。長六里。入汶。已上諸泉。南入汶。

范家灣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長八里。西南流入汶。鯉魚溝泉。距州東五十里。出新店莊土中。長一里。西南流會范家灣泉。又西南轉入汶。大興橋泉。距州東六十里。出土中。長二十里。入汶。板橋灣泉。距州東六十里。出板橋灣土中。長八里。西南入汶。雲潭泉。距州東五十里。出沙中。長二里。入汶。已上諸泉。南入汶。

北滾泉。距州東六十里。地名嶠谷莊。出沙土中。長五里。入汶。順河泉。距州東六十里。出石縫中。長二里。小泉同會。北流六里。入汶。會泉。距州東六十里。出沙中。長七里。入沙河。轉入汶。搬到井泉。距州東六十里。出沙中。入沙河。轉入汶。坡里泉。距州東北六十里。係沙泉。出井中。數步會前泉。入沙河。轉入汶。已上諸泉。由沙河北入汶。

明堂泉。卽謝過泉。距州東北十五里。出沙中。長二十五里。入泮河。轉入汶。金星泉。距州西南一里。出

沙中會廣生泉轉入泮河。廣生泉距州西北二里。出石中入泮河轉入汶。張家泉距州南八里。出南村保沙土中入泮河。木頭溝泉距州南十二里。係泥泉入泮河轉入汶。龍灣泉距州南二十五里。係沙泉入泮河轉入汶。馬兒溝泉距州東南三十里。出舊縣保土中。廢泉四。南流五里入泮。又東南三里入汶。梁子溝泉距州南三十里。係泥泉。合明堂泉入泮轉入汶。梁家泉距州南三十里。出高坡土中。東南流入汶。已上諸泉由泮河轉入汶。

吳山溝泉距州東南四十五里。出崔家莊山溝中。西流入汶。滄浪溝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潦泊店山根下。西流入汶。顏謝泉。訛爲言謝。距州南六十里。出顏謝村沙中。南流入汶。西顏謝泉距州南五十里。出土中。入顏謝泉轉入汶。白土涯泉距州南七十里。出沙中入汶。已上近山諸泉入汶。

龍堂泉距州南七十里。地名香城保。出沙中。南流五里。入小汶。香城泉距州南七十里。出土中。入小汶。良甫泉距州東南八十里。出沙中入小汶。韓家莊泉距州南一百里。地名山陰保。石泉出土中。北流入小汶。皮狐泉距州東南九十里。出沙中入小汶。水坡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土中。西北流入小汶。石縫泉。卽新莊石縫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土中。入小汶。西柳泉又名二柳泉。距州東南一百里。係沙泉。地名樓底集。東西二柳俱出石縫中。西北合流數步。會小柳。又十二里轉入小汶。東柳泉又名神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入西柳泉。小柳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沙中。入西柳泉。轉入小汶。

海旺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土中。入西柳泉。轉入小汶。黑虎泉。距州東南一百里。係沙泉。入西柳泉。轉入小汶。力溝泉。距州東南一百里。係沙泉。地名力里村。出土中。入小汶。羊含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地名羊含村。出石縫中。西南流入汶。新興泉。距州東南九十里。出土中。入小汶。水泉。距州東南八十里。出土中。入羊含泉。下源轉入小汶。已上諸泉。俱由小汶轉入大汶。

斜溝泉。距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地名汶西村。出土中。西南流三里。入小汶。濁河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地名泉河集。出平地石縫中。廢泉二。西北流十五里。入小汶。又七十里。入汶。真溝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土中。入濁河泉。轉入小汶。鬪泉。距州東南一百里。係石泉。入真溝泉。轉入小汶。已上諸泉。俱由小汶會東南諸泉入汶。

上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石牆村石縫中。廢泉一。西南流入漕河。會馬蹄等泉。入濁河。四十八里。入汶。水磨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地名西界保。出土中。入濁河。轉入汶。靈應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土中。入上泉。轉入會河。新查出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土中。入上泉。轉入會河。臭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撒象莊土中。入上泉。轉入會河。馬蹄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土中。入上泉。轉入會河。潮港溝泉。距州西南五十五里。出侯村土中。廢泉一。西南一里。會上泉。轉入會河。狗跑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下張保石縫中。入會河。轉入汶。小泉。一曰噴金。西南流四十餘步。會入報恩泉。報恩泉。距州西南

六十里。出報恩寺井中。石泉長五十步。入狗跑泉。轉入會河。西南二十餘步。會陷灣。陷灣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石寨村土中。長一里。入狗跑泉。轉入會河。磨泉二。西南流半里。會狗跑。已上諸泉。俱由濁河轉入汶。

龍王泉。距州西南一百里。出石中。入沙河。轉入汶。坤溫泉。距州西南一百里。出沙中。入沙河。轉入汶。

涼泉。距州西南一百里。出土中。入沙河。轉入汶。已上三泉。極西在渠外。入沙河。轉入汶。

胡家溝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南仇保土中。枯涸。馬黃溝泉。距州西南九十里。出土中。入汶。

肥城縣晉書云。肥城於周爲肥子國。漢置肥城縣。東鄰泰安。西接平陰。東南爲泗水。西爲長清。北抵長清。岱宗峙其左。陶牛環其右。枕五嶺而面汶河。屬濟南府。鹹河泉。距縣西南五十里。在衡魚社沙土中。西南流長二里。會吳家等泉。磨泉六。董家泉。距縣西六十里。在衡魚社沙土中。

磨泉三。西南流百步。會入鹹河泉。臧家泉。距縣西六十里。在衡魚社沙土中。磨泉三。西南流百餘步。

會董家泉。已上三泉。會渠至吳家。王家二泉。長二里五十步。吳家泉。距縣西六十里。在衡魚社沙土中。磨泉七。西南流二里。會臧家泉。黃家泉。一名王家泉。距縣西南六十里。在衡魚社沙土中。磨泉

七。已上五泉。會渠至開河泉。長二里一百五十步。

開河泉。距縣西南四十五里。在衡魚社大劉村土中。長六里三十步。下源至拖車泉會渠。長八里五十步。磨泉四。拖車泉。距縣西南五十里。在衡魚社劉家莊土中。長二里三十步。下源至馬房泉渠。又長

行水金鑑 卷八十四

十里二十步。廢泉四。馬房泉。距縣西南五十里。出馬房村沙溝中。西南長十七里。至平陰會渠泉。又長十二里二十步。廢泉一。聖惠泉。距縣西四十里。出土中。接震澤泉。震澤泉。在聖惠東。出土中。接引兌泉。引兌泉。在聖惠西。出土中。合聖惠、震澤二泉。俱入馬房泉。已上諸泉。入衡魚河。轉流入汶。清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安寧村沙土中。南流入汶。新開泉。在六房社劉家村。流入清泉河入汶。又廢泉。一曰陶朱。在陶山下。從陶山。牛山合流成河。甚沛。惜下源數十里。散入坡地。然志言從古不能開濬。爲廢泉矣。

按縣志。大清河在縣城西北七十里。即濟水故道。俗呼鹽河。以商販魚鹽。舟楫不絕。故名。東北經平陰界。又北經濟河等縣。至利津。即東出海矣。今泉源內。另有鹹河泉。在衡魚社。會諸泉。西南流爲衡魚河。至東平州入汶者。嘗以水味鹹鹵爲言。名同而實異矣。

平陰縣。舊志云。禹貢東原底平。邑在東原之陰。於周爲譚子國。後屬齊。築平陰城。隋始置平陰縣。東至厠城。西接東阿。東平在其南。長清在其北。屬兗州府。泊頭泉。距縣東五十里。地名孝直浦。迤北出山溝石中。東北流十里餘。入衡魚河。新柳泉。距縣東南二十五里。地名柳溝村。出高坡沙土中。三十里入衡魚河。會肥城諸泉。又南流至官橋。歷東平州一百四十里入汶。橋口泉。在縣東南七里山下。西北流至縣南河外。東遶城周匝。西行又十里。鋪西南有泉。東北行至南門外。西流與此泉會。又東溝水西流。亦與此泉會。形如川字。遇秋澄泓一派。紋錯如錦色。名錦川。以此皆入大

清河爲邑八景之一。天井泉在縣東二十里山礪石井中。泉勢如趵突。飛流界道。雖旱不涸。北入大清河爲邑八景之一。拔井泉在縣西南五十里。出九峪山崖。經石峽入大清河。馬跑泉在縣西南五十里赤溝山北崖石竇間。入大清河。

按平陰泉東北流。由衡魚河入汶者。只泊頭、新柳二泉。其餘東南西南諸山出泉。有橋石、天井、拔井、馬跑泉。卽濟源發伏。俱入大清河。不濟運。又縣西濟水下流。南岸有山躡龍盤石。跨礙行舟。宋時別鑿新開河。避之北行。而大清河卽西北抵東阿縣界。三空橋、五空橋等處。東北鄰邈漕河不遠。宜慎固隄防云。

東平州舊云。禹貢東原底平。東平之名。由此。春秋爲須句、鄆、郭、宿四附庸國。北有危鳳諸山。東有汶、泗諸水。南接濟、野之境。西接會通之河。岱、桃、嶽據於東北。安、梁角峙於西南。屬兗州府。高家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蓆橋村土中。在河南涯入蓆河。距坎河壩十四里。西出口入會河。坎河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劉家所山根沙土中。在河北涯入蓆河。西出口甚近。磨泉二。鐵勾鴛泉。去坎河泉六里。出西莊村土中。在河北涯。有磨泉一處。迤東入蓆河。已上三泉。西出口入會河。高莊泉。距州東南五十里。係石泉。在河北涯。入蓆河。雙鳴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分東西二股。入蓆河。單眼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分二股。入蓆河。已上三泉相近。俱入蓆河。卷耳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半畝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南涯。三眼泉。距州

東五十里。在河北涯。安宅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勝水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北涯。安園泉。距州東五十里。出蘆橋村土中。廕泉二。在河南涯。分東西二流。鱗鱗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已上七泉相近。皆入蘆河。

口頭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浮問泉。嘗爲浮汶。距州東北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

大成泉。距州東北五十里。在河東涯。徐家泉。距州東北五十里。出土中。在河西涯。張貨郎泉。距州東北五十里。出夏雪村土中。在河西涯。廕泉二。已上五泉相近。皆入蘆河。由東出口入會河。

冷河泉。卽冷和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分東西二處。入蘆河。蘆橋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共十六處出水。爲諸廕泉之總領。第二泉。泉小。出水近。第三泉。泉小。出水近。第四泉。係石泉。甚寬。出水頗遠。第五泉。小路近。第六泉。不甚寬。出水頗遠。第七泉。不甚寬。出水亦遠。第八泉。小路近。第九泉。小路近。第十泉。小路近。第十一泉。小路近。第十二泉。小路近。第十三泉。小路近。第十四泉。小路近。第十五泉。身頗大。出水略遠。第十六泉。卽爲本泉。下源出水甚近。已上諸泉並流。差分遠近。各入蘆河。

二黃泉。距州東北五十里。有廕泉三處。爲三四五黃。同入蘆河。大黃泉。距州東北五十里。出土中。王老溝泉。距州東北五十里。出小雪村土中。已上通計二十二泉。相近。皆入蘆河會流。

烈泉。距州東北四十里。距獨山泉數步。會入蘆河。獨山泉。距州東北四十里。出套裏村山谷石縫中。廢泉二。東南流長三里。會扒頭泉。扒頭泉。即芭頭泉。距獨山三里。夾會出山坡石縫中。源泉。距芭頭數步。會入蘆河。郝家泉。距州東北四十里。出山溝土中。距源泉三里。會入蘆河。淨泉。距州東北四十里。出石縫中。距郝家泉一里。會入蘆河。小王泉。即新泉。距淨泉五里。白石縫中出。已上七泉。俱係山泉。水微。渠道或徑入。或匯歸蘆河。然自蘆橋泉已下。俱西出口入會河。

神漢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土中。湧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土中。孫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土中。遊龍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土中。吳家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蒼紅村土中。泉身寬大。并廢泉五。出水甚遠。已上五泉。相近匯流入蘆河。又東出口入會河。按出水口者。自肥城衡魚河。經本州官橋。蘆橋蘆河。又經坎河壩。戴村壩。南流之會河也。

汶上縣舊志云。汶上故魯中都。戰國屬齊。爲平陸。金匱汶陽。尋改今。龍鬪泉。距縣東北五十里。地名陶成。出汶上縣。名。左接魯甸。右跨梁山。背枕四汶。面臨三湖。屬兗州府。龍鬪泉。距縣東北五十里。地名陶成。出雲尾村土中。泉脈鼎沸。如兩蚪相擊然。故名。流一里。會下源雞爪泉。薛家溝泉。在龍鬪東。出土中。流一里。會下源龍鬪泉。老源頭泉。在龍鬪東北。出土中。地名陶成。流二里。會下源薛家溝泉。雞爪泉。在龍鬪泉東一里。地名陶成。出土中。流一里。會玲璫泉。玲璫泉。即趙家橋泉。左右小泉二。距龍鬪南三里。地名渠村。出土中。流四里。會入坡石橋。濼濼泉。距縣東北五十里。出羅山村在坡當地方土中。

距龍鬪三里。流三里十三步。自會入坡石橋。以上共六泉。以龍鬪爲主。而渠道則同會入坡石橋。西至金龍口。又西至崔家橋。入汶水大渠。

汶上泉渠。自崔家橋經路家橋至張顯橋。共二十四里。至泊浪橋。又七里。至軍德橋。又經畢家橋。何家橋。便易橋。共二十六里。至金龍口。此處總謂之魯溝。又經張家橋。孫家橋。大石橋。屯橋。共二十五里。半。乃至灤滂泉。又一里半。至坡石橋。諸泉之所匯入也。三里半。至楊家橋。又一里半。至趙家橋。左右玲瓏泉。又一里。至雞爪泉。又一里。至龍鬪泉。自灤滂以下。共八里半。至龍鬪尙餘三里。爲龍鬪磨泉。二里。至薛家溝泉。又二里。至老源頭。共長九十五里有奇。而汶上泉渠止矣。上源至下源。共長四十一里。馬莊泉。距縣東南十八里。出馬莊坡土中。泉眼二十四處。流十五里。至城南。伏地不見。另出水口。四里。至崔家橋。則仍出城北。同入前渠道。

寧陽縣黃卷云。寧陽春秋魯郟邑。漢爲剛。蛇丘二縣。後復析置寧陽。南北朝元魏。省蛇丘。剛二縣入之。今縣境內寧陽縣有剛縣城。逼近汶水。卽今堽城也。府志云。寧陽接泰山南麓。城以北多山。汶水經其境。益以諸水。爲運道所資。屬蛇眼泉石口。以泉孔如蛇眼。故名。在縣北門外迤東一里。出土中。東南流長半里。會三里泉。兗州府。屬蛇眼泉石口。卽李家泉。在縣北門外迤北三官廟後。東南流長半里。入古泉。會入蛇眼泉。等入濯河。日淵泉石口。卽李家泉。在縣北門外迤北三官廟後。東南流長半里。入古泉。會入蛇眼泉。古泉石口。距縣北門外迤北一里。東流長半里。會入蛇眼。磨泉一。三里溝泉土口。在縣東門外迤北一里餘。出土中。新磨小泉四。舊磨泉七。南流長二里。會蛇眼。井泉石口。在縣東門外迤北四十步。

出土中。西南流長三十步。會蛇眼。會三里溝泉。金馬莊泉。距縣東南八里。出劉家村土中。廡泉二。西南十二里。會蛇眼。張家泉。土口。在城東蒲莊村迤東十二里。向西流八里。會蛇眼。入灤河。廡泉七。已上諸泉。俱入灤河。按灤河。卽縣河。歷蛇眼諸泉水。南流至府城北三十里。入於洗。卽歸天井開矣。古城泉。石口。在城南十二里。沙莊村。出土中。長五里。西南流十二里。會入滋陽縣漕河。接濟天井開。魯姑泉。以魯姑棄子存姪得名。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在鶴山之陽。出常家村土中。西南流六十五里。入淵瑄山泉。又西會汶上縣龍鬪泉。入汶。灤濬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距魯姑十里。出蘿山村土中。廡泉六。西南流三里。會汶上縣灤濬。入蒲灣泊。又西二里。入龍鬪泉。入汶。龍魚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土口。出黃家村土中。廡泉二十九。又王家等泉三十二。西流十里。會龍港泉。龍港溝泉。澄泓一派。萬孔沸湧。浪花砂礫。宛若珠璣。雖旱不涸。距縣東北五十里。出韓家村土中。廡泉二十七。又小河等二十七。西北流三里。會龍魚。又三里入汶。

新電泉。距縣東北二十五里。出劉家莊土中。旱則無水。挑灌微津。有二眼。掘下源可入洗。羅星泉。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出殷家堂土中。長十五里。流入洗河。去汶五里。以沙阻。開入洗便。已上二泉。久枯難濟。

柳泉。土口。距縣西十里。舊南流十五里入洗。至嘉靖初。洗水久涸。柳泉南入於洗者。悉滲於沙。不達於

漕乃於洸河兩岸東西相對各立一閘大雨時行則閉閘門以防其溢春冬水淺則啓閘門以達其流東會蛇眼等泉漕河合流悉至天井濟運迨明季依前南流入洸至康熙三年仍改東流經城會諸泉以入漕河

泗水縣舊葦云。泗水於周爲魯下邑。隋改今名。東安。南鄆。西曲阜。北泰安。縣東有陪尾山。泗水發源其下。泉源甚多。或從地湧。或從旁溢。璵玉漱金。滔滔不竭。虎豹競形。蛟龍吐沫。五步成溪。百步成河。濟慶萬里。終始天地。而聖朝漕運。實首賴之。縣屬兗州府。

泉林寺諸泉若林距縣東五十里西珍珠豹突東黑虎淘米四泉俱出石縫中合流爲泗源珍珠泉北流五步入豹突泉豹突泉一步入黑虎泉黑虎泉一步入濤糜泉即舊誌淘米淘米泉一步會雪花泉雪花泉出沙中已上五泉俱在寺龍王廟西一流分支又西北半里會繁星等泉同出水口四里至卞橋繁星泉出石中西南流五步入白石泉白石泉出沙中二步入蓮花泉蓮花泉出沙中五步入雙睛泉雙睛泉出沙中已上四泉亦在寺內龍王廟前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

甘露泉出沙中西北流五步入甘露新泉甘露新泉出沙中半步入西甘露泉西甘露泉出泥中已上三泉並在寺龍王廟前一流分支西流半里會珍珠等泉又一里會潘坡等泉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

淘米泉即濤糜泉以音同致訛出沙中在龍王廟西南流二十步入三水泉三水泉出石中五步入

响水泉。响水泉。出石中。十步入醴橋泉。醴橋泉。出沙中。八步半入涓涓泉。涓涓泉。出石中。五泉一流分支。南十步入紅石泉。紅石泉。出石中。十步入新開泉。新開泉。出泥中。九步入琵琶泉。又一新開泉。在醴橋紅石泉之間。琵琶泉。出泥中。三步入天井泉。天井泉。出泥中。十五步入奎聚泉。奎聚泉。出泥中。二十二步入西奎聚泉。西奎聚泉。出泥中。二十步入湧珠泉。湧珠泉。出沙中。已上諸泉。俱在龍王廟西南。一流分支。源頭諸水。南流一里。會珍珠等泉。一里併會潘坡等泉。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卞莊泉。出泥中。在泉林寺龍王廟前。西北流二十步。入三台泉。三台泉。出泥中。亦在龍王廟前。西北流一里。入潘坡泉。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卞橋泉。出泥中。在龍王廟西南。水西北流二里。徑入卞橋河。二里至卞橋。

潘坡泉。卽驪珠泉。距縣東五十里。在潘坡村南。出沙中。北流十步。入膏湧泉。磨泉一。膏湧泉。出沙中。十步入瑀泉。瑀泉。出沙中。八步入留思泉。留思泉。出沙中。五步入石寶泉。石寶泉。出石中。十步入石液泉。石液泉。出石中。七步入雙石縫泉。雙石縫泉。出石中。五步入潘坡新泉。潘坡新泉。卽石露泉。出沙中。十步入石壑泉。石壑泉。出沙中。已上諸泉。一流分支。皆在潘坡村南。北流四里。會湧珠等泉。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按卞橋。金大定十年建。去縣四十五里。地在泗源南社。其聚有三。曰石漏村。曰卞莊。曰潘坡村。自珍珠以下。有繁星。甘露。淘米。醴橋。卞莊。卞橋。潘坡等。各泉頭相距。不出

南社三聚五里遠近俱入卞橋會河卞橋一里入泗河也。

激雪泉。距縣東四十五里。在石露村西北。出沙中。東北流十五步。入大黃陰泉。大黃陰泉。出沙中。東北流二十步。入小黃陰泉。小黃陰泉。出泥中。北流十里入泗。吳老泉。距縣東北三十五里。在小黃溝村東。出泥中。西南流一里。入變巧泉。變巧泉。出沙中。西流十步。入大黃溝泉。大黃溝泉。出沙中。在大黃溝村正東。西南流六里。入小河。四里入泗。石井泉。出泥中。距縣東二十里。在李家坡西北。地名蔣家村。北流二十步。徑入泗。杜家泉。出沙中。距縣東十九里。在李家坡西北。地名漢北社。西北流半里。徑入泗。里家泉。卽李老溝泉。距縣東十八里。在林泉村南。出泥中。西北流半里。徑入泗。蔣家泉。距縣東十七里。在林泉村南。出石中。西北流一里。徑入泗。曹家泉。距縣東十五里。在東巖店東。出石中。西北流一里半。徑入泗。岳陵泉。距縣東北十六里。在岳陵東北。出泥中。西南流九里入泗。四勝泉。距縣東十四里。在東岩店西。出泥中。十步入趙家泉。趙家泉。水清可愛。出石中。十步入黃花泉。黃花泉。出石中。十七步入合德泉。合德泉。有二巨石在旁。明季鑿出。與趙家清德相合。故名。三泉俱一流分支。距縣東十三里。在東岩店西南。水西北流一里。入後東岩石縫等泉。下源合一股。西北流八十步入泗。秦來泉。出泥中。三十一步入地震泉。地震泉。出石中。五十一步入東岩石縫泉。東岩石縫泉。出黃

坡石中十九步入天津泉。天津泉出泥中。已上四泉俱一流分支。距縣東十四里。在東岩店西南。水西北流一里半入泗。

龜尾泉出泥中。距縣東十一里。在李家莊東北十四步入龜陰泉。龜陰泉出沙中。俱東北流二里半入泗。大鮑村泉出石中。地名尙舒村。廕泉一。北流十步入小鮑村泉。小鮑村泉出石中。十一步入龍澤泉。龍澤泉出石中。十步入東廕出小泉。東廕出小泉出泥中。十三步入西廕出小泉。西廕出小泉出石中。已上五泉一流分支。距城東八里。俱在鮑村南。西北流六里入泗。

城南珍珠泉出高坡沙中。距縣東南五里。在醴泉莊南。西北流半里入醴泉。醴泉出石中。距縣東南四里半。在醴前村南。西北流三里入醴前泉。六里半入泗。醴前泉距縣東南三里。出石中。在醴前村迤西北流四里入泗。七里泉出土中。距縣西三里。在湯家莊北。西北流七里入泗。壁溝泉距縣西十五里。在李白莊南。地名中册社。南流十里入泗。大玉溝泉距縣西南十二里。出土中。又出平坡石縫中。地名玉溝村。北流三十六步入小玉溝泉。小玉溝泉出土中。距大玉溝數步。廕泉一。二十一步入西廕出小泉。西廕出小泉出沙中。二十一步入龍震泉。龍震泉出沙中。十五步入珠澤泉。珠澤泉出沙中。已上五泉一流分支。在南玉溝村。東北流八里入泗。

馬莊泉出土中。距縣西北二十里。在馬莊村北。西南流五里入馬跑泉會河。三里入魏莊泉出水口。十

四里入泗。馬跑泉出沙中。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在柘溝村東。西南流五里。入馬莊泉會河。三里入魏莊泉。十四里入泗。魏莊泉出土中。距縣西北二十七里。在魏莊村東南。源頭水微。中源底漏。六里入馬莊。馬跑兩泉會河。九里入泗。三角灣泉出沙中。距縣西三十里。在三角灣村迤南。地名仁里。西流二里入泗。西巖石縫泉。地名西巖村。出平地石縫中。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在葫蘆套迤東。西流六里入蘆城泉沙河。九里入泗。蘆城泉出沙中。距縣西南二十三里。在蘆城村迤東。西北流十里。入西巖石縫泉沙河。七里入泗。石河泉出土中。距城北七里。在城子崖。地名曲北村。出平地石縫中。源頭水微。二里徑入泗。以上俱山東全河備考。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五

濟水

曲阜縣董義云。曲阜故神明之區也。其山防。其水沂、泗。其殿都爲大庭、神農、有縣、少昊氏。其封國爲魯。代曲阜縣有升降。而閭氣不滯。迨孔子生。而曲阜益爲宇內重。爾雅曰。大陵曰阜。應劭曰。曲阜在魯城東。委曲長七八里。故曰曲阜。東泗水。西滋陽。南鄆。北泰安。嶧縣在其東南。寧陽在其西北。西南爲濟寧。東北爲新泰。縣之東南六十里。尼山峙焉。孔子故里。在縣城中。是名闕里。今爲宣聖廟。杏壇在廟殿前。孔子舊居也。屬兗州府。

達泉。距縣東南三里。在馬跑泉村東。出土中。水中石如伏龍怒躍。活潑可玩。卽左傳所稱達泉是也。西南流三十步。會兩觀泉。兩觀泉。出土中。東南流十五步。會近達泉。近達泉。出土中。西流二十步。會車輻泉。車輻泉。出土中。東南流五步。會雙泉。雙泉。出土中。西南流二十步。入茶泉。茶泉。出土中。東南流八步。會柳青泉。柳青泉。出土中。西流十步。會曲溝泉。曲溝泉。距縣東南二里。在馬跑泉村西北。出土中。東會茶泉數步。與柳青、雙泉、車輻、近達、兩觀、達泉相去亦各止十步。或二十步。共匯南流一里。出口入沂。以上山東全河備考。

通沂泉。距縣東南四里。出馬跑泉村東土中。西北流一里。徑入沂。洙泗河泉。距縣東南三里。出馬跑泉村西土中。南流十步。會新泉。新泉。出土中。地名竹園。西南流一百步。會曲水詠歸泉。曲水詠歸泉。出土中。南流二十步。會濯纓泉。濯纓泉。出土中。北流二步。會浴沂潺聲泉。浴沂潺聲泉。出土中。西南流半里。同會諸泉入沂。

城南新開泉。在南關南一里。出土中。北流一里入海河。會文獻泉。文獻泉在城東二步。出土中。卽魯頌思樂泮水。二步入海河。又西南流三里入沂。溫泉距縣東南十里。雖寒沍。水常暖。卽曾點浴處也。在張曲村東北。出土中。廕泉五。西流一里。會近溫泉。近溫泉距縣東九里。在張曲村東北。出土中。西北流一里。會黑虎泉。黑虎泉距縣東南八里。出張曲村土中。西北流半里。會連珠泉。連珠泉距縣東南七里。出張曲村北土中。西北流六里。同諸泉入沂。

青泥泉。距縣東南十五里。出河頭村西北土中。地名萬柳莊。西南流五里入沂。埠下泉。距縣東北十五里。出甸石橋村東土中。西南流二里入泗。橫溝泉。距縣東北十六里。出陶樂村北土中。西南流三里入泗。新安泉。距縣北二十五里。出泉頭莊東北土中。西南流十五里入泗。曠安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出泉頭莊土中。西南流半里。會新安泉入泗。城北新開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去新安泉四里。出柳莊村東土中。南流十三里入泗。變巧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姚村南沙中。西南流八里入泗。

蜈蚣泉。距縣南二十里。出大薛村西南。西南流一里。會鄒縣鱗眼泉。入白馬河。

滋陽縣舊縣云。滋陽魯程丘地。曠野平曠。無山巒之險。獨畿陽一山。童然培嶁耳。而縣故藉以名。宋大觀四年。置縣屬陽縣。明成化間。因其地多火災。欲以水壓之。故去山添水。改名滋陽。東曲阜。西濟寧。南鄒。北蒙

陽。顏子陋巷。在縣前路南。小巷湫隘。前

有勒石。卽顏子簞食瓢飲處。屬兗州府。東北新泉。距縣東北五里。出井家林莊。地名東隅社。渠長一里。西

流會闕黨泉。闕黨泉距縣東北四里。古闕黨地。西流會古溝泉。元對泉。距縣東北六里。會入照泉

泉。照星泉。距縣東北五里半。會入惠泉。惠泉。距縣東北五里半。會入既濟泉。既濟泉。距縣北五里。長八十五步。會入古溝泉。古溝泉。距縣北五里。長一百五十步。會入負瑕泉。負瑕泉。距縣北五里。當以古瑕丘得名。長三十步。會入蔣詡泉。蔣詡泉。一西流會關黨泉。三義泉。距縣東北四里。在三義廟前。長七十步。二里會入負瑕泉。上蔣詡泉。距縣北五里。在紅花廠西。地名紙房。長七十步。西流會下蔣詡泉。下蔣詡泉。距縣北五里。在紙房廠東。長九十步。南流轉西。會西北新泉。西北新泉。距縣西北五里。在郡厲壇東。長六步。一里會入紙房頭泉。紙房頭泉。距縣西四里。在舊關東。長九步三尺。右流轉南。會驛後新泉。驛後新泉。距縣西二里。渠長一里。會諸泉。至平政橋入濟。又十五里至婁開。又二十里至杏林開。二十里舖爲濟寧州交界。舊入天井開。今會入馬場湖濟運。
濟寧州。舊云。濟寧古任國也。唐爲濟州。元爲濟寧路。明改爲州。南控江、淮。北拱畿輔。水陸衝衝。河督建節。宿兵於此。泗、沂、汶、沭。繞境內。諸泉由之入運。無慮百有餘泉。而州之蘆溝泉、托基泉、馬陵泉、洗筆泉。皆徑入於漕。此可考而得者。屬兗州府。 蘆溝泉。距州東南七十里。出兩城店土中。泉頭五。長十八里。南流入南陽開。由磨鎌溝出水濟運。馬陵泉。發源馬陵山西。距州東南六十里。東泉頭一。西泉頭二。長六里。西流入魯溝開。由龍家橋出水濟運。托基泉。泉頭二。距州五十里。出土中。長二里。西流入棗林開。由龍家橋出水。洗筆泉。在州城東關外。去會通河不數武。出土中。一方池。一圓池。相傳爲唐時李太白洗筆處。南流由通濟橋徑入運。

鄭縣 蕃菽云。鄭本春秋小鄭國。戰國改爲縣。後遂以名縣。東南接陳。西界濟寧。滋陽。北鄙曲阜。故鄭城在崑山鄭縣之陽。春秋魯文公十三年。鄭文公卜遷於緡。即此。孟子暴書堯。在南門子思書院西。有堯高丈許者是。堯西爲斯樓堂。相傳即孟子故居。有孟母祠。孟廟在城南一里。墓在四基山之西麓。距縣東北三十里。屬兗州府。

陳家溝泉。距縣北二十里。出原蹇社原蹇村平地土中。西北流三里。入白馬泉。又五里會馬山孟母二泉口。十里會崗山屯頭二泉。一里至白馬橋。三里會鱗眼泉口。五里至雙橋村。五里會新泉程莊泉口。十里至內官橋。五里會黃港泉口。三十里至徐鎮橋。十里至白莊泉口。十五里至黃路橋。三里至紙房頭村。五里會淵源泉口。七里會柳青勝水二泉口。十二里至圈裏村。方同入泗河。轉入魯橋。白馬泉。距縣北二十里。出原蹇社原蹇村平地土中。西北流五里。會馬山孟母二泉口。馬山泉。距縣北三十里。出莊朱社傳莊村平地土中。南流八里。會孟母泉。四里會陳家溝。白馬二泉。十里會崗山屯頭二泉口。一里入白馬橋。孟母泉。距縣北二十五里。出公孫社宜村平地土中。西南流四里。會陳家溝。白馬二泉。十里會崗山屯頭二泉口。屯頭泉。距縣北二十里。出中疇社白馬廠平地土中。西流二里。會崗山泉。崗山泉。距縣北二十里。出中疇社白馬廠村平地土中。西南流三里。入白馬河。一里至白馬橋。鱗眼泉。距縣北三十里。出中疇社北賁村平地土中。西流五里。至楊柳橋。八里至中疇村。五里入白馬會河。黃港泉。距縣西十八里。出故夏社羊廠村平地土中。西流五里。至過下橋。三里入白馬河。已上諸泉。俱從白馬河出魯橋派。

新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出中疇社程家莊平地土中。南流二里。會程莊泉。程莊泉。距縣西北三十里。

出中疇社程家莊平地土中。南流二里。會程莊泉。程莊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出中疇社程家莊平地土中。東南流八里。至稻屯橋。七里。入白馬會河。十五里。至內官橋。轉出魯橋。白莊泉。距縣南三十里。出莊朱社白莊村平地土中。地名川牛坡。西南流五里。至雙村。七里。至面房橋。八里。入白馬河。十五里。至黃路橋。三里。至紙房頭。五里。會淵源泉口。淵源泉。距縣西南七十里。出安侯社鐵腳山下平地土中。水深十餘丈。浩瀚無底。西北流四里。入白馬河。七里。至柳青。勝水二泉口。柳青泉。距縣西南七十五里。出薄梁社鄭老軍橋平地土中。西流八里。入白馬河。十二里。入圈裏村。入泗河。勝水泉。距縣西南八十里。在薄梁社朝陽村。源出自忝白山半腰石縫中。西北流至黃曲村。四里。至鎮頭村。六里。入柳青泉。八里。入白馬會河。十二里。至圈裏村。入泗河。以上諸泉。俱經白馬河入泗。轉入魯橋。三角灣泉。距縣西南八十里。出薄梁社倉山坡平地土中。麓泉七。西流八里。至兩川橋。入泗。轉入魯橋。

魚臺縣。舊。魚爲古棠邑。春秋隱公五年。公矢魚於棠。卽此。今縣北十二里。有高塚。名觀魚臺。唐因以名也。合爲三溝。逕南陽湖入運。堯山。卽魯頌所謂保有所獲者。是在縣東北七十里。雙峯雙翠。狀若鸞翔。故名。山南有呂公洞。洞有丹井。其水冬溫夏涼。大旱不竭。下有西龍泉。又南爲廟前泉。又下爲東龍泉。堯山之右爲黃山。黃山等九峯出焉。黃山之麓爲雲臺山。聖母池等六大泉。並六小泉出焉。黃山。黃良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出黃山。灤河錯落。又有東西龍泉。映帶左右。湖山佳勝。爲一邑之最。屬兗州府。黃良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出黃山下土中。東西長八十五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廟前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在黃良南。出土中。東西長九十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河頭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在黃良東。出土中。東西長一百七十二丈。至

三岔河共會一股。陳家泉、中溢泉。距縣東北四十里。黃山土中。東西長一百五十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高家東泉、高家西泉。距縣東北四十里。黃山土泉。東西長一百十五步。至三岔河共會一股。滕家泉、勝水泉。距縣東北四十里。黃山土泉。東西長一百二十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已上九泉。皆由三岔河會流。由新開河入運。南流八里。至南陽閘蓄濟。

聖母池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係土泉。石鑿池岸。南北長二百七十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西龍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中。湧自石竇爲池。南北長二百三十丈。至張家橋長十五里。有本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中。南北長一百七十五丈。至張家橋長十五里。聖裔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土泉。南北長二百二十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源流長十五里。小龍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土泉。南北長一百八十五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源流長十五里。陸小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土泉。南北長二百四十五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源長十五里。已上六泉。俱會趙家口入運。南流五里。至利建閘蓄濟。

東龍泉。距縣東北九十里。出池頭集沙土中。石鑿泉岸。四時不竭。遇旱禱雨卽應。西南會平山泉。平山泉。距縣東北九十里。池頭集土泉。南北長一千八百二十丈。至集泉橋共會一股。何家源泉。距縣東北九十里。池頭集土泉。南北長二千一百四十丈三尺。至集泉橋共會一股。上下源長二十五

里。廉家潭泉。距縣東北九十里。池頭集土泉。東西長一千四百四十丈。至集泉橋共會一股。源流長二十五里。傲古泉。距縣九十里。池頭集土泉。南北長一千八百一十二丈五尺。至集泉橋共會一股。源長二十五里。已上五泉。俱由獨山湖張家閘入運。南流二里。至邢家閘蓄濟。

滕縣。舊漢云。滕爲小郛地。今幅員二百餘里。東隣嶧。實二縣。北石橋泉。距縣北二十五里。出柳泉莊土中。二

十里入小白橋沙河共四十里。入耿武莊河。涼水泉。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出孫家莊土中。十二里入

驛莊泉。共三十里。入耿武莊湖。驛莊泉。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出嶧莊村土中。十里會涼水泉。二十五

里入耿武莊湖。大鳥泉。一作大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大鳥集土中。五里會驛莊泉。二十五里入

耿武莊湖。三里橋泉。距縣北三里。出蕭家莊土中。十二里會七里泉。上源至下源出水口五十五里。

會入耿武莊湖。七里泉。距縣北十里。出張家莊土中。十五里入三里泉。共五十里。入耿武莊湖。出滿

家口濟運。已上諸泉。北路流入耿武莊湖。

駒突泉。距縣東十五里。出梁上村土中。一里會入五花泉。共七十里。入姚家口濟運。荆溝泉。距縣東

十五里。出絞溝村土中。一里會入五花泉。五里入東荆溝會河。共七十里。入姚家口。五花泉。距縣東

十二里。出小宮村土中。半里會入大沸泉。共七十里。入姚家口濟運。大沸泉。距縣東十二里。出小宮

村土中。五十里入絞溝泉會河。七十里入姚家口濟運。大沸泉。距縣東十二里。出小宮村土中。五十

里入絞溝泉會河。共七十里。入姚家口濟運。絞溝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絞溝村土中。一里入西荆溝。泉會河。共二十五里。入姚家口濟運。西荆溝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絞溝村土中。五里入東荆溝會河。共二十五里。入姚家口濟運。趙溝泉。距縣西南八里。出赤續社趙溝莊。久枯無水。劉溝泉。距縣西八里。出趙溝莊。流三里。會趙溝等泉。上源至下源。久枯無水。已上從東至西。近縣諸泉。皆會趙溝入姚家口。

南石橋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鄭莊土中。五里入雙泉會河。三十里至鮎魚弦濟運。雙泉。距縣南四十里。出白家樓土中。三十里入鮎魚弦濟運。玉花泉。距縣東南三十五里。出魏莊土中。一里入魏莊泉會河。共七十里。入劉昌莊。魏莊泉。距縣東南三十五里。出魏莊村土中。共七十里。入劉昌莊。黃溝泉。距縣東南七十里。出黃家莊土中。八里入白山泉會河。共十八里。入劉昌莊濟運。白山泉。即柏山泉。距縣南七十里。出白山坡土中。二里入馬蹄泉會河。共六里。入劉昌莊濟運。馬蹄泉。距縣南七十里。出白山坡土中。一里入白山泉會河。共五里。入劉昌莊濟運。已上諸泉。又南入劉昌莊。三山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莊村土中。一里會入蕊珠泉。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蕊珠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莊村土中。四十里入溫水泉會河。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大勝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莊村土中。一里入二山泉會河。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雙勝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莊村土

中一里入蕊珠泉會河。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溫水泉距縣南七十里。出匡山下土中。一里入西倉橋沙河。共三十里入彭口濟運。龍灣泉又名泥溝泉。距縣南七十里。出臨城社種家樓土中。五里入中山店沙河。共十二里入彭口濟運。黃家泉距縣東南七十里。出黃山石縫中。八里入洪家林會河。共二十里入彭口濟運。已上諸泉入彭口。

燦星泉距縣南九十里。出張阿莊土中。三里入運河。三界灣泉距縣一百九十里。出微山石縫中。流一里入微山湖濟運。

嶧縣舊志云。嶧古鄒國。春秋時屬楚。爲蘭陵。說文。諸山絡繹相屬曰嶧。嶧嶧皆山。故金於此。置嶧州。明初改爲縣。東沂。東南鄰。邳。西南徐。西沛。西北滕。東北費。屬兗州府。滄浪泉。距縣西北

八里。卽滄浪淵。出車梢山下。長一百二十六步。至許池泉。一里會入許池石室泉。東南流至泥溝西。分兩道。一西南五十五里。至丁廟閘。一東南五十里。至大泛口入運。許池泉距縣西北十里。阜嶺下突出五泉。曰珍珠。曰鍋。曰篩。曰金花。曰灰。唯灰泉稍濁。餘皆清徹。可鑿鬚眉。南會滄浪。石室二泉。東南流至泥溝。而伯王山泉自西北來會。同出大泛口。今建石壩於泥溝邊之。由馬蘭屯出針鈎口。又於馬蘭屯築土壩。遏水。向西行以濟丁廟閘。

石室泉距縣八里。去許由泉三十里。長半里。流至泥溝西。分兩道。一至丁廟閘。一至大泛口入運。

許由泉距縣西北四十里。以堯讓許。由于沛澤得名。出陳郝集沙中。磨泉二。舊西南會溫泉。幸流入滕。

縣百中河。至留城。自開新河入呂孟湖。今開泃河後。流至滕境西倉橋。會彭口入運。搬井泉。距縣西北六十里。出車級村土中。舊二十五里。由滕縣西倉橋四十里入儼山河。今開泃河後。亦由彭口入運。溫水泉。距縣西北五十里。出石溝營土中。舊由西北五十里會搬井泉。今開泃河後。亦由彭口入運。牛山泉。距縣西南三十里。流至德勝閘入運。巫山泉。距縣東南四十五里。南流侯遷閘入運。侯孟泉。距縣西南五十里。東北流至張莊入運。龍王泉。出黃丘山。東南遶西北流二十五里。會許池泉。今開泃河後。至萬年莊閘入運。

蒙陰縣書云。蒙陰古顧與。以其在蒙山之陰。漢於此置蒙陰縣。東接沂水。西接新泰。南至費。北抵益都。屬青州府。官橋泉。距縣北一百里。出立山社沙中。南流十五里。入新泰縣汶河。卞橋泉。去官橋十里。出土中。西流至寨子村口入汶。是爲南汶。海眼泉。距縣北一百十里。斜山社。水流百步。入萊蕪縣汶河濟運。葛溝泉。距縣北一百十五里。清平社。水流十步。入萊蕪縣汶河濟運。從高峪鋪稍南入運。伏牛峪泉。距縣西北十八里。出方山社。山如伏牛。泉出其下。南流百餘步。入小汶。又六十里入沂。又百三十里入邳州漕河。泉河泉。距縣西北二十里。出泉河社。舊名合泉。從地湧出十餘泓。北流入小汶。又五十里入沂。順德泉。距縣東北七十里。安平鄉。南流入小汶。以上俱山東全河備考。

山東自兗達於濟南。地勢最高。諸山纒繞。宛如人身之脊骨。泰山峙於東。宛如昂首。諸泉淳發。或自山

趾。或自平地。或自石罅。初只七十二泉。時堙時開。今增至二百四十。要不過舉大凡耳。數實加倍不止也。土厚氣盛。泉亦如之。我明因元之舊。溝通舟楫。此乃天地大運所關。夫豈偶然。沂州有彼。周圍百里。每春雨。魚鼈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聲聞數十里。名爲漏陂。村人具車乘。競拾魚鼈。輦載而歸。泗源卽漏陂所溢也。陂在泗水縣陪尾山之西。界接沂州。方陷時。水俱涸。其聲如雷。故一名雷澤。山下有泉林寺。左右出泉夾寺。環之一匝。寺右爲山之西面。泗淵之泉出焉。初出分爲四。故名。常有澤中器物流出。其狀爲石洞。洞門高二尺許。其水瀆瀑沸騰。匯爲池。折而西流。趵突之泉出焉。由洞門直瀉。瑯石竇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爲渠悠然長邁。其清見底。水中小石平布。日光射之。如繪如織。過寺之左。泉出乎地。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各爲一溪。更相灌注。大木千章。輪囷離奇。凡三里。抵卞橋。古有卞縣。姑蔑之水。經於其間。上下數十里。泉石最奇。達於曲阜。逕孔林北。西流至濟。南府東。分而西北。與沂水合。又西至泗水縣城。東復合其自由阜分流。經孔林復西南合於沂者。曰洙。實一水會諸泉入漕者也。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尼山之麓。在縣東南六十里。合於泗。一出艾山之麓。合於汶。汶水一出新泰縣東四十里者。曰小汶河。合南師諸泉。西至泰安州。一出萊蕪縣之寨子村。納海眼諸泉。一出原山之陽。納木河諸泉。並會于泰安州。泰安之水。出仙臺嶺。至靜村鎮。合萊蕪之汶。曰大汶。西南流受泮水。又西與新泰之小汶合。是爲入濟之汶。達於寧陽。東平。逼於戴村壩。南流至汶上縣城。東北二十五里。受濼。濼諸泉爲魯溝。又西南流城北二里。

受蒲泊爲草橋河。又十里爲白馬河。又二十里爲鵝河。又十五里爲黑馬溝。至南旺分注南北漕河。其曰泲水。乃汶之支流。自寧陽而分。會蛇眼諸泉。又西南流至濟寧州。濟水在兗州府滋陽縣城東五里。卽泗水下流。由曲阜分流入境。達於濟寧者。蓋諸家之說如此。然濟水伏流。時出地上。原無定體定形。故汶泗皆有源有委。而濟獨無可以概見。乃萬兩溪謂泰山諸泉。皆濟水所沸。匯于汶。則東省之水。惟有一濟。汶反爲下流。而據滋陽之說。則濟又爲汶之下流矣。考濟水。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于海。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卽汶水入濟之道。水經。濟水故瀆。又北合洪水。註云。洪水上承鉅野。又北經闕鄉。與濟合。則前說爲是。滂種小品。前明劉珣修大小清河碑記云。濟、沓之區。有濟、深、孝婦諸水。東北抵東安高家港。達於海。大濟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富國鹽場達於海。此言大小清河源流。甚爲簡明。合之胡鼎明。閩百詩之言。便可瞭然於心目矣。胡、閩說見前。又按山東通志。濟水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禹貢濟水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澶枯竭。不與昔同。宋蔡沈謂。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流其下。然則今濟水伏流不見。惟汶水由濟之故運入海。其實發於岱陰諸山者。皆濟水。既伏而見也。予以山東諸泉。附於濟水之後者。蓋據此云。

張純廢泉論曰。泉之資於漕大矣。而亦有不必要者。如蒙沂之泉。所以濟邳河。然自塞孫家口。黃河悉由徐呂至邳。則邳無資於泉也。是以宏治中。巡撫徐公源議棄此泉。并夫省之。蒙沂之民。至今利焉。滕嶧魚之泉。所以出沙河而并及二洪。然自鑿新河諸泉。雖由呂孟等湖入運。而湖波浩蕩。自有餘濟。則滕嶧魚之泉有可也。無可也。停夫以寬民。非與。然河之遷徙靡常。姑自我朝論之。嘉靖十三年。水行趙

皮寮穀亭流斷。二洪告涸。向非天助其順。自衝夏邑。以出小浮橋。則人力如之何哉。十九年決難鳴岡。由渦經毫以入淮。二洪又涸。向非王公以旂。力開李景高口。則二洪幾不濟矣。然猶幸其可以智力成。則人亦天也。今所恃者天耳。萬有不測。甚而人力無所施。則二洪涸。安得不賴滕。鱣魚之泉乎。邳河涸。又安得不賴蒙。沂之泉乎。是不可不預待也。又胡瓚議廣泉源略曰。夫所貴乎泉者。謂其濟運也。若冬春枯澀。夏秋暴長。無爲貴泉矣。近據所閱新泰諸泉。皆此類也。訪得蒙陰廢泉。如官橋。卞莊二泉。下流俱入汶河。夫非漕渠涓滴之助。愚以爲勞力於無源之水。莫若施功於有用之泉。況其故道可尋。因舊爲易。或者以爲復泉仍須復夫。查該縣原額泉夫百五十名。自宏治十四年。暫議停役。今經百年。所省當二萬計。何莫非王土。而因此兩郡民乎。合無將前項廢泉。亟爲修濬。量復人夫。仍以附近新泰泉官督之便。又張克文新泉序曰。國家輓東南數百萬粟。溯流達於京都。南旺其襟喉。而泉源其血脈也。舊泉凡二百二十有六。分濟南北。前人之計周矣。文奉命兼理之。明年壬申。遍歷諸泉。其曲徑危梁。不能與者。踰履從之。務窮其源。凡舊泉所出。悉按圖治之矣。顧圖所不載者。歷州縣有之。召父老問故。曰。泉豈有窮。夫則有限。如開一泉。必增數夫。故使者不及睹。有司不以告。余因進諸長吏而矢之。必不以泉益夫。以水困民也。惟取盈於舊額。蠲其遠役而調停焉。如是而民心悅。遂報新泉三十六處。併而入河。計所助之利。視昔亦加多。或曰。新泉中有甚微細者。顧亦取而濬之。而記之何。抑不見聞乎。水涸舟膠。

既障之板。又從而固之。加蓆草焉。懼其涓滴不爲用也。夫已涓滴而塞其流。不涓滴而導其源。可乎。矧今不紀。後將何稽。并敍其說如此。歷觀前人之論。泉之所係重矣。而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尤屬漕河命脈。每歲春夏。宜嚴督官夫疏濬。庶克有濟。至于山泉沙磧頗多。汶河每爲淤墊。須於大挑之期。一併挑濬。使泉流無阻。名曰理白河。其各處泉源。必於三四月查挑。貴及時而用之也。乃自泉夫裁而挑濬無人。泉爲之壅矣。且蔭泉宜多植柳。斯溝渠得以遮蔽。盛夏烈日。水不消耗。尤需人培護之。夫開河千里。所藉以利漕者。惟此十七州縣之泉源。屈曲灌注。而後爲我用。苟以裁夫而致壅塞。則病漕之害。豈區區役食所能較其輕重耶。是泉夫之宜復。有不待再計而決者。山東全河備考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駕自費縣至泗水東境。經泉林寺。駐蹕觀泉。御製泉林記曰。朕被服至道。誦法孔子。於詩書簡冊之中。夔鑿載見。如聞其言論。而接其聲容者。匪伊朝夕矣。嘗以不得一登闕里之堂。觀其車服禮器。山川風物。慨然至聖之音徽。每低徊於中。而不能自已。迺者在廷之臣。咸謂古者天子巡省方岳。觀察民俗。朕俞其請。因念岱宗在望。于邁魯郊。夙昔所懷。今茲可慰。歲之冬月。輿衛北還。抵於泗水東境。距其縣治五十里。陪尾山之陽。衆泉出焉。石竇崕呀。清流蕩瀟。下合沂泗。遠波悠然。相傳爲子在川上處云。旁有古寺。厥名泉林。坡陁幽曠。樹木茂密。雖古今異時。陵谷不改。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意者當日杖履所經。周覽原泉。默契道體。喟然發水哉之歎者。其卽斯地耶。於是停驂弭節。瞻

眺久之恍乎如有所得。殆移晷而後去也。夫天地無終窮。流水之出於天地者。亦無終窮。聖人之道。川流
教化。萬古不息。與天地流水同。其無終窮焉。其何能已於予懷耶。孔子繫易。其言天也。曰行健。言地也。曰
無疆。孟子之言水也。曰盈科而後進。君子之於聖人之道也。溯源窮流。學水至海。亦若是焉而已矣。朕既
幸宮牆親觀。至止非遙。而又喜泉源勝地。聖跡所存。而得游歷其處也。遂爲之記。幸營盛
典。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六

運河水

冀州 夾右碣石入于河禹貢

堯所都也。碣石、海畔山。夾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孔氏傳。堯都平陽。今

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平陽放城是也。傳云。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蓋非是。此言貫道。非言導水也。以故自正義而下。凡言治水皆從下為始者。皆不之錄。

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蘇賦。尙書解。

冀州東。兗、南、豫、西、雍。三面臨河。夾右者。海墻在其左也。薛季宣書古文訓。

冀州無貢。貢者。諸侯貢天子也。唯諸侯有貢。故獨載島夷貢道。島夷自外至也。黃虔尙書說。

他州皆舉山川以為界。獨冀不言者。帝都不必言。觀餘州所至可知。亦以見王者無外之意也。夾右碣石入于河。帝都通漕運之道也。九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統天下之大。絲牽繩聯。凡所貢賦。不可無

道。以達於帝都也。時淵增修東萊書說。

此記島夷入貢之道耳。餘不必專自碣石入河也。觀西傾因桓是來可見。不獨西傾。雍之浮積石亦然。記遠不記近。此經文之妙。傳黃禹貢集解。

冀北去帝都遠者自海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九州貢道皆遼河遼河則達冀州矣。胡士行論

冀州之域三面距河自積石東北流入於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則折而東

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于大伾則又折西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

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常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則冀

州之境界也此篇雖不言冀州之境界而冀州境界亦可以互見餘州之間。林之奇尚書全解

或問河入海之道曰新安王氏辨之詳矣王曰禹貢言夾右碣石入于河此禹河之舊也周定王五年

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淫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

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竝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

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與溧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溧河夫

河不行于大伾之北而道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于禹貢不

合故欲辨冀州山川不可不先講求河之故道也。陳大猷書傳或問

冀州爲中土古軒轅陶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實沈臺駘孤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晉古實

虛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周成王滅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至子襄改名曰晉魏霍冀黎今爲襄城縣楊郁或作賈沈虢黃帝封臺駘

沈城、魏、霍、冀、黎、黃、帝封臺駘黃、冀守其祀。潞赤狄鄆郟衛始封在邢其凡原雍邠虞檀温中山鼓肥鮮虞冀北燕韓無終山戎凡

三十五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秦、衛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爲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雁門、雲中、三川。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爲冀州。領邯鄲、幽州、領郡九。後漢、魏、晉竝因之。晉冀州領郡十三，幽州七，并州六。南北朝土地分裂，增置漸多，不可勝紀。唐承隋制，州卽是郡。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開元中，又析爲十五道。此爲河北道之汲郡、衛、鄴、郡、湘、廣、平、褚、鉅鹿、邢、信都、冀、趙郡、趙、常山、鎮、博陵、定、河間、瀛、安、莫、饒陽、深、上谷、易、范陽、幽、順義、順、歸化、分、順、德、燕、嬭川、嬭、漁陽、蓟、密雲、檀、北平、平、柳城、營、等郡。河東道之河東、潞、絳郡、絳、陝郡、境是、平陽、晉、高平、澤、上黨、潞、樂平、儀、陽城、沁、大寧、隰、文城、慈、西河、汾、太原、并、昌化、石、鴈門、代、定襄、蔚、安邊、蔚、馬邑、朔、雲中、雲、等郡。又都畿之河內郡。關內道之單于大都護府。按以上通典所列，信都當全屬兗。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汲郡之黎陽東境，當分屬兗。以今輿地言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唯衛輝之胙城縣，舊在大河之南，當屬兗。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五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爲界。大名府、濬縣之西境。以宿胥故瀆爲界。又新置宣化府。舊爲萬全、西屬冀、東屬兗。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以大遼水爲界。其北則躡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古冀州域也。冀西距河，河自今塞外東受降城南，而東至山西大同府廢東勝州界，折而南，經平鹵衛及太原府之河曲，保德、興縣，汾州府之臨縣、永寧、寧鄉、石樓，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州、鄉寧、河津、

榮河、臨晉、蒲州。是為西河與雍分界。冀南亦距河。河自蒲州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芮城、平陸、垣曲。及

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溫縣、武陟、衛輝府之獲嘉、新鄉、汲縣。是為南河與豫分界。冀東亦以河與

兗分界。自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禹河故道堙廢。而冀、兗之界難分。今按漢志。魏郡鄴縣下云。故大河

在東。句北入海。故大河者。即王橫所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河自汲縣南東北流。至

黎陽縣西南。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大伾山一名黎陽山。今在濬縣東南二里。和賈讓所謂東山也。經人山一蘇

代謂之宿胥之口。酈道元謂之宿胥故瀆。李垂謂之西河。故瀆。濬縣舊志云。在縣西十里。蓋禹迹也。河

由縣東。故稱此為西河。自此而北。歷湯陰、安陽、鄴縣、斥北。東接內黃。魏縣。至列人、斥漳之境。左會衡漳。經所謂北過降

水也。應劭曰。斥漳縣漳水出治北。入河。杜佑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自此東北入海。及定王時。南徙

則衡漳東出。循河故道而下。至東光縣。西與大河合。王莽時。河益徙而南。漳水遂專達于海。故斥漳以

下水。經通謂之漳水。東北歷平恩、曲周、鉅鹿、經縣、南宮、堂陽、扶柳、信都、昌成、西梁、桃縣、鄆縣。下博、樂鄉、

武強、武隧、武邑、東昌、弓高、阜城、樂成、建成、成平、浮陽。至章武、平舒入海。蓋皆禹河之故道也。而說經者

皆以王莽河為禹河。謬矣。大河故瀆。一名北流。王莽時空。俗遂稱王莽河。以今輿地言之。濬縣屬直隸大。湯陰、安陽、臨漳屬河南

成安、肥鄉、曲周。並屬直隸平鄉、廣宗、鉅鹿。並屬順南宮、新河、冀州。並屬真東鹿。屬保定深州、衡水、武邑、武

強。並屬真阜城、獻縣、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皆禹時冀東瀕河之地。中流與兗分界。王制謂

之東河。北播爲九河。其經流，爾雅謂之徒駭。又同爲逆河。東至碣石入海。後世謂之勃海者也。冀東
 北與青分界處。于古傳記無可考。今按碣石以西之渤海。卽禹時逆河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堯分界。
 又北歷寶坻縣東南。折而東。歷豐潤、灤州、樂亭、盧龍、昌黎縣南。昌黎、漢桑縣。碣石在其地。渤海之北岸。
 皆冀域也。自此以東。則爲大海。東撫寧縣東南。又東歷山海關南。又東歷遼東寧遠、廣寧等衛南。是
 爲漢遼西郡地。又折而南。歷海州衛西南。衛在故遼東都司城南一百二十里。曰梁房口關。大遼水于此入海。關在蓋州衛西
運舟由此入遼河。水經注云。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石山。亦言出碣石。東南入塞。直遼東之望平縣西。屈而西南流。逕襄
 平縣故城西。襄平。漢遼東郡治。明爲遼東都司。郭下定遼中衛地。又南逕遼縣故城。西。又南。小遼水注之。水出元菟高句麗縣之遼山。又東南
 逕房縣西。左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又東逕安市縣西南入于海。漢志。望平縣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明一統志。遼河自三萬衛
西北入塞。南流逕遼寧都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望平、襄平、遼隊、房縣、安市。皆漢遼東郡之屬縣。而遼水逕其西。是
 知遼西爲冀域。遼東爲青域。而碣石以東。梁房以西之海。則二州共之矣。冀之北界。亦無可考。約略
 言之。嘗得陰山。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昔戰國時。趙北破林胡樓煩。築長
 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師古曰。高闕。山名。在朔方之北。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燕、趙所築長城。自雲中以迄遼西。延袤可三千
 里。疑卽堯時冀州之北界。但今之長城。未必皆古跡。其詳不可得聞耳。北之西頭。嘗起東受降城。唐景龍二

早。張仁愿築置振武軍。元和志云。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即舜所分并州之西界。東頭當抵醫巫

之盛樂縣也。武德四年。於此置雲州。唐德宗三年。置單于大督護府。職方氏。幽州山鎮曰醫巫

閭山。即舜所分幽州之東界。山在故遼東都司廣寧衛西五里。四百二十里。職方氏。幽州山鎮曰醫巫

閭。是也。明一統志云。舜分冀州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分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

地。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蓋仍燕之舊。以大遼水為限也。漢志右北平驪成縣下云。大

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遼西郡桑縣下云。有揭石水。南入官。不言有山也。及文穎注武紀

曰。碣石在遼西桑縣。桑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碣。穎字叔良。南陽人。為荊州從事。干

寶搜神記。即王粲贈詩送聘劉璋者也。謂此山臨渝海旁之孤石。與班固異。自穎始。水經有魏晉間人所

附益。故亦云碣石在臨渝。後漢志無驪成。劉昭補注。遂於臨渝言碣石。晉省臨渝入肥如。故後魏志碣

石在肥如。隋省肥如入新昌。尋又改新昌曰盧龍。故隋志碣石在盧龍。自後漢迄隋。言此山之所在。曰

桑縣。曰臨渝。曰肥如。曰盧龍。縣名四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昌黎縣東桑縣故城之南也。至括地志。始

云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與文穎異。唐志及寰宇記。則云石城縣有碣石。而歐陽忞輿地廣記曰。

石城故驪成也。易破據之。以釋禹貢。按石城有四。一在今大寧廢衛界。漢舊縣。屬右北平。縣去龍城

今永平府西北。後魏置。屬建德郡。城一百四十里者是。此二縣皆不瀕海。一在今灤州。南唐置。屬平州。北

去灤州三十里。一即今撫寧縣。唐臨渝改曰石城。亦屬平州。有臨渝關大。此二縣皆瀕海。恣所稱石城故驪成者。

今之撫寧乎。抑灤州之南境乎。撫寧本漢臨渝。今縣北有臨渝故城。爲遼西郡之東偏。勢不得越令支。今遼寧今昌。肥如。今盧州。而屬右北平也。驪成必不在此地。嘗試按圖而索之。今灤州所領樂亭縣。在縣州東南。唐初爲石城縣地。後爲盧龍縣地。又爲馬城縣地。金大定末。析置樂亭縣。有古城在西南三十里。似卽漢驪成治。恣所稱石城。蓋指此地。非臨渝更名之石城。今爲撫寧者也。然樂亭縣境。平衍無山。卽以州南瀕海之地爲驪成地。而亦無山。唯縣西南四十里。有祥雲李家桑坨三島。迫近海濱。豈卽所謂大碣石與。通典平州盧龍縣下云。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仍用文穎說。金元以來。人皆知昌黎爲桑縣。而碣石在焉。求之海旁。不得。求之水中。又不得。乃更求之向北之地。故明一統志云。碣石在昌黎縣北二十里。或又以仙人臺上之巨石爲天橋柱。蓋皆依文穎言之。然其山去海八九十里。殊遠。夾右入河之義。不可從也。欲辨碣石之所在。莫若以今所謂灤河者證之。灤河卽濡水也。漢志遼西肥如縣濡水。南入海陽。師古曰。濡音乃。官反。讀若難。後訛爲灤。以聲相近也。遂因置灤州。世遂目其水曰灤河。不復知爲古之濡水矣。今碣石雖無其迹。而灤河仍自遷安。盧龍。灤州至樂亭。東南入海。與酈注濡水入海之道無異。則碣石舊在灤口之東可知矣。贊水卑耳之谿。淪于海中者。當亦在樂亭縣西南也。山有名同而繫之以大小者。如大別。小別。太華。少華。太室。少室之類是也。古書太少與大小通用。驪成之山稱大碣石。則必有小碣石在。蓋卽桑縣海旁之石矣。酈道元旣宗文穎。以爲碣石在桑縣。又引驪成大碣石以證之。若以其山爲跨二縣之

境也者。今按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逕令支故城東。又南逕孤竹城西。又東南逕牧城西。分爲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新河即魏武征蹋頓時所

也。又東南至桑縣碣石山。而南入于海。樂安亭者。蓋卽今樂亭縣東北之樂安故城也。東晉於此置樂安縣。桑縣在其南。驪成在其西。據濡水歷亭南而東。又東南至碣石。則碣石在亭之東南。與驪成西南之大碣石。相去闊絕。安得連爲一山。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渝。或云在驪成。蓋兩存之。愚謂在臨渝者爲是。或云漢志其可達乎。曰。班氏所言。間有紕繆。西縣之碣冢。氏道之養水。武都之東漢水。其尤甚者也。他如安豐之大別。安陸之陪尾。尋陽之九江。居延之流沙。後人皆以爲非而不從。豈獨一驪成之碣石哉。碣冢漢水。承誤數百年。至魏收而始正。世皆遵用其說。文穎以建安時。正班固之碣石。猶王橫之以新莽時。正史遷之禹河也。不遠。而理無可疑。橫說長于遷。固卽探之。地理志云。故大河在鄆東。敘傳云。商竭周移。皆橫說也。穎說長于固。今奚不可用耶。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此驪成之大碣石也。何以知之。桑縣之碣石。在濡水之東。繩水苟出其山。勢不得越濡水而西注于河也。又有二碣石。史記索隱引太康地志云。樂浪遂成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盧龍之碣石。北齊文宣帝紀。天保四年。大破契丹于青山。還至營州。登碣石山。臨滄海。唐志。營州柳城縣北接契丹。有東北鎮醫巫閭祠。又東有碣石山。此卽文宣之所登。與前在遂城者。皆非禹貢之碣石也。劉昭注補郡

國志言常山九門縣有碣石山。按孔疏引鄭說云：戰國策碣石山在九門縣。蓋別爲碣石，不與此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今真定府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故縣也。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無一山。至若燕昭王所築之碣石宮以事騶衍者，史記正義云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旁近無此山，特取爲宮名耳。凡言九門薊縣有碣石山者皆妄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至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日知錄云：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山。之不、瑛邪、會稽、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漢書武帝元封元年東巡海上至碣石此海濱之山斗入海者。封禪書：成山斗入海。宋陳曰：謂斗絕曲入海也。故成帝時賈讓言禹之治水鑿龍門關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凡山陵當路者毀之蓋伊闕類龍門夾峙兩岸水出其間者也。碣石類底柱橫絕中流當河之衝者也。析之破之不容已矣。但此石猶著海旁不知何年苞淪于海水經曰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酈注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說本賈讓。漢書儒林傳：瑛邪王瑛平仲傳。秦即破也。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又云漢司空掾王瓚。漢書儒林傳：瑛邪王瑛平仲傳。言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于海水也。後漢志注：禹貢正義並引張氏地理記：張氏不知其名。豈即此所稱張君耶。程大昌以爲張揖。按隋經籍志有魏博士張揖撰廣雅二卷。而無張氏地理記。未嘗張君是揖否。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瓚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又云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桑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桑縣。桑縣并屬臨渝。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

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見之。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此句下似有闕文。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今遼東廣寧前屯衛西南七十里。

有孤山屹立海中。高百餘丈。周圍三十餘步。天橋柱即此類。周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章昭亦指此爲碣石。濡水於此南入海。又按管子。齊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涉贊水。今亦不知所在。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酈氏三言碣石淪于海。有其故。有其時。有其證。有其狀。鑿鑿可據。如此而世或詆爲妄談。以自伸其無稽之說。不亦慎乎。曹孟德詩曰。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建安十二年征烏桓。過此而作。濡水注云。魏太祖征蹋頓。與洵口俱薄者。世謂新河。新河會濡水。東南至碣石山。而南入海。則曹公征烏桓時。道經碣石可知。後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東巡登碣石山。望滄海。故山名樂遊。蓋此山雖淪于海。而去北岸不遠。猶可揚帆覽勝。車駕東巡。大軍出塞者。率皆登山觀海。以修故事。道元家酈亭。距臨淪纔五六百里。所謂碣石苞淪洪波者。乃以目驗知之。而引王璜以爲證。豈若程泰之生於南宋。目不覩溟渤。而徒憑古人之一言。以恣其臆斷者哉。世因程氏之妄。而并疑酈氏之真。亦惑矣。所可恨者。此山不知至何時。復遭蕩滅。今昌黎縣南海中無一山。自撫寧以東。更二三百里海中。亦無一山。此酈氏之說。所以不信于今也。按道元卒于魏孝昌二年。歲在丙午。下距齊文宣登碣石之歲。天保四年癸酉。凡二十八年。而文宣所登。乃在營州。前此營州未聞有碣石。疑是時平州之碣石已亡。故假營州臨海之一山爲碣石而登之。以修故事。不然。豈有舍此登彼

之理。自是以後。登碣石者無聞焉。隋煬帝大業八年。親征高麗。三月渡遼水。七月班師。九月至東都。而不聞登碣石。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親征高麗。大破之。九月班師。十月丙午次營州。而不登碣石。蓋以其山非真。而高洋之故事。不足修耳。丙辰入臨渝關。戊午次漢武臺。刻石紀功。水經注云。魏氏土地記。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處。今名望海臺。在滄州東北一百五十里。班而不刻碣石。則其時無此山可知矣。妄意推測。碣石之亡。當在魏、齊之世。丙午至癸酉二十八年間也。宋儒不加考覈。而沿襲舊聞。謂在平州南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宋時平、瀋二州。陷于契丹。唯據滄州地。豈知臺立于巨海之中者。後併化爲波濤也哉。近世有郭造卿著碣石叢談。以昌黎縣北十里仙人臺當之。曰。臺卽碣石之頂也。絕壁萬仞。上凌霄漢。其臺崇廣。頂有巨石爲天橋柱。人莫能至。夫天橋柱者。酈氏明言在海中。其又可移之平陸邪。劍去遠矣。而鑿舟以求之。非大愚不至此也。晉有似是而非者。爲害最甚。如經云。太行恆山。至于碣石。說者謂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之山爲碣石。昌黎本漢益縣。後漢會入臨渝。晉以後爲肥如縣地。隋、唐爲盧龍縣地。後置置營州柳城縣。遂改縣曰廣寧。金又改曰昌黎。而其實不然。經云底柱、析城。至于王屋。今底柱見在。其能與析城、王屋爭雄乎。觀底柱則碣石可知矣。不信海中之碣石。而以昌黎縣北之山爲碣石。則亦將不信河中之底柱。而以陽城縣南之山爲底柱。陽城縣在山西澤州西八十里。近志、縣南有底柱山。而傳記無之。與昌黎縣北之碣石。正是一類。然底柱無異論。而碣石多枝辭。何也。一在一亡故也。善言禹貢者。當憑古記以推尋。不可以存亡爲疑。

信海中之碣石。水經注具有明文。若昌黎縣北離海數十里之碣石。執言之而執傳之邪。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國人必皆識其處。秦之滅燕未久也。始皇豈誤刻漢之去秦亦未久也。武帝豈誤遊曹孟德。魏文成相望。在數百年間也。豈皆誤登道元北人家。又近碣石。其本朝故事亦必熟諳。豈誤認海中一山爲先帝之所幸而改名。如其誤也。必別有一處爲秦漢諸君之古跡。號曰碣石者。而它書絕無聞焉。舍道元之所說。將安據乎。世之言禹貢者。抱攀拘之識。廢昭曠之觀。謂碣石無亡理。而必求見在之山以實之。斥古記爲荒唐。奉近志爲典要。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如。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三面距河。是其設都之意。實有取于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下言所由以達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皆以河爲主。蓋達于河。則達于帝都故也。傳以爲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于陸行。而必循各州紆迴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鄭康成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獻上下。如此則不當斂于田賦貢篚之後。王肅謂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各州往還乘涉之水名。今按所載。皆達河之道。非有往還乘涉之事。諸說皆不可通。至周氏之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勝前人處。謂今必不古若者。曲士之見也。禹貢篚指。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七

運河水

濟、河惟兗州。浮于濟、深、達于河。禹貢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深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孔氏傳。

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州也。鄭樵書辨說。

浮、水運也。兗州朝貢之道。或浮于濟。或浮于深。以入于河。而達冀州。不言冀州。舉河而冀州可知矣。古書

訓文。

舟行水曰浮。深者、河之支流也。兗之貢。浮濟浮深。以達于河。蔡沈書傳。

濟自滄。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豫、徐、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處。兗州有古帝顓頊之虛。杜預曰。東郡濮陽縣。古帝顓頊之虛。

故曰帝 冢。有窮、昆吾、韋、固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文公遷于楚丘。成 邾、胙、燕。南燕。姑 凡四國。

戰國時爲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境 齊郡。北境 鉅鹿、上谷。二郡東 漢復置兗

州。領郡國 後漢、魏、晉、竝因之。唐爲河南道之靈昌。滑 濮陽。濮 濟陽。濟 東平、鄆等郡。河北道之清河、貝、魏

郡。魏博平博平原。德樂安。棣景城。滄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有當往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

張之東境。此為東原人野人地。須昌。宿城。蓋張三縣故城。並在今東平州界。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任城。今在濟寧州及嘉祥縣之東境。聖化。今為寧陽縣。並在今濟水東。

改屬徐濟陰之南華。在荷澤西。今靈昌之匡城。在南華西。今改屬豫。濟陽之長清。南府。今屬濟。及東阿之東

境。今東阿。縣是。平陰之北境。改屬青。其南境改屬徐也。平陰。側倚跨南北。故分屬青。徐。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郡。及鄴

郡之內黃。堯城。臨河。內黃。堯城二縣故城。並在今內黃縣界。臨河故城。在今滑縣北。汲郡之黎陽東境。其豫域。則濟陰之乘氏也。乘氏。在荷

州。以今輿地言之。河南衛輝府之胙城縣。胙城。本在河南。自金明昌五年。唯澤縣之西境。屬冀。長垣。東

張。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北境。當以漢時濟水故道為界。西北。皆古兗州域也。東南據濟。與豫分界。當

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知之。按導水濟入河。溢為榮。東出于陶北。北。又東至于荷。荷澤在今定陶縣

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二澤之間。為兗。豫之界也。濟水至曹州西。分為二。一水

東南流為荷水。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為濟瀆。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洸以

南。東傳于濟。酈道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即此地也。濟水又北。過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

分界。又北為陽穀。在平東。與青分界。轉東為濟南府之齊河。濟陽。齊東。青城。又東為青州府之高苑。博

興。樂安。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張橋故城。漢屬千乘郡。古濟水入海處也。南與青分界。今歷城以東。有小清河。即濟水入海之故道。其北

爲堯南爲青也。西北距河與冀分界。河自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北。東至直隸大名府濬縣大伾山。西折而北。經河南彰德府界中。又東北經直隸廣平、順德、真定、河間四府界中。東入于海。此禹河之故道。曲周以下。卽漢時漳水之所行也。九河濟深入海。竝在堯東。徒駭最北。八枝次之。漯在鬲津之南。濟又在漯之南。其所入皆勃海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冀分界。南歷靜海縣東。又南歷滄州東。又南歷霑化、利津、蒲臺縣東。折而東。歷樂安縣北。以小清河入海處與青分界。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東武陽卽今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曰。漯水亦或武水也。其故城在今縣西千乘縣。爲千乘郡治。後漢始改郡爲樂安國。疏引班志。不當加樂安二字。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故白馬縣治。在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逕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廟在晉頓丘郡界。今又東北爲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津在涼城縣東北六十里。河水又東逕鐵北南。元和志。鐵北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里。衛南本漢滎陽縣地。丘。今在開州之西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又東北逕衛國縣南。縣故睥觀也。其故城在今觀城縣西。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得其地。又東逕鄆城縣北。今濮州東二十里。有鄆縣故城。唐濮州治也。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於秦者也。今范縣東南二十里。有范縣故城。又東北逕委粟津。漢字訛。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蓋與津相近。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

建始末。河決館陶屬魏郡。由東武陽絕漂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漂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

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于此。莽為元城家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

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漂水之故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漂水一出于武陽。再出于高唐。據成帝後

言之耳。水經注。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漂水出焉。河自此與漂別。東北逕東阿。在平等縣。至千乘入海。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

東南。而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水市隄。墾于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出郭。逕

陽平縣之岡城。西陽平故城。今為莘縣治。岡城在縣西南七里。通典。莘縣。漢陽平縣地。有武陽城。無此水矣。元和志。武河在朝城縣東十步。蓋即漂水也。新志云。故流今涇。惟縣城西門外。少南三里許。有

大陵。廣十餘里。其勢突城而東。與陽穀縣西大陵連。夏秋積潦。井成巨浸。相傳為古漂河匯流處。又北絕辛道城之西北。今莘縣西十三里。有莘亭故城。又東北逕樂平縣

故城東。本漢清縣。後漢改名樂平。其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在今聊城縣西北十五里。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清

平縣南。清平本漢貝單一縣。其西南有貝北故城。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城亦在清平縣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城在今博平縣西北三十里。右與黃

溝合。溝承聊城郭水。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博平縣北。春秋所謂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杜預釋地曰。濟

援城。今在禹城縣。又東北逕文鄉城。又東北出於高唐縣。東至漂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杜預曰。援即桑

欽地理志曰。漂水出高唐。余按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漂水。以祭淑人。丁巳。天子東

征。食馬于漂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于所間。去也。俗以是水上

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漂河乃漂之再出者。桑欽唯知此。而不知起東武陽。則誤矣。河既與漂合。復分為二。漂

由漂陰故城北。河由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堂以西。至武陽。河在南。而漂在北。自高堂以

東至海。則溧在南。而河在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溧陰故城。唐縣在源河之北。故名。溧水又東北逕溧陰縣故城北。伏琛謂之溧陽城。地理風俗記曰。平西有溧陰故城。元和志。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城在今濟陽縣西。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城在今章丘。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城亦在章丘。又東北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應劭曰。在臨濟縣西北五里。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伏琛云。千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溧之。又東北為馬常坑。蓋亦在千乘縣界。玉篇。坑音則坑乃濼。元和志。千乘枝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又東北為馬常坑。蓋亦在千乘縣界。玉篇。坑音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環槐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即溧之所亂者。此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溧川之原委也。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清豐。並屬直隸。觀城。濮州。范縣。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並屬山東。禹城。臨邑。濟陽。章丘。鄒平。齊東。青城。並屬濟南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溧水之所經。自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濟。溧二水。為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猶竟也。青承竟。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溧可知矣。徐承青。曰達于荷。則由荷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荷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荷。荷通濟。濟通溧。溧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土。滎澤之間無涉。此其所以不言逾也。禹時。濟實通溧。林少穎云。案經文無濟溧相通之道。非也。但孔疏云。從溧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之事。是為大謬耳。周希聖更定其文曰。由濟而入溧。由溧而入河。經旨灼然矣。近惟朱長孺深知

此意其所著禹貢長箋曰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從濟入
 漯。從漯入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是。此適與周氏闡合也。新唐書許敬宗傳云。高宗東封泰山。
 次濮陽。問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敬宗對曰。沈濟自溫入河。伏地南出為滎。釋。又伏
 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或據此以
 駁濟與漯通之說。余曰。濟、漯本相附近。迨西漢末。河行濟、漯之間。高唐以西至東武陽。二水為河所隔。
 唐世猶然。故高宗謂濟、漯斷不相屬。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憑臆以對。殊失經旨。未可以證禹
 貢也。然則濟與漯通。當在何處。曰。是不可知。按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荏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
 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四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水經注。濟或作沛。又因沛而訛為沛。今悉改從濟。自
 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時濟、漯之間。為河所隔。故云河分濟。又云
 濟受河。在禹時。則固漯分濟。或濟受漯也。漢臨邑縣在今荏平縣東。通典。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按今是荏平接界。漢臨邑當在此間。今臨邑本漢涿陰縣。劉宋備置臨邑。非漢縣也。四瀆津在臨邑故城東北。寰宇記。四口故關。在聊城縣東八十里。一名四瀆口。當為古濟、漯通
 波處。此亦不敢定以為是。然濟與漯通。必在會汶之後。又北將東之際。而臨邑適當其地。東北接高唐
 故城。為漯之所經。枝津徑通。理無可疑。黃文叔云。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于河。愚謂。竟之北境。可徑
 浮漯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漯也。準此以推。則青之汶。徐之淮。揚之江海。荆之江。沱。潛。漢。雍之

龍門雖並列于經。而或由或不。由各隨其便。唯豫之洛。梁之潯。沔。爲道所必由耳。禹貢

海岱惟青州。浮于汶。達于濟。禹貢

岱宗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濟固達于河矣。書古文訓 岱宗。即泰山也。山東通志云。泰山在泰安州北五里。爲東嶽。其山周迴一百六十里。風曲盤道百餘。徑南

天門東西三天門。至絕頂。高四十餘里。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時無字碑。有碧霞祠。東岳廟。封禪壇。其峯曰日觀。曰秦觀。曰越觀。曰丈人。曰獨秀。曰雞籠。曰老鴉。曰獅子。曰蓮花。曰懸石。其崖曰百丈。曰捨身。曰馬棚。曰鵝鶻。其峪曰石經。曰石壁。曰佛寺。曰鬼兒。曰椒子。曰鄆都。曰桃花。曰馬蹄。曰豁里。其嶺曰迴馬。曰鷹飛。曰黃觀。曰思鄉。曰青峯。曰西橫。其石曰牛心。曰龍口。曰試劍。曰龍紋。曰虎阜。其洞曰迎陽。曰呂公。曰白雲。曰遙觀。曰彌嶺。曰鬼仙。曰山簾。其池曰玉女。曰王母。曰白鶴。曰白龍。又岳頂有東西神香山。岳陰有孤山。福山。嶺山。相去俱十里。雖山各異名。皆泰岳之羣嶺也。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秦觀者。望見長安。越觀者。望見會稽。亭亭。云云。梁父。徂徠諸山。俱在泰嶽東南。

即所謂導沈水東流爲濟。東至于海。又東北會于汶是也。謂此州將欲達于帝都。當浮于汶。以達于濟。

然後由濟以達于河也。尙書全解

汶水五源。皆出襲慶奉符縣界。至東平中都縣貫鉅澤入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由濟入河。不言河。竟

已見也。尙書說

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易氏云。唐兗州乾封縣。本漢泰山郡博縣。後改爲襲慶府。奉符縣。汶水出縣東北原山。蓋博與萊蕪。皆在兗州之西南。故汶水所出之原山。介兩邑間。又有北汶。羸汶。柴汶。牟汶。述征記云。泰山郡水皆名汶。今縣界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其原山之汶水。西南流

經乾封縣治南去縣三里又西南流九十里入鄆州中都縣孔子爲中都宰之地自濟之上流既絕故

汶水入大野陂而不入濟尚書集傳原山在今萊蕪縣東五十里連淄川縣界今

孔疏曰堯時青州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青州爲營州卽遼東也漢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矣堯

按成王賜太公履曰東至于海季札聞齊晉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齊潛王謂張儀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是東據海也而傳兼言北楚子謂齊侯曰君處北海蘇秦說齊王曰北有渤海蓋自今成山以至樂安者是也故云東北據海然自朝鮮以至日照皆青也所遺多矣專言東則固可該瓌邪與朝鮮也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東南有博縣故城山在州北五里於故城爲西北也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史記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岱主南言與徐分界也而傳兼言西則岱不足以表其界蓋青西以濟爲堯界齊語正封疆西至于濟其明徵也北自琅槐以西亦以濟爲堯界故王莽改漢齊郡曰濟南而經不言濟者蒙堯濟河之文從可知也傳兼言西則欲密而反疎甚矣說經之難也周禮正東曰青州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沐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徐并于青也賈疏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卽

孟豬。經于豫州。曰。導荷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時幽州南侵徐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糲養知之。地理志。琅邪長廣縣西有糲養澤。琅邪郡屬徐州。是知侵徐之地也。渭按。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古青州域。幽之所侵。乃青地。非徐地也。不但此也。其川河。洑。其浸。菑。時。皆青地。爲幽所侵。而賈不言。何其疎也。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割入幽。其西又爲兗所侵。而損豫之東南境。以益之。徐則岱山大野。皆入于兗。是青亦不全得齊也。鄭云。青州卽徐州。亦言其大略而已。青州有古爽鳩氏之虛。爲季崩。有逢伯陵。蒲姑氏之所因。及斟灌。斟尋。寒過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齊。紀。譚。州。夷。介。萊。凡七國。戰國時。爲齊。燕。二國地。秦并天下。置齊郡。琅邪。東境。遼東。漢復置青州。領郡國六。後漢。魏並因之。領郡國五。晉分置平州。青州領郡國六。平州領郡國五。後改曰幽州。唐爲河南道之北海。青州。濟南。齊。淄川。淄。高密。密。東萊。萊。東牟。登。等郡。河北道之安東都護府。按以上通典所列。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當往屬徐。又有當來屬者。兗域濟陽之盧縣。及東阿之東境。後漢穀城縣地。在濟東者。卽今東阿縣。平陰之北境。徐域魯郡乾封萊蕪之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山東登州。萊州二府。其青州府。則益都。臨淄。昌樂。安丘。壽光。臨朐。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境。濟南府。則肥城。長清。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及泰安。萊蕪之北境。兗州府。則唯東阿及平陰之北境。三府之地。南以齊長城故址與徐分界。西及北以漢時濟水故道與兗分界。其東北跨海。爲故遼東都司之東境。及朝鮮國。皆古青州域也。青之東境。登。萊。二府之地。斗入大海中。東西長

八九百里。形如吐舌。史記徐世家云。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蓋并登萊計之也。海水自日照縣東。與徐分界。日照本漢海曲縣。屬琅琊。今屬青州府莒州。北歷諸城縣東。折而東北。歷膠州。即墨。萊陽。棲霞。文登。諸縣南。又東北出。而西折。歷寧海州及福山。蓬萊二縣北。蓬萊登州府治。海在府城北五里。北與遼東相望。三百里而近。有沙門、嵯磯、嶺山諸島。可以泊舟避風。一帆徑度。亦不甚險。漢書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擊朝鮮。元和志。大人故城。在登州黃縣北二十里。司馬宣王伐遼東。造此城。運糧船從此入。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于此。又西歷招遠府。掖縣。昌邑。濰縣。俱萊州府。北與兗分界。青西及北。以濟爲界。鄭漁仲云。不言濟者。以兗州見之也。按水經注。濟水自臨邑過平陰。盧縣。歷城。臺縣。梁鄒。臨濟。安平。樂安。利縣。至琅槐入海。以今輿地言之。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界中之大清河。及章北。鄒平。常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界中之小清河。卽漢時濟水會汶入海之故道。古青。兗分界處也。青之東北界無可考。疏云。越海而有遼東之地。恐未盡。通典云。青州之界。東跨海。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此說近是。然三韓地太遠。而避諱菟不可遺。竊疑漢武所開二郡。皆古嶠夷之地。在青州之域者。而三韓不與焉。蓋嶠夷義和之所宅。朝鮮箕子之所封。不應在化外。先儒但云有遼東。非也。漢書言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後漢書言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觀其土俗。則青之東北界。不止于遼東。明矣。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地東至海暨朝鮮。北據河爲塞。竝陰山至遼東。朝鮮列傳云。自始全

燕時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燕秦之所經略。蓋禹貢碣夷之地。唐一行所謂北戒山河。抵恆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以限戎狄者是也。星傳謂北戎爲胡門。明遼東都指揮使司。兼轄漢遼東西二郡之地。都司城西四百二十里。爲廣寧衛。本遼東無慮縣也。衛西幽州城。衛東營州城。都司城東至鴨綠江五百六十里。與高麗分水。太康地志云。樂浪遼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在今高麗舊界。蓋卽蒙恬所築。起臨洮至遼東者也。東漢以來。故趾湮沒。都司城北至三萬衛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衛西有開元城。金置會寧府。號爲上京。禹貢青州之北界。當極于此。衛東北距長白山千餘里。其水北流爲混同江。南流爲鴨綠江。唐書東夷傳云。高麗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卽此江也。都司城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去登州不遠。順風揚帆。信宿可達。明初遼東土子。附山東鄉試。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猶周之并營于幽也。按此經蒙堯之文曰。達于濟。則由溧以入河可知矣。其東北境徑浮濟。不必從汶也。水經注。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在今萊蕪縣東北七十里。東接益都。西接莘土。北接淄川縣界。高聳出羣山之上。亦名馬耳山。魏收志。蕪縣有馬耳山。汶水出是馬耳。卽原山。西南逕蕪縣故城南。城在今萊蕪縣西北。又東南逕奉高縣北。今泰安州東有奉高縣。屈從縣西南流。與一水合。俗謂之牟汶。水出牟縣故城西南山下。俗謂之明盧堆。西南逕奉高縣故城。而西南流注於汶。今萊蕪縣東有牟縣故城。牟汶水在縣南門外。而流至泰安州。東入汶。又南。右合北汶。水出分水嶺。東南流逕泰山東。合天門下谿水。又東南流逕雨明堂下。昔漢武令奉高作明堂。引水爲壑。壑。世謂之石汶。又左入于汶水。今泰安州南有泮水。出泰山分水嶺。考其源流。蓋卽北汶也。又西南逕

徂徠山西山在州東南四十里。又南逕博縣故城東。城在州東南。漢置。唐改曰乾封。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又西南逕亭亭山。

州南三十里。又南左會淄水。世謂之柴汶。水出泰山梁父縣。又逕梁父故城南。又西南逕樂縣故城西北。又逕成邑北。春秋齊師圍成。成人俊齊。飲馬于斯水者也。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今按州南有樂縣。梁父故城西南有陽關城。柴汶水在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城在州西南。又西南逕魯國汶

陽縣北。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城在今寧陽縣東北。又西洗水出焉。呂忱曰。洗水出東平。上承汶水於圓縣。西圍亭東。乘北縣故城東。又東南注于洙水。又西逕蛇止縣南。今肥城縣南有蛇止故城。又西南逕岡縣北。縣本魯國

寧陽縣。按乘北故城。在今滋陽縣西北。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城在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又西南逕壽張縣

北。壽張本壽良。後漢光武更名。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今州西南十里安民亭。即故安民亭。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

汶口。即今戴村。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郕鄉城南。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又西逕危山南。世

之龍。又西合為一水。西南入茂都澗。即今南旺湖。次一汶西逕郕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遂為澤渚。其右

一汶。西流逕無鹽縣故城。城在今東平州東。又西逕洽鄉城南。又西南逕壽張縣故城北。西南。又西入于濟。以

今輿地言之。汶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合流。以至于海。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絕濟

為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填淤久矣。元和志

乾封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瀛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四汶口乃下流。故分

無瀛汶。瀛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官山之陰。流合牟汶。官山者。新甫之別名也。山在新泰縣西

處。不在五汶之數。按鄭注

北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卽北汶。州志謂之塹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之外有小汶。在州東南七十里。源出宮山。流逕徂徠山南。又西入汶水。所謂大汶口也。羸汶流合牟汶。故酈注不言五汶。以小易羸。斯爲當矣。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爲活汶。據漢志琅邪靈門縣有高梁山。活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活汶。活水合東汶入濰。故有此名。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妄言耳。東汶出朱虛縣小泰山。北流至淳于縣入濰。在今臨朐安北界。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入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卽入濰之東汶。言入濟者。淮南之誤也。曾彥和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渭按原山北接淄川。延袤跨青、徐之境。汶雖徐水。其導源處。猶爲青城。故青之貢道。書浮于汶云。禹貢雖指。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八

運河水

海岱及淮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禹貢。河字應作海。依許氏說文。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孔氏傳。

一州之境，必有四面之至。兗、青、揚、荆、豫、梁、雍皆載二面，而徐州則載三面，與諸州異者，不得不然。若言海岱，則嫌于青州。若言淮、海，則嫌于揚州。故必曰海、岱及淮，然後可以別其爲徐州之界。然徐州雖言三面，而其四境猶互見他州。案爾雅曰：濟東曰徐州，是徐州之西境，而水之所經也。雖不言濟，而濟在徐州東，蓋可得而考。俞書全解。

荷謂荷澤。說文荷字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从水苛聲。徐鉉音古俄切。隸从草作荷，俗遂訛爲荷。又訛爲河也。許慎時，經猶作荷，而史記、漢書並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濟水瀦爲荷澤，此經蒙青之文。曰：達于荷，則由濟入濶可知矣。兗、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河行乎兗，而合兗一境言之。其地必有遠河者，故隨其便于濟，濶則使浮之，以達于河。故兗貢曰：浮于濟，濶，達于河也。青之浮汶入濟，蓋期至河，而非以至濟也。經書青貢，止曰達濟，而不竟之於河者，達濟則河自可逕，不待復書也。揚之道可沿江。

海以達淮、泗，而徐貢兼有淮、泗，亦可達濟。然經于徐貢既越濟不書，而又泗上更得一水乃可。因濟而求達于河，經之越濟，其例既異他州，而泗又無經達大河之道，則水道又不可曉。故臣久求詳考，始知泗之北，濟之南，有荷水者，自定陶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緡、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為河水，許叔重以為荷水，荷河古字應通。然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荷以達也。夫唯有荷以為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荷、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不闕絕，而經文書例已書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例也。禹貢山川地理圖說。程氏是謂停之說。魏不離自江至海。自海至淮。自淮至荷。自荷至濟。自濟至河也。還當俟說文。

爾雅濟東曰徐州。郭注云：自濟東至海，似為禹貢徐州之舊域。然堯時揚州之境，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禹貢徐州之山水皆在焉。蓋以徐為青。青地大半入幽，而徐之西，則又入于兗云。呂氏春秋泗上曰徐州。鄭漁仲釋之曰：泗水出陪尾山，至下邳入淮，源委皆在徐州，非若淮之與揚共濟之與兗共也。故不韋亦得以為說焉。徐州有古大庭，少皞之虛。左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注云。大庭古國名。在魯城內。或曰。大庭即炎帝也。劉楨魯都賦云。數武器於有炎之庫。有緡、大彭、奄、郟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魯、滕、茅、薛、徐、邾、莒、蕭、鄭、遂、任、宿、須、句、顓、臾、鄆、郟、陽、鄆、郟。後為小邾。邾。後為小邾。向、極、牟、鑄、鄆、郟、偃、陽、根、牟、鍾吾、甲父凡二十九國。戰國時屬魯，而宋、齊、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泗水瑒邪。西境是境。薛郡。漢改置東海郡，復以其地為徐州。領郟國。四。後漢、魏、晉並因之。郡國七。唐為河南道之彭城、徐州、臨淮。

泗魯郡、兗東海、琅琊、沂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唯魯郡、乾封、萊蕪之北境，當往屬青。其當來屬者，兗域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濟陽、平陰之南境，青城、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江南徐州及鳳陽府之懷遠、五河、虹縣、泗州、宿遷、靈璧，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贛榆，山東兗州府則滋陽、曲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嶧縣、金鄉、魚臺、濟寧、嘉祥、鉅野、東平、汶上、沂州、鄒城、費縣，及平陰、南境，濟南府則新泰及萊蕪南境，青州府則蒙陰、沂水、莒州、日照及諸城南境，皆古徐州域。海自江南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縣也，是為徐域。海自縣東而北歷海州東，中有鬱林山。亦名鬱洲。北齊置東海縣。元和志云：本漢贛榆縣地。俗謂之鬱州。亦謂之田橫島。又北歷贛榆縣東。又東北歷山東日照縣東。又東北歷諸城縣東，至琅琊臺，過此則為青城。徐北至岱，岱西南為東平，南為泰安，所謂汶陽之田也。東南為萊蕪、新泰、沂州、莒州諸城，皆以長城故址與青分界。淮水今自鳳陽府壽州界東流，經懷遠、五河、泗州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黃河合。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中流與揚分界，故曰南及淮也。岱、濟之間，與兗分界。蓋在東平、汶上、鉅野之西。濟、淮之間，與豫分界。蓋在金鄉、碭山、宿州、懷遠之西。金氏曰：達於河，古文尚書作荷，說文亦作荷，蓋荷澤與泗水相通，而泗水上可通荷，下可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荷也。渭謂荷澤，在今定陶縣東北。金說固明。而程氏云：濟水瀦為荷澤，此經蒙青之文，曰達于荷，則由濟入溧，其說更明。徐東北境，可浮沂、泗。

以達濟不必從淮其西北境亦可浮汶以達濟不必從泗也 兗青徐揚四州之貢道前後相承不復不亂汶與濟連故青曰浮于汶達于濟徐揚道由淮泗從泗入濟必由菏澤故書曰達于菏若作河則複而無理河深青且不言矣而徐復云達于河陵亂失次禹貢必無此書法而人猶謂作河爲是者總由不知菏澤之原委耳 水經注泗水出魯下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

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魯而桃墟也 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鳩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曰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穴各徑尺元和志泗水出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四泉俱導因以爲名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有陪尾山又西逕其縣故城西城在今泗水縣五十里陪尾山下有泗水神祠祠前有泉林會而成溪是爲泗水南經下城東有橋曰下橋自下橋西至縣城復有大泉數

十南北交會入于泗水以達曲阜大抵縣境數十里內景如星列皆泗水也又西南逕魯縣北分爲二今曲阜治即魯北爲洙瀆春秋莊公九年洙瀆音殊南則泗水泗水之閭即夫子領徒之所從征詔曰闕里有泗水又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水出魯城東南尼士山西北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

又西逕瑕北縣東瑕北魯邑即瑕瑕今滋陽縣西有瑕北故城元屈從縣東南流逕平陽縣故城西也故城在今鄒縣西又和志瑕北縣泗水東自曲阜縣界流入與洙水合

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洙水注之也蓋洙水相入受運稱矣故城在鄒縣南又南逕方輿縣東洙水從西來注之穀庭城下荷或作荷又作河今悉改從荷

水出蓋縣之東北平澤俗以南灘又南灑水注之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泗春秋哀公二又南逕薛之上水於澤亦謂之西澤水蓋音皮

郟城西。奚仲自薛遷于郟。則下郟也。有下。故又南逕沛縣東。黃水注之。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於黃池者也。元和志、沛縣泗水自西北流。此爲上。今滕縣西北。有薛縣故城。縣治故縣南。堽上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爲泗水上亭長是也。元和志、泗水亭在沛縣東南五十步。又南逕小沛縣東。一里。按襄字記。沛縣東南微山下有故泗水。俞存。後漢呂布傳注云。小沛即沛縣也。又東南逕廣戚縣故城南。城在沛縣東北。又逕留縣而南。逕坵城東。元和志、故留縣在沛縣東南五十五里。故坵也。今徐州北有坵城。蛇首茶。又東南逕彭城縣東北。元和志、泗水在彭城縣東。去縣十步。今徐州即彭城。百步洪在州東南。俗名徐。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城在徐州東南。泗水所經也。水中若有限石。懸流迅急。亂石激澗。凡數里始靜。實爲泗險。孔子所謂魚鼈不能游。又云。泗水三千仞。流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元和志、呂梁在彭城縣東南五十七里。按徐州北有呂梁故城。州志、呂梁山在州東南五十里。山下即呂梁洪也。有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巨石齒列。波濤洶湧。明嘉靖二十三年。管河主事陳洪鑑鑿呂梁洪平之。自是運道益便。又東南逕下邳縣葛嶧山東。又東南逕其故城西。元和志、嶧陽山在下邳。自彭城縣界流入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里。又東南沂水注之。又東南得睢水口。睢水注云。出陳留縣西浪蕩渠。東流逕下相縣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里。又東南入泗。謂之睢口。元和志、下相故城在宿遷縣西北。又逕宿預城西。又逕其城南。故下邳之宿預縣也。今宿遷縣東南。有宿預故城。又東逕陵柵南。按漢志曰。舊陵縣治也。其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又東南逕淮陽城北。北有淮陽故城。在今清河。又東南逕魏陽城北。陽疑卽泗陽縣故城也。今在桃蘆縣東。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角城縣故城。在今清河。以今輿地言之。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並屬山東。沛縣。徐州。隸江南。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並屬淮。此禹迹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南。漢時湖陵縣安得有黃河。此河字明係荷字之誤。水在南。謂荷水在縣南也。酈道

元泗水注引此文云。荷水在南。水經濟水篇言。荷水過湖陸縣南。東入泗。皆確證。不獨許慎作荷也。今

按水經注。荷水分濟于定陶東北。自荷澤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縣即春秋之乘丘。在今鉅野縣西南。又東逕昌邑縣故

城北。城在今金鄉縣西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城即今縣治。城北有金鄉山。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城在金鄉縣東北。又東逕方與縣

北。又東逕武棠亭北。有高臺下臨水。昔晉侯觀魚子棠。謂此在方與縣故城北。有武唐亭。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僖公七年。盟于泥母。即此也。寧泥聲相近。蓋訛為泥母。今魚臺縣東有寧母亭。又東與鉅野黃水合。又東逕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今魚臺東二十里穀亭鎮。即

處也。元和志、兗州魚臺縣荷水一名五丈溝。西自金鄉縣流入。去縣十里。又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自任城縣界流入。經縣東與荷水合。又東北入徐州沛縣界。任城即今濟寧州也。魚臺縣在湖陸故城西六十里。而荷水更在縣北十里。與地志水經所云在湖陸縣南者不合。蓋水道改矣。以今輿地言之。定陶鉅野金鄉魚臺界中。並屬兗州府。皆荷水之所經也。然此水

乃荷澤之支流。泗水與澤相通之道。經所謂荷。主澤而言。自乘氏以至湖陵。名曰荷水。乃出自後人禹

時未有也。蘇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

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

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

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

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

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潘舟

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涓按蘇氏因說者有謂河當作荷。而以為不必然。故發此論。元黃公紹爲之辨曰。浮于淮、泗。達于河。說者牽合傳會。或指鴻溝引河入泗爲禹迹。或謂當時必有可達之理。朱氏書傳亦莫知所折衷。今按說文荷字注。引禹貢此文。是則達于荷。非達于河也。許慎所見蓋古文尙書。後人傳寫。例以上下文達于河之句。改荷爲河。陸德明又以河晉如字。遂啓後人淮、泗不能達河之疑。然其下復云。說文作荷。工可切。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字之晉。陸氏誤也。見韻會閻百詩曰。禹貢濟入于河。南溢而爲滎。而陶止而荷。而汶而海。此禹時之濟濱發源注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于滎澤之北。引河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蕩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濟水分流。故漢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滎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代有疏濬。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氏注所謂滎波河。濟往復逕通者也。雖然。其來古矣。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戰國前有之。晉、楚之戰。楚軍于邲。邲卽汲水。則春秋前有之。爾雅水自河出爲灘。灘本汲水。則爾雅前有之。然莫不善于

道元之言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之乎。又曰。昔禹塞其涇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滎陽河非禹引。而謂禹之時已有乎。余是以斷自河渠書。參以滎陽下引河不見禹貢之書。爲出禹以後。頗自幸。其考比蘇氏差詳矣。渭按河當作荷。得黃氏之辯而愈明。蘇氏引高紀文穎注。而忘其出于河渠書也。又安知上文有自是之後四字乎。非但蘇氏。鄭道元亦不察也。今百詩唯據此四字。判鴻溝非禹迹。真老吏斷獄手。而愚更有進焉者。謂由泗入荷。由荷入濟是矣。而自陶止以西。舍鴻溝無達河之道也。焉得不指爲禹迹乎。謂滎陽下引河。出禹以後是矣。而由濟達河。莫知其所經。不顯示以一塗。終何以破千古之疑乎。是當于濟。潔之間求之。蓋堯。青。徐。揚之貢道。皆由濟入潔以達河。而宋儒謂濟。潔二水無相通之處。則浮濟者。泝陶止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于滎陽。此蘇氏之論所以近理。而人不敢深折其非也。誠知經所謂浮于濟者。乃至荷會汶之濟。而非陶止滎澤之濟。則濟之所以通河者。潔也。非鴻溝。官渡。汴水也。而紛紜之說。不攻自破矣。蔡傳許慎曰。汴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灘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汴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汴。然則泗之上源。自汴亦可以通河也。渭按前說。卽道汴入河之意。後說不知許氏所謂泗受汴者。汴卽湖陵入泗之荷。而乃云泗水至大野而合汴。謬甚。蓋泗水南流合荷。不西注大野也。上源亦可通河。仍是鴻溝爲禹迹之說。禹貢維指。尙書通考云。泗受汴者。桑欽云。泗水至濟陰乘氏縣分爲二。一水東北流爲北濟。一水南流爲南濟。通志云。今此水與濟不通。但荷水亦自乘氏至方與入泗。而荷水通濟。則泗可以達荷。

荷可以達濟。而自濟可以通河。此說亦似有理。存之以俟參考。

淮、海惟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禹貢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孔氏傳。

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杜佑通典。蔡傳同。

海岸雖自東北迤西南，而經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可知也。傳于青兼言北，既為失之。

而于揚專言南，則失之愈甚。通典改為東南，視傳為優矣。禹貢維指。

揚州貢路，自江順流入海，又自淮、泗入荷，沂、沭入河。傳謂吳王夫差始通邗溝，以禹貢考之，淮南、虞、夏

之間，無水道也。書古文訓。

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而入海，然後入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

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若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而孟子曰：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此蓋誤指吳王夫差所通之水，以為禹迹，其實非也。使禹時江已與淮通，則何須自

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為是之迂回也哉。孟子生周末，去禹之世為未遠，而猶誤指當時所見之水，以

為禹迹，自孟子而來，至今千餘年矣。禹之舊迹漫滅者亦已甚矣，而世之儒者，乃欲以今日所見之水，

而配合禹貢之書，豈不猶膠柱而調瑟者哉。尚書全解。

黃文叔云揚州吳越之域地盡南海皆揚土也杜佑分嶺南為古南越以為非禹貢九州之域何所據
 依哉禹貢冀北界標碣石而著島夷則地窮沙漠凡今雲朔燕薊諸夷居于山者皆是也揚南界表海
 而著島夷則地窮漲海凡甌閩交廣諸夷居于山者皆是也是蓋聲教所暨聞盛德而皆徠臣為唐虞
 之盛安有四海之內而非禹貢九州之域者謂按說文島海中有山可依止也雲朔燕薊閩交廣之
 地皆不在海中安得謂之島夷且雲朔燕薊杜氏已列在薊域甌閩亦列在揚域獨交廣為南越耳交
 廣南距海謂海內皆九州之域可也若北海西海不知所極匈奴為北海內地西域三十六國皆西海
 內地豈亦在九州之域者哉此不足深辨唯裴駟史記集解於略定揚越下引張晏曰揚州之南越師
古漢書敘例張晏字子博中山人次張揖蘇林之後如淳孟康之前皆三國魏人而晉太康地志云交州本屬揚州取交趾以為名虞之南極
 也二說相承已久習非不悟今駁正如左古有百越之稱一在禹貢揚州之域史記秦始皇本紀二
 十五年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東越列傳秦并天下廢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
 搖以其地為閩中郡是也一即南越又名揚越在五嶺之南揚荆梁三州之徼外秦始皇本紀三十三
 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墾賈人略取陸梁地案陸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讀曰遣戍
 是也漢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治徐廣曰今侯官又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徐廣曰今永寧此皆句踐之
 後在揚域地理志以會稽為吳分者是也漢會稽郡有治縣古曰本閩越地師戰國策蔡澤云吳起為楚南收揚越史記

吳起列傳、楚悼王時相楚、南平百越、南越列傳云、秦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又云漢立尉佗爲南越王、使和集百越、太史公自序云、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賈誼過秦論云、南取百粵、與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鼂錯上書云、揚粵之地、少陰多陽、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嚴安上書云、秦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此百越卽揚越、秦時號陸梁地、地理志以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爲粵分者是也、漢分秦三郡地爲七郡、屬交州、揚越猶於越、閩越、略越之類、字義古無可考、安見爲揚州之南越邪、自張晏倡爲此說、而顏師古、張守節皆從之、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越、守節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學者翕然宗之、至杜佑作通典、始于九州之外、別列南越、且云嶺南鄰接荊州、不啻捨荊而屬揚、今按兩廣輿圖、唯南雄、韶州、廣州、惠州四府地、在古揚州之徼外、而自肇慶以西至潯州、縣地千餘里、皆在古荊州之徼外、南寧以西至安南、則又在古梁州之徼外矣、禹分九州、揚地不當斗入西南數千里、據後漢獻帝紀、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注云、省交州以并荊州、益州、則南越縱在九州之域、亦當分繫荊、梁、張晏魏人、乃不諳故事、而以南越專屬揚州、又誤中之誤、據揚雄交州開闢、不詳、周公孫祚、白雉是獻、則自周以前、南越未嘗通中國、況有其地乎、太康地志、雖有交州本屬揚州之說、然沈約、蕭子顯撰宋齊州郡志、並不言交、廣爲禹貢某州之域、至唐人修晉書、始據太康地志、于交、廣二州、直書曰禹貢揚州之域、隋書而其說遂牢不可破、然神功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爲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戎狄而隔

中外是亦不從晉書。至杜氏於九州之外，別列南越，頗協經義。而世猶不信，愚請以一事折之。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爲營。今五嶺橫絕南北，曷不分揚之南境，自爲一州？冀州南北太廣，分衛爲并，燕以北爲幽。今揚南之廣大，不啻如冀北，曷不分後世交廣之地，增置二州，而乃止于十有二乎？近史之誤明甚。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故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視夏之揚爲小。然其西又得禹貢荊州之地，何以知之？按導水文，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云：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荆揚之界，當于此分。然則殷揚州之境，縮于北而贏于西，與夏之揚廣狹適相當矣。周禮：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不殊于禹貢。特未知與殷制異同如何耳。揚州有古汪芒氏之封，春秋時可考者：蓼、六、越、楚。東境是吳、蔣、弦、黃、舒、宗、巢、舒庸、舒鳩、英、桐、鍾離、濮。左傳昭元年：吳、濮有蠻。杜注云：吳濮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凡十七國。戰國時初屬越，後楚滅越而有其地。秦并天下，置九江、鄣郡、會稽、閩中、南海。東境是。今潮陽郡是。漢復置揚州。領郡圖後漢、魏、晉並因之。晉領郡圖唐爲淮南道之廣陵、揚州、淮陰、楚、鍾離、濠、壽春、壽、永陽、壽、歷陽、和、廬江、廬、同安、舒、蕪、弋陽、光等郡。江南東道之丹陽、潤、晉陵、吳郡、蘇、吳興、湖、餘杭、杭、新定、睦、新安、歙、會稽、越、餘姚、明、臨海、台、縉雲、處、永嘉、溫、東陽、婺、信安、衛、建安、建、長樂、福、青源、泉、漳浦、漳、臨汀、汀、潮陽、湖等郡。江南西道之豫章、洪、鄱陽、饒、萍陽、江、臨川、撫、廬陵、吉、宜春、宜、南康、虔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無可更定者。以今輿地言之，浙江、江西、福建皆

是江南則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其鳳陽府則鳳陽、臨淮、定遠、壽州、霍北、盱眙、天長。淮安府則山陽、鹽城。河南則汝寧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廣則黃州府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黃梅、廣東則潮州府皆古揚州域也。淮水自今河南汝寧府息縣南、東流經光山縣北、是爲揚域。又東經光州北、又東經固始縣北、又東北經江南鳳陽府潁州北、又東經霍北縣北、潁上縣南、又東經壽州北、與豫分界。又東北經五河縣東南、又東經泗州南、盱眙縣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又東經山陽縣北、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注于海、與徐分界。海自山陽縣東北、折而東南、歷鹽城、興化、如臯縣東、又南至通州東、爲江水入海之口、其南岸則太倉州也。自州東又東南、歷上海縣、金山衛東、又南歷浙江鎮海、象山縣、折而西、歷寧海縣東、又西南歷黃巖、太平、樂清、瑞安、平陽縣東、又南歷福建福寧州東、又西南歷羅源、連江、長樂、福清縣東、又西南歷莆田、惠安、同安縣南、又西南歷海澄、漳浦、詔安縣東南、又西歷廣東澄海縣南、又西至潮陽縣南、揚州之海、于斯極矣。揚之南界、經無可見、據通典以潮陽隸古揚州、蓋自江西大庾嶺東南、羣山縣巨、以達于廣東潮州府之揭陽、卽揚之南界也。大庾嶺在南安府大庾縣南十二里。縣本漢豫章郡南臺縣地。南接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界。縣亦南臺縣地。水經注以爲五嶺之最東、亦名東嶠。漢書謂之塞上。南越相呂嘉破漢將軍韓千秋于石門、送漢節至于塞上、卽此地也。後漢志名臺領山、唐以後又稱梅嶺、其西爲聶都山、贛水所出、與湖

廣郴州宜章縣接界。裴淵廣州記曰：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此與水經注小異。桂陽即騎田，而無都龐有揭陽。顏師古云：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蓋依裴氏五嶺訖揭陽。揭陽山一名揭嶺，在今揭陽縣西北百五十里。南北二支，直抵惠州府興寧、海豐二縣界。山南揭陽故城，漢縣也。今西自越城、騎田、萌渚、陂陀相屬，直趨大庾嶺，又循脊而下，東包揭陽，屬之海壩，與江西、福建分險。唐一行所謂南戒山河至衡陽，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以限蠻夷者是也。星傳謂南戒爲越門。揚之西界，經亦無可見。今據通典所隸郡縣約略言之，蓋自河南光山縣與豫分界，其南爲湖廣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舊謂九江在黃州黃梅界，故光山以下並屬揚也。今以洞庭爲九江，當屬揚也。躡江而南，則爲江西之瑞昌，又西南爲武寧、寧州、萬載、萍鄉、永新、永寧，又東南爲龍泉、崇義、大庾，皆與荆分界處也。陳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此說亦通。然吳語夫差曰：余沿江泝淮，又越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則沿對泝言，明是順逆之辭。與左傳沿漢泝江同。嘗仍舊說，揚之貢道，自常熟縣北之大江順流而下，至太倉州北七鴉浦入海，而東北經通州東，又北經如臯、興化、鹽城、山陽縣東，而西入淮口，泝流而上，歷安東縣南、山陽縣北，又西至清河縣西南之清口入泗。所謂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也。清口本名泗口，今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志中其遺爲黃河所奪。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志中濱水首受江，自廣陵至山陽入淮，是其水乃自南入北，非自北入南也。卽以邗溝旣開時言之，孟子云：

淮注江亦誤。然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判。撰水經者。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遂以爲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疑高郵。寶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潘季馴兩河議曰。高家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過言由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入淮也。水經殆不如地志之確。指錄。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九

運河水

荆及衡陽惟荊州。浮于江、沱、潛、滸于洛。至于南河。禹貢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孔氏傳

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浮此四水。乃得至洛。孔氏疏荆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北八十里。本漢臨沮地。

荆山。襄陽南漳縣。衡山。卽南岳也。荊州之貢。由江、沱、潛、漢者。各從其便。至豫州境。陸行踰洛。乃至于河。

曰南河者。在冀州南。猶其西爲西河也。書古文訓荆山有三。一在雍城。襄陽。北條之荆。大禹鑿鼎處也。一在

有覆釜山。一名荆山。湖城元者入關鄉縣。山在今縣南三十五里。韓愈詩曰。荆山已去華山來。日照漢關四扇開。李商隱詩曰。楊僕移關三百里。可能全是爲荆山。卽此山也。而漢之荆山。與禹貢無涉。湖廣通志云。衡山在衡山縣西三十里。岷山之脈。盡於洞庭之西。其山周環八百里。爲五岳之一。南方之幹也。上應飛衡。故言衡山。羅列七十二峯。曰祝融峯。高九千七百八十八丈。爲七十二峯最高處。曰退雁峯。相傳雁不過衡陽。至此而迴。或曰峯形如雁之還南。南岳退雁爲首。岳麓爲足云。曰狗咬峯。大禹嘗登之。上有狗咬碑。曰巨鹿峯。高數百仞。頂有池。曰天池。冬夏不涸。相傳夜有火燈燭之。曰紫蓋峯。在祝融峯下。高四千五百丈。形如紫蓋。諸峯皆拱向祝融。此獨南向。曰天柱峯。卽雙柱峯也。兩山端聳。其形如柱。曰石廩峯。與紫蓋相接。形如倉廩。有二月。一開一闔。湘中記曰。閉則歲豐。開則歲儉。曰芙蓉峯。荆州記云。衡山三峯極秀。一紫蓋。一石廩。一芙蓉。非晴不見。曰赤帝峯。一名煉玉峯。曰朱明峯。相傳與羅浮朱明洞通。曰烟霞。曰軫宿。曰華蓋。曰蓮花。曰金簡。曰石困。曰則勞。曰雲祖。曰巾紫。不可悉數。金簡峯相傳禹夢水使者於此。獲金簡玉書。知治水之要。

禹貢有兩荆山。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孔氏云。在雍州。導嶓冢。至于荆山。孔氏云。在荊州。惟此二山皆名荆。故班孟堅有二條之說。謂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此則荊州之荆山也。謂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此則雍州之荆山也。以此二荆山名相亂。蘇氏謂自南條荆山至于衡山之陽。謂荊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爲豫州者。其意蓋謂荊州之言荆者。南荆也。豫州之言荆者。北荆也。雖以此二山分配二州。然而以地理志考之。其實不然。此荆與河相去不甚遠。苟以荊州爲北荆之荆。則豫州之境。界不應如是之狹也。曾氏曰。臨沮之荆。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此說是也。蓋荆之與豫。亦猶岱之分青。徐也。浮于江。沱。潛。漢。浮舟于此。四水也。江。沱。潛。漢。其相通之始末。不可得而見矣。逾于洛。至于南河。蘇氏曰。江無達河之道。舍舟行陸。以達于洛。故曰逾于洛。自洛則達於河矣。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曾氏以爲漢與洛不相通。故曰逾于洛。自洛以至豫州之河。故曰至於南河。此二說皆相合。然而蘇氏謂自江而逾洛。曾氏謂自漢而逾洛。此蓋爲差異。然而以文勢考之。當從曾氏之說。尙書全解。

荊州北界荆山。南踰衡山。尙書家謂之南條荆山。揚紀陽鳥荆界至衡陽。今衡岳南峯爲迴鴈峯。其號名猶有然歟。貢道獨言沱。潛。則不及東境。獨言江。漢。則不及西境。故兼稱之。荊州初水運。泝江。漢而上。乃舍舟陸運。出汝。葉。至洛陽。西逾洛。不復渡河。至孟津而山。故曰至于南河。不復冒底柱之險也。東南貢道入河者。皆不過底柱。尙書說。

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漆溪七郡皆梁南徼外蠻夷非古黔中地不在九州之限元和志云黔州本漢涪陵縣理晉永嘉後地

沒蠻夷經二百五十六年至周保定四年涪陵蠻帥田恩鎮以地內附西置奉州建德三年改爲黔州大業三年又改爲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與秦漢黔中地犬牙雜辨其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

漢改黔中爲武陵郡後魏移治陵沅即今州是今辰、錦、敘、樊、襄、漢、涇、遼、朔、施等州黃秦漢黔中之地而今黔中及黔、思、播、陽、涇、峽、嶺、東有沅江水及諸溪並合東注洞庭湖西有延

江水一名涪陵江自黔州北歷播、樊、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炳然分矣然則此五州及珍、臻二州皆梁南徼外蠻夷今敘、瀘、重、夔之江南諸縣及遵義府是也其東有峻嶺爲限荆不當

越此而西斗入六七百里魏因黔中名亂置東嶺西諸州也混又有嘗來屬者豫域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及

南越始安郡全義縣嶺北之地是也全義今爲興安縣屬廣西桂林府文獻通考云自荔浦以北爲楚以南爲

限楚越也此蓋就當時風氣言之近志遂以桂林平樂二府爲禹貢荆州之域蓋浦相距纒百餘里遂入潭鄉是天所以

恐未必然杜氏以始安平樂屬古南越爲是維全義縣嶺北之地當入荆域以今輿地言之湖廣武昌漢陽

安陸荆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其襄陽府則唯南漳縣德安

府則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及隨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黃州府則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川則夔

州府之建始廣西則桂林府之全州本漢零陵縣屬零陵郡隋改置湘源縣唐屬永州五代及興安縣嶺北

之地縣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越城嶺在縣北三里皆古荆州域也荆之北界判自南漳縣之荆州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漳水

所出其西爲遠安興山北與梁接界荆山之西百餘里爲景山水經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注云出沮陽

縣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故淮南子曰沮出荆山元和志云沮水出房州永清縣西南景山永清本漢

房陵縣地也縣南一百一十三里有建鼓馬驥二山並高峻又竹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有白馬塞山孟

達款爲金城千里。蓋皆景山之餘脈矣。南漳以東爲荆門、鍾祥、京山。元和志、大洪山在京山縣西北及隨州

之南境。廣光化縣地。光化故城在今隨州東南三十餘里。唐隨州。管又東爲應山縣。縣北有義陽三關。見齊

郡志。義陽。一曰平靖關。元和志云。在安州應山縣北六十五里。北至申州九十里。一曰黃峴關。又名百雁關。在

唐申州治也。一曰平靖關。元和志云。在安州應山縣北六十五里。北至申州九十里。一曰黃峴關。又名百雁關。在

應山縣北九十里。北至申州九一曰武陽關。又名漣山關。元和志云。在應山縣東北。即古之大隧。直轅、冥阮也。

定四年。吳伐楚。自淮涉漢。楚左司馬成諶遷塞大隧直轅冥阮。自後擊之。大隧即武陽。直轅即黃

峴。冥阮即平靖也。三關又總名曰城口。楚史皇所謂塞城口而入也。冥亦作阻。又作蔽。皆讀若育。又東爲黃安縣。

有大活關、白沙關。本唐黃岡、麻城、黃陂三縣地。明嘉靖四十二年析置黃安縣。元和志云。大活關在黃州黃陂縣北

四十里。北至光州。又東爲麻城縣。有穆陵關、陰山關。元和志、穆陵關西至白沙關六十里。在麻城縣西北一百里。

北一百一里。北至光州。穆陵關在穆陵山上。或曰齊。諸關依山爲阻。與荆山東西準望相直。皆

荆、豫接界處。荆之南界。越衡山之陽。大抵及嶺而止。史記曰。秦有五嶺之戍。晉地理志曰。自北徂南

入越之道。必由嶺嶺。時有五處。故曰五嶺。據水經志。五嶺大庾最東。爲第一。嶺在揚城。餘皆屬荆。第二

騎田嶺。在郴州南。即黃岑山。亦名黃箱山。今謂之臘嶺。郴水所出。高第三都龐嶺。在衡州府藍山縣南。亦

都龐嶺。即黃岑山。龍音龍。水經注作龍。南第四萌渚嶺。在永州府江華縣南。名白芒嶺。今名桂嶺。高三千

餘丈。南接廣西平樂第五越城嶺。在桂林府興安縣北。五嶺之最西嶺也。亦稱越城嶺。嶺北一百三十里。

接寶慶府城步縣界。經曰。衡陽未知所極。然酈氏有言。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韓退之曰。衡之

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藉此表界差為近理耳 荆之東界準揚約略言之蓋自麻城黃岡踰江而南為武昌縣又西南為通山咸寧崇陽通城又南為瀏陽醴陵攸縣茶陵又東南為興寧桂東桂陽又西南為宜章皆與揚分界處也

荆之西界經無可見今據戰國時巴楚分地約略言之蓋自巴東踰江而南為建始施州麻陽沅州又東南為黔陽靖州通道以訖於興安與貴州廣西接界 漢水北距洛水六七百里欲自漢逾洛則必

泝山源而上其惟丹水乎漢志宏農郡丹水縣下云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按今南陽府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有丹水故城南去丹水二百步縣西有浙陽故城本漢析縣也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治即漢上洛縣也洛南縣亦上洛地

水合清池山又東南逕其縣南楚水注之水出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于此丹水自倉野又東歷菟和山左傳哀四年楚人水合清池山又東南逕其縣南楚水注之水出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于此丹水自倉野又東歷菟和山左傳哀四年楚人

折以臨上洛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杜預曰又東南逕商縣南歷少習出武關應劭曰秦之南關也上洛縣東有菟和山今商州南百四十里有倉野秦楚左司馬使謂晉陰地大夫曰將通於少習以聽命京相璠曰楚通上洛既道也漢祖下析屬攻武關文穎曰武關在析縣西一百七十里按今商州東有商洛縣即漢商縣也商南山陽鎮安三縣亦商縣地武關在州東一百八

十里又東南流入白口歷其戍下又東南浙水注之水出析縣西北盧氏縣大嵩山南流逕修陽故城北又東逕析子丹又東南逕三戶城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雋陽城古商密之地楚申息之師所戍又東南流至其

縣南水南有丹崖山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城在今南陽縣西南百又東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張鑑

經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即此。裴駟曰。有商城在於中。故曰商於。杜佑曰。今內鄉西七里有於村。亦曰於中。丹水又南合洧水。洧音市。若切。蓋洧字。謂之浙口。注云。均水出盧氏縣熊耳山。東南流。逕其縣下。南逕南鄉縣。又南與丹水合。又南逕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洧水。洧水又南流。注於河水。謂之洧口。按今南陽府浙川縣東北三十里有順陽故城。本漢南鄉縣之順陽鄉也。此注洧。亦誤爲洧。按洧水注云。洧水自武當縣城東。城即今襄陽府均州治。又東南逕涉都縣東北。涉都鄉。均水於此入洧。謂之均口。在今穀城縣界。均鈞同。或从水作均。韻會均字下云。隋置均州。取洧水名之。是均即洧也。史承水經之誤曰洧口。晉桓溫伐秦。水軍自襄陽入洧口。至南鄉是也。或又曰洧均口。齊陳顯達攻魏馬圈軍入洧均口是也。楚通少習。漢入武關。皆在丹水之旁。而南朝北伐。其舟師必由均口而進。可見爲南北水陸之孔道。商州西北諸山。皆秦嶺也。冢領亦秦嶺之別名。丹水出其東南。洛水出其東北。中隔一嶺。陸行當不甚遠。禹貢逾洛之道。計無便於此者。以今輿地言之。浮漢水至穀城縣東北入均口。泝丹水而上。經浙川南陽內鄉抵商州導源之處。越冢領而北浮洛水。經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至鞏縣。以達于南河。此荊州之貢道也。自漢逾洛之道。黃文叔云。舍舟陸運出汝葉。金吉甫云。自漢入丹河。白水河。即躡山路入洛。今按陸行出汝葉。則必更天息。女兒。嵩少。轅轅諸山中崎嶇二三百里。貢道必不由此。丹河即丹水。白水河蓋謂清水。是兩道清水。出盧氏縣熊耳山。泝此水而上。亦可逾于洛。然洛水在縣南五里。清源北去縣百五十里。宋元嘉中伐魏。龐季明。柳元景皆從山谷中度軍出盧氏。不聞有水道。清洛之間。陸運百五十里。殊費民力。唯丹水爲自楚入秦之捷徑。水多陸少。逾洛從此無疑。唐書。崔暹。建言山

南可引丹水通濟至商州。自商繞山出石門。北抵藍田。可通魏道。以澁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竟不
 通。按此亦用丹水而欲鑿山為軌道。直抵藍田。即令其道得通。而傷財害民。與邈洛之事。大不侔矣。或問底
 柱三門之險。古今所同。患荆豫及兗青徐揚與冀之東北境。貢入帝都。必由南河經底柱。將若之何。曰。
 唐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疑禹時亦用此法。貢物輕約易齎。與漕穀
 不同。避險從陸。而改舟以達平陽無難也。然底柱初析。闕流之害除。或不若後世之險絕。亦未可知。
禹指

荆河惟豫州。浮于洛。達于河。禹貢

豫州南荆山。北界河。貢道由洛入河。書古

此州界南至於荆山。荆山之南。則荆州也。北距河水。河水之北。則冀州也。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
 則達于河。達于河。則達于帝都矣。俞書全

豫州居天下之中。四方道理適均。湯之亳。今河南偃師。成王之洛邑。今河南洛陽縣。其地北距河。南抵
 荆山。東抵徐。西抵雍。梁。今為河南府。號陝。鄭。汝。陳。蔡。唐。鄧。汴。宋等州之地。魏不書

傳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曾氏曰。臨沮之荆山。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荆州。謂按荆山已見荆州。河南
 河也。後同。其不言南者。蒙上至于南河。省文而可知也。荆山主南言。傳不嘗兼西。亦猶青之倚主南言。
 不嘗兼西也。豫州有古太皞。祝融之虛。及帝嚳。成湯所都。虞舜後。即少。戈。邳。封。葛。三讓諸國皆在焉。

春秋時可考者管、蔡、郟、鄭、東虢、西虢、凡、將、祭、杞、宋、焦、申、許、蓼、左傳哀十七年。管子蔡曰：武王克州、蓼。密隨厲、唐、戴、沈、息、房、周語內史過曰：昭王娶于房。後漢志：滑、鄆、都、穀、鄧、賴、項、頓、胡、江、黃、道、柏州來、統、蠻、陸、渾、凡四十一國。戰國時屬宋、魏、韓、而秦、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川、碭、潁、潁、川、南、陽、東境北境是。南郡北境是。漢復置豫州。領郡國五。其今河南府、陝郡、宏農之地。後漢爲司隸。治河陽。豫州郡國六。魏因之。晉分置司州。領郡國十。唐爲都畿之河南府。洛、陝、鄭、滎、汝、等郡。河南道之陳留、汴、睢、陽、宋、濟、陰、曹、譙、郡。潁、川、許、淮、陽、陳、汝、潁、潁、汝、南、等郡。山南東道之淮安、南、陽、鄧、襄、陽、襄、漢、東、武、均等郡。及河東道之宏農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濟陰之乘氏。當往屬兗。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當往屬荆。又有嘗來屬者。兗城、靈昌之匡城。梁城上洛之上津。東境廢長利縣地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河南則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及汝州。直隸則大名府之東明、長垣。山東兗州府之定陶、曹縣、城武、單縣。江南則鳳陽府之潁州、潁上、太和、亳州、蒙城。湖廣則襄陽府之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均州。鄖陽府之鄖縣、保康。及鄖西之東境。德安府隨州之北境。皆古豫州域也。豫之南界。亦判自南漳縣之荆山。西起保康。歷宜城、棗陽。及隨州之北境。故隨縣地。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入荆城。又東爲信陽、羅山。皆與荆接界處。豫北濱冀之南河。其西與華陰接界。華陰、雍城也。按職方。豫州山鎮曰華山。通典云。即今華陰郡山。連延東出。故屬豫州。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

四州也。豫之北界，由華山而東爲閩鄉、靈寶、陝州、澠池、新安、洛陽、孟津、鞏縣、汜水、河陰、滎陽、滎澤。又東北爲陽武、延津，皆在南河之南。陽武自元時，河從原武決而東南流，始爲河北地。又東北抵濬縣、大伾山、冀、兗、豫三州之交也。豫東接兗、徐、揚三州之界，自封丘而東爲長垣、長明，又東爲考城、定陶、曹縣、城武、單縣，與兗接界。又南爲夏邑、永城、亳州、潁州，又東爲潁上、蒙城，皆在淮北，與徐接界。自潁州以西爲商城、息縣、真陽、踰淮而南，爲信陽，與揚接界。豫西自閩鄉以南爲盧氏、鄆縣，及鄆西之東境，故鄆縣地，與雍、梁接界。豫居中央，爲輻輳之地，接界者七州，唯青爲兗、徐所隔，與豫不相接云。蔡氏曰：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於洛，而後至河也。蔡氏此例，諸州略同，但豫東之水，禹時概不通河，先儒以鴻溝爲禹跡，故其說如此。然鴻溝，禹時實未嘗有，滎川始見於周官，濟隧亦僅見春秋傳，類皆非禹迹，其通河者，唯汜水耳。汜水出浮戲山，北流逕虎牢城東，而北注于河，源委頗短。鄭地之舟，或嘗由此入河，而宋、許、陳、蔡之郊，自南而北，其浮于汝，潁不可，鴻溝未開，汝、潁皆不與河通。舟行不知從何處入河，今按酈道元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孟山，其西卽盧氏界也。大孟山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七十里，而伊水出河南盧氏縣之轅山，一名閩頓嶺者，在縣東南百里，伊、汝二源，相去甚近，其間必有可逾之地，陸行若干里，浮伊入洛，度亦不多也。然則經曷不書，曷曰貢道亦紀其大略，州境廣遠，間有小小絕水處，若欲書逾，何可勝書，且豫之西境無所逾，不得言逾于伊，浮于洛，故略而不書，此等嘗以意會也。高真鑑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

運河水

華陽黑水惟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禹貢。

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絕流曰亂。孔氏傳。

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山之西。則雍境也。孔氏疏。

梁州北界華山。南距黑水。黑水今瀘水也。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若水馬湖江出姚州徼外吐番界

中。東北至敘州宜賓縣入江。書古文訓。姚州本漢弄棟、青蛉、遂久三縣地。弄棟屬益州部。青蛉、遂久屬越巂志。姚州有金沙江。注云。源出吐番。爲府大川。即黑水也。四川總志。敘州府有馬湖江。在府城南。源出沈黎。實大渡之支流。亦名瀘水。一名金沙江。諸葛亮五月渡瀘。即此江之上流。

孔氏謂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謂東據華山之陽者。當是跨而越之也。此說不然。河流導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于底柱。是河入華山之陰。始折而東也。雍州言黑水。西河唯雍州。黑水之西。蓋

雍州之境。梁州不應跨越華山而至於北也。曾氏曰。華山之陰爲雍州。其陽爲梁州。則梁州之北。雍州

之南。以華爲畿。而梁實在雍州之南矣。此說雖是。然其謂梁之北。雍之南。以華爲畿。則其說未盡。據華

山在雍梁之東。若謂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爲畿。則得之矣。尚書全解。陝西通志云。華山在華陰縣南十里。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

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是山爲三峯。南曰松檜峯。一曰落雁峯。李白登落雁峯嘆曰。呼吸之氣。可通帝座。棋
不擲。謝朓驚人句來。搔首聞青天耳。東曰明星玉女峯。西曰蓮華峯。其上有太上金真屋。避詔屋。即陳搏
臥處。仰天池。八卦池。太乙池。葛蒲池。黑龍潭。二十八宿潭。明星玉女祠。玉女洗頭盆。石馬。玉龜。仙人掌
石。日月鎮獄宮。玉井。即韓愈詩所稱花開十丈。稱如船者。博臺。即秦昭王令工施銅槐處。又有石拆。爲唐明皇投簡
處。山腹有織仙洞天。洞口有石。如丹青畫像。冠屐衣服。無不周備。先儒以浮潛頂因
植是來。只說西傾一路之真。非也。浮潛。逾河。入渭。亂河。乃是梁州一州之真道。

西土梁。雍皆遠。而梁尤遠。禹時劍門。金牛之道未鑿。梁州之通於中州者。梯緣蜀道之險而北行。遠至
漢上而浮潛逾河。然後能入渭亂河。以達帝都。則其險遠可知。凡漢水分支。可以容舟處。皆潛也。不
言浮漢。而言浮潛者。隨其支流徑便。不必至漢乃浮也。桑欽敘漢自西樂城以上爲沔度水口以下爲
漢。大率漢之支流皆名潛。漢之上流皆名沔。此潛以達漢也。沔在南山屬梁州。渭在西北屬雍州。水不
可通。自沔而北。陸行度隴。至於渭濱。乃用舟順流。而不可逾。越渭口而遂渡河也。文嘗曰入於河。逾于
渭。蓋二文互也。書案

黑水諸家遵孔傳。謂出雍歷梁。入南海。爲二州之西界。故其說穿鑿支離。不可得通。蓋古之若水。即禹
貢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瀘水。唐以後名金沙江。而黑水之名遂隱。然古記間有存者。地理志。滇池縣有
黑水祠。一也。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二也。水經注。自朱提音殊至焚音殊道有黑水。三也。輿地志。黑
水至楚道入江。四也。今瀘水西連若水。南界滇池。東經朱提。楚道。其爲梁州之黑水無疑矣。故斷從薛
氏。以南北易孔傳之東西。亦甚明確也。漢志。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南至大牁入繩。今黎大所南有旄牛故城。即

漢縣。蘇古曰：西南之徵。繩水出越嶲郡遂久縣徵外。東至犍道入江。行千四百里。漢治。先菴反。今建昌縣猶北方塞也。徵、工鈞反。繩水出越嶲郡旄牛徵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司馬相如傳曰：略定西南夷。邊關益斥也。遂久、蜀漢改屬雲南。水經注：若水出蜀郡旄牛徵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西至沫若水。又曰：關沫若。是若水故也。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水涘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渡。漢志：徵外，南入若。又南逕越嶲郡都縣西。有若水。漢武帝置越嶲郡。治都縣。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縣故郡都國。越嶲也。非漢志詳犍封縣下之溫水。東至廣都入罽者。金吉甫謂漢志以溫爲溫字。從者誤。非。又南逕大柝縣入繩水出徵外。山海經曰：巴塗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逕牛道。至大柝。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又南逕會無縣。元和志：會無縣北至州三百七十里。本漢會無縣也。今爲會川營地。與孫水合。孫水出蓋登縣。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夷橋孫水。即此。又南至會無入若水也。漢志：蓋登縣。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元和志：蜀州蓋登縣正南。徼西至州一百七十里。念諸水。本名繩水。流入繩水。在縣西北七百里。自光戎界流入長江。水本名孫水。出縣西北胡浪山下。今冕山麓東北有孫水。繩水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蜻蛉水入焉。縣本屬越嶲。名孫水。出縣西北胡浪山下。今冕山麓東北有孫水。又東注于繩水。漢志：蜻蛉水出蜻蛉縣西。東逕三絳縣西。小會無。又逕姑復縣北。三絳縣下。又東注于繩水。漢志：蜻蛉縣屬焉。山。有金馬碧雞。又逕三絳縣西。小會無。又逕姑復縣北。三絳縣。淹水注之。淹水出遂久徵外。東南至蜻蛉縣。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又東與毋血水合。漢志：益州郡弄棟出。北至三絳。南入繩水。按漢志會無、蓋登、遂久、蜻蛉、三絳、姑復、並屬越嶲郡。又東與毋血水合。漢志：益州郡弄棟行五百一十里。毋音無。又東涂水注之。漢志：牧靡縣南屬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嶲入。又東北至越嶲入。又東北至越嶲入。又東北至越嶲入。又東北至越嶲入。西爲瀘江水。後漢書：建武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西夷反者棟。度瀘水。入益州郡。注云：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徵外。經朱提至犍道入江。在今瀘州南。朱提山名。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焉。犍爲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治縣故城。尋廢。諸葛亮南征復置。陳已來。不復實。

屬。隋開置恭州。唐改為曲州。曲州南北四百里。東西七百里。窮年密霧。未嘗觀日月輝光。郡西南樹木皆衣毛深厚。時時多水漲。晝夜淋漓。上無飛鳥。下絕走獸。唯夏月頗有蟻蛇。土人呼為漏天也。

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縲風入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飛鳥過之。有瀟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晉明帝大寧二年。李驥等侵越嶲。攻益登縣。驥軍大敗。追之至瀟水。赴水死者千餘人。兩岸皆山。高數百丈。瀟峯最高秀。孤高三千餘丈。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

之逕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也。自朱提至犛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三津之阻行者苦之。又有牛叩頭。馬搏頰

坂。其艱險如此也。若水逕越嶲之馬湖縣。又謂之馬湖江。馬湖縣合為四。華陽國志云。犛道治。川之馬湖府。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

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犛道入江。馬湖江會水通越嶲。正是

異水沿注。通為一律。更無別川。可以當之。今按府縣圖志。若水在建昌衛。俗名打沖河。自冕山營西微

外。營故寧番衛。在邊昌衛東北。東南流至衛西鹽井營。東南與雲南金沙江合。營在衛西。元和志。嶺州昆明縣東北至州。漢將張晏娶其家。率。遂獲鹽鐵之利。鹽井在縣城中。取鹽先積柴燒之。以水洗之。即成黑。凡言竿者。夷人於大江水上置藤橋。謂之竿。其定竿大竿。皆是近水置竿橋處。竿與徑同。金沙江源出吐蕃

界。至共龍山犛牛石下南流。漸廣。本名犛水。後訛為麗水。東南流經麗江府北。又東經姚安府北。即驩南。合打沖河。又東合瀘水。又東經會川營南。元和志。嶺州南至瀘水四百五十里。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經烏蒙府西北。又東北經馬湖府南。又東經敘州府南。而北入大江。雲南無水路。行者以爲艱。唯由蜀浮金沙江。可以直達南中。

明正統、嘉靖、隆慶時。屢議開通。而不果行。至天啟時。安會倡亂。黃陽道阻。復議開通。按察使莊詵語云。自金沙江巡檢司開。由白馬口。歷蒼崖。紅巖石。刺船至廣連塘。皆蘇勤州地。其下有雞心石。石如堆者三。桑桑江中。舟者相水勢。機悉可行。岸巖空舟以行。又歷直勒村。刺土色。皆會禮州地。其下有雞心石。石如堆者三。桑桑江中。舟者相水勢。機悉可行。又歷踏照。亂得頭。映刺船至粉壁灘。甚賦。皆東川地。又歷驛馬河。新灘至虎跳灘。陰澗溝。皆巧家地。虎跳灘。溪陡石。不可容舟。陰澗二山。積集。水行山腹中。皆從陸過灘。易舟而下。又歷大小流灘。為蠻夷司地。又歷黃耶木。補貴溪。桑桑灘。至南江口。為烏蒙府地。始安流。自廣連塘。至南江。木商行之可十日。又至文溪。鐵索江。邊數灘。歷麻柳灣。教化。巖為馬湖府地。又歷流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至敘州府。其說。鹽井營東南。蓋卽漢大荏縣界。繩若合流處。若為建

昌衛西之打沖河。繩則姚安府北之金沙江也。此水禹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所導唯雍州之黑水。

灑本作盧。如盧弓。盧矢。盧橘之類。皆訓黑。劉熙釋名。土黑曰盧。沈括筆談云。夷人謂黑為盧。漢中山盧奴縣有盧水。酈道元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尤盧水為黑水之切證也。牧誓八國有盧人。疑卽居盧水上者。其字後加水作灑。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灑水一名若水。則灑若似非異源。而酈元引益州記曰。灑水源出曲羅舊。下三百里曰灑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灑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灑江之名矣。據此則灑水自出曲羅舊。其地當在若水之東。下流合若水。故若水兼灑水之目。所謂隨決入而納通稱者也。元和志云。嵩州西。灑縣東北。至州二十七里。本漢邛都縣地。灑水在縣西一百十二里。水峻急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作船而渡。一船勝七八人。蓋卽曲羅舊出之灑水也。考其源流。不出漢越嶲。隄為二郡界。而杜氏通典云。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漾灑水。又東南出會川為灑水。灑水卽黑水也。程大昌金履祥之說。皆出於

此漾澤水見唐書。在今大理府西百里。西洱河卽葉榆河也。出大理鄧川州點蒼山。匯爲巨湖。周三百里。亦曰西洱海。今按水經注。葉榆河出益州郡葉榆縣。縣東有葉榆澤。葉榆水之所鍾也。其水自縣南枝分。東北流逕遂久縣東。姑復縣西。與淹水合。淹水雖合繩。若入蜀江。而葉榆初無黑水之名也。何以知爲黑水之源。其經流則自邪龍縣。東南流逕滇池縣南。又東與盤江合。又東南至交趾。廉冷縣入海。此與會川相去懸絕。並不合繩。若入蜀江。安得謂漾澤水東南出會川爲瀘水。卽滇池縣北所祠之黑水哉。杜說非是。又按水經注。永昌郡有蘭倉水。出博南縣。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倉津。其水東北流逕不偉縣。與類水合。又東與禁水合。又北注瀘津水。然則此蘭倉水仍東北合瀘水入蜀江也。若今之所謂闌滄江。元人指以爲禹貢之黑水者。則東南流至交趾入海。與梁州絕無交涉。影響附會之談。殊不足信。漢志。滇池澤在滇池縣。西北有黑水祠。後漢志。縣北有黑水祠。或以爲武帝開置益州郡始立之。非也。使帝知郡界有黑水而立此祠。則班史必知其所在。而能言之矣。竊謂此祠蓋彼中相承已久。黑水卽金沙江。東經會無縣南。南直滇池縣。縣故滇王國。於其北立祠祭之。宜矣。自周衰。以迄漢初。聲教阻絕。故尙書家莫能言梁州黑水之所在。千載而下。尙賴有此祠。可以推測而得之。語云。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又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其一端也。杜佑以漾澤水經會川縣者爲黑水。樊綽以麗水合瀾落江者爲黑水。程大昌以西洱河實

葉榆澤者爲黑水。元人則以闡滄江至交趾入海者爲黑水。而明李元陽引張立道之事以爲證。此皆轉相附會以求合於入南海之文。非實有所驗也。是以爲雍界之黑水。吾不敢知。如謂梁界之黑水。亦卽斯川。則梁州奄有雲南。極於交趾。以一州而兼數州之地。何至若是之廣遠。此可以理斷之。而信其必不然者也。梁州之黑水。自緇。若而外。又有五黑水焉。漢志符黑水出犍爲南廣縣。汾關山。北至犍道入江。一也。符黑水者。符縣之黑水也。一名南廣水。水經注。黑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二也。又黑水出羌中西南。入白水。通典。扶州尙安縣有黑水。元和志云。出縣西北素嶺山。三也。在今陝西文縣。近志。疊溪營城西北有黑水。卽古翼水。源出常樂山。溪石皆黑。五也。此皆水之小小者。非禹貢之黑水也。杜氏云。顧野王撰輿地志。言黑水至犍道入江。與禹貢不合。蓋謂其不入南海。是爲異耳。而薛士龍以爲野王指符黑水言之。今顧書不傳。未知然否。按南廣水在鉞州府城東十餘里。出西南夷呂郤蠻部。自豕蛾夷國過慶符縣。東北至南廣洞入江。源短而流狹。野王之所指。豈謂是與。韓汝節謂梁州別自有黑水。千古卓識。而乃以疊溪黑水當之。將以界南北乎。抑以界東西乎。吾不意韓氏復舛謬至此也。梁州有古蜀山氏。蠶叢氏之國。又蜀昌意所封。及牧誓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庸。巴。濮。麋。褒。凡五國。戰國時屬秦。而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漢中。巴。郡。蜀。郡。

隴西、南境。南境是。漢改置益州。領郡八。漢志云。改梁曰益。魏分置梁州。晉初因之。益、梁二州。並領郡八。後又分益州南境

置寧州。領郡四。唐爲山南西道之漢中州。梁州、洋川、洋通川、通渭山、渠南平、渝清化、巴始寧、壁成安、蓬符陽、

集巴川、合河池、鳳順政、興益昌、利等郡。山南東道之房陵、房南賓、南浦、萬雲安、等郡。劍南道之

蜀郡、益唐安、蜀濛陽、彭德陽、漢通義、眉梓潼、梓巴西、綿普安、劍閬中、閬資陽、臨邛、邛通化、茂交川、

松越嶯、南溪、戎遂寧、遂仁壽、陵犍爲、嘉盧山、雅瀘川、瀘陽安、簡安岳、普江源、雲陰平、文同昌、扶

江、龍臨翼、歸誠、悉靜川、靜蓬山、柘恭化、恭維川、雲山、奉和義、榮盛山、開南充、果洪源、雲南、統

等郡。又京畿之上洛、商安康、隴右道之武都、武同谷、懷道、宕合川、壘黔中道之涪陵、涪南川、南

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雲南、涪陵、南川三郡。乃梁南徼外蠻夷。不在九州之限。其雲安之建始縣。嘗往

屬荆。上洛之上津。東境廢長利縣地。嘗往屬豫。而黔中、寧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七郡。列在荆域

者。雖附近蜀江之南。亦係徼外蠻夷。不在九州之限。以今輿地言之。陝西漢中府與安州。及西安府之

商州、洛南、山陽、鎮安、商南、鞏昌府之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州、文縣。湖廣鄖陽府之房縣、竹山、竹溪。及

鄭西縣之西境。四川則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敘州、瀘州、重慶、夔州

之江北諸州縣。松潘衛、疊溪營。天全六番招討司。黎大所、建昌衛。皆古梁州域也。其遵義府、永寧衛。及

東川、烏蒙、鎮雄。故烏蒙。三府。並在瀘水之外。雲南郡。唐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卽今姚安府。其非梁域。又不

待言矣。梁北自洛南、商州、鎮安並屬西。以西爲洋縣、城固、褒城、鳳縣並屬漢中府。兩當、徽州、成縣並屬秦州。及唐宕、疊二州之地北與今岷州、洮州二衛接界。衛屬臨洮府。又西爲西傾山、南唐松州、徼外羈縻之地貞觀二年。於松州置都督府。督羈縻二十五州。其後多至百有悉生羌羈縻。皆與雍接界。其間大山長谷。遠者或數百里。終南山東連二華。疎峙長安之南。有子午道。直達漢中。岡巒綿亘。歷盤屋音周。至武功、郿縣。爲太一山。亦名太白山。駱谷、斜谷之口。皆當其地。又西過寶雞。訖於隴首。山之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西京記云。長安正南山名秦嶺。東起商、洛。西盡灃、隴。東西八百里是也。關中指此爲南山。漢中指此爲北山。斯實雍、梁之大限矣。寶雞西南爲鳳縣漢即武都郡。屬縣東北大散嶺。與寶雞分界。嶺上有大散關。當秦、隴之會。扼南北之交。雍、梁有事。在所必爭。唐黃巢之亂。王鐸置關於此。以遮秦、隴。又西爲成縣。縣有鷲峽、羊頭峽、龍門戍。皆在仇池山北。北兵攻仇池。必由此入。又西爲洮州。衛之西傾山。山東北去衛四百餘里。屬雍州。其南則屬梁州。所謂西傾。固桓是來者也。以上諸山。皆隴、蜀之隄塞。西傾與華陽。東西準望相直。曾彥和云。梁北雍南。以華爲畿。不兼言東。最得經旨。而林少穎以爲華山在梁、雍之東。嘗云。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爲畿。夫兼言東。則不足以該其西。是謂欲密而反疎。林氏蓋習聞西南距岱之說。而不知其非。故有此論。梁、東自洛南、商南以南二縣並屬西安府。爲郿、西之西境。故上津縣地上津唐屬商州。其故城在今郿西縣西北一百十里。又南爲房縣並屬鄠陽府。與豫

接界。又南爲竹山縣。屬鄖陽府。又南爲巫山縣。屬夔州府。與荆接界。梁南自宜賓以西至會川諸州縣。凡

在瀘水、馬湖江之北者皆梁城。宜賓以東至巫山諸州縣。凡在大江之北者皆梁城。蓋大江既合瀘水

亦得互受通稱。故隋改江陽縣曰瀘川。置瀘州治焉。其縣南大江。寰宇記謂之瀘江。瀘水即黑水。則梁

左之南鄙亦當以此水表界也。或曰梁州之水莫大於江。經曷不界以江。曰江自岷山導源。大勢皆南

行。至敘州始折而東。苟界以江。則江右之地悉遺之域外矣。故言黑水可以見左界。而言江則不可以

該右界也。梁西自西傾山。歷唐羈糜州以南爲當州。奉州。柘州。又西南爲始陽鎮。又南爲雅州。黎州。

又西南爲舊州。皆與蠻夷接界。今松潘衛。威州。天全六番招討司。雅州。黎大所。及越巂。冕山營之北境。

鹽井營之西境是也。唐當州在今松潘衛西南三百里。州治通軌縣。隋志縣有甘松山。元和志云甘松

十五唐開元十九年吐蕃請互市於甘松。宰相裴光庭曰甘松嶺中國之阻不如許赤嶺。卽此也。赤嶺

陝西唐開元十九年吐蕃請互市於甘松。宰相裴光庭曰甘松嶺中國之阻不如許赤嶺。卽此也。赤嶺

衛界奉柘二州在今疊溪。威州之西。奉州西七十里。有的一作博嶺。章臯嘗分兵出此圍維州。柘州

西北百里有大雪山。一名蓬婆山。杜甫詩已收瀾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是蓬婆又在瀾博之西

也。威州北有高碛山。山上有薛城廢縣。唐維州治。亦曰姜維城。邊略云自松達茂不三百里。夷碛碛布山巖如蜂房。宋史有

碛門。元有碛門宣撫司。卽今天全六番招討司也。蓋夷碛起自松州。訖於始陽。故謂之碛門矣。廣韻無碛

其音。今按後漢書冉駹夷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穹籠。注唐雅州治嚴道縣。領羈糜吐蕃四

云。今彼土夷人呼爲影也。蓋碛本作影。後改从石作碛耳。音當與影同。

十六州。黎州治漢源縣。管羈縻州五十七。並蠻夷部落。寰宇記云。雅州西去大渡河五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崧空。不知里數。黎州西至廓清縣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則生羌蠻界。高山萬重。更無郡縣。今黎大所北有邛來山。九折坂。後漢永平中。白狼。槃木。唐菽等百餘國。舉種奉貢。越山坂。纒負而至。皆旄牛。徼外蠻夷也。嵩州即今建昌衛。通典云。南至姚州界五百六十里。西至磨迷生蠻六百六十里。昔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闕沫若。徼辟柯。鑊靈山。橋孫水。蓋皆在此地矣。水經注以褒斜二水爲自沔入渭之道。曰。歷漢川至南鄭。屬於褒水。迺褒暨衙嶺之南。溪水支灌於斜川。屈武功而北。達於渭。水道相貫。與經文符合。而考諸漢史。則猶有可疑者。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縣屬武都郡。即今漢中府之鳳縣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溝漕志蘇氏據此以說經曰。沔無入渭之道。漢人所言褒斜。則其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爲沔也。傅同叔爲之辨曰。據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則是以漢爲卽沔。自浮潛至沔。卽舍舟陸行。而北入渭也。然經言浮于潛。逾于沔。則是自潛逾沔。非謂自沔逾渭也。若以逾于沔爲逾于渭。則以逾于洛爲逾于河可乎。

蘇氏求褒斜之道得之矣。然亦以漢爲卽沔。以禹時通謂褒爲沔。而說逾字。與穎達無異。吾固質之經而莫敢信也。謂按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則渭不言逾而言入。誠有可疑。卽通謂褒爲沔。亦無解於百餘里之阻隔。傅同叔云。上文旣言逾沔。可以該下而省文。此說亦未嘗。褒斜之間。若更有一逾。安得以逾沔該之。愚竊謂褒斜二水。禹時必有相通之道。如水經注所云。衙嶺之南。溪水支灌於斜川者。及夏殷之際。風俗變爲蠻夷。貢職不修。貢道遂廢。周武王牧野之師。八國雖嘗來會。其後巴蜀特險。復不與中國通。逾沔入渭之道。其誰知之。嘗觀江河之支流。日久亦多湮塞。如夷水首受魚復江。戰國時秦楚相攻。舟師常出此路。洎乎隋。唐遂成斷港。汴水引河爲轉運之通渠。宋南渡後廢而不用。日就淺澀。今水道斷續。幾不可問。而況深山窮谷之中。溪流一線。裁得通舟。自禹至漢。多歷年所。豈能長存而不變。褒斜二水相通之道。禹時自有。漢時自無。不得據漢史而疑聖經。亦不得據酈注而疑漢史也。禹貢雖指。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一

運河水

黑水、西河唯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納賈。

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

東之西界。水北曰納。孔氏傳。

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王制曰。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

對而為東西也。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毛詩傳曰。納水

涯也。鄭云。納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納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納知水北曰納。孔氏

疏。漢河關縣在今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夏關今西安府之韓城縣也。積石、龍門見前。

雍州西盡黑水。東界西河。貢道自積石乘河而下。其東出於渭水。凡有二河。皆會西河。書古文訓。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中國。折而南。至華陰。又折而東。至大伾。又折而北。至冀州。帝都界於三河之間。故

王制曰。自恆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其曰東曰西曰南。皆自冀州而言之

也。濟河唯兗州。此東河也。蓋在冀州之東。荆河唯豫州。此南河也。蓋在冀州之南。黑水、西河唯雍州。此

西河也。蓋在冀州之西。雖自冀州而言之。有此三河。其實一也。冀州之西。接於雍州。以河爲境。雖冀州之西河。然其實雍州之東境也。黑水歷雍州。梁州之西。入於南海。此二州皆以黑水爲境。漢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龍門之河。孔氏所謂據。乃跨而越之也。冀州之與雍州。分河之東西。不應言據。唐孔氏曰。計雍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子雍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簡孔氏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此說是也。九州之末。載通于帝都之道。皆以達於河爲至。蓋帝都介於三河之間。達于河。則至於帝都矣。此州達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尙書全解。

會言貢道之會。非會貢也。禹貢集解。

雍。梁。荆。三州。其貢道相因者。臣論沔。漢嘗及其詳矣。荆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途。或循枝派。期便於事而已也。遡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達于洛。至于南河也。荆之貢道。其先梁而書者。顯詳如此。而梁貢南道。亦與之同。蓋自岷江順下至今之漢。漢陽遡漢以北。與荆之入貢。正共一途。故經既書之於荆。而不再書於梁也。梁之北境。貫入之道。去江則遠。故必自今閩。劍之北。金洋與元之南。取逕入潛。以求達乎漢也。然則不浮漢。潛者。凡漢水支流。皆可名潛。隨其逕便。可達即達。不容必待至漢。乃浮也。自今日利閩北上轉東。而道乎金

牛以及漢中，卻爲夷徑，而此時遠在秦前，今金牛縣五丁之道未開，則凡巴郡在北而遠江者，其貢入正以浮潛爲便，而非舍劍利不由也。既浮潛達沔，又可以求逾乎襄，而展轉達斜，以入於涇，其逕道當然也。襄今不名爲沔，然漢上爲沔，此襄既據漢水上流，正與沔應，雍之貢入，亦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於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于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涇，泗而已，其義例與梁、荆一律也。禹貢山川地理圖說。

爾雅、河西曰隴州，注云：自西河至黑水，疏引李巡云：兼得梁州之地，周禮正西曰雍州，疏云：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按梁併於雍，說本漢志，然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自夏桀時，猷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旣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言武丁能繼湯之烈也，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公躡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太丁之時，季歷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翟而戍之，莫不賓服，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宣王承厲王之後，獫狁孔熾，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雍州之域，爲戎翟所侵陵如此，則其疆場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入職方者，故杜氏首梁州當夏殷之間，爲蠻夷之國，蓋卽牧誓所稱庸、蜀、盧、彭等

是也。雍之併梁亦虛名耳。今據周禮言之。正東曰青州。其南則有揚。其北則有幽。而西則不然。目雍州以正西。其西北西南兩隅皆缺焉。然則梁地為羈縻之國。固不待言。而雍之西境。如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之區。皆沒有戎翟。禹貢之舊疆。不可復問矣。爾雅目隄州以河西。則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虧損。殷周之雍。實小於禹貢。或因併梁之說。而反以為大。此耳食之學。未可與道古也。雍州為奧區神臯。后稷始封於邠。一作豳。又作雍。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及虜、崇、密、須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號曰西虢。文王弟所封。周召畢豐鄭縣。初封成林之地。漢為鄭縣。屬京兆。今華州是。秦芮、梁、崇、密、驪戎、白狄。晉是。凡十四國。戰國時屬秦。而魏、趙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內史。上郡、北地、九原、隴西、雲中。西境。唐置雍州。領郡十。漢志云。改雍曰涼。而三輔則領於司隸。後漢並因之。魏分置秦州。晉又分置雍州。領郡國七。治京兆。涼州領郡國八。治武威。秦州領郡六。治上郡。唐為京畿之京兆府。雍州。華陰、華、馮翊、同、扶風、岐、新平、郿等郡。關內道之汧陽。安定。涇。彭原。寧。安化。慶。平涼。原。靈武。豐。五原。鹽。寧朔。寄。洛交。鄜。中部。坊。延安。延。咸。寧。丹。上郡。綏。銀川。銀。新秦。麟。朔方。夏。九原。豐。榆林。勝。安北。大都護府。分豐。勝。二州界置。等郡。隴右道之天水。秦。隴。西。渭。金城。蘭。會寧。會。安鄉。河。臨洮。洮。和政。岷。寧塞。廓。西平。鄯。武威。涼。張掖。甘。酒泉。肅。晉昌。瓜。燉煌。沙。伊吾。伊。交河。西。北庭。庭州後為都護府。安西。都護府。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伊吾、交河、北庭、安西。自古為戎狄。不在禹貢九州之限。又河湟之間。吐谷渾故地。未嘗為郡縣。故不入雍域。以今輿地言之。陝西臨洮、平涼、慶

陽、延安、鳳翔五府。其西安府則唯商州、洛南、山陽、鎮安、商南、鞏昌府則唯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州、文縣爲梁域。餘皆屬雍。又榆林、衛、寧夏中衛、及靖遠、岷州、洮州三衛。行都司所領甘州、莊浪等諸衛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隴三危。北抵沙漠。皆古雍州域也。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及周室東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染夷俗。諸侯擯之。不與中國會盟。軒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況三危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廟諱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與崑崙、弱水。同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尙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聞涉大川而西。有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司馬彪亦無可言。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其所謂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爲義。與他水歷敘所過之郡縣者。詳略相去遠矣。故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唐初魏王泰撰括地志。又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此與張掖雞山。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絕三危者。竟亦不可復尋。按伊吾縣。唐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自甘州以至伊州。凡一千五百餘里。郵傳不絕。宦游之士。商旅之徒。與夫出使西域者。往來如織。而不聞言燉煌之西有黑水焉。此杜佑所以復有年代久遠。或至堙涸之說也。難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黃河之亞也。何至於堙涸。余曰。湮涸之故。當觀於黃河而知之矣。夫下流壅塞。則上

流必決而徙道。水之常也。齊桓公時。九河填闕。下逮周定王五年。不過四五十歲。而全河南徙。鄰東之故大河。黎陽之宿胥故瀆。漢世已不可得詳矣。黑水當亦如此。蓋三危以南。禹功不及。易致壅塞。下流既然。則上流決而徙道。從塞外行。不復經燉煌界中。此三危之西。鹽澤之東。所以終不見有黑水也。難者又曰。水卽不至。其枯瀆寧無遺跡乎。曰。凡黃河既徙之後。其枯瀆風沙填塞。未幾而化爲平陸。況黑水經流沙之域。風吹沙擁。抑又甚焉。遺迹無存。固其所矣。周定王時。河徙。史遷亦不能言。賴有周譜載其事。王橫始得據此。以推知禹河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彼黑水者。不由中國入海。又雍西久沒於戎翟。新流故道。夫孰爲紀之。而孰爲傳之邪。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河歷千六百餘年。而亦不免於徙。則黑水之改流較速。疑當在定王之前。自屈原已不能知。而況伏生輩乎。自古文尙書家已不能知。而況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人而已。西河東與冀分界。自今榆林衛故勝州東北折而南。且西經府谷。神木。又西南經葭州。吳堡。又南經綏德。清澗。延川。延長。又東南經宜川。並屬延安府。又南經韓城。郃陽。朝邑。以至于華陰。並屬西安府。與豫接界。河行凡一千七百餘里。雍之南界。自華陰太華山以西爲華州。渭南。藍田。鄠縣。整屋。並屬西安府。郿縣。寶雞。並屬鳳翔府。皆以南山與梁分界。又西爲鳳縣。有大散嶺。又西爲徽州。有鐵山。木皮嶺。又西爲成縣。有鶯峽。羊頭峽。龍門戍。並屬鞏昌府。又西爲岷州衛。又西爲洮州衛。有西傾山。皆與梁分

界處。自西傾又西歷吐谷渾。南至大積石。自積石又西歷吐谷渾南。党項、白蘭之北。至于黑水。吐谷渾本遼東鮮卑種也。東晉初。徙居枹罕。宋景平中。其子孫有阿豺者。升西疆山。觀墊江源。則其地南至西傾矣。又數傳爲夸呂。始自號可汗。治伏侯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據有甘松之南。洸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時燒當羌亦嘗居之。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皆與吐谷渾接。吐谷渾在河、湟之間。卽先零、燒當諸羌故地。積石在其西南。南枕賜支、河曲。禹導河自此始。則湟水之南。積石之北。西傾之西。其爲雍州之域無疑矣。雍之北界。經無可見。約略言之。自今塞外東受降城之西。與冀分界。元和志云。東受降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八里。又西四百里爲中受降城。元和志云。南至麟州四百里。又西四百餘里爲西受降城。元和志云。在豐州西北八十里。唐景龍二年。張仁愿所築。南直今榆林衛。黃河經三城之南。謂之北河。河北有陰山。爲華夷大限。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又西爲高闕山。戰國時。趙築長城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及秦始皇斥逐匈奴。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度河。取高闕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是也。其地又有光祿塞、雞鹿塞。漢受降城皆雲中、五原二郡境也。又西爲河西四郡之北鄙。漢太初中。收匈奴休屠渾邪王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以通西域。隔絕羌胡往來。武威姑臧縣北三百里。有白亭軍。元和志云。在馬城河東岸。天寶十年。哥舒翰置。因白亭海爲名也。張掖東北一千五百餘里。有地曰居延。元狩二年。霍去病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太初三年。使路博德

鑿居延澤上。今甘州衛塞外居延故城是也。亦曰居延塞。元爲亦集乃路。地理志云。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居延故城。明洪武初。馮勝拔肅州。進至掃林山。亦集乃路是也。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弱水由此東北入居延澤。遮盧障在肅州酒泉縣北二百四十里。李陵與單于戰處。敦煌卽今廢沙州衛。衛北抵大磧。磧外卽古伊吾盧地。唐置伊州。今爲廢哈密衛也。自雲中至敦煌六郡。皆古雍州之域。後爲戎翟所據。至秦漢始收復者。其北皆臨大磧。大磧卽沙磧。漢人謂之磧。唐人東西數千里。南北遠者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雖禽獸亦不能居之。蔡傳。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王氏樵曰。東北當云西北。蓋雍東距河。若東北境。則直浮西河。不須浮于積石也。渭按雍之西北境。遠近不同。各從其便。以至龍門。不盡由積石。其曰浮于積石者。舉遠以該近耳。會於渭汭。言出渭之舟。逆流而上。與浮河之舟。相會于渭水之北。閻百詩云。渭汭汭字。解有作水北者。有作水之隈曲者。有作水曲流者。有作水中州者。總不若說文汭。水相入也。於此處爲確解。左氏一書。莊四年曰。漢汭。閔二年曰。渭汭。宣八年曰。滑汭。昭元年曰。雒汭。四年曰。夏汭。五年曰。羅汭。二十四年曰。豫章之汭。二十七年曰。沙汭。定四年曰。淮汭。哀十五年曰。桐汭。水名。下繫以汭者衆矣。又何疑於禹貢。渭按。汭。水相入。與水之隈曲曰汭。二義適相成。而不相悖。蓋兩水相入。其水會襟帶處。必有隈曲。詩大雅。芮鞠之卽。芮卽職方涇汭之汭。水名也。漢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

北東入涇。詩：芮隄。雍州川也。師古曰：隄讀與鞫同。余因此悟水北曰涇之義。蓋涇水東南流至邠州長武縣東。芮水自平涼府靈臺縣界流經縣南。而東注于涇。公劉所居故豳城。正在二水相會內曲之處。及其後人乘而地不能容。則又營其外曲以居之。故曰止旅迺密。芮鞫之卽鄭箋曰：水之內曰隄。水之外曰鞫。外卽南。內卽北也。推之洛涇亦然。召誥：太保以庶殷攻。位于洛涇。傳云：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漢河南縣。卽周之王城。東去鞏縣之什谷尙百有餘里。召公治都邑之位。豈逼側洛水入河之口乎。知洛涇。則知渭涇矣。或曰：雍州有二渭。涇從孔義。則凡渭北之地。皆爲渭涇。此渭涇當爲漢高陵縣地。後渭涇當爲漢襄德縣地。邑。今朝同一渭涇。而前後所指各別。經豈支離若是邪。曰：地異而其爲渭涇則同。高陵者。涇二水之會也。襄德者。河渭二水之會也。均爲水北。均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渭涇兼地而言。不專指水口也。渭涇在河之西岸。華陰朝邑。韓城之地皆是也。東與蒲州榮河分水。此言雍之貢道。故特以西岸言之。韓汝節云：今蒲州。舜所都也。渭水之北。今朝邑縣南境。渭水至此東入河。折而北三十里。卽蒲州。故舟皆會于渭北。今按北船出龍門。至榮河縣北汾水入河處。便當東轉。泝汾。無緣更順流而下。至朝邑與南船會也。且禹告成。嘗堯時。帝都平陽。距蒲阪三百餘里。韓城北連龍門。東對汾口。南北貢船相會。當在其間。曷爲引蒲州以證乎。禹貢鑑指。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傳曰：三危西裔之山。山在西裔。爲黑水所經。則禹當日導黑水。實未嘗究

其源。但自雍導起。經三危。過梁境。入南海。傳曰。自北而南。經三危入南海。非是。蓋三危去黑水之源尚遠。雍州經三危既宅。傳同叔曰。三危既宅。此治黑水之成功也。林三山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得其故道。從此以達南海。之二說者。講導水甚明。夫禹所導之黑水。與雍梁二州之黑水。同一水耳。明導水經文之黑水。則知雍梁二州之黑水矣。自古言黑水者。紛紛不一。胡肫明先生言黑水三危。並見雍州。雍州以若水為黑水。考據詳明。然與經文入南海之文。未有合。至云梁州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其說本之韓汝節。終非篤論。予故不取焉。唯雲南通志。載明人史秉信岡脊黑水辨。以土人而言彼中之水道。嘗自不認。姑引其文。而以諸說參注之。雖未嘗有所折衷。然以此而求黑水。當亦不遠矣。辨曰。昔辨黑水者。有如聚訟。或問余曰。黑水。地志出犍為。漢書地理志。犍為郡。黑水。當亦南入江。愚按。說文。黠。淺黃黑也。廣雅。黠。黑也。則是黠水即黑水矣。犍為郡。漢郡。今四川敘州府治。此即張機所謂北金沙江。一名黑水。下流至敘州入岷江者是也。水經出張掖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燉煌。瓜州也。實未嘗有此水。跨越諸山入南海。武彙熊氏之說詳矣。武彙熊氏曰。雍州之地。即無黑水。所謂黑水。至於三危。或云在燉煌郡。則今瓜州也。曷嘗有此水。踰跨諸山。以至於南海哉。若以河源畧推之。崑崙山者。以西。入跡所未到。其東中一支。則重岡積嶺。直至終南。太華。皆是雍之南山。而瓜州乃在河西五郡。實當西北界上。漢人所謂斷句。奴右臂者。以其不與西戎相接也。史當有錯。唐樊綽又指麗水為黑水。麗水。金沙江也。金沙果黑水乎。余曰。金沙出吐蕃。經麗江。鶴慶。姚安。武定。入馬湖。會岷江。入東海。此為黑水。所謂入於南海何居。樊綽曰。書。載麗水之入南海者有四。一也。麗水與瀾滄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綽指麗水為黑水。一名款禪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於

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滯活江西南來會。南經懸國之東而入海。羅些乃南詔吐蕃南北相距之地。其西接吐蕃。其東接劍南。東北之西域。程大昌辨之曰。案此之麗水。下流經驛入海。而驛與東天竺接。其南皆際南海。即在南海一角。其去雍。梁分境之地。實爲太遠。故臣不敢主執其語也。而乘信所指。則與張樞所考北金沙江源流相合。樞曰。北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龍川黎牛石下。謂之黎牛河。訛聲爲麗。又名麗江。即古麗水。以其江產黃金。故名金沙。元憲宗取大理。用革蓋以濟者。即此也。其流經吐蕃城橋。東經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又東經麗慶府、北勝州、姚安府。又自武定府北界黎溪州。蒙氏僭封爲四潭之一。亦即此江也。又自武定下流入濟慶部。變人雙桐槽船以運往來。行旅遂名金沙波。又西過四川東川府。一名黑水。一名納囊。然皆金沙江別名。又經四川行都司。會川、建德、德昌、打衝等衛所。又經馬湖府。一名黑水。一名納囊。然皆金沙江別名。入瀘州。或又曰程氏以麗水狹。不足界二州。西洱河與漢葉榆澤相貫。廣可二十里。其流正趨南海。西峽江矣。或又曰程氏以麗水狹。不足界二州。西洱河與漢葉榆澤相貫。廣可二十里。其流正趨南海。西洱今大理海也。西洱果黑水乎。余曰。西洱源一發於鶴分水嶺。一發於浪穹罷谷。此爲黑水。所謂惟雍州者何居。程大昌曰。美神直以麗水爲三危之黑水。其語必得之夷俗所傳。然臣疑其源流狹小。不足以合二大州疆境。又三危既宅。載之雍州。則三危當在雍。不當在梁。今以唐史考之。雍在嶺南。在蜀爲西南。於海亦爲西南一角。而麗水西行入縣。始得南海。則恐雍境決不斜入梁。如此之多也。至其所稱西洱河。即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其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兩州。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葉榆所鍾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凡其名實。悉皆可證。而古黑水嗣。又正在益州。即其地也。而尙書通考載李京雲南志云。西洱河即葉榆水。在大點着山下。方圍三百餘里。勢如人耳。故名。其源不出三危。且在中慶西境。去梁、雍絕遠。不可以別界二州矣。或又曰。西遠爨方有大金沙江。發源崑侖西北吐蕃地。廣五里。產黃金、綠玉、琥珀、水晶。其流正趨南海。西南惟此水爲大。張機曾有考。然則大金沙爲黑水乎。余曰。洱水之西爲瀾滄。再西爲潞江。又再西爲大金沙。大金沙者。長廣三倍於瀾滄。遠出蕃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金齒黃貞元言之甚悉。第此水去梁荒遠。此爲黑水。所謂華陽者何居。所謂至於三危者又何居。張樞曰。發源崑侖山西北吐蕃地。即西所傳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潞江皆發源吐蕃。然大金沙之源。較三江最荒遠。且其源於三江源迥不相近。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瀾滄二江之外。按禹貢。華陽黑水唯梁州。黑水西河唯雍州。

北直出梁西南。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於河。漢。岷山岡脊以西之水。入於南海。卽爲黑水。此說廣而有據。何也。鶴之山。皆自西北來。凡脊以東之水。皆歸東海。金沙江是也。脊以西之水。皆歸南海。瀾滄江是也。則此中爲岡脊。疇能易之。如鶴走楡。經山神哨。舊名分水嶺。草間湍出。盡亂流耳。北流者。入漾工。會金沙。歸東海。南流者。合浪穹水。匯爲西洱。歸南海。夫咫尺間。分水。東南海之異。於岡脊之說。誠有脗合者。人自不察耳。或曰。信斯言。脊以西之水。皆黑水。瀾滄也。西洱也。大金沙也。皆黑水矣。此屬游移之見。瀾滄、西洱。非黑水也。酈道元謂西洱。葉楡積漬所成。謂之黑水。豈岡脊以西皆楡乎。余曰。脊以西。雖不必皆楡。然西南之山。干霄翳地。隨刊末施時。山木積漬成渠。何必楡始黑也。朱子云。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不經中國。知言哉。山海西山經云。崑崙之丘。西流於大扞。軒轅之丘。洶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所指皆西南。是黑水實不入中國也。或又曰。顧野王輿地志。黑水由樊道入江。余曰。樊道。烏蒙地也。入南海者。曰入江。可爲噴飯。若夫遼東黑河。趨東海。肅州有黑水。無跨河越脊理。若水名黑水。卽北金沙入東海。皆非禹貢之黑水。不足辨矣。吾友閩中書詠刊大清一統天下全圖。據云。本之政治典。訓方略。會典。一統志諸書。其山川位置。自無苟且。按圖。金沙江。一源自阿六江。一源自烏思藏。皆南流。至共龍。鹿牛石下。枝分東流爲金沙江。折而南。又東流經永北府南。又東至程湖。又東至馬喇東。瀘水卽古若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流少西。至大桃。又西折而南。又東至姚安。姚州。又

東至元謀。復西南流至楚雄府。而旄牛石分枝之麗江。南流至劍川。又南流至浪穹。折而東至大理。太和爲西洱。卽古葉榆水也。又東流至賓川。又東至定遠。而與金沙江合。又東南流至南安。少西而瀾滄江自西南流至蘭州。漾備江亦自西南流至蘭州。與瀾滄江合。又南流至點蒼山。少東至打牛平。又東南流與金沙江合。又南流至茶山西。又南流至元江。少折而東爲九龍江。卽瀾滄江。流入安南界。入於南海者也。其金沙江東南流至馬喇。與瀘水合流處。又東流至會川西。孫水自北來注之。又自會川東北流至大赤口羅羅。小赤口羅羅。少東其處亦名金沙江。又東北至馬湖。又東至敘州宜賓。流入岷江。而金沙江又自大赤口羅羅分枝南流。至東川之西。會理之東。又南流至烏蒙之西。祿勸之東。又西南流至雲南。匯爲昆明池。卽滇池也。據此則金沙江瀾滄江瀘水孫水皆異源同流。合而入於南海者。而其分枝則又入於岷江。入於滇池也。皆非禹貢之黑水也。張機以大盈江爲大金沙。定爲禹貢之黑水。閻氏圖亦載之。大盈江自西天竺萬山中來。西南流有檳榔江自西來注之。合流至孟養。折而東至猛那。有麓川江自北來注之。合流至猛密。而潞江亦自北來注之。合流至緬甸之東。八百媳婦之西。入於南海。而大盈江之來自西天也。圖中亦莫究其源。按而求之。蓋在星宿海大流沙之西北。抵三危。過沙州至哈密。漢之燉煌郡北境。卽伊吾廬也。括地志言黑水出伊吾。南流絕三危山。此正與圖相合。亦與張機所稱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相合。此乃禹貢之黑水。無可疑者。經云華陽黑水唯梁州。

黑水、西河唯雍州。蓋伊吾、沙州爲雍之西境。雅黎、天全、徽外吐蕃以及於南海、皆梁之西境。是可見黑
水源流至遠且大。如此真足以界二州之疆域矣。小谷口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二

運河水

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左傳

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宋一作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杜預春秋左傳注。射陽湖。古射陵也。在

今山陽縣東南八十里。與鹽城、寶應二縣分水。縣西有山陽湖。即古邗溝。其縣北五里之北神堰。即古末口也。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

於黃池。國語

江。淮漕運尙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道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宋徽宗

詔

揚州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

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哀十三年會黃池。注云。陳留

黃亭。近此自淮入汴之道也。園若濂云。按此句從初刊本增補。困學紀聞

吳越春秋。吳將伐齊。自廣陵闕江通淮。曰渠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又名

中瀆水。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是也。山陽本漢射陽縣。屬臨淮郡。晉義熙中。改曰山陽。吳幼清云。江北淮南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二水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築隄。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流通也。渭按。後世堰閘之法。可以隨時啓閉。舟至則開。舟過則閉。今運河諸閘皆然。不聞有拽舟之事。邗溝當亦如此。且左氏明言溝通江。淮。何以云未嘗流通邪。或問吳自哀九年。溝通江。淮之後。十年伐齊。十一年又伐齊。十二年會魯於臺。十三年會晉於黃池。國語云。夫差既退。使告勞於周曰。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其所沿泝者。非即邗江至末口之道乎。曰。非也。射陽以南之水。引江以通湖。不可謂之江。射陽以北諸路。由湖以達淮。不可謂之淮。其所稱沿江泝淮。蓋即禹貢揚州之貢道耳。何以知之。邗溝之開。杜注但云通糧道。其水未必能深廣。觀隋開皇中。山陽瀆既開。而猶不勝戰艦。則吳人所乘餘皇戈船之類。不可由此瀆明矣。故哀公十年。公會吳伐齊。左傳云。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三年。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嚮使伐齊。由邗溝。則徐承何獨帥舟師泛海。其自會而歸。越師欲絕其路。亦必泝江而不泝淮矣。故知吳王沿江泝溝。仍用禹貢揚州之貢道也。禹貢鑑指。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糴之處受害。按馬賈百里賦納糧。二百里納銜。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則物重。運載而糴者爲近賦。物輕而糴者爲遠賦。若數千百里漕運。其費百倍。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芻藁令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起於黃。脰。直端反。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瑯琊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瑯琊。謂引車兩也。音晚。瑯琊。即今高密縣。應即今文登縣。並今東牟郡縣。瑯琊。即今高密縣。瑯琊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秦際曰。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史記平準書。官儲者是也。漢興。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倉以積

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文獻通考。

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鑿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通典。

實是時漢孝武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音義曰鍾六斗四升又與十餘萬人築

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史記平準書

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捐漕省卒

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以為表者循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墾標表不是名也

悉發卒徐廣曰一云悉衆一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隱曰番音養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潘氏也係音系從山東西者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限

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源自隴州入并州即西南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溉皮氏汾陰下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故城在蒲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是也

千頃故盡河壩棄地章昭曰壩音而緣反謂緣河邊民芟牧其中耳索隱曰芟乾草也謂民牧芟及牧蓄於中也今槩田之度可得

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滑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

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子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徒者以田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章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褒

城縣北五十里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九十八里循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斜二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

漢書溝洫志褒水通河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褒或即褒中縣也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

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

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鳳州兩縣縣。本漢故道縣也。在州之西五十里。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

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正義曰。南陽縣。即今鄧州也。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

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正義曰。限之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南。皆經砥柱。今並從沔。便於三門之漕也。便於砥柱

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

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湍字。一本作洩。不可漕。史記河渠書。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

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期。功

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史記平準書。

漢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漢書武帝本紀。

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後漢書明帝本紀。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入都貢賦。重于用

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

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

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

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澗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

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

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文獻通考

鄧訓字平叔。南陽新野人。永平中。理虔沱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今嵐州羊腸坂是也。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

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

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遷護烏桓校尉。

後漢書。古今注云。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灌吾渠。通漕船也。即此。

漢章帝建初三年夏四月己巳。罷常山呼沱石白河漕。後漢書章帝紀。石白。河名也。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時鄧訓上言此漕難成。遂罷之。

虞詡遷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由沮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數十里皆燒石剪水。開漕船道。續漢書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

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糶去石。遂無泛溺之患也。以人僦直僱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後漢書虞詡傳。興

陽縣。成州今鞏昌府成縣。漢並屬武都郡。唐為興州。成州。明一統志載。虞詡武都太守。開漕船運。水運通利。初到郡。戶幾盈萬。詡招運流散。增至四萬戶。明徐貞明作西北水利議。亦曰虞詡復三郡激河浚為渠也。田。而省內郡之費。皆以表揚其有功德於民也。今陝

西通志。詡名宦傳。寬較其事。

漢獻帝建安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漕。三國志

漢獻帝建安十一年，鑿渠自淖沱入泲水。孤音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洵音，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三國志。

三國時，遼西烏桓以袁尙兄弟入塞，曹操將討之，乃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淖沱入泲水，謂之平虜渠。一自洵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說文：泲水出廡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洵水出無終西山，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于潞河。又東合泉水渠口，曹操所築也。渠東至樂安亭，南與瀘水合入海。按二水當時通漕以制遼左，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即淖沱入運處也。唯泉州渠乃在東北，而東入遼海，不知定在何處，若因其遺跡通之，以饋平虜，遼西亦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筆塵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九月，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三國志：水經注：是年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泗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後漢書張純傳：渠在洛陽城南。

賈逵爲豫州刺史，州南與吳接，逵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郟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三國志賈逵傳：逵黃初中，刺豫州，考績二千石，以下不如法，文帝稱爲真刺史，布告天下，以豫州爲法。逵卒，吏民追思，爲刻石立祠。見一統志。

鄧艾遷尙書郎，時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

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宣帝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舉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患艾所建也三國志鄂艾傳

魏正始三年三月奏開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四年秋九月大興屯守廣開淮

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晉書宣帝紀本

紀本

大皇時使陳勳於句容縣鑿開水道立十二埭以通吳會諸郡故船不復由京口吳錄

晉武帝泰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晉書武帝本紀

杜預都督荊州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

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

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晉書杜預傳

李矩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晉書李矩傳

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塢洛陽記曰千金塢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

千金塢。積石爲塢。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場。塢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塢。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水。此有誤。當云此水衡渠止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文帝修王張故績也。塢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也。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塢東注。謂之千金渠。逮於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脇下文云。大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并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塢。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滂卽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爲今塢。宋本作損渠大。功故爲今塢。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爲瀉。宋本作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輸論。宋本作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塢。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代龍渠卽九龍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塢。公私賴之。水積年渠塢頽毀。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修復故塢。按千金塢石人西脇下文云。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孤立。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塢新成。未患於水。是以不敢預修通之。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磧淪敗。故迹可馮。水經注。

兖州既平廟諱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爽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

運漕晉書謝幼度傳

隋文帝受禪薛胄三遷兖州刺史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決令

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兖渠北史薛胄傳

隋文帝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尙虛議爲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

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

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章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于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

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輳重關四

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濱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

從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卽成阻閼

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操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甚慙

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成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

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

時當炎暑動致殷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

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諸州。達於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沈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因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隋書食貨志。

隋文帝開皇四年六月壬子。開渠自渭達河。以通運漕。隋書高祖本記。

蘇孝慈爲太子右衛率兵部尙書。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于是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隋書蘇孝慈傳。

開皇中。徵衍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北史郭衍傳。

隋文帝開皇七年夏四月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隋書高祖本記。

隋煬帝大業元年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隋書煬帝本紀。

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或曰狼岩渠。或曰浚儀渠。或曰石門渠。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於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旂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桓溫將通之。

而不果者。晉太和之中也。劉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以漕運者。義熙之間也。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之。起滎陽入淮。千有餘里。更名之曰通濟渠者。隋大業之初也。後世因其利焉。曾子固集。

隋煬帝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隋書楊帝紀本。

大業元年。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五十餘萬開通濟渠。自河起滎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南諸州郡丁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造龍舟。兩岸為大道。種榆柳。自東郡至江都二千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為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三年

六月。敕開永濟渠。引汾水入河。又自汾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於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大業雜記。唐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發明云。邗溝即官渚。在揚州府城北一百二十里。昔吳王夫差將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邗城下築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又西北入淮。一名漕河。江溝未詳處所。愚按。江字連上。當以開邗溝入江句。漕字連下。當以溝廣四十步為句。觀大業拾遺可知。發明以開邗溝入江溝為句。且云江溝未詳處所。良由句讀誤也。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觀廣陵圖。翼日與大臣言。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

時王離飲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臣皆默。帝乃出敕。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卽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淵爲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署名之爲卞渠。因名其府署爲卞渠。上源傅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爲吏。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舂鍤旣集。東西橫布數千里。及開汴梁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功旣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旣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舳舻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開河記。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河陰後屬孟州。汴

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卽浪濬與浪濬同渠也。隋志在凌九域志汴水

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鬪。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於漚。至靈王時。穀水盛

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山海經。泗水西北流。注於穀水。通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

經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在孟州。汜水。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

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

寶應縣北流入淮。困學紀聞。圖若據按。王氏引杜注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注疏作宋口者。非。又自楚州寶應縣十字。宜衍。蓋上文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江入淮也。

大業六年十二月。敕開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水面闊十餘丈。又擬通龍舟。驛宮草頓並

足。欲東巡會稽。大業雜記。

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於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

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揚子達於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爲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因沁水南

連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國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

下。江、河、淮、泗。通流爲一。則通濟之遺也。津、汴、豫、章。則永濟之遺也。煬帝此舉。爲其國促數年之祚。而爲

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邊城之利。皆

非長城之墟耶。嗟夫。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道也。筆塵

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百世之後。賴以通濟。溫漕類編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三

運河水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合嘉倉。以車或駝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值。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唐書食貨志。

唐高祖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唐書食貨志。隴州汧源縣有五節堰。

引隴川水通漕。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開。唐書地理志。汧源縣今省入陝西鳳翔府隴州。陝西通志云。五節堰今廢。

唐高宗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錨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為苦。唐書食貨志。

唐高宗咸亨三年。關中饑。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運晉絳州倉粟以贍之。上委以運職。河渭之間。舟楫相

繼會於渭南自師順始之也。舊唐書食貨志。

趙州昭慶縣有澧水渠儀鳳三年令李廟唐書地理志開以溉田通漕。昭慶今為京鎮真定府趙州隆平縣澧水渠在縣城下。

朗州武陵縣有永泰渠武光宅中刺史胡處立開通漕且為火備。唐書地理志附郭一統志云永泰渠在府城北。

鳳翔府虢縣西北有昇元渠引汧水至咸陽武垂拱初運岐隴水入京城有高泉渠如意元年開引水入

縣城。唐書地理志虢縣今為鳳翔府寶雞岐山二縣地一統志汧河在隴州治西南源出汧山流經汧陽縣至寶雞縣東入渭高泉陝西通志云在寶雞縣東八十里

泗州連水縣故有新漕渠南通淮武垂拱四年開以通海沂密等州。唐書地理志連水縣今為江南淮安府安東縣今安東縣有中漕河東漕河西漕

河中漕在沿北三里河闊八十餘丈北通官河南通市河下流三里為東漕關三十餘丈上漕三十里為西漕關如東漕源自西北大湖來東南入淮殆即當時之遺跡歟

陳留郡開封縣有湛渠武載初元年引渠注白溝以通曹兗賦稅。唐書地理志開封縣今為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一統志湛渠在府城外

唐則天皇后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諸州租船。舊唐書食貨志河南府河南縣有洛漕新

潭大足元年開以置租船。唐書地理志河南縣今為河南河南府洛陽縣

唐中宗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水為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平

虜渠以避海難運糧。舊唐書食貨志

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潁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

千步因高築鄣水至隄址輒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繕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唐書韋景駿傳

唐書景濂傳云。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濂又改造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

泗州盱眙縣有直河。太極元年。敕使魏景清引淮水至黃土岡。以通揚州。唐書地理志注。盱眙縣今爲江西南陽府屬。一統志。直河在泗州東北

二十里。則與盱眙縣通流可知也。

齊濟。定州義豐人。開元初。爲汴州刺史。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清水。人便其漕。唐書齊濟傳。

姜師度。魏人。開元初。遷陝州刺史。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常自倉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

遂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再遷同州。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

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穫萬計。特加金紫光祿大夫。唐書姜師度傳。

唐明皇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

速就。公私深以爲利。舊唐書食貨志。李傑本名務光。滎陽人。開元初。爲河南尹。先是河。汴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

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刊石水濱。以紀其蹟。尋代宋璟爲

御史大夫。舊唐書李傑傳。孟州河陰縣有梁公堰。在河。汴間。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因故渠浚之。以便漕運。唐書地理志。

河南開封府屬。

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開元二年。姜師度鑿以洩水害。五年。刺史樊忱復鑿之。使通渭漕。唐書地理志。

華陰縣今爲陝西西安府屬。陝西通志。敷水渠在華陰縣西二十里。源出大敷谷。

唐明皇開元十年二月四日伊水泛漲毀都城南龍門平地水深六尺以上入漕河水次屋舍樹木蕩盡

舊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開元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灑水暴漲流入洛漕漂沒諸州租船數百艘溺死者甚衆舊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開元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

舊汴河口於下流滎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衛率府胄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

器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兼舊河口旬日而畢舊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開元十八年六月乙丑東都灑水暴漲漂損揚楚淄德等州租船壬午東都洛水泛漲壞天津

永濟二橋及漕渠斗門漂損提象門外助鋪及仗舍又損居人廬舍千餘家舊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開元十九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廟諱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

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

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

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庫遺跡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

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風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

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廟諱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兩

水穀踴貴。廟諱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僱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廟諱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廟諱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旻爲副使。益漕晉。絳。魏。漢。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唐書食貨志。

裴耀卿遷京兆尹。明年秋。雨雪稼。京師饑。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旣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旣實。則乘輿西還。事篋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貞觀。永徽時。祿廩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寢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廩粟。爲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爲營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

益滿沮。若廣漕路。變陸為水。所支尙贏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誤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束租。然後官自僱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廩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鑿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絲盟津汴洛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爲和市費。遷待中。唐書裴耀卿傳。

潤州丹陽縣。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以州北隔江。舟行繞瓜步。回遠六十里。多風濤。乃於京口埭下。直趨渡江二十里。開伊婁河二十五里。渡揚子立埭。歲利百億。舟不漂溺。唐書地理志。舊唐書明皇本紀載其事。在開元二十六年冬。未知孰是。丹陽縣今爲江南鎮江府屬。一統志。伊婁河在鎮江府城南。

成都府溫江縣有新源水。開元二十三年。長史章仇兼瓊因蜀王秀故渠。開通漕西山竹木。唐書地理志。溫江縣即今四川成都府屬。

瀛州河間縣西南五里有長豐渠。開元二十五年。刺史盧暉自東城平舒引淖沱河東入淇。通漕。溉田五百餘頃。唐書地理志。河間縣今爲直隸河間府附郭。一統志。長豐渠在任丘縣西北。自河間府舊東城。引淖沱水東流。通漕溉田。

齊澣遷潤州刺史。潤州北界隔大江。至瓜步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所漂損。澣乃移漕路於

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數年復爲汴州刺史。淮、汴水運路。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難制。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入於清河。百餘里出清水。又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險之害。久之。新河水復迅急。又多僵石。漕運艱澀。行旅弊之。帝因高力士中助。連爲兩道採訪使。遂興開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復勾剝貨財。賂遣中貴。物議薄之。唐書書齊宿州虹縣廣濟新渠。開元二十七年採訪使齊澣開。自虹至淮陰北十八里入淮。以便漕運。既成。湍急不可行。遂廢。 唐書地理志。唐書地理志。本紀略同。虹縣今爲鳳陽府屬虹縣。洋河。南由界溝至淮河。南北交通。南來糧艘。由高郵洪澤至泗州上五河。界溝至虹縣。又由虹至陸家溝。出白洋河入熟馬湖。北回糧艘。由熟馬湖至虹縣。出高郵亦然。爲漕運之問道。然虹縣開河。不專恃陸家溝一道。今年水漲。河形悉見。一道由酒橋入長直溝。竟達五河。一道由酒橋入長直溝。橫入汴河。出城東至青洋達泗州。此四道皆可開。唯酒橋近徐溪口。接鱉壁、孟山諸湖。可引以資漕關。若陸家溝至秦橋。水勢直瀉。一決百里。無涓滴之蓄。恐不足以資漕。輓也。據此。則虹之運道。開之可以永利。

魏州貴鄉縣有西渠。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

唐書地理志。明皇本紀亦載之。在是年九月。貴鄉縣今爲直隸大名府元城縣。一統志。永濟渠在臨河廢縣西北三十里。自濬縣入界。東北入內黃縣。臨河廢縣在開州西六十里。本漢黎陽縣地。

平州馬城縣。古海陽城也。開元二十八年置。以通水運。唐書地理志。馬城廢縣。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城南二十里。海陽城在府城南三十里。

唐明皇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巔踰巖之險地。俾負索引艦。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舊唐書食貨志。是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醴而鑿之。

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
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新唐書食貨志。齊物鑿山巔。築石於河。致水激舟難入門。功不成矣。幸乘水漲。行賄言便。入為鴻臚。二人欺君之罪大矣哉。

是年暴水。伊洛及支川皆溢。損居人廬舍。秋稼無遺。壞東都天津橋及東西漕河。南北諸州皆多漂沒。唐書五行

唐明皇天寶元年春正月甲寅。陝郡太守李齊物先鑿三門。辛未。渠成放流。舊唐書明皇本紀。陝州平陸縣。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唐書地理志。齊物行賄粉飾。食貨志既明著之。地理志復言其利。則激水湍怒之處。至元年始克成之。平陸縣今山西平陽府屬。是年命陝郡

太守韋堅引澁水開廣運潭於望春亭之東。以通河渭。京兆尹韓朝宗又分渭水入自金光門。置潭於西市之兩衙。以貯材木。舊唐書明皇本紀。

唐明皇天寶二年三月壬子。韋堅開廣濟潭。畢功。盛陳舟艦。舊唐書明皇本紀。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灊澁。經廣運潭至縣入魏。天寶三載。韋堅開。唐書地理志。

韋堅萬年人。天寶元年為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山東租賦。奏請於咸陽擁渭水作輿成堰。截灊澁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坡下。澁水之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舊唐書韋堅傳。堅始鑿潭。多壞民冢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鈎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獄皆滿。郡縣剝斂償輸。

責及鄰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新唐書章
堅傳。

韋堅爲陝郡太守兼水陸運使，治漢、隋運渠，起闕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灊、灑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

合。又與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揚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紆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白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棹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與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僱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

唐書食貨志。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又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經直長五里餘，闊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鏈，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信傳

錄

唐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絲。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顯。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顧。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絲。潤。州。陸。運。至。楊。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糧。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泉。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楊。子。至。汴。州。每。駝。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唐書食貨志。

唐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己未。第五琦開決汴河。

唐書代宗本紀。

唐代宗永泰二年九月庚申。京兆尹黎幹。以京城薪炭不給。奏開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薦福寺東街。北抵景風延喜門入苑。闊八尺。深一丈。渠成。是日。上幸安福門以觀之。舊唐書代宗本紀。新唐書代宗本紀。大曆元年。

唐代宗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時建中二年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

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控

襄鄆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唐書食貨志

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庸鹽鐵常平使。時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按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斯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隄，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阜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厥淤，涉泗千里，如岡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滎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繡，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

遣衛士以鼓吹逐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鄴侯也。凡歲至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

唐書 劉晏

傳 晏字士安，南華人。

唐德宗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惡晏，乃奪其權。其年三月，以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轉運使。

唐書

志 晏字士安，南華人。 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

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蘇白沙

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

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

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

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顯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

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尙書省，宰

相分判六尙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

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

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

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

琇稱疾罷。而混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混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僱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唐書食志。

李泌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饋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唐書李泌傳。日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門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明皇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柏屋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鑿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津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於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備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嶺。險岩險之地。俾負索引。置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吳。以澹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尙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予按舊唐書泌傳。固無此事。而新唐書傳及食貨志則有之。但通鑑以鑿山開車道訛爲鑿三門車道。則考訂之不慎。

揚州江都縣有愛敬坡水門。貞元四年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隅。以通漕。溉夾陂田。唐書地志。亞拜淮西節度使。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印田。因得灌漑。疏啓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悅賴。唐書杜亞傳。一統志。愛敬陂在江都縣西五十里南。比儀真縣。漢廣陵太守陳登。浚塘築陂。百姓愛之。因名。亦名陳公塘。上有石磨鐵碾。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四

運河水

唐德宗貞元八年，詔東南兩稅財賦，自河南、江、淮、嶺南東道至於渭橋，以戶部侍郎張滂主之，河東、劍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舊唐書食貨志，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

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王上都留後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新唐書食貨志

唐順宗即位，以杜祐判鹽鐵轉運使，理於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權酷漕運，由其操割，而國用日耗，巽既為使，大正其事，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渭倉，劉晏歿，久不登其數，唯巽乘使三載，無升斗之闕焉。巽卒，以河東節度使李鄴代之。舊唐書食貨志

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居三歲，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唐書李吉甫傳，吉甫節度淮南，在元和三年。

唐憲宗元和五年，李鄴為淮南節度使，以宣州觀察使盧坦代之。舊唐書食貨志，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堰壅，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

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專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湜。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唐書食貨志公綽領鹽鐵轉

運。在元和末年。是夏元年復為京兆尹。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為常州刺史。元和八年。就加金紫。到郡開古孟瀆。長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為廉使。舉其課績。是有就加之命。是歲徵拜為給事中。舊唐書孟簡傳常州武進縣有孟瀆。引江水南注。通漕。溉田四千頃。元和八年。刺史孟簡因故渠開。無錫縣有秦伯瀆。東連蠡湖。亦元和八年孟簡所開。唐書地理志一統志。

孟瀆在常州府城西二十八里。南通運河。北接呂莊入大江。秦伯瀆在無錫縣東南五里。西枕運河。東連蠡湖。

越州山陰縣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運道塘。皆元和十年觀察使孟簡開。唐書地理志山陰縣今屬浙江紹興府。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十二月甲寅。初置淮穎水運使。運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流至壽州。四百里入穎口。又泝流至穎州沈丘界。五百里。至於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潁河。又三百里輸於鄆城。得米五十萬石。麥一

千五百萬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舊唐書憲宗本紀。

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三百里。焚巨石沃醴以碎之。通漕以饋戍州戍。

唐書地理志。長舉縣。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一百里。

王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即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闔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

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

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舊唐書王播傳。揚州江都縣。寶歷二年。漕渠淺。輸不及期。鹽鐵

使王播。自七里港引渠東注官河。以便漕運。唐書地理志。

唐文宗太和初。歲旱河涸。培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與成堰。東達永豐倉。成陽

縣令韓遼請疏之。自成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

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

上考。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

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羣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備。日役

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

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新唐書食貨志。

李石隴西人。開成元年。領鹽鐵轉運使。奏咸陽令韓遼請開與成渠舊漕。在咸陽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以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遼計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勤。則轅下牛盡得歸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陳奏。實秦中之利。但恐徵役。今非其時。上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慮也。舊唐書李石傳。

華州華陰縣有敷水渠。開成二年。姜師度鑿以洩水害。五年。刺史樊忱復鑿之。使通渭漕。唐書地理志。

唐玄宗開成二年夏。揚州運河竭。唐書文宗本紀。

唐宣宗大中五年二月。以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其後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歲至七十餘隻。綠河姦犯。大紊晏法。休使寮屬接之。委河次縣令董之。自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傭。計緡二十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吏。無得侵牟。舉之爲法。凡十事。奏之。帝大悅。詔曰。裴休與利除害。深見奉公。盡可其奏。由是三歲漕米至渭濱。積一百二十萬斛。無升合沈棄焉。舊唐書食貨志。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瀕河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新唐書食貨志。

桂州理定縣西十里有靈渠。引灘水。故秦史祿所鑿。後廢。寶歷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十八以通漕。俄又

廢。咸通九年。刺史魚孟威以石爲隄。互四十里。植大木爲斗門。至十八里。乃通巨舟。唐書地理志。明書。理定縣。入廣西永福縣。今因之。一統志。靈渠在興安縣北。其源即離水。昔秦始皇南戍五嶺。令史祿鑿渠以通舟楫。漢馬援南征。餉道亦出於此。唐觀察使李渤立斗門以通漕。刺史魚孟威以石爲隄。乃通巨舟。宋提刑李師中亦嘗修浚。洪武末。渠道湮。遺御史嚴震直重修。晉憲殿尙書震直奉命廣西理鹽法。桂林屬邑興安有靈渠。匯湘、離二江之水而分導焉。南自蒼梧注於海。北自靈川入於洞庭。渠以地名者。三千有六。隄防善地。屢至漕塞。比至。召縣屬審地勢。鳩工用計。波源疏流。循其故道。延袤五十餘里。築梁鑿費。濟行旅。溉耕墾。功訖以聞。上嘉謂廷臣曰。老成成此巨功。予備述其事。入於郡志。

唐同光二年二月辛巳詔蔡州刺史朱勅浚索水通漕運。水經注。車關水出於蓋渚之山。發於層阜之上。一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東流爲索水。在西注爲車關水。索水在成阜北。通經。

唐長興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轉運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從之。五代史補。

晉天福三年冬十月戊寅。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建東京於汴州。自此歷漢、周至宋。皆都於汴。梁。建東都於汴州。以汴州爲開封府。通經。

後漢乾祐二年。右補闕盧振上書。臣伏見汴河隄兩岸。隄堰不牢。每年潰決。正當農時。勞民功役。以臣愚管。沿汴水有故河道。陂澤處。置立野門。水漲溢時。以分其勢。卽澇歲無漂沒之患。早年獲澆漑之饒。庶幾編疋。差免勞役。五代史補。

周顯德二年十一月乙未汴水自唐末潰決。繇埭橋東南。悉為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隄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將獲其利也。通鑑。

周世宗顯德四年四月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河自郟城。歷齊、濟及郟。其廣五丈。舊名五丈河。宋開寶六年。詔改名廣濟河。薛史曰。洩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於

濟。以通齊。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五代史。

周顯德五年春正月己丑。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濬運

溝水高。防其洩也。舟行度。今楚州城西老。今楚州城西老。遺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

堰入淮。今號為平水堰。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

以為神。三月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此即唐時運路也。自江、淮割隄。運漕不通。水路漕塞。今復浚之。通鑑。

周顯德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五代史王朴傳。

是年二月丙子朔。命王朴如河陰。接行河隄。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

吳廷祚。當作廷祚。發徐、宿、單等州丁夫數萬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

水入於蔡水。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九城志曰。浚縣縣之楚營溝。卽蔡河也。三朝會要曰。蔡

陳、穎、達、蔡等。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西南為閘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始改閘河為惠民河。以通陳、穎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

五丈渠。東過曹濮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通鑑。

周顯德間。渡汴口之渠。導河水達於淮水。以通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穎之漕。又於都城之東。浚汴水爲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澗。以通齊。魯之漕。此皆宋之漕運所由始也。華

世宗開御河。本爲薊燕漕運計。御河其不可廢也。開見近錄。

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五代史吳越世家。胡三

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貢使汎海自登萊。朝貢於梁。使者入海覆溺。歲常十三四。五代史周世家。胡三
賈大梁。陸行當自衛。信取繞。池界。度江取舒。廬。壽。度淮而後入梁境。然自信。繞至廬。壽。皆屬楊氏。而朱楊爲世仇。不可得而假道。故航海入貢。今自福州洋過温州洋。取台州洋。過天門山。入明州象山洋。過洋江。掠湧港。直東北度大洋。抵登萊岸。風濤至險。故沈溺者衆。

王溥字齊物。祁人。周顯德初。爲華州刺史。未幾。改鎮潁州。州境舊有通商渠。距淮三百里。歲久湮塞。溥疏導之。遂通舟楫。郡無水患。歷鄭州團練使。陞宿州防禦。課民鑿井。築城北隄。以禦水災。宋史王溥傳。

周顯德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宋史韓韓令坤。武安人。周世宗入揚州。命權知軍府。六年春。命以汴。亳民導汴水。入於蔡。宋史韓令坤傳。

宋太祖即位。仁朝從討李重進。還與右神武統軍陳承昭浚五丈河。以通漕。宋史田仁朝傳。劉載。字德輿。范陽人。宋初浚五丈河。自陳橋達曹州之西境。命載謹其役。建隆四年。權知貝州。宋史劉載傳。

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丁巳。導蔡水入穎。二月壬申。疏五丈河。甲戌。幸城南觀修水匱。宋史太祖本紀。

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爲多。建隆以來。首淺三河。令自今諸州歲受稅租。及筭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爲汴首。受黃河之口。屬於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諸水。莫此爲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爲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並緣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二年春。導索水自旂然與須水合。入於汴。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於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隄防。宋史河渠志。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賦漕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帝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爲橫絕。散漫無所。故宋毫之地。遂成沮洳卑溼。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汜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爲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卽虛舟而往。其爲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爲慮。由斯觀之。其

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信茲言之不謬。丁晉公談錄。

蔡河貫京師。爲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潑水。以通舟。閔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於蔡。是爲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於蔡。潑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於蔡。凡許鄭諸水。令堅白鴈。丈八溝。京索。令西河。褚河。湖河。雙河。樂霸。河皆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棧爲水之節。啓閉以時。建隆二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距通許鎮。三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水。南入潁川。廣濟河導潑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造西水磴。洛水貫西京。多暴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橋。成。甃巨石爲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縱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來。上降詔褒美。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橋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汴。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榮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於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

歷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為大輪激之。
南注晉王第。宋史河渠志。

雕陽當漕舟之路定陶乃東運之衝其後河截清水頗涉艱阻。宋史地理志。是年宋州汴河溢。宋史五行志。陳承昭

江表人宋初入朝太祖以承昭習知水利督治惠民五丈二河以通漕運都人利之建隆二年河成賜錢三十萬四年春大發近甸丁壯數萬修畿內河隄命承昭董其役又令督諸軍子弟數千鑿池朱明門外

以習水戰。宋史陳承昭傳。

宋太祖乾德元年二月癸丑導淇水入京丁巳浚汴河四月甲辰詔疏鑿三門。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乾德三年二月令陳承昭率丁夫數千鑿渠自長社引淇水至京師合閔水淇水本出密縣大隗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渠成無水患閔河益通漕焉。宋史河渠志。四月癸亥募諸軍子弟導

五丈河通皇城為池。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乾德四年八月宿州汴水溢壞隄。宋史五行志。

李符字德昌內黃人乾德中遷起居郎建議鑿橫江河以通漕運發和州三縣丁壯給其役。宋史李符傳。

宋太祖開寶二年秋七月癸酉汴決下邑。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乙酉汴決殺熟七月癸亥汴決宋城。宋史太祖本紀。六月汴水決宋州殺熟縣濟陽鎮。

宋史五
行志。

宋太祖開寶五年六月己丑。汴水決穀熟。宋史太祖本紀。六月。汴水決忠州。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六年七月。歷亭縣御河決。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八年十二月庚子。幸惠民河觀築堰。宋史太祖本紀。

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丁夫及鄉兵凡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其役。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宋史河渠志。

李懷忠。范陽人。改日騎左右廂都指揮使。上幸西京。愛其地形勢。俾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懷忠乘間進

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人。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為根本。安固已久。

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宋史李懷忠傳。

周瑩。景城人。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牟渠。修滑州河隄。太宗潛邸。瑩得給事

左右。即位。補殿直。歷西上閣門使。與郝守濬護塞宋州決河。歷知澧州。卒贈侍中。諡元惠。宋史周瑩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開封府汴水溢壞大寧隄。浸害民田。宋史五行志。七月。開封府言汴水溢壞。開封

大寧隄。浸民田害稼。詔發懷孟丁夫三千五百人塞之。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二年正月。西京

轉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迴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達於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

汝、穎、許、蔡、陳、鄭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宅使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等護其役。塹山陘谷。歷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里。月餘。抵方城。地勢高。水不能至。能復請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墜廢焉。宋史河渠志。九月。汴水溢。宋史太宗本紀。李繼隆。太平與國二年。改六宅使。管詔與王文寶。李神祐。劉承珪同護浚京西河。又與梁迥。寶神寶治決河。迥體肥

碩。所乘舟弊。不能濟。繼隆易以己舟。而繼隆舟果覆。棲枯桑杪。賴他舟以度。宋史李繼隆傳。是年。京西轉運使程能議開新河。自襄。漢。至京師。引白河水注焉。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穎。許。蔡。陳。鄭丁夫數萬赴其

役。發諸州兵萬人助之。命文寶與六宅使李繼隆。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分往護作。宋史王文寶傳。

宋太宗太平與國三年正月戊戌。開襄。漢。漕渠。渠成而水不上。卒廢。辛丑。浚廣濟。惠民及蔡三河。乙巳。浚汴口。宋史太宗本紀。是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發軍十千人。浚汴口。六月。宋州言寧陵縣

河溢隄決。詔發宋。毫丁夫四千五百人。分遣使臣謹役。宋史河渠志。五月。汴水決宋州寧陵縣境。六月。泗州汴水又漲一丈。塞州北門。宋史五行志。梁迥以平江南功。領順州團練使。太平與國三年夏。汴水大決。詔迥發畿

內丁男三千。護塞汴口。宋史梁迥傳。

宋太宗太平與國四年。河又決於宋城縣。以本州諸縣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宋史河渠志。史珪。太平與國四年。為右衛將軍。領平州刺史。督浚惠民河。自尉氏。達京九十里。數旬而畢。民咸便之。宋史史珪傳。

曹翰、大名入。太平興國五年爲幽州行營都部署。詔督役開南河。自雄、莫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宋史

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泉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沛。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潁、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送京師。宋史。河北諸水。有通轉向者。有爲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於遼境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雖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宋史。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七秋月。易水溢。宋史。太宗七月。大名府御河漲。壞濟口。京兆府咸陽渭水漲。壞浮梁。工人溺死者五十四人。宋史。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五

運河水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六月，雄州易水漲，壞民廬舍。河南府澍雨，洛水漲五丈餘，壞鞏縣官署軍營民舍殆盡。穀洛伊瀍四水暴漲，壞京城官署軍營寺觀祠廟民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又壞河清縣豐饒務倉庫軍營民舍百餘區。宋史五七月，漳沱及祁之資，滄之胡盧，雄之易，惡池水皆盜為患。宋史太宗本紀

盧之翰，字維周，祁州人。太平興國時，為工部員外郎，建議導潏河合于淮，達許州，以便漕運，以勞加戶部員外郎。宋史盧之翰傳

宋雄幽州人，雍熙中，知均、唐二州，未幾，護河陰屯兵，以知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達轉漕，京師賴之。宋史宋雄傳

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迅急，多有沉溺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完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宋史河渠志

喬維岳為淮南轉運司，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懼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未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澁五堰，運舟所至，十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壞

失糧綱率緣此爲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砌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覆以夏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無滯矣。罷使職。權知楚州。宋史。喬維岳傳。

宋太宗端拱元年。供奉官閣門祗候閻文遜。苗忠。俱上言。開荆南城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荆。峽。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作使石全振往視之。遂發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宋史。河渠志。

孔守正。浚儀人。淳化初。擢高陽關副都。明年。護浚惠民河。塞澶州決河。就知州軍。宋史。孔守正傳。

宋太宗淳化二年六月乙酉。以汴水決浚儀縣。帝親督衛士塞之。宋史。太宗本紀。是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

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品官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旰。水勢遂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於宋城縣。發近縣丁夫二千人塞之。是年從河北轉運使請。自深州新砦鎮開新河。導胡蘆河分爲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蘆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強縣。與淖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

觀永靜軍判官林仲、東光縣令張言舉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防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仍復遣劉璿、李直躬考實，而璿等卒如防言。仲等坐貶官。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漳泚水灌稻爲屯田，用實軍廩，且爲備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泊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張從古同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事，仍以懋爲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經畫悉如懋奏。是年以汜水汎溢，浸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潁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淳化三年七月，洛水溢。宋史太宗本紀七月，河南府洛水漲，壞七里，鎮國二橋。宋史五行志李繼宣浚儀人淳化三年知保州，又轉莊宅使，築關城浚外濠，造船二百艘，入雞渠泉河以運糧，人咸便之。宋史李繼宣傳

宋太宗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卽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于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溧水，其水東北流至于乘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賦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礪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卽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枯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

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莠苳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卽出河之溝。亦曰莠苳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漬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故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郟之水。卽春秋晉楚戰於郟。郟又晉叛。卽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旂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旂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尙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于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開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汜鴻溝。轉相輪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

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卻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于是水陸運使杜祐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互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汴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溥。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舻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河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其役。宋史河渠志

六月。河南漚澗洛三水漲。壞鎮國

橋。七月。宋州汴河決穀熟縣。宋史五行志。

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為家。一有損漏。旋

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當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

哉。谿山餘話。

主嗣宗為江浙荆湖發運使。初漕運經泗州浮橋。舟多覆壞。嗣宗徙至城隅。遂獲安濟。咸平三年。以漕運

稱職。就拜太常少卿。宋史王嗣宗傳。

宋真宗咸平四年。知靜戎軍王能。請自姜女廟東決鮑河水北入閩臺淀。又自靜戎之東。引北注三臺小

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復請自靜戎軍東

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之西。引入威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糧漕。隔遼

騎。帝許之。獨鹽臺淀稍高。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詔莫州部署石普。并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引軍

壁馬村以西。開鑿深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此。則遼人倉卒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

轉運使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洙河。至趙州。有詔褒之。宋史河渠志。王能。定陶人。咸平中。知靜戎軍。建

議決鮑河。斷長城口。北注雄州塘水。為戎馬限。方舟通漕。以實塞下。宋史王能傳。

宋真宗咸平五年六月。京師大雨。漂壞廬舍。民有壓死者。積潦浸道路。自朱雀門東。抵宣化門。尤甚。皆注

惠民河。河復漲溢軍營。宋史五七月乙巳。疏丁岡河。宋史真宗本紀七月。京師霖雨。溝洫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壞

廬舍。知開封府寇準。治丁岡古河泄導之。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咸平六年。邢用之爲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宋史河渠志

楊日嚴改京東轉運使。開清河八十里。抵暖水河。並隄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史館。徙益州。宋史楊日嚴傳

宋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壬子。開定州河通漕。宋史真宗本紀九月。宋州言汴河決。浸民田。壞廬舍。遣使護塞。蹇月

功就。是年夏。北面都鈴轄閩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灑而爲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

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雞距泉。以息挽州之役。自

是朔方之民。灌漑饒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詔滄州乾寧軍謹視斗門水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漑

廩。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則決渠爲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罷之。因下詔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事。

姑務息民。自今邊城。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得輒有濬治。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涇原都鈴轄曹瑋言。

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爲渠。令民導以溉田。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並詔

嘉獎。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

淮兩浙承僞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水。

以限遼騎而已。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景德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沿汴萬勝鎮。先置斗門。以減河水。今汴河分注濁水。入廣濟河。壅塞不利。帝曰。此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害。以為始因京索河遇雨。即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通洩。若遽壅塞。復慮決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雖甚大。而餘波亦可減去。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景德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漲。詔候水勢。并工修補。增起堤岸。工畢。復遣使致祭。宋史河渠志。七月。應天府汴水決。南至亳州合浪宕渠。東入於淮。宋史五九月甲子。浚汴口。宋史真宗本紀。是年。內侍趙守倫建議。

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既成。遣使覆視。繪圖來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積之險。非可漕運。罷之。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景德四年六月。鄭州索水漲。高四丈許。漂滎陽縣。居民有溺死者。宋史五行志。

李溥。河南人。景德中。任制置江淮等路。並發運使。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為長隄。自是舟行無患。宋史李溥傳。

謝德權。提總京城四排岸。領護汴河。兼督輦運。前是歲役浚河夫三十萬人。而主者因循。隄防不固。但挑沙擁岸趾。或河流泛溢。即中流復填淤矣。德權須以沙盡。至土為垠。棄沙隄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為大錐。以試築隄之虛實。或引錐可入者。即坐所轄。官吏多被譴免者。植樹數十萬。以固岸。改崇儀

副使。宋史謝德權傳。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甲戌大雪停汴口蔡河夫役宋史眞宗本紀六月開封府言尉氏縣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四月陳州言州地洿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浚減水河及補棗村

舊河以入蔡河從之八月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選使乘傳減汴口水勢既而水減阻滯漕運

復遣浚汴口宋史河渠志是年八月丙戌京東惠民河溢居民避水所過津渡戒有司勿算九月甲子浚汴口

宋史眞宗本紀是年十月京畿惠民河決壞民田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大名府御河溢合流壞府城害田人多溺死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八月庚戌淮南旱減運河水灌民田仍寬租限州縣不能存恤致民流亡者罪之

宋史眞宗本紀大哉王者之政仁恩普遍至今讀之猶令人警涕

宋眞宗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河南府洛水漲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詔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護八月太常少卿

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闊五丈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費即詔遣使計度修浚使還上言泗州西至開封府

界岸開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自泗州夾岡用功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毫丁夫充計減

工七百三十一萬仍請于沿河作頭踏道僻岸其淺處爲鉅牙以束水勢使其後成河道止用河漕下卸

卒。就未放水前。令遂州長吏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滎澤縣。各置開減水河。並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知許州石普請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視。四月。詔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子。以通舟運。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天禧元年九月甲寅。詔能拯救汴渠覆溺者給賞。或溺者貧者。以官錢給之。十二月壬辰。遣使

緣汴河。收瘞流尸。宋史真宗本紀。

宋真宗天禧二年八月乙卯。詔賦索河水入金水河。宋史真宗本紀。是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陽

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力罷於牽挽。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

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關門祇候

李居中按視。以為當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與二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天禧三年六月癸未。浚淮南漕渠。廢三堰。宋史真宗本紀。

薛奎。字宿藝。正平人。為江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宋史薛奎傳。是年十二月。

都官員外郎鄭希甫。言汴河兩岸皆是陂水。廣浸民田。隄脚並無流泄之處。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

淮。望詔轉運使覘度以聞。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天禧四年正月丙寅開揚州運河。宋史真宗本紀。

王臻擢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使建議濬淮南漕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爲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爲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察御史知陸州。宋史王臻傳。

崔立字本之鄆陵人天禧中知江陰軍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寺少卿。宋史崔立傳。

陳知微歷京東轉運副使決古廣濟河通運路罷夾黃河歲減夫役數萬計遷右司諫。宋史陳知微傳。

劉湜爲鹽鐵副使兼領河渠事汴水絕鑿河陰新渠通漕運如故。宋史劉湜傳。

徐起徙江東轉運使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宋史徐起傳。

張君平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有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柳爲令佐使臣課最及瘞汴河流屍悉從其言。宋史張君平傳。

宋仁宗天聖二年春二月庚午遣內臣收瘞汴口流屍仍祭奠之。宋史仁宗本紀。二月崇儀副使巡護惠民河田

承說獻議重修許州合流鎮大河堰斗門初開減水河通漕省迂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開。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三年汴流淺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漲隄危衆情恟恟詔度京城西賈陂岡地洩之于謙

龍河。宋史河渠志。

龍河。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四年五月己酉復陝西永豐渠以通解鹽宋史仁宗本紀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敕相

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場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

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濬渠自陝

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迄今湮沒水甚淺涸舟楫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宋史河渠志是

年汴水溢決陳留隄又決京城西賈陂入護龍河以殺其勢宋史五行志王曾以門下侍郎兼戶部尙書天聖

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

已而果然宋史王曾傳

宋仁宗天聖五年八月都大巡護惠民河王克基言先準宣惠民京索河水淺小緣出源西京鄭許州界

惠民河下合橫溝白鴈溝京索河下合西河湖河雙河藥霸河丈八溝各爲民間截水蒔稻灌園宜令州

縣巡察宋史河渠志

台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尙書駕部員外郎閻貽慶言五丈河下接濟州之合蔡鎮通利梁山澗近者大河

決蕩溺民田壞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因詔貽慶與水官李守忠規度計功

料以聞是年勾當汴口康德輿言行視陽武橋萬勝鎮宜存斗門其梁固斗門三宜廢去祥符界北岸

請爲別竇分減溢流而勾當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孫村之石限悉從其請宋史河渠志高化遷蜀州團練使天

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隄。夜馳至城西。隄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過。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盡取以塞隄。乃得無患。仁宗嘉之。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宋史高化傳。

宋仁宗天聖七年。康德與言修河支地。爲並灘農戶所侵。詔限一月。使自實檢括。以還縣官。是年。王克

基言按舊制。蔡河斗門棧板。須依時啓閉。調停水勢。宋史河渠志。康德與。天聖中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

建沿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與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宋史康德與傳。

張綸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築漕河隄二百里於高郵北。旁錮巨石爲十礎。以洩橫流。秦州有捍海堰。延

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爲濤患息而蓄潦之患與矣。綸曰。濤

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忘少。豈不可耶。表三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秦州。卒成堰。復連戶二

千六百。州民利之。爲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昭州刺史。綸有材略。所至輿利除害。爲人恕。喜施

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襦千數。衣不能自存者

宋史張綸傳。

淮南漕渠築埭以蓄水。不知始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爲。按李翺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

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爲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

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副使。表行之。始爲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

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開成始爲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爲利。予元豐中過真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臥石。乃胡武平爲水閘記略。敘其事。而不甚詳具。夢溪筆談

宋仁宗景祐元年閏六月甲子。泗州淮汴溢。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慶曆元年三月。汴流不通。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慶曆四年三月。省廣濟河歲漕軍儲二十萬石。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皇祐元年二月甲戌。河北黃御二河決。並注于乾寧軍。河朔頻年水災。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皇祐三年。宋史仁宗本紀五年是年。命使詣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歲

以爲常。舊制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楚兵八作排岸兵。負土列河上。以防河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支。而或數張數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歲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

比特支十分之一。軍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宋史河渠志

楊佐遷河陰發運判官幹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盜不常。漕舟不能屬。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濟河。疏溝澮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倘不濬復舊跡。後將廢矣。乃

從其策。出爲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止墓百數。怨聲盈塞。詔開封鞠治。官吏獨舍佐不問。

糾察刑獄。劉敞請加貶黜。不聽。召爲鹽鐵副使。宋史編佐傳。

郭諮嘗謂作汴乘素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西山七里店孤株嶺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

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卒。宋史郭諮傳。

陳襄知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爲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授以

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爲開封推官。宋史陳襄傳。按襄以富弼入相。薦爲說。知常州。聖相在至和二年。

王素知開封府。至和二年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

心忤忤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遣詔止其役。水亦不害。宋史王素傳。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六

運河水

宋仁宗嘉祐元年九月癸卯。自京至泗州。置汴河木岸。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嘉祐三年正月戊戌。鑿永通河。秋七月丙子。詔廣濟河溢。遣官行視民田。宋史仁宗本紀。正月。開京城

西葛家岡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

河。分注魯溝。以紓京城之患。宋史河渠志。司馬旦知宜興縣時。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且言役夫而

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

經死。役竟罷。宋史司馬旦傳。按。王安石知滄州。在嘉祐三年。見本傳。

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嘉祐四年。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

已。宋史食貨志。

宋仁宗嘉祐六年。汴水淺澀。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關於此則為木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與役。而衆議以為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事。宜勿聽。役即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梢。

岸成而言者始息。舊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爲駛直平夷，操舟往來便之。宋史河渠志。

余良肱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司。汴水激淤，流且緩，執政主狹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不

與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使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木以資狹河，良

肱言自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者，行多病渴，藉蔭以休，又其根盤錯，與隄爲固，伐之不便，屢爭不

能得，乃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爲屈。改太常少卿，知潤州。宋史余良肱傳。

符惟忠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惠民河與刁河合流，歲多決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鎮碾灣橫隴村置

二斗門殺水勢，以接鄭河圭河，自是無復有水患。陝西用兵，除涇原路兵民鈐轄，兼知涇州。三司使鄭戢

奏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以爲渠有廣狹，若水闊而行緩，則沙停而不利於舟，請卽其廣處束以木岸，

三司以爲不便，後卒用其議，再遷西上陽門副使。宋史符惟忠傳。

張方平自益州召爲三司使，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谷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

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便，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

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

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尙書左丞。宋史張方平傳。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知開封府，中宦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

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去。宋史包拯傳。

王守規明道時遷入內殿頭遷治京城水決汴河於公賈村決蔡河於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宋史

王守規傳。

鍾離瑾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浚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瑾規

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牖召伯埭旁人以爲利。宋史鍾離瑾傳。

馬仲甫廬江人為度支判官內侍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爲便詔仲甫偕往證可否還言其害

十餘條議遂格緣戶部判官爲發運使自淮陰經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

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宋史馬仲甫傳。

王琪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

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宋史王琪傳。

鄭向爲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赫山漕河抵於江人以爲便。宋史鄭向傳。

周湛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既州縣職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宋史周湛傳。

徐的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秦州海安如臯縣漕河詔未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浚治之出

滯鹽三百萬計得錢八百萬緡遂爲制。宋史徐的傳。

李師中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窒舟滯，師中卽焚石鑿而通之。宋史李師中傳

賈逵爲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英宗遣逵督護，亟囊土塞門，水

乃止，議者欲穴隄以洩其勢，逵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宋史賈逵傳

劉彝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神宗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

啓楊橋斗門，水卽退，爲兩浙轉運判官，知處州。宋史劉彝傳

李禹卿判蘇州，築隄太湖八十里爲渠，益漕運，又蓄水溉田千餘頃。江南通志

宋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二堰監護使臣，並以管幹河塘繫衝，常同所屬

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准之請也。宋史河渠志

滹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

六年深州祁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宋史河渠志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於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

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尙當疏導，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

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彝等

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爲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尤多，不若開烏欄隄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

五股河復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羅便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洛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寒食後入役。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二年三月甲申，先是凌民瞻建議廢呂城堰，又卽望亭堰置牐而不用。及因濬河，墜敗古涇函石牐石礎，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瞻等貶降有差。宋史河渠志。是年閏十一月庚子，濬御河。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三年正月，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邊，未嘗差失。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比滿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卽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量減差夫，而輟修塘隄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運通流，不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提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宮苑副使。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普家口，日役夫四萬，饒一月而成。纔三月已淺澱，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水稍順。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柏嶺下，當河流之衝，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則泄以斗門，水小則爲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隄，畎水以助漕運。八月，三班借職楊瑛，請增置上下壩牐，蓄水以備淺涸，詔瑛掌其事。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爲王安石發也。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爲源，倣眞、楚州開平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爲漕河，引黃河一支，乃爲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爲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瑄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至於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漕兵赴役從之。是年夏，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於府界閑田。安石力主之。水旣數放，或至絕流。公私重舟不可盪。有闕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嘗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府界提點官往視。十一月，范子奇建

議冬不閉汴口。以外江網運直入汴。至京廢運般。安石以爲然。詔汴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說。是後高麗入貢。令沂汴赴闕。九月戊辰。將作監尙宗儒言。議者請置蔡河水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宋史河渠志。

熙寧中。濰陽界中發汴隄淤田。汴水暴至。隄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隄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隄。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隄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夢溪筆談。

宋神宗熙寧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賦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宜。若可爲。卽俟時爲之。何必計校人言也。是年春。河水壅溢。積潦敗隄。八月。御史盛陶謂汴河開兩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監宋昌言視兩口水勢。檄同提舉汴口官王琉。琉言。營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昌言請塞營家口。而留輔渠。時韓絳。呂惠卿當國。許之。是年。趙濟言。河淺廢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以便公私。詔張士澄。楊瑛修治。八月。都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欲與通津門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下通廣濟。以便行運。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八年春。王安石再相。叔獻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槩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礮石三十里餘。不可疏浚。乞募民開修。詔檢計工糧以聞。七月。叔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

役。今惟用警冢口。減入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減河清一指揮。從之。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汴口。是年。詔京西運米於河北。於是侯叔獻謂因丁字河故道鑿隄置牐。引汴水於蔡。以通舟運。不可行。尋廢。十月。詔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是年。又遣楊琰同陳祐甫因汴河置滲水塘。又自孫賈斗門置虛隄及滲水入西賈陂。由減水河注霧澤陂。皆爲河之上源。程防與劉璿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浚。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於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啓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六月丙午。灑汴水入蔡河以通漕。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九年。詔以原額漕粟。京東仍修壩牐。爲啓閉之節。三月。詔遣官修廣濟河壩牐。七月。提轄修京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索簽入副隄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簽直河身。及於染院後簽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京索河。實爲長利。從之。是年秋。程防奏御河畢工。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工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

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卽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澗。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浚。況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倘謂通江淮之漕。則又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於北京。自北京和僱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卻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隄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疎。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隄防。方議開置河口。況御河隄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彊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爲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爲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牖。例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樵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防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牖。鑿隄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

凡用錢米工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楫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淹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尙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一隄而已。今冗隄引河。而置插之地。纔及隄身之半。詢之士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隄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礮水暴漲。則河身乃在插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得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與一歲所濟船楫。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隄堰。新口存。新插而勿治。庶可以消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十月。詔都水度量疏濬汴河深淺。仍記其地分。宋史河渠志。是年四月戊戌。復廣濟河漕。九月戊午。浚汴河。

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杷。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然。請候今冬疏浚畢。將杷具舟船等分給逐地分使臣。於閉口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導。大抵皆無甚利。已而清汴之役興。宋志。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閣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爾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爲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尙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接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爲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爲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夢溪筆

孫洙知海州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浚漕渠以通鹽河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

宋史孫洙傳

劉琦爲侍御史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勅官吏人人懼恐琦

但按首謀二人而已

宋史劉琦傳

宋神宗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閉修隄防通漕纜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壻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爲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

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爲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鄴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玉仙山。京水出嵩洛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尙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濇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隄爲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澗。皆可引以爲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土家隄。築大隄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於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二年正月。使還。以爲工費浩大。不可爲。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爲。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蕘爲之。以節濇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爲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爲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於黃河。上下置牐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卽洛河舊口。置水澗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卽以魏樓、榮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隄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爲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凡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爲隄。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閉

汴口。徙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修河道。宋史河渠志。是年三月庚寅疏汴洛。宋史神宗本紀。

是年浚淮南運河。自召伯堰至儀真十四節。玉海。

宋神宗元豐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澀。乞狹河六十里爲二十一萬六千步。

詔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言。漳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爲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爲便順。而屯田司權填淤塘。瀼。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防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防於真定府中渡創繫浮梁。增費數倍。旣非形勢控扼。請歲八九月易以板橋。至四五月防河卽拆去。權用船渡。從之。宋史河渠志。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七

運河水

宋神宗元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輦運司移上供物自淮揚軍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爲名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泝流入汴遠近險易較然廢之非是詔監司詳議

提舉河北黃河隄防司言御河狹隘隄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爲漲水所冒亦或湮沒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隄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河工畢宋史河渠志

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宋史文彥博傳

王存元豐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
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進樞
密直學士宋史王存傳

宋神宗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
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
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
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
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復
河取淮爲源不置堰廬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
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旣不用廬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
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爲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
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尙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旣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
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准水浸浮衝剝隄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爲常
八月范子淵又請于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墩灘上修隄及壓埽隄又新河南岸築新隄計役兵六千人

二百日成。開一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萬二千人。期五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隄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洶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詔從其請，仍作二年開修。宋史河渠志閏月丙戌，汴水溢。宋史神宗本紀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置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宋史蔣之奇傳

宋神宗元豐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閉，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壩。都大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澀，若因修京城，令役兵近汴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漕舟可通，是一舉而兩利也。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七月甲辰，伊洛溢。十月，浚真，楚運河。宋史神宗本紀

元豐間，或先公爲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戒之曰：東南不慣與大役，卿且爲朕優恤兵民。宋陳州可談先公謂朱服也。

宋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廬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

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月。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與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爲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爲怪。甚非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即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爲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與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仍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月。遂罷水匱。詔斥祥符。募澤。陵。募民承佃。增置水匱。又即宣澤門外。仍舊引京索源河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皆以爲廣濟淺澀之備。三月。三省言廣濟河輦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河輦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言。廣濟河以京索河爲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即令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

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宋史河渠志。三月己卯復廣濟河輦運。冬始閉汴口。宋史哲宗本紀。

宋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滯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擗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棟。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隄。上下置牐。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實爲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州犇牛皆置牐。是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善。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卽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隄。關大河於隄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門。名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爲欺罔。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爲慮。而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濫漫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爲今之計。宜復爲汴口。仍因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爲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爲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

漕運以獨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船。以供京師之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餽錢。爲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而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開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二。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臥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臥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關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爲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爲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宋史河渠志。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與夫開導至石板石人。以爲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師內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患。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亳陳穎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隄直抵東西二橋。左右皆瀦澤也。漁初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於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瀦積之地爲良田。自是汴河夫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篋棧子。謂

之外添裹補。河身奔兌。卽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行地上矣。宋王鞏聞見近錄。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比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謂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特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閘關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豪宕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嘗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旣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旣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止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間泥沙渾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閘關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洶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宋史河渠志。

軾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貨物。徵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遠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因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宋史蘇軾傳。時元祐七年。

宋哲宗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
漲盜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攔水簽堤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
水又大盜注於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爲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
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
山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
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爲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
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
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
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尙書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
而汴口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
條列明年正月庚戌用臣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卽督沿河官吏
伐冰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導清汴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
塞及凍解止將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流自無壅遏之患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洛水溢

宋哲宗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礮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紹聖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運，建言西京鞏縣、河縣、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堤壩，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況諸壩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爲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壩，開展河道，講究與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遏決溢之患，望遣諸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爲節約之限，罷去清汴陂口。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紹聖四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龍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賈種民同琰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賈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運并轉運司同視利害以聞。五月乙亥，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故汴口爲洛口，名汴河爲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澀而助行流。元祐間，卻於黃河接口，分引渾水，令自澗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丈尺深淺，檢計

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知樞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爲天源河。蓋有深意。元祐中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爲國姓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兩岸。各留堤

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宋史河渠志。

曾孝蘊。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爲牐。以便漕運。商賈旣成。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徙江淮荆湖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旣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勳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爲戶部侍郎。宋史曾孝蘊傳。

蘇京。紹聖中。令丹陽募民重浚練湖。易置斗門十數。江南通志。

宋哲宗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言。呂城牐當宜單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給。許量差牽。駕兵卒併力爲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

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壘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宋史河渠志。

丙子。築熙河通會閘。宋史哲宗本紀。

王宗望爲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

始成之。爲公私利。代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宋史王宗望傳。

宋哲宗元符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廝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廝利害。因命

孝蘊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啓閉日限之法。宋史河渠志。

吳居厚爲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道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召拜戶部尙書。宋史吳居厚傳。

鄭驥知溧陽縣。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

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驥條析利病。力止之。宋史鄭驥傳。

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惠民河修築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是年冬。詔侯臨同

北外都水丞司開臨清縣壩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

軍積水入御河。柘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

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二年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大觀元年夏。京畿大水。詔工部都水監疏導。至於八角鎮。宋史五行志。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宋史徽宗本紀。

十二月。詔開漢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之請也。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大觀二年八月。詔常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徽宗卽位以來。無大改作。汴渠稍

運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胡師文昨爲發運使。創開泗州直河。及築簽堤。阻遏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狂妄生事。誣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文由是自知州降充宮觀。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察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是年知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害稼比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請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丘入項城。以達於淮。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尙書張闈言。錢塘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趨赤岸。甌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於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合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漑內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者凡七處。以成運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浸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頃者凡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圩田例。召人戶自備財力興修。詔沈麟等相度措置。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御河東堤爲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爲椿

木。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六年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

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運使濬治。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十年四月己未。尙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騷擾。詔權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宋史河渠志。

任諒爲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版。諒親部卒築堤。徙民就高。賑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宋史任諒傳。向子湮言河高江淮數丈。而京行直達綱。以致江淮運河身高。迄今猶受其害。甚矣京之貽禍不淺也。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八

運河水

宋徽宗重和元年二月前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牯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六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濬澄水道。水入內。內庭池鑿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纒勝百斛船。躡月不雨。即竭。宋史河渠志。

唐格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格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格曰。水漲隄壞。此亡可若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堤注之河。浹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格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戒。宣和初。遷尙書。宋史唐格傳。

宋徽宗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猝。遐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若或淹浸旬時。因以風

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其所見。擇其可采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非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已。七月壬子。都提舉言。近因野水衝蕩。沒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役河清。功力不勝。望俟農隙。願夫開修。從之。宋史

河渠志。五月大雨水。都城自西北辛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詔都水使者決西城索河堤。殺其勢。城南居民家墓俱被浸。水至溢猛。直冒安上南薰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將溢。於是募人決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平。宋史五行志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欽聖皇后從姪也。補承奉郎。宣和初。除江淮發運主管文字。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子諲言。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浚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啓閘。復作堰儲水。故水不乏。比年直達之法。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宋史向子諲傳

陳遘徙淮南轉運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遘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於渠。漕路甫通。而花石綱塞道。遘捕繫其人。上章自劾。宋史陳遘傳

宋徽宗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伯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馱水運河。限三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引江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馱以助運水。

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尙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蠡以山陽灣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緣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澀，嘗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潴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六月，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綱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插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插，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插，復朝宗插，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淺澀狹險，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浙專委王復，淮南專委向

子謹同發運使李滌措置車水通濟舟運。四月又命王仲閔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庚專往來措置常漕運河。又詔東南六路諸廂啓閉有時比聞綱舟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啓版走泄河水妨滯綱運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使提舉等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江府濠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八百餘頃灌漑四縣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十二月庚口詔沿汴州縣創添攔河鎮柵歲額公私不以爲便其遵元豐舊制。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六年九月廬宗原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綱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折船灣言舟至此必毀折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社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折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七年九月丙子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溧水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宋史河渠志

周因累遷京西轉運副使宣和中春旱朝廷欲決溧口伊洛二水以益汴因奏洛民恃二水爲生決之不能益汴請於河陰決黃流入汴民亦不失二水之利。福建通志

陳求道靖康間判都水監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宋史陳求道傳

靖康後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兩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爲沿汴巡檢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溢云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綱運輸送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三綱輸送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過兩浙許輸送平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亦許輸送江寧府三年又詔諸路綱運見錢并糧輸送建康府戶部其金銀絹帛並輸送行在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宋史食貨志

宋建炎間吳中甫江淮發運使自洪澤鑿渠六十里以避長淮漕運之險江南通志

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縣梁河堰東運河淺澀今發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令佐監督濬治既而都省言餘姚縣境內運河淺澀塲廝墮壞阻滯綱運遂命漕臣發一萬七千餘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橋開撩河身夾塘詔漕司給錢米蕭山縣西興鎮通江兩廂近爲江沙壅塞舟楫不通宋史河渠志

紹興初。漕粟嘉陵。濟軍興。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為帥。議轉般法。費減十七。故蜀人謂承公為湖州鏡。此法我朝用之極便。鏡之所及遠矣。朱國禎傳 瀆小品。

宋高宗紹興三年十月。宰臣奏開修臨安運河淺澀。帝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兵。至於糜給之費。則不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為害甚大。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當遷避。至於舂楛所經。沙泥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費者。皆非便。恐議者以為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浮言何恤焉。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四年。詔燒毀揚州灣頭港口楸。泰州姜堰通州白莆堰。其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毀。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毀拆真陽堰楸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州至淮口運河淺澀之處。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諤言。鎮江府呂城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勤。尋遣官屬李潤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復興。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決。故湖水不能滌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一帶。良田亦被淹沒。臣已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二斗門、一石礮。及修補隄防。盡復舊蹟。庶為永久之利。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八年。命臨安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開濬運河壅塞。以通往來舟楫。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五月壬申浚運河。宋史高宗本紀。

宋孝宗隆興二年安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

口通流灌入府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至都亭驛一帶河道地勢自昔高峻今欲先於望仙橋城外保安

橋兩頭作壩卻於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戽運水引入保安門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

驛橋可以通徹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三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臨安居居民繁夥河港壅塞雖屢開導緣裁減工費不能迄功臣

嘗措置開河錢十萬緡乞候農暇待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支費庶幾河渠復通公私爲利上俞其請

守臣言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濬橋裏運河十三里通便綱運民旅皆利復恐湖水不定

復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綱運至多宜差注指揮一人專以開撩西與沙河繫銜及發捍江兵五十名專

充開撩沙浦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屋居之。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四年安守臣周淙出公帑錢招集遊民開濬城內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之。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澀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

山光寺前橋梁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餘卒開濬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以臣僚言丹陽練湖

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寢緩其禁。以惠民。然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滌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爲河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貯水。疆家因而專利。耕以爲田。遂致淤澱。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壅塞。立爲盜決侵耕之法。著於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

詔兩浙漕臣沈度。專一措置修築。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二年。兩浙漕臣趙礪老言。臨安府長安舖至許都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開濬。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舖。遇城中河水淺涸。啓板納潮。繼卽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卽收板。聽舟楫往還爲便。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五年。以漕臣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濬無錫縣以西橫林。小井及犇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處。以通漕舟。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舖。六百四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金使往來事曰。運河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擾民。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九年。知常州章沖奏。常州東北曰深港。利港。黃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鼇子港。孟濱。秦伯瀆。烈塘。江陰之東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港。皆古人開導。以爲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壅塞。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

以爲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湖。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浚二十餘里。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浚治之擾。至若望亭堰。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堰。隔有三利焉。陽羨諸瀆之水。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三邑。必無下流淫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運河亦有所節。則沿河之田。旱歲資以灌溉。二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以時。足通舟楫。復免車畝灌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浚。宋史河渠志

耿秉。淳熙十年知鎮江軍。上疏曰。如遇亢旱。聽民車河水。孝宗問大臣曰。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對曰。恐人使往來水淺。故不許。孝宗曰。稼穡事大。可從秉請。江南通志。人使往來者。謂實使往來之運道也。聞之明季。如遇旱年。運河水淺。不令民放涓滴之水以灌田也。南宋君臣。何其愛民之深哉。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浚。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壩堰。自可瀦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閘門至常州。有楓橋。澹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

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風，湖水由滬而入，皆不必浚。惟無錫五瀉，損壞累年，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修築，不獨瀦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楊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曠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奔牛、呂城二閘，別無湖港瀦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爲甚。所當先濬，上以爲然。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州、真州兩閘瀦積。今河水走泄，緣瓜州上中二閘久不修治，獨潮閘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湖，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閘亦復損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二閘，以防走泄。從之。宋史河渠志。

張孝祥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陵。自是荆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宋史張孝祥傳。

蔡洸知鎮江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漑。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漑，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宋史蔡洸傳。

陳敏爲都統制兼知高郵軍，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敏言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

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兩朝司命。願朝廷留意。宋史陳

李浩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上諭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

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宋史李

具欽世知江陰縣。縣有運河壅塞。欽世浚治之。大家爭捐金相助。不踰月而成。江南通志

宋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葑蕀彌滿。宜朔立隄堰以爲瀦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隄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鹽鎮。舊有隄廂。乃秦州泄水之處。其廂壞久。亦於此朔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於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又秦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於江。共爲石礎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爲名。鑿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隄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祕閣。淮東轉運判官。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嘉泰元年。守臣李珏言。州境北邊楊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甬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

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於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橫河、五瀉諸港。通於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爲支溝斷汊。曲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兀。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於湖。北歸大江。東徑注於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旁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泄堰。日爲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尙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壅塞。故雖有江湖之侵。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況漕渠一帶。網運於是經由。使客於此往返。每遇水涸。網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漕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浚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廂。固護水源。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嘉泰二年六月壬午。浚浙西運河。宋史寧宗本紀。

宋寧宗嘉定間。臣僚言。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廂。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比年以來。鎮江廂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淮東總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濬。宋史河渠志。

汪綱知高郵軍。與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烏鹵。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於朝。增一秩。知紹興府。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插江口。使泥淤不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闔。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歎所忘勤。宋史汪綱傳。

陳居仁守鎮江。治古海鮮界港爲石礎。丹徒境上。蓄洩以時。以通漕運。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宋史陳居仁傳。李庭芝主管兩淮制置司事。至揚。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宋史李庭芝傳。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九

運河水

金都於燕。東去潞水五十里。故爲牐。以節高良河。白蓮潭諸水。以通山東河北之粟。凡諸路瀕河之城。則置倉。以貯傍郡之稅。若恩州之臨清。歷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皆置倉之地也。其通漕之水。舊黃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滄州。會川之境。漳水東北爲御河。則通蘇門。獲嘉。新鄉。衛州。濬州。黎陽。衛縣。彰德。磁州。洺州之餽。衡水則經深州。會于滹沱。以來獻州。清州之餽。皆合于信安。海墻。泝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牐。十餘日而後。至於京師。其他若霸州之巨馬河。雄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清河。皆其灌輸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流。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故常從事陸輓。人頗艱之。世宗之世。言者請開盧溝金口。以通漕運。役衆數年。竟無成功。事見漕渠。其後亦以牐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車輓矣。其制。春運以冰消行。暑雨畢。秋運以八月行。冰凝畢。其網將發也。乃合衆以所載之粟。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視輿所封樣。同則受。凡網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裝一網。裝畢。以三日啓行。計道里分泝流。沿流爲限。至所受之倉。以三日卸。又三日給收付。凡輓漕脚直。水運鹽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釐七毫。粟四十文。一分三毫。錢則每貫一文七分二釐八毫。凡使司院務納

課備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諸民戶射賃官船漕運者。其脚直以十分爲率。初年尅二分。二年尅一分八釐。三年尅一分七釐。四年尅一分五釐。五年以上尅一分。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四年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召問其故。主者云。戶部不爲經畫所致。上召戶部侍郎曹望之。責曰。有河不加濬。使百姓陸運勞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卽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五年正月。尙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官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五百里內軍夫浚治。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漳沱犯真定。命發河北西路及河間。太原。冀州民夫二萬八千。繕完其隄岸。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上忻然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千里內民夫。上命免被災之地。以百官從人助役。已而敕宰相曰。山東歲饑。工役興則妨農作。能無怨乎。開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罷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復開之。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北入據。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計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還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相責曰。所餘三十日。徒妨農費工。卿等何爲慮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滓成淺。不能勝舟。其後上謂宰相曰。分盧溝爲漕渠。竟未見功。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

至京師而價賤矣。平章政事駙馬元忠曰：請求識河道者，按視其地，竟不能行而罷。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七月大雨，滹沱盧溝水溢。金史世宗本紀。是年，滹泥決白馬岡，有司以聞，詔遣使固塞，發真

定五百里內民夫，以十八年二月一日興役，命同知真定尹鵬沙虎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徐偉監護。金史

河渠志。

劉仲洙，宛平人，大定三年進士，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漲，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以賢能

進官一階，升河北西路轉運。金史劉仲洙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春正月，詔有司修護漳河，所須工物，一切並從官給，毋令擾民。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儲積不廣，詔沿河恩獻等六州粟百萬餘石，運至通州，蓋入京師。金史

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五月，盧溝決於上陽村，先是決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至是復決，

朝廷恐枉費工物，遂令且勿治。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五月戊子，盧溝決於上楊村，湍流成河，遂因之。金史世宗本紀。

張大節，五臺人，為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嚙安次，承詔護視隄成，擢修內司使。金史張大節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下視都城，高一百四十餘尺，止以射糧軍守之，恐不

足恃。儻遇暴漲。人或爲姦。其害非細。若固塞之。則所灌稻田。俱爲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土。不然。則更立重甌。仍於岸上置墾官廨署及墾兵之室。庶幾可以無虞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夏四月丙子。詔封盧溝

水神爲安平侯。

金史河渠志。

徒單克寧爲左丞相。初。盧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河神爲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卽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

徒單克寧傳。

劉璣。益都人。除同知漕運司事。嘗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授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隄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甚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璣向言漕運省費事。

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擢濰州刺史。

金史劉璣傳。

金章宗明昌二年六月。漳河及盧溝河隄決。詔命速塞之。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三年三月。盧溝橋成。敕命名曰廣利。先是大定二十八年。詔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章宗更命建石橋。至是成。有司謂車駕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請官建東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間自應爲爾。左丞守貞言。但恐爲豪右所占。況罔利之人多止東岸。若官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便於觀。

望也。遂從之。六月。盧溝隄決。詔速遏塞之。無令泛溢爲害。右拾遺路鐸上疏言。嘗從水勢分流以行。不必補修。鐸。同口以下。丁村以上。舊隄。上命宰臣議之。遂命工部尙書胥持國及路鐸同檢視其隄道。四

月。尙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自大務清口并咸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制可。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四年春正月癸未。有司言修漳河隄埽。計三十八萬餘工。詔依盧溝河例。招被水闕食人充夫。官支錢米。不足。則調礙水人戶。依上支給。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承安五年。邊河倉州縣。可令折納菽二十萬石。漕以入京。驗品級養馬於俸內帶支。仍漕麥十萬石。各支本色。乃命都水監丞田樸。相視運糧河道。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元年。尙書省以景州漕運司所管六河倉。歲稅不下六萬餘石。其科州縣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賄延阻。人不勝苦。雖近官監之亦然。遂命監察御史一員往來糾察之。金史河渠志。

烏古論慶壽。泰和四年。遷近侍局提點。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金史烏古論慶壽傳。

金章宗泰和五年正月丁丑。調山東河北軍夫。改治漕渠。金史章宗本紀。是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淺澀。敕尙書省發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之。犯屯田戶地者。官對給之。民田則多酬其價。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六年。尚書省以凡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以為無與于己。致多淺滯。使綱戶以盤淺剝載為名。姦弊百出。於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經之地。州官府衙內皆帶提控漕河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俾催檢網運。營護隄岸。為府三。大興。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滄。清。獻。深。衛。濬。滑。磁。洺。通。縣三十三。大名。元城。館陶。夏津。武城。歷亭。臨清。吳橋。將陵。東光。南皮。清池。靖海。興濟。會川。交河。樂壽。武強。安陽。湯陰。臨漳。成安。滏陽。內黃。黎陽。衛。蘇門。獲嘉。新鄉。汲。路。武清。香河。灤陰。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張行信言。船自通州入插。凡十餘日。方至京師。而官支五日轉脚之費。

遂增給之。金史河渠志。

韓玉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金史韓玉傳。

張翰。秀容人。宣宗遷汴。翰以戶部侍郎規措。扈從事宜。至真定。上書言五事。一謂當按蔡汴舊渠。以通漕

運。上施行之。金史張翰傳。

金宣宗貞祐二年六月。潮白河溢。漂古北口鐵裹關門。至老王谷。金史宣宗本紀。

金宣宗貞祐三年。既遷于汴。以陳穎二州瀕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觀州漕運司。設提舉官。募船戶

而籍之。命戶部勾當官往來巡督。金史河渠志。

侯華。東阿人。貞祐四年。進拜尚書右丞。嘗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金史侯華傳。是年。從石

丞侯摯言。開沁水以便餽運。上又念京師轉輸之勞。命出尙廐牛及官車以助其力。是年諭皇太子曰。中京運糧。謹送官當擇其人。萬有一失。樞密官亦有罪矣。其船當用毛花輦所造兩首尾者。仍張幟如渡軍之狀。勿令敵知爲糧也。陝西行省把胡魯言。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可以紓民力。遂命嚴其偵候。如有警。則皆維於南岸。時朝廷以邳徐宿泗軍儲。京東縣輓運者歲十餘萬石。民甚苦之。金史河渠志把胡魯與定四年。權尙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尙書省元帥府於京兆。時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浸困。胡魯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以爲便。金史把胡魯傳

金宣宗元光元年。於歸德府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以受東郡之粟。定國節度使李復享言。河南駐驛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卽仰給陝西。陝西地腴歲豐。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軍運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度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餘萬斛。且無稽滯之患。上從之。時又於靈壁縣澶郡鎮設倉都監。及監支納。以方開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泗以貯粟也。金史河渠志金哀宗天興元年五月丁亥。鑿清河漕渠。尋罷之。金史哀宗本紀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而

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輸輓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滬。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功。至元十九年。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於是請於朝。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翔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入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觶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中戶。忙兀觶爲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二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運也。二十四年始立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并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

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礮。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價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益多矣。元史食貨志。

羅璧鎮江人。陞明威將軍總管鎮金山。至元四年徙鎮上海。督造海舟六十艘。兩月而畢。十二年始運江南糧。而河運弗便。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三。而以璧與朱清張瑄爲之。乃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入京師。賜金虎符。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

道運糧二十四年乃顏叛。壁復以漕舟至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督漕至直沽倉。潞河決。水溢幾及倉。壁樹柵。率所部畚土築隄捍之。陞昭毅大將軍。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歷都水監。改正奉大夫。通州復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而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鎮江卒。元史羅璧傳。

朱張海餉。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且言自古所未嘗行此道。防自今始。然杜少陵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與臺驅。又昔遊詩云。幽燕夙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然則自昔燕地皆海運。非始於今矣。周密浩然齋視聽抄。

朱清張瑄者。海上亡命也。久爲盜魁。出沒險阻。若風與鬼。劫略商販。人甚苦之。至元二十一年。伯顏建議海運。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戶。押運糧三萬五千石。仍立海道萬戶府三。以清瑄與羅璧爲萬戶。轄千戶百戶。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出楊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月餘始至淮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西行。到九臯島。劉公島。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收界河。兩月餘抵直沽。實爲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萬石。二月開洋。四月直沽交卸。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是時船小。人多恐懼。至元二十七年。朱萬戶請長興李福四押運。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

洋進界河。不過一月或半月。至直沽。漕運利便。是歲加朱爲浙江省參政。張爲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大德七年。招兩浙上戶自造船。與脚價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京師稱便。迤南番貢亦通。蓋自上海至直沽內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不出月餘。可以達。省費不貲。若長樂港出福州。經崇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我朝洪武三十年。猶倣其制。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樂間。通會河成。始不復講。胡松廣興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於天歷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爲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恆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糜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尙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尙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由海

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陸運爲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陸運總督之。旣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於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於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候於嘉興之澈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澈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粟之載於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尙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尙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尙書脫歡察爾。兵部尙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元史食貨志。

京師之在燕。自元始。故漕運之自南而北。亦自元始。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至元二十年。李粵魯赤自任城開穿河渠。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從東阿舍舟陸運。抵臨清。下漳御。至京。陸運道經往平地勢卑下。夏秋霖潦。艱阻萬狀。公私病之。至元二十六年。用壽張尹韓仲暉言。自安山西開河。由壽張西北過東昌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決汶流以趨之。舟楫連檣。

而下。建堰閘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賜名會通。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未罷。山東金河備考。

元之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有仙鶴哨船。每船三十隻爲一綱。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爲三十。每綱設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爲之。其行船者又顧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又專責清瑄輩。但加秩耳。不易其人。此所以享其利幾百年。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至正之末。天下分崩。猶藉張士誠給數年。豈非以措置得宜。久而不變哉。通漕類編。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隄爲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爲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囓之患。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一代之事功。不可泯也。通惠河。其源出於白浮。壘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插河踪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爲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二百一十步。壩廡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爲便益。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春。告成於

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河。凡役軍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沒官囚隸百七十二。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其壩牐之名曰廣源牐。西城牐二。上牐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牐在和義水門西三步。海子牐在都城內。文明牐二。上牐在麗正門外。水門東南。下牐在文明門西南一里。魏村牐二。上牐在文明門東南一里。下牐西至上牐一里。籍東牐二。在都城東南王家莊。郊亭牐二。在都城東南二十五里。銀王莊。通州牐二。上牐在通州西門外。下牐在通州南門外。楊尹牐二。在都城東南三十里。朝宗牐二。上牐在萬億庫南百步。下牐去上牐百步。成宗元貞元年四月。中書省臣言新開運河牐。宜用軍一千五百以守護。兼巡防往來船內姦宄之人。從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糊造牐壩。所費不貲。雖已成功。全籍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擬設提領三員。管領人夫。專一巡護。降印給俸。其西城牐改名會川。海子牐改名澄清。文明牐仍用舊名。魏村牐改名惠和。籍東牐改名慶豐。郊亭牐改名平津。通州牐改名通流。河門牐改名廣利。楊尹牐改名溥濟。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運糧河牐。始務速成。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旦俱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勞。今爲永固計。宜用磚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文宗天歷二年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時

開挑通惠河。安置牖座。全籍上源白浮一畝等泉之水以通漕運。今各支及諸寺觀權勢。私決隄堰。澆灌稻田。水碾園圃。致河淺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壅山直抵大都運糧河。隄堰泉水。諸人毋挾勢偷決。大司農司都水監可嚴禁之。元史河渠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

運河水

歐陽原功中書右丞相領通惠河都水監事政績碑中書右丞相定柱公自居平章首席既而陞左相又陞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卯之正月迄今數年之中濬治舊規抑塞新弊水政大修都水監長貳賓佐共具實蹟請於翰林歐陽朝諱文其事於石以貽後世廟諱曰丞相上佐天子下理百官日綜萬幾朝野政務莫非相業所經綸也奚獨於水政紀述乎其長貳賓佐進曰我國家之置都水也始於至元之辛卯丞相完澤實倡其端當時聖君賢相爲慮甚周爲制甚密導昌平白浮之水西流循西山之麓會馬眼諸泉潄爲七里東流入自城西水門匯積水潭又東並宮牆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又潄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二百里是爲通惠河置廝二十有四跨諸廝之上通京師內外經行之道置橋百五十有六廝以制蓄洩橋以惠往來乃卽運糧提舉司車戶千四百五十有一隸監專治其事廝與橋初置于延祐中易木以石次第而械之命廝戶學爲石工木鐵煉堊皆習其技歲械廝工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爲常約歲若干諸廝皆石一切工役取具廝戶不擾而集國計之不匱民用之不乏皆利賴焉近年有司擅以廝戶抑配各驛以給驛至

元延祐以來。祖宗之良法美意。日就蠹壞。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若干戶。餘州縣之侵軼。插戶者悉禁絕之。他戶有避徭役之類。仍因而亡者。咸復其舊。故得水利不墜。漕法不滯。有關國計。民用甚重也。且通惠河之將入海也。衝漳貫之。遡漳西南。涉瀛博之野。南至于臨清堂邑之壩。過壩而南。爲會通河。盡豫兗青徐四州境上之水。入河。絕漕至大江而止。二河相通。其爲水利博矣。有如京城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瓴。一蟻穴之漏。則橫潰莫制。守隄吏與插戶。晝夜分番。邏視不曠。則借兵士於樞密。所係尤重。故水政之修。插戶之復。丞相有功。于斯甚大。可無紀述乎。廟諱聞其言。乃考古而徵今。水在唐虞爲澤虞。在成周爲川衡。西漢太常大司農。少府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貳。武帝置水衡都尉。成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隄謁者。晉改都水臺。又置前後中左右五水衡。以五使領之。劉宋置水衡令。蕭梁改爲大舟卿。宇文置都水大夫。隋置都水臺使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沿革不一。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置都尉。趙宋爲都水監。置判監判及丞主簿等員。大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政。兼總舟航梓筏之筭。就司其政。以充用。故漢太常諸卿各有水衡。盡征其入給俸祿。所稱水衡錢是也。聖代捐國家之厚費。以利天下。而秋毫不征其資。視古之都水。有不可同年語者矣。但歷代建都。秦漢唐多都雍州。隔關隘之險。漕運極艱。用水極少。其後有都洛陽大梁。亦不過洛潞入汴。淪汝蔡入淮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而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以

上皆爲我國家用。東南之粟，水漕數百萬石，由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達。東南貢賦，凡百上供之物，歲億萬計，絕江淮河而至，道通惠河以達。商貨懋遷，與夫民生日用之所須，不可悉數。二河沿沿，南北物貨，或入或出，徧天下者，猶不在是數。又自崑崙西南水入海者，遠出南詔之後，歷交趾，闍婆，眞臘，占城，百粵之國，東南過琉球，日本，東至三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奇產，航海而至，或踰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闕下。斯又古今載籍之所未有者也。水政之重，可不以重臣領之乎？昔者舜舉十六相，共治海內，禹治水土，益治川澤，今之水政，禹益蓋嘗司之，然則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事也。歟。廟諱職在太史，紀載爲宜。右丞相康里氏，定柱其名，乃祖乃父，三世宿德，逮事列聖，篤于忠貞，數從王師，戰金入陣，多積功伐，不妄俘戮，不希寵榮，有陰德餘慶，施于後人，丞相踵之，敷歷臺閣三十餘年，清慎如一，熟知國家典故，及居台揆，雅量鎮浮，坐決大政，不徵辭色，百度自貞，有古大臣之風，來求文以紀其蹟者，都水野素達爾，段定僧，少監完澤鐵睦爾，太平奴，薛徹篤，監丞鎮南滿慈，普化沙喇，贊卜，馬兒吉顏，經歷山山，知事祁思道，爰系以詩曰：國治水官，象天元冥，都水有政，治國大經，於穆皇元，龍興朔方，秉令天一，並牧八荒，乃據析津，迺建神州，囊括萬術，循從其流，東濬白浮，遠彼西山，卽是天津，流畢昇間，西絕紫宮，南出皇畿，又東注海，萬派攸歸，東溟天池，若爲我滌，給我漕輓，徑達宸居，河濟淮江，陳若指掌，我鑿二渠，利盡穹壤，雖云盡利，我則不征，損利利民，治水水平，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措不煩，戶籍先

正昔命牖戶習鍛習礪鍵木膠堊各程其藝制水有牖通道有梁息耗有則啓閉有常夫何牖戶俾役
 驛廡是求善書俾掣之肘相君既告牖戶內復每歲鳩工羣匠來族水政既舉國計以滋都人日用源
 委莫知彼水在國血脈在身百體輸精五官齋神相為股肱水利實興榮衛不疑股肱宣能維相君量
 彭蠡大野汪洋淵渟安靜整維維相君力砥柱龍門捍彼衝潰國之樊垣有方斯定有量斯寬變調雍
 容歲溢旱乾重華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底績百川是障世皇濬渠相曰完澤身先水官相彼原隰洵美
 相君海內稱賢罔俾哲輔專美于前六府三事治先乎水九敘惟歌作者太史太史作譚載以龜趺集

大通河發源于昌平之白浮村神山泉西南會一畝馬眼玉泉繞出壘山後匯為七里泊東入都城西
 水門貫積水潭又稍東由月橋入內府環繞宮殿南出玉河橋水門東行會南北城河二流由大通橋
 東下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周夢暘水部備考。黃菽云通惠河即今之大通河也水自玉河出遶都城東南經
 泉山在順天府西北三十里山上有金華宗避暈行宮芙蓉殿故址泉出石罅中如沸明宣宗命鑿石為池構亭其上玉
 前為石橋水過橋為溪曲折三百步疏為四湖。秋高氣清泓澈淨溜水光接天晶然一白南有洞洞旁石
 崖高百餘尋刻玉泉二字大足文許其地總名西山舊記云太行山第八徑在燕強形鉅勢雲從星拱都城西望
 翠若列屏春雨霖淫夏樹蒼葱秋花爛熳冬雪瓊瑤四時風景百幅畫圖也至於諸峰羅列雖因地得名總曰
 西山而紺閣琳宮懸浮鐘磬不可勝紀其尤奇者氣勝雲甘木不凋冬卉不枯居然莫光之江南云壘山去
 阜成門二十餘里上赤壇童童無草木山南若洞而圯者小落臺也山臨西湖水田基布山後一畝泉今不知所在
 處處可飲可灌可隄可苑白浮山通志云在昌平州南十里上有二潭水經白浮村元郭守敬引水西折而南經壘
 山泊入積水潭以濟漕運蓋通惠河之源雖言自白浮諸泉水而其實皆自西山一帶于麓萬壑之水匯於西湖

流大內，出東南水門，注大通河。流入高麗莊。入於白河者也。蓬留日錄云。北京青龍水爲白河。出密雲。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爲玉河。出玉泉山。經大內。出都城注通惠河。與白河合。朱奎水爲盧溝河。出大同縣乾入宛平界。出盧溝橋。元武水。爲涇餘、高粱、黃花、鎮川、榆河。俱繞京師之北。而東與白河合。梓谿集云。京師形勝。以地輿家論之。玉河之水。當直出會南海子。從天地壇前轉。東入潞河。方爲自然。崇文門外開河宜塞之。庶幾左臂不斷。此乃帝王建都萬代之計也。

白浮壅山即通惠河上源之所出也。白浮泉水在昌平縣界西。折而南經壅山泊。自西水門入都城焉。成宗大德七年六月。壅山等處看牒提領言。自閏五月二十九日始。晝夜雨不止。六月九日夜半。山水暴漲。漫流隄上。衝決水口。於是都水監委官督軍夫。自九月二十一日入役。至是月中輟工。實役軍夫九百九十三人。十一年三月。都水監言。巡視白浮壅山河隄崩三十餘里。宜編荆笆爲水口。以泄水勢。計修笆口十一處。四月興工。十月工畢。仁宗皇慶元年正月。都水監言曰。浮壅山隄多低薄崩陷處。宜修治。來春二月入役。八月修完。總修長三十七里二百十五步。計七萬三千七百七十三工。延祐元年四月。都水監言。自白浮壅山下至廣源牒隄堰多淤澱淺塞。源泉微細。不能通流。擬疏濬。由是會計工程。差軍千人疏治。泰定四年八月。都水監言。八月三日。霖雨不止。山水泛溢。衝壞壅山諸處笆口。浸沒民田。計料工物。移文工部關支修治。自八月二十六日興工。九月十二日工畢。役軍夫二千名。實役九萬工。四十五日。

元史河渠志。

壅河亦名阜通七壅。成宗大德六年三月。京畿漕運司言。歲漕米百萬。全藉船壅夫力。自冰開發運。至河

凍時止計二百四十日。日運糧四千六百餘石。所轄船夫一千三百餘人。壩夫七百三十。占役俱盡。晝夜不息。今歲水漲。衝決壩隄六十餘處。雖已修畢。恐霖雨衝圯。走泄運水。以此點視河隄淺澀低薄去處。請加修理。自五月四日入役。六月十二日畢。深溝壩九處。計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三工。王村壩二處。計七百十三工。鄭村壩一處。計一千一百二十五工。西陽壩三處。計一千二百六十二工。郭村壩三處。計一千九百八十七工。千斯壩下一處。計一萬工。總用工三萬二千四百四十。元史河渠志。

雙塔河。源出昌平縣孟村一畝泉。經雙塔店而東。至豐善村入榆河。至元三年四月六日。巡河官言雙塔河時將泛溢。不早為備。恐至潰決。臨期卒難措手。乃計會閉水口工物。開申都水監。初開雙塔河。未及暨久。今已及水漲之時。倘或決壞。走泄水勢。誤運船不便。省準制國用。司給所需。都水監差夫修治焉。凡合閉水口五處。用工二千一百五十五。元史河渠志。蒼莪云。水經。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流過京都縣南。餘潭。即今榆河之源也。方輿記要云。榆河一名濕餘河。或名溫榆河。蓋濕餘之誤也。竹垞先生云。按後漢書。王霸為上谷太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資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章懷太子注引水經注。本作溫餘水。遼史順州有溫榆河。金更懷柔縣為溫陽。豈無濕餘。又昌平多溫泉。有流入雙塔河者。溫餘之名。竊疑因此。水經注既無善本。今人但見坊刻。遂指溫字為濕字之譌。正恐類昔人所云。以不悖為悖也。昌平州志云。榆河源出州西南四十里月兒灣。下流為沙河。經順義。會白河。

盧溝河。其源出于代地。名曰小黃河。以流濁故也。自奉聖州界流入宛平縣境。至都城四十里東麻谷。分為二派。太宗七年歲乙未八月。敕近劉冲祿言。率水工二百餘人。已依期築閉盧溝河。元破牙梳口。若不

修隄固護。恐不時漲水衝壞。或貪利之人盜決。濫灌。請令禁之。劉冲祿可就主領。毋致衝塌。盜決犯者以違制論。徒二年。決杖七十。如遇修築時。所用丁夫器具。應差處調發之。其舊有水手人夫。內五十人。差官存留不妨。已委管領常切巡視體究。歲一交番。所司有不應副者。罪之。元史河渠志

渾河本盧溝水。從大興縣流至東安州武清縣。入鄆州界。至大二年十月。渾河水決。左都威衛營西大隄。泛溢南流。沒左右二翊及後衛屯田麥。由是左都威衛言。十月五日水決武清縣王甫村。隄闊五十餘步。深五尺許。水西南漫。平地流環。圓營倉局。水不沒者無幾。恐來春冰消。夏雨水作。衝決成渠。軍民被害。或遷置營司。或多差軍民修塞。庶免墊溺。三年二月十二日。省準下左右翊及後衛大都路委官督工修治。至五月二十日工畢。皇慶元年二月十七日。東安州言渾河水溢。決黃塢隄一十七所。都水監計工物移文工部。二十七日。樞密知院塔失帖木兒奏。左衛言渾河決隄口二處。屯田浸不耕種。已發軍五百修治。臣等議。治水有司職耳。宜令中書戒所屬用心修治。從之。七月。省委工部員外郎張彬言。巡視渾河。六月三十日霖雨。水漲及丈餘。決隄口二百餘步。漂民廬。沒禾稼。乞委官修治。發民丁刈雜草興築。延祐元年六月十七日。左衛言。六月十四日。渾河決武清縣劉家莊隄口。差軍七百與東安州民協力同修之。三年三月。省議渾河決隄堰。沒田禾。軍民蒙害。既已奏聞。差官相視。上自石徑山金口。下至武清縣界舊隄。長計三百四十八里。中間因舊修築者。大小四十七處。漲水所害。合修補者。一十九處。無隄剗修者。八處。

宜疏通者二處。計工三十八萬一百。役軍夫三萬五千。九十六日可畢。如通築則役大難成。就令分作三年爲之。省院差官先發軍民夫匠萬人興工以修其要處。是月二十日。樞府奏撥軍三千。委中衛僉事督修治之。七年五月。營田提舉司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一日。屯戶巡視。廣武屯北渾河隄二百餘步將崩。恐春首上解水漲浸沒爲患。乞修治。都水監委濠寨會營田提舉司官。武清縣官督夫修完。廣武屯北陷薄隄一處。計二千五百工。永興屯北隄低薄一處。計四千一百六十六工。落袋村西衝圯一處。計三千七百三十三工。永興屯北崩圯一處。計六千五百十八工。北王村莊西河東岸。至白墳兒南。至韓村西道口。計六千九十三工。劉邢莊西河東岸北至寶僧百戶屯南至白墳兒。計三萬七百十二工。總用工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二。泰定四年四月。省議三年六月內霖雨。山水暴漲。泛沒大興縣諸鄉桑棗田園。移文樞府於七衛屯田及見有軍內差三千人修治。元史河渠志。

盧溝河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湧爲金龍池。迤邐東下曰桑乾河。鴈門。雲中諸水皆會。由大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州。過懷來。行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徑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遷徙不常。至看丹口分爲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是爲渾河。一南流至霸州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運河。吳文恪公集。

盧溝本桑乾河。俗曰渾河。在都城西南四十里。有石橋。橫跨二百餘步。橋上兩傍皆石欄。雕刻石獅形。

狀奇巧。金明昌間所造。兩崖多旅舍。以其密邇京師。驛通四海。行人使客。往來絡繹。疎星曉月。曙景蒼

然。亦一奇也。戴司成集。書菽云。盧溝河在順天府西南二十五里。水桑乾水。又名漂水。俗名漣河。黃河別源也。澤出山西大同府桑乾山下。經太行山入宛平縣境。在上流曰桑乾。在下流為盧溝。以其濁故呼漣河。以其黑故呼盧溝。燕人以黑為盧。水木一也。

白河在灤州東四里。北出通州潞縣。南入于通州境。又東南至香河縣界。又流入于武清縣境。達於靜海縣界。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運糧河。全仰白榆潭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歲新開。隨河分引。潭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餘里。河道淺澀。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處。糧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載。淹延歲月。致虧糧數。先是都水監相視白河。自東岸吳家莊前。就大河西南斜開小河二里許。引榆河合流。至深溝壩下。以通漕舟。今丈量自深溝榆河上灣。至吳家莊龍王廟前。白河西南至壩河八百步。及巡視。知榆河上源築閉。其水盡趨通惠河。止有白佛靈溝一子母三小河。水入榆河。泉脈微。不能勝舟。擬自吳家莊就龍王廟前閉白河。於西南開小渠。引水自壩河上灣入榆河。庶可漕運。又深溝樂歲五倉。積貯新舊糧七十餘萬石。站車輓運艱緩。由是訪視通州城北通惠河積水。至深溝村西。水渠去樂歲廣儲等倉甚近。擬自積水處由舊渠北開四百步。至樂歲倉西北。以小料船運載甚便。都省准焉。通惠河自通州城北至樂歲西北。水陸共長五百步。計役八萬六千五百五十工。大德二年五月。中書省劄付都水監運糧河隄自楊村至河西務三十五處。用葦一萬九千一百四十束。軍夫二千

六百四十九名。度三十日畢。於是本監分官率濠寨至楊村。歷視壞隄。督巡河夫修理。以霖雨水溢。故工役倍元料。自寺洶口北至蔡村。清口孫家務辛莊。河西務隄。就用元料葦草。修補卑薄。棚築月隄。頗有成功。其楊村兩岸相對出水。河口四處葦草不敷。就令軍夫採刈。至九月住役。楊村河上接通惠諸河。下通津沱入江淮。使官民舟楫直達都邑。利國便民。奈楊村隄岸。隨修隨圯。蓋爲用力不固。徒煩工役。其未修者。候來春水涸土乾。調軍夫修治。延祐六年十月。省臣言漕運糧儲及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直沽達通惠河。今岸崩泥淺。不早疏浚。有礙舟行。必致物價翔湧。都水監職專水利。宜分官一員。以時巡視。遇有頽圯淺澀。隨宜修築。如功力不敷。有司差夫助役。怠事者究治。從之。至治元年正月十一日。漕司言夏運海糧一百八十九萬餘石。轉漕往返。全藉河道通便。今小直沽汶河口潮汐往來。淤泥壅積七十餘處。漕運不能通行。宜移文都水監疏濬。工部議。時農作方興。衆民多艱食。若不差軍助役。民力有所不逮。樞密院言軍人不敷。省議若差民丁。方今東作之時。恐妨歲事。其令大都募民夫三千。日給傭鈔一兩。糙粳米一升。委正官提調。驗日支給。令都水監暨漕司官同督其事。四月十一日入役。五月十日工畢。泰定元年二月。福府臣奏。臨清萬戶府言。至治元年。霖雨決壞。運糧河岸。宜差軍修築。臣等議。誠利益事。令本府差軍三百執役。從之。三年三月。都水監言。河西務菜市灣。水勢衝噴。與倉相近。將來爲患。宜於劉二總管營相對河東岸。截河築隄。改水道與舊河合。可杜後患。四年正月。省臣奏。准樞府差軍五千。大都路募夫五

千人日支糙米五升。中統鈔一兩。本監工部委官與前衛董指揮同監役。是年三月十八日興工。六月十一日工畢。致和元年六月六日。臨清御河萬戶府言。泰定四年八月二日。河溢壞營北門隄約五十步。漂舊椿木百餘。崩圯猶未已。工部議。河岸崩摧。理宜修治。既都水監會計工物各處支給。其役夫三千人。若擬差民。方春恐妨農務。宜移文樞密院撥軍。省准修舊隄岸。展闊新河口東岸。計工五萬九千九百三十七。用軍三千。木匠十人。天曆二年三月。漕司言。元開劉二總管營。相對河北舊河。運糧迂遠。乞委官相視。復開舊河便。四月九日。奏准差軍七千。委兵部員外郎鄧衡。都水監丞阿里。漕使太不花等督工修浚。後以冬寒。候凍解興役。三年。工部移文大都於近甸募民夫三千。日支糙粳米三升。中統鈔一兩。兵部改委辛侍郎暨元委官修開。至順元年六月。都水監言。二十三日夜。白河水驟漲丈餘。觀晉寺新修護倉堤。已督有司差夫救護。今水落尺餘。宜候伏槽興作。元史河渠志。

白河經密雲諸山。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隄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常。運行甚艱。惟用兜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卽濬。庶盤剝可省矣。近有議於白河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他決。底皆淤沙。閘必易損。且河徙無定。閘難改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問水集。

謹按。白河源出密雲縣霧靈山南。經通州。潮縣。香河。武清。會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同入於海。榆河源出昌平州南月兒灣。下流爲沙河。會清河。經順義縣入白河。潮河源出密雲縣。至順

義縣牛欄山入白河。富河源出壘山口。會霸河。至通州東北入白河。桑乾河源出山西大通府桑乾山。流至宛平縣盧溝橋南看丹口。分爲二。其一名渾河。一名盧溝河。渾河東流至通州張家灣下馬頭入白河。三里河出都城西過都城東南十里河至煙墩堡。入渾河。白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盧溝河東南流經固安縣。又經霸州苑家口。至武清縣丁字沽。凡四百里。入白河。以上諸水併入白河。而通惠泉源混混。又來自上流。白河渠狹而流長。勢險而禍烈。舉目卽瞭然矣。張兆元白河源流考。董襄云。名白龍港。源發梨河。至寶坻三汜口。與洵河鮑止河合流爲灤河入海。又密雲縣東南有潮河。下流順義縣界。合白河。方輿紀要云。潮河在密雲縣東南。自古北口流入縣界。西南流至順義縣。合于白河。春明夢餘錄云。三里河。元漕儲運道。今鐵關尙存。

御河自大名路魏縣界。經元城縣泉源鄉于村。度南北約十里。東北流至包家渡。下接館陶縣界。三口御河。上從交河縣。下入清池縣界。又永濟河。在清池縣西三十里。自南皮縣來入清州。今呼爲御河也。至元三年七月六日。都水監言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爲利甚大。自兵興以來。失於修治。清州之南。景州以北。額闕岸口三十餘處。淤塞河流十五里。至癸巳年。朝廷役夫四千。修築浚滌。乃復行舟。今又三十餘年。無官主領。滄州地分。水面高于平地。全藉隄堰防護。其園圃之家。掘隄作井。深至丈餘。或二丈。引水以溉蔬菜。復有潁河人民。就隄取土。漸至闕破。走洩水勢。不惟澀行舟。妨運糧。或致漂民居。沒禾稼。其長蘆以北。索家馬頭之南。水內暗藏椿楸。破舟船。壞糧物。部議以濱河州縣佐貳之官兼河防事。於各地分巡。

視。如有闕破。卽率衆修治。拔去椿墩。仍禁園圃之家。毋穿隄作井。栽樹取土。都省准議。七年省臣言御河水泛。武清縣計疏浚役夫一十工。八十日可畢。從之。至大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左翼屯田萬戶府呈。五月十八日申時。水決會川縣孫家口岸約二十餘步。南流灌本管屯田。已移文河間路武清縣清州有司多發丁夫管領修治。由是樞密院檄河間路左翼屯田萬戶府。差軍併工築塞。十月。大名路清州言。七月十一日連雨至十七日。清石二河水溢。李家道東南橫流。詢社長高良輩。稱水源自衛輝路汲縣東北。連本州淇門西。舊黑蕩泊溢流出岸。漫黃河古隄。東北流入本州齊賈泊。復入御河。漂及門民舍。竊計今歲水勢逆行。乃下流漳水漲溢。遏絕不能通。以致若此。實非人力可勝。又西關水手佐聚稱。七月十二日卯時。御河水驟漲三尺。十八日復添四尺。其水逆流。明是下流漲水壅逆。擬差官巡治。延祐三年七月。滄州言。清池縣民告往年景州吳橋諸處。御河水溢。衝決隄岸。萬戶千奴爲恐傷淇屯田。差軍築塞。舊洩水郎兒口。故水無所洩。浸民廬及已熟田數萬頃。乞遣官疏開引水入海。及七月四日。決吳橋縣柳斜口東岸三十餘步。千戶移僧又遣軍閉塞郎兒口。水壅不得洩。必致漂蕩。張管許河孟村三十餘村黍穀廬舍。故本州摘官相視。移文約會開關。不從。四年五月。都水監遣官與河間路官相視元塞郎兒口。東西長二十五步。南北闊二十尺。及隄南高一丈四尺。北高二丈餘。復按視郎兒口下流。故河至滄州約三十餘里。上下古跡寬闊。乃減水故道。名曰盤河。令爲開關郎兒口。增濬故河。決積水由滄州城北達滄沱河。以入于海。

秦定元年九月。都水監遣官督丁夫五千八百九十八人。是年二月八日興工。十月二日工畢。元史河渠志。史河渠

蓋云。畿輔通志。廣平府下御河。在清河縣東南二十五里。即衛河。漢為屯氏河。隋為永濟渠。亦曰御河。發源於河南衛輝府之輝縣。至臨清合闌下天津。為今運道。大名府下衛河。在魏縣東南。經清源。達直沽。水清渠深不為害。又云御河即白溝水。隋煬帝引洹水為遊覽之所。故名。今不見。亦并於衛河。然土人猶曰御河云。河南通志。衛河在衛輝府北一里。源出蘇門山。東入大名府滏陽縣界。畿志云。在魏縣東南。豫志又云入滏縣界。魏滏水不接瓌。何言之互異若此。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一

運河水

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書參議李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直至西山石峽鐵板。開水古金口一百二十餘里。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至高麗莊。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時脫脫爲中書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許有壬言尤力。脫脫排羣議不納。務於必行。有壬因條陳其利害。略曰。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爲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至順元年。因行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過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工部官并河道提舉司大都路及合屬官員耆老等相視。議擬水由二城中間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自來未嘗有漁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此時若可行船。當時何不於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卻於四十里外通州爲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於萬一。若一時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且亡金時。此河未必

通行。今所有河道遺跡。安知非作而復廢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澀。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入挑洗。蓋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達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具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輿傳聞於外。萬口一辭。以爲不可。若以爲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既上。丞相終不從。遂以正月興工。至四月功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繼而御史糾劾建言者。李羅帖木兒。傅佐俱伏誅。今附載其事於此。用爲妄言永利者之戒。元史河渠志。

灤河源出金蓮川中。由松亭北。經遷安。東平州。西瀕灤州入海也。王曾北行錄云。自偏搶嶺四十里。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爲名。至元二十八年八月。省臣奏姚演言。奉敕疏浚灤河。漕運上都。乞應副沿河蓋露困工匠什物。仍預備來歲所用漕船五百艘。水手一萬。牽船夫二萬四千。臣等集議。近歲東南荒歉。民力凋弊。造船調夫。其事非輕。一時並行。必致重困。請先造船十艘。量撥水手試行之。如果便續增益。制可其奏。先以五十艘行之。仍選能人同事。大德五年八月十三日。平灤路言。六月九日霖雨。至十五日夜。灤河與灤沕三河並溢。衝圯城東西二處。舊護城隄。東西南三面城牆。橫流入城。漂郭外三關。灤河及在城官民屋廬糧物。沒田苗。溺人畜。死者甚衆。而雨猶不止。至二十四日夜。灤漆灤沕諸河水復漲入城。餘屋

漂蕩殆盡。乃委吏部馬員外同都水監官修之。東西二隄。計用工三十六萬一千五十鈔。八千八百七錠。十五兩糙粳米三千一百一十石五斗。椿木等價鈔二百七十四錠。二十六兩四錢。延祐四年六月十六日。上都留守司言。正月一日。城南御河西北岸爲水衝嚙。漸至頽圯。若不修治。恐來春水泛漲。漂沒民居。又開平縣言。四月二十六日霖雨。至二十八日夜。東關灤河水漲。衝損北岸。宜擬修築。本司議卽自仲夏霖雨。其水復溢。必大爲害。乃委官督夫匠興役。開平發民夫。幼小不任役。諸調軍供作。庶可速成。五月二十一日。留守司言。灤河水漲決隄。計修築用軍六百。宜令樞密院差調。官給其食。制曰。今維其時。移文樞密院發軍速爲之。虎賁司發軍三百治焉。泰定二年二月十三日。東平路屯田總管府言。國家經費成出於民。民之所生。無過農作。本屯關田收糧。以供億內府之用。不爲不重。訪馬城東北五里許張家莊龍灣頭。在昔有司差夫築隄。以防灤水。西南連清水河。至公安橋。皆本屯地分。去歲霖雨水溢。衝盪皆盡。浸死屯民田苗。終歲無收。方今農隙。若不預修。必致爲害。工部移文都水監。差濠寨泊本屯官及灤州官親詣相視。督令有司差夫補築。三年五月十日。上都留守司及本路總管府言。巡視大西關南馬市口灤河。遞北隄侵嚙。漸崩。不預治。恐夏霖雨水泛。貽害居民。於是送都城所丈量。計用物修治。工部移文上都分部施行。七月二日。右丞相塔失帖木兒等奏。幹耳朶思住冬營盤。爲灤河走凌。河水衝壞。將築護水隄。宜令樞密院發軍千二百人。以供役。從之。樞密院請遣軍千二百人。元史河渠志。畿輔通志。灤河源自口北開平東南流。經遷安縣界。至盧龍縣。合遼河。又南

樂亭縣
入海。

河間河在河間路界。泰定三年三月，都水監言：河間路水患，古儉河自北門外始，依舊疏通至大成縣界，以洩上源水勢，引入鹽河。古陳玉帶河，自軍司口浚治，至雄州歸信縣界，以導淀灤積潦。注之易河、黃龍港，自鎮井口開鑿，至文安縣玳瑁口，以通灤水。經火燒淀轉流入海。計河宜疏者三十處，總役三萬，三十日可畢。是月，省臣奏：準遣斷事官定住、同元、委都水孫監丞泊本處，有司官於旁近州縣發丁夫三萬，日給鈔一兩，米一升。先詣古陳玉帶河，尋以歲旱民饑，役與人勞，罷候年登爲之。

治河在真定路平山縣西門外，經井陘縣流來本縣東北十里，入漳沱河。元貞元年正月十八日，丞相完澤等言：往年先帝嘗命開真定治河，已發丁夫人役，適值先帝昇遐，以聚衆罷之。今請遵舊制，俾卒其事。從之。皇慶元年七月二日，真定路言：龍花判官莊諸處壞隄，計工物，申請省委都水監及本路官，自平山縣西北，歷視漳沱、治河，合流急注真定西南關，由是再議。照治河故道，自平山縣西北，河內改修滾水石隄，下修龍塘隄，東南至水碾村，改引河道一里。蒲吾橋西改關河道一里，上至平山縣西北，下至寧晉縣，疏其淤澱，築隄分其上源，入舊河以殺其勢。復有程同、程章二石橋，阻咽水勢，擬開減水月河二道，可久且便。下相樂城縣南，視趙州寧晉縣諸河北之下源，地形低下，恐水泛經樂城趙州，壞石橋，阻河流爲害。由是議於樂城縣北聖母堂東治河東岸，開減水河，可去真定之患。省準於二年二月，都水監委官與本

路及廉訪司官同詣平山縣相視。會計修治。總計治河始自平山縣北關西龍神廟北獨石。通長五千八百六步。共役夫五千。爲工十八萬八百七。無風雨妨工。三十六日可畢。元史河渠志。魏輔運志。治河在樂城縣西北。自漳沱河分而東流於城側。南

入於大陸澤。相傳爲漢之白渠。宋金間。供開治之用。故名。

漳沱河源出於西山。在真定路真定縣南一里。經藁城縣北一里。經平山縣北十里。寰宇記載。經靈壽縣西南二十里。此河連貫真定諸郡。經流去處。皆曰漳沱水也。延祐七年十一月。真定路言真定縣城南漳沱河北決隄。寢近城。每歲修築。聞其源本微。與治河不相通。後二水合。其勢遂猛。屢壞金大隄。爲患本路。達魯花赤哈散。於至元三十年言。準引開治河。自作一流。漳沱河水十退三四。至大元年七月。水漂南關百餘家。淤塞治河口。其水復漳河。自後歲有潰決之患。略舉大德十年至皇慶元年節次修隄。用捲埽葦草二百餘萬。官給夫糧。備備直百餘萬錠。及延祐元年三月至五月。修隄二百七十餘步。其明堂判官。勉村三處。就用橋木爲樁。徵夫五百餘人。執役月餘不能畢。近年米價翔貴。民匱於食。有丁者正身應役。單丁者必須募人。人日傭直。不下三五貫。前工未畢。後役迭至。至七月八日。又衝塌李玉飛等莊。及木方。胡營等村三處。隄長一千二百四十步。申請委官相視。差夫築月隄。延祐二年。本路前總管馬思忽嘗開治河。已復湮塞。今歲霖雨。水溢北岸數處。浸沒田禾。其河元經康家莊村南流。不記歲月。徙於村北。數年修築皆於隄北取土。故南高北低。水愈就下。侵嚙西至木方村。東至謹城隄。數約二千餘步。比來春必須修

治用椿梢築土隄亦非永久之計。若濬木方村南舊涇枯河引水南流。插閉北岸河口。於南岸取土築隄。下至合頭村。北與本河合。如此去城稍遠。庶可無患。都水監差官相視。截河築隄。闔千餘步。新開古岸北。闔六千步。恐不能制禦千步之勢。若於北岸闕破低薄處。比元料增夫力葦草。捲埽補築。便計葦草丁夫。若合責辦民間。緣今歲旱澇相仍。民食匱乏。擬均料各州縣上中戶。價錢及食米。於官錢內支給。限二月二十日興工。役夫五千。爲工十六萬七百一十九。度三十二日可畢。總計補築漳沱河北岸防水隄十處。長一千九百一十步。高闔不一。計三百四十萬七千七百五十尺。用推埽梯二十五。每梯用大橐三。小橐三。計大小橐一百五十。草三十五萬八千束。葦二十八萬六千四百束。梢柴七千二百束。至治元年三月。真定路言。真定將漳沱河每遇水泛衝隄岸。浸沒民田。已差募丁夫修築。與廉訪司官相視講究。如將木方村南舊涇河道疏闊。導水東南行。插閉北岸。卻於河南取土修築。至合頭村合入本河。似望可以民安。都水監與真定路官相視議。夫治水者。行其所無事。蓋以順其性也。插閉漳沱河口。截河築隄一千餘步。開掘故河老岸。闔六十步。長三十餘里。改水東南行流。霖雨之時。水拍兩岸。截河隄堰阻逆水性。新開故河。止闔六十步。焉能吞受千步之勢。上嚙下滯。必致潰決。徒糜官錢。空勞民力。若順其自然。將河北岸舊隄。比之元料增添工物。如法捲埽。堅固修築。誠爲官民便益。省準補築漳沱河北岸。縷水隄一十處。通長一千九百一十步。役夫五百名。計一十六萬七百三十九工。泰定四年八月七日。省臣奏真定路言。漳沱

河水連年泛溢爲害。都水監廉訪司真定路及灤河州縣官浪着老會議。其源自五臺諸山來至平山縣王母村山口下。與平定州娘子磨石泉治河合。夏秋霖雨水漲。瀾漫城郭。每年勞民築隄。莫能除害。宜自王子村新安村鑿河長四里餘。接魯家灣舊澗。復開二百餘步。合入冶河。以分殺其勢。又木方村漳沱河南岸故道。疏濬三十里。北岸下椿捲埽。築隄捍水。令東流。今歲儲材。九月興役。期十一月功成。所用石鐵石灰諸物。夫匠工糧。官爲供給。力省功多。可永無害。工部議。若從所請。二河並治。役大民勞。擬先開冶河。其真定路徵民夫如不敷。可於鄰郡順德路差募人夫。日給中統鈔一兩五錢。如侵礙民田。官酬其直。中書省都水監差官率知水利濠築督本路及當該州縣用工。廉訪司添力成就漳河。近後再議。從之。九月。委都水監官泊本道廉訪司真定路同監督有司併工修治。後真定路言閏九月五日爲始。興工間。據趙州臨城諸縣申。天寒地凍。難於用工。候春暖開關便。已於十月七日放散人民。部議人夫旣散。宜準所擬。凡已給夫鈔二萬六千八百三十二錠。地價錢六百三十錠。元史河渠志。魏輔通志。云漳沱河在真定府城南。經雁門。由靈壽平山抵府城南。順流而東。歷藁城晉州衡水深州。武強武邑入直沽而達於海。每夏暴雨。壞隄陸防。甚爲民害。

會通河起東昌路須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於臨清。以達於御河。至元二十六年。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建言。開河置楫。引汶水達舟於御河。以便公私漕販。省遺漕副馬之貞與源等按視地勢。商度工用。於是圖上可開之狀。詔出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

斤以爲備直備器用。徵旁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忙速兒、禮部尙書張孔孫、兵部尙書李處巽等董其役。首事於是年正月己亥，起於須城安山之西南，止於臨清之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廂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邇，以節蓄洩。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千四百八十有八，賜名曰會通河。二十七年，省以馬之貞言霖雨岸崩，河道淤淺，宜加修浚，奏撥放罷輸運站戶三千，專供其役，仍俾采伐木石等以充用。是後歲委都水監官一員，佩分監印，率令史奏差濠寨官往職巡視，且督工，易廂以石，而視所損緩急爲後先。至泰定二年始克畢事。會通鎮廂三，土壩二。在臨清縣北頭廂，長一百尺，闊八十尺，兩直身各長四十尺，兩膈翅各斜長三十尺，高二尺。廂空闊二丈，自至元三十年正月一日興工。凡役夫匠六百六十名。至十月二十九日工畢。中廂南至陰船廂二里。元貞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興工。至大德二年三月十三日工畢。夫匠四百四十三。長廣與上廂同。陰船南至李海務廂一百五十二里。延祐元年八月十五日興工。九月二十五日工畢。夫匠五百。廂空闊九尺，長廣同上。土壩二。李海務廂南至周家店廂一十二里。元貞二年二月二日興工。五月二十日工畢。夫匠五百二十七名。長廣與會通鎮廂同。周家店廂南至七級廂一十二里。大德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興工。八月二十日工畢。夫匠四百四十二。長廣與上同。七級廂二。北廂南至南廂三里。大德元年五月一日興工。十月六日工畢。夫匠四百四十三名。長廣如周家店廂。南廂南至阿城廂一十二里。元貞二年正月二十日興工。十月五日工畢。夫匠四百五十名。長廣同北

插。阿城插二。北插南至南插三里。大德三年三月五日興工。七月二十八日工畢。夫匠四百四十一名。長廣上同。南插南至荆門北插一十里。大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興工。十月一日工畢。夫匠四百四十六名。長廣上同。荆門插二。北插南至荆門南插二里半。大德三年六月初一日興工。至十月二十五日工畢。役夫三百一十名。長廣同。南插南至壽張插六十三里。大德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興工。六月二十九日工畢。長廣同北插。壽張插南至安山插八里。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一日興工。五月二十日工畢。安山插南至開河插八十五里。至元二十六年建。開河插南至濟州插一百二十四里。濟州插三。上插南至中插三里。大德元年三月十二日興工。七月二十八日工畢。中插南至下插二里。至治元年三月一日興工。六月六日工畢。下插南至趙村插六里。大德七年二月十三日興工。五月二十一日工畢。趙村插南至石佛插七里。泰定四年二月十八日興工。五月二十日工畢。石佛插南至辛店插一十三里。延祐六年二月十日興工。四月二十九日工畢。辛店插南至師家店插二十四里。大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興工。四月一日工畢。師家店插南至棗林插一十五里。大德二年二月三日興工。五月二十三日工畢。棗林插南至孟陽泊插九十五里。延祐五年二月四日興工。五月二十二日工畢。孟陽泊插南至金溝插九十里。大德八年正月四日興工。五月十七日工畢。金溝插南至隘船插一十二里。大德十年閏正月二十五日興工。四月二十日工畢。浩頭插二。北隘船插南至下插二里。延祐二年二月六日興工。五月十五日工畢。南插南至徐州一

百二十里。大德十一年二月興工。五月十四日工畢。三汊口插入鹽河南至土山插一十八里。泰定二年正月十九日興工。四月十三日工畢。土山插南至三汊口插二十五里。入鹽河兗州插闕城插。延祐元年二月二十日。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皆由會通河以達於都。爲其河淺澀。大船充塞於其中。阻礙餘船不得來往。每歲省臺差人巡視。其所差官言始開河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牟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於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官民舟楫。如於沽頭置小石插一。止許行百五十料船便。臣等議宜依所言。中書及都水監差官於沽頭置小插一。及於臨清相視宜置插處亦置小插一。禁約二百料之上船不許入河行運。從之。至治三年四月十日。都水分監言會通河沛縣東金溝沽頭諸處地形高峻。旱則水淺舟澀。省部已準置二滾水堰。近延祐二年沽頭插上增置隘插一。以限巨舟。每經霖雨。則三插月河。截河土堰。盡爲衝決。自秋摘夫刈薪。至冬水落。或來歲春首修治。工夫浩大。動用丁夫千百。束薪十萬之餘。數月方完。勞費萬倍。又況延祐六年。雨多水溢。月河土堰及石插鴈翅。日被衝嚙。土石相離。深及數丈。其工倍多。至今未完。今若運金溝沽頭并隘插三處。見有石於沽頭月河內。修堰插一所。更將隘插移置金溝插月河。或沽頭插月河內。水大則大插俱開。使水得通流。小則閉金溝大插。上開隘插。沽頭則閉隘插而啓正插行舟。如此。歲省修治之費。亦可免了。夫冬寒入水之苦。誠爲一勞永逸。移文工部。令委官與有司同議。於是差濠寨約會濟寧路官相視。就問金溝插提領周德興。言每歲

夏秋霖雨，衝失插隄，必候水落，役夫采薪修治，不下三兩月方畢。冬寒水作，苦不勝言。會驗監察御史旨，延祐初元，省臣亦嘗請置隘插，以限巨舟。臣等議其言當，請從之。於是議梭板等船，乃御河江淮可行之物，宜遣出任其所之。於金溝沽頭兩插中置隘插二，各闊一丈，以限大船。若欲於通惠會通河行運者，止許一百五十料，違者罪之。仍沒其船。其大都江南權勢紅頭花船，一體不許來往。準擬折移沽頭隘插，置於金溝大插之南，仍作連環插。其間空地，北作滾水石堰，水漲即開大小三插，水落即鎖閉大插，止於隘插通舟。果有小料船及官用巨物，許申稟上司權開大插，仍添金溝插板積水，以便行舟。其沽頭截河土堰，依例改修石堰，盡除舊有土堰三道。金溝插月河內勸建滾水石堰，長一百七十尺，高一丈，闊一丈。沽頭插月河內修截河堰，長一百八十尺，高一丈一尺，底闊二丈，上闊一丈，泰定四年四月，御史臺臣言巡視河道，自通州至真揚會集都水分監及瀕河州縣官民詢考利病，不出兩端，一曰壅決，二曰經行。卑職參詳自古立國引漕，皆有成式，自世祖屈羣策濟萬民，疏河渠，引清濟汶泗立插節水，以通燕薊江淮，舟楫萬里，振古所無。後人篤守成規，苟能舉其廢墜而已，實萬世無窮之利也。蓋水性流變不常，久廢不修，舊規漸壞，雖有智者不能善後。以故詳歷考視，酌古準今，參會衆議，輒有管見，倘蒙采錄，責任水監謹守，勿失能事畢矣。不窮利病之源，頻歲差人具文巡視，徒爲煩擾，無益於事。都水監元立南北隘插，各闊九尺，二百料下船，梁頭八尺五寸，可以入插。愚民嗜利無厭，爲隘插所限，改造減艍添倉長船，至八九十尺。

甚至百尺。皆五六百料。入至牖內。不能回轉。動輒淺闊。阻礙餘舟。蓋緣隘牖之法。不能限其長短。今卑職至眞州。問得造船作頭。稱過開船梁八尺五寸。船該長六丈五尺。計二百料。由是參詳。宜於隘牖下岸立石。則遇船入牖。必須驗量長不過則。然後放入。違者罪之。牖內舊有長船。立限遣出。省下都水監。委濠寨官約會濟寧路委官同歷視。議擬隘牖下約八十步。河北立二石則。中間相離六十五尺。如舟至彼。驗量如式。方許入牖。有長者罪遣退之。又與東昌路官親詣議。擬於元立隘牖西約一里。依已定丈尺。置石則。驗量行舟。有不依元料者罪之。天歷三年三月。詔諭中外。都水監言。世祖費國家財用。開關會通河。以通漕運。往來使臣下番百姓。及隨從使臣各枝幹脫權勢之人。到牖不候水則。特勢捶撻看牖人等。頻頻起放。又漕運糧船。凡遇水淺。於河內築土壩積水。以漸行舟。以故壞牖。乞禁治事。命後諸王駙馬各枝往來使臣及幹脫權勢之人。下番使臣等。并運官糧船。如到牖依舊定例啓閉。若似前不候水則。特勢捶拷守牖人等。勒令啓牖。及河內用土築壩壞牖之人。治其罪。如守牖之人。特有聖旨。合啓牖時故意遲延。阻滯使臣客旅。欺要錢物。乃不畏常憲也。仍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體察。元史河渠志。

楊文郁開會通河功成之碑云。聖神文武大光孝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內外。罔不拱北。臣順。奔走率職。汝合泗分流轉達東阿。乃置汝泗都漕運使司。控引江淮嶺海。以供億京師。自東阿至臨濟二百里。舍舟而陸。車輸至御河。徙民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六戶。除租庸調。奈道經荏平。其間地勢卑

下。遇夏秋霖潦，牛債輒脫，艱阻萬狀。或使驛旁午，貢獻相望，負戴底滯，晦暝呼驚，行居騷然。公私以爲病久矣。壽張縣尹韓仲暉，前太史邊源相繼建言，汶水屬之御河，比陸運利相十百。詔以都漕運副使馬之貞同源按視之。貞等至，則循行地形，商度功用，參之衆議，圖上可開狀。上俞允。賜中統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斤，以給備直。備器用，徵傍近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忙速兒、禮部尙書張孔孫、兵部尙書李處巽、洎之貞、源同主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須城安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吏謹督程，人悉致力，渠尋畢功，益加浚治。以六月辛亥，決汶流以趨之，滔滔汨汨，傾注順適，如復故道。舟楫連檣而下，仍起堰牖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凡用工二百五十一萬七千四百八十有八，濱渠之民，老幼攜扶，喜見泛舟之役。於是大駕臨幸上都，驛置以聞。上詔翰林院其爲運河命名，且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百拜稽首。屬辭曰：謹按書以食貨爲八政之首，易稱舟楫有濟川之利，故大舜命禹旣平水土，定九州之貢賦，皆浮舟達河，以入冀都。自茲以降，漢用鄭當時之言，引渭至河，以利西都。唐用劉晏之策，由汴入河，以濟關輔。蓋京師者，四方輻輳，兆姓雲集，六師所依以彊，百司所資以辦，不豐儲積，政將奚先。我國家新天邑於析木之津，建萬億年無疆之業，規模宏遠，治具周密。若夫漕運流通，國之大計，舟車致遠，功利懸絕，所宜講而行之。雖費而不可省，勞而不可已者，今則費取於官，利及於民，役不逾時，功垂後世，加以隨歲豐歉，權事重輕。

致國殷富。由此途出。臣備屬北門。職在紀事。仰奉明詔。以識歲月。至若神功聖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蓋非塞河渠溝澗者所能彷彿也。山東全河備考。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

運河水

兗州廂已見前。至元二十七年四月。都漕運副使馬之貞言。准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牒文。視相兗州廂堰事。先於至元十二年。蒙丞相伯顏訪問。自江淮達大都河道之貞。乃言宋金以來。汶泗相通河道。郭都水按視可以通漕。於二十年。中書省奏准委兵部李尙書等開鑿。擬修石廂十四。二十一年。省委之貞與尙監察等同相視。擬修石廂八。石堰二。除已修畢外。有石廂一。石堰一。壩城石堰一。至今未修。據濟州以南。徐邳沿河捧道橋梁。二十二年。添立邳州水站。移文沿河州縣。修治已完。二十三年。調之貞充漕運副使。委管廂接放網船。沿河捧道。元無崩損去處。在前年例當麻麥盛時。差官修理捧道。督責地主割刈麻麥。并滕州開決稻堰。泗源磨堰。差人於呂梁百步等硤。及濟州廂。監督江淮網運船隻。過硤出廂。不令阻滯客旅。苟取錢物。據新開會通并濟州汶泗相通。河非自然長流河道。於兗州立廂堰。約泗水西流。壩城立廂堰。分汶水入河南。會於濟州。以六廂揜節水勢。啓閉通放舟楫。南通淮泗。以入新開會通河。至於通州。近去歲四月。江淮都漕運使司言。本司糧運。經濟河至東阿交割。前者濟州運司。不時移文瀕河官司。修治捧道。若有緩急處所。正官取招。呈省路經歷。縣達舊花赤。以下就便斷罪。今濟州漕司革罷。其河道

撥屬都漕運司管領。本司糧運未到東阿。凡有阻滯。並是本司遲慢。迤南河道。從此無人管領。不時水勢泛溢。隄岸摧塌。澀滯河道。又濟州廂。前濟州運司正官親臨監視。其押網船戶。不敢分爭。即日各處官司。差人管領。與網官船戶各無統攝。爭要水勢。及攙越過廂。互相毆打。以致損壞船隻。浸沒官糧。擬將東阿河道撥付江淮都漕運司提調管領。庶幾不誤糧運。都省准焉。又淮江淮都漕運司副使言。除委官看管廂堰外。據汶泗壩城二廂一堰。泗河兗州廂堰。濟州城南廂。乃會通河上源之喉衿。去歲流水衝壞壩城。汶河土堰。兗州泗河土堰。必須移文兗州泰安州差夫修閉。又被漲水衝破梁山一帶堤堰。走洩水勢。通入舊河。以致新河水小。澀糧船。乞移文斷事等官。轉下東平路修閉。上流撥屬江淮漕運司。下流屬之貞管領。若已後新河水小。直下濟州監廂官并泰安兗州東平修理。據兗州石廂一所。石堰一道。壩城石廂一道。合用材物。已行措置完備。必須修理。雖初經之貞相視會計。即令不隸管領。乞移文江淮漕司修治。其泰安州壩城安梁山一帶隄岸。濟州廂等處。雖是撥屬江淮漕司。今後倘若水漲衝壞堤堰。亦乞照會東平濟寧泰安。如承文字。亦仰奉行。又東阿須城界安山廂。為糧船不由舊河來往。江淮所委監廂官已去。目今無人看管。必須之貞修理。以此權委人守焉。元史河渠志。

濟州河者。新開以通漕運也。世祖至元十七年七月。耿參政阿里尙書奏。為姚演言開河事。令阿合馬與耆舊臣集議。以鈔萬錠為備直。仍給糧食。世祖從之。十八年九月。中書丞相火魯火孫等奏姚總管等言。

請免益都淄萊寧海三州一歲賦入折備直以爲開河之用。平章阿合馬與諸老臣議以爲一歲民賦雖多較之官給備直行之甚便。遂從之。十月火魯火孫等奏阿八失所開河經濟州而其地又有一河傍有民田開之甚便。臣等議若開此河阿八失所管一方屯田宜移之他處不阻水勢。世祖令移之。十二月差奧魯赤劉都水及精算數者一人給宣差印往濟州定開河夫役令大名衛州新附軍亦往助工。三十一年御史臺言膠萊海道淺澀不能行舟。臺官玉速帖木兒奏阿八失所開河省遣牙亦速失來謂漕船泛河則失少泛海則損多。旣而漕臣囊加禰萬戶孫偉又言漕海舟疾且便。右丞麥禾丁又奏幹奴兀奴禰凡三移文言阿八失所開河益少損多不便轉漕。水手軍人一萬舟千艘見閑不用如得之可歲漕百萬石。昨奉旨候忙古禰來共議海道便則阿八失河可廢。今忙古禰已自海道運糧回有一二南人自願運糧萬石已許之。囊加禰孫萬戶復請用軍驗試海運。省院官暨衆議阿八失河所用水手五千軍五千船千艘昇揚州省教習漕運。今擬以此水手軍人就用平灤船從利津海漕運。世祖從之。阿八失所開河遂廢。元史河渠志

揚州運河。宋時嘗設軍疏濬。世祖取宋之後。河漸壅塞。至元末年。江淮行省嘗以爲言。雖有旨濬治。有司奉行未見實効。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兩淮運司言鹽課甚重。運河淺澀無源。止仰天雨。請加修治。明年二月。中書移文河南省。選官泊運司有司官相視。會計工程費用。於是河南行省委都事張奉政及淮東

道宣慰司官運司官會州縣倉場官徧歷巡視集議。河長二千三百五十里。有司差瀕河有田之家。雇倩丁夫開修一千八百六十九里。倉場鹽司不妨辦課協濟。有司開修四百八十二里。運司言近歲課額增多。而船窳反日益貧苦。宜令有司通行修治。省減官錢。省臣奏準諸色戶內。願募丁夫萬人。日支鹽糧錢二兩。計用鈔二萬錠。於運司鹽課及減駁船錢內支用。差官與都水監河南行省淮東宣慰司官專董其事。廉訪司體察。樞密院遣官鎮遏。乘農隙併工疏治。元史河渠志

練湖在鎮江。元有江南之後。豪勢之家。於湖中築隄圍田耕種。侵占既廣。不足受水。遂致泛溢。世祖末年。參政暗都刺奏請依宋例。委人提調疏治。其侵占者驗畝加賦。至治三年十二月。省臣奏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爲上源。官司漕運。供億京師。及商賈販載。農民來往。其舟楫莫不由此。宋時專設人夫。以時修濬練湖。滌蓄潦水。若運河淺阻。開放湖水一寸。則可添河水一尺。近年淤淺。舟楫不通。凡有官物。差民運遞。甚爲不便。委官相視疏治運河。自鎮江路至呂城壩。長百三十一里。計役夫萬五百十三人。六十日可畢。又用三千餘人浚滌練湖。九十日可完。人日支糧三升。中統鈔一兩。行省行臺分官監督。所用船舶。今歲預備。來春興工。合行事宜。依江浙行省所擬。既得旨。都省移文江浙行省委參政董中奉。率合屬正官。親臨督役。於是董中奉言所委前都水少監崇明州知州任奉政。鎮江路總管毛中議等議。練湖運河。此非一事。宜依假山諸湖農民取泥之法。用船千艘。船三人。用竹籬撈取淤泥。日可三載。月計

九萬載。三月之間。通取二十七萬載。就用所取泥增築湖岸。自鎮江在城程公壩至常州武進縣呂城壩。河長百三十一里一百四十六步。擬開河面闊五丈。底闊三丈。深四尺。與見有水二尺。可積深六尺。所役夫於平江、鎮江、常州、江陰州。又建康路所轄溧陽州田多上戶內差倩。若濬湖開河二役。並與卒難辦集。宜趁農隙。先開運河工畢。就濬練湖。省準所言。與都事王徵事等。於泰定元年正月。至鎮江丹陽縣。泊各監工官沿湖相視。上湖沙岡黃土。下湖菱根叢雜。泥亦堅硬。不可簡取。又議兩役並興。相離三百餘里。往來監督供給爲難。願以所督夫一萬三千五百十二人。先開運河。期四十七日畢。次濬練湖。二十日可完。繼有江南行臺侍御史及浙西廉訪司副使俱至。乃議首事運河。備文咨稟。遂於是月十七日入役。二月十八日。省臣奏開濬運河練湖重役也。宜依行省所議。仍令便宜從事。後各監工官言。已分運河作三壩。依元料深闊丈尺開濬。至三月四日工畢。數內平江、崑山、嘉定二州。實役二十六日。常熟、吳江二州。長洲、吳縣。實役二十八日。餘皆役三十日。已於三月七日積水行舟。又監修練湖官言。任奉議。指劃元料。增築隄堰及舊有土基。共增闊一丈二尺。平面至高底灘腳增築。共量斜高二丈五尺。依中堰西石礎東舊堤臥羊灘修築。如舊堤高闊已及所料之上者。遇有崩缺。修築合完。中堰西石礎至五百婆隄西上增高土一尺。有缺亦補之。五百婆隄至馬林橋隄。水勢稍緩。不須修治。其隄底間有滲漏者。壅塞之。三月六日破土。九日入役。至十一日工畢。實役三日。歸勘任少監元料。開運河夫萬五百十三人。六十日畢。濬練湖夫

三千人。九十日畢。人日支鈔一兩。米三升。共該鈔萬八千一十四錠二十兩。米二萬七千二十一石六斗。實徵夫萬三千五百十二人。共役三十三日。支鈔八千六百七十九錠三十六兩。糧萬三千九百五斗八升。比附元料。省鈔九千三百三十四錠三十四兩。糧萬四千二百二升。其練湖未畢。相視地形水勢再議。參政董中奉又言。練湖舊有湖兵四十三人。添補五十七名。共百人。於本路州縣苗糧三石之下。二石之上。差充。專任修築湖岸。設提領二員。壕寨二人。司吏三人。於有出身人內選用。工部議練湖所設提領人等印信。即同湖兵。宜咨本省徧行議擬。又鎮江路言。運河練湖。今已聞濬。若不設法關防。徒勞民力。除關本路。達魯花赤兀魯失海牙總治其事。同知哈散知事程郇專管啓閉斗門。行省從之。元史河渠志。

元憲宗三年癸丑。即宋理宗寶祐元年。世祖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元史世祖本紀。

元憲宗四年甲寅。即宋理宗寶祐二年。張柔移鎮亳州。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漢、魏博、粟皆不至。乃築甬路。自毫抵汴。堤百二十里。流深而不能築。復為橋十五。或廣二十尺。橫以二堡。戍之。元史世祖本紀。

元憲宗五年乙卯。即宋理宗寶祐三年。秋九月。張柔會大帥於符離。以百丈口為宋往來之道。可容萬艘。遂築甬路。自毫而南六十餘里。中為橫江堡。又以路東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柵水中。唯密置偵邏於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考柘、楚丘、南頓無宋患。陳、穎、息皆通矣。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中統二年。即宋理宗景定元年。秋七月辛巳。命西京宣撫司造船。備西夏漕運。八月己酉。勅西京運糧於

沙井。北京運糧於魚兒泊。九月丙子。敕今歲田租輸沿河近倉。官爲轉漕。不可勞民。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中統三年。即宋理宗景定二年。夏四月辛卯。修河中禹廟。賜名建極宮。八月己丑。郭守敬請開玉泉水以

通漕運。從之。元史世祖本紀。守敬字若思。邢臺人。從劉秉忠舉。中統三年。用薦。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

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歲可省僱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

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雞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

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經漳

沱。合入御河。通行舟筏。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

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

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

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世祖歎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

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

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

淺。守敬更立插堰。皆復其舊。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

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

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權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嘗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善之。十二年。丞相伯顏南征。議立水站。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爲圖奏之。二十八年。守敬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牖。北至通州。凡爲牖七。距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闕。以過舟止水。帝覽奏喜曰。嘗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相以下皆親舂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言於澄清牖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牖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二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客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執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延祐三年卒。元史郭守敬傳。

郭守敬奉詔興水利。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而南。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經鑿山泊。

至西水門入都城。按神山、白浮皆在州之東南。地勢西高東下。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曉。顧炎武昌平山

水。元世祖至元元年即宋理宗景定五年。二月壬子。發北京都元帥阿海所領軍。疏雙塔漕渠。四月戊申。以彰

德銘磁路引漳滏洹水灌田。致御河淺澀。鹽運不通。塞分渠以復水勢。五月乙亥。詔遣峻脫顏郭守敬

行視西夏河渠。俾具圖來上。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年即宋度宗咸淳元年。十二月戊辰。命選善水者一人。沿黃河計水程。達東勝。可通漕運。馳驛以聞。

六月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京師河南北水溢。御河、沁河、渾河水溢。沒人畜廬舍甚衆。秋

七月己亥。漳河泛溢。至廣平城下。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三年六月。衛輝淫雨。至七月。丹、沁二河泛漲。與城西御河通流。平地深二丈餘。漂沒人民房

舍田禾甚衆。民皆棲於樹木。郡守僧家奴以舟載飯食之。移老弱居城頭。日給糧餉。月餘水方退。十一

月戊戌。額御河立漕倉。十二月丁亥。鑿金口。導盧溝水。以漕西山木石。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六年十二月戊子。築東安渾河隄。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七年三月丙辰。浚武縣御河。元史世祖本紀。

朱文英知平鄉縣。至元七年奉命開南和之漕河。將通漕渠。文英相視地形曰。此濡濕之地。農事方殷。

安可奪有用之功。以興無益之務乎。慨然言之於總府。遂罷役。去官後。邑人思之。刻石頌德。畿輔通志。

元世祖至元九年十月乙未築渾河隄。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正月甲午穿濟州漕渠。七月甲寅以楊村至浮雞泊漕渠洄遠改從孫家務。八月己巳穿武清蒙村漕渠。九月辛丑遣瀘州屯田軍四千轉漕重慶。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十二月乙亥永年縣水免今年田租導任河。元史世祖本紀。董文用藁城人爲衛輝路總管。

至元十四年詣汴漕司言事適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文用曰衛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於河即浸淫及衛今又引之使來豈唯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

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遂寢。元史董文用傳。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六月辛丑以通州水路淺舟運甚難命樞密院發軍五千仍令食祿諸官僱役千人開浚以五十日訖工。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庚子發侍衛軍三千浚通州運糧河。七月戊午用姚演言開膠東河及收集

逃民屯田漣海。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癸卯浚濟川河。元史世祖本紀。是年命張君佐率新附漢軍萬人修膠西閘壩以通

漕運二十一年兼海道運糧事。元史張君佐傳。君佐爲鎮國大將軍仍砲手元帥。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五月己卯用王積翁言江南運糧於阿八赤新開神山河及海道兩道運。八月丁

未。濟州新開河成。十月癸卯。中書省臣言阿八赤新開河。二處皆有倉。宜造小船分海運。從之。元史世祖本紀。
是月。涿州拒馬河溢。元史五行志。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二月辛巳。浚揚州漕河。己亥。罷阿八赤開河之役。以其軍及水手各萬人。運海道糧。四月己亥。涿州拒馬河決。衝突三十餘里。十月戊子。命北京宣慰司修濬河道。十二月乙巳。以丁壯萬人開神山河。立萬戶府以總之。元史世祖本紀。

俞時中修任城東閘記云。至元二十年。朝廷初以江淮水運不通。乃命前兵部尙書李粵魯赤等。調丁夫給庸糧。自濟州任城委曲開穿河渠。導沈汶泗水由安民山至東阿三百餘里。以通轉漕。然地勢有高下。水流有緩急。故不能無阻艱之患。二十一年。有司創爲石閘者八。各置守卒。春秋觀水之漲落。以時啓閉。雖歲或亢暘。而利足以濟舟楫。惟是任城閘東距師家莊。袤六十里。土壤疏惡。霖潦灌注。承乏歲月。至是始壞。時都水少監分都水監事石抹奉議。適膺其任。聞之中書省。易而新之。陶土爲甃。采石於山。其材用所需。不費於官。不取於民。率指授役夫爲之。不數月厥功告成。仍卽其地之西偏。修飾廳事。以爲使者往來休憩之所。公退。因錄其同事者職役姓氏。俾刻諸石。以告後之來者。山東全河備考。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發五衛及新附軍。浚蒙村漕渠。二月乙巳。增濟州漕舟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初。江淮歲漕米百萬石於京師。海運十萬石。膠萊六十萬石。而濟之所運三十萬石。水淺舟

大恆不能達。更以百石之舟。舟用四人。故夫數增多。塞渾河隄決。役夫四千人。穿河西務河。丙辰。詔罷膠萊所鑿新河。而以軍萬人隸江浙行省習水戰。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津達於京師。戊辰。增濟州漕運司軍萬二千人。十一月癸巳。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乙丑。中書省臣言朱清等海道運糧。以四歲計之。總百一萬石。斗斛耗折。願如數以償。風浪覆舟。請免其徵。從之。遂以昭勇大將軍沿海招討使張瑄。明威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船朱清。並為海道運糧萬戶。仍佩虎符。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戊辰。以修築柳林河隄南軍三千。浚河西務漕渠。三月乙卯。命都水監開汶泗水以達京師。泮梁河水泛溢。役夫七千。修完故隄。十二月丁丑。以朱清。張瑄海漕有勞。遙授宣

慰使。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戊申。詔中興西涼。無得沮壞河渠。二月庚申。浚滄州鹽運渠。四月癸亥。渾河決。發軍築隄捍之。冬十月庚午。桑哥言安山至臨清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開浚之。為工三百萬。當用鈔三萬錠。米四萬石。鹽五萬斤。其陸運夫萬三千戶。復罷為民。其賦入及芻粟之估。為鈔二萬八千錠。費略相當。然渠成亦萬世之利。請以今冬備糧費。來春浚之。制可。元史世祖本紀。

何榮祖。廣平人。為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宣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戢諸人沮撓糧船。遇暴

風多漂覆。樂實弗信。督諸漕卒償之。撈掠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曰。第言之。若朝廷見譴。吾自當之。即草辭以奏。詔免其徵。召入爲尙書。參知政事。元史何榮祖傳。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壬寅。海船萬戶府言。山東宣慰使樂實所運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聞者七。然後入海。歲止二十萬石。若由江陰入江。至直沽倉。民無陸負之苦。且米石省運估八貫有奇。乞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而以漕事實臣。當歲運三十萬石。詔許之。二月辛亥。濬滄州御河。夏四月庚午。沙河決。發民築隄以障之。五月庚辰。發武衛親軍千人。浚河西務至通州漕渠。辛丑。御河溢入惠通渠。漂東昌民廬舍。秋七月辛巳。開安山渠成。河渠官禮部尙書張孔孫。兵部郎中李處巽。員外郎馬之貞。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有。詔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事。元史世祖本紀。

韓仲暉。至元間爲壽張尹。時糧運艱難。暉奏開會通河。以便公私漕販。于是遣官總理河成。至今賴之。山東通志。

至元中。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廟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邱文莊曰。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通清類編。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

運河水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七月甲午，御河溢。癸卯，沙河溢。鐵燈杆隄決。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七月，魏縣御河溢，害稼，免其租。九月丁未，御河決。高唐沒民田，命有司塞之。

十一月乙丑，易水溢。雄莫任丘，新安田廬漂沒無遺，命有司築隄障之。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辛卯，浚運糧壩河，築隄防。元史世祖本紀是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

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可直泊於都城之匯。帝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其細民，勅四

怯薛人及諸府人專其役，度其高深，畫地分賦之。刻日使畢工，月亦察兒率其屬著役者，服舂鍤，卽所賦

以倡，趨者雲集，依刻而渠成，賜名曰通惠河。公私便之。帝語近臣曰：是渠非月亦察兒身率衆手，成不速

也。元史月亦察兒傳是年，源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入蒙其利，授同

知湖南道宣慰司。元史高源傳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六月辛亥，中書省臣言：今歲江南海運糧至京師者一百五萬石，至遼陽者十三

萬石，比往歲無耗折不足者。八月丙午，用郭守敬言，浚通州至大都漕河十有四，役軍匠二萬人，又鑿

六渠灌昌平諸水。十月戊子。詔浚浙西河道。導水入海。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三月庚申。以平章政事范文虎董疏漕河之役。七月丁丑。賜新開漕河名曰通惠。

十月癸未。賜冠城疏河董役軍民衣各一襲。戊子。詔修汴堤。是月甲辰。以段貞董開河修倉之役。加

平章政事。元史世祖本紀。

是年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天顏為之開懽。特賜都水監郭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

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元名臣事略。

都人呼飛放泊為南海子。積水潭為西海子。按海子之名。見於唐季。王鎔為鎮帥。有海子園。嘗館李匡

威於此。北人凡水之積者。輒目為海。若寶坻之七里海。昌平北之四海冶是也。元時運船直至積水潭。

王元章詩。燕山三月風和柔。海子酒船如畫樓。想見舟楫之盛。自武寧改築北平城後。運河。海子。截而

為二。城內積土日高。雖有舟楫橋梁。不能度矣。錄歸錄。

禁城中外海子。即古燕市積水潭也。源出西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匯為七里灤。紆迴向西南

行數十里。稱高梁河。將近城分為二。外繞都城開水門。內注潭中。入為內海子。繞禁城出巽方。流玉河

橋。合外隍入於大通河。榜小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八月己丑。成宗已即位。以大都留守段貞。平章政事范文虎。監浚通惠河。給二品銀印。

十月乙未。朱清、張瑄從海道歲運糧百萬石。以京畿所儲充足。詔止運三十萬石。元史世祖本紀。

元成宗元貞元年十二月甲子。減海運腳價鈔一貫。計每石六貫五百文。著爲令。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元貞二年十一月辛未。增海運。明年糧爲六十萬石。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二年三月丁亥朔。罷大名路故河隄堰。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三年八月。平灤郡南灤河溢。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四年春正月癸卯。浚淮東漕渠。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五年十月丙辰朔。以畿內歲飢。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六年春正月乙卯。築渾河隄。長八十里。仍禁豪家毋侵舊河。令屯田軍及民耕種。夏四月

乙亥。浚永清縣南河。戊子。修盧溝。上流石徑山河隄。五月。歸德府徐州邳州睢寧縣雨五十日。沂武二

河合流。水大溢。東安州渾河溢。壞民田一千八百餘頃。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七年五月甲寅。浚上都灤河。六月乙巳。命甘肅行省修阿合潭曲。尤壕以通漕運。十月

戊子。以浙江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八年五月壬申。中書省臣言。吳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餘里。況海

運亦由是而出。宜於租戶萬五千人浚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程。從之。十一月壬

申增海漕米爲百七十萬石。元史成宗本紀。

是年建魚臺孟陽薄石閘。趙文昌記略云。聖元以神武定天下。遐邇率職。來享來庭。而江淮漕運。商旅之轉販。仕宦之往來。非舟楫無以濟不通。此會通河之所以作也。河工告成。於今幾二十年。歲月滋久。霖潦浸淫。岸移谷遷。不無壅塞。都水監上下巡視。求其利病。以沛縣之金溝沽頭。魚臺之孟陽薄。沙深水淺。地形峻急。皆不能舟。遇有官物往來。必驅率瀕河之民。推之挽之者不下千餘。妨農動衆。民恆苦之。遂條陳其事。都省委右都事王潛。都水太監馬之貞等臨視。與所說合。議曰。夫水積之厚。不足以負大舟。蓄之不廣。不足以供下洩。今莫若立堰以積水。立閘以通舟。堰貴長。閘貴堅。漲水時至。使漫流於上。如斯而已矣。於是視地之高下。程廣狹。量淺深。繪圖計工。以報。都省議修之。從。孟陽薄始。今值歲晚。先辦物料。與工以春首爲期。用夫匠一千二百三十二名。監夫不足。於近邑差雇五百七十二名。就給工價米糧。一切物料。官爲和買。給中統鈔五萬五千緡。不敷。於濟寧路官錢內支。選差覈實司提舉仇銳來董是役。預辦所需金石材木諸物。指分工役。其堰橫長一十二丈。中爲閘門。外石內甃。高一丈四尺。基縱廣八丈。閘下廣五丈。殺之如壇級。以及於上五分廣之三。起於大德八年正月。訖於五月。凡用工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中統鈔十萬三千三百五十緡。糧一千二百四十七石。落成之日。鼓聲四起。開門啓鑰。篙師序次以進。前旗一指。通數十百艘於談笑之頃。乃命謝里高立。不遠千里而來。請文

至再予不揆因記修閘之歲月如此。山東全河備考

元成宗大德十年春正月丙午浚吳松江等處漕河。庚戌濬真陽等州漕河令鹽商每引輸鈔二貫以

爲傭工之費。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九月丙子武宗曰登極矣中書省臣言兩淮漕河淤澀官議疏浚鹽一引帶鈔二貫以爲傭

費計鈔二萬八千錠今河流已通宜移以賑饑民制可十月丙辰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

石今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從之。元史成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三年二月己未浚會通河給鈔四千八百錠糧二萬一千石以募民命河南省平章政事塔

失海牙董其役七月己亥禁權要商販挾聖旨懿旨令旨阻礙會通河民船者十月壬申江浙省臣

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困乏逃亡

者有之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其弟合八失

及馬合謀但的澈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己力輸運官糧

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顧直庶有成效尙書省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爲遙授右丞

海外諸蕃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一千戶三副千

戶二百戶四制可十一月戊子以朱清子虎張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百頃給之。元史武宗本紀

紀本

元仁宗皇慶元年九月丁酉增江浙海漕糧二十萬石。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元年六月涿州范陽房山二縣渾河溢壞民田四百九十餘頃。七月乙亥武清縣渾河隄

決淹沒民田發廩賑之。十二月庚子遣官浚揚州淮安等處運河。元史仁宗本紀

是年於金溝沽頭兩廂中置隘廂二以限船。自新開會通河路為大船阻礙餘船不得往來乃置隘

廂闊一丈限大船止去一百五十料船行其後愚民嗜利故造減舷添倉長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

皆五六百料入廂重輒淺閣乃又於隘廂下約八十步河北立二石中間相離六十五丈舟至量如式

方許入廂長者罪遣退之。南河全考

元仁宗延祐二年春正月丙寅霖雨壞渾河隄堰沒民田發卒補之又發卒浚朔州漕河。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己卯復浚揚州運河。元史仁宗本紀

是年重修金口閘劉德智記云皇元膺天命撫方夏極天地之覆載皆臣服惟謹東南去京師萬里粟

米絲泉織縞貝錦象犀羽毛金珠琨蕩之貢視四方尤繁重車輓陸運民甚苦之至元中穿會通河引

泗汶會漳以達於幽由是天下利於轉輸泗之源會等於兗之東門其東多大山水潦暴至漫為民患

職水者訪其利病隄土以防其溢束石以洩其流其一洞歲久石摧不足以吞吐今近北改作二洞以

開啓閉。中書省以聞。天子可其議。命下之日。當延祐四年。都水太監闊開分治山東。寬勤恪恭。敏於事。會曹椽王元從理簿書。據案官李克溫董工役。役長張聚。李林。路詳。宋贊。秦澤分任其事。夫匠一千九十石二千五百。輒三萬。灰五萬。木六千四百。鐵錠。鐵鉤。鐵環不敷。取諸官錢以買。兗州知州尋敬。提調州吏鹿果。經始於四年閏正月。成於三月。工告訖。大祠諱廟冥。醴酒割牲。燔燎瘞埋。吹擊笙鼓。風日清明。役徒謳歌。人神歡悅。乃相與請辭鑲諸石。以紀其始終。遂以命德智。洪惟皇元。起漠北。以深仁厚德。奄有天下。公家世鼎。第參贊化育。今誠能實於己。而勤於官。忠於上。而信於下。言不妄發。事不輕改。故民易信而功易成。雖然。又豈水曹爲然。推此誠實以理天下。則被澤溥矣。辭不獲命。因書所聞以爲記。

山東金河備考。

元仁宗延祐六年閏八月甲子。浚會通河。九月癸卯。浚鎮江棘湖。十月己卯。浚通惠河。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七年八月。英宗已登極矣。霸州文安。大成二縣。滹沱河溢。害稼。是歲。滹沱決。文安大成等縣。渾河

溢。壞民田廬。元史仁宗本紀。

元英宗至治元年三月丁丑。發民丁疏小直沽白河。六月己巳。渾河溢。被災者二萬三千三百戶。霸

州大水。渾河溢。被災者三萬餘戶。秋七月戊寅。通州潞縣榆棣水決。庚辰。滹沱河及范陽縣巨馬河

溢。乙酉。大雨。渾河防決。元史英宗本紀。

張仲仁都水丞。至治元年。改建會源閘。自臨濟南至彭城。延袤七百里。疏其淤塞。築其隄防。爲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閘署。揭後斯記云。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閘成。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辨方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乃改任城爲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洑泗以會其源。置閘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山。入於新河。逮於臨濟。地降九十尺。爲閘十六。以達於漳。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十。又南入於河。北至奉符。爲閘一。以節汶水。東北至兗州。爲閘一。以節泗水。而會源閘制於其中。歲久政弛。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爲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修復舊政。南疏北導。靡所寧處。明年冬。以及期。請代弗許。行視濟閘。峻怒狼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岌不可持。乃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工卽功。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於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塌其上下。而竭其中。以儲衆材。撤故閘。夷坳泓。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基。下錯植巨栗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灰。槩視其地。無有罅漏。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遜其南之三。北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衝。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壩。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於防。三分門縱。間於北之二。以爲門。中央樹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縱。去其一。以爲鑿。崇翼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縱皆三百三十尺。爰琢爰整。犬牙相入。直

以白麻。固以石膠。關以勁鐵。冠以飛梁。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羣屬。宴於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旄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開決壩。熾權啓輪。水平舟行。伐鼓權呼。稱功頌德。雷動雲合。且拜曰。惟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工計。石工百六十八人。木工千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徙千四百二十人。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其廣厚皆倍於舊。甃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五千五百。麻二千三百。石之灰三億二萬三千三百三十有四。以石計。粟千二百有五十。視他閘三之。視故閘倍之。其出於縣官者。鐵若麻十之七。石五之一。粟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開。壅者。濬。決者。塞。拔蘗荇。禁芻牧。隆其防。而廣其址。修其石之岩。隨穿漏者。築其壤之疏惡者。延袤羸七百里。防之外增爲長隄。以關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爲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蘭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銅潰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陪尾。絕者通之。鬱者漸之。爲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閘之署。以嚴官守。樹河伯龍君祠。入故都水少監馬之貞。兵部尙書李粵魯亦。中書斷事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經。命藏冰以待渴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殍。則男女異廩之。餓者爲粥以食之。死而藏。饑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於茲役。然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見。向使侯竟代去。雖懷極忠。甚智。無能究於

其職是亦侯之遇也。惟此閘地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為最盛。故詳於是碑。以告後之人。侯名仲仁。河南人。其辭曰。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魯涉齊。以達京師。河渠既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資。朝帆夕檣。垂四十年。孰慢而墜。翼翼張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徵工發徒。既滌既疏。濟開攸基。先難而興。既星而休。觸冒炎曦。疾者藥之。死者樁之。奚有渴飢。拊循勞徠。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通績於成。知罔或遺。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違大達。舳艫相啣。罔敢後先。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北自南。顧盼嗟咨。曰。惟京師為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務。四方之共。於千萬里。如出跬步。聖繼明承。命官選材。惟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歲不數萬。今以億慮。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恕。汶泗之會。有截其閘。有苑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永世是度。山東

全河備考。

王結改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隄。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疏為斗門。以泄之。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元史王結傳。

元英宗至治二年五月己巳。修滹沱河隄。六月丙子。修渾河隄。元史英宗本紀。

元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己巳。修廣惠河。插十有九所。十二月壬戌。浚鎮江路漕河及練湖。役丁萬三千

五百人。元史英宗本紀。

至治三年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爲上源漕運商販舟楫無不由此以供億前朝嘗濬此湖豬蓄潦水若運河水淺開放練湖一寸可添河水一尺近年淤淺以致遞運不通乞加修治制可

工畢又置河兵百人專任修理通清類編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夏四月甲子發兵民築渾河隄六月大同渾源河真定滹沱河皆溢並漂民廬舍

七月戊申大郡路固安州清河溢順德路任縣沙澧洛水溢定州屯河溢山崩免河渠營田租八月

月丁丑罷浚玉泉山河役九月癸丑奉元路長安縣大雨澧水溢延安路洛水溢十月壬申冀州珠

金沙河松江府吳江州諸河淤塞詔所在有司傭民丁浚之元史泰定帝本紀

元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己巳修滹沱河堰三月辛酉咸平府清河澆河合流失故道壞隄堰勅蒙

古軍千人及民丁修之八月辛丑衛輝路汲縣河溢九月丁丑浚河間陳玉帶河開元路三河溢

是歲御河水溢元史泰定帝本紀

元泰定帝泰定三年七月東安檀順鄆四州雨渾河決溫榆水溢傷稼元史泰定帝本紀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春正月丁卯浚會通河三月壬戌渾河決發軍民萬人塞之五月睢州河溢

七月雲州黑河水溢八月滹沱河水溢發丁浚治河以殺其勢元史泰定帝本紀

自當改工部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渾河自當往視之以爲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以成功言於朝河役乃

罷。元史自當傳。

元文宗天歷二年夏四月壬辰。浚州州漕運。八月乙巳。浚通惠河。元史文宗本紀。

元文宗至順三年三月。奉元朝邑縣洛水溢。五月丁酉。滹沱河決。沒河間清州等處屯田。元史文宗本紀。

元順帝元統元年二月。灤河漆河溢。永平諸縣水災。六月。涇河溢。關中水災。元史順帝本紀。

李黼、潁人。遷宣文閣監書博士。中書命黼巡視河渠。黼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隄。

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橫潰為災。宜接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運物。當由此

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不報。升祕書太監。元史李黼傳。

元順帝至元二年五月乙卯。至於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為災。元史順帝本紀。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

運河水

元順帝至元三年六月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京師河南北水溢。御河、黃河、沁河、渾河水溢。沒人畜廬舍甚衆。元史順帝本紀。

至元五年。改作東大廂。李惟明記曰。泗別於滋陽。堯道之汶。支於奉符之堽城。洸引之西南。會於任城。會通河受之。昔汶不通。洸國初歲丁巳。濟倅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始於汶水之陰。堽城之左。作一斗門。塢汶水入洗。益泗漕。以餉宿蘄戍邊之衆。且以甌濟竟間田。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至元二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乃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以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至東阿。由東阿陸轉。僅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輸京師。二十六年。又自安民山穿渠。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於是汶之利被南北矣。始輔國直堽城西北隅。作石斗門一。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雙虹懸門。開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水易圯。乃改西虹爲今閘制。通謂之東閘。謂輔國所作斗門爲西閘。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閘受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采薪積沙於二閘。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洗。至春全塌。餘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衝突。則堅閉二閘。不聽其入。

水至徑壞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汝之堰歲修。延祐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潰東閘。突入沈河。兩閘被其害。而沈亦爲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汝魯大川。底沙深闊。若修石堰。須高平水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爲害。況河上廣。石材不勝用。縱竭力作成。漲濤懸注。傾敗可待。晉杜預作沙堰於宛陽。塌白水溉田。缺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聽浮議。妄興石堰。重困民。壅遏漲水。大爲民害。重修堙城閘。因自作記。勸其言於石。至是果如其言。閘壞岸崩。碑沈於水。爲土石所壓。是年九月。都水監馬元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堙城。謂衆曰。堙城沈汝之交。會通之喉襟。閘壞河塞。上源要害。役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關爲一大閘之議。命濠寨官梁仲祥、李讓、計徒庸、度材用、量工程。乃以狀上。從其請。明年二月。命工入山取石。陶甃燬灰。以濠寨官王守恭董之。市物於有司。謀將以五月經始。衆議以爲茲役實大。非朝夕可成。暑雨方行。必妨輿事。曷以來年。公曰。霖雨天道。豈可預必。安能優游度日待來年。以己事諉後人乎。乃親爲經營揆度。以舊址弊於屢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汝河底四尺。順水性也。袤其南北爲尺百。廣其東西爲尺八十。下於平地爲尺二十。有二。土木之工。又入其下八尺。上爲石基。以承閘。閘之崇於地平。自基以上。縮掘地之深一尺。兩壁直南北爲身。皆長五十尺。其南張兩翼爲雁翅。

皆長四十五尺。其北短折。以東西各附於旁。亦長四十五尺。不爲兩翼斂其前。隘漲水也。前盡基肩岸受水。欲其前也。後遜基八之一。壘石爲厓承之。出基之南五尺。長爲尺二十有五。五分基之廣闊。其中之一以爲明。入明三分身之一爲金口。廣尺深咫。板十有三方。盈金口之廣。長亘明入金口。兩端各盡其身。上下以啓閉者十二。其一不動。闔以大石爲兩臬夾制其前。卻始議參用新舊石。舊石皆薄小。而新石少。公因爲度材所堪。差別其用。無尺寸之枉。新遂以贏。又皆大石。自基至顛。凡十一壘。舊一不用焉。石相疊比。則以鐵沙磨其際。必脗合無間。故其締構之工。卸砌之密。會通諸閘所未有。凡用石大小以段計。二千六十有奇。自方以尺計。三萬三千六百五十。甃以萬計。一千有六。石灰以斤計。四十六萬三千。瓦礫以擔計。二萬四千。木大小以株計。一萬三百一十。鐵剛柔以斤計。三萬九百一十五。麻炭諸物。稱是糜錢一萬七千餘緡。徒役千人。木石之工二百八十八人。始事於五月七日。畢役於九月十日。閘旣成。衆請譏其事於石。屬筆於予。予曰。汝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則爲轉漕之益。爲灌漑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橫潰之憂。有墊溺之患。水性非異。蓋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旣善用之。又碑其言以告來者。其爲慮深矣。不有茲役。曷彰馬公之識。其言已驗。碑付於水。而改作石堰之碑尙存。豈天忌馬公之言先發其機耶。將使後人獨受其害而不蒙其利耶。惟是雨暘時若。漕運無愆。天其或者悔禍於人。俾思馬公之言乎。旣不獲辭。遂爲敘其始末。以見今日堰城開水利喉襟。且表馬公之言爲鑒。

也。先不華都水監丞。至正初，建黃棟林新閘。楚惟善記曰：會通河導汶泗北絕濟，合漳南復泗水故道，入於河。自漳抵河，袤千里，分流地峻，散渙不能負舟。前後置閘，若沙河，若穀亭者十三。新店至師氏莊，猶淺澀有難處。每漕船至此，上下畢力，終日叫號，進寸退尺，必資車於陸而運始達。議立閘，久不決。都水監丞也。先不華分治東平之明年，緝熙前功，以紓民力，慨然以興作爲己任。乃躬相地宜，黃棟林適居二閘間，遂卽其地，庀徒蕺事。經始於至正改元春二月，訖工於夏五月辛酉。閘基深常有四尺，廣三其深，有六尺，長視廣又尋有七尺，閘基長三分基之一，崇弱五寸，不及身之半。又於東岸創河神祠，西岸創公署，制度纖悉備極精緻，落成之日，舟無留行。役者忘勞，居者聚觀，往來者歡忭稱慶。僚佐者宿衆相與謀，謂不伐石以識，無以彰公之勤，且懼來者之功不繼，而前功遂墜也。先是役民於河，凡大興作，率有常廩，是役將興，時適薦饑，公請俸貧窶者得竄其身，藉以有養。久未獲命，不忍坐視斯民，餓且殍，遂出公帑，人貸錢二千緡，約來春入役還官，無何糧亦至，民爭趨令，其軫民瘼如此。又初開月河於河東岸，開地及咫，疆礫錯出，鋪無所施，迨營閘基，近西數武，黃壤及泉，訖無留礙，精誠感格，鬼神陰有以相之也。公爲人明敏果斷，操守絕人，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律學醫方，靡不精究。始由近侍三轉官受今除，是役也，董工於其所者，令史李中，據寨官薛源政，其工師徒長，具列碑陰。二詔並山東全河備考。

許有壬轉中書左丞，後至正二年，囊加慶善八及孛羅帖木兒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躡京城達通州。

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元史許有王傳。

元順帝至正二年正月丙戌，開京師金口河，深五十尺，廣一百五十尺，役夫十萬。元史順帝本紀。

伯顏察兒同知東平路事。至正二年浚洸河淺澀者五十六里。李惟明記云：洸河乃汶水之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或因舊而加以新名，尤不可知。其源則出於秦山郡萊蕪縣原山之陽，折而之南，達於會通。漕運南北，其利無窮。會通之源，洸也。洸之源，汶也。時霖雨作，秦岱萬壑溝瀆之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湧，泥沙涵奔，徑入於洸。此洸所以淤填也。至元六年，監丞宋公浚自閘口至石刺，事續於珉。然洸之源雖通，而其流猶梗。公謂不疏其流，源將安之。又恐前功徒費，後患復萌，使會通之津從而涸也。詢及其佐，得據寨岳聚所度，自石刺至高吳橋南王家道口，淺澀者延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準中書，符下東平，濟寧兼贊厥役。本監及二路夫以口計者萬有二千，浚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於三月十四日。以舉武計者二萬三百四十有奇，以尺爲工計者四十萬七百數。同知東平路事伯顏察兒僉議少監公之功，宜勒石以昭悠久。乃請文於予，義弗獲辭。遂援筆而記其歲月。山東全河備考。

元順帝至正四年六月，河南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數百家。七月，灤河水溢出平地丈餘。元史順帝本紀。

是年夏五月大雨，黃河水溢，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場。瀕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

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省臣以聞，朝廷患之。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南河全考

元順帝至正九年三月丁酉，壩河淺澀，以軍士民夫各一萬浚之。五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元史

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十年八月庚午，命樞密院以軍士五百修築白河隄。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六月，發軍一千，從直沽至通州疏浚河道。元史順帝本紀是年崔敬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

事，直沽河淤數年，中書省委敬浚治之，給鈔數萬錠，募工萬人，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元史崔敬傳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五月己巳，命東安州武清、大興、宛平三縣正官，添給河防職名，從都水監官巡視渾

河隄岸，或有損壞，即修理之。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四月，命各衛軍人修白浮、壘山等處隄堰。六月，河南府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沒

民居，溺死三百餘人。元史順帝本紀

丁好禮，蠡州人，除京畿漕運使，建議置司於通州，重講究漕運利病，著為成法，人皆便之。除戶部尚書。元史

丁好禮傳

國初都金陵。則漕於江。其餉遼卒。猶漕於海。自永樂都燕後。歲漕東南四百萬石。由江涉高寶諸湖。絕淮入河。經會通河出衛河。白河。遡大通河以達於京師。諸洪泉壩閘以次修舉。至於今。纖悉具備。故並載焉。

大通河即潞河。舊為通惠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為七里灤。東貫都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餘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為一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永樂以來。諸閘猶多存者。仍設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德間。累命疏之。功不果就。嘉靖六年。遣漕運總兵錦衣衛都指揮及御史會審之。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每名工食銀八兩。造剝船三百隻。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米。雇役遞相轉輸。軍民稱便。明會典。考。大通河。成化十二年。始命平江伯陳銳疏通之。漕舟會至大通橋。自後射利之徒。妄假黑膏之說。事竟阻壞。正德二年復疏之。功不就。桂文襄公奏議云。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不察其故。建言修復。憲宗皇帝命戶部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詔挑浚。仍浚西湖諸泉以益水勢。可放運船千餘。直達大通橋下。既而水急岸狹。船不可泊。未幾即耗。船退幾不能全。遂不復行。正統七八年亦嘗挑浚。竟無成功。蓋京師之地。西北高峻。自大通橋下。視通州勢如建瓴。而強為之。未免有害。非徒無益而已。病逸漫記云。白浮泉今入清河一畝泉在燕山後已塞。鑿山下玉龍雙龍背龍等泉入西湖。經高梁橋注皇城濠。一自西流入內。一自東會入通惠四里至慶豐。慶豐十一里至平津。慶豐地形低平津一丈許。水陡絕。故平津閘。則慶豐河身立見矣。張光元通惠河考云。青龍閘在都城西北三十里。廣源閘在白石關西二里。白石關在西直門西六里。高粱閘在西直門外往北一里許。澄濟閘在都城萬寧橋西。慶豐閘在大通橋東五里。平津上閘在慶豐閘東十一里。平津下閘在上關東四里。普濟閘在平津下關東十三里。通流閘在通州城內至普濟閘十二里。以上諸閘。皆通惠河經行之所。丘文莊云。自通州陸橋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障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今廢壩已久。慶豐以東諸障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華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啓閉蓋決。非外人所得專者。嘗者往往建議。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陸輓與河

運利害略亦相當。故議復元舊。欲於城東鑿潭以容漕舟。議通陸運。欲開新路以達東輓。此其大略也。桂文襄公奏議云。正陽門外東偏。有古三里河一道。東有南泉寺。西有玉泉菴。至今基下俱有泉脈。由三里河繞出慈源寺八里莊五葉花園一帶。直抵張家灣德政港。地勢低下。故道俱存。冬夏水脈不竭。見今天壇北蘆葦園草場九條巷。其地下者俱河身也。高者即舊馬頭。明白易見。不假經畫。稍加修治。即可復也。但附近勢家莊園。故成化六年。楊茂雖嘗建議。而不致盡言。但請置堰而已。後亦竟沮不行。成化十二年亦踏勘。而勢家賄通欽天監。以為地居京師子午方位為說。不知三里河乃在都城巽巳。實非子午方也。今誠按此修浚。則公私大船俱可直抵三里河。不但便船剝而已。明陳議輯略云。成化六年。漕運總兵官都督楊茂上言。京城南原有三里河。直通張家灣煙郭橋。自橋往西疏浚。深闊二十餘里。卻將煙郭木橋改作甲橋。糧船到彼灣泊。可免漂流之患。若將此河浚深。直至三里河作平水壩三四藏。於內置扇淺剝船。令運船由此盤礪以達京師。歲可省車腳數百萬。

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源出胡地。經密雲縣合大通榆潭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源遠流迅。河皆溜沙。每夏秋暴漲。最易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築。屢築屢決。正統三年。命官相視地勢。自河西務徑二十里。改鑿順下。河途安流。每淤淺處。設鋪舍。置夫甲。專管挑浚。舟過則招呼。使避淺而行。自此而南。運河淺鋪。以次而設。明會典。蒼葦云。水部備考。密雲運道。即白河上流。運密雲官軍餉者也。嘉靖三十四年。自密雲城西楊家莊地方。築塞新口。疏通舊道。今白河與潮河合流至牛欄山。水勢甚大。故通州漕糧得抵密雲城下。吳文恪公集云。密雲河水自牛欄山下。與潮河交會。初前運總兵督莊密雲。從通州至牛欄山。以車轉餉。勞費特甚。嘉靖中。總督劉蕡發卒浚潮河水達通州。用小舟轉粟。直抵密雲矣。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為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漳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為運河。自臨清至直沽。凡五十七里。此河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於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治。嘉靖十三年。議準恩縣。東光。滄州。與濟四處。各建減水閘一座。以洩漲溢之水。明會典。蒼葦云。今水經衛河。一名御河。漢名爲屯氏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蘇門山。東流。運衛輝府城北一里。

又東流。淇水西北來注之。淇水源出彰德府林縣西北三十里合清水。清水源出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嶺。東南流逕獲嘉縣界。又東南至淇縣界。注於淇。淇水又東流過大名府滑縣內黃界。澧水入焉。漳水之源有二。一名濁漳。出山西潞州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東北流逕潞州城西南二十里。過臺垣、懷慶二縣。自林縣西北入彰德府境。一名清漳。出平定州樂平縣西四十里少山。西南流過和順之西北四十里石堠堡。下流逕遂州東七十里。又西南入潞州黎城縣界。自涉縣西入彰德府境。二漳俱東至林縣合流。至彰德府為漳河。逕臨漳入廣平府境。歷城安、廣平、肥鄉、曲周。入於衛河。衛水又東北入東昌府館陶縣西三里。至臨清。汶水即會通河北流入之。通東昌府武城縣界。入濟南府境。逕德州城西北。過河間府界。去景州城東二十里。歷故城、吳橋、東光縣境。下至滄州四流。逕吳橋縣入清縣界合滄州河。滄州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北三十里秦戴山。歷代州、蔚縣、忻州、定襄、五臺、盂縣。北入真定府平山縣界。逕靈壽縣至真定府城南。逕晉州。過保定府境東鹿縣南三十里達於深州。至阜城縣。沙水入焉。滹沱河。歷河間府獻縣城南。易水注之。至交河縣與高河合為交河。至青縣入於衛。衛水又東北過靜海。至武清與桑乾河合。桑乾河源出大同府馬邑縣西北十里洪濟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東流過渾源州。北逕宣府保安州新城西南四十里。洋河東南流來注之。又東入宛平縣界為盧溝河。至看丹口分為二派。其一東流出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其一南流逕固安至武清縣小直沽入於海。衛水又東北入於海。

會通河自臨清迤南至濟寧州。元初由任城即今濟寧開渠至安民山即安山。一百五十里。復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渠。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歸漳。衛。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鄆城縣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漸淤。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遣尙書都督等官疏鑿元人故道。乃於東平州戴村汶水入海處築一土壩。橫互五里。遏汶水使西流。盡出南旺分流。四分往南接濟徐呂。六分往北以達臨清。自後添設新閘。修築舊岸。大為漕運之利。自臨清抵徐州七百里間。全資汶泗沂沭諸水接運。閘日開河。舊為閘四十有三。前元建者二十餘。永樂以來。先後增建者二千餘。而減水通河諸閘不與焉。兩閘之間。每存稍淺一處。約數丈。多不過十餘丈。用留洩水。令積易盈。今建設改革益多。見開壩條下。明會典。汶河一出新泰縣宮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安州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縣寨子村。俱至州之

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來會。經寧陽縣北堽城。歷汶上東平。東阿。又東北流入海。元於堽城之左築壩。遏汶入泲。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以達於淮。自永樂間築戴村壩。汶水盡出南旺。於是泲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復通泲。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邳州。淮河。泲河。乃汶水之支流。出寧陽縣北三十里堽城。西南流。又循縣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出天井闢河。明會典

沂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金口壩上。卽與泗會。一南流亦與泗會。出塔里河。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明會典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五里金口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國朝因而修築。每夏秋水長。則啓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塔里河出師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堽城入濟。又南流會泲水。至濟寧出天井闢。明會典

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於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卽黑風口。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明會典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以濟徐呂二洪。每年水勢淺深尺寸。管洪官按季奏報。前代嘗引沁以通衛。正統以前。其支流猶自武陟山原村

東北由紅荊口經衝輝凡六十里與衝通天順七年河趨陳穎入淮乃開沁以達徐復引河以合泗而故道始漚明會典

南陽新河在昭陽湖之東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嘉靖六年以河決命官開濬垂成而

止四十四年復決乃因舊路疏鑿又起留城至境山濬復舊河五十三里凡役夫九萬一千有奇八閱月

而成隆慶元年山水衝決復淤新河之三口薛河沙河遇牛濬會此故名乃經理沙薛上流各開支流築黃家口豸

裏溝等壩引薛河由呂孟湖出地浜溝築宋家壩引沙河由尹家湖出鮎魚口築黃甫壩引沙河由滿家

湖入南陽湖次年工成又爲三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隄三十餘里凡建閘九築壩十三減水閘二十

開支河九十六里三年又於昭陽湖以東沙薛二水所從入舊河處開鴻溝廢渠達李家口回回墓而東

出留城閘計六十餘里積水俱有宣洩勝沛利之明會典

徐州洪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立凡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成化四年命官鑿石以利舟楫又甃石

路長一百三十餘丈以便牽挽二十年置石壩長八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嘉靖二十年於洪

下置石閘一座明會典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要害成化八年命官甃二石隄共長七十餘

丈十六年命官築石壩長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隄二十餘丈洪東甃石路四百二十丈遇有損壞

管河官隨時修築。嘉靖二十年於洪下置石閘一座。明會

羊山新河。萬曆十一年議準。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置閘。以避咸港之

溜。明會

淮安運道。自漢以來卽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永樂間。通淮河爲運道。築隄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建清江等閘。遞互啓閉。又築土壩以遏水勢。後閘壩禁弛。河渠淤塞。嘉靖八年。疏治復舊。隆慶中。高家堰廢。淮水由黃浦口決入。漫衍民田。萬曆四年。開草灣河渠。長六十二里。分殺黃河以緩清口之衝。七年。復築高堰。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塌損。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廢拆新莊閘。又改福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禮智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有衝漫。移築天妃閘內。八年。用石包砌高堰。九年。又於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窯灣楊家潤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浦之險。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隄。長二里。礮背七座。又建西橋石隄。長九十八丈。以禦淮、黃之衝。明會

揚州高寶運道。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湖隄。黃浦八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

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縣界。皆運道所經。湖東有隄長三十餘里。洪武九年。用輒修高家潭等處。成化二十一年。造石隄。漸修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隄。運船觸隄。往往敗溺。宏治三年。命官於高郵河。迤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中爲圈田。南北置閘。以時啓閉。兩岸俱甃以石。嘉靖五年。題準於汜光湖東。傍舊隄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又自寶應至界首。凡有溝可通注於海者。造平水閘十座。十年。又自寶應湖東築月隄。長二十一里。萬歷五年。淮水由黃浦口決入。石隄多壞。七年。命官修築。改建減水閘四座。加高石閘九座。自是寶應諸湖隄岸相接。十二年。題準於石隄之東。傍隄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宏濟河。明會典。

儀真上下江口及瓜州便河。皆由江達淮。運道襟喉。宋時。儀真嘗建三閘。洪武中。卽其地築爲壩。宏治元年。始建東關羅泗二閘。十二年。復於濱江。建攔潮閘。嘉靖五年。題準潮長開閘放船。潮退盤壩。不許候開。延久。萬歷四年。於朱輝港。鑰匙河。清江等處。各開河。以便停泊。

瓜洲江口。舊建土壩。江北糧船空回。撤壩以出。而江南重船。反令盤壩。搬剝艱難。風濤守候。隆慶六年。題準自時家洲。以達花園港。開渠六里有奇。建瓜洲通江閘二座。自此漕艘始免車盤之苦。萬歷四年。於瓜洲開港塢。以泊運船。明會典。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

運河水

元時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縣黃連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抵淮安路鹽城縣。歷海寧府東海縣。又經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行。路多淺沙。旬月始抵成山。計自上海至直沽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其後再變自劉家港出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萬里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入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至直沽。其道差直。三變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入沙門放萊州大洋至直沽。如遇風順。由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月而已。其道徑便。國初海運。猶仍元舊。自會通河成報罷。嘉靖中。尋膠萊故道。燒鑿馬家壩十五里。達於麻灣。隆慶五年。議因其故開新河。令江南之糧。由淮安至江浦口。歷新壩口馬家壩麻灣口海倉口。徑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其海行者。止由海套。不泛海洋。惟馬家壩分水嶺二處。開鑿爲難。遣科官勘報。竟以無源水多沙積而止。以下皆明會典。

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爲運道所關。徐沛山東諸湖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揚諸湖卽爲運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爲

五。入汶者爲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開漕河者爲天井派。入白馬河及南陽棗林魯橋開河者爲魯橋派。入南陽新河者爲新河派。卽沙河派。入邳州河者爲邳州派。今備載焉。

安山湖。在東平州。週圍八十三里零一百二十二步。舊有二閘。底高於河水不能入。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止於湖中築堤十餘里。而湖益狹。後乃漸復焉。

南旺湖。在濟寧州。周圍一百五十餘里。漕渠貫其中。西岸爲南旺西湖。東岸爲南旺東湖。汶水自東北來。界分東湖爲二。二湖之下。北爲馬踏湖。又北爲伍莊湖。南爲蜀山湖。又南爲馬場湖。各湖通連無間。凡與西湖盡處相對者卽爲東湖。東西湖中爲長堤二。西堤設斗門。爲減水閘十有八。隨時啓閉。以濟運河。遇有淤淺。隨時挑濬。每二年一大挑。隆慶中。開南旺月河二十里有奇。以便大挑。北至王家窪。南出尹家窪。稍北里餘。各建通河大閘一座。

馬場湖。週圍四十里。舊有堤堰。與運河相通。河水稍盈。卽洩入湖。每致淺涸。嘉靖十四年。築堤長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更置減水閘五座。運河易盈。湖水亦有蓄洩。

蒲灣泊武家湖。在汶上縣。

南陽湖。在魚臺。卽獨山坡。匯爲湖。週圍七十六里。引沙河經其中。入新河。

昭陽大湖。長十八里。小湖長十三里。二湖相連。北屬滕。南屬沛。週圍八十餘里。納諸縣之水。湖口置石閘。

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舊運河。後以河決棄沽頭。於湖東開新河。則南陽在東。昭陽在西。去黃水益遠。運河乃安。

赤山湖、徽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四湖相連。長八十里。在徐州。引薛河出地浜溝。入新河。

蛤蟆湖長二十里。連汪湖長一十五里。周湖長二十里。柳湖長一十五里。在邳州。

落馬湖長六十里。茅茨湖長六十里。黃墩湖長二十里。侍丘湖長三十里。倉基湖長三十里。埠子湖長八十里。在宿遷縣。

大莊湖長十里。雀鎮湖長三十里。在桃源縣。

杜村湖長十里。萬家湖長十里。在清河縣。

管家湖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堤。永樂十四年。命官於湖中築長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白馬湖長三里。汜光湖即寶應湖。長三十里。界首湖即津湖。長三里。在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在高

郵州。邵伯湖長十八里。在江都縣。諸湖延袤高寶以抵揚州。上下相接。以上諸湖。

東平州泉十四。舊九。新五。汶上縣泉三。舊二。新一。平陰縣泉一。舊。滋陽縣泉八。舊四。新四。鄒縣泉十二。舊八。新四。

曲阜縣泉二十。舊十七。新三。泗水縣泉五十三。舊三十。新二十三。滕縣泉十八。舊十五。新三。嶧縣泉五。舊三。新二。寧陽縣泉十

二。舊。魚臺縣泉十四。舊五。新九。濟寧州泉三。舊。泰安州泉三十八。舊三十五。新三。新泰縣泉十四。舊十二。新二。肥

城縣泉九。舊五。新四。萊蕪縣泉十六。舊十一。新五。蒙陰縣。舊泉五。沂水縣。舊泉十。以上諸泉。詳見濟水。茲不復贅。

宛平縣。五。青龍關。白石關。廣源關。高粱關。澄清關。

大興縣。三。慶豐關。平津上下二關。

通州。五。普濟關。南普關。土橋關。廣利關。通流關。舊普濟通流俱有上下二關。今各廢其一。石壩。一。

臨清州。五。南板關。新開上關。沙灣減水關。潘官屯減水關。觀音背減水小關。舊有會通臨清二關。今廢。

清平縣。三。戴家灣關。李家口減水關。魏家灣減水關。

堂邑縣。四。梁家鄉關。土橋關。土橋進水關。新開口進水關。舊有土城中關二。減水關今廢。

博平縣。五。第一至第五減水關。舊有老堤頭北減水關。今廢。

聊城縣。十。通濟橋關。李海務關。周家店關。龍灣西柳行二進水關。官窯口。裴家口。方家口。李家

口。耿家口。五減水關。

陽穀縣。六。七級上下二關。阿城上下二關。荆門上下二關。

寧陽縣。二。沈河東西二關。嘉靖六年建。舊有埝城石壩。豐城關今廢。

滋陽縣。壩一。金口關。金口石壩。成化八年。因元舊易為石壩。舊有土壩杏林二關。今廢。

鄒縣。舊有港里積水。開。小關今廢。

東阿縣開。通源開。

壽張縣開一。堰一。沙灣積水開。師家壩。野豬腦堰。

東平州開七。戴村開。戴家廟開。嘉靖十九年。安山開。成化十二年。靳家口開。嘉靖四十年。袁家口開。安山湖東

西二小開。戴村壩。坎河口堤壩。舊有魚管減水。今廢。

汶上縣開十。開河開。南旺上下二開。寺前鋪開。界首石口二積水開。舊。焦藥、張全、劉元、彭秀、孔

家、邢家、常家、關家、李泰、田家口十減水開。

鉅野縣開一。長溝減水開。嘉靖十九年。蓬子山壩。

濟寧州開十。天井開。在城開。趙村開。石佛開。新店開。新開。六開俱因元舊。仲家淺開。宣德四年。師

家莊開。魯橋開。二開永樂上新開。中新開。下新開。三開俱成化。棗林開。永樂間。四里灣減水開。舊有分水

上下二開。永通上開。耐牢坡開。官村開。吳泰開。片玉開。碎玉開。今廢。

濟寧衛開四。永通減水開。五里營平水開。十里鋪平水開。安居平水開。

魚臺縣開十六。南陽開。宣德二年。利建開。即宋家口開。新河十四減水開。嘉靖四十年。蘇家壩。舊有穀亭、八里灣、

今廢。

滕縣開一。佃戶屯減水開。東邵壩。王家口壩。牙裡壩。宋家壩。黃甫壩。以上開壩俱歷

沛縣關七。珠梅關。楊莊關。夏鎮關。滿家關。西柳莊關。馬家橋關。留城關。以上七關。俱隆慶元年。以舊河

孟陽沿沽頭上中下胡陸城廟道口謝溝七關改建。六積水關。今廢。沙河口壩。隆慶元年築。薛河口石壩。隆慶二年築。懽城壩。嘉靖四十五年築。舊有新興關、金溝

今廢。徐州壩二。黃家關。天順三年建。梁境關。即境山舊關。萬歷三年復。內華關。古洪關。二關萬歷十一年建。徐州洪石壩。呂梁洪石

壩。舊有徐州洪關。呂梁壩。洪上下二關。今廢。邳州一。匙頭灣減水關。萬歷八年建。

桃源縣壩四。馬廠坡減水關。萬歷八年建。崔鎮徐昇季太三義四減水石壩。萬歷七年築。遙堤建。

清河縣壩一。通濟關。嘉靖中建。萬歷七年改建。甘羅城出口之處。題准每年六月初旬水漲。築壩攔截。九月初旬水落。開壩行舟。天妃壩。萬歷七年建。舊有新莊關。

山陽縣壩七。壩一。福興關。萬歷七年改。建蘇州廠。清江關。板關。龍汪關。永清關。窯灣關。五開萬歷十年。永濟河建。黃浦減水

關。萬歷二年建。方家壩。新建壩。仁義禮智四字壩。高家堰石堤。萬歷七年建。舊有移風關。甌關。新城上下水關。又有清江東西淮安滿浦南鎮五壩。信字壩今俱廢。

寶應縣壩十。宏濟河南北二關。長沙溝減水關。朱馬灣減水關。劉家堡減水關。五開俱萬歷十二年建。江橋北

等八減水關。嘉靖萬歷年間建。舊有七里溝、菜橋口、魚兒溝三減水關。白馬湖、七里溝、槐角樓、滾水壩。今俱廢。

高郵州壩九。康濟河南北二關。萬歷四年建。城南河堤三減水關。嘉靖中新中堤四減水關。萬歷五年建。蛤蜊壩。

舊有陂橋上下二關。車運
王季二減水關。今廢。

江都縣關十一。廣惠關。通惠關。二關。隆慶六年瓜洲建。邵伯九減水關。芒稻河減水關。萬曆十一年建。沙壩裔家馬家

渡南潭四平水關。萬歷元年建。瓜洲十壩。舊十。灣頭滾水壩。舊有朝宗上下通江新開大同潘家大橋江口留潮九關。及

壩。舊公上下二塘。小新。舊。舊城壩。今俱廢。新關等十一減水關。邵伯小壩。揚子橋古壩。瓜洲減水

儀真縣關四。嚮水關。通濟關。羅酒關。一名臨江關。攔潮關。一壩至五壩。新壩。舊有清江等八關。裏河

減水關。劉葉孝家山北山陳公四壩。蔣家溝。張家溝二減水壩。今俱廢。

丹徒縣關一。大犢山關。萬曆十一年建。

丹陽縣關一。黃泥壩關。萬曆十一年建。以上二關。俱為

會通河之源。以南為逆。以北為順。南接豐沛。北迄天津。凡一千五百餘里。而推輓之勞不事焉。然河之

源。其最微者。莫若會通。黃水衝之。則隨而他奔。而漕不行。故壩以障其入。源微而支分。則其流益少。而

漕亦不行。故壩以障其出。流駛而不積。則涸。故閉關以須其盈。盈而啓之。以次而進。漕乃可通。潦溢而

不洩。必潰。於是。有減水關。溢而減。河以入湖。湖而放。湖以入河。於是。有水櫃。櫃者。蓄也。湖之別名也。而

壅水為埭。謂之堰。沙澥之處。謂之淺。淺有鋪。鋪有夫。以時挑濬焉。程記。以下皆河

由沛縣北九十里。入魚臺境。為閘者二。曰利建。即宋家口。明嘉靖四十五年建。月河長七十五丈。迤北

十八里曰南陽。元至順二年建。月河長三十五丈。明宣德七年重修。減水閘十四。俱明隆慶二年建。以洩新河水入南陽湖者也。壩一曰南陽。明隆慶元年建。淺鋪二十一。湖一曰獨山。卽南陽湖。明隆慶元年。北岸築石堤三十餘里。

舊運河在昭陽湖西。爲閘者三。曰孟陽泊。在縣治東。元大德八年建。月河長十二丈。迤北八里。曰八里灣。明宣德八年建。月河長二十七丈。又北八里曰穀亭。元至順二年建。月河長五十八丈。積水閘二。壩一。今皆廢。淺二十一。

由魚臺而北九十里達於濟寧。其東岸鄒縣境也。爲小閘一。明成化十年建。淺一。曰捲里。

由鄒縣而北入濟寧境。自州以西。則濟寧衛分地也。爲閘十四。曰棗林。距南陽十二里。元延祐五年建。月河長八十丈。明正德二年重修。迤北六里曰魯橋。明永樂十三年建。正德二年重修。月河長一千一百六十五丈。在河西岸。明隆慶四年改爲正河。又北五里曰師家莊。元大德二年建。月河長四十丈。又北十五里曰仲家淺。明宣德五年建。月河長五十一丈。明萬曆十二年重修。又北五里曰新閘。元至正元年建。月河長五十一丈。又北八里曰新店。元大德元年建。月河長五十一丈。明嘉靖十四年重修。又北十八里曰石佛。元延祐六年建。掘土中得石佛像十二。故名。月河長七十九丈。明宏治六年重修。又北八里曰趙村。元至正七年建。月河長九十八丈。明宏治十二年重修。又西北三里曰在城。元大德七

年建。明宏治十二年重修。又西北一里曰天井。元至治元年建。一云唐尉遲敬德所剏也。其西南曰分水。元大德五年建。月河閘三。上下二閘。俱明天順三年改建。曰下新。即在城月河。曰中新。至上新一里。明成化十一年建。曰上新。即天井。月河減水閘六。新店新閘仲家淺各一。屬州。五里營。十里鋪安居鎮各一。屬衛。明萬曆十七年建壩一。曰趙村。月河石壩。明宏治初建。淺十七。曰硯瓦溝。曰棗林。曰魯橋。師家莊上。曰師家莊下。曰曹井橋湖一。曰馬場。一名任湖。在五里東。周圍四十里。上受獨山湖之水。起魚臺至濟寧。有舊運道焉。有閘四。曰廣運上。明弘治四年建。曰廣運。曰永通下。明成化十一年建。曰永通。明洪武四年建。今俱廢。淺二十。

由濟寧而北一百里至汶上縣之開河驛。其左爲鉅野。有閘一。曰通濟。距天井三十五里。明萬曆十六年建。月河長七十二丈。壩一。曰蓬子山。一名彭祖上壩。明成化四年築。淺五。曰大頭灣。曰梁家口。曰白鶯兒。曰小長溝。曰黃沙。

由鉅野而北。其莊爲嘉祥。有減水閘六。壩二。淺四。壩大長溝曰十字河。曰寺前。曰孫村。

由嘉祥而北爲汶上境。有閘五。曰寺前。距通濟三十五里。明正德元年建。迤北十五里曰南旺上。一名柳林閘。又北九里曰南旺下。俱明成化六年建。又北十五里曰開河。元至正間建。明永樂九年重修。月

河長一百二十六丈。又北十二里曰袁家口。明正德元年建。月河長九十九丈。月河閘二。在南旺上下。明成化間建。減水閘九。曰焦鑾。曰盛進。曰張全。曰劉元。曰孫強。曰彭室。曰常家。曰關家大。曰象濟。塢一。曰五里鋪。滾水石壩在河西岸。明萬曆十七年建。淺十四。曰南界首。曰石口。曰柳隄。曰南旺。曰鵝河口。曰田家口。曰關城。曰開河。曰劉家口。曰袁家口。曰關家口。曰張八老口。曰步家口。曰北界首。湖一。曰南旺。在漕河兩涯。周圍一百八十里。中爲二長堤。漕渠貫其中。明嘉靖二十二年重修。其中畫爲三。在漕渠之西者曰西湖。築迴九十三里。明成化四年始砌石隄。嘉靖二十二年重修。萬曆十七年加築舊隄一萬二千餘丈。添築東面子隄一千二百餘丈。其東曰蜀山湖。周圍六十五里。明嘉靖二十年創築東隄。萬曆二十五年重修。曰馬踏湖。周圍三十四里。明萬曆十七年築堤三千二百丈。由汶上而北至東平七十里。有閘三。曰靳家口。距袁家口十八里。明正德十二年建。月河長一百八十四丈。迤北三十里曰安山。明成化十八年建。又北三十里曰戴家廟。明嘉靖十六年建。洩水閘一。曰金線。在戴家廟北。明景泰五年建。湖口閘二。北曰似蛇溝。南曰八里灣。明萬曆二十二年建。塢二。曰戴家塢。至州六十里。明永樂九年建。曰坎河口石壩。明萬曆十七年建。淺十七。曰沙堆。曰邢家莊。曰蘇家莊。曰譚家莊。曰安山上。曰安山下。曰積水湖。曰馮家莊。曰劉家莊。曰李家莊。曰王仲口。曰果家莊。曰靳家口。曰戴家廟。曰韓家口。曰張家口。曰劉家口。

由東平七十里至陽穀縣之荆門驛。其間首入壽張縣境。有積水閘一曰沙灣。明成化七年建。壩一曰師家。遇黃河水使入通源閘。以分沙灣之勢。堰一曰野豬腦。築週三十餘里。用以瀦水。使不衝決。漕河由壽張而北入東阿縣境。有閘一曰通源。在張秋城南。運河西岸。卽廣濟渠也。明景泰四年。徐有貞治沙灣。決河先爲疏水之渠。起張秋金隄。通壽張之沙河。西南至於竹口。又西南至大渚潭。乃躡范蠡濮面上。又西北接河沁之水。命曰廣濟渠。渠口爲通源閘。有石隄二道。自大感應廟起至沙灣。長一百六十丈。明天順八年修創。自沙灣起至荆門驛。長一千九百三丈。有五空橋。在張秋城南。與沙灣相對。卽減水石壩。廣袤各十五丈。又於上甃石爲五竇。以漕渠餘水入之。小鹽河。明弘治四年建。淺八。曰挂剝。曰新添。曰沙灣。曰北灣。曰安家口。曰仲渡口。曰南浮橋。曰北浮橋。

由東阿而北入陽穀境。有閘六。在張秋北十里。曰荆門上。又北三里。曰荆門下。又北十里。曰阿城上。又北三里。曰阿城下。又北十二里。曰七級上。又北三里。曰七級下。皆元時建。明永樂間修。淺十。曰何家口東岸。曰何家口西岸。曰館驛灣東岸。曰館驛灣西岸。曰張家口。曰秦家口。曰劉家口。曰義河口。曰官窰口。曰渡口。

由陽穀九十里至東昌府聊城縣之崇武驛。其聊城縣東岸北至博平縣境。西岸北至堂邑縣境。有閘四。曰周家店。距七級十二里。元大德四年建。迤北十二里。曰李海務。元元貞二年建。又北二十里。曰通

濟橋。又北二十五里曰永通。俱明永樂十六年建。減水閘四。淺鋪二十三。曰北壩口。曰徐家口。曰柳行口。曰房家口。曰呂家灣。曰龍灣。曰宋家口。曰破閘口。曰林家口。曰于家口。曰周家店。曰北壩口。曰稍長閘。曰柳行口。曰白廟。曰雙隄。曰裴家口。曰方家口。曰李家口。曰米家口。曰耿家口。曰蔡家口。曰官窰口。聊城西岸。南自龍灣鋪。北至西北壩鋪。平山東昌二衛分地也。有淺二。曰中淺。曰小淺。此在昔年爲二衛分地。今則官夫俱屬平山衛。而東昌衛遂無河道之資矣。

由聊城七十里至清平之清陽驛。由博平縣北至清平縣境。有減水閘一。淺鋪六。曰朱家灣。曰老隄頭。曰南減水閘。曰袁家灣。曰朱家屯。曰梭隄。

由堂邑縣北至清平縣境。有閘二。曰梁家鄉。距通濟三十里。明宣德四年建。迤北十五里曰土橋。明成化七年建。減水閘三。曰函谷洞。曰上橋。曰梁家鄉。淺七。曰函谷洞。曰土橋。曰中閘口。曰馬家灣。曰北梁家鄉。曰新開口。曰南梁家鄉。

由清平縣北至臨清州六十里。有閘一。曰戴家灣。距土橋四十八里。明成化元年建。減水閘二。曰魏家灣。曰李家口。東岸淺鋪八。曰朱家。曰張家。曰十里井。曰趙官屯。曰戴家。曰陳官屯。曰趙家。曰潘家橋。西岸淺鋪六。曰張家。曰李家。曰李官屯。曰王官屯。曰丁家。曰魏家灣。

河自衛輝來者。歷館陶縣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而北。其淺鋪十二。曰灘尙。曰窩兒頭。曰遷隄。曰秤勾。

灣曰小馬頭曰南館陶曰安靖曰黃花臺曰李家曰馬頭曰馬欄廠曰尖家

由臨清州東岸北至夏津縣境有閘二曰新開上距戴家灣三十里迤北五里曰南板俱明永樂十五年建淺鋪五曰弔馬橋曰房村廠曰上口曰丁家馬頭曰下杖柳西岸北至清河縣境有淺鋪八曰尖家曰白廟曰羅家曰孟家曰趙家曰郭家曰陳家曰王家南岸西至板開口有淺鋪六曰潘家屯曰七里墩曰潘家橋曰新莊曰沙灣曰閘口

由清河縣西岸北至夏津縣境有淺鋪八曰二哥營曰嚴家曰吳家曰孫家曰葡萄曰草廟曰黃家曰賈家

由夏津縣北至武城縣境有淺鋪六曰新開口曰草廟曰郝家曰小口子曰大口子曰橫河

由臨清至武城縣之甲馬營驛爲一百四十里其間仍有一渡口驛亦州境也而武城縣東岸北至恩縣境有淺鋪十三曰商家曰白龍曰白家曰大龍曰灣頭曰柳林曰大還曰高家曰陳家曰何家曰半邊店曰陳家曰方遷西岸北至故城縣境有淺鋪十二曰劉家曰侯家曰周家曰南調鶯曰北調鶯曰西關曰小流曰孟家曰王家曰張家曰果子曰絕河

由恩縣東岸北至德州境有淺鋪七曰白馬廟曰高師姑曰滕家口曰回龍廟曰八里堂曰新開口曰曹家口而回龍廟之北有丁官屯一鋪德州衛地也有減水閘一在四女樹

由故城縣西岸北至德州衛境。有淺鋪四。曰鄭家口。曰范家園。曰焦姑寺。曰孟家灣。
由甲馬營驛一百一十五里。北至德州之梁家莊驛。而德州東岸北至德州左衛境。有淺鋪三。曰新鑑口。曰飲牛口。曰耿家灣。

由德州衛西岸北至德州境。有淺鋪一。曰南陽務。

由德州西岸北至德州左衛境。有淺鋪三。曰上八里。曰蔡張成。曰劉皮口。

由德州左衛東西岸俱北至德州衛境。有淺鋪四。曰小西門。曰鄭家口。曰四里屯。曰下八里屯。

由德州之梁家莊驛。歷七十里爲安德驛。再七十里爲良店驛。再七十里爲吳橋之連窩驛也。而德州衛東岸北至吳橋縣境。西岸北至景州境。有淺鋪九。曰張家灣。曰圓窩口。曰五里莊。曰降民口。曰丁官屯。曰劉官屯。曰四里屯。曰八里屯。曰高官廠。

由景州西岸北至吳橋縣境。有淺鋪四。曰羅家口。曰薄皮口。曰坡唐口。曰狼家口。

由吳橋縣東西岸俱北至東光縣境。有淺鋪七。曰降民屯。曰鐵河園。曰朱官屯。曰小馬營。曰郭家園。曰三里。曰王家。

由連窩驛而北七十里至交河之新橋驛。卽今泊頭鎮。然東光縣東岸北至南皮縣境。有淺鋪四。曰下口。曰李家。曰任家。曰狼拾。西岸北至交河縣境。有淺鋪五。曰古隄。曰大龍。曰桑園。曰油房。曰白家。而二

縣之界。有瀋陽衛地焉。其河道之黃井河夫俱隸於交河主簿。

由南皮縣東岸北至天津右衛境。有淺鋪五。曰北下口。曰白家堰。曰雙堂。曰三角隄。曰馮家口。

由泊頭而北走七十里。至滄州之甌河驛。然其間交河縣西岸北至青縣境。有淺鋪五。曰李道灣。曰丁家口。曰大流口。曰菱角窩。曰白洋橋。而其中三十八里屬河間衛。

由天津右衛東岸北至滄州境。有淺鋪四。曰小白洋橋。曰大白洋橋。曰南楊家口。曰北楊家口。

由甌河驛七十里。至興濟縣之乾寧驛。而滄州東岸北至天津左衛境。有淺鋪七。曰甌河南口。曰王家園。曰寇家園。曰回回灣。曰紅孩兒口。曰華嚴口。曰朱家墳口。

由天津左衛東岸北至興濟縣境。有淺鋪九。曰張家口。曰大掃灣。曰高家馬頭。曰安都寨。曰索家馬頭。曰北橫隄。曰南橫隄。曰許家淺。曰南絕隄。

由興濟縣東岸北至天津衛境。有淺鋪七。曰安都寨口。曰王家。曰流洪。曰安家。曰柳巷口。曰李家。曰八里堂。

由乾寧驛七十里。至青縣之流河驛。而青縣西岸北至靜海縣境。有淺鋪六。曰甌河。曰運坊。曰李家。曰留小。曰流河。曰新莊口。而甌河之北。運坊之南。天津左衛境也。有淺鋪五。曰流佛寺。曰北絕隄。曰管莊口。曰蓮花。曰石堂。

由天津衛東岸北至靜海縣。有淺鋪九。曰泊張。曰新莊。曰寨里。曰東漫撒。曰馬濟。曰王家。曰李家。曰呂家。曰蔡家。而新莊之北三里霸州分地也。有淺曰蘇家。

由靜海縣東岸北至天津右衛境。西岸北至武清縣境。有淺鋪八。曰釣臺。曰雙堂。曰在城。曰獨流。曰沙窩。至靜海之奉新驛。又一百里至武清縣之陽青驛。是爲天津入於海。自此而北。復爲逆河矣。河程記。此記載。

在北河續紀。不知何人所作。



本國
叢學
書基

行
水
金
鑑

六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六

運河水

元至正二十五年十月乙巳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舟師。明太祖實錄。

明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場場口入於泗以通運。河師實錄。

時薛祥為京畿都漕運使管長淮大河等衛官軍分司淮安自揚至蔡達濟壩堰皆沙塞崩場疏通修

築晝夜無息役使均平衆皆悅從。黃金撰工部尚書薛公傳祥字彥卿無為州人。

明太祖洪武四年二月辛未上謂中書省臣曰臨濠為朕與王之地今置中都宜以傍近州縣通水路漕

運者隸之於是省臣議以壽、邳、徐、宿、潁、息、光、六安、信陽九州五河、懷遠、定遠、中立、蒙城、霍丘、英山、宿遷、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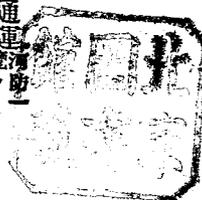
寧、碭山、靈璧、潁上、泰和、固始、光山、豐、沛、蕭一十八縣悉隸中都。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五年二月辛巳命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移通泰等州批驗所于儀真縣仍疏濬運河以便商

旅。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六年傅友德鎮北平歲旱疏陳五事一永平府民接運軍儲由雅洪橋至北平道里頗遠宜

通清河涑水故道漕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十二月庚申工部奏河南開封府自小木至陳州沙河



口十八閘。淤塞六十三處。宜疏濬以通漕運。從之。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致仕兵部尚書單安仁言。由大江入黃泥灘口。過儀真縣南壩入轉運河。自南壩至朴樹灣約三十里。宜濬。以通往來舟楫。其湖廣江西等處運糧船。可由大江黃泥灘口入轉運河。過淮安壩以達鳳陽。及迤北郡縣。其兩淮鹽運船。可由揚子橋過縣南灘入黃泥灘出江。以達京師。其浙江等處運糧船。可從下江入深港。過揚子橋至轉運河。過淮安壩以達鳳陽。凡運磚木之船。皆自瓜州過堰。不相混雜。如是則官船無風水之虞。民船無停滯之患。其轉運河及江都縣深港。亦宜考其故道而疏濬之。上曰。所言雖善。然恐此役一興。未免重勞民力。姑緩之。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浚揚州府官河。自揚子橋至黃泥灘。凡九千四百三十六丈。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十二月癸未。浚揚州儀真湖。九千一百廿丈。置閘壩十三處。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閏十月壬寅。修築江都縣深港壩。浚河道五百六十七丈。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癸酉。命工部主事楊德禮往高郵。督有司修築並湖隄岸。因揚州府同知任祥之言。堤岸圯壞。故有是命。明太祖實錄。

王晏。洪武二十年。歷山東右參政。督開運河。濱岸有梁山泊者。在勝國時。塹垣皆甃以巨石。公悉取造梁莊諸閘。其事者初有難色。公曰。此非名賢。其事不經。無補風教。今先務爲急。吾但知紓民力耳。遑問

其他其謀事向方而敢於爲義類此。陳道讓王公傳。晏字士寧。盱眙人。取堊石作關。雖紆民力。其如虧損陰德何。澤及枯骨者應不知是。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辛亥。北平布政使司左參議周倬言。通州白河北接太山。諸河水道。東南至直沽海口。每霖雨時降。水滂泛漲。橋梁頽圯。修築勞民。其通州舊有糧船六十餘艘。罷運已久。宜改爲浮梁於白河之上。以便經行。十一月己未。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枝河通永寧界。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開陸路。作驛舍郵亭。架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者便之。明太祖實錄。

是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縣鄆城兩河口漫過安山。而會通河淤。乃自濟寧以北陸運至德州入河。北河紀。

按此河決而未治也。故次年命舳舻侯朱壽率舟師海運。河志。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八月丙戌。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騰脂河。上面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繁浩。一自浙河至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汧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疏鑿河流。以通於浙。俾運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明太祖實錄。

崇山侯李新督有司開騰脂河於溧水。西達大江。東通兩浙。以濟漕運。河成。民甚便之。明史稿。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二月丙午常州府武進縣言本縣犇牛呂城二壩河道淺澀請浚深以便漕運從之。明太祖實錄。

劉辰金華人建文中知鎮江府瀕江田八十餘頃久淪於水賦如故辰請除之京口開廢轉漕者道新河出江舟數敗辰修故閘公私便之漕河易涸仰練河益水三斗門久廢辰修築之運舟既通河下田

益稔明史稿。

辰知鎮江府京口開廢東南漕運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為風濤阻翊公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去淤塞鑿石作壩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源淺易涸每仰練河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公又修築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既通湖下之田益稔時浙湖轉輸之民道其境上死者為收瘞疾者給米命以小舟送出境賴以活者數百人永樂元年以預修國史知故實賜白金文綺

龍衣升江西左參政。胡儼吏部左侍。即劉公墓志。

明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十一月癸未太宗已登極矣。修常州府武進縣剩銀河閘。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元年三月戊戌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更詳議如議可行亦俟民力少甦行之。四

月戊午。浚松江、華亭、上海、運鹽河、金山、衛閘港、曹溪分水港等處。七月丙申，戶部尙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饋運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九月戊子，修兗州府鄆城縣沭沂二河決口。十月壬戌，以河道淤塞，革濟寧州之耐牢坡、聊城縣之周家店、李海務、臨清縣之臨清閘、會通閘五壩官。甲戌，修山東膠州水決隄岸。十一月丙子，修山東濰縣白浪等河決岸。丙申，浚鎮江府丹徒縣甘露港等處河渠。閏十一月庚午，浚揚州府江都縣瓜洲壩河道。十二月己卯，修揚州府江都縣永真沙邊江圩岸。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年正月戊申，揚州府高郵州耆民言：自州北門至張家溝湖岸，兩京之要路，民田之巨防，湖納天長，盱眙諸水，雨潦漲溢，風波衝決隄岸，每歲修築，旋復傾圮，阻絕驛路，傷損民田，乞遣人相度重爲修理，從之。五月癸丑，修山東鄒平縣小清河隄岸三百八十四丈。九月己卯，修順天府固安縣渾河決岸。十一月癸卯，鎮守淮安都指揮施文言：淮安諸壩，舟航往來，每遇天旱，壩下淤淺，重勞人力，近城舊有清江浦二閘，比年坍塌，乞命有司修砌，以便往來，從之。浚儀真清江壩下水港。丙辰，工部侍郎趙毅等奏：鎮江府民言：乞於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制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困爲甚，非有大不得已之事，豈可輕役？且

役九十八萬人。即復用如許人供給之。騷動數十州縣。為百姓植禍矣。豈不殆哉。毅等惶恐頓首謝。遂寢不行。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三年三月壬申。修山東歷城縣小清河等處水決堤岸。五月癸亥。淮安府海州言。臨洪場民歲於筲瀆場界耕種。輸作陸運艱難。州北舊有河。上通高橋。下接臨洪。近年淤塞。乞疏濬。以便舟楫。從之。七月己亥。浚淮安府山陽縣運鹽河。計一十八里。十一月乙丑。浚淮安府支家河。長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丈。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四年八月壬辰。工部言。呂梁洪霖雨。水決近河路。并圉溝橋。一十九丈六尺。宜發民修理。從之。九月癸亥。揚州府泰州判官黃通理言。州境舊有運鹽官河。每遇霖雨。輒泛溢。傷民田宅。乞於普定秦潼河。及西溪南儀阡三處各開水口。使下流經興化。鹽城界入海。仍各置閘。以時啓閉。永為民利。從之。

十月己亥。浚蘇州府常熟縣福山塘。計三十六里。十一月癸亥。戶部言。高郵州東河等處塘岸傾圮。江都縣劉家圩港淤塞。命有司發民修浚。十二月丁亥。常州府孟瀆河閘官裴讓言。河自蘭陵溝北至開六千三百三十丈。南至奔牛鎮一千二百二十丈。年久湮塞。艱於漕運。乞發民疏治。命右通政張璉發蘇松鎮江常州民丁十萬浚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五年二月辛亥。修淮安隄。庚午。東昌府言。衛河隄岸。自臨清至渡口驛。潰決凡七處。命工

都遣官修築。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六月癸卯。順天府固安縣言。漳河決。賀家口傷禾稼。命工部亟遣官修築。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八年三月己卯。修鎮江府丹陽縣練河塘。十二月癸卯。蘇州府吳江縣言石塘官路。右臨

太湖。左邊松江。南至平望。嘉興連年土石坍塌。橋梁斷壞。請及時修理。計用三萬七千四百餘人。半月可

完。從之。敕通政趙君任督之。務令堅固。毋虛勞民力。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九年正月丙戌。揚州府高郵州言城北張家溝塘岸三十里。舊用磚石包砌。防遏壁社等九

湖及天長諸水。近因夏雨浸淫。各水暴漲。衝決塘岸九百八十丈。又自張家溝北至寶應縣。南至江都縣。

東至興化縣界塘岸百餘里。間有坍塌。乞發丁夫如舊修治。皇太子令工部覈實修築。二月己亥。山東

沂州言沭河口。水衝決五百三十餘丈。請發民修築。從之。庚戌。山東齊東縣知縣張昇言。境內小清河。

納湖雞諸山谿澗之水。去歲洪水橫汎。陂堰衝決。淹沒下固隄官臺等處鹽場。及青州郡縣民田。請浚上

流。修隄防。使水由故道。皇太子令工部速遣官相度修浚。己未。開會通河。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

洪武中。沙岸衝決。河道淤塞。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餘輛。歲久民困其役。永樂

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至淤塞者三

之一。浚而通之。非唯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尙書宋禮。都督周長往視。禮等

還極陳疏浚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於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及直隸徐州民丁，繼發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賞，而獨其他役及今年田租，命尙書宋禮總督之。遣吏部侍郎師達以太宰祭山川城隍之神，仍命御史二員監督。三月壬申，浚揚州府瓜洲壩河道，及修通江、減水二閘。庚辰，修蘇州至嘉興石土塘橋路七十餘里。泄水洞百三十一處。六月辛丑，淮安府沐陽縣知縣王泰言，縣南沐河北連山東，南通淮安，洪武間常疏浚，以便轉運。今壅塞四十餘里，轉輸旣艱，水復爲患，乞於農隙浚治，從之。乙卯，會通河成，河以汶泗爲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州府，至濟寧州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於淮，而河則其西北流也。由開河過東昌府入臨清縣，計三百八十五里，深一丈三尺，廣三丈二尺。役軍夫三十萬，用工十旬，獨租稅百一十萬二千五百有奇。自濟寧至臨清，置閘十五，閘置官，立水則，以時啓閉，舟行便之。八月甲午，浚常州府江陰縣青陽等處河道。壬寅，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及耆民百三十七人，以會通河成，詣闕謝恩。上以開河之議肇自叔正，賜紗衣一襲，鈔一錠。耆民人五錠。庚戌，工部尙書宋禮等百六人開會通河畢，還京師，命禮部定賞格，禮部言都督周長循私廢公，虐害軍夫，不當給賞，其餘宜分四等。總督尙書宋禮等三員，人賞鈔二百錠。綵幣二表裏。續差管事興安伯徐亨等三員，人賞鈔百錠。綵幣一表裏。分遣管工戶部郎中竇奇等五十四員，人賞鈔四十錠。工部辦事官蘭芳等三十五員，人賞鈔十錠。命如所定給之。甲寅，巡按北京監察御史朱敏言大名等府

漳、衛二水決隄岸，淹田禾，請發民修築，從之。戊午，工部尙書宋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淺深，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然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堽城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貽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浚。况沙河至十路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浚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十一月丁丑，修浙江仁和、海寧、海鹽三縣土石塘岸萬一千一百八十五丈。閏十二月己卯，革常州府武進縣之剩銀河閘，時河淤塞，已別開孟瀆河，故革之。明太宗實錄。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爲山西按察司僉事。永樂二年，拜工部尙書。七年，丁母憂，詔留視事。九年，命開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至元中以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安民山鑿河，至臨清引汶絕濟，屬之衛河，爲轉漕道。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故終元世，海運爲多。明初，輸餉遼東，北平專用海道。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絕安山、湖，會通遂淤，成祖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輓至衛輝入河，歷八遞運所，民苦其勞。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淤者乃三分之一，濬之便。于是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往治之。至則發山東及徐州、應天、鎮江民三十萬，獨租一百十萬二千石有奇，二十旬而河成。初，禮以會通之源

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堰城及戴村壩，橫亘五里，遏汶流，使無南入洸而北歸海。匯諸泉之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爲二道。南流接徐沛十之四，北流達臨清十之六。南旺者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又相地置閘，以時蓄洩。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置閘十有七，而達於衛。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禮又奏濬沙河入馬常泊，以益於汶。是年，與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濬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復舊黃河道。命禮兼董之。明年，命相度衛河水患，奏請自魏家灣開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復自德州西北開支河一，泄水入舊黃河，使至海豐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後成之。禮等還京，論漕渠功禮第一，賜寶鑑文繡，以潘叔正首建河議，賜衣及鈔，旌其功。金純，字德修，泗州人。國子監生，歷刑部左侍郎。永樂九年，命與宋禮同治會通河，又同徐亨、蔣廷瓚、濬祥符、魚王口、黃河故道。初，太祖用兵梁管間，使大將軍達開場、場口通河於泗，又開濟寧西耐牢坡，引曹鄆河水以通中原之運。其後故道寢塞，至是純疏治之。自開封北引水達鄆城，入場場，出穀亭北十里爲永通，廣運二閘，還改禮部左侍郎。進禮部尙書。明史稿

周長，天長人。從靖難，歷官督府。永樂九年，奉命同宋禮治漕，駐濟寧，修浚會通河，卒。贈萊陽伯，諡忠毅。

潘叔正，仙居人。永樂九年，由太學生任濟寧州同知，奏請開漕渠，自濟寧抵臨清，以通東南漕。輓朝廷嘉之，賜寶鑑錦幣。山東全河備考

是年夏五月甲申。罷築漳河隄防。先因臨漳主簿趙永中言。去年漳河泛溢。決張固村河口。與釜陽河合流。低下田土。悉爲汪浸。今若復修隄防。或終決潰。是虛負民力也。乞令沮洳之民。別於漳河之旁。近擇高阜荒地開種。從之。河南通志

明太宗永樂十年正月己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許堪言。去秋衛河水溢。河岸低窪之處。四散漫衍。其時雖略修理。今已復有倒塌者。自臨清至直沽。大率皆然。乞勅有司預期修理。上命工部移文尙書宋禮。相度措置。四月庚申。浚北京通流寺四閘河道。共一萬七百三十七丈。壬戌。尙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嘗因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竊謂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隄岸。恐水復衝坍。不免連年動勞民力。今欲除患。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雖遇水漲。下流衛河。自然無漫衍之患。見已分撥軍夫用工。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泄水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則至海豐縣大沽河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上諭工部臣曰。禮所言誠當。但今農務方興。可令俟秋成後爲之。十月甲寅。修山東安丘縣紅河等處水決隄岸。戊午。修揚州府海門縣捍潮隄岸。縣故有隄。東抵海南。並江。延袤百三十餘里。年久決隳。有司奏請修築。上命平江伯陳瑄督丁夫四十萬築之。計萬八千餘丈。壬申。浚山東平

度州濰縣白浪河。十一月丙戌。修揚州府儀真縣緣江隄岸。及浚夾港等處河道。戊戌。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吳橋、東光、興濟、交河諸縣。及天津等衛屯田。雨水決隄傷稼。切見德州良店驛東南二十五里。有黃河故道。州南有土河與舊河通。若於二處開河置閘。則水勢分。可以便民。時土河已命置閘。上命工部侍郎蘭芳往經理之。德州東有古黃河。南有天津枯河。即枯河也。河間府獻縣言。夏雨霖淫。西山暴水。衝決真定之饒陽。武強、恭儉等處隄岸。浚沒田廬。乞集夫修築從之。丙午。浚鎮江府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於江。十二月甲寅。修靜海縣至青縣河隄。癸亥。保定府安州奏。大雨決直亭等河口八十九處。計用六千三百人。築一月可完。上以天氣寒沍。命俟春暖築之。辛未。湖廣華容縣言。縣安津等四十六處。水決隄防。傷民禾稼。方今農隙。可以修築。然本縣民少。未易成功。上曰。東作在邇。亟與旁縣民丁併力修之。明太宗實錄。蘭芳、夏縣人。從宋禮治會通河。復爲工部主事。以禮薦。遷右侍郎。亡。何行。太僕卿。楊砥言。吳橋、東光、興濟、交河及天津屯田。雨水決隄傷稼。乞開德州良店東南黃河故道。以分水勢。復命芳往治之。所經郡邑。有不便民者。輒疏以聞。楊砥。禮部左侍郎。坐巡視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歷太僕寺卿。吳橋至天津等衛。大水決隄傷稼。砥請開德州東南黃河故道及土河。以殺水勢。帝命工部侍郎蘭芳經理之。明史。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悉由大江。至洪武十三年。海運遼東以供軍餉。文皇肇建北京。江南糧船。一

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至通州。一由江入淮。歷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達於通州。而永樂十年。宋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撥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由會通價運。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永樂十三年始罷。皇甫錄明

略紀

明太宗永樂十一年正月丁亥。蘇州府同知柳敬中言崑山之太平河。東通大海。西接福興河。上達楊城湖。爲利最博。近年淤塞。旱潦俱不便。今欲疏浚。約用人七萬八千四百。計二十五日可完。上曰。役久則民勞。遲則妨農。其徵旁近民夫十萬。亟成之。庚子。順天府保定縣言。去年秋淫雨。決河岸五十四處。接文安。大成二縣之界。乞以三縣民協力修築。從之。二月壬戌。修河間府水決隄岸。三月癸未。應天府言新河口圩岸。爲風濤衝齧四十餘丈。皇太子命工部修築。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二年八月甲辰。浚淮安府海州城南官河二百四十里。丁未。修通州三河等處水決隄岸。九月丁卯。修山東聊城縣龍灣河。及濮州紅船口。范縣曹村河隄岸。丙子。順天府武清縣言。河決要兒渡口六百五十餘丈。命工部遣官修築。辛巳。修鳳陽府安豐塘水門十六座。及牛角壩。至新倉鋪。傾塌隄岸萬三千五百餘丈。十月甲午。常州府江陰縣請浚萬歲河及塘涇等河。從之。十一月辛亥。

浚蘇州府崑山縣太平河。明太宗實錄。

是年平江伯陳瑄請鑿徐呂二洪。以通漕運。更於洪口建閘。按宋元祐四年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水手牛驢牽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官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閘。以時啓閉。通放舟船。實爲長利。此卽瑄所鑿之道。而當時開鑿之官邈不可考。南河全考。

明太宗永樂十三年二月己巳朔。浚揚州府瓜洲壩河道。一至瓜州巡檢司。一至江口。通六百餘丈。三月辛亥。山西解州言。硝池水溢。決豁口等處。流入鹽河。蓋由姚遷渠凍水河并流。水道淤塞。乞發民修治。從之。五月乙丑。開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度淮。以達清河。口挽運者不勝勞。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聞。遂發軍民開河。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甚便之。十二月乙丑。河南彰德府磁州言。今夏多雨。滄漳二河水溢。漂民廬舍。淹沒田稼。間有高阜。稼亦不實。乞免民間今歲稅糧。從之。明太宗實錄。

是年建淮安五壩。運船經壩入淮。仁字壩。義字壩。在新城東門外東北。自城南引湖水抵壩口。外卽淮河。遇清江口淤塞。運船經此入淮。禮字壩。智字壩。信字壩。在新城西門外西北。引湖水抵壩口。外卽

淮河遇清江口淤塞。則官民商船經此達於淮。南河全考。

明太宗永樂十四年正月庚午。東昌府臨清縣臨清壩成。置壩官一員。四月壬午。設直隸淮安府山陽

縣之清河。福興。清河縣之新莊。邳州之乾溝。徐州之沽頭上。沽頭下。沛縣之金溝。山東濟寧州之谷亭。孟

陽泊。魯橋十閘。置閘官各一員。五月庚子。修揚州府邵伯鎮上下二閘。明太宗實錄。

是年。平江伯陳瑄疏濬故沙河。置閘通舟。先是漕至淮安。悉從府東北車壩入淮。逆水行六十里。至

是。瑄因宋喬維嶽所開沙河舊渠。益加疏治。置閘通舟。踰年而功成。漕人德之。爲立祠焉。南河全考。

明太宗永樂十五年五月乙未。遣官巡視北京通州至儀真河道。明太宗實錄。

劉觀都察院左都御史。永樂十五年。督浚河漕。十九年。巡撫陝西。明史稿。

明太宗永樂十七年秋七月庚申。遣鎮遠侯顧輿。祖巡視呂梁洪。初。上以洪險隘。舟楫遲返多傾覆。特命

忻城伯趙彝鎮徐州。兼理洪道。而彝以貪縱廢事。至是復遣輿祖巡視。仍以敕諭彝曰。朕急於利民。念徐

州呂梁洪險阨。命爾兼理。爾乃溺於酒色。貨賄坐視民患。恬不究心。得免於罪乎。今姑宥不問。宜改志易

行。以蓋前愆。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九年九月丙寅。修直隸高郵州新開湖塘岸。十月丁酉。修浙江海寧等縣塘岸。明太宗實錄。

趙泰。永樂中爲常州府同知。浚孟瀆。得勝二河。作魏村閘。諸所興築。民無言勞者。遷工部郎中。奉命塞

東昌決河。周忱薦為協同都運。益勸其職。明史稿。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辛卯。

仁宗已登極矣。

平江伯陳瑄上言七事。一蘇民力。今天下歲運糧餉。惟湖廣、浙江、江

西三布政司及直隸蘇松等府州。去北京甚遠。又河道有洪閘壩及淺凍之阻。往復踰歲。所費數倍正糧。

上通公租。下妨農務。皆由於此。乞令運於近便淮安徐州等處交納。別令官軍接運至北京。如此則民力

可蘇而農務不妨。上覽奏。以付翰林臣曰。瑄言皆當。令所司速行。明仁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七

運河水

明洪熙元年秋七月戊辰朔。宣宗已登極矣。順天府通州武清、固安、灤縣各奏。六月二十二日驟雨。河溢衝決。河西務、白浮、宋家口隄岸。丙戌。河南臨漳縣奏。六月大雨。漳、滏二河皆漲。衝決三家等村隄岸二十四處。上命行在工部郎發所在軍民修築。辛卯。真定府奏。六月以來霖雨。漳、滏等河皆漲。衝決隄岸。定、晉、深三州。藁城、無極、饒陽、新樂、寧晉五縣。低田皆沒。上命行在戶部遣人勘視。丙申。北京順天、河間、保定三府。順義、懷柔、肅寧、任丘、靜海、慶都、清苑、雄八縣。及永平府灤州各奏。今年夏秋多雨。河水泛溢。淹沒田苗。命戶部遣人勘視。十一月癸亥。濟儀真瓜州壩河。先是平江伯陳瑄奏儀真瓜洲壩下河道。年久淤塞。請發附近軍民疏濬。上以東作方輿。姑俟農隙。至是命鎮江、揚州、常州三府。儀真、揚州、鎮江三衛。共以軍民二萬疏濬。仍命瑄董之。癸巳。行在工部奏。去年冬。平江伯陳瑄總軍夫疏濬儀真瓜洲壩下河道。至歲終罷役。今尚有未疏導者。請仍以舊集軍夫及時用工。從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三年六月庚寅。順天府武清、固安二縣言霖雨連旬。洪水衝決。河西務及當渠里秦家口堤岸。傷民田禾。上命二縣民及屯軍合力亟修。丁酉。霖雨。通州河溢及城趾。深一丈餘。城壞者一百三十

餘丈。甲辰巡按北直隸監察御史張瑩奏五月六月連雨不已河決隄岸溺死軍民壞通州良鄉等處官民屋宇及淹沒宛平大興順義大城保定文安永清寶坻香河霸州并保定等府新城等縣田苗上諭尙書夏原吉曰災不虛至必有其咎宜勉思寬恤之道丁未命左都御史劉觀巡視河道敕諭之曰比年以來緣河提督官徇私滅公貪弊百出侍郎曹本催督秋糧所至諸閘作威肆虐唯以所督運者得度其他處運糧及運民商賈皆不得行舟楫積滯雨水緣發傷壞者多今特命卿自北京直抵南京巡視凡河道淤淺閘壩損壞躬自提督修浚務俾舟楫順利輸運無阻公私兩便卿其夙夜盡心無怠所事庶稱委任十二月庚辰修盧溝橋凌水所決河口行在工部言通州要兒渡河渡水從東注而正河淺澀舟行不便請急修築從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四年正月戊辰平江伯陳瑄言山東濟寧以北舊河自長溝至棗林閘一百二十里沙土淤淺漕舟難行今凍漸解餽運將與約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命山東起集民兵與今運木軍士相兼用工二月戊寅命隆平侯張信同太監沐敬浚河西務河道及修隄岸先是河西務要兒渡等處河岸衝決命行在工部修築水急民少久無成功至是命信等往督發在京操備軍士五萬一千人益之四月丁亥上語右都御史顧佐等曰臨清以南諸閘專爲蓄水以便行舟比聞閘官軟罷多爲權勢所脅不時開放輕泄水利強梁者卽度良善者候經旬日甚至忿鬪溺死者有之爾卽揭榜禁約惟進薦新物

者舟行不禁。其餘不分公私，必候積水及則方得開閘。若有公事不可緩者，卽於所在官司轉給馬驢以行。有仍前脅制聽從者，皆論罪不貸。六月己卯，命山東三司遣官專理河道。時總兵官平江伯陳瑄奏：濟寧長溝至棗林閘，河道淤淺，漕運不便。初，朝廷專命侍郎蘭芳及山東三司遣官督視疏濬，往來無阻。比年不遣大臣，惟都司按察司有官如舊督視，而布政司亦不遣官，乞令遣官如故。仍乞敕三司所遣官專理河道，不與他事，庶幾以便漕運。從之。十一月壬子，直隸廣平府成安縣奏：本縣今年四月五月苦雨，漳滏二河泛溢，淹沒田苗一百二十八頃有奇。上命行在戶部覆視，免其秋租。丙辰，總兵官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謝溝、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皆當置閘。其徂來諸山泉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修濬。庶有停蓄，得以通利往來。從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五年五月癸卯，總兵官平江伯陳瑄言：淮安西湖河岸，乃牽輓舟船往來通路。比因風浪衝激，岸多崩塌，樁木下存。淮安府滿浦五壩間廢已久，其官吏壩夫俱無差役，乞令守視西湖隄岸。遇有損壞，就令修治。從之。丁卯，命永康侯徐安行在工部侍郎羅汝敬，自張家灣抵直沽，緣河提督運木，敕令設法，俾軍民商賈舟楫通行，不相妨礙。如河岸衝決，就督軍夫修築。七月丁巳，行在吏部郎中趙新自江西還，言臨清河道穿狹，往來舟楫阻滯，廣積倉納糧民船，離倉灣泊，負米上倉甚難。乞遣官會平江伯陳瑄於倉東開月河泊船，于河北置壩一所，則車船往來皆便。上諭行在戶部臣曰：開河置閘，令平江伯

計議用人力多少。卽及時興工。九月壬子。直隸鉅鹿縣奏六月苦雨。漳河泛溢。衝決隄堰。瀕河低田皆被災。上命行在戶部臣曰。凡被災傷處。皆覆勘除其租。十月癸酉。總兵官平江伯陳瑄言。臨清至安山河道。春夏水淺。舟難行。張秋西南舊有汶河通汴。朝廷嘗遣官修治。遇水小時。于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清。以便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利。漕運實難。乞仍其舊。上命行在戶部從其言。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六年二月戊戌。命濬金龍口。引河水達徐州。以便漕運。用御史白珪之言也。河南布政司晉祥符縣舊有新開河。直抵黃陵岡。凡四百五十餘里。中多淤塞。請加疏濬。從之。庚申。巡撫侍郎趙詢言五事。一揚州儀真設五壩。以通江南舟楫。二壩專過官船。及官運竹木諸物。餘三壩專過糧船。民船晝夜往來。亦常阻滯。有旬日不得渡者。又壩下河窄。舟無泊處。乞令有司衛軍再開二壩。以便舟行。泊及增開河一道。上覽之。謂侍臣曰。置壩開河。令六部會議以聞。五月壬申。順天府奏霸州保定縣地低窪。臨邊渾河。往者河岸缺壞。皆是保定文安大城諸縣民夫同軍衛修築。今河水衝決。岸土漸薄。且有坍塌之處。若水溢決潰。必傷田苗。請如舊集衆預修。庶幾有備無患。從之。六月丁未。順天府固安縣奏。今夏久雨。渾河漲溢。衝決徐家等口。上命工部撥工修築之。七月壬寅。疏濬沱舊河。時巡按章聰言。真定府濬沱淤塞。比山水泛溢。又衝壞河岸。及軍民廬舍。舊有護城河隄。亦被沖決。宜令修築。八月己未。浚白塔河及儀真等壩。先是御史陳祚言。白塔河宜開浚置閘。又侍郎趙新言。宜浚白塔河及儀真舊江口。鑄

匙河、黃泥灘、清江閘，俱宜浚導。上遣主事潘厚及揚州、淮安府官審視，仍與平江伯陳瑄議可否及所用
人力。至是，厚還奏開浚實便。白堊河、儀真壩河，約用四萬五千八百人，計四十日可完。清江閘河用一萬
八千人，計十五日可完。上從之。於是工部請發揚州、淮安軍夫先開白塔河置閘，工畢，就浚清江閘。儀真
鑰匙河，上曰：三處用工，勞人太甚，其儀真鑰匙河，俟明年農隙修浚。九月戊子，直隸武進縣民奏，閩浙
官民舟船及今漕運，必由本縣孟濱河出，逆水行三百餘里，始達瓜洲壩，往往爲風浪漂溺。縣舊有新河
四十餘里，出江正對揚州府泰興縣新河，入至泰州壩一百二十餘里，至揚子灣出運糧大河。比今白堊
河尤爲便利，第歲久泥淤，難通重載，乞加修浚，實爲便利。命平江伯陳瑄、侍郎周忱審計。十月乙未，濟
川衛奏六月苦雨，河水泛溢，溺死屯軍十七人，淹田稼一十六頃。甲辰，蘇州府教諭唐敏言常熟縣舊
有耿涇塘，南接梅里塘，通昆明湖，北通揚子大江，旱歲資其灌溉，年深壅塞，洪武中常發長洲等縣民浚
導，民獲其利。今復壅塞，請如舊例發民浚導。從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七年正月己丑，重建大興縣平津閘，修通州羊營閘橋。時平橋之水衝閘，隄岸皆圯。羊營者，
輓運所經之路，橋壞已久。行在戶部以聞，故有是命。三月壬戌，水決固安縣馬莊等處隄岸，命順天府
發民修築。行在工部尙書李友直奏通州至直沽河道紆曲，尤多灘淺，舟行阻滯，永樂中嘗命侯伯一
人總督浚治，乃得通行。請如故事。上命行在戶部侍郎王佐往督之。七月辛未，順天府霸州、三河、香河、

豐潤、潮、東安、永清六縣。及永平府灤州各奏今夏苦雨，河水漲溢，低田所種黍穀俱傷無收。壬申，置呂梁漕渠石閘。初，平江伯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陡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于舊洪西岸鑿渠深二丈，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力成之。十一月辛酉，初行在戶部右侍郎王佐言通州至河西務河道淺狹，漕船動以萬計，兼四方商旅舟楫往來，無港汊可泊，張家灣之西舊有渾河，若疏濬，近京師一二十里，更加充廣，瀦爲巨浸，令可泊船，公私俱便。命都督馮斌尙書李友直同佐審視，至是斌等以圖進，上覽之，謂其役重大，命姑止之。明宣宗實錄

宣德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寶應、范光、白馬諸湖長堤，以度牽道，又開揚州白墘河，置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令江南糧船從常州府西北孟瀆河過江，入白墘河，至灣頭達漕河，以省瓜洲盤壩之費。初，江南舟由瓜洲車壩入漕河，自白墘河開，瓜壩棄不用，近白墘置壩，舟行瓜儀。南河全考

明宣宗宣德八年九月丙寅，平江伯陳瑄卒。瑄永樂中歲董漕事，時以海運艱險，浚山東舊河通北京，瑄建議造平底淺舟以運，人便之，歲增運至三百萬石，又建議於淮安城北開清江浦，有管家河入鴨陳口，以達清河，免過壩及風濤之患，又緣管家河築隄十餘里，以蓄水益河，且便行者，於清江浦江上及徐州、臨清、通州皆置倉受糧，以次轉運，疏儀真瓜洲壩下渠，鑿呂梁徐州洪榜亂石，於刁陽湖、南旺湖皆築隄，

緣河多置閘。以時閉泄。利舟楫。凡所經營。俱有條理。明宣宗實錄。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成祖卽位。封平江伯。先是漕舟道海島。島人恐多閉匿。瑄招令互市。平其直。人交便之。海盜隄圯。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命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爲捍潮隄。萬八千餘丈。瑄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高山大陵可依。請於青浦築土山。方百丈。高三十餘丈。立堞表識。旣成。賜名寶山。帝親爲文記之。宋禮旣治。會通河成。朝廷議罷海運。仍以瑄董漕運。議造淺船二千餘艘。初運百二萬石。寢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時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陸運過壩。踰淮達清河。勞費甚鉅。瑄用故老言。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爲清江浦。導湖水入淮。築四閘以洩宣之。又緣湖十里。築隄引舟。由是漕舟直達於河。省費不訾。其後復濬徐州至濟寧河。又以呂梁洪險惡。於西別鑿一渠。置二閘。蓄水通漕。漕舟便之。又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又築高郵湖。隄於隄內。鑿渠四十里。避風濤之險。又自淮至臨清。相水勢。置閘四十有七。作常盈倉四十區。於淮上及徐州。臨清。通州。皆置倉。便轉輸。慮漕舟膠淺。自淮至通。置舍五百六十八。舍置卒導舟避淺。復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行人。凡所規畫。精密宏遠。自理漕河者三十年。舉無遺策。終明之世。漕運賴之。卒封平江侯。證恭襄明史稿。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旣通運河。緣隄皆樹楊棗二木。並淮北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噉。又易長多陰。

悉聽運夫爲利。其後士民并根伐之。其聚近官舍者。並輸入官。運夫既不敢謀。而官司亦不復問矣。明良

明宣宗宣德九年六月丙辰。行在工部尙書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兩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爲河水所壞。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餘丈。卽與郊壇後河通流。可泄水勢。上曰。盛夏炎暑。未宜疲勞民。姑緩之。庚午。水決北京渾河東岸。自狼窩口至小屯廠。乙亥。右副總兵都指揮僉事吳亮言。督糧船萬餘艘。已達北河。而河水泛溢難進。且河西務東西上下水決隄防一十五處。奔流迅激。勢益猛悍。重載之舟恐失利。乞早修築。上命行在工部發軍民修築。命豐城侯李賢總督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德十年六月甲辰。英宗已卽位矣。直隸廣平府永平縣縣丞李祐奏請修閉漳河以防民患。疏通衛河以

濟舟楫。專下行在工部請從所言。其漳衛二河宜遣本部官一人往會所在官司發軍民從宜濬治。上命河道不必遣官。卽令所在軍衛有司理之。七月己卯。修桑乾河橋通州直沽要兒渡口等處隄岸。九月壬辰。價運糧儲總兵官及各處巡撫侍郎與羣臣會議軍民利益。及正統元年合行事宜內。一。淮安清江浦淮河口及濟寧至東昌運河淺滯。宜加疏濬。一。徐州呂梁洪。原引睢水入焉。今睢水過隋隄。會汴入淮。各洪淺狹。宜于鳳池口或歸德新隄處設閘。復引睢水以濟各洪。一。沙灣張秋運河。舊引黃河支流自金龍口入焉。今年久沙聚。河水壅塞。而運河幾絕。宜加疏鑿。一。彰德河往時東入衛河。至臨清與運河會。

今北流入潁沱。而衛河亦淺。宜障而東之。上以所議皆嘗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七月乙未。命行在工部左侍郎李庸修狼窩口等處隄。先是大雨浹旬。水溢。渾河狼窩口及盧溝橋小屯廠西湖東笆口高粱等閘。隄岸皆決。命庸治之。至是庸奏請工匠千五百人。役夫二萬人。上從所請。且諭之曰。此皆要害。汝其盡心理之。必完必固。毋徒勞民。己酉。運河粟兒渡決。行在工部奏請令副總兵都督僉事武興發漕運軍士及近河軍衛有司發丁夫。併力修築。上以漕卒不可重勞。特敕太監沐敬安遠侯柳溥尙書李友直別爲從宜區處。九月甲午。直隸河間府獻縣奏。潁沱河溢。大郭蠶窩口隄。乞命河間府遣官及河間等衛與獻縣協力修築之。價運糧儲總兵官及各處巡撫侍郎至京會議軍民利便事宜以聞。一。鎮江府新港壩至常州奔牛壩運河一百五十里。原有水車。車捲江湖灌注河內。通利舟楫。浸漑田禾。年久廢弛。宜命巡撫侍郎提督有司支給官錢置車。給壩官領之。以時灌漑。通漕漑田。一。浙江等處軍民運船。俱由常州夏港孟濱河出。或河道淺澀。爭占攙越。宜專委工部主事一員提督。令軍民糧船務循資次。爭占攙越者罪之。至事閒之時。仍聽巡撫侍郎差遣催糧。一。東南漕運船。俱於瓜洲過壩。原有東西二港。置壩一十五座。永樂中營造立廠貯木。東港淤塞。止存西港七壩。比年大江風浪險惡。糧船無港收泊。多至失所。請以堆貯木植。歸併附近。取回看廠內外官員。革去廠房。仍疏東港。修築舊壩。以通漕運。一金龍口水接張秋大黃寺。鳳池口水接徐州呂梁二洪。俱是引水通運之處。宜

令工部委官一員巡視提督。遇有淤塞。會同河南三司鳩工疏濬。一徐呂二洪中溜穿狹。水淺石峻。重船至彼剝空。方可往來。洪西原有小河。運木剝淺。甚為便利。宜於農隙之時。量起附近軍夫。命管洪官提督疏濬。合用剝船水車。令江西湖廣浙江衛所給之。仍令淮安船廠。改造小船備用。上命俱准行之。明英宗實錄

愚按第一條車水灌田。甚有益於農民。宜聽民自為車戽可也。若以之通漕。則甚不可。徒為擾民之事。究與漕事無濟。後之人不可因其言而誤用之。

明英宗正統二年正月戊午。減省直隸揚州府邵伯鎮閘壩官吏。并江都等縣守塘夫。先是揚州府奏邵伯鎮二閘一壩。各設官吏人夫。以防高郵湖水泛溢。今湖水既平。往來無虞。乞裁其半。又江都儀真二縣有雷公上下白城陳公四塘。舊設夫三百三十五人守之。今運河轉輸不絕。塘水宜洩入河。夫可盡罷。事下巡撫侍郎曹弘覆實。至是弘奏塘水無源。若盡洩之則涸矣。仍留二百人時其蓄洩。以濟運河。但舊夫隸驢運司。今宜改隸揚州府為便。其邵伯鎮閘壩官吏各一人。夫九十人。俱宜減省。從之。二月癸酉。以運河要兒渡決。敕五軍各營發軍一萬。工部發畿內夫一萬往築之。三月丙辰。行在工部奏運河時有淤淺。恐妨糧船往來。乞命官總督。上以河道重事。濟寧以南敕侍郎鄭辰治之。以北敕副都御史賈諒治之。王瑜武輿亦令更相往來。協心提督。務使河通人便。且須處分得宜。毋重勞擾。三月庚戌。行在工部奏要兒渡口。修隄已完。又新開河。人甚便之。乞令武清縣復民三十家。常巡視其隄。毋致傾壞。且立神廟以鎮之。上從其請。賜號為通濟河之神。九月乙卯。山東寧海州壽張。東阿。汶上。陽穀。鄆城。范等縣各奏。

六月以來。淫雨河漲。衝決隄防。滄漂田廬牲畜等物。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賑恤其民。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三年三月壬子。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袁文爲本司副使。文提督濟寧等處河道。興水利以通輸運。民便之。九載任滿。東昌等府着民二千餘人奏乞留之。故有是命。八月己未。築高郵湖隄。隄長四百二十五丈。舊用土築。遇風撞激輒敗。間有木檝葦束蔽護。亦不經久。至是釐以磚石。復以糯米糊和灰以固之。始堅緻可久矣。九月辛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詔奏。膠州新沽二河。東平州嘉祥等縣。皆因大雨隄岸衝決。民居淪沒。濟寧州城北門及清寧衛軍器局。亦被灌塌。上命布政司及管河官俟農隙發民修築。九月庚戌。增置山東東昌府通判一員。專理河道。以本府通判戴浩言。所屬河道八百餘里。壩閘十有一所。督理疏濬。必得專責故也。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四年六月壬午。小屯廠西隄。爲渾河水所決。通州至直沽隄閘三十一處。爲雨潦所決。詔發附近丁夫修築。以工部侍郎李庸董之。七月庚戌。久雨。漳沱沁漳等水決饒陽醜女隄。獻縣郭家口隄。衛輝彰德等處隄。有司以聞。詔隨宜修築。八月丙子朔。久雨。白溝渾河二水溢。決順天府保定縣及保定府安州隄五十餘處。有司乞借附近丁夫協力修理。從之。壬午。先是雨水決河西務隄岸。發順天府寶坻等縣民夫修築。至是行在大理寺右少卿李軫。奉敕存問被災州縣。具疏請罷修不急隄堰。徵回督工官員。從之。九月壬子。直隸深州滹沱河決。滄民居田稼百餘里。命有司修築之。甲子。應天府奏所屬

漂水深陽句容上元江寧五縣因天雨水泛漲衝淹人口頭畜倉庫糧鈔官民房屋田地已委官賑濟踏勘謹具以聞十月壬午順天府大興縣請修平津關河間府青縣請築衛河隄岸俱從之明英宗實錄

正統四年都督武興奏揚州白墘河泄水閉不行仍從瓜壩過船惑於浮言故也南河全考

明英宗正統五年正月壬子初監察御史李匡等言儀真瓜洲二壩下港淺狹水落則大舟俱艱於江宜浚其港邵伯至寶應湖隄或決輒壞民田宜令漕舟歸者載石付所司築隄事下督漕總兵官都督僉事武興等覆之至是興奏壩下港以湖泥淤淺農暇輒浚以爲常湖隄壞者方興役築塞若欲盡整以石又役漕卒恐勞力費過當也上從其言江新七府漕糧由瓜入運江廣及江南等府由儀入運若屯蘇江外風浪堪虞開浚不可緩湖隄用石爲能堅久但不可役及漕卒上從其言何其當也

二月壬午初直隸淮安府知府彭遠言永樂中平江伯陳瑄總督漕運於淮安西湖中築隄十餘里爲輓舟路令淮安蒲浦南鎮三壩夫巡視之又令漕卒順載小木暨土積之隄上遇隄壞卽修今壩夫止役故隄弗完請仍行瑄故事事下巡按御史及總督漕運總兵官覈實至是御史李彬等奏宜令淮安府邳州等州縣發丁夫於旁近地採雜木運之河壩候漕舟還令載以往若土則令漕舟及商舟皆載以輸從之三月乙巳直隸淮安府鹽城縣奏伍祐新興二場運河壅塞阻商旅行舟乞浚之事下行在工部覆奏請下淮安府俟豐年興役從之七月壬寅山東兗州諸府自六月迄今淫雨連綿湖河泛溢事聞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視之丁卯修遷縣邵店社至黃墩社一帶隄九月辛亥修河西務及直沽等處河隄十月丁丑命修香河縣白河隄從知縣張嵩言河水衝決民田被淹故也明英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八

運河水

明英宗正統六年二月辛巳直隸高郵州知州韓簡言州管河西接新開河東通興化縣舊設上下二閘以時啓閉舟行甚便今閘壞河不通且子嬰溝塞溝旁田皆荒蕪又減水陰洞常閉塞其岸東田旱潦輒不收請俱浚治之事下行在工部請令揚州府覈實與役毋輕擾民從之五月癸亥徙張家灣至河西務沿河民舍三百十三家以礙運船牽路故也六月壬辰漕運右參將都指揮僉事湯節言徐州至濟寧諸閘本積水以便漕舟今使客怙威至即起閘吏胥莫能禁臣見徐州呂梁二洪剝淺小船可令給與各閘傳送使客庶利於積水從之七月甲寅漕運右參將都指揮僉事湯節言閘河水淺糧艘不能進緣河南金龍口及山東徂徠金溝等泉缺官提督疏濬之故臣請遴選廉幹官分投提督及移文河南山東各委官及時疏理上皆從之八月癸酉命修高郵州北門起至張家溝一帶河隄十二月丁酉命廟祀平江恭襄侯陳瑄初瑄爲總兵官督糧運疏鑿清江浦等處增設移風等閘堅築隄防以蓄水行舟立常盈倉積糧甚多及沒民感其惠於清江浦東立祠堂塑像崇奉禱者屢有靈應至是上聞命有司春秋致祭

明英宗實錄·楊士奇作瑄神道碑·言公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河築隄百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二壩·潮港之運·鑿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

濟寧南旺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四十里。自淮至臨清。翻牌四十有七。建倉廩舍。以便漕舟。緣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種種河政。俱堪不朽。宜乎血食千秋也。

明英宗正統七年七月癸亥。久雨水決。武清縣匡兒港。灤縣中馬頭小蒙邨。河西務上馬頭隄岸共三十二處。詔修其易為功者。其功力繁多者。計費以聞。癸未。修築淮安西湖中路十餘里。以便漕運。明英宗實錄。

正統七年。參將湯節。因洪水迅急。數壞舟楫。建議於徐州洪之上流築堰。逼水悉歸月河。於月河南口

設閘。以壅積水勢。至景泰間。水漲閘壞。南河全考。

明英宗正統八年三月壬午。濬瓜洲壩東港。洪武間。瓜洲壩有東西二港。永樂間。廢東港壩為廠。以貯材木。正統初。廷臣議徙木濬港未果。至是。督漕總兵官都督僉事武輿言。壩廢港塞。非唯舟楫往來遲延。且艤泊大江。有風濤之虞。請俟秋成。於鎮江揚州二府僉夫七千餘人。修復從之。乙酉。漕運總兵官都督僉事武輿。巡撫侍郎周忱等奏。常州府武進縣民言。漕舟出夏港。汴大江。風濤險阻。害不可勝言。常州西城有德勝新河。北入江。江北揚州府泰興縣有北新河。中間有淤淺者。俱宜浚之。以避大江險阻。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蕭華言。永樂宣德間。漕舟自常州府孟瀆河出江。入白塢河。江行不踰半日。今孟瀆河淤淺。請浚之。廣東按察司知事黃武。浙江處州衛指揮使牛通。皆以為言。事下臣等計議。華等所言皆有據。請先浚孟瀆河。其白塢河有四閘。可於其中大橋閘築壩。候運河水泛。則啓閘行舟。水落則仍閉塞。德勝河亦宜修浚。惟北新河計當役一十五萬五千人。一月方完。比者連年災傷。不可與大役。請俟浚理孟

濱河白堦河、德勝河完再議。上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九年正月庚辰，福建按察司謝莊奏請浚鎮江府丹徒縣甘露壩至常州府城東河道，從之。

閏七月辛巳，工部右侍郎王佑言：臣奉敕與太監阮安往視水決河岸，自蒲溝兒至潮縣二十餘處，其要兒渡尤甚，乞發丁夫物料修築爲便，從之。庚子，工部言河南山水泛溢，灌衛輝，開封懷慶彰

德民舍壞，宣武衛懷慶守禦所城，上命所在隨宜修理，民失所者撫恤之。八月壬子，革臨清壩官，初平

江伯陳瑄奏設臨清開壩，遂廢。至是乃革其官。八月辛未，直隸固安縣奏請築水屯廠等隄，從之。十

月丙午，修德州耿家灣等處隄。十二月戊申，疏常州鎮江運河。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十年五月丙子，漕運參將都指揮僉事湯節言：滕縣七里河近者淤塞，水不至運河，致糧船

不能進，乞濬自沛縣魏家潭直抵雞鳴臺流出運河，仍置閘，以時開閉，其沙河泥溝泉河濟寧州盧家溝

等泉源鄒縣淵源舊泉河口，亦宜疏通，各置小閘蓄水，事下工部。尙書王禕言：宜令所司按實起夫疏濬，

從之。九月丙申，河南按察司副使榮華言：運河沽頭上閘至金溝閘幾十里淤淺，糧船停滯，雖減糧挑

淺，然終非長久計，宜於淺處置金溝上閘，如遇沽頭上閘糧船膠淺，卽啓二閘，兩水交下，積水必深，可無

停滯。又呂梁上洪之西舊有石閘二，因水勢陡險，無船經行，徒爲虛設，宜拆之以爲金溝上閘，庶不勞他

費事。下工部。尙書王禕等請移文漕運總兵官鄒督武與勘視宜否，從之。十二月辛酉，湖廣廣濟縣奏

本縣及附近黃梅縣。每歲輸運秋糧於望牛墩。常不下三萬餘石。皆雇小車盤運。一車止載四石。而雇直二斗。及天陰雨。雇直倍之。民實不堪。臣見本縣連城湖港。廖家口舊有溝直抵望牛墩。第沙塞水淺。不能行船。請同黃梅縣各率夫役疏濬。用船載運。實爲民便。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十一年三月癸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奏。淮安府滿浦。淮安。南鎮三壩。舊以無閘而設。後立移風等五閘。其三壩皆廢不用。揚州邵伯閘壩。舊以築隄恐泄水利而設。今隄已完。其閘壩亦皆不用。白塔河大橋潘家莊新開江口等閘。舊以地勢斗峻泄水而設。今築塞年久。其所設官吏人夫皆冗濫。乞減省之。事下工部。覆奏。滿浦。淮安。南鎮。每壩留官吏各一員。人夫去其半。邵伯閘壩官吏革去。止留夫四十名。隸邵伯驛。大橋潘家莊二閘官吏革去。其夫隸新開江口二閘。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十三年二月乙巳。徐州呂梁二洪。皆分黃河水以通舟楫。其秦皇寺巴河。原係分水之處。年久淤塞。水脈微細。先此都督同知武興奏請疏濬。以冬寒土堅而止。至是復請。上命所司發軍夫濬之。丙寅。湖廣五開衛奏。本衛地臨苗境。山路險側。軍餉難於轉輸。去衛三十餘里。有水下通潯州江。其中亂石沙灘二十餘處。計役五百人。疏濬一月有餘。可以成功於轉輸。甚便。從之。三月戊子。監察御史林廷舉言。漳河自山西沁州發源。七十餘溝會而爲一。至肥鄉縣等處。隄岸逼隘。水勢湍激。以故爲民患。元時分支流入衛河以殺其勢。永樂間漂塞。舊跡尙存。去廣平大留村十八里。宜發丁夫鑿通。仍於漳河置閘。

遇水轉入之。其肥鄉等處，亦宜疏廣之。如此，非惟漳河水減，可免居民之患，而衛河日增，亦足爲漕舟之便從之。

是年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曹濮以入運河，決張秋地。至兗州府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又經蒙城縣，至懷遠界入於淮海。會通河遂淤，治水之聞，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東南行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名渠曰廣濟，閘曰通源。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由是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淤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凡八。役夫五萬八千有奇，材九萬六千有奇，竹以竿計倍之，鐵十三萬斤有奇，鋌三千，絙百八，釜三千八百有奇，麻百萬，藥倍之，藁桔又倍之。石若土則不可以數計，糧五萬石。

續文獻通考

是年秋七月，河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隄，奪濟汶入海。尋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淮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弗就。尋復以侍郎王永和代璞。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又南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績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場塢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爲罷海運。至是又決滎

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與淮分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于淮以趨海。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矣。故視古尤急。紀事本末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春正月辛卯。修山東金口堰。三月癸巳。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黑洋山西灣已通。其水由秦黃寺資運河。東昌之水復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其八柳樹猶未宜用工。沙灣隄宜常啓分水閘二空。以泄上流之水。則不爲後患。上皆從之。仍戒永和等速修完。以休軍夫。毋久憊人。誤其生業。四月辛未。修直隸高郵州輒河塘。九月庚辰。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錢清等言。臨清四閘爲黃河水決。上下船皆失利。其南舊有撞圍灣河。可濬之。令船自此達衛河爲便。工部請下委官主事黃瓚等議行。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元年四月癸巳。監察御史陳全言。初黃河水決。山東沙灣隄已修其大半。止留西岸二缺口泄水。近者東阿縣以西。大洪口。鯉運河水落。河身漸露。與缺口相去甚近。恐將會通河水落。掣入東去。不便漕運。乞築其二缺口爲便。從之。五月癸酉。久雨。決通濟河東西岸。命有司修築之。七月丁巳。直隸江都儀真二縣以水災聞。命所司修其圩壩之被決。恤其人民之被災者。十二月丁酉。工部奏通州抵徐州運河一帶。皆淤塞不通。不預疏濬。恐妨漕運。徐州等處請敕僉都御史王竑。通州等處宜遣在京大臣一員。提督疏濬。詔不必遣大臣。其令都察院擇御史廉能者一人往理之。明英宗實錄

是年設淮安漕運都御史兼理通州至儀真河道。

明會典

明景帝景泰二年正月甲子。濬直隸鎮江常州運河。二月壬午。敕山東左參政王驄按察司僉事王琬督率浚沙灣運河。以河決水淺故也。丙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全奏。運河沙灣常以衝決。修置土壩。故今損壞不能蓄水。致妨漕運。請以拆毀舊船。改造板閘二座。從之。六月戊辰朔。勅巡撫山東河南左副都御史洪英。右副都御史王暹曰。近者黃河衝決。水失故道。自臨清抵徐州以南。漕運艱難。爾等卽各督兩處三司官從長計議。相度地形水勢。畫圖計工。量起軍民夫。河南疏濬故道淤塞。或取捷徑。分引水勢。灌注徐州以南。山東因其水勢緩處。修築岸口。使分灌南北。濟寧臨清閘河。應用物料。俱聽爾等從宜措辦。務令水歸漕河。軍民饋運。商旅往來無阻。爾等欽哉。毋負朕命。七月庚申。初以河決沙灣。水皆東注。徐呂二洪淺澀。敕右副都御史王暹處置。至是。暹上言。黃河自崑崙發源。流入中國。其所經歷之處。自陝州以西。有山峽不能爲害。陝州以東。則地勢平緩。水易泛溢。故爲害甚多。國朝自洪武二十四年。河改流從汴梁北。相離四五里許。東南轉至鳳陽入淮者。爲大黃河。其支流分出徐州以南者。爲小黃河。以通漕運。自正統十三年以來。河復故道。從黑洋山復徑趨沙灣入海。止存小黃河從徐州出。岸高水低。隨漕隨塞。故徐州之南不得飽水。臣等遵聖諭。自黑洋山東南直至徐州。督同河南三司疏濬。其臨清以南。可令副都御史洪英。督同山東三司疏浚。從之。八月壬辰。給事中張文質。勸巡撫都御史王暹。洪英治水。

無績。且言濟寧以西耐牢坡開南直抵魚臺縣南陽開有場場河可引水濟徐呂二洪沙灣之決可於潘家渡以北灌支流以減水勢其沙灣浮橋以西開築河口閘座引水以灌臨清宜別命官以責其成詔不允仍令還英調度慎無偏執誤事十月己丑浙江台州衛百戶王武奏徐州洪先因巖石樞險舟船失利平江伯陳瑄於洪東設二閘行船後以閘逼水急仍於舊洪行船近者黃河水小洪閘淺涸臣見舊閘北有土岸長二百餘步可鑿成河道將閘移置此處則水勢平緩舟楫可行事下工部覆奏令總督漕運右僉都御史王洪相度處置從之明英宗實錄

王暹巡撫河南奉勅修築沙灣奏修河用工次第宜自黑洋山抵蕭縣每十里置舖專人提督修治姚襄表

明景帝景泰三年正月己卯監察御史練綱言江南漕船俱從江陰夏港并孟瀆河出大江迺流三百里抵瓜洲往往風水失利今江南岸有新河在常州府城西江北岸有北新河在泰興縣正相對江北又有白塔河在江都縣與江南孟瀆河參差相對若由此二處橫渡江面甚近但北新河白塔河淤塞俱用疏濬北新河須二十萬夫白塔河須七萬夫可就宣德間曾於白塔河置閘潮漲入閘則沙土積塞潮落啓閘則運河水洩今可易閘以壩章下工部覆奏綱言是當以蘇松常揚淮六府共事帝以未經按視令移文尙書石璞措置丙辰山東右參議劉整僉事王琬以沙灣河決率丁壯塞之日久無功人多逃

逸爲右僉都御史王竑所劾。詔宥其罪。俾隨尙書石璞立功自効。五月丙申。築沙灣隄成。自河決沙灣。水徑趨海。運河膠淺。或言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或云引耐牢坡水可灌運河。但不免經沙灣。宜別開河以避其衝決之勢。或云引耐牢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涸矣。或言沙灣水勢湍急。石鐵沉下。若羽。非人力可爲。宜以戒行僧道。設齋醮符呪。其說荒唐。可發一笑。命工部尙書兼大理寺卿石璞往治之。封河神爲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璞至。以決口未易築濬。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舟。而沙灣之決如故。乃命內官黎實。阮落。御史彭誼。往協璞等於沙灣築石隄。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至是水流漸微細。克築塞之。六月。大雨。汶河復決。沙灣北馬頭七十餘丈。掣運河之水以東。旁近田地。悉皆淹沒。七月戊戌。河南按察司僉事劉清奏。沁河至武陟入黃河。正統四年。沁河決。馬曲灣入衛河。因此沁河、黃河、衛河三水相通。舟楫往來。將及半年。今決口已塞。衛河膠淺。運船皆由黃河。常遭沈溺。請敕廷臣相沁河原決之處。濬其水以資衛河。使軍民運船。或由黃河或衛河。視其遠近之便。而爲轉輸。長久之計。事下工部。請移文巡撫右都御史王暹。率三司官議其利否。而爲行止。從之。八月甲子。直隸清河縣儒學訓導唐學成言。臨清河涸。自沙灣決而然。其所以決者。以地下隄薄。黃河徑趨甚急。勢莫能禦。故今年四月修完。而五月卽決也。沙灣決而臨清寧有不涸者乎。臨清至沙灣有閘十二。有水之日。其勢甚陡。請俟今秋漕運畢日。洩乾閘河。於臨清濬月河以通船。不必由閘。其臨清以南。俱從月河。

疏濬不動原閘，直抵沙灣。其隄岸低薄者培厚之。河道狹窄者濬廣之。如此，則水勢自緩，衝決無由，而漕運通矣。章下工部，請令學成往同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及巡河御史有司等官相度宜否。從之。乙丑，山東兗州府奏雨水泛漲，禾稼沒，人民缺食，糧草無徵，御史羅澄亦奏徐州抵濟寧一帶平地水高一丈，民居盡皆坍塌，老穉妻孥流離道路。事下戶部，請差官赴山東會同巡撫官右都御史洪英於各府縣設法賑卹。從之。浙江參政胡濬言直隸鎮江府有河通常州府河有新港奔牛等壩，止能容小船往來，而輸運糧草大船俱涉歷大江，風濤不測，常致損溺。請勅有司開疏其河，革去其壩，惟置石閘以蓄水，則船通而害除矣。事下工部，移文覈實。咸以爲便。從之。丁丑，先是總兵官都督僉事徐恭奏沙灣北馬頭復決，乞勅有司修築。詔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督三司官理之。至是英言水勢洶湧，未易用工。請候冬月水消，量添夫料修築。奏下工部，請如英言。從之。九月癸卯，山東右參議劉整奏臣同僉事王琬專理河道，北抵河間之吳橋，南至徐州之沛縣，道路一千餘里，閘壩四十餘座，臣等不能周歷，凡有急務，必移文各州縣官，奈各官不即躬視修理，止令陰陽醫生等董率夫役，致常逃竄誤事。乞敕吏部於臨河府州縣各添設官一員，專理河道，仍賜臣等敕提督修理，庶事有統屬，不致乖誤。從之。戊申，敕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劉整按察司僉事王琬修築沙灣隄岸，以已完之隄又復衝決也。壬子，初，訓導陳冕以治沙灣河陸教授，至是沙灣復決，冕奏欲息斯患，在用臣言。事下工部，惡冕妄詐，請遣人送往山東巡撫都御

等官處責其成功。否則械送京師懲治。詔從之。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降榜求治河之略。然而未有言者也。冕嘗有修治之績矣。今以爲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臣惟河決莫大之患。若仗一人之力而能成功。則原遣諸臣已成之於曩昔。而無復告患於今日矣。況區區一冕。而使之受制於巡撫等官。望其有効。不亦難哉。且冕所言。皆爲朝廷也。若以言而見罪。臣恐聖諭雖切。人皆緘口不言。其河道通行方略。終不得以上聞。而其他利病有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哉。一冕不足惜。而所關國體甚重。伏望令冕協同巡撫等官設法築修。爲巡撫者毋賤其卑而自尊。爲冕者亦毋是其言而自肆。在和同計議以求成功。果有優績。量加賞擢。若然。臣將見天下之人有長策者。俱爲陛下言也。又何憂乎河道之功之不成哉。從之。十二月癸巳。以沙灣河決久未成功。而運河膠淺。有妨漕運。復敕內官黎賢、武良、工部左侍郎趙榮往理之。丙辰。遣工部左侍郎趙榮祭河伯之神。以疏濬東昌沙灣故也。明英宗實錄。

是年春二月。河決沙隄灣。命左都御史王文鑑視河道。明紀事本末。

趙榮字孟仁。景泰中。遷工部侍郎。張秋河決。命榮董治之。卒復故道。天順初。升本部尙書。默微錄。

明景帝景泰四年正月壬午。河復決沙灣新塞口之南。二月乙未。以沙灣累修累決。詔加封河神爲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大河之神。戊戌。工部左侍郎趙榮言。黃河之趨運河。勢甚峻急。而沙灣抵張秋舊岸低薄。故此方築完。彼復決溢。不爲長計。恐其患終不息也。臣等議請於新決之處。用石置減水壩。以

殺其勢。使東入鹽河。則運河之水可蓄。以通運舟矣。然後加高厚其隄岸。填實其缺口。庶無後患。從之。仍命京廠給鐵牛十八。鐵牌十二與之。四月戊子朔。復築沙灣決口。畢工。監察御史彭誼言。河隄僅完。人力實罷。今民夫雖已疎放。寧家。而原設看橋。撈淺者。猶供役。且貧難無食。乞每人月給糧三斗。從之。五月癸酉。山東布政司右參議陳雲鵬奏。運河之水。偶爾泛漲。三月四日。敗沙灣減水壩。越七日。又敗南分水墩。自是抵五月。水益浩瀚。墩岸橋梁。皆被衝壞。而北馬頭決五丈有奇。漕舟今雖暫通。臣恐此後水勢益大。一帶隄岸。皆未能必其無虞。宜預積工料。爲修築計。竹木之類。已於浙江等處順帶。其石料柴草。動億萬計。雖有山東諸司罪人折納。恐不足用。臣謂在京造作已息。請以山東河南直隸等處。該班石鐵等匠。量發前來。於附近山場採運。准其班次。其河南囚犯。亦如山東之例。運石於沙灣贖罪。事下工部言。河南北直隸旱潦。人民艱食。聽其於山東起。取匠二萬人採運物料。務在修築堅完。漕運不阻。從之。乙酉。沙灣大雷雨。決北馬頭河岸四十餘丈。運河水掣入鹽河。漕運之舟。悉阻不行。七月乙丑。命太子太保兼工部尙書石璞往治沙灣決河。時有旨。命工部司務吳福往治。已就道。給事中國盛等言。沙灣之決。累敕大臣。尙不能爲經久計。吳福庸下。豈能濟事。況決口甚大。費用工料甚繁。亦不宜獨仗山東。其河南并南北直隸人匠。淮安臨清及龍江瓦屑壩。諸抽分木料。亦宜許其取用。詔是之。乃徵福還。而以璞往。監察御史練綱言。沙灣之決。昨見教諭彭墳請立閘以節制水勢。開河以分析上派。其言頗似近理。又往來

舟人淹留日久。必皆愁困躁急。但得設法前進。雖或稍傷其財力。無不樂趨事功者。可因而借用之。詔是其言。令與尙書石璞措置。丁卯。河南右參議豐慶言。江南漕船阻於張秋之決。計無所出。臣請自淮安清河口入黃河。至開封府滎澤縣河口。轉至衛輝府胙城縣。泊於沙門。陸輓三十里至衛河。船運至京。往時議者以河道初改。恐阻礙不行。今河道已通數年。往來船不絕。豈糧船獨不可行。章上。命總督漕運都督僉事徐恭等覆實回報。壬午。漕運總兵官都督僉事徐恭奏。沙灣河決。水皆東注。以致運河無水。舟不得進者過半。雖設法令漕運軍民挑濬。月河築隄。遏水北流。然北高東下。時遇東南風。則水暫北上。舟可通行。設遇西北風。則水仍東注。舟不得動。況秋氣已深。西北之風常多。經旬累日。舟行不過數里。誠恐天寒水凍。不敢必其得達京師。乞早爲定計。事下戶部。議宜敕恭與石璞王竑計補。如舟可前進。則令運赴通州上納。如不得進。則令沙灣以北者於臨清上納。以南者於東昌及濟寧上納。漕輓軍民。令回本處運次年糧儲。從之。明英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九

運河水

明景帝景泰四年八月辛卯。河南按察司僉事劉濟奏。東南漕舟。水淺弗能進。可自淮入黃河。至榮澤轉入沁河。經武陟縣馬曲灣裝載。岡頭濬一百十九里。以通衛河。張秋之決。由沁水合黃河。遂成奔急之勢。若引沁水入衛河。則張秋無衝決之患矣。行人王晏亦言。開岡頭置閘。分沁水使南入黃河。北達衛河水。漲卽閉閘。如此漕運可永無患。衛輝稅糧十四萬餘。每一石令民出石一尺。可得一萬四千餘尺。糧一石令挑河二尺。可挑一百六十餘里。今所濬地不過百三十里。免衛輝一府糧。可成其事。何恤此小費而棄莫大之利也。章上。詔令總督漕運右僉都御史王竑等覆奏以聞。丙午。太子太保兼工部尙書石璞得請歸省。給事中國盛等劾奏璞奉命往治沙灣。未有成效。正宜日夜勤勞。求副上意。乃詐以母老。詭辭請去。於三過其門不入者異矣。宜下法司治罪。詔工部移文令璞速赴沙灣。毋致誤事。九月庚申。常州府江陰縣民言。本處順塘河長十里許。東接永利倉運河。西通夏港及揚子江。可通舟楫。灌溉田畝。近爲沙土淤塞。乞敕巡撫侍郎李敏勘實開通。以爲民利。從之。乙丑。沙灣之決。尙書石璞等鑿一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與運河通。其決口亦築攔截。今新河運河俱可行船。至是以畢工聞。工部欲取璞回。帝恐不

能經久令璞且留處置。十月乙酉吏部言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奏保東昌府推官田曉魚臺縣典史彭旭俱有才能乞各陞一級俾專理修河緣近河府縣已增管河官員難從所保帝曰璞整理河道未見成功惟務濫保官員本當究問但無他故姑恕之十月甲午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徐有貞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治沙灣。明英宗實錄石尚書以沙灣之決鑿新河以通運河俱可行船矣乃美保一推官一典史各陞一級而不可得奉嚴旨責其濫保可見當時之慎重

此著

是年二月築沙灣決口功成五月復大決北馬頭河岸四十餘丈運道絕復遣石璞往十月命都御史徐有貞治之始塞乃於開封金龍口築瓦箱開渠三十里引黃河水東北入漕河以濟運。北河權記

是年塞沙灣決口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通漕類編

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漢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凡七年皆績弗成乃集廷臣議於文淵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乃進有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治河卒踈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踈濟汶至衛汴循大河道漢范還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理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即平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

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堰。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下流。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宜。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上從之。明紀末

明景帝景泰五年七月癸丑。白溝河漲。決保定杜村口隄。詔有司俟水降修築。己巳。直隸揚州府奏。六月大風雨。湖水泛溢。決高郵。寶應隄岸。命左副都御史王竑督有司修築之。八月戊戌。湖南巡按御史張瀾奏。先於原武縣黃河東岸開二河。合黑洋山舊河道。引水濟徐。呂二洪。今黃河改決而北。其新開二河淤塞不通。臣恐徐。呂乏水。有妨漕運。請於黑洋山北黃河紆迴之處。自其缺口改挑一河。以接舊道。用灌徐。呂。其工可二萬人。其期可一月完。從之。九月辛亥。先是沁河決武陟馬曲灣堤五百九十餘丈。漫流新鄉。獲嘉入衛河。沒民田廬甚衆。至是詔有司修築之。庚午。總督漕運都督徐恭。左副都御史王竑言。運河膠淺。南北軍民糧船。蟻聚臨清。闌上下者。不下萬數。蓋因黃河上源水塞。亦以沙灣關口未塞。而修治者之弗克事也。臣唯治理之要。有經有權。經者常行不易之道。權者一時通變之宜。以沙灣關口不可合。留之以洩大水之勢。經也。姑塞沙灣關口。引水注運河。以通漕舟。權也。苟唯常道是執。臣見糧船淺凍。不唯有誤今歲之糧。來年之計亦必誤矣。請敕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將關口趁今水小。急督工築塞。庶不敗事。詔是之。勅有貞務博詢衆策。毋僻守己見。有貞言。臨清河淺。自昔已然。非爲關口未塞也。亦非臣

僻守己見而固欲不塞也。竝等不察，而以塞闕口爲急，殊不知秋冬雖僅能閉，明年春夏亦必復決。勞費徒施而無用，此臣所以不敢邀近功也。如塞而無患，臣雖至愚，寧不早爲之。詔從有貞言。糧運亦無阻焉。

戊寅，戶科右給事中何陞言：臣往年使河南，見衛輝南沁河有漏港，今年水溢，決已成河。商船皆由之往來，其臨清屯聚膠淺之舟，若令其從漏港出沁河入黃河，順流而下，不二十日可至淮。乞遣官往勘，果如臣言，卽令以卸糧空船從漏港試其險易。庶事有變通，船無阻滯。章入，詔不必遣官。其令都御史王圻、徐有貞理之。

十月丁亥，工部奏近聞儀真瓜洲二壩，每遇冬春潮水退縮之時，往來舟船膠淺難行，宜於二壩下各置閘於潮水漲時閉閘蓄水，用通舟船。從之。

辛卯，先是行人王晏請疏沁河漕運，詔以其事廉問於有司及鄰河故老，皆言弗利。至是晏復備陳地勢水性之宜，以質廉報之。非，帝命工部會文武臣議。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王直等言：地形水勢，非可遙度。宜遣官往彼相度利害，詢知衆議，必愜乎公，無患於後。或如晏言，或外有長策，奏報區處。詔是之。命工部右侍郎趙榮同晏往。旣而榮亦言弗利，請治晏罪。詔宥之。

十一月辛亥，詔修南京河口隄岸。

丙子，左僉都御史徐有貞言：沙灣治河三策，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壅塞。昔禹鑿龍門，關伊闕，無非爲疏導計。故漢武之壅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渠，逾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獨樂浪王景所述著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爲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

而實其底。令高長水五尺。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河。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流通之利。無壅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恆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河水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牆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則有古大金隄可倚以爲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溢爲害。小亦不致乾淺以阻漕運。一挑浚運河。臣唯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莫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弗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尙書宋禮卽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但以流沙恆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舖。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鹽河上下固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章入。詔工部移文詣有貞。使卽如其言行之。明英宗實錄。

治河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爲患。而開之令爲患耶。上遣中使問有貞。貞出二壺。一窺五窺者各一。注水而並瀉之。五窺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疏策之爲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渠成。賜名廣濟。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濤截流。柵木落竹。以石實之。而鍵以鐵。曰合土木。

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關於東昌龍灣魏灣。開有八度。水溢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原。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嘗是時。獨潁河民牧馬庸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決口始塞。復於開封金龍口。銅瓦箱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濟運。事不中制。役以有成。南河全考。

景泰五年甲戌。陳泰遷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呂梁二洪及運河。明史稿。

明景帝景泰六年二月壬午。工部右侍郎趙榮奏。先奉敕會山東河南三司相度河道。榮發身不由科目。乘或慢之。榮奮怒。以山東三司正官不親至。委官後期。辱冒之。又以其委官不卽遣人探河水淺深。自攝衣涉水探之。以所過有司供需稍不謹。輒杖之。山東三司都指揮王信。左布政使龔理。按察使劉孜。及其委官署都指揮陳忠。參議梅森。僉事胡鼎等。因各上章言榮單馬馳走。軍民驚疑。杖傷縣官。鬻廩米於民。多取直等狀。巡撫尙書薛希璉。巡按御史張琛亦以聞。帝命左僉都御史徐有貞覆之。具得其情。事下法司議。榮辱冒三司。自探河水。雖若失大體。然終爲急於國事。需米乃辦事官爲之。榮失於鈐束。信等輒敢侮榮如兒戲。誣榮爲風顛。搆造危言。抗拒敕旨。宜命錦衣衛執之。明正其罪。希璉及琛符同信等奏榮亦宜附過。奏入。帝曰。此輩以私忿相訐奏。本當究問。但時方用工河道。恐益稽慢。榮置不問。信等令巡按御史責取招狀。俾悉心修理。務期成功。若再誤事不宥。壬寅。湖廣華容縣醫學訓科王正中言。本縣民歲運京儲。皆經行洞庭湖。春夏水漲。人多被溺。秋冬水涸。舟復不通。往返搬運。勞苦萬狀。臣見附近有河一

道。昔晉杜預所開者。但淤淺少水。乞敕有司於農閒之日。督率工役如舊疏浚。使運船悉由此達大江之京倉。實爲民便。帝命工部移文有司。視其果利無害而後爲之。三月己巳。先是帝諭工部臣曰。國家重務在漕運。今裏河自沙灣抵臨清。皆淤塞不通。爾工部其集文武議其疏治方略以聞。於是太子少師工部尙書江淵會同五府六部官議。言運河之阻。在疏浚之而已。但今山東河南人力已罷。且農事伊始。難起夫役。請將在京存操步隊官軍五萬人。敕內臣及文武大臣各一人。往同僉都御史徐有貞計度疏浚。期明年二月興工。四月可畢。其器具乞量給銀兩。令自置之。仍先敕河南山東有司預積物料。蓄軍糧以待。帝遂敕有貞集河南山東股實餘夫民壯各一萬人先治之。有貞言宜以漸疏浚。工力相繼。若官軍一動。糧儲銀兩輒有千萬之費。遇水漲則復坐費無所施智。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挑河者已如命用工。臣請仍舊例置撈淺夫。唯用沿河州縣之民。免其徭役牧養之事。使專事於此。付管河官督領。役小則量數起之。役大則舉戶皆行。其非近河之人。皆休放使力農。如此將遠者得安生業。近者甘事河道。不久利無弊者。吾未之信也。帝以爲然。工部之議遂寢。五月辛亥。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奏運河疏濬功成。帝謂工部曰。河雖暫通。恐不能久。其移文有貞。尙宜督沿河夫役。以時挑浚。勿致阻滯舟船。七月乙亥。築沙灣決口成。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是會黃河南流入淮。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始克奏功。凡費木鐵竹石等物累數萬計。工五百五十五日。帝以河道雖完。尙恐未堅。命有貞明年春仍往視之。丙戌。命修直隸容城縣

白溝河杜村口及固安縣楊家等口決隄。八月丁巳。管河主事李蕃奏。初爲徐呂二洪水淺。鑿陽武脾沙岡引黃河之水。然後舟楫流通。近又見起夫浚封丘縣新集等處。分脾沙岡水以濟沙灣。緣脾沙岡水微細。不能兼濟二處。恐沙灣得水而徐呂乾涸。得一失一。非計之善。況新集地高。費用頗多。乞敕左僉都御史徐有貞等量度處置。從之。九月戊子。右僉都御史陳泰奉敕督浚儀真瓜洲江都高郵寶應及淮安一帶河道。至是以工完上聞。凡浚河一百八十里。築決口九處。壩三座。役人夫六萬餘。十二月甲寅。復命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巡視沙灣。戊午。免徵沿河濟寧等十三州縣修河民所負官馬并雜科役。以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奏。力役方勤。不宜并取故也。丁卯。挑通濟河西岸沙灘及築東岸缺隄。明英宗實錄。

陸瑜爲山東右布政。河決張秋。朝命僉都御史徐有貞塞之。委公督其役。時工匠集者數萬。爲設方略。編荆爲筐。實以土石。沈而築之。水患遂息。尋轉左。何喬新撰刑部尙書。康僖陸公神道碑。

明景帝景泰七年九月戊辰朔。以右僉都御史陳泰巡撫南直隸蘇松等處。時在揚州疏濬河道。巡撫鄒來學卒。戶部以聞。故命泰代之。辛巳。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奏。京畿及山東自七月大雨至八月。諸河水溢。雖高阜亦有丈餘。隄岸衝決。民田廬淹沒。商船漂溺者無算。幸新造水門一帶隄堰無患。其衝決不甚害者。臣已率有司督工修理。唯感應祠舊隄所決。旣大。所係尤要。必置禦水埽。如水門埽堰之制。仍於濟寧抵臨清增置減水閘。始可經久。其修築人夫。乞免他徭。仍人給口糧。庶易成績。帝是之。仍敕有貞等督

軍衛有司措置物料。務在堅完。勿遺後患。十二月癸卯。陞徐有貞爲左副都御史。有貞以修河竣事。回京入見。帝顧問良久。獎勞甚至。因命吏部特陞之。明英宗實錄

是年。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功成。先是有貞疏上。既報可。乃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爲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灤。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舉。由李舉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濬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旣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九堰旣設。水遂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鄆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千萬頃。凡堰槌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槌以鐵。蓋合五行。用平水性。而導汶泗之原。出諸山匯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出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獨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蓋三年而告成。進副都御史。明紀事本末

米

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瑄吳人宣德八年進士景泰三年遷右諭德河決沙灣七載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治之至張秋相度水勢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艘請急塞決口帝敕有貞如竑議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爲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於是大集民夫躬親督率閱五百五十日而工成方工之未成也帝以轉漕爲急命廷臣議方略工部尙書江淵等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期三月畢工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遇漲則束手坐視無所施力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廷議遂寢事竣召還佐院事帝厚勞之復出巡視漕河濟寧十三州縣河夫多負官馬及他雜辦所司越之亟有貞爲言免之七年秋山東大水河隄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隄決口自臨清抵濟寧各置減水閘水患悉平還朝帝召見獎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明史稿

武功在張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尙書來尙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去而時或泛溢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

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鑿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躍。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爲人道之。揚僊告蘇談。

明英宗天順元年十二月丁巳。尙寶司少卿凌信奏。江南運糧者。泛大江至瓜洲壩。有風浪之險。宜從鎮江府裏河。而裏河自新港至奔牛一百六十餘里。河道淺狹。又有三壩。大船不利車盤。七里港口。又有金山橫阻。江水不得入。以故糧船多冒險損壞。宜通七里港口。引江水灌入。濬新港至奔牛一帶爲便。奏下工部。覆奏宜令管理糧儲河道官僉都御史李乘。及郎中沈彬。提調附近有司通濬。從之。明英宗實錄。是年令總兵官兼理河道。明會典。

明英宗天順二年三月癸丑。管河主事陳湊奏。濟寧州濟安閘。水勢陡峻。損壞船隻。可移入二十餘步。其舊閘岸改砌月樣。以順水性。令不得撞激。上命所司勘實移之。十二月己巳。先是直隸大河衛百戶閔恭奏。南京並直隸各衛。歲運薊州等衛倉糧三十萬石。駕船三百五十隻。用旗軍六千三百人。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惡。滯流旬月。及有順風開船。行至中途。忽爾又值風變。人船糧米。多被沈溺。實非漕運之便。臣見新開沽河北望薊州。正與水套沽河相對。止有四十餘里。河徑水深。堪行舟楫。但其間十里之地。阻隔。若挑通之。由此僮運。則海濤之患可免。雖勞人力於一時。實千百年之計也。事下工部。請移文鎮守

薊州總兵。巡按直隸御史。勘其利否。至是都督僉事宗勝。監察御史李敏。皆報恭言善。其河應挑闊五丈。深一丈五尺。於附近天津。永平。薊州。寶坻等衛府州縣發一萬人夫。委官督領。俟明年春和農暇之日興工。然各處軍民艱辛者多。宜一月入興行糧三斗。仍官給器具。庶無勞損而功易成。從之。明英宗實錄。

崔恭。天順二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與都督徐公浚儀。真漕河。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已。大治吳淞江。起崑山夏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自白鶴江至嘉定卞家渡。迄莊家涇。凡浚萬四千二百餘丈。

又浚曹家港。蒲匯塘。新涇諸水。民賴其利。明史稿。

林鷲。天順初。知鎮江府。漕故經孟瀆。險甚。巡撫崔恭。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之。鷲言道里遠。多石。且壞民廬墓。請接京口閘甘露壩。故迹浚之。令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功力省便。恭從其議。遂為永利。明史稿。

明英宗天順三年四月辛巳。工部奏國家大計。莫先於糧運。今聞自通州以南。直抵揚州。河道膠淺。糧運難行。宜馳文於管河道官。令量起附近衛所府州縣軍民。設法疏濬。其水塘泉源。亦宜疏通。以濟運河。從之。明英宗實錄。

天順三年。戶部尙書楊鼎上言。阿羅出住牧河套。數入寇掠。費用浩繁。凡銀兩引鹽收馬徵運之法。盡行。尙為未足。又起預徵之例。民困財竭。所不忍言。惟黃河乃漢唐漕運河。即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

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逆流價運。庶幾軍餉可足。民力亦蘇。或摘漕糧數千石赴陝。就令教習山西陝西河南之人。待舟楫通後。乃許迴運。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有增矣。詔從之。後阻不行。然倪岳許論嘗欲通舟河漕滑轉漕邊鎮。要皆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也。陝西通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

運河水

明英宗天順五年二月丙戌。漕運總兵官右都督徐恭奏。運河諸閘多狹隘。臨清一閘尤甚。而近造糧船高大。閘殆不能容。請敕山東軍衛有司。積工措料。修移舊閘五十丈。濬深三尺六寸。增廣三尺。庶不阻漕。運上曰。臨清南北要衝之地。其閘乃淺狹如此。即令有司修築之。乙未。陝西按察司僉事李觀言。涇水出涇陽仲山谷。道高陵。至鞏陽入渭。袤二百里。晉漢穿渠。溉田萬頃。宋元俱設官主之。今雖有瓠口鄭。白二渠。督其事者不職。隄堰摧決。溝洫壅滯。民弗蒙其利。官稅因之拖欠。乞敕布按二司堂上官督同被利州縣人夫。依時疏鑿。上命有司浚之。七月乙丑。修河西務要兒渡口。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六年三月丁巳。命疏浚淮安以南運河。明英宗實錄。七月乙丑。修河西務要兒渡口。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八年正月己未。命修高郵湖岸三十餘里。以年久風浪撞激。其磚石椿木皆脫落故也。明英宗實錄。

明天順八年七月壬申。時憲宗已登極矣。都察院都事金景輝言。會通河自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僅有汶水。若春月少雨。則水脈漸微。而舟行淺滯。其汴梁城北陳橋。舊有古河一道。北由長垣經曹州至鉅野。

縣安與墓巡檢司地界。乃出會通河。合汝水通臨清。每秋水溢。有舟往來其間。唯陳橋迤西一舍許。水道淺狹。水小之際。不能流通。請興工開浚。亦可分引沁水。仍置二閘。以司啓閉。則徐州臨清二河。均得利濟。而衛河之水亦皆增長。且長垣曹鄆諸處糧稅。可免飛輓之勞。而江淮民舟。又可由徐之浮橋達於陳橋。至臨清。而無濟寧一路壅塞之苦。其利多矣。事下工部。請按實以聞。十二月壬午。工部主事郭昇。請修臨清新開上閘。從之。乙未。直隸邳州知州孟琳奏。本州榆行諸社。俱臨沂河。以久雨河岸爲水所崩者。二十有八處。諸社卑田。滄沒殆盡。乞量興工役修築。工部覆奏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元年三月戊申朔。浚通濟河。覓兒渡口。命工部主事蔣瑄。都督同知陳達董其役。五月庚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陳恭。請修築高郵湖岸。自杭家嘴北起。至張家溝鎮南止。凡三十里有奇。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年四月辛酉。浚薊州等處新開沽河。十二月甲子。命御史一員。提督通州迤南抵臨清。及衛輝一帶河道。先是命巡鹽御史兼巡河道。至是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滕昭言。河道淺澀。非專任不能疏通。工部請如所言。從之。九月丙子。戶部會官議南京管糧都御史及漕運總兵等官所言事宜。一。兗州府城東。舊有金口壩蓄水接濟運河。每遇山水泛漲。輒衝決。費工修築。宜將濟甯二府原設泉夫。秋冬空閒之時。采石塊包砌前壩。一。通州直抵儀真瓜洲一帶河岸。壩堰開墜。近年多有坍塌損壞。蓋沿河

軍衛有司官不遵舊例。以時修築。遂致河道淤淺。阻滯船行。乞各委堂上佐貳官專一修理。以便漕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三年七月戊辰。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滕昭言。儀真瓜洲孟瀆諸處河港。乃貢賦必由之道。舊因淺滯。命旁近揚州。鎮江。常州諸府衛興工疏浚。是後著令。三年一浚。然所司怠玩。浚不以時。直至窮冬。召衆與役。則手足皸瘃。雖浚無實。徒爲勞耳。請自後每於冬初。卽爲興工。從之。九月壬申。戶部會六部等衙門官議漕運總兵及各處巡撫等官所言事宜條奏。一徐呂二洪。全藉河南脾沙岡等處水灌注。接濟運船。先年設主事一員。後又添設河南參議一員專理。近乃罷去。兼管於河南布政司分巡官。以致二源淤塞。水利不興。請如舊增置參議爲便。一濟寧州小長溝至開河驛隄。上接汶泗等河。下通黑馬等溝。導引泉水。以濟糧運。元時。州之西。蓄孫村。南望二湖之水。設減水閘十餘座。水大。量爲減泄。小。則流入官河。甚利。今久失修葺。日就坍塌。且每歲山水先壞隄岸。春時無水接洽。夏則漫流。滄沒田禾。舟楫難行。請如前修築。一儀真至通州。俱係運道。而淮揚一帶水路。各有專官管理。唯是直河至通州。俱係運道。事多廢墜。請令張家灣收輓主事。督同所在軍衛有司。委官提調各淺夫老。以時採取椿草。每春糧運之時。遇有水淺漫流。如法築置壩堰。逼水歸洪。庶糧運無滯流之患。上皆準議行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四年六月癸卯。工部管洪主事郭昇奏。徐州洪勢最險。自昔兩隄庫隘。稍遇水漲。舟行無路。

往來甚艱。而閘河上口一壩，勢亦如之。雖頻年修築，亦唯取辦一時，殊非經久之策。又如外洪翻船等石，裏洪壩下一灣，尤爲險惡，屢壞行舟。今欲以大石修砌兩隄，其外則錮以鐵錠，其內則填以雜石，而又鑿去外洪翻船惡石，用石鋪平裏洪隄岸，以便來往，須勸率往來中外官員及遠近客商，以給其費。量情所屬，各淺夫及本洪溜夫以供其役。工部以聞，詔可。明憲宗實錄。洪形象川字。有三道。曰中洪、外洪、裏洪。在徐州。

明憲宗成化五年三月丁未，工部奏自通州抵天津衛河道淤塞，漕運不通，宜加疏浚。其自天津迤南，直抵揚州一帶河道，亦有淤淺，宜敕總督官通行疏通，以便漕運。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六年七月庚子，監察御史康驥奏請疏濬張家灣橫河口小灣套，以泊運船，修整自京城抵通州往來要路，以便糧運。上命俟年豐爲之。壬寅，工部奏通州至武清縣蔡家口河口并隄岸，被水衝開一十九處，宜起倩兵民并工修築，以便漕運。上從之。命侍郎李顥董其役。癸卯，巡按直隸御史張誥奏請修築靜海以南，臨濟以北一帶河口之被水衝塌者，以便漕運。從之。九月己丑，鎮守密雲署都指揮僉事王榮奏，山水泛溢，衝塌古北口潮河白河龍王峪沿邊一帶關城墩寨隄壩，及密雲中衛南北城垣，請撥軍修繕。從之。十月己酉，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宜，一運糧船隻，凡遇淤淺之處，宜行漕運衙門，令各該把總都指揮指揮等官，督各管糧船旗軍及當地淺夫，併力挑撈淤沙，疏通河洪，使前船既過，後船接續而行。違者究問。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七年正月甲申。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右副都御史陳濂奏。運河一帶。濟寧居中。而南北分流。久不疏浚。蓄水不多。况兩京往來內外官。多不恤國計。不候各閘積水滿板。輒欲開放。以便已私。而南京進貢內臣尤甚。以此走洩水利。阻滯糧運。今欲會同山東巡撫守臣計工挑浚。且請旨禁約。事下工部覆奏。從之。十月乙亥。改南京刑部左侍郎王恕爲刑部左侍郎。奉敕總理河道。陞工部員外郎郭昇爲郎中。山東按察司僉事陳善爲副使。與工部郎中陸鏞分理之。時太監章煥等奏。運河淤淺。請量增昇等職。專理河道。事下戶部會同吏部尙書姚夔等擬議覆奏。以爲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以元人海運非便。命平江伯陳瑄經略糧運河道。是以六七十年間。漕運通利。京儲山峙。其良法美意。度越前代。近年以來。河道舊規。日以廢弛。灘沙壅塞。不加挑洗。泉源漫伏。不加濬滌。湖泊占爲田園。鋪舍廢爲荒落。人夫虛設。樹井皆枯。運船遇淺。動經旬日。轉僱盤剝。財殫力耗。及至通州。雨水淫潦。餽車費多出息。稱貸勞苦萬狀。皆以河道阻礙所致。因循既久。日壞一日。殊非經國利便。煥所言誠爲急務。然自通州至儀真瓜洲。二千里。往來修治。非一二人能辦。况首尾不接。歲月不常。時無統制。功難責成。今宜進昇郎中。專理沛縣至儀真瓜洲一帶。善副使專理山東地方。見管通州河道。郎中陸鏞專理通州至德州一帶。仍簡命風力大臣一員。賜敕總理其事。凡河道事宜。根究本末。以次修復。其舊務爲久便。禁侵占阻滯者。仍須審度人情事勢。隨其緩急輕重。以爲先後。他有便宜方略。可奉行者。聽斟酌之。限以三年。底於成效。不得虛應。故

事。致誤國計。上從其議。賜恕敕曰。朕唯京師糧儲。仰給東南漕運。自平江伯陳瑄經理河道之後。管河者多不得人。舊規日以廢弛。糧船阻淺。轉輸延遲。若非委任責成。豈不有誤國計。今分官管理一帶河道。特命爾總理其事。爾宜往來巡視。嚴督各官。并一帶軍衛有司人等。用心整理。閘壩損壞者修之。河道淤塞者浚之。河泊務謹隄防。泉源毋令淺涸。沿河淺鋪樹井。及一應河道事宜。但係平江伯舊規者。一一修復。不許諸人侵占阻滯。凡有便宜方略。可舉行者。悉聽爾斟酌施行。一應官員人等。敢有違誤者。或量情懲治。或具奏拏問。爾仍須審度人情。事勢隨其緩急。輕重以爲後先。毋急以擾人。毋怠以廢事。限以三年。務底成績。如或因循不理。致誤國計。責有攸歸。爾其勉之。慎之。丙戌。戶部尙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達通惠河舊道事宜。先是漕運總兵官都督楊茂奏。每歲漕運。自張家灣舍舟陸運。遇雨泥濘。每車僱銀一兩。僅載八九石。其費皆出於軍。看得通州至京城四十餘里。古有通惠河故道。石閘尙存。永樂間。曾於此河船運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先年曾奏欲於此河積水般運。又有議欲於三里河從張家灣烟墩橋以西。疏挑二十里。灣泊糧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疏挑。唯用開蓄水。令運糧衛所。每船二十五隻。造一剝船。自備米袋。挨次剝運。如此。則運士得省脚費。而困艙少蘇矣。事下工部。尙書王復。同太傅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尙書姚夔等官。議得古通惠河道開座。設若開通修砌。可以泊船。可以運糧。誠有益於國計。但地形水勢高下。并合用軍夫物料。俱難約度。宜請旨簡命戶工

二部堂上官各一員。會漕運參將袁佑。率識達水利官匠前往相度。如果相應。就將該用軍夫物料修理事宜具奏。會議定奪。上以命鼎毅。遂同參將袁佑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三里河各河道。將行船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聞見樹碑文。所載事迹。稽考回奏。云。閘河原有舊閘二十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船得進入城內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行船須用從宜改圖。除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經過祖宗山陵。恐於地理不宜。及一畝泉水經過白羊口。山溝雨水衝截。俱難導引外。及勘得城南三里河至張家灣運河口。袤延六十餘里。舊無河源。正統間。因修城濠。作壩蓄水。兼恐雨多水溢。故於正陽橋東南低窪處。開通濠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濠口三里至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人家廬舍墳墓。流向十里迤南。全接舊河。入張家灣白河。其水深處止有二三尺。淺處一尺餘。闊處僅丈餘。窄處未及一丈。今若用此河行船。凡河身窄狹淤淺處。必用浚深開闊。凡遇人家房垣墳所。必須拆毀那移。且以今寬處一丈計之。水深二尺。若散於五尺之寬。止深四寸。况春夏天旱。泉脈易乾。流水更少。糧船剝船。俱難行使。兼且沿河隄岸。高者必須剷削。低者缺者。必須培築填塞。又有走沙急溜處。俱要創閘。派夫修挑。倘水淺少。又須增引別處水來相濟。若引西河之水。則自河口迤西直至西湖隄岸。未免添置閘座。若引草橋之水。必須於大祀壇邊一路創鑿溝渠。亦恐有礙。况其源又止彰義門外玉匠局等處。馬跑等地泉。亦不深遠。大抵此河天旱則淤。

壅淺澀。雨潦則散漫衝突。徒勞人力。率難成功。決不可開。况元人開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其勢洶湧。衝沒民舍。船不能行。卒爲廢河。此乃不可行之明驗也。今會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諸水。其源皆出於西北一帶山麓。堪以導引匯於西湖。見今大半流出清河。若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閉住。引至玉泉諸水。從高粱河量其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餘從都城外濠流轉。通會流於正陽門東城濠。再將泄入三里河水閘住。併流入大通橋。閘河隨時開閉。天旱水小。則閉閘滯水。短運剝船。雨澇水大。則開閘泄水。放行大舟。况河道閘座見存。不用增造。官吏闕夫見有。不須添設。臣等勘時。曾將慶豐。平津。通流等閘。下板七葉。剝船已驗可行。若板下至官定水。則其大船亦可通行。止是閘座河渠間有決壞淤淺處。要逐加修浚。較之欲創三里河工程甚省。况前元開創此河。漕運七八十年。公私便宜。後來廢弛。今若復興。則舟楫得以環城灣泊。糧儲得以近倉上納。在內食糧官軍得以就近關給。通州該上糧儲。又得運來都城。與夫天下百官之朝覲。四方外夷之貢獻。其行李方物。皆得直抵都城下卸。此事舉行定實。天意暢快。人心歡悅。足以壯觀我聖朝京師。萬萬年太平之氣象也。伏望聖明早賜裁處。乞敕各該衙門會計物料。量撥官匠。并在營見操官軍人等。自西山玉泉一帶。并都城周圍濠塹。大通橋直抵通州張家灣。一路河道。分工逐一修浚。如此。則不惟損一時糧運之腳價。實足以垂萬世無窮之利益矣。疏入。命下所司。十一月癸丑。霸州知州蔣愷。固安縣知縣賈貴。各奏霸州城北。古有草橋界河一道。上接渾河。下至

小直沽順流東注於海。永樂間，渾河改往西南流，道經固安、新城、雄縣，沿至霸州新河一帶。水勢不順，漸已淤塞，累衝決爲居民患。近者衝決孫家口東流入河，又東抵三角淀，小直沽入海，乃其故道。請因其自然就下之勢，修築隄岸，使順流注海，免貽後患。上命順天府官勸實從之。明憲宗實錄。

王恕遷刑部右侍郎，父憂服除，以原官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河，修雷公上下、勾城、陳公四塘水閘。

旋改南京戶部左侍郎。明史稿。

明憲宗成化八年正月己未，工部奏漕運總兵官楊茂先乞敕通州至大通橋舊河石閘，以免官軍車運之費。有旨命戶部尙書楊鼎等勘報。鼎等報云：自西山玉泉并京城壕塹抵張家灣一路河道，俱宜修浚。已准撥官軍九萬餘名修理矣。會有災異，停各項工役，而修河一事宜取旨。上命依原擬，量撥官軍四萬，令總兵官趙輔、郭登統領，先浚京城壕塹，仍以太監王順、工部尙書王復兼董其役。其通州一路，俟工完以聞。二月戊辰朔，鎮守永平山海總兵官東寧伯焦壽言：薊州新開沽河，淤塞一千二百丈，糧運不通。而欲照先年奏准三年一浚事例，於順天、永平二府及東勝等衛，起撥軍民興工。緣今災傷，人民缺食，且農事將興，欲行巡按御史親詣其城勘視，酌量暫濟漕運。候明年三月以後，并工疏浚，庶於民力少蘇。邊運亦濟從之。八月癸巳，修築淮安抵儀真瓜洲湖河隄岸衝決者一十五處。明憲宗實錄。

是年，河道侍郎王恕請治揚州至淮安湖塘，造開磴，引塘水，接濟運河。南河全考。

明憲宗成化九年正月辛亥。巡按直隸御史婁謙言。漕河自通州直抵臨清。多淤淺。請於通州一帶。各設管河官一員。及委軍衛官相兼管理疏通。并令捕盜。事下河道侍郎王恕。議以爲當。工部遂請移文吏部。於順天、河間、淮揚四府。各添設管河通判一員。通州等州。各設判官一員。各該衛所。俱推選廉幹官相兼管理。仍行總理管河等官。往來提督。奏上。上曰。河道只仍舊委官管理。不必添設。己未。總督漕運平江伯陳銳奏。儀真瓜洲運河。原無水源。全賴揚州雷公陳公二塘。及高郵寶應邵伯等湖積水。接濟漕河。迤北至徐、呂二洪。則藉河南黃河鳳池口、金龍口、沁河等處諸水。濟寧南北閘河。則賴徂徠、沂、泗、泰山、曲阜等處諸泉源。并昭陽、南旺、孫邨等湖水。近所司視爲泛常。不爲疏浚修築。是致水利不通。糧運有阻。揆厥所由。蓋因通州至儀真。相離二三百里。往來巡視。非一二人力所能辦。宜酌量遠近。自通州至德州。責令郎中陸鏞專理。自德州至濟寧。則責之副使陳善。自沛縣至儀真。則責之郎中郭昇。仍敕大臣一員。總督其事。庶事體歸一。而工力可成。工部議以爲宜。從之。三月丙申。總河侍郎王恕言。淮安南抵儀真瓜洲湖河隄岸。被水衝決者一十五處。其餘坍塌者二百餘里。及儀真三壩衝倒。修理物料。俱揚州出辦。今連年災傷。民力不給。欲於池州、安慶二府支取遺甌。并南京龍江瓦屑壩二竹木局所抽分支作樁木。令南京兵部馬快船運送。事下工部。請行南京工部查勘定奪。從之。明憲宗實錄

李恭敏公鏞。揚陰人。成化壬辰進士。爲都水司主事。管河臨清。改作板閘。郭朴撰工部尙書李公傳。改刑部郎中。從

侍郎何喬新賑荒山西開麗澤渠以灌田進鴻臚少卿。

明史稿。

明憲宗成化十年八月辛亥戶部會官議覆漕運巡撫等官所言事宜一、睢寧縣所管運河北自徐州南至宿遷二百餘里水多淺澀宜添設管理河道官一員其通州儀真一帶管河官止令專理河道不許別有差委一、江浦縣地方北城圩舊有古溝河一道北通滁河其浦子口城東亦有黑水泉古溝一道南入大江兩溝之間中有岡隴截斷若因其舊蹟去其岡隴開成河道旱則可引江潮以資灌溉潦則可殺水勢宜行令巡視屯田御史督同應天府及浦子口橫海等五衛軍民開通務責成效疏入從之。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一年八月辛巳命浚舊通會河敕平江伯陳銳右副都御史李裕戶部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詔督漕卒疏浚先是銳等奏通州至京舊有運河一道廢闕尙存但年久淤塞損壞欲照尙書楊鼎奏准事理就借漕卒用工疏浚閉閘積水以運糧儲至是特令銳等會議提督漕卒自下流爲始疏浚壅塞修開造船合用糧料匠作於各司取用務求成功仍委附近公差御史察其不聽約束者以聞

九月己酉巡撫山東左僉都御史牟棻奏山東舊有小清河上接濟南趵突等泉下通樂安沿海高家港等鹽場大清河上接東平坎河等泉下通濱州海豐利津富國等鹽場後因淤塞衝決舟楫不通民苦般剝兼雨水滄沒其患尤甚近勸農參政唐濬爲之修浚造閘水利始通繼今非得人提督恐久而或廢乞令濬兼治水利後繼任者亦如之詔可

十月癸未增設工部管理河道官一員漕運總兵官平江伯

陳銳等奏比奉詔疏浚通州至京河道。工將就緒。請設官理之。并提督青龍等橋廣源等閘及西山一帶泉源。時工部郎中陸鏞丁憂服闋。因以命之。十二月辛卯。置儀真縣河港三閘。先是工部郎中郭昇奏江南進貢糧運等船。至儀真壩。雖夏月潮盛。亦須人力挽。方能達河。少有錯失。船即損壞。而裏河壩岸恐爲潮水衝決。多開缺口。以殺其勢。水退復修。爲費甚大。儀真縣羅泗橋。舊有通江河港。上至裏河幾四里許。潮大之時。內外水勢相等。此港可置三閘。潮來先啓臨江閘。使船隨潮而進。俟潮既平。乃啓中二閘放之。如此。不惟往來舟船利便。而裏河水勢亦即疏洩。不待決口重費也。詔可之。昇會督漕都御史李裕勘議修完。而儀真店戶惡其奪己利。賄囑所司假以走洩水利閉之。至是昇復條陳開閘之利。不開之患。工部覆奏。以昇言誠有益經久之策。宜允所請。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二月己丑。工部言永平府暨通州等衛。各奏原派疏浚通惠河并直沽新開沽人夫。地方多有遠近。欲得彼此相易爲便。會保定等縣。亦言各縣河岸。衝決數多。有妨耕種。乞存留原派協濟通惠河人夫。以便修築。而本部委官徐九思等。亦各言蘆溝橋及直沽天津迤北南營要兒渡口一帶河道。衝決淤塞。有妨漕運。比之通惠河尤急。宜如所奏。准其存留移易。其直沽蘆溝一帶河岸道路。亦宜酌量緩急。暫撥通惠河人夫用工。唯要兒等渡。則照原定人夫。不必更動爲便。從之。五月壬戌。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等奏。邇者修造通惠河閘成。欲將山東泉源河道。并通州等處水關閘座。與永通橋圍。俱

量爲疏浚修改。以便漕運。上從其議。下所司知之。六月丁亥。浚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里。興卒七千人。費城磚二十萬。石灰一百五十萬斤。閘板。椿木四萬餘。鐵。桐油各數萬。計浚泉三。增閘四。凡十月而畢。漕舟稍通。都人聚觀。增平江伯陳銳。祿米歲二百石。賞侍郎翁世資。王詔。綵緞表裏。銳又爲浚河官乞恩。乃命邳州衛指揮僉事單鏞。高郵州判官林烈等十員。俱陞署職一級。其餘職役匠卒。皆賜綵緞絹布有差。是河之源。在元時引昌平縣之三泉。俱不深廣。今三泉俱有故難引。獨引西湖一泉。又僅分其半。而河制窄狹。漕舟首尾相銜。至者僅數十艘。而已無停泊之處。又沙水易淤。雨則漲淤。旱則淺涸。不踰二載。而淺澀如舊。舟不復通。然銳之所增祿米。猶歲給不絕。識者愧之。丙申。陞山東兗州府通判陳翼爲順天府通判。專理通州以上河道。并西山一帶泉源。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等。言翼長於治水。嘗疏濟寧州永通河。改修耐牢坡等閘。具有成績。故有是命。七月丙午。總漕李裕等奏。新開揚州白塔河。潮水往來。恐久而淤淺。宜下所司與瓜洲儀真諸河皆三年一浚。又言江南孟瀆河。亦多淤淺。乞下巡撫巡按等官勸驗疏浚。以便漕運。工部覆奏從之。甲寅。增設直隸江都縣留潮。通江二閘。九月丙辰。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奏。通惠河雖已通行。然其間猶有未畢工者。欲再疏浚。使加深闊。擬摘江北運糧衛所軍約一萬名。委都指揮等官督管。於明年二月與工。乞官給以廩。給口糧食鹽。從之。明憲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一

運河水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七月戊子。管理河道工部郎中楊恭奏。六月以來。久雨水溢。運河東西兩岸。衝決甚多。有妨糧運。乞撥京營官軍修築。仍命文武大臣董之。庶克濟事。章下工部。議宜移文都督同知陳達同楊恭。於通州直隸天津等衛附近處所。量起軍餘三千名。順天府沿河州縣。起民夫一千名。相兼隄淺人夫。并工修築。以便漕運。并行戶部。每名給與行糧。仍令董工官盡心提督。務在堅厚。以圖經久。從之。明憲宗實錄

李裕。成化中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浚白塔孟瀆二河。以便漕。張秋南旺及淮安

西湖。舊編木捍衝激。勞費無已。裕與郎中楊恭等。謀易以石。遂爲永利。明史稿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二月丙午。管河郎中楊恭奏。兗州汶上縣直抵濟寧。運河隄岸。衝決一百一十里。今欲葺理。每夫一名。乞月支口糧三斗。從之。三月辛卯。太監汪直言。高郵邵伯寶應白馬四湖。每遇西北風作。則糧運官民等船。多被隄石樁木衝破漂沒。宜築重隄。於隄之東積水行舟。以避風浪。工部議合行漕運總兵巡撫等官相度增築。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五年九月壬申，詔修南京內外河道。先是南京監察御史何舜賓奏：南京城內外河道淤淺，宜發丁夫疏浚。下南京工部暨守備等官按視，以爲宜如所奏。其工力於京民丁多而家富者量役之。及浙江蘇松等府大戶運糧至京，亦令量助。仍令舜賓等管理，聽其設法以補不給。從之。十月壬子，陞工部郎中楊恭爲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道。恭管理北河直抵濟寧一帶河道。六年考滿，漕運總兵等官奏保陞職，仍舊任事。吏部議擬通政司參議，詔曰：恭既管河，動能准陞。右通政恭在河道承奉太監汪直，故有不次之擢也。明憲宗實錄，恭於二十三年以京察閒住，亦見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六年九月□□，戶部會官議漕運及巡撫等官所陳事宜。一大名府元城縣小灘官軍免糧，河道淤淺，宜於元城、館陶二縣增置主簿一員，職專疏濬。

是年，發呂梁洪二石堤，長七十餘丈，築石壩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隄二十餘丈。呂梁洪在徐州

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道要害。南河全考：一洪在萬曆二十四年以前最爲險要，自李化龍開淤河，而二洪不爲運路矣。

明憲宗成化十七年五月庚辰，南京工部員外郎吳瑛言：近御史何舜賓建議，乞疏濬南京河道，以便糧運。今天時亢旱，人心靡寧，乞暫爲停止，以蘇民困。事下工部覆奏，請如瑛言。候豐年再陳區處。上曰：河實淤淺，宜在疏濬，惟慎擇官董之，不必止也。明憲宗實錄。

成化十七年，既塞河南決口，又自揚州鑿河四十里，以泄積潦，獨災賑饑，伐材爲屋，以居流民。比遠，民

遮道留之。王發撰兵部尚書薛公神道碑。公名遠。以工部侍郎治河。

明憲宗成化十八年二月己未。工部以管河右通政楊恭。巡河監察御史趙英。會勘漕運總兵官陳銳所奏。欲於臨清縣南三里。開通月河。分減水勢。誠爲利便。但言東平州戴村修砌減水石堰。欲行山東科派夫料。而歲荒不能給。宜於銳原借本部修路銀內支用。或人力不足。於附近無災縣分取之。庶事易集而民不勞。從之。秋八月久雨。衛漳。滹沱等河漲溢。運河口岸多決。自清平縣至天津衛凡八十六處。大蒙等村屯凡九處。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九年九月丁巳。戶部會官議奏漕運巡撫等官所上事宜。一武陟等縣沁河。其源出太行山下。下流接徐州運河。舊各縣無管河官巡視修理。遇夏秋水泛。堤岸多被衝決。請於武陟。新鄉。獲嘉。原武。陽武。封丘。祥符等縣。各增設主簿一員。專巡河道。如議。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十月丁巳。停總理河道通政司右通政楊恭。俸三月。以漕河淺澀。運船多過期不至。爲戶部所參奏也。十二月戊午。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上下供用。多取給江南。然必藉船運而後可達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府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沭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隄岸。流入黃河。汶。泗。沭諸泉。歲久不浚。亦多壅塞。以致河身淺澀。糧運稽遲。及四方進貢方物等船。不便往來。

雖工部亦嘗奏行兩地巡撫巡接管河官員督工修理。但恐仍前泛視。來歲運道。不得水利接濟。所誤非輕。請敕工部重臣一員。選領諳練屬官一員。詣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修築疏浚。上是之。命工部侍郎杜謙。率其屬郎中蕭冕。員外郎李濬。往董其事。因敕謙曰。朕唯國家公私物用。取給江南。而運道水利。關係甚重。近年以來。河水淤淺。加以天旱。沁水決入黃河。汶泗洸諸泉又多壅塞。以致水利不通。有妨漕運。特命爾謙自通州臨清直抵淮揚一帶。會同山東河南巡撫。巡按督責三司府衛官并管河管泉官員。逐一踏勘。凡係蓄水接濟運河堤岸何處衝決所當修築。泉源何處壅塞所當疏浚。及會計合用工作木料。預爲措辦。待明年凍開。相度事勢緩急。工程小大。起集軍民。趁時修理。務俾水利通行。舟楫無阻。斯爲有益。此誠國家大計。凡事有相關及敕內該載不盡者。聽爾計議便宜而行。文武官敢有怠慢誤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徑自執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并方面軍職參奏執問。各巡撫巡按有不用心者。亦具實來聞。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庚戌。詔修河夫月給米人三斗。時遣工部左侍郎杜謙。自通州抵淮揚督修。謙以所在民饑。請量給官廩。戶部議如其言。從之。七月辛未。工部左侍郎杜謙奏。奉敕修浚河南山東等處運道。沁衛二水。已經相度緩急修浚。頗有次第。臣今竊究其弊。緣無大臣總理。雖有管河官員。多爲親臨上司改委。顧彼失此。不得專於職務。乞如侍郎王恕總理河道事例。增設工部侍郎一員。其沁衛二

河。河水經涉地遠。遇有旱澇。人夫浚治。無官管攝。乞如山東泉源事例。增設主事一員。及臨清以北至德州。俱無管河官。乞依臨清以南事例。增設管河判官主簿一員。本部議覆。上曰。侍郎不必增設。餘如所議。

明憲宗實錄。

杜謙字益之。昌黎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卽涖徐。呂二洪。洪當運道中。迅流立石。齧如齒列。盤渦盪漑。舟稍失制。則人與貨俱沒。公至。相其地勢。詢其水患。稍加平治。舟賴以濟。歲適歉。山東淮北。流離飢餓之民。叢集兩岸。隨舟上下。號呼乞食。公設法勸率。得米爲淖糜以食之。全活甚衆。後佐工部時。漕河淤塞。糧道不繼。衆議舉公往任修浚之事。公自通州循河流以抵淮揚。相地勢。去淤塞。導源泉。修開壩。漕河復通。竣事復命。上嘉之。有文綺楮幣之賜。杜公墓志。

成化壬辰。銳鎮淮揚。挂漕運印。己亥。於淮河壩改石閘。修造移風清江福興四閘。包砌塘岸。疏通泉源。辛丑。仍於濟寧分水龍王廟。自南距北可十里。各置一閘。以節蓄水利。總漕事十四年。河道之修築。轉漕之利弊。政事之得失。前後建百有餘章。廿一年乙巳。改管南京中府事。陳驥平江伯陳銳傳。

明憲宗成化廿三年二月庚辰。工部奏直沽迤東海口新開沽河道。例應三年一浚。宜遣官并行巡撫。鄒御史李田等。如例起夫六千。給以口糧。并工疏浚。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成化間。開濟寧西湖。自耐牢坡至塌塌口。長九十里。汶水入焉。改耐牢坡閘名永通。北河壇記。

成化間有議疏天津水運至宜大省兵餉主事楊讚相度地有游沙不可濬水勢相懸有至二百丈又

多天險人力難施遂止

朱國楨疏
續小品

明孝宗弘治元年二月辛亥修儀真瓜洲二處壩下河口及淮安府福興閘八月丁巳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奏揚州儀真地方羅泗橋舊有通江港可開閘放船成化間巡河工部郎中郭昇奏濬通河面置二閘潮滿則開潮退則閉船隻經過無復盤費損傷之患時有奸豪侵占牽路於沿河水次起蓋浮鋪爲買賣者恐斯閘一開必致折改往往以河水易洩爲辭欲墮其成昇因力辨浮議條陳五利冀以行之久遠而司漕運者誤聽奸詞擅行築塞致令往來船艘仍前受害近壩居民謂爲得計就於臨河牽路起蓋文天祥祠宇欲使後來不敢輕易改拆而守備指揮亦於閘上擅自蓋亭索取財物乞依前修濬開放及將奸豪侵占牽路所蓋鋪屋祠宇俱爲拆改則奸弊可革便利可興工部覆奏命巡撫官會同總兵官從公勸議以聞

明孝宗
實錄

明孝宗宏治二年四月丙午修濬沱河白馬口及近城隄共三千九百餘丈

明孝宗
實錄

宏治二年河失故道泛及汴堤巡撫大臣具疏奏聞事下工部集議舉可以治水者令刑部左侍郎白公昂居南京兵部僉以其名對詔可乃改公戶部遣人特敕賜之以行公受命乃言河患甚急非臣一人所能獨治唯郎中婁性爲臣屬官其才可任詔亦可於是婁君往受公謀畫以河舊自歸德府之飲

馬池東入睢水。經宿州靈璧至宿遷小河口入泗。唯睢淺隘不能受。故其勢瀾漫橫溢。并及永城、夏邑、蕭縣、碭山、睢寧等處。其治之無緩。婁君以爲然。乃協謀于巡按憲臣。命鳳陽知府章銳。相其便宜。以興工役。而推官李渭。宿州知州萬本分行治之。自宿遷而上。至歸德而止。並加疏浚。使淺者以深。隘者以闊。其旁民居田畝。悉築堤以護。其崇一丈。又於符離橋南鑿月河一道。長五百丈。闊十丈。深二丈五尺。沿河置減水閘七。及浚渠一。皆爲防河計也。凡役工夫三萬人。經始於三年之夏五月。至秋八月而畢。

宿州志。

吳瑞字德徵。成化乙未進士。宏治己酉。歷工部郎中。治濟寧以南河道。值久旱。舟膠不前。公知之。兼程抵任。相宜從事。鑿新河。浚舊河。增壩閘。時蓄洩。水通而舟前。軍民稱便。高郵甓社湖。風濤覆舟。舟人多溺死。公度傍湖田鑿復河。延袤四十里。遇風。舟由復河。可免覆溺。功成而田賦額存。民患之。同事者議撥荒田補賦。公以爲非便。上疏乞蠲除。下戶部議。卒如公疏。至今利賴。辛亥。以疾乞歸。黃雲撰吳郎中墓志。

明孝宗宏治三年二月辛卯。疏浚直沽迤東海口。并新開沽一帶河道。十一月癸未。侍郎白昂奏處置河道事宜。乞令揚州府管河通判常居瓜洲。總管閘壩。不許回府營幹他事。南北直隸山東府州縣管河官。令其沿河居住。管理河道。不許別有差委。其兗州府通判。則令常居南旺分水地方。專管撈淺。并提調各閘。若山東布政司勸農參政。則令兼管河道修理疏濬。事下兵部覆奏。從之。明孝宗實錄。

白公昂見高郵之甃社湖風浪時作多覆舟或舟觸岸輒壞議卽其東開複河以避其患河成舟安行無險名其河曰康濟人思公惠別名白公堤吳寬白公傳

白公昂視運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濬治時監察御史孫君衍工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巡撫右副都御史李公鼎漕帥署都督僉事都公勝署都指揮同知郭君鏞合議高郵州運道九年里入新開河湖東直南北爲隄舟行其下自國初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甃社石臼平阿諸湖通鑿迴數百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沿隄故椿石遇輒壞多沉溺前此董河事者嘗議修湖東鑿複河以避風濤便往來不果行今欲舉運河便利宜莫先於此者白公議運遂相地與工開鑿起州北三里之杭家嘴至張家溝而止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皆壅土爲隄椿木磚石之固如河岸首尾有閘與湖通岸之東又爲閘四涵洞一每湖水盛時使從減殺焉以三年三月始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者人獲康濟白因采衆議聞之上名曰康濟河

劉健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略

四年漕運總兵官都勝請濬揚州揚子橋灣頭河道發丁夫萬餘渠中掘得都巡檢漢壽亭侯都統制觀察使印四顆南河全考

明孝宗宏治五年六月己未南京戶科給事中羅鑒等應詔言五事一理漕河金溝淺之阻宜於大河西

岸開河避之。南旺湖之阻。宜於孫村西岸開河避之。八月丙寅。惜薪司左司副何鼎奏。通州倉貯糧。一時權宜。初非經久。軍士不便於關支。警急不便於防守。請於都城隙地。增置倉廩。移通州倉糧於其中。且請修濬大通橋。以東石閘河道。令漕舟直至橋下。以省轉輓之勞。戶部會議。以爲京倉之建固善。但時詘未可舉。羸河閘之說果便。然後施行。從之。九月己巳。朔。直隸鳳陽府知府章銳。應詔言六事。一謹河防。沛縣迤北。臨清迤南。閘座多被附近無籍小人作弊。有於始建之時。通同匠作。將閘底高起。致水搏激。又有陽雖閉蓄。陰實泄放。乞敕各處管河郎中。御史等官禁治。下所司知之。明孝宗實錄

李景繁。字邦泰。儀封人。成化五年進士。歷都水郎中。管漕河。時漕塞。自儀真入淮。凡三百里。舟膠不行。有詔命都御史暨郎中治。景繁獨任之。募夫八萬人。初濬邵伯湖。揚子橋。三汊河。廣皆六丈。次濬廣陵驛東。廣倍於三汊。次濬樸樹灣。廣三倍於初。次濬儀真。瓜洲二壩。廣倍於樸樹者三。深於舊者各五。景繁行瓜洲隄上。見東南多沮洳區。問土人此何所也。曰。江潮之匯也。景繁導之。自古割港。劉家灣入漕渠。曰。今漕渠非得巨流濟之。舟終不可行。如值江潮時。開壩開恣。江北走。已卽塞之。天復大雨。漕事成矣。土人曰。河亢而江下。非壩障之。則河水悉倒流入江。漕渠益淺。都御史而下。咸謂李策非善。景繁曰。江水故平。潮至則悍激耳。潮退。水亦易制也。遂下令有司具土暨石。潮至。大決壩開。江水奔漕。水聲洶洶如雷。景繁乃塞壩。閱數日。會大雨。漕渠水瀾瀾襄岸。舟乃大行。河經徐州。盪州將啣。居人震恐。景繁

又作石堤。河不能爲害。宏治六年。遷山西右參議理儲。轉四川右參政。致仕。朱陸樺山西參政李公傳。

明孝宗宏治六年十月戊辰。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格。奏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金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及方口堰。許州有棗祗河渠。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陂等堰。其他故渠廢堰。在在有之。濬治之功。灌溉之利。故老相傳。舊志所載。不可誣也。雖行分守等官疏導。然事非專委。難以責成。請敕布政司撫民參政朱瑄專領其事。從之。賜瑄敕曰。邇者官奏河南郡縣。踰時不雨。輒赤地相望。流移載道。水利一事。所當預圖。其河南等府伊洛等渠。歲久湮蕪。多被王府屯營侵塞。及勢要之家。占作碾磨。雖已行令分守分巡官提督修舉。然不責攸歸。未免顧此失彼。且更代不一。難以責成。以爾素有才謀。不避艱險。可委專理。爾其親詣前項渠堰。再行酌量時宜。以次興舉。合用木石等料。於各該田多有力量。從公勸諭。或別爲措置。量起所在附近軍民人夫。相兼整理。選委的當官員人等提調。務臻實效。無事虛文。原置閘處。仍舊置立。以時啓閉。仍將得利之家。地土頃畝。逐一勘明。籍記在官。遇旱則官爲斟酌。驗畝分水。以杜紛爭。以後堙塞。就令得利軍民。併工開濬。有潰決之處。亦就培築隄防。務圖經久。其豪強軍民。敢有仍前截水。安置碾磨。占作稻田者。依律究問。故敕。甲申。增設工部主事一員。管理沽頭上中下三關。先是大理寺左少卿屠勳言。沽頭水勢最爲易涸。從來嘗設主事管理。人以爲便。近因革去。往來有勢力者。不時啓閉。民船動淹旬月。乞敕工部移文管河郎中常川在彼管理。工部覆奏。以爲管河郎中。自

濟寧以至儀真所經地方千有餘里。若坐守一方，不免顧此失彼。宜仍設主事一員專理從之。明孝宗實錄。

宏治癸丑河決張秋。甲寅六月，公奉敕往治之。加太子太保。乙卯，回京。加太保兼太子太傅。陳鑑平江伯陳銳傳。

明孝宗宏治七年三月壬子，工部言頃河決張秋，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今聞河防修築未完，自

臨清至沛縣，運河俱淤淺，而管河郎中陳綺方在彼督役，恐不能周歷諸地。本部欲遣屬官有幹局者，往

會大夏計處，以相其成。遇淤淺之所，則多方疏濬，事畢而還。從之。五月即命內官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來治河。語在河水。七月乙丑，

高郵康濟河成。初，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奏，凡高郵湖行船，最忌西北風，往來舟楫多致覆溺。若於磚塘

內開複河一道，引水行舟，可免風濤之患。於是巡河監察御史孫衍、管河郎中吳瑞，因共挑濬，并置閘堰，

築隄岸以利牽挽，往來稱便焉。康濟河於三年告成。見前劉健記。而實錄紀於七年。蓋至是始得聞於上也。十月戊寅，副使楊茂元奏，山東連年

荒旱，今歲積雨為災，兼修塞張秋決河，供給不費，差科繁數，請取回鎮守臨清右監丞李全別用。兵部覆

奏，謂臨清鎮守官嘗取回別用，一旦復設，中外駭訝，宜從茂元所請。凡在臨清內外供給，亦請悉從節省。

上曰：臨清地方亦須用人鎮守，李全不必取回，餘如議行之。十二月壬申，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張縉

為通政司右通政，提調沙河至德州河道。太監李興等言縉修河有功，今決河已塞，仍須令管理河道，因

以命之。明孝宗實錄。

張縉為山東參政，宏治癸丑河決張秋，上命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百需悉委調度，甲寅功

成。遂陞其秩爲通政司右通政。屬之行河。時衝決之餘。溝防不治。繕相其緩急。以漸修浚。無所遺。又於決口之東。鑿石岸數里。以圖勿壞。又新築南旺東堤。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輒卒得分行無阻。至今

便之。雷禮戶部尙書張縉傳。

明孝宗宏治八年十月丙寅。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奏河防糧運六事。一謂漕河水利。全藉山東諸泉。每年夏秋。滯蓄南旺等湖。至旱乾時。以濟糧舟。近豪強軍民。或決堤泄水。以圖栽蒔。或阻遏泉源。以資灌溉。乞照先年侍郎白昂奏行事例。禁治。一謂南北運河。止是汶水分流接濟。春夏旱乾。水源微細。必藉各閘積水。以時啓閉。庶可行船。往往官員隨到隨開。以致糧運阻滯。乞申明列聖詔旨。嚴加榜示。一謂管河官員。責任太輕。事多掣肘。乞敕河南管河副使張璠。大名府帶管隄防參政李瓚。俱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巡視。聽其便宜行事。巡撫等衙門。不得有所阻撓。一謂安平鎮黃陵岡荊隆口。及新築于家店以下隄防。俱用人守視。水涸則積土備用。水漲則防護修築。若有重大工程。臨時調附近丁夫協同修理。一謂大名府所築長隄。必須遞年增修。庶保經久。乞行參政李瓚。以所屬隄北人戶。編定班次。每年農隙之時。調發若干增修。一月疎放。隄北軍屯與寄居人戶。亦一體從輕編定。輸流調發。庶免起夫科擾之弊。一謂濟寧迤北。南旺開河。戴家廟一帶。比之他處最要。而安平鎮地方。土脈疎薄。新築決口。尤須提調官員。不時檢點。今自濟寧直抵通州。相去一千八百餘里。而天津北上。逆水尤難。若止責與

一人提調，恐致誤事，乞敕該部依臣等前奏，仍分其地爲三，南北各設工部郎中一員，中間增設通政一員，提調下工部覆奏，俱從之。明孝宗實錄。

喬縉，字廷儀，洛陽人。成化八年進士，爲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源。初漕由魚臺至臨清，行泲汶沂泗四水，其地復有泉百七十餘道，會於四水，而分流於漕渠，爲閘凡三十有六，設守津吏以時啓閉，爲淺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治。然歲遠法弛，諸泉湮塞，或爲豪宦侵匿，漕運屢屢告艱。縉行部得壅塞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合六百餘泉，會於四水，漕運大濟。工部以績奏，改兵部職方。歷四川參議，朱陸傳作喬公傳。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二

運河水

明孝宗宏治九年四月庚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鄧璋言。高郵湖爲運河喉襟之地。而自杭家閘迄於張家鎮。凡三十餘里。其隄面故輒爲風濤所噬。屢修輒壞。勞費無算。宜易以石。庶幾可久。而新修康濟河西岸。亦須預爲甃築。以免衝決之虞。河之北閘。仍宜北遷五里許。庶舟行可以盡避湖面之險。事下工部。請如所擬。以淮揚廬鳳等府贖罪米價。并兩淮運司餘鹽價銀一萬八千兩爲買石之價。工匠日食。則移文儀真。淮安批驗鹽引所。并淮揚鈔關。勸借商船米給之。事畢卽止。上從之。仍諭令甃築。期於堅固經久。不得虛費物力。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年十月丙戌。總督漕運都御史李薰。請於瓜洲新壩至倉壩一壩。至四壩港口。儀真鑰匙河及歇馬亭。各建一閘。以便糧運。工部覆奏。謂二壩邊臨大江。潮長則壩低水高。固易於車放。潮落則壩高水低。殊不爲便。莫若於江口總港內各建一閘。潮平之時。下板蓄水。令與壩相平爲便。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二年七月甲子。刑科右給事中周旋言六事。一通運道。南旺湖上游。舊有湖數里。足以蓄水。今其隄岸淤漲。又爲豪右所據。蓄水無地。湖流乾涸。有阻糧運。乞遣官查勘開濬。下所司知之。九月

戊午工部覆奏刑科給事中周旋所言疏濬南旺湖事謂管河右通政張縉留心水利亦已得人若又差官不免掣肘宜令縉自行處置修濬為便從之十月壬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史戴德奏修築泰州運河隄岸三千二百一十二丈請令所司給役夫工傭之直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三年三月乙丑四川平茶峒長官司吏目許澣陳四事一通剝運以蘇漕卒之罷都城西山之水流注通州白河向年浚之通漕運糧船至大通橋矣但以河狹岸峻沙土易壅不能久耳設欲浚壩深廣恐犯拘忌今擬止於河身仍舊惟於舊開壩上及張灣河口量增壩堰略高數尺引水貯滿其旁各為減閘以洩潦漲每壩之上置造剝船如浙江市河船式每遇糧船到壩以之遞送每壩倒換無間陰晴民間有能造船裝載者亦聽其便仍於大通橋南一帶創造揚房暫上堆停旋令小車驢贏運入各倉收納甚為利便竊計車運工價若遇泥濘時每遇一石約銀一錢以剝船運之每船貯米一百餘石每石止錢幾文較之車價奚止倍蓰乞敕該部講議舟車利便定為經久之規以濟民用下其奏於所司明孝宗實錄

宏治庚申高郵諸湖堤久且壞總督漕運張公敷華為深溝數道以緩湖水實應地多平墜公趣令築隄隄成而水至李東陽撰都察院左都御史簡肅張公神道碑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

明孝宗宏治十四年正月辛未巡撫直隸蘇松等處都察院都御史彭禮等奏鎮江府所屬運河南抵奔

牛壩。北至新港壩。先因河道淺狹。運船俱從孟濱河大江經行。徑抵瓜洲。遞年起夫四千。往瓜洲壩挑淺。近年運河既通。亦用夫疏濬。又往瓜洲挑淺。民實勞於重役。乞令本府人夫。止於本處挑濬。其瓜洲壩一帶運河。令江北揚州府屬并附近州縣人夫撈淺。庶民無重役之勞。事下工部。請行總督漕運都御史張敷華議處以聞。從之。二月乙未。停革蘇松常鎮四府導河夫役。初管河工主事姚文灝奏。於四府每歲均徭外。令民納僱役銀。以備治水之用。謂之導河夫。其後官吏因之侵刻。民甚病之。至是巡撫都御史彭禮以爲言。命革之。三月辛未。修築安平鎮瀕河隄岸。從管河通政韓鼎奏也。明孝宗實錄。

高貫字曾唯。江陰人。宏治己未進士。辛酉爲都水主事。分治三沽諸閘。多所興革。其大者釐正蕭碭豐沛歲役夫。修昭陽湖隄。匯泉以濟漕涸。又修沽頭南北堤爲橫流。蔽民田獲利。流移復歸。往來怙勢者。聞風斂戢。隱然爲河渠重者三年。改戶部。邵實撰按察司副使高君墓志。

明孝宗宏治十六年正月戊寅。工部管理河道郎中商良輔。以直隸河間天津等處堤岸。水衝決者一百四十一處。請量撥人夫。用本府原收折色椿草料銀兩。支買物料。并工修築。從之。八月壬戌。修通州至儀真一帶河道。十二月辛酉。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奏。漕河地勢。濟寧最高。必引受汶泗上源以爲接濟。然上源要處莫如洸河。其口在寧陽縣埭城石瀨之上。元時於此治閘作堰。遏水入河。我朝因之。至成化間。以土堰歲費椿草丁夫。乃易以石。以爲一勞永逸。殊不知元漕副馬之貞。勸言於石。以戒後人。切勿

妄與石壩。以遺大患。蓋土堰之利。水小則竭。水入洗。水大則嚴閉。閘口以防壅沙。聽水徑自壞堰西流。故雖歲一勞民。而洗河自通。自石堰一成。水途橫逆。石堰既壞。民田亦衝。洗河沙塞。雖有閘門。壓不能啓。汶水不復入洗河之貞之言。至是愈驗。乞簡命大臣一員。經畫拆毀石堰。移於上源。仍作土堰。以復舊規。及將洗河壅沙。自洗口至濟寧百三十里。分工挑濬。堤城迤西春城口子。衝決堤岸。併工修築。事下工部會廷臣議。以爲難行。上令更議。工部言。本部主事張文淵亦言。堤城石壩爲漕運之害。欲將壩閘革去。使汶水由分水河口接濟。南旺一帶河道。宜併行勘處。上曰。運河重事。卽差堂上官一員。往巡撫并管河等官。從公勘議。奏聞處置。於是工部右侍郎李鑑奉命以行。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七年二月乙未。工部覆奏禮科右給事中王縝等所言河道事。謂河道艱澀。有妨糧運。不但清河等處。而自通州至儀真一帶運河隄岸。亦恐淤決。請令漕運管河等官。各督所屬修濬。從之。閏四月庚午。工部右侍郎李鑑會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及管理河道等官。勘報源所奏寧陽縣閘壩。謂壩城石壩。湫口七處。水小則從各口順流。水大則從壩上漫出。一可以阻場淤沙。不爲南旺湖之害。一可以減殺水勢。不慮戴村壩之衝。難以拆毀。但今三十餘年。約損三分之一。合趁時修補。其近壩上下積沙。宜令挑撈。舊壩城壩稍東。有元時舊閘一座。比因濟寧迤北不通漕道。故置閘壩。開濬洗河。引水直入濟寧。南流接濟徐呂二處運河。東平州戴村社地方。汶水入海故道。永樂間始橫築一壩。以遏汶水。盡入南旺。

湖龍王廟前分流。南接濟寧。北達臨清。漕河遂通。今據分水龍王廟前起至濟寧天津關。通計九十里。水共高三丈有奇。緣水性就下。若將泲河潛深。則放水盡出濟寧南流徐呂。恐濟寧迤北直至臨清四百餘里。仍復乾涸。必梗漕運。又泲河上截。自舊壘城壩口起。至柳泉共九十餘里。廢棄年久。無益運河。不必挑濬。自柳泉起至濟寧。係泲泗諸水會流之處。內四十餘里淤塞者半。應合疏通。導引二水專接濟寧。迤南運河。又春城口子。外障汶水。內防民田。委是低薄。走泄水利。淹沒禾苗。并戴村壩一道。俱係緊關去處。應合修築。乞將壘城。戴村二壩。令管泉主事歐陽瓊。參政冒政。春城口子。令參政崔巖。泲河。令僉事袁經。分地督理。仍聽徐源親臨閱視。章上。工部覆奏。請令徐源。并管河通政韓鼎。及管泉主事歐陽瓊。右參政冒政。管理修浚從之。十月壬申。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縉奏。揚州。淮安一帶運河。七月以後。雨水不通。至今乾淺。恐深冬無雪。來年運船必至阻礙。乞令所司疏濬。及將清江口築塞。淮安府仁。信等壩修完。以蓄水利。命所司知之。十一月乙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沂卒。沂字希曾。武進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宏治十四年。巡撫真定等府。時漳沔河水溢。壞民田廬。奏請築隄捍之。三疏乞休。不允。卒官。十二月癸未。工部覆議漕運。巡撫等官會議事。一復漕河。以通糧運。浙江。蘇松等處。運糧船隻。俱由夏港口并孟瀆河出江。二三百餘里。方到瓜洲。其大江中有黃圖等山。風濤險惡。往年糧運。皆由常州府奔牛壩直抵鎮江府京口關。不過一百五十餘里。經過江面。就抵瓜洲。近年以來。此河淤淺。宜下所司。起附近軍民夫。併力疏濬。

及考究事實。修復練湖。導引水源。以防歲旱。仍三年兩次疏濬。務成永久之計。命河道閘座宜亟修治。不

許遲誤。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八年正月庚戌。管理河道工部郎中張瑋奏。高郵等州縣。原設石閘石橋涵洞。蓋專爲湖

河之計。將以時其啓閉而蓄洩水利。比來爲近堤人家。私立洞口。掌理遇水溢則竊自閉塞。水消又竊空

堤岸。以致衝決遺患。動費財力。不可勝計。乞將涵洞築塞。每五里改砌減水石閘一座。以絕盜決之弊。工

部請如所奏。下巡撫等官。勘處以聞。從之。三月庚子。管理河道工部郎中張瑋奏。徐呂二洪。上流消縮。

致運河艱阻。乞令河南巡撫。按等官。於歸德州決口等處。議開濬築塞之宜。令工部覆奏。從之。明孝宗實錄。

合肥郭銓總漕運。累進都督同知。嘗浚通州河二十里。置壩。令淺船搬運。歲省白金數萬。當孝宗時。銓

筦漕十三年。明史稿。

秦陵復土。戶部郎嚴經督役。轉輸爲艱。經言以舟自潞河達天壽山。甚徑且安。從之。省費萬計。今不知

可行否。湧幢小品。

明武宗正德元年二月庚申。命工部修築盧溝橋堤岸。以去年六月爲水衝壞六百餘丈故也。三月丙

申。添設汶上縣袁家口寺前鋪二石閘。以其地在南旺之南。開河之北。地勢高下懸絕。至春末水淺舟膠。

漕運阻滯故也。十月戊申。濬濇陽河。河舊在順德府任縣新店村之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年。曲周。平鄉。

至穆家口。會百泉等河北流。兩岸皆徵糧地。景泰間。漳水併入。漫流衝曲周等縣地方。沿河各築隄。以備泛溢。成化間。舊河淤塞。於村之西南衝決。爲新河。合沙、洛等河入穆家口。兩岸亦築堤備之。宏治初。漳水徙入御河。民棄堤不復修理。近年漳水復入新河。西岸地皆滄沒。任縣民高陽等以爲言。下巡撫官勘處。至是具奏。言穆家口乃衆河之委。請從此先濬。乃并濬舊河新河。令兩處分流。以殺其勢。堤岸亦漸加修築。庶民患可除。工部覆奏從之。十二月己巳。命戶部郎中郝海。工部員外郎畢昭。會同漕運參將梁璽。修理會通河。仍戒其毋得意緩。河起大通橋迄於張家灣。有閘數座。然地形高下懸絕。蓄水甚難。卒不能通行舟楫。明武宗實錄。

洪鍾字宣之。錢塘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正德初。由巡撫貴州召督漕運。明年就進右都御史。蘇松浙江運舟。由下港口及孟瀆河。沂大江以達瓜洲。遠涉之苦。甚不能堪。甚至於漂沒。鍾言孟瀆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有四閘。行數十里至宜陵鎮。北抵揚州。甚爲徑捷。急宜開濬爲便。從之。改掌南京都

察院。明史稿。

明武宗正德二年三月辛酉。添設清江浦新壩閘二座。議者謂春冬淮水退消。清江浦淤淺。外河與裏河湖水高下縣隔。設壩盤剝。舟行未便。宜將壩改作內外二閘。以時啓閉。節水通舟。專下工部覆議從之。六月辛未。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先是總督漕運都御史洪鍾言。蘇松運舟。由下港口

并孟瀆河。泝大江以達於瓜州者，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往覆於風浪。惟孟瀆河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設四閘，經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即抵揚州運河。於舟行甚便，請開濬如舊。至是成。九月丙午，戶部郎中郝海、工部員外郎畢昭等奏，修復大通橋至通州河道，及閘十二，壩四十一，凡用銀四萬五百七十兩有奇。議者謂漕粟自張家灣入京，餽車甚費，故欲開河通船，以免陸運之艱。然地形水勢，高下懸絕，河雖開而無所濟也。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四年九月辛亥，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郭鏐卒。鏐字彥和，其先廬之合肥人，初嗣指揮使。成化丙午，充漕運參將。宏治乙卯，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總督漕運兼鎮守淮安。復進都督同知，奉命濬通州官河廿餘里，置減水壩，令淺船搬運，歲可省數萬緡，但頗不拘小節，傲物自雄，人以其短之。正德丁卯，被召還理府事，至是卒。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五年五月庚午，工部議覆漕運都御史屈直等奏，揚州、淮安一帶湖河，設有涵洞等溝，減水等閘，以便蓄洩，總爲漕河計也。近管河官多不得人，沿河種藝軍民，雨多則固閉閘洞，不使洩水，天旱則盜水以資灌漑，欲將前項閘洞如法築塞，仍行各管河官，自通州直抵揚州，有仍蹈前弊者，田入官，受財者，永戍邊衛，詔准擬，仍命出榜禁約。六月乙酉，罷濬沽河之役，先是巡撫僉都御史劉聰等建議，令工部委官開濬自沽河抵鴉鴻橋河，以便輸運，至是工部言其非便，罷之。八月庚戌，命鎮遠侯顧仕隆充

總兵官提督漕運兼鎮守淮安地方。明武宗實錄。

榮靖公顧仕隆督漕疏開會通河。司空王公軌申請之。至今稱便。蓋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國初僅有神武中衛小倉耳。因漕運後期。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輸。因循苟且。歲月遷延。權勢家車輻日伺而乘上之急。牙僧趨超。吏胥破冒。猶其小者。邊關塞堡。間道可通。倘有爲之嚮道者。而輕騎疾馳者。卒至。或據倉廩。或肆燒燬。國儲不一空乎。且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流。爲元時轉運通渠也。嘗都水監郭守敬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與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舂鍤爲之倡。永樂間。亦循故道抵京。竟爲浮言所沮。正德元年始一行之。奸徒倡議復中止。夫運糧至農務興。秋雨降。泥濘不得前。與人索厚直。費且不貲。節浮費以紓民困。與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計無過於此者。嘉靖庚戌。虜果薄近郊。關通州廉粟。賴此舉也。而同人咸服公之淵邇大略云。謝廷諤錄述侯順公傳。

明武宗正德六年五月辛亥。革慶豐通流等閘。新設閘夫及剝船。以工部奏河爲沙淤。剝運不便也。十月丙辰。戶部議奏近年運船爲流賊焚劫。以致國賦虧損。貨物踴貴。今日勢未可計日乎。恐饑饉流移之人。又復竊發。宜如前議遣大臣整理河道。凡有補於漕運者。悉聽經畫。因舉捕盜都御史陳天祥。漕運都御史張縉。及蘇松巡撫張鳳。可分任。詔東昌以北屬祥。徐州以南屬縉。不妨原職。東昌至沛縣屬鳳。明武宗實錄。

錄

葉天球字良器婺源人進士知東昌府府北有減水閘蓋洩聊堂幸三邑流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閘圯淫雨漫漶廣沒民田公請以椿橦折銀復建之害由此息調簡登州歷四川參政呂柟作公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七月壬辰大學士梁儲等言今年四五月以後各處水患非常鳳陽臨淮天長五河盱眙等縣軍民房屋盡被衝塌田野禾稼淹沒無存老稚男婦溺死甚衆淮揚等處爲南北襟喉之地自儀真以北至於清河遠近一壑茫無畔岸房屋坍塌人畜漂溺難以數計淮安新舊城內駕船行走居民半栖船上河堤決口阻壞船隻後幫糧運無計前行京城內外順天河間眞保等府驟雨連旬數十年以來所未有者通州張家灣一帶彌望皆水衝壞糧船漂流皇木不知其幾疏入不省八月戊寅巡按直隸御史吳聞言長蘆濟寧諸處沿河夫役本以備疏濬修築之用及至冬月寒凍不用其力乃徵椿草銀其法未爲不善但因循既久實去名存欲乞今後沿河夫役量留三分聽用冬月仍徵椿草餘七分官收其直管河副使以時督令所屬收買傭工公私兩便又見通州至天津河道淤塞夫役逃竄盜賊竊發奸弊多端蓋由其地軍民雜處官無專職所致乞照成化年例添設順天府通判一員卽河西務爲治所專治天津一帶河道夫役兼捕盜理訟以安畿甸疏下工部覆議皆從之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正月乙巳命工部管河郎中畢濟時會山東巡河分守等官疏濬南旺一帶河道時

淤墊者八十餘里。運船滯不得通故也。三月丁未。修浚運河。先是都御史臧鳳奏近年以來。常州一帶

河流漸微。高郵諸湖水溢浸決。徐北兩岸岸沒。南旺上下又復淤淺。漕舟遲阻。職此之由。乞令總理河道

并巡撫管河等官及時挑濬修築。工部議覆從之。仍敕都御史龔宏督其事。明武宗實錄

正德十六年。漕運都御史臧鳳。請修復五塘。灌民田。資糧運。管河郎中楊最奏。寶應湖極險。當准高郵

康濟河事例。修築越河。以免沉溺。按。五塘。儀真。陳公塘。江都。上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而寶應越河。

則御史王鼎。聞人銓。員外范韶。按察司仲本。皆以為言。萬曆十二年。始行開挑焉。南河全考

正德十六年六月丙戌。世宗已登極矣工部都水司郎中楊最言。寶應縣范光湖。西南高。東北下。往來糧運等

船。入湖行三十餘里。始出東北堤岸。去湖面僅三尺許。每雨潦風急。輒至衝決。不惟糧運阻礙。兼鹽城。興

化。通泰等州縣良田。悉遭淹沒。請如昔年刑部侍郎白昂修築高郵康濟河例。專敕大臣一員。加修內河。

仍將舊堤增石積土。以為外堤。一勞永逸。可保百年無患。是為上策。其次莫如照湖埭密次椿柵數層。以

為備塘砥障風波。而舊堤重加修葺。亦可支持數年。若但如年例修補漏缺。苟冀無事。一遇淫潦驟發。即

無所措其手足。策之下也。疏上。用其次策。楊最字段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七月庚申。南京給事中陳江上言三事。一。恤

民隱。言儀真以北。張家灣以南。諸瀕河地方。疲困已極。復被水災。宜加優恤。令民無出今年租稅。下戶部

復言瀕河諸郡。詔書已減半稅。不得悉蠲。致虧國計。上是之。九月辛亥。工部覆遮洋運糧指揮王瓚奏。

直沽東北有新河以轉輸。薊州所司玩愒，不及時疏導，河流阻澀，必候潮至，舟乃可行，以致邊關糧餉，往往告匱。請敕管河郎中及天津兵備副使親督所司濬使深廣，以通歲漕。從之。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元年正月壬戌，命主事江珊等督理新河工程。先是海口淤塞，漕舟從天津出海，復折入梁河而達薊州，道遠水湍，舟數爲敗。議者謂直沽東北岸有二道，一曰新開，一曰水套。北接梁河，徑四十里，可以疏濬成河，改由北道，無涉海之慮。謂之新河。行之天順間，民大稱便。歲久湮塞，漕臣以爲言。工部覆議於治河郎中之外，別委清廉主事一員會官督濬。疏珊名以請。從之。二月己亥，兵部覆管河郎中畢濟時疏，一言臨濟以北沿河所屬半爲軍屯，今軍屯之地，舖舍盡毀，官柳盡伐，堤岸不修，河洪不濬，軍民船泊，盜劫爲常，皆爲武職廉勤者少，而撫按又委以別差，軍士缺伍者多，而丁壯率編以他役，遂視河道爲泛常耳。今宜依軍政考選例，擇廉勤指揮一員專理河道。一言南京進貢快船宜遵明詔，裁定數目，申明禁例，不許勒抑夫錢，拒閉閘座，阻撓運道。詔從之。秋七月乙巳朔，塞東鹿城西濬沱河決口，築護城隄。修晉州紫城隄。九月乙卯，修撰唐皋疏言，比見運河地勢高，其水易涸，丁夫挑淺，沿岸挑泥，是以隨挑隨淤，終歲不休。宜倣嘉湖取渫壅桑之法，以舟運泥至近岸，別令人轉運，務去河灘遠，則一歲之役可免數歲勞。又山東泉脈甚衆，頃管河官類多轉委於人，疏導無方，以致泉流散漫，不入於河，乞敕分司主事親督其役，如法疏濬，庶衆流成川，亦運道之一助也。事下工部議覆。從之。丙辰，南京貴州道監

察御史譚魯奏言。河南山東修河人夫。每歲以數十萬計。皆近河貧民。奔走窮年。不得休息。請令管河官通行合屬地方。均派上中二則人戶。徵銀僱役。便工部覆議從之。十一月丙午。戶部上言。河道通塞。關係漕運。請預加經理。爲來年計。仍申明禁約。進鮮等項。船隻及內外官員有倚勢阻撓者。參奏治罪。上然之。命亟如議實行。十二月乙酉。戶部覆提督漕運總兵官楊洪奏。言今運道淤淺。查得開河白河一帶。各有額派挑淺夫役。官司因循廢弛。以致漕舟困於起剝。軍吏因而蠹耗。請行總督河道及管理泉開諸臣。時時臨閱淺處。督工疏濬。仍令所在軍衛有司驗視漕舟。修補破敝。以備後運從之。明世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三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年三月庚戌御史向信言大通橋至張家灣舊有廣利等八閘今宜修復以紓民陸輓之苦又濟寧至臨清在在有淺而長溝斬家口尤甚宜於兩處建閘以時蓄洩工部議行河道侍郎相度以聞從之五月丁亥總理河道侍郎李瓚以天旱水澀漕舟不通自劾乞休不允庚寅儀真江都二縣有官塘五區築閘蓄水以溉民田後豪民規以為業古蹟廢壞真揚之間運道梗阻御史秦鉞請浚之部覆得旨命總理河道侍郎及管河郎中相視修築占種盜決者處以重法仍追地租入官十二月辛丑裁革湖陵沽頭金溝謝溝新興黃家等八閘官吏量存溜夫添設長溝淺斬家口閘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年春正月戊子把總運糧指揮使劉翹乞挑濟海口新河以便漕運工部覆議從之十月

二月壬寅總理河道侍郎李瓚言前年河決安平故開北河以殺水勢中間建閘四淺舖二十設閘官四

員開夫二百二十名淺舖夫二百名今河歸故漕前項官夫並宜裁省工部覆議從之明世宗實錄瓚字宗器濮州人宏治

丙辰進士歷戶部尚書提督倉場

明世宗嘉靖五年六月丁卯工部郎中陳毓賢言揚州寶應縣范光湖為糧運必由之路湖四面甚廣水

勢瀾漫。僅以三尺之隄障之。一旦積雨水發。則橫奔衝決。不惟阻糧運。而河隄以東田土。俱成巨浸。此第一患也。臣以為障水固所當先。洩水亦不可緩。請於河隄以東。修築月河。以分水勢。如工費浩繁。財力有限。則請自淮安而下。自寶應至高郵。建平閘數處。以洩其流。亦中策也。得旨。令治河都御史章拯。督漕都御史高友璣。會議相度。果開築月河有益。即定計為之。毋惜小費。明世宗實錄。

是年。御史戴金。請濬隄下久壅河道。按子嬰溝接潼河。下廣洋湖。長沙溝通官莊。亦入廣洋湖。劉家

溝通瓦溝溪。望直溝出官河。三里溝通七里溝。出葛頭溝。寶應縣東門外起至流星溝。君師廟起至章

思蕩。葛頭溝起至射陽湖。以便泄水。以通舟楫。南河全考。子嬰溝。在寶應縣南六十里。子嬰舖北。四通運

洋湖。廣洋湖在縣東南五十里。射陽湖在縣東六十里。屬山陽。東至上射陽。屬寶應。自

明世宗嘉靖六年三月庚辰。漕運都御史高友璣疏言。徐邳下至清河。乃運道所經。實北南喉襟要地。頃年以來。黃河泛溢。地方遭患。民不聊生。近日沛縣官河。流沙壅漲。船隻難通。該御史等官戴金等。奏稱黃河入淮之道有三。渦河。白河。二道為上源。年久陞塞。其水併入汴河。是以徐州之南。獨受其患。若小壩至宿遷小河一帶。并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去處。逐一挑浚。則趨進之水不止。而徐州水患可以少殺。十月戊午。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元時郭守敬創建。已有明效。先朝漕運名臣平江伯陳銳等。亦累以為請。今通流等八閘。遺蹟尙存。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之。為力甚易。而權勢罔利之家。從中撓之。或倡風

水之說。或謂絕灣民之利。皆不足信。誠令開運。歲可省脚價二十餘萬。又漢、唐、宋時。漕皆從汴。涇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今令京軍支糧通州。率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間道可通。設虜因鄉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燒燬倉庾。則國儲一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以臣言下戶。工二部定議。修浚。僦舟夫。略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埃次第就。渠徑達京倉。此與無窮之利。而杜不測之虞。於計便。上曰。疏濬開河。誠轉漕便計。自永樂以來。屢議修復。因大小臣工不肯實心任事。以致因循至今。爲奸人嗜利者所阻。今轉輸日煩。軍民交敝。苟有息肩之策。何憚紛更。戶、工二部。其各委堂上官一員。會通運官及御史吳仲等。親行相度地形。計處工力以聞。若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足恤。如有奸豪阻議之人。聽廠衛緝治如律。因命戶部侍郎王軌、工部侍郎何詔、及御史吳仲等。董其事。至是軌等言。地形從大通橋至白河。高可六丈。若大興工。浚之深至七丈。通引白河。則漕船可直達京城。諸閘可盡罷。此永久之利。然未易議也。爲今之計。惟應修浚河閘。然後從通流開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皆衝市閘中。不便轉般。從溫泥河濱舊小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誠修築之。令通普濟閘。則徑易。可省四閘。兩關轉般之難。開壩皆宜添設官吏。夫守視。臣等竊計修開浚渠築壩之費。當用銀一萬五。開置船各六十一。船日運糧萬石。造船之費可一萬五百。通漕糧二百三十萬石。歲脚價可十萬三千五百。若糧多船少。聽以車轉。水陸并進。通軍事易竣。亦可早還。宜令戶、工二部各舉屬官一人。兵部推都指揮一人。

充參將。專司修理轉運諸務。會同巡倉御史各奉敕行事。募軍餘萬人作之。務在堅久。每開壩各置公廩。其費取之修倉餘銀。巡倉贓罰及所省脚價。其木石等取之各廠。又言通州京輔重地。軍民彙集。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宜過慮。自起驚疑。河源自西山經流大內至大通橋。或旱澇乾溢。啓閉通塞。亦非外人所能與。候上裁擇。時上意已決。命戶工二部亟如所擬舉行。卽於今冬具備工料。以來春興工。仍敕諸臣協心共事。勿偏執異同。致妨經國大計。壬寅。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言。西水支流。原自豐縣漫溢至沛。橫貫運河。衝決隄岸。其勢徑趨昭陽湖。以此運河南流勢緩。停淤沙泥。幾與岸平。今故道疏築已通。而東岸勢卑。土疏善崩。秋水泛漲。恐復淤決。乞僉復蕭場原額淺夫。專令在沛時常防守。仍令徐州管河判官。督同沛縣主簿兩官。往來閱視。隨宜疏築。凡遇秋水時至。徐州管洪主事。量調徐呂二洪夫役。協力修濬。其管河等官。有能平治得宜。三年無患者。超格賞擢。工部覆奏從之。十一月乙亥朔。禮部尙書桂萼上疏。稱修通惠河不便。請改修三里河。上以其疏下大學士楊一清。張瓏擬票。一清言。通惠河因舊開行。轉搬之法。可以省運軍之力。宜斷行之。勿爲浮言所阻。瓏亦言。通州河道。經元郭守敬修濬。今開壩俱存。臣聞京城至通州五十里。地形高下纔五十尺。以五十里之遠。近攤五十尺之高下。無所不可。誠濬壅山源。以蓄諸山水。引神山泉。以合下流之歸。迂回以順其地形。因時以謹其濬治。此一勞永逸計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建議。開修此河。憲宗皇帝命大臣督理。而河道已通。運船已至城外。適有黑管之異。感於訛言。

遂止。識者恨之。今欲開修此河。因仍舊道。誠易易耳。況一舟之運。約當十車。每年運船已到。則令剝運新糧。未到則令剝運通州積糧。庶京師充實。永無意外之患矣。至桂萼所論開修三里河。則費廣而見効難。非直有地理之忌而已也。上深然。璉言。因論一清曰。覽卿疏。具見忠愛。朕居深宮。外面事情。何由得知。卿輔導元臣。正當直說。庶不失政事。萼所奏。必有惑言。伊輒聽信。不但誤了朝廷之事。亦失了大臣謀國之意。彼疏。朕看數遍。亦知不可。欲直拒之。非待大臣之禮。故諭卿等票來行。意在其中矣。我孝宗伯考時。已命整理開修此河。不意當時黑管爲異。夫黑管之起。非爲修河。蓋灣裏住的鄉民。正恐失利。乘此爲言。俗叫爲嘛曉。卒被破事。當時若有一識事剛正之臣。告我伯考曰。黑管之異。原非修河道所招。奸詐之徒。乘機營利。惑及愚民。不可墮其詐計。伏惟剛斷而行之。如此。伯考豈無聰察哉。前日勸官回奏。停營。已有旨待春暖興工。朕亦恐有言者。左說破事。而萼卽爲首也。夫萼與璉。替朕有所不逮。功爲等也。若論識時利達事體。則萼以十不及璉二三也。朕欲降一密旨與萼云。昨卿奏開河一疏。足見謀國至意。但前已有旨了。況先朝亦有成算。不必改議。恐起營利者擾事。卿疏。朕留覽。未知可否。復與卿計。一清言。聖裁允當。遂命如前旨傳行。潼天津海口新河。明世宗實錄。

是年。漕運都御史高友璣。於瓜洲西江嘴置瓜口閘。時監工者不慎。致工人受賂。築砌不如法。鎮人復倡爲泄水之說。鬧竟不用。南河全考。

濟寧河盜。公總理河道。欲疏支流。殺悍猛。築長隄。防衝潰。然後浚曹沛。自無淤阻。費十萬緡可足。考據精詳。與喜事臣議弗協。天旱。公禱泰山。既降甘雨。寧陽泉忽湧數尺。南旺膠舟乃行。工部請別遣重臣。特陞公本都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於是白河孫家渡工始興。明年夏潦驟發。公以人言乞罷。廷推盛公

應期代之。迎合無成。復代潘公希曾。如公議。乃底績。

王大用撰工部尙書朴菴章公墓志。章公孫也。

明世宗嘉靖七年正月乙酉。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言。沛縣迤北河道。地形庫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塞。今詢之官民。盛稱昭陽河。東自北進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約長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較之挑濬舊河。勞逸遠甚。且可爲永久之利。計用夫六萬五千人。於山東南北直隸相近府分徵調。仍量行僱募。用銀二十萬兩有奇。取之兩淮鹽價。而以山東官帑所貯佐之。期六月而畢。章下。廷臣雜議。皆言應期議是。上乃命應期及春和督官與事。且誠各巡撫等官。同心協力。共成大功。應期請乞管河郎中柯維熊。員外王大化。於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役工挑濬。以殺上流之勢。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築長堤。以防北潰之虞。俱從之。四月庚午。吏部等衙門尙書桂萼等。以修省會議條陳十二事。一言近以運河淤塞。邊報嚴急。議遣大臣提督。勞費特甚。宜並取還邊牆諸務。止令守邊官計處。俟年豐舉行。新河夫盡數歸農。而以河南山東京操班軍。暫借一季。免其赴京分遣修築。六月乙巳。御史吳仲。郎中何棟。尹嗣忠。都指揮陳璠。奉敕開濬通惠河。

成。仲等因疏五事。一時疏濬以通運道。言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有餘。中設慶豐等五閘蓄水。今已通運。然地勢陡峻。土皆流沙。夏秋大雨。河流暴漲。衝決淤塞。所宜預處。請行管閘主事。坐守閘壩。往來巡視。一遇衝塞。隨即挑築。晝夜撥守。毋致盜決。仍將閘運扣省腳價銀內。每歲量支千兩。寄通州庫。隨便興工。如不足。仍聽奏討。一專委任以責成效。言大通閘河。止設主事一員。又兼他務。不無妨廢。請令住劄通州專理河道。通州添設管河同知或判官一員。所管起大通橋盡鮮魚閘。合行錢糧歲支扣省腳價。凡應行事宜及委用官員。悉聽管閘主事處分。仍敕戶部歲三月初旬。遣郎中或員外一員。奉敕住通州。會巡倉御史。沿河往來。催償天津以北糧運。驗算輕賚銀兩。待運完日造冊奏繳。一改閘座以防水患。言夏秋久雨。西山水發。皆由閘河東流。閘門隘小。水泄不及。遂至泛漲。衝決堤壩。此出不測。非人可爲。原議障水石壩。今已修成。又通流閘在通州城中。市井環繞。積水丈餘。又西水關久浸水中。俱非長便。舊有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拆運通州西水關外。創造石閘一座。將前石壩。南移二十餘丈。改造石閘一座。平時閉板。水落啓洩。疏入上以運河。先朝屢經勸議。未得成功。仲等僅四閱月而就緒。嘉其勤勞。命科道官查驗行賞。所條事宜。部議亦稱便。上悉從其所言。壬子。御史吳仲言通惠閘河。成功不易。持久爲難。請留原差工部郎中何棟督理。三歲一更。聽動支餘銀。扣省腳費。僱倩軍民。夫役挑濬。上流改造閘座。嚴防水泛漲。法禁盜決。河防。隨船帶石包岸。逐年栽柳護堤。填墊橋道。補蓋廠房。修繕剝

船及兼理天津一帶河道。又各河道俱設有司水利官。請於近地所屬勤敏者改陞一人。或同知。或判官。填註通州專管河道。其督運戶部郎中尹嗣忠。請如侍郎王軌疏。仍留坐守催督。終始其事。以後不必專設。率歲二月。請差郎中或員外一人。奉敕前去會同工部郎中巡倉御史督運。完日回京。及將來剝船編入漕司。必須設官專管。方爲久計。疏下戶工二部。覆如其議。上曰。然河工方就。計非親其事者不可。責成何棟。令往劄通州。往來督理。及天津一帶軍衛有司官。事干河道。俱聽委用。毋得阻撓。歲滿勞著。陞改職銜。照舊行事。吳仲仍提督京通等倉。兼督理通惠河。與何棟。尹嗣忠。陳璠等。協心共濟。尹嗣忠督運糧回部。歲差如議。改軍自運。及添設專官。俟漕運會議具奏。七月庚辰。總理河道都御史盛應期疏。濬昭陽湖東一帶新河。工已及半。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新河之開。非計。詔罷其役。併罷諸治河官。應期請俟秋深。果舊河通流。則已。如仍有阻礙。須終新河之功。爲經久利。戶部請從之。且言河道總理官不可罷。得旨。應期回京別用。另選忠誠才望大臣代之。竟罷新河之役。九月庚午朔。罷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管河郎中柯維熊。俱冠帶閒住。初。應期奏開新河。維熊贊之甚力。朝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毋停工。保其終事。維熊復甚言其不便。應期亦上疏自理。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毅任事。既奏開新河。因謬議紛起。欲急於成功。以杜衆口。遂以嚴急與怨功未成而罷。然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卒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不淺也。己卯。刑部尙書胡世寧疏。言新河之議。首倡自臣。旣而盛應期先因僉事江良材具疏。偶

與臣合。遂爾奏報。爲國家與莫大之利。第初議限以六月。而應期勇於集事。功僅四月。已十成八九。遂致官吏嚴急。怨讟煩興。朝議以安人心爲重。亟止其事。尋命應期與維熊同罷。彼維熊之反覆變詐。陰陷大臣。私誤國事。其罪當不止此。至於應期平日執性過嚴。所至物情不協。非遇寬大之朝。不止罷黜之罪。今得此非不幸也。但自古國家每值大事。必追責首議之人。應期祇因臣妄言新河之謬。得罪以去。則是不惟誤彼徒費工力。而使後任事之臣。盡以應期爲戒。皆臣一言之所致也。請與應期同罷。或更加重擬。或薄示降調。使天下後世。皆知我皇上馭臣賞罰之公。愚臣死不敢欺之義。上報曰。覽卿所奏。已悉至情。但應期受命治河。委任非人。督責過嚴。以致怨聲載道。不能無罪業已處分矣。卿宜安心供事。不必引咎自責。明世宗實錄。

是年春正月。鑿新漕不成。先是河決曹、單、城武、陽家口、梁靖口、吳士舉庄、衝雞鳴臺。沛北皆爲巨浸。東溢蘆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刑部尙書胡世寧上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道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場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匯於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隘。所以豐、沛、徐州。漫爲巨浸。溢入沛

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淤。然壅淤既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小。決而東北。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矣。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榮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源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武城以南廢隄。至於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於運道。臣與李承勳同行擬議。莫若於昭陽河左。滕沛魚臺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闊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水結船止。更加濬闊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尙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民夫萬人。分標開鑿。已而其地居河上流。土皆沙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數萬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謂糜財用。勞民力。功必不可成。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渠之議寢焉。以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豐沛三縣隄成。

明紀事本末。世寧請開新河疏。具載山東全河備考者爲詳。爲錄之。疏曰。臣聞河之理。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治河次之。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自汴城西發濬縣。經中牟陳穎等處至壽州入淮。一自汴城東祥符縣。經陳留等處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紅縣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縣等縣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至魚臺場口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今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此正所謂河流合則勢大者。而河身又狹。則又所謂狹則勢急者。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於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浸爲巨

浸。近又溢入沛縣之北。滲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漸至淤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瀆猶小。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以竭。前宋泗州之決。潰數十郡縣。禍不可言。故言治河。當因故道而分疏之。故道雖六。其前出陽穀魚臺二運。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其在汴西蔡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疏上流之勢。勿使壅也。其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三運。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運。各宜擇便開濬一道。以分疏其下流。或恐曹沛漫流。久而北徙。宜修戚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曹單等縣。黃鶴固楊明等集地方。至沛縣之北疏濬口築堤。以塞新決河口。并防其北徙。此治河急務也。若於曹道。尤在所急。然今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里。而不能途開者。以方秋水溢。塞處半為流沙所壅。撈沙水中。沙隨水勢。隨壅隨壅。甚難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時。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并土排築。旬月可開。或謂此暫挑沙開築。終不可永。杜來歲之再淹。則宜趁冬水涸。水凍船阻。照南旺開湖式。於昭陽湖中間開河一帶。兩岸築堤以通運道。比之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而來歲通漕。可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或慮河水入湖。亦能衝沙填塞。即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開處。所漸淤可驗。臣等再三計議。莫若於湖東岸。濳浦魚郛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另開新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猶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闊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互。就取其土。厚築西岸。為河東堤。且防河之洩。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是則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來冬水結船停。更加濬闊。仍于彼立一夫廠。量撥山東人夫接遞。暫寬曹沛之民。以稍息咽喉之氣。此上策也。

應期吳江人。以薦起為都御史。總理河道。工部郎中柯維熊與之偕。時趙皮寨為上流。其地視河高數尺。而其土又皆沙也。隨疏隨淤。久之功弗成。坐論免歸。河南通志。

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顧其喜功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故爾中止。今猶可復也。或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擇濬一道。以少殺其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廢堤。以防豐沛漫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堤。以防新決河口可也。鄭曉吾學編餘。

應期役丁夫九萬八千開渠自南陽經三河口過夏村抵留城百四十里已閱四月怨譟上聞褫職停工自是四十年無敢言改河者乃終嘉靖之世河之入漕爲梗者六其決口歷歷在穀亭孟陽湖陵廟道口間而其害惟庚寅北徙爲大漕之寄於河而受梗者屢見莫大於辛亥房村之決大決亦大費小決亦小費爲漕故無所惜特患工之不能久耳中丞劉天和濬漕河上流使漫流就下以濟二洪爲利垂十年辛亥壬子間復專治徐淮下流爲漕利亦垂十餘年而上流積漸受淤迫而縱橫衝射如乙丑之全河逆行爲從來河患所未有事窮則變於是有思成公新河之績者矣全河備考

何棟字伯直巢縣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七年上命修通惠河棟升工部郎中疏鑿故道蓄淤上流建閘築堤務圖久遠甫五月告成自是糧運直抵大通橋歲省輸費十二萬緡上心嘉悅升俸一級賜白金綵幣升右通政仍督河務王用賓撰都察院右都御史何公墓志

嘉靖七年漕運都御史唐龍奏乞於三汊河口儀真上游之地置閘以盡漕利南河全考

明世宗嘉靖九年正月甲辰敕通政司右通政何棟專理通惠河道棟先任都水司郎中修濬通惠河閘工成陞通政工部言棟治河有成績宜專任之以究其用故有是命明世宗實錄

是年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射下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成弗行公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逼之東兩涯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逼河流激

邊。乃決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是役也。有風公終新河之緒者。有謂當條
新河之害以聞者。公一弗從。蓋公之功成。上乃詔加公尙書僕射。仍總理之。十年改兵部右侍郎。潘公
• 傳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四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十年八月壬辰。滄州南花園漕河淤阻。戶科都給事中蔡經等。劾奏都御史李紱。身任治河之責。既不知先事預防。及當此潰決之時。復不卽躬臨督理。以致事功難成。阻滯糧運。乞敕諭切責。令其速詣決所。督率有司。與各總運官軍修治。事竣。仍令據實回奏。并查參各管河官員以聞。第今阻淺糧船甚多。若至灣之日。猶拘泥故事。京通四六撥派。則恐空船回遲。來歲漕運復誤矣。更乞下戶部酌議。暫於今次多派通倉就近便輸。其空船令速駕回。輕齎銀扣貯太倉。或因剝淺費多者。聽巡倉御史勸覈補給。後不爲例。事下戶部。覆如經言。上從之。命奪紱并管河郎中等官俸有差。九月己未。滄州築月河工成。辛未。巡按直隸御史詹寬言。河堤率以草束土累築而成。故堤善崩。宜及時加土。以障其河洪。仍興復絕堤。與濟二關。以石甃之。時其蓄洩。以殺水勢。又德州當衛、漳、滹沱下流。稍近鬲津。宜便置閘。以爲減水之區。東兗諸郡所積河道銀。足以當石閘之費。事下工部。請令總理河道等官計處。從之。壬申。工科都給事中趙漢。條陳河道便宜六事。一。濟寧上下河道。皆仰徂徠山等處諸泉及諸溝澮。皆漕河之委。宜以時巡視疏築。至汶、泗諸河。尤當經理。一。淮揚之間故堰。高郵諸湖爲堤。以便舟楫。頃漸多頽壞。而清江浦

爲入淮要路。數有淤遏之虞。宜便議經久之策。工部覆議從之。十二月辛卯。戶部員外郎范詔。御史聞人銓。各言實應縣范光湖。爲歲漕必由之道。而湖闢水洶。患常不測。請開築越河一道。使舟行河中。以免傾覆之患。若河堤不堅。決之甚易。宜建減水閘五座。濬赴海渠五條。築堤節流。以防衝決之虞。工部言詔生長湖濱。銓昔宰茲縣。見聞必審。其說當從。上是之。令總督漕運都御史等官會同勘視。計處至當。以聞。

明世宗實錄。范光湖一名范光湖。在黃應縣西南十五里。東西長三十里。南北闊十里。東北連清水湖。南會津湖。西通灤火湖。灤火湖在縣西南四十里。西通衡陽湖。南接安宜溪。東北入汎光湖。津湖在縣南六十里。東通運河。西北會汎光湖。南接高郵界。清水湖在縣南。西通汎光湖。東會運河。西通閭丘溪。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二月丙申。刑科給事中徐俊民疏言。南北咽喉。莫急運道。茲惟鉅任。貴在得人。竊見河道都御史李紱。漕政不修。一籌莫展。乞更置得旨。緋曠職。令閒住。紱字廷章。固始人。宏治乙丑進士。二月庚子。詔以通惠河脚價銀五千兩。修築天津迤北一帶要兒渡。黑龍口。桃花口等處決口。五月辛亥。工部覆中軍都督府經歷司經歷趙善鳴奏。請濬大通橋至通州運河。增添閘座。多修漕艘。運通州糧入京城。以實根本。修自都城至儀真運河淺澀。自良鄉及涿州達保定。河間。真定迤南一帶陸路低窪。以保轉輸。報可。庚午。太僕寺卿何棟言。奉旨相勸河患。大端有二。一曰滹沱河。發源山西渾源州。會諸山之水。東趨真定。由晉州紫城口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此故道也。但晉地形。西高南下。因衝決紫城口東溢而東鹿。深州諸處。奔爲巨浸。茲欲築此決口。須起藁城縣張村至晉州固堤。築堤一十八里。高三丈。闊三十丈。多用椿

木密栽榆樹。務求堅厚。足禦奔湍。然後挑濬河身。三十餘里。障水南行。使歸故道。一曰鴨河。沙河。磁河。俱發源山西五臺山。會諸支河之水。至唐河蘭家圈。合流入河間府東南任丘霸州天津入海。此故道也。但河間府地形。東南高。東北下。因衝決蘭家口。東北溢而肅寧。新安諸邑。罹其墊溺。茲欲築此決口。計六十餘丈。浚河故道。自劉家口至陵城淀。計三百餘里。通計二役。工力浩大。遺民方救死不給。官帑又散賑已竭。且大水將至。輿役爲難。二麥被野。蹂躪可惜。大工未可遽議。宜先令府州縣官隨地修浚。以免暫時水患。俟酌處財力有餘。然後舉前二役。又看得涿州有胡良河。自拒馬河分流至涿州。東入渾河。良鄉有琉璃河。發源磁家務。潛入地中。至良鄉東入渾河。皆其故道。近以渾河沙壅。阻塞二河下流。遂致平地湮沒。瀰漫至數千餘頃。勘得下流壅塞之沙。僅四五里。用力頗易。計費不多。所嘗亟爲疏浚。臣請以胡良河委涿州知州張經綸。琉璃河委興州中屯衛指揮李思恭。各給夫一千名。責之月終報竣。以二臣才力。必能集事。工部覆奏。得旨允行。七月己巳。戶部郎中徐元祉疏言。元祉受命賑濟保河二府。以地方災害。由水患未消。遂言順天。眞定。保定。河間四府河患。謂以大分言。順天利害相半。眞定利多。保定利少。害多。河間卽全受其害。蓋水之害有二。一曰河。二曰淀。河本以洩水。今下壅而不宣。淀本以瀦水。今上溢而不受。洩洞無涯。民瘼特甚。宏治。正德間。蓋嘗築建長堤。排塞決口。水悍土鹵。隨卽潰敗。爲今之計。惟有疏濬而已。臣周相原隰。備訪食議。敷陳疏浚六事。一濬本河以開其源。蓋今所稱九河。悉自西山而來。南輿

漳沱合。則侵真定諸郡。北與白溝合。則侵保定諸郡。所謂本河也。濬之使河身寬遂。足納衆流。乃今日治水之第一義也。一、濬支河以分其勢。蓋九河由紫城入口入大清河。滄口入文都村。蘭家口入白洋淀。楊村河入章哥窪。所謂支河也。濬之使河身直遂。以納細流。則水勢分矣。一、濬決河以防其漸。蓋九河當其安流。自成一。道。本支二河。受之有餘。陡遇急雨連澍。岸口四衝。所謂決河也。宜視水勢所便。每衝量留一口。深濬順導數處。共成一渠。以殺湍急。且杜淫溢之漸。一、濬淀河以統其宗。蓋九河溢於既滿。停於不洩。壞田疇爲淵藪。所謂淀河也。濬之使淀淀相通。達於本支等河。庶下有所洩。不至氾濫。一、濬淤河以順其性。蓋九河東逝。原有故道。或爲泥潭之凝結。或爲豪強之曲防。所謂淤河也。宜依故道疏之。使高者下。下者通。占阻作梗者。抵罪勿貸。一、濬下河以接其流。蓋九河一自青縣出。一自丁字沽出。其於二流相匯者。如苑家口尤甚。皆所謂下河也。濬之使本支等河。兩涯不滯。直達於海。則治水之功成矣。以上數事。不過關阻水之高岡。覓受水之故道。分其來勢。通其去脈。此其大略也。若夫施工之序。則自苑家口始。於此首事。必專其責任。然後一行真定府。先濬漳沱河。以保障城池。培植要路。次晉州。束鹿。武強等縣。於紫城滄槃等口。聯絡河間府。獻河等縣。於寶村單橋淮鎮。遡流窮源。俾水循漳沱一派。以出青縣。一行保定府。先濬楊村河。蘭家口。白洋淀。次安州。新雄。任丘等縣。於呂公。月樣等橋。聯絡順天府。文。大等縣。於龍灣。張青。苑家口。俾水引沙窪一派。出了字沽。斯可以抑九河之患。而民害可息矣。下二部議覆。四府河患。先該太

僕寺卿何棟勸奏障濬工程浩大民困未紓須料才力有餘乃可興工已奉俞旨今元祉所奏又極詳明夫水害不除則民災終不可免恐不可以財力之黜坐視斯民之溺乞降專敕二道令順天巡撫王大用保定巡撫許宗魯督同各該兵備有司官照依所奏事理履行勸視凡故河淤塞所在遡流窮源通加開濬其一切橫流散漫之水亦須究其弊原順流下導務使趨河就海不可顧此棄彼以鄰境爲壑其諸官豪阻截水利者卽行改正若更抗拒從重參治體勘明白卽畫城鳩夫及時戒事一面具實奏聞詔悉從之癸酉陝西巡撫都御史王堯封奏陝西各邊歲仰食縣官者不可勝數考之黃河運道自汴城入洛河至孫家灣下載陸轉可數百里而達陝州復由黃河經潼關通渭南不四十里抵陝城而陝之金州等處徑湖廣襄陽漢江皆有水可漕誠循此道改立漕卒增置牛車先轉河南湖廣原派臨德二倉米十萬石於金州續改附近陝州等處折糧二十萬石各舟浮車轉而達於陝則可以不煩內帑而用饒足矣戶部覆言漢唐盛時歲漕關中粟數十萬石耳然漢番係議作渠田不欲漕張湯議通褒斜不能漕唐褚朗鑿三門山爲梁而功不成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舟而輓卒多墜死李齊物鑿砥柱以通舟而不能入至候水漲乃上蓋皆更砥柱之險敗亡過半故至呼河中山爲米山謂僱門匠爲無墓而我朝成化間亦曾轉漕二十萬石至陝有斗錢易斗米之費竟不能達今徒愛獲穀之利而不知利之不償其害是揚雄所謂耗十而愛一之說也宜下廷臣會議可否以聞既而廷臣皆以爲不便罷不行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八月壬申順天府香河縣郭家莊自開新河一道長一百七十丈闊五十一丈有奇路較舊河近十餘里有司以聞詔管河諸臣亟爲善治并祭告河神明世宗實錄

總河朱裳保運道疏略云宏治以前河分四支若孫家渡渦河口趙皮寨梁靖口近年俱以堙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等處徑趨沛縣又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穀亭口事誠可虞况今漕渠窄隘洪關束捍以全河入之自不能容惟當分濬以殺其勢今梁靖趙皮幸已疏通孫家渡亦行挑濬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雞岡正河五十餘里漫於平地注入渦河宜挑濬深廣導引漫水使歸入正河而入睢州張建口起築長隄至歸德州郭村計凡一百餘里以防泛溢仍特疏梁靖口下流且挑儀封於莊村月河入之遠於小浮橋則北崖水勢殺矣其北崖自河南原武縣至山東曹州原有長堤以防東北入海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擊所宜急爲修築兼添築月河以禦奔衝及查河道魚臺其流益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海之漸議者欲塞岔河口以安運道然以臣計之其可虞者有三水勢洶湧遠難堵塞一也縱令塞之勢益流激夏秋水漲兼恐橫崖決北二也決口既塞徐州上至魯橋泥沙滯積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淤三也今宜將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相其要害固之以石泄之以壩自城武至濟寧州創築縷水大堤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魚臺縣至穀亭鎮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紓其患卽所謂順水之性不與水爭道者也山東金河備考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庚寅。總督河道都御史劉天和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爲害亦大。邇來黃河改衝。一支從虞城。蕭。礪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而於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塞斷流不入。利去而害獨存。明春糧運已迫。今宜浚自魯橋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塞。修師家莊至黃家閘之閘座。及行管河郎中主事疏浚諸泉源。與運河接濟。又請徵調山東。河南。兩直隸四省夫役。及議處工價糧食。限各郡縣朝覲官。速回任以充委用。申明運軍不許多帶貨物。以致淺阻。復疏請設沽頭閘主事。并各閘官吏夫役。工部議覆。上從之。詔以疏通運河。係國家急務。天和前後兩疏。具見盡忠。仍賜敕命作急督理。一應司府軍衛俱聽節制。務刻期完工。以圖永久。明世宗實錄。

公總督漕運至淮。會漕塞。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濟。汶。泲。卿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疏

黃河故道。固堤岸毋令走洩。未幾。漕利。朱瞻探撰右副都御史馬公儉。公名卿。字敬臣。林慮人。安治乙丑進士。嘉靖十一年任漕漕。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七月癸未。御史會紳奏漕河自臨清而下。汶水與衛水。漳水。淇水合流。北至青縣。復合磁。漳諸水。經流千里。始達直沽。每遇大雨時行。百川灌河。其勢衝決散漫。蕩析田廬。漂沒糧運。請於瀛渤之上流。如滄州之絕堤。與濟之小埽灣。德州之四女樹。景州之泊頭鎮。各修復減水廢閘。股引諸水。以入於海。則大勢分而不爲害。乞敕河臣程督之。報可。九月庚申。初建西海神祠。先是上召禮部尙書夏

言於無逸殿諭之曰。西海子歲以午日奉兩宮游宴。止行望祀。宜特建祠宇。言退乃上疏曰。禁內西海子者。即古燕京積水潭也。源出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瓮山後。匯為七里深。東入都城。潏為積水潭。南出玉河。入於大通河。轉漕亦賴其利。比之五祀。其功較大。宜特祀。請於北開口湧玉亭後隙地建祠。以答神貺。詔可。十二月辛亥。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泗州祖陵。其一壽春王墳。錄

其一近年黃河入運。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爾。自魚臺北至濟寧及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加疏濬。務俾勺水悉入漕河。其一南旺周漕湖堤已築成一百餘里。堪以積水。其舊設減水閘壩。俱宜查復。其一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舊議砌石以禦橫流。今黃河既已南徙。閘河汶泉水微。培堤亦已高厚。毋容更議。其一淮安清河口板閘迤南。淤淺河道。併工疏浚。築為堤岸。其一新莊。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啓閉。工部以其議為當。上從之。明世宗實錄。

古者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雖沁。衛。淇。漳之水。過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減。今則伊洛沁汴。汜諸水舉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邪。將導沁入衛。歟。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惟汶泉之水。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狹。安山南旺諸湖。大半淤填平。積水甚少。運舟恆苦淺澀。若於武陟境內沁河。橫建滾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勿俾與黃河相近。以經延津縣南。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自武陟至

延三百餘里。須創開。皆大堤之北。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處。黃河舊於此分流。一大支。徑衝張。北向張秋之道。則設一開。張秋以下。一小支。下濟寧。水通開月河。此亦三百餘里。至旱則沁水盡東。全濟運

水滙方開。南向濟寧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水通開入運河。自長垣城故道。至此亦三百餘里。

河。湧則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復增一汶。爲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沉沁則易於

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邪。但大勞未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幸通。曷敢以輕議也。國朝治河司運。惟

宋司空禮。陳平江瑄。經理之功爲大。然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宏治間。黃河自至。徐

武。功有貞。白康。敏昂。劉忠。宣。大夏。亦皆強排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其至則衝決。去則淤填。

修治之工。無時可已。而運舟運卒之衝溺。爲害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羣公誠有見於此矣。嘉靖

甲午冬十月。黃河從趙皮寨南徙。運道淤阻。時議者有引黃河。謂黃河水盛。舟行開面之利。濬開河。二說莫能決。余

甚憂之。迺相度二河道里遠近。工役巨細。權利害輕重。而折衷之。引黃河濬淤幾四百里。既深且廣。其

遠其費倍於濬開河。計非數月可完。誤營運諸物料。誤糧運京師。公私仰給乏絕。兼之故道難復。縱復

將即淤。濬河修閘之費。卒不可免。是以其勞貽後人也。況所濟魯橋下至黃家閘百七十里爾。自魯橋

北至臨濟五百里間。則猶資汶水諸泉。初無預於黃河也。迺始決策濬河修閘。惟將來天旱泉微。余甲午夏

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猶愈於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則欲爲運道建

萬世之利者。亦惟引沁爲愈爾。以上古今治河綱異。摘錄二條。通州上達都城。近已修開轉般漕運。脚費大省。蓋元郭守敬雖嘗行之。卒於中止。惟我聖明。決策修復。爲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雲諸山。且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堤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常。運行甚艱。殊無策以治之。惟用兜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卽濬。此外運舟各攜四五具。二三百舟卽可得千餘具。合力以濬。頃刻而通。盤剝大省矣。惟運卒利於盤剝。方可開支脚價。少資用焉。而終歲勞苦。固可憫也。如卽以盤剝之費。償運卒濬淺之勞。則運卒受實惠。不愈利歸剝船邪。兼官置剝船千艘。糧運不滯矣。近有議於白河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他決。底皆淤沙。閘必易損。且河徙無定。乙未王家渡河。一歲徙十五里。閘難改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運河數千里。惟白河堤防大壞。歷觀河底。兩岸率皆淤沙。以故易於衝決。遷改與中州黃河略同。治堤宜遠宜堅。宜植六柳。諸法亦略同。更有異焉。每見村莊週遭。積沙成巨堤。上復多柳。云以禦水。詢之。乃先於平地植低柳成行。以俟風沙搏聚。旋自成堤。柳愈繁則沙愈聚。根株盤結。水至無害也。治河者如之。不亦大省民力邪。然惟瀾望平沙。無可取土者。方用此法。若堅實河岸。仍須土堤。低下衝決之口。仍須堅土。倍築高厚。更植深柳。爲完美爾。以上白河凡二條。衛合淇。漳之水。故其流盛。臨清而下。去海猶遠。而岸亦高。衝決猶少。德州而下。河身旣狹。去海漸近。兩岸復卑。滄州以下尤卑。易盈易決矣。近恩縣東光滄州。與濟連建四閘。誠足以洩漲溢之水。但入海之道。須修濬深廣。無墜成功也。滄德。

天津之間。河決無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而決者。非盡由隄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蘇薄地土。盜決以圖淤肥。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彼岸。斯二者。河同之。巡守當嚴而防察當預也。臨清板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即壅入閘。或漫閘面以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爲停阻。宜增培閘面。旱澇舉須下板啓閉。舊以衛河水盛。多不用板。蓋啓則閘下之淤。每日衝洗可盡。閉則衛水不入。閘河之水積盈。及啓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司閘者所宜審也。以上衛河。凡三條。元人遏汶分流。北出陽穀以通衛。南出濟寧以通泗。名會通河。然分水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永樂九年。宋司空禮。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四十里出鷺河口。南旺湖中地勢下矣。然後分流南北。方可勝巨載。漕運永利焉。夫人知宋導汶濬河之功。而不考其故。爲著於此。汶水出泰。萊諸山。伏秋流亦混濁。率皆虛浮淤沙。故老相傳。成化間。戴村壩以下河道。猶未淤滿。意者開導未久耳。近則沙淤直至南旺河。皆平滿矣。故水易漲溢。即北下東平故道。鹽河入海。運河不得其用矣。頻年挑濬。沙積兩岸。或平鋪地上。風起飛揚。仍歸河內。運河命脈。全賴茲流。雖勺水當惜。衆議兩岸築堤。以約攔之。猶慮水漲堤壞。迺議開減水閘。滾水壩各四。東西兩岸各二。以洩暴水。嘉靖十三年。秋。築東堤。主事段承恩所築。尙須培補高厚。十四年。秋。築西堤。主事顧鼎所築。去河遠遠則足以。而高厚開壩。亦計料修建。嗣而治之。運道其永賴矣。汶水自秦萊至南旺。幾三百里。遠近咸謂汶泉水微而不考其故。蓋盈河淤沙深廣。春夏久旱亢暘。沙極乾燥。汶泉經之。多滲入河底。所經既遠。

安得不微邪。嘗測其上源下流。各深廣尺寸。蓋所耗十之三四。然數百里之淤沙不可盡濬。且將復淤。所濬兩岸之沙。終歸河內。勞費無已。而卒莫能效。真無以爲處。有獻議者云。汶水自春城口以下。河流迂遠。宜於春城口置石壩一道。中爲數豁洞。創開小河八里餘。取徑入魯姑。龍鬪二泉。渠量加濬廣。凡六十三里餘。而至黑馬溝。伏秋水盛流濁。則開豁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旱。水微流清。則遏水由豁洞下出黑馬溝口。即可避汶河百數十里之沙滲。余大奇之。隨因中道有五泉。隔絕不能入。遂止。如將五泉者橫汶開溝以入焉。亦無不可。治水者尙其審諸。汶河淤田盜決。對岸盜決之弊。與衝河同。上言汶河。自徐州北至臨清七百里間。爲閘四十有三。自元建者二十餘。聖朝永樂至今。先後增建者二十有餘。減水月河通湖。諸閘不與焉。故閘面閘底高下不一。如下閘過低。積水盈板。卽須啓。則上閘之水。必迅急而舟難入。必易涸而舟難行矣。余問水歷觀。而竊疑之。然未敢以爲必然。至冬。黃河南徙。諸閘有僅露閘面者。有沒入泥底者。而閘口之泥深淺不一。乃一以閘面平石至泥水平面測之。時惟棗林閘露閘面三尺餘。各有差。師家莊香橋二閘面。各寬一尺五寸。較寧湖陸城二閘面。各寬一寸。孟陽泊閘面露一尺八寸餘。至底悉泥淤。深至一丈八九尺者。惟棗林閘下之南陽閘。已沒入泥底。閘面泥淤仍四尺六寸八里灣閘面泥淤仍五尺。始知舊傳棗林閘之過高。而不知其下南陽閘之過低也。迺一以棗林閘爲準。餘悉培而平之。由是啓閉。水不復洩。仍各測其深淺。其閘底過深者。則量留底板。均止以十二板啓閉。師家莊閘深一丈三尺二寸。留底板二。香橋閘深一丈六尺五寸。留底板六。棗林閘深一丈六尺二寸。留底板三。南陽閘深一丈八尺三寸。留底板四。較寧閘深一

丈五尺七寸。留底板二。八里灣開深一丈六尺三寸。留底板三。孟陽泊開深一丈五尺一寸。留底板一。胡陵城開深一丈七尺四寸。留底板二。沽頭以下六開則開淺。惟上沽頭開留板一。餘無留。深。苟非久旱水微。固可直達上開。漕運舟過開即淺。開。直待積水盈板。方抵上開。舟行其永利矣。南旺迤北諸開。亦可行之。而大勞甫息未遑也。開河自魯橋以下。爲黃河衝洗。以漸而廣。乙未濬河。止以底廣五丈爲準。蓋南旺上源也。分水處河底僅四丈。下流愈廣則愈淺矣。開河僅取通舟。非務爲觀美。元人有因水散。至以板爲岸。逼水行舟。可驗矣。治水者慎無病其狹。而圖爲廣大也。惟河廣淤深。間復下墮。河底不及五丈者。方以時濬之而已。余濬河至三柳樹灣。迺八里灣。孟陽泊二開之間。役夫云。下皆生土。河底舊止此矣。余猶病其淺。一老叟進云。聞之先輩。兩開之間。須留稍淺一處。余恍然而悟。蓋中道皆深。下開一開。上開之水盡洩。開近者積水猶易盈。開遠者倍費時日矣。故中道留淺。亦不過十餘丈。或數丈。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開。即可越之而直達。上開舟行願速矣。益知前人用心之勤。爲慮之遠。若此。爲之歎慕。自愧不能已。後之人慎毋忽也。凡開鴈翅石及砌岸用石者。須內外兩面。各用完整石塊砌高。而中填以碎石。灌以泥灰。卽永遠無損矣。以上言開河。開水集。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五

運河水

二洪古稱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舊各有閘徐州洪一呂梁洪二近方革其一而莫知建置之由志稱正統間參將湯節因洪水淺急數壞舟建議於洪上流築堰逼水盡歸月河徐州洪則於南口呂梁洪則於上下二口各建閘積水以行舟蓋正統戊辰黃河從河南榮澤孫家渡南徙二洪僅受閘河之水迺從河南懷慶之武陟導沁水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以濟二洪水猶淺澀故節議建閘爾志不悉言其故迄今天旱水澀即築攔河壩逼水入內洪猶建閘遺法也今梁靖之流已甚微冬則斷流春夏雖仍通流然深不過數尺河底高於南河丈有五尺夏口近衝之溜水勢甚盛而蕭縣城南之口亦阻山甚狹通塞靡常甲午春二洪幾不通舟然則建閘之法不可不預講也如月河各以石砌堅而修閘以俟冬春水澀即築壩從閘永久之利也但二洪役夫藉險以爲利非果斷以必行之不可得也有云二洪之後皆可開月河以建閘者蓋上下口及中連建三四閘節水啓閉水盛則由洪水澀則由閘二洪之險失矣但山脈皆堅石所費良不貲爾然二洪之役夫歲餘二萬緡如出數歲之費以鑿之萬世之利也以上言徐呂二洪淮自荆山而下即受黃河從渦河一支之水至清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泛溢中土蓋海口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

淮陰之地甚卑。而徐呂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膏陸沉。而徐呂爲安流矣。善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而南口更衝廣爾。言淮淮清江浦。頻年外河黃水漫入。輒淤。濬治無已。運舟每爲阻滯。詢之父老。有云。自板閘而下。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河口亦建閘。各高其隄。防淤則濬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淮揚諸湖。每遇暴漲。風浪觸隄。則隄壞。舟行遇之。則損溺。近范光湖。議於隄外。開支河行舟。以避前患。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諸湖之廣而水勢盛者。皆可爲支河。蓋堤外之地本下。取土爲堤。不數尺即可通舟。費亦無多。治水者歲歲圖之。久則效矣。余深有望焉。但支河至湖塘岸。須多留隙地。密栽深柳。每濬河淤泥。卽以培之。塘岸永固矣。諸湖更多開滾水石壩。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致衝岸。壩下則開深渠。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免漫沒之害矣。儀真河口舊無閘。近方建閘。謂俟潮入。則閉閘以積水。俾舟可達壩下。似矣。然五壩之舟。舉由一閘以入。已多擠塞。每江上風起。運舟一時不能猝入閘內。衝撞飄損。其害甚大。權其輕重。閘固可廢也。言淮揚南旺湖。志稱縈迴百五十里。漕渠貫其中。則東西兩岸之湖。皆爲南旺。甚明。蓋宋司空導汶水自東北流至湖中。而後分流南北。則湖析而爲三矣。近年惟以西岸爲南旺湖。而東岸界分之二湖。悉泯其名迹。居民指其北爲馬踏坡湖。南爲蜀山坡湖。率皆侵占耕稼其上。余疑而歷詢之。久乃得弘治中韓通政鼎所鑄南旺圖說碑。在今安平鎮明甚。蓋西岸爲南旺西湖。東岸二湖爲南旺東湖。二湖之下。

方爲馬踏、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爲伍莊坡湖，蜀山之下爲馬場坡湖也。但諸湖通連，中無限隔爾。審其形勢，凡與西湖盡處相對者，卽爲東湖。其下方爲別湖也。韓碑宜移置南旺分司，以免殘燬。南旺西湖減水閘十有八，舊稱汶水伏秋盛漲，則開閘引水以入湖，冬春則閉閘蓄水以防旱，謂之水櫃。余甲午夏承乏治水，時久旱，河皆淺涸，及詢南旺，則西岸環湖三面之堤盡圯矣。水不能滌，迺委屬役夫修治之。週凡五十里餘，復諸減水閘之淤廢者，及秋雖旱，水亦頗積。但湖中地形窪下，止可從舊忙生閘下出廣運閘口，濟魚臺以下運河爾。無仍濟南旺運河之理。蓋水旣從此以入湖，又安能從此以出邪？議者不察，謂運河淤高，故湖水不能出，殆未審地形高下之宜也。今南旺二閘如故，濬河與閘底平止矣。安有淤高邪？惟南旺分水湖口，地勢猶高，如仍做宋司空引河就下之遺意導汶，直至今南旺西湖中之最窪下處，南則從忙生閘，舊河出廣運閘口，或出永通閘口，北則從舊河直出安山閘口，以避此南旺二百餘里之淺澀，固運道無疆之利也。且皆舊河，先年凡水漲，卽從此行舟，故道近，雖淤廢，不過修治及移南旺數閘而已。如以改創爲難，姑修復以爲南旺一月河，未爲不可也。四河堤修復外，仍有河堤六十里，四面共百二十餘里。汶水大發，閘河不能容，北則注於南旺東湖及馬踏坡伍莊坡三湖。南者連二東湖，則百五十里矣。

亦注於南旺東湖及蜀山坡、馬場坡三湖，而伍莊坡、馬場坡二湖爲尤深廣。水勢就下故爾。今若以南旺東湖、蜀山坡之下，各地形稍高，水勢稍淺之處，橫築高厚土堤，中留滾水石壩，俾各蓄水，各開減水

小開以通運河。旱則出之以濟。力省而利大矣。蓋東岸諸湖。地形本高。水可以出。非若南旺西湖也。若馬踏坡。上下水勢通連。未可概議耳。安山湖。昔稱縈迴百餘里。而不詳其界至。弘治十三年。韓通政鼎始踏四界。東至馬家湖。西至舊東湖。南至安山。北至運河。其十里鋪在湖中。界自鋪至安山湖廣十五里。四圍東自馬家口。西至戴家廟。長二十二里六分。自戴家廟。北至壽張集。長二十四里三分。自壽張集。東至趙家莊。長二十四里七分。自趙家莊。南至馬家口。長八里八分。週圍共八十里四分。置立界牌。栽植柳株。用心勤矣。但積水通湖。二閘底高。河水非甚漲。不能入。四圍多侵占。而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間。治水者不考其故。止於湖中新築堤。週迴僅十餘里。號爲水櫃。湖之廣益狹矣。以漸復之可也。馬場坡湖與運河相通。舊有堤。湖水風浪衝壞。運河水稍盈。卽洩入湖。而湖廣幾二十里。運河安得免淺涸邪。十四年冬。委屬役夫爲築堤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湖甚廣。風浪甚巨。近堤則多植蒲葦。堤根堤頂。內外各遍植柳可也。楊水部且。協水部元吉。更置減水五閘。運河之水易盈。湖之水蓄洩有備矣。昭陽湖舊甚廣。南口建二閘。啓閉出金溝口以濟沽頭諸閘。嘉靖七年。黃河衝決東堤。入昭陽湖。淤漫漸高。二閘已沒入泥底。不復見。湖亦狹。而金溝口之流亦微。濬河則淤深費廣。惟湖上流北口通雞鳴臺小河。如下口因黃河已淤高仰之地。更築橫堤以益之。遏湖水由雞鳴臺入運。則自此以至沽頭七十里皆可濟矣。蓋因其勢而利導之爾。十四年夏秋已濬雞鳴臺口。出水入運。但下口堤猶未修築。高厚當培益之。更將湖東新河隔絕之。

泉口口築壩，悉引以入湖，則水積而利益大矣。以上言開河諸湖。運道以徐，竟開河為喉襟，開河以諸泉為本源。泉源修廢，運道之通塞繫焉，可不重邪？泉志紀載詳矣，惜未能紀泉所出及測其穴數大小形狀，以故官夫疏濬，率多虛文，未可考矣。至有堙沒莫知所在者，且泉源四時微盛各殊。大率冬春微，夏秋盛，旱微澇盛。渠流深廣亦不一，必四時遍測而後可驗，迺各紀其方向。在州縣東南西，北或四隅。遠近若千里，保社、村莊。某村莊東四南北若千步。或山谷、或平地、或津泉。穴數、若千穴，大小形狀。如盤、如壺、如酒鐘、如鷄子、如棗、如錢之類。備測泉口成渠之深廣尺寸。自泉流若干步，成渠深廣若干。入汶運之里至遠近。流幾里、合某泉，或入汶、或入運。沿途之渠道堤防，罔不詳備。有無衝決坍塌淤塞盜引。泉者若有所稽，有未盡復者，嗣而求之，備載於志，可免堙沒矣。近傳黃河入運，山東諸泉悉皆堙廢，蓋遠地未始經歷之訛傳也。開河自徐達衛七百里，黃河正德己巳方決沛縣飛雲橋，所濟自沛至徐百餘里爾。嘉靖九年十年間，漸北出孟陽泊泥河口，出穀亭口，所濟自魚臺至徐二百餘里爾。餘猶全資汶泉也。如盡堙，漕運不遂廢邪？泥於近小而忘其遠且大者可乎？惟魚臺滕縣而下，泉源渠道，為黃水淤漫，近雖疏治，而或猶未盡其利爾。嗣而濬之，復其舊矣。齊魯之地多泉，近於東平州詢訪，即得新泉五。第民間病於開渠占地之勞費，匿不肯言爾。凡久旱地潤之處，其下必泉，司泉者能懸以厚賞而逼求之，雖尺寸之水，有益運道矣。漢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歷賦之信然。以上言諸泉，問水集。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五月己未。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李如圭條治河五事。一、任才能以舉泉政。漕河全賴泉水。頃年泉源淤塞。以致泉流微細。宜專設兗州府同知一員管理。一、置閘座以均水利。漕河一帶閘座。隨時增改者多。此盈彼涸。往往稱淺。宜仍舊便。此後必相度得宜。乃聽改作。一、砌閘壩以垂永久。漕河閘壩。類皆土築善崩。宜採石修砌。一、治湖陂以裨運道。山東漕河。固資泉流。而昭陽、南旺、蜀山、馬場、五丈、安山等湖陂。俱受水所。可爲運河之濟。但年久不治。委之無用。甚至湮沒爲害。或被入侵占。宜責令退出。官爲修治。一、嚴稽考以革奸弊。河道銀兩。先年散貯各衙門。遂致那借侵欺。無從查考。宜令所司專聽河道支用。從之。六月丙午。致仕右都御史盛應期卒。應期。吳江縣人。宏治癸丑進士。授主事。歷今官。致仕卒。應期有膽智。遇事敢爲。所至有績效。而殊不理於口。留城新河之濬。實漕道永利。應期創議而撓於浮言。功無成而敗。蓋首事之難如此。九月壬午。戶部等衙門會議漕運事宜。一、議將管理通州郎中。移劄楊村等處地方。每年當仲春秋杪之際。嚴督各該夫老人等。遇有淤淺。卽酌量工力疏濬。候運船到灣。仍詣通惠河提調。其臨清迤南。自東昌以至南旺等閘。應添設主事。專管開河等閘。督令各該官。夫如法啓閉。詔如議行。閏十二月壬子朔。總督漕運周金言。淮安清河口抵瓜。儀四百餘里。乃運道咽喉。其閘座止藉白馬、范光、高郵、邵伯諸湖津派。皆無源之水。往黃河北徙。或由沛縣飛雲橋。或由穀亭鎮流入漕渠。是以沾頭諸閘。頗得其濟。自嘉靖六年後。河流益南。一支入渦河直下長淮。一支仍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

橋一支由趙皮寨出宿遷小河口各入清河口。匯由新莊開入裏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訪諸故老。皆言河自汴來本渾。而渦淮泗清新莊開。正當二水之口。河淮既合。昔之爲沛縣害者。今移淮安矣。興工挑濬。公私勞費。動以萬計。臣甚慮之。竊計新莊口南諸開。一遇水發。必須築壩。及貢使與勢官經過。旋復掘放。恐非長計。請於新莊開更置一渠。約長五丈。立閘三層。重加防護。水發卽三板齊下。貼席封固。雖有滲漏。勢亦微細。而挑浚不難。仍戒管河屬官。毋得營求別差。擅離職業。下工部議可從之。明世宗實錄。

戴鰲字時化。鄆縣人。嘉靖乙未進士。丁酉授工部主事。治徐州洪。洪故有二道。外洪大石獸踞。小者戟列。時時破舟殺人。而內洪則紆迴滯澀。沙石壅闕。不可以舟。又堤岸善崩。齧而窪者大半。公至則殫力經畫。琢其巖巖。碎其礫。直其掩曲。抉其壅塞。以堤以路。延袤二里許。舳艫上下。如履平地。而數十年之害。一旦夷之。督漕大司農約菴周公稱之。張時微撰戴公墓志。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二月乙卯。山東巡撫胡瓚宗奏。青登萊三府舊有元時新河一道。南北距海三百餘里。原設閘座。故跡猶存。惟馬家橋中多頑石。乃元人疏鑿未竟者。今已募夫鑿通。尙有停口窩淺隘淤塞。乞動支官帑開浚。永爲民利。從之。丁卯。覆巡撫順天都御史黨以平奏。薊州運河。自殷留莊大口至舊倉店。淤淺一百十六里。請發椿草銀六百四十兩。糧米五萬石。及時疏濬。詔可。七月丙子。修濬地丘店丁家道口河工完。賞總理河道都御史于湛。巡撫河南都御史易瓚。巡按御史王鎬各銀幣有差。按察司

副使張綸等各陞俸一級。明世宗實錄。

嘉靖十七年。漕運都御史周金奏修寶應一帶堤岸。時工部郎中涂棣、畢鸞、揚州知府朱懷幹、通判涂

相、淮安府同知陳防、協贊成工。南河全考。懷幹字守正。號贊學。歸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歷知思南府。有能聲。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九月壬寅。運糧千戶李顯疏築連河三事。其一謂揚州南自儀真北抵淮安。俱藉寶應范光湖諸水接濟。乃湖南北相去三百里。廣百二十餘里。卒有暴風。漂蕩不測。議於范光湖堤迤東開築月河。以免水患。其一謂北自淮安南至瓜。儀水勢上下相去丈許。惟賴瓜儀二壩關防。先年壩決水衝河道淤淺。宜令瓜洲陳家灣、儀真新城地方。并揚子橋及揚州東關各增一閘。若瓜洲壩衝決。則下陳家灣閘。儀真壩衝決。則下新城閘。如二閘閉水不及。則下揚子橋閘。再不及則下東水關閘。以留水利。其一謂儀真下接揚子橋大江。商舶輻輳。河道壅塞。糧運阻悞。成化年間。嘗令將新城通江舊河疏浚寬廣。亦置一壩。河道疏通。官民稱便。後廢不修。今宜仍前修浚。以裨漕政。上命工部議行。明世宗實錄。

萬表字民望。定遠人。襲世職。歷漕運參將。至南京中軍都督僉書。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興濟。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漫漫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涸易盈。沿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

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防，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尙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以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僱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詰，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賣之羨，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腴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中。且極陳本末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誌之。

集大史濟國集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四月甲戌。總督漕運左都御史周金奏。黃河支流淤塞。徐呂二洪水淺。并鎮江等處河道阻滯。請及時挑浚。以濟糧運。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郭持平。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魏有本各奏。黃河遷徙。大勢自睢州野雞岡至亳州入淮。其由孫繼口并考城縣至丁家道口虞城入徐呂二洪者。十分之二。此運道所關。非特河南一省之責。即今沙淤四十餘里。疏濬之費。動計鉅萬。乞發山東南北直隸椿草夫役銀兩數萬於睢州貯庫協濟。工部議覆從之。已而戶科給事中劉繪奏。黃河大勢南徙。其支派細微。以致徐呂二洪涸淺。有妨運道。乞嚴責河道官疏浚丁家道口等處。及汝濟諸泉。工科左給事中沈良才奏。山東泰安州等處計一百七十六泉。舊設管泉主事并同知等官。邇者視為泛常。以致泉源微細。乞行撫按及管泉主事督率人役。極力浚導。兵科給事中張翼翔奏。黃河南入渦河。經亳州逼近陵寢。乞浚孫繼口等處以濟漕河。並築隄防以止黃河南下。工部覆議。上曰。徐呂二洪阻淺。非尋常挑浚所能通濟。即行漕運河道都御史及撫按督率各官盡心議處以聞。五月丁亥。工科都給事中韓威等劾奏。總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修河半載。尚未成功。給事中林庭舉復奏。持平已報睢州野雞岡孫繼口挑濬新河工完。徐呂二洪糧運無阻。而漕運都御史周金等。又稱桃源宿遷等處淺澀。徐呂水不盈尺。歲運艱難。各相背戾。上乃降持平等俸。因命兵部右侍郎王以旂往督理。以旂遂條陳河道事宜。疏下工部覆議。一。管河官止令專理河道。不得別遣効勞。著績者不問崇卑。一體旌擢。一。河道貯庫及椿草銀兩。并本部事。

例。戶部無礙官銀。俱聽隨宜支用。一、各項船隻。停泊已久。一遇河通。勢必競先。宜申明條約。先儘運船及進鮮黃船發行。餘皆不許撓越。把總等官。無得遲延帶貨。一、國初漕河。惟導徂諸泉及汶泗諸水。至景泰弘治年間。黃河始自至。于時督理大臣。如徐有貞白昂。劉大夏。猶極力排塞。不資以濟運也。以其勢猛水濁。來則衝決。去則淤塞。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耳。今幸黃河南徙。諸閘復舊。其野雞岡新開河道。宜浚山東諸泉入之。以濟徐呂二洪。沛縣南仍築長堤。聚水如閘河制。務在有司利漕運而已。又今之議者。有謂引沁水自武陟而東。至曹州向濟寧出。永通關入運河者。有謂引漕舟由江淮入黃河。達於陽武。陸運百里。入衛河。直達天津通州者。又謂海運固難。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嘗有治開。直達安東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且無險者。此皆今日所當多方講求。擇便而從事者也。上曰。海運迂遠難行。不必妄議生擾。決浚山東諸泉。乃今日要務。其如議行。湖廣布政司右參議方遠宜。請開海運。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命官往治。海運。有旨勿得妄議。方遠宜多言亂謀。姑勿究。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二月辛酉。總督漕運都御史王昺。總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奏。睢州野雞岡。原有支河通徐呂二洪。以資運道。近因黃河衝野雞岡。流渦河。經亳泗。大勢南徙。於是孫繼口遂淤。徐呂二洪水微。而泗州祖陵。鳳陽。白塔。壽春等王墳。水遂歸焉。乞築野雞岡口。挑濬孫繼口。扈運口。李景高口三河。使水勢東行。由蕭。碭。自徐州入運河。以濟二洪。庶運道有利。陵寢無虞。又邳州桃源。河廣流遠。多淺塞處。

乞循依古法築壩撈沙。水流中漕。可無壅滯。疏下工部。覆如其言。詔差工部郎中郭應奎及欽天監官會同撫按官查議勘報。九月庚午。督理河道都御史王以旂疏陳四事。一。漕河仰給山東諸泉。貴以時疏浚。近已會同各官清查舊泉一百七十八處。復開新泉三十一處。俱入河濟運。但恐一失疏濬。尋卽漕塞。主事一員。勢難遍歷。乞分隸各地方守巡兵備等官兼理其事。一。徐呂二洪。爲運道咽喉。山石險峻。非水深數尺。莫能行舟。聞舊曾置閘束水。乞於境山鎮二洪下各建石閘。旁留月河以洩暴水。沙坊等淺。由河廣漫流。更宜築四木壩。武家溝。小河口。石城。匙頭灣諸淺。預置方船以備撈浚。一。漕河兩岸。原有南旺。安山。馬場。昭陽四湖。名爲水櫃。所以匯諸泉濟漕河也。被豪強占種。蓄水不多。而昭陽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國初設湖初意。乞委官清查。添置閘壩斗門。培築堤岸。多開溝渠。浚深河底。以復四櫃。一。黃河南徙。舊口俱塞。惟孫繼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下徐呂二洪。此濟運道之大者。近已俱工挑浚。但黃河變遷無常。難保不復淤塞。乞於本口多開一溝。及時疏濬。庶上流有所受。下流有所洩。而二洪常得接濟矣。疏入工部覆議當從。但以管泉責之有司。事體不一。仍令各部官司之。惟於總督河道官加工部侍郎銜。以便督責。上依擬。仍詔管河官委任。嚴切遵行。永久不許始勤終怠。以隳前功。癸酉。督理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以旂奉命回京。辭免兼官。許之。明世宗實錄

王以旂以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竭。漕舟滯不行。淮安。濟寧兩院以聞。

臺諫諸臣合詞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一員督治。於是公受命兼右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脈。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若干座。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座。河流時匯。漕舸皆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放水灌田成沃壤。官因循而不問。民隱忍而諱言。爲弊頗久。乃公廉實。謂四水櫃復。庶蓄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澀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至今賴焉。事竣。上嘉悅之。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

掌南院。

謝少南撰。官保兵部尚書襄敏王公行狀。旂字士紹。江寧人。正德辛未進士。

以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六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十月辛卯。工部管河郎中歐陽烈奏本。藥店河口及各堤岸衝決。乞加補塞。衛河自臨清抵直沽止。有三減水閘。乞於德州以北。增修減水石壩一座。仍於沿河築攔水月堤。以護河岸。并將天津等衛軍補淺夫。審編正副。逐堤編巡修補。工部議覆從之。明世宗實錄。

都御史丁漭題名記略云。或謂海運由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邱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策。子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修諸臣之功。示諸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備於秦。效尤於元。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為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勝國之所忍於民人也。奈何今日亦忍於民人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為家。又奚惜哉。河防權著載云。公治河。山東全河備考云。嘉靖十六年任。二十四年復任。則是兩任總河矣。題名詔不知作於何年。其意念仁矣。潘公績其語以示後人。見海運之害。若必思有以佐河運之難。莫若萬表言。自淮入渦河。至祥符銅瓦廂。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鑿而通之。直至白河。

則會通河可罷。此策勝於海運多矣。萬表說在前卷。

于湛字瑩中。金壇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右都御史。巡撫陝西。會黃河徙運。道艱阻。總督河道。鑿野雞河九十餘里。以達運河。乞終養。服除。起戶部右侍郎。撫治鄖陽。卒。賜祭葬。祀鄉賢。江南通志。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七月辛未。戶兵二部議覆。巡倉御史阮鶚疏。陳漕運事。宜一天津以北河道。宜令管河郎中。每年三月親詣淺所疏濬。一天津一帶河道。宜分屬巡倉御史管理。一河西務起至石土二壩。宜刻立水則淺深。其起剝多寡。可坐而定議。入從之。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己未。工科右給事中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略謂。邇者河道漕塞。深妨國計。聞之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高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巡海副使王獻憫。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管按元遺跡。鑿馬壕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蓄洩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湖。以濟水道。見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底麻灣。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底天津。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以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餘里。各有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諸流可引。其淤塞未通。宜量加浚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浚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工以開其二。今之用工。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乞選才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亟為修舉。疏入。工部覆行所在。撫按詳議。具奏報可。明世宗實錄。

是年大水衛河決。工部員外郎周思兼督衆築塞之。北河隸

連鑛字伯金。永年人。嘉靖丙戌進士。辛亥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總理河道。是歲樹雨。運堤衝潰。阻後幫四千七百餘艘。公自濟趨邳。極力疏通。至十一月而悉就下流矣。上疏曰。北河張秋。濟寧地高。而水易涸。患在春月。故啓泉門以濟之。南河自徐州小浮橋引清河以濟運。而清淮一帶。橫流浩蕩。犯之尤難。必春夏未盛之前可循也。運早過淮。則南河免泛濫之憂。北河當順利之勢。識者皆以爲確論。因請造運船補軍夫。先時徵兌。早督過淮。挑浚新莊等閘。以爲來春運地。王子上命以原職。總督漕運。兼撫治鳳陽等處。是歲五月。運即過淮矣。六月雨決新安房村。復阻後幫二千餘艘。公往來二地之間。至十月而運事亦竣。因請疏治房村淤塞。及浚黃河下流。使循故道。公始至淮。實漲水殘傷之後。蕭徐邳宿。匯爲巨川。百姓轉死劫掠者不可勝數。公奏蠲夏稅秋糧。發粟振饑。使民應募河工。水落田出。則示有司給牛種勸樹畜。而淮徐之間。稍休息矣。去之日。疾作於途。卒於家。郭鑿作連公神道碑。

陳茂禮字履卿。慈谿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壬子河決。徐邳漕運阻塞。言官議開膠萊新河。通南北海道。天子下其議。時當道方憂徐邳。幸海運或可必行。大司空請以茂禮往視可否。茂禮歷膠萊。觀南北所謂海道者。上議曰。石礦旣難開鑿。而絕無他泉可引。通舟必須穿引海水。非掘地十餘丈不可。且航海必須更造海船。而海寇方出沒。諸利害。有難逆視。至於工鉅之難成。又其小者。於是議寢。省

大司農金錢以億萬計。兩浙名賢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二月甲戌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條陳治河事宜一酌挑濬之法以濟新運謂徐州以上河道淤塞宜借撥驛遞夫役及山東河南淮揚羨餘銀兩以助河工一開新河之利以備非常謂自膠州由新河以達滄州僅百七十里中間不通者惟分水嶺十五里耳宜疏鑿新河以省漕運之費工部請下所司勘處報可十二月辛丑漕河工完詔陞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曾鈞為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視職如故仍令禮部祭告河神。明世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趨東北段家口則分六股為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皆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壑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為龍溝毋河梁樓溝胡店溝亦從小浮橋入洪。續文獻通考。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丁巳議開膠萊新河遣雲南道監察御史何廷鈺賈敷視之五月戊午巡按山西御史宋儀望請疏桑乾河通宣大糧餉言桑乾河發源於金龍池下壘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入盧溝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宣府則黑龍灣有石崖頗險其險與亂石不越四五十里水淺處亦深二三尺誠疏鑿之為力甚易當時撫臣侯鉞嘗駕小舟至懷來過卜村踰黑龍灣坦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三十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河足便漕有明徵矣時朝廷新行空運之法山谷崎嶇

率三十石而致一石。部臣謀所以易之，未得其便。及儀望疏下兵部，任其可行，且稱都御史趙錦嘗使人從桑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若稍加疏鑿，不惟通漕，且因可以捍虜。詔會工部計之。工部謂遠河重役，請俟詳勘舉行，遂報罷。六月壬申，詔復設管河郎中一員於江南，既而罷之。初，漕運侍郎鄭曉奏糧船過淮愆期，皆坐鎮江以南內河淤阻之故，乞特遣一部臣督帥有司疏通河道。章下工部，議以爲便。從之。吏部因言江南舊有水利郎中一員，兼管鎮江運道，後因權輕，不便鈐轄，乃以其事專責之巡撫。今復設部官，他日又將以爲不便矣。上曰：管河郎中既有前旨裁革，罷勿遣。其經理河道事宜，仍責成巡撫如故。七月丙午，以久雨通惠河水溢，命有司修築閘壩堤岸。

明世宗實錄。宋儀望請開桑乾。時司馬森約言河成便漕。兼制敵騎。司空歐陽必進言。道

遠役重。遂報罷。兩人意見之不同如此。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癸酉朔，罷開膠萊河議。先是御史何廷鈺請疏濬新河，詔遣廷鈺往會山東撫按官勘報。至是言膠萊新河一帶係元人已開故道，特因馬家壩南北長四里，內有石岡，難鑿而止。前海道副使王獻曾鳩工聚財，焚以烈火，鑿通此濠，隨於分水嶺南北河道併力挑濬，設立閘座八處。工已十之三四，尋以本官遷去，工竟未就。即今此濠舊迹猶存，特兩岸沙土日久頽下，遂致淤塞，挑濬亦不甚難。至於分水嶺地本高阜，故白河之水至此分流，然度其地勢終不甚峻，今在南者爲積沙所淤，水惟北流。若加開濬深廣，中間雖有礪碣灘諸石，亦是人力可施。司道諸臣稱舊估二百七十餘萬，恐必有增減。

其委官通判羅士賢等所估亦稱一百六十萬兩。臣雖心計不足，竊欲估如士賢所擬數三分之一。歲給一分，年終總掣工費幾何，而次歲固可定矣。其通海一節，則中間地勢既高，若必使兩潮兩接，須濬深及八九丈，恐海濱之地，鑿下數尺，水泉溢出，人無所置足，勢必難成，而所費真不下數百萬矣。計惟一意引河，添設上下閘座，疏理各處泉源，隨宜因勢而爲之，雖未免重費，而視鑿通兩河，猶爲稍省。第現河之流，不雨卽涸，而白河其流亦微，遇夏秋水泛，則二河自合，而沙恆多，其膠河無沙，視現白河源亦稍盛。顧又在分嶺以北，不達於南，張魯河雖無源，而中有泉，亦必從東都泊之地引之，計二十餘里，然後可通。沽河水勢大，而沙尤多，若於吳家口閘之下，因小派而引之，可以濟南行之水，但恐沙隨水走，河益深淤，蓋新河原係人力所開，南北俱潮水所入之地，惟其勢不甚峻，故水泛不甚衝決，而水因潮逆，則沙雖隨水泛而流，亦因水緩而停，必須歲歲挑浚而後可。此司道諸臣所慮泉源不足者，臣意於疏理之時，廣加尋引，而於王副使所設八閘，如陳村楊圈已損壞者，與而葺之，其餘完存者，添而修之，及膠河等處之口，亦添設小閘，大約共計大小十三四座，所增既密，啓閉以時，自足濟用。若猶慮水微閘小，不足恃，則如委官築壩之說，亦可儲蓄不洩，諸臣乃復慮山水驟發衝激之虞，及出入河海船隻掣剝，慮患計費，至此可謂纖悉無遺矣。至於南北兩海，臣備查博訪，知之頗悉，在北者無風可以箝行，南自淮安海口，由雲梯關至馬家濠，風便不過三四日之程，中有鶯遊山，可以灣避，又沿海崖一路，係行鹽地方，少加疏達，而行尤爲穩便。

且新河南北迂迴。計二百四十餘里。俱挑深廣。爲力固難。然不計工費而爲之。則亦無不可成者。其所難者。如諸臣之慮。所引泉源。恐或未足。歲加挑濬。其費不窮。兼之此時南北兵革未寧。而近日災傷尤異常。時工役。今且暫停。此役一興。雖假以三年之從容。亦須每歲給以銀兩五十餘萬。當此財力絀乏之時。何從出辦。又況開河建閘。所費已百萬以上之財。而三四次轉剝。必須多造船隻。費益無所出。東土窮荒。公私俱竭。此河若開。又必循會通河設官。編夫體例。方可永久通行。不無愈增虧損。此則又當相時審力而處之者也。乞下工部酌其行止焉。得旨報罷。丙子。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都御史楊博。疏請開密雲白河。以濟糧運。於楊莊地方築塞新口。使白河之故道疏通。與海潮之水合而爲一。仍於密雲城西。修築泊岸。以防城墉崩塌之患。從之。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又由礪山趨郭貫樓。析爲五支。出小浮橋。會

徐州洪。明會典。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先是巡撫遼東都御史侯汝諒。以遼東大饑。議開山東之登萊。北直隸之天津二海道。轉粟入遼陽。部臣以海道迂險。行令覆勘。既而汝諒勸上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達遼陽中間。若曹泊店。月沱。桑陀。美女墳。桃花島。咸可灣泊。各相去不過四五十里。可免風波盜賊之虞。請動支該鎮賑濟銀五千兩。造船二百艘。約每舟可容粟一百五十石。委

官督發至天津通河等處招商販運仍令彼此覺察不許夾帶私貨下戶部議覆據勘天津海道路近而事便當如議行第造船止須一百艘令與彼中島船相兼載運其登萊海道姑勿輕議以啓後患從之

宗實
條

嘉靖中河道都御史王廷奏略曰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既已成績乃建議請設水櫃以濟漕渠在汶上曰南旺河在東平曰安山湖在濟寧曰馬場湖在沛縣曰昭陽湖名爲四水櫃水櫃卽湖也非湖之外別有水櫃也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啓閉故問刑條例一款凡故決盜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蜀山湖安山積水湖各隄岸爲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係軍調發邊衛各充軍此見在條例可考仰測累朝嚴禁之意豈不知各湖可獨以與民以取征賦之入哉蓋以利有大於此慮有遠於此者不可以小害大以近妨遠也昔人云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者正今日湖地之謂耳臣近巡歷泰安寧陽等處竊見漕河所資止泰山諸泉自新泰萊蕪等縣經流汶上故曰汶河雖以河名而實諸泉之委匯也然諸泉之水濬則流不濬則伏雨則盛不雨則微故汶河至南旺分流南北則水勢益小非有閘座以時蓄洩則其涸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而阿城七級之間如置水堂坳之上舟膠而不可行非借安山等湖之水以濟縫挽卽進鮮船隻亦不能依限入京矣故宋禮諸臣議設水櫃者誠有見於此耳計今一百六七十年爲國家久長之利豈其微哉今四湖

俱在。而昭陽湖因先年黃河水漲。平漫如掌。已議召佃。而安山南旺二湖。不知何時被人盜決。盜種。認納籽粒。以致河乾水少。民又於安山湖內。復置小水櫃。以免淹漫。遂致運道枯澀。漕輓不通。嘉靖十二三等年。加以黃河南徙。兩洪水澀。其時在朝諸臣。講海運則迷失其故道。修膠萊河。又徒費而不成。上厘皇上宵旰之憂。敕遣兵部侍郎王以旂。往視漕河。并爲經理。以旂至此。訪究弊端。建議修復官河築堤岸。建水門閘座。以圖永久。素嘗盜種盜決之民。盡行問遣驅逐。不許佃種。以啓弊端。題奏欽依施行。迄今漕河無阻。然自官湖議復後。而東平汶上之民。垂涎湖地。何嘗一日忘情哉。今據各官開報之數。湖中水落。露出高阜地土。止四百四十三頃。非不可以召人佃種。但成事不可破。巨方不可開。且小民奸頑日甚。惟欲利己。罔知國法。頃者議復官湖。已嘗懲創。恬不知畏。若再奉例召令佃種。辦籽粒。則將一家開報數名。占種不計頃畝。遇水發入湖。恐傷禾稼。必盡決堤防。以滿其望。是所名水櫃者。將來爲一望禾黍之場耳。而漕河何所賴哉。今山東地方。鄒滕沂費泰安等州縣。卽東平汶上之間。拋荒地土。不知幾千百萬頃。卽安山湖外荒地。亦不知幾千百頃。而東平汶上之民。必欲舍彼而就此者。以民田納糧。養馬當差。寧拋荒而不顧湖地。止認納籽粒。更無別差期。必種而後已。況未必皆貧困之民也。昔東平民會以安山湖地。投獻德府。隱占地畝。莫能誰何。後被查出。方歸於湖。且安山湖舊稱延袤百里。今止量七十三里。以此推之。寧望其辦納籽粒。保全河堤耶。今據郎中汪泓。主事陳南金。嘉靖三十六年任。並見山東

全河備考 召納過人數計算。每畝照今例五分。止得銀六百兩有奇。若盡湖中高阜地。止得二千二百兩有奇。亦非有大利也。今每年河漕轉輸四百萬石之外。輸將於京師者。又不知幾千百萬焉。則其利孰多孰寡。而京儲與邊餉。孰重孰輕。此不較而知也。萬一河水告竭。漕河失利。臣恐所得不償所失。而其爲費。又不知其幾。往年山東議開膠州河。布政司卽議費銀六十萬兩。又未必其能成也。今之欲種河地者。乃倡爲水入而不能出之說。臣近親歷各湖。湖高於河。殆六七尺。春夏水涸。每借各河之水。以濟河漕。況各湖原設水車。各三百五十輛。若遇盛旱。亦令車水以濟。奚謂入而不出乎。臣又覽觀地勢。詢訪民謠。湖櫃之設。不但漕河有利。而庶民亦有賴焉。蓋泰山以西。地漸窪下。夏秋水發。俱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水泊之亂。今東平去梁山不遠。而水旣入湖。湖外皆納糧民田也。若堤防稍廢。則水將漫衍淹沒。而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又成巨浸矣。是所利者。止數百家。而所害者。將幾千百萬家及數州縣也。事有召釁。法有啓奸。不尤可慮乎。此就其害於下者言之耳。若湖廢河乾。漕運不通。其所關係尤重且大。又不可不深慮也。北河櫃記

山東水櫃。原以蓄洩濟運。遇有淤淺。卽當開浚深通。復其舊界。無如濱水之民。貪利占佃。庸吏概令墾科。水櫃盡變民田。以致潦則水無所歸。汎濫爲災。旱則水無所積。運河龜拆。大爲公私之害。不獨山東爲然。如淮北之射陽湖。江南之開家湖。皆水櫃也。今盡行墾科。蓄洩無繇。官民交困。爲水官者。有能知

其所以然之故乎。或曰：然則陞科不可行歟。曰：陞科原爲朝廷增賦，才吏之所爲也。而於濟運之處，獨不可明成化中杜謙以工部侍郎行河，自通州抵淮揚，相地勢，去淤塞，復水櫃，導泉源，修閘壩，河乃復舊。此十五字，誠爲治河司運者之要訣矣。匪但水櫃卽黃河，淤灘亦不可陞科。昔高御史明曰：河徒無常，稅糧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額，民何以堪。旨哉言乎。或曰：然則將聽其棄爲汙萊歟。曰：此又不可。不若仍爲官地，責令汛官廣植榆柳蘆葦之類，歲收其材，以爲河工之料，不亦利乎。夫陞科之法，斷不可行於兩河之間，其爲利甚小，而其爲害甚大也。鄭元慶今水學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壬辰，大同巡撫李文進奏：大同邊儲缺乏，米價翔貴，乞開桑乾河以通運道。自大同縣古定橋至盧溝橋務里村，水運五節，計程七百二十七里。陸運二節，計程八十八里。總該造船二百六十隻，置贏三百五十頭，夫役一千三百四十餘人，官十九員。春秋二運，可得米二萬五千餘石，日久大通貿易，寢廣公私俱利。又盧溝迤南達天津，另造淺船運米百石者，改小灘兌運。由天津逕達蘆溝橋務里村交兌，尤爲省便。仍乞做通惠事例於務里村、青白口等八處建公廩倉廩，以備撥運堆積。工部議覆：本河不係長河，泛溢則迅激難制，乾涸則一葦不通。又多山石阻礙，每議輒止。今撫臣既有成畫，當令如議舉行。如有窒礙，亦當從實奏罷。上從部議。明世宗實錄。

徐九思，貴溪人。歷工部郎中，治張秋河道。漕河與鹽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則泛濫爲田患。九思議築

減水橋於沙灣。俾二水相通。漕河溢則有所洩。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於涸。工成遂爲永利。遷高州知府。明史稿。

嘉靖四十三年。高郵河堤議用石。河道都御史陳堯謂石取道遠。而河勢薄。不至嚙。多樹木。隔以板菱。土實之。費率省半。及萬曆中。卒易以石。費不貲。於隄不足有無。大半實用事者。囊余親見之。如椿木。估用杉。則以堤楊代之。採石不及十一。而賦民輸辦。凡中戶以下。階砌及市塵石塊。無得免者。零星湊成。不久卽潰。湧糧小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七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郭賁樓淤。遂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湖。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溢於徐。命官往治。乃接六年所鑿故跡。役夫浚之。爲南陽新河。又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又提馬家橋。遏河流之出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唯茶城時有淺阻。明會典

是年秋七月。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東行躡漕。入昭陽湖。泛濫。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徐邳。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鳩工未半。爲異議所阻。至是漕湮。以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濬鑿。衡與僉都御史潘季馴。尋應期所開故道。以爲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役丁夫九萬餘。八月而成。而水始南趨秦溝。

明紀事本末

是年總河朱衡奏略。臣初至沛縣。乘舟徧歷黃水。無處不漫。獨南陽河口。直抵留城一帶。黃水少浸。先年曾挑間類河形。臣於彼時。竊已在念。猶冀水消工畢。再行詳勘處理。詎意運河漫水未消。黃河又難

分導。則於此地。應亟勘理。臣卽與河道都御史孫慎、漕運都御史馬森、山東巡撫戶部左侍郎霍冀、河南巡撫戶部右侍郎遲鳳翔、又委郎中程道東、主事李汝、吳善言、王纘宗、副使梁夢龍、徐節、張任、胡溥、參政熊樸、僉事劉贊等。前往南陽留城一帶相勘。隨據道東等呈稱。遵依踏勘南陽闡起。至留城一帶新河。計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先年曾挑。間類河形。須加創挑。方可成河。隨委鄒縣知縣章時鸞、濟寧衛指揮李肇芳等。卽日帶領吏書。及慣熟知地人等。勘得上自南陽闡起。至新莊橋六十里。下自滿家橋起。至留城四十里。中段新莊橋至滿家橋四十里。尙未成河。合用人工挑挖。方可通水。又勘得三河口沙河一道。每年山水大發。應築壩堵塞。爲防水患。東有薛河。中有趕牛溝。上自山東滕縣關橋諸泉發源。水向西行。出金溝。今議於兩岸築壩二道。引水入河接濟。共算挑土三十四萬九百一十方。該用夫六十八萬一千八百二十工。又勘得地形。北高南下。水易傾洩。合於沙河兩崖等處。建閘六座。修築兩崖堤岸。及打壩補塞缺口。爲照國家重務。莫切於漕運。妨運莫重於黃水。黃水之性湍激浩蕩。難以禦治。卽或治之。而工費不貲。況其變遷無常。屢爲運害。如嘉靖六年。決於沛縣。十三年。決於魚臺縣。皆旋挑旋淤。迄無成績。今歲黃水復決徐沛。汎溢運河。淤連百里。至今水尙未消。工難措手。驚傷於中。莫知爲計。蒙委徧歷踏勘。看得此地兩岸形高。土俱堅實。三十餘年。黃水不侵。雖今歲水勢瀾漫。亦未侵及。泥河路徑直。挽輸更便。成功以後。可保無虞。實天留此。以貽國家億萬年通漕之利者也。臣看得

黃河上源，既難分導，水勢散漫，不能施工。雖河坡之水暫藉行舟，然乾涸無常，終不可恃。來歲糧運，實切隱憂。反覆思維，計無所出。所據勘議，開通新河，以便轉漕，委宜亟處。臣卽與河道都御史等前往南陽、留城一帶，看得此處地遠，黃水可免侵淤，人力堪施，開挑成河，不惟近可以濟來歲之運，而又遠可以垂無疆之休。此實我皇上至德潛孚，精誠昭格，天啓其機，地顯其靈，載觀人情，僉謀允協。臣願督率羣工，於此効力，務期一勞永逸，少申微臣體國之念，以仰答皇上知遇之恩。北河續記

舊河自南越沛縣，上中下沽頭等閘處，今淤平。是年黃河水異常，郭賁樓淤平，全河逆行汎濫。自沙河至徐州全河，俱入北股。至曹縣棠林集以下，向北分二股，南一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一股遶豐縣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汪洋入運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達徐。南河全考

黃河泛徐州，將溜溝以上運河淤，凡一百六十餘丈。以下淤七十餘丈。又自境山至茶城五里許，小閘至沛金溝口一十三里許，俱淤。其沛縣黃河亦徑衝魯村淺西岸，循謝家莊至上閘上淺，仍東北衝，由三教灣一帶一十五里，盡淤。乃以朱衡爲工部尚書，往治河。衡議開南陽口至留城一帶新河，以備運道。又開留城口至白洋淺一帶舊河，以接新河。費銀四萬有奇，粟三萬有奇。功猶未就，言官劾奏衡等，乃濬自南陽口至仲家口，俱底績，可行舟。但三河口至夏村口二十餘里微淺澀，是年六月，黃河水發。

遂決長堤二百餘丈其所挑舊河與沽頭開數里復淤百中橋至留城一帶新河堤又決百十餘丈及

留城至白洋淺運河仍淤言官復劾奏

通漕類編

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嘉靖甲午舉於鄉知鄒縣時河淤漕阻天子遣尙書朱公衡經理其事令沿河

官集議公首創開南陽新河用其策底績論功升兗州同知仍管河務隆慶六年九月用給事中維遵

薦陞河南按察司副使督築黃河南堤往來相視不避風雨舟居經年遂中濕以病乞歸

陳頤正撰事公墓志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二月辛巳遣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往勘河工時尙書朱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於呂孟等湖以防隕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獨以爲新河土淺泉湧勞費不貲不如濬留城故道由是與衡有隙衡持前疏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命者用重法繩之時浮議籍籍有謂衡違衆自用故與難成之役以要功者有謂衡擅用腰斬截髮之刑致死萬餘人者給事中鄭欽信之上疏言狀工部覆非常之功怨謗易起請遣官勘視問新河與舊河孰便然後議衡功罪報可三月己未詔開新河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奉詔至沛縣勘河工還上言舊河之難復有五黃河全徙必殺上流如新集龐家屯趙家圈等處然以不貲之財而投之於河流已棄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爲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餘里囊裳無路十萬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淖陷築岸則無土且南塞則北濬四也夏秋潰潦大降濬後難保不淤五也新河內多舊堤高埠黃水難侵開鑿之費視舊河爲省且可遠將來

潰決之患。故尙書朱衡。任其必可開。開成運道必利。而議者見謂難成。亦有三焉。一以夏村迤北十六七里。地高恐難接水。然地勢北高南低。大約止深二丈。一照水平加深。夫何患水淺。一以三河口積沙深厚。水勢湍急。不無滯阻。然旣建壩攔截。或用石包砌。每歲挑淺如例。夫何患沙壅。一以馬家橋兩岸築堤五里。微山取土不便。又水口投壩。勢必不堅。恐難經久。然此亦在委任得人。培築高厚。無必不可措力之理。臣又觀居民之情。在新河者。則稱新河可開。在舊河者。則執舊河可復。皆爲市廛之私。非爲國家運道計也。夫天下之事。勢窮則變。變則通。沛縣河患至此極矣。往時舊河淤塞未深。都御史盛應期開新河。垂成而廢。至今惜之。今黃水異常。伏漕無日。尙可溺於人情安土。而不爲通變之謀哉。故臣斷以爲開新河便。宜如衡言。開新河而不全棄舊河。宜如季馴言。疏入下工部會廷臣議。俱合上意。乃決詔。勒限開新河。仍不得藉口速成。苟且完事。七月戊午。始通天津海運。轉漕永平。諸軍永平。自庚戌邊患後。燕河石門二路。所增主客兵餉。歲計三十萬石有餘。而該郡土境。歲收不給。稍稍水旱。水陸絕無商販。全恃空運。前巡撫都御史溫景葵。遂倡通漕之議。會以疾去。詔繼任都御史耿隨朝。勘奏。及是勘上。該郡有青灤二河。青河爲工鉅。不可開。灤河自永平西門外。經流一百五十四里。至紀各莊入海。自紀各莊至天津。衛四百二十六里。悉並岸行舟。中間開洋。僅一百二十里。沿途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流遇風。可以引避。宜於紀各莊。修建倉廩。自天津漕粟。於此卸圍。轉載小舟。由灤河達之永平。永豐倉。力半功倍。可爲左輔永利。部

覆報可。自是每歲通漕。省國帑十二。濼東諸邑。漸稱饒阜云。九月庚戌。新河工成。工科都給事中王元春。以新河未通。劾奏總理河道。工部尙書朱衡。倖功欲速。無爲國計長久。意宜罷黜。因請訪求元人海運故道。初衡議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凡一百九十四里有奇。八月間。工垂成矣。祇餘十餘里未通。值黃河暴漲。堤岸有潰決者。於是朝議紛紛。謂新河必不可成。元春及給事中何起鳴。御史黃襄等。成請亟罷衡。起鳴初主新河之議者。至是亦自變其說。疏俱下部覆。而衡與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新河工告成。言大幫運。由境山進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隨處河水通滿。堤岸坦平。並無闕阻。於是羣闕寂然。吏工二部乃覆諸巨疏。謂河工既有成績。衡宜留用。令會同季馴悉心料理。以圖永久。從之。十月己未。詔濬豐潤縣環香河。轉運太平等寨軍餉。從順天巡按御史鮑承蔭奏也。河濬自成化間。設豐盈倉於該縣。舟運粟十萬餘石。貯之以便東路官軍支給。倉廢及所設官攢具存。乃河道墮廢。舟楫不通久矣。近歲薊鎮警報日棘。其太平寨一路。主客兵餉。俱赴薊州關。領如喜峯三屯等處。遠者至四五百里。公私俱稱不便。承蔭乃查復舊河運道。仍於北徐莊。張官屯。鴉鴻橋。設三閘以瀦水云。明世宗實錄。

公念新渠在昭陽湖之東。河卽橫決。得湖而止。勢必不來。規以爲渠。宜無河患。乃決策奏請。有詔從尙書畫。公廬於河旁。晝夜調度。目不交睫。手不停書。六月正午。去蓋立堤上。汗流被面。或深夜風雨。單車小舸。出入波濤。衣帷濕裂。又其時役夫多疾。公親行其中。問疾施藥。與同甘苦。吏人戴其恩義。有流涕

者聚衆十餘萬。竟無他虞。其明年丙寅。功且就緒。諸故河堤。市人以渠他徙。賈販不通。流言新渠不便。上命都諫何公起鳴往視。還奏故渠難復者五。詔如初議。明年渠成。萬艘流通。頌聲大著。上嘉其功。賦詩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諸臣。方議爵公。而龍馭上升矣。穆廟登極。晉太子少保。加一品秩。留經理漕河。

事宜。又闢歲。河渠大備。屬大司空缺。召還掌部事。

子慎行。撰鎮山朱公行狀。衡字士平。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

明穆宗隆慶元年。正月辛未。吏科給事中何起鳴言。按會典沿河開壩。每三處設御史一員。主價運。今宜復國初之舊。於南直隸浙江杭嘉湖。添差御史一員。給之敕書。令其專理漕運。其濟寧以南河道。舊屬兩淮巡鹽御史帶管者。并以委之。鹽兌時。則巡歷淮安以南。水盛時。則巡歷徐州以北。此河道漕運可兼攝。而並舉者也。戶部覆奏從之。四月丁未。工部覆御史李惟觀奏。言城河開壩工程。宜定爲規制。三歲一舉。用省積久浩大之費。廣源青龍二閘。相去密邇。宜令閘官兼攝。并太原派閘夫之一。從之。五月己未。河工成。先是黃河決新集龐家屯等處。汎濫徐沛間。故道沮洳。不可復浚。尙書朱衡議從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及東南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鑿河形在焉。又其地高阜。黃河卽至昭陽湖。不能復東。乃鑿舊渠。因深廣之。引鉛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堤。遏河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八。減水閘二十。爲壩十有二。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堤三十里。已而鑿黃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爲支河。

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由是運道遂通。癸亥總河尙書朱衡言。河工告成。宜分官督理黃河。上自曹縣。直抵豐縣堤界。新河自南陽起。至宋家口。可屬之山東驛傳道。自宋家口而南及黃河。自豐縣堤界而南。可屬之徐州兵備道。其預防黃河繕理新河事宜。皆聽計畫。合用夫力。黃河得調。閘溜淺夫。新河得調。曹單等縣堤夫。互相協助。其扣貯山東漕河徭夫工食。及河道銀兩。有事許呈請支費。諸管河官員。悉聽二道委用。又請於曹縣上下築縷水壩。修埽臺以防秋水衝決之患。其工費於兩淮工本銀。及山東河南料價支給。上皆從之。詔運船過臨清。免其帶磚。以漕軍重困也。甲子。總理河道尙書朱衡條議新河應舉事宜。一。改移官夫。議以舊河謝溝等八閘官夫。改撥新河留城、馬家橋、滿家橋、夏村、宋家口、楊莊、西柳莊、西馬家口八閘應役。其沛縣宋家口。北入山東界中。宜割屬濟寧主事。滕縣西柳莊。南入直隸界中。宜割屬沽頭主事。各提調兌管。以便約束。一。建設堤夫。議以新河南自留城至佃戶屯。北自南陽至新莊橋。新築堤岸。及三河口壩堰。俱建舖設夫。防護修理。即以舊河堤夫充役。一。查復淺夫。議以三河口及留城以南至梁山。皆有沙淺。其淺夫除防守堤壩外。俱應留用。仍如南旺事例。三年兩挑。與南河徭夫。并力開濬。一。改移驛遞。議移沛縣泗亭驛遞運所於三河口。山東河橋驛谷亭遞運所於南陽沛縣。夫廠於河口。令豐蕭等縣協濟如故。一分定職掌。議自宋家口以南。至白洋淺。屬南河郎中督理。自宋家口以北。屬北河郎中督理。各州縣掌印管河等官。悉聽察舉。其沽頭分司。移建夏村。徐州沛縣。魚臺管河。

官移駐瀕河，以便巡視。一申明漕規，議令徐淮臨德管倉主事嚴限催督運船，查革私載遷延，希圖寄囤等弊。一蠲免稅糧，議新河獨山等處水占地土，免其租稅，及南陽一帶積水之地，立法淤水，以濟運道。上皆從之。癸未，修理普濟閘，以河水衝溢也。六月乙酉，新河鮎魚口等處山水暴決，漂沒運船數百隻，人民溺死無算。乙未，修理河西務馬營道口等處堤岸，以水災衝決也。丙申，敕治河功加工部尙書朱衡太子少保，仍陞俸一級。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季馴爲右副都御史，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候四品京堂缺推用。先後經理河道漕運，都御史馬森、霍冀、遲鳳翔、張瀚、孫慎、冀練、洪朝選、孟養性，先後巡按御史尙德恆、蘇朝宗、韓若恩、孫丕揚、孫以仁、李文績、管河郎中程道東、員外郎游季勳、主事陳楠、李承緒、吳善言、副使徐節、原任參政熊梓、副使梁夢龍、胡湧、郎中李汶等主事唐練等，各資銀幣有差。丙午，御史劉翹奏北直隸武清縣等處山東汶上縣等處水災異常，壞漕河堤岸橋閘，及民間廬舍田禾甚衆，請下撫按官查勘蠲賑。章下所司。八月癸未朔，工科左給事中吳時來言：臣屬者從漕河來睹，記治河之事，弊在議論繁而要實未審也。其甚者，惟新河三難之說。臣請得而解之。夫黃河運河，故道難復，無論已。乃今新河以三難稱者，豈不以馬家橋易淺、沙河易淤、薛河易衝爲患哉？臣以爲此患在委耳。源之不通，委將安屬？故治源者急也。夫新河與青原山至近也，而東竟以南費嶧鄒滕之水注焉，以一堤而捍羣流，又當大山瀉下之勢，與素號淤水之區，能保其不潰乎？故疏濬分殺之謀宜豫也。夏村迤邐數十里，地勢

居高必導水於薛河。非開支河引薛河上流。以分其派。及三河口鮎魚泉諸地。鑿口築堤。益以啓閉之關。能免衝決淤塞之虞乎。故蓄洩之計宜慎也。願自今以河渠事。命憲臣一人與藩臬之佐一人專之。罷濟沽南旺。部臣之分理者。上然其言。命尙書朱衡計處以聞。甲申。南京工科給事中張應治等言。近日三河口之決。以新渠地高。不能受洩。泗滕薛諸水。故一遇霖雨。至於潰溢。而工部尙書朱衡。故多大言。功不補患。昔旣棄彼三河。而爲大河波及之區。今又穴此一溝。而萃全亮合流之水。咎有所歸。宜加剴治。得旨降衡俸一級。仍令悉心經理。以圖後效。十月。總河尙書朱衡。請於東郡開支河三道。以洩河流。又於東郡之上。別開支河。歷東倉橋。以達百中橋。鑿豸裏浦諸處爲渠。使水入赤山湖。繇之以歸呂孟湖。下景山而去。至沙河。水築壩於支河之下。令水繇此以出鮎魚泉。而於泉之對河。開塘築堤。以納其流。而殺其勢。因言楊莊。南陽。佃戶屯。留城諸閘。或宜改建。或宜修理。俱必不可已之工。而有司多不得人。如徐州守鄒臣。督建爲馬家橋閘。旋就傾圮。宜重懲之。上從其言。下撫臣巡按御史按問。且誠治河官以實心幹理。毋蹈前轍。己丑。工科都給事中馬成能言。臣從新河所來。相度南北地勢。可慮者有三。一新河自南陽而下。至鮎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以平流積滯之故。漫溢四野。致奪樹藝之地。又諸閘半就淹沒。而長堤崩潰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者也。一三河匯萬流以西注。旣湍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高屋建瓴。衝擊彌甚。故泥沙填壅之區。滂則懼衝。旱則懼淺。此中流之患可慮者也。一夏村以南諸閘。水勢高下相懸。

幾及一丈。啓閉之節。蓄洩爲難。此下流之患可慮者也。以上三患。皆緣三河上下。地既居高。水復平衍。雖目前告成。宜逆爲未然之備。上以其疏示尙書朱衡。令熟計以聞。明穆宗實錄。

按三河口。在滕縣西南五十里。以上源薛河。沙河。趕牛溝三處之水。俱由此會。故謂之三河口。本年三河口復淤。乃於薛河則築王家口壩。豸裏溝等壩。開支河引水。由呂孟湖。出地浜溝。於沙河則築皇輔等壩。開支河引水。會趙溝等泉。出滿家湖坡。入南陽湖。建閘九座。一名利建。屬北河。其珠梅以南八閘。

屬夏鎮壩十三處。又薛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堤三十餘里。減水閘一十四座。南河全考。

明穆宗隆慶二年十月庚辰。總河尙書朱衡奏言。黃甫。東邵。宋家口。王家口。至豸裏溝。續挑支河四處。皆係納糧民地。乞行履畝除豁。或將昭陽湖官地。及淤平舊渠。償之人夫。量免雜差一年。又近河州縣勞役三載。如山東之濟寧。滕。嶧。魚臺。滋陽。鄒。平。陰。鉅野。宜分派靜德等州。闊布。東平等州。存留米一二年。而南直隸之徐。邳。沛三州縣。亦宜寬恤。部覆從之。癸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蒙詔。條議四事。一河工既成。請悉按民田。受患者。獨山以南。自湖陵城至回回墓。薛河新改支河。自王家口至呂孟湖。宜設法開導。使水有所歸。不重爲民害。其三河壩堰。功緒初成。當倍加葺濬。預爲久遠之謀。一寶應湖。風濤叵測。往往有沉覆之虞。宜如高郵康濟河故事。別鑿一河。以近隄民田爲之。使之計畝受值。免其征稅。一高郵康濟河故有木匣涵洞。相旱滂爲啓閉之節。今歲久浸廢。加之節年大水。衝齧內外堤。僅如一線。宜及其未敗。以次

經理。一徐呂二洪相距二舍。事務可以兼攝。宜罷徐州部使。令呂梁分司總之。且汰各閭官夫之虛設者。工部覆奏。詔如議行。已而工科都給事中孫枝言。比來江淮諸郡蕭然。煩費不任興作。卽欲如詔議開寶應越河以避險阻。亦當俟國用少裕。徐爲之圖。上是之。明穆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八

運河水

明穆宗隆慶三年三月戊辰。裁革山東利建魯橋。棗林新閘。師家莊各閘官一員。及各處閘夫。溜夫。泉壩夫。淺鋪夫。停役夫。共六千餘名。時新渠既成。都御史翁大立乃建議。請裁完費。以便民。而尙書朱衡上其奏曰。今運河自魚沛一帶。乃元人故道。而我成祖命先臣宋禮濬治之。於時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視徐州境山。山頂相準。北高南下。懸至三十丈。故魯橋閘以南。稍啓立涸。自徐州至濟寧。往往待水。須半月始達。雖屢議增閘添夫。猶不免膠淺之患。蓋東兗之民。苦於力作者。百六十年於茲矣。屬者改鑿新渠。舍卑就高。因之遠避黃流。而地形平衍。泉源密邇。異時舊河之陡駛。今皆無之。是以自楊莊閘。迄新店閘。俱不事啓閉。舟楫日行。可百餘里。卽徐州至濟寧。度不過三四日止耳。而濟寧以北。舊渠之水。亦遂停蓄不竭。故閘官與各夫徒。株守河濱。漫無事事。請如大立言。罷各官之虛設者。以所汰夫役。僦直。悉改編銀差。徵解。東省用儲河渠之費。報可。四月丁丑。總河翁大立言。新河之成。勝於舊河者。其利有五。地形稍仰。黃水南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利涉。不煩牽挽。五也。顧道路之言。或稱未便者。以魚臺滕沛。沮洳成湖。谷亭沽頭。市廛失利。乃倡浮言。以搖國是。

耳。臣請以一得之慮。熟陳於前。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爲之積滯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爲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紆畫。蓋殫悉獨到者。今新河寔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爲蓄滯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堤始無虞。宜大興人卒。繇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於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引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地退灘者。盡上腹之田。接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於此者。上從之。閏六月丁卯。總河翁大立言。薛河之水。夙稱湍悍。今盡注於鄆山湖。入微山湖。以達於呂孟湖。此尙書朱衡經理之績也。惟呂孟湖之南。爲邵家嶺。黃流填闕。地形高仰。以故秋水時至。翁納者小。而反浸淫平野。奪民田之利。又微山之西。爲馬家橋。屬者草創一堤。以開運道。土未及堅。而時爲積水所域。以尋丈之址。二流夾攻。慮有傾圮。宜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以入漕河。則湖地可耕。河堤不隳。而更於馬家橋建減水閘。相旱澇以爲啓閉之節。斯通漕之長策也。上採納之。九月癸酉。總河翁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梁山。至於境山。入地浜溝。直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漕。其利有十。自秦溝濁河至徐州洪。諸狂瀾激湍。遠不相涉。一也。依山爲堤。雖有洪濤。必不泛溢。二也。漕舟循堤而上。牽挽不難。三也。無茶城淤淺之患。省盤剝之費。四也。由馬家橋至境山四十里。由境山至徐州洪四十五里。視舊河爲近。驛遞夫價。並可減省。五也。驛路改從新堤。往來徑捷。六也。

徐州募夫可併。呂梁二洪徭夫。可遂裁革。七也。計沛縣六舖。至境山築堤百里。當用銀十三萬有奇。今開新河。則長堤可緩。費益大省。八也。糴穀貯食。假工役以濟饑民。兼節財賑荒。弭盜之術。九也。棄舊河以爲水壑。卽河決谷亭沛縣。從鴻溝以泄。徑從小浮橋下徐洪。運道無梗。十也。顧其難亦有三。地浜溝當築大壩。接黑龍潭堤。至楊山壩西。當別開一道。至舊河繞出茶城。及開渠建閘。費皆不貲。此其難在工費。歲屬大饑。而徭夫工食。往往不繼。待哺之民。怨譟易生。此其難在工食。役夫二萬。仍聽番休。而錢糧不益。淹以歲月。必招謗議。此其難在工程。犯此三難。以興十利。臣固未易辦也。惟上速集廷臣議之。章下。工部以大立議爲便。請行。撫按及巡鹽官相度地形。并議錢糧夫役。以請從之。丙子。山東莒州沂州郯城等處水溢。從直河出邳州。人民溺死無算。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都給事中嚴用和言。淮安徐邳。皆輸糧咽喉。壅淤潰決。運道爲梗。關國計不細。疏濬修築之務。不可不亟。宜令趙孔昭及翁大立。協心共濟。不得廢事。失時。工部覆。如用和議。且言淮安湖陂。故有大堤。往時商人。決以逃稅。故多水患。宜及今修築。今河決草灣。北合鹽河。至海州入海。亦可疏濬。以殺水勢。并行二臣會勘。與工從之。十二月丙辰。時淮河自板開至西湖嘴。開濬垂成。而裏口等處復塞。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以工費不給。請議處錢糧。因言清江一帶。黃河五十里。宜築堰以防河溢。淮河高家澗一帶。七十餘里。宜築堰以防淮漲。工部覆。請以錢糧事下孔昭。及河道都御史翁大立。通融借助。其裏口等處。亟行開濬。以築堰事宜。及海口築塞寶應越河二事。均

酌議舉行從之。乙丑。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言。治河之役。宜以調撥夫役。收發椿草。屬部臣計處。錢糧。追徵工食。屬兵備。令畫地責成。則河工可計日而就。於是工部覆議。以儀真至揚州淤淺。高郵一帶湖堤剝蝕。屬淮揚兵備。會同南河郎中。儀真主事經理。以通濟閘內外。清江浦上下淤淺。屬淮揚徐州二兵備。會同南河郎中。清江廠主事經理。以廬鳳二府。協濟椿草。錢糧役夫工食。及寶應湖堤泗洲等處堤岸。屬潁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理。以大淮兩岸沙嘴。清河縣東西河堤。魚溝河以下。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理。以邳州沂武二河。與乾河口淤塞。房村及境山黑龍潭堤。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管洪主事經理。以沛縣三鋪四鋪大堤。豐縣縷水堤。接華山塞。飛雲橋故道。及薛河下流。屬徐州兵備。會同夏鎮主事經理。以臨清萊市口。尖塚集。白廟兒等處堤岸。屬臨清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甄廠員外郎經理。以內黃南樂二縣。正河淤塞。及小灘上下膠淺。黃盧河乙家河。屬大名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經理。以吳橋縣衝決朱官屯。交河縣衝決徐家馬頭等處。青縣衝決盤古口等處。與滄景二州。南皮靜海二縣及天津衛堤。屬天津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經理。以蒙村。蔡村。耍兒渡等處堤岸。河西務上下淤淺。屬霸州兵備。會同通州郎中經理。上皆從之。

明穆宗實錄。

劉應節。字子和。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隆慶初。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

山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永平。官民自運焉。四年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又建議通漕。密雲上疏曰。密雲環控潮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令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陸運至龍慶倉。輸輓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壩。合爲一流。水深漕便。報可。明史稿

明穆宗隆慶四年二月癸亥。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言。挑濬運河。請發運司餘鹽銀二萬兩濟工。部覆餘鹽銀係供邊之需。宜量發五千兩。不足於淮安揚州二府商稅。及河夫椿草。存留贓罰內動支。詔可。三月壬申。工部覆御史楊家相所陳。一開河道以利漕。輓謂朝陽門外故有河渠。雖歲久漸湮。尙可復之。以便東倉之運。與夫寶應湖之議。開康濟河。鎮江一帶之議。濬淺阻。填卑窪者。皆通漕孔道。所宜亟舉。一建閘座。以省耗費。謂瓜州土壩。剝運甚艱。莫如建閘之便。又境山諸閘。日就頽毀。宜及時修理。上命如議行。四月甲子。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高郵等處湖堤剝蝕。請將徐州倉現貯截留漕糧二萬六千餘石。移置淮南。召集饑民修築。從之。五月乙酉。工部覆總河翁大立條陳議處河工錢糧三事。一寶應河濱碧霞元君祠香錢。宜擇府佐之治河者。綜其出入。一開新莊閘。以通商船量船。廣狹徵稅。徑一丈六尺以上者銀五兩。一丈四尺以上者三兩。一丈以上者銀一兩。由儀真閘者。以遞減之。一濟汶以北。各湖地皆膏沃之土壤。宜募民田。作每畝徵銀四分。輸之工所。從之。八月庚戌。詔建河神祠於夏鎮梁山各

一。賜名曰洪濟昭靈。命夏鎮開徐州洪主事。以春秋致祭。先是河道都御史翁大立欲濬治梁山河。禱於神。忽水落成渠。可以通舟。大立以爲此神助。非人力也。請建立祠宇。領於有司。以答靈貺。故有是命。十月己酉。以運河淤阻。漕舟不至。詔奪提督漕運總兵官鎮遠侯顧寰。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總理河道侍郎翁大立。各祿俸半年。降管河郎中張純。徐州兵備副使劉經緯。參將顧承勳。各一級。俱戴罪管事。尋以工部言純初自北河徙官而南。尙未視事。復宥之。明穆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決睢寧縣曲頭等集數口。兩分閃運道。百里淤重。儲船九百餘。潘季馴築塞決河。水歸正道。儲船盡出。南河全考

是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坡反爲河。時河水橫流。漕舟飄損八百餘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餘萬石。御史萬恭疏言。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於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水復湧。河不得入海。乃流入淮。淮不能容。則必衝決。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科臣李貴和言。河決不能轉餉。請開膠萊新河。以濟運其策。又在萬恭下矣。按萬恭之策。深得河性。古有分上流之說。萬恭專主浚下流之議。簡便可行。然未有幾於海運之議。蓋萬恭與貴和論皆未行也。河志

馮啟功。字元卿。平湖人。嘉靖乙卯。舉於鄉。隆慶四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飭徐州兵備。兼治漕河。甫至。

而河決隴寧。繇白浪淺而入青陽。決者六。皆巨。新安左右決者七。差小。其水不制隴寧之陸。匯爲湖。曹口而上。故河百餘里以南盡爲陸。淤泥半之。漕艘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算。公甫至。受計大吏。調士民。晝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決塞水就緒。漕舟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暴漲。諸塞盡潰。湖與河一來攻。公時按部。下。令土其門。水勢重不能禦。公卽解衣裙囊沙而塞之。諸從官吏卒市人爭效。公闔沙皆滿。水遂巡解。公乃行視諸決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閭家口以西半。戈山左右堤百餘丈。公又築之。自是堤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靈璧諸邑舊堤潰。公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自曲頭抵青田八十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曹郎合治者。直河以下。南岸幾千丈。又自茶城踰華威山。曹築單堤一百六十里。以遙衛漕河之閒者。諸經畫版築榘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堠約束。唯公行之最精。監司曹郎咸取則焉。王世貞馮公傳。一數功事再見三見於萬曆二年十年。

明穆宗隆慶五年二月癸卯。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劾奏總理河道侍郎翁大立。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前以治河無策。遲誤漕糧。方議薄罰。不宜遽使離任。俾脫後責。宜罷斥以儆任事。諸臣又請飭都御史潘季馴。陳杓。協心共濟。如運到而河尙未通。則罪河道。河通而運不過淮。則罪漕運。戶工二部覆請。上是其言。令大立孔昭戴罪回籍。俟河通運完之日。奏處。三月丁卯。初嘉靖間。山東按察司副使王獻建議。請循元人海運遺蹟。於膠萊間開河渠一道。舟繇淮安清江浦。歷新壩口。馬家壩。蘇灣口。海倉口。以達天津。

道里甚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遂罷役。至是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海運以濟餉道。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給事中胡禎往視之。五月壬申。工科給事中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爲閘。以便漕舟。工部覆言。茲議行勘已久。而所司莫爲奏報。此必徇私牟利之徒。倡言阻撓。而當事者憚於改作。故議久不決。宜督河道漕運諸臣。刻期會勘。以聞。有旨從之。庚辰。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以漕舟尙未抵洪。入閘。請嚴敕河道漕運二臣。悉心經畫。得旨。潘季馴。陳烱。各務盡心幹理。俾河道疏通。糧運早至。不得推諉誤事。辛丑。巡倉御史唐鍊。條奏漕運事。一。白河沙谷等淺。僅五里淺。而以轉般厚費。運軍不勝其苦。宜令所司。及時疏濬。戶工二部覆議。詔允行。六月庚申。工科左給事中胡禎。勘視膠萊諸河。及山東撫按議。皆以爲不便疏治。乃奏言。今爲新河之議者。徒指元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臆說。非能涉歷三百餘里間。親覩其利害也。臣嘗濬分水嶺。驗問獻所鑿渠。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細流。不足灌注。至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汙。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村閘以下。夏秋雨集。衝流積沙。爲河大害。縱謂諸水可引。亦安能以數寸之流。濟全河之用。則諸水之不足恃明矣。或謂新河頗多積水。可引用爲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河在高密西。去新河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可濟。則濰河之不可引。

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邊海通潮，又皆岡石糜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瀆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涸枯，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漬，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貨志以爲勞費而無成，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勸而不行，良由於此。苟率意輕動，捐內帑百萬之費，以起三百里無用之渠，如誤國病民何？臣請亟罷其事，并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今人既誤，而復誤後人也。上乃罷之。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八月丙午，總督漕運都御史陳炯上疏報邳州河決，漕船淹阻狀。戶部覆：今歲漕船過淮獨早，而入閘者十不及二三，雖河流爲梗，然諸臣怠誤之罪，亦不容辭。乞遣風力憲臣督視，以重國計。會給事中宋良佐、御史唐鍊亦以爲言，得旨：炳與總兵陳王謨、參將顧承勳俱停俸，戴罪管事。命雲南道御史張憲翔沿河督趣之。九月辛酉，總督倉場侍郎陳紹儒條上漕政五事。一時疏濬言京口小灘等處原設淺溜人夫，宜令有司從宜督治。丙寅，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糧運率因元故道，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而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淮，大諸衛桑梓之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者矣。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仍稍稍推拓，如該總隸北諸衛兌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薊州，賴南諸衛兌南糧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聯屯，彼此相望，卽河渠少梗，而此塞彼通，亦思患預防之術也。戶部覆言：遮洋一

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請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以聞。報可。戊寅。戶部覆漕運都御史陳炯等會議漕政事宜一疏。濬常鎮寧國及浙江海寧崇德等處河道。仍開復練湖。以濟運河之用。報可。乙酉。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各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沉舟皆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難測。比之元人股明略故道。實爲安便。大略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卽千艘萬櫓。保無他患。可以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幫之苦。而防海衝所。犬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壯神都。甚便。事下戶部。覆云。海運法廢已久。非常之事。難以盡復。乞敕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工部卽發與節省銀五千兩。爲僱募海舟之資。淮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充備召水手之費。從之。明穆宗實錄

翁大立。字孺參。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隆慶二年。命督河道。朱衡旣開新河。漕渠便利。大立因頌新河之利有五。而請濬回回臺。以達鴻溝。引昭陽之水。沿鴻溝出留城。以灌湖下。腴田千頃。未幾。又請鑿

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入漕河。帝皆從之。三年七月。河大決。沛縣漕艘阻不進。帝從大立請。大行賑貸。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困狀。帝莫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此。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頽。何恃以守。賊騎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霖雨既久。城郭不完。猝有寇盜。何以備之。內地可慮。三也。江海之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帝留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當是時。黃河既決。淮水復漲。自清河縣至通濟開。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郯城。水溢。從沂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經營。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帝嘉錫賚有差。時大立已陞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爲左。會代者陳大賓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自泰山廟。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爲給事中宋良佐劾罷。明史補

明穆宗隆慶六年正月丁卯。禮科左給事中維遶條治運河五事。一自茶城至清河。五百五十里。爲運道咽喉。宜修築長堤。增卑倍薄。三里置鋪。鋪置十夫。十五鋪設一官。畫地而守。以防潰決。一自淮抵揚州。一路堤岸衝決。開座廢壞者。宜令補築。自大江以南抵浙江。水有淺澀者。宜令疏濬。一濟寧南旺開河。全藉

沈汶二水宜疏通泉源而臨清河西務等處修濬之工亦不可緩工部覆奏上皆允行二月丁酉山東撫按等官梁夢龍等言邇因河患異常廟堂畫策傍海通運誠千萬年經久之圖顧今經理之急其要有四沿海城池廢墜不修不可言備如大嵩靈山等數衛宜及時修葺以壯門戶杜窺伺一也海運既開奸人或乘便通番宜嚴諭商民不得輒私下海卽下海者第行島嶼間不得遠泛大洋遠者許官兵擒住二也自海禁久弛私販極多欲驟革之則海道藉其指引卽縱緩之則接引之奸不可勝詰今宜明諭商民入海者責令往回給引查銷則巡察者既有所驗而私販者難容其奸三也海運既行如利津等縣三巡檢司各有沿海信地運船往來有護送警備之嚴宜復巡檢司及弓兵原額四也戶工二部覆議如夢龍等言從之閏二月戊辰巡按山東御史吳從憲言淮安而上清河而下正淮泗河海衝流之會河潦內出海潮逆流停蓄移時沙泥旋聚以故日就壅塞宜以春夏時濬治則下流疏暢泛濫自平工部議行尙書朱衡河道漕運各都御史及時勸議從之壬申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會勘泇口河議以爲不便乃言泇口河從馬家橋東過微山赤山呂孟等湖踰葛墟嶺而南經侯家灣良城至泇口鎮又涉蛤蟆周柳諸湖乃達邳州直河口以入黃河凡二百六十里取道雖捷施工實難葛墟嶺高出河底六丈餘開鑿僅至二丈礮石水泉湧出侯家灣良城雖有河形水中多伏石不可施鑿縱鑿之湍石不可以通漕且蛤蟆周柳諸湖築堤水中功費無算微山赤山呂孟等湖雖可築堤然可鑿葛墟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

波。要其施工。又自有序。夫與其煩勞厚費。以開缺口之河。孰若時加修防。如期償運。保百數十餘年之故道。疏上。詔尙書朱衡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萬恭覆勘。以聞。三月辛卯。工部尙書朱衡條陳經理北河八事。一復舊革山東徭夫七十餘名。接輿河工。一復夏津魚臺二縣管河主簿。隨時看守修葺。一清查馬場湖。南旺湖。南陽湖蓄水。以濟運河之涸。南旺西湖。安山湖洩水。以宣運河之溢。毋使居民侵占。一呂孟徽山。張莊諸湖。爲山東滕嶧山水之會。宣洩無路。衝溢稅地。損傷堤岸。乞建二閘。以洩積水。一築馬家橋東岸石堤。一河南解州船納稅於呂梁洪。殊爲不便。乞改納於徐州洪。一管河官不許差委。以妨河務。一修河築隄。椿草錢糧。積年逋負。乞嚴有司之罰。每於年終。聽河道官開數具奏。詔如所擬。丙午。總督漕運都御史正宗沐言。國計之有漕。猶人身之血脈。血脈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運河。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疏通無滯。邇來事多滋弊。兼以黃河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復議海運。而縉紳之慮。猥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天。童子知之。然其利害有辨。古語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行舟至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而言耳。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唐人都秦右據。

岷涼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若國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輸輓所必由故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於海者。彼終歲用兵。無暇於事河也。彼又以爲河運入關。則兩舟難並。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捐數十舟。同時俱靡。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邱濬所憂。不可散也。若我朝太平熙洽。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脇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衡也。我朝宏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其首猶北向。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閩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尙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爲患。詎直今日然哉。且去年之漂流。諸臣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旣失利於河。又不能通變於海。則計將安出。故富人造室。必啓傍門。防中堂閉。則可自防入也。此所謂目前急勢也。風波係天數。臣豈能逆觀其必無然。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采擇。因條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言海

運既行，宜定撥額糧，以便徵兌。除隆慶六年已有缺船，糧米足備，支用以後，請將淮安揚州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派海運，行令各州縣於附近水次，取便交兌。遇有災傷改折，則更撥鳳陽糧米足之。一議船料。言漕運二十餘萬，通計用船四百三十六艘，淮上木貴，不能猝辦，宜酌派湖廣儀真各廠置造，其合用料價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兩有奇，即將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價，并浙江湖廣本年折糧減存，及湖南班匠等銀，解用不足，以撫按及巡鹽衙門罰贖銀兩抵補。一議官軍。言起運糧船，宜分派淮大台溫等一十四衛，責令撥軍領駕，每艘照遮洋舊例，用軍十二人，以九人赴運，其三人扣解糧銀，添僱水手，設海運把總一員統之，其領幫官員，於沿海衛所選補，所須什物，即將河船免運，軍丁糧銀扣解置辦。一議防範。言糧船出入海口，宜責令巡海司道等官，定派土島小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一議起剝。言糧船至天津海口，水淺舟膠，須用剝船，轉運至壩，每百石給水脚銀二兩九錢，其輕齋銀兩，先期委官，由陸路起解，聽各督糧官收候應用。一議回貨。言海運冒險，比之河運不同，旗軍完糧回南，每船許私貨八十擔，給粟免稅，以示優恤。一崇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今海運所畏者，蛟與風耳，宜舉廟祀，以安神明。疏下部覆如宗沐言，詔允行之。四月戊辰，巡按直隸御史張憲翔疏劾管理河道主事詹世用，失時不修閘壩，及招集客舟，壅塞河口，以致漕艘漂損諸罪狀，得旨，世用降三級，調外任。己卯，吏科都給事中雒遵言南陽魚沛之間，開濬閘河，淹沒民田者數千畝，往者雖有蠲賦之令，而有司旋復徵稅。

又督責徐邳諸郡通負甚亟。民何以堪。請賜民數年租稅。及緩征通賦。以廣軫恤之惠。戶部覆用其言。五月丙戌。工部尙書朱衡。及河道漕運諸臣會議。瓜州建閘事宜有五便。詔從之。戊申。工部尙書朱衡等。奏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水患。大爲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者。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爲糧運正道。旣多方以築之。則宜多方以守之。因上議。夫役。議舖舍。議定期三事。自徐州至小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三里建一舖。計屋三楹。四舖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巡視其期。以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上堤。九月十五下堤。願攜妻子居住者聽。疏上。得旨允行。

明穆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九

運河水

朱衡字士平，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故址尙在，乃定議開之。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濬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漕濮副使柴涿，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黃囊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山巔相準。北高南下，懸流三十丈，故魯橋閘以南，稍啓立澗，舟行半月始達。東兗之民，增開挑淺，若力役者，百六十年，屬者

改鑿新渠。遠避黃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行。諸閘不煩啓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閘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儻直爲修渠費。四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閱視河道給事中維遼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朝。明史稿

六年侍郎萬恭更請建瓜洲閘。自時家洲以達於花園港。開渠長六里有奇。其年冬閘成。一名廣惠。一名通惠。於是五總船始下壩。南河全考

隆慶六年六月己巳。神宗已登極矣。督理河道工部都水司使。署郎中事。主事陳應薦奏。挑挖海口。新河工竣。河長十里有奇。闊五丈五尺。深一丈七尺。凡用夫六千四百八十九名。支米九百六十七石八升。己卯。工部尙書朱衡疏報徐邳等處河堤工完。并請寢泃河之議。言泃口河開鑿之難有三。一則葛墟嶺開深之難。一則良城侯家村鑿石之難。一則呂孟等湖築堤之難。先是漕河淤塞。損船傷米。臣思前河臣翁大立請開泃河。以救燃眉之患。今漕河通利。徐邳之間。堤高水深。使歲加修葺之工。自可無患。固不煩別爲建置。況公帑空虛。支費不給。瀕河生靈。從事徐邳之役。勞者未息。呻吟猶聞。揆之時勢。誠所弗宜。庚辰。定漕運程限。每歲十月開倉。十一月兌完。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閘。四月到灣。永爲定例。從尙書朱衡議也。壬午。派魚沛。南陽。留城等處。堤木河木。於各州縣仍給前築堤。沿關河所占民田價值。

又以獨山、徽山、呂孟等水櫃，有傷民地，獨其湖米。七月丁亥，初通漕運於密雲，尋復密雲漕糧五萬石，先是總督侍郎劉應節等，言塞備以儲餉爲急，軍需以漕輓爲便，密雲一城，環控白潮二水，若天開以便漕者，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故剝船自通州而上者，亦至牛欄山止，若至龍慶倉，從陸輸輓，軍民艱苦之狀，水次露積之虞，難以悉狀。今白水徙流西城下，去潮水不二百武，前於城東北業築三合土堤，障水防城，近有疏渠於上，填壩於下，邀潮入白，合爲一派，水漕深便，剝船可達，密雲無礙，漕渠既通，漕額宜復。八月戊寅，工部言南旺三河等處，三年兩挑，正月興工，二月告完，既據河臣萬恭等議，糧運既早，則明春大挑之日，正來年運行之時，擬改九月中興工，十月依限告完，挑浚之時，惟進水鮮船隻，設法前進，其餘俱暫停止，且言大挑莫便於秋冬，莫不便於春間，新運踵至，停積河流，既慮風濤，又稽程限，不便一均役更換，夫役未集，追呼號召，每至愆期，不便二，春事方殷，民無暇力，迫之工作，田野不安，不便三，青黃未接，室如懸磬，頭會箕歛，工食艱窘，不便四，堅水初解，時尙嚴寒，驅之泥淖之中，責以疏鑿之力，不便五，如今改擬，則回空已盡，築壩流絕，疏浚一完，藉水封閉，春融凍解，溯流無礙，則新運便，舊夫未更，按册可籍，正役者不勞再籍，僱役者無事更張，則徵夫便，秋事完成，農多暇日，既無私慮，自急公家，則民力便，今秋豐稔，民多蓋藏，閭閻利以供輸，夫役易於徵斂，則工食便，天霽秋清，氣候涼爽，河鮮沮洳，鋤鍤易施，則用工便，上是之。十月己未，先是南京戶科給事中張煥，疏論總督漕運王宗沐，六月內，飛報海運米十

二萬石於某日由淮安次天津抵灣。粒米無失。比聞人言嘖嘖。咸謂海運八舟。米三千二百石。忽遭風漂沒。渺無影響。宗沐蓋預計有此。令人齎銀三萬兩糴補。臣思宗沐受國家財賦之託。銳意此事。意非不良。糧船有失。據實陳乞。未爲不可。何至粉飾觀聽。大臣實心任事之體。當不若是。米可補。人命亦可補耶。當今之行海運。譬北方之種稻。始必樹藝少許。以試地利。何如而漸次爲之可也。若不論南北之高下寒煥。菽粟與稻並樹。則雖三尺之童。亦知稻之所獲。不如菽粟之嘗多矣。河運之與海運。其經取久暫之宜。殆亦類此。來年倍加米數一節。乞敕該部從長計畫。疏下。戶部覆言。先該科道請敝海運之功。臣等謂萬世之利在河。一時之急用海。繼因漕臣議增海運二十四萬。臣等謂海道風波難定。但當習熟此路。以供緩急。不必加增。今煥意略與臣等議同。至言漂沒糧石。發銀買補。臣等不意宗沐之明達。弄巧成拙至此。但事出風聞。難以深求。而首事勇敢之臣。可以情恕。以觀後效。萬曆元年爲始。海運止以十二萬爲則。候數年之外。另行裁酌。宗沐亦疏辨。臣固知駭見之難。諧俗成事。非易可居。然不意乃懸空妄傳。若此。使臣有一毫不誠。但爲身計。則按守舊規。可以畢事。何必更端革故。力舉海運。自添一事。以致彈射也。況海運人船。募數省之人。發行經數月之久。按歷涉三省之途。其同事而不可欺者。各省撫按十數人。沿海守令。及護行守備等官百餘人。官軍水手三千餘人。使有沉溺。豈待言官。今日始言三萬出之淮庫。自有卷籍。人船出於雇募。各有貫趾。乞敕戶部會同法司。行巡按御史查核。疏亦下部。十一月丙申。河道侍郎高拱

奏議河夫工食。言二洪間溜淺。夫山東東兗二府。額一萬二千七百餘名。每名工食一十二兩。歲該銀一十五萬三千餘兩。江北淮揚徐三府。州額五千三百餘名。工食八兩二錢。歲該銀六萬四千餘兩。各椿草銀不與焉。在銀兩視舊額。俱已增加。在戶夫視今編。悉已安便。然漕糧朝廷之命脈。漕河朝廷之咽喉。當以朝廷之力治漕。不當以瀕河之民力治漕。今運道工役。十倍於前。民力凋敝。十倍于舊。竭疲民以事弊河。亟宜改轍。查舊議單。有免運所折耗銀。有剝運所省腳價。近新建瓜。又有所省過壩米三項。歲不下十餘萬兩。若悉給發以治河道。可減派各疲弊府州之半。工部言耗米銀。後改徵本色。給軍腳價。除扣修通惠河餘解太倉濟邊。惟有過壩餘米。可歲給河道。少助夫役工食。報可。甲辰。漕運總督王宗沐奏。辨海運漂沒事。乞回籍聽勘。戶部以漕運在邇。請敕宗沐矢心任事。仍照原議。習熟海道。備一時權宜之計。從之。庚戌。河道侍郎萬恭。條奏河漕事宜四款。一嚴遲速之令。黃河伏秋水高。運船所避。宜令江南糧儲道。各督尾幫。遵限過徐州洪。勿至與怒河鬪。三月過洪者。以上勞敝。薦四月過者。次之。延至五月後者。議罰。因而遇水漂沒者。從重擬議。一別遠近之宜。南北河道迥殊。到灣之期。非可概定。宜令各省運船。不過閘者。限二月到灣。過閘限三月。過閘又過黃者。限四月。過閘過黃。又過江者。限五月。巡漕御史按限期。行殿最焉。一專免運之權。今議早運。徵發期會。急如星火。監兌部臣。無殿最之權。有司慢而軍衛易。又轉求督糧煩難。免運必致愆期。宜照浙江例。各省俱以御史帶理免運。則官與軍民俱便。一順官民之情。江

南山谷州縣仲冬水涸。不可以舟。迨水發時。兌運已緩。宜從其便齎銀。至會城市米候兌。但責早兌。不必問所從來。農末相資。官民相利。兌運自早過江過淮。入閘抵灣。自然如期。疏下戶部議覆。惟監兌部臣照舊。恭又言春間大挑。待本年之運者。累朝之舊法。秋中大挑。待來年之運者。皇上之新規。今南旺一帶。及三河口諸處河道。九月興工。十月竣事。但臣所治者河耳。使運船不速至。將焉用河。明歲全運四百萬石。計船一萬艘。須以正二三四月。盡數過洪。遠避黃水計。每月當過洪入閘者。二千五百艘。每日當八十餘艘。乞敕各糧儲道如期督至。庶河有實用。疏下工部。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元年正月乙巳。河道侍郎萬恭奏創建瓜洲二閘工完。免挑盤僱剝之苦。因劾郎中吳自新及道府諸臣勞績。恭先又檄浚蘇松常鎮一帶河道。建三汶河東水吊橋。自是吳浙之運。可與江西湖廣徵發相同。因言瓜閘既成。商舶由壩者。可去險就安。應比照儀真事例。一體抽分。疏下工部。俱覆行之。三月壬寅。河道侍郎萬恭奏江南糧運開幫期。於歲十二月。在江楚長江大河則可至。若湖浙之舟阻於京口閘。必待季春開閘。方可開幫。今年早運者。實由臣挑浚京口所致。顧事必專官。而後善。計必遠慮。而後成。江南河道水利。原設有都水司郎中一員。後革郎中。令兵備道帶管。權阻於遙制。力分於他務。三江運道。遂至湮滯。今宜比照惠通北河南河事例。復設郎中。駐劄鎮江。以其餘力。兼治三吳水利。工部言三吳水利。積弊已極。非工部郎中所能任。已責成應天巡按督理。其京口閘挑浚事務。仍舊分責各道。而亦

統領於督臣便。上從部議行之。戊申，令昌平兵備僉事張廷弼疏濬鞏華城外舊河。廷弼原勘，河通可省陸運費歲八千金。及運船至，而淤塞不前。空運司官楊可大以爲言。戶部奏行廷弼速濬之。四月辛未，河道侍郎萬恭奏事，莫善於法。祖法莫病於因循。今年之運，既得以善其終。明年之運，不可不慮其始。祖宗以四百萬之糧，免近萬之淺船，豈不知滿載省舟之爲便。而爲是經年造船紛紛者，以閘河故。蓋南旺運河之脊，又得全汶之利，故每船可運四百石。然夏旱則汶流微，又不敢過四百石。特爲淺船之制，底平倉淺底平，則入水不深，倉淺則負載不滿。又爲限淺船用水，不得過六掣。今各省不務遵原運，而務搭原僱船，有三害。搭運有五害。皆足以病河道。今年賴皇上主持，諸臣竭力，上水諸淺深，皆四尺至七尺。旱枯之時，幸不敗事。然終非全算。乞敕該部，勿以目前幸濟，而忽遠圖。勿循今日弊端，而廢祖制。務足近萬之額船，載四百萬之額糧，盡復入水。不過六掣之舊制，令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其僱船搭運坐困之弊，一切痛革，部覆從之。乙亥，工部請建復淮南平水閘，與淺船淺夫。及建天妃廟口石閘，修復境山閘。從之。儀真建平水閘二座，江都一座，高郵十座，寶應八座，山陽二座。凡二十三座，座三百金。自儀真至山陽，有五十一淺，淺設撈淺二小船，船七金。淺夫十名。天妃口大閘一門，除堪改廢閘石料，仍用二千五百金。境山舊閘五百二十金。凡費工料一萬餘金。悉聽河道便宜酌處。不煩請發。閘多則水易落，而堤堅。濬勤則河愈深，而堤厚。建天妃閘，則時閉時啓，而省挑浚。修境山閘，則有留有接，而省盤剝。旣裨運道，且資

民生議發於恭而衡覆行之誠萬世之利云。五月乙未開通廣西府江水陸諸路。己亥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請申飭運務二事。一濬河渠以利邊運。言王家淺銀魚廠一帶河道淺澀難前宜令挑濬深廣堤岸卑薄者修築高厚。一造官船以便民運。言白糧民船大小參差橫塞河道宜依漕船式樣打造官船下戶部。六月辛酉戶科都給事中賈三近奏往因運渠梗咽當事者議復海運悉心講畫法非不周然風濤險阻終屬可虞所以歲運祇限十二萬石意正爲此今聞海運至山東卽墨縣福島等處忽遭異常風雨衝壞糧船七隻哨船三隻漂消正耗糧米幾五千石淹死隨軍水手十五名臣因此反覆其事海道之勢與河道異河道之可恃者常海道之可恃者暫特數百艘行數千里巨浸僥倖於暫可恃未有無虞者也海運畏途當時建議者計出於不得已始旣以不得已議行則今當因可已以議罷近漕渠一帶諸臣綜理振飭大異昔時據今年江南諸艘入閘最早卽更加十餘萬何有焉世有夷途安取九折坂人有參苓薑桂可以攝生何試命烏附以苟萬一乞救詳勘將海運姑暫停止仍以額糧十二萬盡入河運時巡倉御史鮑希顏山東撫按傅希摯俞一貫疏俱如三近指疏下戶部議停之。甲戌兵科給事中趙思誠奏請撫馭山東島人教習海運船卒以避風險旨下該部。七月丁酉山東按察使兼右參政潘允端條陳軍民二運事宜一議建轄以速糧運凡沿河管河官員乞聽臣兼攝庶便督責修濬及時運船不至淺闊部覆如議行。戊戌工部覆御史田樂疏言四府所屬州縣頻年水災昏墊已極蓋津沱黑洋白滯

諸水會合經行之地。下流壅塞。輪洩無路。一遇暴漲。則卑窪漫漶。方數千里。田產被其覆沒。臣等請勸責成二處按臣。蓋水之滯處。多在順河二府。水之出口。多在真定所屬。利不必出其土。害不可委於隣。令踏勘被災地方。下流阻滯。作何疏通。上源泛濫。作何約束。應挑浚者浚之。應堤壩者築之。故道可復則復。橋梁可建則建。苟有利於生靈。宜無分於彼此。合用夫役錢糧。及淤出地土錢糧。應否加派。滄占田產賦稅。應否蠲豁。嚴限具奏。請自上裁報可。八月丁未。工部奏今歲河道通利。糧餉早達。乃聞茶城於八月內淤淺。致回空糧船。阻滯不得南還者數千隻。回空之船既遲。則新運之期必愆。今須晝夜疏利。方保不誤分事。且茶城之淤。歲甚一歲。宜照舊說於境山上下。高建一閘。沙灌則閉而避。水積則放而衝。至於徐邳一帶堤岸。逼近河身。土疎浪高。今秋房村之役。方合迅決。可爲明鑑。宜照原議。再築遙堤。凡一應河防事宜。務兼聽集思。紓謀遠慮。求建長治之策。勿苟目前之安。報曰。運船淤淺。至數千隻。明年糧運。必致有誤。便行與萬恭上緊設法提浚。毋慕虛聲。務收實效。工科署都給事中朱南雍。參河道侍郎萬恭言。防河甚於防邊。爲河臣者。事必預報。廟堂方可據以處分。功必實圖。國計方可藉以利濟。臣備詢河務。咸謂茶城淤塞二十餘里。萬恭起夫數萬。挑浚罔效。回空糧船數千。阻泊於上河者。不下五十餘里。幸黃水旁衝小溝。恭督軍民拖拽。空船從小溝出。日不能七八隻。正河仍未開通。今據恭奏。河通於九月十二日。距恭具疏纔五日耳。縱神運鬼輸。安能於五日間盡回數十里糧船。始之失事。旣屬隱蔽。今之奏詞。又屬朦朧。

彌縫一時之失職。僥倖後日之成功。且不圖目前之難。而談古法之沿革。不虞上流之塞。而計下流之淺深。恭蓋曰。河道通塞。自古已然。下流俱深。一淺何害。又何莫非掩過倖功之心。夫今歲南回之空船。即明年北上之重船。使茶城一日不開。則空船即一日不下。明年之運。將有欲早而不可得者。乞敕令萬恭戴罪管事。悉心河務。以贖前愆。工部覆亦罪恭。下嚴旨切責之。甲寅。江西道御史盧明章。奏開濬河道事宜。一曰詳踏勘。一曰專修理。言順保河真。巡按岐而爲二。兵備分而爲四。勢既不相統屬。議自不能通融。其兵備及州縣正官。方在開濬。忽令遷轉。不惟本處工程不完。卽上承下接。均有不便。功何由成。宜差司官一員。駐劄通中地方。同各州縣正官。細加踏看。預定河身。凡干係開河兵備。州縣正官。及承委官員。俟工有次第。方得循資遷轉。工部以司官權輕。仍守前議。而請停遷各官。以便責成。上是之。辛酉。工部奏明年春。照例挑浚天津衛海口新河。恐礙運艘也。九月庚寅。戶部覆漕運都御史王宗沐。議覆遮洋總言。國初海運。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海。後會通河成。海運遂廢。然尙留遮洋一總。原有深意。至嘉靖末。給事中胡應嘉。建議裁革。并入山東江北諸總。前制盡罷。應嘉以鄉土之故。忍變成法。有識者未嘗不扼腕而歎。近因河道淤阻。當事諸臣。復起新議。勞費更多。海運二年。道路稍諧。今雖議罷。宜查復遮洋一總。卽改海運把總。爲遮洋把總。領兌河運北糧。仍知會兵部。海汛有警。暫調海口。爲狼山聲援。從之。十一月壬午。河道侍郎萬恭奏。江南運道。延袤八百餘里。每歲夏初開運。河水充溢。運道無虞。今改於年前十二

月開幫。正屬各河淺滯。諸壩斷流。京口封閉之候。挑浚工費。動以數萬計。仰給於導河銀。是以杯水救車火。且病農。派夫於丁田。則病民。借辦於鋪行。則病商。取給於協濟。則病隣。俱屬偏枯。非久計也。查江南漕運。幾二百萬石。每石舊帶徵僱船脚米七升。近瓜洲建閘。運船徑抵水次交兌。此米遂獨宜。仍每石徵一升。歲折銀一萬兩。查各府河務。輕重分發收貯。名曰運河銀。凡運漕渠挑淺。築堤建閘。修壩僱募夫役。買辦什物。一應工費。悉於此項動支。應用分毫。再不干擾農商。貽累隣境。以瓜閘所省江南之費。爲江南運道通融之用。似爲長便。下工部覆行之。

明神宗實錄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山東左布政使。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遣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旨優恤。又以河決無常。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衆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之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阻運河之窮。計無善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絀

功與夢龍俱進秩。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人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糶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辯求勘。詔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卽墨颶風大起。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曆元年也。明史稿

運河一帶。平江伯陳瑄。用力於南。工部尙書宋禮。宣勞於北。禮用臨清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老人白英。言築壩戴村。亘五里。遏汶水至南旺。分析兩河。以其七北注臨清。度地降九十尺。開十七。三南注曹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開二十一。禮沒後。至萬曆元年。總河萬恭追頌其功。立祠。贈禮太子太保。一孫入監曰英。先以平頂巾。執工簿立於傍。亦賜冠帶坐。世令一人充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湧幢小品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年六月丁未。調河南左參政馮敏功於山東。七月癸巳。吏部候選歲貢生員許汝愚上書。東南運道。水勢之澀。莫甚於丹陽。地勢之高。莫甚於夾港。國初於此置爲閘者四。曰京口。曰丹徒。二閘居上。以防三江之易涸。曰呂城。曰奔牛。二閘居下。以防五湖之易洩。自丹陽起至鎮江。蓄爲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干。曰杜墅。以濟漕河之用。遂免海運之艱。以故四月交兌。五月過淮。維時雨澤大降。江湖盛行。不假湖水。亦足以濟。歲久延襲。居民侵爲田畝。焦杜二湖俱爲平陸。僅存練湖。猶有侵者。而四閘俱空設矣。今改爲十月臨倉。雨澤既少。江水枯落。不免剝淺。纜數十里之區。有閘三四月。而不得盡達於江者。雖添設。僨運。枉費推挽。而開河之議起矣。夫夾港兩岸。高者數十丈。而河僅闊數丈許。下之開鑿愈深。則上之坍塌愈速。頻冬役民以浚之。春來淤塞如故。年年與此大役。民何以堪。爲今之計。莫若修三湖之故址。就四閘之完基。蓄洩以時。下修呂城奔牛一閘。以時糧運之入。上修京口丹徒。以時糧運之出。況乎上流既溢。則奔牛而下。又何不通之患哉。破此說者。必以淹沒民田爲辭。不知前此占湖爲田。今仍舊修葺。非廢田以爲湖也。卽欲補此數頃之田。則沿江一帶。新漲常稔。洲田無慮千頃。民方爭佃。構訟不息。其皆隸於

丹徒以此相易不亦可乎。年年官司欲與水利。輒爲豪富破壞。遂以湖淺河長爲解。試併修三湖。而於丹陽水關下板。則河如此其長。湖亦如此其闊。寧有不足之理。此皆上下習見。而緘口不言。則利害之心。惕之也。工部覆行彼處撫按踏勘具奏。從之。九月丙子。工部覆工科給事中吳文佳言。茶城黃淮交會數千糧艘。皆由此一線之路。如數十里之茶城一淤。卽有計疏通。無救旦夕。查得先年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建議欲從子詹山、梁山至馬家橋上下約八十餘里。另開新河。置舊河於堤外。凡黃河出口之地。並不相及。而波濤可避。良爲得策。但稱由梁山之下。張孤山之東南。花山之西。新衝河形。南出戚家港。會於黃河。亦可通舟。因勢利導。就下爲川。頗與原議稍異。宜令總理河道等官。親詣茶城踏勘。從之。閏十二月乙未。議查濟寧汶上二湖舊界。總理河道傅希摯。勘請湖地高者。准令佃種。分等徵租。低者照舊蓄水。濟漕嚴禁佃戶。不許曲爲堤防。侵那疆界。工部覆言。委於國計民生有裨。但照先原任尙書朱衡稱。支河新河之身。堤基皆係民間田地。合將昭陽湖官地。及淤平舊河。准令對畝給業。免其納稅。以河之棄土。補河之占地。亦可舒濱河失業之困。應行併議。從之。明神宗實錄。

漢唐以前。至春秋戰國。大江由六合遡邗溝。取道於高郵。實應諸湖之西北。達長淮。江南之漕。俱由邗溝。而苦淺阻。陳平江乃堤揚州。以及於淮西。遏諸湖之水。遂匯爲一湖港。相通三百七十里。達於黃河。餉道大通。邗溝遂絕。今不必泥古。妄圖恢復。惟濬之洩淮則可。高郵諸湖。西受七十二河之水。歲苦

溢。乃於東堤建減水閘數十。洩水東注。閘下爲支河。總會於射陽湖。鹽城入海。歲久悉湮。宏治中。乃開儀真閘。苦不得洩。治水者歲高長堤。而湖水歲溢。隆慶初。水高於高寶城中者數尺。每決堤節。高寶興化。悉成廣淵。隆慶六年。萬曆元年。建平水閘二十一於長堤。又加建瓜洲閘。併儀真閘。爲二十三。湖水太平。淮漲不能過寶應。又復淺船淺夫。但許深湖。不許高堤。舊制初建瓜洲花園港。通惠閘。得故金焚韓世忠船板。改廣惠閘。又得故閘。基椿石椿。大四圍。基因之。則花園港故閘道也。而或恐二十三閘。洩高寶八百里七十二河之水。欲閉瓜儀。蓄諸湖。利餉道。誤哉。各湖水南注者。儀河窄而淺。瓜湖廣而深。余攬瓜之奪儀也。乃於三汊河建揚子橋。橋口如閘。制以節束之。儀湖不病淺矣。而瓜閘江湖。近六十里。則早至而遲落。更便於儀閘。鎮江截流。官舫徑趨江都真州。省續食征夫之役。又利儀閘云。高郵湖。宏治三年。白公以七十餘萬金。成康濟河。商誠便也。第不當東繞圍民田一萬八千畝。康濟與湖通。水如城。田若孟。不得已於月河之底。沉三涵洞。穿月河而東洩。船行洞之上方。未七十年。松板洞窒。不復能穿。月河水匯田中。是老堤之東。又益一萬八千畝之田湖也。左哉左哉。老隄如線。浸萬頃中。八面受敵。而大堤壞。中堤故卑薄。大湖擁田。湖濤擊之。而中堤壞。二堤俱壞。則康濟東堤直弱。繪營萬石之弩耳。豈不危哉。今議固老堤。塞金門。決康濟。涸湖田。乃循老堤之東。去十丈。爲之東堤。一護老堤。一成月河。歲加修築。則運與民與商船。萬世之利也。寶應湖堤。袤三十里。軍民船由湖中。西風大作。歲

溺湖中以數千人運之險道也。今爲東護堤。如議高郵新月河之制。東堤成。則月河成。一舉兩得之計。了此不過十萬金耳。省中堤故也。視白公縮費六十萬金。歲加修築。可保數百年無事。謀國者各有見乎。天妃口。自陳平江開漕江浦六十里。由此入黃河。官民便之。嘉靖中。黃水泛入。清江淤。河臣費十萬。開新河以北接於淮。其說以爲接清流。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水盛。則西擁淮流。併灌新開河。夫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若淮黃會於新開口。是一淤也。乃歲役千夫濬淮。甚交會之淺。而患愈博矣。余於天妃口建石閘。直出黃河。黃水盛。則閉閘。謝絕黃水。以杜淤。黃水落。又啓閘。以利官民。新開口勿濬可也。新河焉用哉。夏秋高寶諸湖水溢。瓜儀二閘。宜洞開之。高寶諸湖。今建平水閘。俱引支流。入射陽湖。注於海。正道也。而鹽城范公堤。有入海五道。今湮其四。下流不疏。此高寶與鹽之多水患乎。夏鎮新河馬家橋之左。呂孟徵山諸湖。夏水泛漲。外傷漕堤。內淹民田者。徐州七分。滕縣二分。嶧縣一分。公私未便也。余自北堤漸家壩至鐵河止。開水口。建石閘。宣洩湖水。以左出民田。右濟漕河。而夫役以履畝出之。二年乃成。洳口河從馬家橋入徵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於利國監。經螻蛤柳諸湖。出邳州直河。入黃河。有六難焉。徵山諸湖。水中不可堤。一也。梁城侯家灣。葛墟嶺。皆數十里。頑石不可鑿。二也。礮石水中。隨撤隨合。金火不可施。三也。嶺南去徐呂二洪一舍耳。二洪高下相等。避徐呂二洪險。葛墟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洳河。卽不治徐邳河。尤可。萬一加河成。歲治

之。而徐邳河非無事之水也。而又治。是兩役也。勢不已甚乎。五也。計鑿梁城侯家灣。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河五百年之費也。況未必成。六也。治泇河策。宜永罷之。糧運盛行。運舟過盡。次則貢舟。官舟次之。民舟又次之。開乃肅。汶水微而南旺析七分。北濟張秋。東昌臨清。三分南注濟寧。南陽夏鎮。是北濟者道近分數多。南濟者道遠分數少。則恃呂孟昭陽等湖也。故運盛行。則濟寧而上。發蜀山湖。南陽而下。左發呂孟諸湖。右發昭陽湖。以濟黃家開。勢不得不汲汲矣。夏鎮新河。萬世之計也。往開由南陽穀亭。沾頭沛縣。出留城。地勢太卑。視南陽以上。高下相懸。各開水峻。故多淺。又昭陽湖在其東。黃水每踰漕趨昭陽。故開河多淤。隆慶初。朱少保開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里。地故聳。與南陽等置新開焉。舊開多沉水中。漕水大平。不患諸淺。第三湖口受沙。薛二河之水。夏秋水發。流沙入漕。爲梗。乃於二河上源。爲皇甫東邵諸壩。遏二河入微山諸湖。卽沙入湖中。若石投水。新河無沙患矣。石堤累累如壩。柳陰依依若茨。樓船月夜。簫鼓中流。百里湖光。萬頃金碧。蓋不讓西湖蘇堤焉。南旺分水河。每年汶水大發。則流沙及新河。三河口。沙。薛二河水發。則流沙。舊制三年二挑。俱正月興工。三月竣事。是治本年之河。爲本年之運者也。倉卒周張。今運期早。蓋二月有過南旺者矣。則挑期亦宜早。故隆慶六年。改期大挑。是治頭年九月之河。爲次年二月之運者也。餉道遂大利焉。故糧務舊以冬兌。而夏開幫。兩年事也。今則冬兌。而冬開幫。合之而爲一。河務舊以春挑。而夏行舟。一年事也。今則秋挑。而春行舟。分

之而爲二。或合或分。百世不能易矣。兩河大挑。有五不便。有五便。舊以正月興工。二月竣事。則新運踵至。停積河流。既慮風濤。復稽程限。一不便。夫役年終。徭役更換。舊役已滿。新役未來。二不便。春事方興。民無暇力。迫之工作。田野不安。三不便。未接青黃。室如懸磬。頭會箕斂。工食艱窘。四不便。堅冰初解。時尙嚴凝。驅之泥淖之中。責以疏鑿之力。五不便。若改期九月興工。十月竣事。則回空已盡。築壩絕流。疏濬甫完。藉冰封閉。春融凍解。河卽有待。是新運之便也。舊夫未更。按册可籍。正役者不勞於再籍。僱役者無事於更張。是徵夫之便也。秋事告成。農多暇日。既無私慮。自急公家。是民力之便也。新秋豐稔。民多蓋藏。閭閻利以供輸。夫役易於徵斂。是工食之便也。天霽秋高。氣候清爽。河鮮沮洳。鑿鑄易施。是用工之便也。略見寶錄天津逆入白河。至張家灣。源出密雲山後諸流。五六月水漲。則流沙。三四月行舟輒膠。非無水也。蓋頭年漲漫。沙平河闊。則淺耳。余復夫老。如大挑故事。歲濬之。以待次年春夏之運。運畢。水溢。流沙復平。九月復濬。以待蓋歲工也。創瓜洲上下二閘。及開花園港六里。買石僱夫。費河道銀萬金。有奇。亦萬世之利也。焉論費。瓜洲上曰通惠閘。下曰廣惠閘。青石市諸蘇州。麻石市諸上元閘。匠取諸夏鎮。丁夫募之江北。經三月而後成。排萬口而始定。議百年而方興。難矣哉。南旺大挑。舊制。壩南北而絕之流。舟楫弗通。余先爲之南壩。逼汶盡北流。而挑其南。北舟悉艤南旺。而待南挑畢。余又爲之北壩。偃汶盡南流。而挑其北。乃決南壩。舟順流而趨於黃河。此濬淺行舟。兩利之策也。植柳

固堤六柳之法盡之矣。然必立春前所植。交春後則生氣動。多蟲嚙之患。舊制不活者罰銀錢。余念貧夫安所得銀錢。第一株罰栽五株耳。而柳益衆。自張家灣以及於瓜儀。循河二千餘里。萬曆初植至七十餘萬株。後來者踵行之。則柳巷二千里。掩埽者有餘材。輓運者有餘蔭矣。黃河堤同。山東濱東海。水盡東注海者勢也。逆水而西。以濟會通河。始於元。然其時主海運。海運爲寇所扼。則治賈魯河。而元因以亡。是元人不得會通河之利也。宋少保禮於永樂九年。因元舊始開會通河五百里。然非述者。蓋作者也。夫元人因山東之泉。悉入汶河。又以汶河雜洸。洸併泗不能勝。東注則爲堰城壩。截汶會洸泗西南流。以會於濟寧州之天井閘。而分水焉。蓋以濟寧以南。截諸淮安入海。濟寧以北。截諸天津入海云耳。不知陽穀壽張之交。地勢聳於濟寧數丈。而可倒使北注。如尉遲敬德武德七年之訛事乎。夫敬德爲盧龍節度使。一鎮之餉耳。嘗試爲之也。而元以全運餉上都。而又可襲訛嘗試乎。宋康惠弗之是也。乃壩戴村。遏汶西南流。入於南旺。據陽穀之脊。而分水得之矣。然併諸泉而歸諸汶是也。汶水盛發。勢不能攻戴村壩。則從戴村之東。龍山之西。攻開名曰坎河口。注鹽河以復歸於青州故道。而山東水復東傾。蓋九分東注。特一分析入南之安東。北之天津。餉道頻年。幸河不乏絕。隆慶六年。余以主事張克文言。循南旺百里。而上歷戴村壩。壩故堅汶不可破也。又東數里爲坎河口。東北注若駛。余顧張水部曰。何縱汶。曰歲堤坎河口。歲敗亡益也。余顧東龍山。彼有亂石。盍取石。灘坎河之口里許。若天成平水焉。

汶盜賊縱之。令還東注面目。汶平則留之。令全汶西南注。以其七北灌入天津之海。又以其三南灌入淮安之海。是因勢而鼎足分之者。以坎河灘故也。遂灘坎河口。萬曆元年。漕大利。嗟後之人。使會通河可廢。則坎河口請勿灘。如不可廢。治水者。尚慎旃哉。尚慎旃哉。宋少保禮。河南永寧人。永樂初。治會通河。先是國朝都金陵。餉道悉仰給於南。江右湖廣之粟。江而至。兩浙吳會之粟。浙河而至。鳳泗之粟。淮而至。河南山東之粟。黃河而至。而金陵據舟楫之會。而灌輸焉。置餉道弗講。永樂中。治北京。上供百官六軍。悉待哺於江南之稻梁。永樂多治海運。運艘兩浙自浙入於海。吳會自三江入於海。湖廣江西自揚子江入於海。淮北河南自河淮入於海。山東各以濱海州縣入於海。皆會直沽。達於天津。而懷慶衛輝。以其舟順衛河。入天津來會。俱遡白河。逆於張家灣。輸上都。而舟溺亡算。計臣曰。海道險不可運。乃令江南之運。皆入高寶諸湖。渡淮達黃河。陸運百七十里。入衛河。指天津輸上都。而車費亡算。計臣曰。陸道費不可運。少保乃請治會通故道。顧元末鼎沸。不暇治餉事。故道廢。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爲平沙。公乃究尉遲公之舊跡。及元人之遺則。自汶之上流。唐元爲壘城塢。遏汶入洸河。會泗水東南注濟寧。濟寧今天井關。尉遲建也。以天井之南注淮安。以天井之北注天津。而南旺地特聳。濟寧水上行。終元之世。第舟載上供數十石耳。海運若故。少保公患之。適有戴村老人白英者。獻策曰。南旺地聳。壺分水焉。第勿令汶南注洸河。北傾坎河。導使趨南旺。南九十里。流於天井。北百八十里。流於張秋。樓

船可濟也。少保乃造梁，望汶之入洸者，大壩戴村。過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通，淺船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浮閘從徐州至臨清，幾九百里，直涉虛然，爲罷海運。河成，會北京建宮殿五，敕公探大木六十四，卒於蜀，乃以餉道統屬平江公。平江居河上三十年，功多在淮南，而會通河則仍少保之舊。平江以帝姻且久，河工昭景，樂而少保自蜀葬於永寧，會學士榮表墓，又不著河工。子孫皆微爲庶人，又不克揚先人之烈。弘治中，僅僅廟食公南旺足矣。白英尤泯不聞，悲夫。隆慶末，余治水，歷戴村，遂灘坎河口，披楚茨，涉流沙，謁白老人之廟，則棟撓像頽，冠平定巾，老人已爾。返謁宋公祠，則淒涼古舍中，工部尙書已爾，亡有贈謚蔭敍，余以聞廟堂悲之。乃贈公太子少保，謚康惠，蔭一孫入監讀書，而英亦給冠服。英之後世，冠帶老人，而國家所以報開河元勳者備矣。無已，則必如平江例，乃同勳同賞乎，而況少保有明堂之功，亡獻舟之過也。閘之啓閉，宜以水爲則，不宜以日爲則。水盈板而不啓，則溢不及板而啓之，則洩視水而疏數焉可也。兗州府有泗水穿城而過之，西注於報功祠，自濟寧左而會汶水，由長溝東注於報功祠，自濟寧右而會，則任城固一都會也。故建國最久，泗水故道多堙，水溢則經兗府，東潰金口堰，而南出魯橋，豈徒少濟六十里之運，且導洩兗城之氣，而絕任城之青龍水，又不利於商舶之泛兗府者，萬曆春，余築金口，導泗流一貫城，一遶城北濠，而皆會於天井焉。閘有三，叢石爲之，有龍門，有鷹翅，有龍骨，有燕尾，曰石閘，漕長恐水

之洩也。則木板爲之。視漕之廣狹而多寡焉。中留龍門。十有八尺。遇淺則施。深則否。可導而上下者也。曰活閘。閘水出口。與河上下相懸。爲之壩以留水。與河接也。龍門如制。曰土閘。皆濟石閘之不及也。閘漕與河接。若河下而易傾。則萃漕船。塞閘河之口。數重。閘水爲船所扼。不得急奔。則停迴。卽深留一口。牽而上。遞相爲塞障而壅水也。命曰船堤。是以船治船者也。閘漕下流通河者。必留一淺。長數丈。戒勿濬以蓄上流。以一淺省多。淺若棄之與啓閘等。而上流諸淺見矣。此以淺治淺也。閘漕一里。藉令舟滿漕可容九十艘。舊制魚貫三十艘而過之。余令之九十艘盈漕焉。漕盈則水溢。且上閘之水。不得直遂也。而善停蓄水。可逆灌上閘矣。此以漕治漕者也。白河天津至通州。凡五十九淺。有淺夫以濬淺。有堤夫以築堤。百八十年。堤夫猶故也。而以淺夫爲引舟夫者。誤。余爲之復舊制云。河道夫役。以類從焉。一曰堤夫。若高寶邳徐閘崖。從事筓鏹修築者是也。二曰淺夫。若高寶湖之用船簷。閘漕之用五齒爬。杏葉杓。水刮板者是也。三曰閘夫。若諸閘之啓閉。支篙執靠打火者是也。四曰溜夫。若河洪之拽溜牽洪。諸閘之絞關執纜者是也。五曰壩夫。若奔牛之勒舟。淮安之絞壩者是也。而今白河以淺夫改爲引夫。高寶以淺夫併爲堤夫。失制久矣。今悉改正之。淮南建閘。舊取石江南。綱運殊爲勞費。不貲萬曆元年。高寶諸閘。余令石工鑿徐州山。第給匠氏之餼耳。而令回空糧船順載之。每歲約回空八千餘艘。每艘載石者三。則每歲當得石二萬四千。可建二十閘矣。勿勞舟費。勿擾商舶。便計也。而何

苦江南之官民爲國家造黃冊之法。若奇零不可窮詰。且滋弊數也。爲之法曰。逢三丟逢七收。蓋如以分計者。如遇三釐。則損之爲一分。如遇七釐。則益之亦爲一分。善數也。今乃推之。以至於不可盡之數。吏緣爲奸。余令估河工堤。如百丈者止於尺。千丈者止於丈。萬丈者止於十丈。銀如百兩者止於錢。千兩者止於兩。萬兩者止於十兩。糧如百石者止於斗。千石者止於十石。糶灰如百斤者止於兩。千斤者止於斤。萬斤者止於十斤。假令不盡奇零。則三丟而七收之。分數明。吏弊絕。黃運兩河估計皆同。瓜儀天妃各關。啓閉不定期限。以江河消長爲候。如江河消。則啓板以通舟。悉令由閘。使商者省盤剝之艱。如江河長。則閉板以降流。悉令由壩。使居者得挑盤之利。若水長閘閉。願候水落。由閘者不強之。使由壩。水消閘啓。自願過壩者。亦不強之。使由閘。則閘壩俱安。商民兼利。閘河水櫃。凡八。一曰馬場湖。隸濟寧。周四十里有奇。俱水占。可櫃不可田。二曰南旺湖。隸汶上。周七十九里有奇。可田者三百七十四頃六十畝。可櫃者一千六百七頃八十畝。三曰蜀山湖。隸汶上。周長五十九里有奇。可田者一百七十二頃。可櫃者一千五百三十九頃五十畝。四曰馬踏湖。隸汶上。隆慶元年。均地踏丈。陞科者爲官占。不經陞科者爲民占。可櫃者無幾。方稽核而未報也。五曰大昭陽湖。隸沛縣。原額五百頃。可田者三百九十七頃。可櫃者一百三頃。六曰小昭陽湖。隸沛縣。原額二百一十八頃有奇。可田者一百八頃。可櫃者一百一十頃。七曰安山湖。不可櫃。八曰沙灣湖。可櫃。夫可櫃者。湖高於河。不可櫃者。河高於湖。故

也。然而昭陽可樞，不能大濟。蓋洪溝之出涓涓耳，無足恃也。若獨山、赤山、徽山、呂孟，原非樞也。新河障田成湖，而馬家橋諸口決之，大濟運無樞之名，有樞之實。蓋捐田稅，毋病民，而樞焉以益運乎。余蓋嘗請之，不報。運河之存也，以堤。堤之固也，以民。自張家灣南迄瓜儀，延袤二千四百餘里，河臣鄙，懼民居之毀堤也，而逐之。余大召民之居堤者，與約法三章耳。商賈輻輳者爲上堤，歲輸地租如例。民集而商賈不停者爲中堤，三載量征之。若野曠民稀者爲下堤，直令世業也。永勿征。蓋半稔而來者三千廬焉，循是行之，則二千四百里間，童叟往來，木樹掩映，舟行兩堤之中，亦天下之至安至適也已。是全堤也。焉用逐。通州至天津，爲淺鋪者九十五鋪，設淺夫十名。小甲老人一名。每歲水溢沙平，則濬之。是歲工也。百七十年，河臣以淺夫爲引夫，有司革淺役爲民役。白河之不治也久矣。萬曆元年復之。治水鑿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運河水

儀真至淮安河。止務高堤不務深河。勢擁諸湖。安所紀極。萬歷元年治之。乃測江都縣三汊河起至楊子橋止。計半里。舊水深四尺。測寶應縣大潭起至三官殿嘴止。河心舊水深四尺五寸。測白馬湖口起至錢家直止。河心舊水深四尺二寸。測山陽縣化骨亭起至趙家莊止。一里。舊水深四尺二寸。是三百七十里。運道中。淺者止此。總之不踰五里。餘皆五尺至一丈。極深有至一丈八尺而止。淺夫淺船治之。月計之工也。凡四尺者可濬至七尺而止。則以運舟用水三尺乘之。高寶諸湖。從平水二十餘閘。中尚可洩去四尺。夫水落四尺。則河岸視舊可高四尺。一以固堤。一以利田。此祖宗但令深河。不令高堤之微意也。余故痛復之。百餘年來。乃不爲濬淺之易。而爲高堤之難。未之思也夫。治閘漕之淤有二法。遇淤泥之淺。利用爬杓。不利於刮板。遇沙淤之淺。利用刮板。不利於爬杓。瓜儀濱江閘外。春運江潮未盛。潮至則通。潮落則滯。司河者爲濬渠焉。愈深愈滯。蓋潮帶漕水同落故也。余止濬渠。獨令閘外與江相接之所置壩焉。以留舊潮而接新潮。且令渠之不直洩也。而又免濬渠之勞費。漕舟乃利。境山閘者。閘漕之外戶也。年遠變遷。棄焉不治。上下多淺。萬曆初乃更爲之。而黃家閘始有重關矣。外阻黃

內束漕兩利之策也。坎河口者其運漕之囊籥乎。旱則止汶以濟漕。澇則洩汶以全漕。石灘天壤俱弊可也。後來者時爲囊。時爲籥。有權存焉。酌而用之存乎人。開河水平。率數十里置一閘。水峻則一里或數里一閘焉。舊制漕淺即濬。夫數十里濬深一尺。勞費則何益一板焉。則數十里水深尺半。餉耳。故救急莫如加板。理閘如理財。惜水如惜金。糧艘入水。深不踰三尺五寸。濬至四尺。則水從下過。廣不踰一丈五尺。濬至四丈。則水從旁過。皆非惜水之道也。故法曰。凡濬法。深不得過四尺。博不得過四丈。務令舟底僅餘浮舟之水。船旁絕無閑曠之渠。所謂以少淺治多淺。以下水束上水。啓閉諸閘法。若潮信焉。如啓上閘。即閉下閘。啓下閘。即閉上閘。節縮之道也。不然將恐竭。又啓板時。上下水舟俱泊五十步之外。每啓一板。輒停半餉。命曰晾板。則水勢殺。舟乃不敗。若通閘。若頂閘。是竭河毀舟之道也。漕大忌之。沂泗之水。經兗府自北而南。由金口壩南出魯橋。其流頗順。故古建金口壩。以遏南奔。特分一派。由黑風口西流。穿兗城。出天井閘。其流頗細。余濬黑風。由兗城至濟寧。深廣可舟。而固金口西趨者盛。則南奔者微。多濟運道。商舶直達兗府。兩崖膏腴。無淹沒之患。一舉三利之也。山東水惟汶最大。伏秋暴漲。出南旺。南奔濟寧者勢盛。則衝遏沂泗之水。天井閘咽不得下。而濟寧東偏數萬頃膏腴。悉爲廣川。溢南陽則斷諸堤。且左偃獨山諸湖。不得疏洩。右奔入昭陽二湖。魚沛滕成淵。東南射茶城。則黃河得汶十之一。助爲虐也。萬歷元年。謹備南旺。七月淫雨連旬。汶暴發丈餘。余亟閉柳林寺前

二閘斷南流，而令全汶上源多北歸鹽河，入青州之海。下悉北歸張秋，入天津之海。其流於濟寧、南陽、出茶城者，特沂泗二水耳。流細而力薄，通天井、開咽之裕如也。東全膏腴數萬頃，南陽諸堤，其若常山之蛇焉。獨山諸湖，徐徐入新河，而新河特涓涓者，入昭陽魚滕沛，疇昔之爲湖者，今皆成膏腴。秋大稔矣。而射茶城入黃河者，一衣帶之多，黃河亦少失所助乎？其樞在南旺，其機在柳林寺前二閘。蓋南旺地聳，制之固形便勢利也。汶平則柳林寺前復開，汶發復閉，不言所利大矣哉。南陽新河堤，三空減水閘，湖水盛，則從空中衝對岸之堤，堤多毀，河水盛，則從空中奔沿堤之湖，運舟吸入空中，多敗。余益之，小閘十數口，僅僅六尺許，夫閘多，則水勢大殺，口狹，則水力大弱，亡吸舟決堤之患矣。閘河八百里，大湖之中，多產蘆葦，長堤之間，多長草蒿，棄於地也。余令九月刈之，蘆葦可以代柳稍，蒿草可以代谷藁，捲滯之資，誠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矣。省令夫之徵本色者，改折色，貯庫以備不虞，不亦公私兩利乎？閘河無源，非真無源也。蓋合徂徠諸山二百八十泉者，尺疏而丈導之，合則流，散則否，有似於無源耳。故閘河之水，以深三尺爲制。祖宗法運，舟載不過四百石，入水深不得過六掣。掣字借用，蓋食指直之，謂之一掣，一掣者五寸也，六掣則三尺矣。六掣者三尺也。故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若不務足船，而徒搭運，以省船力，安能運船，而漕大困矣。歸罪無源之河，何益哉。制閘三法：一曰填漕，凡開閘，糧船預滿閘漕，以免水勢從旁奔洩，如甘蔗置酒杯中，半杯可成滿杯，下漕水可使逆流入上漕，二曰乘水，打閘時，船皆

銜尾。其間不能以尺。如前船拽過上。開口七分。卽付運軍爲牽之。溜夫急回拽後船。循前船水漕而上。使後船毋與水頭鬪。閘夫省路一半。過船快利一倍。三日審淺。凡下活閘蓄水。如係上水淺。則於船頭將臨淺處安閘。如係下水淺。則於淺尾下流水深處安閘。故活閘必從深淺相交之界。則淺者自深。若騎淺安之。則一半淺者深。一半淺者愈淺矣。南旺脊水也。閉諸北閘則南流。閉諸南閘則北流。水如人意者莫如汶。故命之左則左灌濟寧。命之右則右灌臨清。萬歷元年。臨清稍滯運。余以尾幫入南旺。閉之南閘。令全汶趨臨清。一日而出板閘者七百。十日而出運艘六千有奇。此所謂役水者也。諸閘漕以汶爲主。而以諸湖輔之。若蜀山、馬踏、南旺、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徽山、昭陽、呂孟諸湖。皆輔汶南流者也。顧汶水微于春夏之交。而灌輸方盛。湖水溢于夏秋之交。而運事以竣。要在節宣諸湖。秋終則悉閉之。以待運。春終則漸發之。以濟運。則得之矣。閘河身博不踰六丈。故水束而深。唯自留城以下。往年爲黃水所盪。漕博至有數十丈者。夫以半汶南流而鋪數十丈。淺固宜然。今立小河之法。於秋盡水落之候。因勢剗築縷水小堤。以小漕身。如平淺則兩旁夾縷之。如偏淺則於一旁淺處偏縷之。延袤以淺爲度。大都漕博止六丈。提高止五尺。根四尺。頂二尺。欄以小椿草。夏秋水漲則任其敗。水落復修。每千夫日可小二三里。漕立小。則水立深。浮舟俄頃耳。此歲工也。江南運道。自萬歷元年始屬總理。自杭州以達於鎮江。凡八百餘里。遡杭及常之七暨堰。大勢地卑。且多湖蕩。卽崇德、吳

江、長洲之間，淺不甚也。唯自常之白家橋以至鎮之京口，地勢漸聳，河止一經，更無支流可引。每旱乾，秋冬水涸，輒淺滯不可舟。而揚子江復下丈許，此京口所以冬築春開。今建瓜洲二閘，大挑常鎮諸湖，遂使臘月初旬，京口可開千艘並入。誠二百年僅見。江南百世之利也。顧自白家橋抵京口僅三百里，濬之以漸，而下引七暨堰以南之水，注之北流，如南旺北河故事，則京口永無患矣。常州以北三十里爲犇牛閘，又二十里爲呂城閘，官夫故在，唯作新而用之。此事半功倍者也。每歲犇牛築壩，兩浙回空，皆由江陰下江口，歷青陽，出無錫之高橋，抵蘇杭。此其捷徑也。但青陽一帶，河身狹淺阻塞，商賈不通。今濬之不惟江陰運舟徑可抵城，而每京口大挑，此其間道也。經略江南三策，一曰處工費，以備修濬。江南河道宜兩年大挑，如北河故事，爲費甚鉅。取之屬邑，是以杯水救車火也。則病官取之丁田，是以公家累私室也。則病民。取之以河銀，是漕渠廢水利也。則病農。取之商賈，是以水累陸也。則病商。取之協濟，是欲舍己田耘人田也。則病鄰。今查蘇、松、常、鎮、杭、嘉、湖漕糧二百萬石，每石僱船抵瓜壩，腳米七升。瓜洲閘成，淺船悉抵江南，水次交兌，而悉獨僱船米。余請於七升之內，免去六升，以利民。量徵一升，以利河。名曰運河銀，分貯各府。鎮江河工獨多，貯亦以多。常次之，蘇次之，嘉又次之，杭又次之。大挑僱役辦料諸費，悉資於此。一切亡累也。夫民免六升，省二百年額內之舊派，修河一升，亡八百里額外之偏累。以瓜壩所省江南之費，爲江南運道通融之用，便計也。二曰設江潛，以避風濤。七郡運五千餘艘，

俱出京口。渡江以入瓜洲。開河風濤不利。則艤於大江之濱。後舟鱗集。欲進不得。欲退不能。至危事也。則於京閘之外。藏風處。濬而深之。可容五六百艘。固椿築堤。若湖蕩焉。而以一口通出入。南北渡江者。乃即安矣。三曰改閘座。以免阻塞。犇牛呂城二閘。底石頗高。而運河深七尺。以平江水。則閘底限之。故深河宜深閘底。乃利涉爾。夏春運盛之時。正汶水微弱之候。南北分流之則不足。併流之則有餘。特爲番休之法。如運舸淺於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灌茶城。逆舟屯於汶之上源。以待北決。如運舸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灌臨清。此役汶全力者也。萬歷元年始用此法。

漕大利

治水筌

馮敏功遷河南左參政時。少年喜事者。欲從泃口穿葛塢諸山。抵南北大湖。中界兩長堤爲運道。以示奇。柄相以敏功熟於河。徵敏功與議。且將屬之。敏功念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盤石礮砂。不可鑿。大湖相連十四不易堤。民力之幾何。而虐用之。持不可。乃寢。而喜事者。又欲別絲海通膠河。其視漕稍徑。而中皆高嶺巨石。東土瘠。人疲不勝役。甫舉事而驚潰者再矣。乃移敏功山東。敏功議以膠工不易興。且不易竟。卽竟亦終塞。縣官故不乏金錢。奈何悉捐以填無用。而窮此數十萬人力也。撫臣探敏功議上聞。失柄相意。遂舍敏功而他屬。卒如敏功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尺寸利。柄相稍惡沮。始用廷議。罷之。丁艱去。

兩浙名賢錄。敏功服除。起佐漕運。見十年。

是年清撫都御史王宗沐、淮安知府陳文燭加修淮安長堤，督築西義橋椿岸，又修鹽城石礎海口，以疏下流入海之路。南河全考。宗沐、文燭俱在萬歷二年去任。全考錯入在四年。故移置於此。淮安長堤在郡西。自清江浦乘王廟起。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過金神廟至柳浦灣。六十里而近。詳見淮河王公二堤記。石礎口在鹽城縣東門外里許。諸海口可開。而石礎口獨不可開。明胡希舜嘗有詔矣。略云：萬曆丙子。鹽城令杜君善教。以興化鉅公主議浚河建閘。河通潮大。至壞閘水。澎湃震蕩。大沒良田。一時居民溺死者無算。於是鹽人鼓噪而爭言塞石礎口矣。庚辰歲。揚令瑞雲言之巡鹽御史姜公璽。是年題請塞石礎口。修宋丞相范文正捍海故堤。而命楊令董其役。自是海潮不得奮颺而上。鹽人永永無海患矣。諸海口可開。石礎口則不可開。何者。石礎口溝城。故塞不獨在田也。

明神宗萬歷三年正月丙午。巡撫順天都御史王一鶚條上弭盜六策。一議定守備汛地。漕河一帶。南起丁字沽。北至王家擺渡。崔黃口與霸州二守備。分河東西岸而守之。兩岸兩屬。彼此互諉。不若盡屬之崔黃口。而霸州則專以近京要路責之。一議增巡河哨船。宜置八槳船六隻。每船用兵十名。分布巡哨。一遇有賊。併力齊棹。與岸上巡緝互為聲援。一議明管河職掌。謂管河舊設一把總。一主簿。皆高坐河西齊地。職守湮廢。宜於夾河武清營州二衛。選驍勇有才官一員。充為總領。責以護糧。把總。主簿。責令沿河修濬。巡緝。如有失事。通與守備及巡簡官一體查究。疏下兵部。覆核無異。詔如議行。併令撫按官申飭所屬。有隱匿盜情規避罪責者。事發一體治罪。二月庚午。先是聽選歲貢生員許汝愚奏稱。鎮江府練湖。焦干。杜墅三湖。修之。堪以濟運。京口。丹徒。呂城。犇牛四閘。因而可廢。事下地方踏勘。至總理河道傅希擊言。練湖先已疏築。無容別議。焦干。杜墅二湖。地窪源少。無益運道。四閘若廢。有妨蓄洩。其事遂寢。戊戌總理

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傅希摯上言。治河當視其大勢。慮患務求其永圖。頃見徐邳一帶。河身墊淤。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幸而決於徐呂之下。猶可言也。若決於蕭揚之上。則閘河中斷。兩洪俱涸矣。幸而決於南岸。猶可爲也。若決於北岸。則不走張秋。必射豐沛矣。臣日夜憂懼。悉心講求。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耳。今以資河爲漕。故強水之性以從吾。雖神禹亦難底績。惟開創泇河。置黃河於度外。庶爲永圖耳。泇河之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臣遣錐手。步弓。水平。畫匠人等。於三難去處。逐一勘踏。起自上泉河口。開向東南。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村東。則葛墟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從堤溝河經郭家西之平垣。則梁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於泇口上下。則河渠深淺不一。湖塘之聯絡相因。間有砂礮。無礙挑挖。大較上泉河口。水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而東南。計長五百餘里。北之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脈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昔尙書朱衡之開新河。都御史潘季馴之開邳河。權救一時。其情事忙促。工費浩大。難盡名言。今雖尙幸無梗。然想時度勢。要之不免。卒有不虞。而後竭天下之財力以通咽喉。何啻如新河邳河之情事。洵洵而已哉。若拚十年治河之費。以成泇河。泇河旣成。黃河無慮壅決矣。茶城無慮填淤矣。二洪無慮艱險矣。運艘無慮漂損矣。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座。可無建。徐口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隄工。可中輟。今日不費之費。他日所有省尙有餘抵也。故臣以爲開泇河便。因列爲議工費。酌工程。擬督工。請監工四款上之。意下戶工

二部看議。三月丁巳。泃河之議。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疏言。事體重大。宜集廷臣會議。或行地方覆勘。又泃河一帶。水災頻仍。大役驟興。地方隱憂。不可不慮。戶科都給事中湯聘尹言。曩者新河之役。議用費七萬。及其成功。殆十倍焉。今日雖議百萬。而大役難料。中道難輟。恐不能無倍於初議矣。宜大集心計。博采衆思。工費約用幾何。支給出自何所。開列奏聞。必儲蓄可備六年。然後可下詔興工。二疏俱得旨。下部臣覆請會議。上曰。開河事理。傅希摯所奏。固已明確。但事體重大。不厭詳慎。廷臣會議。亦是虛文。甲可乙否。終難成事。命侯于趙親往會希摯及價運。按臣確議以聞。丁卯。工科給事中侯于趙舉原任都水司郎中張純。久歷河防。周知地理。乞添註原銜。同往勘議泃河。許之。四月甲午。總理河道都御史傅希摯謂高寶之間。桃花泛漲。陡齊堤岸。宜急捐徐邳二州河道船稅。堤夫等項四萬。以備修築。於是工科右給事中蕭崇業等疏。東南咽喉重地。重罹災變。宿水未消。新滂增毒。獨恤修築。以甦瘡痍。是或一道也。若開草灣浚石礮二策。則未可輕議何也。泃河之役。國儲所關。必不容已。若兩役並興。馳驚不足。顧尾失首。非計。宜俟泃河告竣。淮揚稍稍安業。乃可徐圖耳。戶科都給事中光懋亦言之。事下戶工二部覆議。命河漕諸臣及勘泃河科臣。博訪羣策。議定明白以聞。六月辛卯。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等題會勘泃河事宜。自泉河口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餘里。內自直河至漕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無賴於泃。斷在可已。惟是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宜開以避二洪邳河之害。約費可一百五十餘萬金。特良城伏石長五百

五十丈。比原勘多四百七十丈。開鑿之力。難以逆料。性義。馬陵俱限隔河流之處。二處既開。則豐沛河決。必致灌入。宜先鑿良城石土。預修豐沛堤防。而後前功可徐議也。戶部亦覆如科臣言。又謂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洧河非數年不成。故治河爲急。開洧爲緩。奉旨着侯于趙等所奏與傅希摯原議大不相同。傅希摯久歷河道。他當初若無的見。豈敢謾與此役。此必該道等官畏工久羈官。故難其說。陰肆阻撓。勘官據其所言。謾爾回奏。其言先開良城伏石。徐議興工。都是搪塞了事之語。深負委託。今人平日都會說利道害。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實幹。便百計推諉。只圖優游無事。捱日待時。詎肯視國如家。忠謀遠慮者。似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濟事。且洧口之議。止欲通漕。非欲棄河而不理。今他每既說治河。即可以兼漕。使着他一意治河。別工不必再議。今後漕糧開兌遲悞。責在漕運。舟行梗塞。責在河道。有曠職廢事的都掣來重處。管河司道等官。都着久任。不許陞轉。吏部該科記着。七月己未。國初糧運。自儀真直抵淮安。謂之裏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疏開清江浦河。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啓閉。每歲三月以後。糧運過完。即將原閘封閉。隔絕黃水。官民船盤剝如故。其後漕規廢弛。閘不能閉。而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其後閘廢不修。淮水不息。黃水盛大。淮亦因之。高寶湖堤年年衝決。鹽興等處歲歲被災矣。至是御史劉光國議以天妃閘地勢高於通濟。淮水灌溢多於黃水。謂宜將通濟閘及福興新莊二閘。增卑倍薄。務令高厚堅固。仍令清

江廠分司專司啓閉。每五月以後。九月以前。二水盛發之候。嚴加封閉。官民船聽其自行轉盤。惟回空船至。每一日啓放一次。隨放隨閉。不許官民船越規擅進。以貽水患。從之。八月甲戌。工科都給事侯于趙疏言。高寶湖堤大壞。蘇松水利久湮。宜專委任督理。以裨國計。巡鹽。巡撫俱難兼管。宜於南京。巡江。巡倉。屯田。三差歸併一員。專理河工。部覆如議。丁丑。先是總理河道都御史傅希摯言。茶城一帶運道咽喉。頻年淤決。迄無成功。宜自梁山以下挑濬。與茶城交相爲用。淤舊則通新。而挑舊。淤新則通舊。而挑新。惟築壩斷流。通其一。以備不虞。部覆得旨如議。九月己亥。南京工部尙書劉應節等上疏言。海運之難。以放洋之險。覆溺之慮耳。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計地約一百六十里。其應挑濬者。不過百里。非有高山長坂之隔也。宜因山東班軍一枝屯駐膠州者。合附近該營起軍數千。度地分工。量工命日。以實心任事。大臣一員董之。可成百世之功。部覆原議。聞見既真。籌畫又熟。若以他臣督之。恐議非已出。別生異見。宜專敕一道付本官專詣膠州。相度經營。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得旨。這膠萊河議。卽經行勘。俱爲浮議所阻。劉應節等旣的有所見。不必覆勘。就着徐枋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會同山東撫按官。將開濬事宜。一一計處停當。具奏來行。朝廷屢議開河。止爲通漕。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撓的。挈來重處。十月壬午。總理河道傅希摯議。上江四河道。及山東泉源主事。要將江南運河歸併水利。御史就近統管。兗州泉務歸併該府管河同知。仍將清軍同知除去管泉字樣。部

覆從之。明神宗實錄。

徐公棫擢南少司空時。黃河東決。漕道爲梗。上南顧太息。宰臣以下咸蓄目。焦心思所以別爲計。而南大司空濟南劉公者。熟登萊事。公亦諳習水道。心然其言。遂並疏上計。上報可。俾劉尙書往視。而公則以少司空兼僉都御史。專敕理膠河。會山東當事者。言開膠河非便。所役夫且乏餉。而羣譁言不便者。交和之。遂從中報罷。張元怱撰南工部尙書徐公墓志。棫字世實。嘉靖丁未進士。

是年五月。高郵西堤決。清水潭丁志等口。本部郎中屠元冰暨接管郎中陳詔督築塞之。南河全考。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四年正月辛丑。以原任登州府知府陞陝西行太僕寺少卿李承選。改添註遼東行太僕寺少卿兼山東僉事。駐萊州。開浚新河。己酉。高郵州清水潭堤口衝決。時督漕侍郎張紳以修復老堤。工力浩大。數年始可成功。恐新運已臨。決口未就。且令糧船暫由田圈裏行。而御史陳功則稱圈田淺澀。不便牽挽。外湖水面闊四十餘里。風有不順。必至稽阻。工科給事中侯于趙亦以兩臣持議未決。恐致過淮。後期。乞敕所司速議。并欲以淮南運道專責漕臣。而以淮北運道命河臣。傅希摯一意經理。務時加挑濬。以圖萬全。從之。己酉。督漕侍郎張紳以修築寶應堤工議於江南各府州縣。并浙江。江西。湖廣。每糧一石。加派一斗。折銀五分。兌于餘鹽銀內借用。候次年徵完補解。弗許。詔以漕糧脚米六升。每歲計銀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及蠲免七升內量復一升。每歲計銀一萬兩。爲修築之費。又命於河道衙門轉發修河銀五萬兩。如不敷。或留漕米。或借工本鹽銀。或山東河南香錢例銀。及德州倉銀。并准湊用。壬子。開浚新河。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徐斌等議。新河二百五十八里。中間鑿山引水。築堤建閘。工必不可議省。漕河舊規。每方廣一丈。深一尺。爲一方。每方二工。計工給銀四分。共該銀九十萬八千七百六十一兩八

錢費必不可不儲。得旨膠河在嘉靖間該道官自行開浚。工已十之六七。當時未聞請給錢糧。多用夫役。今特竟其未成之緒。縱工費銀鉅。何至動稱百萬。據所委勘各司道官多推艱避事。其中工程道里丈尺。大率虛估。未見詳確。顯是故設難詞。欲以阻壞成事。且就近有司官員豈無堪用者。乃委及王府長史。長史以輔導爲職。豈宜侵有司事。徐枋始議云。何今觀其所措畫。殊無勤誠任事之忠。戶工二部其會同原建議劉應節。並二科勘議以聞。枋等又言前題。匡家莊地委高峻。難於施工。改扞黃阜嶺。道里稍近。而高處亦復不減。泉水仍不可通。惟治都泊。由船路溝一帶。原係便路。相傳謂都泊爲水所匯。船路溝爲行舟處。似有待於今日者。在黃阜嶺迤北。既遠其高峻。在分水嶺迤南。又避其淤沙。地形平衍。水勢浸漫。且旁有可濟之河水。可引之源泉。其上流爲沽膠等河。濬之以爲血脈。其下流爲張奴等河。濬之以爲經絡。多建閘座。以通其咽喉。廣開水櫃。以資其榮衛。立堤塍以障其流沙。開月河以洩其橫溢。或遇大旱水淺。仍照會通河事例。預造剝船。以備剝淺。每年春初大挑小挑。務期通利。其海倉口等處。俱有舊設倉廩。仍查復製造。以備積貯。是可以備海運之長策。稱轉輸之便途矣。報可。丁巳。命漕運及河道衙門。嚴督郡縣。將清水潭原決堤口。設法堵塞。勿得恃圍田外湖。致稽糧艘。二月丙寅。戶科都給事中光懋言。國家建都極北。軍國之需。悉仰給東南。近因漕渠多梗。識者謂宜別通一路。與運河並行。然初議挑浚僅百里。起夫約數千。經費數萬。即可通潮信。而海水自來。頃勘報又謂海潮必不可通矣。三徙匡家莊。而都泊是

主矣。深挑量浚。計地長百有七十里矣。旁引接濟之水。又遠百六十里。與正河等矣。夫役過四萬矣。時限三年矣。估計工費又幾百萬矣。前後矛盾。恐糜竭無餘。而漕事未必有裨。乞命尙書劉應節暫輟營事。赴開河地方。與徐棫虛心講求實用。若出百萬之費。未足收永賴之功。不妨奏請中止。下所司。己巳。工部尙書郭朝賓等言。新河之議。劉應節原以通海爲主。今查姚家莊以南。至集墓溝。計三十里。自孫家口以南。至高崖頭。玉皇廟。共一百一十八里餘。又自高崖頭至旋河。量浚七十丈。俱係海水必由之路。宜卽興工。其開引水河一百四十六里。應命停止。惟是千聞不如一見。徐棫親見海不可通。故議引泉。乃欲使之捨泉就海。責以必通。萬一無成。則棫得自諉。而費過錢糧已不可追矣。必須公同應節商度至當。可通則通。可止則止。慎於經始。以圖萬全。上命應節暫解營務。會同棫并該省撫按官親到地方。虛心計議。先將難處開浚。試驗果否可行。細估具奏。毋得拘泥原議。含糊兩可。致誤大計。戶工二部各先發銀三萬兩。付應節支用。以後工費。另行議處。丙子。議浚新河。工部右侍郎徐棫題。山東屢罹災傷。青登萊三府尤甚。今大舉河工。必賴居民安業。乞將一應拖欠錢糧。自隆慶六年以前免徵。萬曆元年二年緩徵。疏入。命所司分別京邊緩急。以副恤民德意。刑科給事中王道成言。新河一事。劉應節主通海。徐棫主引泉。臣愚以爲膠州在南海口之中。土最高厚。萬一墜石隱伏。挑浚安施。至於漕運紆長。河泉脈細。易盈易涸。開櫃徒勞。況海船河船。決難通用。而山東錢糧。不滿二萬。卽南北區處。百萬易備。使復有不足。其將再請乎。

疏入。上曰：人臣任事最難，已令虛心議處，不當預爲難成之說，以恐之。命仍前議。戊子，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徐斌，以條議新河事，奉旨切責。倉皇具疏陳謝，而所錄旨意差訛，爲工科論劾。上以斌在遠，傳寫致誤，貸之。三月辛亥，巡按山東御史商爲正言，臣奉命亟趨膠州，擇分水嶺難開處挑驗，用夫一千一百名，方廣十丈餘，挑下數尺，卽礪礶石，又數尺，卽沙。此下皆黑沙土，未丈餘，卽有水泉湧出，隨挑隨汲，愈深愈難。今十日餘矣，而所挑深止一丈二尺，所費銀已五百餘兩，尙未與水面相平。若欲通海及海船可行，更須增深一丈，雖二百餘萬金，不足以了此。且麻灣海倉海口兩頭，淖沙數十里，隨挑隨淤，雖使別開一渠，數月後潮至沙壅，亦復如是。況海運必出自淮安海口，高寶其所必經，高寶不治，此河雖通，亦不能越而飛渡，觀其緩急先後之勢，此河之不必通亦明矣。而況有未必能通之勢，若此乎？乞命停止，毋事虛糜。下部議。丙辰，河道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高郵河南隄，乃永樂間平江伯陳瑄所建，運舸俱行湖內，波濤爲患。至弘治間，侍郎白昂議開越河，中爲土堤，東爲石堤，兩頭建閘，名爲康濟河。其中堤之西，老堤之東，約成民田數萬畝，卽今所謂圈子田也。彼時未傍西堤爲河，而別作越河於數里內，舳艫俱流，軍民稱便。但河去老堤大遠，瞻顧不及，缺壞不修，遂致水入圈田，又成一湖。而中土堤遂潰壞，則東堤猶受數百里湖濤，故有昨歲清水潭之決。蓋勢所必至也。今若盡復白昂舊蹟，策非不善。但據估銀二十三萬有奇，比之白昂所費，尙不及半。誠恐修築不堅，數年復壞，反成虛費。則不如照弘治年間侍郎王恕

議。就老堤爲越河。只修築東西二堤。爲費旣省。而循堤牽挽。亦可隨壞隨修。高郵旣完。徐及寶應。謹將切要事宜。條爲四議。其一曰。設處錢糧。二曰。燒採磚石。三曰。分募夫役。四曰。委官分理。下所司。壬戌。工科給事中戴光啓言。臣觀吳桂芳所奏。高郵築堤一事。舊河方病太遠。終不忘軍民稱便之功。開河令傍老堤。又自爲二面皆水之慮。臣竊探桂芳意。若曰。三堤並修。一河復舊。良可垂遠。但前估工費。不足應用。今又不便更估。不若姑省中東二堤之費云爾。按其疏中有據估不及白昂之半。又曰。必復康濟之舊。非增二十萬不濟。其意可見矣。夫圖大事者。忘小費。何必過爲嫌憚。求倖於目前苟安哉。下部議。四月戊辰。先是漕運侍郎吳桂芳。以議修高郵湖堤。爲工科給事中戴光啓所摘。下部議。言漕臣躬親相度。必有所見。但疏意似因工鉅財絀。改疏越河。故戴給事反覆辨之。事應覆勘。惟是合用磚石數多。採燒船運。非倉卒可辦。所議河南庫貯河工銀五萬兩。應節轉發。其磚石行各府州縣。如式燒採。至興大役。應分派各府縣撥夫一體應役。計時省放。得旨。吳桂芳原任揚州河工事理。知之必真。前已有旨委任責成。不必又行覆勘。餘如議。戶部亦以江北各府椿草。香錢。船稅等銀五千兩。漕撫罪贖銀五千兩。廬鳳淮揚徐滁和事例。納板銀二萬五千兩。俱免解部。各總輕齎內河工銀共五萬八百六十四兩。兩淮鹽運司庫貯挑河銀三萬兩。俱留濟用。上俞其請。仍留廬鳳等府應解馬價銀二萬二千兩以濟之。庚午。勘議新河。兵部尙書劉應節言。新河地形如掌。水勢成渠。較之黃埠嶺誠便。且兩海口水甚深闊。下皆實地。乘潮自可通。

舟惟南海口迤北十五里積沙數段從古路口另開十三里許直接麻灣以避之可以永恃又橫建一閘於新舊河水之交則潮水流通浮沙不入矣北海口以南三十里爲龍王廟有客沙二里四十步撈沙二尺下卽實地若旁闢一渠築堤五百餘丈以約水障沙自無他患由廟前起新河閘口中間一二淺阻并令挑深亦可無虞矣分水嶺一帶地形本高泉水四溢拽泥運水工力固難然起工當自卑而高洩水當自高而卑難易未可執一論也至王家邱船路溝一段地勢趨下白河適當其衝秋水暴漲最爲河患宜岸口建閘一座沂水上流建壩二座尋常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漲則水經壩上內以停沙亦爲善策大都北自海口抵亭口南自麻灣朱鋪通潮最易所慮者惟朱鋪抵亭口四十餘里耳然臣意主於通漕原不泥於通海也若造船宜准漕臣王宗沐所造海船式而稍儉其制載糧不過四百石納水不過三四尺則河海可並行無患矣山東巡撫李世達言南海麻灣以北劉尙書謂沙積難除徒古路溝以避之每里約費五千八百餘兩十三里總約七萬五千餘金然南接鴨綠港達東龍家屯沙積甚高渠口一開沙隨潮入故復有建閘障沙之議竊以謂閉閘則潮安從入開啓則沙又安從障也北海倉口以南至新河閘大率沙淤潮淺劉尙書從東岸試挑二里僅去沙二尺給過工食已二千一百金而大潮一來沙壅如故故復有築堤約水障沙之議竊以爲障兩岸之沙則可若沙自隨潮衝激安能障也分水嶺高峻試一工長止二十丈而費近千五百金舊河身原深一丈一尺新挑止深一丈四五尺最深亦不過一丈九尺爲

下多鋼礮石。又掣水甚艱也。故復有改挑王家丘之議。竊以吳家口至亭口。共高峻者五十里。大概多銅礮石。以分水嶺一工計之。費當何若。試過三工。俱的無可行。况全河長亘一百七十里乎。潮信有常。遇大潮始稍遠。然亦止近陳村閘。楊家圈耳。曾未至朱鋪亭口也。况日止二潮乎。此潮水之難恃也。自店口至新河口。紆曲餘二百里。張魯白。膠三水微細。都泊行潦。業已乾涸。設遇亢旱。何泉可引。引泉亦難恃也。海中小舟載三百石者。必納水六七尺始可行。王侍郎船式果可行乎。元人自至。正十七年開浚此河。至三十一年。竟以淺澀奏廢。元史謂其勞費不貲。終無成功。足爲前鑒。今當緝高寶之堤。無徒殫財力於不可必成之膠河也。巡按御史商爲正。亦以爲言。上以撫按奏報。與劉應節所奏。利害懸殊。恐難底績。命工部集議以聞。於是工部覆言。撫按議旣明確。則應節所謂可成可恃者。詢謀原未僉同。委應節罷。上然之。召應節及斌。遂并罷諸添設員役焉。六月乙丑。罷新河兵部尙書劉應節。猶以用過夫役器具等項銀共三萬二千二百二十餘兩。請下所司。丁丑。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傅希摯言。山東兗東二府。運河額編有現役夫。有徵銀夫。共一萬四十一名。今查工程繁簡。酌量裁留。現役夫六千七十五名。存用。革去徵銀夫三千九百六十六名。所徵工銀。按季解貯府庫。備河工支用。從之。甲申。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傅希摯言。南口口口口往來要區。素稱大淺。二年議一口口口。春秋興工。輒於糧船有礙。宜做濟寧月河制。建通河一閘。遇大挑則船隻俱出。月河工畢。仍出大河。用夫約九千名。用銀約四千七百餘兩。下所司。

明神宗實錄

是年工部覆止膠河疏曰。看得尙書劉應節侍郎徐棫題稱。南海口地方有積沙橫絕中流。已從古路溝另開十一里許。以避此沙。又議於新舊河水之交。橫建一閘。俾浮沙不入。北海口一帶築堤五百餘丈。以約水障沙。分水嶺一帶。試開一處。深至三丈以上。運水甚難。因而停工。自王家丘至船路溝。另開七里爲一便路。此處白河一道。適當分水嶺之衝。議建閘壩以遏之。仍引水爲用。及造船之式。欲以待郎王宗沐海船爲準。而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納水三四尺。河海並行。永永無患。要動用原奏留銀三十萬。其餘銀兩另行細估補發。巡撫李世達題稱。試過三工。俱已的無可行。潮水引泉。俱不可恃。乞將二臣回部管事。巡按商爲正題稱。淖沙爲梗。海水難通。及又揭稱。淖沙難去。丈尺難據。工程難計。沙石難去。潮水不足。恃引河不足。濟海運難行。乞命二臣回京。河工卽爲停止。各一節。議照尙書劉應節侍郎徐棫建議新河。要捨故河。而尋便道。在於匡家莊一帶開濬。以通海爲主。蓋兩海相貫。則河渠充滿。海舟直達於河。由河復入於海。往來無滯。誠爲得策。隨該二臣改議黃阜嶺。又改船路溝。今卻於分水嶺開試。勘稱河形太高。而海最下。勢不可通。遂議及乘潮導河。障沙造船等事。意在多方求濟。大約以兩頭所恃者。潮。南自麻灣以抵朱舖。凡五十里。北自海口以抵亭口。一百八十里。皆可通潮。巡撫李世達卻謂南潮止及陳村閘。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圈。距海口六十里間。或至朱舖亭口者。蓋

一年之內。有大風迅烈。潮流疾速則然。不可以爲常也。且潮水倏焉而長。倏焉而落。落則未免守候。就延踰時。况潮之所及。爲有限乎。潮不足恃明矣。又以中段所恃者。張奴河。至膠乃最下之地。爲秋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脈微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啓閉。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至謂白河流沙爲害。議建壩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漲水經壩上。則沙必與水俱入。而謂內以停沙。又皆臣等所未喻也。河不足恃。亦明矣。兩海口地方。各有淖沙。至謂爲淺沙。客沙。亦能爲害。全河長亘二百七十里。內沙洲頗多。自王家丘至船路溝七里。雖爲便路。其下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進。沙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疏濬所及。沙必隨之而出。雖土沙相半。土可蕩盡。而沙則下沈。日積日多。愈挑愈有。固非祛除所能絕。亦非堤閘所能障也。乘潮導河。皆無足恃。沙多水淺。置舟則膠。雖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亦非淺淺者所能勝也。剝淺易舟。建倉等議。必將復起。尙書劉應節亦謂善後之策。難以逆觀。竊恐所謂利者。未必利。而害將不止於什一矣。國家舉事。固不嫌於導河。若無裨漕計。亦奚以導河爲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衆。而希冀不可必成之功。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二臣建議之初意也。且尙書劉應節。原奉有明旨。會同徐斌等。并該省撫按官。虛心計議。先將難處開濬試驗。果否的有可行。今撫按官李世達。商爲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濬試驗。而執論互異如此。則劉應節所謂爲而可成。成而可恃者。詢謀原未僉同。事體委多窒

礙。相應停罷。以省勞費。

河防核。

是年五月。漕撫吳桂芳題請。委郎中陳詔。殷建中。兵備程學博。知州吳顯。修復高郵西湖老堤。傍老堤。繇圈田。改挑康濟越河。并築中堤。糧運民生。至今賴之。按高郵捍湖老堤。長亘四十里。永樂年建。至弘治間。白昂於境內。越民田三里。鑿康濟越河。通餉避河者。爲東堤。其捍隔民田者。爲中堤。中堤之中。有田數十萬畝。則圈田也。嗣後圈田淹沒。老堤傾圮。萬歷三年。泗水南下。衝決清水潭等處。故塞決後。

卽議修老堤。甃砌磚石。改越河。廢東堤。改築中堤。以便牽挽。湖堤迄今堅固。越河利涉。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五年二月己卯。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高郵石堤工將底績。宜及時開挑。越河。查先年侍郎白昂開康濟越河。去老堤太遠。河成之後。人心狃於目前。越河之安。而忘老堤外捍之力。年復一年。不復省視。遂致老堤與中堤俱壞。而東堤不能獨存。今宜倣侍郎王恕之議。俟老堤十數丈取土成河。使堤上往來共由。人得照管。不致蹈前頽圯。旨下所司。三月戊子朔。工部覆給事中劉鉉奏。丹陽一帶。河身淺涸。漕艘阻滯。參政王敝果不行挑濬。臨事倉皇。倡爲開孟瀆河壩之議。得旨。奪俸二月。孟瀆可開。俟秋水落後。興工。爲來歲運計。癸卯。直隸巡按御史郭思極。因京口漕河淺涸。條上三吳水利。一復練湖。以永資蓄洩。蓋江南漕河北高南下。京口一帶。地形高亢。河流易涸。雖奔牛。呂城建閘。起閉蓄水。以待運船。而實仰藉練湖爲之源也。練湖北去丹陽城百步而近。漕河築遠其側。周圍四十餘里。仰受長山八十四

溪之水。匯爲巨浸。唐宋以來。築有中梗。斗門。石閘。國朝天順成化間。屢常疏濬增修。夏秋屛水溉田。冬春放水濟運。故有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之諺。自往時守令狃於近利。令豪右告佃成田。寢失舊額。而傍湖之民。私開涵洞。網取漁利。年湮一年。今且揚塵矣。爲漕河經久計。急宜請復。倘慮貧民失業。使佃湖之民轉佃於萬頃澤等處可也。一修孟濱以旁通舟楫。奔牛。呂城二閘。例應冬閉春啓。蓄水以待運船。然秋冬之交。回空運船與往來官船。必取道於此。欲恪守成規。勢不可得。有不由二閘而可以間道達江者。爲武進之孟濱河。河延袤六十餘里。外通長江。內資灌溉。自嘉靖間防倭入寇。築壩堵塞。於是河流漸微。日就阻塞。而船不復經行矣。全計開濬約費五萬餘金。取諸漕運衙門。無令獨累武進一縣。此河一開。既有私道以通舟楫。而運開得啓閉之宜。又引江潮以進奔牛。而運河資接濟之力矣。部覆得旨。練湖并孟濱河。撫按督同水利官修復開浚。責令秋間完報。爲來歲轉漕計。占湖阻運。不行治罪。已是寬恩。如何又議勸償。如有抗拒阻撓。及司道因循苟且者。撫按參來重處。壬子。巡按直隸御史陳世寶條陳河道江北四事。江南二事。一復老黃河故道。先是河自三義鎮歷清河縣。北出大河口。與淮水會流。出海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義鎮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謂之老黃河。至嘉靖初年。三義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合入海。自是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詣清河縣北上矣。邇者崔鎮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義鎮口。引河入清河縣北。或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另開一河。

引淮水出河上游會合。則運道無恐。而淮泗之水。亦不爲黃河所漲。民難其永舒矣。一修寶應湖堤。補古堤以固其外。于古堤東再起一堤。以通越河。而使運舟於此經行。一請復上下練河。一開復孟瀆河。一增建儀真二閘。因江口去閘太遠。欲於上下江口迤邐十數丈許。各建一閘。潮始來。預啓板以納之。潮初退。卽下板以閉之。使出江之船。盡數入閘。以免遲滯。一開瓜洲河港塢。將屯船塢挑浚深闊。使船之先入者。屯聚於內。又於鹽壩之東開一曲港。與新閘外港相合。使船之後至者。續泊於內。以免金山挂江之險。部覆允行。五月甲午。孟瀆河以三月初興工。至是報竣。共用銀一萬六千五十餘兩。閏八月壬辰。禮科左給事中湯聘尹言。京口水涵漕輓愆期。近議開練湖矣。然可以資丹陽。不能資丹徒。議開孟瀆矣。然可以資江陰。不能資京口也。蓋京口與洲對壘。而孟瀆去洲頗遙。空船可以泝流。糧艘難以涉險。則運道必出京口矣。宜於京口之傍另建一閘。引江流內注。低舊閘可丈許。視冬間水勢而定之。準焉。潮長則開。縮則閉。可免涸轍之患。章下所司。庚戌。御史尹良任條陳漕運事宜。一通便道以速漕運。孟瀆河口渡江。入白塢河。抵灣頭。爲運道捷徑。宣德七年。平江伯開通。至正統四年。都督武興復閉。今孟瀆河旣開。則自河渡江入黃家港。水面雖闊。江流甚平。且由黃家灣至泰興。以達灣頭。高郵運河僅二百餘里。可免瓜儀不測之患。一開江道以泊運舟。糧船自京口乘風北渡。瞬息可達瓜開。但金山而下。觸浪洶湧。中流遇風。則瓜鎮之收閉者未盡。而京口之出口者難回。難免漂沒之患。惟鎮江城西北。有甘露港。約長十餘里。夾

岸洲田，宜挑使深闊，以便回泊，部覆二港，可否踏勘行之，報可。十一月癸巳，漕臣吳桂芳奏，高郵湖土石二堤，新開越河南北二閘，及老堤加高石層，增設護堤木城，各工竣事，報聞。明神宗實錄

是年漕撫侍郎吳桂芳命主事張譽、知府邵元哲等，增築山陽運堤，自板閘至黃浦，長七十里，閉通濟閘，建興文閘，及修新莊等閘，築清江浦南堤，以禦湖水，加河岸以禦黃淮，加清江閘，以便運舟之牽挽。枋板閘漕堤，北接舊堤，南接新堤。南河全考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六年正月庚子戶科給事中李涑條陳治河五事。一曰多浚海口。入黃河。二曰勤塞決口以濟糧運。夫自徐邳以至瓜儀皆爲運河而皆賴堤以蓄水。但自清口而灌至安東雲梯等地方多踰一二百里自徐呂至清河又不下三四百里山陽高寶諸湖必由多閘始洩而採辦開石轉運亦難。浚導之功且夕未竟其不涸漕而妨運者幾希必多貯椿草相度水勢而急爲之備然後可以無患。三曰宜以江北全力治漕河不當以瀕河窮困州縣治漕河。臣嘗濫役寶應見其地道重傷而又有衝路之供應有養馬之煩費及觀揚州所屬或有地稍豐收而又無驛地養馬之累夫常賦之經各有定額未敢輕議若淺夫則因時增設且皆國事耳可無裒益以恤疲民。四曰歲報錢糧以核疏鑿之功。夫疏河浚海建閘築堤非百餘萬以上則難與輕費非五年七年之久則無以成功。總理大臣每歲終將用過錢糧修過工程逐一奏報其築塞決水必視水勢注海之機以爲消息但能勤於補塞不妨飛輓者卽爲成功。此於稽核錢糧之中而寓考成河渠之意也。五曰優恤夫役以鼓勞人。夫河工之苦胼胝狂瀾之中跋涉淅淅之上且地皆荒野濱海凡糜餼等需有費二錢不得一錢之濟者今宜從實估勘稍優其值以蘇小民之苦至應得工

銀必須委廉能官依時早給。仍察督小官不許假以別事。剝削夫役。章下所司。二月庚寅。初河淮泛溢。漕糧甚艱。科道官及總河諸臣建議。或謂海運甚便。或謂河道無虞。紛紛不一。至是戶部覆議。謂先年海運事宜。一一規畫停妥。如每歲河道不梗。仍從河運。不然。卽照海運舊規成法。酌量舉行。不報。三月壬子朔。刑部主事管志道上言七事。六曰定河漕之策。今京師專倚江南四百萬石。而驅之冒不測於海運之中。其軍若民之稍愛身家者。必復轉情海濱。亡命以應役。何異借寇兵以齎盜糧。且示人以從海窺燕之路矣。臣謂河縱決溢。梗運不過一二年。而今西北尙寧。京儲可支數歲。曷若乘此機會。暫停一年糧運。約以若干資河工。以若干賑餓孳。存留若干以興三吳水利。蠲豁若干以蘇息窮民。倘次年尙未通漕。則量徵什伍。暫行轉搬。有何不可。然臣惟國家都燕。不宜專倚南稅。卽使漕運愆期。而北方亦足自贍。乃無後虞。則屯田水利。未可以爲迂而不講也。五月辛酉。以高郵湖堤告成。贈卹原任工部侍郎吳桂芳如例。淮揚海防副使程學博等十員。陞賞有差。七月乙亥。總督河漕都御史潘季馴等題。寶應湖於本年六月內。陡起暴風驟雨。將本工復行衝決。蓋由河上諸臣期以苟且了事。而但爲目前之謀。憚任勞者。莫親版築之務。巧避怨者。不嚴程督之功。錢糧虛糜。而冒破之覈不行。功築弛壞。而愆事之罪不加。稍有一簣之功。便侈大以競賞。脫有潰決之誤。則遮護以托逃。若不因此重加究治。何以示懲。上是其議。着河漕衙門着實參奏。八月癸未。開朱輝港鑰匙河。清江等處爲糧船灣泊。其工費卽於兩淮贓罰及河工銀

兩動支。乙巳巡撫浙江兵部右侍郎徐枋題。激浦所至秦駐山一帶河道。去海塘迤南。聯屬縣治。國初舊有土塘爲之屏障。內河爲之洩流。以致石塘可保。而田畝歲登。稱爲沃土。商旅輻輳。賴有生業。向者淤塞坍塌。旱澇無備。舟楫不通。糧運甚難。乙亥潮災。該所軍民被災特甚。而石塘衝塌殆盡者。職此之由。臣目擊時艱。建議開濬。荷蒙俞旨允行。臣嚴督各官與舉。今果能矢心協力。督率勸相。萬夫子來。月餘告竣。臣親詣閱視考成。見新河深廣。土塘高厚。內外相維。石塘益固。永保異潮無衝突之患。田疇得灌溉之資。而糧運直達。利益無窮。所據効勞諸臣。與臣終始塘河共事。胼胝者。臣不敢蔽。如嘉興水利同知黃清等。及海寧備倭把總王三錫等。所當紀錄。以俟優叙。議下所司。明神宗實錄。

是年九月。總河侍郎潘季馴題准。命官砌寶應八淺石堤。共長八十五丈六尺。修復淮安新舊閘壩。遷通濟閘於淮安甘羅城南。以納淮水。故道盡復。漕運通行。山寶高輿鹽等處。沮洳之地。盡爲稼穡之場。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七年三月戊申。直隸巡按御史陳世寶條陳治河策約。一添設新堤堰。夫役河工。雖已垂成。但遙縷二堤。已逾千里。高家堰之堤。凡六十里。柳浦灣補舊增新。將百餘里。而黃浦八淺地。雖咫尺。反稱緊要。若非集夫密守。則盜決可虞。宜增夫額。畫地築居。乃爲勝算。一添設管堤官吏。高家堰柳浦灣於淮安最稱緊要。今修築告竣。但二堤俱屬荒僻。奸商漏稅。利其直達揚州。每行盜決。宜增設大使官一員。專

督衆役使之同居堤上密訪。七月戊申。贈兩淮鹽運司同知黃清爲陝西行太僕寺少卿。以河工効勞死事也。庚戌。總理河道潘季馴。總督漕運江一麟。題稱淮安一帶黃淮灌入。運渠高墊。且閘水湍發。啓閉甚難。查照平江伯陳瑄所建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遞互啓閉。以防黃水之淤。又於水發之時。閘外暫築土壩。遏水頭。以便啓閉。水退卽去壩。用閘如常。議欲修復舊規。并請特旨垂示各閘。使勢豪人員不敢任情阻撓。部覆從之。壬戌。工部奏叙開便河工次。先是巡漕御史陳世寶。議鑿瓜洲屯塢。通浙直運船。今又議開儀真便河。以通江西湖廣等糧運。欽命嚴督開挑。至是總理河漕潘季馴。管理糧儲道陳文燭。查原督揚州府知府虞德華。淮安府通判况于梧。儀真知縣侯應徵。挑完便河工程。將所挑河渠勘足丈尺。所支錢糧開報數目。會同漕運巡撫侍郎江一麟。僉謂陳世寶功當優叙。如陳文燭等四員。官有崇卑。勞無軒輊。議行吏部叙錄。其餘行漕院分別獎賞。以示激勸。從之。八月乙酉。戶部題覆密雲漕糧。俱屬額餉。往時自通州水運。僅止牛欄山。又自牛欄山陸運抵鎮。歲廢腳價繁多。居民騷擾。因潮白二河。可以通漕。節經督臣修治。二水會合。河流已盛。又因同知衛重鑑建議。自通州徑運至密鎮。無倒卸起剝之煩。插和偷盜之弊。主事曹維新議添扁淺船二百一十隻。新舊共船四百隻。俱令經紀承管撐駕。所運糧一十五萬。自牛欄山至鎮城。每石四分。內入八釐。抵作船價。計年扣價還官。以備十年一次更造之費。計所給經紀腳價。止一萬二千七百餘兩。而每年省什物行糧等費。共銀二千二百餘兩。而十五萬漕糧。僅以三

月通完。費省而上下便之。經久可行。既經督撫梁夢龍、張夢鯉具題。宜着爲成規。仍請紀錄各効勞官運務者。俱依議。明神宗實錄

黃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於寶應之寧國寺。蓋上官忌而擠之水以沒也。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錙銖磨算。上下皆不得欺冒。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所司。令人密斃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掖入城。凡二日氣絕。蓋萬歷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五十八。奏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語。湧幢小品

明神宗萬歷八年三月乙巳。工科給事中尹瑾陳河工善後七款。一浚閘河以利運艘。淮河一帶。先年平江伯陳瑄開鑿時。原恐阻淺。拊立裏河。歲一挑浚。今狂流既息。積沙未除。外河日深。內河日淺。宜照南旺事例。三年兩挑。挑期俱在通濟閘築壩之後。動支歲修錢糧。多募夫役。限一月通完。至於揚儀河道。亦應時常撈淺。以專責成。以防衝決。河水暴決。勢在速治。今後遇有水漲暴發。非司道駐劄地方。該掌印官竟自派募人夫。動支物料。多方防守。如水勢異常。夫料不足。聽其借支貯庫別項銀兩。一面通詳司道。一面便宜築塞。不必拘泥關白而後行事。五月丙子。命挑浚白溝河。以便運船。從科臣王道成請也。丁亥。總理河漕潘季馴奏復漕河舊規。六月初旬。於通濟閘築壩。九月初旬。開壩。下所司知之。庚寅。工部奏請復舊規。以清街道。列爲六款。一疏河渠以通水道。京城北有海子。南接玉河。橋東有泡子河。西有河

漕各街俱有長溝。中城有臭水塘。此皆各通脈絡。今多壅塞。且有侵占者。乞逐一清查。給銀開浚。明神宗實錄。是年總理河漕潘季馴題。河工未盡事宜。疏云。又會議得淮南水患。其源在淮黃。其重在運道。而民生利病實相關焉。往年高堰不塞。閘禁不嚴。而淮水始南。黃水又從天妃閘灌入。以致淮揚一帶。浸及城市。與鹽等處之田廬。盡成昏墊。清口遂淤。海口因塞。羣議紛紛。計將無出矣。幸賴廟謨主持。部院殫心經畫。築高家堰。改天妃閘。復三壩。嚴啓閉。而淮黃二水。竝免南奔之患。塞黃浦八淺。修復寶應土石堤。而與鹽一帶。俱有可耕之田。清口因淮水衝刷。而日深。海口得淮黃合流。而大關。運計民生。殊爲永賴矣。所據未盡事宜。止有高寶江都山陽年例歲修之堤。向緣錢糧缺乏。工力不敷。每歲止是支吾。目前未能加幫高厚。及與鹽高泰以裏洩水舊渠。向因黃浦八淺潰決。濁流浸灌。淤墊頗多。誠今日所當議者。以湖堤言之。除寶應大工堤岸。俱各修砌完固。惟當率夫防守。無容別議外。其卑薄殘缺之堤。宜加土工椿木。以減水閘言之。除高寶江都新舊增置閘座。可以宣洩者。無容別議外。高郵南門舊橋口。應改建減水壩一座。寶應子嬰溝舊閘。及泰山廟後輒閘。九淺石閘。應改建減水壩三座。并江都邵伯湖。加高閘石九座。錢糧俱應於見請歲修積貯銀兩動支。如有不敷。即於大工餘剩銀內支補者也。然減水閘。僅可以洩尋常盈溢之水。至於伏秋霖潦。與天長六合諸山之水陡發。共注於湖。止憑瓜儀二閘。宣洩不及。查得揚州灣頭原有運鹽官河一道。內由芒稻。白塔二河直達大江。勢甚通便。年久淤淺。先

年刑部侍郎王恕會議挑濬計長三百四十里道里遼遠工費不貲且議者又謂私販船隻潛度難防遂致中廢殊不知洩水之期每年止是五六七八四箇月喫緊若從壩口密佈椿柵就令白塔巡司防守自可禁絕其餘月分任從照舊築壩實爲兩利而無害也但慮錢糧不敷今止議先從灣頭濬起至秦州南門止計長九十七里挑深四尺面闊四丈底闊三丈併打壩合用夫工銀一萬零八百兩相應於巡鹽衙門挑河銀內動支又查得高寶江都堤內田地及與泰山鹽州縣地方外受各減水閘之餘瀝而內蓄時伏連綿之積雨皆由射陽湖經滕隴喻口出廟灣以入海迺其故道也渠道見存止宜疏濬先蒙總督兩部院據鹽城知縣楊瑞雲估勘挑濬淺處計長一萬二千六百丈合用夫役工費銀七千五百六十兩已經覆勘明確相應於原議大工扣存巡鹽衙門挑濬支河銀內動支者也以上數事俱係歲修及原議未舉事宜亟應興舉務在明歲伏前報完方克有濟但道里遼隔時日不多必須分任責成庶可速就今議得高寶江都一帶湖堤及修建減水壩等工相應俱屬南河分司管理疏濬灣頭鹽河分屬海防兵備道管理疏濬射陽湖諸淺及清江浦外河堤岸分屬徐州兵備道管理庶事有專責而工可速成矣再照鹽城知縣楊瑞雲實應知縣李贄揭內開稱寶應堤內重剝月河一節委與高郵康濟河事體相同節經部院題請勘議舉行但計工費不貲當此勞費之餘災傷之日恐有不堪相應暫停姑候時和年豐再圖興舉者也職等會勘無異理合呈報等因該臣會同兵部尙書凌雲翼

虛心講求。逐細查覈。除中河司道管轄地方自清及徐五百餘里。黃河經行之處。委已順流入海。運道無梗。居民頗安。惟在查照部科題准事例。防守不懈。即為永賴之策。無容別議外。其寶應迤南諸湖。聯絡清江浦外。湍溜不多。而關係內河不小。各該堤岸雖係大工之所未及。實亦運道之所必資。循例歲修。殊屬虛應。尋常僅可支持。暴漲不免衝塌。蓋人力固自有限。錢糧亦所不敷。無怪其然也。所據司道勸議加葺堤岸。修改開壩。濬灣頭河之淤淺。以殺外湖之橫流。疏射陽湖之故道。以洩內地之積潦。工費不煩於請發。分任尤便於責成。似應依擬。以終前功。伏乞敕下工部查議。上請備行總督衙門。悉照前議。督行各司道查照。動支前項銀兩。嚴督各該掌印管河官務。趁今冬天氣晴和。分投修理。併乞轉行兩淮巡鹽衙門。將挑河銀兩查發濟用。定限來歲三月中通行完報。以備伏秋。如有惰誤及苟且塞責。不堪永賴者。指名參奏。庶未盡之巧。區畫周備。而運道民生。端有攸賴矣。奉旨。工部知道。河防一覽

是年決高郵城南敵樓之北。堤南上河田廬皆沒。郎中張譽督塞之。寶應決黃浦。譽率夫堵塞。堤下窟得龍骨。建脫龍亭。南河全考。蒼葭云。此印川公河上軼事也。王文肅撰公墓志云。黃浦下陰雨。輒聞鷓鴣聲。居民謂然在焉。就視之。鉅顛獨角。其顛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差。証之輒粘舌。時以為孽龍避公而尸解云。喬萊寶應新志云。子昔修明史。為濬公作傳。蛟龍浮蛟之語。本之王文肅所撰志銘中。予以說近荒唐。未入正史。今歸田里。知有碑在黃浦廟中。

明神宗萬曆九年五月戊子。吏科給事中顧問言。臣前待罪任丘。目擊漳沱河每遇夏秋水漲。漂流廬舍。

滄沒民田。不可勝紀。而額糧現存。百姓歲苦賠墊。大半逃亡。前撫按官計議疏浚。或欲開故道。或欲開新河。未免此利彼害。以隣國爲壑。終非長計。莫若將饒陽河間以下水占之地。悉讓爲河。動支該府節省并贓罰銀兩。召募夫役。挑鑿河身。使水有所容。剏築堤岸。使水有所束。以圖永久之規。毋爭目前之利。其額征錢糧。若必不可缺。卽於府屬州縣。每石量加分釐。或有現淤沃壤。清查照畝起科。通融攤派。部是其言。請行撫按查看。具奏從之。六月丙辰。巡倉御史顧爾行條議水次三事。一謂小灘水次。向因河南糧戶寶銀至彼買米。致奸棍營求乞攬。插和不堪。宜行禁戢。一謂遮洋海船。年久損壞。宜行修葺。一謂運官率多衰老不堪。宜加慎選。部覆如議。因言浙江杭嘉湖漕糧。本部舊差主事一員監兌。後因科臣建議停差。以巡鹽御史事簡。議令兼攝。而御史不能親臨。致糧米粗惡。係乎國儲。查有先差舊例。相應議復。得旨允行。七月壬戌。總督漕運凌雲翼奏稱。儀真開稅。宜酌水勢。不必拘泥取盈。其瓜儀各閘壩。應歸併南河郎中管理。不必添設主事。部覆如議。因言河道歲修錢糧。宜敕督臣照各邊軍餉事例。歲費若干。存留若干。悉解工部貯庫。遇河工缺乏。通融請給。從之。雲翼又言。茶城至留城一帶。運道咽喉。節因黃水倒灌。停淤漸高。運船率多淺阻。臣已督行司道興工挑浚。乞照往年事例。暫停進貢船隻。支用錢糧。俟工完覈實具奏。章下所司。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年三月己未朔。增築保定府雄縣橫堤八里。工食取諸修城餘銀。造河間府任丘縣東堤。

自滿堂村至呂公堡二十里。工食取之裁省淺夫銀。以潯沱水患。撫按辛自修。敖崑請也。辛巳。先是河漕總督凌雲翼言。清江浦河堤夾隣黃河。邇來水勢南趨。淤沙日被衝刷。恐黃河決嘴。運道可虞。欲於城南窪灣。自馬家嘴歷龍江。至楊家澗。出武家墩。另開新河。以通運道。在司道張譽等初議。則從武家墩折而東。仍合通濟閘出口。於是兵科給事中尹瑾議。清浦之河。其來已久。河堤之外。一望平田。并無岡阜遮隔。雖楊家澗新開河渠。相距亦不過十餘里。必清浦之堤無虞。而後淮安無虞。一河兩岸無虞。而後楊家澗之新河無虞。設清浦一決。其害不止清浦而已。且糧船經由淮城。則夾帶違禁。易以稽查。若經由窪灣入馬家嘴。則中有一河之隔。又有大湖之遙。脫有頑軍梗悍。作奸犯科。失誤糧運。咎將誰歸。至武家墩出口。尤爲可虞。蓋本墩地勢高亢。天將設之以屏籬。淮河者。墩內地高。難爲挑空。墩外湖闊。難以灣泊。冬春之交。糧運緊急。則苦洩涸。伏秋之候。淮水泛濫。又苦奔冲。且武家墩與高家堰共爲一堤。相去甚近。開武家墩。是卽開高家堰。則又害全河矣。無已。則通濟閘合流之議。爲可從耳。已而雲翼請遣官往勘。給事中李廷儀、吳偃言。今日治河之事。宜開新河以避黃流。守舊堤以固清浦。武家墩不可開。新壩不可築。事勢昭然。遣官覆勘。徒滋道旁議耳。部覆。給事中言皆是。上令雲翼計永利以聞。四月戊戌。戶部題漕糧遠者六七千里。近亦四五千里。往河道阻塞。運糧多虞。荷皇上軫念。國儲歸併河漕。督臣專責各省巡撫。及添設御史。通行巡察。各兵備畫地分修。故邇年道路疏通。不隲。春月。俱達天津。北至白河。咫尺京師。反不

能依期抵壩。何也。一則起剝甚難。一則濬河不力。蓋剝船僅八百。每船不過百餘石。每剝往返須兩日。三百餘萬之糧。必欲盡用。剝船已盡。河漲無期。轉盼秋雨時行。陸運既阻於泥濘。入倉又難於晒揚。雖捐輕資而盡用之。亦安望米色乾潔無沓爛耶。宜令倉漕各衙門。嚴行沿河承委州縣官。令其晝夜駐劄臨河。各分信地。督催堤夫。淺夫挑浚白河一帶。平河漫流淺阻。務期深闊無滯。如原設夫役不敷。許量動官銀。雇募協助。俟糧運完日。報部議補。仍將各官勤怠酌議題請。以示勸懲。報可。六月壬子。新開永濟河成。長四十五里。建閘三座。費銀六萬餘兩。總督尙書凌雲翼以聞。上以其費省而功速。賞銀幣有差。七月辛未。直隸巡按楊楫題。入夏以來。雨澤愆期。濟寧臨清一帶。閘河淺澀。提督泉源工部主事馬玉麟。將南旺迤北閘座閉塞。借水南流。致北流之水。糧船淺閣。兗州府管河通判詹懿。一籌莫措。阻誤糧運。且本官物議沸騰。官守有玷。應分別罰處。仍行各管河分司官。將南旺馬場。安山諸湖。逐一清查原界。集募人夫。開濬深廣。其減水閘壩。查有損壞。卽行修葺。務要以時蓄洩。永保運道。如道府等官。因循故套。苟且了事。聽其指實參奏。疏入。下部覆。奪馬玉麟俸三月。降詹懿閒散。其修湖儲水。係濟漕要務。共依議申飭行。十一月戊午。維揚古稱沃壤。而地形高下。大海環其東。諸湖遶於西。所賴堤厚支河通。斯田地可耕。民竈俱利。自范堤坍塌。高寶堤亦衝決不守。其中大小支河。所在淤塞。於是以高寶與秦四州縣爲壑。而洩水無路。民竈罷於昏墊矣。河道尙書凌雲翼言。臣等躬親勸覘。度地形。探水勢。其治之之道有二。惟疏上流。

使入江。洩下流使入海。沿漕堤一帶之水爲上流。沿范堤一帶之水爲下流。如西引邵伯湖之水轉南。至新安湖。復東入運河。至芒稻河入江。有餘則聽其直蕩不足。則引以濟漕。則上流疏矣。如牛灣河、姜家堰、廟灣爲三大海口。引各支河東會於串場河。北會於射陽湖。俱入海。則下流洩矣。而興化之堂子鎮、戴家窰、海溝河、白駒三十圍窰。則牛灣河之支河也。黃土溝、皂角樹至岡門。登瀛橋河。則姜堰之支河也。安豐鎮至清備灌鋪。則廟灣之支河也。其何垛場至白駒場一帶。阻淺尤甚。又河東一帶。舊係糧鹽大河。洪水衝決。河身與岸相平。故水軌道而淤。淤秦漳、艾陵、葑子諸湖之水。北淹民田億千萬頃。處處俱嘗挑浚。俱費經營。惟是工有後先。勢有緩急。今將范堤數十里。先行修築。使外潮不得入。串場支河六七道。盡行疏浚。使內外有所出。果蓄洩利便。積水可消。則海口不開亦可。如支河既通之後。水患如故。卽并開海口。置閘以備蓄洩。其修築范堤。該銀四萬二千四百餘兩。浚支河六道。該銀二萬一千四百四十餘兩。俱於鹽價門租浚河存剩銀等支用。部覆河臣策是。定限今年十二月初興工。明年十月報完。務須費省工堅。詔從所請。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運河水

明神宗萬歷十一年三月己亥。工部覆漕運尙書凌雲翼題稱。徐州咸字港溜急。運艘難行。開新渠建開境山廢闌。曰梁境闌。新河中闌曰內華闌。新河口闌曰古洪闌。乞移咨吏部。於梁境闌專設闌官一員。內華古洪二闌共設闌官一員。并鑄給條記從之。十月戊午。工部覆總督漕運戶部右侍郎傅希摯奏。清江浦至西橋一帶堤岸。當黃淮掃灣之衝。近年黃流日刷。堤根單薄。萬一嚙決。則運道生民俱受其害。今將舊堤亟爲修砌。限萬歷十二年秋。黃水未發之先報完。完日將工費核實奏繳從之。己未。以漕河工完。賜尙書潘季馴。原任兵部尙書凌雲翼等。賞賚有差。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二年七月壬午。漕撫李世達。恭報堤河工完。部覆賞各銀兩有差。八月丁巳。吏科給事中陳大科言。江南漕艘。歷高寶。抵淮。寶應汜光一湖。浩蕩無際。槐角樓一帶。據湖之中。其形如兜兩翼。向爲運道梗。所司議開越河。而一主圈田以防夾攻。一主靠堤以省修築。昔白侍郎昂。康濟一湖圈田之制也。比吳尙書桂芳。靠堤開越河。十餘年來。未聞衝圯。臣以爲靠堤便。總督漕運李世達亦然。其議部覆報可。九月丙子。南京右僉都御史趙煥奏。高寶湖堤大壞。乞敕憲臣督理。章下都察院。十月戊午。漕運

總督王廷瞻奏。寶應新開越河。分爲三工。每工司道二員相兼總管。報可。十一月甲申。禮部儀制司主事陳應芳奏。頃見漕臣開越河一疏。其稱論方取土以丈計之。約用工銀九萬六千有奇。而木石之費十二萬。其派夫必得五萬人而後可。竊意夫以五萬。每名日工食二分。則當一日千金矣。是所謂九萬六千者。止可供五萬人三月之費。借曰更番迭用。亦止足供六月之食。大約計之。則九萬六千者。可足一年夫役之募乎。其不足者。撫按自有處乎。抑令民自爲賠也。臣往見河工之舉。撫按下之司道。司道下之州縣。州縣下之里甲。里甲不足。於是以家費之上下爲出夫之等第。籍名在官而趣之役。牌票追呼之擾。遍於閭閻。叫號怨謗之聲。盈於道路。其狀有不可勝言者。此籍名之苦一也。及其不可脫而爲之辦夫。一夫遠者。月有一兩二錢之值。近者。月有九錢之值。有稱是而計月以安家之值。以一家爲率。辦夫五名。則月幾十金之費矣。往往傾貲以償其費。不則鬻產。又賣子女。數月之間。閭閻一空。此僱夫之苦二也。及其以應僱之夫。而往卽工所也。多方影射。百計索求。一不遂。則撻鞭之。夫往往多逃去。則以逃夫呈。而移檄州縣逮之。原籍名之人。則又僱夫以補其額。而就逮之費。亦復如前。是重困也。至如官銀。卽使盡所議者給之。猶不足以償十分之一。而况所給者受值之人。非出值家也。以故不才佐貳。通同胥役。恣意侵尅。以故官徒有募夫之名。而害歸於籍名者之家。利入於管工者之手。此赴役之苦三也。請以三策籌之。與其使管事諸臣。場爲節省之虛名。而閭閻小民。陰受包賠之實害。則孰若照糧起科。明爲加派。而以九年十年拖

欠存留錢糧。酌爲蠲免其舊。而加派其新。人情未有不樂從者。至於東南孔道。各省協濟之銀。揆之事理。必不可無。昨撫臣議五萬。臣以爲少。奈何不允。而使獨累淮揚赤子也。夫錢糧足。則官操其值以募人。如各驛遞等夫。則非以利民。而且養民。此理之正策之上也。瓜儀巨商大賈。往往有建寺修橋者。向倭夷之變。揚州外城。俱係鹽商倡築。不期月而集。或懸旌表之。令開事例之門。或授以冠帶。或給以旌匾。必有應之者。而往來商船。除鈔關外。量於湖口抽其稅課以佐急。此事之權。策之次也。如其不責名實。而曰加派不可。協濟不可。事例抽稅又不可。而忍聽民自爲賠焉。此則可爲無策矣。工科右給事中馮露亦言。總漕侍郎王廷瞻三議。欲將舊堤備用之石。加之新工。以石砌潭。原議者八。今減而六。反覆陳舊堤之石不可移。八潭之砌不可已。工部覆給事主事言。皆是報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三月。高郵東通興化各場運鹽。東河一道。堤岸久圯不治。民田一派汪洋。鹽艘絳簞稽阻。知州邵夢弼通詳河鹽各院。勦築東堤。屹然高峙。北下低田盡爲沃壤。鹽船行人。俱稱便涉。商民誠兩利焉。

九月。都御史李世達會同按鹽二院題准。命郎中許應達等挑寶應汜光等越河三十六里。南北闌二座。往來船隻。永避湖險。先是郎中楊最會奏開不果。至是給事中陳大科上疏極言利害。始有是役。明年河成。賜名宏濟。後以閘水湍溜損船。改平水閘。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十三年四月戊申。以僉都御史張岳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如故。時張岳進四議。其論治

河謂夏鎮固當開而沾頭不可棄。禮科給事中苗朝陽、兵科都給事中王致祥、交章駁之。遂寢。六月壬子，寶應越河工成。先是寶應有汜光湖，素稱重險。國初平江伯陳瑄築石堤於湖之東，蓄水以爲運道。上有所受而下有所宜，因決爲八淺，匯爲六潭，則與鹽諸場皆沒，而淮水又間從周家橋漫入，洶湧排空。萬歷十年一日，而斃者千人。十二年糧艘溺者數十。總漕李世達、按臣馬永登、鹽臣蔡時鼎議於石堤之東，開越河以避其險，乃命工科給事中馮露往視之。河身長一千七百七十六丈，凡爲石閘三，減水閘二，爲堤九千二百四十丈，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民不知役，總河王廷瞻以聞，賜名宏濟。七月戊子，論寶應河功。河道都御史王廷瞻陞戶部尚書兼官巡撫如故。總督漕運太子太保蠶壁侯湯世隆加少保，中河郎中許應達加正四品，服俸京堂，內推補先任中河郎中陳英。主事羅用敬、兵備副使莫與齊各陞一級，海防兵備按察使舒大猷陞一級，照舊致仕。故曹儲左參政馮敏功贈太僕寺卿，淮安府知府張允濟陞服俸一級，與向書、楊兆、王遴、李世達、何起鳴等，各賞銀幣有差。因詔以後河功邊功，疏中不得敘內閣輔臣。明神宗實錄

是年六月初十日，漕撫王廷瞻等題奏寶應地方澤國委流，汜光一湖，尤居窪下，上接淮泗，長合七十二山之水，下通興鹽、新興、伍祐等場之疆，由射陽湖穿廟灣，東注於海，地勢沮洳，素稱險阻。國初宣德間，平江伯陳瑄築堤於湖之東，蓄水以爲運道，上有所受，下無所宜，一線之堤，當萬頃之波，是以決爲

八淺。匯爲六潭。與鹽田廬竈蕩。俱被淹沒。而糧運往來。至不可以舟。近來高堰旣築。足禦伏秋之漲。而淮水間從周家橋漫入。則橫流白馬湖。而直射寶應。亦勢所必至也。矧其東西相望。浩淼無涯。洪濤迅浪。不時常作。加以西風號起。洶湧排空。蕩擊石堤。摧殘舟楫。人人不能必命。而葬之魚腹中者。無月無之。無論其遠如萬歷十年間。一日而斃者千餘人。卽萬歷十二年間。糧船沉溺者數十隻。漂沒漕糧至七八千石。殊爲運道之梗。遠近之民。談此湖。不寒而慄。且東南財賦轉輸。以充軍國之需。命脈所係。豈容哽噎若此。臣仰遵廟畫。殫力經營。夫役用銀募招。未嘗派擾里甲。木石差官採買。亦不干及有司。雖勿亟之令屢申。而胼胝之趨益勵。與工甫及八月。用費猶有餘銀。兩堤並築。五閘屹然。數十里之湖患。屏之藩維。千百萬之生靈。盡居衽席。且舊堤有重關之險。永無潰決之虞。不唯行旅藉之以爲安。而又居民恃之以無恐。萬口歡呼。咸稱不朽。再照先年高郵越河開成。得蒙欽定。河名康濟。近年淮安新河開成。亦蒙欽定。河名永濟。今寶應越河。視之二河。尤爲緊要。自此而南。由高儀以達於江。自此而北。由淮浦以出於河。實爲運道咽喉第一之關。利害懸殊。事體更重。伏乞皇上特賜佳名。以光萬世無疆之業。部覆奉旨。是河名與做宏濟。去濟河奏疏。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萬歷二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上。十二年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黃河南侵。淮安告警。世達請修石堤捍城。寶應汜光湖風濤險惡。歲漂溺。請開越河。殺

水勢俱報可。明史稿。

王廷瞻字稚表，黃岡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以右都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寶應汜光湖堤，蓄水濟運。平江伯陳瑄所築也。下流無所洩，決為八澨，匯成巨潭。諸鹽場皆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前撫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為石閘三，減水閘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詔旨褒賜，河名宏濟。進廷瞻戶部尚書，巡撫如故。明史稿。

敏功起復，故官為漕儲道。淮之南故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相連為巨浸。漕舟過者，往往多漂溺。因議濬內河通之。御史大夫王廷瞻疏上，得請而敏功任其轄。敏功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其能，工以故大集。敏功益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凡七晝夜不休，遂得疾。臨卒，且曰：內河成於國計甚利，第太逼湖，湖善潰而堤薄，萬一如瓠子，數百里魚鱉矣。幸語當事者，別創堤以護之。兩浙名賢錄。萬歷十年，任漕儲道。卒贈太僕寺卿。

是年八月，都御史王廷瞻、行郎中許應達，包砌高郵護城堤，杭家嘴六百丈，又小湖口堤五百三十丈。工成，郵民至今永賴。蓋以寶應越河大工，剩有餘料，從許應達之請也。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十四年正月己酉，工部覆直隸巡按蘇鄴題少卿徐貞明奉命經略水患，窮源遡委，徧歷周諮，惜處財用，一列款於畿甸。水患大有裨益，一疏浚深州、霸州等處河道，共該夫役銀一萬九千三百

一十三兩一錢。除霸州道屬現有堪動官銀三千七百八十餘兩。於真定府存留贓罰銀內動支二千兩。保定府五千兩。河間府八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湊足前數。委官及時興舉。務要挑浚如法。河流通利。一疏浚安州雄縣保定等處河身。及挑築束鹿深州河堤。所用人夫。隨便役民。其工食之費。要於各府州縣積穀內酌量動支。仍勸諭富民。有能募義。偶衆捐資助役者。酌量旌異。以示勸率。一修建河間任丘橋梁及墊築道路。共該銀三千六百八十八兩有奇。宜暫借該府官銀抵用。一挑浚河間獻縣漳沱舊行子牙河之故道。因路遠工多。難以驟舉。宜行撫按轉行道府估工議費。另行題請。從之。三月庚子。大學士申時行等陳安民之策。內云。昔成化中。議開通惠河。京師訛言。至以爲黑眚之應。遂命停止。嘉靖初。始復開浚成之。至今爲利。臣等以爲墾田之舉。但宜斟酌地勢。體察人情。其沙灘不堪之處。不必盡開。其見種黍麥之田。不必改作。應用夫役。官爲僱募。如漳沱等河。旣難疏治。暫行停罷。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爲謀國之長策。若以此爲害民之事。則臣等不敢以爲然也。上曰。覽奏深切治理。實議舉行。癸卯。福建道監察御史王之棟題。尙寶司司丞徐貞明奉詔書與西北水利事。其他不敢臆說。以瀆天聽。惟漳沱一河。爲真定大患。詢諸父老。謂此河不可以人力治者。併貞明所建議。別爲不可者十有二事。一謂水迅土沙。難以修築。徵派分出。地方滋擾。二謂壅塞無定。故道難復。三謂深州故道。枉費無成。且水湧漂游。流派難分。四謂挑浚狹淺。難殺水勢。且淤沙害田。難資灌溉。五謂費少不敷。必資剝削。恐生民怨。六謂羣聚不遏。

勤勞不息。恐致他變。七謂引流入衛。恐妨運道。八謂三輔庫藏倉貯不可罄竭。九謂減價易地。奪民業生。怨。十謂工夫鱗集。蹂躪爲害。十一謂不可侵擾附邑。十二謂供費浩繁。羽士募化非體。辨駁甚悉。上命會議。工部覆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徐貞明自奉璽書以來。勞瘁道路。已垂一年。續所報開墾成熟田數。則已三萬九千餘畝。其爲畿輔利不淺鮮也。但盧溝。潞沱二河之工。實有不便。如御史所言者。上曰。國家舉事。當順人心。這墾田水利。旣稱不便。先前踏勘時。何不題請停止。以致輕動擾民。建議各官。本當追究。但本爲公姑恕之。水田事務。着遵旨停罷。徐貞明即便回京。先爲上覽。部覆欲罪建議諸臣。輔臣力爲救解。得免。五月癸卯。雲南道監察御史毛在題。臣巡按貴州。事竣報命。路由運河。見水道淺澀。糧艘壅滯。當事諸臣。隨事料理。悉心計議。糧船之進。不宜專急。於過淮過洪。先須過其咽喉。使閘河無礙。上令該管稽查整理。十一月辛丑。河南撫按官衷貞吉等題。中土災沴。百姓流離。欲將開封等府地方。湮淤河渠。動支倉庫銀穀。小民願自出力者。通行修浚。并建設閘壩。以備旱澇。以爲興利聚民之政。工部議覆。上從之。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四月乙亥。戶部覆兩淮巡鹽御史陳遇文條陳。海州舊有蓋微河一道。以通臨供與莊鹽運。乃年久淤塞。遂致繞道東海。方達淮安。中間苦難。較前十倍。乃自窰灣起至周家堰。共長二千六百三丈五尺。工價銀共一千二百五十四兩九錢七分五釐。此處挑濬。有便鹽運。上曰。可。丁亥。工部奏

黃淮二瀆，逼近祖陵，關係甚重，自寶應以下，鹽河與化一帶，海口應濬，應通合沓，濬撫巡按衙門管河司道議之。淮揚水患，西南有淮泗，西北有黃河高寶，江都有西山諸湖之水，以衝動漕堤，湮沒民田，已非一日。聞寶應至廣洋射陽，與高郵江都各路，皆有入海，惟支河淤塞而不通，湖水泛溢而無歸，爲今之計，又當備查，疏通支河，海口不患其不深矣。七月庚子，廣西巡按御史蔡系周陳鹽法七事，六曰謹河道，廣東至梧州，水勢甚平，梧州至桂林，雖險亦易，惟桂林至全州，中經興安縣陡河，原有陡門三十六座，向係五年大修，三年小修，十餘年來，廢弛弗舉，舟楫難通，遂致鹽運坐守日月，所費不貲。今查興安分水塘，中間直下入中江，原設大石減水陂一座，一百餘丈，截水不致直瀉，要南一路，自興安縣北門至三十六陡南岸衝壞去處，估計修築，計費不滿千金，卽於鹽利內動支。七曰專職守議，將鹽務併之清軍同知，章下戶部。丁未，蘇松常鎮所轄諸縣，俱颶風驟雨，數月不息，洪水暴漲，漂民廬舍無算，詔各府錢糧蠲免停折有差。戊申，鳳陽撫按楊一魁等各題淮揚二府屬高郵等六州縣富安等十五場，俱被湖堤積水淹沒田地，議設建閘疏水，計估工費共用銀五萬四千七百七十兩。議將兩淮運司歲修鹽河積年積貯，在庫銀一萬四千七百兩，淮安府庫原修歸仁堤節省支存銀七百七十兩，及撫按鹽三衙門會批不應起解贓罰紙贖，及原准工部題留徐州採辦花石料價等項銀內截流湊支。戶工二部如議覆奏報可。九月乙卯，文書房口傳聖旨，河道歲用多少，錢糧如何，常有淤阻，沿河該管官會否開報，着工部查職名來看。

工部列名以奏得旨。近年河道安流。該管官不無懈弛。間有淤淺。亦不卽行開報疏濬。致有阻滯。仍通行嚴飭。有怠玩誤事者。該部科指名參奏。十二月丁卯。工部題。泉河開壩事宜。將衛水先儘漕運。勿以灌漑相妨。茶城口務保萬全。勿以苟且塞責。坎河口作何捍禦。使蓄洩可恃。管泉官作何責成。使職守不隳。至開河禁例。奉有累旨。一應官民船隻。待積水而行。有違抗爭先者。毋問官豪勢要。徑呈本部。以憑參治。從之。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二月乙丑。工部題。覆沁水入黃河。衛水入運河。其來已久。頃者沁水決木欒蓮花口。而東督河楊一魁。有因決濟運之議。謂沁水方決。其勢悍塞之難固。而導沁入衛。其勢便而助運易固。一說也。及科臣常居敬。往勘會撫。臣衷貞吉。按臣王世揚議。謂衛輝府治卑於河。藩封新建。恐決開而勢不可禦。有衝激之慮。且沁水多沙。善於入漕。恐反爲患。不知堅築決口。關河身以吐南行之氣。而衛河急加疏濬。下民間引水灌田之禁。尤完計也。詔從勸議。四月己未。工部覆科臣常居敬條上漕河事宜。一嚴啓閉。以杜淤淺。請申飭山陽通濟等閘。三月初運畢。卽爲封鎖瓜洲二閘。俟蘇浙運畢。封鎖官私船隻。照舊車盤。勢豪干撓者。法無赦。一催糧運。以謹河防。謂四月黃水生。則河波驟發。漕糧俱二月終盡。數過淮。則壩可築。而白糧一運。每至愆期。不得不緩壩以待之。宜督所司。填註限單。務令漕白二糧。次第過淮。以便修築。一議錢糧。以助河工。謂河工銀歲額三萬。而費至六七萬。每以不敷。停修貽害不小。宜核所在。適

負立限追解無爲墨吏積習所沒以致匱竭無措一稽工料以資實用謂運河延袤千有餘里歲用椿草繩纜灰石之屬皆河工急須而名實不相覆上下因循恣爲奸弊宜慎加釐飭及修築未久旋報奔潰者追還料價一重修守以謹河防蓋治河如治邊防水如防虜邊臣守邊有敝勞之效而河臣奔走風濤拮据之苦視邊臣尤甚宜於歲終分別紀錄三年類題果有成勞予之優擢則人心競勸而河防益飭上依議癸亥勸理河道科臣常居敬會同督臣舒應龍再上河工一十四款前二款入黃河一築寶應西堤以束流漕蓋寶應湖口運道所必經近來挑濬徒勞淺澀日甚綠水勢散緩泥沙易停議於山陽一帶培築西堤以束水勢令無壅淤則糧艘不阻一砌邵伯湖堤以免歲修蓋邵伯湖一淺二淺等處正當波濤衝擊而排椿廂板其何能禦應盡包石以捍其銳一濬理河身以利長運自淮安至儀真內河舊三年一濬後歲一濬之久之且置勿濬矣合於重運過畢清口大壩工完之後乘時挑浚并查復淺船之制一酌議分地以便責成以梁境至首閘屬之夏鎮主事茶城至濬口黃河屬之中河郎中而夏鎮及南旺兩主事并給關防敕書視河道郎中例以重事權中三款入黃河一設山陽長夫以便河工蓋山陽河夫向皆市僧雇覓故增減之弊滋而逃亡莫可禁議令諸僧入銀官雇註名立冊按冊撥夫實爲長便一寢開支河以防善淤蓋開河水泉不多難分爲二宜寢其工一查議故道以損繁費蓋開河出口無不與黃值卽改避而南亦難遠害况弱末之流不足以濕淤沙故道之議固應並寢後二款入黃河俱如議行五月丙戌勸科常居

敬疏。新運已臨。天時亢旱。再條八事。一濬泉源。以資灌注。一復湖地。以預滌蓄。一築汶河。以防滲漏。一建閘座。以便節宣。一設閘官。以肅漕規。一給關防。以重事權。一嚴築壩。以便挑浚。一復夫役。以備修防。部覆如議。七月戊寅。工部尙書石星題。山東淮揚一帶。河道應修應築。如總河潘季馴。勘科常居敬所議。添設鎮河閘。接築塔山縷堤。清江浦草壩。瓶築寶應西堤。石砌邵伯湖堤。疏濬裏河淤淺。增設柳浦灣料廠。此當在淮揚與舉者也。查復南旺。馬踏。蜀山。馬場四湖。建築坎河滾水壩。加建通濟。永通二閘。查復安山湖地。此當在山東與舉者也。地里寥遠。工程浩大。宜將郎中羅用敬。副使周夢陽等分地。責成御史不時稽察。而總河大臣仍親自查閱。工堅可久者。從實奏報。推諉誤事者。即時參處。上是之。仍諭河工着各照分定地方用心管理。上緊完報。不許疎玩。九月丙辰。直隸巡按御史高舉奏報。魏縣頻年旱荒。今秋又被漳水潦沒。請蠲秋糧五分。仍酌行賑濟。上從之。甲子。駕幸石景山。欲觀渾河。趨召輔臣。時行等三人。及定國公文璧。臨淮侯言恭。飛騎而至。上已御河岸。輦次叩頭畢。起乘橋。橋爲二道。諸臣從上異道而行。上命同道。後隨臨流。縱觀。目時行前曰。朕每聞黃河衝決。爲患不常。故欲一觀渾河。今水勢洶湧如此。則黃河可知。時行對。渾河來自西北。古稱桑乾河是也。從此出盧溝橋。至直沽入海。水漲時亦多洶湧。至如黃河發源崑崙。自積石龍門會淮入海。衝決之勢。不啻數倍。黃河每一潰決。遠至數千里。自徐州至淮安。屬當運道。所關最重。上曰。行河官應恪乃職。時行對。近奉詔委任責成。並知警惕。上曰。經理須要得人。時

行對。皇上留意河道，拔用舊人，一時在任，皆稱諳練，不敢輕率誤事。上首肯，言須得人者再。時行對如諭立良久乃下。命從官先詣功德寺候駕，仍賜酒饌。丁卯，大學士申時行題。臣等隨侍聖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伏蒙皇上召臣至橋次，示以水勢，且言黃河衝決，經理須人，臣等承面諭，不勝歡躍。仰見皇上一遊一豫，莫不以國家爲心，民患爲慮，卽堯舜其咨之憂，俾乂之命，不是過也。倉卒應對，未及周詳，茲敢以河道利害爲皇上悉陳之。渾河來自西北，古桑乾河，至天津直入沽海。嘗其泛漲之時，亦有衝決之患，然不關運道，亦不近城郭，猶未足爲深慮也。至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中國，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雒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徐州，至淮安與淮水合，嘗其壅淤，則數丈之渠，一夕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千里之堤，一瞬而成洪流，湍激洶湧，比渾河不啻十倍。先朝時決時塞，皆命重臣經理而後成功，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也。今之治河者，爲鳳泗祖陵，則防其西侵，爲漕糧運道，則防其北徙，爲淮安數百萬生命，則防其南決，故功力鉅而責任難，未有不得人而成功者也。皇上得人之論，於治河要務，一言蔽之。第臣等雖奉德音，而在廷及河道諸臣，或未能仰體，欲乞特降明旨，轉諭河臣，俾曉然知皇上憂勤之意，而從事河渠者，且惕然有夙夜奉公之心矣。報曰：朕聞黃河衝決，爲害不常，欲觀渾河，以知水勢。昨見河流洶湧，應知黃河經理，倍宜加慎。河道官應行文知會，務一勤永逸，勿以勞民傷財爲故事。至選用務要得人，吏工二部知之。

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運河水

萬歷十六年都給事中常居敬上查理沁衛二河疏云。牌行該道看得此番行查。係奉欽依。事體重大。駁行二府掌印官行令劉薛二同知。及會委臨河汲新河武等七縣各掌印官勘議。俱親詣沁衛二河踏勘。聞嘗據汲新輝濠等縣社里老等告稱。衛河發源在於輝縣蘇門山下。其水陡峻。通流灌田。不過夢須。並無淤阻。其沁水河身寬一里有餘。衛水河身寬不過三四丈。先年曾遭沁水衝開木藥店蓮花池堤口。附近地方俱受滄沒。且流入獲新二縣。城門用土屯塞。漂流民舍。滄沒民田一百二十餘里。衛輝府關廂巷口行舟衝倒民房八千餘間。壓死男婦陳可立等百十餘口等情。各具告到官會看。得引沁入衛。固殺黃河之流。且濟運道之便。但恐沁水本大。若一入衛河。二水合流。勢必滔害。不惟各縣民居民田。深有可虞。况潞府新建。方將高其堤。預其防。惟恐不固。而敢引沁以貽不測之患等因。到府。又准本府同知劉應聘會同衛輝府同知薛應麟關稱。各親詣衛河源頭踏勘。得衛水流清土堅。原無淤阻。雖有軍民水田。蓋爲水由地行。故乘勢以資其灌溉。非敢阻塞以專其利也。前此雨暘時若。源泉不枯。河水盈溢。漕舟無滯。年來亢旱。泉源不流。而漳河以下諸水。亦俱淺涸。因此衛流愈覺細微。此議者

不得不歸咎於居民灌田。至於引沁入衛，謂於漕河有濟也。但查沁水原無支流，可以通衛。今欲因衛決之道而遂挽之，以入衛，則目前似足以助衛濟漕，而將來水緩沙停，其終必致淤塞。則既見其利，而又思其害，是不可不爲深長慮也。等因。會關到府，尤恐不的。隨該本府知府趙以康，會同衛輝府知府周思宸，親詣前項河口，逐一踏勘。會看得衛水枯澀，併沁於衛，則衛水大而漕舟可行，豈不曰運道有所裨益哉。但衛小沁大，則其勢難容。衛清沁濁，則末流必淤。如先年沁河一決，而臨清、東昌等處，遂至淤塞。徵之往事，竊恐不減黃河之害。而又增運道之梗。斯時歸咎誰其任之。且沁衛地勢高下殊懸，必須創開河身，沿河築堤。此其費地費工，固爲不貲。而伏秋水漲，橫流滔天，則生靈城池，不可不爲之計也。此皆前人已有成說，利害較然。如曰姑舍是，而輕試以建非常之功，非職等之所敢擅議也。至若引水灌田，誠當禁止。但未流之微細，實起於源頭之枯竭。卽今三年亢旱，泉源幾至不流。有如昨歲，運道阻澀，漕院差官守視衛源，盡導上流，而管河道亦駐劄輝縣，親至泉所，禁之非不嚴也。斯時田禾日稿，而衛水不增，則其故仍不係於淤阻也。惟是漕運重務，係關匪細，合無以後水源有餘，則從民之便，而不妨與民同利亦可也。如水源不足，則禁其引灌，而專以濟漕等情。該臣會同巡撫衷貞吉、巡按王世揚，議得古今論治水者，孰不曰順水之性，行所無事哉。然而地當中土，勢有重輕，利害所關，又非可以嘗試而漫爲者。沁河發源西晉，經帶河內，沛然東下，勢若建瓴。惟至武陟城東，復折而南，與黃河會流。

以故昨秋瀑漲，束隘難行，遂致潰溢。直衝木藥店，決蓮花口，滔滔東注，則引沁通衛，其勢良便也。但細查衛輝府治地既卑下，河復狹隘，狂流灌注，容受爲難。即今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若浮孟。該府城垣去河不遠，衝決之患，殊爲可虞。況今藩封新建，關係尤重，昔人所謂不與水爭利者，誠有不得而概論者矣。且沁水沙多善淤，一入漕渠，淤墊閘座，昔有左驗，恐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也。既經道府勸議明悉，又該臣等親閱相同，仍應堅築堤壩，寬闊河身，務使南行無滯，庶爲長策。至於漳衛上源，據稱天旱泉微，誠有之矣。但民間灌溉，壅遏泉流，致妨運道，合行該道將一應私壩悉行拆毀，如遇雨少泉微，盡令導入漕渠，以濟糧艘。河北分巡道，仍不時周行巡察禁治，如有阻撓，許巡漕御史拿究。如是則沁不得以病衛，衛又得以濟漕，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已略見實錄。再書其全疏於此。又查理河漕疏云：照得國家定鼎燕京，歲輸漕糧四百萬石，運艘涉江淮，經徐邳入運河，抵京師。濟寧以北，必資汶洸泗沂諸水，而徐邳以南，必資淮黃二水。濟之俱會淮安外河，掠草灣，歷雲梯關入海。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淮弱黃強，時有衝阻。弘正以前，姑不必論。嘉靖末年，河道日益多故，歸德而下，丁家等口，忽然衝塞，黃水不從小浮橋故道達徐，初徙於溜溝，再徙於秦溝，三徙於濁河口，於茶城相近。全河逆行，至嘉靖四十四年，徐邳一望瀰漫，不辨州里。該先任尚書朱衡，改建南陽新河，運道復通。自老黃河故道既失，雲梯海口未疏，隆慶年間，河決於崔鎮，淮決於高堰，寶應、興鹽等州縣，遂成巨浸，水泛沙停，轉運甚艱。至萬曆六年，先

任右都御史潘季馴創築遙壑。盡塞諸決。束水歸海。使由故道。民獲安堵。漕得順利。已逾八年。其功昭昭在人耳目。惟是支河既塞。海沙尙高一帶。河身日漸淤墊。決塞之患。比歲稍多。在淮安上流不分。全河直衝范家、天妃等口。通濟、祠與諸閘。歲苦衝淤。王公堤屏蔽清浦。歲遭二瀆。嚙射。隨修隨圯。勞費不貲。在徐州下流不分。黃水倒灌。古洪內華諸閘。淤塞日久。今幸極力挑通。萬一黃河暴漲。不免復淤。阻滯運道。關係不小。高寶一帶。由淮引黃。河渠日高。雖有河堤越河。足避風濤。然邵伯寶應二堤。尙未包砌。土堤單薄。巨浪乘風。傾潰可慮。善後之計。不可不圖。謹將淮揚應議舉工程。款列開呈。等因。到臣。臣先同劉懷恕等。自上而下。由豐沛經徐邳。以至桃清。復同侍郎舒應龍等。自下而上。由清浦以至古洪。梁境一帶。或艤舟閱視。或登陸荒度。看得豐縣田劉口河勢。掃灣原有縷堤。坍入河中。新築月堤一道。堪以防禦。郭家灣、匙頭灣、栲栳灣等處。雖係迎溜。見今修築埽壩。亦無大害。徐邳自桃源五百餘里。河身就下。河岸甚高。遙縷二堤。俱無衝決。歸仁集、高家堰、范家口。續修石工。俱各堅厚。寶應越河。運艘甚便。惟古洪河口。去秋濁河倒灌。今雖挑通。尙屬可虞。清江浦一帶。運河與黃河僅隔丈餘。王公堤一百九十丈。二瀆南徙。衝刷日甚。堤懸一線。勢甚危急。至於高寶西堤、邵伯石堤。俱屬要害。委不容已。一查閱明白。議照我國家輓漕東南。全賴河渠。古洪以北。必資汶泗諸水。徐邳以南。悉藉淮黃二瀆。河雖不同。利害相因。故理漕必先於理河。治黃卽所以治漕。誠不可一日不講也。然徐州以上之河。恐其

潰而入。有衝決之患。徐州以下之河。恐其潰而出。有漫散之虞。審水性之順逆。酌時勢之緩急。要非可以執一而論者。往無論矣。嘉靖初年。河漸北徙。濟寧魯橋以下。河道淤填。至嘉靖十三年。該副都御史劉天和。挑濬河身。復修閘座。四十四年。河決沛縣。舊河淤塞。該工部尙書朱衡開通南陽。至留城新河。徐邳以上。河道賴之。隆慶以來。黃河決崔鎮等口。淮河決高堰等處。二瀆漫流。水緩沙淤。運道艱阻。該右都御史潘季馴創築遙堤。盡塞諸決。兩河復合。沙刷水深。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徐邳以下。河道賴之。雖先後河臣經略良畫。尙不止此。此其功之最著者也。惟自萬歷十四年以來。清河以下。一決范家口。而全河幾奪。一決天妃壩。而福興漸淤。徐州以上。濁河灌注。古洪阻塞。要害之地。委屬可虞。然則有思患預防之心者。安得不爲補偏救弊之謀哉。但據稱上源小浮橋之路久塞。故道當復也。支河當開也。下流之老黃河難復。三壩當拆也。草灣當濬也。此其計慮甚周。而用心良勤矣。臣等隨處查勘。虛心商度。故不敢曲徇以苟同。亦豈敢有心以求異。然而勢當酌其所急。功必期其可成。苟或心思雖竭。而經理實乖。議論雖多。而治效則鮮。於河道終無補也。今據司道會詳。臣等復加酌議。謹將應舉應停工程事宜。款列分別。上請其當行者。雖無新奇之見。而實切於事機。其當止者。雖嫌意見之殊。而實探之輿論。河漕重務。彼此何心。要皆求以便國計。謹題請旨。條上一十四款。略見實錄。又疏云。照得國計莫重於漕。河漕必資乎水利。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薊。輓漕東南。自徐邳以北。臨清以南。千有餘里。全賴汶泗沂沭。

諸泉之水。以濟運道。雖祖元人會通遺意。然壩戴村遏汶流。分濟南北。則尙書宋禮用老人白英之議也。其間設官立法。建閘築壩。至精至備。二百年來。運道其永賴矣。第泉源雜於沙礫。則湮塞甚易。湖地侵於豪右。則清復爲難。至於事權閥多。牽制法制廢於因循。兼之天時久旱。地脈漸微。運艘經行。不無遲滯。乘時經理。委不容緩。茲者上廩聖懷。特申聖旨。臣等周行河上。逐一查勘。博采羣策。列爲八事。雖率循不外於舊章。而經畫似關乎要務。謹題請旨。一濬泉源。以資灌注。查得會通河南北千里。盡賴十八州縣百八十餘泉之流。分爲五派。至於新泰、萊蕪、平陰、汶上、蒙陰、寧陽等九州縣。入南旺者。爲分水派。泗水、曲阜等四縣。入濟寧者。爲天井派。其功最大。其所需尤甚切也。夫藉泉以資運。則涓滴當惜。必使源流充盈。庶於漕渠有濟。若養身者。氣血周流無滯。始無壅閼之患也。乃平昔之疏濬既疎。天時之亢旱又久。是以泉政多弛。通流無幾。近據管濟寧道按察使曹子朝。分守濟南道參政呂坤。新濬出泰安州謝過城等六泉。新泰縣劉官莊等五泉。萊蕪縣韓家莊等五泉。東平州源頭泉一處。曲阜縣新跑泉一處。發源頗盛。導入汶河。堪以接濟。則自此外。安知無湮沒於沙礫。而散漫於草莽者乎。但濬泉雖易。治汶實難。蓋河廣沙深。屈曲之流。不足以潤久渴之吻。臣等親見龍灣等泉。源源而來。至汶則一吸而盡。猶無泉也。又必督令撈淺等夫。擇其積沙淤漫者。濬爲河泓。俾深五尺。闊一丈。則水得所歸。而趨壑亦易矣。然各泉坐落各府州縣。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三四百里。管泉分司。豈能遍歷。近奉聖旨。

各分守道兼管。已爲得策矣。臣以爲仍當責成各州縣掌印官督率夫老。不時疏濬。每年終分守道會同管泉分司。將各官新泉。搜出若干。舊泉廢棄若干。類報總河衙門。分別獎戒。庶人心有所警惕。而泉流足濟運道矣。一復湖地以預儲蓄。查得山東泉源。有時微細。故設諸湖積水。以濟飛輓。盜決有禁。占種有禁。誠重之也。乃今則不然。南旺、安山、蜀山、馬場等湖。始因歲旱水涸。地屬閑曠。當事者召人佃種。徵租取息。以補魚滕兩縣之賦。於是諸河之地。平爲禾黍之場。甚至奸民壅水自利。私塞斗門。復倡爲湖低河高之說。申禁非不嚴。而占慘若故矣。除安山湖批查未報外。今勘得南旺湖周圍九十三里。計地二千七百頃。原有斗門一十四座。止存關家大關常明口二處。其餘邢通口、孫強口等十二處。俱已湮塞。合行修復。本湖東邊高阜地。量留護岸一里。共計一百六十二頃。南北留護岸地半里。共計一百一十六頃一十畝。令原主佃種納課。其餘專備蓄水。仍築子堤一道。以爲封界。湖內北高南低。應於中亘築長堤一道。自吳家巷天字號起。至黃家寺止。長一十四里。根闊一丈五尺。頂闊八尺。高八尺。界爲二區。寺前鋪。張任口。建斗門一座。以便上下接濟。馬踏湖周圍三十四里零二百八十步。計地四百一十餘頃。俱應退出還官。其東北空缺處。長十里零二百四十步。應築土堤一道。約束湖水。不使洩漏。西岸原有王岩口。濬水石壩。年久滄沒。合行修復。蜀山湖周圍六十五里零一百二十步。計地一千八百九十餘頃。除宋尙書香火地六頃。并高亢地八頃五十三畝。照舊令民佃種納租外。其餘地一千八

百七十五頃四十六畝二分。俱築堤蓄水。東岸季泰口閘以下十五里。原有馮家滾水大壩。相應修復。馬場湖周圍四十里零三分。內高阜地九十三頃二畝。先年召種納課。抵補魚滕縣糧。今查前項補足。責令退業還官。并低窪地六百四十頃四十二畝九分。俱築堤蓄水。內有安居斗門三座。合行修復。至各湖占種麥田。法應追奪。但念年荒民貧。且成業已久。收成將近。候麥熟之日。令其芟刈。照地退還。以上各湖應修復。斗門閘壩堤岸工料人夫等項。細數冊報外。通共該銀四千七百一十七兩七錢。於兗州府庫河道銀內動支。修完。於湖口豎立大石。明註界址。斗門以杜侵占。如是庶法紀明。而漕河永有賴矣。一築坎河以防滲漏。查得汶合諸泉之水西流。抵南旺。分注南北。以成漕而濟運。故汶蓄則漕盈。汶洩則漕涸。夏秋之間。水固有餘。冬春之後。不可使有涓滴他適。明矣。乃戴村以上。有坎河口。西趨鹽河。爲入海故道。沛然就下。勢若建瓴。先年總河侍郎萬恭堆集石灘。蓋謂溢則縱之。平則留之。意甚善也。但時久灘廢。非不歲有修築。而沙堤一線。亂石數堆。其走洩甚易矣。萬一泉河盡趨。則運道之涸。可立而待。豈得爲完計哉。臣等督同管河同知陳昌言、東平州判官張汝榮等。會估得本口應修滾水石壩一座。計長六十丈。面闊一丈。底闊一丈五尺。深入土四尺。出土三尺。并鷹翅細石及椿木鐵灰工食等項。除細數冊報外。通共計銀八千一百六十七兩四錢。一面辦料興工。水溢。則由頂以上。任其宣洩。水落。則由壩以內。盡資實用。且以免鹽徒盜決之弊也。汶其有全利乎。或者以地多沙磧。恐築之不

堅不知石灘之外。原有老土。石壩不高。入土已深。其勢自固。且汝河隨漲隨消。終非黃河比也。又何衝決之患耶。如是則一勞永逸。而歲歲補石之費亦可免矣。一建閘座。以便節宣。夫漕河之水。名曰無源。蓋謂其出有限。而其流無窮。所以撙節積蓄。俾盈科而進。全有賴於諸閘也。故地有高下。則閘有疎密。要之勢相聯絡。庶幾便於啓閉。惟濟寧寺前鋪閘至天井閘。則延長七十里。東昌通濟橋閘至梁家鄉閘。則延長五十里。閘啓水洩。積蓄爲難。司河者每當糧運盛行之時。排木堵水。名爲活閘。苟且一時。終非久計。甚至各幫運軍船。一經過捧土築壩。流入河中。愈成灘淺。運艘正行。不便挑濬。無惑乎舟行之艱也。合於二處適中之所。南則鉅野縣火頭灣地方建閘一座。名曰通濟。北則博平縣棧堤集地方建閘一座。名曰永通。俱照各閘事規啓閉濟運。除各匠役工食候工完扣算外。每閘估計粗細石料并木椿鐵麻船隻等項。各該銀三千九百五十八兩八錢九分五厘。於東兗二府河道銀內動支。每閘閘夫三十名。溜夫五十名。卽於各縣停役夫內撥用。如是則關束有具。節宣得宜。水利有所停蓄。而運艘不致淺闊矣。一設閘官。以肅漕規。國家之設官也。有似大而實冗者。裁之爲宜。有似小而實切者。增之爲便。查得運河一帶閘座。每閘設官一員。統領夫役。蓋啓閉有人。責成良便。頃緣新河告成。棗林上下水平閘面不行啓閉。遂將棗林閘官裁而不設。間付之南陽閘官兼理之。邇來天時久旱。河流細微。木閘水淺。啓閉爲急。尙可以南陽之官攝之乎。夫一啓南陽。一閉棗林。互相闔關。勢如呼吸。一不得人。直瀉

而盡矣。近且無官付之一二閘夫之手。在官船則莫敢誰何。在民船則大爲簸弄。旣以病商。復以弊運。以故漕舟至此。殊費牽輓。而往來者亦稱不便也。不知閘官雖卑。職掌猶在。且廩俸無多。國家亦何惜此五斗。而令河道要害之地爲無人之境哉。合於棗林。并新添二閘。各設官一員。俾司閘務。庶職守得人。而漕規不廢矣。一給關防。以重事權。國家之事。莫重於河漕。故於泉閘特設部臣經理之。所以重委任而專責成也。各管河郎中。俱奉有敕印。是以文移稱便。惟南旺管泉主事。其設已久。關防未給。因循至今。夫管泉管閘。先年曾以二人理之。今并責之一官。其任亦重矣。督理乎十六州縣之泉。而相隔數百里之遠。止以空白文移臨之。卽旁午載道。鮮不以弁髦視河臣。欲其昭法守而一衆志也難矣。且糧船過閘。例應十日一報。漕撫衙門相隔千里。無關防則驛遞不行。事多掣肘。殊非一端。夫以一閘官之微。尙有條記關防。何獨於部臣而反靳之也。至於漕河黃河二同知。職守旣專。責任亦重。凡工程之勤惰。錢糧之出入。咸賴稽察。事緒孔棘。弊竇易生。使少失於防閑。未免稽遠。河務近見郎報楊村管河通判。已奉明旨給與關防。則兗州府管河同知事體相同。合無將管河主事并兩河同知均賜鑄給。庶文移便。而事權重矣。一嚴築壩。以便挑濬。照得汶水入湖。接濟運道。每歲寒沍之時。遂將河口築壩。合流分洩。蜀山馬踏等湖。候來春冰泮之日。開壩受水。是冬則以河之水匯於湖。春則以湖之水濟於河。故南旺臨清一帶。因得乘時挑濬。不致淤淺。法至善也。除隔歲大挑。已奉有欽定期限外。其餘每年

當天氣漸寒。正宜築壩絕流也。而往來船隻。力以緩築爲請。多方阻撓。甚至十一月中。尙不得築者。不知天寒冰合。乃驅荷鋪之夫。裸體跣足。鑿冰施工。其將能乎。及寒冰初解。正宜固封蓄水也。則又以速啓爲請。百計催促。至有正月初旬放水行舟者。不知隔歲之水。所蓄無幾。三春無雨。則運艘方至。又將何以濟之。乎法制未明。事體掣肘。管河官徒茹苦而不敢言也。合無請賜明旨。除大挑年分外。每年定以十月十五日築壩絕流。至次年二月初一日開壩行舟。勢豪船隻不得橫擾。該管官員不許阿徇。違者聽督撫衙門參究。大書刊石於南旺板閘二處。以便觀覽。如是則明旨森嚴。人心惕息。不但便於挑河。亦且足以蓄水。一舉而兩得之矣。一復夫役。以備修防。山東河道。淺深不一。而汶河衝發。淤塞爲多。各項夫役。俱不可缺。查得兗州府屬。如汶上、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南陽、利建等處。原額設撈淺、淺鋪、堤夫。名數不等。共計二千四百五十二名。後因河流稍順。遂裁減一千一百三十三名。扣銀入官。以備支用。止存見役夫一千三百一十九名。不知扣存有節省之名。而屢募起無窮之弊。一時河道淤淺。調度徵發爲難。工之弛廢久矣。今議於汶上縣。量復撈淺夫七十四名。淺鋪夫三十名。鉅野、嘉祥二縣。量復撈淺夫三十八名。淺鋪夫五名。濟寧、衛量復撈淺夫一十一名。濟寧州量復撈淺夫三十二名。淺鋪夫十二名。魚臺縣量復撈淺夫十名。淺鋪夫二十名。南陽、利建量復堤夫八名。東平州量復泉夫二十名。東昌府通濟橋閘。量添閘夫十名。庶挑河濬泉不致乏人矣。然猾民之包攬。肆意安閑。管工之代替。

任情隱射。甚至逃故不報。占恠私意。種種情弊。雖增猶弗增也。合行管河同知陳昌言。通判王心。逐一汰選。嚴加稽覈。庶工役得有實濟。而河防不致稽違矣。部覆奉旨依議行。實錄止載款目。又清復湖地。故於此備錄之。疏云。查得安山一湖。周圍共一百里。其間東北自通湖開起。至西北焦天祿莊止。計長十三里。自焦天祿莊起。至西南王禹庄止。計長七里零。自王禹庄起。至東南青孤堆止。計長九里零。自青孤堆起。至通湖開止。計長七里零。周圍共計三十八里。此係水櫃塘以積水者也。但湖形如盆碟。高下不甚相懸。水積於中原。無堤岸。東南風急。則流入西北。燥地。西北風急。則流入東南。燥地。未及濟運。消耗過半。且自許民佃種以來。百里湖地。盡成麥田。先年總理河道傅都御史履畝分析。除徵租銀二千六百五十三兩。歲抵魚滕二縣秋糧外。其低窪處。所封爲水櫃。法非不善。但統籠無界。禁例不嚴。民情無厭。漸至今日。殆無曠土矣。爲今之計。應將水櫃三十八里築一高堤。堤以外照舊佃種徵銀。堤以內挑深蓄水。管河通判等官。不時巡歷。庶堤界旣明。人無盜種之弊矣。至於安山開邊。原無通濟積水二閘。不便出水。訪得萬歷九年。有金把總會於八里灣掘溝放水。人甚稱便。至今形迹猶存。應於此處建閘一座。又西北地名似蛇溝。其地更低。水勢散漫。應於此處亦建閘一座。庶於舊閘入者。於新閘出。蓄洩得宜。漕河有賴矣。等因。臣等會議得設湖蓄水。本漕政之良規。清湖濟漕。實治河之要務。自南旺而下四百餘里。始達衛河。其間全賴安山一湖。積水濟運。所係之重何如也。惟自召佃之弊政一行。而豪民之侵占無

已變沮洳爲膏腴。視官湖爲己業。日侵月削。久假不歸。寸土無遺。殊可痛恨。卽今久旱河淺。百計疏濬。如抱漏卮沃焦釜。傍徨無策。皆緣水櫃未復之故也。及今則清湖蓄水。眞若蓄艾。豈非第一議哉。侵盜奸民。本應盡法重究。概奪還官。亦不爲過。但私相授受。其來已久。展轉耕佃。已非一人。且四外高亢之地。不便濬蓄。終成曠廢。據勘將少窪之地三十八里。周圍築堤。封爲水櫃。旣可以免滲漏易竭之患。又可以杜強梁無厭之謀。似亦計之得也。外八里灣。似蛇溝二處。便於放水。委應建立閘座。其築堤建閘之費。初據各官議。將盜種湖麥刈半入官。以爲工料之需。但恐饑民乘機起釁。且非大公之體。仍聽本主收割。前項經費。相應動支河道銀兩。應用清理之後。大豎石碑。明立文冊。又必嚴盜決之禁。定巡視之法。如是則一勞永逸。而國朝水櫃之良規。庶幾可復矣。濟運通漕。豈曰小補之哉。謹題請旨發部議覆。奉旨。這湖地依議築堤。仍畫定界限。永遠遵守。如有侵占盜決等弊。照前旨着實參治。其各處泉湖蓄水濟運的。都着一體查清整理。河防一覽

是年都給事中常居敬題准增修鎮口閘一座。先是山東汶泗清流。勢必假道茶城。出口會黃。自隆慶四年。至萬歷十一年。每爲黃流倒灌。稽阻重運。漕撫尙書凌雲翼議改漕河於古洪出口。建內華。古洪二閘。遞爲啓閉。以避黃淤。前年黃水大發。河與閘平。淤塞甚遠。挑濬稱難。至是居敬請建前閘。去河僅八十丈。以行糧運。自開湖後。預行挑濬。專備回空。南河全考

是年開諸閘、月河板閘、清江、福興、通濟、新莊各閘。上隔黃河倒灌之患。下便節宣之勢。近來黃強淮弱。五壩不通。閘座不閉。以致泥沙內侵。伏秋水溜漕舟。上閘難若登天。每舟用絙夫三四百人。猶不能過。用力急則斷纜沈舟。故是年於各閘旁。俱開月河一道。避險就平。以便漕輓。淮安府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十七年三月甲子。工部言運河水源淺澀。全賴南旺、蜀山、馬場等湖蓄水接濟。嘉靖間。兵部侍郎王以旂築大堤封爲水櫃。年久圯廢。往年科臣常居敬踏勘。議於南旺湖築長堤。蜀山、馬場湖各築子堤。今總理河臣潘季馴言水勢瀾漫。長堤子堤俱在湖心。難以施工。宜將嘉靖年間舊堤培築高厚。其納水處所不便築堤。仍密栽柳樹以爲封界。報可。五月己未。詔修守清江浦運道。七月丙辰。南京禮科給事中朱維藩言。南京內城三山門。直溯江流。舟船如織。而今已湮塞。各府倉糧悉由水道用進。今盡失其舊舍舟而徙。費不可言。臣以爲在倉糧則宜會計其數。凡支幾年。少則分投督催。又不敷。則於豐足處收糴。在河渠則由城外以達城隅。責成都水司。及應天府水利官查勘設處。俱允。八月己卯。漕運總督徽外。餘嚴督徵解。工覆。河渠淤塞。責成都水司及應天府水利官查勘設處。俱允。八月己卯。漕運總督舒應龍等條議漕務五事。一。渡江限期下江。浙江原有挑河銀一萬兩。今則什不及一。以致松蘇一帶裏河淺涸。宜每歲秋盡築壩之時。盡行疏導。使漕艘得以及期渡江。一。遠船起剝。糧船赴北。向以張家灣爲住泊起剝之地。至隆慶四年。議由通惠河至石土二壩。請自今到灣。悉聽雇船起剝。部議覆從之。十一

月辛酉。巡撫應天右副都御史周繼言。上海縣李家浜。老鶴背築塘包石。以捍海水不可已。武進縣橫林等處淤淺已甚。運河泥底盡露。築濬之功不可緩。據所用工費。在築海塘。計該銀八萬兩。在開運河。該銀六萬兩。乞於南京帑銀內給發。責令趁時興工。工部覆。內外匱乏。大工並舉。恐非所宜。南京帑題發已四十萬兩。亦難再請。合候水利工完。漸次舉行。漕河果係淤塞。應行挑濬。卽於河道漕運衙門修河正項銀兩動支。報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總河都御史潘季馴修建邵伯湖石堤一道。長一千二百八十丈。補舊石堤六百十三丈。南河全考。

是年築西土堤。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於湖之東築八淺石堤。長八十五丈六尺。又兼漕水旁潰入寶應湖。以致流緩沙停。自黃浦至三官廟之西。築西土堤。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束水由漕。以省

挑浚之費。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曆十八年七月庚申。以南京河渠工完。敕有功員役。侍郎張檣等陞賞有差。仍詔以其餘銀歲修河渠。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九年三月乙巳。總理河道潘季馴議以鎮口閘。去河甚近。雖淤易爲疏通。宜照舊道挑濬。科臣復稱引衆議。欲開月河以分水勢。通蘇洵湖以導積水。部覆。上命河漕等衙門勘議妥當具奏。閏三月己丑。兵部題右都御史潘季馴議稱。漕河自溜溝至姜家橋一帶堤岸。係運舟牽挽必經之地。因在

湖中屢遭風浪衝塌。宜用石包砌。每三里留水門一道。計用銀九千四百四十兩。於歲修并輕費米銀內動支。着如議行。七月丁卯。鎮口一閘遇挑濬時。糧艘民船停留數日。巡漕御史賈名儒請將本閘之東有新開支河處。再開一口。建閘三座。名爲東鎮閘。與西閘遞相啓閉。使挑濬行舟。各不相礙。其工費取辦歲修銀內。乞作速勘議。十一月癸亥。工部題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條議。前四條分入黃淮二河。一浚河湖。以利漕渠。謂自夏鎮閘迤南。起經李家口等處。挑開裏河一道。計七十餘里。從滿家閘西築攔河一壩。使洩泗上源之水盡歸新挑河。不得洩入諸河。以致勢分力弱。又於李家口設減水閘。以洩沛縣積水。將仍前議新砌湖邊石堤。移建東岸。以當風浪。則新河既可隔絕湖水。砌石又可捍禦河堤。於運道民生所利非淺。但功費浩大。合依所議備行。淮揚撫按官查勘。另行題請。着依擬行。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二十年九月乙酉。工部覆總河舒應龍。漕撫陳于陞。勘河張貞觀。按臣曹楷。王明會題。先年議開鹽河海口。洩湖水固運。堤分爲東西北三工。今東工告竣。北工有緒。惟南工錢糧缺乏未舉。而東工尙當濬港開支。北工改挑取直。南工開新河。浚舊河。通計工廢一萬五千八百。議動運司挑河等銀。及先復江都三塘。以驗灌溉。乞行總河督撫科院諸臣照限與工報完。詔可。十月丁亥。兵部覆議。給事中張貞觀言。淮揚運地咽喉。徐邳則蘇海入江之徑道。宜再募土兵一千。合瓜儀等兵。增一參將。專駐揚州。再於徐邳募土兵一千五百。量與各衛軍丁訓練。以備調發。報可。明神宗實錄。

或有問於馴曰。清江浦一線之堤。廣者不過三四十丈。窄者僅二十餘丈。兩河掃油。能無慮乎。馴應之曰。陳平江開鑿。清江浦一帶。通河濟運。所留堤址。原只如此。問者曰。何以徵之。馴曰。不觀車盤五壩乎。五壩去河僅二十餘丈。進船水溝。每爲濁流所淤。常事撈濬。如更廣也。何以能車盤也。今河由草灣。清江浦。淤沙。稍遠。船遂不能進矣。此正陳平江之妙用也。又不觀之惠濟祠前之石堤乎。乃宣德年間之所築也。其廣亦不滿二十丈。此古跡也。豈亦剝削而然哉。且各處遙縷堤面。廣不過二丈餘。尙欲恃以爲固。矧於二十丈者。乃云不能守乎。若每歲埽護之工。及礮背壩之築。則不可少耳。或有問於馴曰。泃河膠河。與海運之議。何如。馴應之曰。二河之不可成。備載勸議諸臣之疏。一覽自悉。然馴之意。則謂不當辨其可成與否也。假令膠泃告成。海運無阻。將置黃濬於不治乎。亦將併治之也。夫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蓋自宋元以前。惟欲避河之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之說。爲上策。自永樂以後。由淮及徐。藉河資運。欲不與之爭得乎。此之謂難。然以治河之工。而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以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以一歲不治。一舉兩得。乃所以爲善也。故宋元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此兼漕之利也。今欲別尋一道。遂置兩河於不治。則堯舜之時。泛濫於中國者。此河也。縱使漕艘無阻。民可得而食乎。况膠河去河尙遠。若泃河必從直河沂河等處出口。復與黃合。而中段相隔之地。近者僅三四里。每歲水漲。勢必漫入。可不治乎。如欲併治。則張官置吏。設夫備料。歲

費不貲，一之不支，其可再乎？至於海運之說，尤爲支漫。往歲已有明鑑，不必瀆陳。卷查萬曆五年十二月內節奉聖旨：近來河淮爲患，民不安居，朕何嘗一日不以爲念。先年以運道梗塞，不惜重費，欲別求一道以利轉漕。乃議者謂治河卽所以通漕，遂降旨專責當事諸臣，著一意治河。欽此。大哉王言，可爲萬世著鑑。馴又何容復贅問者曰：夏鎮新河，非別尋一道乎？馴曰：此河僅於開河中直截一段，至留城仍歸原河出茶城。卽今鎮口，仍與黃會。此與三沽舊河無異，特欲避卑就高，非棄黃河於不治也。治河者審之，或有問於馴曰：濬睢河以爲通運，旁行一道，且可殺河流也。其說何如？馴應之曰：考之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取慮縣入泗，過沛，浚儀取慮二縣，皆隸河南。漕河圖志云：宿遷縣小河在本縣東南十里，源自開封府黃河來流，經歸德州、虹縣、宿州，至睢寧縣東南流六十餘里，至小河口以入漕河。蓋括地志所載，乃黃河入北海之時，故止云睢水，而不及黃河。漕河圖志所載，乃黃河南徙之後，故直指黃河來流也。淮安志云：小河在宿遷東南十里，以其淺狹，故名。查得弘治六年侍郎白昂曾導水自歸德小壩地方，經睢寧，至宿遷，小河口入漕河。比因河決河南之金龍口，衝張秋，勢甚危急，故濬此河以殺水勢耳。然不久遂淤。蓋河不兩行，徐邳之河與小河，必無並行者。今自徐溪口迤北，直至永城縣一帶，俱成平陸，復之亦頗不難，但恐此河一開，則徐邳必塞。若徐邳不塞，則此河必復爲平陸。且均一濁流也。在徐邳大河則淤，在新復之小河則不淤，恐無是理也。況小河口而南至清河

縣。尙有二百三十餘里。假如近歲河決。崔鎮桃清爲塞。不知南來運艘。將從何路達睢河也。問者曰。止濬雙溝永涸湖一帶。使艘從九里溝出小浮橋。倘徐邳正河淤塞。此不通而彼通。可無阻也。駟曰。此河原甚淺狹。且湖水常盈。濬工難施。若正河淤塞。黃水盡從此河。則泛濫無歸。非特牽挽無路。而經行於樹椿基礫之間。必致觸敗。與由決何異也。若正河不塞。而此河僅分支流。則徑由正河可也。何必去平就險爲哉。或有問於駟曰。改沁入衛。以殺黃河之勢。何如。駟應之曰。黃可殺也。衛不可益也。移此與彼不可也。衛漳暴漲。元魏二縣田地。每被滄浸。民已不堪。況可益以沁乎。且衛水固濁。而沁水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帶。必至湮塞不可也。又問水集有引沁至長垣界。經張秋。出永通閘。入運。濟旱語。亦未知沁之濁也。一溝之渠。寧能當此濁流乎。沁可引。黃亦可引矣。或有問於駟曰。五塘蓄水。濟運先年設有隄閘。今皆圯矣。可不復舉乎。駟應之曰。駟初至之時。亦嘗銳意求復。反覆行勘。查得小新塘與雷公上下二塘相接。西去揚州郡城十餘里。水由淮子河入漕河。句城塘西去揚郡幾三十里。水徑奔儀真。由響水閘出江。四塘皆隸江都縣。唐長史李襲譽所築也。陳公塘隸儀真縣。其水亦奔響水閘。出江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也。句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俱無源。惟藉雨積。小新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閘後。及上方寺後。并本地高田所下之水。而局面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積水。以爲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慮漕渠淺涸。借此水以濟之。則應任其直下。不宜築塘以障其流。且冬春運河水淺。

彼先涸矣。若慮湖水漲漫，借此塘以障之，則諸水皆從揚儀徑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如欲復前人之故業，蓄水以溉高亢之田，於民未必無益，但民間承佃爲田，輸價不貲，歲納之課亦不貲，必須盡行償貸，築堤建閘，費尤不貲，必須大爲處分，矧田高之民欲積，田窪之民欲洩，築堤建閘之後，盜決者多，必須添設官夫防守，當此勞費之後，災傷之餘，種種難於措辦，故馴謂其是尙可緩也。以上河議 諸湖堤岸見議加幫高厚，且多減水閘，尋常之水似可無虞矣，但或霖潦彌月，山水併發，則又不可不預爲之計也。查得沙壩并芒稻白塔二河，俱可洩水，當事者應慮私販鹽徒，潛通間道，每每築壩斷流，殊不知欲禁舟航，何須築壩，得必密布椿柵，仍委白塔巡檢嚴防越渡船隻，瓜儀諸閘一體開放，閘口攔以木柵，則湖水可洩，而鹽政稅課亦無妨矣。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其當湖心而東，卽所謂八淺堤也。往歲堤決，湖水奔逸，建瓴而下，舟楫過者少，遇西風輒沉溺不可救，其決處闊八十餘丈，深且二丈五六尺，而水勢湍急，莫可名狀，雖不惜費，寧能與水角力哉。屢築無功，覆轍可鑒也。乃議從湖心淺處，先築西堤一道，以捍其外，仍於河之南北截壩二道，暫令運艘越湖而行，堤壩成則八淺正決，澗水不流，捧土而塞之矣。是築西堤者，乃所以塞東決也，但東決雖塞，西堤終不可棄，必須歲加修築，仍密種檉柳菱葦之類，使其能當濤浪，則東堤不守而自固矣。此當於冬初預行，寶應縣掌印管河官料理可也。寶應縣月河自黃浦至三官廟前，長二十里，水多旁潰入湖，是以流緩沙停，新閘一帶，淺

阻爲梗。今加築西土堤一道。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以束漕水。可省挑灌之費。須責夫看守。栽植菱柳。加意培護。歲修之工。可勿緩也。河口諸閘之設。先臣平江伯陳瑄殊有深意。蓋節宣有度。則外河之水不得突入。運河之水不得盈漕。非惟清江板閘一帶堤岸易守。而寶應諸湖亦緩此一派急流矣。但啓閉之法。非嚴不可。如啓通濟閘。則福清二閘必不可啓。啓清江閘。則福通二閘必不可啓。啓福興閘。則清通二閘必不可啓。河水常平。船行自易。單日放進。雙日放出。滿漕方放。放後卽閉。時將入伏。卽於通濟閘外填築軟壩。秋杪方啓。悉照先年舊規。與近日題准事例行之。其於河道關係不小也。舊通濟閘逼近外河。河形淺直。水勢洶湧。不便啓閉。而朱家口一帶堤岸尤爲難守。今移閘於甘羅城旁。改河於西南隅。而於舊閘內半里許築攔水大壩一道。置朱家口於度外。似爲得策矣。但大壩最爲喫緊。萬一傾圮。則新河與舊河之水併瀉入閘。勢必不支。每歲四月初。須專委一的當義民官撥夫十餘名。量備椿草守之。毋忽毋忽。議者又謂從大壩迤東。兩頭直接泰山。築堤一道。僅三里許。則壩東與高堰七里墩迤北兩岸一帶堤岸俱不須守。而堤內之田皆可耕矣。冬涸之時。夫力稍暇。卽宜圖之。江南丹徒丹陽一帶。河道原無水源。藉江爲源。潮長則開。京口閘以放舟。潮落則下板以蓄水。倘若水涸舟膠。則丹徒閘亦係通江支河。放水可濟。潮水既落。車戽亦可。須臨時斟酌。申嚴啓閉。守閘者勿弛禁也。徐北鎮口黃運交會之處。伏秋黃水大發時。多灌入本口。動至淤阻。原任中河郎中陳瑛擬建古洪。

內華二閘。近該工科都給事中常題建鎮口一閘。如遇水發。下板謹閉。俟黃水消落。卽啓開。縱水外衝。而漕河無淤墊之患。啓一閉二。悉如清江裏河事。規與近日題奉明例行之。其鎮口閘外東西兩堤。原係挑河所積。客土未堅。內水湧出。未免剝損。伏秋之前。密護樁笆。堤固則閘無虞矣。司閘者宜加慎焉。

鎮口古洪二閘。以東多傍山麓。以西一望平曠。濁河經流。更無隄防。黃水出岸橫截。閘河腹心受病。故於塔山支河接築縷堤九百四十二丈。而牛角灣係茶城運河舊渠。又築壩一道。東接塔山。西接長堤。幾二里許。以遏黃流。傍入。但壩地原係河身。下多積沙。創築卑薄。連歲失守。肘腋爲患。已於本壩之南。自舊縷堤支將軍廟起。東接塔山。增築長隄七百餘丈。頗得重門禦暴之意。冬春之際。多加幫護。伏秋之時。晝夜防守。預辦樁草。以備不虞。夏鎮第一要害。宜殫心力。勿忽。邳州東南六十里。原有直河。以宣泄蒙沂諸山之水。近年因濁流倒灌。直河遂塞。諸山水俱迤邐。由落馬湖經董陳二溝。以出大河。水勢紆迴。則近邳田地。常被淹浸。湖波淼渺。則候風舟楫。遲滯艱危。不特直河居民失市廛之利已也。昔已開復通行。而迤邐閩家集等口。乃原通落馬湖故道。復築長隄。遏水。此堤之堅瑕。乃直河所視以通塞者。每歲仍須加高加厚。水發之時。嚴行防守。不令復出落馬湖。庶直河可保不淤也。奈何繼者失守。長隄復決。直河因之復塞矣。務須查做。先年規制爲之。此與耿車時灘之隄。同一關鍵。在司河者加之意耳。曹縣武家壩。王家壩。迎溜掃灣。逼近老堤。最爲險要。而武壩險又甚焉。萬一此壩潰決。則城

武金鄉數邑悉成沮洳。且逼近閘河。甚爲可虞。須於正月間多捲釘頭礮背壩壩。以遏直射。及將老長堤幫厚增高。伏秋防守官夫時刻勿懈。萬歷十七年。武家壩外忽成淤灘。此亦一時之幸。未可恃以忽修防也。汶水從陶秦而來就鹽河。由博興車瀆入海。自宋司空築壩戴村。蜿蜒九里。屹如天成。迴在瀾而逆之。西會通河。始得濟運。此壩係全河屏障。先年設夫增土植柳。培護周密。歲久防弛。以漸單薄。萬一乘瑕復歸故道。不無可慮。宜令東平汶上管河官督夫培土栽柳。悉如舊制。此運河第一喫緊關鍵。故首及之。坎河口與戴村壩無異。蓋因戴村既築之後。水無傍洩。歲久復衝。此口泉水決入鹽河。運河每至淺涸。萬歷十六年。都給事中常會同撫按題請築壩。馴於十七年。剏築石壩一道。長六十丈。水漲則任其外洩。而湖河無泛濫之患。水平則仍復內蓄。而漕渠無淺涸之虞。利賴甚重。防守當嚴。必每歲六月初旬。卽令東平州管河官駐劄壩上。備料集夫。相機捍禦。九月初旬。始得撤守。著爲定例。永保萬全。馮家壩係蜀山湖之門戶。地卑而水易洩。故築壩以障之。蓄可益運。泛不病民。何家口係南旺湖之尾閘。此口稍卑。汶水就西而下。每決房家口。而傷運河之堤。南旺之水則涸矣。今築石壩。平時任其南逝。水漲洩而之西。良得策也。每歲伏秋。專責管河官不時巡視。少有圯壞。卽便修砌。二壩皆係都給事中常會題剏築。馴督築頗固。真永賴也。坎河口石壩。固爲完策。但可以洩水。而不可以通沙。日久淤停。沙填河內。則能致水漲漫。或沙背橫射河灣。則能逼水衝決。宜督管河官乘暇集夫挑濬。使

水不東逼。徑直南趨。誠爲保全石壩要務。運艘全賴于漕渠。而漕渠每資于水櫃。五湖者。水之櫃也。止因舊堤浸廢。界址不明。民乘乾旱。越界私種。盡爲禾黍之場。先臣兵部侍郎王原建土堤。南旺湖周圍隄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八丈三尺。蜀山湖隄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長三千五百八十丈。自蘇魯橋西至田家樓止。原係收水門戶。栽植封界高柳。馬場湖隄東面長一千六百二十丈。北面原留入水渠道。栽植封界高柳。馬踏湖隄自弘仁橋起。至禹王廟止。長三千三百一十三丈。安山湖堤長四千三百二十丈。而斗門開壩。悉已完備。可收濟漕永利。萬歷十六年。又該都給事中常會題增修。馴因舊爲新。督築完固。但近湖射利之徒。覬覦水退。希圖耕種盜決之弊。禁令當嚴。每年冬春管河官周迴巡閱。責令守湖人役投遞甘結。庶河防飭。而水利無滲洩之患。疆界明。而奸民杜侵越之萌矣。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決諸南則南流。決諸北則北流。惟吾所用何如耳。當春夏糧運盛行之時。正汶水微弱之際。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于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以灌茶城。如運艘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以灌臨清。當其南也。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其北也。更發濱北諸湖水佐之。泉湖兼注。南北合流。卽遇早曠。克有濟矣。此以智役水。以人勝天。力不勞而功倍。計無逾此。臨時酌之。南旺舊例。兩年一大挑。築壩斷流。不通舟楫。始開月河。官民稱便。欲挑正河。必先挑月河。一時兩役並興。夫多苦累。時迫則工必略。工略則沙必淤。自今萬歷

十八年挑正河爲大挑。十九年挑月河爲小挑。以後著爲定規。庶舟楫往返。既不阻於稽緩。夫役用工。亦不病於煩難矣。開河地亢。衛河地窪。臨清板開口正閘。衛兩水交會處所。每歲三四月間。雨少泉涸。開河既淺。衛水又消。高下陡峻。勢若建瓴。每一啓板。放船無幾。水即盡耗。漕舟多阻。宜于閘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設築土壩一座。中留金門。安置活板。如閘制然。將啓板開。先閉活閘。則外有所障。水勢稍緩。而于運艘出口。易于打放。衛水大發。卽從拆卸。歲一行之。費無幾何。此亦權宜之要術也。衛水發源於河南輝縣蘇門山。名曰朔刀泉。經新鄉等處。合淇漳二水。逾館陶。至臨清。合汶河之水。經德州。出天津。直沽入海。板開以下。全賴此水濟運。夏秋之交。糧運盛行。每患淺涸。蓋因輝縣源頭。建有仁義禮智信五閘。壅泉灌溉民田。以致水不下流。殊妨國計。宜行分巡東昌道。每歲糧運北行。衛水消涸。呈告總河衙門。移文河南管河道。速將五閘封閉。俾水盡歸運河。其餘月分。或水勢充盈。仍聽民便。庶公私兩不相妨。而運艘不滯矣。按山東泉源屬濟兗二府。一十六州縣共一百八十泉。分爲五派。以濟運道。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其功最多。關係最重。是爲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關係亦大。是爲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爲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爲新河派也。又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於此。

是爲邳州派也。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均屬漕河命脈。每歲春夏，聽司道嚴督管泉官夫疏濬通達。俾源源而來，庶幾有濟。但數月不雨，其流必竭。萬歷十六年，漕渠乾涸，百計疏濬，卒無涓滴之流。至閏六月初旬，大雨連朝，諸泉俱湧，河渠遂盈。則地利未嘗不係于天時也。至于山泉沙磧頗多，汶河每爲淤墊，須于大挑之期，一併挑濬，使泉流無阻，亦一策也。通惠河發源于昌平州神山泉，會馬眼諸泉，經都城入內府，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而與白河合。白河發源于霧靈山，由密雲縣會榆潭諸河，至張家灣，總名曰潞河，至通州而與通惠河合。勢並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勢峻，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其潦。冬春水微，則病其涸。浮沙之地，旣難建閘以備節宣，惟有濬築之工，殊爲吃緊。萬歷十五年，勅設管河通判，專駐楊村，其爲修防計得矣。但查沿河兩堤，如搬轆口、火燒屯、通濟廠、東要兒渡口、王家務、華家口、閻家口、綿花市、猪市口、觀音堂、蔡家口、桃花口以上，堤岸坍塌卑薄，最爲險要。水發卽決，濱河州縣，滄漫爲患。漕艘漂淪，人甚危之。應行司道督行管河官，每歲冬間辦積椿草，春初率夫將前隄加高幫厚，真土實杵，不得雜沙塞責。糧運將至，設法疏濬，或築束水小壩，衝刷深廣，俾漕舟無膠滯之虞。民業免沮洳之害。以上河防險要一築順水壩，俗名雞鶩，又名馬頭，專爲喫緊迎溜處所。如本堤水刷洶湧，雖有邊埽，難以久恃，必須將本隄首築順水壩一道，長十數丈，或五六丈，一丈之壩可逼水遠去數丈，隄根自成淤灘，而下首之隄俱涵矣。安壩之法，上水箱邊埽宜出將

裏頭埽藏入在內。下水埽宜退藏入裏頭埽內。庶水不得揭動埽也。如築長六丈闊四丈高一丈用埽兩面廂邊。每邊用埽二行。裏頭二行中間填土。每行用埽三層。共計用中埽十八箇。每箇長五丈高三尺。用草四百束。柳梢八十束。草繩四十條。排椿簽椿。共用椿木四根。人夫二十五工。共用捲埽隄夫四百五十工。運土隄夫二百工。俱不議工食。共用草七千二百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柳梢或葦一千四百四十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草繩七百二十套。該銀二十一兩六錢。椿木七十二根。該銀七兩二錢。行繩十二條。每條重四十斤。共用藤四百八十斤。該銀二兩四錢。約共該銀六十兩。如無柳梢。以葦代之。一造滾水石壩。卽減水壩也。爲伏秋水發盈漕。恐勢大漫隄。設此分殺。水勢稍消。卽歸正漕。故建壩必擇要害卑窪去處堅實地基。先下地釘椿木。平下龍骨木。仍用石植樁鐵樁。縫方鋪底。石壘砌。鴈翅宜長宜坡。跌水宜長。迎水宜短。俱用立石攔門。椿數層。其地釘椿須割鷹架。用懸礮釘下。石縫需用糯米和灰縫。使水不入。如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長三十丈。壩身根闊一丈五尺。收頂一丈二尺。高一尺五寸。迎水闊五尺。跌水石闊二丈四尺四。鴈翅各斜長二丈五尺。高九尺。用粗細石計長一千三百九十餘丈。并地釘椿龍骨木鐵錠鐵銷煤炭木炭石灰糯米糲麻及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一千九百餘兩。其運石抬石搬料夫船并官夫廩糧工食。臨期酌給。一建石閘。建閘節水。必擇堅地。開基先挖固工。塘有水卽車乾。方下地釘椿。將椿頭鋸平。樁縫上用龍骨木地平板鋪底。用灰麻趁過。方砌底石。

仍于迎水用立石一行。攔門樁二行。跌水用立石二行。攔門樁八行。如地平板鋪完。工過半矣。自金門起。兩面壘砌完。方鋪海漫鴈翅。金門長二丈七尺。兩邊轉角至鴈翅各長五丈。共用石三千一百丈。開底海漫攔水跌水共用石九百丈。二項共用石四千丈。并鐵錠、鐵銷、鐵鍋、天橋環、地釘樁、龍骨木、地平板、萬年坊、闌板、絞關、閘耳、絞軸、托橋木、石灰、香油、礬麻、柴炭等項。及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三千兩有奇。其官夫廩糧工食。臨期酌給。一建涵洞。涵洞以洩積水。基址亦擇堅實。方可下釘樁砌石。水多則建二孔。少止一孔。假如涵洞一座。口闊一丈五尺。身長二丈。中立石牆一堵。亦長二丈。寬五尺。分爲二孔。每孔寬五尺。兩邊四鴈翅。各一丈五尺。共用石二百丈。并地釘樁、鐵錠、石灰、板木并各匠工食約該銀一百八十餘兩。其夫役工食。臨期酌給。一建車船壩。先築基堅實。埋大木于下。以草土覆之。時灌水其上。令軟滑。不傷船。壩東西用將軍柱各四。柱上橫施天盤木各二。下施石窩各二。中置轉軸木各二根。每根爲竅二。貫以絞關木。繫筏纜于船。縛于軸。執絞關木環軸而推之。一挑河。凡挑河。面宜闊。底宜深。如鍋底樣。庶中流常深。且岸不坍塌。如不用堤。須將土運于百餘丈外。以免淋入河內。凡創開河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日開深一尺爲一工。挑濬泥水相半者。減十分之五。全係水中撈取者。減十分之七八。取土登岸就而築隄者。亦以半折算焉。一閘河。偶淺。急疏之法。凡閘河淺處。如水溜在中。須兩岸築丁頭壩以束之。水溜在傍。將淺邊順築束水長壩以逼之。水由壩中。其勢自急。中溜自深。如淺

處不多。或排板插下泥內。逼水湧刷。或排小船用杏葉杓挖濬。必不得已。則用椿草製活閘節水。亦一策也。凡涵洞所以洩水。本是無妨。但須明設石閘。以嚴啓閉。若暗開隄址。草木蒙叢。便難覺察。萬歷八年。奸民私囑管河主簿。將南岸遙隄。暗開涵洞數座。十七年。伏水暴漲。單家口水從涵洞洩出。勢甚洶湧。一鼓而開。遂成大決。此可謂明鑑矣。司河者知之。以上修守事宜。河防一覽。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五月丁卯。工部題覆漕河防守。向在伏秋。今不意春雨異常。自濟寧暨淮河一帶。堤岸衝決。關係非細。近該河臣舒應龍奏。在濟寧上下湖水漲溢。則議築堰城開壩以遏汶水之南。開馬踏湖。月河口以導汶河之北。在淮揚之間。則議開通濟閘。旁月河土壩。以及文華寺前一壩。以殺水勢。且欲幫築湖堤。開洩涵洞。廣募夫役。早派委官。及責成府州縣掌印官。俱目前事勢所不容已者。而科臣劉宏寶一疏。尤有深慮。疏內原擬各款。逐一舉行。以圖萬全。從之。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正月丙午。給事中桂有根言。河工雇額。月給銀一兩。足以供事者少。倘增額廣募。自可計日告成。至如性義嶺。當兗徐之交。河臣舒應龍議開渠洩昭陽等湖。以免金魚各縣之淪漲。杜運河隄岸之衝決。令撫按速行勘報。以數萬金量增雇直。則與工隨以寓賑。部覆從之。二月癸亥。直隸巡按基才奏稱。淮安通濟閘。乃漕運咽喉。請濬開左舊河。更開開右新河。三閘並出。獲利而免害。又請加培左畔大堤。部議行總河相度從之。九月戊戌。韓莊新河成。總督河道工部尚書舒應龍加太子少保。賞銀幣。管閘主事尹從教。管河參政海淳。參議邵以仁。同知羅大奎等。各陞賞。紀錄有差。明神宗實錄。

舒應龍字時見。全州人。嘉靖戊辰進士。萬歷二十年。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河決汶上。灌徐邳。潰漕堤。幾二百里。應龍求通洩之途於微山湖東。得韓家莊。其地在性義嶺南。不經葛墟嶺。可引湖水由彭湖注之湖。乃疏請開支渠四十餘里。凡五閱月。工成。此開湖之首功也。二十二年。以河工成。加太子少保。山東金河備考。

明神宗萬歷二十三年二月庚戌。工部覆奏河防工竣。經管各官會覈勤惰。既明。今將揚州等府同知等官劉不息等。高郵等州正官許一誠等。山陽等縣正官何際可等。各優敘紀錄。其各州縣佐領武職。另行獎賞。并失事應戒者。俱請旨舉行。從之。明神宗實錄。

是年決高郵中堤七顆柳。郎中詹在泮等嚴督官夫築塞。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二十四年八月丁酉。命管理河北郎中黃承廟諱。避挑浚南旺等處運河。壬寅部覆總督

河道工部尚書楊一魁條議分黃導淮事宜十事。前後九條俱入河淮。一議放湖水以疏漕渠。蓋高寶諸湖原係沃

壤。自淮黃逆擁。衝決汪洋。卽歲加堤障。猶多昏墊。今入江入海之路。既浚。分黃導淮之功已成。應於涇河

子嬰溝金灣河諸閘。并瓜儀二閘。並爲開治。大啓湖水。就湖疏渠。與高寶越河相接。既避運道風波之險。

而水涸成田。給民菽種。漸議起科。以充河費。九月癸卯。巡視蘆溝橋御史蔣汝瑚奏。東西河商稅。查閱

地圖。分別疆界。謂陝商從小直沽河入者。應報東河。而山西商日五臺山運木。由新落河至趙堡口。謂之

西河與小直沽相去遼遠。而前旨併入東河。則西河之稅虛。而御史可以不設。與管河郎中格不報。明宗實錄

陸化淳字居復。號湛源。□□人。萬歷壬辰進士。除工部郎中。治濟上諸泉。諸泉當漕渠淺。則由鎮口奔注入漕。漕仰泉給。當漕渠溢。則泛濫。反涌入鎮口。旁決不下時。累歲適當其溢。諸水櫃水壑。所以備涸者。多為豪右所侵。甚至鞠為榛莽。諸治泉夫皆供他調發。公計河之盈縮不可期。一值其縮。則運艘何藉而北達。具議於總河楊公一魁。亟是之。令行如議。公昕夕乘橈。攢周視。決壅導流。不惜胼胝。引繩批根。不憚豪右。諸泉畢理。丙申工竣。而徐呂以下多患漕梗。濟上轉輸如故。楊公大器公。且議久任。會已。有代者。遂寢。諸閘夫苦於中官虐使。公悉詳為條教。啓閉送迎。皆有恆度。約曰。闌而出。吾度者。吾治之。如吾教。若不以聞。吾而私笞掠人者。吾治之。當如所奉敕。於是上下凜凜。三年如一日也。丁酉冬。報命。

歷虔州知州。豐汝種撰陸公化淳傳。

萬歷二十五年四月。江都運河南門二里橋一帶。水勢直洩無蓄。為鹽漕梗。該巡鹽御史楊光訓題請。檄揚州府知府郭光復。開自二里橋河口起。入西折而東。從姚家溝以入舊河。自四月興工。八月告竣。名寶帶新河。民漕便焉。南河全考。

萬歷丁酉歲。二十五當糧運盛行之期。漕河乾涸。自桃宿而上。至鎮口黃幾斷流。三尺童子可搆衣而

渡糧船膠澀不前。探水稍深處。則移舟就之。河官乃築攔河壩。橫亙河中。蓄水濟舟。以緩須臾之急。少頃。又澗。命去其船上竹木貨物。又澗。命運其米於兩堤。又澗。舟且漸裂。乃以繩繫其頭尾。至是人情洶洶。晝夜不得休息。有議僱車陸運者。有議易米納銀者。計無所從。運官羣聚告急。旗甲接踵潛逃。比時巡漕直指馬公駐節宿遷。親爲督促。無如之何也。乃上疏論劾。自總河司道以下皆被重參。時倭信且急。慮者謂從旅順口直抵廟灣。薄淮城。據糧爲餉。扼吭而拊背。則京師危矣。總河楊公及司道諸公。皆倉皇失措手足。先以萬人委州判程潮濬境山。引瀦水濟漕。不二日而水告竭矣。又移夫至梁家口。開挑支河。引微山湖水以灌漕。施工幾半。業費千金。忽飛騎召余。約三日抵鎮口。余如期赴召。覩公憂形於色。仰天歎曰。今年運事大壞。疏導諸水。十無一濟。子素習河渠。且出余特簡。當以何策寬我耶。因言見委程州判濬微山湖事。余啓公須往視可否。乃能定計耳。公許之。辭出。至微山口。細觀形勢。幅員約二十餘里。令人探水淺深。僅二三尺許。及詢之土人。皆曰。此湖係四面積水。並無源泉。余曰。此正所謂雨集皆盈。澗可立待者。豈足充六百里河身耶。從此止工。可省銀萬計。轉之別圖。不可乎。隨回鎮口。一復公。公曰。子言良是。據子所見。孰可加工者。余曰。職昨趨召時。由小浮橋涉河中。有渾水一綫。涓涓不息。此黃流也。聞上源一決于黃堙。再決於義安山。上流旣分。則下流自淺。浮橋水勢微細。宜然也。黃堙工力浩繁。未易輕舉。若調微山之夫。堵義安之口。再於小浮橋出口處。開開數十丈。則黃水盡歸小

浮橋。沛達正河。濟漕之策。無逾此也。公曰。善。悉以微山之夫應之。而糜糧楮埒。令取辦於徐州。是日辭總河。返徐州。謁見道尊中菴徐公。備道所以。公曰。此口趨運同。會知州塞之久矣。屢塞屢決。徒費貲耳。余曰。凡築決口。塞而復潰者。以下流隘窄。水不能洩。必滿而逆行。上下搏激。勢必中潰。若上塞下關。則隨來隨洩。奚潰之有。如人飲食下咽。而水穀道閉塞。小則腹脹。大則嘔逆。自然之勢也。公始領之。而尚在猶豫間。余復進曰。事急矣。再遲數日。則船裂米爛。縱治之無益也。請以千人關小浮橋。以萬人築義安口。半月不效。願以身當。公方委心任之。時五月二日也。余正率夫興工。徐公忽奉總漕褚公命。往閱海州鹽城廟灣一帶城池兵馬。次日啓行。嗟嗟。漕事艱阻。勢如然眉。徐道業有專責。重比丘山。總漕公願以不可必之倖。而易此不容緩之役。其意可概見矣。越三日。河工所需物料甚亟。而曾守靳而不發。衆夫嗷嗷。幾致脫巾奮呼。余親馳會所面折之曰。君有治河責。今河壞漕阻。已被漕臺疏參。余此役爲君揀焚耳。不假一杯水。是自速禍也。請三思之。會始悟。乃給發衆夫始定。會因道尊行。且迎合總漕公意。乃泄泄漫事如此。施工甫五日。水勢日漸東趨。再五日。水增三尺。再四日。義安口合河。水頓高丈許。盡從小浮橋衝入。運河前所築攔河壩數十處。頃刻衝刷如洗。數千金之費。付之烏有。余前力言築非策。弗聽。今果驗矣。漕水既盈。旗甲將前所貯堤上糧米。及前所撤竹木貨物。仍裝置船上。且連日南風大作。揚帆銜尾而進。七日夜四百萬漕糧盡入鎮口。歡聲雷動。咸相慶曰。實更生我也。其他南北往來。

縉紳士大夫得水而濟者不可勝紀。傳聞兩都諸大老移書相勞。漕臺馬公特疏薦之。當漕事岌岌時。徐道徐公日侍總河公。經營邳宿間。分司樊公亦相從。後先區畫。大拂總漕公意。故徐有海州閱視之命。總漕甚且上疏自避。舉徐以代。徐益不自安。遂稱疾挂冠南歸。公清操亮節。世方倚重。無故而去。衆共惜之。兆元素惡。觸忌。旋亦罷職。人謂以功爲過。奈公論何。樊公閱邸報。喟然歎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乃上數千言爲余力辨於當道。隨自乞休不允。至京察公亦挂名黜列矣。一時任事者解去殆盡。蓋亦理勢之必然也。兆元曰。士君子出處有命存焉。行止非人可尼也。忠直之迂於時。獨立之負於俗。自古記之矣。晉李生有言曰。身可抑而道不可屈。位可排而名不可奪。此則吾人所宜自信者耳。併書之。以告後之安義命者。張兆元濟運始末。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三月庚子。工部題覆工科給事中楊應文議開泃河之疏。大略謂頃自壩口一決。黃河南徙。徐呂而下。幾於斷流。於是開李吉小浮橋等處。及鎮口以下建閘。引水以通漕。目前似可無虞矣。然非永久之計也。泃河北接汶泗諸水。東受沂蒙諸泉。其源本不易竭。而岸高土堅。又能束其流而使之不漫。卽有湖也。而涯涘可循。卽有石也。而罅漏可繫。隆慶間河臣翁大立。萬歷間河臣傅希摯。嘗議開而不果。若以河道歲修之費而用之於此。事半功倍。一勞永逸。臣固以爲泃河宜議也。科臣之言。良有深見。但事在彼中。難以遙度。宜咨河臣及巡漕等各御史。勸議可否。以爲行止。報可。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九月辛丑朔。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條上漳流北徙二變二患三策。言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爲一變。其害小河決高家口。躡二流於臨漳之南地。俱至城安縣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曲州入滏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運河。爲再變。其害大。滏水不勝漳。而今納漳則狹小不足收束。巨浪病溢而患在民。衛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掃捲沙泥。病痼而患在運。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爲上策。仍迴龍鎮。至小灘入衛。費鉅害少。爲中策。築呂彪河口岸隄。漳水運道固不資利。地方亦不罹害。爲下策。中雜引漢事爲證。而未復力薦原任知縣劉宇。郎中樊兆程。章下所司覆議。三策總治漳之建畫。與利害之更端。容資漕河部院逐一從長計議。務使國計民生一舉有賴。報可。十二月辛卯。工部覆直隸巡按何祺所奏三議。其白塔河之復。漕船回南。旣免風波之險。又與鹽政關稅無妨。復之誠便。滏河之開。蓋用黃河爲漕。有利有害。用滏河爲漕。有利無害。但滏河之外。若蘇徽山。呂孟。周柳諸湖。伏秋水發。不無風波之險。冬春水涸。未免淺阻之虞。必須上下另鑿漕渠。建閘節水。庶幾通漕悠利。漳河之引。已經具題。奉旨咨河漕督臣會同保定河南撫臣督率司道查議具覆。相應并催。務期引漳會衛。以圖永濟。允之。明神宗實錄。

是年正月。總督河漕尙書劉東星。檄郎中顧雲鳳。署道事。揚州府知府楊洵。督夫開挑邵伯越河。長一十八里。闊一十餘丈。十一月。又挑界首鎮越河。長一千八百八十九丈七尺。各建南北金門石閘二座。

其邵伯越河。又建減水石閘一座。迄今官民船隻。永避湖險。

南河金考。

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正月乙酉。武英殿中書舍人管理山東礦務程守訓疏請改易漕渠。繇高郵州達淮安府廟灣入海。經數百里。達山東膠州麻灣入新河。至海倉復入海。又經千餘里達天津。省會通之勞。而避海運之險。工科給事中張問達劾其蠹國殃民。且假稱明旨。嚇騙賊數十萬。乞亟爲罷斥。并發諸臣論劾諸疏。一一追究不報。四月甲申。工部尙書楊一魁等言。今歲經月不雨。徐邳一帶糧運淺阻。乞敕河道官員講求長策。務期克濟。從之。九月乙未朔。工科左給事中張問達言。漕運之期兌支。過淮過洪。各有定期。抵壩抵灣。不逾五月。而回空之船。亦無凍阻。自黃埝口之決而南徙也。徐邳三百里之間。幾至斷流。河臣乃議開趙家圈。以黃河故道不及四十里。接引黃流。下通三仙臺支渠。出小浮橋。以入運河。趙家圈告竣。復採舊議開泇河。舍黃流。引汶泗山川泉源之水。以爲運道。便宜經久之謀。心亦良苦。然地多沙石。工尙未就。而趙家圈日就淤塞。因而斷流。徐邳間三百里河水。尺餘糧船停閣不行者幾一月矣。及入闌河。又多淺阻。臨清以北。河流甚細。此一萬二百七十有餘之艘。相與爭一線之水。而不能速進之故也。夫糧船抵壩遲。故交納遲。交納遲。故回空又遲。入秋徂冬。不可不及時治。以爲明年接運之計也。伏乞敕下該部設法起剝。早令南還。而河臣劉東星宜問其病之果否。酌議去留。則河道可通。而漕務有賴矣。章下所司。己未直隸巡按張養志言。治河之策。不越理黃河開泇河之兩端。而黃河之說有四。泇河之

說亦有四。一曰塞黃堽口。以杜洩水之隙。蓋運道河身原淺。故蓄水不深。全賴黃水接濟。方可通運。自堽口一決。全河勢已南徙。見今口闊八十餘丈。水深二丈四五尺三丈不等。以致東河微細。濁河乾涸。徐邳一帶年年淺澀。前年開趙家圈。三仙臺。今歲開李吉口。旋亦淤塞。職此之故。須將此口預爲堵塞。使水不南洩。盡向東注。庶運河之水常盈。而糧艘可免阻滯。一曰濬李吉口。以通引水之源。自趙家圈既淤。所賴以引導黃水接濟運道。惟此口耳。黃堽口衝決日久。勢已深闊。須將此口大加挑挖。深闊相等。始得分奪其勢。但此口至運河長三百里。工力浩繁。合於每歲運畢之日。自李吉口至堅城集隸山東。自堅城集至鎮口隸徐屬。併力興工。大加疏濬。近口處闊二十丈。以下闊十餘丈。俱深一丈四五尺。庶可引水一半東注。而宿邳之間。可免淺涸之患。一曰濬邳徐漕河。以爲受水之地。自邳宿以至徐呂。地高河淺。難以蓄水。每至春夏之交。率多淺澀。合于初冬以後。將北自珠梅閘。南自宿邳一帶。探勘淺處。卽以額設撈淺二夫。大加疏濬三五尺。務俾深通。更於大浮橋迤北。劉家灣建閘一座。鎮口閘迤北。至玉皇廟建閘一座。以時啓閉。庶停蓄自深。節宣有具。一曰築永夏堤。以防決水之虞。此堤束水歸漕。關係甚重。先年原係土民接築禦水。後因黃河南徙。水漲沙淤。前堤低矮單薄。去歲馬家溜。何家集衝決數口。水盡南奔。不惟徐邳運道淺涸。卽永夏田廬亦被淹沒。今雖堵塞。尙未完工。近又衝決申家營三四十丈。若不上緊加幫。恐難捍禦。合于此堤幫修高厚。夯杵堅實。更接築大堤一道。直至大石山頭。俾南岸一帶俱有堤禦。以上四款。皆

運道之不可缺者也。一曰開黃泥灣。以通入泇之徑。邳州沂河口入泇河之門戶也。進口六七里有湖名連二汪。其水淺而且闊。下多淤泥。糧船至此。沾滯難行。欲爲挑濬。則無岸可修。欲爲埽壩。則無根可據。查得湖外有黃泥灣。離湖不遠。地亦頗低。自沂口至湖之北崖。約二十餘里。合於此處空河一道以接泇口。不必拘定丈尺。惟以可通運艘爲度。湖水引以灌河。湖身棄而不用。所費不多。成功亦易。運舟從此可以直達泇口。一曰鑿萬家莊以接泇口之源。泇口遞北。有地名萬家莊。以及臺家莊、侯家灣、梁城等處。原係山岡高阜之地。且多砂礮石塊。極難爲工。河臣劉東星併力疏鑿。業已成河。今歲輕小糧船已通行三十隻。但河身尚淺。水止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廣糧船重大。難以通行。合於此處更加鑿削三五尺。俾韓莊之水下接泇口。並蓄水五六尺深。庶糧船不論大小輕重。沛然可達矣。一曰濬支河以避微口之險。韓莊之西有湖曰微口。上下三十餘里。水深丈餘。必測水勢深淺。插立標竿以爲向導。遇風揭帆。頃刻可過。偶遇暴風。不免漂流。今已於湖邊開支河一道。下接韓莊。上通西柳莊四十五里。不由湖中。挽拽有路。合將此河再加疏濬。庶可免漂沒之患。一曰建閘座以爲蓄洩之具。地勢原有高下。則水自有淺深。萬莊一帶地勢原高。雖所開河身一二丈四五尺不等。較之泇河以南。猶爲高峻。北來之水。至此南下。必速。合於此處比照濟寧在城等處。或三五里。或十數里。相其地勢。建閘三五座。以時蓄洩。庶節宣有具。水可常盈。無淺澀之患矣。以上四款。皆泇河之不可缺者也。夫黃垆口。先是河臣以爲不可塞。而臣以爲可塞者。蓋彼

時徐呂二洪不患洩涸而患衝決故留之洩水以防衝運之患此時二洪不患衝決而患乾涸故塞之借水以成濟運之功洸河先此河臣以爲不可開而臣以爲可開者蓋前此疏鑿未至砂石已鑿深通頗易故謂其可開者惜成功之不可棄也此二役也理黃河乃萬世不易之經開洸河乃一時濟變之權譬之用兵黃河爲正洸河爲奇理黃河而並修洸河此奇正並用萬全之謀也若修洸河而遂棄黃河此舍正而用奇非長勝之道也非臣之所知也工部覆奏請命河道諸臣勘議得旨這河議着作速會勘來行毋得遷延推諉以誤漕計十一月辛亥河南道御史高舉疏言我朝奠鼎燕京數百萬衆待命漕渠乃今倉廩空虛漕河淺澀治河之人杳乎未有明年歲運可爲寒心臣試以治河之策與用治河之人言之夫漕艘北來出清口入古洪中間三百餘里實藉力黃流比因河臣溺職黃堙口開濁流南徙浮沙北壅歷徐邳抵宿遷昔之洪濤幾爲陸地以故糧艘至宿停閣彌月所幸大雨時行汗潦暴集僅完運事尙有糧二十餘萬迄未入倉卽入倉較之往年已遲幾月轉瞬冬殘水淺冰合回空何時赴兌何時過淮洪而輸倉亦又何時臣用抱杞憂廣詢衆口大約其策有三如新口大決黃堙口業淤其半宜乘此半淤大濬黃堙以下舊河務使深廣始引黃水而注之東遂塞黃堙而遏其南竢舊河之衝刷既深則南旋之水勢必殺方并新口而塞之來歲之運庶其有濟又如洸河之役費累巨萬而未奏成功聞近日糧運空船輕小貨船間有往來而竟難濟運者緣所挑河身狹而且淺又中有山一段攻鑿爲難故爾中棄似宜大加疏

鑿而底於成。臣又查國初曾用海運。南北無虞。獨其中經黑水大洋。內有礁石。觸舟多覆。迨淮揚漕河既成。此河遂廢。嘉靖間。漕河氾濫。復議及之。此時王獻委崔引禮。董治其事。幾有成績。故道見存。東由麻灣海口入河。北折。蜿蜒僅四百里。道經膠州高密。出海倉口。一日可抵天津。旣脫風濤。亦復徑捷。據土人僉云。每遇秋水溢。糶販貿易之舟。見在通行。今但疏其壅。去其塞。事半功倍。至便計也。引禮之子同知崔淳。曾與其事。能道其詳。且謂約其經費。不至虛糜。止須數萬夫。不煩征調。但借班軍。假之二年。可告成事。事成當與河運遞相爲用。彼塞則此通。此塞則彼通。兩利並存。此亦一勞永逸之策也。至先臣劉應節之旋開而旋罷者。非河之罪。以舍故道而鑿黃埠嶺。膠人圖便之口誤之耳。以上三策。願當事熟計其便而審用之。然欲奏河功。宜先分職掌。往年總河總漕。設兩大臣。分曹而理。二百年來。鮮有敗事。往效可觀也。頃因倭警。防海責之巡撫。乃以漕河兩事并之一人。詎不省費。第未思昔之漕運河道緊要。事務總在淮揚。并奚不可。今則漕運於江北。而河決於中州。二事並亟。勢必不能騎牆而兩顧。今卽不並設。亦宜以漕務付鳳陽巡撫。以河務付總河大臣。姑待事完另議。庶人有專責。事有專功。可不致顧左失右。推諉誤事也。夫職掌旣分。會推宜慎。職聞會推之日。此推之彼。甲諉於乙。有德者疑于受德。有怨者嫌于受怨。舉有微疵者。懼人之議其後。舉有盛名者。慚己之狃於徇。此必無德無怨無咎無譽之人而後可。於國家事未必齊也。且今之會推三次。推者七人。雖俱一時之選。第人各有能。事難槩任。如云人人有當于治河。不敢信。

也。且推而見用。或出都在道。任意遷延。履任養尊。置身清遠。欲行一事。先會稿各臺。及會成一稿。復分委各道。各道委各府。各府委各州縣。而始行勘議。卽勘有肯綮。議有次第。又須會文申各府。各府申各道。各道申各臺。間有未妥者。必一再批駁。而議始畫一。卽議已妥矣。必各臺詳允。而事始舉行。動經數月。少亦不下數旬。如此推諉玩愒。何日而可有治河之人。何時而可底治河之績哉。臣謂會推臣工。各宜計國務。秉公心。無分朝野。略彼生平。但期於國事有濟。才品俱優者爲上。果才優而品非衆服者。亦在不遺。唯願其人之精神力量。足勝河任。以赤心行實事。念爲公家身。甘勞瘁者。舉而用之。奉旨後。責之卽日登途。勿耽時日。到任之後。更責之遍歷河濱。所至詢之父老。參之輿論。以配己見。一面踏勘。一面議估。作速處置。錢糧鳩集夫役。刻期興事。計日省勞。仍復與以便宜。寬其文法。斯則人當其事。事宜於人。可屈指而奏效也。功成而免運如期。則超擢示勸。并及舉者。祈敕該部查議。速行治河之臣。早賜簡用。得旨。往年河漕設兩大臣。今以兩事并於一官。應否並設。該部院看議來說。這本言多可採。該部便看議來行。甲寅大學士沈一貫言。臣接御史高舉揭帖。內言河漕利害。竊謂其言可採。蓋京師受天下轉輸。歲以巨萬計。第特一線漕河耳。今年春夏間。徐州一阻。而二十萬糧。遂不入倉。若不急圖。妨害明年運事不小。三輔內地。所在告荒。太倉之米。不支一年。至于銀庫罄竭。如掃。倘有脫巾而呼者。何以弭之。總河大臣已經屢推。伏承皇上垂問黃河事情。臣聞黃河謂之神河。衝徙不常。最難測度。先年所決之處。似難一一責問。今第宜及

早命官不惜財力以收後效。今日廷臣卽推河南鳳陽二巡撫。正因二臣見在地方。易於到任故耳。唯望聖明加意簡擇。原票臣難輕改。時上以黃河南決。責問往日河臣。故一貫回奏云。明神宗實錄。

東星奉詔開湖河。湖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督翁大立首議開浚。後尙書朱衡、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視。迄無成畫。河臣舒應龍嘗鑿韓莊。工亦中輟。東星力任其役。初議費百二十萬。及工起費止七萬。而渠已成十之三。會有疾求去。屢旨慰留。卒官後。李化龍循其遺跡。與李三才共成之。漕永利焉。明史稿。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正月己未。增設漕河道一員。以霸州兵備參政汪可受陞山東按察司專管其事。從總河都御史李頤議也。壬午。戶部尚書陳藻。以河南修築汴堤。徑留漕折贖事例等銀。疏爭之曰。河防修築。事隸工部。應自設處。若別部錢糧。必移咨商確。方可開許。未有徑留之理。漕折贖事例等銀。乃本部濟邊正額。當此內帑極匱之秋。日夕催償。猶恐後時。目今年例二百餘萬。無銀可發。萬一軍餉不繼。倘有意外之虞。誰當其咎。歷稽往牒。無以河務而徑留邊餉之例。固萬萬難從者也。詔爾部錢糧既稱缺乏。難借。河工正值緊急待用之時。工部便計處來說。閏二月甲午朔。鳳陽巡撫李三才議。治河緊急之策。鎮口關起至磨兒庄。做閘河之制。每三十里建閘一座。依時啓閉。以濟新運。及堅城集至鎮口關止。挑浚河渠。約費銀一十九萬有奇。須留漕糧。乃克濟事。工科駁。因何留糧。今太通二倉不足。兩年支放。萬一他變。尤可寒心。工部調停兩說。覆請浚河建閘及留漕糧等事。令總理巡撫悉心講求。擔任行之。許便宜處置。動用輿工。毋得推延誤事。癸丑。工部尚書姚繼可疏言。河南巡撫曾如春。留戶部漕折等銀兩。修築汴堤。雖爲河道計。實爲漕運計也。查先年分黃導淮之工。該部曾協濟銀十二萬兩。則今日之議。留正

與舊例相合。本部之未經咨會者。蓋緣春汛狂瀾橫溢。陵運關係匪輕。築隄之役。時刻難緩。若候會議可否。未免各拘己見。耽延時日。有失時機。且隄不築。則河不治。河不治。則運不通。運既不通。漕糧自不能飛渡。倉廩又何能充實。于時即歸咎河渠之爲害。恐亦無及耳。以此推之。卽緩急相濟。固無不可者。但該部既不欲通融。而河工又值緊急。豈有坐視待困之理。備查該省額解錢糧。如漕折之外。尙有別項堪動者。當另設處。無損邊儲。設或並無應用錢糧。則在總河便宜動用。以充堤費。俱非臣等所敢遙度者。詔是之。曰河工緊急。錢糧令總河及巡撫設處便宜動用。六月辛卯朔。工部尙書姚繼可。以僉事汪光岸備陳開泲河之利。知州俞汝爲疏內。又極言泲河不必開。請命總河總漕及巡按巡漕巡鹽各御史同勘議。果事半功倍。永賴可期。卽速鳩工。以濟糧運。如或山多石梗。工鑿難施。不妨明白議止。并力故道。所節財力。詳妥具題。報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五月高郵北關小閘口潰決。長六丈。本司郎中顧雲鳳築塞之。仍加磚石包砌堅固。南河全考。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三月丁丑。初。清口陡涸。運艘不前。御史蔣以化。淮撫李三才各疏聞。并請寬過淮過洪之期。許之。仍命行總河酌議。於是河臣曾如春言。水涸之故。大都因淮黃交匯。河底衝刷。深且五丈。外低內昂。勢不能伏。漚而上。陡涸病根。皆原於此。今所恃淮南高寶諸湖之水。臣檄行封閉甚早。不令旁洩。北引接運。頗有餘資。以故司道諸臣欲因便於高寶湖水。而建閘浚渠。節宣用之。正永樂中陳平江已

然之明效也。目前濟運似無踰此。工部如議覆上從之。四月戊戌。巡按直隸御史楊廷筠。以天降陰雨。水勢增長。清口可無淺阻之患。上聞下部知之。五月二十五日。風雨冰雹。如祁州。成安。永年。肥鄉。安州。深澤等處。漳。釜。沙。燕等河。汎溢橫流。衝決隄岸。清海百川。萃至田廬。盡沒城垣。傾壞。乞查勘賑恤。七月丁丑。戶部覆倉場總督議。河流大溜。勢必至於凍阻。請先嚴諭沿途諸司。限五日一報。催督過糧船數目。其邊糧出關。即使提幫前進。他船不得阻撓。上可之。八月丁亥。工部覆管通惠河主事。議將通灣天津一帶白河。委官調集各屬額派淺夫。設法挑浚。務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卽於兩岸築隄。以防水發。俟挑完果有成效。後著爲令。每年糧運將到。預先料理疏浚。其各淺淺夫。依議裁減。餘者徵銀貯庫。至各屬額派椿草柳栽曠工等。俱按季交收從之。十二月乙巳。工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因河臣李化龍議開泃河。屬之直河以避河險。而商費頗奮。期功太速。遂上疏曰。泃之不可不開也。明甚。舒應龍。劉東星。業已再試之而利矣。然開泃之工。雖不得比績安平。其視南陽之役。則不啻等而過。爲安平費至鉅萬。南陽改浚百四十里。爲費四十萬。有奇。泃河上下二百六十里。殆又倍之。費止二十三萬。何其奮也。夫底閘三丈。舟不得轉。又不得方。不太狹乎。期以四月告成。不太迫乎。往以百萬開王家口。而盡委之泥沙。今尺寸見功。而靳於二十萬。不太失權衡乎。則爭其深闊。緩其事期。倍其估數。督河悉慮深計。計部水部協力助輸。陛下主其斷。專任而責成之。令其展布四體。力圖永逸。如所謂開峒頭。經落馬北岸。直指宿遷。永謝河伯之梗。

勿徒托之空言也。又其地多岡麓，水行易迅，必岸深底平，流緩而後水可停蓄。蓄極始爲溜，以宣之，而仍攔以閘水，庶其不匿也。每閘必閘爲月河，令可容百艘，庶其可避水漲敗舟也。岡水易淺，必相其可以瀦水之處，令容納細流，以備接濟，庶其不一瀉而盡也。往議取道於湖，今避淺遵陸，宜多其入漕之口，仍遮以隄壩，今透迤乃下，庶免暴漲之虞也。泲河成而治河之工可以徐圖，但不病漕與陵，則任其所之，稍防疏焉，而不必力與之鬪，然河不可縱之入淮，淮利則洪澤水減，而陵自安矣。至所在隄防支口，與其張皇於臨期，何若預謹於平日。府臣宜歲六巡其信地，俟其當築導者而早報之，道臣督臣道臣歲四巡酌而早報之，督臣督臣歲二巡期，以春秋之杪以定一歲大計，而歲一一聞於陛下，以聽處分，而釋南顧。如漕規歲一會議例，著爲令可乎？下部知之。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正月乙丑，工部題覆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李化龍疏請亟開泲河，酌浚故道。大要言：河自開歸而下，合運河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陸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亦濟于運，前督臣排羣議以興茲役，竟以資用之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尙爾宛然，故爲今之計，惟守行隄，開泲河，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泲河開而運不借河，有

水無水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泃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爲政。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二百六十里。比朱尚書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富民不苦賠。窮民得以養。善五。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實畏河漲。運入泃河。朝暮無妨。善六。爲陔捍患。爲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城向苦洪水暴至。泃河既開。徐民之爲魚者亦少。無疑者二。題請遵照施行。及工科都給事中侯慶遠亦題稱共贊河漕大計事。部議泃河應挑。直河應建閘座及築堤。應用錢糧。係議取用。如或原議所開河底不無欠闕。期日果爾。大迫經費。果爾不敷。不妨照依科臣條議。再爲增益。以圖久遠。至科議歲巡歲報事規。尤爲河工急切要務。各該府道督臣。悉宜一體申飭。上曰。泃河既屢經料理。端緒可成。該總河身親籌度。詳悉着及時上緊分工開浚。所議經費如有不敷。許其再爲增益。務圖久遠之計。其餘分河保隄等事。都着用心兼舉。毋得疎玩。二月己酉。河道總督李化龍題開泃分黃兩工並急。上曰。河工既急。所請錢糧。原經題允數內者。准就近借資。以濟急用。其餘令部議以聞。五月辛丑。河道總督曹時聘。奏泃河一役。肇於壬辰之洩河水。關於辛丑之達沂河。而避河鑿石。遂成通津。則河臣李化龍之議也。上自李家港。下至直河口。計長二百六十里。已於去年四月盡行開通。糧艘之由泃而上者。業五千餘隻矣。祇緣張村集以下三十里。直河因其舊以爲渠。意在省費。而不料水漲沙壅。舟行稍滯。彙之瀟卑於直。其水逆流。土壩被衝。其水旁洩。遂不免爲全河之累耳。續該前河臣督行司道等官相

度地形避高就下。自張村西南創開支渠一道。長三十一里。下接田家口。去年所開舊河。其毛窩一段。橫穿浮沙二十丈。見用椿板廂護。內實老土。王市口之減水閘。臺頓二莊之節水閘。與夫彭家口之滾水壩。一切易之以石。又自直河口以至劉家莊。但係淺狹。悉加開浚。今三月二十九日。工役告竣。放舟而入。臣由曹單豐沛閱視黃流。周咨挽回之策。南趨鳳泗。恭謁祖陵。東出露邳。至於直口。見運船鱗集口外兩旁者不下數百艘。督夫挽拽。不兩日而盡。臣尾之而行。沿途測量。渠水皆深六七尺以上。不惟無去年沙淺之虞。即大泛口之溜。亦已下建閘座。有所節蓄。而其勢轉平也。近據各官揭報。重船過王市口者。至五月初三日。已踰二千三十餘艘。使此復魚貫而進。無或脫幫。則運事之早於往年。當不止一兩月矣。凡此皆前河臣李化龍經理就緒。臣受事之始。獲覩成功。私竊慶幸。除增設閘驛官員。與一切善後事宜。陸續奏請外。謹先馳報。以慰聖懷。疏下所司。八月丙午。河道總督李化龍奏報。分水河成。糧艘由泃河者已過三分之二。由黃河大溜者。止三分之一。舊者已壞。新者未成。而過洪曾不逾限。國之福也。章下所司。庚戌河道總督曹時聘。以淮徐道副使卜汝梁挂冠長往。大挑在邇。亟須得人。議將漕河道按察司汪可受加銜改補。其漕河一道。即行裁革。以省糜費。及可受以憂去。復請以開封府知府馮盛明陞補。下吏部覆議從之。癸亥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以漕渠淤澱及論舊河臣李化龍開泃之誤。因言曹時聘意主大挑。庶幾近之。乃責役於四百日之後。爲計亦左。且夫以募集恐難久恃。乞下工部遣諭。覆議施行。從之。

壬申工部覆李化龍分水河成故道漸復疏得旨分黃工役垂成一切築壩塞決等項正係喫緊各該撫按官務嚴行在河司道府縣等官速併力修築刻期完報以收一簣之功有稽誤工程致貽後患者不時參處工完之日自行優敘九月庚子工部尙書姚繼可言頃督臣所報分水河成故道漸復而又忽報單隄大潰豐沛蕩離魚濟運道危如累卵夫以此時報河工之就緒卽以此時報河流之橫決科臣所請在河之臣無不殫心籌畫以固守隄防又未及隨時呈報以早圖拯護宜行總河覆核上曰河患衝決不寧先着作速保護漕隄毋令妨運在河官員必因總河丁憂玩弛失事俱難逃責着河道嚴查分別以聞仍速行督率及今水落時從長疏濬以待新官之至十二月丁巳工部尙書姚繼可言沔黃之役不一勞則不永逸不捐四十萬之金錢二十萬之夫役必不能收萬全總河李化龍所議五河之支渠王市之石關上緊挑砌大泛口之溜彭家口之淺作速浚治惟在新河臣速議上曰沔河着實浚治以資新運黃河應否大挑新總理酌議具奏宜速催赴任戊午原任陝西參政今調湖廣茶陵州知州范守己言國家漕輓仰給東南歲運四百萬石止賴惠通河一線之水耳而壅塞無常百十年來非止一次往者議開膠萊河議通海運蒿目腐心迄無成功長慮卻顧卒無善策邇因河流南徙二洪淺澀至廬皇上宵旰之憂賴有智謀大臣議開沔河自邳州至於夏鎮軼出彭城之左軸輻無阻厥功良多乃不意河決單縣復有南陽之淤也欲護漕渠不得不急治黃河欲治黃河不得不大費工力聞河工之需用銀八十萬兩動

夫數十萬名。過計者不無意外之慮。況挑築於此處。能保不橫決於他所。河之遷徙無常。漕之艱阻莫測。何不別求便利。以爲永久之圖也。查嘉靖六年。河決豐沛。東溢逾漕。漫入昭陽湖。左都御史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言。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六百餘里。至衛水入舟。轉達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一派通衛。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荊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疏下工部詳議。因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主開昭陽湖左新渠。世寧之議不行。久之新渠難成。復濟故道。因仍至今。臣嘗往來沁口諸處。見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至武陟縣東南入河。十數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乃自木蘭店東決岸奔流入衛。則世寧紅荊口之說信矣。彼時守土諸臣。塞其決口。築以堅隄。仍導沁水入河。而隄外遺有河形。直抵衛澗。固至今存也。若於原決築隄。處建一石閘。分泌水。一派東流入衛。爲力甚易。再將原衝河形補加修浚。兩岸培爲纜道。爲力亦易。計其工費。用銀不過二三萬。用夫不過一萬餘名。而大工告成矣。乃引漕舟自邳州遡河而上。直抵沁口。因沁入衛。東達臨清。則會通河可以不用也。若謂遡河數百里。或有灘溜之險。無繆道之便。則又有一河可由者。查滎陽之東廣武山南。一水東流。經鄭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由朱仙鎮而南。經尉氏扶溝。西華之東。沈丘之南。在元史名爲鄭水。土人名爲賈魯河者也。南至周家口。與潁水合流。名爲沙河。至潁州正陽鎮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陽至朱仙鎮。舟楫通行。略無阻滯。自朱仙鎮而北而西。至鄭州西北惠濟橋。地方

不及二百里。河身略窄。稍當修浚。若於惠濟橋西開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黃河。不及二十里。渡河而北。直入沁口。爲道甚便。如謂鄭水微弱。不任漕舟。則築鄭之間。又有京水。索水。須水。諸泉。皆可引入鄭水。以濟漕挽。再每二十里建一分水閘。如會通河之北。則蓄洩有時。水自裕如。計其工費丁力。亦不過四五萬兩耳。若此道旣通。則漕舟出天妃閘。卽由洪澤湖入淮。迺淮入潁水。迺潁入鄭水。牽挽尤穩。黃河又可不用矣。雖衝溢萬變何慮焉。如河流安妥。不致侵漕。則夏鎮南陽之間。仍加修浚。兩利而俱存之。分舟並進。可免守閘之困。如河流變遷。東道有梗。則專由鄭水而徐呂之道無問。便利之策。無逾此者。臣懷此已二十餘年。因會通河無阻。不敢輕言。今屢浚屢塞。而黃河又衝決無時。侵浚益甚。與其竭海內脂膏。以填不測之壑。孰若改絃易轍。就此易竟之功緒也。伏乞敕下工部及督河大臣。差官踏視。如果臣言可用。先將武陟迤東至於衛水之滸。東西百餘里。原有河身故道。發夫萬餘名。及時挑浚。約深一丈。闊十丈。卻於木蘭店東築隄處。所修建石閘一座。分導沁水。一派東行入衛。舟至則啓閘以通漕。舟盡則閉閘以掩水。明歲春末。其功可成。姑將漕舟遡河而上。由沁入衛。以濟目前之急。卻議修浚。朱仙鎮迤北。至惠濟橋迤西。分導鄭水。以通漕舟。則帑藏民力。可省百倍。而國家之利賴無窮矣。或慮沁水入衛。恐獲嘉。新鄉之間。無泛濫之虞。不知建閘啓閉。節宣其流。止分十分之一二東行耳。而沁之洪流。固自南入黃水也。如必思患預防。當多建閘三五處。相距或二十里或三十里。無事重重固閉。以防東流。舟到遞相啓閉。以爲蓄洩。

又何泛濫之足虞耶。或又謂大挑黃河，欲除民害，工不容已。臣非欲止其役，但今日急在漕運，而民害次之。漕運一通，國家之命脈已固。雖黃河遷徙無常，不過毋場一二縣一二鄉之地耳。為築長隄以捍其衝可也。如勢不可遏，遷其城郭以避之，有何不可。何必與河爭尺寸之地耶。下工部覆議，行總河及河南撫按勘議具奏。明神宗實錄

是年春正月，總理河道侍郎李化龍請開泇河曰：河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出茶城，向徐邳，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向徐溝，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亦濟於運。前河臣翁大立，每應龍並創泇河之議，至劉東星大加開治，漕艘由泇行者已十之三四。至李化龍乃得竣事。漕運便之。書上紀

是年總河尚書李化龍以為黃侵絳道，漕事可虞。於是大挑泇河，自直河口起至李家港止，開拓二百六十里。漕船始由泇通行，以避黃險。本年秋，河由昭陽湖穿李家口，出鎮口，全河上灌南陽，北薄新店。漕河全考

先是萬歷三年，部議開泇河，隨該科道勘議題擬。至是河決蒙牆，決黃莊，淹城郭，病運道。於是李化龍開挑泇河，以便行運。自王市口抵直河五百餘里，以避黃河三百里之險。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歷三十三年二月丁卯，總理河道少保兵部尚書丁憂李化龍奏，臣以過大行虧，延禍臣母，蒙

皇上憫其憂苦。亟點新臣。又以河漕事重。命臣料理候代。臣思泲河業已通漕。但直河一段沙淺。韓莊、臺莊、鄒山一帶。尙多淺狹。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於直河之南另挑支河三十里。於王市等處建閘三座。於彭家口臺莊等處。各加展浚。至一萬二千三百丈。足行全運。臣之料理泲河者如此。又念徐邳之間。黃河大溜。至不通舟。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將塘池馬家淺高家灘各挑月河一道。栲栳灣大加疏浚。牛角灣、張孤山、范家山等處。俱大加開闢。令黃水順流南下。不復舊年景象矣。臣之料理黃河者如此。又念南陽西隄。頻年爲黃水壅激。湖水噬蝕已多。恐湖身漸高。則黃河漸北。因而穿漕。是又一李家口矣。因令各官集料鳩夫。將南陽運河西岸釘樁下埽。實土築隄。以遏湖波。又將單縣陳燦樓決口堵塞。以絕來源。臣之料理南陽一帶漕隄者如此。蓋臣身雖不能出。而心則不敢不盡。體雖已抱病。而力猶不敢不竭。今已得代。故敢備述上聞。少釋南顧之懷。報聞。三月丙申。工部都水司員外考察浮躁。潘大復奏。臣奉命管理通惠河道。自通州閱河至天津。計程三百二十餘里。沿途淺阻。計五十餘處。土人云。河係浮沙。隨浚隨淤。故運艘至日。近則自香河之黃家渡起剝。遠則自武清之楊村以下起剝。統計剝價之費。大約十五萬餘兩。而各旗甲之私貼不與焉。至於投水插和種種弊端。又未可縷指數也。臣奉旨挑浚。於三十二年四月開工。本年六月止。力役甫竣。而大雨滂沱。臣謂沙隨水來。前功將盡棄矣。至八九月間。水消且盡。運艘南來。絲毫無阻。彼時卽宜具奏。恐人謂偶緣霖雨。遂爾貪天。竊計今年四月間。再一淪疏。倘仍復運行。

便可報命。不意臣之不肖，挂名察典，故不得不明白一言，以畢前件也。報聞。丁酉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曹時聘奏：臣先任應天巡撫，蒙恩陞任。於二月初二日渡江而北，沿途閱視儀揚高寶，以至淮安河道，俱各安瀾無恙。清江浦見修隄工完及八分已上，出清河口，係淮黃交會之處，測量水勢甚深，桃源黃壩新成，可備減水之用。初十日至宿遷，與新撫臣周孔教面代，一意北行。十二日至邳州直河口，即泇河之下流也。舊督臣李化龍咨送關防文卷，即日接管行事。舍舟登陸，沿泇閱視，所有開渠建閘各工，亦俱完及八分以上。其未竟者，以水湧彊出，頗難施力。臣酌其多寡難易，限以日期。總之三月初旬，工役俱竣。新河可以通行也。復輓舟而上，逐程按視。如栲栳灣、牛角灣二處，跌溜甚險，督令設法疏治，務得其平。自牛角灣而上，即夏鎮也。黃水自昭陽湖散漫而南，出李家口，至范家山，仍歸徐邳故道。第李家口外聯諸湖，一望無際，勢如滄海。又自珠梅閘而上，即南陽也。一帶西隄，因被黃流蕩嚙，殘毀甚多。前督臣已大加修築，謹以椿埽，但四顧皆水，雇船運土，遠在二三十里之外，計日程工。須四月初旬，乃能完事。彼時大幫始至，緯道已成，銜尾而行，可保必無梗阻耳。報聞。明神宗實錄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歷二年進士。三十一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與淮揚巡撫李三才

奏開泇河，由直河入泇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再以憂去。明史稿

黃河在西北，土稍堅，患衝突難禦，在東南土益鬆，患散漫難收。李霖寰決計走泇河，其言曰：黃河者，運

河之賊也。舍黃一里。即避一里之賊。其苦之如此。適幢小品。著最。明運道與歷不一。盛思微該開新河。潘宮保開南陽河。
經夏鎮。道留城。出鎮口。以避黃水之衝。功亦偉矣。乃溯河議興。則以三難二悔之說進。因此去官。尋溯河之役亦
報罷。越三十年。而李少保公然奏績。甚矣談天下之事。成功遲速。蓋有時數存焉。迨至本朝。靳文襄公與今相國遂
寧公。懷承聖訓。開成中河。遂致東南歲漕數百萬貫。功不在宋尙書陳平江下矣。
如賦。安瀾無恙。三百年來。運道盡善盡美。之數公者。功不在宋尙書陳平江下矣。
 梅守相字春寰。宣城人。萬曆己丑進士。任夏鎮分司。自劉東星開浚韓家莊以及李化龍鑿溯河功成。
 皆守相爲之佐理。其有功漕河。不亞於二公也。山東全河備考。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壬寅。廣西道御史弼言。國家水患。惟河爲急。上關陵寢。下關運道。況今之河。又非昔比。漸徙漸北。愈壅愈決。陵患難寧。運道日梗。所在生靈。廬舍沈淵。浮直棧木。治河者迄無成功。臣按先朝宋禮經營會通。寢處河上。始終數載。揣高度低。集思廣益。兼以國初物力豐盛。法令必行。是以工成一舉。利垂數世。今則不然。大役已興。而議未決。丁夫方集。而料已窮。驅饑疲之民於嚴寒之後。枵腹墮指。累累而是。此不能慎始之故。濱河守令。半集河上。沿河赤子。悉赴工所。徵發太煩。期會太促。洶洶生心。憂在瓦解。此不能防微之故。昔挑王家口。費金錢百餘萬。今挑朱旺口。又需金錢八十萬。竭澤可虞。勞薪難繼。此不能長慮之過。泲河之役。亦一時權宜。但河塞而後議泲。則泲成宜必可以代河。今導河而河流愈漫。浚泲而泲河日枯。二役並興。一役莫竟。此不能圖終之過。爲今之計。固當廣集方略。而其要務。則莫急於措處錢糧。綏懷衆庶二者。蓋集三省之衆於一方。春深則溼氣蒸。疫厲作。宜析處分屯。每屯相去里許。於其中分任老壯。多置居所。分銀斗粟。務沾實惠。則應募者必衆。應募者衆。則可免調鄉丁。彼鄉丁裹糧而赴千里之役。去家而失農桑之期。豈若應募就食者。得斗粟分文之惠。免流離饑凍之苦哉。至於

饒糧內帑可捐。外帑可惜。而漕糧必不可留。蓋漕河固國家咽喉。而漕糧尤國家命脈。臣竊計每省協助。不過三四萬。則數十萬金錢。一朝可集。然金錢不可食。必變爲粟米。臣聞山東、河南、江北地方頗稔。誠厚。值以募米商而捐其稅。米商必集。米價自平。轉三省粟以供數萬之衆。何憂不及。又臣觀今日諸臣。人持一心。山東諸臣利河南流。河南諸臣利河東下。兩議相持。阻撓四出。敗乃公事。莫甚此曹。乞亟選賢能。同心戮力。以幾平成之功。不報。八月辛酉。河道總督曹時聘言。國家二百餘年。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爲運。邇來遷徙不常。數失其利。非二洪告涸。則諸溜難前。內外臣工。蒿目腐心。莫不以無漕爲慮。幸漕河一線。先河臣舒應龍。剏開韓家莊以洩湖水。而路始通。繼則劉東星大開梁城。候行莊以試行運。而路漸廣。比至三十二年。李化龍上開李家港。鑿都水石。下開直河口。挑田家莊。殫力經營。行運過半。而路始開。至三十三年二月內。該臣接管。見得改挑經始。運艘將臨。立限嚴催。多方鼓舞。莫春首夏。接踵告完。是年行運者八千二十二隻。今年糧艘七千七百六十五隻。盡數渡漕。則漕之可賴。豈不昭昭在人耳目哉。然漕渠成矣。河官未設。開座建矣。官夫未定。轉輸通矣。置郵未改。萑苻警矣。司捕未立。兼之開禁未嚴。節宣失度。水利一洩。立視膠舟。臣不敢虧一簣之功。廣集衆思。謬畫善後六事以聞。一議以充東道加管河二字。於原領敕書內管滕嶧二縣河務。兗州府馬捕通判及嶧縣縣丞。俱令兼管漕務。以便責成。一議以黃家開管夫移之韓莊。留城開官夫移之臺莊。馬家橋官夫移之頓莊。專司啓閉。一議趙村爲邵宿適中之地。萬

家莊爲邵嶧適中之地。各添設一驛。以便應付。一議於嶧縣臺家莊地方。添設巡簡司。置巡簡一員。弓兵四十名。以備干振。一議禁勢要人員。不得恃強阻撓開務。以節水利。一議補築殘隄。截削灣蓄。展開隄岸。疏浚淺沙。以收全功。皆從之。九月辛未。河道總督曹時聘。以朱旺決口既塞。疏聞。因條議十事。一移置專道。一增設河官。一葺築隄防。一建立鋪廠。一分別賞罰。一久任責成。一申明職掌。一嚴禁那借。一議處河夫。一除豁占田。工部覆如議。上諭部臣。連歲公帑民力俱竭於河上。役不可再。宜懷永圖。既稱大壩已成。全河東注。必使盡出中路。方保無虞。趁此秋涸。將一應南北隄岸。儘力修築。屹如山峙。自然水得所歸。方堪永賴。所議十事。俱依擬。朝廷不惜懋賞。亦不事姑息。可卽行。與河上諸臣知之。十月辛亥。廕原任總漕工部尙書劉東星一子入監讀書。以議開泲河功成故也。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二月癸卯。工部覆議泲河善後六事。俱依議行。從總河曹時聘之請也。去歲漕河再決。蕭礪之間。以巨浸爲憂。自楊村集而下。黃壩口而上。再築再塞。凡用夫二十萬人。金錢八十萬緡。至是乃言全河既已就軌。泲河委應厚終。開泲於梗漕之日。固不可因泲而廢黃。漕利於泲成之後。亦不可因黃而廢泲。兩利俱存。庶緩急可賴。如謂南陽之患已去。而徐邳之險可乘。異時有失。誰司其咎乎。因議築邳山之隄。削頓莊之贅。平大泛口之溜。浚貓兒渦等處之淺。建鉅梁首衝之閘。增王市徐塘之壩。以終泲河未就之功。又議設河官。置官夫。建驛遞。立巡司。嚴開禁。加裁展。以成新渠。其後之務。大率皆切近。無

甚糜耗。然亦自去歲冬月三請乃下。四月戊申，河道總督曹時聘疏言：夏鎮分司原管開河，上自珠梅，下抵黃家運渠，地方不過百里，自梁境以下，俱屬中河，故責任差輕。自萬曆十六年黃河盛漲，倒灌鎮口，遂議將梁境鎮口並丁家集縷隄盡屬夏鎮，責任已倍矣。然此不過百五十里之河耳。今泲河既開，自李家巷至劉昌莊，則係沛縣，自劉昌下抵黃林，則入滕嶧之境，延長一百六十餘里，悉係漕艘使官仍主事，則品秩未崇，敕諭未頒，則事權不重，宜將夏鎮主事改爲郎中，頒給敕書，照中河事例，庶事權重，而臂指相聯。漕渠永賴矣。章下所司。七月壬寅，查核通灣所失糧艘，自閏月甲申以前，戊寅以後，屢有漂溺，凡損船三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滄死運軍二十六名。其沿河民戶漂沒者，不復能稽。識輔通志詳吳志考中，是年並不紀及水災，乃通灣漂沒人船糧米如此之多，甚至沿河民戶被害者不復能稽，而考不之及，甚矣志乘之失載者多也。十二月甲子，總河曹時聘以泲渠告成，核實工費，再請錄効勞官員，事下工部。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二月乙丑，工部再請覆覈泲河工費及効勞官員，旨命巡漕御史查勘，分別以憑激勸。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十月乙丑，巡漕御史顏思忠條議申飭漕規，一建閘壩，以竟前工。徐塘、貓窩等處，流沙爲患，先河臣議於閻家集、田家口、吳家沖建閘三座，以備蓄積。於徐塘河、王文溝、王市溝建石壩，以備分洩。於張村、長旺等口，各築截河二壩，以遏流沙。至泲河之水，全藉南旺、蜀山、安山諸泉，須大加疏通。

令泉脈湧注。又滄浪水改從針溝口入泃。自源墜委。亦濟運之上策也。一設官建驛。以保萬全。泃河南北二百六十里。人舍稀少。盜賊公行。議將徐州水驛移之泃溝。邳州水驛移之田家口。以兗州泃河通判移駐臺莊。徐州管河同知移駐王市口。邳州管河同知移駐直河。每春夏行運之時。以徐州參將移駐貓窩。沙溝守備移駐韓莊鄒山地方。聲勢相倚。河溝爲之肅清矣。餘覈造船。以資輓運。修潞河以濟起納。嚴法令以肅漕政。章下部。戊辰巡漕御史顏思忠直陳新河可開之狀。先是議者以國家漕運專恃會通一河。欲更開膠河以防不虞。會以人情不調。報罷。思忠言膠萊新河南自麻灣通南海。北自海倉通北海。地之相距計三百四十里。除麻灣南抵淮揚七百里。海倉北抵直沽六百里。商賈通行。無容別議。中間河寬水深。工力省便者。麻灣至抱浪廟等處。約共百九十里。河窄水淺及全未挖修者。抱浪至陳村閘等處。約共百五十里。分水嶺地形頗高。尤宜深浚。約略其費可不及十五萬。大都小沽河可以灌中段。大沽河以灌陳村之南。白河以灌分水嶺。南旺山河以灌新店之北。以及中間諸河泊之水。以濟助之。凡有水來。必挾沙至。黃泃二河。豈無衝沙焉。得一一躲避。唯當倣臨清濟寧事例。建閘設夫。時常修浚。於大小沽河上源修蓋土壩。以障沙來。或建造斗門。以防水漲。因勢利導。隨機曲防。在臨時酌量行之耳。此一役也。沿岸而行。萬無一失。旣非有黑海開洋之險。又非有黃河遷徙之虞。居恆則兩路兼行。遇變則此或有滯緩。彼尙可來。國計民生。無便於此。下工部議。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七月甲子河道總督劉士忠奏糧船六月初十日盡數過洪報聞九月丁巳直隸巡按蘇惟霖疏陳黃泲利害請專力於泲其略言黃河自清河縣經桃源北達直河口長二百四十里此在泲下流水平身廣極力推運舟止日行十里然以別無所經故必用之自直河口而上歷邳徐二州達鎮口長二百八十餘里是謂黃河又一百二十里方抵夏鎮東自貓窩泲溝達夏鎮止長二百六十餘里是謂泲河東西相對舍此則彼黃河水在三四月則淺與泲同若正月初旬後洶流自天而下一步難行又其水挾沙而來河口日高一日七月初輒淺涸十倍無一時可繇者繇之溺人損儲害甚劇泲河一水安流歲修有例既無溺溜終鮮風波率而繇之計日可達卽河身稍狹則水不若鋪灘而淺其貓窩諸淺亦不必浚蓋自河流至則開水積山泉之脈止有此數河身高則高受低則低受深淺相隨非云水深則深水淺則淺水之多寡不係河身深淺也或有稍宜拓而浚者但得實心任事之河官嚴其稽覈因利乘便不三五年缺略悉補可成數百年之利唯於泲下流諸口謹嚴防禁而夏鎮之呂公堂邳州之沂河口更甚庶所藉蒙獨諸泉洸泗濟諸流不至隨到隨涸伏乞敕下工部詳酌利害一意修泲以濟新運留中十月壬申朔工科給事中何士晉等言運道最稱險阻人力難施者無如黃河先年水出昭陽湖夏鎮以南運道衝阻於是開泲之議始決入直河口經貓窩抵夏鎮長二百六十里較黃爲近避淺澀急瀾二洪之險建閘置壩聚諸泉河之水以時啓閉用之六年通行無滯今歲忽有舍泲繇黃之議卒致倉皇

損傷糧艘。且有淪溺以死者。費人工牽輓。有至大浮橋。以闕塞復還。繇洳者。以故今運抵灣甚遲。汲汲有守凍之虞。由此言之。黃之害大略可見。然洳亦未竟之功也。河面闊八丈。底闊三丈。深一丈三尺。至一丈六尺不等。節年雖有增修。大槩止此。地近湖山。厚泉引水。易盈易涸。全藉人工深厚。使有容受瀦蓄之勢。若河身太隘。伏秋則山水暴漲。旱乾則枯竭無餘。非策也。謂宜挑廣浚深。令與會通河相等。重運回空。往來不相礙。廻旋不相避。卽時有亢潤。地有高下。而水常充盈。舟無留滯。計歲捐水。衝數萬金。督以廉能之吏。爲期三年。可以竣工。然後循落馬湖北岸。東達宿遷。大興舂鍤。盡避黃河之險。則洳河之事訖矣。或謂泉脈細微。太闊太深。水不能有。不知洳源遠自蒙沂。近挾徐塘許池文武諸泉。大率視濟寧泉河略相等。呂公堂口旣塞。則山東諸水。總合全收。加以閘壩隄防。何憂不足。或謂直抵宿遷。此功迂而難竟。是又不然。夫昔年不估以二百六十萬乎。不慮山水暴漲。河水泛溢乎。不慮石礮山礮難鑿。沙淤奔潰乎。王市壩不再築。再圯乎。夫荒度誠難。不無錯愕。及任用得人。綜理有法。功成晏如。此難與衆人慮始也。然近日繇黃之說。蓋因洳河二百六十里。曠野新闢。人跡荒涼。萬艘蟻泊。公私旅困。恐生意外之虞。且計徐州一大都會。貿遷化居者。一旦有折閱之恨。然此害之小者。唯是飭郵傳。設機防。繇之旣久。漸成樂郊。何必徐土。此亦破紛紜之一說也。不報。十一月丙午。巡按直隸御史畢懋康議。請修保定清河閘座。其略言。保定清河。源發於滿城。抵府而南十里。則湯家口爲上閘。又十里許。則青陽爲下閘。順流而東。直抵天津。細遊

長流一帶。舟楫由玉河而北。亦入於天津。又迎水面西三百里。至紫澗三岔口。其一派通定興。易州等處。一派通新安。雄縣。安州等處。中流至府清苑。完。唐。滿。慶五處。此皆舟楫所到之地。小民獲利之所。查二閘。擬建於成祖定鼎初。補修於世廟三十九年。日久頹弛。今上之三十二年。曾一議及。以物力殫耗。報罷。臣詢之彼中士民。咸謂此閘之興有五利焉。夫陸地轉輸。一牛車運米粟不過十石。而人牛又自齎食。復費十之一二。今以淺船裝載。二人撐之。可運七八十石。是淺船一可當牛車之十。力半功倍。其利一。滿城。完。唐等縣。所出類多木石柴炭。天津。河間等處。又饒蘆葦。鹽米。南貨種種。若河道流通。商販往來。農末相資。有無相濟。地方卽不幸而遭水旱之災。猶可仰給鄰封。不致束手待斃。其利二。此中居民。類窳偷相習。不復知有江南水利灌溉之事。自去歲大旱。今歲自春徂夏。不雨。閘壩決裂。蓄洩無資。若此閘誠修。則濱水斥鹵。可爲沃壤。其利三。嘗考京東密雲。京北昌平。自萬曆元年。總督劉斯潔。楊兆議。建疏通潮白二河。陵泉諸水。歲漕山東河南粟米二十萬石。以贍密鎮。歲漕江北粳米二十萬石。以贍昌平。兩鎮軍士。從茲免於脫巾之虞。今若比例通州空運之例。自清河閘抵河間一帶。多設閘座。廣造剝船。總其事於天津。都屬歲於臨德。兩倉粟米內漕二十萬石。以給保定。易州。紫荆各關軍士。卽有水旱之災。可以不苦。軍國用饒。士馬騰飽。其利四。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矧年來物力空匱。庫藏殫耗。倘規模大闕。庸衆駭聽。莫若先建此閘二座。石柱水橋二座。以觀河道流通。居民利涉。商賈往來之效。倘公私上下曉然知此役之興。有

益無損。有利無害。然後次第議及空運之事。他日足食足兵之政。實始基之矣。其利五。章下部。部覆除空運事。隸戶部。聽該部議覆外。所稱修閘事。鑿鑿可行。宜着該管地方從長措處。次第興工。完日將用過夫匠物料工價進冊奏繳。清冊送部查考施行。報可。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乙酉。工部題覆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劉士忠。泇黃便宜疏。言泇梁歷春而夏。沂武京河水衝發。有沙淤潰決。歲終當如南旺例修治。其水將置何所乎。勢不得不塞泇河壩。令水復歸黃。臣議每年三月初。則開泇河壩。令糧運官民船繇直河口而進。以便利往。至九月初。則塞之。每年九月初。則開呂公壩入黃。所以便回空與官民船往來。至次年二月中。則塞之。半年由泇。半年由黃。此兩利之道也。乃黃河四驛。而泇止一驛。甚屬不均。今地方勢難加設。惟四驛止。應付半年。頗爲空閒。於內裁革一驛。移至趙村。以便供億。又泇河通判相應移置萬家驛左右。以便查閱修築。通泇二百五十里。設兩驛。一巡檢司。又置一府廳。行見成聚成都。官民船當赴之。如歸。誠一勞永逸之計。報可。四月壬申。工部侍郎劉元霖。御史蘇惟霖言。泇河之在直隸者。有猫窩一淺。爲沂下流。河廣沙深。不可以閘。最爲泇患。今觀河沙口門。兩護箭許。掘一月河。洄流卽清。宜於此下二里許。仍西掘一月河。以通沂口之月河。凡水挾沙來。河性直走。有月河以分之。則洄伏之處。沙所必儲。就此二里。特加撈刷。比歲修十五丈之河。難易較然。而泇患可減矣。又邳宿同知所管左黃右泇歲費三萬兩貯邳。久之弊滋。移貯淮庫。而關支往返耗廢。

誤工議將此項經解總河收發附近藏積每季河官先期赴領便宜給發季有報歲有稽則費不虛而工早集矣依議行十一月辛酉工科給事中馬從龍言今歲阻凍皆以水涸爲辭當令管河衙門預爲挑淺其山東地方泉源類加疏浚留中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四十年六月庚辰以通惠河衝決奪指揮馬鴻功等俸三月仍行河臣嚴飭挑浚修築八月己丑河道總督劉士忠言泲黃並用每歲三月開直河口壩又彭家壩閉呂公堂壩俾汶泗諸泉之水繇泲專行重運及袍服鮮貢等船至八月終則塞之每年九月開呂公堂壩閉彭直二壩俾諸泉河入黃以利回空及官民船至次年二月終則塞之半年繇泲半年繇黃相資兩利章下所司部覆如河臣言上是之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四十一年十一月戊午巡按直隸御史潘之祥言臣巡歷燕趙梁宋之區日視滹沱漳河之水洪流洶湧隄岸潰拆民居頽圯行旅蕭條臣心憂之已自大雄駕小艇入齊魯之境夾岸悲號愁聲滿耳則皆濱海之竄民爲海水所漂溺逃竄者也今朔風戒嚴祁寒怨咨災傷之民無衣無食野棲露處可爲寒心伏乞皇上垂憐賑恤不報明神宗實錄

是年十一月內該帶管河道漕撫陳薦檄郎中何慶元揚州道熊尙文開寶應縣宏濟河北月河一道長一百三十丈南月河一道長一百五十丈又建近湖西隄九淺七淺滾水石壩二座于明年工完

按宏濟河南北二閘。每遇夏秋。淮水漲發。二閘不及吞吐。行舟覆溺。至是開挑月河。那建滾水二壩。分殺河怒水溜遂平。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三月丙申。戶科給事中商周祚言。今歲漕糧除改折截留外。亦宜如期輸運。而水淺舟膠。大爲遲梗。所需河臣料理。其勢倍切。乞速用總河大臣。仍促其星夜赴任。以理漕事。不報。五月己卯。巡漕御史朱堦言。漕政一修。浚泉湖。國家歲漕。由江河抵邳。水常虞溢。由泇入閘。歷閘抵衛。水常虞涸。此其大較也。自夏鎮而北。別無運道。不過賴閘河以利涉耳。此河半屬枯澀。先臣宋禮築壩戴村。奪二汶入海之路。灌此成河。復導洙泗汴沂諸水以佐之。汶雖率衆流出。全力以奉漕。然行遠而竭。已自難支。至南旺復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衛。無崑崙之源。多尾閘之洩。能無疲於奔命哉。況此泉遇夏秋而漲。遇春冬而涸。遇雨而漲。遇無雨卽夏秋亦涸。先臣逆慮其不可恃也。乃於沿岸陂澤。如所謂昭陽。南旺。馬踏。蜀山。安山諸湖。設立斗門。名曰水櫃。漕河水漲。聽其溢而瀦之。湖漕河水消。決其蓄而注之。漕積泄有法。盜決有罪。夫然後旱澇俱有恃而無恐。無奈法久禁弛。湖多曠土。人遂垂涎。其間昭陽一湖。以作藩田。其餘諸湖。高亢處半爲勢豪占種。其最窪下者。或有行潦。閘壩坍塌。地勢淤淺。蓄得幾許。所謂溝漕之盈涸耳。曾何濟於運哉。而職司饋餉者。不過受事之初。督令修浚。下亦以空文應之。頃山東半年不雨。泉流幾斷。職按圖而索水櫃。管河府佐茫然也。乞敕總河撫臣。躬親踏驗。凡係先年濟運各湖。清查歸官。隄

壩斗門。亟時修築。處處蓄滯有餘。漕臣不至遇旱而束手矣。從之。十月丁巳。巡漕御史梁州彥上漕河事宜。一修治黃湖。自湖渠告成。歲避徐沛之險。而不虞黃河之近廢。不復修。廷臣以爲漕利。而不知漕終以此受病也。年來一決狼矢。再決三山。復決塔山。壁馬空沈。此塞彼潰。今歲狼矢又見告矣。以淤流漲發。高與隄齊。俯矚徐城如累卵。決於南。則靈隄爲壑。而湖虞徑瀉。決於北。則以湖爲尾閭。運隄宛在水中。漕舟不能飛渡也。爲今之計。宜議經久。使徐城不憂建翎。湖岸不爲黃據。或于徐靈一帶。護城舊隄。增卑培薄。繕治堅完。庶幾不逢其害。或于直口。遞北運道。勸築隄岸。迤西縷河而止。此隄旣成。有裨牽輓。兼足爲田廬屏障。不然。旋塞旋決。民勞已甚。且濁流歲蓄。湖底告淤。將無湖矣。一修治東省以北漕河。漕艘過洪。必按例具報。而過此則否。豈非以一入東省。便可順流北趨耶。乃如汶如濟如衛。昨歲旣苦膠淺。而今歲白河更甚矣。謂宜覈泉河之舊址。而勿爲豪右所侵。疏衛河之淤塞。而勿爲私開所閉。浚白河之壅沙。而勿爲淺夫所冒破。夏鎮以北。其通行無礙乎。明神宗實錄。

萬曆四十五年七月。帶管總河陳薦。檄郎中李之藻。督揚州府通判馮乘雲。築黃浦閘。下南岸一帶。至射陽湖止。長五十里。其明年。郎中徐待聘。復督淮安府同知劉天憲。築北岸一帶。長五千九百七丈。至

次年告成。南河全考。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五月庚寅。山東巡按畢懋康陳東省急務。在通海運。國初漕運由海。後以漂沒爲虞。始開會通河。然河徙不定。莫若修膠萊新河。與會通表裏而行。蘇淮之六套口入海。至麻灣口入河。蘇海倉口出海。至天津。約可一千四百餘里。沿崖揚帆。不涉大洋。善風不數日可達。非若河道之迂艱。居恆則兩路並進。遇梗則此滯彼來。庶轉輸不匱。亦國家無窮之利也。五月庚子。調山東驛傳道副使陶朝先爲登萊道副使。總理海運。九月辛丑。工部題汶上等縣地方淤淺。先期挑浚。以便新運。從之。十月丁卯。直隸巡按董元儒奏陳漕運六議。一曰。議建開座。濟寧以北。自戴家灣開至臨清磚圍。相距三十餘里。河勢陡瀉。宜於適中狄家樓處。建石閘一座。而又於王家淺。回龍橋諸處。各建一座。於鰲頭磯。前另鑿月河。立小閘以資蓄洩。庶回瀾一倒。水勢自平。一曰。疏浚白河。天津至通州計五十九淺。每年額派各州縣衛淺夫一千七百餘名。費工食萬餘金。宜將額派銀兩解通惠河衙門。轉發管河通判及四總委處。募夫浚築。自潞河以至津門。畫地分工。勿令衙役經手。卽衛軍亦以此法行之。查無浚築之功。卽扣留月米。僱募充役。庶夫無虛冒。年終各官聽部臣舉功。而又編選旗軍。分別三等。以正丁領運。以餘丁幫貼。庶漕

運有裨。該部是其策。上命俱依擬行。有司怠玩從事的。各御史據實參處。十一月乙卯。浙江道御史江日彩陳救時四務。國家轉漕東南。賴盈一水。萬一水涸。運乾。或有如前盜據。淮揚臨德而扼其吭。且奈何。聞浙江海船。松江太倉沙船。淮安雕船。時至山東寧海買米。離山海關不遠。宜令南京近海州縣有糧米者。衛所厚僱前船。歲運四五萬石。熟其路。逕以爲有事之備。則海運之議宜講也。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四十七年五月己亥。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張問達言。邊氛猖獗。日甚。運船轉輸可虞。謹擬沿途防護。京通起剝事宜。以固根本。稱漕糧四百萬石。由江淮達泲黃。由泲黃抵津壩。風濤阻險。與陽侯河伯爭權。萬一防護疎虞。起剝濡滯。致生他變。軍國可憂。乞嚴檄所司。照先年水涸漕遲例。多僱民船幫運。其應得腳價。卽于通濟庫見行給支。不許短直。小民唯利是趨。自當樂從應募。而又嚴督淺夫。隨時挑浚。務使河渠深廣。船不留行。庶於漕政有裨。奉旨。漕運關係匪輕。況今邊警戒嚴。護衛尤宜加謹。其防守加剝及支運等事。俱依擬着實舉行。應另議者。着再議具奏。明神宗實錄。

是年八月。總河侍郎王佐檄行郎中徐待聘。聘修高郵西門審港口起迤南。石工五百九十八丈。於天啓元年六月築完其半。徐候另詳與舉。十月。江都三泲河淤三百二十三丈。界首鎮南淤三百五丈。鎮北淤三百二十二丈。梗阻重運。郎中徐待聘。嚴督官夫挑濬。糧運稱利。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四十八年三月癸未。工部覆巡漕御史毛一鷺所陳漕河三事。一泲河之完工當議。謂漕運

河道前此惟治黃爲急。自漕河開而糧艘避險卽安。真永賴之利也。唯是初浚尙多濬略。河身不無淺狹。至于崖岸衝缺。牽輓難前。則疏浚補葺之功。皆不可已。漕河三百里內。屬夏鎮者。有閘九座。屬中河者。止藉草壩。逐年費且不費。而分司官亦有以直口等處建閘之議。又經漕臣參酌。以爲當及時修舉。須移咨總河臣及劄行管河司官。并前淺狹去處。委官覆勘。估費若干。動支何項錢糧。酌議詳妥。至如落馬湖之修砌隄岸。在漕臣亦以爲功頗浩繁。似當從緩酌議。一水櫃之清查。嘗議謂漕渠若濟寧等處。去歲遇旱阻淺。運舟稽遲。蓋以一衣帶水。涸可立待耳。先朝尙書宋禮。曾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有湖處。所設立水櫃。可蓄可洩。河漲而洩。則水勢可殺。河涸而放。則涓流可濟。誠便計也。乃歲月既久。滄桑已變。豪右旣擅爲耕藝之常。官司復利其租稅之入。遂至不可問亦不肯問矣。漕臣建議。欲得任怨任勞之人。擔當清查。循故道而復舊規。於以濟漕河之窮。誠爲有見。應敕總河臣嚴督各司道。并力查復。勿阻於難黃之浮言。務求臻黑白之實效。則破格優處。不則無功議罰。一衛河之疏浚。嘗議謂衛河乃小灘運道。益以漳流始大。自漳河北徙。遂多壅遏之患。曾經道臣翟師雍查勘。欲於臨漳淤口起。至小灘鎮止。約長二百餘里。大加挑浚。於近口處所築一橫隄。以障北流。使歸故道。然費至萬金。工亦非易。且大名臨清亦有受漳流之患者。似難輕議。唯小丹河自清化鎮起。至合河鎮止。泉流回以濟運。議欲挑濬深闊。費僅千金。較之障漳北流。爲力甚易。爲費甚省。宜敕總河臣行委山東河南兩道臣會議舉行。而處辦錢糧。則聽總河主持。

上命俱依議行。明神宗實錄。

明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戊辰。颶風壞海運船。御史陳王庭疏議酌處。先是七月初。海運船開洋。至馬頭鰲。以風不便停泊。數日時聞海鳴。如金戈鐵馬之聲。百里間黑氣糾連天海。彷彿中見有物隱顯。搏擊波濤潑天。所泊糧船。盡行拍碎。及查。傷登屬運船八十五隻。僅完二十二隻。漂沒糧米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四石有奇。萊屬傷船一十六隻。漂沒糧米一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水手溺死者無算。於是巡撫御史陳王庭具題。請敕該部將山東明歲應運糧數。從長酌處勘覆。其漂失糧米船隻。用過價費。行該道查明造冊報部。作正開銷。溺死人數。酌量議卹。明光宗實錄。

泰昌元年十一月己亥。熹宗已登極矣。工部覆總理河道侍郎王佐疏。言水匱濟用。爲其汪洋潞水。河身深下。而堤岸完固也。今計蜀山馬場馬踏。南旺各湖。界址既明。侵盜已復矣。昭陽一湖。舊河盡廢。新河反低。無容糜金錢以加修濬。獨安山湖延袤頗廣。向以三十八里爲水櫃。而歲月久遠。法弛弊生。故河臣復豪強之侵佔。濬河身之淤澱。并原額而廣之。共五十五里有奇。以至於隄外湖池。俱清丈明白。額徵租銀。是目。前之水。誠可以利達漕舟矣。若夫歲修當固。界限當定。示禁當嚴。必須通計各湖。歲加修浚。俟年終類奏。而治河等官。仍以水櫃之興廢分別殿最。著爲永利可也。上是之。十二月癸亥。工部覆總理河道侍郎王佐疏言。北河通漕。專藉衛水。然上源未暢。則下流必壅。今漳河已徙。衛流已塞。獨有挽漳而引沁。關丹。

三策而已。顧漳水東下之處，勢竟及泉，挑浚難施，未易挽也。若沁水之關，新汲一帶地方，郵署相連，應會鱗次，必開渠以受沁，此地不爲丘墟乎？丹水湧溢，雖勢與沁同，然丹口既闊，則修武而下，皆成安流，此關丹之議，無容再計者。其條列展河，砌開築堰，平租示禁，僱役動支，經費各款，河臣籌計，不遺餘力，循而行之，可垂永利。惟是河徙不常，關丹不無再阻，則挽漳引沁，不妨並存其議，以待異日講求。上然之。明熹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元年正月戊子，戶科左給事中章蕃條奏足餉六事，并議通海運開膠河。章下所司。二月乙丑，海運遭風，遣山東撫臣及薊遼等處道臣致祭海神。閏二月甲申，巡按直隸御史張新詔言，考通惠河，卽元郭守敬所修故道，國朝平江伯陳銳疏通之，運船直達大通橋下。彼時勢豪欲尅取腳價壞其事，後因御史吳仲言，乃命郎中何棟、吳嗣忠仍濬裏河，計費纔七千兩。所省腳價十二萬。此縣通州至大通橋省費之大較也。若由大通橋至朝陽門，尙有三里許，其地平衍開曠，有掘就河身，現在倘導玉河之水，稍遡而北，至朝陽門，量建閘座及剝船若干隻，糧運到時，徑于門下上車，似爲便計。蓋會典開載車戶腳價，自大通橋至東倉，每石銀一分六釐。近又議加三釐。至西倉銀二分三釐。若復省路三里許，則東倉腳價可減十之六七，西倉腳價可減十之三四。互而計之，總減一半。每歲京糧以二百六十萬爲率，卽可省腳價二萬六千餘兩。彼從通州至大通橋，凡四十里，止費銀七千。此三里許之地，能費幾何？卽除挑濬外，建閘造船等費，只消一年腳價之半，便已寬然有餘。一成之後，每歲省銀二萬六千，以三十年之通計，

遂得七八十萬入太倉矣。詔部議覆。十月辛巳。濬京城壕成。自東便、朝陽、東直、安定、德勝、西直、阜城、西便、正陽九門及重城。共用夫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九十名。匠一千二百八十九名。班軍積日三萬三千二百名。費水衡銀六萬一千六百二十九兩。司農銀一千七百三十二兩。米三千三百一石。諸椿木灰磚繩斗百物及運價咸具。而歛鏹以歸。盍甲廠收爲甲械之需。監工科道魏大中等。因言壕之源出玉泉山。徑高梁橋。抵都城西北而派爲二。一循城之左而東而南。一循城之右而南而東。宜按舊開爲地形高下。次第布之。未可以丈尺槩也。德勝門之水南入關。周行大內。出玉河。近且北淤南壅。而嘉靖庚戌所築重城。地勢既高。有掘未及泉而止者。俟異日清其源。審其勢。疏其脈。達其支。以總滙於大通橋。又須理葺諸閘。節宣蓄洩。以莊金湯而固風氣。下工部。丁亥。授加銜都司黃允思都司僉書。先是天津由北岸抵遼。運道未有行者。自允思始開之。嗣後歲可四五運。遼餉因之不乏。又督發水兵出海。積有勞動。督餉戶部侍郎李長庚薦於朝。請加實授。從之。明熹宗實錄。

是年黃淮漲溢。決襄河。王公祠外河十餘口。淮安知府宋統殷。山陽知縣練國事。力塞王公祠。明史稿。

是年六月。霖雨不止。裏河隄岸衝倒。水由二鋪灌入。三城平地深一丈。淮安府志。

是年大水。隄決九里北。高郵州志。

明熹宗天啓二年三月庚申。工部尙書王佐題覆漕臣余合中疏。飭漕政三款。一漕之難。難在淺澀。舟行

遲速可以定地方殿最。今後務盡力揀濟。管河都司總其成。沿河州縣分其任。隨淤隨濬。濬必期深。土必
遠運。無使復歸於河。以滋淺阻。違者以曠職參論。詔如議。六月辛未。刑科給事中傅擬言六策。一防隄。
堰。徐淮水高地下。民居如在釜底。萬一隄決。遂成魚龍之宮。有司急行修築。以戒不虞。下部俱如議。乙
亥。妖賊陷夏鎮。河道總督陳道亨告急。請亟調鄰近省直官兵。兼留援遼粵兵。以護漕運。仍速下山東撫
按二臣增兵加餉。上許留粵兵三千以護運道。其添兵著該部即議覆。道亨字孟起。新建人。萬曆十四年
進士。光宗立。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拜南京兵部尚書。七月庚子。差工部屯田司主事陸之祺管會
通河。十二月戊子。督理遼餉戶部右侍郎畢自嚴言。朝鮮運道險遠。登萊假途便捷。乞速行該撫按轉
行道府。及時措置海運事宜。章下該部。明熹宗實錄。

是年四月。寶應西隄。風浪衝卸。一淺等處。石工六百餘丈。臣國盛督令河官。鑿石補砌。加培土隄。盡塞
低陷漏穴。本年十月工竣。是年與化知縣邊之靖。請修丁溪草堰。小海。白駒。劉莊。攔潮五閘。并呈巡
鹽御史房可壯。允發鹽糧修建。至明年湖河大漲。百川沸騰。匯流入海。海潮突高數尺。賴諸閘堵禦。而
潮無內灌。河流亦迅駛入海。民田禾麥。得以有秋。按高寶等處上河一帶。河隄閘洞及旁溢之水。俱
由興化五場入海。若海口無閘以攔之。則潮入而河水壅阻。今建閘堵禦。潮退水洩。無泛濫塗田之患。
更於每閘令場官僉百長保長二人著守。又于海邊修築舊壩十道。俱可通河禦水。復禁奸民盜壩行

舟而場官依時啓閉嚴加防範俾水有所束而五閘亦得永久云。南河全考

明熹宗天啓三年正月戊申督理遼餉戶部左侍郎畢自嚴以守備陳良策議改朝鮮運道於登萊因上疏極言其便言朝鮮海運必論道里之遠近覈地勢之險夷較腳價之省費計糧料之貴賤察事理之難易而後可從事今以天津與登州相提而論朝鮮運務必由津海抵登而後入鮮在登較近一千五百里是遠近不敵也由津抵登中多礮石及鐵板以觸舟立碎即如今秋運甫至霑化即損船十餘隻糧料千石若由登運此禍可免是險夷不敵也由津入鮮以登州爲半途天津登運每石腳價四錢若改登州便可減半給發是省廢不敵也津門逼近京師仰給截漕其餘糧料價頗騰翔登萊米豆皆無措處小民習用市斗每斗視津斛斗兩倍而贏之是貴賤不敵也登州陸續發運一年可二三次津門路遙以極西抵極東歲僅一次是難易又不敵也良策登運之說無煩再計但恐登以無船爲解及查運船有官民二種官船原用官錢自造計難猝至民船實貪腳價前來一呼可集再有不足即於津門南船量行撥給上命戶部議登萊巡撫袁可立上疏爭之章下戶部併議戶部署部事左侍郎陳邦瞻覆言非便遂不果行

二月丙子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陳安攘六事一河上各閘河夫名存實亡宜清扣工食貯庫類解充餉

十月癸亥差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吳昌期管理中河。明熹宗實錄

是年秋外河復決數口尋塞建清口磯背築高郵中隄及露筋祠湖口石隄濬界首北淤沙其冬濬永

濟新河。自凌雲翼開是河未幾而閉。總河都御史劉士忠嘗開壩以濟運。已復塞。而淮安正河三十年未浚。故議先挑新河。俾運船回空由之。乃濬正河。自許家閘至惠濟祠。長千四百餘丈。復建通濟月河。小閘。運船皆由正河。新河復閉。時王家集。磨兒莊。滯溜日甚。漕儲參政朱國盛謀改濬一河。以爲漕計。令同知宋士中自泲口迤東。抵宿遷陳溝口。復泝駱馬湖。上至馬頰河。往迴相度。乃議開馬家洲。且疏馬頰河口淤塞。上接泲流。下避劉口之險。又疏三汭河流沙十三里。開滔莊河百餘丈。浚深小河二十里。開王能莊二十里。以通駱馬湖口。築塞張家等溝數十道。以束水歸漕。計河五十七里。名通濟新河。五年四月工成。糧運從新河。無劉口。磨兒莊諸險之患。明年。總河侍郎李從心開陳溝地十里。以竟前工。明史稿。

通濟新河。卽駱馬湖也。時王家集。磨莊等七十里有十三大溜阻運。漕儲道朱國盛。行邳宿同知宋士中。詳勸議于董陳二口。入駱馬湖。抵泲六十里。遂從馬頰口至陳家溝。達宿遷縣北。西出大河。以上接泲流。下避劉口等險。運道比舊爲近捷。而坦便云。江南通志。

高郵中隄長互四十餘里。歲久不修。每遇夏秋水漲。隄力不支。農田被潦。先惟塞南北金門二閘以爲障。而船由外湖以行。時遭覆溺。且以築壩擾民。天啓三年。臣國盛莅任。清出揚屬曠。夫銀八百兩。因會揚州海道郭士望。呈詳總河房公壯麗。漕撫呂公兆熊修築之計。長六百四十四丈。前銀不足。佐以公

帑酌其緩急。分年砌之。其險工已完。隄下田廬亦可恃以無恐矣。八月。界首運河迤北一帶。當高寶接界處。河身仍淤。水且涸。先是市猾雍愛輩擅淺刺之利。故雖屢經撈濬而無功。至是悉置於理。而令高寶河官于淺澀處。先築草壩。使得束水衝刷。復加撈濬。而重運無梗。九月。修築露筋廟湖口石隄。長一百六十丈。俱從水中壘土砌隄。工程堅鉅。至四年十一月工完。先是邵伯湖游浪。一遇西風大作。鼓浪拍隄。行舟往往觸石覆溺。臣國盛惻然憫之。先於二月呈詳。行委高江二處河官運土實基。外砌礮石。內用椿板。隄外復栽菱柳。以禦驚濤。一切工料。俱係設處夫曠。并請部院賊罰以成之。不動官帑。十一月。會呈河漕部院。詳允挑濬新河淤淺。自楊家廟至文華寺止。長七百一十七丈。四閱月工完。放水以行回空。按萬曆初年。重運由清江出口稱艱。漕撫凌雲翼開新河七十里。自楊家廟至文華寺止。行運一年。而以部稅旋閉。三十九年。總河劉士忠開壩濟運。一年復塞。而淮安正河三十年來未挑。故議先挑新河。內有久湮荒涸者。照段分挑。深闊回空等船。經行無阻。南河全考。天啓四年二月。會挑淮安正河。自許家開至惠濟祠止。長一千四百一十六丈八尺。復堵許家開壩工十餘丈。建通濟月河小閘一座。俱于四月工完。漕船仍由正河。新河復壩閉塞。按淮安正河年久不挑。河夫雖冒領工食。竟無實加撈濬者。至是大淤。臣國盛會同淮海道宋統殷拘集夫頭而庭詰之。欲按工勘視。諸夫伏辜。遂革前季內工食一千一百五十兩貯庫。會詳。先開新河。通回空。次挑正河。以行。

重運。九月會築淮安包家園洋信港淮城護隄。磚石工長一千六百丈。於十一月報竣。時物料夫匠先行齊備。故奏不日之工。按淮郡當漕輓輻輳之地。商賈畢集。而城堞如在釜底。惟恃一線土隄。禦淮黃諸湖滔天之勢。每年加埽護隄。包土塞城。人民惴惴焉。魚鼈是懼。臣國盛先於上年會詳漕河南院預備物料。分調夫匠。是以工成最速。其詳具載記中。六月。徐州黃水大漲。內灌州城。是時水由夜發。平地丈餘。徐民若干潦溺。遂有遷城之議。南河全考。

明熹宗天啓五年二月丙午。南工科給事中徐憲卿等。以東南歲荒米貴。條陳五款。一開瓜儀二閘。以通咽喉之地。命著實行。七月己巳。舊時小灘兌運。設有監兌都司。自裁革之後。督以糧道顧河南糧道。與東省衛弁。原無統轄。往往跋扈咆哮。不受約束。巡撫河南都御史楊方盛。以爲言。請將灘運移屬臨清道。俾督率本屬武弁。便於彈壓。其小灘舊有大名。道公署一所。乞稍加修葺。以爲臨清道駐節之地。從之。明熹宗錄。

明熹宗天啓六年六月乙亥。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我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漕精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以南。則資淮黃二水。在臨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滏陽諸水。在直口至臨清。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泲沂。挾各州縣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職二月謁陵行河。經宿遷。崔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及府州縣官稱。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挽拽夫以百計。一夫工食動以數錢。窮旗典需以

價。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篋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碰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於靈。睢。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協力併作。或以濬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築兼濬。則計堤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改曲從直。河底沙礮。用鋤鑿開使深。水中隄下。以船載土壘築。使高。隄之殘缺者。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水占隄長二百八十丈。又兩頭埽場隄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隄長一百八十丈。王能莊前後雙河尾。築隄長一百丈。幫築殘隄長七百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頂口底。俱照覆估丈尺。于五月初十全完。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近公私幫拽之費可省。漂蕩碰撞之虞以杜。風波不能爲之阻。而各船銜尾直進。可以計日計程。無復耽延阻壓之苦。擇吉開龍門。放水行舟。直抵黃淮之河。旱澇可無虞矣。得旨是。乙酉。巡按直隸御史徐卿伯疏言。運道所經。每各有湖貯水。以備旱澇。故民間呼爲水櫃。如汶上之南旺。蜀山馬踏。東平之安山。濟寧之馬場。沛縣之昭陽諸湖是也。而丹陽有所謂練湖者。周廣四十里。納長山諸水八十四流。爲石閘者七。木函者十有六。國家東南財賦浮運而北。遇涸則啓閉以濟。近湖民田數百頃。遇旱則啓函。以資灌溉。夫何近年以來。鄉宦人家。侵者。占者。占者。遂舉此湖之制。蕩然不可問。所規者。近所失者。遠伏乞嚴敕諸臣。留心治河。至如練河有爲豪強占據者。速請還官。仍追

租正法得旨。運道淤淺。管河各官自當及時挑濬。練河蓄水備旱。豈容豪強侵占。著作速清查還官。追贓正法。戊子。山東道御史袁鯨題。頃見巡漕御史徐卿伯疏言。丹陽練湖水利。被豪勢侵占。業奉旨清查還官。還租正法矣。第臣原丹陽令也。佃田抵餉。臣任內事也。丹陽舟車湊集之地。疲苦特甚。每年額編遼餉一萬一千二十六兩九錢二分。既歲征不缺。而已難堪命矣。臣查上下練湖二處。上練湖延袤數十里。先年建閘瀦水。以防冬涸。後改春運。水盈無所須閘。以十之六七瀦水。以十之二三爲田。亦天地自然之利也。沿岸一帶。陸續詳佃。共得八千三百一十三畝。每畝上田納價一兩。中者八錢。前後共得七千五百二兩六錢一分。後復搜括湖稅等銀三千五百二十四兩。共湊抵三年分額餉一萬一千有奇。毫未加派于民。每年所得租銀。於本驛加馬四匹加支。應銀三百兩。請立循環簿。不許妄入公費。此練湖成田之始末也。自臣離任之後。聞水利蕩然非舊。乞將豪強倚勢無帖侵占者。盡數追租正法。而居民帖內正佃者。令繳帖還官。抑或免繳加價。以助大工。俱非臣愚所敢擅議也。得旨。這豪強侵占者。著遵前旨還官正法。小民繳銀給帖承佃的。仍著計畝加價助工。七月乙酉。以清口發水。糧船速濟。加封河神護國濟運龍王通濟元帥。從總漕蘇茂相請也。嘗載云。清口發水者。清水能刷黃也。不知治水之道。而徒詔禱於鬼神。且不遵祖制。妄加神號。總漕君臣。何不學無術至此。甲午。戶部尙書郭允厚奏。漕糧以至壩爲實數。以進倉爲安堵。故往歲秋月。必盡數價輸。自二年阻於妖賊。始不得依期前進。然其守凍者纔三十餘萬耳。三年則有八十餘萬。四年則一百餘萬。而五年又且一百三十餘

萬矣。今歲運河阻塞不常。濡滯已極。據今報實數進倉者。僅得四十餘萬。比往歲又少其半矣。萬一寒風乍起。河冰頓合。則此二百萬漕糧。勢必凍阻。彼浩渺寥廓之地。一切疎虞。豈待問哉。伏乞敕下經管地方衙門。設法疏通。及期價運。其抵壩者。行河西務鈔關速輸進倉。不得抵壩者。暫貯露囤。仍令該道臣嚴法守護。俟來春凍解。輸運從之。九月甲申。巡漕御史徐卿伯奏。運道歷淮安而上。黃河水多。而泥半之。惟是淮流猛汛。衝去泥沙。不致壅塞。故謂之以淮刷黃。運道賴以無阻。夫何入夏以來。北地苦雨。淮泗苦旱。於是黃水暴漲。淮流淺涸。河身日高。淮勢日弱。而黃河竟以淮爲壑矣。稽之父老。皆以黃河倒灌爲患。巨測。今漕運難前。勢在危迫。但有撈淺起剝二義。乞敕諸臣應動何項錢糧。卽著就便支給。刻期舉事。工科給事中郭輿治亦以爲言。得旨。撈淺起剝。着漕河二臣相機料理。以無誤運務。明熹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七年正月丙申。河道總督李從心言。三王舟行挑濬工程已畢。但濟寧以北諸關。所以蓄養水力。恐三王隨從人役。不知規例。擅自開閘。或帶板而行。或後水不繼。船必淺閣。速而反遲矣。得旨。據廠臣約束嚴明。解銀內臣安靜不擾。築壩挑河工程已畢。三王行舟可以無滯。朕心嘉悅。設開啓閉。關係漕規。隨從員役。自應遵守。特強違擾的。准指名參處。二月壬子。工部覆隄工查勘已明。得旨。覽奏。河歸正脈。大小諸臣拮据之勞。祖陵運道實嘉賴之。然聞淤塞尙多。未盡疏濬。卽今重糧尙阻。回空猶滯。藩舟國計。朕與廠臣尙深軫慮。還行河臣用心料理。候王舟過日。委無停淺。去年漕事一切報竣。方行敘賚。以酬

勞績。五月甲申。總督漕運戶部右侍郎郭尙友題報。回空糧船。盡數過洪。過淮。得旨。今歲凍阻既多。又兼王舟鱗集。覽回空糧船過淮日期。較往年倍早。這本說廠臣慮殫儲精計周。軍國補偏救敝。見今京通紅腐之積。朕所鑒知。兩內臣協力同心。分督淮濟。勤勞可嘉。自總河以下。有功大小諸臣。都與紀錄。以後各省直督糧道。臣照本內派定地方。各押糧船。盡數送訖。方許回任。其遲早完欠。分別敘錄。參處務要。挽運爲速。以濟國儲。七月丙子。總督漕河崔文昇報修築隄工。得旨。漕糧轉輸。全在河流順軌。這駱馬湖新隄初成。兼暑雨淹浸。淺阻可虞。該監體廠臣綢繆徹桑至意。多方設法。船行無礙。忠勞可嘉。其俟守凍空船裝糧到淮。親詣湖隄。相度形勢。爲修築之計。待秋深水落。卽勘估急修。以圖久遠。八月癸卯。總督漕河崔文昇題修築隄工事。得旨。覽奏。河決由于隄薄。秋深相度地勢起工。務爲一勞永逸。說是駱馬湖沙土難築。礮土堅凝。預督淺夫開掘。俟回空糧船。帶取委屬可行。地方正官管河官。有推諉耽閣回空船的。參來處治。還著總河衙門通行。速舉。有衝決處。督河官勒限堵塞。其未完工的。刻期作竣。庶無誤運。艘以稱廠臣通漕速運。綢繆徹桑至意。明憲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運河水

天啓七年十一月壬辰。熹帝已即位矣。中書舍人李不伐疏。訟故兵部尙書李化龍開漕之功。言其議開漕

也。廟廊之議紛如。臣叔化龍一力擔當于上。郎中梅守相以勤劬拮据于下。決百年未定之議于一旦。以二十萬之估省三四百萬之金錢。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代二百六十里之險道。不半年而錫圭告

成。所謂計便一時。永賴百世者也。至今未蒙錄敍。懇乞皇上敕下所司。核實覆奏。庶勞臣之功。不至湮沒從之。十二月乙巳。海運糧艘抵南海口。以不即起駁。致驟風壞船二十四隻。失米一萬一千餘石。

戶部請議處各員役從之。戊申。直隸巡按何可及。以漕運事竣。疏陳四事。一催空船。一速兌運。一查河道。一查限單。下所司。崇禎長編。

崇禎元年正月癸未。戶部題覆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何可及轉運告成。疏言河道通塞。漕運遲滯所關。祖宗設有總河專理于上。部道府佐諸臣分理于下。誠重之也。但以地遠界分。遂爾心力不協。致河道淤塞。絳路殘缺。如馬湖之決。黃河之溜。可爲永鑒。河臣原以治河。嘗漕糧盛行之時。正河臣盡職之日。所宜止宿河干。使洪夫。閘夫。溜夫。淺夫。一一各効其力。無敢偷安。而後金錢得以實用。卽於漕運可無

阻滯報可。二月丙午，敕開泃河功。廢故兵部尚書李化龍子中書舍人。三月甲申，巡倉御史李遠，以倉差新復，疏陳二弊四宜。一曰河道宜濬，遇有淺阻，河官親詣河干，督同閘官，先期挑濬。一曰漂沒宜稽，在內地不許輕給印烙，在海運不許輕雜流，方可稽查實數，從之。八月乙巳，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言：漕運稽遲，請改巡漕御史爲大差，待兩運告竣，方許報命，旨以價運官改差兩年，未協祖制。今後巡漕御史，自九月內具題，卽赴通灣到任，一面督催回空，隨卸隨發，一面移文各省直州縣，趁禾稼初收，民力充裕之日，將本年應解漕糧，盡征在倉，來春正月以內，悉行起兌，務漸復祖宗朝三月過淮舊制，應行未盡事宜，漕臣奉命之日，悉心條奏，各司道州縣官，有奉行怠玩，及該管河道官，不先行修濬，致稽重運者，許不時參奏處治，俟明歲運完，果無凍阻，紀錄示優，永爲定例。丙辰，原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沈景初，爲父南京吏部尚書沈應文請卹典，應文，餘姚人，隆慶元年進士，由推官歷藩臬，府尹，刑部尚書，署工部時，通惠河決，嚙陵梗運，委曲協濟，河臣得以奏功，後起南吏部，以疾辭，卒年八十有三。十月甲寅，總理河道侍郎李若星，報過洪漕船六千七百七十一隻，運糧除南京截留外，凡三百四萬六千五百二石二斗零。十一月壬戌，封護漕河神張六五爲靈應英濟侯。崇禎長編·卷一百三十一·按此封典，爲靈應。崇禎二年五月丙午，禮部左侍郎羅喻議等，疏言前大學士張居正作相之日，其隄防陵運，則請開泃河，開衛河，膠河，復練河，築石土隄，修減水各閘壩計八百餘里，核省工價十四萬。崇禎長編。

崇禎三年五月丙午。廣西道御史劉士禎上言。查運河自密雲直達天津。實爲京東天塹。但由津至通。二百餘里。由通至密。一百三十餘里。中間水勢高下參差。淺深不一。遂未能槩限戎馬。而我無可恃耳。今誠興工浚築。于上水挑濬使深。築壩以壅其下流。使三百餘里河水。俱深丈餘。人馬卽難飛渡。或五里。或十里。或數十里。隨勢高卑。建閘蓄水。每閘內又量地遠近。爲分兵之多寡。設船以作遊兵。船之兩傍各開礮眼。增以遮牌。船內實以火器。擇船軍士。俱擇習練火器者充之。俾借船爲城。因河爲塹。用火器以及遠。旣可以阻戎馬長驅。而糧運無虞。戰守有地。非特神京永無薄城之憂。而密雲通津。咸可聯爲臂指。仗爲犄角。是誠今日急著也。或謂此時徵調已空。挑濬之役。派軍難而騷民亦未易也。不知通州以下。戶部原有空運夫。各州縣原有淺夫。通州以上。尙有欽依把總領軍八百。駐牛欄山。以供挑濬。今誠用空運之夫。役牛欄之卒。加以省直班軍。而又移中東二協修工。班軍之行糧鹽菜以給之。量加犒賞。以爲鼓舞。軍固不煩調募。糧亦不必多增。而事可舉矣。然責任不專。則推卸易。課督無法。則收效難。今密雲有裨將。通州有大將。天津有額兵。額將。沿途又有援兵。援將。若畫地分工。責之各裨將。使擇諸軍之強者。磨勵以待敵。弱者荷鍤以治河。而統提衡于通州一大將。又令原設河廳。往來巡督淺夫。州縣同心協濟。總責成于地方之撫按。廉其勤惰。而黜陟賞罰行焉。數月卽可報竣。秋防庶幾有賴矣。軍下都議。覆上。帝命分任責成。仍嚴限報竣。直隸巡按董羽宸上疏爭之曰。通州上下。一河若帶。誠神

京左臂第一重扼塞也。臺臣建議欲挑河堆土，因高就深，使東顧有天塹之形，擊騎無衝突之患。臣躊躇終日，有不能必其決成者。謹按京左漕河發源塞外，匯萬山泉源，以入密鎮。又從頑石溜沙，以抵潞河。自密至通州計二百四十餘里，爲淺五十九，則純沙無土。沙之挑積岸際者，皆浮盈靡漫，日炙風吹，乾如細麩。若游塵揚于空中，復飄水底，旋淤旋空。且時際亢陽，涓滴一溜，驟遇霖雨，浩淼無涯。甚而河道改徙，平陸成淵，通流條涸，向名自在流沙。此地勢然也。祖制自密而下，戶部空運差轄之，由通而下，工部通惠差疏之，止能因勢利導，未聞有開掘丈許之深，堆土數尺之高者。非謀不出此，勢不能也。今以五六百里之長渠，當千萬糧艘之湧至，河流既不可堰，雨涸又不可期，舂鑄諸夫，何處著脚，加以額設空運夫淺夫，但可併力空淺，不能處處與工。部覆謂用力既倍于平時，工食豈沿于常格。淺夫議增漕鑿，省直班軍胥，令其竭蹶以從，不知漕鑿見在不敷，何術增設。省直班軍，修邊正急，何得撤外障以事內濠。況今郡邑初復，自各城濠以及關牆堡屯，延綿數千里，秋防轉眼，撫道拮据不遑，顧安得置此急務。而皇皇于旦暮莫效之功哉。漕河一帶，軍國命脈攸關，目前宜嚴責河職，極力濬空淺阻，必罪勿宥，不言高深，而高深自在其中。其密通挑濬，雖奉有分任責成之旨，然熟察時勢，恐未易按程而責也。倘徒勞人力，徒費金錢，濬之終不成深，堆之終不成高，異日皇上責諸臣之不用命，地方撫按自無所辭，而糜去金錢已不可返。臣今日安得默默而處此，乞敕所司，再加酌議，直截條奏，若以成命難回，乞

敕臺臣親行踏勘。與撫院道部確商可否。以取進止。崇禎長編

是年淮安蘇家壩新溝大壩並決。沒山鹽高泰民田。

明史稿

崇禎四年八月戊午。河道總督朱光祚。以江南連月大雨。淮黃驟漲。高郵寶應江都儀真山陽清河六州縣大水泛溢。害及陵寢。漕運具疏奏聞。并陳疏濬障隄大略。帝以修築疏濬事宜。俱命朱光祚率屬籌度力行。十月辛丑。直隸巡按饒京疏奏江南水利。以河漕爲先。而灌田次之。漕河之水利。以鎮江之丹徒丹陽爲先。而他邑次之。何也。長江之水。自京口分入鎮江爲運河。河水歷丹徒九十里達丹陽。又九十里達常州之武進。由無錫以及蘇州之吳江。而通于浙。凡浙之運船。與松蘇常之運船。總由此河溯流而上。達京口以出江。此河乃運船之孔道也。然地形有高下。而水勢亂流。有若建瓴。易洩易涸。南去數百里。皆無水源。而冬春幾成陸地。臣嘗聞丹陽有上下二練湖。蓄其水可以濟運河之窮。而利漕艘之涉。臣於七月杪。出巡丹陽。卽爲詢訪。親歷其地。見其汪洋浩瀚。無異于汶上之南旺。東平之安山。濟寧之馬場。沛縣之昭陽等湖。是天于無水處。生此湖以貯水濟運。非等閒也。臣考練湖又名練塘。仰受長山驪山八十四溪之水。匯而爲湖。卽古之曲波湖也。他不具論。卽以本朝言之。洪武三十四年。太祖命鎮江知府劉辰重修練湖。以丹陽令周復昌董其事。始塞上湖三斗門。一石礎。引水入下湖。塞二石礎。理廢礎之石。先修中斗門。次修下斗門。最後上斗門。隨湖勢崇卑。板爲五級。以洩水。歷一年餘。

功乃成。正統中，令耆民築梗植櫛，修東堰二斗門。成化宏治中，復修斗門。至嘉靖中，丹陽知縣李道學復修治之。另開運河，引水入漕，蓋上練湖在丹徒高下湖數尺，而下練湖即仰流焉。下練湖在丹陽高運河數尺，而運河即承流焉。勢亦若建瓴。上練湖中壘有石閘三座，蓄水以濟下湖之涸。下湖亦有石閘三座，蓄水以待運河之涸。水出丹陽，防其下洩。又于水之下流，離丹陽四十里，地名呂城，有石閘一座。過呂城二十里，名奔牛，亦有石閘一座，以護其外。水滿又恐上洩，又于水之上流，京口有石閘二座。前人之制，可謂甚備。亦總爲此運船計耳。迨至萬歷年間，漕船移爲夏秋之運，不苦無水，所以每年兩湖棄置空曠之地，變爲桑田。上下之石閘，與奔牛、呂城、京口之石閘，俱成虛設矣。然而闕其故址，固宛然星列也。今漕規已復起運在冬，每苦無水，奈何不復修祖宗舊政，而乃勞民費財，臨時挑濬，將無已時也。則臣得倡言曰：二湖之水當蓄，而既壞之諸閘當理也。閘能止水，而涵洞爲尾閭之洩。傍湖之馬林，上新等處十三涵洞當議也。湖水蓄而臨期不過一啓閉之勞。浙直漕船，可無遲悞之慮。而數萬生民，每年無浚掘之苦。眞天地生成水利。古今獨擅勝場。修容可緩乎。或謂棄置已久，一旦復修，未免廣費金錢。臣聞浙直有協濟鎮、江修河、鎮江府庫，貯在外省。國家頻年之冒破，勞民一載，而可省百姓每歲之咨嗟。正所謂一勞永逸，暫費永寧者也。惟聖明採納焉。上謂所奏深於漕務，有神。所司確議以聞。

崇禎長
顧

是年夏雨五六尺。隄決。南北共三百餘丈。南門吊橋闕崩。城市行舟。人多溺死。直隸州志

崇禎五年十一月丙辰。直隸巡按趙振業疏奏。河道與漕運相表裏。漕之遲速。以河之安危。河有安流。斯漕無滯艘。則治河正所以理漕也。臣於查歷河南河道後。卽馳至張秋。遍閱汶濟一帶。南旺河口。居南北之脊。一水貫注。潺湲如縷。每遇春旱。涸竭可慮。目前正當大挑之候。速敕挑濬。所關甚鉅。倘淺處不濬。濬後不深。挖挑僅循故事。重運其何以濟。至于北河口。尤汶水北瀉之衝。今歲大水沒隄。此口必塞。始能挽汶全力而注之漕。此中又有馬踏蜀山諸湖。名爲水櫃。時其盈詘而節宣之。斯可借潤。特患經過內外官員。倚勢決壩。湖水洩漏。則蓄積不厚。何以待運。臣與管河諸臣約。嚴禁放決。力飭修築。倘有犯者。卽據實奏請定奪。若夫上源諸泉。派分流遠。而導之湯湯。皆濟運洪波。國家特設泉部之臣。其職誠重。邇來歲久事湮。水利盡歸佔籍。泉夫幾爲虛設。源之湮矣。流遏能遂。臣移文泉部等官。親行踏勘。修復。倘諸臣以急公爲務。濬河身。蓄水利。疏泉源。一一實做。北河自不患於淺阻。而近日最可患者。莫如駱馬一湖。此湖至陳窯口。清流安瀾。絳挽最便。賜名順濟。歷歲賴之。不意今年黃水突決。自清墩隄漫黃草湖。出駱馬而歸宿遷。直河故道。一望平原。陳窯新口。細流就淤。轉盼明春重運。踵至。迺流而上。絳挽安施。則所謂力塞決口。復河故道。尤當及時鳩工。卽投壁沈馬。似亦未可深惜也。乞亟敕總河督臣。嚴飭中河分司。及管河道府。早辦物料。多發丁夫。刻期竣工。無誤新運。此萬不可緩之役。毫不可

省之費也。崇禎長編

是年決建義北壩。總河尙書朱光祚濬駱馬湖。避河險十三處。名順濟河。明史稿

崇禎六年五月壬辰。鑄總督河道朱光祚級。以漕艘愆期也。崇禎長編。山東全河備考云。光祚。字世貞。江陰人。萬曆乙未進士。天啓四年任。崇禎四年再任。

年再任。

崇禎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泇河。從之。明紀事本末

崇禎八年秋九月。逮總理河道尙書劉榮嗣。明紀事本末

初。榮嗣以駱馬湖運道潰淤。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而其所鑿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浚尺許。其下皆沙。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悉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隨水下。率淤淺不可以舟。及漕舟將至。而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舟人皆不願由新河。榮嗣自往督之。欲繩以軍法。有入者輒告淤淺。弁卒多怨。巡漕御史倪于義。劾其欺罔誤工。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復重劾之。逮問坐贓。父子皆瘐死獄中。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坐死。其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無不思榮嗣功者。當是時。河患日棘。而帝又重法懲下。李若星以修濬不力罷官。朱光祚以建議蘇耨決口逮繫。六年之中。河臣三易。給事中王家彥嘗切言之。光祚亦竟瘐死。而繼榮嗣者。周鼎。修泇利運。頗有功。在事五年。竟坐漕舟阻淺。用故決河防例。遣戍煙瘴。給事

中沈允培刑部侍郎惠世揚總河侍郎張國維各疏請寬之乃獲宥免云 是年榮嗣被劾得重罪侍

郎周鼎繼之乃專力於泲河浚麥河支河築王母山前後壩勝陽山東隄馬蹄崖十字河攔水壩挑良

城開抵徐塘口六千餘丈明史稿 山東全河備考云 劉榮嗣字敬仲號半舫曲周人萬曆丙辰進士崇禎六年任周鼎字塞甫宜興人萬曆癸丑進士崇禎八年任

是年東河水淺運復由徐參議徐標於徐洪上流翹開月河北與舊運河接連運得無滯明年漕運復

由東河徐運道又廢徐舊漕河即泗水也泗水經流州界凡二百餘里自沙河至謝溝一百六里為沛縣境自

鳴壘東小河在州境者四謝溝至雙溝一百二十五里為本州境其他支流入漕在沛境者三曰泡河曰薛河曰雞

於淮其後并挾黃河之勢決壩陸岸為漕之患至萬曆三十二年都御史李化龍浚泲河口漕漸移而東北以避

黃河衝突及三十八年化龍開東運河告成而徐之運道遂廢本朝康熙初開鎮口

崇禎九年夏四月泲河重濬成明紀事本末 是年夏泲河復通由宿遷陳溝口合大河周鼎又修高家堰及新溝樣田營隄增築天妃閘石工去南

旺湖彭口沙壩凌劉呂莊至黃林莊百六十里而是時黃淮漲溢日甚倒灌涸漕鼎在事五年卒以運

阻削職繼之者侍郎張國維甫蒞任即以涸漕被責明史稿

崇禎九年八月庚寅天津河道淤阻帝諭姚應獅戴罪晝夜督濬再違定行拿究并諭督臣回奏十

二月辛卯總理河道周鼎疏報挑河據司道府州再四確勘于陵無礙于運有裨州治民生所至甚大

冊開上自茶庵迤西舊欄壩入口起下至顧家莊後出口止共計應挑河長二千一百丈俱口闊十二

丈底闊六丈深一丈五尺計土二十八萬三千五百方共銀三萬四千二十兩又截河大壩一百丈合用銀三千六十三兩零工部酌議上從之崇禎長編

崇禎十年正月戊午敕泃河工周鼎朱大典張任學張宸極等敍賚有差劉遵憲賞銀幣蔡國用鍾玠賞銀崇禎長編

崇禎十一年四月丁未倉場總督李遇知疏稱淮限已逾河流淤淺帝令嚴飭各糧道嚴押飛挽照限赴幫德州桑園一帶責成管河各官晝夜疏濬毋得狗悞壬戌河道總督請旨立榜帝以聞禁甚嚴權要擅啓洩水周鼎何不立糾殊屬瞻徇榜牌即行修復五月戊子巡漕楊一俊疏報東溝口一帶漕船淺阻帝令經管官先行革職戴罪星夜挑濬自贖楊一俊嚴督各河道躬住河干上緊催價作速運行十一月癸亥工部主事于穎疏言臣管理淮安天妃關以江南至儀真一帶河道挑濬自崇禎十年正月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將年例清冊呈送部科備照崇禎長編

崇禎十二年正月壬戌總理河道周鼎疏言臣身行間河工勢難兼理請專敕管河司道各官畫地分治無悞急工以濟新運帝以河當大挑不及時興工殊屬延玩即著分地勒限速濬以濟新運三月己未戶科給事中傅鍾秀疏言漕艘往以津途延滯釀弊叢奸但今日河濟用兵其水次觀望中途趨趨此情理之必然者然則三月過淮四月過洪之限果能一一如期乎若夫萑苻乘間保無沿途疎

虞之患。則提調防護。亦當十倍疇昔。伏乞申飭漕河諸臣。悉心料理。早抵通灣。帝是之。七月庚申。工科右給事中宋之普疏言。臣家沂州。西溯河。東深河。入漕運。溯河之處。俱在漕口。原自通行。年久湮淤。每致有河身高於平地者。是在疏通河身。使諸水盡歸于河。引之既以濟漕。而屯田民田。皆可爲沃壤。實兩利之道也。至沂河之爲臣州患者。總之在落馬湖。下流湮淤。但得湖流疏通。則沂水之患自淺。全漕之利。思過半矣。帝命河臣酌議以聞。九月戊寅。戶部李待問疏言。海運一議。所以濟河漕之不及。漕臣朱大典。籌度加詳焉。然國初備邊。每在西北。故海上徑行無礙。今日之患。輒在東方。帆檣粟米。皆可以啓戎心。運道一通。海禁彌弛。保無有交通爲難者。臣仰窺聖明。建久長之慮。當不以全漕之大。倚辦海若。而早計豫圖。以此爲不必然之畫。亦一策也。今漕臣先募大海船數隻。自維揚至津門。各攜工役。詳錄島嶼。往來審視。以圖經始。蓋途有所必經。而後不失去迂。事有所必習。而後能審其便。此乘風破浪之要務。實長慮卻顧之極思也。帝命所司。確奏以聞。崇禎長編

崇禎十二年二月。太監曹化淳。議京城外。開河以通漕糧。自是年三月十九日起。至辛巳六月。所開河。自廣渠門起。至大通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百六十二丈。又東直門外。關帝廟。挑月河長二百七十丈。鬪虎營。至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一丈。命內監于躍爲河工總理。而以兵部司官輪督班軍。共用班軍二百三萬二千餘工。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兵部侍郎吳甡視工。以爲

勞費無益。且傷地脈。抗疏止之。春明夢餘錄。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辛亥。登萊巡撫徐人龍疏言。國家歲漕百萬。所道會通河一線以達京師。而洪關停留。則苦搬運。黃河衝塞。則苦推移。甚至臨清、德州。屢聞烽警。亦岌岌可憂矣。臣見有議復海運者。夫海運危險。安可以國脈輕付之不可知之地。若膠口以北。海倉以南。元運舊河。儼然在焉。臣出巡膠萊。自南海口麻灣。至海倉北海口。共二百七十里。或塞或淺。計工可開。若修而復之。既近且安。利害較著。而說者謂分水嶺。馬家濠。難于開鑿。大姑河。小姑河。易于壅沙。欲自黃埠巔。云河口。諸所創開一道以接之。而臣以爲不必然。夫馬家濠兩岸阻石。舟不可觸。近經削治。海船大行。不煩人力。一易也。二姑衝沙爲害。然廢越二百年。沙僅尺許。冬春水涸。歲加澇刷。二易也。分水嶺地勢固高。然河底泉水可儲。河旁支流可引。更修開壩。蓄洩有備。三易也。而且沿岸而行。萬無一失。既非黑海之險。疏浚一通。經久可賴。又無黃河之虞。居恆則兩路兼行。遇變則此或有滯。彼尙可求。無意外隔絕之患。有裨國計。亦可通商。係河運非專海運。係疏導非專開鑿。可用海船。亦可用河船。有益西河。非欲廢西河也。計淮口開洋。由安東入麻灣海口。行三百三十里。由海倉至直沽。沿海岸行三百五十里。較漕河之運。捷速十倍。而中間所道新河。又且安利。疏挑之費。度不過數十萬。此會通河剝淺。一歲之所費耳。倘可議行。另疏以請。帝謂河漕儘可轉輸。安用海運。若遇變復由膠萊。仍與漕無異。且疏挑與海船河船。爲用不下數十

萬可否。著所司詳確酌議以聞。四月己未。工部主事姜天樞。以運河膠淺。疏濬不時。糾劾博平縣知縣錢銓。署清河縣印同知辛志謬。管河通判張鶴齡。帝命削籍。戴罪督挑。候工完定奪。五月己酉。巡視漕儲盧世灌言。以漕艘鱗集。膠滯難前。管河水利道副使葉重華。管河同知譚系。并濟寧州魚臺縣等官。泄緩誤漕。帝命將葉重華。譚系。并濟寧魚臺印官。俱先削籍。令戴罪作速通浚。盧世灌職在巡漕。著沿河星夜嚴催。不得徒請申飭取罪。七月壬辰。帝諭漕糧關軍國命脈。乃今時已入秋。津南尙無片帆。如此違玩。國儲何賴。總河漕儲及管河分司州縣正印把總等官。俱先降一級。仍各戴罪。盡赴河干催餉。依限早抵京通。不得延玩。致干重譴。己酉。帝以自五月至今。雨澤未降。運河涸淺。漕糧阻滯。命順天府總河等官。并各撫按。一體潔虔祈禱。八月庚戌。巡漕御史盧世灌疏報。開放馬踏湖櫃口。使湖水北流。以濟漕運。未及一夜。濟北臨南。刻期利涉。卽德津間。亦沾灌注。糧艘銜尾而進。報聞。十月乙丑。河道總督張國維疏言。衛河發源輝縣之蘇門山。搗刀泉。合漳沁淇洹諸水。北流至臨清。會開河以濟運。爲功甚大。續因漳河返跳。而衛流遂弱。先年雖有挽漳引沁之議。終亦未行。致歲歲苦淺。與其浚之于委。又孰若導之于源也。今歲大旱。臨德河流枯涸。臣遣東昌府通判張鶴齡。前往彼處清理。而水卽稍漲。此非明效大驗歟。今臣請于輝縣地方南旺專理。特設泉司一員。專董浚導衛河泉源。并令細察漳水沁水之可復。可引。丹水開支與滄洹三水之入衛與否。將一切疏通浚濬事務。悉令專致。

料理以濟糧運。凡有泉河府廳州縣印河等官。皆暫轄其所駐分署。察彼處空閒衙舍。俱可棲止。供應
輿皂夫役所費。約亦不多。此固不難於增置者。命河南撫按踏勘酌妥以聞。崇禎長編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possibly including the number '6'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本國學基
叢書 行水金鑑

七

1

M4
TV-092
70
2:7

書叢本基學國

鑑 金 水 行

(七)

錄輯洪澤傳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2168 0249 0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運河水

崇禎十四年正月庚辰。總理河道張國維疏言。濟寧州運道。自棗林閘潮師家莊仲家淺二閘。歲患淤淺。重艘維艱。考之泉志。泗河由魯橋入運濟漕。棗林閘名爲泗河派。伏秋水勢洶湧。足資利濟。而挾沙注河。水退沙積。利害亦參半焉。傍有白馬河涯。鄒縣諸泉并蓋。云二河之水。經壘里與泗合流。而出魯橋。向因泗水强悍。白馬力弱不敵。以致河身半歸淤塞。不爲漕運者久矣。今歲船滯棗林。牽挽莫施。鄒縣管泉縣丞王訪吾。集夫挑濬白馬河口。一泓初出。而停滯遂疏。今廣爲咨訪。逐加丈量。察泗河南出魯橋。水道迂遠。河形漸狹。白馬河上源甚窄。而泗流扼之。以致下流遂化溝渠。且魯橋一帶。地勢高亢。展浚不易。爲力近改。入師家莊。已多濟一閘。而流尙涓涓。白馬上源寬處。止與仲家淺閘對。不里許。且地勢獨窄。若導令入仲家淺。較之魯橋師家莊。迂直高下遠近之勢。自不侔矣。易細流爲洪流。一便也。入運直捷。減沙滲之患。二便也。濟仲家淺。而并濟師家莊棗林閘。三便也。又恐泗河漲發。仲家淺之受沙。亦與棗林等。議於白馬與泗河所改水口。各豎大椿。伏秋之時。預築土壩。遏水仍由故道。水消則啓壩。以納清流。周咨輿論。僉謂救涸之著。無踰於此。臣卽備行南旺濟寧管河官。就近酌調。官夫展濬。



俟工完再報可也。帝令酌議以聞。國維又言南旺汶河水分處。原係地脊。其勢最高。於此而流分南北也。惟藉泰安、新泰、萊蕪、寧陽、汶上、東平、平陰、肥城八州縣泉源。由汶入運。故運河得通。今東平、平陰、肥城三州縣。因沙淤中斷。東平猶藉其半。至平陰、肥城。全不收涓滴之用矣。臣察會河自泰橋北至柳溝泉之下。原係東平、平陰、肥城三州縣接壤。令徧行分派。起徐家橋至張家橋。計長十五里。派平陰縣挑。起張家橋至王家橋。計長二十里。派肥城縣挑。起王家橋至太平橋。計長二十五里。派東平州挑。業經分責三州縣令泉夫開濬。又復行通判李松、并南旺司臣楊之易督率印泉各官。亟行料理。待正河挑濬事畢。卽調各州縣泉夫。價工挑濬。若此河一疏。不獨漕渠得灌注之助。而民田亦免淹漫之患。誠一舉兩利。所關國計民生者非淺矣。上令所司速議。甲申。總理河道張國維疏言。疏運六策。一曰開東平、平陰、肥城、會河。以益汶流。二曰復安山湖以濟北關。三曰改挑白馬湖。出仲家淺。以迅河流。四曰改挑滄浪河。從萬年倉出口。以利四關。五曰展浚汶河陶河上源。以濟邳派。六曰改道沂河。出徐塘口。以並利邳宿。乙酉。總理河道張國維疏言。行水之道。疏其上游。則可以并濟下流。而去其壅。勢使然也。邳宿運道。原有沂水一支。發源於蒙陰。令沂水經沂州郟城而南流於駱馬湖。以濟運。自運道不經駱馬。猶傍水一小支。從嶠頭集入。迨長山口決。嶠頭水出之口。遂爲黃流。倒灌成淤。全流俱空。趨駱馬矣。宿遷於薛家口。馬胡店兩處。引沂入運。然但濟宿遷而上。不能挽流溯邳也。以故邳之梁王城、英莊。

貓兒窩、馬莊等處。一經曠乾。在在報淺。奈何以如許名河。竟無裨輸將之涓滴耶。因遍考河志。見有邳河。泗。不得不賴蒙沂之泉之文。而察前科臣宋之普條議。亦謂駱馬下流淤塞。全沂之昏墊彌深。曷若疏以入運。使運收其利。而沂治其害。臣因躬詣沂河。見其水浩渺。不減南旺之汶河。而入運者。曾未一二。再勸碼頭集出水處。濬復不難。然界在邳宿之交。濬之亦止濟宿。而邳毫無不得其用也。不改從上游。不可而爲下。不因。又恐力難而費鉅。察徐塘一口。其流雖細。實從沂水分來。而據邳之上流者也。於此疏之濬之。所謂事半功倍者。又盧家口分流下宮湖橋。尚多淤阻。徐塘出水之渠。亦覺淺窄。併濬深闊。則濟全邳之泗。并可益宿遷之深。而邳與宿三分其流。以殺奔趨駱馬之勢。不第漕得其利。并可減全沂之害。洵一舉而數善備焉。上命議覆。丙戌。總理河道張國維上言。水櫃之設。收衆流而兼酌濟。其法最善。察舊制。安山湖周圍共一百里。其間可爲水櫃者。延袤三十八里。築以高隄。高而田者。計地七百頃有奇。卑而櫃者。四百六十一頃有奇。今溝渠三道。沙淤其二。其一尙通。而蓄水處障岸反高。出水處關鍵不閉。甚失導蓄之宜。毋怪其盡爲平陸也。臣今欲清其界。培其隄。導其淤。塞其決。務還四百六十一頃之舊制。專委知州河官。遴殷實地者。司其水利。候霖雨沛發。收貯湖中。運事緩急。端有賴焉。上令所司議覆。四月戊辰。山東登州府生員田士龍疏言。海運避險趨易之要。謂海運貴在乘時。惟是三月以至七月。風柔水輒。海不揚波。及是時。自淮口揚帆。不經月而卽至天津。萬萬無虞。若云成山始

皇橋之險。臥龍石之危。則有知路之鄉導。自能避險而之易。避危而之安。此外臣又有開渠之捷徑焉。以臣之術。迤正東三十里。名曰成山所。迤西北五里。名曰召陽口。內有一小海。迤南七里。名曰養魚池。內有一小海。迤正西爲進京大路。南北小海相隔一線。止十二里許。此地並無峭山堅石。俱是沙岡土阜。由此而開鑿一渠。引兩小海之水。合爲一處。往來運船。可行永避成山所。而與利萬世。且開鑿爲費。不煩發帑勞民。但留東三府京邊兩班軍丁挑掘。不日即可告成。其圖可驗也。倘慮海運爲通番。臣以爲商船。必於淮安撫臣。登州撫臣。各討給引行票。至成山衛。先設一官。挂號驗引兩票相同。方許放出海口。轉至天津。則天津撫臣。亦必討給引票。驗號不差。始爲真商。且又有登府額設巡海之兵船兼治沿海塾官瞭望。更有何路可通番也。此皆一一可行之實事。惟皇上俯賜採納焉。七月乙未。帝以時值孟秋過半。糧艘抵津。抵通者杳然。國儲何賴。其漕河運護。及地方各官。玩愒之罪。實所難宥。總河張國維。已降三級。再降二級。巡漕吳邦臣。尤難辭責。降五級。俱戴罪。總漕史可法。授事方新。姑免降。其餘經營文武各官。應拿問。應革革。應戴罪者。限三日內。計倉二臣。分別擬議具奏。仍飛檄在事各官。星夜價運。務期八月內。盡數過津抵通。其黃允恩。沈廷揚。海運一併責令速輓。戊戌。戶科給事中張元始疏言。今歲漕運稽遲。而清口淤沙。苦不能吐。董口築壩。苦不能茹。又適值黃流倒灌。遂有首尾並阨。茹吐兩窮之患。事勢甚難。爲今之計。莫若大搜津屬剝船。卽著海運津弁。帶海船戶。前往臨德間迎漕剝。

兌優其水脚補其篩揚抵津之日。卽上海船。此當責之津撫者也。黃允恩海運。如淮揚二郡。半未及額。應將昨年掣截津糧。不拘某幫。就便借發。以速允恩之行。如水脚不給。船隻不備。卽係地方官誤事。此責之漕撫者也。章下所司。察議以聞。庚子。戶部主事邢國璽疏言。國家財賦。倚辦東南。邇因漕河淺阻。議者欲開膠萊新河。以費大工鉅而止。然膠河之可開。與今日之急。切宜開。臣敢歷歷言之。蓋膠河自元初時。萊人姚演。建言新開。故又名新河。其自麻灣口以南。直抵淮揚。海倉口以北。直抵天津。中間相去。僅二百四十六里。且兩岸之土。如膠。一水中流若練。下無流沙。旁無疏土。諺云。銅幫鐵底河也。今海口。新河口。陳村等閘。遺跡尙存。海倉卽元時囤糧之所。我朝嘉靖年間。海道副使王獻復舉行之。南北引潮。舟楫畢達。中間未及通者。僅三十五里。而獻以陞遷去任。至萬歷年間。工部尙書劉應節。奉敕往勘。已會議分工。但以佐費數多。致有異議。事遂寢格。彼時運道無虞。卽報罷可也。今內外交訐。漕艘梗阻。而猶謂新河不可開。得毋曰。物力旣絀。工費之難乎。試括賤東三府見役班軍。免其幾千里之跋涉。令其服役於本土。除應支月糧。工食外。卽將節裁快壯。工食項下。每日量給鹽菜銀一二分。彼必踴躍趨事。登萊撫臣曾櫻。察勘過此。與臣酌議。亦云。大約費七八萬金足矣。得毋曰。積沙太多。疏通之難乎。夫兩口皆有潮水灌入。堪以行舟。止有沽河並白河二處。積沙約長七八里。皆疏濬甚易者。視漕河數千里。每歲挑濬。空運。豈止十倍於此乎。又得毋曰。中有伏石。不便行舟乎。聞其右喇港。有大小青黑

石。然盡沒沙中。舟行湖上。絕不相涉。原無崇山峻嶺。視海運始皇廟。成山諸險。又豈止十倍此乎。總之此河一開。沿崖薄港。萬無一失。非黑海開洋之比。且南北直截。轉輸甚便。可省數月之程。及一切盤剝折耗之費。兩河並運。在西河則糧數既分。運事自速。亦可免挨幫積冰之堅。處變則二百餘里防護甚易。可無咽喉一線之虞。其在東土。則商旅可通。足資貿易。即通運邊方。則關寧薊永。一水可達。亦免召買空運之苦。此正濟漕運之窮。免海運之險。無寇盜之警。策無有善於此者。章下所司。看議以聞。八月甲辰。總河張國維疏言。汶上縣河。至南旺分流。各湖聯絡。在西爲南旺湖。名曰水壑。主於洩。以備澇也。在東爲蜀山。馬踏兩湖。名曰水櫃。主於收。以待匱也。又南至濟寧境。爲馬場湖。北至東平境。爲安山湖。亦係水櫃。近來蜀山。馬踏。皆廢滯蓄。馬場。安山。久化平陸矣。去夏曾收馬踏蜀山之水。以濟北河。滯船之急。惟安山湖向爲民間占種。臣復於去冬。具疏請復。迨今歲入夏以來。甘霖應禱。蜀山。馬踏。安山。三湖水俱盈滿。又馬場西連蜀山。例須蜀山盈滿。然後啓斗門。以入馬場。今蜀山初滿。斗門未啓。而馬場已收水五分。是由運河同知譚綵。去冬於府之西。創開一渠。以通馬場。故伏秋水發。奔騰灌入。譚綵此舉。實馬場湖之水利也。見今河滿湖溢。糧艘運務。不難立竣矣。是日上諭。漕事大壞。至今日而更甚。不有大法嚴懲。安能喚起聾聵。目今屈指冬寒。漕船不銜尾前進。抵通抵津無期。總漕。巡漕。及漕糧等道。各逮問正罪。重懲停滯。河乾淺阻。不能飛渡。總河及管河等官。各立置重典。至於沿河一帶。揭竿

之徒猖獗。問誰實司兵。而令路斷人稀。一至於此。各府鎮兵備將領等官。以文到之日爲始。俱令移駐河干。調集兵馬。以全力衛漕。不許隙疎剝懈。如糧艘稍有不虞。定以三尺重治。漕糧有未完者。卽刻期發發趕幫。若復希冀改折蠲免。稽悞漕政。撫按官革職爲民。糧道推諉。一并提問。州縣責漕河撫按。嚴行拿究。仍敕令立限自認。以便察考。十月丁未。總督漕運史可法疏言。管河同知張以謙。管理董口一帶。能督率宿遷縣主簿嚴之麟。於舊設隄閘外。復造兩面高隄。共長千丈。又於通河溜口。做月城。創造圓閘一道。計四十丈餘。當河流暴漲之時。有此層層攔攔。始得免於衝決。見今閘口通利。日可過船二三百隻。臣隨優賞主簿嚴之麟。花紅正欲爲以謙敘勞。而緹騎忽至。臣以爲罪固當治。而功亦不可泯。因特上聞。章下所司核覆。丙辰。總督漕運史可法疏報。漕糧遲悞之故。大概由回空之未到。僱船之騷。年歲之災荒。米糧之踴貴。運口之淤阻。而亦由各糧道拘執舊規。不思權變。因參玩悞河工同知許鳴遠。湖廣糧道李于堅。浙江糧道瞿士達。常鎮糧道李時堯。丁巳。河道總督張國維。言漕政與河政相輔而行。有定爲漕限。參諸天時。酌諸人事守之。則漕河兩利。躓之則漕河兩壞者。必然相因之勢也。今歲自開兌至過淮。無不愆期。迨出清口。遂遇灌黃。察清口舊例。運艘過盡。伏水將發。築壩遏流。今年伏水發而重運始來。不敢築壩遏流。致此淤墊。咎實在誰。夫清口遏流事宜。載在先臣潘季馴河防一覽。河官奉爲著龜者。謹送閣部科臣披閱。復摘錄清口事宜。另疏上聞。伏惟俯賜垂覽。可洞照漕

洪二限之深意矣。總之漕規不復，則河政難修。此斷然不爽者。伏乞敕下漕臣，預爲來歲計可耳。崇禎

張國維巡撫應天。崇禎十年，浚江陰運河。十一年，築鎮江漕渠。晉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兼提調徐、臨、通、津四鎮漕餉事務。值天旱泉枯，禱於泰山，得大雨，乃上下泉源，挖浚蓄水，以濟糧運。晉兵部尙書，國變後投水死。浙江通志

崇禎十五年正月丁亥，淮海總兵黃允思疏奏：臣惟皇上因漕梗而敕行海運，以五萬石小試，奈交兌延緩，甚至隆冬，後幫猶有過成山者，保全無恙，似已推行有序矣。臣且三次禦寇，護運至膠萊河地界，周巡按視，有不煩剝鑿，不損地形，可永爲漕運之絕計者，謹爲我皇上陳之。按先朝有開膠萊故道者，不一而足，然意美而法未良，不知所謂分水嶺者，旣爲山根石骨，難施五丁之功，是以條鑿條止，金錢徒費。臣詳察其地，南北縱橫，共計二百四十餘里，湖水深入者百里，河溪湖畔，量加疏濬，即可通潮者百里。此外惟是嶺頭脊脈不可鑿動者，約四十里，意今之漕河，每歲急應挑剝者，亦不下數十處。今獲此利，卽留此嶺脊爲盤剝之地也，能幾何哉？計將淮揚重船，其運至膠河，河水津之空船，令接至中間，通濬小河，多造脚船飛輓，如通州抵壩，壩故事，獨於嶺山，接建倉廩，留本省京邊操軍，推駕輕車，儘足盤剝之用。做古河礪洛口之運，以待回空受載，是南自淮河抵膠，北自海倉抵津，計日直達，較河漕水程

固遠通霄壤。而比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每一年而三運四運。無不可者。河渠有淤淺寇賊之患。海洋有風波島嶼之險。此正用海以輔漕。而用膠萊。又所以輔海。一舉而數事得。事捷而功倍。實爲萬世之利也。章下所司。三月戊戌。總理河道張國維疏報。挑濬山陽。清河。高郵。江都。儀真。三百里運河。計費四萬餘金。章下所司。四月癸卯。天津巡撫馮元颺疏奏。海運要著。莫如復總運之制。一總運統轄二十運官。以一運官督押二十號船。每號立一幫長。每幫長領十九船戶。五船取一互結。二十船取一總結。臂指相使。首尾相銜。免運之日。幫長率本號船。依次排列河下。倉官在倉主發。運官在船主收。裝載一完。立加封驗。餉道卽呈水脚冊。餉司卽給運價銀。總運卽時押至海口。運官卽時押發開洋。不許片刻逗留。不許隨地停泊。但使浪恬風順。三日可達關寧。若有一船落後。幫長隨行稽察。卽盜賣之風自絕。挂欠之累自銷。直截清通。轉運無滯。期至七八月。盡行運完原額。卽得風得水。無患無驚。並無失風舉火之虞。何能藉口妄捏。此真提綱挈領。拔本塞源之要著也。章下所司。六月癸卯。上諭戶部。連日不雨。運河水涸。著河臣挑濬濟運。聞各船遷延不進。押漕官何無催償。今歲津運。已經該撫具題。各省先到者。先行截留。著彙程進發。以足應截之數。其遲到者。不得撓越求截。又聞寄囤舊糧。殊多侵蝕。插和。著管催舊漕科道等官。嚴行察飭。如官弁私役。仍踵前弊。卽重懲之。辛亥。戶部郎中沈廷揚疏奏。臣遵旨詣淮。與總漕臣熟籌海運事宜。如原題募沙船。僱水手。禦海寇。夫海船非比內河。無船可募。不

得不造。造船必募殷實船戶。預給錢糧。船戶得人。則造船始堅。而水手自得矣。至於水脚。自淮至遼。每石止給七錢。先發五錢。至天津乃足其二。而此五錢中。又除留一錢二分有零。所得者止三錢耳。其誰願之。伏乞敕下總漕臣。從長酌議。揆民情。恤時艱。計里定價。計石預給。鼓舞招徠。則遠近富室大戶。爭至。不惟濟遼。且可濟京。不惟運糧。且可禦寇矣。章下所司。甲子。戶部疏。覆開復膠河十萬兩。宜責之工部。軍餉孔亟。戶部不能辦給。從之。十一月辛未。工科給事中金汝礪。疏言河患妨漕。請敕新河臣。星馳疏濬。並令海運宜急。膠河宜開。又言周藩罹水。凡同城遇患。士民宜推恩賑濟。得旨。修復河漕。故道。目前急務。黃希憲著星馳受事。膠萊河責成登撫。及賑濟難民事宜。所司詳議。閏十一月辛酉。沈廷揚疏奏。海運出聖明獨斷。使臣試運。以通南北。乃爲朱大典所阻。及部議置臣於山東。以召買津糧。并解臨德二倉。徑運關寧。不費朝廷水脚。又省民間數十萬金錢。運速而遼濟矣。乃議者初言海運必不可行。及臣行之。稍有端緒。則言海運易行。及召臣來淮。反言海運不當行。無非私意逐臣。請自此罷得旨。海運既屬可行。何故人多阻撓。所司察奏。崇禎是

崇禎十六年二月壬申。總漕史可法疏奏。今歲漕船北上。於六月內已盡過洪。所遲至八月者。惟趕幫零船耳。方望全幫回空。早濟新運。不意北河淺阻。南下無多。臣方以此爲慮。乃突報開封河決。下流盡淤。向之洶湧而來者。今且囊裳而涉矣。嘗考河決入淮。從來爲害。卽以國朝言之。洪武二十四年。決於

原武。由陳穎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元。賈魯所挑之河。遂成淤塞。時猶未有河運也。及正統十三年。決於崇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入亳州之渦口。又經蒙城懷遠東北入淮。全河南徙。以達於海。嘉靖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呂梁二洪告涸。萬歷十五年。決于單縣之黃堍口。溢於河南夏邑永城界。經宿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二洪告涸。時司河者。每至冬月。卽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至秋卽淤。漕舟至京。往往愆期。又三十年。河決蒙牆寺。入歸德商丘永城南徙。而河輿淮。全入洪澤湖。有妨陵寢。總之挾淮而東。未有不爲陵運之害者。今亳州蒙城懷遠等州縣。已被水衝。臨淮泗州。水勢日長。輿伏秋洶湧。深廣相同。洪澤一河。斷難容受。其勢必漫過高家堰之上。樁石久圯。立見衝崩。淮揚之間。盡爲沼矣。所求樁石之需。不容時刻緩者也。況河并於淮。盡由清口吐出。滔滔東注。誰能挽之。自清河至宿遷。二百五六十里之河身。將歸淤殿。而回空南下。輿新運北上。盡爲阻絕矣。先年京倉儲積。足資數年。運道暫淤。猶堪補救。今則歲漕四百萬。僅支目前。一有愆期。所關豈小。伏乞敕下該部。速行確議。或捐金錢濟潰。及早興工。或擇望重之臣。專爲經理。務於正二月內。塞決完工。庶免震驚。漕無昏墊之災矣。章下所司速覆。丙子。上言。汴河屬周堪廣。運河屬黃希憲。責雖分任。事實相關。一應築濬等項。俱著詳審速圖。并嚴飭沿河道府有司。協力料理。亟襄運務。如有玩違。參來重治。三月己亥。工科給事中金汝礪。疏奏汴口沙塞。請敕河臣黃希

憲及時修築得旨汴口沙壅情形未確著嚴催竣工不得悞漕十二月癸未諭工部前議開膠萊河以通海運會否動支其戶部所發及河工銀十萬兩會否支用著即察奏昨計臣奏文登開養魚池尤爲通漕運道係賀王盛所議是否可行即著王盛前去詳悉勘明確議奏以聞崇禎是

崇禎十七年正月丙辰太僕寺寺丞賀王盛疏奏膠萊海運並繪圖以進帝言賀王盛著即踏勘成山

一帶海運形勢事宜詳確速奏圖留覽崇禎長編 著袁云膠州東南北三面皆海北有膠萊新河自州東南

掖縣海倉口入海即元人姚演所浚也元至元時萊人姚演獻築開新河由膠州縣東陳村海口西北達於膠河出海倉

口由海道達直沽以通漕謂之膠萊海口從之既而罷明正統間邑人王坦晉往者江南嘗海運自蘇州太倉

轉輸膠州膠州有河故道可浚之漕運至掖縣再浮海至直沽可避東北數千里大海之險視河漕爲便嘉靖十

一年巡按方遠宜亦議開新河中有馮家濠數里皆石岡十九年巡海道王獻焚以烈火鑿而通之工未半去萬歷三

年用南京工部尙書劉應節言以徐棧會同山東蘇州開浚棧委工費九十萬金有奇已爲廷臣阻罷其大略自淮河北

岸之支家河疏爲渠至山東之鹽河口凡三百八十里出海自海州縣輸安東衛石臼所夏河靈山衛至膠州之麻海口

凡二百八十里自麻灣以北鑿爲新河歷平度州至掖縣之海倉口出海凡三百七十五里又北抵直沽四百里通

計一千四百五十里云王獻原疏云元人海運自淮安循海而行至鹽山之東浮山勞山五里又有薛島陳島石研

林立橫伏海中若橋號槐石橋最險難越元人避之故放洋於三沙黑水歷成山正東踰登州東北又東北抵

萊州海倉然後出直沽以達天津按膠萊河道自薛島之西有山曰小竺兩峯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塚馬塚之麓

南北皆接海屋其北卽麻灣又少北卽新河又西北至海倉直沽由麻灣抵海倉三百三十里由淮安踰馬塚抵直沽千

五百里若運出於此可以免遶海之患元人嘗治此道過石而止今因其故迹鑿馬塚以趨麻灣長十四里廣六

丈有奇深半之而江淮之舟可達新河新河旁皆有水泉溢出疏淺決滯爲九開以節宣之可以佐會通河之窮

之於是於舊河迤西七丈有餘鑿石開渠工未半而罷鑿馬塚以趨麻灣長十四里廣六丈有奇深半之而江淮之舟可達新河新河旁皆有水泉溢出疏淺決滯爲九開以節宣之可以佐會通河之窮

深數尺宜濬自楊家圍以北則恐海潮無煩工作矣以工力計之創者什五因者什三略施工力者什二以地

勢計之宜濬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什九欽差工部侍郎徐斌疏云臣家莊地高難驟改於都泊船路濶地形平

行。有河可引。宜建障設堰。如會通河事。科臣王道成言。膠州在兩海口之中。土最高厚。萬一巨石隳伏。功將安施。難一。水性湍急。流石走沙。卽有泉溝。易濯易盈。難二。海船不可入海。難三。崇禎十五年。戶部。耶中沈廷揚試行海運。而膠萊河開自麻灣以至海倉。南北相距僅三百餘里。當湖水深行之時。其間二百餘里。量加挑。歲糜費國家金錢無算。而膠萊河開自麻灣以至海倉。南北相距僅三百餘里。當湖水深行之時。其間二百餘里。量加挑。濶。可以行舟。況馬濠既通。唯平度州之分水嶺。地多積沙。水流像細。所當疏鑿者。僅三十餘里。使新河泉膠。棄會通之迂道。參用元人之捷徑。誠國家永利也。或又謂此水海沙所壅。終不可通。使會通已成之緒。而鑿膠萊。乎一不就。得毋爲字文融之九河。李仲昌之六塔。兩說互異。吾願後之人慎勿因前說而驟信之。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運河水

國家定鼎燕京。歲漕東南四百萬石。由江涉淮入黃河。進董口。由徐塘口經瀟河會通河衛河。過大通河以達京師。康熙七年。董口淤。運道改由駱馬湖。十八年駱馬湖淺。挑皂河口。接温家口。達徐塘口。逐年修築挑濬。所有執掌事宜。備載於後。至支河及湖泉開壩。有稗運道者。亦附載焉。大清會典。

大通河即潞河。舊爲通惠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爲七里灤。東貫鄰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凡一百六十餘里。自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四十里。中設六閘。蓄水以濟漕運。設閘夫一百二名。康熙十九年。遣官挑濬通州至天津河道。天津以南。仍令總河挑濬。大清會典。

白河去通州二百里。源出關外經密雲縣。南流過通州。合通惠榆潭諸河。至直沽。會衛河入海。大清會典。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東北。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流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漳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合會通河。至直沽。會白河入海。此水既濟北河運道。兼溉輝安河內三縣民田。故於源頭。建仁義禮智信五閘。隨時啓閉。漕運民田。均有利焉。大清會典。

會通河自臨清迤南。至濟寧州。元初。由任城即濟寧開渠。至安民山山在安民山西。南開渠。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歸漳衛。明洪武間。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鄆城縣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漸淤。永樂初。遣官疏鑿元人故道。乃於東平州戴村築壩。遏汶水使西流。盡出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閘座。以時啓閉。國朝時加修濬。運道利焉。大清會典

明初運道。經徐州呂梁二洪。懸流三十丈。水險害運。後開泇河。自夏鎮達董口。共二百六十餘里。避黃河之險。三百三十里。建良城、臺莊、侯遷、頓莊、丁家廟、萬年莊、張家莊、德勝等閘。國朝於韓莊閘西岸。增築石隄。漕運安行。大清會典

淮揚運河由瓜州儀真迤北至清江浦。天妃閘。皆運道所經。明永樂間。通淮河爲運道。於淮安府東南高家堰上築隄以防淮水東注。又自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漕運由江入淮要道。建清江等閘。遞相啓閉。本朝康熙九年。大修淮揚隄岸。竝高郵州東西二隄決口。十年挑濬淮揚裏河。十一年大修高家堰。竝歸仁隄。十四年邵伯隄決。次年功成。而淮揚兩岸隄潰。田舍皆沒。遣官查勘。又山東廠等處衝決歸仁隄。七堡八堡漫溢。歲餘工竣。十六年大修江南河道。於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清口一帶。河身兩傍各挑引水河一道。自運河西岸歷七里墩。至周橋閘北。共築隄一萬二千八百餘

丈。自周橋關至霍家壩。築隄三十二里。竝堵高良澗決口三十四處。自清口至清水潭。大加挑濬。十七年增築高家壩隄。又從文華寺挑濬至七里關。以為運口。竝大修清江浦大小閘座。十八年大修歸仁隄。塞清水潭決口。更挑新河一道。改名永安。又塞霍家壩決口。十九年山清高寶。江都漫決五十餘處。加築山陽潘家窪遙隄。挑永安新河并高郵城南淺工。又加挑南岸大引河。及改建運口大石閘。令糧船由七里新莊二關出口。二十一年大修工竣。

命大臣科道查勘。仍令河道大小各官修築。二十五年。特發帑金。遣大臣修濬下河海口。大清會典。

支河。榆河源出昌平州南月兒灣。下流為沙河會清河。經順義縣。入白河。大清會典。

盧溝河。源出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發為渾泉。即渾河。會桑乾河。河源出馬邑之金龍池。百及湖湧泉。東下會盧溝河。

雲中諸水。經太行山。入宛平縣界東南。至看舟口。分為二派。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一南流。至霸

州合易水。至丁字沽。入運河。大清會典。

漳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秦戲中。歷代。轉等州縣。東流經真定府。南至武邑縣。合漳水。又東北流。至岔河

口。入運河。大清會典。

胡良河在涿州。自拒馬河分流。至通州東。入渾河。大清會典。

琉璃河在良鄉縣。自磁家務發源。潛流地下。至良鄉東。入渾河。大清會典。

汶河一出新泰縣宮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安州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縣寨子村。俱至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遠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來會。經寧陽縣北堽城。歷汶上。東平。東阿。又東北五百里入海。元時於堽城之左築壩。遏汶入泲。南流至濟寧。合泗沂以達於淮。明築壩戴村。遏汶水盡出南旺。南北分流。以濟運道。而汶之爲利。直與江淮黃河埒矣。大清會典。

泲河出寧陽縣堽城。繞縣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出天井關河。大清會典。

沂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俱與泗合。由壩里河。出師家莊關河。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蒙

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大清會典。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竝發。故名泗水。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五里金口。作壩建閘。遏水南流。明時增修閘洞。夏秋水漲。啓閘使南流。出師家莊關。冬春水微。則啓閘。遏水入城。出濟寧天井關。大清會典。

濟河卽泲水也。發源河東垣曲縣王屋山下。旣見而伏。東出河南濟源縣。東西分流。至溫縣而合。歷虢公亭西南入於河。復溢而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於汶。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曰黑風口。西通濟流。竝入運河。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繞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共長一百三十五里。隄岸八十一里。大清會典。

丹河發源自白姑山。由河內縣境直入衛河。共長四十里。以上諸河。

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為運道所關。徐沛、山東諸湖。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

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揚諸湖。即為運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為

五。入汶河為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關、漕河。為天井派。入白馬河及南陽、棗林、魯橋、開河。為魯橋派。入

南陽、新河。為新河派。即沙河派。入邳州河為邳州派。其間有淤涸者。有增修者。詳載以備考焉。大清會典。

安山湖在東平州界。運河西岸。今廢為民田。大清會典。

南旺湖在汶上縣。周圍一百五十餘里。漕渠貫其中。西岸為西湖。東岸為東湖。汶水自東北來。界分東湖

為二。二湖之下。北為馬踏湖。南為蜀山湖。又南為馬場湖。各湖通連無間。東西湖中為長隄。二西隄設斗

門。為減水閘。十有八。隨時啓閉。每二年一大挑。一年一小挑焉。大清會典。

馬場湖。周圍四十里。舊有隄。歲久沖潰。與運河相通。河水稍盈。即洩入湖。每致淺涸。明時築長隄六十里。

內外植柳。更置減水閘五座。運河易盈。湖水亦有蓄洩。大清會典。

南陽湖。在滕縣、魚臺縣界內。即獨山湖。周圍七十六里。遇河水微弱。自南陽北新挑河口。放水濟漕。大清會典。

昭陽湖。周圍八十餘里。在滕、沛、魚臺三縣界內。舊設減水閘十四座。今存。遇河水泛漲。啓閘洩水。下達微

山等湖。以濟韓莊閘東漕河運道。大清會典。

赤山湖、微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四湖相連。長八十里。在徐州界。由韓莊閘入運河。大清會典。

蛤蟆湖、連汪湖、周湖、柳湖。俱在邳州。今廢。大清會典。

駱馬湖。在宿遷縣界。周圍一百五十餘里。康熙七年。董口淤。漕艘取道於湖。時有風濤之險。十八年。黃河

北決。湖漸涸。乃於湖西皂河口。另濬新河。接溫家溝行運。此湖遂廢。其茅茨、黃墩、侍丘、倉基、埠子等湖。竝

淤。大清會典。

大莊湖、崔鎮湖。在桃源縣。今淤。大清會典。

杜村湖、萬家湖。在清河縣。今廢。大清會典。

洪澤湖。在山陽縣界。合泥墩諸湖為一。上承鳳泗諸水。達清口。會黃河入海。又引入運河。濟漕。注於江。大清會典。

會典。

管家湖。在淮安府城西。今淤為田。舊有長隄。見存。隨時修築。束運河水勢。以濟輪輓。大清會典。

白馬湖。長三里。汜光湖。即寶應湖。長三十里。界首湖。即津湖。長三里。在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在高

郵州。邵伯湖。長十八里。在江都縣。諸湖。延袤高寶。以抵揚州。上下相接。以上諸湖。大清會典。

東平州泉三十五。舊十四新二十一。安園泉、吳家泉、張貨郎泉、王老溝泉、大黃泉、小黃泉、席橋泉

淨泉、源泉、列泉、杷頭泉、獨山泉、鐵鉤背泉、坎河泉、高嘉泉。已下新。浮文泉、大成泉

半畝泉 小玉泉 郝家泉 安宅泉 卷耳泉 冷和泉 高家泉 鱗鱗泉 雙門泉 徐家泉
 三眼泉 勝水泉 單眼泉 口頭泉 神漢泉 遊龍泉 湧泉 孫泉 已上諸泉俱匯汶。出南旺分水口。入漕。
 汶上縣泉七 舊三。 龍鬪泉 灤灤泉 雞爪泉 老源頭泉 以下 薛家溝泉 趙家泉 馬莊泉 已上俱匯汶。出南旺分水口。入漕。
 平陰縣泉一 舊柳溝泉 入汶。
 滋陽縣泉十四 舊八。 東北新泉 關黨泉 古溝泉 負假泉 上蔣詡泉 下蔣詡泉 西北新泉
 驛後新泉 紙房頭泉 已下 三義泉 既濟泉 惠泉 照星泉 元對泉 已上諸泉俱匯濟。由濟寧入馬湖。出安居斗門關。入漕。
 鄒縣泉十四 舊十一。 鱗眼泉 程家莊泉 孟母泉 陳家溝泉 白馬泉 岡山泉 黃港溝泉
 淵源泉 柳青泉 馬山泉 三角灣泉 白莊泉 已下 屯頭泉 新泉 已上諸泉俱匯泗。出香橋關。入漕。舊有勝水泉。今廢。
 曲阜縣泉二十八 舊十八。 橫溝泉 埠下泉 新安泉 變巧泉 映安泉 城北新泉 新 城北新泉 新 六泉俱匯壩。由濟寧入馬湖湖。出安居斗門關。入漕。
 青泥泉 柳青泉 車輞泉 遠泉 茶泉 雙泉 曲水詠歸泉 溫泉 連珠泉 新泉 曲溝泉 濯纓泉 文獻泉 蜈蚣泉 兩觀泉 已下 城南新泉 洙泗河泉 近溫新泉
 黑虎泉 浴沂泉 通沂泉 近達泉 已上諸泉俱由沂匯泗流。至香橋關。入漕。舊有鄭村泉。柳莊泉。今廢。
 泗水縣泉七十八 舊五十三。 鈞突泉 珍珠泉 淘米泉 黑虎泉 四泉俱出陪尾山林泉寺左。匯爲泗源。 繁星泉 白石

泉 蓮花泉 新開泉 柳晉泉即鑿水泉 紅石泉 甘露泉 卞莊泉 三台泉 湧珠泉 奎聚泉 甘

露新泉 石竇泉 琵琶泉 潘坡舊泉 潘坡新泉 黃陰泉 吳家泉 杜家泉 曹家泉 蔣家

泉 里老溝泉 石井泉 鮑村泉 合德泉 趙家泉 龜陰泉 龜眼泉 龜尾泉 東巖石縫泉

城南珍珠泉 黃溝泉 岳陵泉 石河泉 璧溝泉 大玉溝泉 小玉溝泉 蘆城泉 西巖石

縫泉 三角灣泉 雪花泉 新開第二泉 天井泉 醴泉 醴前泉 七里溝泉 馬莊泉 馬跑

泉 魏莊泉 泰來泉已下 小鮑村泉 膏湧泉 蔭出東小泉 雙晶泉 涓涓泉 石壑泉 瑯泉

留思泉 石液泉 雙石縫泉 小黃陰泉 蔭出西小泉 三水泉 卞橋泉 變巧泉 西奎聚

泉 西甘露泉 黃花泉 醴橋泉 龍澤泉 泗勝泉 小黃溝泉 激雪泉 珠澤泉已上諸泉俱屬

嘴北入黑風口。繞濟寧。入馬場湖。出安居斗門開。入濟。 滕縣泉三十二舊十八。新十四。 北石橋泉 大烏泉 涼水泉 新嶧莊泉新四泉俱入

由蒲家口入運。絞溝泉 趙溝泉 荆溝泉 駒突泉 劉溝泉 五花泉新已下 大沸泉 小沸泉 西荆溝泉

九泉俱由桃家口入運。南石橋泉 雙泉新二泉由鮑魚弦入運。 玉花泉 魏家莊泉 黃溝泉 白山泉 馬蹄泉新五泉俱由

莊入。三山泉 温水泉 黃家泉 三界灣泉 龍灣泉 蕊珠泉 大勝泉 雙勝泉新八泉俱由 桑

星泉新由張阿村入運。 呂蒙泉新入微山湖濟運。

嶧縣泉十舊五·許由泉 溫水泉 搬井泉三泉俱由彭 龍王泉由萬年開 許池泉 滄浪泉新 石室泉新
新三泉俱由大泛口入運·牛山泉新由德勝開入運·巫山泉新由侯運開入運·侯孟泉新由張莊開入運·寧陽縣泉十五舊十二·龍魚泉 龍港溝泉 魯姑泉 濼濬泉四泉匯汶，出甯旺分水口，入漕·蛇眼泉 張家泉
 井泉 三里溝泉 古泉 柳泉 金馬莊泉 古城泉 日淵泉新 新電泉已下 羅星泉已上諸泉俱匯入馬場湖，出安居斗門，入漕

魚臺縣泉二十舊十四·東龍泉 平山泉 古泉 廉家潭泉 西龍泉 聖母池泉 何家泉已下

六小泉 小龍泉 有本泉 聖裔泉已上諸泉俱匯入利建閣濟運·黃良泉 廟前泉 滕家泉 河頭泉 高

家東泉 高家西泉 陳家泉 中溢泉 勝水泉新已上諸泉俱匯入濟運·濟寧州泉四舊三·蘆溝泉入南陽開河·拓基泉入森林開河·馬陵泉入魯橋開河·洗筆泉新由在城

泰安州泉六十四舊三十七·板橋灣泉 皂泥溝泉 鯉魚溝泉 清泉 鐵佛堂泉 范家灣泉 周

家灣泉 風雨泉 馬兒溝泉 梁子溝泉 木頭溝泉 龍灣泉 張家泉 梁家莊泉 上泉 馬

蹄泉 臭泉 湖港溝泉 水磨泉 狗跑泉 報恩泉 陷灣泉 胡家港泉 馬黃溝泉 龍王泉

濁河泉 斜溝泉 羊舍泉 北濠泉 順河泉 韓家莊泉 力溝泉 東柳泉 神泉 西柳泉

龍堂泉 水波泉 大興橋泉已下·水泉 小柳泉 關泉 鳳凰泉 滄浪泉 坤溫泉 涼泉

明堂泉 搬到井泉 惠泉 新興泉 新茶出泉 眞溝泉 香城泉 皮狐泉 雲潭泉 白土涯

泉 靈應泉 廣生泉 良甫泉 金星泉 黑虎泉 海旺泉 吳家溝泉 坡里泉 石糖泉_上

諸泉。俱匯汝出南旺分水口入漕。
舊有東西兩澗二泉。今廢。

新泰縣泉三十六新二十四 南陳泉 魏家泉 南師泉 名公泉 張家溝泉 公家莊泉 孫邨泉

西周泉 名灣泉 和莊泉 西都泉 古河泉 劉杜泉 靈槎泉 柳溝泉新 新西周泉 賈

周泉 路踏泉 太公泉 北陳泉 嘯泉 周家泉 北流泉 北鮑泉 崖頭泉 劉邨泉 里橋

泉 黃水灣泉 紅河泉 大峪泉 金溝泉 釣魚臺泉 萬歲泉 構溝泉 高峪泉 杏山泉

已上諸泉。俱匯汝。出南旺分水口。入漕。

肥城縣泉十二新九 清泉 拖車泉 鹽河泉 董家泉 臧家泉 吳家泉 王家泉 開河泉

馬房泉 聖會泉新 震澤泉 引兌泉已上諸泉俱匯汝。出南旺分水口。入漕。

萊蕪縣泉四十六新十七 新小龍灣泉 湖眼泉 蓮花泉 池泉 郭娘錦泉 牛王山泉 鷓山泉

烏江岸泉 鎮里泉 趙家莊泉 王家溝泉 半壁店泉 海眼泉 雷家莊泉 水河泉 魚池

泉 新興泉 北海眼泉 片錦泉新 青陽港泉 賀家灣泉 遶馬河泉 坡里泉 大龍灣泉

盧家溝泉 青泥溝泉 韓家港泉 坡草泉 張家灣泉 西碧泉 朱家灣泉 北夾溝泉 星坡

泉 青橋泉 沙灣泉 龍興泉 連珠泉 雙龍泉 垂楊泉 李家灣泉 涼坡泉 黑龍泉 老

龍泉 西夾溝泉 大龍泉 助沙泉 斜里泉 已上諸泉。俱匯汶。出南旺分水口。入漕。

蒙陰縣泉四俱下莊泉 官橋泉 海眼泉 葛溝泉 四泉俱匯汶。出南旺分水口。入漕。已上諸泉大清會

凡屬泉源。皆入於漕。茲大清會典並注入漕。運。因運諸湖而悉錄之。不與前例相左也。

宛平縣 開 六玉泉新開 慶縣二十二年建。 青龍開 白石開 廣源開 高梁開 澄清開

大興縣 開 新建開 慶豐開 平津上下二開

通州 開 普濟開 南浦開 滾水開 通流開 石壩 舊普濟通流。俱有上下二開。今各廢其一。又有土橋廣利二開。亦廢。

臨清州 開 二南板開 新開上開 舊有會通、臨清、沙灣、潘官屯、觀音嘴五開。今廢。

濟平縣 開 戴家灣開 舊有李家口、魏家口二減水開。今廢。

堂邑縣 開 梁家鄉開 土橋開 土橋南開 土橋北開 新開口開 舊有土城、中開二減水開。今廢。

博平縣 舊有減水開五座。今廢。

聊城縣 開 十通濟橋開 李海務開 周家店開 西柳行開 裴家口減水開 方家口開 李家口減

水開 耿家口開 永通開 呂家灣開 舊有龍灣開、官燕口開。今廢。

陽穀縣 開 六七級上下二開 阿城上下二開 荆門上下二開

寧陽縣一堰城土壩 舊有洸河東西二閘。今廢。

滋陽縣一金口石壩 上述閘四五座。舊有土壩、杏林二閘。今廢。

鄒縣 舊有范里積水閘、小閘。久廢。

東阿縣一通源閘

壽張縣一沙灣減水閘 舊名積水閘。舊有師家壩、野豬廳堰。今廢。

東平州 閘四 戴村閘 戴家廟閘 安山閘 靳家口閘 戴村壩 坎河口隄壩 舊有魚營減水閘。安山湖東西二小閘。今廢。

汶上縣 閘十 開河閘 寺前舖閘 南旺上閘 南旺下閘 焦藥減水閘 張全減水閘 劉元減水

閘 彭秀減水閘 邢家減水閘 常家口減水閘 關家口減水閘 李泰口減水閘 袁家口閘

舊有孔家田家口二減水閘。界首石口二積水閘。今廢。

嘉祥縣一利運閘 舊廢。康熙十九年。修復。

鉅野縣一通濟閘 舊有長濟減水閘。今廢。

濟寧州 閘十 天井閘 在城閘 趙村閘 石佛閘 新店閘 新閘 仲家淺閘 師家莊閘 上新

閘 中新閘 下新閘 棗林閘 舊有魯橋閘。四里灣減水閘。今廢。

濟寧衛 閘二 十里舖平水閘 安居平水閘 舊有永通減水閘、五里營平水閘。今廢。

魚臺縣開新河十四減水閘今存四。餘俱廢。南陽閘 邢莊閘 利建閘即宋家口閘。舊有蘇家壩。今廢。

滕縣開五朱姬莊西岸閘 張阿南岸閘已上二閘。康熙十六年建。修永閘康熙二十年建。佃戶屯減水閘 三洞閘

東邵壩 王家口壩 豸裏壩 宋家壩 黃甫壩

嶧縣開九臺莊閘 湖口減水閘 德勝閘 張莊閘 萬年閘 丁廟閘 頓莊閘 侯遷閘 韓莊

閘西岸石陡。順治十六年築。

沛縣開三珠梅閘 楊莊閘 夏鎮閘 薛河口石壩 沙河口壩 懽城壩舊有留城、滿家、馬家橋、四柳莊四閘。今廢。

徐州開蘇家山閘康熙二十年建。大谷山壩康熙十七年建。舊有黃家壩境內華古洪四閘。徐州洪呂乘洪二石壩。今廢。

礪山縣壩一毛城舖減水壩

邳州壩二馬莊集減水壩康熙十九年築。萬家莊減水壩康熙十九年築。舊有匙頭灣減水閘。今廢。

宿遷縣壩四皂河石壩康熙十八年築。朱家堂石壩康熙十九年築。溫家廟石壩康熙十九年築。歸仁隄石壩康熙二十年築。

桃源縣壩一支水壩康熙六年建。舊有馬廠坡減水閘。又崔鎮、徐昇、季太、三義、古城五減水壩。今廢。

清河縣開三新莊閘 七里閘 運口大石閘康熙二十年建。天妃壩 張家莊減水壩康熙十八年築。王家營減水壩康熙十八年築。西王家營減水壩康熙十九年築。舊有通溝閘。今廢。

山陽縣開五壩 清江龍汪閘 永利閘 興文閘 涇河閘 越河小閘 武家墩壩 高良澗壩

周家橋壩 古溝東壩 古溝西壩 鳳陽廠石壩 塘埂壩 已上七壩。俱康熙十九年築。 高家堰閘隄 舊有板閘、福興、永清、兼義禮智六壩。俱廢。

安東縣 蓮花庵壩 康熙二十年築。 菲良工減水壩 康熙十九年築。

寶應縣 宏濟河南閘 宏濟河北閘 長沙溝減水閘 朱馬灣減水閘 劉家堡南減水閘

永安閘 已下七閘。即江橋北等減水閘。 孫家小閘 黃浦東隄雙閘 子嬰雙閘 汜水小閘 黃浦西隄雙閘 康熙十一年

子嬰溝減水壩 康熙十九年築。舊有方溝壩。劉家堡西隄二閘。今廢。

高郵州 康濟河南閘 康濟河北閘 琵琶閘 通湖橋閘 新中隄四減水閘 內第三閘。界首

減水閘 順治六年築。 通湖淺水閘 康熙十九年築。 火燒閘 五里閘 車邏滾水壩 舊為減水閘。康熙十二年改築。已上即城南河隄三減水閘。 五

里滾水壩 康熙十二年築。 八里舖減水壩 康熙十九年築。 南關滾水大壩 柏家墩滾水壩 永平港東隄滾水壩

已上三壩。俱康熙二十年築。舊有蛤蚧壩。今廢。

江都縣 廣惠閘 通惠閘 芒稻河東減水閘 芒稻河西減水閘 露筋鎮頭淺閘 四淺大

閘 四淺二減水小閘 楊子橋閘 馬家渡閘 灣頭鎮閘 即灣頭滾水壩。康熙十六年改建。 邵伯九減水閘 今存第四

閘俱廢。 鮑魚口滾水壩 康熙十九年築。 金灣三閘南滾水壩 康熙二十四年築。舊有沙壩閘。舊

儀真縣南響水閘 通濟閘 羅泗閘 攔湖閘 舊有五壩。俱廢。又有

秦州一徐家壩

丹徒縣舊有大橫山
開·今廢·

丹陽縣舊有黃泥壩·今廢·以上
諸壩·大清會典·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運河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六月。以久雨水漲。河隄再決。亦隨就塞。自後無事者十年。然自明末。漕規久廢。閘不時閉。淮流常洩。河沙歲浸。洪澤湖底日高。即分入運河者。沙亦隨入運河。日以淤淺。為漕計者。唯歲益增隄下河。仰隄高輿城等。而前此諸塘既廢。潦水別無所潴。又歸仁隄歲久不治。高堰防護亦疎。泗州常沈水底。伺間決防。為整隣計。揚州患伏於隱。莫之省憂。揚州府志

是年大水。六月雨不止。鄉官孫宗彝。條議上巡撫陳之龍。檄令掘丁溪白駒二閘。水即退。高郵州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北水大漲。南北隄決數百丈。民大饑。高郵州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河決荊隴口。張秋一帶隄岸皆潰。由大清河入海。東兗濟北。皆罹其害。山東通志
是年荊隴朱源寨口決。直趨沙灣。運隄衝潰。挾汶水由鹽河東奔入海。次年。總河楊方與塞之。山東全河備考

是年總河楊方與築姚港口石隄。高郵州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大挑漕河。募民為之。多雨。工未盡善。高郵州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大王廟口決。沙灣復潰。衝斷運道。總河楊方與修築隄岸。又自西岸河邊起。至八

里廟河邊止。開引河一道。長五百丈。至順治十三年。工始告成。蓋張秋爲黃河下流。其決於明世者。正統十三年。徐有貞治之。弘治五年。劉大夏治之。皆費極浩繁。工極艱難。然運道得以無恙者。垂三百年。防禦之法周矣。至是三歲再見。不重可慮哉。山東全河備考。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三年五月日。工部題。總河臣宜將河道工程。確實查勘。緊急工程。不妨加工多備。其可稍緩者。卽止。移緩以就急。庶不擲金錢於無用。其司道州縣。若有虛冒估計。卽當據實指參。修過各處工程。亦應年終奏銷。奉旨依議行。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開銷河道工程。總河運河最多。故置於此。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河南道監察御史何可化題。臣先任浙江。曾經淮黃地方。留心體訪。頗得其槩。今於邸報。見總河臣朱之錫。并漕臣亢得時等疏。屢報水勢。隄岸突決。城池浸沒。一方漂陷。若是乎岌岌矣。然但言一時之事。而不及前後也。但言衝決之地。而不言形勢也。臣請以所聞奏。夫淮泗之來。自泗州入於陂射。寧湖。北折於清口。而黃水合流矣。自邵伯而北。歷高郵。寶應。山陽。安東。皆受湖患。而城低於隄者。丈有四尺。其西爲高家堰。高良澗二隄。以障水勢。而水過大。則浮漫而行。至淮揚城外。西隄皆沙土。卽歲有修補。終不能固。勢必多爲旁瀉之路。而後可。則治湖之形勢。不可不詳也。又黃河自清口合淮。迄東而至五險。爲隄曲折僅百里。其寬者不過四五丈耳。而河路之狹。僅四五百步。夫黃水在河南一帶。卽狹者。亦經五六里。今以里餘之地。收兩河之水。雖神禹不能善其後也。又山陽以東有隄。其

來久遠。名曰大荒。長亘蜿蜒。僅三百里。在前朝。出自民間地頭夫。每歲增補高厚焉。自御史秦世禎題准官築。以寬民力。而歲修亦無定額。則官民修築之利害。不可不講也。又險隄而外。爲鹽城等縣。直達江都。每歲鹽課百四十萬。取給於此。若五險隄岸一決。則鹽城盡被滄沒。且非一歲與工。可便補塞。國家幾百萬金錢。不可不重爲慮也。況險工一決。遭漂溺者七州縣。房田墳墓。盡壞於洪波。民命且不可測。況租稅耶。則五險太荒諸隄。不可不防患於未然。救災於未事也。請敕下河臣。親到淮揚。審量形勢。湖水若何而蓄。若何而洩。黃河東下。何以收其流。何以殺其勢。查前朝之故事。量今日之情形。不病國。不損民。悉心經畫。以圖久安。漕儲力役。均有賴焉。奉旨。據奏淮黃隄工。關係地方鹽課。著詳議具奏。部覆。請敕總河臣親赴淮揚。審度地方形勢。湖水應如何蓄洩。黃水東下。窄狹處所。應何以收流殺勢。以及五險太荒隄工。應如何修築。逐一審勘詳確。務求有利於國。無妨於民。經久可行。酌議妥確。題覆。以便臣部另議可也。奉旨依議行。

河防疏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五月初一日。總河朱之錫題。據該司道會看得淮揚之治河也。較他處不同。在揚屬運道。與湖水相連。在淮屬運道。係淮黃交流。淮河自西而來。至泗州入諸湖。出清口達於黃河。以資利涉。是以治河治漕。必並行而不相悖。方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敢以淮黃之勢言之。夫黃強淮弱。黃濁淮清。二瀆同至於清口匯合。東由安東雲梯關以入海。此從來不易之勢也。但黃流濁河。易致沙淤。必藉

淮流蕩滌。方不至梗運病民。先年嘗有分黃導淮之議。分黃者。於桃源縣迤南黃家背。開一支河。使其從旁分洩。以殺強黃之勢。導淮者。導引淮流歸於海。以通運道。故淮水偶有暴漲。於南設有高良澗。周家橋二閘。以備宣洩。溢入寶應。高郵。諸湖。相聯澎湃。各建閘座。挑挖河渠。累築隄岸。捍禦衝決。由邵伯金家灣入芒稻河。或從瓜儀注江。或通廟灣歸海。此蓄洩湖水之法。外此再無庸於旁瀉矣。至於雲梯關之灌口。固爲黃淮會流。一路寬廣。歸海之處。每遇河流泛漲。無處分殺。必從清河上四十五里。仍挑黃家背。經濟河至安東五港口。東流入海。分殺暴漲之勢。不致南下。而清口得免黃強抵淮阻運之患。至新溝等五險工。亦可稍免全河洶湧衝漫之虞。誠爲保運安民長策。奈河長二百四十里。淤澱年久。工繁費鉅。難以輕舉。應俟年豐物阜。另議舉行。其太行老隄。山陽境內延袤三百里。原係民修民守。自秦按院題免鄉夫之後。數年未修。又值去歲洪流衝漫。處處坍塌。卑薄不堪捍禦。業蒙本部院具題。已經司道會議。查照舊例。仍按原籍責成鄉民分修。另詳在案。再照此隄之內五險工。下流關切。淮揚高寶等七州縣。鹽課亦攸係之。歲歲修防。勢難緩怠。若得有引水一支流旁瀉。以減正河之勢。以免直射之衝。誠保五險之要著。第查蘇建北岸宮家營地方。舊有引水一河。久經淤塞。每有與濬議。皆未果。蓋緣引河。必使深廣同於正河。方能借勢而下。況黃河諺稱神河。闊數百丈。底深水溜。不惟挑濬匪易。借使如式。寧能保其不旋挑而旋淤乎。亦惟有廣積夫料。加意修防。以收補偏救弊之功。舍此無他奇也。該臣看得淮揚郡屬。地處卑下。匯爲

諸湖。淮黃由之歸墟。江海於焉受注。客水時至。一望汪洋。如綫之隄。曾不足以禦稽天之浸。則疏洩固所
在亟亟也。爰自前明挽河資運。閱數百載。變故卽費數百載經營。今其遺迹非不具在。然舊貫固有可仍。
而時宜又有不得不審者。臣請條晰而備陳之。淮水自西南來趨東北。黃水自西來橫截於清口外。淮之
支流由清口折而南注通江者。所謂運河也。淮之正流會黃並驅東下入海者。所謂黃河也。伏秋之間。淮
黃交漲。淮被黃遏。周旋而不得出清口以上。匯而爲洪澤等湖。則高堰危。故堰南有高良澗。周家橋兩閘。
洩水東入高寶、白馬等湖。高寶湖東通運河。南從瓜儀入江。而地勢微昂。宣洩不及。則運隄危。故運河
東岸有溇河、子嬰、金灣等閘。洩水東下射陽、廣洋等湖入海。有灣頭閘有芒稻河。洩水南入於江。此運河
及諸湖之形勢也。隄閘舊制。今皆現存。間有歲久圯壞者。應行酌量估計。以時修葺者也。淮黃交會。由清
口而東。濁流湍悍。衝潰易告。查前明萬歷年間。曾於桃源縣黃河北岸。挑黃壩新河二百四十里。分黃一
支。由五港口歸海。以導淮保運。卽以殺南岸河患。但淤澱已久。工役繁鉅。興復實難。又崇禎年間。塞蘇幫。
建議兩決口。曾挑宮家營引河十里。暫殺水勢。未幾仍淤。蓋河不兩行。旣恐徒費。況今歲淮工益集。亦有
未易並舉者。姑俟民力稍裕。另行酌議。至于現今河身。闊者數里。狹者亦不下數百丈。兩隄去河尙有陸
地。水長則及隄址。水落則復河渠。洪流衝蕩。不啻奔馬。豈俟人力開鑿。收流之議。似無庸贅。此黃河之形
勢也。總之。太行老隄。實淮揚七州邑一大保障。自前朝來。原係莊民自修。而中間頂衝掃灣諸險工。亦有

鹽城各縣出夫協濟之例。順治九年間。黃河北決。淮屬士民。燕雀怡堂。具控按臣。遂為題免。沮格廢弛。去歲冬漲。幾成大害。此臺臣何可化特以力役為言。蓋實有見於往例之不當廢耳。除裏外兩河隄壩各工。仍應照例每歲勘確詳估題修。其太行五險隄修築事宜。臣近于淮工夫役疏內。已經會議題明。應候部覆。前疏請旨遵行。以垂永久可也。部覆奉旨是依議。河防疏略

是年歸仁隄決。水自翟壩古溝。下灌諸湖。江都瀕河田舍。水深六七尺。高寶則浸及城市。月餘。乃潰。漕隄而東。注輿化墊焉。揚州府志

李昌祚。漢陽人。順治壬辰進士。十六年由翰林任河北道參議。築堦陽隄以禦黃河。濬廣濟渠以分沁水。民賴其利。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三月初十日。部議。據總河臣朱之錫疏稱。歲修之制。原以防一歲之伏秋。濟本年之運事。即據一歲之中。車道狼窩。所在必有。徑寸不修。便可成患。今前人預立結狀。誰則敢任。以後歲修工程。相應照舊估修等因。具題前來。請敕下河臣。嚴行司道印捕等官。照舊估修。工完之日。各官各具可保。本年伏秋無虞印結。同冊一併奏銷。如有本年衝決。即指名題參。以憑從重議處可也。奉旨依議。河督河道治河橋案

姜天樞。餘姚人。順治中。為工部郎中。督視北河。累年亢旱。河渠不通。山東諸泉亦竭。總河束手無策。天樞

曰。昔僉事江良材。曾言導河注衛。增一運道。今獨不可借良材之議。而反用之。導衛注於河乎。總河從其議。而運道於是添設衛河主簿。著爲令。浙江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開周橋淮水。東下隄決。自此州境水患不息。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九月十九日。總河朱之錫題。爲敬陳河漕事宜。以速飛輓大計事。竊惟我朝奠鼎燕京。轉漕東南。上供玉食。下給百官六軍之需。運河一綫。悉仍明舊。則凡所以利涉者。自不得不不一循舊章。修明而謹守之也。順治十三年以前。河道多故。糧運率遲。自十四年迄今。仰賴朝廷洪福。幸漸免凍阻之患矣。第有一二規制。或自明季相沿。或有日久弛廢。尙須急爲講求者。臣謹徵考故籍。爲我皇上陳之。

一曰開閘。運河臺莊以南。臨清以北。原無開閘節宣。每遇旱乾。尤易淺閉者。姑且勿論。其臺莊以北。臨清以南。將及千里之內。惟恃山東諸泉之水。從石罅泥穴中。尺疏寸導。會流於南旺。河渠分濟南北。而南旺南距臺莊。高一百二十尺。北距臨清。高九十尺。其間或數十里置一閘。或數里置一閘。必上啓下閉。互相灌輸。方可浮運。春夏之交。雨澤愆期。源枯流細。更必倍費守候。以漸積水。然後盈漕。否則建瓴之勢。一瀉無餘。舟膠而不可行也。查會典一款。凡運糧及解送官物。並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閘。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放。若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緊急公務。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去。不許違例開閘。進貢緊要。不在此例。又一款。凡閘惟進鮮船隻。隨到隨開。其餘務待積水。若豪強擅開。走洩水

利及開關不依幫次爭鬪者聽開官拿送管關並巡河官究問因而閉壞船隻損失進貢物件及漂流官糧並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罪干礙豪勢官員參奏究治而且附搭黃馬快船有禁貢鮮船隻夾帶有禁令甲森嚴歷歷可考卽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內工部題覆巡漕臣侯于唐申嚴開座等事一疏內開開座啓閉原關糧運務照舊例首先糧艘次及官商等因亦經奉有依議嚴飭行之旨奈邇來官差船隻只顧一己速行之私罔念朝廷京儲之重每到開口輒聽船役喝令啓板么麼官夫稍有違拗則捶楚繼之積水旣洩關內糧船不免淺閣卽使洩而復蓄亦不免加倍耽延甚或有隨帶貨船須水浮送則上關應閉而不聽閉下關當開而不容開年來爭競之端實由於此如是而欲責糧運之速行無滯是何異於卻步而求其前也除臣屢示禁飭本年四月內具有據報題參一疏並將搶開緣由題請議飭外但往來滿漢官船絡繹如織河水非易舊典空存未免由而不察仰懇睿鑒特賜嚴旨申飭容臣衙門仍照舊例刊刻紅牌通行豎立各關除緊急兵船暫應讓行外其餘官差船隻一體遵守隨漕啓放如有逼勒官夫開關搶越洩水誤運者應拿究者照例問發應參奏者據實指參庶人心知警而漕法不廢此所宜講者一也 一曰船式重運自過淮後經由黃運兩河抵通交納黃河逆水溜急運河源流細微必須船米輕便一律然後可銜尾速挽是以漕船名曰淺船各省漕糧共計四百萬石各衙所淺船舊類共計一萬二千餘隻查會典所開淺船頭梢底棧俱有定式龍口梁闊不過一丈深不過四尺內隆慶四年一款如糧船

過淮驗烙之時。查有船不如式者。該管官員。不分軍職有司。一體參奏。又一款。將江北、南京等積年損壞缺船。行督糧道。照依湖廣、江西二省船式。就於瓜儀設廠打造。約載正耗米可五百石。務要底平艙闊。入水不深。又漕運議單一款。漕司及各該巡撫等官。備查各總下漕船若干。原缺若干。補造若干。現少若干。嚴督各糧儲道。催行該廠補造足額。不許仍前僱覓民船。及將損壞者補數。派搭本幫。以致船重難行。如不足額。照例參奏。卽治河書內。亦有開河運船。載正米不得過四百石。入水深不得過六捺。六捺者。三尺也。故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若不務足船。而徒搭運以省船。河力安能運船。而漕大困矣。歸罪無源之河何益哉。等語。此皆先年已試之法。有可考據者也。邇來惟江南、山東、河南、船式米數。不異往制。江西、湖廣、浙江漕船。梁頭闊至一丈六七尺。深至七八尺不等。空船入水。已四五捺。且又船數不足。往往倍載粟糧。入水多至十捺以外。如式船糧。經過黃運兩河。不難相連而進。而一遇重船。在黃河則合幫人夫。逐船倒絳。始得過溜。在運河則守板蓄水。集船起剝。倍費日時。一程間斷。積而數程。相距必遠。在後船隻。固被阻壓。卽前船之在下閘者。緣上閘候水封閉。過時無水下注。亦不得不停橈以待。兩河之水勢猶昨。而今昔之船米迥殊。雖沿河各官。凜遵功令。百計催趲。亦豈能別有異術。使之飛渡哉。除臣已會同總漕臣。檄行各省糧道。備查該省漕船。因何打造不如淺式。又因何缺船倍載。不行補造。某衛某所額船若干。現缺若干。今應作何補造。議妥通詳。以憑覈奪外。但比年以來。重運回空。較之十三年以前。爲期雖早。而該省

船隻屢行體式過重。阻礙全漕。江西一省尤多違例者。不從長酌議。誠恐將來必致貽悞。合無請敕該部查議。飭行各省糧道。遵照舊例。漸次補造。以備輓運。庶舊制可復。而全漕無阻。此所宜講者二也。河漕事宜。雖不止此。而此二者。實運事遲速之大關鍵也。至於言新運者。每責成於回空之早。然又必自受兌開幫。以至過淮。一一如期。然後抵通上倉。無所不早。查會典開載重運。抵通完糧。屢經酌議。初則九月爲期。嗣始移於六月。卽據最後一條。大約自淮以北。仍有三月水程。而其間必先於冬兌冬開。二月過淮之限。預爲嚴切者。此可以見由先及後。遲早相因之故矣。況回空各船。苟不至凍阻歲前。自亦不難到次。是在該省之受兌開幫。力圖振作。無致後時耳。時已深秋。轉盼新運。如果臣言可採。伏乞敕部速議。具覆施行。奉旨該部議奏。覆奉旨依議。河防疏略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年大水。堤決。七月初三日。颶風大作。湖水漲。城市水湧丈餘。有水怪色白。長丈餘。向東去。壞漕船客船。居民溺死無算。高郵州志

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總河朱之錫題。臣惟運河所憂在淺。每歲春月。例應築壩大挑。而沙隨水至。水落沙留。遇有淺滯。又復隨時撈濬。臣勤督飭催。不遺餘力。如果有怠玩從事者。自不惜以白簡嚴繩。其後何敢少爲寬假。第聞河情形。原與現成。江河迥異。其間瑣細曲折。一端難竟。臣姑言其大略。卽如上自南旺。以至臨清。四百餘里。地勢建瓴。止是一脈水源。歷二十一閘。層次灌輸。而後下接衛河。惟當霖雨漲溢。方

可通漕行舟。每歲之間。不過數日耳。此外則必須閉板浮送。下開閉而上開啓。水微之時。亦可使深。下開啓而上開閉。水旺之日。亦不免淺。故必船米一律啓閉隨漕。而後船行無遲速之異。又重運北上。板宜常閉。不宜輕啓。回空南下。板宜勤啓。不宜久閉。故必過淮過董如限。而後無相值相妨之慮。此雖神禹復出。亦不能別有智巧。出其範圍也。今歲三春迄於孟夏。天旱源微。臣督司道等官。南北疏通。設法積水。終覺艱澀。及五月得雨之後。于七月十二日止。南漕過濟者。共四千四百三十八隻。然重運少遲。回空自是不能甚早。臣方昕夕徬徨。不意尾船八百餘隻。五月末旬。淮黃交漲。淮郡之天妃閘。水高溜湧。致礙打放。總漕臣林起龍。就近駐督。臣復親馳勘視。六月末旬。水勢少平。多人牽挽。倍費時日。嗣於八月二十四日過董。於九月初五日過濟。臣慮南旺以北。別無支流。運河之水。原以六捺爲限。尾船之後。又有江漕二百餘隻。船大倍載。必致阻壓。專委標營副將譚捷元尾催。仍諭以設法起剝。幸卽於九月二十三日。盡數過臨北上。較之歷年自濟過臨之期。原無遲滯。但是時北來空艘。陸續抵臨。重運在上。閉板蓄水。下閘之水已洩。上閘之水未來。回空停待。自是不免。若欲洩水浮空。又致淺阻重運。是欲速而反遲矣。惟是時序入冬。河冰凝結。回空亦不容緩。臣于十月初一日。兼程至臨。幸重船出口既久。袍船兵船。適已相繼北去。因思河內既無別船。回空用水有限。臣復申明上諭。嚴禁阻擾。通行各閘。勤啓少閉。接濟下流。幸而仰賴國家洪福。重運過東臨而北。今已卸完。回空過東臨而南。今盡過濟。此可見因重運而積水。因倍載而起剝。皆

運河不得不然之勢。而五月內題報過淮各船。究獲於萬難拮据之中。挽遲爲速。則河之未嘗淺固。有不待繁詞。而灼然易見者矣。臣身親閱歷。彼時情形。實實如此。職掌所關。不得不具疏題明。仰祈睿鑒。奉旨。該部知道。河防疏略。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年。運河自儀真至淮。多有淤淺。冬月春初。般駁甚艱。總河按地親勘。儀真界內。朴樹灣。西方寺。五里鋪三處。急需挑浚。工費浩繁。非淺夫所能勝任。知縣何崇倫。奉文不支官錢。不行私派。多方勸募。人皆樂從。浚之深通知故。儀真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決江都運河之露筋廟隄。次年堵塞。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六月。飄風驟雨。十日不止。環城水高二丈。城門堵塞。鄉村飄淪。死人民數萬。城中號哭震地。墻宇多傾。上聞。遣官蠲賑。冬。遣大臣明珠等。相視海口。開天妃。石磯。白駒等閘。毀白駒。奸民閉閘碑。舊制。東下河屬南河統轄。爲開水東去。必入海口。關係漕河宣洩。非輕也。近各場海口。多廢不修。其港口或爲勢家所占。而奸民營種隄外草場爲稻田。不利開閘過水。是以各閘俱廢。間有閘口尙存。閘板無有。唯用土實填。待下河水聚高。與田畝盡行滄沒。水漫范公隄。然後挖閘放水。且河身間有淤淺。則瀦而不流。是以下河窮民。昏墊特甚。今雖奉旨。開放白駒諸閘。而弊未盡除。開不徹底。時開時塞。議於白駒場等處。設河廳一員。專司之。上河水盛放閘。卽徹底開放。各場。開河始與漕河有濟。開河舊名運河。亦名東河。亦名下河。東抵

興化縣。由縣直東。入白駒。劉莊二閘。下海。南入草堰小海。丁溪等閘入海。北入石碓。天妃廟灣等閘入海。白駒、劉王、小海、草堰、丁溪、五場。俱屬興化。石碓、天妃廟灣屬鹽城。三十里灣。俱有海口。洩運鹽河之水。高郵州志。

是年決江都運河之崇灣隄。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八年。周橋未閉。清水潭決。民田仍被淹沒。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九年。閏二月十九日。部覆總督河道羅多疏稱。黃運兩河衝決之處。勢必用柳。應如該督所請。委官名色。專營栽種。若於栽柳之人。三年後。應授何項雜職。應請敕下吏部議覆等語。查黃運兩

河所栽之柳。每歲果能如該督疏內所定之疏成活者。其栽柳之人。三年後。該督造冊咨部。俟工部查明

過臣部。授以巡檢錄用可也。奉旨依議。河南督河道治河總案。運河隄岸最宜栽柳。一則取材埔料。一則蔭蔽糖運。故鼓勵栽柳。尤當於運河著力。

是年。決清河縣運河之窰灣文華寺。高郵州運河之茶庵清水潭。江都縣運河之東隄四淺。淮安府志。

是年。淮水大漲。由霍壩入高郵湖。民田淹沒殆盡。高郵州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年。清口爲黃水灌入。裴家場悉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本年回空糧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腰鋪地方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浚通舟。由周家閘行。是年總河都御史王光裕親勘河患情形。疏略云。循天妃閘而下。見黃流倒灌。直入運河。以天妃一閘不能下板。漕河淤墊。兩岸潰決。查天妃閘內。舊有五閘。遞互啓閉。以防灌淤。今僅存二閘。其閘俱廢。今宜照舊基。復建福興一閘。啓一閉二。再於秋冬大挑運河使深。以復河身之舊。部覆相應。準其復建福興一閘。啓一閉二。無得阻滯往來商民船隻。先是康熙六年。通政司經歷王明德上治水法未盡備。疏內請復漕規。閉天妃閘。次年部覆。據河漕臣會疏。稱天妃閘逼近黃淮。難以啓閉。又御史徐越屢疏言之。至是光裕復疏言之。揚州府志

高郵鄉官王永吉。修復天妃二閘議。揭云。竊照漕河閘座。沿途建置甚多。遇泉源枯涸。則下板以待其盈。若遇河流泛漲。則亦下板或啓板以殺其怒。總之權緩急。酌盈虛。故絳挽無澀滯之虞。而舟楫鮮衝激之患。未有涉峻奔峭。險惡艱危。如淮安府境內天妃頭閘之甚者。此閘南至清江浦十里。北至清口不足二里。口外正當黃淮交會之衝。淮水東注。黃水北來。擁逼淮泗之水。合併南下。入口極猛。宜其勢重而力

大也。每當水發之時。開水高四五尺或六七尺不等。飛瀑怒濤。驚魂奪魄。下水放閘之船。疾如飛鳥。若墜深淵。浮沈難定。一入迴溜。人船兩傷。上水打閘之船頭稍倒豎。難若登天。水石相搏。中流斷纜。孟賁烏獲。力無所施。篙師長年。都無人色。鱗次河干。日日屠宰羊豕。演戲賽神。絡繹奔走。呼號拜跪。雜沓爭先。糜費金錢無算。額設閘夫。皆係積年地棍。熟知水性。放閘打閘。俱能巧弄機關。操人禍福。勒取錢財。除商民船隻。每隻索銀若干。方肯包管拽放外。卽如漕糧白糧。亦必預先講定。每石索銀八釐一分不等。積算通漕糜費金錢亦無算。凡此賤削之脂膏。總是掛欠之實數。良可惜也。稍不遂意。絞關左右。繩纜鬆緊。閘棍略顯神通。磕撞立時粉碎。漕糧白糧。每年每幫。定損數隻。水手搶救。剝船撈運。盡是閘棍一黨。獲利更多。而軍民之性命身家。遂斷送於此矣。似此利害關係非小。然與其懲創閘壘。不如節宣水勢。永吉停舟數日。察閱情形。乃知天妃閘之下。直至清江浦。纔有一閘。此閘亦久不下板。外河水高。內河水低。復無閘座。關攔收束而蓄聚之。建領直瀉。安得不高低懸絕。奔突而湍急乎。查得山東之臨濟州。濟寧州。揚州之瓜洲。儀真。皆有石閘三座。一閘灌滿。纔放一閘。開板啓閉。各有定規。所以上水下水船隻。平坦安穩。不費氣力。縱有閘棍。不能恐嚇以取財也。何獨天妃止有一閘。心竊疑之。及詢土人。僉云。先年原有天妃二閘基址。在清江造船直隸廠邊旁。舊有月河一道。此閘卽在月河中間。後因天時亢曠。河水乾枯。黃流徑入淮河。泥沙淤墊。從此月河湮塞。而二閘遂廢矣。繇此觀之。前人制度。原極精詳。今日揣摩。偶然暗合。伏望台臺。

委官相度。或即以清江開爲三閘。而於天妃清江兩閘適中地方。添造天妃二閘。抑或以清江開。改爲天妃二閘。而於清江浦上下酌量遠近。揀擇相應地方。另造清江一閘。各置堅厚閘板。設立閘官。閘夫。做南北臨濟。瓜儻成規。以時啓閉。但使天妃頭閘之水平。得一尺二尺。則下水放閘。與上水打閘。十分之中。省得四五分危險。軍民商賈。便無顛覆沈溺之憂。不必乞靈於鬼神。而閘棍雖好刁。亦無所用其巧矣。一閘之費。極多不過四五千金。仍有舊閘廢石。可以起用。所費極省。而所全最大。況係修復閘座。與創設閘座不同。諒非格礙不可行之事也。抑永吉尤有慮焉。二閘或三閘下板。則天妃閘內之河水。固以蓄積而漸平。但恐天妃閘外之河水。亦以迂緩而漸漸滿。西邊一帶。月河隄岸單薄。恐易潰決。所當併議估計。或加椿板。增闊培高。抑或包砌石工。用垂永久。約計丈尺。爲數不多。成功甚易。此地最爲黃淮要害。平日亦當綢繆。不宜滴水滲漏耳。倘蒙采擇。會計詳確。卽賜會題。漕運商旅。百世永賴之矣。王鐵山疏議。

是年淮水漲十餘日。清水潭隄決。田廬盡沒。民多流亡。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一年。總河王光裕。修寶應縣子嬰。黃浦。永安等七閘。是年水漕隄決。揚州府志。

是年四月。清水潭復決。民饑。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總河王光裕。自至江都芒稻河。改造閘門。迎金灣河。建滾水壩於邵伯南。揚州府志。是年大水時。修築清水潭西隄。將竣復決。田稼存者無幾。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三年。清水潭決口塞。寶應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四年。決江都運河之邵伯。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水浸揚屬。漕隄殆不能支。隨即崩潰。高郵之清水潭。陸漫溝。江都之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自隄以東。浩浩乎茫無際涯矣。報聞。聖心惻然。中夜徬徨。憂不能釋。特遣工部尚書冀如錫。戶部侍郎伊桑阿等。親行相視。訪究利病。刻期奏報。罷河臣王光裕。知安徽巡撫靳輔才。移為總河都御史。揚州府志。

是年夏五月。水發清水潭。西隄再決。及城南東隄。上下河俱淹。高郵州志。

是年清水潭復決。先是十四年有秋。布政使慕天顏題淮災田成熟者。三年後方起科納糧。時官茲土者。以蠲租不便於己也。謂田既涸出。應改為本年起科。巡撫馬從其議。委淮揚道副使黃桂踏勘。是為十五年五月也。桂至興化鹽城。方肆苛求。會大露雨。清水潭復決。高郵江都東隄。凡決數十處。汪洋六百餘里。不獨涸田盡沒於水。水且及民屋簷。民繫舟屋角。穿瓦為穴。出入其中。耕牛無托足之地。被災之慘。是年為最。寶應縣志。是年若不遭清水潭之復決。馬黃二人。將累民無已。苛政不猛於水哉。馬名祜。高郵州人。黃桂。正黃旗人。

是年五月。高郵漕隄決。興化水驟長。以丈計。舟行市中。漂溺廬舍。人畜無算。興化縣志。

是年決山陽運河之山東廠淨土菴。其高郵之清水潭。塞而復決。又決高郵城南小口三十餘處。并江都

之大潭灣、四淺、竹林寺、邵伯等處。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總河都御史靳輔疏稱：運河自黃流內灌之後，日墊日高。今年八月內，河底竟致乾涸，隨閉隄挑浚，因回空不能久待，止量挑一二尺不等。擬於明年立春後十日，土凍方解時，即行閉壩大挑，總限百日完工。其明年春運過淮之期，必俟略為展限。臣擬四月初旬內完工，開壩放船，五月終可以盡數過淮，嚴加催趕。務於七月初旬，盡催過臨不悞。十七年回空，以濟十八年之春運也。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築江都漕隄，以高郵清水潭決口深不可築，更於湖中繞週，開河一道，改築東西隄，與舊隄相屬，河成名曰永安河。揚州府志。

是年又三月，題為恭報先挑運河工程告竣等事，奉旨覽卿奏挑浚山清等處運河，完工開壩，淮水已歸故道，具見實心料理，可嘉。再大挑山清、高寶、江五州縣運河，增築兩岸，其決口三十二處，並塞之。十月，疏報更改南運口，十一月，題為酌改運口等事，部覆奉旨：河道關係重大，特簡靳輔專任一切修築事宜。今該督以節省錢糧，另開運口具題，爾部不即準行，議令伊桑阿等會議，故為耽延，殊屬不合。這本內事情，俱著照該督所奏行。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四月，恭報清水潭決口工竣日期，奉旨覽卿奏修築清水潭東西隄決口，閉合龍門，節省錢糧甚多，具見殫心料理，深為可嘉，知道了。該都知道。六月，改置南運口於三汶河。大江

以南各省漕運。自瓜儀而北。凡四百五十餘里。至漕江浦天妃閘。以入黃河。此明臣平江伯陳瑄之所開也。萬歷間。河臣潘季馴。以天妃閘直黃河。故不免內灌。因移運口於新莊閘。以納漕而避黃。後亦以天妃名之。非其故矣。然其口距黃淮交會處。不過二百丈。黃水仍復內灌。運河墊高。年年挑浚無已。兼以兩河匯合。激洄激蕩。重運出口牽挽者。每艘常七八百。或至千人。鳴金合噪。窮日之力。出口不過二三十艘。而濁流奔赴。直至高寶城下。河水俱黃。居民至澄汲以飲。於是建閘置壩。申啓閉之條。嚴旨刻石。除重運回空。及貢鮮船隻放行外。卽閉壩攔黃。凡官民商艇。俱令盤壩往來。夫閉壩之制。不獨不便於民。且空重往來之時。仍不能禁黃流之不入。乃不得已之圖。非不易之策也。蓋因當時太山墩一帶。及七里墩外。皆森然巨浸。舍新莊閘之外。別無彼善於此之地。地形水勢。實限之以不得不然耳。自黃河倒灌以來。西北自白洋河。于家岡一帶。直接泗州。東北自吳城。張福口一帶。直至武家墩。卑窪者悉變爲高原。漕口以內。裴家場。帥家莊。爛泥淺。周圍數十里。凡墊成平陸之處。臣挑引河四道。淮水仍出漕口。是則黃流之灌。在當時誠大爲運河之害。而在今則頗受其利矣。何也。漕口兩岸墊高。天然成隄。黃淮不得交漫。一利也。太山墩上下。洪濤盡涸。而運河之地形。愈加完固。建閘置壩。可以惟我之所擇。二利也。漕口之內。橫亘灘洲。淮盛則泗水滔滔北注。淮弱則湖水常有所蓄。以濟運。而不至於盡洩。卽黃漲內乘。亦限於灘洲。而不得經。不久而淮水盛長。卽便抵回。三利也。因而譬之。漕口全淮之口也。洪澤湖其腹也。所挑裴家場。帥家莊。爛

泥淺諸河。則其咽喉。而新莊閘河岸。則其唇吻也。夫以黃河之悍烈。而運口出於唇吻之間。宜其淺露而無庇。徑直而受灌。濟運之清淮。反爲濁黃之所抵。而不得入也。於是酌議拜疏。移運口於爛泥淺之上。自新莊閘之西南。挑河一道。至太平壩。又自文華寺永濟河頭起。挑河一道。引而南。經七里閘。復轉而西南。亦接之。太平壩。俱達爛泥淺之引河。內則兩渠並行。互爲月河。以舒急溜。而備不虞。外則河渠離黃水交。淮之處。不下四五里。又有裴家場。帥家莊二水。乘高迅注。以爲之外捍。而爛泥淺一河。分其十之二。以佐運。仍挾其十之八。以射黃。運艘之出漕口。譬若從咽喉而直吐。卽伏秋暴漲。黃水不特不能內灌。運河并難抵運口。間遇東北風大作。累日不止。濁流乘之。而風迴溜駛。不旬日而停沙一刷無遺矣。是以邇年以來。重運過淮。揚帆直上。如歷坦途。運河永無淤墊之虞。淮民歲省挑浚之苦矣。雖然。旱澇不常。湖水設有時而淺涸。諸引河勢不能暢注而俱出。則寧使裴家場之水斷流。而爛泥淺一道。務須挑浚深寬。毋或緩此而顧彼。此則意外之虞。不得不預爲之籌者也。是年增挑南運河。起土加築兩岸隄。新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開滾水壩於江都之鰍魚嘴。揚州府志。

是年塞清水潭大決口。山陽運河戚家橋隄工。衝決五十餘丈。本年隨塞。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水再置滾水壩於高郵城南八里。又置於寶應子嬰溝。揚州府志。

是年淮水大漲。七月朔。南水關潰水入城。閘閘往來。皆以舟楫。壞民屋廬無算。高郵州志。

是年大水。漕隄決。興化縣志。

是年。創建山陽運河之鳳陽廠減水壩一座。創挑阜河四十里。以通北運。淮安府志。

是年。創建礪山毛城鋪。大谷山。宿遷攔馬河。歸仁隄。邳州運河東岸。馬莊集。減水壩十一座。開阜河上

接泇河通運。又開張家莊通運口。明萬歷三十一年。總河李化龍。開泇河行運。自夏鎮達於直河口。不

由徐呂二洪。避黃河之險者三百里。漕運利之。後直河口塞。改行董口。及董口復淤。遂取道於駱馬湖。由

汪洋湖面。西北行四十里。始得溝河。又二十餘里。至窯灣口。而接泇。第駱馬湖。本窯田也。因明季黃河漫

溢。停積而成湖。夏秋水發。不礙行舟。至冬春水涸。其淺處不流東楚。且水面遼闊。絳纜無所施。每重運入

口。卽役兵夫數萬。於湖中撈浚。浮送北上。而所撈之渠。不旋踵而汨沒於風浪之中。年年春鋪。宿邑騷然

苦之。沉黃河復故。兩潦各有所歸。湖水必致日涸。且撈浚無所施。實漕運咽喉之大虞矣。查宿邑西北四

十里。阜河集。其地溝渠斷續。有舊淤河形一道。若挑新溝。舊因而通之。可以上接泇河之委。而下達於黃

但啓土於沮洳之地。爲力甚艱。又南患黃河之逼。北慮山左羣山之水。不有隄防。不可以行運。乃揆測規

畫。卽取水中之土。以築水中之隄。南起阜河口。北達溫家溝。水深之處。挑水旱工共二千四百丈。兩岸築

隄四千八百丈。凡宿宿兩州縣。舊河內一切漫流旁洩決口三十餘處。盡行築塞。又起自溫溝。歷窯灣。至

邳境貓兒窩。計四十里。從無隄岸。每山泉暴漲。卽一望滔天。復兩岸築隄二萬七千丈。然貓兒窩一帶。爲

徐奄諸水之所注。納水太盛。則隄必傷。故建減水大壩三座以洩之。至如貓兒窩以上。地亢土堅。則空之而弗隄。又貓兒窩以西。至唐宋山。三千餘丈。乃霖霖暴漲之所。從出入者則隄之。蓋自阜河而上者。無不治矣。惟是下口直截黃河。遇伏秋暴漲。不無內灌之虞。於是復加斟酌。相得阜河迤東二十餘里張家莊。其地形卑於阜河口者二尺餘。而黃河上下水勢。大抵每里高低一寸。自阜河至張家莊二十餘里。黃水更低二尺餘。內外水面。高低相準。乃復挑支河一道。自阜河歷龍岡岔路口。達之張莊出口。蓋前此阜河出口。如丁字形。黃水自西而東。阜河水自北而南。兩溜相抵而不相比。且黃強清弱。故易灌。今張莊之出口。如人字形。黃水與張莊口之水。俱自西而東。與溜相比而不相抵。況又以阜河地高之水。下注於二十餘里地卑之出口。其迅流更足以抵黃也。由是上則東省河流。滔滔奔注。常東本等之水於漕中。而洩暴漲之水於壩外。下則運口常通。永無淤塞之慮矣。張莊運口。爲阜河尾閘。東通駱馬湖甚近。若不堵塞。則阜河之水與湖水。必半從此入黃。中河之水必弱。春初重運難行。閉之則夏秋水發。又恐內漲傷隄。應將張莊口閉塞。於其東建分水閘二座以減之。尤恐異常霖潦。如康熙十九年。二十四年之水。洶湧漫溢。今河臣王新命。做東省坎河口壩之制。堆積亂石爲壩。誠爲深慮。然尙虞宣洩不及。嘗再建一平水大壩。策方萬全。但湖口一帶。沙土鬆浮。須於宿遷治西馬陵山址。土堅處爲之。更自張莊。順見行之河。開複河一道。經駱馬湖東至馬陵山。接中河以行運。而置見行之河。以爲月河洩水之地。則往來船隻。行不經壩。

可無聖舟之患。兼以遠黃而備不虞。此亦善後之計。勿以爲過慮而忽之也。 阜河運道。自窩灣至吳家溝。十餘里。東西隄相去二三百丈。地極卑下。水一出岸。卽浩瀚滔天。每東北風起。西隄衝塌殆盡。而西隄內外。皆湖河沮洳。無從取土。修築甚難。又河形灣曲。一里數折。繆挽者苦之。蓋當時因大工屢興。請帑已數百萬。又正值軍興。旁午。故力圖節省。但循河形而挑築。故也。今應於冬春之候。窩灣口以上。放水東入。駱馬湖。使洄出河底。凡河道灣曲處。皆挑直之。卽以所挑之土。填築岸隄。移西隄引近東隄。俾兩岸相去。不過五六十丈。則河形漸束。隄工無風浪之虞。且重運飛輓。亦易前矣。 斬文。蓋公治河書。一。河防雜說云。阜河餘處。內窩灣一口。乃近年通運之處也。此工成於十九年之冬。至二十年七月內。黃流大漲。頃刻淤墊一千餘丈。不能通舟。彼時紛紛議論。俱欲折去窩灣壅塞。仍由駱馬湖。斬公力辨其非。親督官弁兵丁。將淤墊處。酌量挑挖。丈餘。黃水稍落。清流隨出。仍舊刷成大河矣。蓋測探水勢。知黃河由阜河口至駱馬湖口。計程不過四十餘里。而阜河黃水。較之駱馬湖口黃水。實高三尺。其阜河運口。有淤墊之患者。良由清水之長。以漸而增。而黃河則每陡長數尺。方黃水陡長之時。而清水不長。則黃流自是倒灌。一經倒灌。則淤墊立見也。隨將阜河口彌黃壩。暫行閉斷。另於阜河運東。歷龍阿岔路口至張家莊止。挑新河三千餘丈。使出阜河石壩之清水。由此新河內行至張家莊。歸入黃河。是爲張莊運口。二十二年九月內。黃水忽從龍阿岔流入。新河又復淤阻。隨於石壩添築彌黃壩一道。弗使黃水內灌。一面設法疏通。不過旬餘。而新河水仍暢行矣。然新河之南。應築隨河大隄三千餘丈。以關黃漲。此工若成。新河可恃以不淤。而運道永無阻滯矣。 康熙七年以前。糧艘抵宿遷。率從董口北達。自董口淤塞之後。遂取道於駱馬一湖。特是湖底淺澀。土性溼爛。篙師率謝技彈力。且水面遼廣。絳纜復無所施。於是銜尾者。膠滯不得前。每逐艘挑挖。舁送。宿邑駭然。猶慄慄以滯運懼。斬公毅然救其弊。因創開阜河四十餘里以達之。然其地沮洳。取土既匪易。又北受山左諸山之水。慮不支。且南接黃流。亦有內灌之慮。公又爲之揆測規畫。取水中之土。卽築水

中之隄。而束水有藉。備減水之區。以防山水之至。而洩漲有賴。然阜河之口。直接黃水。則遇黃漲時。必有內灌沙澱之虞。公又細測地形。灼見自阜河迤東至張莊。路僅二十里許。乃阜河之北高三尺。張莊之北卑三尺。即黃河迤東高卑之數亦同。於是將阜河通黃之口。竟行堵塞。而於阜河迤東復開新河一道。直達張莊。以阜河地高之清水。下注於地卑之張莊出口。夫然後清水常強。足以敵黃。俾黃水永無倒灌之虞。五年以來。飛輓迅利。而地方寧息。軍民實慶。永賴云。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增置高郵南北滾水壩。前後增置凡八座。壩口二三十丈不等。對壩皆開越河。以防舟行之險。凡舊隄險要處。皆更以石。揚州府志。

是年創建寶應子嬰溝。高郵永平港。南關八里鋪。柏家墩。江都鰍魚口。減水壩共六座。改建高郵五里鋪。車邏港。減水壩二座。斯文憲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總河靳輔至京。陛見。上問。已見黃河。輔回奏。河工最是艱難。但人事既盡。亦無不可成之功。即如清水潭。從前屢塞屢決。臣爲避深就淺之計。越湖築隄。略馬湖淺澀不通。臣相度地形水勢。改挑阜河。別開運道。彼時大小屬官。皆以爲創行新建。相顧畏懼。臣一力擔任。示以必可成之理。即有後累。不以相及。究竟清水潭築成。阜河開通。此皆人力既盡。無不可成之明驗也。餘詳俱見

黃河。斯文憲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二年大修兩河各隄工告竣。奉旨將地勢稍卑之處再行增高。并遠年舊隄悉爲加築完固。前此經理案內之邵、宿、二州縣北運河兩岸隄工。山、清、高、寶、江、五州縣南運河兩岸隄工。以及黃河兩岸高堰一帶濱湖隄工。俱經築竣。靳公陞見後復俞善後之請。發帑增築前工之稍卑者。更加築遠年舊隄。建邵伯南減水壩。以爲萬全之計云。淮安府志。

是年兩河會歸故道。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重挑金灣人字河。揚州府志。

是年建惠濟閘。在馬頭東南七里溝。舊名通濟閘。明嘉靖年建。引淮水以達漕運。後以河水南侵。閘底淤墊。至是新鑿漕河。於迤南三里。更建閘座。爲新運口。閘名惠濟。今現行漕。清河縣志。

是年九月二十七日。總河靳輔題。山、清、高、寶一帶運河。先因淮水微弱。黃流倒灌。臣將歸仁隄官路河空開。放水歸河助淮。嗣此淮流亦漲。運河仍係清水。高堰湖水。九月方長。較去年更高尺餘。亦賴減水壩宣洩。不致漫隄。奉旨該部知道。河防志。

是年冬。聖祖仁皇帝南巡。駐蹕紅花埠。侍衛趙昌傳諭總河靳輔進問。高、寶、興、泰一帶下河。爲何積水不去。臣輔回奏。高、寶、興、泰是窪下之區。如同釜底。向來河道淤塞。是以下雨積水。并減壩洩下之水。一時難去。又問開挑下河工程。要費多少錢糧。臣輔回奏。當日因科臣許承宣條陳。臣照議。曾估計過。約用錢糧

一百多萬。但臣一時不敢輕議。況費錢糧甚多。或用民夫開挑。方可節省國帑。上又問。若用民夫挑浚。幾時可以完工。臣輔奏。必得十餘年。方可告成。上云。太遲。若到十年。知道將來河道如何。不若仍動錢糧。速興工。爲是。如今科道。見有條陳。帶在此間。要問爾。臣輔奏。下河工程。臣還細細看明。方敢具題。十一月初六日。吏部尙書伊桑阿等。奉上面諭。朕車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朕心深爲軫念。訪問其故。具悉梗槩。高寶等處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致壅塞。今將入海故道。浚治疏通。可免水患。自是往還。每念及此。不忍於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安全。咸使所得。始稱朕意。爾同工部尙書薩穆哈。往被水災州縣。逐一詳勘。期於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總有經費。在所不惜。爾等體朕至意。速行。初九日。上回鑾。至淮安。問云。河道情形。我俱詳細曉得。只是下河之水。因無去路。民田尙然淹著。該得開浚。這工程。爾可兼任得麼。臣輔奏。臣加修工程未完。況歲修險工甚多。臣不能兼顧。又問。另委人做。使得否。臣輔奏。極好。駕至天妃閣。問云。天妃閣這樣險。何不再造一閣。分殺水勢。臣輔奏。已建有七里閣一座。駕至七里閣口。上云。這閣造得有理。連聲稱好。上見運口新閣。問云。這閣是爲何而造。臣輔奏。臣恐黃水大漲。天妃閣不能承當。所以又造這清水閣。束水專爲天妃閣而設的。又問。添這一閣。要費多少銀子。臣輔奏。要費二萬多銀子。上云。於往來船隻有益。就費二萬兩也罷了。

又奉上諭云。今年黃水倒灌運河。不可爲訓。爾須酌一治安之策。令永不倒灌。

靳文襄公治河書。

許承宣議復五塘舊制。上命督撫河漕鹽諸臣會勘。時司馬原具有挑浚海口之議。祇以帑費不貲。故未及舉行。至是。上面諭吏部尙書伊桑阿等。於是帶領淮安府高成美。前往泰州、興化、鹽城等處。一一

勘明。十一月十八日回奏。二十八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淮安府志。

十二月初六日。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吏部尙書伊桑阿等。疏稱臣等祇遵上諭。將興化、鹽城等州縣海口。詳勘得山陽、寶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之水。原從車路河、白途河等處。流入運鹽串場河。出白駒場、丁溪場、草堰場、劉莊場等十餘口。由苦水洋、鬪龍港、信陽港、廟灣、入海。今因年久。車路等河。串場河。及各場出口。俱被沙土淤淺。比高郵、興化等處河身反高。以故水雖仍流。而蓄水不能出口。今將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決濬導流。將會流串場河之車路等河。及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俱挑濬深闊。引高郵等州縣瀆水入海。庶永免水患。生民得以樂業矣。等因。具題前來。查得高郵、寶應等處。因水漲漫。將民廬舍田疇淹沒。是以皇上軫念。將錢糧盡行蠲免。復屢次賑濟窮民。今皇上巡幸。見民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深爲軫卹。特旨。差大臣。將被水患州縣。並入海舊河。逐一確勘。不惜經費。務期挑浚下流。令被災億萬窮民。盡復產業。潤田得以耕種。使其得以永安。雖堯舜如天之仁。不是過也。相應將河挑浚。以濟生民。又查總河靳輔。管河各官。治河年久。熟識地方形勢水性。應令總河靳輔。親往車路等河。并串場河。

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逐一確勘。作何挑浚深闊。使高郵等州縣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引流入海。其所用錢糧細數。造冊具題到日。工部確議具覆。至興工之日。若見任官員不足。該督題請可也。奉旨。靳輔見在督理黃河隄岸。又令兼理海口。必致兩誤。且黃河海口係在兩處。應另差官督理。著再確議具奏。部議將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差出專責料理高寶等處下河事務。具題奉旨依議。河防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總河靳輔題奏。高、寶、興、泰、山、鹽等七州縣。下河田畝。被積水沈淹者。自明代已然。其患非一日矣。我皇上親幸斯土。目擊黎民昏墊之苦。特沛恩綸。大加修治。既遣臬臣于成龍專管督理。又以臣任河年久。應知挑浚機宜。并命臣綜理其事。敢不捐頂糜踵。黽勉奮發。力圖報效。惟是治之一法。宜握要領。審全局。而曲圖節省也。蓋七州縣下河海口高昂。而地低於海潮不下五尺。從前海潮內灌。不可以耕。曾經宋臣范仲淹築隄以障之。隄成而民享其利。名其隄曰范公隄。頌之感之。至今不衰。今若循先挑海口之議。則是引潮內侵。與范隄障水之意相悖。不特積水必不能洩。而糜帑殃民。將無底止矣。治之法。全在束水注海。夫內地既卑於海潮五尺。則應於內地築隄高一丈六尺。以高一丈六尺之隄。自足以束高一丈之水。內水既束高一丈。則高過海潮五尺。其趨海之勢必速。而無流滯之虞矣。隄既高一丈六尺。則隄頂高過水面六尺。其束水之力必堅。而無旁潰之患矣。臣所謂宜握要領者此也。築隄束水。固爲握要之計。然運河之新舊減水閘壩。何止數十處。卽下河七州縣之河渠溝港。所以承運河各閘壩之水者。何止數十道。若不盡行築隄。以束各處減下之水。則水仍散亂無收。漫淹田畝。

若欲一槩與築。則其費數倍。何止須帑千餘萬金。臣再四籌維。查減水壩之最大而多者。莫過高郵城南。今應將高郵城北。并車邏以南。邵伯鎮以北之零星閘壩。俱行閉塞。拆取石料。移於高郵城南。邵伯鎮南二處。改建深底大石閘二座。俾洪澤湖減下之水。并天長。盱眙各山澗之水。由高郵城南之南關大壩。五里。八里。柏家墩。車邏等壩。并新議建之大石閘內。洩去十分之八。邵伯鎮南已建之減水壩。并新議建之大石閘內。洩去十分之二。邵伯鎮南所洩之水。半由芒稻河并通州入江。半由串場河入海。高郵城南所洩之水。應自車邏鎮起。築大橫隄一道。直抵高郵。再自高郵城東起。築大隄二道。歷興化縣白駒場至海東。各閘壩洩下之水。彙歸一處。直達大洋。且必量入爲出。寧使出水之地寬大於進水之地。使所進之水。安流下注。而無擁刷隄工。漫潰決裂之虞。故內地窪區。築隄高一丈六尺之河。止寬一百五十丈。海灘高地。築隄高一丈之河。必寬一百八十丈也。臣所謂宜審全局者此也。至於各工隄堰艱於取土者。舊例。每方給銀三錢。尙有攤繳夯礮之夫在外。然三錢一方之土。近者不過數里之外。遠者不過一二十里之外。今此番隄工。與築於萬頃汪洋。一望無際之中。近者數十里見土。遠者百餘里見土。艱難既數倍於尋常。則其不費之費。從何措處。查難築之各工。共長六萬三千丈。率需土六百零四萬八千方。毋論取土之艱。數倍常時。卽以加價一倍計之。而此六萬三千丈工程。卽需帑三百六十餘萬兩矣。且夫船兩難曠日持久。不知竣工於何日。臣百計籌畫。作就近取土之策。其法。先定隄基。隨用船裝遠土。於水內築成圍埂。其

堰出水二尺。中間寬三十丈。長五十丈。圍堰既成。一面用草料防護。一面將隄內之水車乾。然後於離隄基十五丈之外挖土。挑至隄基之上。密加夯礮。築成大隄。其隄應築成頂寬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六尺。每隄一丈。用土九十六方。連船裝築填之土。并車水防堰一切大工器具物料。以及陰雨食米等項。每方止需銀二錢六分。六萬三千丈。共止需銀一百五十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兩。較之尋常估費者。約省過半。臣所謂曲圖節省者此也。司臣于成龍於奉旨任事之後。閱歷月餘。其訪探輿論。審量經營之處。頗饒苦心。臣與該司面爲商酌。作聚水之形。區畫開濬價築諸法。除各工六萬三千丈需銀一百五十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兩外。其餘一切挑築工程。大約與舊例相同。止於築隄者。每方連陰雨食米等項。給銀一錢六分。連挑帶築者。以築成隄土爲準。每方連陰雨食米等項。給銀一錢八分。內一自白駒場至海口。應挑大河二道。共約長二萬四千丈。卽以挑河之土。築成頂寬二丈。底寬七丈。高一丈之大隄二道。每隄一丈。用土四十五方。連挑帶築。每方給銀一錢八分。二萬四千丈共需銀一十九萬四千四百兩。又自白駒場北至廟灣。南歷海安。秦州至芒稻河。約共應築隄十五萬丈。其隄大小不等。用土多寡不等。土方價值一錢六分。一錢八分不等。共需銀七十六萬八千兩。高郵州邵伯鎮南各建大石閘一座。白駒場南北兩岸亦各建大石閘一座。共建石閘四座。除拆取廢閘石塊外。其添買石塊。轉運舊石。以及椿木灰米錠鍋夫匠工食等項。并閘旁添建木涵洞二百個。分引河流。稍殺閘門內建瓴之勢。共需銀六萬兩。又前工盡完之

後。上流湖河之水。悉由新築水工大河內入海。涓滴不能旁洩。若遇大旱之年。難免禾苗枯槁。今創建木涵洞二百個。隨時啓閉。以資灌溉。爲永遠裕國利民之計。每個需銀一百兩。共需銀二萬兩。又水工大堤六萬三千丈。地勢最卑。而河寬水急。風浪時侵。若不預爲保護之計。則一時風起。便有倉皇無備。束手莫措之虞。此隄一有損失。則全功盡棄。爲害非輕。今估將此六萬三千丈工程。盡捲四五尺高順壩。再加丁頭草橫疊鑲護。每隄一丈。估用草蘆椿柳夫匠工食等項。共計銀二兩四錢三分。六萬三千丈共需銀一十五萬三千零九十兩。又白駒場至海口。共隄二萬四千丈。雖地勢稍高。而河寬水急。亦應用草防護。每丈需草價銀六錢。共需銀一萬四千四百兩。以上修治高寶等七州縣下河工程。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二千三百七十兩。伏乞皇上敕下部議。將所需前項銀兩。先賜撥發一半。以便乘時僱工。餘容臣陸續請撥。限三年告竣。庶事無誤卸。可免曠日持久之虞矣。臣擬將此項銀兩。俱作工所暫時借支。請於工完三年之後。分爲五七年解還戶部。其解還之法。又當分爲二項。內如築水工大隄。海口大隄。并護隄壩料。以及建高郵城南石閘一座。引水灌田木涵洞二百個。乃專爲七州縣田畝而舉者也。若北自廟灣起。南至芒稻河止。兩岸隄工。并邵伯鎮南白駒場兩岸石閘共三座。乃係創興各場鹽運之大利者也。何也。蓋水工海口隄河工竣之後。各減水閘壩之水。既盡歸新河入海。則七州縣水滄原額地畝。必皆盡行涸出。地既涸出。則串場河亦涸。而淮南綱鹽一百三四十萬引。無從輓運。故必須并築串場河兩岸之隄。再并建

邵伯鎮南白駒場新河兩岸之石閘三座也。臣查見在淮南運鹽之艱有三。一則串場河底高低不一。天氣稍旱。則河底稍高之處。即便淤塞。多挽拽之費。二則串場河不通運河。凡引鹽出場。必另用小船。由漫灘積水湖內盤壩而過。方到運河船上。是又多盤脚僱船之費。三則鹽船必經芒稻河。每遇水漲之候。大溜掣船。異常危險。非用數百人增添繩纜。設法挽拽。不能過溜。是又多僱夫之費。以上三費。每鹽一引。必須增費一二錢不等。若此築隄束水之工一成。則運河大船可以竟至串場河受載。自串場河開行。或過高郵閘。或過邵伯閘。寬河大港。一水直達揚州。既無淺澀之艱。又無盤壩之阻。更免溜掣之險。省費既多。而鹽船又得安流。計日可到。故曰創興運鹽之大利也。臣竊擬補帑之法。凡因有利田畝而興築者。則所費之帑。應於田畝項下陸續補還。其因有利運鹽而興築者。則所費之帑。應於鹽引項下陸續補還。查應於田畝項下陸續償還者。臣遍歷下河七州縣地方。西至運河。東至大海。南至江泰舊河。北至黃河遙隄。按其廣袤之遠近。察其積水之淺深。約略科之。將來工完之後。除去河湖城郭村鎮墳塋鹽場柴蕩外。可得田十四五萬頃。此七州縣全書所載額田不過十一萬頃。是額外餘田不下三四萬頃矣。即以秦州而論。地方平衍廣闊。按法而稽。應有田四五萬頃。今全書額田僅九千二百餘頃。蓋所種實田止有此數。餘皆沮洳沈沒之區。一州如此。他可類推。故曰工完之後。則額田而外。可得餘田三四萬頃也。今擬將涸出之地。逐一清丈。先將原額數內之田。盡行給主。其原額之外者。曰額餘官田。當廣招窮民墾種。給爲永業。

鹽賦肥瘠不等。應者止取佃價銀一兩二錢。瘠者止取佃價銀六錢。每畝止率取佃價銀九錢。額餘官田最少亦有三萬頃。可得佃價銀二百七十萬兩。內以一百九十六萬餘兩解交戶部。抵還借支之項。其餘七十餘萬兩。應將高家堰臨湖隄工。并山寶、高、江、四州縣運河隄工。再加高厚。更將山、清、盱、寶、高、江、六州縣境內。凡有關於高寶下河之零星應挑應築工程。逐一料理。以期永保無虞。爲久奠下河之計。真國計民生萬世之利也。其應於引鹽項下陸續償還者。查淮南綱鹽。每歲一百三四十萬引。河隄告成之後。每引每年既可省盤剝之費一二錢不等。今止令其於所省之內。每引每年納河隄銀九分。以七年爲率。七年數足之後。免其再納。計每年可得銀十二萬兩。不過七年。而此八十一萬餘金之帑。又可補還無欠。此在鹽商量捐省費之資。而坐享久遠之利者也。新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十七日。工部等衙門會覆監修下河侍郎孫在豐等所奏之疏等因。該臣等會議得。皇上親見高寶等七州縣生民。遭罹水患。軫念疾苦。特遣大臣。責任修理下河事宜。欲使被水災黎。亟離昏墊。以此冬季停工之際。奉有宣總河靳輔詢問之旨。欽遵將靳輔宣來詢問。據稱高郵以南。大減水壩二座。自正月起至五月盡止。可以閉塞。小減水壩三座。自正月起。至三月盡止。可以閉塞。其高家堰等處各壩。高郵州以南五壩。萬難閉塞。車邏以南。邵伯鎮以北。所有開壩。俱於去年閉塞。高郵以北開壩。亦可以閉塞者。今挑浚下河。最爲緊要。應將高郵以北開壩閉塞等語。且監修下河侍郎孫在豐

等疏稱。先將近海口之石碓、白駒、丁溪等處估計與修。靳輔先前請修疏內稱。高郵以北開壩。并車邏以南。邵伯鎮以北零星開壩。俱欲堵塞等語。今將車邏以南。邵伯鎮以北所有開壩。於去歲堵塞。高郵以北開壩。亦有可以閉塞等語。如此則於孫在豐等會議之時。將此處應行議出。乃不行議出。不合。將靳輔交與該部議處可也。謹題奉旨。修理下河。成功不在高郵州所有開壩。而在乎堵塞高家堰之壩。并黃河南岸毛城鋪等處所有減水開壩皆堵塞。則黃河之水不流入洪澤湖。如洪澤湖既無黃河流入之水。唯止有淮水。將高家堰之壩暫行堵塞。一年後。挑濬下河。方得有益。二十三日。工部等衙門會題該臣等會議得先經臣等詢問總河靳輔閉塞開壩挑濬下河之處議奏。奉旨云云。仰見聖心溯流窮源之至論。謂下流之水。由於上河。而開濬之功。務詳啓閉。面詢廷議。諄諭河臣。若能暫閉上流。庶可施工下水。誠見聖護洋溢。睿鑒高深。豈唯七州縣生靈。亟除昏墊。將見億萬年偉績。立奏平成。敕下詢問靳輔。據稱高郵州開壩。關係高家堰隄壩。此處仰見皇上睿鑒甚明。高郵州五壩之內。三小壩自正月堵塞。至四月初一日啓。二大壩自正月堵塞。至六月初一日啓。將高家堰所有古溝唐埂二座減水壩。亦自正月堵塞。至四月初一日啓。并四座減水壩自正月堵塞。至六月初一日啓。黃河南岸減水壩一座。開八座。俱暫堵塞一年。等語。應將高郵州南減水壩五座。并高家堰減水壩六座。俱令照所定之限堵塞。黃河南岸減水壩一座。開八座。應令暫堵一年。侍郎孫在豐等先稱將海口所有石碓、白駒、丁溪等處估計與修。次第題報等語。

應請敕下孫在豐等作速興修可也。奉旨：下河工程今年著止，將高郵州大小壩及高家堰閘壩照靳輔等所奏定限堵塞。令孫在豐等挑濬海口，其黃河南岸閘壩著于來年堵塞一年，併高郵高堰等閘壩俱仍照見議限期堵塞。令其預先備齊工料人夫，自今年十一月與工挑濬下河，勿致違悞。河防志

是年十月十五日，靳治豫奉旨來至淮安清江浦寓署，口傳上諭高寶一帶下河，朕自閱工時，目擊水勢情形之後，無刻不念此昏墊災黎，爾父主築隄之議固是，但凡事須順人情，且恐水中築隄工程不易，如得除水患三四分，使民受三四分之益，朕心亦可稍慰。今作何說法，修治有何意見，爾可問明爾父來奏。

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以河工事召滿洲大臣學士等滿漢九卿詹事科道等及往看中河官員，令入行宮。諭曰：前于成龍奏云，靳輔開中河無所裨益，甚爲累民，河道已爲靳輔大壞，令凱音布往看中河。云現有商賈船行不絕，若塞支河之口，則駱馬湖支河之水匯流中河，水勢現大，漕艘可通于成龍又奏，王新命曾向伊云，靳輔從上河放水，今若以此問王新命，王新命其肯任受乎？前召九卿至乾清門會議，皆畏懼于成龍，無一人敢與辨難，悉順于成龍之說，以河務盡爲靳輔所壞矣。惟朕獨與衆人異，謂靳輔不爲不盡心于河務，若云靳輔治河不善，全無裨益，卽靳輔亦不心服，朕未親至下河，不甚深知。若上河則自宿遷至清河之兩岸河底及高家堰以至廟灣，并運河諸處，朕皆洞悉，數年來河道未

嘗衝決。漕艘亦未至有悞。若謂靳輔治河全無裨益。朕亦不愜於心矣。于成龍在直隸愛民緝盜。居官頗優。故賜以朕所親御黃鞍馬匹。復賜銀一千兩。但懷挾私仇。阻撓河務。殊爲不合。朕非欲起用靳輔。祇以河工所關甚大耳。今九卿已將靳輔議罪。皆言其治河無益。若王新命聞之。亦必順從于成龍之說。以靳輔所治不善。因將原修之處。盡行更改。是伊等各懷私忿。遂致貽悞河工可乎。且使黃河自宿遷以下衝決。猶可修治。若宿遷而上。或致泛溢。則爲害甚大。所關非小。元時曾因挑河致生變亂。今據凱音布等奏稱。中河漕船。慕天顏勒令退回。支河之水。不許閉塞。慕天顏如此阻撓。深爲可惡。著卽提拿夾詢。問誰唆使。自然真情畢露。此等之人。不嚴加懲治不可也。今應遣明悉大臣看閱。將作何修治之處。詳確定議。前者令馬奇前往俄羅斯。但尙有同道大臣。馬奇著停其遣。往此看閱河道。著圖納馬奇、張玉書前去。其漢軍漢人官員尙應添遣。爾等開列具奏。伊等前往。須將毛城鋪、高家堰等地方徧閱。就靳輔所築之處。甚善而斷不可改者有幾。不善而應更治者有幾。著詳悉商酌。定議以聞。朕素不食言。亦不爲異日無驗之語。向岳州洞庭湖進勦戰船。衆議謂宜撤回。朕議船隻不可退返。岳州之役。萬一疎虞。則各處皆危。朕確然堅定。卒致成功。靳輔以丈出民間餘田作爲屯田。及阻抑開浚下河。其罪誠不可道。至有言黃河底漸高。此斷不可信。譬之盆內貯水。遇風且溢出。使黃河底果高。一有風濤。其有不漫漲橫流。決隄潰岸者乎。爾等明晨速往同九卿會議具奏。

河防志。

是年夏大雨水中河水漲隄四決淹治內糧田數千頃漂沒人畜不可勝計。

清河縣志

十二月十三日總河王新命題奏河道關係運道民生水勢從來變遷不一以致上廩聖慮躬親閱視胥
旰經營多方指授黃河始歸故道日見安瀾順流復令將挑中河以避黃河之險溜以利運艘之飛輓實
爲萬世永賴之平成臣以庸愚謬蒙殊恩備員河道往來確勘唯期仰副聖明於萬一查工部等衙門會
覆張玉書等欽奉上諭一案於開壩之應留應塞工程之應舉應停河口之應挑應濬詳悉確當誠如所
議臣已檄行河道各官逐一遵行外至攔馬湖洩黃水之壩應否閉塞奉有著臣詳看議奏之旨臣欽查
攔馬湖洩黃水三壩原以宣洩黃河異漲之水今若永行閉塞恐黃水異漲宣洩無路不無衝漫之慮似
應仍留如遇黃水異漲隨機開放以保隄工如水勢平緩則行暫閉以免中河淤澱與黃河樓隄內外汕
刷之虞再駱馬湖減水壩三座議留二座於隄內減水入中河留一座在遙隄之外又以中河逼近黃河
而運河駱馬湖水俱入此河河窄不能容納令於中河往東蕭家渡楊家莊新莊口有黃河衝決入海舊
河形之處量建減水壩三座減洩臣愚以爲旣以運河駱馬湖俱入中河河窄不能容納是此駱馬湖二
座減水壩之水爲無用何必又留此二壩之水減入中河復於蕭家渡等處建壩減出多此一番周折況
查舊案建一減壩所需不下一二萬金不等似不若將此三座減壩俱留遙隄之外令由舊河形入海於
蕭家渡舊河形三處量留缺口二處用竹絡裝入石塊酌水勢之高下堵塞宣洩以免衝漫以省錢糧之

爲安也。又以支河口議令閉塞。於隣近建板閘一座。隨時啓閉。但查支河口乃北運河會同微山湖荆山口彭河沂河瀟河白馬等河。並鎮口閘之水。流入黃河之口。一板閘至大不過二丈四尺。以二丈四尺之板閘。豈能宣洩北運河之水。勢必衝漫。似不若照舊聽其通流。若彼年水勢充足。則不必閉塞。如水勢淺阻。則建草壩閉塞。令其全入中河以濟運。俟糧艘過完。卽行啓壩。循舊入黃。以免衝漫淺阻之爲便也。又駱馬湖入黃河之口。令臣驗明。建減水壩二座。臣於十月初二、十一月初三等日。水落之時。兩次親驗隄外湖口。寬一百餘丈。深五六丈。以至二丈三尺不等。若迎水建減水壩。則汪洋浩瀚。無從下手。若迎水下壩築隄。再於兩隄頭建減水壩。則全湖排山之勢。似非壩隄減壩之所能禦。必致衝壞。且一隄兩壩。所費不下數萬金。是年修年壞。徒以有用之金錢。填無窮之巨浸。而究無底止也。臣愚以爲不若於兩隄頭暫用埽料堵塞。黃水淺深。用高出水面二三尺大竹絡。裝石下於隄河外面。旁依草埽。挨次排列數層。兩面再用密排椿夾持。水小則逼水入中河以濟運。水大則由竹絡上下以洩水。所費少而工程易。似尤可以省歲歲修理之金錢。臣現在責令該管官極力舉行。再查駱馬湖原止匯沂河。白馬湖。運河。微山等湖。泛溢之水。會入黃河。未有如今日之洶湧。緣郟城之東十五里。舊有洙河。自山口流出。西行約有四五里。轉而南。沿紅花埠。嗣歸一帶。復東由洙陽入海。郟城之東八里許。迎洙水之口。有名釣魚臺。又俗名禹王臺。者。相傳大禹治水。引洙水穿山而西。恐其害郟。故築此臺以遏水勢。及明季變亂。遂毀臺取石修城。以致

數年來沫水西流。由郟城城北。會白馬湖沂河等水入駱馬湖。不唯沂、郟、宿、嶧各州縣。歲受淹沒之害。而駱馬湖黃河亦添一沫河之水。愈覺泛溢奔騰而不可遏。考之記載甚明。詢之土人最確。臣復親勘沫河故道斷流。而禹王臺水口之水涓涓不絕。似應於禹王臺舊基處所迎水。亦用竹絡裝石堵塞。內築土隄斷流。令其照舊由故道入海。非但駱馬湖黃河之水勢得以減殺。而郟、沂、宿、嶧各州縣。亦可免淹沒之患矣。再歸仁隄五堡減水壩。被水衝壞。議令修理堅固。但臣會同查勘切近五堡之格隄。尙有官路河口約二三十丈。亦在過水。而六七八九堡倒塌漫溢之口。不止一處。若止修五堡減壩。而各處不修。仍爲無益。且歸仁隄土工約長一萬餘丈。廢壞多年。非數十萬帑金可以修築之工程。似不若暫停以損無益之費也。奉旨。這本內事情。著隨來諸臣確議具奏。

河防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駐蹕瓜洲陳家灣地方。奉上諭。高郵州南北一帶殘缺輒石工程著修理。二月二十五日。工部議修理下河具題一案。桑格捧出原疏轉傳上諭。著扈從諸臣議奏。會議得先經工部具題內開。侍郎凱音布疏稱。挑浚串場河。並丁溪、草堰、白駒、石礎。及車兒埠、下澇子河起。至苦水洋之處。俱照凱音布所題。令其挑浚等語。查近差侍郎徐廷璽。巡撫于成龍。看閱下河具奏之處。工部議自丁溪至白駒有通海之口三處。計三十七里。應令商人挑濬。其餘地方及石礎。俱行停止等因。繕寫摺子具奏。應將串場河、石礎無容再議外。其丁溪、草堰、白駒等河。先經于成龍、孫在豐俱稱應挑。其凱音布亦題請挑濬。應將此河仍令挑浚。又自澇子竈挑至苦水洋之處。詢問侍郎徐廷璽。巡撫于成龍。據稱河埽場河水流入苦水洋。丁溪河水亦流入苦水洋。且澇子竈上有歸入丁溪場之馮家壩。小河一道。相隔七里餘。如將此處挑濬。則河埽之水可由丁溪流入苦水洋等語。應將凱音布自澇子竈挑至苦水洋三十二里之處停止。將近丁溪之馮家壩河道令其挑濬。其餘俱照凱音布所題。再查上河爲下河之本源。互有相關之處。若令交與侍郎凱音布挑濬。恐各籌所司之事。反致誤工。亦未可定。今責成

一人總理督修。則上下河道可以兼顧。相應將下河事務。交與總河王新命。務期速行挑浚完工。以仰副皇上愛民至意。其凱音布挑河見用錢糧。令交明王新命後。回京可也。奉旨依議。三月初三日奉上諭。朕前閱中河。初疑其狹隘。今行經丹陽。閱視河道。亦復狹隘。又聞衆官民俱言中河挑濬有益。所關甚大。爾等會同總河總漕確議具奏。初八日。該臣等會議得。從前挑浚中河。原避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且收束散漫之水。使不致淹沒民田。看河諸臣亦疏稱。若行中河。則一百八十里之險可避。止因黃河逼近。不便挑寬等語。今我皇上南巡。省視民生。經過丹陽。又見與中河寬窄相等。詢訪官員百姓。命臣等會同總河總漕確議具奏。仰惟皇上從前諭旨。原欲收束漫溢之水。拯救被災之民。使淹沒田地。得以涸出。故前任總河靳輔。挑浚中河。今水勢業已收束。且避險就易。於民生漕運。甚有裨益。應將中河無容另議。其駱馬湖口。先經尙書張玉書等。看河之時。題修減水壩二座。今王新命稱。丈量水深二丈有餘。難以建壩。且需錢糧甚多。應停其建築。編竹篋以盛石塊。高出水面二尺。成造堵塞。若水大可以浮面洩出等語。又支河口。先經張玉書等疏稱。建造板閘一座。應令隨時啓閉。今王新命稱。若建閘。水大之時。必致衝決。應停其建閘。留出水之口。於南隄下。堵堵塞等語。此二處建閘修壩。用竹篋下壩。減洩溢水。與看河諸臣所題。其理無異。但照總河王新命議。建造修理。所需錢糧減少。應照王新命所議建造。又駱馬湖減水三壩。先張玉書等疏稱。將二壩之水。令流入中河。其一壩之水。留在遙隄之外。令流入海。今據王新命亦復稱。

善。應照張玉書所題。又張玉書等稱。襄運河駱馬湖之水。俱入中河。河窄難以容納。應於北隄建修減水壩三座。今王新命稱。若欲建壩。所費錢糧必多。應停其建壩。亦用竹簍以盛石塊堵水。若有大水。可以減洩等語。先張玉書等欲建壩減水。今王新命用竹簍盛石減水。俱係洩水之意。亦照王新命所議修造可也。奉旨依議。八月十五日。工部題覆總河王新命疏稱。儀真四閘。蒙皇上聖明洞照。加意運道民生。行令修理。臣查新河口之北新洲。原係江心長成之沙。今欲挑空成河。從來未經試驗之事。可否挑成。難以預必。即挑成之後。果否不復淤長。尤難逆料。且糧船皆由一閘經行。未見阻滯。所有一切重運。似應仍照歷年由瓜洲閘入運河。其儀真挑洲開河。并修理四閘。俱應暫停。飭令量爲修葺。以利回空船隻。俟沙洲變遷。可以通漕之日。再行興修等因。前來。查先經原任總漕慕天顏。將瓜、儀二閘。題請大修。臣部議行新任總河。親詣確勘。作速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具題奉旨。朕前巡行江南。經過儀真地方。見水淺閘壞。行船艱難。俱宜修理。著再議具奏。欽此。臣部議行河臣王新命。將儀真、瓜洲二閘。作速修理等因。具題行文在案。今該督雖稱北新洲原係江心長成之沙。今欲挑空。未經試驗。糧艘皆由一閘經行。未見沮滯。儀真河路并四閘暫停。使各省漕船盡由瓜洲一閘進口。勢必長江內漕船頂阻守候。以致遲誤。亦未可定。應請勅下總河、總漕、江南江西總督。會同察勘。定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奉旨。儀真河閘。關係運道。著河道總督會同江南、江西總督。漕運總督。詳閱定議具奏。今據總河王新命。會同江南、江西總督傅臘塔、漕運總

督董訥疏稱。儀真插外江口北新洲一帶。俱係乾涸。而北新洲之外。又有沙漫洲。過水不過二捺餘。橫亘二三百丈。難以築壩。若自沙漫洲尾。從北新洲腹內。向東北斜開引河。以通四閘。不能保無坍淤。似應仍挑北新洲舊河身。直通四閘。一切糧艘。令循沙漫洲尾。轉入新河口。可以通行。其日久或有淤阻之處。聽河臣酌量挑濬。所有應挑土方。并修閘工料銀兩。聽河臣確估等因前來。查儀真河口。關係運道民生。今河道總督等會同詳閱。仍挑北新洲舊河身。直通四閘。一切糧艘。令循沙漫洲尾。轉入新河口。可以通行等語。應如該督等所題。交與總河挑濬修理。其挑河修閘所需工料銀兩。應令總河確估具題可也。奉旨依議。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九年。總河王新命。奉上諭。河道關係最爲重要。已前一二年雨水鮮少。河道官員必將河務視以爲常事。今年景象。雨水似多。應行文總河。著嚴行曉示所屬官員。無分晝夜防守。務使河道不致有危。山東兗寧道冊

十一月十一日。總河王新命。題奏丹、衛河道情形。竊照臨清以北一帶運河。每歲重運。經臨。歷多淺阻。因考有河南小丹河。可以通流入衛濟運。曾經題明親往看驗在案。臣於十月初七日。自清江浦起行。循河而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細閱丹河。發源太行山。至丹河口。分渠九道。大丹一河。直歸懷慶沁河。其餘六渠。民間引水種竹溉地。約計一千四百餘頃。止小丹河。上秦河二渠灌漑所餘之水。涓流通衛。臣仰體皇

上漕運民田均關緊要之至意。諭令所在紳士耆民於每歲三月初用竹絡裝石橫塞八河渠使水歸小丹河入衛以濟漕。留涓涓之水以溉地。至五月盡重運過完則開八河渠用竹絡裝石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士民咸爲稱便。其小丹河經修武獲嘉以達合河鎮之處若有淺阻責令印河各官量爲疏濬。至輝縣掬刀泉在縣西北五里蘇門山下清水一泓約二十餘畝泉珠上湧難以數計。卽詩經所詠。彼泉水也。民間設立五閘蓄水灌田約三百頃。往例於五月初一日封板放水濟運。唯是五月正當農人需水之時未免有妨農務。臣親行看驗。閉板始可通渠灌田。啓板則泉流直瀉各渠立涸。應亦用竹絡裝石量渠口之高下堵塞使各渠之水常盈而所餘之水晝夜長流以濟運。其萬金渠出自彰德府安陽縣西南六十里善應村山下約二十餘里至高平村。昔人建牖開渠引水溉彰德府西南東三面地約計百頃。仍由彰德府東北五里許入安陽河其牖二門閘門高不過三尺寬不過一丈。臣親行啓驗一啓板渠卽斷流。未免有妨農務。亦應照五閘之法用竹絡裝石塞閘通渠漕民兩便。士民莫不歡欣頂頌。皇仁再令重運不由黃河俱由中河以上較昔甚早。五月封板之議相應停止。臣復循衛河至臨清由水路抵甲馬營等處節節查驗凡有淤淺處所俱經責令地方官大加疏浚。所有微臣查看過丹衛河道各情形理合題報。

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年四月初七日工部會議得河南巡撫閔與邦疏稱衛河并丹河萬金渠閘作何

開塞有益漕運民田奉旨行臣確定到日再議。臣隨親查丹河源發晉省流入黃河因百姓開渠灌田外又開大渠直達運河始有小丹河之名也。前河臣王議用竹絡裝石塞渠濟漕留涓涓之水溉地誠爲得計。但今重運俱由中河北上較昔甚早如雨水勻足照河臣所議用竹絡裝石塞口濟運灌田倘遇亢旱請每年三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令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以後聽民便用再掘刀泉乃衛河之源建立五閘蓄水灌田每年五月初一日封板濟運但五月正民間需水之候應照河臣所議用竹絡裝石堵塞使泉水直流濟運餘水灌田至萬金渠水自高平村建閘門渠灌田之後仍歸洹河暢入衛濟運亦應照河臣所議用竹絡裝石塞閘通渠以便民漕等因前來查該撫既將衛河丹河萬金渠親詣勘明確議具題應如該撫所題將丹河如遇雨水勻足之年用竹絡裝石塞口濟運灌田倘遇亢旱之年每年自三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令其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以後聽民便用至衛河五閘萬金渠閘亦應如所題用竹絡裝石塞口濟運灌田俟命下之日知會總河可也奉旨依議。河南管河案。凡天下河道通塞。關乎水利。唯獨江南漕渠。重在行運。則不能兼濟民生。康熙二十三年。聖祖臨幸。見下河管築。多方拯救。至今讀其原論。猶令人感激涕零。閘中丞疏言。衛萬金渠閘。而以濟運灌田。並行不悖。前旨允行。君都臣。何齊。慶聖世故。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工部題奏。臣等議得戶部侍郎博濟等疏稱高郵州等處減水壩九座內有八里舖車邏鎮二壩底石被水衝損其古溝東減水壩底并北二壩底衝損之處均應令堅

固修理。高郵州以南五壩，應仍照原定限期開放。永安隄改下竹絡，尚有未完，應速行修完。瓜洲閘二座，月河一道，儀真閘四座，運河一道，俱係新工。北運河東隄舊減水壩三座，新修竹絡減水小壩六座，俱係建造以防異漲。東隄兩面所下之埽朽爛，西隄殘缺單薄，取土甚難，且於運河無害，似應暫緩。東隄迎受河水，關係運道，應於隄岸排椿之間，下埽修葺。駱馬湖所建竹絡壩，中段被水衝壞，若於湖口上流百丈許，東挑月河一千餘丈，西挑月河一千餘丈，分殺湖水，於中河似有裨益。支河口束水壩，迅流無阻，中河北岸減水壩二座，攔馬河減水壩六座，俱係建造以防異漲。中河見今漕船經由甚便，禹王臺所建竹絡壩一段，土隄一段，堵塞入駱馬湖之水，今由沭河下海，於中河有益。下河丁溪草堰白駒新建閘座，始行興工，車路引河，尙未挑完，應速行修建。其閘門河水，迅流無阻，等因前來。查侍郎搏濟等，公同確勘，既稱瓜儀兩河，俱係新工，北運河、攔馬河、中河減壩，俱係建造以防異漲。支河口束水壩并閘門河水迅流無阻，中河見今漕船經由甚便等語，俱毋庸議。外其餘應行培築修造開壩隄工，并挑月河之處，均應如所題行。令漕河於歲修內動支錢糧，作速堅固修理。工完造冊題銷，再疏內稱運河西隄殘缺單薄，又稱取土甚難，且於運道無害，似應暫緩等語，但運河關係重要，應否暫緩之處，應令總河靳輔親詣確勘，定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旨：中河張莊運口，築隄建閘等情，著河臣將工費估計，題到再議具奏。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三年築中河兩岸束水隄。是年修廣濟閘。在治西仲家莊。舊名仲家閘。至是修之。改今名。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四年。建永濟閘。在甘羅城南太山墩北。與惠濟閘相望。亦通漕運。又建康濟閘。在治東陶家莊右。又建雙金門閘。在廣濟閘北鹽河內。又建小閘。在雙金門閘北。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內。河撫李國亮題爲恭請改復等事。奉旨該部議奏。部臣等查得河南巡撫李疏稱。豫省漕廠水次。舊設衛輝府北門外。嗣因監兌部員駐劄直隸大名府小灘鎮。隨將漕廠移於彼地。相沿至今。上年十一月間。臣親詣視漕。確勘細探衛河一帶。舊爲行漕故道。直抵通州。見今商賈船隻往來不絕。漕艘亦無阻滯。合無仰籲皇仁。允賜改復衛輝兌運水次。以本省之銀買本省之米。就近盤剝。實爲至便。但老鶴嘴地方。有大石二塊。相去五里。橫臥河邊。中間率多碎石。平常水勢。本自無妨。偶遇最淺之時。應仍就小灘鎮購買。庶民便通融。而糧無貽誤。查該撫既稱小灘鎮水次。改於衛河水次。以本省之銀買本省之米。就近盤剝。實爲至便。應如該撫所題。改於衛輝府水次。毋致阻滯。兌運可也。奉旨依議。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大學士伊桑阿等面奉上諭。下河地方。久罹水患。朕心時切軫念。前命挑濬白駒岡門等口。原欲使水盡通流。田皆涸出。今見興化、泰州等州縣。積水尙多。田仍淹沒。民

生甚屬苦累。著行文總漕、總河親往會勘。將下河積水。何故壅塞不能迅流。應作何盡令歸海。涸出民田之處。一一詳閱議奏。十一月初三日。總漕桑格等會題。該臣等看得下河爲洩水入海之區。自淮安以至邵伯鎮。計運河東岸。共有涵澗三十處。閘十座。滾水壩八座。此皆運河及高郵、邵伯等湖之水。由諸涵澗開壩等口。歸入射陽、廣洋等湖。就下流以至白駒岡門等口入海。總由下河受水之處甚多。而洩水入海之口猶少。是以水勢汪洋。易於停蓄。在雨暘時若之年。水循故道。田猶無恙。唯去歲及今兩年。夏秋霖雨異常。諸河泛漲。以致水勢洶湧。通流不及。瀾漫四散。而下河之高郵、寶應、泰州、興化、鹽城、廟灣等處。地皆窪下。均受其災。興化地方更低。積水尤甚。蒙我皇上念切民生。特頒俞旨。令臣等詳閱下河情形。將積水壅塞不能迅流之處。作何盡令入海。涸出民田。真我皇上已飢已溺之懷。而百姓無不共仰如天之德者也。臣謹欽遵。沿河踏勘。詳閱洩水諸口。除廟灣、岡門、白駒三口。水頗暢流。無庸置議。及興化通丁溪、草堰、白駒之車路、白塗、海濤、引河三道。并射陽湖下海之蝦溝、鬚溝、朦廳院道港。又高郵湖通邵伯湖之曹家灣、湯家莊七節橋。目今水未全消。不分隄岸。無由勘明。必須水落確勘。再將應行疏浚情形。另疏請旨外。今將臣等閱明亟宜疏浚各口。及應建閘之處。爲我皇上陳之。一、高郵湖之水勢宜分也。查邵伯鎮南有金灣三閘。閘南有金灣滾水壩一座。三閘之水。自入字河入芒稻河下江。其金灣壩外。原無引河。今擬於壩外挑引河五里。通入字河。將高郵湖之水。引入邵伯湖。由金灣開壩。同歸入字河。入芒稻河下江。

其人字河計長十八里。見今淺窄。應加挑浚。又芒稻河原有舊閘二座。西閘六門。東閘三門。今俱損壞。應加修建。如是。不但邵伯湖水不至下河。高郵湖水亦可分洩。而下河受益矣。一、車兒埠入海之口宜開也。查秦州河梁場有車兒埠口。其上流乃高郵漫漲之水。及興化梓新河之水。均至河梁場之老壩。匯流於車兒埠口。以至不能宣洩。今議將車兒埠口。至姚子壩四十里。河身淤淺。應加挑浚。姚子壩壅苦水洋三十餘里間。有河形。應加開導入海。其車兒埠口。老壩兩處。各應建閘一座。以備啓閉。而秦州之民田受益矣。一、丁溪入海之口宜通也。查丁溪閘口至撈魚港六十餘里。河勢深通。無容疏浚。自撈魚港至苦水洋七十餘里。河身淤澱。若循舊河挑浚。其河勢甚平。不能迅流。費帑無益。今相度情形。議於撈魚港之北。就近直挑十四里。即入王家港下海。而丁溪入海之水疏通矣。一、小海場入海之口宜開也。查小海場有一河形。原係洩水入海故道。年久淤塞。今議於小海河口。建雙金門石閘一座。自插口起。至鄧家窰計長四十里。應照舊河再加挑深。自鄧家窰起。至姚子口。計長二十里。雖舊有河形。然地勢紆迴。宣洩不暢。今相度情形。自舊河北岸鄧家窰起。向姚子口。就近直挑十里。以入舊河。再自姚子口以下。將舊河挑浚十餘里。會入鬪龍港下海。而興化又增一洩水之道矣。一、草堰場洩水之閘宜增也。查草堰入海之道雖暢。但因只有閘口一座。兼之窄小。上流水大。不能一時宣洩。常至漫溢。今議於舊閘之上。添建一閘。下挑月河七十丈。則上流無壅阻之患矣。一、運河之水勢宜分也。查淮安城南。運河東岸。有興文小閘。

一座。此關係分洩運河泛漲之水。流入澗河。由射陽湖下海。見今澗河淤淺。兼之閘門窄狹。水不暢流。今議將閘門改闊。并將澗河八十餘里再加深浚。以洩運河之水。則運河之水不至高郵。而興化等處更有裨益矣。以上各條。皆臣等詳閱被災州縣。積水壅滯。不能迅流情形。妄抒愚見。以爲分洩各水入海。涸出民田之策。是否有當。伏乞皇上睿鑒施行。奉旨。工部議奏。部議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行確議具奏。漕運道治河橋案。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十四日。戶部爲欽奉上諭事。會議得協運河南省漕糧。任城等八衛運丁張文安等叩閹狀內。河南漕糧。原在直隸大名府小灘鎮交兌。每漕糧百石。給盤剝銀一兩五錢。於康熙二十二年。河南漕糧改折停運。後於三十二年復運。漕項錢糧。俱照舊例支給。其盤剝銀兩。亦照舊例。應給發濟運。經今五年。並未支給。遇淺俱係各丁血賠。苦累已極。今水次改遷河南衛輝府。不惟路遠千里。更有崎嶇山河。盤淺過溜。較之江南。倍加苦累。而江南漕糧。每石給耗米四斗三斗不等。及至抵壩。俱是二五起交。身等升兌升交。伏乞皇上軫念窮軍積苦。討給盤剝銀兩。照江南定例。分別遠近加耗等語。又呈稱河南漕糧。原在直隸大名府小灘鎮兌運。後原任巡撫李。題準改在衛輝府。路途遙遠。山河崎嶇。輓運甚屬苦累。請將水次仍改歸小灘鎮等語。查豫省盤剝銀兩。於康熙十六年間。因軍需浩繁。裁減充餉。二十二年。豫漕改折停運。後於二十九年。經原任倉場侍郎凱等題請復運。九卿會議。漕船各項錢糧。俱照舊例遵行等因。具題行文在案。今旗丁張文安等。既稱盤剝銀兩。歷經五年。並未支給。遇淺俱係各丁血賠。苦累已極等語。應將前項銀兩。準其復舊。將通濟庫銀兩支給。俟運糧之時。將該省應支原款勦

給。再查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內。原任巡撫李。以衛河一帶。爲行漕故道。直抵通州。現今商船往來不絕。漕艘亦無阻滯。請將水次改復衛輝府。但老鸛背地方。有大石二塊。相去五里。橫臥河邊。中間率多碎石。平常水勢。本自無妨。偶遇淺時。仍應在小灘購辦等因。具題。臣部覆準。應如該撫所題。改於衛輝府水次。毋致阻滯兌運等因。行文在案。今旗丁張文安等。既稱漕米自衛輝府運送。路途遙遠。山河崎嶇。輓運甚屬苦累。應仍改小灘兌運。如此照舊改運。路途近便。應將所請照江南例。加給耗米之處。毋容議可也。奉旨

依議。河南管河道
治河檔案。

是年七月二十六日。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先據總漕桑格。會同總河董安國疏稱。邵伯鎮南金灣壩下。挑引河。直通芒稻河開。曹家灣湯家絆七節橋挑浚。車兒埠口至朱家竈挑河。小海場至王家港挑河。與文開至流均溝挑河。草堰建草壩。挑月河。車兒埠口。小海口二處各建草壩。并修建芒河開。與文開。共估銀一十九萬二千兩等因。又據總漕桑格疏稱。白塗河橫挑三十餘里。并入車路河。其車路河自唐子鎮起。至新莊止。淤塞十餘里。海清河自鮑家莊起。至白駒口。淤塞七十餘里。海陵溪自禹王廟起。至仲家寨。淤塞四十餘里。蝦鬚二溝。夏梁河。共淤六十餘里。陵隴西首之射陽湖。淤塞四十餘里。挑浚通共約計銀二十五萬餘兩。所費甚繁。不敢輕議動帑。臣欲做直隸挑河之例。開一事例。令其挑浚等因。前來。查下河岡門。丁溪。草堰。白駒等處。康熙二十六年。經原任侍郎孫在豐挑浚。二十八年。又經原任總河王新命挑

浚積水並未入海。徒費錢糧。或係海口高阜。而內河低窪。以致積水不能出海。亦未可定。應行總漕。總河會同江南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如照此挑浚。下河積水。果能入海。田地果能涸出。有益民生。江海有無倒灌之處。逐一確勘。定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十月十一日。總漕等會勘得下河各州縣地方。歷被水災。議無事土者。皆由上源受水之處甚多。而洩水入海之處甚少。兼之各邑通水故道。俱多淤澱。以致泛濫橫溢。成此積水之患也。今欲救此巨災。舍開浚故道。多分水勢之法。別無善策。是以前疏內。議修芒稻河者。欲分高郵。邵伯兩湖之水入江。使不至下河也。議挑曹家灣。湯家絆七節橋者。係開通高郵。邵伯兩湖淤塞之水路。使通芒稻河以下江也。議挑車兒埠之潛子河者。欲使泰州所受之水。由苦水洋入海也。議挑潤河者。欲分運河之水。流入潤河。由射陽湖下海。使不至高郵也。議挑海陵溪者。欲使高郵所受之水。通岡門下海也。議挑車路。白塗。海溝三河。欲使興化所受之水。由丁溪。草堰。白駒入海也。議挑蝦鬚二溝。夏梁河。并滕隴西首淤塞之射陽湖者。欲使高寶。興。秦。鹽山等處之水。俱由廟灣下海。此海口爲下河最窪最寬之地。洩各處上流之水。尤爲宣暢也。今臣等逐一細加覆勘。與前無異。毋容更議。唯是九卿會議所云。江海有無倒灌之處。臣等細察各處海口。以及江口。皆係歷來洩水之舊跡。而臣等所議挑建諸工。皆內地淤阻之河道。照舊開通。使水得達於口。瀉之江海。並非新開江海之口。自無倒灌之虞。至於會議所云。或係海口高阜。內河低窪。以致積水不能出海。如照此挑浚。下河積水。果能入海。田地果能涸出。有

益民生等語。臣等閱歷形勢，海口較之內河，終屬低窪。見在洩水，而目今水勢，尙在汪洋，民間被淹田地，多未涸出者，皆由諸河道淤塞不通之故。若使前議挑浚之工一舉，水得循其故道，自必下流歸海。田地自當涸出，實爲大有益於民生。十一月初七日，該部議覆奉旨：挑下河事，關係民生，朕軫念民生，先經交與凱音布、孫在豐、于成龍、王新命等挑過。伊等已俱挑完，大有益於民生等因具題。檔案俱在部可查。人俱在可問。今看來，俱徒糜費錢糧，並無水涸田出有益於民之處。今桑格等又稱應行挑浚具題。九卿不問明先經挑過之人，不查檔案，卽議準行。如果此番挑浚，果能水涸田出，有益民生，朕不惜錢糧，卽發庫銀興工，捐納事例，斷不可行。見在山西捐納銀米事例，尙未明白。桑格等如果將下河照伊等所題挑濬，卽能水涸田出，有益於民，將伊本身家產，出具保結，卽準挑浚。此事監察御史吳甫生亦經條奏，將吳甫生條奏事宜，一并發還九卿，問明先經挑過之人，閱查檔案，確議具奏。二十六日，九卿議覆奉旨：朕於南巡詳閱黃、運兩河形勢，凡疏濬修築事宜，俱面爲指示。河道總督于成龍等，令其遵行，已有旨了。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二日，上諭戶部：朕君臨天下，期於黎民樂業，各獲其所。凡興利除害之事，靡不舉行。獨免賑濟之恩，靡不下逮。比年以來，因淮揚所屬地方，疊罹水患，業已歲蠲頻賦，卹卹頻施。又勸支數百萬帑金，責令在河諸臣，於應挑應築之處，酌量修理，務使氾濫之水，匯歸入海，被淹之蘆舍田畝，盡皆涸出，用底幹事。乃錢糧竟爾虛費，卒不能使積潦有歸，田廬未涸，民生未遂。朕聞之惻然，軫

懷。值茲四方無事之時。欲將一切修舉事宜。詳閱指示。用是躬親臨幸。沿途審視黃河水勢。咨訪地方父老。比至歸仁隄高家堰。量度地形高下。應挑應築之處。已經一一明示河臣。惟是被淹地方。米價翔湧。生計維艱。朕目擊民依。深用廡念。著將漕糧截留十萬石於高郵。寶應。興化。泰州。鹽城。山陽。江都。受災七州縣。各留一萬石。悉較時價減發糶。餘米三萬石。著於邳州留八千石。宿遷。桃源。清河。安東四縣。各留五百石。亦照時價減糶。此各州縣發糶之米。著就近交與漕運總督。邳州著遣司官一員前往監視。再截留米十萬石於揚州。淮安各收貯五萬石。這應留漕糧。不論何處米石。著就近截留。爾部卽遵諭行。特諭。

初三日。聖駕看閱黃河隄岸。傳上諭。王公隄甚屬險要。務須加幫高寬。修築堅固。初六日。奉上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朕初五日自淮安起行。沿途細閱河隄。除河底已高。東邊甚窪。毋庸置議外。朕所駐蹕界首鎮前湖邊。用水平測算。河水比湖水高五尺八寸。揆此湖水似不能越此隄。而入運河。前往高郵。未知若何。但當湖之石隄。雖被水汕壞。朕公同細閱。被人搬去損壞之處。亦復不少。此固屬要工。修築亦不甚難。爾差賢員作速查驗。應卽僱工修築。嗣後查閱工程。有應修築之處。照此頒旨。特諭。十一日。歲貢馬秦。轉傳上諭。朕自淮安一路。詳閱河道。測算高郵以上河水。比湖水高四尺八寸。自高郵至邵伯。河水湖水始見平等。應將高郵以上。當湖隄岸。修築堅固。高郵以下。河之東隄。亦應修築堅固。有月隄之處。照舊存留。有應修隄岸。仍照舊隄修築堅固。至於邵伯地方。因無當湖隄岸。而河湖合而爲一矣。不必修築。

隄岸聽其流行。高郵東岸之滾水壩、涵洞俱不必留用。將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歸江。入江之河口如有淺處，責令挑深。如此條治，則湖水河水俱歸大江，各河之水既不歸下河，下河不必挑修。爾馬秦速行前去，將朕旨轉傳于成龍，令其具本啓奏。四月初二日，總河于成龍等奉上諭：山東采辦河工，應用石塊，爾即行文總河于成龍，作速預運沿河兩岸，俟回空糧船至日，帶赴河工應用。二十二日，河道總督于成龍等奉上諭：著將運河東岸隄工，凡有石工殘缺者，仍補修石工。其土工隄內有水之處，下壩幫築，減水壩俱堵塞堅固，用心防護。越壩更屬緊要，亦著加幫防護。淮安府涇、潤兩河，必須挑浚深通，毋任淤墊。又奉上諭：如有漫頂隄內積水之處，即釘排椿幫築，減水各壩俱著堵塞堅固，隄防要緊，凡有懶惰河官，不留心防範者，輕則即行懲處，重則處後斥逐，切不可姑容從事，致誤河工。又奉上諭：人字河若有窄狹處，可以相機挑空。凡有需水舊口，修砌涵洞，令民灌田。隄岸單薄處，亦酌量加幫。二十四日，總河于成龍等奉上諭：這運河東岸，再加高寬，再不必開減水壩。其涵洞與金灣淤壩，舊有河身，民間用水灌田，仍照例開放。減水壩著河官堵塞堅固，用心防守要緊。至新加隄岸，亦著爾帶來官員內選擇，或五十丈或六十丈，責令加意防守。西隄土石各工，亦上緊償修。高家堰亦速速修完。下河田地，不過一二年可以見出。又奉上諭：東岸有一段隄工，修得甚好，朕已給箭一枝，執箭說與爾知。此等官若不獎勵，何以服衆。二十八日，奉上諭：于成龍，爾回去即看歸仁隄、高家堰、漕口，甚屬緊要，徐廷璽著往

揚州去。往回查勘永安各石土并東西岸各工。與堵塞減水壩。要緊。將京中帶來各官。每員或五十丈。六十丈。逐名交給。用心防守。毋得疎虞。五月初一。初二等日。陡起西風。將高郵城北陸漫閘西隄一帶土工打通。以致東隄新工。浪汕殘缺。至護城通湖各口東隄。亦被浪汕坍卸。又城南車邏鎮起。至江都露筋止。以及三溝閘至邵伯鎮止。原無西隄。其東隄新土。浪汕入裏二三四五尺不等。蕪城墩迤南一帶東隄未完之處。俱皆漫水。以上並河防志。

是月十二日。河撫李。題爲豫省漕糧等事一疏。奉旨。該部議奏。部臣等查得河南巡撫李。疏稱。河南省漕糧。原在衛河交兌。後改小灘。經臣視漕。由衛登舟查勘。河流寬深。從不淺澀。以臣目擊親訪。最確最真。惟是河南漕糧。每歲起運二十三萬餘石。承辦各官。擁集於隔屬小灘一隅。數多期迫。因而囤戶商牙。百般勒掇。抬價騰貴。且豫省產米本多。今槩赴外省辦運。而本地之米。反致壅塞。衛河夙爲行漕故道。距小灘雖有五百餘里。而漕艘赴衛裝運。係空船而上。受載開幫。係順水而下。輓運易於爲力。且三十五六兩年。漕糧在衛兌運。並無阻滯貽誤。若就近小灘兌運。官民均有未便。今旗丁盤剝銀兩。俱已支給。有何苦累。仍復衛輝兌運。豫省官民。更永沐皇仁浩蕩矣。部議應如該撫所題。仍復衛輝府水次。毋致阻滯兌運。奉旨依議。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是月二十九日。總河于成龍等。看得湖河水勢。唯揚屬長發隄工危險情形。協理河臣徐廷璽。專駐督催。

原派人員并臣于成龍續委各員。辦料募夫。協力防護緣由。業經臣等題報在案。今據淮揚道薛晉詳稱。高江境內湖河水長六尺餘寸。值今五月以來。每日長水寸餘不等。尙未平定。西岸土隄。多被風浪打通。東隄新築未完之處。俱皆過水。臣等隨行令該道親勸督防外。唯是揚屬運河減壩。原與高堰。唐埂。徐壩。相爲表裏。蓋淮居上源。而揚居下流。所以兩處開壩。定例同時啓閉。前因揚屬各閘壩。奉旨盡閉。而唐埂等處各壩。未便全堵。所以揚屬之水。有長無落。臣等再三籌畫。若高堰小黃莊迤南一帶石工工程。盡行償修。一律完竣。即將唐埂等壩。亦俱閉塞。竭力防守。或可免無他虞。揚屬水勢。自可消落。但目今高堰各工。因錢糧不繼。尙多未完。若令各壩全閉。不但徐壩汛內受危。卽高堰。高梁澗。小黃莊等處。亦爲可虞。倘有疎失。所關眞匪渺小。是以準令暫開二壩。實閉四壩在案。至揚屬東隄。雖至危急。尙有金灣等壩爲之宣洩。卽邵伯迤南。東隄漫水。俱歸入江。與下河無礙。又查東隄危險漫水處所。亟應簽釘排樁。行據委員估計前來。臣徐廷璽。見在親督各員照估修築。務期速竣。以資保固。伏秋外。所有揚屬水勢情形。并見今修防緣由。臣等具疏題報部議覆。奉旨。依議速行。今年運河滾水壩。旣經堵塞。水勢洪大。勢所必然。該督著遵前旨。不時謹慎防備。務使隄岸堅固。六月十八日。桑格轉傳上諭。運河。黃河。關係甚要。今值夏季水漲之時。應挑選賢能官員。各處分守。于成龍係有年之人。來往巡查。恐其不能現隨。于成龍効力官員甚多。將此內賢能大臣官員。令于成龍酌量揀選幾員。具題將高堰隄工。運河隄工。湖隄引河。黃河危險

之處。俱照徐廷璽一樣。將各處分給在工所住。遇雨水之時。不時巡查看守。著差出工部賢能善跑章京一員。明日即行速去。交與于成龍。並將水勢情形看明回來。本日尙書薩穆哈、侍郎羅察、差去員外郎費揚古。具奏奉旨。好著前去。閏七月十一日。總河于成龍等疏稱。羅溝河卽名羅口。發源東省雲蒙諸山。各澗匯流而戍。沂河由沂鄆而入邳境。水從羅口分流。出徐塘口而入運河。其正河至隅頭集。經入駱馬湖。凡遇水發。瀰漫兩岸。淹沒田廬。沂河兩岸應築隄一萬八千一百八十八丈。羅口寬八十丈。應建閘座。以資啓閉。則邳州兩岸之民。可免沂河漲漫之患。而此水之由羅口分汛者。仍入運河以濟運。誠爲兩利無害等因。部議具題。奉旨依議。河防志。

是年八月內。總河于成龍等。於欽奉上諭。事案內具題。將清江大閘加高四層。又將大閘北岸下雁翅倒卸十丈。並越河閘東雁翅碎磚工十二丈。一併改砌石工。又將板閘關口埽工一百二十丈。改建石工。又將盤糧廳前埽工五十五丈。淮城西門外護城椿埽隄工三百六十丈。改建石工。又估挑澗河。自興文開起。至劉均溝止。長一萬四千零三十二丈八尺。并涇河自閘下起。至射陽湖邊止。長八千二百五十丈。頭石工。頭磚工。長三十丈。中石工。長一百五十七丈。頭石工。尾磚工。長一百三十一丈二尺。石工。磚工。長一百五十八丈。磚工。仍修砌磚工。石工。加高二層。真河廳冊。

是年九月初八日。總河于成龍題奏。竊照南運河乃糧船經由要津。又居下河七邑上游。更兼高堰六壩。

減出之水。盡由草字河。歷寶應。高郵諸河。而入於此。水勢浩大。河窄難容。是以前河臣靳輔。在於高郵南。北建設大小減水壩五座。題明開放定例。頻年以來。依期開放。雖隄岸保固無虞。而下河諸邑。均受其惠。今春恭遇聖駕南巡。軫念下河災黎。諭令臣等大修隄岸。堅閉減壩。下河麥禾。幸得收穫。一遇伏汛水發。盈隄溢岸。以致高郵九里。邵伯更樓。閻家涵洞。皆被漫缺。臣等於特疏題明等事案內。酌開壩兩座。上下隄岸。方得保全。總緣高郵河身與山陽寶應河身相等。驟受高寶諸湖滔天之水。開壩則有害於民田。閉壩則有傷於隄岸。欲其隄岸民田兩相保固。難矣。臣等往來查勘。再四思維。唯將洩水減壩。俱改爲滾水石壩。水長聽其自漫。而保隄工水小。聽其涵蓄。以濟運道。較之開壩水盡東流。閉壩徒費錢糧者。相去不啻什伯也。臣等身膺督河重任。敢不殫心竭慮。仰副睿懷。倘蒙俞允改建。則運道民生。均有裨益。九卿詹事科道議覆。奉旨依議。十月二十日。總河于成龍等題奏。邵伯更樓。高郵九里等處漫決。例應經管防守。并承修各官賠修。但需料浩繁。若令賠修。恐各官綿力。一時不能設措。難以驟告成功。又致有悞重運。所關非小。臣今再三籌畫。莫若先借動帑銀。刻期堵築。勒限告竣。俟工完之日。容臣核實。照數追補還項。不過先後轉移之間。而工可速竣。帑仍有著也。臣再有請者。除高郵九里缺口一工。先行責令該管各官賠修堵築外。其邵伯更樓決口一工。隄下原係舊有涵洞。隄內原有河形。在平日隄工完整。每歲水發之時。西岸一片汪洋。東岸淹沒。甚屬危險。是以今歲水漲。以致漫缺。卽堵築完固。恐難保守。今臣等親詣

斟酌估計工料。若與工堵塞。需銀甚多。不若就此決口之下。將舊引河疏挑寬深。在於河東築做土隄。東水南下入江。可洩運河驟漲之水。以固東西兩岸隄根。較之諸決。爲費甚省。不特無礙運行。且將來水發。可免漫漲之虞。而邵伯一鎮居民。永爲樂土矣。總河于成龍等覆題。除酌改運口。已經欽差侍郎常綬。會勘議覆請旨。在案。所有邵伯更樓河道。乃行運要津。今夏被水衝決。見今水深四丈。難以堵塞。且費帑甚多。經臣于成龍具奏。將決口之下。舊引河疏挑寬深。河東築隄。東水入江。都議應如所奏。令其挑築等因。奉旨準行在案。行據護理淮揚道裏河同知常維楨詳稱。督同該廳等親勘決口迤東。被水衝久。河底太深。難以越過。即使水內築隄。工程亦難驟起。況新運在卽。若不急議堵塞。恐洩水太過。有礙運道。今議將決口西岸。繞挑月河。築隄并打攔河壩。使水由月河改行。而見在之決口。日後自必掛口。另議堵築。不特省費。亦可以濟目下運道之急。共估用物料。土方。夫匠等銀四萬三千兩零。俱係實工實料。委無浮冒。經臣徐廷璽親勘核明無異。當經發帑委員照估價挑。俟工完報銷。既據該道詳估前來。除原冊送部查核外。理合具疏題估部議。奉旨依議。河防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總漕桑格題爲題明事。三月十五日奉旨。這邵伯更樓決口。自去歲奏報後。屢據奏稱。僱工修築。乃迄今尙未報完。以致漕艘十有餘隻。漂沒擊碎。其阻滯江干及瓜揚一帶地方不能前進者甚多。遲悞漕運關係重大。在工官員。所司何事。怠緩延玩。殊爲可惡。著嚴加議處。具奏。仍著該督設法倍料兼工堵築。刻期報完。勿致再誤。邵伯更樓。係船隻往來要地。已經衝決。十箇月有餘。船隻阻滯不能前進之處。桑格並不題報。至于成龍故後始行具題。不合。著一并察議具奏。該部知道。三月初九日。侍郎常綬口奏。皇上指示黃河挑引河。打挑水壩。于高堰管工大臣內。交給某人修築之處。恭請欽點。奉旨著差出董訥。范承勳承修。令他們二人於捐修人內。將捐銀多者。揀選十人。帶領修造。爾等將邵伯決口。月河。芒稻河。人字河。亦俱著奏。或堵塞黃水入湖之漕口。或閉塞清江閘之處。會同徐廷璽議。此係河官專責。如已定。即交徐廷璽修造。爾等俱馳驛前去。十四日。河道總督臣張鵬翮。恭聆天語。朕親書河工事宜二條。差筆帖式馬泰。交與于成龍。你到衙門查看。就知河工流弊。早已知有今日。豈至今日而始言也。臣鵬翮到清江浦。詢筆帖式馬泰。檢出御書上諭一條。由漕字譯出。係康熙

三十八年七月初三日。上諭。諭河道總督于成龍。董河圖去的董殿邦等。于七月初三日到來。問你身上好麼。伊說你臉色甚瘦。如今你身上好了麼。飲食如何。再細觀河圖內要緊應修兩處。今特諭在南方面諭你將人字河。芒稻河緊急挑空等諭。聞得至今未曾動工。若真未動工。大有所失。似此遲悞。不但運河東隄難保。關係民生最重。如今若不緊緊挑寬五六十丈。使不得爲此。又傳諭爾等。又一件事。看得河圖內歸仁隄。便民閘等口。俱已堵塞。毛城舖以下等口。俱未堵塞。將便民閘等口堵塞。毛城舖等口所出之水。將歸何處。必定散漫各處。民大受害。此處關係緊要。宜速籌一策。這二事外。各處工程修至何等光景。將水勢情形。緊急奏聞。爲此特諭。又一件。據馬泰回稱。御書上諭已繳。有錄出原稿。係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七日。欽奉上諭。初六日到清水潭。九里等處測量水平。看得河水與湖水相高二尺三寸九分。這一帶隔河石隄。關係緊要。宜當速造。朕在此處步行看工。未見一個做工之員。著查明參處。至高郵等處。河水向湖而流。河水似高一尺。乘黃水未深通之前。這些處隄工。雖一丈不可忽略。不可不急速償做。爲此特諭。十七日。河道總督臣張鵬翮。面奉聖訓。引湖水使之由人字河。芒稻河入江。朕所見最真。爾必須要行。以上並河防志。

是年三月內。上諭特遣侍郎常綬等至清口指示方略。將裴家場引河再加挑空寬深。清口築欄黃壩。漕船過完堵閉。回空之時開壩。過完仍行堵閉。總河張鵬翮。於欽奉上諭事案內。委原任布政司王毓賢

等。加挑裴家場引河。長一千七百六十丈。並築攔黃埧壩。于本年秋汛工完。塔禦黃水不出。便於放引河水入裏河。至八月回空糧船南下開壩。裏河壩

是年四月二十二日。總河張鵬翮題奏。我皇上明見萬里。洞晰河勢。指示周詳。仁愛之心。無所不用其極。臣將所圖形勢。縷晰陳之。一、人字河宜挑濬深闊也。自金灣閘至孔家渡。爲河之脈絡。見今狹窄。宜開廣闊。自此至芒稻山。河分兩派。又名芒稻河。此處水口兩岸亦狹。又有土嶺二處。前河臣尙未完。目今湖水方盛。宜洩宜急。應多募人夫。尅期盡行挖去。使其暢流。水口下有芒稻閘。年久塌壞。礙心頗高。宜挖深另修。因時啓閉。以防江湖。一、鳳皇橋引河之宜再挑也。此河經前河臣新挑。因未挑深。從橋口至胡家樓。河水絕流。竟成平地。宜加挑深通。引水從三家莊入運鹽河。匯入芒稻河。一、雙橋灣頭二河之宜挑深也。此二河見今水流。同入芒稻河。但河底亦有淺處。應俟冬時挑濬深通。其灣頭閘座雁翅塌陷。宜及時修砌。此三處之水。俱相繼會入芒稻河。流十八里入江。臣觀江口寬闊。河底深通。兩岸居民。二麥成熟。不慮水患。此江都金灣以下。至仙女廟之形勢也。唯高郵自擋軍樓起。至東西灣止。因高堰。洪湖之水。滔滔東下。西隄淹沒。漫入運河。東隄一望汪洋。水由城南大壩而出。洶湧泛溢。當伏秋水漲。恐東隄單薄。難以捍禦。致有不虞。宜將見閉三壩。相機酌開。以保城池隄岸。俟秋盡水落。修築隄岸堅固之後。再行閉塞。因係緊要工程。挑濬宜急。臣一面委官動督興工。一面估計。另疏具題。理合題明。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題。奉

旨。依議速行。鳳皇橋起。至裏河王家莊止。工長一千四百五十四丈六尺。又灣頭入裏河王家莊引河口。欄河南壩一
道。長一十四丈三尺。共估挑河築壩土方工料銀二萬四百六十二兩。又芒稻河西土壩長八十丈三尺。東
土壩長八十九丈。又東土山出口挑斂溝一段。長十丈。又金灣閣下自李家渡運南起。由孔家渡至新橋止。工長二千二
百九十三丈。共估土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以上共估土方銀三萬六千七百九十五兩。內節省銀一千五百二十六兩。

五月初六日。大學士伊桑阿。馬奇奉。上諭。員外郎拖克拖和中書張古禮。著馳驛前往河道總督張鵬翮
處。將修過河工程形閱看。伊等無有專責。將工程令河道總督張鵬翮明白繕寫摺子。交與伊等帶來啓
奏。總河張鵬翮摺奏。黃淮各條。分入本水。一、運河之宜挑深也。自清河縣運口至高郵州界首一帶裏河。頻年

黃水入運。淤墊從未挑浚。前河臣每以加高爲事。以致河身日高。一遇水漲。往往潰決堪虞。訪之輿論。宜
加挑浚深通。即取河底之泥。以加隄身。庶爲有益。臣前已面奏。奉旨俞允。欽遵在案。俟今冬糧船過盡。即
煞壩挑浚。一切進貢差使。暫由陸行。一、高寶江都一帶西岸土石隄宜修也。今洪澤湖水東下。水勢方
大。西隄盡淹。河湖一片。俟冬時水落。估計興修。一、高郵城南之石壩宜修也。今高郵湖水洶湧。經由城
南壩上而出。以勢漸遠。不能盡入人字河而洩。宜于秋盡水落。照前河臣所估。將五壩改爲四滾水壩。辦
料興修。於壩下相度形勢。開引河。使水有去路。一、新改中河隄岸宜修也。兩岸隄工。單薄不堪。水漲可
虞。臣查新築隄長一萬七百五十八丈。候選州同馬勳等三百五十員。領帑承修。內頂衝刷濶處。估釘排
樁二千八百三十四丈。桃源縣知縣王玥等十八員。領帑承修。迄今並未完工。除敕令各官。上緊照估修
築。勸限完固。如再違抗。另疏查參追幫。仍治以贖工之罪。臣看新挑中河窄狹。不如舊中河寬深。足以容

水。俟糧船過完。於深秋水涸之時。臣再率河官復加查勘。若舊中河可以修築。仍由舊中河行運。如果不能築隄。再將新中河審度形勢。另疏奏聞。又摺奏。黃淮各入一、運口修築攔黃壩。准有部文。動帑興工。今先築兩岸土壩。俟糧船過完。再堵運口。使黃水歸海。引清水入運河。一、邵伯更樓決口。已經修壩堵塞完工。糧船通行無阻。居民亦鮮水患。其舊缺口。雖不堵築。亦屬無碍。且河工需用錢糧浩繁之際。似可暫緩。一、高郵護城隄工。關係緊要。經臣題明與修在案。今正在修築。尅期告竣。以資捍禦。一、樞家關缺口。今正在堵築未完。但湖水方盛。邵伯南壩已堵。若將此口堵塞。無處洩水。東岸隄工可虞。應暫留此口洩水。以保隄工。經臣題明在案。俟秋盡建開。以資宣洩。一、人字河。芒稻河引湖水入江。關係緊要。經臣題明挑濬在案。今正在上緊挑空。務期寬深速完。以資宣洩。其芒稻關。俟秋盡水落。方可修建。一、鳳皇橋引河。引湖水由芒稻河入江。前因挑空不深。河心又係高岡。以致水不能流。經臣題明挑空深通在案。今正在上緊挑空。使深。務期速竣。引水暢流。一、劉老澗遙隄。造石減水壩。內建礮心八座。係會勘案內候選知縣修世燕等領帑承修之工。壩牆礮心俱完。尙有底石。正在鋪砌未完。飭其作速砌完。壩下挑引河一道。宣洩中河異漲之水。自鮑家莊至殷家口入漣河下海。馮佑領帑挑浚。總未挑完。飭其作速挑清竣工。如不竣工。另疏題參。一、九里決口。坐落高郵州九里地方。已經堵塞完工。一、清河北岸子隄缺口。坐落清河縣中河北岸。已經堵塞完工。謹將見修工程。繕寫摺子具奏。伏乞皇上睿鑒施行。初

十日。總河張鵬翮題。臣奉命視河。三月十九日。到通州看石壩。因其單薄沙築。水長可虞。交與分司臣王作舟加謹保固。四月初二日。自濟寧上任後。乘舟南下。山東一帶運河隄岸開座。俱皆完固。河道並無淺阻。其北直挑淺。夫銀兩。與倉場相近者。交與總督。與巡撫相近者。交與該撫。各就便清查。初五日。由新改中河。閱兩岸隄工。單薄不堪。詢之河官。僉云。隄工例係隄外臨河坦坡。隄內平地陡坡。蓋以坦坡可禦風浪之故。今新改中河。將北岸子隄改為南岸子隄。且兩岸狹窄。不能容水。其清河子隄。地居下流。兩岸皆水。況係虛鬆沙土。難抵風浪。內外衝激。甚屬危險。飭行原修各官。將單薄虛鬆及殘缺塌卸者。加葺高厚。夯碾堅實。一律完竣。如有違抗。另疏查參。初六。初七等日。由清江浦至淮安。寶應。高郵。江都等處。查看土隄及排椿工程。俱有塌卸殘缺。卑矮單薄不堪之處。其西隄自江都縣東西灣起。至高郵。擋軍樓止。被湖水淹沒。一望汪洋。其永安。界首等處石隄。修砌十不及一二。見在嚴飭經手各官。上緊修築堅固。速行竣工。如有抗違。另疏查參。稽家閘決口尚未堵塞。查原係減壩。邵伯南壩既堵。應留此口宣洩。以保隄工。黃各辦。分至于挑人字。芒稻河。引湖水入江。開張福口引河。以濟運道。均屬緊急工程。臣已經一面勸督與具疏奏明在案。其餘工程。有應挑應疏之處。容臣逐一確估。次第入告。所有微臣勘過河工情形。理合繕。沂河水勢。原有七分入廬口。由官河出徐塘口等處。流入中河。南下濟運。有三分由沂河流入壩頭集。

歸宿邑駱馬湖。從西寧橋引河。經桃源、沭陽、安東入海。此向來兩分之水勢也。近來如遇水發。宿邑民田。尙且受災。若將盧口一帶建開攔截。恐水多由宿境歸於駱馬湖。未免湖水泛溢。關係宿遷、桃源、安東、沭陽之田舍。不無顧此失彼之慮。相應備敘原委。具覆到臣。臣隨於七月初八日。自清江浦起行。初十日至。蠡兒窩。率同宿虹同知鄧之琮、邳州知州佟國珩等。至盧口。查看沂水至此分爲二派。一由正河東。流入駱馬湖。一直趨盧口。東南流出徐塘口入運河。盧口面寬八十餘丈。水勢急溜。河底積沙。詢據邳州居民。戴題名等供稱。自順治十六年衝開此口。水大之年。被其淹沒。須築隄閉塞。方免水患。問據盧口東岸宿遷縣居民戴天祥等供稱。若堵塞盧口。則盧沂河東岸全被淹沒等語。此二處之民。各執偏見。以利於此者。又不利於彼也。該臣看得邳州民劉三靈等。將盧口受患情形叩關一案。先經前河臣于成龍等疏稱。沂河兩岸築隄。盧口建開。可免漲漫之患。部議令河臣親身前往確看具題等因。奉旨依議。欽遵在案。今臣委官踏看。據稱若將盧口一帶建開築壩。恐水多歸駱馬湖。未免湖水泛溢。關係宿桃安沭之田舍。是有顧此失彼之慮等語。臣復率應州等官。親往盧口查看。沂河水勢。直趨盧口。面寬溜急。且係沙底。不便建開。應於盧口河兩傍隄岸殘缺之處。修補一律。束水流入徐塘口。既可濟運。又使民生得所矣。理合恭疏具題。部議覆。奉旨依議。同日總河張鵬翮題。該臣看得科臣張睿條陳。將清河縣以下所有陶莊開開放出口。建瓴之勢。逼溜使南等語。部議將清河以下所有陶莊開開放挑濬出水。或將董安國所挑引

河以下酌量挑挖建閘之處親身詳看具題等因。臣率淮揚道王謙等及秦河官詳看得。若將中河改由陶莊開而行。至董安國所挑引河尾入黃河。但清河縣地處窪下。面臨黃河。背坐清水。二水并漲。恐有漂沒之虞。必遷移縣治。又多繁費。且引河尾地亦窪下。恐黃水倒灌。雖建閘可禦。若糧船進口行下水數里。水溜風猛。難以進口。且陶莊開外黃河北岸。皆係坡灘。糧船至此。難以停泊。不若仍舊入運河。沿隄遡流而上。至陳家莊渡河。直進仲莊閘草壩。從無阻滯。應無庸更張者也。理合具題部議覆。奉旨依議。二十五日。大學士伊桑阿、馬奇折本啓奏。奉旨見今遣人往張鵬翻處。著將河水情形各處工程修理。若何著明白開寫摺子。交與遣去筆帖式賈回啓奏。總河張鵬翻摺奏查黃運中河伏汛水勢情形。臣於六月二十一日題報在案。七月初六初七兩晝夜大雨。秋汛水勢大長。臣於初八日乘舟前往邳州地方。看閱盧口。見山東諸湖水發。瀾漫而來。陡長丈餘。幸由貓兒窩運河流入駱馬湖。從竹絡壩出黃河。故運河隄工俱保平穩。中河水勢驟漲。將劉老澗上年原有洩水裹頭草壩漫開。水勢洩入壩下。兩岸盧鬆子隄雖有水溝浪窩坍卸之處。亦皆幸獲平穩。高郵水勢雖大。由南關柏家墩二處滾壩洩水。荷蒙我皇上指授方略。挑挖人字河芒稻河深通。洩水暢流入江。高寶、江都一帶運河隄工。皆保平穩。黃淮二河。分入本條。運口運旨於七月初三日煞壩。初五日斷流。攔截黃水。不致內灌。張福口引河一道。挑挖工完。於七月初八日開放。襄家場引河一道。河身挖完。亦於七月初八日開放。二水暢流。入於運河。見今水深四五尺不等。俱今

題報在案。運河自清口至界首一帶，自放引河濟水以來，止能衝去浮沙，其河底淤泥，積墊年久，衝刷不動。臣擬於今冬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回空糧船過完，築壩挑空深通。六壩閉後，黃淮二水并流入運河，有所容納，伏祈敕下倉場侍郎及沿河撫鎮等官，嚴催回空糧船，務于十一月十五日以前，盡數過淮。庶不誤挑浚。其浙江等省，尾幫糧船，恐回空遲滯，河凍水阻，請敕下該撫，將減存糧船動，苦蓋銀兩修葺，照例冬兌冬開，庶漕務不致貽誤。高郵護城隄壩工一千六百五十丈，前經題明，委令高郵州知州謝廷瑞等領帑修理，已經完工。足資捍禦。城池民生，兩有攸賴。邵伯更樓，繞挑月河築壩工程，已於四月二十七日完工。前經題報在案。人字河、芒稻河，委張弼等已挑開寬深，引湖水暢流入江。鳳皇橋引河，因中段土岡堅硬，挑空頗艱。見催委員王進楫等，上緊挑深，刻期完工。陶莊引河，都臣范承勳等所擬七月內完工。因秋雨太大，河身受有積水，見在車戽挑完。駱馬湖，李經邦所修石閘，上寬下窄，不能下板。題明發帑委通判葉增英、宿遷縣知縣胡三俊，辦料改造。多在勒限竣工。劉老澗引河，係馮佑領帑承挑之工，屢催不行。挑空，見在查明侵帑數目，另疏參追。其引河，估計發帑挑浚，改挑中河子隄未完分數，及水溝浪窩之處，勒令承修官馬勳等修築填補。其頂衝壩灣之處，責令承修官王珩等簽釘排椿，見在勒限嚴催修理。速竣。如再不完工，另疏查參。其高郵城南滾水壩，高寶江都一帶土石隄工，駱馬湖口竹絡壩，處處工程，需帑與修戶都所撥五十萬兩，委不敷用。見在分案估計，請撥錢糧辦料興修。此係各處修理之工程也。臣

謹具揭付筆帖式關住齋捧奏聞。九月二十日。總河張鵬翮題。該臣看得先經臣具奏舊中河可以修隄。仍由舊中河行運。如不能築隄。將新中河審度形勢。另疏奏聞。九卿議覆。俟具題之日再議。等因。移咨到臣。臣率淮揚道王謙等。查勘得新中河必須全身挑挖。兩岸子隄。全行加幫。但所需錢糧頗繁。而河頭灣曲。糧船行走不順。且三義壩以上三十一里。河身狹淺。遇湖水大漲。恐不能容納。舊中河自河頭起。三十二里至三義壩。河甚寬深。但三義壩以下至仲莊閘二十五里。河身甚淺。南岸河水散漫。難築子隄。且距黃河岸甚近。今衆議在三義壩將舊中河築攔河隄一道。改入新中河。則舊中河之上段。與新中河之下段。合爲一河。糧船可以通行無滯。至中河應挑應築之處。關係運道緊要工程。一面發帑委官。作速興修。一面確估造冊。另疏具題外。理合先行題明。奉旨。前于成龍奏稱。將中河改移。朕屢經諭其恐有未便。今張鵬翮所奏中河事宜甚當。著照所奏行。該部知道。清河縣改挑中河。熱壩修隄。簽釘排擠等工。實用銀二千餘兩。節省銀二千四百餘兩。共實用銀三萬八千餘兩。節省銀六千七百餘兩。十月十一日。總河張鵬翮題。案准部咨。會議得河道總督張鵬翮疏稱。駱馬湖水由舊中河進石閘。入黃河。助黃刷沙。如遇黃水大漲。恐其倒灌。則閉閘以禦之。此閘係原任知州李經邦承修。因金門下窄上寬。不能下板到底。應飭令李經邦改修金門合式。挑挖引河深通。然後議塔中河。引水入黃等語。應如所奏。一面興工。一面將需用銀兩。確具題。奉旨。依議速行。部咨到臣。行據該道廳詳稱。李經邦係正藍旗人。並未來工。查此閘係緊要。難容

遲緩。照例動帑委官。如式拆修。所有應用錢糧。行據淮徐道詳估銀七千九百餘兩。造冊前來。除原冊送部查覈外。此係李經邦應賠之項。仰祈敕部行令該旂都統於李經邦名下。照道還項。理合具題部議。准覆。奉旨依議。二十八日。總河張鵬翮題。看得高郵城南減水五壩。原任河臣于成龍。題改滾壩四座。臣親往查勘。見高郵湖水洶湧。經由城南壩上而出。以勢漸遠。不能匯入人字河而洩。宜于秋盡水落。照前河臣所估。將五壩改爲四滾水壩。於壩下開引河。使水有去路。不致旁洩。經臣于應修二疏內奏明。九卿議覆。應如所奏。奉旨依議。速行。今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估。南關大壩。迤南遷建大滾壩一座。仍長六十六丈。估銀二萬三千餘兩。車邏壩。迤南遷建大滾壩一座。長六十四丈。估銀二萬二千餘兩。實塔南關並柏家墩二大壩。共估壩料土方銀一萬五千餘兩。並無浮冒。臣親勘覆覈無異。具疏題估。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堵南關柏家墩二壩壩。原估銀一萬五千餘兩。高遷六壩久堵。揚屬水勢銷落。改估止需料。物土方銀三千三百餘兩。數前估銷費銀一萬二千餘兩。四十一年閏六月二十八日題銷。又二

十八日。總河張鵬翮題。該臣看得清河運口。至高郵州界首一帶。裏河頻年黃水內灌。運河淤墊。久未挑浚。以致河身日高。宜加挑浚深通。俟今冬糧船過盡。卽煞壩挑浚。一切進貢差使。暫由陸行。已經奏明。九卿議覆。應如所奏。奉旨依議。速行。又於欽奉上諭。事案內具奏。擬於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回空糧船。過完煞壩。將運河挑挖深通在案。行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稱。自張福口起。歷清河、山陽、寶應三縣。至高郵界首止。應挑工段。共長三萬一千一百七十九丈二尺。共計土二百零三萬六千六十四方。運運遠土。

並鑿彌河隄壩。共估土方工料銀二十二萬六千六百四十八兩零。造冊詳估前來。臣覆核無異。委官照所管工段承挑監工。除原冊送部查覈外。相應具疏題估。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十一月初九日。刑科掌印給事中陳詵題。竊惟黃淮爲患。匪伊朝夕。皇上神明獨運。睿照所及。洞達無遺。已將兩河情形。熟悉區畫。特簡張鵬翮總理河道。面受方略。殫心奉行。又遣大臣督修高堰。天心眷答。河伯效靈。今年伏汛。水勢消落。較往年十之三四。岿見安瀾。就下立慶平成矣。乃皇上睿慮周詳。猶恐淮黃交漲。或致危險。此誠至聖至明。事所或有。誠不可不早爲計及者也。臣思黃河之工。規模已經大定。不過實心修築。自可告成。唯是罅隙之處。尙宜早補。罅隙旣修。則一定之規。垂之萬世。永遠無弊。蓋黃河之患。最懼旁洩。不可兩行。卽兩岸清水。亦不可分洩。清水不洩。則助黃刷沙。水落之時。日夜滔滔。長流入河。若異漲之際。河流亦有倒灌之時。然六七天後。異漲卽平。淤沙未堅。清水仍出。沙隨水流。隨流隨去。此南北兩岸。所以必築隄以障湖。障湖以敵黃也。自南之歸仁隄潰。而胡家溝之口塞矣。高堰潰而清口塞矣。北之禹王臺洩水。而略馬湖之董口塞矣。其塞者。非黃水之能塞清。而清水之自不能出也。黃水塞清。不過一時之泛漲。清不能出。則旁分流弱。黃水隨清而入。一往不返。淤沙愈積愈老。河身反高於湖矣。今皇上命張鵬翮修歸仁隄。開胡家溝。以出灘湖之水。命大臣甯高堰。以出洪澤湖之水。此真一定不易之經。乃猶有罅隙當塞者。則莫如復天妃關。以防淮水入運。閉中河。以導東水入河。蓋高堰旣築。淮水必高。若黃漲不能復出。則必

擇空地而行。舊天妃閘。離淮黃交會之處二百餘丈。原用閘板閉斷。自天妃閘至清江浦。共有五閘。重運到時。遞互啓閉。重運一過。卽行鎖斷。官民船隻。俱用車盤。是以淮之全力俱注於黃。其引入運河者。不過暫時資其濟運耳。自廢天妃閘。移七里閘。改革壩。無復閘板啓閉。則淮黃相距之中。復有運河以爲尾閘。桃伏兩汛。黃障其北。堰障其東。無所分洩。勢必盡趨運河。運河淺澀。迫近淮城。萬一潰決。清江浦居民可危。誠有如聖慮所及者。故臣以爲必復天妃閘以塞其罅。然後淮水可出而清口可通也。至中河之意。亦復相同。借其通漕。可以避黃河之險。任其分洩。亦復生倒灌之虞。近年黃水灌入中河。至于嘴隄淺涸。皆復由此。今張鵬翮遵奉俞旨。亦已煞中河頭壩。引湖水從石閘出黃矣。臣愚以爲宜倣天妃閘舊制之意。於新舊兩河中。酌量遠近。多建閘座。重運來時。節級啓閉。重運過後。官民船隻。或車盤。或走黃河。勿令常行開通。使清水但資送運。一應減水壩壺行堵塞。令其俱入黃河。不唯宿遷以下。河流廣深。抑且仲莊閘出口之水。不致逼溜使南。而清口亦易開通。此不過一二補苴。而大工可以告成。永遠可以遵守矣。奉旨。這事情應否可行。著總河張鵬翮速議具奏。該部知道。十二月十八日。總河張鵬翮題。該臣看得科臣陳說疏稱。自天妃閘至淮安。共有五閘。必復天妃閘以塞其罅。然後淮水可出等語。臣按南河誌。平江伯陳瑄建通濟。新莊。福興。清江。板閘等五閘。遞相啓閉。以防黃河之淤。又慮水發湍急。難於啓閉。築壩以遏水衝。每歲至六月初旬。糧艘過壩。伏水將發。卽於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

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開壩。今天妃福輿板閘久廢。新莊閘亦以無用棄之。唯存龍汪閘一座。金門參差。不能下板。但古今異宜。不能盡復五閘。臣相度地勢。博訪輿論。公議酌復天妃閘一座。以防黃水內灌。將見存之龍汪閘。實應閘。拆修金門下板。設遇水涸。遞相啓閉。蓄水濟運。但目前運河淤墊。正在挑空。俟清水衝刷淤沙使盡。河底之尺寸既窄。方可安建閘基。將修閘事宜。另疏題請。又科臣陳說疏稱。新舊兩中河多建閘座。重運來時。節級啓閉。重運過後。勿令常開等語。查中河頭每年糧船過後。卽行煞壩。引湖水由石閘出黃。新運到時。又行啓壩。需費錢糧。不若於中河頭及中河尾各建石閘一座。以時啓閉。節宣水勢。於新中河孫家集以上。修石閘一座。如遇水大。洩入鹽河。以殺水勢。其修閘需用錢糧。另疏估計具題。以上運中兩河。科臣題請建閘之處。乃河工告成善後之計。事屬可行。臣謹具疏題覆。部議覆准。具題奉旨依議速行。中河頭建造石閘一座。井上下築壩。及挑月河。建草壩。共該工料銀二萬八千七百八十五兩零。中河尾一座。共該工料銀九千一百一十九兩零。三共銀六萬七千六百四十二兩零。又建孫家集小石閘一座。有礙下槽舖底。議於運口頭草壩。迤北建造大石閘一座。拆新莊開石料添用。以節省錢糧。又東西各築磚壩一道。卽以挑引河之土築壩。再於閘座上下穿開舊壩處所。各建草壩一座。以固隄束水。共估工料銀二萬八千一百四十二兩零。實隄南弘濟大閘。建造年久。閘底開闢。向被水衝壞。今議從新估建石閘一座。金門壩下板。以資啓閉。井開挑

越河。建築壩壩。通共需料物工價銀一萬六千四百九十八兩零。 十二月初二日。總河張鵬翮題奏。臣檢查舊案。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一

日奉上諭。下河見有積水。不得不引出歸海。將串場湖。射陽湖。蝦鬚。沙溝一帶挑通。引積水流歸海。欽此。仰見我皇上軫念民生。指畫周詳。下河數百萬蒼生。莫不感頌我皇上如天之仁矣。因前河臣于成龍

未暇兼顧。今臣遵聖訓，疏通海口。黃水有歸路矣。塔塞六壩，開濶清口，引淮水會黃。二瀆合流入海矣。上河漸次就緒，乃親往查勘下河。見水勢漸消，高原已經種麥。唯與化縣形如釜底，積水一時不能全消。較秦州鹽城水患尤甚。臣相度形勢，博採輿論，高、寶、山陽、鹽城一帶之水，由射陽湖之蝦、鬚二溝入廟灣，以達于海。今蝦、鬚二溝，因童營漫溢，淤爲平地。雖有夏梁河出水，但河身淺狹，不足宣洩。是以泛濫於與化、鹽城一帶。今宜將蝦、鬚二溝淤塞之處，約計四十餘里，挑空口寬十丈，深九尺一丈不等。引水入臙臙河，以達於海。約需銀五萬餘兩。高郵滾水壩下之水，由與化縣安豐鎮至白駒場，以達於海。今自鮑家莊至白駒八十餘里，地高水壅，宜挑口寬八丈，深六七尺不等。引水由白駒場入海。約需銀六萬餘兩。其高郵一溝以下，見有河形，一片汪洋，與化白駒闌以下，暢流入海，俱不須挑空。又自與化車路河至丁溪，由撈魚港以達於海。今撈魚港淤塞八十餘里，應挑口寬八丈，深六七尺不等。引水入海。約需銀六萬餘兩。寶應縣之水，由子嬰溝老河口入射陽湖，以達於海。今老河口一帶，淤淺三里餘，應挑口寬十丈，深六七尺不等。引水入湖。約需銀二千五百餘兩。秦州之水，自淤溪至車兒埠酒子河，以入於海。今酒子河三十二里，被土商築壩釘椿，淤塞不通。宜開口寬八丈，深六七尺不等。約需銀二萬餘兩。引水由苦水洋入海。如此則水有去路，而積水可以漸消。至于串場河，自秦州以至鹽城，長三百餘里，多有淤淺。若挑至廟灣入海，商民兩便。但舊例係鹽商挑浚，范公隄長三百里，昔人築以捍海，今已殘缺。修治需費不貲，應俟下河

積水消後。民有起色。漸圖修舉可也。其挑浚蝦鬚溝等河。應用銀兩。擬於加捐銀兩動用。如蒙允行。容臣

遊員估計。另疏具題。奉旨。這本內事情。著照該督所題行。該部知道。
蝦鬚溝射陽湖尾閘。共計工銀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丈。各寬深丈尺不等。共估土方銀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五兩零。其河底板沙之下。或有淤積五六尺不等。人難站立。難以施工。則挑至油淤而止。就以扣除土方銀略為疏浚。令其通行。再攔水壩三條。估銀二百五十五兩零。老鶴尖。油葫蘆港。瓦子莊。應寬疏沙淤。共估銀四萬九千四百兩零。合之蝦鬚二溝土方。通共估銀四萬三千一百三十五兩零。實應縣之水。由子嬰溝老河口入射陽湖。以達於海。除子嬰閣下至胭脂溝止。一帶河道深通。無庸估挑外。唯自胭脂溝起。由老河口至姚家港止。河長六百丈。河身淺窄。應一律加挑。面寬八丈。底寬四丈。深六尺為度。需用土一萬五千二百六十一方。每方銀九分。該銀一千三百七十三兩零。以上並河防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年正月十七日。總河張鵬題。高、寶、江都一帶隄岸。關係運道。最爲緊要。去夏水盛。西隄盡淹。河湖一片。經臣奏明。俟冬時水落。估計興修。九卿議覆。准修。奉旨依議。速行在案。今唐埂等六壩堵閉。高、寶、江都西岸隄根。漸次涸出。行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稱。除寶應縣北城灣。南唐隄。五淺龍王廟。江都西隄排椿等工。尙屬可緩不計外。查高郵陸漫開西岸。原屬土隄。每遇伏秋水長。危險堪虞。應建石工。與永安界首二處石工上下相接。以資捍禦。計工長一千六百二十五丈五尺。估用工料夫匠銀十六萬四千九百五十九兩。江都西隄殘缺石工二百四十四段。共長一千二百二十七丈五尺。亟應補修。以資捍禦。估用工料銀二萬九千一百四十五兩。高郵州東隄朱家田頭單薄危險。亟應下埽壓土。工長四十八丈。估用工料銀四千四百一十九兩。清水潭草大王廟東隄裏口險工。舊埽年久。朽爛堪虞。應下埽加工。以禦風浪。計工長一百五十丈。估用工料銀二千八百四兩。又金灣三閘裏頭礮心倒缺不堪。亟應修理。估用工料銀一千二百六十五兩。以上各工。不在從前估修之內。又永安東隄裏口龍門北灣險工。計工長一百丈。估用工料銀一千六百六十八兩。又永安東隄龍門南北灣裏口埽卸險工。計工長

一百二十六丈。估銀一千八百九兩。此二工。查係前河臣于成龍等委主事孫叔貽。筆帖式泰保等。對築完工。復被風浪撞擊。坍卸難資。捍禦例應賠修。若俟催提到工。始行補築。勢必遲誤。亟應先發帑銀修築。完日參追還項。以上估修七工。共需工料銀二十萬六千七十二兩零。除原冊送部查覈外。謹具疏題。伏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二十二日。總河張鵬翮題。臣按南河志。清口至淮安。建有五閘。遞相啓閉。以防黃水之淤。又慮水發湍急。難於啓閉。築壩以遏水衝。每歲糧船過盡。卽於閘外建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由此而觀。則是伏秋水發。黃河倒灌。自古而已然矣。故建閘築壩。以防淤墊之患。今運河初經挑挖。俟清水衝刷使深。河底尺寸既定。方可建閘。臣於覆科。臣陳說復閘疏內。曾經題明在案。茲清水雖已出黃。轉盼桃伏。秋汛繼至。節宣之道。預防之法。不可不急籌也。今於張福口。裴家場中間。開引河一道。會張福裴場等引河之水。並力敵黃。但黃水會合衆流。來自萬里。頻年河身墊高。勢大而力強。淮水止發源桐柏。迄今方出清口。一半敵黃。又一半濟運。終虞力分而勢弱。故蓄高堰之水。以助其勢。幸而黃水不大。亦足以敵之。若遇黃水大發。在糧船過完之後。仍遵旨堵閉攔黃壩。使不得倒灌。且可以刷深黃河。在糧船正行之際。遇黃水大發。將裴家場引河口門暫閉。引清水由三汶河至文華寺入運河。以濟運行。倘運河水大。山陽一帶。由涇澗。二河洩水。入射陽湖下海。寶應一帶。由子嬰溝洩水。入射陽湖下海。高郵一帶。仍由城南柏家墩二大壩洩水。江都一帶。由人字河。鳳皇橋等河洩水。入江。若遇黃淮並漲。

清水由翟家壩天然滾壩洩出。黃水由王家營減水壩洩入鹽河。至平旺河下海。若糧船過完。黃水不大發。將運河頭壩煞壩。令清水全入黃河。以資衝刷。一切官民船隻。照往例盤壩。俟回空糧船到日。方可啓壩。止留三汶河清水。仍由文華寺入運河。卽古人設天妃閘。於糧船過後閉閘築壩之意也。奉旨。這所奏已得河工祕要。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九卿等議准覆題。奉旨依議速行。六月初八日。總河張鵬翻題。高郵城南南關。車邏二壩。經臣題估改建滾壩二座。壩下引河因水占。難以深量。俟水退後。逐段估計。另疏具題部議。奉旨依議速行在案。又高郵滾壩洩下之水。由興化縣安豐鎮至白駒。以達於海。今自鮑家莊至白駒八十餘里。地高水壅。亟宜挑濬。引水由白駒場入海。需用銀兩。擬於加捐銀內動用。具題奉旨。這本內事情。著照該督所題行。今行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估。高郵南關大壩以下。自攔馬河起。至朱三家橋止。應挑引河一道。長三百九十一丈。估土方銀三千九十六兩。車邏壩以下。自攔馬河起。至商家莊止。應挑引河一道。長三百三十丈。估土方銀二千六百一十二兩。興化之海溝河。自鮑家莊至白駒閘止。共長一萬四千四百八十七丈。加挑寬深。估土方料銀三萬六千餘兩。通共估銀四萬二千餘兩。並無浮冒。臣覆核無異。除照數動支加捐銀兩。委官作速挑挖。並估冊送部查核外。相應具題。部議准覆。奉旨依議。十月初八日。總河張鵬翻題。淮揚運河。係各省糧艘經由要道。最關緊要。向因黃水倒灌。河底墊高。一遇水長。盈隄溢岸。前河臣于成龍。於康熙三十八年春。發帑委員。簽釘排椿。內填龍尾小

堵以衛隄工。三歷伏秋。又值運河大挑之後。清水暢流。兩岸泥土漸次衝刷。排椿日見倒壞。亟應乘時修理。以禦來年桃伏秋三汛。今據淮揚道王謙詳估。淮屬山陽境內。撥補排椿。改鑲丁埽。需用銀一萬八千餘兩。揚屬高寶江三州縣境內。撥椿換柴。改築坦坡。鑲柴壓土。需用工料銀一萬八千餘兩。通共估銀三萬七千餘兩。並無浮冒。造冊詳估前來。臣覆核無異。不另請撥錢糧。一面動支大挑運河節省銀兩。武家墩石工椿木節省銀兩。作速購料。乘時儉修。以資捍禦。并原冊送部查核外。相應具疏題估。奉旨該部議奏。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十一月十四日。大學士伊桑阿等。學士辛保等。以工部議覆總河張鵬翮請將高郵州陸漫開西岸改築土隄。折本啓奏。奉旨。陸漫開西岸改築土隄。內外鑲柴。見今錢糧雖省。但蘆柴易致朽爛。不能堅久。二三年後。又致重修。張鵬翮在任時。雖無可虞。若張鵬翮或離任。或淮黃水漲。有危險之處。鑲柴工程朽爛。豈不更難。著將這情由備寫。差員前往張鵬翮處。令其確議具奏。總河張鵬翮摺奏。接內閣中書永奇捧旨到臣。內開云。臣跪誦之下。仰見我皇上至聖至明。區畫深遠。無微不至。臣愚先因湖水消落。將陸漫開西岸石工。改築土隄。內外鑲柴。原從節省錢糧起見。臣今跪讀俞旨。蘆柴易致朽爛。不能堅久。二三年後。又致重修。聖主睿鑒甚明。應仍修石工。以垂永久。以資捍禦。臣謹遵旨。確議奏聞。奉旨。遣人問張鵬翮。今奏稱陸漫開西岸應仍修石工。以垂永久。以資捍禦等語。著修石工。奏摺并發。十二月二十日。總河張鵬翮題奏。山陽縣黃河南岸運料河。原任河臣董安國。署理總河印務。

徐廷璽具題動帑挑築未完。其河頭起於檀度寺開。久已築壩堵閉。詢問其故。據土人云。運河高於運料河數尺。恐其開放。建瓴之勢。直洩無餘。是以歷來堵閉。臣測量水平。果與土人之言無異。夫既堵閉。則此河爲無源之水。不能通濟下流。亦難運料。是此河已無益於運河矣。且汰黃隄。原在黃河南岸。重門保障。運料河身居汰黃。樓隄二隄之中。從前挑空此河。將草灣并小茭陵二處。汰黃隄穿斷。雖築有草壩。難資捍禦。是此河又有礙於隄工矣。況歷來運料。因此河未成。係由黃河射陽湖轉運。以濟工需。是此河既不能分洩運河水勢。反將有用之汰黃隄穿斷。誠屬無益。應停其挑空。將穿壞汰黃隄二處。填築堅實。以作黃河重門之保障。於淮安地方大有裨益。其各員應追銀兩。追解河庫。以備別工之用。部議准題。奉旨依議。志河防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總河張鵬翮題。運口爲糧艘轉輸要道。初春運行之際。在桃汛未發之前。水尙未長。漕運需水甚亟。去歲於石礪築草壩開渠引三汶河之水。以濟運。糧艘得以通行。至桃汛水發。卽行堵閉。今臣率道廳等官。再加相度。與其每歲開閉。需用錢糧。不若建造石閘。相時啓閉。不獨於漕運有益。且省每歲修築之資。行據淮揚道王謙詳估。工料銀二萬三千餘兩。並無浮冒。造具估册前來。臣覆核無異。不另請撥錢糧。動支停挑王家營引河銀兩。給發辦料興修。除原册送部查核外。理合具題。奉旨該部議奏。部議准覆。奉旨依議。三月十四日。總河張鵬翮題。酌復天妃閘以防黃水內灌。

將見存龍汪等閘。拆修金門下板。設遇水涸。遞相啓閉。蓄水濟運。經臣題明。將修閘事宜。另疏題請。部覆。俟具題之日再議。等因。在案。今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稱。除龍汪閘見在。另文議詳外。唯是天妃閘舊基。閘塘年久深窪。厚水難乾。故椿碎石。有礙下椿鋪底。議於運口頭草壩迤北。建造大石閘一座。拆新莊閘石料添用。以節省錢糧。又東西各築隄一道。卽以挑引河之土築隄。再於閘座上下穿開舊隄處。各建草壩一座。以固隄束水。共估工料銀二萬八千二百四十二兩。並無浮冒。冊估前來。臣覆核無異。相應題奉。旨該部議奏。部覆。奉旨依議速行。十一月十六日。總河張鵬翻題。運河爲糧艘經由要津。山清寶應河道。自惠濟祠後起。至界首止。已於康熙三十九年內。經臣題估發帑挑挖工完。現今冲刷寬深。其界首迤下一帶河道。向年湖河相連。水勢甚大。故未挑浚。今六壩久閉。高寶湖水消落。運河水勢平緩。上流所刷之沙。聚積下流平緩之處。河底未免淤墊。恐重運未能利涉。並應挑挖。一律深通。以利適往。茲據淮揚道王謙詳稱。高郵泥甸橋起。至永安南裏頭止。應挑河長四千九百九十五丈。估挑面寬八丈。底寬四丈。深一丈。並兩頭築築攔河壩。共估土方工料銀二萬四千餘兩。委無浮冒。冊詳前來。臣覆核無異。但挑挖運河。關係緊要。隨動支高郵大工節省銀兩。於空糧船過完。作速閉壩挑浚。一切進貢及差使官兵船隻。仍照前過壩者聽其過壩。起旱者卽行起旱。不得擅自開放。俟來年新運糧船到時。起壩開行。除委監工督催。并原冊送部查核外。相應具疏題估。奉旨。界首以下運河。若極其淤淺。有礙運道。卽照所題。

挑浚如漕船尙屬可行。則挑浚著停止。將此項銀兩留於緊要工程動用。該部知道。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摺奏。界首以下河道。康熙三十九年因湖水相連。水大未飽。挑空今六壩堅閉。高郵湖水消落。運河流緩。沙停。江西湖廣糧船身重。入水更深。不無淺澀盤剝。仍應遵旨挑空深通。以利糧船進行。嚴催承挑人員。晝夜疾費。已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完工。二十八日開壩放水。理合具摺奏明。二月初二日。聖駕南巡。總河張鵬翔奉諭。駱馬湖竹絡壩口門宜留。初四日。總河張

鵬翔奉諭。仲莊閘清水出口。逼溜使南。恐運口有礙。應於陶家莊以下楊家莊處。著挑引河。令中河之水。從此出口。於運口有益。雖楊家莊地勢低窪。即使倒灌。不過一二里。清水仍然頂出。著即相度形勢。估計具奏。仲莊石閘暫停。初五日。總河張鵬翔奉諭。禹王臺泆水。由泆陽入海。其泆河淤墊之處。應勸

明疏浚。初七日。總河張鵬翔在邵伯更樓奉上諭。此地舊日被災形狀。與今山東飢民無異。豈朕今日觀此地安居景象。而忘山東之飢民乎。朕念運糧賑濟。關係緊要。乘今日順風。爾作速回清江料運。轉運截留漕糧。差官前往散賑。距揚州十五里沙壩橋河道情形。朕自細閱。回鑾時。面說與爾知之。三月初二日。總河張鵬翔奉上諭。王公隄關係運道民生。最爲緊要。隄岸單薄。椿工漸朽。應再加幫。以資捍禦。不可因淤灘可恃而忽之也。河防志

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大學士馬奇等奉上諭。朕這次巡幸西省。閱視汾、渭。俱屬大河。直與黃河相通。河南

等處米石似可由黃河運送。但聞三門砥柱水勢甚溜。船不能上。朕欲親往閱視。因陝州知州奏無路徑。斷難行走。遂未果行。命三貝勒同近御侍衛往看。據回奏云。伊等差人乘騎涉河。一道閱有神人鬼三門。俱係鑿石開通。水從三門流出。水勢甚寬。水流甚溜。古人於岸上鑿有拉船孔眼。但未經以船試驗。不知可否行走。前總河靳輔亦曾奏黃河通於汴河。但淤墊年久。若行疏導。即可運米等語。朕至河南。閱河南府居各省之中。水路四達。最爲緊要之地。應於此處儲積米穀。每年米穀豈能必皆豐收。倘山、陝等省。間或收成歉薄。即可將此積貯米穀。修造船隻。由黃挽運。若到三門砥柱。船不能上。亦可於三門砥柱造船。剝運。以至山、陝。誠使河路疏通。則商賈人民。大有裨益。所宜於無事之時。預爲籌畫者也。豫省每年解京漕糧二十萬石有奇。若將豫省二年漕糧截留備用。則陝西等省雖值歉收之年。將此米穀運至彼處賑濟。殊屬有益。俟明歲遣大臣往看。河南管河道治河橋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奉旨。著川、陝總督、陝西巡撫、山西巡撫、河南巡撫速行會勘。確議具奏。河南管河道治河橋案。

是年四月初八日。總河張鵬翮奉上諭。昨歲西巡時。總河張鵬翮迎至行在。朕因山東河道衝決坍塌之處甚多。曾命張鵬翮及時修理。於新運漕船未到之前報竣。至今會否修完。尙未奏聞。著行文張鵬翮。乘此無事之時。親身速赴臨清。察明具題。回時自中路兗州一帶。察看東省人民目前情形。及散賑有無實

濟。並二麥秀實如何。著一具奏。是月總河張鵬翮奏明。臣前往臨清一帶查看。其間隄岸有去年大水漫缺之處。已經修補完竣。利於挽漕。糧艘通行。仍飭地方印河等官。將本管工程。加謹修防。以禦伏秋二汛。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山東兗寧道冊。

是年四月初九日。川陝總督博○。陝西巡撫鄂○。山西巡撫曠○。河南巡撫徐潮。會勘三門河路情形。疏稱。臣等伏惟我皇上功高三古。德冠百王。軫恤軍民。如同保赤。經營庶政。宵旰不遑。去歲蒙皇上俯念西疆要地。并順軍民。想望至誠。不憚冰霜。特賜巡幸。由山西陝西以至河南。簡閱軍旅。諮訪民艱。大沛恩膏。獨租錫賞。費逾百萬。臣等親隨扈從。凡大小事宜。無不仰蒙聖主指示。三省臣民沾荷天恩。均非淺鮮。我皇上於巡視之餘。洞悉天下地方形勢。以河南府居各省之中。水路四達。山陝汾渭二河。皆與黃河相接。於此積貯米穀。以備不時。我皇上愛民念切。凡稍有益於民生者。睿慮經營。纖悉必至。恐三門砥柱。船不能上。特命臣等會勘。確議具奏。臣等欽遵諭旨。齊至陝州。會同前赴三門。親身查勘。三門在陝州東北四十里。兩岸石山。鑿分三澗。中流謂之神門。水勢正溜。南岸則爲鬼門。石崖曲折。水更洶湧。北岸則爲人門。水略舒緩。至三門之下。約百餘步。則有砥柱。再其下二里許。則有臥虎灘。臣等用陝州船隻。從神門放下空舟順流。頗覺利便。又從臥虎灘下挽舟上行。因船方水溜。又無舵無篷。自辰至申。僅止拽行半里。臣徐潮先期以河南有篷舵之派子船。令新安縣知縣張琦。於二月二十四日。從新安縣狂口地方坐船。

由澠池一帶溯流而上。計程二百六十餘里。此間水溜甚急。如臥虎灘之險阻難行者。共二十三處。兩岸絕無緯道者甚多。若遇順風。則一日可行三四里。逆風則坐守竟日。無風而有緯路處。亦可行二十餘里。每船約用夫二三十名。所以該縣於三月初九日始至三門臥虎灘。臣等即將新安空船。於臥虎灘下挽。緣使篷。乘風而上。業已從人門徑過。又以船載糧三十石。用夫三十餘名。從上挽行。自己至末。亦從人門過去。兩岸晉豫人民。觀者如堵。其中父老皆云。自有生以來。三門河路。未見行船。今船由三門逆流直上。此真爲聖時盛事。不勝贊揚。臣等察看情形。此路船隻。自屬可行。但溜急灘多。水漲則無緯路。行船未免艱難。且每船載糧。不過三四十石。今上挽空船二百六十里。行程十有七日。若係重載。則必至遲延多費人工。滯滯時日。似此水運。不如陸路剝運之便。豫省漕糧。截留於河南府備貯。是誠經國聖謨。於三省人民。均有裨益。應遵旨舉行。將河南漕糧。卽於該府加謹收貯。若山陝需糧。則竟由河南府陸路運至陝州西門外太陽渡上船。計程廬三百餘里。馱送不過四五程。車行止須七八日。脚費更比河路減省。至於汴河離三門砥柱六百餘里。其黃河通於汴河。淤墊年久之處。臣徐潮查明另題外。再汾潁兩河。雖現在行船。不無淤墊。或某處可用大船。某處水淺應用小船。或船隻難行。應從陸路起剝。相度河流。製備船隻。臣鄂 臣曠禮查明另疏題報。謹將臣等查勘情形。三門一帶河路。繪圖進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圖併發。會議查得山西存倉米穀。共九十五萬三千九百餘石。

陝西存倉米穀九十萬一百餘石。甘肅存倉米穀共四十一萬六千六百餘石。前項米穀現貯兩省者尙多。若將豫省漕糧截留三年。共六十萬餘石。積貯年久。恐致沕爛虧空。應暫截留十四年起運四十二年分漕糧備貯。此後漕糧仍行解京。如有不足用之時。該撫等題明再行截留。其所截留一年漕糧二十餘萬石。應嚴飭該府州縣加謹收貯。毋致沕爛虧空。如致沕爛虧空。該撫及布政使以下各官俱照例處分。仍將收貯數目咨報戶部查核。又陝西巡撫鄂疏稱。渭河西至鳳翔。東至潼關。由渭入黃。由黃入汾。可抵山西之平陽。即或三門水溜。客商不敢冒險。而汾渭兩河可通舟楫。幾二千里。然商賈多捨水路而就陸路者。皆由陝西船隻方頭平底。無柁無篷。而水手又不善於操舟。若逆挽拽。日行止二三十里。所以舟行者甚少。臣同督臣博酌量捐資。於江南等省僱覓造船良工。熟練水手。量水性造船。使本地人演試。如果可行。民船亦照式修造。倘遇歉收。即可將商民船隻挽運等語。又山西巡撫曠禮所稱。汾河自河津縣起。絳州止。裝載一百石之船。可以行走。自絳州起。至平陽府城以及洪洞縣止。裝載五六十石之船亦屬可行。惟是介休之義棠橋。則積石壘壘。灘多水急。兩岸多山。向無緯路。自介休以至省城。則在在淤淺。若非祇遵諭旨。製造小船。難以行走。須用小船。似應做照撇船麻陽船式樣製造。移咨楚省。酌調船匠水手數名來晉成造。如果可行。捐造一百隻。交與本地水手看守。豐年聽其攬載。倘遇歉收。即於汾河接運漕糧等語。又據巡撫曠禮疏稱。隨即預造有桅有槳之小船三隻。內一隻可裝糧四十石。一隻可裝糧

三十石。一隻可裝糧二十石。在於汾河內詳加演試。自省城以至介休之義棠橋。又自義棠橋以至趙城縣。小船俱可行走。其自洪洞以至平陽府城。自平陽府城以至接運黃河之河津縣止。可行走等語。均應如該撫等所題。准其照原題捐造船百隻。以備挽運。其汾渭兩河有積石無緯路並淤墊之處。令該撫等不動正項錢糧。設法修治。又河南巡撫徐潮疏稱。汴河故道。一由中牟縣東南經朱仙鎮至沈丘縣出境。歷江南境。歷江南省之宿州而達於淮。久矣湮塞。皆成陸地。一由中牟縣東南經朱仙鎮至沈丘縣出境。歷江南省之太和縣而達於淮。係元臣賈魯修濬。今名賈魯河。現在通流。應於淤淺處。量加挑浚等語。又稱賈魯河河身之外。尚有支河。貼近黃河。止隔一隄。地名花園。康熙十年。曾掘開護隄。放運柳船以入黃河。事畢堵塞。今花園塌入黃河。人民徙居於南。名為新莊。若從新莊挑浚。建閘設壩。以時啓閉。便可開入黃河。由黃入洛而通舟楫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不動正項錢糧。設法將賈魯河淺處挑浚。并從新莊挑浚。建閘設壩。以時啓閉。便可開入黃河。以通舟楫。仍令該撫及地方汛官。不時防護。其工程丈尺。造冊報部查核可也。奉旨依議。

河南管河道治河橫案 河南府至陝州太陽渡水路。計程四百五十里。中有淺灘約數十餘處。緣路雖石。上水半之。漚池以上。河身漸高。灘水愈迅。雖有緣路。僅可挽數十石之舟。至砥柱而上。河中大石分峙。列為三門。神門本無緣路。若小舟乘東南風。猶或可上。鬼門水勢。最為洶湧。從未見有舟。唯入門之水稍緩。石崖鑿有緣路。緣路之上。排列鑿有方眼。石路滑溜。裝水限以助足力。亦未可知。臣將本地小方船。令從入門放空而下。亦覺乘。抹夫援手以著力。方眼之設。石路滑溜。裝水限以助足力。亦未可知。臣將本地小方船。令從入門放空而下。亦覺平穩。復會從下流挽上入門。因灘急退下砥柱。自午至申。仍由入門而上。蓋船方頂溜。併無挽舵。人又不善操舟。故也。探此則歷代挽運之蹟猶存。誠如聖諭。再太陽渡至西安府河水平穩。船可通行。俱有軌運路徑。並繪圖奏上。

論運糧之法。河南府至陝州之三門一帶河道。現在無可免之船。謹議以河南府至陝州太陽渡陸路。計程三百五里。今運糧二十萬。用車裝運。計程五日可到。每車裝穀八石。每日給腳價三錢五分。沿途州縣遞運。以惜牛力。共需車脚銀四萬三千七百五十兩。自太陽渡至西安靈家馬頭。水運爲便。每石給水脚銀錢三分。共需銀二萬六千兩。自靈家馬頭至四萬府陸路。每石給車脚銀二分。共需銀四千兩。共裝穀口數。照依河漕原議。定銀三萬兩置備。以上兩項共需銀十萬三千七百五十兩。脚價統於陸費支銷。抑臣更有請者。運穀二十萬石。止得十萬之米。其一半盡屬糶糶。徒費脚價無益。合令以二較易一米起運。則脚價更省一倍矣。此議漕餉世綸行述中所載。備錄之以資參考。川陝總督佛倫上籌策疏。言湖廣襄陽府。有自襄江進小江口通於陝西商州龍駒寨水路一道。自襄陽府至小江口二百四十里。襄江大船載運。每船可入九十石。至百石。自小江口換小船至河南浙川縣荆子關二百餘里。每船可載四五十石。又於浙川縣換小船至陝西商州龍駒寨二百餘里。河狹灘多。每船可載七八石。自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餘里。此段水路多難險。每船可載五六十石。至龍駒寨已上。不通舟楫。龍駒寨至西安府。相距四百餘里。中間有秦嶺藍關七盤等嶺。則係嶺路有百里許。臣唯小江口至龍駒寨雖係山河。亦古來轉運河道。但近代久不行運。恐河道間有淤廢。若此運道果能廣運楚米至龍駒寨積貯。較之陸路轉運。殊爲便易。龍駒寨至省城不遠。所積糧米。自可隨時調度。以備不虞。奉旨下九編。覆准。奉旨。命內閣學士龔球往會同查勘。此居易錄中所載。并附錄之。以見西北未嘗無轉運之道也。

是年十月十三日。濟寧道張伯行。爲請築汶河隄岸。以衛民田。以救民生事。竊照康熙四十二兩年。寧陽。汶上。濟寧。滋陽。魚臺。滕縣。嶧縣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連遭水患者。皆由於汶河隄岸不修之故也。查寧陽汶河南岸有石梁口。最稱險要。歷來各州縣之所被水者。皆由於此。至四十一二兩年。爲害更烈。而汶河南岸之沖決者。又不止石梁一口也。又有桑家等口。俱經沖決。淹沒之慘。較往倍甚。今年雨水稀少。幸未沖決。然而不可恃也。本道於九月間。親往查看。見隄工甚是單薄。且係頂沖。而離隄數十丈內。有高阜之地。可以加築越隄。又見石梁口上下隄岸殘缺甚多。若於石梁口內添築越隄。再於桑家等口堵築堅固。又於沿河一帶隄岸加幫高厚。不惟寧陽不受水災。而汶上。濟寧。滋陽。魚臺。滕縣。嶧縣及江南之

沛縣、徐州、邳州俱蒙寧陽之福矣。蓋石梁等口一開，先淹寧陽，次及濟寧、滋陽、汶上，漸至魚臺、滕縣、嶧縣，而並及於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是此十數州縣之被淹，皆由於寧陽石梁等口之沖決也。夫堵築石梁等口，加幫汶河隄岸，非有浩大工程，難以奏績也。爲功甚少，而造福無窮，從前皆因循誤事，逮至沖決，卽欲補救而已無及矣。直至十數州縣被淹之後，而始行堵築，則何益矣。若及今不早爲修築，將來山水發時，勢必仍屬難免。祈憲行司轉行該府，令其嚴飭該縣，將石梁口加修越隄，桑家等口堵築堅固，沿河隄岸加幫高厚，並嚴飭汶上縣，令其照依寧陽加幫汶上隄岸，庶水不爲害，而寧陽、汶上、濟寧、滋陽等十數州縣之民，均免水患淹沒之害矣。又爲詳明南旺大小挑之定制，以利漕運，以蘇民生事。案查宋尙書祠記云：用白英計，作壩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水，令盡出於南旺，乃分爲二水，以其三，南入於漕河，以接徐、呂，以其七，北會於臨清，以合漳衛，此定制也。其三分往南者，蓋以南有府河、泗河、洸河、竝馬場、獨山、南陽、昭陽、微山各湖，又有彭家口大泛口二河，其餘諸泉，不可勝數，此所以三分往南而不患其水少也。不知始自何年，今竟改爲七分爲南矣。惟其七分往南，所以每逢雨澇之年，濟寧魚沛一帶民田，在在淹沒，今議仍改爲三分往南，民田得免淹沒之患矣。其七分往北者，蓋以北止有安山一湖，以爲之接濟，所以七分往北而不患其水多也。不知始自何年，今竟改爲三分往北矣。惟其三分往北，水勢甚微，而安山一湖又經招租起科，無水接濟，所以每逢亢旱之年，東昌一帶，在在淺阻，今議仍改七分往北，庶糧船無淺阻。

之患矣。呈院院批據詳南旺水勢。今改爲七分往南。三分往北等語。始於何年。改自何人。水之分数。有何憑據。未經聲明。又云。今議仍改七分往北等語。查安山湖久涸。民佃起科。無水濟運。故早年東昌一帶。有膠舟之患。今作何開引河導水。作何修開壩蓄水濟運。未據籌畫指陳。遽云改七分往北。何其言之易也。仰道率府廳州縣印務等官。虛心勸議明確。果可見之施行。勿爲紙上空談。卽定議通詳。如無定見。慎勿紛更。書載云。按宋尙書用白英老人計。築戴村壩。遏汶流。使無南入海而北歸海。匯諸泉之水。蓋出汶上至南旺。中分往南。六分往北矣。唯斬輔重修宋康臺祠記有云。南旺分水三分濟南。七分北會臨德合澤衛之語。張公所云本此。又爲詳明開壩之制。以便遵守。事竊查柳林爲南旺上閘。十里爲南旺下閘。山東一千餘里之運道。其關鍵總在於南旺。則南旺之所係爲最要也。查南旺以南。接濟之水甚多。南旺以北。竝無涓滴之水助運。則柳林閘與十里關。正未可等視也。今議將柳林閘爲界水閘。則使汶河之水盡濟北運。而南運則用府泗等河。馬場湖之水以濟之。其要在柳林閘之啓閉宜嚴也。尋常有水之時。十里閘與柳林閘照舊啓閉。無容分別。一遇北河水小之時。將柳林閘板嚴下。十里閘板盡啓。使水盡往北行。若汶河水作。兩閘仍舊下板。使水俱田斗門入南旺湖。蓄以濟運。迨至水勢盛大之時。則啓十里閘板。而柳林閘板仍行嚴閉。使水由彭石口。孫強口。劉賢口入南旺湖。若水漫過柳林閘板。仍將寺前鋪閘板嚴下。使水由張廂口。盛進口。焦鷺口入南旺湖。是以柳林閘爲界水頭閘。寺前鋪閘爲界水二閘。總使汶河之水專濟北運。不令南行也。而又用蜀山湖之水。出分水口以濟北運。用馬

踏湖之水。出新河頭弘仁橋以濟北運。又用南旺湖之水。出關家大閘五里鋪滾水壩以濟北運。則北河之水。自不至於太小。而東昌一帶糧船。自無淺阻之患矣。如或謂南旺之水盡濟北運。柳林閘下不慮水小乎。不知若遇柳林閘水小。再將十里閘板嚴下。將柳林閘板酌量啓閉。而南河亦不患無水矣。總之必須南旺閘官。汝上主簿。小心謹慎。啓閉得宜。方克有濟。詳院批春夏洩水微弱。運艘淺於南。則閉南旺北閘以濟之。運艘淺於北。則閉南旺南閘以濟之。以智役水。臨時酌之。此潘公之成法也。今年五月。臨清水小。做此法行之。而東昌迤北運艘。得以魚貫而下。以運艘盡過南旺。故柳林閘可久閉也。今詳稱水大嚴閉柳林閘。使水由彭石等口入南旺湖。若水漫柳林閘。仍嚴閉寺前閘。使水由張廂等口入南旺湖等語。但運艘盛行之際。閘閉不便日久。且水既漫閘。則南旺湖水亦大。若南北二閘同閉。不惟湖不能納。且恐有衝突之患。不可不慮之周也。又云蜀山湖水出分水口。馬踏湖水出宏仁橋。南旺之水出關家大閘五里鋪滾水壩。俱濟北運等語。各口開壩。現在果無殘缺。可以開放。開時果於運道民地兩有利乎。尙須勸議妥當。勘明確議詳奪。居濟一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四年。聖駕南巡駐蹕。三月十一日。奉上諭。運河東隄。保守最爲緊要。隄岸應行加幫。高郵迤南。河水高於湖水。東西兩隄卑薄。應加幫修砌。量建石工。揚河屬。

是年閏四月十一日。聖駕臨幸惠濟祠石工。召總河張鵬翮。淮揚道張弼等。大學士馬奇等跪於河干。奉上諭。朕三十八年閱河。爾等所疏之處。俱屬黃水。今清水暢流逼黃。竟抵北岸。僅成一線。朕心甚爲快然。觀此形勢。朕之河工大成矣。高運山圩二屬。此條互見淮河。

是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戴村壩。遏汶水出南旺。分濟南北運道。關係緊要。著總河巡撫各差官前往看視。總河張鵬翮會同山東巡撫。飭行分巡濟寧道僉事張伯行。分巡東兗道副使蕭會看得戴村壩工。遏汶水出南旺分水口。分流濟運。所關甚重。祇緣年歲久遠。水中殘缺壩工裏頭。俱宜修葺。若令徹底拆修。工程浩大。需費浩繁。東省又無動帑之例。且現今汶河淤高。河底與壩面相平。拆修必多更改。未敢輕議。今議就現在之壩。照依舊制。量加修理。缺者補之。矮者高之。零亂者整齊之。裏頭石塊。亦照舊壘砌高堅。務令東水濟漕。不致旁洩。除泉夫在工力役外。需灰十萬觔。匠役二千工。共需銀一百八十兩。本道等倡率

廳州。照數公捐應用。上不動帑。下不累民。實於墾工有濟。詳院會題準行。又爲辨明事。行河工効力二載有餘。尋補山東濟寧道。有臺臣樊一疏。爲請陳東省湖閘情形等事。行不能無辨焉。據疏稱。查運河修工。始於戴村壩。引汶水一支。由東平而南。遞汶邑西以抵南旺。卽分水龍王廟是也。查永樂九年。未尙書用白英計。分水南旺。築壩戴村。橫遏汶水。南流會通河。始得濟運。每水潦則掘坎河口以殺之。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順之入海。以披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水微則盡塞。使餘波悉歸於漕。此戴村壩所由來也。旣築壩戴村。遏汶水入海者。注之南旺。水無旁洩。留坎河口不壩。以備分洩入海。每重運過時。用刮沙板。作一沙壩於坎河口。涓滴盡趨南旺。若水長則連沙衝出坎河後。河身漸移。近坎河口。全河之水。直灌坎口。故土壩歲築歲決。每歲勞費不貲。且全流漫衍而入鹽河。南旺每至膠舟。萬曆初。侍郎萬恭。壘石爲灘。十七年。總河潘季馴。築石壩四十丈。高三尺。水高於壩。漫而西出。漕無溢也。水卑於壩。順流而南。漕無涸也。二十一年。水大發。尙書舒應龍。又於河口之下。開渠洩水。故於兩旁各築石堰。以防衝刷。實石壩未築之先。主事余毅中議建。欲爲經久之計。莫若連建數閘。以時蓄洩。如堰城閘之制。蓋堰城可開。則坎河亦可開也。其後主事張文奇。又議仍築土壩。計每歲之費。大約不踰百金。且水直衝坎河。則上源之勢旣殺。而下源之勢稍微。王堂諸口。不致盡決。汶邑民田。得免淹沒。以利害計。雖歲有數十金之費。利倍於害矣。夫以余毅中言之。則當建石閘。此一勞永逸之計也。以張文奇言之。則宜仍歲

築土壩。此補偏救弊之說也。建石閘則工大而費繁。築土壩則力省而較易。然近日東平汶上之所以被水者。以石灘石壩僅百丈耳。夫以汶水全河之勢。而恃此百丈之壩以洩之。且過三尺而始洩之。石壩既窄。土壩又高。所以蓄水既高。則汶上被淹。及其衝決坎河。則驟水所經。而東平亦被淹。所謂川壅而潰。所傷必多也。爲今之計。建石閘則酌奪啓閉。固屬萬全。卽歲築土壩。亦無不可。而獨是築土壩宜準石壩之制。而稍高尺許。使水小之時。則全蓄以濟運。水大之時。則任其衝決。一俟水落或霜降後。卽爲修築。庶汶上東平兩不受害矣。或曰。爲汶上計。則得矣。東平以百丈之壩。而猶不免於淹沒。今日土壩準石壩之制。水大則任其衝決。東平之受害不更甚乎。予曰。不然。東平之所以受害者。以土壩既高。蓄水日甚。一經衝決。則驟水所經。而民田乃被其害也。若曰土壩卑。則東平被淹。然當日未分水南旺之時。全汶之水盡由鹽河下海。亦未聞東平之受害若何也。今南旺既分一半。而東平又慮其淹。無是理也。此戴村壩。坎河口之大較也。據疏稱。又恐汶水一支不足濟運。爰導諸泉。使之同歸運河。然孟冬挑淺。汶無所注。仲春重運。河無所資。終未盡善。再查運河之東有二湖。北曰馬踏。南曰蜀山。皆在汶邑境內。所以停蓄諸水。漕艘備至。則次第開放。以濟運道之不足。土人名曰水櫃。運河之西有湖曰南旺。亦在汶邑境內。挑淺則由斗門撤水以入於湖。或河水湧溢。則開斗門洩水。亦歸於湖。此其大槩也。但旣曰孟冬挑淺。汶無所注。而又曰有馬踏蜀山二湖。所以停蓄諸水。非汶之所注乎。旣曰仲春重運。河無所資。而又曰漕艘備至。則次第開

放以濟運道之不足。非卽河之所資乎。據疏稱。從來雨澤水勢。常不足於冬春而盛於秋夏。故於秋夏之交。洩水迅發。勢如黃淮。兼之泉流合聚。諸泉洶湧。擣洩勢而並注於湖。湖不能容。因而洋溢。民田罹災矣。查南旺之北。原有何家滾水石壩。又有王堂口水。水大則從此洩入石頭口等處。入運河。南旺之北。又有新河頭。洩馬踏湖水以入運河。是既有以濟北運。而南亦不至於泛濫也。蓋南旺以南。如馬場湖。府河。泗河。硯瓦溝。磨鎌溝。蜀山湖。南陽湖。昭陽湖。徽山湖。彭口。大泛口。其餘諸泉。不可勝數。濟運之水。不患其少也。南旺以北。舊止有安山一湖。而今盡成民田。張秋以南。沙河。棗林河。亦係濟運。而今盡淤塞。是南旺以北。無涓滴之水。以濟運也。有餘之水。宜洩於北。而不宜洩於南者也。爲今之計。何家石壩。當爲修整。王堂口。宜建石閘一座。伏秋遇洩水盛大。則開放以洩之。春夏之交。遇運河水小。則開放以濟北運。蓋重運一過南旺。則柳林閘嚴行封閉。使南旺蜀山馬踏三湖之水。由龍王廟往北。而汶河之水。則由王堂口往北入運。則南旺以北之運河。自無膠舟之患矣。據疏稱。昔人計出萬全。於蜀山湖之南。置滾水壩。於南旺湖之西南。建忙生閘。遇水勢泛漲。越滾水壩。以達濟寧之西湖。由西湖以入於河。自河以入於南旺湖。湖滿水溢。則開忙生閘。入牛頭。河歷南陽等處。下抵海口。其時流順瀾安。運通而民田無恙。夫曰越滾水壩。以達濟寧之西湖。由西湖以入於河。其說是矣。又曰。由河以入於南旺湖。夫西湖之十里閘安。居閘。皆入運河者也。其去南旺尚有五六十里。不知何以能逆流而上。以入於南旺湖也。此行之所不解也。據疏稱。後世

不師古人。懷私自利。高築滾水壩。蜀山之水無出路矣。堵塞忙生閘。南旺之水無所洩矣。查滾水壩雖高築。而利運閘已建。蜀山湖水未嘗無出路也。忙生閘雖經堵塞。而十字河已經開通。南旺湖之水未嘗無所洩也。但堵何家石壩。王堂諸口。使水涓滴不向北流。而又建利運閘以放蜀山湖水。開十字河以放南旺湖水。使水盡往南行。此則運河廳任同知之懷私自利者也。蓋南旺以南爲運河廳境。而南旺以北則漸至捕河廳境矣。止顧一壩。不慮全河。運河同知任瓌。誠有不能辭其責者矣。據疏稱。湖水猛溢。蜀山之北。如平原顏氏次丘及汶城東北一帶村落。南旺之西北。如宋家窪大屯小屯一帶屯莊。盡行淹沒。雖數日之內。水順河下。不致久停。然近湖之地。如宋家等窪。民田數千百頃。至今二十餘年。汪洋浸漶。無一可施犂鋤。查平原次丘俱在汶邑西南。而其所以被淹者。以何家石壩堵塞王堂諸口不能洩水。水不北行。自必向南。此其所以被淹也。而顏氏一村。又與宋家窪等屯俱在汶邑西南。其所以被淹者。以南旺湖隄。二十餘年不經修補故也。夫南旺湖隄舊係民修。今歲見百姓災荒。故令運河廳蘇稷督汶上縣主簿劉聲浩。率淺夫於今春已經修補完竣。而宋家窪一帶之紳衿士民。於今夏又經加高加寬。而南旺湖之水。已不得過宋家窪。宋家窪二十餘年不施犂鋤之地。已漸耕種殆盡矣。使早修湖隄。又何至淹沒二十餘年乎。查南旺湖原有關家大閘口。在十里閘下。又有五里鋪滾水石壩。在關家大閘之下。皆洩南旺湖之水以濟北運者也。數十年關家大閘已廢壞無存矣。五里鋪滾水壩又經堵塞矣。此二處不以洩水而

乃開十字河使南旺以北每逢天旱之年處處膠舟而南旺以南無論旱潦處處淹沒二十餘年不得耕種如宋家窪濟寧南鄉魚臺沛縣滕縣各處又何止數千頃哉自今歲閉利運開塔十字河嚴下柳林閘板盡啓十里閘板開新河頭使水盡向北行所以宋家窪濟寧南鄉魚臺滕縣沛縣各處俱經耕種而南旺以北重違亦得通行並無淺阻之患矣且又令疏關家大閘引河並令疏五里鋪滾水石壩引河將來仍開關家大閘滾水石壩使南旺湖水仍向北行出兼濟開濟運而忙生閘無容議開矣且宋家窪之水又自有路也查宋家窪以北原有引河一道由開河閘下兼濟開入河既得以濟北河之運又以洩民田之水今俱經淤塞已飭令運河廳及汶上縣主簿且勸諭一帶鄉民照舊開通矣據疏稱曩經具詳指畫區處同濟寧嘉祥會勘無如行而復止謂事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夫自古迄今水性有不就下者乎忙生閘乃牛頭河之北口自前運河廳任璣塔閘令淺夫多收埽草遂將忙生閘水道不行漸至壅阻夫濟寧嘉祥之受水猶之汶邑也汶邑之水南下濟寧嘉祥先受其害矣在汶邑顧汶上之百姓而濟寧嘉祥獨不顧百姓乎至於忙生建置諸事無考想任璣之意以爲昔日由牛頭河行運開忙生閘所以濟運也今牛頭河既不行運故將忙生閘塔閘開十字河放湖水入河以濟今運此亦爲運道計而非必有他意也但不知南旺湖之水宜開關家大閘五里鋪滾水壩以濟北運而不當開十字河以濟南運使南旺以南一帶之民田受淹也何也南運原未嘗缺水也據疏稱疏浚牛頭一河疏浚之事亦不過令沿河有

田之民高者平之。水草芟之。湖水一洩。隨河而南。則湖河不致倒溢。民田不致淹沒矣。查前會題疏內。原令地方官各縣修築各縣隄岸。各縣疏浚各縣河道。俱令各縣疏浚各縣牛頭河。並未嘗令其不行疏浚也。今宜據此再行嚴飭地方官。令沿河有田之民。速爲疏浚。無致再淹民田。據疏稱山東撫臣彙題兩關一開。濟寧之水。一洩無餘。抑何其言之不經也。閘所以司啓閉。備蓄洩也。蓄洩因時。啓閉由人。何至一洩無餘。查宋尙書挑河之始。原深三尺。數百年來。河底漸淤。加以隄土淋漓。運河之底。高於牛頭河底。一洩無餘。又何足怪乎。若曰閘所以司啓閉。備蓄洩也。是矣。但司啓閉者。亦必有官。備蓄洩者。亦必有人。信如是也。則閘官閘夫。又當添設。不多此一費乎。且南旺湖往北。既有關家大閘。又有五里鋪滾水壩。濟北運往南。又有十字河放水濟南運。今必欲開忙生閘。將閉十字河。而不濟南運乎。况一開一閉。不又多此一番更改乎。無論其不必更改也。即使開忙生閘。洩盡南旺湖之水。既有妨於漕運。果何益於百姓。且失百姓魚藕菱蒲之利矣。夫南旺爲四大水櫃之一。原係蓄水之所。今不用以蓄水。而使之出忙生閘。入牛頭河。則以有用之水。置之無用之地。且驟水所經。而牛頭兩岸。如嘉祥濟寧魚臺之民田。受害將無窮也。卽曰牛頭河之水。原有南陽湖昭陽湖。入微山湖。下抵海口。獨不思徐州迤西九十里無隄岸。伏秋水漲。漫入微山湖。且將逆流而上。逼微山湖。水使往北行。而牛頭河之水。又安能獨向南行乎。是開忙生閘。徒見其有害。而未知利之何從也。據疏稱如督撫所題。使兩關永塞。諸邑永困。非所以安民生而利運道也。再

爲秉公緝查。思當日所以設閘之意。並訪後來閉閘之害。如其按形查情。則必復滾水壩。開忙生閘。滾牛頭河。以利運道者。利民生。查全河考云。忙生閘。係洩湖水入永通閘牛頭河。由魚沛運河而下者。近年魚沛水盛。南洩不多。常苦匯積濟寧東南之境。是在當日已淹濟寧矣。且開忙生閘。亦止可以洩南旺湖水。而不能洩宋家窪水。蓋湖隄間隔。宋家窪水固不能入南旺湖。又何由而出忙生閘乎。若夫馮家滾水壩。前開後閉。皆非無故。查馬場湖原受蜀山湖之水。故開馮家壩引水東流。又於馬場湖東五里。營建湖隄一道。以禦之。又於五里營西建閘一座。十里鋪建閘一座。安居建閘一座。放水濟運。是馬場湖原受蜀山湖之水。而不受泗河之水矣。泗河之水。原由楊家壩。至蓮亭門前入河濟運。楊家壩在濟寧城東。泗河之水貫兗州西流。合泲水同經此口。南入運道。原未嘗設壩。正德間。因劉寵之亂。築壩引水西繞。以爲濟城外護。始有壩基。自明季崇禎十七年。流寇猖獗。東省震動。於是復築此壩。障水護城。至今未改。泗泲之水。爲此壩所遏。由夏家橋入馬場湖濟運。後又將馮家滾水壩堵築。使蜀山湖之水不至馬場湖。自此以後。馬場湖止受泗河之水。而不受蜀山湖之水矣。數十年來。府河淤塞。泗河之水亦不能至馬場湖。湖地盡皆涸出。奸民俱經盜種矣。故在今日。宜將馮家滾水壩西。另建蜀山湖隄一道。以禦蜀山湖之水。再將府河大加疏通。使依舊寬深。兩岸築隄束水。引水至馬場湖。又將馬場湖西至馮家壩之舊河。大加開通。引水至馮家壩。又將馮家壩改閘一座。外挑引河一道。放水至大長溝西頭入河濟運。再將獲麟古渡建閘。

一座。蓋獲麟古渡。卽今之大長溝擺渡口是也。在昔馬場湖受蜀山湖之水。水從西來。故宜由安居閘。十里鋪閘。五里營閘。放水濟運。今馬場湖不受蜀山湖之水。而受泗河之水矣。故馬場湖之水不宜由五里營閘。十里閘。安居閘放水濟運。而宜由馮家滾水壩。至大長溝西頭入河濟運矣。如此則泗河之水始得以濟南運。而汶河之口水。又不宜在南旺而宜改於五里鋪矣。水口旣改。使汶河之水由湖入河。運河不至淤墊。可以不必挑挖。卽使挑挖。兩岸平坦。施功甚易。亦不至如南旺兩岸如山。工夫百倍也。如此則用泗河之水以濟南運。用汶河之水以濟北運。則濟寧以南旣可免淹沒之患。而東昌一帶亦不至有淺阻之虞矣。此誠萬全之策也。馮家壩所以障蜀山水。而滾水壩所以洩蜀山湖有餘之水者也。若任穢所建之利運閘。則並蜀山湖底之水而亦洩之矣。宜將利運閘永行堵塞。重修滾水壩。使水由大長溝西頭入運。以備蓄洩。此古制不可不酌復者也。據疏稱。南旺湖洩運河之湧盛。非蓄水以備用。湖心高於河身。湖水卽洩。何涉於河。又何至有妨於濟運之水等語。查宋尙書經理運河旣成。又恐泉水不足。設四大水櫃以濟之。在汶上曰南旺湖。在濟寧曰馬場湖。在東平曰安山湖。在沛縣曰昭陽湖。卽以南旺湖言之。十里閘下有關家大閘。所以放水濟北運者也。再下有五里鋪滾水壩。亦所以放水濟北運者也。南有濟運閘。所以放水濟南運者也。今但開何家滾水壩。王堂口。使水往北行。而南且不淹矣。且開馬踏湖之新河頭弘仁橋。以洩馬踏湖之水。而蜀山湖之水亦可由馬踏湖而洩之也。總之爲民生計。而忙生閘不盡開。

爲運道計。而忙生開愈不嘗開。若曰汶上被淹。獨不思雨潦之年。濟寧魚臺皆不免淹沒之患乎。然而南旺以南。每苦於民田之淹沒。南旺以北。每苦於膠舟之難行者。則又有故也。查宋尙書分水。原係往南三分。今則往南七分矣。而又開利運閘以放蜀山湖之水。又開十字河以放南旺湖之水。南旺以南。焉得而不淹乎。原係往北七分。而今則往北三分矣。而又將關家大閘五里鋪滾水壩堵築矣。南旺之水不能濟北運也。又將弘仁橋新河頭閉塞矣。馬踏湖之水不能濟北運也。南旺以北。又安得而不淺阻乎。今已開新河頭矣。弘仁橋已行疏通矣。關家大閘引河現在疏通矣。五里鋪滾水壩亦將開放矣。如此則南自不至淹沒。北自不善於膠舟。諸邑又何至於永困乎。行到任未久。二十餘年淹沒不能悉知。但就今年言之。平原次丘顏氏大屯小屯。麥俱全收。秋亦全收。並無淹沒之患。若曰今年天旱。故得收成。豈從前二十餘年。盡係雨潦之年乎。即今現在平原次丘顏氏大屯小屯。早麥俱經種完。晚麥現在播種。即在宋家窪底未種。餘已俱經耕種矣。又何至於永困乎。汶上不至永困。而諸邑又何至於永困乎。然而諸邑之所以被水者。又有故也。查尙書宋禮聽白英之計。改河南旺。後以徵過蒙督責。方以儒巾治事。未幾奉命取材川蜀。其一二未竟之緒。至平江伯陳瑄始成之。是宋尙書之改河原未竟也。舊運河引汶水一支出堽城關。由洸河入濟寧。始得濟運。而於堽城關下建堽城壩一道。中留七空。如閘制然。亦係下板。遇冬春之際。汶河之水俱係清流。閉堽城壩。開堽城關。引清水濟運。一遇夏秋之交。山水泛漲。沙隨水行。則閉堽城關。開

堰城壩。使濁水向鹽河下海。洗河不至淤墊。而濟寧塘河未聞歲歲挑空也。此古人之制度盡善盡美。無復遺憾者。使宋尙書得終其事。改河既完。自必做堰城壩之制。以建戴村壩。做堰城壩之制。以建戴村壩。南旺運河分水口上流。亦如洗河之制。止納清流而不納濁流。則南旺塘河沙不得淤。亦可免歲歲大小挑之費矣。無奈改河未成而去。而平江伯又不求其盡善。遂貽後世無窮之害。雖萬恭壘石爲灘。潘季馴築石爲壩。總不出馬之貞所逆料之貞。謂石壩能走水不能走沙。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斯言誠是也。爲今之計。惟有坎河口石壩之下。將戴村壩北頭做堰城壩之制。亦留七空。如開制然。現今汶河俱是流沙不能建閘。而又於東岸擇土性堅實之處。做堰城壩之制。建閘三座。卽於南北各開引河一道。使水由閘而行。然後將往南旺之汶河。築土壩以堵之。遇冬春水小之際。閉壩開閘。納清以濟運。如伏秋山水大發之時。則閉閘開壩。放濁流以入海。則南旺之塘河止納清流而不納濁水。自不至於淤墊矣。卽曰分水口以上。現今河淤。勢必歸塘河。一時不能免於挑空。然而用工亦少矣。是萬世之利也。或曰。今兩河分流。而東平仍歲受水患。若將戴村建閘。遇河水大發。將閘嚴閉。使水盡由鹽河下海。東平州不更虞淹沒乎。獨不思古時未有堰城壩。未有洗河之先。汶水盡由鹽河下海。東平州何以不淹也。未有分水南旺之前。汶水盡由鹽河下海。東平州又何以不淹乎。然而東平之所以被水者。亦有故也。河底沙淤日高。而鹽河兩涯。又無隄岸。此其所以被淹也。今惟添築鹽河兩岸隄工。而又加幫汶河兩岸隄工。則水有所束。諸邑俱可。

以不淹矣。此又一勞永逸之法也。居濟一得。

是年總河張鵬翮奉諭地方官膜視河工。致有貽誤。爾題參到日。將地方官處斬以示懲戒。又奉上諭直隸山東河道與總河相距甚遠。應照河南例。各交該省巡撫就近料理。山東宛寧道冊。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五年正月內奉旨於高堰三滾壩之下挑河築隄束水入高郵邵伯諸湖其高郵減水壩下亦挑河束水由串場河入白駒等河入海泗州一帶受水之地酌量築隄毋令泛濫則所全於淮安鳳陽揚州三郡民生多矣。揚河屬

是年總河張鵬翮於欽奉上諭事案內題建文華寺洩水閘一座原因運河水勢大長兩岸隄土難以容受有關運道民生奉上諭特遣大人孫督令分修承造石閘一座金門寬一丈五尺六寸南岸閘牆共長十六丈北岸閘牆共長十四丈砌高二丈四尺閘下挑引河一道由楊家廟單楊口至白馬湖一遇桃伏秋汛運河水漲隨即開放宣洩水下白馬湖水涸塔閉並將澗河挑浚深通又挑挖青溝河使澗河水勢歸海。真河屬

是年二月初一日濟寧道張伯行爲請引漳河之水入衛以利漕運事竊查衛河之水發源於河南輝縣之百門泉源遠而流長及至臨清其流漸細以故北河一帶每遇天道亢旱糧船不無淺阻查清河縣東北漳河去衛河僅十餘里康熙四十一年大水時曾由此入衛河後被武城縣堵塞若將此河疏通將

漳河之水。由武城縣引入衛河。則北河一帶永無淺阻之患矣。若慮伏秋之時。二水交發。其勢太大。查恩縣四女祠北減水閘下。原有引河一道。再加疏通寬深。使水由古河下海。則運道民生。均受其利矣。但清河縣係直隸地方。祈憲移咨直撫。查明開浚。使清河武城二縣會同興工。此運河萬世之利也。詳院批委下河通判同清河武城二縣令勘明確議。卽飭廳督同清河武城二令確查。查得漳河發源。雖有清漳濁漳之分。然東支西派。總合流於河南彰德府之合彰村。由合彰而下注於東省之丘縣城濠。分爲二股。其一自城北分流。經廣宗鉅鹿諸邑。向西北。至寧晉之大陸澤。會漳沱釜陽諸水。由天津入海。其勢浩大。卽不長水。亦可舟楫通行。今勿論也。其一自城東分流。經威縣南宮清河武城各村莊。向東北。亦由天津入海。名清陽江。又名黃路河。對清河之沙土村。有蔡河一道。接黃路河之水。可以入衛濟運。卽憲臺詳請引漳入衛之處也。惟是蔡河雖有河形。現今無水。地勢高於黃路河五六尺不等。自張寬村而東。俱係民間承糧之地。延袤二十餘里。至武城之北三官廟。方可引入運河。若將蔡河空掘深通。引之濟運。無論壞民田無數。萬難開空。卽使開空成河。則黃路河現今水小之時。尙寬至二三丈。五六丈之處不等。一經水發。洶湧浩瀚。其勢莫當。恐一線之運河不能承受。反有衝決之患也。從此引漳入衛。似不可也。然更有說者。卽使無虞。亦止可濟武城以北之淺。而武城以南之淺處尙多。亦必不能使水逆流而上以濟之也。今憲臺欲分漳濟運。爲萬世利。而漳河原有入衛之處。查直隸之成安縣柏寺營有通漳河之新河一道。直至

山東館陶之沙河。卽古之所名馬頰河者。綿長一百二十餘里。寬自一丈七八尺至二丈四五尺不等。深自一丈七八尺至二尺四五寸不等。獨至沙河。因其淤成一片沙坡。故接新河之水。止有涓涓一滴入衛。惟無河身。不能束水。所以不暢。若轉詳河撫兩院。移咨直隸。飭令成安諸縣。將各管河道。力爲疏浚。深通。并撤館陶縣將沙河挑挖。使有河身束水。則漳河之水。混混而暢。流入衛矣。漳水入衛既暢。則衛水盛。衛水盛則外河之水面自高。開河之水亦不致建瓴而下。而臨清迤北各州縣。古淺之處。不事疏浚。而自無阻滯之慮矣。且漳水既分入衛。則直隸成安廣平諸邑。沿河村莊。裨益正復不淺。運道民生。均爲有益。呈詳到道。該本道查看得引漳入衛一案。蓋緣外河並無旁流接濟。每遇春夏之交。天道亢暘。重運經臨。多有膠滯不前。本道是以尋覓河流。引水接濟。無非爲漕運起見。查直隸清河縣東北漳河。去衛河十有餘里。出武城之北入運。適值南旺大挑。清河縣典史郝夫於此。詢其河形。繪有草圖一紙。所以詳請開浚。奉憲批飭查勘。隨行下河廳。督同武清二令。勘議繪圖去後。茲據詳稱。引漳入衛之河。卽蔡河也。雖有河形。地勢高於黃路河五六尺不等。黃路河者卽漳河也。縱使開挑成河。止濟武城以北之淺。不能濟武城以南之淺。今議直隸之成安縣柏寺營有通漳河之新河一道。經丘縣廣平縣魏縣元城縣館陶縣地方入衛。共長一百二十里。其丘縣廣平魏縣元城諸邑地方。河形深寬。各自不等。獨至館陶縣地方。沙河接連之處。淤成一片沙坡。水不能下。將此段開通。水卽沛流入衛。而館陶臨清河武城恩縣一帶河路。自無

淺阻之慮矣。而於清河武城引漳入衛者。其功更大。既據該廳議覆繪圖前來。擬合呈詳。候憲移咨直撫。飭令成安諸邑。各將新河再加疏浚深通。并飭館陶縣將沙河淤澱之處。大加挑挖。務接上源新河。一律深通。俾漳水沛達於衛。庶於運道大有裨益矣。又爲請引沁水入運。以利漕艘。以惠商賈。以救民生事。切照國家歲漕數百萬糧。以實京師。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一河。又藉汶河之水。至南旺分流濟運。南旺迤南。尚有馬場數湖接濟。南旺以北。止有安山一湖。而今已報租佃種矣。所以每逢天旱之年。東昌一帶。處處淺阻。以至糧艘稽遲。非一日矣。歷來司河者。非不多方籌畫。而卒無如之何也。今查得沁河發源於山西。由河南武陟縣東四十里木藥店往東南會入黃河。若將此河改來入南旺濟運。則南北俱無淺阻之患矣。但沁河之水。微則利。大則害。須於引河頭建閘一座。水小時開放濟運。水大時下板閉閘。使不爲害。仍宜於十月以後開閘放水。至五月初一日。卽行閉閘。仍於閘外建築土壩。使水不至閘。則下源永無泛溢之虞。此河由武陟獲嘉原武陽武至封丘。劉廣挑通六里。至王參莊。卽入荊隆口舊河。由祥符長垣蘭陽東明曹縣定陶曹州至雙河集往東。由鉅野縣安興墓巡檢司至鄆城縣東。由宋家窪入南旺湖。又由南旺湖北流出兼濟開濟運。又於上源北岸封丘縣。劉廣分支河一道。由長垣東明曹州開州濮州范縣壽張至東阿。出沙河濟運。又於曹州雙河集。分支河一道。由鄆城汶上壽張陽穀東阿入棗林河。出小開濟運。又於上源南岸長垣白茅集。分支河一道。由曹縣單縣金鄉柳溝河入魚臺南陽湖。又於鄆城東。

分支河一道。由鉅野嘉祥小黃河入濟寧牛頭河。至魚臺。亦歸南陽湖。又由南陽湖至沛縣昭陽湖微山湖。由徐州荆山口。下邳州貓兒窩。出彭家河口。過運河入駱馬湖。又由宿遷西寧橋。歷桃源清河安東沱陽海州頭圖口大伊山下海。但徐州荆山口已被黃水淤墊。即使挑空。隨挑隨淤。必無善法。須接沛縣太行隄建築攔黃堤一道。由張谷山蘭家山荆山口南至子房山。使徐州以上黃河之水。出黃河者。仍由子房山下歸入黃河。不惟荆山口之淤墊可以挑空。而邳州一帶之湖不致淹沒。俱可爲膏腴之田矣。此河一成。若慮張秋水大。又可於大感應廟東建閘一座。使水由曹家單薄入鹽河下海。若於此處挑深成河。而鹽船及商民船隻俱可以往來。且濮州范縣亦免淹沒民田之患矣。此河既成。又可於戴村壩做壩城壩制。建石閘一座。若戴村壩下汶河築壩堵塞。使水由閘入運。冬春水小。又係濟水。則放入濟運。伏秋水大。恐有沙淤。則堅閉石閘。開坎河口。使水由鹽河下海。則南旺塘河免致淤墊。而亦可省歲歲挑空之費矣。自注云。引沁入運。條陳河院。蒙委筆帖式察壽確查明白。又蒙委北河廳郭之壽丈量估計銀十四萬兩。後以陞任江南臬司。未經具題。沁河在武陟之東四里許木藥店爲入黃河之路。其水勢由西北而東南至黃河交會處。尙有二十五里。宜於木藥店南沁河之東。挑引河一道。使之由東南而西北。逆流而上。河頭建草壩一座。中留丈餘寬口門。往西北每里許建草壩一座。須用四座。重重關鎖。則水自不至於泛溢而爲害。又於四座草壩之中。建石閘一座。若遇山水泛漲。則將石閘下板謹閉。毋使東行。若水十分大漲。石閘恐不足恃。則將四座草壩。擇其易堵者。下壩築堵。使水全不能過。

則自不至爲下源之害矣。蓋以沁水之性，微則利，大則害，不可不防也。沁河由木欒店入黃河，夫黃河之水至大，而加以沁河之水尤大，是以其害爲最甚，與其入黃河而爲黃河之害，何如入運河而爲運河之利。查陳橋至張秋，原有舊河一道，名爲棗林河，卽金龍口舊河也。可以穿運河至濟南府維口下海，不煩大爲挑浚，而木欒店至張秋，亦有沙河一道，但久經淤淺，若由木欒店挑浚至陳橋，分爲二河，一由沙河入運，一由棗林河入運，而於張秋運河東岸建閘，以備蓄洩，水大則啓板放水入海，水小則閉板蓄水濟運，而又於棗林河之雙河集建閘二座，南運水小，則閉北閘，使之由小黃河牛頭河以濟南運，至沈陽下海。若北運水小，則閉南閘，放水北行以濟北運，又於曹州之白茂建閘二座，可以分水由曹縣城武單縣金鄉魚臺入南陽湖，又於宋家窪開河一道，冬月使水由小黃河入南旺湖，蓄之以濟春運，是此河一開，既可以除黃河之害，又可以資運河之利，可以使河南開封漕米由陳橋上船，歸德之漕米由東明杜勝集上船，可以不至衝輝府，亦可不至小灘矣，並可以與西北之水利，使河南山東北直江南俱爲水田，其利真無窮也。此區區一得之見，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力爲舉行耳。居濟一得，按沁水本濁，且積淤非常，矣。及常黃門勸遷沁水一河疏中，但張公中州土著，侃侃指陳，事似可行，曾經以此面奏，時先皇帝垂問家宰遂寧公，遂尼不行。

是年河南巡撫汪灝題爲估計賈魯河建閘設壩等事一疏，奉旨該部議奏，圖併發，部臣等會議得河南巡撫汪灝疏稱，賈魯河建閘設壩濟河一案，臣親詣查勘，自賈魯河起，由舊河身至黃河涯口止，南北共

計十里。其緊接賈魯河之地。名曰東趙。由舊河身行七里。有大堤一道。名曰大隄頭。自此而北。再三里至黃河涯口。其東南名爲新莊。應於迤新莊之黃河涯口。築草壩一座。至舊河既開。勢必將大堤挑斷。始可通水入黃。此處最爲緊要。應於隄根設石閘一座。既資防患。兼備疏蓄。至引賈魯河入舊河身。則東趙爲受水之口。少不堅壯。則山水衝至。既淹民田。且壞河身。應於東趙地方。建石閘一座。引受河水。束之入黃。二閘一壩。以時啓閉。可使賈魯河舟楫。由黃入洛矣。以上建閘設壩。灌河并空隄。共估銀二萬九千七百一十六兩零。應於前題准俸工。建倉餘剩銀內動用。查賈魯河建閘築壩灌河空隄等工程。先經九卿覆准在案。今該撫既經估計具題。應如所題。令其作速興工。堅固建築。所需工料銀兩。於所捐俸工。建造倉廠餘剩銀兩動用。工完核減。造冊題銷。聽工部核覆可也。奉旨依議。

蒙其利濟。誠百世之永賴也。作大河志者。誤信石人一隻眼之語。謂賈魯治河以遂元之亡。不學無術。此亦妄人也歟。

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著袁云。賈魯治河。當時屢蒙嚴督。至今三百餘年後。猶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六年。總河張鵬翮奉旨。看徵山湖水。據土人云。比四十四年大五尺。著諭河官放去三尺。止留二尺濟運。朕所諭亦係活法。如或水大六尺。總以留二尺濟運爲主。餘俱放去。若只爲濟運。不預爲宣洩。恐秋間雨多時。卽滄及民田。今預作宣洩之法。不致水勢甚大。則有利民間田地。山東兗寧道

是年總河張鵬翮奉旨。指授將大墩分水處。西岸草壩。再加寬大挑。清水多出。黃水一分。少入運河一

分不致運河東壩受險。鵬翮卽行題估。於四十七年修築加寬二丈。週圍長二十九丈。分挑水勢。敵黃濟運。真河屬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正月十八日。山東巡撫李樹德。題爲奉旨事。查得河道漕運。關係甚重。今歲東省西三府雨澤稀少。以致運河水勢微弱。回空糧艘。壅滯難行。臣嚴飭沿河文武官弁。竭力催儻。方幸無誤。今准總河趙咨稱。東省運河。乃糧艘經由之要津。本部院親詣查閱。見河道湖隄岸闌。率多淤淺傾圮。設遇早曠之年。勢必阻誤運行。所關匪小。東省河道工程。久奉俞旨。歸并東撫管理。爲此咨明。希卽設法料理。等因。又據濟寧道宋基業詳稱。汶河年久沙積。水不滿尺。若遇旱乾之年。一日僅可積一閘之水。不能通漕暢流。倘值暴水泛溢。則東平汶上等處田禾。疊見衝沒。每歲有大挑小挑。而額費無多。不能有濟。相應亟請興工。將汶河開濬。俾可蓄水深流。以濟漕運。再查彭口一帶。有昭陽微山西湖。噴沙積於三洞橋內。屢開屢塞。糧艘至此。耽延時日。相應亟請興工。改挑新河一道。躲避噴沙。以疏運道。又滕嶧二縣朱姬莊吳家橋隄岸三百里。外臨衝水大湖。西風鼓浪。土石打坍。重運衝入。千夫推挽。軍曹二縣之太行隄。爲充西保障。康熙四十九年。隄殘走洩。單縣幾遭沈溺。倘一疎虞。不特單曹二縣人民廬舍。卽附近之金鄉魚臺鄆城濟寧等處。亦皆受害。相應亟請修築。以固隄岸。以上各處修濬工費浩繁。節省估計。必得五六十萬金。方能敷用。相應詳請設法興修。等情來前。奏請借動積貯。或量開事例捐補。請旨批示。二月

初三日。九卿議覆東撫李樹德請開彭口新河事。奉旨。朕屢次閱河南巡。於山東運道知之甚悉。始山東之民。請欲開河。後以不便。復行堵塞。其欲開欲塞。皆有緣故。今李樹德請開新河。九卿議遣大人往看。須將從前何年開過。何年堵塞。所以閉塞之故查明。則開河之有利與否便知。若此時不知詳察。即行開濬。兩三年後。仍欲堵塞。則虛費國帑。何益運道。爾等將此旨傳與九卿知道。初四日。大學士馬奇等議覆工部東撫李樹德折本啓奏。奉旨。這事情。九卿遺堂官甚是。朕屢次南巡。曾細閱河道。留心於此。是以於河道情形。知之甚悉。此處不讓他人。雖欲不言而不得。如山東運河。自西河之水流入此河。從前百姓以爲宜開通。具呈亦曾開過。後又具呈亦曾堵過。開者何意。堵者又何意。務使悉此等緣故。方可以定其應開與否。不然。則虛耗錢糧矣。山東運河。俱係引入滕縣嶧縣等湖之水。以爲糧運之助。歷年來運河之水。至於淺少者。皆因沿河傍湖一帶添開。於山東地方水田雖覺有益。而未必有益於他處。朕屢次往河道看來。汶河之水。自修分水龍王廟分流之後。七分南流。三分北流。南流之水。有一閘。將此閘堵塞。水俱北流。古人相地方之形勢。就其高下。隨其水性。而能爲此者。實屬善策。再洪澤湖有民之村莊墳墓田宅甚多。修高家堰隄以聚水。使其自上流下。以拒洪澤湖之水。更爲神妙。此處即朕躬亦不能承當。卽如暢泰園一帶之河水。俱入田內。是以流至京城者甚少。永定河之水。亦俱引入田內。是以每年四五月間。水乾流絕。河身沙壅。偶有大水流入。被壅沙堵塞。以致泛溢。爲此巡查得奔牛河將清水引入永定河內。此水

長流不絕。不但不致沙壅。即大水來時。亦不致泛溢。此處巡撫不知。即九卿大臣亦俱不知。或張鵬翮大略曉得。若此旨。爾等傳與九卿。四月十七日。內閣九卿等奉上諭。朕於河務。留心最切。經歷最深。往年屢次閱河時。精力尙強。親乘小舟。不避水險。各處周覽。凡水泉源委。知之甚悉。山東運河。全賴衆泉流蓄。微山諸湖。以濟漕運。今山東多開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資灌溉。上流既截。湖水自然無所蓄滯。安能濟運。譬如治病者。或吐或瀉。必因其人尙有精神。若中無所有。又焉能吐瀉乎。地方官未明水之源流。一任民間放水灌田。以爲愛惜百姓。不知漕運實因此而誤也。若不許民間偷截水泉。則湖水易足。湖水既足。自能濟運矣。今不講究本源。但見湖水日少。湖身日淺。徒事開浚。假使湖身日深。泉水不繼。雖費百萬帑金。終何利益。且將古人所置南北諸閘。將如之何。古人置閘。其遠近疎密。皆因地形高下。水勢緩急。以爲蓄洩。或一地二閘。或一二十里一閘。確有一定丈尺。不可更易。分水龍王廟閘座。最關緊要。當時宋禮用白英老人之策。築戴村壩。以遏汶水。導之出鵝湖口。入南旺湖。然後分流南北。以分水口爲水脊。蓋山東登萊諸山之脈。自關東來。結爲泰山。是北乾分支之一。在黃河之東。而黃河之西。山脈自終南太乙南屈淮汝。爲中幹分支之一。黃河行乎兩支之中。故昔時由天津入海。以後漸徙而南。至淮安入海。而登州以上。馬谷山以下。從無黃河入海之跡。若山脈限之也。分水口之水脊。又爲泰山分支之分脊處。白英積數十年心思。確有所見。決爲此議。宋禮從之。因勢均導。南得七分。北得三分。增修水閘。以時啓閉。漕運隨

通。此等膽識。後人斷斷不敢。實亦不能得水平如是之準也。今此二閘。最宜斟酌啓閉。若洩於南。則當閉北閘。使分北之水亦歸于南。洩于北。則當閉南閘。使分南之水亦歸于北。湖泉並注。南北合流。雖有旱暵。靡不有濟矣。豈若從事開浚。勞費而無功乎。往年山東百姓欲開新河。朕恐其下流泛濫。禁而弗許。今巡撫請開彭口新河。此地一面爲微山湖。一面爲嶧縣諸山。更從何處開整耶。張鵬翻到山東。將朕此旨。詳諭巡撫。申飭地方官。令其相度泉源。蓄積湖水。俾漕運無誤。正易易耳。黃河關係最大。自元至明。歲有衝決。未有安瀾。二十餘年如今日者。然圖治已治。保安已安。河工雖已告成。尤當時加巡視。不可疎忽。今春多風而少雨。恐秋間雨水必多。地方官宜加意隄防。張鵬翻去看山東運河。由臨清至韓莊閘。離邳州不遠。併去看邳州低窪之水。曾否洩出。太行隄。曹縣至單縣止。亦當往看。有好司官多帶兩員去。彼地有用著之處。卽留彼料理。京抄

蓋聞做余咨切。迄今猶頌堯仁。底定功高。自昔獨推禹智。欽惟我聖祖仁皇帝。寶聽作后。至誠如神。湛恩與江漢並深。睿哲本源泉時出。固已膏流率土。澤洽海隅矣。而河工一事。獨慮聖懷。區畫精詳。規模久遠。徵特中外臣工。罔能仰贊高深。卽依古以來。英明神睿之主。亦罕有洞悉機宜。審度形勢。如此之盡善盡美者也。竊按東南漕運。最關國計民生。江河淮濟。一不順軌。輒輿漕梗。故治江治河。治淮治濟。總皆所以治運。元明以來。兩河歲有衝決。逮我皇朝。洪湯數警。自黃水南徙入淮。攝沙倒灌。清流變爲濁流。輓輸幾

困糜金耗帑。徒貽築舍之譏。後海先河。誰解祭川之義。恭逢變輅六幸南工。指授方略。闢海口。修高堰。改運口。使海水暢流。刷黃二十餘年。安瀾無恙。屢頒諭旨。叮嚀語誠。深切著明。蓋作哲作謀。實由天縱之聖。故會極歸極。自爾地效其靈。此誠曠代所無。實屬生民未有。乃瀆運久經奠定。而宮廷倍切網繆。復降圖治已治。保安已安之上諭。尤見我聖祖淵鑑焦勞。永懷善後。凡茲臣庶。苟能恪遵天語。仰體宸衷。無怠無荒。常心爲防。而身爲障。是彝是訓。惟帝有典。而王有謨。從此滄海波平。無慮桃花春漲。宣房築罷。奚煩瓠子秋險。千百世永樂平成。億萬禩咸歌清晏。敷土濬川之績。誠哉先後同揆。呈疇錫洛之祥。允矣古今並峙。又豈特二十餘年之利賴已也。巨澤洪世受國恩。捐糜難報。自維揚罷守以後。効力河干。浮湛於海防。宿虹外河諸廳。量移監司。仍專理河務。幾三十載。雖於籌算精微。不敢自詡窺測。惟是辛劬舂鏹。宵夜靡寧。遠恤胼胝之勞。時凜曠濼之恥。幸賴遭逢聖世。坐享休明。聆大哉之王言。如綸如綍。邇巍乎之帝業。式玉式金。巨澤洪敢效廣颺。自忘微陋。謹拜手稽首。恭紀於尾。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運河水

國家朝祭之需。以及百官之匪頒。六軍之餽餉。皆仰給於東南。漕渠之攸繫。綦重矣。前代海運。有風濤之險。由黃河轉運。則逆流而上。經呂梁洪。至鎮口。三百餘里。不勝艱阻。而運道之興廢。聚議紛如。我皇上睿謨周詳。區畫盡善。開清口。濬中河。以利運道。江南浙江。西湖廣等省之漕運。於水次受兌後。依限開幫。經長江。進瓜儀。入揚州。運河。銜尾過淮。俱出清口。進中河。由山東。溯河。歷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以達通州。俱從運河利涉。早登倉庾。國用充足。既無海運風濤之險。又避黃河溯流逆軌之患。古來運道之善。莫踰於此。誠萬世永賴之鴻模矣。以下俱河防志。

通州。香河。武清。舊表云。通州在京城東四十里。秦屬漁陽郡。漢置潞縣。以潞河得名。後置潞郡。唐五代遼皆為潞縣。金為通州。取漕運通濟之義。至今不改。香河縣在京城東南一百二十里。西至通州界十五里。南至武清縣界二十五里。唐之武清縣也。遼置香河縣。黃山北麓。白水西來。縣南四十里為龍灣。又南為小龍灣。遂之運河也。武清縣在通州南五十里。東至寶坻縣界五十五里。漢為雍奴縣。魏為武清縣。唐為武清縣。至今因之。縣南有三角淀。周市二百餘里。或云即古雍奴。三州縣運河。其北自白河。富河在通州城北石壩處。合流四十里許。至地也。水經云。雍奴者。戴澤之名。張家灣。舊表云。灣在通州南。即白河下流。舊有張氏族大居此。故名。而通惠。桑乾諸河入焉。南流至天津出海。所謂潞河也。亦稱白河。自通州石壩起。至天津衛交界止。計程三百四十二里。設有楊村通判一員。管理河務。

通州河道。北自本州石壩起。南至香河縣交界止。計程一百一十五里。運河隄岸。自龍潭口起。至白浮圈下老隄頭止。計長八百二十七丈。康熙三十三年修築。

香河縣河道。北自通州交界板營口起。南至武清縣交界紅廟村止。計程三十一里。運河隄岸。官修長四百一十六丈。民修長三百一十九丈。

武清縣河道。北自香河縣交界紅廟村起。南至天津衛交界望海寺止。計程一百九十六里。運河東岸隄工二十號。第一號。東要兒渡口隄長一千九百一十丈。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內被水衝決。修築。三十七年又修造水隄五百一丈二尺。三十九年六月內又衝坍。四十年二月內修築。第二號。八百戶口隄長九百六十五丈。係舊隄。第三號。十百戶口隄長九百七十丈。係舊隄。第四號。東黑龍口隄長六百四十八丈。係舊隄。第五號。四百戶口即小王家甫隄。長七百丈。康熙三十五年衝決。修築。第六號。三里淺口隄長一千四百一十四丈。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內衝決。三百五十五丈。三十三年二月內修築。第七號。北蔡村口隄長八百六十七丈。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內漫開十二丈五尺。三十五年四月內修築。第八號。桃源口隄長九百六十丈。係舊隄。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內漫開。奉上諭。此隄離河遠。不必修築。第九號。筐兒港隄長一千一百七十八丈七尺。康熙三十六年三十八年並被水衝決。三十九年二月內奉旨。另開新河。築隄兩道。第十號。徐官屯口隄。長一千八百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衝決。三十九

丈五尺。三十六年修築。第十一號。東寶家口隄。長六百一十丈。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內漫開。四十年四月內修築。第十二號。承安口卽闔王廟口隄。長七百六十丈。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內衝決。四十五丈。三十三年二月內修築。第十三號。朱龍口隄。長二百六十五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漫開。六丈。本年九月內修築。第十四號。闔家灣口隄。長一千八百九十丈。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內衝決。本年九月內修築。第十五號。孫明口隄。長一千八百丈。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內漫開。本年九月內修築。第十六號。白馬灣口隄。長一千四百四十丈。係舊隄。第十七號。闔洪口隄。長九百丈。係舊隄。第十八號。張官屯口隄。長六百三十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漫開。九十二丈。三十六年七月內修築。第十九號。小新流口隄。長九百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漫開。五十一丈五尺。三十六年十月內修築。第二十號。信艾口隄。長七百二十丈。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內漫開。七十五丈。修築。西岸隄工二十四號。第一號。沙河李家口隄。長七百七十六丈。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內衝開。一百四十八丈。三十五年修築。第二號。闔家口隄。長三百一十丈。係舊隄。第三號。車營口隄。長五百四十四丈。係舊隄。第四號。劉吉口隄。長一百四十一丈。係舊隄。第五號。棉花市口隄。長七十三丈。係舊隄。第六號。鐵牛口隄。長十八丈。係舊隄。第七號。西耍兒渡口隄。長四百三十二丈。係舊隄。第八號。白廟口隄。長八百五十二丈。係舊隄。第九號。西黑龍口隄。長八百一十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漫開。八丈五尺。三十六年九月內修築。第十號。黃鬚口

卽傅官屯隄長一千一百五十丈。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內衝決八十三丈。三十三年二月內修築。第十一號。西王家甫口隄長一千六百一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漫開八丈五尺。三十六年六月內修築。第十二號。灰塢口隄長一千一百二丈五尺。係舊隄。第十三號。聶卞官屯口隄長一千二百一十五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漫開二十八丈。三十六年七月內修築。第十四號。白駒廠口隄長一千八百丈。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內漫開。四十年特發帑委官修築。第十五號。鄭陳官口隄長九百三十丈。第十六號。梓宮洶口隄長一千二十一丈。第十七號。王才口隄長一千三十丈。第十八號。西竇家口隄長八百一十丈。第十九號。馬家口隄長一千九百八十丈。第二十號。劉灤口隄長一千六百二十丈。第二十一號。蔡家口隄長二百二十丈。第二十二號。桃花口隄長三千二百四十丈。第二十三號。毛家口隄長三百六十丈。第二十四號。李家口隄長七百二十丈。俱係舊隄。

白河源出密雲縣霧靈山。南流過順義縣。入通州境。至北關外石壩處。與富河會流。是謂潞河。按志。霧靈山在密雲縣東北一百里。今在邊城外。通州志云。河岸皆白沙。不生青草。故名白河。富河源出順天府西壘山口。由順義縣界。至通州北關外。與白河會。按富河昔稱榆河。志云。榆河源發昌平州月兒灣。下流爲沙河。經順義縣。與白河合。通惠河舊名大通河。發源詳見元史。明會典。經大通橋。至通州分流。一自舊城西水門流入城內。至東水門出。一自新城西門外。繞新舊城南折而東北。乃合流。至張家灣。城東門外入。

潞河自大通橋至通州設閘四曰慶豐閘平津上閘平津下閘普濟閘潘季馴曰楊村以北通惠之水勢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其深冬春水微則病其涇浮沙之地既難建閘以備節宜惟有濬築之工殊為喫緊 渾河源出大同府桑乾山下經太行山入宛平縣境出蘆溝橋下東南至看丹口分二支一流至通州高麗莊入潞河一南經固安縣至武清縣小直沽與衛河合流入海 直沽在武清縣東南衛河白河丁字沽合流於此又東南四十里為海口通典謂之三會海口元於此置海津鎮武清縣志云大河以北之水多從直沽入海此即大禹治水九河入海之處地勢卑下遇霖潦直與海平昔人嘗欲因其填淤置稻田以足賦今府境諸水類以直沽為壑以上皆河防志 嘗表云直沽在靜縣東北沽四南小直沽

天津運河南自山東臨清州衛水與汶水合流而北至天津會潞河入海故亦名衛河北自武清縣交界三岔河起南至東岸南皮縣交界西岸交河縣交界白楊橋止歷天津衛靜海霸州青縣滄州舊志云天津左衛天津右衛俱在直隸河間府東北三百里靜海縣小直沽南至靜海縣七十五里北至楊村六十里千淀屬鹽百川赴壑輸將要地商賈運津明永樂二年築城城邊有三岔沽潞河衛清河合流東注於海又有清沽港西接安沽港東合丁字沽由直沽入於海 靜海縣在河間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東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武清縣界六十里縣東一百二十里有鹹水沽出海要地屯軍成焉大小直沽丁字沽皆在縣境密邇三津作海防之門戶往來萬合惟漕運之咽喉霸州在順天府南二百里東至靜海縣界一百二十里南離河濟北捍天山有沙河南與滄河合至入海處名為飛魚口蓋字志曰五渠水又曰是鳴水即此城東七十里有高橋淀周市三十里梅桂園鹹水所匯青縣在河間府東北一百五十里東至滄州八十里南至交河縣界七十里北至靜海縣界五十里有獨流河北至靜海縣四十五里其地有蒲葦之利有勞池宋元豐中李立之言河決自乾寧軍勢過入海故名滄州在河間府

東一百四十里。南至南皮縣界七十里。北至青縣界四十里。當水陸之要衝。為勃碣之都會。州西南五十七里有宅河。開元中開。又呼為屯氏河。流經鹽山縣城南。東入海。又有浮河。在舊滄州南十里。漢浮陽縣地。有衛漳。在州境。唐池縣西四十里。唐顯慶初築。又經西北六十里有衛漳東。開元中築。又廢清池縣西北五里有永濟。唐永徽二年築。所轄共計程三百四十五里八分。屬天津同知管轄。

天津衛所轄河道隄岸二十九處。錯落於靜海、青縣、滄州間。天津天衛東岸十處。潑漲淺、新莊淺、王

官淺、馬家淺、東漫撒淺、西漫撒淺、贊魚口淺、王家淺、界宿淺、蔡家淺。

天津左衛東岸八處。張家口淺、大掃灣淺、高家馬頭淺、安都寨淺、索家馬頭淺、北橫隄淺、南橫隄淺、南捷地淺。

天津右衛東岸五處。北陽口淺、南陽口淺、白洋橋淺、蕭家樓淺、馮家口淺。

天津天衛西岸。係霸州靜海地方。

天津左衛西岸六處。石塘口淺、蓮花池淺、許家口淺、官莊口淺、北捷地淺、流佛寺淺。

天津右衛西岸。係交河縣地方。

靜海縣所轄河道。北自小園起。南至趙家窪止。計程一百四十四里。

霸州所轄河道隄岸六處。共計程二里八分。錯落於靜海縣境內。盧家口、程家口、程家口、蘇家口、馮家

口、北蘇家口。

青縣所轄河道隄岸。主簿經管河東。八里塘淺計長十四里。李家淺計長五里。柳巷淺計長五里。安家淺計長十里。流洪淺計長十里。巡檢經管河東。王家淺計長六里。安堵寨淺計長六里。主簿經管河西(務)新莊淺計長三十里。流河淺計長二十里。留小淺計長二十五里。巡檢經管河西。李家淺計長二十七里。運坊淺計長四十里。磚河淺計長一十五里。

滄州所轄河道隄岸。朱家墳淺、華嚴菴淺、紅孩口淺、回回灣淺、寇家圈淺、王家圈淺、磚河鎮、津沱河發源山西繁峙縣東。流經獻縣城南十一里。單家橋。至青縣南岔河口入運。盤古溝在青縣南十五里。深三丈。雖大旱水亦不竭。東流入於衡水濟運。以上俱河。

交河、南皮、東光、吳橋、景州。舊志云。交河縣在河間府南一百二十里。東至南皮縣界五十里。北至天津衛界四十里。縣即秦河。水西流四十里入三汊河。縣北二十五里有蛤蟆河。縣西五里有海河。縣名海陽以此。東北五十里有倒流河。交河縣界一十八里。南至東光縣界一十五里。運志云。縣有古河城道。渠岸尚存。徒駭在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西至灤在城南。覆釜在東南。胡蘇在西北。蕭深在城西。鈞盤在西北。甯津在東南。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此說殆不可信。九河豈在區區一縣之間。辨悉播為九河經下注。縣西北二十五里有齊家壩。即衛河東岸。河流至此。濤悍迅激。明萬曆四十年。知縣徐殿修築。東光縣在景州東北七十里。南至吳橋縣界三十里。北至南皮縣界四十里。跨衛引津。難瀆。有水清渠。其深莫測。有斬水河。自安陵入浮河。唐開元中開。今涸。吳橋縣在景州東五十里。北至東光縣界四十里。縣城南門外有吳川。古黃河隄也。鏡懸千頃。虹駕雙河。景州在河間府南一百里。東至吳橋縣界一十八里。南至山東德州界三十里。州東二十里有衛河。衡水之北。經此入海。東北三十里有千頃。明宣德末。河決被害。知州劉深。開渠入。五州縣河道。北自天津衛交界白洋橋起。南至山東德州衛交界王一光墳止。計程一百八十四里。設有河間府管河通判。管理修防。

交河縣河道西岸。北自天津衛交界白楊橋起。南至東光縣交界楊家圈止。計長八十二里。

南皮縣河道東岸。北自天津衛交界蕭家樓起。南至東光縣交界十二里口止。計長八十六里。

東光縣河道西岸。北自交河縣交界楊家圈起。東岸北自南皮縣交界十二里口起。南至吳橋縣交界止。計程六十里。

吳橋縣河道。北自東光縣交界起。西岸南至景州交界清水灣止。東岸南至山東德州衛交界王一光墳止。計程四十二里。東西兩岸共六淺。東岸連窩淺、小馬營淺、鐵河圈淺。西岸王家淺、郭家圍淺、朱

官屯淺。南四淺錯落於山東德州衛六十餘里河道之間。降民屯淺。坐落山東德州衛第四屯南東岸半邊。羅家口淺。坐落山東德州衛第六屯東岸半邊。高家圍淺。坐落山東德州衛老君堂北西岸半邊。白草窪淺。坐落山東德州衛白草窪西岸半邊。

景州河道西岸。北自吳橋縣交界清水灣石碣起。南至山東德州衛交界石碑止。計程二十四里。以上皆河防志。

下河北自直隸河間府吳橋縣交界德州衛降民口舖起。南至臨清州界鹽店北半壁店止。計程三百二十七里三百零一步。屬東昌府下河通判管轄。臨河德州左衛、德州衛、德州、恩縣、故城縣、武城縣、夏津

縣、清河縣。舊志云。德州左衛。德州衛。俱在州西。德州在山東濟南府西北二百八十里。州治在運河東岸傍。舊黃河在益。從西城流入縣界。東接濟陽縣水灣。北流至樂安縣白龍口入海。又西北流至德州界。經德平。西北十二里曰土河。又經陵縣武定州南三里。又東北至滄鹽縣入海。今其流皆涸。每值霖雨。河水泛溢。居民患之。或曰即九河經流之故道。

云。衛河在州城西。蓋衛、漳、黃河諸水合流者也。漢名屯氏河。諸為永濟渠。自河南衛輝府東流至臨清武城縣界。與會通河合流。北經河間府至直沽入海。東南漕運商賈。外夷朝貢。皆由於此。舊馬河在州城東四十里。河水常枯。如濟寧黑馬溝。水漲自東昌魏家灣溢出。循故道東北注於海。俗呼上河。恩縣在東昌府高唐州北七十里。縣治在運河東岸五十里。西北有衛河自武城縣流入東北。經故城縣入德州。起白馬廟至四女寺七十里。有淺鋪四。南有古屯氏河。今無津徑。西北有古漳水。南有馬頰河。自高唐入境。至二十里津頭店入平原界。西北有洩水渠。起大洋深。至四女寺。明萬曆時。知縣孫居相開。民賴之。西北有高雞泊。漳水所匯。葦葦阻與。廣袤數百里。今為平陸。西有古陡口。在衛縣界一十八里。縣治在運河西岸二里。前武城。後廣川。齊魯交於左。燕趙鄰於右。武城縣在直隸河間府景州南九十里。南至山東鳳治在運河東岸一里。西有衛河。與臨清夏津接界。又有一字河。金時因河決武城。鑿新河。修石岸十四里有奇。以塞之。元時漳。漳則蓋為清池。金末因蓋浪濬治之。西有一字河。自清河縣入。又入故城縣界。東南有沙河。縣境地卑土河決而東南。此河遂絕。夏津縣在高唐州西北五十里。縣治在運河東岸四十里。西北有衛河。自臨清流入。東北入武城河。東岸置淺舖入。東南有馬頰河。自清平流入。東北入恩縣界。西有沙河。舊涸。明嘉靖八年。均地徵糧。易時中曰。沙河雖涸可耕。終為受水之虞。濬則難以辦賦。就使衛河堤固。而臨清之八里灣。武城之東岸。一有堦缺。而沙河七十里皆為陂壑。非古者地有遺利之遺也。西北有舊堤。在衛河東岸。隄北界武城橫河口。南界臨清三十里口。又有新堤。夾衛河兩岸。又有月堤。在衛河東西。內岸外岸。不足以防水患。故重加內堤。嘉靖間三修。本朝順治中復修固。清河縣在直隸廣平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東至山東夏津縣三十里。西至臨清州界一十五里。南至臨清州界二十五里。縣治在運河西岸三十里。縣北一里。有舊黃河。又名黃董河。有流水集。東起自新集洪河。經縣東關下入古黃河。舊志云。明弘治中。衛河泛溢為災。邑民宗安等叩關。請允開壘。深闊二丈。長四十里。遇水患。賴此洩之。歲久淤塞。萬曆九年。知縣向日紅重開。二十九年。知縣鄭際明復浚。縣南三十里有堰水堤。高丈餘。長五十里。亦宗安叩關請築。縣東南二十五里有衛河。即漢屯氏河。隋之永濟渠也。東北連縣界。有一字河。西通減水關入衛河。秋水勢甚盛。又東北謝壩集。有蔡河。入武城。

德州左衛河道夾在德州衛河道內。計長一里零二十步。

德州衛河道。北自直隸吳橋縣交界降民口舖起。南至德州界下八里塘止。計長八十九里二百八十四步五尺。

德州河道。北自德州衛界下八里塘起。南至恩縣界曹家口舖止。計長一十五里零四步。

恩縣河道。北自德州界曹家口舖起。南至故城縣界孟家灣止。計長一十二里三百零二步。東岸有進水閘一座。久廢。

故城縣河道。北自恩縣界孟家灣起。南至武城縣界冷家墳止。計長一十六里。

武城縣河道。北自故城縣界冷家墳起。南至夏津縣界橫河口止。計長一百四十六里。西岸有進水閘一座。久廢。

夏津縣河道。北自武城縣界橫河口起。南至清河縣界孫家口止。計長二十七里。

清河縣河道。北自夏津縣界孫家口起。南至臨清州界鹽店北半壁店止。計長二十里。

渡口爲臨清、清河、夏津之交。有驛。緜堤在故城縣西南三十里。延袤千里。自順德廣宗界來。相傳緜治水時所築。陳公堤在德州東南五里。歷恩縣抵東昌。東北抵海。宋時河決濬縣。陳堯佐守滑州。築此以障水患。百姓賴之名曰陳公堤。以上並河防志。緜作隄。所以致。萬疏濬決排。所以成功。

四女寺進水閘。所以洩民田之水入運河者也。今已廢壞無存。閘內引河。亦皆淤墊。故民田之水不能洩出。百姓每受淹沒之患。查此閘原係恩縣知縣孫君相修建。今日山東河工。不動錢糧。此等工費。勢無所出。若爲民父母者。肯爲民除害。則用本縣之民力。救本縣之百姓。當亦人情之所欣然者矣。四女寺北。

舊有減水閘一座。原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上不致爲害於山東。下亦不致爲害於北直。此古制之最善也。數百年來。閘座廢壞不修。引河淤塞已平。運河之水無處宣洩。泛濫於南。則山東受其害。泛濫於北。則北直之吳橋。東光等處。悉受其害。此不可不復者也。然閘座之復。猶易。而引河之復。甚難。蓋引河久已淤平。百姓悉皆佃種。今欲仍挑爲河。此人情所甚難者。故必照原舊河身挑挖。則人亦無辭。但工程浩大。費無所出。此工一成。併有益於北直。若北直之吳橋。東光及天津一帶州縣。肯相幫助。則亦何難之有。居濟一得四

女寺在恩縣地方。其對岸則故城縣與德州接壤處。

上河北自直隸廣平府清河縣界臨清州鹽店起。南至兗州府陽穀縣界官窰口舖止。計程共一百七十七里。設閘九座。屬東昌府上河通判管轄。臨河臨清州。清平縣。德州衛。德州左衛。博平縣。堂邑縣。聊城

縣。以上並河防志。黃葦云。臨清在東昌府西北一百二十里。南有會通河。自清平縣入。元至元間。自安民山開渠。導汶經濟。直抵臨清。總橋三十有一。州治當汶河之北。衛河之東。汶水自南旺分流。至此漸微。消途置橋。啓閉極嚴。出州之南故閘。始與衛河合流。而北清舟過此。謂之出口。無復閘矣。西有衛河。自館陶縣入。合會通河。又入夏津縣界。亦名清河。即隋楊帝所開之永濟渠也。闊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二水。東北入白溝。穿永濟縣入臨清。蓋漢屯氏故溝。隋修之。宋皇祐初。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用李立之言。以永濟延安鎮在大河兩堤間。相度運於堤外。崇寧初。詔開臨清填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開置斗門。決大名恩莫滄州永靜軍。積水入御河。枯源。西有中洲。汶衛二水合處。築以石。名紫頭磯。延亘二十餘里。突峙中流。有四閘。曰會通。曰臨清。在汶北。曰新開。曰南板。在汶南。俗名觀音嘴。今會通臨清已廢。止存新開南板而已。又有廣濟順濟等泉。皆助會通河流者。東有古堤。脈自南來。爲會通河所斷。城東南枕其半。俗呼東堤。轉東北至柴二莊。入夏津縣境。其委瀕海。蓋古之堤防也。州境濱水。舖十有九。四在汶河北。餘在衛河。又有流十二。五在汶河。七在衛河。今或存或廢。清平縣在東昌府北七十里。縣治在運河東岸二十里。運河水自堂邑博平二縣流入。下接臨清河。東岸北自潘官屯。南至博平之減水閘三十九里。西岸北自臨清之潘家橋。南至堂邑之函谷洞三十三里。流舖九。西有古黃河。與堂邑博平接壤。有馬頰河。自堂邑入。上流

濟清河所藏。今自魏家灣流出。繞城西去縣六七里許。東北入恩縣。盤固不時。南有古梁水。久涸。北有古屯氏河。久涸。西有直渠。漢大河所經。今埋。博平縣在東昌府北四十里。縣治在運河東岸四十里。與聊城堂邑接界。又西北入清平縣境。自西莎陡至梁家灣北。魏家灣南。共淺舖五。北有大河故道。自清平入。又入高唐界。西北有馬頰河。自會運流出。北通倫家橋。入清平界。南有梁水。入自聊城。出自高唐。西南有潤河。一名七里河。自府東南受清河水。自會運出。北流至縣界。又北經鄆家橋入故河。堂邑縣在東昌府西四十里。縣治在運河西南三十里。運河水自聊城縣入。北至清平縣界。西岸北自清平魏家灣。南至聊城呂家灣三十五里。置淺舖七。北有古黃河。與館陶清平接界。今埋。東南有古梁水。與莘縣聊城接界。今埋。西有馬頰河。自莘縣入。再入清平界。聊城縣即東昌府治。在運河西岸二里。運河水自陽穀縣入。北入堂邑縣。河東岸北至博平之棧堤兒三十里。西岸南自陽穀縣之官窰。北至堂邑之南梁家橋三十里。淺舖二十有三。南有古黃河。河東岸北至博平之棧堤兒三十里。西岸南自陽穀縣之官窰。北至堂邑之南梁家橋三十里。又有裴家口米家口官窰口柳家口等減水開閘。又有汶水開。在會運河岸。皆於水大洩水。非通舟之閘也。

臨清州河道。北自直隸清河縣界鹽店起。南至清平縣界二十里舖止。計長四十里。內立二閘。板閘一。磚閘一。西南衛水自館陶縣流入臨清板閘下。與汶河合流。

開河地充。衛河地窪。臨清板閘口。正開衛兩水交會處。每歲三四月間。雨少泉濇。開河既淺。衛水又消。高下陡峻。勢若建瓴。每一啓板。放船無幾。水即耗盡。漕船多阻。潘季馴謂宜於閘口百丈之外。用椿葦設築土壩。中留金門。安置活板。加閘制。然將啓板閘。先閉活閘。則外有所障。水勢稍緩。運艘出口。易於打板。衛水大發。即從拆卸。此亦權宜之要術也。山東全河備考。

山東四十餘閘。放船皆易。惟板閘放船獨難。蓋板閘之下。即係外河。更無閘以蓄水也。而獨外河水小之時。放船為尤難。蓋以板閘一啓。則塘內之水一洩無餘。糧船每致淺擱。須於磚閘灌塘之時。板閘放船之時。磚閘多下板塊。無使水勢下洩。直至塘內淺阻不能出口。然後亮磚閘板一塊或二塊。以接濟之。然

又不可待其既淺而後亮板也。既淺而後亮板，則糧船一時恐難行動，須於將淺之時即行亮板，如放二十隻後淺，則放至十五隻時即行亮板，則水足接濟到底不淺矣。然必磚開板開多下板塊，上源蓄水盛滿，然後可行。不然，上源無水，恐板亦難亮矣。磚開灌塘，必先於板開多下板塊，使水不下洩，則無論船之多少，皆可灌放而無難。若下開下板太少，灌塘之時，板開水已下洩，則船必不能多放，而上源恐致淺。惟於磚開灌塘時，板開多下板塊，板開放船時，磚開多下板塊，則水不妄洩，而船皆可出口矣。或板開不能放完，塘內淺阻，或磚開亮板一塊以接濟之，或板開下板，磚開啓板再灌入，數十隻一時開放，惟在臨時相機酌奪，審時度勢，以一心權衡之而已。開上之水，若可以過一百五十隻船者，止過一百隻，即送會牌，俟戴家灣再放一塘，有水接濟，然後再放。若放船太多，水之消耗已盡，則戴家灣開船恐難放矣。此處之水，常使有餘，無使不足，蓋一經水小，則接濟甚難也。磚開上水有十四五捺時，即送會牌，令戴家灣開放船接濟。若至十三捺，則不可放船矣。須候至戴家灣放下船來，板開方可放船。予聞磚板放船，每日止放三二十隻，或十數隻，心竊疑之，故親來放船。每日放船一百二三十隻，甚至一百八十五隻，予乃悟從前之放船極少者，以放水之時不放船，放船之日已無水也。何以言之？戴家灣放船之時，磚板開水大之時也。磚板開既不放船而後會牌，又不多加板塊，使水直從板上空過，至戴家灣放完船，而水亦盡矣。會牌始至，磚開啓板放船，已無水矣。况外河水小，板開一啓板，水去而船留，故放船無多也。予力爲

改之。使放水之時即放船。放船之日始放水。故一日過船至一百八十五隻。惟於閘上酌量水勢。水將大

則亮板以放船。水將小則加板以蓄水。不過啓閉得宜。蓄洩有方而已。

居濟一得。板閘在汶衛交流處。磚閘在板閘之南。相隔十五里。又三十里。

則爲戴家
解開矣。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運河水

衛河即隋之御河也。源出河南輝縣。黃葦云。輝縣在河南衛輝府西六十里。汲縣新鄉縣接界。有三渡河。蘇門山之百門泉。亦名擲刀泉。方池二十畝許。泉出其中。不可數計。南流至新鄉縣。黃葦云。新鄉縣在河南衛輝府西六十里。汲縣新鄉縣接界。有清水。源出山陽縣東南。入獲嘉縣。蘇門山。出陽武南。而新鄉之流遂絕。境漸深廣。通舟楫。蜿蜒而東。經汲縣。淇縣。湯陰。安陽。黃葦云。汲縣即衛輝府北入淇縣界。合於淇水。湯陰縣在彰德府南四十五里。北至安陽縣界一十五里。又與內黃滑縣接界。有清水。源出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東南流經獲嘉縣界。又東北入淇縣界。流至淇水。淇水。源出淇縣。東南有黃河故道。安陽縣即彰德府治。南至湯陰縣界三十里。有西河。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遊之地。以號起多。直隸滑縣。滑縣內黃。大名。元城。黃葦云。滑縣在直隸大名府西南。在魯郡之西。故名西河。非龍門西河也。

河。出內黃南。自滑滑無賴。項帝驛二陵之南。遠東明。波羅河在冀山西麓。南流至龍口映伏流。值濼溢則會於長豐泊。滑縣在大名府南二百三十里。與滑縣內黃縣接界。有滑河。自洛以西。衆水會於滑。唐沈亞之作魏滑分河錄。有靈昌湖。依靈昌津。闊十餘里。有陳公陸。州守陳幾佐築。內黃縣在大名府南一百里。與滑縣大名縣接界。有白溝。水經注云。淇水自晉歸城又東。謂之宣師溝。東北至內黃澤。有永濟渠。隋大業中修。有魏茲陵。集賢城。有黃澤陸。有魏公陸。倪寬所築。大名縣在大名府南十里。與內黃元城接界。有離馬河在縣北。元城縣即大名府治。與大名館陶縣接界。有屯氏河。土人誤呼爲玉莽河。有沙河。近沙灘地。黃自西南引漳入城。灌御河。復西北出城。灌流沙。至山東館陶縣。黃葦云。館陶縣在山東臨清州西南一百二十里。與河。南北長二十里。東西闊二里。流常轉徙不定。北入臨清州。與汶河會流。自發源至汶河會流處共計九百至臨清州。與會通河合流入海。漢嘗河決箱陶。分爲屯氏河。即此。隋爲御河。亦爲永濟渠。

二十三里零。其間水之入焉者六。其他細流不與焉。曰小丹河、靳脰河、淇河、湯河、安陽河、漳河。按自臨濟州板閘以北。全賴衛水濟運。然春夏之交。漕船盛行。每患淺澀。康熙二十九年。原任河臣王新命議以丹河口分渠九道。每歲三月初。用竹絡裝石。橫塞八河渠。使水歸小丹入衛。而留涓涓之水。與民間溉地。至五月盡。重運過畢。則開八河渠。用竹絡裝石。塞小丹口。以防山水漫溢。奉旨行河撫閩與邦再議。如雨水足時。照河臣議。倘遇亢旱。令每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五月十五日以後。聽民使用。中有淺阻。責令各官量濬。王新命又議。衛河於輝縣境內。民間設立五閘。蓄水灌田。往例於五月初一日封板。放水濟運。惟是五月正當農人需水之時。未免有妨農務。應亦用竹絡裝石。量渠口之高下堵塞。使各渠之水常盈。而所餘之水。晝夜常流濟運。其萬金渠出自安陽縣西南六十里善應村山下。約二十餘里至高平村。昔人建閘開渠。引水溉地。其水仍由縣東北五里許入安陽河。亦應照五閘之法。用竹絡裝石。塞閘通渠。漕民兩便。康熙三十年。俱奉旨允行。歷歲以來。漕運無阻。農民樂業。莫不頌皇仁於無既焉。

輝縣所管衛河。自百門泉起。至新鄉縣界止。計長二十五里二百四十八步。河寬三四五丈。深四五尺不等。舊有民建閘五座。曰仁義禮智信。

新鄉縣所管衛河。自輝縣界塊村營起。至汲縣界曲里村止。計九十二里。深至一丈七八尺不等。小丹河西自獲嘉縣境至岔河尖入焉。

汲縣所管衛河。自新鄉縣界曲里村起。至濬縣界雙鵝頭止。計一百四十五里。河寬至六七丈。深一丈五
六尺不等。

淇縣所管衛河。在汲縣河之北岸。自西沿村起。至薛村口止。計長一十五里。河寬至十三四丈。深至二丈
一二尺不等。新脛河。北自太和泉。流至西沿村入焉。淇河。北自林縣境。流至薛村口入焉。淇河西岸

屬淇縣。東岸屬濬縣。

濬縣所管衛河。自汲縣界雙鵝頭起。至滑縣界伍隆固止。計一百七十五里。內有石岡一道。自屯子鎮至
老鵝鶩十八里。綿亘河底。水稍落則爲重艘礙。河寬至十四五丈。深一丈七八尺不等。

滑縣所管衛河。自濬縣界泥灘口起。至內黃縣界韓西口止。內有湯陰縣所管河三段。計共長十里。滑縣
河道計九里一十三步。河寬至十五六丈。深一丈八九尺不等。

內黃縣所管衛河。自滑縣界草坡村起。至大名縣界張兒莊止。內有湯陰縣所管河三段。計共長二十七
里零。內黃河道計九十里。河寬十四五丈。深一丈七八尺不等。湯河。西自湯陰縣入焉。安陽河。北自
安陽縣入焉。

湯陰縣所管衛河六段。三段在滑縣境內。自南而北。第一段長一百八十丈。第二段長五百四十丈。第三
段長一千八十丈。三段在內黃縣境內。自南而北。第一段長一千丈。第二段長三千八百四十丈。第三段

長一百七十二丈九步。共計長三十七里三百一十三步。

大名縣所管衛河。自內黃縣界張兒莊起。至元城縣接界曹家道口止。計九十六里。河寬至十六七丈。深至二丈三四尺不等。

元城縣所管衛河。自大名縣接界趙家站起。至館陶縣接界善樂營止。計七十三里。河寬十五六丈。深二丈一二尺不等。

館陶縣所管衛河。自元城縣接界遷隄舖起。至臨清州界尖塚集止。計一百二十里。河寬十六七丈。深二丈三四尺不等。漳水自北而入焉。

臨清州所管衛河。自館陶縣界尖塚集起。至南板闌汶衛合流處止。計六十里。河寬至十七八丈。深至二丈四五丈不等。

小丹河。漢書高都縣堯谷丹水所出也。高都即今山西高平縣。其水流至河內丹谷口。自大丹河石斗門分流為小丹河。經河內武陟。修武。獲嘉。至新鄉縣岔河尖入衛。自大丹石斗門起。至新鄉入衛。合流。長一百九十二里。新朝涉之脛。故名。發源淇縣太和泉。至西沿村入衛。自太和泉起。至西沿入衛。長三十里。河寬一丈五六尺。深五六尺。淇河。衛詩所云淇

澳者是也。水經。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隆慮即今林縣。發源縣南臨淇集。至合河口。又浙水自西來注之。至淇縣薛村口入衛。

自林縣臨淇集發源。至合河口淇浙合流處。計長二十里。自合河口至淇縣界。長六十里。至薛村口又四十里。共長一百二十里。河寬至二十三丈。深至一丈二三尺。

湯河發源湯陰縣西牟山東流至高漢橋又永通河自西來注之至內黃縣境入衛自牟山發源至高漢橋永通合處長六十

五里至內黃入衛又五十里

安陽河一名洹河左傳聲伯夢濟洹而歌註水出汲郡林慮縣林慮即隆慮今林縣也

伏而瀑於安陽縣西南六十里善應山下流二十餘里至高平村建閘疏渠引水溉田名曰萬金渠蓋始

自唐刺史李景後人相繼修之其水仍由縣東北五里許合于洹河流至內黃縣境入衛自善應山至小河

共長一百五十三里半漳河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至林縣東北涉

縣境合流經臨漳縣又分爲二一北流入漳沱河一東流至館陶入衛明弘治至隆慶間出沒不常萬曆

中北徙入曲州滏陽河通復歸入衛蓋自丹衛淇洹而北實資漳以濟漕久湮而復通休徵之至非偶然

也以上並河防志

衛河會洪漳諸水過臨漳分流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漳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

合會通河至直沽會白河入海愚按臨清以北運河每有淺阻此河既至臨漳分流爲二若遇臨清迤北

水小之時將臨漳分流處其北出入漳沱者塔閉則東流出臨清合會通河者水自大矣再將武城蔡河

開通又何水小之足患乎外河水大則板閘之船易於出口若外河水小板閘之船出口甚難須於魏

河漳河築壩使水由支河經元城館陶而入衛河則外河之水自然有餘而無淺阻之患矣但魏縣元城

係大名府轄非山東之官所可專行須預先詳明河憲使行文大名道則事無不濟矣但漳河之水小時

固足爲運河之利。而一經漲發。又恐爲元城館陶之害。須於重運到臨清時。將漳河築壩。引水入衛濟運。至重運過完。仍將漳河壩開通。將入衛支河堵塞。則元城館陶俱不受害矣。居濟一得。

清平縣河道。北自臨清州界二十里舖起。南至博平縣界魏家灣迤南田家口止。計長三十九里。內有戴

家灣閘一座。河防志。

清平縣魏家灣迤南大壩下引河一道。水勢情形。應行挑浚。有利運道民生。戴家灣閘上離土橋三十里。下離磚板閘四十里。乃運河一大關鍵也。此處最宜斟酌得宜。蓄積有方。必先計算船數之多寡。水勢之大小。或土橋放兩塘。此開放一塘。或土橋放一塘。此開放一塘。則土橋三塘可分爲此閘二塘。要使水勢足用。運行無阻。乃爲盡善。然此處放船。必酌量磚板閘之水。使不大不小。蓋水大則恐漫溢。水小則恐其淺阻。必審度至當。使之得宜。則既無淺阻之虞。亦無漫溢之患矣。此閘宜多備板塊。若水勢太大。則此閘可蓄積。倘一放至磚板閘。勢不能留矣。然此開放船。尤宜多。無論磚板閘能出不能出。皆宜多放。蓋外河水小。則船難出口。而磚板閘以上。不可不多存船隻者。則以船蓄既多。外河水一長。即可俱出矣。若不先存船數百隻。恐外河水一漲。即欲放而無船矣。故戴家灣閘放船宜多也。居濟一得。

德州衛收并左衛南河河道。計長六里二百六十一步零。在清平縣河道境內。河防志。

博平縣河道。北自清平縣界魏家灣迤南田家口起。南至聊城縣界呂家灣鋪止。計長三十五里。係東岸一邊。與堂邑縣對岸。其河道截分一十七里半。東岸有減水閘五座。如遇河水漲發。則開此洩水。東流入海。河防志。

博平縣減水閘五座。自南而北。其北界河岸名逃戶口者。爲第五閘。遇河水稍長。則由此閘洩出。以殺其勢。再長則四三二閘漸次開洩。由古漯河入海。以保河岸。以護民田。後因年久閘廢。出水之河亦淤塞不通。每遇河水漲發。必至漫溢隄岸。淹沒民田。所當急爲修浚。居濟一得。

堂邑縣河道。北自清平縣界函谷洞起。南至聊城縣界棧隄止。計長三十五里。係西岸一邊。與博平縣對岸。其河道截分一十七里半。內建二閘。曰土橋。曰梁家鄉。西岸有進水閘三座。如遇伏秋霖潦。坡水積聚。則開此引水入河。以利漕運。河防志。

土橋至梁家鄉止十二里。至戴家灣乃三十五里。故十二里之水。每不足三十五里之用。必須土橋放兩閘。戴家灣始可放一閘。則上下之水俱足。而無淺阻之虞矣。若照常例一塘灌一塘。則土橋以上。必致淺阻而難行。若土橋放兩次。而戴家灣水勢仍小。卽再放一塘。是土橋放三塘。而戴家灣始放一塘。合三塘之水。以爲一塘之水。合三塘之船。以爲一塘之船。而水焉有不足者乎。而船又焉有淺阻者乎。土橋放船法。宜戴家灣閘上常存船數十隻。或百餘隻。則此塘之水。可以接濟土橋之水。土橋放船。自無淺阻之

患土橋放完。然後戴家灣開啓板。將前數十隻或百餘隻盡行放出。卻將土橋新放下之船存在塘內。使土橋再放一漕。然後啓板將此船放出。又將再放之船存入塘內。以濟接後船。如此節節放去。則淺阻之患庶可免矣。居濟一得。

東昌衛收并平山衛河道。在東昌府東南隅。地名南龍灣。北自本營界牌起。南至鄧家樓界牌止。西岸一邊長三里。河防志。

聊城縣河道。北自堂邑縣界西岸梭隄。博平縣界東岸呂家灣舖起。南至兗州府陽穀縣界官寨口舖止。計長六十三里。開四座。曰永通。曰通濟橋。曰李海務。曰周家店。西岸有進水閘二座。如遇伏秋霖潦。坡水積聚。則開此引水入河以利漕。民田不致淹沒。東岸有出水閘四座。如遇河水漲發。則開此洩水東流入海。隄岸不致衝決。本縣河道內有平山衛河道一段。僅長三里。係西岸一邊。河防志。

聊城縣有七里河一道。凡遇漕河水漲。以備洩水之河。相應挑浚深廣。分洩水勢。流至博平歸海。東昌府第一開爲周家店。其上開爲七級。下開七級。既放兩次。周家店始放一次。七級二里之塘。所容不過四五十隻船。是七級放二塘。其船不過百隻。若七級放二塘。周家店水仍不足用。不妨再放一塘。是七級放三次。周家店始放一次。約周家店之船。少不過百隻。多不過百五十隻。其以下各開之水。諒無不足用者。倘或再不足用。須兩塘併一塘。如此塘水小。船不可過開。即將上塘之船合併此一塘內。再無不足之理。

或疑船多一塘不能盡放。不知船愈多則水愈高。四月初間。催民船進京。各開大小。乃將五塘歸併一塘。民船六百二十五隻。皇木筏十七甲。糧船二十四隻。各開俱過。并無淺阻。用此道也。蓋船少則用水多。船多則用水少。此至當不易之理也。治水者使水有所歸而已。孟子曰。禹疏九河。濬濟深。而注之海。即今山東之河是也。數年以來。迭被水患。皆因入海之路淤塞不通。故泛溢平野。而民田悉受其害。查東昌府舊有減水閘九座。皆洩運河有餘之水以入海者。今閘座廢壞。河底墊高。水不能出。故常盈溢。甚則衝決。此必至之勢也。居濟一得。

張秋河。北自陽穀縣官寨口接東昌府聊城縣河道南界起。南至東平州新冢口上接汶上縣河道北界止。計程一百五十五里。設石閘九座。屬兗州府捕河通判管轄。臨河陽穀縣。東阿縣。壽張縣。東平州東平所。河防志。黃表云。陽穀縣在東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縣治在運河西四十里。般山在縣治東北四街之中。東有沙河。由范縣縣張入。兩濠則匯入北流。至東昌龍灣入運河。蓋黃河故道南有清水河。亦自壽張入。經張秋南減水閘入運河。東有阿澤。西有四河故。亦名黑龍潭。長三十餘里。東西闊八九里。兩濠則澆築。西北有魏陵。長二十餘里。東西闊六七里。東阿城隍有阿井。巨若輪。深七八尺。蓋濟水所經。今水不盈數尺。水色正綠。而重屬為垣。掌之於官。歲取井水養膠入貢。東阿縣在東平州西北七十里。縣治在運河東六十里。西有大清河。西岸有魚山。即漢武帝孤子歆所稱吾山也。河水自東北入平陸縣界。北有古黃河。蓋古孤子河也。北有赤河。亦黃河決後支流也。入州界東南有狼溪河。源出本境狼山。入大清河。西有馬頰河。西南有小鹽河。即運河洩出之汶水支流也。由東平入。經馬頰河故道入大清河。西南有安平鎮。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接界。明正統間。河決樂陽。東衝張秋潰沙灣。遣使修塞。景泰中。沙灣復決。徐有良為廣濟渠於張秋西。又於張秋建通源閘。而會通復治。弘治初。河能汴北。分為二支。其一東下張秋入清河與汶合而北行。弘治六年。又決張秋東岸。截流奪汶入海。而漕河中絕。劉大夏等於上流為岸疏為月河三里許。塞決口九十餘丈。而漕復通。又疏塞其上流數處。於兩岸築堤。減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於舊決口南一里。築洪水石壩以防之。亦謂之減水壩。功成。賜名安平鎮。抱河為城。周八里。北河都水分司治焉。鎮南有金

臨。參差隆起。延亘鄂漢。漢文帝時。河決陸梁東。潰金隄處。壽張縣在東平州西北九十里。縣治在運河西三十里。東南有黃河故道。一名范城河。今湮。西南有清水河。今淤。又引黃河支流自河南封丘縣荆隆口。東至沙溝。以達臨濟之漕河。弘治中。河決於此。自是築塞黃河。而沙溝之流漸涸。西有廣濟渠。明徐有貞塞決河。先於上流為渠。起張秋金隄。通漕張沙河。至於范漢。以達河沁。名曰廣濟渠。即通源閘也。又有金隄。北接郵漢。南有野豬圈堤。蔡守三十里。周土石修築。以補河水。使不得衝決沙河隄岸。今埋塞。東平州在兗州府西北一百五十里。州治在運河東北十二里。西南五十里有梁山。周二十餘里。上有虎頭崖。山下有湖。蔡河數十里。四面築壘置閘。後河移故道。退地甚廣。安置屯田。自是遂為平陸。西南有安山。亦名安民山。山下有湖。蔡河數十里。四面築壘置閘。以時蓄洩。名曰水櫃。西南即會通河。沙濟合流處。西有養黃河。明弘治間。河決於下流十里許。改作戴村壩金隄開。以洩其流。由鹽河入海。後築隄黃陵岡。陳河流盡出於南。而魯河燕潭廢。南有汶水。自寧陽縣入。至州東戴村。又西經州城南。至安山湖合濟。明永樂時。築戴村壩。遏其入濟之道。遂西南流八十里至汶上為分水河。今導為運河。又有沙河。其源有二。南沙河即汶水故道。由戴村西出。至州城東。名銀河。潦則匯為巨浸。民不得田。又西轉州城南。循隄而西。繞城北至城西。北與北沙河會。北沙河亦名鹽河。會南沙河至東河入大清河。西有古濟水。元開會通。引汶絕濟。使不得東。而清濟不入汶矣。東北有古坎河。即汶水下流。流入鹽河處。鹽河即濟河別名。自戴村壩築。而汶水不復由此入。

陽穀縣河道。北自官窯口鋪接東昌府聊城縣南界起。南至五里鋪接東阿縣北界止。計長六十里。內石關六座。曰七級下閘。曰七級上閘。曰阿城下閘。曰阿城上閘。曰荆門下閘。曰荆門上閘。河防志。

七級塘河。亦係上啓下閉。下啓上閉者也。但七級塘河止二里許。而至周家店則有十二里。二里塘河之水。焉能足十二里河之用。此周家店所以每有淺阻。而七級放船必兩閘並啓也。夫兩閘並啓。既慮洩上源之水。而下啓上閉。二里塘河又不足十二里之用。為之奈何。則惟有並塘之法焉。七級放兩塘。周家店始放一塘。若仍不足。七級放三塘。周家店始放一塘。再無不足之理。船愈多則水愈高。至船盡歸下塘而

水仍留上塘。此法之至善者也。查七級塘河可灌六七十隻。兩塘則有百餘隻。三塘則有二百隻。卽發會牌於周家店。令周家店啓板放船。此一定不易之理。若一塘灌二三十隻。兩塘止灌四五十隻。而周家店卽行啓板。則水仍多洩矣。故七級必儘塘灌放。乃爲得法也。若開上積船太多。亦宜上下兩開齊啓。放船更爲便捷。阿城兩開。其上啓下閉。下啓上閉。亦與荆門開等。其在荆門之下。猶天井在城之有趙村石佛也。蓋其斟酌得宜。古人不知幾經籌畫而始建此良規。年來齊啓齊閉。以致水勢大洩。每逢大小之年。北運輒有淺阻。今悉遵古制。一啓一閉。則水勢有餘而糧運無阻矣。若開上積船太多。亦宜上下兩開齊啓放船。又不可執定一啓一閉。反致船行遲滯也。阿城上下開。皆陽穀主簿所管。主簿衙門。現在張秋。今宜移於阿城。亦掌二開之鎖鑰。蓋此二開與趙村石佛相對。故宜如趙村石佛之例。一啓一閉。遞爲開放。以蓄水勢。庶糧運不至於淺阻。亦如荆門開。繳上開鑰匙。則領下開鑰匙。繳下開鑰匙。則領上開鑰匙。則水有所蓄。而不至大洩矣。荆門開。塘河與磚板開。天井在城。均爲水門關。蓋不使水之下洩也。自司開者不詳。察古人建開之義。往往兩開齊啓齊閉。以致上源之水一洩無餘。湖水甚大。船猶可行。天旱水小。東昌一帶。在在淺阻。故宜做磚板開。天井在城。開例。上啓下閉。下啓上閉。務使船皆可出。而水不大洩。此誠運河之一大關鍵也。如開上積船太多。又不可拘此例。須兩開齊啓板。則放船更快。但船少之時。須一啓一閉。決不可兩開齊啓。致泄水勢。上下兩開板。俱要各下二十塊。少則不足以蓄水矣。荆門上開。

所以關南旺以北運河之水也。其關與天井關相對。故宜設鎖如天井關之制。而其鑰匙宜掌之捕河廳。一啓一閉。繳上關鑰匙使領下關鑰匙。繳下關鑰匙使領上關鑰匙。不得混行開放以泄水勢。荆門下關亦宜設鎖。其鑰匙亦宜掌之捕河廳。蓋此關與在城關相對。故亦宜照在城關之例。與上關之一啓一閉。庶乎蓄洩得宜而水勢常足矣。陽穀縣有西湖。在城西離城八里。地處窪下。南接濮州范縣朝城壽張四州縣之水。俱入陽邑。由孔家橋灌入西湖。境內尙有戴家故莊水渠一道。因年遠淤塞。久成民間熟地。以致積水難於下流。淹沒民田。此溝應行挑浚。開掘疏通。使其水分洩於朱家河劉家口烏龍潭等處。入莘縣境。盛家河黃家河仍入陽邑。蓮花橫鵝鴨坡統入聊城縣境。龍窪歸入運河。俾水既可濟運。而民又免淹澇之患。曹州有賈魯河一道。自桃園集入州境。迤東九十八里。折北而至園什口出州境。共長一百八十里。州東南二方之水。俱入此河。自元季爲分洩黃河之別渠。及塞黃陵岡決口。河歸故道。而賈魯隨成廢河。前經紳衿耆庶會議。止將久淤河心挑掘一溝。自通壩集至黃家口。共計三十二里。便可承受夏秋雨漲之水。順流而下。不至淹沒田禾矣。按河兩旁地土。有主者令其照河身自挑。無主者官捐募夫。亦易爲力。竝不滋擾民間。其餘新挑河天家河等處。俱照此插工。但通壩等處。於東明縣壤地相連。然實工小費省。應徑移知。令彼處業戶協力疏通。而賈魯河天家河新挑河等處。皆入濮州境內。亦行知一體開浚。歸入張秋運河。其清浪集於鉅野縣之龍壩集。田家橋相接。亦聽行知齊力開導。彼此無妨。再按賈魯河形勢曲折。時盈時涸。決其淤塞。一往無阻。卽水達運河。竝無有礙運河之處。居濟一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運河水

東阿縣河道北自五里鋪接陽穀縣南界起。南至沙灣鋪接壽張縣北界止。計長一十五里。其隄岸北自陽穀縣河道荆門關上紅廟起。南至沙灣鋪止。計長二十里。而安平鎮居其中。安平鎮舊名張秋。春秋爲衛地。秦漢以來。爲東阿壽張陽穀三縣地。或屬濟北。或屬東平。周世宗時。遣宰相李穀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鎮名防此。宋改爲景德鎮。明弘治七年。塞決河功成。賜鎮名安平。抱河爲城。北河都水郎中治之。其地仍爲東阿壽張陽穀三邑邊界云。河防志

張秋城南曰廣濟渠。在運河西岸。明景泰四年。徐有貞治沙灣河決時。先爲疏水之渠。起張秋金隄。通壽張之沙河。西南至於竹口。又西南至大渚潭。乃踰范暨泊而上。又西北接河沁之水。命曰廣濟渠。渠口爲通源關。有石隄二道。自大感應廟起。至沙灣長一百六十丈。運隄自沙灣起。至荆門驛。長一千九百三丈。有五空橋在張秋城南。與沙灣相對。卽爲減水石壩。廣袤各十五丈。又於上整石爲五竇。以漕渠餘水入之。小鹽河。順治七年。黃河決荆隆。衝張秋。南北隄岸俱潰。唯此石隄巍然獨存。復行修整。以便牽輓。實爲利漕。有淺八。曰掛劍。曰新添。曰沙灣。曰北灣。曰安家口。曰仲渡口。曰南浮橋。曰北浮橋。東岸戴家閘。東有

三空橋。大河神祠北有五空橋。俱洩入鹽河。西岸南自老黃河口。次卽沙灣開。又次坎河。斜對東岸之五空橋。而西岸沙河由夾河出。減水壩。乃在五空橋之北。至荆門上開。東岸稍遠。又有黑龍潭。亦洩入鹽河。此處逼汶西北。與故道清河東北之處。吸呼關通。旱不令運河枯澀。潦不致運河漲溢。節宣最宜。慎云。山東

全河備考。

張秋迤南八里廟。有沙河一道。出道入橋入運。其源出滑縣開州有魏河。洪河。小流河。三道。俱由濮州范縣以達張秋。每遇雨潦之年。其水盛大。勢莫能禦。再往南沙灣。有棗林河一道。出小閘入運。其上游自荆隆口舊決口。至張秋。有六七百里之遙。每逢大雨之年。此六七百里遠之水。俱至張秋。出小閘入運。河沙河棗林河之水。俱入運河。運河勢不能容。曹家單薄。必致衝決。此以前屢決屢塞。最稱險要者也。然曹家單薄。地既窪下。土又虛鬆。勢難建閘。故宜於大感應廟東地勢高阜之處。開引河一道。建閘一座。使水過閘東行。仍由曹家單薄舊河入鹽河下海。則旣可以洩運河有餘之水。又可使鹽船直入運河。且可以通商賈往來。而濮州。范縣。陽穀。壽張。東阿。永無淹沒之患矣。居濟一得。

沙灣在張秋南十二里。黃河舊決口也。明弘治間。塞黃陵岡口。有裏河一道。由鄆城來。經壽張黑虎廟。至此入漕。河防志。

棗林河由沙灣小閘入運。其上爲壩丘。坡之水。又其上爲天鷲坡之水。遞而上之。以至於荆隆口。六七百

里之遙。若稍爲疏通。其利當無窮也。奈今處處淤塞。水滯不行。急宜疏通。以利運道。此河自張秋南沙灣小開起。係東阿縣地方。三里至丁家橋。又七里至萬家橋。河東岸係東平州地方。河西岸係陽穀縣地方。又三十一里至黑虎廟。係壽張縣地方。又十四里至李家橋。係汶上縣地方。又九十里至紅船口橋。係鄆城縣地方。又二十五里至閻什口橋。係濮州地方。直至雙河集。兩岔分流。一入小黃河。至南旺下入牛頭河。一卽爲棗林河。其源自陳橋古黃池來。居濟一得。

壽張縣河道。北自沙灣鋪接東阿縣南界起。南至東平州界戴家廟闌下三空橋止。計長二十里。內沙灣運河西岸有積水闌一座。舊黃河口。自前成化七年建。每歲伏秋。鄆濮等處倒坡之水。接流於此。濟運東平州河道。北自戴家廟闌下三空橋接壽張縣南界起。南至安山闌接東平所河道止。計長三十里。內石闌二座。曰戴家廟闌。曰安山闌。又北自安山闌起。南至靳家口汶上縣北界止。內除東平所河道一十二里。實管河道一十八里。內石闌一座。曰靳家口闌。共計東平州所管河道四十八里。靳口闌至安山闌三十里。安山闌至戴家廟闌三十里。戴家廟闌至荆門上闌四十五里。闌路頗遠。向藉安山湖水爲之節宣。今安山湖久爲平陸。倘遇亢旱之歲。闌遠路長。水力不厚。慮有膠淺。應於三闌適中之地。增建一二闌。以節水勢。路近則水力自厚。可無阻澀之虞矣。以上並河防志。

戴家廟闌。舊候荆門闌會牌。以致遲滯。今不宜候荆門闌會牌。但安山會牌一到。卽便啓板放船。蓋荆門

開舊止一開。下板不候會牌。恐致通漕。今上下兩閘俱經下板。一啓一閉。必無通漕之患矣。安山閘板宜多下。蓋以靳口閘地勢太高。若此閘一少下板。則靳口閘水勢必致太峻。且閘上之水一洩無餘。而袁口開河上下必致淺阻。此必然之理也。然亦宜俟靳口放兩塘。此閘始可放一塘。靳口閘地勢最高。故閘上之水。視閘下之水。每高四五尺。必須安山閘多下閘板。則此閘上下之水。不至大相懸遠。若此閘上水比閘下高四五尺。卽知安山閘少下板塊。須速著人去叫安山閘下板。安山閘既多下板。則此閘上下水勢自不大差。無論啓板之時。糧船易放。而閘上之水。亦不至一洩無餘。袁口上下亦不至淺阻矣。此閘放船一完。卽送袁口會牌。而不送安山會牌。須俟袁口再放一塘來。此閘再放一塘去。然後送安山會牌。使安山放船。蓋此閘放兩塘。安山始可放一塘也。居濟一得。

安山湖卽安民山湖。以此得名。在運河隄西岸。周圍一百餘里。永樂間。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既成。建議設水櫃以濟漕渠。在汶上爲南旺。在東平爲安山。在濟寧爲馬場。在沛縣爲昭陽。名曰四水櫃。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漕。各建閘壩。以時啓閉。凡盜決侵種者有禁。萬曆六年。清丈安山湖。原廣百里。其高而宜田者止七十七頃。有奇。其卑而宜櫃者止四百一十六頃。有奇。當時建議。欲於高下相承之處。築東湖小隄。畫分二區。隄以內。櫃水濟運。隄以外。聽佃稅糧。萬曆十七年。築土隄。共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又於似蛇溝八里灣。增建二閘。以爲蓄洩。永利自通河口起。過焦天祿以西吳家口止。共十七里。係幫湖。

運隄自吳家口運隄起。至王禹莊。又至青姑堆。環轉復至通河口。共十九里。皆縮內湖隄。其間不無缺口。自吳家口至青姑堆。中有橫截東西子隄一千八百一十五丈。亦多缺口。又運隄四閘之內。各有隨隄小河。自南而北。共約二十餘丈。引流順下。以出濟運。皆宜修治。然總論諸湖。唯蜀山馬踏在漕岸之東。可稱水櫃。南旺西湖及安山湖在漕岸之西。但稱水壑。不可稱水櫃。且自順治年間。河決荊隆。泛張秋。安山湖淤成平陸。前河臣盧崇俊會議。挑復湖心。計費帑金二十餘萬。無可設法。因而中止。今湮塞已二十餘年。聽民開墾。倘國用贏餘。力可修復。或滄桑變更。勢必資之以爲漕利。則豁賦仍加挑濬。未爲不宜也。山東全河考

康熙十八年。聽民開墾佃種。共開地九百二十五頃三十八畝九分零。起科銀兩。載入全書。本州起解邵離離河庫。永以爲例。是向之所謂安山湖者。今一望皆禾黍之場矣。河防志

安山湖原以蓄水濟運。最關緊要。自前河憲靳題明開墾。輸租充餉。是以蓄水無資。致河北一帶。節年淺阻。前據東平州詳以地畝蘆荒。墾請豁租。當即詳憲行查在案。但查原報開墾湖地九百二十餘頃。今據州詳荒地止四百二十餘頃。查蘆荒之地。俱在湖西。其東尚有湖地四百七十餘頃。方與運河相接。本道再四查閱。如止除四百二十餘頃。即不能蓄水濟運。須將原報開墾九百二十餘頃之地。一槩豁租。俱作蓄水官湖。庶湖水得蓄。而於運道方有裨益。居濟一得

東平所河道。北自安山開接東平州河道南界起。南至東平州河道北界碑止。計長一十二里。在東平州河道之內。

南旺南河。北自汶上縣袁家口開迤北東平州交界起。南至魚臺縣辛莊橋王家口止。計程共二百七十

五里一百八十步。設開十九座。屬兗州府運河同知管轄。臨河汶上縣。嘉祥縣。鉅野縣。濟寧衛。濟寧州。

魚臺縣。河防志。汶上縣在東平州東南六十里。西南有會通河。自濟寧入。合諸駁潭水。入東平合汶水。今汶

湖。中為上下二開。以節宣之。東北有汶水。自東平州入。又西南入會通河。明永樂中。開會通河於寧陽縣北。增築壘

城壘。退其入流。又於縣北汶河西。創築戴村壩。過其入濟。使盡出於縣北。二十五里。受濼諸泉。謂之營溝。又西

南流至城北二里。又西南流十五里。謂之草橋河。又西南流十里。謂之白馬河。又二十里。謂之楊河。發宋運道也。泗而為

渠。汶水由之。又西南流十五里。謂之黑馬溝。又西南注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為二支。四分南流至徐沛。六分北

流至臨清。蓋運河全藉汶矣。又接戴村壩即汶河口之地。今縣界之汶。即其南流一支。而南旺湖即茂都濼也。西南有南

旺湖。在運河西岸。其地特高。謂之水脊。汶水西南流注於此。而南北異流。湖在鉅野之東偏。蔡運百五十餘里。宋時

年開會通河。與梁山張澤兩濼。匯而為一。涉然巨浸。後漸淤澱。墾近城民田。乃自下流淺至濱州。又漸淺濶。永樂九

年開會通河。遂畫為二濼。漕渠貫其中。區東岸有蜀山湖。名南旺。東湖。周六十五里。隴北有馬蹄湖。名南旺北湖。周

三十四里有奇。兩旺皆蓄水以灌渠。故設南旺上下開。北有開河開。按河防考。蜀山東有馮家壩。地卑而水易洩。因壩

以障之。南旺南有何家口稍卑。汶水下。每決房家口。傷運隄。而南旺之水易涸。是馮家壩乃蜀山之門戶。而何家口為

南旺之尾閘。皆不可無備。故設水櫃以濟漕。在汶上曰南旺。東平曰安山。濟寧曰馬場。沛曰昭陽。皆漲漕涸開。名曰

四水櫃。東南有石溝深。周三十里。西北有魚營深。周四十里。北有蒲灣深。周十餘里。俱入汶。東北有龍關泉。名曰

泉入蒲灣。東南有馬莊泉。入蜀山湖。嘉祥縣在濟寧州西五十里。縣治在運河西二十五里。南接鉅野大長溝。北至汶

上界首。長十八里。淺舖四。石隄十里。北有黃河。南有濟寧河。亦黃河支流也。又有桓公溝自鉅野入。再入魚臺。北至汶

又有浴河。明正德中。就通舊址三十餘里以洩水。民賴之。今隄工二里。上有鉅野山壩。障大薛湖水。西有舊黃河。自

南自濟寧火頭灣。北至嘉祥大長溝。長二十五里。凡五淺。石隄二里。縣治在運河西八十里。再入魚臺。北至汶

漲秋決。塞此渠不通。西有濟水。自定陶入。北入鄆城。南有尚水。即濟水分流。亦名泗水。北有鉅野澤。亦曰巨澤。連

南北三百里。東南百餘里。亦曰大野。禹貢大野既豬。自隋以後。漕流枯竭。鉅野漸微。五代時。河南德後墮於此。連

南旺。蜀山諸湖方數百里。元末爲河所決。河徙。涇爲平陸。濟寧州在兗州府西南六十里。州南門外卽運河也。自魚臺縣流入。合泗水。又經天井關。合濟洗二水。經分水關入嘉祥縣界。久而淤塞。明永樂中。疏鑿北達臨清河。南入徐州黃河。中間七百里。皆曰開河。置閘凡十有二。初由徐州達清河入淮。後改由微山湖入八閘。出董口入淮。自董口淤。乃議他徙。濟寧所管河隄。自魚臺之界。長六十八里。自五里淺至鉅野之火頭灣淺。屬濟寧。衛。長二十五里。本州淺鋪十有七。東南有泗水。自滋陽縣入。南入會通河。東北有洗水。自府城至州城東隅。與泗水合。西有牛頭河。有馬嶺湖。湖北岸有減水閘三。東隄西縣。以時蓄洩。東南有慶濟泉。入南陽關。託基泉入森林關。馬陵泉入魯橋關。魚臺縣在兗州府西南一百五十里。運河在縣東三十里。有新舊二道。舊道淤塞。明嘉靖末。治河尙書。朱衡開夏鎮新河一百四十里。以達南陽。漕河決之患。及昭陽湖之險。至今因之。東有泗水。卽舊運河也。北有魯侯觀魚臺。縣以此名。縣管漕隄。自沛縣珠樵關至本縣南陽關。凡八十五里。皆新河也。珠樵關北有陳境二十里。然在南岸者必由昭陽湖入運。在北岸者必由獨山湖入運。二湖俱在縣境。故河岸盡屬縣管。蓋昔之漕也。會河合濟。北走燕都。四通汴路。纔由穀亭。則縣爲鎗穀。今之漕也。沂泗汶洗會於濟寧。直貫南。以輸夏鎮。亦縣爲鎗穀。然則究也者。京師之門戶。而魚臺又東省之咽喉也。

汶上縣河道。北自靳家口。東平州南界起。南至孫村嘉祥縣北界止。計長五十六里一百八十步。閘五座。曰袁家口。曰開河。曰南旺下。曰南旺上。曰寺前鋪。河防志。按南旺下閘卽十里。南旺上閘卽柳林關。

袁家口閘不放水北注。運道淺阻。勢所必至。故糧船至此必須積至二百或二百餘隻。則水自充足有餘。而後啓板放船。若水非有餘。船決不可放。必將開河閘板。南旺下閘板盡啓。使南旺之水全注於此。若開河閘上有船。卽將上塘之船歸併此塘。以便蓄水。蓋船不屢多。惟患水小耳。此閘板須全下。始足以蓄水。南旺下閘。開河閘不下板。始無淺阻之虞。苟此閘下板或少。則南旺下閘開河閘上下未有不致淺阻者。且南旺上閘不能蓄水。南運勢必不足。此不可不知也。此閘船多水足。始無淺阻。若船少卽放。未有不淺阻者。蓋塘內水大。固可以水送船。塘內水小。亦可以船送船。何爲以船送船。數塘合一塘是也。如此塘之

船不能行走。即將上塘之船歸并此塘。蓋船多則水亦長而船俱可下矣。如半盆水內置西瓜兩三個。則盆內之水立刻長滿。是其驗也。此又各塘放船之法。不獨袁口爲然也。袁口積船既多。將啓板放船。必須先著人令開河下板。則水不至於大洩矣。俟袁口放完船下板之後。開河仍舊啓板矣。將開河下板。袁口之船不能放完。上下或有淺阻。即將開河亮板一二塊。船自無不行矣。此法固善。但昨於閏四月初一日下板少。而上下俱經淺阻。又不可不慮也。是不若開河仍舊下板。開河放兩塘。袁口放一塘。袁口放兩塘。下板少。而上下俱經淺阻之患。若一塘有三二百勢。必不能容兩塘者。亦可以一塘放一塘矣。此又在人之隨時變通耳。袁家口開。上下河水甚淺。每逢天旱。船最難行。此開放船。須先將南旺上閘板嚴下。用人看守。然後將下閘板全啓。放水北注。若閘上有船。即令隨水放下。至開河閘。又將開河閘板全啓。放水北注。若閘上有船。亦令隨水放下。並放到袁口閘。然後將袁口閘板全啓。放船。自無淺阻之虞。放過袁口。將此板勿下。再啓靳口閘板。放船。直待船放完時。却先將靳口閘下板。然後再下袁口閘板。却將南旺上閘板全啓。將閘上之船直放至袁口。若開河閘上水淺。將板略下一時。水足即啓。自無不通行者。開河閘要與南旺下閘上閘酌量啓閉。尋常水足用時。一例啓閉。無容置議矣。獨至北運水小之時。則此閘啓閉。須要得法。如水甚小。南旺下閘既不下板矣。此閘或下板六塊。或下板四塊。或下板二塊。或可不下板。亦覺不必下矣。如南旺塘河內糧船淺阻。則酌量下一二塊。或三四塊。使糧船得行便止。不必多少。或曰

開河不下板。南旺下閘下。糧船淺阻奈何。曰。俟糧船淺阻時。再將開河酌量下板三五塊。至糧船齊幫後。則將板盡啓放船。及船放完時。閘板又不必下矣。然亦當視分水口水勢之大小。若分水口不足五尺五寸。則南旺下閘宜酌量下板矣。此閘不下板。其法固善。但恐袁口閘一少下板。而上源之淺阻立見。是不若開河仍下板。開河放兩塘。袁口放一塘。或船太多。有三兩幫。塘內不能容者。仍一塘放一塘。開河閘亦宜下板十八塊積水。使由關家大閘及五里鋪滾水石壩入南旺湖中。蓄以待用。南旺下閘不宜下板。故糧船一過南旺上閘。上閘下板。即可竟過下閘。與開河閘直抵袁家口閘矣。若北運之水既盛。而上閘以南。水或不足用。即將此閘下板。上閘亮板一塊。而南運自無不足矣。然又宜視分水口水勢之大小。若分水口不足六尺。下閘即宜酌量下板數塊。若仍不足六尺。即宜再下幾塊。若足六尺。即止。若過六尺。即酌量啓板。蓋以六尺爲率。過即當啓板。不足即當下板。而開河亦當下板矣。總貴相機啓閉。斟酌得宜。然此爲北河水小故也。若北河水勢足用。遇汶河水大。即宜將南旺上下兩閘閘板全下。使水由斗門入南旺湖蓄之備用。南旺下閘啓閉宜得法。平常水足之時。宜與上閘一例啓閉。不可或偏。獨至北運水小之時。則此閘宜少下板一二塊。如水仍小。則再少下一二塊。如北邊水勢十分小時。則此閘之板竟可不下。使此塘之水。南至南旺上閘。北直至開河閘。南旺下閘竟可不用。如北邊水仍小。則開河閘亦宜酌量下板矣。然此閘之板要少遲而啓。使汶河之水灌滿塘河。則水之所蓄既盛。南旺下閘一開。往北之水

自多矣。上開閉板之後，必遲一二日。下開方可啓板。南旺上開爲南運之第一關，南旺以南湖水甚多，不虞水少。故上開宜常閉，南旺以北止恃此一線之水。故下開開河，開宜常開，但恐北既有餘而南或不足，又宜暫閉下開，將上開亮板一塊，以接濟南運。然此北運之水有餘，然後可。不然，恐南有水而北又無水矣。不可不慮也。南旺塘河原所以酌南北之宜，南運水小，宜啓上開板放水使南，北運大小，宜啓下開板放水使北。若南北水俱足用，而汶河之水仍大，則宜閉上下二開，使水由斗門入南旺湖，仍以備南北不時之需。舊例南旺上下開一例啓閉，予今直以上開爲界水第一關，常閉此關，堵水使不南行，汶水專濟北運，泗水專濟南運。上開下糧船積至二百，方可開放一次，決不可輕易啓板使水南洩也。蓋南運原不少水，多洩於南，不惟隄岸難保，民田受淹，而糧船亦難行走。况北運之需水更急乎。宜以上開爲北界水關，使汶河之水不得南行，直注北河，則自南旺以至臨清，可無淺阻之患矣。此關宜下板十八塊，若運河水大，使由五斗門入南旺湖中，蓄以待用。寺前關最宜嚴謹，蓋南旺之水，南行最順，此關一不嚴謹，則水之洩於南者太多，而北運勢必淺阻，此一定之理也。若逢天旱之年，汶水不足，濟運開利，運關以濟北運，則此關尤爲緊要。此關既嚴，而南旺上下二開開河，開俱不下板，而水始可以通行北注。乙酉初夏，汶河水微，不能濟運，已經用此法以濟北運，甚覺有益。寺前鋪開不可多開，啓板太勤，則洩水必多，關下糧船必積二百餘隻，足滿一塘，方可啓板開板一啓，卽速過船，船過完卽速閉板，則水之所洩必少矣。

寺前鋪閘宜下板十八塊。蓋板須多下。則水不大洩。如閘上水大。則令由盛進口張箱口入南旺湖以蓄之。務使水足濟運而止。水大則宜加板草塞。庶貼毋使洩水乃妙。宜於寺前鋪閘作中界水閘。使洩水不得北行。洩水不得南行。則洩泗各有專濟之功矣。此閘亦宜下板十八塊。積水使由焦鸞口盛進口張箱口入南旺湖中。蓄以待用。關家大閘亦所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且蓄水以濟運者也。年久廢壞無存。遂失古人之制。宜重爲修整。利運閘在寺前鋪閘之北。在南旺上閘之南。爲蜀山湖之門戶。相傳以爲濟南運不濟北運。予始亦信以爲然。見南來濟運之水甚多。而北運每苦無水。故二年以來。堅閉利運閘不令開放。使蜀山湖水由田家樓口。邢家林口。入洩河。出南旺分水口濟運。今初夏皇上回鑾。見運河自南旺以北水勢甚小。乃相度形勢。量水淺深。知利運閘之水可以北注。於是令閘官堅閉寺前鋪閘。並啓南旺上下開河三閘二板。開利運閘放水北注。其勢暢流。心竊喜之。遂赴臺莊接駕。豈期閘官不用吾命。寺前鋪閘數日並不下板。以致水盡南注。南旺以北水勢仍小。聖駕一到。予恐有淺阻。乃閉開河袁口斬口三閘板。俟聖駕到時。卽爲啓板。幸得龍舟無阻。方皇上在五里鋪下營。見河水甚小。一夜之間。內侍到閘數次。問水大小。衆河官紛紛議論。有謂利運閘濟南運。而不濟北運者。有謂當閉利運閘者。有謂當閉南旺上閘者。予雖有百口。無能置辯。及聖駕已過。河水更小。蓋因隨駕船隻不時北上。閘板難下。洩水太過。糧船停泊南旺塘內。已月餘矣。不能行走。乃堅閉寺前鋪閘。啓南旺上閘。下開開河閘各板。開利運

開放水北注。而從前停泊之糧船。進行無阻。自此以後。河官開官。乃皆知利運開。可以濟北運矣。前者濟南運而不濟北運者。蓋以利運開之水。一過寺前鋪閘。至通濟閘。有三十餘里之遠。且地勢最下。水性就下。安得而不往南乎。北過南旺上閘。至下閘。止十里遠。又有汶水南行。上閘一啓板。汶河之水。且往南流。利運開之水。又安能北行乎。是利運常開。則止濟南運而不濟北運矣。余今用一法。南北兼濟。將閘板常閉。南邊少水。則閉上閘。啓寺前鋪板。開利運開放水。以濟南運。水勢足用。即行下板。不可多洩。北邊少水。則閉寺前鋪閘。啓南旺上下開河三閘之板。開利運開放水。以濟北運。水勢足用。即行下板。則南北可以兼濟。而水勢不致妄洩。似爲得節宣之要矣。以上並居濟一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運河水

馬踏湖周三十四里。其上爲釣臺泊。水漲則匯入北湖。出開河關迤北。由宏仁橋入運。其幫湖運堤。自禹王廟起。至宏仁橋止。二千六百六十三丈。其湖堤亦自禹王廟起。至宏仁橋止。三千三百餘丈。係土築。以蓄水濟運。歷歲收蓄汶水。原有北月河口。王士義口。徐建口。亦無子堤。蓋東湖地勢漸高。無需防遏。止於官民界分。植柳豎石。以杜侵冒。而南至長溝小河口。蘇魯橋。北至田家樓。受水之處。亦堤而築之。視西湖工倍焉。爲閘者三。在李泰口。宏仁橋。爲壩者二。在馮家口。王巖口。其戴村。王堂二口。皆蓄洩要害處。至於關關全湖。伸縮漕河。則有南北端二閘。東西岸十七斗門。以時啓閉。實爲水櫃。盜決侵種宜禁云。山東金河備考。

馬踏湖。所以濟北運也。其湖口有曰徐建口。有曰王士義口。皆放湖水入汶河。出分水口者也。有曰新河頭。有曰宏仁橋。皆放湖水入運河者也。故徐建口。王士義口不宜開放。至北河水小。或開新河頭。或開弘仁橋。以接濟之。若北河水勢足用。仍宜堵閉蓄水。此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湖計一百四十餘頃。與宏仁橋相通。故水大之時。盡由宏仁橋洩入運河。以故不能蓄水。稍遇天旱。便成乾渴。今宜於開河以東。築湖堤一道。其高寬宜與運河之堤相等。則水有所蓄。而不至於乾涸矣。宏仁橋。馬踏湖之門戶也。馬踏湖

水大。每由此分洩入運。但未有閘座。蓄洩不便。故急宜建置。居濟一得。

五里鋪滾水石壩。蓋洩運河有餘之水入南旺湖。蓄以濟運者也。每逢運河水有餘。則洩入湖中。及運河水不足。則由開河之下兼濟開放出濟運。不知始自何年。竟爲堵築矣。運河水大。旣不能洩入湖中。運河水小。又無憑開放以濟之。古人之法盡廢矣。今宜仍爲開通。以備蓄洩。庶於漕運大有裨益。此壩底高於河底四尺有餘。小則蓄以濟運。大則洩入湖中。查南旺上以南。有盛進口、張廂口、焦鸞口三斗門洩水入湖。此不用斗門而用石壩者。蓋北運無水接濟。倘或過洩。恐不足以濟運。故用石壩以備蓄洩。此古人制度之盡善者也。老壩口舊在徐建口之下。壩下係大挑之工。不知始自何年。竟改築於王士義口之下矣。以致王士義口之上。至徐建口一段。並不挑挖。殊非大挑之意。今應仍築於徐建口之下。自大壩至分水口一段。遇大挑年。照舊挑挖。庶塘河不致淤墊。而大挑之工較省矣。小壩口所以致汶河有餘之水入蜀山湖。蓄以待用者也。汶水小則堵塞此口。今汶水盡出大壩口以濟運。汶水大則將大壩口酌量收束。小壩口開放。使運河水足用而止。餘者盡由小壩口入蜀山湖。俟汶水小時。仍行堵塞。宜建小閘一座。以備蓄洩。更爲妥當。居濟一得。

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周漕渠兩涯。共一百八十里。中爲二長堤。漕渠貫其中。畫而爲三。漕渠西者爲西湖。卽名南旺湖。一名汶河。漕渠東者爲東湖。在汶河隄南名蜀山。在汶河堤北名馬踏。南旺築迤九十三

里。成化間始爲石堤。湖多菱茨蒲荷菱荻魚鼈。居人采擷爲利。嘉靖間周築四圍堤岸一萬五千六百餘丈。萬歷間除幫湖運堤三千六百丈外。幫築湖堤南西北三面。共一萬二千餘丈。復添築東面子堤一千一百八十八丈。又於五里鋪建石壩一座。長五丈。以便蓄洩濟運。原湖二千七百頃。向除子堤畫界處高亢地及宋尙書白老人香火地二百八十頃外。其二千四百餘頃爲水櫃。隨堤內開有大渠。以湖身北高南下。復穿小渠二十餘道。縱橫聯絡。使湖水通流備濟。萬歷十七年。張居敬奏請南旺等湖各查頃畝。於高下相承之地。築一束湖小隄。隄內永爲水櫃。堤外作爲湖田。聽民耕種。庶限界分明。內外有辨。小民難於侵占。官司易於稽查。詔從之。是南旺諸湖有淤高之地可耕。自昔已然。其所以不令召種者。慮其有礙於運也。今西湖積沙日久。高地雖多。而低窪之處。仍以蓄洩濟運。宜開濬深通。復其舊界。否則漸爲平陸矣。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主事王寵論蓄洩之大略曰。南旺旱乾常在二三月。方其旱也。每有淺阻之患。前此或濬泉源。或放湖水。或築土壩。多方以蓄之。愚以爲不若一日一啓閘爲上策。每泛濫於六七月。當其溢也。每有衝覆之患。前此或開南旺湖。或開減水閘。或決金口壩。多方以洩之。愚以爲不若不閉閘。開月河行船爲上策。予嘗嘗旱涸之時。自分水逆流而上。至黑馬溝。凡二十里。或三百料。或五百料。或千料。船皆能通行於兩河而無阻。則開座之爲緊要可知。又嘗窮歷汶源。至萊蕪原山之陽。不過三百餘里。以三百餘里之泉源。而欲分流以供二千餘里之漕渠。使非築塞疏濬。啓閉有方。又安能

行轉運哉。則開座之爲緊要。又可知矣。至於旱乾之甚。則嘗行車水之法。試以百船論之。每船漕卒十人。至南旺盤剝當費百也。此法行。則每船止用一人。給車二十輛。什二守閘。什八踏車。以挽湖水。每車用四人。二十車用八十人。一車加水七寸。二十車則加一丈四尺。逮五十里之湖水乾。則天雨必至矣。此所以可行而無弊也。水大之甚。則開南旺以收水。開永通閘以行船。不惟可分殺滔天之勢。且免濟寧一帶閘河之險矣。而潘季馴則曰。南旺地高。決諸南則南流。決諸北則北流。惟吾所用耳。當春夏糧運盛行之時。正汶水微弱之際。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於南。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如運艘淺於北。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當其南也。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其北也。更發濱北諸湖水佐之。泉湖兼注。南北合流。卽遇旱暵。靡不克濟。此誠力不勞而功倍也。南旺大挑。舊例三年再舉。正月十五築壩。絕流興工。至二月中完。主事督東光。議創上源閘壩。以省大挑。略曰。竊照運河實國家命脈攸關。而其最。莫如南旺分水。每遇大挑。征夫以萬計。支銀以千計。非惟勞費不資。且斷流二月。南北舟楫不通。是一利亦一害也。歲丁卯。一挑。越己巳。又挑。三年之內。再舉大役。民力地無竭乎。推原其故。皆因南旺上接汶河。及徂徠諸泉。平時固皆清流。霖雨驟至。則數百里之沙泥盡洗。而流入汶河。至南旺則地勢平洋。而又有二閘橫攔。故沙泥盡淤。比他處獨高。每水漲一次。則淤高一尺。積一年則高數尺。二年不挑。則河身盡填。此大挑之役。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乃從來大挑用工甚拙。不識分工自下而上。放水爲便。每

築隔起水。晝夜不息。皆用力於無益之地。其始也。有打壩築隔之勞。其既也。有起水之苦。其終也。又費起壩挑隔之力。曠日既久。大壩一開。上水隨至。各處淤淺。俱不及挑。傾堤亦不能築。名曰大挑。實非完工矣。曷若於上源打壩之處。設立石閘一座。隨時啓閉。又於閘之左右。各建減水閘一座。名曰斗門。一通馬踏湖。一通蜀山湖。平時則斗門盡閉。中間常開。放水入運。一遇洪水。則斗門盡啓。中間下板五塊。沙泥盡隨斗門入湖。如此則二湖之役。不惟可爲水櫃。亦可爲沙櫃矣。縱橫水溜濁未可盡汰。亦能去其十之七八。雖十年一挑亦可也。萬一各處或有淤淺傾頹。欲行濬撈。則一札板之下。可以斷流。不用樁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用力少而成功多。雖每年一挑。亦不爲勞矣。河道侍郎萬恭。議改於九月。誠爲先事預圖。且量地施工。力既不費於擊挑。乘時與役。夫又不苦於凍沍。回空已盡。築壩絕流。疏濬一完。藉冰封閉。是新運之便也。萬歷四年開鑿月河。間年一大挑。每年一小挑。大挑之期。定於九十月起工。其回空及一應船隻。皆由月河行走。官民稱便。自明季崇禎壬午年間。土寇旱荒。一時並作。月河壅廢。於是改爲十一月開壩。十二月正月挑浚。祁寒膠凍。墮指裂膚。人夫施力。十倍艱辛。今閘基河形俱在。設法修復。猶屬易事。國用稍裕。卽應整理。至南旺運河兩岸。每年挑河。積土成山。一經霖雨。仍淋入河中。徒勞挑浚。殊爲無益。南岸積沙。近已捲去。北岸尙未興挑。應於閒曠之時。展運使平。嗣後責令挑河夫役。務將所挑沙土。擡至廣衍處。所不得卽置岸旁。庶爲得之。山東全河備考。

南旺湖蓄水。原以濟運河之不足者也。南運不足。則開濟運閘放水使南。今之十字河是也。北運不足。則開關家大閘五里鋪滾水石壩放水北注。不知始於何人。起自何年。竟將關家大閘滾水石壩實行堵塞矣。而所常開者。十字河也。南運湖水既多。而又常開十字河。故濟寧魚臺民田每受淹沒。北運既無湖水接濟。而又將關家大閘滾水石壩永行堵塞。所以東昌一帶糧船每遭淺阻也。今宜將十字河永行堵塞。將滾水石壩仍行開通。或再將關家大閘開通。或將王化家莊對岸河南開通。建石閘一座。以濟北運。則北河永無淺阻之虞矣。南旺大壩。正月議定開壩之期。即於先期三日。將南越河口、北越河口、田家樓口、徐建口盡行堵塞堅固。勿令過水。然後開壩。開壩之後。先通漕放水三日。然後各閘下板。南旺上下二閘板皆全下。以後南河水小。將上閘板少下。下閘板多下。如北河水小。將上閘板多下。下閘板少下。如水太小。即將下閘板全啓。如過船之時。恐船淺攔。下板數塊。蓄水養船。船過之後。依舊全啓。大壩既開之後。即宜赴州縣疏浚泉源。使水暢流濟運。南旺開壩。安居閘十里閘楊家壩金口壩。十字河俱不宜開。止宜開魯橋壩。俟南河水小之時。先開安居閘。如水再小。方可開十里閘。如遇天旱之年。北河水小。南旺塘內及開河塘內不得存船。以致壅蔽水勢。不得暢流。南旺各斗門俱宜重修。仍照舊下板。每遇伏秋水長。河水入湖。則啓板收水入湖。湖水入河。則下板蓄水。不使洩出。至秋後無水可收。仍於湖口築壩堵水。直至春夏水小。糧運難行時。方可酌量開放。陸續接濟。南旺分水。最宜斟酌。如春月重運盛行之時。南運

淺阻。則多放水往南。北邊淺阻。則多放水往北。若遇伏秋水長。運河水大。重運在北。則水往南放。重運在南。則水往北放。可使水勢常平。糧船易行。宜以南旺分水。改爲汶河口。專往北行。不分水於南。則北河之水自足。濟運矣。如糧船盛行。水不足用。則酌量出蜀山湖水以助之。如再不足。則宜開洪仁橋。放馬踏湖水以助之。則北河一帶之水。自無不足之患矣。王堂口宜建石閘一座。北運水小時。則啓板。從此放水。接濟北運。如南旺大小。則開蜀山湖口以助之。若汶河水發。亦可啓板。從此分洩。蓄之沙河棗林河內。若安山湖復設。亦可蓄之安山湖內。此最爲得策。何家口壩距汶上縣十三里。係南旺湖之尾閘。此口稍卑。汶水就西而下。每決房口。傷運河堤。南旺之水遂涸。萬歷二十四年築石壩。平時任其南逝。水漲洩而之西。良得策也。然必須將何家壩改開一座。北運水小。可以開放接濟。汶河水發。亦可分洩蓄積。其用與王堂口等。居濟一得。

戴村壩距東平州六十里。一名周李村。長五里十三步。汶水從陶秦而來。就鹽河。由博興車瀆入海。永樂九年。宋尙書用老人白英計。分水南旺。築此壩。橫逼汶水。南流會通河。始得濟運。誠全河之屏障也。其壩屢修屢圯。營費不資。天順五年。知州潘洪增築高厚。上植以柳。至今不壞。先年設夫增土植柳。培護周密。張純守壩論曰。漕河之有戴村。譬人身之咽喉也。咽喉病則元氣洩走。四肢莫得而運矣。昔在創建之初。歲增土以培之。植柳以護之。多設夫以守之。其防禦蓋甚密也。後土日增。柳日固。則夫議停役。所以寬民

方也。然物久則壞，防弛則廢，卽今單薄日甚，而原植護柳，什無一二存矣。況竟地土疎，汶性湍急，萬一水失其性，得無慮歟？然則爲之奈何？乘泉夫之餘力，歲加修築，增鋪舍，植新柳，令現役之夫，力加守護，則盤錯根深，壩將自固，壩固將無所事，節乎？曰：不可也。彼其澎湃浩蕩之勢，非有以順之，則拂，非有以蓄之，則溢，拂與溢等害耳。故每遇水潦，須決坎河口以殺之，殺之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順之入海，以披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微則盡塞，令餘波悉歸於漕，是節之者固所以守之也。此營衛吐納之說也。不然，三汶爭趨，源大流長，夏秋水潦，怒激奔逸，豈一壩所能支，誠篤論也。今宜如舊例，督夫培土栽柳，乃運河第一關鍵。山東全河備考。

戴村壩在坎河口石壩之南五里，土堤是也。今直呼坎河口石壩爲戴村壩矣。後人之誤也。戴村壩以下，宜築草壩四五處，束水南流，則南旺運河之水，自不至於漫溢，而爲南北數十州縣之害。草壩之上，搭橋以便行人，而渡船亦可不設矣。更有一法，將戴村壩下，用土實築壩一道，以攔正河，卻於東岸建閘，或三座或四座，若挑引河，使水由閘而南，則汶上各縣不致湮沒，而閘亦可閉以備蓄洩，則漕運民田均有賴矣。居濟一得。

坎河口閘在戴村東，宋尙書旣築壩戴村，遏汶水之入海者，注之南旺，水無旁洩，留坎河口不壩，以備分洩入海，每歲重運過時，止用刮沙板，作一沙壩於坎河口，卽涓滴盡趨南旺，若水漲，則連沙衝出坎河，後

河身漸移近坎河口。全河之水直灌坎口。故土壩歲築歲決。萬歷初。侍郎萬恭。壘石爲灘。每歲築壩。勞費不貲。且全流漫衍而入鹽河。南旺每至膠舟。萬歷十七年。總河潘季馴。築石壩四十丈。高三尺。上博丈五尺。下益尺六之一。兩翼之長。視壩減五之二。其高倍之。左右爲土堤二百三十丈。東岸爲石堤。厚一丈。其法。用丈許大石。夾砌如壩。實細石其中。塗以壘附。上銳下豐。狀如魚背。水高於壩。漫而西出。漕無溢也。水卑於壩。順流而南。漕無涸也。二十一年。水大發。尙書舒應龍。又於河口之下。開渠洩水。因於兩傍各築石堰。以防衝刷之患。先是石壩未築。主事余毅中。議應築石壩。略曰。汶河原從迤南松山之麓。衝向戴村入海。故宋公築壩戴村。遏汶趨南旺。而留坎河口不壩。以備分洩入海。比時松山之麓。正河深廣。水性就下。卽順流而南。故坎河口止用沙壩。近松山一帶。沙漸淤平。河身移近坎河。全河之水俱入。故土壩歲築歲決。萬歷以來。創爲石灘。似亦良法。但重運水渴之時。有隙可以洩水。而伏秋水溢之日。則無路可以通沙。以故正河淤塞日甚。每歲築壩之勞費如故。爲今之計。急宜大集泉壩人夫。從正河見流之身。挑去淤沙。使漸近松山一帶。照舊深廣。水入正河。既順。則入坎河漸微。但坎河口深廣倍昔。沙土堤壩必不足恃。欲爲經久之策。莫若連建數閘。以時蓄泄。如元人壘城壩之制。蓋國朝運道之有戴村。猶元人運道之有壘城。壘城可閘。則坎河亦可閘也。其次莫若採大石爲壩。如馮家滾水壩之制。查迤東龍山一帶。可取大石。去坎河僅五里許。合無量動河道官銀。募工製器。如式開鑿運砌。西接戴村。東盡坎河。俱挑沙入地數尺。

先砌石基。後酌量水平。建滾水長壩。其兩土岸俱用大石砌爲雁翅。以防水之旁衝。又主事張文奇議。應仍築土壩。略曰。宋公築壩戴村。而留坎河不壩者。勢不可也。諸泉合流。三汶爭趨。勢何嘗一日不欲東注之海哉。沉霖潦之時乎。故方其水涸。春夏三四月。秋冬九十月。運道咽喉所係。卽涓滴當盡歸南旺湖可洩也。若夏秋之間。則南旺濟寧一帶。通漕啓板。水尙漲溢。與運河岸平。坎河口雖開。而迤下王堂王巖何家缺口十餘處。且不免一二衝決。汶邑民田多罹淹沒。宋公之慮亦深遠矣。邇來議者。因土壩歲築勞費。創爲石灘。但方其水溢。勢甚洶湧。若石灘阻壅。不能大洩。勢必多潰裂於王堂諸口及草橋上下。驟水所經。民田受害非細。不便。且灘能走水。不能走沙。淤沙日積。河身日高。漸與灘平。反助障阻。不便。二。況未及兩年。石灘衝動。水涸之時。乘隙而洩。土壩仍不能免。又奚賴焉。議者又欲築建滾水大壩。以淤沙不得衝出。弊亦與石灘等。爲今之計。坎河既決。一俟霜降後。卽當仍舊歲築土壩。計每歲之費。大約不踰百金。且水直衝坎河。則上源之勢既殺。而下源之勢稍微。王堂諸口。不致盡決。汶邑民田。得免淹沒。以利害計。雖歲有數十金之費。利倍於害矣。加之歲挑西岸沙觜。使正河深廣。漸復故吾。水不東逼。徑流趨南。則戴村壩根。旣避衝刷之患。坎河壩兩際。亦不至盡決無存。議者慎無重惜小費。輕議難成。壅遏漲水而貽意外之虞也。二公之議。不無異同。然其慮未始不周。迨張公居敬。循行汶上。規畫建言。而潘公季馴之石壩始成。宋公之渠。於以永賴。乃知創建非常。昔人不敢輕視。一坎河也。宋公留其口而不壩。萬公以石爲灘。

潘公以石爲壩。因時異建。罔弗合宜。蓋慎之也。後之人披覽往迹。其可妄行舉廢哉。山東全河備考。

坎河口壩。宜照堽城壩金口壩之制。連建數斗門。以時啓閉。但今沙淤日積。河底漸高。將與壩平。故宜比舊制稍高。當南接戴村。北盡坎河。其間設斗門八座。如閘之制。石壩既長。斗門又多。則可以洩水。而戴村壩無衝決之虞矣。又恐壩底太高。水不能洩。但照舊制於石壩之上。每當春月再築土壩一道。或二尺高。或三尺高。蓄水濟運。至伏秋水發。聽其衝去。來歲再築。所費無幾。甚爲妥便。石壩止百餘丈。不足以備分洩。每逢水長。戴村土壩常被衝決。故今宜將石壩再加寬一百丈。庶乎水易分洩。而戴村壩可保。而汶上亦免淹沒之患矣。汶河之水。發源松山。及新泰萊蕪。至汶上而河始大。故每逢水長。則汶上先受其害。今宜於汶河兩岸加築堤岸。則汶河水長。庶不至於淹沒矣。汶河中閘之板。當視分水口之誌椿。以爲啓閉。如運河五尺水足以濟運。則止用五尺水。過五尺則酌量下板。使水至五尺則止。不足五尺。則酌量啓板。使水至五尺而止。如中間下板。則將東西二斗門啓板收水入湖。俟中間啓板之時。仍將二斗門閉板。毋洩湖水。如中間之板全啓。運河水猶不足用。則將斗門酌量啓板。放出湖水接濟。足用卽止。不可過洩。蓋湖中之水。常使有餘。毋使不足也。居濟一

堽城。舊有堽城在焉。壩距寧陽縣北三十里。元至正間。築土壩以遏汶水入洸。明永樂中。宋禮移置青川驛。成化中。張盛改築以石。當汶水中。一百二十丈。闊一丈七尺。爲水門七。又於新堰鑿河十里。南入於洸。謂之

沈河爲閘者二。曰堽城閘。在堽城西北隅百步。元至元建。曰堽城新閘。距舊閘八里。在新堰上流。明成化中建。乃遏汶之要津也。然自永樂中。改從南旺分水。於西南下流增築戴村壩。而堽城稍輕矣。宏治中。巡撫徐源奏毀石壩。命侍郎李瓌勘議。尋已之。張純議棄堽城壩。略曰。堽城石壩。築於成化之十三年。然非始於是年也。在昔有元畢輔國。會於堽城之左。作斗門。遏汶入沈矣。其後如馬之貞。作雙虹門。馬元公。改作東大閘。皆有事於堽城者也。然則何可棄乎。蓋元分水在濟。故遏汶入沈。會沂泗以出天井。自宋公移分水於南旺。則遏汶之功。全在戴村。而汶遂不通沈矣。議者徒以元人遺迹。乃復事於堽城。移其壩於青川。改建以石。糜財疲力。置諸無用之地。未幾壩亦隨壞。蓋未解宋公之意。與元人所以設壩之由也。以今觀之。堽城之議。嘗以徐公之見爲是。後人幸無借口李公也。萬歷二十五年。大水衝決南岸石梁土隄。主事胡瓚重築五百餘丈。今歲久。南岸石梁皆傾。雖與運道無關。然有舉無廢。地方之責。且石俱在河。止需工而不需料。仍修築以資利涉。未爲不可。

山東全河備考 此壩雖廢。錄之以備考焉。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運河水

嘉祥縣河道。北自汶上縣孫村交界起。南至鉅野縣小長溝迤北交界止。計長十六里。志

蜀山湖周六十五里。一山獨峙湖心。蜀者獨也。故名。其壑湖運堤。屬嘉祥者。自馮家壩至孫村二千三百四十四丈。屬汶上者。自孫村至分水口南一千五百丈。其湖堤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共長三千五百十丈。以蓄水濟運。歷歲收蓄汶水。原有南月河口。林家村口。田家樓口及胡家樓口。而無子堤。每水大則出長溝滾水壩。入馬場湖。而石壩自明季以來久廢。現從蘇魯橋陳蔡口注之。又本壩以北。別有歲築草壩一道。兩頭洩瀉。接聯湖堤。其東北受水處。植柳以禁侵佃。山東全河備考

蜀山湖所以蓄水濟運也。故冬月挑河之時。則汶河之水盡收入湖。以備春夏之用。故此湖之水。較他湖爲最緊要。但從前湖水盛大。則由馮家壩滾入馬場湖。今馮家壩已經堵築閉塞矣。蓋馬場湖已受府河泗河之水。故不必再加以此湖之水也。但數年以來。開利運閘。則此湖之水多洩於南。故北運每苦淺阻。今宜將利運閘永爲閉塞。而此湖之水專濟北運。迨北河水小。然後開田家樓邢家林河口。出分水口。閉柳林閘。開十里閘。使水北注。則北河之水。自無不足矣。湖地計一千八百九十餘頃。除宋尙書祭田地

十二頃并高亢地八頃五十三畝令民佃種外其餘一千八百六十九頃四十六畝二分蓄水有南月河口邢家林口田家樓口胡家樓口又長溝有滾水石壩一道東岸有陳蔡口每湖水大則從此出入馬場河十字河不可輕開蓋南旺湖水原蓄以濟北運者也若南運水小需用南旺湖水亦必待金口壩黑風口五里營閘十里舖閘安居閘並楊家壩盡皆開放而水仍不足以濟運然後開十字河十字河既開須俟重運一過南旺即將十字河塔閉蓋南水之入海既遠而中間之水如彭口大泛口徐塘口之入運河者又多且兼以獨山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各處之水匯流入運河以達海運河既小宜洩不及勢必泛溢民田此十字河之必不可開蓋恐其助南行之水而為虐者也古人分水三分往南良有故也十字河形如十字河在柳林寺前二閘之間蓋馬場河之下流也遷寺前開之則為通濟閘白嘴宜建閘一座使馬場湖水由此入運則不致一洩無餘

蓋此處宜與通濟閘相應如通濟閘下板須使馬場河水灌滿運河然後送會牌到寺前舖使寺前舖啓板則南旺之水不至大洩於南矣居濟一得

鉅野縣河道北自嘉祥縣大長溝迤南交界起南至濟南衛曹井橋迤北交界止計長二十五里內有通濟閘一座河防志

馮家壩在大長溝萬歷十七年建長十餘丈係蜀山湖之門戶地卑而水易洩故築石壩以障之水大則洩入馬場湖不至病民水小則蓄以濟運實為要區山東金河備考

通濟閘舊例下板十二塊。但閘夫利於少下。故閘之上下。每有阻澀。須時爲稽查。使板全下。則運艘自可通行矣。時船少時。自當一塘灌一塘。若濟寧以南一帶。船多。須天井閘過四塘。或過五塘。此閘始放一塘。則水不妄洩。上下自無淺阻之虞。若上下水勢足用。又不必儘塘灌放。就延時日。須一塘約過二百隻。可滿寺前閘一塘足矣。予斟酌南北之宜。專以此閘爲界水第三閘。蓋寺前閘啓板放船。則此閘之板嚴下。水自不至於南洩也。此閘宜下板十八塊。蓋必多下板。方能蓄水。而閘板又不宜多啓。蓋多啓則洩水太甚。故或三日一次啓板。或二日一次啓板。必不得已。亦必一日一次啓板。斷不可一日二次或三次啓板。以致洩水太甚。後不能繼。必致淺阻。啓板之後。船已過完。卽速下板。而會牌亦不可早送。必俟次日。方可送到寺前舖閘。使馬場湖水必由白嘴入運河。將通濟閘上一塘灌滿。然後啓寺前舖閘。則上源之水不致多洩。而南旺上下不致淺阻矣。居濟一得。

濟寧衛河道。北自曹井橋迤北鉅野縣交界起。南至五里營迤東濟寧州交界止。計長一十七里八分。河防志

濟寧之西湖曰馬場。又名任湖。在漕渠北岸。周圍四十里。上受蜀山湖水。北岸爲減水閘三。卽五里營、十里舖、安居鎮是也。東爲堤一道。長一千六百餘丈。湖之西口爲馮家壩。山東全河備考。

蜀山湖之水。由馮家滾水壩入湖。故於五里營建東水堤一道以蓄水。又建減水閘一座以洩水。又於十

里舖、安居各建減水閘一座。以備蓄洩。此古制也。自馮家滾水壩堵築。開五里營堤口。而馬場湖乃不受蜀山之水。而受府河之水矣。府河卽泗河也。旣引泗河之水入馬場湖。自應於馬場湖內開河一道。於長溝開一泗河口。放水濟運。如南旺汶河口之制。則泗水始爲有用矣。以泗水濟南運。以汶水濟北運。而北運之水。自無不足之患矣。馬場湖承受洸泗二河之水。蓄以濟運。最關緊要。原額七百三十餘頃。載明濟寧州誌。緣湖北無堤。公私混雜。以致濱湖居民。僉以淹沒民田。屢呈放水築堤。前經詳憲飭查在案。而該府輒以水內難查爲詞。尙未清界。今湖水已經開放殆盡。地畝俱已涸出。若不及時清查築堤。將來又蹈前轍。則湖終無蓄水之日矣。理合詳憲。迅賜委員。及時查丈。清界築堤。庶湖地原額得復。民田免淹。湖水得蓄。而運道民生。均有攸賴矣。十里舖閘在五里營閘之上。五里營閘已經廢壞。不必修矣。至十里舖閘亦不可輕開。蓋此閘界在湖心。一經開放。則湖水一洩無餘。必運河水涸。糧船淺阻。萬不得已。然後可開此閘。且看後邊糧船多少。如糧船無多。可開。若糧船尙少。必不可輕開。恐後不接濟也。惟白嘴開放無妨。安居閘亦不可輕開。爲其洩水太甚也。必俟白嘴不能入運。方可開放此閘。然開放亦當有節。須開上下板酌量放水。使僅足濟運。無致太洩。仍於閘內引河兩旁。開副河二道。每道開導水之小渠五處。二道共十處。如用水時。先開一渠。如不足。再開一渠。又不足。乃再開一渠。漸次開放。水足卽止。不可多開。致水盡洩。十里舖閘亦宜倣此。

居濟一得。十里舖平水閘。俱在衛境。

牛頭河。西自耐牢坡口。

在濟寧州境。東至魚臺之

場場口九十里。係明初徐達所開。不惟可以通運。而濟寧以南窪地之水。由之洩入昭陽。實濟寧以南之水道也。自穀亭淤而場場口塞。濟寧南鄉。遂歲受水患。應仍浚牛頭河。使達昭陽諸湖。以通蓄洩。而濟寧南鄉一帶窪地。倘能築岸分圩。效江南插秧種稻之法。以獲水田之利。即可轉荒瘠而變膏腴。亦存乎其人之興舉也。昔商輅記平江伯陳銳開耐牢坡略曰。前史云。有志者事竟成。此可爲遇事而不爲。與爲事而無成功之勸。昔洪水爲害。禹受命治之。疏三江。導九河。鑿龍門。排伊闕。而後水順其道。人得寧居。此聖人之功。萬世永賴。卓乎不可及已。後世若李冰疏江水以利民。范仲淹築海堤以捍患。皆足惠當時而傳後世。執謂天下果有不可爲之事。有不可成之功乎。若今漕運總兵平江伯陳君銳。可謂勇於有爲。而果於成功者已。君故平江恭襄公會孫。年富力強。才高識卓。縉紳大夫。咸推重之。遂自兩廣總鎮移董漕運。期歲之間。凡恭襄所遺良法美意。悉舉而行。漕途坦坦。人自以爲弗勞。頃至濟寧。見運舟上閘之難。因以所聞耐牢坡舊河詢之居民。有進而告者曰。是河不通舟楫。已踰百年。宣德初。恭襄公嘗命工疏浚。未及成。而公捐館。至今人猶惜之。君乃躬詣相度。果有可行之勢。遂會總督漕運都憲李君裕。移檄山東管河副使陳君善。通判陳翼。出公帑之積。鳩工市材。卜日舉事。自耐牢坡至場場口。計九十八里。其間石橋七堰。灘淺淤塞。一一疏之。耐牢河口舊有減水閘。移進一里許。改置大閘。又增置場場口閘。以節下流之疾。於是水勢平夷。舟行便利。因改耐牢坡河曰永通河。閘曰永通閘。其新設場場口閘曰廣運閘。閘各有廳。

皆三楹一軒。翼以兩廂。拱以門樓。衛以垣墉。挽舟有具。供役有夫。經始於成化乙未春二月。畢工於是歲夏五月。事聞朝廷。特設閘官莅之。蓋是河故蹟。郡志載至元六年黃河水溢。自曹縣界東北流潞鉅野澤。從東南經嘉祥縣蓮花池。抵古濟州以西二十五里。爲耐牢坡。南經魚臺縣大場場。入會通河。卽命運河。當時江南舟楫。俱此經行。洪武戊辰。河水復溢。而此河因塞。自魯橋以北。皆舍舟從陸。設爲車站。永樂辛卯。復命大臣疏濬河道。止從近州閘河用工。而是河遂廢。夫廢於前而興於後。果誰之功乎。於是漕運中都留守把總都指揮高興。南京各衛把總指揮徐昇。夏堅輩。相率來徵予文。立碑示久。遂次第其始末。爲記。翁大立開廢渠洩積水疏略曰。臣查國初。洪永間。開濟寧迤西耐牢坡。引曹鄆黃河水。經場場。出穀亭。以爲運道。今上有忙生閘。通南旺。中有永通閘。通濟寧。下有廣運閘。通穀亭者。謂之舊黃河。自舊黃河以下。湖陵城水道尙存。舟航可達。惟湖陵城之下。黃水旣退。地形反高。臣乃督令兗州府同知章時鸞。沛縣知縣李時。自留城之回回臺。大開決口。以達佃戶屯。自佃戶屯再開淤澱。以達李家口。遂與鴻溝相通。使穀亭湖陵城之水。皆入昭陽湖。昭陽湖之水。又由鴻溝以出。若汶泗水漲。則斗門宣泄。鴻溝可以納流。汶泗水消。則斗門封閉。漕河可以免涸。唇齒相依之形也。由忙生閘以至廣運閘。由廣運以至湖陵城。由湖陵城以出回回臺。上下三百里。皆與漕河相接。首尾相銜之勢也。漕河爲主。鴻溝爲輔。譬之閭閻之家。傍開側戶。鱗鱗之艦。尾繫輕舸。緩急相濟之意也。由二公之言觀之。則耐牢坡之復開。不惟可以變濟寧以

南之窪地爲膏腴。而漕河藉此以吐納。亦未始非蓄洩之利也。方恆嘗有瀕運諸湖水田議略曰。近歲承之河干。時履疆域。相度丘原。得觀滕沛魚濟各被水滄之處。益知東南之水田未嘗不可立致也。誠仿東南治田法。就其被水患者。中間開爲支河。四圍築以圩岸。最爲便易。乃爲之時。其籽耘以種秧苗。備其枯槁。以資車戽。則水荒棄地不難變爲沃壤。獨此國用匱乏。生民困苦之時。以牛種廬舍間之上。上無餘財。以陞科告佃責之下。下無餘力。是以逡巡而不敢行。是莫若仿元人虞集所言視田授官之意。開力田之科。有能闢水田若干頃者。予以幾品冠帶。多者秩以遞增。其田卽授爲永業。如是永著爲令。則既有閒田。以酬其開墾之勞。復有冠帶以勵其急公之念。凡有餘力之家。有不踴躍趨事者乎。并附載以備採擇。山東

全河備考。耐寧坡復開。法得蓄洩之利。漕運民生均賴。至水田之議。用意深長。果能行此。興西北之水利。紓東南之民困。國家之計。孰有大於斯者乎。

永通閘。所以泄運河之水入牛頭河者也。每逢水漲。運河難容。則由此閘宣洩。故天井閘水不甚大。糧船得以遄行。自永通閘堵閉。運河之水無處宣洩。天井閘水勢湍激。糧船難行。一船用數百名夫。一日僅過數船。此糧運所以遲滯也。今議復建此閘。水大則洩之。水小則蓄之。居濟一符。

濟寧州河道。北自五里營東濟寧衛交界起。南至魚臺縣四里灣交界止。計長七十五里。閘十座。曰天井。曰在城。曰趙村。曰石佛。曰新店。曰新閘。曰仲家淺。曰師家莊。曰魯橋。曰棗林。又月河閘三。曰上新。曰中新。曰下新。河誌。

元改任城爲濟州。開會通河。導汶泗以會其源。置閘以分其流。南自濟寧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九。南入於河。曰分水。曰天井。曰在城。曰趙村。曰石佛。曰新店。曰師家莊。曰棗林。曰南陽。其北至奉符。爲閘以接汶水。曰堽城。東北至兗州。爲閘以節泗水。自北而南。曰金口。出魯橋。自東而西。曰黑風口。由府河以出。會源閘。會源卽天井閘也。此未開會通以前所建。西北自安民山入於新河。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六。以達於漳河。曰戴家廟。曰荆門上。曰荆門下。曰阿城上。曰阿城下。曰七級上。曰七級下。曰周家店。曰李海務。曰通濟。曰永通。曰梁家鄉。曰土橋。曰戴家灣。曰新開上。曰南板。此旣開會通以後所建。皆在至元。大德。延祐之間。至元中。又於金口閘南。建減水閘。曰沂河。引沂入泗。又建一閘於兗州之西十里。曰土裏。建一閘於兗州之西三十里。曰杏林。節泗沂之西流者。受闕黨諸泉。謂之府河。亦謂之濟河。西流至天井。閘。又於濟寧東北四十里。建閘。曰吳泰。曰宮村。以接汶水。又於馬驛北。建閘。曰減水。以殺洸水。大德間。又於南陽之南。建一閘。曰孟陽泊。以通江淮。至正間。又於新店。師莊二閘之間。建一閘。曰黃棟林新閘。至順間。又於孟陽泊南。建一閘。曰穀亭。匯黃良艾河等泉。以厚水勢。合觀所建壩閘。元人之於會通一河。計已周矣。而南旺一帶。止於至正間。建開河一閘。其他未及講也。明初。用兵梁晉。大將軍徐達。於濟寧西二十里耐牢坡口。建一閘。曰永通。從牛頭河以達魚臺之場場口。出穀亭運道。迨永樂間。宋禮浚會通河。開袁家口至沙灣之二十里。用老人白英計。移堽城壩於清川驛。又築壩於東平州之戴村。橫遏汶水全流。南

出汶上之南旺分水。於是成化間。於分水口南。建一閘曰南旺上。於分水口北。建一閘曰南旺下。三年大挑。以疏其淤塞。又於閘之左右。各建減水閘一。名曰斗門。一通馬踏湖。一通蜀山湖。平時則斗門盡閉。中閘常開。放水入運。一遇洪水。則斗門盡啓。中閘下板。泥沙盡隨斗門入湖。大挑始爲省力。又於濟寧在城天井二閘南。穿月河四里許。益以閘曰上新。下新。上下之間。更建一閘曰中新。於師莊閘北。增一閘曰仲家淺。於師莊閘南。增一閘曰魯橋。魯橋師莊之間。復建一小閘曰捲里。橫遏泗水入漕。自濟寧北至鉅野境。築石堤十二里。自鉅野北至嘉祥境。亦築石堤十里。南旺西湖始砌石堤。并建靳家口安山沙灣高口諸閘。又修沙灣以北元人所建十六閘。又於廣濟渠口築石堤二道。自大感應廟起。至沙灣。長一百六十八丈。自沙灣起。至荊門驛。長一千九百三丈。又於永通閘南。增建三閘。曰永通。曰廣運下。曰廣運上。又築濟寧西蓬子山壩。濟寧趙村月河石壩。又於孟陽泊閘南。建一閘曰八里灣。修天井以南諸閘。又於寧陽縣西四里沈河兩涯。引柳泉之水。橫過沈河。東西立閘。曰沈河東西。水漲則閉閘以防其淤。水涸則啓閘以達其流。又於壘城石堰上流。建一閘曰壘城新閘。自永樂至嘉靖初。北至臨清。南至穀亭。或壩或閘。或堰或堤。歲有修建。會通一河。得以無阻。而曹單黃河屢決。南衝穀亭。漕渠淤塞。嘉靖四十五年。自南陽至留城。開新河以避穀亭之淤。建閘八。曰利建。曰珠梅。曰楊莊。曰夏鎮。曰滿家。曰西柳莊。曰馬家橋。曰留城。接舊河。自留城南至鎮口。又建閘五。曰黃家。曰梁境。曰內華。曰古洪。曰鎮口。又減水閘二十。開月河於閘之

旁者六。爲土若石之壩十有二。築兩淮土堤五十三里。石堤三十里。又於內華閘築伊家林橫堤。於戴家山築戴家山橫堤。鑿支河八。築夾堤六千三百四十餘丈。又築獨山湖北岸石堤三十餘里。各留口引水入運。建減水閘十四座。大者二。各三洞。小者十二。建南陽壩。以障獨山之流。開回回墓支河。以引昭陽之水。又於濟寧之北。建通濟閘。建小河口減水閘六。築馮家滾水壩。修大長溝。獲麟古渡。又於戴村之東。築坎河口石壩。以遏汶水入海之路。使水大則漫而西出。漕不至溢。水小則順流而南。漕不至涸。又開南旺上下月河。各建大閘。大挑之日。汶河及上下二閘。各築土壩。於此通舟。又建五里鋪滾水石壩。以備運河水大。洩入西湖。又修南旺湖漕渠長堤。築西湖缺口。加築舊堤一萬二千餘丈。添築東面子堤一千二百餘丈。築蜀山湖東堤。蓄水濟運。築長溝減水二閘。以備蜀山湖水大。洩入馬場湖。又築馬踏湖土堤三千二百餘丈。自嘉靖末至萬歷中。北自臨清。南至鎮口。或壩或閘。或堰或堤。亦歲有修建。新舊運河僅能通漕。而地逼於黃。每足爲害。萬歷三十四年。又自季家港口至黃林莊。開泃河以避鎮口之淤。并避徐呂一洪之險。建韓莊。德勝。張莊。萬年。丁廟。頓莊。侯遷。臺莊等八閘。又建彭家口之三洞閘。邳山之減水閘。韓莊之湖口閘。以備旱潦。蓄洩濟運。又築韓莊湖護閘石堤一道。築朱姬莊至韓莊絳道堤十八里。以障邳山韓莊諸湖之水。又築彭家口壩。以遏許由三山龍灣諸泉之由彭口出者。築拖泥溝壩。以遏許池滄浪諸泉之由大泛口出者。築滿壩。以遏河水之由滿閘河洩者。築呂壩。以遏河水之由李家口河洩者。自元至

元。迄明萬曆。開加工成之日。建築壩閘堰堤。奚止數百。而一舉。要必於漕運有關。表而出之。以見古
人用意之周云。山東全河備考。

天井閘亦視南陽一帶水之大小。如南陽一帶水大。則將天井閘以上如南旺之十字河。先行堵閉。如水
仍大。則五里營閘。十里舖閘及安居閘酌量堵閉。務使水不甚大。而後已。如南陽一帶水小。則將安居閘
十里舖閘及五里營閘酌量開通。如再不足用。然後將南旺之十字河開通。若蜀山湖之利運閘。則斷斷
不可開者也。往年天井閘水勢甚溜。每過一船。需夫四五百名。一日過船不過一二十隻。至多不過三四
十隻。以致在城閘下糧船。積聚至數百隻。或千餘隻。皆因在城閘祇下板十二塊。天井閘板一啓。水勢建
飆而下。在城閘之洩水既多。不獨天井閘糧船難過。而曹井橋及安居一帶。在在淺阻。又不思答由於在
城閘之下板甚少。而反歸咎於上源之來水太微。則又開蜀山湖之利運閘以助之。利運閘一開。而獨山
湖。南陽湖與運河一派汪洋。湖河莫辨。由是濟寧南鄉及魚臺沛縣徐州。數百萬頃良田。俱受淹沒矣。予
在天井閘催船。見水勢甚溜。一船需夫數百名。絳挽呼號之聲不絕。而船之過也維艱。且天井閘船未過
完。而曹井橋安居一帶又報淺阻矣。予詢之。咸曰。非開利運閘。則糧船必不能前進。予曰。利運閘必不可
開者也。乃令在城閘增板至一二塊。而水勢仍溜。又增至三四塊。而水勢稍平。更增至五六塊。連前共十
八塊。而水勢悉平。天井閘過一船。不過需夫三五名而已。且船未過完。而曹井橋安居一帶糧船俱已行

動。嗣後天井開一日一夜過船二百八十餘隻。而糧船乃不知有天井開之難過矣。予恐日久弊將復生。故書之以備後人之採擇。此開舊例下板十五塊。此一定之制也。板不全下。則上源必致淺阻。閘官宜常稽查閘牌。同知州判亦宜常稽查閘官。蓋開夫利於少下。少下一塊。則少啓一塊。此好逸而惡勞之常情也。若開閘上一帶水淺。必此閘下板未足之故。急宜查考加板。則上源永無淺阻之虞。至於此閘之船。必須隨到隨放。不可稍遲。以致濟寧以南一帶之船壅滯不行。此閘放四次或五次。通濟閘始可放一次。若此閘水小。不能放船。卽令通濟閘放船。則此閘有水矣。然又不專恃通濟閘上之水。須馬場湖水常盈滿。或開安居閘。或開十里鋪閘。水自足用。若長溝建閘。則止開長溝閘。十里鋪安居閘俱可不開。在城開舊例下板十八塊。始足蓄水。蓋天井開高。此閘最下。若下板或少。則水一洩無餘。故此閘最關緊要。其稽查之勤。宜倍於天井開。始足以關住上源之水。而不至於下洩。此南運之一大關鍵也。其放船之法。亦宜隨到隨放。則濟寧以南之船。自不至於壅積矣。然此塘之船。須儘塘灌放。庶水不至於多洩。而上源亦免淺阻之患。此閘啓閉。視南陽一帶水之大小。如南陽一帶水大。則將在城閘板少啓。在城閘下積船一百二三十隻。足滿一塘。然後啓板灌塘。則水之所洩必少。而南陽一帶不患乎水大矣。如南陽一帶水小。需水甚急。則在城開啓板宜勤。到一幫卽過一幫。不拘船數之多少。則水之所洩必多。而南陽一帶不患乎水小矣。總之。下水則宜洩於下。下不用水則蓄於上。務斟酌得宜。蓄洩有方。乃爲盡善。在城閘

地勢甚低。而其閘背亦低。故不能多下板塊。不能多下板塊。即不能關上源之水。故宜將此閘背再接高五尺。則板可以多下。或下二十塊。或下二十二塊。則上源之水有所關。而不至於過洩矣。蓋前言下板十八塊者。以閘背太低。不能多下故也。非謂十八塊足以關水也。趙村西北三里曰在城。元大德中。又西北一里曰天井。其西南即分水矣。諸閘毗連。不過一三三。何在城。地勢之低若此。趙村閘閘背亦低。在城閘背既接高五尺。趙村閘背亦宜接高四尺。閘板宜下十六塊。始足蓄水。而糧船不至淺阻。石佛閘閘背亦低。趙村閘背既接高四尺。石佛閘背亦宜接高三尺。閘板宜下十四塊。則上源有蓄。不至過洩。此閘宜酌量上下水勢。上下水勢俱足。則此閘宜下板蓄水。糧船既過棗林閘。棗林閘閉板。即啓師莊閘板。如仍淺阻。即竝啓仲家淺閘。則船自易行矣。棗林閘上下俱不深通。故每遇天旱之年。輒有淺阻。而以上師家莊。仲家淺閘。竝無淺阻之患。乙酉初夏。又遇淺阻。船不得行。予設一法。令啓師家莊閘板。而船仍不行。又啓仲家淺閘板。而船遂通行。直過上兩閘。上下俱無淺阻。此已試之一法也。然又須南陽利建邢莊多下閘板。草塞蘆貼。不使過水。則水不妄洩。而船可通行。

濟寧以南。不患水少。故宜隨到隨過。到一幫。即過一幫。到兩幫。即過兩幫。到三幫。即過三幫。切不可一塘止灌。一幫。令一幫占一塘。則山東四十八閘。四十八幫。船占住。而船遂無可行之理矣。故宜隨到隨過。不論幫之多少。總不使船有留滯也。居濟一得。

楊家壩在濟寧城東。泗河之水。貫兗府西流。合泲水同經此口。南入運道。原未嘗設壩。正德間。因劉觀之

亂築壩引水西繞。以爲濟城外護。始有壩基。然事平卽開。仍得通運。自崇禎十七年流寇猖獗。東省震動。於是復築北壩。障水護城。此特一時固圍之計。至今未改。每遇伏秋水漲。不能洩瀉歸湖。兩岸民田。大受淹沒之害。且泗洗之水。爲此壩所遏。由夏家橋入馬場湖。而後濟運。其道轉迂。不若改壩爲閘。時啓時閉。急則借以濟運。緩則儲以待用。民田可無淹沒之虞矣。山東全河備考

楊家壩自總河楊方輿已經奉旨堵築。濟寧紳衿士民。旋謀馬場湖地肥美。盡皆佔種。故楊家壩時常盜開。楊家壩一開。而西湖之水涸矣。故楊家壩必不可開。今議必爲嚴禁。如有盜開者。卽以盜決河防論。然禁止者官。而賄賂之說行。官亦不肯認真矣。非極有操守而不顧情面者。萬不能禁也。居濟一得 荅菽云。不壩則西湖之水又涸。然則如何。唯有改壩爲閘。相機啓閉之法得矣。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運河水

府河一曰濟河。卽泗水之支河也。穿兗州府城。西流至濟。舊由林家橋繞濟寧州城北。西入馬場湖。後因伏秋水大。河小不能暢達。致有漫溢。于康熙三十四年。開通楊家壩。建減水閘。以時啓閉。由天井閘入運河。泗河發源于陪尾山。與沂水合。西南流。由金口壩至魯橋入運。沭河起自寧陽縣南。有兩道。一則上承九山口諸處山水。與滋陽縣之三岱河合流而南。一則汶水分流。出寧陽縣之堰城壩。經滋陽縣之高吳橋。南流至八龍橋。兩道會合。由沭河大廠至州城東北。與府河合。一南流入楊家壩。一西流入馬場湖。以上河渠三道。俱在運河東岸。又牛頭河在濟寧州城南。舊通南旺。由永通閘下連魚臺縣之穀亭。卽舊運河也。自改運河之後。將永通閘築隄閉塞。惟諸窪之水。彙入河中。然下源已淤。皆于運河不通。故不載。河誌

府河所以引泗水濟運者也。舊例。南旺大挑之後。卽挑府河。近數十年來。府河竟不挑矣。故有淤至五六尺者。有淤至七八尺者。府河淤淺。不能容水。兩岸又無隄工。一經水發。兩岸民田。盡被淹沒。故以大加挑浚。卽以挑河之土。築兩岸隄工。則河既寬深。卽能容水。而民田不至淹沒也。然須從黑風口內。卽大挑寬

深。庶泗水之入府河也易。不致由金口壩南泄矣。府河舊有丈餘深。年久淤墊。深者不過二三尺。淺者不過數寸。以故泗河不能濟運。畢輔國原引泗水至濟寧濟運。今楊家壩既堵築。泗河之水不由濟寧入運。乃由濟寧北關入馬場湖。查馬場湖原受汶河之水。由蜀山湖東馮家滾水壩而來者也。故今一大挑府河。並挑馮家壩下至引河。仍將馮家壩建閘一座。又將馮家壩築隔隄一道。以堵蜀山湖之水。却將馮家壩西開引河一道。使水由十字河北入運。再將獲麟古渡建閘一座。獲麟古渡。即今之大長溝。渡口是也。居濟一得。金口壩在兗州府城東五里。元至元中。爲滾水石壩。引泗入運。即隋文帝時。薛胄於泗沂之交。積石爲堰。決令西注陂澤。以溉良田者。延祐中。疏爲三洞。以洩水勢。明初。堰壩以土。旋築旋廢。成化間。築石堰。東西長五十丈。下闊三丈六尺。上闊二丈八尺。自地平石計五層。高七尺。湫口三處。眎水消長。時其啓閉。橫巨石爲橋。以便往來。堰北復作分水二雁翅。以殺水勢。堰南北跌水石。直五尺。橫四十丈。以固堰基。後歲久土淤。舊堰獨低。水消。泗不入流。每春築土壩高一尺七寸以障之。水漲土潰。勞費無益。嘉靖三十七年。主事陳南金。易以石。高亦如之。仍爲金口三。添閘板。以時啓閉。歲省前費。水亦賴以節宣。張純守壩。論略曰。金口壩以遏泗之南趨。閘以導泗之西流。蓋元人遺智也。夫泗之趨於南。猶汶之放于海。遏泗者以金口。猶遏汶以戴村也。國初壩因元舊。時圯時修。勞費無已。成化中。主事張君盛。始易以石。視昔善矣。然猶石之上。歲益以土。高可一二尺。土歲壞則歲增之。迄嘉靖中。主事陳君南金。以石易土。高亦如之。而制始大。

備。泗盛則勢突而壩當其衝。寧無漸入圯壞者乎。果有之。則補葺之功。杜其微焉可也。苟且因循。俟既壞而後修之。焦頭爛額之功也。泗消則微入濟之勢緩矣。矧自黑風口而之府河。自府河而之濟河。凡幾十里。而始至天井。水過沙積。寧無壅而未通者乎。果有之。則挑濬之功。或一歲而一見。或三歲而再見焉可也。廢之不講。而歸咎於天井之淺澀。是不揣其本之論也。其視張陳二公何如人哉。萬歷二十五年。大水衝決無遺。主事胡瓚重修。山東全河備考。

明臣劉珣金口堰記略云。堰距兗州東五里許。以其障沂泗二水入金口閘。西達濟寧會通河。因號今名。考之後魏及隋元以來。皆嘗修築以通漕運。都之建不一。堰之興廢亦不一。暨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乎堰。太宗文皇帝駐驛北京。復通漕運。而堰多事矣。前此堰築以土。每夏秋之交。波濤洶湧。即圯無餘。萬夫之役。不貲之費。爲之蕩然。自永樂以迄於成化。朝廷雖數命官修固。卒莫能底定。歲庚寅。都水主事宜興張公克謙。祇承是任。乃曰。與其屢廢以病民。孰若一勞而永逸。乃易土以石。自地平石計五層。高七尺。湫口三處。眎水之消長。時其啓閉。橫巨石爲橋。以便往來。愚按金口堰即金口壩也。原障沂泗二水入金口閘。西達濟寧會通河。自府河淤塞。而二水不能濟運矣。今宜大挑府河。引水至長溝入運。而汶河口移北十里。則南旺大挑既易。而東昌一帶不至於淺阻。夏鎮一帶不至於湖河相連矣。此運河萬世之利也。是在後之君子留心運河者。力舉而行之耳。金口壩遇冬月挑河煞壩之期。即將此壩嚴閉。使泗

河之水盡歸金口開入馬場湖以濟運。沂河之水原合泗水由黑風口入府河濟運者也。數十年來舊制不修河失故道。沂河之水不合泗水入黑風口。竟由金口壩下直趨魯橋矣。今議照舊修理使沂河之水合泗河之水仍入黑風口。由府河濟運。庶水無旁洩而於運道大有裨益。宜於大長溝擺渡口建石閘一座以界泗水使泗水不得北行。則以泗河之水專濟南運而濟寧以南一帶運河可無淺阻之患矣。此閘亦宜下板十八塊積水使由十字河入南旺湖中。居濟一得

魚臺縣河道北自濟寧州四里灣交界起南至江南沛縣界辛莊橋王家口止計長八十五里閘三座曰南陽曰利建曰邢莊。河防志

灑水在縣東五十里運河東畔春秋取邾田以灑水爲界卽此源出滕縣述山西南麓受諸泉水至滄溝折而西過沙河店至黃甫壩轉趨趙溝西會南梁水入漕。灑水卽沙河水在滕爲二水至境內合爲一水舊志不詳原委祇載灑河郡志竟以灑專入滕縣因正之。硯瓦溝在縣東北三十五里亦運河東畔之水也納黃山下諸泉水徑獨山湖入運。沙河在縣東南五十里逕沙河鎮過雙龍橋流入昭陽湖蓋運河故運也昔與滕縣沙河爲一故名自夏鏡開運河改昭陽東畔此河不與滕通郡志猶載水從滕縣西南流入境仍故蹟耳。新開河在縣西北二十里上接曹定城武單金諸邑之水自金鄉交界北田寺起東至柳溝村入釣鈞灣下穀亭舊運河達東南沛縣安家口凡一百有六里又釣鈞灣直北爲故廣運

閘。卽牛頭河下流。接引耐牢坡之水。同注穀亭。直達沛縣安家口。安家口者。昭陽湖之下口。塔具湖之上口也。自白鼠寺至安家口。約十里長。三里寬。泥草壅塞。水流微弱。不能洩入塔具河。以入圍河。支渠下至李家口。又有橫石壩一道。約長六里許。亦土沙壅塞。不能洩水。徹山湖東入韓莊閘。以濟運。自康熙二十九年疏浚。西自北田寺至柳溝村。皆口寬五丈。深五尺。舊運河如舊制。至安家口。接連昭陽湖。計程八里。則深廣倍之。自此宣洩無患。按舊運河在昭陽湖西岸。由沛縣城東至孟陽泊入境。孟陽泊亦巨匯也。湖陵故城在焉。濼泗十餘里。渠貫其中。又北二十里。至于穀亭。穀亭者。水經所謂穀庭城。古濟泗合流之地也。一云甯母亭。卽齊桓公盟于甯母處。上爲蕪河。下爲秦梁。自會通河開。歷爲漕渠要鎮。明工部管河主事駐之。河橋水驛在焉。南自湖陵。北至南陽。相距五十里。又北二十里爲廣運閘。明初所開牛頭河也。地名場場口。嘉靖四十三年。河決飛雲橋。運道告阻。乃開夏鎮新河以達南陽。此渠不復行舟。旣而曹單決口塞。河水亦絕。惟牛頭河下流。運渠暴漲。則溢而入也。又牛頭河由濟寧西二十里。首受永通閘洩出。漕渠之水。注之耐牢坡。至場場口。開廣運閘而出。入于舊渠。蓋黃河故道也。明初用兵梁晉。開通此渠。以資運道。故建永通閘於此。正統以後。防場場口之潰。故建廣運閘于南。漕渠水盛。由此行舟。黃河自曹州雙河口來。亦由此入運。後運渠東徙。河水南流。此河與故渠同塞。河患庶有瘳歟。陽城湖在縣東南七十里。諸山泊泉自塞克二山南流。會滕縣大烏泉水。匯而爲湖。別爲小河。自雞鳴臺以東。溢而入運。河防志。

獨山湖卽南陽湖。南陽之東有獨山。山下有坡。厥地平衍卑窪。舊爲滕魚諸泉所匯。自新河開坡。始蓄爲湖。以資灌注。每遇伏秋水發。則奔濤傷隄。水溢河漲。非有以節宣之。必潰。隆慶二年。建石隄三十餘里。各留口引水入運河。闊不過十餘丈。有減水閘十四座。大者二。各三洞。小者十有二。壩一。淺二十一。自北而南。從一起數。至二十一止。是爲水櫃。山東全河備考。

獨山湖在縣東北三十里。滕縣沙河諸水。由京章支河西南灌輸。逕湖入運。魚臺黃粟諸泉水。亦由硯瓦溝。逕湖入運。隆慶六年夏。水泛溢。乃於南陽北岸爲石隄三十餘里。減水閘十四座。自是水無潰決。漕運無阻。歲久漸圯。應亟請修築。河防志。

昭陽湖在縣東南六十里。一名刁陽。故爲運河東岸。受滕縣諸泉。匯爲巨浸。溢水沾頭。閘入運。嘉靖末。黃河東決。由運趨湖。漕渠阻塞。尙書朱衡改新渠於湖東。以避河水。隆慶六年。又於其南築土隄二百五十餘丈。又築東西決口二隄。以防河患。自是河益南徙。不復趨湖。滕諸泉水西流入運。亦阻漕隄。不入湖內。于是淤填日積。居民樹藝承糧。謂之淤地。然西境隣邑諸山泊水。自高趨下。每遇淫霖。匯爲巨浸。下流阻塞。潦沒爲災。隄防宣洩之方。所當講求者也。河防志。

會典云。昭陽湖周圍八十餘里。在滕沛魚臺三縣界內。舊設減水閘十四座。遇河泛漲。啓閘洩水。下達微山等湖。以濟韓莊閘東加河運道。愚按減水閘所以節宣運河之水。使常平者也。今查減水閘所存者。僅

四座耳。數年以來。運河水大。不能宣洩。以致衝決隄岸。淹沒民田。其害不可勝言。皆由減水閘不復之故也。今若將舊閘昭舊修復。運道民生庶兩益矣。得濟一

泅河歷沛滕嶧三縣。昔載云。沛縣在江南徐州西北五十五里。東至山東滕縣界五十里。北至山東魚臺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自邳滕六十餘里發源而來匯於此。有開積水。若運河水淺。則開開洩水。經金溝。過薛河。達於泗以濟運。薛河即古泅水。出縣薛境。西流會昭陽湖。至金溝口。後開新河。築石壩橫截其流。南注微山諸湖。其自北而東為泅水。由濟寧至沛城東南。與泅水合。運道因之。嘉靖乙丑。河溢塞運。尙書朱衡。開新河。自是泅水亦隨東矣。新河在縣東北四十里。嘉靖甲申。河溢塞運。戊子。河道都御史盛應期。開新河。自南陽經三河口。抵留城一百四十里。功垂成。被劫去。後河復溢。運道又塞。工部尙書朱衡。因應期之筭。而浚是河。乃名新河。滕縣在山東兗州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所屬運河。貼近微山湖。北接沛縣。南接嶧縣。計程五十里。而彭口要害大沙河一道。自上貫縣發源。由彭口山入運。山水暴發。沙隨水湧。每致運道淤淺。歲事挑浚。嶧縣在兗州府東南二百六十里。縣東南有萬嶧山。南有新運河。明萬歷間。河決汶上。壞漕隄幾二百里。魏河舒應龍。相序韓家莊在信義嶺南。可引湖水由彭湖注泅。乃開前渠四十餘里。猶未通漕。後魏河劉東星。舉未克之功。泅可漸漕。最後魏河李化龍。定計開泅兼王市以下三十里。泅河徑從王市取直。向杞家集南至河。以避運注周柳四湖之險。再由碼頭引水經馬湖北岸至宿遷。以盡避黃河之險。以二百六十里之泅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計程一百九十六里。共開十一座沛縣屬江南。而其河則俱隸兗州府。設有兗州府泅河通判管理。

泅河跨山東江南二省。實長二百六十里。在沛滕嶧三縣境。長一百六十里。其一百里在邳州境。泅河自夏鎮稍南李家港起。歷八閘以至黃林莊。實一百六十里。而泅河通判所轄河道。則北自王家口起。至黃林莊。計一百九十六里。泅河以嶧縣東西泅水得名。西泅自抱犢山東南流。與東泅合。又南合武河入泗。謂之泅口。縣南有中心溝。復受衆水下流。東會承水入泅。隆慶丁卯。庚午間。徐邳淤。御史大夫翁大立。屢疏請開河。自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泅口。出邳州。以避秦溝徐呂之

險。科臣駱遵言。河出馬家橋葛墟嶺。高出河底五丈餘。侯家灣梁城多伏石。周柳諸湖直達河口。須築隄水中。功費無算。議遂寢。萬曆癸巳。雨潦大作。河決汶上。灌徐邳。潰漕隄二百里。總河舒應龍求通洩之途。于微湖東得韓家莊。其地在性義嶺南。不經葛墟嶺。而可引湖水由彭河注之。洳。乃疏請開支渠四十餘里。凡閱五月工成。猶未能通漕也。自黃埇口決。鎮口淤。數年間。專用力於分黃導淮。接引黃流出小浮橋。濟運。而開挑未久。淤塞隨之。己亥秋。御史大夫劉東星來治河。屬夏鎮分司梅守相議舉韓莊未竟河工。淺者深之。狹者廣之。併鑿侯家灣梁城通洳口。使可行舟。以水溢暫徹。辛丑春。上疏請竟河工。得報可。于是不問淺狹難易。一切修浚。建鉅梁橋石閘一。德勝萬年萬家莊各草閘一。是年。漕艘由洳河行者十之三矣。癸卯。霖雨水漲。河決黃莊。入昭陽湖。穿李家口。逆行從鎮口出。御史大夫李化龍定計開洳。乃議棄王市以下二十里之洳河。逕從王市取直。達紀家集南。當河深處。以避鑿郟山及周柳諸湖百里之險。通計挑河建閘壩。凡工費二十萬八千一百有奇。乃上疏言。今之稱治河難者。謂河由宿遷入運。則徐沛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隄壞而無以維絳。是以有水難也。洳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淪決排。皆無庸矣。善一。又以二百六十里之洳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運借河則河爲政。河爲政則河得以困我。運不借河。則我爲政。我爲政。則我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其利害較然。睹矣。善三。糧艘過洪。每爲河漲所阻。運入洳而安流無患。過洪之禁。

可弛。參罰之累可免。善四廷議。陸之遂改挑直河之支渠。修砌王市之石壩。平治大泛口之湍溜。撈濬彭家口之淺沙。以及建閘設壩。次第畢舉。而運道實賴之矣。顧糧艘既盡趨泇。徐邳人情不便。使客亦苦郵傳之遙。怨咨流傳。謂黃不可廢。于是總河疏請專用泇以通運。兼用黃以回空。言泇渠歷春夏伏秋多沙淤。泇如南旺例。以塞互暫塞。一大修治。計以每年三月初開泇壩。九月初則塞之。九月初開呂壩。次年二月終則塞之。通計開泇二百六十里。內分邳屬一百里。隸中河。而夏鎮所隸。自李家港口東至黃林莊。共一百六十里。挑浚之法。本朝則定於冬十二月。春正月止。兩月挑浚。道臣經理其事。貢使之往來。商旅之稱便。數十年于茲矣。河防志

沛縣河道。北自魚臺縣界王家口起。南至滕縣界劉昌莊止。計長四十八里。閘座三。曰珠梅。曰楊莊。曰夏鎮。沛地低窪。河道四十八里。係漕運要地。與山東諸山接近。一遇水發。卽患衝決。所賴呂壩一道。時當水涸。則蓄水以濟漕。時當水溢。則洩水以便民。洩蓄得宜。庶可無患。其如下流彭口。因流沙衝塞。每年回空糧艘過畢。例應挑濬。則閉彭而開呂。工竣則閉呂而開彭。此呂壩在冬則開。在春則閉。歲事修築。所費不貲。況開閉一年一次。修築未幾。而秋水暴發。壩仍衝決。及搶修方畢。又值閉彭開呂之期。民力如是其僕僕也。又每開一次。水勢湍急。其呂愈寬愈深。今呂壩之口。寬至三四十丈。深至二三丈不等。田廬盡遭淹沒。將來水患愈大。修築愈難。而所費亦愈多。將何底止。且一年之間。時方水涸而欲蓄水。或彭口之工

未完。則築壩有待。時方水溢而欲洩水。或挑濬之工未起。則開壩又不能。今呂壩之口。日加深廣。倘或山水非時陡發。再有衝決。將有急不及治之虞。運道民生。所關非小。今籌一勞永逸之圖。莫若建立石閘。則蓄洩爲便。然呂壩之口。難以築閘。其呂壩之下。舊有滿閘一座。廢棄已久。若仍於此處建築石閘。遇彭口挑濬。則開滿閉彭。挑濬工完。則開彭閉滿。凡遇水涸水溢。隨時啓閉蓄洩。可免非時衝決之患。可省歲歲修築之勞。上有益于漕運。下有利於民生。計誠莫善于此。但工費浩繁。現在會勘。所當斟酌施行者也。防河

志會勘之後。不知施行與否。未詳。

珠梅閘。上爲山東邢莊閘。舊例。兩閘不相開閘。竝無會牌。蓋以成規久廢。獨山湖與運河相連。水大時。獨山湖水可以接濟。故上源之水不至膠舟。一遇天旱。棗林邢莊。處處淺阻。皆由珠梅閘放船無節。洩水太過之所致也。予已將獨山湖築隄界出。故此二閘須用會牌。照例啓閉。庶水不至於大洩。若遇水小。則開獨山湖口。放水以助之。若水太小。船隻難行。須珠梅閘一啓板。放船五六百或七八百。然後珠梅閘再啓板。灌溉。則水不大洩。而船自易過矣。居濟一得。

彭口積沙。每年如阜。歲終挑淺。百倍艱難。蓋滕邑薛沙彙諸泉水。出沛之三河口。以入運河。自明萬歷中。開東西泃河。乃築東邵壩于薛河中。過水使盡入沙河。由彭口入運。而水挾沙以行。故及冬挑淺。歲不可少。挑淺之法。其初必築大壩于兩頭。以關河水。又必逐段築土壩十餘道。以隔兩旁之水。又必就岸築龍

溝百餘丈。以屏挑浚時流聚之水。及其竣事。又必一一去之。然後水可通行。每歲浚河。其勞且費如此。今應照康熙二十七年。改挑新引河一道。自柳園迤西起。至仲家樓後大壩以上。使山河水總歸呂壩以入滿。自此水有去路。而春鍤之功稍易云。河防志

每年彭口大挑。宜于上源築壩。使水由三河口入運河。又于運河彭口之上。築攔河大壩一道。使運河之水。由呂壩入微山湖。則彭口上下內外俱可以挑挖矣。既挑完彭口運河。俟開壩之後。即將彭口內石壩上。石壩下。盡挑挖深通。俟五六月伏水將發之時。然後將三河口上源築壩。將彭口上源之壩開放。使水由彭口而入運。然後將三河口石壩上下挑挖深通。以便大挑之時。使水仍由此入運。若以築壩不便。即輪年遞挑亦可。今年挑三河口。即使水由彭口出。明年挑彭口。即使水由三河口出。以一年之力挑河。而河有不深通者乎。河官樂于簡便。止挑正河。而石壩上下置之不問。不知挑石壩上下而正河必不淤淺。不挑石壩上下而正河勢必淤淺。此必然之理也。今彭口每年止挑正河。一遇水漲。河身即爲淤塞。糧船既被阻滯。撈挖倍費人力。此予之所目睹者也。其如人情難于更始何哉。居濟一志

滕縣河道。北自江南沛縣界劉昌莊起。南至嶧縣界朱姬莊止。計長五十里。河防志
百中河在縣南八十里。源出百中社。南流十里。受三里灣。折而西流入運。又黃家泉。距縣東南七十里。出臨城社。由百中河會黃溝、龍灣、溫水三泉。及鄒縣許由溫水泉。又西會三界灣。至留城。今自泇河開後。泉

無入百中河者。又前新河諸泉。在薛河南者。或由王家口。豸裏溝支河入呂孟湖。或由東邵壩支河出佃戶屯。減水閘。在沙河北者。匯於南陽閘。泃河開後。運道益東。諸泉直逕俱入泃河濟運。界河卽白水河。在縣北三十五里。出龍山西麓。會鄒縣界白水。故名。西流五里。稍折而南。逕梁山前。西南瀦爲郁郎淵。一名溫水湖。又西受聖母池水。至橋頭入漕。北沙河在縣北十五里。出鄒縣嶧山。南經龍山後。繞出其左。至周林。會七里泉。至洪疇分流。一出休城南。西至望塚。南至馬家口入漕。一趨休城北。受大烏泉。西受北石橋泉。又西會白水河。同至橋頭入漕。南梁河在縣東北十五里。右趵突。左荆溝。合爲一流。西南至洪村。折而南。三里餘。復轉而過濟西橋北。經舊城北。西南流。折爲九曲。西南受統溝泉。又西會灑水入漕。灑水卽南沙河。在縣南十五里。出寶峯山。南經空同山。鳳凰嶺。東過祝其城。會黃約山諸泉。折而南。過鑿山西。鳳凰山東。納龜步水。龜步源發連珠山。過歐家谷來入之。又南至華蓋山。折而西。受石溝水。石溝源自嶮山瀑布。東南至寶峯山馬山。經石溝來入之。又西至梁山村。折而南。過滄浪淵。納明河水。明河出馬山前。繞樓山。過靈丘城來入之。又南至倉溝。折而西。至沙河店。爲黃甫壩所遏。稍北轉。趨趙溝。會南梁水入漕。南明河卽白河。俗呼捉白河。出嶧縣黑風口諸山泉。西經梁山。奚公山。受薛河支流。同爲明河。又西至永豐村。西南經白山。入微山湖。石橋泉河。在縣南三十里。源出官橋東北平地。西過薛城北。又遶其南。西流從三河口入漕。按石橋河本與灑薛爲三河。灑旣遏而北。薛又遏而南。今獨石橋泉河口。

薛河在縣南四十里。源本西江。水出寶峯山南。過青蓮步。將軍步。左過高山。西折過山亭。而永豐鳳凰二泉出薛河南岸。山麓者流入之。又西至薛山。受悟真巖茶泉水。循悟真巖南過雲龍山。會東江水。東江出湖陵山。西至吳戩山下。伏不見。過鐵脚山。至柳泉湧出。至觀山前。匯爲濯筆淵。亦至雲龍山。會西江水。同爲薛河。其地卽靴頭城也。南至斬蛟臺。折而西。經昌廬城南陶山下。潏爲刁潭。西納玉花。義河。三山三泉。南經豐山。東過官橋。經薛城。至東邵。爲壩。過入微山湖。舊經山陽湖。從金溝入泗。自新河開。漕東徙。恐沙爲漕害。故築石壩於東邵。過之。又恐水爲壩害。開支河于奚公山西。導入南明河。開泇河以後。仍由新河故道入漕。山東全河備考。

微山在滕縣南一百里。石山戴土。上有張子房墓。或曰微子之山。未詳。其下有微山湖。江南通志。

微山湖所以濟運河之不足者也。故常宜閉板蓄水。至八閘下板。水猶不足。然後酌量啓板以接濟之。蓋湖水小則八閘宜下板。湖水大則八閘不宜下板。若湖水盛大。則八閘不下板。仍宜開八閘。月河以放之。但此湖南岸。宜築堤以障黃水。自沛縣太行隄接築。由荊山口南至子房山下。若不築此隄。或數年後。或數十年後。微山湖勢必如堰頭湖。淤爲平陸。不特無水濟運。而黃水勢必灌入運河。運河又必淤塞矣。夫舊運河原在南。因黃水淤塞。改開泇河矣。若泇河再淤。又從何處改挑乎。此不可不早爲之計者也。微山湖南。宜築攔黃堤一道。上接沛縣太行隄。下至徐州荊山口。黃水泛漲時。使由隄南東行。入彭家河。至

貓兒窩。微山湖清水。使由舊河出荆山口。合彭家河。亦至貓兒窩。蓋堰頭湖俱經淤平。微山湖已淤其大半。南岸若不築隄。不數十年。黃水屢灌。微山湖勢必淤平。不惟微山湖不能蓄水濟運。恐沙河亦受其淤。所關運道。良非淺鮮也。居濟一得。

泥溝河在縣東南一百十里。源出白馬山。西南流過沙溝。入呂孟湖。山東全河備考。

嶧縣河道。北自滕縣界朱姬莊起。南至江南邳州黃林莊止。計長九十八里。閘座八。曰韓莊。曰德勝。曰張

莊。曰萬年。曰丁廟。曰頓莊。曰侯遷。曰臺莊。河防志。

承水出縣北六十里花盤山之車箱峪。其源滄浪淵。水尚微。南合許池泉。始巨。又南經嶧縣城西門。又西

南納金注河入泃。又東會武河南入於泗。又義河在縣東北三十里。亦入承水。東泃水出費縣之山。經

沂州。合芙蓉河。流至三河口。西泃水出縣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泃河水合。南貫四湖。溉

田數千頃。又南合武河入于泗。謂之泃口。通淮泗舟楫。今用之爲運河。新河一名中心溝。在縣南五十

里。源出白茅山後。受衆水下流爲彭河。又東會承河入泃。土人相傳爲舊承縣。及彭城所置鐵官運鐵之

河。萬曆三十二年。始開運道。以避徐呂二洪。巨龍河在縣西北六十里。源出東暨村靈泉。西遶西暨集。

南流入微山湖。山東全河備考。

原臺市滕嶧縣接境諸湖。共有四。曰昭陽。曰棗莊。曰李家。曰郝山。曰微山。曰呂孟。曰張莊。曰韓莊。曰獨

山曰馬場坡。曰常阜。曰平山。曰白山。曰白浴。總以昭陽爲統領。昭陽湖有大小二。在新河下流。自泃河通資微呂諸湖。以濟韓莊東之運道。則又據上游所受獨山諸流。從棗莊湖出李家口。其東卽棗莊湖。又東爲李家湖。其在鄒山之南者。爲鄒山湖。又南爲微山湖。又東南爲呂孟湖。又東爲張莊湖。又東爲韓莊湖。名雖不同。實無限隔。自東北南陽壩至西南徐境利國監。瀰漫幾二百里。俱隔在運河西岸。運道自韓莊關至夏鎮。計程七十里。皆逼臨諸湖。僅隔土隄一道。寬窄不齊。最稱危險。其韓莊之北。建有鄒山減水閘。韓莊湖口閘。及護閘石隄一道。以障諸湖之水。並資蓄洩濟運。固歲因修治。而微山湖之西南。切近黃河。每慮有漫瀉之患。苟不堅禦。濁流一入。不獨滕嶧爲巨浸。而運道必梗。保運者所宜加意也。若獨山馬場坡二湖。皆自南陽橫截新河。以入昭陽湖。在新河上遊。最爲漕利。其餘小湖。徒梗繹道。與漕無益。山東全河備考。臺莊等八閘月河。皆宜挑挖寬深。使微山湖之水有所洩。則濟寧南鄉及魚臺沛縣徐州之田地。自不至淹沒矣。蓋八閘月河。盡皆淤塞。微山湖向出荊山口。由彭家河洩。今則荊山口已經淤平。不能宣洩。若將月河挑挖深通。則湖水可洩。必不至泛溢于濟寧魚臺一帶矣。此今日最急之務也。倘微山水小。自宜蓄之濟運。八閘仍宜下板嚴閉。不可輕洩。居濟一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運河水

邳州運河。上自山東嶧縣交界黃林莊起。下至宿遷縣交界密灣口止。計河程一百二十里。屬邳睢河務同知管轄。河防志。嘗表云。邳州在江南淮安府北四百五十里。東南至宿遷縣石橋界五十里。西北至嶧縣陶溝界四十二里。由睢寧界上至五二頭進東。始入邳境。流四十里。接阜河。抵宿遷縣境。清水河即舊黃河。南岸屬睢寧。北岸屬邳州。自順治初。塘池塌塞。始由今河。而清水河迄今猶存其跡。在密城護城堤南。黃家堂北。泗河在嶧山左。去城四十里。今淤沒。龍化河分源泗河。在貓兒窩西南。去城五十里。今淤沒。西漣河亦淤沒。

西堤自貓兒窩起。至密灣口止。計長四千二百一十三丈八尺。康熙三十六年修築。自貓兒窩迤西起。至唐宋山止。格堤一道。長三千五十丈。東堤自貓兒窩起。至密灣口止。計長三千九百六十六丈六尺五寸。康熙四十年補修。東岸貓兒窩迤上滾水大壩一座。康熙二十二年建萬家莊石壩一座。馬莊集石壩一座。俱康熙十九年建。又上下竹絡壩三座。康熙二十七年建。又密灣竹絡壩一座。康熙二十九年建。俱洩運河出岸之水。由隅頭湖入駱馬湖。河防志。

漕河即運河。自黃泥莊入邳境。歷加口鎮。經徐塘。貓兒窩。馬莊集。萬家莊。密灣口。東流抵宿遷界。引河去城二十里。出自沂州抱犢壩。經黃石山。加口。考究泉入運。黃墩河出自南旺湖。由徐州荆山口至全

河汴塘入邳境。歷彭家河。分成子河。歸沙溝湖。至貓兒窩入運。曲呂河去城東南四十里。源自壩頭入洪河。沂河出自嶸山。經沂州沂水縣南流。至受賢鄉。分派一支。出盧口。西流二里許。復分二支。一經城南會武河二十五里入運。一經官湖出。徐塘口入運。其本支南流。至趙家莊。各溝亦分二支。一經砲車繞廟防山。歸駱馬湖。一經龍池。隅頭歸駱湖。二水舊俱由臧家口入運。今運壩築。俱歸駱湖入運矣。武河自山東馬旺湖。由邳米湯湖出。經艾山西流。繞城南。會沂水入運。邳州志。

宿遷運河。上自邳州交界窑灣口起。下至宿遷張莊運口中河頭止。計河程四十七里。屬宿虹河務。同知管轄。以下俱河防志。董云。宿遷縣在淮安府西二百四十里。北至邳州百三十里。東南至桃源縣百二十里。縣北二里有馬陵山。山前阻河。

西堤自邳州交界窑灣對岸起。至阜河石礮止。計長四千八百七十九尺。東堤自邳州交界窑灣口起。至阜河石礮止。計長五千二百七十六丈七尺。俱康熙十八年創築。三十六年加幫。自石礮起至張莊運口止。支河北岸堤一道。計長三千四百一十八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支河南岸。即黃河北岸堤。

宿遷運道。因明之舊。由宿遷西北十餘里董家溝進口。名爲董口。自康熙六年董口淤斷。遂由駱馬湖。繼駱馬湖亦淤。乃另開阜河。康熙二十年七月。黃河大進。頃刻淤斷一千餘丈。不得通舟。前河臣靳輔。於阜河迤東挑新河。歷龍岡岔路口。至張家莊。長三千餘丈。使清水至張莊。遂出黃河。是爲張莊運口。今俗稱支河者。卽新河也。康熙二十六年。又開中河。運艘竟由中河入新河。而張莊運口不復通黃河矣。以上俱河防志。

運河舊在治西二十步。濟汶沂泗諸水。流自直河入境。經流小河以會黃河。自古城入桃源縣界。小河

在治南十里。其源出汴入泗。易以淺狹故名。阜河在治北四十里。發源港頭社。流入泗水。以土色黑。故

名。白洋河在治南四十里。今涸。故道猶存。駱馬湖在治西北十里。由溝口入泗。白鹿湖在治南五

十里。由小河入泗。土丘湖在治東五十里。由新溝入泗。宿遷縣志。

或曰。潘季馴專築堤以束水。然獨宿遷北岸不築堤。今既欲修遙堤。又築重堤。不亦異乎。曰。束水歸漕。乃

季馴終身治河之要旨。實亦萬世不易之至言也。然其言曰。宿遷北岸有馬陵山及倉基侍丘等湖。此皆

天然遙堤。故獨空之而弗堤。若今日之地形水勢。則大不然。黃河之底與黃河之岸。較之明萬曆時。既高

數丈。而倉基侍丘等湖。又皆已淤爲平陸。無尺寸滯水之地。河水一或出漕漫岸。不有隄防。必建瓴而四

決。故臣獨以修遙堤而築重堤爲必不可緩也。斯文襄公治河書。

治水之法。大者洩之。小者蓄之。黃河水之至大者也。故祇宜洩不宜蓄。今又增以駱馬湖之水。又焉得而

不爲害乎。故予謂竹絡壩宜閉也。或曰。黃河沙重。借湖水以刷之。不然。則黃河恐淤矣。予曰。宿遷以上之

黃河。果誰爲刷之乎。而何以不聞其淤淤也。豈不淤宿遷以上之黃河。而獨淤宿遷以下之黃河乎。其不

足信也明矣。或曰。中河水小。借黃河以濟運也。予曰。宿遷以上之中河。初無借於黃河之水。而何以亦足

濟運也。況宿遷以下之中河。又有駱馬湖水以助之乎。豈宿遷以上之中河。不借黃水以濟運。而宿遷以

下之中河。必借黃水以濟運乎。又予之所不能解也。黃河之水。滔滔而來。勢不可遏。顧可使駱馬湖之水。助黃爲虐乎。故宜閉之。使黃河少此一水。卽少此一水之害矣。或曰。黃河之沙。全借清水以刷。今使清水不入黃河。則宿遷以下二百里之黃河。不慮淤乎。予曰。借清水以刷黃河。理或有之。獨是宿遷以下之黃河。慮淤。而宿遷以上之黃河。獨不慮淤乎。宿遷以下之黃河。借湖水以刷之。而不淤。宿遷以上之黃河。果誰爲刷之。而何以卒不聞其淤也。且遙遙數千里之黃河。數百年以來。何以不聞其偶然或淤也。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往時湖水涸時。中河水小。仍借黃水濟運。今而閉之。倘中河水小。糧船何以通行乎。予曰。現有李經邦閘在倘慮不足以濟運。則於此閘之上下再建一閘。使兩閘之水並入中河。豈猶不足以濟運乎。或曰。湖水大長時。仍由竹絡壩口以洩入黃河。今爲閉之。倘湖水大長。中河不虞泛濫乎。予曰。於錫成澄泓橋之上下。多開減壩。使由高山頭入鹽河下海。又於其下。中河兩岸。多開涵洞。北岸引水入預備河。南岸將土塘河挖成。引水入其中。兩岸仍多穿溝渠。使中河南北盡成水田。又於遙堤之下。多建涵洞。使預備河之水有餘。則從涵洞洩出遙堤之外。使入鹽河下海。而中河之水。自不至於泛濫矣。且將駱馬湖邊多開引河。使水大之時。由西寧橋河下海。則湖水亦不至甚大矣。居濟一

鄭城縣。蒼莪云。鄭城縣在山東兗州府沂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古郟子國也。沫水經其東。沂水經其西。兩河之間。又有白馬河。發源於本縣之馬陵山。南入於沂。沂河發源於沂水縣沂山狗兒泉。會衆流南經淮泗入於海。其沫水源出三泉。歷莒州。

會北來馬耳諸山之水。由穆陵關等處澎湃而下。直抵馬陵山口。旋折而南。過沭陽。達海州。各自入海。原不與沂會也。及明季。沭忽衝決。直搗郟之北門。西行衝入白馬河。合流南下。復與沂會。三水合一。由直河南注。並入於駱馬湖。每遇水漲。漫山蔽野。室廬田地。盡付汪洋。郟有嚙城之厄。旁及沂邳宿遷。咸受淹沒之害。考厥所由原因。郟城之東七里許。直對馬陵山口。在昔有臺曰釣魚臺。一名逼水臺。俗呼爲禹王臺。相傳神禹治水時。沭在馬陵山東。不能入海。故鑿山而引之使西。復建臺而逼之使南。是以歷千百年。郟不罹沭之患。明有邑令黃琮者。視此臺爲廢棄之物。毀臺取石。以甃城垣。而沭水遂無所禦。百餘年來。民受其病。於康熙二十八年。聖駕南巡之時。閱視河道。上諭中河挑浚有益。所關甚大。下河漕諸臣會議。收束散漫之水。拯救被災之民。使淹沒民田。得以涸出。又以中河之水。全藉於駱馬湖。而駱馬湖乃受沂沭白馬諸水。受水既多。故時常泛溢。于是修土石兩壩。爲堵截沭水之計。壩之南北。各接土堤。而石壩之上。建禹王臺以存古蹟。石壩之外。又挑引河一道。引河之下。又浚子河一道。皆相度形勢而爲之。由是沭水循行故道。各自入海。不惟中河水勢因之少減。而嚮之被災田地。俱得播種。至今桑麻徧野。室廬安堵。郟城以南。羣頌聖天子之洪恩於無既也。以下俱河防志。

禹王臺。沭河口大土壩一道。長六十三丈。大壩北頭。接築小堤一道。長六十丈。大壩南頭。舊接築小堤一道。長一百四十九丈。因沭水衝逼塌缺。康熙三十三年。築圈堤一道。長一百七十九丈。石壩一道。

用竹絡五層。東面長二十八丈。西面長二十五丈四尺。康熙三十三年。東面加砌坦坡。石壩北頭。接築大土堤一道。長二十九丈七尺五寸。根闊七丈八寸。頂闊三四丈。高九尺一丈不等。東面舊下鑲邊竹絡三十一丈。康熙三十三年加砌坦坡。大堤北頭。接築小長堤一道。長二百六十一丈。石壩南頭。接築大土堤一道。長五十八丈三尺。底闊六七八丈四五尺。頂闊二三四五丈二三尺。高四五尺三四寸不等。東面舊下鑲邊竹絡十丈五尺。康熙三十三年加砌石坡。石壩南頭。接築斜雁翅一道。長七丈四尺。接大土堤南頭。挑出引河廢土。築成一堤。通長二百五十七丈。石壩南頭。迤東挑空引河一道。長三百二十丈四尺。河頭口闊一十八丈五尺。河尾口闊一十一丈五尺。引河身內。加挑子河一道。長三百四十三丈四尺。

禹王臺一工。爲減中河之水勢而設。中河之水。全藉於賂馬湖。而考湖水之源。則郟城之西之沂。與白馬二水合流濟運。由來舊矣。初不與沭會也。其後三水合一。並匯於湖。自毀禹王臺始。水多河溢。難以容納。不無奪河之患。沂郟邳宿。並羅昏墊。則臺之存廢。關係固何如乎。以上俱河防志。

沭河在沂州東五十里。源出沂山。自莒州西南流入州境。會諸澗水。南經馬陵山。入郟城縣。注於泗。周禮職方氏。其浸沂沭。卽此。沂河在沂州東二里。源出蒙陰縣東北南河川。徑蒙陰。沂州。郟城。南經邳州。注淮。泗入於海。禹貢。淮沂其乂。水經。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卽此。白馬河在郟縣北三十里。源發九龍

山。會鱗眼孟母陳家溝。白馬諸泉。西流入泗水。山東通志。

白馬河之水。原出魯橋。以濟南運者也。自河身淤淺。每逢天旱。則河水阻斷。不能出而濟運矣。故議大加

挑浚。使之寬深。庶河水可出。而南運爲有賴矣。居濟一得。

鬻者漕艘自清口出黃河。溯流而上。至支河口入運河。康熙二十六年。前河臣靳輔。以黃河風濤之險。請

自駱馬湖鑿渠。歷宿桃二邑。至清河仲家莊出口。名曰中河。以通行運。三十八年。前河臣于成龍。因桃清

中河南岸逼近黃河。地勢卑下。瀦水瀾漫。難以築堤。乃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棄中河下段。改鑿六十

里。名曰新中河。及次年。臣鵬翮任事。見新中河淺狹。未足行運。且盛家道口河頭灣曲。重艘輓運不順。仰

遵聖謨。於三義壩以下。用新中河之半。三義壩以上。用舊中河之半。合爲一河。重加挑濬。一律深通。於是

運道始成。而漕艘利涉矣。設有宿桃中河。各通判一員。管理修防。以下俱河防志。

宿桃中河。通判所轄運河。上自宿遷境內張莊運口起。下至桃清交界三岔止。計程一百四十里。舊志云。莒

桃源縣在淮安府西北一百六十里。東至清河縣界四十里。西至宿遷縣界七十里。縣北三百步許。有泗河。源出山東。卽徐州之下流。又北四十里有崇河。其源西接宿遷劉老湖。東入安東漕河。杜村湖在縣東南三十里。通淮。倉基湖在縣南七里。東流漕河入淮。大莊湖在縣東南三十五里。通丁家溝入河。

湖。西中河。上自張莊運口起。下至駱馬湖止。長一千二百二十一丈三尺七寸。湖東中河。上自駱馬湖起。

下至攔馬河。迤上止。長一千一百三十七丈一尺三寸。

湖西中河。北岸堤一道。長一千二百二十三丈三尺七寸。湖東中河。北岸積土長一千一百三十七丈。

湖東中河頭。迤南挑挖小越河一道。長三百二十丈。議建石閘一座。

南岸子堤一道。上自攔馬河頭起。下至桃清交界止。計長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七丈六尺。康熙三十九年。擇險簽釘排樁工一千三百丈。康熙四十年。又修築工三千七百五十九丈二尺。

北岸子堤一道。自攔馬河頭起。至桃清交界止。計長二萬二千八百六丈五尺。內康熙三十八年。新築工長一千八百八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加幫高厚。又簽釘排樁工百四十丈五尺。

攔馬河大王廟險工一段。長五十六丈。

宿遷縣護城堤一道。自北山根起。至黃河縷堤止。長八百五丈。護城格堤一道。長一百六十丈。康熙三十五年修築。

北岸遙堤。自張莊運口起。至駱馬湖西岸止。長一千一百二丈五尺。又自駱馬湖東岸起。至攔馬河迤上砂礮嘴止。長八百九十六丈。又自高山頭起。至劉老澗舊壩止。長七千五百五丈。又接舊壩起。至宿桃交界古城止。長一千五百四十九丈。又自宿桃交界起。至桃清交界止。長一萬四千五百六丈。康熙三十二年修築。

高山頭險工一段。長一百四十二丈。以上俱河防志。

宜於高山頭東新建格堤之東中河北岸子堤建涵洞一座使由格堤土塘河入預備河至蕭家渡建閘一座穿過遙堤使水由蕭家渡河入海宿遷縣北車路口中河北岸子堤有石涵洞一座子堤內宜挑河一道引入預備河亦使由蕭家渡入海新建格堤之東亦空成河子堤亦建小涵洞一座引中河水由格堤土塘河入預備河順流而下則子堤之北遙堤之南俱作水田矣。居濟一得

灣兜險工一段長七十二丈。河防志

劉老澗越壩一道長六十丈康熙三十四年築又減水石壩一座長二十丈金門九洞康熙三十九年建於壩下開引河一道洩中河有餘之水經三尖北魏碩項湖下龍溝歸海。河防志

劉老澗以上預備河數十丈已經淤平宜於通中河之處不必築堤建滾水壩一道壩底宜比河底高八尺使中河之水常深八尺餘者盡皆洩出而於劉老澗對過中河北岸子堤宜堅築蓄水勿令亦由劉老澗洩出其由以上數十丈亦宜多建涵洞使中河之水洩出預備河由劉老澗而出若將西草壩閉塞再建閘數座則預備河祇宜疏濬深通無需建壩矣劉老澗以下崔鎮正對遙堤處其遙堤外之河與遙堤相去甚近此處亦宜建減水閘以洩預備河之水使劉老澗以下中河黃河之水亦由此洩出。居濟一得

一桃源中河一道自盛家道口起至桃清交界止計長七千三百六十一丈五尺於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內前總河于成龍面奏中河南岸甚窪子堤不能久立水勢直至樓堤成溜衝刷甚險將北岸改作南岸

北岸另築北堤。從中相度挑河。奉旨准改挑。其河身不必挑寬。若有虛鬆之處。挑挖成河之日。仍下椿等因。欽此。隨蒙分派人員。挑河長七千二百六十一丈。并北岸子堤長七千三百六十一丈五尺。擇其迎溜頂衝掃灣之處。簽釘排椿。共長五百五十九丈。於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內。在於欽奉上諭事案內。造冊詳蒙題銷在案。徐道屬三廳册。

一、駱馬湖口竹絡石壩一道。長五十五丈。康熙二十八年。奉前總河王新命建設。為湖黃出入之所。宜洩上源山東諸湖並駱馬湖異漲之水。康熙三十五年。異漲衝卸。奉前總河董安國題修估入會勘案內。竹絡石壩長五十五丈。駱馬湖口東西裏頭長六十五丈。嗣因工未報銷。已被衝洶。康熙四十年。前總河張鵬翮於欽奉上諭事案內。題估與修。續於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蒙前總河張鵬翮飭行。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奉上諭。中河口門宜留。當經題請建築東竹絡長十二丈。西竹絡長十丈。各寬三丈。康熙四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前總河張鵬翮於本案內。止照做過工程三十二丈題銷。准部覆。奉旨依議。徐淮道屬三廳册。

安清中河通判所轄清河縣運河。上自桃源縣交界三岔起。下至清河縣西三里許黃河口門止。計程一十七里。以下俱河防志。蒼葭云。清河縣在淮安府西五十里。西至桃源縣界二十五里。南至山陽縣九十里。運河。元時故道。由府東入淮。至清口。亦稱險要。故平江伯改自府西。經清江浦。入本縣七里溝界。迤南出二里溝。達於淮以溯河。營河在縣東北十里胡賢口北。其左右皆軍營田。故名。康熙十年。河決七里溝。三汊下流沙澗。漕艘回空者。由新河入營河。南經半邊店。出西營。溯於淮。即此。縣西北四十五里有新河。自黃家灣。經漁溝。極了莊。永

與集。以東北達安東入海。萬曆二十三年。爲分黃而開。今流廢。永濟河在沿東南運河之旁。自留澤橋家園。歷武家墩至新莊舊開。接運河四十六里。萬曆九年開。以備清浦之險。今久廢。崇河之源。西接舊運。經本邑崇河集。南會沫河。東通漣河者。合淤。夏允彜曰。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沂泗東趨。合淮入海故道。開此則河之赴海必勇。雲梯關下淤塞。葦藪。當自漣。而海口廓矣。胡鵬明駁之曰。此必近世決河入海之故道。非淮水東會泗沂之舊迹也。水經泗水注云。下邳縣爲沂泗之會。沂水注云。於下邳縣北。西南入泗。是沂泗合流入淮也。今沂水挾洶武防凌諸水。至邳州入黃河。即古沂水入泗處。黃河是泗水故道。邳州本秦下邳縣。新志云。沂水舊在州西一里。今爲黃流淤塞。改道自邳城入運河矣。此說甚明。愚接夏允彜所云老黃河者。卽萬曆二十三年爲分黃而開之新河。鵬明亦未能深知其詳也。

南岸子堤。上自桃源縣交界起。下至廣濟關止。長二千七百六十七丈。係舊中河北岸堤。康熙三十八年。改作新中河之南岸堤。北岸子堤。上自桃源縣交界起。下至舊河邊止。長三千四十一丈五尺。係康熙三十八年創築。其兩堤險要處。於康熙三十八年簽釘排椿。共長二千二百七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兩岸堤工加幫高厚。又加排椿一千五百六十九丈。

清河縣河口。康熙四十年。題建石閘一座。以資蓄洩。

北岸子堤。孫家集迤上。題建小石閘一座。以洩中河暴漲之水。

撐堤一道。自北岸子堤起。至遙堤止。長一百八十六丈。堤上雙金門石閘一座。小石閘一座。洩水入鹽河。鹽河一道。自清河縣中河北岸鹽壩口起。歷山陽縣朱元莊。至安東縣迤下平旺河止。計長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丈。康熙二十六年開濬。行鹽運料。併洩中河漲溢之水。由南潮河歸海。康熙三十六年六月。時家馬頭決口。黃水盡入中河。臣鵬翮恭奉聖詔。於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堵塞完工。然水退沙停。鹽河淤墊。

一千九百一十丈。康熙四十年題准挑濬，一律深通。其平旺河尾孫家林起，至新安鎮盧家溝止。共河長六千四十四丈。內除新衝河上口長三百五十丈不挑外，計挑河長五千六百九十四丈。引水由北潮河入海。康熙四十一年，伏汛異漲之水，衝刷故道，一支由北涵溝經徐家泓入南潮河下海，一支由堯濱場經頭圖口入北潮河下海。是以駱馬湖之清水，與王營減壩之黃水，均得分洩，而工料亦藉茲通行無阻矣。

清河縣中河北岸遙堤一段，上自桃源縣交界起，下歷山陽縣境，至安東縣交界止。長一萬三百三十九丈七尺。康熙三十二、三十六兩年修築。

安東縣中河北岸遙堤一段，上自山陽縣交界起，下至平旺河止。計長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丈。康熙三十六年，時家馬頭決口，至三十八年黃水異漲，衝缺塌卸。於康熙四十年題准修築完固。舊志云：安東縣在淮至淮河五十里。西至清河縣界五十里。南至山陽縣界九十里。北至海州界一百一十七里。海州南至安東縣界一百五十里。東至東海一十五里。

安東縣中河南岸護城堤一道，上自五里墩起，下至平旺河止。長九千四百五十九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四千九百四十四丈四尺六寸。其餘康熙四十年修築完工。以上河防志。

一清河縣向無中河，一切漕艘官舫，由清口出黃河，歷桃源宿遷至駱馬湖口入運河。康熙二十六年，總河靳輔念漕艘涉黃河數百里之險，每多漂沒之患，於二十六年聖心愛民已極等事案內題請動帑開

挑中河一道。自駱馬湖口起。至清河口門止。并於河尾建廣濟石閘一座。收束水勢。以利運行。又於宿桃山安清五縣境內。創築遙堤。以爲中河北岸之屏障。并於清河縣治西。另開河頭。自清河縣起。由山陽縣朱元莊。歷安東縣。經平旺河。至潮河歸海。挑鹽河一道。備運鹽柴。斯時漕運商民。均受利便。於安東縣境內南岸。築護城堤一道。又爲安邑之保障。安清中河。應州。

百川莫險於黃河。然自南北通運以來。浮黃河而達者。凡五百餘里。議者莫不以爲治河卽所以治漕。一似乎舍河別無所謂漕也。雖然。水性避高而就下。地爲之。不可逆也。運道避險而就安。人爲之。所慮者。爲之或不當耳。有明一代。治河莫善於泃河之績。然其議。倡始於隆慶年間都御史翁大立。而傅希摯。斷之。再歷舒應龍。劉東星。兩河臣。屢與屢阻。迨至萬曆三十一年。河臣李化龍。實始通運。卒避黃河三百里之險。至今賴之。嗣後直口塞。董口淤。駱馬湖又淺。漕不行。臣因有開阜河之請。而泃河之尾閘復通。然自清口以達張莊運口。河道尙長二百里。重運沂黃而上。雇覓絳夫。艘不下二三十輩。蟻行蚊負。日不過數里。每艘至費四五十金。遲者或至兩月有奇。方能進口。而漂流沉溺。往往不免。蓋風濤激駛。固非人力所能勝也。康熙二十五年。題覆詞臣張鴻烈。聖心愛民。已極。案內加築北岸遙堤。後復加籌酌。若於遙縷二堤之內。再挑中河一道。上接張莊運口。并駱馬湖之清水。下歷桃清山。安入平旺河。以達於海。而於清口對岸清河縣西仲家莊。建大石閘一座。旣可以洩山左諸山之水。而運道從此通行。避黃河之險。溜行有稜。

之穩途大利也。乃決計題請奉旨興工。至二十七年正月而工竣。連年重運。一出清口。即截黃而北。由仲莊開進中河。以入阜河。風濤無阻。牽拽有路。又避黃河之險二百里。抵通之期。較歷年先一月。不止回空船隻。永無守凍之憂。在國家。歲免漂失漕米之患。在各運。大則無沉溺之厄。小則省雇夫之費。蓋自吳開邢溝。隋開御河。歷唐宋元明。漕東南以濟西北者。無不仰藉黃河以爲灌輸。既欲去其害。又欲收其利。故治河愈難。至今上康熙二十七年。而運道之利黃河者。僅七里矣。或議於中河北岸宿遷境內。建減水壩數座。以洩漲者。臣曰不可。蓋中河之水。但患其弱而不患其強。若北岸遙堤減壩一建。則清水弱而黃必有內灌之憂。河身立淤矣。今當大工屢興之後。錢糧未敷。未敢輕議。若工帑稍充。再將遙堤加修高厚。更於中河之北。挑重河一道。即以挑河之土。築成重堤。於西寧錫成兩橋之間。建閘一座。既以分洩東省之異漲。又以灌漑宿桃清等七州縣之田畝。卽遇黃淮並漲。亦可分洩入中河。以并出平旺歸海。真永賴之策。而臣初議挑中河之舉。原擬如是。故有中河之名也。又運艘自清口入仲家莊閘。雖曰截流而北。然逆流而西者居多。若於清河治東陶家莊。再建一閘。重運則由陶莊而入。回空則由仲莊而出。則俱順流矣。且兩閘並建。用備不虞。尤爲萬全。統志之以俟來者。新文義公治河書。

康熙三十二年。總河于成龍等。於請築中河子堤等事案內。創築中河兩岸子堤。收束水勢。康熙三十八年四月。聖駕南巡。總河于成龍面奏。見前淮徐道題詞。成龍卽於欽奉上諭事案內。題請動帑。康熙三十八年五

月內。委員上自桃源盛家道口起。挑空成河。北岸另築北堤一道。內建草壩一座。依期告竣。康熙三十九年。於欽奉上諭事案內。總河張鵬翮。以新中河河頭灣曲。糧艘徑行不順。三義壩迤上三十一里。河身淺窄。恐湖水散漫。不能容受。舊中河自三義壩至河頭三十二里。河身甚深。且三義壩迤下二十五里。河身淺窄。且距黃河甚近。酌議於三義壩以上之舊中河。築攔河壩一道。改入新中河。合爲一河。以挑河之土。幫築南北兩岸子堤。於每年漕船過完。將河尾築壩。使湖水由小石閘入鹽河下海。回空糧船。仍由宿遷縣駱馬湖口出黃河赴次。新運到時。又行開壩。漕船過行無阻。題奉俞允。欽遵。改挑。至康熙四十年。鵬翮巡行中河。見鹽河內。被三十六年黃河時。家馬頭漫缺。將鹽河淤墊。鹽柴挽運維艱。於謹陳節宣之法等事案內。題請不動正帑。令鹽商捐項。曾經挑濬。又於康熙四十二年。聖駕南巡。駐蹕清口。奉上諭。仲莊閘清水出口。逼流使南。恐運口有礙。應於陶家莊以下楊家莊處。著挑引河。令中河之水從此出口。於運口有益。雖楊家莊地勢低窪。即使倒灌。不過一二里。仍然頂出。著卽相度形勢。估計具奏。仲莊閘暫停。遂遵旨估計。將仲莊閘二草壩之上。築攔河大壩一道。將雙金門閘拆去。礙心。改爲石裹頭。裹頭之上。另改河頭。又將中河尾。於河工底續可期等事案內。動帑估砌石閘一座。移建楊家莊縷堤之上。下築頭二草壩二座。束水敵黃。又於花家莊迤下築撐堤一道。將鹽河頭移於撐堤之處。併建鹽河石閘一座。迤下鹽河一道。濟運鹽柴。水小則下板閘塞鹽河閘。蓄水出口。敵黃濟運。水大則開鹽河閘分洩。歷今一十八載。

糧艘利涉。河道安瀾。康熙四十五年。黃水泛漲。黃河老壩口等處各工危險。建造王家營減壩。開放宣洩。奈黃流直射中河。以致中河兩岸受險。總河張鵬翮於請旨。專題請王營減壩。迤下。疏建鮑家營舊河故道。由戴范河。張家集。范家河三岔口。歷碩項湖。入武漳河頭圖口。下北潮河。分洩黃流歸海。兩岸建堤建壩。如黃水大。開放鮑營河。如清水大。開放東草壩。隨時啓閉。操縱由人。堤工得保無恙。而運道民生均賴之矣。安清中河慶嘉。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淮揚道傅澤洪詳請料物以防險工。鹽河開外口起。至東草壩。歷朱家灣。高臺子。張家莊等工。至平旺河北。過五丈河。直達板浦。謂之舊河。卽中河也。又於東草壩少上而北。爲鮑營。引河北至張家集。逶迤而東。亦至五丈河。謂之新河。卽西河也。今自鮑營河頭而下。久已淤涸。不通舟楫。康熙五十二年間。前中河廳倅。詳稱商人請於舊河濟運。查舊河兩岸堤工。內有朱家灣。高臺子。張家莊等處險要。應修。東壩口門。亦應修理。既據該商呈請。行走此河。其修防料物。自應商人捐備等因。前道據詳前院。批如詳。移咨鹽院。知照在案。從此中河一帶工程。商人每年捐備料物。自交該廳及時修防。相沿爲例。本年七月間。署中河廳梁主簿詳稱。朱家灣。高臺子。張家莊等處堤薄工險。請循例飭商備料貯工等情前來。本道親詣各工查勘。第一工朱家灣。坐落中河北岸。遙堤長八十丈。內有三小壩。每壩長七丈。壩形微存。護岸埽工全無。第二工高臺子。坐落中河南岸。護城堤長一百四十丈。第三

工張家莊坐落中河南岸。護城堤長九十丈。內各有三小壩。並皆壩形微存。護岸埽工全無。甚屬險要。本道詢據土人及該汛百隊僉云。自康熙五十四年修過之後。歷年俱未動工。又聞有該廳折收料價。官商分肥之弊。當即飭行淮安分司查覆去後。今據該分司詳據商人程長泰等呈稱。每年修補工銀四千兩。俱交歷任中河廳辦料修防。其官商分肥之處。堅執不承。查此項銀兩。自五十五年起。至六十年止。該廳已收過銀二萬四千兩。既不以之辦料修防。其爲朋分。不問可知。但官遷吏故。難以深求。現今朱家灣等處及東壩口門。急宜上緊下埽修理。若仍責之各商辦料加工。是復啓其抑勒肥己之故智。究與工程分毫無益。相應飭商將六十一年分應捐銀四千兩。解交河庫。著令該廳將朱家灣等工應修之處。確估造冊。請憲批發辦料價修工完核銷。其原捐之銀。倘有贏餘。留作下年工用。庶各商有用之金錢。不致僅供中飽。而於城社民生。大有裨益矣。（附梅軒偶存）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

運河水

裏河北自清口山清外河交界甘羅城迤西起。南至揚河交界黃浦止。計水程九十六里一百一十八步二尺。自甘羅城迤西至季家淺。長一十五里五十丈。係清河縣境。自季家淺至黃浦。長八十一里六十八丈。係山陽縣境。屬山清裏河同。知管轄。其汛三。曰運口汛。裏河上汛。裏河下汛。河防志。黃浦云。山陽縣即淮安府治。東至海濱界二百三十里。西至清河縣界三十里。南至寶應縣界八十里。北至安東縣界三十里。西北五十里有淮陰故城。秦置。水經注。淮水東北經淮陰故城。韓信釣此。節孝先生有淮放城序。即甘羅城也。

運口汛自甘羅城迤西起。至季家淺止。南岸堤長三千六百六十八丈。北岸堤長二千九百一十三丈五尺。又七里闌西岸大山湖。周圍一帶。堤長二千五百五十六丈六尺。以下俱河防志。

清口於康熙三十五年七月間。唐埂六壩潰決。淮水東注。黃流倒灌。諸引河一概淤塞。臣鵬翮於康熙三十九年。恭奉聖謨。開空張福口引河一道。長一千二百三十五丈。次年正月。又開張家莊引河一道。長一千六百七十丈。又裴家場爛泥淺三岔等引河。俱先後挑濬深通。合衆引河之水。會出清口。併力敵黃。而淮黃交會矣。運口曾經屢改。今仍在舊大王廟前。有迎清逼黃之勢。舊築大墩一座。置頭二三四草壩。東水濟運。康熙四十年。於舊大墩西。接築攔湖堤一道。長一百四十丈。內外排椿鑲埽。又接建新大墩一

座周圍三十五丈。通清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又於大墩下運河口門築攔河壩。南北共長二十四丈。以禦湖水異漲。置造鐵犀一座於新大墩上。以鎮水勢。刻詞於犀曰。維金剋木。蛟龍藏。維土制水。龜蛇降。鑄犀作鎮。奠淮揚。永除昏墊。報吾皇。

南岸自舊大墩前起。經七里閘。至文華寺後止。內除高阜外。堤工長二千八百三十九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文華寺後高阜。歷年未修。

武家墩後橫堤一道。長一千一百三十二丈。康熙四十年加幫。臨湖釘椿鑲埽。

北岸自甘羅城迤西起。至惠濟祠旁新石工頭止。內除甘羅城東門高阜九十丈外。堤工長二千八百八十九丈五尺。康熙四十年補修完工。

惠濟祠旁新石工一段。長一百四十七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砌。清河縣志。祠在舊新莊閘口。明正德三年建。聖皇太后過此。賜黃香白金。禮獻之物。賜額曰惠濟祠。武宗南巡。止驛祠下。瞻顧久之。嘉靖初。章

南岸石壩於康熙四十一年題建石閘一座。相時啓閉。引三岱河之水濟運。

七里閘西岸堤長二千五百五十六丈六尺。

七里閘河一道。長一千五百七十三丈七尺。自惠濟祠後起。至季家淺止。運河長七百四十二丈。俱康熙三十九年題准挑濬深通。

裏河上汛自季家淺起。至南角樓止。河道計長四十里四十四丈。康熙三十九年。題准挑濬深通。

南岸堤長七千三丈七尺。北岸堤長七千三百九十一丈九尺。兩岸排椿。於康熙四十年。改龍尾埽爲丁頭埽。

五孔橋於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國建石閘一座。因地勢低窪。土性虛鬆。未便開放。久經堵塞。

龍汪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一尺二寸。康熙三十八年。加高石四層。金門上寬下窄。不能下放。月河閘金門寬二丈七

尺六寸。兩岸皆砌石。

北岸檀度寺新閘一座。康熙三十五年創建。

北岸版閘關口石工一段。長一百二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砌。康熙四十年完工。

南岸盤糧廳前石工一段。長五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砌。康熙四十年完工。

北岸府城西門護城石工一段。長三百六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砌。以上俱河防志。

府城北角樓一工。與小壩一工。同一危險。蓋因此二處水勢頂衝。舊堤單薄。裏地形低窪。俱係深塘。兼之城池官廨民居。鱗集於此。澤洪屢欲啓請河憲。建造石工。庶幾一勞永逸。因需用錢糧浩繁。未敢輕舉。今年冬。冰凌水漲。冲刷塌卸。堤根水深至二丈有餘。亟調集員弁夫役。并工搶護。方得平穩。此處建造石工。斷不可遲。嶠梅軒偶存。

裏河下汛自南角樓起。至黃浦揚河交界止。河道計長四十一里二十四丈二尺。康熙三十九年題准挑濬深通。以下俱河防志。

東岸堤長七千三百五十四丈五尺。西岸堤長七千三百七丈五尺。兩岸排椿。康熙四十年修補完固。

東岸舊有興文閘一座。閘內澗河二道。至涇口入射陽湖。由廟灣歸海。洩三城之積水。通商賈之舟楫。其利非小。歷年黃水內灌。河身淤墊。康熙三十九年復加挑濬。以上俱河防志。

本汛東岸興文小閘一座。口寬二尺八寸。有澗河一道。至涇口水入射陽湖。康熙三十八年。總河于成龍於欽奉上諭。事案內估挑。後于請旨。事案內撥給捐工人員挑浚。又於康熙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題爲黃淮交會。謹陳善後一策等事。案內動帑修砌興文閘座。以備宣洩運河水勢。蓋河防冊。

興文閘南有頭石工二石工兩段。頭石工長三百一十八丈。北磚工三十丈。中石工一百五十七丈。南磚工一百三十一丈。其二石工長一百五十丈。俱係磚工。康熙三十八年題准加高二層。河防志。

涇河閘一座。其河下通射陽湖。計長八千二百五十丈。面寬五丈。底寬二丈五尺。深六尺。康熙三十九年挑濬深通。又補修閘座。以備蓄洩。河防志。

王永吉修復涇河舊閘議揭云。竊照黃淮外河水勢。蕩蕩滔天。來路甚猛。逼入清口內河。河身窄狹。兩岸束縛。迂回四百五十里。直至瓜洲。纔得入江。出路甚長甚細。前賢恐其震盪。洄湧高竇。地卑水聚。中飽勢

不能容。必致決裂。所以於山陽縣南去百里之內。造涇河閘。分水一支。直趨射陽湖。東北入於海。此閘既成。固疏淮安下流之壅。實減高寶上流之勢矣。年久失修。遇水崩決。司水者憚於興造。遂築土壩一道。人馬通行。因循數年。閘基遂廢。此處滴水不通。則閘內行水之河身。以及接連射陽湖一帶。原無主管之水泊。盡被衝盡。土豪瓜分園占。低下者取魚斫草。高阜者種麥插禾。官河變作私田。野水化成腴地。宜其百計阻撓。牽制官府。不肯造閘。及奉憲檄勒限督催。不得不造。卻又賄囑經承人員。將閘門改小。閘底增高。草草了事。洩水無多。當夏秋水漲之日。即徹底全開。尙恐宣洩不足。乃啓不數板。開不數日。旋築月壩。堅閉終年。閘雖報完。全無實用。至於子嬰雙閘。復以委官承行。剋減工料。椿短灰少。閘底石不齊縫。不敢全槽開放。稍有滲漏損傷。隨即填泥下埽。歲歲如此。亦僅存有閘之名耳。夫昔人造芒稻河閘。導水入江。造涇河子嬰閘。導水入海。今芒稻河既被棍徒占塞。涇河復被豪蠹官胥把持。水不出頭。激之愈怒。以致八十年之內。年年潰決。漕堤耗費官帑。民財數十萬。築塞殆無虛日。糜朝廷之金錢。竭小民之膏血。徒作棍徒豪蠹官胥人等肥家潤囊之資。漏卮不塞。長此安窮。伏望老公祖台臺移文會勘。遴委廉能風力職官。監造堅厚闊大石閘一座。其閘底須與下河河底相平。庶無高昂吊口之弊。木椿務要長大粗壯。挨緊密釘。底石務要二層。細鑿套筍。塊塊勾連。層層合縫。然後多將糯米熬汁。打灰灌漿。纔可支持幾年。不致旋砌旋崩。泛水而衝石也。閘門兩旁襯石。縱不能多。數層斷不可少。若一二層之外。便是泥土。水鑽石縫。土必

虛鬆安能壁立而不仆哉。凡不利於有此閘者，必曰閘底太低，則水頭甚高，誠恐民田淹沒，殊不知此閘與子嬰閘同是一般。閘內河南河北兩條大堤，較之運河更高更闊，只是單行水道，直通射陽湖，匯合下海。原與民間田地絕不相通，倘或此堤小有殘缺，修補不難。如果堤岸全無，多年閘水不行，內堤因何坍塌，必是附近有田豪強，耕攤挖毀，占踞河身，渾成一片，令人莫可查考。此等奸徒，不追從前花利寬貸實多，責令培補原堤，亦情法之允協者耳。又或有不知淮揚水利者，必曰沿堤減水閘洞多矣，何必爭此涇河一閘，殊不知高寶之南，惟有芒稻河洩水極大，直捷入江，高寶之北，惟有子嬰涇河洩水極大，轉折入海，全不侵灌民田，既可洩水，又不傷稼，故爲甚利而無害也。若沿堤小閘，名曰斗門，所洩之水，不及大閘五之一，況當上河水滿之時，下河溝港俱已泛漲，田地將沉，再加各閘齊放，既不通江，又難到海，一望汪洋，廬舍盡沒，東風一起，巨浪拍天，直捲堤根，一線漕堤，內外洗刷，所以崩決最易，繇此觀之，欲保堤利運，導水安民，舍修復涇河之外，固無他法也。事關利害，故不避嫌怨，詳切盡言之，仰希採擇，立賜施行，河漕幸甚。王鐵山集

本汛東岸涇河閘一座，口寬一丈，下有涇河一道，通塔兒頭金吾莊水，下射陽湖。康熙三十八年，總河于成龍於欽奉上諭事案內估挑，後於請旨事案內撥給捐工人員挑浚。又於康熙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翻題爲黃淮交會，謹陳善後一策等事案內，動帑修砌涇河閘座，以備宣洩運河水勢。黃河圖

東岸舊有頭淺涵洞六座。二淺涵洞二座。三淺涵洞五座。又風水涵洞二座。西岸涵洞四座。河防志。

西岸楊家廟新河一道。康熙二十五年挑浚。河防志。

運河。古山陽瀆也。隋開皇六年。鑿然吳王城邗溝。出於末口。即新城北辰坊之北閘也。三國以無運而塞。

隋因平陳而廣之。五代亦以不運而涸。周以平吳而濬之。元以兵阻而廢。明初以漕運而復之。時已築新

城。則又徵宋轉運使喬維嶽之制。自郡城西北。逶迤轉西南。建閘通清河口。皆陳恭襄公力也。以下俱淮安府志。

永濟故沙河。卽烏沙河。在治西北一帶三十里。古運自淮城。良隅入淮。不免灣山陽六十里。風濤之險。宋

轉運使喬維嶽。開此直達清口。後蔣之奇。又開潘洪澤。歲久俱淤。永樂初。平江伯陳。因舊渠開通。置閘蓄

泄。更名清江浦。復置常盈倉於旁。積糧以備轉兌。爲公私便。共置五閘。以備蓄洩。

永濟河治西南。自楊家廟上達清河口。萬歷九年。總漕尙書凌雲翼。開挑通漕。避清江浦黃河噴堤之虞。

及清江築堤。運艘仍舊由城西故沙河以出清口。而此河並存。今資以灌溉民田。中有涵洞十餘處。

涇河治南五十里。西通運河。河口有閘。水漲則啓。洩入射陽湖。嘉隆間。潘修。萬曆丁巳。南河郎中李之藻

重修。鄉官胡效謨爲記。

澗河治東南。上洩三城縮水。下通濱海舟楫。歲久湮淤。鉅工不易舉。黃流一泛。沙漫平陸。督撫王公宗沐。

乃環城築堤。長數十里。黃流不復入。而三城內澇水不可洩。乃濬澗河。長二十里。東通射陽。建閘河澇。備

蓄洩。及委人守之。歲各餼金二錠。歲取府權金二百兩。爲繕修之費。先後蒞土者。加意深濬。各有碑記在。乃食貨大通之區也。河兩旁溝澗灌田。歲久積淤。天啓四年。知府宋祖舜挑深利民。

故城河又名壽河。治東南五十里。東入射陽湖。上接黃浦澗河。考之知府邵元哲及給事中朱維藩二碑記。則故城河是澗河之支河。自射陽湖淤塞。直至車家橋。水遂下趨於故城河。而澗河水道不濟。則東南三十餘里民田。呼癸不應。河原有壩爲界。壩存則澗河之田。灌漑有餘。壩去則故城河之民田。收成亦足。是壩之去留。關二河民田之利害。甲子秋月。皇上東巡。議開海口。以甦民瘼。二十四年。按察使于成龍。踏勘海口一帶。經此。議開射陽湖並澗河。澗河濬。不但民田便利。淮城積水。亦得消退矣。

草灣河。先年海口橫沙。黃淮下流勢緩。嘗苦淺涸。每水發。則有逼城之患。萬歷四年。兵備副使舒應龍。議開此河。直達安東。於是郡城水患稍紓。

射陽湖。府治東南七十里。東通寶應山陽鹽城三縣。分湖爲界。其闊約三十里。周迴三百里。明嘉靖隆慶間。黃淮交漲。潰高寶堤防。并注於湖。日見淺淤。因盈溢浸諸州縣。萬歷九年。總漕凌雲翼。請帑金三千。委鹽城知縣楊瑞雲督開。由廟灣新豐市入海。其害乃止。

管家湖。望雲門外。明永樂初。平江伯於湖東北畔界水築堤。砌石。自西門抵板閘。以便漕運。名謂新路。又謂西湖。卽仁濟橋之北湖也。以上俱淮安府志。

洪澤在府治西南九十里。舊有閘。宋魏勝運糧至洪澤。出閘入淮。即此。江南通志清河縣治東南六十里。有洪澤鎮。濱淮河。古南北大道。設洪澤驛及巡檢司。蓋劇鎮也。有橋。後漢書載陳登廟祀於泗之洪澤橋。即此。自高堰築後。黃河復屢決入淮。湖水泛溢。全鎮俱沒水中。所餘高阜數家。寄生浮梗。非舟筏不行。清河縣志

王永吉重浚射陽湖。議揭云。竊照淮揚兩府之民。歲苦水災。而淮之鹽城山陽。揚之興化高郵寶應江都。泰州爲尤甚。二十年中。無歲不受水災。而六七年來。爲尤甚。蓋黃河水溢。則勢重南徙。淮既避黃以直下。若淮泗水溢。則力猛東注。淮復引黃而合趨。以高寶一線漕河。容納南北兩河滔天浴日之水。而下流壅淤。無所宣洩。水聚中飽。安得不奔潰決堤。病漕而害民哉。士民苦於水患。因下流不通。輒紛紛陳控。求開海口。殊不知海口之在泰州興化鹽城界內者。如丁溪場、白駒場、劉莊場、神台場四口現開。原無阻塞。若泰州河埭場一口。萬歷十三年。本州鄉官林海樓議開。地方抗阻。鹽城城東之天妃口。天啓六年。興化鄉官李碧海議開。地方抗阻。凡事有礙於地方。知其不可爲而強爲之者。終畫餅耳。至於山陽境內之廟灣海口。此口空闊。實爲七州縣之尾閘。更無一毫阻塞之處。夫各處海口。既無阻塞。何以水不趨下。反泛濫而橫行乎。永吉蒿目心傷。考之傳記。詢之土人。乃知射陽一湖。全然淤墊。中間隔斷。上下不通。雖有海口。水不東注。病漕害民。根原在此。爲今之計。重濬射陽湖。真有一日不可再緩者。查得鹽城縣志書內載。射陽湖在城西一百四十里。西接寶應縣界。西北接山陽縣。中流爲界。濼迴約三百里。南北淺狹。自故管地。

方至喻口北流入海。東屬鹽城。西北屬山陽縣。故晉而上至射陽。屬實應。嘉隆以來。湖乃大淤。萬歷七年。民李雯等建議開濬。萬歷九年春。知縣楊瑞雲申詳具題。請發帑金重濬。水繇廟灣新豐市入海。水患稍息。民賴以安。至崇禎四年。淮北蘇家嘴柳舖灣新溝建義口並決築塞久無成功。黃流灌注三年。水退沙停。支河小港大半壅淤。而射陽湖幾化為平陸矣。然湖形現在。疏鑿不難。有硬沙墊高者。亦有泥水夾雜深淺不等者。里數不多。若合七州縣之力。認真實做。成功何難。約算大概。分爲三段。其上一段。自寶應鹽城界上射陽鎮起。至安豐鎮止。約長二十五里。自安豐鎮至山陽縣東作地方止。約長十六七里。自東作至涇口止。約長五里。以上係泥水相雜之工。自東作至山陽鹽城界上清溝止。約長二十里。係泥沙旱工。此處接連湖面。查湖面舊制三十六丈闊。今止存三四丈。極闊者七八丈耳。湖面盡淤。安能受水。宜裁闢如舊。自清溝至南馬駱一林地方。約十五六里長。此處亦甚逼窄。鑿之使寬。則下流通暢。繇此入山陽之軋東溝。繇溝入濛瀧喻口。繇喻口入廟灣。則入於海矣。中一段自鹽城奪基廟起。至林上止。約十二里長。自林上繇舊浦河。此河洩江都泰州高郵寶應興化五州縣之水。今淤塞。至馬家蕩止。約三十里長。自馬家蕩至陶家林止。約十里長。以上亦係泥水相雜之工。應用鐵口甬子撈濬。其泥用船裝載。去湖稍遠。庶不再淤。此處舊名蝦溝。從此至東尤莊。約二十里長。則入鬚溝。而水直達於射陽湖矣。其西一段。則單在鹽城縣境內。舊名東塘河。西塘河。西塘河自黃土溝起。至許家灣止。約二十里長。只此淤淺。急宜挑濬。從此入於樓下莊唐橋鎮。則一

露闌深。直達射陽。出廟灣入海。通行無礙也。東塘河自唐子鎮起。至安豐王莊。約三十里長。自王莊過界河至大港鎮。約二十里長。自大港至九曲河廟止。約三十里長。從此二十里至古吉寺。又二十里至院道灣。入濠瀧喻口。達射陽。入廟灣。則入於海矣。此與鹽城縣近河生員周國顯、梁卓、徐行等面相考訂明白者。雖未盡確。或亦不遠。大約黃自北來。淮從西下。如人身喉項。廟灣各口。如人身尾閭。而射陽湖。則如人身之胸膈腸腹也。若人身日進飲食。而胸膈不得通。腸腹不能納。縱有尾閭。無從消導。安得不鬱而病。病而至死哉。全湖形勢了然。疏濬決排。原無難事。而坐視淪胥。無人肯救者何也。各州縣有司。畫於封域。未必周知。卽或知之。而彼疆此界。觀望推諉。不肯擔當。殊不知所淪沒者。本州縣之田禾。所漂淪者。本州縣之廬舍。築塞漕隄決口。所起派者。本州縣之人夫。利害相關。剝膚切骨。孰大於此。又或精神疲於催徵。工夫分於獄訟。視此春插之勞。反爲不急之務。殊不知湖淤河決。水滿歲荒。死亡流竄。十室九空。錢糧從何出。漕米從何完。差徭從何供。贖錢從何納。老幼男女。粗衣糲食。從何來。國課根本。萬民性命。舍此別無活路。州縣正官急務。亦孰有急於此者。奈何不深思也。至於治水衙門。不肯著力。必謂此係下河。不是上河。殊不知下河之水不通。則上河之堤必決。治湖正以治河。表裏原是一事。又必謂河帑不敢輕動。日後難於開銷。殊不知所淪者下河之民田。所決者上河之漕堤。堤決年年築塞。築堤月月起夫。民間每歲起派人夫。或百萬或數十萬。固可憐。朝廷每歲銷算錢糧。或數萬或數千。亦可惜。公私交困。何不急圖一舉兩

便之策乎。欲與大工事關題奏。務求詳確。未敢草草敷陳。管見大約有五。一曰先估勘。揭中所開淤塞村落地名。及道里長短。原係探訪。未曾親到。必得真心爲民。實心做事。憲司公祖。不辭辛苦。督率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江都泰州正印父母。各帶鄉導。乘駕小舟。同到射陽湖上下各處淤淺地方。逐節逐段。從長打算商量。務要直捷鈔近。不得遷就迂回。恐有奸民假公濟私。避害趨利。希圖本村本鎮便宜。其應開濬處所。要見得自某處起。至某處止。該挑若干里數長。若干丈尺深。若干丈尺闊。一一詳悉開寫。如有與揭開不合者。卽行改正。估勘既有清冊。則工程難易。人人共知。酌遠近淺深闊狹。品搭派工。庶無多寡不均之歎。一曰專責成。各州縣印官分定工程。則一切人夫器用船隻稽察督催等事。自應逐項料理。但印務煩雜。未能嘗駐工所。除淮揚兩府各有提調。憲司公祖及分委府佐公祖監督外。每湖灘十里。須於兩府各州縣中。選委能幹職官一員。義官數員。分頭催趨。庶無照管不到之虞。一曰派人夫。湖水無阻。則漕堤堅固。運道通行。可省年年塞決幫堤之費。似當量動官銀。以襄大役。然河帑空虛。難以輕議。止可酌估犒賞。或官備竹鐵鬮子合掀等項。以省民間擾累。亦無不可。各州縣欲圖永利。合派民夫。如東塘河西塘河。若果單洩鹽城一縣之水者。俟查確另議外。其餘關係山鹽江泰高寶興七州縣利害者。自當勻均酌派。庶無偏私不平之鳴。一曰嚴功罪。先年亦曾興工開濬。上司正官足跡未到湖邊。提調護之各州縣。各州縣護之佐貳。佐貳護之義官。義官與夫頭通同折夫。無人實做。遇水泊無載泥之船。遇淤泥無撈淺之

具。糜糜報完。徒費民財。毫無成效。似當預先題准。若有急公勤事者。紀錄優陞。倘或苟且塞責。工完不合式。報完不及期。人夫遲誤。器具缺少。摘參重處。至於包夫折夫。誤事殃民。情法難恕。但有犯者。不論有職無職。立置重典。則積弊可除。不難事半而功倍也。一曰定期限。霜降前後。水勢泛漲。雖極淤淺。亦沉水底。難以相度。目前牌行會勘。須限十一月上旬估完詳報。以便仲冬具題。如此大工。既不多動河帑。部覆必無留滯。似當一面入告。一面擇日部署開工。若以九年正月爲始。定限一百日報竣。斷無不完之工程。不通之水利矣。此湖僻在東北一方。非若上河爲南北咽喉。秋冬有回空。春夏有重運。築壩開壩。甚費掣肘。議早定。則今冬亦可舉行。工難成。則來冬亦可補足。兩府士民。異地心同。雖勞不怨。七省漕船。波恬浪靜。飛渡無憂。國計民生。漕堤運道。關係重大如此。永吉生長淮揚。聞見最確。不揣庸愚。敷陳管見。如果所言非妄。伏乞老公祖台臺俯垂採納。再加訪察。立賜施行。謹揭。王鐵山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運河水

揚河上自山陽縣交界黃浦起。下至江都縣三岔河止。歷寶應、高郵、江都。黃漚云。寶應縣在江西南高郵州北一百二十里。南至高郵州界六十里。北至山陽縣界二十里。縣臨運河。南至高郵州界六十里。北至高郵州界六十里。臨運河。江都縣即揚州府治。河在江都則有邵伯湖。皆緊貼運河。惟待西岸石隄。陸集各湖風浪。然後運艘得以通行於運河之中。若夫東岸長堤。則不特為江南浙閩三省驛路通衢。而運河之水。更賴此東隄關束。否則立刻東瀉。河成陸地。不可行舟矣。較之高家堰外洪澤湖底。更低下餘。方高堰隄外之水。深至一丈二三尺之時。其水面比高寶諸湖之處。約高二丈四五尺。而高寶諸湖西岸石隄。其高不過丈餘。是以上流環隄。一有疎失。其水不過一二日間。即從高寶諸湖西岸隄頂平漫而過。西隄過水。則東隄亦不能支。東隄一開。則西隄石工。雖堅。而尾土先被洗去。未有不隨之而傾者。兩隄俱決。則大瀆橫冲。河身既深。堵塞最難矣。今高堰一帶。雖有減水壩六座。共寬一百七十丈二尺。以減淮漲。然必淮流高過壩底。方始減下。其間宣洩有節。不俟決口之水。徹底奔騰。無窮無盡者也。第上流既有此減下之水。歸入高寶諸湖。若不導之出路。則逐漸擁高。亦必漫過西隄。終成決口。况高寶諸湖。除受環隄各壩減下之水。更有天長、盱眙等縣各山澗之水。亦復不小乎。今於寶高江三州縣東隄之上。除向來原有減水壩壩滄澗之外。又增建改建減水壩共八座。計其洩水之地。共長一百八十九丈二尺。是三州縣東隄之上。除向來原加長十九丈。凡向來原有之開壩涵洞。以之抵洩運河。下注并天盱等處山澗歸湖之水。其新建減壩一百八十九丈二尺。以之抵洩環隄一百七十丈二尺減下之水。如此則因入為出。宣洩有序。是以康熙二十二年夏秋之間。雖湖河之水漲極。而不致壅積傷隄。今值冬月。各水大消。而河仍盈滿。漕亦不致淺涸。至從前未建減壩之時。湖水一漲。先淹湖西田畝。惟追積長不休。漫隄成決。復淹下河。今則止淹下河窪地。而湖西之田。並不淹及。連歲豐收。俱此減水各壩之益也。惟是運河緊貼減壩。當水大溜急之際。過往船隻。稍不謹慎。即便撞斷橋脚。撤入壩內。雖隨即修好。然亦不免有耽遲之虞。須於高郵南門外私鹽港地方。起於運河西岸。另挑越河一道。俾一切船隻。俱由於越河。超過各壩而行。以避撤船米。則所費無幾。而有益於漕運民生不小也。

三州縣計程二百六十里。設有揚河通判一員。管理修防其汛。

五、曰寶應汛、汜水汛。屬寶應縣。永安汛、高郵汛。屬高郵州。江都汛。屬揚州府。以

下俱河防志。

寶應縣河道、自山陽縣交界起、至高郵州交界止、計程七十五里、設閘三、曰北弘濟大閘、南弘濟大閘、

即瓦甸大閘。

七里閘、東隄閘、涵洞共二十、曰黃浦雙閘二、今廢。喬家涵洞、儒學涵洞、孫家小閘、躍龍關、杜

楊涵洞、朱馬灣閘、丘家涵洞、范家涵洞、從家涵洞、狼兒閘、張成涵洞、胡成涵洞、永安小閘、喬家涵洞、軍王

涵洞、子嬰滾壩、子嬰雙閘二、西隄閘壩三、曰竹絡壩、通湖小閘、減水壩。

寶應縣河、自山陽縣交界起、至界首止、長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一丈、康熙三十九年題准挑浚深通。

東岸自寶應縣黃浦起、至江都縣壁虎橋止、計程二百三十三里、康熙三十八年、加高三尺、底寬四丈、頂

寬二丈、臨河簽釘排椿、至康熙四十年、排椿損壞、改修坦坡、自寶應縣寶林菴起、至江都壁虎橋止、又加

修埽灣迎溜處排椿、及加鑲石工柴土、共長一萬八千七百三十五丈七尺。

五淺、西隄稱鈎灣、創建石工一段、長二百二十八丈、四淺、西隄宋家尖、創建石工一段、長九十六丈、康熙

三十八年與砌、一六淺、五淺、四淺、一淺、西隄舊石工殘缺四十二段、三淺、東隄舊石工殘缺一段、共長六

百六十九丈、又加高石二層、長一千八百九十八丈五尺、康熙三十五年與修。

南宏濟攔河大閘一座、康熙四十一年題准重建。

子嬰壩下胭脂溝、洩運河暴漲之水入射陽湖、鬻年淤墊、康熙四十一年題准挑挖、自胭脂溝起、至老河

口止長三百丈自老河口起至姚子港止長三百丈俱已深通以上俱河防志

運河卽古之邗溝也宋山陽志云南接廣陵北流入海左傳哀公九年吳築邗溝通江淮杜預注云吳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山陽西北至末口入淮吳越春秋云吳將伐齊自廣陵邗江通淮運糧之路也隋大業元年煬帝幸江都發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築御道植以楊柳蓋前此揚州西北自末口達六合入江東北自射陽湖入海是時始自揚子達六合自山陽濱入淮矣弘濟河初稱越河始於宋陳損之之疏繼以明白侍郎昂築高郵越河寶應令聞人公詮上其事屢議屢停迨萬曆十年狂飈大作覆舟無算死者甚衆於是都御史李世達王廷瞻相繼題請而圍田靠隄兩論不決吏科給事中陳大科上疏陳利害工部尙書楊兆主靠隄之議帝從之發南京戶部帑銀十萬兩撫按贓罰五萬兩萬曆十二年九月興工東築新隄一道西仍舊隄南北建石閘二以資出入明年五月告成賜名宏濟河運河隄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卽唐李吉甫所築平津堰也宋天禧中發運使張綸增築重和元年發運使楊廷俊言眞揚楚泗高郵運隄舊有斗門閘十七座宜修復詔從之明洪武九年詔修高郵寶應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濤復以老人柏叢桂奏發淮揚丁夫五萬六千人令知州趙原督整磚隄永樂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隄以度牽道弘治間揚州同知葉元又多積土以廣之萬曆七年詔修石隄自南門至槐樓二十里僉事史邦直董其役寶應縣志

明初太祖都金陵。江以北不事漕。洪武九年。用寶應老人柏叢桂言。發淮揚丁夫五萬。令有司督發高寶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浪。此河隄之始也。叢桂又言。寶應自槐樓抵界首鋪。沿湖隄屢修屢圯。民苦役無已時。開直渠便從之。由是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隄長與渠等。此內外河隄始此。引舟內行。得免漕溺之患。且紓民力焉。揚州府志。

高郵州河道。自寶應縣交界起。至江都縣交界止。計程九十里。設閘二。曰陸漫閘裏頭。金門閘裏頭。東隄

閘壩涵洞共十六。曰界首小閘。永平大壩。長十四丈。今閉。看花涵洞二。閘頭閘。三里橋閘。今閉。通湖橋涵洞。

久壞。琵琶閘。今閉。城南滾水大壩。長六十六丈。今閉。五里滾水壩。長十丈。今閉。五里小閘。久壞。八里滾水壩。長十丈。今閉。

八里涵洞。久壞。柏家墩滾水大壩。長五十四丈。今閉。車邏滾水壩。長六十四丈。今閉。火燒閘。久壞。西隄開口三。曰杭

家灣。通湖閘。審港口。以下俱河防志。

自泥甸橋起。至永安南裏頭止。河道計長四千九百七十五丈。康熙四十一年。趙明開濬深通。

界首西隄石工。長一千七十五丈七尺。康熙三十八年興砌。

陸漫關西隄石工。長一千六百二十五丈五尺。康熙四十年奉旨修建。

永安西隄石工九百七十丈。康熙四十一年完工。

永安東隄草大王廟裏口埽工。長一百五十丈。又龍門南北灣裏口埽工。長二百二十六丈。俱於康熙四

十年題准修築。以上俱河防志。永安河即清水潭也。

清水潭之決。歷楊茂勳、羅多、王光裕三河臣經營堵塞。十有餘年。前後費帑金五十餘萬。隨築隨圯。終難底績。其故何也。蓋高寶諸湖。西南受泗。天六諸山溪澗之水。西北又值高堰大潰。黃淮東注。南北交匯。洶湧滔天。方以下河爲壑。而清水潭尤屬卑窪。其勢莫禦。一難也。屢塞屢決。其勢愈盛。寬至三百餘丈。深至七八丈。旋瀾飛沫。如雷如霆。一遇風颭。乍起輒怒。濤山湧。漕艘商船至此者。皆徘徊而不敢進。雖有椿杙。人力無所施。二難也。捲埽築隄。全藉真正老土。然後工程堅固。可以永久。而決口地方。前後左右數百里內。非一望汪洋。即蘆洲沮洳之區。無從取土。三難也。康熙十五年。尙書冀如錫等勘閱所司估帑五十萬。而夫柳仍派之民間。猶未敢必其成功。臣受事後。同行閱視。曰。是未可治也。清水潭以高寶諸湖爲上源。諸湖西南所受泗。天六之水。本等之水也。西北所受高堰東潰黃淮之水。無妄之水也。本等者不可去。但去其無妄者。而上流建瓴之水。其力必大殺。而後決可塞也。於是先堵高堰。凡三十四決口。築隄建壩。令全淮盡出清口。然後專力以治清水潭。但決口既深闊異常。若徒下埽填土。則隨下隨溜。以有限之金錢。委無窮之巨壑。是復蹈前人之轍也。竊計決口不患其闊也。而患其深。然決口雖深。而決口之上。下五六十丈之外。未嘗加深。其法當避深就淺。於決口上下退離五六十丈。爲偃月形。抱決口兩端而築之。計所築之隄。其長必數倍於決口。然較其淺深。必減七八九倍不止。况湖底平坦。則椿杙易施。湖面寬

緩。則衝洶無患。因命於決口之上測之。果深不過六七尺也。然工程既大。老土難得。乃移咨漕督。令大江以南。空漕艘隨便帶老土若干方。赴工交納。選廉能官司之。計方給價。大抵梁王城之土居半。蓋土性膠而凝。絕勝他處之土。然去工所六百餘里。非回空莫能運也。於是立標授工。就湖中越築之。中下埽個內釘排椿。外填坦坡。身宿工處。調度董率。築成西隄一道。長九百二十一丈五尺。東隄一道。長六百零五丈。更挑繞西越河一道。長八百四十丈。凡一百八十有五。日而工竣。改清水潭曰永安新河。連夫柳爲費九萬兩有奇。省帑金四十八萬餘兩。至今十餘年。屹然鞏固。運艘民船永絕漂溺之告焉。新文襄公治河書。

清水潭隸揚之高郵州。連接運河。而東西夾隄。所以障湖流。護田畝。且束運河之水。以濟漕艘。孔道之郵傳車馬。以通往來者也。自高堰潰決之後。潭隄亦潰數百丈。陸道永絕。於是水連高郵湖。而黃復躡之。下淹田畝。勢浩瀚如海。以綆測之。淵深不可究。且激湍濞瀆。每颶風作。輒摧楫覆溺。莫敢方舟。前此司事者。費帑至五十餘萬。率隨築隨圯。方冀尙書驗勘時。所司估與築費五十七萬。迨斬公之治之也。相度既定。飭夫肩土。就湖中越築之。僚屬疑無垠之湖。難以填土成也。莫不相視股慄。長跪泣阻。公笑曰。以見定故不移耳。豈漫嘗耶。脫不效。余承咎不爾累也。於是歡躍雷動。尅晷而竣。且費僅九萬餘。節帑者十之八。人驚問故。公又曰。向之議築者。率循潭畔故隄之址。相因塞築耳。詎知故址瀕深土草不可恃。今就湖坦淺之處而越築之。淺則需帑也約。坦則無跋歎之虞。且測淺深以衡土。計土方以程工。又何患期之難尅而

費之難節耶。聞者莫不歎服。於是水用利涉。陸用康莊。而淹畝之涸出者。先慶粒食矣。蓋潭雖不隸於淮。而於淮之唇齒爲至鉅。故備誌之。以表安淮之一助云。淮安府志。

九里漫缺工。長二十四丈。康熙三十八年堵築。以下俱河防志。

護城隄自攏軍樓北石工頭起。至華嚴寺磚工頭止。長一千六百五十丈。康熙三十九年題准修築。於舊石工上。鑲柴壓土。高五尺。

南關減水壩一座。嚮年衝壞。康熙三十九年題准改建滾水石壩。長六十六丈。水大從壩上滾出。平漕蓄以濟運。

車運減水壩一座。嚮年衝壞。康熙三十九年題准改建滾水石壩。長六十四丈。水大從壩上滾出。平漕蓄以濟運。

南關壩下。康熙四十年題准開空引河一道。長三百九十一丈。至朱三家橋與二溝河會合。經興化縣海溝河入海。滾出之水。不致淹沒民田。

車運壩下。康熙四十年題准開空引河一道。長三百三十丈。至齊家莊與二溝河會合。經興化縣海溝河入海。滾出之水。不致淹沒民田。

朱家田頭壩二。長四十八丈。康熙四十年題准修築。

西隄自城北陸漫開裏頭起。至城西審港口南土地廟止。加高舊石工磚工。共長五千三百九十九丈。康熙三十八年興砌。以上俱河防志。

運河卽邗溝也。亦名官河。西受七十二澗之水。由甓社等湖。經金門。姚港口二閘而入。是名高郵漕河。南至露筋三十里。江都界。由瓜儀二處入江。又由邵伯芒稻河。白塔河二處東南入江。北至界首鎮六十里。寶應界。接天妃閘。淮水入渠。與湖水合流爲漕河。濱湖曰西隄。明平江伯陳瑄所造。以捍湖水。傍城曰中隄。自城東古漕河廢。東隄圯壞。今亦槩稱東隄。運河在西隄中隄之間。本州境內中隄長一百二十里。閘凡若干座。水大則開閘以洩水。水小則閉閘以濟運。宋真宗時。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於高郵等處。置斗門九十。以蓄泄水利。重和元年。柳庭俊請修復高郵運河隄岸斗門水閘。迨元大德十年。凌高郵等處漕河。明洪武九年。令揚州修高郵寶應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濤。永樂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諸湖長隄。以度繙道。宏治二年。戶部侍郎白昂奏。開複河於高郵隄東。賜名康濟。隆萬間。淮水東注。隄壞。總河潘季馴大修之。河道乃復。高郵之地。西南接連揚州。滌。泗。天長諸山。其間危岡斷隴。纍纍相屬。地勢爲高。東北與淮安。寶應。鹽城相連。地形俱爲最下。濱於海故也。高者水之所出。其源有七十二澗。下者水之所歸。凡七十二澗之水。皆匯於三十六湖。而後入海也。境有三十六湖。以受西山之暴流。而爲諸水之匯。汪洋浩蕩。方二三百里。循湖而東。有河焉。曰運河。其隄曰平津堰。凡田地。在堰之西者。曰西上河。在堰之東者。

曰南下河。曰北下河。以西高於東故也。南下河。北下河之間。有河焉。曰運鹽河。其隄曰東河塘。凡田地在塘之南者。曰南上河。在塘之北者。曰北下河。南高於北也。故又曰上河也。堰之在郵境者。南北長九十里。有閘數座。塘之在郵境者。東西長八十里。各有斗門石礮涵洞數十處。水則西河藉南河北河以爲之洩。旱則南河北河藉西河以爲之溉。此古高郵之水利也。舊志曰。國初之制。平津堰設立二十三淺。東河塘分爲十塘。淺有淺夫。使之不時撈濬。塘有塘夫。塘夫卽田郵夫也。使之相宜培補。旣又設管河判官一人主之。是以二河深下。運河。運鹽河。隄岸堅固。蓄洩有則。水旱無虞。民未告病也。自後黃河之道。類爲淤塞。而淮水不得入海。千流萬派。畢會於郵。而高郵遂成巨浸矣。况境內治水之成規。又廢棄而不講哉。淺夫塘老。徒具虛名。平時不復撈濬。一遇水發。惟取客土培隄以障之。隄日益高。水日益長。田日益下。而西上河已坐受其害矣。及時雨大作。然後役人傳箭搖鈴。晝夜集隄下以防其或決。而其勢又不能使之不決也。然其決也。不出於南。則出於北。堰決於北。則北下河受其害。堰決於南。則南上河受其害。而其勢又必及於北下河。是堰之未決。害在於西。堰之旣決。害在南北。此蓋歷歲之故轍也。故治西河之水。以撈淺。建平水閘爲主。生員王儼之議悉之。議曰。竊見高郵實應一帶漕河。南至瓜儀。北抵淮安。誠南北往來之要津也。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皆係於此。最爲要害。宏治間。平江伯督理漕運。置平水閘。蓄水三尺五寸。乃爲定制。俟其水長。聽其自洩。縱有大水。亦無大患。仍置淺船。編設淺夫。以時撈淺。再無壅塞。但遇早年。運船過盡。仍

放澗水救濟下河。是以上下田禾。不知旱澇。歲獲豐收。家給人足。國用以充。民生以遂。良法美意。萬古不磨。夫何近年以來。法久寢敝。閘猶見在。制不如前。雖有淺夫之名。而無淺夫之實。所置淺船。並無影響。只知修理塘岸。不知撈濬河泥。且帶客土。專事修培。塘岸日益加高。河底日益壅塞。以至平水之閘。廢而爲減水之閘矣。願將以爲漕河之利。而更不知其實爲漕河之害也。蓋河底積高。而塘岸轉或弗固。水蓄太多。而舒洩時或不及。必待時水泛漲。然後纔開閘洞。每值久陰。恆悲苦雨。况連三十六湖。又通七十二澗。水勢騰湧。難免淹沒。那城內外。陸路舟行。公堂之下。悉爲池沼。沿門比屋。沉竈產蛙。人人跣足。在在褻裳。晨昏厲涉。多生疾病。傾屋頽垣。致傷非命。今歲瓜儀城牆浸倒。殃及居民。是其驗矣。况乎上流被患之地。閘閔疾苦。莫能罄述。動則七八十丈。或至百十餘丈。至於稽遲漕運。損壞漕隄。直將運河洩乾。而後修理始固。多則經年。少亦屢月。工料糜費。至數千數萬金。勞民傷財。莫此爲甚。上河先沒。下河繼淹。遂使膏腴之地。盡爲魚蟹之區。哭聲動地。水患滔天。直至興化鹽城等處地方。並各場分廩。不受害。屋宇車木。咸至漂流。牛畜雞豚。盡罹災厄。億萬生靈。無一卒歲。一應糧差。致勞催迫。拆蕩賣鬻。何所不至。父母凍餒。妻子離散。四野一望。十室九空。甚至民窮盜起。或生意外之變。况我淮揚之民。多以力田爲業。若不亟爲之所。則將何以爲生也哉。爲今之計。尙有可圖。抑亦所謂猶有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蓄。終身不得。自今蓄之。則猶或可及耳。查照先年規格。添修平水閘座。酌爲一定之制。恆存六尺之水。水但過格。自

然下流。無晝無夜。無時無刻。以漸而長。以漸而去。永無淹沒之虞。亦無衝決之患。責令淺夫。常川撈淺。計照淺鋪一所。仍置淺船四隻。編定淺夫八名。審立淺長一人。每夫二名。領船一隻。更置竹箭木掀篙棹等物。一人撈棹。一人攪泥。朝箭一船。暮箭一船。俱令發於岸上。盡數對在裏邊。只許對關。不許加高。箭過船數。淺長督報管河衙門。以時稽查。撈得寸泥。可蓄寸水。撈得尺泥。可蓄尺水。對關一尺。有一尺之益。對關一丈。有一丈之益。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塘岸日益堅固。河底日益濬深。便遇旱乾。亦不壅塞。必俟運船過盡。仍放各洞之水。急救下河之旱。夫然。則上河之水。蓄洩有常。下河之水。長落以漸。水年不至於淹漫。旱年不至於乾涸。田可常熟。歲可常登。國用以之而裕。民命以之而全。此我國家萬世之利也。此我淮揚萬世之福也。但造船隻。恐乏錢糧。合無請發鹽場枯樹地租等項。餘積官銀。坐委廉幹人員。督造。務在堅緻。不得苟簡。淺船所受。只在二十石。計算工料。不過五金。或於民田糧上帶徵些須。類解協濟。民亦樂從。此狂穉千慮一得之愚也。按撈淺。平水開二策。百年以前言之。在今日亦爲長策也。蓋河身高。則礙運艘。一患也。漕隄高。則易崩潰。二患也。撈淺之制久廢。十年以前。尙不時挑濬。漕隄未常加高。康熙元年。治河非人。平時開放周家橋諸湖盈溢。又值淮水大漲。漫下翟壩二十五里。而害愈甚。乃嚴督居民。每家十土包。加築子隄。緩則處死。隄上漸高三尺之土。民間已沒三尺之田。且隄高愈危。開復不整。故常致潰決。禍延至今。溺死人民。糜費國帑。職是咎也。近議建滾水壩。卽古人之議建平水閘也。但必廣爲之制。與翟壩

二十五里相應。然後可。高郵州志。

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則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爲。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於湖之東西。亘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卽今牽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牐。迨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輓。永樂十九年。加以輓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椿。實以輓土。以備風浪。綱運之上下。舟楫之往來。皆沿隄行人。以牽百丈。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然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頃刻之間。檣樺傾沉。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計者往往欲於舊隄之外。湖泊之旁。別爲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椿。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輓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牐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湖水於內。以行舟楫。仍於外隄造減水牐。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天雖有迅激之變。人則有持楮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爲利益。實非小矣。潘游龍康濟論。論中所言二險。二洪不必慮矣。唯高郵湖隄。其險如故也。司河者當未雨而繩繫之。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運河水

江都縣河道自高郵州交界起至金灣滾壩止計程六十五里設閘二曰露筋閘三溝閘東隄閘壩五曰昭關滾水壩金灣三閘金灣滾水壩長十四丈以下俱河防志

西隄露筋閘起至三溝閘止殘缺石工二百四十四段計長一千二百二十七丈五尺康熙四十一年修補完工東隄舊有嵇家閘即歇魚壩因水衝卸康熙四十年題準改於昭關廟建滾水壩一座長十丈將嵇家閘缺口堵塞

四淺二閘三閘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邵伯更樓康熙三十八年六月衝決長五十六丈五尺水深四丈波濤洶湧難以堵塞糧艘阻滯於邵伯之下銜尾相連四千餘隻雖於西岸另挑越河一道而決口湍激不能前進康熙三十九年巨鵬翮恭奉

聖謨下壩堵築刻日成功於是糧艘利涉如限抵通康熙四十年置鐵犀一座以鎮之邵伯晉步丘也謝安鎮廣陵見步丘地勢西高東下每春夏湖水漲輒東浸民田而西又苦旱安為築埭以界之高下兩利民以比邵伯甘棠名邵伯埭

金灣三閘康熙四十年題準補修

東西灣東隄。康熙四十年題準修築。長五百七十二丈。

金灣三閘之水。由人字河芒稻河宣洩。嚮年二河淤塞。水無去路。康熙三十九年。臣鵬翮恭奉聖謨。挑濬人字河。長二千二百九十三丈。芒稻河長八十五丈。一律寬深。洩水入江。隄岸保固。民田不致淹沒。

鳳皇橋引河。因土質堅硬。屢挑未成。康熙三十九年題準加挑寬深。計長一千四百九十二丈四尺六寸。水勢暢流入江。

灣頭閘一座。爲運鹽河路。兼洩運河之水。

芒稻河舊有東西二閘。現議補修。以上俱河防志。

揚之上流在河淮。下流在江海。昔日河渠距江淮之上。憂常在旱。今日河渠伏河淮之下。憂常在水。故明初以前。講求瀦蓄而已。明末至今。則有二法焉。曰防曰導。防之使不來。而運道所資。不能不來也。來之使可受。受之使可去。無氾濫於平地而已矣。於是有謹固高堰之說。於是有毋開周橋之說。於是有必塞霍壩之說。於是有啓閘以時。深濬河身。嚴飭淺鋪。增置滾壩之說。而遠溯其源。則在淮黃交而入海利也。則又有堅築歸仁。分黃建壩諸說焉。導之使速去。其去有兩途。江與海是已。然入江易而較紆。入海難而較捷。蓋入海卽沿隄東下。入江必循隄而南。又海爲百川壑。而江亦朝宗於海也。今瓜洲儀真河爲入江正道。而其最徑且捷者。莫若自金灣河以達芒稻河。治此則漕河可入於江矣。而水猶不速去者。則海口之

未通也。海口去漕隄二三百里。隄東諸河不疏。無由達於海濱也。瀕海有隄。隄下有閘。沿隄閘座不開。無由出於海口也。隄外海灘近百里。諸港口年久盡淤。港口不濬。無由入於海洋也。此漕河入海之大槩。正今日所講求也。御史李宗孔水患日深疏曰。漕河自淮安山陽縣至江都邵伯鎮。十餘里。河東有隄。與河俱長。卽現在修工修補之漕隄是也。隄之東。係高郵江都興化寶應泰州。陽各州縣民田。地形低窪。如在釜中。全恃此隄護七邑之居民。障一百餘里之湖水。水漲隄潰。則糧艘有傾阻之虞。居民有淹沒之患。說者委之天災。無可如何。不知使有去路以宣洩之。何致水聚爲害乎。謹按河水去路。原有舊制。東可入海。南可入江。查淮南涇河閘。乃水入海之去路。若將此閘深濬。兩岸增隄。一逢水漲。卽行開放。則浩漫之勢自減。乃閘河以下。皆係漕田。河巨勢難專主。地方官惟閉閘以圖保護。迨水勢愈大。愈不敢啓。直至隄潰而七邑淹沒。閘下田地。同爲陸沉矣。此河水不得入海之由也。又查瓜儀雖有各閘。惟芒稻河閘出水甚速。乃由泰州運鹽河入江之去路。若將裏河開深數尺。則水勢直注於江。雖西湖諸水泛濫。此閘如建瓴直下。則隄自不致潰決矣。乃運鹽河自明季至今。久未開濬。今淤積百餘丈。一遇九月。艘卽爲阻。故隄東隄西哀號望救之日。正諸商閉閘蓄水之時。鹽課所關。誰敢輕啓。此河水不得入江之由也。水不得入江海。如養癰而不使外潰。必致毒攻肢體矣。我朝定鼎二十餘年。隄凡六潰。此康熙五年前。漕臣疏稱。重運五十餘隻。由湖冒險。回空五百餘隻。盡阻高郵閘河。臣竊憂之。必將涇河等閘。河底深濬。

築隄衛田。疏通海口。使水注海。將泰州運鹽河刻期開濬。使水注江。若年復一年。不行開濬。徒事修隄。而望其不決。是猶閉賊城垣中。而欲以竹籬茅壁拒之也。若洪水一發。又不知傷民命幾何。淹田地。蠲錢糧。幾何矣。御史徐越大挑運河疏曰。淮揚一帶內河。原係人力開鑿。以黃河挾沙之水。既奪淮水南下之位。灌入天妃閘。而內河淺隘。水緩沙停。數十年來。運河之底。墊高益甚。而東西兩岸。每年逐漸加增。隄薄土浮。何恃不潰。且也運河淺阻。淮河相連。不能宣洩。使速歸江。以致高郵沿河地方。屯蓄爲災。在順治七八年間。奉旨大挑。究因河帑不繼。未經實濬。又時值大兵往來。啓閉不一。難遲時日。故未得復當年舊制耳。如欲運道永通。民無水患。必實實大加挑濬。將河泥盡帶兩岸隄外。惟令平厚。不許增高。其迂迴三百里內。土性之剛柔沙油。地形之高下闊狹。山陽與寶應不同者。以近湖遠湖也。寶應與高郵不同者。以高郵有通湖水口。連設兩閘。而寶應無之也。高郵與江都不同者。以江都有芒稻河。瓜洲鎮。儀真縣入江之口。而高郵正屬諸水之所鍾也。何處當束之使狹。何處當濬之使深。何處當先施春鍤。何處當相度水平。應直空者當計土以分方。應水刷者當逼岸以淪底。訪取習知熟諳之人。詳審預定。不致措施孟浪。有始鮮終。則開消一分金錢。即得一分實濟。不必別議宣洩。而運河既已深通。入江自爾湍速。不僅上而天庾通濟。亦下而地方民生得免昏墊之虞矣。康熙十六年。總河都御史靳輔疏稱。運河自黃流內灌之後。日墊日高。十六年八月內。河底竟致乾涸。隨閉隄挑浚。因回空不能久待。止量挑一二尺不等。擬於十七

年立春後十日。土凍方解時。卽行開壩大挑。總限百日完工。其十七年春運過淮之期。必俟略爲展限。臣擬四月初旬內完工。開壩放船。五月終。可以盡數過淮。嚴加催趕。務於七月初旬盡催過臨。不悞。十七年回空。以濟十八年春運也。刑科張惟赤。河工計須萬全。疏曰。切惟河工保民通運。以裏河之漕隄爲主。今年州縣盡成澤國。運道盡作洪流。皆此隄衝決所致。向聞漕規舊制。沿河額設淺夫。唯令浚河使深。隄閘厚。不許隄上加高。所以使漕河日深。漕隄日厚。河湖水發。勢足承當。至明季止。知增隄。並不浚河。致今隄雖日高。河身日淺。易於衝潰。今工築方輿。所宜申明。濬深閘閘之規。務期久遠。高郵志論淺鋪曰。按舊制沿河設立淺鋪。額造淺船。編住淺夫。以時撈浚。是以河身深下。閘洞疏通。早年不妨糧運。且有餘水救濟下河。水年去水甚速。不致泛溢。所以無壅塞衝決之弊。爲制之最善也。邇年以來。雖置淺夫。實無一人在淺。淺鋪亦廢。惟聽隄決。築隄之用。額設錢糧外。令里民貼幫工食。而官河凡一二十年不加撈濬。一遇水發。但令居民用土包加培塘岸。日益加高。河底日益壅塞。且客土杵築不堅。易至攏塌。雨淋水洗。其勢復低。是非帶土加岸。實則帶土填河也。河身既高。則蓄水必淺。治水者惟恐運船之不能行也。不得已而復加河塘。以爲圍水之計焉。昔日之河。在低田之下。今日之河。乃在高田之上矣。且河塘既高。易致崩潰。如累棋子。愈高愈危。隄防少有不固。千里一壑矣。矧田禾耶。總河都御史靳輔。疏請設立守隄兵將。疏濬修葺事宜。一切責成。又請設官弁看守。而立勸懲之法。又請將歷設官兵。卽爲預設協同築隄。康

熙十八年添設揚河營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分管高寶江運河將舊設淺夫改爲淺兵淺夫與濬河相爲用者也使淺夫之制常舉河可不興工大濬矣經制雖設頑民易偷名存實亡貴時飭之王乾濟紀金灣閘曰金灣閘在邵伯鎮南五里西接湖口東南十六里至芒稻河又十八里下江乃漕河洩水第一捷徑萬曆二十二年撫按題請建閘開河原擬建八閘十六門新河閘三十丈以洩湖水後止建三閘六門河闊不足十丈又兩岸泥沙最易淤墊故不能大洩湖水以致漲決漕隄紀芒稻河曰揚城東北十里曰灣頭入運鹽河東十里南岸通江河口芒稻河西北接金家灣通邵伯湖口自湖口至江共三十四里萬曆二十二年原擬建四閘十二門後止建二閘六門然閘底深下應運鹽河底故水發啓閘則邵伯湖水驟消漕隄賴以無潰後因商人不循三年一浚鹽河之制只顧蓄水行船於天啓六年將閘底改造增高六尺以故湖水難消漕隄易決康熙元年總河朱之錫於對閘北岸開挑月河一道行鹽以免閘口溜吸令將閘底改深如舊後止改下一尺五寸比舊底尙高四尺五寸國朝大學士王永吉新河水勢三阻說曰芒稻河開新河之下口也兩閘六門共計十一丈則上口金灣閘當較閘兩倍雖二十餘丈不爲過也今金灣上口三閘六門止八九丈耳是所入少而所出多此水勢一阻也今若於金灣閘南或石工中間再開數口以洩湖水則此一阻可無慮矣自閘而下河路甚寬有閘至二十丈者有閘十餘丈者惟孔家渡南約一二里許閘止五六丈水大止深四五尺稍小則涸矣水勢至此中梗此亦一阻

也。今若將凡淺狹之處挑深改闊。如萬歷年間舊制。俱闊十五丈。使水通行。則此一阻又無可慮矣。至於新開月河水橋之南。有兩舊河。直對芒稻河東西兩閘之口。所謂人字河是也。每年水發。運河水至漫隄。而此河有數節之地。深不過二三尺。以至水勢東西分流。不能直射閘口。此又一阻也。今若將此河挑深。則水勢直注閘口下江。此一阻又無可慮矣。不然。三阻不治。則是有洩水之名。而無洩水之實。欲漕隄之不崩決。人民之不飄溺。豈可得也。康熙十二年。總河王光裕。將芒稻河原設三門閘。西改爲六門閘一座。二十三年。總河靳輔。復挑江都境內邵伯南金灣閘。入裏人字河。又金灣閘迤南建造滾水壩一座。滾水壩在高寶之人曰。建滾水壩。即古人之議建平水閘也。但必廣爲之制。與翟壩二十五里相應。然後可在興泰之人又曰。興泰七邑之民。皆版圖也。多開閘座。盡宣洩於下流。而竟不爲下流畫一策焉。不幾以七邑爲壑乎。滾壩旣設。若更疏開下河。引水歸海。使隄東民田。不憂泛濫。則上下皆利。而滾壩可收全功矣。今總河靳輔將寶應子嬰溝新建滾水石壩一。十九年高郵州北界首南七里新建滾水石壩一。二十一年州南南閘新建滾水石壩一。二十年五里壩新建滾水石壩一。二十年八里鋪新建滾水石壩一。十九年柏家墩新建滾水石壩一。二十年車邏鎮新建滾水石壩一。二十年江都邵伯北新建滾水石壩一。十九年三州縣共壩八座。各湖暴漲之水。源源得以宣洩矣。揚州管河通判聶文魁。勘河詳議曰。按高郵洩水入運鹽河。此下河運者。現今止有南門吊橋之琵琶閘。閘口僅寬七尺。豈能通利。考舊制。南首尙

有華嚴寺一閘已拆廢。其最易修復者。莫如通湖橋閘。向由北水關引水入城。直出南關之馬飲塘。與琵琶閘水會合東注。此外尚有蛤蜊壩。舊有石閘。係萬曆年間填塞。閘具在不難清理。繳關壩無閘。朱家壩有閘已壞。東關閘尙存。此皆曩時興化糧艘運道。由泰山廟出口。愚民惑於風水之說。以禡見塞之。反致大壞秦郵地脈。今輿情亦既曉暢矣。但通湖閘口。不過一丈二尺六寸。三里閘尤爲窄小無用。擬將琵琶閘改作雙門大閘。以資啓閉。西有私鹽港爲月河。可免掣船之患。再將北關壩盡復古制。徹底疏通。其利賴有不可勝言者矣。職竊以揚屬全河之大勢。揆之黃浦子嬰溝。所以洩寶應上流之溢也。芒稻白塔河等閘。所以殺江都之下流之勢也。各場入海故道。實所以救高郵中滿之患也。况今沿隄滾水諸壩。無不東趨。誠使之隨長隨消。則無所往而不利矣。滾壩之設。今已不可謂無利矣。試舉五年以來。湖西田雖非豐稔。亦頗有秋。此非前此巨浸乎。可不謂有利焉。况滾壩實與海口相表裏。開滾壩卽開海口之先資也。功以次舉。下邑號呼孔迫。何其不能稍緩須臾乎。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日。淮揚道傅澤洪詳請開芒稻河。竊照揚屬一帶湖河。地形窪下。衆水匯歸。北接淮流。西受天長盱泗之水。兼之上游水漲。天然各壩開放。洪澤湖水。建瓴下注。西風一作波浪掀天。嚙岸吞隄。在在危險。全藉宣洩之故道無阻。得以預期開通。分殺水勢。庶幾隄工可保。民生無害。案查康熙四十年間。陞任前河憲張任內。欽遵聖訓。挑浚金灣三閘。迤下人字河。芒稻河。及鳳皇橋引河。

修砌芒稻河東西二閘。董家溝壩。因時啓閉。水勢隨長隨洩。隄無潰決之虞。田無淹沒之患。而糧艘鹽船亦俱運行無誤。是芒稻河閘及董家溝壩等處。乃洩水下江最捷最便之要道。載在閱河方略。誠不容一日阻閉者也。祇緣從前修建閘座錢糧例係商捐。不動正帑。是以冊估雖由廳汛。而承修則竟委之商人。既不熟諳工程。又其中不無侵漁等弊。以致修砌不堅。未久而閘底衝壞。閘牆崩裂。不能下板啓閉。屢據揚河廳詳請照例飭商辦料重修。本道俱經轉詳奉批飭催在案。奈各商置若罔聞。惟於二閘上口築壩堵塞。并將董家溝壩堵塞不開。每遇水長。必待盈隄溢岸。方始開壩。其勢已晚。何能分洩。且各商更私設壩頭看守。每乘廳汛相隔寫遠。旋開而旋塞。宣洩之路不通。汎濫之勢益甚。去年伏秋水漲。高寶江三處工程衝激殘缺。而下河七邑民生。俱遭昏墊。實由此兩處築壩不能預期分洩之所致也。夫以遵旨開挑洩水下江之要道。乃公然築壩堵塞。卽云鹽運上關國課。然以運道民生相較。亦有緩急輕重之分。况水大而後開閘壩。一歲之中。宣洩亦無多日。於鹽運究無妨礙。其執意梗阻。誠不知是何意見。查今年底水較之去年高二尺有餘。現在各憲會勘案內。殘缺石工。浸在水中者。有四五六層不等。必須預爲宣洩。方可無誤修砌。且桃汛伊邇。汛水將至。若不將底水宣洩。勢必不能容受。本道前據廳詳。一面詳院。一面移催鹽運道在案。今高江紳衿士民吳世燾。謝逢吉等。以事關切膚。連名公籲。本道遵奉憲批。移明鹽運道。並轉行揚州府。揚河廳公同查議。去後。茲催據該廳議詳前來。詳稱此閘一日不修。土壩一日不去。則宣

洩無門。勢必壅積爲害。亦蒿日時艱之切論也。事關緊急。難任商議延緩。應請憲臺爲運道民生作主。將芒稻河董家溝兩壩。速行開放。其倒塌閘座。飭廳確估。先發河帑。遴委幹員。償修一面。移咨鹽憲。將借帑銀。著商公捐解庫。還項。庶要工不致羈遲。而閘座得以依時啓閉。水發則開閘暢洩。保工。水落則閉閘蓄水濟運。隄工永固。民患永除。鹽船漕艘。運行永便矣。至所呈鹽艘仍由故道過壩。是否可行。俟鹽法道議覆。至日另行詳覆。增梅軒
偶存。

一、東隄自黃浦起。歷高郵至江都壁虎橋止。計程二百三十三里。舊隄坍塌。單薄卑矮。每遇湖河水漲。漫隄過水。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內。總河于成龍等。於欽奉上諭事案內。發帑委員加幫。底寬四丈。高三尺。頂寬二丈。臨河簽釘排椿。迄今隄工高厚。河水長發。賴以捍禦。以下揚河
聽册。

一、西隄稱鈞灣臨湖石工。長二百二十八丈。又宋家尖西隄臨湖石工。長九十丈。久已倒廢。康熙三十八年八月內。總河于成龍等。於欽奉上諭事案內估修。仍建石工。迄今湖水長發。賴以捍禦。

一、寶應觀音寺起。至高郵罕肝澗止。引河一道。在淮屬蔣家壩之下。於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內。總河張鵬翻於欽奉上諭事案內題估。隨奉旨著部堂徐。帶領各員。分工挑挖蔣家壩下引河一道。自山盱交界觀音寺起。至罕肝澗止。長九千五百二十丈三尺。迄今壩下之水。直達寶應高郵湖內。由東隄各開壩分洩。

一、清水潭東西二隄。康熙十五年大水衝決。深至四五丈不等。一片汪洋。報聞。聖心惻然。特簡總河靳輔修治。以清水潭決口深。不可築於湖中。繞迴開河一道。改築東西二隄。與舊隄相屬。河成名曰永安河。至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內。總河董安國於謹陳兩河等事案內題估。將永安西隄九百七十丈。創建石工。特命督撫漕河四院會勘題覆。奉旨允行。

一、界首鎮西隄舊石工一千七十五丈七尺。年久倒廢。磚石浪掣無存。每遇湖河水漲。閩鎮民生攸關。康熙三十八年八月內。總河于成龍等。於欽奉上諭事案內題估創建石工。奉旨允行。

一、高郵城南舊建南關大壩一座。長六十六丈。柏家墩大壩一座。長五十四丈。康熙三十八年九月內。總河于成龍等。為特疏題明等事案內。請開減水石壩二座。因舊壩衝廢。相度地勢。於南關迤南。遷建滾水石壩。長六十六丈。車邏迤南。遷建滾水石壩。長六十四丈。水大分洩保隄。水小堵蓄行漕。奉旨允行。

一、二壩下口。原無引河。康熙四十年七月內。總河張鵬翮於欽奉上諭事案內。題請挑挖引河。南關壩下自攔馬河起。至朱三家橋止。長三百九十一丈。車邏壩下自攔馬河起。至齊家莊止。長三百三十丈。奉旨允行。

一、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內。總河張鵬翮於欽奉上諭事案內。估修高寶江運河東西二隄卑薄石埽土工。迄今捍禦有資。河防攸賴。

一城南五里中壩一座長五十丈。因南關車邏二大壩。不敷宣洩。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內。總河張鵬翮題請建減水壩一座。奉旨允行。其壩底較南關車邏二壩之底甚深。每遇湖河暴漲。開放暢洩。以保隄工。民命。又題請開引河一道。自中壩下起。至寶應三王河射陽鎮止。長一萬七百三十六丈八尺。奉旨差都統孫 等帶領旗漢官員。分工挑挖。迄今減壩之水。由引河直達鹽城入海。以上俱揚河廳冊。

淮揚二郡運河東隄各開。每當伏秋水漲。即行開放。由各引河宣洩入海。以保隄工。必須河道深通。隄岸完固。方免水勢旁溢。致傷田廬。查山鹽之蝦鬚二溝。涇澗二河。及夏糧河。老鶴鵞引河。寶應之黃浦閘子。嬰溝。興化之海溝。車路。白塗。以及丁溪。草堰。白駒各開河。高郵之臨澤河。江都之金灣三閘。鳳皇橋。人字河。芒稻河。董家壩。白塔壩各處引河。在在淤淺。甚至奸民攔河築壩。阻塞下流。民受其害。查地方官原有疏通溝洫之例。除飛飭道廳并地方官。作速疏浚。一律深通。以備水長。開放宣洩。暢流入海外。相應咨明。此張文端公於康熙六十一年爲吏部尙書時。咨行河上者也。公留心江南。念念不忘疏浚運河。其爲國爲民也至矣。

運河西岸。自淮安至揚州。宜多建進水閘壩。引湖水入運河。濟運。若運河水大。又宜於東岸多設減水閘壩。放運河之水。由各支河入海。引湖水入河。濟運。則河水自不患其或小。放河水由支河入海。則河水又不患其或大矣。此誠萬全之策也。國家數百萬糧漕。皆資一線之運河。豈可不使之深通哉。兩年以來。見運河口。每苦淺澀。而界首一帶。如興文閘。子嬰溝等處。放水灌田。則舟苦難行。蓄水行舟。則民苦無水。此

豈善全之謀乎。故於運河口及界首至揚州一帶。宜大爲挑濬。務使深通。而於全河尤宜大挑。務使水由地中行。而不專借隄以束水。則水雖有盛大之時。終無泛溢之虞。或以既經挑空。不便再題請帑。則於年終題明閉壩。自十二月十五閉壩。至正月十五日開壩。用河兵分段挑空。每年一次。歲以爲常。則運河不患其不深矣。要比現今河底再深二丈。則運河乃成。雖有大水。淮揚不至受害矣。再將運河東減水閘壩底低下數尺。則河既不淺。而水有所歸。自無湮沒之患矣。居濟一得 黃叢云。大挑運河。此目前河工第一急務。頃者年幾大有。禾稼將登。會洪湖異漲。開壩盡即。高窪下河一帶田廬。頓時淹沒。使運河開淺深通。水有容儲。亦烏得至此。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運河水

下河七州縣屬淮安者。山陽、鹽城也。舊云。山陽見前。鹽城縣在淮安府東南二百三十里。東至海。西至射陽湖。公陸也。屬揚州者。寶應、高郵、泰州、興化、如臯也。舊云。寶應縣高郵州見前。泰州在揚州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老湖仇湖。有海陵溪西溪淡溪。有捍海壩自鹽城入海陵。綿亘百里。又有楊公堤。濟川東西諸壩。興化縣在高郵州東一百二十里。東至泰州。北至鹽城。有鹽運河。蚌沿串場等三十二河皆通運河。及射陽大縱平望諸湖。縣志云。興化地濱大海。考其地勢。視高寶低丈餘。高寶之地視高家堰一帶又低丈餘。黃淮之水。扶高寶諸湖之水。建甌而下。以興化爲壑。故治興化之水必自上流始。治上流之水必自高家堰始。考之禹貢。導河自積石。至大陸。播爲九河入海。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入海。揚州之境無河。淮之患也。自淮水泛溢。漢陳登築高堰以防之。宋熙寧時。黃河大決。河流斷絕。河勢漸南徙。至元人開會通河。明代因其故蹟。引水濟漕。而西北千萬里之水。始盡匯於淮揚兩郡。水勢愈高。爲患愈劇。然而提堰壩上下參錯。常恃人力以爲防衛。水樂年間。平江伯陳瓊。大葺高堰。建清江浦五閘。以時啓閉。使黃淮之水不至橫溢諸郡縣。而清口黃河之沙。賴淮水衝刷。直達雲梯關入海。及築高郵、寶應、白馬、汜光諸湖長堤。以護運道。凌瓜嶺之水。開江都沙壩。泰州老陂。河決崔鎮。分決白洋河。而河勢遂北。淮水大破高堰。溢高寶與諸州縣。以淮勢差東。流沙淤塞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興化巨浸稽天。城不沒者三板。時則有總督都御史潘季馴。申平江伯故畫。塞崔鎮決口。築黃河兩岸遙堤縷堤。東水衝刷。興化自是無水患。南畝得耕。獲者又數十年。迨本朝定鼎後。歸仁堤一決於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與化自是無水患。南畝得耕。獲者又數十年。迨本朝定鼎後。歸仁堤一決於順治十六年。再決於康熙元年。不復修治。而高堰一帶。防護盡疎。於周家橋古溝程家壩等處。堤岸崩塌。歸仁堤一決於日夜灌入高寶湖內。每值伏秋水發。一望汪洋。數十里奔瀉而下。而清口入海之路。日就淤塞。世祖河開閘。開底增高。釜底。民不辨魚腹者鮮矣。維時朝廷憂之。特遣內大臣相度河事。治河諸奏。不啻草滿公車。歲費內帑數十百萬。而平成之功。尙未即奏。目今河使者已先登歸仁堤。修築高堰壩壩周橋。使黃水不入淮。淮水不入湖。庶可望底蘊乎。不然。

而徒治漕堤開海口。譬如以升斗之蠶。而欲其容數百斛之水。未有不橫溢四出而不能止者。故治黃淮上流。此與化治水之第一策也。如阜縣在泰州東南一百六十里。東至海。南至江。蓋海東北自鹽城而南經興化、泰州、如皋。折而東。邇州海門諸鹽場。皆其濱也。江自黃天蕩入儀真境。東至江都。歷秦興知舉通州海門。上下五百餘里。至料角營入海。其南與丹徒靖江陰常熟崑山諸縣境相對。此揚州境內江海之大略也。有運鹽河、九十九灣河、小溪河、汶河。有芹湖、六群符湖。有瀛溪。其地勢卑下。西控漕堤。南枕江岸。北接廟灣之平陸。東連沙岡之巨衍。四圍高而中央窪。故諺有釜底之喻。自河道失治。六壩長開。上河之水。竟以下河爲壑。而七州縣之田廬沒爲巨浸者久矣。皇上洞悉情形。謂上河治則下河自治。指授方略。閉塞六壩。使上流之水不致東注。而又開八字、芒稻等河。以達江。濬蝦鬚、海溝等河以達海。既杜其源。又洩其流。自康熙三十九年迄今。七州縣之田。盡成沃野。民舍悉得安居。黃童白叟。莫不感頌聖主睿算精詳。超越千古云。以下俱河防志。

山陽縣澗河。水自與文閘入。折而東北七十五里。至鹽城縣界之劉均溝。入馬家蕩。由蕩東北一支入蝦溝。十一里至軋東溝。一支入鬚溝。十七里至魏家灘。兩溝會流。又一支入戛梁河。二十里至徐家社。亦會流。皆由朦龐鎮入射陽湖。經廟灣下海。蝦溝、鬚溝二河。俱康熙四十年挑挖深通。共計工長一萬六百七十丈。

山陽縣大涇河閘。水亦東北入馬家蕩。至射陽湖下海。

寶應縣子嬰溝閘。水流六十里至時堡。入郭真湖。東北由西塘河建陽河至老鶴尖。亦會蝦鬚戛梁水入朦龐河。

高郵州之界首小閘、看花涵洞、二閘、頭閘等處之水，皆由興化縣護金蕩至鮑家莊，分爲二股。一由釣魚廟至海溝河下海。一由中堡莊入太湖。東北經北宋莊閘門鎮，繞鹽城縣城，至新洋港下海。新洋港一作信陽港。

興化縣海溝河，東流至白駒閘，分爲三支。一支中閘，一支北閘，一支南閘，皆經串場河，會流戚家園牛灣河，入浦河口，歸鬪龍港下海。海溝河自鮑家莊至白駒閘，長一萬四千四百八十七丈。康熙四十年挑挖寬深。

興化縣白塗河，水流入草堰閘，亦歸鬪龍港下海。

車路河，承得勝湖水，流入丁溪雙門閘，至苦水洋下海。

秦州淤溪水，經河塚，由留子河，亦至苦水洋下海。

江都縣金灣三閘，並滾壩之水，十八里至人字河，分小支由蕭家口入艾陵湖，正流十八里入芒稻河閘下江。

鳳凰橋、壁虎橋、灣頭閘三支之水，流至董家溝，小支下芒稻河，正流三里會人字河，水勢七分入芒稻河，三分由運鹽河東流，經宜陵鎮，抵泰州城，又東流經江堰鎮、海安鎮，由律法橋下海。

范公堤一名捍海堰，宋天聖間，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時所築，從廟灣沙浦頭，歷鹽城、興化、泰州，如臯，至通州界止，共長五百八十二里，沿堤墩臺四十三座，閘洞八座，此堤束內水不致傷鹽，隔外潮不致傷稼，乃濱海一帶之屏障也。以上俱河防志。

范公堤即捍海堤。安東志名古淮堤。云堤在鹽城二里。自東北直抵通泰海門。唐大曆中。黜陟使李承式為淮南節度判官。謂海潮漫為鹹鹵。雖良田必廢。請自楚州鹽城南抵海陵。修築捍海堤。綿亘兩州。潮汐不得浸淫。宋天聖中。張綸刺泰州。專圖修復。時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悉力贊之。謂當移堤勢而西。稍避其衝。仍壘石以固其外。紆斜迤邐。如坡形。不與水爭。天聖五年功成。因名范公堤。長一百四十三里有奇。脚闊三丈。面一丈。高一丈五尺。元詹士龍為興化縣尹。請發九郡人夫併築。十六月成。延亘三百餘里。興工時掘石一方。上刻四大字曰。逢詹再修。又刻景祐二年八月仲淹記九字。士龍決志修之。卒底成功。萬曆十年。總漕都御史凌雲翼題准修築。建洩水涵洞。水渠一十七處。石閘一座。用帑金四萬二千四百有奇。洩捍兩得。十五年。巡撫都御史楊一魁。以黃淮交漲。而舊閘洩水不及。山鹽六邑。田沉水底。挑濬廟灣。射陽湖等處河道。水有所洩。范堤乃固。民竈兩利。淮安府志。按揚州府志云。宋開寶中。王文祐增修。後圯。天聖間。范仲淹監西溪鹽倉。建議更築。發運副使張綸上其事。且自請知泰州。以仲淹令興化。董修築之。故至今人稱之曰范公堤云。

御史宮夢仁疏。理下河海口。疏曰。黃水視淮水為通塞。所以捍淮水使崑會黃水者。高堰翟壩一帶堤岸耳。其上流為阜陵洪澤湖。淮水於此停蓄。堰壩道之西注。會黃水以滌淤沙。下流為白馬諸湖。五湖之間。皆為漕渠要害。漕渠自清口對岸入天妃閘。南下六十里。達於山陽。折而西南經黃浦。八十里。達於寶應。逾汜水。越清水潭。百二十里。達於高郵。沿邵伯湖堤。折而西流。歷金灣。茱萸灣。百有十里。達於江都。又折

西南十里。由三汊河分三派於瓜洲。儀真入江。曰裏河。亦曰上河。自茱萸灣開東南。從芒稻河百有十里。訖於秦州。曰鹽河。自秦州東西二壩過港口而北。百四十里爲興化。稍折而西南八十里爲高郵。再折而西北百二十里爲寶應。又折而東北九十里爲鹽城。其間膏腴錯綉。阡陌比鄰。草蕩鹽場。星羅碁布。周迴千里。祇憑舟楫爲往來。而出廟灣。白駒。丁溪諸口入海。曰下河。上下河惟恃一線河堤。蜿蜒其間。登岸而望。內如釜底。外若建瓴。淮揚兩府數十萬之田賦。離利由茲出焉。淮揚六七州縣數百萬之戶口室廬。由茲存焉。故內開行水支河。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海道相絡也。人知高寶邵伯河堤爲下河州縣之門戶。高堰翟壩。又上河之藩籬。藩籬不固。門戶因之失守。固也。殊不知昔人云。射陽諸湖。喉也。高寶諸土田。腹也。海口。尾閭也。灌於喉而漲腹。所必至者。况多其入。少其出。大於口。小於尾閭。而謂不涖洞滔天也。有是理哉。古今稱善治水者。莫如禹。禹貢一曰入於海。再則曰入於海。孟子亦曰四海爲壑。是海之能受水。而爲水所歸也明矣。豈歷官河上諸臣。獨不見聞。而故爲是泄泄從事乎。緣歲久日湮。漸積壅塞。民之豪有力者。盤踞其間。安土重遷。因緣爲奸。煽惑衆聽。謂此不可拗而開也。開之將不利於商若竈。且恐生奸人窺伺。固不自今日而多聚訟矣。抑思黃淮入海。以雲梯關爲首稱。其淮安廟灣海口以南。有新興之匣子港。鹽城有天妃口石礮口之新洋港。伍佑之老人港。興泰有劉莊之新圍河。白駒之牛灣河。草堰。小海之。苦水洋。漣河口。丁溪。馮家壩之龍鬪港。以及車兒浦。載在志乘。舊跡可循。而何云拗始也。卽欲爲居人計。

獨不可就附近之地。因下而別爲澤也。至民竈田在范公堤內。豈海潮所能驟侵。又有於鹹水傷禾。澆水傷鹽之說乎。况濬而深之。煮海者得不負戴而舟焉。利當不在民後。抑海口僅取出水。勢不等於大洋。帆檣難以競渡也。此誠萬世永賴之休矣。揚州管河通判聶文魁勘沿海閘河詳議曰。看得揚屬瀕河諸邑。惟江都地勢稍高。寶應次之。高郵爲中。漕泰州亞於高郵。興化真如釜底。其沿海各場。地勢南高而北窪。故鹽城又居興化之下流。而羣水皆趨東北。職此由也。或謂沿海高於內地。殆不其然。大都各場與高江地勢略相等。察驗水平可見。祇因興泰二邑獨處窪下。故聚水而不能洩。自明季迄今。數十年來。各場諸閘圯廢。運鹽河到處淤塞。西水東注而不知所歸。則瀰漫民田。長爲澤國矣。考舊制。諸閘經畫周詳。各流分派井井。不獨正河寬大。卽支流旁洩之處。口面皆闊數丈。今已盡成平陸。水行地中之謂何。尙何水利之可言哉。按鹽場閘座。原以拒外潮而洩內漲。故范堤爲瀕海金湯。卽今唯白駒四閘。潮水直灌閘門。消納利便。宜照舊制修復。草堰宜稍改閘門迎溜。他若小海丁溪二閘。距潮汐甚遠。蓋滄桑易變。鹽場沙地。視昔增綿數十里。故潮水不能相應。商竈惟知蓄水運鹽。每於閘外通潮之處。攔築土壩。或遇水汛盛時。卽在土壩上另挖深溝。引水內灌。濁水旣停。淤沙日積。遂致閘與河俱廢。總因閘在上流。無所甚繫於蓄洩故也。擬將丁溪雙閘改寬數尺。移置馮家壩之上下里許。小海閘姑置另議。劉莊場宜添造大閘一開。何塚場亦添造一關於凹子港之上流。不必定泥沿堤故蹟。有失時宜。庶竈場不致屢屢築壩。而

河渠可保深洩矣。高郵土民治下流入海說曰。淮揚之災。自己亥至今。二十六年於茲矣。民之救死不能須臾緩。苟治之不得其道。曠日持久。虛糜帑金。重勞民力。而紛更迄無成功。溝中之瘠。其能待耶。故治水在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其道不可不亟講也。若雲梯關通而河注於海。清口導而淮出於河。歸仁堤。高堰。翟壩築。而黃淮不東灌於漕河。上流之治。茲不更贅矣。所當講求者。則漕河之自淮而南。寶應。高郵。江都間沿堤所新建之滾水壩。既連二百餘丈之廣。洩水於堤以東矣。堤東皆山鹽高寶江興泰之田。而興鹽則城在焉。迤東橫截而捍海者。又有范公堤。然則滾壩下之水。何以行地中而不至漫溢乎。平陸。興鹽及諸湖之水。又何以達范堤而不至留滯於釜中。范堤之下。從何道而出於堤。范堤以外。經何港而入於海。必瞭然悉指諸掌。然後治得其道。而躋昏墊於平成也。今試言之。堤之東河。縱橫交錯。又有諸湖蕩。間雜於其中。其名目不可勝舉。而條理脈絡。所貴乎分明也。治之之法。當分爲二大支。皆從高郵州治分南北始。其一將高郵南六滾閘之下。各開支河數里。使之北入運鹽河。南入淶洋湖。會注於興化之下流。再將興化原舊支河三股。一名車路河。迤東由串場河直達丁溪海口。一名白塗河。迤北轉東由串場河直達小海草堰海口。一名海溝河。亦斜迤東北由串場河直達白駒海口。則南六滾閘之水流矣。其一將高郵北一滾閘之下。開子嬰溝舊河。從臨澤沙溝。由串場河。下石磯天妃海口。則北滾水閘之水亦行矣。若夫沿堤各場。其出海閘座港口。皆有故道可尋也。試更一一述之。一則石磯天妃二口。上受漕河之水。

下爲子嬰溝之門戶。從來洩水甚速。載在成書。後因閉塞。涓滴不行。於康熙七年。欽命戶刑二部查出水去路。會同河督漕撫各部院親行踏勘。始開放無阻。但一路河道。日久淤塞。不能汛駛下海。所宜大加開浚。相形造閘。一則大圍地在劉莊場北二十五里。卽相傳老人港處也。舊有石閘一座。今廢。上口攔築土壩。其壩下亦通潮水。西接串場河之新港。東由陳家礮章家竈。出鬪龍港之下口入海。宜開浚建閘。一則白駒場舊制。南有雙門石閘一座。北有單門石閘二座。現今微通潮水。其迤東三十里至牛灣河。又三十里至梅花樁。由梅花樁至洋。尙有四十餘里。第牛灣河一帶。河形淺窄。流水不汛。必逐段挑挖。建設閘座。方洩水無阻。一則草堰場北首有三門土閘一座。單門石閘一座。宜改造。其迤東四十里至大東河。現通舟楫。再東去二十里至西圍。而圍下舊有土壩。今廢。其壩外十五里接龍鬪港。俱乾涸無水。宜開濬。一則小海場與草堰相連。南有石閘一座。今廢。東至小海圍五十里。舊有土壩。又東十二里至萬盈墩。雖有河路。只深二尺。水面寬六七丈。以至二丈不等。惟直去四十里至王家港下海。俱係淤塞。其水漸淺。僅深數寸。宜開。一則丁溪場舊有雙門石閘。閘下河窄水淺。不能行舟。東去五十里至馮家壩。而壩下亦有閘座。今廢。石跡尙存。再由沙河小東港。從龍鬪港下苦水洋。共五十里。其一路河道。水面寬一二丈。亦間有三四丈。其水之淺深。僅存尺許。亦間有二尺。以至於光沙無水不等。皆宜開浚造閘。一則河梁場自車兒埠口四十里至滔子河。尙通舟楫。惟從朱家竈。歷董家窩頭。至西川家奄地方。三十里下苦水洋。係無水光

沙俱宜挑挖添造閘座。以上七處海口。從五路下洋。請次第開濬。兼造閘壩。水大則引水歸海。水小則閉閘以灌溉民田。則范公隄以內之水。皆由閘至港。以入於海矣。總之一帶支河。并串場河。以及閘外之海河。細詳水勢。要槩寬十丈。深一丈。方洩淮黃之水。惟高郵西運鹽河受諸閘之水。更爲澎湃洶湧。必寬二十丈。乃洩水甚捷。且海口朝夕兩潮。潮落則六箇時辰水洩。潮長則六箇時辰水停。若不盡開支河。則宣洩不迅。其應開應浚之處。必一槩開廣浚深。自田可耕而賦可復。於國計民生。胥有裨矣。揚州府志

淮揚運河東隄之東。一片窪區。南北約長三百餘里。東西約寬二百餘里。其間千支百派。各有河溝通流入海。謂之下河。下河直東爲范公隄。范公隄之東。爲淮南鹽場。范公隄之西。貼隄有小河一道。名爲串場河。淮南鹽商。藉此河以撥運引鹽者也。此一片窪區。合而計之。不下三十萬頃。內極窪之地。爲仇湖、鮑湖、淤溪湖、賈湖、喜雀湖、平望、淶洋、廣洋、得勝、射陽等湖。約居大半。而淮揚兩郡所屬之山陽、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泰州、江都等七州縣田畝。約居小半。然七州縣之間。惟興鹽泰三州縣之地。全在其中。若山寶高江四州縣之地。則半在其中。約有一半在運河之西。而此七州縣地畝之在下河者。各又有高窪之分。大抵運河之地稍高。而近湖皆屬窪地。遇水則窪地每每被淹。而大旱則河底亦成陸地。此其大槩也。若夫近日情形。則較之二十年前。又實有異。蓋二十年前。河道未壞之時。雖運河東隄各閘壩涵洞所洩之水。俱歸此一片窪區之內。而自有千支百派之河溝。爲之分頭下洩。迨清水潭等工屢次潰決之後。淮黃交注。

大水漫淹者十有餘載。水溜之所衝。風浪之所擊。泥沙停積。河堰削平。而河溝盡墊矣。自今新舊各開壩涵洞之水。源源洩下。而無通流之溝河爲之分洩。其勢不得不由卑窪之地。淹漫而東。七州縣之被淹猶在也。余與陳子天一。再四籌度。若欲去其弊而收其利。則莫如上接運河。下達海口。通長特挑大河數萬丈。挑河之土。卽以之堅築沿河兩岸長隄。使新舊各開壩涵洞減下之水。全歸大河入海。而兩岸長隄之上。仍聽民間多建涵洞小閘。以爲灌溉之資。計議已定。商之靳公。靳公卽欣然疏請。如此工一成。不特見在額編被淹田畝。盡皆可耕。而仇。鮑。射陽等一切諸湖。俱可變爲膏田。自然國賦日增。而民生日利矣。周治

竹岡日記。

一、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內。部議河道總督于成龍等前疏內。廟灣同知兼管鹽城海州知州兼管州同等語。句讀未明。應令該同知兼管鹽城海州二州縣河務。奉旨依議。以下海防

一、蝦鬚二溝。曩因童家營漫溢淤平。雖有夏梁河出水淺狹。不足宣洩積水。故與鹽一帶。每多泛溢。康熙四十年間。於欽奉上諭事案內。總河張鵬翮仰遵聖訓。將蝦鬚二溝淤塞處。計長四十餘里。估計挑挖寬深。引水入廉龐河。以達於海。又筮疏夏梁河。西塘河。東塘河。使其通暢。特邀俞允。發帑委員挑疏深通。一、下河爲上源湖河各壩受水之區。素稱澤國。蒙皇恩宵旰憂勤。再三籌畫。於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初四日。特頒上諭。指示方略。令於各壩下開河築堤。使減出之水。不致渙散沖流爲害。敕行四院會勘確議。題

覆估挑。四十五年。欽差督修都統孫渣齊帶領分修各官。將蝦溝河自馬家蕩山墩起。至衛家灘止。長五千四百丈。並鹽邑境內之串場河。自便倉起。至石礮口止。長六千五百四十一丈三尺。派委分修各員。逐段挑濬深通。由是積水暢流歸海。以上俱海防廳屬。

一、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日。總河于成龍題。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頗繁。更兼與泰如通四州縣下河地方遼闊。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水壩。又且建閘疏通一切溝洫渠堰。必得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與泰如通并范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移駐泰州。部議覆。奉旨著照該督所題行。以下俱揚糧河廳屬。

一、康熙四十年內。總河張鵬翮。為欽奉上諭事。將高郵南關大壩。車邏二減水壩。改建滾水壩。而滾水壩下之水。由興化安豐鎮至白駒場。以達於海。其海溝河內自鮑家莊至白駒閘止。計八十餘里。工長一萬四千四百八十七丈。地高水壅。亟宜挑浚等因。具題奉旨。著照該督所題行。

一、康熙四十五年內。河院張鵬翮。為欽奉上諭事。同漕督撫三院會勘題估挑浚興化縣車路河。白塗河并興化泰州鹽城縣串場河淤淺處。開浚深通。分洩高郵減水壩下之水。入丁溪草堰。白駒閘歸海。并請發內帑。奉旨差部堂孫 等帶領旗漢官員。分工挑挖。自車路河至丁溪閘止。工長三千丈。又白塗河至草堰閘止。工長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丈二尺。又串場河自泰州境內起。歷興化至鹽城縣界止。工長二

萬五千八百四十四丈。開浚以來。迄今高郵減壩之水。悉由車路等河歸海。以上俱揚州河廳册。

山鹽興泰諸州縣。地皆濱海。原無海塘。唯藉范公堤以禦潮患。明季後。久不修築。殘缺甚多。雍正二年七月十八十九等日。海嘯漫過范堤。傷毀場廬人畜最慘。雖奉有修築海塘之恩旨。有司以費繁工大。僅循行故事。徒滋上下文移往復而已。鹽城令于本宏。以新洋港之石礮天妃兩口。為衆水匯歸入海之處。每遇內河水弱。則鹽潮灌入。地成斥鹵。春夏之交。田疇無水灌溉。民飲鹽水。苦不勝言。欲於石礮口舊有關處。復建一閘。其天妃口最屬緊要。應特設大閘一座。更多立斗門。以時啓閉。不特於田廬民命攸關。更可以稽察鹽徒之私販。誠為一方之便益也。且援引欽奉上諭。內開。修築海塘。使失業居民。藉此備役工。所以資糊口。諄諄上請。乃奉各上司批飭。是否可援海塘例。與修等語。恐道旁築舍。將來未必能舉行矣。再按江南通志。載胡希舜築鹽城石礮口記。有云。諸海口可開。石礮口獨不可開。語見前萬歷二年運河注中。今于令上請建閘用啓閉之法。亦達權通變之一道也。今水

瓜儀運河。自江都三汊河以南。經瓜洲出大江。計程二十七里。又自三汊河以西。經儀真出大江。計程七十二里。舊屬揚河通判。康熙三十二年。改歸江防同知管轄。以下俱河防志。 蒼莖云。瓜洲臨江。昔為鎮。有江山風月亭。在江都縣瓜洲鎮。熊氏述。張蒼詩。風起西津斷客棹。熊家亭子獨憑高。雲移鳥影沉江樹。雨帶龍腥出海濤。開闢自天留壯觀。登臨惟我老英豪。放舟擬就金山宿。一夜清寒襲錦袍。江都縣志漫漶。僅可辨識者云。瓜洲鎮。在府城南四十五里。東西跨壩。周一千五百四十三丈有奇。高二丈有奇。中又云。乾隆四年。鎮江都統軍王方直始奉詔。缺二字。南北城後廢。嘉靖丙辰。以倭變復築。以後文皆缺。別條又載有漕運府今改漕館道。有江防廳。有磚廠公館。

儀真縣在揚州府西南七十五里。東至江都縣界四十里。南至揚子江五里。運河即官河。自縣治西南迤東行四十里。過烏塔溝。入江都界。

自三汶河迤南起。至大江口止。係江都縣地。設閘二。曰廣惠閘。通惠閘。

自三汶河迤南起。西至石人頭。儀真縣交界止。係江都縣地。計程十一里。

自石人頭。江都縣交界起。至沙漫洲大江口止。係儀真縣地。計程六十一里。設閘四。曰響水閘。通濟閘。羅

泗閘。攔潮閘。河水至此分流入江。江潮吞吐。消長靡常。故兩河皆置閘。閉行漕。然兩岸皆高阜。平田

曠野。無事堤防。河底間有淺處。每至冬時。行令江儀二縣管河官撥夫撈濬而已。以上俱河防志。葑葑云。真揚壩壩。宋元以前尚已。

明洪武十六年。兵部尙書單安仁。請浚開河道。儀真縣城南。重建清江閘一。南門潮閘一。以緒漕水利。

分漕漕稅。上達運河。以入揚楚之境。成化十年。工部提河郎中郭昇建。置儀真外河羅泗通濟響水東關四閘。弘治間。

漕督漕運都御史張華建。創攔潮閘。開在羅泗橋西一里。楊一清記略曰。儀真為漕河。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多此

焉道。蓋漕喉最要地也。願漕河諸水。至是當入江。高卑勢殊。河易泄且涸。宋嘉定間。守臣建白。置三閘為蓄水計。

響水。再廢再舉。洪武辛亥。始即其地築而壅之。舟上下必車壩乃達。不盡別載則不敢以舉。力稍不齊。舟輒壞。由是

儀真之地。桐糧雲委。販糶喧闐。罔利之徒。萍聚而蟻附。居貨食力。咸塲是賴。不復謀矣。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

君昇建。置四。為東關。為響水。為中關。為羅泗。以通於江。一時稱便。獨妨罔利者。獨為漕水之說。任耳者和

之。屬遂閉不用。弘治戊申。朝廷用言者。下工部。檄郎中施恕。相所宜。復東關羅泗二閘。廢響水。拓中關而新之。

舟復通利焉。然江濱無閘。潮無所積。上開既啓。注不可遏。於是復起洩水之議。漕運總戎郭勳。嘗欲增置羅泗閘。聞

或曰。江濱多浮沙。不果。宏治己未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數華。奉敕為巡撫漕漕。有以攔潮閘之策獻者。公遂以疏聞。

既得旨。乃駁旨曰。至。而開愈不用。比年以來。漕運遲滯。督促之使。方爾勞午。江河水溢。橫潰四出。正德戊寅春。工

部主事楊汝珪。分司于真。始至。循行開端。各邑父老。詢廢置之故。審利害之宜。而復奏之同事者。曰。吾有以處之

矣。乃亟修諸閘之崩損。及器體之朽敗者。召邑父老。詢廢置之故。審利害之宜。而復奏之同事者。曰。吾有以處之

坦然中流。無異平水。當夏秋景長。日可千艘。而漕運無阻矣。又慮內河耗漕。乃候潮至。涓啓諸閘。以受漕注。既平

一、江防廳衙門。從前並未經管河道。康熙三十二年。總河于成龍。題爲湖河險汛工長等事案內。將瓜儀河道開座事務。改交江防廳管理。以下俱江防廳册。

一、瓜洲頭四兩閘。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內。總河王新命。題爲漕白經由要津等事。奉旨。朕前巡幸江南。經過儀真地方。見水溜閘壞。行船艱難。俱宜修理。著再議具奏。

一、修理儀真閘。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內。總河王新命。於漕白經由要津等事案內。奉旨。依議。以上俱江防廳册。

一、修理瓜洲閘。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內。總河靳輔等。於漕白經由要津等事案內。奉旨。依議。以上俱江防廳册。

修防事宜。凡清水河內。塞決於初開之時。若舊堤原係沙土。須將舊堤多下邊埽。保護堅固。次計裹頭。

俟埽臺平穩。方可進埽。其埽料首重軟草。用柴用柳。埽之初下。多用揪頭繩。壓之以土。俟埽將沉水。方可

簑椿。恐椿一釘。早則埽不能沉底。俟埽將沉底。再爲套埽。至合龍時。須兼工急價。庶水不致沖深。合龍之

後。高加柴草。勢若馬鞍。清水之埽。多以土勝。清水河塞決下埽法。凡運河排椿工。昔皆鑲以龍尾埽。不久則墊陷

零落。如遇漲發。則埽隨水去。前經具題。排椿工槩用下頭整柴鑲埽。庶不致漂洶。奉旨。允行。欽遵。在案。宜

久爲遵守。凡近城市街道。人跡踐踏之處。用排椿鑲柴。若運河兩岸無民居者。可以不釘排椿。止用整柴

搭鑲下埽。逐層壓土堅築。更屬省便。運河內排埽工程。河防志。江北江南。凡係橫經之處。皆稱運河。築塞決排埽工程。唯江北有之。故此二條。特見於此。

方聖時序北河紀曰。天下大經濟人。必天下真讀書人。以予觀河工之境。往往壞於不學無術之人。蓋古

人制度。卓有成見。確然可守。後人不審古人立法之意。而妄行己私。變亂成規。及至河工已壞。而歸咎於河。曰。河之難治也。苟循古人之成法而恪遵之。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則稍爲變通焉。而仍不失乎古人之意。又何河之不可治哉。然非天下真讀書人。必不能也。予故有感而發焉。天下真讀書人。其平居時。即以天下爲己任。其所讀諸書。皆經濟大文章。由是措之於用。又焉有不合者哉。潘印川先生曰。時勢懸隔。修防異宜。可因則因。如不可。則急返焉。勿以僕誤後人。後人而復誤後人也。若泥古人成法而不達時變。是又不善讀書者也。書曰。事不師古。無以克永世。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治河者之善會之耳。居濟一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運河水

杭州府爲浙江省會。領縣九。曰仁和。曰錢塘。隋以前俱名錢唐。唐諱國號。二縣並附郭。曰海寧。曰富陽。曰餘杭。曰臨安。曰新城。曰於潛。曰昌化。運糧正兌改兌共十萬五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十七萬六千三十六石零外。又每石加耗四斗。謂之隨船作耗。故通志所載有如此之多也。各府同。

仁和錢塘富陽三縣便民倉。俱在北新關水次。餘杭倉在本縣靈源城署橋。臨安倉在餘杭倉之左。並自府西北來至關上。海寧倉在本縣長安鎮水次。新城於潛昌化三縣水次未詳。運河自北新關在仁和縣境。十里至謝村。二十里至武林港。俗名五林頭。十里至塘棲。與德清接界。海寧之糧船來會。九里至落瓜橋。九里至五黃橋。九里至雙橋。九里至嘉興府石門縣界之大麻。與德清接界。吳中水利書云。下塘河即運河。在府城東北。四橋。西合餘杭塘河。一派由打水樓南折。至江漲橋入。一派由八字塘至古塘橋下折入。一派由四墩橋西至飲馬橋亦折入。是河由餘杭縣而來。凡七十里。下塘河自武林門。水由西湖過吳山水驛。接清河上中下三關。至德勝橋。與城東外沙河等水合。分爲二派。一由東北至長安壩。一由西北過鐘勝壩。下注至江漲橋。與子塘河合流。至北新橋。北入湖州府界。東北接新開運河。途通蘇松二府矣。餘杭縣南上湖。南下湖。在縣城南。漢時所開。源發自天目。由臨安來至縣南。從石門入兩湖。東流爲南渠河。又東爲餘杭塘河。天目山水。一源東發而爲臨安縣南溪。過縣東南入餘杭縣界。又一源南發而爲馬溪。又高陸山去縣北二十五里。源發而爲猷溪。各入餘杭。至雙橋合流而爲雙溪。又東過山港。徑山源水來會。東入河港。過靈源港。入錢塘縣境。通會於塘河。河防志云。仁和縣運河。自北新關起。至石門大麻止。一作大茅。計程九十里。以下俱鄭元慶七省漕程。

嘉興府在省城東北領縣七。曰嘉興。曰秀水。並附。曰嘉善。曰海鹽。曰平湖。曰石門。曰桐鄉。運糧共三十萬。

五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六。十萬二千一百三十石零。運河自大麻十里至宋老橋。十里至石門縣阜林驛。便民倉在運河東。去

縣七十步。二十里至石門巡司。二十里至桐鄉縣阜林鎮巡司。便民倉在焉。二十里至斗門。二十里至嘉

興府西水驛。在通越門外。嘉興縣倉在鴛湖之旁。秀水縣倉在縣西南二百步。自通越門五重至杉青閘巡司。

海鹽縣在府東南。倉在西關。平湖縣在府東。倉在縣西水次。嘉善縣在府東北。倉在縣西二百步。俱來會

於杉青。運河十五里至金橋鋪。十五里至蘇州府吳江縣界之王江涇。又三十里至平望驛。自平望至姑

蘇驛。與湖州同。史鑑吳江縣運河說云。杭州錢塘諸山發源。下流為西湖。東出北關門。又北逾仁和及嘉興之石門桐鄉

雜居焉。橋下茶水走湊。東入於河。自南徂北十里而至於市涇。又八九里而至於合路。折而西流。又一二里至於黎涇。又四里至於南六里。皆有橋臨塘。西南受穆溪之水。而入於河。溪之源又出其東南曰睡龍灣。相傳宋高宗南渡時宿此。下有泉騰湧上。常濕濕波面也。河縣六里橋而西四五里而至於百星橋。又西至於下湖橋。折而北流。數百步許。為平望鎮。居民日集中。河西有驛。名興鎮橋。是為南塘之水。河防志云。石門縣運河。自仁和縣界大麻起。至桐鄉縣

界石門鎮接待寺止。計程三十里。秀水縣運河。自正家橋起。至吳江縣王江涇止。計程六十里。

湖州府在省城西北。領州一曰安吉縣。六曰烏程。曰歸安。並附。曰長興。曰德清。曰武康。運糧共二十二萬。

本大清會典。通志。三十。九萬三千九百一十二石。孝豐縣在萬山中。無漕糧也。德清倉在縣南三里。武康倉在縣西三十步。並自南

而來。長興倉在縣東門外。安吉倉在梅溪鄉瀆口。並自西而來。而烏程歸安二縣倉。俱在府南門內。運河

自府城東八里至八里店。九里至昇山。晉王右軍嘗昇此山。故名。十八里至舊館。十五里至東遷。舊為縣。十二里至南潞

鎮。鎮之東柵外。即蘇州府吳江縣曹村。自曹村十里至震澤巡司。八里至雙楊橋。十八里至梅堰。十二里

薄。又東通迎春門。折而北過鎮陳橋。又折而東北。與諸水大會於昆山漾。入太湖。北流水在德清縣前。其水從餘不溪。至縣東分派。折入清河橋下。北流至沙村。與武康南溪水合。又北至崑山漾。與餘不溪合。入定安門。至江涇。為餘不溪。暨溪即江涇匯是也。其源從南來者。曰餘不溪。曰前溪。曰北流水。三水會於崑山漾而入定安門。從西來者曰若溪。自清源門而入。四水總聚於江涇匯。自然有聲。故謂之雷溪。又謂之管川。管溪一出迎春門為運河。東過八里店。又東過舊館。又東過南潯。入吳江縣界。一出臨滄門北。分流諸湖。入太湖。又自臨滄門繞城至迎春門。會於運河。馬真。揚州厥土唯塗泥。厥田唯下下。厥隄上下上錯。而今之杭嘉湖與蘇松賦稅獨重。而湖州之賦稅。非但重於杭嘉。而且重於蘇松。具詳明實錄會典與本朝會典。可考而知也。祝枝山前謂有云。三吳在古。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為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之不為害者天幸爾。萬一潦水。不知何以處之。吁。可畏哉。

松江府以吳淞江得名。因惡在江南省城東南領縣四曰華亭曰婁縣並附。曰上海曰青浦運糧共二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四十。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九石零。兩縣水次。倉在府城西門外。諸縣未詳。運河自西門四十

五里至青浦縣。而上海在府東北自周涇口十里亦至青浦縣。北至大盈浦。出吳淞江。過西入婁江。經

崑山縣南門。又西至沙湖隄。至和塘。歷永康。永慶。永寧三橋。至蘇州府婁門。遠城歷葑門。盤門。胥門。閶門。

與浙江三府之糧艘會焉。江南通志云。松江即吳淞江。在府北七十四里。一名松陵江。其源出震澤。自吳江長橋東

浦。盤龍浦。凡五大浦。薛源湖在府西北七十二里。一名源山湖。以中有源山也。源自長洲白蠟江。經急水港而來。周迴

幾二百里。實古鍾水之地。北過趙屯浦。東過大盈浦。入於松江。東南由礮路港以鍾三湖。三湖在府城西門一十八里。廣

穎。湖。華亭水也。晉陸機對武帝曰。二湖水溫夏涼。因經。有上中下之名。而舊縣圖又以近山涇圍者。曰圓湖。過湖

橋闢者。曰大湖。自湖而上。繫繞百餘里者。曰長湖。宋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葉清臣。開松江盤龍匯。匯界華亭真

山之南。淳熙十三年。羅點提舉浙西常平以源山湖洩諸水道。奏乞開浚。明正統六年。巡撫周忱。修葺吳淞江。立表江

心盡去壅塞。天順二年。巡撫崔恭。勸求吳淞江利病。親詣相治。分江為三段。上海縣自白蠟江至下家渡。嘉靖元年。工

部郎中顏如瓚。督同松江知府開浚趙屯大盈等浦。以通吳淞江之上流。崇禎元年。禮部主事蔡懋德。因大水。性對。請

開吳淞白茆等江。以修水利。七年。巡按御史祁彪佳。督浚華亭浦。官紹等擴。上青浦匯。莊等塘萬餘丈。水。本朝康熙

十年。巡撫馬結。開浚劉河。吳淞江。張國維吳中水利考云。周烈王十五年。楚春申君黃歇。治水松江。導流入海。元

使人因其姓黃。曰黃浦。亦曰春申浦。宋大觀元年。俞允文。開陶吳淞江。置橋。致和元

年。修松江。易土以石。四年。知松江府鄭聞知。奉寧縣侍其。凌大港。築堰區隔。支帶平充費。紹興四年。鹽官縣
丞王珏。開華亭縣瀕海河。凌河凡二百餘。以通漕。十五年。秀州通判曹泳。重開顧會浦。自華亭縣北門至青龍鎮浦。
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於松江。乾道元年。開華亭縣顧會浦。淳熙十七年。提舉浙西常平劉穎。疏濬山湖。滙吳
淞江。元至元初。中書省准浙江行省言。任仁發言。吳淞淤塞。奏立都水監。仍於中江。中書以聞。特命行省平章撒里。
撒里。一切便宜經畫。以松江故道運塞。西自上海縣界。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海。袤三十有八里。元大德八年。
浙省平章燕只吉德徹里。凌吳淞江。十年行都水少監任仁發。凌吳淞江。至治三年。詔開吳淞江。湖及諸河渠。泰定
元年。凌湖山湖。二年。凌吳淞江。大盈浦。烏泥溼。至正元年。凌吳淞江。修渠堰。松江府西門外漕渠自秀野橋至
跨塘橋一段。石湖橋五舍橋二段。及張涇風波塘南俞塘北俞塘鹽鐵塘官紹塘盤龍塘蒲匯塘六磊塘石浦塘十處。明永樂二
年。夏原吉治水。於上海東北凌范家浜。接黃浦。通流入海。景泰二年。松江府知府葉冕。築濠山湖。天順三年。巡
撫崔恭。凌吳淞江。弘治元年。蘇松水利道伍性。凌蘇松二府江浦。六年。伍性凌吳淞江及松江府諸浦塘。七年。徐貫開
凌吳淞白茆等江港。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江。嘉靖元年。巡撫李充嗣。凌吳淞江。萬歷五年。工部郎中林文沛。督率華亭縣
開各塘港諸水。使各通黃浦吳淞江入海。隆慶三年。巡撫海瑞。大開吳淞江。萬歷五年。巡視下江御史林應訓。凌吳淞
江。應訓開江工費疏略云。看得黃浦橫濱溼。經秀州塘入溇湖。至山涇港等處。急應開浚。此河一開。則鹽岡西
來之水。無所阻滯。而黃浦之流益快。得旁達以資灌溉之澤矣。十六年。蘇松常鎮水利副使許應達。凌吳淞江。

蘇州府在省城東南。領州一曰太倉縣。七曰吳縣。曰長洲。曰崑山。曰常熟。曰吳江。運糧共六十九萬

七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云。一百六十四石零。嘉定縣地不產米。崇明縣孤懸海中。俱無糧也。長洲倉在閶門內水次。

吳縣倉在葑門內水次。詳縣志。運河吳江縣水次在北門外三里橋。自府南二十里至長洲縣尹山橋。二

十里至盤門。三里至胥門。太倉水次在大西門外。崑山水次在縣治南。並自府東來。太倉四十里至崑山。

二十里至晉義巴城巡司。十里至夷亭。二十里至跨塘橋。十里至婁門。口里至閶門。常熟縣水次。東倉在

縣治北。南倉在登京門外。二十里至李王廟。五里至紅塔。二十五里至理口巡司。二十里至陸墓。五里至

齊門。口里至閶門。十里至楓橋。二十里至澹豐關。二十里至常州府無錫縣界望亭。江南通志云。運河即古之苕溪。嘉興南來水。

度。開決許浦白茅蘆蘆浦黃酒浦西運浦下張浦七鴉浦浦沙浦浦浦浦等處。至治三年。詔開吳淞江。常熟崑山嘉定三
州。共工三百六十一萬有奇。明洪武九年。開決劉家港白茅四近昆承浦南諸溇。溇及至和塘等處淤淺。題設長洲常熟崑山三
縣吐納湖海水壩。正統六年。崑山縣開至和塘新築壩。楊林塘黃昌涇。成化十年。巡撫畢亨。與知府邱震議
開吳淞江。嘉定崑山二縣分挑。用夫四萬六千有奇。宏治十年。工部姚文獻。奏自新洋江口起。西至九里橋。
淺七鴉浦。自九涇東至木樨灣。十一。工部郎中傅瀚。三年。常熟許浦楊李二塘。溇至和塘。崑山嘉定二縣各溇。浦。十一。年。
築沙湖。隆慶二年。常熟知縣張博。建白茅港石壩。吳淞江白茅港。萬歷二十六年。許浦。十一。年。許浦主
事管學長。修築沙湖。三十三年。大倉州判官李枝秀。溇鹽鐵塘。自州西門起。至常熟縣白茅塘界。吳江知縣劉時俊。
築石塘。北自長洲縣界。南至浙江秀水縣界。吳淞江白茅塘。自州西門起。至常熟縣白茅塘界。吳江知縣劉時俊。
築白茅。疏開。崇禎十年。浙江道御史李棟。請浚吳淞白茅。并復設治水部臣。疏開。本朝康熙十年。巡撫馬祐。開
劉河吳淞江完工。疏開。按二水雖通。要皆取導於上流。吳淞江則吳江壅其上。而大倉。至天妃宮之關。二水通塞。視上
上海。至宋家橋之關。劉河則郡城扼其上。而沿嘉山湖口二十餘里。而大倉。至天妃宮之關。二水通塞。視上
流之導。下流之疏。今浚吳江之壅。自卷隱至龍山湖口二十餘里。又修寶帶橋諸水洞。上流既通。蘇松郡邑可得沾
水利於無窮焉。而下流決排。全倚二關。開以抑沙。沙即泄開。滙滙失時。恐終淤。是在江口司關之職云。張羅維
吳中水利書云。蘇州原縣。東西北高。西低。獨西南卑陷。具區浩淼無涯。從此駁入西北境。港。又合梁溪以南諸水。為之貫
注。而蘇誠澤國。唯水勢至此漸平。故曰平江。順水唯東流。趨納滄海。僅有吳淞。蘇江白茅。蘇江白茅。蘇江白茅。蘇江白茅。
故水勢來疾而去緩。稍遇窪窪。蘇恐備甚於他郡。更松杭嘉湖四府運船。及南北商販。芻糶方舟。共取道蘇境。所為禪
園計。惠民生者。清退并急。說者謂浚吳淞。蘇江白茅之餘力。即兼治焉。以速四境周環之河。斯實根本之論。宋至道二
年。知蘇州府陳省華。議築崑山塘。大中祥符五年。兩浙轉運使徐鉉。奏置開江營兵。專修吳江塘路。治平三年。浙西
提刑元禧中。開運河。元豐三年。詔開蘇州運河。自蘇州至杭州。元祐六年。開崑山縣新洋江。和塘。常熱縣白茅等浦。
役開江兵卒。浚運河。重和元年。知崑山縣吳昉。修至和塘。乾道元年。開崑山縣新洋江。和塘。常熱縣白茅等浦。
淳熙二年。兩浙運使姜統。奏開常熟諸浦。知平江府陳觀。開運河五十四里。六年。發運使魏峻。疏浚清河。嘉定七年。
常熟知縣葛。築元和塘。築石為路以達府。知平江府陳觀。開運河五十四里。六年。發運使魏峻。疏浚清河。嘉定七年。
常熟知縣葛。自蘇州府城東門起。至太倉衛城止。十一年。浚至和塘。嘉靖二十四年。大倉知州周士佐。築吳江。萬歷六年。
常熟知縣葛。以通深陽運道。南門外。至長洲縣界。三十九年。崑山知縣祝禮祖。築至和塘。自城西門起。至長洲縣
界。四十二年。長洲知縣胡士容。築至和塘。天啓四年。崑山知縣閔心鏡。浚運河。以松江府屬入境運道淺淤。故也。崇
禎二年。宜興知縣李獻廷。浚運河。自東門起。至武進縣界。八年。巡撫張國維。修吳江石塘。時塘坵石墮。屢饑饉。
兼阻漕運。核。檢知縣章日。煇。後。自平望至長橋三江橋等處。並修葺之。九年。疏吳江石塘。橋至九里石塘。十年。

重修至和塘。河防志云。蘇州府吳江縣運河自秀水至江遷起。至長洲縣界止。計程八十里。長洲縣運河自吳江縣界起。至漕州府無錫縣界止。內自城濠至廣孝阡起。至楓橋十餘里。餘吳縣河道。交錯於長洲縣境。計程八十五里。

常州府在省城東領縣五曰武進附。曰無錫曰宜興曰江陰運糧共十七萬五千石。本大清會典。運米十九石。唯靖江一縣則無糧也。宜興在府南有運河直北五十里入武進界。江陰在府東有九里河直南

而西又南而西至山塘河入武進界。疑即江陰之運河也。府之運河。自望亭十里至新安三十里至無錫縣錫山驛。十里至黃婆墩五里至高橋巡司。五里至潘楓鋪。十里至落社。十里至五牧。十里至橫林。十里

至戚墅堰。十里至丁堰。十里至白家橋。十里至常州府毘陵驛。十里至新開。五里至連江橋。十二里至三里巷。三里至武進縣奔牛巡司。十里至張店。十里至鎮江府丹陽縣呂城鎮巡司。

宋史。嘉泰元年。守臣李廷音。漕渠東起望亭。西

止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濫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閘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於湖。北歸大江。東徑注於

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旁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灌堰。日為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瀆別港皆已埋塞。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其利。此其易

旱二也。又漕渠一帶。網運於是。經由。使客於此往返。每遇水漲。網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途使客。作驢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漕田缺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浚治。作驢車水。科役百姓。及

於望亭。修建上下二閘。固護水源。從之。明會典。宏治七年。開常州府百瀆。鴻荆漢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開各斗門。洩

運河之水。由江陰縣入江。申港六十八里。漢子港自河口淺之四十里。咸豐港自河口淺之九十里。崇寧間。詔常州二州。

開浚運河。時知常州陳夔。以太湖積水。橫遏運河不得入江。請開浚。政和六年。趙霖提舉兩浙常平。浚常州浦濱。無

錫居東南下流。漕渠在南直瀉。泮壑在西北。其水或風從諸港。北達大江。然洛社以上。地高。河流易澀。運糈商貨。無

住往運滯。按時疏治。倘亦司水衡之最急務乎。武進方輿。偏處郡之西北。獨居上流。東南臨蠡澤。西南介滄湖。而漕

渠自西貫東。京口雲陽諸水。皆從此傾注。不獨運艘商船倚以爲命。而諸鄉畝亦資灌溉。故奔牛而下。舊建水閘。以

爲節宣。境內湖塗溪潭。受山澤積水。港澗河渠。收納江湖。仰挹湖水。孟漢一河。尤爲出江要道。疏浚不可曠失。昔人有言。與武進之水利。固以西北爲先。祗東南之水患。尤以治西北爲要。唐元和間。常州刺史孟簡。既開泰伯濱。復浚一濱。後人稱爲孟濱。南唐保大元年。修孟漢水門。宋慶歷三年。知武進縣楊興。浚孟濱。皇祐中。知江陰軍葛閣。浚運河。嘉祐間。知常州王安石。開運河。嘉祐五年。兼訪劉仲光。漕臣孟庚。浚常州鎮江二府運河。乾道九年。知江陰縣貝欽世。浚沿運河。淳熙二年。武進縣丞韓隆甫。浚常州運河三十里。十三年。浚武進運河。嘉泰元年。知常州李珪。浚漕渠。修望亭上下二閘。三年。知常州趙善防。知武進縣邱壽備。修奔牛閘。嘉定十二年。知江陰軍邢鼎。浚九里河及城內外渠。寶祐二年。詔築呂城寶壘。元泰定元年。浚常州路江陰州各通江河港。明洪武三年。常州知府孫用重建烈塘閘。治奔牛閘。二十四年。武進縣重浚運河。改名得勝新河。二十七年。常州浚運河。明洪武三年。重修孟河閘。成化四年。巡撫邢宥。常州府知府卓天錫。修復奔牛上閘。弘治八年。浚孟濱等河通運。十一年。浚武進宜興二縣運河。正統八年。常州府知府李嵩。又開西新河永安河包沿河蘇塘河。以洩運河之水。使歸常熟宛山蕩。散出白茆諸港。重浚烈塘。二十五年。武進知縣李修烈塘閘。萬曆六年。重修烈塘閘。三十六年。常鎮道葉獻臣。浚武進運河。三十八年。常鎮道沈爾勳。浚武進江陰二縣運河。四十二年。武進知縣楊所蘊。浚運河。天啓三年。常鎮道曾道唯。浚江陰運河。六年。常鎮道周頌。浚武進運河。自龍背尖。至東倉閘。江陰知縣岑之豹。浚運河。崇禎四年。常鎮道吳麟瑞。浚江陰縣九里河。五年。浚武進縣運河。自談家場。至下田橋。乃宜興溧陽二縣運道。六年。常州知府洪周球。浚江陰縣九里河。水道以運河爲主。而萊流亦之。大江達我郡境。西自京口分流。歷鎮道曹化龍。浚江陰運河。馬汝璠。引江以通漕流。而顧頭丁堰以東諸港。凡在本縣之東下流者。皆自運河分派。北經無錫江陰之境。而達之江。舊志序沿江諸港。皆自江而入。後賢以爲倒置源流。蓋諸港早則引江湖以供灌溉。游則由此而注之江。此運河以北之水。若運河以南。白鮑溪蠡河諸水。皆爲運河之支流。雨則水下於瀉湖。從宜與而東注。晴則水上而散入諸港。自戚墅港而東。諸水皆北枕運河。東南而入太湖。腹裏河港。千支萬派。交流錯注。不外於此。此水澤之大略也。宋史載常州諸水。敘運河以北之水。似也。謂金壇蠡河之水可通白鶴溪。太湖之水可入蠡河。則經變沮陳矣。河防志云。常州府無錫縣運河。自五牧頭起。至丹陽縣界五牧頭止。計程一百里。

鎮江府在省城東。領縣三。曰丹徒。曰丹陽。曰金壇。糧米共八萬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十俱截留京口。以爲

駐防兵精。運河自呂城十里至錫口。十里至凌口。十里至楊青鋪。三里至七里橋。十里至丹陽縣雲陽驛。七里至七里廟。十三里至張官渡。五里至黃泥壩。十五里至新豐。九里至大瀆山。九里至月河。九里至丹徒鎮。巡司十里至豬婆灘。十里至鎮江府京口驛。五里至馬頭。過江至揚州府瓜洲鎮。元史。至治三年。青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為上源。官司漕運。供億京師。及商賈販載。農民來往。其舟楫莫不由此。宋時專設人夫。以時修浚練湖。藉蓄深水。若運河淺阻。開放湖水一寸。則可添河水一尺。委官相視。浚治運河。自鎮江路至呂城壩。長百三十一里。役夫萬五百人。六十日可畢。又用三千餘人浚練湖。九十日可完。明會典。嘉靖六年。浚丹陽至京口驛諸處。令運船避孟瀆風濤之險。萬歷四年。用丹陽一帶。運道淺阻。議准挑浚練湖上下。并浚孟瀆河通江。江南通志云。大江在府治西北六里。即揚子江也。一名京江。東至大海。北拒廣陵。郡城臨其南岸。金焦障其中流。魏文帝將南征。臨此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天所限南北也。漕河自江口至南門九里。又南至丹陽九十里。水道經。大小夾岡。夾岡在丹徒縣有二。縣南者曰小夾岡。在丹陽北者曰大夾岡。皆漕河所經也。海鮮河在府治西北。宋邵守史彌堅開。西北通京江。東南漕渠。瑯瑛河在丹陽縣南七里。自漕渠經瑯瑛村鎮漕河所經也。海鮮河在府治西北。宋邵守史彌堅開。西北通京江。北入於江。新豐湖一名新豐塘。在府治東南南三十五里。晉大興初。晉陵外史張固。以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固乃立曲阿新豐塘。灌田八百餘頃。練湖在丹陽縣北。周四十里。一名練塘。晉陳敏據江東。令弟詣。過馬林溪。引水為之。以溉元及明皆相繼修築。練湖之口有化岡。隋大業間。敕穿江南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唐永泰中。轉運使劉晏。開丹陽之練湖。作斗門以通漕。宋慶歷中。鄧向為兩浙轉運使。疏蒜河漕渠抵於江。治平中。修夾岡河道。乾道六年。郡守裴洸。自丹陽南浚河至夾岡。嘉定中。自江口浚至城南。長一千八百六十九丈。闊十餘丈。復五開。以時蓄洩。元至元大德奉定。間。屢浚。明天順中重浚。復鑿社稷壇西隙地。以通濠壘。達於漕河。本朝康熙十九年。科臣張鵬。請開浚練湖。巡撫余國柱。勸將上湖工費不繁者。令民上領墾種。下湖工費浩繁者。仍留為湖。張國維吳中水利書云。鎮江據京口上流。其地高於蘇松數十丈。水勢趨下。如駭馬下坡。所隄三縣。丹徒全境遠江。丹陽沿江境少。而土脈石礎固皆。四郊游漫。若江潮濁水。易於淤積。去少而來多。又練湖每遇泛溢。蘇松並受其患。古人於要害置閘。而土原石礎固皆。隨時節宣。並有深意。至浙西一路。北上運艘宜勤。悉由漕渠。漕渠自昔鑿山開導。閘廣有限。岸土壁立。遇雨衝淋。崩墜河底。水淺舟滯。歲歲待渝。民力苦矣。練湖說云。練湖即所謂開家河也。在丹陽縣北百二十步。自馬陵至縣治。沿河上下。週圍約六十餘里。乃丹陽所視。為利病者也。何也。丹陽乃運道所經。運河之通塞。皆係於湖水之收放。十六水爾。與七石壘是也。運河之水。原係江潮。從京口丹徒二閘而來。若江水漲時。則二閘之水不至。而運河不通。所資者。

開練湖諸開之水而已。向來棄家多占湖爲田。此義不明已久。須縣令留心經理。當水涸之日。禁民開闢。常養湖水。以備
善。湖利莫大焉。不可忽也。晉陳敏輩練湖。齊建武中。暨丹徒雲陽運。唐開元十五年。丹陽刺史徐。開京口。以郡北臨
江。亦行繞瓜步。多風濤之險。乃於京口埭下。開河二十五里。漢江。南唐昇元元年。知丹陽縣賀延真。浚練湖。作斗門。
以通漕。注。宋紹聖中。知丹陽縣蘇京。重浚練湖。并易置斗門。元符三年。漕臣曾孝。築鎮江歸水澳。開。宣和五年。
修開。在練湖。乾道七年。詔清臣沈度。修築練湖。八年。置鎮江府。宋况。浚運河自利涉河至江岸。淳熙二年。知鎮江府
張津。浚京口開河以北至江口。十六年。提舉浙西常平倉。置。督平。開清。置斗門。體。仁。謂鎮江府
有漕。非止通。資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低者。實賴之。故盡心是役。是年。總領錢良臣。修丹陽練湖。
橫。及。請斗門。嘉定元年。鎮江府築呂城中。開。置。丹徒縣主簿馬榮祖。修築練湖。淳祐二年。知
鎮江府柯元壽。修練湖。復。景定三年。知丹陽縣趙必。修築練湖岸。元至元三十一年。詔丹陽縣浚練湖。大德
九年。行都水監浚練湖。至治四年。紹。江。路。浚。清。渠。修練湖。泰定三年。疏。漕。渠。修浚練湖。明洪武二十五年。命崇山
侯李新。通。杭。嘉。湖。蘇。松。常。鎮。七。府。運。河。建。文。元。年。鎮。江。府。知。府。劉。長。丹。陽。知。縣。董。重。浚。練。湖。正。統。六。年。丹。陽。知。縣。蔡。實。
築練湖。置斗門。函管。宏治十三年。丹陽知縣高謙。修築練湖。嘉靖四年。浚丹陽至京口。驛。諸。淤。淺。河。道。令。運。船。避。孟
河。風。濤。之。險。隆。慶。三。年。修。練。湖。隄。岸。萬。曆。四。年。宋。儀。望。建。縣。運。河。三。閘。五。年。巡。視。下。江。御。史。林。應。訓。疏。至。濱。淺。
練湖。三十二年。丹陽知縣韓萬象。浚運河。自丹徒至武進縣界。三十五年。丹陽知縣鳴鸞。浚運河自倉前起。至觀
音山。三十九年。知縣曠鳴鸞。浚運河自新開三義閣起。至轉河。四十四年。鎮江府水利通判張長天。浚丹徒運河。自
草舍頭至交口。四十二年。丹陽知縣王志道。浚運河自青陽至基莊。四十六年。鎮江府同知邢登雲。浚丹陽運河。自
口至青龍橋。天啓元年。丹陽知縣袁。浚運河自觀音山至草堰。四年。鎮江府同知林而廷。浚運河。自丹徒縣界至武進
縣界。崇禎元年。丹陽知縣蔡如。浚運河自呂城至武進縣界。二年。常。道。吳。時。亮。浚。武。進。縣。運。河。東。倉。灣。至。龍。灣。尖。
新開至連江橋。東沙溝至奔牛三官塘。四年。丹陽知縣王。浚運河自草舍頭至石洋子。六年。鎮江府照。署。丹。陽。縣。事。
張世宗。浚運河自三義閣至馬家。又自交口至呂城。十五年。巡撫張國維。浚鎮江漕渠。至河口止。計程七十里。
運河。自武進九里鋪起。至丹徒縣界。又自交口。計程八十五里。丹徒縣運河。自草舍頭起。至河口止。計程七十里。
順。梅。軒。偶。存。云。予。奉。委。查。勘。江。南。運。河。勘。得。丹。徒。縣。境。內。丁。卯。橋。豬。婆。華。家。莊。龍。王。廟。丹。山。界。嶺。等。處。潮。退。之。時。水。深。不
過二尺上下。重。運。頂。淺。勢。必。阻。礙。惟有。築。潮。接。潮。方。可。濟。運。丹。陽。縣。境。內。長。樂。鋪。七。里。橋。青。楊。鋪。鋪。聖。聖。基。莊。凌。口。等。處。亦
深。不。過。二。尺。上。下。重。運。經。臨。勢。必。淺。阻。其。七。里。河。上。通。金。壇。
運道。近。因。鎮。莊。淤。淺。河。水。旁。洩。淺。正。河。塞。支。河。水。可。守。守。臣。以。漸。開。浚。庶。不。擾。民。至。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淺。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隔
來。事。曰。運。河。有。淺。狹。處。可。令。守。守。臣。以。漸。開。浚。庶。不。擾。民。至。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淺。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隔

堰。自可蓄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通太湖。如遇西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之必。與湖相連。而平江閘門至常州。有風橋滄墅。角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易走泄。若從舊修築。不獨湖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兩所。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奔牛呂城二閘。別無湖港蓄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練湖。練湖水日淺。不能濟運。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為甚。所當先浚。上以為然。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傾也。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閘。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傾也。仰給漕臣。同淮東錢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撥。

林憲訓江南漕渠志云。漕渠即運河。一名邵溝。隋楊帝大業中所穿也。起杭州候潮門。北行經武林。從雙橋入崇德縣境。經縣治。折北而東。過嘉興府城濠。又折而迤北。會鹽塘鰲脰湖諸水。東出平望鎮。湖州府運船由之。運河又北經九里石塘。遶吳江縣而北。崑山嘉定太倉三處漕運由之。蘇城之北為元和塘。常熟運船由之。俱會於永安橋。以出楓橋。運河由北城濠而西相合。崑山嘉定太倉三處漕運由之。蘇城之北為元和塘。常熟運船由之。俱會於永安橋。以出楓橋。運河由漕聖閣北行。入無錫界。經縣治而北抵五瀉河口。與江陰運道相會。又西北經常州府城而西。為西蠡河。與宜興溧陽之運船相會。截白鶴溪。折北而為孟濱河口。運舟開時。遇夾岡淺阻。或北舟南還。京口閉塞。由此河出江而渡。接揚州白塔河。此江南之閘道也。運河越孟濱口而西行。為奔牛閘。又十里而為呂城閘。呂城之西為瑯琊河。金壇縣運船由此出。會於運河。又西北入丹陽縣境。貫城而西北抵夾岡。互夾民居。七百二十有奇。江南運舟由此渡江入瓜洲閘。避黃淮之險。而北舟南兌。兩崖壁立。故善崩潰。經鎮江北出京口關。總為里七百二十有奇。江南運舟由此渡江入瓜洲閘。避黃淮之險。而北舟南兌。津也。顧其渠本人力開通。又城關開市。互夾民居。七百二十有奇。江南運舟由此渡江入瓜洲閘。避黃淮之險。而北舟南兌。且乘秋漲之便。號為兩利。不知歲當沍寒。川濱方枯。所在虞淺。軸輻不銜。轉掠行舟。且役居民。沿河助挽。蓋水陸兩困矣。萬歷六年。予疏請大挑。創復開挑。俾水有蓄洩。漕乃通利。天關志云。運河越浙直七府漕糧。軍民二運。軸輻萬艘。首尾相接。必出關外。方可起柁。停泊江石橋。既。故運船不能起柁出江所致也。乃於丹陽以北。凡有石橋。俱易木頂。改為天關。可便抽拽。運船一過丹陽。距江百里。即監大柁。有風便渡。直抵京城。設或無風。俱得停泊於運河內地。等候順風。始免險阻之患。雖北船南還。免運進關之後。次第卸梳。頗稱便利焉。

以上係浙江杭嘉湖江南蘇松常鎮七府之漕運過江至揚州府瓜洲鎮

衡州府在湖南長沙府西。領州一縣九。曰衡陽。附。曰衡山。曰耒陽。曰常寧。曰安仁。運糧共二萬二千四百五十七石零。有永折米在內。各府皆同。本大清會典。通志。四。萬三千三百三十石零。其餘州縣俱無糧也。衡陽縣南。湘江自

永州瀟湘入境。引而東北。有蒸水會焉。謂之蒸湘。常寧縣在湘江之南。有四江。在縣治東者為東江。在縣西三十五里為藍江。在縣西門外為西江。在縣南五十一里為伊陂江。耒陽縣亦在湘江之南。有耒江。在

縣治東南城下。衡山縣在湘江之西。南岳在焉。湖廣通志云。衡山在衡山縣西三十里。岷山之脈。盡於洞庭之西。其山周環八百里。為五岳之一。南方之幹也。上巖巖衡。故云衡山。羅列七十二峯。湘水在府城東。源出廣西陽朔。東北流過零陵。達於衡陽。蒸水入焉。會流入於石鼓下湖濱之間。湘水實之。凡水皆會。為與湘水合則曰瀟湘。與蒸水合則曰蒸湘。與沅水合則曰沅湘。故謂之三湘。蒸水在府城西。源出邵陽耶蓋山。東北流注於湘。水氣如蒸。故名。

長沙府為湖南省會。領州一。曰茶陵。縣十。曰長沙。曰善化。並附。曰湘潭。曰湘陰。曰寧鄉。曰瀏陽。曰醴陵。曰益陽。曰湘鄉。曰攸縣。運糧共六萬四千三百二十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十一萬四百八十石零。府城在湘江之東。湘鄉湘潭

二縣在江之西南。湘鄉縣西南有漣水。源發邵陽龍山。東過石潭入湘江。湘潭縣在湘江西。江自衡山縣北流過縣東。至府城西。入湘陰縣境。寧鄉縣有玉潭江。三水合流。環縣而東。至新康口。匯入湘江。益陽縣

有濱江。在縣西南。過沅江。入洞庭。茶陵州在府東南。有洙江。水經注。洙水出茶陵上鄉西北。過攸縣南。又西北入湘江。攸縣東十五里有攸水。合洙水出雷家埠。入湘江。醴陵縣在府東。有淥江。源出安陵山。西北

流至渡浦入湘江。瀏陽縣在醴陵之北。有渭水。源出大圍山。經縣前。入湘江。湘陰縣在湘江東北。縣北七

十里有汨羅江。其源曰汨水。經古羅城。因曰羅水。至屈潭合流。入湘江。大清一統志稱云。湘江水自廣西全州東西南。引而北。會瀟水。又經衡州府城南。引而東北。會蒸水。又北流過湘潭縣。北流入界。經永州府東安縣南。至府城西。至長沙府城西。環城而下。過湘陰縣西。又北而達青草湖。注於洞庭湖。

岳州府在長沙之北。領州一曰澧州。縣六曰武陵。附。曰臨湘。曰華容。曰平江。運糧共二萬三千七百七

十石零。本大清會典。通志。三。其餘二縣。俱無糧也。大江在府城西北。西南臨洞庭湖。南則為青草湖也。

北有城陵磯。水次倉在焉。蓋岷江為西江。澧江為中江。湘江為南江。會於城陵磯下。名三江口。東流至於

武昌。平江縣在府東。有盧汨羅三水。合入洞庭。臨湘縣在江之東。有葦湖。在縣東門外。會黃蓋湖出江。黃

蓋湖周迴九十九洑。自清江口出江。自泥湖在縣南十里。會黃蓋湖出江。華容縣南臨大江。三面皆水。有

夏水。水經。夏水。華容縣南。一名華容河。晉杜預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內瀉長江之險。外通桂林之漕。首

出於江。尾入於沔。有涌水。水經。江水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注云。水自夏口南通於江。湖廣通志

在府城西南洞庭湖中。婁女浦君居此。儻虹隄在府城西。正臨洞庭湖之濱。永濟隄在城陵磯。並屢修屢圯。道人譚在臨湘縣大江中。有赤石高盈丈餘。能照兩岸。名曰鏡石。大清一統志稱云。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一里。湖之南為青草

湖。北去巴陵縣七十九里。南去長沙府湘陰縣百里。周迴二百六十五里。自冬至春。青草彌望。水溢則混合洞庭之西為赤沙湖。東去巴陵縣一百里。西北去常德府龍陽縣三十里。周迴一百七十里。夏秋水泛。亦與洞庭為一。洞庭南連青草。西吞赤沙。橫亘七八百里。周迴三百六十里。亦名三湖。亦名巴丘湖。

自衡州府九十里至七里驛。七十里至流霞驛。六十里至衡山縣皇華驛。六十里至都石驛。七十里至泗

水驛。七十里至淶口。六十里至象石驛。八十里至湘潭驛。九十里至長沙府臨湘驛。六十里至彤關驛。六

十里至湘陰縣之筓竹驛。七十里至榮田驛。過洞庭湖傍。六十里至磊石驛。三十里至中廟。三十里至鹿角驛。三十里至扁山。三十里至岳州府岳陽驛。十里至城陵磯。二十里至湘湖港。十里至道人磯。二十里至臨湘縣。二十里至白羅山驛。四十里至新隄。二十里至茅埠巡司。四十里至石頭口驛。二十里至六溪口。二十里至幾家洲。二十里至嘉魚縣魚山驛。二十五里至小臨澧。十五里至蒿洲。十里至上簾洲巡司。二十里至下簾洲驛。十里至新灘口。二十里至牛角尖。三十里至東江腦。二十里至白人磯。十里至金口驛。五里至大均山。二十五里至串口。二十里至楠木廟鮎魚口巡司。十里至武昌府。

德安府在武昌北。領州一。曰隨州。縣五。曰安陸。附。曰雲夢。曰應城。曰孝感。曰應山。運糧共六千三百一

石零。本大清會典。通志。一萬六百五十二石零。府城西一里有澗河。遶而東流。至黃港與漳水合。入雲夢澤。至安河。會襄河。又

東流。至漢口入江。隨州州前澗河。南流入漢江。雲夢縣南里許。澗水之支也。會孝感之水。達於漢。應城縣

西有西湖。會漢江。孝感縣前有澗水。俗名西河。下入漢江。應山縣有東河。白泉。黃沙。汶水。漢東。大洪諸河。

俱通流漢江。府境澗水出隨州大洪山黑龍池。自西而南。至應城縣。雲夢縣澗水自西北而東南。至孝

感縣。折而西。至雲夢縣。俱可通漕。湖廣通志云。府治西北有澗水。水出應山。西南有澗水。出大洪山。俱會入澗。隨州有澗水。有澗水澗河。亦入澗。雲夢澤在雲夢縣。舊志云。去安陸南五十里。

今縣治去安陸六十里。蓋安陸境山自鄆區蔓延至此乃盡。而澗南數郡。大澤衍溢。實自此始。昔故以此名縣。雜辨云。雲夢縣南皆大澤。雲夢澤自此始。故名之。禹貢。雲土夢作乂。本二澤。然二澤合稱。其來已久。傳記所指。合析不同。周禮。嶽方。載曰雲夢。司馬相如傳。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八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班生志地云。華容支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蔽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云。江夏安陸有雲

夢。支江亦有之。華容又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春秋文續云。大別以東。至富春九江衛山。皆雲夢地。唐安審暉敗唐兵於雲夢澤中。史紹曰。雲夢。澤名。祝穆曰。邾夫人妻子文於夢中。言夢不言雲。楚子遷吳入於雲中。言雲不言夢。二事皆在安陸。一以為雲。一以為夢。凡此皆合稱也。惟胡三省辨誤。禹貢雲夢。孔安國云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沈丘云。雲即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即今公安石首應城等縣。漢志云。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此則析而釋之。按社預云。雲夢跨江南北。而蔡沈書傳云。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支江江夏安陸皆其地。合而言之則一。別言之則二澤也。禹貢云。雲土夢作乂。蓋澤熱有高卑。故水陸則遲速。人工有早晚爾。此說得之。漢河在孝感縣北五十里。出河南信陽州。逕廬山經頭山。至天磨河入漢。縣北九十里為漢河鎮。縣北五十里一支會白沙河。為太公潭。縣北一百六十里為小河溪。逕廬山經頭山。至天磨河入漢。縣北一百二十里至兩河口為晏家龍潭水。又會八埠口水。入於漢。一支會馬溪河。涇川陡山蒲湖水。而東入於漢。一支會白龍潭水。至黃陂沙口。入於江。

安陸府在武昌西。領州二。曰沔陽。曰荊門。縣五。曰鍾祥。郭。曰潛山。曰景陵。曰當陽。運糧共一萬八千六百石零。本大清會典。通志。二。萬四千六百九十八石零。鍾祥與京山並無糧也。漢水在府城北。自襄陽府宜城縣來入境。潛江縣有潛水。漢水別流自鍾祥入境。經蘆荻河。三分流俱入沔陽界。沔陽州漢水與江水夏水漕河。通諸湖入漢。然沔陽之水。界於江漢之間。江溢則沒東南。承溢則沒西北。江漢并溢。茫然大壑矣。景陵縣有城南河。經縣城南入漢。下流為義水。荊門州漢水亦與諸湖通。當陽縣有沱水。經縣境與沮水。漳水復合入江。安陸府漢江之上流。為鄖陽。襄陽二府。故曰襄江。亦曰襄河。而漢陽府則其下流也。湖廣通志云。漢江自北來。經石城與北龍母等湖通。下至漢川入大江。沿江多病昏墊。

自安陸府十里至板橋灘。十里至塘港。十里至溜連口。十里至石碑。二十里至馬梁。十里至茶園。十里至舊口驛。十里至茅草林。十里至小河口。十里至沙陽。十里至新城巡司。二十里至多寶灣。二十里至車羅。

院二十里至蚌河望三十里至史港未十里至夜叉口十里至澤口二十里至塔兒灣二十里至黑牛渡
十里至魚泛洪二十里至獅子河五里至岳家口四十里至彭石河五十五里至塘灣十五里至尖刀背
六十里至麥芒背十五里至陳柏亭六十里至關王廟五十里至漢川縣五十里至雲口五十里至蔡店
巡司六十里出襄河至漢口入江

漢陽府在武昌西領縣二曰漢陽附運糧三千八百四十三石本大清會典四千二百四十一石零漢川縣無糧也府

城東南臨大江江水環抱東南漢江合灤水河水沌水與大江會於府北漢水自陝西漢中府白河縣入

湖廣鄖陽府鄖西縣境歷均州穀城光化二縣繞襄陽府城北又東南經宜城縣至安陸府北過潛山縣

又東至漢陽府出漢口入江蓋漢陽與武昌東西相對止隔七里江面所謂七里江分兩郡城也湖廣通志云

大江在府治東南城外上接蜀川瀟湘洞庭諸水合流東南入府界一百五十里轉糧波灣四十里入黃州界東流漢水在府

治北五里西貫蟠紫灘東流為漢是也澁水在府治北四十里其水自黃陂入漢陽界與淪淩二水合流南入府

江柏水在府治北六十里河水在府治西南四十里源出襄水南入大江與漢水合流澁水在府治西南四十里源出襄水南入大江與漢水合流

荆州府在武昌最西領州二縣十一曰江陵附曰公安曰石首曰監利曰松滋運糧共二萬二千二十

一石零本大清會典通志二萬三千一百五十五石零其餘州縣俱無糧也府城南七里即大江而江陵縣境之吳河柘林倚北

商等湖皆江水之或流或匯者也府治北四里有漕河晉元帝時鑿自羅堰口入大漕河由里社穴達河

水通襄漢江公安縣有石浦河以通漕運大江隄在縣東北上接江陵下抵石首長一百里石首縣有長

河。即大江。又有便河。達於洞庭。監利縣有夏水。禹貢傳注云。華容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一謂之沱。監利本漢華容地。有魯沱。江南通荆江。北入沔漢。有新衝河。通江陵漕河。松滋縣有川江。岷江至此。分爲

三派。復合。達於江陵。入大江。湖廣通志云。府城東南二十里有黃灘。上當江流一百餘里之衝。一決則江陵潛江監利民爲魚鱉。誠要害也。東十五里有鎮流砥。突出大江數十丈。捍激江聲。知迅雷。蓋江勢東下。鎮砥於此。則水勢延緩。而黃灘之衝少殺。沙市之地可保。按杜預傳。預都督荆

州。蓋水達唯沔遠達江陵。千數百里無通路。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

武昌府爲湖北省會。領州一曰興國。縣九曰江夏。附。曰武昌。曰嘉魚。曰蒲圻。曰咸寧。曰崇陽。曰通城。曰

大冶。曰通山。運糧共三萬二千二百三十二石零。本大清會典。通志。四。萬六千五百二十三石零。府城西北皆大江。西南有金沙洲

陳公套。水次倉在焉。武昌縣在大江之南。江隄屢築。屢圯。嘉魚縣去江口僅七里。蒲圻縣有蒲圻河。至陸

溪口出江。咸寧縣有西河。通江。崇陽縣有崇陽河。出通城至壺頭山下。有洪石灘。甚險。通城縣有陸水。自

巴陵入江。即陸口。又有秀水。源自通山。與陸水。雋水。合。而通江。大冶縣有縣前河。西源於西陽茅潭。諸里

邊洪濱橋。合流而東。至縣前爲金湖。直放漳源口入江。興國州境多水。皆匯於長河。而洩於富池。若海口

湖。漳源湖。則直放於都江。而水勢稍殺矣。通山縣多山而少水。湖廣通志云。江自嘉魚入江夏境。會沔水流。然

橫流直衝江岸。僅置城址。岸石傾陸。屢行淤治。而城患未已。嘉魚縣歷陳家汊入江夏界。沙漲橫亘數十里。後洲徙水泛。江口僅七里。東北有通江陸。自龍潭山至魚山縣。高丈許。廣三之。翼之以柳。北有新陸。地勢卑下。其承上流者建瓴。春水泛漲。輿蒲圻成寧江夏三邑。均權水患。宋政和間。築陸。至乾道初。又去舊陸三百步。因兩山

距橫家潭上。橫亘爲陸。是名新陸。又有成公陸。宋令成宜自馬鞍山下至二角鋪築之。捍護四邑。

黃州府在武昌東北。領州一曰蘄州。縣八曰黃岡。附。曰蘄水。曰羅田。曰黃陂。曰廣濟。曰黃梅。運糧共四

萬九千九百四十二石零。本大清會典。通志。五。而麻城、黃安。並無糧也。府城在江之東。有七河俱與江通。蘄州西至大江五十里。水次倉在焉。蘄水縣有泔水。至南溪口入大江。羅田縣前有官渡河。山水發。可

通筏運。黃陂縣有縣前河。上接灤河。下通漢水。有石港河。發源嶺山。入大江。廣濟縣有二河。一曰梅州。在

縣南。流入武山湖。一曰連城。可通運艘。黃梅縣當江漢九江之下流。故歲苦漲溢。蓋黃梅最窪。而彭蠡水

又來突之。故其害視廣濟尤烈。大江自四川夔州府巫山縣界。入湖廣荊州府巴東縣境。歷襄陽州。宜

都枝江松滋石首監利諸縣。出荊河口。至洞庭湖。轉東。由岳州府臨湘縣至武昌府北。至黃州府蘄州至

江西九江府出境。湖廣通志云。大江在府治西。自武昌流入黃陂界。至赤璧磯。東過蘄州入九江。北有零陵安仁鮑湖

十六灣。通流入沙口。沙口河與黃陂縣界。連武湖。發源孝感。達大江。界河自白沙灣發源。至團風口入江。蘄水縣南門河

源出英山。環繞縣前。合衆流入大江。羅田縣白蓮河。源出英山。至南溪入大江。黃陂縣有草埠潭河、舊鎮界河、灤河。

蘄州有西河、蕪河、黃陂河、宗渡河、廣濟縣有連城河、黃梅縣有縣前河、獨山河。

自荊州府二十里至黃潭。二十里至蛟蟲腦。二十里至公安縣孱陵驛。六十里至柳子驛。六十里至石首

縣之石首驛。四十里至調絃驛。五十里至踏市驛。三十里至監利縣。三十里至車水灣。三十里至瓦子灣。

三十里至唐家洲。六十里至城陵磯。自此至武昌。見前。四百五十里至武昌府對江漢口。二十五里至馬公洲。五

里至青山巡司對江五通口。十五里至沙口。十里至八溪浦對江。五里至陽邏驛。十里至抽分廠。二十里

至白湖鎮巡司對江雙流峽。三十里至矮柳鋪。三十里至團風驛。二十里至三江口。三十里至黃州府臨

臯驛。十里至武昌縣。三十里至巴河。三十里至蘭溪驛。二十里至回風磯。十里至黃石港。十里至散花料。
二十里至道士汛驛。二十里至毛山港巡司。二十里至漁陽口。二十里至挂口。十里至蘄州蘄陽驛。二十
里至殺人港。十里至馬口。十里至田家鎮。十里至橋息窩。十里至富池驛對江蟠塘。二十五里至鄖家穴。
五里至蕭家馬頭。三十里至龍平驛。五里至袁馱口。五里至新開口巡司。三十里至猪婆料。二十里至官
牌峽。五里至江西九江府潯陽驛。以上俱七省漕程。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運河水

吉安府在江西省城西。領縣九。曰廬陵。附。曰泰和。曰吉水。曰永豐。曰安福。曰龍泉。曰萬安。曰永新。運糧共九萬八千一百四十七石零。本大清會典。通志。十。五萬八千三百五十五石零。而永寧一縣無糧也。府城南有贛江。歷十八灘。到萬安縣。東流六十里。逾泰和縣。達於府東。禾水自泰和西界。合永新江。又合安福江。至府西神岡山入贛江。龍泉縣有遂水。源有左右二溪。左溪出自南安上猶之大林。至南江口。始與右溪水合。右溪出自衡之茶陵。沔陽。經雙溪坑。至西溪口。由渡口而東。歷八十四灘。乃入贛江。泰和縣南有雲亭江。源發興國縣界。西北流至珠林入贛江。東有仙槎江。源發興國縣界。小窰嶺。西北流。其間有大蓬江水。仁善江水。皆經此入贛江。又有牛吼江。發源龍泉拔鐵山。其間有清江。蜀水。禾溪。橫江諸水。皆經此入贛江。永新縣有秀水。西南入縣。分兩支繞縣舊學。轉北入江。若秀字。安福縣有盧水。發源盧山。距縣一百八十里。合二小江。東流繞縣北。與王江合。又東會永新縣水。出神岡山下入贛江。萬安縣南有阜口江。源出贛縣三龍。經上造下造。流入贛江。又南有梁口江。源出西平江黃塘。南流入贛江。北有城江。源出蕉源。經南州觀。合盧溪。經兩江口。流入贛江。西北有韶江。源自西韶。會黃鵠水。東入贛江。又有射州江。源出龍泉。經泰和牛吼江入

贛江。永豐縣東南有恩江。源出撫州樂安。贛州寧都。與國三縣界。其間合麻江諸小水。流出吉水。入贛江。吉水縣南有永豐水。源自撫州樂安。贛州寧都。與國三縣界。有麻江。黃竹渡。搖步。永寧。龍門。永豐。白水。陽豐。廬陵。峽。烏江諸水。皆會入贛江。又有吉水。贛江下流。與永豐江合。有洲亘江中。水深曲折。狀若吉字。故灘曰吉陽。水曰吉水。又南有明德水。源出永豐縣界。西北流為義倉水。又西北至瀟瀧。下流白沙。會於大江。西北有南溪水。源自中鵝鄉。東流二十里為羅陂。經柘溪。又五里出柘口。入於贛江。又西北有同江。源出分宜。安福。廬陵之境。其間有楓子江。柿陂河諸水。皆經此入贛江。由府治至省城。五百九十里。江西通志在府城南。原本章貢二水。北流至贛縣始合。故謂之贛。三百里至萬安縣。其間有八灘。水性湍險。惟黃公灘為甚。東坡南遷。誠為惶恐。舟過此。其險始平。趙拱守虔州時。未置萬安縣。地尚蘇虔。普跡變惶恐以上八灘。按陳史。贛水舊有二十四灘。多巨石。陳高祖發虔州。水暴漲。高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今止有十八灘云。折而東。六十里逾秦和。東北流八十里。經昌界以達郡城。又東北四十五里。經墨潭而下吉水。過臨江至南昌。而匯於彭蠡。

臨江府在省城西。領縣四。曰清江。附。曰新淦。曰峽江。曰新喻。運糧共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石。本大清會志。八萬七千二百八十九石。府境有贛江。由吉安府北。至府南入清江。清江在府南五里。袁贛合流。太平江在府西三十五里。出蒙山之陽。經華陽江。會袁江入贛。峽江縣北二十里有灑水。合新喻界頭水。東流入清江。南有踏石水。自吉水界巷里。經員嶺黃金江入峽。西有亭頭水。南有黃金水。俱入峽。新淦縣南一里有涓湘水。發源高嶺。經會政橋入贛。又十里有泥江水。源出樂安縣。西北流入於清江。北有金水。西有藍陂水。逆溪水。俱入江。新喻縣有喻水。一名秀水。源出萍鄉之盧溪。經縣境達於贛江。縣南二里有陸宦水。源出鼎山。

北流入淪水。東北有距河水。出袁州分宜之洞村。有兩源。一塗塘。一龍塘。合距村南三十里。經過濟橋。合淪水。又有板陂水。自分宜之崇法院東流過界首入縣江。寰宇記所謂五浪者。卽江口之合流處也。由府治至省城。二百二十里。江西通志云。清江在府南五里。與潯合流。宋羅知古詩。層層碧嶂來無盡。滾滾清江遠莫追。於是清江碧嶂之名。蕭水在府城西。又名小陽水。源出桐梧山及烏塘。合流而爲蕭水。中有灘曰蕭灘。下流至南昌府境入江。沉香溪在府城北。卽圍山水也。閩山左界水會淪水至鎮入江。右界水出沉香溪南流。又東折至豐城界小江口入江。

瑞州府在省城西北。領縣三。曰高安。郭。曰新昌。曰上高。運糧共七萬二千九百十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六萬八千四百十九石。

府城有錦江。貫南北二城之中。合上高之淪江。新昌之滕江。歷府城而東注南昌府境。新昌縣滕江自西而南。杭橋之水入焉。上高縣淪江。發源萬載縣之八疊山。於龍河渡。東流分脈。經縣城與滕江合流入於章。由府治至省城。一百二十里。江西通志云。錦江又名錦水。一名蜀江。自袁州府之萬載縣發源。至上高合新發源。山。流出淪口。東入贛。龍口水在府西南。源發蛟湖。北流至花園渡。入錦江。華陽水在府西南。有小溪自新喻縣界。流至華陽北。入錦江。隱泉水在府南均山之東北。泉湧湧出於平田。自三十六陂流出曲水橋。入清江界。合於水。

自吉安府十里至羅紫山。十里至大洲頭。三十里至三曲灘。十五里至元壇觀。五里至富口。十里至童江灣。十里至長牌。十里至新淦縣金川驛。二十五里至河埠。十里至石口。十五里至太陽洲。十里至永泰。十五里至臨江府瀟灘驛。十五里至臨江河口。十五里至樟樹鎮。十里至老虎口。十里至揚子洲。十五里至黃土腦。十五里至豐城縣劍江驛。十里至曲江。十五里至小港口。十里至大港口。三十里至張吳渡。二十

里至市汶驛。左往瑞州。十里至象牙潭。二十里至河泊所。二十里至生米潭。二十里至江西省城。通志。自象牙潭至省城。八十里。

建昌府在省城南。少東領縣五。曰南城。附。曰新城。曰南豐。曰瀘溪。運糧共二萬一千一百四十七石零。本大清會典。通志。四萬七百四十三石零。而南城、廣昌二縣並無糧也。府境有盱水。自廣昌、南豐經府城南。會新城、飛蔭水。流入撫州。新城縣有黎灘水。源自福山之赤芾澗及巖嶺。下流四十里至孔家渡。即今南津雙港。合流至縣。

又西北經硝石。至府城下。一百四十里。會盱水入彭蠡。南豐縣東里許有蔓翠湖。湖口會盱水。瀘溪縣在府之東北。盱江在其西。江西通志云。盱水源出血木嶺。流六十里為盱水。又二十里為巴溪。又十五里為小瀘溪。又流一百餘里。入撫州府境。飛蔭水在新城縣東七十里。一名悲猿港。東北流至郡城。與盱水合。

撫州府在省城南。少東領縣六。曰臨川。附。曰崇仁。曰金谿。運糧共三萬五千十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入萬三千六百八十石零。

餘三縣俱無糧也。府境有汝水。自金谿西流。府城東抱城而北。下流南昌。臨水自崇仁流。至西津。與汝水合。曹水源出崇仁界雙坑。至合處四十里。又東北流入臨川界。受禪和、仙蓋諸原之水。過上頓渡數里。入於臨川。諸水合流。由金玉臺出烏鴉石。折而北。過虎頭洲。至高洲港。受黨溪樟源以西。儲山以南之水。至

金谿城。受金谿東鄉西注之水。而西北略豫章入彭澤。此郡流之大經也。江西通志云。汝水源自廣昌伏村血木嶺。北流二百八十里。受南豐之水。又百二十里至建昌府治。受新城赤芾飛蔭之水為盱。合流二百里至梁安峽。入臨川之境為汝。至石門。受金谿清江

之水。又百二十里至建昌府治。受新城赤芾飛蔭之水為盱。合流二百里至梁安峽。入臨川之境為汝。至石門。受金谿清江之水。過夢港。臨水源自崇仁縣。流至西津。與汝水合。羅山水。其源二。一出暗坑。東流五十里至羅陵。入寶塘。一

出東塔龍潭。至合臨水處八十里。東至覽渡。入臨川之境。受沿流諸溪之水。又東至農家渡。合宜黃水。下數里至西津。合於汝水。西寧水在崇仁縣西五里。源出華蓋山。下流曲折五百里。至西津。與汝水合。福水在金谿縣南一十里。源出於閩。經南城梅峯。至鼓樓岡下。會石門港水。苦竹水在金谿縣北四十五里。乃汝水之上流也。金谿水在金谿縣上幕嶺東。水色如金。縣因以名。

自建昌府北至撫州府臨川縣九十里。臨川縣至省城二百里。

廣信府在省城東南。領縣七。曰上饒。附。曰玉山。曰弋陽。曰貴溪。曰永豐。曰興安。運糧共三萬六百十石。

本大清會典。通志。四。鉛山一縣無糧也。府城北有上饒江。上流會諸溪水。經弋陽貴溪。流入饒州。櫛溪萬九千八百一十一石零。

自府西流入江。玉山縣在府東。永豐縣在府東南。並通上饒江。蓋玉山縣爲上饒江之上流。自上饒而興

安。而弋陽。而貴溪。至饒州府之安仁界。歷三百里。又六十里。至鄱陽縣界。入於湖。江西通志云。破水石在府城西。源出福建建陽縣界。

北流六十里。入上饒江。壘山水在府東。源出壘山。南流百里。入上饒江。弋陽江在弋陽縣東二十里。又名弋溪。源出上饒河。

南昌府爲江西省會。領縣七。曰南昌。曰新建。並附。郭。曰豐城。曰進賢。曰奉新。曰靖安。曰武寧。運糧共十四萬

二百七十三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二。而寧州無糧也。府城西南。章江自南來。歷滕王閣。北抱龍沙。注鄱

陽湖。章江門外有鳳皇洲。橫阜。經夕佳樓。抵石頭口。如鳳翼然。水次倉在焉。府城北八里有慨江口。源

發寧州。經建昌。又東流至此。與章江合。俗訛爲漢口。東五十里有南湖。源出進賢縣羅溪嶺。東北流。合三

陽水。出鄱陽湖。西南有蜀水。卽筠河也。亦名錦江。源出高安縣。東流合象牙潭水。入章江。劍水。源出章貢

經清江。繞豐城縣。折而西北爲劍水。一名劍江。又東流入鄱陽湖。豐城縣有富水。源出羅山。東流會豐水。

槎水入劍江。豐水源自杯山。西北流繞劍池。會富水至小港口。入章江。進賢縣東南有院澤水。源出柵山。會滅溪灣旋九曲入於湖。明會典。萬曆十一年。江西饒州等五所淺船。改并進賢縣水次。奉新縣西二十里有龍溪水。源出越王山。南合馮水。至靖安縣。同入於湖。武寧縣在寧州下流。有修水。源出黃龍山。納衆流。東北行六七百里。入於湖。江西通志。章江在府城西南。源出南安之焉都山。東北至大庾。經南康。會豫水。是為豫章水。至贛州。會貢水。是為贛水。豫水發源最遠。控引衆流至此。故江獨以章名。統計上游自南贛吉袁臨瑞撫建而下。為入鄱水之所會。府城東隔有東湖。舊通大江。漢太守張射。築隄以通南路。謂之南塘。鄒遠。元稱東太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迤折至南塘。水通大江者。是也。曲江在豐城縣贛頭山之濱。形如半月。中分三潭。岸旁居民繚繞。榆柳成行。水波之曠。如鏡金碧。漁舟上下。宛然畫圖。

自省城南浦驛十里至石頭口。二十里至八字腦。二十里至樵舍驛。三十里至牛欄三望。三十里至昌邑。六十里至吳城驛。右往寧州。三十里至珠磯。十里至鴛子口。十里至左蠡。東往饒州撫州。十里至南康府匡廬驛。

饒州府在省城東北。領縣七。曰鄱陽。附。曰樂平。曰浮梁。曰德興。曰萬年。運糧共六萬七千九百六十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十二。而餘千。安仁二縣並無糧也。府城南鄱江一名長港。其源有二。一出泊山。合婺源。經德興。樂平而來。一出祁門。婺源。經浮梁而來。會於城東。環城而西。折北十餘里。分爲二支。名雙港。水入鄱陽湖。浮梁縣南有昌江。源出縣東八十里。西流會諸溪水。下入鄱江。樂平縣南有樂安江。源出婺源之芙蓉嶺。遠婺源縣治而下。與德興衆水合。入樂平之樂安鄉。故名。樂安江東北之洪源諸水。西南之

泊川諸水相次入焉。德興縣東南有泊水。出泊山。西流百餘里至縣治。二十里至小港口。入樂安江。趨鄱陽湖。萬年縣在安仁縣錦江之北。樂平縣樂安江之南。俱至鄱江。入鄱陽湖。鄱陽湖在府城西四十里。一名宮亭。一名揚瀾。闊四十里。長三百里。禹貢東匯澤爲彭蠡。卽此。水連南康饒州九江三府。號爲巨浸。大孤山砥柱下流。最稱雄勝。江西通志云。府城東有東湖。又名督軍湖。秦郡令吳芮習水戰處。納風雨蘆葦諸水。由氣清。水雲瀟灑如錦。源自廣信。經安仁。會自塔河。流經餘干。入鄱陽湖。

自府之芝山驛十里至竹雞林。二十里至八字腦。十里至洪家閣。十里至團砧。二十里至棠陰巡司。十里至打石灣。十里至周溪。五里至釣臺。十五里至柴棚巡司。二十里至饒河口。六十里至都昌縣。六十里至南康府匡廬驛。

南康府在省城北。領縣四。曰星子。附。曰都昌。曰建昌。曰安義。運糧共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六石。本大清會志。四萬一千五百三十四石。星子縣無糧也。府東南臨鄱陽湖。西南五十里有龍溪。發源黃龍。自警山而下。直至湖濱。建昌縣南百步有修水。源自寧州。邑人稱爲西河。安義縣南里許有龍江。源自靖安。經縣境。入於義興。合奉新河水。下出吳城鎮東南四十里。有兆洲水。源出兆洲山。與奉新江水合流。注於修江。都昌縣東南濱湖。南康與饒州對岸。並臨鄱陽湖。湖中有鞋山。上有浮圖。從鞋山北至九江府。則爲大江。又東北經湖口縣北。又東北經彭澤縣北。其對岸則爲江南安慶府之宿松。望江二縣。江西通志云。府城南臨大江。當舟楫往來之衝。風作。鱗泊無所。宋

元祐中。郡守吳審禮。始植木爲障。崇寧中。孫喬年以石爲堤。內淺一隅。可容千艘。歲久浸圯。紹熙間。朱熹爲守。適歲歉。捐金募民築之。又南一里爲彭蠡湖。卽鄱陽湖也。巨浸瀰漫。中有雁泊小洲。西接南昌。東抵饒州。北流入於江。東鄱陽湖在都昌縣東南彭蠡湖上。跨南昌饒徽信諸郡之水。匯彭蠡而入湖口。春夏浩蕩無涯。謂之東鄱陽湖。冬則水縮一帶。

自府之匡廬驛五里至神靈湖。五里至謝司港。二十里至青山頭。十里至長嶺。十里至大姑堂。五里至女兒港。五里至鞋山。二十里至文昌汛。十里至九江府湖口縣彭蠡驛。八十里至彭澤縣龍城驛。

九江府在省城之北。領縣五。曰德化。附。曰瑞昌。曰德安。曰湖口。曰彭澤。俱無糧也。府城北臨大江。在九

江謂之潯陽江也。湖口彭澤二縣。爲運道必經之地。府之潯陽驛對江小池口。三十里出孔家壘至段腰。十里至老鴉磯巡司。十里至它鵝洲。十里至湖口縣彭蠡驛。十里至拓磯。二十里至鱗魚營。二十里至朋

脂港。十里至彭澤縣龍城驛。其對岸則江南安慶府之宿松縣。望江縣。十里至小孤山。六十里至馬當山。二十里至磨磬洲。十里至香口對江花楊鎮。二十里至雷港驛。二十里至江南池州府之東流縣。

以上係湖南、北、江西三省一十九府九十八州縣之漕運。按湖廣之永州、江西之贛州、二府。明時亦有漕糧。屬有糧司府。惟湖廣江西爲遠。而二省所屬。惟永州衡州長沙贛州四府爲尤遠。且經過洞庭之險。贛石二十四灘之惡。漕

四處之水次。幾同淮安之抵京師。而風波不與焉。故往歲四府屬邑糧米。僅征既難。水次又遠。軍船四月畢兌。過淮必係尾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淤阻。徐白河守凍。此固積玩成風。亦由地遠人疲。勢必至耳。而城陵磯裏港淺澗難入。長灘、上灘。風帆不可逆張。非壞卽遲。尤所當念。臣查湖廣衡永長沙府屬。共該糧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七石。江西贛州府屬贛寧都二縣。共糧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六石。二省通共止該糧一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爲數不多。乞陛下每年坐准改折。隨同本色解納。於窮遠之民。既蘇其困。又免其慮云云。當時未知准行與否。今永贛二府無糧。而衡州長沙仍不免於遠運。未

知何故。

安慶府在江南省城西。領縣六。曰懷寧。郭。曰桐城。曰潛山。曰太湖。曰宿松。曰望江。運糧共六萬石。本大典。通志。十萬六千一百一十石。潛山、太湖二縣。並自北至府而入江。桐城自北而南入江。宿松自西而南入江。唯望江

在西南去江僅十五里。大江在府南。自同安驛十里至桑園。二十里至黃盆。十里至祝家背驛。二十里至長楓嶼。八里至池州府貴池縣界之攔江磯。江南通志云。小孤山在宿松縣南一百二十里。一峯屹立江之北岸。與水衝北岸。平陸成洲。遂獨立江中。楊載詩。乾坤上下雄孤柱。吳蜀東西壯北關。長江環府境之東西南三面。東接無爲州界。西南合九江彭蠡諸水。攔橫河在桐城縣東南。東流入於江。後部河在太湖縣西北。納羊角銀河之水。流經縣治入於江。馬路河在太湖縣西。東流合潛水入江。桐城水在桐城縣。源出龍眠山。穿縣市。下瀆管田三十里。流出湖。紆道入於江。皖水在潛山縣北。下流會潛水。經府城西入於江。龍南蓮若湖在宿松縣南五十里。東五里爲白荆湖灣池。又十里爲大泊灣湖。又十里爲張富池。下流入望江。出雷港。入於江。漳湖在望江縣東北六十里。受武昌青草諸湖之水。北經埭港。至山口入於江。

池州府在省城西南。領縣六。曰貴池。附。志。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六石。而石埭縣則無糧也。運河。建德縣自菱城渡出江。青陽縣自大通鎮出江。東流縣在府西南。銅陵縣在府東南。府治西江中有攔江磯。二里至李陽河口。十里至哪叱磯。十里至樅陽口。十里至烏沙峽。三十里至池口驛。十里至清溪鎮。五里至流波磯。二十里至麻布料。五里至郭港對江黃家套。十五里至梅根對江老洲頭。十五里至銅陵縣大通鎮。十里至楊山磯。十里至六百丈對江窰頭。十里至銅陵縣。十里至油榨港。十里至丁家洲。十里至錢家灣。三十里至太平府繁昌縣之荻港驛。對岸則廬州府之無爲州也。江南通志云。大江上接東流。下抵銅陵。池口河亦名杜塢河。在府治西。源出石埭之操山。爲管公明溪。至秀山有待月溪。又至狼山有玉鏡潭。過白頭渡。應爲秋浦。又迤邐爲杜塢。過鎮山爲池口。入大江。白沙河

與。本大典會通。

與。本大典會通。

與。本大典會通。

與。本大典會通。

與。本大典會通。

與。本大典會通。

與。本大典會通。

去府城十里。源出太樸山。過東塘湖。達青溪。入於江。梅根河在府城東四十五里。源出九華山。會於五溪通河。入於江。五溪河在青陽縣西二十里。源出九華山。一曰漂溪。二曰澗溪。三曰雙溪。四曰曹溪。五曰瀾溪。合流入於江。銅陵河在縣西七里。其源一出長山。一出除北官莊。一出東高村山。會於橫海關。流入於江。大通河在銅陵南四十里。其源一出九華山。一出天門山。一出梅衝山。會於車橋湖。至大通鎮入江。荻港河在銅陵北八十里。發源朱村者即坑邵家。會石洞南洪皇鐘鳴各渠之水。合流至北下社入江。寒溪去銅陵縣十五里。其源出廟官廟側流。至樊港入江。真源溪在石埭縣西。經上灣下灣。出大河。至於秋浦入江。茹爾溪在建德縣南。源出迎春朝霞二洞。西流會樊城溪。達於東流入江。樊城溪在建德縣南三里許。至東流縣入江。

廬州府在省城西北領州二。曰無爲。曰六安。縣六。曰合肥。附。曰舒城。曰廬江。曰巢縣。曰英山。曰霍山。運糧共一萬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五萬八百四十五石零。其六安州霍山。英山二縣。則自淮河行運也。府東南五州縣皆有運河。

大江自無爲州城抵江心鼻磯山一百十五里。水勢聯絡。凡境內之水。皆納於此。巢湖周四百餘里。港汊三百六十占合肥。舒城。廬江。巢四縣之境。皆一水相通。流注於江。江南通志云。金斗河源出雞鳴山。東流至府

驛。流入巢湖。店埠河在府城東三十里。水出圓壘。通巢湖。三河在府城東南九十里。其源有三。合而爲一。入巢湖。七里河在舒城縣西九十里。實西山衆流之會。通泉入江。花林河在無爲州東門外。源出大江。上接三溪河。下接一箭河。運漕河在無爲州東北四十里。源出焦湖入江。裕溪河在無爲州東北一百二十里。源自焦湖入江。黃落河在無爲州北四十里。源自焦湖入江。柘皋河在巢縣西北二十里。出合肥浮槎山。流入巢湖。天河在巢縣南。源出巢湖。東流入江。肥水在府城南七十五里。源出紫蓬山。東北經雞鳴山入金斗河。一支西北流。復東轉南下。至東門外余公廟前。二水相合。故曰合肥。潘須水在巢縣南。一名天河水。俗呼爲馬尾溝。源出巢湖。東北至江漢。白河在廬江縣東北三十里。周迴七十餘里。跨六鄉。與巢湖相連。流入於江。南溪在舒城縣西門外。發源自孤井流入巢湖。挑溪在舒城縣北三十五里。桃城鎮。發源自六安界。流入巢湖。

寧國府在省城西南領縣六。曰宣城。附。曰寧國。曰南陵。曰涇縣。曰旌德。曰太平。運糧共三萬石。本大清會志。六萬二千一百四十五石零。寧國縣在府東南。旌德縣在府南。涇縣。太平並在府西南。南陵在府西北。各縣運河皆環

遠縣治四通八達。而府城之北有灣沚河。有鎮有渡。今爲鹽埠。北出楊青口。合黃池。下流入江。黃池在府

城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玉溪。郡東南水聚此出江。南岸屬寧國。北岸屬太平。江南通志云。南湖在府城東北四

稱曰南湖。周廣四十餘里。受廣德運平諸水。由綏溪來宜之東境之水。並瀉入焉。宛溪在府城東。北四

兩稱。上曰鳳皇。下曰濟川。並跨溪上。句溪近府城三里。溪流迴曲。形如句字。源出龍巖天目諸山。龍巖在府城北。上

水陽鎮東南。兩溪蓋設浮橋。宋紹定創建。今廢爲淺。有兌倉。東南水碧橋與高淳接界。慈溪在府城東北。合

高淳水至此。由牛兒港派流而進。東通五堰。往東壩者由此。東壩。五堰之一也。青弋江在南陵縣東三十里。發源黃山。合

會石埭太平旌德諸水。至此河身漸廣。故名江。中港在南陵縣。源有二。並出西南諸山。由嘉樂關入城。遠縣治。過籍

山橋下。合西港及漳淮水入小淮河。漸水在南陵縣。源自縣南水龍洞。出至澄清河。與淮水合。淮水在南陵縣。源自縣南

呂山麓球泉湧出。至澄清河。與漳水合流。徽水在旌德縣北。源出積溪徽嶺之陰。北流受清潭水。至縣

南印匣石。與霞溪東溪合流。麻川在太平縣。源出黃山之麓。受旌德諸水。由麻陵至旌德逕縣入江。

廣德州在省城南領縣一曰建平。運改兌米八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一萬三千七百四十四石零。江南通

疏湖在縣西南。廣德運平之水皆匯於此。流入丹陽湖。俗呼爲南湖。大

源溪在寧國大陶山。流經州界。入南疏湖。又由丹陽湖蕪湖達於江。

太平府在省城西領縣三曰當塗。附。曰蕪湖。曰繁昌。運糧共一萬七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二萬七千一百三十三石零。當塗西

去江十里。蕪湖西去江七里。繁昌西去江五十五里。繁昌蕪湖俱在府南。繁昌運河出江對板子磯。蕪湖

出江對蠓磯。當塗縣北二十五里有新河。即采石河。牛渚磯屹然控江流之衝。大江自繁昌之荻港。五里

至板子磯。五里至泥汊。通無爲州。二十里至舊縣。十里至蘆席峽。二十里至教化渡。十里至三山峽。十里

至螃蟹磯。十里至槽港。十里至蕪湖縣槽港驛。五里至一磯。十里至赤磯。五里至四合山。十里至裕溪

望夫磯。十里至人頭磯。五里至和尚港。十里至烈山。十里至上三山。十里至江寧府之江寧鎮。江南通志云。天門

山在府城西南三十里。二山夾大江。東博望。西梁山。對峙如門。亦名峨眉山。又名東梁山。西梁山。磯磯山在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嶠。老蛟也。今磯有石穴。深不可測。蓋蛟所居。黃池河在當塗縣南七十里。分河心以北屬當塗。以南屬宣城。唐溝河在當塗東南百里。西通官溪。又接新寧河。長河在蕪湖縣南半里。源出廣德宣州。過縣前。西行注江。丹陽河在當塗縣東南七十里。湖水分三派。敷州高淳寧國廣德諸溪所匯。通為三湖。曰石臼。固城。丹陽。而丹陽最大。蓋總名也。南北九十里。西南七十五里。實太平巨浸。姑孰溪在當塗縣南二里。一名姑浦。合丹陽東南餘水。及諸港來會。過寶積山入江。棧港在蕪湖縣南十五里。源出徽宣。西注於江。荻港在繁昌縣西南四十里。與荻圻城相屬。西對無為州。乃江流之險處。

江寧府為江南省會。領縣八。曰上元。曰江寧。並附。曰句容。曰溧陽。曰江浦。曰六合。運糧共十二萬八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十。而溧水。高淳。二縣並無糧也。江寧自江寧鎮十里至三山。十里至大勝關。三十里至六萬三千五百石。而龍江關二十里至觀音山。燕子磯在焉。三十里至六合縣瓜埠巡司。而江上新河。十里至中新河。十里至龍江關。十里至觀音山。燕子磯在焉。三十里至六合縣瓜埠巡司。而江浦六合糧艘。則自江北開行也。十里至礬山。十里至龍潭。十五里至東溝。十里至方山。五里至青山。而江南之句容縣糧艘來會。溧陽縣則又自宜興之閃溪行運也。自青山十里至新河口。即一截港。十里至儀

真縣。江南通志云。大江繞城之西南。經西北。過鎮江。東流入海。中江在溧陽縣西北三十五里。又名永陽江。下流入宜興縣界。秦淮在上元縣東南。始壘斷方長壘為濱。故曰秦淮。有二源。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源方山。兩淮北流。西入通濟水門。南經武定鎮淮飲虹三橋。又西出三山水門。沿石城以達於江。靖安河在靖安鎮下。一名古漕河。新河在江東門外。稍西五里通於江。曰中新河。稍南曰上新河。以通市舶。沙河在江浦縣東三十里。宋范仲淹鎮漕時。以大江風濤之險。開此河。引水支流下至瓜埠入江。稍南曰上新河。西北三十五里。源出廬州舊梁縣。至縣茅壩橋。東出瓜埠入江。漕河在六合縣境上。自滁和二州界。三汊河口而下。合為一河。流至縣。由瓜埠入江。沿浦河在六合縣東二里。東北通天長。東南入滁河。合流。大勝關港在江寧縣西南。內合板橋新林浦為一流。入於江。胭脂湖在溧水縣西四十里。明初命崇山侯鑿石穿流以通運道。西北通於江。南通兩浙。丹陽湖在高淳縣南三十里。中流與當塗縣分界。

南之句容縣糧艘來會。溧陽縣則又自宜興之閃溪行運也。自青山十里至新河口。即一截港。十里至儀

真縣。江南通志云。大江繞城之西南。經西北。過鎮江。東流入海。中江在溧陽縣西北三十五里。又名永陽江。下流入宜興縣界。秦淮在上元縣東南。始壘斷方長壘為濱。故曰秦淮。有二源。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源方山。兩淮北流。西入通濟水門。南經武定鎮淮飲虹三橋。又西出三山水門。沿石城以達於江。靖安河在靖安鎮下。一名古漕河。新河在江東門外。稍西五里通於江。曰中新河。稍南曰上新河。以通市舶。沙河在江浦縣東三十里。宋范仲淹鎮漕時。以大江風濤之險。開此河。引水支流下至瓜埠入江。稍南曰上新河。西北三十五里。源出廬州舊梁縣。至縣茅壩橋。東出瓜埠入江。漕河在六合縣境上。自滁和二州界。三汊河口而下。合為一河。流至縣。由瓜埠入江。沿浦河在六合縣東二里。東北通天長。東南入滁河。合流。大勝關港在江寧縣西南。內合板橋新林浦為一流。入於江。胭脂湖在溧水縣西四十里。明初命崇山侯鑿石穿流以通運道。西北通於江。南通兩浙。丹陽湖在高淳縣南三十里。中流與當塗縣分界。

東連石白湖、固城湖。其源有三。一出徽州府黟縣者爲舒泉。一出廣德州白石山者爲桐水。一出深水東廬山者爲吳淞水。三湖匯合。其流分二派。一西出蕪湖。一北出當塗姑熟溪。俱入江。石白湖在高淳縣西南三十里。西連丹陽湖水注於江。以上係江南安慶、池州、廬州、寧國、太平、江寧、六府、廣德一州之漕運與湖廣、江西兩省同入儀真運河。

浙江杭嘉湖三府、江南蘇松常鎮四府糧船渡江至瓜洲鎮。十五里至八里鋪。五里至紅廟。五里至揚子橋。十五里至揚州府廣陵驛。揚州府志云。揚子江由金陵瓜步下小帆船運儀真境。東下與鎮江分界。東北趨江都。出州蓋朝宗廬也。入江寧鄉。爲如皋縣境。東過天生港。至通州入海。再賈。江漢朝宗於海。通

江、廣兩省并江南安、池、廬、寧、太、江六府糧船。至儀真江岸。五里至東關。十里至新城。二十里至朴樹灣。十里至東石人頭。五里至西石人頭。入江都界。五里至凍青鋪。十里至揚子橋。十五里至揚州府廣陵驛。

揚州府在江南省城北。領州三。曰高郵。曰泰州。曰通州。縣六。曰江都。附郭。曰儀真。曰泰興。曰興化。曰寶應。曰如臯。運糧共六萬七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十二萬六千三百五十一石零。運河卽古邗溝。自廣陵驛十五里至灣頭。五里至

高廟。十五里至東西灣。十里至邵伯驛。十里至三溝。十里至腰鋪。十五里至露筋廟。十里至南車洛。五里至北車洛。十五里至高郵州孟城驛。二十五里至清水潭。十里至張家溝。五里至六漫閘。二十里至界首驛。高寶突

十里至甬橋。十里至汎水。五里至南閘。五里至平溝。十里至槐角樓巡司。十五里至寶應縣安平驛。二十里至淮安府山陽縣之黃浦。揚州府志云。厲歌王三十四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時夫差欲霸中國。乃築城廣陵。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謂之邗溝。漢吳王濞煮海爲利。復開邗溝。自荼黃海下抵海陵倉。及如臯鹽溪。以通鹽樵。隋煬帝幸江都。命尙書左丞皇甫謩發淮南諸州兵丁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植以樹。蓋前此揚州西北自末口達六合入江。東北自射陽湖入淮。

行 水 金 監 卷一百五十五

運是始自楊子達六合。自山陽濱入淮矣。高郵州河隄即平津堰。南北長九十里。沿隄有閘。閘外又有澗洞。又五里一淺。淺夫四十名。以時撈運。開有定制。恆存水六尺。遇枯即洩入下河。以劑而去。上下俱不至於淹沒。即旱年。上河水可以濟運。運船過運。仍放泗水以救下河。故邵人言泗河水洩以勞淺建平水閘為主。今設淺水閘。亦即平水閘之意也。寶應縣。環境皆水也。城西門逼臨運河。而西南西北築之若玦焉。宏濟河至萬歷十二年始定議成隄。甚以為利。但歷年清江通濟不閉。黃水隨運而入。流沙日積。漕渠日壅。在制。邑有淺洞九處。所謂九淺也。額設淺長淺夫。防護隄岸宜嚴。仍不時撈淺。毋使沙積河高。庶不負昔人定議苦心。縣境設閘凡十餘座。皆以分瀉水勢。並引水灌田。後知縣陳陸。又新置五筮通湖閘一。九淺通湖閘一。蓋因宏濟河上接淮流。開口水溜。難以牽挽。故建二閘。洩水入湖。水勢藉以平緩。湖水大則閉之。漕水少則啓之。濟運兼潤田歟。

淮安府在省城東北。領州二曰海州。曰邳州。縣九曰山陽。曰鹽城。曰清河。曰桃源。曰沐陽。曰贛榆。曰

宿遷。曰睢寧。其糧十萬四百十五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九。萬八千一百四十三石零。而安東縣則無糧也。運河自黃浦十里至涇

河十里至平河橋。十里至頭鋪。十里至二鋪。十里至楊家廟。十里至淮安府淮陰驛。十五里至板閘。十

五里至清江浦。三十里至清河縣清口驛。渡黃河入清口。淮安府志云。運河先受黃淮交灌。河身日高。增隄幾

高寶。並罹災傷。而山陽境內。凡瀕淮河者。溝浦之衆。皆藉泄引河之利。今淮湖交溢。歲久淤塞。盈涸不常。弗稍通

濟。居民胥病。時加淺鑿。利莫大焉。宗觀淮攝上下流。說云。治歸仁高堰。則淮攝之上流治矣。然由高堰視之。則堰

其上流也。二十四湖下流也。由清隄視之。則湖其上流也。隄東七邑下流也。治隄以西之下流。所以分其來之勢。治隄

以東之下流。可以多其歸之道乎。昔人慮之審矣。今下流洩水之大支有二。曰山陽之南涇河。所以達海也。曰邵伯之南芒稻

河。所以入江也。又由板閘至小壩。沿隄設有減水諸閘四十餘座。而各壩之海口如之。荷啓閉以時。成規不易。則至今

可行所無事已。涇河前被侵佔。今已開矣。然必外河高。內河下。而後能東流。年來挑淺不講。樞基增高。水不能就下。甚或隄之以

通鹽。夫障之則鹽利而漕病。七邑俱病。何若淺之深。自不待障之力。而鹽漕與七邑均利之爲得乎。且疏淺之成規。具在。可

按而行之。此二者用力至奢。奏功至易。非若歸仁高堰之動輒帑。勞民力。煩

盈庭之議也。唯不聖智自私而力舉之。不越二年。上下流之患。水底乃積矣。

以上係江南揚州。淮安二府之運道。江南運道張文瑞公治河書不及載。予特詳之。而

鳳陽府在省城西北。領州五。曰壽州。曰泗州。曰宿州。曰穎州。曰亳州。縣十三。曰懷遠。曰定遠。曰五河。曰虹縣。曰霍丘。曰蒙城。曰盱眙。曰天長。曰靈璧。曰穎上。曰太和。運糧共六萬三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四萬九千六百九十九石零。而附郭之鳳陽。臨淮二縣並無糧也。糧艘皆自淮河而來。停泊河口。候盤驗後。渡黃北上。江寧之六合縣與天長。廬州府見前。六安州英山縣。霍山縣糧艘。亦自淮河而來。停泊河口。候盤驗後。渡黃北上。

徐州在省城西北。領縣四。曰蕭縣。曰碭山。曰豐縣。曰沛縣。運糧共四萬八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五糧艘則自淮河而來。停泊河口。候盤驗後。渡黃北上。沛縣河道。附見山東兗州府內。

以上係江南鳳陽。廬州二府及徐州一州之運道。

淮安府清河縣。自黃河口門十七里至桃源縣交界三岔。為安清中河。自三岔一百四十里至宿遷縣張莊運口。為宿桃中河。宿遷縣自張莊運口四十七里至邳州交界密灣口。邳州自密灣口一百二十里至山東嶧縣交界黃林莊。

以上係江南淮安府桃源宿遷二縣之運道。

濟南府為山東省會。領州四。曰泰安。曰德州。曰武定。曰濱州。縣二十六。曰歷城。附郭。曰章丘。曰鄒平。曰淄川。曰長山。曰新城。曰齊河。曰齊東。曰齊陽。曰禹城。曰臨邑。曰長清。曰肥城。曰青城。曰陵縣。曰萊蕪。曰德平。曰平原。曰陽信。曰樂陵。曰商河。曰利津。曰蒲臺。運糧共十八萬八千八百石。本大清會典。而新泰。海豐。霑化三

縣俱無糧也。德州河道附在東昌府。

兗州府在省城南。領州四。曰曹州。曰濟寧。曰東平。曰沂州。縣二十一。曰滋陽。附曰曲阜。曰寧陽。曰鄒縣。

曰泗水。曰滕縣。曰嶧縣。邳州接曰金鄉。曰魚臺。曰單縣。曰城武。曰曹縣。曰定陶。曰嘉祥。曰鉅野。曰鄆城。曰

汶上。曰東阿。曰平陰。曰陽穀。曰壽張。運糧共六萬三千二百石。本大清會典而沂州、劍城、費縣俱無糧也。嶧縣

運河自黃林莊九十八里至滕縣界朱姬莊。有八閘。曰臺莊。曰侯遷。曰頓莊。曰丁廟。曰萬年。曰張莊。曰德

勝。曰韓莊。滕縣自朱姬莊五十里至江南沛縣界劉昌莊。沛縣自劉昌莊四十八里至魚臺縣王家口。有

三閘。曰夏鎮。曰楊莊。曰珠梅。是爲泇河。魚臺縣自王家口八十五里至濟寧州四里灣交界。有三閘。曰邢

莊。曰利建。曰南陽。濟寧州自四里灣交界七十五里至五里營之東。濟寧衛交界。有十閘。曰棗林。曰魯橋。

曰師家莊。曰仲家淺。曰新閘。曰新店。曰石佛。曰趙村。曰在城。曰天井。濟寧衛自五里營交界十七里至曹

井橋迤北交界。鉅野縣自曹井橋交界二十五里至大長溝迤南交界。有閘一。曰通濟。嘉祥縣自小長溝

交界十六里至孫村交界。汶上縣自孫村交界五十里至靳家口。東平州南界。有閘五。曰寺前鋪。曰南旺

上。曰南旺下。曰開河。曰袁家口。是爲南旺南河。東平所自東平州北界十二里至安山閘。接東平州南界。

東平州自靳口汶上縣北界十八里至安山閘。有閘一。曰靳家口。又安山閘接東平所。河道三十里。至戴

家廟閘下三空橋。有閘二。曰安山。曰戴家廟。壽張縣自三空橋二十里至沙灣鋪。接東阿縣南界。東阿縣

自沙灣鋪南界十五里至五里鋪。接陽穀縣南界。陽穀縣自東阿北界六十里至官窰口鋪。接東昌府聊城縣南界。有六閘。曰荆門上。曰荆門下。曰阿城上。曰阿城下。曰七級上。曰七級下。自沙灣鋪至荆門閘。計二十里。張秋鎮在焉。運道咽喉。是爲張秋河。

東昌府在省城西。領州三。曰臨清。曰高唐。曰濮州。縣十五。曰聊城。附郭。曰堂邑。曰博平。曰茌平。曰清平。曰

莘縣。曰冠縣。曰丘縣。曰館陶。曰恩縣。曰夏津。曰武城。曰范縣。曰觀城。曰朝城。運糧共十二萬三千六百石。本大清會典。運河。聊城縣自陽穀縣界官窰口鋪。六十三里至堂邑縣界西岸梭隄。博平縣界東岸呂家灣鋪。

有閘四。曰周家店。曰李海務。曰通濟橋。曰永通。堂邑縣自聊城縣界西岸梭隄三十五里至清平縣界函谷洞。係西岸一。與博平縣對岸。博平縣自呂家灣鋪三十五里至清平縣界魏家灣。迤南田家口。係東岸一。與堂邑縣對岸。清平縣自田家口三十九里至臨清州界二十里鋪。是爲上河。臨清州自清平縣界二十里鋪四十里至直隸清河縣界鹽店北半壁店。清河縣自半壁店二十里至夏津縣界孫家口。夏津縣自孫家口二十七里至武城縣界橫河口。武城縣自橫河口一百四十六里至直隸故城縣界冷家口。故城縣自冷家口十六里至恩縣界孟家灣。恩縣自孟家灣至濟南府德州界曹家口鋪。德州自曹家口鋪十五里至德州衛界下八里塘。水次倉在焉。德州衛自下八里塘八十九里至桑園良店驛。直隸景州吳橋縣交界。是爲下河。而府屬之莘縣。冠縣。觀城。朝城。四縣之糧。在於直隸大名府之小灘交兌。

以上係山東濟南、兗州、東昌三府之運道。

河南府在河南省城西。領州一曰陝州。縣十三曰洛陽附。曰偃師。曰鞏縣。曰孟津。曰宜陽。曰登封。曰永

寧。曰新安。曰澠池。曰嵩縣。曰盧氏。曰靈寶。曰閿鄉。運糧共五萬一千石。改兌米永折。本大清會典。

池州在省城西。領縣四曰魯山附。曰郟縣。曰寶豐。曰伊陽。運糧共八千六百石。改兌米永折。本大清會典。

開封府為河南省會。在黃河之南。領州四曰陳州。曰許州。曰禹州。曰鄭州。縣三十曰祥符附。曰陳留。曰

杞縣。曰通許。曰太康。曰尉氏。曰洧川。曰鄆陵。曰扶溝。曰中牟。曰陽武。曰原武。曰封丘。曰蘭陽。曰新鄭。曰商

水。曰西華。曰項城。曰沈丘。曰臨潁。曰襄城。曰鄆城。曰長葛。曰密縣。曰滎陽。曰滎澤。曰河陰。曰汜水。運糧共

八萬六千九百石。改兌米永折。本大清會典。而延津、儀封二縣並無糧也。

彰德府在省城北。領州一曰磁州。縣六曰安陽附。曰湯陰。曰臨漳。曰林縣。曰武安。曰涉縣。運糧共四萬

一千五百石。改兌米永折。本大清會典。府境有漳河。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自林縣西北入境。一出

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自涉縣入境。俱東至林縣合流。經安陽、磁州、臨漳、館陶界入衛河。又有安陽河。一

名洹水。源出林縣洹山。其水屢伏屢見。流經安陽縣永和鎮。合衛河。又有滏陽河。其源有二。一出磁州鼓

山。合衆泉流至滏水亭下。一出神鷹山黑龍洞。東流合漳水入衛河。湯陰縣西有湯水。舊名蕩水。流經縣

東五十里。過內黃縣入衛河。林縣南有淇水。東北流經湯陰。至淇縣北入衛河。又南有浙水。源出浙川縣

浙水村流經林縣南與洹水合又西北有滄溪源出隆慮山過碓陽城合漳水入衛河

懷慶府在省城之西北黃河之北領縣六曰河內附曰濟源曰修武曰武陟曰孟縣曰溫縣運糧共四

萬一千石改兌米永折本大清會典修武縣南五里有預河東流至獲嘉縣入衛河

衛輝府在省城之北黃河之北領縣六曰汲縣附曰胙城曰新鄉曰獲嘉曰淇縣曰輝縣運糧共二萬

九千石改兌米永折本大清會典府城北一里有衛河源出蘇門山東入大名府濬縣界新鄉縣有小丹河源出山西

高平縣流至河內丹谷口自大丹河分流為小丹河經河內武陟修武獲嘉至新鄉岔河尖入衛河輝縣

有靳脛河一名太和泉亦名陽河東流經淇縣界入衛河又有二渡河在縣西四里源出百泉以南流入

衛河又有清水源出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東南流經獲嘉縣界又東北流入淇縣界合於淇水按衛河自輝縣

新鄉縣汲縣淇縣濬縣至直隸大名府濬縣滑縣內黃縣元城縣又至山東館陶縣臨清州為汶衛合流處詳見張文端公河防

考而河南通省之糧先在大名府小灘水次交兌後題定在衛輝府水次交兌詳見一百三十八卷中由水次至臨清隨

上以上係河南河南開封彰德懷慶衛輝五府汝州一州之運道

直隸河間府運河自德州良店驛三十里至景州安陵巡司二十里至黃家園河口三十里至吳橋縣連

窩驛三十里至東光縣十里至油坊兒十里至下口二十里至泊頭鎮管河通判駐劄焉又至交河縣新

橋驛二十里至齊家堰二十里至薛家窩二十里至馬家口十五里至滄州磚河驛十五里至掘地兒十

五里至滄州長蘆巡司。四十里至廢興濟縣乾寧驛。十里至周官兒屯。四十里至雙塘兒。十五里至靜海縣奉新驛。二十里至濱流。二十里至新口。二十里至楊柳青。二十里至曹家莊。二十里至天津衛。

天津衛運河。自楊青驛十里至丁字沽。三岔河。十里至尹兒灣。十里至桃花口。十里至滿溝。十里至下老米店。十里至順天府武清縣。

順天府運河。自武清縣楊村驛三十里至南北蔡村。十里至磚廠。十里至王家務。十里至榮村。十里至白廟。十里至河西務。對岸則香河縣。十五里至王家擺渡口。十里至魯家渡。五里至紅廟。十里至靳家莊。十里至板罾口。十里至蕭家林。十里至通州和合驛。二十里至楊家莊。十里至灤縣馬頭。十七里至公雞店。七里至沙狐堆。六里至保運觀。即里二寺。十里至張家灣。十五里至通州潞河驛。各省漕糧俱入通倉。

通州城內有通流閘。過天橋永通橋。十二里至普濟閘。十三里至平津下閘。四里至平津上閘。十一里至慶豐閘。五里至大通橋。入都城。五府白糧俱入京倉。以上鄭元慶七省漕程。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兩河總說此自明至今兩河總說也。博採諸書。其中或有事蹟相同之處。祇取其文理之條貫。亦不嫌其語言之重複也。

國初都金陵。漕舟於江。其餉遼卒。則自海運。卽元人故道。永樂中。改都於燕。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由大江涉高郵。寶應諸湖。絕淮入黃河。經會通河。出衛河。白河。遡大通河以達於京師。設爲諸洪泉壩閘。蓋南北之喉咽。天下之大命也。淮。泗水相迫。泗州祖陵在焉。河決而南。則逼祖陵。抑而北。則妨運道。引而東。河淮交注。又慮有清口。海口之壅。順之。則水直洩而漕竭。逆而隄之。則此塞彼決。而漫散爲禍。蓋二百四十餘年。智臣謀士。彼善於此者。則有之。未有能使橫流奠安。永爲百世之畫者也。請按黃河之源。起崑崙山。潛行伏地。至于闕國。乃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由積石入于中國。逕湟中至寧夏。靈州。復入虜中。曲折行二千餘里。名曰河套。卽我故東勝等地。淪於虜者。至山西之老牛灣。河始入中國。套故沃壤。而寧夏阻河。歷秦。漢。唐。鑿渠引水灌種。河爲中國患。獨此受其利。自河套不守。民苦虜掠。不得耕耨。而地亦荒蕪矣。河旣合秦晉諸川。其流始大。至河南遂散漫泛溢。至山東勢益峻急衝突。考之三代以前。河東北入海。未嘗與淮合也。自漢徙頓丘。隋煬帝引汴。而河始入淮。濫觴於宋熙寧澶淵。

之決。至於今日。全河入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按輿地。河由三門七津而上。有鳴沙嶺、寧夏、太行諸山夾之。相盤束不爲患。漚池、孟津而下。岸無山矣。卽河南有北邙山。河陰有廣武山。亦僅障南岸一面。北岸無所夾束。至武涉。又合以伊、洛、沁、汜之水。故其下益汎濫者。必然之勢也。按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厓柱。及孟津。又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于海。而水患始平。至殷盤庚。乃數遷都。以避河汜。猶未徙也。周定王五年。河徙矣。猶未決也。漢文帝時決酸棗。自武帝築宣房於瓠子。館陶分爲屯氏。後入千乘、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水。有所洩而力分。故由東京迄唐。鮮有河患。宋穿六塔。開二股。識者病焉。而借河禦虜。抑又謬矣。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淤安山湖。而元會通河故迹。遂湮。時以海運遼餉。故獨議河。無議漕。成祖北遷。始猶海運。實燕京。已復會通河。海運遂罷。時河歲爲變。平江伯陳瑄建壩置閘。周慮力圖。至今賴焉。正統十三年。溢滎陽縣。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景泰四年。徐有貞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金龍口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自蘭陽至徐。與清河合。而河入漕自此始。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趨張秋。出中牟。下尉氏。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瀾漫四出。不可禁。白昂。婁性。築隄鑿

渠南北分而主疏。五年復決金龍口。未幾又潰張秋隄。奪汝水入海。東昌臨清流幾絕。而漕舟遂阻。羣議洵謂河不可復。當復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由梁靖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出徐州。流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縣過河會於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壩堰十餘。并築大名府三尖口等處長隄二百餘里。及修南岸于家店。筒瓦箱等處隄一百六十里。始塞張秋決口。更名曰安平鎮。又於河東置減水石壩。分五洞以洩水勢。正德四年。溢皮狐營。決曹縣之溫家口。馮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隄。循運河大隄東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十二年。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命官修濬。嘉靖五年。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至雞鳴臺口。入昭陽湖。汝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沙填淤。亘數十里。管河官力濬之。僅通舟楫。六年。復塞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命官發丁夫數萬。於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災異罷役。命官卽故道濬之。修築單縣林臺至沛縣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殺上流之勢。沛漕復通。九年。自沛北徙。橫流金

鄉、魚臺、出穀亭口。命官濬趙皮寨。抵陵寧故道。及築睢州。張見口至歸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尋以河流改遷。罷役。十四年築岔河口。縷水隄一道。長三里。又於曹縣八里灣。抵單縣侯家林。築長隄八十里。十六年鑿地丘店、野雞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二十一年又鑿野雞岡上流李景高等口支河三。導河東注。以濟二洪。二十四年。由野雞岡決而南。注泗州。合淮入海。遂溢蒙城、五河、臨淮等縣。二十五年。又決曹縣。溢入武城、金鄉、魚臺、單縣。漂溺甚衆。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會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撫按官。議築曹縣等處不果。三十一年。又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又由礪山趨郭貫樓。析爲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四十四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湖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溢於徐。命官往治。乃接六年所鑿故迹。役夫濬之。爲南陽新河。又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又隄馬家橋。遏河流之出。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惟茶城時有淺阻。隆慶四年。又決邳州。注睢寧。出小河口。自曹家口至直河。淤百餘里。命官濬之。復故渠。盡塞諸決口。六年。築隄。自徐、邳至宿遷三百七十里。萬歷元年。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閘。并護房村等處隄岸。及築遙隄。四年。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後。至金城五港入海。然泛濫如故。曹、豐、徐、邳之間。隨塞隨決。五年。秦溝復淤。自崔家口。歷北陳、鴈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自九里溝。誼安山。

歷符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大決。散漫湖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淺。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焉。議者又開支河。濬海口。督漕都御史潘季馴。巡行相視。築堰以捍淮東侵。築隄以制河南溢。嚴五壩啓閉。使河內不得衝闢而蝕漕。諸縷隄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窪者。各增築。原隄短蹙。防護未周者。連接築。以爲卽有異常泛溢。縷隄不支。至遙隄而極。可恃以無恐矣。然隄堰雖堅。而疏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清口日淤。泗陵水患實基於此。十四年河決范口。十五年決祥符劉獸醫口。決蘭陽銅瓦廂。決封丘。原武。長垣之大社集毛家口。茶城。又報淤矣。十六年諸決口皆已塞。淤者漸疏通。十七年復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遙隄。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至二十一年河復大爲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決邳州。宿遷。高郵。泛漲。泗州。幾成魚鱉之鄉。祖陵松柏稿於水者過半。皇上震怒。急遣科臣荒度之。至冬水涸時。河臣力主分黃。開桃源縣之黃家壩。三十里。下五港口入海。漕臣褚鈇。按臣牛應元。議廣疏入海之途。盡開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上開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浮。固無事過爲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堙。數十萬金錢置烏有矣。漕臣曰。黃堙不塞。必爲祖陵憂。爲運道梗。按臣亦云。當乘伏落。以挑淺。塞黃堙。節制黃流。依然東注。而河臣弗聽也。置黃身之高於不究。黃堙之決於不塞。比晉大司空。假手代事者。挑三山。台趙家園。旋卽告阻。數十萬金錢。又置烏有矣。鬱鬱祖陵。蛟龍將聘。徐邳中流。翦焉幾斷。河臣劉東星。

以憂死。皇上又赫然震怒，斥大司空簡河臣李頤往視事。條利便以聞，又以憂勞病殞。再簡曾如春。時議以爲治有標有本，在因其緩急。曩祖陵所恃歸仁隄，以爲捍蔽，未嘗不完且堅也。今蒙牆衝決，黃水漫入五河，與淮會合，經泗州，下洪澤，至秋水發，深爲可虞。爰議接築汴隄，遏絕黃流，自歸德至永城，築隄二百三十里，自宿州界首鋪至東關，築隄三十餘里，障水東行，俾由符離橋出宿遷白洋河，無爲陵患。又慮徐沛一帶河道淺澀，議自鎮口以裏，至宿遷縣磨兒莊，做閘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閘二座，并挑濬河身，廣蓄泗汶泉流，以濟重運。又有謂開潘家樓口接徐家口矣。有謂開小股河接孫家灣矣。有謂開何家營從趙家圈復賈魯河故道矣。有謂開良河矣。又有謂水之力量，不宜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而導之，力寡而利永矣。而力主開王家口者，總河也。按王家口下達李吉口，經唐家口，小浮橋入徐、宿，遷其間應挑應築，應塞計四百里有奇。夫埽料約銀一百四十萬，派夫一十二萬餘，或高築隄岸以防南逸，或堅築截河隄壩，令逼向東流，或多築滾水石壩，導餘流歸白河，以減新河之漲。或於王家口一河之外，別求支流以殺其勢，約以兩基告成，蓋將使陵運永無水患，而中州之民不爲魚也。獨計蒙牆口，其奔逸之河也。王家口，其未成之河也。河已南而挽之使東，其勢非東方之盡下不可。且王家口地視黃河水面高者至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所開新河，闊不過二十丈，深不過一丈五尺。此與黃河北大絮深，其不可同年語也明矣。新河高而舊河下，則水不奔趨，新口小而舊口

大。則水不吞入。引之而流不來。刷之而衝不去。鑿者不勝。築者不勝。潰開河而實無河也。且所勸者。止徐州九里溝以上。而徐、邳一帶。全河門戶。運道襟喉。先因黃堎口決。分奪全河之水。嗣因蒙牆口決。盡奪全河之水。致一望平壤。所在膠舟。不聞一勸焉。議者又曰。自大浮橋以至邳州。河身深闊不減。昔日呂梁洪水面以上。尙高二丈餘。其間磨兒莊雖稍有淤灘。全河俱在。略加修濬。黃河一到。可無阻礙。誠大加展闊。未有不順流而東者。又一說也。然總河議纔兩月。王家口已無迎溜之勢。旋開郭遂莊以達下劉口矣。或謂賈魯一河。蒙牆、黃堎二決口之水俱入其中。爲下必因川澤。力半功倍焉。而議者又以復賈魯河不便於河南。開王家口便於河南。不便於山東。噫。苟有利於社稷。安問其河南與山東也。第恐水勢難強。南隄不能束其溢。石壩不能攢其流。灌城郭。漂人民。山東之水災頻仍。河南之阡危轉甚。矧其禍又不獨在河南。山東而中於陵運也。昔宋熙寧河決恩州。司馬光請於二股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既深。卽塞北流。放御河。胡盧獨下。以紓恩、冀深。羸以西之患。帝曰。東流北流。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眞仁人之言哉。今奈何爲一方擇便也。矧開河易。塞河難。塞決河易。塞千百年之黃河難。今王家口在蒙牆決口之上十五里。其河則黃河也。不辨牛馬。望洋向若。卽汲、鄭、王一延之徒。猶且卻步而不敢前顧。欲捧土而塞孟津可乎。夫新河旣成。不塞黃河。則水勢有所專趨。新河終爲淤澱。是棄前功也。塞之又難爲力也。無論全塞。卽稍塞之。其上流銅瓦廂、芝蔴莊、黃陵岡諸處。水決裂四出。

若黃陵岡一決。則水滄漕河。奪汶濟入海之路以去。如永樂景泰故事。是漕舟不通而咽喉盡塞。視今日黃河雖南。而小股河李吉口涓涓之流。猶可下通徐州。建開濟運。其事勢不侔矣。且夫李吉口淤而黃堽口決。黃堽口半塞而蒙牆口決。下決未通。而傍決復塞。則愈決愈上。此往事之明鑒。以下俱明

大通河即潞河。舊爲通惠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爲七里深。東貫都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餘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爲一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國朝永樂以來。諸閘猶多存者。仍設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德間。累疏功不果就。嘉靖六年。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造剝船三百隻。分置各閘。使製布囊盛米。雇役遞相轉輸。

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源出胡地。經密雲縣。合大通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源遠流迅。河皆溜沙。每夏秋暴漲。最易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築。屢築屢決。正統三年。官相視地勢。自河西務徑二十里。改鑿順下。河遂安流。每於淺處設鋪舍。置夫甲。專管挑濬。舟過則招呼。使避淺而行。自此而南。運河淺鋪。以次而設。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之輝縣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

邑以入津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此河自德州而下。漸興海近。河狹地卑。易於衝決。

會通河自臨清迤南至濟寧州。元初。由任城開渠至安民山一百五十里。復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渠。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歸漳。衛。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鄆城縣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漸淤。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疏鑿元人故道。乃於東平州戴村汶水入海處築一土壩。橫亘五里。遏汶水使西流。盡出南旺。分流四分往南。接濟徐。呂。六分往北。以達臨清。自後添設新閘。修築舊岸。大爲漕運之利。

汶河一出新泰縣宮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安州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縣寨子村。俱至州之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來會。經寧陽縣北堽城。歷汶上。東平。東阿。又東北流入海。元於堽城之左築壩。遏汶入洗。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以達於淮。自永樂間築戴村壩。汶水盡出南旺。於是洗。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復通洗。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邳州淮河。

洗河乃汶水之支流。出寧陽縣北三十里堽城西南流。又循縣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出天井關河。

沂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金口壩上，卽與泗會；一南流亦與泗會，出壩里河。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五里金口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國朝因而修築。每夏秋水長，則啓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壩里河出師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濟。又南流會泲水至濟寧，出天井閘。

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於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旁有河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以濟徐、呂二洪。每年水勢淺深尺寸，管洪官按季奏報。前代嘗引沁以通衛，正統以前，其支流猶自武陟山原村東北，由紅荊口經衛輝，凡六十里與衛通。天順七年，河趨陳、潁入淮，乃開沁以達徐，復引河以合泗，而入衛之故道始湮。

新河在昭陽湖之東，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嘉靖六年，以河決，命官開濬，垂成而止。四十四年復決，乃因舊跡疏鑿，又起留城至境山，濬復舊河五十三里。凡役夫九萬一千有奇。八閘月而成。隆慶元年，山水衝決，復淤新河之三河口，乃經理沙、薛上流，各開支流，築黃家口、豸裏溝等壩，引

薛河由呂孟湖出地浜溝。築宋家壩。引沙河由尹家湖出鮎魚口。築黃甫壩。引沙河由滿家湖入南陽湖。次年工成。又爲三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隄三十餘里。只建閘九。築壩十三。減水閘二十。開支河九十六里。三年又於昭陽湖以東。沙、薛二水所從入舊河處。開鴻溝廢渠。達李家口。回回墓。而東出留城關。計六十餘里。積水俱有宣洩。滕、沛利之。

迦河自邳州抵夏鎮。凡二三百三十里中。微湖、沂河、兗東汶泗沂、費滕嶧諸山水鍾焉。爲徐、邳囊鑰。引泉水以達呂湖。引湖水以入迦河。由宿遷出口與淮流接。可避黃河之險。隆慶中。朱衡建議。下羣臣熟計。嗣是言官屢請。舒應龍創開韓莊渠。分洩湖流。續劉東星分委諸臣。併力疏濶。又開黃泥灣支渠。節縮湖流。築塞舊漕。使水專一而不分。建豎壩閘。使水滯蓄而不洩。然河狹微有土山。第便輕舟。其下版石。人力難施。而說者以開韓莊之山。疆不過數十里。鑿梁城之山。渠不過十數里。費金錢不過數萬。憚此數十里之艱。而日與黃河爭數千里之利。惜此數萬之費。而歲置千百萬於洪濤澎湃之中。孰難孰易。況設閘必須用石。則開鑿亦非虛糜矣。

海運起於元伯顏。其議三變。終元之世。賴之。京師卽元故都。北以居庸。巫閭爲城。南以大海爲池。轉運之路。淮安爲中樞。河運爲左翼。海運爲右翼。永樂中。尙循元之故道。以會通河成。遂罷。邱濬嘗極言海運之利。而羅洪先訪其道里島嶼。若風雨雲日之占驗。載之輿圖中。所以屢議屢格者。不過動色於風。

濤耳。不知海人行海，亦猶陸人行陸。其習知島嶼以灣泊，審潮迅颶颶之期以爲趨避，自可無患。且元人海運所以有失者，起太倉、嘉定遞而北，茫茫萬里，風濤叵測，無山可避。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而登州有海市，云是石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則水淺之證。海運必通膠萊，輿地圖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源，出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流西河入萊之海倉口，以其自膠抵萊，故名膠萊。元時所濬，可避迤東海運數千里之險。今壩閘遺址尙在。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巡膠萊，訪其遺跡，爲圖表之，副使王獻力主其說，遂有膠萊之役。自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口，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貯潮水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餘里，中有分水嶺，開鑿雖難，止三十里耳。河成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口、馬家豪麻灣口、海倉口，徑抵天津直沽，凡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卽海行，止由海套，不泛大洋。歷劉家蓬萊島沙門里，水成山諸險，功垂成，會獻去官中罷，今故老猶能道其詳。且謂稽不過數萬，役可借班軍，不煩他勞費，二年可告成功。與河運遞用，此塞則彼運，彼塞則此運，仍設重兵屯守膠萊海次，衛漕防倭，亦一巨鎮也。難者謂隆慶中，王宗沐嘗行之，誹刺藉藉，會再運三百艘壞而罷。然河勢湍悍，適逢其怒，不啻海波之惡，閘河中兩舟難並，魚貫逆遡，一夫大呼，萬楫俱停，一舟連觸，數舟並壞，較之海運，利害亦相當矣。抑霍韜有云：古黃河自孟河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故道，莫若於河陰、原

武之間。審視形便。導河入衛。以達於臨清。天津。不惟徐、沛之流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勝所壯百倍。冬夏水平。則由江入淮。沂流至於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黃窪又云。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於河。南旺、馬場、樊村、安山諸湖。但封浚泉源。修築隄岸。疏河中積沙。以深蓄湖水。則湖外長濬馬房。南至鉤兒口。北至安山。卽宋之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諸湖水低。改漕經焉。可免濟寧高源淺澀之艱。又一說也。淮安之東南有高家堰。永樂間。通淮河爲運道。築隄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建閘遞爲啓閉。而築壩以殺水勢。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湖。隄黃浦八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縣界。皆運道所經。湖東有隄。長三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隄。運船觸隄多敗溺。宏治三年。於高郵迤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嘉靖五年。於汜光湖東開新河三十里。康濟河遂棄。萬歷十二年。又於隄東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宏濟河。蓋寶應諸湖。隄岸相接。其有溝可通注於海者。置水閘以防其洩。又南則爲儀真之上下江口。及瓜洲便河。皆由江達淮之運道也。黃河爲運道之最險。曰徐州洪。亂石峭立。幾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去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道要害。萬歷十一年。議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設閘。以避咸港之溜。

士奇曰。河源起北紀之首曰北河。江源起南紀之首曰南河。江始岷山。浸至楚荆。波濤洶湧。奔流赴海。河源雖長。未若江廣。而爲患最大。治無善策。何哉。夫河能爲災。亦能爲利者也。故不知河之利者。則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盡力溝洫。而稷成之。東南無不耕之土。分畦列畛。畝自爲澮。頃共爲渠。疏而成川。窪而成淵。漏者坊。塞者濬。四野溝洫。皆治水之處。三時耕斂。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業皆治水之人。試觀沿江圩田。重重連隄。卽有衝決。距至百損。故能束橫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一。西北多荒土。種亦黍麥。水不爲利。遂反爲害。稍陽則傾瀉而無所停。淫雨則肆溢而無所約。桑海時變。聽之河伯。而曰神不可以人謀。則寧夏之沿河套地。最號沃壤。神何獨庇此一方乎。又謂西北不可以稻。則三代之盛。都於冀雍。曷嘗仰給東南。夫天人互勝。損益相生。利害旋轉者也。墾田受一分之利。卽治河減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爲暴。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煩官府之鳩。此執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識其水性。因以順爲功。其與不習之吏。驟而嘗試。逆施而倒行者。又相萬也。海運之法。以爲海波甚險。而閩粵鏡澳。全以航海致富。以爲島夷足虞。而嘗元季世。猶能什達六七。嗟夫。非常之原。世之所驚也。卽十全之墾田。猶病阻格。況海運利害參焉者乎。然海運不可復。而膠萊故道宜備緩急。墾田不可與。而沿河諸邑亦宜廣疏通。遣派治河。派壅而河終潰。舍河議漕。河決而漕并壞。故分支導河。因河爲漕。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利也。計今獨泗陵不得不嚴爲隄。其他無

分河南、山東、第相河必下之勢。以成其必由之道。亦如南江。庶幾一方病而諸郡猶不爲魚乎。若夫彼此顧忌。首尾牽制。較利害於毫毛。而不權重大。取旦夕之苟安。而不計久遠。石砥強鑿而罔功。漏卮旋塞而隨裂。此無異於捧土爲戲者也。余前過徐。相水之勢。必決入城。語分巡公。急移民出。而以愚民不可與慮始。請公以身先之。公以予爲迂。憚弗徙也。未踰年而河夜決。盈城半爲魚矣。公舍居高。與居高之民得。以舟濟。以上俱明副書。

27433



本國學基
叢書行
水金鑑

八

MT
TV-692
70
2:8

書叢本基學國

鑑 金 水 行

(八)

錄輯洪澤傅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2168 0242 5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兩河總說

總理河道都御史戴時宗上疏。爲備陳黃河事宜。以寬聖慮事。臣歷魚臺縣。按視新隄工程及黃河水勢。適新水汎漫。兩崖無土。工力難施。乃捨舟陸行。繇金鄉縣歷曹武入河南界。開挑梁靖口。通賈魯舊河。關趙皮寨。越汴梁。抵孫家渡。隨處分派丁夫。督以官屬。蓋欲疏濬上流。分殺水勢。徐爲下流築塞之計。乃放舟黃河中流。遍觀大名等府舊嘗決處。返棹曹單。循魚臺出沙河驛。泊雞鳴臺。往來魚沛間。督築新隄決口。時已六月。盡間矣。臣竊伏自念。頃者黃河變遷。運道阻患。陛下日夕憂勤。乃用言官議。不以臣愚不肖。謬承其任。臣圖報無方。不敢愛死。雖溽暑馳驅。豈敢辭勞。卽今各處工程。雖未報功。而始終本末。已得梗概。用敢預先上陳。庶幾稍寬陛下宵旰之憂。亦臣區區犬馬之微誠也。臣初受任時。訪求士大夫及道途來往。皆以魚臺水勢洶洶。似不可爲。乃今觀之。殊有未然。夫天下之事。可以遙斷者。理而不可遙定者。形故耳聞。不如目見。意料不如身親。今議者欲尋故道。而不知故道之未可盡復。欲除近患。而不知近患之未可亟去。臣請終言其說。夫黃河遷徙。自古不常。今北自天津。南至豐沛。無尺寸地無黃河故道。其在當時。無不受其害者。古今言治河者。俱無上策。唯漢賈讓言不與河爭尺寸之

地先儒鑿之以爲至論。今必求河之故道。則禹貢時九河乃在河間滄定間。隨引河水入汴。南達江。淮。又引河鑿渠。北通涿郡。今涿水路絕。惟淮流如故。然已非向者之舊。漢唐皆都關中。不借河水之用。宋以都汴。切近河災。其防河與防北寇糜費若等。然自始迄終。河患莫絕。我朝定鼎燕都。一切漕運。取給東南。自淮達徐。皆藉河水之力。往年河入豐沛。沽頭上下諸閘皆廢。而舟楫返利。今年天旱不雨。運道幾涸。濟寧以南。若無魚臺之水。則漕舟非旬月可至。此河水不可無之明驗也。臣到河南。見河東北岸。比西南低下。不啻四五尺。若引而決之。繇東平張秋入海。爲力甚易。魚臺之水。涸可立待。然中梗運道。東兗以下。必皆阨塞。故國家立法。盡三省之力。自開封府簡瓦廂。以至考城縣。流通集等處。防守東北岸。如防盜賊。意固有在。然猶未也。又必如議者之說。地道變遷。九河可復。繇鄭衛滄。景以至天津入海。庶幾河患永絕。然恐徐淮以下。一帶皆涸。尤不可之大者也。昔者禹治九河。不過達海而止。古今以行所無事稱之。今欲治河之患。而又欲借以濟吾用。使禹復治。必不用往日之法矣。臣所謂故道之不可盡復者此也。河水所至。必爲民患。今不暇遠舉。且如弘治年間。河溢曹單湮沒。一二十年。至正德年間。河徙豐沛。而後曹單之患息。又一二十年。至前年夏秋。復徙魚臺。而後豐沛之患息。今飛雲橋路絕。高過平地。又純是淤沙。人力難施。決無復通之理。縱使復通。不過移魚臺之患於豐沛。是一患未除。而一患復生也。夫河水驟至。名曰天災。人猶嗷嗷。今豐沛之民。方且息肩。又欲引水而灌注之。民其謂何。昔

宋神宗時。河決滄景。司馬光議棄北流。而治東流。以俟二三年。河流深廣。然後徐議。神宗曰。東北流之患。孰爲重輕。光曰。兩地皆吾赤子。然北流已殘破。而東流尙完。議者以神宗所問。有君人之度。而司馬光所見。得權時之宜。援古酌今。何以異此。臣所謂近患之未可亟去者此也。臣歷考河志。洪武元年。河決舊曹州。自雙河口入魚臺縣。太祖高皇帝用兵梁。晉間。使大將軍徐達開場場口。入於泗。以通運道。後因河口塞淤。乃修師家莊石佛諸閘。又開濟寧州西耐牢坡。接引曹。鄆黃河水。以通梁。晉之粟。永樂九年。太宗文皇帝復命刑部侍郎金純。看視河勢。發河南運木丁夫。開濬故道。自開封引水。復入魚臺場場口。出穀亭北十里。以修太祖時故事。今所謂永通。廣運二閘是也。繇此言之。則魚臺乃河之故道。議者偶未之考耳。爲今之計。欲治魚臺之患。必先治魚臺所以致患之本。欲治魚臺致患之本。必委魚臺以爲受水之地。蓋河之東北岸。與運道爲鄰。惟有西南流。一繇孫家渡出壽州。一繇渦河出懷遠。一繇趙皮寨出桃源。一繇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而以全河南奔。故豐。沛。曹。單。魚臺以次受害。今不治其本。而欲急除魚臺之患。臣恐魚臺之患不在豐。沛。必在曹。單間矣。然臣所以欲暫委魚臺而不治者。其說有三。其策亦有三。夫治本者先正其本。濬流者先導其源。上源既分。而下流自殺。其說一也。臣初到魚臺。夏麥已收。新水適至。被水之鄉。已爲棄地。縱欲耕種。須待明年。今歲不治。民不大病。其說二也。河流既久。將自成渠。因而導之。當易爲力。既免勞費無益之憂。且無東奔西突之患。其說

三也。五月二十二日，臣已將梁靖口開通賈魯河。六月初五日，又將趙皮寨加開深廣。但魚臺之功未完，以此未敢具奏。惟孫家渡雖已挑通，而行水尙少。方議開濬渦河一道，議者以中經祖陵未敢輕舉。今山、陝、巨商往來汴梁者，皆繇小浮橋直泝梁靖口，趙皮寨河口舊止五十餘步，今已闊一里許。下流不能容，乃至漫入夏邑。此二河皆上年所未有之事。大約河勢已殺十之三四，然魚臺之水所以未即消者，以前人議築新隄，橫亘其東，無所於洩故也。臣初到時，卽已病之。今議於新隄開設水門數處，使入昭陽湖，及盛應期所挑新河，出金溝留城境山，庶幾西岸之水可以少平。然一時木石俱難卒辦，聊以椿葦權宜應變而已。候秋水稍落之後，另議興工。魚臺之水雖多，然皆汎漫，實未成河。其趙皮寨與開封府筒瓦廂、大名府杜勝集等處相對，梁靖口與曹州娘娘廟、考城縣流通集等處相對，臣已預戒官夫，重加捲埽，乘此魚臺之水下壅之時，逼之使西南流，一策也。二河旣通，孫家渡冬月可完。雖渦河一道，方在別議，然以其一出魚臺，四道並行，其勢已弱，則所來之水，反足以濟吾運道之不足。如往年河出豐沛，沽頭上下諸閘不事啓閉，而舟楫通利，一策也。萬一溢出穀亭以北，則候其河流漸深，河渠漸廣，因而通場塲口故道，今永通，廣運二閘俱存，閘夫編設如故。嘉靖六七年間，曾因大水糧運，皆繇此行，比與濟寧諸閘，近便甚多。此可以復國初之舊，又何患焉。一策也。夫有前三說，并此三策，故臣斷然以賈讓、司馬光之言爲可行。然臣私憂過計，黃河變遷，自古不常，以臣之愚，豈能逆料於三策之中。

但審觀事勢。爲今之計。不過如此。萬一此後果如愚慮。出臣前策。則河有西南之漸。永無運道之虞。固其上也。出臣後策。則借此河水之力。足資運道之利。亦其次也。臣才識迂疎。不逮前人。而又承此久殘極弊之餘。東馳西驅。奔救未及。伏望陛下鑒臣愚慮。察臣愚忠。不棄芻言。不惑流議。特與密勿大臣參議可否。使臣得以一意從事。庶幾少畢犬馬之力。以報陛下知遇之恩。尤望陛下少寬南顧之憂。以享和平之福。臣不勝惓惓。願望候命之至。

吳山治河通考。載公之疏。實錄已載其略。在黃河二十三年。茲以其言黃運相關之故。又備錄於此。

國朝黃河入運。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場場口。入於泗以通運。時戴村未壩。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場場以濟之。二十四年。河決陽武東南。由陳。潁入淮。而故元會通河悉淤。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尙書宋禮。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成績。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場場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爲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尙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役丁夫五萬八千。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宏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儀封。考城。歸德入於宿。以布政使徐恪言。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之。宏治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六年。訛言沸騰。有云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有

云陸運雖費餉事亦辦。朝議弗之是也。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銳。役丁夫十二萬有奇。一濬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於淮。一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分土命工。始塞張秋。二年告成。自是河南歲計河工矣。正德四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趨沛縣之飛雲橋。入運患之。工部侍郎崔巖。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塞垂成。暴漲潰之。巖以憂去。侍郎李鏜代之。四月弗績。盜起而罷。七年。都御史劉愷築大隄。自魏家灣起至雙壩集。亘八十餘里。都御史趙璜又隄三十里。續之。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雞鳴臺。七年。淤廟道口三十里。都御史盛應期開趙皮寨白河諸支流。殺水勢。役丁夫五萬八千。三月而成。乃議開夏村新河。役夫九萬八千。四閱月。朝議不一。罷之。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闌面。九年。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穀亭。十一年。十二年。水竟不耗。十三年。廟道口淤。都御史劉天和。役丁夫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四。濬之。四月始成。而忽由趙皮寨向亳。泗。俄驟溢而東。向梁靖口。漸奔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運河淤。二洪阻涸。秋冬忽自河南夏邑縣。太丘四村諸集。攻開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城之南。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俄塞。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大涸。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淤。二十六年。決曹縣。衝穀亭。運河不淤。三十二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

千有奇。濬之二月而成。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蕭縣薊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趨東北段家口。析爲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爲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爲十一流。遂不淤。然分多則水力弱。水力弱則併淤之幾也。四十四年七月。河果大淤。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自沙河至徐州。俱入北股。至曹縣崇朴集而下。北向分二股。內南之一。遶沛縣。戚山。徐州。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州。北一。遶豐縣。華山。北。又分二股。南之一。自華山東馬村集。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溢入運河。達徐。北一大股。自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而又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漫散湖坡。達徐。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八月。少保尙書朱衡。乃請開盛應期新河。濬留城舊河。同都御史潘季馴。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一百四十一里有奇。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有奇。役丁夫九萬一千。八閱月而成。七月。河復決沛縣。衝運河。而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坡。九月。馬家橋隄成。水始南趨。秦溝。冬。沛流遂斷。隆慶元年正月。河南衝濁河雞爪溝入洪。二年。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三年。四年。河大漲。徐州上下。悉爲巨浸。舟行梁山之麓。而茶城至呂梁兩崖。爲山所束。不得下。又不得決。五年。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口。曹家口。青羊口。南決關家口。曲頭集口。馬家淺口。閻家口。張

擺渡口、王家口、房家口、白浪淺口。凡十一口。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損漕舟千有奇，則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泃河、海運紛沓焉。莫可歸一。都御史潘季馴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僅僅一溝，遂塞十一口，併衝口溝大疏導而八十里之故道漸復。明年議大隄兩崖，北隄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六年二月，少保尙書朱衡、兵部侍郎萬恭至，悉罷膠、泃之議，而一意事徐、邳河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月，兩隄成。各延袤三百七十里。始列鋪布夫議修守如河南、山東黃河例。河乃安通。萬曆元年，運又大通。議始定。夫黃河有幹有枝，嘉靖四十四年以前，析十一枝，上流而復歸於徐州之幹河，故幹通而枝淤。隆慶五年以前，析十一枝，上決而不歸於邳州之幹河，故枝通而幹淤。若植木焉，枝榮則幹瘁，幹榮則枝瘁。與其瘁幹，孰若瘁枝。治河者，與其枝通，孰若幹通。故黃河合流，防守爲難。然運之利也。國家全藉河運，往事鏡之，何嘗一年廢修守哉。或者欲分河以苟免修守之勞，而不欲事隄以永圖餉道之利，又不虞河分之易淤，隄廢之易決，其未達祖宗之所以事河與河之所以利運者歟。

治水筌

河兼漕而專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漕也。河者，漕之藉也。然則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防河也，資其利乎。曰唯唯否否。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州，冀爲都會，河流碣石以入于海，兗浮

濟、滌、青、浮、汶、濟、徐、浮、淮、泗、揚、浮、江、漢、豫、浮、于、洛、梁、浮、潛、沔、以入于渭、雍、浮、積、石、至于龍門、未有不通於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於渭、唐漕江、淮之粟、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于渭、亦未嘗不藉于河也。獨今日哉。于慎行河防一覽序。

太常卿余毅中全河說云、洪惟我國家、定鼎北燕、轉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而復資其利、故較之往代爲最難、然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滋起、于是有以決口爲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爲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旁決、將安用之、無論沮洳難舟、田廬咸沼也、是索途于冥者也、又有以縷隄爲足恃、而疑逸隄之無益者、不知河挾萬流、湍激異甚、隄近則逼、迫難容、隄遠則容蓄寬廣、謂縷不如遙、是貯斛于孟者也、又有謂海口淺墊、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瀆、乃二瀆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豈能幾舊口萬分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咽于脅者也、又有謂高堰築則泗州盜、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而營堰工、是求前于却者也、它如絕流而挑、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洫以灌、溉、襲、虛、舊、之、談、而、懂、時、宜、之、策、者、紛、紛、藉、藉、載、道、盈、廷、至于釣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有淤、膠、隄、三、河、之、說、焉、不知既治河而又別治漕、是以財委整也、又有與復海運之說焉、不知歲用民

賦而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壑也。嗟嗟。謀室于路。則三年靡成。回車于岐。則千里坐失。又何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爲魚耶。然諸爲前議者。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理耳。蓋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潘公履膺河寄。洞炤委源。才謂精誠。並稱絕世。爰偕故右都御史江公。決策上請。事悉具。兩河經略疏中。大都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寬築隄坊。則衝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遙隄固矣。并隄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淮不東注矣。隄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侵矣。修寶應之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畛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舻。若履枕席。轉徙子道。寢緣南畝。蓋借水攻沙之效已較然顯白矣。若謂水循于分。湧于合。恐其合而湧也。則隄址既遙。而奔騰可恣。是寓分於合矣。若謂胡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合而河自深。是藏濬于築矣。若謂胡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即大關。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深。是用淮于河矣。若謂河決爲天數。不可以人力彊塞。故曰故道難復也。然既塞之後。河卽安瀾。是全天于人矣。若謂胡不創開一渠。而拘拘膠柱爲也。則二百年地紀之故道。天儲之懿規。本無庸創。而自今復之。是兼創于守矣。若謂開壩之復。行李稍滯。然河渠既奠。

而行李益通。何便如之。是含速于滯矣。記禮者。謂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治河之事。良亦類此。是故排河。淮非難。而排天下之異議難。合河。淮非難。而合天下之人情難。史遷氏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爲利害也。故今日之功。非當事大臣暨余等諸臣之功。皆聖明之功也。蓋知河固難。而知知河之人尤難。知河之人固難。而任知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使非聖明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也。其何能功。繫驥之足。則難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難望其必敵。使非聖明之寬假便宜。而不從中制也。其何能功。蜚蝗蔽天。則農稷不能善稼。奔駟曳轍。則王造亦廢。馳驅。使非聖明之不惑浮言。而私撓必黜也。其何能功。千仞而坡。則牧豎陵其阜。數尺而峭。則樓季不敢躡。使非聖明之嚴懲墮慮。而凜莫可干也。其何能功。空柯無刃。則公輸不能以斲。虛露乏粒。則易牙不能以炊。使非聖明之破格折兌。而大費不慊也。其何能功。張鷟以行。糞然後人罔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人罔不奔。使非聖明之綜覈明允。而微勞必錄也。其何能功。昔晉富平津河橋之成。武帝謂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此。善乎。部疏有云。其本在明良之相遇。其機在賞罰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之治河者。其尙仰體君相任人圖治之心。俯督河臣嘔心腐舌之意。相與踵而行之。期于勿壞。勿以事既卽安而玩愒。勿以功非已出而更張。如周郊之有陳畢。終始協心。如漢法之有蕭曹。寧一作頌。如此則漕河之允翁。當與國家億萬年。

靈長之祚。同垂罔極也。斯豈非國家甚盛隆事哉。斯豈非國家甚盛隆事哉。余謹不嫌侈大。贅筆于簡。

作左契焉。河防一覽。殺中字子執。銅隄人。萬歷甲戌進士。

嘗謂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業。黃水自崑崙入徐。邳。歷桃。宿。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桐柏入鳳睢。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故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國朝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淮以南自山陽起至瓜儀。計三百餘里。淮以北自清河起至徐州。計六百餘里。又四十里而至鎮口矣。糧艘一入鎮口。則運事可冀保全。自古餉道之便。無逾於此。此平江陳公獨爲注念。而矢謀以裨國計者也。方其始事。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自新莊鎮起。至越城止。計一萬八千一十八丈。橫亘西南。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至柳浦灣。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也。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鑿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民到于今受其賜。此古人已試之良規也。爲今之計。惟在修復平江之故業。而隨時斟酌之可也。宋儒朱子有言。禹之治水。只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自消。由斯以譚。欲得上流之沛達。必先下流之疏通明矣。試自輿鹽迤東。

擇其便利之所。如白塗河、石磯口、廖家港等處。條爲數河。分門出海。然後從下流而上。將高郵北界開清水潭。寶應南界開子嬰溝。山陽東北開涇河口。濬其壅淤。關其窄隘。使河深廣。中有所受。下有所洩。而餘水易達於海。則興鹽、秦之水有所歸宿。而高、寶之水次第東行矣。如是則汜光諸湖可令虛腹。而武墩、周橋、高澗之收容納有地矣。倘慮西來水多。一時宣洩不及。再於瓜洲十壩開十閘口。儀真五壩開五閘口。灣頭閘旁增置一壩。令入通、泰、鹽河。則分洩之路既多。潰決之患可免。即使伏秋暴漲。不能爲災。自淮以南之運道。可永保其無虞也。傳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釋者曰。地中。兩崖之間也。由斯以觀。則河水之行。非汜溢四出。明矣。試將戎家口、新衝口、黃埭口、義安山口盡行堵築。使全河之水悉歸故道。或如萬歷二十五年故事。引水從小浮橋入正河。則水合力強。積沙自去。河不濬而深矣。如慮霖雨爲滂。黃水溢決。除崔鎮、徐昇、季太三義減水壩四道外。另於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增建減水壩三座。如水高於壩。任其宣洩。水與壩平。任其停蓄。則下流疏通。上流利達。不惟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壅淤。自淮以北之運道。可永保其無虞也。議者謂河水溢決。病在兩隄。東水太急。勢乃中潰。故古之治水。惟曰濬。曰排。曰決。未聞築隄而反障之也。殊不知古之治河者。去民之害而止。故可疏可濬。可排可決。隨勢利導。不與水爭。今且資之以爲利。一則環帶陵寢。一則灌輸漕餉。而民生又其次也。治之者去其害。且虞併去其利。留其利。又虞併留其害。利與害相倚。去與留

相持。展轉圖維。求爲良策。乃興築隄之議。蓋築隄所以束水。束水所以刷沙。計無善于此者。若散漫無制。任其所之。則潰敗決裂。茫無下手。而于祖陵運道。民生胥失之矣。嗟嗟。遙縷二隄之設。先臣卓有深見。非可易視之也。自徐抵淮。兩隄相望。蜿蜒綿亘。勢如長山。挾河中行。即使異常泛漲。縷隄不支。而溢至遙隄。勢力淺緩。容蓄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出。譬之重門待暴。則暴必難侵。增續禦寒。則寒不能入。自然之勢也。故在遙隄之內。則運渠可無淺阻。在遙隄之外。田廬亦免滄沒。雖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縷隄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遙隄即止。嘗考宏治以前。張秋屢塞屢決。先任都御史劉公大夏。將黃陵岡一帶。增築太行隄一道。而張秋之患遂息。此其已試之明驗也。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爲害。何哉。卑薄而不能支也。迫近而不能容也。雜浮沙而不能久也。隄之制未備耳。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者之爲下策。豈得爲通論哉。築隄之法。必眞土而勿雜浮沙。必高厚而勿省工力。必讓遠而不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議者又謂泗陵水滄。咎在高堰。遂上疏極言堰之爲害。欲盡撤高堰而後可。殊不知高堰一去。淮水南注。峻若建瓴。山陽高寶以下。盡爲池沼。且淮水大洩。力不能控黃。萬一黃蹶其後。輿之俱南。不惟運道旣傷。而祖陵合襟王氣。亦從此大損矣。然則堰亦何負於治河者。而諄諄欲去之耶。況一堰之間。三開溝澗。自足洩水。其與拆堰同也。發言者特未之思耳。議者謂黃不兩行。黃壩新河之開。得非添足之蛇乎。余曰不然。當祖陵滄浸之

時。天威震赫。臣下憂危。總河楊公。一時分黃洩水。使淮水通流。而泗水尋即消滅。總之急君父之難。而他非所計也。今黃水從新河行者。若湍急如初。由清口出者。猶安然如故。則運道原不相妨。無容別議。若清口日漸淺澀。而新河浩蕩奔騰。則有奪正改移之勢。前議鮑王決口。建立閘座。似不可已。運船從此入口。轉入新河。以就正道。此總河公初意也。若新河勢緩土淤。則止建一減水壩。以備滿溢。不必重濬。復費工力也。凡此皆黃、淮之大較。運道之坦途。亦治兩河者之要法。其他如儀真東關等淺。歷石人頭。楊子橋。三汊河。直抵高廟止。一帶運河淤淺。寶應一帶湖隄圯壞。黃浦決口。高堰隄埂。均應修理。清江浦長隄卑薄。柳浦灣至高嶺舊隄塌損。桃、清、邵、宿兩岸遙、縷二隄。時加修築。或葺舊工。或勦新址。或因高阜。或填窪下。一一次第舉之。則運道通行。自垂永利。此在當事者臨時區畫。隨地制宜。非搦管者所能殫述也。張兆元曰。嘗今運道。其藉力淮。黃二瀆不淺矣。若令黃不旁決。則衝漕力專。淮不旁決。則會黃力專。淮、黃既合。則控海力專。河不必關而沙自刷。海不必濬而水自深。此正以水治水。行所無事之智也。雖神禹復起。不易吾言矣。張兆元兩可憎。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八

兩河總說

我朝黃河之役。比之漢。唐以後不同。逆河之性。挽之東南行。以濟漕運。故河患時時有之。自海運既罷。中漕運又罷。專出邗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故河水不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道。蓋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演。南出二道。皆徑入淮。東南出一道。東出五道。皆入漕河。并入於淮。乘淮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河流大而所受狹。不能容。勢必橫溢而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闕爲禍不大。決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故往歲張秋潰決。運道不通。宋時澶州一決。灌壞州縣數十。爲禍不小。況今之防河。自底柱而下。行於平地。旣防決大名。又防決臨清。又防決濟寧。又防決徐州。又防決潁。壽以犯鳳陽。又欲遏其流不南出。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之舟。此其計誠難也。今河南修河之役。盡民力。竭民財矣。隄密於田畔。地破於潰瓜。及今不處。禍未已也。爲今之計。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顧其喜功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遂爾中止。今猶可復也。或於汴西潘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擇濬一道。以少殺其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廢堤。以防豐。沛漫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堤。以防新決河口可也。或講求海運之法。

卽不能如國初婁淞開洋。歷大洋之險。宜考禹貢礪石入河。沿江入海。海運之說。及秦時起瑯琊負海之郡之說。唐人雲帆遼海。糯稻東吳之說。或於淮口入海。遶出登萊大洋。經海倉。昌邑。海豐。以至天津可也。或云登萊外洋有白蓬頭水。有官綠大洋。黑水大洋。又有礁石之險。則由淮之清口入海。遶出東阪山。風帆一日夜可達青州安東衛。篙師舵工皆安東人。商賈時時往來。由安東衛風帆三日可達膠州。其間惟石白島。唐島二山頗大而險。今私船往來。遶出山後。未嘗有覆沒者。旣至膠州入新河。可二百四十里。至海倉復入海。新河者。卽膠水也。東爲膠東。西卽膠西也。相傳勝國時。亦嘗濬此。以避東海數千里之險者。蓋膠之東南。出卽墨菴山。成山。折而西出登州北海。始達海倉。不若由膠河之爲便易也。又自海倉一夜便可到天津。蓋相去三百里。今天津海倉間人。販易載小艇。乘月夜往來也。所謂新河者。原出高密界中大水泊。南北分流。南新河流入南海。北新河流入北海。雖出高密。亦由諸野川澗合流始大。夏秋爲甚。南至膠州東界。北卽海倉巡司。海倉有大舟載米麥可三五百石。意卽古者運青萊之粟。由海入薊之處也。自海倉至天津海濱。更無山陵之險。如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博興。濱州。利津。海豐。蒲臺。陽信。鹽山。慶雲。滄州。迤東皆平衍斥鹵之地可見矣。河北有警。臨清。濟寧可憂也。淮西北有警。清口。豐沛可憂也。江北有警。邗溝上下可憂也。故海運之說。亦不可不預爲之計。正統也。先之難喜寧道之據臨清。正德劉齊之亂。運船燬燼者五六千艘。此往事明徵。今直恬然。謂無事耳。憂國者宜有

先事之防矣。鄭曉吾學編餘。是又一邱文莊海運之利之說也。陸萬太天以至明亡。言新河者皆本此。

從古治水稱神禹。禹治水首黃河。黃河自崑崙發源萬里而來。禹導之自積石龍門。蓋特邇其流入中國之始。以爲肇端。後人必追窮河源。好博矣而不適於用。故論禹治水導河。斷自龍門積石始。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龍門在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治其北。鑿龍門分殺其勢。西因其迴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伾。爲大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洛水。爲真定冀州北枯降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爲九河。復同聚一處。而爲逆河。逆。迎也。蓋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九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八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是爲禹之故道。禹之載河高地以入海。蓋自河陰始。河陰以西之故道。終古不失。以東入海之故道。後世一失。從此泛濫南下。四出於冀。豫。兗。徐之區。其勢不可勝窮矣。周定王五年。河徙碣磧。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邱。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卽大野。通淮。泗。蓋河始與淮通。尙未入淮也。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堤。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

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元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漣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於灋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於淮。自此爲河入淮之始。眞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灋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過河。南直壽毫蒙城。懷遠之間。元初。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時專議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以通運道。而河遂與運相終始矣。蓋至元以前。河自爲河。治之猶易。至元以後。河即兼運。治河必先保運。故治之較難。至正初。河決白茅。金堤等處。潁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用都漕運使賈魯言。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五月功成。命翰林學士歐陽元製平河碑文。並作河防記略。其法制工用。爲世取法。明洪武元年。河決曹州雙河口。二十五年。河決原武。會通河決。河自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穎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故道遂淤。至永樂時。歲爲決徙。修築隄防。民困國弊。至九年。決益甚。議濬黃河故道。尙書宋禮加濬會通河。用老人白英計。改從南旺分水。遏汶北合漳。衛遏泗南入沂。淮其北道。魏家灣與土河相連。開二小

河以洩之。有溝渠於衛東北岸通黃河。可直至海。豐者如舊。其南道在南旺之北者。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以免陸運之艱。侍郎金純導河支流。從汴城金龍口至場場。仍合會通河以入淮。漕事定。於是運必借黃。欲通運。不得不先治黃也。正統十三年。河決新城。八柳樹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堤。奪濟。汝入海路以去。諸水俱洩。壞民廬無算。景泰三年。又大決沙灣。近河地皆沒。翰林侍講徐有貞承命以都御史往治之。作制水之閘。疏水之渠。而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水遂不東衝沙灣。更北出而濟。漕渠之涸。弘治三年。決陽武河。自原武。中牟分流爲三。其大者。切近汴堤西北隅。合沁河。泛陽武。封丘。祥符。陳留。杞縣。蘭陽。儀封。考城。曹縣。寧睢。歸虞。永。夏。碭。蕭而下。徐。淮。其次者。橫流封丘之于家集。決孫家口。漫長垣。曹濮。鄆城。陽穀。壽張。東昌。至臨清下衛河。延患於德。滄。與青縣。靜海。天津。始入於海。又其次者。自中牟南下尉氏。雖稍成川。不通舟楫。至其故道。自汴城西南杏花營入渦河者。則淤澱矣。侍郎白昂治之。河倏北徙。去汴城三十里。金龍決口自淤。昂乃築北堤以防張秋之衝激。衛諸郡之泛濫。導南河自原武中牟。下南頓。至潁州。由塗山達於鳳陽。故道合淮以入海。又於東平州戴家廟。及德州之南一帶。多鑿裏河。每河口各建減水閘。以節運河之水。盈則洩之海。而東。竟德。滄之患紓。縮則蓄之河。而漕艘商舶之利。隨河修堤二千餘里。隨堤植柳百萬餘株。又濬萊蕪諸泉二百八十餘處。以濟漕河。南塞決口三十六。疏月河十餘。使由河入汴。汴入睢。睢

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弘治五年。決張秋。入漕河。與汶水合。僉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謂宜疏治上流。黃陵岡。孫家渡。工方興。而復決張秋。東堤百丈。漕舟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手。輒覆溺。時訛言沸騰。疑河不可治。應復元海運。大夏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次第以濟。歲運不失。及冬水落。始爲塞決計。乃親行相視。潰決之源。於孫家渡口。開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糧道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旣分。水勢漸殺。爲築兩長堤。壅水南下。由徐。淮。故道。自武陵。屬之。傷沛。凡三百六十里。曰太行堤。自金龍口起。于家店。及銅瓦箱。東橋。抵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兩堤綿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患。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許。爲減水壩。以殺衝激。自春徂夏。張秋之決塞。賜名安平鎮。九年。考城縣境。東來水勢。徑衝賈魯河。曹縣梁靖口。水溢大隄。遂於賈魯河東岸。築小隄。以護之。正德四年。河決曹。單。八年。復決黃陵岡。嘉靖六年。決曹。單。城武。楊家口。衝雞鳴臺。阻運尤甚。下廷臣議。刑部尙書胡世寧疏言。河自經汴以來。新舊分疏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於淮。今聞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當因故道。而分疏之。若運道。則宜於昭陽湖東岸。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之處。另開新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應止百四十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是則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七

年復決徐沛。漕渠不通。詔舉才幹大臣治之。衆推御史盛應期。奉命單車就道。親詣相度。乃請疏趙皮寨以殺河勢。導之亳泗。歸宿以入淮。別開昭陽湖左新渠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垂成。謗興。詔罷役奪職。嘉靖十二年。河決亳泗。歸宿等處。淤濟寧至徐沛數百里運道。命劉天和督浚。時議紛紜。或謂引黃河便。或謂浚漕河便。天和躬親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淤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又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淤二百七十餘里。始至穀亭。遂定計用浚河扒浚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植柳株以護堤岸。浚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置順水壩。以束漫流。運道暫復。十九年。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涸。命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特言。所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第疏山東諸泉入之。洪沛以南。障之堤。如會通河制。運即通矣。於是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三十一年。決房村。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者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爲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四十四年。河決。以南京刑部尙書朱衡。僉都御史潘季馴協治之。旣至。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得鄒縣章時鸞新渠規度。遂開新渠。舊渠之東。湖曰昭陽。河從西來。匯之。其勢遂絕。渠而左。故舊渠不可復。而新渠在湖之東。河即橫決。得湖而止。乃決策往廬於河畔。撫循十萬衆。與同甘苦。明年。新渠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疏舊渠。留城至境山五十三里。隆慶元年。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沛縣。議者欲復古道。從事於新集。郭貫樓諸處。上源。衡言。上源之議可罷。

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長堤。以防奔潰。乃鑿舊渠深廣之。爲閘八。減水閘二十。壩十二。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名夏鎮河。於是河專由秦溝入洪。夏五月。山水驟漲。衝坍薛河石壩。壞糧艘。議復譁然。給諫吳時來言。舊河不必議。惟新河所受上源山水。宜亟疏濬。仍詔衝區處。遂經理挑築薛河。沙河各支河堤壩。以資蓄洩。運道俱由新河矣。陸慶三年。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崩壞。山東莒。鄒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入邳州。山東巡撫洪朝選疏言。黃河出口之處必多。然後可容其萬里遠來之勢。請開支河。以爲宣洩利導之方。四年。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督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涇口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詔令大立躬自相度。條其利害以聞。復上疏言。治邳河關阻之策有三。一開涇河。一就新衝。一復古道。五年。河決雙溝。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閆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浪淺諸口。凡十一。支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遂欲棄黃河運。而紛紛及於膠河。海運乃復起。潘季馴開匙頭灣塞十二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被劾去。六年。河決邳州。運道阻。朱衡於茶城南北。築兩隄以防河水之出入。北堤自磨

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堤自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束於河流。設軍民守之。河流乃安。萬曆元年。黃河水平。先是運道多梗。戶科賈三近。小試海運。至山東卽墨縣福島。異常風雨。壞糧船七隻。哨船三隻。漂沒糧米五千石。淹死運丁五名。隨罷海運。專行河運。二年。黃河沙淤海口。決房村。傅希摯議開泇河。不果行。三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總漕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萬民號泣。蓋由濱海汶港。歲久道墮。入海惟恃雲梯一徑。至海擁橫流。盡成汎溢。鹽安高寶。遂不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請另設一官。專疏海道。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皆趣海。不必專事雲梯爲便。又上言。今日之河。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兩者爲病。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水隨躡其後。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并聚矣。塞高堰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又高堰塞黃浦上游。則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既塞。則興寶鹽城田地盡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千里之內。民業可安。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可免壅潰之患矣。六年。復起潘季馴。時高堰崔鎮決口猶然未塞。運道沮梗。議者謂諸缺口當勿塞。別開支河殺水。而浚海口以通之。季馴則謂海口潮沙往來。隨浚而亦隨淤。惟導河以歸之海。則導河卽以浚海。而導河未易以人力。惟慎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卽以導河也。若令河決土流。固宜用疏。今下流之決。但欲其疾赴海而害社。豈必疏哉。

於是築堤堰。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南北兩堤。淮水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二口不浚得通。十五年命張居敬踏勘黃河時。河漫流開封。封丘縣。及東明。長垣等處。禮科王士性言。宜復河故道。居敬謂故道難復。議開柴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而淤者復疏。十六年復起潘季馴。督理河道。十九年泗州大水。淮水泛起高於城。溺人無筭。季馴上言。人欲棄舊爲新。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其勢。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雨水漲。久當自消。季馴三仕三已。一以求故道築堤束水。惜水衝沙爲主。是年有條議河道疏。一放水淤平內地。一接築遙堤。一增支渠大堤。一增砌石堤。一浚河避湖諸事。並於運道民生有利。二十三年泗水爲患。總河楊一魁疏言。分黃導淮。明年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關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開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二十五年河大決。單縣之黃埝口。溢於夏邑。永城。經宿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二洪告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謂黃埝口深淵難塞。議浚小浮橋。築小河口。功成東利運。尋久旱。運河澀。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乃議浚黃埝口。及上歸灣活觜。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謂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言未斷之流。已足濟運。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裕。何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而用之哉。三十年於黃家口漲。衝魚單。豐沛。三十一年特用

李化龍。徧行淮、徐、鳳、泗間。得前所開泇河遺跡。喟然興歎。遂專力浚成之。於是運艘通行。昔稱過洪。今稱過淮。爲出險矣。按開泇之議。始自隆慶年間。中丞翁大立。萬歷三年。中丞傅希摯。建議詳明。未得允行。二十年中丞舒應龍。於韓家莊引湖水注之泇。始啓厥緒。二十六年。中丞劉東星。鑿侯家灣。梁城通泇口。遂可行舟。然總未能通達。至是始共贊成。出奇道以避至險。迄今運道無阻。開泇之功。蓋亦偉哉。然東南之漕。自清江浦出口。由清河溯桃源經宿遷。從董溝口入駱馬湖。而抵泇河。尙有一百八十里。假道於黃河。雖河伯安瀾。不受其害。不可謂非黃與運究相終始也。然則治黃者固先保運。而利運者不尤急於治黃也哉。天啓六年。總河李從心。以運舟過宿遷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一船挽拽夫以百計。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爭衡。篋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急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等待。乃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另挑一河。計程六十七里。運船改從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拽之費。遂省。漂蕩磕撞之虞。亦遂以杜。崇禎八年。駱馬湖淤。泇河運道中阻。總河劉榮嗣。自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之。通運計二百餘里。費五十萬。其鑿處皆河故道。尺許下皆沙。挑掘成河。沙落河坎數四。引黃水注之。沙隨水下。爲淺爲澀。明年漕至。駱馬湖之淤適平。仍專行泇河。榮嗣被逮。然駱馬湖間淤。此河亦可行舟。其功不容盡泯。漕運一河。泇河以南。勢不得不借黃以達淮。而閘河以內。苟一近黃。未有不受其害者。故避之務遠。防

之務至。即使黃流水大。不得已爲減水之策。亦宜疏之使南。不宜逼之使北也。運河經宿遷入董家口。由駱馬湖進迦河。此開迦後初制也。後因淺劉口磨兒莊等諸溜。水急壞舟。改從陳家口進駱馬湖。及至駱馬湖淤。劉榮嗣遂有別鑿新河之舉。而究無成功。是駱馬湖乃必經之要路也。邇年黃河身高。黃水倒灌駱馬湖。每至淤淺。議者必將別開一河。以達迦河。始得避駱馬之淤。恆謂莫若卽於駱馬湖東岸。近馬陵山脚。隔出一河。設閘以司啓閉。使黃水之沙。不得倒灌而入。則永久可無淺淤之患。但恐需費浩繁。猶之迦河未成之先。格而難行耳。并識臆見。以備采擇。

山東金河
備考。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兩河總說

漕河南盡瓜、儀、北通燕、冀。其間自昌平州神山泉等水。由西山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水入海者。白水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縣南旺分水河口。其分而北流。經張秋至臨清。以會衛河。其分而南流。至濟寧。天井關上。會泗、沂、沭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以上。會流而來。出天井關。與汶水合。南流至南陽。出夏鎮。每年俱於三月開彭壩入枷河。出直口入黃。以濟重運入枷。至九月閉彭壩。由呂公堂濟回空。由徐州大浮橋入黃南下者。泗、沭、沂并山東泉水也。自直河口至清口者。黃河水也。自清口通淮南至儀真、瓜洲者。淮湖諸水也。國家歲漕四百萬粟。以實京師。餉各邊。勢必由河以濟。是治河即所以治漕。但兌運之先後。漕輓之遲速。而閘壩之啓閉。水勢之蓄洩。恆必因之。是漕治而河亦治。南河全考

國家漕輓之政。凡三四變云。洪武間。定鼎金陵。則漕於江。餽餉遼卒。則因元舊。漕於海。自永樂北都。海運由直沽達京師者未改。其自河運者。則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縣。由陽武陸運至衛輝府。入衛河抵北京。及會通河開。則始漕於裏河。而海運罷矣。裏河者。即今南盡瓜、儀、北通幽、冀者是也。

其間自昌平神山山泉等水。由西山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水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縣南旺分水河口。其分而北流。經張秋至臨清。以會衛河。其分而南流。至濟南天井開。會泗、沂、沭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以上。合流而來。出天井開與汶水合。南流至今新河。出茶城以會河。淮者。泗、沭、小沂河水也。自茶城奏溝南流。歷徐、呂二洪至邳州。會大沂河至清河縣入淮者。沁水、黃河水也。自清江浦通淮南至儀真、瓜洲者。高郵、寶應諸湖之水也。過此則大江矣。然臨清而北。衛水盛。自徐而南。黃流盛。唯自臨清南歷張秋、南旺、濟寧。以至茶城。數百里之渠。全賴汶、泗、沂、沭諸泉以爲用。夏秋漲則懼潦。冬春微則病澀。漕河襟喉。獨此稱最要矣。然閘河雖至要。猶可以人力爲也。徐州以南。運河會黃河而利害大矣。工部尙書朱公衡以黃河侵噬。沛縣切近運河。乃徙運河而東五十里。以上接於濟。而下通於徐。其意主於遠黃河也。可不謂知耶。然愚以爲當以黃河遠運河。不當以運河遠黃河。以運河遠黃河。則凡黃河之所能至者。皆當遠而避之。此不東走海。南走山耳。故以起膠萊之議。而有掘口之役也。矧所避者。止沛縣數十里耳。而徐邳四百里之河。患固在也。以黃河遠運河。則上流歸德蘭陽趙皮寨口。原係河流入渦淮故道。去其淤積。排決之耳。無有掘口之斬山焚石也。順其去路。利導之耳。無有膠萊之穿渠亂海也。計不出此。而亟亟於壘堤以障河。吾恐盡徐、淮之土。亦無益於河。且所築之堤。基廣二丈。崇七尺。勢

不加矣。徐、沛每至伏秋之時，白浪如山，拔地數仞，則丈堤尺土，實以激其怒而濟其暴也。夫河性至湍悍，必有以瀦之，則緩其性而不爲暴，有以分之，則殺其勢而不爲暴。古今治河，無出此二者。漢人有言：河南岸強則攻北岸，北岸強則攻南岸，南北俱強則下流受傷。今日之治河，正犯此戒。弘治間，懼黃河之北犯張秋也，故強北岸而障河使南，嘉靖間，以黃河之南徙歸、宿也，故塞南岸而障河使東。今南北俱強矣，所以淮、邳上下毒遭全河之害，而爲運道憂也。夫曹、單、鄆、濟之間，如鉅野、梁山泊等處，汗澤窪下，昔人於此以瀦河也，自荊隆等口重堤以障之，則河水不得上溢於鉅野、梁山之間，而無所瀦矣。孫家渡及蘭陽趙皮寨，昔人於此以分河也，自決口填闕，棄而不治，則河水不得南入於渦、淮，而無所分矣。既無所瀦，又無所分，洪河萬里，又會番漢川澤之流，而迫束於二洪之間，以激其怒，此不盡吞邳、睢，化而爲溟渤焉，未已也。故今日治河，唯開趙皮寨口，濬毫、泗，歸宿舊渠而已，而議者有欲分沁水入衛，以殺河患者，有欲於陽武上下開一河，引河入衛者，夫河於四瀆中爲最大，分沁若牛之一毛，折一支而欲以殺河，是猶以掌堙也。若白河，非黃河比也，而底多淤沙，衝決遷改，頗與黃河同，或謂令每運舟自擁兜杓三四五具，遇淺卽瀦，此亦省費之一策，要之白河甚廣，沙故漫漲，以堅堤束之，沙亦可以隨水而去，有爲建閘之說者，謬矣。若徐、呂二洪之險，自昔記之，乃今則有異焉。全河東注，深且二三丈，水平石隱，舟行不爲害，以故兩洪主事先後裁省去，而統督於河北一郎中，然是洪東連齊、魯，北界魏、趙。

南通江、淮，西接梁、楚，固敵國必爭之地。師行必據之險也。況漕渠會通於此，則係國用者尤鉅。又不當以水平石隱而易之矣。然民唯邦本，今所治在運河，而徐、淮萬姓之墊溺，中州千里之汙萊，將聽之耶？曰：運道原不煩治，能疏導河流，使民得宅土處業，則運道自安流也。是故治黃河，即所以保運河。保運河，即所以治黃河。而或惡黃河之害也，拂而障之，是白圭以鄰爲壑，而今日以吾中原爲壑，營事者可無戒哉。議疏耳

河渠書曰：大禹導九河，灑九澤，功施於三代。厥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衛諸國，與淮、泗會於楚，則河之合流於淮，所從來矣。漢興，漕渠議數舉廢，河徙則渠不利也。及瓠子決，汎洲郡，築宣房其上，乃復禹舊跡焉。宋、元徙溢不常，明金純導河，經二洪，南入淮，漕事乃定。隆慶間，高家堰決，淮水東注入高、寶諸湖，河躡淮後，濁流西沝，清口遂淤，而崔鎮等處河亦潰。淮分則河不利也。潘季馴大築歸仁隄，翟家壩，約淮水入清口，乃關，則淮之能亂河，亦能治河，所從來矣。語曰：鏡已事者智，不屈，何必神禹之後，更有神禹乎？高郵於漕渠僅處百里，乃漕渠者，高郵之大利大害也。高郵者，又漕渠之大利大害也。黃河在山陽以北，由雲梯關入海，不在州境之內。自前朝末年，治河非人，天妃閘口時有黃水過界首，高郵漕河遂淤，阻礙運艘。又或上流蔡家樓三叉及歸仁堤等處，黃河決入洪澤湖，衝入周橋，窺壩入高郵湖，漕堤必潰，其害極大，必使淮黃合流。淮在南，河在北，淮可敵河，河水不得南侵。天妃閘內

止有清水灌入。運河周橋壑壩。總無渾水。下注始利於漕。漢新州志。

河之循太行而北入海也。非自禹疏鑿始也。岐伯蠶樞經以水配諸經絡。而河位在丑。屬足太陰脾經。則大陸逆河。從古定勢。特汨陳於鯀。而禹始釐正耳。漢武瓠子之塞。竹槌石菑。功費鉅萬。光武時復決。廷議謂河不嘗塞。游波往來。將復九河故道。後河果析爲八。以北而千餘年。陽侯不驚。塞與不塞。其效昭昭矣。特漢時河徙。不過破民廬舍。而今爲輸輓要津。百萬仰哺。泗陵東北。淮河合襟。溢則嚙陵。涸則妨運。顧此失彼。掣肘可知。故治何者。當熟察利害。知其勢相因。而又知其本末不相涉。使陵自爲陵。運自爲運。則河不言治而治矣。夫運河上資沅。沅下資淮。泗不藉河力。自河水決入。而長慮者有狼兵除寇之喻。泗陵淹迫。亦淮之溢而非河咎也。夫地有高卑。水有源委。高寶汎光。淮之委也。往者潘公議築高堰。固借清淮以滌濁河之沙。而減水諸壩。通流如故。泗陵無虞。比來層堤累建。勺水不通。源委隔絕。遂成橫流。偷道倣初制。稍裁隄防。限以斗門。使洪流不至。下決而清流歸。其故則雖有百河。不能侵泗陵矣。夫盡之難療也。與雜病俱也。良醫洞識標本。先已其旁疾。而後專理元氣。庸醫一劑之內。攻補雜施。且左右驚而不支也。其體厥備考。

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塞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爲我

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達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廂者卽元史所謂會元廂也泗沂沭汶諸水畢會於此而分流於南北北至安民山入於新河地降九十尺爲廂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廂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於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於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達於南京自是而北至於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於海沂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於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琅琊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漳沱河之水通論諸廂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北而仰給於南此運河以爲命脈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廂於此乎盡衆流於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溜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爲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屯兵以爲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黃河發源於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西域踰關陝山西河南經豐陽出徐州始爲運道會泗沂之水蠶蜿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會淮而東經安東縣以入於海此黃河之大較也以運河言之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蘇則資若

響諸溪之水。常州則資宜、溧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絕。則資京口所入江潮之水。水之盈涸。視潮之大小。故裏河每患淺澀。云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山所瀆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水。俱由瓜、儀出江。故裏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縮焉。由清口至鎮江關。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由鎮江關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卽泰安、萊蕪、徂徠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之大略也。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真關。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澀之虞。此又在運道之外矣。濟康論

刑科彭之鳳。河工關係最重。疏曰。今河決黃家嘴而北。淮由翟家壩高良澗周家橋而南。淮、黃相背分馳。以致清口淤淺。天妃閘底淤墊。臣近見河臣河淮分流不交一疏。內云。清口河淤。淮水不與黃合。先行挑掘。乃淮水隨挑隨縮。直入湖裏。致回空糧船阻集。目今急務。當思淮之所以退而入湖者。受病根源。的在何處。且天妃閘爲運道咽喉。不容不力爲疏通之計。乃不講求實著。而惟於天妃閘外。另開新河。引水接濟。又以進口維艱。乃於清河縣南腰鋪地方。其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濬通舟。由周家閘行。是猶人受病在喉。而始穿咽於脇可乎。況河防考開載云。張福口若決。洩入黃河。則淮水分而清口淤。且黃水漲。亦能倒灌入淮。故於王簡口、張福口等地。築堤扞截。務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則清口之力

專等語。今謂張福口支河相連。可以疏濬通舟。如止目前權宜則可。倘即以此爲運道。萬一淮黃並漲。淮水奔注長湖。黃水又復倒灌。尾淮水而入。以滔天之水。四溢於高。實諸湖。其爲淮揚隱憂。又非僅如前此之沖決焉。沙河淹傷數百千人命而已。臣反復思維。與其苟安目前。別開支河。爲引水之計。不如速固決口。堅築隄防。會合衆水。以爲刷壅洗淤之爲便也。國朝康熙七年。部覆總河楊茂勳黃河底墊疏言。天妃閘外黃河淮河會流。宜築礮嘴長壩。逼黃而引淮水等語。應如該督所題。繼因大臣會閱漕河覆疏云。臣等看得清口。爲淮黃交會處。所漕船行走要路。黃水漲發勢必越過淮河。淮水返退湖內。黃沙逆入運河。以致塞滯。查得總河楊茂勳題清口添築攔黃礮嘴長壩。但所費錢糧甚多。此處暫停興工。將黃河北岸對直河灣。有挑挖引河之處。可以分引黃河之水。黃勢力減。淮水足以相抵。則沙逐水流。運道似無滯誤。若黃水不由引河而行。總河再具疏題請仍築礮嘴長壩可也。刑科彭之鳳前疏又曰。十年七月。總河王光裕兩河情形一疏。內稱修救之要在於分黃。及議復崔鎮等三壩。移季太一壩。分黃入海等語。臣惟從來治河者。每云宜合而不宜分。蓋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必然之理。必嚴築堤岸。使水不旁溢。則勢合而力全。方能直刷河底。此力主分黃之說。猶有未盡也。若復崔鎮等三壩。及移季太壩於黃家嘴舊河地面。而分殺黃勢。先令淮水出口有路。是亦導淮濟運之一法。但前人設此四壩。支河於北岸者。蓋因黃水悍激。堵禦清口。淮水無由入河。故於清口數十里

之上。先殺河勢。使淮流得并力以入河。然黃水雖由遙堤適中之地分流而北。而究之仍令由東而南。仍入黃河。與淮會合。并力齊驅。由海口之雲梯關而後入海。是清口以上之黃流雖分。而清口以下之黃流則仍合也。今據河巨疏云。離堤約一百二十里。即令入海。是各堤所分之水。竟令入海。不復迴顧黃流。將見黃河自崔鎮以下。其流愈緩。淤沙愈停。則黃河愈爲淤塞矣。清口淮流。又何由入河以濟運乎。臣謂必須相度形勢。將四壩所洩之水。仍令由東南以入黃河。使之會合。淮黃同爲逆河入海之勢。此分之終所以合之。而力主分黃之說。猶有未盡也。揚州府志

戰國時。東吳夫差北伐齊。開淮河以運糧給軍。而無漕名。秦始皇用兵於邊。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河北。漢蕭何輓漕滎陽。以援高祖軍。後運山東以給中都。唐朝水陸互運。開元時罷陝陸運。置倉河口。漕舟至河口。輸於倉而去。縣官僱船。分入河洛。代宗時劉晏置倉。轉相授受。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歲轉百萬。無升斗之溺。宋有汴河。黃河。惠民河。廣濟河四運。黃河後淺。仁宗罷之。變其法而漕壞。元初。運浙糧至淮。由黃河至中灤。陸運入御河。遷於京。後開濟。泗。至利津入海。朱清。張瑄始主海運。迨安山開河。北至臨濟。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建開三十有一。名曰會通河。歲運不及海運矣。明成祖建都北平。初水陸河海並濟。濟寧同知潘叔正疏開會通舊河。增築水閘。以時啓閉。平江伯陳瑄請疏清江浦。以避淮險。鑿徐之呂梁石。以平水怒於昭陽。南旺。高寶諸湖。築長堤以蓄水。

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有餘。以便蓄洩。此漕務河道始末也。浙西兩江湖廣之運船。掛長帆而涉長江。風波之險難避。一也。淮之平河橋。從前水勢滔天。糧船到此多溺覆。正德間始作石堰。至今過淮無虞。二也。過淮必從清江龍汪。天妃二閘入河。閘門一開。淮黃二水爭入。閘門外高內下。勢如建瓴。運船直豎而上。且船重水洶。傾覆可虞。此時運糧官丁。不塞而栗。又恐船不堅固。難敵出閘水勢。用竹棕二纜束縛船身。新船縛一道。舊船縛二道。一船用千夫力。以蝦鬚纜絳之。均人力也。又設絞關於兩岸。助夫力之不及。水緩。一日夜出船二三十隻。水急。一日夜出船七八隻。出閘之險。又險於風波。出閘而入黃河。若河水瀰漫。一望無際。灘亦成河。船易開岸。僱小船盤剝。三也。河水若發。澎湃如山。篙槳難施。挽牽無路。皇清總河靳公輔高築堤岡。蜿蜒千里。牽夫不致望洋。出閘河而至御河。流沙或東或西。運船遇之淺阻。僱船起剝。費倍於黃河。四也。此漕船險阻始末也。淮安府志

康熙二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南巡。過高郵。生員葛天祚。孫晉。獻海口圖。蒙召問對。云。高郵地形窪下。水從滾開流入。下河因無去路。一望汪洋。東有海口。原係洩水要道。若開海口。洩水甚速。民田得復耕芸。又云。往年淮水力弱。淮不能敵黃。黃水從天妃口灌入。漕河黃水俱是沙泥。從下河流至海口。海口閘門甚小。水緩沙停。日久淤塞。並閘口外之海河亦皆淤塞。今開海口。宜造大閘。與滾開相對。然開海口。

必開引河。若引河不開，水則散漫，開引河務照漕河制度，將所挑之泥做成隄岸，兼造閘座。水大則束水歸海，水小則啓閘灌漑民田。康熙二十八年，聖祖仁皇帝南巡過高郵，召問生員葛天祚、孫晉、海口形勢，對云：高郵南有馬飲塘，歷二溝三埭至輿化入場，北有子嬰溝，歷臨澤時堡入場，此二河者，滾壩下之引河也。其入場水道，一名車輅河，達丁溪閘口，一名白途河，達小海草堰閘口，一名海溝河，達白駒閘口，一名舊官河，由北宋莊達天妃石礎閘口。至於山陽，寶應之涇河，黃浦二閘，從射陽湖下廟灣海口，其挑濬之法，務從海口自下而上，由天妃石礎至北宋莊爲第一工，白駒、草堰、丁溪諸河爲第二工，車輅、白途等河接高郵南滾壩之水，臨澤時堡接高郵北滾壩之水，射陽湖接山陽、寶應衆閘之水爲第三工。若夫馬橋七節橋引湖水下江，又在各工告竣之後。高郵州新志

總河張鵬翮題爲謹陳節宣之法，仰祈聖裁事。案查康熙四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准工部咨開：九卿會議河道總督張鵬翮疏稱：張福口裴家場中間開引河一道，會張福、裴場等引河之水，並力敵黃，但黃水會合，衆流勢大而力強，淮水方出清口，一半敵黃，一半濟運，終虞力分而勢弱，故蓄高堰之水以助其勢，幸而黃水不大發，亦足以敵之。若遇黃水大發，在糧船過完後，仍遵旨堵閉攔黃壩，使不得倒灌。在糧船正行之際，遇黃水大發，將裴家場引河口門暫閉，引清水由三汊河至文華寺，入運河以濟運。倘運河水大，山陽一帶由涇、潤二河洩水入射陽湖下海，寶應一帶由子嬰溝洩水入射陽湖下海，高

郵一帶。由城南、柏家墩二大壩洩水。江都一帶。由入字河、鳳凰橋等河洩水入江。若遇黃、淮並漲。清水由翟家壩天然滾壩洩出。黃水由王家營減水壩洩入鹽河。至平旺河下海。應如該督所題等因。奉旨依議速行。欽此。欽遵。鈔出到部。移咨到臣。准此。該臣看得黃水漲發。由王家營減水壩入鹽河。至平旺河下海。經臣具題。九卿會覆。應如所題等因。奉旨依議速行。欽遵在案。今時家馬頭塔閉之後。漫水已涸。臣率河官親往丈勘。鹽河淤塞一千九百一十丈。堤工衝去四千一百八十一丈。則前河臣時刷寬一千二百餘丈。因水大未得確實故也。又查兩岸殘缺。堤工長一萬九百一十九丈九尺。俱係緊要工程。復委員估計挑河築堤。約需銀六萬四千七百五十八兩零。檢查舊案。此河原係商人運鹽之河。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內。前河臣靳輔令商人捐銀八萬餘兩挑濬。曾經題准在案。相應仍照往例。令商人捐助銀六萬四千七百五十八兩零。以爲挑河築堤之需。且兩淮商人。蒙皇上南巡時。沛浩蕩之恩。獨免加增餽銀。禁止鹽院派取贏餘。督撫等衙門陋規。不下數十萬萬。商力已裕。況捐鹽商之資。以挑運鹽之河。當亦衆商所樂從者也。但桃汛已過。伏秋繼至。減水壩開放。爲期已迫。恐衆商捐解。緩不濟急。先照數動加捐及節省銀兩。委海州知州張建烈、安東縣知縣彭銘等。作速乘時挑河築堤。用過銀兩。行令兩淮運使照數於各商名下催解補項。此河一通。不特有利於商。又能宣洩黃河減下之水。兼利河道。且上游一帶。田畝受益不小。所謂一舉而三善備焉者矣。除估冊另行咨送工部外。臣謹具題。伏

乞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等因。康熙四十年三月二十六日題。四月十二日奉旨。該部議奏。部議覆。
奉旨依議。速行。河防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六十

兩河總說

余闕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之北。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謂按此言。正與挽河之議相左。蓋河在梁衛之郊。北流爲順。其曰南徙難而北徙易是也。謂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則大非。明中葉。河屢貫會通。挾其水以入海而運道淤。河不可北也。嚮使河北而無害於漕。則聽其直衝張秋。東北入海。數百年可以無患。奚必歲歲勞費。防其北決邪。邵國賢治河論。以爲禹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治水者。其去禹也遠。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水。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栞布星列。宮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

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汙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由其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安望其爲斯民計百世長利哉。袁黃曰：昔陳平江瑄，宋司空禮之治會通河也。驅汶水逆流至南旺。北至安民山。地降九十尺。因析六分之水。北達臨清。爲開十有七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因析四分之水。南接徐沛。爲開二十有一貯六分之水者其閘長。貯四分之水者其閘短。後人以意增損。而水之分數紊矣。紊而常淤。固其宜也。顧不此之察。乃更開而東焉。當時故閘由茶山而南。地甚峻。勢如建瓴。故入河無礙。後更夏鎮以南。地平而水緩。黃強清弱。每會必淤。此河渠之一壞也。徐州、呂梁二洪。其流甚駛。其石如牙。永樂間，運道初開。人惡其傷舟。欲稍平之。宋司空不可。蓋欲藉山之險。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壅。後人相繼磨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無洪則水平。而河身漸高。此河渠之再壞也。至淮河入海之處。平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塞。陳平江就山陽之滿浦坊。在淮安府城西北五里。累石爲山。蜿蜒千尺。卽古鑿

牙遺制。經牙見水得翻騰踴躍以入海。俗謂之磯背。取相激而名。今皆沒於土中。此河渠之三壞也。

宋史。所制。下布七星橋。橋上裝以石。石有筍。筍相入。縫有錠。錠三層。灌以糝汁。砌以石灰。長千尺。袁氏以爲陳平江

所創。或云天順閣。這都水郎中督工於浦浦坊。作石經牙。未知孰是。曩嘗爲沿河要策。萬歷初。漫入水中。形

跡。今清江浦尙有之。其瀾流不入運。河渠考云。隆慶四年。淮決於高堰。河亦決於崔鎮。漕臣王宗沐修塞

之。宗沐決河記云。是年。淮決高堰。河漲淮後。徑漕大澗口。破寶應黃浦口。入射陽湖。漕口途淤。海口幾爲平陸。萬歷三年。高堰復決。於是山鹽高寶興泰諸處。悉

爲巨浸。黃水躡淮之後。濁流西溢。浸及鳳泗。清口填淤。海口亦復阻塞。而漕黃交病矣。河臣潘季馴以

爲高堰者。淮揚之門戶。而黃淮之關鍵也。欲導河以入海。勢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決。則濁流停滯。清

口亦壅。河必決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邵徐鳳泗不免皆爲巨浸。是淮病而黃病。黃病而漕亦病。相因之

勢也。於是築高堰長八十里。起自武家墩。在高堰北。經大小澗。大澗在高堰南十三里。又南五里。即小澗也。

百丈。歷阜陵湖。在堰西南二周家橋。北去堰四翟壩。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爲山陽盱眙接界處。築石隄以護之。長數

壩決。則高郵南以捍淮之東侵。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淮水每從此洩入黃河。致淮水力分

而漕口淤淺。且黃水泛漲。亦往往由此倒灌入淮。於是并築隄捍之。隄在漕口西三里。後議者又以東淮大道

水二澗。淮溢則漕之外出。黃溢則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全淮畢趨漕口。會黃以入海。而河與漕俱治。蓋

通其內使。王簡口亦曰王家口。隆慶四年。王宗沐修築高堰。卑濬無所二高堰之築。始於漢末之陳登。修治於明初之陳瑄。而復於季馴云。加。隨即圯壞。至是經理始盡制焉。十一年。淮復決於高良澗。在淮安府西南七十里。志云。九十里。凡二十二口。旋築塞之。明年黃水大漲。清口沙壅。阻遏淮

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侵泗州陵。州城淪沒。科臣張企程請導淮分注江海。以救祖陵。二十三年。淮復決高堰。高良澗諸處。尋築塞之。明年。河臣楊一魁以黃淮衝溢。乃議分黃導淮。開清口沙七里。達淮之經流。建武家墩涇河閘。涇河在寶應縣北三十里。以洩淮之旁溢。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在寶應南六十里。周家橋減水石閘。一自岔河下涇河。一自草子湖。在寶應縣西南五十里。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在寶應縣東南四十里。及射陽湖入海。猶慮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爲患。又開高郵西南之茆塘港。在州西南六十里。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在揚州府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一魁所舉行。大抵本企程之說。自是淮患漸平。雖時有決溢。而培固高堰。增置壩閘之外。無所爲治。淮長策矣。季馴兩河議曰。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一尺有奇。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昔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者。亦因勢而導之。不然。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淮南數郡儼然一都會邪。萬曆二十一年。淮漫高堰隄上。且數尺。周家橋口原自通行。又加決焉。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南奔之勢若倒海。高寶。邵伯諸湖隄。一日崩者百十餘處。于時泗城亦復灌溢。而所減之水不過尺許。則以淮南之地。自高寶而東。則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自興。鹽以東。濱海諸鹽場。比內地亦復昂也。泗州之地。比高堰爲下。與高寶諸州縣。皆若釜底然。安能免淮之浸哉。今高堰一帶。修守不嚴。奸商鹽販之徒。無日不爲盜決計。泗州之人。未究利害之源。但見高堰增築。勢必遏淮以入泗。

惟恐堰之不速潰也。且淮之旁流日多，則正流日弱，於是刷沙無力，而黃水益橫，清口就淤，勢不得不倒灌淮南，決隄堰而敗城郭，委運道於茫無畔岸中矣。善乎先哲之言曰：禦黃如禦敵。淮日退則黃日進，論者以導淮爲秘計，而不察其爲弱淮之先徵也。淮之患曷有窮已耶？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而運道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濮、河、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絕也。迨遷都之後，仰給於會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弘治中兩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議者爲漕計，遂築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絕。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之水。魚竊侯云：明興，河之自汴出者，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於淮，出蔡澤者至濰入淮入漕，出沛之南者，從飛雲橋入漕，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是猶有兩分之遺意也。其後或塞或微，而以一徐受全河之漕矣。陽武以下，河之所經，繕完故隄，增卑倍薄，但期不害於漕，而漢之下策，轉爲明之上策矣。至於黃淮既合，則惟以堰閘爲務。堰，高家堰。閘，因時修固，則淮不南分，助河刷黃，使海口無壅，故潘尙書論治河之要曰：河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淤。此以隄束水，借水攻沙，爲以水治水之良法也。又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自漢以來，治河者莫不以分水爲長策，唯張戎之論不然。潘公深得其意。觀其所言，若無赫赫之功，然百餘年來，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蓋會通必不可廢，則河唯宜注淮以入海，雖有賈魯之才智，亦無所施。故邵文莊有治之以不治

乃所以深治之之說。語曰。守病不治。常得中醫。此之謂也。禹貢維指。

自周定王時河徙。歷漢唐至宋熙寧十年。而始與淮合。河曷爲徙也。中高者外溢。流緩者沙停。水性下也。地勢北高而南下也。上流急。下流淤。不決不得也。決不南不得也。合于淮奈何。曰。昔之淮敵河。今之淮從河。敵河而淮強。從河而淮弱。淮強而流迅。淮弱而沙壅。必致之勢也。武陟之決口塞矣乎。河底之高皆是也。淤不滌。流不暢。將別有潰決之處可憂也。於是。有斷黃右臂之法。有助淮刷黃之法。沁水之入黃也。黃益熾。非古也。沁水古入衛者也。隋大業七年。始引入黃。征高麗。恐河不能濟運。引沁水以大其勢。故也。河之南徙也。沁仍入衛矣。天順間。沁再入河。無制之者也。今莫者。仍引沁水入衛。以殺黃勢。或疑衛不能容。今日而不能容。大業。天順。獨能容耶。夫誠能分沁水。使不入黃。則黃之右臂斷矣。雖水受商邱。寧陵。永城。夏邑。豐。碭。虹。蠶。壁。無源之水。從宿遷。白洋河。小河口入黃。前人防其入淮。築歸仁隄。以捍之。順治時。河決入小河口。而白洋河入黃之道。遂淤。靳文襄開便民閘。導之入淮。淮不能容。而旁洩六壩。遂爲高寶。興。秦七邑之災。張文端建安仁。利仁諸閘。束水入黃。去白洋河小河口僅數里。地勢高仰。不能入河。今莫者。相形勢。開引河。使永遠入黃。水小則助淮出清口。以刷黃。水大則清口以上。淮不能刷。沙雖爲之刷。是謂助淮刷黃之法。右臂斷。安豫也。黃沙刷。又淮也。曷爲必於斯二者。復故道不能行。築隄坊不可恃。鮑斐英治河說。

河源出土番，有泉百餘泓，望之如列星，是爲星宿海。我聖祖仁皇帝上諭有云：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必詳考圖籍，詢問方言，務得其正。如河源之星宿海，元史謂之火敦腦兒，今番名鄂敦他拉，蒙古名禾羅木，譯語皆星宿海之字耳。至哉王言，廣見博聞，信而有徵矣。東流三百里，羣川流合，浸大，遂名黃河。又東六七百里，至崑崙山，山綿亘五萬里，河隨山足而東。又東北流千餘里，有細黃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北四五百里，至西寧衛之西南，又四百餘里，至積石山，卽禹貢導河之處矣。由積石山入塞，經陝西臨洮府河州北，西寧衛南，又東經蘭州北，又東經寧夏衛南，又東北出塞外，經三受降城之南，河套之北，又經榆林衛北，至山西廢東勝州，復折而南入塞內，南經延安府府谷縣東，神木縣南，而入葭州界。又經州城東，河之東岸爲山西河曲縣，及保德州與縣之境。又東經吳堡縣東，及綏德州東，河之東岸爲山西臨縣，及永寧州寧鄉縣之境。又南經濟澗縣東，及延川、延長二縣之東，河之東岸爲山西石樓，及永和、大寧三縣之西境。又經宜川縣東，河之東岸爲山西吉州，及鄉寧縣之西境。又南經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龍門在焉，自龍門南流與汾水合。又南經陝西郃陽縣東，河之東岸爲山西榮河縣、臨晉縣。又南經陝西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河之東岸爲山西蒲州，又南經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折而東，是爲河曲。經河南陝州之閿鄉縣北，又東經靈寶縣北，河之北岸爲山西芮城縣。又東經陝州北，河之北岸爲山西平陸縣。又東過砥柱，又東經河南澠池縣北，河之北

岸爲山西絳州之垣曲縣。又東經河南新安縣北。又東經洛陽縣北。又東經孟津縣北。河之北岸爲濟源縣孟縣。卽孟津也。又東經鞏縣北。洛水入焉。河之北岸爲溫縣。濟水入焉。又東經汜水縣北。又東經滎陽縣北。河之北岸爲武陟縣。沁水入焉。又東經河陰縣北。又東經滎澤縣北。河之北岸爲獲嘉縣。又東經原武縣南。又東經陽武縣南。又東經延津縣南。又東經祥符縣北。河之北岸爲封丘縣。又東經陳留縣北。又東經蘭陽縣北。又東經儀封縣北。又東南經睢州北。又東南經考城縣北。又東南經商丘縣北。河之北岸爲山東曹縣。又東經河南虞城縣北。又東經夏邑縣北。河之北岸爲山東單縣。又東經江南徐州之礪山縣北。又東經豐縣南沛縣南。河之南岸則爲蕭縣。又東經徐州北。與泗水合。又東南經鳳陽府靈璧縣北。又東南經淮安府睢寧縣北。河之北岸則爲淮安府之邳州。又東經宿遷縣南。又東經桃源縣北。又東經清河縣南。與淮水合。是爲淮黃交匯處。清口在其上。又東經山陽縣北。清江浦總河行署在焉。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入於海。自清口至此。皆古淮水爲黃河所奪。海自鹽城東北。經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爲黃淮入海之口。浙江杭嘉湖三府。江南蘇松常鎮四府。皆有運河。本一水相通。渡大江入瓜洲。江西湖廣及江寧諸府。則自大江入儀真。是爲瓜儀運河。瓜洲至揚州府江都縣三。汶河以南。計程二十七里。儀真縣至三次河以西。計程七十二里。屬江防同知管轄。瓜洲有二閘。曰廣惠。曰通惠。儀真有四閘。曰響水。曰通濟。曰羅泗。曰攔潮。蓋因江湖吞吐。消長靡常。故置閘以啓閉。行漕。

者也。自三岔河起。至淮安府山陽縣交界黃浦止。歷江都、高郵、寶應三州縣。計程二百六十里。其汛五。曰江都汛。曰高郵汛。曰永安汛。曰汜水汛。曰寶應汛。屬揚河通判管轄。其三州縣沿堤所設閘壩涵洞。多不勝書。皆所以宣洩運河之水者也。自山陽縣黃浦起。北至甘羅城迤西。山清外河交界清口止。計程九十六里有奇。自黃浦至季家淺。長八十一里有奇。係山陽縣境。自季家淺至甘羅城迤西。長十五里有奇。係清河縣境。其汛三。曰裏河下汛。曰裏河上汛。曰運口汛。有張福口引河一道。長一千二百三十五丈。張莊引河一道。長一千六百七十丈。又裴家場、爛泥淺、三岔等引河。俱挑浚深通。合衆引河之水。會出清口。併力敵黃水之沙。屬淮安襄河同知管轄。向者漕舟自清口出黃河。溯流而上。至支河口入運河。康熙二十六年。總河靳文襄公。以黃河風濤之險。請自駱馬湖鑿渠。歷宿遷、桃源二縣。至清河仲家莊出口。名曰中河。三十八年。總河于振甲公。因桃清中河南岸。逼近黃河。地勢卑下。瀦水瀾漫。難以築堤。乃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棄中河下段。改鑿六十里。名曰新中河。次年。總河張文端公。又以新中河淺狹。未足行運。且盛家道口河頭彎曲。漕舟輓運不順。乃於三義壩以下。用新中河之半。三義壩以上。用舊中河之半。合爲一河。重加挑浚。設兩中河通判管理。自清河縣西三里許黃河口門起。至桃源縣交界三岔止。計程一十七里。安清中河通判所轄。自桃清交界三岔起。至宿遷境內張莊運口止。計程一百四十里有奇。宿桃中河通判所轄。宿遷運河。自張莊運口中河頭起。至邳州交界驍灣口

止。計程四十七里。屬宿虹同知管轄。邳州運河。自宿遷縣交界鑿灣口起。至山東嶧縣交界黃林莊止。計程一百二十里。屬邳雖同知管轄。有貓兒窩迤上滾水大壩。萬家莊石壩。馬莊集石壩。又上下竹絡壩三。鑿灣竹絡壩一。俱洩運河出岸之水。由隅頭河入駱馬湖者也。泇河歷嶧。滕。沛三縣。計程一百九十六里。跨山東。江南二省間。嶧縣河道。南自邳州黃林莊起。北至滕縣界朱姬莊止。計長九十八里。有八閘。曰臺莊。曰候遷。曰頓莊。曰丁廟。曰萬年。曰張莊。曰德勝。曰韓莊。滕縣河道。南自嶧縣界朱姬莊起。北至江南沛縣界劉昌莊止。計長五十里。沛縣河道。南自滕縣劉昌莊起。北至魚臺縣界王家口止。計長四十八里。有三閘。曰夏鎮。曰楊莊。曰珠梅。屬兗州府泇河通判管理。南旺湖。南自沛縣界辛莊橋王家口起。歷魚臺縣。濟寧州。濟寧衛。鉅野縣。嘉祥縣。至汶上縣袁家口閘迤北。東平州交界止。計程二百七十五里。其魚臺縣河道。南自沛縣界王家口起。北至濟寧州四里灣交界止。計長八十五里。有三閘。曰邢莊。曰利建。曰南陽。濟寧州河道。南自魚臺縣四里灣交界起。北至五里營之東。濟寧衛交界止。計長七十五里。有十閘。曰棗林。曰魯橋。曰師家莊。曰仲家淺。曰新閘。曰新店。曰石佛。曰趙村。曰在城。曰天井。又有月河閘三。曰下新。曰中新。曰上新。濟寧衛河道。南自五里營迤東。濟寧州交界起。北至曹井橋迤北。鉅野縣交界止。計長一十七里。有奇。鉅野縣河道。南自濟寧衛曹井橋迤北交界起。北至嘉祥縣大長溝迤南交界止。計長二十五里。有通濟閘。嘉祥縣河道。南自鉅野縣小長溝迤北交界起。北至汶

上縣孫村交界止。計長一十六里。汶上縣河道。南自孫村嘉祥縣北界起。北至靳家口東平州南界止。計長五十六里有奇。有五閘。曰寺前鋪。曰南旺上。曰南旺下。曰開河。曰袁家口。屬兗州府運河同知管轄。按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周漕渠兩涯共一百八十里。中有二長堤。漕渠貫其中。畫而爲三。漕渠西者爲西湖。卽名南旺湖。一名汶河。漕渠東者爲東湖。在汶河堤南名蜀山湖。在汶河堤北名馬踏湖南。旺綦迥九十三里。明成化間始爲石堤。嘉靖萬曆間累築湖堤。復添築子堤。又於五里鋪建石壩一座。蓄洩濟運。原湖二千七百頃。向除子堤畫界處高亢地。及宋尙書白老人香火地二百八十頃外。其二千四百餘頃爲水櫃。隨堤內開大渠。以湖身北高南下。復穿小渠二十餘道。縱橫聯絡。使湖水通流。備濟。萬曆十七年。張居敬奏請南旺等湖於高下相承之地。築一束湖小堤。堤內爲水櫃。堤外爲湖田。聽民耕種。庶界限分明。內外有辨。小民難於侵占。官司易於稽查。詔從之。是南旺諸湖有淤高之地。自昔已然。其所以不令召種者。慮其有害於運也。今西湖積沙日久。高地雖多。而低窪之處。仍以蓄洩濟運。宜開浚深通。復其舊界。否則漸爲平陸。一遇旱暵。難以行漕矣。距汶上縣十三里有何家壩。爲南旺湖之尾閘。此口稍卑。汶水就西而下。每決房口而傷運河之堤。南旺之水遂涸。萬曆二十四年。築石壩。平時任其南逝。水漲洩而之西。良得策也。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潘宮保河防一覽曰。南旺地高。決諸南則南流。決諸北則北流。惟吾所用耳。當春夏糧運盛行之時。正汶水微弱之際。分流則不足。

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於南。則閉南旺。北開。令汶盡南流。如運艘淺於北。則閉南旺。南開。令汶盡北流。當其南也。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其北也。更發濱北諸湖水佐之。泉湖兼注。南北合流。卽遇旱暵。無不克濟。此誠力不勞而功倍也。張秋河南自東平州靳家口。上接汶上縣河道。北界起。北至陽穀縣官窪口。接東昌府聊城縣河道。南界止。計程一百五十五里。歷東平所。東平州。壽張縣。東阿縣。陽穀縣。屬兗州府。捕河通判管轄。東平所河道。南自東平州河道北界牌起。北至安山關。接東平州河道。南界止。計長十二里。在東平州河道之內。東平州河道。南自安山關。接東平所河道起。北至戴家廟。開下三空橋。接壽張縣南界止。計長三十里。有二閘。曰安山閘。曰戴家廟閘。又北自安山關起。南至靳家口。汶上縣北界止。內除東平所河道一十二里。實管河道一十八里。有一閘。曰靳家口閘。接戴村壩。距東平州六十里。一名周李村。長五里。汶水陶泰而來。就鹽河。由博興。車瀆入海。永樂九年。尙書宋禮用老人白英計。分水南旺。築此壩。橫遏汶水南流。會通河。始濟運。誠全河之屏障也。壽張縣河道。南自東平州界。戴家廟。開下三空橋。北至河灣鋪。接東阿縣南界止。計長二十里。內沙灣運河西岸有積水閘。每年伏秋。鄆濮等處倒坡之水。接流至此。濟運。東阿縣河道。南自沙灣鋪。接壽張縣北界起。北至五里鋪。接陽穀縣南界止。計長十五里。其隄岸北自陽穀縣河道荆門閘上紅廟起。南至沙灣鋪止。安平鎮居其中。安平卽張秋。係陽穀。壽張。東阿三縣地。爲漕運之咽喉也。陽穀縣河道。南自五里鋪。接東

阿縣北界起。北至官窰口鋪。接東昌府聊城南界止。計長六十里。有六閘。曰荆門上。曰荆門下。曰阿城上。曰阿城下。曰七級上。曰七級下。縣有阿井。深七八尺。蓋濟水之所經也。上河南自兗州府陽穀縣界官窰口鋪起。北至直隸廣平府清河縣界臨清州鹽店止。計程一百七十七里。歷聊城縣。東昌衛。收并平山衛。堂邑縣。博平縣。德州衛。收并左衛。清平縣。臨清州。屬東昌府。上河通判管轄。聊城縣河道。南自陽穀縣界官窰口鋪起。至堂邑縣界西岸棧堤。博平縣界東岸呂家灣鋪止。計長六十三里。有四閘。曰周家店。曰李海務。曰通濟橋。曰永通。西岸有進水閘二座。如遇伏秋霖潦。坡水積聚。則開此引河入河。以利漕。東岸有出水閘四座。如遇河水漲發。則開此洩水東流入海。堤岸不致衝決。本縣河道內。有東昌衛收并平山衛河道一段。僅三里。地名南龍灣。北自本營界碑起。南至鄧家樓界碑止。係在西岸一邊也。堂邑縣河道。南自聊城縣界棧堤起。北至清平縣界函谷洞止。計長二十五里。係西岸一邊。與博平縣對岸。其河道截分一十七里半。內建二閘。曰梁家鄉。曰土橋。西岸進水閘三座。伏秋霖潦。則開此引河入河。以利漕運矣。博平縣河道。南自聊城縣界呂家灣鋪起。北至清平縣界魏家灣迤南田家口止。計長三十五里。係東岸一邊。與堂邑縣對岸。其河道截分一十七里半。東岸減水閘五座。河水漲發。則開洩東流入海矣。德州衛收并左衛南河道。計長六里。在清平縣河道之內。清平縣河道。南自博平縣界魏家灣迤南田家口起。北至臨清州界二十里鋪止。內有戴家灣閘。臨清州河道。南自清平縣

界二十里鋪起。北至直隸清河縣界鹽店止。計長四十里。有磚閘板閘各一座。西南衛河水來與汝河合流矣。下河。南自臨清州界鹽店北半壁店起。北至直隸河間府吳橋縣交界降民口鋪止。計程三百二十七里。歷清河縣。夏津縣。武城縣。故城縣。恩縣。德州。德州衛。德州左衛。屬東昌府下河通判管轄。清河縣河道。南自臨清州界鹽店北半壁店起。北至夏津縣界孫家口止。計長二十里。夏津縣河道。南自清河縣界孫家口起。北至武城縣界橫河口止。計長一十七里。武城縣河道。南自夏津縣界橫河口起。北至故城縣界冷家墳止。計長一百四十六里。故城縣河道。南自武城縣界冷家墳起。北至恩縣界孟家灣止。計長一十六里。恩縣河道。南自故城縣孟家灣起。北至德州界曹家口鋪止。計長一十二里。德州河道。南自恩縣界曹家口鋪起。北至德州衛界下八里塘止。計長一十五里。德州衛河道。南自德州界下八里起。北至直隸吳橋縣界降民口鋪止。計長八十九里。德州左衛河道。夾在德州衛河道內。計長一里有奇。河間府景州。吳橋。東光。南皮。交河五州縣河道。南自山東德州衛交界王一光墳起。北至天津衛交界白洋橋止。計程一百八十四里。屬河間府管河通判管轄。景州河道。南自山東德州衛交界石碑起。北至直隸吳橋縣交界清水灣石碣止。計長二十四里。吳橋縣河道。西岸。南自景州交界清水灣起。東岸。南自山東德州衛交界王一光墳起。至東光縣交界止。計長二十四里。東西兩岸有六淺。南有四淺。錯落山東德州衛六十餘里河道之間。東光縣河道。南自吳橋縣交界起。西岸至交河縣交

界楊家圈止。東岸至南皮縣交界十二里口止。計長六十里。南皮縣河道。南自東光縣交界十二里口起。東岸至天津衛交界蕭家樓止。計長八十六里。交河縣河道。南自東光縣交界楊家圈起。西岸至天津衛交界白洋橋止。計長八十二里。天津運河。南自山東臨清州衛。汶合流。而北至天津。會潞河入海。故亦名衛河。北自順天府武清縣交界三岔河起。南至東岸河間府南皮縣交界西岸河間府交河縣交界白洋橋止。歷天津衛河間府之滄洲青縣。順天府之霸州靜海縣。計程三百四十五里。屬天津同知管轄。滄州河道有七淺。青縣河道主簿經管。河東有五淺。巡檢經管。河東有二淺。主簿經管。河西有三淺。巡檢經管。河西有三淺。霸州河道計長三里。錯落於靜海縣境內。靜海縣河道。南自趙家窪起。北至小園止。計長一百四十五里。天津河道錯落於靜海、青縣、滄州間。天津東岸有十淺。左衛東岸有八淺。右衛東岸有五淺。天津衛西岸係霸州靜海地方。天津左衛西岸有六淺。右衛西岸係交河縣地方。青縣界內有漳沱河。發源山西繁峙縣。東流經獻縣城南十一里單家橋。至青縣岔河口入運河。有盤古溝在縣南十五里。深三丈。雖大旱不竭。東流入於衛濟運矣。直隸武清、香河二縣。通州一州。運河北自白河、富河。合流四十里至張家灣。而通惠、桑乾諸河入焉。南流至天津出海。所謂潞河也。亦稱白河。南自天津衛交界起。至通州石壩止。計程三百四十二里。屬揚村通判管轄。武清縣河道。南自天津衛交界望海寺起。至香河縣交界紅廟村止。長一百九十六里。香河縣河道。南自武清縣交界紅廟村起。

北至通州交界板橋口止。計長三十一里。通州河道。南自香河縣交界起。至本州石壩止。計長一十五里。其三州縣隄岸。有官修民修之不同焉。通惠河源則自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南會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匯爲七里深。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又少東由月橋通流內府。環繞宮殿。南出玉河橋水門。由大通橋東下五十餘里。至通州入白河。其自通州以抵都城有十閘。曰通流。曰普濟。曰平津下。曰平津上。曰慶豐。曰澄清。曰高梁。曰白石。曰廣源。曰青龍。皆通惠河經行之所。河防一覽云。楊村以北。通惠之勢。有若建瓴。白河之流。激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其潦。冬春水微。則病其澀。浮沙之地。旣難建閘。以備節宣。惟有濬築之功。殊爲喫緊。此言黃運兩河之梗概。錄成人見之曰。此湖州鏡也。兩河千萬里而遙。一目了然矣。吾湖製鏡。始於李唐薛氏。故曰薛鏡。若夫兩河相關之故。則有前人之成說。具在。蓋黃河自河南武陟。以至江南之淮安。一有潰決。則運河自山東張秋。以至揚州。在在危險。以故前朝潘宮保印川公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近代河官多弘安之言曰。病淮而并以病運者。莫如河。而敵黃卽所以利運者。莫如淮。故治淮乃治河。治運之先務。而治高堰尤治淮之首圖。又聞之前輩胡臚明先生曰。河之出海。旁口日多。則正口日塞。淮之會河。支流益分。則經流益弱。皆潘宮保之所禁也。旨哉三說。得治河之三昧矣。我又何敢復贅一辭。小谷口隔河薛鏡。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六十一

兩河總說

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早出河署。起行過龍汪閘。西北行至惠濟祠過河。又西北行六七里。至清河縣東大王廟西玉皇閣。險埽工二百餘丈。隔岸漕口。相去五六里。此段河形。自西北而南也。從新縷隄西行二十二里。卽清桃交界。此三十里乃一大灣。沿河柳樹最盛。又八里至三岔。有月隄不甚險。又從西北行數里。有三義廟舊壩。從新隄西北行二三里。有大王廟舊決口。內尙有積水。六七里至黃家鶯宿。

二十日。從黃家鶯縷隄西北行。有支河小壩。二里許至七里溝舊決口。南壩尾新險工二里。西北行至雞鶯壩。又西行十五里。卽上渡口挑水壩。過劉家莊外新險工。徐昇減水小壩。對岸卽桃源縣。又西北隄行二十里。下隄沿河走十里至崔鎮。又沿河西行數里至九里岡。險埽工有一百八九十丈。水東北頂衝下有挑水壩。從此西南行十五里至古城。有高土岡。有宿桃界碑。近河止百步有黑土堆。高丈餘。攬水。是日宿古城。

二十一日。從古城隄上西行二三里。南行四五里。對岸卽白洋河。西北行五六里。北行七八里至溫州。

隄。隄有七十丈。內有舊遙隄。直至朱家堂。又西北行四五里。至楊家莊南壩。壩外南有撈隄二道。北有撈隄一道。隄往西北。越出五六里。卽楊家莊埽工。外有舊北壩埽臺。撈水甚有力。從此一帶臨河縷隄。至朱家堂石壩北首止。又有減水木壩。繞隄外百餘丈。雖有是壩。水難洩也。又北行七里。過蕭家渡舊決口。內有積水。又北三四里。卽宿遷縣。西門沿隄。城內外窪處。有水臨隄。略北行有岡。繞岡北行五里許。卽攔馬河。減水壩六座。兩頭新添木工。中四座俱磚石工。中間矮橋。流水頗急。自落馬河至此。兩邊皆係土岡。不怕旁決。極善。但水減至縣東湖。今有淤塞之象。恐後來難洩也。宿遷縣宿。

二十二日。從宿遷縣城西下灘陂。沿河西行五里許。此處黃河寬有二百餘丈。東北卽落馬湖。又三里許。大王廟。卽舊日蓮道也。落馬湖口。今已淤墊。若水漲卽連之。其湖有六七十里寬。八十里長。水從西南流入攔馬壩。歸東湖。合沂水等出海。共西行十六里。至支河口。兩邊始有隄。內有舊遙隄。上卽張家莊也。從壩西北行。中間離河寬狹不等。二十五里。至阜河石礮。南行二百餘丈。阜河口有兩岸直隄。從大灘坡西北行七八里。復上隄。此隄從石礮起。東北行三四里。漸轉西南。數里卽邳。宿界。內有朱家灣。河形一大兜。將成險工。復西行。舊直河向北。近運河隄岸。轉西北卽青墩營。椿工三百丈。又西行五里許。隄外有三官堂椿工。外有灘坡。有積水。從此西北有五工頭董家堂二險工。共行三十餘里。至邳州宿。是日亭午蒸熱。隄草長蔓難行。從東隄看至羊岵山。一望煙光。紅日西沉。遠山村落。荒城漫水。俱堪

入畫。朱家灣卽今朱家灣。
已早見及此。

二十三日從羊岫山直隄行。西南五里許。復西行至青羊山。其河勢從此山直東略南。衝南岸象山。繞而西北。頂衝堂池險工。從東南去。折回東北。卽董家堂險工也。由山坡西行。過劉家寨馬家山涵洞。皆南北直隄。過交龍山下。至鳳皇山陳家樓宿。枕上因想涵洞旁開一小河引水。定可救百頃之田。

二十四日從陳家樓西北行。黃家山窩。過直隄。繞鯉魚山西至廟山下。約二十里。過鯉魚險工隄。西北行徐州界。復西行花山決口龐山下。又西北行至呂梁城小憩。內過盧家山趙家樓。樓有八九座。山村之最盛者。薄暮遊石屋山懸水村。登鳳冠山。山有孔子碑象。禹王廟。復穿城回寓。

二十五日從呂梁豐山口迤西北。過一帶峯頭。及邢家莊尖頭山米山。約七八里。河形從呂梁往西南。繞至脚下。至張家橋。河身漸近。此一灣比前稍大。河甚闊。內有天生壩。隄九十丈。又西北行。望見出頭山。王家山。約八里。至長樊大壩險壩工。內有遙隄。從出頭山起。西北接玖山。又從大壩西北行。過一帶長山。煙墩土山寺。邢家莊。狼矢溝。獅子山。駱駝山。隄外華家樓。又北至子房山。上有留侯祠。石公殿。來鶴亭。臨池塢。下小民隄至館驛。渡河對徐州東門。北有小子房山。迤西北。隄共一千三四百丈。接陡山口。再東九里山。東南蘇山。大谷山。是日宿徐州東門。

二十六日從徐州東門石隄。繞西北舊隄。至九里溝。對過南門外有雲龍山。戶部山。此山來龍從湖廣

發脈由西南來。中有亞夫塚。卽繫馬臺。北岸對蘇家山。又西行十八里至霸王墓戶部山下。有季札挂翎臺。南門外有王陵母墓。三里至黃家山。再西行十五里至蕭縣界。又略西北十里。李曲集。十八里至北辰集。宿。南去千山。萬山不知幾許。隄外離河頗遠。灣曲不少。近河處有徐家樓、侯家樓、薛家灣、孔家店、賈家廟等處。卽三大灣之始也。

二十七日。隄上西北行三十里順河集。又三十里礪山界。又西行十里。南行二十里至毛城鋪宿。此處黃河離隄頗遠。灣子亦甚大。

二十八日。從毛城鋪從隄上帶西北行二十里朱家店。又四十里至河南虞城縣界。又數里小喬家集。宿。河離隄甚遠。外有濟水套甚長大。離交界二十里內。有月隄三里許。

二十九日。西行隄上十餘里。有舊決水套。舊隄坍塌。從新隄西南灣至西北。約五里。又從縷隄行。內有月隄二道。直隄四道。共三十里。下隄南行六七里劉家集。隄頗遠。卽從隄內西南行二十里。至虞城縣西門宿。

六月初一日。從虞城縣西北行數里。上隄西行數里。南行二三里。又西北行數里。又西行數里。劉家口。卽商丘交界處。一帶縷隄。月隄。新舊隄。錯落不等。柳陰蔽天。居民稠密。又帶西北隄二十里。兩邊柳樹頗盛。亦有月隄廢隄。又西行三里。南行五里。宿潘家口。

初二日。天氣熱甚。暫憩一日。商丘在府城西南三里。高百尺。周二百步。丘之精氣。上應列星。世稱闕臺。柳河在縣南三十里。自汴河東流。入於永城。經濟河口。達於淮。巴河在縣北二十里。今名菓河。流入徐。達於淮。泗。以濟漕運。睢河在縣北一里。漢帝軀軍入穀。泗及睢水之處。白河在縣南五里。源自歸德馬。牧。分流於永城。達於小河口。澮河在縣南二十里。自亳州徑流入蒙城。達於淮。孟潞澤在縣西北四十里。禹貢所謂導潞澤。被孟潞是也。汴河故道今涸。

初三日。從潘家口北行三里。上隄。西行五里。邢家樓。又北行五六里。至辛集。又數里。傅家莊。險工。離河八丈。又楊家塘。至考城縣界。一里。至鐵佛寺。離河二里。又九里。至小顏家集。臨河有大顏家集。又隄。西行。過郝家樓。岳家樓。宿考城縣東門。

初四日。從考城縣東門外上隄。西行十里。過石家莊六里。下隄。行里許。石家樓。隄離河數十丈。有大灣。內有月隄兩道。直隄一道。此處即儀封縣界。又西北行半里許。上月隄。又五里。趙家莊。過此。樓隄。直西行矣。下隄。南行四五里。宿儀封縣西門。黃陵岡。河在縣東北五十里。巴河。縣南八里。賈魯河。去黃陵岡二里。龐家河。縣北八里。黃陵岡。縣東北六十里。堽陽鄉。高數丈。周數百步。曹魏所築。明帝葬此。爲黃河。通塞要害。

初五日。從儀封縣西北行五六里。上隄。西行七八里。至蘭陽。儀封交界。又西南行數里。至蘭陽縣。自儀

封纓隄行約三十五里。至蔡家水口、耿家水口、梁家水口、管家水口。數里至河集。又數里至陳留、關陽交界。是日宿曲興集。

初六日。五更西北行七八里。大王廟。上隄數里。祥符、陳留交界。十八里過埽頭集。聞水聲甚響。下隄東北行四五里至河涯。見水滿平坡。勢亦甚溜。詢土人云。陡長三四尺。已三日矣。復上隄西南行。至康家寨。姜家莊。四段舊水口。又十里進開封府北門宿。

初七日。連日苦旱熱。極困疲難行。

初八日。進謁河撫王諱日藻。號卽周。係同鄉。盤桓竟日。

十一日。連日極熱難行。將王撫軍所送豫省圖。并各州縣呈送地圖。按程布置。繪成一圖。其間名山古蹟。具載志書。不及備錄。各水源流。略志於此。溱、洧二水之源。出密縣東北。至新鄭合金明池。在開封府城西鄭門外西北。周迺九里餘。周世宗鑿習水戰。東門池在陳州城內東北隅。滴瀝泉在密縣天仙廟前。石澗水出。滴瀝如雨。晝夜不息。鴻溝在河陰縣東。楚漢分界處。北接廣武山。與滎澤相連。圃田澤。中牟縣西北七里。周職方。豫州藪曰圃田。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高者可耕。窪者成匯。今爲澤者八。若東澤、西澤之類。爲陂者三十有六。若大灰、小灰之類。其實一圃田澤耳。隋隄在杞縣北五里。闕塞山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左傳。晉趙鞅納王。使如寬守闕塞。卽此。又名伊闕。

大禹疏龍門。伊水出其間。漢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一名龍門山。唐白居易有龍門銘并序。白石山。灑池縣東北二十里。澗水出焉。陽城山。登封縣東。一名車嶺山。涓水所出。孟子曰。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卽此。陽乾山在少室正南。潁水所出。一名耿山。龍頭山。永寧縣西四十里。上有快風亭。下有洛水五渡。源出嵩縣太室東谷。自山頂下流。疏二十八浦。過大潭。中平廣多石。其水濛紆迴流者五。故名。緣溪聚村。稱五渡焉。洛水源出陝西洛南縣冢嶺山。東北流經盧氏。永寧。宜陽入嵩縣界。去城南五里。歷偃師至鞏縣北十里入河。名洛口。一名洛汭。伊水源出盧氏縣閼嶺。徑永寧。宜陽入嵩縣界。由伊闕而北。轉折而東。會洛水入於河。商阿衡之得姓以此。灑水源出穀城山。自高廟溝起。與九眼泉合。東南流經孟津。二十里始入嵩縣。卽山西北注。而東南至縣。復轉折而東行。始逶迤而南。入於洛。澗水。婁家山西四十里。曰白石山。澗水出焉。北流注於穀。白石山在新安縣。澗水徑七里橋。南流轉東入洛。穀水出璠冢。東流注於洛。甘水源出宜陽縣。孝水源出廩山之陰。入澗水。相傳晉王祥臥冰於此。洛汭在鞏縣。洛水入河之處。清濁異流。亦名什谷。黃河在懷慶府城南七十里。濟源之瀑水入焉。孟縣。渙與沁入焉。武陟沁水入焉。濟濱在濟源縣北三里許。濟水出王屋山爲沁水。潛行地下。平地發爲二源。注曰東源。出原城東北。西源出原城西。今東源在濟濱廟內。西源卽今所稱龍潭。在廟西二里許。渙水出濟源。春秋會侯於渙。梁卽此。其源有三。一出五指山紙坊。一出曲陽西南。二源俱流經修武縣治南。一出晉陽城南。

溪或斷或續至莽山雙泉寨發源爲白澗水又伏發源修武縣治西又東南流經城南與二源合水經注曰澗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按白澗自莽山來或呼莽河沁水在懷慶府城北二里源出沁州謁戾山出枋口附郡城東南流徑武陟入黃河乘高瀉浪瀑漲不常丹水在懷慶府東北十里源出高平縣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預河卽小丹河由修武縣南門外東流至獲嘉入衛河漕運水淺則藉以濟運天漿水在濟源縣東南二十里水有二源東北合爲一川入於澗堯池水在府西北三十里太行山麓泉畔有堯廟廟前處處有泉掬手可飲匯而東南流葦荷交映可灌糧田二十里入於沁漢水源出王屋西山枋口在濟源縣東北二十五里沁水依山迴屈至此始長瀉平原亦謂之沁口載舟蕩漾使人胸次浩然山崖多唐宋鐫題望仙溪在濟西八十里源出王屋山北伏流南入於河錦溪源出濟源太乙池在濟源西天壇山上濟水出此大峪澗在濟源西七十里源發王屋山南入河東陽澗在濟源西一百四十里南流入河神農澗在溫縣境內相傳神農采藥至此以杖畫成澗廣濟河在五龍口卽古枋口枋之義從水司馬孚壘石爲門水勢乘高注下石門易崩渠旋淤塞河內令袁應泰鑿山穿澗懸閘於兩崖間啓閉受水閉閘障水永無崩塞之患曰廣濟河鑿山引水爲渠由濟源孟縣河內溫縣武陟至唐郭入於黃河渠闊八丈長百五十里分永孟等二十四堰各有時刻勒石詳記溫泉有五一在開封府城東北一在偃師縣南一在嵩縣西一在澠池縣東一在新安縣

西。是夜大雨。暑氣頓減。

十二日。從關封府大街出西門。西北行過土城。斷隄棘針。寨後壘上小長隄約三十里。從隄西行。隄外有彭家店。段家莊。卽黑堽口。復轉南三四里。李盟寨。大王廟。蔣家寨。又西北行二里許。至堽舊大王廟。此一帶河西來直衝一大灣。寬有五六里。漸注東南。又西灣過黑堽工。回龍閣。至馬家寨。又里許。中牟縣交界。一路隄岸雜亂。河頗遠。又行數里。至杏樹鎮宿。

十三日。從杏樹鎮西行。上隄過小薛廟。小潭溪。此處曾衝決。斷隄二三道。河闊五六里。過郝家寨。磚寨。原武土寨。原武西寨。卽原武縣界。又隄西行數里。原武境隄有馮尙書大寨。馬家渡。俱離河數丈。河闊七八里。縷隄南行卽鄭州界。又西行四五里。見村莊。內築新隄。隄外有官莊。沿河十餘里。卽縷隄。傍河面約有數里寬。賈魯河舊河形在此。今改在隄內。又三里許。至河邊花園寨宿。是滎澤縣界矣。

十四日。從花園寨下河灘西行三里許。有淤窩。不時坍土。河身約四五里。又行數里。河更寬。過滎澤縣南門。其城卽在河邊。新隄在南。向東接到賈魯河。在隄內去縣南十里。住北關看埽工。有二百餘丈。從柳園南行約數里。上土山坡。俱係低窪。北望有東西兩土城。云是楚漢二城。中卽鴻溝也。過此卽河陰縣界。又行七八里。至縣宿。

十五日。從河陰縣西南行二十餘里。至汜水縣界。又五十里。入汜水縣。出西門。度汜水。過虎牢關。又十

五里鞏縣界。洛河依北岸山根。東北行入黃河。有山一帶西去。西望兩山夾水。繞南山根沿河行。甚灣曲也。又行過二山澗。有杜工部故里碑。進縣東門。出南門宿。

十六日從鞏縣上南山峪中行二十里。即繞洛南行五里。至黑石渡。過洛河。繞河行五里入偃師縣界。南望嵩山。煙雲縹緲。峯巒秀拔。層疊而南。回顧土山。大不同矣。繞河西南行。渡石梁橋。山根曲折。土饒連絡。有寨有塚。人家稠密。此爲孫家灣。又四十里進偃師縣東門。過二程夫子祠。下馬進謁。云過洛水南去二三里。即二夫子故里。出西門宿。

十七日從偃師縣西門外行五里許。渡河即伊洛合流處。東南行二十五里至登封縣界。又二十餘里上嵩山。石路崎嶇。山巒環繞於東南。西望蒼茫無際。北望邙山逶迤。遙映伊洛帶水。林木鬱茂。再山高處爲萼嶺口。視嵩峯羅列。如立山岡之上。稍西南御峯如屏列山上。白雲起滅。變態百狀。從西南小路行數里。至少林寺。規模弘整。惜漸圯。又繞路看初祖面壁處。復東南行。每過高岡。看嵩山時時變幻。即御峯亦愈出愈奇。高低遠近。在在秀拔。南望諸峯。又如屏繞。真奇觀也。約二十里至登封縣東門宿。十八日遊嵩岳廟。古樹參天。廟模弘敞。綠琉璃大殿新落成。晤曹羽士。問及與廢具言火患。即大殿屢建屢燬。因鼓與寫中流底柱圖於北壁。二十餘年後。有嵩山道士來江南。向人談及岳廟。向者於火。甲子年有松江周君過嵩。適大殿新落成。因寫中流底柱圖於北壁。自後火患差息。至今重壁如新。

十九日。至嵩陽書院。耿先生諱介號逸菴。由翰林不仕。講學於此。就學者甚衆。書院對聯云。道本中庸。只是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理豈高遠。須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二十日。由登封縣舊路西北行。過郭家十里鋪。望見少林寺前一派平田。又過二十里鋪。漸漸登高。又五里至萼嶺口。即登封偃師界。下坡陡絕。步行五六里。始有坦道。望嵩高一帶之山。宛似岑樓之木也。又五里至參駕店。自萼嶺口以北。俱是立土山岡。山峪有深至數丈。土峯壁立不可勝數。又數里非舊路矣。過分守關。涉馬澗水。至緜氏鎮。出西門。小憩鶴道觀。聞轟轟雷聲。狂風吹雨。因急行十五里。渡伊水。又十里至翟家莊。是洛陽第一大鎮店也。宿劉雙槐家。

二十一日。早起行十五里。蒙正鑿十里潘家寨。十餘里過洛河。從東上坡岸。又數里至洛陽東門。飯後熱甚。即歇南門。午後散步上邙山。遊上清宮。老君殿小小五間。樑柱瓦俱用鐵鎔成。後有玉皇閣。翠雲洞。下清宮。邙山縣北五里。郡之主山也。古名邙山。綿亘四百餘里。起關中。附二華而東。層層起伏。爲狀不一。隨地立石。屹然峙河洛之中。關塞山。縣正南二十五里。郡之朝山也。兩山相對。望之若闕。元魏胡太后崇信浮屠。琢爲佛像。大小不可勝數。

二十二日。南行里許。過洛水。四里。又西去二里許。林木陰森處。卽邵康節先生安樂窩也。下馬瞻謁。又南去十里。牆垣寬廣。殿宇軒敞。乃曹操葬關雲長處。瞻拜出。南行十里至伊闕。有一石臺。上有方池。二

丈餘池內有水珠。上出臺邊。涓涓不絕。向三四處瀉下。云旱潦不斷。上有閣供大禹牌位。前有小亭。亭左右亦有流泉。詢人云百果泉。乃俗稱無考。稍南上石磴。卽寶陽洞。共有三大石洞。俱鑿大佛像。外有僧舍。檻臨伊水。東岸石壁亦甚峭聳。飯後衝熱再行。風雨大作。復回故道。至寓宿。上浮橋。在縣西跨洛水上流。卽天津橋故處。有中浮橋。下浮橋。皆跨洛水建焉。

二十三日。西行過周公廟。因甚早不得進謁。三十五里至磁澗。人家皆居堡寨窰洞。澗水環繞於前。入馬可涉。又三十里至漢函谷關。舊函谷關在靈寶。此爲新函谷關。里許至新安縣東門。訪芝泉書院。係呂維祺。維禧兄弟講學處。午後大雨。衣衫濕透。山路泥滑難行。三十里又過澗水。至關門店宿。俗名鐵門。瞻渚山。縣東南二十一里。淇水出其陰。密山。縣南十五里。豪水出焉。爛柯山。縣西南三十五里。王喬洞卽此。羣山秀錯。佳木繁密。有清溪洩於山峽之間。其石如爛木。取石塊剖開。有樹葉痕。亦物理之不可解者。巖下有數洞。內一洞深遂莫測。相傳樵子王喬遇仙處。鳳皇山。縣西三十里。與青龍山相對。如關。澗水中流。謂之關門。沙崖。縣北五十五里。羣山四拱。中有似水。自張家莊北流入黃河。卽馬陵川。匡渡口。縣北六十里。黃河南岸。一名狂口渡。觀音磧。縣北六十里。黃河灘有峻石。自南岸入河數十步。壅遏水勢。

二十四日。西行三十五里。義昌驛。十里千秋鎮。十里擔泥鎮。五里入灑池縣。出西門。過正學坊。爲明理

學證靖修曹月川先生立。又過盟會臺。三十里下坡至土壕鎮。宿馬頭山東北六十里。穀水出焉。廣陽山。縣西二十里。灑水出於此。天池。縣東南五十里。橫潦無源。鴻雁依焉。唐太宗改灑池爲天池。二十五日。從土壕鎮西南行二十里至石壕。二十五里至峽石。北首高山爲峭陵。東南有金銀山。南去高峯疊出。此一路上高嶺者五六。過溪澗者二三。上有石壁峻嶒。下臨深溝百丈。迎面高峯不計其數。路極寬廣好行。然愈行愈高矣。至陝州界。又從西北行二十里爲張茅鎮。路之最高處。又二十五里。砥鍾鎮。從此漸漸下坡。過橫渠堡。路旁有魏野草堂碑。再下進陝州東門。城頗大。內惟頽垣破屋。瓦礫滿目。荒涼爲甚。宿酒樓。底柱山。城東四十里。三門山在底柱上流百餘武。棗山。州東九十里。棗水出焉。黃河自潼關流入陝境。自西繞北。至於底柱。東入灑水。公主河在三門山之左。唐開元中鑿河通漕。以避三門之險。百丈許復入河。馬象河。城東二十里。水源自梨山流入於河。棗水南門外一名永定澗。出棗山西流入河。其水暴悍。益以山澗諸水。甚爲民害。鐵牛城。黃河中頭南尾北。世傳禹鑄以鎮河患。二十六日。出陝州東門北行。上高坡十五里會興頭。又東北行上土岡極險峻。陡絕難行。下馬步行。下坡二十餘里。復上坡。陡峻更甚。沿河行數里。初兩岸皆土山。至此漸見石山。其巖峭拔。水勢曲折洶湧。上石坡二里許。見中流立大石一塊。水從南入。繞東北流爲鬼門。中一道西流爲神門。北一道爲人門。皆衝激雷鳴。兩岸多石巖。有一巖。壁立甚峭。上鑿峭壁雄流四大字。旁有三行小字。識年月人名。異鬼

斧神工也。東去百步外，又有立石三塊，又有大小四峯如柱，南離數丈，有小石亦立，兩岸石山，俱極雄壯，洵稱大觀。步行處頗多，至會頭鎮宿。

二十七日，行十五里至陝州城東門，繞城北行，上坡二里許，轉西，下臨黃河，北望河北，林木稠密，樓閣參差，於北岸山脚下有小城，乃山西平陽府平陸縣也。進北門出南門，西行十五里至橋頭溝，又二十里至曲沃，入靈寶縣界。此一帶官道，離黃河五里許，岸亦甚高，河即於陝城北繞南帶，西南漸西至靈寶亦然。北岸逶迤幾百里，皆係極高土岡，北去重山疊嶂，高低無定，而南岸從陝州見河至曲沃，亦有高坡遮目，人行岸上，如常在谷中行也。十里至好陽河，十里至靈寶縣東門，繞至南門宿，弘農澗縣西一里，源出米陽鎮藏牛谷魚腹寺石窟中，北流漸大，至縣西北入河，好陽澗縣東十三里，源出峴頭山，北流入河。

二十八日，繞靈寶縣城西門，至北門東北河邊，上有老君堂，即老君故宅，復回西南行，三里許入山谷，過函谷關，關前澗水急流，入河南去，高山北倚，黃河兩邊高土岡，行如巷內，如上高坡，高山大河俱在左右矣。數里下坡，漸行地上，河離半里許，又十里涉柔桑河，過柔桑鎮，入谷南行，一望高山迤邐數十里，即女郎山，接秦山一帶矣。行數里，圍鄉縣界，又二十餘里至達紫營，二十里至圍鄉縣，河北即中條山，綿綿不斷，河之曲折不能計數，又二十里至盤頭鎮宿，郎水西二十里，出自棗鄉峪，北流於河，玉溪

澗。文峪水西南五十里。源出秦山。會合入河。

二十九日。從盤頭鎮行二十里至舊團鄉。涉澗水。此水百餘步即入河。十五里上坡。四五里到潼關東門。關城繞山而西。關口下臨河。河面亦寬。北岸土山已盡。河亦北流。依灘二里許。東望皆高山。北岸皆平地。進門上坡。城池廟宇俱壯麗。但俱坍塌。約三里許出西關。繞河里許宿。

三十日。西行離河半里許。北岸中條。再北望無山矣。路旁柳樹連綿不絕。南去土山綿亘二十里。土山盡處見華頂。連絡秦山數十里。峰巒峻峭。翠壁巉峨。華頂獨聳出諸峰之上。漸行漸轉。十五里到岳廟。規模弘壯。金壁輝煌。外東西大牌坊。中建鳳樓。進門西首有老君繫青牛古柱。上如杖。下甚擁腫。光潔蒼古。無枝葉而不死。前有柏槐。樹碑碣亦多。松柏槐椿。蔥鬱參天。大殿寢殿及兩邊鐘鼓樓極高敞。後大院牆。有大池。最後有萬年閣三層。極高聳。東西連轉。藏殿牆角有十字頂樓。並有敝軒高閣。看華峰可以及底。西望秦嶺盡處。蒼茫無際。東望渭水如帶。黃河直在東北隅矣。欲一一登臨。暢所欲游。恨終不能。快快出廟。西行五里至華陰縣。城甚卑隘。出西門宿。下午至華山口。遊巖洞集靈宮等處。黃河自龍門南下。經本縣東北葫蘆灘。寺南至潼關。折而東注。渭水源出隴西首陽縣橫縣北境。與朝邑分壤。逶迤至寺南。東北入河。春秋所謂渭汭。汭者水相入也。周治渭河紀程。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兩河總說

七月初一日。偃山橋入山。因前大雨。水衝壞山路。石塊壘塞。下橋步行。崎嶇之至。過十八盤。二十里始抵青柯坪。過陡山盤。上千尺嶂。百尺峽。二仙橋。元帝殿。又上老君壘溝。轉折至北嶺。上坐片時。下宿道院。

初二日。略領大概。疲極而止。憇憇回寓。燈下閱志書。有云。華山三峰。南曰落雁峰。李白登之。歎曰。呼吸之氣。可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東曰明星玉女峯。西曰蓮花峯。其間名勝甚多。恐悞長行。未能作數日盤桓。書之以志吾恨。

初三日。從華陰東門東北行十五里。渡渭河。此河東行不遠。卽入黃河。又北行二十里。過洛河。不甚闊。水亦濁。五里至趙渡鎮。二十里到朝邑縣。大河自龍門而南。繞于邑左。逕跨洛鎮。金水今廢。經趙渡鎮。注洛水。經金龍渡。注渭水。三水匯東南。一巨浸也。世稱三河口。洛源出延安子午谷。經郿州洛川中部。過白水。蒲城。同州。至趙渡鎮。入于河。

初四日。從朝邑縣北行土岡數里。上岡入谷。時出時入。如是者四十里。至良女鎮。岡上人家斷續。又從

土山溝西北行三十里至北當。又四十里至郃陽縣宿城隍廟。是日約行百餘里。道路紆折。上坡下坡。有極陡之處。且久旱鬱熱。灰土蒙面。甚難行也。夏陽渡縣東南四十里。韓信擊田豹。木罌渡軍處。秦晉要津也。

初五日。出郃陽縣北門東北溝。行漸高。復下坡。過深溝。甚陡。有流水。上坡甚遠。四十里至北良鎮。又下深溝。過澗水。上大坡。十里至大棗鎮。有玉皇殿。亦土窯。石山頂上。山係土山。壁削如石。峰巒起處極聳秀。林木邨寨窯洞亦多。望原上層層如盤。皆田也。又十里到芝川鎮。係舊韓城縣。城雖小。皆瓦房。人烟稠疊。鎮西南高阜處有漢太史司馬合墓。上有司馬廟。極雄壯。下坡穿城出北門半里許。有牌坊。係白樂天故宅。西面上山。林木蔥鬱。東望黃河。僅里許。東岸高岡如山。乃山西境也。又里許有張太保大塋。內多樹木亭臺。路傍兩邊地土膏腴。值旱即取井水灌溉。井亦多。農亦勤。人家亦稠密。東邊臨河處亦有高原如山。直至韓城縣。城亦壯麗。四望皆山。濠水芝水環繞入河。二十里間風景迥異。經月之行。未之見也。是日宿韓城縣。濠水出麻羨嶺西北來入河。芝水出方山東南入河。龍門者。韓北境之山也。禹鑿山而壑之。以通厥流。若門然。山海經謂應龍相云。故于門上加龍字。蓋歸功于神也。宜川縣有埽工。初七日。出韓城北門。東北行二十里。營村鎮。五里。潘莊。五里。後潘莊。五里。謝村。二里。臨臯村。三里。李村。五里。夏餘口。三里。喬南村。十里。朱頭村。十里。到龍門。從縣來三十里許。東岸汾河入河處。一路村莊皆

好。廟宇亦多。喬南村多高樓。云發科甲者。此爲最盛。大約東通大河。環轉村北。從龍門梁山來脈甚壯。麗故也。朱頭村大磚石城。亦龍門前之大鎮也。登大石巖。謁禹廟。巖石如拳。疊覆水上。對岸大石巖。豎立高聳。亦有禹廟。高泉乃龍門之口。雄壯特甚。後覆大山高峻。大斧劈石。天工巧妙。令人驚愛。後面之山亦雄厚。西岸梁山。麻皮皴法。高峯秀拔。一望西北秀山無盡矣。水則盤旋而出。勢亦銳。渡則棹入口內。借東壁急溜而下。船皆方橫。出口亦異。登岸東南行十里清澗大鎮。十里到河津縣西門宿。龍門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兩山壁立。東西闊八十步。一云禹門。汾源東至太行。西入于河。黃河縣西十五里。禹墳。龍門前里許。中流石磧挺然。大水不沒。按禹葬會稽。蓋因異俗傳之。

初八日。出河津縣南門。西南行二十里。渡汾水。龍門在西北。東面土原。西臨黃河。十里雙營鎮。南行沿河二十里。原上有湯陵。西岸高原卽韓城境。漸入土谷。行數里有破關口。云穆陵關。無考。五里有漢武秋風樓。有碑。今沒入河矣。又一十五里至榮河縣南門宿。黃河距城西百丈許。汾河縣北數里后土祠旁。西流于河。今移河津葫蘆灘南入河。

初九日。從榮河縣南行土谷中。盤旋屈曲。路徑如麻。五十里下坡。至臨晉縣。初行十里許近河。漸漸東南。南望中條。秦嶺。逶迤西岸。高岡不斷。卽邵陽縣境也。宿東關。

初十日。從臨晉縣南行四十里栲栳鎮。又西南行三十里至蒲州東關宿。歷山。州南六十里。媯。洩二水。

出焉。上有舜井舜廟。黃河在蒲津門外。今徙去十里。涑水渠。州東三十里。源出絳縣橫嶺山。

十一日。從蒲州南行二十里。漸近黃河。繞中稜山頭。又東南行。沿河三十里。南望秦華如屏。遠甚。谷行數里。對潼關。又原行四十里。至小呂村娘娘廟。少坐。對岸原內。卽盤頭鎮矣。河亦寬。中多淤灘。東行二十里。至永東宮鎮宿。

十二日。從永東宮東行四十里。至芮城縣東門岳廟宿。

十三日。從芮城東門東行三十里。下深溝。上坡十里。陌底鎮宿。

十四日。從陌底鎮東南行五里許。卽沿河行矣。兩岸高原屈曲之甚。對岸乃靈寶東境。河亦陸。一路河灘行數里。下極陡。步行三四里。行過澗水二道。至焦家村。又三十里。到平陸縣宿。土城坍塌不堪。之甚。砥柱峯在三門東迤南。中流峭立數仞。有老君爐。險不可升。上流有列石。蓋聳于此渡河。

十五日。出平陸東門西南行三里。下河灘行三四里。上船渡。至官道東南。繞陝州城行。三十里。砥鐘鎮。四十五里。至峽石驛宿。

十六日。從峽石鎮上坡東南行。因夜大雨。路濕難行。二十里。觀音堂。二十五里。土壕鎮。二十里。至灑池縣。繞南門行二十里。舖。又五里。千秋鎮宿。

十七日。從千秋鎮東行三十五里。至鐵門鎮宿。

十八日從鐵門鎮行三十里新安縣。又七十里至河南府宿。

十九日從洛陽城東北行三十里上邙山。二十里下坡到孟津縣宿。穀城山舊名替亭。縣西六十里。聳出岡阜之上。灋水出其下。灋水縣西五十里。平地發源。東南流六十里至洛陽。東南入洛。

二十日從孟津縣東北行二十里至孟津渡口。古城惟存基址而已。南傍邙山。北依大河。南北不過三四里。是日東風。渡河甚快。渡口少隘。此二十里內對縣處。河闊有數里。中有灘。有五六里長。二三里闊。再西兩邊高原。又隘矣。東河沿邙山。又寬。望邙山盡頭即鞏縣界。過此岸稍高。數餘里到孟縣西關宿。二十一日出孟縣北門西北行數里。上土坡。過石橋。又土谷中行二十五里。下坡又二十五里至濟源縣。進南門。出西門宿。一路柿棗樹極多。是日大霧。西有層巒。乃王屋一帶也。東北是太行。皆隱隱望見。瀧水縣西。源出莽山。其水或斷或續。至雙泉寨始盛。出琮山口。穿石暗流。至勳掌村如溝渠。又東至縣西四里。水始洶湧。經縣西城下。繞流城北。又東南入于溟水。古謂之溟。今謂之瀧。即白澗水。武山在西北十五里。姑嫂山在武山北。溟水出焉。天井如盤。在西北石上。有數頃。其流若井。水自上溢。相接而落。若倚劍然。

二十二日因瀧水漲難渡。進西門出東門。西北行五里許。謁濟瀆廟。碑石雖多。皆御祭文也。從元朝起者。傍有古柏。枝幹如虬龍。稱將軍焉。多娑羅樹。枝葉茂盛。俱合抱者。白楊亦多合抱。傍有三瀆神祠。後

有北海神廟。亦多御祭碑。殿前卽東原也。俗稱通北海。出廟西行三里許。有龍潭。潭皆蘆葦。約二畝許。云此源三年來。三年去。然去來實無定。或其年水來。民以此種水稻。並無大溝通流也。又西北行五六里上靈山。北望太行高而平。西望王屋則重巒疊嶂。峯岫參差。秀拔之甚。遙見天壇頂。高出諸峯之上。是日復至濟源縣宿。

二十三日。進濟源縣西門。出東門。東行三里許。段家園面前一帶。俱繞瀧河。五里過石橋。十五里北望太行。諸峯卓立。重重無盡。因微雨不甚明白。低處卽五龍口。沁水出焉。廣濟河出此。又東南行十里柏鄉鎮。又東行四十里至懷慶府。由西門繞南門。到東門宿。一路道路寬平。濟水低而清。直繞城河。荷花極盛。從南流其勢亦緩。廣濟河高而濁。東流甚急。與清水交處。下清上濁。高低緩急。各行其性。絕不相和也。丹河縣東北十五里。源出澤州界內。穿太行曰丹河口。唐改懷水。南流二十里入沁。

二十四日。從懷慶東北繞城行三里許。渡沁河。值水漲。流甚濁。又七里許。過大丹河。水亦濁。比沁河一半之寬。過二十里舖。又五里至許良大鎮。又北行十里到山。下丹河南行。小丹河名爲九道堰。實從丹河支分第一條。沿山麓東行。淺隘如溝。常因水發淤墊。以此濟運甚覺艱難。因昨夜大雨。泥濘難行。四五里許至湯王廟宿。

二十五日。早過河內縣治。卽向東南行。過廣濟河橋。瓦屋村。龍津橋。夾樹頭至溫縣宿。是日行五十里。

二十六日從溫縣東北行十五里趙堡鎮。又十五里司馬鎮。武陟縣界。十五里至小司馬。十五里至武陟縣南關宿。黃河縣南十五里。沁河源出沁州綿山。穿太行達濟源。合丹水繞武陟縣城北。由東而南入于黃河。沁河性善變遷。衝決之害。甚于黃河。每年修築。不能一勞永逸也。

二十七日從武陟縣北關東北行。過沁河。闊約二三十丈。水甚淺且濁。繞城東行。上南入河。東岸卽木藥鎮。居民稠密。約數千家。兩面隄岸亦高。三十里至修武縣南門。過預河橋至西關。丹河約七八里寬五六尺深。進西門出東門。過小丹河橋。河繞城北行。又東行滿澤圖。鞏莊鋪。萬箱鋪。離縣二十里。一片平田。丹河兩岸及四野棗柳俱多。又過二三村莊。至獲嘉縣西門宿。清水河縣北十五里。源出輝縣西南。小清河縣南四十里。

二十八日進獲嘉縣西門。出東門東北行二十五里至合河鎮。北行過石橋。橋有九洞。不甚高。東通大船。又東北行三十里至輝縣宿。縣在高原上。一路林木修竹。水溝蘆葦。乃水鄉景象也。百門泉源出蘇門山下。泉通百道。故名。一名衛源。以衛河發源於此。雖以百門名。然實踰千萬。不可勝數。自山麓平地。遍湧石竇中。仰出壘壘如珠。匯爲巨陂。方廣數頃。淵涵澄澈。淨無塵滓。上有威惠王祠。殿名清暉。外有靈源。湧金噴玉。穠翠。洗心諸亭。亭有古今名賢題咏甚多。衛河縣西卽百泉匯流。南經新鄉。東達府城。北會淇水流入于隄口。經大名府濬縣。山東館陶。臨清入漕河。以納于海。蓮花泉。縣西五里。突出于地。

一曰小百泉。世傳晉水伏流至此。東南入衛。卓水泉。縣西八里。平地湧泉。東南入衛。三渡。縣西四里。百泉之支。清水。縣西南七十里。峪河。縣西南五十里。源發太行山麓。

二十九日。從輝縣東關北行五里至梅村。過此卽百門泉。陂濇數頃。泉如聯珠而上。中有清輝閣。頗似西湖湖心亭。松柏迴繞。北倚山麓。樓閣殿亭。排列于後。小山上嘯臺。安樂窩亦頽壞。從西岸南行。看頭關。二關。復回東南行五里許。向西步行二里許。看禮字關。水頗猛。又西行四里許。看智字關。水稍緩。又五里許。看信字關。水更緩。此三關俱用兩水門。又南五里許至雲門鎮。又東南行三十里。到新鄉縣北關。過橋。黃河係東西城脚下行也。近因水大。河面寬有數丈。繞城至東關宿。衛河源發蘇門山。詩云。泉源在左是也。泉通百道。湧自山麓。石竇及平地。水勢屈曲。至合河鎮。凡三十里。此衛水合小丹處。稍行而東。逕新鄉北門民樂橋。歷河邊曲里二村。凡六十五里。自此東流。徑賀生屯。瀕衛輝府北門一里。東入大名濟縣界。卓水源在輝縣城西十里。平地湧出。經雲門。流新鄉縣合河鎮西北入衛。清河源出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東南經獲嘉縣界。至新鄉合河店。正西與衛合。今自獲嘉境內卽會于小丹河。此河止存故道。每逢雨集。太行萬壑之水。匯焉。衛水溢出。邑西北苦之。按改丹入衛。議曰。改丹入衛。猶改沁入衛也。其地形之高下。水勢之緩急。泥沙之淤塞。開築之阻絕。與沁水同。衛不能容沁。而受其害矣。獨能容丹。而受其害乎。丹河源出山西。穿太行屹坦坡狄家嶺。南注而下。中間分散有十八道小溝。

渠。民間引爲灌田。總流南經張店。至劉村入沁水。首尾三十餘里。與衛水相通者。係上下溝渠。內東流第二道。由清化鎮南。有金鎗。狗跑等泉水相聚。迤里而東。經修武治南。北轉城東門外。又東經獲嘉縣北。又東名蔣河。至新鄉縣西北名河店。入小清河。而因以入于衛。相沿凡百餘里。名爲丹之支流。而實非丹水矣。若欲將丹水全身。由張店改折而東。過狗跑泉達衛。則丹至張店。地勢傾下。入沁甚易。勢不能挽。若從上面東流第二道小溝渠。決河達衛。則丹正向山嶺而下。奔潰傾跌。橫截不住。何由東流。議者徒欲引丹入衛。殺沁一二耳。而增衛害十九。爲奚可哉。總之。改丹改沁。爲救徐。邳以南漕運計耳。而北地運道如堯。豫。芻糧所繫。療腸內而塞咽喉。此所謂救一河患。添一河患也。萬歷間。總河舒季勸後。其事遂寢。

八月初一日。從新鄉縣稍西行四十餘里。至八柳樹店。又西南行三十里。到原武縣宿。

初二日。進原武縣城。出東門東行二十五里。過張家隄口。五里至陽武縣北關。又東南行過兩道隄。到古倫集宿。

初三日。從古倫集南行至隄隄。東行四十里。至于家店。十五里荆隆口鎮。二十餘里荆隆口。大工內有積水。隄旁有古黃池碑。未詳。稍東卽柳園頭渡口。兩日水漲漫灘。竟無渡船。又東行二十里到陳橋鎮宿。

初四日。從陳橋鎮南行七八里上船。北風頗厲。揚帆破浪。自辰至午後。到南岸淤灘。拖行約兩時。始抵灘岸。從淤泥中行四五里至乾岸。二十里劉家店。又數里入汴城東門宿。即開封府

初五日。撫軍又留住數日。

初九日。午刻始行。三十里至黑江口渡頭。水漲流甚急。無船可渡。行人俱望洋而歎。仍回舊寓宿。

初十日。覓船不得。復住一日。

十一日。早出北門。北行三十里。上船順風。渡甚利。三十里到封丘縣宿。

十二日。從封丘西北行二十里東戴村。里許西戴村。二十里到延津縣東關。東北行二十里過沙門鎮。一派沙地。滿目荒涼。十五里進胙城縣宿。黃河故道在延津縣二十八里。明天順間。遷於于家店。淹沒土地沙嶺。黃河原自今之陽武北新鄉西南。東北經延津汲縣胙城。至大名府濬縣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胙之河。禹之舊跡也。周定王五年。河徙碛磧。胙流乃塞。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入大名府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水經所謂東至酸棗。又過南燕縣故城北是也。隋唐以來。屢經決溢。胙不詳其有無。宋熙寧十年。河溢衛州。自王供壩至汲懷州等處。北流遂絕。胙于是宜無河矣。縣圯于河。疑在熙寧前也。金正大中。復以河患徙縣。當是二十年決衛州之時。但不知北流既絕。何時而復注也。既徙且復湮矣。金明昌五年。河犯武城隄。泛至金山。明年詔

鑿新河。在今新鄉縣南。復經于胙。元自原武決而東南流。經陽武。封丘。茲流復絕。沙沒新州。蓋其時也。迨至明時。遷徙不常。皆未去境內。正統十三年大盜。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景泰四年。又徙而南。百年來故道皆積沙爲患。今其遺蹟。自小店。伍疇社。新州城。棘針舖。吳安屯。董固。班棗。丁家莊。林家莊等處。以至滑縣。廣狹不同。宛宛可見。其經縣南。乃決酸棗故道也。今自沙門一帶。縣西吳安屯至縣西北董固等處。積沙綿延數十里。皆飛礫走磧之區。胙之土田無幾矣。沁河故道。俗名孟姜女河。自武陟縣流經胙境。北行與汲縣相接。在漢隄西。久塞。漢隄自新鄉西南入衛境。東北至胙城。又北入汲縣小店。西南有大隄。一股由店南而東。蜿蜒幾百里。一股由店西而北入汲縣界。一名古陽隄。護河隄自汲縣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護城隄。縣東西。南接延津。北抵滑縣。

十三日由胙城西北行三十里。一派沙地。并無樹木村莊。飛沙成堆。衰草零落。始至一村莊。長里許。十五里到衛輝府。城郭巍峩。舊爲潞王府。宮牆猶存。有望京樓。綠琉璃瓦極高聳。下卽如村。樓四方。磚築。迴闌玲瓏。進東門。出西門。過大石橋。卽衛河也。水不甚深。南沙岸人家稠密。至關廂宿。衛河在汲縣西。源出輝縣蘇門山。南經新鄉。東遶府城。北會淇水。經濬縣達臨清。至天津入海。斯脛河源出淇縣西北五里。東南流入衛河。昔商紂斬朝涉之脛。因名。一名太和泉。又名陽河。淇水源出林縣西南七十五里。關五步。深可二尺。水經注曰。淇水出河內林慮縣。卽林縣。西大號山。山海經曰。淇水出沮洳山。疑大號沮。

迦。一山異名也。綿歷太行而東。自瀋境西北入界。南流至枋頭。入衛。水簾洞在青巖山東南層崖上。寬廣丈許。深可數丈。洞中出泉。澄瑩可鑿。枋頭城在淇縣南八里。衛河北。卽淇水口也。魏志。曹操于淇水口下大枋木。以城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因名枋頭。

十四日。從衛輝府出西門。東北行十五里官路。西三里許。謁比干墓。內多古碑。夫子書殷比干墓四字。出廟門。狂風大作。飛沙滿天。又行二十五里。至界碑。有麥秀古墟碑。雨漸大。風吹雨如細石撲面。又五里。過新脛河橋。又五里有衛多君子碑。至淇縣南門外。有殷三仁故里碑。東立賢聖君六七故都碑。有大牆門內琉璃殿。因雨大不及進謁。進南門。有柏臺。縣治前。書古朝歌。雨大衣濕。風吹寒甚。卽宿北門。十五日。從淇縣北二十五里。至高村橋。橋平多孔。水流甚急。水從東來。折南流。箭許。過橋。漸往西行。是日風雖大。喜天霽。一路西望諸山甚近。峰巒大小不一。水簾洞。海子等俱在內。三十五里。至宜溝驛。兩傍多柳樹。有柳廊牌額。路傍有扁鵲墓碑。有稽侍中血濺帝衣坊。有墓祠。進湯陰縣南門內。卽岳武穆故里。有廟。下店宿。蕩水。縣北二里。源出牟山下。水經注曰。蕩水東與長沙溝水合。二水既合。下流河陰。難容。而洹水亦時泛溢。萬歷初。屢潰。居民苦之。萬歷中。郡守常公。由大坡青塚高城改入衛河。安瀾數十年。歲久壅淤。復屢決害。順治十四年。知縣康允叔奉府檄疏河二十里。閱兩月竣工。刻石記之。美水。縣北八十里。源出西山。水經注曰。美水出蕩西北韓大牛泉四十里。流美城北。水積成淵。方十餘步。深

丈餘。東至內黃。與防水會。地理志曰。姜水至內黃入蕩者也。今與蕩水別流入衡水。宜師溝。縣西南二十五里。卽長沙溝也。經晉鄆故壘北。以下伏流。至小灘出。經伏道東北流至桓人山。與蕩水合。淇水縣西七十里。東流三十餘里入淇縣界。廣潤陂在府東南四十里。安湯二縣界。地勢窪下。蕩河及萬金渠。二水注焉。盈則入洹。以達于衛。後漳水南下。塞洹故道。陂水不能入洹。而洹水反洩于陂。陂日益廣。當夏秋漲溢。沒田數千畝。民病之。郡守常公。覽地形爲疏治。由葛家莊鑿渠。導蕩水至高城河口入衛。自枉流橋至楊家莊補築舊隄。以障渠水。又自戴家溝疏濬。導陂水入洹。於是二水有歸。黃河故道。縣東夏莊。小張等處。看河程。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兩河總說

十六日從湯陰縣北行四十里至彰德府。陰雨甚久，泥濘難行。進南門過萬金渠，橋不甚寬，從西東流繞城，支分灌溉。原入安陽河，過鼓樓北門五里至安陽橋，河面四五丈闊。又北行四十里至豐樂鎮，北臨漳河，下灘四五里至河邊，濁水急流，北岸丹圪，西望羣山，東望林木，有曹操疑塚、銅雀臺，此水往東更寬，水發汪洋，地濕難行，復回至府宿。洹水，縣北四里，俗曰安陽河，源出上黨洹氏縣洹山，在長子縣東，過隆慮北，黃水注之，又東北出山，徑殷墟，又東北過鄴城南，謂之新河，自鄴東徑安陽縣故城，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於白溝。春秋左氏曰：聲伯夢涉洹水。圖經曰：洹水源出林慮西北，平地涌出，初甚微小，東流九十里至安陽界，泉脈漸大，又曲屈東北流六十里，至州北入洹水縣，今曰洹氏縣，在澤州高平，然無洹水，蓋邑遷改不常，天下之水皆發源於山，洑而再發出自平地，濟與百泉是也。夫淄、澠之合，古人能嘗而知之，洹水洑發於林慮，浸發於安陽，無可疑矣。漳水，俗曰濁漳河，尚書禹貢曰：覃懷底績，至於衡漳，職方氏曰：河內曰冀州，其川漳，水經注曰：濁漳源出上黨長子縣西之發鳩山，東過縣南，合堯水、梁水，曲屈從縣東北流，東過壺關，屯留、潞縣合衆水，其流頗大，又東過武安縣東，清漳出樂平南

少山。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名其處曰交漳口。遂東過鄴縣西。而東徑三戶峽。爲三戶津。又東而汙水注之。又東徑西門豹祠。自祠北。徑趙閼馬臺西。遂自縣東北入滏陽縣。卽今磁州。州之東北有永樂浦。浦西五里。俗謂之祭陌河。卽西門豹投巫處。在安陽界。魏武帝引入鄴城。經銅雀臺下。水激有聲。不絕長鳴。溝在臨漳縣。西門豹。史起。李仁偉所作引水渠。曰西門。曰天平。曰金鳳。曰菊花。曰望雲。曰百陽。皆天。曰天井。曰利物。今曰漳河。舊自安陽豐樂鎮北。東流過臨漳南。又東北至館陶縣南入衛。正德庚辰。秋水溢南決。自安陽顯王村。南流折而東。至崔家橋。又東過永和呂村入衛。袤百餘里。當水盛時。廣四十里。凡安陽上田。悉注汙潦。其患甚鉅。萬金渠在縣西北二十里。深一丈五尺。闊八尺。鄴都故事曰。魏都鄴後。起石塞堰。自安陽南引洹水入鄴。自鄴入臨漳。東至洹水縣。當時溉田有萬金利。因名高平渠。源出縣西三十里。自高平村堰洹水入渠。東流灌溉。至縣西南流。至官道。七里。越道入廣潤陂。十七日。從彰德府南行。一路爛泥。十五里。魏家集。十里。二十里。鋪路旁柳樹成陰。西有姜里城。稍南有文王演易處碑。離城七里。過湯河石橋。再進湯陰縣北門。出東門。東南行十五里。迺至土岡。又十五里。到皮家莊。天微雨。將至屯頭。見衛河有一道。河從西來。問土人云。有四十八里長。雨水所積。從山邊起。二十里到屯頭。卽衛河馬頭。因水大。兩岸樹木皆在水中。又大雨積水難行。二十五里到大名府。灌縣西門。過橋宿。橋頗大。兩邊俱有店房。衛河自淇門入界。受淇水。徑縣城西。又東北受洹。漳二水。至直沽。

入海。波羅河在童山西麓。白祀童山二陂在城西二十里。亭子陂在城西一里。長豐泊在縣西二十里。卽白祀童山二陂所匯。每逢夏秋雨集。水泛滄田。後疏鑿成渠。南起交卸村。北抵屯子鎮。工成九十餘里。野鮮沮洳。蒸民乃粒。白龍潭。黑龍潭在縣西南四十里。一在大隄之西。一在大屯東南。四時不竭。井固潭在井固村。其源不測。相傳中有水獸。東北入衛。檻泉在善化山下。共七十有二。爾雅曰。檻泉正出。正出者涌出也。近日湮塞過多。荆家砦。張家窪。王楓園。石橋頭。東陽澗。西陽澗。大屯之大泉。小泉則最著者。梨水。今湮沒無考。黃河故道。縣西南。自石濟徑黎陽。遮害亭。走大伾山下。南爲黎陽津。宋南渡後。河身南徙。流沙壅積。山阜重疊。大有深谷爲陵之勢。

十八日大雨不及行。

十九日。從濬縣西門繞城至南門。南行二十五里。至滑縣北門。繞城至南門。衛河水溢道上。水積難行。宿滑河在縣南徑北而東。淇河一名王莽河。冀州圖云。西從河內界入黎陽。慶臨河。西十四里至王莽河。東行。永濟渠在慶臨河西北三十里。自濬縣入界。東北入內黃界。黃河故道在縣西北二里。縣東北有苗固魚池。蔡胡諸澤。皆河經流處。今淤。

二十日。出滑縣北門稍東行三十里。白馬陂有斬顏良處碑。西望大伾山東一帶。白沙卽黃河故道。又四十里至井泉鎮宿。

二十一日從井泉鎮東北行約五十里至內黃縣因雨大卽宿。

二十二日從內黃縣東北行四望雨水如河泥爛難行辰刻雨止行三十里至雙黃集臨衛河由東北過河河水泛溢兩崖立土頗高又二十里至泊口鎮北行二十里過雙廟一名紅廟東北行二十餘里至魏縣南門宿。

二十三日從魏縣東南行四十里至大名府西門八里至大名縣西門宿地形卑窪昔多衛漳水患今漳水北遷廣平衛河修堤堅厚可無水患一路柳陰甚盛。

二十四日從大名縣北行繞大名府城東門外東北行三十五里至小灘鎮過衛河出鎮北門東北行數里淤沙一道寬五六里又三十五里到東昌府冠縣南門宿。

二十五日從冠縣南門少西行五十里至館陶縣又東北行三十五里至孫兒寨宿。

二十六日從孫兒寨東北行二十里過衛河河甚灣曲至東南復西北穿臨清州城入運河運河從東南來爲汶河十五里到臨清州進西門過運河至東門住飯後南行二里許至板閘看汶運衛三岔口交界處本州城跨兩河新舊周連二十九里巍然巨觀由水路泝會通出崇武邊淮泗按汶水爲會通河元自安民山開渠導汶絕濟直抵臨清建廬三十有一度地高下遠近以節蓄洩衛水爲永濟渠始煬帝導百門泉東北引淇滏漳洹之水爲大河以巡幸名御河或曰卽漢屯氏河流八百里至元城。

又五百十里入臨清。廡四。曰會通。臨清。口。口。口。口。橋四。曰廣濟。弘濟。永濟。通濟。廣濟在衛河中。弘濟在汶南支。永濟俗名天橋。通濟石橋如廡。制水漲涸。以時蓄洩。並在汶北支。洲一。在汶。衛環流之中。財貨聚焉。自元以來。名曰中洲。其東砌以石。如鰲頭突出。築觀音閣於上。四廡建左右如足。廣濟尾其後。曰鰲頭磯。俗謂觀音嘴。天下河渠涓滴之水。皆關漕運。餘俱不論。論濟以北。東惟汶水。發源泰安萊蕪。至壘城。挾沂泗南入漕。北流四百五十里達州。西衛河出衛輝。東北流九百五十里達州。州受兩河之水。合流北放。千一百七十里抵大通河。距京師百六十里。州實據河漕之喉。當南北之衝。故曰第一津州。舊設有廡有壩。有淺鋪。沿河穿泉。植柳以便漕。惟汶流遇旱輒淺。歲加浚挑如故。蓋關天時。非人力也。二

十七日。出臨清城過河。三十五里孔家集。十五里至寶父坊屯宿。

二十八日。從屯南行。二十五里梁家淺。四十里至東昌府北關。又四十里至栖雞渡河東宿。此一帶傍河。河從府大灣。直南北。又一大灣。餘小灣亦多。

二十九日。從栖雞繞河南行。二十里窩城。二十里張秋城。北渡河。出正南門西南行。至大壩。漫地皆水。云係沙河水。從西來者。南壩實土。北壩有三石洞。桿船過水。必須拔壩。又西行。路濕泥爛。牲口俱陷。地勢低窪者。一望如河。如此二十五里至杈河。過大石橋宿。橋下水亦大。東南流里許。通沙灣入運河。運河水發則有水。少旱即乾。其積水在曹州洪開口。

三十日從杈河口東南繞出大路行淤泥中二十五里至黑虎廟又東南繞小路二十五里過硝皮口又三十五里至鄆城縣西關宿。

九月初一日從鄆城東南繞水行至西南三十里武安集二十五里鄧家樓二十五里清浪集俗呼沙土集宿一路因水大皆繞道行。

初二日從沙土集西南繞道行三十里楊寡婦集三十里定陶縣又泥水路行五十餘里至曹縣東關宿。

初三日暫歇一日。

初四日從曹縣東關東南行數里八里灣二十餘里過新月堤數里至護堤頭西望二里許傅家集大半坍入河中南行二里許至斷堤頭西乃一大埽灣埽斷河從西沖東復折西南行對岸亦係曹縣地一帶柳樹甚盛又從護堤東南行數里過桑村寺東小堤頭東行二三里謝家集堤內東行十二里望魯集數里石香爐舊決口又數里下小堤東北行十餘里曹家集宿。

初五日從曹家集東行十二里浮堽集即單縣界又東行數里外即董家營水渡口有月堤從馬家寺起至朱家樓前止八百餘丈係三堤縷河因水大難涉不及到又二三里至大王廟直北半里許即黃王廟直北半里許即黃堽集亦係大村莊又東行數里望孟家樓河亦近從此東行三十餘里朱家樓

格堤。又數里姜家莊。至馬良集宿。

初六日。從馬良集東南行。數里王家莊。上堤西去里許。接單縣縷堤。堤帶西北上東南透出。皆成廢堤。堤外郭家寨。堤內朱家樓。東行三十餘里王家堂。水漲漫堤。斷有四五十丈。小船過口。行數里范家集。又十餘里盤龍集宿。此一帶離河遠近不等。立堤上皆不見河。又因水漲。一望汪洋。大約此處對毛城鋪。此堤共長七十二里。從盤龍集到堤頭止。有二十二里。至徐州一百三十六里。毛城鋪離徐州約一百四五十里。

初七日。從蟠龍集東南行里許。上堤東行。十餘里孫家寨。至堤盡頭李道華雙樓下堤。皆泥水路十餘里。又小堤行。數里有南宮寺。往東北行數里陳家樓。東南行二十里李伯調家集宿。

初八日。從東南水路行。十八里李家集。繞水行二十里官莊。從小堤行數里。皆黃河近邊處。東北望大谷山。小谷山。南望王家山。三面峯巒無數。又行至河邊。有一樓及草房數間。特出河岸。急流衝激。不至淹沒。下係石岸故也。內即大谷山。離河里許。有石壩。接到小谷山之麓。俱有柳樹村莊。沿河灘行二十里。至河灘衝道。一山獨高。山足聳出河內。水溜鏗然有聲。此爲蘇家山。又行二三里。至徐州觀音門過渡。沿城西南行三四里。至下洪宿。簸箕山。州城南九里。東西有二。下有簸箕窪。窪久成湖。南山之水。交注於此。民田多汙。萬曆間作二石狗鎮之。湖終未底。今賴奎山一線瀉之。泗水。源出山東泗水縣陪尾。

山其源有四。因名。其水由境山歷茶城南流。至州城東北與泚水合。嘉靖間泚水北徙出秦溝。泗水至茶城。即與泚水合。循城東南以達於淮。泚河一名沁河。一名小黃河。按一統志。泚源出河南滎陽縣大周山。東流至中牟縣入黃河。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經山東流至河南懷慶府入黃河。又按澧河志。河居中泚居南。沁居北。河南徙則與泚合。北徙則與沁合。故此立名有三。今沁水久不達。惟河合於泚爾。泚由西來。勢甚湍悍。邈州城東北與泗水合。故稱泚。泗交流。自嘉靖末。從西北出秦溝。流至州城東南而下。亦通塞靡恆。至百步洪。今湮。新洪。城東南里許。有橋。呂梁洪。城東南五十里。共長七里。孔子觀於呂梁。懸水見丈人。即此。九里溝。城東九里。秦溝。城東北三里。隆慶中。成大河。今泚由之。夾溝。城北六十里。有驛有橋。雙溝。城東九十里。有鎮。大彭溝。龍溝。湖澗溝。揚尸溝。皆在城西北三十餘里。與五河並。分流以達於泚。狼豕溝。城東南二十里。今爲黃河要衝。鄒河源出山東滕縣。入昭陽湖。薛河出滕。薛境西流。會昭陽湖。自金溝口達於泗。

初九日。登雲龍山。有黃茅岡。子房山。諸舊蹟。雲龍山在州城南二里許。時有雲氣。蜿蜒如龍。東巖有石峯。匝圍中峯。因裝成大佛。面方數丈。覆以殿宇。及諸大士。參差錯置。

初十日。從徐州下洪。東堤行數里。繞三山頭。東南行三十里。至楊家窪。新墾工。對岸張家橋。東北即呂梁城。因水大。惟河堤高處始有人家。過三山頭。東行無山矣。又數里。至小店。險墾工。又十餘里。至房村。

村落頗大。八里至雙溝。西有新沖口子。過渡至雙溝宿。此一帶堤外淤灘頗高。堤內地窪如井。南走四五十里。乃靈壁磬石山。羣山環繞。離河甚遠。

十一日。從雙溝上堤東行數里。轉東北行。卽綏寧縣界。數里至豐山頭。西邊低者爲龍虎山。西近河邊。有小土岡。上有廟。對岸卽王家山。豐山對岸卽鯉魚山。復東南行至陳家樓。又二十里。對岸卽鳳皇山。稍東爲董家樓。內有靈壁一段。張韓二堡。樁工。又東南行十里。南行十里。朱家樓。內有王家塘。余家塘。孟家灣等處堤。南有土山。又東行十里。至戴家樓。險埽工二百三十餘丈。又有一灣頂塘險工。向東南。又成韓家莊險工。向西北去。又五工頭險工。此處河身從西北繞東南至象山。復往西北。從東繞過邳州諸險工。又東南行十里。至韓家莊宿。有大險工四百餘丈。

十二日。從塘東行數里。火神廟。南行數里。復東南行。魏家莊。東行王家樓。對岸卽皂河口。里許至張家嘴。一帶樁工。已至雎。宿界矣。又東行數里。蔡家樓險工。往東南行。彭家堡險工。內皆有月堤。又數里。朱衣城九龍廟。內有缺口水潭。至小古城。涉水至渡口。過宿遷。至公署宿。此一路南望皆平田水窪。北岸馬陵山一帶黑土岡。宿遷城後卽在土岡上矣。

十三日。留宿遷公署。

十五日。從宿遷東南行。過二郎廟。蕭家渡。楊家莊。東行至河北鎮。渡白洋河。過草壩。復西行。望河自從

西北來也。又里許卽歸仁堤。起頭有閘。兩邊有河堤。西河往南頗寬。至虹縣歸仁集。有五十里石堤。因瀉水開斷。閘北有舊縷堤一道。通鎮市。南接草壩。因天雨不及遠去。仍回白洋河宿。

十六日。從白洋河街行。三里許桃源縣界。至新堤頭。東南行三里許連著堤頭。又行五里。對岸古城。又十五里有草亭。對岸九里岡險工。又十五里西南一灣。又連幾灣至烟墩險工。內有月堤。上水壩臺甚長。七八里至桃源縣。以土堤爲城。離堤約半里。三里至龍窩險婦工。月堤內有潭水。東行數里有草菴。對岸王家嘴。又南行數里。復東行五六里李家口大王廟地方宿。

十七日。東行二十里。復南行數里高家灣。東行數里西吳城。內有舊縷堤。對岸有吳城。南去遙堤。又南卽洪澤湖。近來水漲。堤北有千丈缺口。田土皆水。又東行河邊陳家莊。對岸玉皇閣險工。又東對岸清河縣。此處舊時卽張福口。今斷。又東上小橋過河。從皮家廠稍南過清口。到甘羅城上岸。河從清河縣西來。順清口北灣。惠濟祠北。始繞東行爛泥淺。至惠濟祠乃南北矣。近因清水大皮家廠及清口皆清水。又二十里至龍汪閘。過橋進署。

二十日。早出署。從西南行二十五里。至武家墩上堤。卽洪澤湖高家堰之長堤也。榜湖俱石岸。可稱堅固。惜太低。不無水漲塌空之虞。置有減水壩。寬數丈。又十五里至高家堰關帝廟。內有碑文及御祭亭。係明總河潘公季馴夢神授訣成功。奏請建廟者也。又二十里至石工頭。從此皆木工矣。二十里至高

良澗有減水壩。又二十里至周橋宿。云昔年此地亦通運道。今築斷。置減水壩一座。

二十一日。早行五里許。古溝東減水壩寬三十餘丈。又里許。古溝西減水壩寬五十餘丈。又數里至唐堧。減水壩闊四十餘丈。又里許唐堧。又十餘里即翟家壩。因有土埂最高。不用築堤。此去西北數里。渡口家口。三十里可到老子山。有數千家烟火。商賈往來甚多。三面皆水。淮水即出其西南。陸路可通。盱眙約八十里。盱眙至翟家壩止六十里。壩之東去地土稍高。其堤東一帶地勢低窪。一望惟見水草而已。復回騎過高良澗。至高家堰宿。

二十二日。從高家堰過武家墩。由橫堤至大墩。視三岔口出水。以一半繞墩灌入運河。置東水閘以緩其勢。不至直衝難受。以一半歸助爛泥淺。同入黃河。此處爲新清口。又從七里閘繞太山墩堤。堤北岸有甘羅城。舊運河即甘羅。而西南入運河。因黃水灌淤。今改數里。又北行新莊閘。對岸惠濟祠。又北行至文英店。望隔岸止以一堤而攬黃河矣。又過鳳陽廠減水壩。至清江浦進署。

是役也。因靳公每年所進河圖。俱不稱旨。免予繪黃運兩河圖進呈。然非親歷山川城郭。則位置豈能無誤。於是束裝就道。自五月十九日出河署。至九月十七日進署。歷三省。閱四月。計程則萬有餘里。非揮汗於炎雲赤日之中。即委頓於烈風暴雨之下。道途所經。古蹟間志一二。諸水源有關繫兩河者。俱一一考訂詳明。至名山勝蹟。具載各府州縣志書。不敢獵取。以侈博雅。雲間周洽竹岡氏識。看河紀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官司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舜典

據舜典有云。歲二月東巡守。至於東岳。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觀四方諸侯而考制度。其首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夫其考制度。既以律曆爲先。則四岳爲義。和四子必矣。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者。謂有能奮起其功。以廣堯之事。見於已試之效者。將使之宅百揆也。蓋舜未卽位。凡在位者所以言事。無非堯之事也。使宅百揆者。將使之居度百官之任。猶後世之爲宰相也。亮采者。輔相之義。與寅亮天工之亮同。爾雅曰。亮。左右也。以是知亮有輔相之義。亮采者。輔相朝廷之事。疇。如九疇之疇。謂天下之事。各以其類。無不順也。惠疇。此蓋宰相之職也。載。事也。采。亦事也。既曰熙載。又曰亮采者。蓋前之所言。熙堯之事。見於已試之效也。後之所言。將責之以將來之效。以亮舜之事也。於是四岳同辭薦禹曰。伯禹作司空。蓋禹於是時。以司空居平水土之任。已有成績矣。故四岳舉之。將使舜自司空擢升百揆之任也。薛氏以百揆爲司空之職。其說失之矣。兪者。然其所

舉也。既然其所舉。於是稱美其平水土之功而勉之曰。惟時懋懋。勉也。禹拜稽首。盡敬於君也。讓於稷。契暨皋陶。所謂推賢遜能也。俞。然其所推之賢也。汝往哉。不許其讓也。林之奇尚書全解。書裏云。葉傳解四岳。謂以一人而維四岳。諸岳之事。通考遂附會之曰。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皆非也。林據孔傳。謂即上羲和之四子。亦未然。愚意四岳即四方諸侯之長。猶周之二伯也。下文十有二牧。即十二州牧。則知四岳為四方諸侯長矣。禹平水土有成。職。即擢升百揆之任。今之司河者。能遠厥職。亦可入居黃閣。豈得謂古今人途不相及哉。

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月令

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鄭康成注。

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之事。故以命焉。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周視。則視之無遺。修利。則修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塞。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為隱。塞言窒虛而為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方慤禮記解義。此經言豫備水災之術。空。乃行水者之所當遵循而無忘者也。道路即道路之有水者。障。塞二字最有味。不修利。不道達。不開通。即為水所障塞矣。

孟秋之月。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月令

順秋氣收斂物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隄防。謹壅塞。以備八月也。鄭注

陽爲出。故春主發散。陰爲入。故秋主收斂。聚土而壅之之謂壅。升土而壅之之謂塞。隄防大。故欲完而全。壅塞小。故欲謹而慎。凡此所以備水潦而已。禮記解義。

夏氣舒發。則修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全隄防。謹壅塞。水在天地間。最爲流通。不可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隄也。故修利而無壅。秋潦則可隄矣。必壅塞之唯謹。雖一通一障不同。而其爲民禦患則一而已。應鑄禮記集義。此經言百官。猶之乎今之大小河官也。八月正秋汛之時。完全隄防。謹慎壅塞。深得行水之精蘊矣。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周禮

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源。舍其守者。時按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鄭注

川衡者。平知川之遠近寬狹。及物之所出。官及師徒多者。以其川路長遠。巡行勞逸故也。中川小川之等。自若常法。故少差。水鍾曰澤。澤與川不同。官。今川衡兼云澤者。澤與川連者。則川衡兼掌之。謂若

濟水溢爲滎澤。滎澤則與濟連。則管濟川者兼滎澤掌之。如此之類皆是。夏公彥疏。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周禮

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陲。爾雅有八藪。鄭注

虞亦度也。度知澤之大小及物之所出。用中士尊於川衡者。以其澤之所出物衆多。胥徒少者。以其巡

行處近故也。中澤小澤已下。皆如川衡者。自是常法。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澤者又

有不同。皆互見。賈疏

王氏曰：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人自爲守。所以澤雖大。莫或害其養蕃。李嘉會曰：澤屬乎國。權民

因地以致爭。今海之沙岸。潮之波渚。凡利入之厚。無不租撲於官。而後漁焉。此之謂也。王與之周禮訂義

大藪。卽如今山東濟寧之昭陽野山等湖。江南蘇水之射陽汜光等湖。以及山陽海州秦城之葦蕩管是也。爲之厲禁。則小民不得侵占。而容蓄之水足以濟運。守其財物。則葦蕩不致荒蕪。而刈獲之後。足以供料。豈不大有裨於河工者哉。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周禮

樹枳棘之屬。有刺者也。鄭注

掌修城郭溝池者。謂環城及郭。皆有溝池。云樹渠者。非直溝池有樹。兼其餘渠上亦有樹也。云之固者。

總城郭已下數事。皆是牢固之事也。賈疏

劉執中曰：浚溝之土。所以爲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高

也。渠又在其外。所以出水。因之設固。植木其上。守固之材出焉。鄭鏗曰：城郭本於築者。有時而傾。溝

池本於鑿者。有時而塞。樹則所植以爲阻塞之木也。渠則所導以通不行之水也。渠有時而淺涸。樹有

時而枯槁。則吾所依以爲固者。不足恃矣。故掌固修之。蓋治壞之名也。周禮訂義。此經言掌固。雖指固

事相闕。渠。水道。樹。種柳。渠以通水。樹以固隄。亦河上之重要務也。當做而行之。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周禮

周。猶徧也。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五溝。遂溝。澗。澮。川也。五涂。徑。眡。涂。道路

也。樹之林。作藩落也。鄭注

開鑿之者。謂若禹鑿龍門之類。橋梁之者。若十月輿梁成之類是也。賈疏。愚按川澤之阻。疏云則橋梁之

塞成。則疏浚之。水路不亦通乎。二義相兼。乃備。

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

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韓詩外傳曰。山陵崩。則川谷不通。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世祖即位。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十二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漢官目錄云。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漢承秦。凡山澤

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考工。轉屬太僕。都水屬郡國。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別主上林苑。有離宮燕休之處。世祖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獮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訖

乃罷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州郡皆置諸曹掾史。漢官曰：監津渠漕水

漢書百官志。

初，秦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塘灌溉，保守河渠。自太常少府及三輔等，皆有其官。漢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者以領之。至漢哀帝省使者官，至東京凡都水皆罷之。併置河隄謁者。漢有水衡丞五人，亦有都水丞。後漢都水使者有參軍二人，蓋亦丞之職任。舟楫署令，漢主爵中尉屬官有都船令丞。水衡都尉有楫權令丞。文獻通考。

水衡都尉從第五品。都水使者從第五品。河防謁者第六品下。監淮海津都尉從第六品中。永

平二年正月，尚書令高肇奏都水臺請依舊二使者，參軍事謁者并錄事令史，亦隨事更立。詔曰：使者置

二，可如所奏。其下屬司唯須充事耳，亦何勞多也。參軍錄事並更置一。謁者加二。令史依舊。肇又奏諸州

諮議、記室、戶曹、刑獄、田曹、水曹、集曹、士曹參軍悉并省之。魏書官氏志。

魏尚書郎有水部。晉武帝受命，置水部。後又置運漕。凡三十五曹。康穆以後，有水部。後又省。大司農統

都水。長東西南北都護漕掾。及渡江，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復置。侍御史有水曹。都水使者，漢水衡之

職也。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屬太常。漢東京省都水。置河隄謁者。魏因之。及武帝省水

衡，置都水使者一人。以河隄謁者為都水官屬。及江左省河隄使者，置謁者六人。諸州置都水從事各

一人。晉書職官志。

晉元康中。初都水使者有參軍二人。復有水衡都尉。有主簿。為前後左右中五水衡令。悉皆有之。又有

船曹史。文獻通考。

司空一人。掌水土事。舜攝帝位。以禹為司空。契之子曰冥。亦為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為司空。周時司空為

冬官。漢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

復為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字。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魏初又置司空。世魏

晉景帝為大司空。置掾十人。有水曹一人。無屬。咸熙中。晉文帝為相國。有水曹掾屬各一人。晉楊駿

為太傅掾屬。有水曹。置屬。趙王倫為相國。亦置掾屬四十人。其中必有水曹。宋高祖為諮議。諸曹有水曹。

初。晉元帝鎮東丞相府。有運漕。其後又有水曹。高祖為相。曹則猶二也。尚書。晉西朝有水部曹。又有運

曹。江左有運曹。康穆以來。猶有水部曹。後又省。宋高祖初。加置水部。侍御史。晉西朝有水曹。凡十三

曹。而置御史九人。都水使者一人。掌舟航及運部。此宋世之事。秦漢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漑。保守河渠。屬

太常。東漢省都水。置河隄謁者。魏因之。漢世水衡都尉。主上林苑。魏世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晉武帝省

水衡。置都水使者。而河隄為都水官屬。有參軍二人。謁者一人。令史減置無常員。晉西朝有參軍。而無謁

者。謁者則江左置也。懷帝永嘉六年。胡入洛陽。都水使者爰濬先出督運得免。然則武帝置職。便掌運矣。

江左省河隄此追敘晉世之事 都水使者第四品 參軍謁者第七品此又宋世之品級也 宋書百官志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冬十一月癸卯復立都水臺置都水使者官宋書孝武帝本紀

宋都水使者有參軍二人文獻通考

凡諸將軍公督府諸曹有水曹 都官尚書有水部曹南齊書

齊有都水臺使者一人有官船典軍 梁初亦有都水臺使者一人又有大舟卿有丞有主簿陳因之

後魏北齊有水部屬都官尚書掌舟船津梁之事亦置都水臺二使者有參軍後周有司水大夫小

司水上士有舟中士文獻通考

隋尚書省有水部郎 天監七年以都水使者為大舟卿是為冬卿置丞及功曹主簿 大舟卿梁初為

都水臺使者一人參軍事二人河隄謁者八人七年改焉位視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也主舟航隄渠陳

承梁皆循其制隋書百官志

隋初有水部侍郎屬工部煬帝除侍字 開皇二年廢都水臺入司農十三年復置仁壽元年改臺為

監更名使者亦為監煬帝又改為使者尋又為監加置少監又改監及少監並為令領舟楫河渠二署

都水有丞舟楫署有令丞煬帝置河渠署令丞各一人文獻通考

唐工部尚書其屬有四四曰水部凡津梁道路治以九月水部主事二人龍朔二年改水部曰司川天寶

津吏五人。橋丁各三十人。匠各八人。京兆河南諸津。隸都水監。便橋、渭橋、萬年三橋。有丞一人。從九品下。府一人。典事二人。掌固二人。良觀中監。唐書百官志。

唐工部尚書一員。置工部尚書。龍朔為司平太常伯。光宅改為尚書。神龍復舊也。侍郎一員。正四品下。龍朔

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總其

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水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員外郎一員。

從六品。主事二人。從九品。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

以導達溝洫。堰決河渠。凡舟楫漑灌之利。咸總而舉之。凡天下水泉三億二萬三千五百五十九。其在遐

荒絕域。殆不可得而知矣。其江、河自西極達於東溟。中國之大川者也。其餘百三十五水。是為中川。其又

千二百五十二水。斯為小川也。若渭、洛、汾、濟、漳、淇、淮、漢。皆亘達方域。通濟軸轡。從有之。無利於生人者也。

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則蒲津、大陽。洛則孝義也。河石柱之梁四。洛則天津、永濟。渭橋、東渭橋也。巨梁

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都

水監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漢官有都水長。屬主簿。掌諸池沼。後改為使者。後漢改為河隄謁者。晉復置都水監。立

使署一人。掌舟楫之事。梁改為大舟。齊亦曰都水監。隋改為都水監。大業復為都部者。善又為監。

慎改監為令。品第三。武德復為監。貞觀改為使者。從六品。龍朔改為署之官屬。凡虞衡之探捕。渠堰陂池之壞決。水田斗門灌漑。皆行其政令。丞二人。從七品上。從八品

下。錄事一人。府五人。史十人。掌固三人。舟楫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舟楫署令。掌公私舟船運漕

之事。河渠署令一人。正八品丞一人。正九品府三人。史六人。河隄謁者六人。掌修補隄堰漁釣之事。典事三人。掌固四人。長上漁師十人。短番漁師一百二十人。明資漁師一百二十人。河渠令掌供川澤魚醢之事。祭祀則供魚醢。諸司供給魚及冬藏者。每歲支錢二十萬。送都水。命河渠以時價市供之。諸津令一人。正九品丞一人。從九品津令各掌其津濟渡舟梁之事。舊唐書職官志。

五代史無職官志。唐臣蕭希甫傳。有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周本紀。顯德五年秋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市銅於高麗。二事。則五代時亦有水部與都官屬官矣。餘無聞。小谷口舊唐書職官志。

晉天福二年九月。判詳定院梁文舉奏。以前汴州楊武縣主簿左擢進策十七條。可行者四。其一。請於黃河夾岸。仍防秋水暴漲。差上戶充隄長。一年一替。委本縣令。十日一巡。如怯弱處。不早處置。旋令修補。致臨時偷決。有害秋苗。既失王租。俱爲墮事。隄長處死。縣令勒停。敕曰。修葺河岸。深護田農。每歲差隄長巡檢。深爲濟要。逐旬遣縣令看行。稍恐煩勞。隄長可差。縣令宜止。四月詔曰。近年以來。大河頻決。漂蕩人戶。妨廢農桑。言念蒸黎。因茲凋弊。凡居牧皆委山河。旣在封巡。所宜專功。起今後宜令沿河廣晉開封府尹。逐處觀察防禦使。刺史等。並兼河隄使名額。任便差選職員。分擘勾當。有隄堰薄怯。水勢衝注。預先計度。不得臨時失於防護。治河通考。

宋工部尙書。掌百工水土之政令。稽其功緒。以詔賞罰。侍郎爲之貳。水部郎中員外郎。掌溝洫津梁舟

楫漕運之事。凡隄防決溢。疏導壅底。以時約束。而計度其歲用之物。修治不如法者。罰之。規畫措置爲民利者。賞之。分案六。置吏十有三。紹興累減吏額。都水監舊隸三司河渠。案嘉祐三年始專置監以領之。判監事一人。以員外郎以上充。同判監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丞二人。主簿一人。並以京朝官充。輪遣丞一人。出外治河埽之事。或一歲再歲而罷。其有諳知水政。或至三年。置局於澶州。號曰外監。元豐正名。置使者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使者掌中外川澤。河渠津梁隄堰。疏鑿浚治之事。丞參領之。凡治水之法。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澮瀉水。以陂池潴水。凡江淮海所經都邑。皆頒其禁令。視汴洛水勢漲涸增損。而調節之。凡河防謹其法禁。歲計筭捷之數。前期儲積。以時頒用。各隨其所治地而任其責。輿役以後月至十月止。民功則隨其先後。毋過一月。若導水溉田。及疏治壅積。爲民利者。定其賞罰。凡修隄岸。植榆柳。則視其勤惰多寡。以爲殿最。南北外都水丞各一人。都提舉官八人。監埽官百三十有五人。皆分職洩事。卽干機速。非外丞所能治。則使者行視河渠事。元豐八年。詔提舉汴河隄岸司隸本監。先是。導洛入汴。專置隄岸司。至是亦歸之。元祐四年。復置外都水使者。五年。詔南北外都水丞。並以三年爲任。七年。方議回河東流。乃詔河北東西漕臣。及開封府界提點各兼南北外都水事。紹聖元年。罷。元符三年。詔罷北外都水丞。以河事委之漕臣。三年。復置重和元年。工部尙書王詔言。乞選差會任水官諳練者。爲南北兩外丞。從之。宣和三年。詔罷南北外都水丞司。依元豐法。通差文武官一員。分案七。置吏三十有七。所練有街道司。掌

轄治道路人兵。若車駕行幸，則前期修治。有積水則疏導之。建炎三年，詔都水監置使者一員。紹興九年，復置南北外都水丞各一員。南丞於應天府，北丞於東京置司。十年，詔都水事歸於工部，不復置官。宋史職官志

宋太祖乾德五年正月，詔開府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以重水患也。宋史河渠志

宋太祖開寶五年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為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缺員，即以本州官充。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經度行視河防，勿致壞墜。違者當實於法。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咸平三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皇祐三年五月壬申，置河渠司。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嘉祐三年十一月己丑，置都水監罷河渠司。宋史仁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四年，命程昉為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六年四月，始置疏濬黃河司。自衛州浚至海口，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埽。官吏俸給視都

水監丞司行移與監司敵體。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九年九月丙寅詔罷都大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司。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元豐三年五月甲申詔改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司爲都提舉汴河隄岸司。宋史神宗本紀。

宋哲宗元祐四年復置修河使。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元祐五年罷修河使及檢舉。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元祐七年四月詔南北外丞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北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

內河北仍於御內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隄岸及石礮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

修葺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元符三年七月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廂司官一員掌杭州至揚州瓜洲澳廂凡常潤杭秀揚州新舊

等廂通治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四年臣僚言都水監因恩州修河舉辟文武官至百二十餘員授牒家居不省所領何事皆

乘傳給券。第功希賞。詔除正官十一員外。餘並罷。所隸有東京四排岸司監官。各以京朝官閣門祇候以上及三班使臣充。掌水運綱船輸納顧直之事。汴河上下鎮。蔡河上下鎮。各監官一人。以三班使臣充。掌算舟楫木筏之事。天下堰總二十一。監官各一人。渡總六十五。監官各一人。皆以京朝官三班使臣充。亦有以本處監當兼掌者。宋史河渠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六十五

官司

金泰和四年。吏部定考課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法。十一曰隄防堅固。備禦無虞。爲河防之最。工部尙書一員。正三品。侍郎一員。正四品。郎中一員。從五品。掌修造工匠屯田山林川澤之禁。江河隄岸道路橋梁之事。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主事二員。從七品。覆實司管勾一員。從七品。主事有令史十人。都水監。街道司隸焉。分治監專燒措黃沁河。衛州置司監。正四品。掌川澤津梁舟楫河渠之事。與定五年。兼管勾沿河漕運事。作從五品。少監。正六品。以下皆同兼漕事。少監。從五品。明昌二年。增一丞二員。正七品。內一員外監。分治真元元年。置掾正八品。掌與丞同。外監分治。大定二十七年。添一員。衛州分治。勾當官四員。准備分治監差委。明昌五年。本以罷掾設二員。與定五年。設四員。都巡河官。從七品。掌巡視河道。修完隄堰。栽植榆柳。凡河防之事。分治監巡河官同此。諸都巡河官。掌握控諸壩巡河官。明昌五年。設。以合得縣令人年六十者。選充。大定二年。設滹沱河巡河官二員。散巡河官。於諸丞。權兼舉人。并見勾當人。六十以下者充。黃汴都巡河官。下六處。河陰。雄武。榮澤。原武。陽武。延津。各設散巡河官一員。黃沁都巡河官。下四處。懷州。孟津。孟州。城北。各設黃沁散巡河官各一員。衛南都巡河官。下四處。新鄉。崇福。上。崇福。下。衛南。淇。上。散巡河官各一員。滑瀆都巡河官。下四處。武城。白馬。書城。教城。散巡河官各一員。

曹甸都巡河官下四處。東明、西佳、益華、陵城散巡河官各一員。曹濟都巡河官下四處。定陶、濟北、寒

山、金山散巡河官各一員。凡二十五塘。塘兵萬二千人。諸埽物料場官。掌受給本場物料。分治監物料場官同此。唯

崇福上下埽物料場官。與當界官通管收支。南京、天津、渡河橋官兼譏察事。管勾一員。同管勾一員。掌橋

船渡口譏察濟渡。給受本橋諸物等事。內譏察事。隸留守司。餘浮橋官同此。皇統三年四月。懷州置黃

沁河隄大管勾司。未詳何年罷。正大二年。外監東置歸德。西置于河陰。散巡檢。正九品。內泗州以管勾

排岸兼之。皆設副巡檢一員爲之佐。大慶關管勾河橋官兼譏察事一員。正八品。掌解繫浮橋。濟渡舟

楫。巡視河道。修完埽岸。兼率埽兵。四時功役。栽植榆柳。預備物料。譏察姦僞等事。同管勾一員。司吏二人。女直漢人各

一人。提舉三門集津南北岸。正六品。南遷後置。金史百官志。

金世宗大定十年二月。津沱河勅設巡河官二員。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九年九月。設京埽巡河官一員。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二月丁亥。命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並帶管勾河防事。金史世宗本紀。

金章宗泰和六年春正月癸卯。始以沿河縣官兼管勾漕河事。州府府官兼提控。金章宗本紀。十二月通濟河

勅設巡河官一員。與天津河同爲一司。通管漕河。上名天津河。巡河官。隸都水監。金史河渠志。

元工部尙書。三員。四員。二員。一員。不詳。侍郎員外郎。亦多少。巡河提領所。提領二員。副提領一員。都水監秩。從三

品。掌治河渠。并隄防水利。橋梁橋堰之事。都水監二員。從三品。少監一員。正五品。監丞二員。正六品。經歷知事各一員。令史十人。蒙古必闐赤一人。回回令史一人。通事知印各一人。奏差十人。壕寨十六人。典吏二人。至元二十八年置。二十九年領河道提舉司。大德六年陞正三品。延祐七年仍從三品。大都河道提舉司秩從五品。提舉一員。從五品。同提舉一員。從六品。副提舉一員。從七品。河南山東都水監。至正六年五月。以連年河決爲患。置都水監以專疏塞之任。行都水監。至正八年二月。河水爲患。詔於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九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十一年十二月立河防提舉司。隸行都水監。掌巡視河道。從五品。十二年正月。行都水監添設判官二員。十六年正月。又添設少監監丞知事各一員。都水庸田使司。至元二年正月。置都水庸田使司于平江。旣而罷之。至五年復立。至正十二年因海運不通。京師闕食。詔河南窪下水泊之地。置屯田八處。於汴梁添立都水庸田使司。正三品。掌種植稻田之事。庸田使二員。副使二員。僉事二員。首領官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司吏十二人。譯史二人。元史百官志。元有天下。自元以來。都水河渠設官。專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防爲務。元史河渠志。按史百官志。凡漕運之事。中統二年初立軍儲所。元史世祖本紀。尋改漕運所。至元元年。改漕運司。十二年改都漕運司。十九年改京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四月庚戌設懷孟路管河渠使副各一員。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二月丙寅改河渠提舉司為轉運司。元史世祖本紀。

至元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後四年始建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鎮掌河渠壩閘之政。山東金河備考。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十月甲戌立會通汝泗河道提舉司從四品。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亥命太史令郭守敬兼領都水監事仍置都水監少監丞經歷知事凡八員。

四月壬子敕都水監分視黃河隄堰罷河渡司。元史世祖本紀。

元成宗大德二年二月乙丑立浙西都水庸田司專主水利。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三年四月己未自通州至兩淮漕河置巡防捕盜司凡十九所。元史成宗本紀。

尙野改懷孟河渠副使會遣使問民疾苦野建言水利有成法宜隸有司不宜復置河渠官事聞於朝河渠官遂罷遷國子助教。元史尙野傳。

元成宗大德八年正月辛巳自榮澤至睢州築河防十有八所。元史成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元年八月戊申寧夏立河渠司秩五品官二員參以二僧為之特授瓜頭太史。元史武宗本紀參以二僧為之元政之紀綱亂矣。

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於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任其職量

存員數。類爲巡視。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於是省令都水監議黃河泛漲止是一事。難與會通河爲比。先爲御河添官降印兼提點黃河。若使專一分監在彼。則有妨御河公事。況黃河已有拘該有司正官提調。自今莫若分監官吏。以十月往。與各處官司巡視缺破。會計工物督治。比年修完。來春分監新官至。則一一交割。然後代還。庶不相誤。工部議黃河爲害。難同餘水。欲爲經遠之計。非用通知古今水利之人。專任其事。終無補益。河南憲司所言詳悉。今都水監別無他見。止依舊例議擬未嘗。如量設官精選廉幹奉公。深知地形水勢者。專任河防之職。往來巡視。以時疏塞。庶可除害。省準令都水分監官專

治河患。任滿交代。治河通考。

元秦定帝秦定二年閏正月壬申。罷松江都水庸田使司。命州縣正官領之。仍加兼知渠堰事。二月庚子。姚煒以河水屢決。請立行都水監於汴梁。做古法備捍。仍命潁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從之。六月丁未。立都水庸田使司。浚吳松二江。元史秦定帝本紀。

元秦定帝秦定三年正月壬子。置都水庸田司於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元史秦定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六年五月丁酉。以黃河決。立河南山東都水監。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九年春正月癸卯。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海運不通。立都水庸田使司於汴梁。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十月己卯立黃河水軍萬戶府於小清口。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二月癸丑朔立河淮水軍元帥府於孟津縣。元史順帝本紀。

明工部尚書左右侍郎掌天下百工營作山澤採捕鑿冶屯種權稅河渠織造之政令屬有水部後改水

部爲都水清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分掌川瀆陂池橋道舟車之事。明會典。

凡運河職官永樂初年差主事一員疏導寧陽縣等處泉源以濟運河後又差通政郎中各一員又差

主事一員專管開河臨清開則令提督衛河提舉司主事兼管皆二年更代十二年議罷海運令工部

尚書一員及都督一員疏濬運河十五年令伯一員充總兵官叛行漕事又遣都督侍郎各一員及

尚書一員伯二員往來提督以本部員外郎主事二員分理又遣侍郎提督監察御史錦衣千戶等官

巡視十九年遣侯伯各二員分理濟寧等閘及徐州呂梁二洪通州等處河道徐州洪差御史一員又

差郎中一員呂梁洪差少卿一員又差河南按察司官一員又差郎中一員。今二洪各差主事一員專管三年更代遂爲定制。宣

德中設濟寧管閘主事正統四年定巡視河道部屬官六員提督侍郎都御史各一員以濟寧爲界其

南屬侍郎其北屬都御史又以都督一員遞相提督景泰元年令提督河道專屬都御史二年減巡

視河道主事一員復減巡河御史二員以巡鹽御史兼理三年設山東府州縣管河官六年令總督

漕運都督兼理河道天順元年減淮安臨清沙灣巡河主事三員仍差主事一員管揚州一帶河道

成化初。定設主事一員。專管寧陽縣等處泉源。七年始分河道爲三節。北自通州至德州。南自沛縣至儀真。各屬郎中一員。中自德州至濟寧。屬山東按察司官一員。又以侍郎一員總理。罷主事御史。惟管洪開主事如故。八年復令長蘆巡鹽御史兼理通州臨清一帶河道。又御史一員兼理濟寧至南京河道。十三年奏准管河郎中兼理河道。驛傳、捕盜、夫役等事。又令河道自通州至濟寧。濟寧至儀真。仍以郎中二員分理。十九年令沛縣沾頭等閘別差主事一員提督。二十一年罷河南布政司管河沁二水官。添設主事一員。弘治元年罷沾頭閘主事。令濟寧以南河道令巡鹽御史兼理。又罷管河沁二水主事。令徐州洪主事提調。三年令山東勸農參政兼理山東河道。又令各府州縣管河官帶領家口。專在該管去處。坐住管理河道。不許私回衙門營幹他事。七年復差沾頭主事。八年因治河工完。奏准仍以河道分三節。設官三員理之。革淮揚二府山陽等縣管河通判主簿。十八年令浙西水利僉事。濬常鎮河道。以便糧運。正德二年。革河南新鄉。獲嘉。武陟等縣管河主簿。八年設大名府通判一員。東明。長垣。武城。曹縣主簿各一員。專管河道。嘉靖二年復罷沾頭閘主事。并罷湖陵。沾頭。上中。下。金溝。射溝。新興。黃家等八閘官吏。令徐州洪主事帶管。又議准遣都御史一員提督河道事務。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巡撫三司等官俱聽節制。仍添設郎中員外郎各一員分理。七年罷提督衛河提舉司主事。令管磚主事帶管閘座。又以修濬大通河成。設郎中一員駐劄通州。往來督理。兼管天津一帶河

道。八年罷戶部督運官。令管河郎中兼理。又令徐州兵備副使兼理曹沛、徐淮一帶黃河。十三年復設沾頭閘主事并新興、黃家湖陵等七閘官吏人夫。十四年復設直隸景州滄州管河通判。十五年設兗州府同知一員。疏濬泉源聽管泉主事提調。又令清江浦抽分主事兼管移風等五閘。二十年設南旺管閘主事。置饒山鎮閘及官吏人夫。又令濬南旺、安山、馬場、昭陽四湖築隄開渠。添置閘壩斗門。仍照地界分隸本部郎中帶管。二十四年革南旺管閘主事。令管泉主事帶管。添設歸德府通判一員。商丘縣主簿一員。專管河道。二十五年改兗州府管泉同知駐劄曹縣。添設單縣管河主簿一員。隆慶元年移沾頭主事於夏鎮。駐劄管理新河一帶。三年革棗林、魯橋、利建各閘官。以南陽閘帶管。革師家莊新開閘官。以仲家淺帶管。六年添設河南副使一員。給敕專管黃河修築隄岸。又題復夏津、魚臺二縣各主簿一員。專管新河石隄閘壩。設廣惠閘官吏帶管通惠閘。萬歷元年題准蘇、常、鎮三府運河。責之蘇、松、兵備副使。浙西運河。責之浙江水利僉事。照所轄地方。時加疏濬。如有疏濬不早。致誤糧運者。俱聽總理河道侍郎并價運御史參究。革移風閘帶管板閘官吏。三年革兗州府南旺管河通判。令本府管河同知帶管。仍兼管泉。濟寧衛管河指揮一員。四年添設山東督濬官。東平、濟寧二州各判官一員。泰安州吏目一員。汶上、曲阜、鄒、滕四縣各縣丞一員。泗水、魚臺二縣各主簿一員。新泰、萊蕪、肥城、平陰、寧陽、滋陽、嶧七縣各典史一員。鉅野、嘉祥各典史一員。每州縣設管泉義官一員。或兼管壩。惟魚臺

平陰不設泉官。以濟寧、東平帶管。又泰安州泉官二員。革一員。鄒、嶧二縣各泉官俱革。以濟寧、滕縣帶管。其各州縣管泉老人並革。添設淮安府管河同知一員。五年添設總理河漕都御史一員。後以工完停止。革提督河道都御史。其事務併歸各該巡撫照地分管。又革呂梁洪主事。添設中河郎中一員。駐劄呂梁兼管洪事。六年革徐州洪主事。併屬中河郎中兼管。其鈔務歸併戶部分司。七年議准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各巡撫銜內。添兼管河道四字。給與專敕。添設高堰、柳浦二隄大使一員。歸仁集遙隄義官一員。八年革土橋、李海務二閘閘官。以良家鄉周家店官各帶管。十一年議准淮安府管河同知二員。原駐邳州者改於甘羅城。專管清、桃、山、鹽等處河道。原駐徐州者改於邳州。管徐州至宿遷河道。設梁境古洪各閘官一員。內華閘以古洪帶管。十三年令山東濟、青、登、萊四府管糧通判。及所屬州縣管糧官。俱帶管水利。凡漕河正開。各設閘官一員。吏一名。其無官吏者。以別閘帶管。明會典。

明太宗永樂二十一年五月丙戌。設直隸淮安府山陽縣移風閘。置閘官一員。明太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元年七月戊子。初。工部奏河道有郎中、主事。及巡河御史管理。上敕右都督徐恭專管漕運。至是恭言平江伯陳瑄總督漕運。兼理河道。今令臣不得兼理河道。恐有誤漕運。上從之。令如平江伯故事。十月乙巳。漕運總兵右都督徐恭奏。揚州一帶。寶應、汜光、邵伯、高郵等處。隄岸衝決數多。清江提舉司造船主事不能兼理。乞增設管河主事一員。從之。明英宗實錄。

按國初或以工部尚書侍郎侯伯都督提督運河自濟寧分南北界或差左右通政少卿或都水司屬分理又遣監察御史錦衣衛千戶等官巡視其沿運河之開泉及徐州呂梁二洪皆差官管理或以御史或以郎中或以河南按察司官後皆革去而止設主事三年一代然俱為漕運之河不為黃河也惟總督河道大臣則兼理南北直隸河南山東等處黃河亦以黃河之利害與運河同也總督之名自成化宏治間始或以工部侍郎或以都御史常於濟寧駐劄其河南山東二省巡撫都御史則璽書所載河道為重務分二省各設按察司副使一員專理河道山東者則以曹濮兵備帶管其巡視南北運河御史亦以各巡鹽御史兼之不別差也成化十年令凡漕河事悉聽專掌官區處他官不得侵越凡所徵椿草并折徵銀錢備河道之用者毋得以別事擅支凡府州縣添設通判判官主簿開壩官專理河防不許別委凡府州縣管河及開壩官有犯行巡河御史等官問理別項上司不得徑自提問治河通考

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己丑戶部會官議覆漕運巡撫等官所陳事宜一揚州府朝宗二關宜增設

開官一員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三年五月增置濟寧州廣運上關設開官一員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八年九月丁未裁革揚州淮安二府管河通判及山陽清河睢寧儀真四縣管河主簿各一

明孝宗實錄 淮揚二府所屬河務多矣所設通判主簿斷不可廢宜乎後來部議之不從何臺中所奏也

明孝宗宏治十七年五月丁巳。工部覆議。監察御史何天衢所陳。裁革管河冗員之奏。謂先年安平鎮衝決。始則甚微。本處官司。互相推調。遂成大患。朝廷特遣大臣修築。動費萬計。終年不已。今天衢所言。固節財省費之意。但管河郎中。比別項官不同。專選主事。止是分管洪開。其餘河渠壩堰隄岸決口。或溢或涸。輿夫樁草之徵需。官夫之代替。至如蓄少洩餘。興利除害。專官督理。尙恐有失。設若革去。萬一如先年衝決。及今年旱乾。舟楫阻滯。誰任其責。況今廷臣議奏。專設之數。未可裁革。從之。明孝宗實錄。

正德七年。敕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擢兵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回京整理曹州等處兵備。兼理河道。山東按察司副使吳漳。督同曹州知州吳瓚。濟寧州同知賈存哲。往來巡視。祭告河神。獲完達撫按。請大臣總理。擢巡撫都御史趙璜。爲工部右侍郎。仍兼憲職。總理其事。璜請兗州府添設同知。大名府添設通判。曹縣。城武。東明。長垣。各設主簿一員。專事河防。璜具工完始末。繪圖以聞。河治考選。

明世宗嘉靖元年六月丁酉。河南考城縣添設管河主簿一員。從總理河道侍郎李瓚奏也。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十年五月辛丑。裁革嘉祥。東阿。館陶三縣管河主簿。添設景州。滄州管河判官。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二月戊申。裁革直隸豐縣。河南陽武。縣管河主簿各一員。復設直隸景州。滄州管河判官。河南原武。封丘。蘭陽。儀封。夏邑等縣管河主簿各一員。添設河南睢州。歸德州管河判官。及直隸蕭

縣主簿各一員。明世宗實錄。景州清州既於十年添設判官矣。至是又復設之。豈二州設有兩員耶。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三月庚辰。增設河間府所屬故城、吳橋、東光、南皮、交河、興濟、青縣、靜海等縣主簿各

一員。專管治河。裁革兗州府同知一員。單縣、豐縣主簿各一員。從河道都御史于湛奏也。明世宗實錄。

按明初之制。自瓜、儀以至通州。河道皆屬漕撫。設郎中二員。南北專理之。其諸洪閘。各有主事一員。專司漕運。都御史敕諭。則各有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皆當蓄洩者。嚴飭該管官司。并巡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疏築。以便糧運。怠職誤事者。一體參奏。凡有便於糧運者。利於軍民者。悉聽爾等便宜處置之命。河漕事原歸一。其後偶遇黃河潰決。則專敕大臣一員往治。竣事還京。不常設。後遇有水患。遂以爲定員。其職專管黃河。於曹州駐劄。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則屬之管河郎中。洪閘主事。不相屬也。故總河敕云。今特命照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隄。并各該隄岸。應修築者。亦要著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爲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災。即便相度。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實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管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敕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此原敕也。後增入云。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浚深廣。蓋此敕亦爲黃河衝塞。

漕河故有是命。其實專爲黃河也。先年總漕都御史每歲押糧運進京會議往迴查看河道。其私托巡按奏留。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諫後更不赴京矣。至嘉靖二十年二洪淺阻糧運不通。總漕乃具疏盡推河道奉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料理。自此總河總漕分爲二。竟以漕爲米。不知爲河矣。而且彼此水火。漕法始亂。新文襄公治河書。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閏九月乙酉復設山東兗州府管河同知。單縣管河主簿各一員。明世宗實錄。按此可見十七年總河于道矣。裁之非是也。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二月庚申裁革山東夏津直隸吳橋與濟河南商丘四縣各管河主簿一員。明世宗實錄。設官分職。在祖宗朝原有深意。山東河南各縣河務殷繁之所。河官專責。豈容旋復旋革。紛更制度甚矣。明中葉君臣相綱之紊亂也。

漕河經始官無定員。當其時故道久廢。天子銳意規畫。一時恢宏奇偉之士獻智略者輻輳上前。故自工部尙書宋禮都督周長平江伯陳瑄而下有若尙書劉觀侍郎蘭芳張信新寧伯譚清襄城伯李隆員外郎夏濟主事劉文勇等凡數公往來督視。其後河工既成。天子重其事。遣秦寧侯鎮遠侯新寧遂安兩伯分理濟寧諸閘。及徐呂二洪。通州諸處河道。最後遣大理少卿工部郎中員外主事監察御史河南按察副使等官。景泰二年都御史王竑始奉敕總漕兼領河道。自通州至揚州一切水利有當蓄洩者。得以便宜督所行之。六年適命都御史陳素提督濟寧至儀真瓜洲河道。亡何罷不設。成化六

年。漕河處處淺澀。遣戶部尙書薛濤、工部侍郎喬敷分行疏濬。御史丁川上言。請如先年用陳泰事。嵩設提督官。令其久任。工部議以爲運河洪開。有本部郎中一人。主事八人。巡河御史二人。河南黑羊山有參議一人。山東張秋河道有僉事一人。兗州有同知一人。管泉及各府皆有通判一人。管河立法已密。宜勿設便。至是言者復以爲河道因無專主。以至廢弛。乃命郎中陸鏞、郭昇分治南北。副使陳善則治沙河以北。德州以南。而刑部侍郎王恕總之。主事則分理洪開。其提督淮安至儀真河道主事。及巡河御史。奏罷不用。自恕以後。總理不復設。間值河有他故。遣大臣行視圖方略治之。事竟還朝。正德十一年。始專設總理。以工部侍郎兼都御史。或左右副都御史兼侍郎兼軍務。其沿河分理河務。則有工部郎中三人。北河張秋一。中河呂梁一。南河高郵一。又通憲員外一人。主事五人。一臨清一南旺一夏鎮一徐州一清江浦。隆慶元年。始分巡漕御史。兼管其各府州縣瀕漕河者。長吏與有修治之責。此外有管河同知。通判。州判。主簿等官。專領其事。衛亦有巡河指揮。諸開壩有開官壩官。南河全考。明永樂都燕。最重漕政。始差主事一員。疏導山東泉源。及分汶水以利漕。其後或以通政少卿。及監察御史。錦衣衛千戶等官。巡視運河開泉。宣德中。設主事管理濟寧開座。兼管河道。又設主事提督徂徠等處泉源。已而罷遣。以山東參政副使管理河漕。天順二年。以河南道副使一員。整理濟寧以北河道。成化初。改命通政。駐劄張秋。掌衛河。會通河漕政。北至天津。南至魚臺一帶。凡泉湖開壩隄淺之事。皆

隸焉。旋以山東副使兼攝之。尋改都水司郎中。奉敕行事。凡沿河有司及管河文武官員。悉聽節制。又除都水司主事二員。奉部檄行事。一駐劄寧陽管泉源。一駐劄濟寧管閘座。其南陽以南。沛縣所轄。用平江伯陳銳議。命主事一員。駐劄於上沽頭。以治水事。宏治十八年。以南旺南北二閘。係水泉總會分派之所。最爲要害。二閘一官一吏管理。職卑任小。往來官豪。得以擅自啓閉。常至走洩水利。糧艘淺闊。別設分司。以寧陽管泉主事兼攝之。正德間。專差主事一員。駐劄南旺。又設主事一員。管理臨清閘座。嘉靖間。罷道南旺主事。仍以寧陽主事兼攝其政。亦罷臨清主事。屬其事於輒廠。移沽頭分司於夏鎮。隆慶初。議併濟寧閘務於管泉主事。遂以都水主事一員。管理徂徠等處泉源。兼管南旺濟寧閘座。改稱南旺分司。萬歷十六年。以科臣張居敬請。夏鎮。南旺各給關防。以重事權。山東全河備考。漕河至山東。爲府者三。爲州者四。爲縣者六。自魚臺至臨清。得洗。汶。泗。沂。四水。其泉百七十餘。會於四水。而分流於漕渠。有水部郎一人以掌之。爲插凡三十。有守津吏以啓閉。爲淺凡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治。又黃河常決。張秋。決曹。單。魚臺。其道非一。有司空兼御史臺一人。水部郎一人。按察。副使一人。統州邑判官。主簿。以分治其事。漕河之有藉於山東者。煩重如此。此舊制也。唯有水性遷徙靡常。隆萬之間。總河潘季馴爲之疏浚。建置。凡湖河壩口泉閘。多所創修。山東通志。自虞舜命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至秦漢有都水長丞。漢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

都以領之。成帝以王延世爲河隄使者。哀帝初，平當爲鉅鹿太守，以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晉武帝置都水臺，而河隄爲都水官屬。梁改都水使者爲大舟卿，其最卑者，主舟航河隄。後魏初，有水衝都尉，及河隄謁者，都水使者，隋煬帝河渠署，置令丞各一人。唐因之。開元中，以宇文融爲九河使，石晉置隄長，宋置都水監，黃御等河都大提舉，巡河主墻使，提舉河防司。元以工部尙書爲總治河防使，明或以工部尙書侍郎侯伯都督提督運河，自濟寧分南北界，或差左右通政少卿，或都水司屬。又遣監察御史錦衣衛千戶等官，巡視運河開泉。宣德以後，遣郎中一人，提督濟寧河道。主事一人，提督徂徠等處泉源。已而都郎罷遣，以山東參政副使管理河漕。天順二年，以河南道副使一員，整理濟寧以北河道。成化初，改命通政，駐劄張秋，掌衛河，會通河漕政。北至天津，南至魚臺一帶，凡泉湖開墾隄淺之事，皆隸焉。旋以山東副使兼攝之。已改都水司郎中，奉敕行事。凡沿河有司，及管河文武官員，悉聽節制。又除都水司主事二員，奉都檄行事。一駐劄寧陽，一駐劄濟寧，掌諸泉源開墾之政。凡有司管泉管河官員，皆屬焉。宏治十八年，南旺別設分司，以寧陽都水兼攝。正德十四年，專差主事一員，駐劄南旺。嘉靖二十四年，罷遣南旺主事，而以寧陽主事兼攝其政。隆慶三年，罷遣濟寧主事，而三分司之政，俱屬寧陽。今止南旺分司一員，駐劄濟寧，管理泉源。其臨濟開墾，則正德間設都水司主事一員，管理。嘉靖七年罷之，而屬其事於輓廠。輓廠今順治八年，裁併北河。然地雖分管，而總理之者，北河郎中也。其在所屬者文武官，都有丞判州。

有判。縣有簿尉。闕有官。衛有指揮。所有千百戶。今易以守。撫千總。各守其疆。不相踰越。北河。紀。

明神宗萬歷二十五年十二月乙卯。初設備倭游擊一員於濟寧州地方。聽河道總督山東撫鎮節制。以濟寧乃運道咽喉。宜防倭侵犯。從河道尙書楊一魁之請也。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三十三年四月丁未。以順天府通州管河同知。改兼土壩。專督通糧事務。管糧判官。改兼石壩。專督京糧白糧事務。俱選用正途。三年之內。果賢能稱職。咨部優轉。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六十六

官司

國家漕運。全資黃、運兩河。特設河道總督一員。駐劄濟寧。總理兩河事務。至於通惠、北河、南旺、夏鎮、中河、南河、衛河。各設分司管理。以下俱大漕會典。

通惠河分司。駐劄通州。順治初。差漢司官一員。三年更代。十二年添差滿洲理事官一員。筆帖式一員。一年更代。十四年裁滿官。三年更代。康熙元年復設。一年更代。六年裁。九年復差滿司官一員。筆帖式二員。三年更代。十年裁筆帖式。十八年照內外河差例。一年更代。二十年仍改三年更代。二十三年。改令各部院衙門掣籤差遣。

北河分司。駐劄張秋。順治初。差漢司官一員。三年更代。康熙九年。添差滿司官一員。筆帖式二員。十年裁筆帖式。十七年裁分司。歸併濟寧天津二道管理。

南旺分司。駐劄濟寧州。順治初。差漢司官一員。三年更代。康熙九年。添差滿司官一員。筆帖式二員。十年裁筆帖式。十五年裁分司。歸併濟寧道管理。

夏鎮分司。駐劄夏鎮。順治初。差漢司官一員。三年更代。康熙九年。添差滿司官一員。筆帖式二員。十年裁

筆帖式十五年裁分司。原管滕嶧二縣河道開座。歸東兗道管理。沛縣河道開座。歸淮徐道管理。十七年。滕嶧河務改歸濟寧道管理。

中河分司。舊駐呂梁洪。後移駐宿遷縣。順治初。差漢司官一員。三年更代。四年添差滿司官一員。八年裁。十二

年復差滿官。一年更代。十四年裁。其間有三年更代四字。康熙元年復差。一年更代。四年裁。九年復添滿司官一

員。筆帖式二員。十年裁。筆帖式。十七年裁分司。分歸淮揚。淮徐二道管理。

南河分司。駐劄高郵州。順治初。差漢司官一員。三年更代。康熙九年添差滿司官一員。筆帖式二員。十年

裁。筆帖式。十七年裁分司。分歸淮揚。淮徐二道管理。

衛河分司。駐劄輝縣。順治十三年。差漢官司一員。本年裁。歸衛輝府同知兼理。十四年復差。三年更代。康

熙四年裁。歸分守河北道及衛輝府通判管理。六年裁。河北道令通判專理。九年復設河北道。

順治初。設河南管河道一員。駐劄開封府。康熙五年裁。濟寧管河道一員。駐劄濟寧州。康熙六年裁。開封

府南河同知一員。駐劄本府。專管南岸河務。康熙七年裁。開封府北河同知一員。駐劄祥符縣。陳橋

鎮。專管北岸河務。歸德府河捕通判一員。駐劄考城縣。專管歸屬南北岸河務。康熙七年裁。又商丘。虞城。

考城三縣管河主簿各一員。懷慶府糧河通判一員。駐劄本府。河內武陟二縣管河縣丞各一員。徐屬河

務同知一員。駐劄徐州。邳宿同知一員。駐劄邳州。山清同知一員。駐劄淮安府。康熙九年。設宿桃同知

一員。駐劄宿遷縣。桃清同知一員。駐劄桃源縣。歸仁堤同知一員。駐劄宿遷之白洋河。兼設宿遷縣主簿二員。桃源縣主簿一員。各隨同知駐劄。十年設淮安府同知一員。安東縣主簿一員。俱駐劄安東縣。又鉅野縣管河主簿一員。十三年設淮安府同知一員。駐劄盱眙縣。又盱眙縣主簿一員。十七年裁山清同知。將河務歸併盱眙同知管理。改爲山清盱眙同知。駐劄淮安府外河。裁安東同知。併山清同知。原管外河河務。俱歸桃同知管理。改爲山清安海同知。駐劄安東縣。裁桃清同知。將河務歸併歸仁隄同知管理。改爲宿桃歸仁同知。駐劄白洋河。其邳宿同知。改爲邳隄靈璧同知。仍駐邳州。以上俱大清會典。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五月日。工部覆總河楊方輿。爲分司權輕。判簿職微。仰祈皇上嚴飭道印各官。毋誤河工事。看得河道修濬工程。責任料理。在分司佐貳。其地方夫役。治辦物料。皆賴於道府州縣正官。故前朝議定。凡有關河務者。年終列名考成。如或有誤。一體題參。移咨吏部。按以降調黜革。戴罪之例。今總河臣具題道印等官。視河務非己任。而整飭措辦之責。全不料理。卸擔於分司佐貳。以致漕河廢弛已極。請飭前來。伏乞敕下臣部。咨行山東河南督撫按衙門。嚴行申飭。各道府州縣印官。照依往例。務要同心協理。無誤河務。如有仍前故違。許該督撫按即指名題參。請旨治罪。庶人心知警。而河道有賴矣。奉旨依議行。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正月日。工部覆總河楊方輿。爲河患日亟。夫料日艱。請復舊規。責成印官。募夫

辦料以濟急工毋誤河漕事看得治河要務全在責成得人今據河臣楊疏稱欲以修築責之河官募辦責之印官且照新增之數夫給現銀料給現價於治河各官功罪相同鼓舞有法河工喫緊無出於此合應復請敕下總河臣會同督撫按嚴行司道府縣印官嗣後凡係河務俱要印河等官相助爲理不得推諉永著爲令如有故違聽河臣指名參處奉旨以後河務著各司道府州縣官同河官協力料理有推諉的河道總督指名參處

河南管河道治河權案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三月日吏部覆總河朱之錫爲申明激勸大典事據總河朱之錫疏稱前吏部覆臣特請歲行舉劾之例一疏內敕下該督每年歲修告竣卽行舉劾奉有依議行之旨於內督撫年終舉劾奉旨停止不敢冒昧具題今十五年河工久已報竣合無仍遵前旨亦合令臣照例分別舉劾以示勸懲再照管河佐貳等官亦應量擇其尤另疏薦錄至於貪婪不職一概題參等語查十五年九月臣部覆漕督允請明漕竣舉劾之例一疏內議總漕衙門似難於督撫事例同論相應仍舊舉劾奉有依議之旨今河臣專司河道原就本年濬築之勤惰別其臧否若概停舉劾則管河之官無以勸懲不便與督撫事例同論相應如其所請照舊舉行至管河佐貳等官職雖微其河工之責成頗重如有勤勞盡職者應行荐舉寧嚴勿濫其貪婪不職者聽河臣一體題參可也奉旨依議

河南管河道治河權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爲謹酌河工繁簡等事總河王光裕題奉旨將南旺夏鎮二司所管河道泉

源開座夫役等項歸併濟寧、東兗、淮徐三道分管。

山東宛寧道册。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七月日。總河靳輔題爲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七疏事。臣惟修治河工。必先以措設錢糧爲要。今措設錢糧之處。已經臣條議上請。倘蒙皇上俞允。則大工自應刻期興舉矣。惟是大工興舉之日。協理必需多員。而大工告竣之後。保護尤資羣力。與夫事可兼攝者。則冗員應裁。權宜歸一者。則職守應併。是皆當因時度宜。先爲酌派。定其責成。使之可遵可守。無紛雜掣肘。玩忽坐誤之弊。庶可望其樂於黽勉。不爲推諉。而共相維持。以保永久也。竊思臣身任總河。凡直隸、東、豫、江、浙各省。有河地方。并河務河官。皆臣總理統轄。不待言矣。其自臣而下。兼理兼轄者。則爲分司各道。當管者。則爲廳印諸員。分管者。則爲各州縣之佐貳雜職等員。雖官無大小。各有所司。然其職掌之紛淆。事權之雜出。以致掣肘貽誤者。皆宜確議釐定也。查河道項下。興修守護等事。既有專管分管各官。駐宿河干。朝夕料理。其司道等官。原以兼總大綱。承上接下。膺督率屬員。指揮提調之任。只須一官而兼轄數府。不必一府而兼設數官也。今淮揚兩府。既設淮揚道。淮徐道。又設南河、中河兩分司。其間實多冗贅。茲臣於司道之中。權衡攸當。竊見分司三年一換。自以一官爲傳舍。而他人亦以客官目之。未免呼應不靈。且無地方錢穀刑名之任。其於民情之休戚。風俗之奸良。不能一一熟察。道臣係久任之官。則凡所舉行。必圖久遠。而又兼管錢穀刑名之事。於地方情形。自能周知。一切調撥協濟事宜。庶易得盡。而官

民之奉行。尤稱惟謹。臣愚以爲宜將南河中河兩分司裁去。其該管各務。量其地形事勢。分歸淮揚。淮徐兩道兼理。淮郡之山陽、清河、安東、鹽城、海州、沭陽、贛榆。并揚州府屬河道。俱責成淮揚道兼理。令該道仍駐淮安郡城。其淮郡之桃、宿、邳、睢。并鳳陽府之靈璧。以及徐州所屬河道。俱責成淮徐道兼理。令該道移駐邳州。至北河通惠兩分司。亦應併裁。將北河分司事務。照省歸併。分交濟寧、天津二道管理。通惠分司事務。交給通永道管理。又東兗道遠駐沂州。而兼轄滕、嶧兩縣河務。亦屬未當。應併歸濟寧道兼理。庶爲妥協也。又淮安一府。共有同知十員。而管河者居其八。皆係節次添設也。殊不知河工事務。全在用人之當。而不在設官之多。矧知河之法。疏浚防塞。各有攸宜。同知爲專管官。與分管防守之佐雜微員不同。乃畫河爲兩岸而分管之。是竟置河於不問矣。且其間有彼此意見不同。而推諉觀望者。有屬員奉行不一。而奔命不遑者。事權之雜出。誠爲未便也。臣愚以爲同知八員之內。今宜裁去三員。將山清同知原管運河事務。歸併山盱同知多弘安管理。駐淮安府。山清同知原管外河。并安海同知河務。俱交宿桃兩岸同知董安國管理。改爲山清安海同知。駐安東縣。俱令淮揚道兼轄宿桃兩縣河務。并歸仁一隄。俱歸併歸仁同知修國聘管理。改爲宿桃歸仁同知。駐白洋河。邳宿靈璧三州縣河務。仍令邳宿同知蘇帽管理。改爲邳宿靈璧同知。仍駐邳州。徐屬同知事務。仍令祖文明管理。仍駐徐州。俱令淮徐道兼轄。其所裁山清同知魏師段。安海同知李朝事。宿桃山清北岸同知黃道弘。俱應赴

部改補。又宿桃兩縣。既有主簿四員。理應每縣各設二員。不宜彼此牽混。臣請將宿遷主簿壬振先。改爲宿遷北岸主簿。宿桃南岸主簿。改爲宿遷南岸主簿。桃源縣主簿王金。改爲桃源南岸主簿。宿桃北岸主簿夏文象。改爲桃源北岸主簿。庶職掌畫一。而無混淆之虞。此臣所謂事可兼攝。冗員應裁。權宜歸一。職守應併者是也。若夫河道一事。攸關民生休戚。地方安危。良非渺小。凡膺民社之寄者。皆當曲圖補救。力爲保護。不宜徒諉河官。坐視敵壞。如撥夫運料等事。在正印官有人民地方之責。設法自易。其管河同知通判等官。與民絕不相親。於錢穀刑名街坊里下諸務。毫無關涉。安能設施。且府州縣之正印官。往往視河務爲餘事。目河官爲贅瘤。雖遇疾呼。未必馳救。每有膜不相關之狀。而無同舟共濟之情。以致掣肘誤工。不一而足。臣請嗣今以後。凡遇河防沖決之事。不論欽工民工。俱做照盜案之例。將該管之道府廳州縣佐雜等官。一併照例題參議處。仍勸限半年修復完固。亦照盜案定承修督修之例。而責成之。如有諱決者。照諱盜例處分。至於薦舉大計等典。凡有河地方之司府州縣正印。并道廳佐雜等官。俱將河工之治否。一併考成。以分殿最。必任內無河道沖決之事。并遇決旋修。不致殃民損課者。方准保舉卓異。如此。庶各官知警。共相維持。網繆於未雨之先。而河道之沖決自少。卽有沖決。亦自速爲修治。不致蔓延滋害。如今日之甚。此臣所謂大工告竣之後。保護尤資羣力者是也。以上事宜。皆指平日而言。如蒙俞允。則可爲將來章程。斬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九月日。總河靳輔疏稱。豫省河道。居江南之上游。豫省河道安。則江南之河道亦安。臣亦於另疏陳明矣。惟是河道全資修守。而修防專賴得人。是以州縣管河官員。品職雖微。而關係甚重。非年力強壯。熟諳河工者。不足勝任也。又已得幹員矣。尤必諒其力所能及者。而責成之。庶不致於貽誤。今豫省沿河如蘭陽、儀封、滎澤三縣。兩岸均有堤工。俱長數十餘里。乃向來止有管河官一員。不特奔馳難及。而每歲伏秋異漲之時。處處出漕。河面寬數十餘里。且急溜非常。一過渡而費窮日工夫。安得依往來修守之計。又如虞城縣堤長百里。而修防僅有一主簿。亦萬難兼顧者也。此四縣者。必須添設河官四員。但增官勢必增俸。是以臣等行令藩司、河道等官酌裁可省之員。添設至緊之缺。今據該藩司郎永清、該道祖文明等。再三酌議前來。查濟源縣原無修防之責。所有額設主簿一員。儘可裁去。又修武、封丘兩縣縣丞。虞城、石榴壩驛驛丞。職掌俱閒。均可裁去。內一議裁濟源縣主簿一員。移設蘭陽。改爲蘭陽縣管河主簿。與見任蘭陽縣縣丞。分管該縣兩岸工程。一議裁修武縣縣丞一員。移設儀封。改爲儀封縣管河縣丞。與見任儀封縣主簿。分管該縣兩岸工程。一議裁封丘縣縣丞一員。移設滎澤。改爲滎澤縣管河縣丞。與見任滎澤縣主簿。分管該縣兩岸工程。一議裁虞城縣石榴壩驛驛丞一員。另添設虞城縣管河縣丞一員。與見任虞城縣主簿。分管該縣工程。又陽武縣主簿。止能管北岸工程。其南岸工程。查該縣見有縣丞一員。應歸該縣丞就近管理。又原武南岸有堤六百餘

丈界在鄭州境內。應歸併鄭州見任州判帶管。更查得山東單縣有南岸堤工二千餘丈。錯雜於河南虞城縣堤內。應該歸歸德府管河通判。督虞城縣印河官就近修防。河南考城縣北岸。有堤工五千餘丈。界連山東曹縣境內。應換歸兗州府黃河同知。督曹縣印河官就近修防。內考城北岸堤工。甚爲殘損。應俟修完更換。如此一轉移間。而繁簡緩急。均得其宜。修防者足以施其力。則責成既專。自免貽誤之虞矣。除山東省尙有未盡事宜。容臣會同東撫臣核明另題外。臣謹會同河南撫臣王日藻。合詞題請。伏乞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奉旨該部議奏。部議覆皆如其請。奉旨依議。河南管河道治河橋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日。吏部等衙門爲徵臣在河言河等事。會覆原任河道總督靳疏稱。山東東昌府通判。原管德州等十餘州縣衛河道。共計六百餘里。道里綿長。不能分身兼顧。今查德州有原設管河州判一員。但德州河道止一十八里。誠可歸併州同帶管。將此州判裁去。添入東昌府。改爲下河通判。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八州縣衛河道。駐劄武城縣。仍以見任通判。改爲上河通判。分轄聊城。堂邑。博平。清平。臨清。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郡城。又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一員。帶轄景州。吳橋等十一州縣衛河道。綿長八百里。內天津同知止於分催滄州。青縣。靜海。并天津三衛六州縣衛之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事。不與焉。今應將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五州縣河道。與夫重運回空漕船。照舊責令通判修防挑浚。催價外。其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并天津

三衛河道。輿夫重空漕船。一併分與天津同知崑管修防挑浚催價。至青縣河道二百餘里。主簿一員。不能兼顧。應與該縣興濟鎮巡檢分管料理。又直隸故城縣河道。夾在山東武城、恩縣兩縣之中。江南沛縣河道。夾在山東魚臺、滕縣兩縣之中。故城見隸河間府管河通判崑轄。遠住泊頭。沛縣見隸徐屬同知崑轄。遠住徐州。俱不能兼顧。應照直隸清河縣例。將故城改隸山東東昌府下河通判兼轄。將沛縣改隸山東清河通判兼轄。至凡有河道州縣。俱有管河丞簿。以崑司之。今山東博平一縣。直隸之香河、南皮、吳橋、故城、清河五縣。俱無專員。乃係典史帶管。夫典史有城社捕盜之責。不能兼管河道。查鄰近地僻之縣。可以不設縣丞。並有丞簿兼設之縣。如山東之冠縣、直隸之魏縣、南樂、清豐、東明、元城、滑縣等縣。俱可通融裁併。應將冠縣縣丞裁去。改爲博平縣管河縣丞。將魏縣縣丞裁去。改爲吳橋縣管河縣丞。將南樂縣縣丞裁去。改爲故城縣管河縣丞。將清豐縣縣丞裁去。改爲清河縣管河縣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縣。各有縣丞主簿兩員。應將元城縣主簿裁去。改爲香河縣管河主簿。將滑縣主簿裁去。改爲南皮縣管河主簿。所遺元城滑縣衛河河道。并長垣縣新經高河徙至境內。創築堤工。俱應歸併各縣縣丞。又大名縣亦有衛河。並無崑責。應將東明縣縣丞裁去。改爲大名縣衛河縣丞。崑管而責成之。並濬縣內黃二縣管河縣丞。俱令大名府通判管轄。至於河南丹、衛兩河。每年春夏之交。資其東河濟運。而修武、湯陰兩縣。並無崑設河員。應將尉氏縣縣丞裁去。改爲修武縣丹河縣丞。並河內武陟

管河縣丞。今懷慶府通判管轄。再將永城縣縣丞裁去。改爲湯陰縣衛河縣丞。又安陽縣洹水流入衛河濟運。應令該縣縣丞。兼管疏浚。一併交與彰德府通判管轄。又衛輝府汲縣、新鄉、獲嘉、淇縣管河縣丞。輝縣管河主簿。相應交與該府通判管轄。再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頗繁。更兼與泰、如、通四州縣之下河。地方遼闊。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水壩。又且建閘疏通。一切溝洫渠堰。必得蒞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與泰、如、通并范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移駐泰州。至泰州幅輳甚廣。州判一員。亦難總理。應於該州州同。酌量分管。以期無誤。若夫如臯縣亦無管河蒞員。查泰與縣偏僻空閒。亦應將縣丞裁去。改爲如臯縣管河縣丞。其通州、興化、鹽城、海州四州縣河道。俱應責成該州縣州同。州判。縣丞管理。而今廟灣同知兼轄鹽城、海州知州兼轄州同等因。具題前來。查通判縣丞主簿等官。俱各照事設立之員。倘若更調。各官職務。以致廢弛。亦未可定。且黃、運兩河。俱設蒞員。責成分管。已經年久。若照所題更調。事屬繁多。相應將原任總河靳輔所題之處。毋庸議。奉旨管河官員更調設立之處。俱著照該督所題行。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六十七

官司

總河古司空之職。凡河道所經地方數千里。皆調度控制之任。綦重矣。然大小相承。分猷戮力。亦非一手足之勞也。故凡在工諸職。駐劄必詳。疆里必悉。以嚴其所守焉。以下俱斬文彙公治河書。總督河道部院。駐劄濟寧州。所統直隸、山東、河南、江南、浙江等處。

江南文職屬員

淮揚道駐劄淮安府。凡淮屬之山陽、清河、安東、鳳屬之泗、盱、并揚郡所屬河道。舊屬南河分司者。悉歸併本道管理。所轄管河同知三員。通判一員。

淮安府分管山清、盱眙河務同知一員。駐劄淮安府。

清河縣管河縣丞一員。駐劄甘羅城。修防運河汛地。自甘羅城西南角起。下至山陽縣界橫隄頭止。

山陽縣管裏河縣丞一員。駐劄府城。修防運河汛地。自府城西南角樓起。下至寶應縣界止。

裏河主簿一員。駐劄府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清河縣界起。下至府城西南角樓止。

高堰主簿一員。駐劄高堰。修防湖隄汛地。上自石工頭起。下至清河縣界橫隄頭止。

高良澗主簿一員。駐劄周家橋。修防湖堤汛地。上自周家橋起。下至石工頭止。

山盱主簿一員。駐劄霍家壩。修防湖隄汛地。上自霍家壩起。下至周家橋止。

淮安府分管山清外河同知一員。駐劄清江浦。

清河縣主簿一員。駐劄甘羅城。修防本縣黃河北岸汛地。

馬頭司巡檢一員。駐劄甘羅城。修防本縣黃河南岸汛地。

山陽縣外河縣丞一員。駐劄清江浦。修防黃河南岸汛地。上自清河縣界起。下至朱家營止。

外河主簿一員。駐劄蘇家營。修防黃河南岸汛地。上自朱家營起。下至童家營止。

馬邏司巡檢一員。駐劄盧鋪。修防黃河南岸汛地。上自童家營起。下至陳家社止。嗣於康熙二十四年

八月內。於咨明事案內。將童家營之馬邏。沈家園一帶險工。改歸馬邏司巡檢。并山清外河營把總經

管。

淮安府分管山安河務同知一員。駐劄安東。

安東縣縣丞一員。駐劄縣城。修防黃河汛地。上自清河縣界起。下至縣東門止。

安東縣主簿一員。駐劄夏村營。修防黃河汛地。上自縣東門起。下至彭家灘止。

五港司巡檢一員。駐劄佃湖。修防黃河汛地。上自彭家灘起。下至雲梯關止。

山陽縣羊寨司巡檢一員。駐劄薛家套。修防黃河北岸汛地。上自雲梯關起。下至泗汾港止。
大套大使一員。駐劄大套。修防黃河南岸汛地。上自雲梯關對岸陳家社起。下至陸家社止。
揚州府管河通判一員。駐劄府城。
寶應縣縣丞一員。駐劄縣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山陽縣界起。下至劉家堡止。
寶應縣主簿一員。駐劄縣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劉家堡起。下至高郵州界止。
高郵州州同一員。駐劄州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永安河尾起。下至江都縣界止。
高郵州州判一員。駐劄州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寶應縣界起。下至永安河止。
江都縣縣丞一員。駐劄府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灣頭關起。下至瓜洲止。
江都縣主簿一員。駐劄府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高郵州界起。下至灣頭關止。
儀真縣縣丞一員。駐劄縣城。修防本縣運河汛地。
淮徐道駐劄宿遷。凡淮屬之桃源、宿遷、邳州、睢寧、并鳳屬之靈璧、虹縣。以及徐州所屬河道。舊屬中
河、夏鎮兩分司者。悉歸併本道管理。所轄河務同知四員。
淮安府分管徐屬同知一員。駐劄徐州。

徐州州同一員。駐劄州城。修防黃河南岸汛地。上自蕭縣界王家塘起。下至青田止。

南岸州判一員。駐劄房村驛。修防黃河南岸汛池。上自青田起。下至靈璧縣界止。

北岸州判一員。駐劄河北炭場館驛門。修防黃河北岸汛地。上自大谷山起。下至王家山止。

呂梁巡檢一員。駐劄呂梁。修防黃河北岸汛地。上自狄家山起。下至邳州界止。

蕭縣主簿一員。駐劄郝家集。修防本縣黃河汛地。

碭山縣主簿一員。駐劄縣城。修防黃河南岸汛地。

豐縣主簿一員。兼管碭山縣北岸。駐劄盤龍集。修防本縣黃河。

沛縣主簿一員。駐劄夏鎮。修防本縣運河汛地。

淮安府分管邳、睢、靈、壁同知一員。駐劄邳州。

邳州州同一員。管運河。駐劄貓兒窩。修防運河汛地。上自徐塘口起。下至宿遷縣界止。并唐宋山堤工。

邳州州判一員。管黃河。駐劄州城。修防黃河汛地。上自徐州界起。下至馬船幫止。

直河司巡檢一員。管黃河。駐劄州城。修防黃河汛地。上自馬船幫起。下至宿遷縣界止。

新安司巡檢一員。管運河。駐劄加口。修防運河汛地。上自山東嶧縣界起。下至徐塘口止。

靈璧縣主簿一員。駐劄雙溝集。修防本縣黃河汛地。

睢寧縣縣丞一員。駐劄姚家集。修防黃河汛地。上自靈璧縣界起。下至戴家樓止。

睢寧縣主簿一員。駐劄魏家集。修防黃河汛地。上自戴家樓起。下至宿遷縣界止。

淮安府參將宿虹同知一員。駐劄白洋河。

宿遷縣縣丞一員。管黃河。駐劄縣城。修防黃河南岸汛地。上自睢寧縣界起。下至小古城止。

南岸主簿一員。駐劄白洋河。修防黃河南岸汛地。上自小古城起。下至桃源縣界止。

北岸主簿一員。駐劄縣城。修防黃河北岸汛地。上自縣西門起。下至桃源縣界止。

劉馬莊巡檢一員。駐劄卓河口。修防黃河北岸汛地。上自邳州界起。下至張莊運口止。并新運河上自

卓河口起。下至運口止。

運河主簿一員。駐劄卓河口。修防運河汛地。上自邳州界起。下至卓河口止。

歸仁堤巡檢一員。駐劄歸仁集。修防宿虹二縣歸仁堤汛地。

淮安府分管桃源同知一員。駐劄桃源縣。

桃源縣縣丞一員。駐劄縣城。修防黃河南岸汛地。上自宿遷縣界起。下至煙墩止。

南岸主簿一員。駐劄縣城。修防黃河南岸汛地。上自煙墩起。下至清河縣界止。

北岸主簿一員。駐劄重輿集。修防黃河北岸汛地。上自宿遷縣界起。下至渡口止。

三義鎮巡檢一員。駐劄三岔。修防黃河北岸汛地。上自渡口起。下至清河縣界止。

河南省文職屬員

管河道駐劄開封府。凡開封、歸德及舊屬河道所管彰德、衛輝、懷慶各府河道俱歸併本道管理。所

轄管河同知二員。通判三員。

開封府南河廳同知一員。駐劄開封府。

鄭州管河州判一員。

祥符縣管河縣丞一員。

祥符縣管河主簿一員。

陽武縣管河縣丞一員。

陽武縣管河主簿一員。

滎澤縣管河縣丞一員。

滎澤縣管河主簿一員。

蘭陽縣管河縣丞一員。

蘭陽縣管河主簿一員。

儀封縣管河縣丞一員。

儀封縣管河主簿一員。

中牟縣管河縣丞一員。

陳留縣管河縣丞一員。

開封府北河廳同知一員駐劄周橋。

祥符縣管河縣丞一員。

祥符縣管河主簿一員。

陽武縣管河縣丞一員。

陽武縣管河主簿一員。

原武縣管河主簿一員。

滎澤縣管河縣丞一員。

滎澤縣管河主簿一員。

蘭陽縣管河縣丞一員。

蘭陽縣管河主簿一員。

儀封縣管河縣丞一員。

儀封縣管河主簿一員。

封丘縣管河主簿一員。

歸德府分管河務通判一員。駐劄考城。

商丘縣管河主簿一員。

虞城縣管河縣丞一員。

真城縣管河主簿一員。

考城縣管河主簿一員。

彰德府屬

安陽縣管河縣丞一員。

湯陰縣管河典史一員。

林縣管河典史一員。

衛輝府分管河務通判一員。駐劄衛輝府。

汲縣管河縣丞一員。

新鄉縣管河縣丞一員。

獲嘉縣管河縣丞一員。

輝縣管河主簿一員。

淇縣管河縣丞一員。

懷慶府分管河務通判一員。駐劄懷慶府。今駐劄清化鎮。

河內縣管河縣丞一員。

武陟縣管河縣丞一員。

山東省文職屬員

濟寧道駐劄濟寧州。凡濟寧所屬舊屬南旺、北河兩分司事務及舊屬東兗者悉歸併本道管理。所

轄河務同知二員。通判三員。

兗州府黃河同知一員。駐劄曹縣。山東全河備考云。曹州、定陶、城武、金鄉、曹、單等縣河務隸之。

曹縣縣丞一員。

曹縣主簿一員。駐劄傅家集。

安陵司巡檢一員。駐劄塔兒灣。

單縣主簿一員。駐劄本城。

兗州府運河同知一員。駐劄濟寧州。北河續記云。魚臺以北至汶。兼管泉源。

濟寧州州判一員。駐劄本州城。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魚臺界牌淺起。北接濟寧衛五里淺止。共六十八里。內東岸南自魯橋。北至師莊三里。屬鄒縣。

魚臺縣主簿一員。駐劄南陽鎮。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沛縣珠梅閣起。北接濟寧南陽關止。共六十里。

鉅野主簿一員。駐劄長溝。北河續記云。鉅野主簿帶管嘉祥河道。南接濟寧火頭灣起。北接嘉祥大長溝止。共二十五里。又自大長溝起。北接汶上界首止。共十八里。屬嘉祥。

汶上縣主簿一員。駐劄南旺。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嘉祥界首起。北接東平新家口止。共七十二里。

兗州府捕河通判一員。駐劄張秋。北河續記云。兼管張秋城池。河道南接汶上新家口止。共三十里。

東平州州判一員。駐劄州城。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汶上新家口起。北接壽張戴家廟止。共四十里。

陽穀縣主簿一員。駐劄縣城。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東阿荆門上關起。北接聊城官營口止。共四十里。

壽張縣主簿一員。駐劄壽張縣。北河續記云。壽張主簿帶管東阿河道。南接東平戴家廟起。北接東阿沙灣止。共二十里。又自沙灣起。北接陽穀荆門上關止。共二十里。屬阿城。

兗州府泃河通判一員。駐劄戚城。山東全河備考云。駐夏鎮。南。隔以南至黃林莊河道兼之。

滕縣主簿一員。駐劄縣城。山東全河備考云。河道南接嶧縣吳家橋起。北接沛縣辛莊橋止。共五十里。

嶧縣縣丞一員。駐劄縣城。山東全河備考云。河道南自黃林莊起。北至吳家橋止。共一百一十里。

東昌府運河通判一員。駐劄府城。北河續記云。聊城以北至德州河。兼管直隸之清河縣。

聊城縣主簿一員。駐劄縣城。北河續記云。西岸南接陽穀官營口起。北接堂邑孫家鄉止。共六十五里。

臨清州州判一員。駐劄州城。北河續記云。河道汶河北岸東自潘家橋起。西北至板橋止。二十里。南岸東自趙家十四里。西岸南自板橋起。北接清河二哥營止。三十一里。

德州州判一員。駐劄州城。北河續記云。河道東西俱有。東岸南接恩縣新開口鋪起。北接德州衛張家口鋪止。共五十三里。西岸南接德州衛南陽務鋪起。北接德州左衛鄭家口鋪止。共十五里。

武城縣縣丞一員。駐劄縣城。北河續記云。河道東西俱有。東岸南接夏津桑園起。北接恩縣白馬廟止。共一百四十四里。西岸南接夏津王家莊起。北接故城鄭家口止。共一百十四里。

故城縣管河典史一員。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武城鄭家口淺起。北接德州衛孟家灣淺止。共六十里。

甲馬營巡檢一員。駐劄甲馬營。

清平縣典史一員。駐劄縣城。北河續記云。河道東西俱有。西岸內帶管德州左衛四鋪。東岸南接博平減水關起。北接臨清潘家橋止。共三十九里。西岸南接堂邑函谷洞起。北接臨清潘家橋止。共三十三里。

夏津縣主簿一員。駐劄縣城。北河續記云。河道東西俱有。東岸南接臨清趙貨郎口起。北接武城桑園止。共四十六里。西岸南接清河渡口起。北接武城劉家道口止。共七里。

堂邑縣主簿一員。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聊城呂家灣起。北接清平魏家灣止。共三十五里。

清河縣典史一員。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臨清二哥營起。北接夏津渡口止。共二十九里。

直隸文職屬員

天津道駐劄天津。凡北河分司所屬在濟寧州以北者。歸本道管理。所轄通判一員。

河間府管河通判一員。駐劄泊頭。北河續記云。景州以北至天津河道隸之。

景州州判一員。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蘇州羅家口起。北接吳橋狼家口止。共二十四里。

滄州州判一員。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天津右衛磚河淺起。北接天津左衛朱家墳止。共四十里。

交河縣主簿一員。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東光李道灣起。北接青縣白洋橋止。共五十里。又河間衛河道三十八里。交河縣警管。河道南接交河縣北口起。北接交河陳家口止。共三十八里。又瀋陽衛河道一里。交河縣警管。河道南接交河劉家口起。北接交河劉家口止。共一里。

青縣主簿一員。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清河甄河淺起。北接靜海新莊淺止。共一百七十里。景按與濟縣縣。歸并青縣。河道南接濟州安都寨起。北接天津衛八里堂止。共四十八里。

靜海縣主簿一員。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青縣鈞臺淺起。北接天津衛稍直口止。共一百三十里。霸州河道三里。係霸州委官管理。河道南接靜海長屯起。北接靜海觀音堂止。共三里。

吳橋縣主簿一員。北河續記云。河道東西各六十里。東岸南接德州白草窪起。北接東光王家淺止。北河續記云。河道東西各六十里。東岸南接吳家橋古堤淺起。北接交河白家淺止。

東光縣主簿一員。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吳橋古堤淺起。北接交河白家淺止。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東光北下口淺起。

南皮縣典史一員。北河續記云。河道南接東光北下口淺起。北接天津右衛瀉家口止。共五十里。

江南武職屬員

江南武職屬員

徐屬河營守備一員。駐劄徐州。所屬千總二員。把總五員。

徐州南岸千總一員。駐劄州城。修防黃河汛地。上自蕭縣界王家堂起。下至青田止。

南岸把總一員。駐劄房村驛。修防黃河汛地。上自青田起。下至靈璧縣界止。

北岸千總一員。駐劄長樊大壩。修防黃河汛地。上自大谷山起。下至王家山止。

北岸把總一員。駐劄龐家山。修防黃河汛地。上自狄家山起。下至邳州界止。
蕭縣把總一員。駐劄郝家集。修防本縣黃河汛地。
碭山縣把總一員。駐劄毛城鋪。修防黃河南岸汛地。
豐碭把總一員。駐劄盤龍集。修防豐縣黃河及碭山縣北岸黃河汛地。
邳、睢、靈壁河營守備一員。駐劄邳州。所屬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邳州黃河千總一員。駐劄州城。修防汛地。上自徐州界起。下至馬船幫止。
黃河把總一員。駐劄州城。修防汛地。上自馬船幫起。下至宿遷縣界止。
運河把總一員。駐劄隅頭集。修防汛地。上自徐塘口起。下至宿遷縣界止。并唐宋山堤止。
靈壁縣把總一員。駐劄雙溝集。修防本縣黃河汛地。
睢寧縣千總一員。駐劄姚家集。修防黃河汛地。上自靈壁縣界起。下至戴家樓止。
把總一員。駐劄魏家集。修防黃河汛地。上自戴家樓起。下至宿遷縣界止。
宿虹河營守備一員。駐劄宿遷縣。所屬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宿遷縣黃河南岸千總一員。駐劄白洋河。修防汛地。上自小古城起。下至桃源縣界止。
黃河南岸把總一員。駐劄蔡家樓。修防汛地。上自睢寧縣界起。下至小古城止。

黃河北岸千總一員。駐劄卓河集。修防汛地。上自邳州界起。下至張莊運口止。并新運河上自卓河口起。下至運口止。

黃河北岸把總一員。駐劄縣城。修防汛地。上自攔馬河起。下至桃源縣界止。

運河把總一員。駐劄卓河集。修防汛地。上自邳州界起。下至卓河口止。

歸仁堤把總一員。駐劄白洋河。修防宿虹二縣歸仁堤汛地。

桃源河營守備一員。駐劄重興集。所屬千總一員。把總三員。

桃源縣北岸千總一員。駐劄崔鎮。修防黃河汛地。上自宿遷縣界起。下至上渡口止。

北岸把總一員。駐劄黃家營。修防黃河汛地。上自上渡口起。下至清河縣界止。

南岸上河把總一員。駐劄縣城。修防黃河汛地。上自宿遷縣界起。下至煙墩止。

南岸下河把總一員。駐劄縣城。修防黃河汛地。上自煙墩起。下至清河縣界止。

山清外河營守備一員。駐劄清江浦。所屬千總二員。把總三員。

清河縣外河北岸千總一員。駐劄縣城。修防本縣黃河汛地。

外河南岸把總一員。駐劄甘羅城。修防本縣黃河汛地。

山陽縣外河千總一員。駐劄湯董莊。修防黃河汛地。上自清河縣界起。下至朱家營止。

外河上河把總一員。駐劄真武廟。修防黃河汛地。上自宋家背起。下至童家營止。

外河下河把總一員。駐劄周門。修防黃河汛地。上自童家營起。下至雲梯關對岸陳家社止。

山安河營守備一員。駐劄安東縣。所屬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安東縣千總一員。駐劄縣城。修防黃河汛地。上自清河縣界起。下至縣東門止。

上河把總一員。駐劄夏村營。修防黃河汛地。上自縣東門起。下至彭家灘止。

下河把總一員。駐劄佃湖。修防黃河汛地。上自彭家灘起。下至雲梯關止。

山陽縣北岸把總一員。駐劄薛家套。修防黃河汛地。上自雲梯關起。下至泗汾港止。

南岸把總一員。駐劄口家港。修防黃河汛地。上自雲梯關對岸陳家社起。下至陸家社止。

山陽縣管理葦灘千總一員。駐劄七巨港。每年專司採割海灘葦柴。以濟工用。

山清盱眙河營守備一員。駐劄武家墩。所屬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清河縣裏河把總一員。駐劄甘羅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甘羅城西南角起。下至山陽縣界橫堤頭止。

山陽縣裏河千總一員。駐劄清江浦。修防運河汛地。上自清河縣界起。下至府城西南角樓止。

裏河把總一員。駐劄平河橋。修防運河汛地。上自府城西南角樓起。下至寶應縣界止。

高家堰千總一員。駐劄高家堰。修防湖堤汛地。上自石工頭起。下至清河縣界橫堤頭止。

高良潤把總一員。駐劄高良潤。修防湖堤汛地。上自周家橋起。下至石工頭止。

山旰把總一員。駐劄徐家口。修防湖堤汛地。上自翟家壩起。下至周家橋止。

揚屬河營守備一員。駐劄高郵州。所屬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寶應縣千總一員。駐劄汜水鎮。修防運河汛地。上自劉家堡起。下至高郵州界。

把總一員。駐劄縣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山陽縣界起。下至劉家堡止。

高郵州千總一員。駐劄永安河。修防運河汛地。上自寶應縣界起。下至永安河尾止。

把總一員。駐劄州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永安河尾起。下至江都縣界止。

江都縣把總一員。駐劄邵伯鎮。修防運河汛地。上自高郵州界起。下至灣頭關止。以上皆新文藝公治河書。

濟寧衛管河千總一員。河道南接濟寧五里淺起。北接鉅野火頭灣止。共二十五里。以下俱北河續記。

東平所管河千總一員。河道南接東平馮家莊起。北接東平安山鋪止。共七里。

平山衛管河千總一員。河道止西岸一面。南接聊城龍灣鋪起。北接東昌衛冷鋪止。共三里。其東昌衛

河道南自翼武廟起。北至糧廠止。共九十一丈。並無鋪舍。

德州衛管河千總一員。河道東西俱有。東岸南接恩縣迴龍廟鋪起。北接吳橋降民屯止。共八十四里。

西岸南接故城范家圈起。北接景州羅家口止。共一百二十七里。

德州左衛管河千總一員。河道東西俱有。內有四鋪在清平縣地方。縣河官帶管。東岸南接德州耿家灣起。北接德州四里屯止。共三里。西岸南接德州蔡張城起。北接德州衛四里屯止。共一里半。

天津衛管河千總一員。河道南接興濟蔡家淺起。北接靜海□□淺止。共六十五里。

天津左衛管河千總一員。河道南接青縣流佛寺起。北接興濟張家口止。共七十七里。

天津右衛管河千總一員。河道南接南皮北馮家口起。北接滄州北楊家口止。共十四里。以上俱北河據記。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八年五月日。總河于成龍等。照部咨。新設河營遊擊一員。守備二員。本部照例籤補外。千總二員。把總四員。行令該督。遴選熟練河務之人。拔補戰守兵丁。照數將年力精壯之人。募補。仍將年貌籍貫。造冊報部。其應給敕書。俟該督將管轄事宜清冊。造送到日。揭請內閣。撰給關防。移咨禮部鑄給可也。淮揚道據案。此管已奉裁矣。見前。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官司

直隸專兼管河官以下俱河防志。

直隸守道一員兼管通省河道。

通永道一員兼管通州起至天津止運河河道工程。

通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運河工程。州同一員專管本州運河工程。州判一員專管本州運河工

程。楊村管河通判一員專管自通州起至天津止運河河道工程。此員今據神無之。

武清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管河縣丞一員住劄楊村。今據神有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

河工程。

寶坻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河夫挑浚運河淤淺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河夫挑浚運河淤淺工

程。霸昌道一員兼管霸州香河二州縣運河工程。

霸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運河工程。州判一員專管本州運河工程。淺夫三名。

香河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

天津道一員兼管河間府屬各州縣衛運河工程。

河間府知府一員兼管府屬各州縣運河工程。

河間府天津海防河務同知一員專管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天津衛運河工程。

天津衛守備一員兼管本衛并左右二衛運河工程。千總一員專管本衛運河工程。淺夫五十名。兼

管左衛運河淺夫七十名。右衛運河淺夫二十五名。

滄州知州一員專管本州運河工程。淺夫三十名。

州判一員專管本州運河工程。淺夫三十名。

青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夫六十三名半。

興濟鎮巡檢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

靜海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夫三十名。

河間府管河通判一員專管交河、景州、吳橋、東光、南皮五州縣運河工程。住劉泊頭。

交河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夫二十名。帶管河間衛淺

夫五名半。

景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運河工程。州判一員。專管本州運河工程。淺夫一十七名半。

吳橋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夫四十五名。

東光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夫四十名半。

南皮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夫二十名。

大名道一員。兼管大名府屬衛河黃河工程。

大名府知府一員。兼管府屬衛河黃河工程。

河捕通判一員。專管府屬衛河黃河工程。

元城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衛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衛河。

大名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衛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衛河。

內黃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衛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衛河。

濬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衛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衛河。

滑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衛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衛河。

長垣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工程。今縣神有主簿。無縣丞。

山東專兼管河官

濟寧道一員專管濟南兗州東昌三府屬黃運二河河隄開座泉源嘗表云按山東全河備考國初南旺分康縣十五年以魏河王光裕議裁南旺夏鎮分司將南旺所管泉開事務歸併濟寧道其夏鎮所管河道開座在江南沛縣者歸併淮徐道在山東滕嶧二縣者歸併東兗道康熙十七年又以魏河斬輔議將東兗道所併夏鎮原管山東滕嶧二縣河道開座亦併濟寧道並將張秋郡中所管河道開座事務盡併濟寧道於是南自黃林莊北至桑園驛一千二百里之運道專責之濟寧道矣夫濟寧道有分巡之專責庶務孔多且駐劄濟寧去臨清張秋甚遠二處所有河道開座兼長不及殊難照暇周到且州縣泉開數百十處常恐其湮塞不能濟運漕艘每有淺阻之虞濟寧道任職重矣又云濟寧道設於明隆慶間謂之管河兵巡道其實實專運務而兼職兵巡又有防禦之責焉設樣兵裁去至九年魏河疏請復設專管通省河道十五年歸併泉務十七年地併南北兩務謂之分巡濟寧河道今又將濟寧東兗二道并為兗寧道所屬河道開座泉源歸於一道管轄較前任尤重焉

東兗道一員兼管東昌兗州二府屬河道并江南徐州屬沛縣河道隄工

濟東道一員兼管濟南東昌二府屬河道并直隸廣平府屬清河縣河間府屬故城縣河道隄工

東昌府知府一員兼管東昌上河通判屬聊城堂邑博平清平臨清館陶六州縣下河通判屬恩縣夏

津武城三縣運河河道隄工

東昌上河通判一員專管東昌府屬聊城堂邑博平清平臨清館陶六州縣并東昌衛并平山衛運河

開座隄河工程

聊城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隄工淺鋪溜夫九十七名

周家店開閘官一員。專管周家店李海務二閘。閘夫十六名。通濟開閘官一員。專管閘夫三十七名。

永通開閘官一員。專管閘夫二十八名。

東昌衛守備一員。兼管收并平山衛運河工程。平山衛管河千總一員。專管本衛河道。淺夫七名。半。

堂邑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隄工。淺鋪溜夫五十一名。

梁家鄉開閘官一員。專管梁家鄉土橋二閘。閘夫五十六名。

博平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鋪夫四十名。半。

北河續記云。河道

東西俱有。東岸南接聊城棧起。北接清平減水閘止。共二十七里。西岸南接清平魏家灣起。北接清平丁家口止。共四十里。屬典史管河。

清平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鋪夫四十七名。

戴家灣開閘官一員。專管閘夫二十八名。

德州衛守備一員。兼管收併左衛運河工程。左衛管河千總一員。專管本衛南河。淺夫二十名。河南管河

道沿河橋案云。康熙三十二年。魏河于成龍等疏濬。德州左衛南河。既在上河通判界內。應屬上河通判管轄。奉旨依議。

臨清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運河工程。州判一員。專管本州運河衛河工程。淺鋪溜夫七十四名。橋

夫一十八名。

磚板開閘官一員。專管閘夫七十七名。

館陶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衛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衛河工程。淺鋪溜夫三十名半。北河據記云。

衛河南接元城南館陶起。北接臨濟南板開止。共一百五十里。

濟南府知府一員兼管德州運河工程。

直隸廣平府知府一員兼管清河縣運河工程。

直隸河間府知府一員兼管故城縣運河工程。

東昌府下河通判一員專管濟南府屬德州、德州衛、東昌府屬恩縣、夏津、武城、直隸廣平府屬清河、河

間府屬故城六州縣衛運河工程。

德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運河工程。州同一員專管本州運河工程。淺鋪夫二十九名半。橋夫一名。

知役四名。

德州衛守備一員兼管本衛并收併左衛所河道。

德州衛管河千總二員專管本衛河道。淺夫五十名。左衛管河千總一員專管本衛北河。淺夫十名。

恩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鋪夫二十六名半。北河據記云。河運

南接武城白馬廟起。北接德州四女寺止。共七十里。

夏津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鋪夫二十五名半。

武城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鋪夫七十三名。

甲馬營巡檢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

直隸清河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河南管河道治河權案云：康熙三十二年，漣河子成龍等風濤，東隸之清河、故城二縣，並江南之沛縣河道。既在東省界中，改隸

東省。應與催價疏浚事宜。亦應歸供東省道員兼轄。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鋪夫二十三名半。

直隸故城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鋪夫一十五名。

兗州府知府一員，兼管張秋通判屬陽穀、東平、東阿、壽張四州縣。運河同知屬汶上、鉅野、嘉祥、濟寧、魚

臺五州縣。漕河通判屬滕、嶧二縣，并江南沛縣、黃河同知屬曹、單二縣。沂邾海贛同知屬鄆城縣河道

工程。

兗州府張秋河捕通判一員，專管東平、陽穀、東阿、壽張各州縣所運河開座工程。

陽穀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鋪橋夫一百二十九名半。

七級開闢官一員，專管上下二開闢夫四十七名。按七級下開之上，有周家店開。有開官一員，帶管李海務開。又有梁家橋開。有開官一員，帶管上橋開。又

上有新開上開。有開官一員，帶管南板開。自此以上無開矣。見北河攪記。阿城開闢官一員，專管上下二開闢夫四十六名。荆門開闢官

一員，專管上下二開闢夫四十七名。

壽張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管河縣丞一員。今歸紳有之。

行水金鑑 卷一百六十八

東阿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 壽東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壽張淺鋪夫三十名七分東阿縣淺鋪夫五十八名半

東平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運河工程 州判一員專管本州運河工程淺鋪夫七十八名

戴家廟閘閘官一員專管閘夫二十八名 安山閘閘官一員專管閘夫二十八名 靳家口閘閘官一員專管閘夫二十八名

東平所管河千總二員專管本所運河工程夫二十名

兗州府運河同知一員專管汶上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各州縣衛所河閘座泉源工程居濟一傳云每年重運過完之後如

遇汶河水發即將柳林樹嚴閉宜將寺前閘嚴閉使水由各斗門入南旺湖再看水勢之大小如水不甚大即將十里開並開河閘亦嚴閉收水入南旺湖如南旺湖滿水勢仍大即將十里開開河閘及迤北各閘開板全啓放水北行蓋北行入海為近不百里即有戴家廟三空橋汶水入海再北又有張秋五空橋汶水入海再北又有柳城之減水閘博平之減水閘皆汶水入海者也所以嚴閉柳林寺前二閘者以水不可往南行南行之水入海甚遠也查南行之水直至宿遷始有西壩橋可以汶水入海南旺至宿遷七八百里遠安能一時入海中間田塊之淹沒者不知幾何也予所以分汶河之水專濟北運而以泗河之水專濟南運者以水小之時東昌一帶不至斷舟水大之時南陽夏鎮徐州邳州不盡為澤國也然此於戴山湖昭陽湖南陽湖本大而言之也若此三湖水小又宜開十里開河二閘放水南行蓋之各湖矣但南旺去後浦甚遠水之大小恐無由知而南陽甚近又屬屬運河廳轄視南陽水之大小則知矣

汶上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 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淺鋪夫一百五十二名管泉老人一名

袁家口關開官一員專管開夫二十六名。開河關開官一員專管開夫二十六名。南旺關開官一員專管上下二關開夫五十四名。寺前鋪開關官一員專管開夫四十七名。

鉅野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

嘉祥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鉅嘉主簿一員專管二縣運河工程。鉅野縣淺鋪夫八十二名。嘉祥縣淺鋪夫四十八名半。

通濟關開官一員專管開夫五十一名半。

海寧衛守備一員兼管本衛運河工程。管河千總二員專管本衛運河工程。淺鋪開河夫六十五名。

濟寧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運河工程。州判一員專管本州運河泉源工程。淺鋪夫一百二十三名。

管泉老人一名。又魯橋關廢關夫一十二名半。隨淺夫用工。

天井關開官一員專管開夫八十一名。在城關開官一員專管開夫五十五名。居濟一得云。山東運河

關緊要者。尤在天井、在城、荆門上下、礮板二關也。此六關皆開得宜。則糧運必無淺阻之患。而其職掌則在開官。開官職掌。非有擔當者。每難命於往來之差船。宜令開官主其事。天井、在城則以運河廳主之。荆門上下則以捕河廳主之。礮板二關則以上河廳主之。宜上河廳向駐劉東昌府。而臨清亦有衙門。宜令改駐臨清。若有差船欲待礮板。令開官稟於廳官。廳官以理繫之。令其遵照定例。隨漕打放。若廳官再不能主。則申報濟寧道定奪。自可以無錯。但開官係專職。恐有民船受賄私放者。亦未可定。須道廳各官不時稽查。如有啓閉不時。乖違職掌者。立即揭報河院斥逐。則開官有所畏懼。亦不敢私自啓板。而徇私謀利者。尤莫過於開夫。且有開夫啓板。而開官不知者。尤宜嚴飭開夫。使各依開規。方無錯誤。礮板二關一官。荆門上一官。天井下一官。天

趙村關開官一員專管開夫五十名。石

佛開閘官一員。專管閘夫四十九名半。新店開閘官一員。專管閘夫四十九名半。仲家淺閘官

一員。專管仲家淺閘夫二十八名。新閘夫四十九名半。師家莊閘夫三十七名半。棗林開閘官一員。

專管閘夫二十四名。北河攢紀云。帶管魯橋閘。

魚臺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泉源工程。淺鋪夫九十一名半。居濟

一得云。魚臺有南陽湖山二湖。皆所以蓄水濟運也。運河兩岸俱有閘座。為主簿者。惟在蓄洩得宜。啓閉有方。乃為

稱職。今兩座俱已廢壞。陡岸悉皆殘缺。非大加修理。必不能濟運。宜時加修理。以便蓄水。乃為稱職。以蓄水之多

少。為該職之稱否。庶該官知職守所係。無敢或懈矣。南陽湖低於運河。若將各閘門堵閉。不放水入湖。湖山湖高於

運河。若將各湖口開放。將水放盡。此則兩職之甚者也。魚臺境內泉水深甚多。尤宜時為稽察。俾疏濬深通。暢流入

運。斯為稱職。南陽開閘官一員。專管南陽閘夫三十二名。利建閘夫五十一名半。邢莊閘夫四十七名半。居濟得一

開官管南陽、利建、邢莊三閘。此三閘最關緊要。下板一不嚴。而魯橋、棗林勢必淺阻。故此三閘與棗

林兩均宜候會牌。必上下兩開閉板。中間一開乃可啓板。則水勢不致萎洩。而轉運自無淺阻之患矣。

兗州府加河通判一員。專管滕嶧二縣并江南沛縣運河閘座工程。

滕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壩夫一百四十一名。管泉老人

一名。居濟一得云。滕縣主簿。亦以收水入湖為職。彭口以下淺處多。則宜將彭口以上築壩河水

壩。使水由引河四行。至呂橋入湖。以便挑空彭口之水。若彭口以上淺處多。則宜將夏鎮人家頭築壩。又將朱姬

莊減水兩下築壩。使彭口之水。由漸家口出。朱姬莊減水開入湖。則彭口之上。皆可挑空。若彭口上下皆淺。則宜開康

留壩。却將彭口上深築壩。使水由三河口入運河。再於夏鎮之南築壩。使水仍由呂橋入湖。則彭口上下皆可挑空矣。

運河北岸。又有修永閘。所以節宣泉水。其內引河宜時加疏濬。以備蓄洩。朱姬莊一帶隄工。單溝處甚

多。亦宜時加修築。不可或懈。至境內泉源。皆以濟運。尤宜時為稽察。俾疏浚深通。暢流入運。庶為稱職。

蠡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衛夫一百一十六名。居濟一得云。蠡縣縣丞專以善激山湖水為職。蓋激山湖水。所以蓄之。濟入開之運者也。故蠡莊湖口開。最關緊要。堵閉不嚴。則水從此洩。必將兩板壓下。中間用堵堵實。則水不妄洩矣。但徐州往來民船。皆從此開入運河。開夫借此取利。則湖口開必不能閉。官宜時為稽察。稍有疎失。即宜嚴究。

韓家莊開閘官一員。專管韓莊開夫三十名。德勝開夫三十名。萬年開閘官一員。專管萬年開夫三十名。張莊開夫三十名。頓莊開閘官一員。專管頓莊開夫三十名。丁廟開夫三十名。臺莊開閘官一員。專管臺莊開夫三十名。候邊開夫三十名。

江南徐州知州一員。兼管沛縣運河工程。

沛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沛縣改隸東魯。見前故城縣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浚淺入夫八十名。居濟一得云。沛縣主簿。專以收水入湖為職。微山湖口有呂壩壅壩二處。遇河水盛大。或伏秋水發。即當開此二壩。收水入湖。蓄以濟來歲之運。不可有誤。若少有惰玩。不能蓄水。即為瀆職。沿河兩岸。亦宜時加修築。境內有鮎魚泉。每遇天旱。中輒乾斷。不能運水。宜時加疏浚。令暢入運。

楊莊開閘官一員。專管楊莊開夫三十名。珠梅開夫三十名。夏鎮開閘官一員。專管開夫四十名。兗州府黃河同知一員。專管曹單二縣黃河隄工。曹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隄工。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隄工。

工。

安陵鎮巡檢一員。專管本縣黃河隄工。以上三汛。共徭夫九百八十七名。鋪夫一百零八名。堡夫九十名。

單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工程。徭鋪夫三百六十名。

兗州府折郵海贛同知一員。專管禹王臺工程。

河南專兼管河官

管河道一員。專管通省黃河南北兩岸。及衛河、丹河、洹河、沁河、淇河各河道工程。

開封府知府一員。兼管府屬黃河工程。

南河同知一員。專管府屬黃河南岸工程。今分上下南河同知二員。

北河同知一員。專管府屬黃河北岸工程。今分上下北河同知一員。

祥符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鄉徭堡夫一百七十二名。

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北岸工程。鄉堡夫五十六名。

陳留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北兩岸工程。鄉堡夫一十六名。

中牟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鄉堡夫三十八名。

陽武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鄉堡夫一十八名。主

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北岸工程。鄉堡夫三十六名。

原武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北岸工程。鄉堡夫八十八名。

封丘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北岸工程。鄉堡堡夫七十八名。撥今

神縣丞
管河。

蘭陽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鄉堡堡夫四十名。撥補曹縣

去五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北岸工程。鄉堡堡夫八十名。撥補曹縣
去十名。

儀封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鄉堡堡夫六十六名。主

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北岸工程。鄉堡堡夫一百零六名。

鄭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黃河工程。州判一員。專管本州黃河南岸工程。鄉堡堡夫六名。

滎澤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鄉堡堡夫二十二名。主

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北岸工程。鄉堡堡夫六名。

歸德府知府一員。兼管府屬黃河工程。

管河通判一員。專管府屬黃河南岸工程。北岸係山東界。

商丘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堡夫四十二名。

虞城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

黃河南岸工程。以上共堡夫六十名。

考城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鄉堡夫六十名。

彰德府知府一員。兼管府屬洹衛淇三河河道。

管河同知一員。專管府屬洹衛淇三河河道。河南管河道治河橋案云。康熙三十二年。魏河子成龍等題准。彰德府河務向係同知專管。通判有權捕之責。難以兼管。應仍令該

同知專管河務。

安陽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洹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洹河。

湯陰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衛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衛河。

衛輝府知府一員。兼管府屬衛河丹河河關。

管河通判一員。專管府屬衛河丹河河關。

汲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衛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衛河。

新鄉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衛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衛河。人夫一百名。

輝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衛河源五閘。主簿一員。專管本縣衛河河源五閘。人夫一百一十五名。

獲嘉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小丹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小丹河。

淇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淇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淇河。

懷慶府知府一員。兼管府屬黃河、沁河、大小丹河工程。

管河通判一員。專管府屬黃河、沁河、大小丹河工程。駐劉清化鎮。

河內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沁河、大小丹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沁河、大小丹河工程。僦夫十

名。

修武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小丹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小丹河工程。

武陟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小丹河、沁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小丹河、沁河工程。僦

夫一十四名。

江南專兼管河官

淮徐道一員。專管徐屬邳、睢、宿、虹、桃源、宿桃、中河、五廳屬府州縣黃河、運河、中河、隄河工程。

鳳廬道一員。兼管靈璧、虹、縣、盱、眈、三縣黃河、湖、隄、河道工程。

淮安府知府一員。兼管邳州、睢寧、宿遷、桃源各州縣黃河、運河、中河、隄河工程。

鳳陽府知府一員兼管靈璧縣黃河虹縣歸仁隄工程。

徐屬河務同知一員專管徐、蕭、豐、碭四州縣黃河南岸工程。書云：按淮安府志：徐屬河務同知始於萬曆二十二年孫鳴教。蓋於此時置立。

徐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并蕭、豐、碭三縣黃河工程。州同一員專管本州黃河南岸工程。南岸州判一員專管本州黃河南岸工程。北岸州判一員專管本州黃河北岸工程。

呂梁巡檢一員專管本州黃河北岸工程。

蕭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工程。

豐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豐碭二縣黃河工程。

碭山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工程。

邳隄靈璧河務同知一員專管邳州、隄寧、靈璧三州縣黃運兩河工程。書云：按淮安府志：康熙二十年李懷宗任邳隄靈璧河務同知。則自

也。始

也。

邳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黃河運河工程。州同一員專管本州黃河北岸工程。州判一員專管本

州黃河北岸工程。

新安司巡檢一員專管本州運河工程。直河司巡檢一員專管本州運河工程。

靈璧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工程。

隴寧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工程。

宿虹河務同知一員。專管宿虹二縣黃運兩河隄河工程。書載云。按淮安府志。康熙二十四年。劉浦引任宿虹河務同知。

宿遷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運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南岸主簿一員。

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北岸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北岸工程。運河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

劉馬莊巡檢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北岸工程。歸仁隄巡檢一員。專管宿虹二縣歸仁隄工程。

虹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歸仁隄工程。

桃源河務同知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工程。書載云。按淮安府志。康熙二十三年。新設桃源河務同知。

桃源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南岸主簿一員。專管

本縣黃河南岸工程。北岸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北岸工程。

三義鎮巡檢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北岸工程。

宿桃中河通判一員。專管宿桃二縣中河工程。改設緣由。見後安清中河廳册。

宿遷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中河工程。中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中河工程。

桃源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中河工程。中河主簿一員。專管本縣中河工程。

淮揚道一員。專管淮屬外河、山安、安清、中河、裏河、高堰、山盱、海防、揚屬揚河江防下河十廳府州縣黃

運河湖中河下河工程。

淮安府知府一員。兼管府屬清河、山陽、安東、鹽城、海州各州縣黃運河湖中河下河工程。

鳳陽府知府一員。兼管府屬盱眙縣湖隄工程。此湖隄即洪澤湖之隄也。

揚州府知府一員。兼管府屬寶應、高郵、江都、儀真、通州、泰州、如臯、興化各州縣運河河湖工程下河河道。

道。

山清外河同知一員。專管山陽、清河二縣黃河工程。書載云。按淮安府志。康熙十一年。新濬安海河務同知。十七年奉裁。至十九年復又添設。改爲山清外河同知。

清河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北岸工程。

馬頭司巡檢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

山陽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外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外河主簿一員。

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

馬運司巡檢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

山安河務同知一員。專管山安二縣黃河工程。書載云。按淮安府志。康熙十九年。新設山安外河同知。隄即此也。

安東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工程。

五港司巡檢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工程。

山陽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

羊寨司巡檢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北岸工程。大套司巡檢一員。專管本縣黃河南岸工程。

安清中河通判一員。專管清山安三縣中河工程。安清中河廳册云。安清中河通判。係康熙三十二年。於湖河。駐劉桃源北岸築輿集。復於康熙三十四年。請併廳員等事案內。前院于成龍等題設。管轄宿桃山安清五縣中河代管。又于康熙三十八年。河員職守宜專等事案內。前院于成龍題請。添設宿桃中河通判一員。安清中河通判一員。管轄山清安三縣中河疑河開壩工程。

清河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中河工程。

山陽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中河工程。

廣濟開閘官一員。專管閘夫三十六名。

安東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中河工程。清山中河主簿一員。專管清山二縣中河工程。

長樂司巡檢一員。專管本縣中河工程。

山清裏河同知一員。專管山清二縣運河工程。

裏河廳册云。裏河同知。原係山清好峪河務同知。始自康熙十六年間。總河新廳題設。管理高堰運口裏河一帶工程。康熙三

十二年。魏河子成龍。將高堰隄工。另設高堰山圩通判一員。而山圩開知改為山清裏河同知。善菴云。按淮安府志。山清河務同知。始於明萬曆八年。本朝康熙十六年裁缺。改為山清圩胎河務同知。三十二年又改焉。

清河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

惠濟開閘官一員。專管閘夫三十名。

山陽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裏河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裏河主簿一員。專管

本縣運河工程。

龍江開閘官一員。專管閘夫三十三名。

高堰通判一員。專管高堰湖隄工程。高堰屬清云。高堰山圩通判。於康熙三十二年。前院于成龍等。於湖河險汛工長等專案內題設。又於三十八年內於河員職守宜專案內。前院于

成龍題請。添設高堰通判一員。管轄北自山陽縣山清交界五家墩後橫陸頭起。南至高良潤萬王廟前止。計程五十里。山圩通判一員。管轄自高良潤萬王廟前起。至圩胎縣界高岡止。計程四十三里。

山陽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高堰湖隄工程。高堰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高堰湖隄工程。高粱潤主

簿一員。專管高粱潤湖隄工程。

山圩通判一員。專管山圩二縣湖隄工程。

山陽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湖隄工程。

圩胎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湖隄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湖隄工程。

淮安府海防河務同知一員。專管海鹽二州縣下河河道。河南管河道治河樓案云。康熙三十二年。魏河子成龍等題准。廟灣同知兼管鹽城、海州知州兼管徐州兩

等語。句讀未明。應令該同知兼管鹽城海州二州縣河務。董表云。按淮安府志。海防同知始於明萬曆二十二年。新建廟灣鎮成。添設專管淮屬海防軍務。此其所自助也。至是則兼管河務焉。

鹽城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下河河道。縣丞一員專管本縣下河河道。

海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下河河道。州同一員專管本州下河河道。

揚州府管河通判一員專管高寶江三州縣運河工程。揚河廳册云。揚河通判。舊制統轄高、寶、江、儀、

內。魏河子成龍等運。將江儀河道改交江防。將揚河通判移駐高郵州。與永安工爲適中之地。往來料理修防。乃自寶應黃浦起。歷高郵至江都三岔河止。河道分隸揚河通判專轄。

寶應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河湖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運河河湖工程。主簿一員專管

本縣運河河湖工程。

高郵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運河河湖工程。州同一員專管本州運河河湖工程。州判一員專管

本州運河河湖工程。

江都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主簿一員專管本縣運河

工程。

揚州府江防河務同知一員專管江都儀真二縣運河工程。淮揚道沿河橋案云。康熙三十二年。魏河子成龍最爲緊要。向係揚河通判專管。今查揚屬河道。北自寶應縣交界起。南至儀真縣江口止。綿長三百餘里。內高郵之永安工及各減壩。甚屬危險。再加瓜洲儀真河道修防。開壩啓閘。以及備價挑浚一切事宜。通判一員。殊有鞭長莫及之慮。勢難彼此兼顧。應將瓜洲儀真河道開壩事務。就近改交江防同知專管。

江都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

瓜州閘閘官一員專管閘夫一百零五名。

儀真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運河工程。

清江閘閘官一員專管閘夫一百五十四名。

揚州府下河通判一員專管通泰如興四州縣下河河道。今籍紳權河通判。

通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下河河道。州判一員專管本州下河河道。

泰州知州一員兼管本州下河河道。州同一員專管本州下河河道。州判一員專管本州下河河道。

西溪司巡檢一員專管丁溪草堰二閘閘夫六名。

如臯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下河河道。縣丞一員專管本縣下河河道。

興化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下河河道。縣丞一員專管本縣下河河道。

安豐司巡檢一員專管白駒三閘閘夫八名。

江鎮道一員兼管鎮江府丹陽丹徒二縣運河河道。

鎮江府知府一員兼管丹陽丹徒二縣運河河道。

水利通判一員。專管丹陽丹徒二縣運河河道。舊設云。康熙三十二年。總河于成龍等議。准江府屬丹陽丹徒二縣河道。爲江浙漕運咽喉。向無專員管理。每至汛期淤淺。

臨時倉皇。廉將二縣河道。每年挑浚事宜。實令各該縣縣丞專管。交與該府通判管理。

丹陽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工程。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運河河道。

丹徒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運河河道。縣丞一員。專管本縣運河河道。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官司

徐屬河營守備一員。管轄徐屬河道工程。上自河南山東交界起。下至邳睢二州縣界止。戰守兵一千八十八名。書表云。康熙十七年。漣河新公。糧設江南河兵入營。罷淮揚徐靈壁州縣等陸夫。此河營所自助也。淮徐道屬諸營。此後不知有無更改。無案可稽。悉依而錄之。礪山縣黃河南岸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虞城縣界起。下至毛城鋪止。又自小石開起。至蕭縣界止。一帶工程。蕭縣黃河南岸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礪山縣界起。下至北城集三官廟止。一帶工程。徐州黃河南岸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蕭縣界北城集三官廟起。下至王家山止。又自韓家山起。至徐城郭家灣上壩頭止。又自郭家灣上壩頭起。由徐城石岸至青田三山頭止。一帶工程。徐州黃河南岸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青田三山頭起。下至靈璧縣界止。一帶工程。礪山縣黃河北岸兼豐縣黃河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山東單縣界起。下至徐州李家樓止。一帶工程。徐州黃河北岸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大谷山起。下至邳州界止。一帶工程。邳睢靈壁河營守備一員。管轄邳睢靈壁三州縣黃運兩河工程。戰守兵九百四十七名。睢靈二縣黃河南岸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徐州界起。下至睢寧縣余堂壩止。一帶工程。睢寧縣黃河南

岸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余家堂起。下至宿遷縣古隄頭止一帶工程。邳州黃河北岸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徐州界起。下至邳州馬船幫止一帶工程。邳州黃河北岸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邳州馬船幫起。下至宿遷縣界止一帶工程。邳州運河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徐塘口起。下至宿遷縣止。并唐朱山一帶工程。

宿虹河營守備一員。管轄宿虹二縣黃運隄壩工程。戰守兵七百八十六名。宿遷縣運河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邳州礮灣口交界起。下至石礮止一帶工程。宿遷縣黃河南岸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睢寧縣界谷堆頭起。下至徐家灣西張王廟前止一帶工程。宿遷縣黃河南岸。并歸仁隄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張王廟前起。下至白洋河鈔關口桃源縣界止。又歸仁隄自烏鴉嶺起。至石工頭止一帶工程。

宿遷縣黃河北岸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邳州直河交界起。下至阜河石礮止。又新運河上自阜河口石礮對過起。下至支河口下口止一帶工程。宿遷縣黃河北岸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宿遷縣西門外吳家墩起。下至大古城桃源縣交界止一帶工程。

桃源河營守備一員。管轄黃河工程。戰守兵七百一十三名。桃源縣黃河南岸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宿遷白洋河鈔關口起。下至煙墩廠東止一帶工程。桃源縣黃河南岸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

自煙墩起。下至清河縣界止一帶工程。桃源縣黃河北岸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古城宿遷縣界起。下至河北鎮止一帶工程。桃源縣黃河北岸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河北鎮起。下至清河縣界止一帶工程。

山清河外河營守備一員。管轄山清二縣黃河工程。戰守兵一千三十九名。

外河廳冊云。山清河外河營守備係康熙十七年。蒙前總河靳輔題請

設。清河縣外河北岸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桃源縣界起。下至山安營界止一帶工程。清河縣外河南岸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吳城接桃源縣界起。下至季家淺接山陽縣界止一帶工程。山陽縣外河南岸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季家淺起。下至三岔隄止一帶工程。山陽縣外河上河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至三岔交界起。下至葉家營馬頭止。又上自朱家菴起。下至大茭陵廟巷止一帶工程。山陽縣外河下河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葉家營起。下至陳家社接山安營界止一帶工程。山安河營守備一員。管轄山陽安東二縣工程。戰守兵八百七名。山陽縣黃河南岸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陳家社起。下至陸家社止一帶工程。山安二縣外河北岸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泗鋪溝起。下至安東縣東門止一帶工程。安東縣黃河上河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安東縣東門起。下至彭家灘止一帶工程。安東縣黃河下河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彭家灘起。下至雲梯關止一帶工程。山陽縣黃河北岸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雲梯關起。下至泗汾港止一帶工程。

山清裏河營守備一員。管轄山陽裏河工程。戰守兵三百九十八名。裏河屬册云。裏河營守備。康熙十七年

康熙三十八年。據河子成龍題分設山旴高堰河營。遂改爲山清裏河營守備。山陽縣裏河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清河縣界起。下至山陽縣

界西南角樓止一帶工程。清河縣裏河運口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甘羅城西南角樓起。下至山

陽縣界橫隄頭止一帶工程。山陽縣裏河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府城西南角樓起。下至寶應縣

界止一帶工程。

山旴高堰營守備一員。管轄高堰湖堰工程。戰守兵三百五十名。高堰屬册云。山旴高堰河營守備。係康熙

子成龍等題請添設。管轄山陽縣山清交界。至旴胎縣乘家高岡止。修防湖隄工程。山陽縣高堰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清河橫隄起。下至石工

盡頭止一帶工程。山陽縣高良澗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石工頭起。下至周家橋止一帶工程。

山旴二縣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周家橋起。下至翟家壩止一帶工程。

揚屬河營守備一員。管轄高寶江三州縣工程。戰守兵六百一十三名。揚河屬册云。揚河營守備。係康熙

立。督率五汛千把等弁。并河兵。修防高寶江三州縣河道隄工。寶應縣運河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寶應縣黃浦起。下至劉家堡止

一帶工程。寶應縣運河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劉家堡起。下至界首鎮止一帶工程。高郵州運

河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界首鎮起。下至永安河尾止一帶工程。高郵州運河把總一員。專管汛

地上至永安河尾起。下至江都縣界止一帶工程。江都縣運河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江都縣界

起。下至江都縣灣頭閉止一帶工程。

安清中河營守備一員。管轄宿桃山安清五縣中河工程。戰守兵六百四名。安清中河廳册云。安清宿桃中河營守備。係康熙三十八年進

實保羅等事案內。前院于成龍題請添設。管轄山清宿桃安四汛弁目。修防河道墾墾工程。

宿遷縣中河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張莊運口中河頭起。下至大古城桃源界止。又上自張莊運口中河頭起。下至攔馬河迤上土堆止一帶工程。桃源縣

中河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宿遷縣起。下至沈家莊迤東清河縣止一帶工程。山清二縣中河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趙家莊迤西接桃源縣界起。下至朱元莊接安東縣界烽墩止一帶工程。安東縣中河千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安東縣遙隄五里墩起。下至平旺河隄尾止。又上自朱元莊接外河營界起。下至平旺河隄尾止一帶工程。

葦蕩河營遊擊一員。管轄兵一千二百三十名。督採龍窩蕩、施家出河港、陸家社、陳家浦、惠家港東西各官蕩。每歲砍額柴一百二十萬四千一百束內。運蘆左營守備一員。管理龍窩蕩、施家出河港、每歲砍額柴五十七萬四千一百束內。千總一員。分管龍窩蕩。把總一員。分管龍窩蕩。把總一員。分管施家出河港。運蘆右營守備一員。管理陳家浦、陸家社、楊柳二溝、惠家港東西各官蕩。每歲砍額柴六十三萬束內。千總一員。分管惠家港東蕩、北窪窰六灘、塢巴港、陳必甫港一帶。至新淤界止。把總一員。分管惠家港東蕩、南窪窰三灘、窰五灘。并新淤灘一帶。至海口止。把總一員。分管惠家

港西蕩。以亮子港界起。至閩港黃泥窪。接至惠家港西界老灘鹽路界止。以上俱河防志。蓄藪云。此蕩公設藪之意。至深遠矣。前魏河趙世顯忽以藪蕩不產柴草。願請裁汰。將官蕩盡行給兵佃種。今已成沃壤。匪特藪蕩兼生。且禾稼遍野矣。當日設藪之始。原以節省俸餉起見。似有益於國計。殊不知河工料物。最屬緊要。若使歸於各縣。蕩蕩員弁督率長養。仍復舊觀。供河工之採取。所獲利益。源源不窮。不更多於監科之額微乎。惜乎見不及此。

天津河協營副將一員 守備三員 千總六員 把總十五員。畿輔通志。

總督河道部院標下中左右城守四營 順治元年總督部院楊題設河標中營兼河標中軍並左右

兩營。以下俱山東通志。

中營定制官八員 副總兵一員 中軍守備一員 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防漕河十六汛地。南

自小長溝接城守營界碑起。北至右營王仲口界碑止。計河程九十二里。小長溝係鉅野縣河道。大長

溝係寺前鋪開孫村臺堡三汛係嘉祥縣河道。柳林開南旺堡十里開堡開河開堡劉老口臺袁家口

開堡王老口臺張八老口堡靳家口開河西堡九汛俱係汶上縣河道。靳家口河東堡花園頭臺王仲

口堡三汛係東平州河道。按汛分派官兵駐防。

左營定制官八員 遊擊一員 中軍守備一員 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防漕河十四汛地。南自

山東辛莊橋接江南徐州營界碑起。北至濟寧城守營韋馱廟界碑止。計河程一百五十里。徐家口堡

馬家口堡邢莊利建開堡南陽開五汛地俱係魚臺縣河道。棗林開魯橋堡師家莊開仲家淺開新開

新店關、石佛關、趙村關、關南頭九汛地。俱係濟寧州河道。按汛分派官兵駐防。

右營定制官八員。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防漕河十二汛地。南自王仲口接中營界碑起。北至壽張營張秋鎮北水門外界碑止。計河程七十八里。王仲口界碑臺、長張口、安山關堡、十里鋪、防河臺、裕國臺、戴家廟關堡八汛。俱係東平州河道。壯猷臺、通濟臺二汛。係東平、壽張二州縣河道。沙灣係東平、東阿、壽張三州縣河道。張秋鎮係陽穀、壽張、東阿三縣河道。按汛分派官兵駐防。

濟寧城守營定制官五員。都司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防倉庫監獄武庫四門四鄉。東關馬驛橋、北關鎮武廟、週圍二百餘里。八汛俱係濟寧州衛地方。又防漕河南自關南頭章馱廟接左營界碑起。北至中營小長溝界碑止。計河程四十五里。章馱廟、三官廟、濟安臺三汛。係濟寧州河道。安居臺係濟寧衛河道。通濟關堡、白鶯臺堡、小長溝三汛。係鉅野縣河道。按汛分派官兵駐防。

臨清營城守副將設左右兩營。左營河汛。自胡家窰起。至鄭家口南頭十二里止。共計河程一百八十里。右營河汛。自臨清板關北胡家窰起。南至七級郎家灣。共一百里。就州縣而分河汛。便於兼領。因左營河汛多於右營。故右營多加一汛也。

東昌城守營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分轄聊城、館陶、平陰三縣。平山、東昌二衛。漕河六關。七汛。分防館陶、平陰二縣。每縣千把總一員。輪流駐防。聊城縣漕河千把總官一員。

曹州營河汛。阿城等關五汛把總一員。

范縣營河汛。荆門關百總一名。

沙溝營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分防滕縣、魚臺二縣。韓莊等關河汛。以上俱山東通志。

揚州居江北。最爲衝險要口。商船漕艘往來之路。南對鎮江之金山。古稱長江之門戶。南北之要津。揚屬上自儀真縣所轄東溝墩馬路沿江起。至何家港墩止。共墩臺十六座。木樓二座。汛地八十里。俱係奇兵營撥兵防守。下接江都縣所轄沿江汛地。江都縣所轄花園港墩馬路沿江起。至朱圍窩墩止。共墩臺二十座。木樓三座。汛地九十里。俱係京口右路左營撥兵防守。下接泰興縣所轄沿江汛地。萬壽司地方。黃墩港。長命港。沙河港。小史家港。大史家港。八港。梁家港。梁孟港。孫澁港。徐家壩。繆家壩。三江營。唐家港。嘶馬。朱圍窩。徐墩係泰興接界。俱設有橋墩煙籠營房。

淮安府廟灣營所轄射陽湖、黃河、灌口三大險汛。切近邊海。射陽湖汛地。係廟灣場竈地方。有大新港三板港。下川子諸水路。下川子距海口水路四十里。海口南岸。係鹽城營所轄。汛地。黃河營係陸路駐

防北岸海口往西一百里。至雲梯關地方。派兵防守。瞭望灌口汛地。接連黃河北岸。其七條港。陸套港。湧洋河。小河口。嚴家舍。派有曉船兵丁防守。係安東縣地方。其七條港木樓。係海州地方。乃海州營汛地。以上俱江甯通志。

漕標左右二營汛地。輪防山清二縣。黃淮兩河洪澤湖面。又北河大套雲梯關一汛。切近海邊。

漕標宿遷後營汛地。南自桃源三岔起。北至邳州黃林莊止。水路七汛。桃源、洋河、宿遷、碼頭并劉馬莊。加河口千把六員。每年輪流領兵更防。所有水路。自桃源以及洋河、宿遷、邳州四汛。皆屬黃河北入阜河口內。水路碼頭。加口二汛。皆係運河。直抵黃林莊止。唯劉馬莊一汛。係通山東陸路。

徐州營汛地。統領徐蕭二營。官兵駐劄徐州。兼轄蕭、沛、豐、碭、睢、寧六州縣。每遇糧運盛行。親詣夏鎮催糧重運。回空漕船。東接淮安府邳州。宿遷後營官兵汛界。西接河南歸德營官兵汛界。南接鳳陽府壽春營官兵汛界。北接山東兗州府濟寧營官兵汛界。周圍千餘里。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三月日。淮揚道傅澤洪詳効力人員。分別等第。敘用。河工之重。首在任用得人。而用人之法。必須按照功績。所以鼓舞人才。慎重名器。昭勸懲。示公道也。往例。凡遇大小員缺。俱遴選諳練河務。勞效昭著。人地相宜之員。題補委用。近因河上缺少人多。一時難滿衆望。間有熱中燥妄之輩。冒昧呈瀆。固由功名心迫。亦屬義命不安。憲議嗣後補用。俱令掣籤。各聽天命。而効力官曾席珍。

等。又復連名具呈。請照舊例委用。本道等遵奉憲批。率領在浦各廳公同會議。竊以爲掣籤委用。必不可行。蓋河工効力人員。賢愚勤惰不一。其中有自備鞍馬資斧。終年在工伺候。凡奉緊要差委。無不踴躍趨事。櫛沐於狂風驟雨之中。奔馳於烈日嚴霜之下。搶險則手足胼胝。軀命不惜。催料則日夜償運。依限回銷。修築工程。則爭先償竣。急公捐備。則不顧家資。更有熟諳水勢情形。練曉修防機要。在工年久。羣推老成。此則河員中之備極勤勞。功績之所稱上等者也。至於奉委湖河防險。催償空重糧船。以及傳遞往來水報。伺候憲轅雜差。未嘗無効力之處。然較之前項勞員功績。其輕重大小。不啻霄壤之隔。甚有挂名河上。並不到工。或乘輿往來。毫無實効。此則有効力之名。而並無効力之實者也。今若不分勤惰高下。槩以掣籤爲準。則凡在冊挂名之員。亦將聞風而來。隨班同掣。一時僥倖。或得掣補。不幾使効力年久。功績最上之勞員。反致有時命不猶之歎乎。從此人心懈散。坐待倖邀。不惟河工失用人之效。且恐人心不服。爭論滋多。夫掣籤之舉。原爲杜衆議起見。乃反開僥倖之門。啓紛爭之漸。是殆不如按照功績。分別敘用之爲公平允當也。查通工人員。効力大小勞績。備載憲冊可考。卽前憲張任內。河員功績。亦有底冊可查。伏祈本部院按冊稽核。將功績之最大最多者。列爲上等。其次列爲中等。而防險催漕水報雜差各功績。則量其久暫遠近大小。或以二三次準作中等功績一次。依次分別敘用。其中有功績相等者。則又以効力年分相較久近。以定後先。注明憲冊。並將各員名下功績等第。開列

曉諭。此等人員中如有後奉差委，實心効力，著有功績者，則又核明更定示知，許其越班敘用。若始終挂名河員，並不在工効力者，槩不準用。如此則勸懲分明，人心競奮，河工收得人之效矣。又五月日詳分別拔補把總，河營把總專任修防，必由河兵出身，熟諳隄埝工程者委用，方無貽誤。近來把總員缺，奉憲示令各河營百隊，并部發効力，以及轅門効力人員，公同掣籤。此誠失公失慎之至意。惟是十缺之內，其真正年久諳練，著有勞績之河兵，所得不過三四，餘皆効力人員掣獲，其得失雖由時命而法久實宜變通。查淮揚、淮徐所屬黃河、運河工程，原有平險之別，黃河水勢變遷，工程甚關險要，非得深知水性，在工力作年久之河兵，專汛修防，鮮不貽誤。現在部發以及轅門効力人員，所有功績，不過催漕防險，奔走使令等類。其於黃河隄埝工程事宜，毫不諳練。一旦掣補黃河險汛把總，勢必臨事張皇，誤工匪淺。今本道等謬陳管見，嗣後凡徐屬邳、睢、宿、虹、桃源、外河、山安六廳所屬黃河各汛把總，缺出，請於黃河各營汛內，選取力作年久，實有勞績，真正深知水性，熟諳工程之百隊河兵，著令該廳於本年霜降之後，預爲保詳，由道察核轉送，聽候驗拔補放。如有從不在工力作，虛冒河兵名姓，夤緣濫送者，一經發覺，將保送道廳各官，嚴加參處。其効力人員，不得槩同掣籤，以滋混冒。至於邳、睢、宿、虹、宿、桃、安、清、高、堰、山、盱、裏河，揚河八廳所屬之中，運、兩河、沿湖各汛把總缺出，請將裏河、中河、高、堰、山、盱、揚河著有勞績之百隊河兵，與部發効力，及轅門効力人員，聽候本部院一併驗拔補放。其中，運、兩河沿

湖各汛百隊河兵亦一例著令該廳於本年霜降之後預爲保詳由道核送聽候驗放如此分別則實在効力之河兵不致有偏枯向隅之泣而黃運兩河之工程均收修防得人之效矣增梅軒
偶存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七十

夫役宋元以前不錄。新自辟國。以其近而可徵也。

運河夫役。在各泉閘。原額頗多。後或議裁革。或改停役。停役夫候大挑調用。或徵銀一兩六錢爲銀差。或改折徵。折徵。每名徵銀六兩。貯庫。沿革不常。今斷自萬曆四年爲則。新舊額數備載焉。以下俱明會典。

宛平縣青龍等閘五。共夫七十五名。

大興縣慶豐等閘三。共夫四十七名。

通州普濟等閘五。共夫九十三名。淺鋪十。小甲十名。夫一百名。修堤小甲八名。夫七十五名。

通州左衛淺鋪二。小甲二名。夫二十名。修堤小甲三名。夫二十六名。

通州右衛淺鋪四。小甲四名。夫四十名。修堤小甲四名。夫三十六名。

定邊衛淺鋪二。小甲二名。夫二十名。修堤總甲一名。小甲四名。夫四十五名。

神武中衛淺鋪三。小甲三名。夫三十名。修堤小甲五名。夫四十五名。

寶坻縣修堤小甲四名。夫四十六名。

東安縣修堤總甲一名。小甲六名。夫七十名。

灤縣淺鋪四。小甲四名。夫四十名。修堤總甲二名。小甲八名。夫九十名。

香河縣淺鋪六。小甲六名。舊用老人。夫六十名。修堤總甲一名。小甲三名。夫四十名。

營州前屯衛淺鋪四。小甲四名。夫四十名。修堤總甲一名。小甲二名。夫二十四名。看淺夫三名。

武清縣淺鋪十一。小甲十一名。夫一百一十名。看守要兒渡口等堤五處。總甲一名。小甲五名。夫五十名。修堤老人一名。總甲二名。小甲九名。夫九十二名。

武清衛淺鋪四。小甲四名。夫四十名。修堤總甲一名。小甲一名。夫九十九名。

天津衛淺鋪十二。舊十一。小甲十二名。夫一百八名。今存二十四名。軍夫六十名。修堤小甲五名。夫四十五名。

天津左衛淺鋪二十四。小甲二十四名。夫二百十六名。今存四十八名。軍夫一百八十名。修堤小甲五名。夫四十五名。

天津右衛淺鋪十。小甲十名。夫九十名。今存二十名。軍夫五十名。修堤小甲五名。夫四十五名。

霸州蘇家等淺鋪十一。舊十。老人十一名。夫一百十名。修堤夫二百六十名。

靜海縣淺鋪九。老人九名。夫九十名。修堤夫六百名。

青縣淺鋪六。老人六名。夫六十名。修堤夫六百十六名。

興濟縣淺鋪七。老人七名。夫七十名。內軍夫二十名。民夫五十名。

滄州淺鋪七。老人七名。夫七十名。

交河縣淺鋪五。老人五名。夫五十名。修堤夫三百名。

南皮縣淺鋪五。老人五名。夫五十名。修堤夫三百五十名。

景州淺鋪四。老人四名。夫四十名。修堤夫二百名。

吳橋縣淺鋪十。老人十名。夫一百名。修堤夫四百五十名。

故城縣淺鋪三。老人三名。夫三十名。修堤夫八十名。

東光縣淺鋪七。老人七名。夫七十名。

德州上八里等淺鋪七。舊六。老人七名。夫一百四十名。後折徵七。以上俱明會典。今存七十名。

濟南府德州。自衛河東岸德州衛之張家口。至恩縣之四女樹四十一里。又自西岸左衛之鄭家口。至

德州衛之楊烏屯二十里。置淺鋪六。下八里屯淺、四里屯淺、耿家灣淺、劉皮口淺、蔡張成口淺、上八里屯淺六鋪。老人六人。夫六十八人。州設列官一人。山東通志。

德州衛張家灣等淺鋪十。舊八。小甲十名。軍夫一百名。舊每鋪九名。以下俱明會典。

德州左衛鄭家口等淺鋪六。小甲六名。軍夫六十名。舊每鋪九名。

恩縣白馬廟等淺鋪七。舊五。老人七名。夫七十名。今存三十五名。撈淺夫二十八名。今存十四名。沙灣修

堤大戶夫七十五名。以上俱明會典。

恩縣衛河之東岸自四女樹至武城之白馬廟七十里置淺鋪五。新開淺、回龍廟淺、膠家口淺、高師姑淺、白馬廟淺五鋪。老人五人。夫五十人。守口夫七十五人。山東通志。

武城縣桑園口等淺鋪二十九。舊二十老人二十九名。夫二百六十一名。後折徵入十七名。今存一百七十四名。沙灣修堤守口大戶夫二十五名。明會典。

武城縣衛河東一里始恩縣之白馬廟南至夏津之桑園一百四十四里。西岸始故城之鄭家口南至夏津之王家莊一百十四里置淺鋪二十有六。王家口淺、孟家莊淺、小流口淺、北釣口淺、南釣口淺、四關家橋淺、何家堤口淺、陳家林淺、高家園淺、大運河淺、耿家林淺、灣頭口淺、大廟頭口淺、白家園口淺、白龍口淺、呂家灘口淺、徐家道口淺、侯家道口淺、商家道口淺、桑園口淺二十六鋪。老人二十六人。夫二百六十一人。守口夫二十五人。縣設主簿一人。山東通志。

夏津縣趙貨郎口等淺鋪八。老人八名。夫八十名。後折徵四今存四十名。撈淺夫二十名。今存十名。沙灣修堤夫六名。明會典。

夏津縣衛河之東岸自桑園南至臨清之趙貨郎口四十六里。西岸北自武城之劉家道口南至清河之渡口七里置淺鋪八。黃河口淺、大口子淺、小口子淺、郝家園淺、草廟兒淺、新開口淺、裴家園淺、趙貨郎口淺八鋪。老人八人。夫八十人。守口夫六人。縣設主簿一人。山東通志。清河縣二哥營等淺鋪八。老人八名。夫八十名。後折徵三今存四十八名。明會典。

臨清州南板開。夫四十名。溜夫一百十五名。新開上開。夫四十名。溜夫七十五名。今二開共夫八十四名。潘夫共存四十名。潘家橋等淺鋪十一。老人十一名。夫一百七十一名。後折徵七今存九十五名。撈淺夫九十名。今存三十九名。橋夫二十八名。今存二十名。明會

臨清州會通河之東岸趙貨郎口。南至板開。三十四里。西岸。北自清河之二哥營。南至板開。三十一里。

汶河北岸板開口。東至潘家橋。二十里。南岸板開。東至趙家口。二十五里。置淺鋪十。上伏柳圍淺、下伏柳圍淺、丁家馬頭淺、

上口廠淺、北土門淺、破開淺、潘家屯淺、陳家莊淺、沙灣淺、潘家橋淺十鋪。老人十人。夫一百人。守口夫九十人。置開二。新開上開。南接清平之戴家開。三十里。開官

南板開。南至新開上開。五里四十八步。溜夫一百一十五人。治漕船廠二十有八。臨清、平山、濟寧、東昌、兗州護衛、濮州所、天津、天津左、天津右、通州左、通州右、神武、中

定、邊德州、德州左、應天、龍江左、龍江右、水軍左、水軍右、橫海、江陰、廣洋、長淮、淮安、高郵、大河、揚州等衛廠。俱治州城西北。其事係於各衛官。總隸於督漕都御史焉。州設判官一人。山東通志。

館陶縣尖塚兒等淺鋪十二。老人十二名。夫九十六名。後折徵二今存七十二名。明會

濟平縣戴家灣開。夫三十名。魏家灣等淺鋪九。老人九名。夫八十一名。後折徵三今存四十五名。撈淺夫

一百三十二名。後折徵六今存六十六名。明會

濟平縣河之東岸。北自潘官屯。南至博平之減水開。三十九里。西岸。北自臨清之潘家橋。南至堂邑之

涵谷洞。三十三里。置淺鋪九。潘家橋淺、張家口淺、左家橋淺、李家口淺、丁家口淺、趙家口淺、戴家

戴家灣開。南接堂邑之土橋開。四十八里。開官一人。夫三十人。減水開二。李家口魏家灣。山東通志。

堂邑縣土橋梁家鄉二開各夫三十名。梁家鄉等淺鋪七。老人七名。夫七十名。今存三十五名。撈淺夫二百名。今存六十六名。明會典。

堂邑縣河之西岸。北自清平之魏家灣。南至聊城之呂家灣。三十五里。置淺鋪七。澗谷洞淺、新開口淺、土橋淺、中開口淺、馬

家灣淺、北梁家鄉淺、南梁家鄉淺七鋪。置開二。梁家鄉開。南接聊城之通濟橋開。三十里。開官一人。夫三十人。土橋開。南至梁家鄉開十五里。開官

一人。夫三十人。土城中減水開二。山東通志。

博平縣棧堤等淺鋪六。老人六名。夫五十四名。後折徵二今存三十名。撈淺夫一百三十二名。後折徵六今存六十六名。明會典。

博平縣河之東岸。北自清平之界。南至聊城之棧堤兒。三十七里。西岸。北自清平之丁家口。南至魏家灣。四十里。置淺鋪六。朱家灣淺、減水開淺、老堤頭淺、袁家灣淺、朱官屯淺、棧堤兒淺。六鋪。老人六人。夫六十人。守口夫二百五十人。縣設主簿一人。老堤頭北減水開。水

則開以洩水。非通用之開也。山東通志。

聊城縣通濟橋李海務周家店三開各夫三十名。官審口等淺鋪二十三。老人二十三名。夫二百七名。後

徵九十今存一百十五名。撈淺夫二百名。今存八十五名。明會典。

東昌府聊城縣河之東岸。北至博平之棧堤兒。三十里。西岸。北自堂邑之南梁家鄉。南至陽穀之官審口。三十五里。置淺鋪二十有三。北壩口淺、徐家口淺、柳行口淺、房家口淺、呂家灣淺、龍灣兒淺、宋家口淺、

破開口淺、林家口淺、于家口淺、周家店淺、北壩口淺、精張開淺、柳行口淺、

白臘兒淺、雙堤兒淺、裴家口淺、方家口淺、李家口淺、米家口淺、耿家口淺、置關三、周家店關。南接陽穀之七
裴家口淺、官鑿口淺二十三鋪。老人二十三。夫二百三十人。守口夫二百人。級下關、十二
里。南官一人。李海務關。南至周家店關十二里。通濟橋關。南至李海務關二十里。鑿官等五減水關。水大則開
夫三十人。關官一人。夫三十人。非通舟之關也。山東通志。

陽穀縣七級阿城荆門六關。舊各夫二十名。今共夫一百五十名。荆門上下二關。月河修壩夫各五十名。後折
管驛灣等淺鋪十二。後折微四。老人十二名。夫一百八名。今存六十名。撈淺夫四百八十七名。後折
百四十名。今存二百四十四名。明會典。

陽穀縣河之西岸。北自聊城之官鑿口。南至東阿之荆門上關。四十里。黃河西南自開封之祥符縣金
龍口。至本縣南入灣河。通塞不常。置鋪十。官鑿口淺、灤渡口淺、劉家口淺、何家口西岸淺、館驛灣西岸淺、汶
鋪。老人十人。夫一百。南接東平之安山關七十里。關官。荆門下關。南至荆門上關三里。關夫
人。守口夫五百人。置關六。荆門上關。一人。夫二十人。壩夫五十人。阿城下關。南至上關三里。關夫二
阿城上關。南至荆門下關十里。關官一。阿城下關。南至上關三里。關夫二。七級上關。南至阿城下關十二里。關
人。夫二十人。壩夫五十人。壩夫五十人。七級下關。南至上關三里。夫二十人。
五十。七級下關。壩夫五十人。山東通志。

東阿縣沙灣等淺鋪九。後折微二。老人九名。夫八十名。今存四十五名。撈淺夫一百五十八名。後折
十九。今存七十九名。明會典。

東阿縣河之東岸。北自陽穀之荆門上關。南至壽張之沙灣。二十里。正統十三年。河決汴梁。東北趨漕

河至本縣決沙灣東堤。以達於海。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景泰四年。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塞成天順八年。僉事劉進用石修砌東堤。自大感應廟起。至沙灣淺止。長一百六十六丈。成化年間。副使陳善用石修砌東堤。自沙灣淺至荆門驛。長一千九百三丈。弘治六年。河決汴梁。東北趨漕河。至本縣決張秋東堤。以達於海。遣右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七年復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治決河。塞成。復於黃陵岡築堤。以絕其流。詔改張秋名安平鎮。置淺鋪八。新添淺、北灣淺、中渡口、安家口淺、南浮橋淺、沙灣淺八鋪。老人八人。夫八十人。守口夫一百二十人。縣設主簿一人。山東通志。

壽張縣大家廟等淺鋪五。老人五名。夫四十五名。後折徵二。今存二十五名。撈淺夫九十二名。後折徵四。今存四十六名。渡夫四名。今存二名。明會典。

壽張縣河之西三十里。北自東阿之沙灣。南至東平之戴家廟。二十里。置淺鋪五。沙灣淺、張家莊淺、戴家廟淺五鋪。老人五人。夫五十人。守口夫一百人。沙灣積水關。成化七年。師家壩。過黃河水。使入通源關。分沙灣勢。野豬腦堰。濠泗三十里。用以藉水。使不衝決漕河。

東平州戴家廟安山二關。各夫三十名。斬家等淺鋪十三。老人十三名。夫一百一十七名。後折徵四。今存七十五名。撈淺夫一百八十二名。後折徵九。今存九十一名。戴村修壩老人四名。舊。夫一百五十名。後折徵一。今存四十八名。又停役十二名。銀差二十名。後又折徵四十六名。今存二十四名。安圈等泉老人二名。存一名。今革。夫六十五名。後折徵一。今存

三十九名。明會典。

東平州河之東岸北至壽張之戴家廟三十里南至汶上之靳家口三十三里置淺鋪一十有三。戴家廟、沙孤堆淺、邢家莊淺、蘇家莊淺、譚家莊淺、安山下淺、積水湖淺、馮家莊淺、王忠口淺、劉家莊淺、李家莊淺、栗家莊淺、靳家口淺十三鋪。老人十三人。夫一百三十人。守口夫二百人。戴村修壩老人二人。夫三百人。安山湖距州治西南十五里。北臨清河。營造百餘里。正統三年。知州傅霖於湖口建閘以蓄水。州設判官一人。安山閘南接汶上之開河閘三十里。戴家廟減水閘。分汶上至安山。入清河。以疏水勢。山東通志。

東平守禦千戶所安山等淺鋪四。小甲四名。軍夫四十名。以下俱明會典。

平山衛第五等淺鋪五。軍夫五十名。

汶上縣開河寺前鋪袁家口靳家口四閘各夫三十名。袁靳二口有溜夫。并各閘夫。俱於撈淺夫內改編。南旺上下二閘共夫四十二名。南旺寺前鋪二處溜夫各八十名。後各折徵四十五名。今各存四十五名。界首等淺鋪十四。老人十四名。夫一百二十六名。後折徵五十六名。今存七十名。撈淺夫四百五十二名。後折徵二百二十六名。今存二百二十六名。戴村修壩夫一百五十名。後奉四十八名。又停役十名。折徵六十六名。今存二十四名。蒲灣泊武家湖共老人一名。夫三十名。龍鬪等泉老人二名。今奉。後停役六名。又折徵十四名。以上俱明會典。今存二十二名。

汶上縣河之東北三十五里自東平之靳家口南至嘉祥之界首七十二里置淺鋪一十有四。靳家口、家口淺、張八老口淺、關家口淺、袁家口淺、劉家口淺、開河淺、關城淺、田家口淺、鶴河口淺、南旺淺、柳堤淺、石口淺、界首淺十四鋪。老人十四人。夫一百四十人。守口夫五百五十人。置閘三。南旺南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七十 二四七七

開。南至濟寧之分水關。七十五里。南旺北開。開官一人。夫二十人。開河開。南至南旺北開十三里。界首積水

關。成化六。石口積水關。成化四。南旺湖。距縣治西南四十五里。築堤百五十餘里。中為三長堤。漕渠貫其中。四

會事陳善因營土堤易壞。始用石修砌西堤。汶河。頭山泉。獨山泉。鐵溝噴泉。吳家泉。張應郎泉。安園泉。芭

山泉。滋陽五泉。烟薰泉。寶瑕泉。蔣壽泉。城東新泉。城東新泉。沂水十泉。覃家泉。大泉。小水泉。龍王堂泉、

雷王臺泉、上泉、銅井泉、芙蓉泉、灰泉、盆泉。寧陽十二泉。蛇眼泉、古泉、三里溝泉、井泉、古城泉、張家泉、

柳泉、龍港溝泉、龍魚泉、香姑泉、坡當山泉、金馬莊泉。平陸一泉。溝泉。泰安三十二泉。狗聽泉、龍王泉、科溝泉、

東四二柳泉、北滾泉、上泉、馬蹄溝泉、水波泉、獨河泉、木頭溝泉、朔港溝泉、奧泉、龍堂泉、龍灣泉、力溝泉、

花家溝泉、梁家泉、顏謝泉、馬兒溝泉、皂泥泉。新泰十四泉。南師家泉、北鮑泉、西都泉、劉社泉、和莊泉、孫村

泉、董家泉、五峯泉、南陳泉、古河泉、香查泉、公家莊泉、崖頭泉、四周泉。肥城六泉。鹽河泉、滅家泉、黃家

泉、董家泉、胡家泉、清泉。萊蕪十泉。郭娘泉、湖眼泉、朋山泉、烏江泉、鎮里泉、牛王泉、蓮花池泉。小龍灣

汶泉。牛壁店泉、王家溝泉。以上一百一泉。同入於。山東通志。

嘉祥縣大長溝等淺鋪四老人四名夫三十六名。後折徵十。今存二十名。撈淺夫一百三十七名。後折徵六

今存六十九名。明會典。嘉祥縣河之西二十五里。岸北自汶上之界首。南至鉅野之大長溝。一十八里。原係濟寧左衛。景泰元

年。衛調於臨清。嘉祥代之。堤岸用石修砌。一十里。置淺鋪四。孫村淺、寺前淺、十字河淺、大長溝淺四鋪。縣

設主簿一人。山東通志。鉅野縣大頭灣等淺鋪五。小甲五名。夫四十五名。二十名。後傳後折徵。今存二十五名。撈淺夫二百四十五名。後折

墩二百二名。今存一百二十三名。蓬子山塢夫三十名。明會典。

鉅野縣河之西八十里。岸北自嘉祥之大長溝。南至火頭灣。二十五里。原係濟寧左衛。景泰元年。衛調於臨清。鉅野代之。堤岸用石修砌。一十二里。置淺鋪五。小長溝淺、黃沙灣淺、白嘴兒淺、梁家口淺、火頭灣淺五鋪。老人五人。夫五十人。守口夫二百五十人。

縣股主簿。築堤南旺孫村二湖。以濟清河。一人。蓬子山塢。夫一十五人。山東通志。

濟寧衛永通關夫二名。曹井橋等淺鋪五。小甲五名。軍夫五十名。撈淺夫一百八十二名。舊二百名。隆慶三年減。後折數九十一。今存九十一名。明會典。

濟寧州天井。在城。趙村、石佛、新店、新開、仲家淺、師家莊、魯橋、棗林。開各夫三十名。上新、中新、下新。三關各四名。在城。關溜夫三百名。後折數九十名。撥補天井關二十三名。今存六十七名。後折數四十五名。今存六十八名。

內借撥在城。關二十三名。趙村、石佛、新店、新開、仲家淺、魯橋、棗林。七關。溜夫各一百三十三名。師家莊關溜夫一百三十六名。後趙村等四關。各折數六十六名。今存六十七名。仲家淺改編一百一十三名。折數十名。今存十名。

師家莊改編七十名。折數三十名。今存三十三名。硯瓦等淺鋪十二。老人十二名。夫一百八十八名。後折數四十八名。今存六十名。撈淺夫四百三十五名。後折數二百一十七名。今存二百一十八名。南門橋草橋夫二十名。舊橋五。盧溝

等泉老人一名。今折數十三名。後率四名。今存九名。明會典。

濟寧州河之北岸。西抵東六十八里。置淺鋪二十有七。趙村淺、楊灣淺、石佛淺、花家淺、新店淺、新開淺、仲家莊淺、師家莊上淺、師家莊下淺、魯橋淺、

森林淺、硯瓦溝淺、永通淺、夾河淺、馮壘淺、河長口淺、大河淺、禮義淺、大溜淺、夾灣淺、王貴淺、張家

置、牛頭河淺、王家淺、邢家上淺、邢家淺、談村淺二十七鋪、老人二十七人、夫二百七十人、守口夫五百人、

開十四、棗林開、南接魚臺之南陽開、十二里、開官一、魯橋開、南至森林開六里、開官一人、夫

開五里、開官一人、夫三十、仲家淺開、南至師家莊開六里、開官一人、新開、南至仲家淺開五里、開官一人、

夫一百四十四人、夫三十三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夫三十三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夫三十三人、

開、南至新開八里、開官一人、夫石佛開、南至新店開十八里、開官一人、趙村開、南至石佛開七里、開官一人、

夫三十三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夫三十三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夫三十三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

在城開、南至趙村開六里、開官一人、天井開、東至在城開二里、開官一人、下新開、西至在趙村開、

夫三十三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夫三十三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夫三十三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

新開、在中新開北、以上三開、開官一分水開、夫三十九人、沈沂泗三河、鄆縣九泉、淵源泉、柳青泉、白

馬泉、三角灣泉、泗水縣三十泉、泉林泉、卞莊泉、吳家泉、鮑村泉、蔣泉、東岩石縫泉、龜陰泉、響水泉、

泉、黃陵泉、杜家泉、雙眼泉、趙家泉、曹家泉、岳陵泉、黃溝泉、石河泉、栢溝泉、盧城泉、小玉泉、雍珠泉、

米泉、碧溝泉、珍珠泉、白露泉、石岩石縫泉、大玉泉、三角灣泉、黑虎泉、虹口泉、以上三十泉俱入泗、蒙陰四

泉、伏牛峪泉、順德泉、河泉、官橋泉、俱入沂、曲阜十八泉、遼泉、雙泉、柳青泉、新泉、曲水詠歸泉、溫泉、

清泥泉、車欄泉、茶泉、兩觀下泉、漣源泉、漣源泉、連珠泉、埧下泉、蜈蚣泉、新安泉、橫溝泉、

南新泉、以上十八泉俱入沂酒、同達於天井開泉、夫四百二十六人、州設列官一人、山東通志、

滋陽縣金口壩老人四名、修壩夫一百八十名、後差二十八名、改停役銀差、今存十名、沈河淺鋪十、夫四十

名、後差十三名、又、今存十三名、濟河淺鋪五、夫二十五名、後差三名、又、今存十二名、沙灣守口大戶夫十

五名、東北新等泉老人二名、今、夫二十六名、後差四名、折、今存十三名、以下俱明

平陰縣柳溝泉老人一名、今、夫十名、

寧陽縣崖城壩老人二名、今、夫二百一十五名、後差一百八十三名、今存一名、龍魚等泉老人二名、今、

夫一百八十七名。後革十八名。停役六十九名。今存一百名。

魚臺縣南陽、利建二關各夫三十名。南陽開溜夫一百三十四名。後改堤夫一百二十名。折徵七名。今存七名。利建開溜

夫一百五十一名。後折徵七十五名。今存七十六名。改新河堤夫張家林等淺鋪二十一。老人二十一。夫一百

八十九名。後折徵八十四名。今存一百五名。撈淺夫二百二十名。後折徵一百十名。今存一百十名。東龍等泉老人三名。

今夫五十五名。後革十三名。折徵二十五名。今存十七名。以上俱明會典。

兗州府魚臺縣河之西南二十里。岸北自濟寧之界。南至沙河。五十四里。置淺鋪二十有六。界牌淺、北

上淺、南陽下淺、大塌淺、小塌淺、頭渡口淺、馬溝淺、大龍淺、小龍淺、谷亭上淺、谷亭店下淺、谷

亭下淺、八里灣淺、三柳樹淺、孺子頭淺、孟陽上淺、孟陽下淺、徐家林淺、張家林淺、廣運淺、馬家淺、梅家淺、

古家淺、張家淺二十六鋪。老人二十六人。夫二。置閘四。孟陽泊閘。南接沛之湖陵城閘八里。閘官。八里灣閘

百六十人。守口夫二百五十人。縣設主簿一人。南至孟陽泊閘八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溜夫一百五十人。南陽閘。南至谷亭閘十八里。閘官一人。積

夫三十人。溜夫一百五十人。南陽閘。南至谷亭閘十八里。閘官一人。積

水閘三。碾瓦溝、陽城湖、蘇家壩。在沙河北。過大烏河水入漕

鄒縣撈淺夫十名。鑄眼等泉老人六名。今夫一百二十八名。後革十名。又改堤夫五十名。又折徵四十六名。今存三十一名。明會

鄒縣河之東北七十里。東岸北自濟寧之師家莊。南至魯橋閘三里。置淺鋪一。港里淺鋪。港里積水閘

老人一人。夫十人。山東通志。

曲阜縣橫溝等泉。老人一名。今夫六十七名。後折徵三十三名。今存三十四名。以下俱明會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七十

二四八一

泗水縣駒突等泉。老人二名。今革。後折徵七十八名。夫一百五十七名。後折徵七十八名。今存七十九名。

滕縣北石橋等泉。老人二名。今革。後又折徵九十名。革三十一名。夫二百九十九名。後又折徵九十名。革三十一名。今存三十一名。東

邵等壩五。夫一百一十名。

嶧縣許有等泉。老人一名。今革。後折徵九十四名。改堤夫三十名。又革五名。夫六十三名。後折徵九十四名。改堤夫三十名。又革五名。今存五名。

泰安州板橋灣等泉。老人四名。今革。後折徵一百一十名。夫三百二十三名。後折徵一百一十名。今存一百九十三名。

新泰縣南陳等泉。老人二名。今革。後折徵八十六名。革二十一。夫二百六十六名。後折徵八十六名。革二十一。今存九十九名。

肥城縣清泉等泉。老人一名。今革。後折徵三十二名。夫七十九名。後折徵三十二名。今存四十七名。

萊蕪縣小龍灣等泉。老人一名。今革。後折徵八十三名。夫二百三名。後折徵八十三名。今存一百二十名。

沛縣珠梅閘夫三十名。守堤夫三十六名。夏鎮閘夫四十名。溜夫一百十五名。留城、滿家橋、西柳莊、馬家

橋、楊莊閘各夫三十名。溜夫各一百二十五名。以上七閘夫。俱以舊運河孟陽泊等七閘夫改撥。金溝等淺鋪十九。老人十九名。夫

三百八十名。後革一百六十八名。今存一百三十三名。

豐縣大黃堤鋪十七。鋪夫三百六名。

嶧山縣樓堤鋪九。鋪夫一百六十八名。

徐州黃家、梁境、內華、古洪四閘各夫三十名。黃家閘溜夫一百三十名。後革三十名。今存九十八名。徐州洪

夫九百一名。今存七百五十一名。呂梁洪夫一千五百五十名。今存一千三百名。雙溝等淺鋪四十三。舊
六。老人四十三名。夫四百三十名。舊每鋪四十名。後止七名。今存三百一名。堤鋪二十二。守堤夫六百六名。
隴寧縣龍岡等淺鋪十一。老人十一名。夫一百二十名。舊每鋪一百五十名。弘治三年。革在前數。今存一百九十八名。改堤
鋪二十七。守堤夫七百四十一名。

邳州蔡家莊等淺鋪十一。舊。老人十一名。夫二百二十名。舊每鋪一百五十名。安治三年。革在前數。後又革二十二名。今存一百九十八名。改堤
夫。堤鋪二十八。守堤夫四百七十三名。

邳州衛東城安淺鋪夫二十名。後革一。今存一十八名。

宿遷縣武家溝等淺鋪二十一。舊。老人二十一。夫四百二十名。舊每鋪一百名。安治三年。革在前數。今存二百三十名。改堤
夫。堤鋪十四。守堤夫六十四名。歸仁集遙堤鋪十三。守堤義官一員。夫二百七十九名。

桃源縣汶河南等淺鋪十二。老人十二名。夫二百四十名。舊每鋪一百名。安治三年。革在前數。後又減停七十四名。今存一百六十六名。
堤鋪二十七。守堤夫三百三十一名。

清河縣通濟關夫三十名。李家橋等淺鋪五。老人五名。夫六十名。舊每鋪十二名。後各減二名。吳城淺二十名。今存五十三名。堤
鋪五。守堤夫六十五名。

山陽縣福興關夫四十名。後革十名。停役六名。今存二十四名。漕江關夫四十名。後革十名。停役六名。改撥天妃關五名。今存二十一

板開夫三十名。後革六名。停役十四名。今存十名。龍汪等三閘。即以福興清汪舊閘官夫改撥。黃家等淺鋪十五老人十五名。夫七十五名。後革七名。後又復板開等。停役夫三十二名。今一百名。清江浦西橋守堤夫五十名。高家堰堤鋪六十。守堤夫八百八名。

寶應縣子嬰溝等淺鋪九。淺官九員。舊老人塘長各九名。夫四百四十三名。後革二百五名。今存二百八十八名。舊有子

嬰溝第一淺夫二十五名。瓦店等二淺夫十名。後革一百二十四名。今存一百一十名。蛤蜊壩夫七名。原設永充。屬夫十五名。安治末年。逃絕存前數。舊有丁

家灣等淺鋪十一。老人十一名。夫一百九十名。康濟河淺鋪六。老人六名。夫六十名。

江都縣廣惠通惠二閘。各夫六十名。城南北等淺鋪十一。老人十七名。舊老人塘長各十一名。夫二百五十四名。舊二百

十名。瓜洲十壩夫三百七名。後革二十八名。又停役一百五十九名。今存一百二十名。於閘夫內撥用。三年一次。挑港夫二千

四百九十二名。

儀真縣通濟閘夫五十七名。響水。羅泗。攔潮三閘。各夫十五名。麻線港等淺鋪三。老人三名。夫二十七名。

六壩夫於閘夫內撥二名看守。三年一次。挑港夫九千二百二十名。以上俱明會典。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夫役

凡河道泉關隄壩關係漕運各設夫役以備修濬額數具載於後

以下俱大清會典

直隸屬通州淺夫一百五十二名 武清縣淺夫二百三十名 香河縣淺夫一百五十五名 寶坻縣

協濟通州淺夫一百名 又協濟武清縣淺夫三十名 永清縣協濟武清縣淺夫三十三名半 東安縣

協濟武清縣淺夫一百三十二名 已上全 霸州淺夫三名 大城縣協濟霸州長屯淺夫三名 故城縣

淺夫三十名 景州淺夫三十五名 吳橋縣淺夫九十名 東光縣淺夫八十一名 河間衛並藩陽

衛淺夫一十一名 交河縣淺夫四十名 南皮縣淺夫四十名 滄洲淺夫六十名 青縣淺夫一百

二十七名 靜海縣淺夫六十名 天津衛淺夫一百名 天津左衛淺夫一百四十名 天津右衛淺

夫五十名 清河縣淺夫四十七名 已上裁半 淺夫原為疏浚河道而設 乃有全裁者 有半裁者 毋怪乎河道之淤淺也

山東屬泰安州泉夫一百二十一名 萊蕪縣泉夫九十名 新泰縣泉夫七十五名 肥城縣泉夫三

十五名 滋陽縣泉夫十名 寧陽縣泉夫九十四名 曲阜縣泉夫二十六名 泗水縣泉夫六十名

鄒縣泉夫二十四名 滕縣泉夫二十九名 嶧縣泉夫五名 東平州泉夫五十五名 濟寧州泉

夫九名。汶上縣泉夫二十一名。平陰縣泉夫十名。魚臺縣泉夫十一名。蒙陰縣泉夫十六名。
已上 德州淺舖橋夫六十一名。德州衛軍夫一百名。德州左衛軍夫六十名。滋陽縣壩夫二十
六名。滕縣壩夫一百四十一名。嶧縣衛軍夫三百五十名半。曹州衛夫一百二十六名。曹縣衛
隄夫五百九名。溜開夫二百四十四名。定陶縣衛夫八十名。金鄉縣衛夫一百八十四名。單縣
衛隄夫三百六十名。武縣衛隄夫共五百三十五名。魚臺縣淺舖開溜隄夫共三百六十二名。
濟寧州淺舖開橋夫共八百六十三名。濟寧衛淺舖軍開夫共一百三十名。鉅野縣淺舖開溜夫
共二百四十一名。嘉祥縣淺夫九十七名。汶上縣淺舖開溜壩夫共五百一十八名。東平州淺舖
開夫共二百六十三名。東平所軍夫四十名。壽張縣淺舖開渡夫共五十八名四分。東阿縣淺舖
夫一百一十七名。陽穀縣淺舖橋開夫共三百九十一名。聊城縣淺舖溜開夫共三百一十五名。
平山衛軍夫一十五名。堂邑縣淺舖溜開夫共一百五十八名。博平縣淺舖夫八十一名。清平縣
淺舖開夫共一百二十二名。臨清州淺舖橋溜開夫共二百四十三名。館陶縣淺舖夫六十一名。
夏津縣淺舖夫五十一名。武城縣淺舖夫一百四十六名。恩縣淺舖夫五十三名。
江南屬徐州淺夫一百四十名。長夫一百八十名。隄夫九十名。上河淺夫一百五十三名。下河淺夫五十
七名。又宿州協夫十名半。蕭縣衛夫九十名。溜夫一百四十四名。沛縣淺夫一百七十八名。碭山

縣遊夫九十名。溜夫九十七名。豐縣溜夫二百四名。靈璧縣淺夫三十名。睢寧縣淺夫三百一十二名。宿州協濟隴寧縣淺夫六名。虹縣協濟隴寧縣淺夫六名。邳州淺夫一百三十七名。雋夫二百六十九名。宿遷縣淺夫二百三十名。桃源縣淺夫七十三名。堡夫二百一十四名。清河縣淺夫三十五名。雋夫三百一名。山陽縣裏河淺夫一百二十名。堰夫二百四十名。外河募夫一千名。高郵州淺夫一百三十二名。江都縣淺夫一百二十名。寶應縣淺夫一百一十五名。儀真縣淺夫二十七名。已上全。蕭縣珠梅關開夫三十名。礪山縣楊莊關開夫三十名。豐縣開夫四十名。清河縣清河開關夫三十名。山陽縣龍汪開關夫三十三名。高郵州陸漫開關夫四十名。江都縣瓜州開關夫一百五名。儀真縣儀真開關夫一百五十四名。

河南屬榮澤縣堡夫二十八名。原武縣堡夫八十八名。陽武縣堡夫五十四名。中牟縣堡夫三十八名。祥符縣堡夫二百二十八名。陳留縣堡夫一十六名。蘭陽縣堡夫一百三十八名。儀封縣堡夫一百五十四名。封丘縣堡夫七十八名。考城縣堡夫一百一十名。虞城縣堡夫五十四名。商丘縣堡夫四十二名。河內縣堡夫十名。武陟縣堡夫十四名。

凡河道額設夫役。康熙十五年。覆准夏鎮分司項下淺溜夫。南旺分司項下泉夫。盡行裁去。北河分司項下額夫。裁半餘俱照額留用。十七年。議定江南鳳。淮。揚。徐四府州屬淺溜等夫。全裁。設兵五千八百六

十名其開夫仍留。十八年覆准增兵五百餘名各設官督率防守挑築將額夫工食改充防河官兵俸餉歸併河銀項下考成。二十年題准裁通州武清香河寶坻永清東安等處淺夫將原額工食銀歸通惠河分司僱募挑濬。

凡河道僱募夫役舊例歲修工程僉派民夫康熙十二年議准停止河南僉派河夫如遇歲修准動河道錢糧僱募每夫一名月給銀二兩。十三年覆准江南河夫停止僉派准動河銀召募每夫一名月給銀一兩二錢。十六年題准河南河夫照江南例每日給銀四分。以上俱大清會典

臺莊開闢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八錢三分七毫六絲九忽二微共銀二百九十四兩九錢二分三釐七絲六忽額編嶧縣支給。以下俱山東全河備考

侯遷開闢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八錢三分七毫六絲九忽二微共銀二百九十四兩九錢二分三釐七絲六忽額編嶧縣支給。

頓莊開闢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八錢三分七毫六絲九忽二微共銀二百九十四兩九錢二分三釐七絲六忽額編嶧縣支給。

丁廟開闢夫三十名內額編嶧縣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八錢三分七毫六絲九忽二微共銀九十八兩三錢有零額編滕縣二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二百一十六兩。

萬年開闢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三百二十四兩。額編滕縣支給。

張莊開闢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八錢三分七毫六絲九忽二微。共銀二百九十四兩九錢二分三釐七絲六忽。額編嶧縣支給。

德勝開闢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三百二十四兩。額編滕縣支給。

韓莊開闢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八錢三分七毫六絲九忽二微。共銀二百九十四兩九錢二分三釐七絲六忽。額編嶧縣支給。

夏鎮開闢夫四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四百三十二兩。額編江南豐縣支給。

楊莊開闢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三百二十四兩。額編江南碭山縣支給。

珠梅開闢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三百二十四兩。額編江南蕭縣支給。

邢莊開闢夫二十四名。內額編魚臺縣五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五十四兩。額編曹州十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二百五兩二錢。溜夫四十七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三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八十二兩。額編魚臺縣支給。

利建開闢夫二十七名。內額編魚臺縣二十二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二百三十七兩六錢。額編曹州五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五十四兩。溜夫四十六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三

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七十六兩。額編魚臺縣支給。隄夫三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一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十八兩。額編曹州支給。

南陽閘閘夫三十二名。內額編魚臺縣七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七十五兩六錢。額編曹州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九十七兩二錢。額編陽穀縣五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四錢七分九釐二毫。共銀四十七兩三錢九分六釐。額編單縣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八十六兩四錢。額編曹縣三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三十二兩四錢。

棗林閘閘夫二十四名。內額編魚臺縣十六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百七十二兩八錢。額編單縣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八十六兩四錢。

魯橋閘閘夫二十五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十二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百三十五兩。額編單縣支給。今閘廢。夫隨淺。夫應役河工。

師家莊閘閘夫二十五名。內額編濟寧州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八十六兩四錢。原編嶧縣十七名。後改編單縣。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百八十三兩六錢。溜夫二十五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十二名五分。內額編濟寧州一名。歲食銀十二兩。額編鄒縣十一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三十八兩。

仲家淺開闢夫二十四名。內額編金鄉縣七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七十五兩六錢。額編城武縣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八十六兩四錢。額編單縣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九十七兩二錢。溜夫八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四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四十八兩。額編陽穀縣支給。

新開闢夫二十五名。內額編金鄉縣二十一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二百二十六兩八錢。額編單縣四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四十三兩二錢。溜夫四十九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四名五分。內額編金鄉縣六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七十八兩。額編單縣六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七十八兩。額編滕縣十一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三十八兩。

新店開闢夫二十五名。內額編金鄉縣十七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百八十三兩六錢。額編單縣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八十六兩四錢。溜夫四十九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四名五分。內額編城武縣一十八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二十二兩。額編單縣六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七十二兩。

石佛開闢夫二十五名。內額編濟寧州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九十七兩二錢。額編金鄉縣十六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百七十一兩八錢。溜夫四十九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

二十四名五分。內額編城武縣十一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三十八兩。額編單縣七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九十兩。額編定陶縣五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六十六兩。

趙村閘閘夫二十五名。內額編曹州十六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百七十二兩八錢。額編單縣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九十七兩二錢。溜夫五十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五名。內額編鄆城縣三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三十六兩。額編單縣七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九十兩。額編曹縣八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二兩。額編定陶縣三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四十二兩。額編鉅野縣二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三十兩。

在城閘閘夫二十五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二百七十兩。額編濟寧州支給。溜夫五十二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六名。內額編金鄉縣五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六十兩。額編鄆城縣二十一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五十二兩。又下新閘廢閘夫四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四十三兩二錢。額編定陶縣支給。

天井閘閘夫二十五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三百七十兩。額編曹州支給。溜夫五十四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七名。內額編金鄉縣二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十四兩。額編鄆城縣五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六十兩。額編單縣二十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四十兩。

南門草橋橋夫二十三名。內額編金鄉縣一名。歲食銀十兩八錢。額編鄆城縣一名。歲食銀十兩八錢。額編單縣二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二十一兩六錢。額編曹縣十九名。原額工食銀二百五兩二錢。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每名歲食銀五兩四錢。共銀一百零二兩六錢。又上新開廢閘夫六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六十四兩八錢。額編單縣支給。

通濟閘閘夫二十八名。內額編鉅野縣十七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釐。共銀一百六十三兩四錢四釐。額編鄆城縣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八十六兩四錢。額編曹州二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二十一兩六錢。額編嘉祥縣一名。歲食銀十兩八錢。溜夫四十七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三名。內額編鉅野縣十三名五分。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二釐九毫。共銀一百二十八兩四錢二分一釐八毫。額編鄆城縣七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八十四兩。額編曹州三名。每名歲食銀十一兩一錢一釐六毫。共銀三十三兩三錢五釐。

寺前舖閘閘夫二十六名。內額編汶上縣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四錢七分六釐。共銀一百八十八兩五錢六分八釐。額編東阿縣八名。每名歲食銀八兩七錢九分五釐九毫。共銀七十兩三錢六分八釐。溜夫四十二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一名。每名歲食銀九兩五錢一分二釐七毫。共銀一百九十九兩七錢六分七釐。額編鉅野縣支給。隨鉅野縣河官應役。

南旺上閘閘夫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四錢七分六釐。共銀一百八十八兩五錢六分八釐。額編汶上縣支給。溜夫十八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九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零八兩。額編汶上縣支給。

南旺下閘閘夫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四錢七分六釐。共銀一百八十八兩五錢六分八釐。額編汶上縣支給。溜夫十八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九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零八兩。額編汶上縣支給。

開河閘閘夫二十六名。內額編汶上縣十七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四錢七分六釐。共銀一百七十八兩九分二釐。額編曹縣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九十六兩一錢二分。

袁口閘閘夫二十六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四錢七分六釐。共銀二百七十二兩三錢七分六釐。額編汶上縣支給。

靳家口閘閘夫二十八名。內額編東平州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一錢六分七釐八毫。共銀一百零一兩六錢七分八釐。額編東阿縣九名。每名歲食銀八兩七錢九分六釐。共銀七十九兩一錢六分三釐。額編寧陽縣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九十七兩二錢。

安山閘閘夫二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八兩七錢九分六釐。共銀二百四十六兩二錢八分八釐。額編東阿

縣支給。

戴家廟開闢夫二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一錢六分七釐八毫。共銀二百八十四兩六錢九分八釐七毫。額編東平州支給。

荆門上下開闢夫四十七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四錢七分九釐二毫。共銀四百四十五兩五錢二分四釐。額編陽穀縣支給。

阿城上下開闢夫四十六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四錢七分九釐。共銀四百三十六兩四分五釐。額編陽穀縣支給。

七級上下開闢夫四十七名。內額編陽穀縣十九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四錢七分九釐。共銀一百八十兩一錢五釐六毫。額編壽張縣二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三百二兩四錢。橋夫八名。原額工食銀八十四兩四錢八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止存每名歲食銀五兩二錢八分。共銀四十二兩二錢四分。額編陽穀縣支給。

周家店開闢夫二十八名。內額編濮州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九十七兩二錢。額編朝城縣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釐。共銀九十六兩一錢二分。額編范縣九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四錢四分三釐七毫。共銀八十四兩九錢九分四釐。

李海務閘閘夫二十八名。內額編聊城縣十名。每名歲食銀八兩八錢五分五釐三毫。共銀八十八兩五錢五分三釐。額編堂邑縣十八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釐。共銀一百七十三兩一分六釐。

永通閘閘夫二十八名。每名歲食銀九兩五錢四分六釐。共銀二百六十七兩三錢七釐。額編堂邑縣支給。

梁家鄉閘閘夫二十八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釐。共銀二百六十九兩一錢三分六釐。額編堂邑縣支給。

土橋閘閘夫二十八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釐。共銀二百六十九兩一錢三分六釐。額編堂邑縣支給。

戴家灣閘閘夫二十八名。內額編清平縣十八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釐。共銀一百七十三兩零一分六釐。額編冠縣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釐。共銀九十六兩一錢二分。

新開南板二閘閘夫七十七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釐。共銀七百四十兩一錢二分四釐。額編臨濟州支給。橋夫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六兩。共銀一百八兩。額編臨濟州支給。

滕縣河道共設壩夫一百五十三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千六百五十二兩四錢。額編本縣支給。

嶧縣河道原設徭夫二百三十一名額銀二千四百九十四兩八錢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一百一十五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千二百四十七兩四錢額編本縣支給

沛縣河道原設淺墾夫七百一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額銀七千六百六十八兩內額編徐州一百四十七名豐縣二百零四名沛縣八十八名蕭縣一百七十四名碭山縣九十七名康熙十五年全裁魚臺縣河道原設淺夫一百八十三名額銀二千一百九十六兩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九十一名內額編本縣六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八百一十六兩單縣協濟二十三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八十二兩

濟寧州河道原設淺夫二百四十六名額銀二千九百五十二兩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一百一十三名內額編本州八十七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千四十四兩金鄉縣協濟十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二十六兩鄆城縣協濟二十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四十六兩城武縣協濟五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六十兩

濟寧衛河道原設淺夫七十名額銀九百二十七兩三錢六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三十五名內單縣協濟五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六十六兩金鄉縣協濟六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七十八兩曹縣協濟六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七十八兩鉅野縣協濟六名五分每名歲

食銀十二兩。共銀七十八兩。定陶縣協濟七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一兩七錢一分二釐。共銀八十七兩八錢四分。曹州協濟六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一兩六錢六分七釐六毫。共銀七十五兩八錢四分。永通廢闡原設闡夫二名。額銀二十一兩六錢。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一名。歲食銀十兩八錢。係曹州協濟隨淺夫應役。原設河夫五十名。額銀三百六十兩。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五名。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一百八十兩。額編本衛支給。

鉅野縣河道。原設淺夫一百六十六名。額銀一千五百九十六兩五錢二分三釐五毫。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八十三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二釐九毫。共銀七百九十八兩二錢六分一釐。額編本縣支給。

嘉祥縣河道。原設淺夫九十七名。額銀九百八十三兩五錢五分四釐。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四十八名。內額編本縣二十三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八錢二分四釐四毫。共銀二百二十五兩九錢六釐。鄆城縣協濟九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八兩。鉅野縣協濟十二名五分。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二釐九毫。共銀一百一十八兩九錢一分。曹州協濟四名。每名歲食銀九兩七錢二分六釐。共銀三十八兩九錢五釐。

汶上縣河道。原設淺夫三百零四名。額銀三千五百二十五兩六錢。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一百

五十二名。每名歲食銀一十一兩五錢九分七釐。共銀一千七百六十二兩八錢。額編本縣支給。

東平州河道。原設淺鋪夫一百五十六名。額銀一千五百八十六兩一錢七分八釐八毫。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七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一錢六分七釐。共銀七百九十三兩零八分九釐。額編本州支給。

東平所河道。原設軍夫四十名。額銀四百八十兩。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四十兩。額編本所支給。

壽張縣河道。原設淺鋪夫五十五名四分。額銀六百六十四兩。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七名七分。每名歲食銀十一兩九錢八分五釐。共銀三百三十二兩。額編本縣支給。沙灣小閘夫一名。歲食銀十兩八錢。額編本縣支給。渡夫二名。原額銀六兩六錢。康熙十七年奉文全裁。

東阿縣河道。原設淺鋪夫一百一十七名。額銀一千一百四十三兩四錢七分九釐。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五十八名五分。每名歲食銀九兩七錢七分。共銀五百七十一兩七錢三分九釐。額編本縣支給。

陽穀縣河道。原設淺鋪夫二百四十三名。額銀二千二百八十八兩四錢。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一百二十一名五分。每名歲食銀九兩三錢八分四釐。共銀一千一百四十兩二錢。額編本縣支給。

聊城縣河道。原設淺鋪溜夫一百九十四名。額銀二千八十兩八錢五分八釐。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九十七名。內額編本縣三十三名。每名歲食銀十一兩二錢九分。共銀三百七十二兩五錢七分。冠縣協濟九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四錢七分七釐。共銀九十九兩五錢四分。濮州協濟四十七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四錢六分五釐。共銀四百九十七兩八分七釐。莘縣協濟七名。每名歲食銀十兩一錢五分七釐。共銀七十一兩一錢。

平山衛河道。原設撈淺夫十五名。額銀一百八兩。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七名五分。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五十四兩。

堂邑縣河道。原設淺鋪夫八十六名。額銀九百一十八兩二錢九分二釐。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四十三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七分九釐。共銀四百五十九兩一錢九分六釐。額編本縣支給。又冠縣原協濟淺夫十六名。原額銀一百七十兩八錢八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八十五兩四錢四分。

博平縣河道。原設淺鋪夫八十一名。額銀八百六十五兩八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四十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四百三十二兩五錢四分。額編本縣支給。

清平縣河道。原設淺鋪夫九十四名。額銀一千零三兩九錢二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四十七

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五百零一兩九錢六分。額編本縣支給。

臨濟州河道。原設淺鋪夫一百四十八名。額銀一千五百七十八兩二錢四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七十四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六分三釐。共銀七百八十九兩一錢二分。額編本州支給。

館陶縣河道。原設淺鋪夫六十一名。額銀六百五十一兩四錢八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三十一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三百二十五兩七錢四分。額編本縣支給。

夏津縣河道。原設淺鋪夫五十一名。額銀五百四十四兩六錢七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五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七分九釐。共銀二百七十二兩三錢三分五釐。額編本縣支給。

武城縣河道。原設淺鋪夫一百四十六名。額銀一千五百五十九兩二錢八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七十三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七百七十九兩六錢四分。額編本縣支給。

恩縣河道。原設淺鋪夫五十三名。額銀五百六十六兩四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六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二百八十三兩二分。額編本縣支給。

德州河道。原設淺鋪夫五十九名。額銀六百三十兩一錢二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九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三百一十五兩六分。橋夫二名。每名歲食銀六兩。共銀一十二兩。

俱額編本州支給。

德州衛河道原設撈淺夫一百名額銀七百三十兩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五十名內額編左所一十七名五分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一百二十六兩中所一十三名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九十三兩六錢前所一十九名五分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一百四十四兩四錢

德州左衛河道原設撈淺夫六十名額銀四百三十二兩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三十名內額編左所十名二分半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七十三兩八錢右所一十二名二分半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八十八兩二錢中所七名五分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五十四兩

開河間年一大挑每年一小挑小挑止調各州縣額設河夫應役大挑之年除調各夫外南旺工應募夫三千五百八十三名每名日給銀四分定例十八日完工共該銀二千五百七十九兩七錢六分臨清工應募夫一千六百七十九名每名日給銀四分定例十日完工共該銀六百七十一兩六錢又南旺工築壩物料犒賞夫役銀二百三十兩六錢八分臨清工築壩物料犒賞夫役銀三十兩一錢通計銀三千五百十二兩一錢四分例於兗州府運河廳庫動支河銀二千七十六兩四錢八分東昌府庫動支河銀一千二百零四兩九錢八分汶上縣庫動支河銀二百三十兩六錢八分

以下俱山東全河備考。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夫役

東平州泉源三十八處。原設泉壩夫七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一錢六分三釐八毫。共銀七百九十二兩七錢七分八釐二毫。以下俱山東全河備考。

平陰縣泉源二處。原設泉夫十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二十兩。

汶上縣泉源七處。原設泉壩夫四十三名。每名歲食銀十一兩六錢四分。共銀五百兩五錢二分。

滋陽縣泉源十四處。原設泉壩夫二十九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三百四十八兩。

寧陽縣泉源十五處。原設泉夫九十三名。每名歲食銀九兩五錢四分八釐。共銀八百八十七兩八錢八分。

分。堽城壩壩夫一名。歲食銀三兩。

曲阜縣泉源二十八處。原設泉夫二十六名。每名歲食銀一十一兩八錢六分。共銀三百八兩四錢。

泗水縣泉源七十九處。原設泉夫六十名。每名歲食銀一十一兩八錢八分。共銀七百一十二兩九錢二分。

鄒縣泉源十五處。原設泉夫二十四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八十八兩。

滕縣泉源三十一處。原設泉夫二十九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八錢七分三釐。共銀二百八十六兩三錢二分。

嶧縣泉源十處。原設泉夫五名。每名歲食銀九兩七錢八毫。共銀四十八兩五錢四釐。

魚臺縣泉源二十處。原設泉夫十一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三十二兩。

濟寧州泉源四處。原設泉夫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九錢七分三釐。共銀九十八兩七錢六分。以上俱兗州府屬。

泰安州泉源六十五處。原設泉夫一百二十一名。每名歲食銀九兩五錢一分六釐。共銀一千一百五十一兩五錢五分。

萊蕪縣泉源四十六處。原設泉夫九十名。每名歲食銀十一兩八錢三分八釐。共銀一千六十五兩四錢八分。

新泰縣泉源三十六處。原設泉夫七十五名。每名歲食銀一十一兩八錢五分六釐。共銀八百八十九兩二錢。

肥城縣泉源十三處。原設泉夫三十五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四百二十兩。以上濟南府屬。

已上各州縣泉夫工食。於康熙十五年奉文全裁。

蒙陰縣泉源四處。原設泉夫十六名。役食向例該縣設措。不動正項。青州府屬。

按類設泉夫。挑濬渠道。栽種柳株。使無枯竭阻塞。以濟運道。原係通力合作。如一泉阻塞。則衆夫齊集。應役。互相幫助。是以夫額少而工無悞。自裁食之後。夫役渙散。挑渠栽柳諸務廢弛。恆於康熙十七年查勘諸泉。各州縣設法。民夫挑濬。每多草率。將來必致淤塞。遂進諸長吏而商之。咸謂工食既裁。勢不得不於泉源左右。就近起夫。而近泉之民。祇能自應其地之役。若源長河遠。原額夫數。力不能贍者。豈能令別泉之民。裹糧以襄厥事。於是量泉之大小。度渠之遠近。添設民夫。免其雜差。用酬勞苦。除東平、平陰、寧陽、魚臺、肥城各州縣。仍照舊額。泰安、萊蕪二州縣。未奉裁食之先。已經添設義夫外。其滋陽縣議添夫八名。曲阜縣議添夫十六名。泗水縣議添夫二十九名。鄒縣議添夫二十八名。滕縣議添夫二十三名。嶧縣議添夫二名。濟寧州議添夫八名。新泰縣議添夫七十五名。汶上縣議添夫二十名。京平、滋陽、鄒縣、魚臺、濟寧、寧陽、新泰、平陰、肥城、汶上各州縣。每夫議免地五頃雜差。泗水、嶧縣每夫議免地四頃雜差。曲阜縣每夫議免地三頃雜差。泰安、萊蕪每夫議免地二頃雜差。各設老人、總甲、小甲、董率稽查。泉源得以無恙。此雖一時權宜之術。而於漕運未必無小補云。然以言乎經久可垂之策。則惟復額夫以專其責。庶幾無弊歟。

曹州黃河衛夫一百二十六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千五百一十二兩。

曹縣黃河衛夫三百六十四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四千三百六十八兩。鋪夫一百四十五名。除衛決鋪夫三十九名。止存一百零六名。每名歲食銀四兩一錢四分。共銀四百三十八兩八錢四分。

定陶縣黃河徭夫八十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九百六十兩。

單縣黃河徭夫三百二十一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三千八百五十二兩。鋪夫三十九名。每名歲食

銀七兩。共銀二百七十三兩。

金鄉縣黃河徭夫一百八十四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千二百零八兩。

城武縣黃河徭夫二百三十三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千七百九十六兩。鋪夫二名。每名歲食銀

七兩。共銀十四兩。以上俱山東全河備考。

兩河工程。莫大於淮揚。徐邳間。其險工最多。又地方遼遠。故題設江南河兵八營。凡七千二百名。專司挑

築防守。捲埽種柳之事。若河南自榮澤以至儀封河道。不過五百餘里。但設堡夫一千三百零六名。山東

河道。不過曹單等六縣。二百餘里。但設額夫一千二百零八名。至如直隸之淺夫。專以浚運。江南之閘夫。

專以司閘。亦并志之。以下俱新文襄公治河書。

徐屬河營額兵一千一百七十二名。內戰兵二十名。守兵一千一百五十二名。

邳睢靈河營額兵九百四十七名。內戰兵十七名。守兵九百三十名。舊志云。營兵專司挑築防守。捲埽種柳之事。自斬公以後。挑浚之一字。竟不講矣。

宿虹河營額兵八百八十一名。內戰兵十六名。守兵八百六十五名。又於桃源廳詳添兵四名。

桃源河營額兵七百一十七名。內戰兵十二名。守兵七百五十五名。又於前詳撥歸宿虹營兵四名。

山清外河營額兵一千零三十九名。內戰兵十七名。守兵一千二十二名。

山清盱眙河營額兵七百六十九名。內戰兵十四名。守兵七百五十五名。

揚屬河營額兵六百一十三名。內戰兵十一名。守兵六百二名。

山安河營額兵一千零六十二名。內戰兵十九名。守兵一千四十三名。

八營兵共七千二百名。內戰兵一百二十六名。守兵七千七十四名。

河南管河道。轄開封府屬滎澤縣。堡夫二十名。中牟縣。堡夫三十名。陽武縣。堡夫二十八名。陳留縣。堡夫十名。

符縣。堡夫五十六名。儀封縣。堡夫四十名。封丘縣。堡夫七十八名。鄭州。堡夫六名。蘭陽縣。堡夫一百二十名。

歸德府屬考城縣。流通看堤堡夫五十名。商丘縣。看堤堡夫四十名。虞城縣。看堤堡夫五十四名。

懷慶府屬河內縣。公道堡夫十名。武陟縣。看堤堡夫十四名。

山東濟寧道。轄兗州府屬曹縣。堡夫五百七十名。見單縣。堡夫七百三十八名。

直隸天津道。轄河間府屬靜海縣。堡夫三十名。天津衛。堡夫五十名。天津左衛。堡夫七十名。天津右衛。堡夫二十名。交河縣。

堡夫二十名。瀋陽衛。堡夫十名。吳橋縣。堡夫四十名。故城縣。堡夫十名。霸州。堡夫三名。青縣。堡夫六十名。滄州。堡夫三名。南皮縣。

堡夫二十名。河間衛。堡夫五名。東光縣。堡夫四十名。景州。堡夫十七名。

山東濟寧道轄東昌府屬并帶管德州及德州兩衛清河縣德州衛。擄淺夫五 德州左衛。擄淺夫十名。德州淺
鋪。橋夫三十一名半。恩縣。淺鋪夫二十 武城縣。淺鋪夫七 夏津縣。淺鋪夫二十 清河縣。淺鋪夫二十 館陶
又短役四名。恩縣。六名半。臨清州。淺鋪溜橋夫 新開上開。開夫七十 戴家灣。開夫二十 清平縣。淺鋪夫四 德州右衛。擄
縣。淺鋪夫三 堂邑縣。淺鋪溜夫五 土橋。開夫二十 梁家鄉。開夫二十 聊城縣。淺鋪溜夫九
夫二十 博平縣。淺鋪夫四 李海務。開夫二十 周家店。開夫二十 平山衛。擄淺夫七
通開。開夫二十 通濟橋。開夫三十 七級上下開。開夫四十 阿城上下開。開夫四十 荊門上下開。開夫四十 東
兗州府屬陽穀縣。淺鋪橋夫一百 阿縣。淺鋪夫五 壽張縣。淺鋪溜夫三 東平州。淺鋪夫七 戴家廟。開夫二十 安山開。開夫二十 靳家口。開
二十八 東平所。軍夫二 以上捕河廳管。

汶上縣。淺鋪夫一百 袁口開。開夫二十 開河開。開夫二十 南旺下開。開溜夫二 南旺上開。開溜夫二 寺前
鋪開。開溜夫四 嘉祥縣。淺鋪夫四十 鉅野縣。淺鋪夫八 通濟開。開溜夫五十 濟寧衛。淺鋪開河夫 濟寧州。淺
夫一百二 天津開。開橋溜夫八 在城開。開溜夫五 趙村開。開溜夫五 石佛開。開溜夫四十 新店開。開溜夫四十
十三名。久廢開夫十二 棗林開。開夫二十 魚臺縣。淺鋪夫九十 南陽開。開夫三十 利建開。開溜夫五
魚橋開。久廢開夫十二 以上運河廳管。

莊開。開溜夫四十
滕縣。擄夫一百四 嶧縣。後夫分班。一韓莊開。開夫三 德勝開。開夫三 張莊開。開夫三 萬年開。開夫三 丁廟

開開夫三。頓莊開開夫三。侯遷開開夫三。臺莊開開夫三。以上洧河廳管。

江南淮徐道轄沛縣地方夏鎮開開夫四。楊莊開開夫三。珠梅開開夫三。以上徐屬廳管。

淮揚道轄淮安府屬山陽縣清江開開夫三。清河縣新莊開開夫三。

揚州府屬瓜洲開開夫一百。儀真縣清江等開。開夫一百五十四名。以上俱新文襄公治河書。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工部覆請復原額夫食以重河道事據總河楊方輿題請順治三年奉旨該部議奏。隨移戶部酌議。咨稱河道全借人夫額似難以裁併夫役全借工食若食缺夫逃有廢河工總河請復原額夫食無論各府州縣衝地畝荒熟多寡各夫照原額全徵非謂撥別項倉口錢糧以致缺額移咨工部具題奉旨河夫工食照原額徵給幫貼不必行。河南等河道治河橋案。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工部覆總河朱之錫詳覈夫役以避民困事疏稱治河需夫驗夫給食而以僉解不均并扣減工銀屢經條議臣部請旨再三嚴飭今總河臣朱之錫疏稱各州縣照地派夫按冊稽查清包攬而剔膝泥誠有裨於河工均應如議合請敕下總河臣嚴檄經管司道等官著實遵行倘有奉行不力及徇庇情弊即指名題參臣部從重議處可也奉旨依議行。三月二十八日工部覆總河朱之錫遵旨詳切指陳事議得黃河自元年以來南北屢決民受募夫辦柳之累已極河工築塞令官自募夫稍能餬口誰肯應募應募者必無賴貧民工食入手難保不逃至於埽料用柳繁多柳復不產

一處。若令官買官難分身。必假吏胥。則包攬冒破之弊益生。然則治河必用夫柳。夫柳必出於里甲。民雖勞。誠有不得不然者。但河臣所稱。依規給價採柳。按日給夫官銀。未必無尅折扣乾需索情弊。況更有有司之借題科斂。委員之包攬冒破。皆其重爲民累者。河臣雖專力治河。恐耳目不能徧及。相應該督撫協同。不時體訪。務令工食價值。實實沾被於民。如有尅扣使費。科派折准等弊。立行題參。以甦民累可也。奉旨依議。嚴飭行。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總河朱之錫題爲陳明河南夫役事。竊照黃河經由南河地界。南岸自蔡澤縣堤界起。至虞城縣界止。計六百四十里。北岸自武涉縣堤界起。至考城縣界止。計三百四十餘里。山東之境。僅北岸歷曹單二縣。計二百里。每歲修守。固有成例。但查曹單額設夫數。除裁減抽兵外。僅有徭夫一千三百零八名。看堤鋪夫一百八十六名。河南開歸等府。止見在堡夫八百餘名。臣檄查該省河屬舊籍。皆已散失無攷。僅檢得前河臣翁大立疏。內開河南黃河夫役。每年五百里內。七十三州縣。編做工河夫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二名半。每名做工三箇月。工食銀三兩。共計工食銀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兩五錢五百里外。三十五州縣。編徵銀河夫一萬一千六十一名。每名徵銀三兩。共計銀二萬三千一百八十三兩。聽候辦料。及僱夫支用。若臨河二十六州縣。又於均徭內編僉堡夫一千一百五十七名。看守堤壩船廠等役。每名工食銀一十二兩。共計銀一萬三千八十四兩。又檢得前河臣潘季馴河防

壽內開河南山東自遙堤成後。無復衝決者。夫力多也。今徐北至單縣界。見修堤壩長一百五十餘里。而夫役止七百餘名。是每里僅四五名耳。其何能濟。夫以百餘里之堤。猶以七百名爲少。河南兩堤所云夫多者。又可類推矣。隆萬年間。該省歲修夫數。大概如此。不知何時更變。五百里內亦止一例徵銀。計通省歲類共八萬八千餘兩。本朝來除荒缺額。不及三萬。此外止察出新增銀一千有奇。河工歲修。仍沿明季之制。每年估計。準工鳩夫。計夫給食。堤工以土方論。埽工以日期論。在官曰募。其實在民。不得不計畝而派。總以河夫之役倍苦。日給之食本廉。若憑空號召。縱懸金市門。誰則肯應。若欲槩從民間平價。則河裕雖裕。勢亦不敷。據萬歷時。黃河全書內。河臣劉士忠有云。貧者不肯應募。富者論地派夫。卽翁大立疏內。旣稱河夫。每名工食銀三兩。而亦不免曰。編者是募夫之法。又必兼派而行。不特今時爲然也。若以黃河已決爲有事。歲修爲安瀾。衡量夫數。則前河臣曾如春。曹時聘。蒙牆之役。兩請帑金至二百萬。用夫三十萬者。一決口也。去歲雷家集。柴溝。姚家蕩。用夫不過數百名者。亦一決口也。由前言之。則積數十年歲修而有餘。由後言之。則第較歲修一工且不足。是又未可執一而論。卽所云安瀾之義。正以爲河本湍激。未至橫流。謂之曰安。然其湍激之性。固無分於已決未決也。伏秋水漲。數里之岸。呼吸而至。一當掃溷迎溜之所。非埽護之。縱有重障。如穿縞葭。其防之也。一里之堤。非三萬餘工不成。高一丈長十丈之埽。非千人數百人。不任推挽。今歲之堤。歷再歲而風雨之所淋卸。車道權穴之所毀蝕。高者已卑。厚者已薄。加以濁

流無定。俟南俟北。隸堤不支。棄而守月。月堤之內。不得不又議土工。是故朝廷設官。無不以愛民節財爲職。獨治河一事。以勞民者保民。費財者經國。歲修之制。載在勅書。豈不欲與民休息哉。河之所在。勢固無如何耳。見在河南夫數。屢經諸臣條陳。未免以夫多爲疑。臣惟該省瘡痍。雖經新復。洪流寧異昔時。今雖不必遽照隆萬舊例。若徒一意減縮。勢必馴致坐斃之患。案查臣於去年十一月內。題覆河南按臣李及秀。河夫之徵派。當更一疏。據司道府廳。僉議通省夫數。已經部覆行。臣會同河南撫臣覆議。奉有俞旨。但臣職掌所關。河道情形。得於目擊。夫役規則。亦屬司存。任其責而不究。事體原委。與事體有干。典守而緘默。不以入告。皆溺職也。除前疏容臣會同河南撫臣賈漢復覆議。具題另候部覆外。所有河道夫役事宜。覆議疏內。不便備述。謹特專疏陳明。伏乞睿鑒。敕部施行。奉旨工部議奏。部覆奉旨依議。同日又題爲酌議淮工夫役事。竊照江淮河濟。謂之四瀆。自明迄今。挽河資運。會淮注海。是以一淮而受兩瀆之全。故桃源之上。但一黃河爲害。清河之下。內則淮河宣洩維艱。外則黃淮相濟爲暴。每遇泛濫。其患尤烈。查得前代南河志。河防一覽。內載推揚一帶。自平江伯陳瑄經理之後。萬歷三年。河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東。運道梗阻。民生昏墊。特遣河臣潘季馴大行葺理。請帑六十萬金。分委管工。自司道而下。共一百八十餘員。徵調徭募等夫八萬名。經營數載。兩河之流。始還故道。未幾。而十四年外。河范家口天妃壩。又以決溢告矣。二十一年以後。高堰裏河連歲報決。河臣楊一魁。又有分黃導淮。減水各閘等工。天啓元年。高堰並

裏外兩河。一時共決十餘處。自後漫決時有。難以悉述。計今距潘季馴時。又將七十餘載。如淮河高堰。外河南岸。柳浦灣堤。桃清兩岸遙堤。崔鎮四減水壩。日漸月累。風雨剝蝕。廢弛過半。即楊一魁所開分水黃壩新河。亦久淤塞。本朝來河決上流。南河賴以無事。自順治十三年。全黃歸故之後。去歲水患已見端倪矣。夫疇昔之戒愆甚周。猶不免昏墊之害。今日之河淮如故。乃欲安敵壞之餘。其萬萬無幸。固不待智者而知也。但欲議工作。須先計錢糧。頃者。司農告匱。搜括爲難。無論請太府之金。爲未雨之策。未敢輕出。而歲額河銀。昔時二十有七萬。本朝除荒缺額裁減歸併。僅十七萬有奇。又於此內撥出九千餘兩。解司充餉。加之通惠河道。從不取給河帑者。連年撥解。動至數萬。常例歲修。已不勝捉襟露肘之苦矣。臣去歲在淮。卽與司道多方商榷。雖不能如前人大舉。若高堰塌卸。損動石堤。不下數里。五險埽工。太行老堤。三工似皆難緩。五險遙堤。宮家營引河。尙在勘議。查得蘇建堤工。在前明時。民修官修。屢經更變。我朝初年。猶官出料物。山陽。高郵。寶應。興化。泰州。鹽城。泰興。七州縣。協濟人夫。赴工修築。河帑所費。亦自無幾。自順治九年。該省按臣有題改之議。始設募夫。歲計工食銀一萬四千四百兩。勘估料物。不在此數。至於太行老堤。民築民修。司道報文。確確可據。良以前明河帑之設。總爲運道起見。山清黃河南岸。自草灣以下。關民生爲多。關運道爲少。朝廷爲民賦計。百姓固亦自爲身家計也。國家愛養民力。損上益下。恩非不渥。然今者帑誦工繁。使盡照估計。支給河銀。則黃運兩河。各數千里。顧此失彼。萬一運道梗阻。所憂又恐不止淮

揚一隅耳。為今之計。除五險埽工。照舊募夫。仍以餘力。幫堤高堰石工。酌量估計。其太行老堤。似應仍責山陽莊民。若更有應舉工程。時迫夫少。山陽獨立難支。合無暫派下河七州縣民夫。分工報竣。或照舊自修。或酌給食米。事關地方。役除。臣見在移咨漕撫。臣充得時會議。按臣俟入境日。移會外。但恐光陰如駃。轉盼桃花水汛。容臣議確具題。一面通行司道。起派價做。庶國計民生。可恃無虞。而運道河帑。亦賴以兼濟矣。相應具題。伏乞睿鑒。敕部議覆施行。奉旨工部議奏。部覆奉旨依議。朱之錫河防疏略。公之寒香館河防疏略。所載諸疏。皆音韻盡。

美不勝載。如題河夫之微。派當一更。遠近之地方宜酌。一黃河千里。夫黃河自昔稱為神河。局外視之。若歲修。若決工。若下掃。若築堤。似平皆可以人意為之。身在事中。水勢挾山倒海。各州縣呼應不靈。安危爭在頃刻。比及人夫湊集。申詳得報。而事之不測。已不可知。乃欲一一奉成法以集夫。使絲毫不紊。皆未登岸臨河之論而已。勢之不得不然。一語。本部院非親歷河工。安所得深悉其苦如此。且立法不難。行法為難。立法之時。至公至溥。至詳至慎。何得曰難。所以難者。推行之際。易生扞格。衆欲挽之。二。三有司豈能行之。是行之之難。難在有人扞格。非立法不善也。故曰行之難也。行之既難。而曰立法不善。思更法以善之。即易法。未見其可耳。如河夫之弊。多起於有司奉行不善。均。使勞繁有力者。坐收土之利。而多以力役委窮民。窮民地少差重。家貧力單。不能不吃啜苦。不能無怨。是不均之怨。非勞役之於河之怨也。特以役從河起。故歸怨無窮。不得不然。其實皆不均之怨也。近如通計縣及尉氏等縣。夫不遇而樂。事。細詢之。皆縣官調理得法。不專苦窮民之所致也。然後知古語有治人無治法之為不易之論也。若使有司人人如通計縣及尉氏。則何法之不可行。故行法之人。能直致法於人。而不用權術。不假通變者。上古之世也。然也。至於後世。行法。能行者與。婉轉能行者。未有不以權術通變。與之推移者也。故曰立法之意也。明其意。是能使勞繁有力之挽。而無所扞格者也。又請更番河夫。以節國計事一疏。有云。運河自葦口至天津。延長二千餘里。額設夫役。除除抽餉。并備兩夫晝夜皆開。打放空重船隻。絕流之日。仍同淺夫用工。無容再議外。實在循淺等夫。五千九百七十八名。今科臣核議。分為兩班。誠為上省帑金。下寬民力起見。臣遵即檄行司道安議。據稱南北地勢不一。工程修濬亦殊。一派流沙。原各因河道險易而設。其間有湖河相聯。水沒疎道者。有清黃相接。淤漲不常者。或有地形窪下。水勢陡峻。一夫多事。隨水噴湧者。故早則患淺。潦則易漲。惟賴此類夫。終歲奮鏟。隨時挑濬築護。以濟漕運。倘遇河運多故。即全夫著役。尚往往有不足之憂。今職分為兩班。夫力減少。捉襟見肘。勢必廢弛。雖曰遇有急工。不妨臨時全調。但天時水旱。無歲不有。夫役微集。倉卒難齊。萬一燃眉。常前呼應不及。誠有如科臣所云。一旦有事。就候重計者。不

容不慎也。又治河必資夫力一疏。專爲印官玩誤河工而昏。有云。邇來姑息之議日多。觀望之情滋起。河屬各官。輒門
難行。有非一端可盡。夫無米不能爲炊。空拳不能格獸。此必然之理也。河官責任在躬。惟恐一覆難收。方恨不得重門
以待暴。投鞭以斷流。而局外者絕不知誤河之爲害。徒自見恤民之爲名。以爲夫爲爾良。以急公爲苛刻。不思民固朝廷
之民。河亦朝廷之河。無故而勞民。則所重在民。不得已而治河。則所重在河。人情好逸惡勞。雖大聲疾呼。尙不免
棄越相視。今臣方遠之以保河之功。而人反資之以佚民之說。然則爲河官者。將勞其民以保河之爲盡職乎。抑佚其民以
觀河者之爲盡職乎。長此不已。竊恐百姓藉口遷延。莫肯効力。河官戒心瞻顧。不敢督催。馴至天弊極壞。而後追咎誤
夫者之失計。亦何及哉。伏乞皇上天語。特賜申飭。地方各官。共殫公忠。保全運道。所屬印官。違例抗夫。容臣衙門
據實特奏。從重議處。庶全漕血脈。無憂梗阻。而直省地方。亦藉以免淪胥之患。則勞民之利。上固在國。而下亦未嘗
不在民也。三疏所言。何其痛快如
此。節錄之以備當事者之鑒戒。

十二月二十四日工部覆河工國之大政。修防民之命脈等事。據總河朱
之錫疏稱。塞大王廟決工。河南初時。每起四十五頃。派夫一名。久後不足。故爲二十二頃五十畝。派夫一
名。此外歲修用夫。不在大王廟工數內。況此一萬二千五百餘名。不過通省虛額。量工調用。足用而止。原
非一槩全役。堡夫一項。僅有八百餘名。以供瞭望等項。惟日不給。萬萬難濟。捲埽築堤。其盧氏。固始縣離
河原遠。預估工程。每歲皆以本府爲主。本府不足。然後漸次調協。倘數年之間。近府俱經調過。然後間調
遠府。以寬近河民力等因。具題前來。查得部臣調議。與河南前任按臣李及秀所陳款事同一體。既經總
河會同河南撫按酌妥。除衝決大工外。至於歲修。分爲三分。數年之間。始一輪流調用。庶民有餘力。勞逸
得均。相應如議。永爲定例。仍請敕下總河臣與河南巡撫。嚴飭道府。嗣後凡遇修築。照議調用。徭役既平。
而河工可以無誤。如未調之先。有司於類數之外。擅行加派。該督撫按指名參處可也。奉旨依議。
河南督
案。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夫役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三月日。工部爲豫省平定有年等事。議得河南巡撫修鳳彩疏稱。河夫之偏累。宜通變也。臣察修築黃河。每歲用夫。或至萬餘名。或至七八千名。自二三月起。直至十月終止。俱按地畝起派。似乎公矣。其實弊竇有不可罄言者。如狡猾之徒。將自己田土。飛灑於人豪勢之家。將他人地畝。包攬於己。甚至紳衿衙役。借題優免。如有不肖有司。或礙於情面。不能秉公持正。以致懦弱鄉愚者。愈累愈貧。每月或三四兩不等。方能僱夫一名。卽以初僱每月三四兩而言。以一歲萬夫計之。每年費至三四十萬矣。在廟堂之上。知河有歲修而不知歲修之夫如許。卽知有歲修之夫。更不知費百姓如許之金銀。爲今之計。莫若官僱一策。查舊例。河工夫役。管河道每歲預估用人夫若干。方行各州縣。按地起派。今若官僱。每夫每月僱價二兩足矣。每歲上工九個月。每夫止用僱價一十八兩。卽以萬夫計之。止用一十八萬。較百姓之自僱。每歲三四十萬。不啻天淵矣。其每歲估夫若干。該銀若干。除歲徵河銀外。不起者於河南八府一州地畝。分別等則。每畝派銀若干。算明刊於由單內。出納亦照地丁錢糧。年終河臣奏銷。倘有餘剩。留爲下年之用。如是則民知有定額。不但狡猾之徒。勢豪之家。紳衿衙役。不能影射倖免。卽河棍夫頭。

管工官役輩亦無所施其巧矣。臣入境時體訪輿情無不以官僱稱便。倘謂我朝制度凡錢糧俱照萬曆年間則例徵收。此項銀兩似屬加派。不知派銀派夫均出於民。而派夫較之派銀所費不啻數倍。曷若稍一更變。每畝不過加之釐毫。俾得安心于賦畝。併不知有河夫之擾。不亦大有便於民乎。等因。應准其所議具題。奉旨。九卿科道會議具奏。九卿等會議。當日歲修派夫供役。原動河銀支給。于順治十八年停其支給銀兩。今若仍行派夫修理。似屬累民。應將豫省河夫停其僉派。如遇歲修工程。仍動河道錢糧。僱覓夫役。若錢糧不敷。該撫應動某項錢糧。具題可也。等因。奉旨依議。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七月初八日。總河靳輔題為敬陳經理河工第八疏。內稱。六營共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每兵每月支銀一兩。米三斗。每歲共需銀四萬六千三百二十兩。共需米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六石。連守備千把總等官之俸薪馬乾等項。每歲約需銀四萬九千餘兩。應將淮揚徐三府州屬。并靈壁一縣。舊設之募淺等夫。查明全裁。即以夫工而充兵餉。其不敷者。容臣於河庫錢糧內。通融撥給。歲需米石。亦於河庫內動銀買給。一并容臣於年終報銷等因。奉旨會議。議覆允行。靳文襄公疏略。

南河志。覈夫役一款。淺開停溜等夫。專屬河道。邇來各衙門或私自占役。或別為調用。殊壞漕規。今議管河官員須要督率各夫。常川應役。不得仍前恣縱。其河夫曠役之罰。禁革已久。陰雨空閒時實使然。河官止宜不時點察。偷惰不在工者。量行責警。逃去日久者。以法繩之。自無虛曠。又給工食一款。河夫有三。一

曰徭夫。一曰白夫。一曰募夫。徭夫者，編定淺舖之夫，即淺夫也。相沿已久，官民俱安。白夫者，州縣借派之夫，民貼安家，官給糧食，擾民而復損官。募夫者，僱募窮貧之夫，官給僱工，民樂趨事，損官而不擾民。除白夫題革，永不用外，凡遇工作募夫，行各該沿河衙門，出示召募，每工給銀四分，調發百里之外，每日添行糧一分，五日一給。印河官時時親勘面散，不得假手于吏胥，致滋弊端。前朝淺夫，工食支領艱難，各里私貼每名二十四兩，挑河撈淺，仍責里民，則是徒出工食，迄無實用。新奉憲例，一概僱夫，不用里民，實實率行，則民患以除。漕事以整。高郵州志。錄此以見當時募夫淺夫之所自來也。

按歲修夫，清河舊設共三百一名，每年額給工食銀四千三百三十四兩，雖派地丁，實同召募也。自康熙十七年裁去歲夫，將工食銀改給河營兵餉，二十年復歲夫，不復工食，又累加至八百名，分工南北，三河力役，檄於本邑地丁錢糧起派，是以枵腹之民，責其驅公赴事矣。田少役重，曾不加之恤。既白役之，而又遠調之，竭十餘里之民力，應數千金之夫差，在民之負痛而不敢疾呼者，懼遠憲也。隱忍苟延，計一歲之夫費，強半於正供，鼙鼓聲聞，未有不張皇失措者。且近役在縣，尙得寢食便安，隔河遠調，則宿露飯沙之不免，乃其中有名在籍，而人不在工者，亦未必不徒滋中飽耳。康熙三十四年，奉行分月減派，自正月起至四月，十月起至十二月，派夫四百名，其五月至九月，仍照八百名全派，以防水漲。但夏秋水漲之時，更係農忙之時，計田起夫而奪其耕耨，勢難兩全，或者土兵亦王民也，既奪歲夫之食，亦可均歲夫之差，況

土兵原爲河防而設。無農事之勞。暫借協役。以寬民力。正情理之允當者。否則改照舊額。仍復三百一名之工食。俾供役之夫。得沾贍養。是則清民日所冀望者也。清河縣志。錄此以見清河民困如此。可以例其餘矣。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六月日。爲請復河夫官僱之舊制。以免按地派夫之苦累事。總河靳輔題稱。河水消漲無定。河道變遷靡常。稍有疎虞。攸關國計民生。誠非渺小。是以向來設有夫役。疏防修補。隨時用工。惟是工食無多。各夫不足餬口。往往潛逃貽悞。故定有按地僉派土著之例。行之已久。今臺臣傳廷俊以旣徵其賦稅。又徵其力役。未免有重累之苦。請照前任河南撫臣佟鳳彩題定之例。將額徵銀兩。改解河官僱覓等語。部覆請敕臣衙門會同各撫臣查明。確議具題等因。奉有依議之旨。欽遵移咨。前來查前任河南撫臣題定之例。係每夫一名。月給工食銀二兩。較之見在額夫。計多一倍有奇。當此需餉之時。未便比例。其江南淮揚徐鳳等處額夫。已于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八疏內。條議全裁。改議官兵防守修葺。並浙省原無河夫。俱無庸查議外。今據山東直隸各司道詳稱。皆以河工關係重大。若令河官僱覓。應役徵員。應難專任。恐應募之輩。多係貧窮無藉之徒。欲令先役而後給食。彼不能枵腹從事。勢必先給銀而後用工。及至工程嚴緊。逃避不前。坐悞河工。皆由於此。況夫食又已裁半充餉。官僱之說。更屬難行等語。臣職掌河務。關係漕運。反覆籌維。難以更張貽悞。不若仍照舊例。按地公派土著。照數實給工食。嚴禁扣尅之爲妥便也。至遇有修築大工。動支河道錢糧。僱覓夫役。原無派夫累民處。無庸再議者也。臣謹會

同直隸、山東、河南、江寧、安徽、浙江撫臣合詞具題。伏乞敕部議覆施行。

河南管河道
治河檔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總河靳輔題爲請修上流隄岸。以保運道萬全事。奉旨。河工關係運道民生。最爲緊要。下流既已築塞。上流隄岸。自應堅固修築。嚴加防護。以免潰決。這本內事情。該部速行確議具奏。工部議查。山東調額設人夫。並酌撥附近州縣民夫。竭力飛費。以求保固。惟河南開封歸德兩府隄工。通長一千餘里。南來附近州縣。原有歲修人夫。每年加修。頗稱鞏固。前撫修鳳彩具題。歸官僱募修理之後。民旣膜視罔顧。而官復畏難。不勤行修理。以致工程漸壞。自康熙二十一年以前。江南決口未堵。上流不致十分壅滯。今江南決口全堵。除核減水壩之外。更無旁洩之途。江南費過如許金錢。甫有頭緒。設河南一有疎失。則前功盡棄。而阻運殃民。更無底止。伏乞敕下巡撫。將開封府、歸德府兩岸隄工。遍勘某處高厚堅寬。可以不修。某處卑矮窄薄。斷須加修。某處極險。或仍照往例撥歲修人夫與築。或照近例動帑與築。上流旣可保無虞。而下流河道得以刷深。方爲以保運道民生萬全之計等因。具題前來。查康熙十二年三月內原任河南巡撫修鳳彩將河南省河夫。應停止僉派等因。具題經九卿會議。修理河隄。若仍行派夫修理。似屬累民。停止派夫。如遇歲修工程。動支河道錢糧僱夫。若錢糧不敷。應動何項錢糧之處。該撫具題等因。具題在案。應將撥夫與築之處。毋庸議。再查康熙十七年三月內。總河靳輔以江南大工方興。斷不能遠離。豫省河務。責成河南巡撫。就近料理等因。具題臣部議覆。暫交豫省料理。

俟江南大工告竣之日。照舊或遇衝決疎防之處。將該督撫一併處分等因。亦具題在案。河道關係運道民生緊要。且係總河專責。不使止交河南巡撫。相應敕下總河。河南巡撫。如果有卑矮窄薄。極險應修之處。會同詳定。一面估題。一面動歲修河庫錢糧。務須該省盡心鼓勵各官。修理堅固。永保無虞。若借此將堅固不應修之處。捏報修理。或修不堅固。將該督撫並督修官員。俱各從重議處可也。奉旨。河工關係緊要。蕭家渡決口。築塞方完。河南隄岸工程。專令河南巡撫暫行料理。如有應會同總河事情。仍移文商確。勿致貽誤。河南管河道治河樞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總河靳輔題爲再請豁免堡夫課程柳料。以甦苦累。以固河防。事。奉旨該部議奏。工部議得。先經河南巡撫王日藻疏稱。豫省黃河。榮澤至虞城。額設堡夫九百餘名。所給伊等工食甚少。而每夫每年納柳一百束。蘇十斤。芟三十套。纜二十條。計其所納課程之費。過倍於工食之數。因之相率逃亡。河務廢弛。乞將堡夫課程。槩行蠲免。專令守防隄岸。餘閒栽柳灌漑。倘遇墾工。令協探隄園官柳需用等因。具題。臣部以柳蔴等物。關係河工。應行總河靳輔。將堡夫課程。應否豁免。及免此課程。而豫省河務。有無貽悞之處。會同詳確。定議具題。到日再議。續據總河靳輔。會同河南巡撫王日藻疏稱。各夫盡力所備物料。久收朽壞。別工忽然取用。不得不從新另賠。於是苦累至極。勢必相率逃亡。反將本等力役廢弛。乞將課程豁免。庶豫省實有裨益。而又並無貽悞等因。具題。行文在案。該臣等查得。

總河靳輔疏稱。河南額設堡夫。工食每名每歲止給工食銀三兩八錢有奇。論其力役。則灑澆隄園官柳。修補隄工殘缺。實不能閒。自辦納課程。而堡夫苦累不堪矣。將柳貯於隄旁。日見損失蹂躪。此柳一日不交工。堡夫一日不能釋負。久貯之柳。多年不用。變成灰土。無益於工。反將修補殘缺等力役。盡行廢弛。臣因柳束久貯。變成灰土。僱船運來江南。為歲修工用。柳價盡為水脚。尙苦不足。亦甚非計。臣于康熙二十二年內。曾經題請豁免。部議不准。究竟有課程之虛名。而無用柳之實濟。反弛堡夫實在力役。伏乞自康熙二十四年為始。槩予除免。庶夫力稍甦。修防不廢。有裨河道民生。良非淺鮮等因。會同河南巡撫。具題前來。查順治十三年。原任管河道方大猷條奏。責令各夫。每年種植柳蘆等項。於各縣河衝。公收入廠。毋致沓爛等因在案。應行該督將此柳蘆等項。於河南隄工處。每年應用之數。餘剩之數。查明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奉旨。這本內事情。爾部卽議結具奏。工部議應如所題。奉旨依議。河南管河道治河橋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八年五月日。總河于成龍等題。為歲夫徒滋苦累等事。奉旨該部議奏。工部議得。總河于成龍疏稱。江南黃河運河。額設河營修防兵夫外。每年徐州所屬邳州。睢寧。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寶應各州縣。每年照數分出修理民夫。共六千九百五十名。幫助河兵共修民夫。每名一年。大概出銀二十兩。往修工處之人。皆老少充數。一到卽逃。查此情由。俱河工光棍代應。將銀入己所致。每年修理民夫空勞。終年不得實惠。急當整飭。請將徐州所屬各州縣。每年修理民夫六千九百五十名。竟行裁去。

每年每夫酌量出銀五兩。入正項地丁錢糧內。照河銀追取。送入修河處。每年裁去修理民夫。添設戰守兵三千三十名。遊擊一員。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管河秋夏水漲之時。酌量緩急分調。疾速扶救。即將裁去夫銀。充作俸餉。則小民亦情願輸納。河工亦得實濟。又查海州山陽等處。官地所出蘆葦。每年或派夫去割。或派官去取。此特爲運至兩河。以資平常緊要修理之用。不意日久成弊。或運至達限。或借端遭水浸朽。或借端被火燒燬。或借端被海潮漂沒。所以多致欠少。今查各官地畝所得額數。蘆葦一百一十八萬束有餘。將此即交與遊擊等專管。每年九月霜降之後。派兵去割。計日照數割完。運至河口收貯。撥各營浚船。交與該守備。運至各修理處收用。每年蘆葦銀可得二萬六千兩。有餘銀兩除湊合給官兵俸餉外。尙剩減省銀一萬五千二百兩等語。查該督等將徐州所屬。每年盡裁去修理民夫。每夫出銀五兩。以充正項地丁錢糧。照河銀追取。送入修河去處。裁去每年修理人夫。添設戰守兵遊擊等官。管轄水漲之時。分條疾速扶救。將裁去人夫銀兩。充入俸餉之用。則小民亦情願輸納。修河去處。亦得實濟。又海州山陽等處官地畝所得額數蘆葦。每年大概一百一十八萬束有餘。交與該遊擊等官專管。每年照數去割。運至河口收用。此蘆葦價銀可得二萬六千兩有餘。湊合官兵俸餉外。尙剩減省銀一萬五千二百兩有餘等語。應如該督所題。奉旨依議。淮揚道治河權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正月日。淮揚道傅澤洪詳河營兵餉遲延借扣之弊事。河工需兵力役。河兵賴

餉資生。定例兵餉每月廳營公同唱名。照數給發。取具各兵領狀。廳營具結。由道轉呈憲核達部。稍有遲延侵餉。卽干參處。功令森嚴。不惟憲臺屢經嚴飭。卽本道等亦遵照通行飭禁。真不啻三令五申矣。詎各該屬賢愚不等。其中竟有應給兵餉。遲至三五個月。或半年不行給發者。究其弊源。皆因各該管官將兵餉那移別用。無項給發。任意稽遲。或亦有正項不足放餉。應請撥補支給者。該管官復漫不經心。早爲詳請。以致各河兵枵腹力役。窮苦難支。不得已而出于借貸一途。因而不肖員弁乘其窘急。凌剝橫加。巧託夫人公子管家各名色。抽放利債。有七八折及對折不等。甚有各上司衙門。及勢要豪強之人。販賣不堪米麥。勒令營汛借領。時價之外。加倍作價。威尊命賤。各兵飲恨遵依。及至放餉之時。先將前項利債。並米麥價銀。盡數扣清。其河兵實領之餉。十分中不及二三。且甚有整月餉銀全扣。河兵未得分毫者。有餉之名。無餉之實。河兵安得不累。又安得不怨乎。切思河兵。終歲在工力作。胼手胝足。沐雨櫛風。寒暑不辭。糧命不顧。原指月領額餉。贍家養生。今違例遲延不發。致令各兵餬口無資。乃復乘機滾砌。取盡錙銖。兵受苦中之苦。彼獲利上之利。王法奚存。天理何在。輿言及此。真不得不爲之太息痛恨矣。夫兵必實力做工。工程始固。餉必實發到兵。兵力方舒。本道等職任監司。稔悉河兵苦累。用敢會詳。仰請本部院嚴加飭禁。嗣後河營兵餉。務遵定例。按月給發。廳營公同唱散取領。具結送轉。毋許巧借各名色。借債滾扣。以及壓價米麥。擄價剝兵。如敢仍前腹剝遲延。或經訪聞。或被告發。嚴參按律治罪。追贓給兵。其有正項不足。應

請撥發者。該管官早爲詳請。務使每月兵沾實餉。毋致忍饑銜恨。則兵心咸悅。力作益勤。有裨河工。匪淺鮮矣。又河營兵餉請飭勒榜事。河兵苦役。藉餉資生。定例每月給領。豈容絲毫借扣。上年十一月間。本道會同淮徐道。詳陳河營兵餉遲延借扣之苦弊。仰請憲飭嚴禁。蒙憲嚴批。轉行禁飭在案。茲山安營去年八九十三個月兵餉。緣王丞題補。赴京引見。未經給發。延至歲暮。該營守備宋可鳳。詳請憲臺飭行本道嚴催去後。據王丞之子王師鳳稟稱。已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赴河庫領銀。賚交該營守備給放矣。隨據該守備呈稱。王丞向有支借之項。於中扣除。僅將找給餉銀。照數包封。給兵領訖。本道卽檄行該備查明。王丞支借之項。是否實數實借。及取到借支原領內。有上河把總甯繩祖於五十九年三月內。借米二百二十石。每石價銀一兩三錢五分一紙。夫兵餉從無給米之例。況去年三月間。米價亦不致騰貴至此。其爲擡價勒領。不問可知。無怪乎兵丁陸標等有尅扣兵餉。冒派官米之控也。蒙憲批准山安廳詳飭查瑪道。隨據該守備詳開前後情辭。呈請銷結前來。本道逐一查核。陳元等所控汛書王宴賓。果係革營實革之犯。豈可資充字識。結搆生非。至每兵只給京錢三百文。及扣銀一兩。作爲官事之用。情弊顯然。殊難寬貸。至於張化魁等。訴稱透支庫餉銀五十七兩零。餉簿欠領可據。又稱道庫米銀。並王太爺庫銀。俱應除去。現有守府發帳爲憑。是以無銀找給。試思該營兵餉。如果按月給發。安有借領。若非重利滾扣。及擡價壓領。安有透支。米銀庫銀盡皆扣除。以致無銀找給。嗟此窮兵枵腹。其何以使之在工力作。終無怨咨也。

耶。本應遵提目兵人等。徹底根查。按律究擬。姑念時值春初。桃汛將屆。正乘兵盡力汛防之候。既據伍汛効用百隊。焦彞等稟稱。五個月餉銀帳目。一并公同算清。並無尅扣苛派情弊。兩情俱已輸服。合無詳請憲臺。宏開祝網。其復充之王寔賓。多事之楊士昇。似應分別責革。把總黃良臣。不遵會放。記過一次。從寬發落。以納斯案。弘恩出自憲臺。非本道所敢擅便。至於前會詳請禁巧立名色。借債濫扣。以及壓領米麥。擅價納兵。及不遵定例。每月廳營公同唱名。照數給領等事宜。還祈憲臺再行嚴飭。勒榜廳營各衙門。取具遵依。永遠恪守。庶窮兵得霑憲惠。而於河工亦大有裨益矣。噶總軒
偶存。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五月日。淮揚道傅澤洪詳。清查河兵力作事。河營設立兵丁。按工汛之短長。定兵數之多寡。原期名名在工力作。稍有閒曠。即屬悞工。乃近年該管各衙門。全不以河工爲重。虛兵冒餉。巧立名色。坐佔太多。每晝伏秋水長。工程險急。河兵寥寥。不足供用。廳官呼應不靈。不得不重價僱覓人。決濟急。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及至放餉之時。則又照類支領。其坐佔之兵餉。盡飽私囊。做工無人。餉餉無厭。貽悞修防。深可痛恨。按以新例。更在不赦之條。姑念積弊相沿。從前稟請免究。嗣後每營酌量守備議。每跟役四名。字識四名。千把總議留跟役二名。字識二名。其餘水火夫。馬夫。守門人役等名色。盡行清出。發工力作。如敢仍前坐佔。本道等查實揭詳。仰請憲臺嚴參治罪。再有請者。奉憲准充効力把總。因其著有勞績。給以紙上虛銜。原係憲臺鼓勵人材之至意。但其中有自本汛兵丁。効力勤勞。恩賞者。尚在本汛。

力作。其餘從不到工力作之人。既已得授銜名。實領糧餉。即應一例到工力作。倘有仍前避勞就逸。不親身到工力作者。該管廳營查明呈報。本道等據實詳憲。追繳委牌。革除糧名。驅逐回籍。務使兵無冒佔。餉不虛糜。則河工力作有人。而修防得以無悞。整頓營制。慎重河防。其裨益實非淺鮮矣。噶梅軒偶存。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一年四月日。王家營居民桂蕃等稟。爲冰夫一免。恩澤萬民事。竊惟三冬冰結。漕艘難行。勢必敲冰。以接新運。雖肌膚凍裂。何敢辭勞。但苦樂不均。敢匍匐上告。伏查直隸山東等州縣。俱有額設淺夫供應。此役從不勞民。獨江南淮屬臨河州縣。皆起民夫。而我清河更甚。從前設有歲夫。伏秋二時。力作河工。隆冬冰凍。打開河渠。蒙前部院軫恤民艱。題將歲夫改折。有田一頃。納夫價若干。充作河兵之餉食。此餉者。即代民修築打凌之役。蓋歲莫祁寒。河工無事。修防兵目。束手宴閒。用彼敲冰。急公報効。上有益于漕運。下有利于窮民。此改折之初心也。迄今日久。事弛時方。立冬縣胥出票。要備榔頭。未及冬至。住宿河干。候冰結實。風吹雨灑。十人九病。受凍耽飢。命喪溝渠。差粟齊集。鳴鑼催夫。點卯查責。老幼悲啼。男婦號泣。殷實者折酒折飯。折夫無力者受笞受辱。受鎖。吞聲忍泣。萬狀艱苦。幸逢特簡大老爺。總督河家。剔弊釐奸。痼瘼民瘼。善除利興。美德善政。童叟福星。身等得見堯天。冒將茹苦下情。公籲憲轅。伏乞天恩。普濟仁德。遍施豁免。永脫苛派。則臨河百姓。得以完聚。室家不致流離。鞭比。簪纓世世。哀切上呈。批行淮揚道查議。議上。前總河陳批開。歲夫既經里民折價解廳。召募河兵充餉。則敲冰之役。自應

責之河兵。況冬時又無力作工程。何得尙派民夫。仰卽通飭免累。仍先出示曉諭。繳裏河等廳營復會詳院。飭兩道會議。九月間會看得。河道攸關漕運。冬月冰凍。回空漕艘。不能過往。赴次節蒙憲檄行。令沿河印河各官。親駐河干催饋。則是地方河員。均應協同設法料理。以期無悞運行者也。查淮揚二屬。上自臺兒莊起。下至瓜洲關止。沿河地方官僱夫。廳管河兵。協力打凍。歷今遵行已久。今各廳營公詳。五十年冰凌凍積。部議以地方官不早爲設法打通。前淮安姚知府。清河涂知縣。議處有例等情。備查原案。緣因五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冰湧風狂。漕艘難進。該縣含糊具報。淮府率轉。本日夜半風息。凌開。該縣又未具報。故奉查參。有案可據。康熙五十四年間。前淮揚道吳僉事。備具詳飭捐備。以速漕運事。一詳該道捐造堅實雜木壓凌船六隻。安清中河外河二廳各捐船二隻。裏河廳捐船三隻。揚河廳捐船三隻。江防廳捐船一隻。清河山陽二縣各捐船三隻。寶高江儀四州縣各捐船二隻。并多備敲冰器具。遇有冰阻。即便往來壓凌敲冰。該道所捐之船。交給裏外中揚四營。著令河兵管駕。遇寒冬時。伺候壓凌。閒時令其駕運工料。各廳營州縣捐備之船。聽其僱人管駕。又該道捐鑄大鐵礮二十一副。各發山清寶高四州縣各四副。江邑三副。儀邑二副。以備該州縣僱夫敲打。力大勢雄。堅冰立剖。凍阻無虞。緣由詳明。前河憲趙當蒙批開。據詳。捐造堅船。以壓冰凌。捐鑄鐵礮。以開凍結。俾回空得免凍阻之虞。殊可嘉尙。所議分造捐修之處。俱如議舉行。仰卽立速轉飭。勒限造完具報。如有觀望遲延。捏稱捐備。仍撥民船擾累者。該道據實揭報。參

處仍候總漕部院批示錄報繳。又詳蒙前漕憲施批開如詳行。仍候河部院批示繳等因。遵奉通飭遵行在案。又于康熙五十五年內。奉前河憲趙檄行本道。飛飭沿河州縣印官。打造壓凌船隻。并多備器具。打冰使回空漕船過行。是壓凌打凍。原係沿河印河各官協同設法料理之事。淮揚二屬。奉行已久。茲奉憲批。會議詳覆。相應仍照前道吳僉事議。令地方官僱夫。并廳營河兵協同打凍。以速運行者也。擬合會詳伏候憲裁。批示遵行。總河陳批。仰即通飭沿河地方官僱夫。廳營河兵協同打凍。毋得派累里民。並抄詳行知遵照繳。准揚道橋案。黃菽云。批免冰夫。乃濟洲先生第一善政。後廳道復詳。亦不得已。逼變之計。但僱夫每日給工食銀四分。載在會典。當此農人務閒之候。獲四分現給之銀。以餬其八口。無不欣然。子來發後者。鄉恐官役扣剋。有名無實。仍爲窮民之苦累。上下有司。當極爲留意。斯爲國爲民之道。無得之矣。

設立河兵。專供力役。按程計里。每汛分派修防。各在本營境內。桃伏秋汛。不時巡查。遇有險要。竭力搶護。以保無虞。至霜降後。水勢漸落。量撥堤園刈草。其巡堤遞送之兵。常川往來。從不外撥。漕河涵洞。應歸此輩專責。何必又設洞頭看守。所謂洞頭者。不獨不諳修防。反藉此以科派小民。需索工食。近奉禁革。可謂善政。但復委之地保。夫地保自有地方之責。豈能顧及涵洞。勢必更名替役。仍屬向日之洞頭。擾累終無已時。頃見廳詳。地保無幾。涵洞甚多。不無顧此失彼。乃議每洞著一老人看守。令其搭蓬備料。守洞防護。嗚呼。計愈出而愈奇矣。按明初里編老人。得參議民間利害。及政事得失。太祖謂之方巾御史。每里一人。專以教民勸俗。如漢三老故事。予童卯時。猶見有七八十歲人。手持木鐸。口宣聖諭。所稱搖鐸老人者是。

也。若今之老人，即叨沐皇恩，衣帛食肉之輩，含哺鼓腹，詠歌太平，乃其本事，而顧令之看守涵洞。禮云：五十不從力役。又云：五十不爲甸徒。其謂之何哉？雖明會典，開載河工夫役之內，每有老人執事，此乃當時之敝政，不可爲訓者。今聞高堰，以及清河等處大小壩洞，皆屬汛兵專司啓閉，現有成例。裏河事同一轍，既有巡堤遞送之兵，即令其乘便管守，何用累及老人。此事雖小，亦河政之必當留意者也。今水學。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河道錢糧

通惠河郎中所屬 通州東安等七州縣 椿草銀五百三兩六錢五分 通州左右神武等九衛 椿草銀

六百十六兩 以下俱明會典

北河郎中所屬 兗州府屬州縣并衛所 石灰十三萬八千斤 纒麻九十六斤 椿草纒麻銀五千五百三

十五兩六錢八分 副軛銀二百五十七兩七錢六分 安山南旺等湖 租銀三千三百三十五兩二錢四釐

八毫 各州縣裁革折徵 撈淺淺鋪等夫二千二百八十名 每名歲徵銀十一兩 渡夫二名 每名歲徵銀八兩 共該銀二萬

七千三百七十六兩 萬曆四年 議定每名連椿草歲徵銀六兩 著為例 每歲共該銀一萬三千六百九十

二兩 東昌府屬州縣并帶管德州 德州左二衛及清河縣 副軛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三箇 石灰九千二

百斤 椿草纒麻軛灰銀二千四百八十兩六錢四分 各州縣裁革折徵 撈淺淺鋪夫八百六十二名 萬曆

四年 議定每名連椿草歲徵銀六兩 每歲共該銀五千一百七十八兩 河間府屬州縣并衛所 椿草銀

二百五十八兩五錢六分 葦草銀二百三十五兩三錢六分 纒麻副軛銀各五十三兩四分 石灰銀二十

六兩五錢二分

南河郎中所屬

今天妃閘以北改屬中河·郎中以南·仍屬南河郎中·

淮安府屬天妃閘以北·邳州、清、桃、宿、五州縣·并邳州衛·椿草

靛灰銀四百六十九兩八分·廬鳳二府并滁和二州·徵解邳州河隄防守夫銀一萬二千九十六兩·徐州

并屬縣·椿草靛灰銀八百七十九兩八分·廬鳳二府并揚州府屬州縣·徵解徐州停役夫協助河工銀一

千三百九十九兩二錢·徐州庫收支徐州洪稅·協濟河工錢糧歲徵無定額·約萬餘兩不等·

管泉主事所屬·濟兗二府有泉州縣額·徵泉壩錢糧椿草銀四百五十三兩一錢二分·壩夫銀二百十

一兩二錢·裁革泉夫折徵銀九千二十四兩·裁革壩夫折徵銀一千五百四十四兩·裁革沈濟河淺夫折

徵銀二百八十八兩·萬曆四年·議定每名連椿草歲徵銀六兩·

以上俱運河錢糧·明會典·

山東管河道副使所屬·兗州府屬州縣堤鋪夫銀九千八百六十兩·

明會典·

河南管河道副使所屬·開封等八府并汝州·河堡夫銀三萬二千八百五十三兩·

以上黃河錢糧·明會典·

黃運兩河需用錢糧·由直省徵解河道總督及各分司支用·年終稽核完欠·分別奏銷·

以下俱大清會典·

直隸所屬河銀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七兩六錢七分零·

江南安徽布政司所屬·河銀二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兩九分零·

江南江蘇布政司所屬·河銀八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兩五錢五分零·

浙江布政司所屬·河銀一萬五百二十五兩二錢四分零·

山東布政司所屬。河銀四萬五百三十八兩二錢四分零。

河南布政司所屬。河銀九萬九百八十三兩一錢八分零。

運惠河分司所轄通州武清等州縣衛。河道錢糧額徵銀八千三百一兩三錢五分零。又木稅銀七千一百兩。

北河分司所轄兗州東昌河間三府。河道錢糧額徵銀一萬五千八百九十八兩五錢七分零。蘆蕪一萬二千八百七十八觔八兩。康熙十七年裁分司。歸併濟寧天津二道。

南旺分司所轄濟南兗州二府。河道錢糧額徵銀二千九百三十六兩八錢七分零。康熙十五年裁分司。歸併濟寧道。

夏鎮分司所轄廬州鳳陽揚州兗州徐州。河道錢糧額徵銀一千五百一十四兩三錢五分零。康熙十五年裁分司。滕嶧二縣歸東兗道。沛縣歸淮徐道。十七年滕嶧改歸濟寧道。

中河分司所轄淮安廬州鳳陽徐州和州滁州。河道錢糧額徵銀二萬八千一百三十八兩九錢八釐零。兼徵鈔銀五千二百五十兩。又石價銀六百五十兩。遇閏月加徵銀五十四兩二錢。順治十五年加徵六百兩。康熙五年

歸淮海道徵收。七年歸徐屬河務同知徵收。八年仍歸本司。十一年兼徵徐州稅契銀三千六百兩。二十年加三千兩。康熙十七年裁分司。分歸淮揚淮徐二道。

南河分司所轄揚州、廬州、鳳陽、江寧、徐州并江防廳河道錢糧額徵銀三萬四千五百三十一兩四錢二分零。又由開稅銀六千六百六十六兩零。康熙二十年增銀一千兩。康熙十七年裁分司分歸淮揚淮徐二道。以上俱大清會典。

直隸守道所屬原額河銀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七兩六錢七分零。除荒實徵銀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五兩四分零。內除霸州故城等州縣衛裁半椿草銀二百七十六兩三錢八分零。止實徵銀一萬一千二百六十八兩六錢五分零。計缺額銀三百九兩零二分零。外有故城東光等四縣椿檟銀九十三兩八錢四分零。徵解河間府庫於十八年造入考成。不係原額之數。以下俱新文襄公治河書。

江南江蘇布政司所屬原額河道項下銀八萬二千八十六兩六錢一分零。內除存留支給夫食水腳解費等項并裁減夏鎮分司項下河夫工食共銀一萬一千八百七十八兩九錢七分零。應聽各州縣自行分別起解外。止實該起解河道銀七萬二千七百六錢四分零。除荒實徵銀六萬六千五百一十三兩七錢四分零。計缺額銀三千六百九十三兩九錢零。

江南安徽布政司所屬原額河銀并帶閩二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兩九分零。除荒實徵并新陞撥補二萬二千八百八十四兩七錢六分零。計缺額銀五百六十一兩三錢三分零。

山東布政司所屬原額河銀四萬二百一十二兩二分零。除荒實徵銀二萬二千三十四兩八錢七分零。

計缺額銀一萬八千一百七十七兩一錢五分零。

山東都司所屬原額河銀三百二十六兩二錢二分零。除荒實徵銀三百一十三兩四錢四分零。計缺額銀一十二兩七錢八分零。

河南布政司所屬原額河銀九萬九百八十三兩一錢八分零。除荒實徵銀四萬二千一百八十一兩七錢九分零。計缺額銀四萬八千八百一兩三錢九分零。

浙江布政司所屬原額河銀一萬五百二十五兩二錢四分零。並無除荒。

江寧府屬水脚解費銀三百七兩二錢八分零。

蘇州府屬解費銀一百四十四兩二錢七分零。

松江府屬解費銀五十六兩五錢一分零。

常州府屬解費銀五十八兩四錢七分零。

鎮江府屬水脚銀三十七兩一錢六分零。

淮安府仍存闈夫工食銀三百六十兩四錢。

揚州府屬仍存淺夫工食銀二千三百五十兩四錢五分零。

徐州屬裁減夏鎮分司項下河夫工食銀七千三百四十四兩。仍存闈夫工食銀一千二百二十兩四

錢。

淮關分司額解五項銀兩。一日稅銀五千七百八十一兩一錢四分。又遇閏月加銀四百八十一兩七錢六分六釐。共銀六千二百六十二兩九錢六釐。一石價銀六百五十兩。又遇閏月加銀五十四兩一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六微六纖。共銀七百四兩一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六微六纖。一梁頭銀二千六百兩。一由開銀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又遇閏月加銀二百七十七兩七錢七分七釐七毫七絲。共銀三千六百一十一兩一錢一分一釐一毫。一扣利銀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八兩五錢六分四釐八毫四絲四忽。又遇閏月加銀九百六十六兩五錢四分七釐七絲三忽三微一纖。共銀一萬二千五百六十五兩一錢一分一釐九毫一絲七忽三微一纖。一折夫銀五千五兩七錢六分三釐六毫五絲六忽。又遇閏月加銀四百一十七兩一錢四分六釐九毫七絲一忽三微三纖四沙。共銀五千四百二十二兩九錢一分六毫二絲七忽三微三纖四沙。

淮徐道額解石價銀六百五十兩。

江防廳額解由開銀六千六百六十六兩六錢零。

又竹木過塲民船木纜儘收儘解。又解加增由開銀一千兩。

歲撥徐屬廳庫二萬三百三十四兩八錢零。徐州并屬實徵河銀六千六百五十三兩六錢零。廬州

府屬實徵河銀六千八百三十八兩三錢零。潞州并屬實徵河銀八百三十二兩四錢。沛縣昭陽湖
租銀一千三百二十八兩。徐州裁夫銀二千六百二十四兩四錢。蕭縣裁夫銀九百七十二兩。碭
山縣裁夫銀九百七十二兩。宿州協濟徐州裁夫銀一百一十三兩四錢。
歲撥邳睢廳庫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九兩七錢零。鳳陽府屬實徵河銀一萬三千五百九十三兩六錢。
和州并屬實徵河銀一千八十七兩九錢。邳州裁夫銀一千四百七十九兩六錢。睢寧縣裁夫銀
三千三百八十四兩。宿州協濟睢寧縣裁夫銀六十四兩八錢。虹縣協濟睢寧縣裁夫銀六十四兩
八錢。靈璧縣裁夫銀三百二十四兩。東平州安山湖租銀三千七百三十六兩二分五釐零。邳州
淨田說六百二十五兩九分七釐二毫。
歲撥宿虹廳庫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四兩九錢零。揚州府屬實徵河銀一萬五百兩九錢零。宿遷縣
裁夫銀二千四百八十四兩。
歲撥桃源廳庫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七兩三錢零。江寧府屬實徵河銀一萬五百九兩零。桃源縣裁
夫銀六百四十二兩。又撥補桃源縣裁夫銀一百四十六兩零。
歲撥外河廳庫一萬九千二百三十八兩零。松江府屬實徵河銀三千三百二十四兩一錢零。鎮江
府屬實徵河銀一千六百八十七兩四錢零。淮關分司石價銀六百五十兩。梁頭銀二千六百兩。儘

徵儘解。五行扣利銀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八兩五錢零。沭陽縣協濟清河縣裁夫銀三百七十八兩。
歲撥山安廳庫一萬七千二百二兩七錢零。蘇州府屬實徵河銀八千二百一十三兩七錢零。淮關
分司折夫銀五千五兩七錢零。又由閘三千二百三十三兩三錢零。淮徐道石價六百五十兩。
歲撥山旰廳庫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九兩零。淮安府屬實徵河銀三千一百九十八兩七錢零。合米銀
五百七十八兩。浙江杭嘉湖三府屬實徵河銀一萬五百二十五兩二錢零。淮關分司四稅河銀五
千七百八十一兩一錢零。山陽縣裁夫銀一千二百九十六兩。
歲撥揚河廳庫一萬四千九百七十一兩四錢零。常州府屬實徵河銀四千一百三十六兩八錢零。
江防廳由閘銀六千六百六十六兩六錢零。又竹木過壩民船木纜銀數十兩。儘收儘解。高郵州裁
夫銀一千四百二十五兩六錢。寶應縣裁夫銀一千二百四十二兩。江都縣裁夫銀一千二百九十
六兩。儀真縣裁夫銀一百九十四兩四錢。
通惠河分司庫銀一萬四千九百一十八兩四錢零。
河間府庫銀八百七十九兩八錢五分零。
大名府庫銀一千七百六十兩八錢七釐零。
東昌府庫銀七千九百七十九兩四錢七分零。

運河廳庫銀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三兩二錢一分零。

開封府庫銀三萬五千六百一十八兩一錢九分零。

歸德府庫銀六千一百九十四兩六錢四分零。以上俱斬文書。公治河書。

堤河彙考

賈魯治河有疏有濬有塞。潘季馴曰：治河惟有築堤束水，以水刷沙。此外別無奇謀異策。此亦專為治黃言耳。若清水淤泥，疆沙之地，沖之不開，刷之不深，安能舍疏濬而專言塞乎？然疏濬之工十二，三堤之工則得十之七八矣。故堤為要焉。以下俱斬文書。公治河書。

江南礪山縣黃河南岸堤工。上自河南虞城縣界起，下至蕭縣界止。計長一萬四千三百九十三丈七尺。內毛城鋪減水壩開各一座。

蕭縣黃河南岸堤工。上自礪山縣界起，下至徐州界王家山西止。計長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九丈八尺。又東鎮口格堤一道。長八百六十四丈五尺。以東毛城鋪減壩之水，并止流各處行潦。由小神湖入灘河。

徐州黃河南岸堤工。上自蕭縣界起，下至靈璧縣界止。計長三萬一千二百一十八丈五尺。內護城堤石工五百一十二丈六尺。又郭家嘴至韓家山舊橫堤一道。長八百二十一丈。

礪山縣黃河北岸堤工。上自山東單縣界起，下至豐縣界止。縷堤一道。計長一萬零四百四十丈八尺。

豐縣黃河北岸堤工。上自礪山縣界起。下至徐州工界止。計長二千一百二十二丈。

徐州黃河北岸堤工。上自豐縣界起。下至李道華樓止。計長七百三十丈四尺。又大谷山蘇家山一堤四百四十七丈五寸。李道華樓以下至徐州大谷山九十里。地勢稍亢。無堤恐毛城鋪大谷山二處減水。隔壩不足洩水。空此以洩異漲。又自涉山起至子房山止。一堤計長一千三百五十丈。又上自獅子山起。下至長樊大壩西頭止。計長二千七百十五丈。外長樊大壩遙堤長一千六百八十九丈。又上自長樊大壩壩東起。下至王家山東止。舊樓堤一千一百二十丈。又北岸花山遙堤至邳州界止。長一千六百六十四丈。

靈壁縣南岸堤工。上自徐州界起。下至睢寧縣界止。計長三千九百七十一丈。

睢寧縣南岸堤工。上自靈壁縣界起。下至宿遷縣界止。計長一萬六千六百七十六丈零二尺。內戴家樓險工壩臺長三百丈。月堤五百九十三丈。韓家莊險工壩臺五百二十一丈五尺。月堤一千一百十丈。武官營月堤八百九十丈。王家在險工壩臺。

邳州北岸堤工。上自徐州界起。下至宿遷縣界止。計長九千四百七十九丈九尺。外自徐州界起接廟山。自綿山起接拐山。堤四百二十丈。又羊山寺西寺南遙格堤。長六百四十二丈。又董家堂險工壩臺五百七十四丈。木社店格堤九十八丈。五工頭險工堤二百一丈。又運河西北。唐宋山格堤三千五十丈。又運

河東西堤八千二百三十九丈二尺五寸。邳州地勢甚窪，貓兒窩一帶地勢甚高，北來諸水直灌州城內湖外河，及邳宿兩州縣，各堤俱難保，故築唐宋山格堤以攔之。貓兒窩斜對爲彭家河，凡豐碭沛徐及東省十餘州縣，北岸之水俱由此河入運，每慮伏秋瀑漲，運河難容，故築貓兒窩、萬家莊、馬莊集減壩三座以洩之，使東入駱馬湖也。

宿遷縣黃河南岸堤工，上自睢寧縣界起，下至白洋河止，計長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二丈七尺，又白洋河禮嘴壩九十丈，格堤七十八丈，墩郎廟彭家堡遙月堤三道，共一千六百零九丈，徐家灣遙堤一千零九丈。

宿遷縣黃河北岸堤工，上自邳州界直河起，下至皂河止，又自西門吳家墩起，下至古城桃源縣界止，計長一萬零三百一十一丈九尺，又朱家堂護壩堤五千六十二丈五尺，又西挑水壩中挑水壩及格堤，共五百三十五丈，楊家莊埽工一百六十二丈，蕭家渡埽工九十四丈。

宿遷縣連河東西兩堤，上自邳州窯灣界起，下至張莊運口止，共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七丈三尺，又攔馬河橋壩七座，三百七十丈。

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五縣中河北岸堤，上自張莊運口起，下到安東平旺河止，共計堤工六萬一千六百四十五丈，內中河南堤七千七百九十八丈餘，又宿遷、清河、安東三縣護城堤三千四百六十五丈。

宿虹兩縣黃河南岸歸仁堤長六千三百二十五丈六尺

桃源南岸堤工。上自宿遷白洋河界起。下至清河縣界止。計長一萬六千五十三丈二尺。外烟墩挑水壩一百零一丈。

桃源縣黃河北岸堤工。上自宿遷縣界起。下至清河縣界止。計長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一丈九尺。又上渡口及七里溝兩挑水壩。共二百七十八丈五尺。三岔月堤五百五十丈。

清河縣黃河南岸堤工。上自桃源界起。縷堤一道。下至裴家橋河西止。長二千八百八十九丈。遙堤一道。下至張福口止。長三千二十八丈。甘羅城椿埽工二百十五丈二尺。天妃壩磚石工三百三十四丈。又自惠濟祠起。至山陽界止。縷堤長八百三十九丈三尺。又運口東南攔湖橫堤三道。共長八百六十七丈四尺。又桃源清河界格堤一道。三百四十三丈。

清河縣黃河北岸堤工。上自桃源縣界起。下至山陽縣界止。計長八千五百八十三丈。內王家營大減壩一座。長一百丈。

山陽縣黃河南岸堤工。上自清河縣界起。下至雲梯關止。計長三萬二千三十五丈五尺。內王公堤石工五百九十五丈一尺。又自雲梯關起。至海口七巨港迤西盡頭止。計長一萬二百六十一丈二尺。

山陽縣黃河北岸堤工。上自清河縣界起。下至安東縣界止。共長三千六百零六丈八尺。又上自雲梯關

安東界起。下至六套蓮東止。長八千一百四十二丈五尺。

安東縣黃河北岸堤工。上自山陽縣界起。下至雲梯關山陽縣界止。計長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一丈。

山陽盱眙兩縣湖堰堤工。北自山陽縣武家墩起。歷高家堰、高良澗、周家橋、古溝塘堰。至盱眙縣之霍家

壩止。計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四丈六尺。內石工五千四百五十一丈五尺。椿工六千二百二十八丈九

尺。土工三千九百六十四丈二尺。

山陽縣運河西岸堤工。上自清河縣界起。歷鳳陽廠減水壩。下至寶應界止。計長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九

丈四尺。

山陽縣運河東岸堤工。上自清河縣界起。下至寶應縣界止。計長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九丈四尺。

寶應縣運河東岸堤工。上自山陽縣界起。歷子嬰溝減水壩。至高郵界止。計長一萬一千九百一十一丈四

尺。子嬰溝壩長十二丈。

寶應縣運河西岸堤工。上自山陽縣界起。下至高郵州界止。計長一萬一千八百一十八丈一尺。

高郵州運河東岸堤工。上自寶應縣界起。下至江都縣界止。計長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丈。內減水壩六

座。

高郵州運河西岸堤工。上自寶應縣界起。下至本州私鹽港石工盡頭止。除七百六十丈無壩外。計長八

千一百四十六丈。下俱湖灘高地。無堤。

江都縣運河東岸堤工。上自高郵州界起。下至金灣三閘北頭止。計長五千一百九十七丈。內減壩一座。

江都縣運河西岸堤工。上自露筋閘起。下至三溝閘石工盡處止。計長二千六百十五丈。此下無堤。

清河縣南岸運河河工。自新建大墩開起。東行一百七十六丈。又開爲西道。一由東北歷七里閘。折而開

向西北。至文華寺。歸入惠濟祠旁舊運河。計長一千五百五十八丈一尺。一道徑開由西北。歸入攔河壩。

迤北甘羅城。東門外舊運河。計長四百一十丈。又自攔河壩歷新莊閘文華寺。至山陽縣界止。計長一千

一百一十七丈八尺。俱卽以挑河之土。分運兩岸。築成堤工。

清河縣清口引河河工。河凡四道。武家墩沿堤史家剗一道。爛泥淺一道。帥家莊一道。裴家場一道。共長

六千餘丈。今爛泥淺裴家場二道。愈加冲刷寬深。俱成大河。

宿桃清山安五縣中河河工。西自張莊口起。東至平旺河海口止。計長三百餘里。歷宿遷、桃源、清河、山陽、

安東五縣境。自清河縣仲家莊閘以上。爲運河行運。自仲家莊閘以下。洩東省諸泉露潦。及黃河異漲。

宿遷縣皂河河工。上自溫家溝起。下至皂河。又歷龍岡岔頭口。達張莊口止。計長四十里。上通伽河。下接

中河。

山陽縣高堰運料小河河工。南自周橋起。北至武家墩止。計長四十里。高堰一堤。長百餘里。西障洪澤湖。

東護淮揚。歲修之工最鉅。運料必須船隻往。每由清口入湖給工。風濤漂沒者。不可勝計。故開此河。以便運料。

山陽縣南岸運料小河河工。西自草灣柳園頭起。東至海口止。約長二百里。以上俱新文襄公治河書。

行水金鑑第卷一百七十五

開壩涵洞彙考

防水之功莫大於隄。然水之消長不時。過障之虞其溢也。開壩以減之。然開壩之爲費也鉅。非最要弗建也。次之以涵洞。其減之用微矣。然其爲減一也。保隄之道三者略備。他或平疇繡錯。河潤是需。或下土沮洳。停淤成沃。功亦大矣哉。以下俱新文襄公治河書。

黃河南岸 礪山縣毛城鋪減水壩一座。毛城鋪減水閘一座。二開壩水俱減入小神湖。歷靈芝孟山等湖。從歸仁隄五堡減壩便民閘。匯洪澤湖助淮。徐州王家山天然減水閘一座。十八里屯天然減水閘二座。三開水俱減入馬廠湖。經永堙湖。歸靈芝孟山等湖。由歸仁隄減壩入洪澤湖助淮。

離寧縣峯山龍虎山天然減水閘四座。四開水俱減入馬淺湖。由靈芝孟山等湖越歸仁隄減壩。入洪澤湖助淮。

宿遷縣歸仁隄便民閘一座。五堡閘一座。二開水俱減入洪澤湖助淮。

桃源縣龍窩涵洞三座。建以淤窪。

山陽縣柳園頭閘一座。所減水由運料小河。沿縷隄出雲梯關掌家港。注黃入海。專爲各險工運料而

建。

黃河北岸 徐州大谷山減水壩一座。蘇家山天然減水壩一座。鎮口閘一座。三壩開水俱減由荆山口出彭家河口會入北運河。

邳州羊山寺涵洞十二座。青墩營涵洞十座。直河涵洞二座。張家莊涵洞十座。奶奶廟涵洞十二座。俱建以淤窪。

宿遷縣攔馬河減水壩六座。朱家堂減水壩一座。此壩係淤窪而設。若蕭家渡、楊家莊、七里溝。新莊口諸壩。處悉淤高。此壩可以不用。 各壩水俱

減入中河。

清河縣仲家莊閘一座。王家營大壩一座。二閘壩水俱減入中河。由平旺河入海。

山陽縣武家墩減水壩一座。武家涵洞。

高家堰高良澗減水壩一座。小王莊涵洞。周橋涵洞。古溝減水壩一座。茆家園減水壩一座。夏家橋減水壩一座。唐埂北減水壩一座。唐埂中減水壩一座。唐埂南減水壩一座。以上高堰各閘壩涵洞所減之水。俱從高寶等湖出高寶各減壩入下河。

南運河 清河縣太平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一尺。所以約全淮之水。止令爛泥淺一水分子之二。由此閘以進運河。今宜移置新閘。運道從草壩出入。太平閘涵洞。七里閘一座。與新莊閘南北并行。以備挑

洩而平水勢。

山陽縣鳳陽廠減水石壩一座。壩門寬八尺四寸。壩長十八丈。較龍汪兩頂並各隄頂約低五尺。專爲分龍汪兩上流水勢。以保清江浦淮安城而建。所減之水由運料新河。歷楊家廟入山陽運河。狀元墩涵洞。楊家廟軍家口涵洞五十座。

寶應縣北宏濟閘一座。南宏濟閘一座。子嬰溝減水壩一座。長十二丈。洩水之地六丈。所減之水由子嬰溝入下河。永平閘壩一座。所減之水俱入下河。高郵州東岸減水壩一座。洩水之地長四十丈。壩底高於高郵城。南磚壩底二尺有奇。止以洩異漲。所洩之水入下河。每年六月初一日開放。東岸南關減水磚壩一座。洩水之地計長四十八丈二尺。其所洩之水亦入下河。每年六月初一日開放。東岸五里鋪減水石壩一座。洩水之地寬十一丈。底低於磚壩者二尺有奇。每年四月初一日開放。東岸八里鋪減水石壩一座。洩水之地計長十丈六尺。底低於磚壩者二尺有奇。每年四月初一日開放。東岸柏家墩減水磚壩一座。洩水之地計長五十一丈四尺。每年六月初一日開放。東岸車邏減水石壩一座。洩水之地計長十一丈。每年四月初一日開放。

江都縣東岸鰍魚減水壩一座。洩水之地計長十一丈。所洩之水亦入下河。東岸金灣三閘壩一座。其水減入人字河。歸芒稻河入江。

高寶諸湖下於洪澤湖。而運河又下於高寶諸湖。諸湖西南受滌泗天長之水。由下河入海。故東隄舊有開座涵洞以洩之。而西北周橋六壩洩下之水。亦由諸湖以入下河。故臣復於舊開壩涵洞之外。增建改建減水壩八座。以向來原有之開壩涵洞。抵洩運河。下注及天泗等處山溪之水。而以新建八壩。抵洩周橋六壩之水。而後因入爲出。節宣有度。旱不致於涸運。澇不致於傷隄也。

北運河 邳州貓兒窩減水閘一座。減入駱馬湖。會歸中河。馬莊集減水壩一座。萬家莊減水壩一座。二壩水俱減入駱馬湖。會歸中河。

宿遷縣兔車頭涵洞。張八莊涵洞。晁家溝涵洞。阜河石礮一座。

閘之底深於岸。其寬不過二丈四尺。至三丈而止。壩之寬爲丈者。可以百。而其底則與岸平。若洞之徑。僅三尺而已。其減水之用。大小不同。而其爲減則一也。夫束水莫如隄。然隄有常。而水之消長無常。故隄以束之。又爲之開壩涵洞以減之。而後隄可保也。今使上流河身。其廣數里。而下流河身。或爲山岡郡邑所逼。限其廣也。僅得其半。更或僅得其十之一二。勢必滂薄奔駛。怒極而思逞。加以伏秋暴漲。非時霖雨。其不致於敗壞城郭。漂洶室廬。溺人民而淹田畝者。幾希矣。今於黃河兩岸。及運河上下高堰一帶。凡遇河道險隘。及水勢激蕩之處。相度地形。建置開壩涵洞。共若干座。其詳分載各考下。務令險地分洩。上既有以殺之於未溢之先。下復有以消之於將溢之後。故自建開壩以來。各隄得以保固而無衝決也。乃不知

河道者。與懷怨而尋釁者。噴有煩言。夫開壩高卑。各有規畫。原以洩異漲。非以洩平漕水。且以隄禦河。以開壩保隄。誠以河不他潰。則河底日深。河底日深。則河水亦日低。行且置開壩於不用矣。即黃河土鬆。而水悍。不無損傷修葺之費。然較之隄工漲潰。普面漫溢。敗壞城郭。漂蕩廬室。溺人民而淹田畝。塞決挑淤。經年累月。爲費不貲。其利害之大小。何如乎。不唯是也。耕種之區。資減水而得以灌溉。窪下之地。藉減黃而得以淤高。久之而礮瘠沮洳。且悉變而爲沃壤。一事而數利。與故既有隄堰。必不可無開壩。涵洞也。涵洞之用有三。一減水。二淤窪。三溉田。固矣。然神而明之。更以之擋水。以之衛閘。其用微妙。非久於河者不知也。夫開壩所過之水。大抵伏秋異漲。澎湃之勢。既足以撼閘之基。傾跌之力。又足以陷閘之底。而我以涵洞之水。透入閘後。使之旋瀾湧波。以護其基而承其底。則閘反若有所憑。以固而澎湃之勢平。傾跌之力衰矣。閘之於壩也亦然。顧置洞必與隄內地面相等。前所建涵洞。正值河身墊高之時。故所置皆高。今河底日深。前建涵洞。非夏秋水發之時。希復過水。必須因河底之高下而高下之。方得涵洞之用焉。以上俱斬

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准工部咨請。循河工定例。以便遵守。以固河防事。內開。搶修工程。隄岸開壩。偶被傷損。稍遲則工程漸損。是以該員一面詳明臣衙門。一面運料修防。或費帑數兩。或數十兩。或二三百餘兩。臣衙門確核。造入歲報冊內。彙題開銷者。謂之搶修。每歲不下一二百件。若亦照

歲修之例一估一銷則每歲應添本章三四百件等語查從前搶修工程該督册內止有總數並未分晰細數無憑查核屢次駁查在案嗣後如有搶修工程五百兩以內者令該督詳開各工細數造册彙銷等因奉旨依議

淮揚道治河橋案

漕規

宿桃木價：尺一木一錢四分 尺二木一錢八分 尺三木二錢三分 尺四木三錢一分 尺五木四錢五分

尺六木四錢五分 尺七木五錢三分 尺八木六錢七分 尺九木八錢三分 二尺木九錢八分

邳睢木價：尺三木二錢七分 餘與宿同以下俱斯文藝公治河書

徐屬木價：尺三木二錢七分 尺五木四錢二分 尺六木四錢七分

餘與宿桃同

寶應木價：一尺木九分二釐 尺一木一錢零九釐 尺二木一錢二分 尺三木一錢四分 尺四木一錢六分

尺五木一錢七分 尺六木二錢五分 尺七木三錢三分 尺八木三錢九分 尺九木四錢六分

二尺木五錢四分 二尺一木六錢二分 二尺二木七錢二分 二尺三木八錢八分 二尺四木九錢六分

八釐 二尺五木九錢五分

江都木價：一尺木九分 尺一木一錢零七分 尺二木一錢二分 尺三木一錢四分 尺四木一錢五分

秬離廳各色料價：草每束六斤價銀二釐六毫。餘與徐屬同。

揚河廳各色料價：紅草每束二十五斤價銀一分五釐。稻草每束二十五斤價銀一分二釐五毫。

江柴每束百斤價銀八分。黃麻每斤價銀一分二釐。白麻每斤價銀一分八釐。石灰每石價銀二

錢。糯米每石價銀一兩。纜柴每石價銀一錢。稻草綆每條重五斤價銀二釐五毫。每砌舊石一

丈工價銀三分。每砌磚百塊工價銀三分。每灰一石用糯米五升。每磚一塊用石灰二升。每砌

石一丈用石灰□□。釘每斤價銀三分。煤炭一石價銀三錢。每磚一塊價銀一分三釐。灰篩一

面價銀二分。灰籬一隻價銀五分。木匠每名每日食米一升五合。石匠同。

山盱山清山安三廳各色料價：掃柴每束三十斤價銀二分二釐。紅草每束十斤價銀六釐。纜柴

每束三十斤價銀二分七釐。纜麻每斤價銀一分四釐。劉淳蕩柴山陽產柴每束三十斤價銀一分

七釐。劉淳採運各工紅草每束十斤價銀三釐。檣樟葉每百斤價銀五錢三分九釐二毫六絲。石

灰每石價銀一錢四分四釐。芬草每斤價銀三釐。釘每斤價銀三分。蘆蓆每片價銀一分。灰篩

每面價銀四分。木揪每把價銀六分。掃帚每把價銀六釐。

宿桃二廳各色料價：草每束六斤價銀二釐六毫。餘與徐屬同。

修造大柳船：三年小修銀二十兩。五年大修銀三十兩。八年折造銀五十兩。

大浚船：三年小修銀八兩，五年大修銀十二兩，八年折造銀十八兩。

中浚船減十之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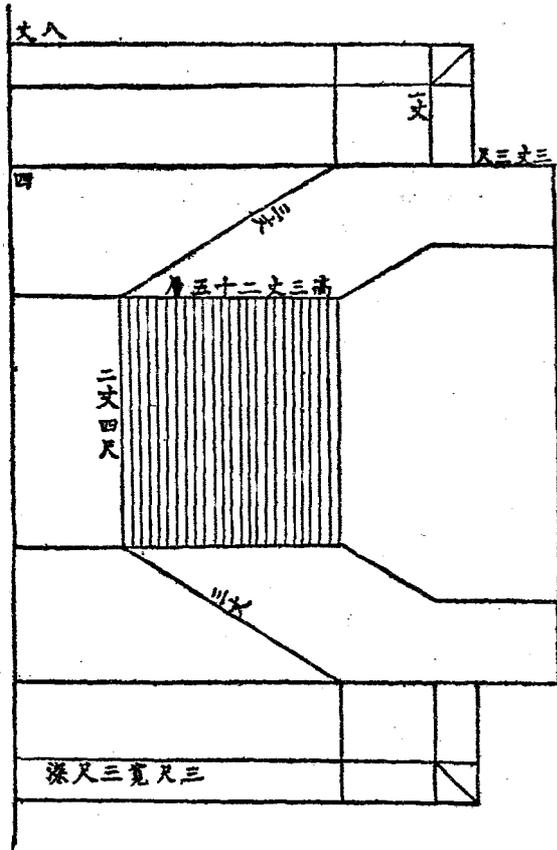
小浚船減十分之三。未到年限損壞，著船頭賠修。如遇真正暴風漂沒，本船頭賠十分之三。通幫賠十分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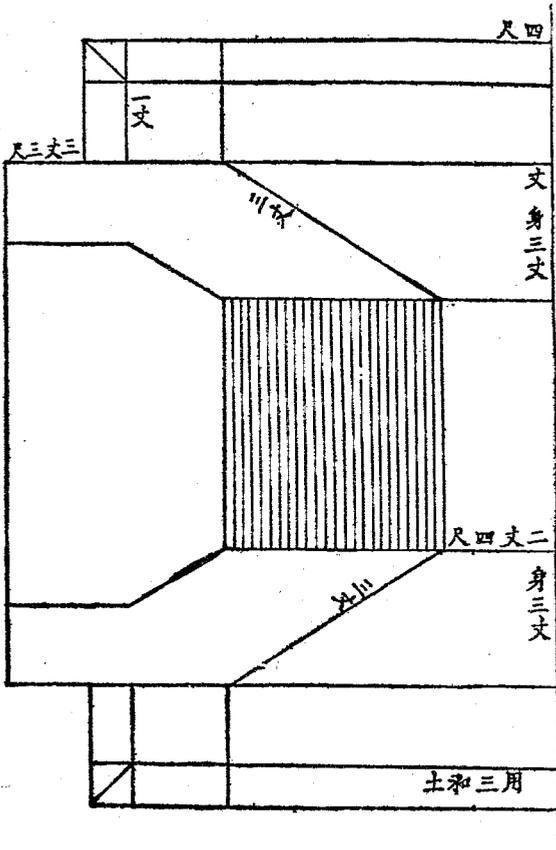
山肝廳各減場：大河磚每塊銀一分六釐。單料面石，每丈銀九錢五分。料半青面石，每丈銀一兩四錢二分五釐。石灰每石銀一錢四分四釐。石匠鑿錠眼，每個給銀五釐。銅眼每個銀三釐。石匠鑿光石連砌，每面石一丈，給銀一錢五分。每石一丈，不論雙單料半，牽用石灰一石。每磚一塊，用灰五升。釘每斤三分。生鐵錠每斤銀一分四釐。熟鐵鍋每斤五分。竹篾每斤銀一分二釐。黃麻每斤銀二分。醬每斤銀一分五釐。礮肘每副銀八分。煤炭每石銀三錢五分。油灰每斤銀一分。桐油每斤銀五分五釐。真火灰每石銀二錢八分八釐。

山清外河廳減場：楊桃藤每斤銀六釐。做三和土，每方用火灰三十石，黃土一百筐，楊桃藤六十斤。餘料與山肝廳同。

宿桃大工料價：雙料青面石，每丈銀一兩八錢。大磚每塊銀一分二釐。石灰每石銀一錢六分。熬汁荒柴，每石銀二分。生鐵錠每斤銀一分二釐。鐵鍋每斤銀五分。釘每斤銀三分。抬石鐵繩。

每條重十五斤。價銀七錢五分。檀木撬槓。每根銀七分。鐵揪每把銀一錢。木揪每把銀六分。掃帚每把銀一分五釐。煤炭每石銀三錢。牽鑽皮條銀一分。雲礮每架銀三錢五分。鋼鐵每斤銀一分五釐。黃麻每斤銀二分。黑煤每斤銀四分。礮紅每斤銀五分。水膠每斤銀八分。椿手每工銀五分。竹筴每片用匠一工。蘆筴每四片用匠一工。簽椿八根用匠一工。
 高寶大工料價：石灰每石銀二錢。僱船運磚。每塊銀三釐。僱船運石。每單料一丈銀一錢二分。鐵撬每斤銀四分。煤炭每石銀四錢。石匠鑿砌石塊。不論雙單料。每丈給銀八分。竹槓每條銀二分。山竹每根銀三分。灰篩每面銀二分。灰籬每隻銀五分。
 開牆高三丈。用一尺二寸寬。一尺二寸厚。雙料石二十五層。五層用裏石七路。四層六路。四層五路。四層四路。四層三路。四層二路。
 兩牆共長□□□□。用牆石九百丈。裏石一千九百八十丈。俱用一尺二寸寬。一尺二寸厚。河磚七萬九千二百塊。一尺二寸長。五寸闊。二寸厚。頂牆石馬牙椿一千八百。改用尺五六木六百株。一木三截。每丈用椿三路。每路二十段。後又添一路。共四路。頂裏石梅花椿三千九百六十段。尺四五木九百九十株。一木四截。每丈用梅花椿十一路。每路十二段。底石六百四十四丈六尺八寸。九寸厚。一尺二寸寬。料半每丈用梅花椿十八段。頂底石梅花椿一萬一千零六十四段。一尺三四木二千七百六十六株。一木四寸。每丈用梅花椿十八段。火灰三千四百九十四石六斗八升。每石一石。用灰一石。糯米二百零九石六斗八升。每灰一石。用糯米六升。





熬汁柴六千二百九十束。每束三十斤。前後鎮口共用三和土二十二方。三尺深。鐵錫一千八百個。每個重一斤。鐵錠一千八百四十四個。每個重四斤。熟鐵條九根。共六千三百斤。每斤四分。天然開砂礮一方四錢。碎石一方九錢五分。單料一丈五錢。雙料一丈一兩。鑿光五面見線石。每丈一錢五分。以上俱斬文襄公治河費。

漕運

凡漕運。先年俱民運。淮徐臨德四倉。軍船接運入京。通二倉。名爲支運。永樂末。始令民運赴淮安。瓜洲。補給腳價。免與軍船領運。名爲兌運。其四倉仍十之三四。後兌運漸增。又令軍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民加與過江腳價。視遠近爲差。成化十一等年。改四倉米七十萬石。令各軍徑赴水次領兌。名爲改兌。其兌運中。又分支運米與天津。薊州。密雲。昌平。其正額外。又有預備米貯此臨德二倉。歲運米四百萬石。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改兌七十萬石。除例折外。每年實通運正耗糧五百一十八萬九千七百石。以下俱明會典。

兌運米：
 浙江六十萬石。江西四十萬石。湖廣二十五萬石。內折色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應天府一十萬石。
 蘇州府六十五萬五千石。松江府一十萬三千石。常州府一十七萬五千石。鎮江府八萬石。
 寧國府三萬石。池州府二萬五千石。廬州府一萬石。淮安府二萬五千石。太平府一萬七千石。

安慶府六萬石。鳳陽府三萬石。揚州府六萬石。徐州三萬石。山東二十八萬石。內折色七萬石。

河南二十七萬石。內折色七萬石。

改兌米。江西一十七萬石。應天府二萬八千石。蘇州府四萬二千石。松江府二萬九千九百五

十石。廣德州八千石。鎮江府一萬石。淮安府一萬一百五十石。以上舊俱運淮安府常盈倉。浙江三萬石。揚

州府三萬七千石。鳳陽府三萬三百石。徐州一萬八千石。鎮江府一萬二千石。淮安府六萬九

千石。以上舊運徐州德州倉。山東二萬六百萬石。河南五萬石。以上舊運臨清廣積倉。山東七萬五千石。河南六萬石。

以上舊運德州德州倉。

支運米六十四萬四千八十三石三斗。天津倉米六萬石。薊州倉本色米十萬石。折色米一十四萬

石。密雲鎮米一十五萬四千八百一十石八斗。昌平鎮米一十八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以上即上

兌運內數。

預備米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臨清廣積倉。山東五萬四百石。河南六萬石。德州德州倉。山東六萬

石。河南二萬石。

凡水次交兌。宣德七年令官軍運糧。各於附近府州縣水次。江南民運糧。於瓜洲淮安二處交兌。河南所屬民運糧。至大名府小灘。兌與遮洋船官軍領運。山東糧於濟寧交兌。正統九年。令江南漕糧於九江

水次交兌。成化七年，令瓜淮水次兌運官軍，下年俱過江就各處水次兌運。正德元年，議准湖廣水次於長沙漢口交兌。三年，令移河南山東兌糧於臨清水次。嘉靖十一年，議准遮洋山東二總歲運，河南糧仍舊在小灘鎮水次交兌。十二年，議准湖廣糧俱赴蘄州漢口，城陵磯三處水次交兌。十六年，題准江西吳城水次，原兌糧改進賢水次交兌。萬曆元年，題准湖廣衡永荆岳長沙漕糧，原在城陵磯交兌者，改併漢口水次。十一年，改漢口交兌於千金沙洲陳公套水次。以上俱明會典。

邱文莊曰：漢唐建都於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漕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楚三州。今儀真、淮安、泗州。有轉船

三倉，江船之人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即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運其郡，卒運其家。汴船調轉，船倉清米輸京師。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

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且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唯今則以軍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唯今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於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宋人漕法，其勞船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開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滬漏，淺灘則費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攬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遇清類編，蓋數云：他處不知其詳，即如晉浙運丁，水次受克，於官給漕糧之外，強悍漕司，每多需索，無鑿，且攜帶土宜，獲利不少，而室家團聚於舟中，運道

安行而無阻。文莊所書，殆與今日異矣。

國朝定鼎燕京歲輸東南漕以充軍國之用有正兌米改兌米正兌入京倉改兌入通倉每歲運四百萬石爲額如遇陸科荒折隨時增減以下俱大清會典

歲額正兌米三百三十萬石

江南一百五十萬石 江寧府一十萬石 蘇州府六十五萬五千石 松江府二十萬三千石 常州府一十七萬五千石 寧國府三萬石 池州府二萬五千石 淮安府二萬五千石 揚州府六萬石 徐州三萬石 安慶府六萬石 鳳陽府三萬石 以上正兌米內水折灰石米共一十五萬二千三百八石六斗三升五合 盛州府一萬石

浙江六十萬石 杭州府十萬石 嘉興府二十九萬石 湖州府二十一萬石 以上正兌米內灰石折米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九石二斗

江西四十萬石 南昌府八萬三千四百二十七石七斗四升 饒州府五萬三千五百五十二石二斗二升 廣信府二萬三千一百一十石二斗 南康府一萬六千一百九十石 建昌府一萬六千九百九石一斗一升 撫州府三萬四千七百七十石六升 臨江府四萬一千六百三十六石三升 吉安府六萬九千九百二十五石八升 瑞州府五萬五千一百九十八石一斗 贛州府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石六升

湖廣二十五萬石 武昌府三萬二千二百三十二石八斗 漢陽府三千八百四十三石七斗四升四合零 安陸府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一石六斗六升九合零 岳州府二萬三千七百七十七石一斗 長沙府四萬四千三百二十石二斗三升零 衡州府二萬二千四百五十九石三斗五升五合零 永州府一千五百七十六石 以上正兌米內水折米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

山東二十八萬石 濟南府十一萬三千八百石 兗州府六萬三千二百石 東昌府一萬三千石 以上正兌米內水折米七萬石

河南二十七萬石 開封府八萬六千九百石 歸德府一萬二千石 彰德府四萬一千五百石 衛輝府二萬九千石 懷慶府四萬一千石 河南府五萬一千石 汝州八千六百石 以上原改永折米七萬石 廣縣二

十二年全改折色。

改兌米七十萬石

江南二十九萬四千四百石。江寧府二萬八千石。蘇州府四萬二千石。松江府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鎮江府二萬二千石。廣德州八千石。淮安府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揚州府三萬七千石。徐州一萬八千石。永濟石米共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一石六斗七升三合。

浙江三萬石。杭州府五千石。嘉興府一萬五千石。湖州府一萬石。

江西一十七萬石。南昌府五萬六千八百四十六石五斗四升。饒州府一萬七千六十一石六斗七升。廣信府七千四百二十石九斗九升。臨江府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七石六斗六升。吉安府二萬八千二百二十二石二斗六升。瑞州府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七石。贛州府三千二百三十石八斗四升。

山東九萬五千六百石。濟南府七萬五千石。東昌府二萬六千石。

河南一十一萬石。開封府三萬六千三百四十七石五斗。歸德府三千三百二十八石五斗。彰德府九千八百九十二石。衛輝府一萬一千一百八十七石三斗。懷慶府一萬五千七百八石。河南府三萬一千七百六十七石七斗。

以上俱改折。

凡六省漕糧原額四百萬石除永折灰石米三十九萬四千六百二十八石七斗八合浮糧積荒米三十五萬八千五百九十六石一斗四升一勾零淮揚積淹停徵米七萬七千八百三十六石六斗一升五合八勾改折河南米三十一萬石丈增陞科復熟米三萬七千八百五十七石三斗六升三合九勾實運正

免改兌米二百八十九萬六千七百九十五石九斗零。康熙二十四年運糧數。以上俱大清會典。

漕糧除山東河南二省廬鳳二府徐州一州不由南河外其餘湖廣江西浙江三省并江南蘇松常鎮寧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七十五

二五六五

國太平池州安慶江寧等府廣德一州并白糧運艘俱遇瓜儀二關由揚州淮安涉黃險入清口由中河入湘江過濟浮衛達天津抵潞灣交納京庾邊倉而瓜儀清口實爲運道咽喉焉

南河全考

2024

